叢書集成新編

六九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九冊目錄

文學類

杜工部草堂詩箋四十卷附傳序碑銘、詩話　唐 杜甫撰　宋 魯訔編次　蔡夢弼會箋　古逸　六二九

詩文別集—清

秋笳集八卷附附錄　清 吳兆騫撰　粵雅　一

雕菰集二十四卷　清 焦循撰　文選　五〇

揅經室集四十卷　清 阮元著　文選　一五七

揅經室續集十一卷　清 阮元著　文選　三九一

程侍郎遺集十卷　清 程恩澤著　粵雅　四六七

陷敢覽館稿一卷　清 曹應鐘撰　滂喜　五二一

後甲集二卷　清 章大來著　式訓　五二四

詩文別集—高麗

益齋集十卷附拾遺、墓誌　高麗 李齊賢撰　粵雅　五四三

詩別集—晉

陶靖節詩集四卷附附錄　晉 陶潛著　宋 湯漢著　拜經　五八五

詩別集—南北朝

謝宣城詩集五卷　南齊 謝朓著　拜經　五九九

陰常侍詩集一卷附詩話　梁 陰鏗著　清 張澍編輯　二酉　六一八

詩別集—唐

雜詠百二十首二卷　唐 李嶠集　藝海　六二二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新文豐

秋笳集

附錄

吳兆騫撰

秋笳集小引

弟兆宜顯令撰

蓋聞山禽鎩羽。悲四子之分飛。庭樹辭榮。歎三荊之同本。是以麟依參佐。愛比機雲。家藏賜書。學同彪固。茱萸兩地。寄摩詰之幽憂。春草一塘。勞惠連之夢寐。余兄漢槎、以惠子五車。陳王七步。琉璃雕管。題成芍藥之工。翡翠筆牀。篇擅芙蓉之譽。何來謠諑。遽悼漂離。馬伏波之薏苡。深水隨疑。中監之氈毛。寒天齧雪、遐邇紫土。水咽松花。獨迴黃雲。關塞榆葉。托斷馬以長征。望孤鴻而永慟。穹廬靜夜。遙聽邊笳。刁斗淩風。時聞塢笛。蒲萄藏背相之谷。登易消憂。琵琶調馬上之弦。徒然增戚。此執珪所以越吟。而軍府為之南操者也。況夫鶴驛萬里。萱背無依。雞塞頻年。棣華空茂。帛書雁足。向南望而程遙。尺素魚鱗。思北馳而路渺。夏連積雪之營。時念衣單。秋轉飛蓬之根。獨憐衰草。遂使垂虹烟柳。恨若羊腸。笠澤蘆花。杳如馬角。識衣遠戍。蕭條銀磧之聲。牙帳從軍。憔悴金微之客。嗟乎。生存華屋。子建以之哀吟。貧賤親離。顏遠因而悲咽。陶彭澤有停雲之作。孫子荊有零雨之篇。緬彼安居。尚多感慨。矧伊遠謫。能不淒其。由是撫茲危苦。抒彼勞歌。命曰秋笳。稿成一集。陳孝公之關河城邑。並入標裁。郭景純之山海圖經。咸益赤軸。聊述窮愁之賦。用當集客之吟。健菴先生、標茂及之鴻名。推蓺林之淵府。三虎聯鑣。登龍頭而標韻。九飛齊舉。搏鵬翼以遊遙。身既托于重霄。情彌深于舊雨。雖悵綈袍之戀。猶悽時措。徘徊歧路之間。芳訊屢及。讀定玉關之札。倘留沾襟。接都尉塞外之詩。悲涼寶鄴。適謀剞劂。以壽棗梨。將令開府思鄉。人頌江南之賦。若使孝儀歸國。家貽使北之書。余慚居第五之名。兼切在三之義。春風秋月。溯景徹而睽離。暑雨祁寒。遵節序而激感。時披華製。以代萱蘇。敢藉短翰。而仰弁簡。自此蔡女清笳之拍。樂府俱傳。安子脫驂之恩。故人共感云爾。

秋笳前集卷五序

繡水盟弟侯元泓研德撰

漢槎吳季子。今之賈生終軍也。出其餘技。為歌詩。才名籍甚吳楚閒。與予遇於虎阜。抵掌莫逆。遂出詩編。屬余弁語。予結髮誦詩。自成童時。嘗與兄弟朋好。跌宕江湖。有唱有答。然終不能名一家。十餘年閒。游彼傾覆。羣從凋喪。嚮者雕蟲末技。兵燹散亡。而予益頹然廢放。漸斂聲華。如溝斷散櫟。以不才求全矣。雖然。風雅之原。聲情之本。酒酣狂來。何能為季子言之。夫詩之為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溯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於婦人小夫。銜口率志之作。或出於元臣碩老。諷諭賦進之言。詠洪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若夫情鬱者其聲蟬。情伉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豫者其聲揚。是數者雖詭於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仲尼不刪者。為其情真也。真故不諱其激。有激極而和之勢焉。此亦聲亞也。六季三唐。剝鍊組紃。南北二宋。披猖率楚。聲情變叶。什無二三。何大復嘗謂唐初四子。音節可諷。子美調失流轉。予初疑之。然究其所撰明月諸篇。聲浮於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塵。趨摹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大復為之戎首也。數十年以來。聲盛者情偽。情真者聲俗。兩家之說。戛然不入。而其不諧真樂則同。終亦成其兩病而已矣。予雖稍有窺見。自愧能知而不作。悠悠塵囂。莫可為靈也。竊願焉。季子以其瞽觥之

歲崛江楚弔沅湘指衡霍劍槊相摩龍虎爭搏華年盛氣掉臂出沒乎其間故其爲人英朗崎健忠孝激發凡感時恨別弔古懷賢流連物色之際莫不寄趣哀涼遺音婉麗情盛而聲叶非季子其孰能及之而予回首昔時與兄弟上潯陽經廬嶽分曹課句睥睨爭雄銜杯一笑江波振起今日獨與季子談河山之變悲數風雲之滅沒燈爐酒闌騷屑假寒其能無樂極而哀來娑婆而弔影乎雖然季子伯兄宏人以其文章器識領袖羣彥仲子聞夏撰述英多一時屈膝與予兄弟交十餘年猶兄弟也季子出而玉振之予不孤矣遂書之爲其詩序

雜體詩卷六序一

吳門同學盟弟宋實穎既庭拜題

雜體詩之擬始于謝康樂盛于江文通其實禰楚騷漢風旣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然蛾眉不同美而俱動于魄芳草不同馨而悉悅于魂非性情使然歟予友吳子漢槎衝子沐淸謝家玉潤翩翩雋逸望者疑神仙中人及讀其詩則又氣體高妙波瀾獨老盧駱王楊之藻采李杜高岑之風則無不兼備蓋擬議之變化天然之致勝也使與北地信陽並驅中原尙當退避三舍矧歷下長興諸公哉今秋予過松陵漢槎出擬雜體詩示予聲情慷慨格調悲涼大有山河離別風月關人之感焉仲宣流連于漢南子山羈旅于江北帶甲滿天笳歌動地文人遭會其時性情實有相符者胡笳金柝之章蘆草闌干之句信可以鑠謝凌江矣豈云團扇秋風芙蓉綠竹取古人之眉黛代一己之笑顰已也酒酣耳熱涼星三五歲晤漢槎歲月不居風流易散後有作者于宏人研德甫草若文俊三武功諸子未知當作何擬漢槎其擬不作以貽我愁乎

雜體詩卷六序二

西陵同學弟陸圻拜譔

原夫河梁贈答寶鼎風徽鄴下歌謠漸多綺麗五言之盛可得而言然如子荊以零雨見珍康樂以春草特妙以至司空見女之識延年雕繢之累莫不性取獨適家罕兼善譬之觀魏闕者閩鎮之窮橫陳入越都者羅綺之繁不愜此言殊軌者易爲工而通方者難爲巧也乃若醴陵創調雜體名詩寵資鮑管九吹之變悉和橘柚楂梨一噉之鮮不御庶幾力同賁獲才並驥騎眞天姿之備識人外之絕智矣然世風代降擬作爲繁薛君采馳騁副晉王弇州條列羣品頗多虎賁之形不失虎邱之貌而今時如吳子漢槎者辭爲南國之宗名在延陵之季遠隨羈宦過閣題銘近同傷亂當筵流涕身曾油素無不推其譽文容比珊瑚俱欲爲之作架斯固三虎之稱偉節八龍之有慈明矣乃復以銷暑放愁幽居綴藻踵江生之後綜諸子之長循其時次亦擬作三十首上自宣城下迄司隸觸物興會仰溯雜符神韻格調取高前式所謂雕組之文本異杼而均炫于目芳香之草不同岑而皆襲于裾也至若太元天監旣不一揆河右江左亦又二致居南服者未識傖面產北方者不曉吳語斯固物理之自然實非品類之難協而吳子形容著勝阿堵之蘊悉傳刻畫中規縱橫之態已極狀如胡寬營新豐而雞犬競識仲謀摹屏上而蒼蠅欲飛斯已奇矣後有作者先河後海則與遜文通亂近就遠則與盛王薛豈非記室之後勁好事之深愛也哉

秋笳集目錄

吳江吳兆騫漢槎氏著

卷一

賦

春賦
秋雪賦
觀鶴賦
蘭賦
萍賦
長白山賦
竹賦
陶彭澤無絃琴賦

卷二

詩一

曉發撫寧題逆旅壁
山海關
關上留別潘守戎
出關
榆關老翁行
次前衞
同諸公登中後所戍樓
錦州道中登海邊舊保障臺上有傳烽桔槔
塔山道中望海二十韻
廣寧道中作
登廣寧城望城外佛舍因同諸公却過
沙河道中
次沙河砦
瀋陽旅舍賦示陳子長
贈赤公
同陳子長坐氈帳中話與門舊遊愴然作歌
同陳子長夜飲即席作歌
將發瀋陽過子長飲愴然有作
撫順別孫赤匪劉逸民
發年馬留別瀋陽諸子
贈海甸曾生
曉起
城樓曉望
過朝雞屯
夜宿陰溝關有懷子長
陰溝關
高麗營
五日阻水年馬河
贈陳心簡
四道嶺

黑兒逊河眺望
早發尾失吟
次了深河水漲不得渡賦呈方問樵
七夕次喇伐朵洪
喇伐道中
小烏稽
大烏稽
交河山中夜行
過烏孫法覆
北風
雨雪
逊邏晚望
海邊獨眺
贈吳和恭故蹟
徑僻
曉雁
趙宮舊姬
沙林道夜行聞鶴
對月
北渚望月
空城中見樓烏感而成咏
寄懷陳子長
寒食大雪
可汗河曉望
曉坐
同德維及門人陳昭令遊北山
卞生過飲
夜行
沙嶺晚歸
過灰扒廢城

庚子至日書懷三十韻
賦得春風和方邵村作
送人之瀋陽
校獵即事
憶舊書情寄陳子長一百韻
見離燕
書壁
辛丑七夕
過恭順侯吳公寓齋奉贈
贈故太常樂工申叟
人日過錢子
送巴參領
曷木逊邏曉發
送阿佐領奉使黑斤
許康侯總戎招飲城東江上
阿波道中同姚琢之馬上作
曉自沙嶺至馬耳河
七夕陪諸將飲
贈舊參領穆君
送人西行
沙嶺作
同諸公飲城東水次分韻得春字
海郎山黿湫神女歌
帳中夜坐
訓子長見懷之作二首
贈人
送人從軍
上巳同錢德維姚琢之飲江上
席上賦得吳郡
宮怨

七夕
過琢之齋
九月八日作
九月自木丹山歸過淨公蘭若
九月十六夜之密將訪馮侍御炳文
春草園林詞歌贈友
元旦
贈色君
祁奕喜初至留飲
木叅領還自西城賦贈
三山道士工馬使射賦此贈之
送薩叅領
贈張侍郎坦公次姚琢之韻
柬錢子方叔
贈少年
贈吳興錢虞仲

早秋陪諸公遊窰將山
送人
寄懷陳子長
寄懷孫赤崖
送人之梭龍
春夜歸自西郊不寐閱顧華峯舊所寄札
詠張侍郎齋前小松
送薩叅領入都
贈人
瓜兒伽屯値雨晚過村叟家宿即事告寄孫赤崖陳子長五十韻
宿混同江明日立秋
秋山觀姬人採花
送友人
重陽夜送人西行

九月十日雨雪達暮寄琢之

卷三

詩二

冰井曲
讀張司空所撰侍史奉贈
送哈佐領之朝鮮
曉登東嶺寄楊友聲次琢之韻
早春集錢虞仲齋
馮耳山中同姚琢之作
聽高小乾話秦淮舊事作
代姬人寄贈錢茂才方叔
送巴公子之京
送錢丹季之松花兀喇
少年行
山中晚行至阿波屯宿
張坦公侍郎齋中觀白蓮歌

早秋同錢子
秋夕同諸君飲張司空凭嵐閣
寄王總戎
送人至尭突里街
送友人還兀喇
阿波山中訪張子
自密將夜歸登舊寨古臺
黑林
郊行贈雁羣
夜飲色侍中宅即事成詠
奉送大將軍按部海東
寄錢子方叔
張侍郎齋觀山水畫卷歌
即事

上巳許康侯招同諸君禊飲江上即席分韻得年字
阿濺山中呈安都統
渡混同江
送人之粤東
詠降姬
曉行
贈桐柏山人
奉送巴大將軍東征邏察
秋夜師次松花江大將軍以牙兵先濟嗣於道旁寓目即成口號示同觀諸子
城東書感
曉望
送人歸遼東
寄友人
九月八日病起有懷宋旣庭計甫草因憶亡友侯研德宋疇三丁藕夫
九日
奉寄陳相國素庵先生

送使者之蒙古
與劉子良閱廣輿記因爲予話關外地形賦此
奉送安都統安集海東諸部因便道閱松花江水軍
陪張侍郎坦公遊西嶺
贈孔叟
遊西山閣若二十韻
送米叅領
聞溪聲有感
寺樓晚望有懷
送姚琢之赴兀喇
同友人夜飲即席作歌贈之
八月十五夜望月作
登樓
九日登東山憶甲辰此日同馮炳文侍御遊睡河上餞虞仲茂才以五言長律相贈今馮餞皆

逝溯懷疇昔情見乎辭
野宿
寺樓雨望懷楊友聲
贈高生
山行有懷舊遊諸子
晚自雞嶺崖至天龍屯
寒食日作
芳樹
巫山高
銅雀伎
山中孺子妾
結客少年場
湘妃怨
長門怨
妾薄命
將進酒
採蓮曲
春曲
閨怨
與定之飲
早秋姬人有悲落桐者感而賦此
贈張補虎
同陳昭令遊西山道院
寄琢之
山夜觀打魚
奉送副都統安公之烏龍江
與張補虎飲
王定之過
沽酒歌
登西關

送友人
九日同德維雁羣兩同年西山登高
九月十二晚從回獵賦贈薛君
寄孫之友擧
一藍關夜行
秋日雜述五首
贈友
贈唐副帥
題淨公房
送人之榆關
獨行城東循山至白崖
秋夜送卞書記赴軍幕
同雁羣城南泛舟至白崖口
寄將山晚歸柬陳衡玉偶玉文
晚步原上

晚登天羅嶺柬陳雁羣
西山閣晚眺
夜同諸君飲江亭
木丹山曉行
自木丹還城作
蒙古屯同雁羣晚眺
帳中示雁羣
冬至懷緒虎却寄
除夕
雞嶺崖與王定之別
觀姬人入道歌
山中
帳夜
寄贈姜京兆定庵二十韻
封祀長白山二十韻

西曹雜詩

卷四

詩三

戊戌三月九日自禮部被逮赴刑部口占二律
四月四日就訊刑部江南司命題限韻立成
感懷詩八首呈家大人
聞有家信遂成
寄內二律
偶成二律
秋夜寄計甫草
答贈丁紺夫二首
寄懷袁文生黃平子二子
有感三律次陳子長韻
送人還江南

送姚子上還荊州
九日同陳子長飲分得十五刪
即席再用前韻答贈子長
再和子長
感寄
夜坐柬子長
白頭宮女行
秋雁篇
冬日同子長賦限韻立成
冬夜同諸子飲方坦庵先生齋即席賦呈
夜同子長過方樓岡學士賦贈
送張緒虎南行和陳相國
戊戌除夕偕諸子集陳素庵先生齋即席同直方子長賦
己亥正月朔夜同子長小飲口占
人日同子長賦
答贈陳子長

正月九日望月同子長
元夕同虎方子長賦
春雪篇
感示子長
閏二月朔日將赴遼左留別吳中諸故人

秋笳前集

卷五

詩四

春日篇
金陵篇
長安道
洛陽道
塞上曲
塞下曲
紫騮馬
劉生
關山月
雨雪曲
班婕妤
銅雀伎
晚眺寄計甫草
寄楚黃王涓來
送人之越東即席分得蕭字
雜詩同楊俊三作
白紵辭和宏人大兄
長安有狹邪行
漢武宮詞
開元宮詞
行路難和吳海序計甫草
子夜歌和顧茂倫

五月觀競渡因憶楚荆一百韻
美人篇和關夏二兄
金陵
夜次京口
揚州
登漢陽晴川樓時逆獻已陷蘄黃
岳州
湘陰
君馬黃贈張九臨
東飛伯勞歌同計甫草趙山子作
秋夜同楊俊三作
冠霞閣同顧茂倫趙若千晚眺
秋感八首甲申九月在湘中作
秋日感懷八首
贈友
夜讀吳闓
送康小范之廣陵
寄侯記原
寄侯研德
哭友
秋夜篇和宏人聞夏兩兄
三婦豔三首
望遠曲十二首
贈祁奕喜
江樓晚晴懷丁緒夫
登穹窿山
贈宇三朱子
懷侯研德
寄遠
題鸞嶺道院

席上贈張子
上巳同丁繡夫禊飲
七夕贈車瑞香
秋日贈九臨和旣庭作
送人歸楚
寄懷姚子上
述事
送市草入都
贈舊李侍御伍戶曹李蜀人伍楚人也
題茂倫隱居
絕句二首
送宇三歸楚
同旣庭敬生天一諸子及家聞夏集繡夫齋中時旣庭將有越行
九日舟行同旣庭繡夫兼呈敬生及家宏人聞夏

旣庭來江城忽爾臥疾詩以問之
偶成
送人還荊州
客夜有懷
送人之湖南
市草都中歸賦贈
送人歸秦中
山齋晚眺懷朱子蓉
擬唐人送宮人入道
古意
春遊
柳絮
送朱旣庭之浙中
湘水曲效齊梁體
夜集贈余澹心
贈袁文生黃平子

與儔史
虎邱題壁二十絕句
擬古後雜體詩
卷六
詩五
謝吏部朓省直
王甯朔融遊邸
江記室淹楚望
梁簡文帝綱閨思
梁元帝繹述懷
沈特進約三日
范僕射雲貽友
邱中郎遲宴別
柳吳興惲擣衣
庾度支肩吾侍宴
何水曹遜示寮
蕭東陽子雲望春
虞常侍羲北伐
吳朝請均春怨
徐內史悱酬友
劉祕書孝綽歸沐

劉庶子孝威詠月
庾開府信詠懷
陳後主叔寶禊飲
徐僕射陵春情
沈侍中炯自傷
陰常侍鏗送別
張散騎正見汎舟
江僕射總織思
魏特進收喜雨

盧武陽思道贈別
李內史德林消夏
隋煬帝廣塞宴
楊楚公素山齋
薛司隸道衡酬倍

秋笳後集

卷七

詩六

撫順寺前晚眺
經夾法故城
奉贈函公五十韻
送人從軍
贈秦州李生
陪諸公飲巴大將軍宅
送人之光突里黨東陳子
讀張坦公先生所撰徽音集却贈
張坦公先生談甲申歲河北討賊之事感賦
酬陳子長七夕見懷
浚稽曲
上巳奉陪都統安公遊飲西山十韻
贈陳生昭令
同林生夜宿靜公房時林來自咸鏡
送人還蒙古
冬夜伍謀公齋同錢德維作十韻
同陳昭令過西山詔若十韻
與友人夜飲却贈
送金譯使之朝鮮
贈陳蓉旬三首
再贈孔公
長白山

上京
擬唐人謝真人仙駕還舊山
送人之平遠
王昭君
夜宿
沙林同友人登完顏故壘
會寧道中有古墟墓賦此弔之
送巴參領之鞏洛
三月十二日河上口號
奉贈封山使侍中對公
贈濮令巴郡葉明德四首
詠鷹
奉贈大將軍巴公
奉贈副帥薩公
薊虎追和梅村夫子
祭纛
蟬猴
贈陳昭令二首
觀獵贈陳昭令
獵後再贈昭令
都統郎公奉使塞外賦此奉贈二首
送人至鷄青江
送陳昭令之兀喇十韻
寧古江上凍解同諸君放舟至白崖門賦示十韻
奉寄安大將軍二十韻同錢德維作公以寧古副帥擢鎮奉天
寄顧梁汾舍人三十韻
雜感二首
讀古人詩有感
混同江
擬唐人御溝新柳

贈陳菴何十韻
鄭公將迎京師賦此奉送
奉酬徐健菴見懷之作次原韻
集成侍中容若齋賦得柳毅傳書圖次俞大文韻四首
春夜聞弦索限華字
詠史
月夜
補遺
李侍御耗億因留小飲
壽郭明府
送丁葵巖督秋開府之任湖南二十韻
明妃曲
詠鶴應教
戲贈
登樓有懷成容若
和飄之送令兄侍中扈從之作
贈棗長民
秋笳集雜著
卷八
表
擬久旱禱雨天壇甘霖協應賀表
序
方輿三其旋堂詩集序
孫赤崖詩序
憤交二集
書
戊午二月十一日寄顧舍人書
與計甫草書
又

秋笳集卷一

吳江吳兆騫漢槎氏著

賦

春賦少作

伊淺律之代謝。敢春序之繁昌。望山川之淑景。舒亭皋之艷陽。隄灑灑而炯彬。野萋萋而碧芳。綠繞枝以被麗。風轉蕙而承光。桐華綺軸。蘭葉銀塘。貽粉蝶於珍卉。隱綿羽於高楊。惜芳光之易邁。念憂樂之無方。撫九春而永望。愴千里而增傷。故雖風物同候。而歡愁殊變。至若長樂深宮。昭陽別殿。節徙百華。晝餘六綠。品屏開瑀瑀之樓。珠綴下鴛鴦之幔。樹綺合而罘罳。草星離而蕙蒨。花明太液。元沼初成。柳暗宜春。流鶯乍轉。於是咸陽卷衣之女。扶風辭輦之姬。沈淪永巷。徘徊層基。怨銅龍之屆晚。勞銀箭之更移。敢金鋪而凝睇。涉珍臺而薄思。栢館空兮青苔積。蘭林寂兮碧草滋。望翠華而不見。聽鳳管而長悲。去復去兮春已暮。怨復怨兮君不知。若乃貴主芳園。徹侯甲第。西京青瑣之家。南陽綠綈之地。衒碧檻而邐迤。俯金堤而容與。引鮮颸於綺疏。下元陰於玫砌。爾乃徵霧觳。命雲翹。試羅衣而登蘭閣。張繡帷而照蘭皋。游鑣乍倚。箏柱新調。駐流雲於歌扇。約結風於舞腰。指芳物之駘蕩。盼池館之迢遙。翠袖揚兮綠鬢合。朱顏酡兮

羅綺嬌。玉如承恩小侯。期門公子。更衣雕聲之傍。斷袖金屛之裏。亦復怡情暇日。遊目芳時。出蘭池而走馬。入槐里而鬪雞。結茱萸之麗帶。被蒲桃之鮮衣。過皐草淺。小苑烟深。逐珠丸於文羽。炤綠幘於春枝。遙指宜年。斜經鄠杜。開金埒而臨空。彎玉珂而烟散。陳王飾瑪瑙之鞭。衛尉碎珊瑚之樹。望芳郊之遠春。屆狹斜而欲暮。若乃女桑初展。條風始颺。煩陰曖景。細葉垂芬。則有燕關蕩婦。代郡佳人。學歌北里。習舞西秦。畫蛾而淺淺。梳墮馬而鬟新。念八蠶之已熟。知三眠之欲分。愛靚粧而命侶。復提筐而攜蘗。瓊鉤宛轉。珠繩援弱。條冉冉兮遠揚。葉飛飛兮稍落。袖淺摘而香霏。腕頻移而羅薄。値使君之迴轎。逢參軍之行樂。請交佩兮目成。贈搔頭兮心諾。復如妾居洛水。君戍眞顏。瑣窗獨掩。迷迭空然。譙流黃之夜織。晦錦蹄之晨妍。草積堦而汎綠。花臨砌而含烟。玉關無極。金河帶天。貽待女兮何處。佩宜男兮幾年。自征夫之戍久。泣空牀之獨守。游塵並飛。苔錢春厚。韋臺之鏡空存。漏西之鏡未有。悲橫笛於邠趙。寄異香於韓壽。對深閨之落梅。憶關山之折柳。又若河陽愛妾。安豐字卿。琳珠罷去。貝錦讒成。徒悲薤晚。空怨蒲生。掩羅茵而辭歇。撫玉軫而驚鶩。攬芎藭而生悲。采蘼蕪而沾臆。屛宛轉兮晝長。帳婆娑兮春寂。愁縈玉燕。恨望靑驪。離胡鴈兮誰御。溝水流兮不歸。君聽下山之曲。妾依織素之機。復有送客東門。傷離南浦。緹幔宵懸。金羈曉聚。度楚曲而增哀。對秦箏而獨撫。依依春草。浼浼春流。殺隤桃於玉道。低烟柳於銅溝。遵路長兮紫艾馬。蘭江渺兮靑翰舟。去故鄉而遠逝。指往路而離憂。容與征軒。逶遲去艫。掩玉筋兮賓御。驚金鞭兮行塵。晚草懷夢而情長。山遙枯而客遠。知移柳之何年。信采蘭之不返。亦有飄搖海澨。流戍江壖。庾仲翔則交州遠竄。趙景眞則代郡長沈。莫不對落花而橫涕。聞歸鴈而摧心。已矣哉。胡春物之暄妍。信芳年之娟好。嗟余志之靡常。獨逢春而心悄。攀柳枝而淚滋。指棠梨而怨繞。潘中郎之徘徊明鏡。徒悼歲華。魏司徒之遊獵春山。空悲年少。佩楚客之叢蘭。問仙人之別島。探五嶽而長辭。汎九烟而終老。乃爲歌曰。江南芳芷兮色以陳。紅顏一去兮沾羅巾。歲歲春風南陌上。惟有垂楊繞地新。

秋雪賦

吳生旣竄旅於龍山之下。戚兮無悰。悄兮多暇。抱孤迹於寒郊。眷羈心於秋野。於是靑要已届。素商未闌。熊郊西墊。雁關南翰。先冰凝而夜結。玉露皓而朝溥。爾乃眇惟緒。恤髮嬌。倚拂廬以淒目。對膽匿而流歎。憶江皐之餘蔭。怨邊候之早寒。俄而九關欲黯。千里無色。魚雲斷山。雁沙嗚磧。天澄滌以將低。日晻曖而如沒。昏埃靄於遙空。積風威於廣隰。夜皆屛而稍飛。雪翻颼而遙集。匪窮陰之窈鬱。起嚴氣之氤氳。乍連山以轉霧。忽縈空以逖雲。始嫽娟以搆留。逞雜沓而橫氛。泛玉門兮並色。覆金河兮莫分。於是遙峯失紫。寒林掩黛。日冷金支。雲收羅帶。殺蟲響於陰崖。凍波文於元瀨。蔣涼鵰兮增寒。入迅商兮振籟。凄兮瑟瑟。突兮霏霏。入帳凝華。慢鶴關之路。敢停林結藥。疑覺剡之春歸。綿烟壑以合縞。合雲海而逾暉。迷征馬之野牧。慘寒鵰之夕飛。悲靑桂之爽節。歎黃竹之哀辭。旣乃燭龍將暝。城烏漸息。山遠樵歌。林歸獵客。猶依夕而彌嚴。吝橫天而轉急。歷十餘兮沈烟。識穢牆兮緣隙。飛六出而未成。翻三褻而爭積。助紅樹之秋聲。韜絳河之夜色。望巳斷兮邐迤。謂將開兮忽及。未睨柱而玉殘。似卷綃而珠泣。冒遙衣兮墜紅。點虛花兮

借白。礙何遠而非銀。臺何高而無璧。蕭條兮塩戶。爛漫兮凝階。金笳塞而葉颭。鐵衣照而鱗開。逐邊風兮擊霜罩。菱漢月兮光徘徊。聚亂聲而墜下。雁孤影而遙來。眇平原之曠莽。惟積雪之崔嵬。若乃氛昏半收。夜景遙廓。風斂天霄。雲澄海堺。月抱暈以東垂。河含星而西落。荒雞喔兮伺晨。寒鴐喋兮彎漠。凜凄淸之凝嚴。鏡澄輝之昭灼。山千疊兮少人民。野萬里兮無城郭。氣慘慄兮侵衣。色晃朗兮盈幙。榴琉璃而不據。攬褐袞而怨薄。笛吐哀以獨吹。淚承睫以雙落。鄉夢遠兮空歸。邊心慎兮變作。倏已昧於秋冬。心何分於苦樂。撫秋朔之如斯。知天施之未博。彼夫南國王孫之墅。西京戚里之家。梧承檻以稍下。菊繞砌而初華。幕會軒以楚組。代織絡以吳紗。愛秋颸之送爽。憐秋夜之方賒。綺羅紛兮樂未已。簫鼓喧兮月欲斜。豈知江接烏龍。城遙元菟。飛雪嵯峨。曾冰迴冱。遷客之辛勤。塞垣之寒苦哉。悲來如何。摧心自多。援笳攬調。爲秋雪之歌。歌曰。邊風起兮朔雪飛。雁違塞兮度欲稀。關山遠兮誰與歸。心懷鄉兮空自知。龍沙雪色秋如此。腸斷高樓寄衣。

舞鶴賦

伊胎禽之皓麗。超羽族而擅辯。發南璞於火亥。稟西氣於金商。性玉清而內湛。儀瓊潔而外颺。毦羽宜嶽接翼歸昌。瞰元晴而燭月。皎素翰而凝霜。吐火齊於騰首。碎水穀於修裳。頰丹華於花鈌。翩蕣采而炯揚。矯矯高騫。軒軒遐鶩。秣芝田而弄姿。飲蓉溪而顧步。激曉唳於霜旋。婉秋心於烟路。指舒揮其何央。豈人寰之足慕。運軒兮紫蓋。馴援兮靑田。朝容與兮瑤岑下。夕棲遲兮珠樹邊。遲丹作幄中之使。挾彈驂樓上之仙。攀橫秋而益厲。覩凌漢而愈妍。暫揚翮兮萬里。乍舒息兮千年。鄙白鷴之陋姿。嗤黃雀之弱翼。謂九阜兮迴歸。詎一日兮我逼。仰雲嶠而猶飛。忞風翻而未息。豈知范機密賦。虞羅潛織。頓樂野之高買。理桓生之輕弋。鑠儁翮於中霄。委微軀於下澤。碎霜衣之襤褸。摧藻質之淋滲。魂惶惶兮誰語。吭纖殺兮空吟。屈此雲裔之侶。爲君堦下之禽。爾乃斂藍情。緘奇節。去寥廓。就樊紩。燕雀長儕。鷫皇永別。發雁稗而未充。共雞棲而任褻。悼故巢之星乖。悼孤儔之雨絕。對淒影而增悲。送哀音而沾血。華表集兮何期。琴絃響兮凄咽。亍亍荒途。縈縈幽埕。頻驚蕩夜之寒。空怨今年之雪。於是冬灰欲徙。秋籥將窮。嵩潮華瀨。風勁寒櫻。慕翩翩而辭燕。渚沈沈而集鴻。覩空塘之謝綠。睇週林之飛紅。翹淸趾而清叫。迅修毛而欲翀。抱新愁於池畔。憶舊侶於雲中。情眷眷而懷歸。色淒淒而獨苦。旣傷肌於網羅。空托身於庭廡。憶妙舞之吳城。思仙吹之洛浦。緬軒囊兮無由。惟羇棲兮遠侮。寵未過於乘軒。殃何罹於碎鼓。感淒氣兮長懷。結悲風兮自溯。霜肅肅兮夜庭。葉梢梢兮寒渚。形闌暈兮誰憐。志凌雲兮何補。彼東門海鳥。對鐘鼓而含辛。北風代馬。亦戀土而傷神。矧茲鶴之淸迴。乃擯落於荒榛。恐歲年之遺盡。怨雲霞之莫因。眷天邊之鳳族。羨沙上之鷗羣。諒委軀於匪類。亦奚志於高雯。豈窮生之足樂。胡介性之能馴。倘更豈其六翮。當橫絕於九垠。

蘭賦

還卉族於幽記。惟斯蘭之獨靈。蘊澄華之秀質。含迴介之遐情。徵服媚於燕夢。擅奇芳於楚汀。兮入山郎之握。種傳侍女之名。詎競時而違豔。每屛幽而自馨。爾其紬慈縣羅。素苞切玉。舒碧葉之修靡。擢靑跗之

纖縞。蒨含縹以冰鮮。花點綴而星燭。紛翡翠之頻銜。森瓊枝之上蕊。乍垂的以擢丹。不結房而吐綠。綷生峇坡。叢被貫谷。鮮雲結陰。微颶送煥。既芊蔚於溫泉。亦葳蕤於丹麓。並感蕙之仙芝。邁曾城之靈木。斐披娟景。澹淡含烟。託山樊而延藻。蔭澗戶而垂鮮。譬嬌華而色淺。承日影而香傳。瑩翠翡之棲岫。似明霞之曬川。淩衆纖而未沫。操孤芳而自妍。於是漩闔麗人。金屏娟子。蟬鬢方梳。鳳翠罷理。煽炎景之赫曦。爱芳花之旖旋。俯乃培以元壤。承以玉缸。柔柯不擾。修葉成行。布綺錢而增媚。列錦石以疏芳。若弱沃而甘潤。油樹藹而恐傷。去巖幽之岑寂。來寫目於君堂。樓陰散著。池彩迴涼。曖香風於珠幌。媚幽質於瑤房。及夫日下宵梧。風低軒柳。倦理羅紈。未淹杯酒。下曲閣而蕩思。步修櫚而垂手。爰青青之入佩。憐菲菲之襲衣。嬰縈環於纖指。長延玩於羅帷。香來輕重。影度參差。舉羅袖而淺摘。綴羽釵而半垂。忖雲虛之微種。得移根於玉池。雖荷君之攀探。恐零落之無時。愧未植於當門。亦何勞於翦伐。傷縢予之文魚。就摧芳之鵾鴂。律中商而欲凄。霜璧寒而增冽。條摧曉戕。色瘁秋風。將隨蕭艾。孰辨芳叢。嗟幽香之委絕。竟莫異於孤蓬。雖委根於中薺。尚延值於珠宮。於是逃虛處士。聞而嘆曰。秋蘭榮何晚。憔悴委嚴霜。新翠已無色。故晦尚餘芳。早知青女能相負。悔不長垂湘水旁。

萍賦

步修渠兮俯澄波而游目。覽蘋萍之微植兮。亦寄身於水屬。體汎汎而靡託兮。色田田而自緑。同石髮之鬖髿兮。謝澤芝之靈躅。崙其幽茂。湍中澄羅。水側濺兮鱗被。藂兮雲織。表沈浮兮翠鮮。裏參差兮紫飾。毅緑葉而無根。吐纖莖而成實。巧濺浪以縈盈。輕從風而稜密。小圓文於夾鏡。混微萎於蟬翼。三輔著其色青。五月傳其華白。光聚散而無心。乃沈浮而有適。彌漫如拭。點蕩還來。染金塘之細草。雜瑤岸之輕苔。垂纖綸而乍捲。泳修鱗而乍開。或值隈而斯滯。或觸物而迴迴。惟飄蹤之若此。亦何心之可猜。若夫灌木紅泉。幽篁元澗。雲霞始收。光風未轉。息細禽於潺湲。靜文瀾於凌亂。遂冒渚而烟稠。爰滋川而雲匯。碧羽之叢叢。點綃羅之片片。及夫烟生極浦。月點長河。屏翳增扇。冰夷化梭。雨澀澀而激水。風騷騷而送波。川無憩鱗。林縣靜柯。乃競糾於拗溜。共紛擾於盤渦。錦殘碧荇。雪亂青莎。嗟質輕而易蕩。委飄蕩而謂何。復有白鶴翔鷺。紫鴛擾侶。損擬紅衣。翠縈綃羽。下斷岸之春陰。汎方塘之曉霧。競戲巖而躍珠。並浮深而浴素。衆藻差池。唼流匯蘊。詢吮咏兮碧分。修領刷兮綠破。至如秣陵秋潮。橫塘夜川。綠萎始發。紅棠乍鮮。遠棠房而爭布。縈縹幹而騈田。進姣姬之綺襜。値妖童之採蓮。沾碎綠於皓腕。亂浮青於綺船。能文動兮開且合。羅裳拂兮斷復連。至其托形空水之涯。散跡荒江之表。任漂寄其何之。邈雍容以自矯。乏纖莖以自持。歎孤生之易擾。似逐臣之去國。同遷客之辭家。漫銜悲於故壤。空騁目於淨查。萍托水而靡常。士逢時而失據。嗟人物之異心。胡悲歎之同遇。睠斯草之所如。徒慷慨於予慕。彼夫棨美崑邱。血變淮南。流長劍之耿耿。美雲髮之鬖鬖。乃好奇之殊觀。非幽人之所觀。與汀葭而並瘁。共池荷而匪甄。雖未嘗於君顧。終呈潔於幽潭。

長白山賦并序

長白山者。蓋東方之巖嶽也。昔臣袁宏有言曰。東方萬物之所始。山嶽神靈之所宅。我國家肇基震域。誕撫乾圖。歷萬年。鴻規四表。則茲山者。所以啓應皇興。合辟帝室。與有巢之石樓少典之軒臺。同熌爥於方嶽者也。皇上聖文臨宇。神武膺符。慶洽人祇。化隆海嶽。仰欽祖德。報禮神邸。爰詔侍臣。致祟禋秩。牲璧儼於翠嶨。懷柔及於百神。瑞檢雲陳。穹壇星麗。煌煌乎聖世之盛儀。埒岱柴而軼湹祀矣。夫南山齊響。班固以小臣作頌。西嶽騰禮。杜甫以布衣獻賦。草莽微臣。竊附斯義。乃作賦曰。

猗茲山之峻極。眇翠嶽而獨尊。體青瑚以出震。標皓靈而儗坤。揭龍荒而作鎮。瞰鴨淥以爲門。參二儀兮永峙。表三成兮莫倫。徒觀其大勢也。則巘嶭嵾嵳。穹窿嶄峽。嵌嶮巉峨。攢巒嶻嶭。迴瀠潩以橫波。岷嶢崿而極上。岠逵禍。蹶蹤瑞轄挹嬰。睨朝鮮。亘喬基於千里。造曾椒於九天。赫兮無儔。峭兮迴拔。嵩輪糾以爭互。巖歸巘而相睨。峯千仞兮縞曜。璧萬尋兮瓊潔。鬱鷟險兮橫畧。詭負高兮增竪五結切。洞東極之神隩。距西崐之可埒。爾乃循覽四麓。致其周綴。爰有黑松巨林。嶽茲翳逕。孤天有極。森蔥崖際。既聯坂而連延。亦寵山而雜嶉。根擁倚以蹊羅。葉凝獄而羽翳。挐蓋合颮以鬱蓊。攢柯冒霧而蒙倚。窈兮沈沈。罩兮戢戢。藏陰火於空心。疊陽波於楏嶷叶羊至切。乍頓道而欹臥。忽摧堅而側植叶直吏切。信亥步之未跡。知禹梨之莫暨。白山黃至牛山。皆黑松林。亘三百餘里。不見日月。樹根相糾如網。地皆深坑。馬行七日乃畢。於是篔凝複嶂。烟暝虛嵐。森梢靡互。墟墢嶄嵓。景巃嵷兮翠曬。瑩壁瀲兮增湍。市層陰於遙巘。鬟荒厖於蓬岱。杳憺閈兮晝合。暮儼宰兮夏凝寒。其中乃有黑鵙青鶬。蒼鷹素鸖。皈鵲碧鸚。迅鵰俊鶻。風騰猛厲。霜披勁翮。屛吭鞠韝。奮翰殲獲。或命儔於杪顛。或接巢於枝格。躡金陛兮高睇。屬青霞兮下螫。翩翠繽紛材異質。喧聒相驚。鵦躍自縈。鼓翼踞以增擊。龍羽毛而成積。極翔羣之詭錯。成澎汧而斯集。若夫熊羆之儔。昆侖之屬。伏隨長嘯。蒙豨振予。𧲣豹昏彪於積岨。熊虎睍睆於叢木。豺貘斷斷以猛噉。研獄逃透而紛逐。般首勁角。圜蹠從目。昏噪啟呴。風馳雷蹴。憟林振撆。殷嚴馭谷。至乃青䫛黃鼬。悲貉文貐。挺條莖之溫潤。含雕采之煒烈。豆目賜睽。麥髯狎獵。棲迹曾冰。胥蹤盛雪。寶木末而騰趠。穴巖竇而競捷。托體於寒阪。時效珍於華闕。伊奇獸之夥夥。嗟難得而殫說。爾乃林徑欲窮。遠蹊半增。嶙乎盤而漸高。出九折而逾凝。紆塞麁。棘嶒嵬。峪嶝峉。聳湍瀨。蠑躍龍之淪淵。飲納鴆之雙派水名渾能。清大小網蒜二河。漿滑地底。倒景天外。駭河流之滲溉。剷嚴坰而匌磕。棧鬱盤於迴溪。路匯嚴於峻崿。漻凝空兮誰涉。䃭踐虛兮敞對。於是豁閎直裂。崢嶸如恐。抗衝阡於鳥際。超帆蹋於雲層。邈半漢以上躋。軼隆嶺而究升。周步山極。肆目嚴隈。曠若砥原。坦若廣庭。纖條不棘。殊榛罕遠。蘼蕪莾莾。石道冥冥。何峭崚外峙。而中衍內平山頂平坦。無樹木。惟苔烟蔓草。彌目縱橫而已。爾乃羣棆結瑤以崚起。千巖削玉以攢立。䆊玘合皓以塔繚。素而叢襲。蓮五色以相煥。綿百里而環泣。類瑤臺之偃蹇。宛瓊山之崩岧石壁高七十丈。白如玉。四環山頂。廣袤八十餘里。仰重霄兮可捫。俯下方兮無極。互陰晴於扃寸。攬星辰於盈尺。伏岑峩而屏南之下。爰有千齡之冰。太始之雪。嵌空嵒窖。并淒厚罍。六尺瞬曄。彖丈蠛蠓。迎素秋而蘭飛。涉朱炎

而自洲解壑森叢以月窟,陵嶠熠晃而鏡徹。乍消長於新故,嘐罩究其融結。紛衡瀰兮遠映,何吹律兮可熱。雪山壯乇麗,高二百里,其上冰雪纍積,歷夏不消。爾其混同之本,鴨綠之源,衍爲神池,以宅乎其間。池在山之極頂,形如承臂,縱餘五里,橫入里,北流爲松花兀喇,入烏喇爲混同江,南流爲鴨綠江。一統志云:池周八十里者,誤也。曾淵廣漾,靈液淪漣。振以曲碕之嶁嶂,繚以叢岸之駢田。含靚如拭,積明若空。乍風披以激灩,倏霞蒸而濆瀩。擊翠啟緇淪之徑,蹦雲搆鮫人之宮。爾乃疏隴隙穴,陵磴跳潏,沫駭奔漴。泪濆洶而湛瀑,霽冰巖而湧浴。徂南騖北,趨過聚錯。消靈源於千頃,瀹神委於二江。叶站紅切。若其旭寶之所潛演,穹匯之所澒激。瀧似碓投,澗若櫆疾。並騰傾而灑珠,遂奔揚而綴璧。翠流餖媟,四派乃馳。遷溜崇岑,喧隱峻岐。颯沓雨集,瀐洌烟飛。挂流曾碧之表,淪波空翠之隈。倒銀漢而半瀉,爍皓蜺而迴虧。四月間,池水及石罅瀑泉先開。其所出之水,凡四派,穿白石巖而下,挂流百丈,聲若雷霆。於是瀠紆安翔,盤桓四會。渀渀混渹,滮滮振潮。抑魚龍之鱗怒,集大壑而爲匯。潤兮永指,晶兮徐邁。出乎松花之陬,注乎烏龍之外。四派之水,至旋盤寧喀,匯爲一河,以入於松花兀喇。所以宣天綱之含布,壯劍野之襟帶。若玟其瑰奇之所竄宅,珍瑋之所景彰。則夜珠流照於素波,顏玉擢采於青岡。人蓡抗莖於椒陰,良楛挺筍於松陽。人蓡生於樹之陰。石崖外,松林極目,其間實生楛矢,即肅慎氏矢也。靈跂騰蟣而容與,羽人撫鶴而棲翔。巢山經以擐異,寔瀐嶽之靈長。相傳其上有仙靈往來,獵射樂廬者,卻雲霧迷徑。至其出納望曦,噓吐雲霧。苞陰鬱以靈秘,通元氣而神護。小衆山於聱數,眇七表於指顧。巉崒則千市未犇,綠碧則萬重翳聚。頓擬拔之地軸,儼巋峩之天柱。故能上當辰曜,仰擬帝居。抗基卓犖,翔勢扶輿。踞蒼門而表神宅,並青徼而闢仙闕。蘇彤雲之畫聚,焯紫氣之晨敷。孕蓋夏之玉字,識臨代之寶符。啓霈躍於聖朝,鬱景鑠於皇圖。巍瑤臚兮可喋,涌金精兮延齡。瑞我綸兮億載,永作固兮不渝。

竹賦 并序 童子時作

岡避別墅,見有竹數竿,臨池獨秀,而托根荒徑,延賞無人。僕感幽貞之風搖,憐貞姿之蕪沒,乃設爲子恆季重之事,以諷其詞曰:

魏太子從容多暇,言遊西園。御華轂,驟朱軒。驪武賁於先路,托文學於後輪。爾乃遡蕙風而揚旗,承清雲而轉旆。度薌蒲之蓮迴,指蘭塘之如帶。於時池臺綺合,帷幔珠連。珍卉被麗,修竹嬋娟。繞亭皋而蔭景,夾曾巖而垂鮮。太子乃感湘流之銘歌,撫楚潭之逸曲。顧賓御而長懷,招季重而進牘。季重於是跽而稱曰:臣聞坤靈毓育,庶族繁生。見籜苒於幽記,表箘簬於祕經。結根水涯,晞幹山岑。抱偃蹇之嫮節,含蘘荷之幽心。出炎洲而獨立,臨江介而流音。纖桃枝之珍叢,傳雲母之怪琛。仙人插陽嶼之石,烟客植羅山之金。乍成船於百丈,或如寵於十尋。徒觀其黛色參差,翠篤窈窕。延華月而玲瓏,隱流雲而夭矯。散空碧於元霧,下浮青於綺沼。旖旎鬖定,嬋娟自持。苞新籜紛,舞細含滋。積雪霏兮冬蒨,繁景麗兮春遲。若其抗莖公子之庭,列植佳人之室。上冷冷兮側啟,下靡靡兮如織。於是末下敷莖,初舒屈戌。瓊鉤卷兮臨花,綺疏空兮停日。見纖篠之森梢,對穠枝之乍密。輕籠蔽兮結元陰,暮雨封兮疎翠滴。復如幽茂山椒,宗生烟路,角

碧澗之陰岑,交蒼匯之紆互。涼葉淒霜,修篁承露。領幽蒨於冬春,嚼清耀於朝暮。紫花叢兮無人,素筍抽兮誰識。結海山之珠實,齊鳥空來;拂江南之石盤,洞簫時捩。若乃曲臺依夕,景昃明羅。白露警鵠,素月驚烏。寫清暮於綃箸,鬼輕烟於綠柯。爾乃影亂珠罌,聲傳翠幌。橫璆碉而增涼,拂金鋪而助響。秋徑夕兮綺靡,寒塘靜兮蕭朗。至其蒼蒼延秀,飄飄蕤委。泛微霜於曉葉,澀歸風於夜枝。起騷人之獨感,動山客之相思。是以賀謝姬妍,氣分秋朔。笑十蘭之徒芳,悲三秀之易落。送短羽之羣棲,望長離之永托。雖移根於玉階,終寄心於雲壑。太子於是綢繆怡唱,顧采姸辭。披廣殿,辭華池。出梓樹之雙函,道翠羽之交卮。命與生於密讌,長接席而不違。

陶彭澤無絃琴賦 并序

山右吳公來蒞茲土。春流飲馬,還投瀨上之鍰。曉閣觀魚,早辨沙中之獄。訟庭雀下,官舍松清。豈獨北地豪家,毀茲棗樹;遂使西川女子,棄彼芙蓉。況復從容多暇,儒雅怡心。與季重之在元城,無妨文墨;播黃門之居懷縣,不廢詩歌。追五柳之高風,撫一彈之逸操。爰進童子,用賦斯篇。愧非圜令之工,敢竊正平之作。其辭曰:

伊有晉之徵士,永埋焰乎柴桑。緬長沙之遺烈,追義熙而自傷。歛黨錮以卑棲,逝鴻羽以高翔。遡清風而獨遠,鬱明飆而不揚。顧素琴兮興感,意飄飄而自昂。爾琴之爲質也,則龍門飛殼之枝,爲嶺崩霜之幹。托據嶰而孤生,撓丹岑而絕漢。含繞梁之清哇,蘊號鐘之哀歎。爰有離子之徒,王爾之儔。循山獨採,越壑相求。剖陰莖以置法,劉陽柯以雕鏤。采茲良質,斵爲雅琴。以獻君子,其聲愔愔。豈知六朝逸侶,五柳高人。悼廣陵之永絕,嘆田連之不存。棄八音而莫御,屏獨繭之橫陳。於是滌水空傳,流風徒結。既收逸響,寧聽嚴節。緻繁響於飛龍,斷游絲於明月。逍遙空撫,容與自怡。五色神蛾,不繰仙人之繭;一雙寡燕,長辭趙女之絲。荀季和之鳳凰,空含玉軫;李司隸之孔雀,徒飾金徽。信無聲而有意,何至音之可悲。若夫流鶯始飛,條風乍起,芳林結陰,微波成綺。爾乃巾白袷,攜烏几,命遠公於匡山,嘯宗生於江沚。拊茲琴兮娛心,豈操縵兮睇耳。復如東皋晼晚,北戶迎秋,黃花夕秀,白露晨流。荊州唱野鷹之曲,玉關寄旅雁之愁。於是倚杖徘徊,臨流順步。見離獸之東南,睇歸雲之不度。悲哀蟬於霜林,感遺操乎秋路。抱空質而長歸,收衆音於泰素。豈知荊王幽累,珠杖淒涼;趙后宮中,玉螭塵互。已哉。乃爲歌曰:春風澹蕩春水深,思君不見多悲心。應知陶令道徽在,栗里風流自古今。

秋笳集卷二

詩一

曉發撫寧題逆旅壁

長宵鼓角度嚴風。決蕩烽樓曙色通。客夢五更驚櫪馬。征途三月逐歸鴻。斷雲城堞臨邊迥。殘雪關山暎海空。莫道盧龍猶在眼。異時南望是遼東。

山海關

迴合千峰路塞垣。漢家竹此限中原。城臨遼海雄南部。地枕燕山控北門。寂寞雞鳴今鎖鑰。凄涼龍戰昔乾坤。高臺誰憶中山業。遠日蒼蒼白草昏。

關上留別潘守戎代方發事作

塞天萬里送征鞍。意氣逢君欲別難。俠客軍中傾蓋話。故人門下識任安。望鄉臺迥邊雲斷。姜女祠空海氣寒。明發驪駒分手後。榆關風雪竟南看。

出關

邊樓回首削嶙峋。篳篥喧喧驛騎塵。敢望餘生還故國。獨憐多難累衰親。雲陰不散黃龍雪。柳色初開紫

塞春。姜女石前頻駐馬。傍關猶是漢家人。關前有姜女望夫石。

榆關老翁行

榆關酒樓臨大衢。征人日暮行駐車。鹿裘老翁髮成雪。夾轂相逢問里閭。乍聞吳語三太息。坐我樓頭話疇昔。自云家世本吳中。住近張王舊宮側。少年追逐冶遊場。破產徵歌意無惜。沙家槍稍冠江南。學得梨花推第一。技成好作關河遊。販馬幾度來邊州。燕姬十五芙蓉色。彈箏夜夜酣高樓。一曲紅綃醉中擲。囊空典却千金裘。三載邊庭髮霜齒。飄搖短褐誰相顧。途窮不忍到鄉關。却向軍中應征募。金纓翠旄紺鬐弧。名隸遼陽第三部。關前上將稱將軍。遣向松山守烽住。孤城接鬬無時休。鐵甲中宵帶冰臥。老邊牆直長城隈。梯衝百道如山來。寧前列屯盡城閉。旌旗黯慘紛黃埃。雄邊健兒十三萬。鼓鼙欲死弓難開。破西降丁最翹健。日暮分營夜催戰。吁嗟萬騎無人回。射盡平州鐵絲箭。曙光曈曨海生綠。戰血無聲注空谷。嚴霜如刀箭如蝟。欲上戎鞍淚交續。堅城既陷將軍降。幾部殘兵向南哭。相隨散卒臨渝城。橫刀更隸龍驤營。倏忽長安易朝市。關門不用防秋兵。從此飄零脫軍伍。種豆鋤葵學農圃。且將衰齒托雞豚。幸免微軀飼豺虎。昨年有客來燕京。傳道江南亦被兵。故國他鄉盡荊棘。窮黎何處還聊生。伊昔姑蘇城畔住。門前小店臨江樹。半生羇戍塞垣秋。夢斷吳關舊行處。今日逢君遼水北。被褐驅車欲安適。白頭邊語久侏儈。重聽鄉音涕橫臆。悽惶嶺外北風哀。莽莽邊沙路何極。沽酒邀君君莫辭。天涯相見且相悲。莫嫌憔悴窮邊叟。猶是吳趨市上兒。叟世居在關外二里。旁有姜女石。

次前衛

落日莽茫茫。嚴城列雉長。地形環漢塞。山色接遼陽。風勁沙偃擊。春餘草乍芳。關門今不戰。萬里盡耕桑。

同諸公登中後所戍樓

昔為荒戍駐征軺。縱目烽樓暮色遙。萬里川原迷大漠。百年亭堠識前朝。平沙莽莽山頭樹。落日晴翻海上潮。倚堞却尋南首路。薊關迢遞已雲霄。

錦州道中登海邊舊保障臺上有傳烽桔槔

塞門東盡海天開。百戰猶存保障臺。偃革十年閒斥堠。傳烽當日報蓬萊。龍山燒色連沙起。皮島濤聲蹴岸迴。却望元戎開幕處。斷垣零落使人哀。

塔山道中望海二十韻

漲高臨渤海。披遠矚瀛壖。浩浩雄東極。茫茫控北邊。潮迴雲島失。浪蹴雪山連。空外應無地。波中或有天。稍分元菟郡。莫辨白狼川。洄洑連星拆。盤渦倒日懸。□□分萬里。宇宙失千年。樹隔扶桑近。津迴析木偏。騖空鵬展翮。吹浪蜃飛涎。縹緲黿梁客。虛無鹿嶠仙。淚縈憐女織。驅石想神鞭。杳映陽霞紫。昏明陰火元。魚雲晴作市。蚌月夜揚鮮。萬象應難測。孤蹤任所牽。沛潦何倚托。梗斷孰延緣。征客槎空度。冤禽水漫填。欲沈徐衍石。難泛管甯船。鄉國思漁釣。關山愧播遷。金支甯可賭。玉佩竟誰捐。心共滔滔水。東流去渺綿。

廣寧道中作

巫閭千峯劍芙蓉。走馬東來翠幾重。殘碣久迷遼日月。(遼昔東丹王居此)毀垣猶記漢提封。射鵰舊俗爭馳獵。買犢新田早事農。共道版輸今一統。朔雲十載能傳烽。

登廣寧城望城外佛舍因同諸公却過

徙倚城頭極望長。雙林鐘磬城微茫。淒涼古塞遺僧寺。寂寞前朝只戰場。金井有苔春草綠。石幢無字夕陽黃。却憐負羽邊庭客。重過禪扉意倍傷。

沙河道中

遼海幕府已彫殘。傍海山川尚鬱盤。攻守十年詩保塞。廢興一代問登壇。蒼空駭鶴青燐泣。冢失麒麟白草寒。舊祭獨憐遺老在。秋風頻路哭戎鞍。

次沙河砦

客程殊未已。復此駐行裝。世事憐今日。人情怯異鄉。月臨遼草白。天入海雲黃。莫恨關山遠。來朝是樂浪。

瀋陽旅舍賦示陳子長

西風城畔夜烏哀。積雨荒庭踏不開。匝地關山千里去。極天遼海一身來。文如劉峻終無命。憤到嵇康始悔才。舊業凋殘歸未得。望鄉何處更登臺。

贈赤公

憐君杖錫欲何依。寂寂花宮一磬微。欲使邊城傳白拂。却教漢法到緇衣。燈然鹿苑諸天靜。杯渡狼河雜霧飛。知爾隨緣無遠近。不將遷謫擾清機。(古人多稱弟子者)

同陳子長坐氈帳中話吳門舊遊愴然作歌

遼城四月春風來。黃鸝啼樹梨花開。陳生邀我郭南去。笑騎款馬雙徘徊。沙場黯黯日將暮。半醉歸來解鞍臥。氈牆誰撥琵琶絃。彈作商聲淚交墮。憶昨故鄉百不憂。命儔嘯侶吳趨遊。裁詩每題白團扇。縱酒欲賭青蓑裘。沙棠之槳雲母舟。美人玉袖搖箜篌。金窗銀燭月未午。清歌窈窕無時休。就中少年三五輩。徐郎顧子稱風流。獨孤側帽傾士女。正平搖筆凌王侯。百年行樂竟誰在。淒涼邊地傷離愁。只今相對休悵快。人生苦樂猶迴簟。隴西將軍困醉尉。邯鄲才人辱廝養。古來憔悴多名流。吾儕何悲乘榛莽。君纔弱冠我盛年。可憐淪落俱冰天。舊遊一別已如雨。陰關萬里徒含烟。寄哀欲托庾信賦。賞音空憶鍾期絃。金樽有酒且沈醉。何須惆悵風塵前。

同陳子長夜飲即席作歌

豪氣君未除。長嘯輕遠遊。雖爲遼海客。不識邊城愁。青絲玉壺銀甕落。中宵坐我碧油幕。海風吹天星動搖。邊色橫烟月澄廓。倚笛頻驚出塞聲。銜林尚擬華年樂。黃龍東望沙茫茫。黑林樹色參天長。此行應痛永乖別。他時相憶徒慨慷。愛君且復飲君酒。庭樹搖搖挂珠斗。夢去難攀鶴市花。醉來聊折龍城柳。眼中萬事盡飄蓬。僻我安能日攜手。故園何處五湖濱。難後逢君意轉親。誰憐元菟城頭月。流盡黃公壚畔人。

將發瀋中過子長飲愴然有作

日暮離心共黯然。相看涕泗酒杯前。最憐去住逢今夕。轉憶情親是昨年。地入烏龍雲接海。人過元菟雪爲天。與君萬里同羈戍。無那孤蓬更極邊。

撫順別孫赤厓劉逸民

邊程不可駐。杯酒暫相親。共此羈孤地。還成去住身。中宵遼海月。萬里塞垣春。明發單車別。誰憐絕域人。

發年馬留別瀋陽諸子

辭君更東去。回首見重邊。塞遠秦時地。山開徼外天。長歌哀午夜。遠謫痛丁年。縱有高秋雁。蒼茫信豈傳。

贈海南曾生

憐君從役罷登臨。鄉思猶傳越客吟。皁帽遼生人未返。青山霜落歲將陰。玉關征戍悲蘆管。珠浦音書絕暮砧。我亦有家江水上。十年同恨塞垣深。

曉起

初寒山畔尚餘花。早起江頭未落霞。秋草郊原閒牧馬。曉雲睥睨度吹笳。書傳鴿字三年淚。路繞銀河萬里槎。羈鞿歛衾歸未得。幾回彈鋏歎無家。

城樓晚望

啞啞烏啼起戍樓。揭來登望思悠悠。山橫雁磧皆東下。江劃龍荒盡北流。金甲日凝千帳曉。黃旗風急六臺秋。征夫絕塞蹤難定。腸斷尊前玉腕騮。

過朝雞屯

連宵宿年馬。今日過朝雞。風埃行逾疾。雲山望欲迷。沙虛留虎跡。樹暗聽烏啼。回眺驅鞍處。迢迢隔嶺西。

夜宿陰溝關有懷子長

信宿陰關戍。悠悠旅夜徂。春聲過磧冷。月色到邊孤。離夢還高枕。餘生且客途。蒼茫睥睨外。不忍聽啼烏。

陰溝關

重山千仞疊晴空。列櫃當崖鎖鑰雄。牙帳別開龍磧外。岩疆更抱菟城東。數家烟火黃雲暮。一片牛羊白草風。去去敢傷荒徼遠。遼陽今已是關中。

高麗營(唐太宗東征舊蹟)

文皇昔日征遼海。此地高旗亦駐兵。想像六軍頻血戰。蒼茫異代尚殘營。黃雲磧斷行人少。白骨原空蔓草平。日暮江流風雨外。滔滔東去不勝情。

五日阻水年馬河

五日驅車度極邊。中宵移帳臥長川。波聲不斷千峯雨。林上爭喧七澗泉。鐵騎風沙行戍日。錦帆絲管舊遊年。汨羅猶是江南地。始覺靈均未可憐。

贈陳心簡(敬謙陽和公子也)

白袷翩翩馬上逢。襟期憐汝尚雍容。王章有子稱遷客。季孌無家托酒傭。夢裏白門人萬里。愁中元菟嶂

千重。月高霜幔悲歌發。醉攪邊笳對雪峯。

四道嶺

懸流溪百折。東嶺樹千盤。不度重關外。寧知此路難。沙聲連雨急。嵐氣逼雲寒。日暮愁征旅。前岡且駐鞍。

黑兒逆河眺望

長河渺難涉。欲馬暫踟躕。地隔三韓外。人爭萬死餘。沙陰低遠暮。草色上征車。寶逐前賢事。飄蓬愧未如。

早發尼失哈

繞帳笳聲促夜裝。明星欲落霧蒼蒼。征途咫尺迷孤嶂。殘夢依稀認故鄉。雪壓龍山三伏雨。風嚴雁磧五更霜。據鞍卻望黃沙外。此地由來百戰場。

次了深河水漲不得渡賦呈方樓岡

飛渡一水霧初收。欲濟蒼茫少客舟。樹合雙崖迷塞路。雨添千澗引河流。顛條甌脫秋先到。鳴咽琵琶暮起愁。總是播遷京國外。不妨此地更淹留。

七夕次喇伐朵洪

駐馬平蕪外。徘徊旅思長。河流秋淼淼。邊色夜茫茫。畫角千峯月。羊裘七月霜。世途吾拙甚。不敢望銀潢。

喇伐道中作

平明吹角起征鴻。又逐戎鞍遡朔風。秋草關山人獨去。塞衣鄉國信誰通。龍沙遡出三邊外。鳥道斜懸萬嶺中。千載主恩良不薄。崔巔巍處是遼東。

小烏稽（即前史所稱黑松林也。）

連峯如黛逐人來。一到頻驚暝色催。輦道沙喧天外雨。崩崖石走地中雷。千年冰雪晴還濕。萬木雲霜午未開。明發前林更峻絕。側身修坂倍生哀。

大烏稽

朝辭石棧亂雲巔。暮宿蒼林萬仞前。灌木帶天餘百里。崩榛匝地自千年。棲冰貂鼠憑頻落。蟄樹熊羆獨懸。聞道隨刊神禹績。崎嶇曾未到窮邊。

交河山中夜行

晨征宵未已。側足此山皋。秋過交河盛。星當大磧高。邊程依草木。旅食寄弓刀。萬戲沙場裏。驅車敢告勞。

過烏孫嶺（木石盡燬。云皆火所燒。）

曉樹深欲墜。秋峯峻入天。尙遺燒劫火。莫辨結山年。霧積梯崖仄。風懸棧石懸。挽車縈九折。歷盡轉悽然。

北風

馬上北風哀。黃雲慘不開。寒摧龍磧斷。聲捲鴈沙來。驛騎衣空寄。嫖姚戰未回。何人吹蘆葉。淚盡落鵰臺。

雨雪

際海寒沙平。連峯朔雪盤。三秋龍磧度。萬里鴈山營。甲冷朝逾響。笳寒夜不鳴。兼裘猶恐薄。悲殺寄衣情。

逆羅晚望

塞原渺無極。十里帶蒼山。落日雙鵰外。秋風萬馬間。滄洲何暇泛。故國幾時還。惆悵淪河水。悠悠隔漢關。

海邊獨眺

海色莽無際。憑高望漢家。九霄迷積氣。萬象變雲潮。神蛤傳分島。仙期想射鮫。銀臺如可見。烟霧欲相邀。

贈吳祥恭散騎（故都順侯勳衛。）

白頭吳叟何龍鍾。先朝曾直華清宮。十年喪亂無人識。萬里羈孤泣路窮。憶昨西京全盛日。子侯年少承殊澤。門下金鞍慣射生。樓中銀管頻留客。油軾香輪陌上驕。佩刀日護紫宸朝。從獵別分都尉馬。奉車特賜侍中貂。山河舉目須臾異。荊棘淒涼舊東第。仙人已歎海生塵。侯家肯保山如礪。幾度天涯怨負薪。蕭條絕塞詎逢春。夢裏宮雲雕輦路。愁中邊草玉關人。玉關回首傷懷抱。短衣濁酒長潦倒。雀滿門前翟氏悲。羊歸隴上蘇卿老。日暮哀笳四野聞。黃榆秋雪正紛紛。鶴高欲縱鄉關目。腸斷南歸雁幾羣。

徑僻

徑僻人過少。山空鳥度稀。亂沙寒不起。急雪暮頻飛。獨對他鄉酒。猶披昨歲衣。故山揚子外。漂泊未成歸。

曉雁

泱漭汀洲曙。征鴻帶月飛。霜淒聲自切。風急陣偏稀。顧影愁輕繳。翔空惜羽衣。方塘春水綠。與爾共言歸。

趙宮舊姬

一從丹闕火。不復漢深宮。細馬辭邊雪。修蛾怨朔風。玉門何日返。翠輦舊時同。腸斷還明殿。飄零白露中。

沙林道夜行聞鶴

空外皋禽渡。沙邊倦客行。那知遙夜唳。偏恨獨遊情。影落霜岑遠。聲傳月徼清。憐君霄漢侶。何事入邊城。

對月

隴障明月迴。遙吐雪山岑。一片嬋娟影。千秋離別心。寒生青桂落。先入絳河沉。惆悵沙場外。蒼然霜露深。

北渚望月

徘徊臨北渚。永夜月華寒。顧兔飛難定。金波瀉欲殘。風微頻泛灩。浪細不成團。惆悵佳人遠。含情只獨看。

空城中見棲烏而成詠

落日空城裏。無人烏獨棲。幸逃纖繳盡。得任別枝啼。命子聲偏急。梳翎影乍低。微軀慚鳳族。不敢向金閨。

寄懷陳子長

毳帳風連曙。長河雪過春。一年頻臥疾。萬里獨懷人。世事文章賤。交情患難真。茫茫窮塞外。愁記別離辰。

寒食大雪

寒食邊庭雪。嚴陰鬱未開。遙憐戰場柳。春色幾時來。客淚沾笳吹。鄉心托酒杯。鶯花何處好。萬里夢吳臺。

可汗河曉望

長河泱漭抱孤城。河渚蒼蒼牧馬鳴。旌旆曉迷鴉嶺色。風濤春走鴈沙聲。近邊亭障千年蹟。出塞星霜萬

里情。羈戍自關軍國計。敢將筋力怨長征。

曉坐

瓮戶寂無侶。淒淒露尙垂。樹空秋氣早。林密曉光遲。葉沒人三徑。嶺條海一涯。此鄉弓馬地。抱節日低眉。

同梅惟及門人陳昭令遊北山

積嶂紛巖岫。招尋與未窮。溪聲連舂急。林色雜烟空。背隔邊烽外。秋生旅望中。自憐淹謫戍。俛仰愧鴻東。

下生過飮（吳門人）

相見語新韻。相悲話故鄉。那堪逢晏歲。俱是客殊方。搵酒荒臺月。征衣大漠霜。風波滿眼淚。對爾益增傷。

夜行

霞沙莽莽颱風颯。赤燒迷天夜氣遙。雪嶺三更人尙獵。冰河四月凍初消。客同𪄹國思傳雁。地是陰山學射鵰。忽憶吳趨歌吹地。楊花樓閣玉驄驕。

沙嶺晩歸

塞溪不可涉。驅馬出平沙。半破餘秋燒。千山只暮笳。驚心烽火急。回首塞垣賒。終歲愁奔命。何勞問海查。

過灰扒廢城

大漠何王國。行人此日來。雄圖一戰盡。廢址百年哀。偵鳥空橫草。麒麟已沒苔。松聲悲舊壘。水氣冷荒臺。
伊昔龍庭日。曾傳狼纛開。勢與東海縱。部落北幽迴。候月彌弓勁。乘冰鐵騎催。兩雄方鬪齕。雜種遂紛猜。
壘比鐵籠築。勳期鬪草萊。旌飛沙浩浩。鼓合雪皚皚。大戰全師會。孤城力鬪摧。兵聲殘白草。戰哭聚黃埃。
韓近秦先畢。虞亡晉始恢。尙傳京觀在。誰嘆傷盡灰。廢塞形空設。興衰恨莫裁。依稀營畔柳。惆悵笛中梅。
靈鵲朝暉落。崩沙晩沸雷。撫塵心悵悵。覽跡思徘徊。地遠何人弔。程遙我馬隤。淒凉懷古意。秋角滿長陔。

庚子至日書懷三十韻

舊國歸難定。他鄉節又遷。歲時仍玉琯。雲物自冰天。漫喜微陽復。徒傷往歲牽。星行方轉次。灰死欲重然。
浪跡龍堆外。回腸鯉對年。重闈時問髮。諸弟日隨肩。宴笑潘輿樂。儐娛萊袖鮮。翠觴南至日。獻襪北堂筵。
塵擁緹帷燭。歌清玉柱絃。士風道赤豆。庭訓續青編。節比元正重。家欽祖德傳。趨承猶記憶。門次已顚連。
家遠三年別。愁深五夜煎。寸心徐庶亂。百口孟公憐。薏苡人誰辨。申椒世所捐。含悽望鄉國。抛跡托旌旃。
士室難淹久。貂裘失靜便。沙崩空磧斷。雪擁亂峯懸。尋眺非吳苑。生涯且朔邊。羈心黃鵠曲。歸路白狼川。
敢道文章悞。翻憐性命全。夏蕤愁寄食。作賦憶歸田。西笑何時釋。南枝只夢旋。有懷成十志。無處俛三鉛。
蕎已哀對遊。今猶投鶴擧。物情隨貴賤。吾道任速遷。鱗翮稀中散。依人王仲宣。日遲元陸炭。春隔紫臺煙。
客鬢將三十。親庭渺八千。歲時何限恨。腸斷白華篇。

賦得春風吹方郞村作

春風日駘蕩。遠近徧亭臺。傳響鶯先覺。發空柳漸催。晴隨暄氣度。時逐轉寒來。憫有雄雌異。空勞楚客才。

送人之龍益

沃沮西候遠。君去駐旌旄。千帳疑邊色。孤城壓海濤。雪深車不度。風勁角初高。報盡平安火。誰憐吏士勞。

校獵卽事

錦袖臂鷹輕。分弓出柳營。飛身騎馬足。仰手落鵰聲。鼓合風林動。圍開雪野平。歸來金帳飮。一片畫旗明。

憶昔書情寄陳子長一百韻

絕域黃龍外。長城元菟邊。棲仍萬里。離別欲三年。天遠尋雲夜。山深積雪偏。永懷心莫展。延矚目悽然。
坐惜佳人渺。空餘迥路懸。迴腸頻雁帛。弔影只雞田。憶昨淹梁獄。當時蓋漢賢。共嗟丞相繫。（子長尊人案
麈先生與予同在獄寫）獨許誇書傳。航音侵周勃。裝貨枉馬援。逢君何落落。向我各淺淺。乳聲心長怯。鳴
雞志不倦。潔維梧象側。贈縞竹因前。踏鹽皋陶廟。焚燒貫索纏。一言饒契托。十死共迍邅。撫事惟悲惋。忘
形且醉眠。非關交易合。直是道能全。命酒青觴並。催詩蠟燭燃。斯人哀木索。俗士笑丹鉛。共訖黃門寺。翻
多白雪篇。勢猶居世地。情擬問高天。賦筆摧鸚鵡。啼痕濺杜鵑。上台終不曬。庶女竟靈愆。已自寬秦格。還
誰辨楚萋。蹣跚方俛傑。泛梗忽聯翩。雁磧嗟俱貸。驪歌竟我先。（先生與予曾謫塞外。先生先予行廿日）
春風都市柳。曉日灞河烟。甫誦難追轍。西曹獨煎。魂蹤隨去馬。旃尙畏飢鸇。壓抱羈人恨。何堪別緒牽。
棘庭親判袂。逢轄候隨肩。去國崔亭伯。無家王仲宣。幸存餘齒在。敢論舊邱捐。客望迷山雨。征途亂野鳶。
風沙橫地合。陰塞極雲聯。白日陰遼海。黃塵度薊壖。關春榆莽莽。邊雪草芊芊。平郭無停軌。句驪更扣舷。
相迎珠勒遠。（予至灣。子長迎予十里）披對緒衣穿。暫喜冰天外。重看玉樹連。含辛談出塞。把臂話辭燕。欵
欵低烏帽。依依坐馬韉。緹衝時唔語。秉燭日周旋。夜席銜金盌。晴原簇玉鞭。劍歌何激楚。酒賦自繃緜。道
屈才逾大。情深骨已鐫。久諳行役賤。猶得故人憐。仁祖能貽米。延之屢乞錢。相哀賦窮鳥。獨恨詠鳴蟬。方
疑長樓並。宵知更播遷。倚闌心眷眷。沾軾淚漣漣。笛咽翔鳧曲。琴催去鶴絃。晚風淒別幌。夜月澹離筵。無
復形將影。徒傷管與弦。柳長空折贈。蓬轉任翩翾。岐路嗟何及。關山各勉旃。無期知此別。有約憶同妍。桃
館消魂地。才堂送客郵。良游應已矣。吾道詎終焉。虎口殘魂脫。羊腸積轍騈。雨昏江氣白。霧宿嶺陰元。經
迴程凡幾。投荒路涉千。鳥稱封豨莽。紅錦遞洄漩。（邊人呼水在草中如沮者曰紅錦水）絕壑橫豺虎。荒途
少術阡。雜花垂隴短。密樹倚山圓。臙臙連錢騎。耘耘服轄輊。未知窮月窟。覺似墜雷淵。躋險穿巖䶩。崎嶇
想象館。混洞秋漲急。颯脫䕺雲縈。地接扶桑畔。人過盤木巔。銀河橫左界。珠斗直南旋。憔悴腸應斷。崎嶇
病莫痊。百程投所屆。萬轉盡洄沿。稍淺勞筋息。重悲累足胼。罪窮當畀虎。意放學憐蝝。蓬草蕪三徑。誅茅
得一椽。崗公逢作畜。楚客蘆爲楊。家遠安殊俗。身貧問治佃。浮生原濩落。擧世自嬋娟。幾乞泉明食。仍殘
子敬氈。負薪沙渺渺。設網溷涓涓。羅缺松枝補。炊敬柳葉燃。故螢無白給。嚴籬有青編。漸覺詩書賤。奚曉
習俗儇。懷人饒夢寐。就役怯戈鋋。欲命攀稽恝。難招訪戴船。懸鶉看裋褐。烹鯉讀紺箋。蓄好懷心遠。新詩
照眼鮮。瓊瑤思友切。笙鶴憶仙翩。（子長貽予札云欲奔謝凡俗棲心仙道）種草期園客。蒸丹下偓佺。椒庭
應咫尺。炯翦本高褰。緬邈錄臺藥。無玉井蓮。飽焦空憤世。郭璞且遊仙。鬆衣探遐甚。區中謝廣緣。應知
能却物。誰是未忘筌。蝮蝎賢人隱。龍驯靜者便。願言乘氣蟠。相見問眞詮。跡滯愁難達。情乖恣詎蠲。廬山

春不度。青海凍猶堅。地脈通噓氣。天心合轉圜。未能期汗漫。聊復卜筵籌。

見雁戲

紫燕雙棲好。年年綺戶深。那知金彈惱。相失玉窗陰。覓壘悲新侶。銜泥愴故心。吳宮舊巢處。漂泊豈重尋。

昔壁

荷索何來此。沾衣獨念親。最憐今決絕。轉羨昔艱辛。出塞愁中路。摛庭夢裏身。祁連明月好。難照倚閭人。

辛丑七夕

拂廬雨過流華月。起視雙星乍明滅。塞外頻逢七夕來。閒中應憶三年別。寂寂深閨白露寒。鴛機遙夜綺羅單。空憐樓閣穿針好。不識關山行路難。

過恭順侯與公寓齋奉贈

日暮巾車載酒過。青簾烏几共婆娑。年侵漸覺豪游少。官冷方知醉尉多。五國寒山凝旅望。九秋冰雪戀光歌。那堪回首淮南郡。列帳青油擁玉河。

贈故太常樂工申叟

白首梨園叟。曾聞値御筵。千官丹陛側。百戲翠華前。喪亂悲銅馬。飄零泣錮蟬。那堪關塞外。重對李龜年。

人日過錢子

天畔春生揚子亭。經過小駐慰漂零。曾無綵勝傳人日。虛擬羊裘是客星。遺磧雲陰春漠漠。孤城雪色暮冥冥。柏觴相勸還沈飲。遷客由來忌獨醒。

送巴參領

蕭蕭鐵馬嘶。萬里出榆溪。殺氣隨旌旆。邊心入鼓鼙。磧荒青海外。驛斷雪山西。上將銘功處。殘碑待爾題。

烏木達邏曉發

樹杪月猶見。城頭角已殘。荒途分五國。歸騎發三韓。野霧依山盡。春星落塞寒。鳴鞭及前侶。霜露滿孤鞍。

送阿佐領奉使黑斤

檣頭征馬嘶。將軍欲按塞。飛沙咽鼓鞞。長雲擁旌旆。持檄遍頒五國東。揮鞭直歷千山外。千山不盡海東陲。黑水兼天破路迷。金環島戶鳴爲屋。（黑斤人。耳鼻皆懸以金環。其旁海者。以鳥羽爲衣。）石窖種人魚作衣。（魚皮爲衣。）曲棧荒林紛積阻。剝落殘碑昧今古。冰雪陰崖青鶻風。壞楹亂木黃沙雨。巨鹿岡頭寨北門。千家部落若雲屯。破羌流盡征人血。好進溫貂報國恩。（老羌屢往撫黑斤。赤呀喀附楫。擾古塔出大師數之。康熙三年五月大將軍巴公。乘大雪。破之於烏龍江。自是邊患稍息。）

許康侯總戎招飲城東江上

一石酒新碧。四月花始紅。陽夏許侯有佳興。攜賓日蕪城之東。緹油小幕披華縟。錦袖金鞭照沙曲。烟郭風微晚樹迷。清江冰斷春波綠。雙魚撥剌紅肌鮮。銅壚作膾吹芳烟。客子欲廻鸚鵡賦。主人自奏鶖鵝絃。班荆藉草青莎軟。雜坐高歌不知晚。且看催笑玉山頹。休語風塵銀磧遠。酒盡高簷雙翠髻。看君俊氣何

縱橫。半酣忽躍紫騮去。落日南岡按海青。

阿波道中同姚琢之馬上作

長林亘修坂。迢遞抱雲迴。半堀鍵流入。千崖一線開。阜鵬棲古木。白豹穴荒臺。去去慚關吏。鳴鞭意轉哀。

曉自沙嶺至馬耳河

海嶠先晨闢。城烏凌旦起。浮客心多懷。侵星戒徂軌。稍稍出烟林。瀰瀰辨川汜。蘋末風乍颺。蓮房露猶泚。岑翠曳爲霞。林光澹初霽。望遠恒少悰。遊目暫爲美。龍邱徒流歎。雁門未雪恥。良游如可期。結袗從茲始。

七夕陪諸將飲

清夜高城載酒游。輕寒初換紫貂裘。雕弓夾帳空懸月。玉管登臺早入秋。獨向金風嘶戰馬。誰從銀漢問牽牛。年年此夕迴荒外。腸斷穿針故國樓。

贈佟參領稷君

珠勒翩翩白鼻騧。曾提長劍靖邊沙。酬功未見封龍頟。突陣還教隸虎牙。羌笛恨餘青海戍。邊烽愁聞玉門遮。悲圖今日誰麟閣。十載軍中只鬢華。

送人西行

風野喧征騎。霜笳引別愁。路分稽洛塞。部入骨都侯。駝帳邊陰暮。龍祠海氣秋。蕭條甌澤外。日夜水西流。

沙嶺作

陟壑巡崖望未窮。塞天城郭暮雲中。征人乘障吹羌管。校尉懸旗下朔風。白雪長寒敝脫裏。青山不到揵婁東。從來閫左多征戍。未敢沾裳怨轉蓬。

同諸公飲城東水次分韻得春字（甲寅夏四月二十一日作）

數峯空翠照江濱。江水逶迤繞郭新。草色乍消沙塞雪。鶯聲已過故園春。壯心寄落還騎馬。絕域登樓且傍人。漫道物華堪歷覽。清樽相見莫辭頻。

海郎山靈湫神女歌（山頂有公主祠遺址）

海郎山色倚嶙峋。山半靈湫映曉嵐。公主舊臺餘翠岫。神女新祠傍綠潭。神女嬋娟艷姣彩。霏烟曳月迷年載。怨入青娥憶漢宮。魂依白鶴長辭海。含睇凝情不可親。乘風颯颯如有人。虛無瑤珮空山雨。杳渺鸞驂絕島雲。和親當日悲登隴。遺恨千秋麗珂洞。寶鈿何時別紫闕。玉衣無處尋青冢。松花樺葉小祠荒。繐帳無人春日長。鴉翅擬垂宮樣髻。虎章勝結羽人妝。香粉長筵陳芳醑。巫女如花下雲語。踏歌時聞石馬嘶。騰波自共冰娥舞。一曲迎神奠管愁。年年賽火海東頭。望鄉莫更歌黃鵠。紅粉魂歸塞雨秋。

帳中夜坐

虛帳風初籟。長宵露欲侵。銀河垂磧外。珠斗落峯陰。獨下思家淚。誰憐擊筑心。南鴻飛漸少。何處寄歸音。

謝子長見懷之作

塞城愁眺塞天分。歲暮懷人渺白雲。路絕紫關長望國。書來青海尚離羣。冰河雁陣霜中斷。雪磧鵰聲夜

半聞回首秋風燕市裏。酒杯何日更同君。

館娃宮外石湖頭。桂棹蘭橈擬並游。豈意風塵淹絕塞。獨將花月憶芳洲。龍山雨雪征人淚。鵝湖笙歌故國愁。何日刀環尋舊約。春江作伴返沙鷗。

贈人

鐵帶雕鞬馬上飛。白頭憐爾尙輕肥。勳遺左地新傳箭。恩憶前朝舊賜衣。秋雪金河千帳失。塞雲銀磧十年歸。劍鋒用盡佩猶在。愁殺松山夜哭圍。

送人從軍

漢法弛刑徒。幽陵挽強客。一朝隸戎行。萬里輕沙磧。身賤功詎論。軍孤戰偏力。駮皮旌旆寒。夜嚴刁斗急。刁斗聲中起控弦。混同江水動樓船。十年謫戍頭今白。猶著征衣更出邊。

上巳同錢鶴維姚琢之飲江上

江頭昨日氣孩蕭。禊飲相邀出中沚。風景應嗟非故園。年光仍道逢元巳。我家遙隔吳江濱。細柳崇蘭此日新。金羈小苑流杯客。玉袖高樓吹笛人。可憐徙旅天山下。不見春風吹四野。際海冰河見斷鴻。連山雪帳聞嘶馬。宿昔繁華夢有無。年年乘驛挽發弧。束晳何須矜博物。阮公終日哭窮途。

席上賦得吳郡

踞虎餘神跡。流龍擬帝州。（夫差於西山疏鑿龍池。）九逵環綠水。萬戶夾朱樓。花柳先春見。笙歌入夜遊。誰知張翰意。鱸膾動鄉愁。

宮怨

玉砌霜花薄。金鋪月影多。自從辭輦後。無復翠華過。

七夕

搖落逢佳節。空庭片月流。玉繩低拂樹。銀漢迥涵秋。客淚他鄉灑。歸心故國樓。悵然望牛女。萬里獨含愁。

過琢之齋

小徑帶芳洲。森然水木幽。倚風人獨醉。覓日客能留。江色偏宜晚。林霏欲入秋。滄浪如可去。乘月問扁舟。

九月八日作

三秋行欲暮。萬里坐含悲。搖落逝邊塞。蹉跎感歲時。淚沾吹笛伎。身逐控弦兒。明發登高處。雲山秖益悲。

九日自木丹山歸過淨公蘭若

千山鳥道出雲府。九日龍沙欲渡冰。征戍未歸榆塞客。經行空對竹林僧。深秋漁獵頻相命。絕域樓臺且共登。知爾浮杯心不著。憐予對酒怨難勝。

九月十六夜之密將訪馮侍御炳文

日暮山深少行客。四野秋風吹瑟瑟。黃雲乘葉暗孤城。白月生寒照空磧。磧裏沙昏野燒微。城頭箭淨戍烟稀。何處風前度哀角。可憐秋盡猶單衣。獨夜驅車還獨往。綠雲石磴嵯峨上。鄰雞頻驚暮雪深。馬嘶欲

渡秋冰嶺。冰雪連山路不關。憐君遙夕思徘徊。征人應是知寒早。常侍誰言衛霍來。

春草園林歌贈友 丙午年作

昔逢楚臺客。爲說黔公園。樓臺照海水。花石亘山樊。十年南望紆長想。銅柱天涯未能往。忽漫披圖勦塞前。恍然置我昆池上。澄淡如開碧澗流。微茫疑入雲林幽。葉榆川色當階映。越嶲山光繞戶稠。歷歷樹分咫尺。陰陰亭閣空間出。千樹烟綿綺樹深。數峯翠入珠窗濕。窗開面面俯垂楊。一片池陰繞畫廊。竹外射堂馳馬埒。花邊步障鬪雞場。鬪雞馳馬紛遊讌。指點繁華歎奔電。漢代升平故老知。侯家富貴當時擅。伊昔黔甯下百蠻。卓犖勳名湯鄧間。分茅百年朱鳥社。建牙萬里碧雞山。一自烽烟暗滇海。朱門青瑣知何在。鶴歸猶嘆市朝非。燕去寧論臺榭改。雨雲飄搖大漠昏。風塵誰識故王孫。空將吹笛思金谷。幾度聞笳怨玉門。憐君遷謫何時返。獨抱丹青意慘澹。東陵衰謝欲攢眉。南詔雲山如在眼。落日荒臺故國秋。六王茅土竟誰留。莫將鳴鶴園中賞。來作和龍塞外愁。

元旦

龍磧層陰雪未殘。又傳春候度辰韓。旌飛小隊晴雲細。弓倚嚴城曉日寒。自擁羊裘沾客淚。誰傳馬酒試辛盤。東風苦憶吳宮路。苑柳官梅繞玉闌。（塞外元日。必嚴列旌旗城門習騎弓矢。）

贈色君

少將風流雅不羣。安東幕府獨推君。期門舊居張公子。出塞新從霍冠軍。馬上錦裘青海雪。鷹邊銀鏑黑山雲。翩翩家世通侯貴。不識龍城百戰勳。

祁奕喜初至留飲

清霜嚴馬古城東。笳管聲淒帳影空。一別朱門瑤草後。相逢紫塞戰塵中。交游祇訝當時盡。尊酒翻憐此夕同。莫道朔邊冰雪地。遷人何處不途窮。

木參領還自西域賦贈

聞君昨向月支回。絕域關河抵掌開。楊柳自迎征騎發。蒲萄不逐使車來。眩雷塞絕猗猊坂。積雪山迴馬臺。千載西陲誇右臂。騁空誰識漢臣才。

三山道士工馬使射賦此贈之

柘月新弓馬上驕。鳴鞭遙見羽衣飄。行騎瑤闕仙人鹿。欲按金河都護鵰。白雪征行邊朔苦。紫雲歸路海天遙。何時更逐秦皇使。蓬島樓船試射鮫。

送薩參領

萬楊城郭草初曛。翠幟風飄錦戰帬。五月混同獨白雪。單車颺脫只黃雲。射魚部遠人難到。市鹿軍回路自分。今日滇南無戰伐。不須鐵馬更嘶羣。

贈張侍郎坦公次姚琢之韻

憐君遊屐滿高峯。華髮南冠日引筇。幸免濁流沈白馬。何妨遺謫度黃龍。愁來獨倚邊城笛。老去猶思禁

虎鏞。雄劍茂先悲尙在。誰將赤土拭芙蓉。公遺贈賦之劍。

東餞子方叔

垂楊千萬絲。東風弄烟碧。別君曾幾時。中宵夢顏色。聞君卜築小城南。野性由來七不堪。塔分紅藥過新雨。窗倚青山入曉嵐。寂寞隱几無個事。細草萋萋滿岩地。絲履能彈劉向桃。練裙自草羊欣字。落日銜門怨索居。洛生新詠近何如。邊庭自昔輕儒雅。嗟爾長貧更讀書。

贈少年

十八海東兒。容華皎白雪。結束紫貂衣。翩翩事遊獵。豪鷹脫絲鞲。生馬嘶紅鬣。㲲鞬五石弓。金綎兩重甲。秋草山頭獵火燒。合圍飛騎北風驕。少年獨得嫖姚顧。笑傍金鞍共射雕。

贈吳興錢嵐仲

邊頭七月清笳早。越客思歸怨邊草。歲晏頻傷朔野寒。秋來倍憶前溪好。君家閶闔傍前溪。公子風流自給衣。銀燭夜屛繡女鳳。瓊鉤秋帳汝南雞。似城名士俱年少。侍女新聲採菱調。倚瑟偏令紅袖憐。按歌不惜青衣請。容與深閨樂未央。尊前歌笑鬱金香。共道冶遊羅綺盛。那知離別塞垣長。塞垣回首繁華重。關峽西風供旅病。宛轉環留都尉刀。葳蕤帶結秦嘉鏡。鏡裏徘徊髮欲秋。年年驛使寄衣愁。玉管相思雞鹿塞。錦衾歸夢鳳凰樓。鳳樓雞塞三千里。遼水吳峯距相似。應憐織素恨佳人。却悔從軍成蕩子。搖落關山慘客顏。故園寄樹更誰攀。遙知玉筯長沾臆。無那金鞍只未還。

早秋陪諸公遊密將山

招邀出郭門。青山殊未已。金鞍小騎何連翩。人影遙遙翠微裏。翠微一望延曾巒。深松伏澗相風湍。飛泉半挂銀河幾。秋嵐散入芙蓉寒。石門黯黯金花裂。隔溪蒼翠時明滅。回風絕壁森崇陰。六月空濛見殘雪。西峯百尺寒崔嵬。振衣欲上觀蓬萊。黃雲泱漭動海色。樓船射鮫安在哉。松花江水流浩浩。千秋戰骨關山道。龍堆狼望空嵯峨。飛將勳名歸蔓草。昨夜秋風吹塞天。臨潢萬樹生寒烟。金笳玉笛起愁思。邊心四擄空茫然。安得仙槎泛淸淺。乘流直度支機前。壯士無家誰不憐。李陵已向陰沙沒。逐萌空秋遼東[illegible]。君不見徽宗埋骨空江曲。道冢蒼茫走麋鹿。徽宗冢在五國城西。且爲風流亦一時。黃沙玉柙無人哭。萬乘飄零且復然。吾生那更悲窮谷。擊筑高歌出塞辭。何如楚客吹參差。眼前有酒且不飲。迢遙漫作鄉關思。紫騮嚼嚼當風嘶。爲君重進金屈巵。醉臥青山且莫歸。明朝秋雪吹人衣。

送人

宛馬柘弓鳴。邊沙壓帳輕。秋風玉關外。送客錦城行。錦城花柳何年別。塞草關榆幾回歇。刁斗征人長白雲。長白山在寧古之西。凝砧思婦流黃月。鄉路迢遙劍閣西。君行正值子規啼。點蒼山接閩銅鼓。如馬江濤見石犀。尺書歸報蓮花幕。西南喜見烽烟落。賢人不復閉昆明。漢使猶傳[illegible]。葢日軍城樂戟倒。紅椒花發映旌旆。應將漠北光笳曲。譜入天南蜀國絃。

寄懷陳子長

雪霽山城月色新。天涯憐汝倍沾巾。家殘已恨無歸日。道遠空憐夢故人。尺素三秋邀去雁。短衣十月歎懸鶉。傷心同是他鄉客。偏是相思隔塞塵。

寄懷孫赤崖

已是淹窮徼。那堪更索居。中宵頻夢汝。分歲益愁予。多病憐青鏡。繁憂托素書。天涯知我少。深泊意何如。

送人之樓龍

落日嘶征馬。雙旌出塞門。犬牙千隊合。虎落萬人屯。力戰原[illegible]法。弛刑亦漢恩。雕戈風雪裏。誰念度烏孫。

春夜歸自西郊不寐悶繞華峯所寄札

天寒轉玉繩。獨夜旅愁凝。野色延殘雪。春流響斷冰。檢書人獨遠。憶別夢相仍。磨滅三年字。因君欲撫膺。

詠張侍郎齋前小松 同錢德維賦

小松亭亭托幽徑。蒼色凝陰石苔靜。吐葉縱凌春草高。抽條已入秋霜勁。拂露搖烟影漸濃。參差輕吹度隴風。三鬣未齊似馬。九鱗欲起乍疑龍。偃蹇孤根矜得地。庭蘺玲瓏映新翠。應知弱幹不勝梁。且共卑枝低繞砌。一別林巒幾歲年。寄君檻畔任君憐。何當更植丹崖外。天矯雲霞待偓佺。

送薩粵領入都

畫角吹嚴霜。征車待明發。手持都護書。去謁承華闕。春使偏輕萬里行。辭家又作經時別。積裏春來草未生。黃雲荒戍度雙旌。行人馬首吹羌笛。客路鴻邊指帝城。帝城此日多憾貴。翠蓋雕珂自來往。春燕樓臺照玉河。曙鶏宮殿歸金掌。如君俊邁許誰倫。入奏應知寵命新。封事倘傳青鎖闥。流離須憶紫關人。

贈人

翩服翩翩錦帶鉤。珠袍輕襲紫貂裘。頻彈寶鋏將軍幕。獨倚銀筝少婦樓。磧裏按鵰沙欲暮。埒中調馬草初秋。誰延亦是豪遊地。海月邊霜未覺愁。

瓜兒伽屯値雨晚過村叟家宿即事書寄孫赤崖陳子長五十韻

我行龍水外。雨過雁山陽。曠野無人渡。曾陰極目長。橫天風瑟瑟。匝地霧蒼蒼。壑捲蒸沙黑。烟沈遠樹黃。溪流侵磴滑。嵐色鎖村荒。渺彼彌塞望。使我斷客腸。熟梅思故園。泛梗怨他鄉。憑柳沾全重。山花墜龍芳。塞鴻迷灌木。牧馬失遙岡。膠漬難調箭。氈濡欲壓房。危坡愁徒幌。從徑怯攜囊。虎跡平林畔。牛聲草舍旁。渡河兒跋馬。繞隴婦驅羊。殘燒收空壑。斜暉下短牆。逢人惟戍客。問士是嚴疆。瓦缶參爲餌。蘆篨略作漿。留賓登土銼。延叟坐繩牀。濯切青絲菜。盤行赤穎粱。未秋聞割蜜。入夜見然糠。杯裏弓懸影。燈前劍吐芒。山川應異域。兵甲尙傳唐。惻惻江南客。蕭蕭塞北裝。身方隨拜柳。心漫結垂楊。年落知誰恤。羇孤敢自傷。莫吟青玉案。且任紫絲韁。謫遠由翔杜。途窮阮籍狂。恨爲雞塞別。悔未鹿門藏。世欲鋤蘭畹。人徒佩蕙纕。斷紅悲少婦。垂白想高堂。夢繞三年月。愁新兩鬢霜。田園蕪兼沒。門第半傾亡。臣罪何當惜。天心詎可量。微生混牛驥。殘息傍豺狼。坎壈原吾分。飄零亦士常。旅懷愁恒恒。離緒淚浪浪。消息遙江介。關山隔帶方。生涯應已矣。故舊耿難忘。共鬱靑雲意。難希白日光。軍中淹孫楚。隴外寘陳湯。述憤歌慷慨。貽詩興激昂。

風流君未睽。險阻我偏嘗。空閨千年積。蒼茫百戰場。有哀傳玉笛。無處訴金觴。已自登鴛鷺。休矜蟠鳳凰。曲成惟出塞。賦就異登湘。宿昔曾投簪。招尋會裹糧。冷山風慘切。瀚海月淒涼。望望人何在。悠悠路未央。側身看朔漠。回首想河梁。欲問離居意。天涯泣數行。

宿混同江明日立秋

氈帳長川畔。荒城大漠東。邊心淹夜月。客淚入秋風。磧冷鵰盤急。沙鳴雁宿空。明朝腸斷處。一葉故園桐。

秋山觀姬人採花

曠野秋芳晚。攜筐出女行。條柔纖手艷。花冒靚妝明。浥露沾衣重。因風委地輕。飄零邊候裏。採掇若為情。

送友人

日落單車發。沙平遠路分。一尊頻送客。孤劍獨從軍。大野生秋氣。荒臺足暮雲。最憐俱絕塞。猶自泣離羣。

重陽夜送人西行

甫能登高會。明星又別筵。憐予黃菊酒。送汝白狼川。永夜低銀燭。嚴秋動玉鞭。征途殊未極。應恨去經年。

九月十日雨雪達暮寄琢之

短轂昨向西山別。一夕邊風動嚴節。戲馬猶傳九日臺。和龍已度千峯雪。千峯雪色正凄寒。惆悵登高故國情。颯颯蒸沙蕩大漠。蒼蒼苦霧失孤城。城角聲沈更漏永。關軒半霽星河影。朔氣偏生玉帳寒。清光直照銀戈冷。乘興期君匹馬過。鄰歸秋雪奈愁何。憐將昨日紅萸酒。淚盡今宵黃竹歌。

秋笳集卷三

詩二

冰井曲

朔風吹合圓泉水。六尺曾冰凍清泚。皎潔偏臨璧甃明。岩亭已映銀牀起。皚皚銀牀影欲重。流霜寒月共玲瓏。光凝雲母深含景。冷結琉璃半聚空。可憐少婦爭朝汲。錦靴順步愁無力。乍照青蛾玉鏡寒。欲纏素手晶闌溼。日日攀幽怨多。嚴陰不散碧嵯峨。轆轤宛轉霜絲梗。泣向寒泉奈若何。

讀張司空所撰信史奉贈

司空雅博物。愛撰名山志。冷然塞外鎮。自灑壺中字。探秀曾開到石閭。抽毫已似窺金記。此日羈棲咏四愁。側身梁父憶前游。蒼茫日觀羣峯表。海色天雞瞰十洲。

送哈佐領之朝鮮

帽側溫貂繡袷紅。鏤金鞢衞兩鞬弓。平明車騎凌江發。大雪旌旗度漠空。葛嶺天分邊草外。熊津地隔海潮東。知君談笑遐荒靜。百戰留詩待凱功。

曉登東嶺寄楊友聲次姚琢之韻

雙峯霜淨削觚稜。倚馬高寒試一登。曉色迥添鵰嶺雪。春風不拆蕙河冰。名汗久擬論居釣。身廢空憐有愛憎。鄉國茫茫徒極目。圖南誰道是鯤鵬。

早春集錢虞仲齋

晴雪層樹熠簾幃。文茵雜坐淹杯酒。徑荒空見沒蓬蒿。春至何曾識花柳。四座高談殊未休。徘徊片月挂城頭。醉邀服匿悲歌發。忽憶西園舊日遊。

馬耳山中同姚琢之作

薄暮嚴林外。飛花滿綠蕪。已從青海戍。空對白雲孤。身世歸鞍馬。山河變酒壚。尚餘臨眺興。未可慟窮途。

聽高小乾話秦淮舊事作

秦淮昔全盛。萬戶起江湖。燈火真珠舫。樓臺碧玉簫。黃塵愁北徙。白首話南朝。歷歷升平事。天涯夢已遙。

代姬人寄贈錢茂才方叔

妾家高樓臨狹斜。夾道金椎楊柳花。銀鋪曉日流蘇帳。綺陌春風油壁車。春風搖蕩春光偏。征夫一去愁相見。鳥鳥遙憐邊地桑。飛飛獨對文梁燕。孔雀流鶯曉夕聞。綠錢生砌青氛氳。盧鏡金繩四龍網。空牀珠被雙鳳紋。離房寂寞長多暇。綺瑟瑤箏空夜夜。寶髻纔紹能新梳。翠眉連娟弛故畫。昨逢邊使自遼東。聞君萬里尚從戎。刁斗三年出元菟。樓船百戰度烏龍。烏龍絕漠征行久。離思徒悲笛中柳。紫塞秋寒君自知。青漆春樓妾空守。妾恨綿綿思斷腸。君行迢遞滯遐鄉。空覓生香寄韓掾。空持團扇憶王郎。惆悵容華正三五。年年紅粉坐啼妝。

送巴公子之京

識君幾歲安東幕。虎竹家聲振沙朔。朝逐黃頭出射堂。暮攜紅袖還鈴閣。塞上風光白雪寒。玉花小馬繡障泥。金盤風進黃羊炙。錦帶雙飛青鼠衣。父任爲郎正年少。雅工漢語兼推妙。承恩儗謁蘭臺宮。擬醉初辭柳河徼。公子乘春上苑遊。如雲鞍帳擁鳴騶。鳳城三月楊花滿。躞蹀金羈過御溝。

送錢丹季之松花兀喇

男兒好長征。結束事軍儲。鳴鞭欲何適。松花江路遙。山雪北橫漠。河冰西限遼。曉色帶歸雁。夜火驚鳴鵰。千峯萬磧遼南北。送爾行行一沾臆。馬上驚蓬無那飛。笛中折柳長相憶。

少年行 丁未年作

少年便弓馬。落魄無所憂。自矜紫臺客。愛作朱門遊。曾陪北部大都尉。新事西京博陸侯。三月春風滿京國。待詔期門執長戟。銅駝街畔臂鷹歸。金馬門前賜衣出。天香趣拜羽林郎。腰間鏤帶貴金璫。鸚鵡杯傳仙液。駿鵕鸐冠插翠緌長。歸來塞外驅驕馬。賓御如雲曬原野。落鵰都護揖車前。射雉參軍候鈴下。驕奢直擬徹侯家。貧賤寧憐舊遊者。海東健兒浴鐵衣。沙場幾度決重圍。有功不解謁權貴。賤如熊虎誰知之。

山中晚行至阿波屯宿

不遠烟樹裏。驅車日暮迴。一溪紆嶺戍。十里及烽臺。獵火雲中出。征途樹杪來。寧知豺虎窟。稅駕欲徘徊。

張坦公侍郎齋中觀白蓮歌

高堂日暮收微雨。坐對蓮潭不知暑。簾櫳窈窕吹芳菲。召客看花酒如乳。玉壺綺饌當軒開。排輕荷風面面來。花枝入座香欲動。皎如月出臨瑤臺。庭影離離蝴將夕。池光汎豔凝珍席。素裳欲逐鮮飈輕。粉態愁侵晚雲淫。起坐高歌按採蓮。笛聲寥亮嶽四筵。惆悵遙寒易零落。容華傾國誰相憐。我家池館臨江甸。灼灼芙蕖照人面。羅袖風微蘭槳輕。金塘玉漱長相見。自從漂泊龍庭前。斗柄秋風幾回變。謀樹類咫滄水洲。聞歌倚憶朱樓謠。舊國風流愁錦帆。殊方星歲悲銀箭。持觴酌我我豈逆。彈絃拂柱酣馳晌。碧雲遙遙月初上。醉倚金鞍忘却歸。還憐公等京華去。此地看花更有誰。

早秋同錢子

客遊心易悲。嚴樓秋早洌。與子涉蕭辰。含悽眺寥夜。寒波瑩洲漵。蒼翠收岑樾。盈盈散涪澗。槭槭下林葉。胡然淒序臨。坐令韶景歇。金商空爾懷。瑤華詎堪折。嚴霜方自今。何以肆愉悅。

秋夕同諸君飲張司空澂嵐閣

淒淒素商遒。悠悠清夜遲。眷言命賓友。燈閣相招攜。微雲斂綺霄。陰籟虛丹扉。叢花媚稍積。沾條露始滋。銀河耿遙景。金波淪素姿。鴻軒獨赬迎。叩盤空悽洏。遙候既已寒。秋華肯久黜。且薷綠樽樂。詎知元鬢悲。懽宴未可常。憂襟何由辭。

寄王繼戎

出戍君何恨。新妝有莫愁。金鞍衝塞曉。玉袖度關秋。百戰餘紅粉。孤征已白頭。琵琶風雪裏。應按小伊州。

送人之羌突里衙

颯沓黃塵去。秋風動玉珂。荅距元菟外。落日滿金河。故壘鳴笳少。晴原徙帳多。年年候烽火。愁唱破羌歌。

送友人遼兀喇

輓轄余徧返。辭車倘復回。愁將征戍淚。重對別離杯。山勢侵長塞。河聲咽舊臺。北風吹角裏。獨過白龍堆。

阿波山中訪張子

石門棲隱處。遙在白雲隈。一徑穿巖入。孤村倚澗開。秋風生薜荔。陰雪洒莓苔。爲問揚雄宅。何人載酒來。

自番將夜歸登舊寧古臺

荷箭十里度烟霞。月迴荒臺立馬看。紫塞清秋增顥莽。絳河遙夜動波瀾。心隨候雁鄉關遠。淚入征笳道路難。肌力自憐乘障久。無衣不復訴邊寒。

黑林

黑林天險劇難平。唐將曾傳此駐兵。形勝萬年雄北極。勳名異代想東征。廢營秋鬱風雲氣。大破宵聞劍戟聲。歷歷山川攻戰地。只今旌甲傍邊城。

郊行贈雁琴

城北城南千樹林。斷烟衰草日蕭森。白山冰雪秋將暮。黑水風雲晝欲陰。龍笛三年吹客淚。鷲機萬里寄

邊心。招邀漫極江皋目。憔悴終傷澤畔吟。

夜飲色侍中宅即事成咏

列伎襲華筵。留賓啓畫堂。共彈盧女曲。莫厭次公狂。倚扇青蛾好。行杯翠袖長。今宵銀燭底。不信是沙場。

奉送大將軍按部海東

玉勒動珠幢。旌旗遶漭紛。鳴弓行破雪。飛蓋入邊雲。屬國鮫魚部。佳兵鵝鸛羣。海東三萬里。笳吹日相聞。

寄錢子方叔

蘋萍植洪濤。從風自糾結。之子任遐陬。驅車日登涉。君行若崇朝。織阿已三闋。托身非故鄉。敢憚長乖別。盛秋霜朔寒。嚴颷裂肌裂。山高不可凌。况乃無裘褐。平沙邈無津。曾冰慘難轍。未知歸國期。且復履邊雪。發年委榛莽。壯氣盡觸熱。一奏式微篇。空令心斷絕。

張侍郎齋觀山水畫卷歌

張公靜者流。蕭然寡塵慮。乍出名山圖。知愛滄洲趣。粲粲紈素色。歷歷烟霞客。彷彿草堂上。坐對松巖風。樛枝龍從倚山阿。假有樵聲出雲壑。瑤草萋萋殘欲生。石華濛濛寒不落。澗邊接飲垂清猿。林上將雛引雙鶴。聞君昔憩嵩邱山。紫翠巖庭繚紗閒。手倚風筆坐磐石。雙雙玉女芙蓉鬟。謁來塵世空茫然。矯首仙城不可攀。却顧丹青意悄悅。十載關山倦輪鞅。回崖疑入天姥松。懸瀑如聞石淙響。滿眼林泉故國遊。憐君邱壑舊風流。鄭虔漫自矜三絕。張戟惟應擬四愁。

即事

龍沙飛雪中夜驚。徼巡刁斗寒無聲。少年齎符出鈴下。關門未曉雞爭鳴。追騎如雲促嚴鼓。烽堠連天斷

行旅。此去當逢漁丈人。閒行且逐奴甘父。匹馬邊程白草枯。崎嶇何日逢飛狐。應知天地容亡命。擊筑還過舊酒壚。

上巳許康侯招同諸君禊飲江上即席分韻得年字

近郭林樹淨野烟。佳辰車騎徧晴川。乘闌禊事仍三日。拜柳軍儲已十年。塞雪漸消湍去後。春風不在雁歸前。流澌處處浴江裏。欲泛清觴倍惘然。塞外以穀入深山爲營消之候。

阿波山中呈安都統

暮雲嚴徑邃塞幾。初柳山橋送客過。未見風沙開玉帳。漸看冰雪霽金河。春深絕徼歸鴻少。目下荒原牧馬多。欲逐車塵誇羽獵。書生無那怯雕戈。

渡混同江

江濤滾滾白山來。倚櫂中流極望哀。襟帶黃龍穿破下。劃分元菟蹴崩回。郗餘石碣雄風在。地是金源霸業開。欲讀殘碑詢故老。銘功無字蝕蒼苔。

送人之粵東 辛丑年作

高楊葉未齊芳草色初碧。春風搖玉鞭。誰是南歸客。送君南去古交州。湞水迢迢瀧水流。珠出蠻湖長不

夜北明蕊猶未曾秋征南將吏銅牙弩君到玉門見歌舞賜衆應知勸越王賦詩且復參幕府幕府迢迢
五管分風流爭識沈休文五羊城畔如相憶好折桃榔寄朔雲

咏麟姬

家臨苧蘿畔生小艷蛾眉嫁與沙場客飄零逐馬蹄金鈿空自好玉筋只長垂宛轉盤龍鏡春來不忍窺

曉行

五國城邊月已微五國城中烏未啼野昏溪水荒霧積天寒磧遠明星稀收馬前林踏細霜手結征衣赤
鞦綰澗底斧冰嚟伏貂沙中捲幕驚鳴雁蹬蹀孤鞍拂曙行天涯何日盡邊程長城回望三千里一曲哀
歌白髮生

與桐柏山人

山人十年滯廬谷潦倒黃冠日行哭飛鶴徒憐托令威射魚竟未從徐福回首雲霞空荷山一條邊戍幾
時還共嗟元朔冰霜苦那得丹砂更駐顏

奉送巴大將軍東征邏察邏察一名老羌烏孫種也

烏孫種人侵盜邊臨潢通夜驚烽烟安東都護按劍怒麾兵直度龍庭前牙前大校五當戶吏士星陳列
嚴鼓軍聲欲捕昆彌兵戰氣遙開野人部捲蘆葉脆吹長歌雕鞬弓矢聲相壓萬騎晨騰響朱戟千帳夜
移喧紫駝駝帳連延亘東極海氣冥濛際天白龍江水熱雲半昏馬嶺雪黃沙納積凍解沙飛山雲皆作
黃色蒼茫大磧旌旗行屬國蠻貘夾馬迎料知寇兵烏獸散何須轉鬭播連營

秋夜師次松花江大將軍以牙兵先濟竊於道旁寓目卽成口號示同觀諸子

落日千旗大野平回濤百丈櫂歌輕江深不動黿鼉窟塞迥先驅驃騎營火照鐵衣分萬幕霜寒金柝徧
孤城斷流明發諸軍度龍水滔滔看洗兵

城東書感

烟際出雙旌霜華滑未平邊寒生遠障海氣隱孤城插羽方催衆傳烽未罷兵白頭沙塞客流落問東征

曉望

孤角荒臺上寒旌獨戍閒雁聲秋滿磧馬色曉彌山霜雨淹時暮兵戈滯客還淒涼天畔眼誰是玉門關

送人歸遼東

送爾驅征馬離亭葉已飛雲山三歲別風雨一人歸破曉黃羊少關寒白雁稀蒼茫望遼海今日是王畿

寄友人

遙憶離陵戍西連吐谷渾三秋兵未解百戰爾猶存關塞分珠斗山河斷鐵門北方如可托且莫賦招魂

九月八日病起有懷宋既庭計甫草因憶亡友侯研德宋駱三丁維夫

歲晚霜淸木葉愁病餘蓬徑愧淹留紫臺一別悲蘇李青草頻年哭應劉歸夢關河長伏枕客心天地各
驚秋明朝誰是登高侶寥落黃壚豈再遊

九日

龍沙不見戍歸期抱病頻驚節序移白草征人千里恨黃花故國十年思雪晴大野鵰飛迥冰薄長河馬
度遲欲上荒臺愁極目雲山面面是天涯

奉寄陳相國素庵先生即用先生見寄原韻

昔歲從公別薊門短衣揮淚日雙痕誰憐阮籍居窮路獨向平津感舊恩空磧冰橫秋未妥亂山沙起晝
長昏側身西望臨屯塞滿目寒雲斷客魂

送使者之蒙古

鞢𩌏青驄映紫駝飛揚丹旆擁雕戈雕鞬日暮笳聲絕塞年來戰伐多天盡黿林通鐵勒地從魚海入
銀河旃裘萬里歸持節定遠勳名未樹過

與劉子良閱廣輿記因爲予話隴外地形賦此

九邊險絕稱秦隴抵掌輿圖此間君天轉黃河深坼地雪晴紫塞鬱參雲千年形勝三城繞一線關山六
郡分裒里莫談強漢日蕭條泣盡故將軍

奉送安都統安集海東諸部因便道閱松花江水軍

雉尾高牙落日懸雕鞬精騎北風前軍容直壓無雷地戰氣初消雪雪天款塞紫貂新屬國浮江赤馬舊
樓船遙知錦帶行邊處千帳鐃歌擁玉鞭

陪張侍郎坦公游西嶺

碧雲日暮春繚繞林壑巍巍照春好晴靄遙分雁嶺沙風光欲綠龍山草草色迷迷四野開笑斟箏筵共
登臺烟霧碧潭芳樹暖天淸丹嶂夕嵐來夕嵐彩翠紛瑤席岸幘行杯醉佳客北海何須怨子卿東山且
自陪安石酒闌還傳洗玉觴歸車歸路晚蒼蒼欲將折柳羌人笛吹入春風憶故鄉

贈孔叟

孔叟俠者今白頭橫戈曾事當陽侯崇禎中叟以副帥事當陽相國楊嗣昌十年困頓蠍蟒塞五月不脫羔羊
裘征南幕府久零落猶復雄名動寥廓絕域魂銷白雁書沙場力盡斑絲槊衣不得心自哀置鉛無成
目空雕甲申冬欲刺李自成不克可憐爽氣識毫毛敢道精誠生馬角萬里蒼茫故國悲側身天地何時
歸鄉夢已迷三楚道壁烟休望九疑祠此日相逢把君手倚仗班荊撫西缶感舊應憐鬢上霜悲歌且酌
尊中酒人間齋永正淒零思趙廉公已衰朽半酣起舞何慨慷俯眉斂跡空摧藏丈夫失意會如此君今
那必哀窮荒

遊西山蘭若二十韻

四禪分浩劫雙樹啓香津地湧龍沙古宮開鹿苑新寶鈴流塞雨金刹照邊春窈窕丹檐合嶙峋碧嶂鄰
下堂鐘送客歸院樹迎人仙梵消兵氣天花灑戰塵瀑泉喧月曉山磬靜霜晨咒食聞階下繙經見虎馴
巢肥風破甲松勁雪生鱗座擬逢師子林應集雁臣南宗頂卓錫西竺字兩銀香散冰天畔僧歸沙海濱

喇聲疑藥老。砷製想王巾。共道城爲化。誰憐里是貧。白室徒彷彿。皁帽自逡巡。已昧生涯日。空悲老去身。神人留夢渙。遂客未歸秦。謫泪將慈像。皈依講梵輪。秖林誰抖擻。朔野此沉淪。何日吳中寺。長齋禮懶眞。

送米參領

詔書昨下麒麟殿。敕勒將軍夜乘傳。五校初歸左地兵。單車欲罷前庭戰。送君萬里向樓蘭。赭汗生駒七寶鞍。腰帶辟邪金鍇爬。耳衣合利錦縫寒。靑冥亭障千回轉。白草川原日將晚。磧裏吹笳烟火稀。雪中移帳關山遠。西望蒼茫使節過。野營求水任明駝。界標鶻嶺餘殘壘。路極龍沙見狱河。河塞迢迢逢候吏。百年甌脫誰爭地。乍道軍囘遮玉門。須傳使者持金匕。瀚海蕭條正北流。浚稽山畔朔雲秋。遙知錦帳安西部。馬首爭迎博望侯。

寺樓曉望有懷

高樓簾幙俯江瀾。□□□□□□。騎色半天凝磧曉。雁聲七月動邊塞。綠尋無處尋文舉。皁帽何人識幼安。消息中原頻斷絕。幾逢歸騎問桑乾。

聞溪聲有感

何處溪流瀉。潺湲聽未窮。數聲秋雨外。一道夕嵐中。當復逢漁父。空憐作塞翁。扁舟何日去。腸斷五湖東。

送姚琢之赴兀喇

雪花昨夜度秋峯。君去單車磧幾重。八月邊程依白雁。千年戰地出黃龍。征衣卒歲何曾授。旅食與人豈盡供。幕府只今勤遠戍。敢將離思問重逢。

同友人夜飲作歌贈之

江色涼侵夜。雁聲斷清秋。相攜飲沙瀨。渺若淩滄洲。羯鼓逢逢動孤戍。驛火連延偃華炬。冷冷玉露搖寒烟。奕奕銀河挂遙樹。夜氣森蕭森。徘徊霜溼襟。哀絃激西氣。促柱悽南音。南音一曲肝腸絕。憐君向隅淚

承睫。壺段鄉園隔暮雲。混同邊路擬秋雪。賈瓜誰恤故侯貧。升鯰猶悲侍中血。常年出入驅隼旟。可憐今日行無車。一馬之田月蕪穢。數尺荒江身自漁。漁釣優悠且相樂。擊筑吹簫亦不惡。投荒聊復侶豺狼。有道由來在莽蓋。一作任龍蠖 陳情戚舊酒頻傾。撫節高歌月將落。君不見五侯子弟牟紺奴。負薪乞食嗟何如。

八月十五夜望月作

大漠怨涼秋。征人悲暮節。日夕荒城思不怡。却攜羊裘步林樾。遙野寒雕度。古戍啼烏歌。如何遠謫心。獨泗清宵月。月出雁山中。徘徊遠近同。亭亭初滿魄。皜皜欲盈空。戰場極目天垂白。蒼茫亭際凝邊色。影入塞關路幾重。光連龍磧沙無極。候騎聲空刁斗寒。明駝帳冷旌旗溼。一望旌旗亙朔邊。幾同離別恨綿綿。金波不夜空千里。玉露傷秋又一年。秋宵沉沉歲將暮。孤斷烟向愁中度。明鏡蟾蜍只自飛。大刀龍雀徒相誤。謾道邊心托鼓笳。可憐客思淹新露。盈盈應照去年人。望望還迷舊鄉路。舊鄉迢遞海雲端。朱門此夜正尋歡。纖手雕觴進浮蟻。小腰綺帶引遊蠖。銀閣烟花秋未殘。玉屏歌吹夜將闌。玉屏銀閣關山隔。望

遠懷鄉淚頻積。良讌空教感昔時。清光秖自憐今夕。今夕天涯宜轉悲。拂盡落月籠深輝。登高欲作劉琨嘯。裂帛誰將蘇武歸。

登樓

八月霜風早。塞笳聞晚愁。長雲橫塞晚。落日澹邊秋。意氣誰橫槊。蕭條只倚樓。空餘滄海思。十載滯韓州。

九日登東山憶甲辰此日同禹娳文侍御遊眺河上錢虞仲茂才以五言長律相贈今禹錢皆逝溯懷疇昔情見乎辭

蒼茫殿徑抱烟稠。落日縈登動昔愁。雁塞雲山低海岱。龍沙冰雪亂淸秋。銜杯彭澤仍佳節。吹笛山陽已舊遊。三載夜臺人不見。空將沈醉哭西州。

野宿

獵能班聲夜磧空。千燈星亂擁元戎。金笳不動關山月。鐵騎長寒海戍風。自是嫖姚雄塞外。空慚孫楚在軍中。十年書劍長征慣。悵望深宵更倚弓。

寺樓雨望懷楊友聲

北風吹雨色。日暮偏江潯。木葉千山冷。松陰百里深。樓臺紛遠目。砧杵動離心。遙憶求羊徑。蕭條孰爾尋。

贈高生

高生家本宛溪濱。當年曾許工文史。五年漂泊寒垣秋。夢斷江關八千里。一戍天涯恨不歸。邊霜蕭颯摧人肌。金戈夜雪哀吹角。錦石秋風憶擣衣。落魄行歌空太息。養雞牧豕無顏色。傭舂廡下不見收。祈飯山前詎能識。昨日逢君大道旁。頭須欲白神拮藏。藜羹不糝雜泥滓。短衣無絮當雪霜。豈無高門與大第。齷齪何曾稱人意。乞食難逢女子憐。望塵易發詞人氣。日暮荒郊行負薪。歸來黔突欲生塵。憐君更灑楊朱淚。予亦龍荒放逐人。

山行有懷舊遊諸子

冰雪峻嶒帶遠川。北風驅馬夕陽邊。山晴曠望黃羊磧。歲暮崢嶸白雁天。少壯已過多難日。風流空憶昔遊年。悲歌不盡鄉關思。泣向沙場倍黯然。

晚自雞嶺崖至天龍屯

迢遞回崗抱塞長。暮雲歸路劇羊腸。馬嘶古磧寒沙白。鴉亂荒城落照黃。病後關河空涕淚。戰餘身世各蒼茫。客遊不異松花水。日夜滔滔下北荒。

寒食日作

昨歲從軍棄末城。今年寒食尚行營。干戈秖益他鄉泪。時序偏傷故國情。雪壓塞沙堪射兎。天寒邊柳不開花。年華已分沙場老。敢向春風恨遠征。

芳樹

春樹試春風。飛花逐遊紅。繁烟垂砌外。揚彩入樓中。葉暗鶯啼徧。枝高月度空。有情憐蕩子。流涕向芳叢。

巫山高

白帝道巫峽。黃牛對楚臺。陽雲當日夢。暮雨至今來。樹色連冬落。猿聲接曉哀。高邱遺廟在。想像珮環回。

銅雀伎

愁殺西陵人。年年漳水濱。月沈銀海雁。春斷玉衣塵。理曲縈紅態。凝妝掩翠顰。般勤羅綺意。猶是昔橫陳。

中山孺子妾

妖姬容易寵。得奉玉階深。荷妾鴨環麗。當君倚瑟心。腰纖嗤北里。髮巧飾南金。持謝宮中伴。辛勤抱錦衾。

結客少年場

家世扶風里。英聲擬帝州。結交激豪怒。馳俠辨恩仇。夜火藍田獵。春鑣素滻遊。橫刀千里去。羞屬富平侯。

湘妃怨

蒼梧渺何許。迢遞隔湘岑。帝子無還日。江流空至今。亂猿傳晚嘯。叢竹暝春陰。何限懷君意。悽其瑤瑟音。

長門怨

君王憐寵變。棄妾在長門。自謝平陽舞。難邀複道恩。塗黃思故愛。破粉怨新痕。寂寂流蘇帳。層櫺又向昏。

妾薄命

春色披庭幽。飛花落御溝。可憐蟬鬢色。長作翠蛾愁。妾夢依墀上。君恩隔殿頭。下陳曾未及。誰信普壁候。

將進酒

杖鬱金堂。身棲夜有霜。玉鷄邀上客。羅袖出名倡。漏促銀虬咽。尊浮綠蟻芳。明朝歌舞處。又擬向平陽。

採蓮曲

倚楫綠潭空。新蓮相映紅。折莖愁刺密。攬藕愛心同。錦纜明斜日。羅衣逐晚風。船回繁吹合。爭入館娃宮。

春曲

樹色迎韶月。風光偏晚春。柳迷驕馬客。花醉鬭雞人。祓水羅裙艷。蔡山錦帳新。年年行樂處。長在小平津。

閨怨

樓外霜初薄。紅閨夜欲闌。風微銀漏徹。月過玉繩殘。翠枕浮香薄。羅衾墮淚單。空將擣衣恨。迢遞夢皐蘭。

與定之飲

憶汝城南別。邊頭兵正讙。那知烽火後。還共酒杯前。半嶺依殘照。孤城隔暮烟。但令長嘯傲。敢恨滯歸年。

早秋姬人有悲落桐者感而賦此

井梧妝閣畔。秋至欲披離。玉袖徒相惜。金飈只自吹。就衰悲晚葉。抽賤憶春枝。縱抱成池曲。凋零豈見知。

贈張紬虎

昨年聞汝繫京華。忽漫邊頭度玉關。昔去白衣悲擊筑。今來紅袖泣吹笳。斷腸水咽三秋戍。絕賦城遙萬里沙。誰道飄零非壯士。姓名久已屬輕車。

同陳昭令遊西山道院

新起琳宮俯北岑。秋嵐天半鐵沈沈。疎松日冷瑤壇靜。清磬風微碧殿深。為客久慚元髮影。懷仙空寄白雲心。可憐百戰龍沙地。猶得相將物外尋。

寄琢之

驄騎鐵馬戰初還。又見征車度遠山。萬事總傷邊塞外。十年空老別離間。秋風宵帳松花戍。夜雪雕戈木葉關。一別天涯嗟歲晚。回腸幾度大刀環。

山夜觀打魚

東峯暮雲裹。巖巒紛披陀。逝山見野火。隔浦聞漁歌。輪溪秋半綠冰合。石梁夜深赬鯉多。巖下鮫宮百餘尺。椎冰張網那可得。娟娟秋風吹早寒。羊裘倚釣空愁立。

奉送副都統安公之烏龍江

安東亞將黃驄馬。夜發旌旗宿烽下。金笳吹雪起行人。銀鏑搖星照秋野。遙遙風旆捲平沙。磧路陰沈極望賒。百轉前林蟠葉末。雙流黑水接松花。寒原獵火懸軍度。校尉行營在何處。倚月弓開雁陣高。連雲帳繞鵰聲落。黑狐川畔驛亭開。射鹿岩前候騎來。此去關山秋草徧。行邊何日玉鞍迴。

與張紬虎飲

十載一相見。憐君氣未除。天涯今夕會。故國隔年書。白髮過愁裏。青山戰哭餘。不須悲異域。能醉即吾廬。

王定之過

寥落寒庭外。憐君日暮過。彎聲空磧靜。沙氣廢營多。戍久愁橫劍。兵疲憶偃戈。十年關塞淚。南望意如何。

置酒歌

臨潢城頭暮吹笛。北斗闌干月將出。金吾置酒坐北堂。銀鞍召客何輝煌。繡成鬭帳芙蓉捲。紫氈新茵獸文軟。黃羊作饌堆金盤。青螺捐酒揮犀椀。筵前火照明星稀。凝笳急管紛相依。錦衣如霧雜綷縩。寶刀拂露光翠微。須臾月東吐。留賓坐鼉鼓。還褰丹綺帷。更出紅妝女。金鈿耀紫貂。珠褂裝青鼠。的礫芳唇歌。便娟細腰舞。沈沈芳夜闌。惻惻北風彈。青蛾扇底歛。素指絃上寒。哀絃擊燭殘。虬水漸咽。但願羅袖歡。詎惜珠纓絕。酒闌華燭坐欲移。徘徊落月秋河低。錦韉東馬縱橫去。應照香塵繞路飛。

登西閣

高閣秋風盡。憑軒曉色分。半空長白雪。極目大荒雲。久戍應沈命。孤征敢念羣。還憐豪氣在。長嘯學從軍。

長白山在寧古之西。約二百餘里。夏有積雪。予時易職紅旗。

送友人

天涯方戍伐。謝去欲何歸。斜日傳離酌。初寒到客衣。雲從雕外落。霜逐雁前飛。惆悵疑楊色。行人折已稀。

霜後一日雁即南飛。

九日同德維雁蘇兩同年西山登高

落日一尊酒。長雲萬仞臺。寒聲隨雁去。秋色傍鵰來。烽火鄉書隔。冰霜旅鬢催。故園叢菊在。零落為誰開。

九月十二晚觀回獵賦贈蔭君

山晚初回獵.江寒早渡氷.風旗收萬馬.雪帳散千燈.拂劍君何壯.鳴弦我未能.莫言狐兔盡.側目有飢鷹.

寄琢之友聲

昨歲登高日.從君汎羽杯.只今千嶂遠.猶憶百年臺.風散人將老.江山客又來.殊方良會少.俛仰獨餘哀.

一鑑閣夜行

亂峯斜掛月朧朧.擁火微明隔嶺東.孤陣旌旗寒炤雪.嚴城刁斗夜臨風.鳴弓盡日隨湯馬.裂帛何時寄塞鴻.朔漠自來爭戰地.欲將書劍一論功.

秋日雜述十首 錄五

軍城遙倚萬峯開.峯際浮雲繞堞迴.落日旌旗人出戍.秋風笳鼓客登臺.黑林險入重關斷.黃水深蟠入漢來.昨夜隔河新駐牧.平安火色到龍堆.

西山雜部古烏桓.東極三城屆馬韓.破雪四時常塞過.河冰千里照關寒.種榆猶識秦人地.射柳空傳漢將壇.滿目沙場征戰後.誰將髣髴起彫殘.

戍樓鞞鼓動嚴城.朔塞山川鬱戰爭.毛節未歸魚海使.羽書遙下鐵關兵.月高亭障千峯出.雪照旌旗萬馬鳴.莫道瘡痍猶未起.廟謨今日重東征.

朔風獵獵捲旌旄.八陣營開築壘高.鐵馬南驅橫塞草.水軍三翼動江濤.時大治水軍於松花江以從人之習水者充棹卒.邊人未見征徭息.屬國徵聞戰伐勞.漫道射鵰多健卒.只今文士習弓刀.

投軍歲晚未曾休.匹馬關河畫角愁.豈是邊人輕遠別.願知漢法重長流.海西雨雪紛中盡.楛表基河博望侯.總道故園戎馬徧.轉蓬何地不堪留.

贈友 故配丞

曾從郎吏侍瑤墀.羽衞森森匼玉鑾.一自橋陵成異代.翻從邊徼識祠官.金河萬里魚龍晚.銀海千年鳧雁寒.猶有遺弓當日淚.秋風沾灑在三韓.

贈唐副帥

唐公年少武且賢.十年部曲陰山前.握中龍印桃花綬.櫪上龍媒杏葉韉.生少邊城誇任俠.珊瑚寶鋏頻流血.挽強不數射鵰兒.入陣能攜畫眉姜.山頭草綠獸初肥.錦𧝧珠袍去若飛.箙鞬數解秋磧裏.看君抛較合長圍.

題淨公房

淨公精舍紛蕭爽.花石橫堦樓佳賞.芙蓉露潔凝早寒.松栝秋嚴遊衲靜.寂寂禪扃掩北岑.冷冷疎磬出東林.定知習靜長趺坐.何必山歸動鳥吟.

送人之楡關

步君控弦兒.家世陰山外.昔從弓高侯.西款婁中塞.戎錦腰裝靺鞨紅.魚文雙服鳴鵰弓.碧毛氈帳五千

騎.詔書分道綏安東.單馬曾穿白波壘.一劍能誇黑矟公.自從上將沙場沒.部曲分攜各南北.木根山畔不能歸.粟末營前更驅役.日逐何曾負口恩.段氏常懸忘舊德.汗馬曉原長苦辛.天涯轉戰白頭人.玉劍徒悲十年戍.鐵衣空盡九邊塵.今年奉使長城去.馬首重尋舊時路.河繞句驪候雁稀.關開貊國行人度.淸霜七月草初黃.鼙鼓聲中磧路長.當時折戟秋原徧.一愴嫖姚舊戰場.

獨行城東循山至白崖

涉江企往蹤.尋山睇遐軌.孤遊豈不懷.繁悲亦已弭.宛轡遵郊岐.攀崖眺剡巇.曾陰廓平皐.蒼烟引遙沚.林衣寒委綠.岩霏暮凝紫.遠鷗乍明沒.荒蹊或騰倚.披覽與徙索.迢遙思何已.矜此觸邊情.睠彼棲巖趾.蹢躅我馬煩.將從叱羊子.

秋夜送卞書記赴軍幕

明燭映華纓.椸襜雜風策.離筵開廚幕.別騎動層城.四五金波夕.三千玉塞程.翩翩阮書記.名負武剛營.

同雁翠城南泛舟至白崖口

數里層城色.迢遙帶落暉.欲乘孤櫂去.祇訝彷遊非.江晚滄波淨.山寒翠靄稀.微霜邊候蚤.愁攬薜蘿衣.

密將山晚歸東陳衞玉媽玉文

獨往秋峯裏.冢冢遠度鐘.燒痕依岸盡.林影入江重.有恨空橫笛.無家且賃舂.天涯烽火徧.吾道竟誰容.

晚步原上

柴扉猶返照.樵徑已涼風.暝色歸平楚.秋聲落早鴻.交疎知客久.身棄覺途窮.惆悵年華晚.吾將侶釣翁.

曉登天磨嶺東陳雁翠

滄江翠嶂曉寒凝.莽莽雲山鬱幾層.貂狗四時霜白雪.魚龍九月蟄元冰.放歌絕壑頻來往.抱病窮邊獨寢興.多難漸看豪氣盡.愧將湖海問陳登.

西山閣晚眺

落日憑闌四望開.江流如帶抱山迴.雲林晴色秋橫野.雪嶺寒光晚照臺.萬里塞垣長放逐.百年鄉國未歸來.天涯此日無衣客.愁聽淸砧處處哀.

夜同諸君飮江亭

秉燭邀賓到野亭.蒼烟白露滿前汀.金樽美酒還堪醉.玉笛哀歌不可聽.明月鮫宮江澹澹.秋風漁火夜冥冥.却愁塞水多嗚咽.欲泛扁舟且復停.

木丹山曉行

滄江晶淼帶長樹.拂霧宵征路轉難.一片關城秋色斷.半空旌旆曙光寒.阜鵰風急開弓響.白雁霜淸度角殘.十載從軍今未返.荷戈愁更出樓蘭.

自木丹還城作

朔漠征馬涉溪流.颯颯寒旌背驛樓.萬里獨來天北極.十年空逐海西侯.秋深城闕還悲角.老去關山只

歛裘。日暮登臺瞻大漠。黑松黃草不勝愁。

蒙古屯同雁群晚眺

破烟山雪遠茫茫。落日射臺雁幾行。殘壘迴連寒燒紫。穹廬遥映暮沙黄。過時亂後愁難遣。客路秋來各已蒼。漫道山川堪極目。登臨無那是殊方。

帳中作示雁群

白草高原繞拂廬。長天凝望意何如。關山夜月悲龍笛。江海秋風隔雁書。搖落漫驚時序改。艱難空惜故人疏。只今輾轉隨羊馬。敢向長沙問謫居。

冬至懷褚虎臣寄

憐君經歲滯臨潢。至日傳書絕路長。雪嶺幾時歸遠戍。冰天何處轉微陽。羈棲久歲長多病。零落窮交各望鄉。總是寸心灰死後。難隨葭管一飛揚。

除夕

寒燈相對恨如何。擬聲星星愧漸多。一歲尚憐今夕在。半生空向異方過。哀笳絕陸廬傳響。濁酒穹廬且放歌。漫道春光明日好。塞天冰雪正嵯峨。

雞嶺崔與王定之別

不盡平蕪色。蒼茫到海濱。烟生漁舍晚。花發戰場春。亂後輕羇客。兵餘重故人。那堪離索恨。回首見行塵。

觀姬人入道歌

龍沙女子善歌舞。紅顏約嫫方三五。自憐薄命失青廬。欲問長生歸紫府。開道餐霞生羽翰。明璫翠鐃步虛壇。舊著錦裙嬌試馬。新吹玉管學啼鸞。盤龍鏡歛如雲髮。羽服纖纖曳輕雪。已裁菌蕊戴瑤冠。倘擣胭脂開寶髻。降真火煖博山爐。麵藥沒能托月無。白玉帳寒憐鬪帳。青芩饑熟厭酡酥。日暮然燈禮瑤席。清聲泠泠滿空碧。法曲能將漢語傳。隱文自用秦書譯。寂寂清關晝不開。駐顏何處望蓬萊。共憐飛雪金微外。更有明星玉女來。

山中

山下長烟松檜林。山家往往住層岑。泉飛丹嶂秋嵐溼。葉下蒼溪晚徑深。折麥每憐人獨坐。采薪時見客相尋。烟霞不少中原地。十載殊方愧滯淫。

帳夜

穹帳連山落月斜。夢回孤客尚天涯。雁飛白草年年雪。人老黃榆夜夜笳。驛路幾通南國使。風雲不斷北庭沙。春衣少婦空相寄。五月邊城未著花。

寄贈姜京兆定庭二十韻

昭代論才傑。先生實擅場。人宗瞻藝苑。鄉舉最巖廊。議國曾焚草。承家本鈞璜。夕郎青瑣闥。京尹黑居章。賢久兼丁孔。名今壓趙張。官曾迎鳳掖。封城剖龍荒。圓水侵遼綠。關雲帶闕黃。山川符北鎮。居守重南陽。

共喜台衡近。遥看竹帛光。龍門延客峻。馬帳詩經長。儒雅耽柔翰。風流冠蹇驤。探奇興不淺。愛士勢偏忘。歲晏憐窮鳥。天涯恤斷桑。詩傳子卿塞。書到幼安牀。高義矯流俗。微生愧激昂。幸邀千里顧。彌結九迴腸。恩重空銜淚。情深漫自傷。無家隨泛梗。有賦獻長楊。何日伸良覿。凌雲感聖皇。如能勝文似。猶肯望揚班。

封祀長白山二十韻

配極神山峻。修封帝命崇。金函新建歟。玉檢此升中。咸秩遵虞典。昌期答漢功。星軺臨二使。雲燎視三公。藏斗原承北。巍祇獨峙東。千年今佑聖。萬歲昔開嵩。地接輿圖近。天開靈秀雄。嵯峨分氣象。夐奠闢鴻濛。五岳儀還陋。三祠禮自同。宗禋通肸蠁。展采契昭融。圭璧陳羅列。騂駒薦錦幪。日華遥合扇。雲氣迴成宮。列嶂鋪瓊雪。雙流亘玉虹。壯哉符寶勢。赫矣麗璇穹。仙館凝嚴紫。高霞鏡野紅。何須傳縱雉。已見永乖鴻。芝本祥偕侶。榆祀比豐。紫壇三望徧。絳節百神通。運喜逢文命。書題獻所忠。聖皇長有道。寶祑歷無窮。

秋笳集西曹雜詩卷四

詩三

兆騫邱樊幼生。蓬蒿下士。弱齡有意。總角知名。才愧臨川。叨擅芙蓉之譽。年同伯猷。即傳巧樂之辭。漢代三君。長其聲價。江東二俊。許以追攀。既而擢秀藝林。含毫鎖院。自慚庸薄。猥玷賢良。江頭艤榜。京尹問孝廉之船。道上鳴鑣。君王命上計之吏。豈知新粧始竟。便嫉揚蛾。嘉卉初繁。遽逢鳴鴂。孝子有掇蜂之慘。賢人生市虎之悲。直比朱絲。乃見嫌於曲木。貞如白璧。忽致嘆於緇塵。成是南箕。播茲北寺。江文通之就吏。傷心謗缺之間。范孟博之拘囚。慷慨棘木之下。夏臺日暗。嵆惜賢豪。貫索星高。竟哭文士。望慈闈於天際。白髮雙悲。億少婦於樓中。紅顏獨倚。械冤情而莫訴。抱幽憤以誰知。鳴咽銀箏。空寄思鄉之調。淒涼石闕。難傳羈客之情。爰寄托於篇章。聊自陳其胸臆。南冠琴曲。泣鍾儀之土風。西陸蟬聲。應駱丞之慨詠。詩成雜體。情比四愁云爾。

戊戌三月九日自禮部被逮赴刑部口占二律

倉黃荷索出春官。撲面風沙掩淚看。自許文章堪報主。那知羅網已摧肝。冤如精衛悲難盡。哀比啼鵑血未乾。若道叩心天變色。應教六月見霜寒。

庭樹蕭蕭暮景昏。那堪縲紲赴圜門。傳冤已分關三木。無罪何人叫九閽。腸斷難收廣武哭。心酸空訴鵠亭魂。應知聖澤如天大。白日還能照覆盆。

四月四日就訊刑部江南司命題限韻立成

自嘆無辜繫網羅。丹心欲訴淚先流。才名夙昔高江左。謠諑於今泣楚囚。闕下鳴雞應痛哭。市中成虎自堪愁。聖朝雨露知無限。願使冤人遂首邱。

感懷詩八首呈家大人

棘寺陰沈樹色長。故園何處淚沾裳。獨憐積毀能銷骨。無那含冤易斷腸。投館圜扉思夏勝。上書梁獄泣鄒陽。金門咫尺招賢地。不得雄文達建章。

風塵日夕滿燕山。馬角烏頭苦未還。蘇轍高堂憐白首。嘗來香閣泣紅顏。淒涼絡緯悲風外。黯淡松楸落照間。極目南雲何處是。羈心一夜度江關。

寂坐匡牀引濁醪。臨風愁聽角聲高。誇書何事勝三篋。壯士由來泣二桃。自斷鄉關空涕泗。心傷烏鳥自悲號。可憐一片江南月。永夜蒼蒼客夢勞。

涼風吹雨夜窗虛。木索嬰身獨起居。豈有姓名藏複壁。可憐涕淚滿衣裾。初明歸思通天表。季穆哀情僕射書。惆悵慈幃新白髮。側身南望一愁予。

懷鄉淚灑鎖莓苔。兀坐槐陰迴自哀。飛雪漫傳鄒衍恨。凌雲誰惜馬卿才。異鄉節物愁中度。舊國煙花夢裏迴。何日烏啼傳大赦。秋風重接故人杯。

青青杜若滿芳洲。迴首家山憶昔遊。父子文章推二庾。弟兄才筆說諸劉。那知眉黛悲謠諑。還使衣冠泣纍囚。聞道江東花信好。五湖歸去看漁舟。

長吹玉笛到雞鳴。讀罷魚書淚滿纓。千里關河風雨恨。一堂兄妹歲時情。板輿奉母驚播令。鶺鴒思鄉有步兵。折盡柳條歸未得。中宵腸斷闔廬城。

殷勤尺素勸加餐。強引清尊且自寬。伏闕何人懷白璧。當門從古忌芳蘭。山頭晞髮孫登嘯。軍府彈琴楚客冠。見說九重多雨露。擬披雲霧叩鵷鸞。

聞有家信遂成

遙傳江上信。八月到燕京。故國經年別。鄉書萬里情。秋雲低驛樹。夕照下關城。極目天涯外。蕭蕭旅雁鳴。

寄內二律

憶汝深閨裏。淒涼豈關塵。有情憐弱子。無語向雙親。明鏡雲鬟亂。芳襟玉筯新。迢迢今夜月。愁殺兩鄉人。

薊北秋偏早。江東客未歸。不知更歲序。長自泣羅衣。砧杵霜華淺。星河雁影稀。西窗明月在。腸斷是鳴機。

偶成二律

高秋寒氣迥。延眺獨傷心。欲餉秦嘉鏡。難爲莊舄吟。客愁千里外。鄉夢五湖陰。昔憶登臨處。迢迢不可尋。

一自辭鄉國。飄搖類轉蓬。刀環徒有約。尊酒竟誰同。風急催寒角。霜空度早鴻。遙憐潞河水。千折到江東。

秋夜寄計甫草

棟樹沈沈鼓角催。愁看清露滿荒苔。金風入樹秋陰薄。璧月臨窗夜色來。獻賦未知聖主意。行吟還使故人哀。天邊鴻雁南飛急。悵望江南首重迴。余部訊詩七月廿六日已呈御覽故有獻賦未知聖主意之句

答贈丁繡夫二首

獨棹孤舟慘別顏。夢魂終日繞吳關。春來無限新楊柳。惆悵東風不忍攀。

昨歲昌亭酒。相攜向碧潯。誰憐一失所。惜別到如今。星漢三秋隔。風霜五夜深。傷心看候雁。何處寄歸音。

寄懷袁文生黃平子二子

二子今名彥。相逢意自親。金鞭曾試馬。羅袂共留賓。薊北雲沙暗。江東花鳥新。那堪思往事。回首欲沾巾。

有感三律次陳子長韻

燕山秋望迥。霜露晚來多。直道原如此。吾生可奈何。天寒驚歲序。親老泣風波。却憶談經日。淒涼橫笛歌。

深秋西署冷。兀坐意悲哉。笑傲應憐我。艱難孰愛才。異鄉嗟客久。故國少書來。不作窮途哭。誰知阮籍哀。

欲敘平生語。艱辛敢自陳。已成鉤黨禍。莫忌獨醒人。名辱憐詞賦。時危畏鬼神。君門真萬里。流慟向蒼旻。

送人還江南

八月霜清木葉催。天涯惜別帝城隈。風塵作客三秋暮。鄉土驚心萬里迴。東府山川天闕近。南徐潮汐大江來。故園橘柚垂垂發。滿目蕭飄迴自哀。

送姚子上還荊州

御苑秋高樹色微。送君擁傳出王畿。青蘋風急催征棹。白雁霜清照客衣。山接虎牙塞峽險。江連鵲尾暮潮歸。却憐憔悴幽州客。翹首空嗟兩地違。

九日同陳子長飲分韻得十五刪

太息今年重九日。羈棲無處望秋山。塞花照眼傷遲暮。白雁低空獨往還。西署漫傳燕市酒。南冠頻泣楚臣顏。最憐舊日登高地。翠嶂丹楓未可攀。

即席再用前韻答贈子長

北風驅雁度燕山。落日頹垣照客顏。豈有綵旗傳令節。漫因黃菊憶鄉關。陳遵意氣誰堪並。沈炯漂零尚未還。無那少年俱落魄。祇應潦倒酒徒間。

再和子長

禁城秋晚雨如絲。把酒荒叢感歲時。已見清霜催旅鬢。那堪斜日上花枝。山中風土羈臣淚。笛裏關山客子悲。莫道舊游星散盡。比來傾蓋愧君知。

感寄

荒庭獨坐起悲歌。抱病誰憐在網羅。歲晚冰霜生白髮。秋來書札阻黃河。李膺賓客飄零久。庾信文章涕淚多。忽憶去年高會日。紗綠絲管正婆娑。

夜坐東陳子長

明河如練倚城頭。節序驚心逈獨愁。月色遠連吳苑樹。角聲寒動薊門秋。鄉心萬里隨鴻雁。旅病經年類鵓鳩。惆悵逢君多難後。不堪重說五陵游。

白頭宮女行

長安女尼妙音者。本崇禎時舊宮人。後出居民閒。祝髮於北城之佛舍。與海昌相國居址接近。常出入相國家。述甲申三月及宮中舊事甚悉。又言宮中侍姬。都以青紗幕外約釵鬟。自遭喪亂。香奩寶鈿。悉爲人奪。惟存青紗數幅。猶昭陽故物也。今年戊戌。予以謗議械繫都官。而相國亦以他事下吏。因與其副君直方子長相見。酒酣耳熱。爲言妙音。予旣自傷謫枉。復聞妙音之事。悲紅粉之飄零。感羇人之淪落。乃連綴其詞。作爲長歌。以傳於樂府爾。

長安女冠頭似雪。曳地黃絁懸百結。手執金經淚暗垂。云是前朝舊宮妾。一朝充選入披香。倭墮新梳內殿妝。低鬟自惜青蛾小。緊臂憐君釋練長。當年御極方清晏。宮中屢啓催花宴。雲母屏開見舞人。水晶簾捲低歌扇。歌舞年年樂事殊。森沈寶髻挂流蘇。北宮澂閣魚龍戲。東絹頻臨蛺蝶圖。圖史紛披間珠翠。深宮鎮日長無事。鵲腦書從女史傳。鴛鴦釵向昭儀賜。昭儀明艷獨承帷。促坐金牀倚笑看。燈簇九微長侍輦。妝成七寶自凭闌。闌前羅綺紛成列。阿監才人幾分別。玉墀草細打毬高。珠箔花深吹管徹。景福宮前細柳垂。甃軒不閉共追隨。繡鐙鞦韆嬌試馬。綠綺隱几倦彈棊。春花秋月年華換。掖庭寂寞腸堪斷。素手緗書教小玉。紅顏對食憐同伴。（漢宮中自相配偶名爲對食）自從羽檄擾秦川。遂使官家少安眠。五夜刺閨頻報警。三春合殿罷開筵。幾載天顏慘不樂。中宵獨坐占芒角。殿火新開內教場。詔書屢下文淵閣。閣門封事日紛紛。督撫廬陽復出軍。幾部黃巾殘豫楚。千羣青犢下宣雲。宣雲處處名城陷。倒戈自取居庸鎖。關下交馳告急書。殿前望斷平安火。軍鋒倏忽逼神京。一夜都人已數驚。內苑左貂羣揖盜。闖營飛騎半翻城。城上弓刀爭內向。蒼茫無復蓬萊仗。獨御金鞭視九門。空頒鐵券封諸將。白馬青袍捲地來。君王長嘯下平臺。口詔內人從避寇。手持愛子共銜哀。可憐十葉讓天子。海竭山崩竟如此。復壁曾教伏后藏。佩刀自刺清河死。珠傷玉碎滿竹成。宮車無那赤龍迎。猶有黃門曾殉主。豈知紫閣竟屯兵。自憐白首深宮住。欲問家山渺歸路。潛脫霓裳出九重。却尋丹徑依雙樹。一托香臺已十秋。每談遺事自生愁。室中設禮金仙席。夢裏還隨玉輦遊。惆悵生年遇陽九。戒珠持遍甘衰朽。仙家龍種尙飄零。賤妾蛾眉亦何有。我來故國幾沾翰。摩娑銅狄北風酸。昭陽舊侍悲通德。長樂姬人識佩蘭。從古存亡堪太息。淒涼無處尋遺跡。麥秀偏傷過客情。柘枝還下宮人泣。

秋雁篇

長安八月金風起。旅雁飛飛度碣水。共道連關傍九霄。寧知迢遞經千里。千里隨陽道路賒。揚聲接翼向天涯。銜蘆欲避金河雪。唳葉還依玉塞沙。沙頭日暮秋蕭索。夜火如星亂棲泊。江路由來足稻粱。雲間却自多矰繳。矰繳連天何處飛。冰霜滿目未能歸。月冷關城哀響過。風迴汀渚斷行稀。可憐歲晚爭飛急。羽

翮摧頹去安極。拂霧曾傳紫塞書。凌寒曉雜朱樓笛。誰家少婦倚朱樓。忽見孤鴻淚暗流。玳瑁牀空紅粉怨。茱萸帶綬翠娥愁。愁心幾度音塵絕。掩淚寒衣向秋月。誰憐明鏡歎蒼華。却恨狂夫限城闕。城闕遙遙落雁低。青蘋碧石五湖西。何如長住吳江渚。不使年年有別離。

冬日同子長賦限韻立成

歲晚羈征雁。時窮泣鮒魚。最憐同難久。還憶結交初。越石原無罪。文通未上書。白雲空在眼。腸斷望鄉餘。

冬夜同諸子飲方坦庵先生齋即席賦呈

月落層城雁度哀。南冠相對暫銜杯。天涯兄弟情偏苦。江表山川夢未迴。穿徑已荒庾信宅。思家莫上李陵臺。夜深何處吹羌笛。腸斷鄉關是落梅。

夜同子長過方其閬學士賦贈

絳蠟沈沈照眼紅。冰天歷歷度飛鴻。披帷莫厭經過密。把酒應憐患難同。夾巷鼓笳喧北寺。中宵星斗動西風。十年冠劍銅龍署。回首君門歎轉蓬。

送張繡虎南行和陳相國

經年西署相依久。忽送征車恨若何。殿譴已嗟同放逐。餘生那更歷風波。新亭樹色臨江盡。京口濤聲到海多。萬里故鄉猶在眼。憐君重得暫經過。

戊戌除夕偕諸子集陳素庵先生齋即席同直方子長賦

促漏催寒盡。宮梅逼歲新。不堪今夜酒。相對異州人。竄逐存餘齒。艱難愧此身。傷心瞻北斗。明日帝城春。

己亥正月朔夜同子長小飲口占

條風淑景動皐州。孤客相逢倚滯留。萬里共傷多難日。三春誰記少年游。姓名讒枉悲青史。門戶凋殘累白頭。遙夜思歸不成寐。角聲吹徹五更愁。

人日同子長賦

支離蘇寺逢人日。強進芳尊借愴神。鳳闕綵花稀到眼。龍沙遷客自相親。人遙南國書難寄。律轉東郊柳漫新。忽憶去年偕計吏。正驅鞍馬大河濱。

答贈陳子長

驚座聞名久。相逢即故知。片言深契托。九折共艱危。伏闕書難上。懷鄉調自悲。帝城春色早。腸斷向南枝。

正月九日同子長望月

客心愁不寐。坐見月華移。只自臨遙夜。寧知異舊時。光連關樹逈。寒入苑鐘悲。遙憶金閨婦。顰蛾恨別離。

元夕同直方子長賦

寂寞關隨少客過。聽殘更漏復如何。自將杯酒酬佳節。不爲觀燈廢嘯歌。月繞庭柯春色靜。風傳城角夜聲多。遙憐燈火千門裏。繹繹雕輪度玉河。

春雪篇

此予昔時所作也。今年浮槃西曹。見積雪縞甸。凝堦不散。因記憶錄出。以正素庵先生。然語多忘失。復爲點翰。以視向製。略更四五矣。先生及直方子長。皆爲屬和。遂倂記之。

元鷳吹不已。一夜起嚴陰。漸覺輕寒侵曉幕。俄驚飄灑遍春林。林端騁望光如瞑。六出霏霏挺瓊樹。秖道尋芳鳳苑春。誰知吹雪龍山暮。龍山雪色舞空來。沾花拂柳自徘徊。金屛夜掩疑含月。綺戶晨開恠落梅。誰家小院湘簾溼。幾處高樓羌笛哀。數聲羌笛天如練。珠斗年光杳不見。積聚遙含翡翠窗。凝寒深閉鴛鴦殿。鴛鴦殿裏耐春寒。少女粧成自倚闌。歌扇半遮憐粉薄。舞衣乍點惜花殘。海神昨日車輪度。雪花落盡長安路。玉房瑤坐進蘭芽。綉被蕭爐分桂炷。桂炷沈沈樂未央。可憐春色半飄颺。飜成綵勝無顏色。步繞梨花總斷腸。梨花匝樹春歸盡。鱗亂空階愁不掃。班女何須怨白團。王孫空自思芳草。草色淒迷紫陌賖。那堪飛雪正紛紛。三時花月知何處。千里瓊瑤秖憶君。瓊瑤滿眼難凭折。黃竹哀歌自凄咽。已悲搖蕩任迴風。誰惜飄零在韶月。春晴日莫嘆蹉跎。白雪漫天可奈何。惟有東瀛雙玉馬。庭前依舊散陽和。

感示子長

夜靜危譙刻漏頻。客中對爾倍情親。非關刀筆嚴持法。自是聲名解悞人。獄市湘潭悲宋玉。窴身遼海泣崔駰。南天望處堪腸斷。楡柳江皐已暮春。

閏三月朔日將赴遼左留別吳中諸故人

薊門三月柳堪折。玉關遷客肝腸絕。結束征車去舊鄉。矯首天南恨離別。憶昨簪毫事俠遊。才名自許筆凌王侯。黃童雅擅無雙譽。溫嶠羞居第二流。相將日向春江曲。闔廬墓前草初綠。綵鷁春風客似雲。珠簾夜月人如玉。少年行樂恣游盤。夾道飛花撲錦鞶。按歌每挾秦宮女。駐馬頻看巧乘欄。筵前進酒題鸚鵡。一日聲名動東府。擬從執戟奏甘泉。恥學吾邱能格五。去年謬應公車徵。峨馬高臺幾度登。自許文章飛白鳳。豈知謠諑信蒼蠅。蒼蠅點白由來事。薏苡偏嗟羅讒議。賦就凌雲秖自憐。投人明月還相棄。身嬰木索入圜扉。白日陰沈欲斷魂。北燕漫說騶生哭。東海誰明孝婦冤。衘冤犴狴悲何極。慷慨陳詞對嚴棘。幽怨空教托楚辭。嚴威竟已口秦格。忽承恩詔度龍沙。邊草茫茫去路賖。名列丹書難指罪。身投青海已無家。銷魂橋畔誰相送。一曲蘆笳自悲痛。阜帽慚非避世人。青山何處思鄉夢。鄉心日夜繞江干。江柳江花不復攀。萬重關塞行應遍。十載交游見欲難。從此家山等飛雁。滿眼黃雲橫大漠。自傷亭伯遠投荒。却悔平原輕赴洛。一向冰天逐雁臣。東風揮手淚沾巾。只應一片江南月。流照飄零塞北人。

秋笳前集卷五

詩四

春日篇

亭皐三月東風吹。匝道烟花臨綠墀。十里紅湖連翠岸。千重碧樹起珠帷。侯家別墅春如繡。芳林繁囿連雲日。蘭沼輕波泛紫鴛。蕙樓高影巢元鳦。樓陰架址碧嵯峨。窗戶玲瓏亂綺羅。日映翡帷銀蒜靜。風微珠綴玉鈴和。鈴聲隱隱花間起。楡錢雪落覆明水。數蝶低飛香草中。流鶯細囀垂楊裏。毿毿垂楊滿碧郊。遊絲百尺亂烟條。陌上繁陰臨玉道。隄邊香霧鎖虹橋。虹橋一望明于柒。朱軒紺幰紛相度。錦陸新開瀟水園。羊車近出長安路。長安此日正妍華。幾處樓臺映晚霞。翠轂香細初調馬。紺袷風輕試問花。綠時去去芳埃逐。油幕生光照平陸。帶織茱萸耀紫珊。鞍裝杏葉圍紅玉。玉鞭時向狹斜行。弱絮繽紛綴道傍。鬪雞坊裏花初滿。走馬臺邊柳正黃。柳黃花滿相凌亂。由來此地稱華豔。日暮微歌趙李家。夜來貰酒胡姬館。十五胡姬不解羞。低鬟輕倚鈿箜篌。私結紅羅邀上客。自矜脂腕整搔頭。年年歲歲爭遊冶。挾彈探丸空藻野。南阡方看千騎來。東臯又趨三春榭。三春風日自陰濃。落盡梨花鎖院中。閒道西園芳草路。羅衣迎暑送春風。

金陵篇

高皇昔日起西吳。手挾驪旗問獨夫。旣向龍沙開絕漠。遂來虎踞建神都。燕子二湖通海浪。鴻郎萬雉俯江波。江波去去無窮已。城中宮闕參天起。鵁鶄迴延抗碧落。鳳皇藻閣圍玫瑰。隱隱長橋水臥虹。沈沈華闕含紫。回井春寒宴宴高。上林花隱風弦細。闌錡劍陳七寶鞭。深深紫袖寫便娟。莊靜烟花金殿杳。霄嚴鐘鼓玉珂寒。七校隊旂仙仗外。羣公珮響翠華前。日旋朱城百萬戶。氣迫皇圖三十年。文皇旋念邊城苦。欲臥燕山留北鎮。覓從鹿轄策關中。難仍牛首稱天府。一自宸旒去紫臺。遂令南內瑣青槐。玉女窗塞風斷續。景陽鐘歇月徘徊。銅溝不賦紅粧粉。金屋空餘鳥韭苔。轆轤聲斷啞鴉曉。宮沙含日春秋早。獸環深閉寂難知。鉤盾蕭涼無復掃。時見朱櫻薦寢園。獨看碧草擁馳道。列聖相傳海內平。侯家甲第起紅塵。十二重樓連鳳翼。三千複帳結鴛紛。香車半罷油幢駿。遊閣全傳水調清。舞愛弓腰碧繡轉。歌殘子夜玉鉤明。緗戶青龍雲母扇。晶盤曉進月兒羹。旣傾燕尾臨芳沼。還問桃根向石城。石城年少如鷹擊。腰下吳鉤凝緋紲。挾妓酣歌飛翠樓。揮鞭騎試金錢埒。柑槽撥軟貼龍香。紵弦絲斷施脂血。獅來陌上恣矜驕。放犬呼鷹樂未消。醉扶芙蓉輕一諾。笑擲珊瑚賭百驍。絳衫香襲浮雲轡。紫艾光承明月刀。明月高高照芳甸。秦淮宛轉澄如練。汀上銀沙寫露華。堤邊珍樹吹花霰。錦縠風迴榜唱微。闌橈波細蕭聲轉。蕭笳清吹滿皇州。夾道芳塵掩畫樓。睡鴨香濃初按茜。鴉蟬梳鬢學孅鉤。街喧闌葉迎珠勒。隊簇桃花映綠鞲。綠鞲珠勒紛馳逐。誰知禍亂來相促。九逸驚從代邸來。三星更向東山簇。江表雖飛苻氏龍。中原已失嬴家鹿。親傳資雉集丹陽。南紀欣開司隸章。酒傍新亭風已異。變國舊內日重光。瑯琊方擬戎衣定。仙人又進昭陽讖。馬控青絲自舊春。烏銜黃紙沈江乘。聞道哥舒已棄關。猶矜盤牧能行陣。宮門不見幾傳烽。君王還狩豆田中。淚盈秋雁開黃帕。艦列梟鳥渡阿童。鄭畋迎鑾思敵愾。傷心豈料成青蓋。較戰無聞朱雀航。負恩竟登龍塞。拂廬闘幕逼京華。園廟蕭條擁塞沙。輴輼亂度荒城柳。犢鬣寒摧上苑花。可憐壞道哀端急。豹門夜靜荒燐碧。雪晴焚宮泣玉牀。風酸擗攬悲銅狄。黃頭洗箭唱兒離。故老吞聲淚縷縷。仁壽鏡懸精衞怨。茂陵青去子規啼。金釵歌斷臨春閣。秋颸槐葉紛蕭索。已歎三千落劍花。難期十八開蓮萼。回首南朝事悄然。月明麋鹿故宮前。獨有石頭春水碧。烟波夜夜送潺湲。

長安道

馳道春風晚。長楸落日斜。按鷹來戚里。挾瑟向侯家。紈扇平陽月。珊鞭宜曲花。君王方好武。新拜李輕車。

洛陽道

戒曉開平樂。華纓滿洛陽。風花低錦障。歌吹鏡紅粧。金埒新調馬。銀鉤學採桑。鬪雞殊未返。知是就陳王。

塞上曲

羽檄夜徵兵。嫖姚下柳城。邊烽連戰氣。關樹聚秋聲。月落金笳冷。風高鐵馬鳴。歸來報天子。獵火萬山明。

塞下曲

萬里覓封侯。金鞍破錦裘。弓懸龍塞月。角度雁門秋。白草迷孤障。黃雲斷戍樓。應知漢都護。持節到涼州。

紫騮馬

蹀躞蘭池馬。嗚鑣出灞川。氣驕垂柳側。嘶斷落花前。鞭影懸絲轡。衣香拂錦韉。方隨驃騎去。羞向武樓邊。

劉生

年少扶風客。騎行細陌傍。期門新挾彈。長信舊爲郎。輕薄徵紅袖。矜誇脫紫韁。獨來春草獵。名姓滿咸陽。

關山月

明月照邊州。交河迴不流。五原征雁斷。六道戰雲愁。鐵甲寒生白。銅鐎夜帶秋。誰憐樓上女。腸斷大刀頭。

雨雪曲

關山千里雪。客子事長征。銀磧雙雕沒。冰河一騎行。雲橫青海戍。烽掩白登城。辛苦金微外。嫖姚未解兵。

班婕妤

君王憐燕喙。棄妾似飛蓬。登路苦文幘。籠鉤露彩濃。秋風傷掩素。夜月怯窺紅。豈怨成孤寢。私心託守宮。

銅雀伎

井榦倚清涼。朱顏送隴陽。繐幃春漠漠。陵樹月蒼蒼。紅斷閒裙蝶。聲歸舊笛牀。遙思魏宮夜。歌舞奏名倡。

晚眺寄計甫草

夜色蕭條萬里開。愁人臨眺獨徘徊。浮空遠碧天邊盡。不斷荒烟樹杪來。孤障風高悲鼓角。春城日落映樓臺。只今戎馬迷南北。且向袁絲問俠才。

寄楚黃王涓來

相思空唱梅花曲。夷市行藏近若何。目極江湘千里暮。書傳關塞一鴻過。潯陽湖落笳聲壯。笠澤天高戰氣多。好去買山尋鳳侶。莫教風雨泣巖阿。

送人之越東 即席分得蕭字

平原春草莽蕭蕭。遊子乘春訪石橋。舟渡雲中觀海日。人從天際聽江潮。赤城東去霞標盡。閩嶠南開瘴氣遙。倘過嚴陵逢釣叟。可能回首憶吹簫。

雜詩 同楊偉三作

黃鵠凌風飛。翩翩橫九垓。秋風何蕭瑟。長鳴有餘哀。我生亦何爲。棲棲隱蒿萊。圓景依中天。繁星蝕其輝。

朱華耀芳林。嚴霜摧其荄。昭王久已死。誰起黃金臺。壯夫困有時。無爲長搶摧。周周顧羽毛。安知橫絕才。

少年好遠遊。翩言適沅湘。廣川激清波。惠風蕩紅芳。走馬陽雲臺。流蘇何飄揚。天晴春草細。平原浩茫茫。

飛身接雙兔。倒挽青絲韁。南楚多俠客。相逢大道傍。解鞍藉草坐。飛騎徵名倡。是時暮春初。新鶯滿高楊。

絲管雜鶯聲。歡樂方未央。自擬今日遊。百歲可終常。豈意迅商來。吹我還舊鄉。棄彼繁與華。推藏守空堂。

青蛟競飲食。元豹擇文章。扶搖倘我借。矯翼凌扶桑。

上山採芳杜。岩阿多薄陰。東風媚春華。枝葉自相尋。之子渺不歸。歲月日以侵。憶君新婚時。相於同錦衾。

今君遠行役。悠悠隔江潯。門有車馬客。云來自桂林。牽衣問夫婿。言阻湘水深。庭中有好鳥。命儔揚清音。

而我竟何如。紅顏坐沮棄。寄君幸努力。無使妾傷心。

家世爲漢將。生長遼城東。秋高塞草枯。從軍出雲中。具裝懸吳鉤。雙鞬控秦弓。烽烟四面動。旌幟紛相從。列營砂磧間。白日昏蒿蓬。邊聲薄暮起。肅肅生嚴風。黃雲合凉野。千里無征鴻。倚劍登高原。慘淡秋天空。漠南苟未夷。意氣難爲功。轉戰蘭干山。連摧燕支戎。天子坐建章。馳詔褒爾雄。功成入西京。甲第何崇隆。嗤嗤草元者。鉛槧守困窮。

植蘭華池邊。微芳隨風賁。託身君子室。令德隨人妍。高樓有佚女。獨宿方盛年。年顏十五餘。蛾眉澹新烟。含情理修帶。垂手春風前。不怨盛年移。但期蘿條遠。豈學倡家女。河間夜數錢。

白紵辭和宏人大兄

曲瓊半上朱筵張。蛾眉促坐調銀簧。月華燭燭光滿堂。爲君起舞樂夜長。七盤迅赴擢服揚。香塵欲動江南璫。安歌進酒君莫忘。無爲向隅空自傷。高堂歌舞殊未央。鳥驚喔喔催扶桑。

臨高臺。披重幔。博山爐委芳氣馥。還攜美子揚清曲。玉柱高張調何促。袖長骨急消華燭。春風澹澹吹微波。黯陽欲去可奈何。忘情且任金叵羅。不見高樓春盡傷青蛾。

長安有俠斜行

三輔盛遊俠。逐逐長安中。長安何窮艷。冠蓋相紛溶。道逢兩驕人。叩叩問何從。答言少年時。結交槐里翁。二十嗣期門。侍獵長楊宮。池陽宣曲間。日夕陪射熊。家本俠者徒。資驂非鳴鐘。一旦拜恩澤。結折來率公。大息大長秋。小息右扶風。朱軒交華尾。賓御殊瓏蔥。壽官自有因。矩步非所容。佳麗及秦妍。歲暮難爲工。

漢武宮詞

戲龍魚龍幸柏臺。期門十隊翠華開。甘泉宮裏傳銀燭。聞道君王夜獵迴。

開元宮詞

春來水殿鎖瀛洲。阿監傳呼召玉環。十部龜茲齊度曲。夜深歌舞到花閒。

行路難和吳漢槎計甫草

翩翩炎洲翠。溫理何娟好。羅家工射利。雲翠張林杪。凌霜觸罥辭故枝。羽毛瑟瑟如蓬葆。海鵠噭噭鳴雲中。顧此憔悴心煩忡。念君雖微同鳳族。胡爲萎翼墮雕籠。爲君捐網得歸去。相將飛入三珠樹。

漢武好神仙。五利爲通侯。爲言仙人好樓居。翠蓋雜沓難淹留。不如雲臥向山去。文狸赤豹同遨遊。又聞山鬼方窈窕。幽篁含睇來相求。吾聞君言何太矯。人生立身苦不早。平原據地歌金門。安能寂寂長烟草。盛年易晚時易沉。秋風不駐紅顏好。不見齊南終子雲。上書十八乘朱輪。

文仲昔戰死。乃歌平陵東。平陵多松柏。一一生悲風。憶昔全盛時。侯家一何雄。父爲漢相子侍中。香貂翠羽交君宮。門前雙旌相照耀。傾騎東郡瑞遊龍。一朝彎弓雪漢恥。相從獨有陳家子。新都欲來赤眉死。嗟爾慷慨徒爾爲。連頸且入陳都市。汝南小兒何齪齪。不歌義公歌兩鵠。

子夜歌和顧茂倫

儂傍大堤頭。問歡在何許。那得木蘭橈。載儂到歡處。

乘妾高樓上。看看春草肥。蛾眉何用掃。夫壻已翻飛。

五月觀競渡因憶楚荊一百韻

佳麗蘇臺畔。烽烟郢樹邊。懷人空悵望。撫景自凄然。草木辭春晚。魚龍隱浪偏。天涯逢戰伐。江左競謳闐。射粉羌笳後。尋芳寨馬前。楚山雲黯淡。吳練水潺湲。爲憶三閭賦。翻悲五日傳。千門待女浴。萬戶命絲纏。榴噴紅珠火。花明紫玉烟。水嬉仍舊俗。競渡又今年。鳳舸沙棠艦。龍車文杏舷。古詞舟爲車如水馬之類波輕飛畫槳。風急蕩淪漣。雜沓奔潮壯。蒼茫亂影旋。錦帆紛沼沚。絲笮倒盈川。擊汰喧羅鼓。橫流駭舳艫。櫂歌聲的的。橈吹思咽咽。白鳥晴洲合。黃頭麗服鮮。雲脊小海唱。九淖盪舟讌。細幟凌風直。牙檣映日圓。輕鬢吹雪擾。跳沫激珠連。翼翼蛟初駕。冷冷鷁乍旋。飄搖首尾捷。宛轉舳艫便。直欲橫朱汜。何心逐鏡懸。兩旁開繡幔。一徑駐華軿。螢帶隨絲遠。香膺向客嬋。縱橫背雀舫。歷亂碧羅韉。蕩子金鞍縶。佳人玉袖聯。徵歌君決闘。倚扇醉嬋娟。羲矢觀濤樂。徒誇拾翠娛。傷心誰獨苦。招屈自摧煎。倏忽簫鉦歇。如同霧雨遷。曲終江寂寂。戲罷瀨濺濺。對此原增感。于今益惘焉。山陽思舊笛。水畔斷腸絃。荒莽湘皋月。蕭條漢渚荃。峯青空七二。雪白涉三千。彼美遊無處。蘋花益可憐。昔予知子上。意氣邈同堅。萬里曾貽佩。孤懷願執鞭。澧蘭香澹澹。沅芷影芊芊。神化都無隔。書來各勉旃。但期長棣萼。未共李膺船。是歲逢閩棘。家翁貰乘權。阿房求杜牧。麗尾識張元。辛苦梧桐詠。沈吟芍藥篇。帝娥方鼓瑟。令史早書箋。策奏蘭成射。人看玉筍妍。門生袁氏貴。賓客衛家賢。夢斗還相次。登龍獨秀先。師資誠契合。風雅故便翩。西錦朱華爛。滄碑紫字鐫。向衰嗟伏氏。年少逼僧虔。粉署荀香合。菲堂謝舞翩。才名矜藻麗。出入體神仙。黃鵠辰停馬。青翰夜點箋。親諸雲母隔。兌妓雪兒眠。綺席輕于霧。羅衫薄似蟬。筆裁鸚鵡賦。身侍雁池筵。論議斧希逸。交遊悉仲宣。曲高雄楚國。文似獻甘泉。計吏車方仿。和門檄又鐫。覽揚新市滿。月羽下江艇。睢圉兔襄郢。尤來出澗躔。

秒圉蒼七里。雉射陣雙甄。殺氣橫龍角。妖星孛翼躔。六騶俱麗箭。九虎競鳴弦。絕障軍聲斷。嚴關戍火延。登陴非韓令。遂寇失楊漩。無復金湯恃。空餘鐵騎騈。赤亭强弩散。玉壁戰樓顚。突豕彌遼道。封狐騁陌阡。城崩寒日慘。野哭晚風羶。骨蝕濟陽側。燐迷明月巔。陜名在夷陵王孫淪戮辱。荆有惡溺甲姓困拘攣。叟山難。騁冤奮海易頓中原當板蕩。吾道此屯邅。惻惻遊燕客。翩翩正促韉。鄂雲因思切。關難遂言遷。曉色臺城角。凉飆夢澤天。子上計偕至金陵聞荆州陷以母夫人在遂歸秋深悔慘黷。道阻屢迴沿。淚豈無家別。愁緣憶母綿。趙苞悲血溼。溫嶠泣裾牽。入里人皆異。窮途恨詎錮。娫陵防耦植。木末憪蓼莪高蹈懷龍首。遐征致嚼攀。弋鴻羅畢盡。鉤貝網羑羑。壯節叁全瓦。宛徒齊碎瑄。美陽胸自穴。酒士志寧悛。烈烈鋤蘭戶。倉倉掛厲慟。江寒烟霧瀰。波瀾屢蛟鐶。徐衍終沈海。彭咸竟赴淵。魂辭蓼莪苦。身向汨羅全。霜色胥伐淺。虹光晝蝕燕。華亭存唳鶴。蜀道攀啼鵑。視死君能定。浮生世尙捐。嵩遊交龍戰。嶷新事鳳歌。捐阮籍徒埋焰。豔均没柴笭。楓林哀易合。蘋草怨難痊。寂寞泉臺夜。飄零故國烟。繁華今滿目。誰念大招篇。

美人篇和閻夏二兄

妾家近住石城東。掩抑高樓花作籠。參紅自識邕家宅。約素偷施紅守宮。宮粉亭亭競初日。俯來卻掩珠窻立。屏戌屏開夜彩空。藏甤帳捲春風急。春風畫閣倚新粧。臨月輕妾待約黃。垂露鴛紋裁繡被。飛鸞旎子點羅裳。羅裳玉袖朱顏好。櫻雲亂擁梳風早。誰持翠羽惜盈盈。羞鬬油壁同小小。烏啼白門楊柳春。絨怨相將去踏青。上頭不見東方騎。小立遙聽西山箋。西曲長千遊俠路。三三五五競紅步。掩映珠袍花際明。追遙金絡林陰度。就中年少最閑舒。貫眼揮鞭指妾居。三條未剪連枝錦。雙烟先上合歡裾。君君沿妾多輕薄。相於雨兩微波託。貽我羅纓白玉纖。贈君銅鏡黃金錯。妾心對此倍纏綿。願約他時並舞紈。鳳皇曲奏泰中夜。鸞鵲環留侯七年。年華倏忽芳菲歇。鴻媒諸詠佳期絕。騁望蘋花杳未歸。相思豈謂長離別。離別休歌楊叛兒。羅帷原未侍恩私。飛飛自泣東南雀。叩叩空乖西北期。庭前落盡五桃樹。思君渺渺行何處。設勞桃葉助春娥。空拭紅巾垂玉筯。玉筯雙垂暗自傷。秦箏楚雨掩空牀。同聲自矢鴛鴦約。羞學倡家弄秋香。

金陵

漢家居重兩京開。度邑龍蟠實壯哉。黃屋切雲雙闕迥。朱門不夜五侯來。霸舟桃葉迎鴛袖。邀笛梅花近鳳臺。莫道江東非戰地。徐常什負折衝才。

夜次京口

高城樓堞倚天開。瓜步鐘聲隔岸迴。夜月迥臨江樹遠。春星遙動海潮來。南徐士馬推雄略。北府風流憶賦才。回首桓公高宴處。短簫橫笛倍堪哀。

揚州

江南佳麗地。風月更揚州。北臨王孫殿。春遊太子樓。舞衣低步障。歌樹出壁樑。日晚隋堤柳。烟條綰紫騮。

登漢陽晴川樓時逆賊巳迫蘄黃

雕甍繡柱俯高樓。檻外鶯啼杜若洲。麗日曉開孤島樹。晴雲春入大江流。鄂君青翰焚香臥。神女芳臯解珮遊。牢落不堪頻縱目。臨江烽火正淹留。

岳州

城頭山色倚嵯峨。不盡華峯積翠過。地擁樓登三楚麗。湖開南北五溪多。黃陵夜靜湘君瑟。青草春生步澤波。欲向芳洲搴宿莽。美人無處奈愁何。

湘陰

二月逢寒食。三年寄短亭。山谿春雨白。江迴暮湖青。芳樹連巫峽。歸鴻落洞庭。嚴城有刁斗。蕭瑟未堪聽。

兄宏人曰。金陵至湘陰六首。皆家弟紀遊番作也。時年甫十三。而境地恆已嗣嚮。才非謝樂。而家有惠連。諷詠來回。爲之三嘆。

君馬黃附錄九篇

君馬黃。臣馬蒼。君馬蘭筋。臣馬龍方。給我白瓶珂。著我鐵裲襠。金堤十里春草長。鳴鞭蹀躞交輝光。君馬

雖不言。中心自摧傷。自念祇媒委皇端。來咸陽。玉山有嘉禾。對之爲饑糧。天子見我三嘆息。傳呼協律爲歌章。雄姿嬌嬌鬃毛赭。肉騣律律桃花香。問君翦拂爲誰子。安陽秺侯來相當。須臾人事如轉轂。啖雄棄置趨空谷。傷心忽遇狹斜兒。玉鞭金絡相馳逐。君不見武帝宮中苜蓿稀。茂陵蕭瑟秋風辭。安陽旣去秺侯死。銜冤伏櫪空傷悲。

東飛伯勞歌同計甫草趙山子作

纖腰麗女長秋后。流鶯乳燕春相守。誰家瑤臺瓊寢前。調絃拂柱情留連。流蘇翠帳鴛鴦薦。明眸微睇恣自憐。可憐十五新嫣面。粧成婀娜遮團扇。東風綺陌冶遊多。狂夫猶自戍交河。

秋夜同楊僕三作

命儔出江郭。坐嘯臨層崖。涼颸鼓商氣。碧樹何霏微。皎月鑒幽榭。微霜散華墀。滔滔長河流。嗷嗷孤鴻哀。楚人怨遲暮。客子嘆嘘唏。含情易爲感。念往空滋悲。絲桐自有音。女蘿自有枝。桂水渺無極。愛思徒自知。

冠霞閣同顧茂倫趙若千曉眺

香閣鬱崔嵬。登臨野色開。黃雲高古戍。落照隱荒臺。笛思迎寒切。砧聲入暮哀。蕭條天際雁。幾日故園來。

秋感八首甲申九月在湘中作

楓林搖落迥蒼蒼。歲暮天涯黯自傷。永夜星河翻夢澤。高秋風雨暗瀟湘。三年作客搗砧斷。萬里懷人塞桂長。憑眺欲尋西澨佩。數聲漁唱起滄浪。

楚望還登王粲樓。參差吹徹木蘭舟。風清桂嶺猨初嘯。雨歇蒼梧葉未收。帝子怨深瑤瑟夜。美人心折白蘋秋。卻憐故國多芳草。幾度登臨賦遠遊。

西山陵闕鎖幽宮。葬帝神靈想像中。銀海雁寒虛殿月。玉衣香散夜臺風。天高朔氣妖星動。地入邊笳御宿空。禋祀萬年開北極。只今秋祭更江東。

楚宮八月下機槍。宗子誰傳帶礪盟。雲夢旌旗過去國。章華臺榭更開營。珠襦夜泣三湘雨。玉馬秋迷六詔兵。楚中諸王。避地黔粵者。中爲夷賊所據。開道至尊思叔父。登烟渺渺動邊情。

齊豫諸軍盡北來。淮淝山色戰雲開。九江樓櫓飛艨艦。萬騎風高戲馬臺。珠錫競推王導貴。折衝空憶謝元才。先皇恩澤知無數。誓衆應多縞素哀。

舊傳陶侃駐江干。三戶兵戈血未乾。甲帳紫貂多縱寇。牙門青幘半登壇。左侯麾下。中係降將。時有異謀王者。嚴城落日征烽急。絕塞迎寒畫角殘。共道楚軍工戰鬭。卻教鄢郢路常難。

千里平沙接大荒。襄中風物自蒼蒼。漢江春掩孤城白。戍鼓寒沈落照黃。逐寇健兒驕玉馬。觀軍中貴擁銀鐺。可憐高纛軍團裏。卻使君王策廟堂。

長沙寒倚洞庭波。叢歸丹楓雁幾過。廣帝祠荒聞野哭。番君臺迥散夷歌。斷河向晚魚龍寂。亭障凌秋羽檄多。牢落楚天征戰後。中原極目奈愁何。

計甫草曰。此漢槎十三歲時作也。鏗鏘雄麗。便欲追步盛唐。用杜甫偉之句。元美寶刀之歎。安

得翁秀千古。

秋日感懷八首

麗譙落日旆悠悠。一望中原動九愁。羌笛關山千里暮。江雲鴻雁萬家秋。咸陽鶴旅傷王子。渡海功名惜少游。柱水只今新路馬。憫人何處命扁舟。

獨夜商歌倚劍看。陸沈空憶舊長安。王孫江渠金鞭去。公主淸河玉袖殘。白露園陵遊月冷。黃雲城闕射雕寒。最憐京洛豪華後。戰血年年只未乾。

關河歷歷想雄圖。飛將旌旗更有無。紫塞風烟征雁斷。朱崖驛路莫雲孤。邊城早已亡羊倪。鳴鏑何曾投鄴都。卻憶故宮遊幸處。月明永夜照金鋪。

舊國樓臺極望中。蔣山松柏野烟通。烏啼玉樹陳宮靜。雲散金屛晉殿空。代馬長嘶愁曉月。邊笳遙夜動秋風。江流萬里投鞭斷。誰向西州泣謝公。

西來烽色照神京。十載干戈在北平。劉氏黑貂空毀落。秦川白騎竟縱橫。種瓜誰識通侯貴。牽犬還誇僕射名。極目長陵秋色遠。金鳬玉雁不勝情。

易京西去古雲中。白骨黃沙感慨同。皇甫度遼兵甲盛。慕容歸晉羽書通。兵殘馬邑頭空斷。箭盡蘭山恨未窮。最是將軍臺畔月。夜來猶自照滄宮。

花外陳家結綺樓。翠支甲帳侍宸遊。珠簾夜靜千門月。金井寒生六苑秋。建業山川收王氣。華林歌吹度邊愁。翩翩不少歸朝客。猶向江南說黑頭。

萬木蕭森帶遠烟。吳峰吳水氣蒼然。孤城搗素秋風裏。遠戍吹笳落照前。東郡未忘丞相澤。涼州猶共永嘉年。故人嶺海知無恙。長劍貂衫倍可憐。

贈友

朱華媚朝日。空林相澄鮮。浮雲褻長薄。迴風激圓淵。韶言采三嵩。遊思泛五烟。蘭蕪揚竹芬。淸澗流澌淺。元猿坐長嘯。雛子乖接肩。含此嘆息去。孰辨疏與荃。豈無蕙蘭姿。孤芳竟誰宣。運會有代謝。人事多推遷。苟非遭逢早。愚賤同委捐。勖哉玉莖藻。明時幸相全。毋使秋節至。零落悲紅顏。

夜讌吳謂

涼飈起高樹。飄颻吹我衣。繁星耀中天。光景照四垂。華筵樂遙夜。歌舞斂相隨。淸商發皓齒。妍姿揚元眉。吳客歌采菱。曲度何旖旎。綺筵盡今夕。沈湎忘所歸。憂人獨愁思。散步臨堦墀。金波澹欲落。河漢淸且微。願隨晨風翔。一舉凌朱羲。安能坐長嘆。時往不可追。

送康小范之廣陵

吹笛離堂意自勞。朱軒繡軸映蘭皋。論文客路邀樽酒。惜別天涯脫佩刀。舊苑池臺江雁下。秋城笳鼓海風高。傷心莫問當年事。司馬墳邊半野蒿。

寄侯記原

吳城鄂水路逶迤。歲暮汀洲雁影遲。秋到梧宮人已去。春來桂嶺事堪悲。江潭憔悴空長恨。故國滄桑有夢思。何日重頒元朔詔。羽林躍馬備孤兒。

寄侯研德

相逢吳市賦彈箏。此日猶傳舊姓名。傭保已能藏李燮。酒徒何處問荊卿。悲歌草土黃金盡。落魄江湖白髮生。無那南來消息斷。珠崖烟雨倍傷情。

哭友

當時痛哭向秦庭。豈意風塵老歲星。報國陳書疑寂寞。破家張儉獨飄零。十年亡命烏頭白。千里思君杜若靑。滿目山川爭戰後。遙憐何地更傷靈。

秋夜篇和宋人陽夏兩兄

八月淸商下楚柯。曲房閒館夜涼多。玉階窈窕流明月。畫閣玲瓏度絳河。絳河耿耿秋風裏。千門萬戶秋如水。霧斂銀牀蟋蟀催。涼生綺沼芙蓉死。芙蓉小苑照三星。玉繩泛灩夜冥冥。博山不暖黃金屋。寶瑟森寒雲母屛。屛風幾曲流空影。深宮此夜羅裳冷。秦女牀中澀寒衣。甄妃堦上思遺枕。枕獨牀空百恨生。遙遙魚鑰響層城。綺樓羅綺綃華滿。甲觀簾櫳齒彩明。齒彩盈盈閉深殿。沈沈宮漏催虬箭。共侯羊車殊未回。遙聞鳳管愁相見。別有離人粧鏡臺。哀絲促柱夜徘徊。羅帳輕低聞葉墜。珠簾斜掩待螢來。螢來葉墜年華換。金殼熏籠空長嘆。啓篋羞看舊舞衣。開緘祇益新邊怨。怨別離家淚未乾。可憐夫壻滯臯蘭。隴山莫寄鴛鴦被。閨閣長悲翡翠寰。翠環去去無消息。門前碧草遲行迹。旅雁寒飛只斷腸。牽牛遙指空沾臆。斷腸沾臆過生愁。北斗闌干對桂鉤。征人紫塞三千里。賤妾紅閨十二樓。樓上銅龍聲漸咽。交河一戍同胡越。香殘蘭炙夢未成。塞侵蕙幌愁難歇。蕙幌蘭衾妾自傷。黃姑欲沒月低梁。思君空有刀頭約。誰念深閨秋夜長。

三婦豔三首

大婦理蟬鬢。中婦斂蛾眉。小婦獨無事。臨砌折花枝。風吹合歡帶。山開見紅曜。

大婦調絃罷。中婦採桑歸。小婦好容貌。對鏡試羅衣。相將向南陌。日夕遲靑絲。

大婦掩羅幃。中婦弄觴杯。可憐最小婦。盈盈私自語。斗橫花影低。抱衾向郎處。

望遠曲并序

望遠曲者。本陳君皇士題也。皇士身隱嶺東。情馳天末。有懷難語。暫寄託于長歌。獨處含愁。惟留連于短翰。貞女子之不字。願期十年。怨少婦之生離。于今八載。蘭橈桂水。尋郎未逢。銀洞珠宮。思歡不見。嗟乎。任天長而地久。流恨無窮。縱海闊而江深。銜冤何極。各成七律。聊代五噫。庶幾聞者動心。言之無罪云爾。

碧窗十二掩香紗。楊柳門前是妾家。笛裏新聲憐宋玉。鏡中好面問秦嘉。空堦鎮日銅鋪靜。芳徑無人碧樹斜。扶盡橫波紅玉斷。狂夫猶自滯天涯。

粧成日日思傾蓋。沈水香爐好憶君。蛤蜊夜來空似月。瑤姬夢去自爲雲。佳期設惜金蟲在。遺別羞看玉燕分。惆悵江南無限路。楊花只向曲中聞。

憶君南渡桂陽川。芳草天涯路渺然。夜夜愁心依楚月。年年消息隔蠻烟。八蠶絲盡流黃素。雙燕哀鳴寶瑟絃。迢遞他鄉飛破鏡。空垂玉筯到花前。

寂寂紅閨漏水長。愁眉如結坐啼粧。茱萸帳捲春無力。玳瑁窗虛夜有霜。腸斷似憐琴上曲。愁多還懸額間黃。相思剩有青陵樹。腿妾何曾樂未王。

琅玕深鎖斷經過。塵鏡朝朝掩黛蛾。豈有鵝雛粧薄鬢。空持龍子映纖羅。青驄郎馬騎何處。碧玉情人恨幾多。疊臉已甘憔悴盡。不堪重唱永新歌。

鳴蟬無復去時粧。不捲羅幃掩翠牀。幽夢好憐珠被薄。離愁還怯鳳簫長。山頭朱艇思公主。城外青砧泣女郎。誰念鴛鴦七十二。分飛依舊上君堂。

晴絲漂泊不勝愁。手綰明璫上鳳樓。待月半舒銀屈戌。隔花遙聽鈿箜篌。盤芸豈內承紅淚。卓女絃中怨白頭。欲謁彫胡誰更共。石城艇子自淹留。

誰家遙盤隔牆東。幾曲屏山笑語通。翠羽小釵能卻月。石華廣袖半從風。羊車人去春臺閉。鳳腦香銷夜被空。縱使金燈都化盡。一生還入楚王宮。

合歡芳樹鎖春烟。吹龍瑤笙意欲仙。婀娜魚車逢嶺上。蹁躚翠蓋隔鑑邊。定情早贈琉璃匕。密意微傳白玉鈿。最是謝娘多薄命。卻教長恨五留連。

朝日朧朧粉態新。羅衣如霧不勝春。殷勤連瑣知傳語。的歷珊瑚自潤脣。臺上誰看團扇妾。山前空聞織縑人。解珠縱貫芙蓉色。未必輕身屬季倫。

三星不動絳河沈。銀闕迢迢燭影深。明月窗開還玉導。紫霜山罷脫金簪。臺荒粉蝶三生別。隔浦罪鳥五夜心。卻憶繁家偏邂逅。素絲縐得結雙鍼。

門前怕對玉驄嘶。夫壻天涯隔路迷。堦草長時人萬里。庭禽啼後緒千條。綃紅夜溼鮫人淚。帶綬春消楚女腰。何日關關迎入室。鏡臺重整畫眉嬌。

贈祁奕喜

蘭槳春濤發櫂謳。興來重泛五湖舟。胥臺麋鹿非吾土。江左衣冠異舊游。已見酒家藏李燮。誰從巷下問王脩。十年東府中丞節。雙載淒涼淚未收。

江樓晚眺懷丁紺夫

西閣憑闌久。雲山望裏賒。斷霞江山樹。殘照野人家。草色迷春雨。鶯聲隔暮花。思君空極目。愁絕似天涯。

登穹窿山

茅君山館鎖崔嵬。山磴盤雲積翠開。曉樹遙從吳苑合。春濤不盡越溪來。石壇滑磴千崖靜。碧殿疎鐘萬壑哀。見說仙人丹鼎在。只今何處是蓬萊。

贈宇三朱子

楚江三月柳枝斜。連璧風流自可誇。綠酒每彈湘女瑟。蘭橈曾泛諸宮花。十年避地音書隔。萬里思君道路賒。今日尊前重論舊。愁看鄂樹在天涯。

懷侯研德

日暮相思谷水陰。故人消息任浮沈。哲鄉無事惟吹笛。園令多情自鼓琴。蘭藥池塘春雨過。棠梨籬落晚雲深。最憐高閣登臨處。夢繞湘山夜夜心。

寄遠

烽火頻年意若何。懷人遙隔洞庭波。碧雞奉使功名薄。銅鼓迴軍涕淚多。灘水難窮迷楚望。湘山日落聽夷歌。最憐弟子南巡路。黃竹淒涼少雁過。

題穹窿道院

山霧微茫掩薜蘿。坐來岩閣望嵯峨。清霜碧澗松聲靜。急雨丹崖鶴唳多。銅闕千年空草木。瑤壇五夜動星河。方平去後仙遊少。欲問飈車奈遠何。

席上贈張子

日夕山堂草木深。相逢偏作越人吟。尊前空盡新知樂。笛裏難傳故國心。玉壘宦遊思劍外。銅魚鄉信隔江潯。干戈十載成漂泊。搔首南雲淚滿襟。

上巳同丁紺夫禊飲

桃花曲水遶芳洲。箭屧尋春春事幽。遲日樓臺楊柳岸。微風簫管木蘭舟。天晴茂苑鶯聲合。雨歇橫塘草色浮。一自羽觴修禊後。風流誰憶洛濱遊。

七夕贈車瑞香

銀浦斜迴玉露團。短筵瓜果曲闌干。白榆夜色珠籠淨。碧樹秋光翠袖寒。取石幾年悲帝子。穿鍼此夕憶長安。漢家往事誰堪記。腸斷宮中賈佩蘭。

秋日贈九臨和既庭作

憐君失意臥滄洲。品藻曾推第一流。張儉姓名傳北部。羊曇涕淚在西州。芙蓉玉露荒江靜。禾黍金風舊國秋。卻憶當時詞賦客。酒壚零落竹林遊。

送人歸楚

秋水樓船榜客歌。送君遙渡楚江波。仙人遺閣看笙鶴。神女荒臺怨綺羅。故國十年歸雁少。清湘千里暮猿多。洞庭南望蠻烟黑。武帳西風正擁戈。

寄懷姚子上

南沙烽色照江來。吳楚山川望裏開。白馬波濤當日恨。黃貂雕祭幾人哀。猿啼夜接巴中樹。雲氣秋高峽外臺。聞道渡湘曾作賦。漂零誰念賈生才。

遺事

夜雨挑燈到草堂。偶談遺事一沾裳。南溟日月蓬萊外。東海樓船牛女傍。甲帳惟聞椎脊部。滄洲何處哭田王。鼎湖龍去無消息。目斷神仙水一方。

送市草入都

載酒江亭問客程。東風惜別故人情。天邊楊柳吹龍笛。日下雲山繞鳳城。花發御溝春駐馬。月殘宮樹曉聞鶯。侍中知有楊莊在。誰薦雄文似長卿。

贈舊李侍御伍户曹李蜀人伍楚人也

草堂深住五湖間。謫官天涯尚未還。冠蓋幾人依逆旅。烽烟何處望鄉關。蠻雲不斷蒼梧郡。蜀道難通玉壘山。苦憶漢家全盛日。朱衣銀燭殿中班。

題茂倫隱居

頗數高臥處。經歲掩柴關。雨色低春樹。雲陰散曉山。池荒侵草塹。簾捲映花間。薄暮歌聲起。應知採藥還。

絕句

可憐風腦香。是君別時物。投著博山爐。背烟貫不滅。

城北連城南。日夕望歡子。不及春蠶絲。纏綿爲君死。

送宇三歸楚

江南七月秋風飛。短亭尊酒送將歸。金鞭驛路吹橫笛。碧月江關照客衣。朱游別我故鄉去。五兩風輕向何處。鄉心空憶武昌魚。旅夢遙隨漢陽樹。憶昔作客瀟湘濱。畫船寶馬騎如雲。黃陵廟前鷓鴣雨。赤甲山西涉草春。與君相見情傾倒。嵇呂交期何足道。霜卉蘋傾銀酒甌。看花竹駐金腰褭。誰料風塵鄂口城。華年行樂怨飄零。楚宮羅綺夷陵火。湘山草木下江兵。只今淪落江湖外。匣中誰識投金瀨。對酒空悲舊事非。把袖還憐故人在。滿目山川恨若何。洛中遺事泣銅駝。陸機自草辯亡論。劉章漫作耕田歌。握手須臾又離析。秋水滔滔浪雲白。亂後相逢總斷腸。天涯惜別應沾臆。君云還乘下湘船。江花江草自堪憐。不知庾亮樓前月。猶有風光似昔年。

同既庭敬生天一諸子及家聞夏集緇夫齋中時既庭將有越行

銀燭絳蠟照金杯。深夜相逢綺席開。宋玉風情神女賦。丁儀文筆建安才。秋生海樹孤雲淨。木落江門早雁來。醉後不堪頻送遠。離心一夕越王臺。

九日舟行同既庭緇夫兼呈敬生及家宏人聞夏

夾岸蒹葭起白鷗。片帆斜照越江流。金風雁下空潭暮。錦樹霜凋野寺秋。九日樓臺堪極目。十年車馬憶同遊。龍山舊是登高地。綠酒黄花迴自愁。

既庭來江城忽爾臥疾詩以問之

西風吹葉到銀牀。行子秋來別恨長。自是言愁推衛虎。獨憐多病問嵇康。青楓客舍寒飛雁。玉笛高樓夜

有霜。何事倦遊偏寂寞。音書一月滯江鄉。

偶成

眞珠簾箔杜陵花。倡粉盈盈襯曉霞。斂笑自低雙寶扇。避人還上六萌車。羅帷正逍傳宮禁。玉手銀箏本內家。惆悵窈娘西去後。那堪重到玉鈎斜。

送人還荆州

不盡關山路。憐君獨被遊。冰霜增旅鬢。砧杵亂鄉愁。雁下荆門曉。猿啼峽樹秋。十年羈宦地。回首仲宣樓。

客夜有懷

一燈愁獨臥。永夜客衣單。星月臨江靜。樓臺拂曙寒。悲笳霜外斷。清漏夢中殘。忽憶西園會。笙歌滿玉闌。

送人之湖南

一棹南浦外。惆悵是離羣。客路砧聲苦。江程樹色分。雁飛衡岳雨。帆入洞庭雲。枉水東流急。秋風不可聞。

市草都中歸賦贈

白袷歸來倦洛塵。陸機詞賦未沈淪。共知册閣延名士。不向乘車問故人。羃帳風沙三市月。玉河烟樹兩

宮春。御憐原廟西山裏。石馬荒涼麥秀新。

送人歸秦中

離堂絲竹對銜杯。結束征車曉色開。海內交遊千里夢。天涯兵甲一人回。雲分華岳高仙掌。日落秦山見紫臺。武帝樓船凝寂寞。秋風汾水雁聲哀。

山齋晚眺懷朱子蓉

多少懷人意。蒼茫獨倚闌。翠屏秋雨斂。錦障夕霞殘。草色含風細。鐘聲渡澗寒。芳蘭堪贈遠。無那隔烟巒。

擬唐人送宮人入道

十年歌舞屬昭陽。曾侍更衣風輦傍。忽洗翠娥辭栢館。還簪玉葉覓蘭香。碧壇笙磬春風轉。丹殿星河夜漏長。絳縷舊恩猶在臂。願隨武帝白雲鄉。

古意

虬水沈沈漏未央。博山火煖坐焚香。明河半落紅閨夜。旅雁遙飛紫塞霜。斗帳輕寒悲玉枕。叢砧微月擣流黄。可憐萬里征人夢。誰寄音書到白狼。

春遊

東郊行樂地。極目散春情。烟樹珠樓遠。晴雲碧罅明。玉珂調細馬。柘彈落流鶯。日暮揮鞭去。笙歌滿鳳城。

柳絮

禁柳花將暮。長楊絮欲飛。空濛疑雪聚。淡蕩逐風歸。只自依朱綴。誰憐撲酒旗。隋堤餘態在。偏豔晚春時。

送宋既庭之浙中

樽中桑落酒。水上沙棠舟。謝公自愛剡中去。相如還作臨邛遊。城隅攜手與君別。楊柳凋殘那堪折。樹色

秋迴海岸寒潮聲。夜落江亭月。江亭南望情離羣。一片孤帆下夕曛。商颷木葉西興路。愁絕清砧夢裏聞。

湘水曲效齊梁體

佳期渺何許。日暮湘山岑。翠華千載沒。江流空至今。蘭芳楚臯綠。雲起洞庭陰。欲識相思苦。瑤瑟有哀音。

夜集贈余澹心

浮雲如蓋蔭林邱。良夜花明雜樹幽。綠酒銀樽催客醉。珠簾璧月照人愁。西園詞賦思高會。北里笙歌感昔遊。辛苦過江談士在。傷心誰數舊風流。

贈袁文生黃平子

鳳城二月柳枝黃。日月經過對羽觴。雅量自來推叔度。風流今喜得袁昂。玉河烟樹三春麗。金市笙歌五夜長。同是臨邛詞賦客。何時簪筆到明光。

與蔣史

衡門蕭寂掩蒿萊。念爾行藏未易才。更始舊臣馮衍在。朔方遷客蔡邕來。望中鄉國空三月。亂後文章有七哀。搖落清秋邊色裏。投笳愁上北風臺。

虎邱題壁二十絕句有序

妾劉素素。豫章人也。少隨阿母。育於外氏。長姊倩娘。雅工屬文。刺繡之暇。每教妾吟咏。自是閨閣之中。屢多酬和。丁亥之歲。姊年十八。嫁于某氏。妾時十六。髮始總額。阿母以妾許聘于同郡熊生。生、一時貴公子也。是年豫章大亂。妾隨母氏。避亂山中。既而北兵肆掠。遂陷穹廬。痛母姊之各分。念家山之久破。肝腸寸斷。血淚雙垂。薄命如斯。眞不減土梗浮萍。今歲某從役浙中。彼人以戎事滯迹白門。因停舟吳閶門外。以俟其來。兀坐篷窗。百愁總集。因覓紙筆。作絕句二十首。以寫其哀怨之思。夜半詩成。竊與侍婢泛舟虎邱。弔貞娘之墓。因粘詩寺壁。欲與吳下才人。共明妾意。嗟乎。峽裏猿聲。鏡中鸞影。千古真情。在此詩矣。

天明吹角數聲殘。百將傳呼上玉鞍。卻憶當時閨閣裏。曉粧猶怯露桃寒。

一別慈幃已十年。倚門消息有誰傳。真嫌兒去增悲涕。阿姊猶堪在眼前。

愁對吳閶江水春。願憑蝶夢去尋親。遙知今夜南昌月。獨照高堂白髮人。

一身飄泊到江湄。淚落連珠那可揮。薄命不如春燕子。年年猶傍舊巢飛。

欲說相思已斷腸。多情卻逐野鴛鴦。他生願入天台路。流水桃花候阮郎。

氈裘貂帽捲風沙。紅粉飄零自可嗟。已逐烏孫成遠嫁。鄉心幾度怨琵琶。

自入穹廬已數春。香閨行樂付埃塵。燕家太尉真傖父。強炙羊羔勸美人。

回首家山似斷蓬。蛾眉欲語怨春風。自憐憔悴無人問。惟有慈親入夢中。

遠隨邊馬到榆關。紗翠雙蹄任往還。夢斷故園雲樹裏。可憐誰是豫章山。

昨歲從軍下武昌。征帆夜半過潯陽。起來遙望湓門樹。不得隨風到故鄉。

滕王閣下動飛旌。鐵柱宮前畫角聲。惆悵從軍星散盡。卻教紅袖落邊城。

暗把香綿拭淚流。相逢已分此生休。隴頭流水聲嗚咽。未抵蕭娘一半愁。

夜夜思君夢裏迴。朱門舊事總成灰。妾身已逐楊花去。孤負溫家玉鏡臺。

深深芳草葬紅顏。滿地飛花染淚斑。莫道貞娘多薄命。猶勝青冢在陰山。

滿目東風散柳絲。虎邱山寺獨題詩。吳下才人知不少。也應腸斷蔡文姬。

憶昔雕窗琢玉人。盤龍明鏡畫眉新。如今流落關山道。紅粉空嬌塞上春。

鎮日思家自倚欄。朱愁粉瘦更誰看。相憐惟有湘江竹。抱筍抽篁淚不乾。

長將幽恨訴空王。一盞禪燈淚數行。死去縱教偕鳳侶。人間那得返魂香。

江行曾見豫章人。欲寄家書淚滿巾。我欲南行君北去。相逢空說故鄉春。

對酒難禁紅淚垂。天涯何日是歸期。愁心卻是春江水。日日東流無盡時。

擬古後雜體詩卷六

詩五

謝吏部朓省直

嶕嶢壯九重。鵷鶴拒雙闕。金莖曜綺甍。珠綴延華月。扶宮風吹揚。周廬虬水徹。高柳承檐低。珍卉映堦發。伊予荷薄弱。謬登建禮闥。鳴玉慚俊民。抽簪謝往哲。歸歟嗟滯淫。悵哉嘆遙延。何時返初服。山海恣遊陟。

王寧朔融遊邸

得性身自餘。服理物斯辯。初地既容與。朱邸聊遊衍。芳草被蘭塘。鮮飈流桂殿。素波汎文禽。綺疏來早燕。雲陰散松涼。露華承蕙轉。空操綠綺深。幽石蒼苔遍。遐哉塵外蹤。天伐從茲遣。

江記室淹楚望

驅馬出楚宮。逍遙望嶙峋。軌路邊江臯。殿榭俯城闉。雁下長沙渚。山入蒼梧雲。餘波帶遠岫。曾暉媚遙津。氣清淡坻合。烟盡荊流分。佳期怨遲暮。觸孤傷美人。綺羅空徒倚。簫鼓奏悲辛。幹娥渺難作。徒令發思殷。

梁簡文帝綱閨思

紫蓋君遠戍。青波妾獨居。共知離夢杳。詎信合歡疎。枕中悲別鶴。簾外聽懸魚。瑣鈎臨戶永。金漆度窗虛。

約索腰逾細。寬紅屑未舒。思縈歸燕後。愁劇擣衣餘。願托交龍錦。千里寄長裾。

梁元帝繹述懷

鄂渚樓船擁。荊門幕府開。麾軍占霸氣。拓地想雄才。風清朱鷺發。塵飛紫燕來。芙蓉依劍合。關葉映旗迴。
別騎通明月。前驅下大雷。浮蛟三翼動。射雉兩甄催。扇憶顧榮路。笳分趙石哀。幾時平日域。一爲寫雲臺。

沈特進約三日

新陽開上巳。淑景發皐州。修楊蔭馳道。芳樹夾高樓。槐里從遊俠。蘭池來子侯。宛轉銀平脫。縱橫金絡頭。
宜春雜花發。小苑鶯聲流。珠袍映日轉。綺幰逐風游。鬬雞歸下杜。走馬出長秋。惟娛盡永日。禊祓遍相求。
翠斂時獻笑。蛾眉詎含羞。結風張女彈。防露楚妃謳。但聲九春樂。安知百年憂。

范僕射雲貽友

尋春事耕作。荷鋤適南岡。日夕巾車歸。桑榆曖頹陽。稚子前致辭。有客登中堂。旌車耀里閭。徒御盈道傍。
華纓何飄搖。金鐺自生光。物情忽明發。榮悴爲低昂。自非同門友。疇能顧窮鄉。鮮柯無槁葉。寒谷有嚴霜。
臨風播遠情。懷思徒慨慷。

邱中郎遲宴別

華鎬啓未央。鑾輿戒平旦。微風舉翠華。澄霞照瓊弁。林長羽騎疎。地迥鳴笳徧。天杲散繁陰。綿羽流徐轉。
聖朝重明教。介弟臨淮甸。虎竹分壯圖。樽酒延皐盼。微臣愧作頌。明義詎能展。

柳吳興惲擣衣

閒房汎庭景。夕戶引離歡。珠簾浮素月。羅幌見明河。思繁幽怨集。枕獨夜情多。誰憐懷日遂。聊復理雲和。
雲和悽以清。悲君尚遠行。風城宵露結。龍沙秋草生。遙樹聞花漏。盧堂掩虛屏。寒衣何處寄。刀尺自傷情。
鬖鬅增永夕。芙蓉空掩嫮。君猶塞北衣。妾擣城南素。碧樹下涼颸。金莖凋白露。連娟斂秀眉。窈窕迴纖步。
步幌肅秋陰。長廊叩夜砧。短衣催急節。繁杵散哀音。涼生紅袖薄。霜潤翠環沈。不念關山遠。安知賤妾心。
妾心空宛轉。臨窗倍殷勤。連烟裁鳳子。細綺織鴛紋。坐愁金井葉。永睇玉關雲。九秋徒有恨。千里一思君。

庾度支肩吾侍宴

期門肅聲蹕。登路曉迴鑾。屬車開月羽。容衛儼風鸞。曙色新豐遠。春陰太液寒。文鶯留綺樹。華桐媚遠山。
珠旗花際出。瓊鈒柳中看。緹帷麗亦野。綵吹震長巒。宛轉魚龍戲。紛陳爵馬盤。分襖翠工醉。賜酺萬方懽。
徒知融綠水。空愧頌猗蘭。

何水曹遜示寮

重巖鳳翠灣。荒薄烟光聚。殘月媚空波。落星帶江樹。的的洲迴帆。蒼蒼山寫霧。風緊曉猿悲。霜空孤雁度。
漂搖行旅情。棲遲遊子慮。懷人思故山。撫舊傷往路。幽期既已乖。賞心庶能遇。春此平生懷。悼茲年歲暮。
方謝金閨彥。去采瑤岑藹。

庾東陽子雲望春

蘅皋生薄陸。槐路耀鮮旭。遊野協幽情。臨高送遠目。烟柳暗春隄。風花盈綺谷。遊客影羅纓。都人馳綉軸。
綺樹日華新。金溝波影綠。拾蕙自容與。采蘭性幽獨。一臥茂陵園。空想藍田曲。

虞常侍羲北伐

漢家事遠略。飛將出遼西。遼西亭障遠。熊沙千里飛。邊秋橫殺氣。戎馬咸精肥。交河隨雁少。涼州塞草衰。
黃雲斷烽火。嚴飈動鼓鞞。鳴鏑聲空破。高旗勁落暉。紀漠樓煩騎。陷陳羽林兒。胡霜金柝冷。邊月畫笳悲。
軍前獻當戶。鼓下坐閼支。揚旌高闕塞。振旅蹋林祠。功成班頂爵。塞靜脫戎衣。勳名詎終極。人事無長期。
羅綺方娛樂。金石已酬移。蕭條瀚海外。萬古起雄思。

吳朝請均春怨

朝日下房櫳。微風蕩簾幌。百草媚芳春。孤妾長漂泊。蘭徑蝶雙飛。玫砌花空落。含情羅帶蹙。織怨瓊梳薄。
遊絲不繫愁。折柳詎行樂。悽斷玉關書。長悲金枕約。空梁有燕歸。虛幌見蛛托。煙絕博山爐。塵染葳蕤鑰。
羅衣欲寄誰。觴樽徒自酌。春雁有歸音。緣此平生諾。

徐內史悱酬友

疎龍起漢闕。雙華表秦城。山川開險介。樓觀壯神垌。麗譙侵漢遠。崇雉入雲平。乘墉時絕目。西北見咸京。
桂宮通複道。析館抗飛甍。光風金爵舉。斐雲露臺明。三條躍飛燕。九市揚華纓。少年負豪俠。結客飛英聲。
五陵爭博進。三河習射生。思逐嫖姚戰。羞邀劇孟名。何當逢漢主。負羽出幽并。

劉祕書孝綽歸沐

逍遙出瑣闥。凝顧望曾宮。鬱鬱迎風觀。繁樹遠青葱。滄池含宿霧。微道隱長虹。塗戟分平右。冠簪入鉞中。
梅落文梁迴。蓮披藻井空。吝予羈游宦。弦望已三終。塵纓愧方結。初衣嗟與同。幸遲討隸罷。寧思武騎通。
美人盛文藻。作賦儷雕蟲。時脈承明內。言訪鄱陵東。據地憐方朔。好事慰揚雄。遂期命芳醴。折交姿紘桐。

劉庶子孝威咏月

城烏啼未歇。顧兔已飄颻。只自臨遙夜。寧知隔兩鄉。風輕榆末落。露溼桂無香。塞入哀笳斷。光侵雁柱涼。
征人愁朔苦。思婦鳳城傷。斂恨低珠箔。含嚬掩玉觴。破鏡空相憶。刀環哀暫忘。倘遇交河使。知妾日啼妝。

庾開府信咏懷

公主思鄉館。將軍出塞臺。共此關山別。誰憐舊國哀。歸路胡雲斷。羈心羌笛催。南音終日操。北雁幾時迴。
玉椀無消息。珠簾有劫灰。唯餘灞陵岸。王粲獨徘徊。

陳後主叔寶禊飲

春芳開禁苑。佳麗啓層城。柳弱銅溝暗。花舒綺殿明。廣場陳曼衍。遠樹出干旌。長移金埒馬。風度石城鶯。
蘭雲隨舞聚。桃扇倚歌輕。列侍紛紈綺。雄坐盛簪纓。吹雲鳳管合。激水翠樽盈。惟洽追南館。樂闋指西清。

徐僕射陵春情

春歸殿氣解。草長臨陽遠。銀箭傳遲日。香篝減薄寒。蠟扇迎風淺。羅衣入晚單。纖柳分黃約。倡桃學錦檀。

年芳寫際度，花勝鏡中看。殷勤憐蕙草，留取寄闌干。

沈侍中烱自傷

中郎來北海，班生返玉關。舊京方改步，行子已凋顏。花疑猿臯雪，樹隔隴頭烟。猶憐鳴鏑騎，空拊大刀環。
澤葵棲廢井，衰楊望故山。甲帳空零落，金輿遂不還。悠悠建鄴水，徒自送潺湲。

陰常侍鏗送別

理艫臨南浦，停鑣送北征。可憐遊讌地，還作別離亭。草歇吳洲晚，潮歸揚子平。蕭條隨去雁，悵望抗行旌。
新知空復樂，遊子正含情。明月金樽掩，春風蘭槳輕。思君憐楚調，寄遠托秦箏。悠悠千里別，應悲李少卿。

張散騎正見泛舟

仙郎初賜沐，上客事行遊。試出千金堤，還登雲母舟。岡檣迴枉渚，錦纜向芳洲。雨歇花疑暮，風歸雁帶秋。
碧澗文虹飲，丹岑夕景收。未會緇被擁，先聽采菱謳。

江僕射總竊思

麗譙秋引霧，睥睨晚棲烏。癡烟生桂水，蘿雨暗蒼梧。朧疎山觸合，帆斷海雲孤。平野歸遊騎，長天落遠鳧。
望鄉深別恨，作客泣窮途。莊舄徒思越，嵇憲尚留吳。還悲洛陽殿，無復女珊瑚。

魏特進收喜雨

清陰生石礎，繁雲上夕峯。湘東爭起燕，膠西未刻桐。苔滋全汎碧，花潤半舒紅。風細虹猶靜，涼輕翠幙空。
瀰沼文瀾散，密樹遠烟重。自解吳王戲，寧勞漢祿功。

盧武陽思道贈別

東令持金馬，王褒祀碧雞。何如乘漢驛，千里撫關西。赤車矜使遠，綠酒送將離。曉月函關路，春雲華岳祠。
青門臨玉道，素滻合金隄。槐疎餘舊里，蘭衰蔭廢池。灞岸行迴首，林光起別思。塞迥看旌度，山長聽馬嘶。
聊持陸賈劍，還謁隗氏泥。勞旋奏明主，應見賜青驪。

李內史德林消夏

冰臺聊暇豫，露觀暫經過。輕飈流綺樹，繁陰下素波。高窗清蕤簟，幽檻動纖羅。才人絡雨織，宛女采蓮歌。
晶屏交扇薄，玉袖倚簾和。畏此沈陽麗，晞髮下山阿。

隋煬帝廣塞宴

旌驅元兔塞，蹕下白狼川。魚雲開穹帳，雁磧斷胡烟。骨都空候月，金人能祭天。獻蒭琉璃酒，承恩瑪瑙鞭。
還嗤漢武帝，十載事祁連。

楊楚公素山齋

卜築謝囂塵，棲山樂所秉。磵石結春陰，磴道澄烟景。雲歸松徑清，日夕蘭泉靜。宵露流素壁，新桐發疎引。
清猨鳴樹幽，風篁臨砌永。綠綺有哀音，美子無還軫。俛仰空山中，樽酒誰為飲。

薛司隸道衡酬懷

念子三秦役，愁予千里分。吹笳還獨息，對酒已離羣。離羣日以遠，王孫殊未返。碧草豈芳菲，綠波春領晚。
春晚歷芳洲，相望空悠悠。日麗蓮花彩，天清竹箭流。流年不相待，忘憂無復采。長懷白首期，還睹素衣改。

秋笳後集卷七

詩六

撫順寺前晚眺

亂山殘照戍城東，立馬蕭蕭古寺空。接塞烟嵐天半雨，背人鵰鶚晚來風。遼金宮闕寒蕪裏，劉杜旌旗野
哭中。俯仰不堪今昔恨，欲將空法問支公。

經灰法故城

雪峯天畔見荒城，猶是南庭屬國名。空磧風雲當日壘，戰場楊柳至今生。祭天祠在懸高會，候月營空想
度兵。異域君臣興廢裏，登臨幾度客心驚。

奉贈函公五十韻（師廣州人故大宗伯韓公之子也）

蒼茫龍塞謫，寂寞虎溪遊。白拂真詮遠，青山道體優。風鋩談滾滾，霜鬢髮彭彭。周訊師當日，東南興倡流。
尚書者玉珮，公子自麗裘。士譽烏皮几，家聲龍領侯。門方誇許史，才欲儷應劉。衆目爭看驗，孤懷早狎鷗。
寧知纓冕貴，祇覺鼓鐘愁。茂齒遺家室，良時遯海陬。（崇禎中師舉諸生入羅浮山為僧）貫山心自迴，作佛
志偏遒。猨抱遙峯晚，松杉野寺幽。座看多寶出，園許布金酬。入定嚴花墜，枝禪澗草留。隨緣辭越嶠，傳法

過吳州。夜聲牛頭寺。春帆鵲尾洲。折蘆波汎汎。持鉢路悠悠。途值軍鋒滿。時當王氣收。邊塵蒙鳳輦。戰火入龍樓。捧璽逢遷鼎。開關濟法舟。緇衣空掩泣。青蓋竟貽羞。野塞王琳骨。析梟袁粲頭。問誰歌玉樹。遂爾缺金甌。怨矣殷頑事。傷哉曹社謀。已移劉氏臘。空館薛譚謳。石闕悲三日。金鳧哭一坏。裁詩祠毅鬼。緒些弔靈修。淚盡平陵柏。哀纏原廟楸。自難忘舊德。何敢賦幽憂。徒下遺民泣。還來弋者求。志原甘鼎鑊。身遂落罝罘。剖體非歌利。戕頭及比邱。從與何激烈。岩棘屢呼囚。豈是然身督。應嗟繞指柔。恩仍赦纍布。罪竟放驩兜。空法原無住。窮荒任所投。狼河雲漠漠。馬窟雨瀌瀌。掃雪開禪徑。披沙問幘溝。一乘馴鐵騎。半偈化草鞞。白雀飛仍集。青蠅弔可休。半生逃海月。幾度朔邊秋。已道禪心靜。寧增客思不。大師勤娲累。賤子却夷猶。玉悔荊人獻。金疑甯氏偷。擬蜂方見惑。飼虎遂蒙尤。異域山千疊。孤生海一漚。逝將歸法喜。愧未息紛糾。玉塞哀淹泊。珠林乞庇庥。津梁疲燕雀。身世感蜉蝣。願托傳衣侶。從公問白牛。

送人從軍

刁斗聚嚴城。高旗出五營。雪開金帳色。沙亂鐵衣聲。磧斷山迴合。軍孤戰死生。開邊天子意。何敢怨長征。

贈秦州李生 從征老羌有功不叙

挽强天水客。結髮逐幽幷。獨負雙鞬勇。長隨五校營。功遺麒麟閣。力盡戰龍城。惆悵廿延壽。平戎賞不行。

陪諸公飲巴大將軍宅

佳興南樓月正新。森沈西第夜留賓。圍爐挖鱠初飛雪。擊劍行杯不起塵。四座衣冠誰揖客。一時參佐盡文人。獨有人已甎珠履。不敢狂歌吐錦茵。

送人之羌突里兼柬陳子

朔風邊騎逝駸駸。落月沙場送客心。負羽久從關外戍。吹笳空怨隴頭吟。銅龍塞迴雲陰斷。有銅龍長數尺許，形模怪偉，偃臥江上，土人祀以爲神。石馬山寒雪片深。幕下只今誰健筆。飄零不復問陳琳。

讀張坦公先生所撰徵音集却贈

一編遺事淚潸潸。變徵聲中慘客顏。轉戰幽幷軍稿泰。側身梁楚路間關。邱墟敢答王夷甫。詞賦空哀庾子山。惆悵白頭荒徼客。龍胡當日杳難攀。

張坦公先生談甲申歲河北討賊之事感賦

風塵銅馬帝城昏。痛哭孤臣出薊門。俠客潛陽藏李布。義旗河朔奉劉琨。烏號異代徒餘恨。龍戰當時豈報恩。赤社既移終不復。空憐心計盡中原。賊購公急，賴張燕二俠士以免。

酬陳子長七夕見懷

乞巧寒生聽雁過。一聲遙夜恨如何。空憐令節催愁切。無那窮荒惜別多。笛裏風霜哀朔塞。橋邊機杼望明河。淒淒白露松花水。千里相思只浩歌。

浚稽山

浚稽山色青崔嵬。寶蓋香輪夾道開。天畔銀河公主第。邊頭金帳單于臺。烏孫千馬親呈聘。鬱鞮九女爭

來媵。舊匹由來稱賀蘭。和親詎是因婁敬。築館王庭表義成。歲糕綠綬耀丹纓。自有威儀尊鳳女。特分湯沐在龍城。蛩蛩毳幕開行殿。紫駝白豹窮歡宴。金笳激調旁吹簫。珠帽流光迷遶扇。從官新給羽林郎。挾彈鳴鞭繡轂傍。旌飄闌葉銀平脫。馬簇桃花錦裲襠。射生女騎何輕利。翠羽紅旌映天地。窄袖騎青綬北珠。幰轡鴨綠裝西罽。羌管秦笳盡夜喧。貂袍三襲不知溫。自矜帝子金鄉貴。不羨名王玉塞尊。名王猶是呼韓裔。倚主中朝稱愛壻。好獵頻徵鳴鏑兒。酣歌偏惜琵琶伎。琵琶小伎珊瑚蘚。歌舞朝朝粉態新。祭馬每陪青海月。射鵰常從雪山雲。可敦嬌妒還猜忍。同昌無復犀錢忿。帳下縱騎一騎來。杯中已見雙蛾殞。短轄彳亍恨驅牛。腸斷狂夫淚莫收。自甘薄命哀紅袖。不念同心歎白頭。荊棘滿懷相決絕。雙垂玉筯啼襟血。龍種寧同蔥嶺捐。燕飛欲作東西別。姜嫄君情各自流。鴛鴦文綵掩衾裯。却分番部西樓去。別是秋風北塔愁。黃沙深磧迷天色。可憐相望誰相憶。千里金河怨別離。經年銀漢無消息。八月穹廬白雪高。玉花寒枕夢魂勞。販珠何處求朱仲。綠幘寧聞侍館陶。海西沙門術何祕。白馬迎來布金地。畏吾字譯貝多經。鐃鈸樂奏蓮花偈。灼爍禪燈著照明。仙梵風飄夜夜聲。黃鵠歌中思故國。青鸞塔畔懺他生。粧殿何心理殘黛。空王皈禮應憔悴。已分猜嫌任毀蠶。誰憐調護勞諸妹。弱妹盈盈隔瀚源。黃雲千騎擁朱軒。判袂每嗟怨鳳侶。迴腸偏繫鶺鴒原。錦車銀磧何迢遞。姊娣相逢自銜涕。爲嘆姮娥奔月來。却教須女瞻星至。相勸殷勤向玉輿。莫將濁水怨清塵。苦辛應憶同心院。嬿婉須諧結髮人。故人歡愛從今始。五色羅襦織連理。重畫修蛾待粉侯。休吹別鳳悲簫史。願作流蘇結不開。屠蘇雙勸合歡杯。五部大人齊入賀。萬年公主覺歸來。從此歡娛莫相棄。上如青天下如地。入貢遙修子壻恩。降嬪莫負先朝意。伊昔先朝草昧年。旌旗北望阻柔然。欲將玉女傾城色。遠靖金戈絕塞天。絕塞西來平若水。三朝屢訂旃裘禮。異錦葡萄出帝家。名駒苜蓿通邊市。今上彌敦兄弟歡。迎歸旌節徧長安。龍首貴宮中綺宴。螭頭中禁並雕鞍。千秋天屬恩常歆。賜予年年下雙闕。沁水園中醉吹塵。祁連山下氍毹月。氍毹寶幄重重貴主繁華樂未窮。莫道芳菲邊塞少。春風弄玉在樓中。

上巳奉陪都統安公遊飲西山十韻

假日雕鞍出。乘春綺饌開。相要藉草去。不見乘蘭來。五法元戎旆。三重上巳杯。倚弓憑絕嶂。吹笛俯高臺。野入蒼茫迥。江連睥睨迴。關山消白雪。城闕鬱黃埃。愴悅餘寒在。踟躕落景催。殊方逢令節。久客且娛哀。共識分符貴。徒慙入幕才。公如寬禮數。長願忝遊陪。

贈陳生昭令

軟裘修帶日翩翩。管記風流擅朔邊。趙府直登閶闔內。賦詩時向射堂前。陳琳筆健元名士。丁掾才多自少年。譯能石經還躍馬。秋鵰原上試鳴弦。昭令善圍碁。弱年憐汝滯陰關。回首南雲踰泗間。每向詩書聞漢語。作漢語者惟吾鄉數人耳。漫從圖畫識閩山。昭令閩人。黃衫舊侶空漂泊。皁帽高人自往還。猶有荔支鄉思在。時時歸向夢中攀。

同林生夜宿淨公房時林來自成敵

八月霜清塞草枯。上方十里接平蕪。客來海右譚元菟。僧本江東記赤烏。幽咽蘆笳秋磧遠。蕭條關岩寺塞孤。夜深月出聞淸梵。不信天涯有戰圖。

送人還蒙古

松花江水寒如練。七月吹霜滿郊甸。行子三秋初憶歸。邊頭萬里今無戰。君家部曲海西涯。此去王庭路正賒。駝首山長通碎葉。龍鱗川盡出流沙。流沙天北征途絶。陰磧荒荒欲飛雪。馬色秋開氈帳雲。雁聲曉落金笳月。貰貉之裘靑兕鞴。具裝結束去翩翩。射生知爾誇身手。好佩驊弓事右賢。

冬夜伍謀公齋同鍾德惟作十韻

人間塵事屛。溪晩蓽門幽。笑共披裘侶。言尋秉燭遊。倚欄霜乍墮。捲幔月初流。燐火遙穿徑。川冰迥映樓。玉繩寒歷歷。銀箭夜悠悠。佳設逢羊曼。淸詩得隱侯。未能依白社。空自夢滄洲。澹淡河如漢。崢嶸歲欲遒。嘯歌行寄傲。情話坐忘憂。寂寂烏皮几。橫琴共爾留。

同陳昭令過西山闍若十韻

禪房新雨後。步屧碧山中。落月精藍好。遙烟積翠濃。枳籬苊半繞。蘿磴遶微通。汀樹收殘暑。山鐘落晩風。樓開飛渚北。人到虎溪東。嵐麗飛珠瀑。迴闌避石叢。藤陰縈捲入。嵐氣坐來空。作佛慚靈運。安禪問朗公。幽期那可負。佳趣偶然同。月出緣溪去。山山開候蟲。

與友人夜飲却贈

玉靶雕弓鐵裲襠。從軍曾拜漢中郎。未封萬里家先破。纔識舊顏國已亡。終古恨深銀海月。餘生夢老玉關霜。南朝舊事休回首。濁酒明燈泣數行。

送金譯使之朝鮮

眞番天外與華同。走馬看君使事雄。碧髮關通極北。句驪負海出安東。魚鬚背給邊人賞。冠服偏存漢代風。莫道好文矜此地。尙煩重譯衛王宮。平壤有箕子故宮。

贈陳奕甸

白石蒼苔小徑斜。飄飄野服淨無塵。知君名在遺民社。愛著陶家漉酒巾。無語臺畔霸圖分。幕府曾傳轉餉勳。莫話永嘉南渡事。邊頭誰識舊參軍。石上丹經小篆文。求仙早事紫陽君。蒼芝採罷心無事。獨倚靑崖看白雲。

再贈孔公

寶人昔下牂牁東。雙鞬騎象君最雄。收兵屢出銅柱外。分麾欲建珠崖功。白骨呼嗟徧原野。百戰誰能留漢社。一夜軍聲散鐵橋。三年王氣收金馬。問道崎嶇西洱濱。橫刀猶護屬車塵。王孫無復餘三戶。從者誰憐只五人。海水浸天不能渡。辭君淚灑烏蠻路。天邊何處托王琳。市上空傳哭欒布。漢祖由來赦吠堯。投荒恩重領興朝。夢繞朱鳶鄉國遠。路迷元兔塞雲遙。南冠憔悴何人識。宜春時時向城陌。壯節常看羝乳時。歸期敢憶烏頭白。臘日逢蒿坐掩門。縞衣猶記舊時恩。何當更化蘇耽鶴。萬里常依蜀帝魂。

長白山

長白雄東北。嵯峨俯塞州。迴臨滄海曙。獨峙大荒秋。白雪橫千嶂。靑天瀉二流。登封如可作。應待翠華遊。

上京　城臨馬耳河在寧古塔舊城西南七十里三殿基址皆在殿前有大石磊國學碑猶存數十字有天會年號城外有蓮花石塔散向東新石佛高二丈許在塔之北

完顏昔日開基處。寥落荒城對碧流。鐵馬久迷征戰地。黃龍曾作帝王州。荒碑臺殿邊陰落。殘碣河山海氣秋。寂寞霸圖誰更問。哀笳處處起人愁。金太祖破遼騎白馬先行徑渡混同江水止及馬腹既濟使人測之其深無底

擬唐人謝眞人仙駕過舊山

眞人沖舉後。遺跡在靑山。雲壑何年別。飆輪此日還。碧欲去天上。鶴語聞人間。殘竈丹猶伏。虛壇草自斑。徒悲遼海鶴。獨對翠峯閒。客謝區中客。攀躋詎可攀。

送人之寧遠　朝鮮界道

沃沮南繞浿江遙。雪棧霜林下使軺。屬國敢愁征調急。行人應喜戰烟消。麒麟石在山侵塞。魚鱉梁開海接遼。誰道扶桑天外地。兵戈猶自話唐朝。朝鮮人相傳天降麒麟馬以迎朱蒙王王騎石而上登乘之以升天今平壤府東門外有麒麟石

王昭君

昭君巫峽女。奉帝玉階下。徒自恃傾城。翻令悲遠嫁。前殿辭君去不還。龍堆空望漢關山。愁看朔雪撲珠袖。淚入邊雲損玉顏。玉顏明鏡看銷歇。夢到深宮轉淒咽。下陳曾未識君王。絕國何堪捐賤妾。夜夜氈穹靑海隅。月明非復舊金鋪。不知甲帳承恩者。曾有蛾眉勝妾無。

夜宿

獨宿但淸夜。淒其戍角長。塔開千帳月。城壓萬山霜。我夢遼魚島。口心合虎狼。茨將時昔意。歲晩怨龍荒。

沙林同友人登完顏故臺

歷礎盤紆落色迴。與君登眺暫顏開。單車絕塞雙蓬鬢。落日淸秋萬古臺。霸劍擊殘歌自苦。吳笳吹徧調偏哀。最憐濁酒半凭闌處。蕭瑟江山只雁來。

會寧道中有古城基賦此弔之

落日孤城古戍邊。殘碑下馬拂寒烟。獨來玉劍埋魂地。愁聽金笳薄暮天。搖落關山龍戰後。蕭條城郭鶴歸年。祁連起冢渾殘壘。荒外何人問殺泉。

送巴參領之黑洛

吹角鳴笳徹野聞。碧油幢底將星分。詔書特徙眞珠部。使節先馳潞鐵軍。路繞黑江三丈雪。天圍白道萬山雲。奚車濁騎三千帳。儆對爭看護軍。

三月十二日河上口號

三月歸鴻滿塞天。流澌日暮尚淒然。自從身逐烏龍戍。不識春風二十年。

奉贈封山使侍中對公

翩翩貝帶御香衣。幾載承恩在紫微。銜詔暫從雙闕出。奉車還傍六龍飛。彤墀日月開仙仗。白岳雲霞護帝畿。應是臣心長戀闕。夢魂頻向禁垣歸。

贈濱令巴那葉明德

回首嵯峨限百蠻。亂離十載出兵閒。誰元頭鬢傷心白。杜宇鄉園戰血殷。數口幸逃銅馬賊。一官空到碧雞山。益州耆舊今餘幾。廢肆淒涼老宋遺。

錦城山色接昆明。猿鳥聲中戰鼓鳴。自著白衣來開道。却垂黃綬遂行營。崎嶇虎口心猶折。慟哭龍髯氣未平。今夕一樽重話舊。猿雲蠻樹不勝情。

閱盡干戈復樂門。完顏臺畔戍烟昏。家沈浩劫疑兵解。君族姓十口皆死於賊免者惟同胞二人及妻子而已身歷窮荒識主恩。乞活漫傷還客賤。寄書猶喜故人存。窮廬風雪天涯恨。腸斷巴猿抱淚痕。

滄波一曲繞溪新。移柳栽松托隱淪。王烈自成遼處士。殷遵元是蜀遺民。踞鞍送客風塵晚。濁酒看山雪霽春。共道餘生疲戰伐。杖藜聊復憩邊城。

詠鷹微鷹使者實君座上作

玉爪凝殘雪。金眸瞑落暉。可憐沙塞闊。欲傍翠華飛。

奉贈大將軍巴公

珠旗錦繖照吳鉤。玉珮花驄金絡頭。元塞舊傳朱鷺曲。彤庭新賜紫貂裘。猗開萬嶺邊聲合。境拓雙城戰氣收。欲設南宮誰第一。功高獨有冠軍侯。

奉贈副帥薩公時專鎮寧古

彤墀詔下拜輕車。千里雄藩獨建牙。共道伏波能許國。應知驃騎不為家。星門晝靜無烽火。雪海風清有戍笳。獨背秋鷹飛鞚出。指揮萬馬獵平沙。

詠虎追和梅村夫子

叢風雄閣鬬鋒神。五日符懸辟厭新。不見赤刀傳粵咒。還從綵勝識雄寅。黃衣綬就金仍盛。白額描來繡未真。莫訝使君能化虎。繭絲元是負嵎身。

詠鶴

玲瓏玉骨倚風疎。莫向綸竿怨豫且。散雪豈能侔皎鶴。凌雲何意起枯魚。身餘刀俎腥猶在。寵待軒墀翅自舒。誰道波臣非羽族。琴高赤鯉亦騰虛。

詠猴

自許孤高飲澗盤。求林誰作野賓看。只憐風外吟枝穩。那識雲邊嘯侶寒。無日巫峽巴客淚。有綬宜著楚人冠。君身可是猿供奉。一賜金貂認欲難。

第六十九冊

贈陳昭令

葉葉紫貂衣。秋風錦鞚飛。長圍不肯入。獨背海青歸。

欲逐狐蹤去。回鞭萬仞岡。笑攜雙白羽。射殺兩青狼。

觀獵贈陳昭令

颯颯旌竿雪未休。弓聲霹靂徧林邱。馬嘶秋草搖珠勒。鵰掠寒雲下錦韝。挾彈自矜文士健。揮鞭不逐貴兒遊。少年樂事南山獵。誰羨家聲山逆侯。

獵後再贈昭令

金笳馬上北風哀。獵罷爭傳鸚鵡杯。愛射黃羊重插羽。欲呼蒼隼却登臺。沙雲壓地貂旌捲。營火連山雪帳開。明日沙林還逐兔。酒酣更起刷龍媒。

都統郎公奉使塞外賦此奉贈

清秋驛路靜氛埃。落日鳴笳使者來。早拜千牛陪鳳輦。新驅駟馬出龍堆。旌飛楊柳城陰晚。帳擁芙蓉劍色開。多少冰天遷客淚。待君歸奏建章臺。

柘弓斜月綠弦鳴。珠服如星照玉纓。穿札久分中貴寵。趨朝爭識小侯名。每調生馬期門出。獨鞚輕鵰傍壘行。知爾羽林誇健手。肯教馳射數邊城。

送人之騶青江

蘆管淒涼鴻雁天。北風空磧暮蒼然。騶青江畔重移帳。回首沙場又十年。

送陳昭令之兀喇十韻

野館驪歌咽。晴郊騎從行。快心看往路。屈指問歸程。曉帳氈廬重。春衣錦帶輕。雲峯馬上出。雪洞鳥邊明。林闊貂餘跡。江空雁度聲。年光寒食近。邊色旅愁盈。楊葉遙分塞。松花曲抱城。留同隨薊別。早擅幕中名。露布推書記。風流想步兵。不知鼙坐客。何似藥籠生。

春暮江上凍解同諸君放舟至白崖口賦示十韻

晶晶流澌盡。悠悠放艇孤。鶩心惟節序。遊目且江湖。晚雁光初汎。魚龍氣欲蘇。青春生水際。丹景豁天隅。瀾淺聽偏響。波平望或無。不知風帆駛。帆一作去聲杜詩布帆且勿驚祇訝峯巒趨。旅眺還增嘆。江湄亦自娛。人應尋弋釣。家本在菰蘆。浩蕩滄洲思。艱危絕塞軀。莫令悲負羽。從此問乘桴。

奉寄安大將軍二十韻同鐘徵惟作公以寧古副帥擢鎮奉天

今日須頗牧。維公翊禹湯。九重頒虎節。萬里拜龍驤。自北雄天府。居東本帝鄉。官因留守重。才是折衝長。鋼鐵申軍法。金貂襲御香。權兼趙京兆。威著杜當陽。開幕珠旗月。行邊鐵騎霜。令嚴師自肅。政簡物皆康。坐運中黃策。行消太白芒。士心依大樹。海氣淨扶桑。舊內虛鵷鷺。新城扼鳳凰。鳳凰城在鴨綠江上遼之南境也盾今三輔詔。那用五兵張。營有蟄龍種。車無薏苡裝。每嗤卿食雁。不入馬如羊。饒俗猶應改。仁風遐已翔。丹青應早畫。赤白逐空囊。錯甚功書竹。懷哉淚染裳。忝君曾復借。買父耿難忘。途遠重關外。心懷

昔座傍揖容長裾倨.哭怨嗣宗狂.一別類元燕.千山恨白狼.尙思乘月嘯.久能卷波觴.衣敝窮變挽.昔騰履幾行.報恩腮未嫌.述德颸偏傷.窮鳥哀元淑.無魚愧孟嘗.何時射柳騎.重過浣花堂.公望方調鼎.予生且賣漿.沛宮雲正紫.遼隧草初黃.努力登三事.從容靖四方.誰知擊壤代.有客慟龍荒.

寄顧梁汾舍人三十韻

昔歲家吳會.諸公問越盟.逢君髮未燥.入座目俱成.倒屣才名早.披襟意氣傾.高文何粲粲.雅論各觥觥.
攜手慚連璧.同心喜報瓊.時邀山館醉.每愛水樓晴.夜月窺珠箔.春風徹綺楹.花迎青翰小.柳繫綠騣輕.
麗曲能調管.新詩即譜箏.漏隨銅史促.杯爲玉人擎.但任稱生誕.那知許邵評.群方推二妙.詎不數三明.
往事星霜改.新愁關塞縈.予悲元朔橘.汝謝赤墀櫻.老去餘華髮.書來自素誠.悵恨詢謫戍.款款話平生.
跪讀京魚字.悲吟別鵠聲.風流如在眼.雨泣漲緣纓.末契嗟何托.良儔歎莫并.栖遲成北叟.浩蕩寄東瀛.
暮齒家何在.窮荒歲屢更.將同溫序夢.幸似朱人盲.軍府以予短視特免叫起.世事隨殊俗.生涯共老傖.
鬱龍徒奮眾.鵜鴂恐先鳴.漫說逢楊意.前歲侍中對公以予及白山詩賦進呈.偏難召少卿.疇遊憐轉燭.
今賤愴閒笙.舞鶴鄰遼水.和龍塞外城.三秋空漠漠.萬里獨怦怦.道遠懷瑤樹.宵長望玉衡.如蒙子公力.
終到漢西京.

雜感

甌脫蕭條塞路微.阿球城畔柳依依.遙開駝鹿山初髮.江到牛魚嶺漸稀.戰士中宵看燧火.米船六月寄征衣.冰霜今歲寒應早.旂指諸軍解甲歸.每歲出師.戍黑斤諸部.至七月中.河冰將合.乃歸.

娥娥紅粉漢邊霜.細馬豐貂滿路光.朱幕漫傳翁主號.黃眉爭識內家粧.空憐拂鬢凝花態.莫爲無權笑粉郎.千載奉春遺策在.玉顏那更怨龍荒.時以宗女賜海東諸首領.邊人習以皇姑稱之.其俗男女皆不著褲.

秋風吹磧起鴟鴞.磧路西迴限二遼.鴉鶻廢關仍抱塞.鷙鶩殘壘不通潮.千年城闕人誰識.百戰河山世已遙.窮徼可憐無故老.難將遺碣認前朝.

讀古人詩有感

山川滿目恨滄桑.撫舊悲歌淚幾行.征義豈能肩漢祚.貫高原不負張王.朱虛別後非吾主.白馬歸時是故國.寂寞天涯今夜月.大招何處問瀟湘.

混同江

混同江水白山來.千里奔流晝夜雷.襟帶北庭穿磧下.動搖東極蹴天迴.部餘石砮雄風在.地是金源舊業開.欲問魚頭高讌處.蕭條遺堞暮潮哀.

擬唐人御溝新柳

春光開上路.柳色吐韶年.掩映金溝遠.參差玉道連.倚風條尙細.覆水影初圓.輕翠銜宮雪.微黃嫋禁烟.盡眉空自好.學舞欲呈妍.倘得承攀折.依依翠輦前.

贈陳睿甸十韻

昔謝探元鑠.移真向赤城.已鑑三尺劍.欲掩八公名.家本陳安世.師逢寶子明.顏依金竈駐.身度玉壺輕.
翠水餐霞住.鴻天馭月行.問年枝不汗.卻老樹猶精.方術誰同傳.仙才自屬卿.好將山石煮.莫歎海塵生.
去去憑鯤杖.冬冬度鳳笙.洪厓如可拍.直欲上瑤京.

郎公將還京師賦此奉送

西風吹雁滿關山.愁見蕭蕭四牡還.橫笛清秋縈客恨.衰楊明日爲君攀.紫臺霜落催征騎.丹闕星河啓曙班.極目長安天際遠.離心空望五雲間.

奉酬徐健庵見贈之作次原韻

金燈簾幙款清關.把臂翻疑夢寐間.一去塞垣空別淚.重來京洛是衰顏.脫驂深愧背離賦.裂帛誰憐國還.酒半却嗟行戍日.鴉青江畔度潺湲.

集成侍中容若齋賦得柳穀傳書圖次俞大文韻

落日金鞭上客過.畫簾燈火九微多.當筵誰共抽毫素.一幅吳綃夢楚波.

鮫館龍堂紫練光.停杯與爾話錢塘.玉顏自昔多憔悴.莫向涇陽怨小郎.

年年沙渚掩荒萊.橘社包山夢屢迴.吳中洞庭山.亦有柳毅井.今日爾工圖上見.却憐儂亦牧羊來.

洞庭雲氣曉澄澄.寫入銀屏照錦燈.擲去紅粧千萬隊.酒闌何處問巴陵.

春夜聞笳索限琴字

星轉天街玉漏沈.何人中夜撥胡琴.不須更奏伊州曲.說著邊關已淚襟.

咏史

豈是騷人怨.難忘舊國恩.蕭條湘水上.誰弔楚臣魂.

月夜

月華深夜下金波.綺樹沈沈縟彩多.極目天邊雙桂樹.清輝萬里共婆娑.

補遺

李侍御枉駕因留小飲

涼秋紫塞謫官多.三徑蕭條侍御過.海外聞君名已久.長安別後事如何.且將濁酒澆胸臆.莫爲悲笳嘯歌.放逐幸同堯舜世.儘拚身世老漁簑.

壽郭明府

紅蕖玉檄映晴霞.百里江皋早放衙.風偃訟庭開綠綺.日長仙閣有丹砂.共看香命衣如繡.欲問神人棗似瓜.今日試聽循吏頌.知君清譽滿京華.

送丁泰巖竹秋開府之任湖南二十韻

湘漢雄風地。岣嶁大火峯。芝旗松子宅。茅社竹王封。十載司藩翰。三吳觸鞠凶。傷魚垂拽拽。哀雁失噰噰。
羽檄飛難定。軍儲困屢供。戈船背並濟。井臼夜無舂。望望為霖切。穰穰路濃。千家收玉粒。半壁鄴金墉。
絕塞僵歸騎。公門獲拜龍。相依星改歲。多幸日長冬。馭郡謳歌被。明廷服命庸。列臺森梓柏。開幕展芙蓉。
青草流千曲。蒼梧樹幾重。彼郊忻迓郭。舊城恨徵龔。玉瑲賜初轉。金塘凍始溶。去旌看縹緲。征鐸聽舂容。
扶杖人爭送。攀轅路盡壅。愛碑留石篆。鑄像寫金鎔。江冷鱸應憶。峯迴雁可從。荊揚如一派。仰沫待朝宗。

明妃曲

妾本良家女。奉帝掖庭中。椒閣香消悲曉月。玉階花積閉春風。春風寂寂君恩絕。薄命還教辭漢闕。乍可深宮寵玉顏。誰堪遠嫁啼紅頰。一向天涯去不還。風沙遙望白狼山。鏡中玉筯消春色。馬上琵琶怨朔寒。可憐元朔寒應早。蘆管淒涼沙浩浩。白雪疑飛桂苑花。黃雲不散蔥山草。草色連天氈帳開。蛾眉憔悴妾心哀。夜夜塔蘇青海上。那能重見翠華來。

咏籠鸚應教

黃鸝何睍睆。牽弋下遙岑。不惜雕籠住。承君綺閣深。身微空曉翮。囀巧自春心。已免韓嫣彈。何須更擇林。

戲贈

承恩楚殿前。綠幘自翩翩。著粉春姿媚。簪紅雪態妍。情深陪射兕。寵極織蜉蟬。却笑纖腰女。新粧只自憐。

登樓有懷成容若

雨餘宮樹迴合烟。獨立高樓思渺然。遙憶關山人去遠。不知何處駐香鞭。

和凱公送令兄侍中扈從之作

玉輿避暑出黃華。千里霓旌映塞沙。為問雅宮誰珥筆。馬卿詞賦爛如霞。
廣庭花月自幽閒。一曲驪歌悵度關。應識鶺鴒原上意。長依龍武登前山。

贈葉長民

錦水桃花駿。銅梁杏葉鞦。看君西去日。何似馬相如。

秋笳集雜著卷八

表

擬久旱禱雨　天壇甘霖協應賀表

伏以龍旂風細。九霄沛天子之恩。翠蓋雲迴。萬國仰聖人之澤。蒼后飛泉以界道。早備春時。青弱懸水以行空。爰茲曉陌。慶已通于霄路。懽遂洽于坤輿。臣等云云。竊惟桑林致禱。殷宗自薦于犧牲。雲漢稱歌。周王用禮其圭璧。啓泰山之玉檢。漢號乾封。需嵩岳之金霞。曾嘗秦始。隨西女子。產旱母而焦心。河北神人。降火光而駭目。慨赤衣之司令。致黑蜧之不來。泥人嬉掌于中庭。質文人之謫語。土龍蹻首于元寺。亦茂宰之嬌誣。眺山上之金蛇。何時布影。望臺邊之玉女。幾日披衣。祭駐問于綠叢。漫吞聲于赤炬。豈東海有衛寃之婦。乃旱三年。使南山有戴笠之夫。偏傷六月。茫茫青畝。難逢渭水之牧羊。濰濰黃輿。不見湘川之飛燕。未有應虛形廷。禱土膏于一旦。誠迴蒼極。布觸石於三吳。如今日者也。云云　若龍啓瑞。翠鳳承符。功已邁于大風。祥自昭乎甘露。鸞驚殿裏。玉階敷三秀之華。鵲鵲樓中。珠綫結五雲之氣。偶以天心之微戒。遂煩帝念之焦勞。九重觚几。悉陳鄭俠之圖。三殿瑤封。盡繪豳風之什。爰命屬車而啓路。乃臨郊殿而祈天。隊襍桃花。步青塵而不動。旌開蘭葉。溯淑氣而悠揚。陋漢代之祈年。非關民事。笑唐家之昭應。豈謂田

功。翠華方賁于甘泉。蒼璧已通乎帝座。于是封姨嘯樹。豐隆啓塗。灑潤齊城。豈俟雞巴之酒。森寒石礎。已同張協之詩。溧陽甫工。對良峻而降澤。華山肥䗐。見和氣而余消。山川悉載其恩膏。禾黍並除其螟螣。臣等術謝撤風。人非作雨。幸際蟠鱗之會。謬居拜手之賡。慕刺史之丰裁。隨車致雨。思學士之文采。志喜名亭。况當天地之交孚。爰快神人之胥慶。有心浴日。敢效歌風。伏願勤咨國計。軫念民依。未央夜月。聽虬箭而儆心。上苑春風。視雉媒而勸色。契元圭于水土之後。揮朱絃于宵旰之中。則麥秀三岐。頌聖主無疆之福。禾呈九穗。拜君王有道之祥矣。

序

方輿三其旋堂詩集序

僕聞長雲接塞。將軍傳龍雀之悲。細雨滴籬。客子下鷓鴣之淚。山含秋氣。寫幽恨于銀虬。水咽春聲。托遙情于金雁。番禺南望。柳花之絮無多。張掖西來。葵子之根已少。山來才士。半從飄蓬。自古羈人。偏多篇翰。論輸左校。曾聞楚石之談。編管營州。亦有隨珠之嘆。撫長松而掩袂。攬橫竹而登車。一曲龍吟。因思公子。數聲魚沫。爲憶家山。中土漂搖。尚含毫而緘怨。客堂離別。猶援筆以抒哀。况乎絕塞長征。殊方遠戍。宜其異于關外。遂亭伯于遼東。南雁無邀。北梁已遠。白狼堆外。畏懸度之難行。黃鵠歌中。怨關河之甚渺。已作窮悴之種。能無侘傺之辭。是以毛光祿之在赫連。自述降光之痛。李都尉之居朔野。亦流望漢之歌。豈獨越石悲吟。淚盡扶風之馬。子初雜曲。心搖郢水之魚。已哉。方子與三、才爲藝苑之宗。名在儒流之右。庚子山之文采。父子無慚。劉孝綽之才情。弟兄兼擅。方翔勁羽。忽中長罝。坐京兆之全家。簡頭齊置。爲李豐之

同來。關外俱投。慷慨辭家。淒其出塞。地經絕脈。向天畔而何之。水號斷腸。上隴頭而嗚咽。絃千落月。故國之夢空歸。勅勒浮雲。異域之程何極。拂廬夜靜。能不摧心。服匿晨持。每看沾臆。邊霜似雪。蕭條鐵磧之聲。塞草如烟。淒咽金笳之韻。曲中風土。自操南音。笛裏關山。空吹北部。於是開綸寫怨。流韻陳絃。客路山川。塞天風雪。或車中之贈別。或馬上之行吟。以至異番土風。鮮卑國語。無不調成金石。配結瑤琨。名曰其旋。都爲一集。寄羈臣之幽憤。寫逐客之飄蹤。怨入琵琶。似烏孫之涕淚。哀傳刁斗。感雁臣之苦辛。允爲傳世之篇。聊當述征之作。僕三年久戍。萬里無家。掩泣江頭。已同女子。銜啼帳外。幾類官奴。幸兼誦之。逢君遂同衣之容。汝相攜塞表。似長離之共蘇卿。羈旅關中。等子淵之憐沈炯。凡茲華製。半處分題。妄贅詞于簡端。志悲懷于塞末。庶使咸陽城畔。人傳山水之謠。廣武亭邊。客記落花之賦云爾。

孫赤崖詩序

蓋聞鶴綿湘吹。以去故而增悽。慷慨燕歌。由送離而結歎。是以衡山既遠。促管流音。異國無歸。繁絃縈聽。房陵一去。君王有山木之謳。軍府長羈。伶官有土風之操。執珪懷越。尚藉悲吟。公子留秦。亦傳哀唱。山來志士。遭此窮途。未有不濡柔翰以消憂。托長歌而申恨者也。况夫金河轉徙。銀磧羈孤。水千里而斷腸。塞萬重而絕脈。陳子公戍邊不返。空望長安。移中監還漢何年。傷心遠海。慨其嘆矣。能不泣而。季子赤崖。羈

年擢秀。髫齒知名。才爲談士之宗。人擅藝林之俊。江東二陸。共識清河。鄴下雙丁。先推敬禮。乃以拾塵之惑。遐從棲火之嗟。豈璞難陳。遐陬遂謫。飄零阜帳。遠辭空來。襆被素衣。吳闕長辭。士思迢遞。托黃鵠以供飛。客夢徘徊。指白狼而難越。然而關山箭瘢。篇什偏工。桃館穿空。風流未沫。劉越石栖遑于河朔。詩體淒清。庾子山留滯于關中。賦才宏麗。丁年坐老。而子夜堪歌。于是娛志縹緗。寄情嘯詠。登高攬蔭。覽物摛葩。紫塞亭嚴。興乘除之悲思。白雪關山。激從軍之壯志。寒鴉啼野。夕雁橫天。怨起衣單。魂銷笳脆。氣沈雄而莫展。心侘傺以誰知。及夫臺上瞻鄉。山頭送遠。鴉鶻不見。鬱酌徒傾。晚花月於燕遊。愴風霜于今別。莫不播之淒聲。綿以妍辭。發言而瓊樹相華。命調而銀箏並鳴。捲蘆清吹。譜爲蔡女之文。截竹哀音。綴成邱仲之曲。豈徒伯鸞南適。惟聞五噫。中郎北遷。願成十志也哉。僕舊托攀嵇。近同遷貰。黃壚遊讌。久隔山河。紫塞軍橋。更分鄉縣。攬涕痕于河上。空訴窮愁。鬱愁氣於車前。當消梧酒。北部之符已甚。南館之會徒乖。永念生平。彌嗟弦括。却題短引。爰寄沈悲。嗚呼。蘭忌當門。痛煩冤之何已。蓬悲出塞。憐飄寄之安窮。西氣鬱商。將聽君詩而隕涕。北風千呂。誰披余製而傷神乎。

慎交二集

蓋聞盧郎八米。雅重南朝。魏氏雙珠。見推北海。江頭折柳。還斑管於名流。石上看松。飛羽觴于公子。若夫滿殿芳蓮之伍。早識安豐。迴車朱雀之航。爭觀孝綽。並以盛年馳譽。弱歲知名。白袷文人。烏衣貴選。張廣武獨車之日。步兵嘆其奇才。王山陰總髮之年。僕射驚其明慧。是知英華雁綺。偕攀賢儲。袖將來。還歸吾黨。爰集邑中之秀。以追河梁之遊。客龔懷珠。塵同劉炙。少長咸集。方輿年之蘭亭。詞賦無雙。擬睢陽之鶴渚。布蕙肴而肅觴。願荷衣以過從。

書

戊午二月十一日寄顧舍人書

別我華峯二十餘年矣。江皋塞裘。超忽萬里。每一懷思。淒然彌日。昨歲三月。得華峰丙辰臘杪所惠札。并見懷二闋。頃初二月復從驛使得四月望日札。及彈指集。綢繆之思。溢于毫素。出入懷袖。如見故人。午未之交。知兄宦遊京邑。遙爲雀躍。弟時苦徭役。未遑緘寄。至于解組南轅。則天涯遊子。邈若夢中。嗟乎。我兩人契托。廷復何等。越爲代馬。各在一方。僅從一紙音書。敘廿年離索。人生到此。能不淒涼。弟羈縶蹤。兄定未曉。今略書梗概。俾兄知之。弟以己亥夏。出榆關。抵瀋水之陽。海昌相公欲留弟共居一年。諸帥不許。漸行時。其令子子長、贈我車馬衣裘。六月廿一。渡松花江。時暑甚。因浴于江。遂得寒疾。著氈衣。騎馬行大雨中。委頓欲絕。抵大烏稽。送吏以弟乘騎。特憩三日。同行者皆謂不起。忽夢準提而愈。七月十一至戍所。戍主以禮見待。授一椽于紅旗中。舊遷客三四公。皆意氣激昂。六博圍棋。放歌縱酒。頗有友朋之樂。然一軍飄寄。喪空半文。賴許總戎康侯、孫給諫汝賢、解衣推食。得免饑寒。癸卯春。弟婦來。攜二三婢僕。併小有資斧。因以稍給。甲辰春。幕府以老羌之警。治師東伐。令流人強壯者供役軍中。文弱者歲以六金代役。於

是石濠村吏、時聞怒呼、無昔日之優游矣。乙巳、以授徒自給。其夏、張坦公先生、集秣陵姚琢之、若中、鏤虞、仲方、叔丹季兄弟、吾邑錢德維、及鄙人、爲七子之會。分題角韻、月凡三集。窮愁中亦饒有佳况。其後以戍役分攜。此會遂罷。戊申、蒙恩紳袍、特許優復。弟遂得爲塞外散人。寧古自辰巳後、商販大集。南方珍貨、十備六七。街肆充溢。車騎照耀。絕非昔年陋劣光景。流人之善賈者、皆販鬻參貂。累金千百。或有至數千者。惟吾儕數子、以不善會計、日益涼倒。然弟亦不能捐棄筆墨、與酒削賈漿、逐錐刀之利。短褐藜莧、任之而已。庚戌、諸徒皆散、而歲復旱絀。米石十金。副帥安公、雅重文士。憐弟之貧、以米相餉。而合肥先生、及蔚溪、玉峯、復有見貽。於是翳桑餓人、幸免溝壑。癸丑、大帥之子相從授經。館餐豐渥。旅愁爲解。丙辰春、大帥移鎮兀喇。遂失此館。然執經者亦不乏人。所以僅供薪水耳。弟年來搖落特甚。雙鬢漸星。婦復多病。一男兩女、饔飧不充。回念老母、煢然在堂。迢遞關河。歸省無日。雖欲自慰、祇益悲辛。課徒之下、閒有吟咏。正如寒雁塞蛩、自鳴愁恨。安敢與六代三唐、競其優劣哉。前歲原一札來、索鄙製、云欲刊布。弟深感其意、特寫致之。可三百餘篇。塞外之亂者、黃中失五古七絕二種。悵惜殊甚。今者再抄一册、于四五月間寄覽。彈指集、如雲和楊柳、韶倩堪憐。又如衛洗馬言愁、令人憔悴。兄筆墨如此。少遊美成、更當何處生活。別兄二十年。對此如重覩風流。弟出塞時、未攜詞譜。今得此集、便當按調爲之。正恐壽陵之步、未易相學耳。弟悲怨之深、雖三峽猿聲、隴頭流水、不足比我鳴咽。穹廬愁坐、極目蕭條。夏簟冬釭、淚痕漸拭。安得知我憐我、如華

峯者、與之促席連牀、一傾懷臆乎。弟患難之交、陳子長最篤。但隔在遼海、不得相見。此君風流文采、不減華峯。意氣亦復相類。惜其無命、流落而死。爲之痛心。龍眠父子、與弟同謫三年。情好殷篤。談詩論史、每至夜分。自彼南還。塞垣爲之寂寞。錢德維議論雄肆。詩格蒼老。山陰楊友聲、鐵面虬髯、而詩甚淸麗。若中三錢、才華時妙。不意大者有山陽之痛、而小者復爲濮陽之匿。姚琢之詩、如春林翡翠、時炫采色。陽羨陳衛玉、善諧笑、工圍棋、亦嫣秀可喜。弟時與之奕。今弟之棋、視丙申五月在澄江與華峯賭局時、可高六七子許。張坦公先生、河朔英靈、而有江左風味。雁羣與弟、情致特深。唱酬亦富。未歿前數日、卽處弟在其榻前作行狀。人琴之悲、至今猶哽。敝門人閩中陳昭令、名光啓、秀而嗜學。北州少年、此爲之冠。與弟居止接近。擁爐啜茗、靡夕不共也。此皆弟塞外文章之友。因兄垂訊、聊復及之。前者婚約、爲李嫗所阻。深用悵歎。承復有幼女之約。極荷雅意。果得生還、則我女、兄之子婿也。又何他云。嗟乎。此札南飛。此身北滯。夜闌秉燭、恐遂無期。惟願尺素時通、以當把臂。唱酬萬里、敢墜斯言。裴修兄弟近况何如。念之殊切。凡我舊好、幸俱致相思。南望雲山、可勝淒咽。淒爲殊便、無忘得音。

與計甫草書

三年執別、萬里傷離。故國音塵、殊方縞貲。飄蹤如線。惋悒何言。塞外苦寒。四時冰雪。陶陶孟夏、猶著弊裘。身是南人、何能堪此。每當穹廬夜起、服匿旋持。鳴鏑呼風、哀笳帶雪。蕭條一望。泣下沾衣。嗟乎。故人應爲悽咽。弟自出塞以來、萬端都剗。如泥中花蒂、無復芳菲。而懷友之思、未嘗棄懷。每憶疇年游好、輒便傷心。邯鄲宮人、嫁身斷養、而春花秋月、尙夢深宮。區區歸懷、應同此耳。昨歲冬至、巴公入都、付勒長札、并排律

三十韻、奉寄兩兄。而此緘竟爾浮沈。可爲悵惘。龍荒絕遠。非人所居。夙昔知交、音問殆絕。譎此三年、止得公肅舊冬一札耳。少陵云、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諷咏此詩、益增我勞結。弟久沈異域。語言習俗、漸染邊風。大雅情懷、磨滅盡矣。方欲控弦試馬、作健兒身手。何堪尙與靑雲故人、論騷雅之誼、述詩文之樂乎。高堂白髮、幸遨淸讌、得遂里門。弟雖滯冰天、亦當不恨。若得雞竿再下、早賦刀環。召李白于夜郎、返蔡邕于朔野。葛巾野服、返迹邱園、與我兩兄促坐言哀、銜杯道故。此亦再世之樂也。嗣皇在御。才士畢升。努力良時。勿以故人爲念。老伯暨老伯母、應俱萬福。茲因程年兄歸南、勒此布心。相思之深、非筆所悉。遙瞻南斗、涕泗何云。

又

離別三年。關山萬里。冰天淒冽。積雪嵯峨。索處穹廬。軫憂終日。遙思我友。勞佇如何。昨年遼瀋、吾兄屢屆我若處之中。衡鄰摧心、慰藉倍至。等公孫之奔走、似田叔之周旋。愧荷深情、猶在心骨。廣陵佛舍、向與疇老杯酒終宵、挑劑笑語。何圖此別、遂隔死生。永念舊游、寸腸欲裂。弟形殘名辱、爲時僇人。垂白衰親、盛年昆季、吁嗟何罪、相率播遷。旣無子幼其豆之辭、而有文淵薏苡之痛。已同從嗣遼海之冥、而復坐李豐陪上之條。生世不辰。遭此奇酷。身流絕域、名入丹書。雖視息猶存、而已同枯骨。每一念及、忽不欲生。向在故鄉、意氣豪上、嘗欽庾子山、沈初明、以如許才筆、羈旅殊方、雖藻翰如新、而平生蕭瑟。每讀哀江南賦、及通天臺表、未嘗不掩卷欲絕。豈知今日身丁枉濫、百倍斯人。魑魅爲鄰。豺虎同穴。煩冤侘傺、誰可訴語。卽復生平故人、亦復棄如糞壤、視同腐鼠矣。不弔昊天、一何至此。昨歲出塞時、長安諸公、哀其窮乏、餉以百金。稍得墊料衣貲。支離道路。及屆瀋京、便已懸磬。賴陳子長解衣推食、事事周全。揮淚贈金、情款綢悉。旣將東發、復謝我鞍馬。以崎嶇塞外之路、險甚蠶叢。紅鑄烏稽、十步九折。若非駿足、已委溝中矣。弟雖年知契、幾徧三吳。嵇阮之交、亦頗不乏。及遭患難、轉徙窮途、乃初無一慷款之人、周我涸轍。此古人所以致重于窮交也。放廢以來、萬緣都廢。惟雕蟲一道、猶尙纏綿。塞天無事、寂坐荆扉。斧冰炊稗、以充饑渴。所攜故簏、尙有殘編。每啜糜之暇、輒與龍眠諸君子、商確圖史、酬唱詩歌、街談巷曲、頗成一集。取揚子雲哀屈之文、命曰質離。入秋以來、復事賦學。妄謂可以規模江鮑、接跡王揚。但負罪之人、爲時擯棄。縱調如白雪、才似和璧、亦將唾涕視之矣。彼才不逮于中人、名不出于里閈、一旦身躋雲霄、從容臺殿、雖復伏獵侍郎、金根埃理、得其片言隻語、以爲韓歐復生。兄聞此言、得無駭其任誕乎。客緒邊愁、百端橫集。停雲之念、無時去懷。但恨元菟黃龍、渺在天末。不特把袂銜杯、難尋佳會、卽雁書遙訊、慰我離愁、亦眇不可得。十年神契、睽絕如斯。憶昔撫今、愴恨何已。杜少陵云、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信非虛語也。懷念之什、頗有數章。欲便錄寄、以當良覿。恐此札逆時、正兄等春明得意之日也。

譚瑩玉生覆校

秋笳集附錄

余弟漢槎自塞外貽書徐健菴以所著秋笳集奉寄令健菴函謀剞劂不負故交萬里之托余為愴然感泣賦此志謝

吳兆寬 宏人

嗟爾磊落倜儻之奇才。觭首南國雲烟開。青春翻飛摧羽翮。玉樹蕨萎委草萊。可憐九死身名在。風流文采使人哀。自昔一去遼城北。生入玉門無消息。悲尊離居廿載餘。雲海茫茫隔顏色。我欲從之渡桑乾。冰雪巉巇關塞黑。憶爾魂夢頻往來。容華憔悴恐不識。長風秋靈雁鴻飛。帛書繫足向南歸。吹墮庭前開尺素。含情緘怨淚沾衣。一札殷勤貽舊雨。（謂健菴）感恩道故此中寓。鄭重新詩數十篇。展卷如向邊沙語。歷徧山川名狀難。開襞鴻濛漸如故。髮窮冰天未足奇。山經水注那曾數。單書萬里度遐陬。獨限流人滯一枝。山鬼窮竄陰崖窟。魚龍嘯舞青海湄。屈原澤畔行吟苦。阮籍窮途祇自悲。黃沙白草供詞賦。並入君親朋友思。地非蒼梧龍。斑竹啼痕若可掬。身非蜀道行。月峽哀猨苦為聽。壯歲沈淪頭漸白。空將詩卷傳荒磧。不遇知音識者稀。嵐名千載誰相惜。世路悠悠幾歲寒。交態浮雲感今昔。東海先生尚有心。鳳池結念無衣客。追憶平生節酒流。撫恤患難心手盡。對此往復思纏綿。浩歎把酒欲問天。青蓮放逸夜郎日。學士文章海外年。奇文異響公天下。勿教蒼頡泣無傳。吁嗟才士遇與不遇安足論。立言要使垂久遠。莫嘆虞

翻骨相屯。得一知己可不恨。

答徐健菴司寇書

兆騫頓首頓首奉書健菴大兄先生足下。六月二日、驛騎至會寧。伏承書問。又以僕衣食之憂。惓惓相卹。為德甚厚。至欲索僕生平譔著。付諸剞劂。無使湮沒。嗟乎。此豈僕素望所及哉。僕少時謬不自料。與海內諸賢。馳騖聲譽。維時足下兄弟為先登。而僕竊附其後。選集鐫行。頗蒙採入。今則顛連無告。不祥姓名。為人唾棄。何敢復出其技。以爭鳴當世耶。遭難以來。十有八年。雖時親友。望以書見及。惟足下兄弟、及蓀溪少宰。惓念舊故。撫慰周恤。於義為已過矣。又何可以窮愁之辭。重累左右。故三年前。足下貽書及之。而僕逡巡未敢應者。以此也。今足下終不鄙棄。復見徵取。乃識大君子之用心。而僕之妄自疑度。適為固陋矣。然足下無乃睹僕往日。而不知僕枯槁之餘。豈復有葩華哉。古今文章之事。或曰窮而後工。僕謂不然。古人之文自工。非以窮也。彼所謂窮。特假借為辭。如孟襄陽之不遇。杜少陵之播遷已爾。又其甚者。如子厚柳州。子瞻儋耳已爾。至若蔡中郎髡鉗朔塞。李供奉長流夜郎。此又古文人困阨之尤者。然以僕睹之何如哉。九州之外。而欲引九州之內之人以自比附。愈疏闊矣。同在覆載之中。而邈焉如隔夜泉。未知古人處此。當復云何。以此知文莫工于古人。而窮莫甚于僕。惟其工、故不窮而能言窮。惟其窮、故當工而不能工也。萬里冰天。極目慘沮。無輿圖記載以發其懷。無花鳥亭榭以寄其興。直以幽疑惋鬱。無可告語。遂托筆墨。以自陳寫。然遐謫日久。失其天性。雖積有篇什。亦已淆錯潰亂。不知其所云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夫知其當已而不能自已於吟者。此僕比日之心也。古之論文章者。不以其人之貴賤榮辱。今則不然。昔盧次楩與王李七子同時。其才固相軒輊。不幸下獄。其所撰蠛蠓集。微元美諸公幾不著。因歎古今文人。觸忤網羅。不遇知己。卒以無傳者。可勝道哉。今海內理平。文治日盛。足下兄弟、得位行道。天下文章。翕然歸于三徐。言論所及。藝林以為宗。今不鄙僕。欲序而梓其所作。使天下知劫灰寒地。猶有燐光。則僕雖終淪廢。豈有恨哉。少作故有刻稿。患難後度已散失。請室諸咏。稍有存者。今所錄詩賦若干篇。皆己亥出塞後作。昨歲插哈喇之亂。倉卒中遺亡百餘篇。睽離日久。無所取正。恐日就蕪陋。不復自知。望加刪定。以質當世。幸甚幸甚。兆騫再拜。

跋一

右集詩文共八卷。先君子漢槎先生所作也。先君少負大名。登順治丁酉賢書。爲仇家所中。遂至遣戍寧古。維時大父母在堂。先君忽離桑梓而謫冰雪。觸目愁來。憤抑侘傺。登臨憑弔。俯仰傷懷。于是發爲詩歌。以鳴其不平。雖蔡女之十八拍。不足喻其淒愴。此秋笳所由名也。崑山徐健菴先生。悲故人之淪落。千里命介索其草稿。梓以問世。古人之交情。不以窮通少異。有如此者。洎乎長白賦奏。而特邀當宁之知。沈冤昭雪。賜環歸里。張儉返于亡命。蔡邕召自兇鉗。推轂者總屬鉅卿。延譽者半由名士。方且謂一生抱負。抒展有時。何圖乍入玉門。遽捐館舍。鄙人所以抱恨終天也。今桭臣年過六旬。追思往日。幾同隔世。傳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勿知。不明也。知而勿傳。不仁也。桭臣愚蒙不肖。既不能發名成業。以顯揚我先君矣。敢復蹈不仁不明。致使先君沒沒于後世哉。爰就舊刊。增以家藏。析爲八卷。彙成一集。其前四卷。係健翁所刻。後四卷則桭臣所增也。後集爲戍所暨歸來所作。前集及雜體詩二卷。皆少年所作。序表書記。則合新舊所抄輯而成。不分年月日。蓋先君垂髫之歲。即好吟咏。加以身際艱難。著作頗富。奈壓丁顛沛。存者無幾。當健翁索稿之先。値有老羌之警。遺失過半。彼遇插哈喇之亂。都統唐公。限三日內。合城滿漢俱遷至必兒汀避難。及扶櫬南還。覆舟于天津。而沈溺者又過半。今此所補。皆從故舊處搜羅所得。殆未及十之一二。至于駢儷之體。向與陳陽羨齊名。乃集中所有。僅此數首。尤可痛惜。聞之崑山某氏。

收貯頗多。桭臣曾力爲尋訪。而已移居村舍。然終當物色。以成全璧。是則鄙人之素志也。是役也。其訂訛校讐之功。姪恆叔之力爲多。亦不可不記。雍正丙午秋八月男桭臣謹跋。

跋二

右秋笳集三卷。西曹雜詩一卷。前集一卷。雜體詩一卷。後集一卷。雜著一卷。共八卷。國朝吳兆騫撰。按兆騫字漢槎。吳江人。蘇州府志稱其少有儁才。與慎交社名聞遠近。順治丁酉。舉於鄉。以科場蜚語。逮繫遣戍寧古塔。康熙辛酉。徐健庵司寇。爲之納鍰。放歸田里。亦成容若侍御力也。徐菊莊續本事詩。稱漢槎奇才絕豔。數奇淪落。萬里投荒。驅車北上時。嘗託名金陵女子王倩娘。題詩驛壁。以自寓其哀怨。兩河三輔間。多有和者。故計改亭詩云。最是倩娘題壁句。吳郎絕塞不勝情。詩今載集中。則爲豫章劉素素倩娘其姊云。夫漢槎以美才獲雋。偶緣蜚語。遂罹重譴。倒見當日功令之嚴。而國初諸老。如徐健庵、王漁洋、宋商邱等。於其在獄、出塞、入關。均各有詩。憐才雅意。尤不可及。至顧梁汾、金縷曲二闋。則更沈著真摯。非血性男子不能作。然余尤服膺者。則吳梅村悲歌贈吳季子七古一首。如淒風驟雨。驀颯而來。殆兼感遼左故人陳素庵相國事。故言哀入痛歟。相國固與漢槎同時遣戍者也。梅村詩原評。稱漢槎極人世之苦。然不如此。無秋笳一集。其人恐不傳。天之阨之。正所以傳之也。諒亦國初諸老之筆。噫。天欲傳之而定阨之乎。其然。豈其然乎。哀其遇。特出藏本重梓之。校畢爲之黯然。咸豐壬子上元後二日、苦寒。南海伍崇曜謹跋。

離菰集

焦循撰

序

曩者、薄游維揚、焦里堂先生出詩相質。攜歸浙中。與一二老壺。傳寫吟諷。無不蘧然心服。思慕其爲人。越十七年。復客邗上。先生有才子子曰虎玉。復以詩相質。一再誦之。其心服無異謂先生詩特也。予惟詩之流派不一端。其要不外乎誠而已。記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詩曰。其風肆好。其詩孔碩。皆言誠也。非可以僞而致也。夫惟忠厚悱惻之誠。蘊積於詩之先者既深。而後感於物而動。不獨言志述事。可以揚清激濁。風厲末俗。卽流連光景。亦必寄托高遠。有長言之不能盡者。此誠之不可揜。所以入人最深也。雖然、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又有道焉。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夫發乎情者、衆人所同。而止乎禮義、其功非淺近可至。蓋自風騷以降。作者咸有纏緜要眇之思。而要其極。則必有持之弗失者。以爲歸宿。易曰。修辭立其誠。言辭之不可苟也。顧世之爲詩者。不究源流之清濁。風旨之芳臭。好爲新奇汗漫之詞。矜能角勝而不已。毋乃知發而不知止也歟。君家三十六湖之濱。據水木最勝處。菰蘆千頃。彌望眇然。閉門卻埽。名父子自相師授。視世之翕翕噉名者、若將浼焉。其或懷人感事。托爲詠歎。溫厚篤摯之情。寄於中者。油然不能自已。而又持守矜愼。惟恐不合於古。故物疏道親。發興遐而寄意遠。非矯而不能放方者所及也。可謂誠也已矣。君於經學最深。未冠卽博通諸家義疏。闡明三角八綫之法。今更著書述古。爲遠近所宗。嘗惜鄭康成、孔穎達諸儒。經術紛綸。其詩歌無所表見。君以得諸四始五際者。爲之補其闕憾。則又前人所難也。

予讀君詩。既卒業。因推原詩之必本於誠者爲之序。兼以質諸先生。其何以教之。

嘉慶二十年、秋、八月、既望。吳興徐熊飛拜譔。

序

離菰樓集二十四卷。吾師焦理堂先生所著也。先生博學。工詩古文。自少卽與雲臺兄齊名。辛酉科始中鄉魁。僅一會試。場中擬元。久之。榜發被落。年四十外。足不入城。築雕菰樓。以著書自娛。亭時往請業焉。嘗憶乾隆乙卯、秋、先生來濟南學署。亭隨侍策騎。遊鵲華諸山。興會淋漓。頗自詡其弧矢四方之志。又嘗於嘉慶壬戌冬。來杭州節院。亭同放棹西湖。冒雪敲冰。聯句於林處士梅花墓下。感慨嘯歌。幾莫掩其胸懷高邁之風。儼遊如昨。墓木已拱。校刻遺編。益深傷悼。

道光四年冬。十月。受業儀徵阮亨謹識於珠湖草堂。

雕菰集紀略

儀徵阮芸臺宮保元、定香亭筆談云、焦里堂、江都人。樸厚篤學。邃於經義。尤精於天文步算。與李尚之、凌次仲、爲談天三友。秦道古、李欒城之書。久無習者。里堂與尚之特講明天元一大衍求一之術。所著有羣經宮室圖。里堂學算記。毛詩傳箋異同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詩釋地。乘方釋例。孫子算經注。皆能爬梳抉摘。多前人所未發。餘事爲詩詞。亦皆老成。

江都王柳村上舍豫、羣雅集云。里堂、江都人。嘉慶辛酉舉人。著雕菰集。里堂與江鄭堂。皆以淹博經史。爲藝苑所推。時有二堂之目。

儀徵阮梅叔明經亨、瀛舟筆談云。吾鄉善天文者、國朝自陳厚耀以下。代不乏人。今時如焦里堂師沈方鐘、其錚錚者也。方鐘嘗撰星球圖說一篇。質於家兄。文法仿考工。而語足以達之。有劉原父擬經之精。而無戴東原制圖之晦。斯可貴也。里堂師步算之外。尤精易學。英煦齋冢宰。稱其過於孫明復、李泰伯。

甘泉江鄭堂上舍藩、漢學師承記云。焦里堂、名循。一字理堂。江都人。家黃子湖。嘉慶辛酉舉人。聲音、訓詁、天文、厤算。無所不精。淡於仕進。閉戶著書。五經皆有撰述。刊行者。羣經宮室圖考。理堂算學。易學。北湖小志。

儀徵李艾塘上舍斗、揚州畫舫錄云。焦循、字里堂。北湖孝廉。熟於毛詩三禮。好天文律算之學。與兆玨、鄭

偉、王準、皆與之游。所著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三十卷。毛詩釋地七卷。羣經宮室圖二卷。禮記索隱數十卷。焦氏教子弟書二卷。又有釋交釋弧釋輪釋橢。乘方釋例。加減乘除釋。共二十卷。皆言算術也。本朝推步之術。王梅之後。則有江慎修戴東原錢曉徵錢溉亭二家。尤精。與里堂友者。汪孝嬰凌仲子李尚之。並通是學。李尤善。爲錢之高弟子。錢稱其愈己焉。里堂之子廷琥。字虎玉。亦善三角八線之法。

儀徵阮仲嘉明經亨、淮海英靈續集云。焦里堂先生學行誠篤。尤精推步之術。四十外足不入城。築雕菰樓。藏書數千卷。著北湖小志。雕菰集。易學。孟子義疏行世。卒年五十八。亨輓聯云。學易重雕菰。記侍先生杖履。明經愧桃李。曾居夫子門牆。

通儒揚州焦君傳

阮　元撰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玨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蔥、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即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錢。阮公府君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淸公取補學生。年二十二。補廩膳生。次年。丁父暨嫡母謝艱。自殮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臥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游。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游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游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游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殷宜以夏病多卒。君哀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玨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而讀書著書恆在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瘧。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廷琥。廩生。孫三。授易、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

周易孟子專勤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瘥。誓於先聖先師。盡屛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非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嗑。即噬嗑之噬嗑。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君易學既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荅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荑稊樽酒。假借有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屛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學爲斅。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厮。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褻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尙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卽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顚。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旨。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

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尙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衞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繁複無次。戴庶常勾股割圜記。務爲簡奧。變易術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愼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縣李君尙之、歙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尙之。尙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尙之敍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欒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教子廷琥曰。李欒城之學。余旣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涬黯黮。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廷琥。廷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發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卽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田山疆古歡集。鴻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涘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宿居北湖。忠孝行誼。載於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於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採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稗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邗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顚末。或朋友之書。雖經史子集、卽小說詞曲。亦必識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廷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愍孝論一篇。皆有補於世教。君之文集手自訂者曰雕菰集。

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恆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卽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煦齋先生見君易學。敍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苦吞三易術通靈。子廷琥。能讀父書。傳父學。端士也。

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過於元矣。今君雖殁。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諗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一大家爲可遺也。

離菰集目錄

卷一
賦六篇
卷二
詩四十八首
卷三
詩九十三首
卷四
詩一百四十一首
卷五
詩一百三十四首
卷六
贊三十七首　頌一首　銘九首
卷七

雜著十二篇
卷八
辨十一篇　論七篇
卷九
解十七篇
卷十
說二十七篇
卷十一
釋五篇　考十五篇
卷十二
議四篇　答問七篇　狀一篇
卷十三
書十篇
卷十四
書十六篇
卷十五
序十五篇
卷十六
序二十五篇
卷十七
序十篇
卷十八
跋十篇　書後十篇　題二篇
卷十九
記二篇
卷二十
記十二篇
卷二十一
傳十一篇
卷二十二

碑一篇　墓志銘十篇　墓表六篇　家志一篇
卷二十三
事略三篇　事狀一篇　書事五篇
卷二十四
告文一篇　祭文五篇　誄辭一篇　哀辭三篇
右共二十四卷，文三百二十六篇，詩四百二十首。
嘉慶二十二年，歲在丁丑，正月二十九日，江都焦循手訂於半九書塾之仲軒。

雕菰集目錄

卷一　賦
成大人賦　招亡友賦　假山石賦　象非賦　謚賦　弔松賦
卷二　詩
荒年雜詩　李貞女詩　巴貞女挽歌　姑惡惡　趙氏門前杞　周縣丞奴　雲貞行　哀小甲
虎猇吟　惠民阿姊行　番薯吟　甬江棄婦行　四哀詩　龍山慈孝歌　慈竹居　琴歌爲楊
蟹亭姿作　兒郎啼　蠅變蚊　黃鳥吟　弔忠毅李將軍三首　擬殘形操二首　擬古謠　杜
鵑　酒與卻梅一首示賣花者　友人贈金，無所用，購木以其半作屋，其半作棺，或謂余任達，作
此解之。　鸊鵜辭　湖之魚　筋骨篇　賣牛　買石　伊太守挽歌　與人論詩
卷三　詩
顏光祿作織女寄牽牛詩，擬爲牽牛荅詩。　壬寅春，兩雪，十數日不能出，客亦不至，輒以詩自娛。
得十二首。　秋水　雨後憶田家苦事　浩歌行飲李氏齋中作　北門送客行　題吳玉松太史
除夕游山圖　題黃宗易縣尉印譜作　題朱敬亭郡丞乘舟圖　乙卯閏二月三日小滄浪修禊
佛峪　龍洞　官柳　香樟　烏篷　江鷗柱　晚泊慈谿　林庚泉歸天長，索余詩爲母壽。

禹陵　同年哥　江山船　鸕鷀船　由蘭谿至金華道中　寄舍弟歸自太原　題黃文和雙橋
一石一梅花圖　題汪飲泉林屋幽居圖　歙縣方雨村贈紅豆，以詩謝之。　阻風燕磯，三日，病滯
下甚劇。　病愈有作　天界寺　自半望之崑山　邳州渡　吳玉松太史言刑部藏金溪背道僕
所藏書，明日至鐵廠訪之。　麈尾　泊車邏　鰍魚口　村中草木詩　滕陶陵鼎五言一首　田
家　治平寺　石坊　登甘泉山　薙草　夜渡朱家湖，迷路入趙家溝。　和黃曾卿湖上對月詩
先人手植山茶，向時左畔生一小株，二十年，高五尺許矣，其右又生一株，越五六年，高二尺，今春
開花，殊可人意。　賣花人以野卉一叢見遺，花類牽牛，葉似杏而有齒，伊云紫金鐘，核之乃桔梗花
耳。　叢竹中植紅薇十數本，長夏盛開。　讀易有悟，忽聞竹中鳥聲。　擬古三首　雨君詠　足疾
題阮梅叔珠湖漁隱圖　記得一首哭汪孝嬰　冬日雜吟九首　冬暖作　後湖觀打魚歌
卷四　詩
春日新晴　己亥金陵道中　九日　姚仁和百歲　戊申元旦　訪鍾保岐　舟行　題獅山僧
寺壁　哭顧超宗三首　寄阮芸臺孝廉　江村二首寄城中諸子　嘔血　荅朱休臣　內人三
十　秋居　枯坐　董子祠　琴　老將　贈邱縣劉松嵐明府　秋暮　雞鳴寺　大疫室人幾
死，弟復感之不寐作此　追詠九日二首　幽居二首　露筋祠　汜水　漁灣　陰平　西旺
長山途中寒食　青州五首　登州雜詩四首　江定甫贈刀作詩酬之　寒亭　阮學使招同
馬秋藥比部徐偈庵太守顏運生教授孫淵水江定甫兩文學小滄浪亭雅集余賦二首　半城
紅葉二首　落葉　西湖四首　雪後泛舟　生日有作　從阮學使按試紹興和學使呈諸友原
韻　送人歸東吳　湖州弔吳閶次太守　舟宿富陽和蔣竹塘孝廉韻　七里瀨登子陵釣臺
出七里瀨行建德道中　過蘭谿至羅富灘　過帽頭灘至龍游　人日立春汪比部對琴先生會
郡中諸老裴賦詩屬余步韻　丁巳十二月立春前一日小集李冠三寸草齋中同詠者十三人
快園雅集詩　秋夕晚靜聞鄰琴　題吳縣孫壽堂花南老屋塡詞圖并懷李尚之　歲乙卯熊柱
卿邀同人於搨影園爲文酒之會，今三年矣，柱卿復修前事，人倍於昔，而昔日同人則沒者與未至
者居其半，分牋擱管，感慨係之，卽以寄凌二仲子　楊都尉移鎭安慶有詩來作此以荅　足擗
燕磯阻風　辛酉元旦登吳山第一峯　題范陽湖廣文松下采菊圖　王江涇　登雞鳴埭歸舟
自蓮花橋步至地樓與兒子廷琥聯句得十韻　送汪孝嬰之六安　同孫淵水游龍非遂至理安
寺　題安定書院壁　張古愚太守招同趙味辛司馬何蘭士太守孫淵如觀察暨江子屏汪孝嬰
李濱石雨中泛湖夕飲於倚虹園　堰頭過談階平　劉智廟　任邱道中　題幽中壁　崇效寺
看花　同鄭柿里劉芙初唐竹虛汪珊樵游釣魚臺　贈別汪珊樵　鄭州　與朱椒堂月下聯句
二首　效四聲體　吾無聲　共放　汪孝嬰訪余來湖中喜而有作　今歲　百尺梧桐閣爲
汪小舟作　蠶　郭公　與汪孝嬰登泰州望海樓　夕陽　湖村　慈竹　哭鄭孫貴齡　己己

秋楊竹廬都尉過半九書塾小飲明日作此乞和　庚午九月二日竹廬都尉邀往諦芬莊看桂
登雕菰樓有作　風雨破蕉葉作七言嘲之　白菊　答友人　閒吟　階下決明盛開偶得一律
坐　偶然　應　塾中海棠自戊辰開後四五年不花癸酉春三月盛開光豔照人花老矣恐發
洩太過明歲又將不花流連不已記之以詩　村居五首　後村居五首　王黃州以鏤帶花名不
雅馴改曰海仙余植數本今年盛開鏤帶之名尙矣斥之爲俗未以爲然詩以解之　哭鄭柿里舍
人　野外　僕素少交游邇年家處尤多疎闊昨聞武進臧上舍庸卒於京師今又接歙縣孝廉方
正程先生瑤田訃愴然久之率成二首　放船一首丙子秋分日作　詠茄　製榴成詩以落之
至後　己卯除夕枕上作　閒窗

卷五　詩

古意　題畫　新月和族兄子均韻　六合道中　長干里　方景二公祠　病起柬顧超宗　歸
來　喜張步樓至　秋夜　坐　送羅蓉齋歸海州　莫愁湖　看琴　聽曲　西子　荀卿墓
歷下亭　題王椒畦孝廉畫山水　題美人對鏡圖　章邱道中　牛山　阮學使試登州畢遨遊
蓬萊閣望海市不得或舉蘇長公禱海神事作此以解之　灘河　小姑河　秦淮　烏鎮　錢塘
江　孝娥江　錢清江　復過梁湖二首　紹興試院夜興　渡錢塘江望六和塔　之衢州望家
書不至　出衢州十里宿雞鳴山下　定山　白秋海棠　秋江曲三首　題女子郝玉蟾畫二首
題程左恬風木圖　石門　西湖竹枝　茗花題合歡圖畫二首　竹枝櫂　白溝河寄李滄石
北征曲　題孟郊詩集二首　壬戌五月晦日江文叔邀同汪台蓄張開虞蔣春樹袁又愷集康
山草堂　杭州雜詩二十二首　寒食曲二首　擬樂府　抱孫　戊辰之春塾中海棠盛開意有
所觸率作兩絕句　高義　決明　村居漫興五首　偶書黃山谷蘇東坡事　曉起　不寐　三
月晦日效宋人詠牡丹　立春　買菊　奉和楊竹廬都尉　贈漁父　迎春柳　觀村劇二首
夏月階下小花數種相續開謝偶然成詠得八首　小樓　春寒二首　落花曲三首　苔　草
雞聲　銀薇　初夏雜詠二首　雁來紅　秋芍藥　乙亥春丁香海棠盛開喜羅養齋汪晉庭至
友人論史事作此示之　啅啅　夜來二首　巴蕉舒第四葉其畔罌粟鮮紅豔麗詩以當畫
薄暮坐紅薇翠竹亭望湖

卷六　贊　頌　銘

讀書三十二贊（曉庵遺書　曆算全書　學春秋隨筆　[illegible]水道[illegible]　音學五書　聖門釋非錄　古文尚書疏證　[illegible]句讀　尚書後案　儀禮章句　儀禮正義　尚書集注音疏　禹貢錐指　易圖明辨　[illegible]書錄　周官祿田考　史記志疑　禮箋　鄉黨圖考　深衣釋例　孟子字義疏證　弁服釋例　易例　爾雅正義　易漢學　經讀考異　左傳補注　文史通義　通藝錄　六書音均表　說文注　詩經小學　詩聲類　孟子四考　經籍纂詁　十三經校勘記　二十一史考異　廣雅疏證　經義述聞　說文聲系　[illegible]學　燕樂考原　[illegible]算學　[illegible]草　[illegible]　解詁[illegible]　黃鍾通韻）　兩將軍贊（[illegible]）　宋兩先生贊（李泰伯觀　孫泰山復）　李孟贊　陳節母頌　孝斛銘　改水
車[illegible]書檢銘　相墩銘　勁雪銘　團扇銘爲黃春雅作　不離硯銘　黃玨橋關帝廟鐵鑪銘

木瓜杖銘　桃杖銘　古藤杖銘

卷七　雜著

申箴　非隱　冥錢三篇　述難一　述難二　述難三　述難四　述難五　續蟹志　書稿

卷八　辨　論

辨學　辨名上　辨名下　貞女辨上　貞女辨下　誣親辨　四聲陰陽辨　二十八調辨　文
章强弱辨　象刑辨　褒姒辨　[illegible]孔論　虞翻論　棄李論　西魏書論　良知論　愚孝論
周易用假借論

卷九　解

性善解一　性善解二　性善解三　性善解四　性善解五　知命解上　知命解下　格物解
一　格物解二　格物解三　一以貫之解　攻乎異端解上　攻乎異端解下　君子喻於義小
人喻於利解　殺身成仁解　使無訟解　讀易韋編三絕解

卷十　說

說聚　說方上　說方下　說隅　說權一　說權二　說權三　說權四　說權五　說權六
說權七　說權八　說矜　說定上　說定下　理說　文說一　文說二　文說三　詩說　詞
說一　詞說二　時文說一　時文說二　時文說三　昭穆說　岳神說

卷十一　釋　考

釋月　釋軌　釋闕　釋仍　釋譽　廣陵考一　廣陵考二　廣陵考三　廣陵考四　廣陵考
五　廣陵考六　廣陵考七　廣陵考八　廣陵考九　廣陵考十　廣陵考十一　廣陵考十二
廣陵考十三　廣陵考十四　蔡中郎焦君贊考

卷十二　議　答問　狀

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勸倭本鄭注孝經議　依斗定尺議　郡縣議誠　俗禮答問一　俗禮答
問二　俗禮答問三　俗禮答問四　答由人己對示二學生　閱文稱謂答　學宮爾雅答
請立北湖耆舊祠狀

卷十三　書

上王述庵侍郎書一　上王述庵侍郎書二　乞程易田先生爲先人作墓志書　上座師英尙書
書　奉撫上制府書　與朱椒堂兵部書　寄朱休臣學士書　上郡守伊公書　復姚秋農先生
書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與劉端臨教諭書

卷十四　書

復江艮庭處士書　復蔣徵仲書　答鄭柿里舍人問夾南夾北書　上錢辛楣少詹事論七政諸
輪書　答李尙之書一　答李尙之書二　答汪孝嬰問師道書　答鄭耀庭書　答汪晉蕃書

寄段懋堂先生書　與周維周論古晉書　與王欽萊論文書　與趙寬夫論文書　答羅茗香書
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與黃春谷論詩書
卷十五　序
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　代阮撫軍作喪服足徵錄序　代阮撫軍作春秋上律表序　王
處士算學周易解序　後漢書訓纂序　詩益序　衡齋算學序　修補六家術序　豫章沿革考序
天慵堂筆記序　醫經餘論序　劉九經三傳沿革例序　刻詩品序　鄭舍人文集序　吳少
文詩序
卷十六　序
石湖遺書序　揚州足徵錄序　里堂道聽錄序　鈔王鍠夫異香集序　鈔何有軒文集序　鈔
雙虹堂文集序　鈔依歸草序　修貴通志堂經解後序　易圖略自序　易通釋自序　禹貢鄭
注釋自序　毛詩地理釋自序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自序　論語通釋自序　羣經補疏自序
周易王氏注　尚書孔氏傳　毛詩鄭氏箋　禮記鄭氏注　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　論語何氏集解　加減乘除釋自序　天元一釋自序　開方通
釋自序　種痘書序
卷十七　序
姚仁和百歲詩序　朱登三兄弟同壽序　黃茨和七十壽序　送程定甫赴京師序　贈方鐵珊
序　送郡太守伊公歸里序　送吳生序　纂修五烈祠序　習禮格序　舟隱圖序
卷十八　跋　書後　題
改堂閒話跋　武虛谷先生手札跋　徐惕菴太守手書帖跋　江處士手札跋　蜀道歸裝圖跋
湖莊圖跋　緋雅詞跋　杜胡詞跋　憑軒遺筆跋　蝸牛草堂詩跋　書井國語後　書韓退
之毛穎傳後　書蕭劍溪選大歷詩後　書李旰江文集後　書徐文長集後　書潛研堂文集後
一　書潛研堂文集後二　書鮚埼亭集後　書西銘錄後　自書貞女辨後　題嚴禹航先生遺
像　題阮代公先生祀卷圖
卷十九　記
神風蕩寇記　神風蕩寇後記
卷二十　記
張緣園治昆明記　道山雙節記　誠本堂記　半九書塾記　半九書塾後記　上河水災記上
上河水災記下　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登州觀海記　壬戌會試記　學圃記　雷塘話雨記
卷二十一　傳
周縣丞傳　直隸總督椿園楊公別傳　阮湘圃先生別傳　李孝臣先生傳　顧小謝傳　亡友
汪晉蕃傳　石埭儒學教諭汪君孝嬰別傳　葉霜林傳　陳逵夫傳　汪節母吳太恭人別傳

卷二十二　碑　墓志銘　墓表
孝女王淑春墓碑　鄭孝子墓志銘　喬先生墓志銘　李嵩泉墓志銘　儀徵縣學生鄭君暨節
婦吳孺人墓志銘　甘泉優貢生鍾君墓志銘　代阮宮保撰王菩香觀察墓志銘　名醫李君墓
志銘　表叔王容若墓志銘　吳完甫墓志銘　代阮撫軍撰雲南府通判岸亭陳君墓志銘　節
孝誠君墓表　伯祖心吾府君墓表　族父訓導公墓表　范氏墓表　吳氏先塋表　李氏兩大
夫阡表　瓊孫壙志
卷二十三　事略　書事
先考事略　先妣謝孺人事略　先妣殷孺人事略　揀選知縣李君滄石事狀　書謝少宰遺事
書王登亭事　書翁烈婦事　書江都兩生　書家奴陶裕婦杜氏與張麥塘
卷二十四　祭文　哀辭
告先聖先師文　代詁經精舍祭許祭酒鄭司農文　祭故鹽運使司蘅園鹿公文　祭故御史顧
孟亭先生文　祭外舅阮太學文　哀程一亭文　汪母李安人哀辭　謝晨張哀辭　祭黃氏妹
文　邵太宜人誄辭

自乾隆戊戌己亥，習為詩古文辭，迄今垂四十年，所積頗登筐篋，屢加選訂，而未能定。去秋，左臂筋攣，右腕幾不可筆，心甚怏怏。十月，九鳥頭日服一錢，經歲漸柔活，遂可執筆，因先取詩文草稿理之，錄為二十四卷。既成編，為目錄一卷，如右。嘉慶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二月九日，江都焦循手訂於半九書塾之雕菰樓。

雕菰集卷一

江都焦循著

感大人賦并序

乾隆己亥、夏五月、諸城劉文清公、時以侍郎督學江蘇、按部至揚州、循年十七、應童子試、公課士簡肅、嚴浮僞之習、試經與詩賦尤慎重、用是試者甚眾、循幼從范先生學詩古文辭、至是往試、公取爲附學生、復試日、公令教授金先生呼曰、詩中用磻磿字者誰也、循起應之、教授令立堂下、良久、燈燭光耀、公自內出、循拜、公止之、公視循衣冠殊樸質、顏色甚懼、問二字何所本、循以文藪楳花賦對、謹述其音義、公喜曰、學經乎、循對曰、未也、公曰、不學經、何以足用、爾盍以學賦者學經、顧謂教授金先生曰、此子識字、今入郡學以付汝、詢循所寓遠、令巡官執炬送歸寓、明日公謁、公復呼循至前曰、識之、不學經、無以爲生員也、循歸、乃屏他學而學經、循之學經、公之教也、越二十年、嘉慶壬戌、會試在京師、時公已相、兩過公之門、而不敢謁、又數年、公卒於位、循以病家居、聞公卒、北面痛伏而哭、益從事於經學、不敢忘公之教也、感而爲賦、以示後人、其辭曰、

嗟余生之昬鈍兮、又里居之多僻、倚先德之相承兮、不隔我於鄉壁、既羅罝之孔戒兮、惟函通之我責、方負劍而登笑兮、即畫字以爲識、初咸饒以從師兮、誦風雅之三百、師循循其善誘兮、俾吟咏於朝夕、首

之以性靈兮、紆縱之以典籍、道古人之可似兮、期躋躡乎倍迹、絃神榴而大巫兮、琳亦應機而爲雄、伯盜砰砰而窮雅故兮、善瑣瑣而注選、册錯嘩嘩以繫傳兮、鼓鐙鐙於篆畫、或人謂此紛紜兮、非仕宦之所急、攄鐳賀以棲遲兮、義膠言而莫擇、思濛濛而漸汔兮、樞蹇蹇以日迫、維大人能牖人兮、愚爲之開、若清風之吹嘒兮、道無塵埃、日月之高貴兮、公示以階、枝柯之紛附兮、公授以資、魂氣之游散兮、公棲之以俶、雨涼之無歸兮、公導之以江淮、屏糟粕而飲以醇醪兮、尊佳穀於鹵莱、余乃皇皇以識路兮、輕衆口之予謚、恥與境之未見兮、悔前習之已乖、撫平華之尚駐兮、冀名學於方來、行阬岸兮或墜、擬笙札兮在懷、鬼入夢兮與競、髮近藾兮半灰、閱荒歉其無食兮、採微言以療飢、惆悵病其不支兮、竭惰憊而冥思、既超遙而長征兮、惟豁聚之日隨、年倏忽其五十兮、嗟目眩而齒危、心悠悠而未已兮、就學業於何時、𡨦遠至而夬廷、潛兮含綴利之騁馳、溷陽神以妙索兮、數寫定而猶疑、風雨瀟瀟兮、秋夜長、雞鳴不已兮、天有光、魂廷廷而不寐兮、道邈邈而弗忘、瞑𢠳𢠳而間覩兮、儼搖齊於公堂、凜巖巖而在上兮、愛仁我以春陽、獎士類以定品兮、泰有善之必揚、進小家而共語兮、將無微之弗彰、拔英彥於草褐兮、淑立賢之無方、甄儒脺於菰蘆兮、亮何用之不臧、第鑒別於淑慝兮、祗擬議於短長、惟大人之化育兮、迺物與之无亡、譬農夫之力稻兮、彼收穫於倉箱、茲耕耨而灌沃兮、培荒穢而爲良、體元亨而知始兮、柄消息之有常、頌董蒙而袪蔽兮、孚解悖而包荒、官大德而不居兮、利美利而時行、允忠勤於乃職兮、合參贊於維皇、系曰、於休大人、綠降神兮、以訓四方、則蒸民兮、謂肅如霜、春藹藹兮、謂介于石、澤沛沛兮、謂直如繩、與人同兮、謂立如偕、捷則通兮、經爲人師、舊章率兮、受在吾身、知之實兮、

招亡友賦并序

顧子超宗、歿三年矣、今以庚戌八月某日、菲水不容刀、竟成宋遠、三板之封、未獲親壙、是夕也、風雨慘慄、撫衾杳然、有有無無、顧子忽來、起而延之、神定氣絕、更寐而求、蟲鳴啾啾、燈暗復耀、寂無人語、起視庭外、深雲東西、欲月欲雨、巡宇而呼、仰空而歔、懷思往昔、傷感倍加、因作賦以招之、其辭曰、

嗚乎噫嘻、子胡不來哉、精氣結身、不鬼而人、道由於中、子何不神哉、剔死而仙、茫鬼辨言、趨昔之哲、時往不反、子獨不能還哉、太山十伯、純鬼酷巖、薜荔攫人、舜赤肉裂、嚇恐菲葸、豈於子而敢哉、有見於滌、奚御中車、伊沒猶靈、子之能都、子豈神之無哉、肆帝式耆、臨以資師、九關之上、左右崇嬋、其不許子以歸哉、懿有盤餐、朝夕實難、毋須婦寡、弟謀已殫、秋森夕雨、將泣將歎、迺營於家、而友之設哉、走亦疑驅、匿江之隅、予故未識、道非崎嶇、予神虛靈、豈不見而赴哉、厥地之北、環花貿哉、厥地之南、山如壘哉、厥地之東、筱蒙蒙哉、厥地之西、瓦甃齊哉、厥地之門、撫犬屯哉、厥地之室、奄且密哉、室之疏櫺、柴若揄哉、旋以風、箬發即至哉、鳩子散處、撫我即哉、苦摽秘醉、味清逸哉、烏荅赭菱、錯丹漆哉、冢𣃥𦍒筧、禽於屋哉、杳稌刈新、炊如玉哉、宿醅醇良、醫可澄哉、鴻謌辨博、無人妒哉、木牀無塵、克棲客哉、故籍從衡、供檢釋哉、析疑究惑、共此夕哉、走思疇昔、侘傺作哉、觀於射宮、互粵爭哉、同登於璞、交式蒙哉、凌唐屏宋、卷學崇哉、走與子共此襄哉、揄繁鉤賾、不畏難哉、走與子共此專哉、喪彝送服、哀慕執哉、走與子共此鞠凶哉、時謨戶拔、從指殭

哉。走與子共此艱哉。年小氣越介詩案哉。走與子共此自喜哉。糊經糾史。競為新異。互爭而諂。相詆不已。於詩辭何不可再哉。炎熱席炙。棧崩蹦蹋。甑瞷析卦。寒生於席。於高曠何不如昔哉。寺壁岑寂。悲歌斷續。茹飫風雅。評蟲訂木。於敘論何不可復哉。春照樹朵。雜坐素友。共醉而嘯。印左簡右。於豪狂何。令其已哉。已走之文。昔為流泉。今凝雲哉。子來為走評哉。已走之學。化龔而馳。翔作模哉。子來為走成哉。已走之志。以華為凝。質為子哉。子來為走貞哉。嗚乎噫嘻。子胡不來哉。

假山石賦有序

故太守牛公。性恬逸。雅愛泉石。自謂與勞力尋山。不若使山就己。與游於山。而盡歷其險阻。不若盡括其險阻。使自獻於目中。工某以技自鬻。累石作山。有峯有壁。有泉有林。有池有梁。高三尺。廣二尺。縮一尺。對之不異千百尺之勢。江都焦循。發侍其下。時夏月、炎熱。談風滿襟。塵慮盡滌。若游匡廬。恍坐岳麓。退而賦之。以志其狀。其辭曰。

岁岁者山。巉巉者石。涓涓者泉。盤盤者路。密密者林。林蔽石白。石巖若樹。泉注若雨。深曲莫測。險怪畢兆。神游目發。欲倦且苦。冥求人居。竊似匿虎。俯瞰絕巔。一寸萬尺。闕亦如掌。挺亦如杖。銳角鈍叉。插搖搶搶。維石之上。蟠然蛟轉。隤然龍俯。鬼頭蟠鼻。虬爪犬牙。維石之下。巀嶪偉起。雖合委墮。維石之左。流之所旋。麗列其齒。維石之右。瘦若病鶴。脊若傴攣。蹇蹇削削。孤峯秀林。萬竅含怒。一泉成音。維石之南。廓拓其張。鬱鬱其色。茂密之木。翠填陰塞。尖峯倒鍼。懸崖橫翼。維石之北。

象棊賦有序

世俗貴弈而賤象。余怪焉。象棊之戲。其名著於楚辭。古之通儒。多有撰述。傳亦古矣。厥類止七。厥棊止三十有二。厥路每半。縱者九。橫者五。一棊之用。變僊化萬。斜直錯綜。運之不竭。若弈者。盡三百六十一。而更無餘力。是故義蘊若精。用思若奥。小慧之夫。可盡其技。象之為術。蟠踞農牧。無不可能。及其至也。雖巨儒名賢。莫致自盡。弈難而易。象易而難。表之為賦。以咨識者。辭曰。

演涿鹿之韜豹。布坶野之豺崗。抒片楮之咫尺。括千軍之紛披。行或斜而或直。用從正而從奇。各盡其用。以衛一人。旛以勵而遙擊。騶相連而互牽。象宙轄以蔽路。隸勁卒以披堅。翹長騶以入壘。元拒水而徹秦。蘊陰符之詭謀。抱玉帳之幽元。勢彪彪而制敵。機疾駭以爭進。非潛思而渺算。曷擅譽而號賢。何俟窺而覷覦。久屈鬱而莫伸。

鼃賦有序

庚戌春暮。觀棲鼃者。是物也。好鳴而善怒。因致籍之。感而作賦。其辭曰。

懿爾好鳴。遠近其聲。斯足以焚其身。懿爾好怒。憤積腹鼓。斯足以爽其股。大道何為。諾諾嫗嫗。疑疑於寂。藏越於隨。厥問無戕。嶠娟其躬。印印善矜。莫與昇蜂。揚子斷要。仲蟠拘囚。李范無類。雲華以收。不過之貲。豈可倖求。蚓蟆還口。竽承於條。其伊何為。夫夫竈竈。虛莫之表。可敖可遊。退藏之族。何忠何憂。螻蟻影而過狡。蟲叩頭而甚柔。肆吾形之自適。以且作而昔休。

弔松賦有序

余齋階前。松一株。先人手植也。歷四十年。高三丈。枝葉翠鬱。挺然無紆曲。其所植邱。去地數尺。樹益高。離宅數里。即見此。往往指為識焉。乙巳、先人捐館舍。松乃憔悴。迄今三年。以漸而死。余自外歸。家人驚告。檢樹視之。淚下沾襟。謹陳茶果。祭而弔之。其辭曰。

開歲寒之可耐兮。孰不欽夫後凋。何造化之不可測兮。倏顛頓而寂寥。其荊棘不可與居兮。恥涸跡於莪棘。抑主人之既逝兮。甘身殞於夙變。愴移根兮雖昔。勤培溉兮益邱土。閱日月兮幾年。長支柯兮百尺。風吹兮聲護護。雲覆兮影旅旅。擁脊嵩而丌闌肴兮。布几筵於其下。家君據上坐而抱孫兮。先慈擊杯而笑語。諸婦奉觴而上壽兮。兄若弟兮歌且舞。斯何如之嘉祥兮。人融融而樹蒼蒼。鵲鵲拾爪而夜哭兮。因獨降於吾堂。吾堂凶降兮吾囿荒。吾囿荒兮君葉黃。石鄰鄰兮苔鮮碧。草芊芊兮鐲尾光。屋欹欹兮傲他氏。竹棘棘兮崩頹。嘻君其賊此而抑鬱兮。悲蟠衰如此而呻吟。君呻吟兮君乃死。予亦人情兮奚遣此。攜摩仰望兮淚如矢。松兮松兮長已矣。

離菰集卷二

荒年雜詩

三月無雨種。四月無雨栽。昨宵雨若鍼。猛至驅塵埃。東鄰摘野蕨。西鄰薅閭萊。園萊葉黃盡。野蕨根傾頹。
朵朵山上榆。榆皮剝已盡。朵朵叢門茅。茅根不堪吮。千錢二斗粟。百錢二斗糠。賣衣買糠食兒女。賣牛買粟供耶孃。無牛何以耕。無衣何以煖。休問何以耕。休問何以煖。未必秋冬時。一家猶在屋。
未死不忍殺。已死不必瘞。出我囊中刀。割彼身中肉。沉驅燒枯苗。煎煎半生熟。嚴辨無脂膏。和以山溪蔌。生者如可救。死者亦甘服。此即妻與孥。一哭一號哭。哭者聲未收。滿體乍寒縮。少刻氣亦絕。又滿他人腹。
稚子啼路旁。哀哀歲六七。問兒何為啼。不食已二日。昨從阿耶來。今早阿耶去。言去乞水漿。留兒臥此處。行者憐其孤。攜歸備驅馭。饑久腸胃枯。不堪任充飫。
孤村苦盜賊。相集防不虞。鳴鑼出林竹。張炬然溪蘆。初昏迄黎明。遠近聲相呼。攀木坐屋角。四顧時彎弧。叢棲有人匿。互警施刀鋸。一炬草木盡。衝煙走雉狐。
春作農家子。冬為求乞兒。豈無百畝田、泥土難療飢。親鄰亦如此。稱貸將何之。不甘閉戶死。猶望長者施。一家六七口。沿路相追隨。亦云春月至。還家耕新菑。昨夜北風起。老父死高陂。稚子凍斃盡。藉雪埋其屍。妻子臨辭去。不知曾夫誰。顛渠臥野寺。衣裳難支持。餓死在旦夕。名姓孰問知。

縣令乘車來省視．携與錢蠵蠵村中民．御御前致詞．形骸骨立語孱弱．長官敎我呼聲遲．長官向民語．爾
釆勿傷悲．一日告大府．三日奏天墀．有錢買新栗．有米炊香糜．非無十日遂．少俟無遷移．蠵蠵村中民．御
御稱仁慈．拜送長官去．相顧形嘻嘻．
宮人有長者．捐米施饘粥．架廠環數畝．邑宰坐中屋．翱喙桑中蹶．旁午散南北．家有父與母．老病久枵腹．
哀告給半餽．將歸救窮餓．
丙午二月末．嚴寒勝殘臘．裸體蹲門檐．驅之莫容內．背倚相爲借．男女任叢雜．孰知骨辨冷．不容霜華著
肉吹悲風．皮黑若漆痛不覺．頭斷如散心如空．終夜喔喔抑鬼泣．曉來滿地橫僵蟲．昨日死十七八．今日
死廿三四．茯櫬卷如蓆．十六百十肆．君不見．農夫餓死西原頭．老烏攫腸犬食臂．

李貞女詩

古者不室卽不父．葬不入兆廟無主．上殤立後惟大宗．士庶未昏死卽廢．俞家郞．年十五．瓦棺只合埋園
圃．如今立嗣如成人．祭享不絕名載譜．子承誅．孫繼祖．誰之力．歟李貞女．貞女二八年．父母將別許．貞女
矢志志不移．血淚垂垂語師姆．投繯白刃吾所甘．恨不指生入泉土．一死徒傷父母心．死者泯沒終無補．
誓將以妾存吾夫．竟入夫家守貧窶．二十喪服除．三十操春杵．四十殯舅章．五十諸姪撫．六十遭凶荒．棲
蘋衣藍縷．今年七十稱稀古．白髮飄蕭肯勤苦．女而不婦誰之云．同心何必生同處．或云未嫁義可斷．此
言迂腐殊齟齬．前朝末仕歸新朝．往往藉原假此語．吾恐猶羞見此女．

巴貞女挽歌

貞女者何巴氏女．張子繼室聘未娶．行年十七聞夫凶．前婦遺兒二歲許．兩家父母愛惜深．未行昏者可
從父．再嫁之禮禮所許．貞女大笑周公廢．夫面未見穴可同．兒包未懷身可撫．柏舟旣矢母諒人．洒然竟
入張家宇．輪三周兮御者誰．翳車素白淒秋雨．桃夭夭兮霜烈烈．鸞帳空兮纏帷舞．婦未成兮母總全．撫
摩盤痒忘寒暑．孰知天道不可測．撫前老蒐啼聲怒．臘月雷轟六月冰．嬰兒攫去葬於虎．懷內珍珠亦已
空．胸中金石原如堵．靑燈獨守夜風凄．女自甘兮人若苦．吾聞貞女幼讀書．女箴閨範皆全睹．讀書如此
乃眞儒．不識字兮光與禹．今以戊申十一月．痛哉發疽歸泉土．九年節操蕙蘭香．滿泉皓月堪爲伍．僭效
龍門太史筆．非神揺贅遺千古．世有杜蘭歌此歌．柔面男兒色或沮．

姑惡惡有序

哀枉不中也．伶人妻淫．畏婦見．迫汚之．婦拒不從．以剪刀殺於雪中．伶人故伺候巨室．不知妻淫．且衛妻．
託巨室恩邑令．又以錢賂婦家．遂不理也．

姑惡惡．不敢言姑惡．姑惡惡．不敢隨姑惡．此身旣許夫．此身不許姑．姑心不念子．妾心不念死．妾死化作
東門榆．東門榆莢稱無姑．妾死不化姑惡鳥．不言姑惡言姑好．兩親不訟官不追．妾陰爲之爲姑保．

趙氏門前杞有序

趙氏子取未久．游於遠方．十年．妻守無他志．書至曰．吾不歸．子可以嫁矣．婦悲而死．

趙氏門前杞．靑靑向溪水．君始出門去．送君雙立此．君留靑絲縷．妾贈昏時繻．別時妾十七．屈指延一紀．
歡喜開君書．華華忽飛絮．知心孰如君．信妾未他去．知身別有婦．欲妾別有夫．趙氏門前杞．對此獨躊躇．
新枝別將無．舊枝今摧枯．君猶念妾身．妾懷君厚情．欲生如情何．欲嫁如情何．

周縣丞奴有序

周縣丞奴陳德者．越人也．臺灣賊起．周被執．奴左右之十餘日．及周遇害．奴奮殺賊．賊支解之．

主人食者君之祿．奴所食者主人粟．海鬼狂魅與妖氛．主人罵賊義不辱．賊羣如鬼幽風沙．賊刃如霜落
喬木．頭斷斯突聲猶苦．血飛一天滿地肉．主人行勿速．小人殺賊來追逐．

烈貞行有序

女子雲貞．其夫以罪戍邊．寄以書．閩吏啓之．辭深婉麗．有詩人汝墳君子于役之風．賓應朱君士彥志
之以詩．事可見矣．書中有楓亭分手之語．共傳爲仙遊縣人也．

郎戍伊犂城．妾住仙遊縣．萬里一封書．開書當妾面．郎本武健兒．負氣樂勇戰．涼秋木葉脫．禽肥出沙甸．
郎騎靑玉虬．右挾僕姑箭．一發雙猨．擧名塞人羨．郎面猶如昔．年年春夢見．

哀小甲有序

小甲某．執盜於市．盜剚之．至死不釋．時壬子冬至前十日也．

奉職無貴賤．盡忠無顯微．歲多苦不雨．盜賊猶城扉．東家困失米．西家箧亡衣．城西有小甲．發奮獨呀呷．
夜別妻與女．朝別兄與母．我任在驅賊．賊擾我色沮．幼女啼牽衣．耶出須早歸．壯士瞋目怒．拂衣去不顧．
蠻笠短後衫．持梃侯邑路．慘慘市橋月．烈烈衝冠髮．一賊伏深巷．蟹刺起倉卒．壯士未及防．白刃飛秋緒．
身遇十數創．格鬭聲愈張．行人遠避匿．邏卒失人色．天昏朔風黑．身死賊亦得．義勇如斯人．捐軀得其職．
以之作將帥．孔武報王國．以之作守令．循良必堪式．所惜未知書．知書者何如．

虎溚吟有序

吹沙小魚．俗謂之虎溚．湖中人張瓦取之．以當蔬菜．乙巳丙午．湖水旱涸．種類頓絕．八九年矣．今秋復繁
衍如昔．是爲豐年安樂之象．因詠其事．

年歉魚頓竭．年豐魚復生．小物不足記．生死關民情．憶昔値荒歲．有田無能耕．農夫牽妻子．就食梁與荊．
荊梁遠復遠．途路嗟難行．制府川中來．巨艘移新杭．居者不餓死．散者歸鄉閭．畜牧漸蕃息．倉困漸充盈．
婚嫁稱新特．滋衍生孩嬰．小者善啼哭．大者能趨行．驅雞衛糲穀．候門習送迎．鄰里具斗酒．勸樂相嚶鳴．
農夫時垂淚．衷苦言難明．閭中舊有婦．凍死無墳塋．膝下舊有子．賣往他鄉城．搔首更何日．俱誕空頻頸．

惠民阿姊行有序

惠民縣有殺人一家．而火焚其屋者．於燼中得一臂一鈇．其女愬諸縣．縣不理．轉相愬者五年．甲寅畢撫
軍來閩案牘．知其寃．適總督兩湖．以是獄檄撫玉公廉之．果得被殺狀．盜前不受理及訊鞫不實者於法．
國人快之．且壯女之不屈也．

阿姊年十九。阿弟年十一。阿姊咽咽向弟說。耶孃慘變賊潛逸。阿姊抱屍臂。阿弟持鈇鉞。俯伏公室叫地天。長官大怒聲如裂。爾父及母天所災。誰與健訟喫兒來。兒泣不能語。姊泣欲語官不許。坐兒誣愬仿隸拘。與姊持抱相哀呼。姊憤愬於上。上官受其狀。定案誰能翻寃沈咎以謗。反復悲鳴秋復春。形容骨立衣如鶉。指天自誓誓以死。大仇不雪吾不已。扁蛾剸刃終非誅。惟望朝廷代爲理。至誠所格天垂閔。擢擊烏雀來臨。華五年疑獄一朝伸。行道之人涕爲隕。替人數阿姊病一辟女子見天性。阿姊歸。長官走。民冤不理誰之咎。

番薯吟有序

定海諸生李賢占。家赤貧。謹於事母。授徒數里外。每食必歸。食已。復至。主人怪之。詰以故。久之。乃曰。家貧。母食番薯。何忍獨飯也。學使訪得實。表之。又給以金。始卻不肯受。語以歸養母。乃感泣再拜持去。

母食米。兒食薯。母心不豫。母食薯。兒食米。兒能不泣。涕海水洶洶浪拍天。中有斯人行獨賢。使君與金謝不受。無名得此身之咎。使君曰女勿卻。姑買市中珍。歸爲賢母樂。李生叩首納金去。兩眼紛紛淚如雨。

甬江棄婦行有序

鎮海諸生劉赤江。棄其妻丁。別聘於姜。丁歸母家。守志不嫁。學師舉學中弟子來報於學。使者革其衿。始劉父利姜之財。姜慕赤江有文名。可希仕進。至是姜惡之。復眥劉父毀昏。劉父亦悔前事。迎丁歸。夫婦相泣。和好如初。丁之兄允平求復赤江。許之。邑人以爲善。按其事以作此歌。

阿翁怒。阿婦出。使君怒。青衿黜。翁不是婦實愛子。子與婦離乃若此。東家許女爲衿青。衿兮衿兮今巳矣。還爾英瓊瑤。還我金錯刀。子衿既革兩婦失。阿翁垂涕自整懷。鄉鄰向翁說。此意不難決。使君之怒非昔責。以婦守夫不他適。婦爲誰家矢志堅。使君倘爾嘉貞白。翁曰兒驅爾車。迎婦歸來還舊廬。夫曰婦豈爾据。公姑念爾令仵予。婦拜翁姑泣不起。爲儂不肯貽夫恥。夫聽斯言悲復悲。負君之咎予何辭。孔雀東南飛。化爲連理枝。昔爲商與參。今爲瑟與琴。飛鴞食桑椹。相感成好音。棄婦歸。使君喜。復生之衿斯可巳。過而能改卽君子。父慈子孝敦鄉里。使君此舉咸稱美。

四哀詩

李鍾源有序

家貧。以星命爲業。謹以事母。嚴以課弟。敝衣蔬食。爲善不倦。甲寅之秋。送余江上。以弟相托。歸日。値君臥病。明日遂死。

有道之士。不忮不求。親怡弟立。抑又何憂。病榻呻吟。奄留一夕。萬苦忍死。見弟乃沒。蒼蒼昊天。速此嘉客。草木向春。斯人標格。

王準有序

家於湖北。從父於閩。就昏來江都。性情任俠。能文章。有豪縱之氣。壬子、游幕南昌。遂病。病中迫欲見父。方及閩而卒。

寢室草長。黯然銷魂。唧唧夜語。或泣或言。別離之夕。我送於門。回顧不去。永以親存。三年之別。頓聞君死。聞君之死。又三年矣。

顧之逵有序

吳中諸生。乙卯秋、遇於秦淮水榭中。明年、自浙至吳。至其書室。得觀藏書。時校刊列女傳。値君病死。死數月。書方刊成。

抱沖奕奕。目光照人。鶴作形氣。書爲性眞。我識君屋。背城面津。丹鉛縱橫。誦讀不輟。誦讀不輟。今輟且絕。將旅吳閭。我欲迂行。

邱炳有序

余從阮學士校文山左。於萊州濰縣。得說經卷。闡方田句股之理甚悉。心契之。檢册僅十幾齡耳。未幾沒於濟南。家貧旅櫬。頗爲傷心。

我惟子識。子不我聞。聞子之文。辨特於羣。考子之年。日曙時春。聞子之死。愴然不已。子命朝菌。吾羅雪鴻。無端之合。造此忡忡。

龍山慈孝歌

守將孤。士賊起。民避賊。走鄉里。賊縛民。割如豕。龍山深兮山有廬。賊氛未及姑奔趨。朝看龍山雲。暮看龍山月。惟求父意歡。不計兒心竭。何日榱桷是。化作飛塵沒。飛塵滿山郭。榱桷有時落。賊向郭中喧。曷必山中索。天言痡行人間路。頓以凶飢易歡樂。揭竿張刃到山居。子前追呼父就縛。賊衆多如麻。賊刃白如雪。兒言父老瘦如鐵。我肉猶肥足咀齧。父呼宗祀何堪絕。兒有頭顱莫輕折。父子喧爭向賊說。賊羣掩面生悲咽。忽然嚇蜩出林中。雲黑天昏山石裂。木葉狂飛水吹波。甲兵十萬鳴金戈。少時擊靜見天霽。人蹤寂寂空山阿。空山阿。賊羣去。孝與慈。千秋著。題斯室。揭君署。青松夭矯生堂前。傳是當年爭死處。一樹仰而立。一樹俛而從。堂爲慈孝堂。松爲慈孝松。六百年來時代改。堂址荒蕪樹何在。精英豈令久沈埋。龍山山石生光采。慈孝家風世世傳。父曰宜修子曰然。屋三楹。室二筵。慈孝圖。慈孝篇。丹青遺兮貞石鐫。心血謚之二十年。嗟乎堂成父不見。淋漓涕淚龍山前。龍山前。龍山後。龍山左。龍山右。慈孝堂成山不朽。

慈竹居有序

平湖朱孝廉爲炳之祖父。以兩兒累繫於蜀中。閱四十年。乾隆乙巳、始得赦歸。有子一。孫五。皆婦高教之成立。今歲孝廉應禮部試在都。心動乞歸。而祖母已前卒。哀慟不已。以石門方君所繪慈竹居圖索人爲詩。慈竹居者。孝廉養祖母處也。因其所說述而爲詩。

弟代兄。繫蜀獄。婦代夫。主家族。資兩地。薪水足。教兒成。兒入蜀。兒又死。孫號哭。撫諸孫。教且育。四十年。夫始歸。去時雙鬢青。歸時霜鬢飛。去時兒在抱。歸時孫滿帷。歸來五載復死別。夫死婦病病幾絕。徒居北郭間種竹。耐霜雪。耐霜雪。慈竹居。阿孫鄉薦登公車。去時大母健。歸來不見大母面。哀哀血淚垂如線。吁嗟乎慈竹居。

琴歌爲楊儷亭妻作有序

儷亭以主政謫戍伊犁。至是放歸。

先生不歸兮。殯君之妻兮。哺君之兒兮。自甘長此別離兮。先生歸來兮。

兒郎偉有序

癸亥、秋水溢隄壞。鳩工修之。種以楊柳。築者謳爲歌。以宣其力。

築隄築隄莫惜力。士嫁水怒漲不得。水不避士士失職。兒郎偉。築隄築隄莫惜力。築隄不成力不息。不如速成歸早食。兒郎偉。築隄築隄莫惜力。阿兄在南我在北。與兄合擔在此刻。兒郎偉。築隄築隄莫惜力。明日風吹雪如織。老父涉之僵且跌。兒郎偉。

兒郎偉。種柳深深易生。兒郎偉。種柳多生和爭。兒郎偉。藥交末。立茂楨。兒郎偉。偃而弛。若結繩。兒郎偉。侈者節。瓜不蘸。兒郎偉。岐者北。藝若更。兒郎偉。扃厥本。墾厥塋。兒郎偉。守勿髮。摧或斃。兒郎偉。蒔舍下。升其情。兒郎偉。縱在顚。厥力并。兒郎偉。日寸積。月丈盈。兒郎偉。長若戟。短若櫻。兒郎偉。陰蔽暍。利衆行。兒郎偉。波不溢。木長榮。兒郎偉。豐年慶。稱觴觥。兒郎偉。楊柳密。湖水平。兒郎偉。歲甲子覩厥成。

蝗變蚊有序

嘉慶甲子三四月間。突有巨蚊齧人。相傳蝗卵所化。喜而賦此。

蝗來食我粟。蚊來食我肉。願食我肉勿食我粟。食肉肉瘦人尚存。粟盡飢寒啼一村。田祖有神再拜謝。鳴

錚攢鼓響桑下。

黃鳥吟有序

有夫婦販藕者。爲盜掠其財物。斵甲莫肯爲力。飢餓夜啼。哀不可聞。爲按其聲而永之。時甲子四月。

黃鳥自食粟。桑扈自食花。黃鳥自食花。黃鳥自有家。南山穀樹大於屋。兩雛呱呱夜投宿。大聲大笑出巢頭。鬼鳥如車食人肉。人肉苦不可食。食我巢中花。歷過秋霜復冬雪。花上腥紅舌上血。黃鳥自食花。黃鳥自有家。有家不能歸。有粟不能飽。不願樹生花。只願不生鬼車鳥。

弔忠毅李將軍詩三首

黑水洋邊黑風起。妖巢竄脫將軍死。鐵馬埋輪竟不歸。化作海上寒潮飛。潮去潮來萬騎從。咄咄怒與風伯語。莫招公魂。公魂不肯歸來。誓爲厲鬼殺狂寇。寇一日不靖。一日不回。

篙篙舟山月。纛纛衛冠髮。款款烈士心。矯矯將軍骨。白骨歸同安。英風而閩越。

擬殘形操二首有序

嘉慶戊辰七月。有人夢岳神決一囚。衆婦人擁噬之。所夢因。果劊發斷首。

爾頭不中兮。天爲之修。爾頭不植兮。天爲之劉。貍既爲貍兮。貍又何尤。

貍知畏人兮不知畏天。天奪爾魄兮。爾頭不全。貍藏貍頭兮。貍不知其然。

擬古謠

月注日景。不見其行。目注花苞。不見其信。肥瘦短長。不知己身。

杜狗

昔有杜狗。以潔縲物。諫之以兵。神喪語吃。我有貍奴。狻猊獰獰。笞而逐之。三返三斥。既逐既斥。羣鼠乃出。終夜唧唧。白晝滿室。乃思貍奴。求之中野。貍奴既歸。鼠不敢下。

酒興

一杯矜吻暫蠲。二杯甘香勺藥。三杯歲歲作惡。匪苦無以甘甘。匪煩以無寒寒。天道有寒有暑。君子或出或處。雨久得霽若親。霽久得雨若珍。

卻梅一首示賣花者

昔人種梅。孤山之側。我非不好。惜此殘客。世多林逋。競買其白。我俗未彌。不知泉石。

友人贈余無所用。購木解其半作屋。其半作棺。或謂余任達。作此解之。

屋乃生棺。棺實死屋。用掩腐軀。爲悅人目。逝死想卽成。或觀我生。幽不明。謂一致猶近名。

鸜鵒辭有序

李生以紙乞書鸜鵒辭。不知何辭也。適柘巓鵲巢中二卵墮。色深青。童子曰。此鸜鵒卵也。作此以貽李生。

鸜鵒鸜鵒。獨漉獨漉。乃鵲之居。爲爾之屋。鵲不爾爭。爾惟雛之鞠。爾雛既生。啞啞夜鳴。爾雛既多。不容奈何。

湖之魚有序

歲壬申水溢。春麥既沒。秋又無稻。冬十月。湖魚頓生。一夫日可得數十頭。賴以不飢。作湖之魚。以紀其盛。

湖之魚。其魚鱗鱗。方之舟之。鳩我室家。湖之魚。其魚鯉鯉。泳之游之。偕我婦子。豈曰無禾。我魚實多。豈曰無麥。魚千魚百。有魚在筍。何患無糧。有魚入市。何患無衣。有衣不寒。有糧不飢。不寒不飢。不良何爲。既乘其波。爰援爾罟。昨日號咷。今日笑語。長官不知。尚賑尚予。敬告長官。我腹飽矣。

筋骨篇

筋骨就衰。神魄知本。我夢我考。康強善飯。我夢我妣。笑言於梱。我婦在側。總角而婉。兩目驚開。音容頓遠。悵轉於牀。眠不可穩。西風雨耳。落葉半尺。雞鳴膠膠。燈翹月白。我臂風痺。左右捫摸。白虎嚙人。我痰孔劇。我問我心。其臭如蘭。酣恬不已。胡瞰引丸。猥丹者叟。送我湖干。淮水正溢。煙波瀰漫。北風吹人。徧體生寒。造叟之居。於三十里。殺雞爲黍。見其二子。長者吹籥。幼者擊鼓。飲以蒲酤。式歌且舞。

賣牛

春水瞕麥。秋水啖禾。冬水洊至。有牛奈何。賣牛買舟。射鴨中流。賣牛買罟。得鯉於渚。牛食山。人食水。人不魚。牛不鬼。

買石

一石七尺。吾嫌其孤。泛刀於湖。盡途之紆。載風而趨。載歸四壖。如輿如枯。如巧如愚。如耄如雄。如伺如殊。

如人如吾。先走荼荼。䵷䵷區區。

伊太守挽歌

大清嘉慶十年。汀州伊君來守揚州。時揚州湖水漲溢。見水不見田。一君來撫之。州民蘇全。去邪歷。表仁賢。吏不敢撓法。民不用詐謏。二 嘗按部召縣吏。數譏旂決旃。爾犯法在不赦。下車僚僚自肯。以薄責。省乃恤。至今猶吏㥠逃。斯賞太守賢。三 愚民吃菜事魔。小懲謹無良。民不敢復然。受君創者咸泣。念太守德教。不以執迷驅命捐。四 君以疑去。讀書山中。秋水國九年。復出用世。過揚州值溽暑天。體偶不良。牀笫幽蘇。消息理末盡。遂爾遽逝長眠。五 始傳君復任。民喜如願。聞君之逝。泣涕漣漣。述君故事。被之哀弦。六 嗟乎嗟乎。身疾病兮登里居。不戀巢兮來魚魚。期會晤兮皆披盧。戒僕夫兮脊墨車。倚樓楣兮臨濟渠。笑言洽兮寰氣噓。祟樸素兮誅盧徐。此何日兮五月初。風雨驟兮煩熱除。臨別去兮攬余袪。冒不盡兮情有餘。七 九月鬱兮霜天秋。送君歸兮江之頭。人不見兮江水流。魂歸里兮淸名留。嗟余好兮心悠悠。八

與人論詩

未能植鄰。且爲機岳。未能彭澤。且爲康樂。未能鮑昭。且爲沈約。願爲陵信。勿步謝綽。雕鍥易工。高曠難學。勿卑齊梁。其格非弱。古律之閒。實爲之鑰。

雕菰集卷三

顏光祿作織女寄牽牛詩。擬爲牽牛答詩。

列宿何繁繁。配惟予二人。尺素何凄凄。勸君毋泫然。二曜步孔穫。上帝恩亦頒。君姑事機杼。余結勤力田。

壬寅春。雨雪十數日不能出。客亦不至。輒以詩自娛。錄之。得十二首。

漬久地自透。錢鏄入亦深。梅花抱孤傲。植之依石陰。君能遠市味。風雪豈相侵。郁郁壺中酒。悠悠江上琴。

春水煮春茗。其味香以輕。瓦溝淯天液。喚僕移瓶罌。受小而委大。倏忽乃滿盈。浮漫宜早遏。不過將毋傾。

煨茶燒春雪。茶煙滿窗牖。帶溼然柳枝。綠雲鐵在手。一啜淸風生。妙味入胸久。阮籍嗟窮途。此際復何有。

乘餘究書緒。心靜因神迷。手弛帙自落。垂首從斜欹。觸髏亦何擾。蒿藟亦何遺。觸案頓驚悟。神味來遲遲。

甲發久不解。城池將爲謄。汲泉洗枯硯。灰弟除塵氛。泉水淨如鑑。頃刻成烏雲。烏雲有時散。紅日有時曛。

爐瞳匿嬸魄。遊蜜苦沈晦。挑燈惜膏竭。草短復將墜。風聲雜鹽斷。雪氣迫狗吠。獨坐思古人。揶揄知鬼詳。

鱸老怯風雪。張頰長悲鳴。訥訥向人語。始作求食情。寒畦有野綠。裹以鬚中秔。飽藍饒足骨。吾將踏新晴。

柴門向橋畔。漁人繫船立。衧梭縫羊皮。風雪半侵溼。掀鬚發款識。凝目待魚集。網起得蜆蛤。招手喚兒拾。

雪密濺衣寒。泥肥樂田祈。農人志在食。奚恤溼襤褸。一家分兩船。往來沿沙磧。飯熟聞婦呼。扣船歸靠宅。

登晦午若酉。樹畔歸寒鴉。肅肅獅殘雪。紛紛飛墨花。近林必掠地。將宿先岀華。樂兮此雅志。避弋依幽遐。

郡人祓社神。縣燈若帆席。綢雨透燈紙。燈光混紅白。剪風剛空野。寒星滿春澤。婦子喜年豐。倚門話今昔。

橋下水如夢。橋上雪如綠。人過雪中橋。行行赴僧院。隔溪鐘磬淸。穿林燈火見。枯坐懷孤禪。天人息交戰。

秋水

同此長川流。入秋見殊異。鷗鷺樂閒靜。夫渠歇紅翠。平且長吏心。古今恨人淚。莊生多遠觀。大道此中寄。

雨後偃田家景事

猛雨拂炎熱。晴雲滯天地。烏雉柳下眠。邨老理田器。欣欣壟中綠。生意滿郊遂。白鳥時飛飛。小立破平翠。

牆破東南隅。詩詩竹與桑。呼兒結編籬。其言頓且詳。牆下韭葉肥。泥溼獻易傷。無稍腹何果。無澀難進觴。

鄰翁扶笻來。相見言依依。君家園中麥。曾貴無遲違。入市二斗餘。攜將百錢歸。阿甥爲牙郎。言値當尤微。

橋畔溪水新。游魚唼芳杜。新婦鬟葛帶。結作漁家罟。榆陰生微涼。左右蔽炎午。稚子牽鳴蟬。飛飛怨鄰圩。

浩歌行飲李氏齋中作

上策或流涕。出關或棄繻。當時殊自壯。其意將何如。人生富貴即無命。焉能坐致無趨競。得來卿相知何年。何如眼前行樂餘聽天。君家有酒香如梅。我來豪飲罄瑷杯。座上之客盡豪士。慪呼諧謔喧遝皆。君不見項下須。瀟灑未必蒼仍烏。君不見杯中酒。長鯨吸盡將還有。鵠鴉自啄還自呼。公卿皂隸皆同朽。君家太白付云爾。古來萬事東流水。

北門送客行

朝從北門來。暮從北門去。來時其一心。去時分兩處。寒風著素秋。晨雞報旅覊。孤蓬草樹閒。飛行惜神助。蠶無絲綺琴。欲訴難徑路。嗟哉泉下人。徘徊發長慮。

題吳玉松太史嵩除夕游山圖

忙者何日閒。閒者何日忙。誰道歲云暮。舉世宜皇皇。俗習譬喧熱。君意故冰鐵。此游知無心。披圖信風節。

題黃宗易縣尉思孟印譜作

雕蟲非壯夫。何爲事佔畢。白骨雖千年。名字空稱述。溶溶吳水春。澹澹邗城日。爲我寫古懷。君有刀如筆。

題朱敬亭郡丞城乘查圖

危莫危乘枯查。險莫險大海水。海水立萬丈。波濤發奇響。孤蹤渺何處。迷離入煙霧。疑化看桑田。忘機識鷗趣。呼嗟乎。天上斗牛分。人間吳越路。君既之乎斗牛。茲復來於揚州。試問曲江水。曾如天漢流。君不見、西海之查星月掛。衡陽之查作妖怪。查兮查兮豈不靈。千年萬年皮常靑。查中人、聽我一言。八月之望織女一日一周。朝在北。夕在南。查十二歲一周。身經乎翼鬣之竅。耳聆乎精衛之音。奚鬣蠅蠅多如詰。精衛嗷嗷愁不堪。查中人、何不乘桂楫。泛沙棠。紫微帝座光皇皇。三台四輔。正位中央。君乘雲漢之升氣。自東井。踰天潢。宿閣道。歲王良。倚魁柄兮聯文昌。從輔弼兮稽首天王。查中人、切莫效海上客。袖中空得支機石。

乙卯閏二月三日。小滄浪亭修禊。

灄水出西郭.北流成明湖.容尊面淸灝.山色盈西隅.春半草木長.未與江南殊.岸柳著微綠.池鳧乳新雛.開樽挹蒼翠.遠風吹煙蕪.良辰隔春閨.市月遙相須.使君發淸興.少長邀與俱.余來詣山左.千里馳崎嶇.勝會値孫謝.風詠追沂雩.聚散豈有常.及時宜嬉娛.落日滿城堞.長歌沿歸途.

佛峪

朝從佛峪游.五步一回曲.縣崖愕人意.亂石蹴馬尾.崗收鐵角崟.樹接龍鬚綠.安得李營邱.圖之饋凡俗.

龍洞

佛峪之西北.五里至龍洞.仰度不盈尺.躋入亦容衆.玲瓏百步餘.煙雲任迎送.巍巍公子樓.的的仙人趣.

官柳

聖朝治盜之法法天地.不以人治以木治.山東劇盜馬上來.樹截客商商莫避.夾道靑靑植楊柳.楊柳成行觸馬首.千里眞成草木兵.十國詎出將軍肘.天雞一啄機槍落.飛鵲食棋民懷樂.樹陰喜見四方分.行人之得喝人托.今年游跡市山左.東塵十丈春煙鎖.蛩枝老禿新枝高.舊枝枯立新枝裊.新枝舊枝歲相易.來者去者日千百.太平已久路塵靖.樹不邀功自靑碧.吁嗟乎.爲國之楨報天子.道旁官柳猶如此.

香樟

道旁老樟樹.不受霜雪侵.幽香作花氣.紅葉盈春林.三五聚古墓.千百生遙岑.下夾綠谿曲.時雜靑松陰.鷓鴣鳴朝風.旅人懷好音.當年鑿下桐.斵作中郎琴.柯亭留不遠.秀色開煩襟.

烏篷

縮盈二丈餘.廣不足五尺.采繢錯蛟文.烏油塗篷席.元衣而補窗.篆車墨其窗.牖戶時一開.秋鱗御鮮脊.

江鰩柱

春從甬江游.海族笑初識.鮮蕩未變脊.河純此當食.每飯索庖廚.勸疾說豈惑.桃花官渡春.漁師散網罭.萬里淨無塵.生民樂何極.昨聞孫將軍.奮勇殺海賊.

晚泊慈谿

泊舟待潮至.倚檝望山色.落日散餘紅.陰靄襯微墨.一鳥投遙岑.聲觀列比翼.今夕餘姚東.來朝上虞北.

林庚泉歸天長.索余詩爲母壽.

悲人姓熊氏.累世簪與纓.曾祖澄岡公.尚書班六卿.王父官翰林.宇內馳其聲.中丞爲之父.觀察爲之兄.嫁爲林氏婦.夫子司北城.御史互相劾.吏議當質成.阿姑年旣老.聞變不勝驚.旦夕病危急.醫藥須經營.弢撫一錢澀.膝下聞哀鳴.悲人曰已矣.且盡思專精.窺者頻以白.病者且更生.悲人曰已矣.返里借南行.隱居西山西.曲曲湖水縈.秋燈課兒讀.春雨嚮奴耕.謝家林下風.相對有餘淸.乙酉迄丙午.家事艱支撑.況以歲荒歉.阡陌枯禾秔.食指旣頻衆.生發尤關情.有子曰道原.豪俠先知名.劍欲天外倚.對人肝膽傾.得與萬言易.放懷千金輕.路演獨闕粤.萬里吟長征.西秦旣東魯.往來邙洛京.交友遍天下.聲景喧錄名.慷慨論今古.叱咤吞鯢鯨.歸來見慈母.藐然如孩嬰.孝敬有如此.母教知可貞.悲人年七十.健不殊生平.

時詣釋氏皆惜以怡神明.兒輩未可效.戒訓何純誠.余今客於越.相聚皆豪英.主人阮學使.誼爲悲人甥.庚泉前致詞.春莫言歸程.五月二日吉.上壽稱兒觥.學使述婦德.一一符鄉評.黜歸坐中客.各自抒華菁.余綠學使言.諸以和琴箏.

禹陵

曉出東城闉.乘舟探禹穴.溪勢極縈紆.山色信奇絕.紅垣峙曲.翠木抱危臼.巍巍窆石亭.石半已經折.上有古篆文.撫讀惜磨滅.浙東山水淸.此獨標神烈.蹟古氣卽厚.心異境乃別.古陵多假稱.斯地非僞設.施施抒賸懷.瑧瑧執祭節.禹貢昔披讀.山經久校閱.潛懷寄遐思.情性日迂拙.

同年哥 自杭州至蘭谿舟子同年哥其妻曰同年嫂

同年哥.竹皮爲笠櫻爲蓑.上灘不得如灘何.同年嫂.人言十五容顏好.容顏今共秋山老.家住蘭谿女鋪東.往來送客江郎道.江郎山接仙霞關.行人南去舟空還.遲遲時經過提差處.銀鐺繫頸當差去.垂頭與言衣與敘.哥問餘錢嫂不語.

江山船

中廣尋有二.只盈頭.廣周尺一尺朒.亘檣十丈尾上喬.男力如牛女僵黠.上灘校似下灘難.秋蚊負山蜣轉丸.下灘校似上灘易.雙櫓搖搖逐奔騎.新秔炊熟客加餐.小犬吠波老豬睡.

鷓鴣船

義烏之舟曰鷓鴣.兩頭纖纖中亦小.過石塞途努以肩.身有機彭不被衫.婺州水狹不容舟.賴此長扁入窅窱.或云此類姦先藏.每於月黑行探囊.不比大船巧於取.劫掠惟以溫柔鄉.君不見.西安渡口畔孤艇.船頭新立旌貞坊.

由蘭谿至金華道中

終日但紅樹.奇觀快初獲.迎人發春朵.萬綠攢丹額.偶然見蕭疏.星星數點赤.王師殺匪苗.人血濺戈戟.回轉入隔山.炊煙聚茅宅.間有橘柚黃.亦雜椶櫚碧.風雨起前村.胭脂惜狼籍.柴甃柏子壘.千株遠遙澤.乍驚桃落花.又詫寒梅白.

喜舍弟歸自太原

吾弟意脫略.有氣撫黃金.奮往忽甜苦.心可形不禁.豚豚遠游子.十歲無歸吟.高堂互相念.步語喧寒衾.閉門寄妻子.對人雖聲喑.使人骨肉合.易悼風霜侵.洪流決背潴.阻滯舟漲陰.兩月伴老囷.笑語消秋鐔.才得就京邸.蹤跡占猶參.井陘石若鑪.朔氣橫灑滲.三更逐驟脚.叱咤防姦壬.驅車到陽曲.卽任方開襟.君猶合歡酒.我彈歸去琴.素鮮壯游癖.山多耐登臨.所來爲君事.事畢什浮沈.來去六千里.往返無機心.幽燕少年志.束髮久相欽.任俠滿河汾.交游雖古今.肝膽在潛泊.人言窔淺深.我昨自太末.歲杪還故林.家書適遠至.撥火探離音.淵默無數行.道德相規箴.自言時悔過.詞氣何愔愔.我父昔在日.仁義懷琛琳.爭心息難甚.道力穿重棋.蓋棺察里喻.賢愚稱衆忱.吾弟得遺意.我愧言同岑.勉哉勿蹉跎.一蹶艱追尋.

平渡大河水。失足汙牛涔。

題黃奐和雙楳一石一梅花圖

雙楳之間室如斗。我來吟詩索君酒。幾年君我江湖走。太翁七十霜眉白。竹杖樓頭對庭客。今來空見階前石。郎君十五神仙骨。寒啣梅花詠明月。梅花寂寞郎君沒。

題汪飲泉林塘幽居圖

君生廊廟器。何以懷山林。才遠絕爭意。古人多素心。我家南湖南。寂寂無塵侵。欲招作鄰里。晨夕同高吟。春鷗待晴棹。寒竹容鳴琴。昔年良友約。結鄰棲湖陰。其人既已沒。舊話難追尋。

歙縣方雨村贈紅豆以詩謝之。

與君謀面初。贈我相思子。人生多別離。念念長如此。靈根數畝滋。君家故園裏。云植百餘年。華實乃兼美。厥華若雪容。一穗紅須綺。三載實方結。棣棣角相抵。實老紅亦墜。又必三年始。豈無旦夕成。春風熟桃李。豈無易合交。瞬息異生死。蔑謂成之艱。樗蒲非所齒。不解長相思。一室自千里。

阻風漲磯三日病滯下甚劇

前年乙卯秋。阻風泊江口。假此愜游志。歷徧衆山藪。今秋復阻風。疾病妨行走。臥數蟲鳥音。自愧強閉口。夕夕怨風鳥。時時疑岸柳。柳枝有折痕。別離送未久。白門秋色佳。羈留亦天厚。人病思室家。此外復何有。

病愈有作

待月轉風雨。寒庭立幽闇。移步值枯葉。葉破響驚膽。百慮頓消滅。鎣柯見苛慘。

天界寺

昔年展誦青邱詩。天界佛寺名乃知。洪武創業造此寺。徵辟名士時居之。我游金陵十一次。今年始發覩此地。壁破猶存龍鳳文。門扃疑匿狐狸魅。草深覓路問村娃。老僧赤腳迎供茶。小樹扶疏出檐宇。滿階不見辛夷花。

自平望之崑山

闊處渺無際。窄處兩岸逼。一闊閒一窄。自然成消息。我從平望來。歧路入旁側。是時仲冬夜。水月共一色。開窗而寒瀉。風氣觸有力。煙霧頓蒼茫。舟子路不識。泊舟蘆葦中。月落水光黑。高臥待天明。夜永睹久匿。夢中聞伊呀。舟人喧早食。推篷一遠觀。崑山塔在北。

邳州渡

邳州渡闊幾丈。岸斷橋摧水聲響。有船渡人不渡車。驅車欲行仍徐徐。水深路沒行不得。以錢買路路乃識。月落雞鳴火數叢。馬嘶人語煙波中。鞭馬上岸馬力窮。邳州渡渡實難。聞說新來好官長。禁人掘松掘者杖。

吳玉松太史言刑部藏金溪嚴道僕所著書。明日至鐵廠訪之。

四十始入都。自怯時閉戶。一二舊交外。未敢強與伍。臧君久聞名。學識貫今古。何以知鄙人。神交托肺腑。

我居柳巷南。與君隔數武。晨夕可過從。嘉言聽懸磬。聞君性在書。力學耐辛苦。退食即冥探。不自知髮組。儒生一登第。文章等糞土。遂令仕與學。判若晨與暮。子產吏之良。博物昔所取。長安冠蓋區。酬應日旁午。勢利誘我心。不絕已如縷。何以操吾真。舍經莫爲主。讀律不讀經。終非堯舜輔。聞知性在書。於政豈小補。

麈尾

疲驢非驥子。附尾多飢蠅。幸有麈在手。不容頭上騰。取與幸無礙。卑賤亦自矜。好雨東南來。晨涼葛不勝。既令塵氣匿。又禁炎威蒸。放手且酣睡。一夢清如冰。

泊車邏

人言下水速。無如風打頭。況以長江船。行此逆河流。車邏一夜泊。白鳥飛如鷗。入舟食人血。揮去旋復留。閉窗待天風。軒轅垂珠旒。片月東方生。青草光油油。屈指到家日。將及仍逗遛。非關人智短。造化難強求。

鰍魚口

才過露筋祠。又入鰍魚口。舍去大船乘小舟。一湖菱葉橫魚罾。雨後湖田早稻肥。田邊野鳥見人飛。農夫相見說田事。不問長安幾日歸。

村居草木詩有序

昔江淹遷謫閩中。作草木頌。蘇氏園中草木詩。亦京師倡和之作。壬戌六月。余自都中歸。閒處靜觀。別有所會。撫時憶昔。感從中來。亦得十一篇。偶同於蘇。實非效之也。

客游亦云倦。歸家值長夏。槐老舊枝敧。新葉復盈把。愛惜不肯修。時時墮簷瓦。無名青草生。參差沒人踝。湖莊遠市城。門外無車馬。

幼女種秋葵。葵生正盈尺。葉才鴨腳舒。秀立見風格。摘葉令婦烹。清香發嫩碧。昔人盤中餐。難語食肉客。吾愛向日誠。開花宜倍惜。

竹老筍不豐。新篁苦短瘦。當窗綠一叢。涼氣生晴晝。晨起翻古書。陰陰益神秀。惜乎蒿與萊。相雜且爭茂。持鐮絕其根。蒼耳刺滿袖。

去冬程先生。貽我芄蘭圖。爾雅幾回讀。細驗叢中莖。吾村多此物。柔蔓緣牆隅。晨起度枝葉。顏與圖中殊。化權任天地。形跡異難拘。

異樹花實香。或以名棗之。傷哉耳代目。抱殘空自知。衆惡我必察。不令鈇鑕施。花開綴紅玉。一樹數十枝。折向膽瓶中。人擬夭桃姿。

萱草北堂發。見之憂乃忘。勺藥不堪贈。籬畔開青棠。南風來悠悠。風中挾幽香。靜坐得天性。萬物同相羊。及時足怡悅。多事懷秋霜。

栽柳二十年。酬我綠深深。主人多遠游。閒此溪上陰。流光迅如電。人老木成林。幻影歲更易。蹤迹焉追尋。打起枝上蜩。咋咋煩盧襟。

先人好花木。手植半零落。我憶垂髫時。誦讀不知樂。窗外三老梅。風雪破寒萼。旁有百尺松。孤峻入雲霧。

枯根不忍去。相思影依約。尙有木闌樹。扶疏勝於昔。山茶老而豔。初春鬭紅白。海棠有子孫。新條抱蘚石。六月桑花過。翠葉亦清適。叢桂何耽耽。豈惟香可摘。

吾族聚一村。四圍擁喬木。屋瓦密相次。家家稻粱足。迄今三十春。丁口日消縮。縱言命運艱。亦爲廢耕讀。舊屋無二三。樹伐惟存穀。

荒園不成式。先業未移更。自昔無梧桐。梧桐多秋聲。祖宗世仁厚。接物全春生。後人永宜念。其愛朝菌榮。良木自不腐。何爲口舌爭。

阮中丞得陶陵鼎。送於焦山。邀同人以詩騰之。作五言一首。

隃麋鼎之鄉。陶陵鼎之國。自西而徂東。航事爲鬼食。歲月既久遠。深泊不得息。所賴知幾家。主人今始得。琅嬛仙館中。摩挲辨古式。平湖朱孝廉。考古有特識。定陶亦稱陶。汸水逕西北。將軍大司馬。送葬奉上勅。定陶共王陵。官廚器不齒。此鼎洴所供。有據匪私臆。僉曰鼎幸哉。得依主人側。主人曰否否。萬事不易測。我生保護之。子孫難世德。萬一鼎失所。我心能無惻。爲鼎計久長。竊思周四極。焦山江海間。卜之龜食墨。筮人諏日吉。飭匠備裝飾。匱以文木雕。衣以古錦織。設醴衎嘉賓。酬酢日西昃。人各譜新聲。工歌壯行色。從此鼎入山。煙波目深匿。詳議任游人。永勿隨貨殖。鼎身卅一鐫。鼎蓋卅五刻。陳列非一枚。消磨歸朽蝕。悠悠二千載。獨傳豈人力。寄語山之僧。晨夕愼登拭。文王存鼎存。興山同不泐。此地無諍器。相從守元默。

田家

春晴未耕作。邀我聽新鶯。小舟六人坐。泛泛隨波行。相去僅二里。屈曲成遙程。舍舟入蓬室。環坐杯斯傾。園蔬味眞妙。笑傲忘隱名。谷風東南來。吹雨作寒聲。可無息隸至。歡飲到三更。

治平寺

我居湖水南。湖行水之澳。四面波如煙。屈曲達僧屋。巍然一殿存。佛龕飛蝙蝠。破垣倚孤塡。棲遲供漁牧。僧詎耐荒寂。扃戶去不復。鄰家見客來。煮水潤枯腹。此寺肇自唐。此地本平陸。南北爲通途。千家聚邦族。桑田旣成海。周環但水複。東望露筋祠。煙波隔春木。孤帆蜚颭來。森森接淮瀆。吾居咫尺間。蹤跡徒鹿鹿。今年爲此游。自謂有餘福。陰雲連湖波。昏黑忽蔽目。欲探壁上碑。手摩不能讀。

石坊

石坊立墓前。樹伐石孤立。痾瘵任牛礪。糞汙任鳥集。偶爾乘小舟。曲從小澗入。迤邐至墓前。向墓謹長揖。凝眸辨坊字。字上苔花澀。裴心郭隱君。不仕無官職。曾爲鄉飲賓。高風重邦邑。吾里俗故淳。耕讀各安習。願勿見異遷。野稗雜嘉粒。先民有遺德。光輝長熠熠。

登甘泉山

南宮登會稽。北亦瞻泰岱。惟此甘泉山。若彼皆不逮。豈眞較彼高。近我則偏愛。三月旣生魄。隨意約同輩。十里沿溪行。由面達山背。野鳥餘春聲。靑松作鬭態。巍巍靈雨壇。四望目無礙。湖光遠接天。桑田補其內。

金牛一點煙。北固澹如黛。前人未品題。此山乃韜晦。或云斗之精。七峯與天配。山神不受諛。不必向山拜。山根有人家。竹籬聞犬吠。

雜草

一月不薙草。當門如亂絲。呼僮急芟薙。莫使稍留遺。猛雨至如箭。秋花皆傾欹。乃知花本弱。賴草相扶持。賴草相扶持。樹花安用之。呼童亦救去。讓月鋪階墀。

夜渡朱家湖迷路入巢家溝

舟子不識湖中路。強意勞勞入煙霧。家住湖西舟北行。問之不得言其故。是時月黑東風狂。猛雨如箭斜入艙。魚斷過波作八陣。盤桓欲進悲羊腸。草邊漁父正酣夢。箬笠作枕手抱膝。此地從無估客來。夜靜何爲成市鬨。向前拱手問所在。指點垂楊見高塚。性定雙眸頓有光。東西南北原無改。

奉和董晉卿士錫湖上對月詩

擺脫上網魚入几。漁舟艤泊柴門裏。三十六陂連一湖。對月吟詩董夫子。夫子家是毘陵人。一經授受來湖濱。盤旋欲向望舒問。澒洞忽逢瀾爽噴。蟾光四布無遮障。琉璃一色鋪秋浪。閒時放艇老樹顚。稻田茅屋居其下。吾家住此五百年。陡逢巽漲居不遷。湖中風俗舊淳厚。吾田雖沒吾天全。湖上年年蕩洪水。波光月色明千里。輸君高歌別有寄。人心風浪何時已。

先人手植山茶。向時左畔生一小株。二十年高五尺許矣。其右又生一株。越五六年。高二尺。今春開花。殊可人意。

誰謂難養如其蕃。不惟有子兼見孫。大者高過屋。次者齊牆垣。小者二尺許。翩翩連一根。稱爲兒女花。信手非浮言。今春春寒放花晚。左枝先發隨朝暾。杏花已落柳花白。儼然軼軨堆盈盆。或云此種號鐵殼。南花偏是聯雙瑞。他種花期可人力。惟茲開落皆天恩。永昌二芳記其盛。品題我亦符南園。猩脣早中任比例。後凋宜同松柏論。萬物多態卽多孏。此花深厚能久存。初開適丁海棠醉。未後尚及紅藥翻。風雨摧折侑滿地。顏色不澆苦蘚痕。古人愛菊愛蓮不知此。太息對花浮清樽。

寶花人以野卉一叢見遺。花類牽牛。葉似杏而有齒。伊云紫金鍾。核之。乃桔梗花耳。

日日服藥餐草根。見花見葉不相識。花備詭譎隱眞名。檢徧神農經乃得。市人但詫形色奇。豈知治疾有神力。凭闌對花拭倦目。隱見無常匪花獨。市中女子知韓康。階下螢因辨張祿。射策空傳任賢顯。吟詩那有羅公福。

叢竹中植紅薇十數本。長夏盛開。

春花多豔不能久。秋花能久豔不足。夏日烈烈赫如炙。海棠桃杏葉銷綠。紅薇梢頭初破紅。輕綃縐出搖薰風。七稜斜牽一跌槃。別致不與凡花同。我品衆花此第一。奇麗鮮柔靜雅逸。生長離落知者誰。野女攀折老嫗擲。鄭重移來倚竹間。幾叢絳雪翠雲環。木榻夢回枯眼豁。茗爐煙細午心閒。心閒眼豁疏闌畔。日影東移啼鳥換。朗誦樊南集裏詩。一樹濃姿獨來看。

讀易有悟。忽聞竹中鳥聲。

盈虛消息相爲根。自然升降無有痕。酷熱不雨萬牛喘。獨臥北窗無人門。鳥托篬筤不知暑。呢呢絡啼小兒女。竹林茶竈午風清。拋卷移神聽謝語。天機一一靜中生。不辨辨之旁通情。彼適作聲此適聽。清濁柔厲皆時行。非關陰符及莊老。迹象幽元趣枯槁。抱一終爲一所鈴。牢籠萬態惟蒼顥。

擬古三首

綠鬢不復白。髮白不復黑。去曰積何處。流光不知息。孜孜讀道書。或兩我日力。冥思入三微。苦志迂五賊。乘墉義弗克。惟困乃反則。

蘂繁發華小。葉盛成實稀。造化有消息。君子宜知幾。富貴徒百年。子孫嗟式微。淵哉札八兒。獨能明其機。根本辨纖厚。情性何是非。

雪明不若月。月白不若雪。雪白乃易鎔。月明恆見缺。盈虧惟大圜。萬物有無別。隨性爲浮沈。權機變酒血。鄭圃禦寇居。東海魯連節。偶哉櫟駒株。礌礌石之砎。

兩君詠 有序

江都黃春谷承吉。甘泉李滄石鍾泗。年相若。才器亦同。皆善余。乾隆壬子癸丑間。時共詩酒。晨夕相見。乙卯後。余餬口四方。蹤跡少疎闊。然歸則必聚。嘉慶辛酉。余與滄石同舉於鄉。乙丑。余丁內艱。旋以病自廢。而春谷於是年成進士。作令於粵西之恭城。滄石以丁卯春入都。落魄不能返。今年沒於京邸。春谷亦以事罷官。閑而慨之。作兩君詠。

造化鑄詩魄。一官遼南征。南方多木客。其吟幽且清。簿書日力餘。唱和成奇聲。五載恨離別。幻念增遙情。灕江春悠悠。爲君壽歸程。韈錢殊自慚。離索安農耕。懷人向湖月。矯首時孤鳴。幸哉何易子。可之揚其名。柳州文自雄。遷謫豈爲榮。歸來作詩人。壞垢無主盟。相對髮如雪。雄辨猶平生。

右春谷

君死在今夏。死別當前春。君志邁鵬鷃。我病滋淺遯。晨夕昔與共。存歿今殊倫。一棺二千里。家世徒清貧。孤雛未識字。伶仃稀昏姻。旅魂長不歸。跋涉緣何因。我生壽韻斷。君我獨相親。皆親白髮垂。雞黍爲我陳。尤與阿兄好。阿兄天且仁。江南草樹秋。送我江之濱。吾弟弱好弄。勿憚口舌頻。歸來阿兄歿。雁影孤風塵。壬戌同北征。抵足棲雙輪。鈴聲兒燈影。歌泣皆天真。夜起憶往事。娶娶須向晨。公逐果先亡。門戶依何人。

右滄石

足疾

水痛夏不暑。賊寒寇我足。將學野鷺拳。傑傑一水曲。悲哉褚彥回。不見邱澁鞠。

題阮梅叔亭珠湖漁隱圖

十里狀若掌。草堂在巨擘。四面闊湖波。一線達方宅。山光入樓蒼。帆影隊樹白。左右多漁家。往來但田客。本無車馬喧。洵乎塵囂隔。

古者士大夫子弟授田耕。貴者不忘賤。耕者豈不榮。與爲執持見。願爲鄉曲英。兄貴弟驕佚。識者譏爲傖。兄貴弟甘退。舉世稱錚錚。非真好漁釣。少豈無宦情。方在田野閒。凜凜時戒盈。處求學業積。出輔大化成。所懷在道義。畎畝猶簪纓。

記得一首哭汪孝嬰

記得秦淮上。與君初結交。君思入淵寂。余性非勦鈔。邂逅臭味合。情誼因投膠。記得歲丁巳。與君各家居。探賾析疑滯。千里遞尺書。記得長江頭。阻風維客舟。君從蘆中來。月上方如鉤。記得余在京。君向六安去。有客賚書來。超超見元箸。知君學力深。孤詣絕依助。君身清且羸。歐心爲君慮。記得癸亥秋。課農納不稼。君騎匹馬來。訪我田間舍。記得丙寅春。初月二日吉。君來十日留。縱言集一室。放船風雪中。清興邁古逸。是年余在城。與君隔數武。記得余注易。得即質君覩。君爲施丹黃。直諒判去取。是年夏秋間。君往測海水。記得與君別。送君東門市。明年君入都。信宿揚州城。晤君一夕譚。明日君長行。君主大金吾。進君修國史。書成授校官。吾湖爲君喜。記得君書來。示我黃山記。云得王孫錫。辨識古篆字。明年又書來。追溯昔年事。漉酒烹鱸鱗。寡貺念亡弟。亡弟墓草生。沒世已五歲。記得開君書。芃閣橫涕淚。癸酉秋試後。余季偕君來。余以腳下痛。相見遂遄回。孰知返棹去。未幾歸泉臺。泉臺歸一載。余尚未聞知。聞知有凶信。傳言余尚疑。績溪胡孝廉。竹邨君高足。狀君上史館。移書向余屬。開讀胡君書。悲君冥不祿。親老兒幼孤。何以繼饘粥。官冷況清高。瓶中久無粟。脈脈爲君思。淒淒爲君哭。從此秦淮水。思君不忍遊。從此豆花下。蛩語聲啾啾。思君對飲此。不忍獨持甌。思君風雪中。不忍泛輕舟。不忍開舊篋。愁見君手跡。不忍上小亭。上有君書額。記得前年書。問我注周易。周易稿未成。稿成用誰益。今年稿寫成。何處續君魄。君魄果猶乎。燈花夜幽碧。

冬日雜吟九首

窗外曬遙霰。几上蘭香眇。引扇息蘭香。滿室見天曉。緋衣出庭除。天光動雲表。友犬鳴庭葉。偃雀鬬霜篠。亭午方能餐。餘澹上林杪。

乘車赴塞垣。道旁陳人宅。歲月稽括攏。富貴繫碑石。游魂森何之。假借著形迹。形迹焉久存。青青生宿麥。

古墓犁爲田。古田築爲墓。消息如川流。逝者誰能駐。村墟無是非。抵掌話今古。村老無醵儀。酌酒辨賓主。摑墮隨風。揣柯運齊斧。計歲爲饔飧。方寸絕城府。隨序樂有餘。自食力勤苦。

勤苦在祖父。游惰在子孫。粗糲日以厭。親聽日以昏。既恥樸陋見。鮮服行市門。市門無耕多。交結爲蝶蝶。惟知飲博豪。不問田舍言。田舍一朝盡。單子無饔飧。

儒者崇空虛。聚徒說心性。務民亦效之。左道干法令。食芹莫食蛭。食蛭生痾病。事儒莫事魔。事魔絕身命。大道若將然。孝弟而百行。求肉養奪親。股般告衆姓。

有客遊京師。謂還將親民。問我將親民。親民將奚先。我久學躬耕。所悉惟耕田。植苗須及早。鋤稗莫待老。稗老良苗稀。植早粒堅好。養樹當柔條。教兒當懷抱。

負販不得意。白頭爲裝飾。茅堂傴背入。窗紙明朝曦。童子六七人。課餘相爲炊。瓦盆燒枯桑。一屋春熙熙。

珠盤粟米習雛字.芬蒭官.捫蝨譁不倦.安用風雲詞.
白雲蔽寒月.開門乍翹首.不見雲東行.卻道月西走.長河已西落.無復箕與斗.參伐乘兩楹.虛氣生狗口.
夜永不肯寐.秉燭觀短書.神鬼雖寓言.感人何悽如.經史殊護嚴.雖以備里閭.著述重懲勸.苛細分誠虛.
擁衾念時昔.親故來徐徐.敘論猶平生.形骸未覺疎.雞鳴高樹巔.寤晤增歔噓.

冬暖作

風輕鴟冰瑩.雨館見沙斑.渾是二三月.卻忘四九天.栩栩摘梅葉.開窗放盤煙.草綠竹籬下.日赤紙窗邊.
太歲度何臘.青陽驟疾還.前夕凍方滿.今茲雪未慳.嚴肅頓銷歛.和仁竝昭宣.恐傷辨勝復.天意重生全.
罷魚延飢歲.種麥耕荒田.

後湖觀打魚歌

秦淮水淺白魚貴.主人爲客具鮮味.賭酒樓前客醉多.打魚湖上人歸未.昨日雞鳴山寺登.北窗開共老
僧憑.蓮葉田田難漁艇.蝶蛹斷易行苦騰.

離菰集卷四

春日新晴

雨歇楊橋後.春從晴處加.元駒歸砌穴.黃犢臥簷牙.燕捉風中絮.魚吞水上花.鷃簾聲喚過.窗外夕陽斜.

己亥金陵道中

紛紜蝸蘚競如何.只有秋光極目多.水向客船飛白馬.山迎人面點青蝶.六朝故踏千年在.百里寒江半
日過.一枕西風吹入鬢.賸來壯氣幾消磨.

九日

此日宜持吏部螯.吾家贈得是牢騷.人非陶令何須菊.詩勝劉郎不在糕.兩岸風聲催塢葉.一天霜影醉
溪毛.樂爐茶竈蕭條甚.枯坐頻將短髮搔.

姚仁和百歲

誰訝雞窠半未眞.村中已有百年身.能譚三世以前事.不見少時相與人.短鬢插花猶帶黑.布袍補綫卻
安貧.竹筏到處春風暖.坊表宜邀帝澤新.

戊申元旦

絲雞蠟燕俗相仍.備物吾家笑未能.老去梅花多似叟.癡殘柳樹半成僧.經綸鄉話泥家令.風采誰慕張

季鷹.兩甕屠蘇十日醉.酕醄也博酒徒稱.

訪鍾保岐倜

離羣何自滌疵瑕.訪友城闉夕照斜.滿案亂書同我癖.迎門秋柳識君家.信知著作身堪傳.須趁頭顱尙
未華.爲問鏗鏗說經語.可能分與伏虔車.

答詩　　鍾悰

久欽著述足三餘.未許登龍悵恨如.前日幸來張蔚宅.有人取去茂陵書.一甌茶後還應述.十駕將時
望豈虛.若得石倉窺祕奧.焚香灑掃閉門居.

舟行

江南又秋矣.來此亦何依.仰聽百帆嘯.眠看兩岸飛.蕭蕭客中髩.淅淅屑上衣.啓窗望山色.夕陽淋翠微.

題攝山僧寺壁

所爲本難肋.來斯意益枯.石留雲影靜.松護月痕孤.豈尙繁凡念.殊堪息病軀.佛龕燈火碧.長坐對檻艫.

哭顧超宗

翹首徒然問太虛.思君幾次淚沾裾.一生辛苦但謀口.半死沈吟猶讀書.果是奚囊病昌谷.恨無遺頌出
相如.早知才大嬰天妒.也臥湖濱作老漁.
十年相愛作交游.死後丰神想處留.傲物每張青白眼.養親時作稻粱謀.更無露論來雙耳.尙有識言封
九幽.自是衆人皆欲殺.而今猶未愜心不.
輿尸兩世尤堪痛.白髮衰親正倚門.半榻殘燈橫病骨.一湖寒水隔秋魂.縱然命蹇何應死.說到名傳豈
易言.郭有道碑吾不愧.文章今且爲君論.

寄阮芸臺孝廉

人生不易聚.相念爲多疎.四五年前面.三千里外書.期頤山上鯉.富貴水中苴.努力事傳述.此堪比太虛.

江都二首寄城中諸子.

葯囊擔來兩卷經.江郵聊自寄吾形.風催帆月流窗白.雨帶山煙入硯青.豈永只聞羣雀語.林深時有片
雲停.年來益老漁樵性.愛傍幽閒自醉醒.
橋竹林花絕市塵.又因坐靜覺情生.大江來去舟何定.良友別離杯獨傾.屋上鳩啼愁夜雨.梁間燕子愛
新晴.幾時共買平山棹.盡取詩人一一評.

嘔血

病魅何爲忽我侵.丹茵冉冉出胸襟.爲多轗軻猶難死.別有貧肓尙未鍼.不見項瓔成左癖.幾人身拵作
耆泥.山妻對此休驚怪.紙上編斕吐到今.

答朱休臣

從來杜母直知名.慚愧隋竽逐隊行.狗曲忽容逢博士.龍頭何敢壓彌明.鬪雞野店君先舞.種樹直堂我

未成。莫道珠光爲科目。秀才胸次有蒼生。

原作　朱士彥

租驢博士頻相逢。被酒何人識乃公。坐擁百城胸列宿。行吟七字氣成虹。大兒文舉今安在。老子韓非傳許同。裝社蚌珠知有意。相期攜手鳳池東。

內人三十

鴻萊風味可追尋。聊向秋花酒共斟。七八年來忘我困。三千卷裏託君心。（內人貰釵耳質當百餘種。）綠葵紫莧勞烹飪。布襪棉裘我剪經。爲笑良人多賤骨。不妨姑效白頭吟。

秋居

田事已半畢。秋居知適然。豆稀高見兔。柳落靜聞蟬。爽氣開眉宇。閒心生暮天。自甘陶令拙。才效子雲元。

枯坐

枯坐識物理。吾知豈有涯。鳥飛窗閃日。魚上水生花。勞瘁覺仕路。清虛慣道家。聖人難繫托。吾自繫匏瓜。

董子祠（時雨淮道院道公修新館）

瓷瓦碧參差。巍巍董相祠。學超三傳外。鬼辨六朝時。嶧古飛仙蝠。廊空穴細蜓。昨聞檄修葺。遠邇慕經師。

琴

吟到無聲處。心平指亦柔。舉頭窗滿月。傾耳室生秋。至味距難得。俗情終遠不。鄰人資深省。獨起坐寒樓

老將

百戰功成後。將軍已白頭。担衣觀箭迹。把酒話兵謀。塞骨悲同伴。山碑憶永留。封侯少年志。疏雨灞橋秋。

贈邱縣劉松嵐明府

忘盡宰官身。風流賀季眞。詩情山石瘦。人意水雲春。值此太平世。皆爲堯舜民。無容效鸞逐。談笑即經綸。

秋暮

秋暮日半落。暝光上竹亭。蕭疏風後葉。明滅雨中螢。獨坐向階砌。冥思得性靈。五年斷杯酒。今夜覺初醒。

雞鳴寺

山頂結伽藍。登臨性所耽。一湖低檻北。萬竈盤窗南。鬼哭臺邊石。僧眠閣外龕。鐘聲鳴不住。日影下煙嵐。

大疫室人幾死弟復感之不寐作此

齋內三更盡。胸中百感消。劍寒誅殺鬼。樹落怯鳴梟。仗酒謝愁鬱。擁書作寂寥。連朝陰雨溼。倚壁坐秋宵。

追詠九日二首

九日過不覺。於玆已二旬。茱萸空入藥。雞犬自成春。病骨幸能健。荒年豈獨貧。醉觴皆野馬。無酒亦何嗔。

歲死逢陽九。扃歲閫值之。夜深聽夜哭。穫少感春飢。案有皆堪詠。胸知命不移。桓家本無故。焉用入山爲。

幽居二首

幽居怯拜迎。獨處正怡情。對雨琴聲暗。看花酒念生。簷光偷幾臘。詩思欲新晴。澹道隨時樂。非眞即好名。

病後惟嗜靜。閒中亦廢經。佃農知候雨。兒女識星。細鳥無端聚。垂楊有意青。學疏焉足用。未敢志公廷。

露筋祠

曉開八閘鋪。夜宿露筋祠。此去一千里。離家十二時。冰聲過船激。燈影出林遲。高臥待春色。小郵霜滿茨。

汜水

秦郵過未了。汜水石堤邊。湖鳥下寒堡。村尨吠夜船。苦吟得新句。微醉覺高眠。爲不離鄉慣。縈縈客夢牽。

漁溝

漁溝三十里。南望隔河濱。堠影出寒樹。車聲入暮塵。平原任馳目。陰壑未知春。道上多豪客。揚鞭不問人。

陰平

驗入陰平道。行行正早春。虔溪鞭馬急。計里讀碑頻。舊俗慣鄒魯。荒墳辨漢秦。嶧山過不盡。日影落寒津。

西旺

四圍山色裏。小道入東昌。碎石鋪爲屋。枯苗疊作牀。戰風燈影亂。回夢柝聲長。布被眠方穩。驢車催又忙。

長山途中寒食

細雨密濛濛。斜從撲面風。不堪寒食節。況又客途中。草襯新墳碧。花攢遠堠紅。青州明日到。酬酒奠喬公。（簡梓友。）

同作　孫韶

七度逢寒食。勞勞總客中。人行滄海右。夢繞大江東。珂馬蕭蕭雨。春衣惻惻風。小山桃杏在。臨傍故窗紅。

青州五首

駝山高入海雲中。地轄三齊本自雄。古冶墓寒春草瘦。蒲姑城晚夕陽紅。千年遺事餘鴻爪。萬里浮光到馬騣。昨夜老椒花下宿。夢魂何處覓愚公。

丞相園亭鎮院西。雲門山色遠成隄。苔階木老龍蛇臥。石洞煙深鼠雀迷。國有名儒平衆議。家多令嗣與人齊。白羊青草閒事。舊話傳來共品題。

羅下何人肯咨居。停車再拜趙公廬。牧之自不宗長慶。康樂眞能創永初。此日河淮流正合。當年幽薊戰鼙餘。寫神刻骨俱千古。太息談龍一卷書。

假師奇士老經生。葵莧蕭條駐此城。北里頓消淫女曲。南鸞誰買令君名。指揮渤海翻波色。談笑牛山落葉聲。我爲懷人尋往事。范公祠外祝鳩鳴。

顏監文章脈未刪。掄才喜值趙閒閒。靈蠙珠老俱仍網。赤豹春深盡露斑。客步昨榮金嶺鎮。車塵遙望穆陵關。壯遊明日蓬萊去。又與仙人共往還。

登州雜詩四首

車騁千里外。地極九州東。平躡月痕見。當頭斗柄中。風聲喧日夜。蜃氣出青紅。欲拜田橫客。淒淒墓草叢。

海氣作寒煙.登州四月天.大魚鮮入骨.高樹綠猶拳.夜火烏狐戍.腥風黑虎泉.三更人語寂.坐擁舊詩氈.

地僻濱於海.民風益見聞.喪冠常日戴.傴骨早年焚.婦女都能織.生徒半善文.當年韓博士.詩教有餘薰.

聞道蓬萊上.金銀舊有臺.白雲仙市合.黑豆賈帆來.峽色連朝霧.濤聲走迅雷.登臨一憑眺.搔首獨徘徊.

江定甫贈刀.作詩酬之.

孟勞聲裏見霜鍔.練影森森出數重.有客丁寧休鎩鶴.幾年辛苦學雕龍.武城雅操傳良吏.渤海牛眠羨老農.我乏瓊瑤酬未得.皺裘羸馬鎮相從.

答詩 江安

南州無夢入中宵.折盡歸心客思遙.持贈意無文璀璨.善藏譏愧漆園超.百金我豈勞裝飾.七字君眞費琱鐫.匣裏寒芒飛去後.卻添麗句勝瓊瑤.

寒亭

千里黃塵路.寒亭兩度過.封疆判齊紀.爭戰始譙戈.樹起風中嘯.沙翻月下波.登臺覓碑石.撫字一摩挲.

芸臺學使招同馬秋藥比部.徐惕莊太守.顏運生教授.孫蓮水.江定甫兩文學.小滄浪亭雅集.

渤海方歸日.明湖復見招.荻肥刪路狹.柳靜馬聲遙.卷帙心愈闊.君山酒易消.漁洋佳會地.風味至今饒.

勝地至已熟.茲來實過當.詩圖堪效呂.序稿合鐫王.自愧秋蠅附.與教夢鹿忘.還家話長夕.盛事耀江鄉.

半城

飯罷靑駝寺.行行宿半城.石危窮馬力.谷邃滿車聲.遠樹藏村店.官墩紀客程.抵家期可計.山月伴三更.

紅葉

老杜休吟玉露凋.閒看紅葉過紅橋.轉因霜信添濃麗.誰爲秋山破寂寥.豔角又迷春後眼.江頭時趁晚來潮.衰年庾信悲搖落.到此文章色倍饒.

蟹舍漁莊小徑通.寒山如火欲燒空.桃源隱約溪光外.雅思分明夕照中.何到殘秋饒炫目.不妨幾日又驚風.登處無定邀天地.一度飄零一度紅.

落葉

高勢不可住.紛紛辭故枝.委形修竹裏.回首落花時.鴉壓朝習響.蟲寒冷挂絲.隔溪雨寺外.有客動秋思.

西湖四首

清波門外曉煙紅.路轉幽蹊一綫通.野鴿乍飛仙塔隱.寒花遙映殘宮叢.好探小李臨摹本.還憶髯蘇濬築功.行過六橋煙柳畔.湖光山色總空濛.

稽首焚香滿市蹊.三天竺寺禮菩提.樓觀面面山無縫.泉出津津地有臍.髻角殘碑府創造.巖娑老石宋鐫題.此間閒道稻光路.欲向煙蘿帶月躋.

文瀾高閣接天衢.瀰瀰春風繞四隅.扂外鐘聲隨巷曲.龕前苔色著衣無.行從樹杪山俱見.坐對藤陰鳥不呼.萬卷琳琅堪借讀.客中未與故鄉殊.

幾處高峯隔亂雲.西泠橋下碧波分.梅花十畝彌陀宅.柏樹千章宰相墳.石骨似留叢遠鹿.櫓聲如雁入殘曛.太平喜遂登臨樂.管領湖山仗使君.

雪後泛舟

錢塘新雪後.放棹入空濛.山水連天白.樓臺出樹紅.寒光動羣鶩.瞑色逐孤鴻.橋畔林逋墓.年年向晚風.

生日有作

半生何事可追尋.亂緒難教數寸陰.竟日笑歌良友誼.他鄉起臥老親心.寒山無意隨春綠.旅雁多聲入夜沈.不效文泉作文冢.囊中賸有伯牙琴.

和詩 任光燿

宛委藏書迹可尋.游蹤天許到山陰.六星卻應文昌宿.(二月三日.爲文昌神誕日.里堂適與同日.)萬卷能傳博士心.略比坊仙記紗縠.不徒詹尹問升沈.客窗相對誰知己.只有松弦舊館琴.(里堂善鼓琴.宗松弦館譜.)

從芸臺學使按試紹興.和學使呈諸友原韻.

昨佐論文啓道回.之江又聽角聲催.自慚鐵硯空磨盡.且喜雲山飽看來.已信冰心作山立.敢將枯眼罩紗開.鄴中二萬稱先覺.授受從知有異才.

送人歸東吳

錢塘東渡幾驛林.君見飛花忽憶鄉.風雨一春寒客夢.湖山千里重詩囊.鐘聲隱隱吳城近.帆影悠悠越水長.八月重來共秋讌.海神祠外晚潮涼.

湖州弔吳園次太守

髯蘇之後見先生.魚鳥江湖老性情.百畝蒲蓮鄰赤岸.三年冠蓋客烏程.(先生以康熙四年守湖.七年罷.)道場山遠浮秋舫.墨妙亭空弔晚鶯.賴有詩詞著遺迹.故園回首鎖煙橫.

舟宿富陽.和蔣竹塘孝廉調韻.

新詩吟罷筆無停.此地先生懷昔經.遠水下如心脈脈.秋山碑共髮星星.三更步短潮催急.一里舟迷火歸青.明日覺絲灘上去.江流多少喚人醒.

七里瀨登子陵釣臺

夾岸曉煙開.清晨泛棹來.嶂隨舟尾合.波讓石根回.纜影爭飛鳥.灘聲疑遠雷.雲泥誰有跡.惆悵子陵臺.

出七里瀨行建德道中

十里出嚴瀨.高寬見地天.水奔當石立.山遠入窗全.回望但煙霧.遙到得市廛.黃昏大羊鋪.燈火百家連.

過蘭谿至羅莊灘

曉發蘭谿邑.灘流淺若斯.寸途移病蟹.衆力鬧狂鷗.利涉見來者.畏難呼左之.誰家樂秋穫.確齒聽遲遲.

過州頭灘至龍游

潭深舟力逾.此際樂無窮.野塔亂帆白.枯山分樹紅.關心寄灘鷺.瞑色帶秋虹.兮念親身健.搖搖短夢中.

人日立春。汪比部對琴先生集會郡中諸老。選賦詩。屬余步韻。

綠楊春接兩家宜。吹到晴光潑碧滋。華髮正矜諸子勝。草堂已滿故人詩。幾年憔悴嘶佳節。前輩風流稱盛時。四海融融開萼城。更誰甘學病支離。

丁巳十二月立春前一日。小集李冠三岡甫寸草齋中。同詠者十三人。

昔日泥鉛甃。不如醵酒杯。友朋懷新舊。歲月怨迴回。寸草齋方背。寒梅花正開。有懷分勵息。誰剪北山萊。

快園雅集詩

廿年困行役。嘶附入仙峯。譚藝各心得。聞名皆昔聞。古今存勝地。聚散感浮雲。醉寫主人醉。蒼茫暝色分。

秋夕晚靜閒聽琴

琴聲在高閣。秋弦生孤春。傾聽亦饒客。幽寂如無人。叢殘戰紅粟。老梧成碧鄰。隔窗能碁局。爭念非天眞。

題吳縣蘇蔚堂花南老屋塡詞圖。并懷李尙之。

昔日秦淮水。三年吳淺深。花南老詞客。秋邸獨相尋。示我讀書處。有人同素心。尙之近多故。莫對作哀吟。

歲乙卯。旅杜卿邀同人於塔影園。爲文酒之會。今三年矣。杜卿復修前事。人倍於昔。而往日同人。則沒者與未至者居其半。分牋擘箋。感慨係之。即以寄淩二仲子。

塔影湖光動宛然。浮生何境不雲煙。頓從譚笑生悲思。轉爲交游勝昔年。宿草誰澆當席酒。鯉魚聊寄隔江箋。遙思仲子宣城署。獨把秋毫著太元。

楊都尉大壯移鎭安慶。有書來。作此以答。

手種村邊木。冬來綠更深。幾時踐前約。居此共高吟。著述儒生業。功名壯士心。朝廷方重寄。未許入山林。

足痺

生平不食蕨。何故足擊如。人道昔元晏。曾因痿著書。饑弱糾過切。擁被又思徐。莫向村鄰說。衰親老病餘。

燕磯阻風

幾日石尤風。蕭蕭蘆荻叢。揚州在何處。愁殺白波中。游興昨猶勵。歸心客益同。誰能如燕子。飛到蜀岡東。

同作 葉觀廷

燕子磯邊泊。檣烏一望中。無端三日住。猶幸幾人同。高嶺銜西日。空江卷北風。遊蹤隨地轉。迴道不如蓬。

辛酉元旦登吳山第一峯

今年第一日。來登第一峯。春光何地早。客與此時濃。風協卜秋熟。浪恬銷海烽。吾家世耕讀。願作太平農。

和詩 李銳

吳山最高處。杖策試登臨。活水自空鑿。浮雲成古今。與君一載別。同抱百年心。展卷殷勤讀。深情寄短吟。

顧廣圻

景物憑詩寫。江天本畫成。深情生遠眺。雅抱在躬耕。憐我今爲客。頻年住此城。定持登覽意。又聞一春晴。

陳鴻壽

絕頂搊躡上。君眞第一流。胸中春自滿。天際客同游。寒雨幾年盡。晴煙曉郭浮。東西覽湖海。別有最高樓。

羅永符

直上三千級。同遊六七人。雲開滄海日。香透古梅春。臘雪殘年盡。晴光早歲新。會當費蠟屐。一躡謝公塵。

許珩

不知春意早。臨眺自欣然。湖海來新色。風光隔舊年。豪情千嶂上。詩思百花前。我亦頻登覽。輸君一日先。

阮亨

直上吳山頂。誰爲第一流。歲知殘臘盡。人喜縱高游。眼底春如海。空中日滿樓。今年詩思早。梅放百花頭。

題范賜湖廣文松下采菊圖

東閣梅初放。金陵草正芳。一官從昔冷。三徑豈全荒。眼有詩書讀。心同古木長。和光開霽月。皎志烈清霜。把酒學彭澤。結亭追道鄉。隨時怡性命。無事決行藏。短髩侵秋老。疎巾覺暑涼。何人識幽意。繪此境蒼蒼。

王江涇

十里王江汎。當年有戰塵。將軍方殺賊。宰相已讒人。落月平橋夜。閒花野市春。可憐戚少保。猶要媚廷臣。

登雞鳴埭。歸舟自蓮花橋。步至地樓。與兒子廷琥聯句。得十韻。

纔過雞鳴埭。還來上地樓。予 塔雲行漸遠。徑竹轉偏幽。琥 叢木夕陽晚。遙村孤寺秋。予 到門鐘正永。佛檻霧初收。琥 坐久不忍去。愛深忘別游。予 此眞絕塵俗。誰信在城陬。琥 結伴得佳興。同汪張諸君 思親生感愁。己卯先人游此。予 地形今始識。風景昔應留。琥 茶舍坐茅屋。歸途乘小舟。予 家家燈火出。人影聚橋頭。琥

送汪孝嬰之六安

君勢未可住。驅車催客程。才爲一月聚。又作六安行。握手更何日。著書難獨成。寸懷言不盡。相對且無聲。

同孫蓮水遊龍井。遂至理安寺。

數載杭州客。初來看石泓。閣前雙澗合。樹杪一湖明。歸數萬村虎。煙寒古壁鐙。問僧最幽處。指點越山行。路從峯頂下。山在樹中眾。見寺入修竹。過橋分淺溜。石邊樵語細。霜後茗花殘。更結何時約。同來坐翠巒。

題安定書院壁

千里歸來乍息肩。敝裘猶帶武林煙。韶光廿載眞虛過。學舍三間且醉眠。窗外寒枝增幻影。壬寅予會試有詩云

人假鬼鶴前樹夢中亡友詔當年。晉峰同舍生顧超宗圖山王東山今與巳下世霜花滿地雞鳴夜。回首何人懶茫樓。

張古愚太守執仁招同趙味辛司馬何幽士太守孫淵如觀察暨江子屏汪孝嬰李濱石雨中泛湖。

夕飲於倚虹園。

冷雨侵人未減歡。一舟來往興無端。昔緣太守襟懷放。只為名流聚會難。自愧獨無珠在握。也來同嚥酒頻乾。要知政簡庭無訟。莫當紅橋褉事看。

坂頭遇設所作

渡河已三日。驅車到坂頭。故人一相見。聊慰客中愁。夜語入殘夢。春寒失敝裘。此行誼宜着。莫當作依劉。

劉智廟有序

廟中神問士人莫知誰何。按晉志。武帝時。侍中平原劉智。資改黃初衛。今廟所在。正古平原地。為祀侍中無疑。詩以表之。

絕學人知少。荒祠晉侍中。若非名不朽。何以祀無窮。野店三更月。征車五夜風。史官誰補證。乾象獨劉洪。

任邱道中

任邱北去水成湖。昨歲懷襄警帝都。寺破幽神愁夜雨。村墟老馬認歸途。喜看麥氣浮郊甸。忍見鳩形集市衢。共沐聖朝天子德。頻施饘粥勝醍醐。

題閭中壁壬戌三月十四日。

兩鬢蕭疏已欲霜。才來京國學觀場。文章未解遊風氣。祿命惟知聽穎蒼。夢裏歸心縈故里。燈邊夜語集諸方。卷簾已是三更後。月影如金上棘牆。

崇效寺看花

古剎稱幽僻。閒來駐小車。已過三月半。才見一林花。僧老面如木。藤枯影作蛇。登樓望郊麥。翹首莫思家。

同鄭柿里兆珏。劉芙初嗣綰。唐竹虛璽。汪珊樵初全。游釣魚臺。

古臺負幽致。結伴出西城。柳外遠山影。院邊春水聲。風高宜席地。興至亦飛觥。座有能歌者。唇鳴作劍鳴。

贈別汪珊樵

閭里復同志。四十始相親。離別在明日。笑言止一春。深情徵古誼。醉語入天真。此況不肯釋。泱泱馬足塵。

鄭州

春從鄭州過。又向鄭州歸。水溢市魚賤。年荒官樹稀。車聲愁遠道。帽影逐斜暉。尚未金雞德。何年始息機。

與朱椒堂月下聯句二首

木葉蕭蕭下。篤宦齋秋已深。倚闌對寒月。椒聽角多清音。爾我同為客。篤行藏共此心。誰人足千古。椒但感歲華侵。篤

相聚亦無定。椒萍蹤信所遺。思家還久立。篤論古欲長號。燈影短猶黑。椒雁聲鳴漸高。傲霜殘菊在。篤微醉鼓餘豪。椒

效四靈體

詩派應教重永嘉。吟來春已到村家。山溪暴長知融雪。野草初生認雜花。日力且還閒處惜。虛名休向眼前誇。連朝社酒忘賓主。扶醉歸來日未斜。

吾無

吾無芻牧責。水旱不須論。農叟泣無食。江湖客到門。嘉禾亦已沒。隴畝尚知存。莫管馮夷怒。臨流看月痕。

蟹

相習不知味。只今方穆然。猶之秋雨後。卻是荻花邊。旅食懷千里。還家又一年。持螯誰吏部。風尚合歸田。

共放

小舟如一葉。共放入村南。無意逐煙水。偶然來野菴。滿天生雨意。半日得僧談。興盡速歸去。閒游亦戒貪。

汪孝嬰訪予湖中。喜而有作。

秋水久圍屋。故人何處來。除蟲鳴未已。籬豆正花開。不覺逢三載。相看且一杯。馬嘶人欲去。怪是夕陽催。

今歲

今歲纔知此是家。匆匆誰道惜年華。盤肥便結客中沫。葵老猶開牆上花。結習未能忘筆硯。機心時許人煙霞。汝墳豈為閒民賦。但笑周盤意太奢。

百尺梧桐閣為汪小魯作有序

鮫門比部以百尺梧桐名閣。荒廢傳他姓久矣。小魯之高祖適園孝廉。與比部為兄弟。小魯今讀書處。亦兩桐甚修。以舊名署之。

年年看種樹。幾處長風煙。高閣豈殊昔。雙桐正屹然。達人知有後。座客且無前。變化誰能定。長懷馬融篇。

鷺

從來多道爾。果是聽來頻。弄影恰宜柳。鳴春解銜人。門前芳草暗。陌上女歌新。野老怪多事。殊堪見性真。

郭公

豈無百夫長。何用爾催耕。未嘗舌已瘁。方春農不驚。稻粱爭貴賤。桑柘雜陰晴。我願如農圃。關心聽此聲。

與汪孝嬰登泰州望海樓

泰州余至十三次。今日登樓得共君。屈指二十七年過。盛衰生死如煙雲。西望岡山青似髮。東觀滄海淨無氛。與君高唱皇華曲。城外野田嘶馬羣。

夕陽

共道夕陽好。晚來晴更宜。才明半湖水。已上最高枝。雨腳逐雲去。虹頭飲澗遲。人情知易厭。不肯駐多時。

湖村

湖村足棲止。雨歇覺秋清。緒蕭葉還綠。吟高鳥不驚。競心緣病息。衰髮逐秋生。只願親身健。年荒亦太平。

聽竹

驪竹斬不盡.今年生更多.甚妨花入眼.不見月成波.亦有雲霄意.其如鷹隼何.又憐相啻久.自怨亦蹉跎.

哭殤孫貴齡

比到齔島步亦虛.眼前恨淚忍徐徐.一家歡笑皆憑女.幾日悲傷執愍余.況是老親扶病日.不堪荒歲嶮耕餘.秋風燐火黃昏月.望爾魂歸就我居.

己巳仲秋.楊竹盧都尉.過半九曾塾小飲.明日作此.乞和.

岧迢高軒過水濱.一年情事幾芳辰.寒潭映月成雙璧.老樹經霜作半人.病骨嶙峋難縱酒.秋天寥廓共垂綸.青水又動迎詩興.要學松陵互主賓.

庚午九月二日.竹盧都尉.邀往誦芬莊看桂.

都尉相招過水莊.半天風雨近重陽.心當閒後能多味.花到秋深更有香.白酒黃雞人共醉.鬢絲禪榻夢初長.功名千古知誰識.莫道狂夫似點狂.

登雕蘸樓有作

閒窓但楊柳.坐久身不知.鷺起入烟靄.牛鳴卽澗邊.開心雙書史.病骨識天時.昔日張公子.猶存千首詩.

風雨破蕉葉.作七言唁之.

斜風猛雨夏成秋.籬外芭蕉綠正抽.一一上如官進級.絲絲解似刃屠牛.豈因滑長彈文妒.不爲山僧寫字留.咄道太剛容易折.如君神致本清柔.

白菊

陶令東籬下.幽香此未更.能常惟避日.開後欲銷爭.葉葉得天意.年年只自生.聊將一樽酒.坐對夜霜清.

答友人

病臥無錯豈逃名.慚愧嵇康論養生.籬下月無須貨買.山中學必仗甘行.結茲爲穀供春饋.種柳成陰待早鶯.莫問東西未能辨.孤高原不假逢萌.

閒吟

多事勞勞閱古今.偶抛書卷學閒吟.橫窓老竹聞新竹.喚曉春禽變夏禽.好共農夫課晴雨.不須詹尹卜升沈.餘生又是三年過.壁上無弦舊有琴.

階下決明盛開.偶得一律.

翠羽金錢又幾年.柴門寂寂閉朝煙.那知小草曾如許.得遇詩人亦偶然.藉并不從周僕射.書名已謝李平泉.杜陵老去神應在.秋雨誰吟弟一篇.

坐

閉戶坐終日.豈知情僞眞.跡閒心有古.地遠客無人.亂石得生意.野花成好春.苦吟今不肯.隨興做東鄰.

偶然

窮古讀不得.抛書向曲廊.石紋隨雨見.柳杪得秋強.轉以椰聲靜.因教午夢長.偶然成小賦.何用擬長楊.

鷹

有爾便愁人.平原不見春.無情長作勢.欲攫故藏身.化育惟天地.威嚴亦鬼神.可憐凡燕雀.肅羽向荒榛.

塾中海棠.自戊辰開後.四五年不花.癸酉春三月盛開.光豔照人.花老矣.恐發洩太過.明歲又將不花.流連不已.記之以詩.

倚擁羊裘小檻邊.燕支萬點恰當筵.坐看春盡如殘臘.且喜花開勝舊年.夜雨關心頻起早.野桃生妒莫爭先.同心只有丁香結.慚愧霜毛欲躓顚.

村居五首

交疎緣地僻.俗巧亦天眞.酒待明年客.橋行昨日人.鼓聲村社晚.帆影漕舟春.偶爾登樓望.知吾在水濱.

亭高春靄渫.窓淨月分明.鳥習客猶近.花疎雨亦輕.撫弦忘舊曲.翻史識稀名.鄰里時來醉.鰕魚可作羹.

惰性人爭怪.年來未盡除.寫神生病樹.賣米盆奇書.果誘雛孫讀.蔬分老婢鋤.衣裳常不整.詞僕更何如.

時時窮易理.日日對名花.思苦家人笑.庭空衆鳥譁.寸陰憐白髮.多病羨丹砂.奧義何年盡.吾知亦有涯.

病已如臯甫.元才效子雲.簿書仍素志.糜鹿豈同羣.消息參時物.辛勤逃聖文.唯憐陸魯望.撫拂有誰聞.

後村居五首 有序

友人贈余閒逸.學陸魯望之爲人.作前詩白之.友人仍不喩.復爲此詩.

但習山中性.村居異市城.雨餘春尙在.樹過月逾明.徑表參差綠.蛙更遠近聲.門前諸亞旅.報道已深耕.

豈敢隨天意.無人且閉門.晝長侵晝短.風靜覺花喧.食李笑陳仲.登高讓伯昏.讀書非外鑠.何事不窺園.

自以書成癖.不因身病閑.思融眞得竊.義隱勝投艱.風絕折如濶.煙林遠當山.放懷馳倦目.頓爾破元關.

板牀終日坐.餘是十年秋.綴石瘦於草.種梧高過樓.經才能不滯.吟已若成囚.幾欲告知己.書械又自收.

絕學共誰語.方將怪我癡.思經千度變.故未一毫持.曉月雞鳴候.春燈鼠鬪時.鬼神正來告.此境少人知.

王貴州以錦帶花名不雅馴.改曰海仙.余植數本.今年盛開.錦帶之名尙矣.斥之爲俗.未以爲然.詩以解之.

名貴眞能勝海棠.千秋知己未茫茫.卻看居士衫邊色.又道仙人海上妝.短插竹籬扶燦爛.用淮南子.細飛梅雨伴漬洋.楚辭.漬洋而不可帶.王逸注.漬洋.然太元漬洋.無方貌乎.朝來正檢昭明集.書味花光兩不妨.

哭鄭柿里舍人

不意凋零又見君.初聞涕淚落紛紛.空令趙壹思宣孟.更有何休識伍員.昏嫁未完兒女事.丹黃空著讀唐文.一尊遙向青冥酹.愁閣江東日暮雲.

野外

攜書几上任縱橫.策杖閒從野外行.柳樹一年高一尺.人家三世已三更.夕陽黃葉蕭齋下.秋水鳥蹤綴綴攜.興到忽然思作吏.欲將蘿薜易朝纓.

僕素少交遊.遍年家處.尤多疎闊.昨歲閒武進誠上舍卒於京師.今又接歙縣孝廉方正程先生訃.

惜然久之。率成二首。

臧上舍琥

向黌推君弟一流。雨樓別後逢千秋。眞人昔有徐無鬼。儒行誰如許散愁。只以詩書爲性命。絕無城府在交游。招魂欲到蕪蘇去。幾度臨風淚未收。

程孝廉方正琨田

九十經師老伏生。立言能令孔書明。高粮辨後稱知稷。蟲析懸時集中衡。俗眼自𦒘爲創論。後人宜奉作先程。春空寓寓春雲暖。想見須眉物外情。

放船一首丙子秋分日作。

田苗彌望水盈湖。石外閒花興不孤。紫瓣疊開秋勺藥。赤栽倒捲山茨菇。紙窗日入著猶灼。木榻蟲來夜有呼。且自放船煙雨際。好尋漁子話菰蘆。

詠茄

酪酥寡味滿秋畦。爛煮登盤日未西。座上無僧誰挽鼠。山中有客且烹雞。鄉風自昔畦爲菜。幻想何堪稻作齋。莫怪田間多寂寞。昆侖曾綴紫瓜題。

製棺成。詩以落之。

生憎螻蟻怕狐貍。贏葬王孫亦過奇。無分疆場依馬革。何人江水學鴟夷。瓜犀蕉節徒增慨。白髮青山自有詩。豈是司空能作達。吾生如寄纔如斯。

至後有序

自去歲以來。未曾作詩。偶有所興。半月始成。時戊寅十二月十八日。

至後剛三日。陽添幾髮程。劇藤寬樹縛。増稅罷雞爭。閉戶久無客。吟詩半不成。夜來風雨過。高枕聽寒更。

己卯除夕枕上作

夢中親友未凋零。笑語方溫夢又醒。髩雪半因陳籍白。眼花昨共遠山青。烈風窗外鳴鴉鵲。活火鐺邊煮北茶。且喜雛孫初學詠。吟聲不與歲華停。

開窗

開窗及清曉。起坐碧軒東。看雨飛天外。招春入座中。硯和催墨易。梅老作花紅。昨夜家書至。慈親樂正融

離菰集卷五

古意

不願郎富貴。願郎長在家。郎富畜姬妾。郎貴游京華。與雀角其飛。雀醬而我惡。與枕爭其負。枕強而我弱。食豆不可生。食瓜不可熟。位置各有宜。戒郎休反覆。郎在洛陽城。妾住長干里。洛陽春多花。花開結紅子。

題畫

翠眉坐秋屋。夫征何日復。夢起聽夫歸。急自施膏沐。

新月和族兄子均韻

一似人生一二句。精英未顯匿煙消。自嗤青眼非如霧。熟覷偏將地間人。

六合道中

曉辭六合趁清和。遙逕江風入素羅。十里垂楊青不斷。車聲停處酒旗多。

長干里

門巷無苦夕照斜。紅樓隔處笑聲賒。可知落葉秋風裏。個個良人盡戀家。

方景二公祠

衰絰緋衣事不同，各抒肝膽建奇忠。而今煙雨瀰陵路，不見燕王見兩公。

病起柬顧超宗

半榻殘書疊影侵，此身多分已成嬉。病軀新起渾無意，坐看落花飛小禽。

歸來

硯田耕穫笑迂疎，鎮日優游歲又除。倉卒歸來驢背晚，半山殘雪兩蕭皆。

壽張尊樓此單至

男兒不走萬里路，何事得吟千首詩。人世別離何足定，逢君又是落花時。

秋夜

秋夜長且清，秋心淡且平。三更燈欲暗，風雨助潮聲。

坐

讀書坐秋夜，夜永寒生席。啓戶疑月光，盤飛半湖白。

送羅養齋歸海州

昨日良朋去，懷之已斷腸。不堪重送客，轉似自離鄉。

莫愁湖

暮出西門行，秋心亦秋水。渺渺莫愁湖，寂寞李公子。

看棊

縱觀爭持智各殫，旁觀我色獨無難。乃知人世爭榮辱，最妙身從局外看。

聽曲

不慣溫柔久斷擬，紅牙敲處亦相思。筵前多是悲歌客，只唱秋風易水辭。

西子

黃金不鑄舞衣裳，太息弓由鳥盡藏。豈是無情是無福，風流消受只吳王。

荀卿墓

寥寥龍門筆，文章合孟荀。可憐千古後，猶念楚春申。

歷下亭

浩浩明湖水，蕭蕭歷下亭。更吟秋柳句，兩岸柳絲青。

題王椒畦孝廉畫山水

亂竹枝宜斬，枯林葉未皴。欲教春意滿，還問作圖人。

題美人對鏡圖

朵朵幽蘭花，曉起自粧靚。深淺休問郎，只問青銅鏡。

京邱道中

又將征衣冒曉塵，歷城東去古關津。可知司馬墳前柳，綠到車前已暮春。

牛山

東嶽十丈老爲顏，鬢影飄蕭曉度關。消得幾隨春絮落，又迎風雨過牛山。

阮學使試登州畢，邀游蓬萊閣，望海市不得，或舉蘇長公禱海神事，因作此以解之。

翠阜重樓本是空，老泉居士信天窮。日華五色誰迷目，幻影無端入倦瞳。

濰河

十丈風沙一丈波，平明驅馬渡濰河。來從東海神山上，對此涓流又若何。

小姑河即尤姑

黃縣東稱萊子國，珠橋南接小姑河。回頭風雪聊城夜，千里齊封兩月過。

秦淮

秦淮秋水生，逢君值秋夕。對酒須豪歌，同心不易獲。

烏鎮

布衾如鐵睡難甜，寂寂黃昏月未升。一曲吳歌聲斷續，女桑深處有疎燈。

錢塘江

客懷何處寫澄空，曉渡錢塘趁好風。西望桃花東望海，輕舟三五白波中。

孝娥江

西望錢塘百里遙，孝娥江口夜停橈。青松獨立白雲起，鐵弩不鳴秋不潮。

錢清江

十里炊煙樂太平，熙熙何記有司名。村尨不吠夜無吏，盡取百錢官亦清。

復過梁湖

面面村皆生遠煙，梁湖春色更逾前。沿溪樟樹葉俱落，放徧一山紅杜鵑。

古磴瘦藤懸老柏，石橋流水激殘沙。農夫閒立牯牛臥，紅雪滿田開蓼花。

紹興試院夜興

中宵獨自倚籠櫳，鎖院無聲萬籟空。橋下清波淡春月，蕺花如雪滿牆東。

渡錢塘江望六和塔

昨夜春潮帶雨聽，西興驛口畫船停。曉來江上看西岸，一塔獨紅山樹青。

之衢州望家書不至

秋風吹起片帆馳，曉送新涼上鬢絲。連夜夢魂顛倒甚，思親未已又思兒。

出衢州十里宿雞鳴山下

鹿鳴石室望不遠，縱橫百船壁堵西。衢州十月似八月，蟋蟀夜鳴紅樹溪。

定山

江流東轉向錢塘，百丈蒼煙迸冷光。船似蚍蜉任南北，山靈曾傍沈東陽。

白秋海棠

不解相思更可憐，自甘岑寂已年年。夜來微雨過幽閣，秋月半牆人未眠。

秋江曲

郎從江北行，妾在江南住。江上芙蓉花，是妾停船處。

一夜金風急，千帆趁落暉。妾欲乘風去，聞郎幾日歸。

早看鴛鴦飛，暮看鴛鴦宿。鴛鴦有時飛，鴛鴦有時宿。

題女子郝玉蟾畫（一女子凭欄外眺，楊柳十餘株，一仙女行波濤中。）

長江千里夢曾經，曉望江流去不停。夫婿封侯在何日，樓頭楊柳又青青。

誰我休言河伯婦，殢人眞有洛川神。我按箜篌公莫渡，煙波淼淼正愁人。

題程左恬風木圖

秋雨秋風夜滿湖，無邊落葉雁聲孤。挑燈我正愁難寐，又展君家風木圖。

石門

松老橋邊春水痕，羔羊塘外晚煙昏。寒深二月青猶鎖，十里枯桑過石門。

西湖柳枝

兒家家住西湖西，兒家門對蘇公隄。虧得蘇公築隄好，讓人栽柳讓鶯啼。

茗花

不妒山茶三月豔，卻分嶺上早梅香。此身本是霜爲魄，那畏枝頭殺菽霜。

題合歡圖畫

誰寫合歡圖，爲作合歡句。本爲君子交，莫當青棠樹。

不信花枝若此開，圖中描出費疑猜。深林果是無人伴，自吐幽芳自往來。

竹柏樓有序

吳中袁又愷廷檮，生六歲而孤，母韓哺之，十五年不下樓，君子稱其節焉。

憶自良人沒，傷心十五年。年年樓上月，寒照一兒眠。

白溝河苔蘚石

停車且問酒如何，休聽琵琶子夜歌。繞岸青青萬行柳，春風已渡白溝河。

北征曲

吾家瀕湖構園宅，宅外煙光水光白。行來十日惟見山，樹裏塵飛作湖色。

題孟東郊詩集二首

時比喪侶猿，忽疾看花馬。一得一失間，可憐孟東野。

東野詩則寒，東野心則熱。人心自有春，何爲怨鶗鴂。

壬戌五月晦日，江文叔邀同汪竹畬、張開虞、蔣春樹、袁又愷集廬山草堂。

穆穆清華堂，坐久暑不知。窗外一池水，梧桐花滿枝。

枝上兩黃鸝，飛飛梧樹西。不知時已夕，猶自向人啼。

杭州雜詩有序

壬戌七月，以阮撫軍之招，復客武林，至冬而歸。理所作詩，得絕句二十二首。

百畝何堪兩月晴，水車聲送客舟行。塘棲一夜傾盆雨，明日錢塘米價平。（塘棲夜雨）

送客樟亭首重分，灘江萬里接燕雲。孤舟莫厭天涯遠，白髮堂前正念君。（送汪小竹之粵西）

扁舟無賴逐飛鴻，小睡方濃日又斜。髣有餘香吹入夢，錢王祠外白荷花。（錢王祠）

摘句尋章苦未休，諸生若个覓封侯。軍書海上新來報，又斬妖狼四十頭。（謝薌千里贈孫吳兵書）

陰陰小雨到三更，對影擎杯事不成。豈是寒灰埋鏡魄，二分原在故鄉明。（中秋無月）

聚散無端悵水萍，劉郎風骨自亭亭。落花時節燕臺醉，十里松風又共聽。（喜晤劉芙初）

西陵驛口帆初出，赤岸山頭木未摧。若个要逢胥種怒，如霜一綫卷秋來。（登吳山見潮）

疎燈無談泣寒蛩，寂寂官齋小院東。獨坐秋窗讀秋水，雨聲和葉下梧桐。（夜坐）

石楠聽雨憶霜縣，欵段騎來湖水濱。佳話今年足登記，孤山秋訪二高人。（訪李鶴之、臧在東）

陶詩一卷尋常和，醉臥柴桑我未能。欲眺錢彭上庭阜，吳山今日卻慵登。（九日）

共訪青山學問禪，修篁左右夾吟鞭。放生池外鴉如雪，閒傍疎籬自在眠。（與楊竹巖、顧郎齋游雲棲）

去年到此茗花落，今歲來游花正開。九處溪流萬竿竹，竹菁苦爍路久徘徊。（理安寺）

才看湖上又潮還，醉倚江樓夕照間。記得西陵泊船處，故人猶自識西山。（江樓小酌）

青青無奈曉霜何，屈指春風幾度過。階下苔痕正幽潔，怪他猶半戀枝柯。（梧葉）

話到蒼生念亦凝，霜鋒解珮未嫌遲。刪繁自讓君先著，莫忘官齋夜話時。（與朱椒堂夜話）

自有東籬好樂羣，無心也忍出山雲。幾年浪許人間買，身價曾教到十分。（見傍花村菊）

精堂妙句待蕭疏，清極皆同百尺條。莫要坐當秋雨後，一亭黃葉夜蕭蕭。（題桐陰覓句圖）

老韓扶疎閲滄屋，清寒到底足蟠桓。荒園亦有梅花樹，歲暮看來學冷官。（題梅花小園梅花圖）

罷竹應教斬萬竿，騷人例作蕊蘸看。雪屏真是知蘭者，只寫疎疎幾葉蘭。（雪屏畫蘭）

老作孝廉殊自愧，四十得孫良可欣。老母呼喚速歸去，煮酒烹豚告祖墳。（得家書口占）

車聲古道記春初，幾日匆匆返舊廬。今日訪君與君別，北新關外柳疎疎。（別程元吉同年）

青錢二百一篷，帶江船映江波紅。帶到瓜洲解纜去，率然不見煙波中。（帶江口號）

寒食曲二首

寒食吹寒風。不令花破萼。非妒花易開。爲惜花易落。
寒食風兼雨。冒雨啄泥土。楊葉聲蕭蕭。楊花不堪舞。

擬樂府

針線層層密。歲寒恐襲肌。不思衣到日。已是脫棉時。

抱孫

寒天何事太匆忙。鎮日攜孫趁夕陽。若過漢陽龐太守。又將徵意測任棠。

戊辰之春。盆中海棠盛開。意有所觸。率爲兩絕句。

昨日看來亦悟稀。桃花人面尚嫌肥。低頭只是嬌無力。才遇東風便亂飛。
三年拔置此花身。不爲愁多減卻春。闌外胭脂開滿樹。看花只少白頭人。

高義

高義崇皆未易假。甕中寶劍夜生光。當時恨不雞鶚鶴。隴樹年年喚二郎。

決明

陰崖篭底訴秋哀。機轉寒衾小夢回。我有孤懷誰決得。欲披風雨問花來。

村居漫興五首

四月湖村澤草肥。桔槔聲裏鷺絲飛。日長犬臥柴門靜。饁婦攜壺柳外歸。
生長江淮不記年。魚蝦爲飯木爲田。頭銜署作魚蠻子。斜著蓑衫坐釣船。
籬門風雨隔枯桑。幾日人稱杜五郎。昨夜夢中恩萬士。太平身世豈相忘。
牌邊翠影秧連馬。背上秋聲雨灑蓬。禾譜不登蘇玉局。耒經今讀陸龜蒙。
病懶非關與世疏。歸奇臘怪品何如。往來偏不嫌孤寂。半有溪農半老漁。

偶書黃山谷、蘇東坡事。

仰面臥繩床。伸足闌楯外。細雨忽炎蒸。生平無此快。
欲坐木末亭。山高乏足力。猛悟身所居。如何數不得。

曉起

偶然擧酒杯。醉臥無甘苦。曉起驚生涼。方知夜來雨。

不寐

不寐起枯坐。秋天不肯曉。大星來熒熒。蛩聲在莎草。

三月晦日效宋人詠牡丹

國色眞如此。羞予鬢半皤。一叢過四十。未許說花多。

立春

霽時今見曉峨開。影褪南檐弟幾階。人道是春剛半日。分明春已上枝來。

買菊

重陽風雨徧揚州。買得秋花又一秋。說是傲霜吾不信。朝來籬下總垂頭。

李和楊竹廬都尉

一秋能得幾番晴。對菊枝枝向日生。趁此不從花下醉。風風雨雨最淒清。

贈漁父

煙水蓑蘆一釣橫。偶然相遇說平生。姓名本未傳人世。不用逢人變姓名。

迎春柳

春歸無意與春迎。簇簇金衣妒早鶯。不似長亭送春絮。任風吹去作浮萍。

觀村劇

桑柘陰濃鬪鼓笳。是非身後屬誰家。人人都道團圓好。看到團圓日已斜。
太平身世許清閒。況是疏慵鬢已斑。爲笑羅洪先不達。狀元中後始歸山。是日演此劇

夏月、階下小花數種。相續開謝。偶然成詠。

錢兒莢

稠葉生方小。榆莢青尚嫩。莢莢階下莢。亦道阿堵物。

鐵線蓮

花開齊若蓮。整抽須似鐵。不比鶺鴒枝。風吹容易折。

纏枝牡丹

蔓衍滿籬落。嬌柔媚痕曉。繃向牡丹過。天香一枝小。

水桂

惟有水木樨。枝葉發奇秀。裊裊白石旁。深林匿遠岫。

五月白菊

寒翠有本性。何妨近煩熱。不必到霜時。假傲見晚節。

金絲桃

郭下黃須兒。甜覺強哉矯。嗚呼衆芳歇。翁翁出叢篠。

紫玉簪

仙人函關來。雲氣尚盈嶺。雖道折齒牙。亦將五素易。

凌霄

多文不自富。依人上層級。耐久顏不衰。更染胭脂汁。

小樓

秋花竹外見餘紅，寂寂柴門念未空，四面漁聲三面月，小樓高臥似舟中。

春寒二首

十載清明未去家，又看插柳記年華，連朝風雨寒如許，留住梅花待杏花。

已過春分未覺春，寒風冷雨petty

落花曲三首

片片吹來細雨中，兒童恨欲請東風，美人老去成黃土，花到明年卻又紅。

吾生豈有涯，眼前是為樂，莫憐紅滿地，尚有花未落。

人心自悲樂，天時獨往來，莫憐紅滿地，尚有花未開。

苔

籬外朝朝雨，階前處處苔，莫嫌春寂寞，自有落花來。

苔

不借澆培力，開花亦自春，同為天地育，分別是何人。

雞聲

雞聲催起獨徘徊，屋角牽牛花正開，幾點疎星半輪月，晨光一片自東來。

薔薇

洗淨胭脂別作神，綠綠微帶一分春，可知紅紫紛繽地，中有香山白姓人。

初夏雜詠

村尨催我夢魂歸，坐起開門但落暉，忽有異香來鼻觀，海棠花外野薔薇。

斑鳩兩兩立牆東，細草如茵襯落紅，病不窺園剛幾日，筍尖高下綠叢中。

雁來紅

秋階雨過雁來時，七尺珊瑚見一枝，恐怕被人疑是莧，拚將老血化胭脂。

秋勺藥

瀟瀟昨夜響空階，竹外紅鬟送影來，最好一叢秋勺藥，不須沾雨便先開。

乙亥春，丁香海棠盛開，喜羅蕘齋汪掌廷至。

二月三月春風催，紅花白花相間開，蔣家三徑何曾寂，多謝羊求次弟來。

友人論史事，作此示之。

莫道宏恭設，休嫌石顯諂，可知蕭望之，曾殺韓延壽。

司徒笑銅臭，不能免其子，卓哉長安城，與賊戰而死。

可憐馬子卿，酒肆題詩句，但知宇文周，推誅齊王豫。

咩咩

咩咩小犬吠門東，緩步柴門曳短笻，一路水聲帆影白，收租船返月明中。

夜來二首

夜來風雨聽樓東，曉見晴光映日紅，柳色漸深花漸滿，草堂人坐燕聲中。

又著新書半尺餘，半春寂寂子雲居，昨朝買得船如葉，撐到花邊問老漁。

巴蕉舒第四葉，其畔罌粟鮮紅豔麗，詩以當畫。

朝暾初散滿天霞，折脚鐺喧正煮茶，坐看綠巴蕉葉畔，一枝紅豔米囊花。

薄暮坐紅薇翠竹亭望湖。時己卯十二月

寒煙渺渺欲黃昏，猛見春光到草門，疎柳夕陽帆影外，淡紅遙帶一村村。

離孤集卷六

讀書三十二贊 有序

本朝文學之盛，一洗元明之陋，僕讀諸君子著述，心獨往之，意有所契，隨贊其末，集之良久，共三十有二首，僅就耳目所及，容再續之。

曉菴遺書 王寅旭，名錫闡，吳江人

天算之學，首推王公，製器立法，貫西於中，日法反古，退朔技窮，短為西獨，長與中同，中術不修，使西見功。

一言以蔽，惟天之從，日食求邊，理密數通，唐之一行，漢之劉洪。

學春秋隨筆 萬充宗，名斯大，鄞縣人

春秋說 惠半農，名士奇，元和人

爾上跛翁，說禮最優，余之所慕，尤在春秋，稱君無道，邪說謬悠，平情定罪，亂賊焉廋，奉武縱逆，納糾忘讎，隱閔書甍，特筆所修，大義明孔，權衡詢劉，半農惠氏，實為其仇，州蒲勝楚，功歸孫周，三郤孤忠，顯潛宗幽。

音學五書 顧亭林，名炎武，崑山人

聲音之學，當求諸詩，季立之後，顧氏成之，四聲一貫，叶何為哉，人聲雖閏，亦與卑謀，祝州提折，夫又何疑。

以今泥古，皆為陋才。

古文尚書疏證 閻百詩，名若璩，太原人，居山陽 尚書後案 王西莊，名鳴盛，嘉定人 古文尚書集注音疏 江艮庭，名聲，元和人

古文之僞。發之自宋。潛邱閻氏。詳疏博綜。毛氏冤詞。徒爲市閧。光祿後案。復買餘勇。處士江公。用平衆訟。
鄭疑亦區。孔是亦用。二十八篇。乃可以誦。
　曆算全書（梅定九名文宣城人）　赤水遺珍（梅瑴成循齋名）
本朝厤學。推梅與王。王核而精。梅博而詳。千秋絕詣。自梅而光。循齋穆穆。妙悟獨彰。謝東來法。是有借根。
古天元一。實其濫觴。洞淵九容。於以不亡。
　聖門釋非錄（毛大可名奇齡蕭山人）
西河譏詩。譏者有人。我獨好之。有功聖門。帝王務本。孝弟卽仁。忠恕一貫。明德新民。聖道聖學。此之謂醇。
遜非郝七。由豈敢臣。隱括戾正。用嘽諸賢。
　儀禮句讀（張爾岐名稷若濟陽人）　儀禮章句（吳中林名廷華仁和人）　儀禮正譌（金璞園名曰追宜定人）
儀禮十七。讀者苦難。明三百年。束之不觀。蒿菴處士。繼絕守殘。考其脫誤。二百餘言。仁和吳氏。審定鉛槧。
分章斷句。頓失其繁。金子正譌。實疏亦完。
　禹貢推指　易圖明辨（胡渭名朏明德清人）
晝地劃方。爲禹貢圖。重河遷徙。決鄶塞瓠。鄭流既絕。胙派亦枯。瓠絡井井。變白爲烏。孰克成之。其處士胡。
易圖明辨。厥績益麤。衆數流弊。大聲疾呼。先天方位。屬之丹家。
　周官祿田考（沈彤名冠雲吳江人）
官多田寡。爲周禮謗。果堂考之。乃辰其妄。自公而降。自井而上。官爵公田。厥數適當。尙有餘財。他用以廣。
郊野之官。不名州黨。不易再易。通三以曠。誠以爵試。增以加賞。
　鄉黨圖考（江永名愼修婺源人）
論語一書。人無不習。卽以典故。門睹氣翕。婺源老儒。考核獨及。著書餉世。人得撫拾。抑知江君。爲學不厭。
天文律呂。古今地邑。六書七音。罔不精洽。用之此書。衆妙乃集。
　孟子字義疏證（戴震名東原休寧人）
性道之譚。如風如影。先生明之。如昏得朗。先生疏之。如示諸掌。人性相近。其善不爽。惟物則殊。知識罔罔。
仁義中和。此來彼往。各持一理。道乃不廣。以理殺人。與聖學兩。
　易例　易漢學　左傳補注（惠棟名定宇元和人）
東吳惠氏。四世傳經。至於徵士。學古益精。碻壤告退。荀虞列庭。例明派別。袪蔽開冥。學者知古。惟君是程。
春秋左氏。以古學名。征南逆舛。難破其熒。補而注之。功在先生。
　通藝錄（程易疇名瑤田歙人）
晉魏之稷。定爲高粱。九穀既辨。衆草亦詳。擘析中縣。鼓從股橫。千年之誤。疏通證明。聲音分度。禮服徵喪。
偶象識器。詰井知方。實事求是。窮極微芒。允哉通藝。軼漢邁唐。
　溉亭述古錄　史記釋疑（錢溉亭名塘嘉定人）

溉亭述古。莫如三江。毘陵爲北。陽湖爲中。北會於隨。南江迪東。班志不易。其說宜宗。律呂厤算。生平所工。
用此釋史。人誰與同。大歲大陰。左右分官。大陰紀歲。故建寅逢。
　禮箋（金榜名輔之歙人）
殿撰金君。學長於禮。十人取一。爲正羨卒。古司馬法。豈穰苴說。國服之息。農與賈二。秦郡漢國。窮原及委。
以初爲宮。經紀逕戾。戊寅歲差。麟德攸棄。顏達安之。說經斯泥。
　深衣釋例　弁服釋例（任大椿名子田興化人）
禮有弁服。其制伊何。侍御任君。考得爲多。爵收實冕。云弁者爵。詳徵博辨。若別江河。深衣之屬。益爲繁瑣。
領交袷曲。褶縮袍襌。稱袴兩物。一布一羅。袴爲裳變。故協朝儀。
　爾雅正義（邵晉涵名二雲餘姚人）
爾雅邢疏。實多闕略。邵君纘緝。毅然而作。考其譌舛。補其脫落。審定伊乎。取材益博。劉李孫樊。道文悉獲。
桑扈竊脂。確指其錯。列以七證。斫然如石。
　經讀考異（武億名虛谷偃師人）
一卷之經。互爲句讀。或與上連。或與下屬。學究不知。株守其獨。古訓沈沒。說鑿解曲。假師武君。識高學邃。
辨其析離。明其斷續。義證兩從。兼收並錄。小學之功。此誠叔粟。
　文史通義（章實齋名學誠山陰人）
紀事之學。莫如章侯。述而不造。功在存識。陶鑄羣言。點竄塗句。辭恐己出。不違如愚。潢槃剡鋋。學究文儒。
卓哉班馬。散矣韓歐。學者師此。庶端厥趨。
　六書音均表　說文注　詩經小學（段玉裁名若膺金壇人）
惟之支脂。分而爲三。惟十七部。用統衆音。轉聲於部。弗紊弗淫。何以證之。離騷國風。學宗許慎。例殊張參。
音轉義一。賴君指南。假借之妙。窮契於心。毛詩訓詁。於是可尋。
　詩聲類（孔巽軒名廣森曲阜人）
陽九陰九。相對互轉。東與冬殊。庚與模判。求之益精。闢箇江段。段無去聲。三代兩漢。孔無入聲。與段相反。
分例說詩。最爲明遠。
　孟子四考（周耕厓名廣業海寧人）
鄙武士人。假名孫奭。作孟子疏。淺陋謬劣。耕厓周君。考援維力。出處時地。爲亞聖譜。逸文異本。迴搜幽弋。
章句豫指。引事僻匿。陳賈拜妻。繁露可識。孔子畢奭。寶戲匪則。
　經籍籑詁　十三經校勘記（阮元名伯元儀徵人）
使君按越。論乃諸生。訓詁之學。遂集大成。嘉惠學者。以贍羣經。羣經之刻。譌缺不明。校以衆本。審訂獨精。
於說經者。簡以法程。
　二十一史考異（錢大昕名竹汀嘉定人）

舉事之學，博大精微，於何爲極，邊圉修祁，地詳沿革，算數中西，職官制度，考核靡遺，以斯治史，乃得師跡。孰云乙部，易於探跡。

廣雅疏證。（王懷祖，名念孫，高郵人。）經義述聞。（王伯申，名引之。）

訓詁聲音，經之門戶，不通聲音，不知訓詁，訓詁不知，大道乃沮，字異聲同，義通形假，或轉或因，比例互著。高郵王氏，鄭許之亞，借張揖書，示人大路，經義述聞，以子貿父。

說文聲系。（姚秋農，名文田，歸安人。）

歸安姚君，洞平聲學，聲近聲轉，兩言而足，轉爲異類，近仍一族，貫而系之，如串貫肉，脣吻互異，變在鄉曲。天籟自發，部居豈鞫，通人之言，使我三復。

述學。（汪容甫，名中，江都人。）

明經頗頗，撫書弗讀，擷其精華，謂之述學，周官古書，其徵有六，職方一篇，申告自穆，左氏所敘，神鬼步卜。禍善禍淫，史職用告，三九之釋，形容與曲，婦人無主，厥辨尤篤。

燕樂考原。（凌次仲，名廷堪，歙人，居海州。）

琵琶四弦，一弦七調，二十有八，燕樂可究，宮商角羽，惟徵弗就，唐有五弦，廢先七角，古律何在，上凡五六。九宮之數，沈氏不發，盧理難據，實譜易蹈，學博凌君，克明其奧。

衡齋算學。（汪孝嬰，名萊，歙人。）

汪君孝嬰，天授以敏，數學精深，獨入於理，人所共可，君知其否，一問兩答，以難秦李，兩形互易，創立新式。貫通和較，稽析正負，探賾索隱，邁越諸子。

句股細草。（李尚之，名銳，元和人。）

李君尚之，深於古術，太初以下，一一詳述，用集大成，古無其匹，宋金六家，（[illegible]）殘缺廢脫。用道古法，稽年數出，仁卿之書，說天元一，校而通之，祕奧以發，惟茲細草，僅露其竅。

大戴禮記解詁。（王實齋，名聘珍，南城人。）

王君實齋，治大戴記，孔壁古文，德所自取，不雜諸家，文亦無異，傭校之士，異端蠭起，坊賈是依，類書是采。家語所引，實乃竄改，據以增刪，惟經之疚，君則詁之，一仍於舊。

琴旨。（王吉途，名坦，南通州人。）黃鐘通韻。（都四德，文乾氏，長白人。）

黃鐘小素，三因四開，以三應五，獨下一徵，定爲宮聲，曾得所歸，吉途之說，是造於微，陽律管合，陰律琴諧。以六互一，七均不遂，有正無變，順逆是維，文乾之說，夫其庶幾。

兩將軍贊有序。

漢平陵朱雲，請尚方斬馬劍，斷張禹頭，唐北平陽城，哭伏延英門，欲壞白麻，不許裴延齡相，直矣，吾尤嘉辛慶忌、張萬福，以赳赳虎臣，而感激論救，從容勞指，讀史至此，合而贊之。

奕奕辛君，漢左將軍，鄙誠相禹，直哉臣雲，請尚方劍，斬此佞臣，罪死不赦，誰能解紛，叩頭流血，惟辛子眞。

免冠解綬，以死力爭，天怒遂霽，且以直旌，槐里廢令，慷慨上聞，狄道武夫，匪舊匪親，激以忠誼，感以至誠。下全狂直，上顯聖明。

張君桓桓，孔武有力，防秋京師，禦寇厥職，有裴延齡，實亂唐國，讒害忠良，如蠅在棘，諸苛細者，結舌屏息。惟陽大夫，當此心惻，哭伏延英，指斥奸慝，竟日不去，罪且不測，惟君見之，歎爲難得，國有直臣，焉虞河北。吾年八十，見此盛德，長揖勞之，敢不銘勒，凌煙巍巍，不愧丹墨。

宋兩先生贊

李泰伯覯

處有道世，而進民言，居草野中，而念元元，禮以安民，克探其原，公輔之才，先生有焉，里閭有懸，如棘在府。餘我矛戟，誅此魅狐，賊實有黨，反陷以辜，幸生盛世，爰白災除。

孫泰山復

春秋之學，發微尊王，用誅亂賊，豈曰韓商，誰毀誰譽，誰嫉其良，衆口譊譊，莫知其方，一舉不第，歸而著書。彼陸魯望，豈其同乎，甄辨何在，托身幽遐，先生非隱，以爲國華。

李孟贊有序。

元臣以李孟爲第一，讀元史嘉而贊之。

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國賴以興，身不可推，時飛時伏，非峻非阤，如日貫燭，若龍潛廬，識居衆始，功谷心歲。干戈化武，杞梓收材，一代文治，惟公式開，道融吳許，節邁劉崔，留侯鄴侯，輝映九垓。

陳節母頌有序。

歙縣王君廷暉，以素冊介里中孫韶九乞余爲文，以彰母節，節孝之事，余所樂稱也，惜不知節母夫及父名字，本末年月亦未詳，聊述其大略而頌之，頌曰。

節母陳氏，尖山下人，十九于歸，和敬若賓，六年而孀，我生不辰，呱呱兩雛，未能負薪，既遠兄弟，誰卹我貧，纖纖十指，用以成家，嗷嗷三口，恃以存身，藐孤既長，誨之諄諄，撫之成立，授以昏姻，子能服賈，以贍其親，子復有子，母年七旬，四十五載，縞衣綦巾，如波息井，如霜在筠，君子高之，以爲世陳。

孝斛銘有序。

木斛口方六寸，底方一尺五寸，高一尺二寸，前面鐫萬曆甲辰年立六字，後面鐫一孝字，徑一尺，左鐫祖斛二字，右鐫一官字，蓋高祖父箎鳴公遺物也，歲入脫落，局之以鐵，乃復舊觀，因銘之。

念昔我祖，以讓爲德，摒田百畝，力耕而食，終儉且勤，生產以殖，倉庾既盈，出納有則，請於有司，用頒此式，五世以來，詩書稼穡，耕有攸餘，祭用厥仂，施于則奢，醉飽以昏，惠分及鄰，課完於國，子孫紹之，勿浮而實，惟實斯敦，惟浮乃瞎，孝于惟孝，守之無極。

改水車爲書櫃銘有序。

歲甲戌四月至七月，不雨，沿湖之農，日夜引水救苗，車具爲之敝，既易而新之，其敝者將用以爨，余惜其

有功於農。而以勞致病。病致棄也。解而察其質。可成一巨櫝。乃授工以式。凡五日。櫝成。高六尺有六寸。廣五尺九寸。深一尺七寸。從分爲二。緯之以級。有四。上一級庋經。中二級庋史。下一級庋考訂經史之書。飾以漆。攝之以金。置之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中。因銘。
以勞始。以逸終。潤枯萎。時乃功。進厥職。文在中。世世守之。无攸窮。

相墩銘有序

譚者謂甘泉山之峯有七。象斗。其四周之墩二十有八。象列宿。相墩其一也。墩先不著名。雍正間。歸於相翁業。業與其弟庋、世居邵伯鎮。既有此墩。植柳千百頭。起屋數楹。兄弟觴詠其上。因名曰友軒。迄今幾十年。柳叢蕤。遠望不辨株榦。惟綠一邱。三面臨湖水。故又名其屋曰近湖草堂。東鄰漕河。四方賢士大夫。北征南游。皆往來於側。好其幽逸明瑟。登而久之。或發爲詩歌。於是墩遂以相名。而著於遠近。余家在白茆湖西。出門即見墩。泛湖而東。必過此。相君搏九。時攜余之蹤跡。瀟洒以侯。搏九業子也。序其地而爲之銘。
報德之維。値箕斗。山脈作突。兩湖口。厥草菰蘆。厥木柳。中有一軒。名曰友。春帆千疊迎戶牖。秋楓蘼藶發漁叟。我乘舴艋入煙藪。神恬不覺坐之久。主人飲我竹葉酒。我醉放歌衆聲齊。紛爭蝸蠻尙何有。相兮墩兮爾不朽。

勁雪銘有序

陸下有石。高二尺許。上銳而左直。百餘歲矣。邇年以來。偏體吐白如洒。盜之曰勁雪。人曰信也。乃鑴於石之左畔。而銘之。
不曰堅乎。其骨已鐵。不曰白乎。其裝已雪。不隨於風。不枯於熱。形之在中。維介乃潔。君子之貞。烈士之節。

團扇銘、爲黃蒼雅作。

周規。徑矩。表和裏勁。月白風清。慎持其柄。

不雕硯銘有序

余十四歲時。族祖父倫士翁、以此硯見遺。今三十年矣。銘曰。
不雕不琢。其象璞。若臒若朡。其狀木。圓而稜兮聲而肅。

黃珏橋關帝廟鐵鐘銘

水土平。百穀成。復即命。安農耕。宜孫子。事父兄。斗行午。長物盈。造衡鐘。聲如鯨。隆隆鏗鏗。禮神明。惟以忭。和而鳴。儘萬載長鏗鏘。

木瓜杖銘

大庭可以蔽風雨。杖亦爲身之輔。

桃杖銘

入山伴我。毒蟲卻。物彪左。

古藤杖銘有序

從兄金門以古藤杖遺我。云是百許年物。
我力尙頑爾太輕。俟我力輕。與爾偕行。我年尙寡爾太多。爾傾我持。爾如我何。

雕菰集卷七

申載

王惕甫未定稿。載上元戴衍善述戴東原臨終之言曰。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因引以爲排斥古學之證。江都焦循曰。非也。凡人嗜好所在。精氣注之。游魂雖變。而靈必屬此。況臨歿之際哉。余丁卯春三月、病劇。昏臥七日。他事不復知。惟周易雜卦一篇。往來胸中。明白了析。曲折畢著。平日用力之淺深。嗜好之誠僞。於此時驗之。平日所習。而臨終昧昧忘之者。必其事平日本未嘗精氣注之也。東原生平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爲精善。知其講求於是者。必深有所得。故臨歿時。往來於心。則其所謂義理之學。可以養心者、即東原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也。余嘗究東原說經之書。如毛鄭詩補注等篇。皆未卒業。則非精神之所專注。宜其不復記也。吾見以貨利起家者。病革時。口惟言田舍事不已。精神所注。在田舍也。有奔走場屋而未利者。臨歿無所知。喉中太息於鼎甲某某可羨。精神所注、在科第也。吾於東原臨歿之言。知其生平所得力。而精魄所屬。專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其他讀者不記者。本非所自得也。是故淺深眞僞。非人所能知也。己則知之。己亦不自知也。臨歿則自知之。浮慕於學古之名而託於經。非不研究六書爭制度文物之是非。往往不待臨歿而已忘矣。夫東原。世所共仰之通人也。而其所自得者、惟孟子字義疏證。原善所知覺不昧於昏瞀之中者、徒恃此戔

蔑也。嘻嘻危矣。

非隱

人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爲隱。有周公孔子之學而不仕。乃可以隱稱。然有周公孔子之學。則必不隱。許由、巢父、沮溺、荷蓧丈人、在郭平原、朱桃椎、仲長子光之流耳。自負其孤子之性。自知不能鈷人家國。托迹於山谿林莽。以匿其拙。故吟詠風月則有餘。立異矯世苦節獨行則有餘。出而操天下之柄則不足。巢父、許由。必不能治鴻水。沮溺、丈人。必不能驅猛獸。成春秋。以懼亂臣賊子。四皓、嚴光。必不能與蕭曹鄧寇並立勳業。是故耕而食。鑿而飲。分也。出則爲殷浩、房琯。貽笑天下。宜於朝則朝。宜於野則野。聖人之藏。所以待用也。無可用之具而自托於隱。悖也。隱不隱者也。故曰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爲隱。

翼錢三篇 有序

少嘗事錢竹汀先生。通儒也。愚嘗謁之吳門。其容和。其言達。藹藹可親。身後十年。始讀其潛研堂文集。讀者或疑之。蓋其言有有爲言之者。乃爲疏通之以爲之翼。凡三篇。

錢先生曰。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始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以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妯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惟對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淩逼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過不在婦。與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卷八答問五）

焦循曰。先生此言。蓋因嬖夫厚妻子。薄骨肉。及寵姬妾。而棄妻。特悍而逆夫者、而有激言之也。吾聞之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男女生於天地。夫婦定於人。夫婦定而後君臣父子乃定。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

父。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譙周古史考。稱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然則伏羲之前。夫婦之道不定。夫婦不定。則有母而無父。同父而後有兄弟。兄弟不可以母序也。故父子兄弟雖大倫。而其本則端自夫婦之道定。昏義云。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鄭氏注云。言子受氣性純。故孝。孝則忠也。夫婦之別。關乎忠孝如是。苟夫可以去妻。妻可以去夫。則夫婦之道仍不定。天下之爲夫婦者。稍一不合。紛紛如置弈棋。非其道也。且七出者。以其婦之可出也。若過不在婦而出之。先王無是法矣。且夫由人道之不定。而一旦定之。或有不便者。故立法爲可去。數千載後。夫婦之道久定矣。則可去之法不能行。如古者、一聚一都。各爲君長。則不得不封建。久而定於一。則封建不可行。古今之道。不可一端觀也。失婦道、雖事一夫。不可言烈。然則不妨事二夫矣。失臣節。雖事一君。未可言忠。然則不妨事二君乎。先生之言激矣。其出也。仍返之母家乎。抑嫁之鄉里乎。其嫁也。夫家嫁之乎。聽婦自適人乎。或有司主之乎。抑私出之乎。嫁之鄉里。而夫又不良。乃一嫁再嫁之不已乎。

右上篇

錢先生曰。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揚名者。揚己之名也。父母之樂。莫樂乎有令子。而人子之善。莫善於爲聖賢。身爲聖賢。而父母即爲聖賢之父母。古稱大聖。惟周公孔子。周公之父聖也。孔子之父。未必聖也。而其爲聖人之父則叔梁與文王並稱。無愧也。何斯如之。後之君子。不務立己之身。而務飾親之美。余見近人家傳行述。日緊一日。學必程朱。文必韓柳。詩必李杜。書必鍾王。究之、皆妄說也。夫過情之聲聞。君子恥之。子孫而以無實之名。加諸先人。是恥其親也。欺人而人不信。欺親而親不安。以是爲孝。何孝之有。論語二十篇。皆言鄹人之子。而不言鄹人行事。孟母之賢見於他書。而七篇略不及焉。豈孔孟之欲顯其親。不如後之君子哉。顯親之道。在乎立身。親果有善。何待子孫言之。子孫言之。徒使後人疑之。惡在其能顯親也。親之名。聽諸公論。而己之名。可以自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其斯以爲孝乎。（卷十七原孝上）

焦循曰。此亦先生有激之言也。人子不能皆述其親之善。矯程朱之、韓柳之、李杜之。誣妄也。然人子之妄。不在程朱韓柳李杜其親。而在不能知其親之善。而總述之而泛程朱韓柳李杜其親也。夫爲人子。而程朱韓柳李杜其親。猶爲人臣而堯舜其君也。堯舜其君。不可爲不忠。程朱韓柳李杜其親。不可爲不孝。惟徒以虛名。而遺其實事。乃爲欺其親。隱微之節。外人不知之。人子心乎其親則知之。故有外人不能知。必俟人子述之者。抑即外人言之。或不詳。亦必人子細言之。祭統曰。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又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誣固不可。不明不仁。又惡乎可。親有善。聽之公論。不待子孫傳之。是知而弗傳也。稱美不稱惡。爲孝爲賢。經之教人如是。其意深矣。先生稽古有年。詎不知記之文如是。第以世俗不能左右其親。親之善不能知。不能傳。而徒

程朱韓柳李杜其親、正所謂不明不仁、正所謂誣、不然、先生固自述其先生大父先考矣、且述其亡妻王恭人矣、妻有善、尙曰豈有賢如吾妻而無後者、而乃禁人之賢其祖父乎、先生賢其妻、卽樓述妻之事、賢其先大父先考、卽樓述其先大父先考之事、然則先生爲是言也、欲人賢述其親之賢、而不徒程朱韓柳李杜其親也、不然、何先生之大父之考之亡妻王恭人不畏人疑、不聽諸公論也、

右中篇

錢先生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剌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弒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弒、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悼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書閽弒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弒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楚子虔弒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弒、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弒、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弒、遇弒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愼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弒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惟孟子能知春秋、（卷七書四）

焦循曰、先生此言、顧司業棟高嘗言之也、云、元凶劭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書曰揭其罪以示於前、而後不知懼也、且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爲篡逆、而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齊路馬有誅、是也、（見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顧司業之說如此、先生本之也、雖然孟子自謂亂臣賊子懼、不謂君父懼也、萬充宗氏曰、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弒、而己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藏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亦至此乎、先生言後儒以左氏傳爲詬病者、指萬氏此言也、夫萬氏之言是也、人之性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孔子贊易、謂子弒其父、臣弒其君、由辨之不早辨、人知辨卽知懼、易之教、示人以辨、春秋之教、示人以懼、惟邪說破之、則不知懼、自孔子作春秋、直

書其弒、不論其君父之無道、而臣子之惡、無可倖免、自有春秋、而天下後世、無不明大義所在、宋劭、梁珪、固卽伏誅、卽司馬師、劉裕、蕭道成、高歡、宇文泰之流、奸竊已成、而舉義師以討賊者、代不乏人、明成祖、亦欽泰之類也、以靖難爲名、自飾以周公輔成王、一聞方正學卓惟恭等篡弒之言、遂怒而磔其身、夷其族、其怒也、卽其懼也、蓋春秋既成、不能使亂臣賊子絕迹於天下、而能使天下知其爲亂臣賊子、天下人人皆知亂臣賊子之惡無所容、雖有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徒、豈能晏然於心、不一動乎、孔子作春秋、蓋知亂臣賊子、必由是而知懼、此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與伏羲文王作易之心、一以貫之者也、至許止之不嘗藥而書葬、萬氏直據左氏之文、斷爲有心毒殺、不當以偶不嘗藥、卽加以極惡之名、顧司業且暢言之、斥穀梁爲誣妄矣、萬顧之書具在、學者其參而觀之、

右下篇

述難一

孔子曰、述而不作、學者亦曰、述而不作、然惟孔子能述伏羲、堯、舜、禹、湯、文王、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孟子歿、罕有能述者也、述其人之言、必得其人之心、述其人之心、必得其人之道、學者以己之心爲己之道、以己之道爲古人之言、曰吾述也、是托也、非述也、學者不以己之心求古人之言、朝夕於古人之言、而莫知古人之心、而曰吾述也、是誦也、是寫也、誦寫非述也、孔子贊易、韋編至於三絕、其於伏羲文王之意已無弗明、無弗明、而後贊之、所以爲述也、述孔子者、若何其爲述也、孔子修春秋、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吾竊取之、孟子之說書也、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其論詩也、曰以意逆志、不以辭害志、然則述也者、述其義也、述其志也、不以志而持其言、有不可通、則曰古人如是說也、有不善、則曰吾有所受之也、古人所望於後人者、固如是乎哉、聖人之道、日新而不已、譬諸天度、愈久而愈精、各竭其聰明才智、以造於微、以所知者著焉、不敢以爲述也、則庶幾其述者也、

述難二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述無等差、各當其時而已、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覺而已先覺、因以所先知先覺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覺之、而天下之知覺自我始、是爲作、已有知之覺之者、自我而損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復明、是之謂述、上古知母不知父、則夫婦不定、伏羲知夫婦定、而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於是作八卦、而天下皆知有夫婦之別、而彝倫由是敍、上古茹毛飲血、不知有火化也、燧人知之、而教人火化、而天下遂皆知有火化、不知有耕耨也、神農知之、而教人耕耨、而天下遂皆知有耕耨、其他作杵臼、作舟楫、作宮室、作棺椁、作弧矢、作書契、作車乘、凡自未知未覺、而使天下共知之共覺之、皆作也、孔子之世、所作於前者、已無不備、孔子從而明之、使古聖人之教、綿延於萬世、非不作也、時不必作也、生伏羲、神農、堯、舜之後、別思所以作之、則不知而作矣、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因卽述也、乃伏羲、神農、堯、舜之教、三王之所因、非孔子述之、人莫能述也、孔子述之、而伏羲、神農、堯、舜之教、明於萬世、此述之功、所以獨歸孔子也、孔子所以爲萬世師也、且夫老、莊、楊、墨之

徒。莫不自以爲能述。今世說墨子之書者。尚推原其祖神禹、本史佚矣。然而孟子辭而闢之。直斥爲無父無君。等諸禽獸。何也。有孔子之述。而伏羲、神農、堯舜之教明。其異乎伏羲、神農、堯舜之教者。皆知其非述也。墨翟述禹。而實悖乎禹。許行述神農。而實悖乎神農。老莊之徒述黃帝。而實悖乎黃帝。陳摶、邵雍述伏羲。而實悖乎伏羲。宋元以來。人人讀孔子之書。皆自以爲述孔子。而甲詆乙爲異端。乙斥甲爲楊墨。究之孔子所以述伏羲、神農、堯舜之教者。果有能得之者乎。述孔子者。果能述孔子之所述乎。吾知其難矣。

述難三

學者好詆諆人。人不易詆也。非能是人。不能非人。非人而不中其所非。是爲妄非。是人而不中其所是。是爲妄是。故善述者。能道人之是。能道人之非。學宋元人之學者。非漢魏矣。學漢魏人之學者。非宋元矣。猶之學治者非陶。學農者非圃。老於農而後可非農。精於治而後可非治。門外者不知門內之淺深。是故能述之。乃能非之。能非之。乃能述之。是其是。非其非。古人樂之道其是而非古人之所是。古人疾之。疾之者、疾其持之而失其所爲是也。則不如其詆之也。

述難四

學者詡於人。輒曰吾述乎爾。問其何爲乎述。則曰學孔子也。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善人爲邦百年。皆古語。且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述穆姜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述胥臣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周書、管子所已言也。吾述乎爾。吾學孔子乎爾。然則所述奈何。則曰漢學也。嗚乎。漢之去孔子。幾何歲矣。漢之去今。又幾何歲矣。學者、學孔子者也。學漢人之學者。以漢人能述孔子也。乃舍孔子而述漢儒。漢儒之學。果即孔子否邪。穆姜、婦人也。胥臣、管仲、齊桓晉文之臣也。而孔子述之。則孔子而生近世。必不屏絕唐宋元明。而專取漢人也明矣。夫孔子述堯舜者也。孔子之述堯舜。見於易者一。見於論語者六。惟執中述堯之言。餘則探其微。且能道其病。蓋深契乎堯舜之道之所以是。雖胥臣、管仲、穆姜之言。而皆足以明堯舜之道。則取之。不必拘乎堯舜之言。以爲述堯舜也。學者述孔子而持漢人之言。惟漢是求。而不求其是。於是拘於傳注。往往扞格於經文。是所述者漢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漢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則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義也。則亦未足爲述也。且夫唐宋以後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漢學者。或屏之不使犯諸目。則唐宋人之述孔子。詎無一足徵者乎。學者或知其言之足徵。而取之又必深諱其姓名。以其爲唐宋以後之人。一若稱其名。遂有礙乎其爲漢學者也。噫。吾惑矣。

述難五

善述人者如善醫。各審其人之陰陽、表裏、虛實、研究而洞悉之。然後用攻用補。用涼用熱。各如其人之病。而無我之心也。不善醫者。先具一病。以擬其人。未視脈診色。方藥案狀。先已立乎其心。或緊一不切之藥。以泛應千百人之病。市人以其工酬應。假聲氣而慫之。然而善醫者。能各審其人之病。而無我之心。則必於陰陽表裏虛實之故。骨空經脈營衛度數之理。金石水火飛潛草木之性。無一物不深索而窮究。不名

一物。而無物不明。雖有奇證怪脈。人視爲不可解。自我按之。了然於重輕生死之間。學者述人。必先究悉乎萬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條理縷析分別。不窒不泥。然後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長。且亦不敢苟也。其人著撰雖千卷之多。必句誦字索。不厭其煩。雖一言之少。必推求遠思。不忽其略。得其要。挹其精。舉而揚之。聚而華之。隱者標之。奧者易之。繁者蕓之。縮者修之。譬者矢之。善醫者存人之身。善述者存人之心。故重乎述也。不善述者。拂人之長。引而歸於己之所知。好惡本歧。去取寡當。繪人者嫌眇而著瞭。惡僂而形直。美則美矣。而非其人矣。或曰。著其眇。形其僂。遂肖其人乎。夫徒著其眇。形其僂。而不肖其人。然則善述者。固不在眇不眇。僂不僂也。

續蟹志

瀕湖而居者。以蟹爲田。編竹以爲簖。簖者、斷也。所以斷截其路。而誘取之也。每簖値百金。大者數百金。或東而西。或北而南。隨兩岸相去之遠近布焉。間三四步。曲其勢作門。門內歧以蘧。忽寬忽狹。忽曲忽直。其奧窔以簖。空一隅。置竹匣。形圓而銳。字之曰老人頭。高出簖上尺許。蟹之隨流而下者。阻於簖。不知返也。求所以越之者。則必循而行。見門焉。喜且入。入門且以爲出門。不知柴之繞而偪也。始而裕。繼而險。始而直。繼而曲。且繼而昏以黑。至於曲且黑也。求直且光者而趨之。仍不知返也。趨至隅。隅有光露天。而周其身者窘迫。苦迫而就光。必緣以上。於是乃困諸匣中。噫。愚矣。蟹有善飛者。吐其沫以爲翼。昏時則翕翕然憑諸空中。簖不能制。弋不能及。然好火。漁者舉火以誘之。則就而投諸地。噫、愚矣。夫湖闊數百里。至狹之港。亦數十里。南通於江。東入於海。不跳躑於洪濤巨波之中。隱匿於蘋藻旁午之所。甘局促於罟罭之中。而不能脫。困躓於釜鑊之地。而不知悔。宜乎吞舟之魚所不屑啖。而埳井之鼃所粲然笑也。甫里先生志其輸穗之義。以廣夫不求聖人之言者。余湖居。諳蟹之性。悲蟹之愚。而慨然於知進不知退。因續陸氏之志。以爲志云。

書鶂

湖有鳥如鶴。而色不潔。喙修尺餘。喙下肉囊。大可容二斗。喙張則囊鼓翼開。兩目熒熒顧人。俗呼曰突鶖。突鶖者。鶂之緩聲也。戊午夏四月。棲止樹間。爲漁者所獲。持至村市中。市人不識。目以爲怪。好事者買以錢三百。畜諸鴨籠。每日所食魚數斤。苦不能贍。持貨於城。是冬十月。余寓城中。相傳市有鳳皇。同人相約往觀。則蔽以夾幕。標以綵繒。一人鳴鑼。侈大其說。斂錢而後與觀。觀者競入如蝗。余心頗爲之動。從入窺之。則向之鶂爾。嗟乎。鶂常物也。或怪之。或貴之。鶂果知乎否乎。方其失水而就食也。死生不可必。而孰知其珍重如此也。設一旦人厭而不觀。其死生又不可必矣。余好爲蟲鳥之學。涉獵於爾雅諸書。素知其狀。且見其所由來也。爰感而爲之書。

雕菰集卷八

辨學

今學經者衆矣。而著書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據守。三曰校讎。四曰摭拾。五曰叢綴。此五者各以其所近而爲之。通核者。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獨得其間。可以別是非。化拘滯。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師成見。亡其所宗。故遲鈍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過焉。據守者。信古最深。謂傳注之言。堅確不易。不求於心。固守其說。一字句不敢議。絕浮游之空論。衛古學之遺傳。其弊也、跼蹐狹隘。曲爲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讎者。六經傳注。各有師授。傳寫有譌。義蘊乃晦。鳩集衆本。互相糾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情刪易。往往改者之誤。失其本眞。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閱者參考之也。摭拾者、其書已亡。間存他籍。採而聚之。如斷圭碎璧。補苴成卷。雖不獲全。可以寶半。是學也。功力至繁。取資甚便。不知鑒別。以爲贗眞。亦其弊矣。叢綴者。博覽廣稽。隨有心獲。或考訂一字。或辨證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淵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顧全文。信此屈彼。故集義所生。非由義襲。道聽塗說。所宜戒也。五者兼之則相濟。學者或具其一。而外其餘。余患其見之不廣也。於是乎辨。

辨名上

顧處士炎武、謂積汚之風、宜救之以名。余昔以爲然。既而疑焉。名之所繫。有其實而以類應之。顧氏欲用

之以救世風。不識救之云者。因其實而予以名邪。抑因其名而賞以利邪。名者、君子忘之。小人亦忘之。君子曰、吾盡吾分而已。小人曰、吾求吾欲而已。求其欲。不必勸以名也。名不可以勸之。則以賞誘之。副此名者予官。不副此名者屏而斥之。如是而人勸以名矣。勸以名。又烏知其眞副此名與否與。且夫干人以利者。不難干人以名。以利敝世風。知之易。以名敝世風。知之難。天下知有名。則向之竭心思。盡才力。以從事於喪廉寡恥者。易而竭心思。盡才力。以從事於名。標榜衒鬻。馳騖於虛浮。揣摩於形似。相習以耳。共趨於聲。以干譽之巧。爲悅人之謀。而玩愒苟且之習。潛結於中。遂貽禍於風俗。余閱魏志。至正始之間。及老蘇論所稱不近人情者。不覺愕然。汗爲之下也。古者、樂正所以教人。司徒所以取士。司馬所以官人。所爲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堯曰。試可乃已。舜曰。明試以功。誠欲絕天下之虛僞。防厚貌深姦之以漸而至。不聞相尚以名也。如曰救之云乎。則宜曰積汚之風。宜救之以實。賞而誘之以名。不若賞而誘之以事。向之竭心思。盡才力。以甘於喪廉寡恥者。有所欲也。乃如是則得。如彼則不得。將相率而趨於事功。雖有小人。獲其用矣。嗚呼。名所以治君子。賞所以治小人。未有無所欲。而喪廉寡恥者也。

辨名下

君子之名在己。小人之名在人。孔子曰。必得其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謂之三不朽。若是名之實也。此後世所以多名士也。然則名士之稱。何始乎禮。季春之令曰。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蔡氏章句曰。名士者。德行貞絕。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隱居不在位者也。嗚乎。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固如是矣。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必德行貞純。道術通明。固如是矣。夫德行貞純。大賢以上也。道術通明。王佐之器也。求諸聖門。其顏氏之子乎。三代以下。鮮其人矣。是故有治平安定之學。而德器不足。有仁讓廉潔孝弟忠義之風。而或短於才略。抑德稱於鄉里。學術蘊於中。而急於功名。勇於仕進。此三者。猶不足以當之。彼李膺、張儉之流。夏侯、何鄧之屬。虛相煽惑。以亂人心。以禍天下。嗚乎。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詎如是乎哉。是故慕之者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籍籍公卿間。我泯泯也。求所以致名之由。摹仿焉以相附。幸而附焉。躍躍乎持以自豪矣。惡之者曰。何爲乎名士也。歌詩不明聲律。珥筆未知體格。與一握算。未知橫豎。而翩翩焉托古昔以輕友朋。何爲乎名士也。嗚乎。慕者之云。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也。惡者之云。孔子所謂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無恆者也。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詎如是乎哉。史書之敍一人也。輒曰自是知名。謂緣是而姓氏顯於世也。夫科第之崇。技藝之精。優伶伎妾之黠。浮屠異術之幻。甚至姦回邪僻。迂謬乖舛。其姓氏皆可著於世。皆可謂之知名。名士者、豈知名之謂也。知名士之名所由立。則品尊而至難。知品尊而至難。則慕之而不敢附。核其眞實。而不敢譏。

貞女辨上

或謂古無貞女之名。非也。後漢書百官志。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皆扁志其門。以興善行。然則今之旌表貞女。自漢已然。或曰。古之貞女。非今之貞女也。魏書、列女傳。貞女兕先氏。許嫁彭老生。未及成禮。老生逼之。不肯從。被殺。詔曰。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號曰貞女。則貞女者。非未昏夫死。守

貞不嫁之謂也。嗚乎。引是說者。蓋讀書不廣矣。劉向列女傳卷四貞順傳。首列召南申女。稱其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不肯往。遂致之獄。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兇先之事。豈與此合。故其時謂之合古跡。以貞女號之。列女傳又云。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人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此卽未昏夫死不嫁者也。兇先合於申女之事。得以貞女名世之未昏夫死不嫁者。乃不容附諸衛宣夫人之列。說者非矣。劉向爲魯詩學。經之所傳。漢儒之所重可知也。

貞女辨下

古之貞女少。今之貞女多。何也。古男女議昏晚。聘與娶一時事。故如衛宣夫人者。偶也。今人齠齔議昏。或遲五年。或遲十年。甚至二三十年。聘與娶縣隔甚遠。其中死亡疾病。自不能免。且古之昏禮。以親迎爲定。故曾子問。未親迎以前。或遭父母之喪。可以再娶再嫁。親迎在路。聞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而趨喪。又親迎之日已定。而女死。則壻服齊衰。壻死。則女服斬衰。是古之夫婦以親迎爲定也。今則不然。國律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笞五十。雖無昏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一報昏書。受聘財。而上以之聽民訟。下以之定婣好。不必親迎而夫婦之分定。古定以親迎。而夫死。嫁之可也。今定以納采。期一納采而夫死。嫁之不可也。禮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菑必逮夫身。吾爲議貞女者危之。

諱親辨

有言於焦子者曰。親不可諱也。周公稱文武。孔子不稱叔梁子。思稱仲尼。不稱伯魚。粉飾諛辭。俾見者指摘而詬罵焉。非所以愛其親也。予惑於是。以請於吾子。焦子對曰。親不可諱。誠然也。不諱焉可矣。必孔子而後述。後世將無述者。豈孝子之心也。述其親者。必以孔子之言行加之。則諱不孔子也。而乃心數之曰。吾之親。非善人。非善人。豈人子所忍乎。人雖爲不善。其生平亦必有數端之善。卽鄉里宗族。於身後平心論之。且將有分別道之者。況本有善之可述乎。故親之善。素明於人。不可曰人知之。遺老既盡。雖豐功偉績。且有莫能言者矣。親之不善。素明於人。不可曰遠之。難吾恥於人之揶揄也。善雖一。不善雖九。一固非諱矣。稱其一。且足以諷其九。並一而沒之。不善遂逾乎十。居下流而不能力以障之。任其決使惡歸焉。諱不更甚矣乎。是故親雖不善。猶將索其善而述之。必欲孔子其親。所以諱也。孔子其親而不能。乃孔子其身乎。孔子德爲聖人。足以顯其親。爲大孝。己則無德以爲親顯。又吝於言。生是子者。何不幸之甚也。

四聲陰陽辨

古不分四聲。沈休文、周彥倫。始定平上去入。宋元以來。詞曲家分陰平、陽平。此實天地自然之音。而足以補休文、彥倫所不及也。夫謂之陰陽者。猶夫平上去入之稱。故又名空堂。蓋空之呼。空堂之呼堂。不曾陰之呼陰。陽之呼陽也。卽不曾平呼平。仄呼仄。上呼上。去入呼去入。卽不曾宮呼宮。商呼商。角呼角。徵羽呼徵羽也。取字之聲。以爲聲之端。不取字之義。以象聲之義也。或謂平有陰陽。仄亦有陰陽。甚謂上有上之陰陽。去入有去入之陰陽。夫平之有陰陽。猶仄之有上去入。謂上去入有陰陽。豈謂陰平陽平。亦有上去

入乎。蓋不明陰陽之呼。取聲不取義也。或又謂以陰陽分三十六字母。夫三十六字母。爲平聲者二十二。爲仄聲者十四。而平聲爲陽者十二。爲陰者十。謂見爲疑之陰。則疑爲陽平。將爲陰平。疑之上去入爲擬義乙。將之上去入亦爲擬義乙。溪爲陰平。奇爲陽平。奇之上去入爲起棄吃。溪之上去入亦爲起棄吃。其平聲則分爲將疑、爲溪奇。而上去入則同一擬義乙、起棄吃。果何陰陽之可分乎。謂透爲端之陽。則透之平可呼頭。亦可呼偸。端之仄可呼短斷奪。短斷奪之平。亦可呼東。闡切。又何陰陽之可分乎。若謂顚爲端母。故典殿窒爲顚爲上去入之陰聲。田爲定母。故殄電姪爲田爲上去入之陽聲。抑知殄電姪之平呼田。亦可呼天。而典殿窒之平可呼顚。亦可呼低。迭切。蓋既名之爲陰爲陽。則不得又爲上去入。既名之爲上去入。則不得又爲陰陽。如以義也。則陰宜重濁而下沈。陽宜輕清而上浮。何得反其用。故古人取宮商角徵羽以名七音。取平上去入以名四聲。其名皆無義理。但以聲明聲。見古人用意之精妙。以陰陽名陰平陽平。名有義理。昧乎以聲明聲之妙。而惑滋起矣。此陰陽之稱。不如空堂之稱爲愈也。至於聲有輕重。唱有緩急。此則陰陽皆有之。不獨上去。前人論之詳矣。明乎陰陽之名。爲以聲明聲。又何疑於上去入之有陰陽也。

二十八調辨

十二律以五音旋之。則有六十。以七音旋之。則有八十四。隋唐以來。燕樂僅有二十八調。元明用六宮十一調而已。或疑八十四六十之數。非其實。然不必疑也。如以喉舌齒牙唇各依等韻。則必有若干音。然其中有重複者。有澀不可以音者。有風土各地之不同者。以理排之。有此數。以口調之。則不足矣。制之爲字。又不及其音之半。說文九千餘字。便於用而人人共識者。又不及其半。玉篇以下。字日增。而有音無字者仍多。不得以所用者少。遂疑古之字本少。亦不得以字不及音之數。遂疑並無此音。聲調之有八十四。其理如是也。其相習而便於口中。於耳固無幾何。古音不盡悅耳。後世既求其悅耳。又取其便於肄習。故日減日少。無可疑也。姜白石徵招序引唐田畸聲律要訣云。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曲也。白石又云。黃鍾之徵。以黃鍾爲母。不用黃鍾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然則以其不流利不諧。故不用徵與二變之調。猶如入聲。一涉詠歎。便非本字。故北曲派入三聲。南曲雖有入聲。而其實仍以平聲唱之。蓋入聲出口戛然卽止。若直如其聲。便無音節。不中聽矣。無徵調亦如是也。徵之缺如。是宋元不用羽角。不用高宮。可知其故。然則八十四調。止用二十八。又止用十七。可類推矣。夫聖人之制禮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制刑也。五刑之屬三千。亦備其條理而已矣。孰於理不能權其用。不且求黃鍾之徵於林鍾。而貽落韻之譏哉。

文章強弱辨

文之強弱。不在形而在骨。不在骨而在氣。不在氣而在神。得乎形者知形。得乎神者知神。善繪事者。先以淡墨一山一樹。至百十濱。仍著以淡。俗手以濃墨取之。齷齪盈幅。按之索然。其強弱可知也。有人焉。臒然顚然介胄而立。左持矛。右挾盾。力不能勝一匹雛。可謂強乎。有人焉。若不勝衣。羸然而骨立。千鈞可舉也。

可謂弱乎。舉物者有物者。力不勝也。舉物若無物者。力有餘也。舉物若有物。其力見。舉物若無物。其力不見。以力之見爲力弗勝。其物焉。且以爲不足舉也。蟻之負粒。蟻之轉丸。見其負不見其粒。見其轉不見其丸。以爲蟻之力强也。不亦僞乎。故形之肥。不必壽於形之瘠。其神不同也。善醫者。切其脈以窮其神。不執其形也。然則形弱者神强與。神强形亦必强。神弱形亦必弱。强弱非肥瘠之謂也。黃鵠之細自竪於桴欐之大。數圍方寸之鐵。可以殺人。豈徑丈之楮所能抗乎。壬戌四月在京師有論文之强弱者。乃爲之辨。

象刑辨

象刑之說。荀子屛爲世俗之說。而破之曰。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又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見正論篇）荀子辨之審矣。信乎世俗之說也。或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奈何唐虞之世。而尙用刑。曰。孔子言治天下宜先德禮。而後政刑。非舍刑而專以禮也。道之以德。德者惠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民有恆產。足以事父母畜妻子。然後齊之以禮。民皆相格。而恥於不善。如是。則雖有刑而不用。推養之教之。而仍犯乎罪則刑之。孟子曰。民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然則有恆產而無恆心。則刑之不爲罔。曾子謂陽膚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失道。失養之教之之道。得其情。則殺人傷人。實有證據而不誣。斯時亦惟哀矜之於心。而不可寬其罪也。孔子贊易噬嗑初九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又贊噬嗑上九云。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夫至於不可揜。不可解。則亦不可寬矣。然則勸以利。又必懲以威。恥以仁。勸以利。道之德。而齊之禮也。畏以義。懲以威。道之政。而齊之刑也。君子不必惠也。而自懷刑。小人惠而後懷刑。則刑以濟其德。俗吏之於刑也。愼其大而忽其小。聖人之於刑也。勤其小以防其大。小懲之。大戒之。不使至於不可揜不可解。是治之於未也。忽於小而民不知懲。至於不可揜。不可解。雖曰。殺一人以懲衆人。而此一人。則已刑矣。治之於末則威此。即以懲此。故有改悔而無傷害也。有虞氏封山濬川。即象以典刑。典刑常刑。謂五刑也。象者。似也。以五刑之常法。傳之自古。似續之不改也。常刑之中。有宥之之法。宥之以流。亦自古常法而象之者也。然宥之以流。流亦大罪。倖輕於五刑耳。舜思寡天下之過。而小懲之。於是作爲官刑。教刑。贖刑。鞭扑以屬之。使出金以罰之。使之知恥知畏。以戒其不仁不義。如是則民知改過。改過則五刑乃不用。並流宥亦可解矣。言作以別於象。是小懲也。在道德齊禮之後者也。何以知其道德齊禮也。於教字知之。亦於災眚知之。蓋旣爲之制恆產。則宜有恆心。惟水旱疫癘之餘。足以損其衣食。而民之犯法也猶可原。故眚災肆赦。惟旣命司空平水土。無災矣。命后稷播時百穀。民無飢矣。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使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則齊以禮矣。且諄諄於庶頑讒說。而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以識之。以期其改悔而並生。苟至此而仍不知改悔。不能相格。是冥頑不靈。與禽獸何異矣。賊而刑之可也。故曰。格則承之

庸之。所謂有恥且格也。否則威之。所謂怙終賊刑也。官刑、教刑、贖刑、不斷諸士。呂刑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折即哲。民愚。降以典禮。或猶不能從。鞭扑以去其愚。此刑之用於伯夷者。小懲之也。其屬之士者。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常刑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流宥也。皆象於古者。故亦曰象刑。益稷云。方施象刑。惟明。此刑之用於皐陶者。所以待罪大惡積者也。伏生書傳云。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無禮而專任刑。孔子非取也。禮而後刑。唐虞不廢矣。爲象刑之說者曰。以蒙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非屨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誠世俗之說。如兒戲者也。堯舜之世。愼功於民。以教祗德。雖有五刑。象而不用耳。此爲勝殘去殺。亦爲神武不殺。非民有可殺之罪。而徒並衣冠異章服已也。

褒姒辨

國語載褒姒事。荒唐舛錯。有不可不辨者。其說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龍降。附不足怪。以爲褒神之所化。龍一物。以爲能言。何太怪也。其說曰。卜請其漦而藏之。吉。策告之。龍亡而漦在。夏自是衰。後起周禍。何以云吉。且孔甲氏有御龍之官。方豢而食之。孔甲爲桀之祖。相去僅十數年。何忽重視之。卜所以藏之也。孔甲時方降二龍。何其後又有二龍降也。其說曰。夏亡。傳匵於殷。周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又曰。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元黿。入後宮。童妾未齔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時生。旣遺於後宮之處。妾必曰齔及笄。歷十三四年而始孕。厲王以三十七年奔彘。越十四年。宣王立。喪亂之餘。童妾卽仍在宮中。而其孕也。何以決其爲所遭之黿。幽王三年嬖褒姒。八年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由宣王初至此。褒姒宜生五十餘歲。褒人何獻此老婦以脫罪。而王且寵之。況舉烽諸事。又後此數年。而年已六十矣。其說曰。不夫而育。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鬻於路。夫婦哀其夜號也。取之逃於褒。夫婦旣畏僇而逃。何顧道中棄子。且童妾之棄子。必有人棄之也。夫婦逃矣。必畏人而遠匿。豈敢遲延。待人去而取之。卽見棄者。無以決其爲童妾之子。卽棄者見此夫婦。亦無以知其爲弧服之人。弧服之夫婦。何所據而告之褒君。褒君何所據而告之周人。周人又何所據以褒姒卽童妾之子乎。說始於國語。國語本之史伯。史伯則引於訓語。是時當幽王初年。正寵褒姒之時。褒君方以爲己女而獻之。而名之曰褒姒。誰得以童妾詰之。又何所據實。遂著諸訓語哉。國語、左氏之書也。獵於各國史書巫僞之傳。與僞莫辨。而董仲舒、劉向、司馬遷諸君。憑而信之。王仲任作論衡。以辨古今之妄說。於此則比諸吞薏履拇。以爲氣性之隨時。劉知幾撰史通。以駁記載之浮言。於此且方諸壞門謀社。以翻策國之重典。辨之。以補柳先生之非國語。

宰孔論

余讀春秋傳。得良臣一。曰劉伯盆。得佞臣一。曰宰周公孔。景王之末。晉霸衰。楚氛橫。內則子朝爭起之難。紛紛搖動其社稷。盆始立。與單子輔佐。以平內難。又合十八國諸侯於召陵。以制楚。東遷後二百餘年。以王臣奮發有爲。乃心王室者。盆一人而已。卒以諸侯不和。霸臣求賂。身死於軍。大業不就。嗚呼。蜀之諸葛孔明。其比類也。莊僖之間。天下不知有王。至於取溫麥。中王肩。而鄭宋魯衛之君。篡弑爭逐。朝盟於東。夕

盡於西．紊亂不定．如弈棋然．齊桓用管仲．崛起東海．以尊周爲己任．經營數十年．乃爲召陵之盟．使是時王室之臣．有伯翟其人者．內外夾輔．號召天下諸侯．革荊之僭王．復西周之盛．因無難者．僅五年、秋．諸侯盟首止．以定世子．王使周公孔召鄭伯曰．吾輔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於是鄭伯恃王命．遂叛盟．而楚旋有滅弦之舉．此謀即實出於王．當使孔之時．孔豈不可彊諫而止之．止之不可．以死爭之．不然．棄國而逃．不率此命也．既有此命．桓於是日服鄭之不暇．而楚之無王益甚．又十數年．鄭始乞盟．爲葵邱之會．是時也．襄王於齊桓．非孔之所能間．乃僅賜胙而歸．道遇晉君．力詆桓之非．止獻之赴．嗚呼．其情見矣．向之王命．非孔謀之而誰邪．夫葵邱之會諸侯．方冀天下之不來．晉來矣．而孔阻之．其不欲桓霸之成．王室之安．若惟恐楚之或讎者．幸而不能殺桓．貶桓．苟能殺之．能貶之．幾何不爲岳之柏哉．唐末．寃朐盜起．李克用以步卒萬七千赴京師．石堤良田之戰．大膚西華之捷．功第一．過汴．朱全忠醉之．而火其驛．請討之不許．及克用以兵助王重榮．全忠讎討之．議者不可．宰相張濬受全忠賂．獨以爲可．討之而敗．余閱五代史至此．竊全忠之不臣．而深恨於濬．當全忠之燒上源．其無君之機已露．濬能贊其君．許克用之請．以討克用者佐克用．克用忿激之餘．濟以天子之靈．全忠之禽．未可知也．建中四年．朱泚圍奉天．不三日．則城陷．李懷光千里勤王．解厄於纍卵之勢．盧杞不納．而懷光遂叛．二相之奸．先後一轍．宰孔者．非其類與．嗟乎．內有劉盆．外無齊桓．外有齊桓．內有宰孔．此周之所以不競也夫．

虞翻論

權既爲吳王．宴諸臣佐．權行酒至翻．翻陽醉伏地．權去．翻起．權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懼．以大司農劉基諫而止．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君子曰．權自是失言矣．翻解經亞於賈鄭．其諫騁獵長富春．諫謀深識．時無其匹．方曹公辟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汙良家邪．是時權款於魏．受魏封吳王．此翻所以侮也．權宜曰．自今不當殺者．雖言殺不得殺．乃以酒後爲令．則小人作奸．將以酒後售其術．而傷君子．斥賢士．皆以其不酒後．而莫敢言矣．故其後徙翻交州．而莫之諫也．

葉李論

葉李在宋理宗朝．以太學生伏闕攻賈似道．竄於漳州．元世祖以李剛直．過留夢炎遠甚．是也．然李之在尙書也．與桑哥共事．浮沈不一規正．致揚州儒學正李淦上言攻之．又何異夢炎之於似道邪．焦子論之曰．恃氣者不可以久也．氣有陰陽．陰則柔．陽則剛．柔而無學則諂．剛而無學則矜．李以太學生劾似道．矜之氣乘之也．非有道義配之也．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孔子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身爲諸生．國政非己所宜與．爲太學生劾似道．所以人中書省比桑哥也．凡學之不深．而氣之不馴者．聞見所不及．勢位所不侔．每以局外之身．形爲憤激．及徐而身入其中．未有不依違隨俗者．故臨難不屈之人．必非高言死節之人也．何也．氣爲之也．氣爲之．氣盡則餒矣．市儈見人之交易也．必多方說其貨之不值．而哂買者之受欺．則曰．舉相約而共譏焉．則盡反昔之所言．而惟恐交易之不果合．何也．昔之身在事外．今之身在事中也．嗚呼．非學之深．而能自持乎哉．且學者之病．合則相標榜．分則相詆訶．有人之見存也．有人

之見存．則於不當爲而爲．亦必於當爲而不爲．孔子稱子路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求．則無標榜之習．不忮、則無詆訶之私．其處也力學之不暇．何暇於朝政之議．竭力於孝弟忠恕而不足．何敢論宰相之賢否．所以蓄其德．醞釀其才略．有如此者．宋南渡以來．陳東歐陽澈之風．天下慕之．或假是爲名高以振勵流俗．究之無補於時．無補於學．如葉李者．又何足責哉．偶閱元史至此．論之．以示子弟門人並云．

西魏書論

西魏書、謝蘊山先生所撰也．乾隆乙卯秋．遇桐城胡雒君於金陵．雒君以是書見遺．於時讀者或疑之．蓋未識著書之體也．因爲之辨．識者云．正統之傳．自漢魏而晉宋齊梁．以至於陳．作西魏書．是無梁陳也．夫如是．是不獨西魏書可不作．而魏收之魏書．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均可以廢．何也．非正統之所在也．夫魏、自晉世開基．歷年永久．與有河洛．視梁陳以篡竊得國．知促偏安．有以過之．豈梁陳所得而統之乎．亦猶遼之承於唐．傳金及元．非宋所得而統也．且春秋、魯史也．孔子修之．內魯而外諸國．豈謂魯可以統諸國乎．主客之勢然也．推之以言乎說經．唐人撰正義．於鄭康成、王弼、杜預、諸君．主此則客彼．主彼則客此．其體有如是也．下之如元人之曲．近代之時文．無不以主客爲體裁．與究術陽虎淳于髡之言．未有不以孔孟爲外者．豈眞敢外孔孟哉．其體然也．乃獨於西魏書疑之．亦爲不善悟矣．司馬遷、漢人也．作項羽本紀．陸游、宋人也．作南唐書．況生于百年後．而作西魏書乎．正統之辨．莫嚴於昭烈之於孫曹．余嘗以是遍請後世．以爲濫晉猶不可帝陳．晉立太原．未嘗好郭．以是言之．則姚氏之陳書可廢矣．唐得天下於隋．隋承魏周者也．宜內魏而外梁陳．唐時南北諸史並列．不使偏廢．又何疑於西魏書之作乎．況西魏書之作．所以奪北齊之統．無與於梁陳．祖梁陳之篡竊而外魏．復祖高氏之篡竊而外西魏．爲此論者．不獨於著書主客之體有不明．並大公大義之所在．亦不暇顧也．

良知論

歲丁巳．授徒村中．有以朱陸陽明爲問者．案數百年來、人宗紫陽．自陽明表章陸氏．而良知之學．復與朱子相敵．邇年講漢儒之學者．又以朱陸王並斥．而歸諸佛老．余謂紫陽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陽明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小人．紫陽之學．用之於太寬平裕．足以爲良相．陽明之學．用之於倉卒苟且．足以成大功．人心之分邪正而已矣．世道之判善惡而已矣．正則善．善則事上順．事親孝．事長恭．至若行其所當然．復窮其所以然．誦習乎經史之文．講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讀書之士能之．未可執顓愚頑梗者而強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謂也．雖愚不肖．不能讀書之人．有以感發之．無不動者．陽明以浙右儒生．削平四省之盜．本以至誠發爲忠憤．應其所部．獨入險阻．而曾勸之兵．始以寬圍掣肘者．至是亦踴躍協力．方其講講場也．諸尚奉之．日與說愛親敬長．而諸尚皆悅．其所驅而戰也．則知府知縣．及降附之賊．而皆用命．自橫水始．至斷藤峽止．大小百數十寨．所至無不摧破．余讀文成全集．至檄利頭．諭頑民．札安宣慰．及所以與鄉官謀．告士卒者．無浮辭．無激言．眞能以己之良心．感動人之良心．夫脅勸之大吏．未易合也．府縣文官猺獞生也．黃金龍、川諸賊新附．未可信也．苗民性之至野者也．土司宣慰強梗難服也．安仁三邑頑民．

抗之有年也。當是時。從容坐論。告之以窮理盡性之學。語之以許鄭訓詁之旨可乎。牧民者、苟發其良心。不爲賊盜。不相爭訟。農安於耕。商安於販。而後一二讀書之士。得盡其窮理格物之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此之謂與。天下讀朱子之書。漸磨愛濡。爲名臣巨儒。其功可見。而陽明以良知之學。成一世功。效亦顯然。然則爲紫陽、陽明之學者。無容互異矣。

愚孝論

李氏之子。以親疾封股肉。至於死。或謂其愚。且詆其非。焦子稱之。何也。稱其愚也。封股之爲愚。不獨智者知之。愚者亦知之。余嘗與湖蕩中絕不知書之人。語說及此。皆知封股愚孝不可爲。李氏之子。居郡城。素讀書。其知之。當更過於湖蕩中諸無識者。一旦臨親之疾。而行之自若。向所知爲愚者。固忘之。其忘之何也。心一於親。不知其愚。亦不知其爲不愚也。蓋當是時。爲之親者。奄息欲絕。呻吟在牀。求之醫藥弗效。求之鬼神亦弗效。苟有可以活親者。無兆爲也。斯時之可以活親者。誠舍封割之事。則無所出。而且傳之故老。載諸簡編者。皆嘖嘖稱其效之如響。奈何以其愚不一試之。且以是爲愚。必反是行。其智矣。處人倫之中。可以智乎。必依於古。仿於經。以自著其學。則至性之地。而已出之有心。有心行之。雖不愚。不必卽爲孝。無心行之。雖涉於愚。不得謂之非孝。李氏之子。謂之孝而愚可也。謂之愚而非孝不可也。世有好貨財。私妻子。不養其父母。斯爲忘親而好利。夫忘親而好利。不如好名而不忘親。好名而不忘親。不如忘名而不忘親。李氏之子。可以風矣。或以其敝風俗。壞人心。將欲使天下之人。忘其親。而用其智與。余恐邪說之惑人。急爲論而明之。

周易用假借論

六書有假借。本無此字。假借同聲之字以充之。則不復更造此字。如許氏所舉令長二字。令之本訓爲發號。長之本訓爲久遠。借爲官吏之稱。而官吏之稱。但爲令爲長。則無本字。推之而爲而毛。借爲而乃之而。爲爲母猴。借爲作爲之爲。無可疑者也。又有從省文爲假借者。如省狎爲甲。省旁爲方。省杜爲土。省虞爲吳。或以爲避繁就簡。猶可言耳。惟本有之字。彼此互借。如艤錄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錄爲艤。壺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爲壺。疑之最久。叩諸深通六書之人。說之皆不能了。近者、學易十餘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爲易辭而設。假此以就彼處之辭。亦假彼以就此處之辭。如豹約爲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約爲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爲約。沛紱爲同聲。以其剛揜於困下。則借沛爲紱。以其成兌於豐上。則借紱爲沛。各隨其文以相貫。而聲近則以借而通。竊謂本無此字而假借者。作六書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書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聲。卽通其義。如天之爲顛。日之爲實。(說文)春之爲蠢。秋之爲愁。(鄉飲酒義)獄之爲确。借之爲代。華之爲穫。(白虎通)子之爲滋。丑之爲紐。(律書)卯之爲冒。辰之爲振。(律志)仁之爲人。義之爲我。(春秋繁露)禮之爲體。(禮器)富之爲福。(郊特牲)銘之爲名。(祭統)及之爲汲。(公羊傳)桑之爲喪。(士喪禮)栗之爲慄。(白虎通)踟躕之爲蜘蛛。(蟷[illegible]賦)汍瀾之爲芄蘭。(息夫躬絕命辭)無不以聲義之通。而爲字形之借。故聞其名。卽知其實。用其物。卽思其義。欲其夷也。則以雉名官。欲其聚也。則以鳩名官。欲其戶止也。則以扈名官。以曲文

其直。以隱藏其類。其用至精。施諸易辭之比例引申。尤爲神妙矣。是故柏人之過。聲於迫人。秭歸之地。原於姊歸。(後漢書帝紀注)和髮忽蒜而知算盡。([illegible])殷踐卯而識陰謀。(晉書五行志)卽錫之通於揚。錦之通於稀也。梁簡文、沈約等集有藥名、將軍名、郡名、等詩。唐權德輿詩云。蕃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宣秉、石崇、紀信、張良、卽箕子帝乙之借也。陸龜蒙詩。佳句成來誰不伏。神丹偷去亦須防。風前莫怪攜詩稿。本是吳吟蕩槳郎。伏神防風稿本。卽茱萸蒐陸之借也。溫飛卿詩。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玲瓏投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燭爲屬。借圍棋爲違期。卽借蚌爲邦。借鮒爲附之遺也。相思、爲紅豆之名。長行、爲雙陸之名。借爲身之行。而女之思。卽高尚其事爲逸民。匪躬之故爲臣節。借爲當位之高。失道之匪也。合長手坤母而爲拇。合狐弓艮瓜而爲弧。卽孔融之離合也。樽酒爲尊卑之尊。茱萸爲遊疾之疾。卽子夜之雙關也。文周繫易之例。晦於經師。尚揚其波。存其迹於文人詩客之口。其辭借其義則實。知其借而通之。瞭乎明確乎實也。或以比莊列之寓言。則彼幻而此誠也。或以比說士之引喻。則彼詭而此直也。卽以比風詩之起興。亦彼會於言辭之外。而此按於字句之中也。易辭之用假借也。似俳也而妙也。似鑿也而神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足與言之也。

雕菰集卷九

性善解一

性善之說。儒者每以精深言之。非也。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節也。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能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而善。亦可引而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敵虎。而不可使之咥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矣。是故惟習相遠。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

性善解二

聖人何以知人性之皆善。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開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己能覺。則己之性善。己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是故非性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復其性。

性善解三

性何以善。能知故善。同此男女飲食。嫁娶以爲夫婦。人知之。鳥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鳥獸不

知之.鳥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此鳥獸之性.所以不善.人縱淫昏無恥.而己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鳥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鳥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稷人.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火化之利.人之不善者.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己.不能敬其長.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己.知子之當孝乎己.知卑賤之當敬乎己.則知孝弟矣.鳥獸不知孝其父.亦不知子之當孝乎己.不知敬其長.亦不知卑賤之當敬乎己.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故論性善.徒持高妙之說.則不可定.質於男女飲食驗之.性善乃無疑耳.

性善解四

性善之可驗者有三.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一也.臨之以鬼神.振之以雷霆.未有不悔而歸者.二也.利害之際.爭訟喧闘.無不自引於禮義.無不自飾以忠孝友悌.三也.善之言.靈也.性善猶言性靈.惟靈則能通.通則變.能變.故習相遠.

性善解五

孟子曰.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此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即在飲食.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性不同於鳥獸.同一飲食.而人能耆味.鳥獸不知耆味.推之.同一男女.人能色.鳥獸不知好色.惟人心最靈.乃知耆味好色.知耆味好色.即能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故禮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悅口.悅心悅口.皆性之善.淮南泰族訓云.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昏之禮.民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修務訓云.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辟害而去.其情一也.然爪牙雖利.筋骨雖盛.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此蓋孔門七十子之遺言.故善言性者.孟子之後.惟淮南子.

知命解上

子夏述孔子之言曰.死生有命.孟子曰.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二說以相反.實相通也.凡死生窮達.關於天者爲命.不關於天者則非命.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之言無也.無者.禁戒之詞.謂無使非命而死也.厭於巖牆而死.與桎梏而死.皆爲非命.故曰.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死生有命.正謂不可死於非命.顏子三十二而終.此受於天之命也.不可強者也.雖大賢如顏子.不能改妖爲壽.所謂妖壽不貳.修身以俟是也.若爲牆所厭.則是不自慎而自折其軀體.非命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見呂氏春秋勸學篇）死於畏猶死於厭.（見檀弓）顏曾不敢死於畏.即孟子不立巖牆之下之意也.己可轉移趨辟者也.若顏子三十二而終.則不可轉移趨辟者也.不可轉移趨辟者.命也.是故命宜死而營謀以得生.命宜窮

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舉一概而皆委之於命.是爲不知命.

知命解下

聖人在尊位.君天下.則可造天下之命.君一國.則可造一國之命.故自王侯以至令長.皆有以司人之命.孔子不能得位.則道不行.而天下之命不能造.故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以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與口鼻耳目四體同指爲命.天下之飢命在稷.天下之溺命在禹.此口鼻耳目之命也.逸居無教.則近禽獸.勞來匡直.命在司徒.此仁義禮智天道之命也.百姓之飢寒困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飢不寒.皆有以遂其生.百姓之愚不肖困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愚不肖.皆有以育其德.於是天下之命.自聖人而造.惟聖人不得位.則不特民之生無以遂.即己之生亦待人而後遂.故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苟得.不妄求.不以爲性也.是知命也.聖人不得位.民之德無以育.而己之德則不必待人而後育.故庸行之謹.庸言之信.率之於性.而不聽之於命也.是知命也.聖人以己之命聽諸天.以天下之命任諸己.故栖栖皇皇.不肯與沮溺、荷蕢、同其辟世.聖人於天道.不謂命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即知此命也.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君子者.長人者也.能造命則仁矣.故曰.體仁足以長人.視百姓之飢寒.不能拯之袵席.視百姓之愚不肖.不能拯其習俗.付之無可如何.是不知命.不知命.故無以爲君子.易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樂天者保天下.保天下.則溺由己溺.飢由己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矣.如是爲樂天.即如是爲知命.第以守窮任運爲知命.非孔子之所云知命也.

格物解一

格物者何.絜矩也.格之言來也.物者對乎己之稱也.易傳云.遂知來物.物何以來.以知來也.來何以知.神也.何爲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何爲通.反乎己以求之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足以格人之所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則足以格人之所好.爲民父母.不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用之於家.則家齊.用之於國則國治.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物格則知所好惡.誠意者.誠此好惡也.故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能格物以致知也.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不能格物以致知也.故格物者、絜矩也.絜矩者、恕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不能格物.則所藏乎身不恕矣.

格物解二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於己之有夫婦也.因而知人亦欲有夫婦.於己之有飲食也.因而知人亦欲有飲食.安飽先以及父兄.因而及妻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於是與人相接也.以我之所欲所惡.推之於彼.彼亦必以彼之所欲所惡.推之於我.各行其恕.自相讓而不相爭.相愛而不相害.平天下.所以在絜矩之道也.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而無怨曠.此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以來，修己安天下之大道，若必屏妃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仳離，漠不關心，是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謂難而非仁者也。絕己之欲，不能通天下之志，物不可格矣。

格物解三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格物不外乎欲。己與人同此性，卽同此欲。舍欲則不可以感通乎人，惟本乎欲以為感通之具，而欲乃可窒。人有玉而吾愛之，欲也。若推夫人之愛玉，亦如己之愛玉，則攘奪之心息矣。能推則欲由欲寡，不能推斯欲由欲多。不知格物之學，不能相推，而徒曰遏其欲，且以教人曰遏其欲，天下之欲可遏乎哉。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卽絜矩之矩，以心所欲為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交於左也；所惡於左，不以交於右也。向也求於子臣弟友而反求未能者，未能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格物之學也。

一以貫之解

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孔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惟克己斯能舍己。人惟自據其所學，不復知有人之善，故不獨邇言之不察，雖明知其善，而必相持而不相下。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漢魏南北經師門戶之爭，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其始緣於不恕，不能舍己克己，善與人同，終遂自小其道，近於異端，使明於聖人一貫之指，何以至此。今夫學術異端則害道，政事異端則害治，意見異端則害天下國家。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卽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豈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思何慮，言何為乎思，何為乎慮也。以途既殊，則慮不可不百，慮百則不執一也。何晏引此解一以貫之，而倒其文以為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中之曰，知其元則衆善舉矣。韓伯康注易曰，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莊子引記曰，通其一而萬事畢。此何晏、韓康所出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貫則不執矣，執則不貫矣。執一則其道窮矣，一以貫之，則能通天

下之志矣。同人于野，利，君子貞。二以貫之之謂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執一之謂也。以執為貫，是以烏喙為嘉蔬，認鵂鶹為鸑鷟焉矣已。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能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為知之次，而不可為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懸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為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自何晏、韓康，蔽於莊老，誤以何思何慮為不思不慮，而一貫之義遂晦，不可以訓，非思慮不能貫，但多學而識，不能一以貫之者，正由不思不慮也。多識於己，而又思以通之於人，此忠恕也，此一貫之學也。

攻乎異端解上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說者以指楊墨佛老，於是為程朱之學者，指陸氏為異端，而王陽明之徒，又指程朱為異端。此二字遂不啻洪水猛獸，亂臣賊子，正不必然。攻猶摩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卽摩，摩卽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者異也，攻者，磋切磨錯之也。已者，止也，各持一理，此以為異己也而擊之，彼亦以為異己也而擊之，未有不成其害者，豈孔子之教也。異端猶云兩端，攻而摩之，以用其中而已。漢賢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然則異端之云，猶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貽劉敬宣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己者，通稱為異端，至晉世猶然也。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此卽發明論語之義，蓋異端者，各為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謂使不相悖也。彼此磋切磨錯，使紊亂害於道者，悉順而和焉，故為序，序者時也，一人冬夏俱裘，悖矣；一人冬夏俱葛，悖矣；一人冬夏不裘不葛，而俱以袷，亦悖矣。所以悖者，失其序也。互相攻錯，令裘尉之冬，葛尉之夏，袷尉之春秋，則皆不失其序，而害止矣。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子孫黎民而為利。媢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卽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相觀而善之謂摩。人異於己，亦必己異於人，互有是非，則相觀而各歸於善，是以我之善觀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觀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儉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者，宜也。歸之於宜，何異之有。漢范升以費氏易、左氏春秋，為異端而排之，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此又以斥左氏為異家，異家卽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有歐陽，復立大小夏侯，三傳之異，亦猶是也。荀子曰，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中縣衡，則有以序之，此損益所以隨時也。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

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誠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為一端以難之。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辯對。謂於衆異之中。夷之以道也。如賈、鄭之學。可謂能攻乎異端矣。易曰。乘其墉弗克。句攻吉。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以困而反則釋攻字。有未善則困。反己而歸於法。即攻也。斯害也已。故攻吉也。

攻乎異端解下

然則孟子距楊、墨。非乎。孟子於楊、墨。辭而闢之。楊子為我。執於為我也。墨子兼愛。執於兼愛也。執一即為異端。孟子恐其不明也。而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楊子惟知為我。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為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為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葛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冬夏皆袷也。趨時者。裘、葛、袷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即聖人一貫之道也。使楊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思為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為我兼愛執中者也。善與人同。同則不異矣。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為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然則孟子之距楊也。距其執於為我也。其距墨也。距其執於兼愛也。距其執。欲其不執也。執則為楊、墨。不執則為禹、稷、顏、曾。孟子學禹、稷、顏、曾者也。則亦以楊、墨、子莫之道。攻而靡之。以合於權而已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太史公曰。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解

古者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荀子王制）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於君子孚於小人為利。君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先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天下不能皆為君子。則舍利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為義。是故利在己。雖義亦利也。利在天下。即利即義也。孔子言此。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

殺身成仁解

孔子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為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禹不胼胝。顏色不黧黑。竅氣不塞。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則為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

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使無訟解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大學引之而申言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鄭康成解情為實。謂使誠其意。不敢訟。此說也。吾疑焉。虛誕無實之辭。不敢訟。然則不虛誕則敢訟矣。何得為無訟。且使民畏懼之不敢訟。亦非真無訟也。又何以為知本。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知修身則知本矣。然而修身在正心、誠意、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者、旁通情也。情與情相通。則自不爭。所以使無訟者。在此而已。聽訟者以法。法愈密而爭愈起。理愈明而訟愈煩。吾猶人也。謂理不足恃也。法不足恃也。旁通以情。此格物之要也。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格物為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本。故兩言此謂知本。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情也。不得其正者。不能格物也。不能通情也。能格物則能近取譬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亦情也。而辟焉。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矣。而物格矣。所藏乎身既恕。則身修。因而喻諸人。則絜矩之道。行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能絜矩。皆能恕。尚何訟之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不能恕。不能絜矩。是謂拂人之性。性拂而情不通。物不格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在家無怨。在邦無怨。無怨則不爭。不爭則無訟。情通於家則家齊。情通於國則國治。情通於天下則天下歸仁。而天下平。大學特指出情字性字。以為格物之目。而於絜矩之道暢言之。易傳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又曰。利貞者、性情也。保合太和則無訟。而歸其本於性情。夫人皆相見以情。而己獨無情。志乃畏矣。民自畏其無情。則天下皆情矣。天下皆情。自不得獨以無情之辭盡。不得也。非不敢也。孔子使無訟之言。余見引之者五。賈誼之疏。大戴禮察篇所錄也。文學對大夫之論。（鹽鐵論對）（以序杜周王溫舒之用刑法）史記酷吏傳序所祖也。賈誼謂慶賞刑罰無私如天地。惟禮能絕惡於未萌。王符潛夫論云。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引必使無訟之文。而解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其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心。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厚其情而明恕也。恕則克己。克己則復禮。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民志畏則有恥。有恥且格。格即格物也。上格物以化其下。天下之人。亦皆格焉。格則各以情通。而無訟。而天下平。

讀易韋編三絕解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門人問曰。孔子天縱之聖。何至於易而不能解。韋編至於三絕。是困而知之矣。吾子學易有年。請解其義。余解之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非不能解也。正是解得其參伍錯綜之故。讀至此卦此爻。知其與彼卦彼爻相比例引申。遂檢彼以審之。由此及彼。又由彼及彼。千脈萬絡。一氣貫通。前後互推。端委迭見。所以韋編至於三絕。即此韋編三絕一語。可悟易辭之參伍錯綜。孔子讀易如此。後人學易。無不當如此。非如此不足以知易也。若云一見不解。讀至千百度至於韋編三絕乃解。失之矣。

離孤集卷十

說聚

易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聖人治世之大法也。上古之世。人道未定。不特人與人相雜。亦且人與禽獸相雜。人以禽獸爲食。禽獸亦以人爲食。男女無別。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長幼之序。無尊卑貴賤之等。人之行同於禽獸。伏羲氏思有以聚之。而先定人道。使男女有別。各嫁娶以爲夫婦。乃有家。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乃有類。類者父子相繼續也。由一本而九族各以其類聚。互相爲婚姻。於是由一族以及千百族。人乃與人聚。而不爲禽獸所害。聚則爭。因立君長以統治之。乃有國。國之所聚。與家之所聚。相經緯焉。父子有親而親親有殺。君臣有義而尊賢有等。有等有殺而羣乃分。有所分而聚乃可治。五穀之雜於草木也。猶人之雜於禽獸也。神農氏辨而聚之。不特穀與穀聚。而穀之中爲麥爲粱爲黍爲稷爲稻爲麻爲菽。亦各以類而聚。推之於果於蔬。無不使以類聚。其百穀果蔬之外。又辨其性之所宜。或用爲藥以治疾。或用爲器以利用。於禽獸之中辨其爲六畜。雞豚狗彘。可以養老。服牛乘馬。可以致遠。亦各畜其種而聚焉。伏羲氏盡人之性。神農氏盡物之性。治世之法兩聖人盡之。儒者稱三皇。或配以燧人。或配以女媧。余謂伏羲神農兩聖人。未有能配之者也。

說方上

天之道圓。惟圓乃直。後人以同流合汙爲圓。非圓也。地之道方。惟方乃通。後人以絕物忤世爲方。非方也。圓則自强而無所依倚。同流合汙。則依倚不能自强。方則推廣而無所崖岸。絕物忤世。則崖岸不能推廣。方之言旁也。天旁通於地。故地之德方。處乎中。東西南北在其四旁。則爲四方。并四隅言之。則爲八方。極而言之。則爲萬方。方非以隅角名之也。自强不息。則得乎道之圓。厚德載物。則得乎道之方。厚以載物。則能旁通。自强成己也。載物及物也。物在己旁。而推而通之。德施普矣。普即方也。故絕物忤世者反乎方者也。陽湖孫觀察惡道之不方也。作釋方。乃未悉乎方之道也。因爲之說。

說方下

形之有隅角者稱方。何也。隅猶言遇。角猶言較。有兩則遇。亦有兩乃較。物析則一爲二。故析而有隅角者爲方。方者併也。有兩乃可言併也。天一也。地配於天則二也。故方耦地。如妣配於考則稱妣。妣者比也。比亦方也。故妣耦母。若以四旁言之。詩云。東方之日兮。固指天而言。是天亦可稱方。天圓無稜也。地道方而形則圓。夫何惑焉。

說隅

說文。隅。从自禺聲。陬也。文選。魏都賦劉逵注。聚居爲陬。陬之爲聚。猶諏之爲聚。凡物由分而合爲聚。兩線相引。其合處或角。以其聚則爲陬。以其遇則爲隅。遇者會也。會者合也。廣雅。陬隅同訓隈。說文。隈。水曲隩也。釋名。曲局也。爾雅釋言。局分也。有兩則分。亦有兩乃聚。隅陬隈皆以兩得名。陬从聚得聲。聚并也。故隅亦名陬。陬稜也。（廣雅釋詁）稜威也。（後漢書杜篤傳注）威畏也。考工記。恆當弓之畏。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是隈即畏也。畏也者必撓。撓曲也。故隈爲曲。凡心一則直。貳則曲。兩而合則愛。兩而分則畏。愛畏異而同。故假从畏而訓愛。記曰。畏而愛之。則兼其義也。愛通僾。而義爲隱。隱之義又通於曲。愛者仁也。於是仁爲惻隱。而隱曲之隱。與畏愛之愛。遂相轉注可通而通矣。列子湯問篇。乃命禺彊。張湛注。禺與隅同。管子侈靡篇。是爲十禺。注云。禺猶區也。論語。區以別矣。別亦分也。淮南氾論訓。此見隅曲之一指。注云。隅曲室中之區隅。荀子榮辱篇。安知廉恥隅積。注云。隅一隅。謂其分也。隅以分爲義。故云區隅。區之於歐。猶隅之於偶。偶爲兩。知隅亦爲兩。史記封禪書之木禺。即孟嘗君傳之木偶。故大雅維德之隅。劉熊碑作維德之偶。隅即偶也。隅與愚同聲。愚鈍也。以義推之。凡兩線相交。其正者爲方。其銳者爲角。其鈍者爲隅。

說權一

法不能無弊。有權則法無弊。權也者。變而通之之謂也。法無良。當其時則良。當極寒而濟之以春。當極暑則和之以秋。此天道之權也。故爲政者。以寬濟猛。以猛濟寬。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所損所益。合乎道之權。易之道。在於趨時。趨時則可與權矣。若立法者。必豫求一無弊者而執之。以爲不偏不過。而不知其爲子莫之執中。夫楊子之爲我。墨子之兼愛。當其時則無弊。通言不能皆善。舜用之而當。則惡隱而善揚。中即在兩端。執而用之於民。舜之權也。治寒而用烏附。治熱而用硝黃。無弊也。用而當。則烏附硝黃之惡隱矣。苟惡其毒苦。而擇不寒不熱和平無害之味投之。鮮不誤矣。故以權用法。猶因病用藥。以將來之有弊。

而致廢見在宜行之法.不知權者也.以前此之有弊.而致廢見在宜行之法.亦不知權者也.

說權二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用之.乃不從後進之君子.而從先進之野人.或曰.後進者不得爲君子也.稱之爲君子.詭詞也.不知此聖人示人以權也.野人質勝文.君子文質彬彬矣.當孔子時.文勝質之時也.從先進則以質勝文.與文勝質和和.乃可以至彬彬之君子.譬如湯至沸.以寒水和之.乃得其平.故聖人之教人也.兼人則退之.退則進之.王者之化俗也.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可與權治天下.如運諸掌.

說權三

春秋公羊傳曰.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論語.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爲順行.恆寒恆燠.則爲咎徵.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也.孟子論鄉原云.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一鄉皆稱原人.衆皆悅之.自以爲是.是共相習爲同流合汙.於忠信廉潔.似是而非矣.孔子反之以爲德之賊.衆悅以爲善而不知變.孔子以爲賊.而思狂士.狂士與鄉原相反者也.故爲反經.反經而經乃正.經正而衆乃知似是而非者之非堯舜之道也.衆以同流合汙爲經.則經不正.反之而以堯舜之道爲經.則經正矣.衆與於堯舜之道.而同流合汙之邪慝乃退.此反經即公羊傳之反經.公羊家之言.蓋有所授也.學者重視經.駭於反經之言.是不知權之爲權.亦不知經之爲經.

說權四

經者何.常也.常者何.久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未有不變通而能久者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易即變通也.常本衣裳之裳.其訓久者.通於長.長从兀从匕.匕即化.說文言久則變化.非變化不可以久.亦未有久而不變化者也.常亦庸也.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更猶變也.子思子作中庸.直以庸字名書.一則云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以時字解庸字.非變通不可以趣時也.一則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以用字解庸字.非變通不可以利用也.又以天下之達道爲和.而以中和與中庸.達即通也.於是暢言之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不足則增.有餘則減.此變通也.所爲庸也.即所謂常也.易傳云.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亦申之云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世者.代也.謂更代而變化也.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

說權五

仁義禮知信.萬古行之而不易.故曰五常.五常即五行之性.(注見樂記疏.)故黃帝考建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

中.以恢其天和.(見素問五運行大論.)春秋寒暑迭相爲經.權在其中矣.恭慎勇直經也.無禮則勞.無禮則葸.無禮則亂.無禮則絞.不知權也.故聖人之轉移天下也.以禮.仁知信直勇剛經也.不好學.則其蔽愚.其蔽蕩.其蔽賊.其蔽絞.其蔽亂.其蔽狂.不知權也.故君子之轉移氣質也.以學.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然則禮也.學也.惟其義也.雖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則禮義之中又有權焉.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學未至於權.未善也.儒者自持所學.曰吾禮也.吾義也.是乎己而非乎人.出者奴而入者主.其始害於道.其究禍於天下國家.非禮義之有害也.亦害於不知權而已矣.

說權六

聖人以權運世.君子以權治身.權然後知輕重.非權則不知所立之是非.鮮不誤於其所行.而害於其所執.周易以易名書.屯之既濟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虞者度也.度然後知長短.權與度一也.惟度乃知幾.幾者吉之先見者也.中孚初九.虞吉.虞乃吉.權乃無害也.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學易何以無大過.以其能變通也.許虞仲夷逸以權.何也.謂放言也.隱居爲身中清.放即發也.言而當.故發中權.言之無過.逸民之權也.無可無不可.聖人之權也.虞仲夷逸者.放言而外.未必皆權矣.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又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豺狼禽獸也.禽獸不能轉移.人則能轉移.自守於禮.而任嫂之死於溺.此害於禮者也.援則反乎禮而善矣.娶妻如何.必告父母.禮也.告則不得娶.以懟父母.且至於無後.無後爲不孝之大.故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是舜之反經也.任人問屋廬子.食色與禮孰重.而語之曰.以禮食則不得食.以親迎則不得妻.夫親迎之不得妻.猶之告則不得娶也.不告而娶.舜行之矣.娶妻固有不必待親迎者.孟子舉紾兄之臂.與踰牆摟處子.而顯示之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權之義.分之析之.明且盡矣.親迎禮也.必親迎則不得妻.失男女之時.絕祖宗之祀.雖不親迎可也.摟其處子.則強暴淫亂之夫.王者所誅.君子所不齒.寧無妻不爲也.孔子.章甫逢掖.其常也.微服.反常也.必儒衣儒冠.以攖桓魋之怒.是輕生也.子羔處難而不由竇.則孔子以爲愚.爲不知權也.曾子易簀.未安而終.易簀固死.不易簀亦死.不敢久於安也.微服則不死.不微服則死.不敢苟於死也.皆權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王.小則霸.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枉尺.一鉤金也.直尋.一輿羽也.以不親迎而得妻推之.故曰.宜若可爲.不知不親迎反乎經而不枉乎道.經可反也.道不可枉也.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曰.君子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爲鑽穴踰牆之類.非徒不親迎之類也.虞翻說易漸卦云.三動失位.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欲正人之不正.先自居於不正.而後受上之易焉.此正陳代枉尺直尋之說.何得爲權.

說權七

史記、漢書不爲紀信立傳.附見項羽高帝本紀.亦寥寥.非特紀檢之殊不快.及閱董子春秋繁露.乃知其

故當時董公羊學公羊家以逢丑父為欺三軍當斮董子凡三言之一以為不如祭仲之知權竹林第三一以為不如轅濤塗之不宜執精華第五一以比楚子虔之殺蔡世子觀德第三十三謂纆虜逃遁者君子所甚賤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漢之紀信即齊之丑父也當時之論丑父如此則不滿於紀信可知方以紀信為邪道司馬氏與董子同時其習聞之矣此紀信所以前之不立傳也按公羊傳欺三軍之言出自晉晉之斮之也固宜亦未嘗有譏丑父為邪道為不知權董子據晉人之言以為丑父欺三軍則是以司寇據讎敵之片言以入被誣者之罪若謂丑父是時宜與頃公同死社稷見竹林第三尤為迂論頃公歸而賓媚人成盟晉師退矣頃公發憤有為齊且大振晉侯且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復歸其侵地若與丑父同死靡笄之下晉率魯衛之軍直入徐關國已無主其屏翼不可測頃公之遁無異孔子之微服過宋孔子嘗黜不為辱頃公何辱之有紀信之於沛公所係尤大當時無僞誑楚高帝安危正不可知漢且由是滅矣謂漢四百年天下紀信實與之可也余謂逢丑父紀信千古之大忠非身死於國亡事敗之後無補於君父者可較也君子知權莫過於是董仲舒以為不如祭仲失之甚矣況左氏述丑父之言晉人實免之晉人固許其忠詎有忠於事君而為枉為邪道者乎公羊氏以祭仲為知權姑置勿論董子斥丑父不知權董子固未知權也夫

說權八

董子之言曰陽為德陰為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經用於盛權用於末此以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董子於是乎淺言權矣權反經以合道此一陰一陽之所以神權在陰陽迭用之中陰不可為權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可以與可以無與非權則僞惠古稱刑為常刑法也亦經也而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用者庸也或流或贖或赦或賊平其輕重以為之典刑之中有權焉而刑不可為權也劉劭人物志曰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此以公正為經創制垂則當時之宰也遭變用權所謂權用於末也劭之說同於董子然則董子之權術家之權非聖人之權術家之權孟子所云機變之巧也蓋有王者之權有霸者之權有君子之權有小人之權王者以權平天下霸者以權富其國君子以權修身小人以權詐人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王者之權也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霸者之權也君子之權孔子孟子所言是也小人之權董仲舒劉劭所云是也小人之權宜隱君子之權不可離無權則賊道矣是故荀子曰人無動而不可不與權俱

說矜

有老儒病將死取生平著述草稿視之悉付諸火門人問曰若此儒者可謂能自謹矣余曰未也此矜心乘之也人莫患乎自以為孔子自以為孔子則惟覺己之言是而天下之言非惟覺己之言是而天下之言非則不復能察天下之言而其學不進其始血氣僨滿昏瞀自持既老而衰衰而病漸知己之言未能

加乎天下之言而天下之言之加乎己者又不甘下之下之不甘勝之不能則不如火之嗚乎是可哀矣夫人各有其性蓋各有其才智我之所知不必勝乎人人之所知不必同乎己惟蓄我之才智以發我之憤機不執乎孔子可也存其言於天下後世以俟後之人參考而論定焉老儒自矜其言又恐人之斥之駁之也至於火其言存其言於天下後世無一人斥之駁之惟孔子一人而漢唐宋以來且有疑孔子者矣彼老儒者乃欲天下後世無疑己者也則自視且過乎孔子矣

說定上

顧亭林語潘稼堂曰人最忌以未定之書示人此言是也而不然也自以為定誠定乎人以為未定誠未定乎夫以為定亦自以為定耳而人之視人之書也恆以為不足定定不定果何足乎少時之作壯而視之或以為未定壯時之作老而視之或以為未定然究之少壯之作不必誠不定老年之見不必其遂定人之學自求其善而已矣定不定己不能知人亦不能知夫天下之言未有能定者也

說定下

井田封建聖人所制也而後世遂不可行則聖人之言且不定也故有定於一時而不能定於萬世者有定於此地而不能定於彼地者有定於一人而不能定於人人者此聖人所以重通變之學也然而有定於一時即定於萬世者有定於此地即定於彼地者有定於一人即定於人人者何也人倫也孝弟也仁義也忠恕也聖人定之不容更有言也更有言使不定其所定則楊墨之執一也佛氏之棄人倫滅人性也已別有所定以定聖人之言聖人所已定者遂不定不能窮其微察其僞且以未定為定而聖人之言其不容更定者乃莫得其所定也是則惑之深而害之大矣

理說

君長之設所以平天下之爭也故先王立政之要因人情以制禮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天下知有禮而恥於無禮故射有禮軍有禮訟獄有禮所以消人心之忿而化萬物之戾漸之既久摩之既深君子以禮自安小人以禮自勝欲不治得乎後世不言禮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於禮官法家出於理官齊之以刑則民無恥齊之以禮則民且格禮與刑相去遠矣惟先王恐刑罰之不中務於罪辟之中求其輕重析及豪芒無有差謬故謂之理其官即謂之理官而所以治天下則以禮不以理也禮論辭讓理辨是非知有禮者雖仇隙之地不難以揖讓處之若曰雖伸於理不可屈於禮也知有理者雖父兄之前不難以口舌爭之若曰雖失於禮而有以伸於理也今之訟者彼告之此訴之各持一理譊譊不已為之解者若直論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說以名分勸以孫順置酒相揖往往和解可知理足以啓爭而禮足以止爭也明人呂坤有語錄一書論理云天地間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此真邪說也孔子自言事君盡禮未聞持理以要君者呂氏此言亂臣賊子之蘄也

文說一

學者以散行爲古文，散行者，質言之者也，其質言之何也，有所以言之者，而不可以不質言之也，夫學充於此，而深有所得，則見諸言者，自然成文，如江河之水，隨高下曲折以爲波瀾，水不知也，倘無所以言之者，而徒質言之，諄諄於字句開合呼應頓挫之間，是揚行潦以爲瀾，列枯骨朽荄吹噓之以爲氣，則幾啻同，猢猻可憎，試思所欲質言者何在，而爲是喋喋也，是故學爲古文者，必素審乎所以言之者，而後質言之，古文者，非徒質言之者也。

文說二

文有達而無深與博，達之於上下四旁，所以通其變，人以爲博耳，達之於隱微曲折，所以窮其原，人以爲深耳，譬如泛舟於湖，港汊繁多，士人指而告之，終茫然莫能釋，及往來其間，歷有年所，而支分派別，瞭然於胸中，乃知士人所稱述者，原未嘗溢於所有之外，且向者士人之所述，今且得而自述之也，醫之達者，其治疾每爲庸醫所詬病，往往其應如響，又未嘗不詫爲神奇，不知第明其所以然之理，而行其所當然，如人本之南，忽東行，非奇也，南有水，必東乃得繇也，故非深博不可爲文，非深博不可論人之文。

文說三

夫謂文無深與博，亦即無所爲簡，行千里者以千里爲至，行一里者以一里爲至，左氏春秋，一人之筆也，或一二言而止，或連篇累牘，千百言而不止，一二言未嘗不足，千百言未嘗有餘，災變戰伐，下至瑣褻猥鄙之事，無不備載，未聞徒舉其大端，而屏其細，故以爲簡也，而文自簡，明康海作武功志，不齒殘碑敗瓦，而處人於荒村僻巷間也，而說者稱羨之，良可怪矣

詩說

余有老柘二株，枝疎蒲，召善攻木者修剔之，乃登柘以繩先縛其枝，而後斧之，慮枝落傷柘下花藥故也，小弁之詩曰，伐木掎矣，析薪杝矣，毛傳云，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其顛者不欲妄踣也，疏云，長木倒而掎之，乃知詩人所詠，即野人伐木之情狀，而鍊一掎字以寫之，凡欙薪以斧縱斫之，受鋒處隨木理而裂，多衺行，是爲杝也，疏以施明杝，施者衺也，（見淮南子要略訓注）余屋後土垣圮於雨，召佃客築之，築運土邪許，魚貫而集，集而後築垣成矣，以繩緪柳鞭之，使堅，土受鞭而斂矣，緜之詩曰，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毛傳云，捄、虆也，陾陾、衆也，度、居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箋云，捄、捊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詩人寫築牆之情事，尤詳細如繪，以虆盛土投之版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板者，則削之屢之，屢爲古婁字，婁者斂也，斂之使堅，必用鍛，鍛者椎也，椎而斂之，即今以繩緪柳而鞭之也，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握之，樓通婁，削約即斂，則削屢之屢，亦可讀爲牢，牢之即堅之，堅之由於鍛之，故曰鍛屢，鍛屢猶鍛鍊也，削用鍤，屢用鞭，二字尤鍊甚，說詩者以晚唐姚合、賈島爲尖酸瑣碎，其體卑陋，病在刻意雕琢，偶舉此二條以訊之。

詞說一

學者多謂詞不可學，以其妨詩古文，尤非說經所宜，余謂非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者也，性情中必有柔

柔之氣寓之，有時感發，每不可遏，有詞曲一途分洩之，則使清勁之氣長流存於詩古文，且經學須深思冥會，或至抑塞沉困，機不可轉，詩詞足以移其情，而轉豁其樞機，則有益於經學不淺，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古人一室潛修，不廢絃歌，其旨深微，非得陰陽之理，未云與知也，惟專於是則不可耳，

詞說二

詞不難於長調，而難於長句，詞不難於短令，而難於短句，短至一二字，長至九字十字，能長不可界斷，短不致率逃，乃見力之大，短不率逃，尚易，長不界斷，雖名家有難之者矣，古人用長句，往往同一調，而句或可斷於此，亦可斷於彼者，皆不可斷其音，以緩爲頓挫，字字可頓挫，而實不必斷，吳夢窗自度金縷子調云，新雁又無端，送人江上，短亭初泊，此九字句，余所謂緩調，字字可停頓也，乃或據竹山詞而讀又字爲句，竹山固本諸夢窗，乃據竹山以衡夢窗，可乎。

時文說一

時文之體，全視乎題，題有虛實兩端，實則以理爲法，虛則以神爲法，考核典禮，敷衍藻麗，皆其後也，故時文家能達不易達之理，能著不易傳之神，乃爲大家，題有截上截下，以數百字而適完此一二句之神理，古文無是也，題有枯因而有牽連鉤貫者，其即離變化，尤未可以苟作，故極題之枯寂險阻，虛仄不完，而窮思渺慮，如飛車於叢叢鳥道中，鬼手脫命，爭於纖豪，左右馳騁，而無有失，至於御寬平而有奧思，處恆庸而生危論，於諸子中有近乎莊、列、申、韓、鄧析、公孫龍，然諸子之說根於己，時文之意根於題，實於六藝九流詩賦之外，別具一格也，余嘗謂學者所輕賤之技，而實爲造微之學者，有三，曰弈，曰詞曲，曰時文，

時文說二

李蕃問曰，時文莫善於章陳兩家之文，往往深僻其意，然則何如而後能深僻其意也，余曰，深僻者形也，非意也，兩家之意，雖初學俗手亦能之，夫章陳之文之深僻者，其形則然也，匪獨章陳，凡時文皆然，庸奇清濁淺深華樸，均以形別之，古文以意，時文以形，舍意而論形，則無古文，舍形而講意，則無時文，故二者不可以相通，然則時文易工乎，曰惟以形，工之尤難。

時文說三

學究之以時文教人也，動曰理法，夫時文之理法，第時文之理而已矣，時文之法而已矣，如學詩者有詩之理法，學詞者有詞之理法，學書者有書之理法，學縫事者有縫事之理法，推之醫卜堪輿陶冶梓匠，莫不各有理與法，時文其一也，舍理法不可以爲時文，猶之舍理法即不可以爲詩詞書畫醫卜堪輿陶冶梓匠，而究之其爲時文之理法而已，設以醫之理法，用諸書畫，吾知其不通也，以陶人之理與法用諸冶，詩之理與法用諸時文，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則執時文之理與法，遂以爲即聖賢修己治人齊家治國之理與法，然乎哉，且時文之理法盡於明人，明人之於時文，猶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也，執成宏之樸質，隆萬之機局，以盡時文，不異執陳子昂、孟襄陽、韋蘇州以盡詩，執姜白石、張玉田以盡詞，亦學究之見而已矣。

第六十九册

昭穆說

昭穆。周制也。父爲昭。子爲穆。七廟所祀。親盡則祧。無可疑也。疑者。以七廟親盡則毀。設有兄弟嗣位者。將共昭穆乎。抑兄昭而弟穆乎。又有以孫繼祖者。將祧其二主乎。抑虛其一廟乎。以弟繼兄。以孫繼祖。則將有親盡不毀者乎。且將有親未盡而毀者乎。竊謂昭穆之制。即所以定父子承統之制。文王之位。不傳於伯邑考之子。而傳於武王。則無以孫繼祖之事矣。周公大聖人。武王不以天下未定。禮樂未興。舍嫡子而授以天位。周公攝相。必復辟以歸政於成王。則無以弟紹兄之事矣。旣無以孫繼祖之事。又無以弟紹兄之事。則父常爲昭。子常爲穆。親盡則祧。又何疑乎。於是有十五生子。一娶九女之制。所以廣其嗣。設不幸而如宋之仁宗。明之武宗。則以昭穆相當者。繼嗣而繼統焉。周公爲萬世立法。而寓其意於昭穆之制。論古者。宜因昭穆以推見其立法之心。乃紛紛聚訟者何哉。

岳神說

湖中人乙負甲穀。甲愬而乙黠。乙治酒飲甲。曰。將劵來。吾庚爾穀。甲欣欣持劵。率家子弟以往。乙受之。則曰。吾不負爾也。乘何爲來。譊與訌而訟之縣。甲不勝。愬諸府。府亦以其無劵也而曲之。甲又不勝。而愬諸司。司曲之亦如府。將愬諸撫軍。家人曰。無劵終無直。子者徒損錢耳。適除夕。甲衣冠過乙。曰。明日元旦。請同詣岳廟。愬諸神。吾狀已具。特告君。君其亦具狀來。明旦。甲持狀至岳廟。則乙已先在。揖甲曰。吾誠負君劵。故在。請如劵庚君穀。君勿愬神也。夫竭數年之力。求白於縣府司而不得。一旦不煩言而得諸神。說曰。此聖人所以以神道設教也。夫不測之謂神。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人神而明之。通其變。使民不倦。故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彼知吾之好惡。而有以窺我。則用我之刑賞喜怒。以行其詐。而民倦矣。倦者無嚴憚之謂也。中庸之末也。言君子之所不可及。惟人之所不見。因引詩曰。尙不愧于屋漏。又引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又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人之畏天也。以其無聲臭也。人之畏鬼神也。以其不可度也。君子先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所以神武而不殺。此舜所以無爲而治也與。

雕菰集卷十一

釋月

歲戊午。與高郵沈方鍾鈁晤於金陵之旅舍。方鍾語余曰。月之有魄也。虛與實與。有形而暗與。抑無形而空與。六月之下弦。歲星交於月。星貫弧背自兩角間出。令有形而暗也。則星不得見矣。星故上於月。今月之魄不可以掩星。意者其虛而無形者邪。余時無以應。歸而思之。白虎通德論云。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其在說文。篆文作[illegible]。云月闕也。太陽之精。象形。夫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制字不象其盈而必象其闕者。豈非以形之本闕乎哉。蓋日之形如球。月之形如釜。常受日之光以爲半圓。故其弧背常向於日。陰承陽之義也。且日乘於天。月生於地。月猶水也。水隨日而潮。月隨日而滿。陰主凝得陽。則起而充焉。弧背所以向日。日之氣充之而弧也。然不必星之交月而知之矣。魄而有形。則當其弦也。必半明而半黑矣。今其半不著其黑也。弦之外蒼蒼者天也。初生朔時。有圓影一規。漸至上弦。轉無此影。尤可見矣。聖人知之。故制月之字而象其闕云爾。

釋軹

記云。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焉。四尺也。此度之見於經文者甚明。曰四尺。而不曰軫與轐七寸。則不得定軫與轐爲七寸。可見六尺六寸三尺三寸。皆言其奇零。牙圍轂長之數。皆比例至

於傚秒。則此四尺之數。必非統總約略之數。又可見。則於此因軫轐之圍以求其徑。因其徑以求所謂四尺者安在。則軏之所在。可以意推矣。輈以軫圍一尺一寸。方徑二寸七分五釐。當兔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毫。方徑三寸八分零九毫。轐之厚與此平。則轐亦厚三寸八分零九毫矣。軫轐合厚六寸五分五釐九毫。又度軹崇三尺三寸。由軹心至軸之上。又高於軹者半軸。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圓徑四寸二分零一五六。半之為二寸一分零零七八。以半軸合軫轐。共八寸六分五九七八。則較四尺之數又多。以七寸減軫轐半軸之合數。羨一寸六分五釐九七八。由此推之。則輿底板必上與軫平。軫下當飛出輿底板一寸六分五九七八也。轐帖於輿底板。與輿中互宜。亦一寸六分五九七八也。於軫減一寸六分五九七八。羨一寸一分零九七八。於轐減一寸六分五九七八。羨二寸二分五釐零七八。合軫全數轐羨數及半軸之數成七寸。與軹為四尺也。輈宜與轐平。而礙於前後軫之飛出。則必於飛出礙輈之處。刻為方缺。以限輈。所謂軏者。蓋即此。車之名多矣。而祭獨於軹與軏。蓋聖人以無形之理為神。軹居轂中。而軹無形。軏居軫中。而軏無形。此所以祭也。

釋閾

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正義云。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此最可疑。無論公門之尊。即士庶之家。出入者豈有踐於閾上之理。公門高。其閾亦必高。雖極不敬。何至登於其上。以自高而不絜耶。顧命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樂師注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然則門有車行。有車行則閾不得置。今宜署門限。每日必徹去。以通人行。何致不俟其徹去而踐履之。余嘗思其故。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鄭氏以不履閾屬上。賓入不中門一氣貫下。而注之云。辟尊者所從也。則不獨中門為尊者所從。而此閾亦尊者所從。蓋閾與門限有別。掩兩扉。則用門限投於兩棖。而不設臬。啓門。則徹去門限。而設兩臬。設兩臬則門分為三。其兩臬之間為中門。臬東、臬西、為人臣出入所由。則不設閾。兩臬間則設閾。蓋兩臬即連於閾上。惟不入中門。故不履閾。此中門之閾。惟君出入履之。亦惟鄰國之君來。出入履之。不獨本國之臣不踐此閾。即來聘之客亦不敢履此閾。故下申言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闑東闑西無閾。則由之。兩闑之間有閾。則不敢踐。所為辟尊者所從也。士冠禮、及特牲、饋食禮。皆云。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門中闑西。即兩闑間之東也。此處有閾。則闑外無閾。聘禮。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拜。記云。儐者立於闑外以相拜。亦闑在門中之證。闑西二字。緊頂門中。謂為門中之闑西。非門西之闑西也。於是曲禮言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可得而明。不踐閾所以由闑右。由闑右所以不踐閾。闑右即闑西也。由闑右則不踐閾。由門中之闑西則必踐閾。此注明云辟尊者所從。而孔氏不知門有兩闑。以為自高不淨。失之矣。

釋仂

王制。祭用數之仂。說文作扐。仂即扐也。易筮以四揲之餘為扐。此制國用之法。三年餘一。則一年餘三分

之一。而一年所用為四分之三。合之為四分。是每年所入。以四分之。猶易筮之以四揲也。於此四分之外。先取一分。以為祭用。如先有扐二十一。而後知得少陽四七之數。先有扐十三。而後知得老陽四九之數。故借揲筮之扐以名之也。設如五十里之國。為田萬二千五百畝。畝一鍾。鍾六斛四斗。共八萬斛。以四數之。每分二萬。以二萬為所蓄。以六萬為一歲經用。則無扐。推先扐一分以為祭之用。譬如先取一萬斛以為扐。餘七萬斛。四分之。每分一萬七千五百斛。即以此一萬七千五百斛為所蓄。而以五萬二千五百斛為一歲經用。玩下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則祭之用有一定之數。故先存此數。而後四分之。其每年經用。則量入為出。因豐耗為奢儉也。喪三年不祭。即以每年祭之用。合以為喪之用。故喪用三年之仂。聖人重祭於一仂字見之。而曰暴曰浩。不奢不儉。與上文、量入為出。互相發明。見量入為出。用諸一年經費。不用諸喪祭。喪祭之用。不因豐凶為奢儉者也。鄭康成謂仂為用其什一。則在一歲經用之內。歲有豐耗。則祭不能無奢儉矣。方愨禮記解義。以數之仂為一年所用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即為所蓄。以備凶荒。每年有祭。而所蓄僅足充祭。而三年必餘一年者何在乎。惟仂在四分之外。雖極歉之年。必先存此。他用有不足。以三年所蓄者補之。

釋鬯

春官。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薰蘭蕭艾。皆香草。鬯與之類。故詩秬鬯一卣。毛傳亦云。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鬱者。鬱積之謂也。肆師祭祀之日。及果築鬻。鄭司農云。築香草。煮以為鬯。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此以鬱為草名。築煮之則名鬯。與毛公合。而鬱之之說異。鄭康成則謂鬱金香草。宜和鬯。又云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其箋詩也。則云秬鬯黑黍酒也。是以鬱為草名。鬯為酒名。與毛傳異。與鄭司農亦異。試為通考之。雜記云。暢臼以椈。杵以梧。暢即鬯。顏師古注漢書云。鬯古暢字。是也。因杵築器。冠以鬯字。則鬯出於築。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春秋繁露云。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味。水經注引應劭風俗記云。鬱芬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然則鬱鬯皆指百草之華。以其氣暢達。則稱之為鬯。以其鬱積而合成。則稱之為鬱。故以鬱為香草可也。以鬱為鬱積亦可也。以鬯為香草可也。以鬯為暢達亦可也。鬯人大喪共鬯以沃尸。王齊。共秬鬯以給淬浴。斷無以酒浴者。弔臨被介鬯酒。則何以言被。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注引郊特牲云。汁獻涗於醆酒。彼注云。謂泲秬鬯以醆酒也。獻當讀莎。齊語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鬱人亦言和鬱鬯以實彝。是鬱鬯必俟和於酒而鬱鬯非酒也。蓋築香草釀成之。謂之鬱鬯。所以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釀之為鬯。非釀之為酒也。今人擣諸香草之屑。合之稻米。搏以為佩。宋陳敬集沈立洪芻等十一家為香譜四卷。即詳其事。俗稱之為香料。即鬯之遺製也。用於祼則和酒而泲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不和而被之。被之即佩之也。

邑人汎掌諸邑，鬱人主灌酌，職有不同，故名有各異，以邑爲香草者，從其本也。

廣陵考一

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集解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杜預時中瀆故道未改，所述如是。胡渭禹貢錐指本水經注作溝通江淮，以水經考之，胡所謂末是也。今詳析之，水經注云，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舊江水道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一段言吳之邗溝也。注云，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此一段謂永和中所改之邗溝道也。注又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邪，乃至山陽矣。此所云舊道，即永和前吳所溝通之故道。漢志云，江都縣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蓋博芝與射陽南北相連，中瀆水，自廣陵東南直北入博芝射陽二湖，不注樊梁也。注又云，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邪，此又申言永和中所改之道，由樊梁湖注津湖至夾邪，不復由博芝射陽矣。蓋博芝射陽在東，樊梁在西，既至樊梁，不得又繞於博芝也。胡氏作圖，以邗水入樊湖，又由樊湖入博芝湖，竟合吳之舊道與永和改道爲一，於酈氏之文未細審矣。謝靈運撰征賦云，發津方與，乃屆歐陽，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鄭，此由歐陽而江都，由江都而廣陵。陳太建五年，北伐，徐敬成爲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上泝江，由廣陵自樊梁湖下淮，此由廣陵而樊梁，由樊梁而淮，與水經注所敍永和水道合。

廣陵考二

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廣陵之名始見於此。陳涉世家，陵人秦嘉。漢書陳勝傳，作凌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凌縣。水經注淮水篇，言凌水出凌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淮，則凌縣自在淮水之北。後漢雖屬廣陵郡，而嘉實非淮以南之人。臣瓚謂嘉爲廣陵人，或以郡稱之，然指稱陳勝傳所云，則當是謂陵人爲廣陵人耳。水經注，言廣陵郡在楚漢間爲東陽郡，文穎以嘉爲東陽郡人，蓋亦以凌縣嘗隸廣陵郡，在楚漢間廣陵既稱東陽，凌即宜隸東陽也。乃東陽雖即廣陵，凌縣在楚漢時未必屬之。且史記稱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之類，皆以縣不以郡，則東陽甯君自爲東陽縣之甯君。秦嘉以陳涉世家稱陵人，故於此略之，而陵人正與銍人徐人等一例，必不繇郡名而稱廣陵東陽也。乃高帝紀，集解引陳涉世家，亦云秦嘉廣陵人，而於陳涉世家陵人秦嘉，則引地理志泗水國凌縣。漢書注引臣瓚說，則作陵人秦嘉，無廣字，嘉固凌縣人，不得與廣陵混矣。宋書州郡志，有廣陵令，亦凌令之譌。

廣陵考三

漢書地理志，廣陵國四縣，廣陵、江都、高郵、平安。臨淮郡所屬，有射陽、鹽瀆、東陽、海陵、輿、堂邑。後漢則皆隸

於廣陵郡，其泗水國之海曲，（即西海）亦隸之，而海陵則省。杜佑通典，以東陽爲即盱眙，以射陽爲即山陽，杜之說非也。漢書地理志，於臨淮之海陵，注則有江海會祠，則其地之濒江濒海，可知也。枚乘傳，乘爲吳王濞郎中，上書諫濞云，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臣瓚云，海陵縣名也，有吳太倉，後漢既省海陵，而東陽下即注明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則東陽海陵本屬相連，既併海陵於東陽，而海陵之倉，遂在東陽之地，互核前後兩志，瞭然如繪也。劉昭續漢志注補云，東陽縣多麋，博物記，十千爲群，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太平寰宇記載麋埂於海陵，麋埂即麋畯，亦以東陽即海陵矣。水經注，謂廣陵城在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六年爲荊國，十一年爲吳城，即吳王濞所築，是則以廣陵先爲東陽郡，後能郡，但存東陽縣耳。盱眙爲義帝所都，楚漢間自有其地，前漢爲都尉治所，後漢分東陽屬廣陵，而盱眙自屬下邳，何得合爲一哉。項羽本紀，言東陽少年殺其令相，立陳嬰爲長，東陽有令長，爲縣無疑。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陳嬰爲東陽令史，儼然兩地，蓋東陽郡自治廣陵，廣陵爲附郡之縣，東陽縣自在廣陵之東，東陽郡不治東陽也。漢廣陵國包於臨淮郡之中，後漢并爲廣陵郡，則自安平、江都、堂邑以東，直至於海，皆爲廣陵郡地。晉武帝分立臨淮郡，則以東陽、高郵隸之。三國志，陳矯傳云，廣陵東陽人。晉書陳騫傳云，臨淮東陽人，騫爲矯子，幼隨父仕魏，魏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進爵廣陵侯。時廣陵在淮以南，騫持節於淮北，已不復以廣陵爲家，晉書稱臨淮東陽，第因太康所分設而稱之耳。後漢省海陵，並入東陽，晉則廣陵郡有海陽，注云有江海會祠，與漢書海陵注同，知海陽即海陵也。晉省安平而有海陽，荀羨傳云，東陽之石鼈，隋書地里志言石鼈入於安平，然則晉以後漢之東陽爲海陽，即以後漢之安平爲東陽，東陽乃由東南漸移至西北，而晉之東陽，即殊乎漢之東陽。其後立盱眙郡，於是東陽又廢，蓋其地并入盱眙郡中，爲陽城直瀆之境。杜佑以東陽即盱眙，此誤晉以後之東陽爲漢之東

陽也。宋書州郡志，臨淮太守領射陽、東陽，此屬南徐州，乃僑立於江南者，而江北遂無此二縣。隋志，梁於永福縣置涇城、東陽二郡，陳并二郡爲沛郡，周改沛郡爲石梁郡，改沛縣爲石梁縣，省橫山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縣曰永福。唐志，武德七年，析六合置石梁縣，以六合、石梁二縣置方州。蓋永福在今天長、儀徵、六合之間，梁之東陽立於此。太平寰宇記，東陽故城在盱眙縣東七十五里，以爲不知何時所立。以地準之，盱眙東之東陽故城，乃晉之東陽，非漢縣，亦非梁縣也。

廣陵考四

水經注以中瀆水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故城也。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纏爲侯國。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荊爲山陽公，治此。通典以射陽即山陽，蓋本諸此。按章懷太子注臧洪列傳，以射陽故城在安宜縣東，安宜城在今寶應縣西南。劉昭郡國志注補，則言射陽有梁湖、博支湖，梁湖即樊梁湖，在今高郵城西北，博支即博芝，在寶應城東南九十里，二湖屬之射陽，則射陽地不獨當今之寶應，而且南繇高郵矣。水經言淮水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今之淮安、山陽，乃漢之淮陰縣地，而鹽瀆、平安、射陽，則分得今鹽城、山陽、寶應縣地，大約射陽在中瀆水之東，平安在中瀆水

之西北。抵於淮南及梁湖。安宜在今寶應縣之西南。則在白馬湖之西。蓋唐之安宜卽漢之平安。其地西入今之天長。而今之興化。則漢之高郵、海陵地。今之靖江、通州、如皋。則漢之東陽、海陵地。故以今之揚州準漢之廣陵郡。不得謂平安卽今寶應。亦不得謂射陽非今之寶應也。不得謂東陽非今之泰州。亦不得謂海陵卽今之泰州也。若淮安之有山陽縣。始於東晉。漢之山陽郡屬兗州。在今金鄉、魚臺之間。東漢封荆爲山陽公。卽荆州之山陽郡。酈氏以射陽故城當之。東漢之初。射陽名未改。何得以山陽公而治此。酈氏生於北方。南方水地。往往紕謬。此其一也。

廣陵考五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王。高帝初置。掌治其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杜佑通典云。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然則王國有內史有相。而無太守矣。漢書。廣陵太守二人。一爲王建。一爲陳萬年。王建爲廣陵太守。當成帝元延元年。是時廣陵哀王護以鴻嘉四年薨。靖王守以元延二年立。中間六年無王。建爲太守。適當其時。猶有說也。乃廣陵厲王胥以武帝元狩六年立。至宣帝五鳳三年自殺。而陳萬年爲廣陵太守。在神爵元年。是時廣陵王國如故。何以有太守。且不獨此也。膠東國有太守延廣。當武帝太初三年時。則膠東戴王通平之五年也。孔光傳。光舉故東平太守成公敞爲尚書令。當成帝綏和間。其爲太守宜在前。故云故東平太守也。而東平煬王雲以建平三年自

殺。綏和以前。則王國如故也。儒林傳。冷豐爲淄川太守。冷豐爲顏安樂弟子。當在宣帝時。淄川頃王遺以武帝元封二年立。歷三十五年。當昭帝元平元年薨。思王終古立。歷二十八年。當元帝初元三年薨。考王尚立。歷六年。當永光四年薨。孝王橫立。是歷武昭宣元皆爲王國也。因又考之。中山懷王脩以地節元年立。十五年薨。當五鳳三年。元帝初元五年。立淸河王竟爲中山王。其間十二年。中山無王。而百官表稱。甘露四年。中山相加守廷尉。然則王國之相。郡之太守。其名可通稱。故晉袁喬以司馬領廣陵相。謝玄以兗州刺史領廣陵。此廣陵相卽廣陵太守。沿漢時王國名也。

廣陵考六

杜佑通典。謂三國時魏以廣陵爲重鎭。引文帝幸廣陵。張遼屯海陵爲證。考之非也。廣陵故屬徐州。袁術據壽春時。廣陵已屬術。術使吳景爲廣陵太守。術稱帝。策乃委郡去。呂布襲下邳。先主東取廣陵。術與之戰。而布不爭。可知自陶謙以來。歷備及布。雖主徐州。而廣陵亦非所屬。建安二年。曹公征術。術棄軍走渡淮。是時廣陵蓋爲曹得。故曹公使陳登爲廣陵太守也。先賢行狀。言孫策圍登於匡琦城。退而復來。登求救於曹公。公遷登爲東城太守。孫權遂跨有江外。曹公臨江。有自悔不用陳元龍計之歎。是時曹公正與劉表相持。孫策且有入許之志。新定江東。北破廬江。曹公不暇與爭。徒使登還。亦勢使之也。及荆州既下。赤壁喪師。孫權旣攻合肥。建都秣陵。立濡須隝以爲重鎭。濡須在和滁之間。爲廣陵之上游。旣扼其要。則棠邑以東。魏不復能守。所謂跨有江外者。以此東城在九江。是時曹地在鳳壽以西。故遷登於此。而以

廣陵一帶棄於吳。所以有封豕爪牙之歎也。建安十八年。曹公攻濡須口不克。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江西謂江北）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然則是時。廣陵民戶逃亡。郡縣皆廢。宋書州郡志云。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其射陽、海陵、高郵、江都、鹽城、等縣。明注三國時廢。曹公是時惟經營於壽春、合肥之間。豈復能使淮東荒廢之區。更爲保障乎。十九年。孫權破皖。獲太守朱光。使呂蒙爲廬江太守。屯尋陽。其後蘄春亦爲吳有。則沿江郡縣盡入於吳。廣陵又何足論。孫韶傳言。韶食曲阿丹徒。爲廣陵太守。又云。韶爲邊將數十年。常以警場遠斥堠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靑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堠。皆徹兵遠徙淮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韶以赤烏四年卒。其爲廣陵太守。在權未爲吳王之前。卽在建安十八年後。魏之斥堠遠徙淮泗。則廣陵之地。魏不復能守之。而韶之所拓也。乃民戶旣殘。城居荒廢。韶雖爲太守。其實仍駐丹徒以遙領之。廣陵治本在射陽。地逼淮泗。鄧艾屯田。作白水石鼈等陂。正在射陽界內。然則高郵以北。魏戍所在。吳亦不得居之也。嘉禾三年。權率衆圍合肥新城。使孫韶等向廣陵淮陽。周魴誘曹休。亦稱孫韶入淮。是廣陵爲韶之門戶。與廬江並峙者也。權旣遷都武昌。魏文帝有窺江南之意。黃初三年。使曹休、張遼、乘舟至海陵。臨江以窺之。時呂範主丹陽。徐盛守廬江。孫韶領廣陵。遂於洞口拒之。値大風。船沒。休乃得乘舟至海陵。使臧霸襲徐陵。徐陵今常州地。海陵對岸也。時休爲揚州刺史。與遼同駐合肥。僅乘天幸臨江而旋。遼之歿於江都。亦居舟次耳。非屯江都而卒於是也。五年。魏文帝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九月。遂至廣陵。赦靑徐二州。劉子揚傳云。五年幸廣陵泗口。然則文帝是年循淮至

泗口而已。泗口屬廣陵郡地。故曰遂至廣陵。幸壽春、揚州界者。亦第循淮水至揚州界。究亦未幸壽春耳。明年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年。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徐地在泗州、臨淮之間。（見括地志太平寰宇記）蓋由泗州陸行至廣陵。言廣陵故城。則地廢可知。然而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徐盛用薄落圍假樓以耀之。孫韶遣高壽於徑路以要之。卓然吳之有人。悚然於天之限南北。而副車羽蓋且失。自是不敢更窺江左。而廣陵之不得爲魏鎭。不更彰明較著乎。晉書宣帝紀云。黃初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又云。天子自廣陵還洛陽。天子卽魏大帝。幸廣陵而謂之觀兵吳疆。則廣陵因吳地矣。五鳳二年。孫峻當國。有北伐之志。使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至是始城廣陵。是證前此之廢。孫峻傳云。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惟滕允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時峻將北伐。故城廣陵。使馮朝督徐州諸軍。將以是爲重鎭以制魏。明年。使呂據等由江都入淮伐魏。事未定而峻遇害。呂據亦返。不獨魏之伐不果。而廣陵之城亦不成。然則終三國時。廣陵皆廢。論其所屬。則吳得而有之。魏不得而有之也。（此篇采入府志）

廣陵考七

宋、齊、南兗州之境。北至於淮。南至於江。東至於海。西至今泗州、盱眙。西南至今江浦、六合。而漢之東陽、射陽、平安、三縣。不爲南兗州所領。東陽、射陽二縣。僑置於江南之南徐州。平安一縣廢而不置。竊爲疑焉。已

而忍之，苟漢廣陵一郡之地，析其東南為海陵郡，析堂邑以西為秦郡，析平安以西為盱眙郡，析射陽以北為山陽郡，廣陵太守所治，止江都、廣陵、高郵、海陵四縣而已，故宋志於山陽郡，則注為射陽縣境，山陽所領，山陽、鹽瀆、左鄉、東城四縣，蓋射陽、鹽瀆、平安之地所分矣，盱眙郡所領，考城、陽城、直瀆、信都、睢陵五縣，盱眙之西，若今之滁州、臨淮等地，已別屬馬頭、歷陽等郡，而盱眙五縣，其必東統天長，而繼入漢之平安矣。南齊於山陽郡立北兗州，而陽平一郡所領，泰清、永陽、安宜、豐國，即寄山陽境內，而安宜即漢之平安也。南齊志稱盱眙郡陽平石鼈，田稻豐饒，石鼈在今寶應縣之西，地屬寶應，北周於此立石鼈縣，附并入安宜，然則平安一縣，西入盱眙，東入山陽，故晉宋廢而不見，於此可考矣。

廣陵考八

晉安帝立盱眙郡，領考城、陽城、直瀆三縣。南齊之盱眙郡，所領三縣如故。永明七年，割山陽官瀆以西為壽張，割直瀆破釜以東為淮安，同隸東平郡。太平寰宇記云：白水陂在寶應縣西八十五里，與盱眙縣破釜塘相連。今寶應縣西與盱眙縣界上有白水塘故蹟，即白水陂也。然則破釜以東，正當今寶應縣地，以是準之，可知南齊僑立東平一郡，正在今寶應之地，且可知直瀆一縣之地，本有寶應之半也。南齊志言陽平郡寄治山陽，周山圖傳言表於石鼈立陽平郡見納，然則石鼈即當時山陽境內，而當時之山陽，有今寶應之半矣。

廣陵考九

宋、齊之廣陵，屬南兗州，即今揚州府是矣。而魏書地形志云：東豫州，太和十九年置，治廣陵城。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又云：廣陵郡，興和中分東豫州置，領縣五：宋安、光城、安陽、新蔡、汝南，皆興和中置。隋書地理志云：汝南郡，新息，後魏置東豫州，梁改淮州，梁書太清元年改北廣陵為淮州，此廣陵為北魏所置，非南兗之廣陵也。然兩廣陵一瀕江北，一瀕淮北，皆為南北分爭之地，或屬南，或隸北，史書所稱，往往惑人，為通考之。南兗之廣陵，自宋及梁，皆為南地。元嘉二十七年，雖經魏太武之蹂躪，然第失人民，而土地未損。梁太清時，南康嗣王蕭會理以前，皆南朝刺史鎮之。侯景之亂，使董紹先代會理，而廣陵遂為侯景所有。來嶷、祖皓雖倡義誅紹先，旋亦覆敗，而景將侯子鑒、郭元建，復為南兗刺史矣。北兗刺史蕭祗，以州降魏，於是今寶應以北屬魏，南半屬侯景。魏遜於高齊，齊遣辛術圍陽平，郭元建赴援拒之，則陽平、石鼈尚為景地。北齊書辛術傳言：王僧辯破侯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以傳國璽送術，至是廣陵乃歸北齊，是為齊天保三年，梁元帝承聖元年也。先是陳霸先雖出廣陵，納郭元建之部曲三千人，而廣陵之地已入於齊矣。齊改為東廣州，而梁陳所設南兗州刺史，皆遙領無實地。承聖三年，霸先攻廣陵城，秦州刺史嚴超達圍涇州，侯瑱、張彪出石梁，魏遣步六汗薩救涇州，是時秦州尚屬梁，秦州今六合也，涇州、石梁今天長也。北齊書天保六年，梁秦州刺史徐嗣徽以州內附，是為梁紹泰元年，至此而江北諸州乃盡沒於齊。陳宣帝太建五年，吳明徹北伐，明徹攻秦郡，克仁州，進逼壽陽，別遣程文季圍涇州，進攻盱眙，仍隨明徹圍壽陽，時都督黃法氍同樊毅、任忠出歷陽，入合肥之郛，克霍州，明徹又別遣徐度之子徐敬成自歐陽

上泝，由廣陵出樊梁湖，下淮，克淮陰、鹽城、山陽三郡，進克譙州，合諸傳觀之，明白如繪。歷陽今和州。樊毅自隨黃法氍由和州而合肥，而霍州，與徐敬成未嘗一路也。樊毅傳云：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於潁口，齊拔滄陵，又破之。蕭摩訶傳云：摩訶從攻秦郡，北齊書皮景和傳云：吳明徹圍壽陽，勅令皮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頓兵淮口，頻有催促，始渡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滄陵城截，蓋樊毅從黃法氍既克霍州，遂合兵壽陽，與蕭摩訶同破齊師於滄陵，此一役也。南兗之廣陵，徐敬成下之，東豫之廣陵，樊毅克之，於是南北兩廣陵，皆入於陳。周書大象元年十一月，韋孝寬拔壽陽，梁士彥拔廣陵，陳人退走，於是江北盡平，而陳書太建十一年十一月，亦書周將梁士彥圍壽陽，克之。又克霍州，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譙北徐二州，淮南之地盡歸於周，此梁士彥所拔之廣陵，即南兗之廣陵，蓋自南而北，極於東豫州之廣陵，自北而南，極於南兗州之廣陵，各書攻克之所及也。韋孝寬已拔壽陽，則東豫之廣陵既拔可知，徐敬成已下山陽、淮陰、陽平，則南兗之廣陵既下可知，是又可按文而辨之者。周書大定元年，書陳將周羅睺攻陷胡墅，蕭摩訶寇江北，胡墅乃江北瀕江之縣，亦不復能深入，蓋自韋孝寬盡平江北，而廣陵遂不復南矣。此南兗州之廣陵也。東豫之廣陵，在晉、宋本不名廣陵，自魏神䴥四年，攻滑臺，河南悉沒於北，而是地遂為扼要，宋明帝太始二年十二月，薛安都引魏軍，而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遂失，而北廣陵乃入於魏。魏顯祖皇興之二年也。地形志稱東豫州，太和十九年置，治廣陵城，太武封叔爽弟魯秀為廣陵公，孝文帝紀太和三年十一月，隴西王元琛三將出廣陵，此皆魏之廣陵。十九年，緣田益宗來降，始於廣陵立東豫州，州立於是年，廣陵非立於是年也。直至魏末，元慶和來降梁，而東豫之廣陵乃復屬於南。梁書裴邃傳云：子之禮，別攻魏廣陵城，平之。夏侯夔傳云：普通八年，勅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出義陽道，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慶和請降，詔以僧智領東豫州，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又遣偏將屠楚城。地形志言孝昌三年陷，是也。北廣陵既入於梁，於是魏人又分東豫州，別立廣陵郡。地形志言廣陵郡興和中分置，是也。魏書孝昌三年九月，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南叛。梁書大通元年十月，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太清二年正月，東魏克渦陽。地形志言武定七年復，是也。陳太建五年，樊毅攻廣陵楚子城，即夏侯夔所屠之廣陵楚城也。吳明徹攻壽陽，齊人退於金城，明年廣陵金城降，即此金城也。至此南北兩廣陵又歸於南。至太建十一年，而南北兩廣陵又入於北。其稱北廣陵者，蓋元慶和之降，夏侯夔、裴之禮之攻，在普通八年，改為淮州在太清元年，其未改名淮州之前，此十數年中，稱此地為北廣陵也。凡為東豫州之廣陵者如此。

廣陵考十

南兗之名，始於宋永初元年，歷齊、梁、陳，皆鎮廣陵。而魏書地形志云：南兗州，正光中置，治譙城，領郡七，縣二十一。隋書地理志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周改亳州，今屬潁州府，地近河南，故嘗以隸河南也。魏書孟表傳云：因事南渡，仕蕭賾為馬頭太守，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

縣侯。鎮渦陽。又王肅傳云。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當作必赴之堅。不可爲狐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太和時。南兗治渦陽。不治譙。渦陽今鳳陽府之蒙城縣地。正光改治譙城。則移而西北矣。自正光以來。歷北齊、周、隋。凡稱南兗州者。皆譙也。北齊書所載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東方老、李希光、堯傑、崔劼、叱于苟生、封述。凡七人。行南兗州事一人。辛術。唐獨孤及毘陵集。唐鄭府君墓誌銘云。齊中書監、南兗州刺史。諱述祖。公之六代祖。北齊書鄭述祖傳作兗州刺史凡此皆譙也。

廣陵考十一

魏書。田益宗傳云。太和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後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按孟表以十八年爲南兗州刺史。治渦陽。裴叔業之圍渦陽。在十九年。十九年之後。是時南兗東豫儼分爲二。一在淮水以北。一在淮水以南。不相混也。惟地形志言。太和十九年。置東豫州。治廣陵城。則新蔡爲廣陵矣。而東豫州刺史元慶和降梁。梁以湛僧智爲東豫州刺史。鎮廣陵。而梁書則稱元慶和以渦陽內屬。於是魏分東豫州之宋安、光城、安蠻、新蔡、汝南爲廣陵。梁遂以元慶和所降之廣陵爲淮州。然則一廣陵也。既爲新蔡。又爲渦陽矣乎。竊爲考之。東豫領郡六。其孝昌三年。陷於梁者。在東豫州所屬。則汝南郡之南、新息、東。新蔡郡之固始、鮦陽、苞信、汝陽。新蔡郡之苞信。弋陽郡之弋陽。在南兗州所屬。則下蔡郡之樓煩、下蔡、臨淮、淮元、譙郡。又云。譙州。景明中置渦陽郡。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復置。州治渦陽城。然則慶和之降。東豫之廣陵。南兗之渦陽。一時並陷。故史或稱廣陵。或稱渦陽。而梁則以廣陵、渦陽等。凡所降之地。統爲淮州。於是廣陵與渦陽合。究之。廣陵非渦陽也。說者指廣陵即渦陽。未加深考耳。

廣陵考十二

晉義熙七年以前。不分南徐南兗之名。徐、青、兗、刺史。不必皆治廣陵。而廣陵之地則隸之。義熙七年。分淮北爲北徐。淮南爲徐州。而南兗之稱始於宋永初。永初以前。凡稱徐州、兗州。皆非北徐、北兗。故武帝所加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則稱北徐。以別於徐。而王仲德爲北兗州刺史。亦自別於兗州也。永初二年。加徐州爲南徐。於是淮北但曰徐。元嘉八年。始分江以南爲南徐。江以北爲南兗。然則永初二年以後。元嘉八年以前。凡稱南兗州南徐州。正無分於江南北。是時南徐刺史與南兗刺史同在江以北也。元嘉三十年正月。并南兗於南徐。六月。復分南徐立南兗。則二月至五月。南徐刺史兼治南兗。而廣陵屬南徐矣。申恬傳云。恬從父兄永歷青、兗、二州刺史。在高祖踐阼前。恬父宣。元嘉初亦歷青、兗、二州刺史。元嘉初青兗爲北青北兗。而永初以前。南兗單稱兗。北兗加北字。此申永所爲青、兗、二州。蓋蒙下。申宣所爲青、兗、二州。皆北青北兗也。州郡志言兗州刺史。武帝平河南。治滑臺。平滑臺在義熙十二年。僞兗州刺史韋華率衆降。遣北兗州刺史王仲德平滑臺。十月至雒陽。平河南。蓋前此兗州刺史治廣陵。自僞兗州刺史韋華降。乃立北兗州刺史。使王仲德領之。旣平滑臺。即治於此。申永歷兗州刺史。蓋在王仲德之後。此時兗州刺史治廣陵者。世子領之。豈申永新附之人所得爲哉。故申永爲青兗二州刺史。雖在武帝未踐阼以前。自爲

北青北兗。而非廣陵所治之青兗也。檀道濟爲兗州大中正。道濟爲高平金鄉人。是時北兗已得。故爲其鄉之大中正。此兗州亦非南兗。是皆宜推而通者也。

廣陵考十三

東廣州刺史。見於北齊書者。惟王敬寶一人。附王則傳末。亦見段榮傳。謂之廣陵刺史。互相詮釋。明東廣州即廣陵。史文之善也。陳書高帝紀。梁大寶三年。侯景將郭元建奔齊。高祖納其部曲三千人而還。七月。廣陵僑民朱盛、張象、潛結兵。襲齊刺史溫仲邕。遣使來告。高祖率衆濟江以應之。會齊人來聘。求割廣陵之地。王僧辯許焉。高祖引軍還南徐州。江北人隨軍而南者萬餘口。按陳霸先攻廣陵城。王敬寶在齊天保五年。當梁承聖三年。而大寶三年即承聖元年。是年三月。郭元建獻傳國璽於辛術。七月。僑民襲齊刺史溫仲邕。則仲邕即齊東廣州刺史也。蓋郭元建既降於齊。不復爲南兗刺史。而以仲邕代之。仲邕被襲。或殺或亡。俱未可知。王敬寶在其後。當由廣陵既割而授之。後敬寶與蕭軌等攻建業。沒於梁。在天保七年。梁之太平元年。南史陳本紀。紹泰二年三月。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出柵口。向梁山。六月。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四十六人。是役。王敬寶與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同行。則是時敬寶之東廣州刺史。已辟惡代之矣。其後東廣州刺史不見於史。蓋齊之重鎮在譙。不在廣陵。故吳明徹北伐。大軍直趨壽春。而廣陵一路。但令徐敬成平之。而廣陵亦城守不敢出。太平寰宇記云。吳官瀆在縣西北四里。陳將吳明徹圍北齊東廣州刺史。敬子猷增築。子猷爲東廣州刺史。蓋在王敬寶後。其即指徐敬成時乎。

廣陵考十四

隋書地理志。吳州有四。皆屬職方揚州。一云江都郡。梁置南兗州。後齊改爲東廣州。後周改爲吳州。開皇九年。改爲揚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于顗始爲東廣州刺史。嗣進爲吳州總管。此吳州即東廣州。是爲江都之吳州也。一云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曰蘇州。大業初。復曰吳州。宇文述傳云。前軍陷吳州。蕭瓛以餘衆保包山。此吳郡之吳州也。一云會稽郡。梁置東揚州。平陳。改曰吳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置越州。韋沖傳云。吳州賊帥羅慧方聚衆攻婺州。此會稽之吳州也。其一云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平陳。置饒州。此吳州隋所不置。姑無論矣。其吳州之置於隋者三。而有總管府者。江都與會稽兩郡。而江都之吳州旣於開皇九年改爲揚州。則九年以後之吳州總管。爲會稽之吳州矣。隋書稱吳州總管者。于顗之外。三人。其一宇文弼。以開皇二十年正月爲吳州總管。其一楊异。以開皇十二年九月爲吳州總管。至二十年九月。楊异卒。宇文弼傳說文不明。楊异傳則稱晉王鎮揚州。詔至异每歲一與王相見。是時晉王已在江都。而异在會稽。相去遙遠。故歲一相見。异以二十年九月卒。弼以二十年正月爲吳州總管者。必是時异老病不能治事。使弼攝而代之。而异越八月乃卒。仍以吳州總管書之。以其卒於官也。此二人皆會稽之吳州。周大象元年十一月。取陳江北地。是時南兗始屬於周。周書趙文表傳云。大象中。文表拜吳州總管。時開府于顗爲吳州刺史。手刃文表。隋文以諸方未定。恐顗爲變。遂授顗吳州總管。隋書于顗傳云。高祖受

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棄其事，貶為開府。賀若弼傳云：高祖受禪，有并江南之志，拜弼為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則弼蓋繼顥為之者。此皆江都之吳州，故賀若弼伐陳自吳州出師，即自其鎮出也。平陳後吳州既改，弼爵亦加吳州總管一職。以趙文表始，以賀若弼終，止此三人而已。

蔡中郎焦君贊考

蔡中郎所撰焦君贊，或謂即贊焦孝然。按孝然事詳見三國志注魏略，言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隨同郡侯武陽客於揚州。白波賊起於靈帝中平五年，蔡中郎死於獻帝初平三年，相距止四年。正孝然客揚州時，況前此其名未顯，其年甚少，烏得而贊之。而君之建安初，太陽長朱南猶以先為亡士，欲捕取，以武陽言，給食，令埋疫病死人。至魏受禪後，結瓜牛廬，潔身獨處，又以伐吳為群羊之歌，人始知為隱者。在中郎時，正未知有孝然也。中郎贊云：鴻鳴九皋，音亮帝側，適徵適用，將受袞職，則焦君實徵薦及之，孝然無是也。贊云：昊天不弔，賢人遘慝。又云：惜哉朝廷，喪茲舊德，則是殁後之辭，且必焦君嘗特身列朝廷也。孝然當嘉平中，太守賈稽造廬與食，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經以為大賢，皆在中郎後數十年，亦絕無徵辟入仕之事，與贊語全不合，贊非為孝然無疑。惜乎焦君元墨之德傳自中郎，而里居名字則至今莫可考也。

雕菰集卷十二

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謹案：太史公創儒林列傳，推本孔子，尊崇六藝，班氏踵之，所列之人，皆經學也。其以文章名家，如枚乘、東方朔之流，皆有專傳。范氏後漢書始目為文苑，後世史書或有或無，或分或合，以視乎一代文學之盛衰。是故正始以後，人尚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於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為儒林立傳。梁天監中，漸尚儒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仍梁所遺也。魏儒學最隆，歷北齊、周、隋，以至唐武德、貞觀，流風不絕，故魏書儒林傳為盛，是豈休文獨學，伯起崇儒，亦由其時興廢使然也。唐修晉書，創為其數，而范甯、郭璞諸既別有論列，所謂儒林者，自劉兆一二人外，半不足以稱茲目，是其崇尚虛元，滅裂典章，史臣業已歎之。唐重詩賦，經學寥寥，至以王紹宗、歐陽詢徒工書法者，用足儒學之數，助、匡、質雖曰傳經，而三傳已束高閣，淺非者第求美水，而儒效可觀矣。宋史分道學於儒林，然蔡元定即考亭之徒，陸九淵倡心性之說，宋之儒林，不外道學，分之實無可分也。有明二百七十年，拾宋人之餘，以大全講章取士，歸熙甫試文用鳥獸魚鼈無不咸若，房官逢以為怪，固有不安空陋，如楊慎、季本者，已屬景星慶雲，而於漢魏經學猶偏背撰。來知德以反卦說易，當時駭為創獲，則一代之經學可知矣。我朝列聖天縱多能，通天地人之全，承伏羲、黃帝、堯、舜、禹、文之學，欽定諸經，博采衆說，兩舉博學鴻儒，一舉經明行修，自天文、術算、律呂、音

韻以至詩詞類書，無不纂訂，以惠天下。乾隆間，詔開四庫全書館，讎校寫錄，分府中外，稱副。國初如黃宗羲、顧炎武，雖已崇尚實學，漸遠空疏，而風氣初開，道猶未備，至是陶鎔伊久，涇渭悉銷，經學文章，遂為二千年來所莫能埒，以揚聖天子稽古文思之德，以彰二百年禮樂庠序之化，則國史儒林、文苑兩傳，誠未可以漢、唐、宋、明為例，如台教所稱關係甚重云云也。擬為七則，以備芻蕘。

一曰徵實。家傳碑銘，出諸子弟所請，每多褒辭，往往泛許通經，偽虛撰述，若第據傳聞，不探藏書，則趙賓之易，可淆施、孟矣。今夫政績名德，必求諸輿論，乃公而可憑；經學文章，必覈之本書，斯切而匪泛。乾隆四十年以前，大都收入四庫全書，然其時祇登已故之人，縱有毛萇、伏勝，一息尚存，義從屏棄，則生康熙三四十年後者，容有未與者矣。譬如京房、費直之易，嚴彭祖、顏安樂之春秋，皆史記所不書，蘭臺之帙，不得專守龍門也。或按名索其遺書，或令各家自呈，庶幾山澤之癯，無虞遺漏，虛聲之士，不致濫竽也。

二曰長編。無著述者勿論矣，若籍既存，淺深精觕，可按而得也。周覽之不厭其煩，深研之不憚其劇，令學究公家之言，摘精神獨得之處，一言偉卓，不以細遺，累卷通明，不以繁節，使條枚悉攬，直與盡融，若示諸掌，若貫於彝，一展閱詞，見作者苦心，譬如縣入銖之鏡，神妖莫溷，萃五侯之鯖，肥瘠並陳矣。

三曰兼收。小者得隱士之說，託於孟氏；瑕邱傳穀梁之經，吶於董生，漢書並著之。河北守服、鄭之學，青州奉王、杜之教，魏書兩存之。兼收備錄，史氏之法也。本朝經學昌明，門戶胥化，偏論之則宋氣獨是，兼舉之則精華大備。一古文非也，有閻徵君之疏證，即有毛檢討之冤詞；有齊宗伯之序錄，又有王光祿之後案。陸清獻議誕姚江，湯文正移書嫉之，而皆不失為名臣。至於吳人說易，父子孫方（惠士奇易說則中已，其子棟周易述則抄守）（[illegible]）徵士談天，師弟異轍（江永宗西法，戴震宗中法）。文則易堂、堯峯，一張一弛；詩則阮亭、秋谷，或譏或見。昔范蔚宗鄙尊相傳祖之附，元行冲恥不言服、鄭之非，至於今日，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既已交為長編，則亦不容偏廢耳。

四曰鑒別。儒林、文苑兩傳既分，則各隸者不宜識雜，蓋經生非不嫻辭賦，文士或亦有經訓，是必權其重輕，如量而授職。謂黃黎洲（宗羲）、毛大可（奇齡）、全謝山（祖望），詩文富矣，而學皆冠乎文；朱竹垞（彝尊）、姜西溟（宸英）、汪鈍翁（琬），非不說經，而文究優於學。王寅旭（錫闡）、梅定九（文鼎）、陳泗源（厚耀）之推步（[illegible]），顧寧人（炎武）之音學（[illegible]），王交河（蘭生）之律呂（[illegible]），胡滄曉（煦）、惠定宇（棟）之易（[illegible]），萬充宗（斯大）、顧復初（棟高）之春秋，胡朏明（渭）之禹貢，閻百詩（若璩）之尚書（[illegible]），張稷若（爾岐）之儀禮（[illegible]），邵二雲（晉涵）之爾雅（[illegible]），王白田（懋竑）之服膺朱子（[illegible]），萬季野（斯同）之論定明史（[illegible]），方望溪（苞）、齊息園（召南）、周書昌（永年）、陸耳山（錫熊）之校勘諸書（[illegible]），江慎修（永）、戴東原（震）、錢溉亭（塘）之聲音訓詁名物象數（[illegible]），皆於儒林為近。同一校讎也，何義門（焯）宜屬文苑（[illegible]），盧召弓（文弨）宜從儒林。同之博物也，錢辛楣（大昕）宜入儒林（所傳在學者），袁子才（枚）宜歸文苑（所傳在文者）。推之馬宛斯（驌）、沈果堂（彤）、陳亦韓（祖范）、應嗣寅（撝謙）、孔巽軒（廣森）、朱笥河（筠）、金檠齋（榜）、武虛谷（億）、王西莊、

（鳴盛）江艮庭、（聲）任幼植、（大椿）張皋文、（惠言）汪容甫、（中）皆儒林之選也。（略舉所知，非即止此數人）魏叔子、（禧）尤西堂、（侗）施愚山、（閏章）田古儂、（雯）周櫟園、（亮工）吳梅村、（偉業）陳其年、（維崧）吳園次、（綺）汪鈍翁、（琬）馮山公、（景）杭堇浦、（世駿）皆文苑之雄也。（亦略舉如此，其實宜入文苑者甚多）他若孫奇逢、李中孚之徒，說經說理，無甚過人，（孫有讀易大旨，乃晚年所作，中孚二曲集亦演姚江之說而已，宋之神款，明之王氏）如確能自守，蓋萊不趨軒冕，以入隱逸，於類爲安。（顧炎武、黃宗羲亦不仕，乃學識精博，則宜入儒林傳矣）抑或立德可依卓行，政事不愧循良，以著述核之，宜去宜取，宜彼宜此，自有餘而不紊矣。

五曰詳載。班范儒林傳，分別師承，脈絡井井，蓋其時各守一家之學，第明析其授受，而其學已著。至於司馬相如、董仲舒、張衡、崔駰之流，則詳列其賦頌策論諸文，揚雄且錄其太元、法言，敘王符、仲長統，節錄其潛夫論、昌言，兩書何也。鴻功鉅業，在彼自明，學問文章，非博引無以信後。故醫若倉公，日者若司馬季主，方復詳其診籍，備其問荅，其位賤，其望微，非同公卿大夫功烈在人耳目，以術藝傳，必詳其術藝之過人，以經學文章傳，必詳其經學文章之過人。不然，於十二閑中獨指其駿，不有以試其俶儻權奇之跡，何以表異於牝牡驪黃也。後來諸史，若陳奇辨天水、范縝論神滅、祖沖之上新術表、劉勰敘文心雕龍、顏之推賦觀我生、柳芳論姓系、周濂溪說太極圖、聶崇義證圭璧釜鍾、李覯考訂明堂，無不詳徵博引，不厭瑣細。惟其諸史所列之人，不必皆有徵實，抑或原有可採，而史臣失之耳。我朝儒學，以考核通貫爲長，竊謂爲諸人立傳，宜以道古、潛研、兩集所載，閻若璩、梅文鼎、萬季野、惠士奇、錢塘、江永、戴震諸傳爲式，舉長編所錄，精之又精，核之又核，或直錄其篇，或節揭其要，如戴震之學，錢氏詳矣，然其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義一書，所以發明理道情性之訓，分析聖賢老釋之界，至精極妙，錢氏略舉之，尚未詳著之也。悉屏旁觀褒異之虛文，備列當身著述之明證，史貴實，莫實如之，史貴直，莫直如之，史貴信，莫信如之。本朝文集，鉅製孔多，如謝少宰平定兩金川說、六書正說，錢寧不媿美相如，補襲叔重，推斯以索，美不勝收，既以標一人之實跡，即以揭昭代之文治，不亦盛哉。

六曰公論。儒林以經，文苑以文，或有小節不拘，而文學實堪入選，則瑕瑜並見，互不容沒。楊政之剛果任情，亦長之變田不實，徐邈之委蛇自安，張吾貴之好爲詭說，李業興之疵毀譏罵，劉炫之俳諧輕侮，顏師古之多引後生，前史皆直筆許之矣。杭氏作閻若璩傳，稱其喙長才黜，錢氏所作傳，則諱而不言。毛奇齡好爲侮謾之詞，全椒山惡之，並詆毀其經學，竊謂學不可誣，疵不必諱，述其學兼著其疵可也，不當因其疵而遂沒其學也。

七曰附見。一傳而衆人附之，史之通例也。然談天、雕龍之附孟子，郗慮、王基、任嘏之附鄭康成，非謾然矣。乃大歷十子，盧綸何以冠錢郎，程門四先生，楊時何後於游謝，此非以甫附杜，以籍附張，可比也。大抵人士蕃多，剪裁任意，孰主孰客，非有定規，惟以徵實次爲長編，既已豪髮可鑑，形神莫遁矣，其精且博者，取爲正傳，或片長足採，或一脈相承，以類而從，庶乎公允。若夫雖有撰述，無甚發明，則第存篇目於藝文志，而注其姓氏里居，如新唐書之體例可也。隨其人之著述爲詳略，隨其詳略爲位置，不徇於名，不嫌於昵，無則迷州合郡不妨空缺，有則父子兄弟不難並書。術以衰病餘生，開此盛舉，又值司此事者，皆石渠天

瀛之才，一隅之見，宜覆醬瓿，辱承下問，妄獻愚忱云爾。

勘倭本鄭注孝經議

武康徐熊飛所得日本鄭注孝經一本，以經典釋文及正義核之，固有合者，而舛而不備者甚多，今略舉其可疑者：諸侯章，釋文有費用約儉、奢泰爲溢等文，明皇注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正義云此依鄭注，釋制節也，其他雖未言依鄭，而奢泰爲溢一語，明注釋文，疑其皆本諸鄭，此刻惟有費用約儉語，其下皆異，可疑一也。釋文有薄賦斂、省徭役、列士封疆等文，列士蓋列土之譌，乃解富貴不離其身，保其社稷語也。此刻保其社稷下，無列士封疆注，而繫薄賦斂省徭役於和其人民下，然則列士封疆，將亦解和其人民乎，可疑二也。卿大夫章，釋文有夜莫也、懈惰五字，此刻云，夜莫也，以事天子，勿懈惰，按釋文也字連懈字，此則相間矣。明皇注云，懈，惰也，以惰釋懈，鄭注恐亦如是，易也爲勿，可疑三也。士章，明皇注云，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正義云此依孔傳也。下列劉炫云云，又云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正義云此依王注也，注又云，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正義云此依鄭注也，既分爲依孔、依王、依鄭，則大義必殊，非止字句之小異也。此刻云愛與母同，敬與君同，并此二者，事父之道也，此正合孔、王二說，可疑四也。庶人章，釋文於以養父母下，有行不爲非，度財爲費，什一而出，無所復謙等文，此刻云，行不爲非爲謹身，富不奢泰爲節用，度財爲費，父母不乏也，揆之釋文，行不爲非解謹身，度財爲費解節用，中言度財之義云，什一而出，無所復謙，謙即不足之義，此十六字一連貫注，詞義皆足，乃通貧富而言之，非戒奢泰也。此刻之注，乃解節用爲富不奢泰，遺非鄭義，且不曰無所復謙，而言父母不乏，可疑五也。釋文，故患不及其身也，善此刻有上句，無善字，但云未之有者，未之有也，不辭，可疑六也。三才章，釋文有孝弟恭敬，民皆樂之，八字相連，此刻有之，而繫孝弟恭敬於民之行也下，分繫民皆樂之於不肅而成下，云順治天下，下民皆樂之，可疑七也。孝治章，釋文有聘問天子無恙語，此刻云，古者諸侯大夫聘問天子，天子待之以禮，無無恙字，釋文又有郊迎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夜設庭燎，當爲王者侯者等文，盧氏拾大行人疏、御覽所引，此刻有之，釋文故得萬國之歡下，又有五年一巡守，勞來等文，盧氏拾王制疏引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揆之王制疏，乃類舉其略，五年一朝，即撮上節注也，此刻無天子巡守文，而複舉諸侯五年一朝，可疑八也。聖治章，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明皇注也，正義引鄭氏曰，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此刻之注同於明皇，而鄭所云無之，又釋文有於朝越裳重譯等文，此云周公行孝，朝越裳重譯來貢，刻此者云據釋文，孝下少一於字，然行孝於朝文未善，無於字則不合釋文，可疑九也。經文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釋文有致其樂親近於母等文，此蓋解親愛者，曰嚴近於父，親近於母，親字斷句，此刻注云，因親近於其父，教之爲愛，改母爲父，復增其字，與釋文之義便殊，可疑十也。五刑章，盧校釋文云，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臏、大辟，穿窬盜竊者劓，劫賊傷人者墨，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壞人垣牆開人關鑰者臏，手殺人者大辟，此刻注，五刑，謂墨、劓、剕、宮割、大辟也，易科條三千爲五刑二字，與明皇注合，又盧氏校書，好自改易，其考

證云，臏，舊脫，今補，呂刑作剕，尙書大傳、白虎通、俱作臏，又於編下增者臏云二字，今補，揆之通志堂本，無此諸字，釋文斷約爲體，不必補，且釋文於經文下，有所訓解，每即用本注，此五刑之屬三千下，注云，惡劇剕宮大辟，明皇注亦作剕，然則盧氏所補之臏字，烏知舊非剕字，而此刻本作臏，竟同於盧氏所補，可疑十一也，廣至德章，釋文有天下"父事三老天子兄事五更等語，此刻注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天子無兄，兄事五更，多二無字，正義云舊注，用應劭漢官儀，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舊注未必即是鄭注，可疑十二也，其後跋云，右今文孝經鄭注一卷，羣書治要所載也，其經文不全者，據注疏本補之，羣書治要，未識彼地何書，（[illegible]）揆其所云，蓋就是書撫拾而出，如近人拾太平御覽以成書也，即眞鄭注，當時已經刪節，故經文凡有不全，而所拾之注，其果即爲然所獻之殘文邪，乃今考之，其中少有菁華，則皆見於釋文注疏諸書，而諸書所見，此中不備者，十之七八，雖眞鄭注，亦已糟粕，夫鄭氏所以足重者，菁華也，去其菁華，止存糟粕，雖親見其操筆而書，亦何足重，且鄭氏詩箋禮注，並立學官，其他殘注，散見典籍中者，光采自不可沒，又安用此疑似之糟粕爲乎，然世人賤目而貴耳，疏存而念亡，禮注詩箋，通者甚鮮，而易書論語纂注，則爭相拾之不倦，設此本廢而不存，數十年後有言及者，必有惜此書之不梓行，而深恨傳播者之無其人，抑或別有傳之者，竟以爲眞正鄭注復出，如向之皇侃論語疏，孔氏古文孝經，直信不疑，雖不同三墳詩說之無稽，而古人傳聞異辭之義，或有所未合，竊謂莫如存之，而題曰日本鄭注孝經，不使混於學官所立諸經傳，而並其眞僞於不論不議，則既絕後人以耳代目之譏，亦絕海外以僞書入中國之萌，其叙云，志在傳諸溢海之西，抑知中國所重，正不用此糟粕邪，嘉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江都焦循議，

依斗定尺議

依斗定尺之法，極精於理，且使於用，天文家用一萬分爲日周通法，即此義也，其法宜用通分，依斗之方以爲尺，析一尺爲十寸，即以一寸爲龠，十寸爲合，百寸爲升，千寸爲斗，萬寸爲石，以此尺量得、修若干，廣若干，高若干，三者連乘通分，得寸數，隨萬千百十收之，即石斗升合，稍諳九九者，皆能算之，若不用通分，則以立方一尺爲斗，廣尺修尺高丈爲石，廣丈修丈高尺爲十石，立方一丈爲百石，廣丈修丈高十丈爲千石，大約立方十丈以上，寸數紛繁，可參用此立方不及十丈者通分寸數爲便，

郡縣議

顧亭林致書黃黎洲云，炎武中年以後，不過從諸文士之後，積以歲月，窮探古今，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其自任如此，於是尊之者，以爲亭林非文章之士，而王佐之才也，余則惑焉，余家藏有其所著日知錄，少時閱之，其摘錄古書，足以備掌故考核，固絕非文章之著，竊謂今倘於浙人所選文集中，見其所爲郡縣議九篇，自詡之詞曰，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細揆之，其謬戾不可勝言，幸而亭林以文士老死，萬一有用於世，而得行其說，其害有甚於王安石之行新法，新法之弊已著，無不隨聲以詈，而亭林之說，則惜其不仕於世，以大展其學，吾爲亭林幸，又爲尊亭林者

太息焉，古之所以行封建者，一以酬功臣，一以存故國，天下安之也，且建一國，則其國有卿有大夫有士，而學校之立，司馬之升，不廢也，使突於黎庶中，指一人以與之國，而世之，三代以來未聞有是也，今天下之縣數千，而舉數千人使世爲令，田賦悉歸之，此數千人者，果皆足以闢土地，治田野，蕃樹木，修溝澮，固城郭，實倉廩，興學校，屏賊盜乎，果皆能使人民樂業乎，亭林之言曰，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子孫世世處之，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不誠小兒語邪，夫才難，孔子所歎也，中人以下，全視乎監使省察，以爲賢否，天下之勢，以三十年言之，大約生才不過數十人耳，今以縣令數千餘人，而人人期其才，安得數千百龔黃以應之也，緣不知其才，而試之三年，而後即眞，吾恐紛紛然試之不已，而所謂厚民生強國勢者，無日而定，無已，又設太守三年一代，御史一年一代，葉正則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者，此則大吏無封建，小吏有封建，令之子賢，而不得爲太守御史，令之子不肖，而不難於爲令，非令之子孫，布衣草野之士，得爲太守御史，加於令之上，而察之，而太守御史之子孫，又不得如縣令之世有其官，其戾於古，而不當於事情，可無煩言而自詘，不謂亭人素有經濟王佐之名，而立論乃若此其悖也，其說固必不能行於世，然學者詘於其名，或不察其言也，議之，以爲聽言者例，

俗禮答問一

俗間，祭婦人多用舅姑爲主，不用夫，或問焦子曰，夫不祭妻，禮何爲其然也，焦子對曰，夫不祭妻，禮文以餕餘言之也，謂餕餘之祭，唯夫之於妻，父之於子，可不祭、其他皆祭也，且夫不祭者，以其尊也，舅之於婦，蓋子之有父，猶婦之有舅姑也，父不祭子，而舅可祭婦乎，

俗禮答問二

或問焦子曰，今之喪，斂衣不用紐，禮與，焦子對曰，喪大記，結絞不紐，則今之不用紐者，沿古制也，乃古者，生時衣帶，取其可解，則用紐，紐猶今俗所謂活結耳，歿則不復解衣帶，皆用死結，所謂不紐也，今既不用紐，亦不復用帶，則大非矣，

俗禮答問三

或問焦子曰，居三年喪，未卒哭而死，以斬縗斂，禮與，焦子對曰，非禮也，父母之喪三年，以凶服斂，是無除服之時也，死則侍親地下矣，可凶服侍乎，

俗禮答問四

或問焦子曰，服既除，以葬故而斬衰，禮與，焦子對曰，非禮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國律，職官庶民三月而葬，又曰，凡有喪之家，必依禮安葬，若惑於風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無除服而葬者也，故古無久不葬者，改葬之服，呂黎議之極詳，不得已而改葬，服緦焉可也，

答由人己對示二李生（元本元善）

癸丑之春，焦子居，門人自外至，卒然問曰，答由於己與由人者有間乎，曰有間，答由於人者，聖賢不去也，

然則時人之所惑者宜矣.曰爾何聞.曰今有大吏索其關銀.關不拂其意.竊國課與之.事發均伏誅.街里市巷之間.以迫脅關.謂其非貪吏也.如夫子言.不已然與.焦子艴然曰.惡是何言.吾所謂咨由於人者.非此之謂也.南山之麓.有獸曰狌.狌愛酒.罬人誘以醉而刺其血.小平之津.有魚曰鱧.巨鱗多口.重千斤.甘人之餌而致於屠.其誘與餌.人也.使匿樹樾之間.潛淵泉之當.（蠕窟底）安分而守命.焉人不得而致之矣.君子讀書稽古.一畝之宮.可以宅身.自食其力.以全其天.雖有貪夫.其何我迫.即或抱用世之才.資格而進之.屈伸之間.聽其自至.於彼何求.於我何脅.且處以逸吾身.仕以逸吾世.當路之人.舉我升我.是欲我措其學於世也.措焉可矣.當路之人.抑我滯我.是不欲我措其學於世也.不措焉可矣.惑者昧焉.不以人之用舍爲進退.而以人之喜怒爲榮辱.其求得也.不恤諂阿媕婀以獻其肺腑.醵錢稱貸以供其賚緣.以爲竭此精力.舍此性情.一旦可以榮祖考.光宗族鄉黨.吐其氣於友朋.振其勢於妻妾子弟.枉尺而直尋.迂腐者未足以語此.不知吾之志既卑.吾之可輕可賤之態.已備入於當路者之心.當路而賢也.必惡而遠之.倘其不然.不過謂是人也可供我之役使.收之於家奴養子之列.而乃不以爲辱.以爲榮.求援之不已.彼亦求報之不已.我已受其恩.又益褱其加恩.於是雖得罪於天子之法.不敢不應大吏之求.卒之事敗身誅.悔之莫及.其咎也.人與己與.小子聽之.嗣介而窮.毋辱而顯也.介而窮.身屈而心伸也.辱而顯.身伸而心屈也.門人聞之.欣然而退.守其真.固其神.將誦讀以終其身.

爲文稱謂荅

胡西棽先生問姑丈姊丈姨丈之稱於阮侍郎.侍郎轉以問余.擬此以荅.問曰.從母之夫俗稱姨夫.若入文章.似難落筆.遍檢爾雅儀禮.皆無此條.姑丈姊丈亦是邪非邪.術按爾雅.釋親父之姊妹曰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姑之夫.無明文.姊妹之夫謂之私.詩譚公爲私.是也.姑夫之稱.見於六朝者.如梁江千一姑夫朱异.（梁書江革傳）北周蕭子雲爲王褒之姑夫.（見周書王褒傳）姊夫之稱.漢時已然.郭林宗別傳稱林宗就姊夫貸錢五千.（見太平御覽）此皆俗稱用諸閭文者也.爾雅.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母之姊妹爲從母.然則姨者.所以稱妻之姊妹.非謂母之姊妹也.姨之夫.爾雅謂之亞.古亦稱僚壻友壻.從母之夫稱不載焉.然而從母之稱姨亦古矣.左傳.穆姜之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三輔決錄云.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喪婦作闓神.姨曹大家.雖之大家爲周之從母.則通稱從母爲姨.自周至漢已然.姨夫之稱.宋時猶專屬妻姊妹之夫.歐陽文忠詩.大姨夫作小姨夫.是也.竊嘗思之.父母兄弟舅姑.定稱也.父之兄弟.依父爲重.則曰世父叔父.其妻又因世父叔父而重.則曰世母叔母.母之姊妹.依母爲稱.則曰從母.其內兄弟.外兄弟.從母兄弟.則稱其父母爲父母.故其子即依兄弟爲稱也.父之姊妹.屬之父.而不可稱母.母之兄弟.屬之母.而不可稱父.猶夫之父同於父.而非父.夫之母同於母.而非母.故同爲舅姑之稱.依父母而通其變也.因其爲姑之夫.稱曰姑夫.因其爲姊之夫稱曰姊夫.名以義起也.晉書王廙元帝之姨弟也.杜少陵寄狄明府詩云.梁公曾孫我姨弟.從母既通稱姨.則通稱從母兄弟爲姨兄弟可也.北史.元義納太后妹.明帝呼曰姨父.從母既稱曰母.則從其類.謂其夫爲姨父可也.或名以義起.則稱姨之夫爲姨夫可也.曰從母夫不辭.則

姨夫尚矣.丈者.古人泛稱.論語謂老者曰丈人.儀禮謂男子曰丈夫.皆無定號.今之稱姨丈姑丈姊丈者.俗稱無可典據者也.若施之於文.則無不可.賦頌贊論祭文檄之類.無取乎此.惟敍事文用之.或述時人之言.於辭氣中稱姨丈姑丈姊丈皆可.猶官名地名.不必强作古稱也.或敍其人之親誼.則稱曰姨夫.亦可.必欲典雅.則先稱從母之姓氏.以夫繫之.隨文運用.存之一心而已.文章之道有二.說經論古之文.疏古論古.不可羼入時俗.行狀墓志之文.主於述當時之事.即爲將來之典要.不必過於拘古也.

學童讀爾雅荅

伲席芬之子六齡.其塾師將授之以爾雅.問於余.余曰.非所以教也.古者.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記.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博學不教.數者一至十之數也.方名者東西南北也.日者干支時日數.計之使知朔望中節歲陽歲陰之名也.書記者.書爲六書.記爲計字之誤.九章算術也.射御書數.皆有用於世.故自幼習之.既入小學.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學政之掌專於樂官.孔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不學詩無以言.童子血氣無定.性相近.習相遠.其間甚微.且誦且弦.使機之所諧.舉達而無所鬱遏.善善惡惡.勃然於心志間.善氣益則陽神長.陽神長則愚闇消.聰明日益.滯塞日開.有以達古今之志.而不爲迂儒.故詩之教最先.而又慮其肆也.節之以禮.則陰陽得所.調而中和之德.於是基之.孔子之教.莫要於此.至爾雅訓詁.雖不外乎六書.然學之習我.然通其義.無容誦爲也.漢初.經學久廢.先王之教湮.蕭何草律.以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得爲史.吏進而通於六體.則爲尚書.天下動於利祿.從而趨之.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以取使於誦習.今所存急就章.蟲篆文字.絕無條理.即其類也.揚子雲取有用者.作爲訓纂.可知前此但務諷字之多.可

以干祿.於古人教書數之旨已屬兩途.乃其時爾雅屬孝經.不屬小學.固未嘗教童子以是也.孝文立爾雅博士.漢書不言.見趙岐孟子題辭.然豹文之鼠.惟一終軍能識.則當時習之者亦甚少.蓋其時經生各習一師.篤守其師之說.不復能究其師學之所出.故爾雅雖訓詁之指歸.而執爾雅之文.即能通五經之義.質蔡聖之言.此非通儒碩學未易言.此三尺之童.經文未誦.先以爾雅授之.不啻嫁甫入門.早言杵臼.子氏猶在.陽馬來歸.不亦傎乎.大抵徒誦其文.莫知其義.而爾雅一書.遂成閭里書師課蒙本子.亦枉矣乎.且爾雅以訓詁爲文.率以一二字句強以連之.氣已抑塞而不暢.遂以方萌之機.封之使錮.如噎如吃.不可以誦.所謂長言永歎.莫之有也.陽氣不宣.爐竈漸鈍.其峡雖終.茫然罔覺.欲其通經書.善屬文.吾知難矣.竊謂教童子者.宜瀹其性靈.導其善志.養其和氣.啓其道德.不速其成.不誘以利.不飾以虛.果有出人之才.不必讀爾雅.爾雅自能爲之用.世之通儒.非從幼年讀爾雅來也.若謂近年考試之文.間有以用爾雅字句獲售者.緣是而爲教.則非余所知矣.

請立北湖耆舊祠狀

辛酉科舉人焦循.爲留存舊蹟.昭明存案事.竊縣治北湖黃珏橋鎮市中.有舊屋一所.係前明忠臣梁公于渼之宅.梁質與謝公承貴今謝姓後人.因屋久圮頹.將售於人.謝係循母黨至戚.不忍以前賢舊蹟.毋

家遺屋。一旦折毀汙穢於屠酤之手。勉力歸謝之價。契買投稅在案。竊以梁公之忠昭於明史。已恩旨入祀忠義祠。謝公父子之孝義。亦載於邑志。循願已力修葺。即立梁公牌位奉祀於內。以謝公祔之。其里中孝弟忠信行誼載於史志者。俟更爲斟酌入祀。名爲北湖耆舊祠。不招僧道。不雜祀他神。俾循所契買。他姓不得爭占。循之子孫亦不得指賣於人。爲此將史志所載梁公謝公事實錄呈臺下。賞示存案。俾忠孝舊宅。不致就湮。或亦於風俗人心不無有裨。嘉慶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

雕菰集卷十三

上王述菴侍郎書一

循頓首謹上述菴侍郎大人閣下。昔韓退之與皇甫持正、署名於牛奇章旅寓。而奇章緣是知名。古人好士之風。可感百世。語循者每言閣下高誼過於昌黎。丁未戊申間。閣下彈節江西。揚州之士自江西歸者。必數稱援引獎誘之善不少衰。循賤士也。家世寒微。僻居下里。惟以先祖父之訓。不敢爲世俗學。成童而後。涉獵經書。始究程朱。漸探服鄭。幸私淑於良友。乃尋求於群說。然而賦資庸劣。朝誦夕忘。好爲深思。往往自塞。或以循蹈無益之艱途。失科擧之近效。誠爲知言。特相守有年。神與之習。不能舍也。前年閣下以按事至高郵句容。道經江都。晤汪員外對琴先生。言於京師見焦某所爲文。眷眷問循之學業。對琴先生還即語循。循不禁感泣涕零。莫能自已。當是時。閣下以君事在途。非草茅請見之日。且一隙可乘。即思攀附。俳諧縱說。執政所醜。況乎鷗鷺在埜。非鵷鶵之所從。楓江餘句。窺小丞嘗分應自匿。故至今高誼惟寤寐懷之。不敢晉謁。前月在安定書院中見方君仕燮。言閣下告假歸里。遍求當世名士。又計及於循。循與仕燮相交素深。或仕燮阿於所好。於閣下前謬爲稱道耳。今天子以文治致太平。復三代之道文。革元明之陋習。大江南北數千里中。所方駕康成。比肩叔重者。不下數十餘人。循第如小兒之學孩笑。村女之粧內家。何足一顧。然而閣下之情不能忘矣。夫六合之賦陳覧者以爲蟲。春秋之名稱逐者以爲亂。棠非針芥。

循竊妄希斥辱之羞。咎由自取。乃荷木下樓。而蕭薑萃於草。河海廣納。而行潦淵於塗。形已觳觫。復遠方澤。師資坐失。悔誤何如。是故三都之成。必就正於皇甫。蜀道之詠。亦求益於季真。庸下之材。雖遠遜左李。而陶鎔造就。閣下非今之龍門乎。謹以所刻羣經宮室圖一函。齋沐呈覽。琴書之下。幸賞斧政。不勝悚惶戰慄之至。

上王述菴侍郎書二

循頓首上大人閣下。歲癸丑。曾以所刻羣經宮室圖一函。交方文學仕燮呈覽。前年晤崇明黃若雅太學。去年秋晤汪對琴比部。皆云大人言及屢問及循。切思循以鄉俗鄙儒。絕無知識。數承關注。銘感無盡。夫蠨蛸壁蟢。不度阿棟之高。往往以科木下垂。遂緣而思附。循以恃愛之故。不禁妄有所求。明知其妄而不能自已者。誠心服大人者甚深。蓄之蓋已久也。循居甘泉之北鄉。地僻無師學。惟先人之教以爲生員所重在學術。不在科甲。於是命之究習經書。博覽典籍。循淺陋。實無以承先人之訓。然而先人教子弟之法。似有可述者。方今盛朝曠典。命郡縣擧孝廉方正。以六品官用。謹以先人之言行。證諸宗族鄉里。似於此有無愧者。慟已沒世。不能邀朝廷之恩。乃據朝廷所重。以求大人先生一言。以銘墓石。則或非粉飾虛誣以妄煩君子之筆也。大人之門。胡君祉。張君森。與循皆交好。皆稱大人謙以接下。於闡微揚幽之事。尤無所拒。每有求者。必親自撰著。不假手於人。竊謂墓石之志。必求德行事功卓然於世之人。又必工於文辭。足以行遠。所顯者或以其人卑賤。令門人子弟操觚爲之。而不收於集。則亦終於湮沒耳。大人德行事功文章三者。並立而不朽。又復謙厚和平。好揚人善。循不覺狂喜雀躍。假一隙之可以攀援。頓忘勢分之隔。敢以所生墓志爲請。伏乞念先人苦節一生。實以著作。循惟犬馬不忘。以報盛德。本擬正月到浙叩頭。哀乞適以他故。尚遲時日。中心汲汲。不禁悚昧。先此上稟。謹錄先人事略一卷。恭呈台閱。不勝恐懼之至。嘉慶丁巳正月初十日謹上。

乞程易疇先生爲先人作墓志書

循頓首。之江別後。旦暮神馳。遙問先生杖履清佳。精神倍循。奇賑之診。良不虛也。循因母病。不敢出門者三年矣。今冬十月。不幸至於大故。哀慟之餘。莫知所出。惟思人子所以事親。親有善行可傳。而不能述。大罪也。欲述其親之善行。而徒求之高爵顯宦。以炫燿庸庸者之耳目。不乞諸當世之鴻儒碩學。亦惑也。竊念今世齒德兼備如先生。學問精妙如先生。著書滿家如先生。而不孝循又獲與同時。又嘗爲先生不棄。實親言笑。有父母之行。而不求先生鉅筆爲文。以附大集以傳。不孝之罪與惑又勝論哉。謹將先父先嫡母先母事略呈覽。乞賜一銘墓之文。以光泉壤。幸憐而許之。感且不朽。能賜親筆一書。雖或行草。用裝潢以傳之子孫。則更感惠不淺矣。不孝焦循甫伏稽首。

上座師英尚書書

循再拜。老夫子門下。去年奉稟。厚蒙俯覽。今春賜答手書。展誦之下。曷勝感激。循自壬戌歸家。即留心於易。越十二年。至乙亥。成易學四十卷。循以聖學深微。未容遽測。稿雖數易。未敢語人。前年宮保阮公索循

稿本.並勉促撰完.今年擬以此稿呈請教誨.五月間.親自手寫.至十月.左臂筋痛.牽掣右腕.不能速書.內中圖略一本.章句第七卷以下.係倩他人寫完.正在覓便.寄入京師.適同門汪煜有信寄來湖中.道老夫子有借閱循所著之書.且命寄一二種看看.循病伏鄉里.動息無狀.辱承關注至此.因記宋仁宗時.天下太平.韓富范歐諸賢.同補於朝.時平陽孫復舉進士不中.受范公教.因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卷.傳於齊魯間.南城李覯應制科未第.歸而學禮.著禮論七篇.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請正於范公富公.說者謂君明臣忠之世.草野儒生.得以修明經學.循之才不及孫李兩君.而幸所生之世.文治光昌.明良喜起.遠過於慶曆皇祐之時.疾病餘生.既不能効力於簿書奔走.苟得於經學中.稍有所就.以彰聖朝之化.及於鄉僻者.如此.是則循之志爾.謹以所作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共為雕菰樓易學四十卷.叩頭再拜.呈於座下.伏乞誨正.指其疵謬.求賞大序一篇.冠之卷首.不勝悚惕依戀之至.嘉慶丙子十二月初一日.

奉撫上制府書

淮揚病水者三年矣.大人奉命總督兩江.即撫部內人士.以治水便宜策上.兩郡之人紛紛以策上者.數百十人矣.顧高堰之水下洩於高寶諸湖.其東以禮隄束之.設諸牐.牐啓則水又洩於下河.以東北入於海.上河人與下河人利害異.下河以北與下河以南之利害又異.故淮人之策必異於揚人.而寶應人之策必異於高郵人.高郵人之策又必異於江都甘泉人.同一寶應高郵江都甘泉人.而居湖以西者.其策必異於居運河以西之人.同一高郵人.而居北者.必異於居南之人.何也.各地之利害既異.則各地人之策亦必異.往往至於相反.勢使然也.循上河人也.居湖以西者十世.閱年四百有奇.固深知水之利害.然而所深知之利害.不能出乎所居之地之外.則宜於此.未必宜於彼.故今日治河淮之水.必使數千里之形勢.括諸一心.數千年治水之成法.深悉而貫通之.不以一人之策為去取.不以數百十人之策之不同為惑.不欣動於新奇.不徒襲乎陳言.胸有成竹而後用.數有必驗而後行.士人之策.恐未可偏據也.

與朱椒堂兵部書

循頓首白.十年不晤.僻處湖濱.無緣通候.昨諱呂歸.適與先生連屋而居.且道已補兵部實缺.簪者官齋夜語.由是可見諸行事.循頻年汲汲.徒托空言.邇年專力學易.著有雕菰樓易學一書.嘗手寫兩通.一就正於阮宮保.一就正於英大冢宰.均蒙獎掖.以為可存.幾思與吾仁兄商訂之.以卷帙多.未及更寫.姑言大略.易之道.大抵教人改過.即以寡天下之過.改過全在變通.能變通即能行權.所謂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全於此一以貫之.則易所以名易也.論語孟子.已質言之.而卦畫之所之.其比例齊同.有似九數.其辭則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圜.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變動之跡.吉凶利害.視乎爻之所之.泥乎辭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義.以索算數也.惟其中引申發明.其辭之同.有斷而明者.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蠱與巽同.其冥升冥豫.成有渝.敦復敦臨.同人于郊.需于郊之類.多不勝指數.又多用六書之轉注假借.轉注.如冥即迷.顛即窒.喜即樂.假借.如借繻為需.文讀借蒺為疾.外傳借豚為遯.

戒.借祀為巳.以推之.鶴即崔然之崔.羵即牽羊之羊.祿即即鹿之鹿.酌即納約之約.拔即茀髮之髮.昧即歸妹之妹.胏即德積之積.茀即朱紱之紱.彼此訓釋.皆為兩漢經師之祖.其聲音相借.亦與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數之齊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畫之行.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足以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不明卦畫之行.不明彖辭爻辭十翼之義.不足以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足以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循離群索居.獨學無耦.漫以大略請教先生.以為何如.書之不盡.聊以當一夕談耳.嘉慶二十二年秋八月十九日.

寄朱休承學士書

循頓首.休承仁兄大人.京師一別.十有五年.循丁卯春病.絕七日乃甦.用是諸念悉屏.專心學易.跧伏湖濱.遂與世疎.然風雨之夕.孤坐無與.每思良友.心竊惘然.今四月間.李冠三兄有字來村中.道及仁兄信中詢及鄙人.不勝感欷.乃思奉一書.未得其便.遲遲至今也.循邇年別無善狀.惟於易稍有所見.卷帙繁多.未能遠寄.已稍述大略.質之王君伯申.大抵聖人之教.質實乎易.不過欲天下之人.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已.其義理論語孟子闡發無餘.君子小人.猶陰陽寒暑.貴而在上.自王公以至令長.皆君子也.賤而在下.農工商賈.皆小人也.在君子宜孚於小人.在小人宜進於君子.故寒往暑來.亦暑往寒來.日往月來.亦月往日來.小往大來.亦大往小來.大來固吉.小來亦非凶也.泰卦下天上地.尊卑倒置.而謂之泰者.以其能變通也.故曰.勿恤其孚.卦本有恤.勿恤者.以其有孚也.否上天下地.而謂之否者.以其不能變通也.故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否卦原是君子.以不能孚於小人.一己獨正.故不利也.陰陽有尊卑.而無善惡.尊而光.卑而順.皆善也.上慢下暴.皆不善也.惟寒變為暑.暑變為寒.乃為時行.乃為天道.乃為大和.是之為泰.若當寒而燠.當暑而涼.恆寒恆燠.即反時為災.斯謂之否.解者以陽外陰內為否.陽內陰外為泰.是以秋冬為否.春夏為泰矣.則曰變通.配四時.是寒暑皆時也.其往來皆通也.通即泰也.寒極承以春夏.固是泰.暑極承以秋冬.亦是泰.否極而泰.由君子能通之.泰極而否.由君子不能通之.以否極而泰比諸寒極而暑.泰極而否.比諸暑極而寒.則疑失其倫矣.自泰否之義不明.而大小往來之義遂晦.於是各持一君子道長之見.而攻擊傾軋.即使得正.而已不利於君.不利於民.所謂不利君子貞也.是真否也.易道但教人旁通彼此.相與以情.己所不欲.則勿施於人.己欲立達.則立人達人.此以情求.彼亦以情與.自然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大舜舍己從人.善與人同.斯乃同人于野.利君子貞.孔子謂之仁.謂之恕.大學以為絜矩.此實伏羲以來.聖聖相傳之大經大法.故曰不可貞.曰貞凶.為但知是己不能孚人者戒也.循所見易之大旨如此.略述之以質之仁兄.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羲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即定為孔子之義理也.

上郡守伊公書

循頓首.公祖墨卿先生執事.承委分辦圖經一事.所分十門.已彙萃成帙.所採文章可備徵實者.亦得十

五册。約二千餘篇。惟所須體例。僅用纂錄。不易一字。而標以出處。此誠取信於古。恐有鑿空誣僞之病也。然邵意援之有未盡然者。近時朱竹垞日下舊聞。黃玉圃臺灣舊聞。皆用此體。而其書實皆述古。不及今時事。若郡縣志書。盧牟今古。則有不可徒以纂錄成書者。夫叚於古者。纂而編之。其驗於今者。無許名可述。無卷數可言。豈其識設所由來乎。若使半爲纂錄。半出心裁。則是醯醬合於酒漿。狐貉裳於絺綌。前此雍正府志。甘泉縣志。體例雜糅。難堪晒笑。職此之故。不合一也。行狀行述作於子孫。所稱不曰先府君。即曰先王父。將仍其稱乎。抑易其名乎。仍其稱斷無此理。易其名則已非行狀行述矣。若已易其名。而仍繫以行狀行述。則名爲徵實。已蹈虛誣。顧案牘之文不刪。謂明儒之修史。隋代之稱朱法。譏唐士之疏經。設如小吏書供。前朝頌聖。亦仍而列之乎。不合二也。且非有原諸典籍。而其說非誠。播自傳聞。而偏爲至確。此符生之錄。不及趙逸之否也。山川道里。十目共徵。道德文章。百聲均合。轉以其不見於書。而概從屏棄。何輕目而重筆也。不合三也。前古之書。或數行之中。僅取一語。割之則脈絡不完。備之則字句冗蔓。且有前後相間。不容備載。仍將裁彼偏辭。成我專義。夫班固改列傳一二字。已名漢書。馬遷述荆軻數百言。不稱國策。但明言所本。不復預述書名。既遷我意爲改移。又舉而歸之古昔。不合四也。史傳之文。互爲詳略。或此篇之意。待彼而通。今節取一端。莫測首尾。是必集腋成裘。釀花爲蜜。況長勺師馳。別傳標劍。熒擇敗績。史記藏肝。合則篋爲奇觀。析則傷其零亂。不合五也。至於孟子述庾斯。業殊盲左史。遷論艾獵。似襲於蒐。如謂載籍可憑。書堪盡信。徒以臚列爲藏拙之巧。不且以草創失潤色之權。不合六也。且夫獺祭之謀。有同賈棠。宜兼收而並採。難主一而廢百。勢必汗牛充棟。紙不勝書。作者既徒見其煩。閱者恐難終其卷。不合七也。割裂則本末不明。堆壘則繁複無次。果使纂錄之書。可以千古。則是衛湜之禮記集說。高出康成。李昉之太平御覽。賢於杜佑矣。不合八也。纂錄之書。最忌罣一漏萬。卷帙不得不多。既多矣。始則抄寫難。繼則剞劂難。剞劂矣而印又難。印矣而購者又難。劉表之牛。徒堪享士。莊生之木。止以全天。不合九也。典謨誓誥。讀書者判以七觀。雅頌幽南。學詩者亦分四體。史記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以各歸其例。本諸是也。至元史則增以國語。明史且別出天圖。莫不按事立格。依文樹義。今概用纂錄。不分紀傳。不列書表。將上述天子之恩。下等編氓之例。已非臣子敬謹之所宜。而一郡典型。千秋著作。僅以供詩人之取料。矜博尙奢。有肉無骨。不合十也。邵見竊謂國史宜本漢書。郡志當依史記。何也。漢武斷代。則前不逆古。後不及今。國史之例也。史記上及軒轅。下終漢武。郡志之例也。郡志爲土地之書。宜先釋地。爲嘉慶十二年之郡志。則嘉慶十二年見在之城郭河渠都里疆域。以及寺觀橋梁田賦戶口。皆目驗而知。實莫實於此矣。是必按而記之。書其實跡。不厭於詳。不嫌於瑣。是爲所見異辭也。由今日而上推之。則六十歲人可識四十年事。四十歲人可識二十年事。水某年而湮塞。城某年而繕修。職官之更代。士科之甲乙。稽之册籍。詢諸故老。是爲所聞異辭也。非遠年湮。杳詢莫及。既不可見。復不可聞。無可奈何。乃檢之故籍。以求十一於千百。說以異而成疑。書或牴而難據。所爲傳聞異辭也。今轉以傳聞爲本。聞見爲虛。舍實事求是之路。趨無可奈何之途。邵所不敢爲然也。竊觀太史公自序。歷歷道其本原。而每傳贊。有曰余觀春秋國語。余讀牒記。

太史公讀秦記。余讀孟子書。余讀商君開塞耕戰書。余讀離騷天問哀郢。余讀孔子書。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可爲博覽羣書矣。然惟尙書論語。信而取之。而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則不敢言。百家言黃帝。其軼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其不盡古籍而纂錄之可知。且既本國策世本等書。而孟嘗君則必徵之於過薛。信陵君則必徵之大梁之墟。於禹疏九河。則必徵之於長城亭障。賤耳貴目。雖古事猶然。其管晏趙盾之事。略所共傳。別書新說。穰苴孫武。不論其兵法。而論其行事。則今日之載諸二十四史者。已如日月經天。設令史遷當此。果備錄之耶。他如項羽則聞之周生。衛青則聞之蘇建。荆軻則聞之公孫季功。韓信則聞之淮陰人言。是皆訪於時人。而不必求之故紙者也。至於田叔傳。則曰余與仁善。韓安國傳。則曰余與壺遂定律術。觀韓長孺之義。李廣傳則曰。余觀李將軍。游俠傳則曰。吾觀郭解。酈生傳則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凡史公同時之人。無不詳悉書之。至今讀者。孰謂其私於故人也。且古書具在。學者剌取之。皆可成書。而見聞可及。略之不言。日愈多而事愈湮矣。不揣檮昧。妄獻芻蕘。伏乞俯而察之。並擬目錄於左。

南巡紀。天子之事必當尊之爲紀。

恩澤紀。

總圖。

四境保甲圖。

水道圖。分上下河。

江洲圖。界限里數蘆猶。

廨宇圖。

氏族表。

選舉表。無功業文章而但有科第者。雖宰相狀元。僅列一名於此表中。不必別爲立傳。

職官表。

地里略。宜分保甲而統之以巡司。又統之以縣。如史書中之地里志體例。而寺廟橋梁村鎭。皆按里披方詳而書之。

河渠略。

鹽筴略。

漕運略。

政略。歷官之姓名履歷。既編爲表。其有美政可書者。入此略中。

軍事略。歷代大事。無過於軍。統纂於此。則郡志不必贅。

金石略。

藝文略。用新唐志之例。凡人之不必立傳者。但書其姓名於書名之下。則列傳中若無既闕文。

戶口略。

田賦略。

列傳。不必多立子目

沿革考。

古蹟考。

覆姚秋農先生書

六月十二日。奉到手書。備悉一切。所示揚州府志條例畫一之處。謹承教誨。所商諸條。先生不以循爲謬。下采芻蕘。盍先生心有折衷。而謙讓不肯自發。知循素性野質。欲代一暢發之也。請據所知條述。以備采擇。來札云。舊志爲謬應刪者。於各卷低一格載案語。仍存其名。以備覆檢。此條極是。然細審之。其辨有三。如隱逸之應腥。孝子之董永。方技之趙達。武功之陳懿。名臣之徐宣。此直於正傳中刪之。駁辨其誤可也。所辨一也。若如忠義之王信。舊志稱其忠。元史明史言其叛。人物之判。繫於一言。若竟刪之。而指以爲叛。則失傳信傳疑之義。是惟仍存舊志原文。而注補異文於下。所謂互異則變行列載者。於此類爲宜也。節婦孝子中。頗有此類似。當以忠厚之心。行明察之義。所辨二也。修志時。耳目所屬。不無濫竽。才識所囿。遂多僥幸。遲之數十年。但存三五行之空言。存而列之。徒覺無聊。文獻無徵。但形其穢。續修者遂毅然刪去。以康熙志較萬曆志。已十刪其二三。以雍正志較康熙志。又十刪其三四。職此故也。循原其所刪者。考其行事。往往爲必不可刪之人。如孝子孔應試。割肉三十二處。又抉一目。可稱奇孝。不在萬日曠之下。舊志刪去。令人扼腕。因而推之。其空言無可考者。未必皆濫竽僥幸。大抵修志者。苟畢完事。使孝子仁人之精氣不揚也。刪之則不敢。存之則煩冗。循焚香拜誓。反復以求其例。則附書之體爲宜。史於忠孝文苑。每用此法。誠仁人之用心。既不煩冗。亦不失體裁。省泛語一二行。即可存姓名三五眾。守畫一之例。而勢將概從刻削。或任煩叢。循不敢也。並叩頭再拜。求諸君子留意於此也。所辨三也。來札云。各傳內詔令奏疏之類。皆不錄。以省煩冗。擇其要者入藝文志。古經文紀書目。但是說循有請焉。志書以詩文爲藝文。最是陋習。一開此門。而山魈木客。皆可以七言惡詩。夤緣收入。此志之所以煩冗而不當也。竊謂文與詩。必有關於事實者。隨類取入。如溝洫志載賈讓三策。禮樂志載房中諸歌也。其有關古蹟者。必如文文山之賈家莊。鮎魚壩諸作。蹟見於詩。詩即是證。若偶然遊眺。行吟無關體事。雖杜少陵、蘇東坡。亦宜在禁例。所以防煩冗也。奏疏之文。一生精血。萃聚於此。如劉瑜之忠。全見諸所上之書。若分而爲藝文。不異竭其精髓。但存皮殼。而其文孤懸於別卷。亦全失精采。是斷不可者也。欲省煩冗。轉增紛擾。譬之魂魄。合聚則爲生機。分散皆成死物。前年與阮大中丞言論及此。中丞以爲然。所以別有文粹一書。以收詩文。志中不設此類。中丞答先生札中。稱唐宋之文。篇篇俱載者。指文粹而言也。劉瑜等正史之所有。本無藉於志書之傳。刪去其奏議。不過秉筆者之無識。尚不足爲重輕。若有賴志以傳者。則所關非小。如孝子陳嘉設救父。不得。上書於轉運使。而投於水。其精神氣節。畢見於所上之書。舊志將書刪去。而孝子之烈。遂索然矣。循竭力求之。僅得半焉。爲之憤鬱者二日。不得不深咎於前此修志者之不載也。且必未能免俗。取詩文爲藝文。亦惟

取其有切於揚州者而登之。如劉瑜奏疏所論宦官宮妾。於揚州七邑。渺不相涉。入瑜傳則瑜之生氣勃然。入藝文殊爲無謂矣。史漢於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備載其文。所以然者。其人以文學傳。非空言市語所能表著。必取其生平所撰著。標其一二。以見梗概。古史臣用意之深也。若於相如班固傳中。刪去諸文。雖極口贊其工文善賦。皆成市語。而其人之精神不出。循謂揚州文學。如曹李之於文選。二徐之於說文。此二書爲萬古之精華。而揚州洩之。爲天下學者之性命。而廣陵濬之。則曹憲、李善之傳。必從文選中討論之。徐鍇、徐鉉之傳。必從說文中討論之。如上文選注表。說文序。均當載入。宋史徐鉉傳本載說文序近時文學之盛。在前如陳厚耀、喬萊、汪楫、顧圖河、王式丹、張符驤、王懋竑、吳世杰、夏之蓉等。在後則如李惇、汪中、劉台拱、賈稻孫、顧九苞、任大椿、鍾懷等。皆宜從其所著書及文集中。探而詳之。循生諸君子後。思有以光顯之。不憚越俎而謀。死者之所望。未死者之責也。幸毋將血脈所關。輕爲分析。是皆不錄之說。循所泥首再拜。爲吾郡諸英甄請也。來札云。史集中以最詳要者列爲正文。其他事蹟互異。或須補採。或須考證。變行列各條之下。如三國志補注之例。分注之說是也。正文注文之列。亦未容漏。三國志注。因事存錄。陳壽不載。故注以補之。撰三國志者一人。注補者又一人。雖有詳要。宜登正文者。不得與陳壽之原文相連屬。勢也。今之府志。一人爲之。而一人注之。與裴氏注三國志之例。原有不同。惟羅願新安志。程珌洗傳用陳書。而以南史之異文注於下。蘇瓌傳用唐書。而以宰相表之異文注於下。蓋其文既異。勢不得兩存於正文。不得已而用分注之體。或有所考辨亦然。若本無異同。則參取連屬。無容分注。惟其不明注所出。故不見針線之迹耳。竊謂正文與注文。體有一定。如夫人之不可作婢。胥隸之不可爲官。孰主孰客。不容以一例執之。循竊因所定之例而求之。其變有七。某其人之事實。見於史集者。止有一文。如隱逸之韓續、孝子之沈正。直錄其文爲正文。注明出處。本無異文。亦無考證。無容注補。此常例也。例之一也。若事實見於數處。其一詳要可取。他皆不足以入正文。如釋老之王遠知。唐書方伎傳。首尾雅正。直取爲正文。其龍城錄。雲笈經。荒渺之語。近如小說。止以入注。不必連屬也。例之二也。若有數文而互爲詳要。亦無異同。如臧洪傳。一見三國志。一見後漢書。又見後漢紀。皆宜錄爲正文。皆如三院彙題。六卿共議。惟各取其善者而參之。此勢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三也。若其人之事實。史集並無正文。必博取而叢拾之。如術藝之衛朴。散見於夢溪筆談者。已非一處。而其推步治曆之要。又零星見於玉海元史等書。其事實皆宜作正文。不當注補。則集腋成裘。釀花爲蜜。亦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四也。欒鳳附見胡大海傳。王翀附見花雲傳。陳壹輔附見崔儁秀傳。以爲正文。則首尾不具。則必參之各書。以成傳體。如字里官秩。傳之正文也。欒鳳字秉德。見萬姓統譜。考得此字。方知鳳池吟稿之架閣欒秉德。即鳳。而鳳之爲架閣。直中書省。皆湮官徽。乃皆載之於汪右丞之詩。詩不可登正文。故既刺取連屬之。且注之。例之不得不變者也。例之五也。其人並無正文。而捨各書以爲正文。其中亦分主客。如釋老之徐神翁。其見於鐵圍山叢談、清波雜志、輟耕錄、家世舊聞、春渚紀聞、各記一事。聚之則成一傳。原無分於主客。宜並采而連屬之。以爲正文。其鐵圍山叢談所紀。與家世舊聞事同而異。則分注之。此即互異者注之之例也。余龕之詩。見輟耕錄。而雲麓漫抄所載。但稱有

人題詩.不言爲神翁事.附注於下.卽有考證.則雙行之例也.有連屬於正文.有雙行爲補注.亦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六也.許學士一代醫師.宋史無傳.舊志本獨醒雜志一條.以爲正文.審之不詳不要.乃小說之言.止可入注.而正文倘虛.則於其所著本事方鈎取連屬爲正文.而宋史及文獻通考所載.書名而入正文者.亦連屬之.而舊志所采.轉入於注.此例之又一變也.例之七也.此七例皆從第一例變而通之.如易之飛伏.自一世至於五世.又有遊魂歸魂之變.如九數之少廣.自一乘以至九乘.又有正負盈朒之變.似不費一而實費一.易窮則變.變則通.若執一常例.以馭一切.必左支右詘.而不可以通矣.循自三月以來.每於不可通者.窮日夜苦思.以求其通.因得附書連屬二體.以濟正例之窮.庶免煩冗漏略兩病.願先生俯察其愚.倘所說有可取.竊謂諸公可以參用之.凡一切拘迫窒滯之患.可以消.而排纂類書之誚庶幾免也.先生知我.故敢戇言.幸恕無狀.不宣.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循讀新刻大作問字堂集.精言卓識.茅塞頓開.尤啓者.復袁太史一書.力闢謬說.用彰聖學.功不在孟子下.反復久之.拜服拜服.惟著作考據之說.似有未盡.妄附鄙見.上諸左右.循謂仲尼之門.見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見諸著述者.曰文學.自周秦以至於漢.均謂之學.或謂之經學.漢時各傳其經.卽各名其學.如易之有施、孟、梁邱.三家.詩之有韋、褚匡、翼、王式、長孫.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公羊穀梁有嚴氏、梁氏.及尹、胡、申章、房氏.均以學名.無所謂考據也.其列諸藝文志者.首以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謂之六藝.卽儒林傳諸君所傳之學也.次以諸子.則名之曰某家者流.又次曰詩賦家.兵家.其天文、術譜、五行、蓍龜、雜占.謂之曰數術.醫方、房中、神仙術.謂之曰方技.當時有專守一經者.有兼他經者.各爲章句以相授受.其學諸子者.有若楊王孫學黃老.晁錯學刑名.于定國學法.主父偃學縱橫.趙充國學兵.其詩賦家則謂之曰詞章.枚乘、司馬相如其人也.有兼之者.則曰通某經.善屬文.則曰通某經百家之書.則好古學.長於術數.未聞以通經學者爲考據.善屬文者爲著作也.賈鄭大儒繼作.以百家諸子之書.術數讖緯之學.一切通之於經.蓋化以前專家章句之習.破古今師法之爭.爲經學大成.亦仍謂之經學.經學者以經文爲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爲之輔.參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不能得其精.竊其皮毛.敷爲藻麗.則詞章詩賦之學也.其在史曰.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山工於詞章.不得爲醇儒者.以習其粗.不知其精也.史又曰.廣川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詞方技.然則文詞與方技一類.屏諸通經之外.以其於經僅有皮毛也.蓋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故以經學爲詞章者.董、賈、崔、蔡之流.其詞章有根柢.無枝葉.而相如作凡將.終軍言鼮雅.劉珍著釋名.卽專以詞章顯者.亦非不考究於訓故名物之際.晉宋以來.駢四儷六.間有不本於經者.於是蕭統所選.專取詞采之悅目.歷至於唐.皆從而仿之.習爲類書.不求根柢.性情之正.或爲之汩.是又詞章之有性靈者.必由於經學.而徒取詞章者.不足語此也.趙宋以

下.經學一出.臆斷古學幾亡.於是爲詞章者.亦徒以空衍爲事.並經之皮毛亦漸至於盡.殊可閔也.王伯厚之徒.習而惡之.稍稍尋究古說.摭拾舊聞.此風既起.轉相仿效.而天下乃有補苴掇拾之學.此學視以空論爲文者.有似此粗而彼精.不知起自何人.强以考據名之.以爲不如著作之抒寫性靈.鳴乎.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朏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於歙.段若膺名於金壇.王懷祖父子名於高郵.錢竹汀叔姪名於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爲.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者.混目於其間乎.若袁太史所稱.擇其新奇.隨時採錄者.此與經學絕不相蒙.止可爲詩料策料.在四部書中.爲說部.世俗考據之稱.或爲此類而設.不得竊附於經學.亦不得誣經學.爲此概以考據目之也.著作之名.見於班孟堅賓戲.其辭云.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推其以著作爲餘事.倘以道與器配之.正是取舍爲道.著作爲器.今袁太史以考據爲器.著作爲道.已異於班氏之說.且漢時所謂著作者.專爲纂修國史之稱.或曰著作東觀.或曰典著作是也.魏、晉、南北朝.直名掌史之官爲著作郎.乃無端設一考據之目.又無端以著作歸諸抒寫性靈之空文.此不獨考據之稱有未明.卽著作之名亦未深考也.袁氏之說不足辨.而考據之名不可不除.槩如補苴掇拾.不能通聖人立言之指.則袁氏之說轉不爲無稽矣.乾隆乙卯三月二十日.

與劉端臨教諭書

循頓首謹啓.端臨先生足下.先生之學.久聞汪君容甫言之.己酉之春.曾乞容甫札求謁左右.後未果渡江.至今殊歉歉也.邇因阮學使之約.客遊於越.適程君中之自丹徒來.道先生知鄙人名.且索拙作.宮至剬.謹以一二部呈上.幸進而教之也.循謂經學之道.亦因乎時.漢初.值秦廢書.儒者各持其師之學.守之既久.必會而通.故鄭氏注經.多違舊說.有明三百年來.率以八股爲業.漢儒舊說.束諸高閣.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爲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乃近來爲學之士.忽設一考據之名目.循去年在山東時.曾作札與孫淵如觀察.反覆辨此名目之非.蓋儒者束髮學經.長而遊於膠庠.以至登鄉薦.入詞館.無不由於經者.既業於經.自不得不深其學於經.或精或否.皆謂之學經.何考據之云.然.先生當世大儒.後學之所宗仰.出一言以正其名.使共知儒者之學.有深淺.無同異.則不致以虛聲襲附.亦不致視爲艱途.以阻其功力也.循撫狀.願明示以正其誤.不甚悚惕冀幸之至.

離菰集卷十四

復江艮庭處士書

循謹覆艮庭先生足下。循所爲羣經宮室圖一書。乃庚戌年授徒深港時所作。既而病嘔血。醫者以爲中死法。同學及門人遂以此付剞劂。原稿於正書中偶雜古體。當時未及改正。至今頗悔之。顏黃門陸博士所言。皆通論也。昨接台札。指摘是書俚俗之字。承教。感謝之極。其太俗如尊所斥者。當檢出改之爾。又來札。稱鄙作徵引浩博。考核詳明。城涂堀學之等。可稱精細無遺議。循欣愧無地。叩頭叩頭。又蒙於書中言位宁、塾、門、臬、三條。細加訂正。不吝教誨。夫人新著一書。閱者翻一二葉。即置去。非覆瓿。即飽蠹腹。先生不以循爲淺陋。屈意綜覽。示以可否。誠今之古人。不勝敬服。循承教令更詳之。因復取經文傳注。及先生之書。合諸予心。三閱晝夜。終難釋然。不敢不復請長者。循易鄭君榮霤之說者。所以明四霤非四阿。引喪大記明諸侯有榮。引斯干詩者明天子有榮。蓋榮與霤、天子諸侯皆有。惟四阿、天子有之。諸侯則無。鄙意篇中甚明著。然此條易鄭義。不敢向先生多辨也。朝中爲廷。宮中爲庭。二字自別。說文又云。廇中庭也。杗廇。爾雅爲梁棟之名。則此庭指屋內言。儀禮射聘喪祭等禮皆言中庭。皆指階下無屋處言。則中庭爲中廷之通借。如盤庚之廷作庭也。凡朝中俱謂之廷。則不獨燕朝有中廷。即不獨燕朝之中廷左右謂之位。邢氏爾雅正義云。凡治朝外朝羣臣皆以廷之左右爲位。若宁爲門屏之間。與朝亦別。當宁者負宁而立。猶當扆爲負扆也。若皆宁立

於門外。臣向宁立於廷之左右。非謂門屏之間爲治朝也。人君宁立處爲宁。方百步爲朝。混之爲一。似非古訓。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則自屏至路門中隔一路門屏門屏之間舍路門遠取雉門遂以屬雉門屏之間一謂專屬諸侯於天子乃不得不改爲雉門路門之間爲宁江氏慎修之說近矣論語過位。包與孔兩家自異。不可強合。曲禮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卿朝於治朝。是治朝有位。正義。引鄭駁過位。鄭氏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言入門右北面則是卿大夫之位。言君揖則在治朝。然則過位之位。鄭氏正指治朝臣位言。其鄭氏亦有誤乎。君方下車而過。孔子之色勃足躩。可無疑也。一臬二臬。引自孔賈。所以斷爲二臬者。正以鄭氏玉藻注。與賈氏合也。玉藻云。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士介拂棖。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夾臬緊承君言。雁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於上介無疑。鄭又申明雁行之義云。示不相沿也。蓋介大夫士亦隨介拂臬則嫌於相沿。故一中棖臬之間。一拂棖。如雁行之斜行。聘禮注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代中門。知爲門之中。非棖臬之間。棖與臬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臬之中。惟君獨行。賓不敢並。若一臬分行兩畔。不可爲並矣。然此猶不足以定鄭氏兩臬之指。惟下又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此語即發明不相沿之義。謂上介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上介既拂臬。大夫不敢沿之亦拂臬。以踰其迹。故中棖臬之間以爲敬。若經文之中門。即棖臬之間。則賓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若謂獨行不可中門。隨行可中門。則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敢踰君之迹。恐非鄭氏義也。循易鄭氏處。先生辨之。不敢多辨。惟以先生遵鄭之故。轉至違鄭。是則急急欲與先生共議者矣。循學無師傳。竊謂西京拘守之法。至鄭氏而貫通。其經注炳如日星。不囏於阿附而難於精核。果有以補其所不足則經賴以明。不則其書自在。非易者所能蔽。詩箋多異毛傳。禮注屢更先鄭。鄭氏說經之法正如是也。先生以忠信待循。循不敢自匿所知。以負盛意。立言無狀。伏乞諒之。更賜以教誨。幸甚幸甚。

右賈氏兩臬之圖

右孔氏一臬之圖

復蔣徵仲書

接來札。知用力於論語之學甚勤。僕向亦嘗用力於是經。爲論語問答記二卷。所說過位及立不中門二條。已舉其大略入羣經宮室圖中。去年夏間。江艮庭先生書來。辨此二條之誤。僕嘗以書復之。秋末又有書來。僕念草野著書。各信所是。非可用以相攻詰。遂受之不復置辨。然而私意則辨之久也。請錄與足下參之。按諸經之言位者。如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子一位。此別爲一義。若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

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此位亦渾泛言，惟爾雅與宁並舉，則訓曰中庭左右，說文亦以中庭左右爲位，是位之名，實有其地可指，論語言中門，言閾，言堂，言階，均以地言，則此過位之位，當亦必以實有之地言，非泛說也。君所立門屏之間自名宁，不名位，故曲禮疏引鄭氏論語注，亦以卿位爲言，眞至當不可易，獨包氏以爲君之空位，夫舍中庭左右之訓，則位皆泛指，何以專屬於君。空位之稱，尤非典要。僕爲宮室圖時，皆未見鄭氏此注，後檢得之，深喜己說之有所合。繼又見陳用之禮書亦如此說，益幸鄙見之不孤也。孔氏謂門有一臬，賈氏謂門有二臬，考玉藻旣云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士介拂棖，又云賓入不中門，賓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鄭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又注聘禮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賈氏以兩臬閒爲中門，主君與卿擯夾臬，賓君與卿介夾臬，主與賓並自卿以下雁行於後，若中門卽棖臬之間，必大夫臨君後，何以爲不相沿，不踰尊者之迹。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之說，以爲中門卽棖與臬之間，按曲禮立不中門注云，中門棖臬之中央，言棖臬之中央，未始非兩棖兩臬之中央，無以見其卽爲棖與臬之間。皇崔之說，蓋以鄭言棖臬之中央，爲玉藻棖與臬之間，不知棖與臬之間，與棖臬之中央文相似而實有異也。然非以主賓之故，因強鄭注以就之也。旣細繹諸玉藻聘禮兩注，又細衡言中央言間之別，且以經文求之，說文半門爲戶，兩戶爲門，是兩棖之間，統謂之門，門之可啓閉者謂之闔，又謂之扉，臬則所以介此門者，曰中門，則中於門矣，曰中棖臬之間，則中於棖臬之間矣。曰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則居扉之中矣。經文分明可見，有時謂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如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云，門中臬西閾外，聘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如室中爲一室之中，房中爲一房之中，廟中爲一廟之中，是亦門爲大名之證，若不曰門中而曰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棖與臬之間，可稱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間可稱中堂，中庭以東亦可稱中庭，僕嘗因西堂下之名，而定西堂之所在，因東夾南之名，而定東夾之所在，是可因門與棖臬之名，而辨中門之非棖臬間也。玉藻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與士喪禮闔門東扉，主婦立於其內同。明云闔門左扉，可知扉闔於門，而不可冒門，明云闔扉立於其中，則中闔於扉，而不可以冒中門，注云明堂門中，此亦泛言，未見其以門爲扉，以扉中爲中門也。江公引闔門左扉以證一臬，故明辨若此。僕於鄭注，每不肯舍心之安以強爲附和，使曲禮注異如皇氏之說，亦必舍此而不從，今按夫言中央，與言間，言棖臬之中央，與言棖與臬之閒，終有不同，故不敢違之耳。皇氏亦止言棖闑之中央但言君在棖惠實在棖闑則是以門止一棖也。願察而正之。江公處不復與辨，恐徒滋口說也。

答鄭柿里舍人問夾南夾北書

張太史儀禮圖，以夾北置北階下，本敖繼公儀禮集說，敖云，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蓋趙宋時說經者，以夾室夾於房，東夾在東房之東，故以北堂下東方爲夾北，與鄭注以夾北在房中不同，張太史旣依鄭氏爲圖，以夾室當房之南，乃不用鄭氏夾北在房中之注，而用敖氏以夾北在北堂下，則違鄭義，亦失敖義矣。生千載後，推求千載以上之制度名物，第就經文字句關審之，未必其卽合也。我之所審者如此，彼

之所審者如彼，互有精粗，而不必其相軋也。循向爲羣經宮室圖，始亦就前人已成之圖求之，以其與經文字句有不合，遂改訂爲今圖。東夾南東夾北之名，明見公食大夫禮，如江愼修戴東原之圖，則不復有此兩地，故別擬爲圖，惟東堂向東，而夾室在其西，乃有夾南夾北之地。鄭氏以夾在東堂之北，堂在東夾之南。鄭注特牲饋食，因以夾北在房矣。而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則宜是在東堂北近夾室之處，乃當時大夫則立於階下，其於夾也尚隔一東堂，何不云東堂南，乃云東夾南，則夾固不在堂之北，堂固不在夾之南。且西堂下旣當西壁，則西堂自面西壁，爲是西堂，如是東堂可知。東堂旣面東壁，則夾在其西，於是南指堂下無所隔，而得稱夾南，北當東房，得稱夾北，依是爲圖，庶於經文爲合，而非敢謂古之夾室定如是也。學者果能位置夾南夾北，而無所隔，則原不必定如鄙擬之圖也。鄭氏亦疑於是，而云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又云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蓋以夾與堂爲一物，在北爲夾之室，近南爲夾之堂，則堂亦可有夾名，以是周旋夾南之名耳，而於夾北之在房中，則未有他議。張太史依敖說以夾北置於北堂下，鄭氏無此文也，北堂下之於東夾，隔北堂又隔東房，在夾南而混堂之名於夾，尚不能安於心，在夾北而混北堂東房之名於夾，雖鄭氏亦不作此想，惡在可以服人之心，此地自有北堂下之名，不應舍此北堂下之實，而用此可疑之名也。循向以各求所知，不必相勝，昔見舉太史此圖，問其是否，謂循所以不與辨者，或以其爲然，乃循固不以爲然也。請申言之，公食大夫禮，立於夾北者宰也，注云，宰，宰夫之屬也。西面南上，則必從宰夫而立，宰夫尊，立於南，其屬則立於宰夫之北，而內官之士又在宰之東北，蓋皆立於房也，下云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又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則宰夫立東房甚明，前云宰立東夾北西面南上，兼宰夫而言也，此云宰夫自東房，兼宰而言也，醯醬六豆六簋之設，宰夫主之，宰佐之，宰若遠立北堂下，豈無所事乎，將有事而登降不勝其煩乎，至於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鄭注此宰爲大宰，宰夫之長，則非立夾北爲宰夫之屬者，賈公彥以此宰卽彼宰，疏云宰位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賈說是也，蓋前此宰立房中夾北，佐宰夫設豆設簋，至是出門執鐙授公，又復位於房中夾北者，此下宰夫設鉶，授粱飯，又必宰佐之，蓋凡宰夫之具，皆饌於東房，自東房而設而授，非宰夫一人所能勝，此宰所以必立於東夾北，而東夾北必在東房，不然，宰僅有執鐙一事，何不竟立於門外，而乃必立北堂下，趨出趨入，僅爲一鐙，可謂迂矣，且遠立北堂下，於設俎設簋，皆不能目見，何以恰好當其時而出執鐙也，則必有探而告之者，亦甚煩矣，惟其佐宰夫於房中，當此設黍稷六簋之後，卽趨出取鐙，於事爲便，至其由東房而出也，或迂由北階，然循謂夾通房，有戶以達東堂，則由房而夾，而堂而下階而出門也。經文不言，可意會之，抑又思之，房中而指之曰夾北，正謂夾有戶通房，宰立於此，便至於夾，由東堂以達於外，故不曰立於東房而曰立於夾北，此無明文，尤學者所不敢言耳。

上錢辛楣少詹事論七政諸輪書

循頓首，所呈釋弧三卷，蒙賜覽，並給序文，不勝愧謝之至。循又有釋輪二篇，明七政諸輪所以用弧三角

之理。以有數條未能以爲說爲信。請以就正有道。梅徵君論次輪上之實體皆向太陽。推之五星。誠有然者。若太陰之次輪行倍離。所云向日者。其止謂爲太陽所攝。恆行離日之倍度。非謂其體之向太陽邪。且五星之歲輪與日天同大。其歲輪繞日軌迹爲伏見輪。與本天同大。今月之次輪視均輪尤小。既行倍離。則其軌迹不能成圈。與本天同大。意者五星與日有定距。太陰次輪與星有不同者與。又火星之歲輪半徑忽大忽小。有本天高卑及太陽高卑之差。星與太陽同在最高。與同在最卑。其相距甚異。梅徵君火星本法云火星兼論太陽之高卑。要不能改其徑綫之大致。今以求法考之。以均輪所當之矢爲兩差之比例。以相加。則其徑綫隨本輪矢之高下爲高下。有不能不改其大致者矣。江氏愼修言諸星歲輪應日之本輪。火星獨應日之體。故有太陽高卑。按高卑之差。惟有不同心之異。其輪則同心。今推求火星次輪之法。在最卑時。其半徑爲最小。稍離乎最卑之左右。增損一分一秒。則本輪之矢隨之而長。即半徑之度隨之以增。規此成圈。必大於本圈。而不同於不同心圈與伏見輪之狀。或者火星之次輪本割入太陽天內。高卑之差。緣是以起。然文無從得其肯道。竊思弟谷以來。諸輪之設。或左行。或右行。或倍行。或三倍行。或自遠。或自近。或自平遠。或以本輪爲心。大率皆以實測所得之數。假爲法象。以曲求其合。故不能比而同之也。循愚鈍多疑惑。梅江之說。有不能了然於心。惟明教之幸甚。

答李尚之書一

四月二十四日。接得尊札一通。測圓海鏡一部。循於李仁卿學士之書。學之五年。粗知其用。去冬臘月。方得吾兄所校本讀。精細足正舊校之誤。第十四問下總括算法。有益後學。與變誠之書。並垂千古。夫又何疑。兄謂相消爲近方程直除。與借根用加減異。眞精確不刊。乃循嘗細推之。天元一之相消。與方程直除亦微有不同。何也。方程兩色各備和較。故可以異加。亦可以同加。和較備則消息相通也。天元一本消之前。有和而較不備。或有較而和不備。其寄數又數之兩列。不啻盈不足之有出率。有差數。故止可異加。必不可同加。亦如盈不足之必用同減異加也。及既相消合而爲一。其和較始備。和在寄。則天元爲益從。和在天元。則寄爲益隅。以正負別之。正與正負與負爲同名。正與負爲異名。從與積同名相加有益積。秦道古謂之投胎。從與積異名相消有翻積。秦道古謂之換骨。推而核之。和在隅乃有益積。和在從乃有翻積。和在隅。益從大於初商。則益積。初商大於益從。則不益積。和在從。較數小於初商。則翻積。初商小於較數。則不翻積。是爲少廣之變境。又非方程所能盡也。至於寄分之以乘代除。九章算術中已有之。一爲七人賣馬。一爲太倉之返。或豫乘以省後之除。或彼乘以代此之除。其義一也。歙縣汪孝嬰能精思冥索。往往得未曾有。秋間省中當得相聚。此復不備。

答李尚之書二

去年四月一晤。滿擬午節後入城。可以盤桓數日。不意老母一病。臥牀二百日。至於十月。遂遭大故。中間雖入城兩次。皆是朝發暮返。方寸既亂。朋友之道遂疏。聚散分合。信亦有命。可慨可哭。今歲晤袁詩階。知吾兄爲元和吳縣兩明府所延。館穀較上年稍善。甚爲兄喜。又可信人生得失。全不關乎榮謀鈎致之力。

於此。益可長氣節厲廉隅耳。弟連年被水。田園悉沒。不得已授徒於城。爲餬口計。異況殊羈。不堪道也。孝嬰之館地去弟甚近。春夏之交。往來最密。然以其居停禮貌少衰。六月間毅然而去。近則鐵制府召去益海口。赴海曲矣。弟終日孤坐。頗傷離索。中夜不寐。每思得吾兄與孝嬰爭辨一室。而弟從旁評論之。不可得也。我輩無益於世。國計民生。何事可信。惟是此孜孜半生者。庶幾成就。俾心神血氣。不致散軼而不合。則可矣。來札言餘暇可以著書。此尤爲兄喜者也。揚州圖經一事。看來未易得成。即成未易得佳。弟雖濫竽其中。亦碌碌因人而已。吾鄉楊都尉竹廬先生。博雅君子也。素精樂律。邇來學九章弧矢之術。於弧三角頗有所得。久慕吾兄。思一結納。今之吳興過蘇。索弟一札。爲訪兄之媒。兄不可交臂失之也。

答汪孝嬰問師道書

五月初四日。接尊札一通。幷所賜論語通釋跋尾一首。謝謝。所設問師道一條。於爭讓之間。務求至精至當。竊謂禮讓理爭。在師弟之間。則又有說。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古者易子而教之。然則師弟之間不可不責善矣。父子無可離之道。而師則進以禮。退以義。責善可也。責善而不聽。則去可也。然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則是責善之中又有道焉。爲之徒者。至托言齒痛而不讀書。是其不憤不悱。不能以三隅反。中人以下之資。而必啓之發之。復之而語以上。是執一也。是不知義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教人。亦因其人之所知所能。而道之。非必預期其效。而以我之所知所能。務強諸人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傳不習乎。我傳諸人而人不習。是我傳之未得其道。是我執己之見以強之人。而使人不能習。非聖人叩其兩端而竭之道也。總之教人者。以人得其益爲歸。或法言。或巽與。或至於不屑教誨。皆欲其人之有成而已矣。聖人誨人不倦。所以爲仁。非以口舌爭之。客氣間之。自視師道之尊。責善之盡。而不計其人之可以有成也。是故其人賢而師抑之。師之罪也。其人愚而師強之。亦師之罪也。孔子明日遂行。孟子浩然有歸志。此見諸侯則然。於弟子不爾也。中棄不中。才棄不才。賢不肖相去不能以寸。緣我之棄。致其父兄責善而離。師亦不怨矣哉。

答鄭耀庭書

昨令弟道及足下高誼。怪弟今歲不赴公車。且爲籌行李之資。自任可幫助百金。尤爲感激涕零。容當面謝。但循不北行之故。實有苦心。壬戌正月北行。家母送至舟中。舟已過橋甚遠。望見吾母尚立岸側。翹首而望。心甚悽惻。五月歸家。母甚歡。及秋間往浙。與母別。家母則曰。歸家才兩月又行。吾近年多病。甚不似往年強健矣。明日上船。家母以鮮鯽魚四尾。盛水桶中。令婢攜置船上。家母曰。恐路上停泊。可煮食之。循時惻然。留二尾在家。帶二尾行。既行。念念在心。遂屢思歸。故冬月歸來。決意家居訓蒙。不復作遠遊計矣。去秋受溼氣。以致尻內脹痛。呻吟痛楚者四十餘日。家母時以爲憂。近雖安好。神色未健。一旦遠行。兩地懸掛。此實弟不出之苦心。非樂安佚而輕仕進也。至外間擬今歲大總裁必是朱石君先生。調循去。必獲進士。可希鼎甲。不可失此機會。弟既讀書。習舉子業。豈不樂得進士鼎甲哉。竊謂亦有命焉。乾隆丙午弟

丁外艱。而是年朱石君先生主江南試。一聞試題。弟卽作過位升堂考一篇。已而魁墨出。竟如弟所言。時人頗爲弟惜。然循惟悲感而已。庚戌辛亥。胡文恪公督學江蘇。兩試俱優等。文恪數稱舉於學師。學師遂補舉循爲優生。時合郡之人。無不以弟必得優貢。或欣慶之。或嫉忌之。紛紛籍籍。乃以他事、文恪與奇大中丞議不合。並此而罷。可見無非有命。命不宜得。卽往試誠遇朱公主試。亦必以他故閒之。奈何以不可知之事。而奔走恐後耶。天稍暖。當入城面候。並祈代致意柚里令人。不具。嘉慶乙丑正月二十一日。

答汪晉蕃書

循白。僕今歲村居訓蒙。以爲無舟車跋涉之苦。然而去家太近。則瑣屑之事。瞷聞於耳而累於心。衆之有溼熱痔瘡諸小疾。不時煩擾。殊自悶悶。兩月以來。惟有兩事自課。其一算法。其一形家之書。算法學習有年。大約皆苦究其難者奧者。近來於至淺至近處求之。頗覺向之至難至奧與至淺至近者原屬一貫。如算法統宗有九狐七鵰之術。梅總憲正其誤。以爲不可通。今細審之。梅氏之說尙非通法。（法見券水道參）蓋狐一頭九尾。鵰九頭一尾。今有七十二頭八十八尾。是必以九乘其頭。以一乘其尾。得數相減爲實。以九與一相減除之。得總數。以九與一相加除之。得分數。其理淺近易明。梅氏不用一乘其尾。蓋以一數乘猶不乘故用省去。（其法原未誤）但雖移諸七十三頭九十七尾爲可通。（算法統宗雖此亦不可通）移其法於二頭八尾。八頭二尾。或五頭三尾。三頭五尾。遂不可算。又如張邱建算經。有雞翁之術云。雞翁一直錢五。雞母一直錢三。雞雛三直錢一。凡百錢買雞百隻。問翁母雛各幾何。此卽差分之三色法也。用乘除交互駁之自得。而李淳風、劉孝孫之流。誤爲算法。云置錢一百於地。以九爲法除之。得雞母之數。不盡者返減下法。爲雞翁之數。餘爲雞數。以此法按之本題。固不爲錯。若易一題。如術數記遺注中所舉。翁一直五。母一直四。雛四直一。此術便不可用。亦非通法也。蓋古人算法。往往就一通以求簡便。不知法愈簡便則愈隱秘而理愈不明。今欲一一明其理。達其用。括九章之條。且核難題之本原。而以一綫通之。著爲加減乘除釋一書。方立稿本。約歲許乃可成也。形家之書。疑龍、撼龍、倒杖、諸篇。似丹元子步天歌誦之甚可消暑。青囊天玉則音節古奧。亦唐人歌行樂府之變格。說唐詩者。鮮言及此。黃帝宅經（後人依托）二十四門。羅金以爲正針。又加以中針縫針。卽二十四氣析之爲七十二候。淮南子天文、時則、二訓詳之矣。乾鑿度言天氣三微而成一著。鄭康成註云。每一卦生三氣。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二十四山分七十二穿山虎。卽三微成一著之義。蓋有一歲卽有四時。有四時卽有十二月。有十二月卽有二十四時之變。有二十四氣卽有七十二候。楊曾術士。不知其原。以十二支爲先天。干維爲後天。非也。其陽左行陰右行。則與六律六呂合陰陽之聲同。古步觀天地之會。亦以陽建左旋。陰厭右旋。此疏引鄭志言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故知庚辰。又言四月陰建於未破於癸。未破癸者。未與丑對而近癸也。惟二十四山。癸在丑前。庚在申前。故云申近庚。丑近癸。以申合庚。是用縫針之支合中針之干。而庚在申之左。是以支左旋而合干也。以丑合癸。是用中針之支合縫針之干。而癸在丑之右。是以支右旋而合干也。鄭氏所引本諸古堪輿家。最爲可據。三針之用。一以貫之。而嬾山元空之名。殊惑人意。他如納甲納音。均思一一考正之。使左道邪說。不誅自退。此

後與青堂共商之。因問及日來功課。略以數條相復。天時寒燠不一。老兄身體康健否。念念。丁巳六月。循白。

寄段懋堂先生書

循頓首白。循幼爲毛詩學。苦陸璣疏多譌缺。而陸佃羅願輩又不明古義。皆萃數年之力。成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一書。而以陸氏疏掇拾考辨於末。謹錄數條請正。黃鳥傳訓搏黍。倉庚傳訓離黃。爾雅皇黃鳥不與倉庚楚雀並釋。鄭稱黃鳥宜食粟。傳又云緜蠻小鳥貌。倉庚既不食粟。亦非小鳥。方言合而爲一。恐非爾雅義。爾雅說文並訓椅爲梓。訓鱣爲鯉。詩梓與椅並言。鯉與鱣並言。傳曰椅梓屬。箋曰鱣大鯉。竊謂其物分而類則同者。可取以相訓。爾雅訓蠑螈爲守宮。說文以桑釋柘。其例亦然。郭氏宜分鱣鯉爲二者非。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孫炎云別三名。按毛詩於唐云。唐蒙菜名。於小雅女蘿云。女蘿兔絲。松蘿也。於彼明指唐爲菜。菜則必非施于松上之女蘿。觀毛傳分釋。則爾雅唐蒙及下女蘿兔絲。明屬二物。中衍女蘿二字。或一女蘿爲松蘿之譌。似宜依毛傳正爾雅之誤也。說文訓荅爲小尗。豆爲食肉器。古於尗無稱豆者。荅豆音轉。故誤荅爲豆。劉徽九章算術尙稱荅而不稱豆。登豐豌豋。凡从豆者皆俗字。以豆訓尗。恐是漢魏間之俗稱。非古義。故說文亦以豉爲枝俗。說文。鵻字重文隼云。一曰鶉字。按鶉卽鷻省。國語有隼集于陳廷。韋注訓之爲鷙鳥。廣雅鷻鶚鷙鵰爲一物。山經。景山多鷻。黑色。劉向以隼爲黑祥。是隼卽鷻。虞氏易。離爲隼。輈人鳥旟七斿。以象鶉火。注云。鳥隼爲旟。旟象鶉火。而用鳥隼。則鶉火卽鷻火。左傳卜偃引童謠鶉之賁賁。而下舉鶉火以證之。賁賁與表記引詩同。則詩鶉之奔奔。當亦是鷻。惟有縣鶉兮。毛傳特訓爲小鳥。（今本無小字依七經孟子考文）乃爲鶴鶉也。說文虫一名蝮。虺以注鳴。詩爲虺爲蛇。與蛇並稱。宜是虫之借。與胡爲虺易之虺不同。說文芀葦華也。今爾雅葭華注者。一爲葭。一名華。按下文以葭訓葭。此不應以華訓葭。且葭之名華。別無典據。以說文例之。葭華二字乃芀字之釋。說文一來二縫。詩正義引作二夆。並彥遠餘正字啓。作一朿。按下文接云。象芒朿之形。則此一朿二夆四字。謂字形而言也。朿部。朿木芒也。象形。僅从一冂。來有二人。來之人卽朿之冂也。以朿而从二冂。故象芒朿之多。夆悟也。以其刺人爲悟。故云二夆。二夆卽二冂。謂來字爲一朿字而有兩夆也。或謂二夆爲兩歧。似非是。爾雅瓞瓝。其紹瓞。毛傳云。瓜紹也。瓞瓝也。瓜瓞紹之訓。此瓜紹也三字。乃連上不絕貌言。若曰不絕貌者瓜紹也。豳風。蜎蜎者蠋。傳云蜎蜎蠋貌。桑蟲也。其文法同。條稻。稻字說文所無。爾雅說文皆作柚。說文引禹貢橘柚。此柚乃列子湯問篇之櫾。說文亦別有櫾字。按由𦥑二字相通。鄭風左旋右抽。說文引作搯。抽之爲搯。卽不異柚之爲稻。蓋柚與稻爲一字。橘柚之柚當作櫾。櫾之作柚。轉是假借。以橘柚證柚條。非毛傳義。說文鴇訓鵔鴇。裘訓羊裘。鴇裘非羊裘。鵔鴇之專名。與爾雅有未合矣。當世聲音訓詁之學如先生。實集二千年之大成。敢以所見奉質。望教正之。幸甚。

與周維周論古音書

市俗以稻之不黏者爲秈。其黏者爲稬。足下以秈字不典。謂宜作山。直是稻之出於山田者耳。僕夜來思

之有會於古音，時爲足下述之。市俗謂秈不作山音，而呼爲宣，竊謂此正古音之存於今可考者也。春秋襄公五年仲孫蔑孫林父會吳于善稻，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緩从爰得聲，凡从爰之字，與从宣之字通。如國策之狐咺，呂氏春秋作狐援，毛詩終不可諼兮，大學作諠，焉得諼草，說文作藼草，重文作萱，緩與諼援同聲，故爾雅釋訓云爰爰緩也，是緩音即爰也。釋言云宣緩也，是緩从爰，其音即宣也，可證周時緩字正呼作宣，吳人謂稻爲緩，即是呼稻爲宣，今之秈字音宣，乃緩字之別也。且寫作秈者，亦有由矣，說文山宣也。廣雅同。春秋說題辭，山之爲言宣也，山爰宣古音近，是呼稻爲山，即是呼稻爲宣，呼稻爲宣，即是呼稻爲緩，加禾作秈，俗字也，呼稻若宣，是吳之音未改也，惟今人呼緩呼山，皆與宣之音遠，而穀梁傳吳謂稻緩之聲遂莫解，於是市俗呼稻爲秈之聲，亦弗知其原矣，余嘗謂市俗之音可以推見古音，此其一端也。

與王欽萊論文書

循白，吾子論文，於古取韓昌黎，於今取朱梅崖，不樂字句瑣細，及文氣佶聱者，足見天分之高，雖然，此猶據昌黎梅崖以言文，而未嘗即文以言文也，是猶即文之當然者以言文，而未嘗即文之所以然者以言文也。天下之物，各適於用，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當時者，有用之百世者，科舉應試之文，用之一身者也，應酬交際之文，用之當時者也，二者之於文，皆無足重輕，若夫朝廷之誥，軍旅之檄，銘功紀德之作，興利除弊之議，關於軍國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於天下也，然必仕而在上，有才勢是以達者任之，布衣之士，窮經好古，紬繹先儒，闡彰聖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獨得者纂而成書，使詩書六藝有其傳，後學之思有所啟發，則百世之文也，乃總其大要，惟有二端，曰意、曰事，意之所不能明，賴文以明之，或直斷，或婉述，或詳引證，或設譬喻，或假藻績，明其意而止，事之所在，或天象算數，或山川郡縣，或人之功業道德，國之興衰隆替，以及一物之情狀，一事之本末，亦明其事而止，明其事，患於不實，明其意，患於不精，學者知明事之難於明意矣，以事不可虛，意可以縱也，然說經之文，主於意，而意必依於經，猶敘事之不可假也，孔子之十翼，即訓故之文，反復以明象繫辭，氣與論語遂別，後世注疏之學，實起於此，依經文而用己之意以體會其細微，則精而兼實，故文莫重於注經，敘事則就事以運其事，必合千載而下，覽其文而事之豪末畢著，禹貢儀禮左氏春秋傳是也，吾嘗窮而推之，意與事不可以言明，莫若琴音與算法，然言算者，先以甲乙子丑等施諸圖，然後指而論之，言音者，先講明句挑吟揉之例，然後按而誌之，圖二者之書，布算以推其數，撫弦以理其音，不差豪末，此文之至奇至巧至瑣細而佶聱者也，使避瑣細佶聱之名，則琴音不可記，算數不可明，周公之儀禮不必作，孔子之說卦雜卦不必撰，豈理也哉，如謂此非文，則惟如韓之記毛穎，蘇之論范增留侯，而始謂之文乎，願足下窮文之所以然，主於明意明事，且主於意與事之所宜明，不必昌黎梅崖，不必不昌黎梅崖，不必瑣細佶聱，不必不瑣細佶聱也，天寒遠客，幸珍重之，不宜。

與趙寬夫論文書

嚴君厚貺，來以大作文集見示，且令歸人爲之可否，披讀再三，靜海烈女傳一篇，已手錄藏第九書篋中，其餘諸遊記諸跋諸祭文暨太夫人行述，皆不朽之作，惜乎未能備錄也，僕幼受先君子教，年四十即習爲古文，其間涉獵所及，雖學經學六書學算學詩賦，而於爲文之法，蓋未嘗一日離，向來好與人辨論，不自惟顧，率多直言，坐是友朋日疏，呵責時至，數年來遂不敢殺向人語，今讀大集，不覺故態復萌，妄爲增損，未知獲罪高明否，近來經學盛著，古文講者極稀，得足下爲之兩浙之間，一倡百應，則此道且由是而振，惟是不守於己，不誘於人，氣以理充，神隨事出，務令本末兼融，細大咸備，地雖千里，請益共勉之，何如。

答羅蓤齋書

七月間一晤，循即歸湖，越一月往秀水，旋遊吳興，九月到錢塘，方接得汪晉見五月間手札，道足下選錄近人詩稿，屬循抄數首郵寄，以匆遽未得暇，少間當寫寄呈政也，循往年家居，每歲詩不過數首，去年遊齊魯，半年得詩五十首，今遊吳越，半年得六七十首，蓋山川舊蹟與客懷相壓蕩，心神血氣，頓爲之動，動則詩思自然溢出，境與時不同，則詩思亦異，嘗取十數年詩稿統觀之，前後筆墨不可強合，然則一人之詩，少壯老已不能無異，況一邑乎，又況天下乎，孔子錄十五國風，二南之詩，自異於邶鄘衛，邶鄘衛自異於齊秦，齊秦自異於曹檜，其下爲漢魏、爲六朝，爲唐，爲宋，爲金，爲元，而六朝中又爲晉宋、爲齊梁、爲周隋，唐分爲初、爲盛、爲中晚，宋分爲西崑、爲西江、爲永嘉、而其每代之人，各成一派，陳思之於魏文，兄弟而殊科，必簡之於少陵，祖孫而異轍，不能同，亦不必同，昭明選文，始用己意以定去取，竊謂選詩之法，當就一人之身，先論其所處之境，究其所學之派，然後就其派而求之，以存一家之學，若立一成見，比天下而從之，其本然之面目既失，而一己之見，烏保其不偏，故論作詩之法，不可因人，選詩之法，不可因己，足下以爲然否，足下選詩之意有同然者否，若夫定中正之規，一天下之風氣，此朝廷之事，非士大夫所敢效矣，循頓首白。

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足下札來，言得閒春谷說詩，因謬登及僕，夫詩無難知也，古人春誦夏弦，秋冬學禮讀書，試思書何以云讀，詩何以必弦誦，可見不能弦誦者，即非詩也，何以能弦誦，我以情發之，而又不盡發之，第長言永歎，手舞足蹈，若有不能已於言，又有言之而不能盡者，非弦而誦之，不足以通其志而達其情也，鼓無當於五音，僅用以節樂，不可與詩相和，故詩中間有一二急促之音、乃用以爲節，若一詩皆然，則止可以鼓，不可以弦，止可以鼓，不可以弦，則鼓詞矣，周公作多士多方，反覆詳盡，而東山鴟鴞之詩，則情餘於意，意餘於言，然則貽王何不用文，誥民何不用詩，或以情非同論以意也，周秦漢魏以來，至於唐杜少陵、白香山、諸名家，體格雖殊，不乖此指，晚唐以後，始盡其辭，而情不足，於是詩與文相亂，而詩之本失矣，然而人之性情，其不能已者，終不可抑遏而不宜，乃分而爲詞，謂之詩餘，故五代之詞，六朝初唐之遺音也，宋人之詞，盛唐中唐之遺音也，詩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譬如淮水之宅，既奪於河，而淮水匯爲諸湖，求淮水於桃源安東之間不可見，求淮水於白馬甓社之中轉可見也，然淮終是淮，河終是河，詞終

是詞。詩餘是詩。僕二十年來。學詩學文學詞。誠思詩遜其爲詩。文遜其爲文。詞遜其爲詞。如五穀皆能辨之黍稷稻粱。各歸一囤。不至淆亂於一端。其稂莠稊稗似是而非者。則鋤而去之也。詩本於情。止於禮義。被於管弦。能動盪人之血氣。故有市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軒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媢嫉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驕肆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寒儉狹小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偏頗怪僻之心。不可以爲詩。有矜能鬬勝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黨同側媚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婦人女子之心。不可以爲詩。是故議論非詩也。設罵非詩也。諂諛非詩也。俳優非詩也。非不說理。拘於理者非詩也。非不隸事。滯於事者非詩也。非不寫景。侈其景者非詩也。非不考古。泥於古者非詩也。總之。未作詩之先。意中必有所不可已之處。始而性情所鼓盪。天地間皆吾意之所充。若于萬言寫之而不足者。運之又久。神漸斂。氣漸翕。節而取之。無有也。至於鬼神不能通其處。風雷不能助其奮。而後鬱而徐之。積而出之。引而伸之。辭不必至。性已先之。雖簡亦深。雖平亦曲。雖奇亦神。其文也不觚。其質也不俚。斯庶乎味之而不窮。尋之而愈有也。至於醞之以經術。廣之以聞見。本之於德行。則又在平時矣。足下有意於詩乎。爲暢言之如右。高明以爲何如。

答黃春谷論詩書

昨歐陽製美自城中寄足下書來。知詩集已付刻。又讀所自爲序文。言簡而精。而辭外語一言。尤可爲詩人之愬。非僅自言也。毛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古人本事親從兄之樂。而至於手舞足蹈。不幸遭値變故。牢愁哀怨。不可告人。均發於聲音而爲詩。故其哀樂之致。不必盡著於辭。而常溢於言外。譬之於琴。指已離弦。而音猶在耳。是非寄托遙深。何以有此。是故孟子論說詩之法。在以意逆志。而不以辭。辭外也。意志內也。說詩者徒以辭爲之閡。作詩者徒以辭。又何以爲詩哉。亡友顧子超宗。每與僕言論及此。深慨夫作詩者多。而詩日以亡。欲講明溫柔敦厚之旨。起而正之。戊申超宗沒世。十餘年來。求其所爲詩歌。僅得一五言絕句。餘皆零落。然於風雨之夕。吟而永之。覺古調猶在人間也。庚戌辛亥以來。始識吾子。聞子論詩。與超宗之言後先一轍。竊幸超宗之志可以嗣。此所以慰吾子編詩至數數耳。雖然。僕又思之。意餘於辭。辭遂於意。辭有不明。意終爲晦。故徒以辭者。辭不必明也。明其辭而詩益索也。辭遂於意者。辭不可不明也。明其辭其情益見也。去秋僕在錢塘。適劉孝廉嗣綰自都中來。僕有詩曰。落花時節燕臺醉。十里松風又共聽。蓋以唐人李紳赴鎮會稽。思遊天竺靈隱而不暇。因慨然有十里松風之句。僕自念與劉下第歸來。方有此遊。若使如李紳赴鎮。勤於王事。轉不得共聽此松風耳。事非深僻。意亦淺露。而閱者乃以爲松風當改作松濤。僕當時默然。退而將此詩注明。藏諸篋中。因思韓非子之作說儲也。自爲經而自爲傳。謝靈運作山居賦。顏之推作觀我生賦。皆自爲之注。良有以也。夫山川都邑之地。草木鳥獸之名。古今得失之迹。情之所托。物即隨之。且夫觸事言懷。不嫌瑣末。辭指幽邃。比興無端。故擬顧之訓通。而和平之象見。哆侈之義釋。斯悔怨之情通。與其俟諸後人。十不得五。莫若自爲箋注。實厥端倪。倘刻已將竣。不妨別爲一卷。綴之於後。亦古式也。足下以爲何如。癸亥十一月至日。焦循白。

雕菰集卷十五

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

歲乙卯。某承命視學兩浙。丁教授杰以萬君經學五書。請某序。將以廣其傳。且使浙之士知所重也。按黃黎洲之序云。充宗帖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者其在此。夫黃氏此言。其有見於浙之學者。務於攻擊前儒。因發其端以正之與。竊謂爭之說有二端。未深核乎衆說之本原。私臆所屬。求勝先正。此不可者也。力學之久。積疑成斷。了然有得於心。以補正前人之缺與誤。此學經者所不可廢也。西漢經學初興。各承師說。東漢鄭康成出。於杜子春、鄭大夫諸注之外。折以己說。而經粗以明。熊安生以三禮授徒。於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半取於是。而經賴以明。他如劉炫規杜。孫毓評毛。同異並呈。是非互見。鑑以磨礱而愈光。絲以湅濯而益熟。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不讓者。爭之謂也。吾恐浙之學者。執黎洲之說。習爲精粗本末之空論。隨聲附和於先儒。指趣明奉之而陰叛之。不敢言其非。亦莫能道其是。則攻詰之弊息。而苟閡之弊起矣。萬氏之學。以經釋經。不苟同於傳注。其說郊禘宗法諸制度。及春秋隨筆、周官辨非。兩書。立體最正。析理精密。其迹似爭。而實非數十年冥索之功。未易有此。某讀其書。甚有望乎浙之士翕然自勵。不以攻擊爲長。亦不以浮游相徇。進求乎聖賢立說之旨。以求合乎漢唐注疏之通。則繼萬君而起者。皆有

取焉。

代阮撫軍作喪服足徵錄序

歙之通儒程易田先生通藝錄。所論說宗法、溝洫、古器、九穀、草木、等篇。精確不刊。海內宗之久矣。嘉慶七年歲次壬戌。某修葺杭州聖廟既落成。以從樂器散佚。不堪考擊。迎先生來。考訂鐘律吹管協之。裁玉爲磬。股鼓句倨。一合於古。先生從容出近所著喪服足徵記七卷見示。儀禮此篇。自子夏爲傳。鄭康成氏閒以爲失誤。後之儒者。或疑鄭注之非。大率皆憑執空論。無有確證。雖詭說辨議。終不足以定是非之準。先生一以經文爲本。觸其疑似於毫末之間。聖人制禮精義。一旦昭著。所以裨益經學。啓發後人。非淺鮮也。試揭其精要略述於左。緦麻篇末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鄭氏以爲傳文。註云。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殤服法。盛世佐疑之云。不專指婦人。後人散傳文於經文下。數語無所屬。故綴於末。然未嘗以全經核之也。又傳於小功殤服問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鄭注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郝敬疑之云。大功小功謂殤服。鄭注固執作解。然亦未嘗以全經核之也。先生以考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並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並長殤小功。中下緦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因斷長殤中殤降一等。四語爲經文。於是經傳雜陳之中。條理一貫。而緦麻章庶孫之中殤。亦無容改中爲下矣。不杖期惟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男女同不報耳。傳惟據女子。似失之。盛世佐疑之云。男子爲父不服期。不在報中明矣。女子適人。與其餘十人服期同。疑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譏傳失。未達斯義。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惟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斷其爲互見互省之例。又此章經。公妾及大夫之妾爲其父母。傳云。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此傳似誤矣。郝敬疑之云。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妾自爲重服以自遂。以君之貴。尙不厭妾。此父母之喪。所以爲重。傳安得誤。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於是知妾之於父母。宜以妾之於子例。而鄭氏以女君爲例。爲擬不於倫也。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馬融舊讀。以大夫之妾爲建首。下二爲字貫之。鄭氏謂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別起。貫下。而斥傳文爲不辭。朱子皆疑之。以爲舊讀正得傳義。同是依舊讀。疑鄭注者甚衆。然均未以經文核之。而鄭注與舊說。尙兩可也。先生則考、女子在室爲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今嫁大夫。當降服小功。又考、女子嫁者不降正親。而降旁親。於是經文章句與傳文。可不迷於所往矣。宅於高祖之不制服。小功之可以娶婦、從父昆弟之孫不服緦麻。素食非白食。弟之妻稱婦。精言妙解。窮極隱微。傳聖人制禮之心於千百年之後。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何以能此。夫融會經之全文。以求經之義。不爲傳注所拘牽。此誠經學之大要也。讀先生

此書。不惟明於此經之文。庶乎知通經之路矣。因付梓以公諸世。

代阮撫軍撰春秋上律表序

余巡撫兩浙。於西湖建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選諸生肄業其中。諸生能習推步之學者不乏人。范生景福其一也。歲癸亥。生以所步春秋朔閏日食表及說請正於余。而乞爲之名。竊謂孔子作春秋。備天地人三統之學。故子思子贊其事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本欽若以紀四時。卽祖述之旨也。贊建子而書春王。則憲章之義也。或記司術之過。或明伐鼓之非。左氏引而申之。躍如也。其後劉歆姜岌之徒。造訂諸術。必上驗於春秋。杜征南爲左氏學。亦因宋仲子十家之法。考訂春秋朔閏。故不通春秋。不足以知術。不知術亦不足以通春秋。不通春秋。不足以紹聖人祖述憲章之志。用是命之曰春秋上律表。所以嘉范生之能治春秋也。且范生之書。其善有四焉。天文術算之學。至本朝而大備。天下學者或疑其深微奧秘。不敢學習。范生習之不十年。而能發明如是。學者庶觀而效焉。而知是學之本易明。善之一也。治經者患拘執而不能通。劉氏規過。孔穎達辭而闢之。規者不必俱非。闢者亦難悉當。杜氏於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生直言其非。而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爲七月之朔。則稱杜氏爲不可易。揆之於義。是非不詭。庶幾不泥古不違古。爲說經之通。善之二也。疇人子弟諸其技。不能知其義。依法推算。不應於數。其中進退離合之故。莫之或知。故不能變化以推古經。生之言曰。置閏可移。食限不能移。又謂欲定閏必推中氣。又謂斟酌置閏以合干支。尤當斟酌置閏以合食限。於是用平朔不用定朔。用恆氣不用定氣。用食限不用均數。本諸時憲。參之長歷。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善之三也。本時憲上考之法。以明春秋司歷之得失。以決三傳之異同。以辨杜氏之是非。以課三統大衍授時以來、上推之疏密。俾學者知聖人作春秋。爲本朝時憲之嚆矢。而本朝之制時憲。實爲聖人春秋之脈絡。善之四也。具此諸善。可知生用力之勤。研究之細。其治經也。無學究拘執之習。其治歷也。非星翁術數之求。由此而進焉。固未可拔其所稅矣。余樂道其書之概。而爲之序。

王處士鎏周易解序

今學究之談義理者。起於爲八股時文。而中於科第爵祿之見。其童而習者。惟知有講章。講章之所引據。則采摘於宋儒語錄。故爲是學者。舍宋人一二剩語。遂更無所主。不自知其量。猶沾沾焉假義理之說以自飾其淺陋。及引而置之義理之中。其茫然者如故也。處士王瀟城先生。名方魏。字大名。明南京吏部員外郎納謙之孫。慈谿令玉藻之仲子。始從父於浙。既而歸湖。隱居授徒。不應科舉。一鄉之人服其道。重其品。稱之曰先生。時祖若父之門生故人多居顯貴。數以書邀之。均不應。自以勝代遺民。閉門自守。不入城市者三十許年。所著有周易廣義。以本義大略。申其說而廣之也。纂解者。其晚年之書。明太極陰陽爻象古疑大旨。不煩言而舉其要。凡五篇。手錄附諸廣義之後。蓋先生無志榮祿。不爲科舉文。特津津於義理中者數十年。精熟於宋儒道學之書。又能見諸躬行。信於鄉里。此眞能學宋儒之學。非中於科第爵祿之見者所可擬之爲倫也。先生之曾孫從重若(字容)與先人爲中表兄弟。守祖父遺書。雖貧困難苦。不輕示人。

循自入小學。稍知識字借讀先生遺書。乞之再三。始見其纂解一冊。未一月。先生舊廬不戒於火。遺帙盡焚。而此冊以循借讀。巋然獨存。嗚乎。其命也夫。先生善書法。片紙隻字。里人重之。而甚不易得。此本爲其手蹟。尤可寶焉。時乾隆戊申春二月。焦循序。

後漢書訓纂序

後漢書訓纂者。元和惠徵士棟所著書也。歲丁未。余授徒城中。與汪君晉蕃之居近。晉蕃家多藏書。每借閱而是編與焉。晉蕃之尊人對琴先生。工詩詞。風雅倜儻。徵士遊廣陵時。與之交。往來甚密。徵士故多疾。先生以參桂之藥供之。不啻千金。徵士無以報。因以此書貽先生。先生爲之按寫。作楷本。於是有眞草二本。草曰訓纂。眞曰補注。皆藏於對琴先生家。外無有也。先生重氣節。負性純篤。方其官刑曹。在京師。以勁直著名。權遭橫逆。家產頓落。於是二本者。僅存草本。而寫本遂失。是本爲徵士手錄。改塗添補。如蚍蜉蟻子之跡。首帙末題雍正九年以事對簿之暇作。凡十一年而成。對琴先生嘗語循曰。惠子在揚時。手訂此書。有所疑。即以片紙至。令爲之核。書成以贈余。然竊人之善。君子恥之。齊邱化書。不欲尤而效也。嗚乎。惠子生爲貴介公子。使其盤於科名。爲世俗之學。何至以布衣終老。造訊鞫之際。尤凝眞匪懈之日。乃孜孜矻矻。信而好古。比部篤於友誼。守其書而不欲冒其名。如兩公者。不亦可以爲法乎哉。壬子秋。復於晉蕃借閱。因細爲校定。其卷帙次第。依范蔚宗原書。次司馬氏志。及劉昭注補於末。體例仿史記索隱。而精核過之。世所傳十五卷者。乃贋本。非其眞也。

詩益序

詩益者。金壇劉君始興所著也。乾隆辛丑。余始有志於經學。自毛詩始。適試於泰州。購之市闠。繼而又得桐城葉氏酉詩經拾遺。則云述劉子彥之說。子彥即始興之字也。閱詞科掌錄。劉葉兩君俱嘗應乾隆元年博學鴻詞科。葉以監生爲太常卿王公府所舉。劉則舉自孫文定公。文定舉五人。首當塗徐文靖。次即始興。始興先舉於鄉。天津王又樸詩禮堂古文稿中。有代衛中丞撰詩益序。稱金沙劉子司鐸翟邱。序文不足以發明此書之指。故此書不載此序。書共二十卷。爲詩本傳八。詩次問二。詩次補言一。詩表二。總辨一。雜辨六。其發前人所未發者。爲詩次問。及詩次補言。昔九江黃楚望氏。以四十年積思。悟得春秋之義。授諸趙東山氏。東山暢發其指爲屬辭師說。謂有策書之體。有聖人筆削之權。余深服其言。以黃趙之經學。遠在吳澄、許謙之上。劉氏詩益之作。謂詩有詩人之志。有孔子編詩之義。詩人之意顯。孔子之義微。一篇之詩。言其人與事之美惡。而其義止於一君。辭止於一事。引而申之。參而伍之。遂統括乎古今興亡之故。終始王道之跡。有異類同次者。衛共姜柏舟。宜姜鶉奔。是也。有同類異次者。小雅黍苗。大雅崧高之類是也。有兼收並采。著其淺深先後。以爲義者。鄭衛諸淫詩。小雅燕樂諸詩。是也。夫詩人之有美刺。猶史之有褒貶也。褒貶者直史有之。不必聖人而後有之。故聖人之筆削。在直史褒貶之外。美刺者詩人有之。不必聖人而後有之。故聖人之編次。在詩人美刺之外。吾謂劉子彥氏之於詩。與趙東山氏之於春秋。若合符節。其說小雅大雅。謂自文王至宣王爲大。自宣王至幽王爲小。而以鹿鳴二十二詩明之。大旨其盛。小

言其衰。以小先大。實以小體大。按而核之。確不可移。推辨小序。有未當其本傳。則未知舉音訓故之學焉。徐文靖所著書顯於世。劉氏此書知者甚鮮。特序而表之。

衡齋算學序

予幼好九九之學。雖求之古書。而不能得其指歸。自交吳中李尚之銳、歙縣汪孝嬰萊。得兩君切磋之益。於此藝少有進。而兩君亦時時以所得見示。令商論其可否。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均未之見也。歲乙卯冬。予在浙。始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兩書。急寄尚之。尚之喜甚。爲之疏通證明。復推其術於弧矢。著書以明郭太史授時草所用天元一之術也。而予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今名數學九章。亦撰爲天元一釋。開方通釋。以述兩家之學。庚申冬。與尚之同客武林節署中。互相證訂。滋古人絕學。復紹於今。明年。孝嬰來揚州。因以語之。壬戌春。予在京師。孝嬰自六安寄一書來。甚言秦李兩家之非。而剖析其可知不可知。衡齋算學中弟五冊是也。是秋。予復在浙。尚之寓於孤山。買舟訪之。以孝嬰之書與相參核。尚之深歎爲精審。復以兩日之力。作開方三例。以明孝嬰書之所以然。於是秦李兩家之學。至此益明。今年村居教徒。稀入城市。出入於農圃醫卜之術。秋八月。有走馬來者叩門甚迫。童子驚相告。予視之。則孝嬰也。延入塾中。對飲於豆花蕃籬間。孝嬰謂予曰。或謂尚之譏吾所著書。有之乎。予因出尚之所爲衡齋算學跋與之。孝嬰怡然曰。尚之固不我非也。因謂予曰。子亦爲我序。予諾之。孝嬰復走馬去。門人請曰。秦李之書。李君疏之。汪君難之。不已異乎。予曰。此兩君所以是也。兩漢經生守一家之言。華藻鑿悅。通人鄙其固焉。鄭康成爲禮經作注。雖子夏之言猶駁之。秦越人宗岐伯之言。而作八十一難。蓋非深入其室者不能疏。亦非深入其室者不能難。得李君之疏。而秦李之書明。得汪君之難。而秦李之書益明。古人立言固樂夫人之深入而難我。不樂人之略觀大意而諂附我也。門人退錄之以寄孝嬰。即以爲序。嘉慶癸亥中秋前一日。江都焦循撰。

修補六家術序

天算之學有二端。守當時成法。布策推算。兼有差長。術士之學也。明其義蘊。貫而通之。闡發古先。以啓來者。儒者之學也。鄭康成、李業興。以此治經。司馬遷、李淳風、劉羲叟。以此修史。故開方句股之算。三統乾象之術。見諸經注史志者。至今可考。蓋不以此治經。或不知今有爲九數之目。而以爲漢時所有矣。投壺周髀。有不明圓囷之法。謬以爲知借不知還矣。元修宋金諸史。不爲秦九韶立傳。而所爲大衍求一、演紀上元。鮮有知者。至所爲歷志。殘缺失次。謬舛尤甚。元史載授時術及李治傳。皆不言立天元一法。於是前賢精義所存。近在數百年間。轉不如漢晉之遠而可考。是則修史者不通此學之咎也。嗟乎。修史者不能闡發於前。讀史者又不知推步之法。每屏之不敢道一議。一二知算之士。嫻於其習而昧於孤詣。故弧輪橢積之外。雖授時大統。鮮有深究。偶舉古術。輒曰疏而不密。至問所以疏密之故。復格格不能言。是何術士之學多。而儒者之學少哉。休寧戴庶常震始授算經十書。推縣朝歲實。嘉定錢竹汀少詹事章明古法。撰三統術衍。其二十二史考異。於歷志析疑訂誤。尤加意焉。吾友元和李尚之銳。爲少詹事高第弟子。親授

歷法。獨有心解。闡古法之微。探索諸史。自顓頊夏殷周魯。下逮元明數十餘家。存者考而章之。缺者修而補之。窮幽探賾。務求如其術之本意而止。是誠爲千古讀史者啓其扃。亦卽爲千古治歷者徑其塗也。嘉慶庚申冬十一月。循與尙之同客武林節署。因讀其所補宋金六家術。六家者。宋衞朴之奉元。姚舜輔之占天。李德卿之淳祐。譚玉之會天。金楊級之大明。耶律履之乙未也。術不備載本史。而積年日法間見他帙。已不異告朔之餼羊。尙之依相近之元法斗分。推求歲周。據何承天調日法。立強弱之術。以得朔實。又用秦道古演法推求積年。以驗歲朔之權數。頓令古人名歷。斷而復續。學者得以考求舊法。相率而爲儒者之學也。循性好數術。有志於古。而未能究心。今讀尙之此書。昭然發矇。夫有李氏之立天元一。而後知授時術弧矢相求之妙。有秦氏之演紀。而後知古人推演積年日法之故。秦李之書。近多有好之者。尙之用以補古歷如此脗合。不由此而更大彰乎。循願與同志者相率而推之也。江都焦循序。

豫章沿革考序

吾友胡維君客江西時。與修郡志。因爲豫章沿革考二卷。列之爲表。而繫之以說。則今之所稱豫章。非春秋時之豫章。旣有裨於史書。尤有補於經注。吾信其必傳也。嘗考隋書經籍志地理之書。自摯虞畿服經之後。齊陸澄著地里書一百四十九卷。梁任昉著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於地里之學爲最詳。然澄之書則合一百六十家而後成。昉之書則增八十四家而後成。向非一郡一邑各有所述。二君之著焉取斯。凡儒者之學。非身親而心入之。其說不精。一人之身。不能盡天下之地。而盡歷之人人各就其所歷之地。精加考核。以維君爲之率。卽以維君之書爲之法。積數十年之久。萃數百十人之力。一邑一地。俱有所訂正焉。後有陸澄任昉者。裒集其成。維君此書。實爲之嚆矢矣。嘉慶丙辰夏四月。

天慵菴筆記序

嘉慶丙寅秋七月。余患腹疾。頗多愁鬱。終日廢書默坐。門人方灝持一帙來。乃其伯祖小師道人〔?〕雜記手稿。大抵多題畫之作。或詩或跋。又有記所見唐以來畫卷。題跋雜錯無次序。乃爲錄一過。稍加釐訂爲二卷。附祭文兩首於末。其論畫云。晉唐畫不多得。因不常見。若五代宋人之畫。則不出縱橫兩字。如用筆則有長短大小斷續頓挫。用墨則有乾溼濃淡。魂魄骨肉。立局則有賓主反側。聚散參插。至於著色烘染。仍然補筆墨之不足。非特塗抹朱綠。爲染工伎倆。故古人筆墨。具見山蒼樹秀。水活石潤。於天地之外別具靈奇。卽或率意潑灑。亦皆鍊金成液。棄滓存精。曲盡蹈虛揖影之妙。又云。作畫之士。步步腳踏實地。多臨多看。又且熟味唐宋以來諸家畫論。便不識萬卷書。行萬里路。神化一境。亦不難歷久而至。又云。畫之化者。尊前輩之手神。融作家之形製。信手結構。隨筆生情。內無宿心。自外無常態。要必讀書養氣。以培其元。然後心醇而筆和。銳古而神逸。嗚乎。此豈獨工畫之士宜然哉。其所見古人書畫。本名寓目有錄。集一一指其微奧而明非至合作不載。是可稔其生平所得矣。

醫經餘論序

自趙宋人刪改六經。其害遂及於醫。張景岳之類經。猶不過學究家之兎園册。至喩昌改秋傷於溼爲秋

傷於燥。改裏有寒外有熱爲裏有熱外有寒。方中行、程郊倩之流。移易本文。無知妄作。而醫學乃紊矣。吾友羅君浩字養齋。幼與凌次仲同居海州。涉獵經史。能博覽善爲歌詩。而兼通於醫。病市醫不讀書。間有讀書又苦師承無其人。撰醫經餘論若干篇。闡發鬱賾。俾知古人之學不致囿於俗。其論素問以經證經。陰陽別論稱不得隱曲。說者多不得其解。今以風論及至眞要大論並稱隱曲不利。貫而通之。知隱曲二字指男子前陰。故不特舉女子不月以別之。陰陽應象大論。按尺寸。觀浮沈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王大僕讀無過以診爲句。以甲乙經證之。則知以治無過爲句。以診則不失矣爲句。其論金匱。以水症氣衝咽狀如炙肉。證婦人咽中有炙臠爲有形之邪。阻無形之氣。以咳則其脈弦。與弦則衞氣不行。如肺飲不弦。肺飲二字句。謂肺飲之輕者有不弦。但知氣而不咳。其弦則衞氣不行而咳矣。則並矣。非謂肺飲無弦脈也。其論本草。以神農經爲主。而證以南陽之方。以蒼朮主筋急拘攣。故金匱胸痺緩急者主之。用以健脾利溼。則失其義。柴胡主心腹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知其性行太陰陽明。解熱胸脇滿不去。傷寒陽脈濇陰脈弦。腹中急痛。皆以柴胡主之。非僅入少陽。若此者皆以通儒治經之法。用以治醫經。開從來醫家未有之秘。學者由是究之而明。而醫之道亦由是而尊。至著述之眞僞。淺深。治病之緩急。分合。用藥之輕重增減。無不造於微。辨四大家之張爲戴人。而非南陽。尤爲特識。諸篇簡而該。約而當。洵後學之津梁也。爰其書序而纂之。嘉慶壬申冬十月望。江都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蜜梅花館。

九經三傳沿革例序

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乾隆戊申。興化任侍御始刻之。以爲珂深於經訓。能會通經文上下語義。而證之以注疏釋文。然後求之於諸本異同。覃思旁訊。妙悟豁徹。非僅以校本之多見該博也。旣而鮑氏廷博亦刻桐花館訂本。於知不足齋叢書。嘉慶甲戌。汪生紹成又影宋本摹刻。尤精審。以遺余。屬爲之序。余命兒子廷琥以任鮑兩刻本校之。得其異同九十件。乙亥仲春。小雨新晴。閒窗晝長。几焚香對花。展此卷詳閱。則三本互有優劣。任刻本泰誓注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本及鮑刻作少仁人。按今孔傳正作少。正義云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蓋多指惡言。少指十人。少字是也。任刻本顧命。一人冕執鈗。鈗實銳字也。按說文以爲兵器。今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鈗爾。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衆作銳。此本作一人冕執銳。銳實鈗字也。又越中注疏於正文作鈗。按說文金部。銳。芒也。鈗。侍臣所執兵也。引周書此文。故珂以鈗字實是鈗字。言說文以爲兵器。乃約侍臣所執兵語。申明鈗卽是鈗。而注云矛屬。則疑與芒義相近而合乎以稅反之爲銳。諸本又作銳。不敢竟改作鈗。故云只從。只從云者。本宜作鈗。而姑作銳也。以上二件。任刻本所不及也。任本開元所書五經。往往以俗字易舊文。如以頗爲陂。以便爲平之類。洪範無偏無陂。新唐書藝文志。言開元十四年。元宗以頗字聲不協。詔改爲陂。是頗爲舊文。陂爲所改。又王道平平。史記作便便。珂蓋以便爲舊文。與頗一例。平爲所改。與陂一例。此本作以平爲便。與上句不畫一矣。任本神祇之祇。

從示而無畫。祇敬之祇。從示而有畫。底音抵者上有點。底音止者上無點。按說文广部底。广部厎。皆從氏聲。下皆有點。而上則一有點。一無點。此本作底音抵者下有點。底音止者無點。說文惟疒部痻字。從氏下無點。广部無從氏之字。珂明以在下者稱畫。以別於在上者稱點。以上二件。又此本所不及也。學者言經學則崇漢。言刻本則貴宋。余謂漢學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誤。本岳氏讎校之法。以讎校岳氏。此皆略述此以應紹成之屬。紹成名昌序。儀徵縣學生。今將爲校官。讎校𩔗刻。亦類於岳氏云。

刻詩品序

余幼年十二三歲時。好爲小詩。先君以詩品示之曰。作詩必知詩之品。讀詩品。又必知作詩品者之品。司空氏立身清潔。不受僞梁之汙。舊史誣之。王黃州辨明於附文十七條。修新唐書者。乃依其說。比美元德秀、陽城而傳於卓行。李唐詩人。罕有其匹者也。循受而錄之。藏諸篋中二十餘年。往歲。仁和胡學院督學揚州。以隔溪漁舟命題。去秋鄉試。詩題又命以曉策六鼇。於是友朋就余索觀。而門人子弟。遂復請寫錄而習誦之。甚苦其煩。聞舊時坊間有專刻本。問之不可得。爰授之梓人。以供習誦者取之便耳。嗟乎。詩道之弊也。用以充逢迎。供調媚。或子女侏儒之間。導淫教亂。其人雖死。其害尚遺。一二同學之士。憤而恨之。欲盡焚其書。余曰。是不必校。如治三陰之邪。宜溫中益陽。其疾自已。無容抵當承氣之峻也。詩品者。非參苓薑桂之對與。凡一卷。爲篇二十四。附論詩文二篇於後。嘉慶四年三月望日。

鄭舍人文集序

鄭柿里舍人集。凡序書賦各一篇。傳論各二篇。儷體雜文八篇。古今體詩若干篇。舍人邃於經學。於書無所不窺。篤好昌黎文。手寫其集。能道其筐奧隱微之藴。嘗謂余曰。古文成絕學矣。於是乾隆壬子癸丑間。以此事相磨切。當是時。余學柳州。嗜好微異。然而用力於此。思有以彰大而振興之。則無不同。瞬息十年。如駒過隙。苦憶之境。彼此互昔。則本性情閱歷以貢爲文章。又豈必有所宗法而爲之與。然讀舍人集者。宜知其從昌黎來。特是集中散體文僅數篇。不多載。舍人將不欲以昌黎自見耶。惟舍人知昌黎之深。甚惡夫以貌似者亂其眞。而乃知舍人眞篤好昌黎者也。嘉慶乙丑六月。江都焦循序。

吳少文詩序

吳君少文。未弱冠卽能爲詩歌。講貫於唐宋以來諸名家者。幾三十年矣。今歲以草稿示余。余爲錄古今體共九十八首。爲二卷。大抵多苦吟而以疎樸出之。樂府近鐵崖。五律七絕。往往逼眞唐賢。蓋其性情饒眞逸。而處境値閒曠。永於詩歌。故市氣絕也。北湖自昔多詩人。流風遺韻。百餘年來不絕如縷。少文幼多疾。不能應舉子試。斯得壹志於詩。豈偶然哉。嘉慶己巳四月。

雕菰集卷十六

石湖遺書序

吾嘗謂人之傳。不傳於人而傳於己。己實有其不可朽者。天必不忍埋而匿之。非不埋而匿之也。埋之愈久而其出也愈光。匿之愈極而其顯也愈盛。余幼年。受業表兄秋帆范君。范君嘗謂其族中有石湖其人。隱君子也。不汲汲於名。故其遺書不傳。而子孫亦無人矣。後於里中徧訪問之。僅得詩三四首。文二三篇而已。而所傳軼事亦無徵信。而莫可如何。丹徒王柳村謂余曰。予向所稱范石湖者。吾見其遺書。蓋存於關南陳氏。越數日。與柳村訪陳氏。陳君素村因以遺稿十數帙示余。皆石湖手蹟也。素村因謂余曰。石湖之塔蘇實藏之。蘇之後微。又存於蘇之戚簡氏。簡氏吾之戚也。簡之後又微。故此稿歸於吾。乃慨然畀余以歸。石湖本名恆美。字德一。後易名鑒。卽以其先世文穆公之號自號。鐫一印曰今之石湖。其沒也。卽以題其墓。文穆之軒曰盟鷗。遂亦稱盟鷗野老。自撰盟鷗野老傳。序其本末甚詳。如陸天隨之作甫里先生傳也。余旣次其本末於北湖小志。乃理其稿而編之。得讀史小識一卷。竹隱居隨筆二卷。竹隱居詩集五卷。梅花十六詠一卷。論語詩一卷。文集四卷。春雨詞一卷。秋吟一卷。秋花雜詠一卷。柳塘寱語一卷。今之石湖詞一卷。總之爲石湖遺書。湖中范氏式微久矣。石湖有二子顛、頡。皆貿易爲商賈負販。不讀書。其後莫可稽考。問諸其門生故人之家。鮮有知者。而是稿歷百年之久。轉徙數家。十猶存其七八。手蹟宛然。

謂非有鬼物呵護其間不可。康熙邑志載石湖名。寥寥數語。續修邑志者。竟刪去之。故今郡邑皆無石湖名。石湖之傳亦微矣哉。然當時科第顯奕。仕宦爵赫。片楮寸墨。十不存一。而石湖之書完善如此。余歎石湖之精氣不可沒。而尤流連忻慕於素村之爲人。石湖塔名節臣。節臣子名謙。亦能詩。有峕堂集。彷爲雷塘人。素村名嘉惠。好聚書。藏書十餘萬卷。所校釋焦氏易林最精。石湖之書賴之以存云。嘉慶戊辰元旦。江都焦循序。

揚州足徵錄序

歲丙寅。汀州伊公守揚州。時撫部阮公在籍。相約纂輯揚州圖經揚州文粹兩書。余分任其事。明年。伊公以憂去。撫部亦起服入朝。事遂寢。己巳庚午間。修揚州府志成。即原本於圖經也。而文粹之稿。則向來分存於所纂輯之人。未嘗選訂。今年乙亥。伊公入都補官。道過揚州。五月二十一日。會於雷塘之阮公樓。語及圖經因詢文粹。歸檢殘稿之存於余處者。其在爲次第之。自七月至於九月。粗有端緒。而伊公則以肺病卒於揚州郡寓。喪歸。余拜送河干。既爲樂府。鼓琴而歌。以寓公之德政。遂爲此書目錄一卷。名之曰揚州足徵錄。文粹者存揚人之文。非揚州者不取也。足徵錄者存揚州之事。事有關乎揚者。不必揚人之文也。義各有取乎爾。纂圖經時。所有膏火紙筆之費。皆伊公自捐俸以給。同事者趙司馬懷玉、臧文學庸、袁上舍廷梼。今府志中多有三君所輯錄。近者臧袁兩君已先伊公於地下。幽明之際。介人愴然。共得文三百一篇。爲卷二十有七。嘉慶二十年九月嶽降日。書於半九書塾之雕菰樓。

里堂道聽錄序

余生質樸鈍。然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閱首尾。心有所契。則手錄之。余交遊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小說詞曲。必詳讀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則手錄之。歷二三十年。盈二尺許矣。今歲所著易學三書稿粗就。而賸氣虛孅。不耐其思。性又不樂閒曠。求爲其易而不甚用思者。夏秋以來。乃取此而編次之。爲五十卷。命兒子廷琥編寫目錄。據其日所及。非有所軒輊。去取於其間。其論說有異同。兼錄之。廣聞見。通神明也。忠臣孝子。義士貞婦。心之所慕。恨不能徧。斷獄捕盜。亦錄之者。余素有志以州縣官效職。而用爲師法也。朝廷典禮。宰輔經綸。則非分所宜言。故不及。其男女贈答。誇飾豔麗。余所深惡。特絕之。間亦及於神鬼。則以信而有徵。且可爲世戒。無稽者弗及也。先是壬戌癸亥間。皆編之。名道聽錄。今仍其名。苟不即死。更有進。當續乎此耳。嘉慶甲戌秋七月。書於紅薇翠竹亭。

鈔王欒夫異香集序

古有六藝九流詩賦而無集。集者經史之雜。而九流詩賦之變也。經生說經。史臣著史。各有專書矣。其友朋辨難之文。簡篇敘論之作。或出其精華之聚。以破蒙俗。或總其未成之詳。以俟參訂。凡足以羽翼乎經。皆經類也。墓銘行狀家傳別傳之等。核其實。去其浮。無撰史之職。可以待撰史者之采用。則史類也。無益於經史。而識論足以成家。騁儷可以悅目。亦有存而不能廢者。蓋本諸經者上也。資乎史者次也。出於九流詩賦者下也。而皆可以相雜而成集。非此三者。爲尺牘。爲題名。爲諸酬應之文。亦往往傳其集者。則以

其人德行功業愛之敬之。因而珍重其文。非文之傳也。令德行功業不足傳。而徒欲以文傳。而所恃者。止於尺牘題名及諸酬應之文。非不自許爲作者。無何而飄風野馬矣。吾每閱一集。見時文序送人序若干篇。壽文祭文若干篇。無聊之書啓。諧錄之才慧。史論之空譚。又若干篇。極力摹所爲關鍵之法。必爲之措何也。集之所重不在此也。幼年聞吾鄉王欒夫文學深於文章。著異香集二卷。間爲他書所引據。大約貧於史學者求之三十年不得。丁巳授徒湯氏。其所藏有是書。爲興化陸懸圃挺掄所訂。有收藏小印。爲北湖施氏。文甚多。非無益於經史而尺牘題名諸酬應之文也。夏六月納涼之餘。爲寫一過。次其序事之文爲一卷。說喪禮宗法及論文之文爲一卷。壽文祭文與汪琬書之類。悉刊去之。共三十六篇。皆可存。不至爲飄風野馬者。欒夫名嚴。寶應縣籍。而居於江都。論文曰。文未出天下。後世不知有此說。既出天下後世不可無此說。欒夫所爲文。不必盡副之。而識見之高有若是。是爲陸氏選刻者。郡志稱其白田集四十卷、當更求之。而爲之訂。嘉慶二年八月晦日。

鈔何有軒文集序

余將萃鄉先生之文爲揚州文集。徧求之不可多得。乙丑夏四月。門人汪生昌序以此集進。余。余不勝寶惜之。文爲寫本。當年刻未刻不可知。是尤當寶惜耳。向來於邑志中見載陳遂發何有軒集。因考其人字鳴夏。終於江都學生。又於魏箋中詩集見附載陳鳴夏所作傳。今此本有之。署丙子科舉人揀選知縣箋中魏君行狀。而不稱傳。宜以此本爲是。此本稱、箋中先世有東千公。爲福建兵巡道。與謝遷、顧起元同時。而魏集所載、則爲福建兵巡道者爲扶輪公。再傳有東千公。文章尤有名。與謝遷、顧起元、同時。此則是本宜不及魏集所載之確。與郭誌、湯潛、尤璟、郭元釪、元鈺、鮑開宗、唐紹祖、繼祖、爲文章之交。與俞太史長城善。序其所爲百二名家制藝。又爲之作行狀。大抵長於序事。筆力簡潔。善爲控縱。以振神采。論文章。則是荊川而非鹿門。自謂作文不可依傍古人。當從同以求異。不可貪異以求同。誦其文。誠能自樹立者哉。余幼年見壁間書有稱松岑者。詢諸先君。先君曰。此湖中隱君子坦菴道人之兄子徐懿公也。繼而見懿公所刻詞集湖上吟。知其名元美。其自序稱丁未夏自公車回。知其曾舉孝廉。然問湖中人。莫能道其遺事。而此集中有松岑墓銘。本末極詳。蓋中順治丁酉科舉人。以淮安府教授。內擢國子監監丞。嘗一爲浙江同考官。得士最盛。在淮。每議兵餉治河。爲鹽司所賢。在國子監。首倡刻十三經二十一史板。歸老於家。著有諸聲集、艾言、淳書。每力爭治河賑荒於有司。有益鄉里。凡千四百餘言。嗚乎。非此書則松岑之事湮矣。余嘗謂世不乏賢令長。而何易于以孫可之傳。世不乏賢太學生。而何蕃以韓昌黎傳。世不乏貞烈婦人。而高愍女、竇烈婦、以李習之、司空表聖傳。世不乏高儒義士。而元德秀以元次山、李遐叔傳。郭昈、郭航以沈下賢傳。世不乏詭異非常之士。而劉叉以李義山傳。諸侯皆有將。海外國皆有臣。而燕將譚忠及新羅人張保皋、鄭年、以杜牧傳。作唐書者。皆本其文以入列傳。若是乎人之傳不傳。史之書不書。其權半歸諸當時能爲文之人。然則爲文之人重矣。而可無乎。

鈔婕虹堂文集序

余六七歲。聞里閭父老談陸公吳州督學杭州事。每試日。坐堂上。擬作所命各題。題刻成數篇。心竊記之。已而無意購得公所刻雙虹堂文集四帙。無卷數。內載杭州當場制藝自序。而張良御太史爲公作神道碑。亦及此事。湖州校士館有石刻記。爲公作。此集載之。集中有西湖講院記。言脩講院於西湖陸宣公祠側。余在杭時。見宣公祠祀已甚。豈尙有所謂西湖講院者。蓋已百二十年之久也。讀集中敢淸堂記。知公嘗爲南匪分司。讀梅雨澗快亭記。知公以督學兼備兵海上。皆神道碑所不詳。公名舜。字元升。泰州人。康熙甲辰進士。雙虹堂者。其幼年與張詞臣孝廉讀書處。張歿。公不忘舊人。故以名集。神道碑言公爲中書舍人。凡撰文。宰相不喜他舍人所爲。今集中有擬御製十三經序。蓋是時稿也。碑又稱其在浙時。逆知祖洪動之邪謀。而先去之。惜乎說之不詳。其本末遂不可考云。

鈔依歸草序

吾友閔香山。每道海安張良御太史。名符驥。善古文。歲己未。於市上得其所爲依歸草十卷。依歸者。依明人歸熙甫之文以爲文也。文不妨有熙甫。亦不妨有學熙甫之文之人。然學熙甫。遂盡屏異於熙甫者。而於熙甫一言一意。皆奉若圭臬。不敢少疑。則非善學熙甫者矣。熙甫泥女子從父之說。而禁室女之守貞。余深惡是說之似是而非。嘗撰貞女辨二篇。以祛其妄。世俗已其見之論者。皆執曾子問之說。抑知曾子問之說。非謂夫死而嫁也。謂夫遺喪而改嫁也。執此以例諸夫死。亦宜例諸夫未死而遺喪。萬一熙甫之聘妻。舍熙甫而更適人。熙甫甘乎。或熙甫之女已受壻聘。熙甫能因壻之遺喪而改適他姓乎。廷儒讀書不深。強爲立論。往往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適足以亂天下。大率類此。越五年。壬戌。又得其子沆所重校本。前十卷稍有增易。續刻二卷。共文二十篇。其所應試策。輒與焉。而記閔賓連墓。事本末最詳。向聞故老言。平山堂下有兩詩人墓。一爲錢塘潘聖帆閒奇。一則賓連。余屢尋之不可得。賓連名麟嗣。其姓名頗見施愚山、王阮亭、魏冰叔等集中。年七十七。卒於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已而長子歿。惟餘次子孝礎。鰥且聾。貧卜爲活。賓連之棺。遂二十一年不克葬。幸是太史買地葬之。葬之日。會者數十人。皆知名士。左見藏弟來處士、陳定先殿撰、詩集中。先是孝礎劉閒齋矜恤之。太史復爲之同人。於是閔在東附以屋。項鳳千爲之娶妻。歲給以米。太史且將更謀以二十千歲給之。沆曰。賓連墓在法海寺前官路右側。於是向傳在平山堂下者。誤也。太史自言。康熙乙亥夏。始因王武徵識賓連。而乃眷眷於故人如是。是則無愧於熙甫者矣。嗚乎。巨室之家。一人歿。例求諸顯者爲之傳志。而不計其人之能否。求有序事之工如太史此編所栽者。寡也。則吾郡百餘年來。獨立於歸氏。而序事有法如此編。尙不足爲學者取法乎哉。故錄其文最多云爾。

修脩通志堂經解後序

是書爲休園鄭氏所藏。舊缺三禮圖、學易記、讀易私言、易雅、筮宗、周易輯聞、春王正月考、四書通證八種。都首無序目。而字畫淸秀。蓋康熙間初印本也。乾隆丙午。連歲大飢。余叔遭凶喪。負債日迫於門。有良田數十畝。爲鄰猾所勒買。得價銀僅十數金。時米乏。食山粟者二日。持此銀泣不忍去。適書賈以此書至。問

價。僅值三十金。所有銀未及半。謀諸婦。婦乃脫金簪易銀。得十二金。合爲二十七金。問書賈。賈曰可矣。蓋歡歲窮購書者。而棄書之家。急於得值也。余以田去而獲書。雖受欺於猾。而尙有以對祖父。且喜婦賢能成余之志。是夕。營麥屑粥。相對殊自懌也。明年丁未。得春王正月考於高君學山。又於棄吏處購得學易記、讀易私言二種。戊申七月。於金陵市口得三禮圖。己酉。得易雅、筮宗。壬子。又購三禮圖初印本於黃客。甲寅。於周客之濂溪書屋購得周易輯聞、四書通證。越二日。大火。濂溪書屋焚。無寸木。而二書幸存。如鬼神護之者。亦奇矣。於是假是書之序目核之。已無所缺。命門人李元善錄序文。得八葉。加於首。乾隆乙卯、嘉慶丙寅。余客於外。是書乃爲鼠嚙數帙。檢之。氣鬱不能釋。今年家居。無賓客之擾。稍爲補葺。自四月至五月。越四十日。督成。次序爲目錄一卷。不必如原次。然亦無他意也。嘉慶三年五月十九日。

易圖略自序

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恆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爲相錯。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爲旁通。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爲時行。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於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既實測於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測之既久。益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既撰爲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爲圖略。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編爲八卷。次通釋後。譬如郭守敬生劉洪、祖沖之、何承天、傅仁均、一行之後。悟得歲實消長。不用積年日法。非能越乎前人。亦由前人之說而密焉耳。夫祖沖之立歲差。傅仁均立定朔。當時泥古者競爲異說。余以此三事說易。亦祖氏之歲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嘉慶癸酉十一月冬至前五日。

易通釋自序

循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憶乾隆丙申夏。自塾中歸。先子問曰所課若何。循舉小畜彖辭。且誦所聞於師之解。先子曰。然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復見於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心。其思之也。循於是反復其故。不可得。推之同人、旅人之號咷、巽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明夷、渙之用拯馬壯吉。益憤鬱滯。悒悒於胸腹中。不能自釋。聞有善說易者。就而叩之。無以應也。乙巳丁未。癈於舉子業。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於所疑皆無所發明。嘉慶九年甲子。授徒家塾。念先子之教。越幾三十年。無以報命。不啻自棄之罪。爲以逃免。竊謂卦起於包犧。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命之以名。文王以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彖辭。周公以

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爻辭。寓史庚甲。以爻辭釋彖辭也。笑號爲壯。爻辭自相釋也。然而猶不易明。我孔子韋編三絕而後贊焉。且不一贊而至於十贊者。佐也。引也。佐文王周公之辭。引而申之也。包犧之卦。參伍錯綜。文王周公之繫辭。亦參伍錯綜。故小畜、蠱、明夷之辭。互見於小過、巽、渙之辭也。文王周公之辭。以參伍錯綜繫之。孔子十翼。亦參伍錯綜贊之。所以明易之道者備矣。七十子歿。道在孟子。孟子道性善。稱仁義。惡楊墨之執一。斥儀衍之妾婦。皆所以闡明孔子之學。而脗合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故孟子不明言易。而實深於易。其商瞿所受。杜田生所傳。散見於孟、喜、京、房、鄭康成、荀爽、虞翻之說。不絕如縷。惜乎漢魏諸儒。不能推其所翢。以詳覈聖人之蘊。各持其見。龐雜糅。坐令老莊異端之流。出而爭之矣。循既學洞淵九容之術。乃以數之比例。衆易之比例。向來所疑。漸能理解。初有所得。即就正於高郵王君伯申。伯申以爲精鋭。鑿破混沌。用是憤勉。遂成通釋一書。丙寅以質歙縣汪君孝嬰。南城王君實齋。均蒙許可。然自以全易衡之。未敢信也。丁卯春三月。遘寒疾。垂絕者七日。昏瞀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往來胸中。既甦。遂一意於易。明年以謁事伺候對簿。改訂一度。己巳佐歸安姚先生秋農、通州白先生小山、修揚州志。稍輟業。庚午又改訂一度。終有所格而未通。身苦奇病。恐不克終成其事。辛未春正月。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理此經。日坐一室。終夜不寐。又易稿者兩度。癸酉二月。自立一簿。以稽考其業。歷夏迄冬。庶有所就。訂爲二十卷。皆舉經傳中互相發明者。會而通之也。聖人之義。精矣妙矣。後生末學。豈能洞徹其全。得一二端以俟君子之引而申焉可矣。聖人既以參伍錯綜者。示其端倪。舍此而他求。烏能合乎。後之說易者。或有取乎愚之說也。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冬至前二日。

禹貢鄭注釋自序

嘉慶壬戌夏五月。自都中歸。阮撫部以書來招往浙。問以古三江之說。時撫部撰浙江考。宗班固地理志。而以鄭康成之說爲非。循曰。鄭氏未嘗非也。鄭氏三江之注合於班氏。今人所輯之鄭注。販自初學記者。非鄭注也。因詳爲言之。撫部以爲然。蓋近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鄭之欲闢。乃鄭氏之書見存者。不耐討索。而散而求之殘缺廢棄之餘。於是不辨其是非眞僞。務以一句之變一字之綴爲工。及其以贋爲眞。又不復考其矛盾齟齬之故。甚而拘守僞文。轉強眞文以謬與之合。削足以適屨。鑿頭以便冠。而鄭氏之本義汩沒於好鄭之人。使鄭氏受不白之枉。伊誰之咎耶。班氏地理志序云。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蓋其所采博。所擇精。漢世地理之書。莫此爲善。故鄭氏注經。一本於是。或明標所自。或陰用其說。間有不合者。亦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其所以易之義。注雖殘缺。尚可考而知也。是冬十月。從浙江歸。來寒總無事。與子弟門人論說及之。因以嘉定王光祿、陽湖孫觀察、所集之本爲質。考而核之。編次成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於班曰志。於鄭曰注。而以水經禹貢山水地澤所在一篇。條列而辨之於末。其餘枝葉繁多。今無取焉。十二月臘日序。

毛詩地理釋自序

乾隆丁未。館於壽氏之鶴立堂。偶閱王伯厚詩地里考。苦其瑣雜。無所融貫。更爲考之。迄今十七年。未及

成書。今春家居。取舊稿刪訂其繁冗。錄爲一冊。凡正義所已言者。不復贅列。又以杜征南撰春秋集解。兼爲土地名氏族譜。以相經緯。隋書經籍志。譜系次於地理。而三輔故事。陳留風俗傳。與陸澄、任昉之書並列。豈非有地則有人。有人則有事。小序毛傳中。有及時事者。亦考而說之。附諸卷末。共四卷。焦子曰。考春秋之地理難。考毛詩之地理尤難。李吉甫、樂史、歐陽忞、諸書。每指一地以爲詩人所詠。浚儀之寒泉。頓以爲衛詩之寒泉。不知春秋之衛地。不及祥符縣境。七子之吟。何遠及此乎。齊桓城楚邱以遷衛。即戎伐凡伯之楚邱。在成武。宋公享晉侯亦此地。無二楚邱也。班氏志地理。杜氏解春秋。酈氏注水經。均無異說。而唐宋地書。乃以楚邱在滑。夫帝邱近滑矣。狄可至楚邱。獨不可至帝邱乎。自遷帝邱遂無狄難。而狄乃移害於魯宋。則楚邱在成武。與武宋接壤可知。後世地書若此類者。尤爲害於經義。故不以爲典要。至於韓侯近燕。潛夫論詳之。非晉國之韓。原居常與許。常爲齊所侵地。見管子大匡。不必旁引孟嘗之薛。是又前人所已及。不煩改說。若文王伐阮。即書傳史記之伐邘。耕即泥中。公子表即公子士。宛邱爲宛中之名。非邱上有邱。崔嵬爲土山戴石。非石山戴土。南仲爲宣王時人。非文王之將。諸如此類。竊自爲斷。雖未必當。或有備後賢之汲取云。嘉慶癸亥三月朔。

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

循六歲。先君子命誦毛詩。未幾。隨省蔭。泛舟湖中。先君子指水上草。謂循曰。是所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也。已而讀論語。至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私心自喜。遂時時俯察物類。以求合風人之旨。辛丑壬寅間。始讀爾雅。又見陸佃、羅願、之書。心不滿之。思有所著述。以補兩家所不足。創稿就而復易者三。丁未。館於城東壽氏。復改訂之。至辛亥訖。爲三十卷。壬子至乙卯。又改一次。未愜也。戊午春。更刪棄繁冗。合爲十一卷。以考證陸璣疏一卷。附於末。凡十二卷。蓋自辛丑至己未。共十有九年。稿易六次。以今之所訂。覩諸草創之初。十不存一。其間雖他有撰述。必兼治之。歷喪荒疾病爭訟。未嘗或懈。乙卯。爲山左之遊。隨諸行篋。車塵馬足中。間見所及。時加訂正。蓋亦費日力之甚者矣。書之例。列傳箋釋文正義於右。以己說釋於左。不必釋者。不贅一辭也。不效類書臚列而無所折衷。不爲空論。不尚新奇。毛鄭有非者。則辨正之。不敢執一以廢百也。陸璣疏太約。後人掇拾之本。非元恪原書。未載齊魯韓毛授受。乃抄襲兩漢書儒林傳。陸爲毛疏。不必及三家。而呂東萊讀詩記所引陸疏。言毛詩授受者。與此大異。知掇拾者並未見讀詩記也。爲條辨於後。嘉慶己未冬十一月。

論語通釋自序

自周秦漢魏以來。未有不師孔子之人。雖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未有不讀論語者。然而好惡毀譽之私。不獨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有之。而士大夫爲尤甚。夫讀孔子書。而從事於論語。自少且至於老。而好惡毀譽之私不能免。則論語雖讀。而其旨實未嘗得。讀論語而未得其旨。則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以未嘗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也。循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於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十數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

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旨，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揚雄、班固之說，而知聖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則爲聖人，不仁不恕則爲異端小道，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以此，其道大，其事易，自小其器而從事於難，是己而非人，執一而廢百，距孔子一貫之道哉，今年夏五月，鄭栢里舍人以書來，問未可與權，適門人論一貫，不知曾子忠恕之義，因推而說之，凡百餘日，錄而次之，得十有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統而名之曰論語通釋，聖人之大，未敢言知，或亦自遠於異端云爾，嘉慶甲子秋九月，

羣經補疏自序

周易王氏注

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爲罪浮桀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議者也，歲壬申，余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夏月，啓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箕子爲荄茲，或詆其說曰，非王弼讀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指之曰，弼之解箕子，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衆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爲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劉、馬、鄭，荀謂慈明爽，劉謂景升表，表之學受於王暢，暢爲粲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粲族兄凱，爲表女壻，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粲二子既誅，業爲粲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粲之嗣孫，即暢之嗣元孫也，弼之學，蓋淵源於劉，而實根本於暢，宏字正宗，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尚未遠於馬、鄭諸儒，特貌爲高簡，故疏者輒視爲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通儁卓出，蓋有見於說易者，支離傅會，思去僞以得其眞，而力不能逮，故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信十二辟，唯之於阿，未見其勝也，解龍戰以坤上六爲陽之地，固本爻反之在己，解文柔文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變之自泰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眞識也，至局促於乘承比應之中，顢頇於得意忘象之表，道消道長，既偏執於扶陽，貴少貴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於居陰居陽，攜摯於上卦下卦，智慮不出乎六爻，時世謬拘於一卦，徇童稚之窺識，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於觀則會及全蒙，於損亦通諸剝道，聰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覩我生之爻，頗見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由一隙貫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飫其康秕，譏刺者莫探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論不議也，於是每夕納涼栢雞焦影間，縱言王弼易，門人錄之得若干條，立秋苦退，取所錄次爲二卷，迄今七年，易學三書既成，復取此稿訂之，列諸羣經補疏之首，有治王弼易者，此或可參焉否也，嘉慶戊寅五月五日，

尚書孔氏傳

東晉晚出尚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僞，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僞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則試置其僞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僞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爲假托之孔安國，

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寧等，先後同時，晏、預、璞、寧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祿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艮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擬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托諸孔氏，何爲也哉，余嘗綜其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皋陶，若亦以皋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皋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即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受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即與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少師父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爲[illegible]，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啓王莽之竊，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晳等之僞造竹書，舜可囚堯，啓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齮齕，又托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誥諸奧辭，傳皆一一疏通，雖或有辨難而規正之，終不能不用爲藍本，余既集錄二十八篇之解爲書義叢鈔，所有私見，著爲此編，與叢鈔相表裏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下弦，

毛詩鄭氏箋

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穎達本而增損爲正義，於諸經最爲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余幼習毛詩，嘗爲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嘉慶甲戌莫春，刪錄合爲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爲五卷，次諸易尚書補疏之後，錄既完，客有善說詩者，過余曰，孔子論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果何以爲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果何以能達，使於四方，果何如而能專對，且何爲而興，何爲而觀，何爲而羣，何爲而怨，何爲而事父事君，豈徒精審於聲音訓詁之間，辨別毛鄭異同之數，遂足以盡詩之教乎，余默無以答，夫詩溫柔敦

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即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武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怨，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與。雖然，訓詁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繹而思也。毛傳精簡，得詩意爲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明日以是復諸客，客以爲然，遂書之爲序。嘉慶二十三年夏六月既望。

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

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爲釋例，疑滋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蓋熱中久矣，昭有篡弒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即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昭、師，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淩、毌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弒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弒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未有以啓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與之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武，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爲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顛，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氏之謬，而預撰集傳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惜

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詁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也。嘉慶丁丑冬十二月除夕。

禮記鄭氏注

三禮之名，自漢有之，或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或斥周官，而疑儀禮，以爲非聖人作。以余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宇文周，必不爲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拯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神農之時，道在啓民之愚，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羲、農之後者，知識既啓，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姦，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而化，所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治之極也。禮之經也，明明德矣，又必新民知止，而歸其要於絜矩，因天命之性以爲教矣，又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歸其要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於大有爲而見其恭己無爲，於必得其名而見其民無能名。吾於禮運、禮器、中庸、大學等篇得其微焉。余鄉讀禮記，嘗爲索隱一書，西鄉徐心仲將草稿持去，已而徐物故，莫知所在。十數年來，專力於易，未之計也。甲戌夏，尋得零星若干條，次爲五卷，今復删爲三卷，皆少作，第致究訓詁名物，於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述其大略於卷首，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可也。嘉慶戊寅七月朔日。

論語何氏集解

余幼時讀毛詩說，即讀論語，已而學爲科舉文，習高頭講章，凡存疑、蒙引等不下十數家，愈求之愈不得其要。既見注疏，遂舍去講章舊說，仍不能豁然也。自學易以來，於聖人之道稍有所窺，乃知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指，蓋易隱言之，論語顯言之，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如論語弟云性相近，孟子則明言性善，謂人無有不善。論語弟云知命，孟子則明言立命，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論語弟云未可與權，孟子則明言權然後知輕重，執中無權猶執一，謂嫂溺不援是豺狼，又推及鈎金與羽，示人以揣本齊末，取譬於閉門被髮，示人以易地皆然，以孟子釋論語，即以論語釋周易，無不了然明白。無容別立一辭，至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之處，亦與易例同。如告子貢曰：吾一以貫之，未言一貫何謂也，則又言以一貫告曾子，而曾子語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以貫之者，謂忠恕也。推之凡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皆一貫之道也。言巧言令

色，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末言何以可恥也，則又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則知所以可恥者，以其鮮仁也，推之仁者其言也訒，以其不巧言也，色取仁而行違，以其令色也，剛毅木訥近仁，木則不令色，訥則不巧言也，更有言則同而義則異者，其自相發明尤爲神妙，如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不自居矣，而又云，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是又自居矣，原思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張堂堂，子游亦以爲難能而未仁，乃樊遲問仁，則云仁者先難，司馬牛問仁，則云爲之難，或以難爲未仁，或以難爲仁，既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又以管仲不死爲仁，且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不取匹夫匹婦之爲諒，故君子貞而不諒矣，乃又云友直友諒益矣，語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乃又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不如某之好學也，是又以多學而識自任矣，既云君子有九思，又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其論季文子也，則三思而後行，曰，再斯可矣，凡立一言，必反復引申，不執於一，令學者參悟自得，余向嘗爲論語通釋一卷，以就正於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删次諸經補疏，訂爲論語補疏二卷，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而詳言其大概如此，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或余不及詳，俾吾子孫知治論語之途徑宜若是，庶乎舉一隅以三隅反也，丙子四月立夏日，

加減乘除釋自序

劉氏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愼之撰說文解字，士生千百年後，欲知古人仰觀俯察之旨，舍許氏之書不可，欲知古人參天兩地之原，舍劉氏之書亦不可，嘉定錢溉亭先生塘謂說文一部之中，聲無統紀，因取許氏書，離析合并，重立部首，系之以聲，其書雖未成，迄今講說文者，頗宗其意以著書，循謂古人之學期於實用，以乂百工察萬品而作書契，分別其事物之所在，俾學者案形而得聲，若夫聲音之間，義蘊精微，未可人人使悟其旨趣，此所以主形而不主聲也，惟算亦然，既有少廣句股，又必指而別之，曰方田，曰商功，既有衰分，盈不足方程，又必明以示之，曰粟米，曰均輸，亦指其事物之所在，而使學者人人可以案名以知術也，然名起於立法之後，理存於立法之先，理者何，加減乘除之錯綜變化也，而四者之雜於九章，則不啻六書之聲雜於各部，故同一今有之術，用於衰分，復用於粟米，同一齊同之術，用於方田，復用於均輸，同一弦矢之術，用於句股，復用於少廣，而立方之上，不詳三乘以上之方，四表之測，未盡三率之求之例，踵其後者，又截粟米爲貴賤衰分，移均輸爲借差互徵，名目既繁，本原益晦，蓋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孫子張邱建兩書，似得此意，乃說之不詳，亦無由得其會通，不揆淺陋，本劉氏之意，以加減乘除爲綱，以九章分注而辨明之，草創於乾隆甲寅之秋，明年，爲齊魯遊，遂中輟，嘉慶二年丁巳，授徒村中，無酬應之煩，取舊稿細爲增損，得八卷，編比於溉亭之於說文，庶幾與劉氏相表裏焉，倘有缺誤，願識者補而正之，幸甚，時十二月大寒日，

天元一釋自序

天元一之名，不著於古籍，金元之間，李仁卿學士作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以暢發其旨趣，宋末秦道古數學九章，亦有立天元一法，而術與李異，蓋各有所授也，元世祖幷宋之後，郭邢臺用李氏之法造授時術，其學頗顯著與世，明顧箬溪不知所謂，紛然删去細草，終明之世，此學遂微，國朝梅文穆公悟其爲歐邏巴借根法之所本，於是世始知天元一之說，然李氏書雖嘗板刻，而海內不多有，故學者習學借根方法，而於天元一之蘊，或有未窺者也，吾友元和李尚之鋭，精思妙悟，究核李氏全書，復辨別天元之相消，異乎借根之加減，重爲校注，與秘益彰，信足以紹仁卿之傳，而補文穆所不逮也，循習是術，因以教授子弟，或謂仁卿之書，端緒叢繁，鮮能知要，因會通其理，舉而明之，而所論相消相減，間與尚之之說差者，蓋尚之主辨天元借根之殊，故指其大概之所近，循主述齟齬和較之理，故析其微芒之所分，閱者勿疑有異義也，嘉慶四年冬十二月除夕，

開方通釋自序

梅勿菴少廣拾遺，發明諸乘方，於正負加減之際，闕而未備，故其廉隅繁瑣，步算既艱，亦且莫適於用，循向爲加減乘除釋，於此欲貫而通之，反復再三，猶未得立法之要，近來因講明天元一術，於金山文淙閣借得秦道古數學九章，其中用開方法，既精且簡，不特與測圓海鏡相表裏，究其原，實古九章之遺焉，嘉慶庚申冬十一月，與元和李尚之同客武林節署，其論及此，尚之專志求古，於是法尤深好而獨信，相約廣爲傳播，俾古學大著於海內，時談階平教諭亦客督學劉侍郎幕中，時過余寓舍，互相證訂，甚歎友朋講習之益，竊謂乘除之法，負販皆知，至開正負帶從諸乘方，儒者竭精敝神，或有未能了了者，使知道古此法，則自一乘以至百乘千乘，庶幾一以貫通，人人可以布算而求也，列爲十二式，設問以明之，欲使於初學，故不厭詳爾，辛酉正月人日，

種痘書序

海上程翁名維章，精種痘之術，與先君子最交善，始結廬黃珏橋市，晨夕相過從，已而其妻歿，遂無家，時或寓余家塾，余叩以種痘之術，翁遺一書，然繁瑣不足以盡其神也，乾隆甲辰乙巳間，復以疑義就正，翁稍稍論及之，其說極平易，亦極神奇，翁每能豫言痘粒之多寡不爽，以詰翁，翁曰，自天爲之不可測，自人力爲之何不可測，其妙全在於痘母，多之少之，可自母而消息之也，乾隆辛亥，爲兒子廷琥種痘，嘉慶己巳，爲孫授易種，今年又爲兩幼孫授書、授詩種，以所目驗，證翁之說有不爽者，向時曾述翁之言爲種痘書十篇，今更以所目驗者箋之，以質里黨，俾知種痘之至順至吉，勿爲他說所惑也，嘉慶二十一年春三月上巳日，

雕菰集卷十七

姚仁和百歲詩序

乾隆丙午夏六月.有乘肩輿於市者.一老人負甕從之.甕中皆餳.童子數十人.繞其輿不能前.輿中人怒.責負甕老人.老人唯唯.已而入市肆飲.盡肉半斤.曰.吾不耐輿矣.步行去.負甕老人隨之.不及.汗浹背.輿中人姚姓.仁和名.是日値百歲誕日.謁沿湖諸神廟.肩之者其兩孫.負甕老人其子也.年八十矣.仁和髮尙黑.望之止若六十許人.精力健於子.是時頗有賦詩爲之壽者.西山林丈楯言爲之治酒肉以待賓客.予以未終服.且傷親年不及七旬.有來告者.不忍聽.越一年丁未.予省婦翁.渡湖與仁和適同舟.問其所向.曰.將入城.策蹇乎.曰.步行.觀其形模而厚.頗有道者.然而農也.先是里人將爲之舉於有司.又商人某欲張其事.仁和叩頭謝曰.我農人.生平未敢上人.故活至今日.一旦自肆.非農者所宜.天且促我歲.用是未舉於有司.戊申秋.友人以諸壽詩示予.屬予補爲之.或曰.丙午仁和已百有一歲.至此百有三歲矣.予旣爲詩.復序其事.

朱登三兄弟同壽序

昔者吾鄉有古道之士.性質尙潔.疾汙如讎.曰喬君樗友.昔者吾鄉有博學之士.篤於人倫.洞悉隱微.曰汪君容甫.兩君不輕與人交.不輕許可人.而皆與朱翁善.且皆稱道翁之善不衰.余外家謝氏.與翁爲戚.

翁之搢汪君厚菴爲文舟孝廉之子.其弟昌序.嘗從予遊.皆能悉翁之家事.余因得聞翁之善甚詳.翁名世運.字登三.兄弟五人.翁居次.而與弟酉庚爲孿生.酉庚名世齡.生後於兄僅數刻.兩翁異居而共以貿易硃砂爲業.兄統其事.弟任其勞.雖細務必共議而後行.或有急.則互相濟.兄故家子弟.必勸以讀書.其貧者佐以資火之費.賴兩翁成名者非一人.乾隆五十年.郡大饑.親友中貧不自給者.兩翁餽以粟.待兩翁舉火者非一家.製耐饑餅.用糯米棗仁和而成之.食可已饑.鄉里間賴兩翁得存活.有徽州友人某臨歿.以孤托兩翁.兩翁飲食教誨.爲之婚娶.已而失業.兩翁復收養之.始終不負所托.凡此者.兄倡之.弟和之.歷數十年.未嘗有異辭.古者一夫百畝.未室者有餘夫之田.旣授室則別爲一夫.其士大夫之家.有采地.有祿.其收族有宗法.而不必以同居爲友悌.世祿井田之法廢.家有私蓄.於是鄙邑之徒.以不分財爲義.然而卜式、王商、之篤於兄弟.則正著於分財.晉宋後人避戶役之嚴.往往累世不肯別籍.豈皆友悌之誼使然.余見近有自稱君子者.強慕同居之名.陰以詐教行乎其間.相見以僞.相鈐以術.至於閨房骨肉.爲爭訟誶.不獨箪食豆羹見諸辭色而已.以視兩翁之不同居.而兄倡弟和.樂善不倦.歷數十年無異辭.其賢不肖相去爲何如.余嘗見夫兄弟之同居者.財貨出入之間.齟齬不能相合.若夫不同居而同業.其勢尤不易久處.苟非天性醇篤.眞克孝友.鮮不計及錙銖.釀爲嫌怨.兩翁者不同居而忘其非同居也.共業而忘其爲共業也.如兩翁者.眞能友悌.眞君子也.登三生經甲.酉庚生紳紳後經甲生半月.兩翁德行同.聲音笑貌同.其子之賢又同.嘉慶乙丑六月.同壽八十.鍾保岐、李濱石、諸君子.以詩歌相祝.汪屢人作圖.江都焦循述所聞以爲之序.

黃次和七十壽序

乾隆丁未.余館於壽氏之鶴立堂.壽氏之客.有潘君掌絲者.詩人也.每過余論詩.必稱有黃子尊棣者.年最少.將來必以詩名家.尊棣者.春谷舊名也.己酉.余始交次和、春谷、兄弟.余時年二十七.次和長余十四年.不以余爲對.遂弟畜余.甚親.時次和新遷雙橋巷.庭有一奇石.高二尺許.種一梅.題其室爲雙橋一石一梅花書屋.余時時飲食其中.拜見其尊甫仰岑先生.先生年七十.言論風采似先子.余每見之如見父.而先生每共余坐譚論.良久不倦.乙卯後.余客山左浙右.又以會試奔走京師.壬戌後.余家居.而春谷則官於粵西.次和亦客遊.泛江水而南.念向之朝夕相見.詩酒笑言.每當春花秋月之下.往來係之.嘉慶丁丑冬.余以事偶入城.春谷已移居流芳巷口大宅.適次和自江南歸.其宅有白石山.高二丈.相傳爲前明所遺.閱百許年.次和、春谷召余飲白石山下.余年已五十有五.而次和則六十有九矣.溯始交時.凡二十有八年.同坐者李比部冠三、汪司務掌廷、張刺史開虞.皆三十年舊交.撫今話昔.綿綿不已.而次和精神奕奕.須髮尙黑.勝乎余之齒危而髮禿也.笑謂余曰.余明年七十矣.循六十時.子嘗以詩祝我.明年當仍祝我以詩.噫嘻.人生之樂.莫過於兄弟俱存.座中人無不爲次和、春谷欣且羨焉.余歸.思有以爲次和祝.而次和之爲人.其雍雍以孝弟見者.人盡知之.爰述余與次和春谷始終交好之誼.以爲一觴之助云.

送程定甫赴京師序

吾友程君定甫。伯仲四人皆深於學。精於古文。間嘗論其風概。中之深於詩。魏公深於書。一亭深於禮。而定甫深於易。每共文酒之會。中之談述古今。委婉不倦。不以年齒自長。不侮人。不計人之侮己。魏公曠達不拘。使市井鄙俗之氣退不能上。時出一二語。無不中事物之要。一亭齗齗謙遜。不欲上人。而縱筆爲詩文。瞬息得千言。定甫一笑一語。必合規矩。是非可否。了然於中。不炫於外。相對之間。各盡其美。如四君者。誠闕一而不可。歲丁巳。定甫將遊京師。同人紛圖賦詩。以相贈送。或曰。與世周旋有二道焉。曰熟。以令人近。曰炫。以自見其才。定甫淵穆其氣。緘默其口。將無以爲涉世資。余謂非也。賡歌喜起之世。卿大夫重實而黜浮。覆言以觀信。定甫爲翁山先生之孫。篤榭先生之子。文章如午橋、魚門、兩太史。經學如易田、孝廉。皆爲其宗族伯叔。喬石林、王子中、諸前輩。世爲其外姻。劉教諭端臨、汪明經容甫、爲其交友。氣脈之所漸源。耳目之所濡染。兼以好學深思。根於經。發於史。參以諸子雜家。固有取之不窮。核之不破者。而又忠信誠篤。不致如劉炫、王勃之流。見薄於有道之士。以此涉世。吾知其必有合矣。去年五月。一亭歿。中之、及魏公、定甫、不勝其悲悼。今定甫復遠遊。別離之況。昆弟間又當何如。定甫與京師士大夫遊。名譽日起。而里中文酒之會。不免傷離索焉。是賦詩送別者。所以樂者半悲者半也。

贈方鐵珊序

與鐵珊同處浙撫幕中。鐵珊所司繁。暇而爲詩。近益勤。日得數篇。均寫示予。予無能酬也。予生平所好較雜。十幾歲時。好呼盧。覺天下事莫勝乎此。既而好飲酒。又若酒勝。既而爲詩爲古文。亦如呼盧與酒也。其爲詩。始爲李賀。則若詩莫賀若。既而爲白、爲韋、柳、爲元道州、爲皮、陸、爲杜少陵。皆如學賀時。既移詩之好於古文。於周、秦、則外漢、魏。於漢、魏、則外唐、宋。及入唐、宋之中而索之。而久之又覺唐、宋人之文。周、秦、漢、魏有未若也。予始好食蒜而惡韭。遂有韭則遠其坐。丁巳。授徒村中。見畦中韭肥秀可愛。試食之。善。每食遂不能去。舊時服黃芩、石膏。每帖可兩許。近則服茱萸、乾薑。惟恐寒藥之入口。而詩與古文迭相疎密。亦如服食然。五六月自都中歸。密於詩。日爲數篇。入秋。密於文。與詩遂疏。誦鐵珊諸詩歌。合當六月間。不和之相與競。不已也。値與文密。乃爲文以酬之。鐵珊將以非所酬爲怪。然鐵珊今密於詩。烏知不易而密於文。夫執一而不變者愚也。立乎此以外乎彼者偏也。鐵珊不愚不偏。其不怪予可決。乃書以贈。

送郡太守伊公歸里序

嘉慶乙丑冬。汀州伊公墨卿先生來守吾郡。與利除害。郡大治。未三年。以憂去。郡之人如失慈父母焉。公以郡志久不修。將網羅軼事。以備著作。命循奔走其間。循因得侍公。見公之起居言笑。藹然君子儒也。時濡墨作隸書。如漢魏人蹤跡。雷翠庭先生理學名儒也。於公爲鄉前輩。公讀其書。守其學。故學純而品正。措之政事。多有裨於民生國治。公嘗語循。欲梓雷氏遺書。公之素志可知矣。先是吾鄉北湖有湯家汻者。羣盜所聚也。每糾合強掠人物。或斬行木撐舟楫。呼物主以貲贖。甚至逞其殘虐。保甲汛兵。莫敢禁遏。公至。聞其事。檄縣嚴緝。逮其魁葛姓、湯姓、及所稱鐵鞭子者數人。餘黨駭散。而湯家汻遂無盜。縣役亂兆何者。詭稱道士。率妻子占據東岳廟。講經高會。誘婦女入寺。里之愚民。不惜供以錢粟。公廉得狀。擒而杖之。

囊其顯。逐其徒。別招僧奉香火。出示諭愚民。民受教各安農畝。不復爲異端惑。習俗爲之頓改。市井奸猾無端中人以誣。名曰搭蠹。民之稍有貲者。多苦其擾。有馬甲者其類也。公察得之。先出示諭之改過。爲不悛。亟究治之。郡中唆訟詐僞之風爲之衰息。嗟乎。朝廷設官。凡以爲民耳。害民者莫如盜賊。惑民者莫如邪說。擾民者莫如刀筆健訟之人。譬之於苗。三者苗之螟螣蟊賊也。公去其螟螣蟊賊。則苗而秀。秀而實。各遂其生。各正其性矣。揚州居江淮之間。宜魚宜稻。煮海爲鹽。其利尤盛。而商賈工藝之流。易於自食其力。以給妻子。所患者賊而耗之之有盜賊邪說與刀筆健訟之人也。故治揚者。以去害爲急。害去而民無所耗。即所以養也。三者有所懲。而盜賊改爲良民。邪說化爲善俗。刀筆健訟悔而爲讀書謹愿之士。又所以教也。公除三害。而三善備焉矣。楊竹廬都尉云。先將軍敏壯公廟。非太守之力。幾不可復。今將去。吾必餞而送之。子其爲之序。夫公之善政。更僕不勝數。舉其大者。以爲治揚者法。

送吳生序

余嘗偷論古今循吏而心慕之。思爲親民官。雖以疾踡伏田里。時時靜察夫民之情。吳生承龍。將出而仕爲令。吳生。慷慨知氣節者也。吾恐其忽於微也。因舉而告焉。余見至大之惡。其端每起於至小。升米之飯。可以致死其親。數文之錢。可以刃人於市。近有新試爲吏者。語人曰。民頑甚。負千錢亦來愬。斯言失之。余見民有錢五百。販賣果蔬。日可餘百錢。遂足以活其父母妻子。使一旦爲人負之。則生計絕。強者近於盜賊。弱者輕其軀命。能愬於官者十之一耳。且負之者固知官之微之也。余見奸民。每於數之微而誘取之。正以其不能愬。縱愬而官必微之而不理。而民之生乃瘁。余謂俟其愬已遲。平日所以保全之者。宜有以爲之計。保此千錢。即所以保其生。而興仁讓厚風俗。正從此起。富人千金不足重。貧人一錢不可忽。不能深悉乎民之情。徒以多寡爲輕重。則惑矣。余見民之害莫如訟師。賊盜民可共禦之。訟師民不能禦。惟各持一訟師爲之敵。於是訟師之價高矣。大抵奸民不能逃保甲之知。訟師不能逃代書之知。代書與訟師爲緣。與保甲容養奸民。同一弊也。余見尋常訟事。官委之幕友。幕友惟憑訟狀之辭。其辭當理。則以爲是。其辭樸拙有罅隙。則指駁以爲非。不知人不能全是全非。其辭之全是而當理者。多訟師爲之也。其辭樸拙有當理有不當理者。代書錄其口述無裝點也。余見甲有屋。乙據其垣。訟於官。官乃駁甲而是乙。蓋甲之辭質而無飾也。又農人呈券追欠債。其券字輕重大小不齊。因而指爲僞。村農字且不識。焉得有善書者。此尤枉也。余嘗謂保甲代書二者。宜慎其選。代書得人。則訟師無所施其技。保甲得人。則一方之情僞不能匿。一方之情僞不匿。則民得保其生。辭不厭其樸拙。而必廷訊以研得其情。不輕許和息。則訟師之技自窮。語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不以千錢之微而忽之。不以辭之樸拙而厭之。敬事也。欲民敬己。必先敬。欲民信己。必先信。欲民不犯法。己必先不犯法。官之示民也。固曰不擾民。固曰禁胥吏恐嚇取賄。乃余見偶有路斃。胥伍沓至。責供給。索貨財。市月爲之不安。民則曰官之示其誑我也。所以勸導乎我。禁戒乎我者。亦具文耳。嗚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民者。未之有也。余嘗讀于清端公政書。其由羅山令至於兩江總督。所臨則獷猾頑悍之民。而戴之若父母。所歷則烟瘴兵戰之區。而理之如運掌。公起兩車。

固無科甲淸華之籍也。其骨鯁淸苦。不知有夤緣鑽刺之巧也。然而百姓愛之。豪猾畏之。上官信之。朝使歎之。外番服之。聖天子優賚之。迄今過雨花臺下。禮其遺像。猶令人興起而仰企之不已。而總其生平。不過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而已。生固慷慨知氣節者也。余以于公期之。以于公之顯爲生兆。卽以于公之政爲生勉。

纂修五烈祠序

五烈祠創始于雍正十一年。時新設甘泉邑。錢塘龔君鑑知縣事。廉得邑有奇節五。謀諸汪君應庚。請於朝。立祠在平山堂之西。五烈者。池氏、崔氏、裔氏、程氏、周氏也。池生於貧家。許嫁吳廷望。廷望以從軍歿於粵中。其父與女之父議。請娶其仲子。許之矣。女聞而縊死。已而有崔氏。名九。年十九。許嫁於李正榮。李死。女自殺以殉。邑人義之。葬於池氏墓之右。稱雙烈。且立爲雙烈祠祀之。裔氏本北湖儒家女。爲媒誤嫁西城孫姓。孫之母及二女。與縣吏通。強裔從之。裔乃閉戶以線縫衣而縊。程氏項起鵠妻也。起鵠客死嶺外。程氏自經死。周氏。江寧人。適程國材。國材歿。以嫁時衣飾授國材從子曰。吾夫之鬼不餒。賴君。不食二十日死。先後並葬雙烈之側。至是易雙烈祠爲五烈。迄今八十年。久不修葺。屋宇牆壁漸壞。所懸像亦有斷破者。竊謂忠孝節烈之事。一邑風教所關。前人創之。後人不可不從而振之。公議捐貲修理。約得若干數。卽可就。特質言其略。以諗諸大人先生願出貲者。自署其數於左方。

習禮格序

於儀禮十七篇。去喪服、士喪禮、旣夕、士虞禮、四篇。餘十三篇。爲格以習之。紙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廟圖一。庠圖一。大夫朝廟圖一。若門。若曲。若階。若堂。若室。若房。若夾室。若東西堂。若東西榮。若坫。若牆墉屏宁戶牖。無不備。削木或石爲棋。若主人。若賓。若介。若僎。若主婦。若宰夫司馬樂工之屬。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爲棋。小於前。於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馬錦幣。若祭之籩豆鼎俎。燕之爵洗。食之簋簠。樂工之瑟笙。射之弓矢福之旜中侯正豐觶。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爲棋。前以圓。此以斲。書者揖。若拜。若再拜。若興。若坐。若立。若飲。若祭之類於上。或用刻。以十三篇爲之譜。習時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譜而行之。若東西左右升降之度。不容紊也。一揖一讓。不容遺也。否則爲負。負者罰。子弟門人。或用心於博弈。思有以易之。爲此格。演之者必先讀經。經熟其文。熟其節。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不容爭也。不容詐也。雖戲也而不詭於正。後之學禮者。或有好焉。

舟隱圖序

余始識黃君。君卽以舟隱圖屬爲詩。歌詠其事。時余初釋母服。明年有修府志之役。越四年。歲辛未。乃以漁家傲詞題其幅。君復諄諄屬余爲文。余又應之。而未遑報。迄今三年。有楚人年七十許。刺船於眞州之江。君奇其貌。邀與飲酒。遂縱言。其人言多近於道。謂君宜難進而易退也。問以姓名。不答而笑。君以爲隱於舟者。作舟隱圖。而君旣圖之。且不肯忘其人。七八年時有味乎其所謂進之難而退之易也。雖然。請爲君廣之。余以病。室處者十年。每莎笠短衣。與一二佃客雜刺船湖中。不知余姓名者。或亦謂非昔刺船者

也。然余逢人。必告以姓名。唯恐人疑余爲隱於舟者。夫人不患乎易於進也。患乎不知所以進者何故。不知所以進者何故。而徒以進爲進。斯易耳。余謂人宜思所以進者何故。則不苟進。而進不苟者。退亦不苟。是故古之人。不進則已。進則必措其所以欲進者而後退。所欲進者。一日有未愜。雖丁危疑艱困。而不肯退。故不易進者恆不易退。彼本無所以可進者而不肯退。固無是道。本有可以進者。一不合而卽退。亦豈所以進之義哉。若本無可以進者。而以易進者文之。其去進不肯退者。相去幾何。而巧且過之矣。故與易退。不若勿進。旣有所進者。烏得遽以退爲易乎。惜乎舟隱者余不獲見。見則當以此義諗之。此吾所以遲遲未報。而至於三年也。

雕菰集卷十八

改堂閒話跋

改堂閒話一卷。儀徵陳君萊有著。多清談。或雜以神怪。惟所書金張二孝女事甚具。歲丙辰。余在浙爲阮侍郎輯淮海英靈集。於黃北垞吳梅査詩集中。得張孝女事。爲之太息感動。急錄諸廣陵詩事卷中。明年儀邑濬城河。於岸側得石幢。滌其泥汙。字畫畢著。則所書孝女救父本末。是地卽被焚處也。縣丞申公感其事。立孝女祠祀之。好事者多作詩歌。客告余不能詳。余代詳之。客駭問何以預知。告以故。時汪履人在座。曰。改堂陳氏嘗錄之矣。以此卷示余。且兼錄金孝女。謂之眞州雙璧。其錄曰。孝女張氏。居儀徵南城太平庵。父癱瘓不能舉步。適鄰家火。女出呼救父不得。復入門。火勢偪迫。女負父不能勝。傾仆。焚死。父仍在背。又金姓女與張居相近。其父緣事被逮。女哭求差役。願以身往。役不許。卒拘縶以去。女送父河干。赴水死。嗟乎。改堂之書。十數葉耳。板刻之存否已不可知。同郡邑之人。鮮能悉改堂何人者。履人以其書孝女事藏之。甚哉書之朽不朽。於是可見。操觚者不可不愼也。孝女與父焚死。時人未知也。次日火息。灰燼中有兩身相帖。橫門閾上。皮骨枯爛。脊骨破出。上片大倍於下。蓋女方十四齡耳。二孝女者。意可憐而節可敬。君子曰。宜並祀諸祠云。

武虛谷先生手札跋

乾隆乙卯春二月。予客臨清校士館中。有客自外至。長八尺餘。破帽羊裘。白鬚蕭然。坐與道名姓。乃知偃師武君虛谷。名億。耳聞之久矣。武君以進士官博山縣知縣。縣出琉璃器。大吏徵之。歲納椀若干件。君力持曰。博山地不可耕。樹不可蓺。民賴此器以活。今令輸官。民生自此擾矣。且縣至省遠。器易損。運者艱苦。大不便。大吏怒。屢迫之。終不許。大學士、伯、和珅。使番兒手緝盜於青萊間。所至婪索。恐喝吏民。至博山。君命逮鎖之。隸不敢。親往手擊踣於地。罵曰。番兒手例不許出京。爾何來以擾我百姓耶。爾所恃者伯相。吾不畏也。鞭之。卒以是能官。吾聞之。益都段松苓曰。虛谷每食麥一斗。高粱酒十斤。是日席間問之。虛谷掀髯笑曰。天下豈有此人也。半庶可耳。虛谷精於金石。通諸經。是夜共宿。聞其緒論。蓋彬彬乎儒之醇也。五月六日。余東裝歸揚州。君以初九日來濟南。寓居大明湖鐵公祠堂。相隔僅二日。余深悔不爲十日留。相與暢論。得罄胸中未盡之意。嗟乎。揚之於兗。千里而遙。兗之於豫。千里而遙。蹤跡無常。聚散懷之。已耳。或再遇。或終此不遇。亦何可料哉。秋九月。錢塘朱眠齋文藻自山東來。帶有虛谷致余書一函。開而讀之。鬚眉如見。知已授經臨清書院中矣。余在青州。聞博山人稱父母武公。且曰。自武公去而琉璃輸官矣。余爲欷歔太息。賦爲詩歌以詠其事。意有不盡。復書於此云。時乾隆六十年十月朔日。

徐惕庵太守手書帖跋

元程顧學爲長樂縣尹。民有死非命者。其妻訴不顧理。顧學呵之曰。此即殺人賊。一訊即服。事連宿人。宿人賄顧學不可。乃賄大吏。移鞫他縣。且以成顧學罪。他縣果聞如富人意。吏抱成案將署。忽大雷雨。晝晦。棟折瓦墜。官吏殭斃。失文書所在。竟寘不敢復問。事見趙汸東山存稿第七卷。長樂程令君行狀。乾隆間。萊州府平度州民娶於婦家。婦之母不安於室。強女從之。壻不服。數出言相侵。婦之兄羅。爲勞山道士。以母之怨。拳壻。壻斃於地。復足踢母斃。母斃而壻甦。乃鳴於州。稱壻殺其母。州訟壻於理。乃壻先斃伏地。母之傷則足之前所致。州讞辭固云。道士毆壻伏地。母往勸。壻足起。致母死。若是則傷宜爲足之後。時徐君惕庵爲萊州府知府。核之。反其獄。州不能平。愬於大吏。而惕庵所驗之傷迹。復驗之頗無。壻亦自認爲己殺。惕庵無以關其口。惕庵素好大言。惡之者衆。將假是以快其忿。相擠下惕庵獄。時徐太夫人居萊。囊無一錢。惟即墨令某時時周之。惕庵在獄。念此獄不平。無以慰不孝。且身死不足惜。坐令老母飢餓抑鬱。非人子。乃於獄中草狀。付弟齎入都。上之天子。動色。命大司寇胡公季堂察其獄。訊壻。壻仍自伏罪如初。十日獄不決。雷聲旦夕繞室鳴。漸震烈。道士將釋出。忽雨。足凝立而北。不能言。詰之。乃自陳。母之斃。由己不由壻。惕庵得白。事與顧學合。豈偶然哉。惕庵名大榕。常州武進縣人。以其事無詭隨。共呼之爲亂子。亦狂者。以不狂爲狂之義也。方其入獄。讎家思絕其食。惕庵豫防之。藏餅餌於懷。得不死。然出獄時。不食三日矣。初惕庵於途。民攀轅泣者滿道路。有溪民載筏渡徐太守。他人不得渡。平度州知州於道士自陳之夕。預生瘍。一夕死。如殺。或曰。實自殺也。歲乙卯。余在濟南。聞諸齊人所稱述者如此。時惕庵爲他事罷官。余姑於濼源書院、馮秋樂院長座上識之。已而屢會於大明湖之水木明瑟軒。惕庵爲人磊落。善談。工詩。長於書法。此帖書於濟南者也。尤好遊濟南龍洞。崩壁上有石梁。高十丈。廣數尺。惕庵曾行其上也。

江處士手札跋

乾隆庚戌。余館於深港卞氏宅。嘗撰羣經宮室圖五十篇。是冬嘔血幾死。遂梓之。疎漏所不免也。吳中處士江君艮庭。屢以書規之。規之有未協。至於往復辨論焉。嗚乎。人有撰述以示於人。能移書規之。必此書首尾皆閱之矣。於人之書而首尾閱之。是親我重我。因而規我。其規之當。則依而改之。其規之不當。則與之辨明。亦因其親我重我。而不敢不布之以誠。非惡夫人之規己。而務勝之也。處士兩書。皆用許氏說文體手自篆之。工妙無一率筆。尤足見其德性之醇穆。久珍而藏之篋。恐子孫不知。以爲是與余辨論者爲素不相好也。特表明之。處士家君名鏐。字貢廷。好釋氏書。自號曰補僧。素食。手寫佛經數十卷。乙卯丙辰間。同寓武林學院署中。出則共一舟。皆好鼓琴。嘗行富春江上。余著野服。散髮放歌。補僧瞑目。凝立誦佛。舟故有伎。伎楫與客相偶。至是伎懼以爲怪。避去。時以爲噱云。

蜀道歸裝圖跋

乾隆己巳。桐鄉朱君葯房以兄故。嘗羈蜀中。兄達官。獲罪自投於水。然無以明也。繫蜀獄三十七年。始得歸。方繫獄時。子八歲。家貧。婦高以紡績所入。供兩地食用。課子讀書爲諸生。子名鴻猷。字鷸圃。有至性。與父同。嘗奉母命省父入蜀。往返萬餘里。備極勞瘁。既歸復母命。未幾病歿。又三年。葯房歸。夫婦重見而子不復在矣。歷四年卒。後十三年。高孺人卒。君子曰。葯房悌弟。高義婦。鷸圃孝子。古人卓行。萃於一門。豈適然哉。嘉慶辛酉冬十月。晤右甫孝廉於武林節院。右甫名爲弼。鷸圃長子也。方持祖母服。以石門方樗庵所作慈竹居圖。屬歌詠其事。循爲樂府歌之。明日。右甫曰。歌子詩。使我淚滴於枕。終夜不能寐。予詩詎能感人。右甫至性耳。今年自都中歸。復客節院中。與右甫晤語百餘日。又獲睹樗庵所作蜀道歸裝圖。爲鷸圃入蜀省親作也。圖二幅。一寫棧道崎嶇。策蹇於陰雲古木間。一寫歸來拜母。依依膝前。覽此圖。而孝弟慈節並著紙上。右甫兩手奉圖冊及扉。正色長跪。乞人文辭。淚如欲墜者。嗚乎。吾於此泣數行下矣。樗庵名薰。傳父雪屏翁畫法。浙中畫師無出其右者。家酷貧。幾欲爲浮屠。以祠宗血食不忍去。忍飢植品。卒以窮死。有子廷瑚。號鐵珊。今爲名諸生。亦寓節署中。夜三鼓。每與右甫過予舍。挑燈劇譚。聽外梧葉墜地如鬼聲。猶剌剌不睡也。今并及之。

湖莊圖跋

嘉慶八年。歲次癸亥。循以母疾不果出遊。授徒於家。秋八月。汪君疑人訪我於半九書塾。先是我母病喘嗽。已而鼻衄。苦右體不良於動。至是疾愈。又前年。余生孫貴齡。是月二十六日值周歲。母歡甚。適汪君來。命循設楫留之。於是相與日乘小舟泛於湖東。至開元寺港。高郵孫虞橋吏部先墓所在也。北至梁家巷。明忠臣梁欽光之魂。其對岸叢柳中。阮招勇將軍之珠湖草堂也。西至北觀音寺。則楊都尉之顧芬莊在焉。南至沈山人家。飲於茅堂。放言高歡。詩郭縣君之叢石。撫而讀之。汪君以爲勝遊不可不誌。因作圖如右。明年甲子。大水。今年乙丑。水倍於前。莊東之屋倒廢過半。大風拔老樹二十餘株。書塾之垣悉委於浪。吾母以橫逆所加。心志鬱鬱。疾發。臥牀百四十日不能起。立夏六月。孫貴齡殤。閏月子廷琥、女弧矢、大病

幾殆。迄今屆將夜三鼓。毋呻方歇。鐙燼將殘。蓋中秋之後二日也。回憶汪君之來。閱越兩歲。而號笑殊情。菀枯異境。悲從中來。愴然莫已。倘汪君重為湖上之遊。對此頹垣。覩斯愁貌。當亦有太息欷歔。低回今昔者矣。爰書圖後。以述茲懷。

綝雅詞跋

詞之有花間、尊前。猶詩之有漢魏六朝也。其北宋則初盛也。其南宋則中晚也。蓋樂府之義。至唐季而絕。遂逝而歸於詞。南宋之詞。漸遠於詞矣。又逝而歸於曲。故元明有曲而無詞。蓋詩亡而詞作。詞亡而曲作。詩無性情。既亡之詩也。詞無性情。既亡之詞也。曲無性情。既亡之曲也。拾枯骨而被以文繡。張朽革而繪以丹青。且刺刺曰。吾惡夫人之有性情。但為此枯骨朽革。不亦哭怪矣乎。三百篇無非性情。所以可興可怨可觀可羣。至宋人始疑其淫奔也。而刪之。論詞而欲舍花間尊前。不猶王柏之徒。欲舉桑中、鶉奔之篇。一舉而去之乎。有學究者。痛詆詞不可作。余駁而問以故。曰。專言情則道不足也。余曰。然則有道之士。必不為詞已乎。曰。然。余因朗誦碧雲天。黃葉地。一首。而學究乃愀然背唾矣。余徐問曰。范仲淹何人也。曰。有道之士也。余乃告之曰。此詞正仲淹所作。以刻本示之。嗚乎。口不言錢者。其蘊利必深。口不言情者。其好色必甚。惟其能賦梅花。所以成廣平之相業耳。晉卿叢先生之論詞。以情為主。適合乎鄙人之見。因愷論之以跋其集。

杜胡詞跋

杜胡爾。杜衡胡繩。皆香草也。杜胡詞。猶言香草詞也。醒齋主人諱愷。與余祖父為共高祖兄弟。雍正癸卯武科舉人。性至孝。居父母喪。率兩弟居廬。終喪不飲酒食肉。不宿內。吾族中君子人也。讀其詞則溫柔旖旎。余嘗謂口不言情者。必非孝弟之人。於先生此集信然。

懇軒遺筆跋

族父熊符先生。長先子十二歲。先子於諸兄弟行。最稱聲依、熊符、兩公。聲依公循不及見。循十一二歲時。初學詩。先子命質諸先生。而請其訓。是時聲韻未調。如燕語蟲聲。莫可究辨。而先生不以為呢喃啁噍也。一一為之改正。獎而進之。循於是知作詩之門徑。時先生授徒於外。每歲時歸。謁者滿戶外。先生一一接之。講論不倦。凡經史疑滯之義。詞賦流別之條。下至街市瑣戲。談諧雅謔。無不明端而竭。令受者解頤心快而去。先生善書。自小楷以至榜額大字。求者無不應。室中一紳籠。潤丈許。積紙如邱。日講手書。運筆若風雨。而端楷凝重。偏旁唐人家法。數十年來未見其假也。精於許氏說文。時作篆書或摹印。是時郡中人尚鮮有言說文者也。循為六書之學。實起自先生。先生又善書。工詞曲。登高作賦。揮筆即成。先生歿已三十年。先生所為詩古文辭。多不存稿。間有存者。零紙片素。未經謄寫。蓋十之一二而已。嘉慶丁卯秋九月。族兄信堂出先生草稿。循為理之。錄得二卷。倣笠澤叢書體。合詩賦記傳為一。名之曰懇軒遺筆。先生諱賦。字應貽。一字熊符。號懇軒。又號匠道人。信堂名汝岐。先生子也。

蝸牛草堂詩跋

聲依先生諱永。與吾父共高祖兄弟也。博學善屬文。閉戶著書。不與市井為伍。余幼時曾見其古文一帙。今求之不可得。嘉慶丙寅。於族子伊蒲家得七律五首。族兄子均所手寫也。近又求得蝸牛草堂詩一卷。合前共三十九首。其七律夏日即事云。風過蹴開雙影蝶。雨收留得半聲蟬。燕磯晚眺云。海風回浪生廬白。野霧埋山失遠青。編籬云。秋深不礙迎朝爽。春盡猶堪護落花。詠秋海棠云。曉露恰憐新浴後。夕陽還擬醉眠時。賦竹云。探奇有客何須主。絕俗惟君莫與同。自然高妙。可云蘊藉精深矣。先生嘗作月令注。先生歿。無嗣。遺書皆不存。是詩尤宜珍貴也。

書非國語後

一國語也。或是之。或非之。而國語則至今存。一非國語也。或是之。或非之。而非國語則至今與國語並存。然則是非果何定乎。古人之書。往往是非各半。苟不論其世。則一言且可非可是也。是非既各半。則並存也固宜。孟子不信武成之血流漂杵。學者奉之。東都好讖緯。王仲任為論衡。以斥其一切陰陽五行之說。宋歐陽公修唐書及五代史。亦盡削天文徵驗。皆與柳氏義合。夫性與天道。子貢未聞。好語怪異。以惑民志。詎足訓也。褒似之事。予嘗辨其謬。惜柳氏未及此。倘有遺耳。此編戊午冬月所寫。壬戌自都中歸。立秋後病瘧。瘥。取誦之。因以與吳武陵、呂道州、兩許及諸論說非國語者附焉。是日病愈。乃書其後。

書韓退之毛穎傳後

昌黎韓氏作此文。當時多笑之者。柳州辨之。以明夫張弛拘縱之理。誠通儒之論哉。然而人不能學昌黎。而類能學其毛穎傳。人不能服膺柳州他論文之言。而類能服膺其題毛穎傳之言。豈真以蜇吻裂鼻縮舌澀齒之物。而可以常服哉。縱易而拘難。張苦而弛便也。且昌黎之前。未有此文。此昌黎之文所以奇。有昌黎之文。踵而效之。則陋矣。是故柳州重其文。而未嘗效其作。蘇長公乃有黃甘、陸吉、葉嘉、杜處士、溫陶君等傳。不憚再三為之。其亦好為俳矣。長公吾且不取。他無論焉。

書喬劍溪選大歷詩後

嘉慶庚申。余客武林節署。值刑部汪君芝亭主講席。其齋閣與余寓處相對。君晚夕課徒之暇。不以余村野。每過論詩。相與甚歡。以所藏喬劍溪大歷詩略見示。書六卷。自劉長卿至朱放。共三十二人。詩五百二十六首。自序云。大歷十子姓氏。載新書盧綸傳。江鄰幾所志乃十一人。互異者三。而四今合傳志。退中孚、發、衢。進皇甫冉。別為次弟。劉方平以下十九人。先後翔於天寶、貞元之際。不肯與錢郎諸家接席。而散佚荷華之氣。渢若方新。無非同也。都為卷末。以盡大歷之體製。按劍溪名億。字慕韓。寶應石林侍讀之孫也。以詩名江淮間。與長洲沈歸愚宗伯之名相埒。而不相下。宗伯晚年遭遇特隆。而劍溪以太學生老。故其名不甚彰顯。晚年遊於山西。為騎氏書院院長。此書自稱主教郇陽。蓋其晚年本也。所著有小獨秀齋詩、窺園吟稿、三晉遊草、夕秀軒詩鈔、惜餘存稿。余皆一一見之。亦不專主大歷家數。則此選亦不足以概劍溪耳。汪君論詩。不喜義山、昌谷、及韓、蘇、諸家。而好陳思、嗣宗。其性情標抱之高。已非俗下所及。索觀其詩。諱不示人。而惟兢兢以能問於不能焉。因此卷畢。謾書卷末歸之。芝亭名恩。上元人。己未進士。刑部主

事。

書李盱江文集後

漢皇甫嵩、朱儁平黃巾諸賊，威名滿天下。董卓忌嵩，將殺之，以上命徵嵩爲城門校尉。梁衍說嵩，將精兵三萬迎帝以討卓，嵩不從，就徵。李傕作亂，用周惠、賈詡策，以上命徵儁入朝。時陶謙等謀起兵，亦請儁爲主其師。衆欲應謙，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召乎。乃辭謙而就傕。范蔚宗謂其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宋盱江李覯獨稱兩公爲古之至忠。焦氏曰：李氏之言信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范氏之言爲不智矣。岳武穆奉金牌之召，擁甲而歸，與嵩、儁後先一轍，謂非盱江之論有以啓之與。故君子成人之美，不必爲當前者言之也。立一言而可以教忠勸孝，即其言者因而忠且孝焉，則自我成之矣。議者猶謂岳武穆不當奉召而歸也，則范氏之見耳。是故立言者，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際，不可輕也。

書徐文長集後

循三歲，依嫡母謝孺人，至十六歲未嘗離。乾隆乙巳，嫡母以滯下病不起，時余年二十有三。明年丙午，大饑。又明年丁未，始餬口授徒於城中壽氏宅。甫之館之夕，夢嫡母自門外至，如幼時撫摩鞠育，呼乳名曰：橋壘被薄，吾疑爾寒。急開目無所見，一燈在几上尚明。迄今二十有七年，余年且五十有一矣。閱文長集所爲感夢祭嫡母文，憶舊時夢，痛楚不能已，因而書之。

書潛研堂文集後一

吾友臧在東刻其先高王父玉林先生經義雜記，請序於錢詹事竹汀先生。先生既爲作序，在東刻入雜記。後亦載潛研堂文集中。例之通儒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公，歎爲實事求是，別白精審，眞儒者之學，務實而不務名。然則於玉林之書，非未寓目者矣。乃雜記第十二卷辨魏三體石經尚書，言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皆以左傳校之，見內有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錯於左傳中。蘇氏題爲左氏遺字，洪氏承之，皆不知有尚書，蓋未嘗偏讀而細考之也。於是歷詳其所錯者而注之矣。而潛研堂文集卷三十跋隸續云：洪氏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蓋洛陽蘇望氏模刻本，頃金壇段若膺詣審之，知有尚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文錯雜其間，向來考石經者未之閒也。臧氏生若膺前且百年矣，若膺於雜記亦有序文，在東且引段氏說附入此條三字石經文，向渠段襲臧之言與。在東與若膺交最深，皆以爲生平知己，而典質衣物爲刻詩經小學，則若膺獨得之見，或不難持贈此。錢氏疑之而特爲微辭與。或曰：錢氏序玉林之書在乾隆五十八年六月，或若膺此說與臧氏適同，而錢氏先見之。余觀錢氏撰溉亭別傳，載所定徑一圍三一六有奇，以爲獨得，及聞李尚之稱秦九韶環田三積術與溉亭之說合，即表於十駕齋養新錄中，以爲古人有先發者，則玉林所見亦宜與若膺並舉之，或偶忘之耳。若膺之學不必以此一端見，其不襲臧氏說，余信之。在東誠篤君子，其不致取段氏獨得之見以誣其先人，余亦信之。錢氏既存序文於集中，宜不爲微辭。吾恐後之學者持此以疑臧氏也，而明辨之如此。

書潛研堂文集後二

潛研堂文集載周易讀易授方序一篇，極稱其善言易，論揲蓍左扐得一得三爲奇，得四爲偶，皆獨有所得，不苟同乎先儒。余甚疑其但言左扐，不言右，甚欲求見其書。去歲甲戌冬，方購得此書，內說揲蓍謂所得六七八九多寡不齊，改爲左扐得三得一皆爲陽，合右扐之一與三而並爲陽；左扐得四得二皆陰，則右扐當以四從四，以六從二而並爲陰。如是則太陽八、太陰八、少陽象震八、象坎八、象艮八、少陰象巽八、象離八、象兌八，依張轅二變三變不用掛一。於是乃知錢氏之微辭矣。按以四四數之，所扐止有一二三四，不得有六。此以右手得六，於數爲謬，顧得六則必留一四數不揲，以合奇二爲六。夫奇者，奇於母數也。母爲四而子爲六，子大於母，何以爲奇。按之日法餘分，以九十四爲日法，未有以九十五爲餘分者也。作讀易授方者，於是說爲非矣。錢氏此序但舉左手所得，不言右手，又但言左手得一得三得四，而不言得二。正以左手得二，則右手必不容得六，以不言右手明右之非，以不言左手得二明右得六之非，此錢氏之微辭也。然則稱其善言易不苟同於先儒，皆泛爲譽耳。錢氏文外似和平，而可否寓於內，如此類，閱者審焉。

書結埼亭集後

全榭山太史得惡疾，就醫於揚州，雖與馬氏交，而爲之延醫治藥日視疾不少閒者，江都朱自天也。朱是時家中落，而爲太史費不貲，百計求已其疾，奔走憂勞，不啻骨肉。太史臨歸，泣謝曰：吾死有知，當投君家作兒孫以報耳。因相傳自天之孫介福，爲榭山後身。雖里巷不經之言，然足以知朱之相待者厚也。太史門人董氏作年譜，稱在揚寓馬氏之畬經堂，而朱事不一字及之，豈太史歸未嘗言之耶，抑言之而年譜諱其事耶。元和惠徵士棟嘗病於揚州，諸參莫措，汪對琴比部慨然獨持贈貲千金。惠病起，以所撰後漢書訓纂酬之。今鷺亭馮先生所刻後漢書補注，即此本也。此事世亦鮮知之者。朱名重旋，性簡傲，好作詩，時稱東城狂士。

書西鏡錄後

梅勿菴先生手批西鏡錄一冊，元和李尚之得諸吳市。其書無撰者姓氏，卷首稱吾中國九章，又標曰歐邏巴西鏡錄，蓋中國人而纂西人之法爲此書也。首列加減乘除，而名加爲計，名減爲除，名除爲分，繼列定位法、試法、平方立方三乘方法，終之以金法、雙法。金法即九章之衰分，雙法即九章之盈不足也。梅氏小廣拾遺云：九章比類、算法統宗，皆有開方作法本原圖，僅及五乘，西鏡錄廣爲十乘，竊謂平方立方而至五乘方，其體例已明，明於五乘，雖百乘千乘亦自瞭如視掌，固不必增耳。時嘉慶庚申冬十月，竭三日力自寫一本。明年辛酉，在金陵市中買得寫本天步眞原一冊，不完，亦有朱書，鼎按云云。然則勿菴之書散失多矣。赤水遺珍舉四元玉鑑，是梅氏家曾有之，今求之遂不可得。

書貞女辨後

余昔以歸熙甫論貞女之非也，而辨之，頗傳於人間，爲當世君子所可。然時未詳歸熙甫全集，心甚不滿

於熙甫。熙甫又撰張氏女貞節記。張氏女未婚守節者也。熙甫比諸微子、箕子、比干之爲三仁。又引夷齊、未有祿位於朝而恥食周粟。孔子謂之仁。以爲論人者宜取法孔子。熙甫固大悔於前之論矣。後之非貞女者。多本熙甫。而熙甫此記。何未之見耶。惜乎。熙甫尙牽於前說。不肯自任其咎。一則曰賢智者之過。聖人所不禁。一則曰。雖不要於禮。亦君子所樂道。嗚乎。此而過。此而非禮。將夫死即嫁者。轉得爲禮也哉。國律載條例。言有子婚而故婦能孀守。已聘未娶婦能以女身守志。俱應爲立後。是朝廷立法。明明以未婚守志與已婚孀守者同一揆矣。前辨未及引。補記於此。嘉慶癸亥五月午日書。

題禹航嚴塢忍先生遺像

右幅。長三尺七寸。高八寸四分。像修六寸二分。正面少偏。左鼻旗而豐。兩目凝視。一手在袖內垂而下。一手持竹杖作行狀。其右上書己卯冬日古虞謝歿寫。其左先生自書凡三百五十六字。內漢二字。自跋云。庚辰元夕同舟至吳門。風雪寒甚。聚結指僵。率意書此。禹航天柱老人阿晉識。蓋送其子沆公車上京都。以此像授之。而係以誡語也。先生名武順。本名敏。己卯庚辰皆明末甲子。沆。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倉場侍郎。先生八世孫杰。與循交善。因得見此卷。杰語循曰。舊有高江村諸公跋。卷既失而復得。於是諸跋不獲見。而遺像獨存。嗚乎。知先生之所以存不託諸人也夫。時嘉慶丙寅孟冬之晦。

題阮代公先生把卷圖

江都文學阮代公先生把卷圖一卷。北湖阮氏。自揚林衞千戶諱文廣、始遷居公道橋。代公先生爲千戶公曾孫。諱世衡。博文約禮。兄弟不異火而居。以詩書禮讓教子弟。絕去輕薄佻巧之習。詳見陳鳴夏所撰北湖梓潼祠碑記。康熙間。北湖多博學高俊之士。以文章行誼倡率里閭。先生其一也。先生生三子。長諱應武。康熙甲午武舉。官德州衞守備。娶於循。從伯曾祖之子生三子。長諱承勳。太學生。生子嗣環。而以季女女循。故循悉阮氏軼事。太學公仲弟諱承杰。爲叔父康熙癸卯武舉諱大武、後。生子嗣璟。季弟諱承熙。爲叔父邑文學諱書堂、後。生四子。釜、嗣琇、嗣琳、嗣球。世守此圖。寶而藏焉。宮保芸臺撫部。爲代公先生曾從孫。作讚。命其公子常生以示循。嘉慶二十一年夏五月四日。公子自江西節院歸。攜圖訪我於雕菰樓。循敬展卷。焚香北面。再拜瞻仰。因爲之記。是圖。正面盛衣冠坐石上。左手持卷。右肘隱石。兩丹䔥叢芳草間。而橫溪於從兩權隱出。眉目秀眼。豐頰微髭鬚。神色靜而和。充而斂。莊而不拘。約四十許歲時。不著繪者名氏。原題讚者九人。裴銳字穎君。康熙甲辰進士。官貴州平壩衞守備。作讚時年八十一。范荃字德一。處士。自號盟鷗野老。陳廷桓字浩海。一字百師。邑增廣生。文九皋字秋湖。號香城。邑學生。四人皆居北湖。王搢字戩西。號蔗堂。亦皆居湖。見所附范荃詞。魯金鉉字上公。自稱淮海一放人。題云上章執徐之夏六月。自湖郵都索題。則城居者也。未詳。湯有光字著仲。爲竹西十逸之一。劉孫發號心菴。徐源字思遠。號秋治。高天駿子千山。號澡齋。陳題於己卯。裴、文、高題於庚辰。范題於辛巳。辛巳爲康熙四十年。距今嘉慶丙子。凡百十有五年。

雕菰集卷十九

神風蕩寇記

阮侍郎撫浙之明年、夏六月。閩賊松門。有神風蕩寇及禽倫貴利事。循始聞。傳述互異。未獲其詳也。冬至浙。寓居撫院署中。閱諸文移手札。又詢諸從至海上者。乃得其本末。艇匪者。自安南來者也。浙賊曰鳳尾。閩賊曰蔡牽。曰水澳。初平陽縣海濱老龍頭石山。橫亙於海。爲烽火門。其東大嵛小嵛。兵守嚴密。乾隆五十一年。調任臺灣。代者不嫺於防。閩賊始識巡路而窺浙。嘉慶元年。閩賊李發枝引艇賊深入。而浙賊附之。時侍郎方督學。按試寧台。有諸生之家被掠者。贖母力不及婦。婦乃慘死。生泣愬於侍郎。侍郎有剪滅之志。而非其職也。四年冬。侍郎承命爲兩浙巡撫。艇賊歲至者四稔矣。先是吏有探之者。賊飲之酒。指艇大言曰。吾艘大艇。發十月糧。礮重數千斤。來收稅耳。爾大吏宜自計。非吾敵也。當是時。樞衆寡強弱之勢。實不足以殲賊。而土賊閩賊恃艇賊之強。益橫。巡撫既蒞浙。艇賊猶踞台州大陳山。及溫州三盤黎。三路犄角。十二月丁未。定海鎮總兵李公長庚。帥舟師邀入賊中。轉戰自午及酉。焚其桅出。有陷於陣者。反逢飛人艉之。賊大駭。提督蒼公保謀以火攻。或漏於賊。五年春正月戊午。賊夜焚岸獨而遁。李鎮軍追之。及明。夏五月始歸。巡撫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庶人。定海孝廉方正李賢古言曰。前此武備廢弛。賊匪始投。嗣後既久。官軍知賊以爭逃之勢心怯餒。三鎮之悉力追捕。曾不克擒一渠魁。取一全勝者。其故何

也其船巨礮巨船外蔽以牛皮網索使我礮彈不能入艇既以閩爲向導閩即藉艇爲聲援浙洋自南距北二千餘里我南則彼北我北則彼南我當艇則閩肆其劫我當閩則艇爲之障且艇強即遇亦未能必勝閩狡即未遇已望而先走此所以虛縻糧餉而不獲實效也今分三鎮各據要地巡緝本洋一遇盜船盡力攻擊此可以禦閩賊而不可以禦艇賊禦艇之計必備大船配精兵利器械擇善將者統之亟之以節制各鎮之權扼險於閩浙之交艇至則盡力攻擊南竄南追之與閩師合北竄北追之與三鎮兵合如此則兵力既強而責有專歸庶有濟矣且盜非皆生而爲盜者也即艇匪半屬閩廣土著亦非盡心爲盜者也其以失業之故而竊發者少以得爲盜之利而聚集者多其所必需者口糧皆內地奸民所接濟耳奸民之出非防守不嚴則故縱之弊也採捕小販半雜奸民其偷必多甚或以被劫呈報而實與賊通故難民之中有眞有僞不可不辨也今欲澄盜源莫若安民業嚴行保甲預絕其通盜之路漸回其通盜之心無業者皆遂其生貪利者盡科其罪則人亦孰肯冒死而爲之哉內無奸民則外盜糧絕糧絕則潰散且盜亦人耳洪波巨浸之中驚風怒號崩崖搕激去死無幾仰視守法良民安居就業熙熙然有家人婦子之樂亦孰不思歸命投誠而尙忍爲盜哉故統籌禦盜之策不厚集其勢則未易殲除不力杜其源則患終未已而實力奉行不使滋弊則又在親民之吏與統領之將耳如是數年而盜猶未靖民猶未安恐無是理也定海教諭王鳴珂陳防禦之事六攻擊之事三預籌之事四言皆可用且慷慨言曰卑職承乏海邦六載之間由縣會同督率鄉勇晝夜防禦近岸村落幸免蹂躪蓋礮聲不絕於耳火光時見於目者屢矣珂籍臨安非瀕海教職無殺賊任然見賊匪往來縛人妻女繫人父兄以要人貨不如約則剖心樹肉慘不忍言雖有官兵莫能痛剿每一思之恨不飛食賊肉爲吾鄉人雪此仇辱口陳手畫目眥並裂於是鄞縣知縣郭文誌請合江閩舟師黃巖縣知縣周鳳鳴請先滅土盜台州府教授沈焯請厲武舉以寓約束黃巖縣教官李其淵湯棫請禁商船漁船定海縣知縣朱如林請杜偷漏紹興府經歷黃敬修言兵船護商之利外洋追賊之難大約俱以造巨船鑄巨礮爲首務先是弁兵剿賊失利多以船礮卑小爲辭至是衆論如一巡撫乃奏請於上然以經費頗繁又値用楚用兵難於籌款未有定議會提督蒼公特請於朝時廣東按察使吳公俊入覲亦言粵東兵船行有成效上可提督之奏然提督未知巡撫先已入告也旣而謝曰僕欲言此久矣苦人掣肘故未聞於公然吾思殺賊以報國耳雖謗不恤也巡撫以浙無大木工匠不嫺於造船率官商捐金得十餘萬盡以給李總兵使其子弟親丁董船於閩謂之曰此事屬君則屬君耳吾發銀中色皆足艇成不核減工料也又於杭州溫州設冶局鑄鍛大礮四百餘門令沿海州縣民壯兼習鳥槍不增餉而增兵千百嚴號令警弛廢勵廉隅肅賞罰儆沿海村岸十丁立一甲十甲立一總甲一村立一總保一山一嶴立一嶴長給以印使之互糾通賊者獲之有賞儆漁戶小船塗以白編其姓名年貌屬之埠頭旂長晨出者暮必返不返者有稽遠赴者鳴於長船之偶者分正副私從者毀其船儆汛口凡船出牙稽之人日持米升五合驗以印票私漏者執之執私漏者賞以所漏之物儆海濱冶者遷入城私造鐵器出城者有誅儆兵船漏硝磺以濟賊者斬儆商船毋獨行賊來則禁出海不遵令者

有誅私充攬客以誤商者誅儆營汛察奸民民有緣商被劫而爲保釋者有以酒米易賊貨爲之消贓者吏稽之儆村嶴壯丁團練相守望立耆老紳士之賢者爲長村有警鳴鑼相召有不赴者梏其頸儆府縣營汛實力同心賢能者敬之禮之弛者縱胥吏擾民者疾如仇遴教職佐雜官數十人分巡海口微服步行率鄉勇綠民隨時禦捕雕木印令其事無鉅細直達毋少隱以故千里海瀕事皆如目覩而督縣亦互相糾不敢少諱事於是定海教諭王鳴珂率鄉勇守黃巖定海縣知縣朱如林稽查船出口凡空出者給以照使賊無所支飾平陽縣知縣楊鐵甫清漁戶團練鄉勇二千七百人鎮海縣知縣魏右仁力行保甲造鐵槍千杆民踴躍從者六百衣上書勇字黃巖縣知縣孫鳳鳴令士民自旂壯丁備木棍竹筅鋤耙石塊識以旗旗上書丁名丁立其下王鳴珂實統之沿海之旗連續如雲有警鳴鑼相召在田農業者聞聲並集故賊不敢近岸太平縣知縣趙擬彤於海岸壘石爲垣外周以塹兵勇內伏寧海縣知縣陳鵬南於健跳螺師山設砦山礮以擊賊船之入口者象山縣知縣徐元梅於石浦泥灣設立礮房而鎮海之小港大碶頭慈谿之後山北定海之西道頭臨海之海門金沙灘太平之狗洞門石板殿崇殼寨金清港石塘樂清之岐頭蒲頭洛西地嶴皆奸民偷漏之地令旣行巡樂清縣之教官王應廣訪有奸民與大陸大阿買等通於賊誅之鄞縣之姚家浦夙爲土盜之藪官兵不能制巡撫用計擒其魁姚富衡其保長首出姚阿三十六人旣而溫台各巡員獲通盜張周貴陳大海王兆才等數十人又有浙賊潛登岸僞充鄉勇刺聽官兵虛實者皆詰獲立斬以徇樂清張阿三素附鳳尾賊登岸其兄集族人縛殺之沿海村民演戲自約禁偷漏閩浙賊窮蹙斷糧附夷艇五月丙戌窺平陽北關遂泊於黃沙宮壬辰巡撫自杭州之鄞縣已亥提督赴台州李總兵之追賊入粵也返至閩値賊蔡牽留擊之旣歸鎮艇賊已踵至是時巨船未成提標兵分禦各隘口李總兵初歸士卒勞頓未息巡撫以歷年剿賊閩師俱至乃致書於閩撥諸閩舟師會剿甲戌巡撫至台州會提督蒼公保黃巖鎮總兵岳公璽爲會剿計是時夷艇三十餘船三盤水澳鳳尾蔡牽各六七十船水澳南泊玉環外洋鳳尾及土盜小船散泊大陳石塘崇殼等辦蔡牽往來無定適閩賊與浙賊隙巡撫謀因其隙而間之葉萬根薦漁山鄭天選札玉環同知指之與水澳言庚戌艇賊自三盤入深門岳總兵飭兵船漁船分泊以俟巡撫具奏請調閩粵舟師略曰粵閩浙皆有土匪而艇匪爲尤甚日多一日年復一年若不痛爲剿滅則前明倭寇甚可鑒也此時船礮未辦各盜皆萃於浙臣愚以爲分而捕之不如合而擒之爲得也請飭兩廣督臣選鎮臣帶領兵船二十號乘南風來浙同閩浙之師合剿使夷匪知內地兵力之厚策應之速於三省皆爲有益得旨允行夏六月巡撫駐守台州李總兵猶未至以書速之自丙午至於丙辰書六致辛酉李總兵統師出洋癸亥抵普陀巡韭山巡撫致以書曰立秋已過捕務尙無虛月水澳已竄入南洋夷匪病疫若會合三鎮使可試剿否則七月中閩師始至未免太遲矣丙寅李總兵至鰂充門丁卯駐師石浦時溫州鎮總兵胡公振聲亦移師楚門水澳以閩故兩端退泊玉環與鳳尾鬪互有傷夷艇及鳳尾進踞龍王堂松門之下環於松門山謀將撲岸且避風潮也太平參將李成隆同知時敏以守兵五百鄉勇二百據松門禦之提督謀火攻巡撫令台協中軍造火箭千五

百枚。札溫州府備水帑給涉水軍兵。調撫標兵二百貼防。癸酉。巡撫及提督會定海鎮李公、黃巖鎮岳公、於台州校士館之四照樓。議所以破賊。李總兵曰。賊鼠耳。閩師來有日矣。不戰而俟。人非勇也。卽乘小船與岳總兵同赴海門。巡撫卽札胡總兵自楚門出。與兩鎮會於金淸。人定。風大起。且雨。甲戌之子丑。風東轉甚。遣使探兩鎮所在。路阻於水。丙子。有弁泅水至。言是夕風雨狂烈。獨泊龍王堂。雨中有火蔴人。賊艇皆破。李總兵船在海門。爲風水所礙。絓於岸木乃止。兩鎮兵船損破大半。胡總兵師在黃華關。風未之及。是時賊奔寶海山。水師船不可恃。參將李成隆婦新產。風雨破其屋。驚死。不顧。率陸路兵。由松門涉石塘剿賊。賊乘破舟。猶能以礮拒。且掠商船。皆就舟。有一艇未損。賊數百爭乘而沒。登岸攫食者。縣長督鄉勇殲之。參將蔡德耀有五舟。托買米他泛。立褫其冠。太平武生林羽林率鄉勇及烏鎗兵二十人。乘烏鵃杉板船。出海搜捕。値鳳尾遺船。相拒甚急。李總兵以八船駛於洋。賊望而遁。前後生獲八百餘賊。沈斃約四五千人。獄不足禁。棧那廳以拘之。首從以下。各如律。釋難民之被擄者。李成隆率兵涉水取賊礮。得油布包安南敕文、總兵銅印各四。敕稱齊桅隊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明日。王鳴珂獲三人。一詭爲瘖者。一髮種種者名王貴利。訊之。卽其人。元年秋。閩中獲艇賊安南總兵范光喜。供辭述安南事。言阮光平既代黎氏。光平死。傳子光纘。其中稱新阮。黎之甥阮種斧暹羅。暹羅妻以女弟。助之克復農耐。謂之舊阮。農爲新阮患。新阮之總督陳寶玉。招集粵艇。而肆掠於洋。繼而安南總兵黃文海與賊官五存七隊以二艇投誠於閩。今造船用其式也。倫貴利者。廣東澄海人。投附安南。與農耐戰有功。封侯。以巡海私結閩盜。來閩浙劫掠。王弗知也。安南艇七十六分前中後支。貴利統後支者。四印。其一貴利自佩。其三總兵佩。曰耀。曰南。曰金南、金俱。沒於海。耀則前日不知其爲總兵而已斬矣。供若此。巡撫磔貴利。以供入奏。天子命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照會安南國王。冬十有二月丙辰。安南國王呈覆。其略曰。小番世荷天朝恩庇。曠格遼遲。無能酬報。思以愼守疆隅。永作屏翰。祗因本國梅南沿海農耐地方。有賊渠阮種。竊據其地。嘯集齊桅盜夥。數爲海程之患。本國海防正緊。間亦收撫船客。以離賊黨。且助洋面帆杝之役。如倫貴利者。前年依附。作活本國。聽其住泊。同商伴隨在巡防。詎知該犯暗藏頑狡。私瞞小番。敢爾潛約匪船。越赴內洋。肆行搶劫。又敢擅造印劄。轉相誑誘。尤爲情罪重大。甘犯天憲。爲法律所不容。該犯棲居本國海分。馴習既久。悔不能先燭其奸。此實鈐束稍疎所致。仰蒙聖慈普照。洞悉腆誠。訓誨有加。天日垂照。恭譯聖諭。益誠激於五衷。更悚惶而無似。謹當遵奉訓飭。綏靖封守。嗣今本國所委巡海人員。一一嚴加警飭。密施鈐勒。斷不容結同匪夥。越境作非。務期桂海永淸。以上副聖天子懷柔之至德。是所自勉也。是役也。李成隆率外委林鳳飛、陳際會、登山追蹤。守備陳世熊、把總崔榮華、鄭殿魁、秦得勝、於松門龍王堂小菱陳獲賊三百餘人。武生林羽林、縣長朱大鏡、義民徐國恩、鄉勇劉向榮等。獲賊百餘人。巡員鄭必玉、杜兆勳、易元曜、及提標兵武生林兆龍、獲各有差。獲得竹盔紅布包夷冠服。鄉民於水中得紫銅礮二。各重二三千斤。鐵礮重四千斤餘。鐵礮三十餘門。又船桅大者長八丈。其次長丈餘。以鐵棃紫檀靑栗等木爲之。椆木柁長三丈餘。番木碇二丈餘。棕纜長三十餘丈。教諭王鳴珂旣擒倫貴利。感海氣。至今病痁。風之三日。閩賊蔡

牽入浙洋。平陽副將徐鼇及平陽知縣楊鎔擊之。水澳賊附之南遁。賊登岸掘番薯。鄉勇林深入賊隊。斫其紅衣一人。秋九月。溫黃二鎮舟師大擊水澳於東臼。斃其賊首林亞孫。餘賊附於蔡牽、朝夥侯齊添共十餘船爲一黨。鳳尾艇匪餘二船。一沒於海。一至閩。糧絕投誠。鳳尾鮮有存者。存者惟蔡牽及侯齊添。明年。土盜陶小貓、張阿恰投誠。蔡牽有五十船。水澳十七船。二者恃衆致於拒捕。又有劉鬍、烏體十二船。晉江、邱念二船。然畏官兵則遠避。而畏舟山李總兵尤甚。六年夏六月。癸酉之事。天子以爲誠感神應。敕建天后宮龍王廟於松門。事詳陽湖孫觀察星衍所撰碑記。六年夏四月。巨艇成。巡撫檄每鎮統艇十。每艇統兵八十人。各載紅衣洗笨等礮。三鎮之合統於李。兩鎮之合統於岳。有知盜不追。臨敵退縮者。參劾治罪。

神風盪寇後記

聖天子仁勇神武。賞罰明信。將帥用命。嘉慶十三年夏。命阮元復任浙江巡撫。明年春。詔邱良功補授浙江提督。秋八月丙午。殲逆賊蔡牽於溫州黑水洋。海寇悉平。閩師合戰之力也。牽、漳州民。乾隆六十年間入海爲盜。時浙賊鳳尾、閩賊水澳、坡強。牽及箬黃附之。嘉慶五年夏六月。神風盪寇之後。鳳尾盜首莊有美。其母李純獻水澳賊首林亞孫。斃於東臼。惟牽遁於閩。牽之黨侯齊添不睦於牽。收水澳鳳尾餘孽。別爲一幫。牽忌之。六年冬。與妻誘殺齊添於台州石塘洋。官兵背追牽。將及之。一紅衣人自艙中出。綠楯而上。斧其篷索。卻令兵船乘風。不可留擊。紅衣者。牽妻也。齊添死。其黨推張阿治爲總盜首。稱盜嘴幫。又名肥餅。阿治分其黨爲三。小賊首曰白面角、卽陳角。曰郭瀾、又名烏蛋。曰紀江均。又有慵腳陳黃葵。亦侯之黨也。自爲新興幫。又稱再興幫。與張阿治並爲浙賊。牽既殺侯齊添。並其衆。七年五月。在閩。颶風碎其船。賊黨星散。勢甚弱。閩師不能剿滅。遂至瑞山。招集餘賊。然勢未強也。八年正月丁卯朔。牽寶漁山。浙江提督李長庚、溫州鎮總兵胡振聲、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賊糧盡。篷索戰具朽壞。我師據上風。賊不能遁。乃遣其人于與泉永道乞降於閩。閩使道赴三沙招撫之。牽又言曰。果許降。勿令浙兵偪我。閩又信之。以令箭調浙兵居下風。牽得間。不果降。颶去。自是乃猖獗。無所懼。至於渡臺灣稱王。攻掠城野。九年夏六月。天子命李長庚總統閩浙水師。以溫州鎮、海壇鎮爲兩翼。專捕蔡牽。其金門、黃巖、定海、諸鎮。各守其地。總統追賊至境。率師助之。命未下。溫州鎮總兵胡振聲殺賊。死之。先是浙撫造艇既成。名曰霆船。船堅壯。載以巨礮。故漁山之役。牽幾獲。牽畏霆船。厚賂閩商。更造船大於霆。令商載貨出洋。濟牽用。而僞以被劫報官。牽遂能渡橫洋。劫臺灣米數千石。及大横洋臺灣船。粵盜朱濆糧斷。牽分米餉之。與濆合。濆德紅頭艚艍船。猝入閩海。牽濆共船八十餘。勢甚熾。四月甲申。胡振聲以船工木在閩。往運之。閩人懼賊。止振聲於閩以禦賊。六月戊午朔。越五日壬戌。胡振聲獨率二十四船首擊賊於竿塘。閩師不援。遂陷於陣。同舟八十人同日死。秋七月。賊牽濆以九十船。分三幫入浙。至於黃龍。八月丙子。總統率海壇鎮孫大剛、溫州鎮李景升、黃巖鎮張成、定海鎮羅江泰、出普陀。東擊賊於定海北洋。大破之。牽責濆不用命。濆怒先返。牽、濆分。牽勢乃少衰。十年春三月。黃葵率其黨五百人降於浙。浙盜自鳳尾外。又有小貓幫。補網幫。寶油幫。皆土賊小盜。六年五月。小貓幫張阿恰等九十人先後降。餘賊徐亞六等二十四人。象山鄉勇陳

元章獲之於玉環沖擔嶼。小貓幫滅。六月。溫州鎮兵擒丁亞至四十八人於東臼。補綱幫滅。七年八月。賁油幫盜首楊課率其黨百十五人赴玉環降。賁油幫滅。黃葵艇挫於黃巖、定海兩鎮。調鄉勇破之於江南小羊山。至是蔡玉環乞降。新興幫亦滅。浙海土盜惟張阿治合小肥僻、邱䑲。而蔡牽竄於閩。是年夏。浙撫阮元以蔡歸李總統致書浙撫詩公安泰曰。蔡逆有舟八九十。而長庚所統兵船八十二。浙洋尚有邱搭、（䑲即邱）小肥僻（肥即小僻）等船三四十。而定、黃、溫三鎮兵船亦不過三四十。自計兵力未足以勝賊。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謀出萬全。萬一鋒威一挫。所關非細。長庚白制府奏定勒限一年以來。奔馳閩浙。歷涉叛阻。橫戈直前。出入死生。徒勞無裨者。緣閩浙洋面三千餘里。各處兵力俱單。止特長庚一人往來追捕。或閩或浙。顧此失彼。賊反以逸待勞。前奉有不可徒事尾追之旨。仰見聖明洞鑒。今日之病。實在於此。竊謂閩浙兩省。必須各立大幫兵船。屬之兩提督。使不分畛域。彼此呼應。如賊在浙界。閩兵即由三沙四霜一帶策應遏截。在閩界。浙兵亦如之。隨賊所竄。勿予以暇。而奸民之火藥篷植。亦不能源源濟賊。庶事有少濟云。十二年冬十二月。總統率浙閩之師。追賊入粵海。先是牽以百船合陸路萬人寇臺灣。總統率金門鎮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大破之。時所部止三千人。閩不濟師助。襲鹿耳門。牽得逆去。然已狼狽不支。奸人濟之。勢復張。已而擊之大星嶼。又擊之浮鷹。牽僅有三船。將就擒。總統中賊礮遽卒。閩師遠見總帥船亂。竟退。牽逝入安南夷海中。李公之威。賊畏憚若神。而屢不得志於閩。天子聖神先覺。誅閩將士不戮殺者。逮大吏之掣肘者。洞悉讒忌之口。專任長庚。長庚歿。天子震悼。璽下詔書。封長庚三等壯烈伯。謚忠毅。以忠毅戲下士王得祿副其職。勉以同心敵愾之義。上以張國威。下以洩衆憤。爲長庚復仇。於是浙閩將士。感泣激勵。無不誓以死殺賊。明年。牽自安南夷洋回棹。朱濆資助之。復與濆合。有數十船入浙。浙中土盜張阿治滋擾亦急。浙江巡撫阮元復涖任。夏五月丙午。親駐鄞縣。肅軍政。嚴防禦。增器械。配船礮。募義勇。杜岸奸。刻期剿賊。一月之內。定海鎮兵獲黃葆秀二十一人於鼠浪湖。提督舟師擒陳丁五十六人於佛肚山。擒陳雄二十四人於羊山。黃巖鎮兵擒林桂二十六人於沙護。黃巖遊擊劉成魁、太平參將福爾敏、生擒王宗桀二十三人。象山知縣孫泉斐獲王阿君三人。玉環同知朱如林生擒李亞羅。義勇船何廷模獲桑四二十四人於韭山。斬首五級。葉機在岱山獲盜十一人。機弟楓追盜至江南崇明。獲一船。生擒李葛十一人。皆張阿治黨。阿治竄於南。秋七月。蔡牽、朱濆、入浙。巡撫駐鄞縣督賊。用間以離之。浙江副將項統自閩歸。遇濆於韭山。攻之。獲一船。擒其黨王長。濆竄於閩。已而閩總兵許松年擊斃之。其弟渥領其衆。提督何定江蹙牽。牽不敢拒。亦遁於閩。乃并力剿張阿治。擒其黨百六十人。阿治窮蹙。巡撫訪得其母與弟在閩之惠安。密告總督阿林保。總督密飭惠安知縣吳裕仁縶其母與弟。阿治乃率其黨四百七十六人。礮八十六。乞降。致嘗幫滅。小盜首郭濃紀、江均、先滅於閩。陳角投牽黨。青筋茂。茂降。角不知所終。其黨惟亞虞存。亞虞一名亞羅。一名騎虞仔。號小羌幫。冬十二月甲寅。同知陳大琮攻亞虞於魚山外洋。獲其船。擒二十八人。斬五級。十四年夏四月。溫州鎮李景曾、定海鎮朱天奇、參將印章、主簿朱錦城、同知陳大琮、候補知縣葉機、共剿之。僅餘數船。提督邱良功初涖任。追之。至溫州。秋七月乙亥。颶風發。亞虞

船。亞虞溺死。餘二船四十四人。平陽知縣周鎬擒之。浙洋土盜盡平。亞虞溺之日。牽舟亦壞。漂於松門礁王堂。至於定海。邱良功自閩海追擊。攻之。閩師亦至。八月壬辰。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海壇總兵孫大剛、黃巖總兵童鎮陞合師擊。癸巳。雞鳴。童鎮陞率所部首追及賊。賊回拒。鎮陞擊賊。逢頂落守備武定大躍上賊船。擒其黨王烏五十一人。斬首十級。獲其礮械九十。賊落海死者無算。牽由衢港竄入外洋。先是李忠毅鎮定海。巡撫阮元與相勉勵。以盡心捕賊爲務。忠毅嘗追賊至極遠外洋。於島嶼獲一猱。始巡撫蓄之誠本堂。每聞其啼。巡撫輒曰。非李總兵奮力剿賊。不聞此聲。嘗相與賦詩倡和以見志。忠毅以鹿洲集貽。鹿洲集者。漳浦藍鼎元作。鼎元以其謀佐兄襄毅公平海寇朱一貴。撰平臺紀略。以是勉巡撫。且示己志也。巡撫復任時。忠毅已沒於賊。慷慨。涕泗交闌。數親督戰海濱。提督邱涖任。推心相結。親若兄弟。嘗勉之曰。聖明廑念海洋。無時或釋。殲擒渠魁。仰副肝宵。在此一舉。又致以書曰。蔡逆坐船高大。浙師向攻。往往不能得力。然賊船雖大而少。兵船雖小而多。若令某鎮隔斷賊黨。不令救援。以隔斷爲功。不以攻獲爲功。別使某鎮高大堅好船若干隻。專伺蔡逆本船。連環施放。銃礮破其篷舵桅牙。使彼不能行駛。然後更番攻擊。多用火箭火瓶。賊行與行。賊止與止。久久相待。賊之就擒可必矣。時巡撫將入都祝嘏。又致以書曰。一切剿捕事宜。諸望專司指揮提挈。並明示將士以功過所在。俾其勗免過立功。元身在省垣。心縈海上。今兩省舟師及所僱商船。共得七八十號。兵力壯甚。殲滅渠魁。定在此舉。捷音不遠。大人與王提軍平賊。即會奏勿遲也。牽既竄。閩師以朱渥入閩南遲留之。浙師北追賊至馬跡。不見賊。己亥。牽由漁頭外洋而南。癸卯。邱良功至普陀。偵舟師窮追南下。甲辰。至牛欄基。諜知牽匿黃巖之魚山。乙巳黎明。追及。賊方起篷南竄。偏之。牽返篷拒。牽所乘綠頭大船。良功揮令衆舟齒而圍。賊以礮擊黃巖鎮船。桅折。時閩師猶在浙。乃合擊。俱乘上風。賊擺向東南遁。浙師隨擊。自卯至申。斃賊無數。轉戰至黑水深洋。閩師亦至。海壇鎮孫大剛從浙師。與賊船偪。以火燎賊。賊亦以火拒。時夜半。風浪並怒。不得登。賊船隨浪戧出。良功據上風截之。賊莫能逝。丙午寅刻。良功率各舟師聯絡攻擊。牽且拒且逃。右營遊擊陳寶貴左腕傷於礮。午刻。過黑水洋。見清水。良功曰。深洋寫遠。天且晚。此時不得賊。賊將遁。大呼。以己舟駢於賊舟東。閩師至。閩舟駢於浙舟東。賊篷與浙篷結。浙篷毀。賊以椗札浙船。決死戰。我兵奮勇。無不一當十。賊多跳水死。賊以矛刺良功。貫脛。流血。邱成勳、良功兒子也。與賊格鬭。墜海死。海壇鎮孫大剛、乍浦參將陳琴、守備李增階、各以舟師邀賊。賊火斗及增階藥艙。艙轟碎。兩足傷。舟亦沈。琴、增階、遇杉板救。不死。牽僅有二三十人。船漏壞。牽急。將以火投藥艙自轟。浙船被毀椗脫出。閩船遂駢於賊船。賊猶以死拒敵。東風大起。福建提督王得祿、海壇總兵孫大剛、力持賊。浙師自外觀之。礮火聯絡。賊以礮擊王得祿。傷額及肘。忍之。揮千總吳興邦以火攻賊船。舵樓脫。牽別子小仁與其黨矮牛等。隔於衆鎮。不能救。牽船裂。與妻子落海死。是爲八月十八日。越四日庚戌。巡撫赴京師。乙卯。過揚。余餞之北湖相墩。及辦賊事。巡撫曰。賊平宜幾日奏。因述所以制賊事宜。時實未知捷音。未幾。閩邱提督報捷。乃得其詳。余往來節署者有年。稍知海上本末。嘗慨李胡兩公之死。白恨儒儒。不能執殳從王事。既聞賊平。大快。頌揚天子之盛德。以示里中父老。

里中人莫不欷歔太息。浮太白以相慶也。或曰。蔡逆之滅。由浙師奮不顧身。首先攻擊。致賊不能逃。閩船大鈍於浙。追及時。賊已垂殆。故收其功耳。焦循曰。否否。方浙船破。僅存底板。邱將軍足且傷。使非閩師戮力同心。邱將軍縱不罹李胡之禍。賊亦揚帆去矣。當是時。賊船與浙船合。閩船夾浙船外。浙船毀而閩船又驕於賊船。賊所以滅耳。向者三沙之役。閩地也。而閩譔之。今賊所殲之地。浙地也。而閩助成之。然則賊之生死。視閩浙合與不合。李忠毅殺賊之勇。詎遜於邱。乃抱恨而殂者。抑又何哉。牽既死。是冬朱渥亦以其黨降於閩。海寇悉平。胡振聲。閩人。嘉慶五年。爲黃巖副將。從總兵岳璽擒獲箬黃盜首江文碧。黃滅。授溫州鎮總兵。九月。會黃巖鎮滅水澳於狗洞門。六年正月。追侯齊添於披山洋。破之。六月。滅補綢裁於東日。十月。擊蔡牽於南麂。生擒其黨林照四十四人。八年正月。從李長庚追蔡牽至閩。牽幾獲。十一月戊戌夜。襲蔡牽於南麂。己亥。與參將李景曾、縣丞王正悅、三路掩擊。獲賊九十六人。殲械數百。是役也。振聲身先近賊。牽幾就擒。振聲殺賊之勇。亞於李。戰死於閩。聞者悲之。葉機。定海人。由廩生官訓導。八年夏。請以家財募鄉勇。下海捕賊。數有功。巡撫薦之。陞雲和教諭。候補知縣。陳大琮。同安人。壯烈伯李長庚女壻也。安徽候補同知。以請習出洋。巡撫奏留浙。授同知。

雕菰集卷二十

張濰園治昆明記

康熙初。雲南軍衛衛。於逆藩將作難時。豐歛而猛收之。以市義於民。賊平。額徵於縣。故賦不能供。昆明民士軍屯。既多以兵火輟耕。又軍興時。徭役繁興。官司府署器用。率里民供應。而取給於縣。積以爲例。故徭重於賦。賦累於徭。徭賦累重。民力不能支。濰園既爲昆明令。先請於大府。求奏減其賦。不可。乃請其贏招徠流亡。給牛種。薄其賦以舒軍衛之賦。一年墾出千三百七十畝。三年得萬餘畝。於是均其徭。使庶人在官者不能隱庇他戶。僧戶道戶不能恩免。遊手遊食者不能逋逃。既均矣。又使里胥不能科派。奸民不能包收。城狐社鼠。不能倚漁爲弊。舊例。里民於縣署供張外。日出十金爲公費。濰園曰。介食蘇於君。不食舖於民。請免於制府。制府笑曰。挈釜甑來乎。曰。未也。家口幾何。曰。子一。客與僕各二。曰。仲子之廉。能治劇縣乎。徐使人瞷之。果如所言。其子且夜寢於地。而積案滯獄。期以數日理訖。皆當。諸臺司大驚異。制府感動。如其請。縣之公費除。而上之取給者亦有以請之矣。昆明池受萬山之水。夏秋暴漲。挾沙石怒流入昆明閘河。由金沙江達於海。砂石既壅。水乃溢浸濱海諸田。歲用民力濬之。晉　州者。界於昆明。受東南諸箐之水。舊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議鑿之以通閘河。濰園按其形勢。召工爲圖。袖而言於諸臺司曰。一河不能兩受。二水不容一注。閘河獨受昆明之水。且力不能吐納沙石。晉　地高如建瓴。其沙石磧犖之勢十倍。

而疏濬之力亦必且十倍。不便。宜罷。諸臺持之堅。濰園發圖而爭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於死。同官皆失色。制府曰。是也。議乃寢。於是歲省民力四萬七千。濱海邱墓廬舍得不徙。昆明有止善、春登、利城諸里。其田窪突錯出。苦雨苦旱。濰園廉知白沙、馬鷄、清水、三河可以時旱澇。蓄洩其水。年久故道湮。乃親操板臿。躬行勞來。三月而河復。田遂得熟。昆明大小東門外。舊皆市。城於兵。爲盜賊穴。濰園創造室廬。以居流亡。移城中騾馬羊諸市。實其中。遂成貨賄。聚而盜賊絕迹。安阜園者。逆藩之囿也。土曠而不耕。請於臺司耕之。以食孤貧廢疾而無告者。先是爲令者多困於徭。至此不事徵比擧扑。而催科爲十八府最。臺司以爲能。一省之疑獄。經濰園讞則平反。而大吏頗信之。閩帥之僕李殺人。帥威曉勢甚赫。請寬於臬司。臬司飲濰園酒。而謂之曰。殺人非李也。以累君。濰園諾諾歸。不言。數日。李出。令捕者擒之。李恃勢相抗。擁之數十。乃按之曰。殺人者誰也。證佐一口。遂辭服。有生員訟奪其子之妻者。命捕之。捕者不敢。曰。撫軍紀綱之子也。已之。稱疾不視事。居數日。生員來速訟。召於庭中曰。爾子或不女匹邪。來。視之則嘉耦。遂稱病愈。命役數十人曰。車持新婦來。抗則奪之。無何。奪至。有材官佩刀數十輩擁於縣門。若無覩也。第命子婦合巹拜於庭。觀者千百。判之曰。法無娶有夫之婦者。婦乘我車。壻乘我馬。爾役送之歸。有劫者以盜論。時同里梁五蔡嘉穀在姜詩蒙將軍幕中。親驗其事。有詩歌之。載所撰滿陵山人萬里遊草。濰園每行縣。見儒之貧而美者。富人之有女者則勸爲昏姻。往往富人得佳壻。貧儒得富妻。昆明學生維時曰。夫子雖往仕。甫閱歲。而老者安。少者育。飢者食。勞者息。死者殯。男女貧無家者。鰥民頑不率教者。子弟窮而不能學者。夫子皆昏之嫁之。化之導之。非所謂因民而利。務實而不務名者哉。濰園當徭役繁重時。其子元貞請告休。濰

園曰。臣不以艱難遺君。父不以危亡棄其子。又嘗曰。治冤獄易。均徭賦難。又曰。平百里之政。要在長者哉。短者補之。偏重均之。罅漏塞之。梗者鋤之。支蔓絕之。如是而已矣。濰園治民不言勞。日晷數寸。曰。猶可坐庭。必庭空而後退食。其子諫之曰。大人精勞忍飢。曷少緩。曰。我何爲一飯。不使百姓早出城乎。昆明一縣。懸於二大府。兩司、三道。兩大府不相下。出則並怨。將觀兵。撫軍以街狹不容兩輿。令知府毀岑津橋南北市屋。民大譁。濰園馳往止之。知府曰。不去屋。將去太守。曰。當去縣令。疾走軍門。撫軍曰。縣令何如。曰。無事。聞大府與制府將出甲。恐有命。徐之曰。出甲何如。曰。滇承大亂。猺猓所謂耀武觀兵。震懾之也。曰。聞六千軍同出一門。然否。曰。然。曰。自迫於隘。巷戰之兵也。不如制府以一軍出南門。大府以一軍由小東門。背出其旗鼓一軍腹出之。會於鵝房。觀者不測。可耀十萬軍容也。撫軍悅。屋得不毀。觀察使欲以流民所耕之田牧馬。求之期年。濰園終不與。時雖重迕於上。及事後必平。觀察使亦服其理直。不以強項慍之。有市井豪侮鄉紳。陳縣懲之。濰園適道謁客。過豪之門。停輿執之。杖將下。聞其婦病乃止。而繫之。明日。紳爲求釋。如其請。或問之。曰。豪貧而戾。且家有病婦。杖之恐與紳仇。紳如處女者也。終不足以勝豪。我繫之而使紳釋之。則怨解矣。其所以謀民之生。而委曲以體民之情如是。於是昆明之民。愛之如父母。偶誤傳其去官。一城大訛。擁制府馬後。叫留數日。治昆明三年。以勞卒於官。死之日。士民聞之。數千人奔哭。不聽其殯。曰。萬民請命上帝。必再生。倉皇中求圖其像。有祁洪謙者。陝西人。持圖至。張於庭。泣

曰。昔有獄於縣。公不直我。然詰戒我如父母。我由此而直。一生圖此。祀之久矣。於是昆明城內外皆圖其形。滇人最重名宦。非有大功德於民者不祠。自莊蹻、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以下。皆可指數。至是請祠。祠之日。諸司與祭。爲立遺愛碑。制府范公承勳。哭而奠之曰。去冬。余赴京展覲。天子重民事。諄諄以守令臧否下問。余敬以滌園對。爾時蒙褒美。不久當至。而忽聞其變。命余太息不置。及歸抵鎭遠。見滇人士感其德。謂從事名宦。而道路間之追思嗟歎者。所在皆是。余乃益重其爲人。而推處之不誣也。大姚知縣曲阜孔貞瑄哭曰。余與公非莫逆交。昔罹禍就訊。未至會城。公預爲關維。極力周旋。脫犴狴之困。假居停之安。時時噓問。賚其困乏。又以虧空鉅大。點石無術。罪且不測。倡義募捐。俠氣所感。上下皆應。竟得三千餘金。補苴粗完。餬生之命。得以苟全者。公之力也。康熙甲戌閏五月、其子以喪歸。昆明人空城泣送。更有童子數十人擁轎而哭。則義學生徒也。嗚乎。如滌園者。亦可稱古之循吏也哉。焦子曰。余家藏張長齋學博元貞書。先君曰。此循吏張滌園子也。異日儻作吏。宜效滌園。因以張氏家乘二卷示循。載行狀、家傳、墓誌銘、軼事狀及昆明人所作奠章碑文甚詳。足以互相考證。既而閱邑志。寥寥不能詳。而以余家所藏同諸邑人多未見也。余每恨修志者。務爲簡略。無論賢否眞僞。例以數行限之。當時既不足使閱者興起。後世又無以爲史傳所取裁。遺老既謝。莫可詳考。不亦悲乎。幸而張氏家乘。藏於吾家。百餘年來。水淹鼠齧之餘。未嘗湮沒。因次序爲此篇。以明吾鄉中有不畏上官而愛民如子。處兵燹之後。百利皆興。如張滌園者。或亦可爲後之師範也。賦滌園名璉。字去瑕。江都人。幼掠於兵。展轉至參將王欽貢部下。憐之。使伴其子讀兒書。時幕下無書記。爲之操翰墨。輒磨盾而成。軍中嘖嘖奇之。久之得歸。康熙癸卯、舉於鄉。庚午、爲昆明縣知縣。是時王參將之後已微。求得欽兒厚報之。周箴曰。余典試入滇。去先生爲令時不二十年。昆明之人語余曰。民間步寐悲愕。輒見先生行部視事如生平。蓋爲其邑神云。

蕭山雙節記

節婦、爲天下之爲婦者法。蕭山雙節、爲天下之爲節婦者法。婦人未三十而寡。守三十年。例得旌。州縣歲舉報者恆數十人。書之不勝書也。武進臧庸曰。蕭山汪揩。爲淇縣典史。卒於官。其繼室王。妾徐。以節著。王無出。撫徐所出如己出。教之成進士。王矜嚴。寡言笑。居處有規矩。徐耐苦力作。擁敗絮二十年不厭。然未足異。人莫悲乎自知其賢。世之夫死不再嫁者、苟以節自恃。而偏強乖戾。有不忍聞者矣。或曰。惟性強故能節。吾疑之也。臧庸曰。汪沒。索逋在門。或謀以子幼謝。王不肯。粥田及衣飾。以女紅所出。曰無貽死者憾。三歲畢償。夫有母弟。恆慢其嫂。應之百方。至稱貸爲償飲博之負。將以母還。王與徐皆不肯。王泣留之。竭力盡孝養。得姑歡。曰。母老離鄉里。死者不安。江都焦循曰。二者皆節婦之所難也。臧庸曰。徐所出曰輝祖。幼時侍兩母夜讀。書不習。徐泣涕。奉夏楚請扑之。王數諸夫主前。泣涕腕酸。栗終不忍扑。徐前卒。病革。諄諄屬其子善事主母。庸又曰。初擯黨者不以禮遇徐。徐自持以禮。不出一語較。久之入並感愧。嗚乎。二女同居。食貧處順。沛造次中。雍雍和睦。各止於禮。而相見以情。古人所難也。而豈徒以節見哉。嘉慶元年丙辰、循自儀徵渡西陵。過蕭山至於山陰。聞有汪氏雙節事。歲壬戌、秋九月。誦吾友臧在東所撰事略。

始變詳其本末。於是錄而記之。以爲天下後世婦人守節者法。

誠本堂記

嘉慶五年、歲庚申、夏四月。浙江撫軍阮公。以書招余。冬十月、爲武林之遊。寓居節署誠本堂之東偏。蓋由大堂入即川堂。循川堂而東越兩曲。斯堂在焉。堂三楹。南北有窗。階下有石闌。梧桐在其東。高且茂。有短竹垣。垣外有石。棘立如人。垣之右爲小竈。爲茶房。梧桐之東有垣屬於堂。檐下有小門。入門南北各三楹相向。東隅有老樹根作三衢。朽蠹。時時生小菌如盞盌。左有垣。垣外即市巷。署之東止此。堂有誠本堂匾懸於楣。書康熙壬申張鵬翮建。堂下垣外立石之南。屋前後數十間。頹壞不可住。或以爲廁。或以爲馬棧。或爲工作之所。凡租者惟梁柱縱橫赤立而已。蓋其牆垣本以篙薄爲之。久不易則破。故冬寒夏暑。皆能自垣透入。屋箔亦篙薄所爲。經猛雨則漏。堂下青苔蔓草。錯雜蘩薉。須時時芟刈之。桐陰石闌。不知爲何而設也。辛酉五月、閱郡志。載是宅本前明清軍察院。胡宗憲兼浙江巡撫時改爲署。至今因之。乃言川堂之東爲御書樓。又東爲誠本堂。稍南爲自修堂。又東爲簽廳。雍正間、程元章於簽廳建書室三進。以居幕客。而移簽廳於川堂之西。然後知余之所居。即程氏所改建。第止存簽廳與書室之一。其二則南之頹屋亦立者也。自修堂不可識。蓋即今爲廁、爲馬棧、及居工匠之所。堂之西今爲巷。遂諸署後。而御書樓不存。惟南有御碑亭。則志書所未載也。嗟乎。當諸屋之建也。樹之桐。立之石。一時娛耳目、供飲燕於此者。何其盛耶。百餘年來。樹長而屋頹。往者未必知也。或曰。凡官吏有挂議去者。嗣至之人。則必移其居處。整其垣屋。此所以頹也。嗚乎。盛衰得失。豈居之所爲乎。古之人若韓退之、蘇子瞻之流。例皆經黜斥者。乃其所經之地。一亭一驛。後人且徘徊愛惜。頹而復起。又何如乎。余嘗尋梅林遺蹟。杳無所見。亦因其敗而去之耶。徐渭以布衣之士。往來幕中。其所居之室。固未可考也。吳門李銳與余同屋居。共論經史。窮天人消息之理。因有勝於渭之所學。後之居者、亦知居此堂者之有焦李兩生耶。今年李歸。余獨處此。風雨之夕。遠念良友。因以爲記。

半九書塾記

嘉慶己巳、纂修郡志。得脩脯金五百。以少半買地五畝。在雕菰湖中。其形盤曲若贏。以爲生壙。其大半於書塾之乙方。起小樓方丈許。四旁設窗。面柳背竹。黃玨橋在東北半里許。檻外即白茆湖。行人往來趨市。帆檣出沒。遠近漁燈牧唱。春秋耕穫。盡納於牖。樓下置櫝。以生平著述草稿貯之。以爲歿後神智所棲托。壙以藏骨。樓以息魂。取淘之名以名樓。曰雕菰樓。樓北二老桑。高百尺。騈枝四布。編竹作籬。籬下種蔬數本。設石案一。石墩二。曰柘籬。籬外舊有竹數畝。於竹中闢一逕。隨其勢曲直。以達於後屏。逕東有耶。因耶築小亭。亭外植紅薇十數本。薇表於亭。竹表於薇。長夏花發。竹中晨起。坐闌楯間。衆鳥作聲。不知有人。曰紅薇翠竹之亭。逕以西蹟而下。瀦陷銳兩梁。東向面竹。其南黃梅一株。先竹祖父手植也。歷百餘年。傷蝕已萎。棘榛復成樹。扶疎負書塾後。以短圍其左。不令梅與竹雜生。曰蜜梅花館。梅右啓小門通塾。塾故四楹。西一楹余幼時讀書所在。修葺使明潔。讀易其中。近年悟得天元一正負如積之術。全乎易理。以數窮

易．以易倚數．日坐室中．苦思寂索．別有所撰述．或賦詩詞不在此．曰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室外書塾．先人遺構也．塾前故有木蘭．高數丈．花時如玉琢浮圖．前年槁於水．不忍去也．又不忍見凋落狀．斷其上枝．存櫱株數尺．雜土作邱．與昔邱邏．繚以石峯．高七尺．植雜卉奇石．曰木蘭冢．冢東海棠一株．木瓜一株．牡丹一株．而木瓜倚有屋作舫狀．雖孤樓在其東北．石刻仲長統小像．並樂志論嵌於壁．曰仲軒．軒南即塾門．軒面西．門面東．門外高柳十數株．間以桃．樓俯其北．啓樓之南窗．綠影滿牀．不見其外．柳下多木芙容水蓼．夏月鳥雀臥樹側．犨然作聲．木蘭冢而南．山茶一株．與牡丹、木瓜、海棠、黃梅、二老桑．歲相若．東西各生一小木．垂二十年．春時能隨老本發花．自二月至於四月不歇．連塾有室有廊．引而申之．帶於山茶．南廊端稍闢．可坐以向花．用蘇長公詩名之．曰花深少態簃．或曰．少態、前詞也．余曰．非也．物之有態者必妖媚．妖媚非典也．長公又稱其後凋耐寒．直以松柏比之矣．彭城劉蒙論菊云．或問菊奚先．曰．先色與香而後態．又云．安有君子而可以態乎．以此證坡詩．則少態非謂詞也．

半九書塾後記

余昔半九書塾．既成．為文記之．乃每歲水溢則地溼．余素病脾．殊不相得．於是甲戌冬．冒風雪增其基尺六寸．櫺楣窗楹之朽蠹者庚之．凡一月畢．先是乾隆戊子．余始入塾讀書．先子以地卑溼．計增廣之．並構亭於竹中．時族人以屋賜居間者來售．先子留其券．與以值．資其瓦木為修葺用．然族人因聚居於屋也．不忍令他去．亦不索原值．而書塾遂亦不復增廣．乙巳春．先子疾作．筮之不吉．盡取人所欠券焚毀之．而屋券亦焚．夏四月．先子卒．族人於先子為父輩．遂賣於外．急歸．持香楮泣拜於先人之靈．余以尊止之．則語以前事不諱．乃先人買屋之事人知之．券之焚人不知也．今年族人復質此屋．人曰．是不可質．固皆受菜值者．余戚陳君鶴山以語余．余曰．先人所不忍取．我何言乎．於是更賣與他姓．族屋拆而余塾適葺成．相去五十年．亦奇矣．令當日執券拆屋．背塾築亭於五十年之前．烏知不拆於五十年之後．乃五十年後能守先業．而勉續先人之志．正先人能留餘地以及今耳．特書此為後記．以示子孫．嘉慶乙亥春二月．

上河水災記上

嘉慶十一年夏五月．淮水又溢於高堰．下注諸湖．漕隄之壩不啓．於是上河之災四年矣．時余授徒城中．月之二十五日．佃客來．喘不能語．言水已平書塾之階石．而勢不已．余家之屋．自門至後室凡四．已沒其三．道過汪掌庭家．晤沈堍村．堍村曰．高郵州有示．明日放車邏壩矣．或曰．壩不易開．下河人數千臥壩上．雖有司莫敢禦．趨至鈔關外．則水長三寸．皆時、風雨驟至．愁不能臥．坐以達旦．二十六日．甘泉縣陳公演廟．招余．余居停主人飲余．乞問陳公水信．少選．使人回曰．無毀．今日開車邏壩必矣．復至鈔關探之．則水已平關上之石．勢且不定．已而關上人譁云．荷花塘決矣．復探於縣．則衙中之樂方奏也．明日寅刻．陳公探水去縣前．猶諱言決．旣曰放壩焉云爾．六月初一日．歸唁仲弟．逃水事且幸且懼．先是二十五日夜．弟臥書塾之樓上．水未上階也．夜三鼓雨甚．聞譁聲起．蹴於水．時東北風烈．浪高數尺．闖於屋．室搖搖然．急呼舟載家登之．越岸三丈．風逼不能近．水中人屍牛屍及屋苫敗楨．盪至聚集．舟行其間．方及岸．風轉從西

來．水頓減尺許．至晚減四尺．令佃客探之．乃知荷花塘及腰鋪共決四五百丈．而是日始放車邏、昭關等壩．而堤之決已莫能救云．水旣退．每港口或圩田中有人屍．曾安寺港中最多．壘四十人．有老人衣黃衣者．有婦人帶金釧者．有衣直裰者．某日中．吳逵於路．有一田壘十數屍．有三人與一牛共繫．皆死．一赤體老婦人握一小兒手．雖腐不放．其流屍棲田側者．田主恐其累也．以竹竿遞推之．裹入草中．聚魚叢而嘬焉．有櫃鎖之極固．以為貨也．以鍵擊破之．則一屍衣冠臥其中．濱湖之家．水齊於檐．結筏居中．男女坐其上．漸浮及櫃穴．其死以供首之伸縮．如蜂之在房．屋傾則人逐於浪．或五六屍繫一處．或七八屍繫一處．蓋一家知其必死．而不忍散也．皆死於壩未放之先．隄既決．下河人亦如之．皆二十六日事．

上河水災記下

六月五日之暮．忽傳有大水來．六日早．則傳公道橋之市不啓門矣．已而季弟自城中歸．言親見城門包土於蒲．將閉城．又有自城中來者．言故撫軍江家已渡江向徽州．是夕秉燭出西門奔西山者．通夜不斷也．於是瀕湖之人大譁．將奔避．而問於余．余曰．徐之．時阮大中丞居憂郡城中．遣人問其故．未返．又有自城來者言．江上之舟滿矣．其未奔者．紛紛畜麥麵．煤炭．為居樓計．或言親晤縣幕中人言．高堰鼓出．勢必決．戒勿洩於人．汪掌庭來．則稱侯二門欲裂．其水恐衝入城．此城中人所以譁也．譁至昏．城有酒肆張甲言無懟．城門有示．水不來矣．人心稍定．然移箱篋衣包入舟者．尚紛紛如織．燃炬若晝．市中燭賣盡．夜三鼓．始得阮公書．言揚人譁甚．皆謂制府有文書飛遞鹽政故也．即遣人問之．則二十六日之札．所言高堰危急者．指二十六日言．又徐州太守稟帖．有以身殉水之言．亦二十六日事．又遣人於太守署中問之．太守之驚．緣鹽政而驚也．水必不東．余以此書榜之通衢．譁乃已．明日入城．城門猶包土．避者未已．又明日．新城門方包土入蒲．作禦城狀．鮑氏有家人從高堰來．稱洪湖水減六七尺．初九日．余自城歸里．人問水信者不絕．以鮑之言告之．初十日晚．縣中吏以信來．稱水一丈三尺．至余知其妄矣．先是初五日夜．有游室渡江者．遇風舟覆於浪．死七人．又有渡江至京口遇盜．盡胠其篋．

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余里中吳孝廉重光．乾隆辛卯間．謁選山西太原．繼調陽曲．陽曲故稱繁劇難治．時大興太傅朱文正公、任布政使司．吳善屬文．公不以俗吏待之．時呼至署．論文賦詩．吳為公搜訪金石古蹟．修晉祠．樹碑石．極譴．一夕急呼吳．吳趨入．公持一券謂吳曰．吾奉命入朝．計行李資需二百金．特立券．向君謀之．吳唯唯．不敢受其券．公正色曰．不受券．是以賄交我也．吳唯唯受券返．明日以二百金致公．公欣然．吳奉公之訓．治陽曲頗有聲．旋為代州．忽一騎自都中來．賚二百金並公手書至．索券去．吳有門人范華春者．亦余里中士也．居吳幕．親見其事．己亥．范歸里．偕余應秋試．渡江坐舟中．譚及此事．出公手書示余．且曰．自公去吳之治乃日窘矣．越二十年．嘉慶壬戌、夏四月初四日．余謁公於西華門之北池．門外車如織．大半皆詢內寮士．入門闃然如無人．持剌至左闈門塾中．告以求謁意．一閽人起．持剌入．即出曰．主人坐待客．君自入．遂入左側門．行花樹．見公衣緋色舊袍．踞室階上．一童子扶之．拱曰．不可揖．吾足病未愈也．命坐於左．

公務縱論經學理學。旁及詩文。無一外語。余受教退。公降階送出左側門。至門塾外。呼閽者曰。更有何客來。今日偶暇。但延入。吾必見也。公命車。余唯唯長揖退。出巷外乃登車。歸。嗟乎。如公者、其所為休休有容者也。歲丁卯、夏五月、余病新愈。阮大中丞使來。以所撰公神道碑見示。讀數過。穆然於公之為人。公主鄉會試。余皆以故未與。而獲居耆問之列。亦用自幸也。因述所聞見。以附於不賢識小之義云。

登州觀海記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一日、同儀徵江安、甘泉阮鴻、遊登州蓬萊閣。望海。是行也。出登州城北門。入備倭城南門約里許。至蓬萊閣。閣在島上。島高十丈。半山有天后宮。宮門內有六石。兩兩相比。高丈許。紫色圓銳。今名曰三台石。由右角門出北行。上數十級。從臨海。其左為避風亭。亭後為蘇公祠。近改為官廚。蘇公像設披面塵。殊不振。由右梯二十餘級登閣上。閣南北兩面空廠。南望萊陽大山。一將高入雲表。衆巒環拱。州城雄踞其下。萬竈稠疊。北則海在足下。莽茫無際。遠帆出沒。小如黑豆。是時日色在東。陰霧羃䍦。長山島可望見。他島皆隱霧中。閣距海二三十丈。其下有彈石渦。渦中盡小石。則圓潤可玩。東坡取以伴蒲草者也。其白者頗可混玉。但離水則不澤耳。島根遒銳錯落。海燕千百。呢喃其間。波紋平秀。不似江河之險。道士云。其浪廣數里。非人目所能盡。故不見其狀。余嘗過泰山。自其麓仰之。高直與岨崍諸山等。蓋由濟南以來。皆泰山之身。至泰安見其卒耳。嗚乎。泰山不見其高。斯為至高。東海不見其波。斯為巨波。聖人不見其德。斯為大德。以波濤洪洞言海者。不知海者也。已而復登北門城樓。是時天光清朗。海波如鑑。長山島之西見廟島。其東見大竹島、小竹島、紗帽島、鼉磯島、島根有白雲載之。島在半空。天與海接。城上有芻者。問以海市。芻者曰。四五月天微陰。東北風起。則見於島上。或如城如樓。如山林。如村落。如堵。有小市。有大市。變幻不常。無定日。惟居閣畔者可見之。一老卒云。閣上望島有市。島上人望閣亦有市。蓋蜃氣也。或以不見海市為恨。余曰。烏知島上人。此時不見閣上有市耶。則我雖身在市中而不覺。何有於他人島上市也。同人皆大笑而返。

壬戌會試記

正月二十二日、駕小舟過湖。至邵伯埭。夜大雨。宿竹巷口。明日。汪年丈舟來。從之。二十七日渡河。二十八日登車。值兩淮鹽漕察院自京來赴任。客寓皆增價數倍。二月初一日至堰頭。遇談階平。初二日過壩頭。有新任知州務君善政也。無向來過渡之艱。然每車尚費錢二百。初三日、渡陶溝。梁壞。其水中路已掘之使不平。非多與錢不易過也。晚宿陰平。是日余四十生日。汪年丈殺雞煮酒為一夕歡。同席者李濱石、汪星巖、張又錢、喻階符、初四日雨雪。初十日宿劉智廟、問土人。不知智為何人。按晉書律曆志。武帝時。有侍中平原劉智修改黃初術。漢晉時德州為平原郡。蓋即祀侍中也。十一日至景州。州城為水齧。有圮者。漫河村市沒於水。買飯於平野蘆中。十四日由鄭州城至雄縣。水淹沒道路。尚不便於車行。自景州至涿州。一路皆賑粥。提從者纍聚於市。十七日至蘆溝橋。橋左設茶亭。以待會試者。驗批即放行。遂入彰義門。寓南柳巷鄭柿里舍人寓中。三月初一日。吳三松太史來。明日往候。太史稱刑部戴金溪精於算學。是時未

試。不便識其人。試畢始訪之。初四日、與諸同年生公謁座師英煦齋侍郎於史家胡同。師見余甚喜曰。吾知子之字里堂。江南老名士。屈抑久矣。予愁然。師曰。考試不必趨風氣。主師好尚之不同。往往至於相反。莫如據己之所學而自用之。一聽人之去取。庶不失乎己耳。余質木不善自轉移。每持此論。聞師言益自信。是夜。足疾發大痛不能屈信。初八日、足稍差。入場坐國字三十五號。過無錫孫平叔。明堂題紙下。首題、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場中紛紛以趨風氣為說。余不知所趨。乃核是題神理以為文。法出場過李冠三。索余文甚稱道之。寫一紙去。張開虞見之曰。是可得元。桐城姚孝廉、姬傳先生之子。已欲得元。見余文自失曰。元當讓焦某矣。十六日王伯申來。贈以所著周秦名字解詁。十八日訪戴金溪於鐵廠。十九日李冠三邀與汪星言、徐德三、朱休臣、李濱石、飲於龍王堂楸樹下。二十日看花於崇效寺。二十二日鄭舍人邀同劉芙初、汪珊樵、唐竹虛遊釣魚臺。二十九日奴子病不能禮。呻吟之聲。殊亂人意。十日乃可。初六日忽有傳余為會元者。已而販夫販婦皆言之。至初十日早。則公然有帳錄者賀者十餘起。皆曰會元。聞之者且亦曰此固不愧為會元者。余曰會元卷至末乃拆。日間何得知此妄說。趨避於外。然言者固牢不可破。是夜榜發下第。十二日往南海店謁座師。師方下值。見之太息曰。命也命也。吾所見試文二百餘首。惟子文第一。次則王尚巍。吾曾於南齋中。向彭芸楣、朱石君、兩先生道子文之善。時彭先生亦舉江西一佳篇。榜發皆無之。吾與彭公相對默然。余告以歸期。二十六日偕鄭舍人出都。五月二十日抵家。是役也。凡一百一十六日。昔者歸熙父已未會試。先三日夢報。會元。而文則為一時所醜詆。余非夢。而夢亦同於熙父。然時則甚傳余之文佳。尚較幸於熙父也。嘉慶七年五月下弦記。

學圃記

歲癸亥、余侍母家居。倦於四方之遊。夏四月、雨累日。驅童剪芍藥之既殘者。就其畦種葵及野菊。適佃客自城中歸。汪晉蕃寄江文叔學圃詩及和詩來。其言曰。文叔於對山樓之東。收拾老屋二楹。有地畝許。築為圃。植蔬草玉簪。圃之南護以短籬。以牽牛絡之。名之曰學圃。屬君為文記其事。文叔家園亭甲於郡。海內無不知有康山草堂者。余嘗賦詩飲讌於此久矣。文叔抱綸淵邈。雖混迹闤闠中。而性之所適。如白雲在空。非野馬浮埃所能襲染。其吟詠高妙。在孟東野、張文昌之間。故其座上之客。多布衣野談之士。口不道聲華。身不諳周旋進退儀節。賦詩惟各本其性情。不知以名譽相標榜。宜其闢此圃以相處也。循、圃人也。今年尤專力於圃。足迹罕入城。而未嘗語人。文叔有事於此。不遠數十里以告於余。文叔其知余哉。且知余之知之也。因為之記。

雷塘話雨記

嘉慶乙亥、夏五月癸卯、阮子仲嘉、招余為雷陂之遊。其使者曰。伊太守汀州伊公。自江右來。欲訪子於北湖之濱而不果。又不敢速子入郡城。訂以月之乙巳。會於雷陂之阮公樓。里叟曰。伊公、賢太守也。子、部民也。宜即趨入城。又一人曰。不然。伊公、賢太守也。子、部民也。而不敢速子入城。子宜自元以成太守賢。余故衞。又足疾。樂從後一人言。與使者約定。以二十一日會於阮公之樓。明日夜雨。迄旦雨止。趨於雷陂。有偕

自城中來，言太守將至，且遣人以余至告。太守與仲嘉至。太守，醇儒也。別九年，氣益醇。語我數年中家居讀書少有所得，思出而仕，以驗所學。言殊藹藹。須髮視前時少蒼，而精力不倦。遂陪謁招勇將軍墓暨湘圃光祿墓。光祿素好馬，宮保芸臺制軍以石琢一馬，立墓道前。太守撫石馬讀碑字，坐松下良久，遂與訪隋煬帝陵。先是陵久荒失，歲乙丑，宮保丁憂居墓廬，尋得其處。太守正守郡，乃修築之。太守隸書隋煬帝陵四字勒石，字徑尺許，立陵前。今越十年矣。共撫杖憑弔，復返於樓。仲嘉具酒饌。大風雨自西北來，時農正望雨，開窗觀之。太守徐徐道其所學，示以所刻雷副憲經笥堂文集。遂縱言治平之道，曰：吾過多，何以能寡。此出何以益於民。幸教我。噫嘻！太守誠醇儒也。雨止，仲嘉邀太守遊古木蘭院。余不能從，先行。未十里，大雨如箭，途趨田家茅屋中，則避雨者先有數人在。一眇目者睨曰：適見君登皇墓墩，其前行者何人也。皇墓墩者，俗稱煬帝陵之名也。余曰：舊太守伊公也。衆大讙，曰：公又來爲吾郡主矣。余告以方入都，來不來未可知。衆愀然。雨止，各散去。余乃歸。

雕菰集卷二十一

周縣丞傳

公諱大綸，字理夫。其先居山東平度州。五世祖始遷爲直隸天津縣人。乾隆二十年，由貢生捐州同職，改捐鹽課大使，分發福建。丁母憂去官。服除，復職，調莆田縣、平海縣丞。公以微職遊歷海疆垂二十年，廉慎儉貧過賤民。所衣官服破敝履垢。十月猶衣紗葛。上官以爲迂，周之，弗受。以貧遣妻子歸，孑然一官，蒔宜不倚。最後調臺灣府彰化縣丞。數年，知民頑梗，應見於色。公狀長八尺餘，豐準，目橫闊，面赤色，虬髯，志形於口。坦直無隱忌。任滿，例引見，辭於縣。縣以衣惡，出所服附之。公以手揮曰：留此所以飽賊也。謁於道，道詢問民俗好尚。公曰：民將不孫，殆欲叛也。道曰：吾將往察。曰：不可。驛馬轎具，延以擾民，吏役假官勢科於縣。縣假官首之，昔移於民，是促之畔矣。道怒斥不信，假公事調公於諸羅。未幾，賊匪林爽文果偕衆犯城，逼至諸羅。公憤曰：吾亦朝廷官，何坐視城陷。乃提鎗奮入縣署。縣令適與老幕客對飲酒。公至，斥曰：此何時，尚飲酒耶。縣令曰：我文官，無力遏賊勢，死也，死也。公張目，髯倒起，睨縣令曰：賊烏合衆，諸羅民若向義，城雖孤，以死力守之，未必陷也。國家建官，命能守，不命能死。坐致民迸死以塞責，小丈夫也。終弗聽，恨恨出。移居民葉友伯家，謀所以禦賊計。是夜，賊已入城，據縣署，有見公者曰：參也。縛去。敬公賢，不忍殺，而勸受其僞官。公且罵且諭，副賊以掌摑公頰。公撫頰大哭曰：此頰乃爲賊汙。以首觸柱，額裂血淋漓。賊猶欲

其從也，因之數日，始遇害。

陳德，浙江紹興府人，公僕也。諸羅陷，公被囚，德左右之，未少離。押之去，德哭泣不言。賊知公不可屈，令副賊何北海者禮待之。北海恨公罵，以刃於乳上刺。德急抱持，以身蔽賊，擊之，蹶。公乃遇害。德見公之死也，喑嗚叱咤，奪賊刃，猛擊賊。賊又擊之，右臂斷。德大聲呼曰：吾與賊不兩立也。以頭拾賊。賊亂擊，亦支解死。乾隆五十一年冬十二月初八日事也。

葉友伯，廣東嘉應州人，商於諸羅。以公廉正，素好公。公亦往來其家。賊縛公去，因縣獄中，繫髮石上，倒懸於案。友伯探知，懷糕餅二枚，冒危至囚所，勸公食。既被害，公屍及陳德屍縱橫狼藉於樹上下，莫敢收者。友伯至屍所拜哭，瘞葬於地。逮大兵剿賊後，知府楊廷樺覓公屍，友伯示其所，掘之，皮膚蝕盡，白骨中惟心具存，赤色炎炎然。公長子琦，渡海移公柩。友伯復爲之經理盡善云。

琦字璞亭。公娶於牛，生子四：琦、璲、鼎、瓚。瓚早卒。琦材質穎異，善騎射，精力過人。賊平，福大將軍上公死事狀，欽賜葬祭銀，封贈雲騎尉，子孫廕襲。琦痛父骨未歸葬，以廕官讓弟，渡海至諸羅。家故貧，力貧忍瘁，踰越險阻，哀毀致疾。五十六年秋，卒於揚州。公遇害時，年五十有一。琦年三十有八。公既死，義民乃以死守諸羅，不陷於賊。

焦循曰：公死事狀，琦得之於葉生友伯。諸羅人稱之不異辭。琦以語弟鼎，鼎親語余。考公之生平，即無殉節事，亦古廉吏，豈無所樹立，以死自飾哉。當世疑公大言者，至此多歎服。然陳德之忠，葉生之義，琦之孝友，余苦其不傳也。

直隸總督樸園楊公別傳

楊敏壯公捷，以功賜籍揚州，今爲甘泉縣人。敏壯生湖北驛鹽道懋紹，懋紹生古北口總兵鑄，鑄生三子：長景嵩，嘉興府知府；次景遂，陝西波羅協副總兵。樸園名景素，其季子也。爲叔父泉州知州以牧後。幼多疾，骨立，貌孱弱不揚，然負大志，不好章句。項後生一瘤，一日自割去，語人曰：多此肉殊礙，挂珠且令俯以見人，非壯夫也。貧不能自給，就江右道幕，稍積餘資，援例捐縣丞。乾隆元年，投效直隸河工，以才爲河道忠敏將答之，公即躍馬馳去，投河帥總曰：吾素功臣後，有罪宜殺，不可辱。且陳河渠利病。帥奇之。三年，補蠡縣丞。八年，陞交河縣知縣。邪教民據斯家莊，惑民爲之惑。公廉得，械其人，燬其經典祠像，以其地爲義學。十二年，陞磁州知州。十四年，授天津府知府，管清河道。丁本生母憂，服闋，補福建糧驛道，調汀漳龍道。漳浦縣奸民蔡榮祖謀叛，公親督員役，率營卒擒之，伏誅。二十三年，調補臺灣道。臺灣東界崇山，山內爲生番所居，山外平埔，定爲界。界內漢民墾種，界外故爲熟番之地。生番聚日衆，界內之民侵越禁限。熟番地日促，而漢民地漸近生番。既與熟番構釁，生番亦乘間焚殺漢民。公案界掘深溝，築土牛以爲之限。請令熟番薙髮留辮，以別於生番，永杜假冒。先是，游民充厮通事、社丁，設立大通事，多爲不法。公令社番內通曉漢語者充當通事，革退漢人之充社丁者。往年修造戰船，入山採木，工匠搭寮廠，每一人率小匠百餘名，搔擾與生熟兩番爭鬭戕殺。公爲治之，諸弊悉除。二十五年，亞處卑異，稍授汀漳龍道，且滋黃

瞻學九人肆虐害民莫敢擒捕公生致之伏誅三十二年陞河南按察司使三十五年授甘肅布政司使調直隸布政司使三十九年山東妖賊王倫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陷陽穀壽張堂邑犯臨清州大學士舒公赫德率勁旅剿之天子念景素將家子必知兵特旨命分守河西遇賊不西逸公立詣制府周公元理請兵時周公屯故城給兵千二百人夜與賊遇公曰賊衆我寡兵新集未可與戰天子命我守河西欽不可失下令熄火銜枚伺其過乃潛渡河屯西岸公度兵寡弱未足以禦馬上望數里外高處問何地衆曰回人禮拜寺公喜曰可矣大呼曰吾軍中有回人爲將卒者乎有把總自隊中出曰把總回人也公禮接之曰賊衆我寡兵新集恐不足以禦君之黨忠義素著盍爲糾結子弟爲朝廷殺賊亦建功立業事也把總曰諾即入其禮拜寺得二千人勇氣百倍軍威遂壯穆維者健卒也夜巡浮橋口見岸東昏黑無人聲獨持刃潛過橋見一賊臥礮下斬之奪其礮斷橋索而返以人頭繫刀上樹而呼於衆曰吾殺賊矣橋可奪也衆應起立焚浮橋賊遂至斬賊數百人賊不能西逸竄入舊城以至於滅方公之將督師也衆家慫慂老幕客邵姓者素畏其鋒至是辭去奴僕一夕散盡十數人惟一幕客二奴從之皆所薄者也公臨行謂家人曰我將家子平日以不死臨場爲恨不幸死於賊亦先將軍之榮也至是竟以捕賊得功賊平擢山東巡撫四十一年皇帝東巡幸臨清燬橋斷路處及逆匪負嵎之汪家大宅公陳述剿捕狀上大悅公請改臨清爲直隸州許之陞兩廣總督擒獲巨盜劉阿起嵩高數尹起明等調浙閩總督入覲過揚州省墓先是伯兄以事謫守北路軍臺仲兄統兵巴里坤公方赴臺灣道任重洋絕塞路隔萬里而年皆六旬外至是兩兄皆在籍聚於舟中飲酒笑樂追維離別各欷歔泣下相去蓋十餘年耳四十四年調補直隸總督卒於官年六十九加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焦循曰楊園本末余聞之竹廬都尉都尉嘉興太守孫也楊園子炤字鑑亭亦善余有二子先鑑亭卒故楊園遂撫後朱生者黃珏橋市人也嘗從楊園楊園巡撫山東時朱偶歸市有賢能筆吏東阿人朱以其爲楊園部民氣陵之吏慨然曰楊撫軍方面才也妖賊遂起倘西逸則蔓延不能即平撫軍守河之功偉矣然治濟以來以驕臨民天子能好人亦能惡人恐不能以功名終君從撫軍遊宜以愼約相勉今居里中尙假威勢嚇旅人耶朱默然汗下思吏之言非常人明日蹤跡之不知所在

阮湘圃先生別傳

循未弱冠時極爲婦翁阮府君太學所愛時時呼至其齋閣爲文章芸臺中丞時方應童子試每來郡亦以文爲會一夕酒酣太學謂中丞文而大呼曰此子必昌吾宗循從容問曰其文誠絕類軼羣乎太學曰固也予卜於其祖父之德其祖昭勇將軍從大帥之征苗也有降苗數千百人帥將戮之將軍以死請得生攖帥怒百苦之而不悔已而將軍沒於官家無儲蓄其父居貧潔身自守嘗至某渡口獲一囊啓之皆白金而有官封文書一角愴然曰此事上關國務下繫人命宜守俟之坐至暮果有一人至將投於水詰之語以失金且泣曰公事甚急失此非累本官不如先死乃徐付以囊不告姓名楚有仿家女疑而竊於倡得金二百時封公客漢口竭囊中資贖之嫁諸士人是皆先生貧賤時事乾隆乙卯春嘗從先生登佛

峪號洞先生教以乘馬法稍稍習之至險阻則躊躇驚愕而先生控縱自如馳峻巖間若飛又嘗馳馬遊泰山往來千里不少倦中丞督學浙中按部駐紹興有鄉中故人謁先生於省署先生接以禮故人曰清貧若此乎先生曰家本寒也其人徐出二紙曰契值千金爲先生壽可乎先生艴然白髮翁張立而斥曰吾生平恥苟得財故貧耳君奈何無故而爲我壽不恤千金若曰有乞於吾之子吾子受朝廷厚恩雖爲清廉官猶不足報萬一而以此汙之乎君以禮來吾接君敢不以禮君以賄來恐今不可出此門闕其人愕然叩頭謝罪而退先生諱承信字湘圃詳見行狀墓表者不復書

李孝臣先生傳

先生諱惇字成裕號孝臣世居高郵祖黛五太學生父佩玉邑增廣生皆有篤行邑中稱曰善人惇生而穎異五六歲善屬對工巧出人意外同學者以果餌賄之托其代輒應無困詞師知而奇之九歲入義學讀經史一目即記知州某公歎以爲神童先生氣質聰穎而性情純粹年十三而孤事母以孝聞及居母喪哀毀瘠羸痛不欲生伯兄卒以長子繼之事寡嫂如母孝弟之行出於天性者然也先世遺田百畝僅足饘粥鄰里宗族宜任賙資助者必竭力行之不計家之空乏與朋友交和易謙退無爭詰無嫉妒故人樂與之親近而無謗聲爲諸生時學旣成六經之外尤不憚探頤索隱故通天文術算象數之學每歲科試學使者輒許爲高等於是博洽之名傳於同學丁酉拔貢歲學使者謝公墉注意於惇時亦以高郵無適惇者賈君稻孫先生友也試前一日卒於秦州之旅舍賈故貧先生爲之經營殯事遂不復與選拔論者彭尙書元瑞時督學兩浙聞其事以先生古人聘諸幕中且使課其子己亥鄉試中式庚子成進士爲暨陽書院院長以經學教諸生從者甚衆其高弟章世紀王蘇皆以先生學取高科名於世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書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金滕大誥康誥三篇論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燭僞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厤補史記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錄史碎金詩集文集共若干卷子四培書出嗣伯兄次培紫次培碧三人皆庠生次培黃孫一之華

後學焦循曰吾郡自漢以來鮮以治經顯者國朝康熙雍正間秦州陳厚耀泗源天文厤算奪席宮城寶應王懋竑予中以經學醇儒爲天下重於是詞章浮靡之風漸化於實乾隆六十年間古學日起高郵王黃門念孫賈文學稻孫李進士惇實倡其始寶應劉教諭台拱江都汪明經中興化任御史大椿顧進士九苞起而應之相繼而起者未有已也循訪先生遺書於沈文學鈁鈁訪諸培紫培紫以先生詩集及行述示循循次其梗概著於篇而附記吾郡治經之盛云

顧小謝傳

小謝名鳳毛字超宗小謝別字也揚州興化縣人父九苞以通經名儒中乾隆辛丑科進士卒於天津超宗幼聰俊襁褓中祖母任口授唐詩率能成誦十一歲能解說經書作天文地理禮樂國爾諸論和鮑參軍行路難詩時人奇之十八應童子試解毛詩吁嗟乎騶虞反復數千言補弟子員二十丁父艱時家貧乏兼連歲荒歉養祖母母盡力謀食不恤勞瘁然性傲直非所悅見則瞑目俛首諾諾然間論說有大

璐者起。拂袖笑曰。嚇。坐是忌者不一人。超宗固自若也。甲辰南巡。召試。欽賜二等。乙巳丁祖母艱。同郡鄉君兆珏廷之講毛詩於家塾。超宗以館穀稍可敎貧。潛坐不出。披索經史。每夜寫默誦日所讀書。或不記憶。必起然燭熟之乃已。不好世俗名。凡倡和酬荅。拒之不應。有所得不示人。然聞之者隨舉一事一物。皆能溯其原流。及其說之異同。歷歷辨之無遺漏。當是時。經學之盛。莫過江南。鉤深索隱。各自樹立。超宗於箋注義疏。不爲異同。惟以強記博覽。堅守先儒之學。然聞有論斷。未嘗不精核簡要。瓶服衆心。先是己亥五月。今相國諸城劉公督學科試。余與超宗同入學。已而同食餼。乃時與之親。明年。余與超宗皆丁大故。超宗時時來湖中。居半九書塾中。抵足夜語。里有與余不相能者。各負氣相角。超宗切責余曰。柰何外用其神若此。倘先下之。彼出不意。怨即解。胸有此累。何以爲學。值怨家壽日。超宗趨余往拜祝。超宗益不徒發余學問。而規正處己接物之道如此。不愧直諒多聞也。丁未。同在郡城。時時相過。或同牀寢。皆月夜煮菱角宵著。譚論至三鼓。明年戊申夏月。超宗病痎。超宗素讀古醫書。頗泥其法。自用藥療治。及冬十一月遊吳中歸。忽變哮喘。遂殁於郡城汪君思雷家。年二十有七。時甫中副車。傳聞閩中已前列第四人。以對策涯王肅及僞孔安國書傳而抑之。亦命也夫。自病至死十餘日。始則醫藥之繁。繼則棺衾哭泣之凶。毛君不以爲忌。且多方謀之。君子以爲長者。毛君也。學音韻律呂於嘉定錢教授塘。撰有楚辭韻考。入粵韻考。毛詩韻考。皆得錢君之指。又撰毛詩集解。孟子求兩考。三代田制考。均未成。嗚乎。超宗將渡江過余。擁被夜話。謂余曰。吾得一訓導官可供母。則閉戶著書矣。然素羸。必不壽。吾死。賴子以傳。時無病。距死時二十日也。

亡友汪晉蕃傳

汪晉蕃名光爔。號芝泉。以儀徵籍入學。補廩膳生。居江都。其先世歙人。父棣仕。爲刑部郎。政事文章。卓然不朽。世所稱對琴先生也。晉蕃爲刑部長子。與弟掌廷同以文學名。刑部晚年家居。與老友數人怡情詩酒。兩君各以藝從。每春月探棲靈古梅。流連其下。望者羨之。晉蕃天性誠篤。與人言不及俗事。學術文藝則娓娓不倦。少處豐儉而好禮。長處困乏。不以升斗爲憂。言笑之際。不諳忌諱。而未嘗侮人。不矯情立匪岸。而取予不苟。經學深於尚書。字櫛句解。無滯義。兼習毛詩禮記。通其大旨。尤好易。裒集漢魏諸家。考而釋之。謂乾鑿度言。乾貞子左行。坤貞未右行。歲終次從於屯蒙。屯爲陽貞。於丑左行。蒙爲陰貞。於寅右行。歲終則從其次卦。鄭氏以屯蒙需訟明之。然則以次者指序卦之次。始乾坤。次屯蒙。次需訟。以兩卦主一歲。故云三十二歲期而周。六十四卦與卦氣值日迴殊。漢上不以需訟爲次。而用謙映升臨。非鄭氏義也。又雜云陽卦左行。陰卦右行。惟泰從正月左行至六月。否從七月左行至十二月。泰否獨相隨左行。明諸卦不然。而惠氏作爻辰圖。乾坤諸卦皆左行。與鄭氏不已異乎。其好學深思。不遂口耳附和如此。蘇李廷安而後。名家之詩。多能成誦。每有吟詠。典麗端凝。不涉浮薄。爲文選理。不苟作。督學使侍郎胡公月課揚郡。取晉蕃爲通屬第一。而疑其僞。按部時。扃試詩古文辭。慨然歎曰。苦心孤詣。深得選體。非貌似者矣。又以秋興賦見賞於轉運曾公。於是學者稍稍知晉蕃能駢體文。舊有肺疾。寒則舉發。去年爲甚。掌廷竭力

醫治之。今春夏間少愈。秋八月。應省試歸。病復作。遂卒。時爲嘉慶丁卯。年四十有三。病中尚手批大戴禮記、文選、不盈云。

焦循曰。乾隆丁未戊申間。余館於壽氏。與汪氏兄弟交。時興化二顧超宗、仲嘉、亦讀書郡城中。往來讀藝。契若金石。汪容甫曰。晉蕃長者也。可與論文。余嘗冬夜與晉蕃、飲容甫齋閣。快論至三鼓。雪深二尺。許容甫醉臥榻上。睨曰。他人不易有也。不二十年。超宗、容甫、晉蕃先後沒世。回思若旦夕事。悲哉。晉蕃旣沒。檢篋中得其手纂易稿二帙。以遺其孤復基、延琛。又有與余論爻辰一帙。略舉其概於篇。

石埭儒學教諭汪君孝嬰別傳

吾友汪君孝嬰。嘉慶丁卯。以優貢生赴朝考京師。戊辰入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旣成。天子嘉其通曉數學。授教諭。選石埭儒學教諭。癸酉冬十一月卒於官。明年甲戌冬十二月。其弟子績溪縣舉人胡君培翬移書於循曰。國史館修儒林傳。館內諸公。徵先師事蹟。竊思先師六經子史。罔不通貫。而天文算術。是其專門。非得精通九數者不能道。且先師所學。與自來各家異同出入。未易悉其涂徑。伏唯先生於數學著有成書。先師寓揚時。惟與先生往來商搉。倘不吝惠施。俯從所請。爲撰別傳一篇。將先師心得。詳悉揭出。以便上之史館。感且不朽。嗚乎。孝嬰信沒矣。自丁卯與孝嬰別去。秋省試後。孝嬰與余弟同舟至揚。信宿遂去。循村居以足疾未獲一晤。近者傳聞其沒。猶未敢信。得胡君書。而孝嬰信沒矣。孝嬰少余五歲。自訂交於秦淮旅舍。至今二十餘年。雖遠隔數千里。有所得必郵寄。相與論訂。歲丙寅。余館城中。與孝嬰館相去數武。尤朝夕聚。然孝嬰之學。深妙入微。恐不足以盡其蘊。姑述所知質之胡君。惟大人先生採摭焉。

孝嬰姓汪氏。諱萊。號衡齋。徽州歙縣人也。徽州之學。自江文學永倡其先。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孝廉方正瑤田、羅而與焉。江氏精西人法。戴氏傳以古九章割圓。故天文術算。與宣城梅氏相伯仲。東吳錢少詹事大昕、教授塘、造相應和。然孝嬰生於歙。其學皆自得。不由師授。弱冠後。讀書於吳葑門外。數年苦心冥索。蓋得中西之祕。亦未嘗與吳中師友相接。天資敏絕。性能攻堅。極繁賾幽秘。他人翻覆再三。未能理其緒。而孝嬰目一二過。默識靜會。已洞悉其本原。而貫達其條目。是非間隙。豪髮莫遁。人所言不復言。所言皆人所未言。與人所不能言。故其著述無多卷。而簡奧似周秦古書。八綫之制。終於三分取一。用益實歸除法求之。孝嬰以一表之真數。僅得十之二。因悟得五分之一通弦與五分之三通弦。交錯爲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弦。而弦切之數益密。梅氏環中黍尺。有以益代算之術。惟求倚弧外周之兩角。而縮於內半周之角未詳。孝嬰以爲易。更立新法。最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最法乃全。堆垛有求半三角立三角尖堆積法。不及三乘方以上。孝嬰推而補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尖堆。皆可由根知積。因及諸物遞兼之法。以補古九章所未備。凡此引伸觸類。無不探幽索隱。條疏曆解。所尤獨得者。爲糾正梅文穆公句股知積之術。及指識天元一正負開方之可知不可知。文穆亦水道珍。稱有句股積及股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法。苦思力索。立法四條。其門生丁維烈又遵減從翻積開三乘方法。文穆許之。孝嬰曰。句股形等積等弦和者。從立方形等積等高闊和。皆有兩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

弦和四十九。句股積二百一十。句十二。股三十五。弦三十七。句弦和亦四十九。句股積亦二百一十。若間者暗執一形。則對者交盲兩數。梅丁諸公。法成而不可用。遂創立有兩積相等、兩句弦和相等、求兩句股形之法。其法四倍句股積自乘。句股和除之。為帶從長立方積。以句弦和為從。開得數為兩句弦較之中率。自乘為帶從平方積。又以中率與句弦和相減為長闊和。求得長闊兩根。為兩句弦較。用句弦較與句股和。求得兩句股形各數。蓋倍得兩句弦較。及兩句弦較減一句弦和之餘。必為連比例之三率。兩句弦較必為首末二率。兩較減一和之餘必為中率。句弦和必為三率併。故求得首末兩率。即得兩句弦較之數。又倍得同積之邊。彼此可互三支之乘。先後可通。故四倍句股積自乘。即兩形之倍句相乘為底。兩形之股相乘為高。又以股自乘。同於句弦和乘句弦較。則以句弦和除股自乘。原可得句弦較。今之兩倍句不同數。相乘之兩股亦不同數。則句弦和乘之不得句弦較。而得兩句弦較之中率。蓋句弦和既為三率併。則此一句弦較為首率者。用減此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即中末二率。彼一句弦較為末率者。用減彼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即首中二率。故兩倍句相乘。即猶以中末乘首中。而兩倍句相乘為底。兩股相乘為高者。化為中率再乘為立方三率併為帶從。故以句弦和為從開立方。即得中率。又以中率自乘為首末二率相乘等。故以中率自乘為平方積。以首末二率為長闊和。得長闊即得首末。得兩句弦較之數。是術也。窮消息之原。鑿旁通之徑。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矣。元李冶傳洞淵九容之術。撰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以明天元一如積相消。其究必用正負開方。互詳於宋秦九韶數學九章。本朝梅文穆公雖指天元一為西人借根所由來。而正負開方則未有闡明者。元和李銳尚之。特為讎校。謂少廣一章得此始貫於一。好古之士。翕然相從。孝嬰獨推其有可知有不可知。如測圓海鏡邊股第五問。圓城求徑二百四十步與五百七十六步共數。而李仁卿專以二百四十為荅。數學九章田域第二題。尖田求積二百四十步與八百四十步共數。而秦道古專以八百四十為荅。乃自二乘方以下。縷析推之。得九十五條。凡幾根數為帶從長闊較。則可知。為帶從長闊和。則不可知。又推得幾真數少幾根數又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積等。多少雜糅。和較莫定。立法以審之。以幾平方數用幾立方數除之得數。乘幾根數。以較幾真數。若少於真數。則以幾平方為高闊較。是為可知。若多於真數。則或幾平方數為通分法。三母總數幾真數為三母維乘之共數。幾根數為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設真數一百四十四。少二百零八根。積多二十平方積與一立方積相等。則三數皆同。是為不可知也。孝嬰於六經。務在熟習本文。博通注疏。原始要終。以一知半解為陋。儀禮士虞禮記虞沐浴不櫛。注云今文曰沐浴。歷來校者不言其所謂。或以今文曰沐浴。則古文不曰沐浴。今本作沐浴宜有譌。孝嬰曰否。注謂古文作沐浴不櫛。今文作沐浴櫛不櫛。二字所異。在不櫛之有無。不在沐浴之增減也。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是為甲寅。漢書述三統推太初元年歲名丙子。說者不能決。孝嬰曰。三統。劉歆所作。王莽以火德消蓋土德。當代太初元年甲寅數至建國元年則為丙午。莽急欲即真。萬不能待戊己之年。故更元年為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遂改太初甲寅為丙子。又僞為超次之法。遠托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為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法至

建國元年。恰為己巳。此與即位之日用戊辰。令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歆以之欺莽。莽以之欺天下。凡說經史。不苟同於人類此。孰於許氏說文。工篆。餘事亦為詩歌。性淵穆和易。與人接無厓岸。有以所著撰相質。必首尾研究。再三否者。直乙之。是者為之疏通證明。程氏瑤田撰磬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句倨謂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橫於上。所以壓之使正。泥成說者或疑之。孝嬰核以重心比例之法。而磬鼓直縣之制以定。或得甃井闌石。有字漫滅。衆傅會為蜀延熙時物。孝嬰細審力闢其誣。或謂其周旋世故。終鯁強不少假借。其官石埭也。公事依例獨行。不為利疚威惕。故食貧茹苦。無異諸生時。嘗雨中步遊黃山。作遊記一卷。石埭東南郭柳家塢。有媼劚田。得銅器二斛相附。有古篆文。孝嬰量得大者口徑今尺八寸十分寸之九。淺修一寸十分寸之一。腹寬底殺。容積寸二百三十六。辨其當下篆為蜀郡成都楊且遺傳子孫十字。小者容積一百一十寸。形與大者同。辨其當下篆為陵陽子明受壬孫釜作醴用沸十二字。劉向列仙傳紀子明上黃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此其沸石之器。且為楊王孫名。可補班氏漢書。急分條幾購得之。[illegible]手摩挲。以為娛樂。而甑中生塵不計也。春秋四十有六。所著衡齋算學七卷。行於世。論曰。今世精九數之學者。惟孝嬰及李尚之銳。尚之善言古人所已言。而闡發得其真。孝嬰善言古人所未言。而引伸得其間。尚之之精實。如詩之有少陵也。孝嬰超異。如詩之有太白也。秦李之學。為郭太史授時草開其先。有明三百年。莫有能知者。唐順之、顧應祥自謂知算。而於測圓海鏡授時術。不知立天元為何事。竟刪細草去之。本朝重實學。蒐收兩家之書於四庫全書中。而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乃得從而彰顯焉。正負開方。發明於尚之。俾古學微而復著。而可知不可知。則自孝嬰啟其端。尚之亦深歎為窮幽極微。為算氏之最。撰開方三例以證明之。所云一荅即可知者也。所云不止一荅即不可知者也。所為三例。以隅實同名者不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雜者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相雜。其從翻而與隅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知。隅實同名。即帶從之長闊較也。隅實異名。即帶從之長闊和也。尚之以隅實同名異名明一荅與不止一荅。孝嬰以長闊和較明可知與不可知。其義一也。至孝嬰謂幾真數少幾根積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等。即尚之所謂實負從正廉負隅正為隅實異名而正負相雜者。以商數乘隅與廉相減。隅數多於廉。則減去廉之負而存隅之正。隅從兩正。當一實負仍從為隅實之較。隅數少於廉。則減去隅之正而存廉之負。廉實兩負。當一從正仍從為隅實之和。以立方除平方。猶以隅廉相減。以根數乘減餘而少於真數。則真數為和。即從為較矣。以根數乘減餘而多於真數。則真數為較。即從為和矣。尚之之言多少在廉隅。孝嬰言多少在從實。隅多於廉。斯從少於實。故尚之以多為一荅。孝嬰以少為可知。廉多於隅。斯實少於從。故尚之以少為不止一荅。孝嬰以多為不可知。尚之之究乎既商之後。孝嬰審於未商之先。言若殊趣。義實互證。親此者或斥彼。通彼者或詆此。故相傳其齮齕焉。然而絕學之緒。端由兩君。實關乎盛朝文治之盛。謹備述之。而他從略云。

葉霜林傳

葉霜林。本名永齡。字英多。甘泉文學生。繼而悔入學為多事。乃易名曰英。號霜林。故所遺人書札及題名。

皆曰葉英云.癸卯夏.余於劉君見瑚家始識之.問其源江南山水不倦.語淫及詩.是時余心識其人.而未嘗與之深交.越五年.丁未冬.江子屏與霜林至.霜林前偁旬再拜不起.余驚不敢答.縱而從容言曰.吾有子.欲從君遊.此所以乞也.明日其子至.余授以學.自此歷十餘月不見.己酉春.余館山家.同僕來挾余行.余錯愕問.不答.至則霜林拱立待已久.恭敬再拜.正色言曰.吾生平有薄技.每一作.神與氣並竭.半月始復.先生竭神氣教吾子.吾當竭神氣以報德.餘山知吾意.故雜先生至耳.乃凝神說靖康南渡事.聲淚交下.座客無人色.有勞之者.霜林呐曰.英爲先生勞.非爲君勞.何勞爲.又二年不見.辛亥冬.曳破縷索一袖至余館中.謂余曰.英素好歐陽舍人書.得舊拓碑半紙.摹二十年.然不喜爲人書.爲人書亦不作正書.今以一年之力求得紙.又瞑目坐十日.然後作正書.所以報先生也.再拜而去.不擇交.不濫交.氣投合可日日見.否則雖要之不見.亦不知其處所.與僧石莊交.嘗起臥於桃花庵中.然倏去倏來無蹤跡.或同席譚笑.忽不辭去.或數日不見.而草樹間有霜林誦詩聲.有餘錢可一日醉.盡之時嘗餓臥數日.時於友人案錢.時或周之.忍餓不受也.病痰欬.依棲女家.丁巳秋八月卒.年六十五.葬其先世葉侍郎墳北三里.

焦循曰.稱霜林者.多舉其技.然以技傳者.大抵供游說奔走已耳.壬子秋試.霜林數約余遊莫愁湖僧寺閣上.時寺閣荒寂.有僧二.一老病.一愚騃.霜林率臥閣上.數日不去.甲寅後.閣新葺.遊人盛多.余復約霜林往.霜林笑不答.余無以强霜林行也.

陳逵夫傳

余族祖績園先生.少與李敏達公子星垣交.公子以武職官江南.嘗往來其署中.門下多奇人.遂識陳翁逵夫.逵夫故秦興舊族.美須髯.貌偉岸.聲如洪鐘.善導引.工技擊.以拳勇槍法聞.於太乙壬遁.九宮風角.靡不精驗.晚年家揚州.先子因績園先生亦與逵夫交.時先子年四十.未有子.逵夫爲推之曰.勿憂郎君.不焉駛來.且羊負來矣.癸未二月.余生.先子神其言.未彌月.即以余生日幹枝乞爲推修短貴賤.逵夫逝之又久.以一紙書朱墨識別.當時迂闊其言.以爲非珞琭家體.藏之神樞中.余稍長.意氣銳發.自期頗不細.亦不知以識變偷張逆人.以爲其說不經.頗厭置之.別求精此術者.不下十數輩.歷三十許年.余已五十矣.既病臥里中.每夜坐思逵夫之言.始悟其無不驗.而向者神樞中之紙.已付諸鼠蠹.莫可蹤跡.乃憶其說.述之如左.余幹癸乙辛壬.枝未卯卯辰.壬癸辛爲三奇.辛加卯爲魁星.宜以文章得科第.然日金也.四辰馬也.兄弟皆馬也.一夫執策.五騎決奔.癒矣.神智上升.印綬下伏.害繫於福.墜胎於毒.且夫壬癸者.水之母也.辰未者.印而財也.藏我之鄉.反以羸我.我生之家.用以晙我.鬼在黃泉.身以壽考.巧皆於天.權出於蒸.將官愈張而害愈起.其鬱鬱於生而斤斤於死乎.焦子曰.逵夫以李青蓮.蘇玉局.相比擬.余不敢當也.然謂我生者累我.誠不爽矣.屈指數之.蓋數十事.每思逵夫之言.則我生之初.有與性俱來者矣.又何.御嵩.逵夫謂庚午辛未間.當得好官.然衡古人知命之學.自癸亥至今九年.閉戶不出.著書成一家言.庶幾鬱鬱者可以已乎.江都方七壽祖人.謂余四十五當死.不死必得官.余丁卯三月死.七日復活.是年適四十五.方七從黃君春谷官嶽西.歿於恭城縣署中.

汪節母吳太恭人家傳

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冬十月初七日.汪節母吳太恭人.年七十.以壽終.母之子光烜哀慟盡禮.謂循素親邇.悉母之行.屬爲墓表.循卑且陋.未敢爲尊者誄.而又不能自默.顧母之大節.光烜已上之有司.大吏.請旌於朝.恩許建坊.崇祀節孝祠.其本末載諸公牘暨郡縣志書.可徵信於後世.江都縣學教諭范公鑑.舉節母之略云.節婦吳氏.生於乾隆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於乾隆三十八年十月.適候選知府汪集.爲繼妻.年二十五歲.於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初四日.夫歿.年三十歲.至嘉慶十年.守節二十七年.見年五十七歲.事在乙丑.迄今又十有三年.凡守節四十年云.吳爲歙縣豐溪望族.自明代遷揚州.世以儒顯.母之祖父枚.康熙庚子舉人.觀政兵部.職方司候補主事.父文烝.爲名諸生.讀書至老不衰.母幼承家教.知大義.母之曾祖姑吳太夫人以苦節傳.母既孀.每夕焚香拜誓.願弗替先人志節.蜀岡有五烈祠.祀邑中婦人以節烈傳者.母奉祀四十年未輟.先是族中尊輩以母之年少.初治家.諜之.戒門者勿傳.及入內.見規矩嚴密.悚然敬且悅.母移身勸誡.歲未冬即具絮衣.族戚中之老者.手縫紉遺之.必整且潔.此里閈所共傳者.循之聞也.歲戊戌.撫莊公卒.母于歸方五年.未有子.惟側室鄭生一女.哀毀中有咻之者.言嗣子宜早定.時光烜方十歲.讀書塾中.光烜刑部對琴先生次子也.母出不意.詣刑部宅.入塾.抱之輿中.衆方譁爭議不已.母攜十歲兒.正色凝立.曰.未亡人依故夫遺命.後此兒.昭穆次敘相當.他勿與矣.衆不能競.刑部亦不及辭.遂定嗣.而覬覦者謀忼之以官.復搆訟.母坦然詣縣廷.官不能屈.凡歷四年乃已.丁未.余交汪子晉蕃.因及其弟光烜.時光烜侍母居左衛街老宅.循往候.一扁奴候門.一矮奴侍客.供茶茗.皆樸拙.俛首低語.中門外無婢媼之迹.耳不聞笑語聲.門庭闃然.座上客大都談藝賦詩.有禮言行.絕無小慧便佞.俳諧博弈.循以謁像.母時命留飲食之.因得登堂拜謁.母面厚重豐頤.莊靜嚴穆.言論從容.洵乎大家之風.時光烜已成立.母以家事委之.刑部年七十許.晉蕃奉養無少缺.母謂光烜.雖出爲己後.其本生父若兄.宜盡孝友.時迎刑部於己宅.敬禮備臻.以舒光烜之情.數召晉蕃.令誦說史事於側.俾其兄弟相近.已而刑部卒.晉蕃夫婦亦卒.所遺子女.母攜至家.飲食教誨之.衣褐襁褓.皆親爲之治.母六十後.悠遊自適.如無能者.家有小園.花時.率衆女孫環坐前.顧以爲樂.人見其和.不見其肅.人見其虛靜而恬談.不見其智.循與光烜交三十年.所親見.能縷縷言之.謹述以遺當時大人先生爲節母撰志銘者.

雕菰集卷二十二

孝女王淑春墓碑

孝女父儀徵諸生名法燮。老而貧。肄業安定書院中。月僅得一金。不足以贍衣食。雖有子不能養也。孝女痛之。誓不嫁。以鍼黹得錢。供父饘粥。已則時時忍飢。冬月手凍龜血出。身寒戰。工作不輟。父賴以不餓死。某年月日。法燮病歿。孝女以頭觸壁。額裂得盡孝死。嗚呼。余與法燮同書院者十年。法燮年七十餘。目昏眊。每見其刻苦爲文。漏三下。猶以衣就燈下作字。今乃知其戀戀於每月之一金者。誠憐若女之心力之竭也。然終以老黜去。自是孝女之境益窘。而所以供之益艱。糊粥盡瘁。死而後已。如淑春者。可謂能竭其力矣。孝之純矣。江都則經裒君世勳。集同人爲之殯葬於法燮墓側。請旌於朝。昔李文公作高愍女碑曰。貧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辛酉四月。余往武林。與韓君衞勳同舟。韓屬余爲文表其墓。已而忘之。冬十月。復往浙。復與韓君同舟。韓君讓余曰。令孝女之事不彰者。子之咎也。余戄然。因爲之述。

鄭孝子墓志銘

孝子姓鄭氏。名禧。字錫五。職伯父蓮爲子。本生父爲上。居鎮江。伯父居江都。孝子五歲渡江。育於伯父所。至性所施。宗族稱孝。數年父病。中死法。孝子年甫十餘。髮虛而墨色。侍疾不寐。是茫書亂。斗字夜號。草木之滋。百計思效。既遭喪。哭踊哀戚。過於常人。以哀毀致病。病八年而卒。年二十有二。卒於乾隆四十年五

月之三日。葬甘泉之西境造石街之陽。娶俞氏。生子宗偉。偉以其先人軼事告於循。乞志厥墓。乃周訪於其宗人。宗人曰。孝子性和平。節儉悲謹。好讀唐宋人書。效董宗伯書法。舉肖。既病。恐戚其生父母心。呼之忍痛而侍也。或曰。孝子之侍疾。嘗割肉以進。此所以病焉。嗚呼。世俗之孝。吾不爲孝子重。惟其棣藏負之恩閒毛裏齒。才卯角大節克成。非其天性之純全。曷克臻是。是可傳矣。銘曰。

繼嗣之立。爭奪之林。惟合以利。孰誠其心。鄭君秩秩。貊其德音。孝于惟孝。著江北南。勸之貞珉。以爲世欽。

喬先生墓志銘

先生名椿齡。字樁友。甘泉縣人。沈酣六藝之精。涉獵百家之跡。故其操筆爲文。厚而不愚。樸而不陋。論文非漢魏不出諸口。作文非漢魏不安於心。然而所遇。止博士弟子員。高等屢試。饑寒未食命之窮也。可勝感乎。篤於友朋。不效酒食標榜之習。過則相規。直言無隱。故人樂與之遊。而復憚其口。雖有放逸不羈之士。見之無不自斂抑。年五十不娶。不事生產。性情高潔自好。世或以怪誕目之。儀徵阮元。嘗從之遊。既貴。先生未嘗通一問。及視學山東。延先生佐文事。乃以乾隆癸丑十月往。明年三月卒於青州。弟某某迎柩歸。於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循識先生十年。時從聞先生之論。將往齊。與語於秦州旅舍。自此遂不能見。越一年。循至青州。先生臥榻尚存。具雞酒黍飯。向榻而祭。乙卯二月晦夜三鼓也。五月自山左歸。尚未有志先生墓者。因爲之志。銘曰。

瞻彼齊城。驅馬背征。月黯山冷。想見先生。

李嵩泉墓志銘

甘泉李濱石鍾泗之兄鍾源。字嵩泉。余未識其弟。先識君。君事母孝。愛其弟而能教之不倦。每弟會文友家。家無僮僕。君輒自持燈或雨具。立其家門外。待弟出與歸。雖寒夜。嘗露立雨雪中。弟屢泣辭之。終不改。自不娶。爲弟聘婦。竭力營一室。將遷居而歿。是可痛也。先是余過其門。必以餅餌延余食。自不食而勸於旁曰。吾弟年少學淺。望勿以爲市交也。甲寅、余與濱石同舟。試於省。送余坐舟中。良久。復諄以弟相屬。語次嗚咽。余許之。八月二十日。與濱石歸。君已病篤。臥帳中。問之。尚與余言。是夜同姓醫投以石膏。明晨遂死。年止三十。君素貧。以星命爲業。每判吉凶。趨避無不驗。日得錢可三百。足養母以及弟。餘且以濟乞人。或張路燈。余每叩其學。則笑不語。強之。則曰。糊口耳。何可言。後見其篋中書。箱坊間俗刻五星節氣差謬甚多。然而世之講西法分秒不戾者。未如其術之驗也。是亦天之所以助善人與。然而夭其年者何也。是年某月某日。君之弟鍾泗。葬君於城西某原。禮也。君歿。余有詩哀之。即用以爲銘。

儀徵縣學生鄭君暨節婦吳孺人墓志銘

嘉慶十一年月日。內閣中書鄭兆珏。葬其考容千府君暨母節母吳孺人於金陵琵琶街之原。禮也。府君諱湧。先世居歙。繼遷於金陵。再遷於揚州。祖爲翰贈中議大夫。父鑑元。誥封中憲大夫。君幼好學。能文章。劉石菴先生督學江蘇。取爲儀徵縣學生。春秋三十。卒於乾隆丙戌秋八月。厝於城西仙人掌之側。越四十年。嘉慶乙丑冬十月。吳孺人卒。又一年。始合葬。君之卒也。四方知名之士。作詩歌以哀之。奴隸臧獲。及鄰里市巷之人。多謂君不宜歿。迄今猶然。是時君長子兆玉。甫三歲。次子兆珏。猶在娠。吳孺人年二十六

耳。儀人善事翁姑。姑有痼疾。調護尤謹。撫兩子皆成立。凡守節四十年。乾隆乙卯、舉於有司。建坊於門。循與兆玉、兆珏、交二十年。君已前歿。未獲瞻仰顏色。時時拜見吳孺人。言論風格。肅然見家法。又皆誦君之遺文。而惜君之才。則信乎其不宜歿也。孫四人。炬、焻、炘、兆玉出。熙、兆珏出。銘曰。

人惜君歿。吾謂君存。君於何存。存於人言。如燐思潤。如冬思暄。有斐君子。人不可諼。穆穆節母。維邦之媛。美哉同穴。夫貴妻好。

甘泉優貢生鍾君墓志銘

君卒之明年。夏四月。君之子負二篋來。皆君著述草藁。乞循為理之。明日啓篋。得十三種。曰春秋考異。論三傳也。曰說書。解尚書也。曰區別錄。考訂毛詩之草木蟲魚也。曰論語考古。發論語之疑滯也。曰祭法解。核古祀典也。曰周官識小。經緯諸職而類釋之也。曰讀選雜述。補文選注之不及也。曰與藝閒答。與子弟門人並講說之所錄也。曰漢儒考。表兩漢經師也。曰與藝塾筆記。曰考古錄雜論。經籍之所叢也。曰覺菴日記。甲寅乙卯間記日所行之事也。曰寫心僑集。詩古文詞也。日記首尾完善。錄雖瑣屑。間及哀傷。而爽暢之風。露於楮表。誦而味之。可以滑市心。壽文止數篇。詩則備矣。其餘寄是斷爛。卷帙未完。窮三日力。剔其精華。為君寫之。統得四卷。名之曰敔庋考古錄。敔庋者、君別字也。君諱懷。字保岐。鍾氏世為揚州甘泉縣人。先世業賈。至君而貧。君樂道知命。不以貧賤自損其性情。雖饘粥不繼。不廢歗歌。好著書。而不與世爭名。故世罕知者。以為列身橫舍。則科舉之文。分所宜習。於是有八股時文之選。然未嘗汲汲於科名也。未弱冠。補甘泉縣學生。應省試十三次。屢經困躓。君惟自訟。不知怨尤。嘉慶甲子。諸城侍郎劉公督學江蘇。重君之為人。歎君之學。舉君為優貢生。君慨然有知己之感。然自謂愆咎殊多。不稱此目。家庭敘說言歷及之。居恆禮法自守。訂祀先之儀。率其子弟。必敬必誠。與朋友交必以信。謀事必忠。往來酬接之度。不淆不慢。性素和易。而人亦莫能狎也。春秋四十有五。卒於舉優貢生之明年七月十七日。娶同邑李氏。舉一子葵嘉。葵嘉葬君有日矣。循與君交薄。因為君銘。銘曰。

柳青青兮識君之門。春融融兮想君之魂。立言不朽兮即身之存。魂無不之兮藏身於西山之原。

代阮宮保撰王普香觀察墓志銘

維大清嘉慶十六年冬十二月壬戌。河南分守河北彰懷衛兵備道王君。以王事勞瘁。卒於陽武城之邸。十七年夏六月戊申。其孤以喪歸。十八年春三月壬午。葬于松江府婁縣四十三保二區八圖絲字圩新阡。禮也。君諱如金。字式二。號普香。其先為汴人。宋南渡後。世為華亭人。明萬歷朝。有七世祖隆以丙辰進士。仕為太僕寺卿。生鎬。鎬生三子。長曰日藻。戶部尚書。次曰日滑。候選兵馬司正指揮。為君高祖。高祖植。康熙辛未進士。選庶吉士。為君曾祖。祖曾河南衛輝府知府。為君祖。祖興堯。山東兗沂曹濟道。為君父。君始以通判來浙江。署玉環同知。捕盜有功。以同知用。移河南。借補儀睢通判。署開封府。值吉林索倫兵進勦楚賊。君總理軍需局。奏以察哈爾馬八千匹送軍營。君以口馬至稜。先以它馬資用。大吏以為能。奏入。賜花翎。題補開儀同知。值河決睢州。君日督工料。夜親堵築。露處風雪中。寒襲左目。絡瞖。功既成。遵川楚例。

加捐知府。題補衛輝。引見。上顧君曰。詢得致疾狀。頷之。未幾。遷山西河東道。歷山東兗沂曹濟道。河帥李公謂不足以盡君才。奏請調河北。遂終于位。君之才。著於河防軍需。而惠愛之及於民也。最顯于晉。歲甲子。晉大饑。君方攝河東道。撫恤之。民得以存活。先是晉蓬鹽。于古鹽池。既汰商均課。地丁攤利者。多私販而課病。君籌之。以為非復商不可。議先疏浚姚暹渠。以培鹽井之源。然後復官以治。招商以理。巡撫伯公麟用其議入告。奏可。秦晉之民以河南北兩岸灘地訐訟。吏不能下。君曰。秦晉之爭以水無常耳。水在秦則晉利。水在晉則秦利。利不利視水。南北而科。不以利增。不以不利減。故互爭。然水無常。而地自在。宜合兩地。各分其半。而丈其可耕者。使官不征撫利之科。民不私撫科之利。于是數十年之爭。一朝而決。秦糴于晉。晉民不肯集。衆阻之。以為晉粟不足以贍晉。何及于秦。君諭以糴不可遏。乃召富室出資。乘鹽車赴洛。以穀返糴之償如糴之價。蓋以晉穀糴秦。而補以洛穀。秦獲其糴。而晉價不增。君之以兗沂曹濟道移河北也。當伏秋盛漲。在曾已防護無虞日。至是考城蘆南隄決。君設筏拯民于危。而食以食。其中年之將決者。則馳往力護得安。上賞加按察使銜。君自夏及秋。躬冒暑濕。乃致疾。仍不自安。奔走于大風中。故不起。春秋五十有七。娶趙氏。封淑人。先君二十一年卒。子清華。廣西候補同知。娶黃氏。生清時。候補主事。女子子三人。孫二人。乘樞、乘衡。夫衛輝府。君之祖所蒞守也。兗沂曹濟道。君之父遺擇之所在也。而君皆嗣任之。當時以為祖孫父子。先後治一官。傳為美談。君判儀睢時。君之兄錫奎。以翰林出守潁州。潁與儀壤相接。是時兩親健。兄弟迎養。迭往來睢潁之間。道上人指而識之。欣然慨慕。以為盛事。君兄之子娶阮氏。為吾弟亨婦。與君為婚姻。知君之行事。君之孤以狀請銘。故為銘。其辭曰。

以勤報君。以惠答民。以政嗣親。以敏成仁。以勞忘身。刻之貞珉。以示後人。

名醫李君墓志銘

嘉慶十年秋七月。名醫李君卒。卒之日。予家人兒女咸哀泣。湖中農人有泣於路者。皆君所活也。先是閏月。予子女及子婦病瀕於危。君活之。距君之卒止一月。君諱炳。字振聲。號曰西垣。儀徵縣人。幼習三世之書。苦不能得其蘊。乃學易十年而有得。曰治病之要。不外陰陽消息而已。陽生陰死。醫為人求其生。故必使陽長而陰消。用寒涼峻厲。則傷其元。惟陽主通汗吐下。所以亨也。利者義之和。其德在秋。火亢必有以和之。火齊白虎所以和也。用陰以輔陽。非用以伐陽。貞元相續。而天行所以不已也。時予有說易之書。謂易之當位。即岐伯所云當位。君見之欣然曰。醫理在易。先生可與言醫矣。君又曰。帝出乎震。震為東方木。木者人之所以始也。肝藏之氣存則生。消則死。俗醫嫉肝木如寇讎。務制而勝之。生氣乃日損。而人壽益促。君尤所自得者曰。肝之本在右。而行於左。學者駭其言。多攻之。歙人汪遂超為舉一證曰。秦越人書謂肝七葉。左三右四。右偏其一。斯為本乎。予亦舉兩證曰。肝為乙木。乙為庚妻。妻必從夫。宜其本在右。鄭康成之注周禮疾醫也。言肝氣涼。肺氣熱。賈公彥申其說云。肝在心下近右。其氣當秋。是肝右之說。不始自君矣。然予驗之十數年。凡有臟痛者。君以甘緩之。和以勺藥。無不應手痊。治肺必劇。乃知君以精驗得之。眞能發前人所未言。可為後世法也。彼攻者烏足以知之。君苦金匱無善注。乃撰金匱要略注二十二卷。

能執其微。錄生平治驗之案。爲西垣診籍。惡吳又可溫疫論之惑人也。作辨疫瑣言以糾之。謂大黃治疫。本於耶律楚材。又可竊之而不知其義。妄造達原飲。用草果黃芩。以剝人生氣。且疫爲陰濁。入人口鼻。當以芳香勝之。立清氣飲。用大黃。有遁法、蒸法、同煮、略煮、諸法。取其氣而不取其味。意尤造於微。嗚呼。習醫者多不通經。或有假經語以爲緣飾者。又莫能發其精微。以會通於神農黃帝之指。自宋金元明以來。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實惟君平。君卒年七十七。遺孤止二歲。是年九月。葬君於蜀岡之陰。君爲貧人賤士治疾。必竭盡心力。寒暑暮夜。聞召卽行。而恥於伺候富室顯者。故身後無餘財。胸有定見。不善隨衆浮沈。病已則戒勿藥。不屑以調理爲名。奔走射利。或製一方。令服百劑數十劑不更。增損均與世俗醫相反。而識者遂希。至於生死在呼吸之際。人攻君補。人寒君通。人塞君熱。以口舌爭之而不足。以身名性命爭而決之。手調其藥而坐驗其啜。不效不已。及其愈也。所報或無一錢。君以爲快。嘗往來吳越荊楚之間。所交落落。然而談論風采。聞者好之。說醫之文。簡而有法。間爲詩歌。不甚留也。予旣錄其診籍爲李翁醫記。復述其生平梗概。及學之所得。以垂於石。銘曰。

惟人思之。知君術之神。惟人嫉之。知君學之眞。財利所在。讓之他人。拙於求富。巧於濟貧。人喜用克。君獨以春。附以陽和。不殺而仁。每乘舴艋。泛我湖濱。甕中有峽。指與以醇。人驚論劇。實中於倫。爲語學者。維茲有律。調而師之。以保庶民。

表叔王容若墓志銘

乾隆五十九年秋七月。表叔王容若卒於余家之半九書塾。年七十有二。嘉慶元年丙辰正月。葬於余莊之北。去余宅三十步。君爲明儀吏部郎納諫之曾孫。高祖父玉藻。明崇禎癸未進士。選慈谿縣知縣。升都給事中。曾祖父方魏。以處士終。祖父祖修歲貢生。生君父衡北。及循祖母君。性誠樸。讀書明大義。非其道未嘗取一介也。循及弟妹幼年。君皆抱持飲食。及循生子女。君又抱持飲食之。循十歲前。日夕相依。君時說古人孝弟忠烈故事。暇時教以書數。循之習九九。實始於君。壯年多力。善拳勇。好理鄉黨間不平事。居余家五十年。凡片紙零鏹棄諸地。一一收拾。積一篋。往往得所用。娶某氏。無子。銘曰。

湖中閣閣。實惟王氏。著書滿家。直道如矢。至於容若。乃留式微。祖無官籍。將得輕肥。生不妄收。死無餘財。人謂君愚。君最實俠。布衣涉獵。清若寡鵠。不隕祖風。困窮何辱。衣冠之嗣。孰如君賢。不忮不求。惟君有焉。葬君近我。良於墓祭。銘君於石。以告後世。

吳完甫墓志銘

嘉慶六年辛酉夏六月某日。詩人吳梅村學士之曾孫完甫。以貧卒於揚州。年三十六。哀哉。君諱某。醇篤悲敬。訥於語言。多巧思。善刻石篆印。不屑屑講章法。自能工。亦非仿秦漢以飾苟率。嘗以三乘方算法問余。余與言。唯唯。似未喻。明日發爲圖。窮極微妙。久客揚州。友朋以其孤子。爲娶婦劉氏。婦有母病痿。君飲食之。婦生男女四五人。君不善治生。日用遂艱。憂鬱至歐血。病又以服藥日費百錢。境益窘矣。遂不起。君與汪大贊交最深。汪葬君於某原。銘曰。

泰伯之府。世居婁東。穆穆祭酒。爲詩人宗。三世而後。至君遁窮。君性沈默。與人則恭。君多才藝。思入而通。天與君慧。而困厥躬。依人江北。饑寄蒿蓬。兒衣百結。婦炊於宮。篆刻不輟。運刀成風。對客笑語。自比斯翁。寒饑外侵。愁鬱內攻。神氣日剝。如木有蟲。君年方壯。君算則終。曷聞君歿。我心忡忡。衣食所累。至此窮凶。魂兮歸來。棲於寒松。爰刻哀辭。藏之地中。

代阮撫軍撰雲南府通判岸亭陳君墓志銘

君諱聖修。字念祖。號岸亭。廣西平樂人。原籍浙江山陰。曾祖理。官平樂司獄。遂移籍焉。祖廷綸。康熙庚辰進士。廬州府知府。考齊賢。舉孝廉方正。江西廣饒九南道。得男九人。君叙第三。生而岐嶷。讀書工於屬文。以太學生中乾隆庚辰舉人。援豫工例。授湖南桂陽縣知縣。調益陽。丁外艱。去官。服除。赴任江西之建昌、鄱陽、吳城、安義之太和、蕪湖。所治政績有聲。陞雲南府通判。未及任而卒。君生於雍正十一年十月。距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年六十一。妻人婁氏。生子四。伯季先於君卒。仲廣興。叔廣凝。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地。禮也。君令鄱陽時。値山水破隄。民大饑。未及請。先發倉米十萬斛賑之。撫爲州水衝塌壞。州人議移建。君方署州事。以爲棄地讓水。非所以恤民。不如於要害處開引河。而增堤以護之。依君議。民賴以安。又嘗署和州。州舊有僉丁貼費之例。君議照屯田按畝增追給運丁。自措時以爲便。嘗君以經濟之才。施於牽牧。不徒以奉職者免上議。矢公者靖與評。求之古人。可謂賢矣。先是君仲兄聖時。爲臺灣縣丞。値林匪之變。慷慨罵賊。慘罹於難。天子以雲騎尉褒其身。且廕其後。無嗣。故以廣凝爲之子。廣凝重性理之學。好金石之文。頌於孝友。志在表揚。以君行狀屬某志諸石。爲之銘曰。

邑宰之任。親古諸侯。化幹德驗。民視風鳩。會稽名駱。東郡無蠹。牛依稚守。虎拜荊州。緊古有然。維君則侔。廣實巨族。楚產名流。淸門世守。仕學用優。生秉異質。出建嘉猷。卅年作宰。萬里言游。春風拂砥。陰雨隨疇。民隱旣恤。官方式修。無偏無黨。不剛不柔。狗先羊問。犢共車留。破械同豫。發倉比伋。茯封增堵。穎間穿溝。利民民立。爲神神酬。通經是用。臨事克謀。具我壺漿。衍我朋儔。梅花東閣。明月南樓。板輿朔像。民奠胥謳。蒼黎在臆。皓髮生頭。積方報最。形頓歸幽。羊燈寂寂。蜾蠃悠悠。女捐鬢珥。黃龍謠謳。遺青百帙。貞石千秋。魂棲芳草。墓表長楸。湘雲皖水。人去香浮。

節孝臧君墓表

君姓臧氏。諱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縣人。高祖琳。以經學著名。父繼宏。母章。生子四人。伯庸。仲鱣。君次。叔季屺。君生有至性。天倫而外。別無所樂。秉質樸鈍。師事伯兄庸。每受經。人一己百。務變乃已。遂通六書故訓之學。在長離校學者推之。然而性命所存。則父母而已。父病痰嗽。冬夜甚寒。又不樂近火。君每夕潛身被中。旣溫復潛起。三歲不間。未嘗令父聞知。父歿。三日水漿不入口。三年不入內。母病風。須服桑脊。君蒸之。火熾目盡腫。率以爲常。侍母疾不遠左右。母或詣親戚家。則奔隨輿後。下輿則扶掖以行。雖內室婦女群集。不知避。人信其誠篤。亦鮮有怪者。壬戌夏。母病甚。忽愈。方君持父喪。哀毀骨立。十歲未復。家貧無僮僕。居恆爭自操作。至是乃不能勝。乙丑四月。客長興。未三月。家書七發。問母安否。未幾病歸。遂不起。旣卒。

攜其左肱.有肉長三寸如蝎.突出臂表.其婦泣曰.夫之瘢.由割臂肉而起.夫在不敢言也.先是庸遊覓東.於南海得二利刃.以間兩弟.君佩之.值母病甚.醫謝不治.君曰覘婦令先寢.外扃之.明晨有血漬於樓.覆以灰不擦.是夕.有小婢竊見君持所佩刃.割臂.走樓下.已而煎藥.向銚長跪.若有所祝.母服藥曰.今日藥濃甚.病竟愈.君自割後創潰.歲餘乃合.每日忍痛作欵.而血氣精魄.實耗於此.君風尚醇默.禮義所在.爭之不少假.不詣人世周旋之習.其跡近戇.而君率性行之.中於倫紀.伯兄庸舊名鏞.當主是改今名.君作啓規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蘇慈生必不齊皆二名也.名以傳信.取名不定.字號太多.反致歧惑.伸兄嗜鍰錢.泣謝以諫.不聽.日夜隨之.伸感悟.然後已.娶婦之夕.以事舅姑之禮.編爲詩歌.使女傭服誦.婦辣戀勢乃合巹.婦偶失母意.君呼而讓之曰.爾獲罪吾母.斯我之罪.與爾約.三年無過.許復合.否則出矣.市歲.婦克盡事姑禮.弟毗復請之.乃聽.君卒于嘉慶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僅三十.配胡氏.無子.有二女.是年八月三日.葬君於豐西鄉祖墓之側.庸傷君甚.私謚君曰節孝先生.君所撰孝子孝女孝婦傳共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尚書集解按六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燮日居筆記四卷.君之殁也.大興朱相國作誄辭.以哀之.孝弟之節.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以行爲本.學爲末.故著述之業不復詳辨.而特書君之行.以表於石.

伯祖心若府君墓表

府君初名嫄.字沛然.後以字行.遂名沛然.字心若.吾曾祖文生公之長子.吾祖鑑千公之伯兄.墓在潤陂壩北.祔於文生公墓之西.南面於潤.府君幼師事王君祖修.王氏自吏部公納諫以來.世守石資陶氏之法.府君習之.不能售於有司.復師事郭進士嗣齡.進士時以王胡之文教授於鄉里.習之益不得售.府君持之堅.不肯爲世俗文.安溪李相國之門人胡公素好守溪文.適督學江南.得府君試文.奇之。以爲童子中何有此老學.取爲郡學生.時府君年四十矣.自知觀厥而須如戟.胡公笑謂曰.子之貌.何不類儒者.府君峻其辭曰.儒者何貌.孔子貌似倛矣.聞者肅然.郭進士修江都志.議與同事者某公不合.某公以處墓自炫者也.明日府君遇於市.執而數之曰.昔者爾所言.姑與余論諸市中.乃盡破其所說.某公莫能對.明日引去.甘泉令張公宏運將穿溝引湖.逕西山南入江.所費既衆.且將壞墳墓田宅之當其地者.里人潮懼.値令至.府君往謁.力陳不可.令勉然.府君隨至縣庭.復爭之.先是里中奸民利於此而慫令.令惑之.聞府君爭.當於理.稍悔悟.適大吏亦以爲不便於民.乃止.府君樸誠不欺.見義勇於爲.鄉黨憚其有口角詬誶.得府君一言即解.邨爲約正.每朔望集民.教之.當是時.里中鮮訟者.農夫或終年不入城市.言化使者涂公按部至郡.見府君勤於教.而民俗於諸鄉獨淳.謂府君曰.君百里才.老於鄉官.屈也.聞諸吾父云.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家.年六十八.娶高氏.生子男一.蘭.女一.適曾一瑀.曾以應吉士改翰縣令.迄府君至著.府君惟布衣卒葬而已.孫男三.待.得.徵.得.徵少失學.不能擇友.以飲博盡蕩其家業.遂以窮死.府君手著詩文稿數百篇.手訂明人程墨.及震川.守溪.思泉.鶴灘.諸名家文稿.均存得處.乃失之.吾於嘉久不修.從兄待聚吾之.追憶所知.述而刊諸石.以告後人.

族父訓導公墓表

訓導公之曾祖茂卿公.諱明選.與我高大父震鳴公爲同祖兄弟.祖庸泰.字峨歌.父南傑.字萬士.皆世讀書爲名諸生.公諱幹祖.字擬安.以歲貢生官望江縣訓導.卒於官.娶龔氏.生子二.長汝驥.次汝龍.以汝驥爲兄穉祖後.已而汝龍殁.汝驥亦先公殁.公叔父南吉生暉祖.暉祖生汝賢.乞是汝賢竭力迎喪.自望江歸.與駿儒人合葬於某原.公天性純粹.承祖父之學.安貧守道.語默勤息.未嘗稍逾規矩.讀書外不知有嗜好.著述外不知有師友.居城中.從學者數十人.皆與友人論經義.疑滯未及解.將之湖中.當北行.過市衢.觸人而南行.數里乃悟.其心之專篤.不可渝易.有如此也.公之兄穉祖.工騎射.能文章.壯遊京師.爲康親王所知.王重其才器.不許假歸.及歿.王召公迎喪.且憫其兄.將及其弟.公至.臨兄喪.即位哭極哀.然不一謁王.王使人導之來.叩頭謝曰.王之恩.沒世不能忘.幹祖今日爲兄來.見王爲不敬兄.持兄喪而見王.爲不敬王.請俟異日.竟以柩歸.王歎曰.南人善謁.秀才乃若是耶.使人追贈以金扇.傳諭曰.有子弟入京.持此扇來.公再拜受之.卒不見.汝驥字鳳來.以時文名.隨月讀書樓課藝中有載者.自茂卿公以文名於明萬曆天啓間.至鳳來五世.幾二百年.祖孫父子兄弟.皆讀書.無一貿易者.鳳來無子.汝賢字民望.亦無子.民望姑不讀書.以貧投水死.是可哀也.民望忠厚長者.皆以家藏時文稿數十篇示余.今亦散失矣.惟載歌公所著遊園詩義.皆刻木者.余收藏之.其他著不復可得.訓導公帙非先君屢稱之.惜乎未更詢於先君.所聞僅如是而止.今公既無子孫.門人鮮有存者.循稍稍知屬文.不即此時表之.恐後世遂無識方公之迎兄喪入京師.學中人多疑之.及不謁王而歸.鄉黨士大夫或哂或惜.以爲迂儒.唯先君及族人時若.以爲徐孺子.申屠子龍之風也.其人沒.其風不可沒.其後絕.其名不可絕.用述行誼.以刊諸石.

范氏墓表

循祖父生三女.季適范.循幼時.隨先子至姑家.姑之翁南宮范翁.壽八十.夫人呂並存.姑夫名之琮.字崑池.姑之子微麟.字彬文.號秋帆.甘泉學生.娶循族父麗左公女.生二子.長逢泰.次金.一堂四世.何其盛也.循自幼受業於彬文師.已而南宮翁卒.呂夫人繼卒.越十年而姑夫崑池卒.逾兩年其母繼卒.彬文師繼娶循族父印聰公女.數年而師卒.金之妻朱卒.姑母及族妹姑嫂相繼卒.今年金又卒.四十年而四世十口凋沒.金無子.繼娶於沈.生一女.猶繈褓也.哀哉.先是姑夫崑池合葬南宮翁呂夫人於許莊之南.彬文師葬父及妻於墓之西北隅.師卒未葬.至是厝柩同日葬.師善爲歌詩.每日吟詠不輟.庭亦皆.以香耕養父母.未嘗干人.性好山水.值省試.請哀出遊小角山.忘擕錢.忍饑終日.其興勃然.循從師七年.師授以騷賦古文.年十七.以詩賦受知於劉文清公.師之教也.三四年來.屢夢見師.相向泣涕.去年秋八月間.偶臥几兒.師臨溪立.奔汗如雨.遙謂曰.吾窮甚.吾無以爲家也.今啓所居柩.和蟲欲脫.更一年幾不可葬.是非循之咎與.是非循之咎與.嘉慶丁卯十二月十三日.

吳氏先塋表

黃珏橋鎮西三里.田呂家巷.巷南有墓.而西.澗水繞其左.曰吳氏先塋.余里中吳氏有二.一從徽州來.再

傳曰椿年。生重光。官至代州知州。一從高郵來。曰輔君。輔君生美枝。美枝生堯佐。堯佐字從周。少孤。善事其寡母。貿易四方。以艱苦積貲。置田宅。稱溫飽。生二子。長曰體仁。字敬元。樸素有父風。次曰體倫。字愼徽。甘泉學生。是營葬從周公。敬元、愼徽兩公左右祔。從周公娶於周。敬元公娶於仇。愼徽公娶於潘。皆合葬。先是椿年有厚德。里人謂代州之貴。所以報也。周孺人以勤儉佐夫。以忠厚訓子孫。睦姻任卹。其鄰里鄉鄰而知之者鮮。其孫太學生宗贄謂余曰。周孺人嘗貸粟之。已而廉知爲某氏物。撫然曰。鄰里也。焉一至吾家視此。何以相對。急反粟。不取值。鄰里娶婦者。往爲之倩。新婦貧家女。衣紺不能具。孺人前見。急解裙衣之。不使娶婦者知婦無裙也。他行事多類是。嗚呼。慷慨厚施。有餘財者類皆能也。惟以仁恕之心。隨其所遇。而委曲周全。纏綿無已。無高奇異俗之名。而尺布斗粟。誠誼將之。惠之所及。無跡可求。天之報之。必有興起如代州者。愼徽公每至書肆。率檢破蠹不完。或詩文集不著名者。購歸整治之。曰。好藏書者。以板計。以名求。此其所棄也。余不取。或竟廢矣。此用意之微。與周孺人之心適合。知其教於家者深也。太學君虞其子孫忘先德之所貽。思有以彰之。屬其同里友人焦循。書其事以表於墓。

李氏兩大夫阡表

嘉慶二十有四年。歲己卯。皇帝萬壽。詔內外大小各官。得以已官品級封贈厥父母。於是刑部主事甘泉李周南請贈其王考國彥、考商山、皆爲奉直大夫。請贈其王妣節婦胡。請封其母淩。皆爲宜人。淩太宜人受封後。旬許以壽終。是年十二月丁酉。周南奉妣之柩。與考合窆。祔於王考塋內。屬其同年生焦循文以表之。李氏。其先蘇州黃花嶺人。明世宗時遷揚。遷揚之祖曰思洲。思洲生玉生。玉生生良相。良相字公達。娶於王。繼娶於朱。生三男。長國賓。字价藩。次即國彥。字美士。次國士。幼殤。公達公早卒。朱年三十。撫兩孤並成立。价藩公生五男。美士公又早卒。胡太宜人時年二十有八。未有子。以价藩公第幾子商山爲子。商山字芝田。生二男。周南、皷南。皆淩太宜人出也。李氏自玉生公以下。皆治生有業。在邵伯鎮。世守之。以供歲時祭祀。給衣食。世以忠樸誠愨聞。胡太宜人既後芝田公。芝田公甫四歲。胡憐愛之如己出。芝田公事胡太宜人。無間於所生。已而胡太宜人以業授芝田公。督責嚴。芝田公承奉誠。既娶有子矣。少有過誤。胡太宜人色不懌。芝田公暨淩太宜人。輒恪立齊擗。滫瀡所行。覗色解。乃亦解。家世居郡城。去邵伯鎮數十里。歲大半居肆舍。時時歸省。侍寢食。以日所出內取與告。及胡太宜人歿。哀毀盡禮。先是美士公葬城北法海寺旁。胡太宜人以地卑溼。遷城西金匱山。至是合葬。即今所祔阡。時乾隆四十一年。乃以母節請旌於有司。建坊入祠。芝田公觀詩雅。愛潔。好蓄書籍花卉。自號曰逸亭。與人接。極和。然不苟訾笑。不輕諾。雖貿易。賈以儒道行之。故所居積率折閱。而市井駔儈得以詭詐謀侵侮之。芝田公默受不與校。周南以公瘁病。請棄業。公憮然曰。此業爲吾祖母、母、兩世孤孀所遺。母屬我坐付此業。旦夕以先世百數十年所延。戒勿墮。今以侮故而棄。是棄吾母也。未有以易之。吾奚忍。乾隆六十年。芝田公卒。年五十二。向者市井駔儈益肆其謀。淩太宜人毅然謂周南曰。汝父不校。厚也。爲人子隤然墮之。非孝也。父始歿。汝未第。而先業遽損。非父志也。周南乃赴吏自言。謀者不得逞。竟復其業。母教也。芝田公雖出嗣。於其本生兄弟。友愛殊

甚。淩太宜人睦於先後。仲兄垣妃賑傷人。或持之。禍不測。芝田公變甚。趣周南營救。雖被詆。仲兄得無事。聞者背相議曰。若素好書。玩花石古器。皆目以爲柔。今重兄辱而輕子謫。確乃如是邪。仲兄無子。生一女。芝田公爲立嗣。淩太宜人撫其女。出室如己女。先是周南娶於陳。生二男五女。皆殤。皷南早卒。娶何。年甚少。生遺腹子官保。淩太宜人上承事孀姑。克盡其孝。下撫孀娣。克盡其慈。夫存則相夫以成其厚。夫殁則教子以成其孝。以一身介兩孀之間。孝於姑而姑之節彰。慈於娣而娣之節著。年七十六。周南成進士。娶張。又連舉二男。宗保、安保。何亦苦節自安。能堪其姑。官保長成。能讀書。皆目見。且生受封。乃殁。天之報施。豈偶然哉。君子曰。李氏一門。男仁婦貞。母賢子順。是可以風矣。然循見婦人無子者。多不願爲夫立後。先業轉可付諸異族。乃觀胡太宜人之教芝田公。其愛人能之。其嚴非至誠孰能與於此。卒使芝田公盡瘁以守其業。且以孫貴。貤贈及夫。美士公雖早卒。而名顯於世。吾述芝田公淩太宜人事。尤感慨追慕於胡太宜人也。因爲之題曰李氏兩大夫阡云。

殤孫冢志

余少子廷樾。生於乾隆壬子九月。殤於乾隆乙卯六月。今幼孫貴齡。生於嘉慶壬戌八月。殤於嘉慶乙丑六月。皆生於壬。死於乙。亦異矣。廷樾死。余在外。其瘞處不可蹤跡。貴齡瘞之日。即瘞於莊西四畝田左側壠上。哀之惜之。爲之銘曰。

愚賢否。初生悉良。長不成器。不如幼殤。雖然幼殤。我心則傷。此尺土。以爾形藏。余文不朽。爾死不亡。

雕菰集卷二十三

先考事略

先考嘗謂循曰。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讓爲法。吾高祖仰湖公（諱文科）爲江都刑房吏。以慈祥稱。未嘗妄受一錢。今西分一派。人丁蕃衍。皆修德所致也。此缺長房承之。違於先訓。子孫遂絕。不可懼哉。吾曾祖震鳴公行二（諱明）與諸弟析居。既而諸弟疑其產厚。索承分田祔之。公即如所索。不校。吾祖妣卞孺人。生於饒裕。幼年惟知作詩及書。既歸吾祖文生公。公行五（諱鴻）諸妯娌嫉孺人奩厚。迫人析爨。而遺以先世債負。孺人盡以斂耳璫償債。時僅薄田數十畝。與文生公躬耕自給。並徵高壽。子孫林立。家業復舊。時以錢穀周卹諸姪。不念舊惡。親戚鄉鄰。至今奉爲家範。吾祖鑑千公（諱鏡）嘗元旦衣冠謁關聖廟。路遇族中無賴子。窘辱至狎。毀其帽。人以爲必結訟。公歸易帽而出。明日無賴子自愧請罪。公念其貧。且厚給之。其他可知也。吾族自永樂間寄處於湖。分上下兩莊。今惟吾屋尚存。指樓屋曰。此嘉靖間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讓所積而留也。先考諱蔥。字佩士。妣王氏。爲明吏部觀濤先生（諱納）之元孫女。王氏世以易名家。傳至曾孫祖修。以通儒爲明經。以易經授徒。先考爲明經外孫。得聞王氏說易之法。以咯血病。應小試一次。即納粟爲太學生。先考幼年事父母之節。循不及見。然於親族中。極睦婣任卹之行。胞弟叢幼殤。每墓祭必親詣而泣。女兄二人。長適史。無子而孀。爲之置田以供口食。次適徐。早卒。遺孤女。教育婚嫁如己出。母舅之子容若。貧而無

予。欲食之五十餘年。好善樂施予。族姓親戚。有待以舉火者。死喪濟以棺斂之費。於孀婦孤子周之尤力。乾隆三十三年。歲飢。出粟以濟。循時六歲。及見之。先考承祖遺田八九百畝。以施故。家漸落。不解也。貸者不能償。則還其券。佃戶貧者減其田租。有戚謝姓貸稻二百石。將賣屋。昏夜至曰。吾負債多。他人皆利子錢。惟君否。不忍負君。幸卽借去取屋值。少遲他人得矣。先考艴然曰。君奈何以祖遺宅償債。我豈逼人賣屋錢也。卒不取。家旣中落。復歷值荒歲。乃稱貸於人。將如期。賣田以償。適戚有喪。悵然曰。吾尙有田賣。不可使親戚無所殯。分而予之。先考性情和易。無疾言厲色。間有橫逆至。受而不報。嘗賣田。有爲受田者謀。使酬以錢。而代行其謀。受田者不忍欺先考。告以實。先考曰。非伊之詐。吾故使之也。戒家人不可使某知之。恐其自愧。有牛五頭。族人貸之。又有家一區。族子給以代賑。久不歸償。先考無一疾言。待之如常。及卒。族子至柩前。流涕不能已。居家儉約。衣裘器物。與親族朋友共之。不還未嘗往索。往往至損壞而後歸之。未嘗有難色。新貲鐙。族人借而賣之。有椅十二。族人借從其家十年。已屋中轉無有也。然處之率如常。先考口不諧謔。足不履非禮之地。嘗借人渡江。風大作。舟幾覆。同舟者曰。未有方正如焦某而沈於江者。吾猶可無恐也。有樂生者善相人。謂先考兩目如蠶眠。法無子。越十餘年。樂生和之曰。君兩目之蠶化爲紅色。此厚德之應。當得子。已而果然。先考生於康熙壬寅正月十六日。卒於乾隆乙巳四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四。卒之前年。自筮之。知數將盡。啓笥取人所負之券。毀諸火。負於人者償之。曰。不欲令子孫失忠厚之道。蓋先後所燬嚴正甫等之券。不翅數千金云。娶謝孺人。又納循生母殷氏、殷孺人生循。及循之弟律。徵。孫廷琥。廷綸。循出。廷琮。律出。廷鏂。徵出。紺與鐵皆殤。琥生四歲。先考始卒。蓋四十外始得循。循猶及見孫。乙巳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與謝孺人合葬於本宅東數十步。先考於宅左構書塾十餘間。植以羣卉。賓客至者雖卑幼。必親加禮貌。坐與言不隱。語不及義。則正色婉言謝之。善靑烏家言。通郭璞純諸家之學。熟於焦氏易林。筮則用之。每有奇驗。先考教子弟多格言。循謹錄於左方。

昨聞談科名者。有殺門礙之說。謂不必根柢經術。但求塗飾有司耳目。便可竊得。余爲之駭甚。試思朝廷設科。非翰林不入內閣。所期望於士人者。何如。乃以竊爲名。不願子孫之效之也。

曾子稱顏子。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孟子述顏子之言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學顏子者學其虛心。又當學其立志。孔子言。虛以下人。又言。當仁不讓於師。顏子與孔子合。

灌夫罵程不識耳語。韓建疑唐昭宗眼語。可知處己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獨免爲人罵。亦且免爲人疑。否則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或謂孝子何以知喪。余曰。古人居喪之禮。非如今人。今人止不衣采服。不與考試耳。於古人居喪之禮。能一年行之乎。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求易。不忮難。讀書就正有道。則宜用求。而斷絕忮心。

孫禮慕郎顗名德。求與親近。顗不許。遂爲孫禮所害。小人知慕名德。正可進而教之。遽望之絕之。則周琪絕華龍。皆受其害。或假韓魏公書謁蔡君謨。韓公轉爲致書閩中。得官。學道之峻。尤宜學韓之量。

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胡質。質辭以疾。遼問之。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爲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胡質之說。可爲交友格言。宜三復之。

毀譽皆不可有。以二者較之。譭甚猶可。不必責備賢者。蘇子瞻論賈誼之黜。緣於不結交絳灌。誼若結交絳灌。內而不黜。何以爲賈誼。

文中子言止謗之要曰無辨。

張公藝九世同居。書忍字。余謂非也。忍則不能融化。忿蓄於內。久之將有不可忍者。父子兄弟之間。惟相通以誠。有所疑。必使釋之。令其見其心。本無忿。何容忍。或言家庭之間。宜相退讓。此亦相率而爲浮僞耳。亦何能久乎。

新唐書列司空圖於卓行傳。蓋本王禹偁五代史闕文。闕文稱圖以淸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誠唐之高元亮也。唐之詩人。當爲第一。所著二十四詩品。亦當爲歷來論詩者第一。爾雅好作詩。宜細讀詩品。尤宜學作詩品者之人品。

五代史載韋莊爲人褊敏。有口辯。後乃病痞。又范延光傳云。初秘瓊殺董溫。而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歐公不好二氏之說。而史書之所載。纖切若此。

伍被始說淮南不當反。爲敗之計也。繼爲畫策。爲成之計也。及敗。乃自上書告反。眞反覆小人。以此受戮。不爲枉矣。

俗稱西王母爲仙人。嘗閱漢書注。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皓然。然則西王母非仙人也。大抵淸心寡慾。和平其氣。自可延年。幼年見戚姓中有好神仙之說者。始而煉氣吐納。旣而屏妻離母。獨處山中。採松葉爲食。久之脾病吐利而歿。豈不哀哉。

世俗居喪。有逢七之禮。或訛爲道家之事。余謂七日來復。爲陰消陽長之候。每七日而望死者復生。未始非孝子思親無已之心也。

周子云。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惟靈故能推物。不能推故不可爲靈。物阻於天。而能盡其所不阻。人阻於慾。而不異全阻於天。則人不如物矣。

見穿窬當思其貧。處貧當思不可爲穿窬。

怒人之欺我。當思其平日有益我處。更思其將來豈無益我處。又思彼雖欺我。我未嘗不因此而有受益處。則怒自潛消矣。

爲一善擧而使人不可受。則厚反爲薄。誠於善者自能委曲。使施之無迹。受之無愧。如是。乃有濟。且亦可恒也。否則高興爲之。非出於沽名。卽出於市恩。旣不可長。人亦不信。

餘慶餘殃。聖人言之。大抵陽善報之顯。陰善報之隱。如以沽名爲善。亦以名報之。昔之稱君子者。後或不昌。稱小人者。後或繁衍。此其際微矣。

吾家世村居.一衣一食.皆賴牛耕.古人蜡祭迎貓.爲其食田鼠.祭虎爲其食田豕.其時用人耕.不用牛耕.故不聞祭牛耳.今則力田之事.全賴之.果腹之物.甚多.何必食此.

人與我爭名.則自斂其矜.人與我爭利.則自戒其貪.不矜不貪.人曷爭乎.

人有求於我者.必我有所餘也.人有忌乎我者、亦必我有所餘也.分所餘以給人之求.斂所餘以消人之忌.胸中自然坦蕩矣.

今日爲生員.不可因有司之多取而抗糧.異日爲有司.不可因多取而致人之抗糧.

相地之學.發於郭景純葬生氣一言.大儒朱子、蔡子、皆精之.大凡元氣清剛直行.其極處必旋繞成圜.所謂結穴處也.清氣直行.濁氣分於兩畔.則砂矣.清吉濁凶.故葬必當氣之旋處也.非獨地理有然.人之清氣.行於中旋而爲首.其濁者分爲四支.草木之清氣.直行爲幹.旋處成華實.其濁者分爲枝葉.凡有氣者.清陽奇陰偶.無不皆然.不獨地氣而已.然必有德者.以陽遇陽.相感成吉.若無德者.以濁入清.且相混而爲濁矣.如水雖澄澈.以汙泥投之.水亦變潔爲穢.何吉之有.

爲子爲韓子分謗.皆所以勝齊也.朋友共事.全以分謗爲要.自不受過.而以過諉諸友朋.人何以堪.譬如兩友.乙有求於甲.而過己爲之居間.於甲則曰.吾本不當言.乙迫之也.於乙則曰.吾本極言.甲堅不許也.及事成.又攘爲德色.此不能全己之交.復不能全甲乙之交.則市交也.

己有求於友.不可竭人之忠.盡人之歡.友有求於己.不可不竭己之忠.盡己之歡.

先妣謝孺人事略

先妣謝孺人.生於康熙庚子正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乙巳九月初五日.享年六十有六.循生母殷孺人.生循三歲.謝孺人撫育之.至十五歲.凡十有二年.寢食未嘗離側.循幼多疾.謝孺人懷抱行.十四夜不寐.足盡腫.婢嫗請代.孺人曰.先姑在日.望孫不得.臨終以是爲憾.今得兒.敢委諸乃豎乎.循生於癸未.越三年丙戌.弟律生.又四年庚寅.長妹生.又二年壬辰.次妹生.甲午弟徵生.皆與循同母.而孺人愛之皆如己出.孺人生父諱銓.字雙南.叔父諱天齊.字觀南.邑學生.叔母虞氏無所出.養孺人爲女.嫁時粧奩.及時節饋送.皆觀南公主之.孺人往來兩家.備極孝敬.循幼年隨孺人之外家.稱雙南公曰五公.稱觀南公曰六公.兩公年八十餘.須髮皓然.一鄉皆稱有道之士.循既隨孺人飲食起臥.孺人教以書數.口授毛詩及古孝弟忠信故事.多從紙筆.令臨寫字.每至兩外祖家.或兩外祖至吾家.孺人令循出所書字.呈於兩公.或當前作對句.兩公寧撫摩以爲笑樂.孺人同母兄玉來早歿.嫂范氏善鼓琴.多識前言往行.孺人與嫂最親厚.每歲迎之同處.謂循家田園所出.顧足衣食.孺人不肯逸.夕時呼循生母共績麻枲.或貼錫箔爲冥鏹.嫂范及甥女徐.亦往往共爲之.手勤女紅.口中相論說嘉言懿行.循與諸弟妹環聽之.率以爲常.甥女徐者.幼失母.孺人視如己女.長嫁於裔.已而嫠.孺人待之.終身不少衰.徐祖孺人亦不異於伯.孺人病時.言脊骨痛.不習於席.生母殷孺人及徐甥以手相間.二十餘日.兩腕盡腫.及卒.徐慟之尤甚.殷孺人哭踊極哀.服期年.喪盡如禮.孺人諳書而不作詩.曰.詩非婦人事也.嘗曰.先祖姑卞孺人.最深於詩.晚年

以爲戒.後世婦女宜守之勿忘.先府君好施予.或値窘乏.孺人多方成之.循年十八娶婦.孺人愛婦如女.然婦嬉偶東首.孺人切責之曰.左枕.夫所居.何爲僭之.立命改正.和睦之中而嚴肅如此.循生子虎兒.孺人抱持之如抱循.卒之夕.呼婦抱孫至榻前.撫孫之手曰.何冷如是.慈惠之性.至死不變.蓋泣淚終身而不能報.

先妣殷孺人事略

吾母殷太孺人.以乾隆甲戌.事我府君.時我適母謝孺人年三十有四矣.先是吾祖鑑于公卒.服既除.謝孺人謂吾府君曰.翁之喪.撫孫成服.吾之咎也.亟求宜子者納之.府君未果行.至是.復謂府君曰.姑年六十.忍令不抱孫乎.遂聘吾母.兼納陳.陳性慈多詐.嫉吾母.且夜搆釁.或以去諷吾母.母曰.不可.婦人從一.吾去焉歸.或勸府君謝孺人遂去陳.母又請曰.不可.留我去人.將謂我何.我姑避之.宅西北半里許有范庄者、佃客所聚也.有茅屋.母與兩嫗居之.悉屏首飾鮮衣.習爲田事.凡耕耨刈獲之術.盡諳其利病.而能其勞瘁.謝孺人益重吾母之賢.亟迎歸.明年生女.未幾殤.遂生不孝循.及弟律、徵.姑夫范之琮、每稱道兩孺人事.循聞之也.謝孺人撫循寧如己出.乃以家事盡委吾母曰.吾爲君撫子.君爲我理家.戒僕婢凡米鹽酒食之儀.此後無問我.殷太孺人既理家事.法度井然.然雖細務.必請於謝孺人而後行.既行必告.未嘗自專.乾隆癸卯春.謝孺人病咳.臥牀兩月餘.吾母侍疾謹.謝孺人命小婢啓笥.出鈒簪衫服謂吾母曰.此先翁姑給我.使爲婦也.今授君.吾母泣謝受之.親湯藥扶持不懈.已而謝孺人病愈.於是親族間有嘉禮.延謝孺人襄其事者.皆令吾母代之.越二年.乙巳四月.吾府君卒.謝孺人傷之致疾.至九月亦卒.病中脊骨苦痛.吾母以兩手承之.月餘.腕腫若瓠.謝孺人以手撫吾母之頤曰.向者吾女殤死.深自痛惜.今卽在.豈能如君.既卒.吾母以所受斂若衫.命循等用以斂.盡納於棺.曰.昔重違孺人意.姑受耳.非我意也.今仍歸諸孺人.往跣踊哭.鬓髮戚哀.不異子婦之事舅姑.一時以爲壽.嘉慶乙丑十月初四日.吾母殷太孺人卒.去謝孺人卒後二十年.年亦六十有六.先是吾祖母王孺人.亦年六十六而卒.王孺人性嚴格.治家有法.謝孺人和柔溫惠.感薰陶之.吾母誠以待人.禮以持己.府君棄世之後.食貧茹苦.以勤儉率諸婦.非其道雖一絲一粟.循等不安受.愛護子孫若珍寶.惟謹嗇惜之最嚴.檟楚撻扑不恤.增黃.其父失教.以廬陵諛之.深以爲恨.病中課其作文.猶切切也.吾母以夏四月病.至九月望後.坐起謂循等曰.先君以車迎我.先孺人念我甚.我亦念之.今將去矣.又二十日乃終.是年十二月初六日.祔葬於府君謝孺人合窆之穴.

擬選知縣李君濱石事狀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淮安人.父世璉.號紫峯.精李虛中之術.貲卜揚州市.遂爲甘泉人.紫峯多隱德.嘗曰.吾生子宜有興者.及生濱石.而紫峯卒.濱石兄鍾源.字嵩泉.承父業.日得錢以養老母.及幼弟濱石.因得讀書.師事同邑黃先生.依官黃先生名淶.今以進士官山東縣令者也.時爲諸生.館於模.濱石往附學.値歲饑.米貴.終日或不得食.每歸.飯餘兩麥餅.卽往.忍饑苦學.嵩泉閔之.令改業習負販.曰.弟庶幾得他食.

乃投韓門橋南口洋貨鋪中。甫入之次日，誤觸玻璃罋碎，大窘。或曰：爾變人，何以償此。適主至，熟視之曰：君徇從書房中來乎？曰然。曰：讀書好事，何改而習此業。蒼石泣語以故，具告以能屬文，家有老母、兄一人竭力以養，苦不足，思改業以助兄，或者老母可日得一再飽耳。主人愴然良久，謂之曰：姑居我家，為我司筆墨事，可不廢書。居數日，黃先生過市，見蒼石呼之，問何月餘不入塾中，語以故。黃先生曰：吾以汝別從他人學，固若此，奈何不我訴。即攜去衣食之。明年入學為生員，益自刻苦，用是學日進，與江都黃春谷為性命交，以文藝相磨切，時稱黃李。春谷名承吉，戊午解元，乙丑進士。時為諸生，負才氣，英邁倜儻，落落寡偶。蒼石謙遜和藹，善下人，學者多樂與之交。每詩文之會，率邀之，蒼石無不應。或一日並赴，至則走筆成千言，無率語。然言教自守，未嘗隨人可否。聞議論有不當於義，直言正之，不少顧忌。友朋間服其直，而益樂親其人。嘉慶辛酉舉於鄉。明年下第歸，丁母憂。服除，入京師，揀選知縣。歲己巳，卒於京邸，年三十九。蒼石於經，長於左氏春秋，工為歌詩及賦頌箴誄雜文，空所依傍，而不囿於則。善飲酒，不拒不亂，三爵之後，笑語溫溫，未嘗至於沈湎，故每有讌集，非蒼石不歡。天性善記，或示以文，假未深閱，然久之默誦不遺一字。乾隆壬子秋，吳太史椿巢於鄉，嘗未豫以文示人，而問人已有其稿。蓋吳嘗日向人誦，而蒼石適耳之。榜後默憶著錄，僅異同十數言。其穎異類此。循與李君周南，皆與蒼石為同年生。李君以書屬循曰：予知蒼石深，今適當修府縣志，奈何不編次其本末，以乞於大人先生，或賴以不朽。循不敢辭，謹狀如右。

書謝少宰遺事

謝金圃少宰，督學江蘇者二。乾隆丁酉，值拔貢歲。少宰按部至揚州，遴選極精慎之處。於江都得汪中容甫，於興化得顧九苞文子。二君以經學重，揚州之士知屏俗學，咀茹六經，自少宰得二君始也。於泰州得陳燮理堂，於儀徵得江德量成嘉、程贊和中之，於高郵得宋綿初守端，於甘泉得郭均職民，於寶應得劉玉麟又徐。皆升高能賦，作器能銘，自有選拔以來，未有此盛。初，高郵擬拔李惇孝臣。孝臣通三禮之學，善天文律算，其名與容甫並稱。適賈田祖稻孫卒於旅寓。稻孫者，高郵老儒，深於治經，汪李之學所從出也。稻孫貧不能斂，李亦貧，為乞諸同人，助以成殯，遂不及與選拔之試，乃選宋君。孝臣經學醇儒，篤於行誼，少宰重之尤在是。容甫素放言，好臧否人，少宰獨服其學，以汪懸職命司職者，俟汪遠始發牒，又薦其才於兩淮鹺使。已入其署中矣。適少宰月課書院諸生徒，鹺使以不與課詰汪，汪恚，振衣去。明日鹺使晤少宰，告以故。少宰正色曰：予之上容甫，尊也。如以學，則予於容甫北面矣。予何敢令容甫課。容甫聞之，為泣下也。少宰以乙卯夏四月卒於京邸，冬十一月喪歸。墓銘、行狀，當世大人先生自詳說之。其遺事僅著於揚州者，或未徧知，謹書以附諸後。

書王鐙亭事

余之識王君十年矣。王君以甲辰四月卒。偶檢舊簏，得向所撰王君事略，鼠嚙過半。庚子秋闈筆也。昔元且戢，又悲王君事難以傳，乃志之，以俟采風者之錄。王君名聯，字鐙亭，泰州人，善詩古文，精制藝，餼於庠。乾隆庚子科，偕友人沈應鄉試金陵。沈病喉欲歸，時去試期僅五六日，病者貧憊劣，又將死。王君獨慨

送之至龍潭，宿於客邸。沈病益亟，呼有鬼，命王伴之臥。其口中臭腐穢觸鼻，王君自若。中夜起，沈坐牀輿中不自持，君步行以背衛之於兩肩之間，未幾，沈斃於路。輿者欲散，君以義感之，始得殯於丹徒之某寺中。余讀新唐書，見張道源送其友死歸，史臣躋諸忠義之列。如王君者，又豈多讓耶。明日沈之弟至，求王君不可見。他日有以此事問王君者，王君曰：我撫之也。君嘗買一僮，僮每泣，詢之曰：吾安慶人，思父母耳。王君為求得其親族歸之。至今譚厚德事，莫不舉王君云。

書裔烈娥事

楊升菴作孝烈婦唐貴梅傳，歸熙甫書張貞女事，皆不憚刺刺言之。夫貴梅以府官毛旺受賕不獲逞，而傳於升菴之文；張貞女以張副使、邸評事得賄，將疑其事，以熙甫之筆得白。裔烈娥死事，與張唐前後若合符節。悲逢盛世，有賢太守為之理，而請旌於朝，一時紳士建祠祀之，以視貴梅之遇毛旺，張貞女之遇張副使、邸評事，不幸何啻霄壤。向嘗纂輯府志，傳詩文為一卷，亦云備矣。然傳聞之詳略異同，恐後之人惑之也，復為書其事。吾鄉黃珏橋之裔姓為望族，瀕湖而居，曰裔莊，無他族。娥家獨貧，父病將死，亟覓壻。為媒說許西門孫大成。時娥年二十一，終喪年二十四。康熙辛丑冬十月適孫。媒云孫盤鋪，實則磨豆乳為業。姑魏，有女二人，長適陳爾德，次適淩九齡。爾德迎父柩江西，九齡父以婦不安於室，控縣存案。於是二女居母家，有縣吏楊綬萬及孫成武，與其母子通。魏漸呼娥出，娥扃戶自守。明年正月，呼益迫，乃告夫約與俱死，碎鏡及梳具，示不復為人。十三日夜，夫婦同縊，鄰覺救之，不得死。二月，歸而哭訴於母，並告兄振遠，但言有外人往來，言之不明。中夜持母袂泣，臨去檢母篋中青白線各一縷，曰：兒必不玷辱祖宗。

是為三月二十二日。四月初三日，成武、綬萬相繼來宿，十日不去。十七日夜，魏迫呼娥出，娥不應，魏惡詈之，不應。諸淫醉裸而譟窗下。娥乃用青白線合上下裏衣，縫紉至足，更以青白線縊而死。線斷墜地，魏覺不救，惟以婦縊駭客去，盡有其裝物，以病死聞。其母、娥之舅祖郭進士嗣齡曰：母老憊，兄皆鄉愚，惟鄰人悉其慘，嘉其烈，平日以母家遠，每遇非禮，必泣拜鄰，謂將來務作證以自告潔。江都黃湄曰：娥死，鄰人、鄉人、途之人皆奔走太息，號泣拜跪下。或語侵魏，魏反辱詈，眾激而譁，破集數千百人，愬諸府。知府曲阜孔公繼涵親鞫之，獄成，創諸淫如令，設其親祭於柩前，葬平山堂之右岡樹坊，曰清白銘心。撫軍吳公聞之，給匾曰指軀明志。初，娥死，大成自刎不殊。魏匿箱籠什物，寄金匱生家，鳴坊報縣，言娥積銀四錠將買布，為大成索去買豆，以致自縊。江都令不能察，脅眾鳴於府。府仿儀徵令檢驗，知娥事情實，乃嚴縣，捉送供出淩姓休歸，弔閱縣卷，如所供。孫家僱工名二子者，亦供男女曖昧本末。坊差又獲孫成武於金匱生家。魏氏辱不能諱，獄乃具。余聞諸振遠曰：楊綬萬，縣吏也，故縣庇之，府終以裸譟為綬萬諱，坐科以杖，不罪其強逼也。哀哉。然太守讞語云：人非甚不得已，孰肯輕棄其生。黃湄為碣文云：烈婦之縊，諸淫逼之；諸淫之逼，姑嗾之。夫非嗾之逼之，亦何不得已之有。儀徵方石川先生表其墓云：諸淫伺大成他往，裸譟窗下。而府詳則云：是日大成與裔氏同處，成武等自無從辱之，非因姦成逼之條，自難向孫成武等比擬。嗚呼。大成在室，其母遊淫，能呼其婦出乎。孔公賢太守也，而庇一縣吏，吾為之惜矣。乾隆丁未閏，有伶人朱三

者、縱其妻詫呼。婦迫汙之。婦不肯卒。以剪刀殺諸雪中。時有爲之說者。又賂父母家。官乃不理。吾友汪晉蕃作檄以討之。余亦撰樂府辭。歌詠其事。惜不能如升菴熙甫之文。足以傳婦。雪婦用是思孔公之賢。又何可多得也。歲壬戌。余在錢塘館阮撫軍署中。見秀水章原姑死烈詳文。先是原姑父坤元。姑與母居櫳。年十九。縣匪張五者、屠店士方張勝林強委禽。父不肯。而許北門楊姓。五乃率其徒沈文英周高謀於門。誣女昔私與之盟。姑聞大泣。是夜縊死。辛酉九月二十日事也。議者引鄉曲愚民隨口斥辱之例。欲寬五之罪。撫軍不許。曰。始而謀娶。既而誣辱於門。當用死律。卒議絞。而姑請旌。或曰。五、縣隸也。諱爲衣工。欲寬者得毋以隸故耶。余嘗錄其案於道聽錄中。振遠與余爲中表親。其年九十餘。賣魚市中。乾隆乙未夏六月。縣隸陳彼者。誣振遠抗魚稅。繫其子辱之。致其子投水死。邑令王某亦以隸故。不欲明其事。給棺錢笞責而已。振遠遂傷痛至於死。去娥死時五十三年。

書江都兩生

乾隆辛丑壬寅之間。余宿西門外都天廟中。有爲僧司酒埽而夜讀書者。叩之。爲徐姓。西南鄉嵩家老壩人。寺僧曰。其家故農。不欲其爲儒。而困苦之。故逃於此。志儒不肯易也。奇之。戊申冬十一月。吾友顧超宗病歿於郡城。徐來佐殮事。引一人至。曰。此周生。素慕顧君爲人。生未獲一見。今聞其歿。來與屍晤。兩人遂與屍共臥一宿而去。時徐與周同讀書都天廟中。頗不爲世俗學。明年同入學爲生員。徐以妹妻周。其氣誼甚相得。然不合則爭。爭而至於詈。詈之不已。至於相毆流血。旁人莫能解也。兩生皆好古而性魁。徐與黃承吉應鄉試省中。黃偶論算學。徐不能答。明日入場。繳白卷出。疾趨市中購算學書。歸習之。一年舉昔所論者發之。而黃已忘前事矣。周生爲三禮學甚專。所著書草稿尺許。每戴破帽布衫不繫帶。攜其書行市中。見者以爲狂。徐素患心疾。每旦服牛肉。醫以地黃治之。大劇。又投以人參硫黃。遂死。徐既死。周益狂。每面斥人。行市中。無有與語者。生亦不屑與人語也。已而亦死。各蓄書數千卷。至是皆散失。悲哉。徐名復。字心仲。周名室楄。字維周。兩生死。如兩生之狂且顛者稀矣。然而兩生死。求其孜孜於窮學中。務有得於己。而不干於人。又不禁太息於兩生之顛而狂也。

書家奴陶裕婦杜氏與張芰塘

余家奴陶裕。娶於杜。十年而裕死。里俗、夫死妻自度不能守者。則葬時不詣墓所。裕葬。杜不往。哭亦不甚哀。衆人方疑之。時裕父榮及幼子郿以余家中落。忽颺去。惟杜存。先母謝孺人憐之。恐其將他適人也。呼令依母家。杜氏泣涕抱其孤。叩頭再拜去。時其父已歿。與母共起居。母死。則依其寡姊。而嚴若鐵心冷若冰。數十年未嘗苟笑。撫其子。爲之娶婦。今有孫矣。竟不嫁。先母殷孺人聞其葬裕時。何以不往送。杜曰。其時天冷又半夜。若往送。諸孤子於何處。是時惟知夫死則孤子爲重。其嫁不嫁。原無關於送不送也。先母重其節。每來。戒家人善視之。然杜至則執僕婦之役如舊時。先嫡母謝孺人病。來侍疾。數十夜不眠。凡有事無不來任其勞苦。先君痛病死。榮老病死。杜皆葬之以禮。榮父斌及母妻久未葬。至是並深葬合祔。竭力累土哀然成墳。歲時寒食。親齎蔬飯紙錢拜其冢。誠敬不懈。杜氏性謹愿誠樸。嫁裕時才十八。隨夫

居余家。服酒埽釁汲之役。教飭極嚴。人多笑之。其夫或有過當責。杜則泣涕。請代受杖。謂夫質弱不能勝也。裕歿於乾隆乙未年。時杜氏年二十七。今現年五十九歲。已守節三十二年。可否刻入碑石。伏乞察核。

雕菰集卷二十四

告先聖先師文

循家三世習易。循幼秉父教。令從十歲求經。然弱冠已前。第執趙宋人說。二十歲從事於王弼韓康伯注。二十五歲後。進而求諸漢魏。研究於鄭馬荀虞諸家者。凡十五年。年四十一始盡屏衆說。一空己見。專以十翼與上下兩經。思其參互融合。脈絡緯度。凡五年。三易其稿。四十五歲時。三月八日。病寒。十八日昏絕。至二十四日復甦。妻子啼泣。戚友唁問。一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眼眼於心。既甦。默思此傳。實爲贊易至精至要之處。二千年說易之人。置之不論。或且疑之。是固我孔子神爽聿昭。以循有志於此經。所以啓發之中。開牖其心。陰示厥意。於是科第仕宦之心盡廢。不憚寒暑。不與世酬接。而於參伍錯綜中。引申觸類。悟得易之所以爲道。數以往來旁通。成天地之能。定萬物之命。盡改舊稿。著爲三書。一曰通釋。二曰圖略。三曰章句。循質蓉散。比偏凝癡。索之三年。稍識其指。隨加增損塗乙。既脫。更寫清本。去年悟得時字利字之義。不投煩複。自三月以來。未出村中。將前此所脫之稿。重加刪改。則又十去六七。循幸生聖世。沐享大平。自料才薄。不勝讀書。惟鈍而好思。不苦艱塞。庶幾闡明此經。上報君父。精耗神敝。不敢自惜。特循年已五十。脾病時發。每一覓索。僅及五六。神氣遂竭。聖學無窮。英賢輩出。循惟倡其先。精之又精。俟之後人。陳義說要。某不敢托布算之法。一策未妥。必更端復起。參兩倚數之學。亦宜如是。非敢爭名故自立異。經異

昭明,不任敎鐸,不涉外術,循所深願,謹告先聖先師,伏惟鑒之,

代詁經精舍祭許祭酒鄭司農文

唯兩君,淵源先聖,總貫羣英,萬物成覩,六藝遂明,君師斷合,鄉壁詭更,三君之旨,閎乎晦盲,許君正之,右訓用宏,師晉說謬,各持以爭,既寡遠至,孰與粹精,鄭君定之,經義以平,聖朝崇學,文德風行,東南之士,承君是程,唯守臣某,湖山避祀,鼎我諸生,天子命之,備物薦誠,典儀永式,雅樂和鳴,君其昭格,以助化成,

祭故鹽運使司翟國龍公文

嗚呼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惟公之懿,功良德豐,上勤軍國,下惠商工,窮操冰鑑,化協金鎔,矯矯程程,和而不同,其在先世,宏莊倉豈,俠著東林,亭彰北海,禮須芝茹,揚光發采,瑰奇之概,天鍾秀靈,淹通六藝,明習諸經,甫官鄉校,繼宰邑廷,河汾之側,士謳民安,自北徂南,泝臨江浙,天子命之,來司鹺臬,布乃公誠,析其直節,驕丁寔賈,憐忭蹀悅,清儉之風,伏冰侯雪,惟茲講院,建立有年,自公之來,振意扶顛,延師論學,拯我之偏,嚴其獎罰,生我之虔,鼓我壯志,導我遊徵,給我薪火,安我誦弦,閑我器識,恬我性天,我功粗課,我守賴堅,我弱公弼,我餒公館,我非木石,能無感喜,嗚呼哀哉,長松春槁,德星晨流,三年未遂,頓反於幽,杳杳之神,將何以求,哲人往矣,我心悠悠,敢履公廷,率我同儔,我哀聊洩,公其鑒不,

祭故御史龔孟亭先生文

昔之君子,仕優則學,郤卿守惇,文子獎權,邦家之光,以啓後覺,不朽有三,昭於河岳,惟公德崇,英華鴻直,裒孕良玉,衣稱重較,世德相承,纘科連拾,尺五深嚴,宣公早入,采播瀛濤,春生袴褶,歲次丙子,掄才南國,一過郊羣,遂空冀北,江淮之士,迄今生色,旋入南臺,鐵冠司直,以母之憂,哀毀去職,遂謝簪纓,益親楮墨,閉戶著書,開蒙解惑,與古爲徒,維士之則,公之季君,爲講院師,我慚私淑,宮牆莫窺,講公之書,公教以垂,玉溪朋黨,公雪其饑,浮華無行,正論則持,綠綺綺牖,其惟試詩,披文相質,何爲易之,夏侯毆陽,經傳父子,細書石室,世爲太史,鹽澤之味,揚於河水,我酌其流,懷源之美,嗚呼哀哉,南瞻檇李,海風吹愁,昔年柳折,太息風流,哲人萎矣,使我心發,木山在箧,寂寞騷邱,率我同門,生芻一束,乘彼江流,來越之曲,矢我悃誠,以爲公告,

祭外舅阮太學文

嗚呼哀哉,懿公之年,壽徵於耋,公之精神,如冰如鐵,公年十五,遊於山左,策馬華不,長呼幘墮,二十歸里,門寂如水,游跡魚鹽,大隱於市,閩有公言,斷箔不設,爲公之交,傾廑可徹,瓶有旨酒,行我嘉賓,我有蘭言,益爾智神,發以風霆,人挹陽春,非爾形骸,相見以真,循生無狀,公獨予珍,品以騏黃,重以昏姻,痾魚之教,棊市食貧,歲維乙巳,我丁鞠凶,哀哀苦由,或我母逢,道我良謀,惟善之從,十年蘿蔦,托以青松,年來闊日,千里客蹤,前趨青苑,維春之冬,送我湖濱,絮語從容,一歲來歸,公笑攜笻,詢以舊事,感慨悽悰,旅雁宵鳴,我又南征,琴書契闊,魂夢縈縈,頓有伴來,因訃驚聞,悠悠越水,冥冥夜台,鵂鶹朝翔,鷃鶡夜哀,須眉邈矣,使我心摧,且聞伴言,尤可悼痛,弱孫稚齡,黎棗索弄,舊里方歌,黃鳥又慟,幻影無端,浮漚一夢,嗚呼哀哉,

謹以樽酒,佐以山蔬,遙望廿泉,惟靈之求,竹風增哦,蕭雨成秋,悲懷少洩,惟公鑒不,

哀程一亭文有序

嘉慶元年歲丙辰,循客於越,聞吾友程一亭文學,以五月初十日病歿,愴然不能食累日,爲文以哀之,

蘭蕙之樹,芳而易瘁,人世別離,莫如生死,與君結交,十年於此,尝盤三更,詩筒半里,如彼春風,搯於朝芷,南船北騎,驅我以行,陟彼崔嵬,嗟我懷人,去年尋道,寄遺雙鯉,發姑喜拔,尺蠖初伸,歸來晤什,君方抱戚,資悲新僵,遺衣在壁,藥臼秋塵,綳牀夜寂,更有童烏,苗而不秀,竹馬焚灰,瓦棺瘞圃,三拜方歸,首髮成遊,誰道斯憾,乃伊以孩,心共詩歐,人如鶴瘦,朔風凄冽,送我於南,陽神留立,言笑猶嬉,凄凄別緒,疊疊深譚,蕪城春遠,越水烟含,凶耗忽訃,疑信叁參,嗚呼已矣,丹谷終埋,江東誰識,鉛槧塵封,東編蠹蝕,室有孤嫠,豈甘就食,夜靜眠喑,呼耶不得,八口之家,餘此弱息,屈指幾時,說之心蕙,君有兄弟,風雨情傷,撫君之子,以勝以驥,君多素友,永矢弗忘,道嘗校梓,維嘉之揚,生猶野馬,命若燐光,有形必滅,何貲知長,文章不朽,道德恆丹,雖天亦壽,縱死不亡,以爲君慰,翹首蒼蒼,

汪母李安人哀辭有序

嘉慶庚申四月朔,吾友汪飲泉,以母夫人之喪訃於循,且告曰,先母辛苦一生,絕無能傳之者,懇爲文,勿爲應酬之作,感且不朽,嗚乎,循何人哉,烏足以傳安人,夫飲泉所謂無能傳之者,所以傳母夫人者至矣,循復何言,夫其情哀矣,因飲泉之哀而哀,即緣飲泉之所述而述,嗚乎,循復何言,其辭曰,

彩綬易彰,太素鮮識,才無能言,維婦之職,行無能宣,乃婦之德,女有遠聲,匪家之則,昔年羅綺,今且食貧,歷境自易,立德恆存,操乃井臼,絜乃蘩蘋,己安於素,人覺其辛,遊彼南陔,嚴草油油,鸞鶻耆子,藏泣藏啾,承明金馬,將濯其旒,揚名顯親,抑又何憂,吁嗟乎,幽木春傷,松楸夜落,寒風吹衣,衣中絮薄,謂母我縫,拾呼誰諾,嗚乎蒼天,哀何時郤,

謝泉張哀辭有序

嗚乎,予去年病,爾不解帶而臥者十餘日,禱於神示願損壽以益予,已而予活,越一年爾死,則誠以爾之生,易予之死耶,爾病呼予,予竟不能以爾所損之壽復還爾,又不能通黃帝岐伯之旨以活爾,嗚乎,予負爾也,爾甲子,爾始從予遊,見予知算,而私學之,不十日,九章三角之術明,予每作算,令爾布棋設策,因或差也,見予說經,而私學之,不一年,漢唐同異之派明,予每注經,令爾旁蒐博采,因或道也,爾故善書,予告以波磔之法,乃舍唐而學晉,爾故習時文,予告以八股之體,乃棄時俗而趨先正,爾性誠篤,不好鮮衣酒食,惟書史日親,居予學塾中,去家半里,數月不顧其妻子,予自授徒以來,信而從,視予若父者,惟爾一人,予以爲予之學,將來賴爾以延,予所著書,將來可付爾,不致消歸於冥漠也,而爾竟死矣,爾名文英,年二十有六,辭曰,

信鬼神之司命兮,必福善而禍淫,幸性如子兮,奚有毫於厥心,嗟昔之日,兄子病革,予命以求醫兮,某鵝神而喪魄,將視骨肉若路人兮,輒禍壽而安全,將戕長上之死而不顧兮,乃克享夫大年,即呵鬼以冥

叩兮。孰膈我以異銓。嗚乎噫嘻。吾知之矣。顏短命兮冉疾惡。安國聾輔嗣兮。不三十而凋落。古聖人與賢人兮。德豈不半於冥漠。惟秉賦之有窮兮。雖鬼神之用倒。既爾宗之不振兮。亦吾命之多薄。詢芝草之難長兮。挹醴泉之易涸。悵樸學之不覩兮。尚何嗜之克樂。嘆曰。黃昏寂寂。風滿帷兮。書案塵封。人何之兮。雞嚮夢醒。惟爾思兮。燈闌日落。魂歸來兮。

祭黃氏妹文

嘉慶己卯春二月乙丑。循以清酌庶羞。告於黃氏妹之靈曰。嗚乎。自丁卯之冬。迎爾柩歸厝於此。蓋十有二年矣。余以衰病。不復遠出。跧伏於家。落莫度日。每當風雨初晴。夕陽明樹。輒步村西。徘徊於墓。幽明雖閒。笑言如晤。本擬結一草庵。永遠守護。緣爾之夫壻。自歿世以來。尚未再娶。因此延延。躊躇瞻顧。去年秋月。爾夫壻以病。物故於焦山之僧舍。爾之小叔篤仁孝之情。申友于之愛。既返兄柩。復迎嫂骨。擇於月之五日。合葬爾夫婦於吉地。祖塋先一日來啓爾棺。嗚乎。爾隨夫之日。自此得以永終。而余離別之感。轉莫能自遣矣。憶爾生於庚寅。余年八歲。父母以長姊初亂。謂爾再世。爾之幼也。天資明慧。爾之長也。性情柔惠。其在室也。吾親憐之。其既嫁也。爾姑賢之。食貧茹苦。爾意安之。特以意外之讒。突來虺易。吾母既因爾而沈疴。爾遂亦因母而羸瘠。爾死之後。讒人之族。世濟其凶。猶肆妄言。乘爾荒叢。余時深慟。徧告於里中大人先生與兩弟。迎爾而歸。然而生死從夫。爾之志也。爾小叔云。時在金陵。嫂忽入夢。絮語依依。如噬如痛。明日則兄信來。病方知重。則爾一日不忘夫之心。於此可見矣。讒爾之人。身死幾夕。其子既嚚疾短年。其婦亦生歸兄室。天網恢恢。餘殃惡積。想爾已知之。則爾亦可伸眉於地下矣。而今而後。魂棲黃氏之塋。終作黃家之鬼。勉進一卮。怡然而逝。

邵太宜人誄辭

邵太宜人。太學生嘉陳阮君室也。生三男二女。長常生。出嗣宮保芸臺先生。次詹提。次蔭惠。蔭惠爲從伯父佩玉後。嘉慶丁丑夏四月二十八日。宜人以疾終於內寢。春秋五十有七。常生時官戶部四川司主事。在京師聞赴奔歸。乞余爲文。余流爲至戚。悉宜人勤儉之德。因次敘行事。以爲之誄。其辭曰。

博陵舊族。適於陳留。壼範幼習。婦德日脩。和若青春。潔如嚴秋。靜以養立。勤與禮游。嗚乎哀哉。姑歸君子。家道食貧。木牀薹席。集蓼之辛。質春舉案。亦備其勤。既勤既儉。既解其屯。設裕厥境。兆遂其身。嗚乎哀哉。君子于役。悠悠十年。誰持門戶。宜人有焉。惟兒暨女。相隨以肩。課兒以讀。春誦夏弦。敎女以德。婦功婦言。雞鳴而起。總纚於䁆。閤必親啓。計口爲饘。盥漱尚未。洒掃以先。藏纓於市。旅畋於田。井井翼翼。各凜無愆。日之夕矣。一家安妥。籌燈於室。女右兒左。己獨不安。戶必親鎖。邀爾非寵。勿貽水火。可以粱肉。疏糲餐之。可以羅綺。裝布衣之。可以逸樂。勞瘁畢之。君子素疾。藥餌安之。久而無倦。未或難之。身有沈疴。轉自寬之。心之憂矣。德之尊也。嗚乎哀哉。爰有孀娌。相與依倚。去年秋月。娌病而死。宜人傷之。哀思不已。春正月吉。人方嚴㥶。思之不見。大慟幾骪。先後之情。親愛如此。葬娌之日。余婦歸邵。宜人方疾。就醫於城。聞余婦歸。趣歸而迎。風雨迎朔。乃過其行。婦不克俟。遂隔幽冥。四月三日。余往視疾。經脈雖虛。形神尚實。行步如常。

語音未失。自云無它。惟食之窒。一月未周。傷哉乃卒。嗟嗟宜人。其勤可師。嗟嗟宜人。其儉可思。嗟嗟宜人。其德可知。余爲世告。以作此辭。

揅經室集

阮元著

揅經室集自序

余三十餘年以來，說經記事，不能不筆之于書。然求其如文選序所謂事出沈思、義歸翰藻者、甚鮮。是不得稱之為文也。今余年屆六十矣。自取舊帙，授兒子福重編寫之，分為四集。其一則說經之作，擬于賈邢義疏，已云僭矣，十四卷。其二則近于史之作，八卷。其三則近于子之作，五卷。凡出于四庫書史子兩塗者、皆屬之。言之無文，惟紀其事，達其意而已。其四則御試之賦、及駢體有韻之作，或有近于古人所謂文者乎。然其格亦已卑矣。凡二卷。又詩十一卷。共四十卷。統名曰集者，非一類也。繼此有作，各以類續也。室名揅經者，余幼學以經為近也。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阮元識

揅經室一集卷一目錄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釋易彖音
釋易彖意
釋心
釋鮮
釋磬
釋蓋
釋且
釋黻
釋郵表畷
釋頌
釋矢

釋順
釋達
釋門
釋釋訓
釋相
卷二
擬國史儒林傳序
太極乾坤說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曾子十篇注釋序
孝經解
論語解
論語一貫說
大學格物說

卷三
明堂論
卷四
禹貢東陵考
毛詩王欲玉汝解
引書說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說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進退維谷解
卷五
古戟圖考
七圖考

銅龢考
璧羨考
棟梁考
古劍鐔臘圖考
鐘枚說
䡴字瓦拓本跋
與程易疇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王伯申經義述聞序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焦氏雕菰樓易學序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卷六
考工記車制圖解上
卷七
考工記車制圖解下
卷八
論語論仁論
卷九
孟子論仁論
卷十
性命古訓附威儀說
卷十一
詁經精舍策問
石刻孝經論語記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胡朏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漢讀考周禮六卷序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張皋文儀禮圖序
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春秋公羊通義序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序
焦里堂羣經宮室圖序
與臧拜經書
與洪筠軒論三朝記書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十三篇
卷十二
浙江圖考上
卷十三
浙江圖考中
卷十四
浙江圖考下

揅經室一集卷一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庖犧氏未有文字，始畫八卦，然非畫其卦而已，必有意立乎卦之始，必有言傳乎畫之繼。其意若指此或連或斷之畫以爲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其言遂以音傳之曰，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坎則傳爲口音之言，巽則傳爲唇音之言，而坎巽等字尚未造也。至黃帝時始有文字，後人始指八卦之字而讀之以寄其音，合之以成其書，而庖犧八卦命名之意，傳乎其中矣。故六書出于八卦，而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皆出于易，舍易卦無以生六書，非六書無以傳庖犧之意與言，故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此也。書乃六書之書，傳曰，易之爲書也，亦謂籀篆之著簡策，非如今紙印之書也。易傳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此即許叔重所謂庖犧氏作易八卦以垂憲象，神農結繩，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以乂以察也。書契取于夬，是必先有夬卦、而後有夬意，先有夬意、而後有夬言，先有夬言、而後有夬書，先有夬書、而後有夬辭也。以此推之，後世之言語文字，皆出于易卦也。

釋易彖音

周易彖之爲音，今俗皆讀圖之去聲，與古音有異，古音當讀若弛，音近于才，亦與蠡字音近，故繫辭傳曰，

彖者材也。此乃古音訓相兼，是彖音必與才音同部。材字之才，與彖字皆在段氏古音弟一部，由之咍止海志代，轉而爲十五部脂微齊皆灰，又轉爲十六部之支佳紙蟹買卦陌麥昔錫，若讀今音通貫切，如劉瓛之訓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迥不同部，孔子何以材字訓之哉。且此非徒孔子之言也，毛詩亦有之矣。廣雅說文玉篇亦皆證之矣。按說文，㣇彖二字之注，後人亂之，今本㣇、豕走也，當云㣇、豕走挩也，讀若弛。後之淺人，疑弛字之音與彖不合，故仍系彖字下，竟妄以豕走挩也四字系彖字之下，而又刪去挩字。玉篇引說文彖豕走挩也。案今本玉篇譌挩爲悅。說文挩解挩也。挩古之脫字。廣雅訓彖爲挩，可證。玉篇悅之譌，脫走之脫，字从手。肉曰脫之之脫，字从肉，實皆以兌爲音意。此從古本說文而來。廣雅釋言曰，彖、挩也。與說文玉篇正合。挩字从兌，兌與彖聲相近，故㣇彖二字因錯失互譌。凡从二字偏旁得聲之字，皆淆矣。然則㣇彖二字分別在多寡一畫之間，彖之音當若何，曰，此字乃通貫切，豕也，音近緣。凡緣篆瑑等字皆从之，有緣飾隆起之意。彖字音近材近蠡，凡蠡喙條椽字从之，有劇刻分解之意。詩大雅緜，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兌彖駾喙同部，皆十五部之入聲，均由弟一部之才聲轉入。弛、施、地、等字，从也得聲也，古讀若沱，爲弟十七部之歌戈，段氏云，也聲在十七部。然考地字周秦人亦入於十六部，如莊子接輿歌禍重如地，莫之知避，以此推之，則凡从也聲之字，皆與支佳同部矣。儀禮喪大記，椽衣，鄭注云，字或作稅，即雜記之稅衣。椽衣當从彖，與兌同部也，若从彖聲讀通貫切，則在十四部亂不合矣。由詩之兌彖相亂觀之，更可見廣雅玉篇挩字之古，惟其挩爲彖訓，更可證兌駾喙同部相亂之迹之據，斷不與通貫切之字相涉。由此知通貫切本㣇字之音，今互相誤也。此乃詩大雅及孔子之音，一綫僅存，豈可依劉瓛訓斷之誤音耶。又按段若膺說文注，疑及椽蠡二字當从彖，此灼見十五十四部之不能通合，而未知今說文之讀若弛爲豕走挩下之音，所以餘字尚膠轕不已，而誤以詩緜之喙爲合韻也。㣇彖形近，秦漢間篆隸已不分矣，所以說文豕部云，今世字誤目豕爲彘，目彘爲豕，何以明之，爲啄琢从豕，蠡从彘，皆取其聲，目是明之。此許氏說，自漢目後又誤寫，彘之是正，今正之。當云，今世字誤以㣇爲彖，以彖爲㣇，何以明之，爲喙琢从㣇，蠡从彖，皆取其聲，以是明之。此秦漢間㣇彖久譌之證也。此彖喙等字漢以後幷譌其音之證也。今人讀从兌之脫字，俗音已譌入十四部，此彖音亦相牽而譌之證也。

釋易彖意

彖之爲音，既據繫辭大雅定之矣。然則其意究如何，孔子材也之訓究如何，曰，此但當以彖字爲最先之字，但言其音而意即在其中，即如蠡字，如蝕與不加蝕無異也。方言曰，蠡、分也。通俗訓爲分，則彖字本訓爲分可知也。豕挩即分也，此即孔子之所以訓彖爲材也。材、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亦即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分之也。今人但知寫化而裁之之裁，方謂用刀裁物，而不知古人音意相同，字多假借，材即裁也，財亦裁也。否則貨財之財，安可曰財成天地耶。孔子所訓之材，言用此彖辭說卦象而分之也。且說从兌，兌與彖同意，兌者、最先之字，說者、後造之字，即謂彖爲說之假借亦可。明乎此，則爻者效也之意，于此

更明矣、是故學者以蒙者材也求孔子之意、不能明、以蓋者栽也求之、則朗矣、若執迂守淺、古音古意終不明矣。

釋心

漢劉熙釋名曰、心、纖也、言纖微無物不貫也、此訓最合本義、蓋纖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其纖銳纖細之意見矣、說文、心部次于思部、思部次于囟部、系部細字卽从囟得聲得意、今人俗書尖字、古作鐵、鐵與纖同意、易說卦云、坎、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虞翻云、堅多心者、棗棘之屬、按、棗棘之屬、初生未有不先見尖刺者、尖刺、卽心也、說文朿字、卽今刺字、解曰、木芒也、故重朿爲棗、並朿爲棘、皆歸朿部、皆有尖心之木也、易坎卦上六、寘于叢棘、困卦六三、據于蒺藜、惟坎爲心而于木多心、故爲叢棘蒺藜之象、叢棘蒺藜、但皆言其纖銳而已、詩凱風、吹彼棘心、棘心夭夭、皆言棗棘初生有尖刺、故名曰心、非謂其木皮外裹赤心在內也、心果在內、風安得吹之、且易曰、堅多心、禮記曰、松柏有心、皆謂心爲尖刺、故可曰多心有心、否則除棗棘松柏皆無心之木耶、棗棘松柏較之他木之內心、又豈獨多耶、爾雅曰、樕樸、心、詩疏引孫炎注云、樸樕一名心、此亦卽棘心有刺之木、禮記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凡松柏枝葉、初生之年、皆有尖刺、至第二年則刺落而成葉、此言松柏堅木、初生必由心而來、猶竹箭之由筠而來也、筠字不見于說文、當卽是筍字、筍或爲笋、句尹匀皆相通、故禮記孚尹旁達、鄭注讀孚尹爲浮筠、此與松柏有心同例、後人不知筠爲笋字之通借、遂與心字並誤解矣。

釋鮮

鮮、義屬于魚、而古音與斯近、遂相通藉、顧氏亭林、惠氏定宇、已發之矣。（如詩瓠葉云、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余疋釋詁曰、鮮、善也、釋文本或作誓、沈旋曰、古斯字、說文、鮮字讀若斯、左傳小邾子鮮、漢書作斯、則自見。）元謂鮮斯通藉之迹、求諸經傳、多有可稽、釋者少誤、便成舛誼、今試釋之、有以斯本語詞、藉聲近之鮮爲用者、則有尙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鮮卽斯字、言文王惠斯鰥寡、卽祖甲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之義、是也、僞孔訓鮮爲少、失之。（漢石經、漢谷永傳、並作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蓋作小民惠鮮者孔安國之眞古文、卽馬所注、僞孔所偶用者也、作小人惠于者、漢初諸儒以說經之字易其本字、如史記之以訓詁代經文也。）又立政曰、知恤鮮哉、詩蓼莪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皆當訓斯字、立政之斯、指王左右、蓼莪之斯、如論語斯民也之例、而僞孔傳訓鮮爲少、毛傳訓鮮爲寡、並失之、有以鮮魚名爲本誼、而藉聲近之斯爲用者、詩閟宮曰、奚斯所作、春秋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庾公之斯、左傳襄十四年作庾公差、字子魚、差乃斯聲近之誤、斯乃鮮字假藉也。（有以語詞之斯、藉聲同之思爲用者、詩漢廣曰、不可休思、是也。）有以訓離析之斯、（余疋釋言、斯、離也、說文、斯、析也、析破木也。）藉聲近之鮮爲用者、余疋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于大

山者、名以鮮、鮮卽斯、釋言曰、離也。（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有兩壺斯禁之文、鄭注斯禁爲禁之切地無足者、此斯字古無明訓、余由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推之、訓斯爲並、以合其並耳、元案、此斯亦當訓離、言房戶之間、兩尊用兩禁相並而略相離、兩兩如人離立然、元酒在西、醴在東也、禮記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棜禁雖有大夫士之別、然皆爲側尊言之、側尊無偶、非兩尊同設可比、故分別言之、若賓主共尊同獻、則雖卿大夫亦不用棜、專用禁並取戒禁、若祭祀之事、誼取嚴肅、則雖士亦兼用棜、並取廢禁、故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蓋分三等、則棜禁爲士大夫公共之物、可臨事取誼相通爲用者也、一證之特牲饋食禮、特牲饋食本士禮、當專用禁矣、而經云、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也、言禁者、兩壺一禁、一禁不比斯禁爲兩禁相離也、再證之于少牢饋食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甒有元酒、此經言兩甒共一棜、故不言禁亦不言斯、棜不比斯禁爲兩禁相離也、三證之于士冠禮、側尊一甒醴、此經不言禁者、醴無禁戒也、又曰、若不醴則醮用酒、尊於房戶之閒、兩甒有禁、元酒在西、此用禁者禁戒也、此禁字直承兩甒、明是兩禁、故從言禁者言斯、比易斯爲有字、以別于醴尊之無禁也、四證之于士昏禮、側尊甒醴、不言禁、合卺酳醴、不必禁戒也、合觀諸證、然則斯禁之詞、與側尊相對、明當訓離、非棜之別名也。）有以鮮斯音通、而又通于音誼相近之析字者、禹貢析支、大戴記五帝德作鮮支、後漢書西羌傳作賜支、（賜、唐韻斯義切、卽析之轉聲。）是也、有以獻爲本字、藉音近之鮮爲用者、禮記月令、天子鮮羔開冰、鄭注云、鮮當爲獻、是也、至于鮮之訓善訓少、及斯之轉通于須西等音、更不可枚舉矣。

釋磬

說文、磬、樂石也、象縣虡之形、殳擊之、籀文省爲殸、古文作硜、从巠、元案、殸之爲字、声、象形、殳、指事、从石、乃後人所加、其形象石之虡縣、物虡縣未有不空者、故磬又訓空、从缶爲罄、器中空也、余疋釋詁、罄、空盡也、說文、窒、空也、从穴、巠聲、引詩瓶之窒矣證之、然則凡物縣空之義、皆從此殸字之聲出矣、左傳曰、室如縣磬、（國語作縣磬。）正此義也、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鄭注、縣縊殺之曰磬。）磬者、縊死之、卽虡縣之義、然則文王世子磬字乃虡縣之義、非實字、與左傳國語不同、若讀爲鐘磬實字、則下于甸人于字爲不詞矣、國語、申生雉經、（雉字與周官封人膳字音、同相假借、雉、繩也、左傳都城百雉、亦以繩爲度之名、周城之以板爲度名同、板度縱、雉度橫也。）經與磬同聲同義、特殸巠二字異形耳、猶古文殸作硜、瓶之窒矣又作罄也、余疋釋蟲、蜆、縊女、縊女所以名蜆者、蜆與殸聲相轉相假、（詩、俔天之妹、韓詩作磬天、詩杕杜箋、罄之假借、磬聲是其類也。）縊女縣于樹、所以名蜆、蜆聲如殸也、說文聲字、所以從殸得音者、殸有耳聞之義、聞屬于耳、古人鼻之所得、目之所得、皆可借聲聞以概之、故詩大明曰、俔天之妹、說文、俔弟二訓曰、一曰聞見、此訓甚確、與毛傳合、毛傳直訓曰、俔、磬也、蓋當時韓詩作磬、訓爲聞見、人人習知、不必多言、若鄭箋以如訓俔、卽說文譬諭也之弟一訓、此自是漢以來相沿之別解、鄭氏用之以別毛義、然不如毛義遠矣、詩人言俔天之妹者、稱后妃爲天妹、以神之之文王嘗有見聞其爲天妹者、故定祥親迎也、禮娶妻先聘、說文、聘、訪也、从耳、甹聲、甹與殸同、（義見下。）然則俔天之妹、俔與聘義又相近矣、目得者、可概以聲聞、鼻得者、亦可概以聲聞、故說文曰、馨、香之遠聞者、从香、殸聲、殸、古文磬、又曰、䞑、聲也、从貝、甹聲、讀如馨、案、詩椒聊次章遠條且、毛傳

曰言聲之遠聞也。聲字與譽字音義相近。漢人每相假借。故漢衡方碑亦借聲為譽矣。海內翕然東發云衡方碑云克長克君不虞不陽。

逸周書謚法解。不生其國曰聲。昔人解此多誤。案此乃生于母家。不在本國。如虞姬然。其義猶在叚字。聲乃假借耳。猶史記所言聲譽之義。魯叚齊謚聲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不以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左成十一年傳。然則聲伯必是隨母生長于外。所以卒謚曰聲。又齊侯娶魯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杜注云。顏鬷皆二姬母姓。姬之謚聲。必亦育于母鬷姓家之故。故以母姓為名而謚曰聲。左襄十九年傳。與娶齊聲伯同例。而隱公母謚聲。隱公夫人聲姜。齊襄公母聲。孟子皆同此例矣。詩叔于田抑磬控忌。毛傳曰。騁馬曰磬。元謂磬即騁之音近假借字。蓋粵騁同韻。說文所以訓磬若粵也。若離騁而別求其訓。則誤矣。爾雅釋畜。騁馬也。此某訓詩小戎。今詩作弄。蛙者異同字。弄蛙粵聲。無所不可。但以騁為磬耳。其義在音不在字也。故毛傳皆據爾雅。然新說粵與詩叔于田磬控同韻。與粵音義每相通。非蛙者如執轡者騁馬也。後人因騁字而求其義。于[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矣。弄與拚弁同音。亦使義也。騁亦使也。凡此毛傳未發之義。證之古皆合。故毛氏經訓可歸余定也。

釋蓋

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郭璞注未詳。今學者皆以蓋割同聲假借。引鄭康成禮記緇衣注明之。則郭所未詳者明矣。元更謂害、曷、盍、末、沫、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為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寡無蓋。蓋即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僞傳云。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害字與割音義最近。詩生民曰。無菑無害。釋名曰。害、割也。書堯典。洪水方割。大誥、天降割之類。皆害字之借也。害字與蓋字亦近。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尚書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鄭氏緇衣注曰。割之言蓋。是也。盍與曷同音。故孟子、時日害喪。害即曷。呂覽曷天氏。即盍天氏也。盍與末沫亦最近。故春秋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盟曰。味雉彼視。何休學。昧、割也。邵公之意若曰。有渝盟者。視此割雉也。孟子謀蓋都君。此兼掩井焚廩而言之。蓋亦當訓為害也。若專以謀蓋為蓋井。而不兼焚廩。則下文咸我績成字。無所著矣。

釋且

說文訓且為薦字。屬象形。段若膺大令曰。儀禮鄭注。公羊何注皆云且字。如伯某仲某。某是且字。某以薦伯仲也。古文尚書說且。凡且為且。今尚書本作且。故今文家作祖。古文家作且。此皆訓薦之說。元按諸古誼。且古祖字也。古文祖皆且字。商文戊祖丁尊作且。祖癸鼎作且。孟祖辛彝作且。祖乙齋作且。祖己爵作且。祖丁觚作且。此文則今且字近矣。周齊侯鎛作且作且。皆祖之古文。小篆始左示作祖。故說文示部。祖、始廟也。今音祖則古切。且、千也切。不知古音古誼正相同也。禮記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鄭注。且。未定之辭。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祖皆有始誼。如祖訓始廟。祖祭為祖始行。史記貨殖引諺曰。[illegible]也。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illegible]云徂猶始也。言且亦即有始誼。經傳中言既某且某者。皆言終如

此始又如此。既訓終。且訓始。王懷祖給事謂元曰。詩言終風且暴。終和且平。終溫且惠。終皆當訓既。言既風且暴。爾雅訓終風為終日風。此望文生訓。爾雅謂終風。詩中風名獨無終風。且終和終溫又將何說。也。元為之加證曰。終即既。既、終也。且、始也。詩鄭風溱洧。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既且即終始之誼。且讀為平聲。與乎字為韻。且往觀乎之且。即蒙上既且為言。愈見其修辭之善。漢張遷碑爰既且于君。文例可與此相證也。顧寧人以既且為雙字之分疑。是皆為重刻萃勸之誤非也。又按。且、粗也。姑也。且訓為始。始有艸創之誼。即為粗略之誼。說文。粗、疏也。粗从且得聲得誼。且又與盬通借。皆不攻緻之誼。詩唐風。王事靡盬。毛傳。盬、不攻緻也。孔疏引孫炎[illegible]之[illegible]誼遂不相[illegible]。漢書息夫躬傳曰。器用盬惡。鄭展注。盬、不堅牢也。師古[illegible]不攻緻。呂覽誣徒篇。從師苦。高誘注。苦讀如盬會之盬。苦不精致也。方言曰。盬、且也。郭璞未詳。合經史子數誼。方言之訓可識矣。又沽音同盬。儀禮喪服傳云。冠者沽功也。鄭注。沽、猶麤也。又既夕注。沽、今文作古。又周禮司兵注曰。功沽上下。沽即麤惡。與盬同。可見漢末猶為恆語。麤略即為聊且之誼。故且為姑且之且。廣雅。姑、且也。其實姑即且同音假借字。詩周南。我姑酌彼金罍。毛傳。姑、且也。說文。及。秦以市買多得為及。詩我及酌彼金罍。段若膺大令曰。說文引詩我及酌彼金罍。今本作姑。此許引詩說假借古文以及為姑也。如[illegible]人以及為姑也。此亦且之假借字。俗語猶之說沽。即用字假借。禮記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鄭注。沽、猶略也。是沽即麤略之誼。與盬姑同誼。實皆且之假借也。莊子。與物且者。此謂苟且。與漢書宣帝紀。莫有苟且之意同。廣雅。聊、苟且也。亦其誼也。又案。且字加口為咀。春秋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與咀同。謂咀嚼其腦。故方言曰。盬、且也。此益明矣。服虔注。盬、唼也。杜注。沽之正義云。未見正訓。此未明古誼也。左傳注且[illegible]之[illegible]物故考工記曰。近于劍而怵于氣。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誼。孟子滕文公。蠅蚋姑嘬之。姑、與方言盬同。即咀也。趙岐姑字無解。朱子訓語助。因非。至以為螻蛄。則古無分螻蛄二字。單名為蛄者。此未明古誼之失也。謂蠅與蚋同咀嘬之也。又案。且、有包含大多之意。故說文咀訓為含味。苴麻子包多子者。儀禮喪服小記。苴杖竹也。此言以苴麻[illegible]杖如其然。說非。詩[illegible]子所著[illegible]說為苴。毛詩作袓。[illegible]詩作袓。禮記苞苴。此誼亦近也。物粗惡未有不大者。故史記注盬為大鹽。說文訓駔為壯馬。爾雅。奘、駔也。陳奂引說文。駔、樊本作將且也。又案。小雅夜如何其。夜未央。毛傳。央、且也。釋文。七也反。今說作且也。又夏小正傳[illegible]。由且誼推之。經傳中誼有可識矣。說文。[illegible]。又案。且為發聲。與將同。詩。將翱將翔。將安將樂。是也。將恐將懼。鄭箋。將、且也。又案。且、為語餘聲。詩乃見狂且。毛傳。且、辭也。椒聊且。爾雅。椒者聊。郎椒聊。陸璣以聊為語助辭。皆不與且字相涉。之類。誼同此。又案。且聲轉此。詩載芟。匪且有

且、毛傳、且、此也。是也。

釋黻

黻與黼同爲畫繢之形。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靑謂之黻。黼象斧形明矣。說黻者曰。兩已相背戾。（爾雅孫注、左桓二年傳注、詩采菽傳。）而自古畫象則作亞形。明兩弓相背戾。非兩已相背戾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兩已之已何物耶。然則各傳注所言兩已者。豈非兩弓相沿之誤與。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爲亞文。亞古弗字也。（今俗本漢書文誤作爲亞。）師古此語。必有師傳。非師古所創。經傳中弼、佛、弗、義每相通。字或相假。音亦相轉。說文弼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卽考工記弓人之茭。鄭注所謂弓檠者。重者二弓也。說文弗字收于丿部。解曰。弗、撟也。考工記弓人曰撟幹撟角。从丿。从乀。从韋省。案弗字、明是从弓之字。若从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誤。弗字从丿从乀从弓。丿乀者、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指也。特丿乀分背。不若乂字相交耳。然則弗卽亞字。爲兩弓相背戾之證。師古之說。有由來矣。

釋郵表畷

將欲于平坦之地。分其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以準視望、止行步、無尺寸之差、而不可逾焉。則必立一木于地。且垂綴他物于木上。以顯明其標志矣。此郵表畷之權輿也。則試言郵。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漢書各紀傳郵字注皆同。）郵、从邑。从垂。垂、遠邊也。垂、从土。从𠂹。𠂹、草木華葉𠂹。象形也。蓋古者邊陲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焉。四至之邊。必立木爲表。𠂹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望而分疆界焉。此垂之所以从𠂹。郵之所以从垂也。垂之遠近者。必分程途里數。故鄭康成注周禮掌節云。若今郵行有程矣。說文郵字。乃以垂邑二字會成一意。其聲則生之于斿。故與斿旒旗通借。古字義隨音生。斿郵是也。詩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畷禽獸。鄭康成注。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爲下國畷郵。三家詩乃本字古字也。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求裘皆同音義。）裘、古文但作求。加衣爲裘。猶衰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志。綴毛物于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同音假借字也。故以裘爲標志。卽以表爲標志也。則試言表。表者裘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裘、皮衣也。象形。古文省衣作求。荀子儒效、後漢書馬援傳。注。表、標也。呂覽愼小注。表、柱也。禮記檀弓內則注。表、明也。周禮大司馬爲表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荀子大略注。表、標志也。後漢書劉虞傳注。表、標準也。管子君臣上注。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漢書淮南厲王傳注。表者、樹木爲之若柱形也。呂覽不屈云。或操表掇以善睎望。注。掇、猶揭也。）旗之旒。旐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長發之球。是乃裘裘之裘。長發之綴旒。是言受地于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立聯綴之表、以定四界也。春秋襄十六年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

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宁之上而已。故漢書賈誼傳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此言遺腹之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卽公羊贅旒之義也。贅與綴音近義和假。莊子大宗師云。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亦取此義也。（史記滑稽傳。淳于髡。齊之贅壻。索隱。如人疣贅、是剩物也。詩大雅。具贅卒荒。傳。贅、屬也。）是郊特牲之表義。卽郵義也。則試言畷。說文。叕篆作𦣞。綴聯也。又綴合著也。畷、兩陌間道也。按綴爲以物繫屬于物之義。叕綴畷醊綴義皆通。（[illegible]國語。齊語注。皆作綴、標也。說文。剟、止也。樂記注。綴、謂酇舞者之位也。綴亦訓止。呂覽期賢求人注。說文。綴、車小缺復合者。車犯行缺而復合、謂之綴也。卽止義也。綴兆之綴、連也。亦卽止也。尙書立政。綴衣、亦聯連衣服之官也。）贅則同音假借之字。祋字亦音義相近。故詩候人荷戈與祋。說文。祋、殳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祋。此乃以木綴裘之明證。漢時尙有此制。故田陌之間相聯之處。以木爲表。分其界限。則可名曰表。以表繫皮。則可名曰綴。因之兩陌間之道路。亦卽別制加田于叕之字。名之曰畷。此亦字隨音生。實一義也。揚州古銅盤銘曰。用大啟散邑。迺卽散用田。眉自瀗涉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陟二表。又曰。表于單道。表于原道。表于周道以東。表于𡉚東疆。右還表于𥁍。𥁍道以南。表于𨙶淶道以西。至于堆莫。𥁍井邑田云云。觀此可見古人以表立田地疆界之事。（周禮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又曰。及表乃止。此可見古人陳軍以表爲界之事。）又綴者。行列所止。亦立木綴物爲標。名曰綴。禮記樂記曰。綴兆。鄭注。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又曰。其舞行綴遠。其舞行綴短。觀此可見古人凡分行列遠近長短者。皆以表綴爲用。然則郊特牲所謂郵表畷者。郵乃爲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左傳襄二十五年傳。表淳鹵。賈逵注云。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國語周語。單襄公云。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韋注。表、識也。）畷、乃田兩陌之間道也。凡此皆古人饗祭之處也。而郵表畷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裘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視望、止行步而命名者也。

釋頌

詩分風雅頌。頌之訓爲美盛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爲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卽容字也。（頌、正字。容、假借字。頌之言容。釋名。頌、容也。並以假借字爲正字。說文容訓盛。與頌字義別。後人專以頌爲歌功頌德字。而頌之本義失矣。）故說文。頌、皃也。从頁公聲。籀文作額。是容卽頌。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卽善爲容也。（說文皃下云。頌儀也。與此頌字爲轉注。籀文作額。周宣王太史所作。頌卽容貌字者。史記樂書云。物之頌也。漢書儒林傳云。頌禮甚嚴。又云。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師古注云。頌讀曰容。）容、養、羕、一聲之轉。古籍每多通借。今世俗傳之樣字。始于唐韻。卽容字轉聲所借之羕字。不知何時再加木旁以別之。而後人遂絕不知從頌容羕轉變而來。豈知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無深義也。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閒。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爲舞容。（凡樂縣皆在堂下。惟歌工而得升堂。則倚於堂。大射儀云。磬在西階之西。燕禮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笙歌閒以笙奏。如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大夫士鄉飲酒禮亦如之。雖無所爲舞容。他如周禮左傳國語所載。亦但曰歌曰誦曰賦。左傳季札觀樂。惟使工爲之歌。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侯云。[illegible]歌[illegible]。而亦絕不及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爲頌。若元以後戲

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頌之舞容。禮記文王世子。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發詠。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大夏。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又云。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樂記。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又云。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今之戲曲執持文武之器。手舞足蹈而已歌之。以應節奏也。仲尼燕居。子曰。大饗有四焉。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象武武舞。用干戚也。夏籥文舞。用羽籥也。文舞武舞。禮記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注謂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勺即周頌酌。象即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大夏則夏禹之樂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樂記云。干戚羽旄謂之樂。注云。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郊特牲。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宣八年傳。夏六月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見舞大武。見舞韶濩。見舞大夏。見舞韶箾。周所存六代之樂。若大司樂所云。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頌也。亦得其四。韶箾夏濩等舞。季札俱及見之。所謂夏者。即九夏之義。說文。夏从夊从頁从臼。臼。兩手。夊。兩足。與頌字義同。周曰頌。古曰夏而已。故九夏皆有鐘鼓等器以爲容節。詩時邁。肆于時夏。傳云。夏。大也。箋云。陳其功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禮記。夏籥序興。正義云。夏籥謂大夏文舞之樂。以象武次序更遞而興。臧氏庸成注鍾師以九夏爲樂之大歌。說文夏訓中國之人也。从頁即古文首字。所爲容貌之首。古文从夊。从臼字於六書爲象形。禮曰夏。詩曰頌。二而一者也。九夏者。鍾師所謂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凡奏夏皆以鐘鼓。爲行步之節。金奏之例。皆在升歌閒。如賓入門升堂後。金奏即闋。九夏即在頌中。明乎人身手足頭皃之義。而古人名詩爲夏爲頌之義顯矣。詩廟之什凡十篇。古者歌用清廟。尚餘其九。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餘六夏。皆即維天之命等篇。僅存之矣。臧氏庸成以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樂記。賓牟賈問答。全是舞頌。即頌即容之實據。樂記言大武。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又孔子答賓牟賈云。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皆舞頌之實證。按左氏宣十二年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又作武。其首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賚桓一章皆屬於大武。猶之豳雅實兼頌宋頌宋頌也。周禮大司樂。凡曰奏皆金也。曰歌皆人聲也。曰舞皆頌也。夏也。人身之動容也。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夏舞者。謂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武舞曰萬舞。萬者。萬厲也。蹈厲。武舞也。公羊宣八年傳云。萬者何。干舞也。史記樂書正義云。所謂蹈厲。色勃然如戰色。樂記注云。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而公羊注以萬爲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民以萬名其篇。此漢人望文生義。其實非也。商詩有頌者。此必有舞容在後。[illegible]宋有商頌。周亦有豳頌。故謂之頌。宜有舞容在昔。禮。君子趨行。賓出入。尸出入。皆奏夏。夏即人容。以金奏爲之節也。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禮記玉藻。古之君子。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賓醉。奏陔。大射儀。公升即席。奏肆夏。賓醉奏陔。公入驁。鄉飲酒禮。賓出奏陔。禮器。大饗之賓。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縣興即金奏也。又云。金作示情也。國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曰。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大司樂注。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

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凡奏夏皆擊金以爲節。鍾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是也。周禮鍾師。于二南之詩亦稱奏者。彼以弓矢爲舞容。故有金奏。非舞不稱奏也。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據此知貍首采蘋采蘩皆以弓矢舞。鐘聲。分笙鏞笙磬。頌鏞頌磬者。笙在東方。專應風雅之歌。頌在西方。專應夏頌之舞也。樂縣之位。小胥正之。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鑮之南又有鼓。其南應鼙。皆南陳。笙爲東方以應風雅。詩鼓鍾云。笙磬同音。以雅以南。謂諸侯大夫燕射。但歌雅與二南。左氏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其云歌鍾。必是應風雅之笙鍾。然則即笙鍾也。或者笙鏞笙磬比頌鏞頌磬爲小。以其爲分排數。故以笙爲所吹之笙。不知所吹之笙。則在兩階建鼓之閒。與此絕不相同。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其南鼙。皆南陳。頌爲西方以應頌舞。儀禮鄉射禮鄉飲酒禮燕禮。以及少牢饋食有司徹。所載賓尸入門升堂。莫不由西出入。凡賓尸出入。皆金奏。金奏必歌頌。以應頌中俯仰行步之節也。周官笙鏞以閒。孔傳古文皆作笙。庸即大射儀之頌。古文頌或爲庸。大司樂疏引詩疏注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僞孔解庸爲大鐘。便昧於笙頌之義矣。此乃古人未發之義。因釋之如此。

釋矢

義从音生也。字从音義造也。試開口直發其聲曰施。尸施同音。古讀施移爲音近字。[illegible]重讀之曰矢。矢尸同音。雉施古爲音近字。施矢之音。皆有自此直施而去之彼之義。古人造从㫃从也也即同匜之施字。即從音義而生者也。說文。施。旗皃。齊欒施字子旗。[illegible]多音義如阿。故移从多。旗有自此斜平而去之貌。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索隱。施猶西斜也。故義爲施舍。易乾卦。雲行雨施。稱物平施。左傳昭五年劉炫注。施者舍也。舍爲施之通音。施之訓展。訓陳。訓布。訓行。訓舒。訓設。訓弛。訓移。皆平直施去之義也。詩葛覃。施于中谷。毛傳。施移也。中林。頍弁。施于松柏。孝經。施於四海。孟子。施於孫子。孔子閒居。施及四海。中庸。施及蠻貊。皆兼設之其實兩義皆同音義也。尸與施同音。故禮記在牀曰尸。人死平陳也。左傳。宣十二年荊尸而舉。尸。陳也。即俗陣字也。爾雅曰。矢。雉。尸。陳也。平夷。弟。易也。矢。弛也。弛。易也。皆此音此義也。尸或爲侇。侇从夷與尸。音義皆相近。周禮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注。侇之言尸也。[illegible]施之注。陳尸曰施。[illegible]我心則夷。[illegible]亂生不夷。左氏成十六年傳。[illegible]又十七年傳。一朝而尸三卿。[illegible]平義也。詩[illegible]君子豈弟。弟易直也。弟易音近也。匜爲注水器。左氏僖廿三年傳。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水從匜出。平推而去。故名其器曰匜。匜之从也。亦同此義。矢爲弓弩之矢。象形字。而義生於音。凡人引弓發矢。未有不平引延陳而去止於彼者。爾雅。矢。雉。引。延。陳也。此義即此音也。左傳。隱五年公矢魚于棠。詩。矢于牧野。無矢我陵。以矢其音。矢詩不多。矢皆訓陳。又人之所遺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義。故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曰。三遺矢矣。莊子知北遊曰。道在屎溺。屎同矢。左傳。定二年閽曰夷射姑旋焉。旋當爲施。施者謂便溺也。便溺有施舍之義。旋乃字形之訛也。雉野雞也。其字形平直而去。有如矢矣。故古人名鳥之音與矢相近。且造一从隹从矢之字曰雉也。雉與矢爲同音。每相假借。雉有度量之義。凡物自此止彼平引延陳而度之。約略如矢雉之去曰雉。以繩則曰彝。左傳隱元年都城過百

雉。杜預說雉長三丈，許愼五經異義韓詩說雉長四丈，何休公羊學雉二百尺，說雖不同，大約皆用長繩平引度物之名。左傳（莊二十五年）度山林，鳩藪澤，鳩與度對言，鳩乃雉字之訛，雉即度也，度以繩尺爲度數也。左傳（昭十七年）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平也）民者也。工正命官所以名雉者，雉有度義，亦有平義也。（周禮雉氏注或作夷，康成讀如鬀小兒頭之鬀，書或作夷。釋文雉或作薙，然則雉薙與夷亦平而去之之說。）周禮封人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凡祭祀，置其絼。司農注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杜子春云絼當以豸爲聲。據此，知封人掌有繩絼，過城邑則量百雉之絼，遇祭祀則供牛鼻之繩。五雉之爲工正也，義與此同。國語（晉語二）申生雉經，乃以繩絼自經。雉乃絼之假借字，而或以爲如雉鳥之經，自古未見有雉鳥自經於樹者，此不明古義之失也。絼，从豸得聲。左傳（宣十七年）范武子引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釋文：豸本又作雉。（今訛爲鳩，與詩之雉訛爲鳩同。）左傳（襄十六年）又云：范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此鳩字亦是雉字之訛，與庶有豸乎詞氣正同。豸者，止也（即匪止之義），平也，解也（解豸名獸，乃雙聲字）。此雉亦當訓止也，平也，正所以答祈父無所止居，鴻雁哀鳴劬勞之義，與范武子引詩巧言亂庶遄沮遄已義同也。管子曰（地員）：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注：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然其施雉之音，皆有長引法度之義。水音近矢。說文：水，準也。水之流也，平引而去，義與矢雉相同。灋爲法則，法字古文从水从廌，凡言廌者，皆有直義，有平義。灋从水者，水至平；从廌者，爲平爲直，皆指事；从去者，兩人相違之閒，以水廌平直之爲會意。廌猶絜繩之直也。說文廌部灋字，乃以神羊觸不直爲解，此由漢時沿楚制爲解豸冠，令觸不直，著之國典之故。許氏不能不據以爲解，其實商周以上制字，未必定主此義。（說文灋字似宜收去部，未可會意說廌爲解豸觸不直而去之也。當亦屬音平止義，故今文灋字可省。若如神羊之說，今文省一廌字，則所餘去字會何意耶。）明乎此，可知古人造字，字出乎音義，而義皆本乎音也。

釋順

有古人不甚稱說之字，而後人標而論之者；有古人最稱說之恆言要義，而後人忽之不講者。孔子生春秋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稱至德要道之於天下也，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順天下。順之時義大矣哉！何後人置之不講也。孝經順字凡十見。（開宗明義章以順天下，士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三才章以順天下，聖治章以順則逆，廣要道章教民禮順，廣至德章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廣揚名章順可移於長，感應章長幼順，事君章將順其美。）順與逆相反，孝經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順而已矣。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曰：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又曰：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是以卿大夫

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處世，故能保其祿位，守其宗廟。反是，則犯上作亂，身亡祀絕。春秋之權，所以制天下者，順逆間耳。魯臧、齊慶，皆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恆言也，列國賢卿大夫莫不以順逆二字爲至德要道。是以春秋三傳、國語之稱順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經之義也。（左氏隱三年傳：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又五年傳：順少長。僖八年傳：罪以國讓，仁孰大焉，且又不順。杜預云：立庶不順禮。又卅三年傳：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又六年傳：事長則順。又十五年傳：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宣四年傳：以順則公子堅長。又十二年傳：典從禮順。成十六年傳：禮以順時。襄三年傳：臣聞師衆以順爲武。又十年傳：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誰之。又十七年傳：大臣不順，國之恥也。又廿三年傳：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又廿五年傳：其辭順，犯順不祥。昭元年傳：夫婦辭所謂順也。又十一年傳：蔡小而不順。又十九年傳：子產曰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又廿六年傳：奬順天法。又廿八年傳：慈和徧服曰順。杜預云：唯順，故天下徧服。哀二年傳：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又六年傳：從君之命，順也。公羊定八年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穀梁莊六年傳：以順入逆則順。周語上：非禮不順。又云：敬王命，順之道也。周語下：方不順時。晉語一：敬順所安爲孝。晉語二：在因民而順之。晉語四：順以訓之。晉語六：其辭順。晉語七：師衆以順爲武。晉語八：順其憲則。晉語九：順德以學子。又行之以順。楚語下：順天之道。又必順天道。）不第此也，易之坤爲順也，易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易坤乃順承天。又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需順以聽也。比，下順從也。泰，內健而外順。大有，順天休命。豫，順以動。觀，順而巽。升，巽而順。革，順乎天而應乎人。又順以從君也。漸，順相保也。繫辭上：天之所助者順也。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詩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詩女曰雞鳴：知子之順之。皇矣：克順克比。又順帝之則。下武：應侯順德。公劉：既順迺宣。抑：順德之行。桑柔：維彼不順。）禮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周禮地官師氏：順行以事師長。儀禮士冠禮：順爾成德。大射儀：稱弓上順弓下。禮記曲禮：變也。王制：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月令：順彼遠方。禮運：故曰必順其時。又順人情之大竇。又云：仁者順之體也。禮器：禮時爲大，順次之。又云：有順而討也。又云：有順而摭也。又云：故作大事必順天時。郊特牲：牛不順成。大傳：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樂記：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又云：和順積中。又云：天地順而四時當。又云：樂極和，禮極順。祭義：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又云：所以示順也。又云：祭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有之，則莫不和順。祭統：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又云：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又曰：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中庸：父母其順矣乎。表記：義而順。又云：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緇衣：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經解：辭令，將以敬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大戴禮主言：上順齒，則下益悌。又云：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哀公問五義：既順之甘。曾子立孝：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又云：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五帝德：以順天地之紀。又云：順天之義。又云：莫不從順。盛德：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又云：以順天道。誥志：以順四時。小辨：士學順，辨言以學順成之道。）聖人治天下萬世，不別立法術，但以天下人情順逆敍而行之而已。（爾雅：敘，順也。）故孔子但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也。順字爲聖經最要之字，曷可不標而論之也。

釋達

達之爲義，聖賢道德之始，古人最重之，且恆言之，而後人略之。元按：達也者，士大夫智類通明，所行事功及于家國之謂也。（法言問神篇，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呂覽論篇，說乎達與道術之言乎。成公十五年傳，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孔氏正義以爲聖人達於天命，則達即道德之始之證。）禮記（學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故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將在孔丘乎。此時孔子年三十五歲矣。（杜預集解，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此杜預用服虔注，見於襄公三十一年疏。而本傳正義云：常言三十四而云五者，相傳誤耳，此孔氏別有所據。）世未稱聖，但稱達。（說文：聖，通也。白虎通：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荀子哀公篇：是聖臣也。楊倞注：聖者，無所不通之謂。是聖之訓通，同也。文選注：達，通也。儀禮士昏禮下達，鄭注：達，通達也。說文達字下不訓通，而於通字下注曰：達也。故昭公七年傳，宦達之徒不聞達者，可謂聖人，史記世家引作不聞通者，可謂聖人。是達可訓通，通又訓達，皆與聖義相近。又禮記鄉飲酒義，產萬物者聖也。鄭注：聖之言生也。是聖又得訓生。詩生民，先生如達。毛傳：達，生也。是達與聖亦同訓。箋毛公用鄭注，謂有生聖之美，說雖不通，然成就後人以先生爲生不成辭，故又從達字本義箋之曰：達，小羊。言姜小羊生而能行，亦有性成之義，與聖字義相關。總之，達即聖之次，聖是已成之達，達是未成之聖，納之其公之同訓爲聲予之同訓爲陽，特有淺深之殊耳。故莊子天運曰：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左傳文公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杜預集解：聖者通也。賈逵衆庶事通也。禮記樂記：作者之謂聖，賈公彥疏：聖者通達物理。則聖賢道德之始，無不由達而臻者。聖人之名尚矣，古之所謂達人，即今之所謂通人，名異而訓可互證也。）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禮記禮器：君子之人達，故鄭以成其爲達者聞之實。）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說文：達，行不相遇也。引詩曰：挑兮達兮。毛傳：挑達，往來相見之貌。則達本有行義。不相遇者，猶言不相礙也。呂覽：古人寧達於道之謂達是也。）又曰：君子進則能達。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釋孔曾此言，知所謂達者，乃士大夫學問明通，思慮不爭，言色質直，循行于家國之間，無險阻之處也。（禮記：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列子：尚未叔達人也，猶過其偶矣。）故說文曰：達，行不相遇也。遇，逆也。故論語子曰：賜也達，於從

政乎何有。夫仁者，己欲達而達人。（王肅作家語，竄其語曰：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與窮字對舉，便非。）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達之說也。左傳（宣公四年）曰：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穀梁傳僖公二年傳：達心而懦。此達訓之異。）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不達之說也。後儒持論，謂達用之論，而達專屬用，非孔曾本義也。（注。[illegible]）

釋門

凡事物有間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讀若門，或轉若免，若每，若敏，若孟，而其義皆同。其字則展轉相假，或假之於同部之疊韻，或假之於同紐之雙聲。試論之，凡物中有間隙可進者，莫首於門矣。古人特造二戶象形之字，而未顯其聲音。其聲音爲何？則與亹同也。亹从𦥑得音，𦥑門同部也。因而𦥑又隸變爲亹，爲

釁，爲璺，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唐宋類書引說文，毳有璺字，又有釁字，皆釁古隸之證也。）周禮太卜注：璺，玉之坼也。方言亦云：器破而未離謂之璺。釋文注：璺本作璺，是璺與釁同音義也。玉中破未有不赤者，故釁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盟，盟者，亦塗血也。（穀梁注：盟，即釁也。梁傳盟詐亦同。）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亹亹，亦叚也。（詩作娓。）（每門古音之證。）說文：璊爲赤玉，璊爲赤毳。莊子：璊爲門液。（人間世：以爲門戶則液樠。）皆此音此義也。（說文：璊與玉赤色，禾之赤苗謂之虋，說文：虋字本於璊字者。）（虋，亦門及之也。又爾雅：虋冬，注：門冬，一名滿冬。）若夫進而靡已之義之音，則爲勉。（說文：勉从免聲，錢按：亦或以免爲勉也。）勉轉音爲每，亹亹文王，當讀若每每文王。亹字或作娓。（文亦音。）再轉爲敏，（漢書以閔勉爲密勉。）爲黽，雙其聲則爲黽勉，收其聲則爲蠠沒，（爾雅：蠠沒，勉也。）又爲密勿，（毛詩：黽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揚雄傳黽勉，新序作閔勉，亦聲之轉。）沒乃門之入聲，密乃敏之入聲。又爾雅：孟，勉也。（猛字从孟，古以此爾雅猷曰孟，亦孟進之義也。）尚書洛誥曰：汝乃是不蘉，蘉字訛俗無足，下筆錢辛楣少詹事以爲蘉字形近之訛，是也。蘉與孟亦同也。詩：亹亹在蘉。（後漢書馬援傳注：武也。詩蘉蘉之言門也，其在閫而進之義更顯矣。）蘉蘉字，與文王之亹亹，及易繫辭、禮器之亹亹，皆爲一字，特今人讀爲二音耳。亹亹文王，即勉勉我王。勉與亹同也，進無已也。河水浼浼，浼浼即勉勉之義，水之進靡已也。敏勉猶之勉勉也。（敏之从每，猶蠠之从蠠也。）推之，勿勿，猶亹亹也。孟又轉爲懋，爲勸，爲勖。書：懋哉懋哉，即勉哉勉哉。勸與邁同音，又懋之轉也。勖者，說文冃（音帽）字之後，次以冃（音卯），次以冒，次以冒，此皆一聲之轉。尚書勖哉夫子之勖，其音當讀與冒同。（今人讀若旭，乃漢以後音之誤，猶讀勖若昂不得爲每也。）冒从冃目，冃亦聲。說文冒冡（冡即同冢），而門也。冡與門同。故荀子之

釁門。孟子爲蠠蒙，勖之从力从冒，冒爲聲，而義即冒。馬勖哉，即懋哉也。（勖即冒音，讀如古目冒讀也。）又方言：侔莫，強也。侔莫即黽勉之轉音。方言之侔莫，即論語之文莫。（文莫二字爲句，與論語猶人也語爲二字爲句同。）劉端臨曰：文莫吾猶人也，猶曰黽勉吾猶人也。後人不解孔子之語，讀文爲句，誤矣。是故訓詁不明，則聖賢之語必誤，語尚誤，遑言其理乎。又案：卯字乃門字開兩戶，故聚爲邪也，邪門一聲之轉，觀於此，更見古人聲音文字之精義矣。

釋訓

禮記王制曰：言偽而堅，行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節鄭氏注，假以爲四句，難得其解而略之。按順乃訓之假借字，澤乃釋之假借字，言其所訓說者，假是而非，強釋之以惑人也。順是而澤者，爾雅釋訓之道也。如此爲解，乃與學非而博同類相近，語有倫次。大戴記小辨篇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此順字亦訓字之假借。後人昧之，致失其解。史記孝武紀：振兵澤旅。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此亦澤釋相假之據也。

釋相

自周秦以來，凡宰輔之臣，皆名曰相。相之取名，必是佐助之義。（詩：相維辟公。論語：則將焉用彼相矣。）乃說文相在目部，本義爲

省覩。爲以日觀木。（易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易皆有佐助之義。此必是假借之字。其本字爲何。曰𧝓字也。古人韻緩。平仄皆可同義。是以輔相之相。亦可平聲。贊襄之襄。亦可去聲。後人昧此。故不知襄相音同可假借矣。說文衣部𧝓字云。漢令解衣而耕謂之𧝓。凡耕者必有耦。故但言耕而卽有佐助之義。卽所謂相人偶之偶也。（據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記。中庸。論語。鄭注。皆有相人偶之義。）非佐助不成耦耕。故事之相佐助者皆曰𧝓。如尚書皋陶謨思曰贊贊襄哉。其最古者也。贊有佐助之義。凡周禮贊王贊命贊工。皆是也。贊贊爲𧝓字。凡𧝓字皆形容之字。以贊贊形容𧝓字。猶浩浩滔天。以浩浩形容滔字。蕩蕩懷山襄陵。以蕩蕩形容懷字襄字也。自唐虞以後。襄字不常寫。多假同音之相字寫爲宰相之相。是以相有佐助之訓。輔贊之義。顧名而不知其義矣。至于襄之訓因訓除。相之訓道訓勴。皆從人偶耕𧝓贊助而引申之者也。襄有因訓。（諡法。因事有功曰襄。）則相亦必訓因。凡二人二事之有因者。必以相字連綴之。如相成相佐相偶之類是也。其皆相者借字。本義皆在解衣而耕之𧝓字也。說文恐後人不解𧝓字收入衣部之故。故引漢令以明之。而佐助之義卽在其中。且說文衣爲覆二人。本有偶並之義。故不再爲訓也。襄又訓除。乃說文引申之義。非第一義也。襄又訓駕。詩大東。兩服上襄。此兩馬並駕之義。卽兩人並耕之義。以襄駕之訓例之。知襄字之義重並耕而不重解衣矣。詩棫樸。金玉其相。相亦襄之假借字。言金玉兩並爲追琢之章也。傳訓相爲質。似望章字而始生其義。非本義也。至于襄相假借之見于經籍者。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西京賦。相羊乎五柞之宮。漢書外戚傳。惟幼眇之相羊。詩出車。玁狁于襄。釋文本或作攘。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鄭注。相近當爲禳祈。皆其跡也。又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此相道卽襄道。襄道者耦耕也。攘草也。故下直接曰。茀厥豐草也。

揅經室一集卷二

擬國史儒林傳序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謬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弃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敍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玄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此卽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闇合周道也。元明

之閒。守先啓後。在於金華。泊乎河東姚江。門戶分岐。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豈無脩㢘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詆也。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聖學所指。海內嚮風。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其王懋竑等。始專守朱子。辨僞得眞。高愈應撝謙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身踐行。闇然自脩。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皇上繼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苟誤。跬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閒。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閒。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卽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爲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陸隴其等。國史已入大臣傳。茲不載焉。

福謹案。家大人撰儒林正傳。附傳共百數十人。持漢學宋學之平。羣書采集甚博。全是裁綴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館中修史例必有據依。林傳撰集雖故自錄年來人不能措手。家大人謂其事卽案據也。校史館傳以進呈。館中無所增改。惟有所刪。兼稿抄存家塾。不與入集。人無由見。然二集中有蔣士銓傳一篇。集句之式。觀之可想也。

太極乾坤說

天地所共之極。爲北極。別無所謂極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易繫辭曰。易有太極。虞翻注曰。太極。太一也。鄭康成注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鄭說雖爲太一行九宮之法。然太極卽太一。太一卽北辰。北辰卽北極。則固古說也。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則八卦本于四時。四時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極。孔子之言。節節明顯。而後儒舍其實以求其虛。何也。實者何。天地之實象也。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卽渾天以北極定天地之儀。與周髀相通。天圓地亦圓。見于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亦孔子言也。天地共以北極爲樞。天之所轉。卽地之所繫。其爲樞心之中同也。非太極不生兩儀。兩儀謂天地。地圓居中而不墜。天旋包之而有常。兩儀生四象。四象謂四時。天具黃赤道。與地圓相遊行。以成四時。春夏秋冬。卽東南西北也。四象生八卦。則因四方以定八卦之位。說卦傳帝出乎震以下。皆其位也。然則乾坤爲天地。宜居正南北矣。易由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也。曰。此正太極卽北極之實象也。地體正圓。中國界赤道而居。北極斜倚乎其北。南極入地不能見。以渾圓之體論之。則但於赤道綫綫之內

外北極高低有分別耳。至於兩極經綫。如瓜之直痕。則處處皆可謂當極之中。本無偏也。然洪荒旣闢。及于中古。中國之地。以黃河橫亘爲起止。若執洛陽爲地之中。謂其所北之天正當北極。則應以洛陽南北地面一綫之經爲最高之地脊。其水當分東者向東流。西者向西流矣。易由河與洛皆由西而來復東流也。觀于河洛之由西而東。則中國之地東與海近。古聖人以爲大勢偏乎東矣。故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方許以爲當北極經綫之中。爲地之脊。古聖人居中國而考其儀象。則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職此之故。坤卦之坤。古文作巛。巛。順也。此象大地流形。由西而東。順之至也。否則以洛當北極經綫。則由洛而西皆不順矣。此太極乾坤之實象也。且洛雖居中國之中。然四時之大中。則在西南。坤所以位西南也。且乾尊坤卑。乾旣在西北。則坤必居西南以應之。說卦此節。定八卦方位于西北正北東北正東東南正南。皆明言方位。惟于坤兌不明言西南正西者。古聖人著謂中國地勢偏于東。河洛以西。不盡其地。若非以乾當北極。倚于西北。下臨西南之坤。以定地脊。豈坎艮震巽離五卦于偏東。則太極之實象不顯。故曰北極卽太極也。說文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此卽古聖人從北極乾兌之西北于虛無不用之精義。故造此奇字。尊施于易。但无者以天之西北爲无。非以太極爲无也。王弼以无注太極。虛而不實。乃老莊之學。故李業興以太極爲有。而斥無極爲莊老之學也。見魏書儒林傳。魏書游雅曰。見陳奇傳。易說卦天與水違行。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蔥嶺以東耳。游雅此言。闇合河洛之旨。足發天水之義。陳奇之駁。宜辭也。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乾隆五十六年冬十一月。起居注日講官文淵閣直閣事南書房翰林國史館纂修官詹事府詹事。臣阮元。奉詔充石經校勘官。臣元校得儀禮十七篇。臣謹按。儀禮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全經。自鄭康成作注參用今古文後。至隋末陸德明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文本又多爲唐宋人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未盡精審。且多朱梁補刻。及明人補字之誤。宋張淳校刻浙本。去取復據臆見。臣今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唐石經。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說。明監本。欽定義疏。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內廷天祿琳琅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核之。經文字體。擇善而從。錄成四卷。用付經館。以待總裁加勘。時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臣元敬識。

福謹案。石經儀禮校勘記一卷。此其序也。在新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時。此記尚采載矣。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儀禮喪服大功章經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自此以下。子夏傳及鄭康成注。皆爲唐以前人寫校舛誤。賈疏不能辨正。遂誤至今矣。何以言之。鄭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按此三十二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固已。至于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今列爲傳文者。實亦鄭氏所引舊讀之文。與上

注三十二字相連。同爲注文。而下與此不辭云云相連。皆爲鄭氏注文。此三節注文。皆當屬于傳文與女君同之下。則文詞一氣相生。豪無疑義矣。鄭引舊讀曰。言大夫之妾云云。又曰。爲世父母云云。下言即對上言字而成文。皆指舊讀也。鄭引舊讀而破之曰。此不辭。蓋鄭破舊說。而欲如例傳文也。自寫者誤分注爲兩截。寘舊讀三十二字于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二十一字爲傳文。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蓋鄭意謂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乃前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之傳文。而誤爛在女子子節傳文之下。（謂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兩句。）唐以前人寫校蠱淺。因爛下之文。遂疑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有爛。而升之爲傳耳。今依舊讀。則少其字爲不辭。（謂經文世父母上。若依舊讀。當有其字。）依鄭讀則顛倒傳文。未嫁逆降。又招駁議。然不必論此是非。但須論鄭注元本傳注。如何分別耳。至于舊新二說之是非。與此無涉也。元嘗校注疏。有見于此。又合以金輔之說。乾隆五十八年。奉詔校勘儀禮石經。欲删下言至親也二十一字。改傳歸注。而未敢遽定。馳書問之劉君端臨。劉君以爲然。乃毅然删之。載其義入儀禮石經校勘記中。元旋奉命出督山東學政。刻石經者疑彼之不敢删。復刻二十一字傳文于碑中。繼而程君易田復按喪服。謂此二十一字爲傳文。不從鄭說。近時學者又從程說。夫程君不從鄭氏文爛逆降可也。若不知此二十一字非傳文。則其舛誤終不可明矣。元于十三經校勘記中。既復刻正之。而別爲此篇考而著之。夫古籍易誤難明。幸有明之者。而又屢爲他說所奪。是可慨也。學者平心靜審之。當知所從矣。嘉慶十五年夏六月。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四庫全書新收日本人山井鼎所譔七經孟子考文。并物觀補遺。共二百卷。元在京師。僅見寫本。及奉使浙江。見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乃日本元板落紙印本。攜至杭州。校閱群經。頗多同異。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爲唐以前別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所齎來古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于今者。唐開成石經、陸元朗釋文、孔沖遠正義、三本爲最古。此本經雖不全。然可備唐本之遺。即如周易文言傳。可與幾也。古本足利本。幾上有言字。與李鼎祚集解及孔疏合。疏中其論二字。正釋言字也。尚書堯典。敬授人時。古本足利本。作民時。此唐以前未避諱之臨。而洪範無偏無陂。陂仍作頗。亦在未經詔改以前。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曰下有敦字。敦乃寫文敘字之譌。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介作途。途爲邇字古文。所由誤爲介字。皆與傳疏所解相合。此漢晉以來僅存古字也。毛詩殷其靁。古本足利本。二章作莫敢或遑息。三章作莫敢或遑處。此承首章加息處二字爲韻稱合。而淺人于二章删或字。三章删敢字。以成四言。古人之文。不

若是機巧矣。又椒聊兩遠條且。古本皆作遠脩。今案兩條固非。兩脩亦誤。蓋首章爲脩。次章爲條。脩條皆古韻也。古毛傳離經單行。首章傳曰。脩長也。次章傳曰。言聲（古聲馨二字音義可通假。）之遠聞也。若兩章脩條無別。毛不應次遠聞一訓于脩爲二訓之後。故脩之爲長。一訓已明。條爲條暢義。須再訓。詩人就椒之在升在匊者。言其香之遠聞。非謂樹之枝條遠揚也。（前漢書禮樂志注。韓說遠條。此即漢人與用詩次章語意。屈賦。春條椒。暢之令人後瀕注條芬香條暢于上下也。即毛公訓遠條之意。又案椒聊二字。舊訓爲語助。誤矣。毛傳云椒聊椒也。也字上必脫椒字。蕃衍之條傳已專訓。不必再爲椒聊也之訓矣。余正云。椒蘺。聚采。即椒也。又曰椒聊者。聊亦即椒也。詩之是椒聊並舉。每作解甚求通也。是余正此句與爲斯風雨釋毛傳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璣妄爲語助之說。然則斷謚自鵲晉以後。昏昧之矣。）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爲沽也。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司徒旅歸四布。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笄下有帶字。乃與注疏合。雜記。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古本無西上二字。案此古本西上西于門五字。乃鄭氏注文。古本已誤爲經。淺人以文不類經。復删岀字。經注相淆久矣。春秋經文公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足利本。齊上有秋字。昭公元年。公子比出奔晉。公上有楚字。義並長。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務人。孫作叔。與檀弓合。務人乃異同。孫字直誤耳。二十六年。乃睦于子矣。衛師侵外州。矣字下多杜注民睦二字。傳文無衛字。案此義長。蓋越師非衛師也。論語異同。多出皇侃義疏。洵爲六朝舊本。孟子趙岐章指。亦勝俗本。邵武僞疏。惟孝經多據僞孔安國本。爲無足取。（僞孔序自稱遭巫蠱。定古文尚書而史記稱安國早卒。謝安國當生于文帝末年。卒于武帝太初以前。安能逮事伏生。而會値巫蠱。孔序又稱及見巫蠱。王氏校案辨之審矣。亦然。）凡以上經文。略爲舉證。皆非唐石經以下所有。誠古本也。傳注釋文正義。三者所校。更爲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爲重。然精核可采者。亦復不少。至于書大誥。肆哉爾庶邦君。古本、足利本、皆作肆告。似亦可從。然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擬大誥。此節正作肆哉。則作告乃形近之譌。若斯之類。宜審辨焉。山井鼎等。惟能詳紀同異。未敢決擇是非。皆爲才力所限。然積勤三年。成疾幾死。有功聖經。亦可嘉矣。我國家文教振興。遠邁千載。七閣所儲書籍。甲于漢唐。海外軼書。亦加甄錄。此書其一也。元督學兩浙。偶于清暑之暇。命工寫刊小板。以便舟車。印成卷帙。詒于同志。用校經疏。可供采擇。至于去非從是。仍在吾徒耳。日本序文凡例。皆依文淵閣寫本。刊列卷首。書中字句。盡依元板。有明知其譌者。亦仍之。別爲訂譌數行于每卷之後。示不誣也。助元校字者。爲吳縣友人江鐏。仁和屠生趙魏。錢塘屠生陳文述。

曾子十篇注釋序

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猶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也。然則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修身愼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今讀事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經相表裏焉。忠之小者。豪犛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奪。發極禮經之變。而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

年並進，而非敢恃機悟也。且其學與顏閔游夏諸賢同習所傳于孔子者，亦絕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也。竊以曾子所學，較後儒爲博，而其行較後儒爲庸。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然則魯哀公年間，孔門學術，可以概見，後世學者當知所取法矣。元不敏，于曾子之學，身體力行，未能萬一，惟敦復曾子之書，以爲當與論語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爰順考十篇之文，注而釋之，以就正有道。竊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又案漢志載曾子十八篇，此先秦古書爲第一本。隋志據阮孝緒七錄，稱曾子二卷，目錄一卷，爲六朝以前舊本，或十八篇或十篇無明文，此第二本。新舊唐書皆作二卷，較隋志亡目錄一卷，其篇數亦不可考，爲第三本。鼂氏公武據唐本十篇，文並與大戴記同，有題紹述本者，紹述即樊宗師字，此昭德所據唐本，爲第四本。昭德之從父詹事公，病其文字同舛，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是正，并區辨注，此宋人以單行曾子及大戴合校本，爲第五本。楊氏簡即十篇之文而注之，此宋人新注，爲第六本。今第一篇爲立事，而高氏王氏所見首篇皆作修身，與今書不同，此第七本。崇文總目、通志略、文獻通考、山堂考索、宋史藝文志等書皆載曾子二卷，蓋同爲一書，此第八本。周琨曾子書訓十篇，此第九本。以上九本皆若失傳，無從參校。今之所據，惟大戴記中十篇耳。其自汪晫以下九家，雜采他書，割裂原文而爲之，今附錄於後，不足數也。近時爲大戴之學者，有仁和盧召弓學士文弨校盧雅雨運司見曾刻本，有休寧戴東原吉士震校刻武英殿聚珍板本，有曲阜孔撝約檢討廣森補注本，有高郵王懷祖給事念孫、江都汪容甫拔貢中在朱竹君學使筠署中同校本，有歸安丁小雅教授杰本。元今所注曾子，仍據北周盧僕射之書，博考羣書，正其文字，參以諸家之說，擇善而從，如有不同，即下己意，稱名以別之。至於文字異同，及訓義所本，皆釋之，以明從違之意。又嘗博訪友人，商榷疑義，說之善者，擇而載之。時嘉慶三年，敘錄於浙江使院。

孝經解

孝經緯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託。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即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此章，即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即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弒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即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并，秦祚不永，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

至于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于不知孝經之道也。

孝經二字標題，乃孔子所自名，故孔子曰：吾行在孝經。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又藝文類聚二十六卷引。史記：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據此諸古說，知經之一字，始于此書，自此之後，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名，皆出于此。釋道之名其書曰經，亦始襲取于此。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大戴記曾子大孝曰：民之本教曰孝。此即孔子授曾子之實據。昔如堯舜峻德本于孝，自親九族至變黎民，其教之所生皆由于孝。周公郊祀宗祀亦然。孝經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知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于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啓其手足，亦此道也。

論語解

學而時習之者，學兼誦之、行之，凡禮樂文藝之繁，倫常之紀，道德之要，載在先王之書者，皆當講習之，貫習之。爾雅曰：貫，習也。轉注之，習亦貫也。時習之習，即一貫之貫，貫主行事，習亦行事，故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未有不於行事見，而但于言語見者也。故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皆行之也。又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此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語，實即孔子生平學行之始末也。故學必兼誦之、行之，其義乃全。馬融注專以習爲誦習，失之矣。朋自遠來者，如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爲弟子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者，聖人之道，不見用于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慍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慍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後世學者，於學尚未能時習，而妄欲見知於時，見用於世，或且患得患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君子小人之別，在乎此矣。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爲史記孔子世家全篇之總論，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之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論爲人孝弟者。論語孔子稱子，此外惟有子、曾子、顏子、閔子，是明明有異諸賢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此章之言，蓋兼乎孝經、春秋之義也。此即似夫子之言也。孔子之道，在於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一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弒奪之禍，即有子所云

12B

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天下庶人士大夫卿諸侯人人皆不敢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也。惟其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弒父，臣弒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亂，明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間所以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實通徹本原之論也。其列之於首篇之次章，固所宜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者，本立而道生一句，乃古逸詩句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一節四句，乃孔子語也。劉向說苑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蓋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子之言。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尙是漢人傳論語之舊說，而又以爲有子言者，所以似夫子也。劉向在西漢校秘書，見傳記百家古說甚多，是以建本篇又引孔子曰，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觀此益可知論語此二句爲孔子語也。又後漢書延篤傳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此延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其爲兩漢人舊說，皆以爲孔子之言矣。延篤後漢人，博通經傳，寬仁恤民，其論仁孝也，語質而義明，足爲論語此章注解，不似後人求之太深，而反失聖人本意。故東漢人經說，最爲平正篤實。今錄之。後漢書延篤傳曰，篤以病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于萌芽，終于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元案，東漢人論孝論仁，平實如此。故元所撰論語論仁論，於管仲之仁，尤與之合。

論語一貫說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卽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

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按，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皆訓爲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奉承貫行。皆行事之義。三者皆當訓爲行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與壹通。經史中並訓爲專。又並訓爲皆。後漢張衡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文子勤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廿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壹于一。壹二字通用之證。經史中不可勝舉矣。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卽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卽大戴曾子本孝篇、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卽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卽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何者，曾子若因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子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子曰，予一以貫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于行事學聖人也。夫子于曾子則直告之，于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改作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于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禪矣。鄙見如此，未知尙有誤否，敢以質之學古而不持成見之君子。

大學格物說

禮記大學篇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二句雖從身心意知而來，實爲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以立政行事爲主。大學從身心說到意知，已極心思之用矣，恐學者終求之于心學，而不驗之行事也。故終顯之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卽止于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卽有止意，履而至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道也。凡經傳所云格于上下，不格姦，格于藝祖，神之格思，孝友時格，暴風來格，及古鐘鼎文格于太廟，格于太室之類，皆訓爲至，蓋假爲本字，格字同音相借也。小爾雅廣詁曰，格、止也。知止，卽知物所當格也。至善之至，知止之止，皆與格義一也。譬如射然，升階登堂，履物而後射也。儀禮鄉射禮曰，物長如笴。鄭注云，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禮記仲尼燕居，鄭注，事之謂立，置于位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蓋物字本從勿，勿者，說文州里所建旗，趣民事，故稱勿勿。周禮鄉大夫，五物詢衆庶，物卽與事同義，而堂上射者所立之位，亦名物者，古人卽通會此意以命名也。大戴禮虞戴德曰，規鵠豎物，履物以射，其心端色容正。大射儀曰，左足履物，皆此義也。故曰，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格物、與止至善、知止、止于仁敬等事，皆是一義，非有二解也。必變其文曰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

兼包諸事。聖賢之道。無非實踐。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事也。卽與格物同道也。曾子著書。今存十篇。首篇卽名立事。立事卽格物也。先儒論格物者多矣。乃多以虛義參之。似非聖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論格物。非敢異也。亦實事求是而已。又案此篇本無闕失。自大學之道至先致其知。皆言知止。知者。心知之。非身行之也。直到在格物三字。方著實在行事矣。既著實行事。復順推其效。自知至以至身修。乃是實行所知實行所止之效。格物二字。不待在格物句始見。篇首先云物有本末。然則離本末言物字不可也。篇中本末凡五見。一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二則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三則此謂知本也。四則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五則德本財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也。凡此五處本末。皆不能與物字相離爲說。然則物者卽身家國天下之事。卽五倫之事。卽誠正之事。卽德財之事。事卽物也。事有終始。卽物有本末。重言以申之也。先后者。兼本末終始言也。若以格物爲心鑑窮理。則猶是致知際內之言。非修身際內之事也。要之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卽物有本末之本。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不可離。不可歧也。大學集注。格亦訓至。物亦訓事。惟云窮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爲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又案黃宗羲文定載刻萬充宗論格物。充宗用大射儀物字之說。黃氏舉先儒羅汝修元立亦主此說。但元今與彼不同。

揅經室一集卷三

明堂論

粤惟上古。水土荒沈。檜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恆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祀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他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于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迹。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韍皮。椎輪初制。惟尚越席。後世聖人采備綸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

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勒書一卷。以備稽覽。括其大恉。著于斯篇。

神農明堂

〔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太平御覽七十八作播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御覽功作貢。文子及北史宇文愷傳同。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御覽寒暑作燥濕。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御覽作不試。文子同。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御覽作教化如神。

元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據主術訓云云。是明堂之名。始于神農。特無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總以明堂爲天子所居。卽後世郊外明堂也。其云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卽月令天子居明堂以時嘗穀之始。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御覽。

元案。此與淮南子同。桓譚時古籍猶多。或不專本淮南也。

黃帝明堂

〔尸子〕曰。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則是黃帝合宮。

元案。合宮者天子所居。各禮皆合行于此。故無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亦卽後世郊外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元案。此明臺當卽合宮中南向之堂。

〔漢書〕郊祀志上曰。申公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享百神于明廷是也。

元案。明廷猶明臺。其云接萬靈享百神。卽月令以時祈祀之始。

〔素問〕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

元案。惠氏士奇云。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室。始于黃帝矣。

〔史記〕封禪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元案。後世郊外明堂之制。似卽放此。其云四面無壁。以茅蓋。與神農時明堂有蓋而無四方正同。

堯明堂

〔今文尙書〕堯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氏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元案，堯時明堂，皆已分建，授受大典，故在明堂也。

〔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元案，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卽明堂也。

〔桓譚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御覽

元案，明堂名五府，及祀五帝，實是舊禮，尙書帝命驗云，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鄭氏注尙書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是舊府名甚古，惠徵君棟云，周官有天府，乃明堂藏陳寶之官，取法于唐虞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元案，衢室義取四達，卽四面無壁之謂。

〔尙書大傳〕虞夏傳曰，舜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鄭氏注云，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

元案，據此明堂五室之制，非始于夏。

舜明堂

〔今文尙書〕堯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鄭氏注云，藝祖猶周之明堂，馬融注云，藝，禰也。

元案，此巡方大典，故歸格郊外明堂也，文祖藝祖，皆指祖考廟，卽爲明堂大室之名，周公稱文王爲文祖，義同，猶後世稱某帝爲某廟也。

〔尸子〕曰，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有虞總期，李善注，章期一也。

元案，總章總期之義，皆同合宮，以各禮總于此表章，故名總章，以各禮總于此期會，故名總期，字異而義則同也。

〔今文尙書〕堯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又曰，闢四門。

元案，城中朝寢，無四門之制，此亦指郊外明堂也，四方諸侯來朝大典，則於明堂中行之。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昭注云，禮祭法與此異者，舜在時則

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

元案，禘郊祖宗，四者皆爲配天之祭，鄭注明白可據，總享五帝五神於明堂，則以顓頊與堯配祭，自王肅有心違鄭，謂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誤例爲宗廟之祭，非關明堂，遂致其義不明也。

夏明堂

〔考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氏注云，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先王之禮。

元案，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尙書大傳所言大室，夏特取此爲名，概其餘耳，古字世大通，故大子又稱世子，世叔又稱大叔，案匠人言三代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自室中度以几以下，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謂世室爲宗廟，殆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室，非專爲祀祖，卽如夏小正爲觀天測時布令之書，禮亦當行于世室，與舜在璿璣玉衡于文祖同。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夏謂大廟爲世室，又曰，夏后一堂之上爲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象地載五行，五行生于四時，故每室四達，一室八窗，象八節。

元案，此云一堂之上爲五室，世室乃一堂中央之室也，較他室爲尊，故稱之爲世室，世與大皆尊稱之辭，成氏以大廟擬之，是也。

〔鄭氏考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元案，此自指郊外明堂而言。

〔禮記〕祭法曰，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韋昭注云，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尙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殷明堂

〔考工記〕匠人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氏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元案，鄭注以爲王宮正堂，非也，此所言仍是郊外明堂之制，至于國中寢宮之制，止取郊外四堂四面之一，向南爲之，斷非如郊外明堂四面皆有堂也。

〔大戴禮記〕少閒篇曰，成湯卒受天命，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

元案.此總章、卽虞舜明堂名.謂郊外明堂也.四夷來朝于此者.非常典禮.不於國中朝廷行之.必在明堂.以繼舜禹之業.周公之明堂朝四夷同此.其云先祖之府.亦指郊外明堂.與堯典文祖、藝祖同.蓋先代典册亦藏于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元案.說文解字云.街、四通道也.此名總街者.亦取明堂四達之義.

〔尸子〕曰.殷人曰陽館.(唐會要明堂下.顏師古議引.)

元案.孫觀察云.明堂在國之陽.以此文.知夏商已在東南郊也.

〔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御覽.)

元案.此誤以國中南面之路寢、爲郊外四面堂之路寢也.

〔禮記〕祭法曰.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韋昭注云.舜當爲嚳字之誤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鄭氏考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

元案.說見夏明堂下.

周明堂

〔考工記〕匠人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元案.此本指郊外明堂.與宮內路寢不同.故匠人又曰宮中度以尋.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元案.明堂位雖爲儒傳會.而此段言周公明堂.則必是周初相傳舊典.由此知郊外明堂.惟向南一面有皋應路三重門.其三面惟一門.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元案.此篇飾字凡六見.皆飭字之譌.飭字从力.右力字作力.所以譌爲巾也.觀篇末曰.則飭司馬.則

飭司寇.則飭司空.皆作飭.明此飾亦當同此例.爲飭字也.明堂天法之所在.故天災則于此飭之.

〔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舂常.畫旅.內階元階.隄唐山廧.應門庫臺元閫.

元案.五宮卽下五處.前四處皆在城中.惟明堂在郊外也.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

元案.明堂中大室爲宗祀之所.故以爲文王之廟.路寢亦指明堂而言.路與大同.故又稱大寢.鄭氏注月令.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是也.

〔孝經〕孔子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詩〕周頌我將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孔穎達正義云.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配文王于明堂.謂大饗五帝于明堂也.

元案.此郊外明堂、祀五帝以文王配也.

〔禮記〕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國語〕魯語與祭法同.韋昭注云.此與孝經異也.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元案.此言行宗祀于郊外明堂.宗祀卽堯典六宗之祀.

〔尚書〕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氏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氏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又曰.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鄭氏注云.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元案.此以文祖卽郊外明堂中太廟是也.其云明堂祀五帝.亦是古禮.唯分告明堂與禋廟爲二.非是.惠徵君曾駁之.

〔詩〕周頌清廟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元案.此清廟、卽郊外明堂中央大室也.周公居攝五年.制度大備.朝諸侯于明堂.卽率以祀文王于此.此二事顯而易見者.我將之祀文王于明堂.與此有別者.此率諸侯助祭.禮尤盛也.

〔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元案.此卽郊外明堂.明堂以茅蓋屋也.若國中朝左之大廟.未聞以茅蓋屋也.

〔尚書〕洛誥曰。王入大室裸。王肅注云。大室。清廟中央之室。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續漢志注引蔡邕明堂論。

元案。此亦指郊外明堂而言。鐘鼎款識所載伯姬鼎。師毛父敦。敔敦。牧敦等銘。所云大室。蓋皆借謂廟中央之室。古者朝諸侯。祀祖考。獻俘馘。皆在明堂也。

〔逸周書〕本典解曰。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

〔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袁準正論引。

元案。此東宮亦指郊外明堂。攷工記。匠人左祖右社。疏引劉向別錄云。左明堂辟雍。是明堂在左矣。

〔周禮〕大宰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賈公彥疏云。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從甲至甲。凡十日。斂藏之明堂。于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

元案。此雉門乃國中之雉門。蓋以明堂所藏之治象。月吉縣之國中。挾日仍藏之郊外明堂也。

〔禮記〕月令

元案。此篇文多不錄。呂覽同。以此皆古帝無路寢。專居明堂布政之遺制。周時王居城中路寢。此禮未必全行也。

魯明堂

〔禮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鄭氏注云。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孔穎達正義云。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

元案。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廟。臧哀伯即以清廟茅屋爲說。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于大廟行之。

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

元案。此禘即祫也。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祫于大廟。一也。惠徵君云。成王賜魯重祭而有禘祭。止用禘禮樂。魯無明堂。無圜丘之禘。但有吉禘時禘。皆于宗廟。無配天之典。雖行禘祭。其實祫也。

〔春秋〕文公二年。穀梁傳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躋。升也。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

元案。魯大廟猶周明堂。明堂天法之所在。故曰無天。

〔春秋〕哀公三年。左氏傳曰。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元案。天子藏舊章于明堂。魯無明堂。當藏于大廟。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元案。天子靈臺在明堂中。諸侯觀臺亦當在大廟。周禮春官大史云。頒告朔于邦國。鄭氏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故視朔與登觀臺並書也。

泰山下明堂

〔孟子〕梁惠王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趙岐注云。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元案。此明堂、即壇也。與他處明堂異制。周禮春官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氏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即指此也。泰山在齊州。齊居天下之中。有王者起於山下朝諸侯。即於山上刻石紀號。行封禪之禮。

〔史記〕封禪書曰。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元案。泰山下明堂。據此西漢時尚存其迹。自元封二年秋。武帝因公玉帶所上之圖。作明堂于汶上。後。王莽又作明堂于長安。泰山下。明堂遂不可攷矣。

漢明堂

〔漢書〕河間獻王傳曰。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云。辟雍明堂靈臺也。又終軍傳曰。建三宮之文質。服虔云。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

元案。武帝明堂在奉高。未嘗立于長安。禮樂志言。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僅議立而已。非實立也。河間獻王所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藝文志載其目。胡梅磵以爲對三雍宮之制度者。是也。

〔漢書〕平帝紀曰。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

〔後漢書〕世祖紀曰。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元案。明堂建于長安。實始于此。非建于武帝時明矣。

〔三輔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辟廱在長安西北七里。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

元案。八當七字之誤。蓋靈臺辟廱太學、三者異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

揅經室一集卷四

禹貢東陵考

余昔在浙，已致浙江即禹貢三江之南江，禹貢東迆北會于匯，乃自池州石城東迆會于彭澤，至餘姚入海，稽之漢以前古籍，無不合者。漢以後各家之誤，可指諸掌矣。嘉慶十一二年間，予在墓廬爲卜葬之事，西上冶山，見所謂廣陵者矣。十三年，由汴梁過臨淮，踰清流關嶺，更見所謂廣陵者矣。十八年，由江寧溯江至池州九江，乃曉然于禹貢至于東陵東迆六字，爲確不可易。廣陵即東陵，晉以後人誤之久矣。晉以後人誤解北會於匯之匯爲彭蠡，勢不得不在湖口彭澤以上求東迆，求東陵，不知大江之勢，自武昌至彭澤，皆正東流，惟過彭澤、由望江向安慶池州蕪湖、以至江寧，皆東北流，此禹貢所以稱爲北江也。按地球度數由西南向東北斜角，緯南北緯度幾及三度，非比由武昌至彭澤自正西至正東，緯度平行也。且名曰東陵，自應在九州之東，若在彭蠡以上，則荊州界內，不當云東矣。東迆之處，即在池州古石城，由石城而趨彭澤，實是正東流。由池州至彭澤，正緯度平行而東。禹貢于東迆之上書曰至于東陵，是以東陵定東迆之地，後人既見東迆之地，即當于相近之地求所謂東陵者，皆人誤以東迆在彭蠡之上，遂失東陵之名，不知漢書地理志廬江郡下班氏自注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由江之北岸入江，故曰北。此

乃漢人之說，最爲明白可據者也。計東陵之大，非一二邑所可盡。陵之爲形，乃長山之形，其脊棱棱然，綿延而行，水分兩地而流，方稱其名。今廬州府舒城縣廬即是東陵之首，過此以東，爲滁州清流關嶺脊最高，再東則六合天長，以至揚州甘泉江都，始爲東陵盡處。試觀此陵緜延數百里，其脊分南北，脊南之水，皆入于江，脊北之水，皆入于淮，界限分明，雖起伏高低，或有平衍之處，而以分水之法測之，則瞭然可見者也。予出揚州西門，至古井寺、陳家集、橫山、冶山，見一路皆有嶺脊之形，問之農民，皆言嶺脊兩水，南則入江，北則入湖，再由冶山至棠山以上，直接滁山，皆然。滁之清流，其形最顯，此揚州之所以名曰廣陵也。此江都東鄉所以有漢東陵亭廟也，後漢書郡國志，江都廣陵有東陵亭，即此地也。統而言之，皆禹貢之東陵也。禹貢于彭蠡之下書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書曰：至于東陵，東迆，是明以東陵爲北中南江分路之處，而北江千里，僅以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畢之，是明以東陵數百里與北江同起止矣。東陵盡處，即北江盡處也。或曰：東陵之脊，水分南北流，東陵之尾，將至東陵廟，即後漢書注之東陵亭神廟，在今張綱溝仙女廟祖近之處，約去揚州府城東三十餘里，漢廣陵太守張綱于東陵村開溝，故名。方止。今邵伯湖水，皆由山過揚州府城而入江也。曰：此陵脊在今府城北灣頭鎮禪智山光兩寺之間，爲最低之處，乃吳夫差溝通江淮之故，非禹貢東陵本來之形勢也。予嘗讀爾雅各陵矣，注者唯以西隃雁門爲北陵可致，餘皆不能確有所指。予于十七年至山西，稽崗西隃雁門之陵，橫亘塞門數百里，是非一二邑地所可盡，與東陵同。東陵二字，見于爾雅，又見于禹貢，必非舒廬之間一山所能當此。此非今由廬州至滁州揚州之廣陵而何。爾雅曰：東陵阠。阠之一字，迷失數千載，乃吾鄉大山之主名。北江之北、東陵之東，吾所居也，故致定之。

毛詩王欲玊女解

許氏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从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是王與玊音義迥別矣。毛詩玊字，皆金玉之玉，惟民勞篇王欲玊女，玊字專是加點之玊，後人隸字混淆，始無別矣。詩言玊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說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玊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玊爲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爲金玉之玉矣。蓋玊、畜、好、丂、九、古音皆同部相假借，淮南說林篇曰：白璧有考，氾論篇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即朽，朽、即玊，謂玉之璺也。玊有璺，即是有孔，故考工記、爾雅，皆以璺之孔爲好，好、即玊也。呂覽適威篇：民善之則畜也，注：畜、好也。說苑尹逸對成王曰：民善之，則畜也。此畜字、即玊女玊字也。說文：嬌、媚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畜、與嬌通也。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是愛於君親者，皆可云畜也。畜、即好也。好、即玊也。畜與旭同音，故詩嬌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璞讀旭旭爲好好。凡此皆王字加點之玊字，與畜好相通

相同之證也。

引書說

古文尚書孔傳出于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聳之。故宇文周主親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于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按此兩引皆作受繩，今本皆作從繩，當是別本，陸氏釋文未載。）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彭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則善矣。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閒歌合樂表

說	天子	諸侯	大夫士
金奏（用鐘鎛。）	大饗諸侯，入門，金奏肆夏、繁遏、渠，見魯語、周禮春官、鍾師。賓出奏肆夏，尸出入奏肆夏。是大司樂大饗出入如尸奏肆夏矣。	兩君相見，及燕勤王事大夫，入門，金奏肆夏，見郊特牲、燕禮記、仲尼燕居。以今推之，出亦當奏肆夏。	無金奏。郊特牲曰：大夫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言其僭。鄉飲酒賓出奏陔夏，鄉射注有鼓無鐘。
升歌（正歌之始，在堂上，用瑟也。）	大饗諸侯，升歌清廟，經無明文，由今推之，當用清廟。何以明之？大夫士鄉飲酒諸禮，升歌用鹿鳴，諸侯之燕大夫也，亦即用鹿鳴。然則諸侯相見用清廟，天子之饗諸侯，亦即用清廟，因此比例矣。	諸侯相見，升歌清廟，見仲尼燕居。君燕群臣及聘問之臣，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見儀禮燕禮。君燕勤王事大夫，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見燕禮記。大射，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見大射儀。	大夫士鄉飲酒，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見儀禮。鄉射不升歌，見鄉射禮。
笙歌			
閒歌（正歌之中，在堂，笙閒之。）	大饗閒歌，經無明文，或如仲尼燕居下管象武歟。	諸侯相見，下管象武，見仲尼燕居，此亦當如下管新宮，入三成，遂合樂也。君燕群臣及聘問之臣，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由庚、崇丘、由儀，見燕禮。君燕勤王事大夫，則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不閒，遂合樂，見燕禮記。大射管新宮三終，不笙不閒，見大射儀。	大夫士鄉飲酒，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由庚、崇丘、由儀，見儀禮。鄉射禮不笙不閒，見儀禮。
合樂（正歌之……堂階，合作。）	大饗合樂，經無明文，或如管籥用文王、大明、緜歟。	諸侯相見，合樂文王、大明、緜，見管籥，以仲尼燕居清廟下管象武舞推知之。仲尼燕居又云：升出以雍，徹以振羽。君燕群臣及聘問之臣，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見燕禮。君燕勤王事大夫，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見燕禮記。若舞則用勺。大射不合樂，見大射儀。	大夫士鄉飲酒，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見儀禮。

說曰：古之歌詩成樂，自天子至大夫，其升歌于堂也、笙歌于階也、閒歌于堂階也、堂階合作也，詩不同，而分爲四節則同也。若夫詩之用于此四節，則有天子饗諸侯、諸侯燕大夫、大夫士之別。大夫士相見之樂爲鹿鳴，諸侯之燕大夫也，亦即用鹿鳴。然則兩君相見之樂爲清廟，天子之饗諸侯也，亦即用清廟。兩兩相比，其例相同矣。至于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不在此內者，諸侯大夫士或用爲合樂，所謂合鄉樂者是也。天子諸侯亦或用爲房中之樂矣。（見燕禮記后夫人弦歌周南召南。）又有金奏，則國語諸書言之極詳，皆是賓入門奏鐘鎛爲樂，賓升堂之後，金奏即闋，與升歌之用琴瑟、閒歌之用笙，迥不相涉也。若以鄭氏詩小雅譜論之，其辭曰：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元竊謂鄭說不盡然也。左傳襄四年，叔孫穆子不拜工歌文王，穆叔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國語曰：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此明云諸侯用大雅，而鄭云用小雅，非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據此，斷是金奏肆夏與升歌清廟區爲二事。升歌者，頌之首篇清廟也。而鄭云天子用大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非矣。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升歌鹿鳴，見于燕禮。若燕勤王之大夫，始于入門時用金奏肆夏，見于燕禮記。若天子燕群臣、天子卿大夫，與諸侯同，自當用頌與大雅，而鄭云同諸侯燕群臣歌鹿鳴合鄉樂，非矣。總之，肆夏別爲金奏，鄭以天子升歌當之，其下皆取獻未合。皇氏孔氏更多支蔓矣。考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曰：夫先樂金奏，（曰先樂，明與正樂不同。）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縣即金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周禮春官鍾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大饗亦如之。（不奏升歌事。）之儀禮燕禮記：若以樂納賓，（此謂諸侯燕勤王事大夫。）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此管與仲尼燕居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參觀之，彼管象武夏籥，此則管新宮舞勺也。）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綜此五者觀之，則是金奏在升歌前，用鐘鎛，與琴瑟之升歌異矣。燕禮記、仲尼燕居尤其明證也。升歌笙歌閒歌合樂，古人皆以爲正歌，故樂正告曰：正歌備。其分詩爲樂，則有諸侯于諸侯暨天子

于諸侯爲一事，大夫于大夫爲一事。諸侯于大夫即用大夫升歌之鹿鳴，然則天子于諸侯，即用諸侯升歌之淸廟，可知矣。諸侯燕大夫，大夫相見，其升歌用鹿鳴，在儀禮燕禮鄉飲酒諸禮，歷歷可考。諸侯之相見，其升歌用淸廟，見于仲尼燕居。夫子之言，又極明白可據。佐之以左傳晉語，更皆相合。治經者惟知依據經傳，折衷仲尼之言而已，安用多爲端緒以自紛哉。淸廟之什凡十篇，除淸廟尚存九篇，而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此三篇，稱頌人之言以知之，則其餘六夏，即維天之命等六篇爲近。然先儒無言者，不敢臆斷。又按周禮旄人凡官寮舞燕樂，鎛師鼓羽籥之舞，可不舞金奏器，韎氏祭祀則歌而舞之，燕亦如之。此諸器皆爲燕樂，是大子饗諸侯，下官樂武舞，不用武者，爲宿文武之樂，其登歌較用此舞。故鄉飲酒鄉射無舞者，禮樂不備于大夫也。

又說曰，虞書笙鏞以閒。尚書今本作鏞，古作庸。孔壁古文作庸，或有歎。解庸爲大鐘之鏞，而昧于笙庸之義，遂以後株守僞孔者，據孔義改庸爲鏞，其實僞孔亦未作鏞也。周禮疏兩引鄭注，皆曰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並非鏞字，且發庸字爲鏞，與笙生也正同，說鄭本爲鏞字，遂必有以破之，不能徑爲鏞字成庸字也。大司樂疏引鄭注云，東方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長生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成熟，有成功，亦謂之頌，亦頌其成也。注見儀禮及大射同。鄭君此說，古義也。按東西階並有鐘磬，在東者名笙，在西者名庸。所吹之笙，則在兩階之間，與笙庸之笙訓爲生者不同。故大射儀所言宿縣地位，明白可案也。大夫士鄉飲酒，縣樂不分東西階，惟一縣在兩階之間，故儀禮惟曰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不復別笙頌之名，其明證也。詩小雅鼓鐘，即金奏也。序云鼓鐘，刺幽王也。未言所刺何事，而傳有會諸侯于淮上之說，元考幽王實無還

至淮上會諸侯之事，且用樂之節，與燕禮記君燕勤王事大夫事事皆合，據經文應鼓假淮上諸侯，遣大夫勤王役事，然降無作，諸不能屬說，又案鼓鐘擊鐘也，非鐘鼓。詩云，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是諸侯燕大夫之禮，惟歌雅及二南也。云以雅以南者，用雅在南前，升歌先於合樂也。今詩分南雅頌，雖在周末，而雅南之名，周初已立，故鹿鳴爲雅，關雎鵲巢爲南，載在儀禮，即此詩所言以雅以南也。詩曰以籥不僭，此即燕禮記所言若舞則用勺，勺不常用，此用亦不爲僭，不僭專言用籥，非總上雅南爲言也。此自是諸侯燕勤王事大夫之樂，似非天子饗諸侯之樂，傳說今無證驗也。傳箋皆以爲樂于王，故毛謂雅南四夷之樂，鄭謂雅爲萬舞，取說皆曲。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謂十月之交四篇屬厲王時詩者，魯詩申培公及中候擿雒戒鄭司農詩箋之說也。謂屬幽王時者，子夏詩序大毛公詩傳之說也。兩漢毛詩晚出，其說亦孤，公卿大儒多從魯說。今攷毛說之合者有四，魯說之不合者亦有四，試說之。詩言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交食至梁隋而漸密，至元而愈精。梁虞𠠎、隋張胄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並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朔日入食限，載在史志。今以雍正癸卯上推之，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正入食限。推數列後。此合者一也。若厲王在位，有十月辛卯朔日食，緣何自古術家無一人言及，此不合者一也。詩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災異之大者。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史記周本紀，載幽王二年事正相同。此合

者二也。若厲王在位，殊無此變，詩不應誣言百川沸騰諸事，此不合者二也。豔妻，褒姒也。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此受子夏之說，故毅然斷之如此。曰妻者，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末廢申后以前，褒姒尚在御妻之列，且正月篇曰，褒姒烕之，揆之媢嫉，正復同時。子夏以二詩相連爲篇第，非毛公作訓詁傳時所得移改，鄭箋說非也。證之國語史記大雅時事，更瞭然可案。其合者三也。若厲王時，惟聞弭謗專利而已，使有豔姓之妻爲內寵熾盛如此，詩大雅板蕩以及國語周秦諸子史中，不容無一語及之者，此不合者三也。皇父卿士，乃南仲之裔孫，周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大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皇父爲老臣，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爲大師，卿士任虢石父，卿廢申后，去太子宜臼，故詩人雖頌皇父之聖，實怨其安於退居，是尹氏、虢石父、不在卿士皇父司徒番。鄭箋以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謂番，以爲詩是厲王之詩。但今以史記鄭世家考之，鄭桓公爲司徒在幽王八年，其六年日食時爲司徒者實番也。諸休退老臣之列，此合者四也。若厲王時，用爲卿士專利者，榮夷公也，其爲正臣諫王者，召公芮良夫也。皇父等七人，考之彼時，無一驗者，其不合者四也。綜而論之，子夏之序，親受經於孔子，其說宜從。日食推步，既得十月辛卯朔，其說宜從。至於鄭箋從魯詩，非從魯也，東漢中候麤用魯詩，石渠說經，往往稱制臨決，鄭君尊時制也。至于傳箋訓詁，間有未合詩人本指者，而皇父七人以正臣蒙讒竄之名，所關爲甚巨。元於所著詩補箋中，各隨章句辨之，恐元此說不足以振積非，而學者株守鄭義，反執彼一二端爲言，致破以異說也，乃自節南山至小明，錄補箋之可發斯義者，釋之以證鄙意焉。

節南山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補箋，自節南山至小明，序皆曰刺幽王。今以皇父褒姒人事，及十月之交術法推驗，皆合。

序以節南山以下皆幽王時詩，毛詩說與序同。惟鄭箋據緯書中候擿雒戒，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爲刺厲王。今推驗皆不合。又謂毛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言亦無徵。此數詩中解詁因厲王而多失，今悉辨正，詳後各補箋下。鄭所以用緯說者，後漢世祖尊用圖讖，儒臣引以定禮說經，明帝用讖初祀五方帝，光武帝配。鄭司農知禮尊王，故解經多從緯說，尊時制也。後人用是毀鄭，未免誦詩而不論其世。附注毛詩子夏序，其說未出于世，故漢儒劉向陳符永傳九行志，皆以十月之交爲厲王時事者，用魯詩說。

赫赫師尹。〔補箋〕師尹，太師尹氏也，吉甫之族。幽王時不用皇父，任尹氏爲大師，尸位不親民，故詩人刺之。謂尹氏爲吉甫族者，宣王初年伐玁狁，尹吉甫爲老臣總武事者，故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王征徐戎時，則用卿士皇父總武事，以繼吉甫，故大雅常武章首備言卿士皇父，次章始言王謂尹氏也。此尹氏或是吉甫之子，抑或其族嗣于皇父出師者。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即此族也。

幽王時.不用皇父.用尹氏爲太師卿士.尹氏無大惡.而尸位不諫則有之.故詩人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云云.而終曰以究王訩.則尹氏尚未如棸公善譖、虢石父巧諛好利、爲詩人所專刺也.迨後尹氏亦退.而棸公代之.當在廢申后時矣.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補箋〕尹氏不躬親教養.民不諒之.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補箋〕尹氏不問察讒言.致誣罔君子.

鄭箋.仕、察也.義本爾雅.傳訓庶民之言不可信.箋訓下民勿罔于上.皆非.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補箋〕夷、傷也.王不察讒言.君子之在位者或傷或已.皆爲小人所危.尹氏當諫.

易序卦曰.夷、傷也.箋訓夷爲平.言當用平正之人.非是.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補箋〕謂皇父諸臣.退居私邑.以昏姻相從車馬爲富.

詳昏姻孔云.擇有車馬補箋下.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補箋〕屆、至也.夷、傷也.君子如至其位.可使民惡怒之心止息.

君子如傷.廢去位.則民惡怒之心與上相違.

此夷字卽承上式夷夷字爲言.鄭箋.屆、至也.言君子當行至誠之道.平易之行.非是.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補箋〕不自爲政.尹氏弗躬弗親也.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補箋〕王不自懲其心.反怨大臣而退之

傳.正、長也.卽爾無正所謂正大夫.蓋皇父諸人.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補箋〕誦、諷也.大夫自著字諫王.詩人之極忠直也.亂由王興.尹氏尸位.責之猶淺.

說文誦諷二字.轉相爲訓.合節南山各章觀之.尹氏無大惡.故責之猶淺.以究王訩.極諫無隱矣.禮記

大學引章首四句.復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此正言幽王被弑之事也.厲王未弑.

正月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補箋〕此下四詩.皆暬御大夫獨勞王事、刺幽王嬖褒姒、舉讒、棄舊臣、舊臣亦相率去王都.自徹其屋.保有私室.暬御獨傷憂勤也.

義詳十月之交補箋下.雨無正曰.曾是暬御.憯憯日瘁.詩人官暬御.守王不去.怨友之去也.數詩皆一人所作.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補箋〕故老謂退居之皇父.占夢、徹事也.亦謝不能.其不屑懲小人訛言可知.予皇父自謂也.

北風曰.莫黑匪烏.以喻君臣同惡.尚書大傳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烏本宜惡也.左傳襄二十二年.臧武仲不知雨.御叔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聖人宜多所知也.幽王時.皇父稱聖人.故十月之交

曰.皇父孔聖.今退居後.訛言亂興.皇父不之懲.卽召之占夢.亦謝曰人俱謂予聖.予實不知烏之雌雄.衰廢而自藏其智也.傳謂幽王君臣俱自謂聖.非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補箋〕豫決必烕周也.烕卽滅.此義同字變之例也.

說文.滅、盡也.盡、器中空也.从皿.㶳聲.㶳、火餘也.滅與烕義相同.詩人必變滅書烕者.一字分二.訓則別二字書之.義同字變之例也.如小戎龍盾之合.圖說字亦左.尤雜色也.轉爲古之通借者多矣.求詩乃雜沓之叚.非帖中旨.下章褒伐有苑.褒伐卽翻楯.詩人凡同言者每變其字.示不偷複.其實于本例同.此例從者知.求之釋.餘往往而是.刑褒伐卽楯.若.詩.言下國駿厖.荀子大戴禮並引作蒙.蒙.狐裘褒義.左傳引作龍.是亦借也.厖亦蒙也.尨亦厖也.伐與厖同音假借也.箋隨之說皆非.說文烕字下、引褒姒烕之.解曰.从火戌.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案.戌爲九月.陽氣盡于九月.心火三星.亦納于此月.故說文戌字解曰.滅也.此詩作于幽王未喪之前.直曰褒姒烕之者、豫決其必烕也.如幽王二年三川震.伯陽父言必有川竭山崩之事.是年果三川竭.岐山崩.見史記周本紀.亦豫決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補箋〕終、旣也.

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和且平.終皆訓旣.與又相對爲義.言旣如此.又如此也.此終字詞例相同.箋以爲終王之所行.非是.

乃棄爾輔.〔補箋〕喻棄皇父諸舊臣、使之退處.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補箋〕喻賢臣雖退處.亦不能安居.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補箋〕怨、退居者以酒肴洽鄰里.從昏姻.不若我獨憂王事.云、識與員于爾輻員同.益也.

義與十月之交相同.此章語與上章不相屬.酒與肴相對.不與上沼處相屬.孔云之云.釋文亦作員.云員古同音.義當與員于爾輻之訓爲益者同.傳訓旋.箋訓友.取義皆曲.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補箋〕怨退居者少有居室車馬.此無祿者終惸獨也.蔡邕釋誨曰.速速方轂.李賢曰.方、並也.並轂而行也.

箋謂小人富貴非是.佌佌說文作偤偤.解曰.小也.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是.陸本作蔌蔌方穀.陸本是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佌佌彼有屋五字句.與民今之無祿相諧.蔌蔌方穀四字句.與天夭是椓相諧.其無有字益明矣.又石經𢘻珂本皆作天夭是椓.今坊本多訛作夭夭是椓.後漢書蔡邕傳曰.速速方轂.夭夭是加.彼之速轂異毛詩者.所傳本異也.以加易椓者.用加以韻枯宰邪牙等字、非椓或作加也.方穀、章懷太子注爲並轂.此爲得之.卽擇有車馬義.今毛本穀爲轂假借字.老子王弼本諸侯自稱不穀之穀作不穀、毛不破字、鄭亦沿而未破.訓善、非本義也.

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刺幽王也.〔補箋〕刺幽王以褒姒爲后.任用小人.退廢諸賢臣.致天變也.

義詳皇父卿士補箋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補箋〕雍正癸卯.上距周幽王六年.積二千四百九十八年.依今推日食法.推得是酉月辛卯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入食限.朔月.月朔也.

雍正癸卯.距魯僖公五年.積二千三百七十八年.算上經史所推.久有定數.今據史記魯僖公五年距周幽王六年.積一百二十一年.算外並之.得自雍正元年癸卯.距所求之周幽王六年.共二千四百九十九年.減一年.得積年二千四百九十八.

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五一三八一一六.以積年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相乘.得中積分.

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一六.置中積分.減氣應三十二日一二二五四.得通積分.

天正冬至一十六日七七一一五八八四.置通積分.其日滿紀法六十去之.餘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一六.轉與紀法相減.餘爲天正冬至日分.

紀日一十七.以天正冬至日數加一日.得紀日.

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日.置中積分.減氣應分一二二五四.加本年天正冬至分七七一一五八八四.得積日.

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二六三三三.置積日.加朔應一十五日一二六三三三.得通朔.

積朔三萬〇八百九十六 首朔一十四日〇〇一三一五一二.置通朔.以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〇五三除之.得數爲積朔.餘數爲首朔.

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微.以積朔與太陰交周朔策一十一萬零四百一十三秒九二四四一三三四相乘.得三十四億一千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五二六四.滿周天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秒去之.餘數二十七萬六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五二六四.以宮度分收之.爲積朔太陰交周.

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微.置首朔太陰交周應六宮二十三度三十六分五十二秒四十九微.減積朔太陰交周.得首朔太陰交周.

十月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爲太陰八交有食.置本年首朔太陰交周.以太陰交周朔策一宮零四十分一十三秒五十五微遞加八次.得周正十月朔太陰交周.逐月朔太陰交周.自初宮初度至初宮一十一度一十八分.自五宮八度四十二分至六宮九度一十四分.自十一宮二十度四十六分至十一宮三十度.皆爲太陰入交.今十月入交.卽十月有食.

十月平朔辛卯日卯初三刻九分.以太陰入交月數八.與朔策相乘.得二百三十六日二四四七二四二四.與本年首朔日分相加.得二百五十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卽平朔距冬至之日數.再加紀日一十七.滿紀法去之.得二十七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自初日甲子起算.得平朔干支.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通其小餘.得平朔時刻.

案.大衍術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劇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授時術議云.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蓋自來推步家未有不與緯說異者.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爲往古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從毛詩說.謂厲王時事者.斷難執以爭矣.

於何不臧.〔補箋〕於讀如粵.發聲也.

爾雅.粵於.相轉注.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補箋〕幽王二年.三川震而復竭.岐山崩.

史記幽王二年云云.是涇洛渭三川先震而後竭.岐山亦崩.震與竭爲二事.周本紀之言.明白可案.此詩因六年日食之變而作.並溯及二年川震之事.故曰沸騰.孔沖遠疏.以爲沸騰與竭不同.非是.今本國語作幽王三年.非是.說苑辨物篇亦作二年.與史記同.

皇父卿士.〔補箋〕皇父乃南仲之孫.周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爲大師.大師尸位.虢石父爲卿.巧諛好利.用是廢申后.去太子宜臼.故詩人頌皇父之聖.復怨其安於退居也.

箋以皇父爲厲王時人.故以司徒番等七子.皆厲王妻黨.女謁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此說因不合.卽王肅皇甫謐.以此詩爲幽王時事.亦以皇父等與豔妻同視.爲佞嬖.亦不合矣.元案.大雅常武之詩.乃宣王征淮夷時事.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是皇父爲大臣之字.南仲之後.宣王時爲大師卿士.命征淮徐.與召虎尹吉甫同時者.明矣.幽王爲宣王子.則皇父爲先朝老臣.宜倚用之.乃幽王嬖褒姒.任尹氏爲大師卿士.虢石父史記周世家云.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是廢后易儲.皆虢石父之惡.非尹氏尸位不諫而已.爲卿.而退皇父.故詩人一則曰.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言告皇父此生.倘非不慭.何不就我謀致非.再則曰.皇父孔聖.作都於向.言其甚聖哲.今不用之.皇父亦安於退居采邑.不以國家爲憂.怨責之也.三則曰.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言不留此一老成人以衞王.一老卽皇父也.如以皇父與常武皇父爲兩人.則前後二三十年間.不應同官者復同字.其不合一也.如以皇父爲女謁權佞.不應不居王都.反退居於向.讓尹氏爲太師卿士.其不合二也.幽王六年.尹氏爲大師卿士.如皇父在朝爲權寵.豈二人並居此一官.其不合三也.詩曰.不慭遺一老.二句.在擇三有事.擇有車馬之間.如是貪淫.則語極不順.其不合四也.節南山之尹氏.史記之虢石父.皆不在家伯仲允之列.忠佞判然.其不合五也.墨子所染篇.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呂氏春秋.錄墨子之說.作染於虢公鼓祭公敦.而皇父以下七人.無一人列名其中.則非佞臣.其不合六也.大雅.民勞板蕩抑桑柔.皆刺厲王.反覆於厲階貪人與國語弭

詩專利合無一語及於婦寺權黨.至幽王.大雅瞻卬、召旻.卽極言哲婦傾城.亦無一言及於皇父七人之權黨.其不合七也.據此七事.皇父明是賢臣.而自漢以來皆視爲姦佞之首.徒以此詩與豔妻同舉故耳.其實此章不過臚舉朝臣.未言豔妻煽方處.自是貶詞.其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俗本誤作冢宰.因篇中冢字而誤.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走馬.楀維師氏.但舉其官爵名字.未嘗少有褒貶.詩人不言在位之尹氏石父.而言居向之皇父卿士.則番家伯等以類相從.是皆賢臣.民所屬望.王所屏棄者.可知詩若曰.雖此老臣賢臣之多.其如褒姒煽方處何也.君子偕老篇五句與後二句相反.文義與此同.但諸臣退居私邑.保有室家.坐視王室之燬.無箕子比干之節.不能免詩人怨刺耳.此事端賴常武之詩可以表正.並藉節南山以下諸篇互相發明.自鄭詩誤以七人爲女謁權黨.漢儒靡然從之.漢書人物表至列入下下.沈冤經史中數千載矣.不可不力辨之.竹書紀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皇父作都於向.皆僞說.不可從.又幽王時暴公亦曾爲卿士.故何人斯序曰暴公爲卿士.彼詩在小弁疑太子之後.當是幽王日食以後尹氏亦退位.故暴公代之也.

番維司徒[補箋]幽王八年.始命鄭桓公友爲司徒.在日食之後.鄭世家宣王二十二年.鄭桓公友始封於鄭.三十三歲.百姓愛之.幽王以爲司徒.是封後三十三年爲司徒.當幽王八年矣.國語韋昭注云.幽王八年爲司徒.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故司徒仍是番.而鄭箋據幽王司徒爲鄭桓公.謂番爲厲王司徒.誤矣.漢書人物表引番作皮.中允作中術.聚作掫.楀作萬.皆下下.

豔妻煽方處[補箋]褒姒煽惑處內.賢臣雖多.不居其職.昏義曰.天子八十一御妻.日食時.褒姒未爲后也.稱豔、惡之也.皇父諸臣稱爵、重之也.

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此依子夏序爲說也.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據緯書此說.以豔爲剡.剡爲姓.與姬相對.剡厲王時事.此自是後漢時帝用緯說經.稱制臨決之事.鄭司農遂用之也.豔中候作剡.漢書谷永傳作閻.皆美豔豔字假借也.豔淫亦與閻通.禮記郊特牲鄭注利豔讀爲豔.古樂府豔曲皆讀爲豔.大戴記官人篇淫之以利.淫與豔同.逸周書官人解作臨之以利.臨乃豔字之譌.淫豔通也.煽、說文作傓.在人部.今從火作煽者.由俗改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補箋]不時、不辰也.何爲我作而謀王.彼不來就我同謀.詩桑柔.我生不辰.爾雅.不辰.不時也.詩人言國事猶可爲之時也.小明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韓詩外傳作就.集與就同.韓奕命克就成集.大命漢石經作就.卽集亦同.此詩曰不卽我謀.義與彼同.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補箋]言已獨居勤王.牆屋皆徹.田亦不治.友朋謂予自謀不善.不知事王之禮當然.

箋以爲皇父毀徹民之牆屋.不得趨農.邑人怨辭.非也.篇中稱予稱我.皆暬御自稱.非百姓也.今經文皆作曰予不戕.釋文曰.戕、王作臧.孫毓評以爲鄭改字.陸說是也.蓋此經本爲臧字.王肅本如循.鄭本亦是臧字.特破讀爲戕字.訓爲殘.非經本戕字.後之宗鄭者.遂改經文.並刪去箋中讀爲戕一句.孫毓猶及見之也.如經中本是戕字.不嘗見毛傳亦不容無以訓之.孫毓評多從鄭說.不致反護子雍.其實此處正當以子雍臧字義長.不煩破字.不得因王肅攻鄭.其言千慮無一得也.凡此數詩中言於何不臧.庶曰式臧.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謀之其臧.謀之不臧.皆與此曰予不臧詞氣相同.故今改爲臧.以復其舊.下宜從多臧同.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補箋]皇父甚聖哲.今惟作都於向.不居王都.

雨無正曰.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與此相發明.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補箋]三有事.王之三公也.多藏、俗本作多藏.字當爲臧.善也.詩人怨言皇父與三卿同退居.此三卿皆善謀者.故曰信維多善也.

訓三有事爲三公.鄭義也.亶侯爲信維.毛義也.此詩與雨無正似皆一人所作.詩人勞於王事.怨諸賢臣去王都.居向邑.不肯留守王也.故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又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又曰.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又曰.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皆足互相發明.蓋王不用皇父.皇父退居於向.新作居室.其三事之同去者.亦作居於向.卽正月之詩所云佌佌方有屋.蔌蔌方穀.爲富人者也.詩人貧苦勞勩.有與國存亡之義.深責皇父爲先朝老臣.不應甘於退位.又斥三事大夫有車馬者亦安居於向.此豈皇父擇之.曰擇之者、所以激勵之使出守王也.今觀詩詞.皇父棄廢就衰.詩人竭忠盡瘁之情.數千載皆可想見.自解者不得其旨.義乃沉晦不可求矣.雨無正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鄭箋彼三事爲三公.是也.此擇三有事.自當同解.乃箋沿傳說.以爲國之三卿.又與畿內諸侯二卿不合.遂謂皇父專權.立三卿爲聚斂之臣.故多一卿.取義皆無所依據也.卽如箋說三事多財.富民多車馬.皇父擇與同居.於皇父亦何從.於皇父又何罪乎.藏、俗字.說文惟有臧字.故漢書凡收藏之藏皆作臧.此多臧、亦言三事謀多臧耳.而傳以爲貪淫多藏.釋文讀爲才浪反.皆誤矣.寶藏之藏與臧否之臧.古皆同聲同形.六朝始分平仄.如以爲仄聲與向相韻.則彤弓受言藏之.與貺饗相韻矣.頍弁庶幾有臧.與上炳和韻矣.凡此皆訓爲寶藏之藏乎.信維多善.言謀多臧.卽不卽我謀之義也.此詩多用臧字.見上曰予不臧補箋下.

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補箋]憖讀若慭.春秋左氏傳曰.宋公靳之.一老、謂皇父也.魯哀公誄孔子曰.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用此詩也.

〔鄭箋〕慭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此訓較說文明確以律諸經傳可得其意焉左哀十六年哀公誄孔子曰不慭遺一老杜注曰慭且也且卽心不欲而自強之意晉語慭庇州犂焉左文十二年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昭二十八年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此皆始不願而後願之意而杜注文十二年爲傷昭二十八年爲發語之音皆失之矣說文慭從㸚聲㸚、犬張齗怒也讀若銀故春秋昭十一年左穀會於厥慭公羊作屈銀者銀慭同音也銀與斤聲相近左莊十一年宋人請南宮長萬宋公靳之靳與慭音同假借字也靳者亦始不願强而後可之意故宋萬怨而弑之服虔注恥而惡之曰靳杜注戲而相愧曰靳皆從下得因語望文生義者非本義也杜注慭爲傷義本方言方言慭人訓義從詩及哀公誄而生爲傷悼之意非古人本義也

擇有車馬〔補箋〕三事大夫有車馬重言以激責之

箋謂擇民之富有車馬者非是

我不敢傚我友自逸〔補箋〕友謂皇父及諸大夫

雨無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上天疾威弗慮弗圖〔補箋〕夏曰昊天卽夏四月繁霜致饑饉也秋曰上天卽秋八月辛卯朔日食也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補箋〕順流而風曰淪言蘊淪也、胥皆也淪胥猶曰胥淪與胥靡同意相隨累皆得罪也

毛傳、淪率也胥、相也鋪、徧也爾雅曰淪、率也漢書敍傳曰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淪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元謂毛詩之淪本字本義也三家之薰同韻假借也爾雅小波爲淪郭注言蘊淪釋文引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爾雅、胥皆也呂氏春秋曰傅說、殷之胥靡史記、亦言傅說胥靡是淪胥猶胥淪胥淪猶胥靡皆隨累得罪之名也史記曰從風而靡又曰靡然鄉風卽韓詩順流而風之意故大雅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小明卒章曰國雖靡止民雖靡膴卽繼之曰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小雅兩淪胥與抑之淪胥義同彼時以爲恆語至於流泉一語正從淪字生義淪與靡意亦相近若徒訓爲率則其義未盡矣釋文引王肅注、鋪病也是王肅讀鋪爲痡于義似較毛鄭爲長蓋與敗亡字一例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補箋〕皇父居向不知警御之勞三公奔謀亦以車馬而退居於向

周宗旣滅〔補箋〕亦豫決其必滅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補箋〕邦君之在王都者亦不肯朝夕省王

如鄭桓公旣封鄭猶居王都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補箋〕不畏繁霜日食之變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補箋〕戎兵成而已不退飢餓成而已不遂惟暬御自盡瘁事國也

譖言則退〔補箋〕諸臣被譖卽退不若已雖被譖言猶黽勉從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補箋〕于仕者勸諸友往王都從仕也明知往仕甚急且危但君臣之禮則然矣若曰不可仕則諸友非禮得罪天子若曰可往仕則朋友皆怨我

石經祈本皆作于仕監本譌作予仕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補箋〕皇父三事辭不肯居王都

小明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補箋〕靡之言隨也累也止、語辭膴、大也國與民雖靡靡然相隨累尚有敬用五事者聖、謂皇父諸人否則謂虢石父諸人

史記殷本紀說爲胥靡、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詩周頌無封靡於爾邦傳靡、累也下曰無淪胥以敗言無相隨累牽率同至敗卽此靡字義也鄭箋以聖哲謀肅艾、爲洪範五事是也傳訓靡止爲小箋訓靡爲無訓止爲禮訓膴爲法皆義曲與下二句不相屬矣訓膴爲大者巧言亂如此憮詞氣同此爾雅、憮、大也膴憮音皆同也膴、韓詩作腜聲尤與止否謀相近至艾字、始轉其聲與敗字相韻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補箋〕國民靡然相從如泉流順風戒其無相從皆敗也

詳雨無正淪胥以鋪補箋下

進退維谷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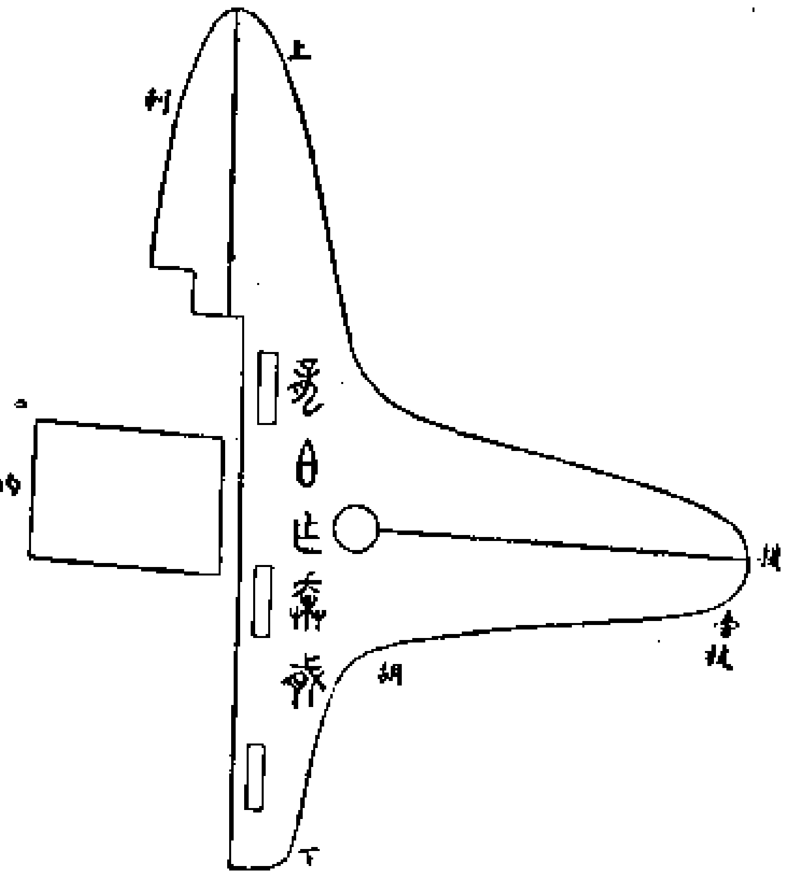
毛詩大雅桑柔曰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傳箋皆訓谷爲窮考谷無窮訓此望文生義也案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穀與昧谷同經人注作穀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人用之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並爲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此例三百篇中往往有之元始稱之前人無言之者卽如小雅蹙戚之近在寇戚之之下嫌其二戚相連卽改戚而書爲蹙或曰毛公訓詩古矣今訓爲善有據耶元曰漢人訓詩究不如周人訓詩之爲有據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韓詩外傳曰當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

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此二書一則叔向之言.一則魯哀公時齊人之言.曲體二人引詩之意.皆謂處兩難審全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字卽明訓谷字也.段氏說文注.謂詩進退維谷之谷字.爲鞠字之同音假借.爾雅曰.鞠窮也.元謂鞠谷同部.聲相近.究非如谷穀之同聲.或曰.左傳深山窮谷.則谷亦有窮義.元訓谷爲通川之名.幾近于通.不近于窮.其曰窮谷者.言谷之有窮者也.乃疑義.非常義也.猶稱窮巷窮徑.亦言巷有窮者.非巷訓窮也.

揅經室一集卷五

古戟圖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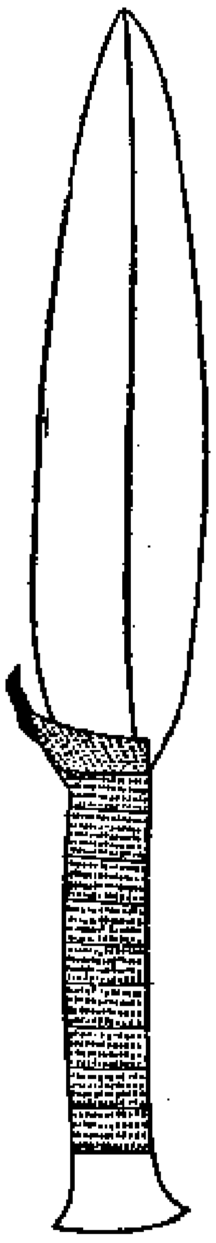
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不平頭之戈矣.說文解戟曰.有枝兵也.義亦相成也.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五之.倨句外博.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剌.是戟之異于戈者.以有剌.且倨句中矩與剌.是剌同援長.可省言剌五之.但曰與剌而已.今世所傳周銅戈甚多.而戟則甚鮮.鄭注又多譌誤.于是古戟制不可知.余于伊墨卿太守秉綬吉金拓本册中.見一戟.乃歙程蘇齋敎所手拓.其剌直



上出于柲端.與旁出之援絫之.正中乎矩.且剌與援長相同.爰圖其形于後.以爲考工說文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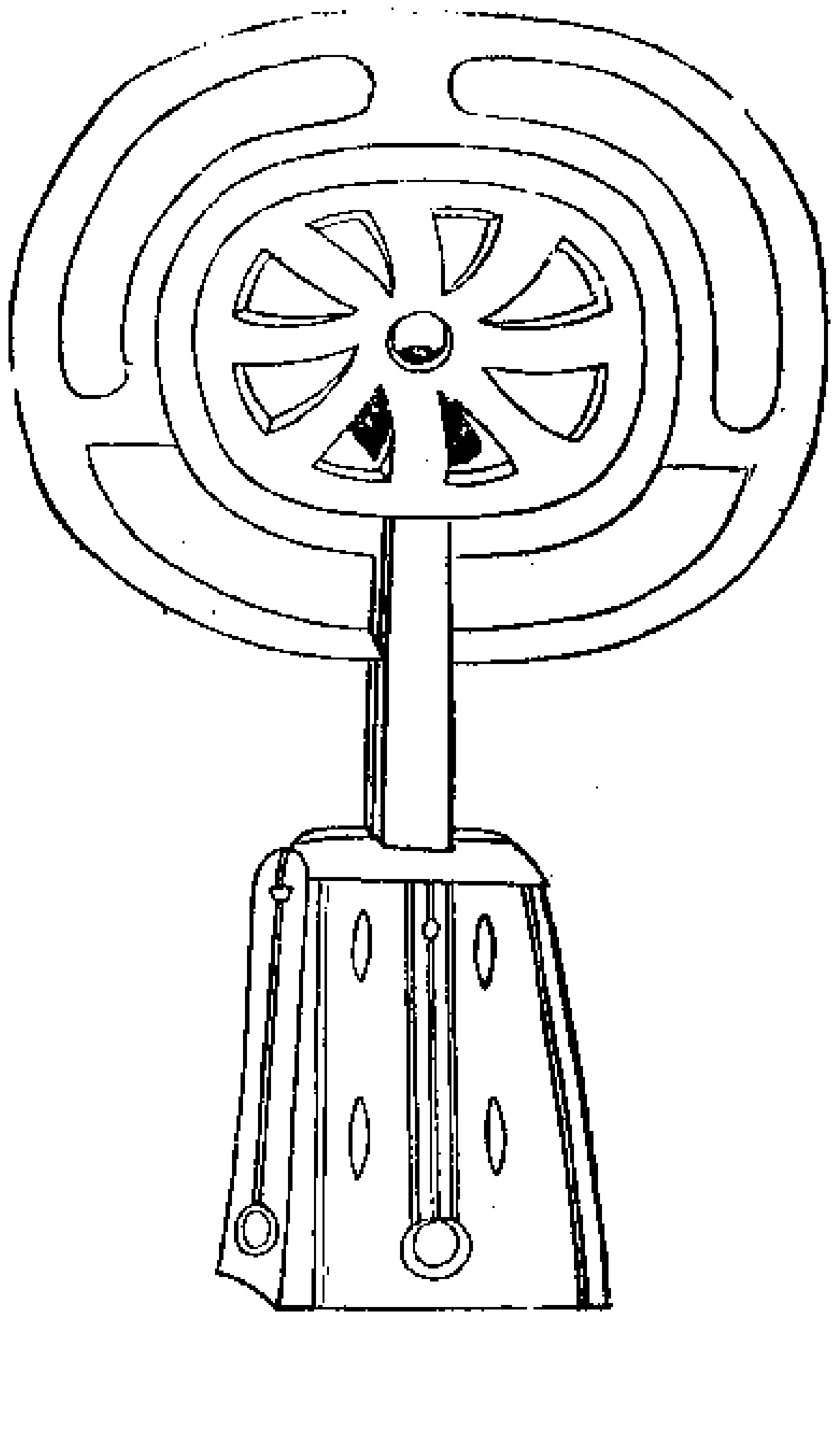
匕圖考

匕所以載鼎中之牲體者.易坎.詩大東.匕以棘.禮記雜記.匕以桑.說文篆作匕.亦甞象形.然古木匕之形不可見矣.通俗文曰.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文選吳都賦中上淳注引.然則得見匕首.可知匕形矣.庚午冬在京師.見門下士山西劉師陸所藏古銅匕首.今繪其形于後.其柄上有旁枝.卽匕字旁一小枝之所以象形者.古匕以棘桑爲之.當如此形.特柄長可以挹于鼎中耳.



銅和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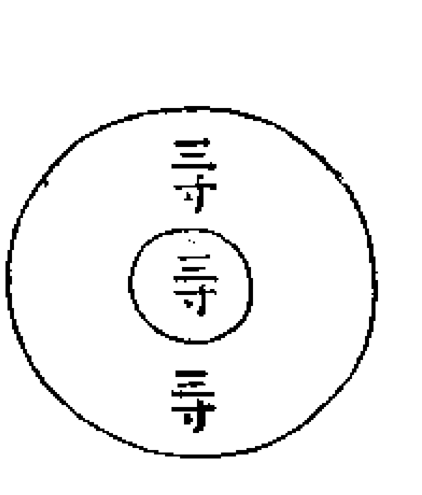
古銅器中.有下半長方形.而空其下口以待冒者.上半橢圜空中如兩輪形.中含銅丸.與之離裏.然搖之其丸鳴於兩輪中.其聲鎗鎗然.考古圖載李氏錄云.是漢武帝時舞人所執之鐃.遂謂之漢舞鐃.誤矣.鐃者.似鈴而無舌.周禮所謂以金鐃止鼓.樂書所云小者似鈴.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懸而擊之.象鐘形.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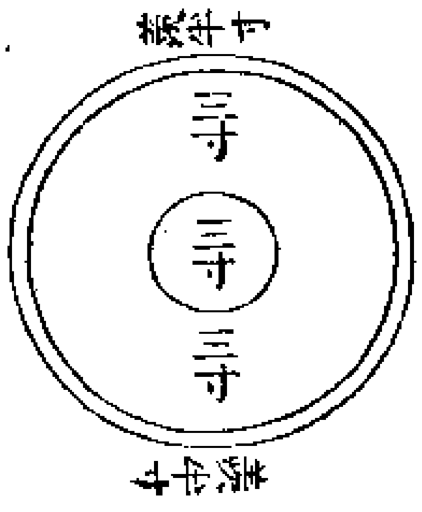
勞有二十四銑。非此之謂。此乃古車之和鑾也。鑾亦作鸞。鄭氏注戴記云。鸞和、皆鈴也。又云。鸞、在衡。和、在軾。此據大戴而云然。謂鸞在衡之端。和在軾之前。此器近世流傳甚多。其下方空處。應卽冒車前軾兩柱之耑。故有旁孔以待橫貫。使不致脫。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蓋鸞近馬首。乘則馬動而鸞鳴。和乃應之。左氏傳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鸞和之音。皆此物也。鑾者。謂橢圓之狹形。爾雅曰。巒山隋。詩曰。棘人欒欒兮。婉兮孌兮。皆謂瘦削之形。執其鸞刀。亦象其形。或以爲象鸞鳥鳴聲者。此又從其聲而生義以名鳥也。和字、乃桓字同音假借字。車前軾兩柱如桓楹和門然。若以爲音聲之和。則誤矣。

璧羨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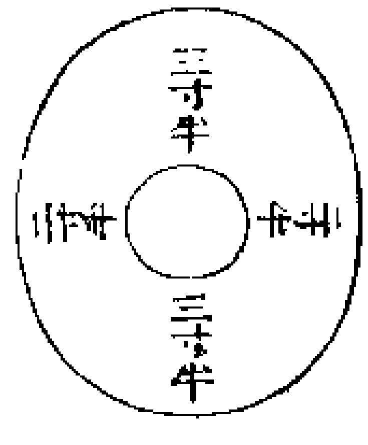
琢玉石爲周尺。徑尺之璧。于周禮璧羨之說考之。而有得焉。春官典瑞云。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玉人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爾雅。釋器曰。肉倍好謂之璧。按、爾雅之說。肉倍于好。卽名爲璧。若中好三寸。則上下之肉各三寸。共成九寸。此璧之常制。故玉人曰璧琮九寸也。若謂上下肉各倍于好。則好得肉四分之一。九寸之璧。好一寸八分。畸零不成度數矣。別有盈尺之璧。較之九寸之璧。羨餘一寸。此卽名爲璧羨。猶曰羨璧也。此璧于上下肉三寸之外。各羨半寸。合成一寸。且是周匝正圓。皆羨半寸。合成一寸也。以起度者。以此璧卽命爲一尺。凡度量皆可從此推起。猶之玉人以鼻琮爲權也。鄭司農之說本不誤。鄭氏康成。以羨爲不圓之貌。廣徑八寸。袤一尺。此說非也。璧未有不圓者。若如鄭說。是橢圓形矣。非周禮爾雅本義也。



玉人云。璧琮九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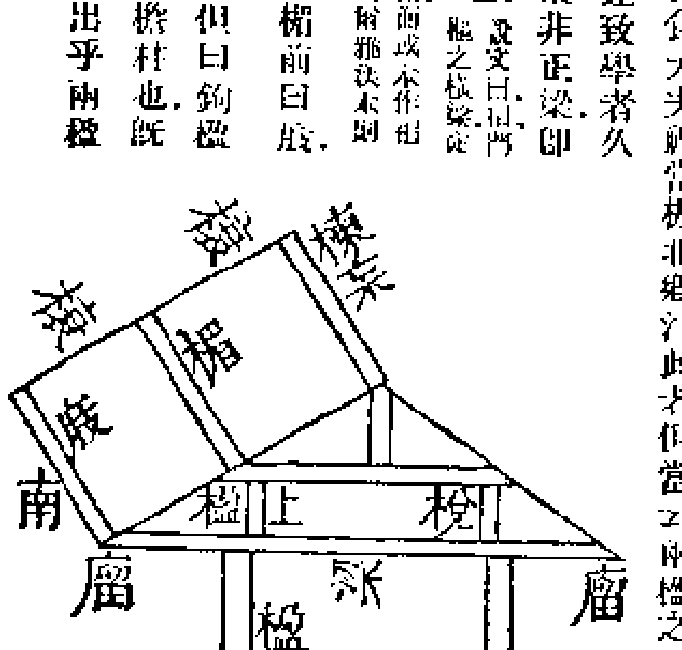
玉人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典瑞云。璧羨以起度。



後鄭訓羨爲延。成嗜圓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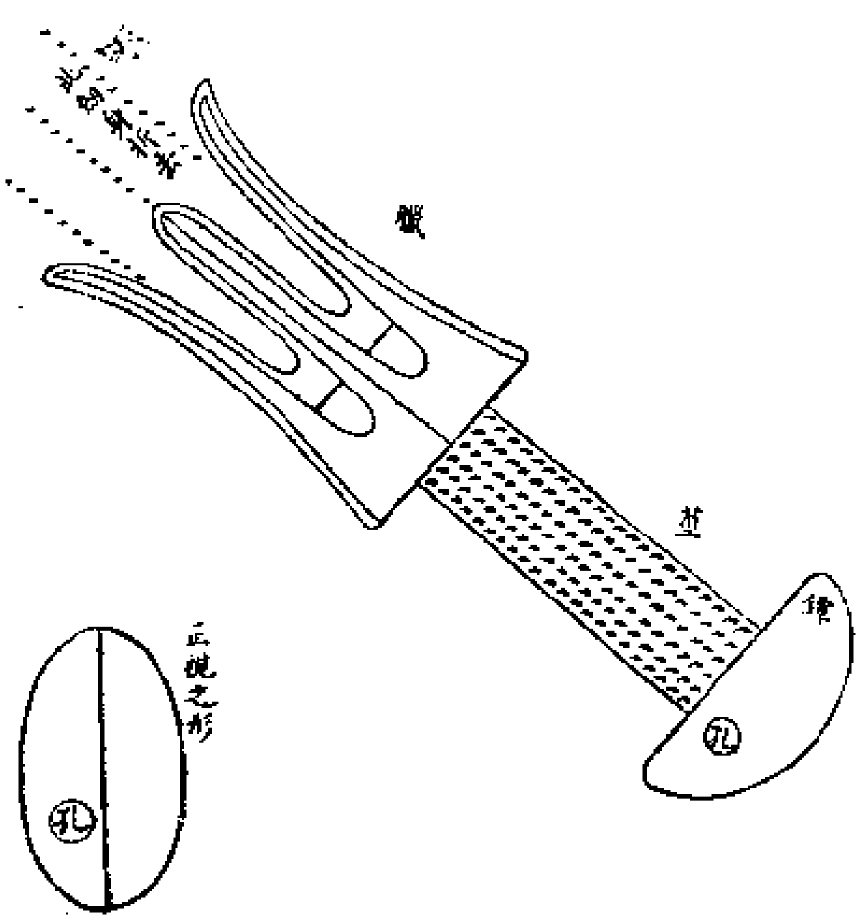
棟梁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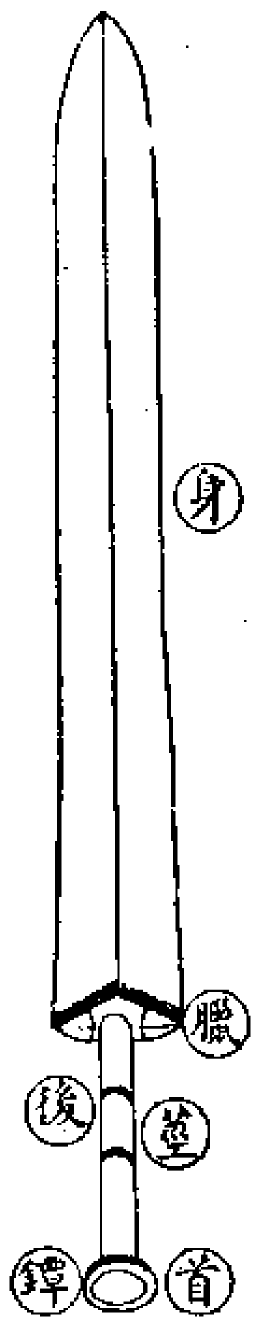
屋材之大者、曰棟曰梁。以今考之。棟者、五架屋由東至西。最高中脊下橫木之名也。今俗名中梁。梁者、屋中四柱。前二柱曰楹。由北至南、縱架柱上之木名也。今俗名駝梁。是以棟宜一。而梁宜二。梁木上受短柱以載棟楣。下架于南北兩楹之上。而更出乎南楹之南。北楹之北。以載南北兩檐霤。自傳注或以楣冒梁。而今人俗稱。或以梁冒棟。於是始相淆矣。今以諸經義考之。爾雅釋宮曰。宋霤謂之梁。說文。宋、棟也。釋名。霤、卽霤字。流也。楚辭大招注。霤、屋宇也。據此。知通乎棟與霤之大材、始得曰梁矣。棟在南北之中。霤爲南北兩檐。然則架乎其間者。是南北之縱。非東西之橫者矣。今人俗名梁曰大駝梁。爾雅。于宋霤謂之梁。下卽繼之曰。其上楹謂之棁。其字指梁而言。惟梁之上方可架上楹。上楹卽短柱。若楣與棟安能再加上楹乎。且上楹對下楹而言。下楹卽屋中四柱。梁之所加也。古者大梁或作曲形。今江南屋、或尙曲之橋梁之梁、鬱梁之梁、梁輈之梁。皆是上曲之形。說文以楣梁爲本訓。棟梁之梁無訓。故西京賦曰。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西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皆明乎其如虹之曲長也。列子曰韓娥鬻歌。餘音繞梁。惟其梁有空處相架之處。故可云繞。長門賦曰。委參差以槺梁。楹、廬也。爾雅。自栱謂之閣。玉落時謂之扈。皆專釋門戶之名。其間楣謂之梁一語。乃專指一門一戶上之小橫木。亦借梁楣以爲名。所謂門楣非屋楣。不可以此與宋霤謂之梁之大梁。相混也。古屋五架。正中曰棟。再南一架則稱楣。故儀禮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鄭注曰。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庋。是也。聘禮公當楣再拜。公食大夫禮。當楣北鄉。注此者但當云南楹之上橫木曰楣。卽明矣。今鄭氏乃兩引爾雅楣謂之梁一語。遂致學者久惑。不知爾雅楣謂之梁。乃專指門戶之上而言。不但梁非正梁。卽楣亦非正楣。與儀禮當楣之楣迥別。不然焉重釋梁也。說文曰。楣門樞之橫梁。從木旨聲。爾雅。楣謂之梁。釋文。楣亡悲反。或作楹。亡報反。是陸德明本作楣。而或本作楹也。許氏則指爲門楣之橫梁。與爲名屋櫋聯爲楣兩物兩名。然鄭氏所見爾雅決不則作楣。焉由知梁架楹上。更出楹南也。五架之屋。棟。次曰楣。楣前曰庋。庋者、懸而出之之名。爾雅曰。鐖山曰庋縣。儀禮飲射禮。但曰鉤楹內。由楹外而已。不聞兩楹前更有兩柱。如今人之屋有檐柱也。既無檐柱。則前當檐宇何所支庋。是必梁之曲而下者。更出乎兩楹之南。橫檢一木。以爲檢霤矣。



古劍鐔臘圖考

古劍鐔臘之名之制，及古劍之存于今者，已見之欲程氏通藝錄矣。予在京師又得一古劍，其劍首鐔與通藝錄同，不過如今胡桃之半殼而已。吹之殊無大聲，莊子所謂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尚未合也。余門生錢塘陳均自秦中歸，得古劍柄，其首之鐔，乃隆起空中，旁有一孔，如人鼻孔，大吹之，其聲噭然清高，聞于百步之外。又其莖上之臘，作四出長鬣形，如今梔子花萼，莖上小銅釘周滿，留手不滑，亦不刺手，不必緱纏，特其臘以上之劍身折去耳。必如此則臘之所以名臘，鬣鬣然如長鬣者，乃可見也。今程氏及余所藏之劍，其鐔臘皆僅具其名而簡其形制者也。陳氏劍柄，乃考工之本制本形也。莊子書所謂劍夾，即臘也，以其夾劍身也。戰國策馮煖所彈之長鋏，即夾也。臘也，左傳所謂長鬣者，相即其義也。爰考之，并圖其形。此程氏通藝錄所載，及予所藏之古銅劍形，蓋僅具其鐔臘之名，而簡其制，非考工鐔臘命名之本制本形也。





鐘枚說

予所見古鐘甚多，大小不一，而皆有乳，乳即考工記之所謂枚也。其枚或長而銳，或短而鈍，或且甚平沒，鐘不一形，竊思古人製器，必有所因，此枚之設，將爲觀美耶，未足觀也，然則欲此纍纍者何用乎。乙丑春，余在杭州鑄舉宮之樂鐘，與程氏（瑤田）李氏（鋭）共算其律，以定其範，將爲黃鍾者，及鑄成，則失之爲夾鍾矣。鑄工曰，若不合者，當用鋼錫傳其內，可改其音。余乃令其別擇一鐘，挫其乳之鋭者，乳鈍而音改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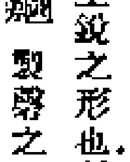
乃知考工但著摩磬之法，而不著摩鐘之法者，爲其枚之易摩，人所共知，不必著於書也。

䵼字瓦拓本跋

嘉定錢君既勤得古瓦作䵼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可愛，並爲之考曰，周豐宮之瓦，䵼即豐，引鄭康成大射儀注說之，斯言諒矣。元謂說文此巷豐豊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其義久晦。說文曰，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此誤矣，當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因象形，丰聲。說文曰，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此亦誤矣，當云，豊，行禮之器也，从豆，凵象形，丰聲。二徐尚不知丰之爲聲，宜更不知丰之爲聲，因而刪改耳。鄭君大射儀注云，豐字从豆，丰聲，此正鄭君精于六書之驗，鄭注三禮多用說文，此當許作舊說，鄭引之也。何以明䵼之爲聲也。丰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字同一部。（古音丰聲肅聲齊聲皆屬上聲，皆屬[illegible]）詩三百篇古韻朗然可按，丰字雖未見於詩，而害字從丰得聲，如泉水三章、二子乘舟二章、蕩八章、閟宮五章，其用韻之處，皆與上聲禮體豊醴最近，則豐字之从丰得聲也，明矣。不特此也，耒部次于丰部，許云，从木推丰，元謂此下亦當有丰亦聲三字，徐氏不知而刪之耳，耒與豐亦同部相近也。（从丰得聲者尚有栔契二字，從韧得聲者有齧絜契）（豐豊䵼三字皆與丰字同部）豐豊从豆，丰䵼皆聲，凵因爲象形，凵因與丰䵼原可不相聯屬，故古文豐字無凵，則可省去。又說文豐字上六畫，皆當左低右高，作丰形，今本作丰平齊者訛俗，無以下筆。舉此數證，質之既勤，審定之，庶無蔡中郎不分豐豊之誚乎。

與程易疇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通藝錄論考工記磬直縣于鼓上及鼓右之際設孔，已明白大著于儒林，無疑義矣。今又得讀汪君孝嬰（萊）推算所以中縣之數，以孔爲衡權，而平其衡，直其繩，其理益明。元竊謂磬縣垂法如箏子法，以遠勝近也，蓋股之所積少，而鼓之所積多，以少稱多，而縣能直者，鼓下垂而近，股外揚而遠，股如箏錘，鼓如箏盤與五金，孔其箏繫也。磬直縣已見之通藝錄六證記矣。元又謂考工記磬氏經文，本明言直縣，易言經文本直縣也。磬氏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所謂摩其耑者，股之上角向天，如圭之耑者也，圭有耑，故曰耑，耑者上銳之形也，所謂摩其旁者，鼓之外邊，所以曰旁也。若非直縣，曷曰耑也，耑之一字，直縣之確證也。



製磬之工，于既設孔之後，即不能再改孔矣，于是縣之而股或昂而上，是鼓少重也，乃摩其鼓之旁，抑股或縣而下，是股少重也，乃摩其股之耑，如此則輕重相稱，而縣直矣。二鄭注，謂上下爲聲之清濁，似誤矣。經所謂旁者，乃鼓厚一寸之處，若摩厚爲薄，是摩廣三寸之面，不得云旁矣。且若摩其耑之兩面，則股必減輕，縣者不直矣。

王伯申經義述聞序

昔郢人遺燕相書，夜書曰舉燭，因而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也，國以治，

治則治矣，非皆意也。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誤合兩物之義，幸而治，誤解鼠璞，則大謬也。是言之，凡誤解古書者，皆舉燭鼠璞之類也。古書之最重者，莫逾於經。經自漢晉以及唐宋，固全賴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間未發明而沿舊誤者尚多，皆由於聲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我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故哲嗣懷祖先生家學特爲精博，又過於惠戴二家。先生經義之外，兼覈諸古子史。哲嗣伯申繼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訓，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經義述聞一書。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嘉慶二十年，南昌盧氏宣旬讀其書而慕之，既而伯申又從京師以手訂全帙寄余，余授之盧氏，盧氏於刻十三經注疏之暇，付之刻工。伯申亦請余言序之。昔余初入京師，嘗問字於懷祖先生，先生頗有所授，既而伯申及余門，余平日說經之意，與王氏喬梓投合無間。是編之出，學者當曉然於古書之本義，庶不至爲成見舊習所膠固矣。雖然，使非究心於聲音文字以通訓詁之本原者，恐終以燕說爲大寶，而嚇其腐鼠也。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經傳中實字易訓，虛詞難釋。顏氏家訓雖有音辭篇，於古訓罕有發明。所賴爾雅、說文二書，解說古聖賢經傳之詞氣，最爲近古。然說文惟解特造之字（如虧、粵），而不及假借之字（如而、雖）。爾雅所釋未全，讀者多誤。是以但知攸訓所，而不知同迪（攸與由同，由迪古音相轉，通音當如瀹，瀹之从攸，猶之从由，皆是轉音，故通攸音近也。釋名曰：宙，瀹也。）；但見言訓我，而忘其訓間（爾雅：言，間也。即詞之間也。）。雖以毛鄭之精，猶多誤解，何況其餘。高郵王氏喬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昔聆其終風諸說，每爲解頤，乃勸伯申勒成一書。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釋詞十卷。元讀之，恨不能起毛孔鄭諸儒而共證此快論也。元昔教浙士解經，曾謂爾雅坎律銓也，爲欥聿詮也字之訛，辛楣先生韙之。又謂詩鮮民之生、書惠鮮鰥寡，鮮皆斯之假借字。詩綢直如髮，如當解爲而（髮乃實指其髮，與笠同，非比喻修鬢之詞。）。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爲佳（同唯）之訛（老子夫佳二字相連爲辭者甚多，若以佳作，則當云不祥之事，不當云器。）。若此之類，學者執是書以求之，當不悖謬於經傳矣。論語曰：出辭氣，斯遠鄙倍。可見古人甚重詞氣，何況絕代語釋乎。

焦氏雕菰樓易學序

周易爲羣經之首，古今治此學者獨多。有列國人之易，有漢人之易，有晉唐人之易，有宋人之易。荀虞之易，漢學也，所存古法尚多。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易全亡矣。靜而思之，推而論之，聖人之造易也，象因卦生，辭因象著，大之天地山川，小之井鬴車鬼，豈如詞人摛文，隨意揉造乎。是必有一定不易之辭，類字存

其中焉。易有爻有位，豈如今人并互體亦不論乎。是必有錯綜經緯、千變萬化、極變易之道，存其中焉。易有吉凶悔吝，豈如今人三錢占卦者能之乎。是必有不盡之言與意，隨所遇之，而取決焉。乃今求之，晉以後之易，皆不能使易之經文語語有因，字字有據。然則空論而已。古聖人造易，必不若是。江都焦氏居北湖之濱，下帷十餘年，足不入城市，尤善於易。取易之經文與卦爻反覆實測之，得所謂旁通者，得所謂相錯者，得所謂時行者。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驗其往來之迹于經文之中，而知其所以然。蓋深明乎九數之正負比例、六書之假借轉注，而後使聖人執筆著書之本義，豁然大明於數千年後。開所未闢者，驚其奇；見所未見者，服其正。卓然獨闢，確然不磨。雖使義海以下諸賢衆咻之，而不能折其說。此我大清文治之所以軼乎前也。豈焦君一人之所通哉。焦君之易之爲書也，曰章句十二卷，曰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其大旨見於圖略，而旁通三十證，尤爲斷據，可例其餘。或曰：比例爲圖，因其末之同而迴其本，如此，則所通不幾多乎。元曰：此正可見聖人之易，錯綜參伍，化裁推行，聖人不能一一悉舉之，特各于相通處偶舉一隅，以示其例，而賅其餘。若其因事而揲筮，因卦而求象，必有一定之法，亦必有無盡之言，使各象變適于各事，以決吉凶。是以左傳筮辭，更出于今易辭之外。藉曰非也，何以折其三十證之所說哉。或曰：通釋多因假借而引申之，不幾鑿乎。元曰：古未有字，先有言有意，言與意立乎諸字未造以前。伏羲晝三而定其言與意，至倉頡始造乾坤之字，故徒言遯，而遯與豚同意；徒言疾，而疾與蒺同意。傳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即此道也。若立乎其後而分執之，蓋未知聲音文字之本矣。藉曰非也，虞翻何以豚魚爲遯魚，韓詩外傳何以蒺藜爲蒺疾哉。元與焦君少同遊，長同學。元以服官，愧荒所學，焦君乃獨致其心與力于學。其初治易也，亦不圖至斯，久之如有所觸，而此學竟成。元于嘉慶十九年夏，速郵過北湖里中，見君問易法，君匆匆于終食間舉三十證語元，元即有聞道之喜。及至江西，時時趣其寫定寄讀，讀竟而敘其本末如此。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是學之謂乎。嘉慶二十一年夏四月。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言之所異者繁。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于王都之正言也。子姻家劉端臨（台拱）之言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者，誦詩讀書，從周之正言，不爲魯之方言也。執禮者，詔相禮儀，亦以周音說禮儀也。小雅大雅，皆周詩之正言也。劉氏此說，足發千古之蒙矣。然則爾雅一書，皆引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話者也。揚雄方言，自署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夫絕代別國尚釋之，況本近正者乎。言由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爲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大戴記小辨一篇，是明爾雅之學。小辨者，一知半解之俗

學也.魯國當時或有此學.猶漢急就章、宋王安石字說之類.然不可考矣.小辨之學易.爾雅之學難.故孔子曰.社稷之主愛日.又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順與訓通借.卽訓詁之訓.遂志者通其意也.不學其訓.則言不辨.意不通矣.又曰.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亦固十變之祺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孔子此數言.述爾雅之學甚明.何後儒之昧昧也.訓詁錯則言語錯.執古聖之書.以小辨破其言.而斷斷論之.道義皆錯矣.使古聖人見後人如此錯解之也.必啞然笑曰.吾所言本不若是也.是以不明爾雅之學.則五經四書皆鼠璞矣.今子爲爾雅之學.以聲音爲主.而通其訓詁.余亟許之.以爲得其簡矣.以簡通繁.古今天下之言.皆有部居.而不越乎喉舌之地.孔子曰.辨言之樂不下席.余與子接席而辨之.其樂何如.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定之足下.蒙問爾雅注義.欲撰爾雅集注一書.誠說經之盛心也.元昔亦嘗有志于此.徒以宦轍鮮暇.力有未逮耳.竊謂注爾雅者.非若足下之深通乎聲音文字之本原.不能.何也.爲其轉注假借.本有大經大緯之部居.而初識音韻.其偶見之蹟也.山水器樂草木蟲魚諸篇.亦無不以聲音爲本.特後人不盡知耳.如樹山猶義與考工梟氏鬲鑿.毛詩椓人鑿鑿義同.氿泉穴出.與考工記軌出兩穀中義同.搏搏同音假借.與爲從言得聲.得義與赤苗之與義近.如兩之據.立死禍之與輪當接貫.較紘女之與聲天鞍.翼輯次而爲之與無周腔聲音義者相通假. 故以聲音文字爲注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其引尖則生魄以證哉.引夏屋逸書以證權輿.多寡有無.無關輕重也.懷祖先生之於廣雅.若膺先生之於說文.皆注爾雅之矩矱.此非足下識超而年富.正宜及早爲之.古注之菁者采之.淺者誤者棄之.其有新義.卽下己意.不拘郭氏一家之學.兼采友人精確之說.要當以精義古音.貫串證發.多其辭說.爲第一義.引經傳以證釋.爲第二義也.

羣經室一集卷六

考工記車制圖解上

作車以行陸.聖人之事也.至周人上輿.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考工記注.解釋尙疏.唐以後學者.又專守傳注.罕貫經文.元以考工之事.今之二三君子既言之矣.于車工之事.猶闕焉.因玩辭步算.舉馮匯識.訂證牙、圍、楷、藪、輪、綆、車耳、陰、軌、輈深、任木、衡、軛、等.十餘事.作輪解第一.輿解第二.輈解第三.革解第四.金解第五.推求車度次第解第六.解所未明.圖以顯之.作輪圖第一.輿圖第二.輈圖第三.

輪解第一

察車自輪始.所以運車謂之輪.

車者輪與輿之總名.故老子曰.致數車、無車.車雖有輪輿輈之分.而其用莫先于輪.故考工記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是輪又爲牙輻轂之總名矣.考工記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今就兵車乘車爲解.

輪網謂之牙.

考工記曰。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蓋輞非一木。其曲須揉。易說卦。坎爲矯揉。爲弓輪。疏證舊有誤字。或合五而成規。或合六而成規。經無明文。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關。爲其象牙。故謂之牙。說文曰。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于車牙牙字則加木作枒。解曰。車輞會也。蓋枒本車輞會合處之名。本義也。因而車輞通謂之枒。此條義也。考工記曰。察其菑蚤不齵。說文作齵齵齒也。此益可證名牙之義。又春秋左氏傳曰。輔車相依。杜預曰。車。牙車也。車牙與輔車互資其義也。若夫牙寬牙厚之度。則有記文可求。記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是牙圍一尺一寸。所謂牙圍者。乃輞牙周帀之大圜圍。凡物圜者乃謂之圍。牙圍一尺一寸。即牙大圜面寬一尺一寸也。牙寬同輪崇。漆內之例就其身平度之。記又曰。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是漆其近輻之二分寬七寸三分三釐三豪。古命分法。當云參分寸之一。今概用分釐法寸下設分釐豪三位以析之。庶比並明晰。可以謂門而造。不漆其近地之一分寬三寸六分六釐六豪也。此記文本自明確無疑義。再由榫其漆內等度推之。亦無不合。又車人、大車。輪崇三柯六分。輪崇一爲牙圍。亦如此法。可以互證。自鄭康成氏誤註牙圍及漆牙之度。即爲言車制者別加一蔽。注曰。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參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參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參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釋鄭氏此義。蓋以牙圍一尺一寸、爲牙內外二面及建輻一邊踐地一邊其四面之圍。然上下牙邊之厚。及內外牙面之寬。雖同在此一

尺一寸之中。而寬厚之數。尙無由定。乃令牙厚一寸六分六釐六豪。兩邊得三寸三分三釐三豪。餘七寸六分六釐六豪。內外兩面分之。以爲牙寬之數。是牙寬三寸八分六釐六豪也。復以踐地之邊厚。及牙面近地之一寸不漆。是不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豪。爲一尺一寸之參分之一也。餘參分之二。爲建輻邊厚及近輻之牙面漆也。由今論之。此說不合者有五。考工記。凡言圍皆指圜者言之。所謂牙圍。實指輪輞大圜而言。平度之得數不必定。即其身而規之也。使必即其身而規之。則牙內外面及上下邊實長方形。不得曰圍。其不合一也。輪人以牙在輪外、踐地而行、必須堅固。故使之寬一尺一寸。乃不厭敝。若以記文牙圍一面之一尺一寸爲兩面兩邊之數。則牙寬秖三寸許。太窄。無此理。其不合二也。小車綆參分寸之二。是牙厚二寸。記有互文。詳綆解條下。今乃令牙厚一寸六分六釐六豪。是以意命之也。豈知記於牙寬已明言之。牙厚則存于綆數之中。不曾明言之。寧待後人以意命之曰令牙厚幾許乎。且牙厚一寸許、毋乃太薄。其不合三也。不漆踐地一寸。榫其漆內得六尺四寸。中詘之三尺二寸爲轂長。轂太長。應門不能容。詳推求車度次第解軸長條下。其不合四也。車人言大車轂徑一尺五寸。合兩輻長四尺五寸兩牙圍三尺共九尺爲輪崇。與輪人相證。其制益明。若以一尺一寸爲牙四面之數。則車人所謂六分其輪崇一爲牙圍。又將何說。其不合五也。

大車之牙謂之渠。

考工記車人曰。渠三柯者三。鄭司農注云。渠謂車䡓、所謂牙。尚書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鄭氏注曰。渠、車輞也。是渠即牙也。

又案。車人大車。雖以柯起度。制實相同。今釋其文。並附輪圖於後。以資牙圍綆數之互證也。車人曰。柯長三尺。又曰。輪崇三柯。九尺。又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牙寬一尺五寸。兩牙共三尺。又曰。轂長半柯。一尺五寸。其圍一柯有半。四尺五寸。徑一尺五寸。又曰。輻長一柯有半。四尺五寸。兩輻長也。每輻二尺二寸五分。又曰。其博三寸厚三之一。一寸。又曰。渠三柯者三。輪牙外周二丈七尺也。大車制輞。故轂徑原並用徑一圍三之法。不與輪人齊案也。

轂者、輻所湊也。轂中空謂之藪。

考工記曰。榫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轂長。榫者、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也。榫與光廣三聲同物。詩鵠與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馮異傳並說爲橫被四表。附雅。桄、充也。桄、即與橫同義。光黃聲相近也。光桄聲爲廣。廣從黃得聲。亦充此即橫充而度物之義。光廣聲轉即爲廓。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淮南子曰。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並同斯義。廓與擴聲亦相近。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矣。趙岐註曰。擴、廓也。然則考工記榫其漆內之榫。即與光廣一聲之轉。如其爲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矣。今案六尺有六寸之輪。除去牙上下兩面不漆之

三寸六分六釐六豪。榫之得五尺八寸六分六釐六豪。又中詘之。即爲轂長。是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此兵車之轂。至長者也。故司馬灋曰。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詩小戎曰。文茵暢轂。毛傳曰。暢轂、長轂也。記又曰。以其長爲之圍。是轂長即轂圍也。淮南子曰。郢人有買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考儀禮註。中人掔圍九寸。三圍二尺七寸。今轂巨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故曰可也。若其轂中空處所以貫軸者。則名曰藪。藪、說文作樔。解曰。車轂中空也。急就篇作轑。藪、樔、轑、聲之轉也。藪爲中空之物。故甑亦名之。儀禮聘禮記。十六斗曰藪。是也。觀記曰。量其藪以黍。是轂藪雖不必定如十六斗之多。而要爲物中空受物者之名可知。先後鄭氏。亦並以藪爲轂中空。但司農讀藪爲蜂藪之藪。康成氏訓爲衆輻所趨。皆指轂外建輻之鑿爲言。非轂中空之謂矣。記又曰。以其圍之防捎其藪。鄭康成氏註、訓防爲參分之一。此以圍防爲藪圍。誤以藪爲轂中空處。曾大穿小穿之通名。大穿曰賢。小穿曰軹。其圍度、則記所謂五分轂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者也。是賢軹之圍。即藪圍。安得別出藪圍大於軹而小於賢乎。且防、從阜。力聲。說文。解爲地理。若易繫辭之扐。王制之仂。並當訓餘。未皆有參分之一之訓也。使果參分之一爲藪圍。記何不曰參分轂圍。以其一爲藪圍。而必變其文曰。以其圍之防捎其藪乎。元案。防、當依說文作朸。木理也。今從阜作防字相假借。理防一聲之轉。物皆有理。木亦宜然。輪人曰。稹理而堅。疏理而柔。此車工之木。必須順理之明證。記曰。以其圍之防捎

其藪者，此言順轂木中直理，除去轂中心木而爲藪，非言其圍也。（鄭康成氏注，捎，除也。捎有除去之義，史記惡築列傳捎莠稿而去之是也。元案捎其藪者，乃捎拔去轂木中心只爲藪也。輪人捎藪，匠人捎溝，上林賦捎風塵，甘泉賦捎鑾旗，捎捎同義。皆捎擇木曰捎，捎擇方言曰捎拔也，文選注引蒼頡篇曰捎捎也，捎藪之捎當訓爲擇也。）何以明之，匠人爲溝洫，凡溝逆地阞，（阞，地理也。）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此文正與輪人文一例。匠人言爲溝必順地理，除去其土而爲之；猶輪人言爲藪必順木理，除去其木而爲之也。考工記出一人之手，其文既已相同，其說安可以互異。且細繹經文，其曰以其長爲之圍，此由直理而言及橫理也。曰以其圍之阞捎其藪，此又由橫理而言及直理也。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此又由直理而言及橫理也。展轉相因，益知古人修辭之妙。若下文明言賢軹之圍，而先又別出藪圍，古人辭不若是謬戾，惟後人誤解其義，故於文體、訓詁、度數，三者皆不合也。

藪輻以內爲大穿，藪輻以外爲小穿，大穿賢，小穿軹。

穿者，軸所貫也。大穿者，在輻內近輿之藪名。小穿者，在輻外近轄之藪名。大穿圍大，小穿圍小。蓋輻內之軸任重，故不可殺，使其穿大而轂弱。輻外之軸任輕，可以殺，使其穿小而轂強。且殺軸亦所以限轂，使不致內侵也。記曰，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賢大穿金釭，軹小穿金釭，詳見金解。）是賢圍當二尺三寸三分寥七絫也。此轂太薄，穿太大，無此理。故鄭康成氏曰，大穿甚大，但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反覆此說，實爲可據。蓋五分去二，其圍一尺七寸六分也。此圍不過大，轂厚亦不易破矣。（軹圍一尺三寸二分，小於賢圍數不相當者，其巾爲釭備厚也。）其爲去二爲去一者，蓋記文偶有缺筆耳。理無可疑，故從鄭說。但鄭氏知一爲二之誤矣，而既以防圍爲藪圍，因又有賢軹之圍，毋乃岐錯。因遷就爲金厚一寸之說，蓋非。豈知賢軹之金，不滿穿中，刻藪兩末以容金，厚而金釭之圍與大小穿之圍同徑，其中相平乎。

又案，小穿之軹，即周禮大馭祭兩軹之軹，不嫌與輿內之軹同名。戴君東原考工記圖據司農大馭注曰，故書軹爲軒，謂考工記軹字當依此改爲軒字，爲其與輿內之軹溷淆。元案軹名有二，在輿在轂本殊。大馭之軹，故書作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已正其誤，似未可以故書一軒字略爲新奇而遽改周禮。（大馭祭兩軹。）考工記（記曰，軹崇三尺有三寸，又曰去三以爲軹。）三處之明文也。若以爲與輿內之軹溷淆，試思輪輻名轑，蓋弓亦名轑；輻有蚤，蓋弓亦有蚤；車轍名軌，轄頭亦名軌；車輪木名軨，車轄亦名軨，皆是一名兩處，無慮溷淆也。綜貫諸義，似以作軹爲安。

輪轑謂之輻。

考工記曰，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古者一輪三十輻，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淮南泰族訓曰，輪不運而三

十輻各以其力。大戴禮保傅篇曰，三十輻以象月。說並與考工記同。（記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日月三十日合朔，選一合，輪周三十輻在地運一週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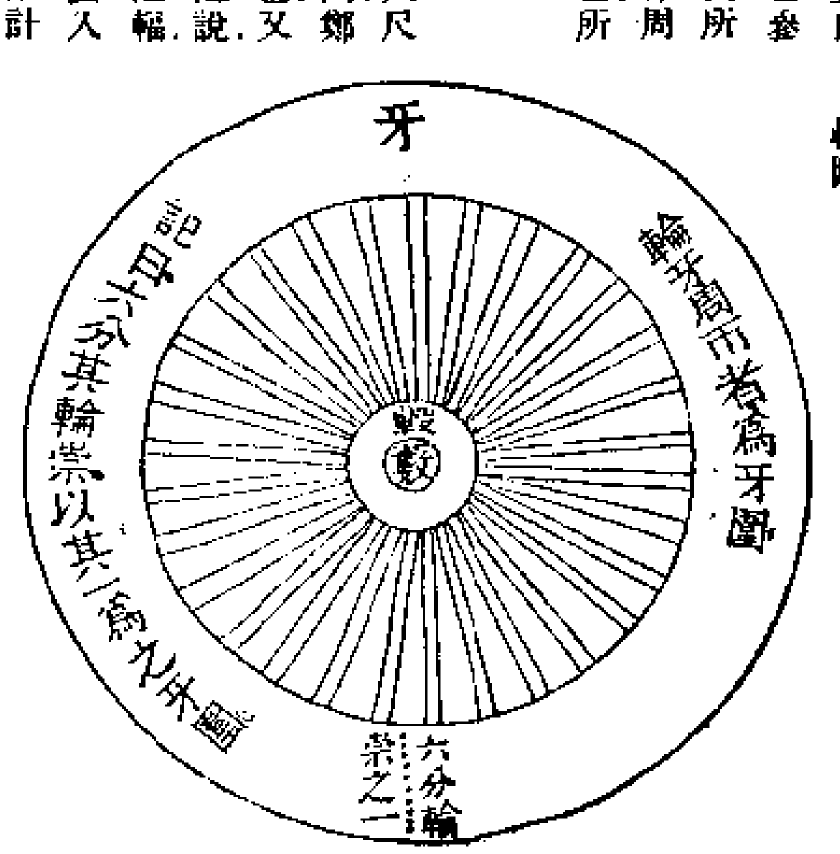
輻入轂謂之菑，入牙謂之蚤。

何以謂之菑蚤也，菑蚤皆指名也。公羊傳曰，（文十四年）如以指則接菑也，四接菑即駢指也。禮儀，巾栖鬈蚤，蚤即爪也。古人命物多就人身體名之也。（如牙及股、胡頭、骹、轂等皆是。）菑又謂之弱者，菑藏不見，有似蒲在水中之弱，故鄭氏曰，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也。輻廣當與牙廣同，（見綆解下。）若其厚則六分六釐六豪。何以明之，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是小車之輻博二寸，厚當參分寸之二矣。三十輻共厚一尺九寸九分九釐九豪。周遭建於轂圍，其兩輻之閒不寬，不作也。若入轂之菑，自當更薄，而菑末又當側銳之，蓋以三十輻共趨藪心，若菑厚而豐末，藪心不堅，而鑿亦相通。故淮南說山訓曰，轂強必以弱輻，兩強不能相服。又說林訓曰，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荀子引詩曰，轂既破碎，乃大其輻，此皆強有餘而固不足也。

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之骹。

說文曰，股，髀也，骹，脛也。考工記曰，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司農云，言股以喻其豐，言骹以喻其細。記又曰，參分輻長而殺其一，蓋人股本豐，自膝以下則向內削而細，今輻形正似之也。參分輻長，股不殺者二分，骹殺者一分也。但所殺之圍，祇參分輻博，殺其向外之一分，非周圍殺之也。此在外所殺參分之一，即綆也，所以殺之，爲濂泥也。

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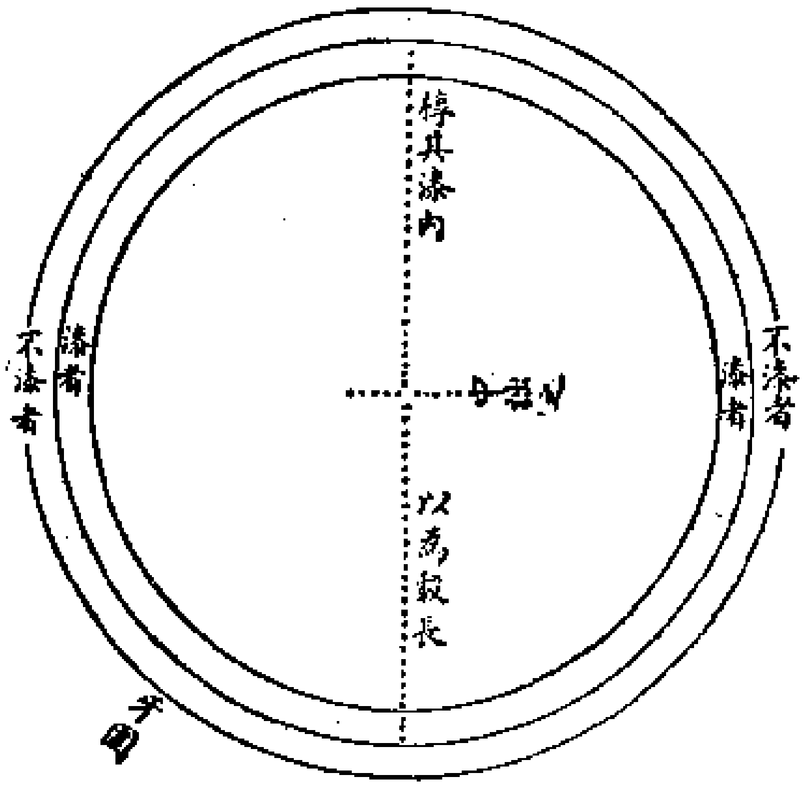


輻骹不滿牙曰綆。

考工記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鄭康成氏注此，謂綆爲出於輻股鑿之數也。又每計徹廣，必加綆數，賈公彥鑿孔外促之說，誤不足辯。近江君愼修目驗今時不殺之輻，釋鄭義，以爲牙上之鑿不偏，但輻用偏蚤入，正鑿向內，則輻乃外出參分寸之二，所以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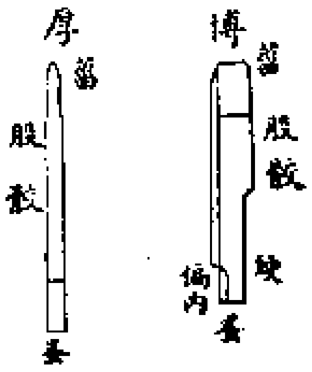
徵廣必加綆數。元案鄭氏此說非是。記曰。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者。其意以爲綆參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輪乃固。少薄、即不固矣。牙厚二寸。試三分分之。每分得六分六益六豪。內一分與輻蚤曲剡處相齊。中一分爲蚤鑿。外一分當輻骹殺處。是曰綆也。綆寬六分六釐六豪也。輻所殺之骹。旣與牙邊不相當。似乎牙向外出。其實合股之不殺者視之。正與牙平。並不外出也。且所以必殺爲綆者。不過爲漆泥之故。（記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並無別車謬巧。而戴君東原又釋鄭氏輪箄不掉之義。以爲輪不綆必左右佗搖。綆則直勢注於內。無傾掉之患。此益非記者之本意。大凡轂長穿軸相得者則安。設短而穿軸內寬

漆輪牙桲漆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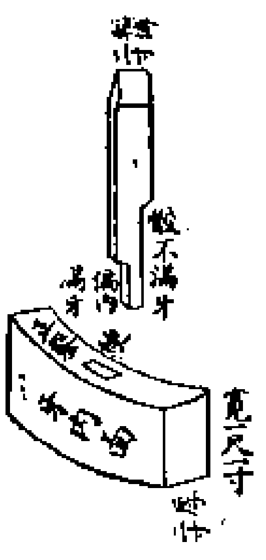


者則掉。若令牙厚出輪外。絕無關於掉不掉也。再案。大車小車皆輻廣同牙厚。綆數居牙厚參分之一。何以明之。車人曰。輻博三寸。此則大車牙厚三寸可知。又曰。綆寸。則綆居牙厚參分之一可知。今輪人惟舉綆數、不言牙厚。以有車人之例可互見也。且以此制人人皆知。可以省文。初不料後人如是誤解之也。故不細釋車人牙綆之義、及輪人輻骹外殺之制。則輪綆之說不明。而牙厚亦無從起度矣。（鄭司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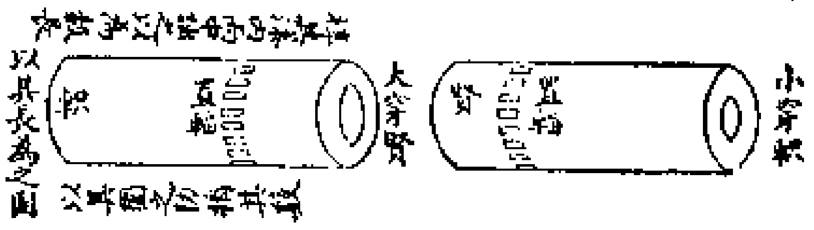
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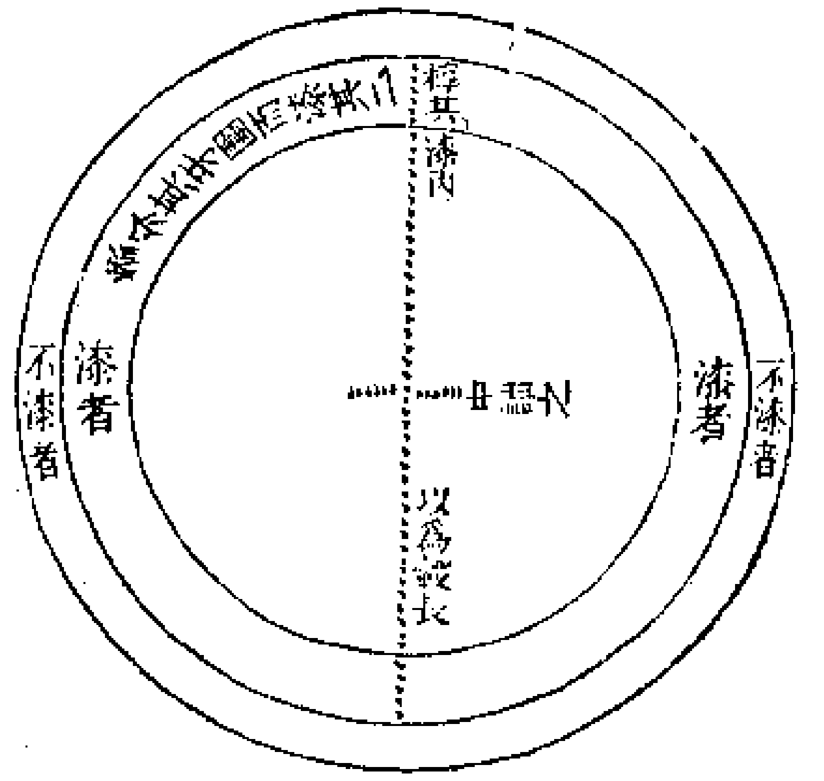
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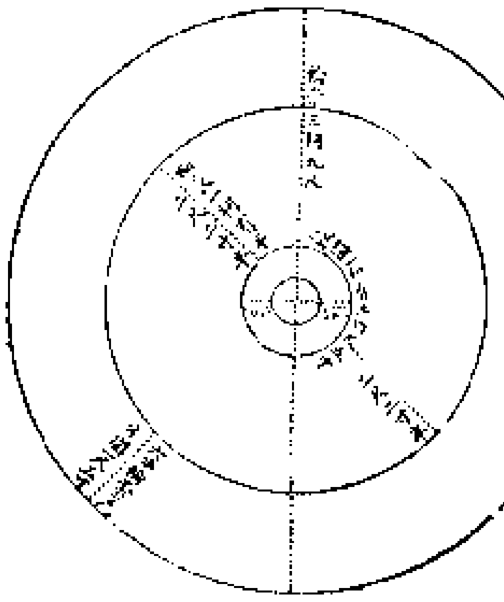
轂圖



鄭注牙圍漆。　牙桲漆內圖。



大車輪圖。



（釋爲圖東言餅之餅。謂輪箄也。蓋漢人呼綆如箄。故鄭司農假借箄字以定其聲。若說文甄箄之義則不相涉也。）

車徹謂之軌。

古者經涂九軌。軌廣八尺。匠人以爲度。軌自爲徹迹之名。說文曰。軌、車徹也。从車。九聲。蓋乘車兵車田車等。崇卑雖不同。而兩輪則同廣八尺。不如此出門不合徹。故禮記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是也。孟子曰。城門之軌。莊子曰。車徹中有鮒魚焉。亦並指車迹。軌寬八尺。比輿兩旁各寬七寸者。輪必少遠于輢。且以爲輢外設爲建兵地也。輻內大穿之轂。長九寸一分一益一豪。除去在外七寸。餘二寸許藏入輿底。鄭氏以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參分寸之二、湊足其數。非也。（小穿轂厚二寸八分。若如其輻廣只於之轂。轂長三寸。有是理乎。又兩轂頭亦名軌。詳見輈解條下。）

又案。輪人爲蓋。其部斗枚鑿字曲句股。舊說皆不誤。故不爲蓋立圖解。

輿解第二

車上受物曰輿。

說文曰。輿、車底也。續漢書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觀轉蓬爲輪。行不可載。因物生智。後爲之輿。故輿後于輪。輿者、軫輢軹轛之總名。專謂較式內爲輿者非。考工記曰。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是輿廣

六尺六寸也。又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是隧深四尺四寸也。謂之隧者、康成氏以爲深如隧宇也。（車廣橫而兩輪縱。故廣輪爲橫縱之名。儀禮士喪禮注、揜坎廣尺輪二尺。周禮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禮記檀弓、廣輪揜坎、皆此義也。）

輿下四面材、謂之軫。軫謂之收。

輿下四面木材爲軫。是說戴侗六書故首正之。其說曰、軫輿下四面木匡合成輿者也。考工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元案大戴禮保傅篇說同。）又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焉、四尺也。又曰、輪人爲蓋弓四尺、謂之庇軫。又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按、軫乃四面木。獨以爲輿後橫木者非也。使軫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方以象地。且軫之兩旁木加于軸、故曰加軫與轐爲四尺。若輿後橫木、安能加轐軸之上乎。且庇軫、庇輿、庇軹、皆指左右兩旁而言。非指輿後明矣。況記言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若獨爲輿後橫木、則不得言間矣。康成於軫圍既謂輿後橫木、于加軫與轐、則又通謂之輿。未免自疑其說。蓋由不察任正衡任之名。以任正爲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故獨以軫爲輿後橫木也。戴氏此說極確實。發漢唐以來之蒙蔽。元又案、史記天官書曰、軫爲車、主風。索隱引宋均說、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爲左右轄、車之象也。此亦四面爲軫之明證。軫木最大。與底木板兩輢板皆賴軫相收以爲固。而輢較軹亦將就軫爲鑿以樹之也。蓋軫所以收衆材者、故又謂之收。詩秦風、小戎俴收。傳曰、俴收淺軫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洩。注、振收也。軫振音義同。）晏子春秋曰、棧軫之車而牝馬、即小戎義也。（又案、車後橫木曰任正、自漢以後皆軫之名。二物相混。詳輈解。）

輿前衡木謂之式。左右板謂之輢。

釋名曰、軾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考工記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曰、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是式長與輿廣等。崇于軫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輢板上。則須揉治而詘之。一在前、即式深。二在後、則輢深也。說文曰、輢、車旁也。毛詩作猗。蓋輿左右木板通謂之輢。（式下板亦名輢。）參分輢隧、一在前、二在後。後高出于前式二尺二寸。（記曰、以車隧之半爲較崇是也。）輢通高五尺五寸也。

輢上反出謂之輒。輢立木達輒謂之較。

言車制者、皆以爲直輢。由不解車之有耳也。說文曰、較（即較字。）車輢上曲鉤也。（鉤今本訛作銅。文選西京賦七啟注兩引並作鉤。）又曰、輒車兩輢也。从車、耴聲。又曰、耴、耳下垂也。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耴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又曰、輒、車耳反出也。合此四者、可知車耳之反出矣。蓋車輢板通高五尺五寸。其下三尺三寸、直立軫上。軫上之輪崇三尺三寸。與直輢前式同高。若過此三尺三寸之上、則漸向外曲、勢反出乎輪之上、象耳之耴。故謂之輒。以其反出、又謂之輙。至其直立軫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較。重出式上、故名重較。崔豹古今

注曰、車較、重耳也。在車轝上重起、如兩角然。（角較通借。）此固謂車耳重出式上、如兩角之觭勢也。重耳即垂耳之義。秦公子名耴、衛公子名輒。晉公子名重耳、魯叔孫名輒、字子張。鄭公孫輒、字子耳。皆此義也。詩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重較即重耳之義。以喻武公之開張寬廣也。記輿人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侈即兩耳侈張。古制可考若此。輒所以必反出者、應劭漢書注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蓋輪在輢外、車驅疾則塵隨而上。有輒屏之、則塵不及人。又考建兵之局在輢外。五兵本可直建。因有輒、所以迤建。記曰、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于軫四尺。則迤而適出于車耳之外矣。故曰、輒爲車耳。較爲兩車耳立木也。大約古人重較、惟卿大夫之車有之。至漢猶然。禮、士乘棧車。棧車者、木立軫上、不曲如棧也。若大夫墨車。卿夏縵以上、則並名軒。有車耳。（說文、軒曲輈藩車。左傳鶴有乘軒者。）三代法物、以別等衰、端在乎此。豈容觭突。毛傳以重較爲卿士之車、此實當時禮制。戴君東原譏其傅會者、非也。（錢氏坫車制考曰、輒上端謂之較。此假轓爲輒說。至所引漢官儀曰、孝武帝六年、令千石六百石朱轓。轓即輒。太元較首君子藝墜、至于車耳。測曰、至于轓也。此皆可爲輒字加證。元又案、轓與藩同。乃車前後之有蔽者、如爾雅之竹前錢詩之簟茀是也。此字與車耳之轓迥別。俗書多誤。今太元轓字實當作轓。俗本有譌作轓者。又案、漢仙人唐公房碑、以轓駕車、誤甚。蔽[illegible]作轓。）

車轛謂之軨。轛、橫軨也。軹、直軨也。

說文曰、轖、車籍交錯也。軨、車轖間橫木。司馬相如說、軨或從霝。蓋輢內轖木、縱橫相結如轖也。（輢如轖。左傳陽虎載葱靈以逃、賈逵注曰、葱靈衣車也。有葱有靈。）軨所以固輢、亦交于較。楚辭九辯曰、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揚雄甘泉賦曰、據軨軒而周流兮。皆謂此也。（又轛末亦名軨、詳轛解。）蓋軨爲軹轛之總名。軹、枝也。如枝相交也。轛者、對也。對于人也。轛橫交於軹。故說文曰、轛、車橫軨也。轛爲橫軨、軹直軨可知。

輿下鉤軸者、爲轐。轐謂之輹。輹謂之伏兔。

轐在輿底而銜于軸上。其居軸上之高、當與轐圍徑同。至其兩旁、則作半規形、與軸相合。而更有二長足、少鍥其軸而夾鉤之、使軸不轉動。軸後又有革以固之。（見革解。）輿底有轐、則不致輿軸說離矣。易曰、輿說腹。（說文、腹作轐。）虞翻曰、腹或作輹。盧氏曰、輹、車之鉤心夾軸之物。是輹、即轐也。或謂之伏兔者、以伏於軸上似之也。又謂之屐。象屐之形。

當式下圍輈者、曰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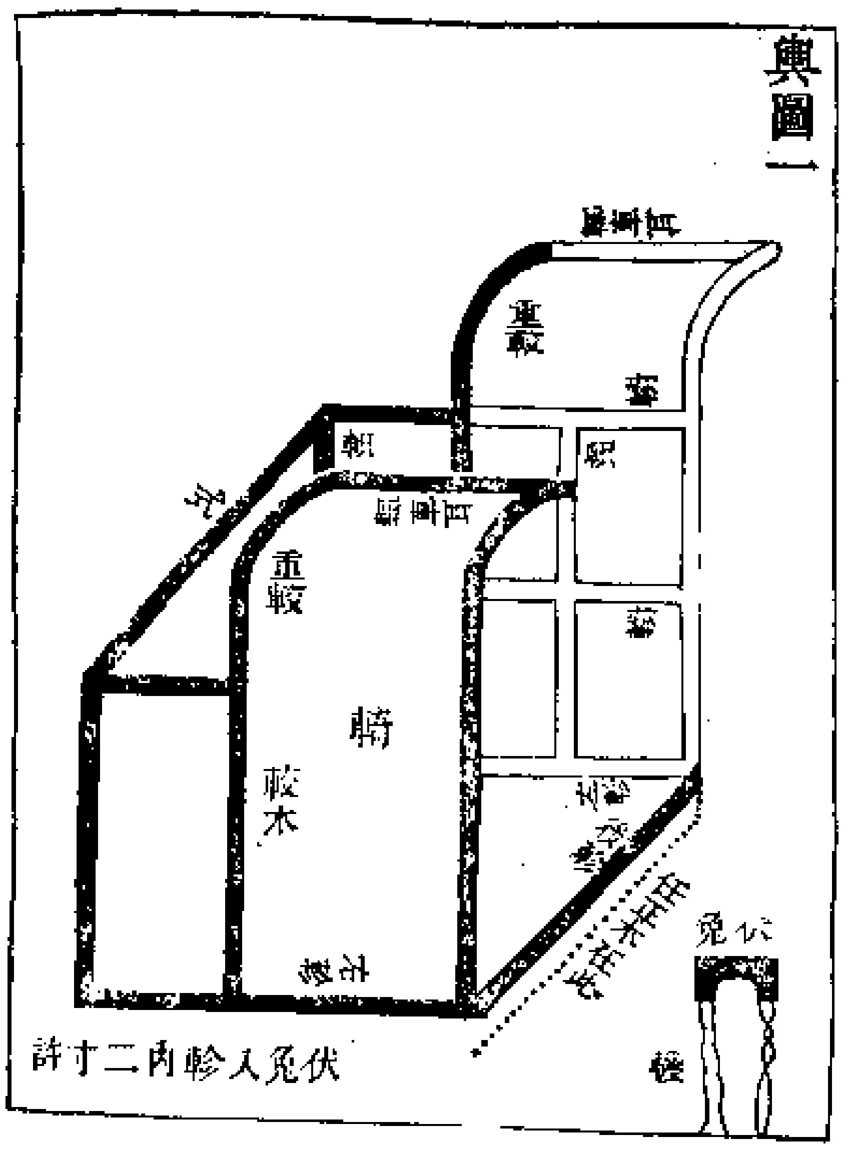
軓之爲物、蓋在輿之前、軫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輈身。輈與輿之力、在後軫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軫則有軓以衔之。故左右轉戾、不致敗折。（漢制、輿底有綑車索。方言、亦名單名轑。古車制成器堅固、無須乎此。）軓從車、凡聲。與範範字通

借。易繫辭曰。範圍天地而不過。禮運曰。范金合土。法言曰。模不模。範不範。通俗文曰。規模曰範。廣韻曰。範、模也。釋此諸義。自是半規而可模範物使不過者、之名。軓在前軫下。所以範圍輈身使不過也。故記曰。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考伏兔至軫一尺四寸許。環灂七寸。居其半。餘七寸始至軫。軓當輿軫寬等三寸許。與環灂尚離三寸許。故曰不至軓。此由內而數至外也。記又曰。軓中有灂。謂之國輈。案。軓在輿前。人目及見。若環灂則在輿底。目不及見。故須察之。此由外以觀其內也。合此二者。其地確不可易如此。記又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此正爲輈身起度。試略移其處。亦卽不合。此經文之可參考而知者。至傳說家若鄭司農、杜子春、許叔重、並曰、軓、車式前也。其意謂軓當式前下耳。非式上之前別有軓也。特以訓辭少晦。軓之爲物。亦將與任正之木、同歸湮失。而車不可行矣。又周禮夏官大馭祭兩軹祭軓。杜子春云。軌當爲軓。少儀。祭左右軌范。注。范與軓聲同。軓之物小。而必祭之者。因輈身不掉。全恃乎此。輿軓其爲關要。故孔穎達曰。祭之。爲其神助已。不使傾危也。使渾稱軓爲車式前。並無其物。則將祭于式上乎。抑輿下乎。抑輈上乎。斯不然矣。

又案。記者于車工之木、中平度數、有定法者。必詳言之。若較軓及轉板輿底橫木陰板輗等。工人皆可以意爲之。惟取堅固。故不言其制。非無其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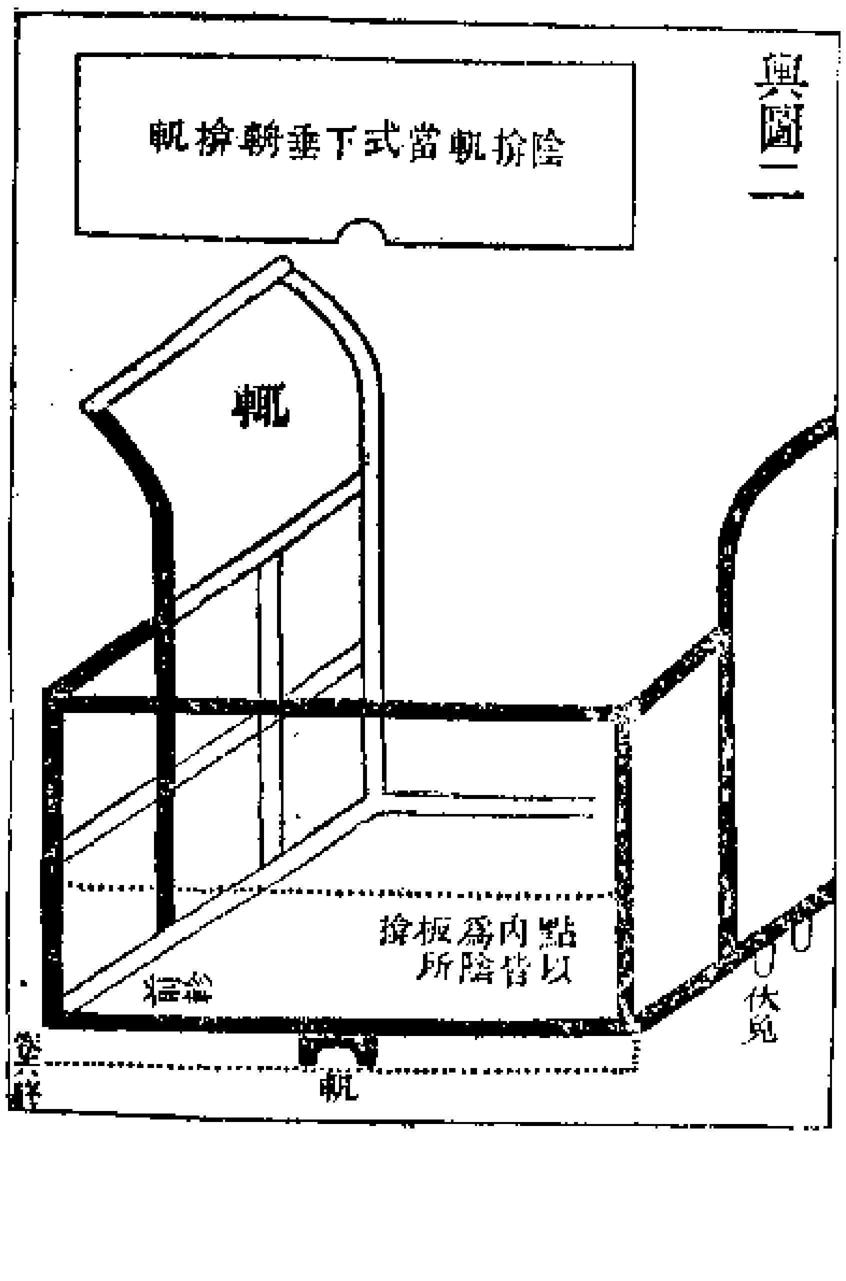
所以揜軓、謂之陰。

陰者、輿前式下板也。詩小戎曰。陰靷鋈續。毛傳曰。陰、揜軓也。箋曰。揜軓在軓前。垂輈上。釋名亦曰。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䓘也。蓋輿前後皆空。又前軫下有軓以銜輈身。此陰板揜乎輈前。空處下垂至輈上。并軓亦揜之。使不見。故陰卽名揜軓。且爲輿前蔽



輿圖一

飾也。或直命揜軓爲軓者。誤矣。



輿圖二

揅經室一集卷七

考工記車制圖解下

輈解第三

曲輮輈。

輈者、曲轅駕馬者也。以其形曲。故與舟同聲。曰輈。輈身通長一丈九尺餘。車之材莫大于此。木之中輈者少。故必須揉治。乃中軓前上曲及弧深之度。禮運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出木根車。皆言瑞運之應。山木自生垂鉤之形。中平輈度。不須揉治也。輈所以必撓曲之者。爲登降均馬力也。輈人言直轅無撓之弊者三。皆所以發明輈不可不撓之義。觀直轅之弊。可知曲輈之和矣。輈身在輿下者正平。長與輿隧等。四尺四寸。若夫出軓以前。輈身之長及所撓深淺等度。則舊說甚多蒙蔽。輈身者任正當兔等闌、所據以起度者也。考工記雖無明文。必有互文見義之處。且軓前至輈端之長不定。則輿前駕馬之地長短無憑。揉輈深淺之度不定。則又有深則折淺則負之弊。記者安得不示人以定法乎。要知記文本自簡明可據。自鄭康成氏失解之。而其度不可求矣。今且依鄭注述之。其誤可見。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鄭注曰。衡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八尺。則餘七寸爲

衡頸間也。記又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注曰、謂輈軓以前之長也。據此、則鄭意以輈深四尺七寸、爲輈端直垂下至與軓平處之高、得四尺七寸。除輪半崇及加軫與轐之四尺不入彎也。且以軓前十尺爲輈身之長也。後若兔諸圖。除當兔一尺。夫使軓前十尺爲輈身、則輈身不能無撓。其撓之數、經無明文。于是又意爲解曰、凡弓引之中、參讀輈之倨句中二可也。中二則參分損一耳。即十尺之曲輈、參分損一、得六尺六寸六分之直弦。再以輈深之四尺七寸爲句、以求其股、則股長四尺三寸三分有奇。即使服馬尾近著陰板之前、而輈端之衡已近居馬脊中矣。有是理乎。且國馬高八尺、亦就昂首者言之耳。中人皆長八尺、若馬頸膺衡處高八尺、是與人頂同高。馬再昂首高一丈餘矣。古馬猶今馬、安有如此高者。馬頸至顙不過六尺。與人頂齊。且記明言輈深。今解爲輈高、于字義亦違失之。又案、鄭注曰、軓前十尺、十或作七、令七爲弦四尺七寸爲句以求股、股則短矣。七非也。鄭此注、亦自知股太短、不足容服馬。訂七爲訛字。但以七尺之弦爲非、儻以十尺之弦爲是矣。若以十尺爲弦、則輈身絕無撓矣。且即以十爲弦、四尺七寸爲句、得八尺零八分有奇之股、亦尚不足爲賸馬地也。由前之說、則與前短縮、衡亦太高。由後之說、則與前略寬、輈又無撓。舛誤至此、皆由誤解記文之故。然則記文果何解耶。元案、記曰、軓前十尺、此自軓前直引至輈端、長十尺也。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鄭司農注云、深謂轅曲中。此解極精確不刊。觀記文、一曰、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再曰、輈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爲言。是所謂深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必非輈端下垂之高明矣。今以通徑求外周、以定輈身中心之長。考輈身有圜即有徑。求記者之意、其輈身當以徑三寸入算。何也。蓋以此三寸合之四尺七寸、共深五尺、爲半徑。合通徑十尺、適得平圜之半圜形。不差分釐也。又輈身既有圜徑之三寸、則當有朒有贏。今以軓前十尺內、減兩端輈身徑共六寸、餘九尺四寸之通徑。合四尺七寸之半徑、求平圜半周、得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豪。此輈身朒數也。若並輈兩端身徑在內爲軓前十尺之通徑、合輈身三寸、于深四尺七寸爲五尺半徑、求平圜半周、得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豪。此輈身外背之贏數也。既得贏朒二數、再以二數通徑相減、爲九尺七寸之通徑、合四尺八寸五分之半徑。通當輈圜徑中心。得平圜半周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毫。此輈身中心之長也。據今所推、則輈身之長、皆定于輈深四尺七寸、及軓前十尺二語之中。記文本自簡明可據、鄭司農說亦不誤。今密推之、亦適得平圜中規如此。不知康成氏何以必變其說、致一往皆誤也。又案、考工記車人曰、凡爲轅、三其輪崇。此雖爲大車直轅起度、而小車曲輈亦同此法。凡字所括正多也。特以輈人既有明文、本不必遠據車人之文以爲典要。然恐輈深軓前等所推之數、未足深據、則試再以車人之文證之、乃益知記者省文互證、無不密合也。記曰、兵車乘車、輪崇六尺有六寸。三其輪崇、得一丈九尺八寸。今以所得輈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加輿下輈身四尺四寸、其長一丈

九尺六寸三分六釐六豪、兩數比例、差一寸六分三釐四豪。但輈身朒數與軓底曲處相齊、若輈中心則已占八輿下輈身一寸五分。是所差實一分三釐四豪耳。制作之密、至于如此。古人精心、非後人可及也。至于輈身之衡、去地之高、則約六尺。何以明之。國馬高八尺、就昂首者言之耳。若其頸脊之間、服軛之處、至高不過六尺。中人皆長八尺、此與人胸相齊。今試擇馬之至高者驗之、皆如此也。漢書文帝紀、衛綰奏馬高五尺九寸、齒未平、馬正壯也。馬十歲外齒平。不得出關。此實就頸脊之間高者言之、故五尺九寸爲極高。西漢初較周尺已差大、若建初慮俿銅尺、則此周尺又大矣。

又案、記曰、田馬之輈、深四尺。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此爲半橢圜形、與國馬之輈爲正圜者不同、故恐輈長三其輪崇、或有不合。試再推之、以軓前爲通徑、輈深爲小半徑、求橢圜積得橢圜半周贏朒二數相減、得田馬輈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法詳推求東度次節解。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丈八尺七寸四分四釐一豪。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九寸、差一寸五分五釐九豪。復除輈中心占八輿底軓一寸五分、亦僅差五釐九豪耳。是田馬之輈、亦密合也。又記曰、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記不言駑馬輪崇。然輈深既以七寸遞減、輪數亦必以三寸遞減。田車輪崇減于兵車三寸。竊訂駑馬輪崇當六尺也。今亦以軓前爲通徑、輈深爲小半徑、求橢圜積得橢圜半周、贏朒二數相減、得駑馬輈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丈七尺二寸零零一豪。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差二寸零零一豪。再除輈心占八輿底軓一寸五分、所差亦僅五分零一豪耳。是駑馬之輈、亦密合也。由此數者求之、可證記軓前輈深之說之非誤。而訂駑馬之輪崇六尺、得數于記文所未及者、亦不爲無據矣。

又案、漢石刻武梁祠像及孔子見老子畫像搨本、皆有二馬車。石雖殘闕、形尚可辨。其車輈出輿下平至馬尾、始昂而上、與古揉輈法已不能盡合矣。

輈縣軓以上爲疾、疾謂之頸。

秋官大行人立當前疾、司農云、疾、轅前胡下垂拄地者。惠君定宇曰、疾乃侯之訛。唐石經已然。禮說曰、侯伯立當前疾、錢語疏、小雅蓼蕭疏、引作侯。尚不誤。元案、惠說是也。胡侯一聲之轉。凡物下垂如人喉者皆曰胡。故戈㦸之下亦名胡也。侯謂之頸者、秋官之侯、即考工之頸。同處異名、亦異名同實。蓋輈縣侯以上、其閑漸殺矣。

輈後投任正謂之踵、當伏兔者爲當兔。

踵者、投任正之中者也。記言十分輈長以一爲當兔之閑、是當兔閑最大與任正同。記又言五分頸圍去一爲踵圍者、以踵投任正甃中、故殺之也。

輈兩端木爲任木。前端橫馬爲衡任、後端持輿爲任正。

考工記于輈人特出任木之名。又言衡任任正之制。漢以來說者多誤。鄭康成氏以任正爲輿下三面材。戴侗已辨其爲軫矣。而任正之制。尚然未覩。元案。任木者、輈兩端木名。衡任者、卽輈前端之衡、駕馬者也。任正者、軸後端之橫木。當車後持輿之後軫底者也。任木最關重要。故考工記于輈人特曰凡任木。凡字兼指兩端而言。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又恐梓工之鑿小之。故終警之曰。小于度謂之無任。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也。匠人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文義同此。任正木最大。長應與輿廣等。橫安車後。與輈體爲內鑿之枘。作十形。因而加輈于軸。作廾形。又加輿于輈軸上。作中形。與後軫與任正交閑若一。前軫下之軓規定輈身。是輿已安置輈上不傾仄矣。而輿底與軸將相離也。于是左右軫內有伏兔者。下鉤乎軸。是輿又得左右衡制之力。不動掉傾脫矣。故輈與輿與軸。三物合一。堅固不離。全賴此任正之力。試以馬引輈。輈與任正并力載輿以行。而輿下伏兔又夾軸以行。輿下之軸。欲左右動移。而輿底伏兔及軓之力制之。軓上輈身欲反側紐戾。而輿與任正相合之力又制之。此任正之所以爲正也。自解者不識車後有任正之木。而記又明有任正之名。遂以任正歸之軫。試思輈別爲一直木。軸別爲一直木。縱橫交處。非有內鑿之投金苫之固也。因而加輿于輈。加轐于軸。無論輈身與轐不足以安輿。卽輈在輿之下軸之上。兩無關繫。直可抽出矣。縱令有金革以固之。百步之中。未有不敗折者也。以有任正之堅固如彼。無任正之舛謬若此。究其名物致誤之由。總由于輿後橫木爲軫之一訓也。考工記軫屬于輿人。任正屬輈人。本不相涉。特以加輿于輈。其後軫與任正相合若一。又以輿左右前三面皆有板。人所不常指名。所指名爲軫者。惟輿後耳。故左昭二十一年。張匄抽殳而下。子城射之。折股。匄扶服而擊之。折軫。襄二十四年。踞轉而鼓琴。服虔曰。轉、軫也。此皆獨指輿後之軫爲言。世因有車後橫木爲軫之訓。遂冒軫之名于任正矣。但考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注。車後橫木。說文曰。軫、車後橫木也。釋名曰。軫枕。車前。若臥牀之有枕。就枕生義。故誤車後爲車前。是揚許劉三君。雖以任正冒軫之名。而任正之木尙在。故或曰車後橫木。或曰如牀有枕。皆見其物。指其處。且象其形也。至鄭氏注周禮。知軫屬輿。不屬輈。因舉而歸之輿後。而于所謂任正者。竟以輿下前三面材當之。于是車後絕無此任正之橫木矣。總之。漢以前任正因近軫而冒軫之名。漢以後歸軫于輿。而失任正之木。誤之又誤。鮮辯久矣。

又案。近戴君東原謂任正爲輈。衡任爲衡與軸。考工記凡任木以下三十八字。先發下文之意。下文乃舉其制。故重言衡與當兔之圍。此說亦誤。以今考之。其不合者有四。考工記屬文最省。至車工之事。尤爲簡潔。容有事當明言而省文互見者。斷未有先已明言其圍。後又重複言之者。細檢記中無此文體。其不合一也。記以衡圍卽起于衡長。故惟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其字下不必加衡字。而任正之圍則起度于輈。故曰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於其字下特著輈字以別之。若任正卽輈

身。則其下輈字爲贅疣矣。其不合二也。設使任正爲輈、衡任爲衡與軸。先言其圍。下文不妨再言。何以下文惟言軸圍及輈當兔圍。獨置衡圍於不論乎。其不合三也。軸之通長一丈二尺。斷不得以當輿下之六尺六寸。指名爲軸。其兩端之長。胡不入算。果軸爲五分其長之一。則圍當二尺有餘。卽與下五分軫間一爲軸圍。大相矛盾。其不合四也。

小車衡。大車鬲。所以鍵衡、謂之軏。所以鍵鬲、謂之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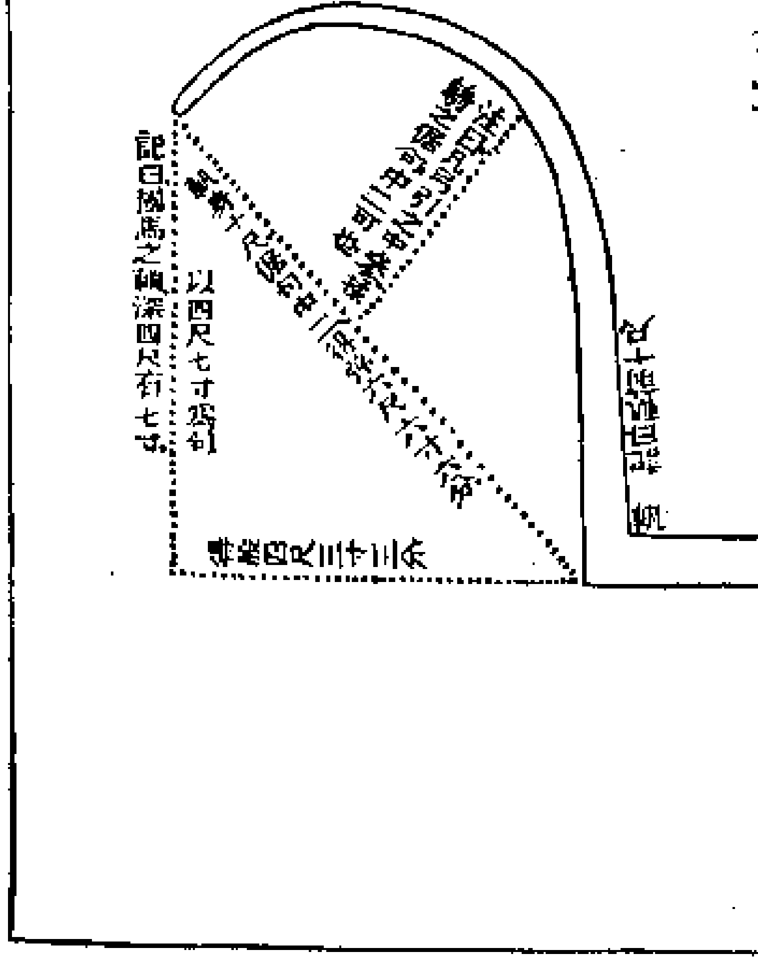
衡、卽衡任也。鬲者、大車衡名。說文曰。輗、大車轅端持衡者。軏、車轅端持衡者。論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何以成。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非是。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卽衡也。輗、乃持衡者。此已足正舊說之謬。戴君東原又爲之證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元案。墨子魯問篇曰。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匠之爲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與韓非子所引不同。按。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伸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伸。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據戴氏說。則包說謬矣。元又案。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氏注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鄭氏說本不誤。集解棄鄭取包。可謂無識。揚雄太元經曰。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伸也。此卽孔子安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也。此皆輗軏爲衡鬲鍵之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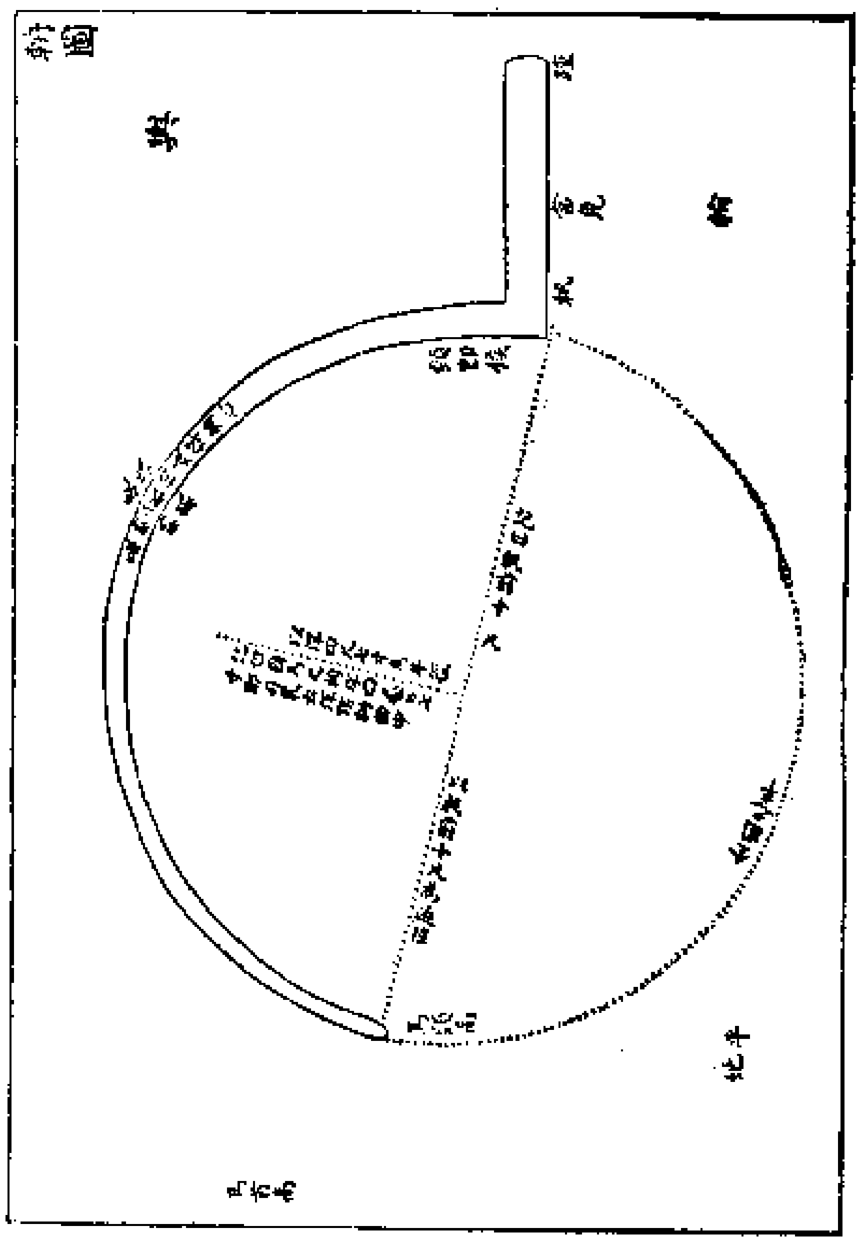
衡鬲下柅馬牛者、軛。軛、謂之烏啄。衡下兩軛、曰兩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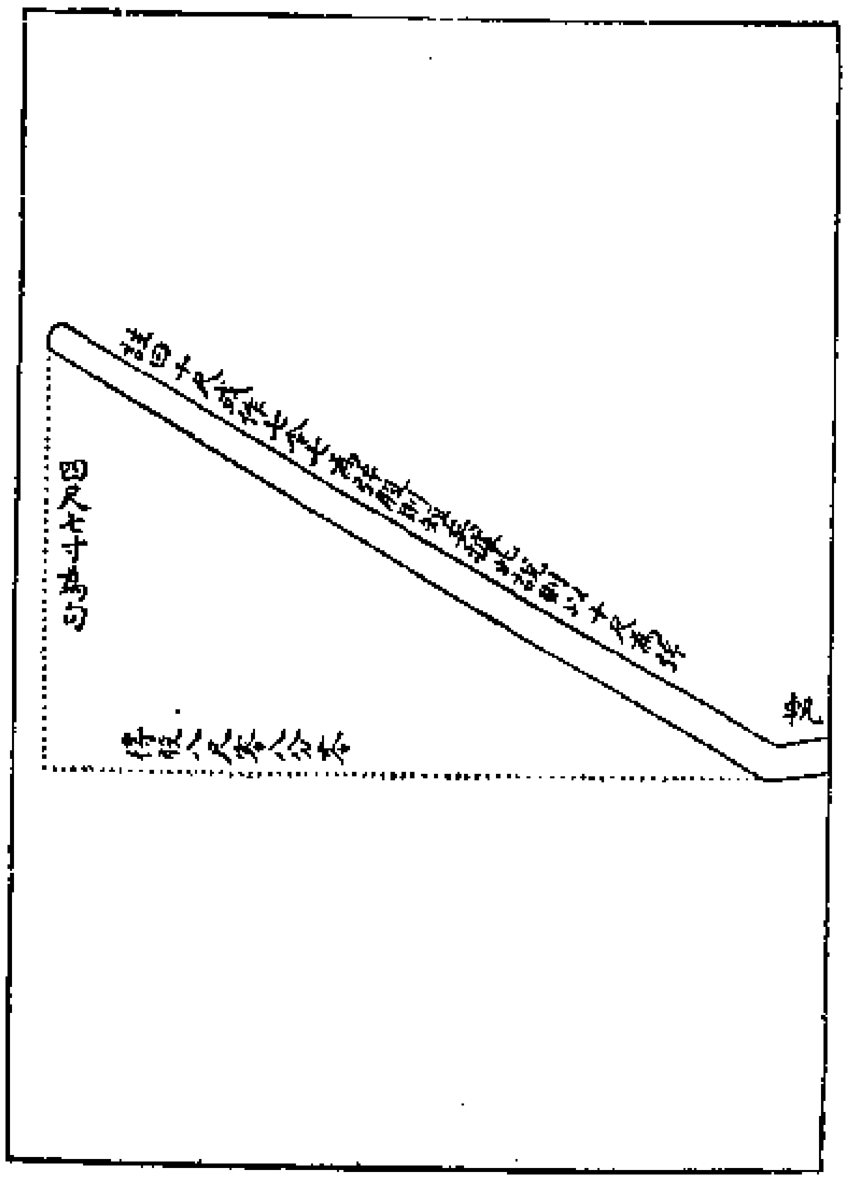
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六寸。平橫輈端。直木也。車人曰。鬲長六尺。亦直木也。若其㧫馬牛頸處。則別有曲木縛於衡鬲之下。以下柅馬牛之頸。包咸論語注曰。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此雖誤解輗爲鬲。而其言軛縛於橫木之下。則漢時目驗猶然。皇侃疏曰。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卽時車。但轅頭安枙。與今異也。卽時車枙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枙兩頭著兩轅。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枙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卽時一馬來車猶如此也。據皇氏說。則枙別爲衡鬲下曲木甚明。至梁時此制尙存。故得以目驗而知。由此說、驗之諸書。無不合者。急就篇既言軥衡。又言軛縛。莊子馬蹄篇曰。加之以衡扼。衡軛爲二物甚明。儀禮。既夕曰楔貌如軛。上兩末。楔乃米合飯置尸口中者。爲半凡形。末向上。據此。可知軛曲半規。特末向下耳。軛又名烏啄者。烏啄合聲爲握。凡以手扼物曰握。握扼聲轉。皆半規曲形之名。故詩韓奕曰。鞗革金厄。厄、卽軛。毛傳訓爲烏蠋也。說非是。爾雅。蚅烏蠋。卽詩所謂蜎蜎者蠋。蠋行屈中。卽名厄也。蜎蜎、蠋曲貌。考工記。廬人刺兵。欲無蜎。亦此義也。釋名曰。烏啄向下叉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此象形則得矣。釋義則甚謬也。鬲下駕牛。祇用一軛。若衡下駕馬。則用兩軛。故兩軛又名兩軥。軥亦以其曲句名之也。左襄十四年。射兩軥而還。昭二十六年。中楯瓦。繇朐汰輈。服虔曰。軥、車軛兩邊叉馬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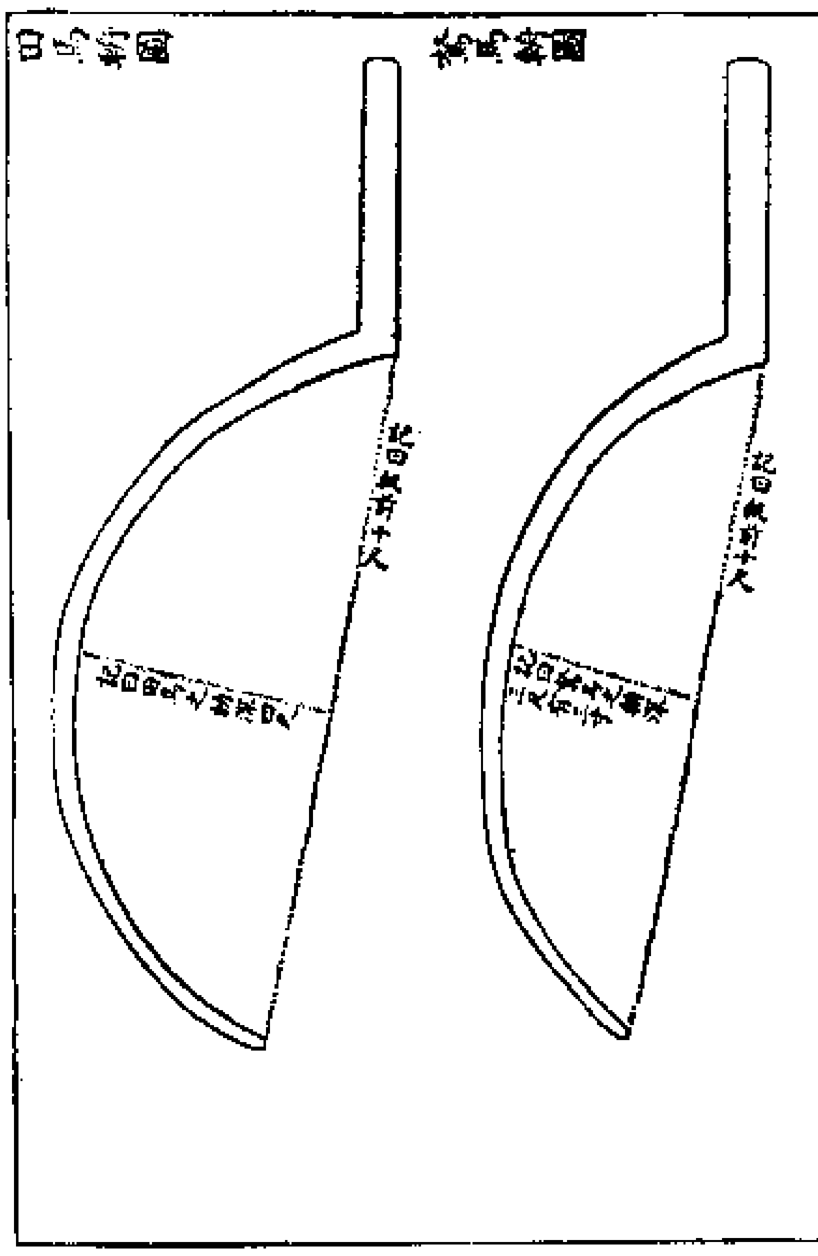
所以貫轂、謂之軸、軸末謂之害、害謂之軌、軌謂之軹、害上鍵、謂之轄、轄謂之軨。釋名曰、軸抽也、入轂可抽出也。說文曰、軸持輪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蓋軸橫與底、穿兩輪逕於穿中、膏之乃滑也。謂軸末出轂外為害者、說文曰、害、車軸耑、象形、或從彗作轊、害長而細、又在轂外、最易相軋、故敱從害。晏子春秋曰、齊人好轂相犯以為樂。史記、齊田單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皆謂此也。害又為軌為軹者、王先生懷祖曰、詩濟盈不濡軌、此軌字與少儀同。少儀曰、祭左右軌、鄭氏注曰、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今本非誤、車旁正義校改、說非同為句。）周禮大馭、祭兩軹、與少儀兩軌同處、是軌即軹也。輪半崇三尺三寸、當軌。詩曰、不濡軌、言其淺也。（王篇謂云、毛傳以上為軌、上乃下之誤、孔疏遂改軌為軌、即忘于上字也。此詩有有瀰濟盈、有鷕雉鳴、不濡其軌、牡皆字字相對為韻、若改軌為軌、為合韻則求之太遠矣。）元又案、曲禮曰、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此言國中不疾馳、塵高不過三尺以上、若道上之軌、即塵也、安得不出乎。爾雅曰、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注、水從旁出為沈、此甚肖車兩軌之形、故名同矣。（晏子春秋、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軹本轂末之名、今軸末亦名軹者、二物相近、名即相移。釋名曰、軹、指也、如指而見於轂頭、即謂此也。謂害鍵為轄者、說文曰、轄、車軸耑鍵也。象兩穿相背、从舛、𡿨省聲。又轄从車害聲、同轄。詩曰、間關車之轄兮是也。（間關設轄也、非也。詩人從不以變聲為韻、故取轄韻舝者非是。）舝之長三寸四寸、惟所使。故淮南子曰、夫車之能轉千里所者、其要在三寸轄。尸子曰、文軒六駃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是其證也。舝又為軨者、曲禮曰、僕展軨效駕是也。桐城馬宗璉曰、禮先言展軨、次言奮衣、由右上、則軨為害末之軨、非輿中之軨可知。曲禮疏引盧植注曰、軨謂轄頭也、不誤。釋文引盧植注曰、謂轄頭轄、則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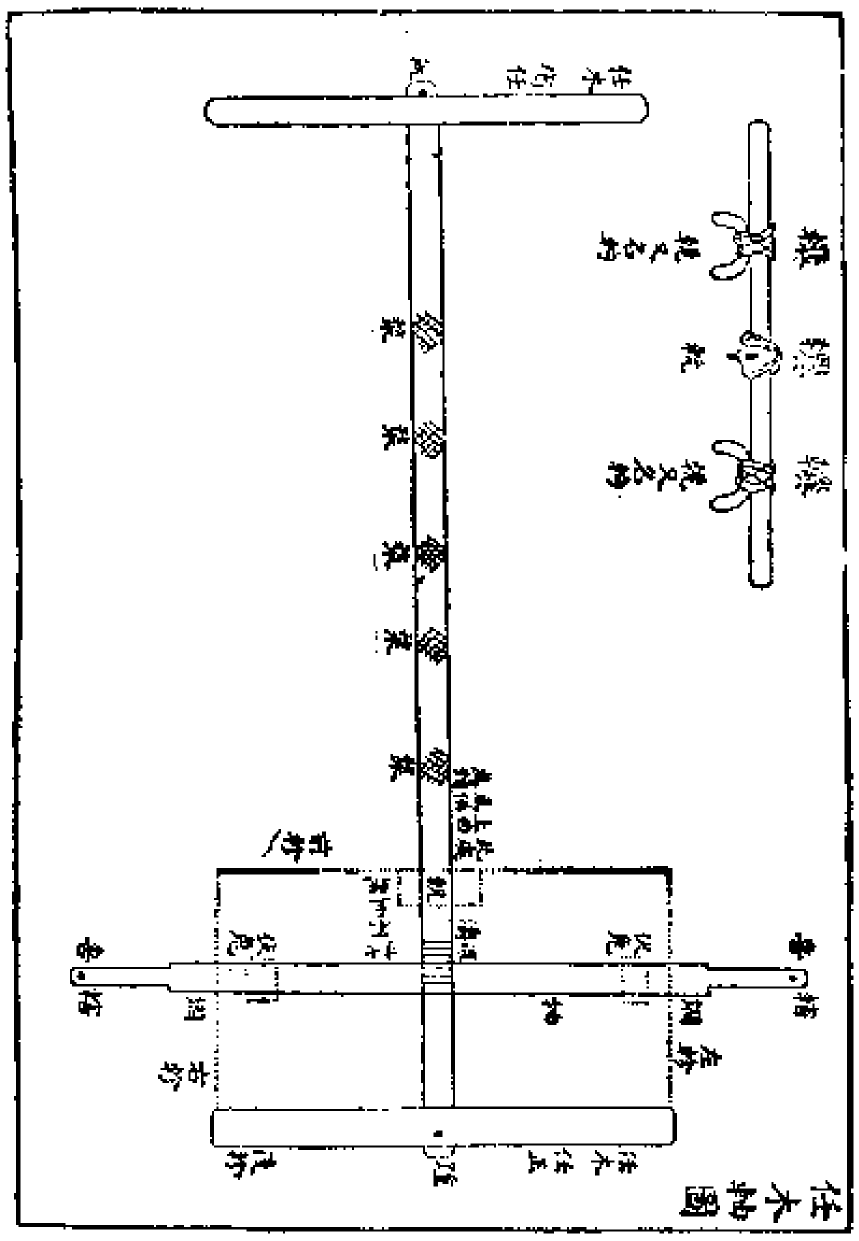
鄭注輈人二說圖











革解第四

革漆在轂謂之幬．幬謂之綖．綖上篆謂之約軝．漆在當兔爲環灂．與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第．革在式謂之鞃．在輹謂之轐．在輈謂之楘．衡束謂之䩛．鬲縛謂之鞙．

謂革漆在轂謂之幬者．考工記曰．進而眂之．欲其幬之廉也．後鄭注曰．幬、縵轂之革也．革急則裹木廉隅見．蓋轂外有急革裹之以爲固也．謂幬謂之綖者．周禮春官巾車曰．卿乘夏縵是也．謂綖上篆謂之約軝者．巾車曰．孤乘夏篆（說文引作䡅）是也．車有綖篆孤卿．又爲夏采也．詩小雅曰．約軝錯衡．約軝即篆也．謂在當兔爲環灂者．記曰．良輈環灂．自環灂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案自伏兔不至軓七寸．是漆伏兔至軓輈身之半也．司農讀爲灂酒之灂．環灂、謂漆沂鄂如環．弓人曰．寒奠體．冰析灂．冰析灂則審環．又曰．角環灂．據此．則環灂者、膠漆周裹如積環矣．謂輿革前鞎後爲茀（集韻作𦱊）者、爾雅釋器文．郭璞曰．鞎、以韋鞔車式．茀、以韋鞔車後也．詩韓奕．鞹鞃淺幭．毛傳．鞹、革也．鞃、式中也．是鞃即鞎也．淺幭、乃以淺毛虎皮覆式．與鞔式之鞹不同．謂在輹謂之轐者、說文曰．轐者伏兔下革也．讀若閔．蓋加輹軸上．又以革縛之、使不脫也．謂在輈爲楘者．詩小戎曰．五楘梁輈．毛傳曰．一輈五束．楘、歷錄也．說文曰．歷錄、束交也．謂衡束爲䩛者．說文曰．䩛衡三束也．（或作䡗）鞙、大車縛軛也．

金解第五

金在輪轊謂之鍚．在穿曰釭．大穿釭賢．小穿釭軹．軹謂之錧．錧謂之軑．在軸閒釭謂之鐗．在軎鍵轄謂之轄．車環謂之捎．衡上環謂之轙．

謂在輪轊謂之鍚者．說文曰．鍚鍱車輪鐵也．蓋輪轊雖是堅木．終易敝于沙石．故有金以傅其外．鍚讀如朱干設鍚之鍚．大抵金之緣物而傅其外者．皆謂之鍚．郊特牲．朱干設鍚．謂以金傅干背．詩韓奕．鉤膺鏤鍚．謂金傅馬當盧也．謂在穿釭大穿釭賢小穿釭軹者．說文曰．釭車轂口鐵也．（今日讀作車轂鐵．音義兩引並作口．）釋名曰．釭、空也．其中空也．釭又爲賢軹之總名．謂之賢者．說文曰．臤、堅也．讀如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是賢有堅義也．（公羊成四年伯堅卒．左氏作臤．穀梁作賢．又漢校官碑．賢皆作臤．鄭氏音辨引穀梁音讀賢爲胡甸切．）謂軹即錧．錧即軑者．說文曰．錧、轂端沓也．顏師古急就篇注曰．錧、轂端之鐵也．趙岐孟子題辭．亦曰．五經之錧鎋．說文曰．軑、車錧也．方言曰．關之東西曰輨．南楚曰軑．離騷曰．齊玉軑而並馳．漢書揚雄傳曰．肆玉軑而下馳．並謂此也．古車轂中軹以金爲之．其形內外周皆圜而薄．其長不過四寸許．至周末以後．乃有以玉爲之者．離騷漢書之玉軑是也．玉雖堅而易碎．如金之內外皆圜．則薄矣．故琢玉爲外方內圜形．今時藏玉中每每有此物．俗即稱爲釭頭也．（戴東原氏謂輨軑爲約轂外端者非．）謂在軸爲鐗者．說文曰．鐗、車軸鐵也．釋名曰．鐗、閒也．閒、釭軸之閒使不相摩也．

果子兵法曰,有鋼有餘則車輕人.(方言曰,錧軑鍊鏅也,廣雅同,太平御覽引釋名錧作錧,元案,鍊說文曰冶金也,鏅爲鈴鎋,錧軑皆非車上之金,蓋鍊即鋼字,錧即軑字,古同而俗相假,下從此,謂錧軑一物,穿內金也,鏅鋼一物,軸上金也,方言以鍊鏅訓錧軑,蓋俗相假也.)謂在轂謂之轄者,儀禮既夕記曰,大服木錧,錧今文爲轄,轄吏川木轄,小且用金可知,謂車環爲捐者,爾雅釋器曰,環謂之捐,郭璞注曰,著車衆環,謂衡上環爲轙者,爾雅釋器曰,載轡謂之轙,郭璞注曰,車軛上環,轡所貫也,說文亦曰,轙,車衡載轡者,(高誘淮南子注曰,轙,所以縛衡[illegible])元案,金革之非考工不詳,而轂鏅鐧捐等,並爲至要,故詳解之.

推求車度次第解第六

案,考工記車工之事,文省事該,其言度數,每建首一物,明言其度,其後或多或少,分析推之,或略或闕,交互求之,加減比例,毫釐不差,元既因其度數之關于大體者,考于解中矣,復類其次弟相求之故,及未推之事,步算如左.

記曰,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得

輪崇六尺六寸.

記不言輪周,然以輪徑求輪周,其數可得,古法徑一周三,皆是疏率,(徑一周三,乃六等邊形,每等與圓半徑相等也.)考工于大車則用疏率約計之,觀車人渠三柯者三,可見輪人不言牙周,密率故也,隋志載祖沖之所開密率,皆得古法,(載籍從來未載其得數,與三其輪崇說合,知古人本有密率,後人失之耳.)其率,徑一者,圍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今用此求得

輪周二丈零七寸三分四釐零.

記曰,六分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今推得

牙面寬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推得

牙面漆者七寸三分三釐三豪.

不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不言牙厚,今以車人文互校求得

牙厚二寸.

記曰,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轂長,推得

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曰,以其長爲之圍,推得

轂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轂徑,蓋有圍即有徑也,密率圍周一零零零零零零,其徑當零三一八三零,今用此求得

轂徑九寸三分三釐七豪.

記曰,五分其轂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今依鄭注,訂去一爲去二,推得

賢圍一尺七寸六分.

軹圍一尺一寸七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賢軹徑,今以密率求得

賢徑五寸七分零四豪.

軹徑三寸七分三釐四豪.

記曰,參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置,讀如植立之也,置植古同,詩商頌置我鞉鼓,箋曰,置讀曰植,[illegible])輻博同牙厚二寸,除輻博推得

小穿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豪.(二在外即軹)

大穿長九寸一分一釐一豪.(一在內即賢)

記不言輻長,今以輪半崇,除去牙面寬,及減轂半徑,求得

輻長一尺七寸三分三釐一豪.(菑蚤不入轂)

記不言輻博輻厚,今以車人校之求得

輻博二寸.

輻厚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參分輻長,殺其一,其一,即骹也,推得

輻股長一尺一寸八分八釐四豪.

輻骹長五寸七分七釐七豪.

記曰,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今以股博股厚二數,推得橢圓圍.

股圍五寸一分四釐一豪.

骹圍三寸四分二釐六豪.

記曰,綆參分寸之二,今所殺輻博外三分寸之二爲骹,不滿牙外邊,即綆也,推得

綆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竑其輻廣,以爲之弱,推得

弱長二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菑等,得

蚤長三寸。舊說蚤長同牙，面寬，蚤穿牙外出之加魁，非是。蚤乃橫貫牙面，固蚤使不脫者。若以有數必足見足字解爲牙足之足，則大誤矣。

右輪

記曰。輿崇車廣如一。推得

輿廣六尺六寸。

記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推得

隧深四尺四寸。

記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揉其式。推得

式深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毫。

記不言軓較深。今除去式深。求得

軓較深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毫。

記不言式長。今求式長與輿廣等。得

式長六尺六寸。

記曰以車廣半爲式崇。推得

式崇三尺三寸。

記曰。以隧半爲較崇。推得

較崇于式二尺二寸。較通高五尺五寸。

記曰。六分車廣。以一爲軫圍。推得

四軫圍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軫圍。去一爲式圍。推得

式圍七寸三分三釐三毫。

記曰。參分式圍。去一爲較圍。推得

較圍四寸八分八釐八毫。

記曰。參分較圍。去一爲軹圍。推得

軹圍三寸二分五釐九毫。

記曰。參分軹圍。去一爲轛圍。推得

轛圍二寸一分七釐二毫。

右輿

記不言國馬輈長。案記曰。軓前十尺。輈深四尺有七寸。由此求正圜半周爲輈身。得

輈身中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毫。輈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毫。國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毫。

記不言田馬輈長。案。記曰。田馬之輈深四尺。今以軓前十尺內減輈身兩端六寸。餘九尺四寸爲大通徑。輈深四尺爲小半徑。爲半橢圜形。求其積。當二十九尺五十三寸九分七十釐八十一毫。半橢圜周十三尺六寸二分一釐三毫。此朒數也。再以軓前十尺爲大通徑。加輈身徑三寸于四尺。其深四尺三寸。爲小半徑。爲半橢圜形。求其積。當三十三尺七十七寸二十一分二十釐八十八毫。半橢圜周十四尺五寸六分六釐九毫。此贏數也。以贏朒二數和減。得

田馬輈身中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毫。

記不言駑馬輈長。案。記曰。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今以軓前十尺內減輈深兩端六寸。餘九尺四寸爲大通徑。輈深三尺三寸爲小半徑。爲半橢圜形。求其積。當二十四尺三十六寸三十分五十釐九十二毫。半橢圜周十二尺三寸七分二釐二毫。此朒數也。再以軓前十尺爲大通徑。加輈身徑三寸于三尺三寸。其深三尺六寸爲小半徑。爲半橢圜形。求其積。當二十八尺二十七寸四十三分三十三釐七十六毫。半橢圜周十三尺三寸二分八釐五毫。此贏數也。以贏朒二數相減。得

駑馬輈身中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毫。

記曰。十分其輈（國馬之輈）之長。以一爲當兔之圍。推得

當兔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毫。

記曰。參分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推得

頸圍一尺零一分五釐零。

記曰。五分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推得

踵圍八寸一分二釐零。

記曰。衡長車廣如一。推得

衡長六尺六寸。

記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

衡圍一尺三寸二分。

記不言任正長。今求任正長與輿廣等。得

任正長六尺六寸。

記曰。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

任正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毫。

記不言軸長。今求兩輪相去八尺爲軌。兩輪加小穿各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毫。再約以一寸六分

一益一蒙爲出轂淺藪之地.求得

軸長一丈二尺.匠人廟門二徹參个.注曰.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半之爲一丈二尺.與今所求相合.蓋廟門容二車也.依鄭氏溱輪法兩徹廣八尺.外小穿各長二尺六寸.軸通長一丈三尺四寸.廟門握梁閫不能容車矣.

記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推得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

軸徑與大穿徑不相當.其中爲鐧厚也.今以兩徑數相減.求得

鐧金厚七分四釐九毫.

右軸

右車制圖解.元二十四歲寓京師時所撰.撰成即棊之.其間重校輈前十尺後軫諸義.實可辯正鄭注.爲江愼修戴東原諸家所未發.且以此立法.實可閉門而造.與轍而行之.此後金輔之程易田兩先生.亦言車制.皆出元後.其于任木棺數等義.頗與鄙說不同.其說亦有是者.元之說亦姑與江戴諸說並存之.以待學者精益求精焉.嘉慶八年.阮元識於浙江節院.時年四十.

揅經室一集卷八

論語論仁論

孔子爲百世師.孔子之言.著於論語爲多.論語言五常之事詳矣.惟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見於論語者.凡百有五.爲尤詳.若於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尙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今綜論論語論仁諸章.而分證其說於後.謹先爲之發其凡曰.元竊謂詮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以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即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旨.能近取譬.即馬走水流之意.曰近取者.即子夏切問近思之說也.蓋孔門諸賢.已有未仁難並之論.慮及後世言仁之務爲高遠矣.孔子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訒.夫言訒於仁何涉.不知浮薄之人.語易侵暴.侵暴

則不能與人相人偶.是不訒即不仁矣.所以木訥近仁也.仲弓問仁.孔子答以見大賓承大祭諸語.似言敬恕之道.於仁無涉.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不卹民時.則爲政不仁.極之視臣草芥.使民糜爛.家國怨而畔之.亦不過不能與人相人偶而已.秦隋是也.其餘聖門論仁.以類推之.五十八章之旨.有相合而無相戾者.即推之諸經之旨.亦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自博愛謂仁立說以來.歧中歧矣.吾固曰.孔子之道.當於實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大明於世.而不入於二氏之塗.吾但舉其是者.而非者自見.不必多其辭說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元謂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即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二字.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降一等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所以必兩人相人偶而仁始見也.即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曾子所謂人非人不濟.正是立人達人之道也.亦即近取譬之道也.此皆不視仁太高.誤入聖字也.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

元又謂.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謂仁猶人之所以爲心.義猶人之所以爲路.非謂即心即仁也.若云此仁即眞是心.斷不可云此義即眞是路也.總之.聖賢之仁.必偶於人而始可見.故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見安懷.若心無所著.便可言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心.便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

許叔重說文解字.仁.親也.从人二.段若膺大令注曰.見部曰.親者.密至也.會意.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人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亨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元謂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以上諸義.是古所謂人耦.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即人之也.元案.論語問管仲.曰人也.詩匪風疏引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意更顯矣.又案.仁字不見於虞夏商書、及詩三頌、易卦爻辭之內.似周初有此言.而尙無此字.其見于毛詩者.則始自詩國風.洵美且仁.再溯而上.則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子.此匪人人字.實是仁字.即人偶之意.與論語人也奪伯氏邑相同.蓋周初但寫人字.周官禮後始

遵仁字也。鄭箋，解偶人為非人。孔疏疑其言之悖慢，皆不知人即仁也。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元謂春秋時人之論，已皆以聖仁尊孔子。故孔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敘論九等，列智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推令尹子文及陳文子。孔子皆答以未智焉得仁。明乎必先智而後能仁也。故陽貨諷孔子仁智兼稱。孔子謙不敢當。非特不居仁。且不居智。孔子又言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可驗聖仁智三者之次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元謂以上三章。孔門論仁近譬之道。子夏恐學者視仁過高將流為虛悟遠求也。故曰勿謂仁不易知。但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道即可近譬而知。此數語將晉宋以後一切異端空虛元妙之學（晉人元學）。最重齊遠。遠與近譬近思相反。儒家學案。標新競勝之派。皆預為括定。曾子子游。慮子張於人無所不容過於高大。不能就切近之事與人為仁。亦同此說也。其曰為仁。可見仁必須為。非端坐靜觀即可曰仁也。曰並為，即相人偶之說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元謂有三章，皆言王者以仁治天下之道。顏子克己，己字即自己之己。與下為仁由己相同。言能克己復禮。即可並人為仁。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道。仁雖由人而成。其實當自己始。若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即不仁矣。孔子曰，勿謂仁者人也。必待人而後並為仁。為仁當由克己始。且即繼上一克己字辭而申之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亦可謂大聲疾呼。明白曉暢矣。若以克己字解為私欲。則下文為仁由己之己。斷不能再解為私。而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與上文不相屬矣。顏子請問其目。孔子答以四勿。勿即克之謂也。視聽言動專就己身而言。若

克己而能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斷無不愛人。斷無與人不相人偶者。人必與己並為仁矣。凡言之，若曰我先自己好，自然要人好。我要人好。人自與我同作好人也。一介之士處世，天子治天下，皆是道也。視聽言動，不涉家國天下一字。而齊治平之道具在。孔子恐學者為仁，專待人而後並為之。故收向內言。孟子曰，仁內也。即此說也。然收至視聽言動，亦內之至矣。一部論語，孔子絕未嘗於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處言仁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孔子向內指之曰，其心不違。可見心與仁，究不能使之渾而為一。曰，即仁即心也。此儒與釋之分也。又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右尹子革誦祈招之詩，而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據此，可見克己復禮。本是古語。而孔子曾引之。且觀楚靈王之事。可知克己復禮則家國必仁。不能克己復禮則國破身亡。夫求鼎請天。豈止不能克己。究其始亦不過因不能克己充之至於如此耳。

毛西河檢討四書改錯曰，馬融以約身為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揚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不是私。必從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為私。稱曰己私。致集注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而專以己字屬私欲。於是宋後字書。皆注己作私。引論語克己復禮為證。則誣甚矣。毋論字義無此。即以本文言。現有為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不是勝己私也。克己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歎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是夫子既引此語以歎楚靈。今又引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為善公克己復禮。而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即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已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別以克字作剋字。正以捨剋損惻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剋。不必戰勝。況可詁私字也。

凌次仲教授曰，即以論語克己章而論。下文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己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若如集注所云。豈可曰為仁由私欲乎。再以論語全書而論。如不患人之不己知。（見學而及憲問篇，又見里仁作不）患莫己知。（衛靈公作不病人之不己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問仁子貢問一言章，皆有此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修己以安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皆人己對稱。此外之己字。如無友不如己者。人潔己以進。仁以為己任。行己有恥。莫己知也。恭己正南面。以為厲己。以為謗己。若作私欲解。則舉不可通矣。馬注以克己為約身。最得經意。邢叔明忽援劉光伯之言。謂嗜欲與禮義交戰。蓋

劉炫春秋正義所述者。不知劉氏因上文有楚靈王不能自克之語。故援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類以馬注申之。克己即修身也。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不云克。中庸云。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動實兼視聽言三者、與下文答顏淵請問其目、正相合。辭意尤明顯也。臧用中太學曰。核左氏克己復禮仁也。即論語克己復禮爲仁。古志本有是語。孔子皆稱之。左氏引以論楚子。論語引以答顏淵。注疏家各與文生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杜元凱本之。楚靈王誇功伐。多嗜慾。不能修身自勝以歸於禮。故劉光伯疏有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季長以克己爲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即下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爲責。責己失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亦通。馬氏約身之訓。即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連文。左傳論語馬杜范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遠本楚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己爲私欲之端。與全部論語人己對舉之文。方鑿員枘之不合矣。

元謂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如見大賓諸語。似敬恕之道。與仁無涉。不知古天子諸侯之不仁者。始於不敬大臣。不體羣臣。使民不以時。漸至離心離德。甚至視臣如草芥。糜爛其民而戰之。若秦隋之殺害羣臣。酷虐百姓。行不順。施不惠。家邦皆怨。是不仁之至也。究其始。不過由不敬不恕光之。以至於此。淺而言之。不愛人。不人偶人而已。若有見大賓承大祭之心。行恕而師天下以仁者。豈肯少爲輕忽哉。此所以爲孔門之仁也。又子夏論舉皐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亦爲邦之道。不仁者遠。能使枉者直。此即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道。亦即天下歸仁之道也。

又案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此章大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客、皆諸侯朝覲之禮。爾雅曰。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非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此與夏時殷輅之例同。

又案。僖三十三年左傳。臼季之言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孔子語本此。孔門師弟所述。半爲古人之徵言。故孝經中語。每見於左傳。世人以其出於孔子則重之。出於子革胥臣則忽之。豈知此皆夏商以來相傳之言。孔子且奉爲準繩。所以春秋時學行爲至中庸也。顏子仲弓所謂請事斯語。乃有事於孔子所舉之古語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元謂此章即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元謂兼五者之長。行之天下。始可謂仁。必如此始能愛及天下臣民也。又何疑於敬恕之非仁乎。大

約里仁二字。所包甚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元謂此章亦論治天下國家之道。動之不以禮。謂不動民以禮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元謂此章論王者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爲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元謂仁之有益於人民者甚大。孔子尚不敢當。故但以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忠、清、許人、而不許以仁。子貢視仁過高遠。故孔子近而易之。孟武伯子張視仁太易。故孔子難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臧庸案。皇侃義疏。邢昺正義皆一章。集注本自克伐怨欲以下分別爲章。誤。

元謂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元謂右三章、可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序。孝弟爲仁之本。即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所以堯典必由親九族而推至民雍也。博愛平等之說。不必辯而知其誤矣。爲仁爲孝弟之本。故孔子謂宰我欲短喪爲不仁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元謂三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許之.愛人之道也.愛人尚謂之仁.況愛君至於如是乎.

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元謂夷齊讓國、相偶而爲仁.正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道.諫而餓死.與比干同.愛君之至也.衞君反是.不仁可知.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元謂以上四章.以比干夷齊證之.其說更明.聖門論仁.爲富貴生死所不能奪.所以聖人之言.反正經權.行之百世而無弊.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元謂此二章、論管仲不必以死子糾爲仁.而以匡天下爲仁.蓋管仲不以兵車會諸侯、使天下之民無兵革之災.保全生民性命極多.仁道以愛人爲主.若能保全千萬生民.其仁大矣.故孔子極許管仲之仁.而略其不死公子糾之小節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元謂未有佞人禦人以口給、而能愛人與人相人偶者.所以仁道貴訒訥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元謂以上六章、由司馬牛問君子及憂無兄弟推之.可見爲仁須訥言修行.恭敬忠勇.自然四海之人.各以仁應.雖之絕域而不可棄.無兄弟亦無害也.亦即顏子天下歸仁之道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元謂以上二章.可見爲仁須剛勇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元謂上二章所言、乃剛毅木訥之反.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元謂以上六章、皆言爲仁須擇仁人與我相助.觀此.則相人偶之說益明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元謂以上五章、言不仁之人當惡之.若不能分別之.必自己爲仁之道有未至也.不仁雖當疾惡之.然已甚則足以召亂.故曰惟仁者能惡人.不使不仁者加身.此剛毅之至.不與不仁者相偶也.一日

用力無不足。卽一日克己復禮之說。又禮樂亦惟仁者始能行之。如春秋之世。列國尚行禮樂。覲聘朝會皆禮樂也。若觀兵滅國仇殺相尋。何必揖讓於陵肆間哉。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元謂右三章、可見爲仁之道。若不明其過。必失之愚。有此不可陷及惡不仁兩事。始見孔子論仁之全道。不應更有一毫流弊。其有弊者因不能證明聖言而失其本旨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元謂以上四章。言爲仁之道。在於悠久。顏子但許三月不違。可見爲仁之難。心與仁不違。可見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爲一。若直號仁爲本心之德。則是渾成之物。無庸用力爲之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元謂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

又案。元此論乃由漢鄭氏相人偶之說序入。學者或致新僻之疑。不知仁字之訓爲人也。乃周秦以來相傳未失之故訓。東漢之末。猶人人皆知。並無異說。康成氏所舉相人偶之言。亦是秦漢以來民間恆言。人人在口。是以舉以爲訓。初不料晉以後此語失傳也。大約晉以後異說紛岐。狂禪迷惑。實非漢人所能預料。使其預料及此。鄭氏等必詳爲之說。不僅以相人偶一言以爲能近取譬而已。

揅經室一集卷九

孟子論仁論

孟子之學。純於孔子堯舜之道。漢唐宋以來。儒者無間言也。今七篇之文具在。試總而論之。孟子於孔子堯舜之道。至極推尊反覆論說者、仁也。元於論語之仁已著論矣。由是再論孟子之論仁。孟子論仁無二道。君治天下之仁。士充本心之仁。無異也。治天下非仁不可。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又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蓋孟子時各國皆爭戰不愛民。專欲以利得天下。孟子反之。一則曰。仁者無敵。再則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反覆於愛民行仁政不尚利以勉齊梁之君。且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後韓非李斯之徒。專欲以不仁利其國。而秦之亡不旋踵矣。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未嘗有一毫流弊貽誤後人也。一介之士。仁具於心。然其心者、仁之端也。必擴而充之著於行事。始可稱仁。孟子雖以惻隱爲仁。然所謂惻隱之心乃仁之端。非謂仁之實事也。孟子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充此心始是以事親保四海也。若齊王但以羊易牛而不推恩。孝子但顙有泚而不掩父母。乍見孺子將入井而不拯救。是皆失其仁之本心。不能充仁之實事。不得謂之爲仁也。孟子論良能良知。良知、卽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

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然而昔治天下之仁，有韓非之徒亂之，七光本心之仁，有釋氏之徒亂之。韓非之說其謬顯，釋氏之說其迷深，尋其源、皆出於老子之說。韓非託之、而遂至於大壞，釋氏襲之、而昧其所從來。是不可以不論。爰綜孟子各章，以類相從，以次相序，仿荀卿章指之意，各加按語，可見孟子之仁，與孔子堯舜之仁，無少差異，分之則習而不察，合之則章指並明，聖賢大道，朗然若日月之明，浩然若江河之行，判別若水火，而堅實如金石，剗薄寡恩之士，盛明太過之人，皆棄於孟子者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至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按，此章專論仁，爲堯舜之道，君臣當法堯舜。孔子曰，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治民者必以仁，暴民者必致亡。爲七篇之綱領，下二章亦同此指。此孟子傳孔子堯舜之道之據也。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

按，此章仁義，卽所謂堯舜之道，陳於王前，卽所謂格君心之非。

宋牼將之楚，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按，此章言懷仁義必王，懷利必亡。利與仁義相反，君臣父子兄弟，非仁不行，與前章指同。又按利爲周易四德之一，故曰義之和。然周易之利，專言利物，梁惠王時之言利者，則專言利己，故矢口曰利吾國，而孟子所闢之利，皆利己之利也。

孟子將朝王，至以慢其二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至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以上三章言仁義爲堯舜之道，非此不陳於王前。在國君當專以此行政，士人亦以仁義爲天爵。不可貶道而要人爵。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一正君而國定矣。

按，此章言君仁莫不仁，與非堯舜之道不陳相發明。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按，以上二章，決言不仁不得天下，而秦旋以不仁得之。然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又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不得心、不可云得民，不得民、不可云得天下，是以二世卽亡也。故孟子曰，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至是猶惡醉而強酒。

按，此章言仁得天下，不仁失天下，自天子及士庶人，皆以仁保之，與孔子孝經相發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至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至惟此時爲然。

孟子曰，仁言不如，至得民心。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至不仁者乎。

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按，以上六章，言爲政者必以仁。仁者三代先王之道，正經界，薄稅斂，不困民，久行而待時，民之受虐政者必歸之，莫之能禦。是以大國投之，與急功近利之術，全相反。蓋大指全在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至亦終必亡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至未聞弑君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至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至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按，以上五章，皆言以仁伐不仁，必無敵，不可以善戰爲無敵。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至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至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至逝不以濯。

按，以上三章，皆言以小國事大國，乃保國愛民之道，不可窮兵求勝以害民，皆仁道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至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至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至藏者及溺，此之謂也。

鄒與魯鬨，至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至自作孽不可活。

按，以上六章，皆言不仁之君，重賦斂，好戰陣，虐爛其民，凶年不救民，不得民心，必致篤危憂辱，陷於死亡。六國亡秦，皆不逃乎此言。可見堯舜孔子三代之仁政，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按司馬遷以老子韓非同傳，誠有見其清靜流爲法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韓非子解老篇解之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禮繁者實心衰也。今爲禮者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按此乃老韓之原委也。故韓非曰。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威。民治而國安。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又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又引成驩曰。齊王太仁。太不忍人。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此亡國之本也。按老子謂清靜而天下自正。究之天下必不能自正於清靜。故韓非等欲以法術治之。韓非謂仁暴皆亡國。而不知法術之卽暴也。孔孟之後。惟韓非全反仁義之說。秦李斯殺韓非而用其說。不旋踵而秦以暴亡矣。然老子之流爲五蠹。人知之。老子之流爲蓮社。則人不知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注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注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按。以上三章大指相同。仁之篆體从人二。訓爲相人偶。論語中已備論之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此孟子學於子思得中庸之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鄭康成氏以相人偶注之。孟子此章人也人字。亦當讀如相人偶之人。合而言之。謂合人與仁言之。卽聖人之大道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此一人不忍彼一人。卽二人相人偶之實據也。今人見孺子尙不忍。王見牛尙不忍。況相並之二人哉。前章謂惻隱之心仁之端。有仁之端而自謂不能充。謂其君不能充。此兩能字。卽後章折枝是不爲非不能之能。後章推愛牛之恩。卽前章充見孺子之心、苟能充之、推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推之、不足以事父母保妻子。相合而觀之。更深切著明矣。後儒謂孟子並重仁義。不知孟子大指以仁爲重。義禮智但因四端而並言之。卽如此章言四端。皆因不忍人之心而發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注 故好是懿德。

按。此章言性善。惟爲性善。所以仁爲人心也。仁之端於乍見孺子將入井時覘之。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盡人所同。而物所無也。此孟子所舉性善最確實之據。象紂幽厲。縱習爲惡。但於乍見之時。未必無此心。是以孟子決其爲善者。全以乍字爲據。仁非外鑠。求之則得。況蒸民之詩。足爲先聖相傳仁道之質證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注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按。此章言仁之於人心性。猶五穀之種。穀種須種之方熟。仁須爲之方成。乍見卽穀初生也。穀乃美種。可比人之性善。荑稗則牛羊之比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注 達之天下也。

按。良能良知良字。與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良字同。良、實也。見漢書注。無奧旨也。此良知二字。不過孟子偶然及之。與良貴相同。殊非七篇中最關緊要之言。且卽爲要言。亦應良能二字重於良知。方是充仁推恩之道。不解王文成何所取而以爲聖賢傳心之秘也。陽明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一照皆眞。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無所住處。陽明之言如此。學者試舉以求之。孟子七篇中有此境否。此境可以論孩提愛親之仁否。陽明直以爲佛氏之言而不之諱。且此儒佛相附。亦不始於陽明。本可不深辯。但此命意造語之超妙。尙非全是佛氏之言。此乃晉宋間談老莊者。無可再談之時。亦雷次宗一流人、講禮服繁之後。（[illegible]次宗精講喪服經禮。）乃走老聃厭棄周禮（據莊子問。博習周禮者莫如老子。據道德經。厭棄周禮者莫如老子。）而歸於元妙之故轍。復擇取清言中自然神理最清遠超妙者。與白蓮社諸人、合西僧之說相近相似者。傳會之。姿縱之譯爲釋言、而昧所從來。由此傳流南北。遂成風尙。再成禪學。其風愈狂。蓋老莊之書具在。止於此而已。不能以其本無者託之。至於釋氏梵書。則非譯不明。慧業文人。縱筆所之。無所不可。無從驗證。故晉會稽王道子傳曰。佛者清遠无虛之神。夫清遠无虛。非老莊淸言而何。陽明宗旨。直是禪學。尙非釋學也。

又按佛經大指。其見漢四十二章遺教等經。不過如此。無大玄妙。自晉常山衞道安以彌天俊辯之高才。獨坐靜室十二年。構精神悟。始謂舊經爲舛。（道安乃第一次靜坐。達摩爲第二次靜坐。）此以晉人玄學入釋學之始。蓋舊經本非舛。然必以爲舛。方能以玄學闌入變易之也。故蓮社魏道生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言道矣。舊學僧徒。以爲背經。據此。可見晉宋人以老莊玄學改增佛說之實據。舊學僧徒。拙守本經者。見其相背矣。道安既與佛圖澄合。互相標榜。符會如一。復令玄宗流布。分遣弟子四出。道安與慧遠入襄陽。慧遠又入廬山。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等合。雷次宗、周續之、宗炳、與賈慧遠。本皆通儒才士。慧遠少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從釋道安受業。周續之少從范甯通經。窮研老易。預蓮社。宗炳富於學識。尤精玄理。入蓮社。雷次宗博學明詩禮。入蓮社。（以上見宋書北魏書及蓮社高賢傳。此條宋以前名蓮社十八賢行狀。）周續之、雷次宗、又同受詩義於慧遠法師。（見陸德明毛詩音義。）謝靈運、亦慧業文人。故晉宋以後。西僧如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多以神驗見異於世。至於翻經著論。非藉名儒文人之筆。不能通非[illegible]。本引人喜入彼道如此。此以玄學入釋學而昧所從來之蹤跡也。至于梁蓮

磨、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大興禪宗。則是西域人來中土。不耐經卷。不如全掃一切。更爲直捷。此又遠不及慧遠翻經之時。在彼教中又下一等矣。達磨入中土。言語難通。亦甚能等傅會而成也。故由儒而玄。由玄而釋。其樞紐總在道安慧遠之間。由釋而禪。其樞紐又在達磨慧能之間。後儒不溯而察之。所以象山陽明白沙。受達祖少林之紿而不悟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至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至哀哉。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至勝用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至備矣。

按。以上四章。皆本孔子之言。爲居仁由義之訓。不忍人。不害人。不殺一無罪。仁之至也。

萬章曰。牛山之木嘗美矣。至惟心之謂與。

按。此章。即上章求放心之道。大指謂仁義爲本心。故曰仁人心也。若失其本心。害人。忍人。無恥。無禮。則不成爲人。與禽獸無異。與仁人也之說不合矣。所以言及於操心與存夜氣者。仍是責之以仁。非令其於空寂處觀本來面目。如釋氏之明心見性也。下章言賢者勿喪心。在甚於生死之事。失其本心。在身死不受之事。皆非事物未來處也。凡此皆以仁義禮智求於心。不使放失。故雖仁義禮智以明心於寂然不動之初。孟子七篇中無此說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至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至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按。孟子言仁。上承堯舜。其淵源在此三章。虞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即全是仁道。孟子所言親親、仁民、愛物、急先務、明庶物、察人倫。是皆推己及物。由近及遠。聖賢言仁。既非楊氏之爲我。亦非墨氏之兼愛。亦非釋氏之慈悲。

又按。夏商以前無仁字。（虞書德字爲悳字。即包仁字在內。）虞書克明峻德。即與孟子仁字無異。故仁字不見於尚書虞夏商書。（仲虺之誥克寬克仁。太甲懷於有仁。皆古文尚書。）詩雅頌易卦爻辭之中。此字明是周人始因相人偶之恆言而造爲仁字。孔子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著於經矣。然非始於孔子也。元者善之長也一節。春秋左傳以爲穆姜之言。論語周親仁人。亦書之逸文。（今在古文泰誓。）惟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爲仁字初見最古者。然則仁字之行。其在成康以後乎。而其原則分於虞書之德字悳字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手之舞之。

按。此章言仁事親而加以實字。實者對端字爲言。蓋惻隱爲仁之端。充此端以行仁。則孝。孝弟爲仁之本。君子務本爲急。自天子至庶人莫不以事親爲首務。舜之事親。孔子言孝爲仁本。皆是道也。實者實事也。聖賢講學。不在空言。實而已矣。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之於實事。非通悟也。通悟、則良知之說。緣之而起矣。故此實字最關最重。而歷代儒者忽之。惟淡趙岐見之最晰。故於孟子言無實不祥。特注之曰。孝子之實養親是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至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按。此章趙岐注。最爲詳明質實。漢以前直至三代。所謂性命者。不過如此。若謂性命之道。過于精微。是舍質實而蹈虛玄也。論語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即孟子所謂聖人之於天道也。此言王者受命等事。故不可得聞。（趙注。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又孟子直謂形色爲天性。殀壽爲天命。更明白矣。如舍此以別求精微。則入於老釋之趣矣。

又按。仁於父子爲命者。如瞽瞍使舜完廩浚井。此舜之命也。然而舜不謂之命以自諉。必盡心知性。以盡事親之道。必至底豫而後已。所以謂之有性也。言性命者。守定孟子此章。及蒸民之詩。左傳劉康公之說。則質實可據。不必索奧妙於不可詰之鄉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至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按。此章。告子專以義爲外。而於仁帶說。孟子闢之之後。知仁爲內矣。猶執義外之說。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至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按。孟子各章。雖之不察。互校便明。今以此章次於上二章之後。可見矣。仁之實爲事親。仁必內矣。義之實爲從兄。義亦必內也。味色聲臭安佚五者。孟子明明斷之曰。性也。既曰性。則明是內也。安得以爲外。（君子不謂性也。不過以人安命。非真謂非性。）此章告子首曰。食色性也。此四字原不錯。其錯在義外也非內也六字。故孟子但力闢義之非外。使與仁之實爲事親、義之實爲從兄。較若畫一。告子食色性也之說。亦與孟子味色聲臭安佚性也之說。較若畫一。末之闢也。孟子以味色聲臭安佚爲性者。乃聖賢之常道。人世之恆情。聖賢之甘淡泊者。乃是知命。後儒皆以告子食色爲性之說爲非而攻之。其如與孟子兩章相剌謬何。若必以告子之言無一是。則仁內也非外也六字亦非耶。況此章章末孟子詰之曰。然則耆炙亦有外與。是明明以口之於味爲內。即執告子食色性也四字之矛、以刺義外也非內也六字

之盾.易者謂甘食悅色爲非性哉.趙岐注本末錯也.又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與色尙直謂之性.何況味色聲臭安佚也.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易牙之於味也.此一節更爲明顯.與告子食色性也四字無異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至四體不言而喩.

按.此章可見仁之根於心.孟子卽以爲性.卽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至自求多福.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不患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至近焉.

按.上四章言仁爲人之心術.加一禮字.爲反求諸己不怨人之說.實論語克己復禮爲仁之正傳也.

墨者夷之.至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至惡能治國家.

按.以上三章.皆孟子闢異端之說充塞仁道也.卽農家者流如許行者.尙必從辯.此時韓非老莊之說尙未興.釋氏之言更未起.若孟子親見其說之害仁.其闢之更當何如.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

按.此章所言殺一不辜.卽不仁也.

又按.古人論上等之人.又分三等.曰.聖人、仁人、智人.論語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曰.未智.焉得仁.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陽貨曰.可謂仁乎.可謂智乎.合之孟子此章.仁且智.夫子旣聖矣.則聖仁智三等.分明之至矣.又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章但言始智終聖.中間尙有仁之一等.孟子雖未言及.而實包涵在內.蓋有仁而未聖者矣.未有未仁而聖者也.此章定是始智中仁終聖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始終之間.原有中之一層.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至衆人固不識也.

按.此節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爲仁.孟子又許伯夷伊尹爲聖.是古者皆以仁爲聖之次也.

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至五十而慕.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至可謂親愛之乎.

燕人畔.至又從而爲之辭.

按.以上三章.皆言善處仁道之變.而不失爲仁道.

擘經室一集卷十

性命古訓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試先舉尙書召誥、孟子盡心、二說.以建首.可以明其餘矣.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按.召誥所謂命.卽天命也.若子初生卽祿命.福極也.哲與愚、吉與凶、歷年長短、皆命也.哲愚授於天爲命.受於人爲性.君子祈命而節性.盡性而知命.故孟子盡心亦謂口目耳鼻四肢爲性也.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古人但言節性.不言復性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卽節性之所以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

敬施於貧乏，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命相互而為文，性命之訓，最為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密，毫無虛障。若與召誥相並而說之，則更明顯。惟其味色聲臭安佚為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仁義禮知聖為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即仁義禮知聖也。且知與聖，即哲也。天道，即吉凶歷年也。今以此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隨諸經古訓，比而說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唐李翱之復性之說，雜於二氏，不可不辨也。

尚書皋陶謨，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按尚書此篇，為禹皋之訓，最古。凡商周經義，皆從此出。慎修身者，即節性之訓所由來。思永者，即祈天永命之訓所由來。知人則哲者，即今天其命哲之訓所由來。無教逸欲有邦，即孟子不謂安佚為性所由來。五典即孟子仁義禮智之訓所由來。能官人能安民，即孟子知之於賢者聖人於天道之訓所由來。天命有德，即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訓所由來。日嚴敬德，即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之訓所由來。堯舜禹皋陶文武周召孔孟，未嘗少有歧異虛高之說，出於其間。九德凡十八字，古訓多矣。本無靜寂覺照等字雜於其間。

尚書西伯戡黎，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按以虞夏商周四代次之，性字始見於此。周易卦辭爻辭，但有命字，無性字，明是性字包括於命字之內也。此篇性字上加以天字，明是性受於天。孟子所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鄭康成注曰，王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鄭氏以度訓虞，以修教法訓迪率典，是也。度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迪率典，即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典即虞書之五典也。紂自恃有天命，逸欲不修身敬德以祈永命，所以祖伊言惟王自絕天命也。蓋罪多者，天以永命改為不永，不能向天責命。此祈命之反也。性命二字相關，始見於此。質實明斷，曷嘗如李翱之復性之說。自昌黎言之，任道者淺，故自為二子，後誅孔孟，此則太過。故元但舉諸書各經古訓，按而列之，比而說之，略加按語，使可共見，擬於諸經之義疏，已在皆矣。

又按，周以前聖賢之言，皆質實，無高妙之旨。性之一字，始見於此，次見於召誥、詩卷阿，宋王應麟以為言性始於湯誥，此由不知降衷恆性，乃古文尚書也。

尚書召誥，周公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按尚書之虞性節性，毛詩之彌性，言性者所當首舉而尊式之，蓋最古之訓也。學者遠涉二氏，而近忘聖經，何也。樂記曰，好惡無節，王制曰，節民性，皆式尚書節性之古訓也。哲愚吉凶永不永，皆命於天。然敬德修身，可祈永命。不率典者，自棄其命。孟子所謂命也有性焉，是也。若諉之命而不祈，豈周公金縢皆作僞哉。

尚書洪範，箕子曰，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按福極皆通天下臣民言之。天下人之福極，皆由君身所致，皆天性天命也。

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按此所謂命，皆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之天命，修德，即召誥不可不敬德之德，命雖自天，而修德可求，故召誥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蓋文王之詩，與召誥句句相同，皆反覆於殷周之天命也。

詩大雅卷阿，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毛傳云，彌，終也。鄭箋云，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

按詩三百篇，惟此詩三見性字，與命字相連為文。且周易卦爻，全無性字，可見周初古人亦不必定於多說性字。此詩俾爾云云之文法，與天保定爾之俾爾單厚，何福不除，等句相同。雖言性而有命在內。故鄭箋兼性命言之，且但言無困病之憂，即是考終福命。蓋彌性如洪範之五福，反之即是六極。此周時人所說之性，非李翱之所復之性。如果李翱之所說者為是，何以三百篇及今文尚書皆絕無其說也。

詩大雅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古文但說威儀，而威儀乃為性命所關，乃包言行在內。言行即德之所以修也。於此詩可見其概。德在內而威儀在外，故鄭氏箋云，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訏謨定命，即春秋左氏傳以定命也之定命。所以當敬慎威儀也。出話有玷，不輯柔其顏，則愆于威儀矣。不淑慎其行止，即愆于威儀矣。是以威儀如宮室之隅，包於外，德命在于內，言行亦即在威儀

之內．行止之不愆．在於不僭不賊．而可以爲法也．古人說修身之道如此．尚書禹曰．愼乃在位．安汝止．即淑愼爾止在止於至善之止．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毛傳云．宥寬．密安也．

按．此即敬天命之義．寬安非祕密也．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各本皆誤作養之以福．惟漢書律志五行志漢劉齊皆作養以之福．顏師古漢書注云之往也．往就福也．）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按．此中．乃陰陽剛柔之中．即性也．即所謂命也．性字从心．即血氣心知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人既有血氣心知之性．即有九德五典五禮七情十義．故聖人作禮樂以節之．修道以教之．因其動作．以禮義爲威儀．威儀所以定命．定如詩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定．能者．勤於禮樂威儀．以就彌性之福祿．不能者．惰於禮樂威儀．以取棄命之禍亂．是以周以前聖經古訓．皆言勤威儀以保定性命．未聞如李習之之說．以寂明通照復性也．威儀者．人之體貌．後人所視爲在外最粗淺之事．然此二字古人最重之．竊別撰威儀說以明之．

威儀說

晉唐人言性命者．欲推之於身心最先之天．商周人言性命者．祇範之於容貌最近之地．所謂威儀也．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衞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十三年曰．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言最爲明顯矣．初未嘗求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境也．或左氏之言少有浮誇乎．試再稽之尙書．尙書言威儀者二．（顧命自亂于威儀．酒誥用燕喪威儀．）再稽之詩．詩三百篇中．言威儀者十有七．（汎彼柏舟一見．賓之初筵四見．既醉以酒兩見．瞻彼洛矣一見．民勞亦勞止一見．上帝板板一見．抑抑威儀三見．天生烝民一見．瞻卬昊天一見．思樂泮水一見．）朋友相攝以威儀．已見於左氏所引．此外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劉子之說也．威儀者．言行所自出．故曰愼爾出話．無不柔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此謂謹愼言行柔嘉容色之人．即力威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矣．諸侯之德．則穆穆敬明．敬愼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德．則有孝有德．四方爲則．永永卬卬．四方爲綱矣．凡百行莫大於孝．孝不可以情貌言也．然詩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靡不有孝．自求伊祜矣．又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於威儀者．可祈天命之福．故威儀抑抑．爲四方之綱者．受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也．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類者．人之云亡矣．威儀卒迷者．喪亂蔑資矣．且定命即所以保性．卷阿之詩言性者三．而繼之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四方爲綱．此亦即假樂威儀爲四方綱之義也．凡此威儀．爲德之隅．性命所以各正也．匪特詩也．孔子實式威儀定命之古訓矣．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豪釐之差．孔子之言．似未嘗推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地也．

春秋文公十三年左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按．此言知天命在利民爲大．不以一己吉凶之命不利民．

春秋莊公元年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按．以道者天道也．

周易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

按．情發於性．故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許氏之說．古訓也．味色聲臭喜怒哀樂．皆本於性．發於情者也．情括於性．非別有一事與性相分而爲對．故詩烝民鄭箋曰．其性

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鄭氏解詩之物.則.蓋言性而兼括情也.鄭氏之說.亦漢以前古訓也.易曰.旁通情也.禮運曰.講信脩睦.謂之人利.易曰.利者義之和.故文言以利屬情以貞屬性也.

周易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按.此卽所謂天道也.性命皆由天道而出.出之者天也.王者受天命而正性.猶民庶物.亦各正性命也.周易於命字內加出性字.自此彖始.荀悅申鑒雜言篇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按荀氏之說.漢以前古訓也.

周易革彖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按.此卽孟子所說聖人之得天道王天下也.

周易繫辭傳.樂天知命.故不憂.
按.此言易筮至神.筮者樂天知命.無六極之憂.卽孟子所說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論語.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道同.

周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按.善卽元也.故尙書曰.惇德允元.成之者性.卽孟子所說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周易繫辭傳.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按.此言易行乎天地之中.天地能成人與萬物之性.人能自成以性.卽所謂成之者性也.存存.在在也.如孟子所說存其心養其性也.道義由此而入.故曰門也.此與老子衆妙之門不同.

周易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將以順性命之理.
按.理卽禮記樂記天理滅矣之理.性命.卽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之性命.聖人作易通天道.故窮理盡性以至命也.

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父子之道.天性也.
按.此經言天地之性.可見性必命於天也.言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貴.而物則無之也.所以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孝經孔子言性.祇此二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祇性相近也一性字.共三字而已.如果李習之所說復性爲是.何以孔子孝經論語中無此說也.孔子教顏子.惟聞復禮.未聞復性也.

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按.孔子最重知天命.知天命無所不包.孟子性也命也兩節.卽知命之傳也.孔子所知之天命.卽孟子所說之命也.孔子不得位.不能以禮義施於君臣.且不得久居人國.以禮敬施於賓主.能知賢而不能遂善.不能得天道.故世無用孔子者.孔子所以不能爲東周.孔子年至五十知之定矣.
又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按此亦漢人之說.專言德命.未言祿命.然皆爲孟子兩節所包矣.又孔子曰.畏天命.亦此義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按.史記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乃太史公傳聞孔安國之學.以說論語.加一命字.更顯明也.此性字連命字爲言.更見性命卽關乎天道.此天道卽孟子所說聖人之於天道之天道也.卽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聖人所能逆知.故曰不可得而聞.孟子以性命多互說之.其道乃顯.孟子受業於子思.所謂微言大義者.其在斯乎.子貢曰.不可得而聞.乃欲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竟不聞也.

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按.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也.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卽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詩.深則厲.淺則揭.鄭箋云.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此言甚顯.哲與愚相對.哲卽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周公曰.旣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誥之言.無少差謬.學者曷不引以證之.[illegible] 又按韓文公原性篇謂孟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爲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如以性善爲非.則蒸民之詩.物則秉彝之古訓.不足式矣.況召誥所謂若生子罔不

在繈初生．今天其命哲．正是孔子上智下愚之分．有哲卽有愚．哲者愚之對．子魚楊食我等．天命下愚．而更習惡也．

論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幸短命死矣．亡之．命矣夫．

按．此皆明以生死富貴爲天命．以孟子性也命也兩節合之．則正變各義無不備矣．

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按．性與命今分兩事兩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卽所以爲性．性卽所以爲命．與孟子所說不謂性不謂命．若合符節．子思之學．傳於孟子．一步不失也．修道之教．卽禮運之禮．禮治七情十義者也．七情乃盡人所有．但須治以禮而已．卽召誥所謂節性也．若以性本光明．受情之昏．必去情而始復性．此李習之惑於釋老之說也．不覩不聞．卽不愧屋漏之說也．非如釋氏寂靜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未發之中．卽禮記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卽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中者、有形．有質．有血氣心知．特未至喜怒哀樂時耳．發而中節．卽節性之說也．有禮有樂．所以旣節且和也．天地位．萬物育．卽周易所謂各正性命也．

禮記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按．中庸此節性教．卽申言首節之性教也．所謂至誠者．祇是由治民獲上．信朋友．順親．以至反身明善而已．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有乎妙靜明之道也．所謂明善者．則祇自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事．事事著力．實地踏來．一事不實弗措．非虛靜而專明心也．雖愚必明．言明善也．自誠明．謂之性．言智人率性不待教也．卽孟子所謂有性焉之命也．自明誠．謂之教．言愚人受教能節性也．卽孟子所謂有命焉之性也．非如李習之所說覺照而復性也．儒釋之分在乎此．

禮記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按．鄭氏注曰．德性．謂性至誠者．卽孟子所說有性焉之性．在諸既哲又節之性也．道問學．卽修道之教．卽學問思辨行也．

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按．此所謂七情．卽包在孟子所說性也之中．所謂十義．卽包在孟子所說命也之中．而孟子所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卽是此情以禮治之之道．心之大端．治之必以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可以靜觀寂守者也．

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按．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句．就外感未至時言之．樂卽外感之至易者也．卽孟子所說耳之於聲也．性也．孟子所說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卽樂記反躬節人欲之說也．欲生於情．在性之內．不能言性內無欲．欲不是善惡之惡．天旣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惟佛教始言絕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絕欲．則擧世無生人．禽獸繁矣．此孟子所以說味色聲臭安佚爲性也．欲在有節．不可縱．不可窮．若惟以靜明屬之於性．必使說性中本無欲．而後快．則此經文明云性之欲也．欲固不能離性而自成爲欲也．記又曰．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此亦言哀樂喜怒愛敬．乃樂音之哀樂喜怒愛敬．非人性之哀樂喜怒愛敬．先王以樂之哀樂喜怒愛敬．感人性情之哀樂喜怒愛敬也．竊釋氏之言者．必頗拒六者於性之外．使性爲至靜至明至覺．無情無欲．其如與禮記孟子之言不合何．又按．周易繫辭傳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節所言．乃卜筮之鬼神．處於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之處．因人來卜筮．感而遂通．非言人无思无爲．寂然不動．物來感之而通也．與禮記樂記、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爲言樂之者．不相涉．而佛書內有言佛以寂靜明覺爲主者．昔唐人樂從其言．返而索之於儒書之中．得樂記斯言．及周易寂然不動之言．以爲相似．遂傅會之以爲孔孟之道本如此．恐未然也．

又按．易此節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言神道在易筮之內．寂然不動．凡有人來筮者．能因人感而知天下之故．所以易道爲天下之至神．非說儒者之身心寂然不動．有感遂通也．否則天下至神．雖周孔不能．況一介儒士乎．李習之言性．以靜而通照物來．皆應．試問忠孝不能說在性之外．若然．則是臣子但靜坐無端倪．君來則我以忠照之．父母來則我以孝照之．而我於忠孝過而皆無留滯．試思九經中有此說否．

禮記樂記．則性命不同矣．

按．此言君臣貴賤等類不同．各有性命．卽召誥所說．固不在繈初生．亦卽詩所謂實命不同也．

禮記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按．此血氣心知．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應感起物而動．卽中庸喜怒哀樂之旣發也．

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

禮記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

按.此節性.卽召誥所說之節性.亦卽中庸修道之謂教也.

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按.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時.卽已諧聲.聲亦意也.然則告子生之謂性一言.本不爲誤.故孟子不驟闢之.而先以言問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蓋生之謂性一句爲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爲貴之言大悖.是以孟子據其答應之然字.而以羽雪玉犬牛人之性不同闢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非闢其生之謂性之古說也.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寂靜.告子視人性不及.幾欲儕於蠢動.惟詩書孔孟之言得其中.

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按.告子言性.杞柳湍水.矢口卽誤者.因不能得詩書言性之傳.而但習滑稽之辨也.孟子最深於詩書.得孔子子思之教.故言之最質實無差謬也.告子此章食色性也四字.本不誤.其誤在以義爲外.故孟子此章惟闢其義外之說.而絕未闢其食色性也之說.若以告子食色性也之說爲非.然則孟子明明自言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爲性矣.同在七篇之中.豈自相矛盾乎.

孟子.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按.天生民有物有則.卽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卽性善也.孟子性善之說.以此詩爲據.故如山嶽之不可撼搖.性善之說.始於詩.不始于孟子.告子等坐不習詩教耳.凡言性命者.舍五經質實之言.而別求高妙.未有不誤者.好是懿德.卽洪範所說攸好德.有物有則.卽春秋左傳劉子所說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孟子.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按.聖賢言天命有一定者.不貳、卽一定也.然命雖不貳.而可修可祈.修身之說.卽召誥所說德之用

祈天永命也.修身、卽孟子所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也.養其性.卽召誥所說節性也.

孟子.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按.孟子此節言性命.乃聖賢至周密至質實之道.易曰.各正性命.天正性命以與人.人必正性命以事天.乃所謂知命.乃所謂盡性.卷阿天保.保定福祿.固正命也.然墨子利民而卒.亦知命正命也.比干諫而死.伯夷叔齊餓而死.亦正命也.顏子知命.曾子啓手足.亦正命也.皆盡道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卽此道也.道以忠孝爲本.比干夷齊不死.是不忠.曾子手足有傷.是不孝.盡其道.則盡忠孝.秉夷物則之道也.曾子曰.吾知免夫.謂免桎梏巖牆之類也.

孟子.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按.此形色.趙岐注以體貌言之.尚書洪範五曰考終命.五曰惡.鄭康成亦如此以形色言之.此漢以前經師相傳之舊說也.

孟子.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按.趙岐曰.性之性好仁自然也.

孟子.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漢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孟子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按.此章乃孔子言性與天道之大義.必得此性命兩節相通相互而言之.則五經性命之古訓無不合矣.晉唐人嫌味色聲臭安佚爲欲.必欲別之於性之外.此釋氏所謂佛性.非聖經所言天性.後言禪宗者.以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乃見性成佛.明頓了無生.試思以此言性.豈有味色.此與李習之復性之說.又遠與孟子之言更遠.惟孟子直斷之曰性也.且曰君子不謂性.則召誥之節性.卷阿之彌性.西伯戡黎之虞天性.周易之盡性.禮記中庸之率性.皆範圍曲成.無不合矣.趙岐謂

仁施父子。義施君臣者。如武王周公爲子。周公召公爲臣。此命之得以仁義施者也。命也。亦性也。若以舜爲瞽瞍之子。比干爲紂之臣。此處變不得以仁義施者也。亦命也。然有性焉。仁義存乎性。舜必以底豫而終仁。比干必以諫死而行義。舜與比干。不諉父頑君虐於命也。禮敬施於賓主。如孔孟適各國終無所遇。聖人得天道王天下。如武王滅商有天下。孔子不得爲東周。衰不夢周公。此各正其道以盡性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者正命。即變者亦正命也。皆所以事天也。忍性者。忍食色等欲也。忍性、比節性更爲用力堅苦矣。豈靜復乎。

按。唐李翺復性書曰。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性本無有。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寂然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情何所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誠者定也。不動也。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按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在事故實而易於率循。晉唐人言性命。多在心。在心故虛而易於傅會。習之此書是也。尚書毛詩。無言不實。惟周易間有虛高者。然彼因言神明陰陽卜筮之事。是以聖人繫辭。不得不就易道以言之。中庸一篇。爲子思微言。故言亦或及於幽明高大之處。然無言不由實事而起。與老釋迥殊。樂於虛者。見易中庸之內寂然不動誠則明等語。喜之。遂引之以爲證。又因禮記人生而靜孟子先覺等語。喜之。遂亦引之爲證。不知已入老釋之域矣。按周易寂然不動。乃言卦爻未揲之先。非言人之心學也。誠則明者。乃治民獲上信友順親之事。明善者乃學問思辨行之事。亦非言靜寂覺照也。人生而靜。言尚未感物。非專於靜也。先覺覺民。如詩之牖民孔易。非性光明照也。此不可溷改聖經以傅釋典者也。至於釋典內有云。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乎。因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同萬物之爲。而居不爲之域。處言教之內。而止無言之鄉。寂寞虛曠。強名曰覺。（翻譯大論）佛滅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有感斯應。體常湛然。形由感生。體非實有。（魏書釋老志）自性本覺。詳見於實相經。（白居易文）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中之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翻譯名義）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傳燈錄）以上各釋氏之說。皆李習之復性之說所由來。相比而觀。其迹自見。蓋釋氏見性。祇是明心。不但不容味色聲臭安佚存於性內。即喜怒哀樂亦不容於性內。甚至以不生情爲正覺。性明照則情不生。然而易文言明以利貞爲情性矣。又言六爻發揮旁通情矣。然則情可絕乎。性待復乎。恐未然矣。

又案釋氏所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性字。似其虛寂明照靜覺之妙。此在梵書之中。本不知是何稱名。是何字樣。自晉魏翻譯之人、求之儒書文字之內。無一字相合、足以當之者。遂拈出性字。（[illegible]）假借以當之。彼時已在老莊清言之後。蓋世之視性字者。已近於釋老而離於儒矣。（晉書嵇康傳云。任縱誕。得性非外求。）王處璞詩云。嬉性失至理。六朝人不諱言釋。不陰釋而陽儒。陰釋而陽儒。唐李翺爲始。魏收所云。虛靜通照。湛然感應者。此明說是佛性。不言是孔孟之性。不必辯也。李翺所言寂然靜明感照通復者。此直指爲孔孟之性。斷斷不然。不得已不辯也。象山陽明更多染梁以後禪學矣。（福宗案。家大人另有塔性說一篇。因其言似近于諧。故不刻入此卷之內。將發明性字誤入老釋之故。明則暢之。字後刻入續三集內近于子部也。）

揅經室一集卷十一

詁經精舍策問

兩漢學行醇實。尚近于春秋列國之時。漢末氣節甚高。橫決激而爲放逸。流而爲老莊。爲禪釋。宋儒救之。取學術中最精者爲性理。至明儒學案紛紛矣。惟考列國時。孔曾游夏諸聖賢。及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孝經論語者。皆爲處世接物之庸行。非如禪家遁于虛無也。即如仁義禮讓孝弟忠順等語。與孝經各章事事相通。語語相合。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語實爲聖門微言。蓋春秋時學行。惟孝經春秋最爲切實正傳。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于春秋學行。尚未大爲發明。本部院擬識所及。首爲提倡。諸生如不鄙其庸近。試發明之。以成精舍學業焉。

石刻孝經論語記

六經皆周[illegible]所遺古典。而孔子述之。傳於後世。孔子集古帝王聖賢之學之大成。而爲孔子之學。孔子之學。於何書見之。最爲醇備歟。則孝經論語是也。孝經論語之學。窮極性與天道。而不涉於虛。推極帝王治法。而皆用乎中。詳論子臣弟友之庸行。而皆歸於實。所以周秦以來。子家各流。皆不能及。而爲萬世之極則也。孝經論語。皆孔門弟子所識。而弟子之首推者。曰顏曰曾。顏子之學。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何朝覲聘射冠昏喪祭凡子臣弟友之庸行帝王治法性與天道皆在其中詩書卽文也禮也易象春秋亦文也禮也其餘言存乎大學中庸諸篇大學中庸所由載入禮經者以此其事皆歸實踐非高言頓悟所可掩襲而得者也曾子之學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實政實行故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歟孝經之學兼乎君卿士庶以及天下國家曾子十篇皆由此出其實皆盡人所同之庸行忠恕而已故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所謂一貫者貫者行也事也言皆是皆身體力行見諸實行實事也初非有獨傳之心頓悟之道也貫之訓行事見于爾雅漢書與仍舊貫無二解也若謂性道之學必積久之後而頓悟通之則孔子十五志學以後學與年進未聞有不悟之時亦未聞有頓悟之日也顏曾所學於孔子者如此其餘諸賢可以類推之然則集古聖大成之道者莫如孔子傳孔子之道最近而無偏無弊者莫如諸賢孔子諸賢之言所載之書莫如孝經論語然則今之孝經論語儒者終身學之不盡太極之有無良知之是非何暇論之古本孝經不可見惟漢石經論語殘字僅有存者金匱國子監學生錢泳好學喜隸書敬書孝經論語二經刻之石且博訪通人定其隸法文字泳刻將成欲歸其石於曲阜孔子宅樹石於壁以貽後之學者屬元記之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十三經義疏周禮可謂詳善矣賈公彥所疏者半用六朝禮例于禮樂軍賦諸大端皆能引據明贍所考證者多在九經諸緯而于諸子百家之單詞精義以及文字之假借音讀之異同漢制之存亡漢注之奧義皆未能疏證發明之我朝惠半農先生家傳漢學所著禮說十四卷實足補賈氏之所未及此書雖經鏤板而行世甚少余于丁未年在京師廠肆購得一帙反覆讀之服其精博無比後爲友人借去未歸至今深憶之戊午夏吳縣友人江賁廷持一帙見示則上海彭純甫所新刻本余喜插架之可備且一時同學皆得讀之也因爲序之余昔有志于撰周禮義疏以補賈所未及今宦轍鮮暇惜難卒業如有好學深思之士據賈氏爲本去其謬誤及僞緯書擇唐宋人說禮之可從者加以惠氏此說兼引近時惠定宇江愼修程易田金輔之段若膺任子田諸君子之說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之則此書之成假可勝于賈氏是所望于起而任之者彭君家貧好古多讀書刊此書之刻貲皆出館穀何其賢也

胡朏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元幼學易心疑先後天諸圖之說庚子得毛西河先生全集中河圖洛書原舛篇讀之豁然得其源委友人歙淩次仲廷堪謂元曰子知西河之辯易未見吳興胡朏明先生易圖明辨尤詳備也元識之求其書不可得繼在京師見四庫館書目錄之曰其書一卷辨河圖洛書二卷辨五行九宮三卷辨參同契先天圖太極圖四卷辨龍圖易數鉤隱圖五卷辨啟蒙圖書六卷七卷辨先天古易八卷辨後天之學九卷辨

卦變十卷辨象數流弊引據經典原原本本于易學深爲有功元向往益切丙辰視學至吳興始求得讀之蓋距所聞已十六年矣魏闡道之甚邇喜斯編之未泯亟命其家修板刷印廣爲流傳以貽學者因竝識其事于篇首至其辨圖大略則萬季野先生敘言之已盡茲不贅論

漢讀考周禮六卷序

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言韻者多矣顧詩三百篇人人讀之而能知三百篇之韻者或未之有也說文解字一書人人讀之而許氏全書之例未之知則許之可疑者多矣訓詁必宗漢人漢人之說經傳也或言讀爲讀曰或言讀如讀若或言當爲作義疏者一切視之學者概謂若今之音切而已其違古不亦甚哉頃朝右文超軼前古淳氣經信金壇段若膺先生生於其間學歷經籍甄綜百氏聰可以辨牛鐸音可以別淄澠巧可以分刃鑿流其書有功於天下後世者可得而言也其言古音也別支佳爲一脂微齊皆灰爲一之咍爲一職德爲之之入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者脂之入陌麥昔錫者支之入自唐虞至陳隋有韻之文無不印合而歌麻近支文元寒刪近脂尤幽近之古音今音皆可得其條貫此先生之功一也其言說文也謂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聯每部之中次第以義相屬每字之下兼說其古義古形古音訓釋者古義也象某形從某某聲者古形也云某聲云讀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篆乃完也其引經傳有引以說古義者以轉注假借分觀之如尙書曰至於岱宗柴詩曰祝祭于祊說之之本義也如商書曰無有作政周書曰布重莧席說假借此字之義也有引以說古形者如易曰百穀艸木麗于地說麗從艸麗之意易曰豐其屋說豐

從一豐之意易曰突如其來如說去從倒子之意易曰先庚三日說庸從庚之意是也有引以說古音者如濊讀若詩施罛濊濊𢐀讀若予違汝弼是也學者以其說求之斯說文無不可通之處說文無不可通之處斯經傳無不可通之處矣此先生之功二也至若漢讀攷敘例謂讀如讀若主於說音讀爲讀曰主於更字說義當爲主於糾正誤字如者比方之詞爲者變化之詞當爲者糾正之詞讀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經之本字讀爲必易其字故下文乃用所易之字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讀如無讀爲說經傳之書則必兼是二者自先生此言出學者凡讀漢儒經子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得醒不至如冥行擿埴此先生之功三也蓋先生於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爲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爲之法又可知而一行作吏卽引疾養親食貧樂道二十年所矣其諸所得於己者深歟先生說經之書尙有毛詩詁訓傳小學古文尙書撰異皆深識大源不爲億必之言行將盡以餉學者云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元居在江淮間．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若興化顧進士文子．(九苞．)李進士成裕．(惇．)劉廣文端臨．(台拱．)任侍御子田．(大椿．)王黃門石臞．(念孫．)汪明經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丁未戊申間．元在京師見任侍御．相問難爲尤多．侍御卒後．所著弁服釋例．傳之弟子山陽汪祭酒瑟菴．(廷珍．)蕭山王進士畹馨．(紹蘭．)從祭酒手錄以歸其兄進士穀塍．(宗炎．)亦邃於經．爲吳會宿儒．乃手校訛舛．寫以付梓．問序于元．元謂侍御早年以詞學名世．繼乃專研經史．與修四庫書．書之提要．多出其手．所輯呂忱字林深衣釋例諸書．已付刻．茲袟釋弁服所用之例．以五禮區之．凡百四十餘事．綜覽經疏史志．發微訂訛．燦然經緯畢著矣．侍御吾鄉先進也．瑟菴畹馨吾友也．今得穀塍校成之．學者傳習不墜．元序之．奚敢辭．

張皋文儀禮圖序

儀禮圖六卷．張編修惠言之所述也．編修字皋文．武進人．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方以學問文章受知于朝．不幸早卒．予舉于鄉．與編修爲同榜．其舉進士．乃予總裁會試所取．予知之也久．故序而論之．編修幼孤．家至貧．母姜孺人撫以成立．及長．修學立行．敦禮自守．性剛而廉．貌若和易．而中不可干．其爲人勤于事親．友于弟．睦于族．婣鄉之善士．無勿友也．與人審而後交．交者必端．凡爲其友者．無不稱之敬之．其爲學．博而精．旁探百氏．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居母孺人憂．喪祭法儀禮．爲時所推．嘗遊京師大名杭歙間．及官京師．弟子先後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其所著有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墨子經解．握奇經正義．青囊天玉通解．及文集四編．詞一編．凡十六種．編修既精治易禮．所著以周易虞氏義．儀禮圖爲最．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予已刊行之．惟儀禮圖六卷．今年春．始得于武進董君處．見其手錄本．董君名士錫．編修之高弟子．即編修之女夫也．因屬董君校寫刻之于板．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即容也．後儒以進退揖讓爲末節．薄之不講．故言朝則昧于三朝三門．言廟則闇于門排曲揖．言寢則眩于房室階夾．言堂則誤于楹間階上．辨之不精．儀節皆由之舛錯而不可究．非其蔽歟．宋楊復作儀禮圖．雖禮文完具．而位地或淆．編修則以爲治儀禮者．當先明宮室．故兼采唐宋元及本朝諸儒之義．斷以經注．首述宮室圖．而後依圖比事．按而讀之．步武朗然．又詳考吉凶冠服之制．爲之圖表．又其論喪服．由至親期斷之說．爲六服加降表．貫穿禮經．尤爲明著．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叔孫通爲綿蕞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即徐生之頌乎．

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南城王君實齋．(聘珍．)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于后倉．各取孔壁

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傅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于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于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爲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爲孔撝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北平翁覃溪先生得識王君．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爲有古人風．無南人浮競之習．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于元．元更出元和校大戴本付王君．王君或以己所校者衡量之．加以弃取．別爲大戴記作釋文數卷．不更善乎．

春秋公羊通義序

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夏．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夏口說以授公羊高．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生始著竹帛．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之學．宣帝爲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衆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然說者既多．至有倍經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覃精竭思．閉門十有七年．乃有成書．略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學者稱精奧焉．六朝時．何休之學．猶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絕學矣．我朝經術昌明．超軼前代．諸儒振興．皆能表章六經．修復古學．而曲阜聖裔孔顨軒先生．思通廣志．因從事於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異資．長通絕學．凡漢晉以來之治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汩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志通公羊．往往爲公羊疚病．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橫生義例．無當於經．唯趙汸最爲近正．何氏體大思精．然不無承訛率臆．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凡諸經籍義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有數事焉．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謂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爲所見之世．從之．其不同二也．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據．間有失者．多所裨損．以成一家之言．又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是可謂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豈非至聖在天之靈。憫春秋之失恉。篤生文孫。使明絕學哉。元爲聖門之蟊賊。無學術。讀先生此書。始知聖志之所在。因敬敘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皆其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已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已之說。傅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尙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卽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淸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序于桂林行館。

孔檢討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序

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目。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爲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玆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釁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玆爲極重。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諸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較小戴爲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惟北周盧僕射爲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蹊逕漸闢。曲阜孔編修顨軒。乃博稽羣書。參會衆說。爲注十三卷。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明於世。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元從編修之嗣昭虔得覩是書。編修之弟廣廉付刻。元爲序之。元鄉亦嘗治是經。有注有釋。鄙陋之見。與編修間有異同。今編修書先行。元寫定後、再以質之當世治經者。

焦里堂循羣經宮室圖序

焦君里堂作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宮。曰門。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爲圖五十篇。皆于衆說紛歧羣言岨峿之際。尋繹經文而折衷之。圖所不能詳者。復因圖爲說。以附于後。其所見似

類、而適得夫經之意也。其所解似新、而適符乎古之制也。嗚呼。用力可謂勤矣。顧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舊。學侶或致疑焉。余以爲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戈戟鐘磬等篇。率皆與鄭注相違。而證之於古器之僅存者。無有不合。通儒碩學。咸以爲不刊之論。未聞以違注見譏。蓋株守傳注。曲爲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爲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元向有考工記車制圖解。其說亦頗異于鄭君。今得里堂此書。而鄙見爲不孤矣。圖中新定路寢之制。吾友凌次仲移書爭之。元謂里堂所抒者、心得也。次仲所持者、舊說也。昔許氏爲五經異義。而鄭君駮之。何氏爲公羊墨守。而鄭君發之。究之各成其是。於叔重邵公無損也。里堂以其本寄都示元。元學殖甚荒落。無以益里堂。聊書平昔之所見者而歸之。里堂其以余說爲然乎否耶。

與臧拜經庸書

皋陶謨。撻以記之以下七十四字。或疑亦僞孔所增。由淵如觀察證足下所說推之。元竊求其定也。蓋所以疑之者。其大端有五。一則史記夏本紀敘此經文。于侯以明之下。直接禹曰俞。無此七十四字也。一則馬鄭逸經注。絕無此七十四字注也。一則說文引撻以記之爲周書也。一則鄭注鄉射以扑但引尙書扑作教刑。不引撻以記之也。一則公羊疏稱敷奏以言三句爲逸書也。按史記引尙書本有删節之處。不獨此七十四字爲然。卽如皋陶謨一日二日萬幾天敘有典等二十餘句。亦未引之。故史記所未引。未可以爲本無此七十四字之確據。僞孔但能割堯典爲舜典。割皋陶謨爲益稷。無他技也。舜典首二十八字。并僞孔亦不能造。直至姚方興始僞獻于朝。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如果僞孔增出七十四字。當年朝議無論是之非之。但必有及之者。六朝以來。不容絕無一語及之也。馬鄭逸注。或有或無。本難深據。況其存者多出史記注中。今史記既無此段書文。則注亦因之而佚矣。說文撻古文遽。引周書遽以記之。段氏若膺已謂从走乃从支之訛。周乃虞之訛。既可訛支爲走。寧不容訛虞爲周也。元且謂虍卽虞字上半。所由致誤也。儀禮鄉射經文。但有扑字。本無撻字。鄭之但引扑作教刑。不引撻以記之。宜也。公羊何休學引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明是虞書。而徐彥疏誤爲逸書。如果逸書一語出自何氏。尙有可疑。若徐氏直刊本之誤耳。春秋繁露潛夫論皆漢人之書。其引車服有庸皆連讀。敢不讓敢不敬應二句。若以此二語爲說堯典者之詞。亦無確據。且僞孔苟作僞。則愆服賦納顯見新異。曷不用之。而反用讓代時、庸應代試也。其餘小節。不必置詞。惟此五疑。究無確據。經文至重。未敢輕議。且俟異日或者再有所考見。何如。

與洪筠軒頤煊論三朝記書

孔子三朝記七篇。與論語並重。今世以其文字艱深。莫之學。夫孔子之言之存于世者無多。豈可不發明

以觀聖道哉。今子注之甚善。余紬繹之。有疑而爲辨之者。爲子列之。千乘篇記曰。喇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元謂易事。謂變易政事。假名。謂假人名器。重食。謂兼食采邑。此皆指魯三家之弊。記曰。立有神則國家敬。此仍是鬼神之神。與四代篇昭有神明之義同。記曰。誘居家室。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婗。元謂誘讀如吉士誘之誘。誘進也。君子卽詩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若子女自專。則爲婗。此記文八節。與周禮秋官士師八成相應。此一節尉周禮邦汋。汋當讀爲媒妁之妁。由記文推之可見。鄭司農注周禮爲斟酌刺探尙書事之謀。此邦汋如今律之姦黨。周禮列在賊盜之前。三朝記列在盜之後。賊之前。其明斷也。四代篇記曰。如艾而夷之艾。讀如刈。斷草也。夷平也。虞戴德篇記曰。黃帝慕修之莊。乃纂字之譌。纂纘也。記曰。開施教于民。由記中東有開明推之。凡記中開字屢見。皆啓字。漢人避諱所改也。小辨篇記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元謂順與訓通。卽爾雅釋訓之訓。遂志通意也。學訓詁。方能通絕代別國之言之意也。少閒篇記曰。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戮當爲句。不得以疾死。死當爲句。故字屬下。以千乘篇亦有民不得以疾死之文。下亦有故字也。凡此數事。致之子以爲何如。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十三篇）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晁以道、朱子以前。皆彖象文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爲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篇。鄭元、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覼縷者也。易之爲書最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掇擧爲之。如郭忠恕、薛季宣古文尙書之比。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徵士惠棟者也。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考證而已。臣元於周易注疏舊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本、經注疏合本。讎校各刻同異。屬元和生員李銳筆之。爲書九卷。別校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

自梅賾獻孔傳。而漢之眞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衞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衞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尙書十五卷。今字尙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尙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少。傳今文者多。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逸之爲敎。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覯。始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衞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旣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覃進石經。悉用今文。

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尙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校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逕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尙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贋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臣於尙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幷及釋文。臣復定其是非。且考其顚末。著於簡首。

考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尙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考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執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自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自唐後至今。鋟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繆盭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臣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

有杜子春之周禮。有二鄭之周禮。有後鄭之周禮。周禮出山巖屋壁間。劉歆始知爲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其字。建武以後。大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衆。皆以周禮解詁著。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諸儒之成。爲周禮注。蓋經文古字不可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祕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爲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也。有云讀爲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爲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旣定。而大義乃可言矣。說皆在後鄭之注。唐賈公彥等作疏發揮。殊未得其肯綮。臣元於此經舊有校本。且合經注疏讀之。時覩見其一二。因通校經注疏之譌字。更屬武進臧生庸蒐校各本。幷及陸氏釋文。臣復定其是非。凡言周制言漢學者。容有藉於此。

13B

儀禮最爲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蔓，詞意鬱轖，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子自成一家之書，未爲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臣於儀禮注疏舊有校本，奉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養原詳列異同，臣復定其是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爲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爲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刻之譌，雖未克盡得鄭賈面目，亦庶還唐宋之舊觀。鄭注疊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

小戴禮記，隋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爲正義，舊新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古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鏤本，今僅有存者，儀禮、穀梁、爾雅，間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爲，而北宋無此也。有在兼義之先爲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義卷第幾，皆不標爲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正義爲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年所爲，非如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爲主，而以疏附之，既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爲六十卷，禮記爲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遞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譌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犂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其原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僞之書賈，取六十三卷舊刻，譌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鏤板京師者，乃贋本耳。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爲主，並合臣舊校本及新得各本，考其異同，臣復定其是非，爲校勘記六十有三卷，釋文則別爲四卷，後之爲小戴學者，庶幾有取於是。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藏秘府，漢書藝文志說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即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秘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

壁中有春秋經文，爲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興於賈逵服虔董遇鄭衆穎容諸家，杜預因之，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流傳間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臣田敏等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爲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慶元間吳興沈中賓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蹟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校，萃爲一書。蓋田敏等所鏤，淳化元年所頒，皆最爲善本，而畢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陳樹華，即以此本徧考諸書，凡與左氏傳經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秋內傳考證一書，考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夐然不同，然亦間有可采者。臣更病今日各本之踳駁，思爲譌正。錢塘監生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并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捃摭，其爲校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重所謂述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縣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翼成注疏善本，用裨學者矣。

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爲最著。膠西下帷講誦，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至於今傳焉。子都爲景帝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竹帛，自子都始。戴宏序稱，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何休爲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謚例，公羊傳條例，尤邃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皆王接以爲乖硋大體，非過毀也。公羊傳文，初不與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世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氐漢後人爲之，而唐開成始取而刻石，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逌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臣舊有校本，今更以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經本，宋元以來各注疏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臚其同異之字，臣爲訂其是非，成公羊注疏校勘記十一卷，釋文校勘記一卷，後之爲是學者，俾得有所考焉。

六藝論云，穀梁善于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得其實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廢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並引尸子說。尸子者，謂即尸佼。佼爲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後，遂亡逃入蜀，而預爲徵引，必無是事。或

傳中所言者非尸僕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糜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晉書范傳云：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似徐在范後，而書中乃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書於前，范甯得以捃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爲秩，今所傳本未審合并於何時也。集解則經傳並釋，豈即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擘理，爲穀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豕魯魚，紛綸錯出，學者患焉。康熙間長洲何煌者，焯之弟，其所據宋槧經注殘本、宋單疏殘本，並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寶貴。臣舊有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版注疏本、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譌。臣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勘記十二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春秋易大傳，聖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將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臣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識。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臚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詒學者云爾。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即存，不過如尚書之僞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僞中之僞，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捃摭以僅存，而當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尚未失其真。學者舍是，固無繇闚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譌字實繁。臣元舊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竝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讎或校，務求其是。臣復親酌定之，爲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苦其難讀，今則三家邨書塾鮮不讀者，文教之盛，可云至矣。爾雅注，郭氏後出，不必精審，而從前古注之散見者，通儒多愛惜擸拾之。若近日寶應劉玉麐、武進臧庸，皆采輯成書可讀。邢昺作疏，在唐以後，不得不綷唐人語爲之。近者翰林學士邵晉涵改弦更張，別爲一疏，與邢並行，時出其上。顧邢書列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三者皆譌舛日多，俗閒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臣元搜訪舊本，於唐石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經注三卷、元槧雪窗書院爾雅經注三卷、宋槧爾雅邢疏未附合經注者十卷，皆極可貴。授武進監生臧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條其異同，纖悉畢備。臣復定其是非，爲爾雅注疏校勘記六卷。上中下三卷各分上下卷。後之讀是經者，於此不無津梁之益。陸德明經典釋文，此經爲最詳，仍別爲校訂譌字，不依注疏本與經注相淆。若夫爾雅經文之字，有不與經典合者，轉寫多歧之故也。有不與說文解字合者，說文於形得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也。此必治經者深思而得其意，固非校勘之餘所能盡載矣。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爲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

詁訓無所戾，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別爲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善，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爲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鈔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爲之者，是也。又盡刪章指矣，而疏內又往往詮釋其所刪，於十三卷自稱其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其可議有如此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已疏之悠繆不待言，而經注之譌舛闕逸，莫能諟正。吳中舊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堂巾箱本、相州岳氏本、盱郡重刊廖瑩中世綵堂本，皆經注善本也。賴吳寬、毛扆、何焯、何煌、朱奐、余蕭客，先後傳校，迨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鋟版，於是經注譌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本爲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臚其同異。臣爲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十行本正明之閩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爲校勘記十四卷，章指及篇敘，既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校訂附後，俾爲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析衷日本孟子考文，所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莫能舍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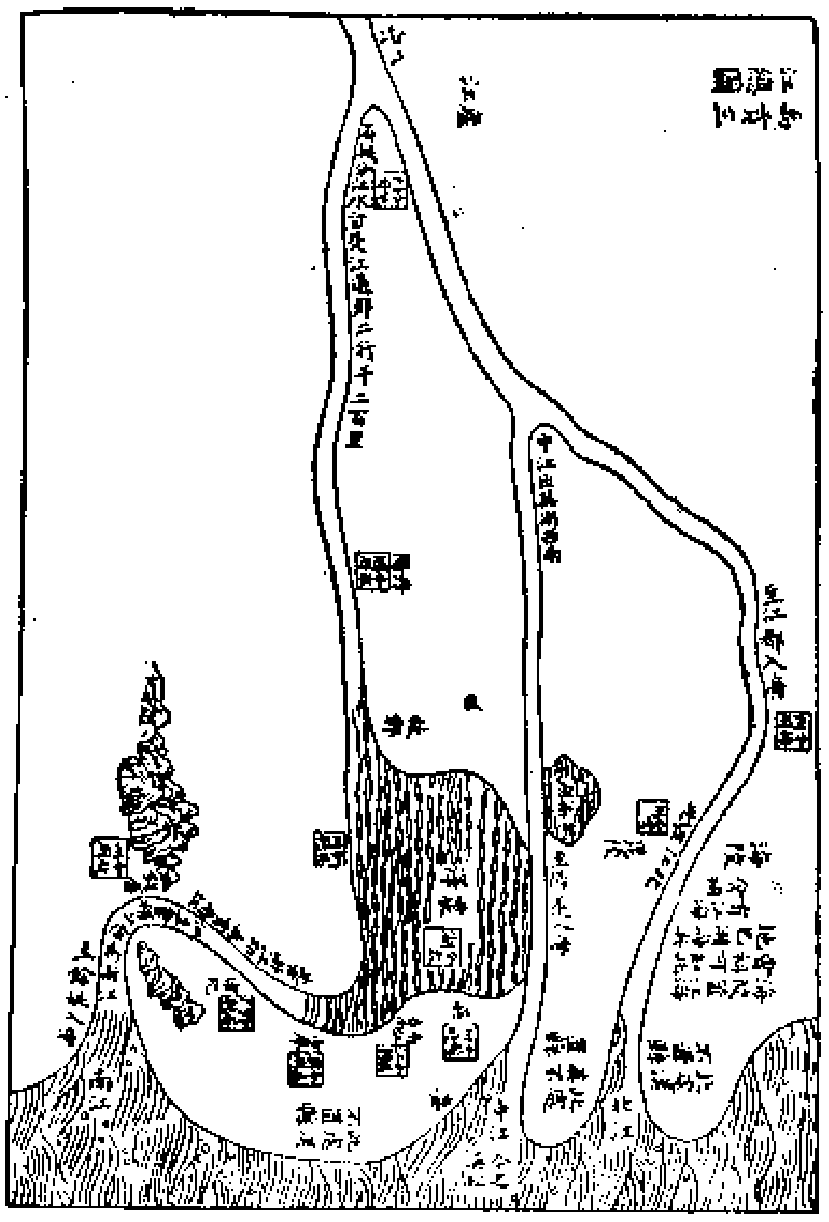
福謹案是書及序，曾呈進睿覽，尚有進呈摺子見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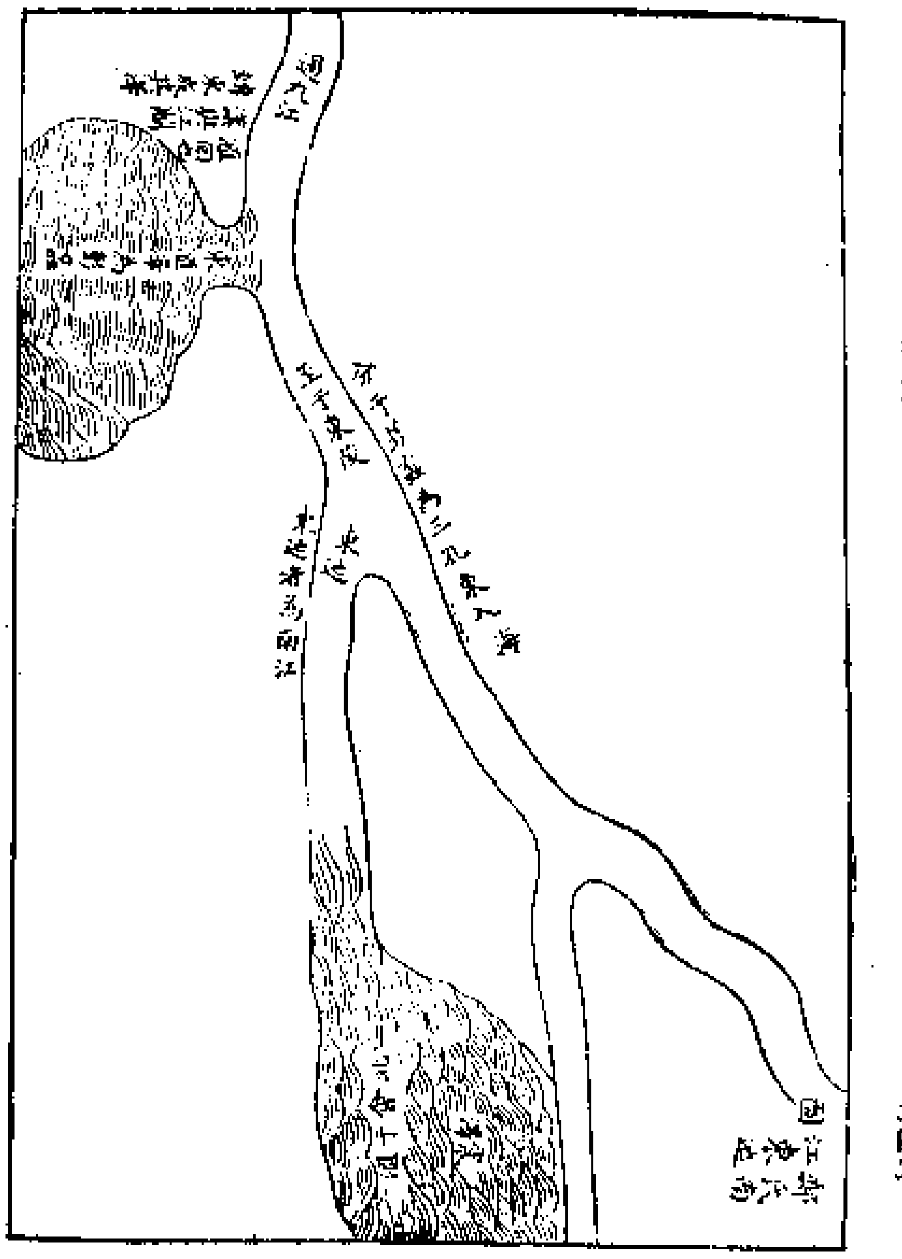
揅經室一集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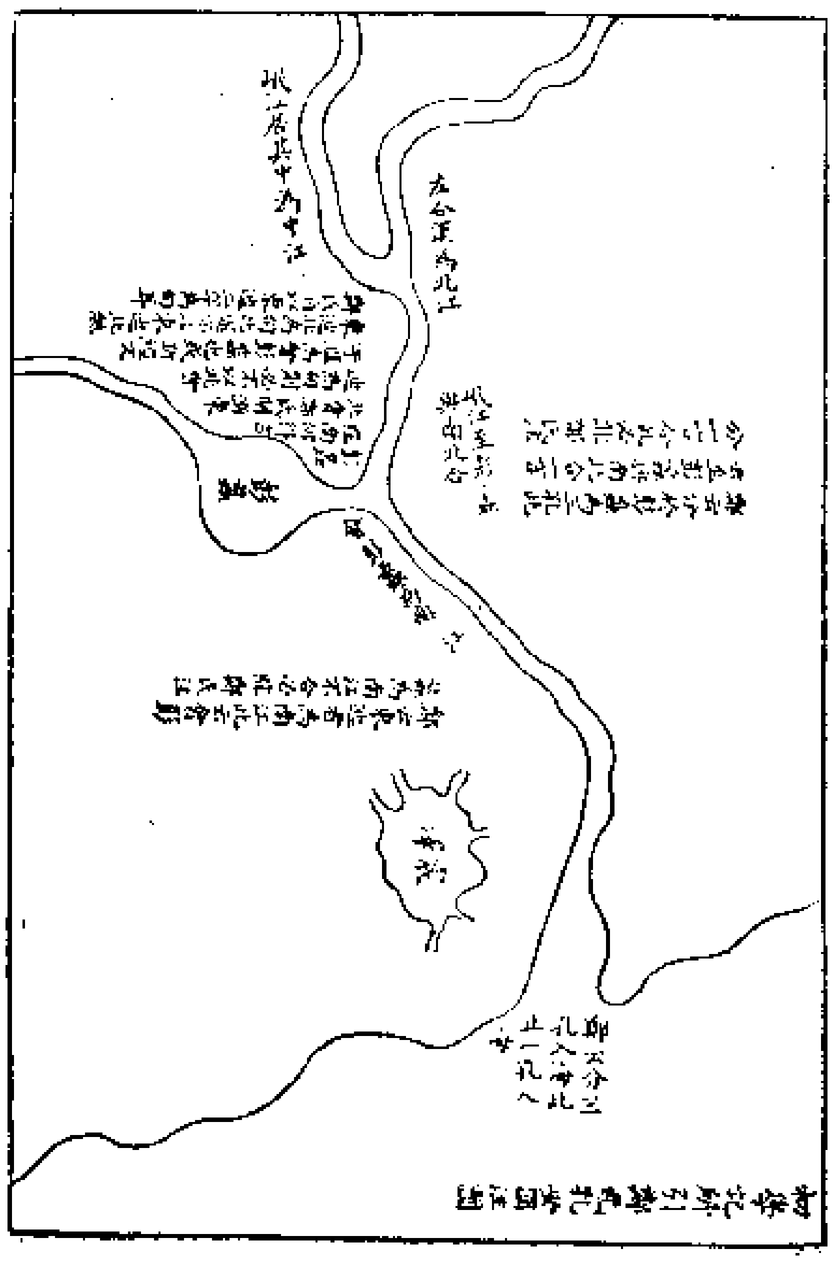
浙江圖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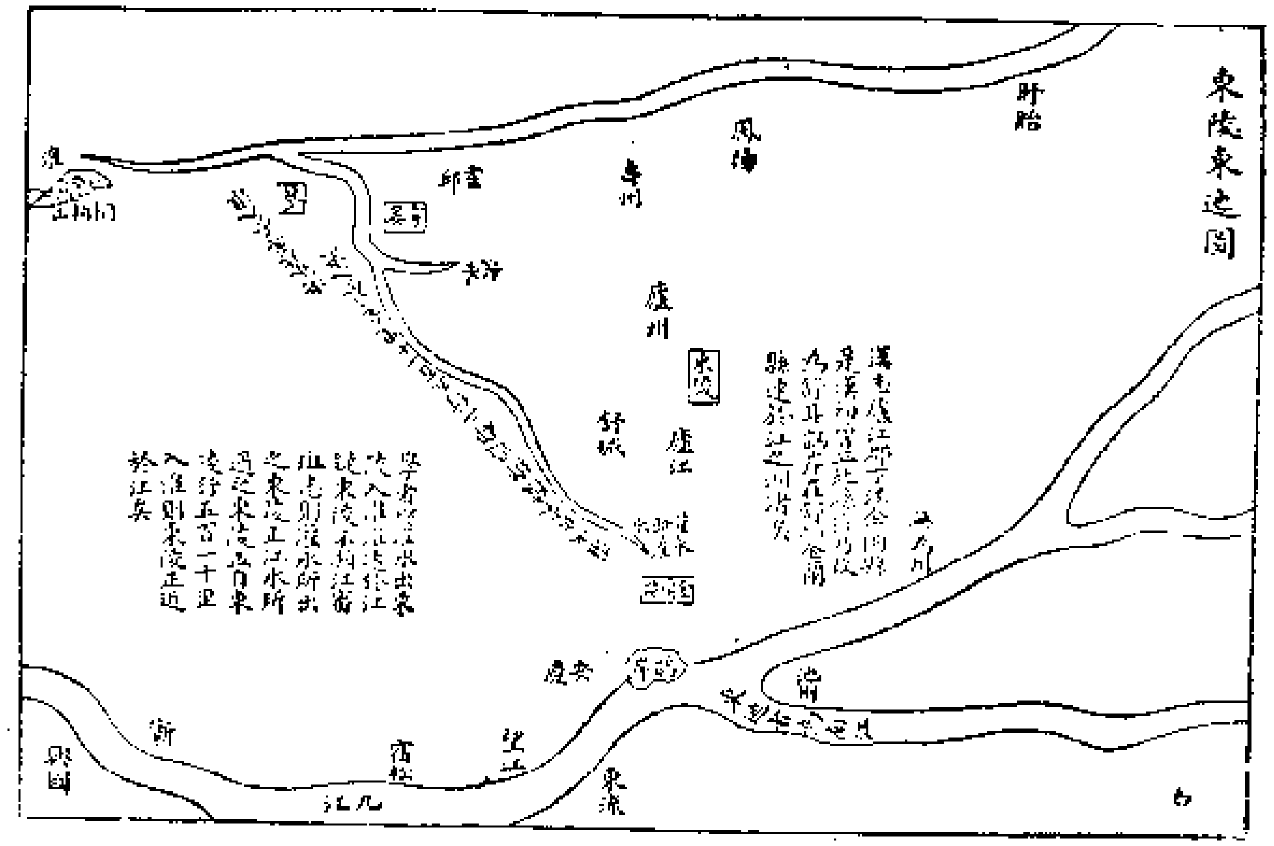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迹，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漸江穀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省，往來吳越間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迹。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致三江，而終未實發之。予乃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致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江由江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即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今堙塞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禹貢不出南江之名者，爲江之正流，不比北中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潰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即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爲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說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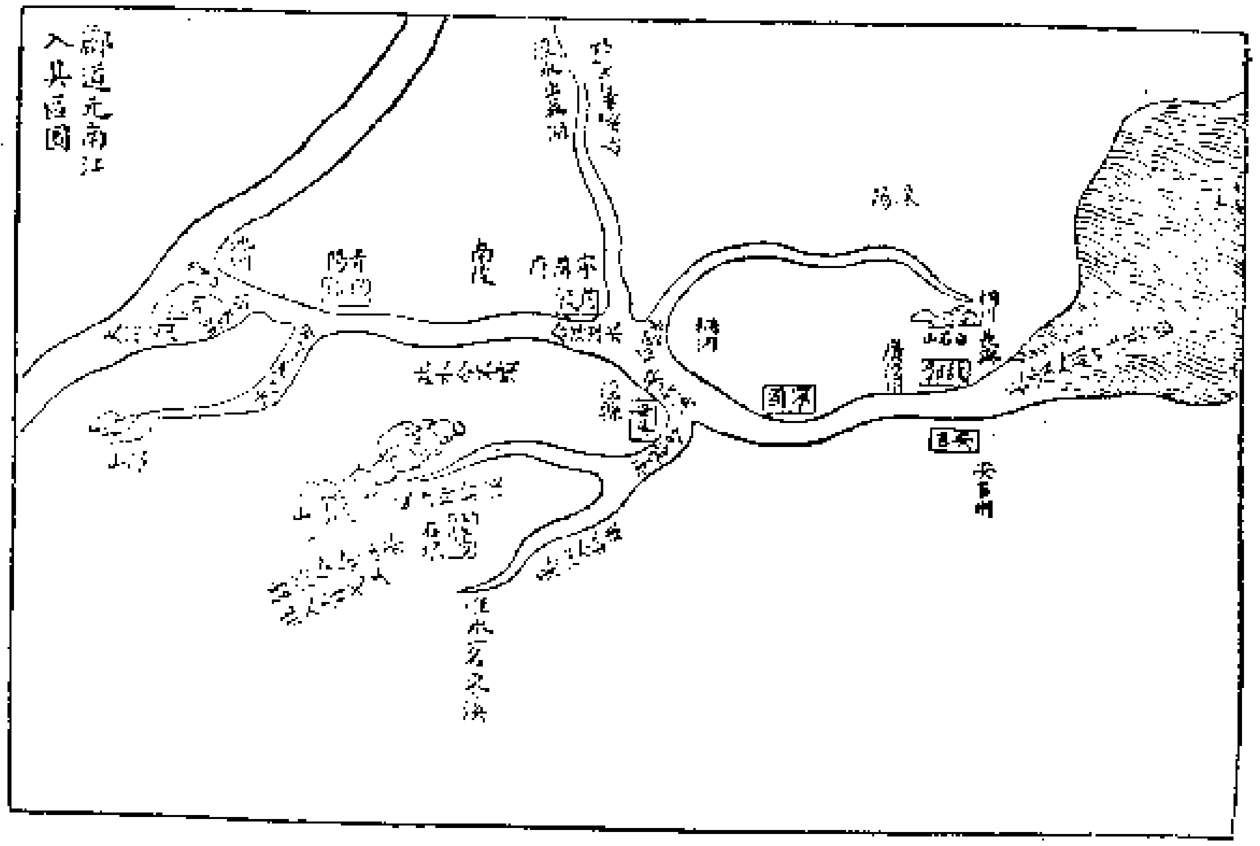
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為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為桑田莫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雖施樁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即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棲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為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眞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官立詁經精舍於西湖孤山之麓。諸生議奉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於舍中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讀經之士。奚翅數萬人。問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也。問以浙江究為何水。鮮不誤舉也。若非許氏說文浙漸二字相別為解。鄭氏尚書禹貢注讀東迆為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為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迹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為功。豈不甚鉅。固宜為浙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覈履今地。引證諸說。闡以明之。用告學者。請勿復疑。嘉慶七年撰于杭州使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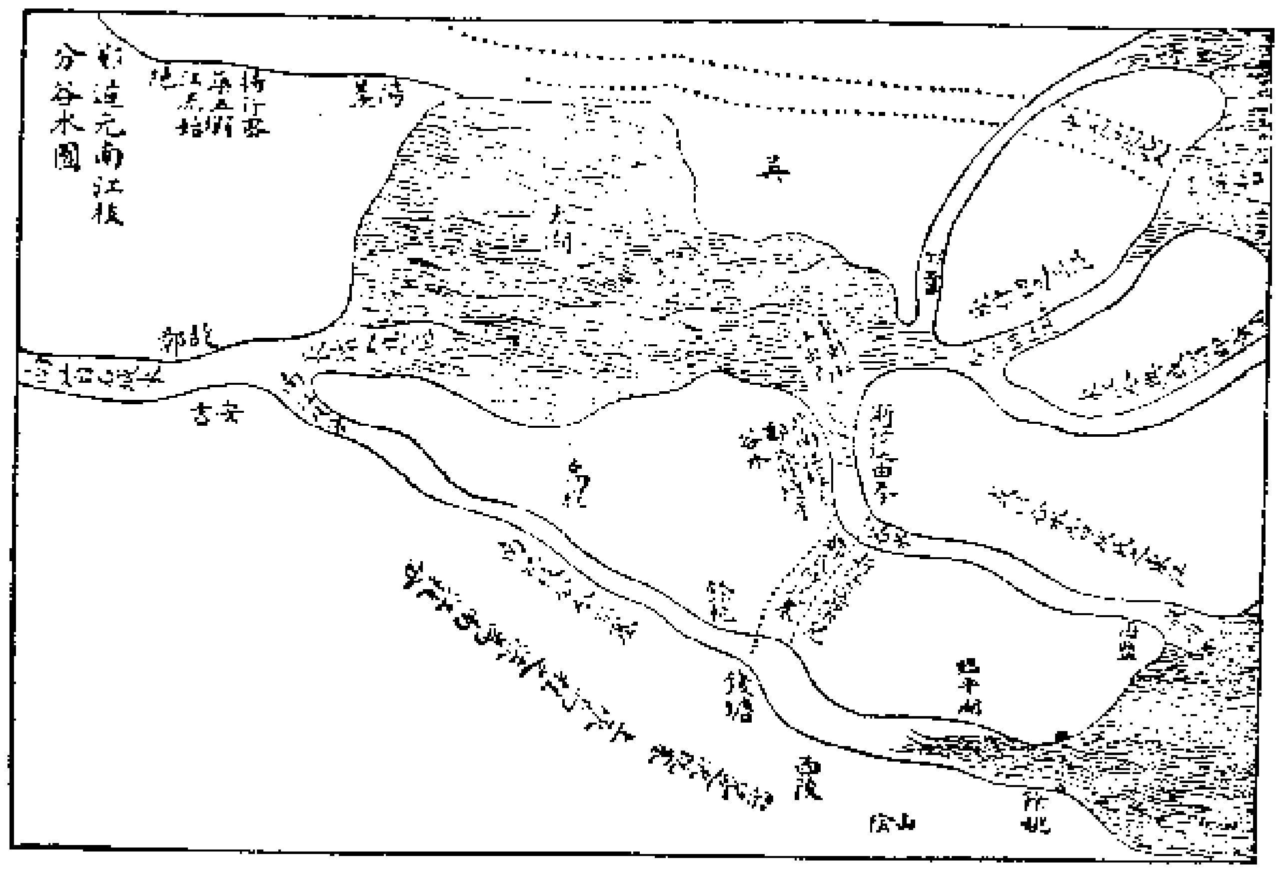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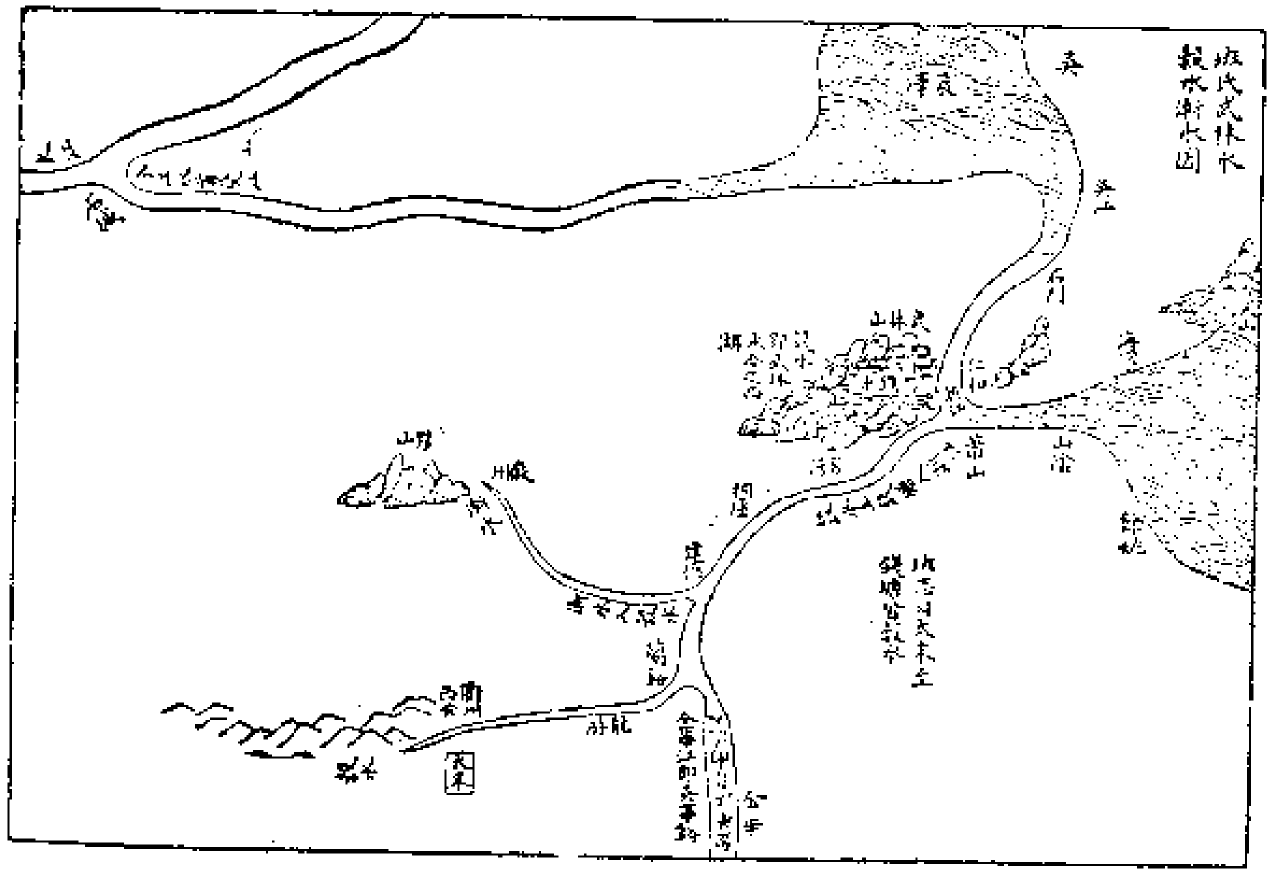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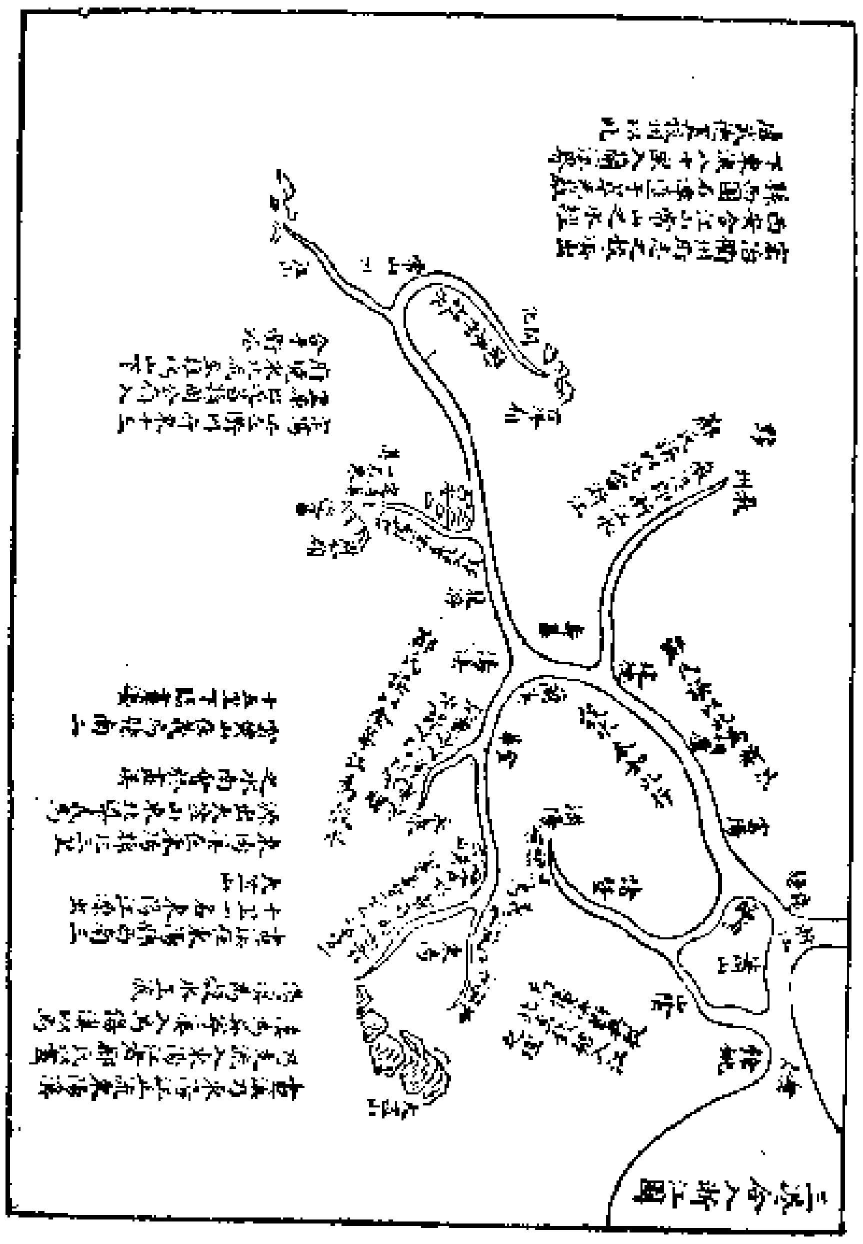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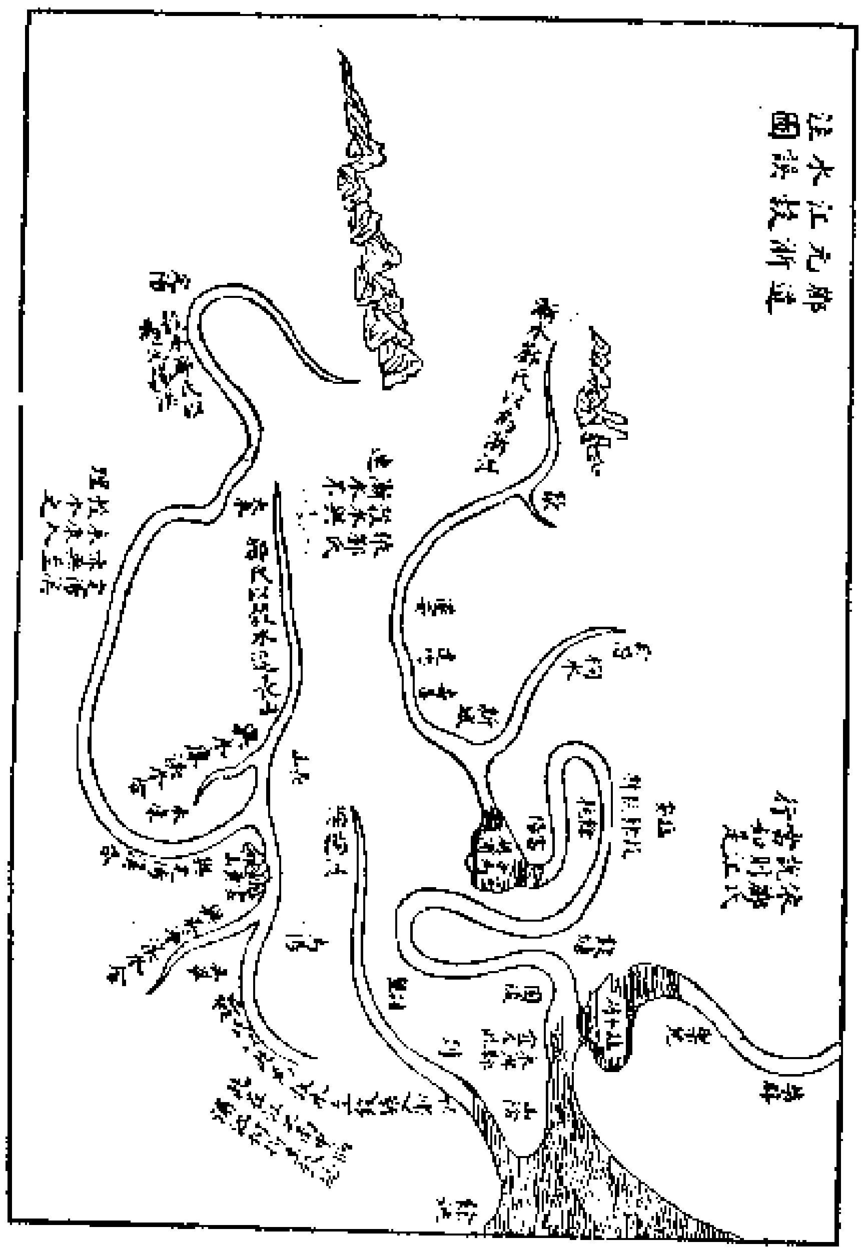

東陵東迤圖
盱眙
鳳陽
壽州
廬州
舒城
廬江
東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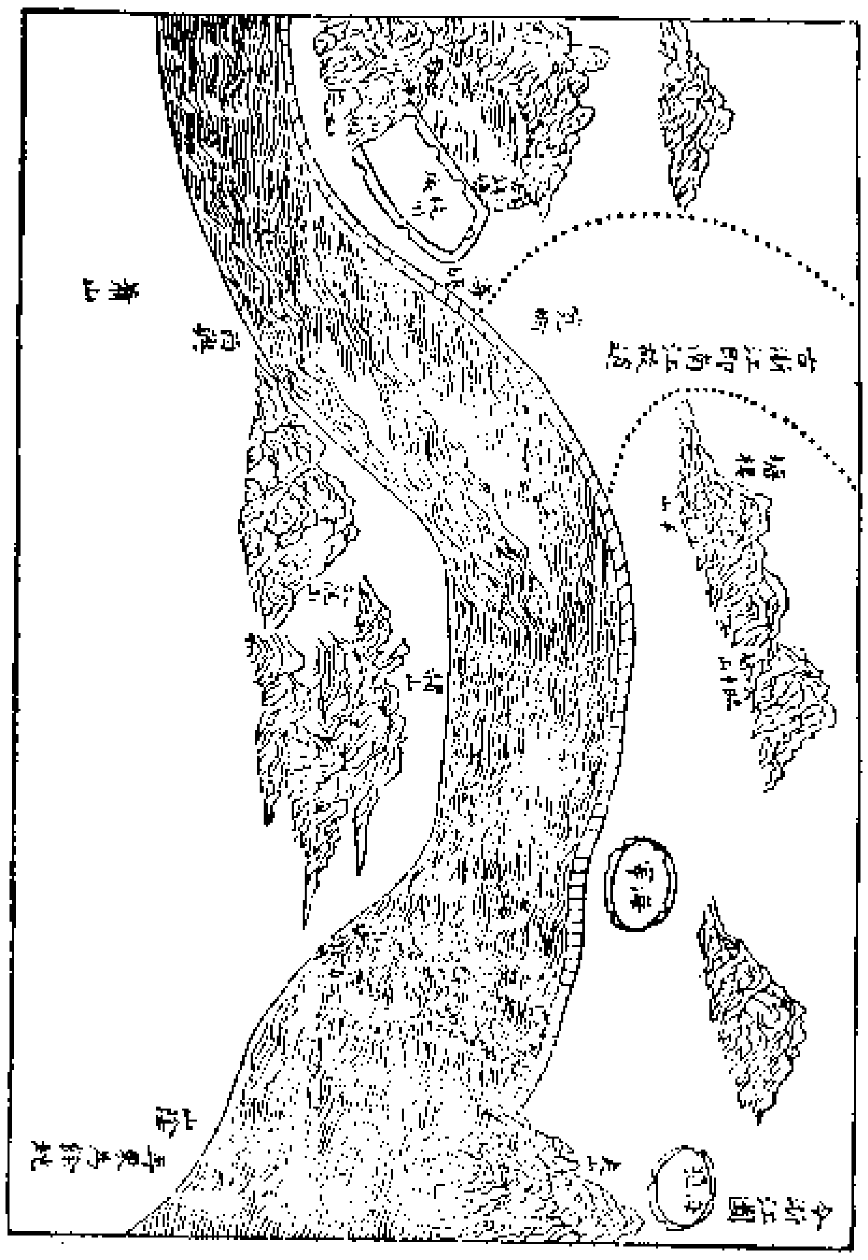

酈道元南江入具區圖


酈道元南江枝分谷水圖
吳
吉安


班氏武林水穀水浙水圖







〔禹貢〕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正義曰。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正義曰。鄭云。東迤者。為南江。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元案。三江之名。自禹貢始。職方氏國語之三江。即禹貢之三江也。兩漢之解三江者。若班氏漢書地理志。桑氏水經。許氏說文解字。皆合。以左氏傳史記諸書證之。亦無不合。鄭氏尚書注。世已殘闕。見諸正義所引者。正合於班氏之說。其注三江既入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云分於彭蠡。則非分於震澤。後之以松江婁江東江為三江者。不得附之也。且云分於彭蠡為三孔。則非合於彭蠡而為一孔。後之以合漢為北江。合彭蠡為南江者。不得托之也。且云東入海。則非三江入震澤。亦非彭蠡與漢入三江。偽孔傳以既入為入震澤。固殊鄭氏之恉。蘇軾以豫章江入彭蠡入海為南江。尤非鄭氏之恉也。又鄭氏注東迤。北會于匯。云東迤者為南江。言東迤者。則鄭氏讀禹貢東迤為句也。

三江之中.惟南江之勢.北會于其匯.所謂北會于匯也.若彭蠡則在江之南.無所謂北匯矣.鄭氏注禹貢.一本班志.明標地理志者甚多.間有依地說不用班志者.必明言其故.亦或於班志所記.擇善而從.如沱水是也.未有鑿空說以異班氏者.竊意三江之注.亦必明引地理志而後言自彭蠡分三孔.惜乎殘闕不備耳.禹貢有中江北江.無南江之名.南江始見於班志.鄭注東迆者爲南江.用班氏南江之名.與中江北江爲三江也.班志南江分自石城.中江分自蕪湖.石城蕪湖在彭蠡東.故曰分自彭蠡.亦所以釋經言三江於彭蠡既豬之下也.分自彭蠡.則彭蠡以西猶未分.知以漢入江爲北江.鄭必不作此說也.江水自石城分爲南江.正是東迆.（迆字解見說文.）南江至吳縣南入具區.具區在北.正是北會于匯.班志曰.南江在南.鄭注云.東迆者爲南江.其義一也.班志言北江至江都入海.中江至陽羨入海.南江至餘姚入海.即鄭云爲三孔入於海也.鄭解九江孔殷云.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三孔據孔殷爲說也.孔爾雅訓爲閒.與窾相通.水之分出.如器之有孔.故亦謂之孔也.正義雖主僞孔傳.乃引地理志以證三江.與漢儒所說固無悖耳.

經典釋文曰.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正義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同上書殷不字.）之驗也.

元案.兩漢之說三江者.無有異.惟三國時吳韋昭注國語三江環之.以三江爲松江浙江浦陽江.水經注及宋庠補音本皆作浙江.此釋文及史記索隱引作錢塘江.蓋唐初人已不辨浙之非漸.因其時稱錢塘江爲浙江.遂改稱錢塘耳.顧夷與庾仲初同爲晉人.其說同.酈道元已駁破之.郭景純雖生韋昭之後.而其說三江.則仍班氏舊說.以爲岷江松江浙江.惜其書不存.不知其詳耳.（庾仲初郭景純之說並見水經注.詳在後.）韋昭雖分浦陽江於浙江而舍岷江.蓋以岷江不入震澤.且三者大小不配也.正義所謂南人.正指韋昭庾仲初之流.則正義亦駮之明矣.乃韋昭不以大江爲北江.而以松江爲北江.浙江爲中江.郭氏即以實禹貢之三江.而以岷江爲北江.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說雖有異.大致尚同.蓋兩漢之後.晉之郭璞.魏之酈道元.唐之孔穎達.皆本班志.其韋昭庾仲初之異說.則學者所不用耳.

唐邱光庭兼明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鄭康成曰.江自彭蠡分爲三.既入者.入海也.案.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既入爲入海.可謂得之.

元案.邱氏所引.同於正義.

初學記卷六地部曰.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

月.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蘇氏軾書傳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攷之.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於今而有三泠之說.禹之敍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至於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敍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此引誤.陽羨入海爲中江.）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

元案.自蘇沈宗庾仲初之三江.而班志之三江晦矣.近世胡朏明諸君.用蘇氏之說.以破庾仲初之三江.夫庾氏之說三江.無足破也.取蘇氏何也.以其說與鄭氏說相近.百餘年來.學者知守鄭氏之學.見其說鄭氏有之.於是以遵鄭者推而尊蘇.不復詳其說之眞僞是非.惟鄭之說是師.莫敢異者.不知鄭氏注禹貢.專宗班志.大之如九河九江雲夢.無不皆然.何三江而獨異.且他注或有疑義.亦必依據地說等書.以明析其是非.未有鑿空如此三江之注者也.及致正義所引之鄭注.細爲審度.知其仍本於班志.未嘗有異.但殘闕不詳備而已.又致蘇氏所同之鄭注.僅出於初學記.唐人類書.本不足爲典要.而初學記謬舛尤甚.疑非徐堅元本.蓋詩賦家傳寫販用.久失其眞.即令專指鄭氏一人之注.已宜從傳聞異詞之例.乃其所標云.鄭元孔安國注.夫僞孔傳見在.絕無此說.鄭注不完.無從檢校.竟合孔而專歸諸鄭氏一人.此注既歸於鄭.於是據此以駁班志.且不顧正義所引之眞鄭注.務強而鳩合於一.如眞鄭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於海.僞鄭注云.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三孔即指南北中之三江.非彭蠡之下又有三孔.是以合爲分矣.眞鄭注云.東迆者爲南江.僞鄭注云.會彭蠡爲南江.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猶言東迆北.經非以東迆爲句也.蓋斷東迆爲句.則必北會.連東迆北爲句.乃可牽於南會.是以北爲南矣.夫正義所引其眞古鄭注可據也.彼以爲分.此以爲合.彼以爲北.此以爲南.無論東迆北爲句不詞.鄭氏必不如

此章句，卽分經文可如此讀，而鄭氏則明明曰東迆者，不曰東迆北者，於此而仍據爲眞鄭注，不亦傎乎。然則可斷之爲僞者，其證有五。分於彭蠡，與合於彭蠡不同，一也。北會於匯，必非彭蠡，二也。初學記而外，別無所見，三也。初學記竝稱鄭孔注，四也。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亦同此說，五也。有此五證，可決其非鄭注。鄭注之眞僞辨，則蘇氏之說不必尊，班氏之志不必破，經文東迆爲句不必改。如是乃鄭學明，漢學明，經文明，三江之故迹明，禹之功亦從而明。觀其所引地理志而鄭孔注竝稱者，可知其不足據矣。

唐張氏守節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

元案，此卽蘇氏之說所本也。與徐堅初學記所引同。蓋唐初有此說耳，標以鄭元孔安國注，則誤也。

宋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曰，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爲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而同流分迆，在北者爲北江，孔安國所謂漢水入震澤者爲北江，而皆不言所注何地，弟云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徐堅援鄭元詩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堅引鄭語如此，知一江爲三，非出孔氏一家臆度也。

元案，通志堂所刻程氏禹貢山川地理圖，僅存敍說，惟永樂大典尙具有二十八圖，內孔安國三江圖載此說，稱徐堅引鄭云云，是爲稱引鄭說之始。然堅所引鄭說，同於蘇氏，不同於孔，此引以爲孔傳之證，其因初學記所引本鄭孔竝舉耶，抑未嘗細案之而以其說同於蘇也。程氏因以蘇說爲是者也。見鄭此說，寧不引爲己證，而轉推而遠之，誠不可解。又有疑者，宋元以來，說三江者皆言蘇氏。黃度云，近世蘇文忠之說經本具之，自昔諸家皆未嘗言。林之奇云，鄭氏以東迆爲南江，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而蘇氏乃以古之彭蠡東合爲一江者，以爲今之三江。王應麟最好采掇遺文，而玉海言三江，惟舉蘇氏曾氏之說云，諸家各指近震澤諸江爲三江，蘇氏指秣陵京口一江爲三江，若絕未見初學記者。卽以程大昌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敍致之，一則曰合孔安國蘇軾所長，一則曰，近世惟蘇氏卽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一則曰，三江緣經生文，蘇氏不主經文以質之，乃疑質合爲一，而名別爲三，無所執據，若全不知有鄭氏說，若全未理會鄭說之合於蘇者。然則永樂大典所補諸圖，舉堅引鄭注以證孔傳者，恐非程氏之本文也，闕者察焉。

胡氏渭禹貢錐指，目諸說爲蘇軾同鄭康成爲無病，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

元案，取僞鄭注以證蘇氏之說，實始於此。初學記竝稱鄭元孔安國注，胐明則專稱鄭康成注，後人不深攷，遂以爲眞鄭注矣。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與今漢書志全異，其說以岷江爲大江，至九江

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徐陵當是廣陵，亦合三江爲一江，是班志鄭注孔注皆同於蘇氏之說矣。幸而班志全在，不然不亦將與鄭氏同枉乎。知引班志之非班，卽知引鄭注之非鄭矣。

王氏鳴盛尙書後案曰，鄭解尋江中江之義，以證此節三江實一江也。又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據文似彭蠡以下，又有三孔，詳釋其義，則三孔實卽指南北中三江也。鄭此注，左合漢云云，出初學記，三江分云云，出本疏，今幷合爲一條。初學記引，稱爲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予據紹興四年東陽麻沙劉朝宗宅，刻有右修職郎建陽縣丞福唐劉本敍，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爲此節之注，則無可疑。鄭云東迆者爲南江者，猶云東迆北而會於匯者爲南江也，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爲在北矣。

元案，僞鄭注與眞鄭注，斷難合一，王氏篤守鄭氏，故不暇辨其僞耳，其謂徐堅稱引舛錯，疑初學記孔鄭竝稱爲殊不可解，是也。

金氏榜禮箋云，南江不見於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迆者爲南江，言東迆北會於匯，卽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揚州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孔傳言自彭蠡江分爲三，則與鄭注不殊，故徐堅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謂南北中三江，分於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注文之舊也。蘇子瞻書傳，漢水謂之北江，豫章江謂之南江，與岷江爲三，說本括地志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如其說，則三江皆在彭蠡西，乖於東爲北江中江之文，乃復申其說云，三江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以入海，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是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竝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者，皆失攷。

元案，金氏辨初學記所引非鄭君注文，識過胡胐明遠矣，然初學記自本括地志之說，與蘇氏合，今以爲撮述鄭孔二注大意，則非也。初學記明言合漢、會彭蠡、與南北合，金氏強解之曰，此謂南北中分於彭蠡以下，天下固無以分爲合者矣，徐堅所引，直是謬文，不必牽合。

〔漢書地理志〕

會稽郡。吳。

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毗陵。

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丹陽郡。石城。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蜀郡。湔氐道。

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說文繫傳引作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

元案。三江原委。莫詳於班志。所云揚州川。即用職方氏之說。亦即禹貢揚州三江既入也。胡朏明禹貢錐指。謂南江在吳縣南者。自爲松江之下流。與分江水由餘姚入海者爲二。又謂分江水爲南江。在吳南者爲中江。斥班氏爲誤。朏明所謂分江水者。乃據水經注所云由烏程合浙江之枝流。然酈氏引地理志則通之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是謂石城之水即吳南之水。而不以歷烏程之水爲南江之水。柰何拾酈氏所謂南江枝流者。而以爲南江。且據以訛酈氏而斥班氏耶。夫班氏於湔氐道記江水所出。至江都入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江水詳過郡里數。與分江水詳過郡里數之文同。於毗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吳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亦同也。岷江自九江至江寧。爲自西南至東北。自江都至海門入海。又爲自西北至東南。廣陵國江都。地接高郵。壤界甚廣。故於毗陵記北江在北。所以明江至江都曲而東南。非由江都直而東北也。南江自石城至安吉。爲由西而少東北。自太湖至錢塘。爲自北而少西南。由錢塘至餘姚入海。又爲自西至東。石城水原可直至餘姚入海。如酈氏所敘南江支流。徑由烏程餘杭。故於吳記南江在南。所以明江至餘姚入海者。爲由太湖折而西南。又由錢塘折而東南。非自石城直注錢塘也。惟江至江都而曲。故廣陵之江曰曲江。惟江至吳南而折。故餘姚入海之江曰浙江。曲猶環曲之義。折則方折矣。太平寰宇記。引虞喜志林曰。今錢塘江口。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曰折江。元和郡縣志云。莊子云浙河。即謂浙江。蓋取其曲折爲名。盧肇海潮賦云。浙者折也。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諸說知浙之取義於折。而不知折之取義於吳南之江。試思對中浙水自西而東。南至錢塘。雖非直注。何有於折。惟石城之水。由吳縣南折而錢塘。又由錢塘折而餘姚。乃可謂之折。江之義不明。卽浙之義亦未嘗或又假借於海濤之回旋。尤非其義也。班志詳於南江北江。而於中江則僅云陽羨入海。何也。漢廣陵國江都以東有臨淮郡之海陵。故志記之曰。有江海會祠。言江至此而會海也。會稽郡吳、毗陵、無錫、陽羨、丹徒、婁爲今鎮江、常州、蘇州地。婁在今崑山而太倉松江海門及江北之通州。皆不置縣。然則太湖以東。至漢猶荒斥爲海潮之所往來。故敘北江止於毗陵。敘中江止於陽羨。且曰南江在南。則中江必不在吳縣之南。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不在

毗陵之北。而中江必在毗陵之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曲而詳。南江以折而詳。則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太湖。由婁縣之地入海、又可知。此班氏之不詳而詳者也。漢時去禹二千年。太湖以東。尙荒斥如此。在禹之初。三江未入湖海之交。可想而知也。自湖水北洩於北江。南歸於南江。中注於中江。而後湖水底定。讀班氏之書。而禹功益彰。胡朏明謂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余謂三江得班氏而明。班志之不明。則誤自朏明始也。

丹陽郡。黟。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

元案。監本漢書地理志。漸江誤作浙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安侯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師古注漢書。卽以地理志之漸江。解表之漸。則地理志正作漸江。與水經說文合。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云。地理志水經皆作漸江。汲古閣漢書漸字猶未誤成浙也。

會稽郡。大末。

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

元案。近本地理志無浙字。水經注所引有之。班志旣於黟記漸江水所出東入海。又於大末記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大末卽姑蔑。今衢州府西安龍游地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浙江三源。一曰新安江。班志謂之漸江。源出徽州府西北黟山。今名黃山。至嚴州府城東九十里。與東陽江合。一曰東陽江。水經謂之吳寧溪。源出金華府東陽縣東南之大盆山。西流至蘭溪縣西南與信安江合。一曰信安江。亦曰穀水。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之百際嶺。東北經金華府蘭溪縣城西與東陽江合。三源同流。顧氏此說。以今錢塘江水爲漸水、穀水、吳寧溪水之合流。依漢志言穀水自大末東北至錢塘入江。則自大末至于錢塘。皆爲穀水。而漸江水弟從建德入於穀。隨穀水東入於海。是穀水在中。爲經流。漸水在西北流入。吳寧溪水自南流入。（今爲金華江。）不能奪穀水之名。直至錢塘穀水入江而後。不名穀水。而名浙江。是嚴州以東。且不得名之爲漸。豈嚴州以西轉得冒之爲漸乎。顧氏謂穀水與吳寧溪水合。吳寧溪水與漸江水合。尙非班義也。若果漸江卽浙江。則穀水入浙江。宜在嚴州。不當云在錢塘。豈自嚴至杭。其流已數百里。至錢塘乃云入乎。惟班志云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可見穀與漸非一水。卽可見吳南之江。從錢塘東折爲浙江。而穀水從開化常山歷龍游建德桐廬富陽至此入之。不然。而妄云入也。班氏所記。數千年至今朗然如繪。而後人昧之何也。

會稽郡。錢塘。

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

元案。武林水。卽闞駰所云錢水。東入海也。東入海。亦先入江而後東入海。猶漸江水之入穀也。班志

凡記餘杭潛水、句章渠水、上虞柯水、鄞天門山水、皆但云東入海。不言所至。不言里數。皆先有所入而後入海。武林水。漸江水。卽其例也。行八百三十里語有舛誤。錢塘至海。止百數十里耳。詳見後。又案錢水、卽今西湖水。古錢塘當爲昭慶寺及錢塘湧金清波一帶之地。所以外禦鹹潮內瀦錢水也。古杭城尙在西湖之西南也。

〔說文解字〕

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崏山入海。从水。工聲。

浙。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从水。折聲。

元案。說文水部。江字下次沱字。云。江、別流也。出崏山。東別爲沱。沱字下卽次浙字。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江水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卽指崏江也。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蓋江自吳縣南歷石門而來。至錢塘折向山陰。江至此而折。故至此名浙。惟其至山陰而後名浙。則山陰以西不名爲浙矣。史記集解。引晉灼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與說文同。索隱引韋昭言浙江在錢塘。意亦近是。其折處。西指錢塘。南指山陰。說文言至山陰爲浙江。以折處言之也。班志言至餘姚入海。以入處言之也。又案。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此言亦本於說文。

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从水。斬聲。

元案。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浙之次於江。猶渤之次河、漢之次漾也。浙次於江。明其爲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岷江無涉。於此見浙之非漸。而說文與班志實相表裏。相證益明矣。

迆。衺行也。从辵。也聲。夏書曰。東迆北會于匯。

元案。許鄭解經。不必悉同。而解東迆則同。鄭訓迆字注已不備。說文訓衺行正足以相成也。禹貢之例。凡兩水相合、爲入。此水經於彼水、爲會。無所入無所會。弟曰至於某而已。若九河曰播。沱曰別。彭蠡曰匯。澤滎曰溢。南江曰迆。皆獨出一例以形容之。九河有分散之狀。故爲播。沱出而復入。則爲別。澤之水溢而回旋。如器之受水。故爲匯。滎從地而上出。故爲溢。江至石城分而斜行。自爲一支。非別。非匯。非溢。惟迆足以當之。下文東爲中江。亦是東迆相連屬以爲文也。若謂南江卽彭蠡。無論江會彭蠡。並非斜行向東北。卽是斜行。則河之自積石至龍門、自孟津至逆河、卽漢之自嶓冢至大別、江之自岷山至於澧、其爲斜行者多矣。何獨於會東陵之後始云東迆乎。且導漾旣云東匯澤爲彭蠡。

則彭蠡之水。明是江漢所溢而成者。故鄭注云。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緣漢入江而始有此澤。故於導漾彤之。旣鬬於導漾。不必又復叙於導江。沇之會於汶。淮之會於泗、沂、渭之會於澧。皆於涇。汶非沇所成。泗非淮所成。澧與涇非沂渭所成。故曰會。彭蠡由江漢而成。謂之匯矣。不得復謂之會。會者、兩相遇也。匯者、已所出也。惟其匯而回旋、則謂之澤。旣謂之澤。不復可謂之江。東迆同於東匯。所異者、迆則形容其分而斜出之勢。匯則形容其聚而瀦蓄之狀。此經文所以妙也。會之不可爲匯。猶會之不可爲迆。今以東匯澤爲彭蠡。卽是東迆北會於匯。是以東匯爲北會矣。必不然也。曰會于匯。明是別有一匯。而此往會之。曰東匯澤。明是本無此匯。因此而有之。匯字雖同而恉趣各別。禹貢有兩潛、沱、且不得混爲一。況匯爲回旋之名。本非實地乎。匯猶豬。彭蠡可爲豬。大野亦可爲豬。彭蠡可爲匯。其區亦可爲匯也。知匯之爲匯。成於江漢之鬬。則禹貢分敍之妙。可體會而得焉。江雖巨。所以分爲三者。由漢水南入於江。一江不足以受。故東匯爲彭蠡。又東爲北江。江則東迆爲南江。又東爲中江。此中江北江所以分敍於導江導漾。而彭蠡自鬬於漢。南江自鬬於江。從可知矣。鄭氏恐學者誤以東迆句連東爲中江。特注曰。東迆者爲南江。夫江漢同北大矣。漢匯爲澤爲北江。而江止一流入海乎。東匯澤爲彭蠡。不連東爲北江。則東迆北會于匯。豈連東爲中江乎。鄭氏注東迆者爲南江。解經造微之學也。

〔續漢書郡國志〕

丹陽郡。蕪湖中江在西。

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吳郡。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元案。司馬彪竝人所舉三江。同於班志。於山陰云有浙江。卽說文江至山陰爲浙江也。

第六十九冊

揅經室一集卷十三

浙江圖考中

〔山海經〕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元案。此經以三江首大江。明三江皆大江所分也。長州、今屬蘇州。蘇州之南。正今浙江地也。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

郭氏注曰。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蠻卽歙也。

元案。地理志本是漸字。浙字後人所改。此浙字亦後人所改也。

〔論衡〕書虛篇。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發怒越江。

元案。王充所擧。卽漢書之三江也。充言子胥不應發怒越江。若吳越之江如今不相近。充必以此爲

言。此後漢時南江之流尙未斷也。

〔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元案。水經、唐書藝文志、以爲桑欽撰。王應麟疑其多東漢後地名。姚寬謂酈注引桑欽說。則皆非桑欽作。欽漢成帝時人。漢書地理志引其言。則在班氏前。以王氏所疑則在班氏後。然其言與班氏相表裏。二書實可相證也。班氏謂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釋禹貢中江。則云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班志謂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釋禹貢北江。則云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可知班氏之中江北江。卽禹貢之中江北江。班氏之南江。禹貢無文。水經於沔水篇見之。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元案。解見下。

江水篇

江水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元案。酈氏又注決水云。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世謂之史水。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此灌水所出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卽利水之廬江郡東陵鄉也。漢志金蘭西北東陵鄉。附注廬江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漢廬江郡治在舒。續漢志。舒縣有桐鄉。劉昭補注云。古桐國。左傳昭五年。吳敗楚鵲岸。杜預曰。縣有鵲尾渚。然則今桐城縣。在漢時屬舒。通典。宣城郡南陵有鵲州。卽鵲岸。是漢之舒地直逮大江洲渚。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正實指至此東迆爲南江也。導漾云。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漾之入江。在大別也。導河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九河之播。在大陸也。其例正同。南江東迆。在廬江郡之東陵。其南岸正丹陽郡之石城。與班志石城受江。其義一也。漢志廬江郡雩婁。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雩婁在灌邱縣西南。蓼在灌邱縣西北。水經言決水出雩婁縣南大別山。則漢志所謂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乃指灌水也。郡下言淮水出金蘭東陵鄉。酈氏以淮水卽灌水。灌水自東陵至蓼。是自桐城廬江至灌邱。正合五百里至東陵東迆。卽石城分水何疑。

沔水篇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

注曰。經所謂石城縣者。卽宣城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也。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

安得遷牛渚而方屬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

元案。石城漢屬丹陽。晉屬宣城。宋。齊仍之。酈氏稱宣城之石城縣。本其時言之也。姑孰。漢蕪湖地。今之當塗。烏江。漢九江郡歷陽地。今之和州。蓋以吳周瑜所屯之牛渚在今采石者當之也。不知此牛渚卽秦皇所渡之海渚。見越絕書。正在石城之西岸也。

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爲大江。

注曰。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致其遷流。知經之誤矣。

元案。此非經誤。乃傳寫之誤也。當云。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

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

元案。班志於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於吳注南江在南。本是兩條。酈氏知分江水卽是南江。故合而言之。智足以知班氏矣。趙氏一清謂其改竄班書。不知古人訓解之體如此。貫而通之。非改而竄之也。

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元案。江南通志曰。池口河在府西五里。古稱貴口。亦稱鑽口。宋時始稱池口。齊書。沈仲玉自饋口欲斷江。胡三省通鑑注云。卽今之池州貴池口也。顧氏方輿紀要曰。石城廢縣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古之貴口在石城縣東。今縣在古縣西。故貴口又在今縣西也。

東合大谿。谿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稱。清谿河。在府東北五里。入江。卽清谿口。酈注言谿水受江。蓋卽此水。

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於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郎山在府西南七十里。有玉鏡潭。顧氏方輿紀要曰。池口卽貴池。水有五源。一出石埭縣西之櫟山。一出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之古源山。一出考溪。一出石谿。一出東源。會於秋浦。匯於玉鏡潭。入池口。達大江。秋浦玉鏡潭所匯。正古之貴長池也。

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涇水。

元案。晉宋之臨城。屬宣城郡。今池州靑陽縣也。江南通志。靑陽縣有臨城河。在縣南。會大通河入江。此河已不與貴池水和通。又池口河之源。自石埭出者。亦至秋浦而合。其會秋浦處。尙屬南江之道。蓋旣與逕臨城南者中絕。而一爲臨城河。附於大通河北行。一通於石埭櫟山之源也。漢書地理志。丹陽郡句涇。韋昭曰。涇水出蕪湖。然則涇水自蕪湖南至今寧國府涇縣。入於南江耳。江南通志。貴谿在涇縣西南一里。涇水流至縣西。爲賞谿。北入於靑弋江。又靑弋江在寧國府西六十里。發源黃

山。合石埭太平旌德諸水。下流漸廣。遂爲通津。北至蕪湖。入江。又舒谿在太平縣西六十里。源出歙縣。逕石埭。東北至涇陽。受麻溪二谿水入涇縣界。爲賞谿。顧氏方輿紀要云。賞谿一名涇谿。其上流卽石埭縣之舒谿。然則賞谿上達靑弋江。下接舒谿。中間正是南江故道。但與靑陽之水不續。遂合舒谿靑弋江而北向矣。通志言宋崇慶中縣尉劉詵。以谿流東徙於賞谿。西鑿新河。欲挽之使西。而卒無成。可見池寧之水皆東流。非西流也。

南江又東。與桐水合。

元案。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氏注曰。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西北入丹陽湖。顧氏方輿紀要曰。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桐汭之名因此。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經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爲白沙川。亦曰綏谿。匯於丹陽湖。入大江。又曰宣城東北四十里有南碕湖。其北爲北碕湖。今總謂之南湖。周四十餘里。其東北百里有綏谿。一名白沙谿。廣德建平諸水由此入於南湖。府東境諸川。亦悉匯入。北達固城丹陽諸湖會於黃池而達大江。又宛山在廣德州南七十里。又南十里曰桐山。亦曰桐源山。一名白石山。桐水發源於此。謂之桐汭。正桐水入江之處。酈氏未言其方向。蓋桐水自北來南注於江也。晉時已北流於湖。酈氏所敍。蓋猶古迹矣。

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谿。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谿水。谿水又北合東谿水。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歷蜀由山。又北。左合旋谿。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爲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谿。而同注南江。江之北。卽宛陵縣界也。

元案。陵陽縣。在靑陽縣南六十里。今爲陵陽鎭。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大江。卽南江也。江南通志曰。舒谿在石埭縣。續文獻通攷謂之旋谿。本陵陽子明垂釣處。谿源一出太平縣之弦歌鄉。一出縣之舒泉鄉。經城南。合佘谿嶽谿諸水。下涇縣。至蕪湖入江。然則舒谿卽旋谿也。顧氏方輿紀要曰。淮水出呂山。逕南陵縣南五十里孔鎭浦。合漳水爲澄清河。繞縣東門。謂之東谿。又北受籍山諸水。匯於蕪湖之石碕渡。入靑弋江。又云。呂山在南陵縣南六十里。其南爲石碕。有泉涌出。卽淮水之源。據此。淮水卽東谿。入舒谿卽入旋谿。旋谿水北注於南江。與涇水南注者。迥然各判。今則南江旣湮。而旋谿北合涇水爲靑弋江。然舒谿涇水之間。南江故道。尙可迹而求之也。

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

元案。卽今寧國縣。

南江又東。逕故鄣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仞。乃流

於川。川水下合南江。

元案。顧氏方輿紀要曰。故鄣城在廣德州東南九十里。入湖州府長興縣界。長興縣西南八十里故安吉縣城在今州治西南三十里。宏治湖州志曰。故鄣城在安吉西北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今俗號府頭是也。

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

元案。太平寰宇記言箬谿在縣南五十步。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注於湖。趙瀆當即長瀆之故迹。全氏祖望謂酈氏以南江當具區。然南江注具區而復出爲南江。非以南江即具區也。贛水入彭蠡而後入江。不聞以彭蠡爲贛水也。

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

元案。酈氏以松江爲南江東出之流。非以爲中江也。班志於會稽吳縣注曰。吳江在南。則中江之不在南可知。且於吳曰南江在南。於毗陵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縣之北毗陵之南可知。此言之可尋味而出者也。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滆湖。今水經注無此語。滆湖在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北。正漢陽羨地。會於滆湖。由滆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乎。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但中江由陽羨入海。正在吳之北。其趨海也、必歷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間。蓋中江出滆湖之口既湮。南江逕復見之流亦塞。脈江運渠。見詳見後。而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繁。莫可究問。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定縣東。彼入滆湖而出滆湖、直趨於此、可也。何至入滆湖者南出吳江。復北注耶。酈氏敍南江注具區。東出爲松江。明以東出者爲南江。郭氏以松江當中江。蓋指吳松口而言歟。

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爲三江。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

元案。庾氏三江之說。酈氏已駁破之。趙氏一清曰。明此。可以辨正蔡九峯書傳之謬。

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爲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爲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

元案。由太湖至嘉興。乃南江故道。由嘉興至澉浦。則非南江矣。又案。今海寧海鹽平湖三縣。沿海之地。皆較嘉興地勢爲高。澉浦之水皆西流。與海不通。所以古江水于出太湖後。不由海鹽入海。折而由杭州入海也。此注言谷水出爲澉浦以通巨海。是澉水東流矣。此亦未確。蓋自海寧海鹽平湖接淞江。皆無內水與海相通者。直至上海吳淞口始通海也。平湖之乍浦名爲海口。實無內水與海湖相通。此予目驗者。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注曰。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

元案。此文有譌誤。餘姚非餘暨。酈氏當知之。

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以漸爲浙。自酈道元始。酈氏敍南江。與兩漢說三江者無異辭。惟誤漸爲浙。遂疑郭景純之說。且疑述志者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自有酈氏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而莫有能詳者矣。

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

元案此水不經吳縣之南。從長興安吉即注錢塘。殊於班志吳縣南江在南之說。故酈氏以爲枝分。然從錢塘至餘姚之道未湮也。其正流從長瀆注太湖。東出爲松江。南逕嘉興石門至錢塘。是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澉浦矣。於是錢塘東折之南江。且西縮於烏程。上承安吉。而南江之流。轉於枝分。蓋谷水自嘉興而北。以至太湖南江也。自嘉興至澉浦非南江也。枝分自錢唐入海。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程之流。非南江也。安吉而西。又南江之上流矣。酈氏時之南江。已異於班志。今則谷水及南江枝分。均不可見。而浙江且縮漸江而爲浙所冒矣。下塘運道由石門嘉興上溯吳江。蓋古南江之正流。西湖保叔塔後西谿一帶。有古蕩等地。窪下積水。按其形勢。猶見南江之遺迹。胡朏明謂餘杭即餘姚之誤。其說非也。

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

元案。臨平湖在江之西岸。浦陽江在江之東。此文有誤也。辨見後。

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南江水。又逕官倉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元案.酈氏敍南江.自石城至餘姚.縣縣如繪.雖混漸浙之名.而南江則未混也.

漸江水篇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

元案.此本山經.可證山經本作漸水.

注曰.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夷中.

元案.酈氏時山經本已誤漸爲浙.道元未加深攷.遂仞浙水卽漸水.文選沈休文詩李善注.引十洲記云.桐廬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此十洲記當是闞駰十三洲記.以新安江水東流爲浙.則誤漸爲浙.不始於道元矣.

北過其縣南浙江.又北歷黟山浙江.又北過歙縣東與一小谿合.又東過遂安縣南谿.廣二百步浙江.又左合絕谿浙江.又東北過建德縣南.

元案.此新安江、卽漸水也.酈氏誤爲浙江.水自徽州歙縣流入嚴州府境.經淳安縣南.又東流至府城東南.與穀水合.一名徽港.

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瀨.瀨皆峻嶮.行旅所難.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谿水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又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谿.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桐谿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

元案.今壽昌縣在嚴州之西南.漸水旣至建德.則東逕桐廬.不逕壽昌矣.壽昌、穀水所經也.

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浙江又東北逕亭山西.

元案.入者入其境.逕者逕其城.故兩言富春.富春、今建德壽昌桐廬皆是.

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元案.依班志.自建德至海.皆穀水也.水經皆屬漸江.不敍穀水.然與浙江絕不相混.今餘杭縣不臨水.非漸水所經.此經文言北過餘杭者.漢會稽郡海鹽餘杭錢塘富春四縣.富春在西.爲今桐廬壽昌地.海鹽在東.爲今平湖地.中間在今爲海寧仁和錢塘以至富陽者.在當時爲錢塘餘杭兩縣.蓋錢水之東爲錢塘.西爲餘杭.餘杭之地.直至穀水之濱.故秦皇從狹中渡.徐廣以爲餘杭.元和郡縣志引吳興記云.餘杭秦始皇將上會稽.舍舟航於此.後漢省錢塘縣.則其地必分隸海鹽餘杭.是今爲錢塘地者.在漢爲餘杭地.吳復置錢塘.又分海鹽地置鹽官縣.又分富春地置桐廬壽昌建德三縣.而富春旣移而東.錢塘則移而西.於是錢塘界接富陽.而餘杭不復臨江矣.劉昭補注.以狹中在錢塘富春之界.未足以駮徐廣也.今富陽縣西.江水最狹處.曰窄谿.其古狹中乎.

浙江逕縣左.合餘杭大谿江.北卽臨安縣界.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

元案.此誤也.謂江北卽臨安.將餘杭在江之南矣.

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游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

元案.咸淳臨安志言.漢熹平二年.餘杭縣令陳渾徙城於谿北.後復治於谿南.此谿卽苕谿.酈氏旣誤以浙江當漸江.又誤以苕谿當浙江.故言故縣南新縣北也.其時餘杭已不臨江水.而經云北過餘杭.不可以通.遂以當時之形勢.解兩漢之餘杭.而以苕谿當江水.其傳聞所誤與.

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

元案.烏傷今義烏縣.附於諸暨之南.此云東逕烏傷北.蓋誤浦陽江爲浙江也.

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

元案.穀水至錢塘入浙江.酈氏所云浙江.正穀水也.

穀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吳寶鼎中.分會稽立隸東陽郡.

元案.太末、今衢州府西安龍游等地.

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谿水合.縣卽東陽郡治也.

元案.衢州之水.古稱穀水.今謂信安江.由蘭谿建德桐廬富陽錢塘與浙江合.其自東陽西逕金華至蘭谿與衢州水合者.今稱金華江.一稱東陽江.卽婺港.在浦陽江之南.斷無北入錢塘之理.酈氏不知浙之非漸.旣以穀水當浙江.而班志穀水至錢塘入浙江之說.不能貫通.於是以穀水至蘭谿南逕金華.而金華江遂爲穀水之流矣.長山卽今金華.永康谿水.自入東陽江.非入浙江也.金華府志稱.衢港婺港二水.匯於蘭谿縣之西南.顏羅穀文.因號穀水.是猶穀水之遺稱.奈何以婺港當之也.

穀水又東.定陽谿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谿水.又東逕長山縣北谿水.又東入於穀水.

元案.定陽谿在衢州府東十五里.一名東谿.源出遂昌縣周公嶺.入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合於衢江.定陽故城.在今常山縣東南三十里.常山縣在衢州府之西.信安縣卽今西安.衢江卽穀水也.衢江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六十里.經縣城東.謂之金谿.又東南入常山縣境而爲金川.至縣城東.則江山縣大谿之水流合焉.又東南經府城北.而江山縣南仙霞嶺北諸谿谷之水皆流合焉.又至府城東下五里.而定陽谿流合焉.又東北經龍游縣北四里.而爲盈川谿.亦曰瀔谿.又東北歷湯谿縣北、至蘭谿城西.金華江入之.酈氏旣以穀水出太末.又以定陽谿逕長山、注於穀水.案之形勢.

均有未合。

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黃雲山。又與吳寧谿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谿水。

元案。吳寧縣在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吳寧谿水。即金華江東陽谿。導義烏之水爲烏傷谿。入於東陽江。永康之水又入之。乃西至蘭谿入穀水。此今之形勢也。酈氏以穀水至蘭谿逕金華義烏東陽。旣誤金華江爲穀水。故永康谿水入金華江。而以爲入穀水。烏傷谿入金華江。而以爲吳寧谿入穀水。又以吳寧谿水入穀水、謂之烏傷谿水。然則至錢唐入浙江者。卽此烏傷谿水矣。烏傷谿源出大盆山西流。而以爲是穀水東注。是今爲源而古爲委矣。自此北及錢唐。既隔紹興諸山。而浦陽一江。酈氏敍之。又由烏傷歷諸暨始寧爲曹娥江入海。此烏傷谿何由入浙江乎。錢塘在北岸。此從烏傷來。卽入江亦在南岸。何由至錢塘乎。其誤無疑也。

穀水又東入錢塘縣。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是也。

元案。班志穀水卽酈氏之浙江。酈氏不明漸江非浙。遂莫能辨穀水矣。

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闞駰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

元案。武林水卽錢水。詳見後。

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

元案。志稱御息湖。成淳臨安志言在東北一十八里。

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

元案。臨平湖、在今上塘臨平山之西南。地高於下塘。故舊有四堨以蓄其水。其水或西北洩於南江之逕石門者。謂之下注浙江可也。浦陽則必不可以上通。毛檢討大可謂臨平湖乃臨湖之誤。臨湖卽今臨浦。在蕭山南三十里。橫亘於浦浙之間。

浙江又東逕禦兒鄉。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渡會稽湊山陰。是也。

元案。此條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卽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漸江卽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入沔水下之南江。而竄入漸江水下之錢浙江。既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漸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存。夫南江上自嘉興

爲穀水。下自餘杭爲南江枝分。此逕禦兒柴辟者。正嘉興至錢塘之正流。而酈氏時已中塞耳。

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柤塘。謂之柤瀆。浙江又逕會稽山陰縣。浙江又東與蘭谿合。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栖于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卽浙江也。許慎晉灼竝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固陵以東乃正浙江。酈氏至此稱浙江不誤。宜云浙江南逕柴辟南。又逕禦兒鄉。又逕固陵城北。

浙江又東北逕種山西。又逕永興縣南。又東合浦陽江。

元案。永興今蕭山縣。

浦陽江導源烏傷縣。又東逕諸暨縣南。又東南逕剡縣。又東回北轉逕剡縣東。又東逕石橋。又東北逕始寧縣嶀山之成功嶠。又東北逕始寧縣西。又東北逕永興縣東。與浙江合。

元案。此敍浦陽江與今合。前敍烏傷谿水爲穀水。可明其誤矣。宋程泰之謂浦陽江卽錢塘江。何也。

浙江又東注于海。

〔周禮職方氏〕

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鄭氏注曰。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南。

賈氏疏曰。會稽在山陰。自此已下。所說山川之等。一則目驗而知。二則依地理志而說吳南郡名。依地

理志。南江自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吳南。具區卽震澤一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

元案。賈公彥謂鄭依地理志。是也。注不詳三江。亦依地理志可知。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鄭云會稽在山陰。亦依此也。疏言至揚州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正用鄭氏禹貢注分爲三孔之義。蓋自漢至唐。未有以職方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異者也。

〔左氏春秋傳〕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闔閭傷將指。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

杜預注曰。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史記集解。賈逵曰。檇李、越地。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杜預注曰。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史記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

　韋昭注曰。越逆之。自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于夫椒。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

　韋昭注曰。江。吳江。

吾用禦兒臨之。

　韋昭注曰。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

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以上出吳語。

　韋昭注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沒、地名。

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韋昭注曰。環、繞也。三江吳江浙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也。遷徙非吳則越也。

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韋昭注曰。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姑蔑、今太湖是也。湖乃米字之訛。

是故敗吳于囿。又敗之于沒。

　韋昭注曰。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沒、地名。

　元案。自南江之道不明。而吳越之境。因之不定。今核班氏地理志。既定爲自吳江歷嘉興石門矣。吳越之彊界既明。內外傳之文。亦無不貫通。蓋吳越以南江分界。吳江而西。分太湖各半之。湖以北屬吳。湖以南屬越。南江以西。若湖州杭州金華嚴州。皆越地也。南江以東。則嘉興以南爲越。嘉興以北爲吳。蘇松太倉。皆吳地也。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禦之。陳于檇李。伐越、則至越之界。越陳于檇李。是檇李越地也。通典云。蘇州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昔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檇李。則今嘉興之地。檇李城在今嘉興縣南三十七里是也。闔廬傷足。卒于陘。去檇李七里。此已爲吳境。闔廬卒于境內。故杜預以爲傳釋經不書滅之故。哀元年夫椒之戰。吳語謂吳伐越。越逆之。是則伐之于吳江界上。故越逆

之于江。而轉戰于五湖。敗于夫椒。逆之。卽逆于吳江也。吳不遠至檇李。而近至吳江者。蓋欲致越于湖以敗之也。十二年。於越入吳。吳語謂越王率中軍泝江襲吳。自山陰泝江、北歷石門嘉興、而至吳江也。十七年。笠澤之戰。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吳越春秋言其由境上而檇李。亦由南江上泝至于吳江之南也。是地曰笠澤。曰松陵。曰吳江。曰松江。正南江出湖南折過杭之水。韋昭以吳江松江注之。可也。非後之由夏駕浦而入吳松海口之松江也。笠澤地逝于震澤。故亦謂之五湖。因而亦稱太湖。而笠澤轉名之可通者耳。漢志會稽郡婁縣。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越。越絕書謂辟塞爲吳備候塞。漢之婁縣城。在今崑山縣治東。崑山以南。合太倉州松江府地、皆婁縣所轄。南武城在今華亭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松江府東夾江有二城。相傳闔閭所築。以備越。婁縣南武城。卽此城矣。是地南接海鹽。漢書地理志海鹽故武原。正與吳越春秋越境北至平原相抵。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也。後漢書郡國志海鹽縣。劉昭注云。故治順帝時陷爲湖。今謂爲當湖。然則由嘉興而東。至平湖華亭之間。爲吳越分疆。可以歷歷致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說三江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又說漢志云。會稽之吳、曲阿、毗陵、丹徒、婁、無錫、陽羨。此吳地也。烏傷、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鄮、富春、治、回浦。則盡越地耳。此說漢志則是。本其當時言之則非。仁傑時崑山之南。已置松江府華亭縣。非如漢時婁縣直接海鹽。而以越地得至華亭崑山者。不知吳越之松江卽南江、而誤以東北入吳松口之松江。爲吳越之松江。兩漢刊誤。作於淳熙以前。嘉定縣分於寧宗時。其謂崑山者。是時吳松口屬松江境內也。

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以上出越語。

元案。昭公二十四年傳。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哀公十九年傳。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豫章之汭。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爲楚。餘干爲越。分峙湖之兩岸。楚越相結。王乘舟應在於此。若北出則千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其說是也。攷春秋諸國疆界。大江以北。若廬州和州無爲州六合縣等處。均楚地。大江以南。則吳越所有。其區以西分界可攷矣。其區以東。若廣德州寧國府池州府。則吳越之地。交相錯處。楚於此侵吳。亦於此追越。惜圉陽冥等地不可攷耳。夫椒近太湖之北。已爲越地。則廣德寧國。宜亦有之。三江之內。吳越所據。所謂三江環之也。

〔墨子〕兼愛篇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于越南夷之民。

元案.此亦古之江通于湖之證.

[越絕書]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也.

元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由拳縣.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檇李也.後漢書郡國志.由拳國吳郡.劉昭注云.左傳曰.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曰.縣南醉李城也.檇李今爲嘉興.越絕書此言.可爲班志南江在吳縣南之證.酈道元水經注.敘浙江逕猴見柴辟.亦引此.

[吳越春秋]

越明日徙軍于境上.後三日.復徙軍于檇李.于是吳悉兵屯于江北.越軍于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陣.明日將戰于江.乃令于中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枚遡江十里.復須吳兵.于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大敗之于囿.

元案.此與內外傳合.徙軍境上.當是禦兒.從此進至檇李.則吳越分疆處也.軍于江南.則又進而與吳夾水而陳也.越所由之水道.即越絕書所敘吳奏山陰之道.可參究而得之.

句踐入臣于吳.群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

敘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元案.此浙江.即指自吳縣至錢塘之水.若指錢塘江.則禦兒已爲越境.何至此始望見大越耶.

句踐既臣于吳.夫差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

注曰.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

吳王取伍子胥投之江中.因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越王葬大夫種于國之西山.子胥從海穿山脅持種而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元案.吳語云.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吳殺子胥.自投之吳地之江.非越地之江可知也.云隨流揚波.依潮往來.則當時浙江之潮.直北至吳閶.故相傳以爲子胥所爲也.事雖涉于神怪.而潮之由越至吳.則正于此可見.

[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

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縣東.案.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即此州也.

元案.周安.誤.宜爲同安.

過丹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秦兼并天下.以爲鄣郡.

至錢唐.臨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

元案.浙江潮大.天下所無.吳語隨流揚波.及史記水波惡.皆是也.又論衡實知篇所述.秦始皇所行.與史記同.其由丹陽至錢塘.即南江故道也.

上會稽.祭大禹.

正義曰.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

元案.秦始皇所行之地.均與班志合.與水經注亦合.云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雲夢澤在荊州安陸等府.跨江南北.九疑山在衡永間.至雲夢望祀.與漢武帝至盛唐望祀九疑同也.自雲夢下觀籍柯.蓋由漢水下浮于江.故曰浮江下也.海渚在舒州同安.同安隨縣.唐至德二載.更名桐城.在漢爲樅陽.今爲安慶府桐城縣.地在江北岸.石城在江南岸.石城今池州貴池縣.江至此.東北行.爲北江.分而東過.爲南江.秦皇于此.亦東過入南江.故過丹陽.丹陽舊爲鄣郡.武帝時改丹陽郡.治宛陵.晉平吳.始分丹陽爲宣城郡.理宛陵.而移丹陽于建業.晉書地理志言之極明.唐潤州之丹陽.在秦漢爲會稽郡之雲陽曲阿.不名丹陽也.越絕書云.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漢富春縣在會稽郡.溧陽縣在丹陽郡.牛渚見水經.江水逕此.始至石城.則非後世采石之牛渚.正義引括地志以在舒州.是也.越絕書以溧陽釋丹陽.非.蓋以秦之丹陽爲漢溧陽地.溧陽南連廣德.則丹陽當在今廣德之地.于此立鄣郡.後又改鄣爲丹陽.移治宛陵.亦由秦之舊名耳.漢丹陽郡丹陽縣.與故鄣.句溧相次.其近宛陵故鄣可知.非唐縣之丹陽也.張守節正義.知丹陽爲鄣郡.又舉潤州屬之.失之矣.漢之丹陽.爲今寧國府廣德州之地.故自桐城渡至貴池而入南江.即過寧國.水經注所謂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又東逕寧國縣南也.過丹陽而至錢塘.即由吳縣南而歷由拳禦兒之道.可知也.始皇至錢塘.臨浙江.而見水波惡.臨浙江.即臨南江.東折之處.隨江而東.乃達會稽山陰.怯于水波西百二十里.則遡漑而西也.錢水見水經注.錢通于泉.即武林諸山之泉水下植.故莽改錢塘縣曰泉亭.亦以錢即泉耳.南江行于武林山泉亭山之間.錢水自西來入之.錢水高于江.故設塘.因謂之錢塘.今杭州城以近西湖者.名錢塘門.又咸淳臨安志云.秦皇纜船石在錢塘門外.相傳秦始皇東遊泛海.艤舟于此.舊云.西湖本通海.東至沙河塘.向南皆大江也.故始皇于此纜舟.夢粱錄謂斷橋裏大佛頭.正在秦皇纜船石山上.遺言可察.故迹可尋也.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索隱曰．三江．案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

元案．太史公明以通渠三江五湖爲禹迹．云于吳者．毗陵、陽羨、餘姚、皆隸會稽郡．漢初爲吳郡．本初名言之也．小司馬以漢志之三江．當禹治之三江．亦無異說．

越王句踐世家

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貨殖傳

浙江南則越．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曰．杭城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晏公類要括地志、而不著其說．惟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界至禦兒．今嘉興崇德縣有禦兒鄉．則吳越以此爲分界．各有所據．今精攷之．當以後說爲是．淳祐志所引三說．皆有可辨．其一．謂越羣臣祖句踐于浙江．則是吳越以浙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此．況又未嘗曰送之境上耶．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棲于此而死．因葬焉．又越絕書吳地傳云．秦餘杭山近太湖．今餘杭去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其一．謂楚伐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則浙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吳故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言併越原有之地盡取之也．豈可概以爲吳地乎．杭州府志曰．咸淳志之說可謂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淳祐志所引三說．惟秦餘杭山一說誠誤．其二說則潛氏所駁．亦未能折其喙．若將去國．羣臣送之未及境．而恝然盡返．可斷其必無．記事者不言境上而言送至．渾言之以見不能踰境耳．後句踐歸國．望見大越山川．歎曰．吾豈料重復鄉國．必至浙江而始見越山．始云鄉國．則未至浙江．不爲越之鄉國明甚．史記云．楚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其不言越地．蓋滅越則越地自盡取之．詞已無所不足．未必一句分爲兩義．此駁尤爲未覈．平情論之．杭不專爲越地．亦不專爲吳地．

元案．吳越分境．史記以浙江南爲越．又謂故吳地至浙江．國語言越境北至禦兒平原．韋昭言夫椒檇李皆越地．于是主史記者．則不以禦兒爲越境．主國語者則以吳國之境不至浙江．此咸淳志所

以駁淳祐志．而杭州府志又伸淳祐而駁咸淳也．若依漢志說文．自吳江嘉興石門錢塘皆得爲浙江．則以禦兒爲越境者．止以浙江爲越境也．以吳故地至浙江者．原未嘗踰于禦兒以南也．國語史記．正可會而通之．不相背而實相成．自不識浙江即南江．乃參差不協矣．

揅經室一集卷十四

浙江圖考下

〔唐書〕地理志

杭州餘杭郡　鹽官

有捍海塘隄長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重築．

元案．海塘始見於此．是時海塘止在鹽官一帶．鹽官今海寧州海鹽縣地也．所云百二十四里．蓋即今海寧城外一帶之海塘也．

富陽

有隄．登封元年．令李濬時築．東自海．西至覓浦．以捍水患．

明陳觀吳公隄記曰．富春居杭上游．下通錢塘．上接衢婺睦歙．諸水會流．列自觀山起．至覓浦橋止．三百餘丈．適當邑城之南．其捍潮禦浪．惟築隄爲可備．自唐萬歲登封六年．縣令李濬所築者．去舊城一百步許．迄今數百年．雨洗風淘．隄因以壞．

萬歷舊志曰．李濬萬歲登封六年爲富陽令．嘗築捍江隄．自覓浦至東觀山．計二百餘丈．

元案，東至海，蓋卽尖山一帶，西至笕浦，卽今笕橋，笕橋在艮山門北十餘里，恰合百二十里耳，南江絕流，蓋由於此。

〔通鑑〕

唐乾寧三年，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

胡氏三省注曰，安仁義自潤州以舟師至湖州，何從而渡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柳浦而渡西陵耳。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江水自湖口以東，歷烏程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無可考，蓋從烏程南以東達于餘姚，必經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寧，由浙江以入海，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漲潰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東樵之言，非也，南江與浙江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以合浙江，自有經緒，何必載之高地乎，通鑑唐乾寧三年，楊行密遣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顧全武守西陵，仁義不得渡，胡三省曰，自湖州舟行入柳浦，可渡西陵，又柳浦卽今浙江亭東跨浦橋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隋于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移治錢塘，又移于柳浦，今州城是，又曰，柳浦埭卽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則其時水道尚未盡湮也。

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柳浦在府城東南五里候潮門外，江干有浙江亭，亭北有跨浦橋，六朝謂之柳浦埭，劉宋泰始二年，遣吳喜擊孔覬于會稽，喜自柳浦渡取西陵，齊永明二年，富陽民唐寓之作亂，進至錢唐，錢唐令劉彪遣將張玗禦之，敗于小山，寓之進至柳浦，彪棄城走。

元案，安仁義自湖州由柳浦渡西陵，此正合酈注南江枝流自烏程餘杭之道也，然則六朝以來至于唐末，其迹尚有可尋者。

〔咸淳臨安志〕

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强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于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鑰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落，積巨石，植以大木，隄岸既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

元案，自杭南有山處至海寧州，築塘永絕南江之流，當是開元登封之年，度此時浙流已極小弱，故能絕之，至於吳越時加修耳，柳浦之地甚高於艮山門外，所云自柳浦渡者，於此略狹處渡江，非眞以內江之舟直渡至西興也，大約南江之正流，總在笕橋一帶，不在柳浦以上。

宋王氏安石曰，此見傅氏禹貢集解所引，蓋其所撰新經書義，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禹迹，尚足

用以知水也。

元案，唐省陽羨併義興，宋太平興國改宜興，王氏以宋初縣名釋班志之陽羨，而毗陵吳縣則仍班氏，此以班志之三江爲禹貢之三江是也，但不知班志分江水爲南江，又不知毗江自江都入海之江，卽毗陵以北之北江，故曰上二江今中絕也。

毛氏晃〔禹貢指南〕曰，王荆公謂以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羨，毗陵今之丹徒，春秋所謂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江，三江介乎蘇常潤三州之間，而震澤瞰乎三州之界，尾通吳興苕霅之水，出揭此言，殆與班固相表裏，然雖詳而無統。

元案，此知王氏之說出于班志，而斥爲詳而無統，亦不足以知王氏。

林氏之奇〔尚書全解〕曰，經既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顏師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師古此說必有所據而云爾，如郭景純以爲岷江松江浙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言，非禹之舊迹也。

元案，顏師古注漢志三江爲南江中江北江，卽本班志之南江中江北江也，以班氏自注于郡縣之下，故不復實指何地，郭景純王介甫皆本班志，林氏取師古而斥郭景純王介甫，非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職方揚州三江，卽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爲三江耳，吳地記東江東南爲谷水，卽今松江東盧瀝浦至秀州鹽官界入浙。

元案，此以郭景純所謂三江專屬職方，而以禹貢之三江爲庾仲初之三江，而以酈氏所稱之谷水、爲庾氏三江之東江。

傅氏寅〔禹貢集解〕曰，班氏所指南江，今吳江也，所指中江，今蕪湖斷港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毗陵郡界廣，京口江東行，正在京口北也，自宜興縣航太湖，逕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繫大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蕪湖界，卽入大江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一十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禹塞之，愚得此說于友人王鎰之，再得于孟達甫，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往還宜興蕪湖，道甚熟，諏之途，得其詳，因圖之于此，用以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

元案，傅氏說中江最詳，然不知蕪湖斷港塞于漢以後，乃信傳言以爲禹塞，則迂矣，知南江卽吳江，尚未知吳江之上流本于石城，下流入于餘姚，故其爲三江圖，亦未盡善。

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敍說曰，班固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境，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兩邑水分東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

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上陽羨也。班固必詢之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敍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縣、歷長瀆，(今太湖)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陽羨也。

元案，中江南江，上流中塞，故各水分入耳。程氏據目前以測三代秦漢之迹，豈然也哉。中江自蕪湖至陽羨者，自縣築五壩而斷，其迹尚有可尋，則南江亦如是也。九河北播，明見于經，而今則江合于淮，故瀆已成陸地，何非經有明文，將亦謂禹治之河本爲南注乎。古今之事，不可以形迹求也，蓋亦多矣。

又［演繁露］曰，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縣，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淛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識漸水所遐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郝鄗之類，則浙之得名，旣見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縣，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漸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爲浙，未有牴牾，第以古語爲證，則出歙者正也。

元案，程氏謂說文漸浙兩出爲不可曉，蓋不明南江爲浙江，與漸本爲兩水也。謂休寧有漸嶺，此正漸水所由名。又謂徽州婺州俱有浙谿，此則後人名稱之譌，所謂徽州之浙谿，卽漸水，所謂婺州之浙谿，卽穀水。程氏不信班氏之說，而不暇深求，故浙漸終于莫解耳。

元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曰，若以漢江在荆州之域，不當如東坡三江之說，而又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者，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三者耳。

元案，此所取三江，同于郭景純，卽同于班孟堅，但以揚州之三江，不必涉于導江導漾之中江北江，則非也。

王氏天與［尚書纂傳］曰，今吾邑耕齋劉氏，嘗見諭云，頃年之官吳門，郡遣舟來迓，一夕問所宜宿，舟子曰，晚宿震澤，泊至其所，屋室綿亘，里門扁以震澤二字，且有底定橋，登岸問塗之人曰，此去太湖近耶，曰，近矣，又問三江何在，曰，此去不遠有三江口，又問三江爲謂，曰浙江、吳江、松江也。耕齋所言，與朱子所聞吳人合。

元案，以古言之，吳江卽浙江，以今言之，吳江卽松江。耕齋問諸塗人，自不足爲典要，然問三江而舉浙江以對，其故老相傳之說，尚有存于里巷之口者耶。

明歸氏有光［三江圖說］曰，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隋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上，過安吉、歷長瀆，爲不諳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

孔安國蘇氏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松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近學逸嘗修崑山志，言大海至西神分南北，由崢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黄魚垛，謂之吳松江口，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以此驗之，禹迹無改。

元案，歸氏從郭氏之三江，而疑班氏之三江者，蓋以上流一自蕪湖至陽羨，一自石城至安吉，其水道多湮也。然以浙江、松江、岷江爲禹迹無改，識過于宋元諸儒遠矣。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此卽南江之原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爲南江，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今案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不合，而辨方命名，次弟秩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旣塞，松江卽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其區者，乃枝流，而東至餘姚入海者，其正流也，酈氏恐違漢志，反以歷烏程縣南者爲枝流，而中江盡于荆谿，南江卽是吳松，殊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元案，胡氏敍班氏三江，極爲明晰，惟惑于初學記所引鄭注，而不能辨其僞，故以爲與禹貢導江不合，至班志所記吳南之南江，卽石城之分江水所經，未嘗錯誤，酈氏水經注謂長瀆入其區者爲南江，由烏程者爲南江支流，蓋據班志三江，雖爲禹迹，胡氏駁之，未足以知班志也。

又曰，酈道元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今考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中絕，故其水還注于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易至湮塞，歷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卽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元案，此云分江之流中絕，其水還注于江，極爲精確，又必以南江爲衰周吳越以人力爲之者，惑于僞鄭注而不能與班志合也。

又云，禹貢三江之不明，譔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本漢志脫上北字，今據宋本增入。)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由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

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

元案。胡氏誤例鄭注。而不能辨其眞僞。遂至誣班志三江。而以爲皆北江之枝流。南江中江在南。彭蠡。北江在北。江漢由分而合。由合而分。禹貢分應之確有精義。胡氏以此駁班志三江非禹迹。不亦拘乎。詳見前。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逕北會于匯。今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本郭璞說。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導水耳。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

元案。顧氏此說。本于郭景純。同于歸熙甫。謂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極爲精確。乃以東迤北會于匯爲中江會于石臼諸湖。異于鄭氏以東迤者爲南江。而錢唐江之達于吳南亦未詳。

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曰。或又問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解孰爲定。余曰。鄭無注。賈疏非當。郭景純解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當之。斯爲定。一州之內。其山鎭澤數川浸至多。迺取最大者而言。揚州之最大川。孰有過岷浙二江者。即松江之在當時。與揚子錢塘相雄長。而後可以稱禹迹。非如今所見之淺狹。此豈專指洩震澤之下流者之江。國語中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我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夫環二國之境而爭其利。正職方之三江。我故曰周禮一三江。禹貢又一三江也。

元案。閻氏于地理之學最精。謂周禮三江、即國語之三江。是也。惟其解禹貢三江則專取庾仲初之說。尚未盡合耳。

全氏祖望(水經注七校本)曰。葉夢得避暑錄話曰。水經謂漸江出三天子都。取山海經爲證。三天子都、在彭澤西。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予意漸字即浙字。水經誤分爲二名。注引漢志浙江者是已。今自分水縣出桐廬歙港者。與衢婺之谿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案山海經三天子都有三。一曰。在閩西海北。即浙江之源也。一曰。在衡山。即廬江之源也。一曰。在海中。則不知其處。石林謂但在彭澤。則謬矣。又謂錢塘乃北江下流。來自彭澤。是仍水經沔水篇以立文者。

元案。葉石林言。錢塘江爲北江下流。是也。識見出王安石傅同叔之上。惟以浙爲漸則非耳。又云。歙港合衢婺之谿過富陽入大江。大江、指北江也。又云。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會于錢塘。此有譌誤。當是大江自北來。此江自西來。蓋闇會于班志分江水逕吳南至餘姚入海之說。爲趙宋諸儒之所莫及。全氏以爲仍沔水篇以立文。其駁非也。

趙氏一淸(水經注釋)曰。胡東樵云。北江爲經流。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今據班志而言。實則班志蜀郡湔氐道下云。禹貢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而廣陵國江都下。急著江水祠以應之。又于臨淮郡海陵下復云。有江海會祠以明之。海陵江都非揚域乎。非中江入海之道乎。其于會稽郡之吳毗陵、丹陽郡之蕪湖、雖列南北中之名。而無禹貢字。則亦可知是秦漢以來見行之川。作志者自不關禹迹也。後人乃欲據志以釋經。反謂志與經不合。則亦誣矣。

元案。趙氏說班志極精審。乃以無禹貢字斷爲不關禹迹。則非也。秦漢時見行之川既如是。則班氏用以作地志。鄭氏即本以注禹貢。何得如蘇氏時三江合而爲一。遂以合漢彭蠡爲三江耶。

又曰。說文有漸江。又有浙江。云江水東至山陰爲浙江。則黝縣之漸江。至錢唐乃有浙名。班志有浙江無漸江。浙江下但云東入海。不計道里之數。至錢唐武林水亦云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補此一句。以見浙江之即漸江也。

元案。趙氏知說文漸浙分兩字矣。又拘于漢志八百三十里一語。以浙江即漸江。非也。浙江自是歙港。浙江自是南江。漢志八百三十里。自是譌文。疑閟殺水下。誤寫于武林水下也。

錢氏塘(三江辯)曰。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即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尙書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惟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

元案。錢氏辯三江一依班孟堅郭景純爲說。惟未辯初學記所引之鄭注非眞鄭注。故駁鄭耳。蓋鄭注云。自彭蠡分爲三孔。正是謂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矣。

據孟堅所言。江過湖口皆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江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

元案。班氏地志最爲精審。考古地理者。舍此莫有所主也。故鄭注禹貢職方專本之。得錢氏此說。可證駁班志者之非。

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爲中江。具載沔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云餘姚

入海之江。卽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閒。爲由拳、海鹽、爲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旣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

元案。此可見班志水經相合。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卽南江至餘姚入海。

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由。而今尙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三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卽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成淳毗陵志以荊谿爲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爲一江也。

元案。此可破程大昌陽羨安吉爲瀦之說。惟不辨鄭注爲僞。故駁之。然鄭氏自謂分爲三孔。未嘗言合爲一江也。

且二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卽內傳哀公元年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卽經書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內傳。以爲笠澤。而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外傳以爲江者。亦卽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也。實出自具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陽羨入海明矣。是故今之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夫外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是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閒也。許愼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闞駰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酈道元謂南江于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瀆浦。其枝分屬烏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于餘姚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

元案。此言南江卽浙江。極明晰。可破謂吳越三江非禹貢三江之謬。

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爲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境。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北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

元案。此仍吳仁傑之說。辨見前。

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錢塘何江乎。卽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旣先後合于浦陽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卽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而康成則否。但二家之是非判然矣。

元案。康成本班志立言。原無異同。異于班志者。初學記之譌文也。

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之道耳。不得爲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嘗溝通江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爲據。不知史記偶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于湖也。今江湖之閒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人所爲。而可以爲卽此二江乎。使吳果通此二江。曷爲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

元案。此破謂南江爲衰周時人力所爲之謬。

況三江上流。內傳亦有可考者。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劉昭據以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桐汭。杜預謂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卽酈道元所謂南江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爲之也。地志曰高淳之中江爲胥谿。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傅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谿也。其地有伍牙山。卽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谿之所由來矣。

元案。以中江爲胥谿。明韓邦憲廣通壩考之說也。此可破其謬。

然則江漢旣合後之分而爲三也。孰從辨之。曰。漢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之。江漢各爲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爲一。漢安得有入海處耶。

元案。此解禹貢北江中江分屬江漢極精。可破從前諸說之謬。

曰。孟堅于湔氐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夫以北江爲江。可也。以爲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江旣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舉中以見南也。言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焉耳。

元案。鄭氏特注東迆者爲南江。所以爲解經之妙。

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奈何非之。曰。予豈不宗康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三江之注。不復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失歟。然則予之不從康成。未必非康成之意也。

元案。說經惟求其是。雖康成何可執之。錢氏此言。最可爲學者法。余旣辨鄭注之僞。復有取乎錢氏此言者。明非曲爲鄭解也。鄭氏果非。何妨違之。鄭氏果是。又何可違。惟其本非鄭注。而傳寫者譌以謫之。則正宜爲鄭氏白。非深求乎鄭氏。不能知其是非。亦不能明其眞僞也。

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之說也。孟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取焉。

元案。郭景純所謂浙江、卽班氏分江水至餘姚之浙江也。學者不知浙之非漸。而疑郭氏之說、殊乎

班氏。錢氏此言。明班郭無異。不易之說也。錢氏說三江極詳明。一洗唐宋以來諸謬說。故備錄于末。以爲百川之海云。

揅經室二集卷一目錄

皇上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
御試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并陳今日同不同
誥授昭勇將軍廣東欽州營游擊
誥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庵太府君行狀
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
誥贈昭勇將軍高祖乎循太府君行述
四世祖妣崗太恭人傳
卷二
雷塘阮氏墓圖記
北湖公道橋阮氏莊圖記
雷塘阡表
雷塘阮公樓石刻象記

揚州阮氏家廟碑
揚州隋文選樓記
揚州文樓巷墨莊考
揚州北湖小志序
淮安大河阮氏世系記
林倚泉公傳
節孝林母傳
李晴山孫晉西二先生合傳
胡西棽先生墓誌銘
劉端臨先生墓表
浙儒許君積卿傳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卷三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
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吾山阮公傳
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
循吏汪輝祖傳
蔣士銓傳子知廉
卷四
壯烈伯李忠毅公傳
朱勇烈公傳
大竹縣知縣死事張君傳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傳
次仲凌君傳
通儒揚州焦君傳
李尙之傳

卷五

嚴忍公子發方貽傳
順昌縣訓導伊君墓表
瑞州府學教授補亭阮公墓表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既堂墓志銘
默齋張君誄
知不足齋鮑君傳
武進臧布衣傳
孫顧谷侍御史傳
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君墓表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墓志銘
誥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一鳳孫公暨妻許恭人墓表
誥封奉政大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歲貢生游君墓表

卷六

山東分巡兗沂曹濟道唐公神道碑銘
賜按察使銜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柘田胥君墓志銘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君傳
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錢君暨配屠恭人墓志銘
誥封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銘
童處士墓表
江都淩君傳
翰林院編修彭遠峯墓誌銘
臧拜經別傳
杭州府西海防同知路君墓志銘
誥封奉直大夫奉賢陳君墓表
武康徐母周孺人傳
朱母高太孺人傳
淨因道人傳

鮑姑辭敍
女壻張熙女安合葬墓碣

卷七

封泰山論
泰山志序
焦山定陶鼎考
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碑跋
知足齋詩集後序
蕺厓考古錄序
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序
南江邵氏遺書序
王西莊先生全集序
于忠肅公廟題壁記
西湖詁經精舍記
金沙港三祠記
荊州窖金洲考
江隄說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通鑑訓纂序
史炤通鑑釋文跋
四史疑年錄序
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卷八

奉敕撰熙朝雅頌集跋
恭注御撰味餘書室隨筆進呈後跋
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
瀛舟書記序

洋程筆記序
淮海英靈集序
廣陵詩事序
小滄浪筆談序
皇清碑版錄序
江蘇詩徵序
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錄後序
兩浙輶軒錄序
兩浙輶軒錄補遺序
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己未會試策問
海運考跋
海塘攬要序
嘉靖搢紳冊跋
揚州府志事志氏族表圖說三門記
吳烈婦存金紀事卷跋
吉陽泰壇祖客難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嘉興嘉禾圖跋
陝川煮賑圖後跋
新修廣東通志序
恭進十三經注疏挍勘記摺子

揅經室二集卷一

皇上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

臣聞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說。帝王稽古同天。聖德備焉。欽惟乾隆五十五年。皇上八旬萬壽萬萬壽。臣仰思盛德大業。非三代以下史冊所可擬萬一。惟宗諸經傳。以徵聖壽。咸管窺而得其詞焉。臣謹案。尚書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壽者福之初詁。福者德所致也。恭讀五福頌。以爲壽富諸事。皆受於天。惟好德修于人。五皇極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皆五福主德之證。至哉聖人之德。卽福之基。聖人之所以壽也。帝王之壽。必本於天。書曰。天壽平格。孔安國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禮記中庸。謂大德必得其壽。徵諸詩曰。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我皇上昭事惟敬。書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恭繹詩召誥篇。一言以蔽之曰。曷其奈何弗敬。以誠民爲祈天之本。以敬德爲誠民之本。其理益明焉。大戴禮曰。戒愼必恭。恭則壽。又引丹書曰。敬勝怠者吉。亦其義也。皇上躬親郊壇大祀。極致精虔。其在周禮曰。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夏日至澤中方丘。祭法。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以正月上辛祈穀。孟夏當雩者。公羊春秋曰。郊用正月上辛。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氏春秋曰。龍見而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是也。社稷壇加玉者。祈農事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春秋外傳曰。王起

第六十九册

240

以庇蔭嘉穀。朝日夕月。諸中祀。茲復躬親一週。及於岳瀆。咸命使祭告。禮記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公羊春秋曰。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也。定壇廟祭器。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禮記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法古制也。我朝聖聖相承。重熙累洽。百有餘年。皇上寅承丕基。無事不敬法列祖。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我國家創業東土。締造綏勤。皇上編開國方略。以闡功德。書曰。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跡。書薩爾滸戰事。仁者無敵。受命伊始。書曰。壹戎衣天下大定。論立臥碑。述太宗訓。守冠服騎射者。遵成憲也。詩曰。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又曰。率由舊章。作紀恩堂前後記。敬誦實錄者。述非聖祖不忘恩教也。皇奏之詩。述文王遂事大王、大王受天命及王季文王。其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又曰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四巡盛京。親製詩賦以彰謨烈。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皇上上繩祖武。下詒孫謀。五代一堂。古今未見。復致王牒十一世之慶。爾雅曰。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皇上明俊德以親九族。恩澤深厚。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詩序曰。行葦、忠厚也。皇上勤於庶政。睿慮所周。事立必豫。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御書無逸篇。揭爲座銘。臣伏讀經筵御論。君子所其無逸。訓所爲處。與召誥王敬作所相發明。聖人之言。經訓所折衷也。法宮行在。皆秉燭待章。孟子曰。坐以待旦。視事移晷。傳餐猶午。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內外奏章。皆丹毫親批。日數十事。周禮內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皇上猶無須內史之讀也。內外臣工。日有召對。下至一命。亦無遺焉。周禮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宰夫敍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是也。法祖六巡江浙。觀民察吏。不自暇逸。皆岳五臺豫河。皆親駐蹕。易曰。省方觀民設教。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禮記禮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詩般序曰。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天下庶獄。事必親覽。茲復恩詔減等。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耕耤之禮。必躬親者。禮記月令。天子乃擇元辰躬耕帝籍。春秋外傳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食爲民天。民爲國本。皇上愛民重農。民數穀數。要會時聞。周禮小司寇。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禮記王制。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周禮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至於祈、謝雨澤。歷詢天下雨暘收穫。每諮足豐稔。必詩以誌喜。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穀梁春秋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又曰。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正賦漕運。歲千萬計。皇上臨御以來。免賦者三。免漕者再。茲復恩蠲天下正供。臣謹案。

周禮小司徒鄉師遂人遂師遂大夫。皆有辨其施舍之事。鄭康成讀施爲弛。蓋周時什一雖輕。皆無弛免之事。豈若我皇上蠲貸至二千萬萬乎。臣伏讀經筵御論。有孚惠我德。以九五君位。惠即我德。當說惠心于勿問。與談洋洋。所以損上益下。有孚元吉而說无疆也。偏隅偶歉。恩加蠲賑。截漕平糶。以劑盈虛。卹民也。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平其興。河防者。民生所關。皇上命濬陶莊、六塘、伊家諸河、清黃交匯、誌水宣洩、海塘建石、重隄保障。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考工記曰。以防止水。禮記月令曰。完隄防。春秋外傳曰。陂障九澤。民間五世同堂二百餘家。壽逾百齡。同居十世。皆壽世人瑞也。爾雅曰。子子孫孫。引無極也。禮記曲禮曰。百年曰期頤。孝經曰。示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命重舉千叟宴者。皇建有極。斂福以錫庶民也。禮記王制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周禮。伊耆氏共王之齒杖。爾雅曰。黃髮、齯齒、鮐背、壽也。皇上典學高深。文德淳懋。每歲必御經筵宣講。書曰。念終始典于學。抑戒之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臨雍講學。釋奠幸學。崇儒重道也。禮記王制曰。天子曰辟廱。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御製三老五更說。證以左氏孟子。其義乃明。重排石鼓文著。存周法物。用光我文治武功也。詩車攻序曰。宣王復古也。吉日序曰。美宣王田也。御製詩五萬餘篇。文千餘篇。尙書帝庸作歌。易伏羲畫卦。文王作卦辭。大戴禮曰。武王作機鑑楹帶十七銘。庶足擬焉。御書寶翰。咸臻極詣。論語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親定祭祀朝饗樂章。及詩經樂譜。其在周禮。大司樂大呂應鍾小呂夾鍾。皆歌以祀享。詩鹿鳴以燕羣臣。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即其義也。鎛鐘特磬。列於大樂。御製筆詩。依義補辭。其在爾雅曰。大磬謂之毊。大鐘謂之鏞。儀禮鄉飲酒燕禮諸篇。皆笙南陔華黍白華由庚諸篇。即其義也。河源淮瀆。濟漯渭諸水。考厥源委。其在爾雅曰。河出崑崙墟。書曰。導淮自桐柏。導沇水。東流爲濟。詩曰。涇以渭濁。即其義也。詔收天下遺書。分爲四庫。儲以七閣。其在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所謂三墳五典也。皇上闢門籲俊。正科之外。六開恩榜。再舉制科。書洪範曰。俊民用章。詩卷阿序曰。言求賢用吉士也。皇上神武邁倫。皆發卅矢中十九。周禮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也。每歲秋。行幸木蘭。蒙古進宴。所以詰武綏遠也。穀梁春秋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詩時邁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皇上奮武揚威。勘亂柔遠。蕩伊犁。平回部。收金川。定臺灣。爲亙古未有之功業。書序稱湯伐三朡。成王踐奄。皆不足比數。左氏春秋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爲七德。惟皇上武功備焉。至於先征而後歸服者。謂之歸降。回部緬甸是也。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也。不加征而自來歸者。謂之歸順。土爾扈特投誠。由安集延痕都斯坦布魯特哈薩克巴勒布。是也。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巢遠國門來也。邇者安南王阮光平入覲祝釐。則我皇上推亡固存。承天時行之道。大戴禮曰。亞華南撫交阯。中庸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海外遠國。若高麗暹羅琉球南掌。皆入貢請字。不可殫計。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

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大戴禮曰，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是也。是惟我皇上大聖大仁，允文允武，用是承天純佑，盛德日新，登八衍範，念用庶徵，嚮用五福，臣仰見庶徵之應，本於五事，寅恭對越，爲壽之基，此貌之恭作肅也，恩澤優渥，是可徵曰肅時雨若矣，王言作則，臣下稟令，此言之從作乂也，當陽用命，是可徵曰乂時暘若矣，克知灼見，照矚幾先，此視之明作哲也，德化如春，是可徵曰哲時燠若矣，達聰兼聽，發慮出謀，此聽之聰作謀也，凝成萬物，是可徵曰謀時寒若矣，精一執中，廣淵齊聖，此思之睿作聖也，從欲風動，是可徵曰聖時風若矣，皇上臨御五十五年，慶壽八旬，由是推之，萬萬年，爲萬萬旬，易策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經卦皆八，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自然之數也，又萬壽年幹在庚，爾雅曰，太歲在庚曰上章，庚猶堅強也，章明也，月躔在酉，酉爲壽星之次，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是生成推衍，皆與苞符象曜相應，故曰聖人之壽，皆本於天，錫羨延洪，惟億萬年，天保之詩，臣下歸美，崇尊，頌福祿也，曰詒爾多福，曰受天百祿，曰萬壽無疆，猗歟盛哉，聖壽之徵，諸經者蓋遠邁皇王哉，翰林編修臣阮元恭紀。

御試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并陳今日同不同

臣向疏，郅支單于兼并外國，日益強大，數辱漢使者，在廷諸臣，未有爲陛下畫一策者，都護延壽，副校尉湯，遠戍西域，特發符節，勒師旅，直逼康居，破其重城，馘名王，斬閼支氏，請縣首蠻街夷邸，以威遠服，是沈謀重慮，制勝萬里，師徒不勞，兵矢未折，功莫偉焉，而議者徒以湯矯制不論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喻也，夫將在外，有可以振國威制敵命者，專之可也，今延壽湯不避死難，爲國雪恥，而竟無尺寸之封，其何以勸帥兵絕域者，昔李廣利之于大宛，曠日持久，靡敝師旅，僅獲數馬，功不敵罪，孝武猶且侯之，今郅支之功，當十倍于大宛，乃使致身之臣，未得封爵，且不免吏議，臣竊惜之，宜請釋其矯制之罪，賞其克敵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此劉向之疏意也，臣伏見我皇上耆武開疆，平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凡漢唐以來，羈縻未服之地，盡入版圖，開屯置驛，中外一家，豈如郅支呼韓，叛服攜常，殺辱漢使哉，此其不同一也，我皇上自用武以來，出力大臣，無不加賞高爵，或有微罪，斷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勞，亦無遺焉，絕未有若延壽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皇上運籌九重之上，決勝萬里之外，領兵大臣，莫不仰稟聖謨，指授機宜，有戰必克，間有偶違廟算者，即不能速蕆豐功，又孰能于睿慮所未及之處，自出奇謀，徼幸立功者耶，此其不同者三也。

誥授昭勇將軍廣東欽州營遊擊誥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庵太府君行狀

年家子胡長齡填諱

太府君諱玉堂，字履庭，號琢庵，始祖諱巖，當明神宗時，由江南淮安山陽遷揚州江都，明末遷居城北四十里湖中公道橋，二世祖諱國祥，例贈明威將軍，高祖諱文廣，任榆林衛正兵千戶，曾祖諱秉謙，以孫諱

匡衛公宣，貤贈武德將軍，祖諱鳳良，晉贈昭勇將軍，父諱時衡，誥封奉政大夫，晉贈昭勇將軍，凡五世，皆有隱德，至太府君生而倜儻，有志概，長身健臂，行止偉岸，與中人立，面僅及胸，少能挽強騎射，矢無虛發，尤喜讀書，爲古文詞詩歌，援筆立就，康熙五十年辛卯，占籍儀徵，鄉試中式武舉人，主試者爲江蘇巡撫儀封張清恪公伯行，會劾奏本科文鄉試交通關節事，總督反奏，解巡撫職，遷之揚州館舍，太府君於是佩刀挾矢，護左右，同寢食，數月，及奉旨昭雪，復巡撫職，清恪公極感太府君之義，而太府君請業勵行，一生清介，所以深得清恪公教者，亦多在此時矣，五十四年乙未，武會試中式，殿試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分鑲藍旗教習，五十六年，五十七年，聖祖仁皇帝幸熱河，兩次隨扈，五十八年，授藍翎侍衛，雍正元年二月，蒙世宗憲皇帝賞緞三疋，三月送聖祖仁皇帝梓宮，賞銀四十兩，八月送太皇太后梓宮，加一級，本年癸卯科，殿試武進士，詔舉技勇騎箭步箭，皆稱旨，賞緞三疋，銀五十兩，十二月十三日，奉旨授三等侍衛，賞戴花翎，三年五月十八日引見，外放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兵部給都司簽書，管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兼管左營事，及蒞任，兼署右營，馭士嚴整有律，五年八月，遭父喪，遵例在任奉諱，服除，十年三月，部議改設撫標中軍遊擊員缺，爲參將，經大將軍岳鍾琪以軍前才能之員揀補，仍留軍前効力，太府君署理參將印務，十月軍政卓異，十一年六月引見，奉旨准其卓異，交部照例陞用，欽此，四月，以都司銜陞銜調補廣東提標後營遊擊，將巡撫德齡奏請以陞銜仍留湖北署撫標中軍印務，奉旨著照該撫所請行，欽此，雍正十三年十一月，恭逢恩詔，加一級，乾隆元年正月，兼署右營遊擊，三月中軍參將到任，交印卸事，旋署

興國營參將，七月改署苗疆九谿營遊擊，二年，奉旨諭督撫各據所知之人秉公保舉，湖廣總督史貽直保舉阮某才守兼優，奏准紀錄一次注冊，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山內苗民數萬人，盤踞山谷，接辰州數百里，殺傷官兵，肆出劫掠，道路不通，奉檄領九谿澧州洞庭常德共四協營官兵，隨鎮算鎮總兵劉策名晝夜挽勦，兵駐三界溪，苗悉精銳屯山口，因即相度地勢，偵探賊情，六月六日，進攻薄嶺寨，太府君身先士卒，遠施鎗礮，近接刀矢，斃賊甚多，賊大潰，遂乘勝奮殺，焚燒山寨，奪獲糧草器械，三界溪爲賊門戶，賊屯此爲最勁，自官兵大捷後，賊退保各寨，其勢遂分，提督軍門杜凱報捷，奉硃批這所奏欣悅覽之，將士奮勇爭先，甚爲可嘉，俟事竣之日，從優議敘，欽此，因六月初四日，攻八樹寨，克之，追殺數里，巢穴焚燬殆盡，七月二十二日，攻長安隴井口、客寨、飛毛坪、龍家溪、竹林、各寨，皆次第克之，此五寨地勢險隘，林箐深密，太府君步行，率士卒冒矢石，敗其伏兵，鼓銳力戰，遂於一日中連克之，賊勢已大潰，因駐兵搜捕山箐逃伏，焚燬茅蓬，獲糧米甚多，是時上廑兵權未一，命貴州總督張廣泗來湖南總制各軍，甫到城步，即察知謀勇最著，皆綴二聯，勞獎極力，南山大箐屯賊正多，屢攻未克，張公令督各營兵進剿，嗟積木石斷山路，兵不能入，太府君自率兵佯攻正道，探知間道，夜率健卒五百，攀藤越嶺而入，誤陷阬傷膝，流血滿足，以布縛膝，進益力，夜半及正道，徹開木石，是時賊數千人已皆來拒，鳥鎗纏火紛如亂發，太府

君命兵負嵎假伏。藤牌護前。賊至鎗齊發。我兵寂不動。賊易之。久乃鳴一大礮。跋兵直下如建瓴。賊衆敗散。而正道兵無木石阻。亦大進合勦。殺獲甚多。及曉搜獲籐牌刀標刀標槍等、器械及糧草無算。又搜得前被賊殺之巡檢官印一顆。賊餘黨共八百戶。退據絕嶺。糧盡不支。閉出數十人。近營跪哭乞降。太府君察其誠。爲請於張公。張公云。設賊詐。汝當此咎耶。太府君以死任之。次日率賊衆近大營跪乞降。張公云。發三礮不肯去。乃真降耳。即對衆發三大礮。斃數十人。餘衆股栗。莫敢轉側。益感太府君保護之恩。故忍死無負如此。張公於是始受降。是時各山賊寨亦並破。老幼退保入橫坡。八月二十二日。奉令領各營官兵相機督勦。張公又令遊擊區明李登華帶兵隨太府君進勦。橫坡山深險隘。正路不能攻。九月二十八日。率官兵由左路奮登。奪殺前進。遂入寨中。鎗礮齊發。賊精銳殆盡。遂大敗。焚燬居室一空。生擒男婦子女二千餘人。賊寨盡平。十月初三初四日。復親督各營官兵于橫坡各山箐四面搜捕。生擒男婦子女千餘人。又搜獲窩室男婦數百人。刀杖銀帛無算。皆親解赴張公所。張公欲盡誅其生口。太府君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夫能執兵抗師者當殺之。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必宜赦免。張公始如所請。太府君出營分別男女年歲。苗人環跪哭聲震山谷。先擇壯年有須者斬之。其餘全活。蓬髮給以口糧。張公推知賢能。不深求。仍獎勵有過諸將。太府君奉令所勦之賊寨。前後十餘戰。皆謀勇並著。兵無少挫。功爲諸將最。攻戰少暇。即賦詩校射以爲樂。各寨平後。撤兵回九谿營。總督班第具題奉旨分別等次。交部議敍。十一年兵部議敍頭等軍功。加銜一等。隨帶軍功紀錄二次。八月。爲苗疆事宜保舉。十三年推陞河南衞輝營參將。九月涖任。太府君之在九谿也。訓練勤而兵無虛額。賞重而罰嚴。故湖南勁旅以九谿爲最。城綏之役。有兄弟皆爲兵。因母老例汰一人。兄弟爭出。母亦請二人皆從。而自役於署中。其有勇知方如此。及至衞輝。營務廢壞已極。兵貧而惰。弓矢朽折不可用。太府君涖事。限期操練。兵本市中無賴子。素不習武。詫步伐爲怪事。十四年十月。相率辭糧罷去。大吏以操兵過嚴舉劾。奉旨交部議處。部議革職回籍。家無一畝田。蕭然僦居郡城。而湖山寄興。詩酒頗自娛也。十六年聖駕南巡。跪迎於高明寺。甫奏名。上在舟中問曰。可是鄂容安所參者。謹對曰是。旋奉旨以都司錄用。以微臣姓名。聖心不忘於數年之後。由此見皇上愛惜人材。神慮周密。纖細不遺。太府君每言之。未嘗不感恩泣下也。十七年四月。補放廣東羅定協都司。二十一年。陞廣東欽州營遊擊。太府君之往嶺南也。以卑濕故未奉母周太淑人之任。及至欽州。多受嶺風病足。夢寐中語。多念慈闈。賦欲告歸。周太淑人諭止之。未果。於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卒於任所。兵民哭之失聲。太府君性剛介。接奉各督撫。尊卑盡禮之外。言語辭色。無少附屈。於僚屬事多爲保全。不以告人。受者久而知感。所至凡陋規一切陋習。皆裁革。懷金者不敢造門。太府君未第時。家素裕。備宿衞後。將十年田舍鬻盡。及外遷。愈廉介自矢。家無一日儲。不計也。九谿城有北山。周數十里。兵民皆仰給此山。有明季指揮豪姓之子孫。訟言山本指揮蔭地。總督委官勘審。將爲所奪矣。公慨然入省申

辨。過洞庭湖。舟覆。賴商船救。得出。生者力言地即豪姓地。亦明代事。且絕數萬家之葬墳樵蘇芻牧。而以資豪姓爲利藪。大不便。總督即遂前議。從太府君議。九谿兵民大感悅。偶騎而出。見木石委積。詢知將謀建生祠。太府君立斥徹之。兵民不得已。家祀一主。書長生等字。乾隆四十三四年間。元父客滇上。過九谿老兵。爲言太府君去後。此祠旋立。歲時祀之不衰。所著有珠湖草堂詩集三卷。珠巷詞一卷。箭譜一卷。陣法二卷。太府君生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初五日。距卒得年六十有五。康熙六十一年。覃恩授階奉政大夫。乾隆元年。覃恩授階昭勇將軍。卒後。櫬歸自欽州。入城治喪。乾隆二十五年。葬於揚州府城北中雷塘。以元配汪淑人繼配江淑人合祔。嘉慶元年。以孫元官誥贈資政大夫。嘉慶四年。贈光祿大夫。汪宜人贈淑人。一品夫人。候選州同知諱浩公女。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江宜人封淑人。一品夫人。歙縣諸贈資政大夫諱承瑞公女。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八日。卒於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四日。子四。長爲元伯父承德。汪太夫人出。娶李氏。次伯父承義。以元官貤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娶江氏。貤封孺人。次伯父承仁。未娶卒。並庶祖妣吉孺人出。又次即元父承信。江太夫人出。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晉封光祿大夫。戶部侍郎。配妣林夫人。敕贈安人。晉贈夫人。晉贈一品夫人。女三。長適太醫院吏目江都鮑宗哲。次適江都耿鶴齡。次適儀徵生員賈天凝。孫三人。長兆麟。長伯父出。原官揚州高郵營汛千總。次元。乾隆己酉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補詹事府少詹事。正詹事。南書房行走。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授兵部禮部戶部侍郎。誥授光祿大夫。次亨。元次伯父承義子。曾孫一人。常生。元之子。二品廕生。按吾阮氏世以武起家。自元之生獨弱。習馳射。力輒不支。父閔憐之。命改就經業。暇時爲元述太府君平苗之捷。曰。是役也。奇績開當世。然妣江太夫人寢食不安者十閱月。故予弛騎射不事。今命汝讀書。成江太夫人志也。比元入翰林。充國史館纂修官。檢閱長編。太府君官階戰績。稍具其略。乾隆乙卯嘉慶己未間。復以趨庭之訓。比次追述。用紀梗概。託立言之君子。冀不朽焉。孫元謹狀。

此乃嘉慶五年所撰。二十五年晉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兩廣總督。

次曾孫福謹識。

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

鳴呼痛哉。不孝辠孽深重。奉職無狀。於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日酉時。府君考終於浙江撫署正寢。由四百里馳驛奏聞。即於十五日交代巡撫與南北關關防。七月初二日。奉柩登舟候旨。初三日由四百里驛奉上諭。阮元現丁父憂。所遺浙江巡撫員缺。著清安泰調補。欽此。不孝即於是日解維歸里。入城治喪。不孝伏念府君仁厚孝慈。懿行直節。彰著人耳目。無待不孝闡揚而後顯。然不孝負慝深重。覥然苫凷之間。仰呼高天。此慟何極。若不亟以狀告當代公卿史職通儒文人。以乞表章。則罪戾滋重矣。府君諱承信。字

得中.號湘圃.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於太府君琢菴公湖北撫標中營參將官署.乾隆元年.府君年三歲.隨太府君移任湖南澧州之九谿營.乾隆五年.時太府君有征苗之捷.蠲逆受降.多所全活.府君年七歲.毎言凱旋之日.迎太府君於十里外.遙見旗纛甲騎.飛揚蕩邐.過山而來.光景猶能記憶.十一年太府君以母周太夫人春秋高.不宜居谿山深濕地.命世父健齋公偕府君奉周太夫人歸揚州.諭以毋出遊.毋就試.俾壹意侍奉周太夫人.府君承祖母盡孝.日定省問寢膳.跬步不少離.十三年.祖母江太夫人卒於揚州.府君柴毀骨立.致疾經年.十四年.太府君自河南衛輝營參將罷歸揚州.二十一年.復任廣東欽州營遊擊.時府君年二十三.仍侍周太夫人居揚州.二十二年.周太夫人命府君赴廣東見太府君.計家事.二十四年.府君年二十六.太府君諭令歸娶.且曰.吾亦即欲告歸耳.府君乃歸娶先妣林夫人於揚州.是年冬.太府君以疾終於欽州.明年春.府君聞訃.慟不欲生.亟欲藏星奔.時周太夫人悲甚.伯父健齋公曰.吾必當赴粵扶櫬歸.若弟亦往.孰安祖母.府君乃留揚州.是年五月.周太夫人以壽終.秋.太府君櫬歸.府君遭重喪.哀慟擗踊.與伯父竭力盡心.附身附棺.無少悔.二十九年甲申.府君年三十一.正月二十日生不孝元於西門白瓦巷舊第之南宅.即今所建之海岱菴也.自後十餘年.府君皆在揚州.府君幼讀書.治左氏春秋.爲古文辭.生長行間.嫻習騎射.毎較射.挽強洞堅.善射者皆謝不及.喜乘馬.善相馬法.馳千里不以爲勞.以侍養未與試.及是年逾三十.決意不求仕進.補國子生.閉戶守貧.家無儋石儲.澹如也.嘗暮行.蹴得囊金數鎰.坐其地.至夜半.果有返而求者.立付之.教不孝讀書.訓誨諄切.府君熟於司馬公資治通鑑.于成敗治亂.戰陣謀略.輒縱橫辨論.隨方指授.期不孝以有成.不孝侍立傾聽.警心壹志.嘗從此始.嘗以歐陽文忠縱囚論.蘇文忠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等篇.口講指畫.次第授不孝.曰.讀書當明體達用.徒鑽時藝無益也.又嘗教不孝射.曰.射須沈其氣.氣不沈.志不能正.體不能直.杜詩云.顧視清高氣深穩.乃射之祕訣.家雖貧.爲不孝擇師.敬禮備至.不孝就小試時.府君親挈行.不孝幼弱.試畢出.府君一手障叢人.一手挈不孝出闈外.四十四年.府君年四十六.從舅氏江橙里先生客漢陽.先妣林太夫人儉治家事.並督不孝誦讀.慈以兼嚴.四十六年秋八月.先妣以疾終.府君自漢陽扁舟冒風波.十日達揚州.傷悼甚.殯葬畢.客遊宣城.貧民有除夕不戒於火者數十家.府君往視之.罄所齎資給之.使結舍.四十八年.府君年五十.季冬.命元娶婦江氏.四十九年.不孝入學.補附生.五十年.不孝補廩生.五十一年.府君復從舅氏江橙里先生客漢陽.秋.不孝江南鄉試中式舉人.會試未第.府君命留京師.五十四年.府君年五十六.歸自漢陽.不孝中式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五年.恭遇萬壽覃恩.府君得敕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是年不孝散館一等第一名.授編修.五十六年.不孝乞歸省.掌院大學士阿文成公不允所請.二月.恭遇大考.閱卷大臣置元文一等第二名.高宗純皇帝親覽.嘉獎曰.此卷詩文皆佳.擢置一等第一名.補少詹事.命在南書房行走.五月.府君挈不孝婦江氏至京師.是日不孝自御園回城.得羽扇香葛之賜.

迎奉膝前.府君被恩感遇.喜動顏色.元嘗召對及迎養事.純皇帝問曰.汝父多少年紀.元對曰.臣父年五十八.純皇帝曰.年紀甚小.時聖壽八十餘.故云然.歸爲府君敬述之.感甚憾甚.嗚呼痛哉.此不孝在京迎養之始.如在目前.而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十月.府君由京師歸揚州.不孝陞詹事.五十七年冬.不孝婦江氏卒於京邸.幼女荃亦殤.五十八年.春.府君年六十.復至京師.五月出京師.復歸揚州.六月不孝蒙簡放山東學政.十一月.試沂州府畢.府君方自南來.不孝出迎沂州南門之外.琅邪古道.八騶安綏.不孝先馬入城.嗚呼痛哉.此不孝山東迎養之事.如在目前.而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六十年.不孝蒙恩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調任浙江學政.不孝奉府君由揚州至杭州.府君念不孝婦江氏無子.以族孫當生爲元子.明年入國學.補六品蔭生.嘉慶元年.府君年六十三.恭遇覃恩加一級.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嘉慶元年.府君爲不孝聘婦于山阜孔氏.五月于歸杭州.嘉慶二年八月.不孝陞兵部右侍郎.轉禮部右侍郎.九月不孝任滿.奉府君入京師.嘉慶四年正月.高宗純皇帝龍馭上賓.府君跪哭甚慟.勖元在禮部敬襄大禮.皇上親政伊始.命元仍在南書房行走.旋補經筵講官.調補戶部左侍郎.兼署禮部兵部侍郎.總裁會試.恩遇稠疊.府君語不孝曰.汝受知先皇.復受今上重恩.如此.矢勤矢慎.庶可報效萬一.不孝謹識嚴命.凡內廷禁近之事.加意慎密.各部籌兵餉.算軍需.奏宗廟山陵諸事.日不暇給.未申時始退直.府君必曰.爾少息.毋侍我前也.四月覃恩.府君得誥封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一級.冬十月.不孝奉署理浙江巡撫之命.府君瞿然謂封疆重任.懼不孝不能勝.辜負聖恩.元於召對時叩頭固辭.上不允.乃就道.是年秋.高宗純皇帝諸大禮成.元以兼禮部奉特恩加隨帶二級.府君受誥封光祿大夫.制曰.華冑清資.佑啟必原於嚴父.令儀碩望.蕃昌聿振於名門.爰渙國恩.用彰家訓.爾阮承信.乃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加三級今授浙江巡撫阮元之父.操修醇粹.啟迪勤劬.儒席傳珍.琢就珪璋之器.良材育構.蔚爲豪閥之英.門祚方新.籠章洊被.茲以覃恩封爾爲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承家有子.聿昭孝治之風.被命自天.用作義方之訓.式承茂獎.勉副休光.五年.府君年六十七.正月.元奉實受浙江巡撫之命.府君至浙江.不孝率兩軍擐甲奉輿於武林門外.慈顏怡悅.士民具瞻.嗚呼痛哉.此不孝復在浙迎養之事.更在目前.而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是時閩浙海盜有鳳尾箬橫水澳蔡牽四幫.各五六十船.安南夷盜三十餘船.船高礮大.爲患尤劇.肆劫商船.擄略子女.不孝奏造巨艦大礮.增兵設防.於台溫分設船廠.檄道府董之.杭州鑄礮局.則中軍參將等主其事.府君日冒暑赴礮局.督促速成.俾濟軍前之用.且隨時寄示不孝指畫機宜.不孝在台州得有所稟受.六月二十二日.盜在台州松門.時三鎮總兵皆到.將進擊之.是夜海上大風雨.安南鳳尾盜船蕩覆數千人.不孝檄水陸各路兵赴海山.獲數百人.追勦餘盜.並獲僞安南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自夷匪入浙五六年.至是敗衂.始不敢復入浙海.府君先覺後喜曰.神風助順.乃天子威靈.非爾及將士力也.故不孝報摺.敬陳風雨破

號事。皇上有誠感神祐之論。此後水澳著横兩幫。亦疊被浙師剿滅。惟蔡牽今尙竄於閩浙間。冬。府君聚同族謀曰。我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聚族於城北之公道橋。甲科世衍。世系日繁。今無祭祠。非禮也。乃獨捐俸購地。建阮氏宗祠於公道橋鎭之南。購田爲祭產。俾族姓春秋祀焉。更延名師。在祠側設塾。教族中子弟之能讀書者。又於太府君雷塘墓側建墓廬十餘楹。每展墓止宿。深寫哀慕。八年二月。爲府君七十壽辰。不孝備觴上壽。時恩賜壽字玉如意適至。不孝鑄鏄鍾以新眉壽。歙程易疇孝廉考之。中二月夾鍾之律。以爲奇應。不孝又與諸友選商周十三吉金酒器。酌酒上壽。各賦詩一篇。門下士陳壽祺、吳鼒、姚文田、鮑桂星、查揆、顧廷綸等。以詩文介壽者甚多。名篇鉅製。傳誦一時。府君感諸君子之懽心。顧而樂之。九年春二月。不孝復集諸友。別選商周十三酒器。賦詩爲壽。府君呼元語曰。樂園池。美居室。吾不爲也。孝經訓守其宗廟爲卿大夫之孝。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故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大清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品廟五間兩室。階五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鉶餉祀高曾祖禰四世。祧者藏夾室。此今制也。今吾家惟公道橋有族祠。在城無家廟。非禮制也。卿大夫受祿於朝。恩及先世。至正一品。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今年京察。諭旨謂汝有守有爲。清儉持躬。汝奉職無微勞。何能當此。循儉於躬。勿儉於先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吾將敬奉祀事。元受命。卜地於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興仁街。卽隋曹憲文選巷故址。鳩工庀材。秋廟成。祭服祭器咸備。府君喜遂素志。將擇日歸揚州奉栗主入廟矣。八月二十六日。府君晨興。將就盥盤。忽頭眩目昏。棄水傾仆。不孝時祭吳山神祠。亟歸

省。知左股外之筋絡有阻。不便行步。卽延吳下各良醫內外調治。入冬漸愈。猶不良于行。府君自五十歲後。患濕熱之疾。六十以後。加重。膚肌時作癬瘡。或侵脾胃。則食減神疲。然尙能騎馬。至是濕病與左股筋絡爲病。則形痛楚。今年入春猶未愈。府君家廟既成。必欲親奉栗主入廟。兼以夏初往。可避杭州黴濕。且吳下名醫。不能藥其恆業。久客杭州。擬於途次就之。乃挈孫翟及家屬。奉廟主自杭登舟。道出姑蘇。賃屋暫居。爲就醫計。本意實在奉廟主至揚州也。夏至後。服藥無大效。不孝請府君勿往揚州。歸杭州。府君謂然。誕下日。吾竟不能奉神主入廟耶。大暑時。天氣鬱晴。服藥後復少差。醫者猶謂脈甚健。可待秋涼歸杭州。繼復憊。腹脹浮腫。夜眠不安。府君始決計歸杭州矣。不孝遣長子常生代奉栗主由蘇歸揚入廟。不孝在嘉興迎於平望。拜見舟中。悲喜交集。府君神明不衰。歷問海洋盜船、浙西賑濟、川米平糶、諸事。皆盡委曲。猶以不克親奉廟主歸揚州爲憾。迨抵署。以病久氣虛。參桂不能見功。又忽腹瀉不可止。閏六月十五日。不能食飲。氣息漸微。以酉時遽爾棄養。春秋七十有二。嗚呼慟哉。不孝侍奉無狀。且以未請醫理。調治失宜。負罪深重。百身莫贖。今而後長爲失怙人矣。終天抱憾。尙何言耶。府君性正直剛毅。心事光明。復忠厚仁慈。生平不爲欺人之語。不爲刻覈之事。凡年家子門下士見者。藹然如坐春風中。每於戚鄰故友。無不加意惠愛。禮曰。孝友睦婣任恤。府君實當之無愧。此桑梓之公論也。且智識明決。每論人料事。纖悉不爽。早年往來楚粵江湖間。帆背黛風。篷窗夜雨。與榜人舟子共之。性喜遊覽。嘗侵曉登廬山徘徊

移日。京師之涼水河、飛放泊。山東之泰岱大明湖、龍華、佛峪、龍洞、靈巖。浙江之桐廬、九里洲、半山、西湖、靈隱、韜井、諸山寺。莫不棹舟策騎。減僕從。採幽勝。留連忘返。或爲圖畫。屬諸友門下士題咏之。不孝視學政時。每教曰。取士當先器識。取文亦當無所不收。若以一隅之見爲去取。必有棄材矣。及不孝爲巡撫。府君于兵刑之事。時切于懷。每盜艘往來。兵船追獲。必一一記之。閩盜黃葵等。全幫投降。放出難民。府君深喜曰。此活數百人。勝于礮火中擒獲者遠矣。每秋讞及審重囚時。府君每於屏後坐聽。冀得其情有所平反。不孝兼司杭州關榷。府君曰。吾早歲涉歷江湖。深惡關吏苛横。爾可使行旅受困耶。寬以惠商。嚴以御下。治榷之道也。有司關人入署者。府君詰之。對曰。惟附司關人斥行旅。行旅不敢忤者。今乃行旅斥司關人。司關人不敢忤之矣。府君笑而頷之曰。可矣。武林門普濟堂。不孝所規建。嚴冬賑粥。府君親視煮粥。歸而喜曰。吾見老稚貧民。可以卒歲。卽小人亦有聊賴矣。府君治家事。性儉約。嘉慶六年。諸暨縣水災。府君出銀四千兩助賑。九年浙西水災。復出銀一萬兩助賑。曰。此吾爲汝儉省廉俸而積之者。今用以賑饑民。得用之之道矣。不孝整飭育嬰堂。收養棄孩。較前倍增。禁金華府溺女。賞喜銀籍存之。貞院嫠食兼泥淳。全甃石版。亦皆府君教也。府君惟不孝一子。未冠失母。府君嚴慈交至。鞠育訓誨。迄於成人。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府君蒙太府君清白之業。秉孝慈之德。具文武之材。弢光積善。以貽于不孝之身。不孝備位卿貳。府

君每勖以矢清矢忠。勤職業。毋失祖志。今年夏初。浙西復災。猶訓不孝亟請賑恤以仰體皇上子惠元元之意。嘉興歸途。見領賑者扶杖而歸。絡繹不絕。心乃喜。不孝德薄材短。獲從君子之後。罔致失墜。皆府君所以策勵而董教之者、不少疎也。祿養未久。遽遘慘酷。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又何以偷生視息爲哉。嗚呼慟哉。吾阮氏系出陳留。南宋以後。遷江西之清江縣。元末以武功顯。明初徙豪傑實江南。乃居於淮安府。明神宗時小槐公諱巖。自淮遷揚。爲遷揚始祖。崇禎時遷居城北四十里公道橋。二世祖諱國祥。例贈明威將軍。官檢林衞正兵千戶。三世祖諱文麃。四世祖爲府君之高祖。諱秉謙。以孫匡衡公官。貤贈武德將軍。高祖妣屈恭人。貤封恭人。節著揚州府志。曾祖諱楓良。贈昭勇將軍。曾祖妣蔣淑人。誥贈淑人。祖諱時衞。封奉政大夫。晉贈昭勇將軍。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祖妣周夫人。誥封宜人。晉封太淑人。贈一品夫人。父諱玉堂。號琢菴。遷居揚州府城。儀徵縣籍。康熙乙未科武進士。三等侍衞。賞戴花翎。歷官參將。誥授昭勇將軍。議敍頭等軍功。貤贈資政大夫。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事見元所撰行狀。琢菴公元配汪淑人。贈一品夫人。候選州同知江都浩公女。繼配江淑人。贈一品夫人。敍縣誥贈資政大夫承瑞公女。側室吉氏。以元官貤贈夫人。府君兄弟四人。長伯父諱承德。汪太夫人以姪爲己子。次伯父諱承義。早卒。以元官貤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府君以族姪享爲之後。娶於松江王氏。生子祿。次伯父諱承仁。爲長房。並側室吉夫人出。次府君。江太夫人出。府君配先妣林夫人。勅贈安人。誥贈夫人。一品夫人。不孝元林夫

人出。娶江氏。歙縣候選州同知振賓公女。卽祖妣之孫姪也。繼娶孔氏。曲阜衍聖公昭煥公孫女。誥封衍聖公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憲增公女。不孝四子。長子常生。聘寶應劉氏。原任丹徒縣教諭台拱公女。次子福。妾謝氏出。先是府君於五十二歲時。納側室張氏。及福生。撫育於襁褓中。甚慈愛。不孝命福事之爲慈祖母。如祖母。次子祜。妾劉氏出。次子孔厚。孔氏出。女一。亦孔氏出。不孝素有記册。復舉大略。命子弟執筆爲狀。伏冀當代公卿史職。通儒文人。錫之傳誌誄詞。藉以不朽。不孝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先妣林太夫人。系出閩之莆田。明天啓中。避倭遷江南鳳陽。復遷揚州甘泉縣西山陳家集。祖得齋公。諱文達。積學有德。望於鄉里。不仕。父梅谿公。諱廷和。乾隆癸酉舉人。福建大田縣知縣。以不孝官貤贈榮祿大夫戶部侍郎。先妣通書史。明古今大誼。間爲韻語。輒焚不存稿。年二十五。于歸於府城西門舊第。逮事祖姑。克盡孝養。舉止言論。必以禮法。戚黨有識者。咸嗟敬焉。丁太府君棄世。祖姑周太夫人亦繼棄世。先妣操持閫內。禮無不舉。獨不令釋道治懺醮。或曰。太夫人不受一卷經耶。先妣曰。吾阮氏林氏皆儒家。無瘠此。太府君清官歸。無產可析。且食指多。先妣曰。不及早汰冗食者。後此更不支矣。乃裁減僕婢若干人。自取剪刀剪指爪。親浣濯。爲諸人先。府君同產妹許于寶。及嫁。先妣力治奩具。曰。當無減於先姑江太夫人在日也。乾隆歲甲申。不孝元生。先妣自乳之。五歲教識字。六歲就外傅。不孝口吃。讀孟子孟施舍守氣等章。期期不能上口。從塾歸。自憤泣。先妣設低几於膝前。教不孝曰。爾坐毋急遽。爾姑從我口緩緩讀之。一夕得其理。遂背誦如流水。嘗以外曾祖所選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四家詩。付不孝讀之。先妣又手寫白居易歲詩示劉叟等篇。授韻之。并教以四聲屬對之法。故不孝八九歲卽能作詩。非塾師教也。不孝十五六歲與考試。漸有交遊。每從外歸。先妣必反覆詰問。今日見何人。言何事。不孝具以對。先妣曰。某之言益者也。某之言損者也。爾某言是也。某言非也。是以不孝雖有交遊。無損友。鉛山蔣心餘編修。奉其太夫人居揚州安定書院。太夫人與先妣嘗過從。先妣語不孝曰。讀書做官。當爲翰林。若蔣太夫人教子乃可矣。不孝謹識之。未敢忘。不孝年十七。府君客漢陽。先妣曰。爾學識日加益。當求名師之更能擴充爾學識者。遂訪於外祖梅谿公之執友胡西棽先生。先生言進士李晴山先生可從遊。先妣趣命執贄焉。府君性正直。待人不逆詐。先妣每聞外事。洞情僞如目見。婉致言說。府君獲益亦多。治家事。不動聲色。府君或益計家事。曰。如何。先妣必曰。無慮此。已辦矣。以故府君無內顧憂。西棽先生深於學問。佐大府幕。閱歷老矣。每聞先妣辨論事理。嘆曰。眞女中丈夫。且世之丈夫亦不及也。先妣性嗜圖籍。亦愛山林。早歲從外祖之官福建。曾攬西湖、嚴瀨、仙霞嶺諸勝。歷踏灘瀨之險。尤喜西湖南屏山園幽靜。常常言之。故不孝在杭州。九年不忍履小有天園之山徑。乾隆辛丑。不孝同學友天津張賜凝壽甫。先妣曰。盍爲吾繪石室藏書圖。賜凝升堂拜母。申紙延筆。并繪不孝侍讀予側。七月。先妣以徙宅勞苦。猝中痰暑。以八月初二日遽棄世。嗚呼慟哉。先妣生於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得年盧四十有七。葬於揚州城北中甯莊祖墓之側。乾隆

五十五年。敕贈安人。嘉慶元年。晉贈夫人。嘉慶四年四月。晉贈一品夫人。九月。覃恩累贈一品夫人。制曰。推恩溯本。爰賜慶于親闈。褒訓入官。並歸功於母教。式頒鉅典。用播嘉聲。爾林氏。乃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加三級今授浙江巡撫阮元之母。順以承夫。勤於課子。宅能三徙。夙成俎豆之容。績就七襄。早振文章之緒。徽音久著。寵命宜加。茲以覃恩贈爾爲一品夫人。於戲。鴻章盛布。尚伸慈孝之思。閟澤長流。彌篤令共之譽。廣宣休問。遠樹芳儀。先妣四奉恩綸。未受一日之祿養。嗚呼慟哉。先妣棄不孝而逝者二十四年於茲矣。不孝尚未以生平懿行告諸當世。不孝罪也。顧府君每言及先妣。輒淚下。不孝亦不敢頻言及之。今府君亦永逝矣。而今而後。不孝長爲失父母之人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斯之謂矣。不孝追恨終天。攄陳母德。用是追憶生平。粗陳梗槩。呈之立言君子。冀並傳焉。賜進士及第、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門下晚生王引之填諱。

案。古者子不自狀其親。狀者自元郝文忠始。國朝之制。大臣卒後。國史館行文取其家狀于其子孫。故不能遵循古制也。

又案。此乃嘉慶十年所撰。二十五年晉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兩廣總督。道光十六年晉贈大學士。

次孫福謹識。

誥贈昭勇將軍高祖孚循太府君行述

高祖孚循公之喪。叔高祖諱楓忠者。爲之行述。刊本廑有存者。元求得之。刪節之爲述曰。

公諱楓良。字孚循。祖諱文廣。明神宗時。官楡林衛正兵千戶。父諱淶誰。母廣氏。生子四。伯楓敬。叔楓忠。季楓恭。公。其仲也。公幼孤。崇禎末年兵亂。廣太恭人率四子避兵於北湖之公道橋。因家焉。公隨伯兄治田宅致富。事節母以孝聞。敬兄友弟。閭黨稱之。讀書過目輒識大誼。性恬退不樂仕進。督叔弟習武。成武進士。伯兄歿。公總家事。不析產。不異爨。以儉治家。以豐嗇德。一絲半粟。不爲己私。坦白之懷。無翳衰影。撫兄弟子如己子。凡兄弟之子孫女子子等。婚嫁皆自經畫之。兄弟間情性甚篤。出必剋期。入必握手。數十年如一日。門內外無間言。公好施予。嘗置義塚數十畝。以濟貧者。鎮南石橋長數里。久圮。民病涉。公欲新之。而力不給。乃造舟以濟往來。鄉人貧病者。施以粥食衣藥。歿爲之棺。每歲歲行之。益力。公爲人和平樂易。與世無忤。其持己也。廉讓不肆。其接人也。無長幼貴賤。咸以誠。色溫氣和。藹然如春風。下至奴僕。亦不加以疾言遽色。故知與不知人。皆稱爲長者。一朝殁合。此賻贈也。十年重見此而曰也。鄉人事有未平。皆就公決。公從容出一言。莫不釋然。邑行鄉飲酒禮。衆皆舉公爲大賓。公避不之應。殁之日。鄉人多爲之泣下者。公生于明天啓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十二日。以孫官贈昭勇將軍。娶蔣氏。贈淑人。子二。長諱時衡。字宗尹。次蕃衡。宗尹公。元曾祖也。忠厚仁誠。好善樂施。一秉父教。無少異。孚循公兄弟四房。未分爨。而家事一秉于孚循公。公殁。宗尹公從兄弟九房。家事亦皆秉于公。公亦無一絲一粟之私。兄弟娣姒無間言。公殁。乃析產。公教子成進士。以子官誥封奉政大夫。誥贈昭勇將軍侍衛。以曾

孫官誥贈光祿大夫、戶部侍郎。娶周氏。誥封淑人。誥贈一品夫人。公生于康熙七年九月初五日。卒于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子二。長諱玉堂。元祖也。次錦堂。其先世世族諸語。詳元所撰屬太恭人傳暨祖昭勇將軍行狀。

門下士烏程張鑑塡諱。

四世祖妣屬太恭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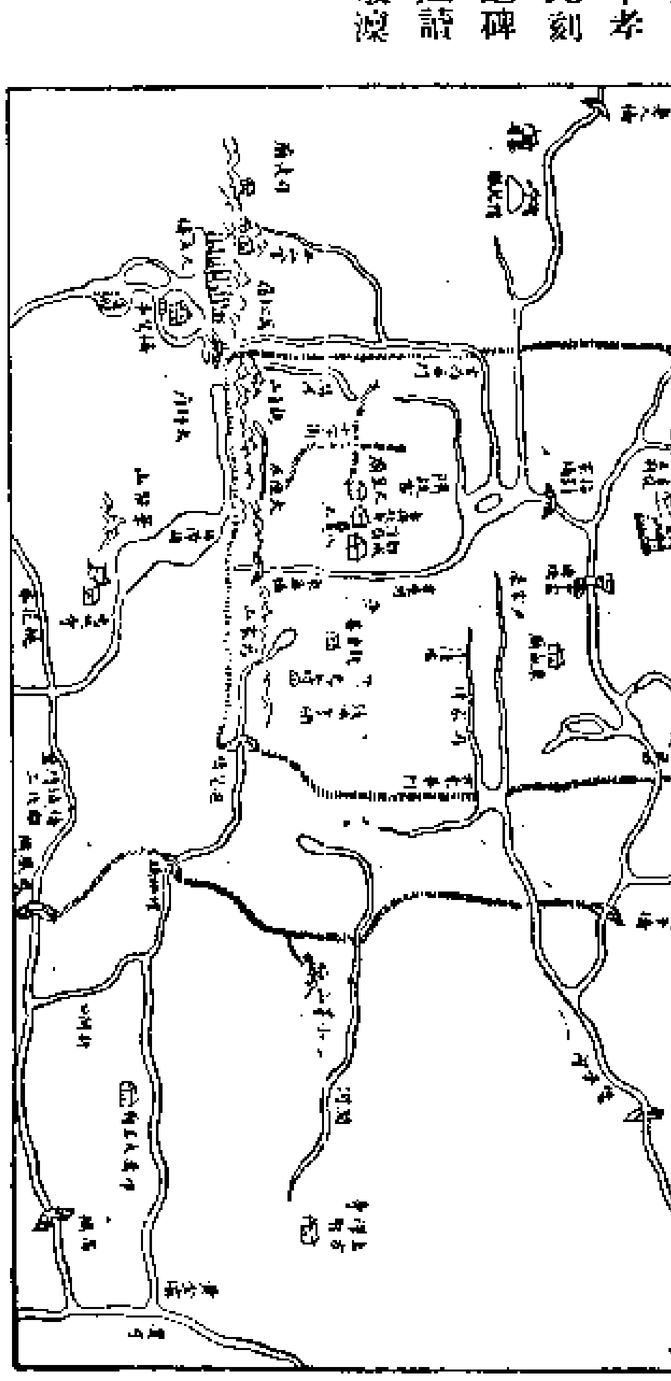
恭人姓屬氏。江都人。吾阮氏自淮安遷揚州。三世祖諱文廣。當明萬歷時。官翰林衛正兵千戶。罷官歸。居郡城。今舊城阮千戶巷是也。生四世祖諱秉謙。娶恭人。生四子。伯楓敬。仲即元高祖諱楓良。叔楓忠。季楓恭。皆幼。四世祖早卒。恭人守其節。上孝于翁。下慈于子。崇禎末。黃得功駐儀徵。高傑駐揚州。城外兩鎮搆兵之後。城危民懼。恭人請于翁曰。兵事如此。諸子皆幼。不可居。宜早避之。乃懷白金五十兩。隨翁挈四子出北門四十里。止於北湖之僧道橋。居焉。路遇亂兵。身衞翁子。而被刀傷。卒逃免。三世祖卒後。國朝收揚州。恭人以勤儉治家。教四子成立。治田宅致富。楓忠中康熙庚戌科武進士。得誥贈爲太恭人。楓忠子匡衡。武德將軍。及元祖昭勇將軍。亦皆以武進士起家。孫曾中式武舉人者六人。太恭人生于明神宗三十三年。卒于康熙六年。節行載揚州府志、粟主祀江都縣節孝祠。家藏遺像。鼻左刀痕尚紅色。夫事親翁以禮。孝也。撫幼子有成。慈也。守貞三十年。節也。知幾避兵保其宗。今北湖阮氏成大族。智也。漢劉向傳古列女有賢明智節之目。若太恭人者。比于諸傳無媿也。

揅經室二集卷二

雷塘阮氏墓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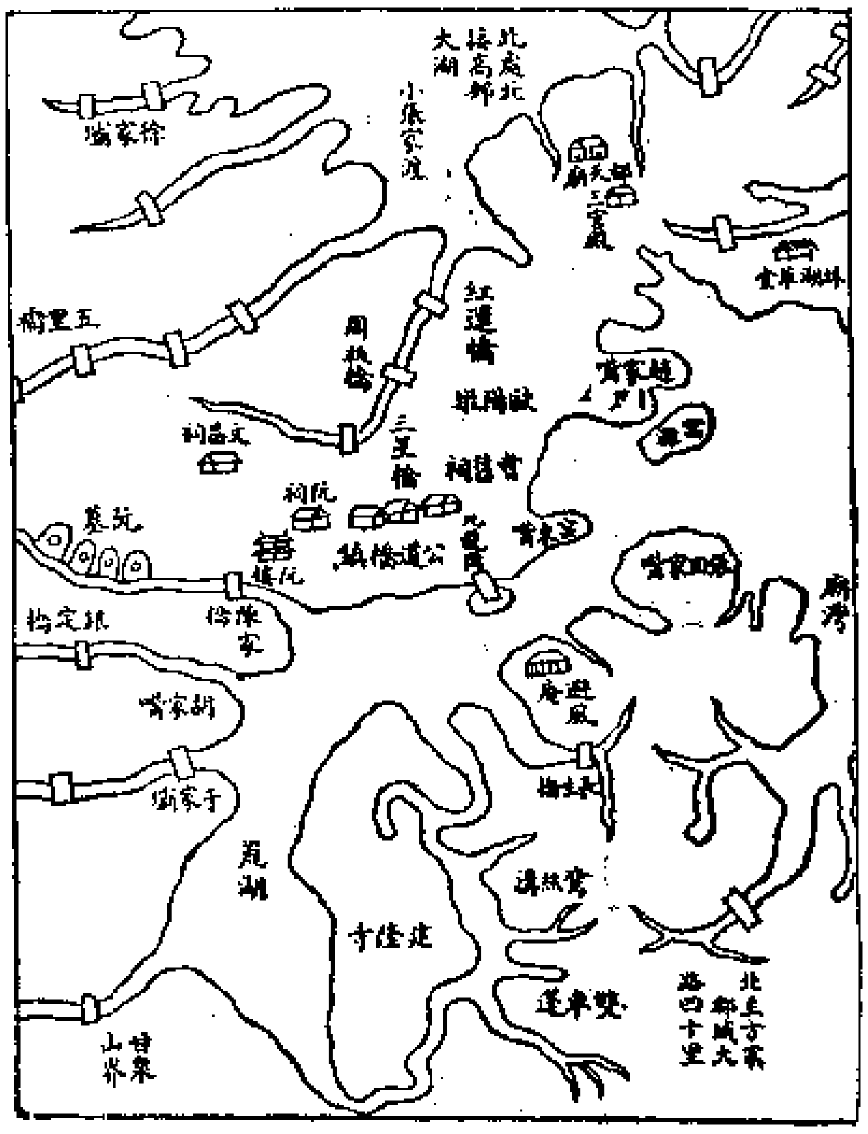
雷塘在揚州宋寶祐廢城之北。漢謂之雷波。亦謂之雷陂。六朝後稱雷塘。有上中下三塘之分。中塘最大。長亘東南。形如連阜。築其缺處。可瀦水千畝。今惟山中一洞。寬數丈。出其巽方缺處而已。雷塘水源從西北甘泉山來。行十餘里。入秦九女澗。又十餘里。入上雷塘中雷塘。又五六里入下東塘。由槐子河入運河。別有煬帝溝水。出上雷塘之後。由中塘之北而東至辰方。交于中雷塘之水。其匯南之巽方。即元祖昭勇將軍墓所向也。元考光祿公墓。在祖墓之昭。爲子午兼壬丙向。刻立阡表。阡中灰隔深八尺。闊四丈。墓銘在灰隔中。墓中不藏寸金片玉。今以弟八世光祿公墓起算。由墓向西北爲西辛開線長一丈五尺。爲叔祖愷階公墓。由墓向西北爲西辛開線長四丈。爲祖昭勇將軍墓。爲坤申開線十六丈。爲高祖妣蔣太淑人墓。爲曾祖光祿大夫宗尹公暨曾祖妣周太夫人墓。爲叔曾祖發庭公之配秦太安人墓。爲亥線十八丈。爲庶祖妣吉夫人墓。二十一丈。爲二伯父廉青士方訓公暨配汪安人墓。爲四伯父長煬端四公墓。爲寅線六丈五尺。爲西世祖武德將軍尊光公墓。爲辰巽開線十九丈五尺。乃至神道碑下。爲坤線一百二十丈。乃至墓道石坊及墓廬阮公樓下。爲辰線二百三十四丈。爲雷塘出水之巽方。煬帝溝今俗名楊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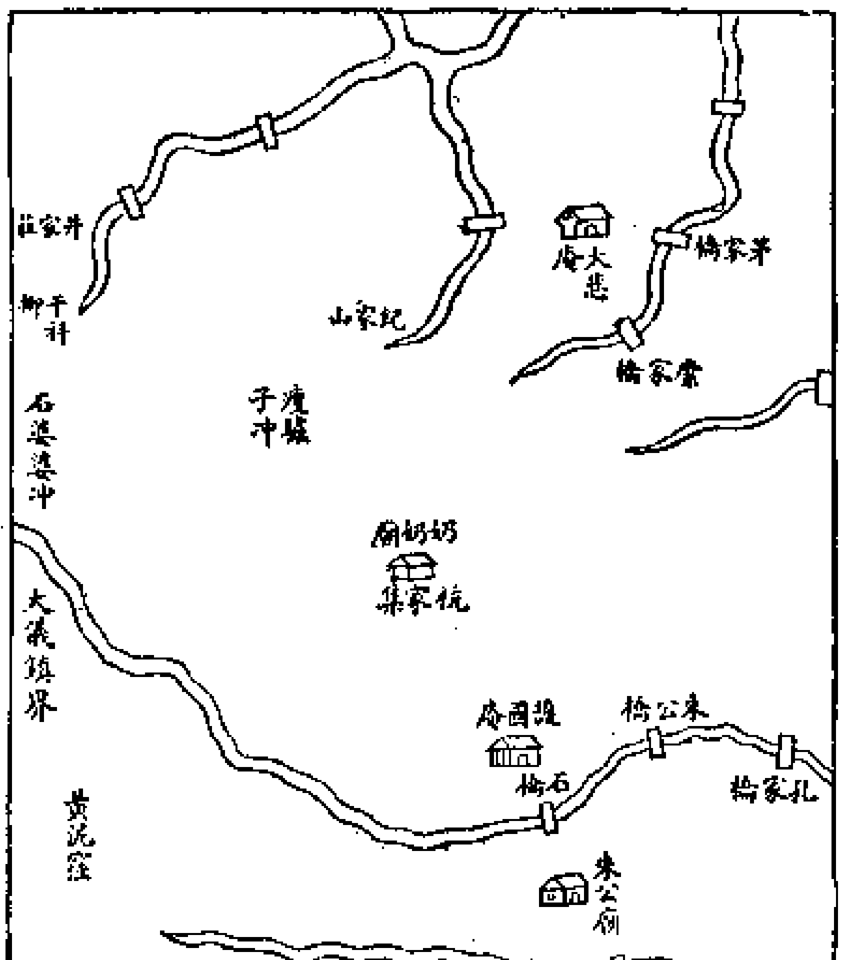
祠。在煬帝墓南一里許。此雷塘阮氏墓之大路也。別爲門以明之。嗚呼。佳城何當。惟德是依。耳祖父以德居此。子孫不以積善行德永保之。是不孝矣。書此刻於神道碑陰。子姓讀者其敬凜之。



北湖公道橋阮氏墓圖記

揚州府西北三十里之大儀鎮。地勢甚高。其脈自其西南橫山來。至大儀特起。復東北行二十里。至黃子湖滑、爲九龍岡。即今公道橋鎮也。(本名僧度橋。官名僧道橋。)橋鎮距府城四十五里。出府城北門。北行過上雷塘橋、方家巷、雨膏橋、(一名火燒橋。)避風菴、渡湖。始達于橋鎮。鎮居民千餘家。有關帝司徒諸廟。明末予三世祖本軒公、四世祖妣屬太恭人。挈四子避高傑兵亂。自城逃止於此。因聚族居之。去鎮西南二里許。有小橋曰陳家橋。大儀以南甘泉山以北之水。東匯于荒湖。北流經橋南繞鎮而東而北。爲黃子湖矣。陳家橋之北百步內之平岡。即予三世祖四世祖妣高祖學術公墓所在也。予妻江夫人。旅殯雷塘。嘉慶二年。奉光祿公命卜葬于四世祖妣墓之西北。向西兼南。以予親之。其所謂樂哉瑕邪者乎。阮氏宗祠及樓。則在鎮市之面。面臨湖水。西望墓田。近在目前也。因記雷塘墓。遂并圖記之。





今甘泉縣官冊地名曰公道橋。而鄉野之語呼者。則或曰僧道橋。僧度橋。孫大橋。以余論之。以僧度橋爲近。蓋此地乾隆乙巳大旱。水涸湖底。多古石。當是宋時物。宋時橋梁等工。每用度牒鬻錢爲之。蘇州度僧橋。即其遺制。此橋不及蘇州之高。但其用度牒鬻錢之證。亦相同。特無碑記可考耳。附記於此。

雷塘阡表

嘉慶十年冬十有二月。乙酉。葬我顯考湘圃府君於揚州城北雷塘祖塋之側。顯妣林太夫人。先以乾隆四十六年卒。葬於此。遂祔焉。既乞銘。納墓中。越既祥。子元乃表於墓曰。我府君於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于祖考琢菴府君湖北官署。三歲隨之湖南。七歲祖考有征苗之捷。受降止殺。全活甚多。凱旋之日。旌旗蔽山。府君憶及恆言之。祖考復任廣東。命府君歸奉大母周太夫人於揚州。府君年二十六。娶顯妣林夫人。明年丁祖考喪。號周太夫人喪。致哀毀禮無不舉。顯妣主閫內。不令釋道與喪事。曰。非禮也。府君年三十一生元。時家益中落。府君耿介守貧。嘗行蹊地得金數鎰。坐待覘者問而歸之。以奉大母且遭喪。未就試。及是補國學生。讀書治左氏春秋。爲古文辭。生長行間。耐騎馬。善射。熟復司馬公資治通鑑。於成敗治亂戰陣謀略。多辨論。舉以教元。嘗教元射曰。此儒者事。亦吾家學也。顯妣生于雍正十三年二月四日。考諱廷和。癸酉江都縣舉人。官福建大田縣知縣。顯妣通書史。明古今大誼。逮事祖姑。盡孝養。舉止必秉於禮法。于歸次年。丁亟喪。乃減食指。遣僕婦。自剪指爪親滌濯。元七八歲。口吃。讀孟子孟施舍

守氣節不上口。塾師莫能爲力。顯妣曰。爾姑從我緩緩讀。已而乃成誦。復手寫白居易諸詩授元讀之。教以四聲屬對之法。元於是能作詩。及爲成童。於親師取友謹言愼行之道。誨尤切。府君壯歲游楚中。乾隆五十六年。元官京師。在南書房行走。就養京師。元官山東學政。浙江學政。浙江巡撫。皆迎養。嘉慶五年夏。安南僞總兵盜船。及閩盜鳳尾等船。勾結數千人。闖浙之松門。元會水陸兵於台州剿擊之。府君在杭州。習署旂鑄大礮工。濟軍前之用。時時寄示機宜。元得所受。六月廿二日。大風雨。盜船蕩覆。元乘風擊之。獲其餘盜及安南僞總兵僞侯。府君教也。杭州擬建普濟堂。冬賑粥。貢院士子萬舍。皆甃石版。若茲事。亦府君教也。府君教元練兵省刑。崇諱災。嘉慶五年六年。金華諸暨等縣災。九年十年。浙西災。府君教元請振卹。以體皇上愛民之心。前後凡蒙恩賑二百數十萬口。府君自出俸銀一萬四千兩以助賑。曰。此我數年來儉積之廉俸。今用以拯饑民。得用之之道矣。我阮氏聚族于府城北四十里之公道橋。族姓繁。未有祖祠。府君獨出俸錢建祠。置祭田。合族春秋祀焉。祠側設塾。延師教子弟。使之讀書知學。又於府城文選樓後街建阮氏家廟。遵大清會典一品官制。廟五間。兩廡三門。以少牢祀高曾祖禰四室。及東西祔。曰受封附於朝爲正一品。猶若庶人祭於寢。可乎。茲所立廟爲古禮。亦國制也。府君性正直剛毅。仁厚忠誠。生平不爲欺人之語。不爲刻覈之事。與顯妣相敬如賓。顯妣治家事。不動聲色。皆就理。故府君出遊無內顧憂。族戚中有學識者。咸稱顯妣論事理數曰。眞女中丈夫。且世之丈夫猶不及也。顯妣性嗜圖籍。亦愛山林。晚歲從父之官福建。攬西湖鼓山仙霞嶺諸勝。常常言之。乾隆辛丑八月二日。以暑疾卒于揚州。府君於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日。以濕熱之疾卒于杭州巡撫署中。以元官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累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一級。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顯妣初贈安人。累贈夫人一品夫人。嗚呼。吾顯考蒙祖考淸白之業。秉孝慈之德。兼文武之材。發光積善以貽於元之身。且考妣惟生元一人。撫之育之。教之勖之。凡元之學有所進。識有所明。少備國家任使者。皆數十年義方之訓。劬勞罔極之恩也。茲以合葬刻石於阡。以表我二親之德。爰出家牒。乞翰林前輩奉賢陳先生廷慶書石。并填諱。謹先世。男元表。湘圃公諱承信。字得中。曾祖諱樑良。贈昭勇將軍。配蕭淑人。贈淑人。祖諱時衡。封奉政大夫。贈昭勇將軍。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配周太夫人。封宜人。太淑人。贈夫人一品夫人。父諱玉堂。康熙乙未進士。三等侍衛。賞戴花翎。湖北撫標湖南九谿河南衞輝參將。廣東欽州遊擊。議敘頭等軍功。誥授昭勇將軍。累贈資政大夫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配汪夫人。繼配江夫人。贈封淑人。累贈夫人一品夫人。湘圃公江夫人出。湘圃公生子一。孫四。曰常生。曰福。曰祜。曰孔厚。

奉賢陳廷慶書石塡諱。

雷塘阮公樓石刻象記

揚州城北中雷塘。卽隋之大雷。漢書所謂雷陂也。其地勢自甘泉山來。兩水夾地而行。數十里會於塘之東衛。元四世祖武德將軍贊光公。明天啓間實始葬於此。六世祖曾祖考光祿贈君宗尹公。七世祖考招勇將軍琢庵公。八世考光祿封君湘圃公。皆以昭穆附葬焉。墓西南半里許有墓廬。廬北有樓三楹。高二丈許。東環松楸碑石。皆在目前。每當霜草風木。寒雪夜月。噭然以號。曷可言已。樓中繪四世象刻於石。焦君循書扁曾言之曰阮公樓。庶幾先世靈神棲降於此。願祝子孫丙舍無忘。罔所悔也。爰記此。命子常生書石之後。俾子姓世守葺新之。九世孫元敬記。十世孫常生福祜孔厚侍。

揚州阮氏家廟碑

嘉慶九年。歲星次甲子。元撫浙五年矣。父呼元于庭。語元曰。元。汝知古禮乎。知今制乎。孝經謂守其宗廟。爲卿大夫之孝。禮君子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故古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大淸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二三品官。廟五間。兩室。階五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簠簋祀高曾祖禰四世。祧者以昭穆藏于夾室。此今制也。我顯考琢庵府君。以武功貴。雍正十三年。受恩贈封祖父皆昭勇將軍。妣皆淑人。吾教汝學。汝貴。嘉慶四年。受恩贈封曾祖祖父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吾家惟北湖公道橋有族祠。在城無家廟。非禮制也。卿大夫受祿于朝。恩及先世。至正一品。崇矣。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今年帝考苗牧之績。帝曰。汝元。有守有爲。淸儉持躬。敕部臣加一級。汝奉職無微勞。恩至重。褒至榮。曷克稱此。涵儉于躬。勿儉于乃先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告將敬奉祀事。元拜受命。曰。唯。迺卜地于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與仁街。鳩工庀材。越九月。廟成。奉高曾祖禰四室木主及祔位主入廟。祭田祭器祭服咸備。以成禮制。以致孝敬。樹碑于外東階。與文選泉東西相直。銘曰。阮氏假姓。肇受商周。晉宋之間。著望陳留。唐宋乃南。臨江分流。元末江右。武功以顯。明徙豪傑。江淮遞轉。大河阮氏。族姓乃衍。明季舊姻。脫籍于揚。崇禎之終。遷于北鄉。我朝選材。甲科騰驤。匪曰甲科。實有隱德。厯世仁厚。節儉正直。內備宿衛。在帝之側。出將楚兵。南征有苗。十戰皆捷。受降于郊。碑題殺甯。家藏佩刀。帝錫四世。階如孫秩。作廟揚州。得祀四室。非敢後也。有待今日。祖德蔭後。後嗣奉先。隆厥棟梁。潔我豆籩。子子孫孫。保之萬年。萬年永保。作善降祥。報國之恩。衍家之慶。文武孝慈。世系繁昌。

揚州隋文選樓記

揚州府城文選樓文樓巷。考古者以爲卽曹憲故宅。嘉靖圖志所稱文選巷者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於揚州載文選樓注。引舊圖經云。文選巷。卽其處也。煬帝嘗幸焉。元案新舊唐書。曹憲。江都人。仕隋。爲祕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遊。於小學尤邃。自漢杜林衞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博雅。貞觀中。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散大夫。卒年百五歲。憲始以梁昭明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都李善、相繼傳授。于是其學大興。羅官沛王府參軍

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模子其倩。官度支郎。及曹君門人句容處士許淹。皆世傳其學。善兒子邕傳。又李邕傳云。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簏。官太子內府錄事參軍。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轉蘭臺郎。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善又嘗命子邕北海太守贈秘書監。補益文選注。與善書竝行。又藝文志載。曹憲爾雅音義二卷。博雅十卷。文字指歸四卷。桂苑珠叢一百卷。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文選辨惑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曹憲文選音義幾卷。元謂古人古文小學。與詞賦同源共流。漢之相如子雲。無不深通古文雅訓。至隋時曹憲在江淮間。其道大明。馬揚之學。傳於文選。故曹憲既精雅訓。又精選學。傳於一郡。公孫羅等皆有選注。至李善集其成。然則曹魏公孫之注。半存李善注中矣。憲于貞觀中年百五歲。度生于梁大同時。爾時揚州稱揚一益二。最殷盛。文選巷當是曹氏故居。即今舊城旌忠寺文選樓西北之街也。今樓中但奉昭明梁主。元以爲昭明不在揚州。揚州選樓因曹氏得名。當祀曹憲主。以魏模、公孫羅、李善、魏景倩、李邕、許淹配之。唐書於李善稱江夏人。而李邕傳則曰江都人。蓋江夏乃李氏郡望。唐嗣載李氏有江夏望。大唐新語亦稱江夏李善。李白詩亦稱江夏李邕。是善邕皆江都人。爲曹魏諸君同郡也。唐人屬文。尙精選學。五代後乃廢棄之。昭明選例。以沈思翰藻爲主。經史子三者。皆所不選。唐宋古文。以經史子三者爲本。然則韓昌黎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選。其例已明著于文選序者也。桂苑珠叢久亡佚。間見引于他書。其書諒有部居。

爲小學訓詁之淵海。故隋唐間人注書引據。便而博。元幼時即爲文選學。既而爲經籍纂詁二百十二卷。猶此志也。此元幾日之所考也。嘉慶九年。元既奉先大夫命。遵國制立阮氏家廟。廟在文選樓文選巷之閒。廟西餘地。先大夫諭構西塾。以爲子姓齋宿飲餕之所。元因請爲樓五楹。題曰隋文選樓。樓之上奉曹君及魏君公孫君李君許君七栗主。樓之下爲西塾。經營方始。先大夫捐館舍。元于十年冬哀敬肎構之。越既祥。書此以示子孫。俾知先大夫存古蹟、祀鄉賢、展廟祀之盛心也。元謹記。

揚州文樓巷墨莊考

揚州文樓巷墨莊者。宋劉敞、武賢、滌、三世之所居也。劉式者。李唐新喻人。生五子。其第四子立德。立德生敞。敞生武賢。武賢生滌。滌生靖之、清之。式字叔度。僞寶中隨李氏入宋。官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贈太保禮部尙書。妻陳夫人。旣寡。以遺書教諸子曰。先大夫秉行清潔。有書數千卷以遺後。是墨莊也。安事畝隴。諸子志于學者。則爲之不食。由是諸子皆以學爲郎官。孫廿五人。世稱墨莊夫人。此宋初墨莊之在江西者也。立德官祕書監。贈太尉。敞官太中大夫。歷守淮揚。袒臆温。始遷居于揚州文樓巷。武賢官承議郎。知盱眙縣。生滌。子全椒。滌字全因。兩監潭州南嶽廟。以通直郎致仕。武賢沒。妻李氏。當建炎時。識揚州將亂。與滌避地江西。故兵戈不能害之。滌妻趙氏。賢而文。夫婦手寫經以課子。靖之子和。官贛州教授。靖

之子澄。判鄂州。與朱子、羅願、相友善。滌請徐兢吳說各以所善篆楷書墨莊字。此墨莊之在北宋及南宋初。而羅願鄂州集所謂太中以來居揚州文樓巷者也。外此則集賢公是先生敞。舍人公非先生攽。皆立德仲兄之子。居撫之金谿。其八世孫與吳草廬、虞道園、相友善。滌爲武賢第四子。其第三子沂。亦奉母命由揚州避地豫章之新吳。沂生淵。羅願代陳巢爲淵傳。岳鄂王紹興六年時爲新喻劉氏寫墨莊二字。此墨莊之在南宋江西者也。海陵胡安定先生載陳墨莊夫人事。入賢惠錄。此在揚州之事也。朱子墨莊五詠。一曰墨莊。二曰列軒。三曰靜春堂。四曰玩易齋。五曰君子亭。明楊廉和朱子五詠詩序曰。劉氏靜春與集賢舍人各自爲派。蓋靜春堂爲劉敞專派。敞與敞放爲從兄弟。故其孫曾靖之等。皆以靜春自稱。金谿公是先生等派。不襲靜春之名。然則靜春等堂軒五名。亦皆宜在揚州矣。元居揚州文樓巷文選樓側。時方纂揚州圖經。檢舊志但知有文樓巷。不知巷有墨莊事。乃旁考宋史朱子、羅鄂州、劉公是、吳草廬、虞道園、等集。及江西地志朱高安墨莊石刻跋而述之如此。夫劉氏自南唐入宋。以至元明。代有聞人。皆讀書爲義理之學。所交遊者則有歐陽永叔、曾子固、胡安定、朱子、羅鄂州、吳草廬、虞道園、諸人。故其家世言行官爵。多見于諸集。以忠厚大其族。以文學啓其後。而又世有賢母。教子克家。樂之爲物。賢金石而不朽。莊云乎哉。

揚州北湖小志序

元但通籍儀徵而已。實揚州郡城北湖人也。元家在北湖九龍岡。族姊夫焦里堂孝廉。家在黃珏橋。相隔一湖。幼同學。往來湖中者屢矣。嘉慶丙寅丁卯間。李諱家居。亦常至北湖。孝廉出北湖小志稾示余。余讀而題之。孝廉學識精博。著作等身。此書數卷。足覘史才。夫以北湖周迴百里中水地古蹟忠孝節義文學武事。悉載于是。是地出靈秀。特藉孝廉之筆。以傳斯地之事。倘使各郡縣數十里中。皆有一人載筆以志其事。則郡縣之志。不勞而成矣。庚寅其鋟梓于板。以貽鄉人觀覽。以待長官采摘焉。

淮安大河阮氏世系記

予族自明季由淮遷揚。皆始祖諱巖所產也。歲壬申。予奉命總督淮揚。駐淮安府。從阮唐山少司寇(葵生)家、取其山陽族譜致之。因記其略曰。始祖諱武德。字再一。世爲江西臨江府淸江縣人。居十九都時。爲棠兒村。阮家元末以武功顯。明鼎定。從豪傑習江南。遂隸籍揚衞。旣改大河衞。葬在今淮河南岸三里墅之南。洪武十六年。武德產敬。敬妻孫氏產寓。正統十三年。寓妻馬氏產連。成化十一年。連妻胡氏產瑤。瑤號月窗老人。始讀書爲諸生。正德元年。瑤妻陳氏產淳。淳多隱德。練鄉兵備倭。以所儲粟餉軍。妻袁氏。姜方氏。嘉靖十二年。淳生嘉林。嘉林字仲立。號鳳居。嘉靖辛酉舉人。隆慶戊辰會試副榜第二。官湖廣從陽縣知縣。舉天下第一。請宜。行取御史。年七十二。葬七里墅之原。嘉林妻裴氏產世勛。爲淮安族所自出。嘉靖三十五年。裴氏產世美。爲次子。世美妻盧氏生子三。大福、泰福、全福。萬歷天啓間。衞役繁興。民不堪命。衞

所之中官論樑牛吏同冠虎。遂攜家南徙。脫衛籍。此山陽族譜之大略也。余家揚州。舊譜諱巖公。於明萬歷中由淮安遷揚州。似相合矣。惟是諱字不合。恐爲傷心。安敢於世系所從來傳會臆斷之耶。然淮安大河阮氏之世系。實不可不知。故書此闕疑以示後人。

再淮阮氏。皆裴孺人出。淮譜舊記云。裴孺人贛榆縣人。光祿卿裴公天祐之女。隆慶初元。鳳居公偕計入都。至山東某縣。負襆被宿逆旅中。少頃遇裴父衡白者。叩公名氏。色甚駭。略詢家世姻族。急索刺舉藝觀之。遂奔去。公亦不措意。比夜。則市中人語喧騰。車馬馳驟。聲聒耳不能眠。第聞曰。新巡方至矣。厥明。公將戒途。有騎而至者。持刺邀公去。方詫何由。已挾之而騁。及堂皇。則晦昔所遇者盛服供立以俟。延就賓館。極燕衎之盛。居數日。郡邑有司。類頗將命而至。議館甥焉。蓋裴公以繡衣巡按山東。偶宿神廟中。夢觀天榜。其第一人爲阮某。裴時有愛女及笄。擇壻無當意者。得是夢。輒心動。微行時潛物色之。忽於逆旅得公。以爲天作之合也。公承命。殊不自得。再三辭。不獲命。遂於行臺結褵焉。明歲職南宮。已在魁選。主者以策語觸時忌。改置副榜第一。旋注銓籍授官。非公所樂也。裴孺人歸後。舅姑安其養。益陽惠政。亦多神助。吾宗生齒不繁。至鳳居公始昌。越數十年。小宗又復衰落。今之聚族於淮、奉蘋蘩而衍實繁者。皆裴孺人所出也。嗚呼神應一夢。豈偶然哉。孺人卒於萬歷庚子年。年五十三。封孺人。

林清泉公傳

公諱廷岳。字詢四。號清泉。姓林氏。晉愍帝時。黃門侍郎穎。從元帝渡江。入閩。四十六世。顯。當明天啟、因倭變遷江南鳳陽之桐城鎮。復遷揚州府甘泉縣陳家集。自顯至公。復九世。公爲得齋公之季子。梅谿公之弟。公天性淳正忠厚。篤于孝弟。里閭戚黨。皆稱敬之。得齋公年六十有四病。公籲于天。以身代。刲臂肉秘以入藥。病遂愈。後二十年。得齋公再病。再刲之。病亟不能食藥而卒。今臂瘢纍纍然。奉母汪太夫人亦竭力。致壽九十。公以梅谿公服官。遂不求仕。以養親爲己職。梅谿公滯官。有貸。倘有未償者。公或代償之。集諸子及梅谿公諸孫。焚其書券曰。吾受伯兄教。皆代償者。今忍言乎。諸從孫皆拜泣。各出錢以率廿旨。公受之曰。使爾等心安。亦一道也。公幼篤學。治周易。著詩古文詞。精於醫。尤善治目。賴不失明者千百人。爲閩越齊魯之遊。以山水自娛。善鼓琴。善弈。習鎔鑄。性嗜茶。于屋內壁間置茶竈。泉必自淪。薪必自蒸。其各種著藥露。蒸而奉客。有玉川之風。公生平無惡念。無俗情。無不可對人之事。卒于嘉慶八年十二月四日。年八十一。太學生。敕封承德郎。子三。長蘇門公。衍聖公府辟佐府事。乃爲其掾。次稼門。禹門。孫念曾。曾孫纘祖。論曰。縣舉孝廉方正一人。嘉慶元年恩詔也。大吏以名不易稱。難其選而慎之。夫大吏之有封蔭。亦恩詔也。未聞有以祖德不立子不才而辭者。何獨于民之賢者而慎之。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賢士。若公者。或所謂孝廉方正者乎。元、梅谿公外孫也。知公深。無虛詞、無溢美也。

節孝林母傳

節孝高夢麟之女。年十九。歸揚州甘泉梅谿林公爲側室。林公、元外祖父也。以舉人選授大田縣知縣。外曾大父母年老。畏遠涉。留外大母俞夫人奉養。公莅大田。無以襄內政。乃以節孝隨。節孝綜理諸內事。能代公勞。公潔己愛民。官齋蕭然。無兼味。節孝曲體公意。儉以律身。勤以率衆。邑人翕然稱之。越三年。外曾大父病終於家。公性至孝。哀甚毀。疾遂不起。時嫡出四子皆在揚州。節孝甫生庶子名閩。慟不欲生。親屬之在閩者。以扶櫬撫孤勸。乃強食粥。及扶櫬杭海、由乍浦抵家。元外大母俞夫人亦前卒。一歲之中。遭三喪。外曾大母日在淚涕中。節孝茹哀侍奉。能得老人心。戚族嗟美以爲難。元舅氏四人。年皆長。名閩者又天折。節孝傷之。大舅氏以次子啟曾爲閩後。所以慰節孝也。諸舅氏皆館於外。復相繼卒。所遺孤皆幼。節孝偕諸嫡子婦操作。教諸孫力學。書聲與紡聲恆相和。如是者十餘年。諸孫乃乾然有成立者。嘉慶七年。族黨共列其行。請於朝。得旌表節孝。建坊于門。嘉慶十九年卒。年七十有七。元母林太夫人。感庶母之孝節也。事之甚恭。且禮法性情若母而合。元幼隨先妣往外家。嬰病。節孝助先妣撫元者備至。故知其行爲傳焉。

李晴山喬書西二先生合傳

李先生諱道南。字敦山。號晴山。先世由丹徒遷江都。富于貲。父敬修。光祿寺典簿。和而介。疏於持籌。好施與。家遂貧。母阜卒。無子。先生與兄雷、皆側室胡氏出。先生既孤。胡太孺人以女紅撫之讀。或勸理舊業。太孺人曰。吾將以貧勵子學。不願使從富家子遊。先生既補儒學生員。以學行高于時。所居草屋數間。冬衣葛。行者夜分猶聞讀書聲。學使者重之。有寒氣逼人之歎。學官吳銳、李安溪高弟子。嘗偕客過其廬。講學逾時。太孺人解敝衣。穴屋後廡壁。屬鄰嫗質錢市醬殽享之。語斷炊。輒貰市餅以爲食。先生屬文。必以微言發經義。恥爲華靡。常曰。文以勵行。若視爲科第之階。末矣。故試屢不中式。貧益甚。然雖餒臥。不妄受一錢。乾隆己卯省試。以第八人貢于禮部。辛卯會試。中式第二。榜初發。總裁同考官知先生名。願早見。且招致之。先生不往。旣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始謁座師。是以名益重。總裁莊方耕閣學士。以東獨招先生往論學術。相契愈深。謂先生曰。子之學問人品。予知之矣。顧甚貧。何以歸。予將命同人贐子。先生固辭。旣而車馬至先生館舍。致贐者甚衆。先生知其意。概謝之。閣學士聞而歎曰。介至此乎。先生例選知縣。不赴選。設教鄉里。生徒數百人。雖宿儒、皆執贄受業。嘗主泰州通州淮安書院講席。先生穎敏過人。而操行剛正。以古名儒自勵。對策剴切詳盡。事母孝。事兄悌。所著有四書集說十二卷。太孺人將卒。執先生手曰。還是讀書。先生以是語名其堂。太孺人鍼齋數十年。遺斷鍼盈篋。先生每撫之泣。海內通人名士。爲詠其事。先生錄爲斷鍼吟一卷。兄雷、亦善屬文。旣沒。先生輯兄文及先生文爲同懷寸草錄、四卷。乾隆五十二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六。子二。本善、元善。

喬先生諱椿齡。字書西。甘泉人。性穎悟。勤學。通諸經義。涉獵百家子史。尤深于易。揲蓍屢有驗。善屬文。以

湊魏爲法，補儒學生員，試輒高等，而未嘗食廩餼，省試亦不中式。先生性剛、直廉介，跬步必以禮，交游皆擇正士，友有過，相規無隱，一時倜儻之士，見先生皆深自斂抑，居陋室，甚貧，枕席皆壞，苟非義，雖周之不受，體羸多病，不娶妻。元幼受業于先生，乾隆癸丑，元督學山東，迎先生，冬十一月相見於曲阜，衡甚孔顏曾孟四氏子弟之文，謁至聖林廟，觀禮器，先生欣然，躊躇若滿志焉。明年春，至登州，道病，返至青州，卒于試院，年四十三。野有古木，元伐之爲先生棺，歸葬揚州。

論曰，吾年九歲，從喬先生學，年十七，從李先生學，兩先生爲吾鄉特立獨行之儒，而吾皆師之，吾所幸也。兩先生積學砥行，深自韜隱，而元竊高位厚祿，過于師，吾所愧也。嗚呼，吾幼年見許于兩先生，使先生今尚在，許吾耶，抑責吾耶，是以每念先生，深自省也。

胡西琴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胡，諱曰廷森，字衡之，號西琴。先世唐宣歙節度使常侍學之後，十五世當元時，祖大中，籍饒州，官休寧，遂遷焉。高祖學龍，遷江都，父濤齡，國學生。先生身長體腴，事父孝，年逾三十，猶引過受杖，侍母疾，害夜長跽呼天，疾爲痊。幼讀書，試未第，乃以文學佐大吏幕府之奏章，通達治體，所繕奏皆稱旨。兩江總督薩公載等交聘延致之，先生兼精刑律，年五十無子，或曰，掌刑者艱於嗣，先生曰，吾儒生欲活人，無尺寸權，正欲佐人于刑中求嗣也，故其治刑也、以仁輔義，有合于歐公求生不得之指，所全實多，卒舉丈夫子。遂杜門却聘，謝外交，與里中桼序堂、沈旣堂、諸先生爲湖山遊，杖屐吟詠，有香山之風。元、初任巡撫時，先生至杭，爲擘畫一切，元以政事切問之，悉其情，逾月兵刑漕賦事略定，先生曰，可矣，乃返揚州。嘉慶元年恩詔，縣舉孝廉方正一人，里中搢紳皆以先生應舉，具牘達之官矣，而吏胥索之，先生曰，搢紳勿與吏胥言，言則不廉不正矣，以是卒未達大府。嘉慶八年，先生卒于家，年八十有五。先生工詩，善於言情，其佳處極似放翁，著西琴詩草一卷。授職州吏目，配李安人，子德生，職州同知，側室劉安人出，冬十一月，葬揚州西門外老人橋之右。元幼時，以韻語受知于先生，先生授元以文選之學，導元從李晴山先生遊，先生于元外祖林公爲執友，公子婦林氏，元母之姪也，元入覲返，過揚州，哭先生，乃爲銘曰，

先生之行，在孝與慈，先生之學，在審與詩，先生之才，經濟匡時，弢晦恬退，世莫之知，知之深者，非元伊誰，九九宰木，岡道具宜，毋伐樂石，載此銘詞。

劉端臨先生墓表

劉先生諱台拱，字端臨，其先世由江南蘇州遷揚州寶應，六世祖永澄，萬歷辛丑進士，與高忠憲、顧端文、劉忠端、諸公講學東林，曾祖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謩，貢生，靖江縣訓導，靖江君五子，先生居長，先生幼不好戲，六歲，母朱安人殁，哀毀如成人，既而事繼母鍾安人，亦盡孝，入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席，獨處一室，亦必以正，九歲作顏子贊，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

夕禮之，出入必揖，目不旁睞，時有小朱子之目，年十五、從同里王君維師學，及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書，遂篤志程朱之學，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一，中式舉人，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卷用古注，識爲精學之士，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偶犯被放，文正惜之，終其身。是時朝廷開四庫館，海內方聞綴學之士雲集，先生所交游，自大興朱學士筠、歙程編修晉芳、外休寧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同郡任御史大椿、王給事念孫、並爲昆弟交，稽經考古，旦夕講論，先生齒最少，每發一議，諸老先生莫不折服，先生之學，自天文律呂六書九數辭章等事，靡不貫洽，諸經中于三禮尤精研之，不爲虛詞穿鑿，故能發先儒所未發，當世儒者，撰書多采其說，乾隆五十年，授丹徒縣訓導，先生勤于職，月必考課，其教以敦行立品爲先，而能以身示之，嘗謂校官不當接士子，則術業無由聞知，故諸生以時進見者，必以廉恥氣節爲教勉，暇則講習古訓，親爲講書，畿內饑，大吏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校官無事可自効于國，此我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剋，一邑咸之，生平無嗜好，唯聚書數萬卷，及金石文字而已，齋鹽淡泊，晏如也，先生愼于接物，尤廉于取，交遊如段茂堂、王懷祖、汪容甫、諸先生，尤莫逆，朱學士曰，劉君大賢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曰，予遊京師，交友中淵通靜遠，造次必儒者，端臨一人而已，汪容甫曰，吾心折劉君者，劉君欲吾養德性而無騁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日侍湯藥，晝夜不倦，及靖江君鍾安人相繼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就外寢，疏食五年之久，青浦王侍郎昶，以爲有曾閔之孝，歲時祭祀齋戒哭泣，戚戚者數日，居家教諸弟，雖嚴，然怡怡和悅，人皆欽羨之，宗族有少孤不能讀書、及困苦不能自振者，皆賙給之，先生德盛禮恭，人有所長，必誘掖之使進，若有短、則絕口不言，但勸勉之，使自媿悔，終身無疾言遽色，故其爲校官也，上官待以殊禮，至于頑夫驕子，對之無不抑然自下，體素羸，登遭大故，益衰弱，嘉慶十年五月廿二日，以疾卒，距生于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娶山陽曹氏，無子，妾夏氏，生子二，源猷、源瞻，源猷早卒，女三，長適余長子常生，二品廕生，次字溧陽史氏，殤，幼許字周邑增貢生朱聯奎子仕籙，所著文集、及論語駢枝、荀子補注、漢學拾遺、儀禮補注、經傳小記、惟稿多零落，匯輯成七卷，淮南子定本諸書，亦未卒業，先生葬於寶應某某之原，同鄉儒者，皆欲列事實請祀鄉賢祠，元與先生友最深，且爲姻家，乃紀其學行揭于阡。

浙儒許君積卿傳

許君名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明史儒林傳許孚遠之後，曾祖鎮，康熙壬辰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祖家駒，乾隆丁卯舉人，西安學教諭，父祖京，己丑進士，內閣中書，廣東布政使，母胡氏，君生有異質，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時中書君主劉文正公家，文正公見君，甚器之，青浦王公昶愛其才，作積卿字說，載春融堂集，君十歲，即不從師，經史文章，皆自習之，乾隆丙午舉于鄉，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朱文正公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鼒等，

彙之者宗彥乎。君性孝友。偶以禮部試離親左右。即泣不忍別。隨父任。先意承志。曲盡孝力。事兄事女兄。皆怡愛腆摯。雖性情和平。神理澄淡。然見者皆肅然敬之。嘗訓諸子曰。讀書人第一須使此心光明正大。澄澈如止水。無絲毫苟且私曲、不可對人處。故名所居曰鑑止水齋。君自入兵部後。兩月。即以親老引病歸。丁母憂。復丁父憂。既免喪。納纍纍然惡衣疏食。恬淡無宦情。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以讀書為事。君于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儒者所未發。是為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集多說經之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辭曰。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者焉。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為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之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于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于下學。必且虛無倘恍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皆以達政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復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允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學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哉。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學所以為大也。其周廟祧考世室考。駮能發韋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所未能明。其辭曰。唐虞廟制。書缺有間。夏五殷六。緯書未可據。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考見。五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為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于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為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為太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為太祖。孝文孝武為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並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擬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輾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具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既岐。并牽合廟祧為一。夫祧為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為別立此名。循

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皆失之矣。至乃列世室于昭穆。忘其為明堂之名。藏遷主于祧二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伸管穴。為五廟二祧考。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為文武世室考。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辯焉。其他如月行話解。辨王貢旭蔽處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稽古證今。通達政體。文雖不多。然皆獨具神識。未經人道。有補於聖賢經義者、始著於篇。異乎俗儒之連篇累牘、卑庸無裨於世者。君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妻梁氏。子六。兆奎。延棨。延澤。延敬。延凱。延毅。女子子三。延錫適元之子福。元與君丙午同舉于鄉。己未會試。元副朱文正公為君座主。又以子女為姻家。學術行誼。相契最深。故為傳焉。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公姓錢。諱楷。浙江嘉興人。生少器宇凝重。伯曾祖文端公見之曰。子其為我宗之範乎。遂字宗範。後又字裴山。先世本何氏。始祖貴四。于明初坐事戍黔。屬其子裕於錢翁。遂從其姓。四傳至薇。嘉靖朝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削職。後贈太常寺卿。事載明史。又四傳至贈光祿大夫綸光。為公高祖。子長即文端公。次粲。廩貢生。候選訓導。為公曾祖。以居父喪哀毀卒。旌表節孝。任太夫人撫八歲孤子汝鼎。以文端公蔭監生。官大州同知。為公祖。生子濟。為公考。亦以居父喪哀毀卒。是時公八歲。祖程太夫人上事姑。下育孤。貧不繼薪米。質釵珥盡。乃闢屋賃廡以居。親授公讀。大風雪夜。紡績書燈中。口相答也。三世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公幼秉母教。勤學不倦。年十二。補縣學生。乾隆四十二年。選貢入成均。充四庫館謄錄。四十五年。應召試列二等。四十八年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四庫書成。議敘知縣。不謁選。五十四年己酉。恩科禮部會試第一。殿試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習國書。明年、散館。改主事。軍機處行走。補戶部福建司。公性本明敏。銳志精勤。入直常早。散直常遲。承旨撰擬。無不曲當。軍機大臣所傳述者。以故軍機多倚重之。六十年乙卯。充會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升江南司員外郎。祖妣程太夫人卒。以承重歸。服除供職。嘉慶三年戊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得士廖宗驪等。秋命提督廣西學政。潯城鎮安二府極邊。例合赴南寧就提學試。遠者行二千餘里。士勞而費重。公奏請歲科連考。以惠貧士。得旨允行。粵士便之。五年升禮部祠祭司郎中。仍留學政任。任滿復命。仍直軍機。逾二年。調刑部安徽司郎中。截取繁缺知府。引見記名。賞四品頂戴。九年京察一等。記名以四五品京堂用。十一年補太常寺少卿。十二年升光祿寺卿。命偕侍郎吳公璥按事河南。十三年又命偕侍郎文公孚按事山西。公遇事鎮靜。而決獄尤不敢忽。不輕用刑。因或不輸實。跪之庭。連日夜危坐鞫之。卒得其情。歷數省皆然。是年閏五月。授河南布政使。陛辭。上諭以寬嚴相濟。勤慎辦事。勿效近時習尚。因詢家世。公備對陳敘母教。伏地感泣。上為動容曰。此賢母也。于是太夫人時備優諭。以勵公焉。既到官。每昧爽起。謁巡撫白事。還。接見屬吏。退坐小室治文書。紙窗布簾。無器玩之設。食惟一殽。雖一紙一薪。不取給州縣官。核各州縣虧欠銀九十餘萬兩。量為限制。令分季解

司．官民無擾衆．護河南巡撫．署河東河道總督．河南食河東鹽者三十二州縣．自嘉慶十一年．山西鹽歸地丁者復歸商運．限試三年．至限滿而河南鹽價日增．山西巡撫初公彭齡．以河東鹽價隨時低昂．請無庸定價．公奏河南民苦鹽價之增．特待三年滿限．減價食賤．今若不定價．恐奸商藉詞增長．計訟滋紛．請勅令山西撫臣按乾隆間舊價．酌定限制．違者罪之．庶於不定之中．仍示裁抑之意．十四年十二月．擢廣西巡撫．十五年二月抵任．廣西多客民．依山爲寨．誘土民爲盜．事發遁去．土民獨罹重法．公訓飭鎮莫善于保甲．乃酌行舊章．令客戶一體編列．設巡船．哨卡．嚴密偵察．委官給以資斧．易服至各要險訪緝．懸重貲爲購．于是獲逸盜甚衆．弊塞吏先操守．後才能．顧嘗謂人才難得．應勸者不少．恕而時存愛惜．造就之意．其才識未充者．隨事教誨．若師弟子然．直刻陳文恭公從政遺規．以爲僚屬法．凡所設施．必陳奏．上嘉勉焉．十二月．調湖北巡撫．十六年二月抵任．會上巡幸五臺．公請陛見．至山西．命閱士子所獻詩賦册．扈蹕還．至正定．召對十六次．賜賚甚渥．四月還武昌．有旨來京．以侍郎用．尋諭兼程來京．供職．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時南陽盜王勝子等．所過劫掠．襄陽毗連南陽．公飭地方文武豫防之．總督馬公慧裕奏請少留巡撫張公映漢至湖北．公乃交印．公在任兩月．途中奏湖北利弊四事．曰漕米之運荆州滿營兵食者．宜就近地撥定．沿江洲地．宜悉立契．毋卸報銷．以杜爭端．提督署宜移駐襄陽府．淮鹽價昂．川鹽潞鹽價皆賤．宜減淮鹽價以杜私販．奉旨命湖廣總督等議奏．行至孝感．奉旨署河南巡撫．並諭嚴捕王勝子等．王勝子者．山東人．與裕州民常幅等乘饑掠人銀米．黨七十餘人．已獲五十二人．而山東亦獲王勝子解河南．公訊治據實奏．奉上諭錢楷奏恩長於南陽匪徒一案．前後具奏．情節與原報不甚相符．辦理亦覺過當等語．所見非是．錢楷著賞補工部左侍郎．仍交部察議．旋命巡撫安徽．兼提督銜．例藏花翎．離汴之日．百姓老幼遮道送．公諭以循分安業．有泣下者．八月抵安慶．時碭山李家樓河決．宿州當其衝．靈璧界宿．亦被災．泗州當下游．瀰不能洩．患尤甚．公乘小舟行巨浸中．以察水勢．攜餅餌飼災民．支席爲廬．凡二千餘所．俾民棲止．先給一月之食．前署河南巡撫時．於孟津諸縣災．飭各屬速勘明災戶數後具奏．得即發帑．茲亦如之．奉旨發銀凡四十餘萬兩．公復率僚屬捐資廉爲倡．紳士繼之．或平糶．或賑粥．司事者無尅減．冒濫諸弊．所奏正賑加賑日期．及分別被災輕重．蠲緩錢糧．皆荷允行．上復以黃河漫口應如何設法疏導．俾順流入湖爲詢．公復奏．宿州靈璧泗州境內．惟濉河爲減黃總路．然不能容全河之水．李家樓奪溜至七八分．橫流四溢．高出平地．舊河雖深．通亦無益．其入湖處未嘗不順．恐洪湖尚不能容．今漫口未築．水勢未減．各境舊河．皆在釜底．尚無從疏導．且亦窮於尋探．批答韙之．明年春．決口合．積水漸退．民得安宅．如公所云．歙縣人張良璧．採生．鑿嬰女多人．守令前鞫未明．御史入告．命公鞫之．良璧年七十餘．恃無證．陽聾瞶不服．公晝夜親訊．幾二十日．太夫人命禱於城隍神．翌日情盡吐無隱．若有使之者．蒙城人張萬倉子．以父死非罪．入京訴冤．上命公鞫之．廉得張山杜魁等爲盜．山叔父萬倉以拒

捕死．山魁等皆獲服爲盜．贓證備具．贓止袍一裘一布二疋．而裘故非實．公委山于典裘劵册內．察得其情與證．則皆平民．或嘗爲竊者．實非盜．立釋之．其平反活人多類此．安徽穎亳壽鳳等處．俗悍多訟．爲民傳邪教．習拳勇以脅衆．若無爲教龍華會順聖義和拳等．公悉禽治．每決囚．終日不樂．食爲之減．視學廣西．病瘍後．體稍勞輒作．使山西．在途背生癰．氣益耗．歷官數省．益治煩劇．心力日衰．已復得胃疾．漸以不起．嘉慶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卒于官舍．年五十三．遺疏入．上諭安徽巡撫錢楷．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多年．供職勤慎．自簡任封圻．歷吏數省．辦理地方公務．均能安靜妥協．茲因病溘逝．伊本係撫子．孀母程氏．年逾七旬．其嗣子僅止十歲．深爲可憫．著加恩照巡撫例賞給卹典．該部察例具奏．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欽此．尋復諭祭．特賜全葬銀．公稱自孤苦．力學敦行．每念殊眷．不恤勞瘁．儤直機密．雖不數語．退直讀史賦詩．不自暇逸．逮外職．益勤案牘．每吉日焚香告天．願賜豐歲．若將降咎于民者．願降咎于某身．祈晴祈雨．輒皆應．所至有秋．生平無疾言遽色．跬步不失矩矱．款曲喻人．不欲立崖岸．意或不閤．但陳己見．不輕斥人非．行不效．益自克．服官二十餘年．不親家事．家事則程太夫人自治之．曰．不使兒分心誤國事也．事程太夫人至孝．迎養官署．慕若孺子．所著有綠天書舍詩草六卷．善書．兼工篆隸．又能繪事．蓋公五世祖鶴庵公瑞徵．善畫松石．而高祖妣陳太夫人南樓老人．工寫生．兼善山水．故公書有家法．恭繪御製詩意．及五臺山圖．寫文殊師利所說經以進．皆蒙容賞．配陶夫人．側室吳氏．梁氏．皆無子．以同祖弟棫之子承志爲後．女一．德容．梁氏出．公卒後．太夫人命字元之子祐．太夫人卒于公卒後四年．元與公未第時即相友善．復以同榜成進士登堂拜母．知母教及宦跡甚詳．于公殁後．屬姻家．故爲傳焉．

揅經室二集卷三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

懿夫。唐虞之際。仲尼致歎。堯舜之道。孟氏所陳。然則際兩朝授受之盛。備元輔公孤之隆。謨明弼諧。非道不言。聖天子納所啓沃。以爲帝德。且極尊師重道之誠。徹乎始終。孚于中外者。非太傅朱文正公。曷克膺此。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元至元間。遠祖福三。居浙東。明洪武間。從三遷蕭山黃關河。遂爲黃關河朱氏。八傳至公高祖尙綱。明末宦游燕。曾祖必名。祖登俊。我朝官湖北長陽縣知縣。中書科中書。父文炳。陝西盩厔縣知縣。始遷籍于順天大興。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尙書。曾祖母白。祖母何。馮。母徐。皆一品夫人。公以雍正九年正月十二日。生于盩厔縣。有兄三。堂。垣。筠。公祖與高安朱文端公同省爲知縣。相友善。淸名亦相埒。公父受經于高安。故公十一歲卽傳高安之學。年十三。丁母艱。極哀毀瘠。服除。補附學生。年十七。科試第一。舉于鄉。與叔兄齊名。蜚都下。公卿爭延之。次年會試中式。賜梁國治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習國書。座師阿文勤公。劉文正公。鄂剛烈公。皆以學行重之。乾隆十六年散館第一。授編修。明年大考二等。授侍講。二十三年大考二等。授侍讀學士。公所撰進文冊。陳宮中。高宗純皇帝頗賞異之。特達之知。實始于此。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復命。旋奉使告祭南嶽。登祝融峯。明年

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糧驛分巡道。抵閩。兼攝福州府事。毀和合等諸淫祠。民大悅服。二十八年特旨擢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司。閩人裘自位。假平臺灣功。冒武職。獄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者。讞之。僅一撰譜者死。不坐其子孫。二十九年秋。丁父艱。戴星奔至京口。阻風哀號。祭江。風驟轉。抵京。治葬于二老莊阡。三十二年服除。補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遲誤。無擾累。楚北亂民聚衆。公鞫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得免。三十三年。調山西按察使。明年授山西布政司。秋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如隤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暫代巡撫事。奏改吉州爲散州。與鄉寧并隸平陽府。改霍州爲直隸州。以趙城靈石隸之。又奏撥歸化綏遠二城穀十萬餘石。配放兵糧。以省採買。而免紅朽。奏免土默特蒙古私墾之罪。以所墾無礙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兵盤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本色爲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卹之。且予修費。借穀種。其民稱蒙古之地。并請卹之。三十九年。按察司黃檢奏公終日讀書。于地方事無整頓。明年入覲。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十一年。命尙書房行走。侍今皇帝學。時初置文淵閣官。特授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于今皇帝潛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上力行之。及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八年冬。還朝。明年扈南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閱浙江江蘇召試卷。五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主江南鄉試。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作圭田記。冬還朝。充經筵講官。五十五年。經筵進講。時。諸皇子侍班聽講。高宗純皇帝顧今上曰。此汝師傅講之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命馳驛賑水災。乃攜僕五人。乘小舟與鄉民同渡。賑宿碭山靈壁泗五河盱眙。民以糧。借懷遠鳳台壽民以糧及種。築決隄六十餘丈。民乃安。復請展春賑。分廠親給于民。五十七年。奏鳳穎水災。恩賞糧種。免民欠高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巡撫怒其縣令周章亭人以餽餉進者。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廣東巡撫。六十年兼署兩廣總督。旋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尙書。皆留巡撫任。嘆咭唎國入貢。呈土物于總督。卻之。嘉慶元年征苗。調兩廣兵萬二千。親調遣之。夏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降旨內召。曰。將欲用爲大學士也。俄以閩浙總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浙。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緝捕之咎。疑前命。仍加恩補安徽巡撫。鳳陽等州有水災。蒙恩賑親給之。官吏無敢侵者。時楚豫多邪教流言。安徽有隱伏者。公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赴界上籌防禦。徧莅潁亳等州城鄉。聚長老教勸之。徧張告示。簡明諄切。民大感化。故數年閒安徽無以邪教倡亂者。明年授兵部尙書。調吏部尙書。皆留巡撫任。宿州靈壁水。合肥定遠巢來安全椒旱。親賑之。民無逃亡凍餒之苦。明年蒙亳復水。卹賑如之。高宗純皇帝上賓于天。今皇帝初親政。卽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聞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臆裂呼天。角崩拔地。欽惟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愜心。於昭在上。我皇上純性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此舉邁千古

而欽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爲奇，以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渙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皇上悠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行仁義事君之道，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上執公手，哭失聲，旋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是凡國家大政，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軍機大臣不相關白，公第在外城，遠且險，賜第西華門，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少保，充實錄館總裁，國史館總裁，己未會試總裁，冬調戶部尚書，時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于是安徽有加贈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擬行矣，公思之不寐，綜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可行，竟令漕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駁曰，前蘆東因錢價過賤，已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所奏應毋庸議，廣東布政司奏墾瀦海沙地賦，公駁曰，海沙漲地，坍漲靡常，是以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依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徵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必多坍諉，別有漲地，亦不肯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復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准作義監生，公駁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于名不正，于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親屬藁奏，上皆韙之，五年秋，兼署吏部尚書，公之輿夫毆傷禁門兵，免太子少保，解三庫事，復以彭文勤公墜馬西華門內，公呼其輿入門舁之違例，議降二級，仍留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曙，誤行陛甬道下，傷左跨，賜醫賜食，給釋于道，遣內監齎硃諭至第視病詢事，公隨時覆奏，三月小愈，即趨朝，夏充會典館總裁，閱殿試卷，七年秋，扈蹕灤陽，旨制，以戶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銜，公謝摺云，豈有嘉謨嘉猷，入告我后于內，勉期無欺無隱，仰惟上質于天，八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春夏皆爲留京辦事大臣，閱大考翰詹卷，九年春用乾隆九年故事，幸翰林院，先期晉公太子太傅，及幸院，賜宴聯句，御書天祿儲才扁，摹刻院堂，以墨蹟賜公第，公在翰林爲二十四科前輩，資最深，且掌院事，領袖清班，瀛洲典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制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上以是命爲遵先帝遺詔也，命詣裕陵謝，明年春，公感寒多痰嗽，步趨遲，肝火觸右目微眚，上曰，此火盛也，可以游覽散之，乃赴西山呂鄉二老莊祭墓，過戒壇潭柘諸寺，秋復祭墓，游西山，時公年七十六矣，九月，奏乞休，上曰，待八十當爲壽，旋命戶部尚書戴公衢亨齎賜詩十韻，及玉鳩杖，論天寒間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召對，每召對，則預定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乾清宮召對畢，降階，忽痰壅歸第，上遣侍衛領醫官來視疾，疾少差，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坐外軒作賀獻詩，有云，天道神難測，民心惟一中，知人可安衆，居所自持公，上將親臨公第，丁卯，復命戶部尚書戴公來，夜逾子，痰盛氣微，遽薨，是五日戊寅也，報聞，上震悼泣諭朝臣，降制曰，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器宇醇厚，

蒙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由詞垣擢補道員，游歷兩司，內用爲翰林學士，特命入直上書房，朕講貫詩文，深得其益，嗣以卿貳出任封圻，有守有爲，賢聲益懋，追擢至正卿，皇考即欲用爲大學士，朕親政後，召令還朝，在南書房供直有年，前任綸扉，深資啓沃，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庭敦睦，動循禮法，洵不愧爲端人正士，昇倚方般，本年入秋以來，因患病稍久，氣體就衰，朕優加眷念，賜杖賜輿，時加存問，朱珪感戀彌殷，時時力疾進內，朕鑒其誠悃，特行給假兩月，俾得安心調養，並遣御醫診視，冀得就痊，正擬日內親至伊邸宅視疾，茲遽聞溘逝，深爲悼惜，于初六日親臨賜奠，已派總管內務府大臣阿明阿、齎賜陀羅經被，並著先派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追維舊學，良用愴懷，著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庫銀二千五百兩，經理喪事，其任內一切降革處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己卯，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宮不待內閣擬謚，特賜謚曰文正，復降制曰，昨因大學士朱珪溘逝，業經降旨加恩，因思乾隆年間，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皇考高宗純皇帝鑒其品節，賜謚文正，易名之典，備極優隆，顧劉統勳于署總督任內，曾經獲咎褫職，復蒙皇考施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外而數歷督撫，內而洊直綸扉，身躋崇要，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端恭正直，歷久不渝，猶憶伊官翰林時，皇考簡爲朕師傅，時朕于經書已背竟業，而史鑑事蹟，均資講貫，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弗道，即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啓沃良多，揆諸謚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毋庸內閣擬請，著即賜謚文正，本日朕親臨奠醊，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睠念道風，愴懷未已，著于本月初九日，由內務府辦飯一桌，派二阿哥前往代朕賜奠，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懷舊學、哀榮備至之至意，復撰抒痛詩十二韻，命南書房翰林黃公鉞，于殯前焚之，壬辰，命禮部尚書承恩恭侯阿拉諭祭，公第距內西華門僅半里許，御蹕時出入，禮不久殯，乃以甲午啓殯，庚子葬于二老莊呂鄉祖阡，陳夫人祔焉，明年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巳日上謁西陵，蹕路距公墓數里，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命工部侍郎英公和詣墓賜奠，高宗純皇帝實錄成，以公總修八年，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滿以京卿用，韙哉上之重賢傳，任名臣，納哲輔之益，隆飾終之典，至矣，非公之清介忠正，師表人倫，上致君，下澤民，曷克膺乎此哉，公豐厚端凝，中和醇粹，爲仁若渴，抗義不撓，坦白公誠，絕無城府，于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氣節，宋儒之性道實踐，盍兼而有之，取士務以經策校四書文，誠心銳力，以求樸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海內士心向往悅服，佳士之文，未嘗被落者，讀而泣之，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稱悼之，通人寒士，必揚其名于朝，奏晉一个臣之心，公斷斷有之，公領試事，不受外僚贈遺，不留贄生銀，布政數省，平餘銀鉅萬，悉不取，撫安徽，裁蕪湖關陋規，閩省洋商陋規，事發，欽使蒞治，獨公實不受一錢，公官于外，厓岸廉峻，中朝大官，絕無所援，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事，數十年清操亮節，人皆仰之，公以孝弟爲仁之本，事父愛敬，本于天性，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慟母氏早歿，事庶母謝幾如母，語子孫曰，古人祭必有

尸仿之以巾吾盆非過禮也既祖母卒撫公有恩貤贈一品夫人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別則夢見聚則聯牀兄之喪哭之路血幾致毀事寡嫂益敬撫諸兄子如己子三徙故交賑不周卹教子孫讀書敦行肯誠篤有公之風公嘗曰吾三十九歲夜坐忽腹間自覺由脊上貫于頂廿夜自覺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實因自致非關學力乃知朱子注參同契本非虛語公年四十餘卽獨居迄無一妾御製抒悃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知之深也公爲文筆典博沈雄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詩册文賦高宗純皇帝必親覽之以爲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陳坐隅或命諸皇子皇孫寫爲副帙製詩或寄示命和公官撫督時上在書房嘗頒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徵進上亦嘗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爲二册上册題曰蒹葭遠目下册題曰山海遙思以示公公跋曰臣之蕪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欺耳於大學義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間反覆敷宣不以爲迂闊而遠于事情也公文集□□卷知足齋詩集三十餘卷元請刻公詩公命元選爲二十四卷上命以刻本進賜題七言律詩四首于卷首公被先帝特賜蟒袍筆墨荷包等物今上賜大珠綠緯韓黑狐毳袍先帝御用四團龍卦四開襖袍等物其餘恩賚多不具書公配陳夫人宛平人思南府知府邦勳女乾隆十四年來歸有婦德四十年八月以疾卒贈一品夫人生二子錫經己亥舉人一品蔭生官刑部員外郎遷戶部郎中次錫緯附學生先公卒女子子一適通州馮秉驥秉驥官張掖縣知縣孫涂庚申欽賜舉人錫緯生女孫一適萍鄉劉元恩吏部侍郎劉公鳳誥子也錫經生曾孫三甘霖香霖貞霖元不才爲公門生受知二十餘年矣會持父服居鄉公之子書來命爲碑文不敢辭秋冤藥服當執心喪敬按年譜及平日所知者泣爲敍銘曰

星精嶽神啟爲帝傅學正文明道深性固先帝任公決于一顧授鉞卜颺久隆知遇公遇盛時佐祁輔嬀君爲堯舜臣爲皋夔經邦之道坐而論之非帝宣綸世祕末知帝曰調元資于師相舊學交修天工寅亮溫樹之問青蒲之上蒼生被澤黃扉孚望公之保民駿政優優公之儲材其心休休德如霖雨淸比江流庭不旋馬路無嚚牛公有恆言敢舉二事曰不嗜殺曰不言利公之講史長編資治公之執經十章衍羨蟠然三公過榮軼光乃不慭遺而覲先皇帝澂和軾[illegible]侁阡閧勅碑豎祺西山蒼蒼

常生謹案文正公子屬家大人撰碑文刻石以待家大人以未大祥不爲館閣之文遲省馭十日公子進不及待屬吳學士熊代家大人爲文刊石及此文到京而碑已刊矣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

公姓王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以居蘭泉書屋學者稱蘭泉先生先世居浙江蘭谿縣高祖懋忠遷江南青浦縣名在幾社曾祖之輔祖興父士毅皆以公官累贈至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母錢太夫人以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體貌修偉弱冠爲名諸生侍父疾居喪盡禮服除家益貧作窮賦以見志乾隆癸酉舉于鄉甲戌成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南巡召試一等第一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直軍機房洊陞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能職時緬甸未

靖阿文成公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貴請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駐戛江中緬酋乞降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緬甸貢表久未至復從阿公如騰越三十六年溫公福代阿公移師四川辦金川事奉旨授吏部主事從溫公西路軍進討溫公屬公作檄斥僧克桑罪遂克斑爛山進攻日耳寨阿公奉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美卡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克桑遁澤旺降進討大金川阿公奏公無兄弟母年七十餘明大義勖以殫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旨陞員外郎三十八年至當噶山山脊絕險官兵營壘與賊錯處且雨雪甚夏溫公兵潰木果木阿公亦退兵至翁古爾壟時聲報絡繹詔旨盈至公力疾叱馬騷匪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文書于礮火矢石之中無誤無擾多大兵復進據美美卡攻大板昭小金川平補員外郎擢郎中復從討大金川克勒烏圍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錢急索諾木等率衆投罪公草露布告捷于是兩金川地悉平公在軍中前後九年每有所攻克輒議敍凡加軍功十三級紀錄八次凱旋之日以戎服行禮賜宴紫光閣賞賚優渥奉旨下部以在軍營著有勞績陞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四年乞歸改葬光祿公暨嫡母陸太夫人依遣葬禮服緦秋赴京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四十五年授江西按察使檄府縣力行保甲禁族祠訟門之習坐臬署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秋丁母憂哀毀盡禮服除補直隸按察使調陝西按察使奏命盜逃犯宜于定案時速通緝議行之逆回田五倡亂奉命備兵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職巡城羅強壯籍守具民以無恐京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公飛書草檄立辦之暨平班師迄無一誤河南亂民秦國棟等戕官奉旨督緝獲之五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雲南銅政繁公盡發故籍著銅政全書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乞歸修墓冬還京以病乞休上鑒其老允之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其堂曰春融堂嘉慶元年以授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梓宮蒙召見敕建言公密封以進不留草夏歸青浦分貽滇銅鬻田宅以入官居于廟廡朋舊贈遺盡以刻書五年年七十有七重游泮宮十一年年八十有三五月病劇六月初六日病甚口授謝恩表自定喪禮屬元撰神道碑文初七日雞初鳴公曰時至矣遂卒子肇和以嘉慶十二年春葬公于崑山縣雪葭涇年字圩卽公所自營生壙也公妻鄒夫人祔焉側室許陸黃三孺人亦從葬焉公之屢蹕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皆分遣致祭己卯庚辰壬午順天鄉試辛巳癸未會試五爲同考官壬子主順天鄉試皆以經術取士士之出門下爲小門生及從游受業者二千餘人又嘗主婁東敷文兩書院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大清一統志續三通等書奉敕與纂修事又奉敕刪定三藏聖教經咒編譯佛典深于釋理者不及也前後奉使鞫奏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偷減隄工等七案公正研求分別虛實高郵州案巡撫府州並擬罪隄工案以知府草率担飾劾落其職公之爲學也無所不通早年以詩列吳中七子名傳海外初學六朝初唐後宗

杜韓蘇陸.侍講歐陽貴禹.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追韓蘇.碑版之文.照于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讌.提倡風雅.後進才學之士.執經請業.舟車錯互.屨滿戶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衆.公治經與惠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則尊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居疑不爲詩文.不就徵聘.生平重稍紀.尚名節.篤衆之誠.本于天性.在軍營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近之.爲司寇時.與阿文成公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公所著書.春融堂詩文兩集.宏博獨雅.有關于經史文獻、金石考稿、青浦詩傳、湖海詩傳、琴畫樓詞、續詞綜等書.皆刊成.餘若天下書院志、征緬紀聞、蜀車雜志、朝閣錄等書四十餘種.尚待次第校刊之.元居憂.受公道言撰碑銘.不敢辭.既除服.乃爲銘曰.

恂于儒者.不達政事.習尉律者.迷誤文字.惟公兼之.經術爲治.在弱于文.無能卸戎.折衝千里.于經鮮通.惟公兼之.乃多戰功.脊漢學者.或昧言性.悟性道者.妄斥許鄭.公兼通之.履蹈賢聖.皇熊疏義.拙于文詞.陸沈藻繪.樸學不知.華實竝茂.公亦兼之.公爲君子.箴匪不比.沖澹其神.靖共其位.敭歷中外.進退禮義.公爲名臣.帝嘉厥功.金川嚮順.紫閣彤弓.獄平政飭.本孝于忠.貽彼中江.秀鍾峯泖.海內清望.髦聞大老.雖不豔道.亦耽詩考.佳城鬱鬱.葭溝之中.杳歸夜臺.颯起秋風.勒銘無愧.碑樹桓豐.

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

公姓謝.諱墉.字昆城.號金圃.又號東墅.先世會稽郡人.系出晉太傅廬陵郡公後.遂相承一遷嘉善縣之楓涇鎮.曾祖諱元一.祖諱春芳.父諱永烴.皆以孝友文學傳其家.竝因公貴.累贈封爲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公少穎異.舉止端雅如成人.讀書不忘.究心實學.經史百家.靡不綜覽.乾隆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十六年南巡召試第一.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七年.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辦翰林院事.課翰林院文.與繙書房措詞竝誤.落職.廿四年.獻平定回部鐃歌.復原官.在尚書房行走.充起居注日講官.丙子庚辰順天鄉試.癸未會試.皆同考官.乙酉福建鄉試正考官.旋陞授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父憂去官.起復.拜前官.授工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卅九年提督江蘇學政.上東巡狩時.兩金川蕩平.御製告成太學碑文.特賜先睹.于是譔平定金川說.得旨.嘉獎.四十三年春.調禮部左侍郎.會試知貢舉.吏不敢欺.士皆稱便.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復充知貢舉.調吏部右侍郎.國史館副總裁.冬吏部有捐復事.公議與大學士阿公不同.上從公議.四十六年.充會試正總裁.殿試讀卷.上擬錢棨爲一甲第一.錢公鄉會兩元.皆出公門.至是成三元.稱盛事.四十七年.轉吏部左侍郎.四十八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即授江蘇學政.五十一年.旋京.召問時政.公疏言洪澤湖形勢日淺.昔如釜.今如盤.偏災賑恤.請改本色爲折色.銀由藩司印封給發.以防吏弊.上諭以折色不能應饑民之急.可務命公親往履勘.勘知前奏誤.請議處.奉旨寬免.先是大學士阿公以公被江南傳聞考

試不公.對語嘲誚.入告.至是召對訓飭.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十四年.京察.以前事革職留任.尚書房各官曠課.上以公在內廷久.尤切責.降補翰林院編修.冬復命在尚書房行走.和詩賜福字.恩遇如前.公病濕.上遣太醫院堂官臨治.六十年.得旨以原品休致.時公疾日篤.今皇帝與皇子皇孫遣中使存問.公尚敬詢起居.伏牀叩首稱謝.四月卒.距生于康熙五十八年九月.春秋七十有七.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孝弟.居親喪.哀毀骨立.及通顯.每遇晉階.輒以悲繼喜.逢諱日.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公事貴以禮.待下不驕.大學士傅文忠公以禮聘授館.額駙尚書忠勇公.福文襄王.皆沖齡請業.公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試者再.督學者再.論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經義策問.尤急甄拔.丁酉拔貢科.所選皆孤寒.尤寘江都汪中容甫.汪強記博聞.才氣橫發.貧困未知名于時.公語人曰.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予于容甫北面矣.其不惜自貶以成人名如此.公再督學.元始應童子試.公獎勵極力.居公幕者數年.高郵李進士惇.嘉定錢進士唐.山陽汪侍講廷珍.儀徵江侍御德量.通州胡孝廉長齡.陽湖孫觀察星衍.甘泉焦明經循.金匱徐孝廉嵩等.識拔不可勝數.是以江淮南北.懷經握槧者.靡不服公之學.願得若公其人者.再涖爲學.公所著安雅堂文集十二卷.以經史小學爲本.邃心好沈博絕麗之文.而擇言必雅.國家有大慶大功.雍容揄揚.擬諸雅頌.安雅堂詩集十卷.格律凝重.直溯盛唐.東墅少作及存稿四書義二卷.典麗獨絕.尤深文律.六書正說四卷.發明三代造字本義.詮證秦漢諸儒之說.刊正二徐鄭樵戴侗楊桓周伯琦等謬誤.尤好鐘鼎古文.獨追象形象事象意之本.謂許慎篆文.乃沿秦石刻結體.校以商周彝器.岐陽石鼓.則形事意三者.皆所不及.指微抉奧.合八解爲形聲轉注假借三事.亦博探倉雅.出入經訓.故公之爲小學也.依據許氏而更溯其本.又嘗校正荀子楊倞注、逸周書孔晁注、合之盧學士文弨所校.鋟板貽學者.公初娶錢夫人.贈一品夫人.繼娶金夫人.封一品夫人.子五.恭崧、庚寅舉人.蚤卒.恭銘、庚子舉人.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候選八品京官.揚鎮、欽賜舉人.應鏘、捐職州同知.卒.陞鍾、太學生.女二.孫八.江.宇.澄、澣、河、漢、濟、泗、伏.保.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子恭銘等.葬公于嘉善縣四中區藏字圩.夫人祔焉.時元督學浙江.敬勒銘曰.

吳越之間.靈秀所鍾.仁惠之後.必大厥宗.懷誠純篤.實生我公.我公孝弟.稟于幼沖.推以事君.遂克竭忠.帝曰汝才.旣博且鴻.用汝于文.黼黻邦隆.臣殫厥學.屢拜禁中.五花書鳳.九章繪龍.其文彬彬.其光熊熊.乘鐸按徵.物無遁容.氣伸落異.淚感孤窮.士敦經術.皆公之功.惟帝育賢.千石代豐.惟帝教臣.協恭和衷.惟帝愛臣.恩周始終.臣形雖阻.精誠尚充.詩書雖誦.子孫其逢.林泉岡道.佳城穹隆.雲飛荷表.日冷高松.銘書漆觚.題淚其封.敬勒貞石.納諸幽宮.

刑部侍郎唐山阮公傳

阮公諱葵生.字寶誠.號唐山.淮安山陽人.先世自明初由清江以武功隸大河衛.七世祖嘉林.宰益陽.舉

循吏第一。擢監察御史。曾祖晉。縣學生。與同邑閻百詩應鴻詞徵。祖應韶。監生。父學浩。翰林檢討。兩世皆以公貽通政司參議。公生之夕。父夢客以寶石贈。故小字寶石。六歲就外傅。不好弄。七歲孝經周易諸經已成誦。隨父入京師。與弟芝生齊名。有淮南二阮之目。乾隆壬申舉於鄉。偕弟就學於天台齊宗伯息園。辛巳會試。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充方略通鑑輯覽兩館纂修官。軍機司員處行走。緬甸不靖。軍書旁午。公入直甚勤。秋扈蹕木蘭。會京師割辮案起。蔓延各省。公虛心推鞫。且一具奏。大端以爲本無其事。妖言由是漸息。三十六年。補刑部主事。時總理刑部者。爲諸城劉文正公。久於樞廷。諗公才。告同列曰。阮某選西曹。總讞非有人矣。明年兼雲南司總辦秋審。三十九年鞫山東亂民王倫。脅從至部者。無枉縱。升員外郎。四十一年。升郎中。時有弟殺兄牛而兄故殺弟者。議者以爲弟是罪人。兄爲尊長。公判曰。弟殺兄牛。本非盜賊。兄乃弟類。實喪天良。竟抵罪。浙江捕盜船事。有以內洋改外洋者。大吏均擬絞。公判曰。法嚴首惡。律重誅心。千總據實報聞。其情輕。都司代改招詳。其情重。擬絞不可。且非楫與同罪律義。千總改擬流。又有兄被殺而父受賂私和。弟首其事。證父以賄擬徒。公判曰。爲兄洩憤。手足之誼雖至。陷父充徒。恩義所傷實重。使依前擬。不特父不能無憾於子。子亦何能一息自安。應改子首如父自首例。令其弟代父充徒。則無媿兄弟之義。亦不賊父子之恩矣。會有議復讎例宜刪除者。軍機大臣集議。公撰議稿曰。查律載父母祖父母爲人所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少遲即以擅殺論。細繹律意。登時殺死勿論者。蓋子孫當場目擊忿憤。不惟不暇告官。並不及慮已擅殺。故得勿論。至少遲則仍是登場目擊忿憤。故予以杖六十。皆原其倉卒不告擅殺之罪也。若既逾時到官。有司不爲昭雪。或勢豪稽誅。兇手詭脫。子孫含憤操戈。乘隙刺殺。則所仇者實爲應抵之人。其所復者亦有應得之罪。但國家明罰敕法。冤無不伸。律文雖載。引此者稀。縱有一二藉口報仇者。然國法已彰。私仇即泯。假如其父之冤既伸。其子即無仇可復。所殺非應抵之人。則於法無可寬之律。擬以謀殺。定入情實。原爲罪所應得。至於律文相沿已久。自當仍舊。以佚法外之仁。庶幾情與律兩得其平矣。卒如其議。公之理刑允正類若此。四十五年京察一等。改監察御史。部臣以刑名諳習。請留部。會有疾。請假南歸。四十七年冬。入都。先是部臣奏公名。上曰。秋審近。當促之來。及至。補監察御史。十二月。特旨以四五品京堂用。擢通政司參議。五十年。審釋監禁待質之犯。特命專其成。四月。超擢刑部右侍郎。九月。辦秋審平允。復邀褒獎。五十二年。扈從熱河。覆校文津閣四庫全書。命和詩三十餘首。時臺灣逆首林爽文執至部。公侍廷鞫。晝夜無少閒。而校書和詩如常。五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三。先是公父修淮安學廟畢。設瀧埼齊。諸生日聚一鐙。爲修廟資。至公時。歲有餘。公爲置田名一鐙莊。立規條二十。以期久遠。在京師建淮安西館於横街。居鄉修勺湖草堂。汎舟湖上。歌誦先芬。總漕楊清恪公。改置麗正書院於城東。屬公董其事。院成。出藏書數百種。畀諸生讀。公性孝友。篤於宗族。尤好獎掖後進。與錢辛楣程魚門諸君交。京邸設消寒吟秋兩

會。爲詩酒社。平居廉介清潔。門無雜賓。退直後青鞵布韈。如諸生時。暇則讀書自娛。古文章疏。於宣公溫公韓范諸公外。尤愛范忠宣胡文恭。詩賦出入漢魏六朝。而以流麗爲主。晚乃訂其詩文爲七錄齋集二十四卷。茶餘客話三十卷。阮氏生訓族譜若干卷。子鍾琦、鍾瑗。孫以立、以言。

論曰。公治刑。以明察平允。見稱於時。然其神智所開。乃自唐宋諸賢奏議而來。故能持大體。不爲苛細。公卿之異於刀筆吏者在此。

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

孫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明功臣燕山侯興祖、諡忠愍、禮部尚書慎行、諡文介之後。曾祖謀。康熙辛未進士。禮部郎中。祖枝生。父勳。乾隆丙子科舉人。官山西河曲縣知縣。君河曲長子也。君生時。大母許大夫人。夢星墜於懷。舉以授母金夫人。比旦而君生。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君全誦之。及長。補學生員。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景仁。文學相齊。袁君枚品其詩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讀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君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必通其義。錢少詹事大昕。主鍾山書院。與君講學。又極相重。會陝西巡撫畢公沅。以母憂居吳門。起復。聞君名。遂同入關。西安幕府初開。好賢禮士。一時才人名宿踵至。君聲最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皆屬君手定。乾隆丙午科。大興朱文正公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公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實未就試。丁未以一甲第二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己酉散館。君試瀰志賦。用史記匔匔如畏。和相國珅。疑爲別字。置二等。引見。奉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國知君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曰。吾寧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前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相即得之。君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求人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君所居掃室焚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朴齊家入貢。在書肆見君所校古書。特謁君。爲君書問字堂扁。賦詩以贈。乾隆五十六年。轉員外。次年春。扈蹕五臺。越年扈蹕天津。會大風。御舟阻。上改肩輿。至行宮。君約同僚步行卅里赴宮門辦事。上特賜緞。五十九年陞廣東司郎中。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逃。質、詰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減等罪。應流。君以爲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贓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實證。如甲言實告以逃匿、奈何。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因者、在緊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間擬縱因。非正名之義。謝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于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

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絕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謂嫁母出母．俱當與母同．議減鬬殺罪．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殺傷人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所誣也．甲慚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訴控部．弟實爲縣役逼斃．請檢尸傷．當道某屬託君．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五十九年京察一等．次年五月奉旨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書傳所傳．即在曹南．其山西榮河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傳譌之迹．因偏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榮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宋爲典要．宜改正．申大府．後君再官東省．曹縣令卒爲修整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七月．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君偕按察使康公基田築塞之．君鳩工集夫．五日夜從上游築堤遏狂之．溜歸中泓．不果橫決．康公語君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以決口能即堵閉者．惟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國家數百萬帑金矣．時巡撫王德公調任浙江．上以山東新任按察使張長庚在軍營．不能來東．命新撫伊江阿會同藩撫舉道員中能勝臬事者以聞．兩撫以君名入奏．奉旨署按察司事．君下車日．以整肅吏治爲己任．親問囚．定愛書．矜恤庶獄．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墜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臥不知．鞫獄．甲以斬監斟酒．有爭鬬形．擬鬬殺罪．君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之飲．名辭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婦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鞫婦以某日歸寧．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冤婦於獄．因有共毆人至死過堂呼冤者．自言本縛夫．見所過有衆共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始拘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君詰以衆中有相識者否．答以有翳氏某．爲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因姦殺人．縣令同謀、總其翳捌認罪．始以鬬殺傷輕緩其死．上司駁詰．改擬傷重入實．因知死．乃不承．君告縣官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爲子教正陰禍也．有詬詈婦女致死獄．君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鞫得婦自與夫毆詈自經狀．出生罪．凡權臬七越月．平反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亦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皆不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又以先儒伏生承秦焚學之後．壁藏尚書．唐虞三代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司農康成箋注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博士．後大吏奏請．鄭被駁而伏准行．其議實自君發也．濰縣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日賄通私門．屬託大府．君訪捕鞫之．械和門來者於衢．巡撫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君回本任．上俞之．君同兗沂曹濟道任時．各屬感君廉正．卻陋規．相率斂費贈君．君不納．五月赴工．秋汛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大府加之嚴議．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君外補時．有勸加級以防降調者．君曰．吾安命．故事道員嚴議無特旨予留者．蓋異數云．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東、近署登萊道各

治二十里．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君察弊嚴．不煩撻．不染指．畢工較上下段引河共省三十餘萬兩．官民比他處得蘇息．凡河工堵築決口．須于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塞．而巡撫欲放引河．康河帥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勢填淤．于是又抽溝．而曹工遂不能合矣．四年二月．大府奏稱君熟習刑名．操守廉潔．辦理地方事務皆裕如．惟河務非其所長．請以君留補地方道．奉旨允准．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君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尚未合．河道總督巡撫亟奏合龍．移君任．猶又奏稱合而復開．開則分賠兩次塌工銀九萬兩．當半屬後任．而司事者并以歸君．君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既兼河務．不能不爲人受過也．六月．君丁母金夫人艱．歸里．僑居金陵祠屋．六年四月．元撫浙．建詁經精舍於西湖之濱．選督學時所知文行兼長之士讀書其中．與君及王少司寇昶迭主講．命題課業．問以經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里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諸生執經問字者盈門．未及十年．而舍中士登巍科入館閣．及遴選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君澹於宦情．又以大母老．是以服闋後遊吳越間數年．終以追河工賠項急．不得已再出．九年至都．吏部奏請．奉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委署登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十一年．許太夫人卒．君哀慟過禮．乞假三月．委知州代行公事．山東衛河經臨清閘口．夏秋水漲．高於閘內之汶水．即附閘謂之閘口．糧艘阻滯．君知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黃河．即鉤盤鬲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洩衛水異漲．德州衛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口爲一月．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米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每石支銀一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官兵日苦累．道倉支剩餘米．歷年運交通倉者．官丁運費共需米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獨恤滿兵．又省運費．皆准行．十二年六月．署布政司印．值部使廣少司寇興在省．按章供張煩擾．君慎守帑項．不肯妄支．事竣北行．君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豫東兩省以支庫獲罪者衆．君不與焉．十三年．君督運北上．隨漕入覲．請訓．上知君甲第．及詢在部在東年月．畢．面陳乞假三月．省迎老父于江南．上允行．秋至江寧．與族人置田爲孫子祠．胄孫子及齊將臏墓．又擇祠西故佛庵廢屋故址．爲許太夫人建旌節專祠．十月始回任．自鄒城取道費縣．訪季桓子得羵羊井銘於縣署．又屬縣令訪費點南城非處．及澹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君官兗沂道暨權按察時．嘗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知今所傳在歷城者．爲後世之誤．命檄縣令訪求遺墓．迨嘉慶八年再至東省．以察賑按行范縣之墓所在．會河溢不能詣謁．及官糧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衣泥塗狀．自稱閔子．覺而異之．因出貲屬縣令訪視廢墓．申禁採樵．華亭唐晟宰是縣．以修祠堂門垣栽種柏樹申報．乞君爲文紀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乞君考其事以存志乘．十六年七月．君引疾歸．十九年應揚州阿鹽使聘．校刊全唐文．二十一年．主講鍾山書院．先是君父陽曲以君貴．封中憲大夫．又加封通奉大夫．君早年文辭華贍．乃沈

潛經術，博極羣書，勤於著述，性喜獎借後進，所至之地，士爭附之。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搨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委。其所爲文，在漢魏六朝之間，不欲似唐宋八家，海內翕然稱之。君嘗病古文尚書爲東晉梅賾所亂，官刑曹時，卽撰集古文尚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歸田後又爲尚書今古文注疏卅卷，蓋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精專如此。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若干卷，史記天官書攷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稿五卷，岱南閣文稿五卷，五松園文稿一卷，平津館文稿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其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尚書攷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校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三十卷，其餘篇簡小者，不可勝數。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卒於江寧，距生於乾隆十八年九月初二，得年六十有六。君妻王夫人，名采薇，工詩善書，早卒，君訂其詩爲長離閣集。君初以弟星衡子鑑爲子，後君側室金氏又生子廞，俱幼。元與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門，學問相長，交最密，知君性誠正，無僞言僞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不刻，和而介，歷以諤諤者不獲乎大府，于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惜之。元爰爲傳，且贊曰，

君爲儒者，亦爲文人，以廉爲孝，以直爲仁，執法在平，布治以循，訓學之海，得經之神，人亡書在，千載常新。

循吏汪輝祖傳

君姓汪，名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浙江蕭山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娶方氏，無子，側室徐生君，方卒，繼娶王，君生十一年而孤，王與徐撫且教，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年十七，補縣學生員，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人爲治，疑難紛沓，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平情靜慮，伴境揣形，多所全活，以其暇讀書。年三十九，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謁選，得湖南永州府寧遠縣知縣。縣雜猺俗，積逋而多訟，其前令被訐去，攝者政姑息，黠者益伺間爲挾持地，流丐強橫劫淘，君下車，卽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用書告民，剴切誠至，民讀之慚且感，相戒無負好官，不逾月而輸賦足額。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發蘊，不爽輕重，及其援據比傅，推義所到，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辭，不可殫述，人稍稍頌神明，而君益欲然，聽辭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允矣，遇罪人當予杖，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逭，然若受父母膚體，奈何行不肖戮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保全去，卒改行爲善，延見紳耆，問民疾苦，四鄉廣狹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記之，然後教民多種殖，知禮讓，惜廉恥，誡昏禮之費，而民知儉，禁喪禮之酒，而民知哀，跳儺之俗，翕然丕變，歲以大稔，復行鄉飲酒賓興禮，祭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大播，他邑有訟，問移君鞫之，則喜，寧遠當食淮鹽，而鄰境多食粤鹽，淮鹽直數倍于粤，民多食粤私，大府

遣營弁微服偵捕，人情惶駭，君爲帖白上官，請改淮引爲粤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諭民，容鹽不及十斤者，聽，偵弁訴君故縱私販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綏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鎮洋畢公沅，大嘉賞，立弛寄鹽之禁，時韙其議，稱寧知縣云，官寧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自劾免，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詭疾有所避，竟坐是奪職，歸，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告險，塘關數邑田利，巡撫覺羅公長麟，吉慶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辭，躬事任工，初定費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之，而省錢六千三百餘緡，工用堅實，君一渡江謝巡撫，歸而閉戶積書數萬卷，不問外事，暇輒手自讎校，以課子孫，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君辭，君少尚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撓，而從善如轉圜，皆自謂生平得力在喫緊爲人四字，故其自治汲汲孳孳，不予以暇，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孤苦，撫己成立，撰父母行狀，乞天下能文章者，以歿身爲期，凡傳誌銘誄賦詩數千百篇，彙爲雙節堂贈言集，多至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終身於守身之義，凜凜自防，罔敢隕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君憮然曰，爲淑女遷慘而稱其不淫，可乎，爲文質而有法，詩寄興深遠，尤邃於史，留意名姓之學，諸書貫通大義，凡所論述，期皆有濟於用，所交多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所著書有元史本證五十卷，讀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稿二卷，紀年草一卷，獨吟草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中雜詠四卷，歸廬晚稿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訓六卷，過眼錄二卷，詒穀燕談三卷，其尤著者，有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嘉慶十二年年七十有八卒，子五人，長繼芳，丙午舉人，第四子繼培，乙丑進士，吏部主事，

論曰，天下雖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盡得孝廉者治之，則永治矣，余讀學治臆說、佐治藥言，未嘗不掩卷太息，願有司之治若汪君也，余撫浙，嘗行其書于有司，權撫河南，復刊布之，士人初領州縣，持此以爲治，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故學與仕合，濟于實用，其道易知，其迹易由，其事盡人能之，而其業亦終身莫能竟，君循吏也，然孝子也，廉士也，嗚呼，良吏之所以必舉于孝廉者，觀于汪君，其效不益可覩哉。

蔣士銓傳 子知廉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王昶蔣君墓志）其先爲錢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鉛山，始姓蔣，（翁方綱蔣君墓志）父堅有奇節，（袁枚蔣君墓志）士銓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王昶蔣君墓志）斷竹篾爲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十一，父縛之馬背遊太行，（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讀鳳臺王氏藏書，（王昶蔣君墓志）冠而歸，（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補縣學生，學政以孤鳳皇稱之，（王昶蔣君墓志）士銓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

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假養母。歷主講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志。士銓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裘文達薦士銓與彭文勤江右兩名士。以故上屢問士銓。賜文勤詩。并及士銓名。士銓感上恩。（袁枚蔣君墓志。）母沒。服終。入京引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士銓身長玉立。眉目朗然。嵚崎磊落。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淒鏘激楚。使人雪涕。（王昶詩話。）生平無遺行。志節凜凜。以古丈夫自厲。（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之急。若鷙鳥之發。恩醵寡昔艾無所惜。（袁枚蔣君墓志。[illegible]詩序。）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王豫羣雅集小序。）而最擅長者莫如詩。當其意緒觸發。如雷霆地。如風挾土。如熊咆虎嘯。鯨呿鰲擲。山負海涵。莫可窮詰。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不主故常。如昆陽大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實足開拓心胸。推倒豪傑。（王昶蔣君墓志。）高麗使臣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袁枚蔣君墓志。）卒年六十一。（王昶蔣君墓志。）所著古文詩若干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卷。（袁枚蔣君墓志。）士銓長子知廉。字修問。由拔貢生。就四庫館謄錄。議敘州同知。署山東臨清州州同。遇秋雨水災。奉旨振濟。知廉親履勘。乘小艇。宿行草宿者三旬。得水腫疾。吟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有東如室詩集。（梁同書詩[illegible]）詩得家法。（吳[illegible]序。）

（常生按。此用國史儒林傳集句之法。纂之以備編文苑傳料者也。）

揅經室二集卷四

壯烈伯李忠毅公傳

李忠毅公名長庚。字西巖。福建同安人。曾祖恩拔。祖宗德。父希岸。公生而倜儻磊敏。甫入塾。即弃筆書天生我材必有用七字。性至孝。母喪。服除。益讀書。習騎射。乾隆辛卯科武進士。藍翎侍衛。歷啟蹕。乾隆四十一年。年二十六。補浙江衢州都司。累遷提標遊擊。太平參將。樂清副將。林爽文亂臺灣。閩中求良將於浙。提督陳大用以忠毅應。遂入閩。護海壇鎮總兵。掩捕南日湄洲之賊數十人。餘黨解散。會海有民船被盜。誤指海壇者。被參革職。忠毅出家財。募鄉勇。率子弟操舟出。擒盜首林權等數十人。又擊盜陳營於大岞。盜善火器。忠毅迴舟據上風。以長竿繫月鐮。斷其帆繚。須眉皆燎。躍入盜船。斬獲以歸。福郡王平臺灣歸。加禮善遇之。檄郡縣曰。李某用火藥所在。支與之。海盜林明灼陳禮禮等入浙。戕參將張殿魁。總督屬忠毅捕之。遂獲之。奏功。以遊擊起用。五十五年。署銅山參將。選鋒自隨。作商人裝。屢獲賊。明年丁父憂去官。五十九年。補海壇遊擊。仍留銅山。六十年。安南夷艇始入閩。閩人驟駭。忠毅以小船入粲之三澎。救商船。賊舍商拒兵。忠毅匿兵伏船內。待賊轂近。過賊。東發一礮。碎其舟。餘盜夜相逼。公計寡不敵。乃以八船首尾維爲一。詰旦賊東來。則以東一舟應之。至八。西來亦如之。迴環至暮。賊乃去。嘉慶二年。授澎湖副將。

18A

定海鎮總兵。純皇帝召見諭曰。汝勤于捕盜。故有此授。三年至定海。時定海羣吏盜忠艇夷登岸劫擄婦
女官士娶城。至是始有所恃。夏蹤盜于衢港。窮追入山東界。獲之。秋攻盜于普陀。明年秋。擊盜于潭頭。皆
斬獲無算。秋閩盜鳳尾引夷艇入浙。共百餘艘。忠毅追擊至溫州。沈其一艇。守備許松年等三船困于賊。
忠毅返舟入賊圍救出之。窮追至廣東甲子洋。遇蔡牽再擊之。總督玉德巡撫阮元奏其事。奉旨李長庚
番勇爲賊所畏憚。此次追剿洋面。風汛亦不得不稍爲持重。李長庚爲傑出之員。總宜用于要處。弗令往
返奔波。徒勞無益。復奉旨賞戴花翎。五年五月。至寧波。與巡撫阮元提督蒼保議造大艇船三十。以攻夷
盜。六月。夷盜大小七十船復入浙。阮元謂賊多。非會剿不可。會剿非有謀勇者爲統帥不可。于是奏以忠
毅爲總統。得旨允行。忠毅既統水師。遂條中軍令曰。一。定海鎮船居中軍。用黃旗。總領用五色方旗。黃溫
二鎮居左用紅旗。總領用五色尖旗。閩鎮居右用白旗。總領用五色尖旗。一。中軍船晝行插五色旗。夜懸
三燈。將領二燈。弁兵一燈。中軍船起頭篷之後。掌號一次者紅旗行。二次者白旗行。三次者黃旗行。一。
遇賊船。無論何鎮先見者。即插本色旗。使後船見之。仍視中軍所持五色方旗所指。前後四方。隨指追攻。
若中軍掛五色旗于大篷者。收兵。一。各鎮雖分三色旗。又于本色旗心黏他色以別其隊。何隊犯令。即罪
其領隊者。一。中軍船高插五色旗者。收槳。夜中軍船放火號三枝。各總領二。弁兵一。亦收槳。支更譙警。夜
見有外船近者。鳴金一陣。各船互傳。見盜近。乃擊之。毋遠而亂。若收槳旋須行者。中軍插三色旗。各船毋
放杉板船入海。一。遇大盜。宜安靜。前後左右以旗進退之。違者亂者。按以軍法。既追盜。盜返篷擊我。我毋
避。如有船陷賊。本隊遍救者罪其長。一。追捕遇無風時。必加槳。若心怯將篷或鬆或緊者罪之。前船若速。
必回待後船。後船不加速而亦回住者罪之。一。泊舟各總領船插黑旗。禁縱兵上岸。一。中軍傳將備出黃
旗。傳千把外委出藍旗。傳隊目柁工出紅旗。一。兵船獲盜船。以盜賊物爲賞。兵船過礮門。必魚貫爭先者
罪柁工。六月。安南夷艇鳳尾盜六七千過閩入浙。逼台州松門。將登岸。巡撫阮元勒兵于太平松門擊之。
二十二日。忠毅率師至海門。將會黃巖鎮謀攻取。夜颶風起。明日風益甚。盜船覆溺于松門外。僅餘二三
船漂出外海。海門兵船亦多損。忠毅船隨潮從入田。挂木而止。賊在松門。擄破船及泅水登岸者。黃巖鎮
率松門兵縛俘合水陸盡攻俘之。獲安南四總兵印。及僞侯倫貴利磔之。又獲安南王勅。擲還安南。自
是夷艇不復入浙海。秋。忠毅以夷寇殲滅。閩盜尚有水澳蔡牽。乃修船往來閩浙間。屢獲劇盜李出丁郭
林俊新楊烏李軍黑陳帖李廣高英等船。冬擢福建水師提督。總督玉德以忠毅福建人。奏請迴避。奉旨
調浙江提督。六年新艇成。忠毅入閩。駕歸浙。初阮元以造艇銀至萬金付忠毅曰。船乃兵將所寄命。文官
不善于工。請公自造之。忠毅曰。公不疑我。我當任之。命守備黃飛鵬及族人督銀入閩造艇。至是艇成。名
曰霆船。最堅壯。加以大礮。兵威大振。夏。擊蔡牽于岐頭。東霍等洋。擒獲甚夥。七年。春。獲盜張如茂船于口
口口口口口口于閩東混。是時水澳等賊。以次殄滅。海盜畏霆船。勢頗戢。八年正月。蔡牽匿定海北。忠毅

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糧藥盡。篷索朽。逃其黨于道員慶徠。乞降于總督。總督不虞其詐。招撫
之。牽又言衆許降。勿令浙兵由上風來逼我。總督調浙兵居下風。牽以其間繕器備物。揚帆去。總督大怒。
趣浙兵擊之。已無及矣。十一月。擊牽于三沙。沈其船一。牽北竄。躡之于溫州南麂。焚其船二。沈其一。焚其
一。斬獲無算。是年兼攝定海鎮。凡十閱月。蔡牽畏霆船。厚賂閩商更造船之大于霆者。令商載貨出海。濟
牽用。商歸岸僞報被劫。牽得大船。遂能渡橫洋。渡臺灣。九年夏。劫臺灣米數千石。及大橫洋臺灣船。合閩
粵閩盜朱濆衆糧。牽分米飽之。遂與濆合八十餘大船。猝入閩海。溫州總兵胡振聲以二十四船入閩運
船工木。總督邀激振聲擊之。振聲陷于濆。死之。賊勢甚熾。六月。玉德阮元會奏請忠毅總統閩浙水師。以
溫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專捕蔡牽。秋。牽濆同入浙。八月。追及之于馬蹟。牽濆結爲一陣。忠毅督兵衝貫
其中。盜分東西竄。逐至盡山。沈其二船。斃牽船盜數十人。俘餘船五十餘人。終以牽船高未獲。逃去。牽責
濆不用命。濆怒先返。自是牽濆始分。牽亦少衰。忠毅建議禁商造大船。無爲盜資。十二月。濆結粵盜侗金
反。忠毅擊走之。奪其船二。於甲子洋。牽擾臺灣。奉旨調福建水師提督。責捕牽。十年夏。牽由臺入浙。忠毅
擊之於青龍港。阮元奏浙江提督孫廷璧不諳水師。奉旨復調忠毅爲浙江提督。九月。敗風于盡山。所部
船多損。冬。牽聚船百餘。復擾臺灣。結陸路匪徒萬餘人。屯洲仔尾。沈舟塞鹿耳門。阻官兵。十二月。忠毅至
臺。不得入。然分力回拒。忠毅以故臺灣府城得不破。時南北汕安平大港門三處。僅通小船。忠毅扼之。則
以小膠船五十。令金門總兵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進攻之。焚獲三十餘船。盜千餘人。十一年正月。忠
毅令許松年進柴頭港。自領兵截港外。松年得祿水陸夾擊之。焚獲甚夥。二月。剋令松年夜入洲仔尾。登
山焚其寮。大船盜至鹿耳門者。掩至。忠毅別遣將以火攻船。從南汕出其後。燒之。松年進盪之。焚斬無算。
二日。復登岸擊陸賊。以火焚其小船。尸橫七八里。賊大敗。棄洲仔尾。困守北汕內。僅餘五六十船。七日。東
風大潮驟漲。鹿耳門所沈舟漂去。賊奪門出。忠毅追擊之。奪其船十餘。而牽竟遁去。詔奪公翎頂。立功自
贖。四月。牽濆在福寧。追擊之。牽入浙。又擊之于台州。八月。擊之于定海漁山。忠毅專擊牽舟。牽瓦石火器
雨下。公額身皆受傷。牽復遁去。詔賜還頂戴。果擒與。許錫世職。九月。擊牽於閩之竿塘。獲牽姪蔡添來。十
二月。擊牽于温之三盤。多所斬獲。初忠毅與阮元同志氣。十年。元欲造更大于霆船之大船。寓書忠毅。旋
以父喪去官。忠毅言于總督。請造之。總督阻之。牽自鹿耳門遁入內海。其狼狽篷桅皆毀。四月至福寧。得
岸奸接濟。易新篷。勢復張。忠毅皆列狀奏聞。上切責閩文武官。逮總督。以阿林保爲總督。阿林保初至閩。
閩官交譖公。阿林保密劾公因循逗遛。捏報斬獲。奏五上。上以問浙江巡撫清安泰。清安泰辨之。九月。奉
上諭云。本日清安泰奏到。查明李長庚在洋捕盜。並無因循懈玩。一摺。所奏甚屬公正。阿林保前此密參
李長庚因循怠玩。種種貽誤。請將伊革職治罪。朕覽該督所奏。即覺不倫。阿林保身任總督。原不能無參
劾之舉。但伊到任不過旬月。地方公事。一切未辦。海洋情形。素未熟悉。而于李長庚更從未謀面。輒行遽

次參奏。專以去李長庚為事。殊屬冒昧。是以降旨令清安泰秉公詳查。俟奏到時。再行核辦。而本日據清安泰覆奏。則稱李長庚帶領兵船。經過海口。並未回署。清安泰曾于致阿林保信中。將其兩年在外公爾忘私之處敍及。特阿林保尚未接到耳。又據稱海船若不勤加燂洗。則船底苔草蠔蟲粘結。輒駕駛不靈。故隔越兩三旬。即須傍岸燂洗。李長庚收船進港。委非無故逗遛。而李長庚所獲李按。實係蔡牽夥黨。俱經審明確鑿。並無揑報斬獲情弊。並據另片奏稱八月十六日李長庚帶兵剿攻蔡逆坐船一事。將盜船燒洗二隻。殲賊無算。生擒七名。不但李長庚身受多傷。即黃飛鵬亦被砲彈擲傷腰腿。又官兵受傷者一百四十餘人。清安泰又轉詢黃飛鵬何定江二人。亦均稱李長庚實在奮勇。並無怠玩等語。是阿林保前此參奏李長庚之處。均係捕風捉影。全屬子虛。設朕誤信其言。不加詳察。即照阿林保所奏辦理。則李長庚正當奮不顧身為國殄賊之際。忽將伊革職拏問。成何事體。豈不令水師將弁寒心。試問水師中有過於李長庚者乎。阿林保未見確實。任意糾彈。殊屬冒昧。朕又不昏憒糊塗。豈受汝蠱惑。自失良將耶。李長庚平日既無逗遛恇怯情事。此次在長塗洋面。猶剿蔡逆。身先士卒。躬受多傷。實為認眞出力。朕已特降恩旨。先行賞還頂戴。以示獎勵。并將勦辦蔡逆一事。責成該提督勉以成功。李長庚感激朕恩。既知賞無旁貸。自必倍加奮勉。兵船在洋捕盜。全在地方官協力幫助。文武和衷。方克有濟。從前玉德在閩浙總督任多年。于李長庚兵船勦賊之時。事事掣肘。如所需火藥砲位船隻兵米等事。不能應手。而于盜船接濟之路。又不為之嚴行杜絕。以致兵船日形匱乏。盜船駛竄自如。追捕不能得力。此等實在情形。朕皆洞悉。是以將玉德革職逮問。今兵船正當勦捕吃緊之際。若阿林保尚不知以公事為重。屏除私見。納復輕聽人言。罔惜公論。甚至因此次參奏李長庚不能遂意。因而挾私逞忿。心存嫉忌。遇事掣肘。使其不能成功。以致蔡逆逋誅。海疆貽誤。則阿林保之罪甚大。玉德即伊前車之鑒。朕惟執法懲辦。是此時李長庚不至革職治罪。而阿林保不知改悔。轉恐不免矣。阿林保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諭溫承惠清安泰知之。十二年春。忠毅追牽入粵。擊之于大星嶼。四月。擊粵盜鄭一于佛堂洋。獲其二艇。七月請回寧波辦軍政。詔飭之。八月。即出海。十一月。擊牽于閩之浮鷹。十二月。率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粵海。廿五日。質明。至黑水外洋。牽僅存三舟。忠毅以浙江親軍。專擊牽一舟。斃賊甚夥。又自以火攻船挂牽船。將成擒。忽賊發一小礮。適中忠毅喉。忠毅遂殞。閩帥張見陞本庸懦。又窺總督意。頗不受提挈。及是遠見總帥船亂。遂率舟師退。牽乃遁入安南夷海中。阿林保以其事聞。上震悼哭之。廷臣亦哭。詔曰。浙江提督李長庚宣力海洋。忠勤勇幹。不辭勞悴。懋著威聲。數年以來。因閩浙一帶洋盜滋事。經朕特命為總統大員。督率各鎮舟師在洋勦捕。李長庚身先士卒。銳意擒渠。統兵在閩浙臺灣及粵省洋面。往來跟勦。艱苦備嘗。破浪沖風。實已數歷寒暑。每次趕上賊船。無不痛加勦殺。前後殲斃無數。擒獲盜船多隻。蔡牽亡魂喪膽。畏懼已極。聞李長庚兵船所至。四處奔逃。正在盼望大捷之際。乃昨據阿林保等奏到。李長庚于上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由南澳洋面駛入粵洋。追捕蔡牽。望見賊船僅剩三隻。窮蹙已甚。官兵專注蔡逆。窮其所向。追至黑水洋面。已將蔡逆本船擊壞。李長庚又用火攻船一隻。乘風駛近。維住賊船後艄。正可上前擒獲。忽暴風陡作。兵船上下顛播。李長庚奮勇攻捕。被賊船礮子中傷咽喉額角。竟于二十五日未時身故。覽奏為之心搖手戰。震悼之至。朕于李長庚素未識面。因其在洋出力。嘗經降旨褒嘉。並許以奏報擒獲巨魁之時。優予世職。李長庚感激朕恩。倍矢忠藎。不意其功屆垂成之際。臨陣捐軀。朕披閱奏章。不禁為之墮淚。李長庚辦賊有年。所向克捷。必能擒獲巨憝。朕原欲俟捷音奏到時。將伊封授伯爵。此時李長庚雖已身故。而賊匪經伊連年痛勦之後。殘敗已極。勢不能再延殘喘。指日舟師緊捕。自當縛致巨魁。況李長庚以提督大員。總統各路舟師。今殁于王事。必當優加懋賞。用示酬庸。李長庚著加恩追封伯爵。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並著于伊原籍同安縣地方。官為建立祠宇。春秋祭祀。其靈柩護送到日。著派巡撫張師誠親往同安代朕賜奠。并查明伊子現有幾人。其應襲封爵。俟伊子服闋之日。交該督撫照例送部引見承襲。其李長庚任內各處分。著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以示朕篤念勞臣恩施無已至意。部臣以伯爵請。得旨。李長庚著封三等壯烈伯。承襲十六次。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罔替。其卹賞銀著再給四百兩。全祭葬。賜諡忠毅。忠毅無子。以族子廷鈺為後襲爵。忠毅治兵有紀律。恩威兼施。諸盜皆畏之。為之語曰。不怕千萬兵。但怕李長庚。海盜沈振元自言為盜時泊浙海。夜夢公至。一夜數驚。遂革心投誠。為水師健弁。公家故豐。悉毀于兵事。好讀書。究戰略。為詩古文。修寧波學宮。捐義塚。為粥食饑民。士民皆感之。忠毅舉武科會試。即航海入天津。識海中形勢。及在水師。識風雲沙線。自持柁。老于操舟者不及之。在兵船。械所獲鹵寄其妻吳。蓋以身許國。處無歸櫬也。閩健將許松年王得祿等。皆公所薦拔者。朱濆後為許松年礮所斃。其弟渥率衆降于閩。十四年。阮元復任浙撫。八月十八日。福建提督王得祿浙江提督邱良功。始共殲蔡牽于溫州黑水洋。

朱勇烈公傳

公姓朱。諱射斗。字文光。先世居山西洪洞。曾祖鴻應。徙貴州貴筑。家焉。祖繼昌。諸生。父成林。貴州荔波營把總。皆以公貴。贈武顯將軍。荔波殁。兄弟三人。奉母歸貴筑。公就傅讀書。復棄學入營伍以孝養。旦自樵采以佐甘旨。乾隆三十二年。以安順府提標後營從征緬甸功。拔外委。從征小金川大金川吉鳴密拉噶等處。屢立戰功。歷官川北平遠協把總。貴州新添營千總。貴鎮鎮遠協荔波營守備。湖北施南協都司。襄陽鎮右營遊擊。廣西潯州營參將。貴州平遠協副將。賞戴花翎。公沈毅果決。臨敵敢戰。自初隨征。即為阿文成公所識拔。計金川平。經大小一百八十八戰。身帶九傷。殺賊無算。毀碉樓十二所。器械無算。領恤功牌十三次。傷賞銀百六十兩。五十年。簡授湖南鎮筸鎮總兵。調雲南普洱鎮。為極邊要隘。民苗雜處。私販偷越。最為邊害。公按時巡察。撫綏得宜。民無越畔。五十七年。從征廓爾喀。冬。奉旨補授福建福寧鎮總兵。明

第六十九冊

年調四川川北鎮，六十年征苗，攻黨樁三家廟，多斬獲，克龍角硐北面山梁，嘉慶元年克火龍營大山，克黃土坡，賞蟒袍一襲，又克平隴，破黃魚坡，斷首逆巢穴石隆寨要路，梟首逆石柳鄧，賞幹勇巴圖魯名號。明年苗疆平，撤師回川，川北達州邪匪王三槐、冉文儔、羅其清、蕭占國、張長庚、包正洪、卜三聘、張添倫、辛聰、張世隴等先後應之，川東擾亂，官兵四擊，賊衆分竄，自達州巴州儀隴大竹鄰水開萬通江南江諸縣，大爲賊窟，公既回川北，先破王三槐于金峩寺，得旨議敘，既焚金峩賊巢，進克夾貂梁商成寨，殲賊甚衆，轉戰至黃家山，山後三槐中鎗遁，破重石香鑪坪，迎擊秋波梁竄匪，擊退巴州賊屯，領兵守保寧，先是閬劍方山坪首逆冉文儔羅其清未獲，而方山坪即保寧所轄也，奉嚴旨責以奮勉立功，三槐竄紫溪，遂擊之，擒尚文宰等三十七名，復馳擊三槐徐添德風門鋪角山茶店，殺賊四百餘人，得旨優獎，明年偕副將穆克登布擊羅其清于儀隴雙路場，追擊之四十餘里，殺賊千餘人，復擊退濟川橋賊，擒張碎勝等九人，斬首五百餘級，賊圍儀隴，馳應之，賊潰，進攻其清大鵬寨，擒楊正富等三百餘人，明年破冉文儔龐壩寨，鎗殺之，蕭占國張長庚亦俱殄，得旨議敘，包正洪踞鄰水，公督兵自萬縣馳赴，賊屯，戰康家坪趙家場，擒李有隴孫成，追逐之至開縣九龍山，擒馬官成，至厚葉溝，擒吳以才，復及之小毛坪，賊踞山，公鼓兵直上，正洪被鎗死，賊大潰，得旨優獎，賜騎都尉世職，卜三聘踞八石坪，破之，張添倫辛聰竄湖北巴東，已復竄房縣，遇竄匪高二馬五，公率兵迎擊，斃百餘人，高二馬五潛襲我營，擊却之，擒湯受榮等，時公感冒風寒，病幾危，以兵授提督七十五，就醫夔州，甫浹旬，陝西竄回各賊，滋擾通江南江，經略額公檄公剿捕，公力疾馳往，大破之通江，追擊至竹峪關，復破之儀隴城，追擊至朱家壩，賊竄風通，由是經略奏公分剿通南，明年張世隴屯聚草廟，公領兵截殺，多所斬獲，而經略將赴陝西，復調公至達州，與總督魁倫會剿，公從南江雷音鋪至達州，賊乘隙自定遠潛渡嘉陵江，官兵自順慶渡河迎截，賊走西充文井場，比追及，賊已夜遁，公急馳十餘里，及賊後隊，追戰越三十餘里，殺賊四五百人，生擒百餘人，乘勝追至蓬溪高院場，賊分奔上山，公督兵直上，突有賊七八千人來拒，衆寡不敵，公猶手刃十餘人，遇坎墜馬，歿于陣，事聞，照提督例議卹，賜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子樹承襲，陰戶部主事，予祭葬，七年陝西獲戕公者賊目李日剛，上命磔之，設公龕致祭，復傳首祭于公墓，八年入祀昭忠祠，賜謚勇烈，公自乾隆三十二年隨征，至授命之日，凡三十四年，初受高宗純皇帝恩遇，由行伍拔擢至副將，又專閫五省，每入覲，以老臣目之，于請覲萬壽聖節，奉有汝舊人也，不必來之諭，皇上御極，復蒙異數，錫賚便蕃，凡有微功，必邀甄錄，公感兩朝知遇，臨陣奮勇，賊畏之，有朱虎之號，雖被創嬰疾，一聞賊即抽戈而起，皆慨然曰，某受恩深重，即效命疆場，猶不足以仰報萬一，其感奮如此，其在軍恩威兼濟，軍容整飭，訓練有方，民不騷擾，士皆用命，尤軫卹難民，拯濟者不下萬人，公死，兵民皆流涕，賊既退，營卒倉卒收公骸歸葬，遺其左足，明日川民于戰處得之，別葬于潼川府鳳皇山仙人掌，子樹欲奉足歸葬，川民哀留之，遂別爲冢，建祠思祀之，弗能歸也。

大竹縣知縣死事張君傳

張君位中，字立人，江蘇上海縣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改知縣，歷署四川射洪遂寧中江，所至與民敦禮義，重廉恥，民以此樂之，嘉慶二年，調署大竹，是時白蓮教擾川北，山營山竄渠縣，與大竹近，君調練鄉勇爲堵截計，十月遇於礎洞門，殺賊三，生擒三，割首級三，十一月賊犯石埡口，殺賊八，賊趨柑子鋪，率官弁禦之，殺賊一，再遇河灘，殺賊二十三，賊窺觀音橋，鄉勇夾擊，斃賊甚衆，薄暮雨甚，乃退，既而賊犯天華山，君會官兵擊之，殺二百餘，生擒三，首級二十六，賊竄鄰水，君分路截之，殺賊八十，騎賊一，賊勢衆，君堅立木寨，設滾木擂石以禦，十二月，賊由興仁王家二場竄入境，君禦之，殺賊三百，賊分在鄰水者萬餘，至鄉勇不能禦，退保周家場，賊焚大安場，君馳禦之，殺二十餘，生擒賊易文祥，次日遇七碑石及大安場，斃賊五十餘，賊屯周家場，縱火，將遁，擊之，斃二百餘，復分領首繞賊後夾擊，賊潰，由鎖石橋攻各卡，木石擊斃五十餘，乃退，君分率鄉勇追剿，殺賊五，騎賊三，三年正月，賊徐添德擾蓮道，與張瑞登合，逐圍城，焚南北西三門，君率縣丞熊泂、教諭馮灼、外委王耀龍，分門奮擊，復遣鄉勇出城，斃賊甚多，騎賊十餘，賊花詡者中鎗落馬，爲賊衆挾去，又傷賊一，皆曰雷元帥也，次日闔邑，復殺賊百，適副都統至，圍乃解，四月，賊王三槐由達州至墩子河，分兩隊，君鼓鄉勇截殺，越二日，賊又分五隊，君亦分鄉勇爲五，殺賊二十，又獲執大旗賊目掌號賊目各一，明日復集，斃賊三十餘，生擒三，而鄉勇戕賊於石橋鋪者，亦獲首級十二，五月賊撲柑子鋪，斃百餘，徐添德等乃復由僅子埡趨城，君率鄉勇迎擊，生擒四，再遇踏水橋，俘首等，鎗矛並舉，斃賊百餘，賊潰北遁，七月，賊竄月漢坪，分隊至雙河及楊通廟，而陝賊阮正隆、張漢潮，闖入川，與冉文儔合，踞大神山，將渡河，君沿岸堵禦，八月，賊攻義門關，趨李家場，擊卻之，賊越山，鄉勇黃貿殺騎賊一，圍練首周發遠殺賊十餘，獲白旗一，賊乃東南分竄，九月，媽媽場殲賊五十，賊由屯地埡向礎門洞，縱火，兵勇各路奮擊，殲七十餘，十月，徐添德等偪茅峯埡，竄入永興場，鎗斃十餘，賊分隊從渡灘河至石橋鋪，復殺二十餘，賊乃由鎖石橋潛至木魚池，遇伏，殺賊三十餘，各團領復斃四十餘，騎賊一，其撲石門口等隘者，乃不能踰，賊趨鄰水，追擊之，殺賊八十，十一月，賊王光祖四出焚掠，去城僅十里，鄉勇并力衝擊，斃五十三，生擒二，君告諭居民，無不奮勉，殺賊二百餘，十二月，賊攻月城寨，斃賊無算，而僅子埡亦殺賊三十二，賊徐添德乃由渠縣趨礎洞門，軍功張俗等殺六十餘，賊欲爲久持計，因縱火焚其巢，殺二百餘，乃遁，四年正月，賊繞烏木灘，薄城，君約鄉勇三路進剿，以白布印義勝字，注名姓其上，賊望氣懾，由黃泥隔遁去，追殺二十餘，次日復殺執旗賊一，旗書黃將軍字，又獲賊目文添富林萬氏傑二，賊越李家壩山，鄉勇出其背，斃二十餘，八日徐添德從渠縣闖入圍城，三月，賊王登廷挾衆出山，殺賊四，是役也，賊自斃及墜澗死者，四十餘，生擒一，拔出男婦三百餘，四月，賊衆由蚊蟲溪渡達河，鄉勇要之，鎗斃賊四，賊由涼風埡周家場連結，擊卻之，五月，賊包正洪與王光祖合，約萬五千人，往來遊定，六月，竄東嶽廟，去城甚近，官兵殺

騎賊三。七月。賊張子聰包正洪蕭復至。擊殺賊九。騎賊二。由鄰水而遁。自是連月堵禦。民力凋瘵。君設賑三月。活九萬餘口。爲定規約。一歸遠方被脅男婦資糧遣送。一被脅歸業者、補入保甲。一歸業者、分別給與籽種。一散給口糧。責寨長約保。一被燬之戶。遺產請查。居民由是帖然。五年正月。賊由楚江擾龍門寨。殺賊四十。賊或聚或散。跡頗詭祕。三月。賊二千竄永興場、及山梁寨。直趨東流橋。去城十里。勢益張。十四日。大隊由新寧竄入境。與徐萬富合。君率官兵進禦。十五日旦。君率外委王耀龍至城外東嶽廟。與賊相拒。君鼓衆進戰。殺賊數十。賊衆。鄉勇不能支。君馬上發四矢。斃騎賊一。傷賊二。賊竹矢合圍。一賊以矛衝入。君拔腰刀擊之。賊傷。衆賊爭進。君力竭。死之。左巨指。爲矛所折。身被八創。外委王耀龍及家丁差役皆死。先一日廟中地忽生一蓮。光采甚耀。人以爲君之祥也。是日賊屯王家壩。至十九日乃遁。然城所以不破者。君之功也。大吏上其事。奉旨。禦賊陣亡之大竹縣知縣張位中。交部議卹。君當縣多事時。興利除弊。籌畫無遺。勸里甲互團練。諭鄉村修寨。遇警則親督戰。死事者捐俸撫卹。平居勸民息訟耕作。以裕其食。著萬竹居詩一卷。父秦源。生員。祖戚。舉人。曾祖麟。子一。惇誼。襲雲騎尉。

論曰。君生沃土。親清曜。皆生也。乃馬上殺賊。衛民存城。得死所。偉矣哉。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傳

李賡芸。字生甫。江蘇嘉定人。祖芳。父夢瑚。乾隆壬戌進士。江西寧都直隸知州。君少從錢辛楣先生學。孝於繼母。敦品節。礪廉隅。爲時所稱。通六書。蒼雅。三禮。善屬文。以禮經史志爲根柢。在文家別闢一徑。慕許叔重之學。故又字許齋。乾隆庚戌。以二甲進士用知縣。發補浙江孝豐縣。五十九年。調德清縣。嘉慶元年。調平湖縣。二年。卓異候陞。三年冬。九卿中有密薦君者。特旨問巡撫阮元。元以賡芸爲浙省第一賢員。守潔才優。覆奏。奉旨送部引見。以同知用。尋陞處州府同知。調嘉興府海防同知。八年三月。奏委署台州府知府。奉硃批。此人可用。閏六月。陞授嘉興府知府。十四年。丁繼母憂。歸。十六年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十九年。調漳州府知府。秋。擢汀漳龍道。二十年秋。擢福建按察使。署布政司。十二月。卸事陛見。閏九月。旋擢福建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疏食。率以爲常。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爲縣令至藩臬。所在皆有惠政。得民心。感民以誠。久而益篤。其治平湖也。承前令廢弛之後。盡心撫字。訓士除姦。邑中稱神明。下車之日。以陸清獻公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謁其祠。爲治勉法清獻。其守嘉興也。正己率屬。莫敢以苞苴進者。生辰令節。閉戶卻埽。元理浙漕。持官民軍三者之平。多用君之言。至今沿其法。五年。金華處州水災。元已馳奏息賑矣。金華民苦無錢。錢價大貴。處州苦無米。米亦貴。元加銀二萬兩付君曰。惟惠于民。任使宜爲之。君以銀之半易錢。載至金華加賑。民百錢。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又以銀之半買米於溫州。運處州。減價糶之。復以糶錢轆轤運米。而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實惠及民。復分廠賑民以粥。食數十萬人。粥厚而吏不侵。全活者衆。及蒞閩。亦多惠政。任漳州時。漳俗獷悍。睚眦小怨。兩族聚衆持兵械相

攻擊。甚則施鎗礮殺傷人。名曰械鬬。其負者輒告諸官。官拘犯。則又匿而抗。故縣令必會營兵以往。較擾之費。獨責之縣。以故縣皆困。君初至。有歸德堡某姓械鬬。龍溪令黃懋修束手無所施。君亦未有策。朱履中者。內狡黠而外樸誠。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平和亦械鬬乎。曰。有之。擒渠必以兵乎。對曰。爲民上者。平日不以徭訟擾民。遇有應捕主名。飭里長縛以獻。無不如指。兵則多費矣。安可用乎。君諦之。愿人也。視爲眞能感民者。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莅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乃費帑七百兩。旣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未幾又遷按察使。署布政使。令甄別。朱爲教職。朱虧鹽課五千餘兩。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舉所謂昔納朱賄。而今者督之。朱窮且憤。具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合詞密奏。君遷布政使。甫二旬而解任矣。君之在漳也。有監造戰船不如式。被駮重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竣事。而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摭前二事、指爲賍私。家人自承稱貸事實有之。而君懵不知。總督桐城汪志伊益疑之。飭兩司及福州府必欲窮其獄。歲除。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對簿。君終不肯誣服。十八日。總督謂獄不成。將幷罪案事者。福州知府索詞急。聲色俱厲。君恐爲獄吏所挫辱。夜縊於牀以殁。寮屬相與泣。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絕。事聞。上使吏部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理其獄。乃抵朱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閩士民林光天等公呈於使者云。故藩李公學醇經術。才裕藩宣。前在天心。惠孚民望。縣宦卅載。居閩五年。先綰郡符。游膺方伯。持躬謹飭。蒞事精勤。抱懇依忠。安良戢暴。其平反疑獄。昭雪無冤。體士愛民。婦孺存活。蒞漳時首禁械鬬役。羅風斂迹。閩郡稱神。其止息鬬爭。則如龍溪縣屬之歸德堡、鄭蘇滿巨族、仇殺多年。公察知緣爭佔祠墓起釁。親詣秉公勸斷。兩造冰釋。相安無事。其禁戢萑苻。則如漳屬九龍嶺扼要處所。設立堆房。兵役防守。商旅坦行。土盜蔡可黃鐘、在海伺劫。勢漸鴟張。公移行沿海廳縣嚴査口岸匪船逃竄。隨後督飭漳浦詔安等縣。擊獲盜首。所有議敍。仍歸各屬。不自居功。此仁救最鉅。傳頌至今。其他善績。不能殫述。詎意本年正月卸事身故。郡民同聲嗟悼。雖荒村僻巢。婦人童子。亦知歎惜。公館臨終景況淒涼。不可言狀。質衣買棺。殮具儉陋。客丁孤寡。幾至停炊。行道聞之。莫不感泣。省會士庶。拈香拜靈者。風馳雲集。汀漳惠潮人民。咸爲設位弔祭。誦經禮懺。非抒哀思。猶恨無以爲報。伏念生前澤被閭閻。歿而貧逾寒布。義有必勸。德無不酬。林光天等泣號昊天。若半途而失父母。尸祝飲食。宜百世以祀春秋。在朝廷議禮秩宗。且俟崇香於名宦。在草野報恩身後。非同違禁之生祠。現今闔省士民捐貲建李公遺愛專祠。以慰輿情。而存公義。得旨允行之。且諭曰。斯民直道之公也。祠今建於懷德坊。鹽法道孫爾準。奏與李君嘉績紀其爽。有殁後家無以爲炊。概之歸也。士居僚友。頗多賻贈。君之子貞尙幼。幸以餬饘粥。居於嘉興。

語曰。元在史館。欲纂儒林文苑循吏三傳。儒林甫脫稿。假奉使出都。文苑循吏未之纂也。李君之事旣論定。上疏書使者奏中曰。良吏洵榮褒也。元故以良吏名此傳。以貽史館之纂循吏者。

次仲淩君傳

淩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任歙州州判，遂家于歙。父文焻，業賈于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爲聘師就塾師識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嚮學。能屬文，慨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望其鄉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始導之爲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中。明年復遊揚州，見元，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五十一年，復入都應試，不中。明年從翁先生于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蓋與洪君亮吉等皆以宏博見拔者也。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文端曰：吾不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校禮圖曰：君才富江鮑。又曰：遠利就冷官。蓋甚重之。既選寧國府學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護身節用，畢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強記，識力精卓，貫通群經，而尤深于禮經。著禮經釋例十三卷。君謂禮儀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即鄉飲酒之賓也；侑、即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即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即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即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豆籩羊俎七體肉湆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于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于賓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于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于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覲，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雁，即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即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即聘禮之聘享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即私覿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即聘賓之私覿畢，介覿衆介覿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覿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儐，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幣以醴，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于中堂與

東楹之間，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禮則受雁于楹間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饔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于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于弟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君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君雄于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流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鞶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腒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丱也，非鳧氏之模範，不能爲器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

是金之爲器。不必待模範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眇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中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

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胳。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

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端。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卽兼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眇。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求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凝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

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道。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爲喩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嘆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

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即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眇，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道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燕樂考原，以附淩公鄭譯五旦七調之說，爲燕樂之本，又參以段安節琵琶錄、張叔夏詞原、遼史樂志諸書，考之琴與琵琶之弦音，從遼史四旦，定四均二十八調。四旦者、華言四均，琵琶四弦，故有四均，七弦七調，故有二十八調。燕樂比雅樂高二律，不用黃鍾濁聲，用夾鍾清聲，蔡元定所謂燕樂用夾鍾爲律本也。琵琶之七調，即三弦與笛之七調，是即今之俗工字譜之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亿仕伬仁也。宋燕樂本十五字，今秖用此十三字矣。二十八調之中，今秖用七商，而七角七羽亦不用矣。江君鄭堂謂其由燕樂通古樂，思通鬼神矣。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遊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歙，病卒，年五十有五。

通儒揚州焦君傳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隸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葱，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即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賡堯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補廩膳生。次年丁父及嫡母謝艱，自斂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臥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教之。與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遊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詩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殷竟以夏病冬卒，君毀如初，竟盡其孝，除喪後，亦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闔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書恆在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已病瘧，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號，廩生，孫三，授易、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

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吉，何以蠱彖與巽彖相例。丁父艱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究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瘥，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嗑，即噬嗑之噬嗑，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君易學既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漢[illegible]。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躋解斯爲厮，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尚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視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尚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同不僞也，即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婿，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即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顯，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

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恉，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顯。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繁複無次，戴庶常勾股割圜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兆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讀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讀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昔與吳縣李君尙之、歙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尙之，尙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尙之敍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欒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敎子琥曰，李欒城之學，余既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茫洋黯黮。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琥。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書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即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辨之，且曰，山牆石帆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涘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皆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採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

邗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即小說詞曲，亦必識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愍孝論一篇，皆有裨于世教。君之文集，手自訂者，曰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恆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即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顧齋家李，見君易學，敍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畫舊通靈。子琥，能讀書，傳父學，端士也。

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于元矣。今君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諡之史館之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李尙之傳

李銳，字尙之，一字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開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爲九章八綫之學。古算術，至唐以後，幾於亡，明泰西利瑪竇入中國，有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啟李之藻之徒，從而演釋之，周官保氏九章之遺法，不能獨照數計也，李之藻同文算指，以西術易九章，盈朒方程之說，觕宣城定九謂非利氏本意，蓋中西術其理則同，而立法則異，三率比例，較古法方田粟米差分爲密而少廣，爲西法所無，是略而不備矣。宣城梅氏近世推絕學，以梅氏智計，豈有不知古法與西法不同者，第困於西術，而九章算經諸書，皆未之見，所見者惟周髀勾股之法，雖欲深求古術，然苦無古籍，出於意測耳。李君起而振之，力求古學，王孝通緝古算經，詞隱理奧，無能通之者，君與陽城張君古餘，共著細草詳論二十術，而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之術，較若列眉矣。又於同邑顧君千里，得秦九韶九章算經，乃窮究大元一術，論其法與借根方不同，於是郭守敬李冶之說始明，知唐順之顧應祥之書甚無謂也。君嘗謂四時成歲，首載虞書，五紀明厤，見於洪範，厤學乃致治之要，爲政之本，通典通考，置而不錄，不亦傎乎，因著厤法通考，其書體例，大略以顓頊夏殷六厤久矣隳亡，記載咸缺，太初術本之殷厤，立法疎闊，三統術雖推法悽密，然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無異於太初也，故斷自三統術始，至國朝之橢圓法止，唐瞿曇悉達九執厤，宋荊執禮會天厤，史志佚其法，乃於開元占經寶祐四年會天厤中求其術而爲之說焉。惜未成書，惟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考、六科而已，又有召誥日名考、方程新術草、勾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說，皆藏於家。君天稟高明，潛心經史，以唐宋人詩文爲雕蟲小技，不足觀也，然工四書之文，家居教學，從游者多登第，君則屢不得中，且過草木微，曰炊煎步，行自傷，得咯血疾，戚戚少歡悰，猶復靜心調攝，力疾著書，卒以此殞矣。元昔在浙，延君至西

湖校禮記正義，予所輯疇人傳，亦與君共商榷，君之力爲多。嘉慶二十三年夏，江君子屏來嶺表，謂予曰，尚之殁矣，幷述陽城張君之言云，元朱世傑四元玉鑑，雖用天元一術，然菱草形正負之法，猝讀難通，因寄尚之，俾爲推究，二十一年，演成數段，寄至豫章，尋根推衍，極爲精審，越兩月而凶問至，良可哀也。四元玉鑑，乃予藏本錄以贈張君者，惜乎李君細草未成，遂無能識是書者矣。君之子繼淑書來求作傳，書中于君之世系行事及生卒年月不具，但云終於六月而已，今與江君共論之，姑舉所知者而爲之傳。君中年無子，以兄之子繼淑爲子，及三娶薛氏，始生一子，今尚在襁褓中也，悲夫。

擘經室二集卷五

嚴忍公子餘方貽傳

錢塘嚴杰，通經術，余詁經精舍翹材生也，爲忍公先生之八世孫，子餘先生之七世孫，方貽先生之六世姪孫，生以其家狀請爲傳，遂合傳之曰，

嚴武順，字忍公，明餘杭人，父大紀，嘉靖乙未進士，官太常寺正卿。公補增生，入南京國子監，生而穎異，七歲爲詠蟲詩，輒驚人，及壯與兄調御、弟勅相師爲學，海內稱三嚴先生。武順學以正誼明道爲宗，尤究心於經世之務，諸史傳志，得失成敗，制度沿革，靡不通其源委，善古文、詩、詞、篆、隸、行草，亦善鑒別尊彝書畫。生平坦直，勇於赴人之急，守己嚴義利之辨，勸以古人爲師，所著有古秋堂詩文集十二卷，鑑閒集四卷，讀史質疑二十卷。子沆。

沆，字子餘，幼讀書，以孝聞，爲詩古文，浸淫六經史漢，爲西泠十子之冠，善射，命中無虛發。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御試第一。十三年，帝命吏部庶吉士教習已一年，授爲科道，果有忠言讜論，始不負所學，沆授兵科給事中。沆疏言，臣蒙恩簡庶常，特授言職，正矢忠報效之日，伏念皇上側席焦勞，求治甚切，而諸臣習爲故常，因循諉卸，積弊不除，六部大臣，總司政紀，近遇大政會議，皆借端推諉，稽時廢事，請以後事

在某部，滿漢堂官先盡心參酌，詳列上陳，勅下廷議，可否裁定，請旨，即關地方利病，亦不得輒諉督撫僉議，致延時日，而曠職任。至諸臣條奏，因時變通，豈無足錄，亦當虛公酌議，不得執泥成規，止以無庸再議塞進言路。得旨，所言是，嚴沆可謂不負作養，所疏議行。旋歷吏科、戶科、刑科、禮科給事中、太僕寺少卿、僉都御史、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沆在臺省，先後疏言，各省皆有經制額兵，又議路道滿兵駐防，互爲犄角，今遇警即請禁兵，以致勞師靡餉，宜專責成各督撫提鎮，標兵精加訓練，與駐防兵同心協勦，不得專藉請撥，自陳職年，各省廢弁，宜令回籍，不得仍留將地，審丁製械，南北水驛，不得借起運官物名色，假案索夫，擱截鄉民，充夫解役，僉解逃人，途次霸佔民房，需索擾累，請嚴行禁止，立限舖遞，刊榜縣示，戶部各差回部，例應考核，再准舉差，今往往借攤欠之名，遲年餘未考核者，宜立限催查，堂官親註冊，督撫請告理，宜候代，乃具疏後閉門養安，曠廢數月，宜嚴申飭吏部文選考功二司，宜擇有才望者調用，皆議行。十三年，疏云，大軍進征湖廣，川湖總督不能兼制，請專設四川總督，從之。十月，授倉場侍郎，公試士以公明著，康熙丁酉江南科場舞弊，各省舉人皆覆試，惟公所主山東試，奉旨不必覆試。己未詔舉鴻博科，朱彝尊、方象瑛、魏禧，皆公所薦舉也。十七年，卒於官，所著有北行日錄二卷，皐園詩文集四卷，奏疏十二卷。子曾榘。

曾榘，字方貽，早傳家學，才識超邁，善行楷書，康熙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廣西道御史，十一年，補河南道御史，在臺疏言，刑部民命，每奉有所擬太重，尚輕之旨，即此類推，凡六部各案，事同罰異，引例不當者，吏多，地方利病，下部題覆者，動稱毋庸再議，大抵滿漢司員多，而意見不一，始則議論參差，繼且因循推諉，及限期既迫，草率具奏，請嚴申飭，督撫保舉貢監吏員、異途出身人，請詳列居官政績，聽部察議，庶庸流不致冒濫，皆議行。十二年，以父任僉都御史迴避，十七年，丁父憂，二十一年，補江南道御史，二十八年，補右參議，尋轉鴻臚寺卿，三十年，遷通政使，十月，遷太僕寺卿，三十一年，遷副都御史，三十六年，授兵部右侍郎，三十九年，卒於官。公廉謹自厲，居官無所儲，殁之夕，幾無以爲殮，有詩文集四卷。

順昌縣訓導伊君墓表

君諱應聚，字文起，號清泉，爲商阿衡之苗裔，世居汴州陳留，陳留有古莘城，唐末諱顯者，入閩寧化居焉，二十世至清泉君。君明諸生，君生明季，入本朝，由生員歲貢入成均，選順昌縣訓導，時值耿逆之變，有僞劉將軍者，據郡縣，劫君使從逆，君誓死不爲動，笞榜楚苦，卒不能屈，以免於難。康熙中年，天下無事，有司舉賓筵之典，君三爲鄉飲正賓，卒於康熙辛卯十月二十有六日，年八十有三，葬城西謝家科。娶陰宜人、贊宜人。子一，爲皐，爲皐生經邦，縣學生，經邦生朝棟，乾隆己丑進士，刑部安徽司主事，官至光祿寺正卿，貤贈君奉政大夫，又數十年，朝棟子秉綬，復以己酉進士，刑部郎，知揚州府事。於戲，君以校官值變，守正不屈，大節如此，卓然傳矣，細行雖不書可也。

瑞州府學教授浦亭阮公墓表

公姓阮諱湖字少川號浦亭先世系出晉陳留阮瑀瑀後遷巴陵宋名子宗者始遷新建名逵者宋承事郎名宜名簡者皆宋進士簡官秘書省校書郎簡七世孫子升徙忠孝鄉之竹山又八世為公曾祖士滋績學不仕祖嗣中縣學生父謂光乾隆庚午舉人知河南通許縣擢湖北黃州府同知有惠政公幼穎敏善屬文試輒高等以第一人補廩膳生壬子中式副榜就教諭職歷署餘干縣學教諭廣信瑞州府學教授所至以造士為己任庶民開孝節為吏所繩乃親諭各鄉舉報之餘干之俗奸民貸錢於生監之富者不遂輒攘事訟之學公曰生果惡當訟之縣介訟之學倘傳訊滋忿耳擲其詞俗乃變廣郡守隨知府集紳士議價糶穀民以安公子為進及兄子為陛為昆為旅等皆先於公中式舉人公以甲子科始中式舉人乙丑會試不第閏六月五日卒于京師年六十歸葬於新建公性孝弟母丁宜人疾侍藥衣不解帶父卒於官致哀毀扶柩歸作宿三年卜葬地北極西山南至瑞河足跡遍百里跋涉寒暑蓋其慎也新建阮氏族譜無專書公明世系辨昭穆支分而總輯之譜成曰松湖族譜告之祖考構屋於省城為試館名曰雲溪別墅後堂祀同知公象曰念德堂子孫應試者咸居讀焉子姪讀書者公終年約之在塾戒毋外遊毋習淫靡書馬伏波誡兄子書于座右其視諸兄之子猶子也嘗語人曰吾不愛兄子是秦越吾兄也且自吾父吾祖視之皆孫也疎之非祖父志也誡子弟曰爾曹勿營私吾兄弟蒙祖父澤只知有骨肉不知有財利皆名言也竹山阮氏無祖祠公度地興工構祠堂甚宏敞祀始祖始遷祖于寢室各房小宗以次祔於東西廳事復立西塾分祀儒學官績孝義文藝置田五十畝為奉祭祀課子弟讀書之用祠右半畝園建雲溪書院為子姓讀書地名其軒曰靜軒取濂溪主靜之意撰銳心銘質二銘揭于東西廂諸遠祖墓皆立碑時修飭之輯高祖以上遺文及曾祖老門居士詩古文祖六門子集等編為阮氏流芳集老門居士葬殯于宅前琉璃崗公于其地建祠專祀曾祖祖父三世統名曰司馬祠又於父臬封閣墓建廬十餘楹為展墓止宿之所事諸兄盡弟道手足相依雖白首如童時所著有古今體詩餘千吟等集十八卷病于京邸猶作文雖賦以見志妻唐孺人生為遜嘉慶戊午舉人揀選知縣繼妻劉孺人生為昇為昺皆幼讀書孫一孺僑為遜子也公蒙先業飭祠墓奉祭祀修譜牒教子姪讀書皆有成可謂孝義矣偶為校官佩盡其職使治民當若何然觀其諸所設施厚矣後之子姓當更有大其宗者

吾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明初自江西清江遷淮安溯其始則自陳留阮瑀後遷湖廣巴陵宋由巴陵遷新建復遷清江雖元明兩遷譜系失考不可妄紹之然新建阮氏固吾宗也嘉慶十年冬同姓孝廉為遜奉其考浦亭公柩過揚州相弔焉明年孝廉以公狀來乞銘元方居憂不為諧語十二年再辭乃寄文表其墓如右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既堂墓志銘

運使沈公諱業富字既堂元代由吳興徙高郵明代遷貴州普安官河南按察副使奕琛者復歸高郵曾祖駒官廣東高州府知府遷儀徵祖文對遷江寧父之亮徙揚州府城公猶以高郵通籍祖父皆贈如公官公幼穎異好學當學使鐱始拔之年二十二舉于鄉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習國書有謂公早達為倖者里巷聚析者曰吾每當子夜風雪時過沈氏書樓未嘗不聞讀書聲何倖也越二年散館授編修撰御踏文辦院事庚辰充江西副考官壬午充山西副考官乙酉分校順天鄉試皆以先正法衡文得士為盛尤屏絕蘇氣閫節不通館舉重之前後充國史館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乙酉冬補安徽太平府知府掌院劉文正公曰纂書之勤無如君者欲留公京秩未果公久于太平府任者十六年于災眚尤盡職己丑大水城野成巨浸公隨布政司坐滑盆總行鄉落公曰太平昔年賑多者三四萬口今非五十萬口不可賑乃大行當塗縣大官圩決公夜半至見遠鄉舉火光鉦聲不絕公自為書札十下各官圩勸富家糶濟曰本鄉人面相識鄉鄉即路人矣今當各保各鄉毋轉掠轉掠是圩皆路人也互相殺能保富乎今密札不斯論者別有以靖之也有告某富家不糶者笞械之曰汝奉何明文令富家出粟耶民始定糶濟大行總督聞之下其法于他郡辛卯秋泗州水撫部裴公知公賢檄治其賑公覈戶口之弊民受其惠乙未旱蝗爾無應為文祭祀社稷木主卒得雨庚寅大疫設藥局擲局絕華所穰民乃寧前後課各邑種柳數百萬株官路綠陰相接成蹊竹理縣露十餘萬棺有一鄉同時舉數百棺前期之宿肖在者民始而譁及見其殘之骨咸泣曰非府君教督不至此戊子剃辮妖妄案起羽檄紛馳捕搜徧各郡獨太平不獲一人有誣者立出之上司責公公曰本無奸焉捕焉蕪湖有兄弟訟者公察其詞出一手杖主訟者兄弟悔悟友善如初當塗有師弟互以陰事訐者公取火盆置案前卷盈尺盡火之曰爾等詞必有稾可上控曰都守焚案不致叛也師弟皆泣訟乃息貴池有以墓地訟于部者牘案山積公夜視存牘得成化二十一年閏四月官契公謂懸民安知閏檢明史七鄉表得是年閏四月文遂據以定其獄公治郡資最深每考績輒有尼之者或勸赴省公曰求之得可恥也不得更可恥也迄辛丑始授河東鹽運使純皇帝所特簡也河東鹽池受淡水浸蕩商運蒙古鹽多勞費及鹽礦產而弊益多商益之公曰鹽池自古為利不當革若聽民自販必致蒙古鹽內侵商人之力不在寡在不均其弊有二奸商窶牟據肥一也夜浮地遠火攫其利二也簽代之期貧富倒置三也乃立均引順路之法總三省引地以三等均之復以道路相近者順配為五十六路路各一簽令各商闔分簽掣之於是路絕而弊不行洎乾隆六十年後廢商運蒙古鹽內侵嘉慶十一年復舊制皆如公所預斷者公所莅皆興學愛士修書院習樂舞運司署西廣地仿鄉場號舍立四十舍月課諸生才人黃景仁歿于山西公署公經其喪厚其賻送其柩歸常州海內高其義事母以孝聞在官甫一年以母老宜奉歸請終養撫部不許固請乃許之俄而湖北陸撫部有凡官親老者勸令終養之議撫部曰非一月前入奏今無以對子矣公曰但得終養即劾歸無憾也母卒喪以禮服闋以遷

疾恬然不復出，居鄉十餘年，多善舉，里黨皆曰沈公乃正人。所著有味鐙齋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生于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卒于嘉慶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子在廷，以十三年某月干支葬公于某某山之原，配鄭淑人祔焉。子一，在廷，癸卯舉人，內閣中書。女一，適工部郎中裘正文。孫二，勤圻，太學生，以次勤垣。元昔以長女荃字之，余女殤，勤垣亦未冠卒。公與先大夫友善，且為姻家，故公子屬元為銘。銘曰：公文在經，公學在性，忠厚其心，砥礪其行，拙于成宦，勤于從政，佃民之饑，瘵民之病，以史斷獄，以道出令，著籍既調，澹泊無競，以孝辭職，澹志溫清，既享其壽，乃歸其命，斂此佳城，積善餘慶，鄉里私謚，僉許曰正。

默齋張君誄

詁經精舍生烏程張鑑，通經博覽，善詩古文，佐予書記者有年矣。嘉慶十一年，丁父憂。十二年秋，述其父之言行以示予。予謂立言為三不朽之一，譾瑣一言可知其賢。今張君之言，粹是宜傳，而為之誄也。君諱德至，字聚東，號默齋，國子監生。父元熙，為長生會、育嬰堂諸善舉，君繼之勿替。每出遊，閏月一歸。鑑下為鑑講柳州小記、馬伏波誡兄子書、韓昌黎符讀書城南詩，誡古今忠孝事，至漏三下不止。嘗訓鑑曰：凡人為忠孝事，不獨身名俱泰，即祖若父亦蒙其榮。否則里閭恥談其姓氏，而行路之人唾棄之，故心術不可不謹也。又曰：為善之大小有不同，其存乎心者則一。余生平不自知其善與否，然未嘗為惡。昔范孟博臨終與子訣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吾欲使汝為善，則吾不為惡。此雖有激之言，終與聖人教善之旨有間，汝宜思之。君以同學計偕計學行淵雅，命鑑從之學，學或不進，即怒之。嘉慶辛酉，鑑選拔貢生，從諸城劉侍郎入都，君教之曰：此行遇合有命，任事不可不謹，汝身安則我心安矣。鑑試畢旋里，予招入幕，君教之曰：食焉勿怠其事，汝勉旃。甲子，鑑中副榜舉人。十一年，從予在揚州，冬君病，鑑奔歸，得順風一晝夜行四百里，抵家治湯藥，逾數日乃歿，年七十有八。著八詠樓吟草四卷。君善醫，著桐雷歌訣二卷。誄曰：

推忠與孝，祖父榮，聚賢聚善有令名，嗚呼張君，言之而能行。

知不足齋鮑君傳

乾隆三十八年，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歙縣學生鮑君廷博，集其家所藏書六百餘種，命其子仁和縣監生士恭由浙江進呈。既著錄矣，復奉詔還其原書。其書內唐闕史及武經總要，皆聖製詩題之。皇上御製內府知不足齋詩云：齋名沿鮑氏，闕史御題詩。集書著不足，千文以序推。注云：齋額沿杭城鮑氏藏書室名。乾隆辛卯壬辰，詔采天下遺書，鮑士恭所獻最為精夥。內唐闕史一書，曾經命藻題詠。嗣後其家刊刻知不足齋叢書，以唐闕史冠冊，用周興嗣千文以次排編，每集八冊，今已十八九集，可為好事之家矣。嘉慶十八年，方公受疇巡撫浙江，奉上問鮑氏叢書續刊何種，方公以續刊之第二十六集進。奉上諭：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知不足齋，仰蒙高宗純皇帝寵以詩章，朕於

幾暇，亦曾加題詠。茲復據浙江巡撫方受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鮑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積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祕籍，亦藝林之勝事也。元按：君字以文，號淥飲，世為歙人。父思詡，居于浙，娶于胡，胡卒，又娶於仁和顧，生君。君幼而聰敏，事大父能孝，念父遊四方，復以孫代子職，得大父歡。大父卒，僦非君父挈家居杭州，君事父又以孝聞。以父性嗜讀書，乃力購前人書以為歡。既久而所得書益多且精，遂裒然為大藏書家。自乾隆進書後，蒙御賜古今圖書集成、伊犂得勝圖、金川圖。四十五年，南巡狩，迎鑾獻頌，蒙賜大緞二疋。皇帝兩朝異數，復蒙獎隆。君以進書受知，名聞當世，謂諸生無可報稱，乃多刻所藏古書善本，公諸海內。至嘉慶十八年，年八十有六，所刻書至二十七集，未竣，而君以十九年秋卒，遺命子士恭繼志續刊，無負天語之褒。君勤學耽吟，不求仕進，天趣清遠，嘗作夕陽詩甚工，世爭傳之，呼之為鮑夕陽。元在浙，常見君，從君訪問古籍，凡某書美惡所在，意指所在，見于某代某家目錄，經幾家收藏，幾次鈔栞，真偽若何，校誤若何，無不矢口而出，問難不竭。古人云：讀書破萬卷。君所讀破者，奚翅數萬卷哉。

武進臧布衣傳

布衣姓臧，名繼宏，字世景，晚號厚菴，先世山東東莞人，遷浙江長興，復遷江南武進。曾祖琳，祖旨，父兆魁。幼貧困失學，多疾無厚服，日得四五錢以為食。及長，助人理業，誠謹勤篤，稍能自給，乃力舉先代五喪卜葬，儲蓄以終其身。族之無嗣者繼之，寠者贍之，孤女嫁之，負貸者代償之。客旅行遇虎，見攫弁，皆無懼色，蓋有以自持也。生子四：鏞堂、鏗堂、禮堂、祀堂。卒于嘉慶元年，春秋六十有九。布衣殆敦孝友，篤行于鄉里者歟。然而布衣之曾祖玉林先生，經學大儒也，學與太原閻百詩徵君齊，徵君稱為隱德君子。所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大學考異二卷，知人編三卷，困學鈔十八卷，水經注纂三卷，皆未傳于世。布衣篋藏之，不失片紙。命其子鏞堂、禮堂從餘姚盧召弓學士遊，勗以經術，不期以科名，遂通九經三史，尤明小學。乃命啓其篋，校錄之，曰：四世相傳之業，勿自我而墜。足慰先人于地下矣。嘉定錢辛楣少詹事、金壇段若膺大令見之，歎曰：此漢唐儒者之學，不刊之書也。然則非布衣能守先緒，啓後學，不及此。吾是以論而著之。

孫頤谷侍御史傳

孫君名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欽差通州坐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復少宦情，不復出，以著書為事。嘉慶六年，掌紫陽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鐙下讀之，不寐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張瞻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以益所學。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于鄉也，禮部侍郎武

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第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侍郎新建裘公試詩黍稷興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紊.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愧于科名.任刑部時.于廡獄必察至再三.精竅與其治經史同.管糧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予無德色.皆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好嬉戲.所樂讀書而已.舉經文選.成誦易而熟精其理.假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勝字非民間所有.又夢見故友劉鹿泉先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天性和正.讀書多而爲政舉.吳越間固多靈氣.其生也有所乘.其死也有所歸歟.侍御所著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僞難鄭.誣聖背經.既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僞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剿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鞫盜之獲眞臧也.其有功于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四卷.據諸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衆說.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以正俗本之譌.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明張商權之說.以補李注所未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駰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讀書脞錄七卷.考論經子襍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不爲鑿空武斷之論.愨然如其爲人.又謂孔叢子亦王肅僞托.其小爾雅乃肅借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妄.惜未成書.又脞錄續篇.亦未成.侍御無子.以兄蒜甘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文.得侍御教.傳其家法.

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君墓表

君諱和.字煦初.江西新建人.系出晉陳留阮瑀.自陳留徙巴陵.宋徙新建松湖鎮.明遷竹山鎮.父龍光.乾隆庚午舉人.官通許縣知縣.擢黃州府同知.有循聲.君讀書有才略.少隨父任.習民事.甲午遵川運例爲知州.試用之四川.丙申署天全州印.又署會理州印.會理居猺邊.夷獠雜處.土司講悍.互存并.君以德感之.皆帖服.丁父艱去官.民哭之.爲立碑.辛丑服闋.仍赴川.署天全州事.調署雅州府軍糧同知.統轄漢土官兵.兼爐關稅務.綜理番夷藏緋.事皆無誤.癸卯實授廣安州知州.甫下車.即革搶擄移屍諸惡俗.州城多傾圮.君捐俸倡修之.東南興當渠水衝.以石隄捍之.城中少水.君浚塘注水.以濟火災.倉穀書院.次第經營.屢決大獄.無冤縱者.癸丑調署汶川縣事.又署雲陽縣事.雲陽多險灘.廟灘東陽尤甚.舟行易溺.君鑿石平之.嘉慶丙辰.大寧邪賊起.廣安民日夜望君回.總督亦以川東北緊要.檄君回廣安.九月.達州邪教王三槐等倡亂.往來鄰界.君獻議大帥曰.達州邪匪.勞勤王師.川東北民受害已不小.茲復竄擾嘉陵江以西東鄉太平等處.賊黨橫行.隘口水次.更須嚴防.卑州境內.現設寨八十四座.大寨約三五千戶.小寨五七百戶及千餘戶不等.卑職傳諭各寨首.聯五六寨爲一團.同團以二十里爲度.按戶挑壯丁一名.每月操鎗一次.如有賊圍攻.彼此互援.辦理已有成局.又古制寓兵於農.今似可仿行.查卑州額徵糧五千餘石.按糧一石二斗.保募健勇一名.每名全年酌給工價錢二十千.著令糧戶公捐.每糧一石攤捐錢一千七百.卑州約得鄉勇四千名.遵照兵制.操習行伍.慎選舉貢生監爲領隊.逐日操演.軍器由

官捐備.火藥赴局支領.並請委武弁六員.來州教習鎗箭.敵愾禦侮.事竣論功行賞.文武領隊.以爵秩議敘.鄉勇或准作武生.或酌賞銀.自當人人奮勇爭先.如此以逸待勞.似可事半功倍.若川北川東州縣.均能一律辦理.則處處有義兵截殺.逆賊無所逃遁.首惡既誅.黨羽必散矣.奉大帥准行.乙卯王三槐兩入境.皆以防堵嚴密去.丙辰五月.又來州屬之金山場青崗場.君率士勇禦之.乃折竄大竹梁山而逸.六月.川賊冉文儔陝賊張漢潮等.由清溪場逼州境.徐添德又由大竹鄰水入州焚掠.八月.王光祖由大溪口竄入河東.九月.張添德張子聰徐添德冷添祿各賊.分竄州境之河東河西焚掠.君令渠民竭力防守.城不可攻.野無所掠.賊知廣安嚴.相戒勿犯.州北老鷹巖者.峭壁高州城數倍.中開一竅.約十餘里.君曰此造物設險以護人.若棄不守.必爲賊據.賊據則挾建瓴之勢以臨我.州城危矣.乃亟商之樓尉及紳耆.召匠築堡.於是鄉民移居者踵相接.爲錫名曰安居城.州城由是益固.而民間牛馬器具糧食.益有所庇積矣.己未四月.冷添祿入境.君督鄉勇對壘三日.賊不退.乃請參贊額侯督兵來州.殲冷賊於石笋河.餘黨殲殆盡.大帥入告.額侯復奏.而君名旁舉.條開軍功議敘加二級.自後張子聰張添祿包正洪.以及各賊竄入境者.不下二十餘次.莫不望風走.自丙辰至庚申.凡五載.廣安獨無恙.皆君設策保護功也.是歲護理順慶府知府事.總督勒公以君團練得法.通飭各州縣遵照辦理.曰.毋讓阮牧獨爲好官.辛酉五月.州民張老五李合等.以阻米起釁.聚衆滋事.君率壯丁親往捕治.外委王家元被賊戕.并斃役十餘名.張老五李合自稱元帥.總督發兵勦捕.殺賊一百餘名.生擒一百五六十名.張老五李合竄山林.君懸重賞.鼓勵寨民搜山.親擒首逆張老五.餘悉平.奏上.奉上諭知州阮和.不能先事防範.本有失察之咎.但首逆張老五.係其親自擎獲.功過尚足相抵.加恩免議處.君因勞瘁.年齒衰邁.遂告退.君治廣安.前後十六年.署他州縣六年.一本其父治通許者治之.而在廣安.屢遭賊擾.艱難又復過之.乃履險如夷.卒能全城全百姓.皆盡心愛民所致也.去廣安之日.士民如失所怙.送者數百里始返.歸祀家廟.垂涕久之.凡祖墓歲必再三至.視其罅漏.察其燥濕.事父孝.夜皆爲父燒足.父母遺象.朝夕拜之.有微物必獻.每祀象若有憂喜色者.輒應休咎.素惡分鬮.曰.吾雖不能爲張公藝.姑待吾沒世可也.嘉慶九年夏病卒.年七十有四.葬于某某之阡.以軍功遇覃恩.授奉直大夫.父母如其階.妻夏氏.繼妻梁氏.子三.長貽昆.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妻葛氏出.次綬.江都縣丞.次爲錫.國學生.並梁氏出.嘉慶十六年.貽昆在京師乞元表君墓.元之先.自元末明初系出江西.爲同姓.遂拜筆焉.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墓志銘

君諱鶴書.字東旋.先世居閩泉州.曾祖式璠.遷福州閩縣.祖應瑞.父起龍.皆以農業佐儒術.起龍補縣學生.君幼穎異.家貧.雄于文.試輒高等.朱文正公.紀文達公.汪文端公.在閩.皆賞拔之.累不舉于鄉.補歲貢生.教授鄉里.生徒衆多.嘗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漳平上杭書院.皆有經法.弟子多舉科名者.君恂恂謙讓.

守身如玉，質直好義，交不逆詐。詩集數卷，古體沖淡近陶韋，今體綿婉近白陸。嘉慶十五年七月干支卒，年六十有五。以子壽祺官得封，妻亦封宜人。子三人，壽祺己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國史館總纂，京察一等，記名御史。壽曰、壽日，皆儒業。壽祺幼被父教，文藻博麗，規畫揚馬，通達經傳，精究小學。康熙己未、乾隆初年，皆有鴻博科，儒術爲盛。嘉慶己未，雖非制科，然如張惠言、王引之、壽祺等，擬之前人，似無讓也。顧壽祺之學，皆出于其父之教，然則君之所學可知矣。壽祺爲元門生，在都聞訃，居喪歸葬，來請銘其墓。銘曰：

君行艤誠，君學通明。匪有金在籯，而教子惟經。子顯揚其名，名重者勢輕。山鍾氣清，鬱鬱乎佳城。

誥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一鳳孫公暨妻許恭人墓表

公諱枝生，字一鳳，氏曰孫。先世定遠人，明初有諱興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侯之從子，諱繼達，以行省都鎮撫守禦常州，賜田宅，是爲武進孫氏。凡二侯三指揮使，建廳司者百人，尚書慎行尤以清望著。其傳世與明相始終。公曾祖鑰，封翰林院檢討。祖自儀，桂陽州同知，封翰林院編修。父謀，康熙辛未科進士，禮部主客司郎中。禮部公清宦家貧，既歿，公尚幼，其從兄鳳飛，官廣西州吏目，公以諸生從之廣西，贅于許氏。公念門戶中衰，二親早棄養，綴身妻家，非學無以自立，乃下帷讀書，刻苦無間晨夜，體素羸，遂致疾，雍正九年四月壬子卒，年僅二十有六。嗚呼，公以望族丁衰祚，讀書勵行，天不假以年，無事業著述表見于世。微乎微矣。然公之子若孫，以學行擢科甲，名滿天下，交遊偁之，非公之隱德餘蔭，曷克及此哉。公妻許

太恭人，以嘉慶十年六月辛未卒于其孫山東糧道任所，春秋九十有八，距公之卒，蓋苦節七十五年矣。太恭人以二十三歲而寡，乾隆二十四年奉旨旌表節孝，今之節母，且致上壽，未有如太恭人者也。太恭人父建，宜興人，以舉人官廣西義寧縣知縣，無子，欲爲太恭人擇壻，見公于鳳飛家，器異之，以爲館甥。二年生子，又二年一鳳公卒。義寧君欲奪太恭人志，而以公之子爲許氏後。太恭人聲且泣曰：女何不若兒。孫氏一綫不可絕，父無子，我當祀許于孫氏。義寧君知不可奪，從之。旋卒，太恭人以一婦人自粵西奉父及夫之柩以歸，陟嶺嶠，浮湘湖，山林叢密，風波險惡，猿啼于晝，鬼嘯于夜，太恭人抱孤子以泣，顛連艱困。卒達江左，奉義寧君柩葬于宜興，遵公遺言，措柩于夾巷祖塋。姑病，侍藥不解帶者五月，喪如父禮，以贖嫁陽羨田，易田于常州爲祭田，奉春秋祀事。又以子官俸，置祀田于宜興，歸之許氏宗祠，孫氏歲時祭祀，必兼祀義寧君夫婦，以至于今。太恭人性矜嚴，康儉，不苟言笑，不拜佛誦經，年近百齡，每奉壽觴，必戒曰：吾食半菽飯即飽，製一衣著數十年，無受關吏金帛爲也。方太恭人之初歸江南也，先人敝廬僅二間有半，炊煙滿梁，太恭人晨夕操作，紡織鍼黹以易食，夜篝燈課子讀書，子有過，必責之，責必哭，教孫學亦如之。胥反鍵書室，自福納宜，故學行迄有所成。嗚呼，方在粵西，孫氏之系不絕如縷，非太恭人矢志撫孤，力貧教學，又曷克及乎此哉。公子名勳，中乾隆癸酉科舉人，句容縣教諭，截取河曲縣知縣，署渾源州直隸

沁州事。孫三人，長星衍，乾隆丙午舉人，丁未科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改刑部主事，陞郎中，授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署山東按察使，今官山東督糧道。次星衡，河南候補縣丞，署洛陽縣典史。次星衢，直隸候補布政司經歷，署安州州判。一鳳公初以子官敕贈修職郎、句容縣教諭，後以孫官誥贈奉直大夫、刑部直隸司主事，前翰林院編修，晉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太恭人初勅封太孺人，晉封太宜人、太恭人。嘉慶十年冬，附葬一鳳公墓。墓在常州府某地之原。

誥封奉政大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歲貢生游君墓表

君諱晟，字若李，號旭軒。先世出鄭世叔，唐末遷，始自固始從閩王入閩，至宋文肅孫桂，又自建陽至長樂。康熙間高祖鍾元，爲耿逆所掠，遂家福寧，著籍霞浦。曾祖勝揚，生員，早卒。祖瑞州，鄉飲賓。父煒，生員，以孫貴，誥贈奉政大夫。母程宜人，晚生君，故尤鍾愛。年十八，始鄉學，下筆驚其長老，試輒冠其曹，屢爲學使者所器，然卒不遇，以明經老。君性孝，侍贈公病，無倦容，祭必泣，素不習烏家言，以葬贈公，遂通其說。母程晚喜飲酒，左右必置羹，有女弟早寡，割宅宅之，爲之立後。居平課其子極嚴，光瓚成進士，歸令授徒，禁與外事，將謁選，則教之曰：吾上世皆積行累善，汝無以吏事害其家聲。既而選漳州教授，則又諭之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汝勉旃。造叔子光繹，以進士官翰林，歲必以金畀之，曰：詞臣清貴，毋以貧傍人門戶。及爲御史，以事降官，君乃承命之歸，晚尤愛交友，種花果，坦白無城府，暇則爲文酒之會，談先世勤儉孝弟，則娓娓不倦。年七十有二，自營生壙，時疑之，詞卒表墓。嘉慶十年閏六月五日卒，年七十有九。例授修職郎，勅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晉封奉政大夫。娶王宜人，繼葉孺人。子四：光瓚，庚子進士，福州府學教授；光纓，勅封儒林郎；光繹，己酉進士，翰林院編修，掌陝西道監察御史，皆王出；光縝，葉出。孫六：大劍、大鎔，皆庠生；大鏈、大環，皆附生；大芳、大謨。

揅經室二集卷六

山東分巡兗沂曹濟道唐公神道碑銘

揚州郡城.垂三百年之舊家.以宦績著者.唐氏其一.唐先世由泰州遷高郵.復遷江都.八世諱廙.明進士.廙生明獻.明獻生之日.之天.之天官盤山縣知縣.生詩.詩爲之日後.詩生六子.紹祖.繼祖.皆官翰林.紱祖由舉人知縣.歷官江西湖北巡撫.兩湖總督.紱祖生侯衡.秉衡.侯衡歷官至江西道.生侍陛.秉衡早卒.總督公命侍陛爲之後.卽兗沂曹濟道芝田公也.公字贊宸.又號悔庵.幼讀書.補恩蔭生.隨總督公任.督奏牘文案.屢試未第.乾隆二十六年.蔭生引見.以通判用.二十九年.發南河.三十年.題署山盱通判.三十二年.實授通判事.署宿虹同知.三十六年.調裏河同知.復調銅沛同知.暫署外河同知.三十七年.仍以銅沛管外河事.四十年.以在工屢著勞績.舉卓異.四十二年.陞湖北鄖陽府知府.四十五年.丁本生母劉恭人艱.四十七年.服闋.將入都.時河南青龍岡屢築屢圮.阿文成公特奏公精明強幹.諳悉河務.請旨發河工.遂次得旨.遄赴河南.四十八年.以河歸故道.擢授開歸陳許道.四十九年.丁母孔恭人艱.五十一年.奉旨署河南河北道.五十五年.丁本生父艱.五十七年.補山東運河道.秋.調兗沂曹濟道.五十九年.以失察前曹縣民毆斃饑民案.降級調用.遂以病歸.不復出.嘉慶九年十一月朔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二.公生名

門.讀書通治理.服官數十年.有功於河淮者爲多.洪澤湖五壩龍門水誌.舊以上游正陽報水誌長落尺寸爲準.乾隆二十九年.公官山盱通判.湖暴漲.而正陽未報長.且亦有正陽報長而湖不漲者.大府委公勘之.公徧歷各縣.歸呈圖說曰.淮出桐柏.千里至正陽.所幷之水已多.正陽長落.固可爲誌.但正陽以下.穎肥淠洛天芡諸水雜注之.乃至懷遠縣.又下則有渦濉澥東西南濠月明湖諸水注之.乃至臨淮縣.又下.則有沱淯濆澮四水注之.迄于盱眙縣.所幷諸水穎渦尤大.若正陽以上水未長.而穎渦諸水驟長.湖必漲.正陽不知也.正陽報長而穎渦諸水不長.淮至正陽下.且將倒盈諸水之科而後進.追歸湖十僅二三.是以湖不與正陽相應也.宜增設懷遠臨淮兩誌椿與正陽相稽.乃不僨事.大府用其言.請以行.故今懷臨兩誌椿之設.自公始.公涖豫工時.阿文成公與河督議改河之策.決計于公.公曰.今全河下注.非土埽所能當.欲逆挽歸正道難矣.今但于南岸上游百里外開引河.則不與急流爭.其全勢易挈.以逸代勞.此上計也.文成公始定計開蘭陽引河.至商邱歸正河.以公總其事.功以成.得旨嘉獎.擢開歸道.公管南岸工時.新引河隄初成.溜逼甚險.乃復請于儀封十六堡.增開引河.曰史郵.歸舊河.達大河.夏水發.果分爲二派.一由新引河.一繞儀封蕓城之南.達所增引河.又于毛家寨請增築月隄千餘丈.攔汛七堡.建挑水埽.溜勢乃暢.下無潰決.自公管南岸.駐工防守.迎溜決幾者二十餘處.皆搶護無患.五十三年.官河北道時.屢奏安瀾.公測河勢.知將有變.乃請于銅瓦廂工大隄後.增築撐隄二百四十丈.河督蘭公第錫.以爲歲修有定款.搶險在臨時.今非時.無故忽興大工.難之.公固請乃行.次年夏.銅瓦工內埽決不移蹤.繼

任河督李公奉翰.初視河曰.奈何.公曰.若待其埽遂必大決.決則全河頓徙.今當于隄之下口新築撐隄.內掘數丈.使水迴溜而入.入必淤.淤則大隄撐隄合爲一.是河直注之力已殺.而隄可保.河督從之.隄合而險平.河督曰.君之所以出奇制勝者.在前此之預築隄也.公前官銅沛時.亦決下游.使水迴溜停淤.兩隄合一.是公善用放淤平險之策也.又宿虹之夏家馬路.黃運交偪.公親捍其險.黃河水淺.將漫隄.公住舟中.效黃河清水隄法.疏河底之淤.隄乃安.徐州城外增築石工.石磯嘴增爛石工.城乃無患.衞河水弱.漕艘不利.公請掘地千二百餘丈.引沁挾濟以助衞河.其他畫策弭患者.不可悉數.公嘗論治河之道.曰河行挾沙.治法宜激之使怒.而直以暢其勢.曲以殺其威.無磨工而不可惜.無爭土而不可讓.守此岸則慮彼岸.治上游則防下游.皆名言也.公官宿虹時.立捕蝗法.率官弁按鄉搜撲.蝻盡而民不擾.於其去也.民爭送者萬人.守鄆.懲鈔關胥吏苛索之弊.嚴申禁令.凡客船皆不征.人載.但稽其人.舟載稅百錢.舟大者一再倍爲限.商旅便而稅亦無缺.觀察河北時.修書院.延師課士.增膏火貲.輯三郡志書.其他諸善政不具書.書其治淮事之大者.公元配吳氏.封恭人.子二.長瑩.戊午科舉人.側室劉氏出.次磬.側室姚氏出.十一年六月十四日.葬於城西卜家墩新塋.元與公弟仁埴爲同年舉人.又與公子瑩爲同學生.瑩請爲碑銘.既葬而瑩卒.十二年秋.乃踐諾爲銘.其辭曰.

浩浩洪河，湯湯淮水，履之測之，知水之理，瀹之鑿之，曲彼直此，民田民居，河淮之東，決則爲害，治則爲功，受其益者，孰知唐公，公若不歸，將總河政，惜未竟展，居里而病，侍白之家，終焉無競，鬱鬱新阡，公所自卜，若斧若房，拱萩宰木，勒碑刻銘，拜者來讀。

賜按察使銜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栢田唐君墓志銘

君諱仁埴，字凝厚，號栢田，先世由常州遷泰州，復遷高郵，再遷江都，曾祖詩，康熙甲戌進士，累贈太常寺卿，湖北巡撫，崇祀鄉賢，祖綏祖，康熙丁酉舉人，由河南封邱縣知縣，累遷至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父扆衡，由通判歷陞雲南迤西道，生子三，長仕誠，官湖州鹽運司運同，次侍陛，由恩廕生官河南開歸陳許道，彰衛懷道，山東運河道，兗沂曹道，君其季也，君生而英敏過人，誦書嗜記，善屬文，事親孝，家庭有渠度，隨任迤西各郡，讀書之暇，講求吏治，幕中諸老宿，僉曰，此名家千里駒，殆有宿根乎，乾隆庚子丁內艱，甲辰高宗純皇帝南巡，君以國子生獻冊，召試列二等，賞綵緞荷包，尋中丙午科舉人，丁未成進士，殿試二甲，授浙江嵊縣知縣，嵊故僻地，君捐俸葺書院，增膏火，講明禮教，修節孝祠以彰風化，仁聲洋溢，治行稱最，調任仁和，爲省會首邑，君審案定讞，士庶之畏懷者，一如在嵊時，有唐青天之稱，尋丁外艱，服闋入都，簡發江西，補樂安縣，調豐城縣，豐城濱大江，多水患，君修堤以資捍衛，歲甲寅，以失察事落職，家居數年，庚申就教職，選全椒教諭，俄值江南高家堰及山盱五壩役工起，遂以通判投效南河出力，加同知銜，乙丑安東縣陳家浦工起，君以熟諳修防，留工遣用，工竣，授通判，戊辰署商虞通判，時桑家堤馬家坊險工屢出，君晝夜築護，得無決，踰年實授，尋署懷慶府黃沁同知，沁水漲溢，武陟埝幾破潰，君率兵夫馳救，得無決，加知府銜，壬申署授黃沁同知，十月，調開封下北河同知，復保蘭陽十五堡之險，護河北道印務，擢署開歸陳許道，戚友有以君之伯兄曾任此官爲言者，君謂今昔情形不同，河工全在應變，非若地方事有一定準繩也，是年下南廳之黑岡工甚危，君晝夜防堵于烈日寒雨中，風檣旗不得食，險始定，洎睢州決，大工興，舉君總稽出入，往來兩壩，積半年之久，眠食幾廢，合龍後，蒙恩賜按察使銜，而君力亦既瘁矣，丙子署河南按察使，君素有痰症，至是感冒加劇，遂請解職，丁丑蒙諭旨回籍調養，歸江都，是年長子鑄，捧檄至豫，君誡之曰，吾家世受國恩，祖孫父子，皆叨厚祿，今余年力衰，未能報，汝其勉之，且汝曾祖任封邱時，上邀世宗憲皇帝特達之知，超顯秩，汝初膺民社，適亦茲邑，當秉承遺緒，毋隳家聲，觀君之言，可以爲世家教子弟之法，君生于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卯時，卒于嘉慶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子時，年六十有九，元配宋，誥贈淑人，繼配李，誥封淑人，側室錢，君生四子，長鑄，河南通許縣知縣，次鏞，國學生，早卒，次錡，國學生，次鍂，候選知縣，女子子二，長適同里試用縣丞秦峰，次適紹興候選鹽場大使陶德華，孫二，女孫三，君與余同年舉于鄉，余撫河南時，奏君權臬事，且訪輿論，知商虞蘭陽武陟黑岡之不決者，君之力爲多，嗟乎，洪河浩瀚，障之極難，其決也下傷民生，上勞國計，余過睢州，見決堤跡，心傷之，然則于將決未決

時，能履保之勿決者，其力巨矣，君之可傳者在乎此，余知君，故爲銘曰，君之兄弟，皆治河渠，功留保障，法著鑿疏，君于豫岸，捍之無虞，非君之力，大梁其魚，曲突焦頭，相較何如，德蔭後嗣，封樹待諸。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台斗傳

劉君名台斗，字建臨，星槎其號也，先世隸蘇州，遷寶應，曾祖諱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康熙甲午副榜，父世謨，貢生，靖江縣訓導，兄台拱，字端臨，爲世名儒，君少而敏悟，由本縣學生中乾隆丙午科舉人，嘉慶己未會試，成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君傳經學于其父兄，尤究心于水利，凡治河得失，漕輸利弊，無不洞知其源流，通籍後持服家居，講求尤確，服闋，兩江總督鐵公，河帥徐公，奏留南河，協襄減壩工，竣，得功，奉旨以同知用，會黃河南溢入射陽湖，衆議有欲因其勢改建新河，由射陽入海者，君作黃河南趨議千餘言駁之，上之總督曰，今歲黃河漫溢，自陳家鋪遁下，漫口數百丈，正河淤成平陸，大溜由射陽湖一帶入海，將有南趨之勢，蓋地勢北高南下，若順其就下之性，則舍舊圖新，似亦因勢利導之機也，然竊見新河有難成者五，有不可不慮者四，夫現在之漫口，數百丈之口也，而口門以下，愈遠愈闊，至四五十里六七十里不等，河面太闊，無以束水，水寬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此難成者一也，現行溜勢奔騰四注，數十里之地，或東或西，十數日之間，忽深忽淺，河無一定之形，溜無一定之勢，此難成者二也，且漫口向南，而大溜先向西南，轉趨東北，若因之成河，則是折一大灣，迎溜必生險工，對灣仍致淤阻，下游上游，未見其暢流歸海，此難成者三也，且改新河，必須築一南堤，又須于淸黃交界之處，中間隔一橫堤，乃數十里中汪洋一片，人力既無可施，取土更無所出，此難成者四也，凡言湖者，皆瀦水之區，非行水之道也，若射陽湖有出水之口，則滔滔下注，久當淘出，五壩之水不當停積中泓矣，謂之爲湖，其形必如盂如釜，外仰內低，故水滿則溢，水平則停，蓋盈科而溢出海灘，非暢流而直趨海口也，現在河流南注，勢似湍激者，以新湖一帶地勢較河身爲低，河面較地勢又低，故此時似暢，究之湖外之海灘，仍反高仰，非如海口得建瓴之勢也，河將入海，必束之使高于海面，故能敵逆上之海潮，以衝突入海，若今之射陽湖口，則河流之趨湖，雖由高入低，而由湖趨海之路，反由低入高，以低就高，數年之後，必淤阻，此難成者五也，更有不可不慮者，夫五壩減下之水，減入下河者也，往時五壩一開，雖無黃流之阻，尚且淹浸數縣之地，停蓄數月之久，必須閉壩而後就涸，未有壩未閉而先行涸出者，若分射陽湖以爲黃水之道，則淸水去路，爲黃水所奪，減壩之水，全積下河，不能容納，此可慮者一也，運河閘洞之水，亦歸入下河者也，一爲黃流所阻，去路日高，水無所歸，以內地爲壑，此可慮者二也，淮南之鹽場，東南財賦之藪也，沿海場垣，瀕于鹽阜，今若逼近黃流，淡水內侵，產鹽必少，淸水內漲，場垣必淹，此可慮者三也，至于黃河本有南趨之勢，阜寧地勢，高于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則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則就下之勢，必入興鹽，

一入興鹽。則不能入海。而南入于江。是河與江合。江淮河濟。四瀆合流。是古今一大變遷也。杞人之憂。又不止淮揚二郡之生靈。東南一帶之財賦矣。于是南新河之議乖果行。君又上書曰。山盱五壩減出之水。歸入下河者。以高郵各壩為口。以壩下引河為喉。以興鹽各路湖蕩為腹。以串場河各閘為尾閭。以范堤外各港口為歸墟。必須節節疏通。使水不中停。毋層闌鎖。使水不旁溢。方能引水歸海。而保護田廬。數年來各邑受淹之故。以壩下引河淺窄。而兩岸十餘里外。即無堤形。是以減下之水。不能下注。先以旁流。此高郵受災之緣由也。壩水注之興鹽。渟蓄湖蕩。湖蕩雖能受水。而不能消水。旁無堤防。下無去路。盈科而進者。仍復泛溢四出。存湖蕩之上者。誤以湖蕩為歸墟。在湖蕩之下者。止知曲防壑鄰。幸游波之不及。而變極必潰。雖少緩須臾。亦復同歸于盡。此興鹽各邑被水之緣由也。場河淺。故上游之水不能驟洩。海口高。故場河之水不能驟出。加以壩面寬而閘面窄。來源多而去路少。猶以斗米注升。欲其暢流不得矣。此范堤內外被水之緣由也。誠使壩下之引河。加掘寬深。堅築隄防。引歸湖蕩。則高郵之田可保矣。湖蕩之旁。圍築圍圩。約攔水勢。仍留去路。導入場河。總使水有下注之路。而無旁溢之門。則興鹽一帶之田可保矣。再于場河挑深。酌添范堤閘座。並挑通閘外港口。則范堤內外之民。庶可無虞矣。惟是場河以外。形如釜邊。場河以內。形如釜底。以釜底洩入釜邊。必須擡高水面。方成建瓴。若以挑河之土。堅築兩岸之堤。則地勢雖內低外仰。而水面仍內高外下也。如此則有滯有防。表裏相應。誠一勞永逸之計也。總督韙其言。

而未能行。丁卯簡發江西。以同知補用。試吳城。吳城民多板屋而居。值火災。燔燒千餘家。君至。為設火龍六坊。各一梯衝鉤鏈及貯水之器各數百。坊立役夫二十人。以時習其激躍轉輸之事。官給以食。均勤惰為賞罰。又多掘井以備綆缶。立救焉算。役夫以外。民有擔水一石與算一。官給以價。以是吳城不復火。巡撫金公下其法于通省。今仿行之。在任二年。善政最著。補瑞州銅鼓營同知。嘗缺。以病乞歸。吳城民排銷一盆水一盂。拜于舟前曰。象我公之明且清也。送者數千人。舉相泣別去。癸酉補原官。奉檄總運事。遂以勞頓卒。卒之前日。謂家人曰。吾死無他恨。惟吾兄未祀鄉賢。以此耿耿耳。吾兄者。端臨君也。君未第時。即勇于為義。嘗與邑令孫君源潮。糾建甓川書院。脩節孝祠。戚烈婦祠。治宋澄河。引清河水入城。以溉民田。治城北之劉家濬。築堤以捍水患。在官時。則平歙人兄弟二商之訟。表前明士人葉景恩死難之烈。歸新建主簿某停滯之喪。它如孫課謫。置義冢。立贊劑。禁游手。具載于君之家譜及事略。茲其書君有功于河。書其河議之有裨時用者。所著有下河水利說一卷。

論曰。君發新河改道之說。深切著明。後之人欲知射陽海口情形者。當覽之。君下河築隄之議。本于靳文襄之書。文襄建此議。為吾鄉喬侍讀等所阻。然靳公規畫工程丈尺。經畫具載于君水利說中。昔阻其如此者。今欲求其如此而不得矣。

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例贈朝議大夫錢君暨配居恭人墓志銘

君諱汝鼎。字東原。嘉興縣人。明太常寺□□諱□□。與其季父及弟。並以甲第起家。為浙西望族。曾祖諱□□。光祿大夫。諱□□。祖贈光祿大夫。諱綸光。父歲貢生。候選訓導。諱峯。前刑部尚書謚文端之次弟也。君生四歲而孤。母任安人。以節孝著。年十歲。能作徑尺大書。讀經史成誦。前禮部侍郎諱載者。君從子也。君師之。盡受其學。乾隆元年。以文端蔭入監讀書。並遵例納州同銜。為太學官生。緣目疾幾失明。絕意進取。錢氏舊置義田。歲入贍族。規條繁碎。子姓日衆。文端以君德性仁孝。才堪治劇。以贍給之事委之。君循祖宗設法之意。任文端委託之重。夙夜經營。不辭勞瘁。支分派衍。度田按口。三黨數如宗族。稱孝。嗜作書。始為蠅頭小楷。以目疾改學歐柳法帖。常侍文端坐。論波磔鉤趯之法。文端稱之。晚年書益工。練素流傳。得者寶之。卒於乾隆三十一年□月日。年□十有□。配居氏。同縣前進士棗強縣知縣諱應麟女。幼好詩禮。歸強愛之。名之曰文。事姑暨祖姑陳太夫人。體無形聲。重惇悅豫。君理義田時。贊左右之。嘗典質簪珥以濟贍給所不足。君之歿也。家計日落。並鬻屋僦居庵舍。幼子孤孫。煢煢相依。恭人課詩書。紡績自給。後以孫貴。祿養漸充。而裙布綿絮。不改其素。久侍高樓。稔知先世事。每與族姓談祖宗忠孝之德。鄰媼鄉婦過從。必接席與語。乾隆六十年。歷春秋七十有八。終於里第。君以孫楷官。加級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今例得推贈朝議大夫。君配封太安人。例晉恭人。子三。長濬。增生。候選縣丞。贈庶吉士。丙戌冬應試在京。聞訃奔歸。哀毀咯血。卒於途。次婦程恭人。仰事姑。俯教子。孝慈苦節。亦如居恭人。次淇。增生。次涵。國子監生。女六。皆適士族。孫六。長楷。即濬子。己酉會試第一。殿試□甲第一。由庶吉士歷戶部員外郎。軍機處行走。次

樸。次棫。生員。次楧。次格。次柏。生員。女三。俱幼。嘉慶元年□月。葬君及恭人於縣南曹王廟原。祔於父阡。先是君痛幼失怙。慎選窆地。偶泊舟城南新宇圩塘。夢神人引至高阜。指其顛。有如虎踞者。曰此非吉壤乎。翼日卜遂定。並誡子曰。吾不逮事父。異日必葬我墓側。即今君與居恭人合葬地。元與楷同登進士第。又同官翰林。交最篤。今視學其鄉。以狀來乞銘。乃為銘曰。

懿哉錢氏。世德高門。誦芬詠烈。清渙遠源。奕奕光祿。隱德彌敦。竹廉相脩。其啓後昆。生大司寇。以孝承恩。惟東原君。光祿之孫。君生少孤。母被慈教。故有節者。必訓以孝。重慈致歡。含飴每笑。師少宗伯。蔭任國校。錐下騰聲。詞場名噪。於戲嬰疾。幾喪厥明。煇發玉氣。采潤珠光。友于為政。任黨恤鄉。竭勞盡哀。以持後喪。壽山協夢。川志厥祥。穆祔于昭。遺訓聿長。於赫恭人。塞淵異嗣。純固敦厚。溫和淑懿。祇荷於疑。省膳於饋。恭人之孝。與公兼致。度田贍族。修睦重義。恭人之賢。佐公為治。家德存儉。世學繼經。教子及孫。皆底於成。文冠天下。維耶楓廷。帝錫綸言。以褒先型。馬鬣吉封。虎踞佳城。下車再拜。敬勒阡銘。

誥封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銘

君諱鑑元。字允明。號澂江。又號餘園。先世以鹽筴自歙遷儀徵。遷江寧。遷揚州。皆占籍焉。祖與父為翰。皆贈中議大夫。君好書史。諳孝經注疏。恆不釋卷。性節儉。雖處豐厚。泊如也。居恆以誠訓其子弟。子孝義之

事,悖樂爲之,修京師揚州會館,獨捐數千金,又修歙縣洪橋,鄭氏宗祠,上律寺,遠祖海公宗祠,置香火田,建祖父江寧宗祠,三置祭田由縣立案于府,又脩修族譜,舉親族中婚葬之不克舉者,建親樂堂于揚州宅後,子姓以時奉祭祀,嗟乎,席豐厚者無足重,重乎孝義也,不以其財助鄉里,有益于人之善事,不以其誠爲朋婣任卹之正事,卒之不豐不厚,求一事銘墓者不可得,所謂孝義者安在,若先生者,其殆庶矣,先生總司鹺事十餘年,詔授通議大夫候選道,乾隆五十五年,入京祝萬壽,加一級,召預千叟宴,賜御製詩及粟帛,又以輸軍餉一萬兩以上,議敘加五級,覃恩誥封中憲大夫刑部山東司員外郎,生于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十日,卒於嘉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子二,長涵,附貢生,候選州同知,次宗汝,刑部山東司員外郎,孫三,兆玉,候選州同知,兆珏,乙卯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涵出,兆理,大理寺丞,宗汝出,曾孫六,烜、熠、炘、照、熙、煜,卜於嘉慶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與其配吳恭人合葬於江寧之南鄉琵琶井,因伐石而系以銘曰,

黃山鍾山,廣陵秣陵,鄭公之鄉,人以德興,孝祀以虔,善義力勝,富而好禮,昔賢所稱,華而積厚,人所罕能,用綏眉壽,老年以登,子孫繩繩,施于重曾,墓道既安,惟鑑所憑,藏此貞石,風暖淮塍,

董處士墓表

君諱孝源,字甫川,先世義烏,明季遷鄞,祖某,州判,父某,國子生,有孝行,勵學,與妣孫孺人相繼卒,君甫六歲,居喪如成人,以祖母陳命,依季父居,季父歿,以君力學,不事生產,出之外舍,有地數弓,乃益發書讀之,從師游,遂通小學史漢,旁及百氏,既壯,鄉陳司經處知孝友,妻以女,復以身爲師,然不事舉業,嘗曰,吾先人以隱居著書,不求官達,今有書有田,復奚志哉,由是入則橫經,出則負耒,歲以其入贍親黨之貧乏者,有券至四百緡,悉燒之,復力疾修遠宗墓廬,雖困踣不顧也,戊午槐以優行第一貢太學,明年考取武英殿校錄,秋順天鄉試中式,聞至,君已疾,顛踣入曰,吾殆不起,異日當勗兒以黜浮崇實,勿替祖父之訓也,疾竟卒,年六十七,子一,槐,女四,表曰,

古獨行,農而士,帶挂經,室懸耜,存婣睦,絕怙侈,老能數,長可紀,式鄉訓,生才子,銘既藏,表是視,崇善良,告惇史,

江都凌君士驥傳

凌士驥,字禹臣,其先世江南泰州人,明海樓僉都御史之後也,海樓諱儒,明嘉靖癸丑陳謹榜進士,有直聲,言事遭廷杖,時論壯之,事詳明史,著海樓集,士驥祖襄,康熙乙卯科武舉人,官古琅所千總,父某,國子生,工詩文,屢試不第,授生徒于郡城,因家焉,士驥遂爲江都人,幼孤貧,身親勞苦,手足胼胝,以力養母,妻張氏,亦紡績以佐之,家稍成立,母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卒,喪葬盡哀禮,有同產兄八人,皆悌敬備至,生養死殯,悉眷助之,而自奉則甚約,故人皆以孝弟稱之,士驥識字,僅記姓名,性和易,無急言遽色,里閈有爭者,輒以微詞解之,爭者斂手退曰,長者言不可違,夫以布衣居鄉里,未有勢利加于人,而

人皆聽之,非其生平性行,積誠以動人,何人折服之深也,士驥自悔幼失學,遂教其子讀書,嘉慶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四,仲子階,博覽工文詞,治經傳,不爲俗學,從父教也,

翰林院編修彭遠峯墓誌銘

編修諱蘊輝,字璞齋,又字遠峯,江蘇長洲人,彭氏爲蘇州之望,定求官翰林修撰,其孫啓豐,亦由修撰歷官兵部尚書,世所稱祖孫皆會元狀元者也,啓豐生紹咸,貢生,紹咸生希洛,乾隆丁未進士,官御史,力行善事,歲饑,輸平糶,捐貲築育嬰堂,歿祀鄉賢,希洛生蘊輝,五十日而其母陶恭人歿,蘊輝幼穎悟,十歲從父宦京師,稍長,工詩文,嘉慶三年,順天鄉試中式南元,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初娶兵部尚書吳江金士松孫女,繼娶南河總督平湖吳璥女,七年歸蘇州,八年在清江,十年入京師任館職,是時淮南屢被水災,編修與徐侍御寅亮等,在京師捐募白金,屬友人至淮南村墟活饑者甚衆,冬十月,奔父喪,致哀毀,十三年,服闋入京,充國史館文穎館協修,夏六月上試翰林八人于南書房,編修列第五,賞紗緞,皇帝五旬萬壽,獻文冊,蒙獎賞紙筆,是年得咯血疾,冬十二月九日,竟以是疾卒,年三十有二,是可哀也,編修儀度玉立,性仁厚端謹,有志檢,接三黨以誠,家世積善,濟貧恤嫠,戒殺放生,孜勉不怠,文筆清麗,讀史慕古人,方當樹聲詞苑,世濟忠美,乃忽夭折而死,子疑福甫四齡,亦殤,妻吳孺人,諱槱珍,性善慈,慟夫及子,亦相繼卒,或疑作善而不獲報,其善有未至耶,非也,論語曰,死生有命,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仁而夭,愈于不仁而壽者,且仁者非責報于天而始積善也,不然,顏子何不得天命哉,揚州阮元,爲編修已未座師,哀其亡也,于其葬紀以銘曰,

震澤之濱,秀鍾儒人,彭氏才子,質敏性仁,金蓮燭古,玉筆班新,何圖寵擢,而命不辰,彭述于蘇,霜隕下春,瑩茲淨域,封以香塵,善行可紀,寫于貞珉,山光藏璞,葆爾清神,

臧拜經別傳

拜經姓臧,名庸,字西成,又字拜經,本名鏞堂,武進縣人,父繼宏,業賈,康熙間,有與閻百詩同時,老儒玉林先生名琳者,拜經之高祖也,乾隆五十四年,餘姚盧學士文弨主常州書院,拜經往受經學,抱玉林先生所著經義雜記,質于學士,學士嘉異之,于校經典釋文中,多引其說,五十八年,在蘇州從嘉定錢少詹大昕,青浦王侍郎昶,金壇段縣令玉裁,講學術,錢公王公薦拜經于湖廣總督畢公沅,授其孫爾慶經,嘉慶元年,歸,丁父艱,二年,元督浙江學政,延拜經至西湖助輯經籍纂詁,三年纂詁成,拜經至廣東南海縣校刊于板,而臧氏經義雜記諸書,亦以是時刊成之,五年,元巡撫浙江,新闢詁經精舍于西湖,復延拜經至精舍,補訂纂詁,校勘注疏,七年歸常州,九年入京應順天甲子鄉試,王伯申侍講引之,桂香東侍講芳,皆引重之,桂侍講命其弟桂苫從之學,秋試房考吳美存編修其彥,薦其文,主司抑之,十一年南歸,過揚州,伊墨卿太守秉綬延修廣陵圖經,十二年,復應元招至杭州,讀書于北關署中,十四年歸里,病,十五年,復

贖順天庚午鄉試.不中式.與編修延之修中州文獻書.十六年復病.七月卒于吳氏館.年四十有五.拜經沈默敦重.天性孝友.遵父命稱其高祖將絕之學.脩身著書.並見于世.可不謂孝乎.其弟禮堂.孝子也.以毀瘠卒.拜經哀之.乞朱文正公諸名儒之詩文以表章之.可不謂友乎.其爲學根柢經傳.剖析精微.德清許周生兵部宗彥.謂其好學深造.如皇侃熊安生.常求之唐以上也.所著之書.撮經義雜記爲拜經日記八卷.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頗稱之.用筆圈識其精確不磨者.十之六七.其敘孟子年譜.辨齊宣王湣王之訛.閩縣陳恭甫編修壽祺.歎爲絕識.又著拜經堂文集四卷.月令雜說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經考異一卷.臧氏文獻考六卷.又其生平考輯古義甚勤.故輯古之書甚多.子夏易傳一卷.以子夏傳爲漢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惟采釋文、正義、集解、古易音訓、大衍議、五家.不取宋以後說.詩考異四卷.大旨如王伯厚.但逐條必自考輯.絕不依循王本.韓詩遺說二卷.訂譌一卷.顧千里廣圻.以爲輯韓詩者衆矣.此爲最精.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謝該漢書音義二卷.皆詳過于人.元初因寶應劉端臨台拱.獲交拜經.十年之間.于我乎館者爲多.卒之後.元寫其所著書爲副本.以原本返其家.敍玉林先生入儒林傳中.而以拜經附焉.顧儒林爲國史.文體宜簡.乃復述所未盡者爲別傳.以告後之學人.且致其哀恤云爾.

杭州府西海防同知路君墓志銘

君諱鑄.字鳴于.漢陽縣人.父邁玉.伯兄釗.歷任南陽尉氏知縣.君幼佐兄理吏事.習政治.捐納鹽場大使.分發浙江.歷滸村場許村場.擢諸暨縣知縣.調平湖縣.大計卓薦.擢杭州府西海防同知.君明敏和正.所治之縣.皆有益于民.未嘗妄刑一人.宰諸暨.伸十餘年未發之冤.人情快之.平湖水鄉.故多盜賊.君能弭之.每課書院.皆捐廉以資膏火.海塘鉅工.修防誠實.予再蒞浙.方將倚君治大郡之事.而君以嘉慶十四年正月乙酉卒.生於乾隆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二.妻吳宜人.先卒.子文澂.戊辰進士.分發福建.即用知縣.將以某年月日歸葬君于某地之原.乞銘其墓.余以君廉靜篤實.善治民.從余治浙事者八年矣.歿之日.吏民皆惜之.曰好官如路公.何遽死.豈余私言哉.遂銘之曰.

悃愊無華.安靜吏.月計有餘.民乃治.不緣飾以媚世.不遑恤而營事.安得如君并有位.有德有餘蔭後嗣.歸葬漢南視銘字.

誥封奉直大夫奉賢陳君墓表

陳君諱遇清.號碻薌.先世出穎川宋平章事秦國公某之後.十三世禎明.河南參政.有治河功.十二世詡.宦祭酒.諡文莊.事具明史.居華亭之南橋.今奉賢地.曾祖藎.明季杜門講學.祖祖壽.父基.貢生.基三子.君其長也.君生俶儻.善讀書.年二十一.補華亭學生.國子監生.以父老歸.家口益衆.與兩弟析居.慕薛包之

風.築室於術居東南以奉親.親病時.君訪醫.進湯液.惟謹.不解帶者經年.父母相繼卒.君哀毀骨立.營宅穸.靡不誠愨.族之人秀異者造就之.其有貧乏殯葬不給有急難者.佽助之.生平未嘗謁公庭.丙子邑大祲.君倡賑粥.十里爲一廠.廠有紳士.而君爲之綱.所居奉賢爲分邑.無學宮.縣令廉君高誼.請於君.首捐千緡.事遂集.居家教子弟以法.延名師禮意俱備.丁酉季子廷慶.授桃源訓導.令雖告.構屋數楹.如諸生.是年廷慶中式.癸卯長子廷溥中式.己酉廷慶以員外郎充山左副主試.君教以恪矢公慎.俾得人爲報稱.明年廷慶典郡.天語垂問父母兄弟.廷慶對臣有父母.年俱六十八歲.兄廷溥.癸卯舉人.上曰.爾既有兄.養親.正可廉慎供職.報効國家.廷慶叩頭謝.七月.廷慶迎養至辰州.君諭以勤補拙.以儉養廉.數年之間.大吏以廷慶爲能者.君有以訓迪之也.甲寅夏.患瘧滯.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有二.君性嚴毅.而仁孝於族.尤加意祖塋祠宇.歲必省之.又其修梁、浚渠、飯餓、衣凍、櫬瘞、之事.不可殫舉.虎谿書院.添設講堂廨舍巽卷櫳.以及脩脯膏火.其大焉者也.尤精鑒藏書畫.晚繪耕讀圖.一時如沈宗伯德潛、王光祿鳴盛、多爲題詠.其隱居之志.殆有素焉.以子貴.例贈朝議大夫.妻顧氏.誥封恭人.恭人爲同邑南陵縣訓導綏之女.性端恪.幼不苟言笑.動合禮法.母陳.授內則列女傳.涉口成誦.父以爲女職治酒漿習機紝而已.因不復讀.年二十一.歸于碻薌君.事舅姑盡婦道.能先意承志.佐碻薌君讀書敦行.暇事女紅.自碻薌君倡弼.立學宮.家事悉以委恭人.恭人整齊嚴肅.纖曲周到.爲二子延師.必酒肉豐潔.漏三四下.猶篝燈課讀也.先是族有無後者.議以廷溥繼之.已而易他人.其家將以貲之半貽廷溥.恭人以義卻之.戊戌.父南陵君卒.碻薌君歸自京.經其喪.恭人致其哀.廷慶之授教官也.恭人訓之曰.當正身率行.仕學兼勉.勿謂冷

曹不足爲也.是後遇恩賚.必曷焉.丙辰.廷溥舉孝廉方正.戒之曰.此特科.毋以虛聲貽誚.廷溥因力辭不赴.恭人素敦六行.其睦婣親黨.一如碻薌君.嘗以君遺命.捐義田五百餘畝.修祠墓葬地.及贍同祖五世之人米布.以資母妻兩黨.均有教養之資.嘗有九喪未葬者.特畀重貲以濟之.丁卯十一月.以疾卒於家.年八十有五.先是碻薌君卒.葬於柘林之魚塘灣光字圩.至是祔焉.禮也.非躬行孝義.德符梁孟.曷克有此.宜乎子孫食報之未有艾也.子三.廷溥.舉人.候選大理寺丞.加一級.改授內閣中書.廷棫.殤.廷慶.由拔貢成進士.庶吉士.改廣東司主事.遷員外郎.己酉山東副考官.湖南辰州府知府.署辰永沅靖兵備道.女二.長適貢生張鴻岡.次適候選按察司經歷夏必達.孫三.泰熊.廩生.泰鮫.泰彪.曾孫二.光裕.光璇.

武康徐母周孺人傳

予督浙學三年.于湖州府貢優行生一人.曰徐熊飛.熊飛少孤寒.力學.事母孝.文筆斐然.越三年.予撫浙.聘熊飛爲平湖書院院長.熊飛母死.泣以行略屬.爲傳之曰.徐母姓周氏.武康人.生而明慧.四歲.孝經成誦.隨諸兄入塾讀書.春秋左氏傳.資治通鑑.皆能覽之.年十九.歸武康徐氏.時熊飛父喬寓上柏.賣藥授生徒.甚貧.熊飛年十四.父卒.無以爲斂.母鬻破屋治喪葬.借鄰人草屋.攜子女居之.口授熊飛經.使爲童

子師已。則晝夜貼錫織箔以易食。貼錫者。撕錫爲紙。使製冥鏹。織箔者。貧山裔妻恭爭皆業。苦而値微者也。母多寒。手龜坼。銷松脂補之。氣蒸蒸從凍坼出。夏蠅蚋集膚。亦弗少輟。徐母之母家亦衰。就養于徐母。晨易米一升。煮爲糜。漸其成粒者奉母。餘以豆屑野菜糅雜。與子女分食之。歲饑行販。母不就賑。曰。吾能餓死。忍蒙袂輯屨向里正乞活耶。熊飛旣長。爲學生員。館于平湖。歸輒索其飯。見與人論學書則喜。否則訶責不少容。或爲謀遷居平湖。母曰。先人墟墓皆在此山中。可不首邱耶。熊飛名日盛。授經多束脩。母乃贖周氏老屋之半爲居。奉徐周兩姓木主。命子姪歲時祭之。知平湖縣事李府芸贈熊飛以金。母喜曰。此廉吏金。當爲吾造棺。嘉慶六年十一月初九壬午。母卒。諱稱英。

論曰。母以窮族嗣勤苦。支兩姓衰寒之祚。教子學成。可謂賢矣。不然。貼錫織箔。薄業也。茅屋豆粥。貧媼也。死則死耳。學士大夫烏得登其事而稱之。歐陽公母以荻畫地。貴者學也。故備述母勤苦之事。知熊飛所椎心飲泣而欲著表于世者。正在此也。

朱母高太孺人傳

嘉慶元年。予奉命視學兩浙。以經學詩古文試士于平湖。得朱生爲弼。根柢深厚。不爲俗學。而賞拔之。又三年來撫浙。招生課予弟及子。是秋生領鄉薦。明年應禮部試。南歸前一月。其大母高太孺人嬰疾卒于家。生以家孫承重。列狀來請爲傳。因得書其略。按狀。太孺人姓高氏。系出渤海。曾祖士奇。受仁廟特達之知。世所稱江邨詹事是也。祖輿。以編修供奉內廷。父佾。候補州同知。母樊氏。實生太孺人。七歲從女師授毛詩、左傳、國語、戰國策、列女傳。輒通大義。遇貞烈節孝事。尤樂道不厭。父性嚴峻好潔。能先意承志。不辭勞瘁。以是絶愛憐之。年二十。歸朱藕房先生。先生諱英。爲桐鄉令族。積學敦氣誼。事二親以孝聞。兄弟八人。仲兄苓。官翰林。叔兄浚谷。主政兵部。家聲方振。而太孺人躬習勤苦。不假婢媼手。隨諸娣姒問安視膳無失時。無倦容。病侍湯藥。夜不交睫。焚香籲天。請以身代。舅姑先後歿。哀毀不欲生。遂得痰嗽疾。終其身不復瘳。會藕房先生以苓之獄。胥脫入蜀。羈三十七年。太孺人以紡績所入。課子讀書。學成名立。旣補弟子員。卽遣入蜀省視。先是浚谷兵部無子。病中欲以弟之子爲後。並馳書蜀中。亦許之矣。太孺人初以獨子難之。及兵部歿。慨然曰。吾夫安知不卽歸。此時姑從其言。俟他日吾重有望于吾子。今若擁富必廢學。無已。以所遺財與諸子姓分之。庶可繼也。其持大體類如此。乾隆乙巳。藕房先生蒙特恩釋歸。明年抵里門。白頭相對。諸孫林立。里黨傳爲美談。且謂先生入蜀後。所以再新門庭者。皆太孺人力也。又四年而先生歿。太孺人又後先生十三年而歿。享壽八十歲。子一。鴻獻。桐鄉邑庠生。兼承兵部宗祧。孫五。爲弼。庚申舉人。爲翰、爲均、爲霖、爲燮、皆諸生。爲兵部後。

論曰。晉書稱韋逞母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諷誦不輟。晝則樵採。夜則教逞。逞後仕爲太常。母年八十。視聽無闕。猶設講堂。隔絳紗幔授經。號宣文君。今朱母以昔年丁家難。夫婦暌離。在數千

里外。歷三十餘年而復合。中間門戶楮柱。以一弱女子任之。教子教孫。胥成立。嗟嗟。何其難也。視韋逞母。蓋跡異而心同者與。仰聞藕房先生就逮蜀中。非其罪也。徒以兄故慷慨赴義耳。世以是多之。易曰。恆其德貞。若朱母者。又能成夫子之德者矣。

淨因道人傳

淨因道人者。余老友甘泉秋平黃居士文暘妻也。父張堅。甘泉公道橋北湖儒者。母徐氏。北湖則堂先生曾孫女。道人幼讀書。習詩禮。知孝義。兼工紡事。夜觀極星。皆能指而名之。年二十五。歸于黃。事舅姑以孝聞。戚黨咸呼之曰。趙五娘。用琵琶記故事也。其孝可知。居士雄于文。爲里中老宿。屢不第。家貧。以館穀自給。道人常典簪珥以爲炊。或以書易米。與居士相倡和。或賭記書籍策數典故以爲樂。舅姑歿。寫借隱圖以寄意。乾隆歲丙午。饑甚。居士有貧友來投者。道人解衣衣其妻。而自忍凍。分米爲糜以食之。吳梅邨祭酒之孫。貧餓于竹西路。居士割宅居之。其子女失母。道人撫之至成立。長官嘉道人名。求見其詩者。閉門謝曰。本不識字也。曲阜衍聖公尚幼。余薦居士往爲之師。道人與居士以六十自壽詩相倡和。山左爭傳之。居士長余二十七歲。余童時卽見居士。道人于掃垢山房。歲癸亥。邀二老來西湖。扁舟涉江。登虎阜。汎鴛脰湖。皆有詩。余于署中闢別館居之。每二老出游。竹輿小舫。秋衫白髮。蕭灑于湖光山色間。余內子孔。亦以詩與道人相倡和。歲乙丑。歸揚州。書掃垢山房聯吟圖以寄意。名士多題者。歲丁卯。居士客于外。其弟暨長子婦死。道人經其喪。勞且哀。季冬居士歸。道人以微病卒。僕媼鄰婦來相撫而哭。感其仁賢。血滿地。不知諱略者。道人卒年六十有七。所著綠秋書屋詩集五卷。子二。金寶、璽。其家諱稱因。

論曰。程子引詩。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以證雖餓而民稱也。有以哉。道人之賢孝且慈。且貧異矣。非然者。吾烏得而稱之。

鮑姑辭敍

鮑姑。爲元祖考之長女。與元考同爲江祖妣所生。適江都鮑公裝吾。事舅姑甚孝。鮑公狹俞婦于外舍。俞婦者。某縣尹之妾。乘其尹死。挾貲而逃者也。以故舅姑不許之入室。俄尹之子訟鮑公。鮑公挺罪。挾婦人入京師。舅姑漸老病。家亦漸貧。家事賴于姑。姑致力爲養者二十餘年。鮑公竄以醫自給于京師。久之入太醫院。爲八品吏目。俞婦生子永觀。乾隆五十年。始迎姑入京師。俄鮑公卒。姑歸揚州。鮑無居室。于是元考迎姊居于家。及元官內外。舟輿所至。皆奉姑無少離。永觀跛一足。病廢。卒。生三子。皆性落拓。不能有所業。姑是以不能不終于阮。道光二年正月十日。卒于廣東節署。年九十有二。柩歸揚州。姑性仁厚。知禮義。孝。其生平大節。在力奉舅姑。生養死葬。三黨所共稱也。先是俞婦已與鮑公同葬。姑嘗命曰。我死當別葬于北鄉。故元不爲墓文。姑九十歲時。有撰鮑姑辭爲壽者。引列女傳宋鮑蘇妻女宗爲比。鮑蘇仕衛有外妻。女宗在宋養姑。貞一不去。宋公表其閭曰女宗。劉向列之爲傳。以今擬古。事極相類。且同鮑姓。爰爲敍

以誌之。

女壻張熙女安合葬墓碣

余之女子子安，孔夫人所生，余得一古鏡，有孔靜二字，遂字之曰孔靜，幼明敏，未嘗習鍼黹，師錢塘嚴厚民讀書，師奉新劉藼谷學書，其詩受教於父母者爲多，頗能析理纂京，年十三，許聘江都張熙，熙字子興，又字定江，翰林給事中馨之曾孫，賜三品銜鈞之子，于是厚民又館于張氏，與武康徐雪廬迭教熙，熙性沈靜和厚，不妄言笑，詩亦有法，十五六歲時，得肝風疾，時疾時已，嘉慶二十五年春，熙年十八，其父命隨其師嚴來粵東，從余署中，且讀書受余教，雖新婚，而內外有兩書室，各讀書賦詩不少懈，熙以嶺南草木物產考之古籍，頗著於篇，又自以端溪巨石，雕爲硯山，曰端溪秋色，給事本籍臨潼，乾隆甲子陝西解元也。十二月，熙肝風病發甚劇，道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卒，是時安年二十，初有娠，哭幾死，家人以嶺路遠，勸緩歸江都，保娠冀得遺腹子，安乃節哀慎疾，夏秋身甚健，然嘗指其腹私語其保母曰，我望伊是子，我故保伊性命，將來伊尚是子，乃保我性命，是以家人夜防之，孟秋月死霸，既產，乃女也，猶語家人曰，女亦佳，勝于并女無之者，不哭泣，然色甚變，心懷志烈，內熱外發，氣若蒸，八月二日猝然死，家人疑其吞金，檢其奩無所失，蓋其久蓄死志，以死爲願，故產後不慎疾，若惟恐其疾不急而死不速者，余雖哭之慟，而心許之曰，禮也，人孰無死，娠未辨男女而死，絕夫之後，非禮也，篤夫婦之情，廢笄懸辟，橫殘其親之遺體，非禮也，舅姑老，不留身以事之，非禮也，今產女病而死，熙不患無繼子，舅姑未衰，尚有妯娌三，是則合乎禮，不逾乎情，而同乎命矣，安容于所居妙壁前，登几畫梅，縱橫盈丈，幼隨母嫂分梅花百詠，得五言律十餘首，又廣梅花百詠，再成百題，獨作一百首爲一卷，詩中爲其師點改者十之二，又有白梅唫館詩一卷，熙有宜之室詩文遺稿二卷，熙五品頂帶，安宜人，于其合葬也，命常生書刻於石。

揅經室二集卷七

封泰山論

泰山者，上古大山，居天下之中者也，封泰山者七十二代，易姓而王，祭天刻石以紀號也，上古淳質無史冊，刻石紀號者，著一代之史也。說文後序云，書者如也，五帝三王改易殊體，封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然則泰山石刻，即七十二代之史，惜若無此石，則文字不別見于竹帛，代號不可考矣。是故封禪爲古大禮，古者開創之帝王，雖功德有醇駁，而皆得行之，秦始皇、漢武帝之求長生，光武帝之用讖緯，宋眞宗之得天書，皆以邪道壞古禮，不足爲封禪咎，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議封禪，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當刻石紀號者也，漢武帝、魏明帝、北齊文宣帝、唐高宗、元宗、宋眞宗、明成祖議封禪，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當刻石紀號者也，竊稽攷之古矣，泰山曰岱，岱者代也，古帝王告代之處也。後漢書注云，太山者王者告代之處，爲五嶽之宗，故曰岱宗。所居曰齊州，齊者中也，居天下之中也。爾雅曰，齊中也，又曰，中有岱岳，列子黃帝篇，言齊州，皆齊篇，齊國皆中州中國也。上古水土未平，中國地褊，泰山齊國，地高而無洪水，遂爲天下之中，有王者起，德教足以服衆，功力足以制人，即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登泰山而封之，七十二代豈皆如黃帝堯舜之德哉，其以兼併之力收天下之權，如後代秦隋者，必有之矣，其時文字始造，史冊未興，故非大朝會升中于天，刻石

俗宗以紀之。則天下之權猶未一。代興之號猶未正。且其君之姓名亦無以傳于後世也。惟其盛衰興廢。三古迭更。受命易姓。必有封禪以定之。是以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家。不能以受命易姓之辭窮齊桓公。乃設爲嘉祚未臻之說。嗚呼。豈知後世文人昧管氏之大義。反以其所設之辭。侈爲符瑞。以飾封禪。致廷儒疑封禪非古禮。豈不僞哉。秦泰山石刻乾隆間始燬。瑯邪石刻今尚存。其文辭亦並于史記。所謂成功盛德紀號久遠者。猶爲李斯之文。但其詞簡訓。必蓋自二代以上。然石室今三千年尚存。然則唐虞夏商之石。秦時當有

者。癸

泰山志序

昔管子舉封禪之典以告齊桓公。蓋以上古質樸。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禮。故七十二代之興。咸合諸侯于泰山下。以定天位。乃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如後世之修史也。然則刻石之制。先于漆書。七十二代。先于典誥。又何論于諸史乎。山經地志。史家之舊也。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泰山之必當有志。重于天下山經地志遠矣。況以我朝列聖。御蹕時巡。登祭之典。天章之富。照耀山嶽。垂示萬祺。而明敘汪子卿作志。既詳序混淆。而查志隨之重修僞史。宋燾之泰山紀事。蕭協中之泰山小史。以及國朝林杭學之泰山蒐瑜集。皆疎略淺陋。不足以紀岱宗。余於乾隆五十九年。奉命視學山左。試泰安畢。登岱覽其勝。又獨拓其金石文字。爲金石錄。而岱志之舉。尚冀諸寫通博覽之君子。今休寧金太守棨。來守泰安。訟簡民和。歲時豐稔。遂乃窮圖經之幽邃。惘舊志之殘缺。實始爲修志之舉。本聶鈫泰山道理記、金石記、朱孝純圖志而廣徵典籍。博採貞珉。作紀三卷。圖一卷。志十卷。記五卷。敘錄一卷。總爲二十卷。經始於乾隆乙卯。告成於嘉慶戊午。余喜得其書而盡觀之。序述賅備。體例謹嚴。兼史家之三長。考地理于千古。審乎。何異以古今爲經緯。爲岱宗勒成一史乎。元舊爲封泰山論一篇。今太守亦刊于卷中。武斷之論。不足以質當世。然爲泰山志發凡啟始。或有取焉。

焦山定陶鼎考

西漢陶陵鼎。以漢慮傂尺度之。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稜。純素。蓋繫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隃麋陶陵共廚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汧第卅五。器繫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隃麋陶陵共廚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汧共廚銅鼎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案。漢書地理志。隃麋汧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爲隃麋侯。續漢書郡國志作渝麋。又按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穰侯出之陶。即此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此器云陶陵。是定陶共王陵也。隃麋汧二邑。合共此器。故曰共廚銅鼎。鐘鼎款識。漢

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共廚金一斗鼎。汾陰宮鼎銘云。汾陰共官銅鼎。上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廚。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爲小廚。裁足祠祀。款識。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當時共帶正多。不知何時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八合。定陶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予得此鼎。因思焦山祇有周鼎。若以漢鼎陪之。經史引徵。可增詩事。爰以官艫遞之鎮江府丹徒縣。付焦山寺僧永守之。并加册于櫝。綸閣。揭款。鈐印。紀之以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

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碑跋

漢高密鄭司農祠墓在濰水旁。礪阜山下。承祀式微。不能捍采樵者。濰沙乘風內侵。其深及膝。祠宇頹沒。元季官士修之。祠南門外。積沙深遠。遂改門東向。植松楊行栗于西南。以殺風勢。徙齊正殿。改書木主。增建旁屋三楹。爲官吏祭宿地。建坊書通德門。以復孔文舉之舊。祠外田盧號鄭公莊者三。散據高密安邱昌邑三縣地。鄭氏苗裔百數十人居之。務農少文。而譜系世守猶可考。擇其裔孫識書者。請於禮部。劄爲奉祀生。給田盧。使耕且讀。是役也。掘沙之工。半於土木。趙商漢碑。見于著錄。今求之不得。得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所撰碑。揭其文讀之。知承節之文。乃彙取謝承諸史。非蔚宗一家之學。其補正范書。昭著古賢心迹。非淺也。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四寸。文廿九行。正書。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勅於河南道訪察至高密。因父老之請爲文。文成。未書碑而卒。開元十三年八月。密州刺史鄭杳。始命盧暉劉睦刻石于墓。唐所刻石。今無存。賴金承安五年三月所重刻知之。據金石錄云。承節碑乃雙思貞行書。今金碑改爲正書。削唐人書碑銜名。然其文則皆因唐舊。無所竄改。元以范書鄭康成列傳校之。傳先始通京氏易。碑無先字。傳東郡張恭祖。碑作欽祖。傳徵爲大司農。及與袁紹之會數事。碑皆次於與子益恩書前。傳故太山太守應中遠。碑作太山守。傳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碑多周官。無論語。傳答臨孝存。碑作孝莊。傳不爲父母羣弟所容。碑無不字。傳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碑省其文。作大儒得意。有所受焉。傳乃歸供養。碑作乃歸鄉。傳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碑載其事入銘辭中。傳舉賢良方正。碑作方正賢良。傳公車再召。碑作再徵。傳其勖求君子之道。碑無其字。傳末所憤憤者。碑作凡某所憤憤者。傳亡親墳壟未成。碑作吾親。凡此異同。比而校之。可釋學者積疑。蓋有三焉。司農戒子益恩書。乃歸老疾篤時事。故宜在漢公車徵爲大司農。及袁紹邀至冀州諸事後。而范書反載書文於前。使事蹟先後倒置。一也。所注儀禮周官禮記。范書無周官。案司農周官注。完善無缺。世所共學。而范書遺之。二也。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羣弟所含容。始得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此儒者言也。范書

因爲父怒。而妄加不孝。與司農本意相反。三也。至于易叅祖爲欽祖者。金避顯宗允恭諱也。孝存作孝莊者。唐碑本行書。石或剝落。金時不省。而誤存爲莊。莊爲漢諱。未有不避者。其他異同。與范書可互校正。故急表而錄之。以告同志。鄭杏見宰相世系表。北祖房官至婺州刺史。劉酳亦見表。彭城房官至汴州刺史。

知足齋詩集後序

詩三百篇。雅頌之作。皆古名臣大儒之所爲也。唐宋以來。名臣大儒。多有詩集。詩者。志也。可以觀其志而不能揜。詩者。持也。可以驗其所持而不可拔。性情心術。政績遭遇。皆可於詩見之。顧古人詩集雖多。而旂鼎之作。究不能累牘疊見。且古帝王有詩集者蓋鮮。即有之。而與名臣大儒言懷論道之作。更不多見。是惟吾師大興朱公知足齋詩集、爲最盛矣。我師未弱冠入詞林。與兄竹君先生競爽。早被高宗純皇帝任使。數歷中外。純皇帝深器德量。命直上書房。侍皇上講誦。有甘盤舊學之義焉。方出使在外時。純皇帝皆以御製詩郵示。往返命和。褒錫甚渥。皇上望遠寄懷。專爲師而發之歌詩者。不下數十首。師亦皆賡雅音而獻至道。都俞陳音。何其盛也。雖吾師學邃行修。得以際茲隆遇。實由兩朝眷契。曠古所無。是以交慶明良。徵韶成樂。此集卷帙、用得以發其光華而稱其典重也。元奉命巡撫浙江。師皆以詩寄示。爰請於師。得授全集。將刊之於板。師復命元選訂之。元乃與及門陳編修壽祺等。共商刪存。以癸亥年以前編爲二十四卷。師之詩。閎中肆外。才力之大。無所不舉。且直吐胸臆。真情至性。勃勃動人。未嘗求肖於流派。而自觀者衡量之、實於杜陵昌黎爲尤近。刻既成。欣聞甲子春皇上繼美前徽。臨幸翰苑。師之資最深。且掌院事。恩加太子太傅。領袖清班。極一時詞臣之榮。遇西園東壁。撰獻之作必多。甲子後之新編。更應美富。古名臣大儒之專集。未有盛於此者。然覽者當知吾師之志與師之所以持。庶幾於雅頌閒求之矣。

葴匡考古錄序

鍾君葴匡。甘泉人。名褱。長于余三歲。余年十七時。與君同受經于李晴山先生之門。君居二郎廟議田之西。左倚碧城。右依綠楊。花晨月夕。毎相過論文史。嘗雪後泛舟衡寒蔵冰。至小香雪。後山又嘗翦燭作詩于海棠花下。舊遊固如昨也。予入京師後。葴匡以讀書自娛。耿介謹厚。以敦行自勉。殊不汲汲于科名。歲甲子。年四十四。始受知于諸城劉學使。舉優行生員。明年秋。余以丁憂歸揚州。君適病。病遂卒。余在苫次。未得見君。傷哉。又明年。余從君子葵嘉索君遺書。令其就正于執友焦君里堂。里堂爲寫錄之。成四卷。更爲墓銘。余遂刊之于板。以付葵嘉。少暇當再錄其詩續入英靈集也。

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

蕭山毛檢討以鴻博儒臣著書四百餘卷。後之儒者或議之。議之者、以檢討好辨善詈。且以所引證索諸本書。閒有不合也。余謂善論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長而正其誤。若苛論之。雖孟荀無完書矣。有明三百年。以時文相尚。其弊庸陋謭僿。至有不能舉經史名目者。國朝經學盛興。檢討首出于東林蕺山空

文講學之餘。以經學自任。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實學頓起。當是時。充宗起于浙東。朏明起于浙西。寧人百詩起于江淮之閒。檢討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論不相下。而道實相成。迄今學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書授徒之家數十。視檢討而精核者固多。謂非檢討開始之功則不可。檢討推溯太極河洛。在胡朏明之先。發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詩駁申氏之僞。于春秋指胡氏之偏。三禮四書所辨正尤博。至于古文詩詞。後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而檢討猶不欲以留于世。則其長固不可以一端盡矣。至于引證閒有訛誤。則以檢討强記博聞。不事翻檢之故。恐後人欲訂其誤。畢生不能也。我朝開四庫館。凡檢討所著述。皆分隸各門。蓋重之也。余督學兩浙。按試紹興府。說經之士。雖不乏人。而格于庸近者不少。陸生成棟家藏西河全集。刻版請序于余。因發其趣于卷末。俾浙士知鄉先生之書。有以通神智而開蒙翳。人置一編。以教子弟。所藉以興起者。較之研求注疏。其取徑爲尤捷。余雖善觀是集。得力頗多。惟願諸生共置案頭讀之。足勝名師十輩矣。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序

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先生舉鴻博科。已官庶常。不與試。擬進二賦。扶漢志唐志之徵。與試諸公皆不及。精通經史故也。予視學至鄞。求二萬氏全氏遺書及其後人。慈谿鄭生勳。奉先生經史問答來。往返尋繹。實足以繼古賢啓後學。與顧亭林日知錄相埒。吾觀象山慈湖諸說。以空論敵朱子。如海上神山。雖極高妙。頃刻可見。而卒不可踐。爲全之學。出于梨洲而變之。則如百尺樓臺。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成。噫。此本朝四明學術。所以校昔人爲不懼江逵也。

南江邵氏遺書序

餘姚翰林學士邵二雲先生。以醇和廉介之性。爲沈博邃精之學。經學史學。並冠一時。久爲海內共推。無俟元之稱述矣。歲丙午。元初入京師。時前輩爲學者。有高郵王懷祖。興化任子田暨先生而三。元咸隨事請問。捧手有所授焉。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學之正傳。博聞強記。於宋明以來史事最深。學者唯知先生之經。未知先生之史也。於經則覃精訓詁。病邢昺爾雅疏之陋。爲爾雅正義若干卷。發明叔然景純之義。遠勝邢書。可以立于學官。在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輯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先生又嘗語元云。孟子疏僞而陋。今亦再爲之。宋史列傳多訛。欲刪傳若干。增傳若干。皆未見其書。今先生久卒於官。所著書惟爾雅注疏。先已刊行。令子秉華等復刊南江札記四卷。南江文鈔若干卷。次第皆成。尚有南江詩鈔十卷。韓詩內傳考一卷。舊五代史考異。宋元事鑑攷異。大臣謚跡錄。方輿金石編目若干卷。未刊。將次第刊之。以貽學者。元既心折於先生之學行。又喜獲交於令子秉華。能輯先生之書。俾元受而讀之。得附先生未竟之緒論也。謹記數言。以詒同學者。

王西莊先生全集序

西莊先生編定詩文全集四十卷既成，屬元爲之序。先生自歸田後，以經術文章發海內者數十年。大江南北承學之士，知究心經術者，實奉先生與竹汀少詹爲歸焉。古來爲才人易，爲學人難。先生少歲入詞館，出使車，聲華儁然，既而杜門著述。今全集告成，元尤幸得先覩。先生生平論詩，以風人爲主，在唐如玉溪、飛卿，不失溫柔敦厚之旨。宋元古法漸失矣。先生詩上者法六朝，次亦確守三唐規範，以覩世之拖韓背蘇者，超然遠焉。先生之文，紆徐淳厚，用歐曾之法，發鄭服之學，凡序記論說考議諸體，皆蔚覩今古。天台齊宗伯稱其爲文不名一體，體各造極，非虛言也。夫漢人治經，首重家法，家法亦稱師法，前漢多言師法，後漢多言家法。至唐承江左義疏，惟易書左氏爲後起者所奪，其餘家法未嘗亡也。自有破樊籬者，而家法亡矣。以先生之才，倘吐納衆家，自闢堂奧，安知詩文不將獨唐宋而上也。乃斤斤守古，不背厥宗者，蓋深感家法之亡，而于詩文寓其轍耳。然當涵濡既久，其述之者，守古之法，無守古之蹟，駸駸乎周秦漢魏之間，又足爲私心自用者，關其口而奪其氣，則才學之卓絕，所以矩範後來者，豈淺末之可窺測哉。元學術幾未成立，何足以知先生。幸得序先生之詩文，闡相先生確守家法之意，挂名簡端，有榮施焉。元和蔣氏徵蔚最服膺先生，其與元言先生者甚詳。今因蔣氏之歸，書此質之先生，不識先生以爲知言否也。

于忠肅公廟題疏記

于忠肅公於明室有再造功，以徐石奸諛，故遇害。元在京師，聞餘姚邵學士晉涵云：嘗見明景泰閣通政司奏册，內署某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惜其年月未能記憶。元以此語仁和孫御史志祖，御史云：英宗不當復辟，則景帝之易儲，亦未爲過。惟景帝疾篤時，公若上疏請復沂王爲太子，而景帝從之，則仁至義盡，何致有徐石之事。豈學如忠肅，見不及此。然則邵學士所見通政司奏册，有于某一本爲太子事者，當不在易儲之日，而在請復沂王之時，斷斷然矣。文氏撥鈔，謂憲宗於忠肅褒卹之典有加，憲宗曾見公手疏之故。斯言更可證矣。此前賢未彰之事，特爲揭之。

西湖詁經精舍記

聖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聖賢爲尤近。譬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雲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爲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詁散而難稽也，于督學浙江時，聚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籍纂詁百有八卷。及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詁經者，不忘舊業，且勖新知也。諸生請業之暇，則元與刑部侍郎青浦王君述庵、兗沂曹濟道陽湖孫君淵如，迭主之。諸生謂周秦經訓，至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於舍。孫君曰：非汝南許叔重，則三代文字不傳於後世，其有功于經尤重，宜並祀之。乃于嘉慶五年五月己丑，奉許鄭木主于舍中，羣拜祀焉。此諸生之志也。元昔督學齊魯，修鄭司農祠墓，建通德門，立其後人，是鄭君有祀，而許君

之祀未有聞，今得並祀于吳越之間，匪特諸生之志，亦元與王孫二君之志。謂有志於聖賢之經，惟漢人之詁多得其實者，去古近也。許鄭集漢詁之成者也，故宜祀也。精舍之西，有第一樓，生徒或來遊息於此。詩人之志，登高能賦。漢之相如、子雲，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詁。然則舍經而文，其文非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爲文者尚不可以昧經詁，況聖賢之道乎。

金沙港三祠記

西湖孤山六一泉之三祠，權輿于前明南關榷使陳公調元，祀熹懷兩朝諸賢。我朝太守張公奇逢，復祀列代名賢于左廡，分正氣先覺兩堂。又于西廡移前太守李公祀之，則又遺愛堂之權輿也。鄉之人乃建遺愛堂，奉相國李公之芳等，并附祀鄉賢孝義之士，故先覺較多。此三堂之始末也。乾隆間，胥吏修六一泉，改堂廡爲佛宇，遂以數百栗主納諸兩序外夾室中，地極湫隘。吾師大興朱公，曾倡修之，刻碑書名。今屋與主又且朽壞不可收拾，且地狹甚，亦不能容之也。金沙港有大關數楹甚宏敞，元遂有改遷之舉。因舊祀之人無定例，集詁經精舍諸生議之。諸生言多可采，而議各殊，元遂以己意定之，曰：正氣之言始于

楚辭遠遊，而文丞相正氣歌實發明之。非有死節至行如文山者，不得與也。先覺之言始于孟子，在畎畝則樂道，任天下則覺民，非有任事如阿衡者，不得以類從也。遺愛之言始于孔子之說子產，非有功德及浙民如鄭僑者，不可也。元今所定金沙港之三祠，較之六一泉有並遷者，有除祀者，有增祀者。六一泉正氣閣，列漢嚴公光、唐褚公遂良、宋公璟、張公巡、許公遠、顏公真卿、郭公子儀、李公泌、陸公贄、白公居易、宋林公逋、范公仲淹、歐陽公修、蘇公軾、岳公飛、韓公世忠、洪公皓、葛公邲、文公天祥、徐公應鑣、明方公孝孺、高公遜志、于公謙、孫公燧、邵公經邦、萬公燝、楊公漣、左公光斗、魏公大中、袁公化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高公攀龍、周公順昌、周公起元、繆公昌期、李公應昇、周公宗建、黃公尊素、劉公鐸、丁公乾學、夏公嘉遇、林公日瑞、陳公士奇、崔公文榮、馬公如蛟、劉公熙祚、衛公景瑗、朱公之馮、范公景文、倪公元璐、李公邦華、汪公偉、王公家彥、孟公兆祥、周公鳳翔、施公邦曜、凌公義渠、吳公麟徵、馬公世奇、劉公理順、申公佳胤、陳公純德、吳公甘來、王公章、陳公良謨、許公直、成公德、金公鉉、蔡公懋德、孟公章明、閻公剛中、陳公龍正、劉公宗周、祁公彪佳、黃公道周、余公煌、黃公端伯、陳公潛夫、王公道焜、陳公子龍、夏公允彝、陸公培、楊公廷樞、黃公淳耀、顧公咸建、吳公爾壎、姚公奇胤、吳公聞禮、葛公寅亮、張公煌言、朱公拱辰、國朝朱公昌祚、范公承謨、陳公丹赤、葉公映榴、劉公欽鄰、馬公琭、高公咸臨、錢公楞、郎公斗金、錢公嘉倫、徐公尚介、王公萬鑑、徐公恆，一百五人。今改嚴公光、郭公子儀、陸公贄、林公逋、歐陽公修、葛公邲、邵公經邦、陳公龍正、葛公寅亮，皆歸先覺堂正祀。徐公恆，歸先覺堂旁祀。宋公璟、李公泌、白公居易、范公仲淹、蘇公軾、韓公世忠、朱公昌祚，皆歸遺愛堂。六一泉先覺堂列宋趙公抃、楊公時、張公九成、王公十朋、呂公祖謙、楊公簡、元仇公遠、明宋公濂、方公孝孺、王公琦、姚公夔、陳公選、章公懋、李公明、宋公應昌、王公守仁、盧公雍、盧公襄、茅公瓚、

茅公坤、淩公立、高公儀、勞公永嘉、陳公善、柴公祥、淩公登名、淩公登瀛、楊公廷筠、張公懋忠、王公恩任、陳公與渠、張公爵然、洪公瞻祖、李公元暉、李公之藻、李公流芳、陳公雅、盧公復、柴公顒槐、盧公昊、盧公瑄、劉公宗周、翁公汝遇、聞公啓祥、聞公啓禎、柴公紹煒、柴公紹勳、孫公綸汾、郎公兆玉、徐公尚勳、艾公南英、章公國佐、柴公世埏、吳公大坤、錢公喜起、徐公繼恩、徐公復儀、張公元徵、吳公之龍、嚴公調御、嚴公武順、嚴公敕、宋公賢、徐公恕、張公元、國朝茅公兆龍、淩公孝徵、陳公晉明、汪公澄、汪公渢、陳公麗明、徐公繼聖、張公遂辰、張公嵩、朱公之錫、胡公寶、趙公廷標、高公佩鳳、高公程、吳公鑛、詹公惟聖、徐公旭齡、嚴公沆、顧公豹文、嚴公曾榘、洪公秉銓、洪公吉臣、盧公琦、盧公璉、徐公潮、汪公纘、虞公鈖、應公撝謙、王公修玉、柴公紹炳、陸公圻、陳公廷會、胡公介、張公右民、章公士斐、陳公祚明、陸公嘉淑、吳公農祥、俞公時篤、王公至健、陸公堦、陸公埜、孫公治思、王公佑賢、陳公張相、陸公繁弨、盧公之頤、宋公鼎銓、張公嶟、嚴公曾勢、沈公近思、柴公謙、張公穎荀、郎公廷黍、汪公廷俊、項公日永、章公藻功、章公撫功、陳公竹箕、陳公竹蘅、盧公姓、盧公麰、洪公禧星、陸公進、金公字殷宋、劉公字何實、劉公萬祺、周公字于宣、章公字長玉、趙公字梓木、章公字程伯、方公撰、周公拱辰、趙公字遜志、張公元呂、陳公季方、盧公必隆、趙公啓裕、呂公闓一百四十四人。今改徐公復儀入正氣閣。改盧公襄入還愛堂。方公孝孺、劉公宗周、本在正氣閣、茲重出、除之。其栗主事蹟、未經考得者、正氣閣之朱公拱辰、先覺堂之洪公禧星、金公殷宋、劉公何實、劉公萬祺、周公于宣、章公長玉、趙公梓木、章公程伯、趙公遜志、張公元呂十一人。製成木主、而特藏之樓側。俟考得再列之左右。今暫除之。六一泉還愛堂、列明周公新、王公世貞、王公在晉、薛公應旂、樊公良樞、李公文奎、陳公仕賢、甘公士价、張公延登、劉公一焜、許公豸、陳公調元、國朝馬公如龍、李公之芳、金公鋐、王公騭、趙公士麟、王公國安、崔公爾仰、鄭公開極、周公清源、顏公光敏、金公之俊、胡公作梅、彭公始摶、馬公豫、于公敏中、趙公宏燦、王公世臣、傅公澤淵、高公熊徵、張公奇逢、李公濟德、通判王、納公興安、黃公在中、三十六人。舊碑附載項公景

襄、田公逢吉、張公希良、邁公惟培、李公鐸、吳公垣五人。今改項公景襄入先覺堂。金公之俊通判王二人除之。其定爲增祀者、于正氣閣增明羅公志、卓公敬、沈公鍊、翁公鴻業、顧公王家、許公文岐、王公鐘彥、宋公天顯、于公騰蛟、翁公之琪、楊公振熙、吳公正道、王公志端、王公紹商、趙公景和、徐公石麟、張公國維、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陳公函煇、朱公大典、傅公巖、俞公元良、鄒公廷諫、湯公芬、周公允吉二十七人。于先覺堂增明謝公安、宋沈公括、宗公澤、趙公汝愚、朱文公熹、王公應麟、元許公謙、明商公輅、國朝固山貝子公福喇塔、陸公隴其十人。于還愛堂增唐李公德裕、明胡公宗憲、阮公鶚、戚公繼光、國朝張公鵬翮、趙公申喬、朱公軾、李公衛八人。或曰、互遷之義、既以孔孟文山之義律之矣。增也除也有定例乎。曰、無之。六一泉之三祠、以先覺爲稍濫。其間并有不可考其名籍者、姑以有其舉莫敢廢之義多存之。而以實不愧爲先覺者爲南向正祀。有事功者爲西向旁祀。有學行者爲東向旁祀。其三祠主之位次舛亂者、爲

釐正之。并悉標舉其爵秩、增者不勝其增。今則以己意所最重者增之。未必盡符乎人意也。如以爲未善、則俟後之能修建者增損之。此金沙港三祠之事也。三祠共爲大閣五楹。閣之上南向爲正氣閣、北向爲還愛堂。閣之下南向爲先覺堂、北向則水榭與花神廟隔水相向。其工畢于嘉慶八年夏六月。浙江巡撫前浙江學政揚州阮元刻碑記之、并列序今所定三堂名位于碑後、董斯事者、鹽庫大使婁縣許元仲、皆丹者錢塘高垣。

荊州窖金洲考

荊州江陵縣南門之外、大江之中、有洲、俗名窖金。乾隆五十三年、荊州万城大隄潰、水入城。大學士阿文成公來荊州、相度江勢。以爲此洲阻遏江流、故有此潰、乃于江隄外築楊林嘴石磯、冀挑江流而南之、以攻其洲之沙。今三十年矣。元來閱荊州兵、來閱江隄、計自磯後、保護北岸、誠爲有力、但不能攻窖金之沙。且沙倍多於三十年前矣。昔江流至此分爲二。一行洲南、一行洲北。今大派走北者十之七八。洲南夏秋尚通舟、冬竟涸焉。議者多所策。余曰、無庸也。惟堅峻兩岸隄防而已。此洲自古有之、人力不能攻也。豈近今所生、可攻而去之者耶。考北魏水經注曰、江水又東會沮口、又南逕江陵縣南。平聲。江有洲、號曰枚迴洲。江水至此、兩分而爲南北江。據此知此洲即古枚迴洲也。沮口今在萬城隄。即古方城。宋荊南置制使趙方之子葵守方城。避諱改方。又訛爲萬。外沮水入江之口、千古不改。枚迴洲在沮口之下、江陵之南、指地定名、非此洲而何。況沈約宋書毛修之擊桓元于江陵枚迴洲、斬之。是晉宋至唐、皆有此洲。特今俗易其名耳。百數十年後、安知江之大派不又行洲南耶。姑存余言、以諗來者。盛弘荊州記云有九穴。今惟南岸虎渡口調絃口二穴尚通。北岸郝穴等口皆塞。議開各穴口以分江流。此又不知今昔形勢之不同也。虎渡調絃二口之水、所以入洞庭湖也。春初湖水不盛、湖低于江。江水若盛、則其分入湖也尚易。若至春夏間、洞庭湖水已盛、由岳州北注于江、則此二口之水、入湖甚爲艱矣。若湖漲而江不甚漲之時、則虎渡之水、尚且倒漾而上至公安、安能分洩哉。余于丁丑立夏後、親至調絃、察其穴水平緩、竟有不流之勢矣。至于郝穴、則內低於外、更無可開之理。惟今洩內水于外、尚使利耳。

江隄說

古江自岷山導源、會漢分三江入海。故其就下甚暢。然其夏秋漲、挾泥裹沙、渾流而下、幾與黃河無異。巴蜀漢中陝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之地、方千萬里、泉源雨潦、刷瀉于巖徑坡陀之間、掘發于隴畝溝渠之外、膩泥細沙、流入長江。洪波大瀾、鼓之東下。晉以後先淤塞浙江之南江、唐以後又淤塞高淳之中江。今惟有揚州北江一江而已。金焦兩山之東、在漢皆爲大海、唐以來漸淤漸遠、今遠至海門外數百里矣。揚州江都縣之瓜洲、唐在江心、今連平陸矣。焦山北之佛感洲、康熙間始漸淤高、今成大鄉矣。凡此江尾海頭所淤之新地、皆江漢上游之泥沙所積而成之者也。自荊州下至江南、兩岸皆隄。隄內民田、古高于江。今則江高于田者、蓋因有田之處皆築隄以防水、水所不到、泥沙亦不得而淤之、使不築隄以防之、則隄內之地、歲淤分寸之泥、百年亦必積丈尺之土、久高于江矣。故江水之所以日高者、三江塞其二、且江兩

17A

海口之遠也。江愈高，田愈低，隄愈險，誠末如之何矣。黃河由大梁、宋、曹入淮北，日見其高，亦安東以下淤遠故也。河若北行，泛濫魯北，若南下則淮揚之間稍土矣。故河必使中行，豐沛碭亳爲難治。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廣州省城南海中有大虎山，爲内外適中扼要之地。昔人未於此建礮臺者，以其東南彌望皆水，漫無遮束故也。余於丁丑冬，閱虎門水師，乘兵船出零丁洋，盡覽諸外洋，遍觀内外形勢及澳門夷市而歸，乃擇於大虎山巔建礮臺。議曰：山前彌望皆水，若賊船不近山，豈能招之使來受礮耶。余曰：此即昔人所以不於此建礮臺之故也。豈知水雖瀰漫，而沙厚積於遠水之底，外潮内江，急水深溜，所游灘而行者，皆近此山之根。爰乘小舟親測之，近山者，北深數十丈，若遠至百丈以外，漸淺矣。二百丈，大舟不能行矣。築臺周一百廿丈，高丈八尺，女牆三十六，神廟、藥局、兵房畢具，置大礮自七千斤至二千斤者三十位，發之能踐三百丈之外。此無異對面有山，逼而束之，使近出此山之前也。此臺之外，有沙角礮臺，爲第一門戶，進而橫檔、鎮遠爲第二門戶，此大虎爲第三門戶，又於大虎之内，新建獵德、大黃二礮臺，爲第四門戶。方今海宇澄平，無事於此，此臺之建，聊復爾耳。然安知數十年後，不有催此臺而陰弭其計者，數百年後，不有過此臺而遽取其敗者。又若山之内、山之外，或淤高而耕爲田，或游深而改其道，則亦未能預料矣。爰爲銘曰：

嶺南瀕海，虎門洞開，乘潮立壁，鴻山起雷，聲威所讋，無堅不摧，波恬風偃，巍巍乎此臺。

通鑑訓纂序

北宋學者，當推司馬溫公。公于經史皆最淳正，公于經未多成書，又成書儀、切韻等書，若以公之識力，開宋之經學，則其流派必更淳正矣。公于史成資治通鑑，通鑑之後，爲此學者，若王應麟之地理，史炤之音釋，司馬康之釋文，胡三省之注，嚴衍之補，皆于此書爲有功，至于溫公當日領袖群賢，博采載籍，斟酌異同，棄取裁截，後之學者，望洋而歎，幾不盡知其所由來，安能全見其命意之所在，且其中有無譌異，又安能是正乎。江君鄭堂，專治漢經學，而子史百家，亦無不通，于通鑑讀之尤熟，就己意所下者，抄成資治通鑑訓纂若干卷，皆取其所采之本書而互證之，引覽甚博，審決甚精。昔胡梅磵等未能通經，故僅立乎史之後，今江君由經子百家而及于史，蓋立乎史之前，譬如挽十鈞之弓者，更挽百斤之弓，裕如矣。使其此精力學識，在彼之時，溫公必引置劉、范之右，此江君所以有古人不見我之恨也。

史炤通鑑釋文跋

通鑑釋文，宋史炤撰。炤字見可，眉州人，官爲右宣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其曾祖清卿，爲搢紳所宗，蘇氏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資治通鑑釋文在宋時蓋有二本，一爲司馬公休注，刻於海陵郡齋者，名爲海陵本；一爲史炤撰，爲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版行，以釋文附注本文之下者，名爲龍爪本。自龍爪本行而海陵本廢，自胡三省本行而龍爪本又廢。直齋書錄解題稱公休名康，爲溫公之子，史炤之書與公休大

略同，而加詳焉，炤蓋因其舊而附益之。然則炤書本是康注，宜得涑水著書遺意，乃三省作辨誤，摭其一二缺失，詆史者且以詆康，未免太過。三省以地理名家，而小學不甚究心，大率承襲史氏舊文，偶有改易，輒成疏漏。此本近代藏書家鮮有著錄，惟吳門蔣氏有宋槧本，前有紹興三十年三月左朝散郎權發遣黎州軍州主管學事馮時行序，與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卷數相同。玉海稱其紹興三十一年上，則當日固進之於朝，不可以胡氏一家之言而絀之也。

四史疑年錄序

書之性近於史，史傳中遙遙華胄，瑣瑣姻亞，常娓娓言之，欲於史有所肄業，予檢錢辛楣先生疑年錄付之曰：爲廣求之。書之乃由兩漢迄于兩晉，求之得數百人，寫成七卷。其中如因張湯之母而推湯傳，周陽侯侯上脫謐字，顏師古誤爲趙，兼因曹大家傳而推知文選東征賦永初有七爲永元有七之譌，辨非，頗有證據。至於沈約之書，則尚未能從事。予曰：南北朝以後，書籍漸多，是須博覽，未可但據正史，此非婦人所能，勿勉強爲之，反多遺漏也。

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海内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寧波范氏天一閣巋然獨存。其藏書在閣之上，閣通六間爲一，而以書廚間之，其下乃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乾隆間，詔建七閣，參用其式，且多寫其書入四庫，賜以圖書集成，亦至顯榮矣。余自督學至今，數至閣中，繙所藏書，其金石搨本，嘗錢辛楣先生修鄞縣志時即編之爲目，惜書目未編。余於嘉慶八九年間，命范氏後人登閣分廚寫編之，成目錄十卷。十三年以督水師復來，寧紹台道陳君（廷杰）言及之，陳君請觀其目，遂屬府學汪教授（本）校其書目、金石目，並刻之。刻既成，請序焉。余聞范司馬所藏書，本之于豐氏（熙、坊），此閣構于月湖之西，宅之東，牆圍周迴，林木蔭翳，閣前略有池石，與闤闠相遠，寬閒靜閟，不使持煙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又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繼乃子孫各房相約爲例，凡閣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擯逐不與祭。其例嚴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夫祖父非積德則不能大其族，族大矣而不能守禮讀書，則不肖者多出其間。今范氏以書爲教，自明至今，子孫繁衍，其讀書在科目學校者，彬彬然以不與祭爲辱，以天一閣後人爲榮，每學使者按部，必求其後人優待之，自奉詔旨之褒，而閣乃永垂不朽矣。其所以能久者，三也。觀察刻目錄既成，即以板畀其後人，庋閣下，甚盛舉也。余更有望者，此閣所藏五萬三千餘卷，皆明天啓以前舊本，若明末暨國朝之書，概闕焉。范氏子孫，若有能繼先業而嗜典籍者，以哀藏繼之，則書益以富矣。且閣不甚高，敞木亦漸朽，新而增之，不益韙歟。又案前上書舊傳曰：范欽，字堯卿，嘉靖十一年進士，知隨州，有治行，遷工部員外郎。時大工頻起，武定侯郭勛爲督，勢張甚，欽以事忤之，勛譖于

帝、下獄廷杖、知袁州、大學士嚴嵩、北郡人也、嵩之子世蕃、欲取宣化公宅、欽不可、世蕃怒欲斥之、嵩曰、是抗郭武定者、踏之適高其名、遂得寢、稍遷按察副使備兵九江、陞遷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擒劇賊李文彪、平其穴、疏請築城程鄉之豫居村、設一通判、以消豫章閩粵之奸、復攻大盜馮天爵斬之、遷兵部右侍郎、解組歸、張時徹居大山亦里居、人稱爲東海三司馬、欽築居在月湖深處、林木翳然、性喜藏書、起天一閣、購海內異本、列爲四部、尤善收說經諸書、及先輩詩文集未傳世者、浙東藏書家、以天一閣爲第一、卒年八十三、因並錄之、以見司馬事實、又黃梨洲先生有天一閣藏書記、亦錄而刻之於卷首、

揅經室二集卷八

奉敕撰熙朝雅頌集跋

我皇上御極之九年、山東巡撫臣鐵保、采輯八旗詩進呈乙覽、蒙皇上錫名熙朝雅頌集、製序以弁其首、誠聖代之大文、藝林之盛事也、隨經鐵保奏請命臣刊刻、并恭撰跋語於後、奉旨俞允、臣不勝欣躍榮幸之至、伏讀御製序文、仰見皇上於右文成化之中、兼肄武習勤之意、敬天法祖、垂訓諄諄、以品端心正爲先、公忠體國爲尚、凡茲臣僕、獲覩宸章、無不感激奮興、竭圖自效、何敢忘勞耽逸、專事謳吟、我朝聖聖相承、勵精圖治、萬幾餘暇、間及篇章、御製鴻編、永垂奎耀、涵濡既久、自天潢貴冑、以及勳衛文武之臣、或近侍嚴廊、或宣勞行陣、或致身館閣、或歷封疆、皆能以忠愛之忱、發爲詠歌之什、允宜蒐采勒爲成書、茲鐵保所輯、自崇德辛巳後、莫不詳加甄錄、格取其正、詞取其真、百數十年間、得書一百三十四卷、自今以往、億萬斯年、景祚洪延、文明日啓、則繼斯集而作者、日益以富、是書於嘉慶九年九月開雕、臣閱月而工竣、臣幸躬逢其盛、綴名簡後、祇遵聖訓、忠孝爲本、詞章爲末、奎文示教、日月長昭、正不獨斯集之媲美賡颺、和其聲以鳴太平之盛也已、

恭注御撰味餘書室隨筆進呈後跋

欽惟我皇上傳堯舜周孔之學、行內聖外王之道、見諸政治、四海安平、十年於茲矣、巍巍乎帝德帝學、煥乎久著于文章哉、臣元伏讀味餘書室隨筆、乃于御製文之外、別成一書者、其中發經史之至理、持政教之大端、愷切肫誠、非唐太宗帝範所能企及、然唐臣賈行韋公肅、尚有帝範之注、其詳見于四庫書提要、臣愚以爲我大清之治、上掩漢唐、臣雖謭陋、秉皇上之教、任使內外、于唐臣賈行等、亦未敢多讓、是以抽繹皇言、敬爲之注、味餘書室隨筆二卷、共五十二章、第一章、論五常之性以和爲貴、涵養太和、歸于中正、第二章、論爲政之道、必資賢才、禮善遠佞、立法萬世、第三章、論天道好生、治民尚寬、敬敷五教、以振君綱、第四章、論代天宣化、不可違時、謹持小節、以杜侈源、第五章、論用賢則治、任邪則亂、開元初政、姚宋皆賢、第六章、論心平氣和、感通天地、天下民安、本于君身、第七章、論正己之道、大公無我、積善存誠、物來畢照、第八章、論臣道忠純、學須尊靜、諸葛儒者、優於管仲、第九章、論智者通方、先澄心源、仁者愛物、先培元氣、第十章、論安民之道、在于知人、平天下者、先致其知、第十一章、論安民之道、勿妨農時、損上益下、行政施惠、第十二章、論至誠之功、悠久不已、朝乾夕惕、推誠布公、第十三章、論奉天治民、本於至公、臣竭其誠、民心悅服、第十四章、論五倫達道、皆止于善、無過不及、合乎中庸、第十五章、論易道首乾、健行不息、不驕不

矜、存理屏欲、第十六章、論除暴用兵、乃不得已、武王七德、秦楚反之、第十七章、論晉獻內亂、五易其主、晉文雖霸、尚扶舊業、第十八章、論晉悼入國、六官得人、後世失權、三家分晉、第十九章、論舜禹大聖、好問拜言、文王皇華、使獲五善、第二十章、論利用正德、輻富安貧、義利之辨、必遵大學、第二十一章、論君臣威儀、本於禮意、儆刻侈佞、民不畏愛、第二十二章、論晏嬰薄利、非韓媚國、欲得正言、先擇仁人、第二十三章、論川澤容物、天地覺大、光武豁達、德宗猜忌、第二十四章、論好惡之正、與民同之、中和而仁、不拂其性、第二十五章、論禮爲儀本、儀爲禮末、禮主于敬、行之以和、第二十六章、論君子之道、和而不同、小人逢迎、辨之宜早、第二十七章、論春秋書法、懲惡重名、君子保名、思義循實、第二十八章、論黃鍾之數、萬事根本、律身度、天地合德、第二十九章、論禹謨三事、培養惟和、藏富于民、乖戾不生、第三十章、論洪範八政、治國澤民、五事三德、以建大中、第三十一章、論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剛柔得中、仁不犯順、第三十二章、論取民有制、重斂必亡、民足君足、保安國本、第三十三章、論仁取仁守、卜世綿長、秦用凶德、二世而絕、第三十四章、論天人相與、無非一誠、人倫日用、自成之極、第三十五章、論貧賤飢渴、不可害心、察小養大、取義舍利、第三十六章、論名器不假、僭竊不生、出信制禮、威福無作、第三十七章、論稼穡艱難、關民生死、無逸重農、知民之依、第三十八章、論天下要衝、據于形勢、地利所在、尤重人和、第三十九章、論才智不同、皆宜勤學、小人不學、亂所由生、第四十章、論皐陶九德、作事無悔、正修治平、子孫賴之、第四十一章、論大舜諧孝、朱均自棄、彝倫心性、盡人合天、第四十二章、論用人行政、敬天澤民、勤則不匱、怠則失之、第四十三章、論官人用賢、尤在察奸、有如石顯、林甫安石、第四十四章、論德過于才、可以大受、有才者數、恃才者敗、第四十五

章。論思不出位。各盡其職。克去己私。不驕不倍。第四十六章。論易道研幾。成天下務。聖人至誠。極之于深。第四十七章。論天地萬物皆本至誠。人欲不開。久道化成。第四十八章。論民心所存。即爲天命。畏天敬天。畏民勤民。第四十九章。論惟博故厚。惟高故明。悠久不息。參贊化育。第五十章。論顯仁藏用。內外如一。宅心寬仁。慎獨若淵。第五十一章。論德無小大。但分體用。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第五十二章。論愛民救民。作民父母。聰明誠信。恭己蒞天。以上五十二章。皆九經四書之正道名言。廿二史通鑑之治理大義。諸子百家大學衍義等書。無所不包。誠由皇上文學淵博。深于古文之法。故氣盛理明。所舉經籍。如萬斛泉源。隨地涌出。而物之大小畢詳。以 臣學殖淺薄。雖博爲引證。猶多舛漏。未能發明聖製於萬一。謹錄成二冊。恭呈睿鑒。臣 曷勝惶悚戰慄之至。

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

欽惟我皇上稽古右文。恩教稠疊。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特命如內廷四閣所藏繕寫全冊。建三閣於江浙兩省。諭士子願讀中祕書者。就閣傳寫。所以嘉惠藝林。恩至渥。教至周也。四庫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徧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士。鈔錄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 臣 謝啓昆。署按察使司 臣 秦瀛。都轉鹽運使司 臣 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 臣 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鮑士恭等。咸願輸資鳩工集事。以廣流傳。六十年工竣。學政 臣 阮元。本奉命直文淵閣事。又籍隸揚州。揚州大觀堂所建閣。曰文匯。在鎮江金山者。曰文宗。每見江淮人士。瞻閱二閣。感恩被教。忻幸難名。茲復奉命視學兩浙。得仰瞻文瀾閣於杭州之西湖。而是書適刊成。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由此得以津逮全書。廣所未見。文治涵濡。歡騰海宇。豈有既歟。臣 是以敬述東南學人歡忭感激之忱。識於簡末。以仰頌皇上教化之恩於萬一云爾。

瀛舟書記序

予于嘉慶四年冬。奉命撫浙。其時閩浙海盜。則有安南大艇賊。四總兵。三十餘艘。鳳尾水澳蔡牽三幫。各六七十艘。箬橫小幫浙盜二十餘艘。予造巨艇大礮。尚未成。而五年六月。神風助順。乘風勒兵擊之。安南巨盜五六千人。及土盜小船。全覆平于台州松門。四總兵溺死者三。磔死者一。奉旨以總兵勅印。擲還安南王阮光纘。光纘請但令總兵巡海。不虞其入浙爲盜。上表謝罪。自後安南夷寇。不復入浙。六年巨艇成。鳳尾水澳箬橫三幫。以次擊滅。此三幫大船大礮之力。然蔡牽尚竄于閩浙間也。七年冬。蔡牽益被浙兵勦逼。惟餘二十四船。遁閩詐降。繼而得橫洋大船。始往來於臺灣。其始往臺也。第爲避兵船之計。繼而在臺劫得船米。脅合粵盜朱濆。遂復入內海。與兵船相抗。以致溫州胡總鎮在閩被害。繼且過臺上岸攻城矣。十年夏。余以喪去官。其時蔡牽尚在閩。竄出之黃巖賊已於十年春在玉環投誠。所餘者。和尚秋等三五小釣船而已。然蔡逆未能殄除。有負國恩。且恨且憂。疚心靡已。十二年。息影于雷塘墓廬。偶撿數年來

辦兵事之書記稿本。流連翻閱。其間調度兵船。獎飭鎮將。製造船礮。籌備糧餉。諸務事。一一如在目前。且其間有可憂者。可喜者。可惜者。可哭者。有與提督宮保李公長庚商籌者。亦一一如在目前。回憶當時每發一函。出一令。皆再三謀慮而爲之。有自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而自爲改訂者。筆墨之蹟。如蠅如繩。以之覆瓿。殊爲可惜。因破十數日工。刪其繁。存其要。授寫書人。錄爲六卷。存之家塾。俾將來覽者。知我苦心而已。弟仲嘉別有洋程筆記二卷。歷敘兵船盜船往來勦獲殲滅之事。亦頗詳明。可與此相輔。因附錄于後。丁卯二月。

洋程筆記序

元前任浙江巡撫數年中蕩平夷寇等事。有案牘冊籍可稽。弟亨。因采之爲洋程筆記二卷。元奉諱家居。時有李忠毅公之事。蔡逆愈猖獗攻臺灣。立僞號稱王。元復任浙撫時。張阿治投誠後。蔡逆乃族滅。亨復有後記一卷。臣 敬讀皇上御製詩集中。辛未春勝聯句詩注云。浙洋土盜鳳尾水澳箬黃各幫。在蔡牽之前。最爲猖獗。撫臣阮元。派令總兵岳璽等。督兵四處搜捕。探知箬黃幫匪在太平縣屬之狗洞門等處。遊奕肆劫。因飭舟師出其不意。于夜半迅駛抵彼。直前攻擊。鎗礮齊施。擒斃無數。獲牽盜船十二隻。生擒盜首江文五等一百七十餘名。箬黃幫自此勦滅。始洋匪之滋擾浙省者。安南夷艇爲尤甚。夷艇本巡夷洋。乃私入浙境之松門。勾結水澳鳳尾各幫。屯聚伺劫。阮元駐師守捕。先散布間諜。令其互相猜忌。水澳一幫。旋即駛遁。因籌兵進剿。適颶風驟起。賊船百數十號。俱遭蕩擊撞。擠溺無算。官兵乘勢奮擊。賊棄船登山。悉就擒戮。餘匪竄出外洋。經阮元飛檄各鎮。向遙遠島嶼。遍行搜捕。盡滅艇匪及鳳尾二幫。由是安南夷不復爲患。而土盜亦日漸零星矣。海洋積年首逆。稔惡稽誅。惟蔡牽爲最。朱濆次之。朱逆由粵竄閩。倚劇匪船四十餘隻。經許松年等追入粵界。在南澳長山尾洋面。督兵奮擊。守備黃志輝坐船。擱翻大賊船一隻。並焚燬牽獲多船。殺賊無算。餘船竄廣澳外洋。探確該逆已于此次被礮轟傷。旋即斃命。蔡逆窮蹙日久。剩船十餘隻。潛逃浙江之漁山外洋。王得祿邱良功。約會閩浙師船。躡蹤追及閩幫。擊散各匪。浙師專注逆船。極力追剿。直抵溫州黑水外洋。兩省舟師合圍。火攻燒壞逆船舵邊尾樓。王得祿用坐船乘勢衝去。斷其後舵。逆船沉。該逆同伊妻被溺捲沒。夥衆盡散沉斃。二逆罪惡貫盈。先後殄除。人心大快。閩浙兩省。自朱濆張阿治投誠後。全境俱已肅清。而粵省尚剩烏石二一幫。方郭學顯投首時。該匪亦有乞降之請。經百齡奏聞。奉旨查明伊等果出自至誠。即照郭學顯之例辦理。奈該匪自外生成。意存猶貳。竟以乞降爲緩兵之計。仍敢連艘伺擾。闖劫村莊。百齡知其怙惡狡詐。飭令舟師探剿。躡至儋州洋面。該匪船三十餘隻。正欲潛逃。兵船驟集。奮力圍攻。將該匪及家口全行擒縛。並擒首夥烏石大烏石三鄭耀章楊片客等。百數十名。餘匪殲滅無遺。自此鯨鯢翦盡。海不揚波。輿頌騰歡。共樂承平之宇矣。臣 元幷敬錄冠于兩記之首。戊寅六月。

淮海英靈集序

吾鄉在江淮之間。東至于海。漢唐以來。名臣學士。概可考矣。我國家恩教流被百餘年。名公卿爲國樹績。其餘非無託之歌詠。節臣孝子。名儒才士。畸人列女。蔚出其間。雖不皆藉詩以傳。而鍾毓淳秀。發于篇章者。實不可泯。元幼時即思輯錄諸家。以成一集。而力未逮。入都後勤于侍直。亦未暇及此。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奉命移任浙江。桑梓非遙。徵訪較易。遂乃博求遺籍。徧于十二邑。陳編叢稾。列滿几閣。校試之暇。删繁紀要。效遺山中州十集之體。錄爲甲乙丙丁戊五集。又以壬集收閨秀。癸集收方外。虛己庚辛三集。以待補錄。曰淮海英靈者。宋高郵秦少游嘗名其集曰淮海。唐殷璠選唐詩。亦曰河嶽英靈集矣。書成雕板。用廣流傳。余之錄此集。非敢取鄉先生之詩。衡以格律而選定之也。亦非藉已故詩人爲延譽計也。廣陵耆舊。零落百年餘矣。康熙雍正及乾隆初年。已刊專集。漸就散失。近年詩人。刻集者鮮。其高情孤調。卓然成家者尚多。卽殘篇斷句。僅留于敝簏中者。亦指不勝數。亟求之猶懼其遺佚而不彰。遲之又久。不更替乎。且事之散者難聚。聚者易傳。後之君子。懷耆舊之遺韻。采淮海之流風。文獻略備。庶有取焉。

廣陵詩事序

余輯淮海英靈集既成。得以讀廣陵耆舊之詩。且得知廣陵耆舊之事。隨筆疏記。動成卷帙。博覽別集。所獲日多。遂名之曰廣陵詩事。其閒有因詩以見事者。有因事以記詩者。有事不涉詩。而連類及之者。大指以吾郡百餘年來。名卿賢士。嘉言懿行。綜而著之。庶幾文獻可徵。不致湮落殆盡。且余生于諸耆舊百餘年後。亦藉此收羅殘缺。以盡後學之責也。退食餘閒。檢付弟亨、子常生、鈔錄成書。將以付刻。至于爵里族姓。或有舛誤。遺聞佚事。再當補述。尚冀同志君子訂而續之。

小滄浪筆談序

余居山左二年。登泰山。觀渤海。主祭闕里。又得佳士百餘人。錄金石千餘本。朋從觴詠。亦頗盡湖山之勝。乾隆六十年冬。移任浙江。回念此二年中所歷之境。或過而輒忘。就其尚能記憶者。香初茶半。與客共談。且隨筆疏記之。何君夢華。陳君曼生。皆曾遊歷下者。又爲余附錄詩文于後。題曰小滄浪筆談。小滄浪者。居濟南時。習遊大明湖小滄浪亭。卷首數則。皆記小滄浪事。遂爲風舟之濫觴耳。

皇清碑版錄序

元數年來。仿朱子宋名臣言行錄、李幼武續錄、及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錄之例。閱文集數十百家。及碑誌搨本。爲皇清碑版錄數十卷。歸里後。復屬丹徒王柳邨 豫 補輯之。又幾十卷。茲不過隨時鈔錄之書。是非去取。次序先後。皆無義例也。

江蘇詩徵序

嘉慶元年。余在浙督學。選輯國朝浙人之詩。曰兩浙輶軒錄。刻之。又選輯國朝揚州府及通州之詩。曰

淮海英靈集。刻之。復欲輯江蘇各府州之詩。勞勞政事。未能也。歲丙寅丁卯間。伏處鄉里。見槃畔洲王君柳邨。儲積國朝人詩集甚多。而江蘇尤備。柳邨欲有所輯。名之曰江蘇詩徵。余乃歲資以紙筆鈔胥。柳邨遂益肆力徵考。於各家小傳詩話。尤多采擇。嘗下榻擁書於焦山佛閣中。月色江聲。與千百詩人精魄相證。鐵冶亭制府。聞而異之。因題其閣曰詩徵閣。柳邨選詩。謹守歸愚別裁家法。雖各適諸家之才與派。而大旨衷於雅正忠節孝義。布衣逸士。詩集未行於世者。所錄尤多。可謂攄懷舊之苦念。發潛德之幽光者矣。丙子歲。輯成五千四百三十餘家。勒爲一百八十三卷。屬余訂之。余方馳驅豫楚。心力不足。目力亦昏。不能如在浙時從事於此。東其稿入粵。同里江君鄭堂 藩 許君楚生 珩 凌君曉樓 曙 皆在粵館。爰屬三君子删訂校正之。梓人告成。裒然巨集。庶幾自酬夙願。而柳邨亦不虛致此力矣。

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錄後序

欽惟我皇上文啓重光。學承道統。體仁孝以纘德。本忠信以臨民。海內之士。莫不身被至教。中心誠服。況懷牒入京師。親見備禮敷政者哉。本年己未會試。命 臣朱珪爲正考官。臣劉權之 臣阮元 臣文寧副之。伏念臣江淮下士。學識庸愚。由內廷翰林。洊陟卿貳。受恩逾格。感激之忱。與悚媿之念交縈焉。茲承任使。襄校禮闈。臣矢竭顓蒙。慮公將事。伏思校數千人之文藝。必嘗求士之正者以收國家得人之效。欲求正士。惟以正求之而已。唐裴行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之遠大不易見。觀其文。略可見之。文之淺薄庸俗。不能發聖賢之意旨者。其學行未必能自立。若夫深於學行者。萃其精而遺其粗。舉其全而棄其偏。循循

之閒。或多流露矣。故臣愚以爲得文者。未必皆得士。而求士者。惟在乎求有學之文。且皇上之所以得士者。多其數以擢拔之。寬其途以登崇之。育之以成其材。教之以端其術。積數十年後。供皇上內外任使者。必有今日之士。然則士之砥礪濯磨。期無負乎皇上教育之恩者。當何如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則多士之心服聖人。願邇左右者。實聖人之仁孝忠信有以啓之也。

兩浙輶軒錄序

余督學浙江時。輯淮海英靈集成。蓋江淮間一郡之詩。采錄尚易。欲輯江蘇一省之詩。則力有未能。繼思余督學于浙。乘輶軒采風。非力之所不能爲也。爰訪遺編。求總集。徧于十一郡。自國初至今。得三千餘家。甄而序之。名曰兩浙輶軒錄。嘉慶三年書成。存之學官。未及梨板。六年巡撫浙江。仁和朱朗齋、錢塘陳曼生。請出其稿。頗共釐之。乃畀之重加編定。序而行之。別爲條例。以志其詳。此雖余少年好事之所爲。然力有可爲者則爲之耳。未計其他也。獨念吾鄉自國初至今。詩人蔚出。他時或有好事者。乘使者東至大江南北。輯而錄之乎。是有望焉。

兩浙輶軒錄補遺序

予督學時。所輯兩浙輶軒錄。既梓行矣。其閒應錄而未錄者頗有之。惟以爲督吏之政。不復能從事于此。

楊孝僱東初等。各以所輯補者。將菜板行之。就正于予。予繙閱之。誠能補前錄之所闕佚。鉅卿名士。本不以入錄。爲重。而錄詩者不可遺之。至如一介之士。或恃聲律以自表見。與其刪之毋寧存之。故元于此補錄者不黍一人也。

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問。取士之道。宜先行誼而後文藝。蓋文則易知。行難驟考。當若何觀察。以得其實歟。以四書義取士。垂數百年。明初勅撰成書。爲五經大全。錮蔽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經術教士。當若何提倡。以矯空疏雜濫之弊歟。得人之法。在於命題。務隱僻則困英士。偏一體則棄衆才。當若何平正體要。使人各能盡其所長歟。鄉試則二三兩場。功半頭場。歲科則防弊之力。半于閱卷。當若何勤敏。以督房考。而肅闈防歟。士之治經史者。或短于文詞。工文詞者。或疎于經史。專學藝者。或鈍于時務。習時務者。或荒于學藝。當若何棄其短以得長。教其偏以求全歟。江浙爲人才淵藪。被國家太平之治百餘年矣。化顓蒙以學業。榮草茅以科名。諸生他日苟有膺取士之任者。宜若何虛懷誠求。勿遺佳士。以酬聖人教養之恩于萬一也。其悉對毋隱。

己未會試策問

問。孔子假年學易。雅言詩書執禮。易有三而周易獨傳。漢晉唐宋說。能擇其精而析其弊歟。乾坤象龍馬用九六。然則象數可偏廢歟。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有詩而後有韻律歟。或詩韻必取同部。閒有分合。然歟。同部假借轉注。能言其例歟。詩中訓詁見於爾雅者幾何。未見者幾何。尙書見於史記漢書者孰爲古文。孰爲今文。孔鄭傳解句讀。可別白參解否。堯典中星至周而差。夜昏東行。確可據歟。三江合經文則支條歧出。淮泗何以通菏。數淺原三澨確在何地。儀禮宮室制度若誤。則儀節皆舛。試舉正之。鄭注後孰精北業。試指數之。周禮小司徒田賦。與司馬法異而同歟。鄭注讀爲讀若之例。與許愼同否。禮記月令節物。可與夏小正呂覽諸書參考歟。經注正義。訛脫可校補歟。我國家經學昌明。其各舉所知以對。

問。正史二十有四。應補撰注釋音義者何書。表志與紀傳孰重。孰詳孰闕歟。儒林文苑道學。應分應合歟。史通所論。得失參半歟。編年與紀傳分體。資治通鑑前何所本。後何所續歟。二劉范祖禹胡三省。孰有功司馬者何在。紀事本末體何所做。袁樞以後。誰爲繼作。通鑑綱目何所裁別。夫經述修治之原。史載治亂之跡。疎於史鑑。雖經學文章。何以致用耶。我朝史法。遠邁前代。舊唐書、舊五代史。備列于正史。御批通鑑輯覽、及評鑑闡要。欽定明史。及通鑑綱目三編。于宋明閏位。并存年號。以示大公。遜國復辟議禮三大案。皆有定論。直繼春秋。以垂教萬世。諸生能講貫條舉。微體用之學歟。

問。察吏所以安民也。民生艱易。賴乎守令。守令廉貪。視乎大吏。虞廷三載考績。周官六計弊治。此允釐之要也。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唐考功有四善二十七最。宋置考官院。考中外官。當若何循名責實。乃有裨於官箴民命歟。兒寬當課殿。民爭輸租。張綱卒於郡。寇亦喪服。究何實以臻此。廣漢孫寶。同尙譏咸。張

絀張拱。哲崇德化。寬猛何以相濟歟。揚震遺子孫以疏食。陸贄受刺史之新茶。廉吏所爲可指數歟。袁安爲河南尹。名重朝廷。范純仁議與仁澤起於簿領。儲材采望可期大法小廉歟。韋皋侈橫。亦務蓋藏。德秀賑饑。親行郡谷。民生安危。不基於此歟。明孝宗朝六卿得人。則賢能畢出。正內以飭外。察吏有漸。吏有本歟。我皇上躬先仁孝。舉錯大公。釐正官方。肅清綱紀。賢士乘時敬應。其各言爾志。

問。弭盜之法。寄於軍政。周禮。司馬掌兵。而追胥竭作屬之司徒。掌戮禁暴。隸于秋官。然則兵法與教刑通歟。漢制南北軍。而郡守即爲將。唐制彍騎而裴李奏破功。宋則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陝西有保毅強人。荆湖有義軍。復有川陝土丁。涪州義軍。夔州壯丁。然則團練精銳。隨地皆可弭盜歟。韓琦籍陝西義勇。程琳以廂兵補募兵。司馬光言鄉弓手不宜刺充正軍。利弊可斷舉歟。王安石減兵節財。變行保甲。何以有流弊歟。蘇軾疏河北弓箭社。事宜。其說可採歟。用兵弭盜在乎將略。若明項忠之擒滿俊。彭澤之平河南四川。韓雍王守仁之破斷藤峽。其謀勇可述歟。剿撫兼行。必先勦而後撫。若原傑撫荆襄流民四十餘萬。王守仁撫降田州。猺。其方略可法歟。我皇上廟謨勝算。簡命經略。勦辦川陝餘匪。俘戮其渠首。赦其脅從。德威並用。計日蕆平。多士盍考古而抒所見焉。

海運考跋

以海運易河運。不特數百年舊章不可驟改。且數萬丁伍水手失業無賴。亦爲可慮。然近年河運屢梗爲。且天庾無多儲。萬一南船不達。則嗷而不食。可爲寒心者也。嘉慶八年十一月。欽奉上諭爲預籌海運一事。即與僚屬盡心集議。外訪之於人。內稽之於古。知數百年來民生國計。籌之未嘗無人。徒以目前牽率之時。萬不敢以待供之度支。取嘗試於一旦。故入告之章。曾有海運非必不可行之事。然非萬不得已而後行之之語。蓋不敢決然行之。亦不敢決然不行之也。後得皇上福庇。河流順軌。其議亦寢。然九年十月。洪澤湖水低弱。力不足以刷黃。以致河口淤沙。七省糧船。全不能渡。因開祥符五瑞閘。放黃水之上流入湖。藉黃助清。于是清黃始平。復開小引河數里。飛輓各船。始能渡河。當引河水未通時。七省齊奏備辦運之法。然以七省數百萬之糧。用小船以萬計。方可達淮。民情必致擾動。浙省尤少船。須向外江爭先封僱。費尤鉅。勢難全漕皆歸駁運。不得已。乃暗籌海運一法。十一月。招致鎭海縣由北來南之船。約得一百餘艘。此種船聞松江上海尙有二百餘艘。約可得四百艘。每艘可載米一千五百餘石。略用兵船護出乍浦。即放大洋。其裝卸之程。腳價之費。俱與之議立章程。以待不虞。裝卸如速。一年可以往返三次。較河運者費三之二。後以河道複通。遂不復用。然未雨之綢繆。聖人不廢。且近年民困于丁。丁困于河。東南之力竭矣。運費增則民力困。運費減則民力紓。因重理舊說。凡致之于古。與參之于今者。纖悉著之于簡。都爲海運考一册。昔明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大患。迂儒過爲遠慮。請于無事之日。尋元人海運之故道云云。則

元猶此志也。夫以聖人御世。山川效靈。亦不必尋蹈故轍。以為千慮一得之效。而以臣子過計之心。夫亦何所不至。故不忍棄去。綜而述之。或用此法分江浙全潮十分之勢。試而行之。可乎。嘉慶十年春。

海塘擥要序

浙江海塘。為杭嘉湖蘇松常六郡民田廬舍所關。國計至重。皆唐以後。南江道塞。南宋嘉定以前。潮由中亹出入。南北兩岸俱無所害。自嘉定十二年。潮失故道。水力直趨於北。海寧州南四十餘里。淪入海水。而禪機河莊兩山間。中小亹旋刷旋淤。不能不藉塔山石壩以殺其北衝之勢。且使大潮不得闌入以為迪刷之資。斯萬世不易之良法也。乾隆二十七年。翠華南幸。軫惜民艱。親臨閱視。見其橫截海中。直借大溜。因斷自宸聰。添設坦水竹簍木櫃。隨時鑲築。遂為東南永奠之基。夫海猶河也。治海而不安其性。猶非治也。恭讀聖製閱海塘記。視塔山誌事諸碑文。知西南六郡。數十年安恬之福。非大聖人不能總其樞要者。可耕鑿而罔知帝力乎。元自庚申撫浙。捍禦多年。今聖天子廑念要工。月披圖奏。繼先志也。元嘗以治河有書。而治海無書。治河如潘靳諸書。雖用力不必盡同。皆能發明水理。確然措諸施行。而治海自翟均廉海塘錄一書之外。新志缺而未備。是亦未窺今廟謨之所在矣。爰于嘉慶六七年間。屬門生陳編修壽祺錄成全志二十卷。繼因奉諱去官。未及梓行。東防同知合州楊君鍇任後。究心斯事。請其稿于元。而加以刪節。別為海塘擥要一書。以續長白琅公所輯新志。歲戊辰。元復來撫浙。又期年而此書刊適成。來請序。其書以修築工程為要。而考古次之。浙之官士。可仰識聖澤之高深。且知坍漲之形勢工用之準則矣。

嘉靖搢紳冊跋

余家藏嘉靖搢紳數冊。得自闕里孔氏。其京職一冊。題曰搢紳。至外省一冊。則但題曰仕宦備覽。若河間紀氏所藏順治十八年搢紳。則無分京外。皆曰搢紳矣。冊中于都察衙門。既列各省總督巡撫。而各外省又重列之。已駸駸乎不列于京職矣。故冊首葉題曰新刊隨省總督撫按總鎮搢紳。曰新刊隨省者。明乎舊之不隨省也。其外省總督。則陝西三邊四川一員。江南江西一員。福建一員。浙江一員。湖廣一員。兩廣一員。雲貴一員。漕運一員。河道一員。共八員。巡撫則提督操江。兼巡撫安慶徽寧池太五府。廣德州。兼轄光州固始黃梅廣濟湖口德化地方一員。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宣府一鎮薊密等關一員。直隸保定真順廣大地方紫荊等關一員。山東一員。山西太原等處雁門等關一員。河南兼河道一員。陝西一員。延綏一員。寧夏一員。甘肅一員。總理糧儲巡撫江寧等處地方一員。浙江一員。江西一員。南贛汀韶惠潮郴桂等處一員。福建一員。湖廣一員。撫治鄖陽等處一員。偏沅等處一員。四川一員。廣東兼鹽法一員。廣西兼鹽法一員。雲南兼建昌畢節東川等處一員。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一員。鳳陽等處兼理海防一員。共二十四員。總督皆兼兵部尚書。或兼右都御史。或兼左右副都御史銜。巡撫或兼兵部左右侍郎。或兼右副都御史右僉都御史銜。其江南省督撫按之後。則列江南等處左布政一員。右布政司兼鹽法一員。按

察使一員。提督江安徽寧池太廣鳳八府滁和廣三州上江學政按察僉事一員。提督淮揚蘇松常鎮六府徐州等處學政按察僉事一員。外省提鎮亦列京職。在鑾儀衛衙門中。或兼左右都督。或兼都督僉事銜。外省亦各隨省列之。凡此皆足以資考證也。

揚州府志事志氏族表圖說三門記

自古史傳人事與地理相為經緯者也。人事月改日易。而終古不易者地理也。同一郡縣山川。在漢某年為治為亂。在唐某年為失為得。賢良之拊循。忠烈之嬰守。災害利弊。前史具在。修郡志者。是宜專立一門。以備考覽。揚州太守伊公。秉綬 以修圖經之事訪于余。余為立事志一門。凡經史諸籍中有關揚州府事者。編年載之。始于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迄于順治十六年曹賞死瓜洲之難。纂修諸君。依余言撰之。成六卷。三千年事。粲然畢著矣。太守以憂去官。此六卷稿與各門稿本。皆存余家。余除服入都。巡鹽御史阿公 克當阿 續修府志。延余門生姚文田等撰之。余以此門授文田曰。勿可改也。故此門至今刊成獨詳備。特名事志。曰事略耳。又立氏族表一門。氏族表者。仿唐書宰相世系表為之者也。一縣之中。必有大家著族。新昔譜門。以此為主而收其族。凡內官翰詹科道以上。外官道府鎮協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氏立表。首敍先世遷徙之由。表中詳載各房名字。自生員以上。皆附見于表。即如江都甘泉儀徵之耿氏、唐氏、楊氏、常氏、鄭氏、秦氏、許氏、阮氏、興化李氏、高郵王氏、寶應劉氏、喬氏、泰州宮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勳爵督撫等官。家自為譜。余皆借而次第輯成表稿。惜余入都後。當事者有所疑而未之纂也。又立圖說一門。圖說者以一邑分四鄉。以四鄉分都圖。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繪為一圖。周圍徑直不過二三里耳。圖內為說曰。東西南北至某處。有某山。與何處相連。有某水某路。自某處來。自某處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橋某廟某墓。聚十數地保之圖。即成一鄉。聚四鄉即成一邑。一邑之圖說。須以數十紙計。而城池廨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為圖經也。惜在官不能集事。圖說一門遂止矣。余在雷塘。營畫雷塘一地保之圖。刻為木板。印百紙呈太守。屬其頒之縣為式。使各保具此圖。遲之又久。卒無圖者。余路經保城。呼其地保詢之曰。若其所管地圖乎。若見所頒圖式乎。地保曰。未之見也。縣吏匿其圖。曰。各保如欲圖式者。輸我錢若干。故至今未具圖也。余瞿然而止。不敢再言。嗟乎。一地保之未具圖也。使再促之。未有不轉斂錢于村民者。弊之難防如此。雷塘一圖。余載之雷塘叢記篇後。可覽而知其概也。

吳烈婦吞金紀事卷跋

西湖葛嶺之下。舊有吞金祠。祠後有墓。墓為吳烈婦所葬。烈婦姓戴。初與錢塘學生吳錫居比鄰。戴父死。哭之至失明。人呼為孝女。因聘焉。既歸後數年。而錫疾。戴侍湯藥。知不治。請先死。錫曰。吾未死而汝死。是以死促我也。戴泣而止。將屬纊。呼弟錫曰。汝嫂將必死。我死屬家人伺之。及死。戴以首觸棺碎首。血被面。家人環伺之。絞以巾。剄以裙刀。凡求死者七。最後吞金不得死。乃齧碎玻璃瓶。吞其瓈。腸斷。嘔碧血數升

死。里人祠之。事載毛西河撿討所爲墓誌。觀其家所藏傳記加詳。吞金者。志烈婦之志也。烈婦之死。或以玻璃不成辭。故以吞金志之乎。祠既毁。墓將不可識別。其後裔因梁山舟學士爲之表。乃復建坊於其地。余前任浙撫時。曾訪其墓。入祠揖其栗主焉。嘉慶十四年春暮。吳氏後人以此卷請題。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蓋烈婦之志。有不可得而泯者乎。是亦守斯土者之宜爲與也。爰其書以歸之。

吉蘭泰鹽池客難

予之奏改吉蘭泰鹽爲任商自運自售。不定鹽額。而止水運。於皋甯川增河東鹽課八萬餘引也。客有難者曰。爲稅權乎。余曰。稅若不定額耶。則與余所改不定引額無異。定額耶。誰其補所虧也。且新設各官皆鹽官。而改爲稅。則當改鑄監督印。改名不改實。可勿更張矣。客曰。近年吉鹽爲內地商民之累。爲絕之。而以此鹽課歸地丁也。余曰。吉鹽累商及民者。皆課洒派也。今已請弛之。焉累焉。昔河東鹽課歸地丁爲課數。始自國初。故可也。今吉鹽之課。始增於嘉慶十一年。若歸地丁。是加賦始吾君。焉可也。客曰。有議以鹽池賜還藩王。示不屑有之者。似得體也。余曰。阿拉善部在河套西。即古賀蘭山。康熙初多羅禮無所歸。聖祖仁皇帝賜以此土。畀遊牧者百餘年矣。吉蘭泰乃其部之鹽池。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任回民馬君選等販鹽侵越淮。皇上執回民罪之。宜也。瑪哈巴拉懼而獻其地。皇上收之。使商運之。亦宜也。今爲與之。且若與之。亦當曰再賞之。不當曰還之。客曰。吉鹽不至者二年矣。民未聞淡食。有議封禁之勿水運之者。是也。爲使內運焉。余曰。吉鹽性重味佳。鹽物能久。利賤販。苟不貴。民甚利之。若內運可以平潞鹽土鹽鄂爾多斯鹽之價。藩民及塞外貧民。賴爲生計者數萬人。爲絕之。客曰。既不可絕。而今以皋甯川爲止。是絕其

半矣。余曰。藩民不可使之太富。亦不可使之太貧。太貧則不安。太富亦不安。今半絕之。所以權衡使適中也。且皋甯川一大使耳。能全絕私船乎。皋甯川距河東引地六百里。一二年後。河東私鹽必侵而北。皋甯川私鹽必侵而南。兩侵則兩爲平準焉。民食裕而市價賤矣。譬如南北二家之田。中隔閒地六畝。歲既久。甯者必稼而北。北者必稼而南。兩私則不爭。爭則官治之。并閒田失之矣。客曰。河東商爲肯增引也。余曰。吉鹽二年不至矣。河東之行無引之鹽必多。特無實據耳。然不敢久。久則懼或發之。余之許其增引。知其實有可增也。余之請止吉鹽於皋甯川。蓋陰制藩部太富之計。非爲河東增引計也。客曰。河東道但請禁水運。商人以增引兼請何也。余曰。此道官與商同氣也。水運當禁自禁之。不在增引不增引。商引當增則增之。不在水運不水運。若終因挾而求焉。余將劾而請逮治之矣。商知余之不可要。乃終請增引而不復敢言禁水運也。客曰。唯唯。時壬申五月二十九日。此奏使往山西査辦吉鹽事。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浙江之性。非折不行。乾隆中年。杭城以東海甯城以東皆有護沙。而中間老鹽倉一段數十里。獨受頂衝。則以南岸有牛舌尖沙之故。惟其有此尖沙。吐尖向北。故江水之下也。過尖衝北岸。則折而向南。潮水之

上衝。過尖衝北岸。亦折而向南。兩頭向南。故護沙生而受衝。險工僅中間一段耳。乾隆五十年間。有不諳塘工水性者。以牛舌尖沙爲可慮。若截而直之。則中段亦受護沙之漲。于是截牛舌。開引河。導水刷沙一空。孰知不但中段不生護沙。并兩頭護沙全失。杭城爲龍頭外。全受頂衝。潮撲民居之後。塘外桑田。盡爲滄海。海甯鎭海塘以下。亦皆一片大海矣。余保障危險。閱測水性者數年。至嘉慶十一年以後。兩頭漲沙復生。則以南岸漸復尖沙之故。元方以爲深幸。但恐將來復有惡尖沙不直者。故以奉告耳。庚午秋日。

嘉興嘉禾圖跋

嘉興傅鷺庭前輩。以嘉禾圖卷來屬題句。元案嘉興本嘉禾郡。以地産嘉禾得名。顧所謂嘉禾。今老農未之見也。嘉慶九年甲子五月。江浙大雨。水汛溜沈浸。浙西三郡皆被災。禾之已植者爛于水。民苦且饑。六月水退。民補栽苗者十之九。秋甚燠。晴雨相時。禾大熟。有一莖三四穗至九穗者。老農詫以爲異。士之知古者曰。此即吾郡所謂嘉禾也。相顧以爲帝之德所感召焉。方水之橫行也。魚遊于民竈。村墟阡陌帆而行。余具狀馳驛入告。帝憫甚。命發倉穀數十萬。賑其餉。糶于民。或以粥。或以錢米賑貧者。三十餘萬口。緩地丁漕米數十萬石。勿徵于民。邑之富者。各出錢穀。卹其鄰。民少安。而游食之徒。復嚎哭聚。攜于鄰里。余飭文武官擒其渠。散其黨。民乃益安。迨九月。禾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此帝之德足以召祥和。故其祥也爲甚速。若大吏者。方省愆之不暇。敢貪天和爲己力乎。且田之終不能補種。并禾而無之者。尚比比也。寒冬雨雪。就食粥者尚萬人也。余披圖感愾。知此爲天之恩。帝之德而已。今皇帝尚德政。不言嘉祥。未敢以此聞于朝。亦未敢爲詩歌以侈之。謹識其事於卷末云爾。

硤川資賑圖後跋

救荒無善策。惟因時地制宜而已。余撫浙無德。屢致災。嘉慶九年夏。浙西大水。已行平糶賑濟借籽種諸政矣。十年夏。麥又失收。民益困。乃遵欽定工賑紀事粥賑之法。奏設粥廠於十五州縣。凡三十四廠。大率相距二三十里。即分設一廠焉。始也議者紛起。以爲粥必有石灰。非救民。乃害民。又以爲婦孺必相踐而死。又以爲人多必致疫。又以爲司事者必侵蝕。民無實惠。余曰。此數弊皆所素有。但在人爲之耳。于是每廠皆延誠實紳士。委以錢穀賑之事。官吏不涉手。惟鈐算彈壓而已。硤石惠力寺廠。其一也。海甯馮君鈺。以部郎居鄉。平日好行其德。委以廠務。力任不疑。余又爲原任臨海縣令尹無錫華君瑞潢助之。其散給分男女兩廠。佛寺大廣。遂無雨淋日炙之苦。貧民艤舟而來。道路出入次第。皆以木柵梆鼓爲號令紀律。日賑數萬人。無擁塞之虞。有疾者給以藥。老病廢疾者別有廠。婦女有廁籙。終數十日。無一人死于廠者。粥濃厚皆遵余令。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滲爲度。馮君及分司者與飢民同食之。無一毫瞻徇者。除領官銀之外。凡可以格外便民者。馮君皆力爲之。以故硤石之賑。尤盡善。大水旱之事。不能必無。國家休養之恩。百數十年矣。昔之八口食十畝者。今數十口食之矣。今之六分災。敵昔之十分災也。倘不以此次粥

賑爲謬。數十年後若有荒歉。或可倣而行之。或曰分廠賑粥。不如分鄉散米。余曰。分鄉散米固善。但一二縣之地。有良有司善紳士爲之。乃可。若數十州縣必有流弊。且賑粥專爲下下貧民供朝夕也。若錢與米。則中中中下人皆走領之。反使下下之民知其賑期矣。總之賑災無善策。惟相時地之宜。實惠及民而已。馬君檢此圖。屬華君示予。幷請題後。是仁者之用心也。爰再以原奏及賫粥散籌各章程附錄于後。俾後之人益有所考焉。

重修廣東省通志序

元撫兩廣。閱廣西通志。乃嘉慶初謝中丞啓昆所修。甚其載錄詳明。體例雅飭。及閱廣東通志。則猶是雍正八年郝中丞玉麟所修。書僅六十四卷。四庫書提要。稱其一年蔵事。體例頗舛。未悉訂正。且迄今九十餘年。未經續纂。若再遲則文獻愈替。是不可不亟修纂矣。爰奏請開局纂修之。大略以廣西通志體例爲本。而有所增損。凡總纂分纂。採訪校錄。莫不肩任得人。寬於舉而肯勤其力。二年有成。奏進御覽。志三百三十四卷。爲典一。曰訓典。爲表四。曰郡縣沿革。曰職官。曰選舉。曰封建。爲略十。曰輿地。曰山川。曰關隘。曰海防。曰建置。曰經政。曰前事。曰藝文。曰金石。曰古蹟。爲錄二。曰宦績。曰謫宦。爲列傳八。曰人物。曰列女。曰耆壽。曰方技。曰宦者。曰流寓。曰釋老。曰嶺蠻。爲雜錄一。共二十六門。古人不曰志而曰圖經。故圖重於宋王中行等廣州圖經。不可見矣。今則一縣一州爲一圖。沿海洋汛又爲長圖。按册讀之。犂然畢著矣。廣東通志。舊有康熙十二年劉中丞秉權所修之三十卷。明萬歷二十九年郭棐所纂之七十二卷。嘉靖三十六年黄佐所撰之七十卷。嘉靖十四年戴璟所撰之初稿四十卷。各書多就殘佚。惟黄志爲泰泉弟子所分撰者。體裁淵雅。匪有存本。今求得之。備加採錄。元家藏秘籍。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亦多採錄。是以今志闕書頗博。考古較舊加詳。而選舉人物前事藝文金石各門。亦皆詳覈。至於國初收粵平削尚藩諸節事。則已載在國史。此志不得記之。與廣西志同例也。書成刊校。爰敘其後。道光二年閏三月。

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

欽惟皇上聖德天縱。典學日新。爲政本乎六經。教士先夫儒術。此我朝聖聖相承之極軌也。臣幼被治化。肄業諸經。校理注疏。綜核經義。於諸本之異同。見相沿之舛誤。每多訂正。尚未成書。乾隆五十六年。奉敕分校太學石經。曾以唐石經及各宋板悉心校勘。比之幼時所校。又加詳備。自後出任外省。復聚漢唐宋石刻。暨各宋元板本。選長於校經之士。詳加校勘。自唐以後。單疏分合之不同。聞閩附音之有別。皆使異同畢錄。得失兼明。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附孟子音義校勘記一卷。釋文校勘記二十五卷。昔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慮諸舊散失。撰經典釋文一書。凡漢晉以來。各本之異同。師承之源委。莫不兼收並載。凡唐以前諸經舊本。賴以不墜。臣撰是書。竊仿其意。速年校改方畢。敬裝十部。進呈御覽。臣自維末學。裒贊高深。寔資聖聰。不勝戰慄悚惶之至。謹奏。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

揅經室三集卷一目錄

南北書派論
北碑南帖論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摹刻天發神讖碑跋
復程竹盦編修書
晉永和泰元甎字拓本跋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鐵鑊字跋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卷二
文言說
數說

名說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與友人論古文書
雙岐秀麥圖跋
江鄭堂河邊圖跋
糧船拔米捷法說
影橋記
再到亭碑陰記
定香亭筆談序
杭州靈隱書藏記
焦山書藏記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廣東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修隋煬帝陵記
曲江亭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重修旌忠廟記
重修郝太僕祠記
秋雨庵埋骸碑記
記任昭才
記蝴蝶硯子
蝶夢園記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洞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商周銅器說下

揅經室三集　目錄

揅經室三集　目錄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山左金石志序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釋宋戴公戈文
竹其子飛甬鼎拓本跋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摹刻泰山殘字跋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金石十事記
散氏敦銘拓本跋
甘泉山獲石記
二郎廟蔬圃獲石記
積古齋記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與王西沚先生書
商銅距末跋
宋搨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吳蜀師觀考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秦漢官印陶本序
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
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

揅經室三集　目錄

焦山仰止軒記
連理玉樹堂壽詩序
晚鐘山房記
鄭氏得碑圖跋
碧紗籠石刻跋
二老重逢圖跋
錢塘嚴氏京邸祠墓圖記
題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浮屠說
六合縣冶山祇洹寺考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蕉飡集序

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凌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里堂學算記序
舊言堂集後序
綠天書舍存草序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華陔草堂書義序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邗上集序
惜陰日記序
存素堂詩續集序
是程堂集序
徐雪廬白鶴山房集序
郭書屏鶴井集序

靈芬館二集詩序
畫舫錄序
王竹所詞序
琴雅集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敘
郝戶部山海經箋疏序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諸城劉氏族譜序
僧頂重摹秦刻石殘字跋
婺考
化州橘記
自鳴鐘說
清遠峽記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恩平茶阬硯石記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學海堂文筆策問

揅經室三集卷一

南北書派論

元謂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蓋由隸字變爲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正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衞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衞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于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後。直至開成。碑版石經。尚沿北派餘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啓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衞覬、張芝、杜度、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貞觀永徽金石可考。）猶有存者。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習。至唐初太宗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爲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時王派雖顯。縑楮無多。世間所習。猶爲北派。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於是北派愈微矣。元二十年來。留心南北碑石。證以正史。其間蹤跡流派。朗然可見。近年魏齊周隋舊碑。新出甚多。但下眞蹟一等。更可摩辨而得之。竊謂隸字至漢末。如元所藏漢華嶽廟碑四明本。物亢之也等字。全是眞書。門遝急就章草。實開行草先路。晉稱（宣和書譜。）王導初師

鍾衛。獨宜示表過江。此可見書派南遷之跡。晉宋之間。世重獻之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後。始爲大行。（南史劉休傳。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反不見重。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梁亡之後。祕閣二王之書。初入北朝。顏之推始得而祕之。（顏氏家訓云。梁氏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眞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由此論觀之。可見南北實不相襲。）加以眞僞淆雜。當時已稱難辨。（陶隱居答武帝啓云。羲之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有代書一人。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僧智永爲羲之七世孫。與虞世南同郡。世南幼年學書于智永。（見世南本傳。）由陳入隋。官卑不遷。書亦不顯。爾時隋善書者。爲房彥謙、丁道護諸人。皆習北派書法。方嚴遒勁。不類世南。世南入唐。高年宿德。祖述右軍。太宗書法。亦出羲之。故貴成派。購羲之眞行二百九十紙爲八十卷。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眞僞。（見唐書藝文志。）夫以兩晉君臣。忠賢林立。而晉書御撰之傳。乃特在羲之。其篤好可知矣。慕羲獻者。推尊南派。故竇臮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周一人。秦一人。漢二人。魏五人。吳二人。晉六十三人。宋二十五人。齊十五人。梁二十一人。陳二十一人。唐四十五人。）於北齊祇列一人。其風流派別。可想見矣。羲獻諸蹟。皆爲南朝祕藏。北朝世族。豈得摹習。蘭亭一紙。唐初始出。歐褚奉敕臨此帖時。已在中年以往。書法既成。歐陽詢書法。方正勁挺。實是北派。試觀今魏齊碑中。格法勁正者。即其派所從出。（詳見跋中。）唐書稱詢始習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嘗見索靖所書碑。宿三日乃去。夫唐書稱初學羲之者。從帝所好。權詞也。悅索靖碑者。體歸北派。微詞也。蓋鍾衛二家。爲南北所同托始。至于索靖則惟北派祖之。枝幹之分。實自此始。褚遂良雖起吳越。其書法遒勁。乃本褚亮。與歐陽詢同習隋派。實不出于二王。（唐書本傳云。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褚書碑石。難以隸筆。今有存者。可覆按也。（詳見跋中。）褚臨蘭亭。改動王法。不可強同。虞世南死。太宗歎無人

可與論書。魏徵薦遂良曰。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此乃徵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薦其人非薦其書。其實褚法本爲北派。與世南不同。此後李邕、蘇靈芝等。亦皆北派。故與魏齊諸碑相似也。（詳見跋中。）唐時南派字跡。但寄縑楮。北派字跡。多寄碑版。碑版人人共見。縑楮罕能遍習。至宋人閣帖諸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碣。任其蘚蝕。遂與隋唐相反。宋帖輾轉摹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跡。並由虞造。鍾王郗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羲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原。不可合而一之也。北朝族望質朴。不尚風流。拘守舊法。罕肯通變。惟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然其筆法勁正遒秀。往往畫石出鋒。猶如漢隸。其書碑誌。不署書者之名。即此一端。亦守漢法。惟破體太多。宜爲顏之推、江式等所糾正。其書家著名。見于北史魏齊周書水經注金石略諸書者。不下八十餘人。（趙[illegible]。崔悅。盧諶。魏[illegible]。崔[illegible]。崔宏。盧偃。盧邈。崔衡。崔光。崔高客。崔挺。張[illegible]。谷渾。沈含馨。盧[illegible]。[illegible]。江強。江式。江順和。崔[illegible]。高遵。盧伯源。崔[illegible]。[illegible]。劉芳。劉懋。郭祚。沈法會。李思穆。柳僧習。侯道遠。庾道。王世弼。王由。蔣少游。李苗。曹世表。裴敬憲。沈[illegible]。竇遵。柳楷。孫伯禮。劉仁之。宇文忠之。沈馥。北齊杜弼。李敏。張景仁。[illegible]。姚元標。韓毅。袁買奴。李超。李翰。趙彥深。[illegible]季舒。蕭慨。[illegible]。[illegible]之推。姚淑。王思誠。釋道常。北周冀儁。趙文

(梁、裴景熙、沈遵、吳元殿、蕭撝、謝溫、蕭愃、柳宏、裴矯、楊宗、世基、虞綽。蕭昌衡、趙仲將、劉緝、房彥謙、謝朓、竇瑗、竇璡、丁道護、祖覓、侯孝甫。)此中如魏崔悅、崔潛、崔宏、盧諶、盧偃、盧邈、皆世傳鍾衛索靖之法。(見魏書傳。)齊姚元標亦得崔法。(趙諧傳云。武平中。姚元標以工書知名。見潛書以為過于浩也。顏氏家訓云。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惟有姚元標工于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齊末秘書繕寫。賢于往日多矣。武平造象藥方記書法極佳。或元標筆歟。)周冀儁、趙文淵、皆為名家。豈書法遂不及南朝哉。我朝乾隆、嘉慶間。元所見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種。其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馬紹墓志。高植墓志。賈使君碑。高貞碑。高湛墓志。孔廟乾明碑。鄭道昭碑。武平道興造象藥方記。建德天保諸造象記。啟法寺。龍藏寺諸碑。直是歐褚師法所由來。豈皆拙書哉。南朝諸書家載史傳者。如蕭子雲、王僧虔等。皆明言沿習鍾王。(梁傳云。子雲自言善效元常逸少而微變字體。王傳云。宋文帝謂其迹逾子敬。)實成南派。至北朝諸書家。凡見於北朝正史、隋書本傳者。但云。世習鍾衛索靖。工書善草隸。工行草。長於碑榜諸語而已。絕無一語及于師法羲獻。正史具在。可按而知。此實北派所分。非敢臆為區別。譬如兩姓世系。譜學秩然。乃強使革其祖姓。為後他族。可歟。(北朝諸史云。魏初重崔盧之書。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悅與范陽盧諶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又[illegible]學楷篆。世傳其法。書遊道有雜札。盧伯源習鍾繇法。劉懋善草隸。沈法會能隸書。李思穆工隸。陳道王草隸。裴敬憲工隸草。竇遵善篆隸。劉仁之工真草。張景仁工草隸。姚元標工書知名。韓毅以工書知名。蕭慨善草隸。冀儁楷書草隸。[illegible]書。[illegible]工草隸。閔世基善草隸。[illegible]工草隸。盧昌衡工草行書。房彥謙善草隸。[illegible]草隸尤善。殷[illegible]工草隸。裴矯工草隸。竇璡工草隸。凡此皆正史本傳無一語及于師法二王者。此外書斷書史書譜之言。皆未足深據。)其間惟梁王褒。本屬南派。褒入北周。貴游翕然學褒書。趙文淵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成。至于碑榜。王褒亦推先文淵。可見南北判然。兩不相涉。述書賦注稱唐高祖書師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風格。據此。可見南派入北。惟有王褒。高祖近在關中。及習其書。太宗更篤好之。遂居南派。淵源所在。具可考已。南北朝經學。本有質實輕浮之別。南北朝史家。亦每以夷虜互相詬詈。書派攸分。何獨不然。宋元明書家多為閣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無書法。豈不陋哉。元筆札最劣。見道已遲。惟從金石正史。得觀兩派分合。別為碑跋一卷。以便稽覽。所望穎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歐褚之舊規。尋魏齊之墜業。庶幾漢魏古法。不為俗書所掩。不亦偉歟。

北碑南帖論

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為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東漢山川廟墓。無不刊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摹習。唐人修晉書南北史傳。于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書、善楷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為尊。當年風尚。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蘭亭敘等帖。而御撰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于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為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隸書世間未見也。隸字書丹于石最難。北魏周齊

隋唐。變隸為真。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雜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畫末出鋒。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書。乃今所存褚跡。則隸體為多。間習南朝體。書聖教序。即嫌飄逸。蓋登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榜。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之。每曰長于碑榜。今榜不可見。而瓦當碑頭及天發神讖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跡為江東書法之祖。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書。(見說文。)後世凡一縑半紙。珍藏墨跡。皆歸之帖。今閣帖如鍾王郗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見昭明文選。)惟帖是尚。字全變為真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即以焦山瘞鶴銘與萊州鄭道昭山門字相較。體似相近。然妍態多而古法少矣。閣帖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族相習成風。當時啟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間墓甎。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尚與篆隸相近。與閣帖迥殊。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王獻之特精行楷。不習篆隸。謝安欲獻之書太極殿榜。而獻之斥韋仲將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禮者在梯懸仲將耳。若使殿榜未懸。陳之廣庭。細楷之上。敕文臣大書之。何不中禮之有。豈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籠鵝耶。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本是南朝王派。故其所書碑碣不多。若歐褚則全從隸法而來。磨崖巨石。照耀區夏。詢得蔡邕索靖之傳矣。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雜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鄉壁虛造。然江東俗字。亦復不少。二王帖如褒穿禮冥等字。非破體耶。唐初破體未盡。如虞歐碑中陵彩(虞廟堂碑)准(歐虞恭公碑。)繁(歐皇甫君碑。)等字。非破體耶。唐太宗幼習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貞觀二十年今在太原府)筆意縱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李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麾諸碑。雖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碑。為李邕撰文者。邕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書之。邕亦謂非隸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容)顏氏(真卿)並以碑版隸楷。世傳家學。王行滿、韓擇木、徐浩、柳公權等。亦各名家。皆由沿習北法。始能自立。是故短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趙孟頫楷書。摹擬李邕。明董其昌楷書。托跡歐陽。蓋端書正畫之時。非此則筆力無立足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漢唐碑版之法盛。而鐘鼎文字微。宋元鐘鼎之學興。而字帖之風盛。若其商榷古今。步趨流派。擬議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唐人書法。多出於隋。隋人書法。多出於北魏、北齊。不觀魏齊碑石。不見歐褚之所從來。自宋人閣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書法矣。即如魯公楷法。亦從歐褚北派而來。其源皆出於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爭坐位稿如鎔金出冶。隨地流走。元氣渾然。不復以姿媚為念。夫不復以姿媚為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為行書之極致。試觀北魏張猛龍碑後有行書數行。可識魯公書法所由來矣。蘭亭一帖。固為千古風流。此後賞日增。惟求妍妙。甚至如魯公此等書。亦欲強入南派。昧所從來。是使李陽搔頭。魏徵嫵媚。殊無學

識矣。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王右軍蘭亭修禊詩序。書於東晉永和九年。原本已入昭陵。當時見者已罕。其元本本無鉤刻存世者。今定武龍神諸本。皆歐陽率更褚河南臨搨本耳。夫臨搨之與元本。必不能盡同者也。觀於歐褚之不能互相同。即知歐褚之必不能全同於右軍矣。其定武本。余惟見商邱陳氏所藏一卷。餘皆一翻再三翻之本。其定武本雖歐陽摹右軍之書。終有歐陽筆法在內。猶神龍本之有河南筆法也。執定武而以爲右軍書法必全如是。未足深據也。昭陵原本。誰見之耶。況此外穎上張金界奴諸翼僧押縫等。百數十本不同耶。領字或從山。崇字或作崈。更大不同耶。要之。右軍書之存於今者。皆屢轉鉤摹。非止一次。懷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後人筆法羼入右軍法內矣。然其圓潤姸渾。不多圭角。則大致皆同。與北朝帶隸體之正書字原碑。但下眞迹一等者。不同也。世人震於右軍之名。囿於蘭亭之說。而不考其始末。是豈知晉唐流派乎。蘭亭帖之所以佳者。歐本則與化度寺碑筆法相近。褚本則與褚書聖教序筆法相近。皆以大業北法爲骨。江左南法爲皮。剛柔得宜。健姸合度。故爲致佳。若原本全是右軍之法。則不知更何景象矣。

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無功。再舉進屯泗口。羲之移浩書曰。區區江左。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退保長江。引咎責躬。與民更始。以救倒懸。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浩不能從。逮有九年秋七月之敗。蘭亭敘作於浩屯泗口之後。敗走譙城之前。其愛國之心。含於文字之內。非徒悲陳

迹也。

摹刻天發神讖碑跋

三國吳天發神讖碑。舊在江寧。嘉慶十年燬於火。人間拓本。皆可寶貴。元家有舊拓本。合之繁昌鮑氏舊拓本。共得二百二十一字。十四年春。壻長洲吳國寶攜刻。以昭絕學。按此碑張勃吳錄以爲皇象所書。張懷瓘書斷以爲官至侍中。八分亞于蔡邕。梁書南史皇侃傳並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爲立傳。此碑始末見於王司寇金石萃編等書。其字體乃合篆隸而取方折之勢。疑即八分書也。八分書起于隸字之後。而其筆法篆多于隸。是中郎所造。以存古法。惜人不能學之也。北朝碑額。往往有酷似此者。魏齊諸碑。出于漢魏三國隋唐以後。歐褚諸體。實魏齊諸碑之苗裔。而神讖之體。亦開其先。學者罕究其原流矣。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因刻石置之北湖家塾泰華雙碑之後。以存古鄉賢之矩矱焉。

復程竹盦編修邦憲書

秋初接奉還雲。知夏間奉含一函。已經入覽。藉知林居淸適。怡志文翰。爲慰。索書楹帖。隨後奉寄。來函書法益進。篤志歐褚。喜與鄙見相合。竊謂書法自唐以前。多是北朝舊法。其新法南派。多分別于貞觀永徽之間。隋龍藏寺碑。乃丁道護等家法。歐褚所從來。至今可見者也。歐之皇甫碑醴泉銘。乃其本色也。化度

寺碑。乃其參用永興南法者也。虞之夫子廟堂碑。非盡虞之本色。乃亦參用率更北法者也。是以廟堂原石。頗有與化度原石相近之處。今二摹本全入閣帖。與閣帖中木模棱者同矣。貞觀以後。御書碑。如晉祠紀功與昇仙太子之類。皆是王羲之眞傳。與集王聖教同行一轍。即如石淙詩中方勁之筆。皆繫北派。遒不相涉。終唐之世。民間劣俗碑石。今存磁迹。無不與北齊周隋相似。無似閣帖者。無似羲獻者。蓋民間實未能沿習南派也。王著摹勒閣帖。全將唐人雙鉤響搨之本。盡一改爲渾圓模棱之形。北法從此更衰矣。閣帖中標題一行曰。晉某官某人書。皆王著之筆。何以王郗謝庾諸賢。與王著之筆。無不相近可見著之改變多不足據矣。昭陵禊序。誰見原本。今所傳兩本。一則率更之定武。一則登善之神龍。實皆歐褚自以己法參入王法之內。觀於兩本之不相同。即知兩本之必不同於繭本矣。皆全是原本。恐尚未必如定武動人。此語無人敢道也。大約歐褚北法。從隸而來。其最可見者。爲乙字挑脚飛出。內圓外方。全是隸法。無論一字書未出鋒矣。若江左王法乙字。則多鉤轉作乙。此其分別之迹。此外南遜於隸北沿於隸之處。綜跡甚多。若不持成見以求之。皆朗然可見。幸今北石尚多存者。再過數百年。更無人見矣。行書如顏氏爭座位等石。皆是北派。幸未爲後人盡改圓熟。流入姸妙一路。至于樂毅黃庭道德等帖。世稱爲逸少眞跡者。其來處皆不可究詰。有識者所不應道也。黃文敏骨力。得力於歐。張文敏得力於顏。皆以北派工夫爲骨。所以能卓然自立。乃二公一生不知南北之分。矢口惟二王是尊。豈所謂可使由之不使知之。臣然爲隋唐人所識置耶。生筆札極劣。議論武斷。姑存妄說。敢以奉商。何如。

晉永和泰元甎字拓本跋

此甎新出于湖州古冢中。近在蘭亭前後十數年。此種字體。乃東晉時民間通用之體。冢人爲壙。匠人寫坏。尚皆如此。可見爾時民間尚有篆隸遺意。何嘗似羲獻之體。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爲隸書也。羲獻之體。乃世族風流。譬之麈尾如意。惟王謝子弟握之。非民間所有。但執二王以概東晉之書。蓋爲閣帖所愚蔽者也。況羲獻亦未必全似閣帖也。不獨此也。宋元嘉字甎。亦尚近于隸。與今閣帖內字跡。無一相近者。然則唐人收藏珍祕。宋人展轉勾摹。可盡據乎。

宋元嘉六年己巳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鐵鑊字跋

丁丑春。余過當陽玉泉寺。得見隋鐵鑊字。搨之。凡四十有四字。每字方徑二寸許。其文曰。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考此鑊乃彼時民間所造。民間所寫。其寫字之人。亦惟是當時俗人。其字亦當時通行之體耳。非摹古隸者也。而筆法半出于隸。全是北周北齊遺法。可知隋唐之間。字體通行。皆肖乎此。而趙宋各法帖所稱鍾王者。其時世遠在此等字前。何以反與後世楷字無殊耶。二王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若鍾書則更在漢魏之間。其僞也不爽然可想見乎。

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
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
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鑊
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
永充玉泉道場供養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金華蘭亭。乃明正統間兩淮運司何士英從揚州取去者。相傳以爲汴京容思紹彭遺石。思陵南渡失于揚州者。殊未必然。然明時掘自揚州古木蘭院井中則甚確。是必唐刻之摹本也。嘉慶己巳長夏。命海鹽吳厚生在杭州摹勒一石。歸置揚州北門外古木蘭院中。聊還故蹟云爾。

揅經室三集卷二

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从䇂。䇂。辠也。）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即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

即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濕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數說

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是以有韻有文之言。行之始遠。不第此也。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二十篇。名之曰語。即所謂論難曰語。語非文矣。然語雖非文。而以數記言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秦漢間。伏生尚書、公羊春秋。傳經說經。尚復全以口授。數傳之後。始著竹帛。復何疑於簡策之少。記誦之多哉。古人簡策。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

名說

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更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者。而以口耳傳之者也。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書百篇。苟非有名。何以記誦。名著而數生焉。數交而文見焉。古人銘詞。有韻有文。而名之曰銘。銘者、名也。即此義也。釋名曰。銘。名也。禮記祭統曰。銘者。自名也。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為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為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為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為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為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信屈澀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為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為文也。專名為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為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為諸家所取。故

其所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于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為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為古文者。為其別于四書文也。為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為一脈。為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為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為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己見。謬託古籍。此篇皆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與友人論古文書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承蒙來問。謹陳所識焉。元謂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為激音。不為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為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竊取之。元竊以為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疆已。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為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為其以立意紀事為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為古文者。以彼所棄。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為指畫也。嗚呼。修途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雙岐秀麥圖跋

昔嘉慶九年。余撫浙。嘉興秋稻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梁山舟侍講諸鄉官。皆有詩書紀之。二十年。余撫江西。麥大熟。多雙岐者。奉新劉丈蒙谷為畫此圖。此二事。屬官皆請奏獻。余皆以聖天子方崇實政。不尚瑞符卻之。姑記其事于圖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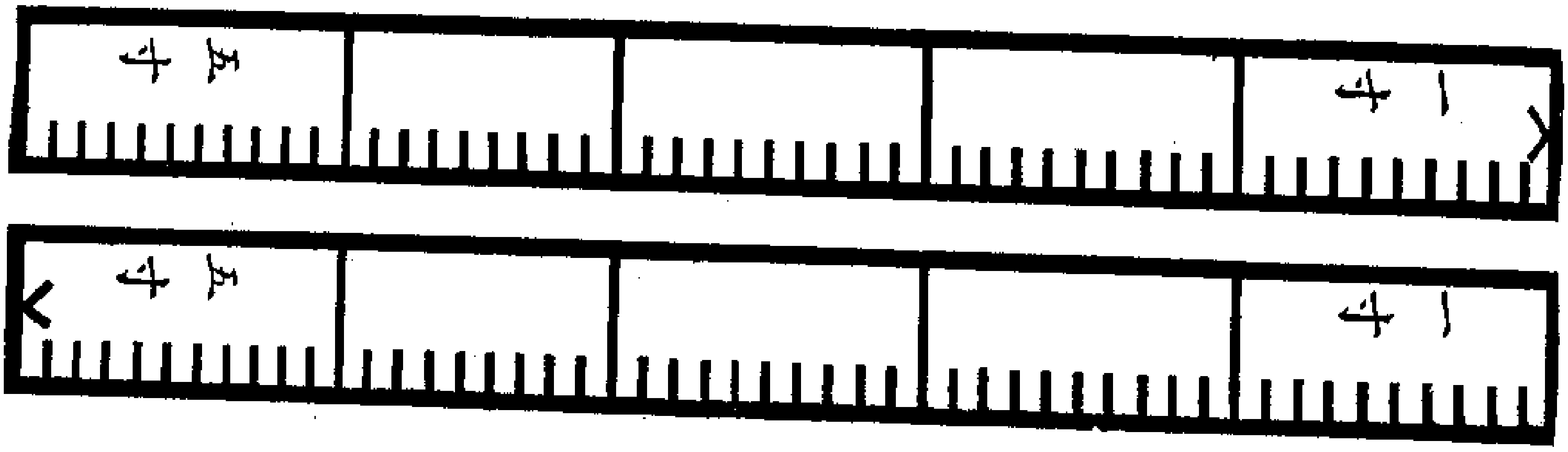
江鄉籌運圖跋

嘉慶十八年春。余督四千餘船。運米四百萬石于江淮間。因作此圖。入夏以後。過邳州入山東一路。饑民

數萬．洶洶相聚．似有奸徒煽于其間．余乃陽分其兵爲纖夫．幫若干夫．船若干夫．使運丁食以粗糲．實陰散其勢以安之也．夏秋之間．秋田漸熟．饑民歸于田．九月漕船南歸．會山東河南直隸邪教作亂．特使運道漕標兵遠不濟急．余乃令船出壯丁五名．副壯丁三名．授以兵械．齊以號令．令五幫前後連環．互相保護而行．此時各運丁家口、及京中官商家口．在運河者甚多．皆恃此保護．首尾相顧．幫肅過濟寧南下時．濟寧東昌等處．城門晝閉．官民乘城固守．盡撤浮橋渡船．而邪徒猶時時渡河而東．中夜驚吡．賴壯丁響應．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是以不致敗亂．凡夏初不曾爲纖夫之饑民、咸令入纖者．至此則凡不合纖步纖聲者．不令一人入纖．以防亂也．二十年冬．奉詔請暇．偶展圖卷．迴憶兩年前事．猶繫于心．因識卷末以示兒輩．

糧船量米捷法說

漕運總督．管八省之糧．應過淮盤算者．共五千船．船十餘廒．廒載米數十石、至百餘石、不相等．以尺量廒之寬、長、深．而得米數．漕之書吏舊法．名曰三乘四因．書吏持珠盤．據營將所報尺寸而算之．曰某船多米幾何．某船少米幾何．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總漕退躬自問．未盡明也．漕務有尺．以備造船勾水諸事之用．舊以此尺寬一丈、長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先須得船廒寬、長、深．三者丈尺寸分之數．而再乘之．再四因之．爲石斗升合之數．是以珠算甚繁．而總漕不耐之矣．漕運全書內．亦但載總漕



觀率善算之人細核一語.其如何算法.亦未言也.今余以部頒鐵斛.較準一石米.立爲六面相同之立方形.即命其一面之寬長爲一尺.是以平方之一面分十條.爲十尺.每尺一升也.又分一條.爲十寸.每寸一合.連十合爲一條.得一升.排十條爲一面平方一層.得一斗.再叠平方一尺一斗者十層.即得立方形爲一石.此理易明.人所共曉也.即用此尺以量船艙.得其寬長二數.初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再以初乘之數與深者之數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是此再乘所得之丈尺寸分之數.即米之石斗升合之數.故較舊法捷者一半.簡便易曉也.且珠盤指撥.隨手變滅.不足以爲案據.今用鋪地錦乘法.畫界塡數.但用紙筆.不用珠盤.則筆筆具存.勿能改變.且吾儒習算數.終以筆墨爲便.與珠盤性不相近也.玆載立方尺形於後.并繪鋪地錦法以明其理.（鋪地錦法載方中通度數術內.）靜玩半時.即可通曉.若總漕有實知其多實知其少之據.則營衛軍吏.皆不敢欺矣.且即令吏人習用珠盤者算之.而總漕用此筆算抽察之.亦無不可.假如吏人珠算船尺十船.須用十刻工夫者.此尺珠算五六刻.即可得數.是吏人亦樂此便捷也.不第船也.即持此尺赴倉.殺亦便捷焉.用是刻石嵌壁.與同志者商之.

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糧餉.阮元.

右爲立方尺之一尺.傅尺約當此尺七寸六分弱.

格式

艙裝米㊀百十㊇石斗升合

寬㊀丈㊀尺㊅寸㊇分

長㊀尺㊃寸㊄分

深㊂尺㊆寸㊈分

初乘

左右爲寬

前後爲長

直量爲深

鋪　地錦

長　初乘　得　再乘

○萬	進○	㊀尺	㊃寸	㊄分	寬
○千	進○	／二	／四	／五	㊀丈
㊀百	進○	／二	／四	／五	㊀尺
㊇十	進㊀	一／二	二／四	三／	㊅寸
㊅丈	進㊀	一／六	三／二	四／	㊇分
		○進	○進		
		尺㊀	寸㊅	分○	

法將假設之寬長尺寸.塡寫空○之內.先從長數末行五分一行與寬數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五如五.塡五于斜格下.再呼曰.一五如五.又塡五于斜格下.三呼曰.五六得三十.塡三于斜格上.四呼曰.五八得四十.塡四于斜格上.是五分一位乘畢矣.又從四寸一行與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四如四.再呼曰.一四如四.三呼曰.四六得二十四.四呼曰.四八得三十二.是四寸一位乘畢矣.又從二尺一行與一一六八相乘.呼曰.一二如二.再呼曰.一二如二.三呼曰.二六得一十二.四呼曰.二八得一十六.是二尺一位乘畢矣.乘畢後.將斜格順而倒壘之.第一斜格得四二之數.合之爲六.乃塡六于本位.當第二斜格得五三四三六之數.合之爲二十一.乃塡一于本位.進二十之數于上位.塡二于上位.當第三斜格得五四二二一之數.合下位所進之二數.爲一十六.乃塡六于本位.進一十之數于上位.是第四斜格得四二一之數.合下位所進之一數爲八.乃塡八于本位.無所進.爲第五斜格.止得二數.乃塡二于本位.焉.是此所紀之二八六一六.即是二百八十六丈一尺六寸.爲初乘之數也.

再乘　初乘所得　再乘得

即千石	○萬	進○	㊁百	㊇十	㊅丈	㊀尺	㊅寸	分	深
即百石	㊀千	進○	／六	二／四	一／八	／三	一／八		㊂尺
即十石	○百	進㊀	一／四	五／六	四／二	、／七	四／二		㊆寸
即石	㊇十	進㊂	一／八	七／二	五／四	／九	五／四		㊈分
			㊀進	㊂進	㊀進	○進	○進		
			丈四	尺五	寸四	分六	釐四		
			斗即	升即	合即	勺即	抄即		

共該得一百○八石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

再乘法.將初乘所得之二八六一六.橫排上方.以深三尺七寸九分直寫于左方.如初乘之法.先兼呼乘畢.再將斜格順而倒壘之.復次第塡之于各位.是此所紀之一零八四五四六四.即再乘所得之實數.且此所得之一數.即百石.八數即八石.四五四六四.即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抄.不但算法仍須以此數再合石斗升合.無一毫遲緊也.

影橋記

浙江學使者，駐于杭。署在吳山螺峯之下。宅西有園。園有池。池中定香亭與岸相距。由石橋三折乃達。余名之曰影橋。蓋衆影所聚也。池中風瀾渙然。是有池影。亭倒映于池。是有亭影。亭與橋皆紅闌。是有闌影。岸邊豆蔓牽牛子離離然。是有蘿影。其樹則有女貞枇杷桐柳榆榖。其花則有梅桂桃荷木芙蓉。其草則有竹蘭女蘿。是皆有影。每當曉日散采。夕月浮黃。輕雲在天。繁星落水。殘園古垣。峯巒幽石。而影皆在橋。魚躍于下。鳥度于上。蝶乘風于亭午。螢弄光于清夜。而影亦在橋。至若把卷睎髮。挈榼攜鐙。度橋而來者。其影無盡。皆可以人之影繫之。故余以影名橋。爲衆影所聚也。而橋之自有影于池也不與焉。

再到亭碑陰記

余於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移任浙江。至則使院多頹敗。大堂梁柱。久爲蟲蝕。嘉慶元年。余鳩工易新之。冬市中火。延及戟樓門廨。復葺之。二年夏。二堂西廳忽傾。復葺之。題其東小室曰澄凝精舍。共費白金將二千兩。宅內多老桂。共十株。補種梅桂桃柳百餘株。遭凍僵者强半。西園荷池。瀹之。花發開。歲至千枝。池上石橋。余以爲衆影所聚。名之曰影橋。撰文爲記。池中小亭舊無名。余用放翁詩意、名曰定香。命諸生課賦。青田端木國瑚賦獨出冠時。池東有屋三楹。舊名再到亭。余校刻書籍碑版皆在此。有碑仆瓦礫中。余立之亭下。刊數語於碑陰。以記近年之事。若夫內外居屋多破漏。願後來者繼修之也。

定香亭筆談序

余督學浙江時。隨筆疏記近事。名曰定香亭筆談。殘篇破紙。未經校定。戊午冬。任滿還京。錢唐陳生雲伯。偕余入都。手寫一帙。置行篋中。己未冬。雲伯從余撫浙。旋南。孝豐施孝廉應心復轉寫去。付之梓人。其中漏略尚多。爰出舊稿。屬吳澹川、陳曼生、錢金粟、陳雲伯諸君。重訂正之。諸君以其中詩文不妨詳載。遂連篇附錄於各條之後。余不能違諸君之意。因訂而刊之。並識其緣起如此。

杭州靈隱書藏記

周官。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史。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摭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將成。覃溪先生寄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齋集刻成。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舍。劉春橋、顧簡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筍。語及藏復初齋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皆因寬閒遠僻之地。可傳久也。今復初齋一集。尚未成箱篋。盍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裒之。其爲藏也大矣。

元曰。諾。乃於大悲佛閣後造木廚。以唐人鷲嶺鬱岧嶢詩字編爲號。選雲林寺玉峯偶然二僧簿錄管鑰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徧印其書。而大書其閣扁曰靈隱書藏。蓋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藏之議也。遂記之。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鷲字號廚。再收嶺字號廚。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粘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給香鐙銀六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一。唐人詩內複對天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字。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衆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焦山書藏記

嘉慶十四年。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且爲之記。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曰閣、而不名藏。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乃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開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繼欲再置焦山書藏。未克成。十八年春。元轉漕於揚子江口。焦山詩僧借菴。巨超 翠屏洲詩人王君柳村。豫 來瓜洲。舟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瘞鶴銘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編號。屬借庵簿錄管鑰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靈隱。觀察丁公百川。淮 爲治此藏事而藏之。此藏立則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裒之。且即以元書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鎮江二志爲相字第一二號。以誌緣起。千百年後。當與靈隱並存矣。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相字號廚。再收此字號廚。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粘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照靈隱書藏例。由鹽運司月給香鐙銀十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烟鐙毋許近樓。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衆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一。編號以相此胎禽華表留唯髣髴事亦微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爽塏勢掩華亭爰集眞侶作銘三十五字爲三十五廚。如滿。則再加瘞得於化朱方天其未遂吾翔也迺裹以元黃之幣藏乎山下仙家石旌篆不朽詞曰徵君丹楊外尉江陰宰四十二字爲四十二廚。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右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謹案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刻木板。實始於此。逮兩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為諸本最古之册。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歷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明監板已燬。今各省書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宋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爾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為賈公彥邢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寧盧氏宣旬讀余校勘記而有慕于宋本。南昌給事中黃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黃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吳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復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其經文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臆疑宋本之誤。故盧氏亦引校勘記載於卷後。慎之至也。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研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於南昌學。使士林書坊皆可就而印之。學中因書成。請序於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茲卷首。惟記刻書始末於目錄之後。復敬錄欽定四庫全書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各注疏之前。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大清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敦品。博學篤行。以求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為虛浮孤陋兩途所誤云爾。

福謹案。此書尚未刻校完竣。家大人即奉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觀而得益矣。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家大人頗不以此刻本為善也。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江西貢院。在東湖之東。舍屋卑狹。士之試者。額觸其首。雨淋其膝。屋覆石片。漏者居半。舍中長巷。地惟塗泥。每過秋雨。旋濘陷足。舍尾廁屋。雨泛日炙。其臭甚遠。東湖納一城之汙。而號舍為飲。且潦盛之年。其水浸入闈西場舍者深輒及咫。號舍總數。第如額而已。敬遇闈恩廣額。加錄遺才猝增。虛席棚號千餘座。夜不得臥。雨不能蓋。一人請出。千人坐起。凡此皆多士所苦也。嘉慶乙亥。元撫江西。江西紳士願修改之。于是擴買院東牆外地基。展地增舍若干號。東西場舊屋咸徹之。改建高寬且深者。復拋東湖淤土。增培舍

基。舍高而湖淤。蓋兩得之。舍屋之椽。盡覆以瓦。舍巷接石為路。舍尾改造廁室。以穴遠洩其穢于屋之外。加鑿甃井三十有二。以供汲飲。闈內縱橫甬道。皆易其石。棘牆外東南西三面之路。亦培湖土高之。且加石焉。自今伊始。庶幾多士得居爽塏。專心于文。俾坐臥而遠疾癘。此其所樂也。是工也。用白金數萬。為省內外紳士所輸。而在省紳士實爲之。非衆議之積。曷克舉事。非有所倡有所勸。曷克蕆事。經始于二十年十月。越二十一年七月。成。元與學使者王少宰。鼎暨僚屬紳士樂觀而共落之。四顧煥然。氣象聿新。不其偉歟。今而後文學道誼科名之盛。當更有期乎聖蓮者。爰諸紳士之請。記其事之本末。且備書爲工捐金名氏、而被之于碑。

改建廣東鄉試闈舍碑記

各行省鄉試號舍。初創即定其尺寸。縱有所修。無能改作。士子雖受促無如何。予爲士。坐江南順天號舍皆寬舒。撫浙及江右。見其舍皆湫隘。曾修改之。道光元年。予兼辦廣東巡撫篆。臨事。見號舍更湫隘。蓋因粵東試闈本在粵秀山麓元宮前。國初用闈地封藩。至康熙甲子。乃改闈於老城東南隅。地本不寬。經營者度非文人。不知士子苦。以致字舍太小。烈日凍雨。殊難耐之。予步周舍前後。命匠人持尺通計之。若北段拆去巡屋。尚有二丈七尺地。南段使官廳遷於南。可展出九丈三尺地。而道東西。使東舍展向西。西舍展向東。可各得一丈八尺地。撤闈後。問之。在籍翰林編修劉公彬華。庶常謝公蘭生。書院監院嚴修李清華等。僉謂士子苦此久矣。若提倡更張之。其事尚易集。予思浙及江右。皆曾修改試闈。今粵闈何不可辦。乃率官屬倡捐俸銀。於是省會紳商繼捐之。廣屬暨外郡紳士又繼捐之。捐雖未集。而紳士議鳩工者、先拆舊舍。界畫其地。以示事在必行。經始於元年冬十二月。二年六月成。稍增舊舍之數。共七千六百二間。計舊舍後牆至前號舍之後牆。六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八尺六寸。舊舍中有瓦處南北三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四尺六寸。舊舍左右牆寬三尺一寸者。今展寬爲三尺四寸。舊舍瓦簷至地高五尺四寸者。今加高爲六尺五寸。舊爲坐兩附板。上長下短。夜不能并而臥。今使板同其長。可安臥。舊之外長巷。舊多泥淦。雨水沒人。今皆鋪以石。理其溝。高低有準。無積水淤泥之患。濬舊井。開新井。共二十四井。號尾之廁。臭延於內。今爲高廁。敬補施其穢於牆之外。凡甎瓦木石灰土之工。皆堅厚。又舊闈牆加修高堅。以嚴關防。舊謄錄所地甚小。今以對讀所併入謄錄。所增建對讀所於隙地中。大門外土地舊有溝。雨潦陷足。今亦甃以甎石。是役也。共用銀四萬幾百有奇。司工者榜其工用之數。使共見之。以示不誣。工將蕆。請撰文刻石記其事。爰書其大略如此。至於鄉官士商之議事者。捐銀者。司工者。當再立一碑備列而書刻之。道光二年夏六月。

修隋煬帝陵記

煬帝被弒後。殯於流珠堂。堂在宮中。應是今揚州宋寶佑廢城子城內。繼葬于吳公臺下。臺在雷塘之南。

貞觀中以帝禮改葬於雷塘之北。所謂雷塘數畝田也。嘉靖維揚志圖。于雷塘之北畫一墓碑。碑刻隋煬帝陵四字。距今非久。不甚迷失。乃問之城中人。絕無知者。嘉慶十二年。元住墓廬。偶遇北邨老農。問以故址。老農言陵今故在。土人名爲皇墓墩。由此正北行三里耳。乃從之行。至陵下。陵地約剩四五畝。多叢葬者。陵土高七八尺。周回二三畝許。老農言土下有隧道。鐵門西北向。童時掘土。尚及見之。予乃坐陵下。呼邨民擔土來。委土一石者。與一錢。不數日積土八千石。植松百五十株。而陵乃巋然。復告之太守伊君墨卿。以隸書碑。竪而樹之。

曲江亭記

出揚州鈔關東南行二十四里。爲佛感洲。（或名華嚴洲。）洲故揚子江心。所謂廣陵之濤。當在此矣。枚乘七發。狀廣陵之濤數百言。或以今揚州無大濤。執錢塘江潮以當之。誤矣。伏讀高宗純皇帝廣陵濤辨。足以證千古之疑。而顯朱彝尊等之論。且彝尊惟以山陰縣有廣陵王廟爲據。不知宋之諸王封廣陵者三人。今山陰之廟。安知非南渡諸爵所僑建。豈徙江都于山陰耶。江海之變。爲桑田者多矣。瓜洲上下。揚屬之地。皆古大江。既不能定江濤之必不變爲桑田。又安能定漢之濤不在此爲大觀也。佛感洲中有紅橋。外通江潮。萬柳蔭翳。不見曦影。春桃夏竹。映帶于茅屋釣磯之間。秋冬木葉脫。金焦兩山。並立林表。予訪王布衣豫于洲中紅橋之南。乃畫其宅西地數畝。而建亭于竹樹之間。名曲江者。備高廟之說。思有以敬明此義。而誌此古蹟也。嘉慶十二年冬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余家墓廬在雷塘之北。其邨名龍王廟。顧求其廟無有也。問之老農。曰。廬前石坊之西王氏墓。乃廟故基。明代王氏以廟基爲墓。遷其碑于廬東土神小廟。後余乃重構土神廟。出其碑。洗而拓之。碑正書。篆額。乃元大德五年辛丑。昭毅大將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李闆奚等。重修宋龍王廟之碑也。雷塘在唐宋爲巨浸。以其立都維揚。江淮轉運。當入泗汴諸水。濟漕故也。元用海運。而塘水尚存。明淤于燕。不特塘水。仇鸞等乃洩水開阡陌矣。元讀碑。有感於靈蹟數百年究不可沒。乃以墓廬三楹。立座設龍王象。庶使邨民歲時有所禱祀。以濟旱暵。立其碑于庭之南。而記其略于碑陰。嗚呼。王氏者。明大官。毀廟爲墓。僨矣。余四世祖武德將軍。以明末葬于邨之東北。曾祖剛嗣考三世祔葬焉。今余獲神碑。而復神祀。禮也。碑載龍有降雨之靈。宋封昭佑王。元代混一區宇。合淮東宣慰司隸于揚。命中書（剝九字）行司事撫治全淮。公元勳世家。碩德重望。式副（下剝十一字）己亥庚子。禱雨皆應。八月廟落成。殿六楹。門六楹。環堵三十五丈。中塑像。旁繪雨部象。揚州路儒學教授馬允中撰文幷書。辛丑四月立碑。同官者正議大夫揚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移剌慶堅、奉政大夫治中馬居仁、奉政大夫同知[ ][ ]、推官馬齋、判官劉知事劉經歷張提控林監工許其列銜。李闆奚居右之首行。移剌慶堅等以次左之。蓋用元國書右行法也。官制與元

史皆合。惟李闆奚以中書行司事官揚州。于史無徵。元史列傳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二。名李闆奚者凡三人。考其官踏年代。似皆不合。移剌慶堅等。亦皆不見于史。蓋此李闆奚爲史所失載之人也。

重修旌忠廟記

揚州旌忠廟。祀宋統制魏公俊、王公方。康熙間鹽正曹楝亭（寅）修之。朱檢討撰碑文。載在曝書亭集。余謁廟。廟毀甚。象亦壞碎。求檢討碑不可得。豈當時未刻石耶。嘉慶十二年秋。予鳩工重修之。立其象。設其主。與知古好義者、同祭而落之。

重修郝太僕祠記

江都郝太僕。明末守房山。死流寇之難。卹諡甚備。載在明史及表忠錄者。詳矣。祠在蓮花橋南法海寺旁。嗚呼。平山十里。笙歌畫舫。四時不絕。其來祠下拜而弔者。鮮矣。丁卯秋、余重葺之。敬誌數言。以待後人繼葺之也。

秋雨庵埋骸碑記

禮記有掩骼埋胔之文。宋漏澤園本于漢河平四年之詔。豈惟釋氏骨塔云爾乎。揚州西門外長邱三里。枯冢纍纍。骨多暴露。城中路死者亦叢於此。顧瘞之淺。多爲犬所掘。鴉所啄。是可戚也。嘉慶丙寅。余首捐錢。屬秋雨庵僧構屋三楹。拾男女之骨。別而藏之。及其滿屋。乃拖之。陳君汶賢。捐庵側園地數畝爲叢冢。僧人更築長牆圍之。以限犬蹤。于是城中好善者。各出錢助僧。成其工。僧曰。無以紀之。是湮人之善。亦不足示己之無私也。請仿漢石題名書錢之例。刻于石。具明白矣。丁卯秋記。

記任昭才

任昭才。鄞人。善泅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撼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温。海底之沙。平淨無泥。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采之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泅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余所獲安南大銅礮重二千餘斤。甚精壯。甚愛重之。兵船載礮。嘗遭颶沈於温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爲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爲一番。繫既定。乃擲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爲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擲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礮畢升於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師食兵餉。擢爲武弁。以病卒於官。

記蝴蝶礮子

嘉慶五年。余破安南夷寇于浙江台州之松門。獲其軍器。其礮重數千斤者甚多。其銅礮子側逕四五寸。

又有蝴蝶礮子。戰時得之。其子以兩半圓空銅殼合爲圓毬之形。兩殼之中。以銅索二尺連綴不離。蟠其索納入兩殼而合之。鎔鉛灌之。鉛凝而毬堅矣。以毬入礮。礮發毬出。鉛鎔殼開。索連之飛舞而去。凡遇戰船高檣帆索。無不破斷者矣。余仿其式造之甚良。姑記之以廣武備之異聞。

蝶夢園記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于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岡。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而亭館花木之盛。在城中爲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柰丁香荼蘼藤蘿之屬。交柯接蔭。玲峯石井。嶔崎其間。有一軒二亭一臺。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緇塵也。余舊藏董思翁自書詩扇。有名園蝶夢散綺看花之句。常懸軒壁。雅與園合。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爲太常仙蝶。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匣奉歸余園者。及至園啓之。則空匣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園。畫者祝曰。苟近我。我當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園故無名也。於是始以思翁詩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使出都。是園又屬他人。回憶芳叢。眞如夢矣。癸酉春。吳門楊氏補帆爲余畫園圖。卽以思翁詩翰裝冠卷首。以記春明遊跡焉。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園亭池館。古人恆爲之。然徵歌行炙之侈。無謂也。爲之者或不寓圃。且徵屋伐木。其過不及也亦相去非遠。予每駐一地。必獨草蒔花木。以寄消搖之情。武昌節署東南有圃。久廢不易治。乃釋東北隅十畝之地。築土垣以界之。用廢園門材。立爲東箭亭。曰東者。所以別於署西馬射之臺也。亭之外。植梅柳桃桂及雜竹樹。又移廢園之石。叠爲小山。暇日或較步射於此。且書卷案牘。雜陳於竹窗花檻之間。摛蔬瀹茗。泊如也。勿以華靡損其性。性損者折。勿以枯寂矯其情。情矯者偏。譬如射者立乎中道而已。

澧湖南九谿衞祠田記

先祖琢庵公。以武進士侍衞。乾隆初年。出任湖南九谿營遊擊。値逆苗侵擾城步綏寧。公隨鎭筸鎭總兵劉策名剿苗。身先士卒。十戰皆勝。苗穴平。餘苗八百戶乞降于公。公力保于總制張廣泗。皆得不死。又以九谿北山歸軍民爲樵牧葬地。軍民感德甚深。于公陞任後。建祠堂于九谿衞城。歲時祭祀。歷久不衰。嘉慶初元寄貲爲修費計。湖南按察使秦瀛。復率屬加修爲阮公祠。記刻于石。二十二年。元奉命來制全楚。秋九月。閱兵至湖南東路衡永各營。方擬回至西路來拜祠前。而有衡山奉移制兩廣之命。速由永州入粵。未得到祠瞻拜。于心悵然。爰復留白金二百。屬澧州牧慈利縣令買田若干畝。留于祠中。以增修祭之用。刻石記之。

揅經室三集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爲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緣楮傳寫之比。且其詞爲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爲。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彝器戈劍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賢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衺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爲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鎛不爲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

而梓人遂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

商周銅器說下

三代時，鼎鐘爲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爲分器者，武王有分器之篇，（書序。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魯公有彝器之分，（左定四年，分魯公官司彝器。分康叔大呂，分唐叔沽洗，皆鐘也。）是也。有諸侯大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予虢公以爵，（莊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元案，鞶鑑者，后之器也。說文，鑑，大盆也。鞶與盤聲皆通借，故左定六年，定之鞶鑑，釋文又作鑒。易訟，鞶帶，釋文或作槃，可見鞶非本字。鄭伯以其爲婦人之物而惡之耳。杜注解爲帶飾以鑑，此望文生義。夫以小鏡飾于鞶帶之上，豈得稱器。且即令如此，當云鑑鞶，今云鞶鑑，文義倒設矣。）晉侯賜子產以鼎，（左昭七年，晉侯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是也。有以小事大，而賂以重器者，齊侯賂晉以地，而先以紀甗，（左成二年。）魯公賄晉卿以壽夢之鼎，（左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鄭賂晉以襄鐘，（左成十年，鄭子罕賂晉以襄鐘。杜注，鄭襄公之廟鐘。）齊人賂晉以宗器，（左襄二十五年。杜注，宗器，祭祀之器。）陳侯賂鄭以宗器，（左襄二十五年。）燕人賂齊以斝耳，（左昭七年。）徐人賂齊以甲父鼎，（左昭十六年。）鄭伯納晉以鐘鎛，（左襄十一年。亦見晉語。）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爲重器者，魯取鄆鐘以爲公盤，（左襄十二年。）齊攻魯以求岑鼎，（呂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又見韓非說林、新序。）是也。有爲述德儆身之銘，以爲重器者，祭統述孔悝之銘，叔向述讒鼎之銘，（左昭三年。）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左昭七年。）史鰌述商頌之銘，（晉語。）是也。有爲自矜之銘，以爲重器者，晉至銘殺國子，（左僖二十九年。）季武子銘得齊兵，（左襄十九年。）是也。有鑄政令于鼎彝以爲重器者，司約書約劑于宗彝，（周禮秋官。）晉鄭鑄刑書于刑鼎，（左昭六年。又二十九年。）是也。且有王綱廢墜之時，以天子之社稷而與鼎器共存亡輕重者，武王遷商九鼎于雒，楚子問鼎于周，（左宣三年。）秦興師臨周求九鼎，（戰國策。）是也。此周以前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稱神瑞，書之史册，儒臣有能辨之者，世僥爲奇。故說文序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今略數之，則有漢元鼎汾陰得寶鼎，（漢書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漢書紀。又郊祀志。）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辨之，（郊祀志。敞釋文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鼎小有款識，不宜薦于宗廟。元按，此銘乃漢書約記張敞之言，非銘全文也。）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詔薦鼎于廟。）永元元年，竇憲上仲山甫鼎，（竇憲傳。和帝永元元年九年，竇憲代匈奴，得仲山甫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元按，漢人習隸，罕識籀文，此銘亦約辭，非全銘之體。）吳赤烏十二年，寶鼎出臨平湖，又出酃縣，宋元嘉十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泰始五年，南昌獲古鼎，容斛七斗，七年，義陽郡鼎受一斛，皆獻於朝，（並見符瑞志。）唐貞觀二十二年，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傍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改河中府之縣名寶鼎縣，十二年，后土祠獲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

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銘曰，乘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寶用。元按，此銘文亦不全。）二十一年，眉州獻寶鼎，重七百斤，有篆書，天寶元年，平涼獲古銅鼎獻之，元和二年，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重一百十二斤，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直昭文館句中正與杜鎬詳其文，曰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甗，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以上皆見正史及會要。）此自漢至唐之說也。北宋以後，高原古冢，搜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爲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者考古釋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圖列宋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廬江李伯時等三十餘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年而道大顯矣。古之器，余不得而見，余今所見之器，安知後之人能見否也，且又安知後于百年新出之器，爲今所未見者不更多也，是宜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後三者分別論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鐘鼎彝器，三代之所寶貴，故分器賄器，皆以是爲先，直與土地並重，且或以爲重賂，其鑄作之精，文字之古，非後人所能及。古器金錫之至精者，其氣不外洩，無青綠，其有青綠者，金之不精，外洩于土者也。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尚書百篇，而有過于汲冢者遠甚。漢代以得鼎爲祥，因之改元，因之立祠，六朝唐人不多見，學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後，古器始多出，復爲世重，勒爲成書，南宋元明以來，流傳不少。至我朝西清古鑑，美備極矣。且海內好古之士，學識之精，能辨古器，有遠過于張敞、鄭衆者，而古器之出于土田榛莽間者，亦不可勝數。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搨釋一銘，俯仰之間，輒心往于數千年前，以爲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論秦漢乎。由簡策而卷軸，其竹帛已灰燼矣，此乃巋然獨存乎。世人得西嶽一碑，定武片紙，即珍如鴻寶，何況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綵書函、臨沙宋板，即藏爲秘册，何況商周文字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量）、朱右甫（爲弼）、孫觀察（星衍）、趙銀臺（秉沖）、翁比部（樹培）、秦太史（恩復）、宋學博（葆淳）、錢博士（坫）、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江鄭堂（藩）、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爲鐘鼎款識一書，以續薛尚功之後。薛尚功所輯，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五十，數殆過之。夫褒字于板本，不知鑄字于金之堅且久，然自古左國史漢所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俅、薛尚功、王順伯諸書册所收之器，今亦罕有存者矣。然則古器雖甚壽，顧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久，或經兵燹之墜壞，或爲水土之沈薶，或爲俗賈之毀銷，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爲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即使吉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搨本屬之編定審釋之。甲子秋，訂成十卷，付之梓人，並記其始末如此。

山左金石志序

山左兼得齊魯曹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東漢石刻，江以南得一，已爲鉅寶，而山左有秦石二，西漢石三，東漢則不勝指數，故論金石于山左，誠衆流之在渤海，萬峯之峙泰山也。元以乾隆五十八年秋奉命視學山左，首謁闕里，觀乾隆欽頒周器及鼎幣戈尺諸古金，又摩挲兩漢石刻，移亭長府門卒二石人于殿相圃，次登岱，觀唐摩崖碑，得從臣銜名，及宋趙德甫諸題名，次過濟寧學，觀戟門諸碑，及黃小松司馬易所得漢祠石象，歸而始有勒成一書之志。五十九年，畢秋帆先生奉命巡撫山東，先是先生撫陝西河南時，曾修關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屬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願學使者爲之也。元曰：諾。先生遂檢關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爲商定條例，暨搜訪諸事。元于學署池上署積古齋，列志乘圖籍，案而求之，得諸拓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關中中州，多至三倍，實始爲修書之舉，而秋帆先生復奉命總督兩湖，撫且綜湖南北軍務矣。元在山左卷牘之暇，即事攷覽，引仁和朱朗齋文藻錢塘何夢華元錫偃師武虛谷億益都段赤亭松苓爲助，兗濟之間，黃小松司馬搜輯先已賅備，肥城展生員文照家有孤劍光敍泰山金石志藁本，赤亭亦有益都金石志藁，並錄之，得諸藁，其未見著錄者，分遣拓工四出，跋涉千里，岱麓沂嶧鐵盤五峯諸山，赤亭或齎糧而行，架岩涸水出之，椎脫捆載以歸，雖曰山左古蹟之多，亦求者之勤，有以致之也。曲阜顏運生崇槼桂未谷馥錢塘江秬香鳳彝吳江陸直之繩鉅野李退亭伊晉濟寧李鐵橋東琪等，皆雅志好古，蒐獲頗富，各郡守州牧縣令學博生徒之以拓本見投，欲編

入錄者，亦日以聚。舊家藏弆之目錄，如曲阜孔農部繼涵滋陽牛空山運震等，亦可得而稽。金之爲物，遷移無定，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爲斷，故孫淵如觀察兗沂曹濟，其所藏鐘鼎，即以入錄。石之爲物，罕有遷徙，皆就目驗者爲斷，其石刻拓本并毀，如嶧山秦刻者，亦不入錄，至于舊錄有名，今搜羅未到，及瘞沒土中者，惟留後人續而錄之，以補今時之缺略焉。六十年冬，草藁斯定，元復奉命視學兩浙，舟車餘閒，重爲釐訂，更屬仁和趙晉齋魏校勘，凡二十四卷，所可以資經史篆隸證據者甚多，若夫匡謬正譌，尙有望于博雅君子。是時秋帆先生方督師轉餉，鐵逆攜降，寒暑勞勩，嬰疾已深，雖有伏波據鞍之志，實致武侯食少之虞，竟以七月三日卒於辰州，元以是書本與先生商訂分纂，先生殁矣，雖羽檄紛馳，而郵筒往復，指證頗多，先生爲元詞館前輩，與元父交素深，先生又元妻弟衍聖公孔治山慶鎔之外舅也，學術情誼，旣然相同，元今寫付板削，裒然成卷，而先生竟未及一覽也，噫，是可悲已。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此冊款識五十九種，爲王順伯復齋所輯，內畢良史跋識十五器，皆秦熺之物，此外朱敦儒一器，跋識數行，以詞意推之，亦似熺筆，蓋敦儒子爲熺所用，宋史本傳所譏舐犢畏逐而節不終者。此外周師旦鼎、楚公鐘、虢姜鼎，爲一德格天閣中之物，其餘數十種，乃劉炎、張詔、洪遵等人所藏，皆非秦氏之物，王復齋所

輯裝成冊而釋之者也。兩浙名賢錄云：復齋名厚之，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三年進士，歷官淮西通判，改江東提刑，直顯謨閣，致仕。洪容齋四筆云：趙明誠金石錄三十卷，在王順伯家，順伯別有復齋碑錄，已散佚，宋陳思寶刻叢編引之。又慶元黨禁中興編年皆載復齋與朱子同列僞學之籍，其人之行誼學術，可以槩見。三代法物，自足萬古，不以遇秦氏爲辱，不以歸王氏爲幸，周孔之書，爲趙忠定朱子所讀，又何嘗不爲秦檜韓侂冑所讀哉。嘉慶七年，予得此冊于吳門陸氏，加以致釋，摹刻成書，更因諸跋所未及者略識之。

釋宋戴公戈文

戈之內有字二行，首行一字，曰䣄。次行八字，曰王杢戩公𨑥㞢𠯑戉。下半剝蝕。今釋其文曰：朝王商戴公歸之造[]。何以謂䣄爲朝也？詩惄如調飢，釋文作輖，今作䣄者，字形相近，而刀鑿少誤。輖音周，周朝一聲之轉。古字通借，此戈借爲朝覲之朝，猶毛詩借爲朝夕之朝矣。其右旁作舟，古鐘鼎舟周每同字也。謂商戴公爲宋戴公者，宋人本其古國而稱商，巳辨于商距末跋中。史記戴公爲微子八世孫，當幽平之世矣。釋𨑥爲歸者，石鼓文作𨑥从辵，是其證也。謂𠯑爲造者，古戈造字多作𠯑形，即告字之省，非吉字也。古貨刀有齊節墨𠯑，乃即墨造貨也。告字下一字似是金旁，其右太剝，不可辨矣。此戈乃戴公朝於平王歸後所作，至子武公時，始加銘追記，作戈時乃朝王之後，故稱謚也。戈造於先，銘勒於後，故文鑿而非鑄，非後人所能僞託矣。

晉眞子飛霜鏡拓本跋

眞子飛霜鏡，逕今尺五寸七分，體圓，外作八瓣菱花形，背白如水銀，左方四竹三筍，一人披衣坐，置琴于膝前，有几，几置短劍二，鐙一，又一物不可辨，右方一鳳立于石，二樹正圓如帶形，下方爲水池，池中一蓮葉，葉上一龜，龜值鏡之中，處其腹下，即爲鏡之背鈕也，上方有山雲銜半月形，月中有蟾兔形，雲下作田格，格中四正字曰：眞子飛霜。眞子者，鼓琴之人，飛霜，其操名也。予審此爲晉鏡，何以知之？以書畫之體知之也。書非篆隸，晉以後體也。畫樹直立圓形如帶，畫月內加兔，此晉人法也。予見唐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樹形與此同，且畫太陽升暘谷句，日中有陽烏，同此形矣。眞子飛霜，于書無所考見，予以意推之，或即晉戴逵耶？晉書逵傳云：逵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宋書戴仲若傳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據此二史，則善鼓琴，善書畫，善鑄銅，師術士，逵一人實兼綜之，眞子將毋即逵也。錢博士坫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後世，使其人不作此鏡，則湮沒無聞矣，故好事好名之徒，今亦不如古。據博士此言，眞子若非戴逵，微此鏡則眞子無傳矣。爲逵鏡可寶，非逵鏡尤可寶也。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元至山東，求秦石刻，如嶧山成山皆久佚，泰山石刻於乾隆戊午歲燬於火，惟得舊拓本之宋石刻，隨入

海鄉。細山官士訪之，終不可得。惟琅邪臺秦二世石刻，巋然獨存，是神物也。甲寅春，至青州時，檄諸城學官物色之，以拓本來，遂知之甚悉。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爲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色沉黝，質甚粗而堅若鐵。以工部營造尺計之，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西裂寸許。前知縣事泰州宮懋讓鎔鐵束之，得以不頹。前知縣事倌父某于碑南面斲平迸裂痕，刻長天一色四隸字，自署名而隱其姓，蓋同一有事於此，而學與不學分矣。碑之秦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剝去，今所存者，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其首行五夫：：二行五夫：：楊樛，皆二世所刻從官名，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遂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皇從臣姓名之末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少異。今計首行五夫：：三字，二行五夫：：楊樛五字，三行皇帝曰金石刻盡七字，四行始皇帝所爲也今襲八字，五行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八字，六行始皇帝其于久遠也八字，七行如後世爲之者不稱八字，八行成功盛德四字，九行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八字，十行史夫：臣德昧死言臣九字，十一行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八字，十二行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八字，十三行制曰可三字。上下各刻一線爲界，下線之下，有碎點星星，殆椎鑿使然。自二行第二字至末行第一字，有橫裂痕。第三行八行十行之前，皆有直裂至底，如雨漏痕。第十二行前裂痕半至第五字而止。綜計每行八字，二行與三行相間少遠，詔書與從臣名不相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末行三字，從遠特甚，餘皆可指而識也。碑字高，跂足始可及，拓時須天氣晴朗，否則海霧風大，拓不可成。碑上蘚苔皆滿，稍去周視之，再無可辨之文矣。別有熙寧中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勛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距百餘里，與此無涉。都元敬金薤琳琅所載宋莒公刻本十七字，皆頌詩中語，今亦無存。又元仲夏登嶧山頂，見無字碑，碑之高廣厚尺度，一如琅邪臺碑，所差不過分寸間，由此可決無字爲秦石之立而未刻者，其刻者反在碧霞宮下耳。

摹刻泰山殘字跋

秦泰山石刻殘篆，乾隆間燬于火，世間搨本漸少。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以舊拓本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漢西嶽華山碑石同置北湖祠塾。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西嶽華山廟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爲全碑整搨，唐李德裕等題名皆全。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秦泰山殘字石同置于北湖祠塾。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眞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于漢碑缺處。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此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翦本，即四明本。明時藏寧波豐學士（坊）萬卷樓。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編修（祖望）。謝山有跋，載鮚埼亭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間嘉定錢太學（東壁）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可易得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于印氏。十三年戊辰，歸于余。此本全碑單紙，未翦未標，是以謝山有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左右，唐李衛公題名，爲各本所無。李衛公兩主碑下，與新舊唐書及予所藏嘉定鎮江志所引衛公年譜、衛公獻替記皆合。華山碑今海內止存三本，此其第二也。其第三本，爲明陝西東雲駒、允弟郭允伯、國朝王山史、張力臣、凌如煥、黃文蓮諸家所遞藏，今在大興朱竹君學士家。其第一本，爲明長垣王文蓀、國朝商邱宋漫堂、陳宗伊所遞藏，有王覺斯、朱竹垞等跋，今歸成親王詒晉齋中。此二本皆翦標本，而長垣本百字皆全，爲勝。余既于十四年摹刻四明本，暨秦泰山殘字于揚州北湖祠矣，復攜拓本至京師，拓本紙力已敝，急爲裝池成軸，復借鈎長垣百字補于缺處，并記以詩。嘉慶十五年華山碑既標成，從桂香東少宰（芳）處得觀長垣本，華北碑有所全百字，雙鈎補于此碑缺處。是年冬，竹君學士之子少河（錫庚）歸自山西，復相約會于南城之龍泉寺，各攜山史、四明二本校讀竟日。二本蓋同時所拓也。三本皆以庚午年相聚于京師，洵金石佳話也。

金石十事記

客有問於余曰：子於金石用力何如？余曰：數指而計之，有十事焉。余裒山左金石數千種，勒爲山左金石志，事之一也。余裒兩浙金石千餘種，勒爲兩浙金石志，事之二也。余積吉金拓本五百餘種，勒爲積古齋鐘鼎款識，事之三也。揚州周散氏南宮大盤，東南重寶也，歲丁卯，鹺使者獻於朝，余模鑄二盤，極肖之，一藏府學，一藏文選樓，事之四也。天一閣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爲二，一置杭州府學明倫堂，一置揚州府學明倫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揚州甘泉山，得西漢中殿第廿八二石於厲王冢，天下西漢石止此與曲阜五鳳石共二石耳，事之六也。余遣書佐至諸城琅邪臺，剔秦篆於榛莽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漢府門之倅大石人二，仆於野，爲樵牧所殘，余運車運致曲阜，與相圃中並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全拓延熹華山廟碑，摹刻之，置之北湖祠塾，事之九也。余又摹刻秦泰山殘篆與天發神讖二碑，同置北湖祠塾，事之十也。客曰：善。此十事於金石爲有力矣。余曰：不敢不勉，尚願增其事焉。

散氏敦銘拓本跋

此敦朱兵部（爲弼）釋析父之義甚精。陶太史（樑）釋散氏與散氏盤同，與散宜氏有別，義亦確。太史又謂此篆瘦勁挺，蓋亦有故。余所見鐘鼎文字，揣其制作之法，蓋有四焉：一則刻字于木範爲陰文，以泥抑之成陽文，然後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一則調極細泥以筆書于土範之上，一次書之不高，則俟其燥而再加書之，以成陽文，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三則刻土範爲陰文，以銅鑄之，成陽文矣。四則鑄銅成後，鑿爲篆銘。

漢時銅印有鑿刻者。用此法。亦陰文也。其刻木之法。卽周禮梓人之法。飲器之中益與否。梓人任其責。考工記鄭衡而實不識。非在梓人抑埴範金者。但遵梓人所刻以爲之而已。梓人刻字有工拙肥瘦出銘不出銘之別。此散敦銘。以刀刻木之跡。顯然可見。蓋埴而出銘者。

甘泉山獲石記

嘉慶十一年。予在甯塘蕩廬。嘵視甯塘水自甘泉山來。乃屑與溯源。登其山。山有惠照寺。寺階下四石。半薶于土。色甚古。若有文字。以帚振水刷之。其文字之體。在篆隸之閒。歸而命工以紙搨之。其一石可辨者。中殿第廿八凡五字。又一石弟百卌三字。其二石尙未能辨。以俟識者。太守汀州伊墨卿同年。善古書。嗜金石。爰以告之。太守卽檄泒郡齋審視之。復以搨本示江君鄭堂。江君曰。此漢淮南厲王冢上石也。太守曰。若爾。則與五鳳二年石同時。爲西漢物。可比美魯石矣。當寄蘇齋再辨之。余按揚州甘泉山舊志。皆以爲漢厲王冢。昔鳴戲攻之。輒致雨。今冢基不可覩。而西峯有崇甯壞宿址。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傳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樂歌云。中殿宜皐子。然則皐子所居。可稱中殿。魏在漢後。其爲厲王遺蹟。似更可據矣。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卽翠觀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畫象石。茲石更古。若應太守惠政雅風而出者。十二年。太守嵌此石于府學壁閒。幷屬元記其事。遂書之。

翁覃溪先生蘇齋跋云。廣陵厲王胥。武帝元狩六年封。宣帝時。坐祝詛自殺。元帝初元二年。復立胥子霸。此文稱中殿第廿八。則是胥爲王時自造宮殿有此刻文。非冢中石也。漢刻最在前。由篆初變隸。有橫直。無波策。若東漢之初。永平六年鄐君開石門字。亦未變隸字勢。而遜此石勁遠矣。此刻雖無歲月。然考厲王胥除在五鳳四年。此蓋在昭宣之閒。視五鳳二年石字更在前耳。

二郎廟蔬圃獲石記

嘉慶丙寅。予過揚州新城準提庵僧舍。經二郎廟蔬圃。見有破古石井闌。似有字痕。洗拓之。乃□熙十□三公石□數字。熙字之上字不完。似是淳字。蓋以熙爲年號踰十年者。在揚惟淳熙耳。十字下似是年字。爰移置準提庵東廂內。幷記之。丁卯秋日。

積古齋記

李義山詩云。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義山唐人。尙不見器而重其詞。況今又千年。不但存其詞。且有其器耶。所以予於鐘鼎古器有深好也。與吾同好者。有平湖朱子右甫。右甫得一器。必摩挲考證之。顧於經史多所瀏覽。予政事之暇。藉此羅列以爲清娛。且以偵案牘之勞。兒子常生。好兒童之篆刻。亦刷拭以侍。壬戌臘日。舉酒酬賓。且屬吳縣周子祖畬繪積古圖。是日案頭所積。凡鐘二。鼎三。敦一。簠　。豆一。匜二。彝一。甗一。卣二。尊一。斝一。角一。爵一。觶三。觚一。洗三。劍一。戈六。盟一。弩機二。削一。鏡二十。鐙二。及刀布印符之屬。同積者有五鳳黃龍天冊興寧咸和永吉天冊蜀師八甎。謂之積古者。元督學山左時。高

宗純皇帝賜御筆課識過文一卷。此文紀筆課試題稽古論爲積古論引過一事。元恭摺謝恩。奉批答云。文佳。非徒頌卽規。臣愚豈能于聖德規頌萬一。而積古一言。反有深惬私衷者。因名篆山左金石之齋曰積古齋。所以紀恩述事也。齋之名圖。猶此志也。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天下樂石。以周石鼓文爲最古。石鼓脫本。以浙東天一閣所藏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氏燕昌。曾雙勾刻石。尙未精善。元於嘉慶二年夏。細審天一閣本。復參以明初諸本。推究字體。摹擬書意。刻爲十石。除重文不計。凡可辨識者四百七十二字。置之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閒。使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師法。十二年。又摹刻十石。置之揚州府學明倫堂壁閒。幷拓二本爲冊藏玩之。以杭州本爲最精。揚州之本少遜也。天一閣本。鮚埼集以爲北宋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逵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篆文甚工。後歸趙子昂松雪齋。明中葉歸鄞豐氏。繼歸范氏。巋然六百餘年。未入燕京時搨本也。元登天一閣見之。但未見錢氏篆耳。付加題識。屬范氏子孫謹守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末有郭香察書一事。或以郭香書者無顯據。或以爲蔡伯喈書者。語見都穆元敏引徐季海語古跡記。季海爲唐時書家。其言必有所本。然自唐以前。無可考證。今姑以後漢書蔡邕傳推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還議郎。案五侯擅恣。在桓帝延熹二年。是時爲陳留太守者左敏。卽左悺之弟。必是悺使敏促邕入都。邕恥以宦官進。故至偃師以病回里。是大逆悺敏意矣。延熹八年春。悺以罪自殺。度邕此時始稍稍出遊入關。故八年至華陰。爲太守書碑。而郭香適奉京兆尹遣來察書。因此相識。或且交契以學術相長。故郭香亦通明天文律術也。又中郎集中載有袁逢碑。延熹八年。又爲楊震之子秉撰碑。秉亦華陰人。八年卒於位。秉之子賜。嘗與伯喈相善。伯喈延熹八年以後。蹤跡或在宏農。或在雒陽。未可知也。迨建寧三年。始應司徒橋元之辟。繼爲議郎。靈帝熹平四年。郭香爲太史治術郎中。馮光陳晃上言天元不正。攻及郭香。詔下三府集議。伯喈首發議難郭香四分術爲非妄。光晃議罪。光和三年。伯喈與楊賜同入金商門論災異。勍宦者。又嘗與賜之子彪。著作東觀。是伯喈與郭香、袁逢、楊賜、楊彪、馮術交遊之蹤蹟。又可見也。初平三年。伯喈卒。年六十一。論災異時。年四十七。議天元時。年四十四。書碑時。年三十四。稱疾時。年二十八。前賢事蹟。史所不能盡載者。每於文章碑版得之。因讀華山碑而擬議中郎蹤蹟如此。然所據者。徐季海言而已。亦未敢定也。

伯喈本傳。光和元年年四十六。與六十一卒相舛一年。未知孰是。

秦漢六朝廿八名印記

余所藏古人名印，以官數子常生，以其姓名考之，列史有所見者，自漢至唐，得廿八鈕。余因第而錄之，郎命常生釋注之。一曰，秦嘉。秦嘉，篆作山短形，旋轉五字曰：海上嘉月鈕。此印形山甚古，世所罕見。秦嘉立楚王陳涉之倫也。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及陳王敗死，秦嘉等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illegible]後在今安東朐地，瀕海故曰海上。

二曰，李廣。其漢飛將軍耶。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列傳：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illegible]

三曰，劉勝。故帝子，封中山王者。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illegible]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立四十二年卒。

四曰，劉慶。慶，六安共王，孝武所封。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illegible]以膠東康王少子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為六安王，立三十八年薨。

五亦曰，劉慶。河間孝王。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二十六年薨，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

二印為一人為二人，未可定也。六曰，司馬遷。遷漢太史。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illegible]

七曰，張勝。同蘇武使匈奴者。漢書卷五十四蘇武傳：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illegible]

八曰，孔霸。褒成君孔次儒也。漢書卷八十一孔光傳：霸字次儒，[illegible]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illegible]

九曰，楊忠。漢安平侯。漢書卷三十六[illegible]

十曰，陳萬年。漢廣陵太守、御史大夫。漢書卷六十六陳萬年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illegible]廣陵太守，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僕。[illegible]大夫，八歲病卒。

十一曰，張山拊。漢儒林，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

十二曰，王[illegible]。漢平陽侯外戚也。漢書卷六十八[illegible]

十三曰，鄭崇。哀帝時丞相。[illegible]

十四曰，王匡。起綠林，攻莽者。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illegible]

十五曰，王憲。自稱漢大將軍，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輿服，建天子鼓旗者。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illegible]

十六曰，劉宣。隱不仕莽，後封安眾侯。後漢書卷十五[illegible]

十七曰，李忠。後漢豫章太守。後漢書卷二十一李忠傳：[illegible]

[illegible]十八曰，張根。漢武始侯子壽之兄。後漢書卷二十五[illegible]

十九曰，王霸。建武中石城侯。後漢書卷五十[illegible]二十曰，徐成。漁陽太守功曹。後漢書卷七十一[illegible]

二十一曰，張成。千秋江夏太守張耳後也。[illegible]

二十二曰，竇武。大將軍也。此印模範嚴正，篆跡明切，凜然有生氣焉。後漢書卷六十九竇武傳：[illegible]

二十三曰，李豐。蜀諸葛武侯表為江州都督。三國志卷四十[illegible]

二十四曰，陳武。三國吳偏將軍。三國志卷五十五陳武傳：[illegible]

二十五曰，劉淵。晉元海大單于。晉書載記卷一劉元海：[illegible]

二十六曰，張偉。北魏征南將軍，小字黎蛇者。魏書卷八十二[illegible]

二十七曰，馮亮。北魏隱嵩高，好佛理者。魏書卷九十[illegible]

二十八曰，雞林道經略使印，方二寸，此唐劉仁軌之印也。曷由知為仁軌印也？雞林道經略使，惟仁軌尊之，雖官印，可以姓名定之。新唐書卷三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二月壬午，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illegible]雞林道之名，此印為唐劉仁軌之印無疑矣。

嗚呼！古人姓名銅印多矣，其于正史無考者，未必皆絕無可傳之人也。或謂漢人鑄名印于百以殉葬，好名好事，今人亦不如古耶？夫不見于史，而唯以一鈕之銅傳數千年後，亦可悲矣。史法貴嚴，然余謂壽、蔚、長、思短能繁，毋簡，應褒左氏，遷漢、班固、范曄之倫，或亦多所遺略，致其皆賦。

與王西莊先生書

往歲奉到賜書，問元所刊鄭司農碑頌乖舛所昉，元已據洪氏隸續及日驗今曲阜漢碑，舊式為對矣。既思漢碑之所以有乖舛者何故？其乖皆或左乖或右乖者何故？今假得之，敢以就正于有道。古碑之制有

二。一爲中廷麗牲之碑。一爲大夫以上葬窆之碑。禮記檀弓曰。縣棺而封。鄭君注云。不設碑繂不備禮。又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君又據周禮及喪大記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孔沖遠疏云。繂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繂末。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據此數義。知古人墓碑有穿以貫鹿盧。其繂繞鹿盧橫而斜過碑頭。碑頭爲此暈。以限繂使滑。且不致外脫。如今石井欄爲綆所漸磨之形矣。漢碑有穿有暈。必效三代遺制。其暈左垂者右碑也。右垂者左碑也。又國策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元謂前和即前桓。桓和古同聲。其通借之迹多矣。

商銅距末跋

曲阜人掘地得銅器。高寸九分。八觚。觚、各闊三分。頂縱七分。橫五分。下口空。縱八分。橫七分。銘字八。小篆。體狹長。用金填之。曰。□悍□作□距□末□用□蓋□商□國　用字下有小穿。徑一分。距末不知何器。沈君心醇。據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疑此爲弩飾。孔檢討撝約。亦以爲飾弓簫者。此二說皆近之。特此末字甚明。斷不得疑爲來字之訛。按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又潘安仁閒居賦曰。谿子巨黍。異絭同機。據此則國策之來。荀子文選又作黍矣。楊倞注欲改黍從來。誤矣。此末來二字皆誤。當是黍字也。何以明之。古人爲銘。必用韻文。逾少而韻逾密。此銘以黍相韻。蓋國相韻。蓋上聲之語。與入聲之鐸。同部。平聲之之。與入聲之德。同部也。左傳讒鼎銘。用韻正同此矣。若是末字。則與國字作字皆不相韻矣。然則今銘文明是末字者。此弓簫末必即是古始造之巨黍。後人彷其名而爲之。故國策訛來。今銘文巨又作距。同是金工所誤耳。此器中空一面。有陷坳而向下。疑是弓簫末張弦之處。以今弓末驗之可知矣。又此器翁覃溪閣學據商國二字。以爲商器。按此二字不類商銘。且色澤亦不肖商之古。此蓋周器。宋人物也。宋人每稱宋國爲商矣。春秋左氏傳哀公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預注子商謂宋。又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杜預注。商、宋也。禮記樂記曰。宜歌商。鄭康成注曰。商、宋詩也。皆其證也。

宋搨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余藏宋搨鐘鼎款識册內。有楚公夜雨雷鐘。旁有北宋石國佐默公所手書標識云。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後有紹興四年榮芑跋云。紹興十四年間。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外郎。總領淮東軍餉。郡澤名見閣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兩得秦會之書見取。度不可留。爲我達之。會之偵以三千緡。鐘高二尺有畸。紐上坐一裸鬼。蓋雷神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裏。今諸處所刊。咸其贗偽。對之可見。元按。此鐘篆文乃北宋時所搨。自南宋歸秦檜後。此鐘不知所存。即諸家所刊。亦不可見。嘉慶二十二年。攜此册至武昌。與

江漢書院院長陳工部詩展賞久之。共歎楚公造鐘。在數千年前。沉沒于水土之中。宋時得見于世。今又不知存亡。僅留此搨紙流傳于王復齋趙松雪項子京諸家。今歸于元。元至楚此搨本得度藏于節樓之中。豈非善事。工部與武昌京觀察懋廷共摹其篆。并楚諸鐘鼎文字搨本。勒石于書院楚先賢祠壁間。題曰楚中法物。使諸生有所觀感也。此鐘篆文云。隹八月甲巳。楚公自作夜雨雷鑄。楚之八月。亦周六月也。楚中六七月間。每憂雷雨之少。此鐘所鑄裸鬼。即是雷神。雷神之形。見於論衡。其文又曰。夜雨雷。或楚公當年雩禱所用歟。今年自六月以後。夜雷雨甚多。山田不旱。湖田不潦。穀豐而米賤。亦此鐘數千年復歸其所之嘉會歟。七月十三日。曉起。雷雨初霽。殷其未歇。臨窗展册。再題後尾。

吳蜀師甎考

吾鄉平山堂下濬河。得古甎。文二曰蜀師。其體在篆隸閒。久藏于張燕昌金石契中。未知爲何代物。近年在吳中屢見蜀師古甎。兼有吳永安三年及晉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作者。然則蜀師爲吳中作甎之氏可知。按揚州當三國時多爲魏據。惟吳五鳳二年。孫峻城廣陵而功未就。見于吳志本傳。此年紀與永安永康相近。然則此甎爲孫峻所作廣陵城甓無疑矣。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南屏山隸書家人卦摩崖碑。學者以爲司馬溫公筆。書無實證。元考廣西融縣老君洞。亦有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摩崖碑。爲公曾孫伋判融州軍時所刻。且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紹興十九年曾孫伋俾融刻之。元觀見此拓本。以證南屏石刻爲有據矣。

秦漢官印臨本序

揚州方君槐。精于刻印。以乳石撫秦漢印。無不肖其形神。刻將成。第而譜之。以類相從。曰王。曰君。曰侯。曰侯夫人。曰將軍。曰將。曰督。曰軍。曰尉。曰司馬。曰軍曲侯。曰大夫。曰太守。曰牧。曰史。曰令。曰丞。曰長。曰從事。曰相。曰宰。曰佐。曰士。曰使者。曰三老。曰祭尊。曰監。曰鹹。曰蠻夷王君。曰蠻夷侯。曰蠻夷長。其印以數百計。古人之印有鑄者。有鑿者。有精工者。有粗略者。各極其妙。今悉以刀法摹得之。可謂形神畢肖矣。秦漢人文字不多見。此印文一秩。可以備秦漢摹印之法。兼以補證漢書官制地理之遺。豈徒篆刻哉。

揅經室三集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錢塘表忠觀。宋熙寧十年。趙淸獻公請於朝。始建於龍山吳越文穆忠獻兩王墓側。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此以修護之。理宗時。官給田三百畝以旌爲功。元至元初。遇兵燹。觀墓俱毀。明正德間。遂爲江尚寶兆域。嘉靖三十九年。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巡按御史周斯盛、布政使胡堯臣、按察使胡松、提學使范惟一、以靈芝廢寺故址。遷建新觀。即吳越時故苑。在湧金門外。今所重修之地也。當時有武肅十九世孫德洪。自餘姚來守此觀。飭俎豆。輯譜牒。湖山靈爽。神實憑依。春秋肸蠁。爲最盛焉。崇禎中。都御史熊飛復修輯之。國朝康熙四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南巡。賜保障江山額。雍正四年。世宗憲皇帝敕加封爲誠應武肅王。今皇帝六次南巡。歷駐蹕。凡五賜宸章。褒功述事。且命有司以時致祭。蓋自忠懿宋初納土以來。未有食報增榮如今日者也。今武肅裔孫埠棫等。以廟宇少頽。是請有司修葺。於是巡撫吉公慶、布政使張公朝縉、鹽運使阿公林保、各出俸錢。命知杭州府李公亨特董修之。增建碑亭左右六間。畫廊三十間。正殿基培高三尺。易甃垣以顛石。重肖五王像。設計費白金三千四百兩有奇。又增給銀六百兩。從鹽運司庫發商權子母。爲歲修之費。蒇事于乾隆六十年。元以是年冬奉命督學浙江。入觀展拜。樂觀厥成。爰以重修落成。命十一府士子賦詩紀事。凡得詩千有餘篇。極一時之盛。擇其佳者。付武肅裔孫泳錄之。泳從金陵來寓此庀材樹石。實始終其事。即爲元述此大略。屬爲記。且自以隸古書丹刻石者也。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杭州水利。自古重之。今之省城南北十里。東西五里。爲長方形。西湖居其西。湖水入城有三路。一、湧金水門居正西。一、湧金旱門環帶溝。居西少南。一、淸波門底流福溝。居西南。流福溝自淸波門外學士港導水入流福寺溝入城。由街底伏流出府西靑龍庵。經府南面。自東折而北。過府學運司東。至杜子橋環帶溝水西來會之。東過紅門局三橋址。折而北。至定安橋。湧金水門之水西來會之。入滿營城八字橋分爲二。一、東出滿營。過衆安橋入小河。至中河。一、西過龍翔宮至丁家橋。折而北、出滿營城。過臬司西至回龍橋。折而東。由觀橋入小河。過金箭橋、入中河。中河匯各水南行至新宮橋。其金箭橋之下、有藩司東行宮前之太平溝水來會之。太平溝水亦自三橋址分流而南者也。中河過新宮橋。又至撫院西。分爲二。一、出鳳山水門、東行城外。北折至候潮門外之永昌壩。一由通江過軍二橋、出候潮水門、至永昌壩入城河。又至會安壩、達東新關、至海寧州。是水凡三折。貫通城內外數十里。南至閘口。北至武林門外。設漕舟楫皆賴之。乃數十年來未加濬治。惟湧金水門尙通湖水。其環帶溝微通涓滴。流福溝塞久矣。且運司河三橋址數里高淤。滿營河亦淺阻。每遇大雨水。城內泛溢。司府縣署猶舟而入。居民多臥水中。府縣獄以桔槔出水。獄多瘐因。下河中河之水。反致淺濁無來源。水利若此。當治乎。不當治乎。甲子春。予首捐廉俸。官士商亦各出資。計銀四千八百餘兩。計開廣學士港十五丈六尺。自學士港流福溝中三橋址。掘土七百九十四方。自三橋址北至滿城南。過藩司東行宮前之太平溝、金箭橋、通江橋、過軍橋、鹿甕閘等處。掘土四千六百五十一方。由是淸波門首受湖水。淸淸洽洽。入流福溝。過運司前會環帶溝。至三橋址會湧金水門水、入滿營城。暢通無泛濫之苦。藩司前諸山水亦入太平溝。暢流無阻。其西之湧金、西南之淸波、正南之興隆、西北之聖塘閘水石函六閘。設金木水火土五牐版。視西湖水盛衰增減啓閉。委其事於杭州水利通判。專掌之。兩縣主簿、運司經歷、分司之。院司府縣督察之。別其文案。以備考。自玆以後。每歲十一月濬治一次。毋減工。毋累民。是役也。杭州人候銓同知邵基。知水之理。身任其事。經營十閱月工乃畢。刻碑記之。幷刻圖于記文之後。且藏捐銀人名于碑陰。置碑于吳山海會寺。是寺也。爲祈禱晴雨長官共集之地。庶幾共覽而知。勿久而廢弛焉。嘉慶十年上元日記。

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

元幼爲文選學。而壯未能精熟其理。然說文脫字。時時校及之。昔但得元張伯顏明晉府諸本。即以爲秘冊。嘉慶丁卯。始從昭文吳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爲撫上古冊矣。按是冊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無錫尤延之在貴池學宮所刻。世謂之淳熙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廿一二。小字廿一二三四不一。惜原板間

有浚濾其修板至理宗景定間止卷二八葉及卷九十九葉書口並有景定壬戌重刊木記可見其中處。即以脫文而論，如東京賦上下通情注，宋本卷三十五下。毛本脫言君情通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臣獻樂也廿二字。又重舌之人九譯注，宋本卷三廿八下。毛本脫韓詩外傳至獻白雉于周公廿三字。秋興賦天晃朗以彌高兮注，宋本卷十三六上。毛本脫杜篤至高明廿字。以上毛斧季刻本脫後得宋本改。思元賦行頗僻而獲志兮注，宋本卷十五三下。毛本脫簡該音至廣雅曰陂邪也卅五字。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我求明德注下，宋本卷廿四十七上。毛本脫正文爲侯戾止八字注文卅二字。七發客見太子有悅色下，宋本卷卅四九下。毛本脫數百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中異文如蜀都賦千廡萬室，宋本卷四二十下。晉府本毛本室改屋，則與上下文出術等字不韻矣。羽獵賦羣娛乎其中，宋本卷八廿三上。翻張本、晉府本、毛本娛改嬉，則與漢書楊子雲傳不合矣。宋書謝靈運傳論莫不寄言上德注引老子德經，宋本卷五十十四上。翻張本、晉府本毛本、並作道德經，不知德經二字見陸氏經典釋文及禮記正義也。吳都賦藹材悍壯注引胡非子，宋本卷五五十五上。毛本胡改韓，不知胡非乃墨子弟子，見漢隋史志也。騷下山鬼篇采三秀兮于山間，宋本卷卅三〇三上。注文三秀上晉府本毛本增逸曰二字。此沿六臣本之舊，崇賢本不當有也。永明九年策秀才文自昕儀虣，宋本卷卅六十上。及齊故安樂昭王碑文緝熙朝旅，宋本卷五十九〇十八下。翻張本、晉府本、毛本旂改旅。然古書多作旅也，亦非他本之所可及。元人張正卿翻刻是書，行款一切頗得其模範。第書中字句間異，未能及此。若翻張本及晉府諸刻，改其行款，更同自鄶矣。惜是冊缺第四十一四十二兩卷，近人即以正卿本補入，雖非完書，實亦希世珍也。此冊在明曾藏吳縣王氏、長洲文氏、常熟毛氏。本朝則句容笪氏、泰興季氏、昭文潘氏、以至吳氏。獨怪冊中皆有汲古閣印，而毛板訛脫甚多，豈棄板後始獲此本未及校改耶。元家居揚州舊城文樓巷，即隋曹憲故里，李崇賢所由傳文選學而爲選注者也。元既構文選樓于家廟旁，藏得此冊，藏之樓中，別爲校勘記以貽學者，裝訂既成，因序于卷首。

送楊忠愍公墨跡歸焦山記

楊忠愍公墨跡一卷，共五幅，一爲遊焦山記，一爲謫所苦陰雨遣懷詩，一爲哀商中丞詩，一爲元旦有感詩，一爲與王繼津書。此卷本藏謝東墅少宰墉師家。師嗣蒔耕庶常悲銘，以贈梁山舟侍講同書。侍講不欲全留之，但留存與王繼津一書而返其四，有跋記事。與翁覃溪閣學方綱跋并存卷中。庶常以元撰少宰墓銘，故以此卷贈元。元卻之不許。藏數年，欲歸之焦山，故於卷中鈐以官印，尚未致送也。焦山仰止軒者，明天啓間建，奉忠愍木主，舊在水晶菴。今圮無存。嘉慶丁卯，僧秋屏覺鐙請改立忠愍公主于焦隱菴後屋中。元稍葺新之，重題木扁，且邀翠屏洲詩人王柳邨豫歸之焦山軒中。此夙願也。明嘉靖壬子，忠愍約唐荊川至焦山詩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姿如須先生拔仰止，對詩云：六義風流今不

滅，十行疏草未全焚。原因報國成忠愍，翻似完身傍隱君。今卷中詩文并存，仰止軒舊與漢隱菴遠，今軒在其後，似姜先生詩豫爲今日兆者。二公忠義之氣，與江山共千古。茲與漢定陶鼎同置方丈，固其宜也。又元藏宋嘉定、元至順寫本鎮江府志二部，乃張木青學士燾所贈。其間舊聞古蹟甚多，極可寶貴。乃謀之鎮江人，無肯葉之者。今亦附忠愍卷同付秋屏暨其師借庵巨超兩詩僧、世守之。如摹刻墨跡、鈔寫志書，祇可在山爲之，勿令俗夫持去也。嗟夫，卷帙之藏，昔人比之雲煙過眼。若賢忠之遺蹟、史志之文獻，固未可等量之。惟是子孫少不肖，非飽蠹蝕，即歸鬻失。承泉艸木能終不與人哉。世家秘閣之藏，不如名山僧寮之寄，藪然明矣。茲送卷歸山事，元作記存之揅集中，且當代賢卿名士亦多題詠，載之各集，海內共知爲焦山之物。若他日有不肖僧徒以此質之他人之手，陳之几庋之架，人皆能說所從來而賤之。恐世間無此僧父也。

焦山仰止軒記

明嘉靖壬子，楊忠愍公與唐荊川先生、約同至焦山。忠愍詩有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天啓間，郡守于水晶庵後建仰止軒，奉忠愍木主。今已圮矣。漢隱庵者，舊祀漢焦孝然先生，其後軒甚虛敞。余與寺僧覺鐙、丹徒王君豫、議以後軒名仰止軒，加以修葺，立忠愍木主祀之。又余舊藏忠愍墨跡五紙共一卷，久爲墨林所重，因鈐以官印，跋而歸之軒中。王君亦以所藏忠愍文集板同置軒中。庶幾忠烈之氣與江山共千古矣。同奉主至焦山者，廿泉陳本禮黃金，余之弟亨子常生，并題名栗石後。金匱錢泳書。

連理玉樹堂壽詩序

辛未夏，元在京師，得表叔江玉華先生書，知由歙來揚州，應其弟吉巽表叔之請也。古人偶一相思，千里命駕，況此連牀奚閒風雨，至情至性，骨肉之恩在焉。是可感已。元龍時遊梓里，身祖之庭，身祖文詞名家，素持禮法，閨門以內，既和且肅。先生以孝謹著于時。吉巽先生爲先生幼弟，先生教之友愛備至。吉巽先生亦事兄彌悌，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歲丙寅，先生于歙村老屋建小軒三楹，顏曰知還，實有戀鄉里返素朴之志。乃由揚歸居于歙。又恐吉巽先生或失故步，將去揚而志四方也，故題揚州老屋曰留巽閣，以寓意。于今蓋亦五年矣。中間先生來揚州者再，今且壽七十。吉巽先生總鹺務不克歸歙者，其兄乃復迎兄至揚，將樹離思偶壽觴。兄弟之間，怡怡然如此。先生幼習書，工詩，精楷法，惠定宇、厲樊榭、沈學子諸先生，皆曾館于家。先生習染所及，聞見深遠，履蹈儒術，沈潛書史，不衣華服，不食兼味，遠聲色而淡貨利。又其壯年涉歷江湖，追隨定省，施濟貧困，跋陟甚廣，垂橐而歸，蕭然寒素，追去江淮紛華之域，依祠墓耕讀之地。御婦課子，若將終身，常作招隱詩以示弟。然則先生生平行誼，可以概見矣。昔諸葛武侯有契于淮南子澹泊寧靜之旨，擬之先生，豈爲過哉。連理玉樹堂者，揚州康山之麓，有二玉蘭樹交柯連理而生，元舅祖鶴亭先生所居也。吉巽先生既爲鶴亭方伯後，于先生雖出爲從弟，而情誼彌篤，無異鶴亭將里兩

先生之相友愛也。連理之木。古人以爲嘉應。故在漢碑中爲圖刻之最古者。論語曰。君子務本。又謂孝弟乃爲仁之本。本之不立。枝葉尚不能榮。況連理乎。斯樹之生。蓋有所應。爰紛爲圖。以徵戚友之詩。元文詞鄙拙。不足表揚。惟是幼年受知于先生最早。撫之無異子姪。故知先生亦最深。用記顛末以爲序焉。

晚鐘山房記

杭之淨慈寺。所謂南屏晚鐘也。昔江少司馬蘭讀書寺中。寺西南牆外隙地。司馬構屋數楹。北牆外環以廊。中奉佛象。嘉慶八年秋。余過揚州。司馬語余曰。此屋未圮耶。吾遠祖吳越侍御有德于浙。曷設斯主。余曰。六一泉三堂余已遷主數百矣。是屋也禮亦宜之。九年春。司馬治河赴淮。北江君鴻、江君士相、以貲來葺新之。于屋西建樓一楹。可望西湖。余名其屋曰晚鐘山房。樓曰屏山樓。于屋之背立一龕。設吳越侍御史充鎮海軍節度判官江公景房栗主。以皋請誥授中議大夫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江公承庥、誥授光祿大夫賜布政使銜江公春、誥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江公進、誥授中議大夫候選知府江公昉、四主從之。侍御名景房。字漢臣。吳越當山人。宋太平興國初。吳越納土時。充鎮海軍節度判官。奉版籍歸宋。吳越賦重畝斛三斗有奇。民病之。侍御沈其籍于河。以罪自劾。幸免于誅。後王方贄奏定賦畝一斗。浙東西十三州民受其德。賦減于王。沈籍實始于江。事見元張樞所撰沈籍記。及宋史王珪傳。以六一泉道愛堂之例準之。是主固宜設也。轉運使侍御二十六代孫也。雍正元年。以戶部郎中出知嘉興台州二府。用宋子蓄法。修台州太平水利。擢鹽運使。輸帑修海塘。有惠于兩浙。齊次風侍郎。公所植士。隸皆院稱弟子焉。方伯贈少司馬太守皆侍御二十七代孫。贈公以子蘭貴。贈如其官。今修山房江君鴻者。轉運之孫太守子爲方伯後者也。士相者贈公之孫少司馬弟之子也。修山房設主既畢。遂書石記之。俾浙人知侍御史之主所由來。他日江氏子孫往來揚歙者。入山房而拜焉。不亦宜乎。

鄭氏得墓圖跋

吾郡鄭氏。世篤忠義。明東里先生諱之彥。生四子。元嗣、元勳、元化、俠如。元勳卽職方公。明季以守城說高傑事。被誣害遇害。元化子爲虹。守浦城死節。明史有傳。俠如後人修休園志。于雙忠事略不少及。并官職亦略之。殊無謂也。職方事實見李清、王心湛、杭世駿、所撰三傳。而杭傳爲最詳核。余與職方裔孫新甫孝廉、尾北茂才同里相友。茂才嘗得墓圖翦。案圖職方公孫諱爲者記云。甲申職方遇害。諸子皆幼。公執友率其僕舁柩渡江遠葬。遂逸其墓。爰奉父遺命訪之于江南句容。穿長林而東。至鄭家邊潘姓鄰。遇一老者。自言尚及見葬事。并能指其處。但在深山爲虎穴久矣。詰朝募徒衆。操兵仗。渡溪踰嶺。遂達墓所。斷碑猶在。時康熙四十九年也。戢成遺圖。敬此忠孝。得墓之事。可補諸傳所未及。又余藏職方書山水一幅。各傳亦未言其善書也。并舉此畫歸之茂才。以此爲先忠手蹟。可寶也。

碧紗籠石刻跋

王敬公之才之遇。豈闍黎所能預識。爲之紗籠亦至矣。而猶以詩愧之。褊哉。敬公相業誠有可議。然其治揚州大興利。轉運以鹽鐵濟軍國之用。亦不爲無功。坡公詩以闍黎爲具眼。亦過激之論也。古木蘭院僧心平屬書碧紗籠扁。遂論之如此。

二老重逢圖跋

朱竹垞、鄭寒邨兩先生爲老友。寒邨元孫勳。持竹垞贈寒邨詩墨蹟索題。余既和詩。且書二老堂扁。俾勳奉二先生矣。勳復屬友繪二老重逢圖。蓋取竹垞詩別久重逢轉傾倒之句爲此。是時嘉慶三年秋七月。勳以薦舉孝廉方正。寓吳山讀書。朱氏元孫棻埜林等。亦將來赴省試。相與拜此圖下。鄭家世澤百年未艾。是可嘉也。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錢塘嚴氏厚民杰之四世九世兩代祖墓。在今京城永定門外。當明嘉靖時。有官于京者。葬于此也。此後子孫在明有內官京卿外官布按者。在我朝有官侍郎總督倉場者。皆得近祭之。子孫以試事選官入京者。亦皆祭之。嘉慶辛未壬申間。厚民從余在京師。每朔望必展其墓。親以土崇其封。復恐後人迷失之。乃畫圖系幀。背其地形。分識族人之冢。且屬元以小記記之。其用心追遠良云厚矣。墓在永定門外劉家窯之北。南向有碑。窯在七聖庵之東三里許。庵亦名安樂禪院。近在永定門外里許。墓之東南曰九聖庵。東北曰嚴家莊。西北曰李家村。高廟在墓東北二里許。墓後負城。城中月皇臺可望而見也。至于祖墓祖祠之在杭者。厚民又稽筆林之貲。買山以爲完糧祭掃之用。厚民敬宗孝祖之義。可以風矣。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明末諸儒。多留心經世之務。顧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爲經濟勝於經史。然天下政治隨時措宜。史志縣志可變通而不可拘泥。觀日知錄所論。已或有矯枉過中之處。若其見於設施。果百利無一弊歟。四庫書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爲長。此至論。未可爲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書。其志願所規書者甚大。而方輿紀要實已括之。亭林生長離亂。奔走戎馬。閱書數萬卷。手不輟錄。觀此帙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略。始歎古人精力過人。志趣遠大。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於此也。

浮屠說

佛之教。始於後漢。盛於晉魏。然自西晉以前。則皆稱曰浮屠。或稱爲佛圖佛陀。雖音同字異。而字必相連。在華音爲疊韻。未嘗但割上一字單稱爲佛也。說文佛字。訓爲見不審。毛詩、論語、曲禮、學記、荀子、之佛字。皆絕無西域神人之說。後漢書楚王英傳。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詔曰。楚王尙浮屠之仁祠。又桓帝紀曰。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使當日尚單稱爲佛。則詔書曷不稱佛而稱浮屠也。其稱佛者。始于後漢書

西域傳，明帝夢見金人，羣臣或曰，（魏收魏書以爲傅毅所對，傅毅本傳無此事。）西方神名曰佛。此一節未可深據。蓋蔚宗爲宋人，宋時始有佛之稱。蔚宗以晉宋以後之恆言，改漢之舊語也。魏收魏書釋老志曰，張騫還，始聞天竺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寫浮屠遺範，又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于蘭臺石室。桓帝時，襄楷言佛陁黃老以諫。魏明帝徙宮西佛圖洛中白馬寺，盛飾佛圖。浮屠正號曰佛陁，佛陁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按魏收此志，所言甚明。蓋佛圖二字，必相連乃成文。其譯爲淨覺也，何字爲淨，何字爲覺，或必相連，或可倒轉，未可知也。而乃但割其上一字，單稱爲佛，訓爲覺。是浮屠爲教，本兼淨覺二義，而今但一義，蓋非其本矣。（寶安曰，佛者須音覺。）竊謂單稱浮屠爲佛，當始于晉宋之間。北朝亦當在魏秦之際。故石勒時，尚稱澄爲佛圖澄。至鳩摩羅什譯經，始稱爲佛。殆中國文士所改，非蘭臺舊經本單稱佛也。又魏書中沙門即桑門，桑門二字，切音爲僧，僧字不古，亦皆宋人所造也。

六合縣冶山祇洹寺攷

嘉慶十二年，余在揚州，入西山酒城，拜外祖林蘂祿公墓。冶山者，更在西數十里，遂登之。山多鐵，可拾而鎔也。冶山之勢自西北崇山來，西北東三面皆迴抱而虛其中。有二泉自山中出，匯爲溪，南流注於江。其東南之峯，下方而上銳，有石脈出其下，起爲岡脊，南延數里爲原田，皆爲溪之東岸。一在原上，曰上陳莊，（別有下陳莊，更在其南。）莊西向，溪經其前。溪之外有近山，山皆卑，迤邐相接，至西南桂子山而止，皆爲溪之西岸。立於莊之前西望，近山之外，復有青色遠山，山形正方如屏，與莊相對。夕陽落山外時，嵐黛更濃矣。冶山泉石瀠迴，水木清潔，非郡城所有之境也。山口有祇洹寺，寺屋十數楹，甚荒陋，無舊碑記可讀，然可少憩焉。十四年冬，余重入翰林，檢永樂大典，見宋紹熙儀眞志載唐開元二十三年六合令房翰祇洹寺碑文，凡千餘言。碑稱此寺吳始爲象塔，梁以地若祇洹，遂以爲名。宋國公鎮吳州建寺，隋皐爲晉王時，立白樓，附末梵境。唐開元重建，且有凌飛駕鶴、門結千龍、影殿香凝、雕甍繡柱、三百間運宇、十八變尊圖諸語。然則此寺最古，唐時且甚壯麗矣。又碑云，八百人遂以名村。然則上陳莊即稱之爲祇洹村也亦可。爰攷而記之，以告遊斯山者。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余自束髮受書，誦孫興公天台山賦，慨然如聞金石聲。嘉慶丁巳，奉命督學浙江，按部至台，旣竣事，遊山中，筍輿數十里，出入泉石雲霞間，飄然有出塵之思。夜宿方廣寺，寺在石梁之上，飛瀑自枕邊瀉落，如驚風驟雨，終夜有聲。次日曉發遇雨，飛流百道，勸輿人足相交。午下天姥山，憩清涼寺，登仙遁俗，非徒太白之夢吟也。嘉慶己未，復以巡撫來浙中，以防海事，時往來其間，然皆遵道途，不遑遊覽，所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矣。今夏山中各寺僧，以松江陳通判詔所錄方外志，求序於余。台山之有專志，始於元之無名氏。

其書世已罕觀。方外志，則明高明寺僧無盡所撰也。錢希言曾稱其學識高出道流，所撰山志，甚有觸藻云。初乾隆丁亥，僧化霖請於齊息園先生，删錄無盡書爲四冊，刻板行於世。然體例旣不協一，繁蕪猥雜，疑其爲未定之藁。今通判取而訂之，其用心勤矣。元又命錢塘嚴生杰修訂之。嚴生云，錄藝文過繁，山水寺觀，反如附錄。宜倣宋范氏成大吳郡志例，分隸各門，以合比事屬詞之義。從之。書成，釋靈在繪圖二十有一，靈在住此山中，所繪或得其眞面目，亦從之，刻於卷首。

蕪杳集序

宋寶祐廢城，在今揚州城北，唐宋以來之舊城也。通池已夷，峻隅又頹，興廢之感，當與明遠同之。今揚城亦繁富，遊人舟楫所到，僅在平山一隅。若廢城之古木蘭院諸處，非詩人逸客覓句訪古，無遊蹟矣。木蘭院即唐王播題詩處，今名惠照寺。寺有大銀杏二，又有古銀杏七八株，綠陰夏滿，黃葉秋零，極閒靜荒寒之趣。已故詩僧誦苕者，舊居寺中，所爲詩，精微雋永，瞥悟脫俗，予嘗輯淮海英靈集，惜未得誦苕詩入錄，是余疎漏之咎也。誦苕弟子闡燦，以其師蕪杳集示余，余乃序其詩集，并栞之，以廣其傳。闡燦亦能詩善畫。闡燦務致作弟子能文字嗣者主此古院，庶不墜誦苕之教也。

揅經室三集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我朝賢俊蔚興，人文鬱茂，鴻才碩學，肩比踵接，至於貫徹儒籍，旁通百家，修率情性，津逮後學，則河間紀文達公足以當之。夫山川之鍾，篤生偉人，僅間世一出。河間獻縣，在漢爲獻王封國，史稱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被服儒術，六藝具舉，對三雍，獻雅樂，答詔策，文約指明，學者宗之。後二千餘年，而公生其地，起家甲科，歷躋清要。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光於古之聖治，傳於無窮，準諸獻王之寫定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厥功尤茂焉。國家舉大典禮，恭進頌册，恭和聖製御製諸作，皆從心所發，雍容揄揚，有穆如之風。公受兩朝知遇，有所疏奏，皆平徹閒雅，爲對揚軌儀。請試士子春秋文，以左氏傳立論，輔以公羊穀梁二傳，而廢胡氏傳，尤爲有功經學。他所著撰，體物披文，不襲時俗，所爲詩，直而不伉，婉而不佻，抒寫性靈，醞釀深厚，未嘗規撫前人，因不與古相合。蓋公學於文家得失者深矣。公著述甚富，不自裒集，故多散佚。公之孫香林員外，勤爲搜輯者數年，得詩文集十六卷，梓以行世，屬序於元。元以科名出公門生門下，初入都，公見元所撰書，

稱許之自入詞館閱公議論益詳蓋公之學在於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僞主持風會非公不能至於此集雖非公所自勒然亦足以覘全豹矣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王文端師詩文不自以爲重蓋公所重在立朝風節也公薨後公子靖時收羅雜稿寄至江西屬元編刻之元乃手編爲葆淳堂集若干卷又訂成年譜一卷付之梓梓成元匆匆移河南爰以板寄閩是時公子已出守閩郡矣板中誤字頗多同門友李許齋賡芸手校一過改補之此李公手校本也故跋之

淩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吾友淩次仲官寧國教授明年太孺人壽八十有一將稱觴於學齋以書來屬元爲文書諸屏元與次仲交久且深凡以詩爲壽者元固宜序其事矣次仲長元七年合志同方誼若兄弟以故知太孺人最悉太孺人姓王氏海州舊族次仲嘗謂元曰昔先君子以依親戚自歙客海州娶太孺人某兄弟皆生於是焉某六齡而孤兄年二十有六貧不能自給太孺人鬻釵珥使就塾師讀書蓋記名姓而已少長習賈于市往往爲人所紿太孺人曰汝爲賈而恥與人爭利恐難成而從事于學然學非斬爲博士弟子之謂也必通經立行爲古之儒焉且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吾有汝兄侍養汝其游四方就師友以成之於是次仲乃挾書出游博通經史善屬文尤精三禮及推步之學乾隆辛丑與元訂交於揚州問學相長各則束身修行少有所表見於世以無忝所生未幾次仲入都翁覃溪先生奇其才教以制舉業勉之應試遂以己酉庚戌兩榜成進士次仲例選知縣投牒吏部改教授以奉母是時天下識與不識無不重次仲之學行者嗟乎次仲生東海僻陋之鄉非太孺人器之以游則鬱鬱與粗儈老矣烏能顯名於天下哉癸丑元奉命視學山東詣熱河行在元與次仲同爲王韓城朱大興兩公所得士時次仲寓韓城公直廬元往謁焉公於座中謂之曰吾不能强子改冷官子顧之甚善且吾亦嘗爲此然非耐貧不可也今次仲之貧如故而循陔致養閉戶著書其志趣爲何如太孺人怡然安之其德教又何如也至於蔚昔祗膺之言倘冀始終無負他日太孺人登期頤上壽元當躋堂賦詩爲諸交游倡焉

里堂學算記序

數爲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羣倫之統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之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頤非數無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以不知數乎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驗於時或著算術而傳之於後凡在儒林類能爲算後之學者喜空談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爲其學始衰降及明代寖以益微間有一二士大夫留心此事而習測圓者不知天元習回回法者不知最高謬誤相仍莫能是正步算之道或幾乎息矣我國家稽古右文昌明數學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高宗純皇帝欽定

儀象考成諸編研極理數綜貫天人洵文寶典日月昭垂固度越乎軒轅隸首而上之以故海內爲學之士甄明度數洞曉幾何者後先輩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吳江王晏闇錫闡淄川薛儀甫鳳祚宣城梅徵君文鼎儒者兼長則有若吳縣惠學士士奇婺源江愼修永休寧戴庶常震莫不各有撰述流布人間蓋我朝算學之盛實往古所未有也江都焦君里堂與元同居北湖之濱少同遊長同學果堂深粹學長於三禮而於推步數術尤獨有心得比輯其所著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釋弧三卷釋橢一卷總而錄之名里堂學算記書成而屬元序之元思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而談西學者輒詆古法爲觕疏不足道于是中西兩家遂多異同之論然元嘗稽考算氏之遺文汎覽歐邏之述作而知夫中之與西枝條雖分而本榦則一也如地爲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七政各有本天與鄒衍日月不附天體之說相合月食入於地景與張衡蔽於地之說不別熊三拔簡平儀說寓渾於平而崔靈恩已立義以濟蓋爲一矣的谷四方行測觀蒙氣反光之差而姜岌已云地有游氣蒙蒙四合矣然則中之與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實乃强生畛域安所習而毀所不見何其陋歟里堂會通兩家之長不主一偏之見於古法穿穴十經研求三數而折中乎劉氏徽之注九章西法隨事立說闡其隱秘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輪與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爲橢圓與不則存而不論昔蔡中郎撰十意未竟上言欲思惟精意共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今里堂之說算不屑屑舉夫數而數之精意無不包備而不遺典而有則所謂共以文義潤以道術者非邪然則里堂是記固將以爲儒流之典要備六藝之篇籍者矣元少略涉斯學心鈍不能入深且以供職中外斯事遂廢今見里堂成此書敬且樂焉吾鄉通天文算學者國朝以來惟泰州陳編修厚耀最精今里堂之學似有過之無不及也

碧言堂集後序

昔陸士衡觀才士之所作而得其用心良以用心之地觀之實難鑑均以降大同以前昭明觀之可謂審矣自茲以降李唐趙宋文體變遷士衡昭明非能逆覩者也學者身處近代遙稽前徽卒其所素習屏其所未知執以一端蔽夫衆體何其陋也吾師烏程孫松友先生學博文雅於深選學熟處劉勰心志實同夫且上溯初唐下沿兩宋百家書集體裁所分古人用心靡不觀覽是以詒思渺翰兼擅衆長不泥古而弃今不矜今而廢古旋撰四六叢語二十篇各窮源委冠以敍文學者誦習得研指趣今哲嗣復哀刻遺稿爲碧言堂集四卷諸所擬議咸具茲篇又其古今體詩托跡中唐衷以風雅文家能事亦備於斯元籍列門生舊被教澤凡師心力所詣略能仰見一二謹爲後序以論文家

綠天書舍存草序

裴山錢中丞幼勤于學工於文孝于節母余丙午歲入京師蚤相友善己酉同榜成進士入翰林登堂拜母益相愛重洎余出使在外裴山直軍機相見爲稀及裴山亦出撫粵楚遂不相見矣中間以詩相酬和

者頗多。彼此爭逸其稿。庚午辛未間。天子方重用之。而裘山遽以病卒。天子傷悼。故於飾終之典有加焉。裘山有一女曰鏸容。程太夫人愼于擇壻。松相國舉余子祜于太夫人。太夫人既見祜。甚愛之。曰。吾早識崇嶔崇巖與吾子善。且祜致佳。遂締姻焉。太夫人手一篋付祜之母曰。此亡兒之詩。需崇巖訂之。余受而讀之。始見裘山前後數十年詩筆之全。其詩風格淸超。性情縝密。粹然想見其爲人。裘山將母至勤。而不盬于王事。可謂泰山之竹。冉冉孤生。朝陽之桐。萋萋盡力者矣。余既爲作傳。復刪存其詩。編爲六卷。刊于廣州。畀其嗣子。承志俾世守之。嗟乎。人生聚散心跡。奚可預計哉。當丙午丁未間。余與裘山居京師。皆共乘緘車。以文藝相示。俄爲翰林。爲督有一省及于外省官。又爲督有一省及于兒女子。乃二十七年而裘山卒。又四年而太夫人卒。嗚呼。一星後曙古人所哀。微崇抹山。賤子何忝。昔成爵酒。悲從中來。存殁之情。結于蒸渊矣。嘉慶歲戊寅十月。序于羚羊峽舟中。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上元孫君蓮水之詩。蓋出于隨園而善學隨園者也。蓮水從隨園游。奉其所論所授者以爲詩。而本之以性情。擴之以游歷。以故爲隨園所深賞。有一代清才之目。而蓮水亦勤必曰隨園吾師也。不敢少昧所從來。謂蓮水之詩非出于隨園不可。然隨園之才力大矣。門徑廣矣。有醇而肆者。亦有未醇而肆者。使學之者不善。從其所肆者而肆焉。以爲出于隨園。而隨園不受也。即不敢肆其詞。而遺其醇焉。以爲出于隨園。而隨園亦不受也。吾觀蓮水之爲詩。清麗有則。唐人正軌也。且不苟作。不多作。意必新。聲調必適。一字未安。吟想累日。所以性情正而詞氣醇。與其肆于詩之外。無寧有所蓄於詩之中。吾固曰此唐人正軌而善學隨園者也。乾隆乙卯春。予識蓮水于歷下。同爲蓬萊觀海之遊。嘉慶己未冬。又同爲武林之遊。詩中蹤跡略可見。壬戌夏。蓮水歸秣陵。訂春雨樓詩。爲書數語于卷首。秣陵山水清麗而壯。予不見之久矣。今春雨樓中詩境相似。爲掩卷凝思者久之。

孫韶號蓮水名韶。

華陵草堂書義序

今平湖令尹嘉定李同年許齋。早年以經術名於江南。及從錢辛楣前輩遊。盡得其學。經史文辭。拔萃超賢。六書九數。靡不綜覽。乾隆丙午秋。朱石君師典試江南。合經策以精博求士。於是平湖以第四人中式。元以第八人中式。相見于春明。性情學術。契若兄弟也。庚戌石君師總裁會試。會元既定。擬之曰此似江南李許齋。及揭曉拆封。自第六人始。平湖實第六人。大嗟訝。繼拆第一人。乃欽朱石君文翰。蓋石君亦以經史爲根柢。兼工漢晉古文。酷似平湖者。吾師之所以取士。吾友之所以受知。皆於書義中具見全豹。然則平湖之全量。不可以書義盡之。實可於書義見之矣。平湖事母孝。出爲孝豐德淸平湖三縣令。以潔白養。政聲聞都下。毛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斯文有焉。且讀斯文者。當知寓經

疏史志于明人法律之中。爲近時獨闢之徑。未可以尋常程式比也。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予昔聞翠屏洲王君名久矣。歲丙寅丁卯間。相遇于揚州。讀所著詩。竊異之。心爲之下。既乃爲翠屏洲之遊。洲在焦山北岸。桃柳數萬株。雜之以竹。人跡罕至。江潮到門。從詩人於此間。安得不異。於是相與選訂本朝詩集于曲江亭上。此江蘇詩徵所由昉也。此後予馳驅南北。別數年。復以癸酉春相會于揚子江上。同訂詩徵已四千餘家。王君復出柳邨詩選屬序之。予軍艘轉運畢。迴舟泊高明寺。夜雨瀟瀟。春鐙搖焰。讀是詩至于夜。歎其體裁正。情性真。才雄氣靜。將擬之古人。其靖節耶。明遠耶。正字摩詰耶。嘉州蘇州耶。抑子美太白耶。將毋同。抑於晚唐後擬之。無相似者。夫乃歎其尚有異于時俗之所爲也。王君身處蓬茅。名滿海內。布衣而老。必爲傳人。是集亟當刻板以貽同志。王君子名展年。尚幼。已工詩。有佳製。爲附錄數詩于集後。以誌家學。

邗上集序

元襲輯淮海英靈集。揚州闔郡翻閱各家詩集。于邗上事蹟時辭。未嘗不歎風氣人物園池觴詠。每難當時名家別集。瞥見側出。掩卷凝想。如將見之。明代國初不具論。近年馬氏玲瓏山館。材力非甚饒健也。徒以器書好客。扶助風雅。迄今家貲書散。而故宅瓊瑰一石。猶得歎于松嵐觀察詩集中。餘可知矣。觀察工詩善畫。甲子乙丑間。僑居揚州。勒所得詩爲一卷。曰邗上集。體格蘊藉。如漁陽在揚州時。相遇之客。則有若吳穀人、胡西庚、洪稚存、方子雲、王惕甫、樂蓮裳、諸君子。遊讌之地。則有若篠園、康山、休園、白沙、翠竹、江村、各園亭。相主之人。則有若沈既堂、江子屏、楊竹廬、江文叔、諸名家。詩之以邗上而得賦。抑邗上之得人詩也。余故幸邗上不甚聞。尚得屢見于各家之詩。甚且以此專勒集名也。松嵐觀察劉大觀。邱縣人。

惜陰日記序

漢書云。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後儒之自遁于虛。而爭是非于不可究詰之境也。豈河間獻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門戶。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實事求是之教。仁和宋氏咸熙。潛修力學。丙辰丁巳間。助予纂集經詁在精舍中。爲前一輩學者。嘉慶辛未入都。以所著惜陰日記相質。其間考訂經史古籍。皆據實以求是。非沈篤潛雅之才。能若是乎。

存素堂詩稿集序

時帆先生詩前集。元爲之刊於杭州。收入協隱齋藏。後集未校刻。而先生卒。先生子中書桂馨。以稿寄江西。屬訂。而桂馨又卒。迴憶二十餘年交誼。傷悼不已。念先生具良史才。主持詩派。歸于雅正。足爲後學之式。平生學問交游。敦篤靡已。元雖勞于旌旛。感先生之誼。亟爲校閱付刻。其年譜一卷。乃先生子錄寄雜稿敘成者。亦加刪定。附于稿集之首。時帆翰林學士法式善。

是程堂集序

予於浙西見文筆三人，曰陳白雲，曰查伯揆，曰屠孟昭。白雲文筆，淸古拔俗，伯揆則宏麗矣。孟昭學于白雲而友于伯揆，故其風骨文采出于其間，年雖少而波瀾老成。三人皆館閣才也。乃白雲以進士授知縣，伯揆不願舉進士，以舉人就知縣，孟昭成進士入翰林矣，復改知縣。所治之縣，各著循聲，是天將使其循良之政，早及于民，不徒以文學掩壯年歲月也。儀徵吾邑也，地處大江之濱，北接淮河，繁劇難治，孟昭領此邑，裕如也。邑累于稅，孟昭自除之。邑有難獄，孟昭力斷之。邑民貧且惰，孟昭以木棉蠶桑耕織爲教，而民化之。邑有鹽梟日益橫，孟昭聚武士擒治之，民間頌聲日騰達，聞于遠方，其政成矣。而其文筆復裒然成集，知不以政廢其學，且其所以爲學者，卽其所以爲政也。余早識孟昭之才與學，于吳山論書之時，余雖抗顏，然今邑民也，知其循政親切不誣。茲序其集，在予甲戌，自今以往，政績文學懋勉益上者，當與年俱進，烏得以此百里地十四卷書衡量之耶。福案：孟昭名倬。

徐雪廬白鵠山房集序

昔張楊園先生幼孤貧，受業于其母，母召之曰：孔孟亦兩家無父兒也。是以既長而得蕺山之傳。自古孤根危露，賴母節激厲而成其學者多矣，豈非席豐者易淪于草木，貞苦者可勒于金石哉。武康徐雪廬孝廉，予昔一覽而異其才，既而屢試之，知其幼被賢母苦節之教，是以行誼文筆卓然有成。其詩矢正音而持雅裁，淸遠峻潔，不移于俗，駢體文得齊梁初唐之遺，交遊既廣，乃莫不知爲賢母之子，克自樹立，無忝所生者。予昔所以試雪廬者在文筆，茲序其集，豈在文筆哉。束廣微補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予爲雪廬誦之。福案：雪廬名熊飛。

郭晉屏鶴井集序

余在浙，與守令言民事，無暇言詩文，然守令中有學者，未嘗不知之。鄞縣令郭君，可與文誌其人也。鄞爲海疆，劇於海寇，郭君治之多循聲。郭君閩中進士，予每令其鞫海中閩盜，悉知其鄉語，以故鞫盜甚多得其情，無敢枉者。余考績卓異薦之。其先爲海上汎舟之役，近乃奉總督檄采銅於滇。夫渤澥之大，昆池之遙，極其遊矣。所爲詩爾雅質樸，實事求是，亦足以紀其所遊，鵬之所摶，鷗之所徙，乃可以擬之，鶴井云乎哉。

靈芬館二集詩序

靈均之騷，類性體物，無所不有。唐宋人詩各成流派，卽以爲固出于騷，亦無不可。吾讀靈芬館詩二集，而益有悟于此。吳江郭君頻伽，麗而淸，如鶴如玉，白一眉，與余相識于定香亭上。其爲詩也，自抒其情與事，而靈氣滿天，奇香撲地，不屑屑求肖于流派，殆深于騷者乎。或惜其久試未第，惟以文得名。予曰：不然，新舊唐書列傳夥矣，全唐人詩亦夥矣，予未見繙讀唐書之人多于繙讀全唐人詩之人也。然則亦各蘄至

于不朽誠而已矣，何惜焉。郭君廣涉歷，喜交游，山川芳草，所助者實多。所爲古文辭雅潔奧麗，有古人法度。所塡蘅夢詞、浮眉樓詞，淸婉穎異，具宋人正音，卓然名家，久爲王蘭泉、吳穀人諸先生所推重，殆亦含靈于騷，而揚其淸芬者歟。福案：頻伽名麐。

畫舫錄序

揚州畫舫錄十八卷，儀徵李君艾塘所著也。揚州府治在江淮間，土沃風淳，會達殷振，翠華南巡，恩澤稠疊，士日以文，民日以富。艾塘于是綜蜀岡、平山堂諸名勝，園亭寺觀風土人物，仿水經注之例，分其地而載之。以上方寺至長春橋爲草河錄，以便益門爲新城北錄，以北門爲舊城北錄，以南門爲城南錄，小東門爲小秦淮錄，分虹橋外爲虹橋上下東西四錄，分蓮花橋外爲岡東錄、岡西錄、蜀岡錄，共十六卷，別紀工段營造錄、舫扁錄二卷。凡郡縣志及汪光祿應庚平山堂志、程太史夢星平山堂小志、趙轉運之璧平山堂圖志所未載者，咸紀於此。或有以楊衒之、孟元老之書擬之者，元謂楊孟追述往事，此錄則目覩昇平也。或有疑其采及瑣事俗談者，元謂長安志敍及坊市第宅，平江紀事兼及仙鬼談諧俗諺，此史家與小說家所以相通也。且艾塘爲此垂二十年，考索于志乘碑版，咨詢于故老通人，采訪于舟人市賈，其裁製在雅俗之間，洵爲深合古書體例者。元受讀而服其善，因序其略，俾知吾鄉承國家重熙累洽之恩，始能臻此盛也。福案：李君名斗。

王竹所詞序

詞人之作，小令以五代十國爲宗，守其派者，有晏氏父子、歐陽公、張先、秦觀、賀鑄、毛滂諸人；慢曲以淸眞、白石爲宗，沿其流者，有吳文英、張炎、盧祖皋、高觀國、王沂孫、周密、蔣捷、陳允衡諸人。自元明以來，傳染草堂結習，而花間集、樂府雅詞、絕妙好詞諸書之遺意，莫或窺尋，無怪乎詞學之不振也。王子竹所深於詞，三十年前，卽以之名大江南北，茲復手自删訂，瑤去飭傲從俗之作。其所存者，小令則寓穠纖於簡厚，慢曲乃如溪流漩風，波紋自行，而冷光翠色，一望演漾，不可盡蓋。於四聲二十八調中，獨得唐宋人精髓，深於此者，乃知其爲必傳也。福案：竹所名初桐，太倉人。

羣雅集序

昔歸愚宗伯訂別裁集，謂王新城執嚴滄浪之意，選唐賢三昧集，而于少陵鯨魚碧海或未之及，此宗伯獨觀風雅之旨。其實新城但于三昧集持此論耳，其裁僞體，與宗伯固無岐趣也。近今詩家叢出，選錄亦繁，終以宗伯去淫濫以歸雅正爲正宗，與其出奇標異于古人之外，無寧守此近雅者，爲不悖于三百篇之旨也。丹徒王君柳邨之論詩也，以宗伯爲歸。近日數大家聲氣炫赫之時，王君獨去之若遺，抱殘守拙，以爲吾恐其言之或非雅也，以故伏處大江金焦兩山之北渚，而交遊亦幾徧于海內。用是著錄國朝別裁以後諸家之詩，積成卷帙，名之曰羣雅集，卽以歸愚宗伯居首，雖爲先輩友人錄其著作，而編詩大指、

亦卽在是。蓋已汎濫于宋元諸家及明嘉隆前後之蹊徑門戶。而折衷而得所歸焉。又何慮近時門逕之少有出入者乎。王君以未定之草示元。屬元爲序。元將入覲。馬首戒途。匆遽未徧讀。而其大旨已得覽之。乃爲之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敍

太平御覽一書。成于太平興國八年。北宋初。古籍未亡。其所引秦漢以來之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考其書傳于今者。十不存二三焉。然則存御覽一書。卽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洵宇宙間不可少之古籍也。惜世所行者。自明人刻本外。鮮有善册。吳門黃蕘圃主事有刊本三百六十六卷。乃前明文淵閣宋刻殘本。又五百廿卷。亦依宋鈔所抄。其餘缺卷。並從各家舊抄過錄。予乙丑丙寅間。在雷塘庵。取明黃正色本。屬友人密加讎校。知黃本顚倒脫落。至不可讀。與明活字板相似。其偏旁之譌。更無論矣。且彼本妄據彼時流傳經籍。憑臆擅改。不知古書文義深奧。與後世判然不同。淺學者見爲誤而改之。不知所改者反誤矣。或其間實有宋本脫誤者。但使改動一字。卽不能存宋本之眞。不能見重于後世。故余所讎校者。以全依宋本不改一字爲主。今此刻本又皆全依余所校者付梓。且精校再三。不滋舛脫。足使藝林稱快。後世委心古籍。古人皆籍是更垂不朽矣。

郝戶部山海經箋疏序

左傳稱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禹鼎不可見。今山海經或其遺象歟。漢書藝文志。列山海經于形法家。後漢書王景傳。明帝賜景山海經河渠書以治河。然則是經爲山川輿地有功世道之古書。非語怪也。且與此經相出入者。則有如逸周書王會、楚辭天問、莊子、爾雅、神農本草諸書。司馬子長于山經怪物。不敢言之。史家立法之嚴。固宜耳。然上古地天尙通。人神相雜。山澤未烈。非此書末由知已。郭景純注。於訓詁地理、未甚精徹。然晉人之言。已爲近古。吳氏廣注。徵引雖博。而失之蕪雜。畢氏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訂正文字。尙多疏略。今郝氏究心是經。加以箋疏。精而不鑿。博而不濫。粲然畢著。斐然成章。余覽而嘉之。爲之栞板以傳。郝氏名懿行。字蘭皋。山東棲霞人。戶部主事。余己未總裁會試。從經義中識拔。實學士也。家貧行修。爲學益力。所著尙有爾雅疏諸書。蘭皋妻王安人。字瑞玉。亦治經史。與蘭皋共著書于車塵春廡之間。所著有詩經小記、列女傳注、諸書。于此經疏。並多校正之力。亦可尙異之也。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此圖當分別觀之。余昔見唐人臨顧愷之列女傳圖長卷。其中衣冠人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之低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顧圖中皆有之。絕相似。否則誰能畫柱爲枯株之形也。觀其宮室樹石。如孟母圖中書院之類。或有宋人所增。然卽此尙可見宋屋之形。至于人物鐙扇之類。定爲晉人之筆無疑。且恐晉人尙本于漢屏風也。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康熙四十二年。浙江鹽法道高公熊徵創建紫陽書院於杭州省城紫陽山下。有詩十二章。分詠其地。今之聽事北向者爲樂育堂。堂後高屋三楹、拾級乃登者。爲五雲深處。折而東。有池廣一畝。湛然清深。曰春草池。池上水閣南向、今名磴處者。曰南宮舫。東向者曰釋花閣。池南有山如重巘。山之空明處。皆前宋人所扶剔。曰別有天。曰尋詩徑。曰巢翠亭。曰螺泉。曰鸚鵡石。曰筆架峯。曰垂釣磯。鸚鵡石側之校經亭。爲元所建。山之最上者曰看潮臺。臺久圮。嘉慶八年。都轉院巡鹽使者延公。因書院生徒日多。附課者皆給以膏火之資。席不敷坐。乃建高樓五楹以冠此山。移樂育堂朱子栗主祀於樓下。祀魁星於樓上。藉爲生徒藏修息游之地。本孟子之義。名之曰觀瀾樓。斯樓處山之顚。俯視城市。萬屋鱗次。長江如帶。環曲於外。若其風日流麗。波濤不驚。越山清遠。澄流東下。有足觀者。又若潮汐自海奔騰[illegible]而來。雲馳雷動。震蕩心神。發皇耳目。更有足觀者。然則學者觀瀾之術可知矣。觀于海者難爲水。游聖門者難爲言。聖言莫大於孔子。海瀾莫大於浙江。善乎趙岐之言曰。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朱子之言聖道。大而有本。學者漸乃能至。生徒之登斯樓者。莫不志於大道。成章乃達。教生徒以學者。亦將操此術於登科之流水以觀之矣。使者名延豐。滿洲人。家世甲科。卹商愛士。使浙四年。多惠政。書院院長王君名宗炎。蕭山進士。深於經術。學行醇厚。生徒三百二十有八人。董斯工者教官楊秉初、丁治。時五月朔甲午。

諸城劉氏族譜序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諸城在漢爲琅邪郡。今屬青州。故乾隆二十一年。宰相劉文清公以翰林視學安徽。賜詩有曰。海岱高門第也。嘉慶十九年。諸城劉氏。其修族譜成。以前明宏治由碭山遷諸城之祖爲始祖。迨今三百二十餘年。傳十四代。列表者八百二十一人。誌其祠墓。記其遷徙。井然秩然。何其愼也。劉氏之望。二十有五。漢唐以來。將相名人。不可勝數。今諸城譜斷碭山以上不可稽。不忘推世系。又何愼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以宰相著其姓。今諸城文正文淸兩公。非徒爲宰相。且爲賢宰相。天下仰之。族譜不因宰相而修。而賢相更足立族譜之望。嗚呼。此聖翰所以特許爲海岱高門第也。爲有先帝已推高門第。而猶不本老泉族譜序。遵元宗睦族。莫系分房者乎。是譜之修。非止世家之乘。且裨國史之表。誠不可緩于今日矣。元爲文正公門生門下之士。文清公亦爲館師。今大司農又同榜進士也。大司農以譜屬元爲序。元不敢辭。敬書大義。俾附卷末云爾。

岱頂重摹秦刻石殘字跋

泰山秦李斯石刻。原存二十九字。乾隆初年。碧霞宮火。石失。世間拓本。最可寶貴。故余以舊拓本合漢延熹華山碑。同摹刻于揚州北湖也。嘉慶二十年。前任泰安縣常熟蔣君因培。在岱頂玉女池水中搜得殘石二。尙存斯臣去疾昧死臣請矣臣十字。新搨清朗如故。洵爲快事。後之攬者。當有感焉。

葵考

葵爲百菜之主，古人恆食之。詩豳風、周禮醢人、儀禮諸篇、春秋左氏傳、及秦漢書傳皆恆見之。爾雅，于恆食之菜，不釋其名，爲其人人皆知也。故不釋韭蔥之名，而但曰藿山韭、茖山蔥。爾雅不釋葵，其曰莃菟葵、芹葵、戎葵、蔠葵，皆葵類，非正葵，亦韭蔥之例也。六朝人尙恆食葵，故齊民要術載種葵術甚詳，鮑照葵賦亦有豚耳鴨掌之喩。唐宋以後，食者漸少，今人直不食此菜，亦無知此菜者矣。然則今爲何菜耶，曰古人之葵，即今人所稱金錢紫花之葵，俗名錢兒淑氣（即蜀葵二字，吳人轉聲。）者，以花爲玩，不以葉充食也。今之葵花有四種，一向日葵，高丈許，夏日開黃花，大徑尺。一蜀葵，高四五尺，四五月開各色花，大如杯，此二葵之葉，皆粗澀有毛，不滑，不可食。惟金錢紫花葵及秋葵，葉可食，而金錢紫花葵尤肥厚而滑，乃爲古之正葵。此花高不過二尺許，花紫色，單瓣，大如錢，葉雖有五歧，而多缺，誠有如鮑明遠所謂鴨掌者，異于秋葵之葉大多歧不駢如鷄爪也。齊民要術稱葵菜花紫，今金錢葵花皆紫，無二色，不似蜀葵具各色，秋葵色淡黃也。左傳云，葵猶能衛其足。杜預注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云，葵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皆言葵之葉能衛其根，即爲蔽庇本根之義，非言其花向日自轉也。蓋爲豆葉豆之花亦皆向日而轉哉。予嘗鋤地半畝，種金錢紫花之葵，翦其葉，以油烹食之，滑而肥，味甚美。嶺中地暖，春夏秋冬皆可采食。大略須地肥而葉嫩，大如錢，乃甘滑，儀禮士虞禮稱之曰滑者，以此。又余嘗登泰山，其懸崖窮谷曲磴幽石之間，無處無金錢紫花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種。山中人采其葉烹食之，但瘦耳，然則世人雖久不食之，而名山古地，尙有留存者矣。說文云，藿，豆之少也。余嘗種豆，采其葉而食之，味亦美，葵葉之味，與藿正相似，益可知古人葵藿並舉之義。秋葵葉嫩時亦可食，但此與葵性相近，終非正葵。葵之花開于夏，此則至秋始開，其葉不能四時常可種食耳。

化州橘記

按志，橘紅出化州者佳，化州四鄉多橘，以城內者爲佳，城內多橘矣，以及聞州衙譙鼓者爲致佳，及聞鼓之橘多矣，以衙內蘇澤堂前者爲致佳，蘇澤堂前祇兩樹矣，尤推賴氏園中老樹一株爲致佳，老樹久枯，其根下生新樹，今數十年高丈許，故復稱老樹，賴氏守此世爲業，買者就樹摘之，以示其眞，花多實少之年，一枚草千錢，雖官不能擅之，園中近老樹者數十株亦佳，然惟老樹皮紅，有白毛，載手香烈而味辛，識者入手能辨之。夫蘇澤堂橘，官物也，徵之者多，則州牧不暇給，長官若買之，則官不受價，否則擅而已，予于庚辰十一月過州，知賴園之橘可買也，命僕人入園訪老樹，賴叟曰，老橘實已盡，惟零丁數枚矣，即以數千錢摘之，賴叟其古橘中人歟，或云，化城多礨石，蘇澤堂當石上，而賴園老樹根下礨石之力或更巨，物性所稟，或亦然歟。

自鳴鐘說

自鳴鐘來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刻漏。小學紺珠載薛季宣云，漏有四，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輥彈。元謂輥彈即自鳴鐘之制，宋以前本有之，失其傳耳。西洋之制器也，其精者曰重學，重學者以重輕爲學術，凡奇器皆出乎此。而其佐重學以爲用者，曰輪，曰螺，是以自鳴鐘之理則重學也，其用則輪也、螺也。古屚壺盛水，因屚滴水，水乃漸減，遂以爲輪之轉運，是水由重而漸減爲輕也。自鳴鐘以鐵爲卷，於銅鼓之中捩之，使屈其力，力由屈求伸，亦由重而漸減爲輕也。鐘凡二鼓，一鼓以記時，一鼓以擊鐘，記時之箭，外輞綆以奪弟二塔輪之力。塔輪者，形如臥塔，所以受綆也。塔輪奪弟三中心輪之力，記時之鍼，管乎中輪。中心輪奪弟四直輪之力，直輪奪弟五齒輪之力，若齒輪無物以節之，使齒聲其數以漸退，則各輪之力不勝鼓中鐵卷之力，奔然立解，其綆頃刻已盡，而其卷亦驟伸矣。故有懸鐘往來搖撼，藉以節之，與齒輪之齒相應，齒輪漸退，則四三二輪亦遞退，綆漸解而卷漸伸也。擊鐘之箭，外繩綆以奪弟二塔輪之力，塔輪奪弟三擊輪之力，擊輪者外管擊齒，內樹杙以動鐘鎚。弟三擊輪奪弟四鳥頭輪之力，弟四鳥頭輪奪弟五小輪之力，弟五小輪奪弟六風輪之力，若無風輪使其力少重而滯于轉，則其擊鐘也甚速無節矣。擊鐘之鼓，其機亦管乎時輪，時至則擊齒卸而鼓中鐵卷之力伸矣，伸少者擊少，伸多者擊多，擊畢則齒縱而鬬其力以待後時。或以二鉛錘代鐵卷之力，則無兩鼓，其爲重學也益明。兩鼓各輪，皆合于二銅版，其合也皆螺釘之力，其轉也皆輪之力，究其塔輪與鐵卷亦皆螺旋也，綜其理皆由重以減輕，故曰重學也。此制乃古刻漏之遺，非西洋所能獨也。

清遠峽記

踰庾嶺而南，至清遠縣，凡南雄韶州連州之水，皆匯流過清遠峽，始至三水縣，南趨于海。此峽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峽北有飛來寺，立寺門與隔岸人可呼而相與語，甚狹也。然而三郡千里之水，舍此無由入海，觀其曲折夾束貫行之勢亦奇矣。若水舍此而別有所由，則此間肘惟數十畝平田耳。指寺前叱犢之地，謂爲古揚帆之地，誰其疑之。凡水分流有二者，最易留其一，塞其一，此峽之上古無分流，故千古不塞也。又安知古亦有二流，已塞其一，而留此一也。三江者，禹貢所著也，南江在今蕪湖以上，漢書地里志水經注皆有分江水，豈誑後人耶。今塞耳，或人疑池州寧國之間皆山，無古江之故道，此未多歷地形也。余歷地所見，如清遠峽最狹者有二焉，一則浙江桐廬縣之七里瀧，一則廣東高要縣之羚羊峽，此二山行水之地形，皆與清遠等，而羚羊峽過廣西一省之水爲尤巨，豈可足未爾于衆山之中，而遽斷其爲無是哉。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南海縣之西南有西樵山焉，勢高而基厚，連綴甘竹飛鵝各小阜，盤礴數十里，西北兩江之水所共抱而洩海者也。此山古必居海瀾中，數千年兩江泥沙附山而停，漸漸廣，山之距水亦漸遠，于是始有田，田患大水之浸，于是北宋以後始圍以隄，始有桑園圍之名。田之未圍隄也，大水浸之，則泥沙加積焉，一年

積二三分厚之泥沙，百年即高一二尺厚之田地。自有隄而田無水患，地亦不復加高，然而順德香山新會下游之海，變爲田者，愈久愈多。下游之田既多，則上游兩江浩瀚之水難速洩，以難速洩之水，抱不復加高之田，水高田低，且以不堅之隄捍之，烏能不險而潰哉。國朝以來，屢經修築，以衛民生。溯宋元明事載前碑誌不具述。余于嘉慶二十二年冬，初蒞粵，是年夏水決三丫基，民命田稼，所傷實多，深知歲修實少，乃籌庫貯發商生息，歲得銀四千六百兩以濟之。然終不能無大患，南海人伍元蘭伍元芝兄弟，並官刑部郎，捐銀六萬兩，新會人盧文錦，前官工部郎，捐銀四萬兩，請于險處皆建石隄以障之。其險者如三丫基、禾叉基、天后廟、大洛口、吉贊、横基諸處，隄上用條石砌之，隄坡隄根用礟石護之，共壘石一千六百餘丈，護石二千三百餘丈。始斯役者，南海令仲振履，終斯役者，南海令吉安，躬斯役而勞心力者，佐貳顧金臺、李德潤、舉人潘澄江、何毓齡等。二十五年工竣，用銀七萬五千兩，餘銀還之三部郎，三部郎不願復受，請以濟三水縣隄及公事之用。夫桑園圍內數十里，如一小邑，隄若潰，則順德龍山諸地兼受其衝，伍與盧無田廬在其中，乃捐銀至十萬之多，志在保障，可謂好義而樂善者矣。是役也，工鉅用多，不可不奏而行。二十四年元會同撫部奏奉旨允行。道光元年以工竣奏，且請照禮部建坊例，獎伍盧以坊，題欽定樂善好施四字，奉旨又允行。余閱水師，出虎門，歸過順德，歷斯圍各險處，勘其工，謁海神廟致禱焉。且誡圍中各堡紳士耆老等，自茲後歲逢大水，土隄之薄者厚之，低者崇之，漏者塞之，石隄之坍者，增之脩之。礟石之蝕者增之壘之，官士請樹碑以記其事，書此付之，庶幾此一方永藉安定焉。

恩平茶坑硯石記

嶺南恩平縣南廿餘里溪盡處，入山又廿餘里，有嶺曰茶坑，產異石。嘉慶初山民始掘之，持至端州，端州硯工見之曰：此非吾端石，何佳乃爾。于是端州工始采爲研，以冒端州石。端州老坑石幾盡，坑閉不復采，今采者新坑耳。新坑有魚腦青花火捺鸜鵒眼諸色，與老坑同。恩平石無魚腦青花，而石中有黃龍火捺綠眼，又多綠瀜，或縱橫相交，此則端巖所少矣。端州新坑潤而滑，不發墨，恩平石雖不及老坑，而發墨勝于新坑。端州之石，劖于洞，故石外無皮，裂硯者必削其鋩确，使中規矩。恩平石則天成橢匾三角等形，積萬小石藏土成大巖，凸凹碎濇，不相連屬，采之者如拆壁掘地而得甎，或重數十觔，或重數十兩。石外有皮色裹之，或黃如菊葉，或紅如榴皮，如漿支，或綠如蕉葉，如苔錢，如荇帶，如蛛絲，或皺如松皮，或斑如虎皮，或青綠如古銅器，剖之，其中或有黃龍紋如氣水之流，或有綠紋如繩線之結，或青綠數層相疊，種種形色，與端巖大異，而硯工必盡去其異者，以冒端巖，故二十年其名未顯。余近知此石佳，惜其久冒端巖而不自立名也，爰命硯工買石，留其形色而琢爲硯，且記之。

福謹案：瀜，說文解爲水之理，非石裂也。而考工記曰：石有時以瀜，則瀜字似有裂意。今觀各坑石，一大塊之中，復有文理，順其理擘之即裂，研工指之曰：此水線也，凡石皆有水線，石久即裂，裂必從水線之理。由此可證考工說文互明之義。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余從姪桂齡大司寇、獲識仁和王君文誥於嶺南，王君學識淹通，深於史，所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尤精博，匪特聚百家爲大成，更可訂元修宋史之舛謬。余於接席間，歷和王君致力於蘇詩之處，王君曰：蘇詩編年注，不始於施德初與顧禧也。當元豐間，坡公遷黃，彭城陳師仲爲編逸密徐二郡所作古律以寄，事載東坡集中。今王龜齡集注姓氏錄，彭城陳師道後，載有陳希仲，以其注內劉共父或稱洪父、張敬夫亦稱欽夫例之，是希仲註即師仲也。其後坡公北歸，有前後集編年註，則趙次公宋援李德載程縯四家也。李敬齋載在古今黈，謂之四註本，繼有林子仁者，復附益之，改四註爲五註。考子仁於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而自政和上溯建中靖國，僅一十七載，註已兩刊，德洪親見黃魯直，而謂坡公海外詩，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可爲崇觀時刊行四註五註之證。是編年註出於北宋者也。次公同時有趙夔者，嘗知榮州，納交於叔黨，則創爲分類註，垂三十年而刊於紹興之初，自鳴一家。復有師民瞻任居實孫倬李堯祖四家，接踵於後，其爲體例，一本於夔，而取編年五註並納入之，是爲八註十註。庚溪詩話載乾道初，梁叔子入對阜陵，謂近有趙夔等註軾詩甚詳，而龜齡纂註序則云舊得八註十註，考夔序其詩分五十類，自爲單行，與編年五註各不相牽，乃刊定後閱三十五年而阜陵目爲趙夔等註，此即夔註五註並入八註十註之證。夔序仍以分類弁首，故云趙夔等也。龜齡集註，實由八註十註推廣，今編年五註猶有存者，俾對龜齡集註其入選者十有六七，亦惟此十家註獨賅備，與龜齡增輯諸家，繁簡懸殊，此是十家分合具可考也。龜齡存隆興朝，力持國是，阜陵方倚爲用，其不及集註者，龜齡亦僅有此八註十註而已。迨至乾道漸知諸將不足用，於是一力闢外，專以及民爲務，而其排纂亦在此時，以阜陵不及集註考之，是書成後六年矣。呂伯恭嚴夔註爲七十八類，載入姓氏錄伯恭名下，而夔之分類亡。今其序猶存，而與集註分類不符，由於此也。龜齡實主呂本，故集註亦七十八類。龜齡序又云：自八註而十，自十註而百，均之百人。此又八註十註積累至百之證。計其所均之人，列門牆預後進者，爲黃魯直、陳無己、秦少儀、潘邠老、王直方、劉無言、曾公袞、晁沖之、韓子蒼、李商老、潘仲達、蘇養直、釋祖可，出魯直西江派者，爲謝無逸、洪朋、高子勉、楊信祖、夏均父、何人表、洪芻、饒德操、李希聲、謝幼槃、徐師川、洪炎、汪信民、釋紫中，流入播遷號昔游者，爲王性之、汪彥章、林敏中、呂居仁、王長源、江端本、元不伐、林子來，通計北宋註可知者四十七家。南渡傳出學者，爲劉子翬、黃通老、陳體仁、汪聖錫、樊實之、胡邦衡、劉共父、張南軒、呂伯恭、甄雲卿、趙朝鎮及開放者，爲張孝祥、汪養源、吳明可、葛園仲、芮國器、胡元任、鹿伯可、陳少章、王壽朋、葉飛卿、丁鎮叔、孫彥忠、項用中、葉思文、駱叔奇、王百朋、張器先、傅薦可，通計南宋註可知者三十一家。此編年累改爲分類，雖爲集註之大略也。施德初登張孝祥榜，龜齡出五歲，始入爲著作佐郎，其與顧禧爲編年註，應在淳紹之時。據陸游原序，概論作詩事實，而下云德初絕識博學，條指題下施詩紀事，又謂助以顧禧該洽，條指句下顧註，徵

典。紀事引本集欒城史傳不載出處。徵典引經史子集外藏。悉載出處。顯屬二手。卷端施氏顧氏。以次標列。亦可與序參證。卷中兼議趙夔程縯等註。輒曰舊註。而於次公間一標名。其編年依仿五註。亦見施顧所因。又凡原引經史。正義已盡。則避去佐以別誠。此緣施顧不時繙檢五註十註。是以相為表裏。所在符合。其體段概可知矣。施宿為餘姚令。乞序於游。至嘉定付刊。已較集註後出三十五年。凡刊五十五年。至景定而舊湮。鄭羽為淮東倉。法其字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版。自此流入元。則無復表見。而集註有元刊者。則已增入劉須溪註。須溪在宋為國博。終於元季。書雖元刊。內有補列數家。當即須溪所為。其去宋刊固不遠也。國朝康熙間。宋牧仲得施顧殘本。邵子湘取肆本分類補綴。因以編年為施註。而自肆本分類為王註。沿說至今。肆本省七十八類。為三十類。在前明已有之。而不詳所自。或言此出吳興茅本。而新安朱本復省為二十九類。然遍非龜齡集註之舊目。此後查夏重得影鈔施殘本。翁君覃溪得牧仲施刊本。馮君星實兼得宋刊編年五註後集。及元刊龜齡集註。夏重補施。星實王施並補。參覈得失。皆能赴其力之所至。然於各註遞為乘除。而貫串一氣。卒無有言其義者。此編年註出於南宋。近又兼并分類之大略也。余復讀王君之書。知其涉歷諸家。精校博考。然後能集諸家之成而發其所未及。王君蓋謂變法改法之不明。則由於史簡。朔黨洛黨之不辨。則由於史誤。紀時紀事之不當。則由於註譌。改編補編之不確。則由於註淆。此皆於兩公本非未嫺。貫於心。而徒馳騖於外。故其岐舛脫闕治之愈棼。爰創立總案。以統各詩。復訂正誌傳。以統各案。而補所不備於蘇海識餘中。於是聲欬踐實。而裁為其體。意向畢達。其前之以王補施也。先因肆本糅亂。失測雜某。論者無徵。五註集註出。馮君星實。猶以南渡後爭尚蘇學。臆解人衆為言。蓋相沿王註。悉出南宋之舊說耳。王君乃嚴趙呂之類別。窮施顧之編年。上追豐祐。下逮貞元。發明北註南註。先後變易。成於風會。且其旁搜遠紹。氣類源流。通域分合。本末明晰。秦然大同。是皆確有所據。足補前註之未逮矣。坡公立朝犯難。語言文字。志節不磨。得王君發之。始無所遺。誠括衆美而畢其全矣。余適觀是書之成。復問而知其心得之要。著於簡端。俾海內讀是書者。由是而擴蘇公詩之意。洵盛事也。

學海堂文筆策問

問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為文。何者為筆。何以宋以後不復分別此體。

男福謹擬對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為古文。於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稱。竊考之唐以前所稱。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與筆並舉。又每以詩與筆並舉。是筆與詩文似有別也。由唐溯晉。則南北朝文筆之稱多見於史。分別更顯矣。況金樓子文心雕龍諸書。極分明哉。謹綜六朝唐人之所謂文所謂筆。與宋明之說不同而見於書史者。不分年代。類列之以明其體矣。

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

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

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為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魏書溫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為之。

北史溫子昇傳。張皋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為之敘。

陳書陸瑜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

徐伯陽傳。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

按。文筆之分稱。此最顯然有別。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象繫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為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遺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知之。至于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搢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為貴。用百家則多尚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髀。強相附會。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

按。福讀此篇。與梁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是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筆之分。足以證昭明序經子史與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筆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按。文筆之義。此最分明。蓋文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爲文。筆、从聿。亦名不律。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爲筆。史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爲據事而書之證。

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

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

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今本無傳字。釋文王肅本原有傳字。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辭即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之从司。即有繫屬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唐以前無稱詞爲文此古義也。宋後此稱少矣。孔子十翼繫辭傳文言。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繫辭傳上下篇。用偶者三百二十六。用韻者一百十。與家大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亦文辭與言語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乃彰萬世。

按。此筆即記事之屬。

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

按。南史本傳。作尤長爲筆。沈約傳云。彥昇工於筆。考禮記史載筆。任彥昇長于碑版。亦記事之屬。故曰筆。

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按。此筆亦記事之屬。

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

陸瓊傳。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瓊。

按。此筆謂詔制碑版文字。故唐張說善碑誌。稱燕許大手筆。

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

按。詩亦有韻者。故與筆對舉。明筆爲無韻者也。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詩。蓋詩即有韻之文。與散體稱筆有別。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按。此文章、是有辭有韻之文。詩又有韻之文之一體。故以文章詩筆並舉。

梁書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

北史蕭圓肅傳。圓肅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

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

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金元好問詩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本于此。

杜甫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

按。此皆以詩與筆並舉。

南齊書高逸傳。訥口不辨。善於著筆。

按。此筆爲無藻韻之著作之名。

晉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去聲。煒曄而譎誑。

按。此賦及十體之文。不及傳志。蓋史爲著作。不名爲文。凡類于傳志者。不得稱文。是以狀文之情。分文之派。晉承建安。已開其先。昭明金樓。實守其法。

家大人開學海堂于廣州。與杭州之詁經精舍相同。以文筆策問課士。教福先擬對。爰考之如右。

家大人以爲此可與書文選序後相發明也。命附刻于三集之末。

揅經室四集目錄

卷一
御試擬張衡天象賦
御試一目羅賦
擬潘安仁射雉賦
炙轂賦
薔薇賦
赤蟻賦
賜御筆熱河考墨刻卷恭謝摺子乾隆
賜御筆訓識過墨刻卷恭謝摺子乾隆
恩授經筵講官恭謝摺子以下皆嘉慶
賜御製邪教說墨刻摺子
京察議敘恭謝摺子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奉勅進經籍纂詁摺子
賜御製養心殿記墨刻恭謝摺子
賜御製原教二篇墨刻恭謝摺子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庚寅
卷二
重修高密鄭公祠碑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重修揚州會館碑銘
蘭亭秋禊詩序
謝蘇潭詠史詩序
四六叢話序
葉氏廬墓詩文卷序
焦山銘
注曾子研銘
落日餘霞研銘
白圭詩館研銘
水師正威大礮銘
官齋精舍銘
寶蘇鐘銘
剡扇鐘銘
雙鐘銘
古蘇鐘銘
揚州隋文選樓銘
南宋尤本文選卷首非象銘
西鄉阿侍御摹坡公笠屐圖贊
方維祺太守以我觀我圖贊
桂林隱山銘

宋硯銘
端溪璞石硯銘
端溪茶坑天然大硯銘
茶坑硯山銘
端溪老岩硯山銘
西齋銘
乾隆癸丑仲冬上丁祭曲阜孔廟文
祭天目山神文

揅經室四集卷一

御試擬張衡天象賦 以奉三無以齊七政爲韻。大考翰詹一等第一名。

惟圓象之昭回。建北極以環拱。擬磨旋以西行。儼笠冒而中攏。陽乘健以爲剛。氣斡機而非重。分五宮以各正。圍列宿而高聳。旣承天以時行。亦後天而時奉。昔虞廷之治象。命羲和以互參。仰璿璣以分測。郤四儀而內涵。惟周髀與宣夜。合渾天而爲三。溯洛下之籌製。亦鮮于之極諳。地平準而天樞倚。黃道中而赤道衡。惟中陸之相距。廿四度以相含。割渾圓爲象限。分弧角於輿堪。歸隸首之實算。斥鄒衍之虛談。原夫日周天步。月麗天衢。日一度而若退。月十三度而愈紆。分十二以合朔。乃會龍以同符。冬起牽牛之次。夏極東井之區。秋遇壽星之位。春在降婁之隅。惟九行之出入。亦四道之殊途。致日至之圭景。尺五寸而不逾。分高卑於遠邇。測里差之各殊。月令遷于小正。夏時合于虞書。臨中星之遞徙。又知歲差之不可無。至若別五星于五天。錯經緯於日晷。金一年而周天。丑未終而寅戌始。水周天以同金。井軫終而降婁起。歲周年以十二。爲衆星之綱紀。四仲則三宿已遷。孟季則二宿非遡。火二年而一周。入太微而分紫。土周歲以廿八。將彌月而度乃徙。旋七政以同天。能左右之旨以。列宿廿八。正自重黎。指以招搖。正以攝提。惟角亢之七宿。升蒼龍而上躋。正天門與衡柱。有角首之杓攜。婺女般乎北位。爲子丑之端倪。鶉火般乎南紀。

當三台而光齊。胃昴畢之七宿。合首尾於參觜。占伐旗與濁漬。象白虎於其西。分野占星。斗樞惟七。璣者樞衡。分其區。魁罷衡剽。翼其衛。四輔逮乎理樞。陰德近乎太乙。內階映文昌之宮。衛尉對丞郎之秩。帝座御而華蓋高。閣道營而勾陳出。王良御而造父馳。柱史明而開陽吉。斜漢絡乎天半。夏象戶而光貫。其隸垣外而居衡極者。亦總數之不能悉。事天以敬。治象以正。三光宣精。四時爲柄。圓而動者施其德。高且明者布其令。本三無私者。惟君建五有極者。惟聖昇鑒曜于緯書。撰鑒志以互證。是以黃帝制器以推策。有虞撫衡而齊政。惟有道者萬年。協清寧而衍慶。

御試一目羅賦 以網爲羅韻。館一等一名。

羅因鳥而始張。鳥以目而罔逸。羅惟取其周遮。目非貴于專壹。稽之初聽夫丁丁。樂若乃觀其乙乙。多爲之備。得之在少而不在多。衛爲之防。禦之在疎而不在密。然而偏于少則綿綿未成。惑于疎則恢恢反失。覩離忘作罟之方。究禮昧張弧之術。豈識千絲之網。以一統千。如祝一面之羅。解三留一。原夫爲罻爲罿。曰罻曰罷。或成掩畢之羅。或作翻車之軸。雖何事而離羣。爲何爲而漸陸。埋密文連。絲交花簇。隙漏相承。玲瓏互複。本一線而一經。乃或衡而或縮。覓有跡兮不忘。礙爲綸而非獨。至于網舉目張。網開鳥覆。逸翮奚翔。修翩已斃。故結羅者必有四維。而得鳥者惟憑一目。此亦如百發負罟。非九罭皆罾鮮鱗。七檻罛函。惟一札或嘗金鏃也。若乃綖迤稱篆。繩結無多。非逮置之紕纖。與數罟之搓秒。人惟一孔之智。罔非咫寸之渦。窓成方而彷彿。綴爲瞻其若何。若爾纑虛設于網。侯莫加累鵠。若罾緯初施于機軸。未嚮金梭結比繩樞。迭一欄之徒具。張如纏瑟。何一弦之可歌。蓋集目成羅。惟一羅乃收衆目。而分羅得目。非一目可抵全羅。是以窓爲結網之求。後作臨淵之嘆。豈虛張而冀其自投。抑徒設而思其偶遇。縕一絲以爲罟。欲求翡翠之毛。鍊寸鐵以成罘。願挂珊瑚之樹。正恐魚緣木上。未識其難。鳥萃苑中。罕知其誤。我皇上道挈乾綱。網開賢路。綸綍宣而人仰璣衡。條理密而世欽法度。廣搜羅于四海。未嘗或有遺材。析節目于萬幾。安得紀其成數。張鳥羅以有待。豈同文子之書。加一目以何爲。無取正平之賦。

擬潘安仁射雉賦 館中作。

挾良弧以游騁兮。從文翰之原隰。飛雉於高隴兮。適驚鳴于平林。思逐羽而捷獲兮。嫺雉技以愉心。伊翟翬之英麗。備采藻于修翮。乘離象而耀燭。應璣衡之星精。賦鶉鷃之殊質。審鷙鳥之異聲。性專棲以驕處。雖譏界其必爭。爾乃秋草作衰。枯桑競落。驚沙暮飛。晨霜猶薄。凜寒色於垌野。媒宿莽于既穫。始奔翬以迅疾。勢將集而更躍。稟肅氣以耿介。勵狡力而虛躍。北地開場。度阡分壤。縱馬獨出。齊臂右攘。始鑿翳而求穴。纖蹤衍而直上。闊隤瀟以擬脰。弦激括而成響。暫旋盼以值鋒。墜錦毛于十丈。若乃黃泉潛沸。微陽肇回。山明積雪。地伏鳴雷。或媒翳而始雉。勾粟頸以羣來。交斑臆之雌雄。振補翼之陪鰓。紫閒構操黃肩巧捽。機商偏正。手權輕重。意決一發。蟲雙必中。直翻同摧。兩膺並洞。及其熙熙春陽。陶陶孟夏。麥垂穢

以迎秋。泉度嶢而微瀉。悲宴圖之失倉。瞻晨星而夙徂。登崇邱以周覽。撥懸刀以調翰。雖時□之驟應。猶猜狎而盤桓。曳觚縚于衰背。峙赭赭之赤冠。步疎趾而彳亍。舒斑翼之燗斒。顧影發角。撫聲睞覩。斂翮普藏。捽首未起。禾穎駭動。尚露挢尾。俯背時而低瞰。殺鉆錙以下擬。乍仰態而忽鳴。已決背而裂翡。若夫大夫既登。未聞笑言。如臯親御。輕馳鶴軒。巨黍鳴兮飛鏃。雄子雅兮摧斑。藉一矢以皆巧。解三年之錮顏。又若瑯琊舊族。近徙茂陵。春田設翳。蹊蒐分塒。笋箱馴翟。茅障隱翳。舉巾誘媒。發音清激。挾兩紛至。或鞿或翟。羣調狎而擬媚。復怒妬而跳趯。悍屏息以勵鮭。寃實鏑而命的。至如南皮輕騎。江表貴游。輪輿微動。紘蓋平流。矯白羽以振笴。雜翠翮以點旃。終撤翳而從諫。又何論夫梵裘。懿彼名翬。雄棐見戕。獄訟避株。紛紛采綫。縱入秦而化石。虛歸楚而誤鳧。孰若折條破樊。啄飲塲塲。所以嗅季氏之供具。嘆時哉于山梁。

炙輠賦 以炙輠中脂其流無窮爲韻翰林館課

爰有稷下辯才。齊中賢客。轉異爲同。變黑成白。邁談天之驕。過雕龍之說。味非大道爲腴。傾出羣言灑液。周迴無轄。妙於轉圜。氣依可凌。甚於親炙。學有物焉。命之曰輠。聲堅無傷。形圓非橢。滑膏內塗。堅金外裹。史言貫穀。汰輪不在。丁凝詩詠。載脂。接軸何傷轄輌。守以綏火。乃滲漉而徐流。持近洪鑪。亦淋漓而競墮。若夫使給極捷。滑稽無窮。苟有談而必劇。亦無辨之不雄。何眷艾艾期期。吾燥脣吻之際。試聽橘橘截截。藝流齒牙之中。突梯絜楹。無斷或滯。涕唾流沫。有說皆融。豈之炙輠。匪欲屯膏。快流轉於輔車。讐沃澤以淳熬。如蘭釭初焚。晴鋪鐙炷。似香醪既盡。小滴銀甌。談折子成。關雞及舌。論殊莊叟。輪反爲尻。其始也批卻導窾。其繼也分理析肌。挈瓶之智不盡。恥罍之罄何時。非瓚曳黃流。難吟瑟彼。異壺中泳漯。莫賦溫其。脂韋之行可通。豈如不食之鼎。天倪之言日出。乃同無當之卮。方其過稷門。坐徂邱。折賓客。抗諸侯。垣車悉納。井精初投。火守輠而炎炎。既燃脂得火而涎涎。始流出之愈多。如飲二斗而賜餘瀝。揮之不竭。若操一盂而得滿篝。所以世號非馬。人用虛車。以非爲是。強有爲無。守口如瓶。言何相反。炙手可熱。事究何如。杖亦足以關輪。智嗤武叔。黍何須乎鼓舌。撫笑輪輿。然而金遺口鑠。不窮者必窮。釜其舌焦。無盡者終盡。雖爲齊人所傳。實爲吾儒所哂。宣王之世。辨客聯鑣。戰國以還。俳優接軫。棘軸稱齊爲滑也。忘子之遇合堪羞。方枘圜鑿能入乎孟氏之高風不隕。

薔薇賦

艤余舟於漢皋兮。策余馬于荊山。當季春之佳令兮。擷衆芳於林樾。有薔薇之嘉卉兮。施修條于樹端。紛樸樕而蔭翳兮。亦叢灌而交攢。或孤植于石罅。或隱被於柴闌。或假日而如蓋。或閟圃而作樊。謝人力之培植。遠樵斧而不刪。茁瓊蘂而成蕤。綴白華之穠蘩。香芬烈以盈路。散春風而未殘。欲折枝以相貽。嶔刺手而莫攀。雖奇馨之襲人。羌服媚而靡艱。絕攖木之求思。如漢女之貞閑。歸無臭于棠梨。斥淹治于牡丹。色皓皓其白雪。驕陽春而不寒。疑碎割其卞璞。琢玉英而爲鑿。抑神女之弄珠。結百琲之珊珊。昔箄路之

初啓。世斯木之盡刊。何蘭芍之多頌。惟紉佩于芷蘭。斯楚騷之所遺。爰摶詞而永歎。

赤壁賦

丁丑之春。余從鄂下移節武昌。復以簡兵之行。溯漢郎蕁陵。操舟師。下荊州。乘風東歸。過所謂赤壁者。慨然歎曰。余所經之地。古皆竊於曹公。雖彼亂世。實生奸雄。揔茲陳迹。不知感慨之何從也。斯壁也。抗洞庭之北。據鄧利之東。衆山凝碧。絕壁留紅。春江曉開。殘月落弓。戈船偃旗。軍艘靜烽。天下治平。舟楫遊通。東吳西蜀。往來憧憧。溯建安之挾令。出南郡以興戎。援江陵之軍實。秣北馬于潜宮。余彼精騎。泛此艨艟。波濤之性不習。檣櫓之用未工。斯不待吳廷衍策。已先決其無功。況夫公瑾用智。孔明效忠。公攬贊助。截獲蒙衝。進夏口以西拒。當烏林而嚴鋒。遏沙羡以自守。射連艦而進攻。破江天之寒色。縱一炬以橫空。遏鳴雷於萬艘。扇猋女于嚴冬。付舳艫于濤出。化猿鶴與沙蟲。幾于林烏焚巢。銅雀墜瓦。折鼎一足。當塗路窮。笑江波而迴指。乃僅免于華容。余固曰非赤壁而亦敗。矧天假以東風。余今出荊門。回鄂中。順江水以安流。乘長風之淢淢。搜孟氏而校武。修隄防而劬農。擬蘇子于黃州。乃憶地之不同。與徒傷于古人之故壘。惟穆然于江上之青峯。

賜御筆熱河考墨刻卷恭謝摺子 乾隆

欽惟我皇上學海探源。地符開遠。德誠法祖。邪居駐灤水之陽。功在信天。拓地極崑山以外。道元之標石未如登齊老之峯。茅溝之會湯泉。但僅見蒲昌之海。昔著考而淵流已判。今加識而河曲愈明。臣 伏思灤水久訛。河源彌遠。舜禹之世。略在西荒。漢唐以來。陷于絕域。惟我皇上創平四部落。休養卅餘年。金河百道。何異由莊武列之川。禹貢一篇。未似御製河源之考。蓋能通二萬里未通之地。故得決四千年未決之疑。且以漢使之行。久羈西域。明修之志。徒首南音。持節者未必身親。操筆者徒知耳食。豈如今一介之使。逕達其源。九譯之言。皆歸聰聽。此又因武德之無遠弗屆。故拓地而及天池。文學之無所不精。故審音而判元史。紀略既修以後。宇內雖有專書。熱河作考在前。卷中必須題識。貞珉鐫勒。初分筆彩于華箋。羣帙斯頒。更仰恩光于墨寶。所有 臣 感激微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容鑒。謹奏。

賜御筆誤識過墨刻卷恭謝摺子 乾隆

欽惟我皇上典考唐虞。道稽今古。萬幾咸理。事皆親御丹豪。半字偶殊。文乃特鐫翠墨。昔知過以著論。聖人之言已滿室。茲識過以摛辭。周武之銘仍在筆。臣 竊思天行至健。有過度之餘差。地闢无疆。見殊途之歸轍。見爲誤實爲無誤之驗。識爲過豈有或過之時。況乎考道德於百王。時以積而成古。纂典謨於千古。事因積乃可稽。稽之訓同。見堯典康成之注。積之爲義。詳荀卿勸學之篇。因巽而轉以見詞。是二而遐知爲一。辭文旨遠。知聖人之無不包容。氣雄理明。讀奎章而彌深悅服。所有 臣 感激微忱。合繕摺恭謝天恩。伏乞容鑒。謹奏。硃批非徒頌即規。

恩授經筵講官恭謝摺子（以下皆嘉慶）

本月初四日。翰林院以經筵講官缺請旨。奉御筆圈出臣阮元。竊臣業荒書府。學愧經帷。慕漢宋之儒先。然行未至。求師承於傳注。家法鮮通。自問幼年。本蓬戶桑樞之子。敢縈夢想。爲經帷講幄之臣。茲奉恩綸。得叨清秩。榮幸之下。感悚交并。欽惟皇上本孝爲經。闡開宗於東魯。體仁出治。補衍義於西山。圜雍舉稱制之文。東殿崇說書之禮。以臣淺陋。豈贊高深。臣惟有勉勵儒修。益勤經業。緒書虎觀。敬陳抑戒之威儀。珥筆螭坳。願識涵英之義理。所有臣感激微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容鑒。謹奏。

賜御製邪教說墨刻摺子

竊臣接奉恩賞御製邪教說墨刻一分。隨恭設香案。叩頭祇領。伏讀之下。仰見我皇上體天地以立心。統智愚而在宥。欲迪民以正道。用特賁夫宸章。惟此至誠惻怛之懷。見于剴切申明之際。苟不盜兵。皆爲赤子。若徒佞佛。何咨白蓮。督兵者知叛道之必殲。牧民者知正教之當推。所消弭者何限。所保全者實多。行見武偃西川。烽消南楚。官知廉法。民習敦龐。荷重熙累洽之休。服田疇而食舊德。凜保泰持盈之訓。端趨向以迓新恩。舉太平億兆之衆生成而教育之際不在聖明指示中矣。臣曷勝欽服欣感之至。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容鑒。謹奏。

京察議敍恭謝摺子

竊臣接閱邸抄。恭遇京察大典。欽奉上諭。浙江巡撫阮元。有守有爲。清儉持躬。着交部議敍。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學淺才庸。備邀恩遇。更蒙簡畀。重寄封疆。任事以來。心長力細。不克于吏治民生。有所補裨。以仰報天恩萬分之一。撫衷循省。慚悚汗流。茲以考績屆期。荷蒙天語褒嘉。予以議敍。實屬臣夢想所不到。聞命之下。榮感既切。悚惕彌增。嗣後惟有恪遵聖訓。清儉永持。守爲交勉。倍殫心力。益凜冰淵。以期仰副皇上鼓勵裁成之至意于萬一。爲此恭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容鑒。謹奏。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本年正月十六日。賫摺差弁回浙。奉到御賜福字。并批諭云。親書福字賜卿。願兩浙士民同諧厚福。欽此。臣當即出郊跪迎至署。望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一介寒微。仰蒙聖主殊眷。簡任封圻。在浙年餘。每思造福于士民。而材性淺薄。時懷愧勉。茲荷宸章親洒。溫諭下頒。臣奉到之辰。正值盼雨之候。未幾六花獻瑞。徧積春田。遠近士民。莫不懽忻忭舞。用知至誠動念。立能感召天庥。臣感激之餘。倍深敬凜。惟有永遵聖訓。堅守初心。整飭官方。培養元氣。務俾士安弦誦。民慶盈寧。以期仰答皇上高厚鴻慈于萬一。爲此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容鑒。謹奏。

福謹案。是摺乃嘉慶六年。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家大人又奉御賜福字一幅。福以是日生于節署。故命名福。字賜卿。所以識天庥。紀國恩也。

奉勅進經籍籑詁摺子

奏爲恭進經籍籑詁。仰祈聖鑒事。臣於七月初十日。面奉諭旨。命臣將所撰經籍籑詁呈進。臣謹裝潢成册。恭呈御覽。欽維我皇上道蘊符珍。光垂圖册。宸居念典。論釋羣經。乙夜觀書。詠成全史。兼聖作與明述。煥乎文章。維稽古曰同天。式於詁訓。精一執中之學。誠協言詮。經天緯地爲文。允符德業。固已甄陶岬海。并括輿謨。猶復詢及芻蕘。不遺葑菲。式仰聖衷之沖穆。載瞻鴻藻。益徵帝學之高深。汨埃莫贊。臣見同窺管。識等扣槃。曾蹐朵殿之毫。夙被洪鈞之鑄。前以督學之日。撰茲籑詁之編。育才首在通經。奉聖人之至教。博古務求識籍。誦前哲之雅言。依韻類文。統長言短言而並錄。即字審義。合本訓轉訓而俱收。爰集多士。以分程。乃輯十函爲一部。歷經校勘。尚有舛譌。亦事補苴。不無罣漏。是以梨鐫甫就。僅留爲家塾之藏。雖復英髦維殷。未敢作帝庭之獻。迺蒙召對。猥荷垂詢。諭令進呈。幾餘賜覽。臣跪聆之下。感悚交并。謹奉緗函。敬呈黼座。五經之文爲道。本秉睿裁而期惠於藝林。六籍之義以詁通。舉下學而幸歸於天聰。臣謹繕摺。并書十套進呈。伏祈皇上容鑒。謹奏。

賜御製養心殿記墨刻恭謝摺子

竊臣標提塘賫捧到恩賞御製養心殿記墨刻一分。臣當即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訖。欽惟我皇上道統傳心。聖功養正。法宮建極。會皇極之大中。溫室修和。涵太和之元氣。固已九重敬德。四表同仁矣。乃猶睹崇棟而念先謨。見瓊鑰而衍心法。本堯舜禹湯諸聖而得所養。闡中正仁和四字而罔厥心。御朵殿以正號。敬撰記文而頒翠墨。臣惟中者所以定不偏不倚之規。正者所以示無反無側之準。惟本仁以出治。則克己復禮而天下歸。惟致和以化民。斯保泰調元而天命永。奎章在殿。久以列聖之心爲心。天藻摛文。即以一心之養爲養。善之至矣。無能名焉。抑臣更有進者。是惟皇上心同道同。備中正仁和之德。因之心正筆正。成中正仁和之文。昔韓柳雄辭。猶有心於排奡。歐蘇健筆。亦肆力於揣摩。今讀記文六百言。銘詞十六韻。蘊廣大精微之志。宣和平雅正之音。不使氣而氣自醇。不矜才而才愈大。蓋上本乎羣經正史。乃下軼乎諸子百家。臣學切觀摩。識開蒙燠。共瞻睿製正文體。即正心源。衆拱辰居。養一心以養四海。所有臣欽服欣感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容鑒。謹奏。硃批。頌不忘規。立言有體。

賜御製原教三篇墨刻恭謝摺子

竊臣賫摺差弁回淮。捧到恩賞御製原教等篇墨刻二册。又三卷到。臣當即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領恭誦。欽惟我皇上仁符昊春。誠格天心。當禁垣竊發之時。雷霆彰天助順。逮勅旅徂征之日。憫愉狩搗夫餘氛。固已幾補奠安。寰區聞喜矣。茲輯九月以來訓諭之旨。申警之文。宸翰直瑕。普頒翠帙。臣欽承恩賜。敬繹綸言。原正教以黜邪。則經正民興之道也。行實政以教忠。則知人安民之德也。有堯舜咨儆之恩。而盡心竭力。仰答天恩之訓著。有禹湯修省之德。而遇變罪己。昭誠燧典之詔頒。至於

澄敘官方。修明武備。戒貪婪以厚民業。釐叢脞以熙天工。不惜丁寧反覆以求詳。固由疾痛顛連之在抱。臣 惟漢唐以後。類多變端。或失馭於強藩。或寄權於重鎮。或餽餉之太甚。或邊釁之多開。揆其致亂之由。究因失德之故。今借卦教而遂逆。本非失業無所賴之民。突禁地以肆邪。出乎人情不及料之外。聖心之慈祥愷惻。本其自於臣民。聖德之正大光明。亦無慚於史冊。皇上乃以返躬之誠。爲昭事之本。良無罪則推原於教化之未至。訓有位則引咎於人政之未宜。苟有心知。能無感泣。雖至頑鈍。亦當奮興。臣 敢不滌慮深衷。竭誠致力。盡當爲之職事。戒積習之因循。窺喜高深。稍寬尸素。所有臣 感激悚惕下忱。謹繕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戊寅

竊臣 齎摺差弁回粵。捧到恩賞御書福字。鹿肉麅肉山雞一分。並奉硃批。賞福錫卿。以迓春喜。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 渥邀厚植。忝任連圻。紫陛瞻顏。憶趨承於隔歲。羊城移節。愧報稱於高天。值茲改歲之初。倍切玩時之懼。迺荷奎章親御。溫諭特頒。既普錫以春禧。復寵分夫珍饌。斂時敷錫。聖主以福臣 者福民。宣化承流。微臣 敢不以迓恩者迓喜。臣 惟有勤思綏靖。推洪福於兩粵東西。敬體柔懷。布天福於重洋內外。冀佐昇隆之治。稍寬尸素之譏。所有感激欣幸下忱。理合恭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揅經室四集卷二

重修高密鄭公祠碑

元容博綜遺經。仰遡往哲。行藏契乎孔顏。微言紹乎游夏。則漢大司農高密鄭公其人矣。公當炎祚陵夷。清流沈錮。泊然抱道。遂情墳典。卻謝車服。隱德彌修。所學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箋注百餘萬言。石渠會議。無以逮其詳賅。扶風教授。不足擬其旨趣。又皆比核算數。甄極忠緯。兩京學術。用集大成。天下師法。久而彌篤。固不以齊魯域焉。今皇帝惇崇儒術。表章經學。纂定三禮義疏。多采鄭說。是以海內學人。翕然依據。言性天道。無敢騁其虛悟。禮度書文。靡不通其原本。庶幾孔壁簡策。得以訓言。儒生耳目。未傷聾聵。被公之教。斯爲至矣。公墓祠在高密縣西北濰水東岸。四社結衕于鄭公之鄉。高車並軌于通德之門。是北海太守孔文舉所開建也。元以視學濰上。斯土展省祠墓。圮隨實甚。宰木不捍于樵采。飛沙坐見其飛積。趙商漢碑。未傳於著錄。承節墓碣。埋蝕于泥土。遂乃倡捐紳之夙願。鳩木石之工材。始于乾隆五十九年冬十月。至六十年秋八月成。掘沙百尺。門防易以東向。植樹四垣。擧堂翼其前榮。將事啓楹。則長吏齋祀所止息也。茅廡柄獻。則賢脊耕讀便鋼除也。復將擢彼秀異。用請于朝。以奉祭祀。世世勿絕。庶使大儒之祀。不致忽諸之歎。治經之士。無觖仰止之懷。居斯鄉者。積學砥行。感憤而起。不徒與爰樹樂石。表德

刊銘。其辭曰。

秦燔殘經。漢學證聖。於鑠鄭公。禮堂寫定。網羅衆典。東修懿行。學徒知歸。異說反正。子雍多毀。仲翔競諍。日月豈踰。蜺彼敝政。礪阜之旁。濰流湯湯。草街有碧。沙走無蹤。林游新雉。陸彼壁牆。廟貌聿崇。祀事孔明。長白之巔。別啓黌堂。學惟茲士。司農之鄉。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粵昔五德代興。紀號天中。二典遞禪。立都西北。惟神禹之所降。皆在江水。治水之終始。皆在會稽。何者。屈己西夷。生蘊茲于石紐。江之原也。遷民東教。封葛桐于會計。江之委也。若夫黃帝中經所載。宛委覆釜所藏。登臨步發。金簡玉球出焉。靈沈游災。底定者于八百國。其始通水之理。實在會稽。至于會諸侯詔羣神誅後至者。而大計其功。羣臣巳甚。綏誠猶薄。迄于今。春耕之畝。宛然非古之上腴。然則月邈庚子。年加中酉。亦終乎此矣。或謂九州脩貢。山川成書。會稽主名。不落于冊。然三江分派。以浙水爲南支。萬里岷流。指山陰爲歸宿。古今遷異。俗儒駭之。是知胼胝勞蹟。必登茅山之巔。成旅中興。實存大越之祀也。吳越春秋。謂少康封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漢書地理志。會稽山有禹井禹祠。是故陵之有廟。其來巳古。我朝列聖相承。續緒績以平水土。東南江海閒。幾勞太僕之禦焉。今嘉慶歲星次庚申。聖天子孝祀配天。肇辟維謹。乃修陟岵。勤升騰。用承祀事。巡撫阮元。來拜廟下。以考其成。巖嶂盤鬱。江海深阻。榱桷在廟貌。巍然鎮之。圖精玉帛。如來百神之朝。馳驟風雲。或降二龍之駕。郁郁乎。登水探穴于其初。元圭錫德於其既。固夏后氏神聖之所發藏。亦吾聖天子之所以稽古帝報功德也。爰作頌詩。銘諸樂石。其辭曰。

浙爲南江。地臨越絕。青泥藏書。白雲出穴。陵者葬陵。跡留樏欙。農不變徒。樹不改列。厥有原廟。肇祀少康。山川風雨。日月陰陽。階扶芝石。棟抗梅梁。聿新世室。載啓元堂。昴星孕珠。崙山輯玉。礲斲大容。龍蛇古屋。伯益奉輶。庚辰侍輦。封並峩楷。廟同嶽館。龍飛五岳。陰維寨河。鍐集礎石。海無驚波。新廟奕奕。南鎮峨峨。神功聖德。今古若何。馬祠遺法。鳥田修祀。鑿亭金鼎。符探玉簡。浙海記璧。登山刻字。被碑以文。載之贔屭。

重修揚州會館碑銘

京師宣武門外揚州會館。始建於乾隆初年。汪君從晉、出白金四千。金君門詔、捐金而成之者也。其事詳於舊碑。六十年來。頹壞日甚。雖屢有修葺。而莫能新之。和會堂、聯星堂、地勢甚卑。潦水來侵。夏不能居。牆圮柱傾。公車罕至。嘉慶元年。鄭君宗彝官吏部郎。請於其叔鄭君鑑元。得白金四千。鮑君志道、張君緒增、黃君桁、又各出白金一千。乃合貲重修之。和會堂聯星堂暨東西箱。築基增高三尺許。治其井匽。水有所歸。第三四兩院。以次修立。復建閣于聯星堂之東。以祀神位焉。先是屢欲修而未成。今嘉慶四年歲次已未。乃集事。讀舊碑。乃知創修者、前己未歲也。殆亦有數存其閒乎。工既成。乃琹石紀名。兼載圖事。俾後之人知今義舉之盛。必將有繼而行者。使舊基無廢。新構益增也。勒以銘曰。

江淮合域。斗牛垂曜。鍾秀隩區。人文出焉。鐵鐵人文。濟濟甲第。魏闕聯班。春明並騎。斯館肇修。己未之春。輪奐並美。桑梓同鄰。堂開和會。門接宣武。公車之來。於時爲盛。歲深垣圮。莫芋莫凝。瓦甓積草。庭滋生萍。又六十年。歲周己未。惟我鄉人。興廢舉墜。乃構其堂。乃高其基。庖湢非廣。其無不宜。嘉樹可樂。非棠勿拜。藤垂紫綬。藥翻金帶。禮神之閣。峙於其東。文昌下照。其光熊熊。孟夏之朔。星珠聯瑞。鳩工庀材。適當其會。維我廣陵。運會日昌。元甲天下。解領江鄉。是科文武解元會元探花皆出揚州。作此銘詞。以棐樂石。後有繼者。永永無極。

蘭亭秋禊詩序

在昔典午中移。偁江東之雲岫。瑯邪南徙。肆吳會之風流。山林之祕藏。是能詠之情放虛。雖悟老易之指。猶切彭殤之悲。豈非神州不復。易興陸沈之歎。中年已往。哀樂之懷。頻情既深。發爲斯暢。是以林表孤亭。結山陰之幽契。定武片石。傳永和之逸軌矣。元以嘉慶二年八月上巳。按部於越。嘉賓在坐。簪纓既徹。游情共馳。再揚山水之波。展脩秋禊之禮。洛沂溯典。本無間于春風。采蘭賦詩。寧有異于溱水。是時清風未戒。白雲午晴。幽谷廻轉。重山乖峻。發崇岩之桂氣。起秀麓之松風。迴谿接步。緬陳迹于古人。爽籟入懷。幽尚情于天表。夫倦心既往者。撫瑤琴而亦悲。撰志詠歸者。臨蕭節而彌適。況今朝野殷闐。敬修名教。吾黨遊騰。皆在壯年。白駒未縶。勸空谷之雕輪。旅雁翠飛。集江湖之素羽。振翰無采。雖愧元長之才。侍宴承恩。曾效廣微之對。良會已洽。清吟紛來。內錄賓客底黨之詩。外納僚屬生徒所詠。凡有作者。皆著于篇。

謝蘇潭詠史詩序

在昔詠史之作。雖於仲宣太沖。然皆綜覽興衰。論列流品。五言成製。風已古矣。自宣遠矢音於留國。延年託詠於秋胡。篇什所陳。乃有專屬。三良致哀。五君興感。異情同調。分合又殊。有唐一代。詠史七言。惟周曇孫元晏積數十百首。然皆斷句。罕見律篇。未有上下一千六百四載。臚敘五百二十六人。揭清風以作誦。激濁流而成諷。如蘇潭先生之以律詠史者也。先生擢穎詞垣。簪筆史局。講幄內直。方岳西分。政簡鈴清。才優多暇。嘉慶二年。移節兩浙。以詩示元。元出按婺栝。兩極永嘉。山水方滋。芳草未歇。每手茲編。情賞逾美。觀其錯綜紀傳。點竄贊評。銘儷事於鑪鞴。飾高情以斧藻。闡見婣洽。故所用者宏。衡量均平。故其論可定。古今成敗。燦然畢觀。君子於此。得經世之大端焉。若夫負聲振采。並擬唐賢。子美之慷慨沈雄。玉谿之穠密工麗。發鼓吹於唐音。扶飆奮之律髓。七言能事。咸備於斯。又其取材富博。正史之外。雜篇小說。凡數百家。昭明之選學在樓。溫公之草藁盈屋。安得李善胡三省之徒。爲此五百章疏證之哉。

四六叢話序

昔考工有言。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齊偕。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以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施其璪火。文王崇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文。尚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儀鍼。文之興尚。從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無非體要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於文

言。邱明振藻於簡策。莫不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於命成潤色。體舉多文。仰止尼山。允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反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矣。周末諸子。蔚興百家。並爲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橫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蹤。是爲史家。重於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驚采絕豔。故聖經賢傳。六藝於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成歸圖範矣。賈生枚叔。並轉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儔。綜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鎔研六書。耀采騰文。騁音麗字。故雕蟲細悅。擬經衮雖改修辭。月露風雲。變本者妄執笑柄也。建安七子。才調環興。二祖陳王。亦儲麗藻。握徑寸之靈珠。享千金於荊玉。至於三張二陸。太沖景純之徒。派雖弱於當塗。音尚開夫正始。焉文通希範。並具才思。彥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雜以咸韶。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采於江南。子山遐聲於河北。昭明勸選。六代範此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茲科律。逮於陳隋。極傷燐微。天監大業之閒。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並駕一時。式江薛之遺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曾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並拔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集。篤摯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

以新博儷異。騈儷之文。斯稱極致。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恆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錦紬。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藻葉呈其樸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並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遂失。元之袁揭。競弃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非復三唐雅調也。截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曜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穀而皆雙。錦百兩而名匹。所堂奔藻。視澄穀以成文。階兜笙鏞。聽鏗鍧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皋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直升荀孟之堂。核其敘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疏。此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製。評隲才華。豈知古調已遙。嬌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顏氏之宗矣。我師烏程孫司馬。職參書局。心擅雕龍。綜覽萬篇。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已殫。其余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祕。王銍遺話。惟紀兩宋。謝伋談塵。略有萬言。雖創體裁。未臻美備。況夫學如滄海。必沿委以討原。詞比鄧林。在揣本而逵末。百家之雜編別集。盡得遺珠。七閣之祕笈奇書。更吹藜火。凡此評文之語。勸成講藝之書。四騈六儷。綜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又體分十八。已括齊劉。序首一篇。特標騷選。比青麗白。卿雲增絲繡之華。剪羽流商。天籟退笙簧之聽。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標期。卽介下筆于言。未許臻茲醞釀也。元才慚鬩質。心好麗文。幸得師承。備聞緒論。妄執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

而千里。周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河而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懸日月而不刊者矣。紹蓮案。司馬孫公。乃太平府同知。名梅。烏程進士。丙午科房師也。

葉氏廬墓詩文卷序

乾隆歲庚戌。元與葉雲素先生繼雯相識于京師。蓋同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門下也。先生學術深厚。貫通古今。至性過人。篤于實踐。執親之喪。疏食廬墓。其事見於汪稼門制府尺牘中。嘉慶歲辛未。先生子東卿以尺牘詩文卷屬序之。元嘗讀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每歎斯言。以爲肫摯。況親喪斬然邱隴未乾者乎。墟墓之間。情境非一。禮記所謂哀者。風聲月色。隻地霜天。皆爲砭骨刺心。而發天性也。夕陽欲暝。樵牧歸散。麻衣不溫。孑然獨立。松柏翳其寒色。桑榆收其晚景。少焉風入林表。聲如遠濤。悲從中來。未有不潸焉出涕者矣。或若生魄之月。低至下舂。樹影雜亂。露氣泫凝。徙倚俯仰。四無人聲。時有伏兔竄出淺草。或當此時得聞太息。及其終不可見。夜已鄉晦。曒然以號。其可言已。又若夜雪初曉。積素滿山。獨來墓門。埽數尺地。布蓆而坐。微風振于木末。飛霰落于襟袖。寒晨霜重。策杖草逕。鼯鼪滿壠。時掛棘刺。寒節有黯然之色。凝人有愴然之心。一身若朽。百念盡灰。先人邱隴敝廬丙舍。若將終焉可也。凡夫熙攘之跡。馳騖之勢。人世所不能無也。苟爲流俗所染。境致乎炎熱紛華之地。情牿於從風。迴憶家山阡墓間。風雨雪月。情境若此。未有不潸然慘然。自發其天性者也。以此言哀。哀何如之。嗚呼。彭殤雖遠。非齊藥榧之物。闍廬可恬。笑衾蒲褐之坐。用我儒修。斁此禮說。二氏之誘。知不溺矣。

廬山銘

乾隆六十年。龍集單閼。七月庚戌朔。起居注日講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提督山東學政、儀徵阮元。遊登廬山。勒銘樂石。其詞曰。

登彼翠微。堂非藏石。恪然分陰。嫣田啓陌。雷雨坐生。峯樹競翠。樓閣三重。崖懸百尺。綠嶺虹落。穿閣雲飛。碑頭六代。松要十圍。岑岩錯嶷。天花滿衣。磴隨客意。嵐成佛幃。下涌泉源。清交水木。湖平鏡搭。城迴帶曲。野氣沈鬱。林煙隱屋。兩岫同秋。千嶂共綠。平原似海。曉日開天。燕齊道直。蓬萊影圓。山椒壽佛。臺降飛仙。後之來者。亦百千年。

汪竹子研銘

中西通。通六藝。者言行。謹身世。測天員。窮禮制。聖所傳。質勿替。

落日餘霞研銘

己未秋日。借邸于京師衍聖公賜第。退直後少得清暇。因銘研云。

落日就暝。餘霞在天。蟬吟高樹。魚喋涼泉。蕉花垂露。竹葉含煙。羊鐙紈扇。几席清研。

白圭詩館研銘

白圭之玷。猶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爲。詩。不可爲也。爲。讀若平秩南譌之譌。譌。化也。立行有玷更若何。

水師正威大銅礮銘

赤堇之質。黃金之色。消神怖貢。白交趾國。長驅兩粵。規山繩直。嘉慶五年。天風蕩賊。敗而殲焉。全其本德。歸正服逆。允宣厥職。震海奔雷。萬鈞聲力。值發無虛。當堅必克。守我浙東。制彼遐域。元戎寶之。視茲銘刻。

官齋精舍銘

構茲精舍。三楹之地。銘於坐隅。所以自治。無欲乃澄。先明厥志。毋躁乃靜。道遠勉致。坐而共圖。行省之事。以此保民。以此計吏。虛己集益。委懷分寄。賢者守堅。能者耐勩。曰恕與忠。曰仁與義。不計其功。務正其誼。勿近于名。勿放于利。放利民傷。近名政僞。勿安于陋。勿舞其智。舞智必窮。安陋多蔽。勿懦而隨。勿激而肆。操勿迫蹙。寬勿廢墜。廉勿矯俗。居勿求備。士狹當繁。情滿用假。惟其太平。更難撫字。否毋諱疾。泰毋侈瑞。令頒愈擾。事臨不紊。闕當速補。過戒終遂。平情持準。難說使器。中不渝情。庸不立異。心鎮常安。神清多識。制行實難。矢口則易。凡茲悔言。學焉未至。靜思自箴。靖共爾位。

寶龢鐘銘

臣元受兩朝恩。侍從禁近。備官司徒。惟帝五年。歲在己未。命臣撫浙。臣辭。帝手詔曰。卿宜力任仔肩。爲朕宣猷贊化。臣拜受命。撫浙三年。海積未徵。風雨未龢。作器能銘。臣何有焉。惟帝八年春二月丁酉初吉越二十六日壬戌。臣父年七十。受祿于帝。封光祿大夫。敢作寶龢鐘。以應中春夾鐘之律。以蘄眉壽。綰綽多福。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阮氏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之。

剡扇鐘銘

惟帝八年春二月丁酉初吉越二十有六日壬戌。臣父年七十。受祿于帝。封光祿大夫。用作剡扇龢鐘。以應中春夾鐘之律。將命銅史命徒。蓮其甲子。司其商剡。而自擊之。噰噰雝雝。以蘄眉壽于無疆。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阮氏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之。

警鐘銘

時至則鳴。鏘然而警。叫旦戒晨。雖夢亦醒。士稚雞聲。淩國聞枕。趨朝涖政。視此乃疑。

古龢鐘銘

惟嘉慶八年秋八月。浙江巡撫臣阮元。覲帝于灤。帝錫宴三。錫玉如意一。荷囊四。刀一。衣一襲。皆鹿茸荔支之賜。臣元敢拜顙首。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九月戊午。臣歸浙。紀帝恩命。刊銘古龢鐘。永寶用之。

揚州隋文選樓銘

揚州隋文選樓巷。多見于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昭

明太子讀書處也。羅願鄂州集。所謂文選巷。劉氏園莊。亦其地也。予之宅為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冬。遵先大夫遺志。子家廟西建隋文選樓。樓下為廟之西塾。樓上祀隋祕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中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許淹配之。嘉慶十二年服除。乃為銘曰。

文選樓巷。久著於揚。曹氏寓隋。李氏居唐。祥符以後。厥有園莊。阮氏居之。廟祀江鄉。建隋選樓。用別于梁。棟宇皆秩。窗散芸香。刻銘片石。樹我山牆。

南宋尤本文選卷首讚象銘

蕭選背注。學傳揚州。貞觀之後。是有選樓。貴池宋本。棃板始尤。海內罕覯。數帙僅留。雷塘菴主。樓居邗溝。錦緘展校。棐幾躬收。繪象卷首。一笠橫秋。

西耶阿侍御摹坡公笠屐圖贊

彼何人斯。既笠且屐。偶然類君。誰主誰客。竹雨闌闠。衝泥策策。機隔涼雲。山留遊跡。孰桂其冠。孰文其舄。惟此笠屐。於道大適。儋耳東坡。未嬰肥瘠。我屐欲蠟。與此同癖。細雨斜風。蒼苔白石。

方維祺太守以我觀我圖贊

大學修身。顏子克己。觀我之道。本為儒理。易觀我生。无咎即吉。豈無進退。道不敢失。

桂林隱山銘 并序

余生辰在正月廿日。近十餘年所駐之地。每於是日。效顧寧人謝客獨往山寺。嘉慶廿四年。余歲五十有六。駐於桂林。是日策數騎避客于城西唐李渤所闢之隱山。登降周回。出行六洞。資考讀碑。竟日始返。爰以為此一日之隱也。爰作銘辭。刻於北洞。

七竅能隱。山靜洞蕩。游之主名。闢此奇秀。一山盡窨。六洞互透。不鑿自通。雖探莫究。穴無雨來。岩如天覆。虛腹開潭。垂乳滴溜。寒漱鏡瑩。響傳壺漏。引月入峽。吸雲穿竇。磴曲風搏。泉清石漱。仰壁猴垂。摩碑苔繡。遊遺古香。桂疑秋瘦。招隱巖前。朝陽洞右。涼堂北開。高亭東構。獨出春城。淸遊晴晝。曉嵐入懷。夕陽滿袖。一日小隱。千年古岫。何人能復。西湖之舊。（隱山舊在西湖中。築有何存。塘地更奇。今為田矣。）

宋硯銘

古人之硯古之式。用以藝經發守墨。凡事求是必以實。如石堅重致於國。

端溪璞石硯銘

荊山之璞。以為良器。苟若不鑿。之守其樸于石。

粵溪茶坑天然大硯銘

粵溪之石。湔于往古。若斑紺翠。松皮溜雨。㨿為巨硯。以鎮書府。書以銘之。雷塘菴主。

茶坑硯山銘

端溪片玉。松煙所浴。石壁留紅。天池涵綠。盤渦低生。纖雲橫束。尚寓詩情。大凝一幅。

端溪老岩研山銘

端溪一卷。因其自然。以為硯山。古蘚斕斑。

西齋銘

西齋老圃。似野人家。無多籬落。少著桑麻。硯惟墨守。天有綠遮。端嚴列翠。讓木分椏。（齋前有二木相讓。）井泉本爽。階水勿斜。（齋南有斜階水。）楊橫蒲席。窗護葛紗。雞母啄稻。鹿女踏花。離枝摘荔。引蔓縣瓜。長匏扁豆。紫繫紫茄。闌樊觀權。歡勵其茶。漸煩習靜。存樸黜華。學為圃者。忘在官衙。

乾隆癸丑仲冬上丁祭曲阜孔廟文

於戲孔子。傳道帝躬。用治斯世。斯道乃隆。堯舜賢遠。文軌大同。帝敬孔子。禮備儀崇。肇自釋奠。講學臨雍。教被瀛漠。豈惟城中。元奉帝命。視學於東。律逮洙泗。仰止聖宮。恭承時祭。癸丑仲冬。嚌俎習禮。循牆慕恭。宗廟既入。百官捧從。瑤杏化雨。庭檜古風。簋鳴金石。壁振絲桐。兩楹之間。三獻既終。轍無歎鳳。室拜蹐龍。神志雖肅。精誠匪充。聖道如天。敢希格通。惟聖之裔。子孫其從。（從大也。洪範有與從同為韻。）惟聖之鄉。多士質忠。以元謏陋。秉鐸何功。聖人佑之。啓秀發蒙。斯文在茲。天下所宗。帝方顧復。聖惟達聰。

祭天目山神文

天目兩山。作鎮杭湖。出雲降雨。厲于具區。惟吳淞口。入海尾閭。洞天福地。神明所都。雷興電掣。龍起雲敷。開歸霧除。風為驅除。宜晴而晴。野無沮洳。宜雨而雨。隴者立蘇。神功聖德。佑民非虛。近年數郡。水旱堪虞。田未豐穰。潦發田廬。長吏省愆。政刑有渝。未能感召。致辟嚚符。今致潔蠲。民隱上疏。香饁入山。牲帛載途。拜求靈佑。惠此越吳。蠶桑借收。麥稻大餘。功佑聖世。恩及農夫。關吏所報。謹竭其愚。

揅經室四集詩目錄

卷一

己酉

兩級過瀛臺

家吾山少司寇(癸生)屬題表園編修(學淳)勺湖草堂圖

鹿常館聽案析

庚戌

崇效寺法源寺看花晚集楊荔裳(揆)舍人齋中

皇上萬壽恭進宗經徵壽說文册

恩賜大緞恭紀一首

辛亥

御試賦得眼鏡

二月大考紀恩一首

同沈雲椒少宰(初)南書房散直賜貂裘恭紀

壬子

初秋同孫淵如(星衍)言皋雲(朝標)兩同年遊萬泉寺涼水河後數日招同沈雲椒少宰那東甫(彥成)同

年再遊

牛欄山

密雲縣迎駕

癸丑

泉宗廟扈駕御園道中

芭蕉

灤陽道中

月夜過趙北口

兗州道中

發滄卷

曲阜城東

甲寅

萊州試院晚寒

寒亭

登州雜詩

登州聽海濤聲

過黃縣

題秦二世瑯邪臺石刻

泰山碧霞元君廟

瓶中碧蓮

雨後泛舟登滄波樓

山左學署八詠

小滄浪亭

明鐵太保祠

秋日同徐太守(大榕)至龍洞遂遊佛峪還飲濟聖院搨元豐賴廬侯碑

井上海棠秋日作花
靈巖山
同人登岱至對松山日暮而返
登嶧山
鄒縣謁孟廟晚宿孟博士第中
早行
卷二
乙卯
喜焦里堂循姊丈於東昌寄懷里中諸友自禹登山白雲峯東三里至佛峪
歷城白雲峯西北至錦屏巖題壽聖院
壽聖院西南石壁上有龍洞出入里許
由龍洞巖下西過三龍潭十里至燕峪而返復至佛峪
寒食日長山縣道中雨
過臨淄縣齊侯墓
題江寧孫蓮水韶 漢上舊遊詩後
海棠
木筆
萊州蜉蝣島
題海濱獨立圖
登蓬萊閣
過華不注山
小滄浪亭雅集和馬秋藥前輩履泰
五日遊櫻橋小集遲馬秋藥前輩小疾不至以詩來卽和原韻
小滄浪亭
柬孫淵如同年
四照蓮
題何夢華元錫 林外得碑圖
獨遊佛峪

爲新城王文簡公書立墓道碑
渡河
展母墓
敬題御賜惲壽平撫元人萬竿煙雨圖
敬題御賜惲壽平撫黃鶴山樵松崖翠壁圖
丙辰
嘉慶元年正月人日射鵠子於浙江學署之西園卽事聯句
題胡雒君虔 環山小隱圖
秦小峴觀察瀛 招遊西湖晚歸表忠觀酒錢裴山同年樾 過訪未值有詩見投報以一律
渡錢塘江呈同舟諸友
梁湖道中
過謝氏東山
上虞縣
恭進授受禮成文册蒙賜蟒袍一件荷包二對恭紀
會稽山謁大禹陵
女桑
驟雨後登吳山
五月二十一日曉登吳山雨霽復泛西湖
卽事
七夕
修蘭亭成
題錢可廬明經大昭 蔗留注雅圖
桂蕊
題董文敏臨趙文敏鵲華秋色圖
金井梧桐詠
湖州懷吳蘭茨太守
丙辰重九登靈隱石筍峯
陳古華太守延恩 同至桐江之遊至嚴州而返投詩贈別賦此爲報

和陳古華前輩桐廬道中韻
嚴州七里瀧漸江水
印泥
春夜江上聯句

卷三

丁巳

桐廬九里洲梅花三萬餘樹侍親登岸遍遊奉命賦詩
金華夜泊
夜至永康縣
括蒼山雨歇示諸生端木國瑚等
題方洪臣遵所藏張南華鵬翀雲溪圖卽用南華元韻
遊古永嘉石門觀瀑布

自麗水放舟至永嘉四首
將由溫州至台州過雁蕩前一日宿扶容村曉過四十九盤嶺至能仁寺
大龍湫歌
常雲峯
寄雁蕩
過馬鞍嶺
卸裝
淨名寺齋飯
試雁蕩山茶
登靈峯望五老峯之諸峯
度謝公嶺望老僧巖
遊石梁洞
石門潭
出山宿大荊營
小窗
詠鐵拄杖

興化顧楓怡仙根遊山卽題其詩稿一絕題謝侍御振定金焦夜遊圖
予在山左畜一馬甚駿及至浙不施鞍勒者輒決旬日柔脆以死詩以惜之
題王蘭泉司寇昶三泖漁莊第七圖
張子白同年摘穫石翁畫至杭州展讀於定香亭上題詩記之
七月十一日同人過西湖晚泊湖心亭看月
海寧安瀾園雜詠
八月望後至海寧州登海塘觀潮
秋桑四首
題道場山歸雲菴孫太初墨跡卷後
謝蘊山前輩屬題蘇讀圖
題淩次仲教授廷堪校禮圖

卷四

戊午

上元後一日春讌和謝蘇潭方伯韻二首
五更過蘇堤列炬中見桃柳正妍

半山桃花十餘里春仲偕人兩次來遊元和蔣蔣山[illegible]武進陸祁生繼輅陸紹聞耀遹皆有圖詠
紀事四題册中
上巳桐江修禊
溯嚴瀨至蘭谿
金華試院宋自公堂後雙古柏
冒雨由縉雲過麗水道出桃花交青黃龍諸嶺雲氣萬狀勝於晴時
山花
春盡日阻風青田和張子白同年若采詩韻
重遊青田石門觀瀑布
蕉林聽雨 ◎
溫州江中孤嶼謁文丞相祠
台州試院在城北龍顧山之麓有樓巍然名曰四照書榜懸之
由臨海至天台

國清寺
華頂茅篷
薄暮重過石梁
夜宿上方廣寺藏經樓
萬年寺題僧達本壁
天台山紀遊
竹兜詞和陸九 紹運
天台藤杖歌
遊山陰陶石簣讀書處水石洞
戊午五月二十六日鑑湖蓴菜銷夏聯句
嘉慶三年西湖始建蘇公祠誌事
秋日任滿還朝同人餞於西湖竹閣賦詩誌別
贈吳鑑人 曾貫

贈鮑以文 廷博
贈朱朗齋 文藻
贈何夢華 元錫
贈何春渚 琪
贈朱青湖 彭
贈周樸齋 治平
贈端木子彝 國瑚
題江子屏 藩 書窠圖卷
己未
會試闈中夜雨和石君師韻
恭和御製立秋日道闈元韻
移竹
九月泉裕陵禮成旋蹕復奉命敬閱山陵工程謹成八韻
趙忠毅公鐵如意歌
題宋高宗瑞應圖倣彭芸楣館師作

題五代馬楚復溪州銅柱拓本
暖房示書之
武林歲暮
卷五
庚申
春日台州
庚申正月督兵海上往返天台未能入山
天台山大雪三日守凍剡溪
守凍
送趙介山 文楷 殿撰李墨莊 鼎元 舍人奉使冊封琉球
題孫淵如觀察萬卷歸裝圖
綠葉
題西湖第一樓
題徐碧堂司馬 嵩 秋艇狎鷗圖二首
贈李西巖總鎮
附李長庚答詩

上虞道中
天台行帳題楊補帆 昌緒 畫天台桃源圖
台州夜坐
初秋台州獲安南海寇事畢啟發回杭州
寫榜作
漪園晚眺
仲冬謁天竺復過靈隱疏飯冒雪登西湖第一樓
浙東賑災紀事
屬王椒畦同年畫珠湖草堂圖即題
題王椒畦畫金華叢詠樓圖
登八詠樓
即事

桐廬九里洲看梅花四首

辛酉

賦得雷乃發聲

蘇隄春曉

二月十七日過臯亭山看桃花用六言律體

廿三日自海塘迴舟晚過臯亭復成一律

登鎮海招寶山閱新造水師大艦

臘月朔日入山祈雪出山過詁經精舍訪顧千里廣圻臧在東鏞堂用去年得雪詩韻

壬戌

晚至西溪祭社稷壇

海寧州迎潮

安瀾園小憩

自乍浦彩旗門觀海至秦駐山

題汪蛟門先生少壯三好圖

秋日西湖泛舟

駐杭州時每九月花奴自揚州栽菊來奉

親家爲寫秋江栽菊圖題之四首

同人分詠古十印得劉濞之印

歸西漢定陶鼎於焦山繫之以詩

浙撫署東偏誠本堂巨石嘉慶七年移立澹凝精舍方池中以予字字之曰雲臺峯用蘇黃壺中九華倡和詩韻

卷六

癸亥

癸亥正月二十日四十生日避客往海塘用白香山四十歲白髮詩韻

澹凝精舍即事

喜蜀師凱

與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爲堂上壽得商父丁角

爲朱椒堂爲弼題朱氏月潭八景圖册八首

自題珠湖射鴨圖小像

澹凝精舍即事

綠陰課詁經精舍擬作

澹凝精舍初夏

那東甫同年由廣東奉使過浙賦贈

飛霜銚引

壬戌孟夏由靈隱徒步過韜光菴直上北高峯頂癸亥孟夏又重留題觀海亭壁

夏日過雲棲

西院平臺落成

虎邱後山小憩

沂州道中二首

曉過漢陽

羊流店

自新泰至泰安登岱夜宿孔子廟曉觀日出作

癸丑七月赴山東夜宿新城縣南今夜以癸亥七月入都過此以一絕紀之

出古北口上親獮熱河於山莊得賜割鮮

過普陀宗乘須彌福壽二廟

萬樹園賜宴恭紀一首

中秋日山莊恩賜曲宴用唐王建詩韻

過青石梁用陳雲伯顧鄉鄉廷綸倡和詩韻

秋柳

題錢裴山同年使車紀勝圖

鳥秋樂光祿用曹唐遊仙七律體爲古人贈答詩倣擬三首

珠湖草堂因洪湖氾濫屢在水中癸亥入覲過揚州尚無水患小住一夕分題八首

夜宿母墓

癸亥九月十九日與諸故友相聚於平山堂爲展重陽詩會即以贈別

九月廿一日爲金焦之遊

重題秋江栽菊圖卷二首

題桃花春浪渡江圖
冬至前澄凝精舍閒坐
甬江夜泊
題陳默齋參軍（廣寧）攤書圖三首
插秧
冬至測晷
臘月十九日拜蘇公祠
立春日恩賜福字恭紀

卷七
甲子
題陳曼生補榆仙館圖

復興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爲登上壽得周兕觥
春日瀕湖卽事
題秋平黃居士（文暘）淨因張道人（四教）香域山房聯吟圖
朱右甫（爲弼）摹拓積古齋鐘鼎款識作秋齋摹篆圖因作論鐘鼎文絕句十六首題之
由永康至縉雲
過桃花嶺
山花四首
觀青田石門洞天瀑布夜宿洞口
由溫州渡江至樂清
遊天台桐柏宮觀瓊臺雙闕
宿國清寺
雨中至高明寺
雨後至石梁觀瀑宿上方廣寺
曉發石梁
萬年寺前古樹
山僧五首
回杭州

題牡丹巨蝶畫屏
桐花落白綿名曰桐綿咏之
晚過西湖
古之蘭乃澤蘭非今之蘭也種之階下并繪之
題書屋三種花
八月十五闈中作用坡公八月十五催試官詩韻
附徐司馬（[illegible]）和詩
試院煎茶用蘇公詩韻
題朱椒堂西泠話別圖
修西湖行宮恭奉安仁皇帝純皇帝龍牌恭紀
題和內子齋歲朝圖獻堂上韻

乙丑
安瀾園月中作
命海塘兵翦柳三千餘枝遍插西湖并令海防道以後每年添插千枝永爲公案
行販湖州示官士

卷八　　文選樓詩存
丁卯

辭帶塘雲龕
渡河
月夜拜滕文公廟
曲阜鐵山園贈衍聖公孔冶山（慶鎔）內弟
河間
定興曉發
渡滹沱
渡漳水望銅雀臺遺址
廣王右丞夷門歌
陳留懷古寄示二弟仲嘉（亨）子常生
大梁除夕

戊辰

答陸九蛾道

大風霧登吹臺

過嵩縣

中嶽嵩高詩三首

嵩山三石闕歌

嵩陽隱居

大梁

嵩嶽歸步輦得春霖誌喜一首

臨淮關阻雨

戊辰五月辦賊至寧波為前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建昭忠祠哭祭之

初秋濟凝精舍小憩

題曲江亭圖

題曹夔音摹趙松雪樂志論圖卷

拜岳鄂王廟

分詠歲寒雜物二首

將渡錢塘江夜宿六和塔院

姚江舟中除夕

庚申六月余乘風破安南寇船于台州獲其四總兵印銷之為劍今八年矣戊辰冬復剿蔡牽于海

上夜舟看劍寫詩劍匣

己巳

題何夢華上舍訪書圖

靈隱書藏紀事

題趙忠毅公癸卯年自書詩卷後

蔣將軍鄭學博綱請書厲樊榭徵君墓碑置祭田

八月十五日浙江提督邱公良功會福建提督王公得祿於寧波普陀洋十七日先追及蔡牽於台

州魚山洋擊之十八日復會擊之於溫州黑水洋沈其船牽及其妻子皆死於海詩以誌慰

題家藏漢延熹華嶽廟碑軸子

題北湖嘉碑圖

貞觀金塗造象阿彌陀銅碑歌集翁覃溪先生齋中作

居琴隖庶常峰將出為縣令所寓京城米市胡同有古藤二株自繪圖卷索題

詠絮亭以畫冊寄索題

題朱野雲處士鶴年祭研圖

卷九

庚午

與諸表兄弟共建外祖榮祿公林氏祠堂於揚州陳家集天后宮側記事一首

己未借寓京師衍聖公邸曾栽竹三叢藤花兩本庚午再寓添栽槐柳桃海棠鐵枝丁香并移有古

槐榆椿柳穀共三十餘株記以一律授之館人

門生居琴隖以翰林改宰儀徵翁覃溪先生倡詠餞送遂亦以詩贈行

綠樹

題內子綠靜軒圖

題陳受笙均十三疑齋詩稿後

題陳迦陵先生填詞圖卷

題女蘿亭香影移梅詞意圖卷

昌運宮白皮松歌

發生寺觀永樂大銅鐘

雨後遊萬柳堂

京師揚州會館第三層院中種竹百餘竿題其軒曰小竹西

新秋月夜

過瀛臺見秋荷盛開

辛未

唐花歌

奉小峴少司寇予告歸田餞之於萬柳堂即題其城西草堂圖並司寇和余萬柳堂四律韻

二月十八日早後獨遊萬柳堂題壁間元人雲林畫中

寒食日偕朱野雲遊萬柳堂夜宿寺中清明日復看花柳

上巳日萬柳堂同人小集看野雲處士栽柳和翁覃溪先生韻

野雲處士種柳萬柳堂自作圖卷屬題
與法梧門前輩式善同遊西山先過八里莊慈壽寺
渡桑乾河入西山登羅睺嶺
游潭柘山宿岫雲寺倚松閣
遊戒壇寺
戒壇寺古松
途中小雨
獨遊萬柳堂
辛未初秋移寓阜成門即平則門內上岡新居有小園樹石之趣題壁四首
中秋小園翫月
同野雲山人小園坐雨
昌運宮鐵古道院白松七株虧蔽霜雪松下靑苔平鋪覓地雨後來遊闃無人迹
研背坡公笠屐像
聽輔祜孔以諸兒夜讀
王椎堂比部延禧齋中七尺端溪大石硯歌
種菜
題吳荷屋榮光登岱小照
題圖額布背崇蘭二公祓壇祠圖
題寄之靜春居圖卷

壬申

小園初春
三月二十日扈幸南苑大閱恭紀
夜宿萬柳堂贈覺性開士和翁覃溪先生韻
小園雜詩
首夏奉使山西辦蒙古阿拉善鹽池事內子餞於小園率賦
過井陘關
太原晉祠
晉水

懸甕山
臺駘廟
聖母祠
古柏
貞觀晉祠銘
涼堂
曉涼
磁州滏泉道中
正定窓雨
小園
寄題焦里堂姊夫半九書塾八詠并示琥雙
中秋小園翫月
出古北口四百里至木蘭圍口
木蘭山口
初用眼鏡隔簾舟中作
題俄豫卿露華樹稿
拜敎上分水廟
仿鑄漢建初銅尺歌和翁覃溪先生
十二月十一日夜宿海州雲臺山東海營次日閱兵
過海州板浦弔淩次仲教授

卷十

癸酉

高郵雨後舟中歌
泊瓜洲晉蓮自題江鄉讀蓮圖
題郭頻伽眾神處圖卷
題蝶夢園圖卷用荒思翁自吉詩韻
遊淮陰柳衣園憶京寓蝶夢園
隋宮瓦

題柳徑停雲圖卷子三疊萬柳堂詩韻
擬代賑
宜陽泊天津登芥園小樓
甲戌
春草軒詠春草寄仲嘉二弟
與王柳邨處士豫丁柏川觀察淮方靜也茂才士俊焦山借借菴同立焦山書藏詩以紀事
賀翁覃谿先生重赴甲戌科恩榮宴
過珠湖草堂用自題射鴨圖舊韻二首
夜宿雷塘墓菴
曉發攝山
雨後過青陽五溪登望華亭看雲中九華山
九華懷古二絕
舟過小孤山

冬至日雪窗偶成
登滕王閣
詠十三金石文房
甲戌除夕接雷塘庵僧心平書詩以答之
乙亥
齋侯罍歌
伊墨卿太守秉綬由閩赴都過南昌賦別
用余家瓜洲紅船爲式在南昌造船以爲救生濟事之用瓜洲船乘風歸去三日至瓜洲矣
夏夜雷雨題楚夜雨雷鐘銘宋搨本册
夏夜
讀吳穀人前輩錫麒有正味齋續集即用見寄原韻和寄
題嘯窗圖卷用去年韻
丙子
正月八日立春游百花洲
春雨

百花洲春晴
百花洲課士作得花字
以沈樸爲勾股形筆筒嵌鏡於其弦處即以爲硯屏照墨也刻詩代銘
題金帶圍花開宴圖
將由豫章赴中州過廬山作
大梁丙子立冬後一日即得雪四寸再疊雪窗圖韻
治大梁撫署後圃偶題
臘前三日將出都與對雲山人同宿萬柳堂覺性開士方丈曉行賦別
十二月過趙州茶亭僧舍
丁丑
春日安陸道中題王麓臺巒山清曉卷
彝陵峽口望蜀江
荊州懷古

泊調絃口
荊襄雜詩九首
漢陽聽鶯
閱洞庭水師畢登岳陽樓
望君山
丁丑九月十一日謁南嶽廟遂登祝融峯頂
訪懷素綠天庵
遊浯溪讀唐中興頌用黃文節詩韻
過瀟湘合流處
自湖南零陵入廣西全州遇雨宿湘山寺次日曉發
卷十一
丁丑
桂舟三章章四句
登沙角礮臺閱水師畢即乘水師提督之兵船過零丁外洋看大嶼山望老萬山回澳門閱香山兵
因題船額曰瀛舟

戊寅
初食荔枝
節樓前木芙蓉
詠玻璃窗
肇慶七星巖下校武望石硯山
伯玉亭節相寄示臨安平夷紀事詩寄答二首
自梧州泝灕江經龍門劍峽之險
桂林微雪疊雪窗舊韻
桂林除夕憶雷塘庵僧心平
己卯
隱山三章章四句
八念八首
登桂林棲霞巖隱山諸巖洞
桂林春燕
桂館春夜初晴
憶江南春
送春日去桂林
柳州柳侯祠
龍賓道中
上林道中
由賓州至邕州過崑崙關觀狄武襄進兵處下橫州烏蠻大灘拜馬伏波將軍廟
嶺南荔支詞
賦得喜雨課兒擬作
夜宿清遠峽曉登峽山飛來寺
英德道中
度梅嶺
東林道中詠月與瓶中梅花
過淝水

鳳陽湖阻夜泊
宿趙北口
正大光明殿萬壽宴蒙恩親賜杯酒恭紀一首
渡淮有懷河北諸公
偕仲嘉宿雷塘庵樓
結蘇亭于木蘭院竹南古銀杏北
選樓蠟梅
風雪夜行樅陽江
偕張葵塘 維屏 步過渡春橋小憩倚虹園
舟中望廬山
由南康入蠡澤
宗舫
梅嶺張文獻公祠看梅花
度梅嶺用前韻
庚辰
望遠鏡中望月歌
翡羽歌
端州北岩綠硯石歌
桂林陳相國元孫繼昌中庚辰狀元且爲解會三元廣西蓮齋方伯有詩紀盛和韻一首
粵西平樂峽中
新秋夜行陽朔灘水上
庚辰嶺南除夕
辛巳
西齋待月
壬午
過合肥見陸虔文 繼輅 出示文集談杭州舊遊
壬午述職歸過珠湖草堂
及門陳雲伯 文述 錢江都令尹邀遊焦山作詩即和雲伯韻時同遊者王柳村僧借庵令尹之子裴

之柳郵之子展余弟亨
西南風阻留佉采石磯太白樓
大姑山阻風看月
落日放船好
大暑節坐滄江虹紅船由江都直達洪都江湖夏闊月明如畫或阻風太白樓下望看青山夜臥船
月或乘風馬當山外夜濤澎湃俄頃百里紀以一律寫留船中
香稻米飯
大榕
述職後謁昌陵回粵七月度梅嶺再疊梅嶺舊韻一首
余撫浙江江西皆曾修建鄉闈號舍今督粵粵闈號舍七千六百餘間更湫隘皆改建寬大之秋浼
撫印監臨鄉試書誌一律

揅經室四集詩卷一

琅嬛仙館詩略

己酉

雨後過瀛臺

淡虹殘雨脈飛埃、清蹕霏微霽色開、青鳥挑雲歸閬苑、白魚吹浪過蓬萊、神仙此日應同駐、車馬何人不暫回、半闋金鼇橋上望、水南猶自轉輕雷、

家吾山少司寇 ■生 屬題裴園編修 學詩 勺湖草堂圖

吳堞依春浦、長淮窈古渠、輞川王氏宅、笠澤陸家廬、公本金閨彥、文探玉署儲、詩才原有尺、銜命屢登車、彭澤歸去、天台賦遂初、湖波通一勺、書卷富三餘、買雨宜茅屋、看花奉板輿、小山多桂樹、秋水足鹹魚、榴柳才藏堞、風蒲不礙蘊、過橋開菡萏、繞舍種芙蕖、陸昇東西住、陶樓上下居、燕泥春戶啟、螢火夜窗虛、祕笈人爭借、遺經我自疏、山東昔法鄭、河北蠢師徐、詞賦傳司馬、春秋學仲舒、名猶傳藝苑、地不改經畬、詎意洪河決、旋教別墅淤、居人憂沮洳、之子歎沮洳、荷列門生籍、來膺使者旟、瓣香心暗記、荒苑手親鋤、脊沼疏疑水、閒堂曳佩琚、文翁新講室、尉氏古門閭、丙歲初經此、甲年昔降予、縞賤學使賦、及拜侍郎裾、地剩三篙水、家餘萬軸書、竹林能免俗、把臂意何如、

燕常館聽漏柝

夜街夜冷欲三更、闤闠何人相競鳴、靜掩齋窗聞斷續、步迴虛枕數分明、催殘月影低無色、敲碎霜華落有聲、明日早朝清漏急、車中聽到紫微城、

庚戌

崇效寺法源寺看花晚集樹荔裳 ■ 舍人齋中

匆匆春事月已三、看花幾度來城南、城南韋杜曲復曲、按記兩處尋伽藍、入門嘉樹生衆綠、柳絲榆莢桑可籃、粥魚茶板寂無響、珠宮琳宇深澹涵、雜花圍殿作香界、一擲不著飛龍龕、丁香細乳結瑣碎、棠棣弱榦乘蘢蔥、何如三丈海棠樹、千枝萬葉相交參、前度看花値紅雨、小苞澤透臙脂含、今朝穠梅色反淡、鉛華爛熳春尤酣、祇林奇卉我未識、毋乃此是優鉢曇、惜難十日花下臥、不及蜂蝶時時探、夕陽門外散金影、歸來小巷同停驂、元規有塵拂扇落、但以嘯詠生清談、我雖不解酒中味、一杯自飮知其甘、春鐙垂爐街鼓急、欲去不去情猶耽、相約更待鼠姑放、借開再訪枯禪庵、

鼻上萬壽恭進宗經徵壽說文冊恩賜大緞恭紀一首

敬脩符典贊皇唐、采段承恩出尙方、豈有高詞繪天日、猥蒙華袞被文章、絲綸曉奉金門詔、經緯親歸玉尺量、共拜瀛臺鑾輅下、拂衣已染御爐香、

辛亥

御試賦得眼鏡 得他字五言八韻 大考一等一名

引鏡能明眼、玻璃試拭磨、佳名傳靉靆、雅製出歐羅、窺戶穿雙月、臨池滿一波、連環圓可解、合璧薄相磋、玉鑑呈毫穎、晶盤辨指螺、風中塵可障、花下霧非訛、眸瞭寧須此、瞻重不恃他、聖人原未御、目力壽徵多、

二月大考紀恩一首

乞假方期省故園、上年冬請假旋里省親、掌院閣公以大考將近不允、敢期親擢冠詞垣、元卷本第二、上親擢置一等第一、曾將一冊邀宸賞、上年冬上閱元所進宗經徵壽說文冊、蒙特賜表緞、更幸連篇被御論、元大考詩疏中字句、上一一批之舉以獎諭、備尹青宮堂有範、閱來大考編檢陞任學士已爲最優元蒙恩更擢少詹事、値班西殿室皆溫、蒙旨在懋勤殿海書房行走、微臣何以殫心力、始答生成曠代恩、

同沈雲椒少宰 初 南書房散直

紫垣散直半斜陽、殘暑迎秋尙未涼、待得上車風氣透、東華門外晚荷香、

賜貂裘恭紀

垂問衣貂未頒求、到從官、恩眞同顧復、臣本最清寒、著上圖金殿、含香下玉欄、歸來面慈父、持共采衣看、

壬子

初秋同孫淵如星衍言泉雲朝樞同年游萬泉寺涼水河後數日招同沈雲椒少宰那東甫彥成同年再遊

鳳城南去鳳泉過。尋得招提一再遊。涼後苔萍留野岸。雨餘禾黍壯平疇。三叉小逕依村轉。九曲清溪抱寺流。兩日不來風色老。最宜秋亦不禁秋。

藜花嵐葉自縱橫。車馬何曾此處行。重到游蹤皆一轍。數人心跡總雙清。池綠臨水歌相和。柱笏看山眼倍明。我本忘情學機事。漉園許聽桔槔聲。

三月垂楊六月荷。半年情未此經過。門前高樹西風早。橋外野塘秋意多。遠色遙森歸別業。詩心淡定對頭陀。誰知九陌黃塵外。自有清涼十里河。

衆泉清光有所思。湖山非敢儗尋絲。詩人何處須乘暇。游子歸時未有期。野性消磨天趣少。吟懷荒落夕陽知。晚來倚馬茶亭外。一段高情識斷碑。

牛欄山

小山徑數里。盤鞊連牛欄。輪蹄歷磊砢。頑石圓如磐。雜樹夾崖口。木葉聲初乾。迤邐入山腹。宛轉拓地寬。人煙成小市。氣聚無風寒。出山從山勢。卑岡且陂陁。一段白狼河。入塞清流湍。衝沙走東旋。搖漾相鉤盤。順流望潮河北渚趁白檀夕陽自今古駐馬爲盤桓

密雲縣迎鑾

重邑據形勢。厚壓接白檀。山分通塞遠。水急刷沙寒。輦道依紅樹。升梁護碧欄。天顏初日煥。共喜聖躬安。

癸丑

泉宗廟扈鑾

維皇灑德澤。甘雨滿郊原。晚晴雲尚濕。夏首綠初繁。東勾柳成谷。西雉稻名村。泉響蛙猶吠。露涼蟬未喧。宮槐交翠蓋。堤草藉龍軒。肯觴契宸賞。黃屋瞻崇尊。敷筵坐臨水。賜食共銜恩。清醴度雙闕。于此鏡心源。

御園道中

雲淡星乖出。風微月有波。五更殘雨歇。四野嫩涼多。淫氣歸林薄。清香發黍禾。行行天欲曙。休問夜如何。

芭蕉

閑心寄落依草木。手種芭蕉數葉長。讀書略同抽卷軸。煮茶聊與颭旗槍。簾櫳微隔綠逾淨。風雨不來心亦涼。何況昨宵聽淅瀝。小窗藤枕復匡牀。

灤陽道中

初陽照千峯。向背分晦顯。雲氣忽建標。嵐碧色已淺。山村起炊煙。輕風任舒卷。沙泉幾自清。露草光猶泫。

策馬循迴溪。崖谷迷宛轉。舉首望日輪。東西始可辨。

月夜過趙北口

燕南殘暑淡星河。爲避秋炎月夜過。露草清香蟲語細。水楊疎影馬蹄多。三更蟹舍明篝火。十里虹橋壓鏡波。豈有公孫能避世。太行西去隔滹沱。

兗州道中

平田泉水自成渠。村口秋林日影疎。著我肩輿安穩過。半看黃葉半看書。

發落卷

積案盈箱又幾千。此中容易損華年。明珠有淚抛何處。黃葉無聲落可憐。冷傍青氈猶剩墨。照殘紅燭已銷煙。那堪多少飄零意。爲爾臨風一惘然。

曲阜城東

庫門東去意蒼茫。泗水西流向夕陽。陵上白雲留少皞。地中黃土認空桑。叢書字在郊麟死。鐘鼓聲銷海鳥藏。過客未談三古事。莫教先賦魯靈光。魯庫門以大庭氏庫得名。他國無之。

甲寅

萊州試院聽濤

澎湃陽和尚未回。曉聞昕鼓發輕雷。山風入院旗初動。潮氣瀰城閣未開。昨夜濤聲思北海。何人博議似東萊。此時頗讓江南客。官閣春深落古梅。

寒亭

五千年下讀遺經。濰水橋東馬暫停。海右無如此間古。斟尋亭北有寒亭。

登州雜詩十首

陸蹕分圖遠。萊牟疆境通。山高饒怪石。海闊有長風。鹵地魚鹽溥。沙田黍稷豐。我來千里外。小住一城東。

鎮院浹旬久。驚寒衣轉加。地東天早曙。春遠樹遲花。夜雨逢三月。雲濤蕩萬家。成連渺何處。寒水滿平沙。

三面瀛洲水。舟行繞岸回。風波休轉漕。斥堠必登臺。滸戶編船住。番夷納貢來。去年英吉利。受吏過蓬萊。

城闕通帆舶。滄濤駭女墻。旌旗風裏壯。鼓角地中藏。秋汛丹崖險。春耕竹島長。晚潮人散後。飛鳥上桅航。

桑田言本幻。日主祀無名。人到之罘島。雞鳴不夜城。秦碑湮舊迹。漢使失回程。當日求仙處。皆從蜃市行。凡史記載海濱求仙之處。今皆有蜃市。蓋方士所藉以惑人者。

冠山森傑閣。吐氣接洪濛。曉戶宜賓日。低簷可避風。謂避風亭。擁環迷碧玉。磨鏡出青銅。何處攔東海。坡公一袖中。

南洋趨楚越。北岸接遼關。小買輕航海。餘丁出雙山。人家挂綫羽。時節聚刀魚。略有唐風儉。惟留歲晚閒。

山川饒鏃秀。風土亦能寒。春女皆稠髮。鄉民愛素冠。比居千戶靜。近市一街寬。見說民稀訟。清閒是長官。

俗樸難揉遠。衣衿相與背。何人同獻賦。有士始橫經。古效才難得。今求地有靈。當年施與宋。風雅總飄零。

人歡新耕後。閒情在小郵。雨煙迷歸路。花柳發春園。石壁支茅屋。蔬田結枳樊。轉慚行客過。車馬一時喧。

登州聽海濤聲

海雨漲士春初晴、海雲自北趨南行。風來渤澥暮轉急。吹落萬派翻濤聲。初疑臨車來遠道。輪雷欲動連而輕。後如閉閣伏虛枕。簷前凍雨千條傾。或是汝南馬旋磨。否則試院煎茶鐺。相視不語共敬聽。出戶仰首遙向蓬萊。天空蒼靜日將落。頗有幽氣來山城。城頭雉列屋鱗次。其中直作波浪鳴。丹崖田戍近三里。長流迴洑觸縱橫。日行北陸海底暖。潛陽蒸起龍蛟鯨。鱗鬣騰沸鳥嶼振。夕汐淘汰沙石清。洋洋一洗耳底淨。心懷廣坦無凡情。人生不俗即仙骨。豈有大藥求長生。更待夏仲望滄獄。遠收青色歸雙睛。耳目至此歎觀止。或令雙瞳開聰明。

過黃縣

風軟平田不動塵。柳稀麥甲總宜人。行過百里東萊路。來看黃腄雨後春。

題秦二世琅邪臺石刻

我求秦石刻。若秦之求仙。求仙不可得。石刻終難遷。悟石經火燬。嶧石徒再鐫。之罘墮入海。海水漲爲淵。負哉琅邪臺。椎築何殷闐。黔首三萬戶。金石三千年。石高丈五尺。怪鐵鍊精堅。剝落盡三面。小篆留西偏。披蘿復剔蘚。拓紙寫槌氈。我來讀詔頌。載籍合馬遷。臣斯臣去疾。穆德名並傳。筆力入石理。玉柱勁且圓。點畫說偏旁。益知叔重賢。所惜頌與詩。變化隨雲煙。僉父磨粗沙。俗字鐫長天。餘此十三行。斯墨誠可憐。特立石鼓後。屹峙五鳳先。海風吹不倒。流徙悲斤欂。蘇公頗好事。模刻城臺前。亦惟八十字。文款本未全。每見宋元碣。殘裂如廢甎。乃以嬴氏物。存者猶巋然。豈有鬼神護。而免剜缺鞭。誠因麤石性。余所見秦及西漢碑。皆嶧粗石。故久歲月無磨研。得此足以慰。神發忘食眠。更思寄同好。南北翁孫錢。謂覃溪閣學。淵如比部。辛楣宮詹。

泰山碧霞元君廟

元君唐代宅。帝女開宮封。向背分齊魯。高明冠岱宗。萬山階下小。雙闕殿前逢。斗柄迴霄極。雲標建日春。銅瓴棲翡翠。藻井倒芙蓉。恍惚堂生樹。精誠廟見松。臨軒增地厚。卷幔發天容。岐接星文動。雲垂水樹穠。洪河衣帶闊。滄海鏡花鎔。挽洗盆疑華。開闔闕並嵩。玉華留宋璽。篆迹失秦崧。木德原宜穀。神功遍在農。犧梨香稅歛。鐙火夜梆重。絳鈕登先早。衢燈走獨恭。翠徽寒氣積。赤綴午光濃。試拜生雲石。應飛降雨龍。私懷勞饋志。敢接向禽蹤。明日云亭路。難聞上界鐘。

瓶中碧迷

帶得明湖水氣清。聽前雨日碧雲橫。粉衣零落青房小。新水簾風一段情。

雨後泛舟登匯波樓

急雨纔過水上樓。門前齊解木蘭舟。垂楊小屋蒹葭岸。不礙涼蟬已覺秋。

湖裏荷花百頃田。滿香如霧綠如天。何須盡剪青蘆葉。頓放花光到客船。

就樹營巢湖上家。罾魚小約水三叉。南豐祠下無人到。籬落閒開木槿花。

鵲華清翠近城多。十里泉田足稻荷。樓外斜陽秋色早。更從何處覓鷗波。

山左學署八詠

落日城頭晚。東風泉上春。湖光復山色。齊向倚欄人。四照樓

落落橋上人。冷冷橋下水。顧影獨整冠。清歌懷孺子。瀾翻榭

鳥浴闌花外。魚跳窗影中。滄江臥米叟。畫舫記歐公。小石帆亭

十丈赤珊瑚。紅泉入鏡湖。輞川圖畫裏。惟解種茱萸。海棠洪

倚雲一片石。風雨雕玲瓏。落地化爲玉。朗朗對裴公。玉瓏館

臺迴煙波闊。樓虛夕照開。寒鐘靜無譁。嵐氣滿秋山。鐘樓

西軒石如齒。松杉得甘露。恐有仙人來。乘與東坡去。石芝

吉金與樂石。齊魯甲天下。積之一室中。證釋手親寫。積古齋

小滄浪亭在鐵公祠旁。與學署近隔一湖。其後軒元題爲水木明瑟。用水經注語也。夏秋閒、每泛舟過之。案牘皆昧。流連竟日。較之春秋行迹。頗分勞逸。

小港西軒外。扁舟北渚涯。百弓開柳岸。六柱泛蘆葦。獨往常無約。高情或有儕。李公休息處。杜子歷青鞋。橋外園栽葦。亭門窄縛柴。軒窗商啓閉。几席合安排。袁茗然雙鼎。攤書占一齋。寫碑金石錄。題字水松牌。檻山看馴鶴。牆陰認篆蝸。詩猶在竹。午夢間依槐。起對山鬟擁。閒臨天鏡揩。嵐光遙接案。波影上平階。蔽屋小於艇。池魚細似釵。檐梁多古意。泉石滿秋懷。拄笏西風爽。搴簾夕照佳。新涼流玉宇。暮色動銀淮。月露收園繡。輪蹄憶節敉。江湖浪遊跡。襟抱未全乖。

明鐵太保祠

易識金陵禍。難攖歷下鋒。兵戈驅石佛。風雨拌真龍。死願先平保。功甘讓盛庸。明湖舊祠外。秋水薦芙蓉。

秋日同徐太守大榕至龍洞。途遊佛峪。遂至龍洞。穿洞出小憩壽聖院。搨元豐顯應侯碑。

錦屏巖下抑禪關。林設泉近若水還。得路卻隨支遁馬。迎人都是范寬山。碑陽帶擬摹官勅。洞裏然燈照佛顏。既欲狂遊須盡興。城中難得一朝閒。

湖上海棠秋日作花

春深行部失花期。不見殘紅下遊陂。葉底西風關外雨。泥人猶放兩三枝。

靈巖山

山谷通靈氣。伽藍出世情。辟支孤塔影。卓錫古泉聲。松問何年種。碑題過客名。悵然念應迹。翠壁白雲橫。

同人登岱至對松山日暮而返

未及上翠微。智從松山勝。嵌巖徑修陰。綠壁起盤磴。拂衣千仞上。關危不可凭。峯高多夕陰。天半風初勁。非我爲松關。蒼翠互相競。白雲横不流。中有新寒凝。林巒媚幽姿。泉石動清聽。已忘世人情。羨彼飛鳥性。

登嶧山

嶧繹羣山勢。茲山定一尊。元和嶧嶧二山。皆以古泉得名。尚書所謂曰嶧曰繹也。爾雅曰。屬者繹。說文作嶧。排天雲作峰。入地石連根。魯析鄒相近。秦碑魏不存。秦碑爲北魏主所仆。杜少陵云野火燒碑。在者贋也。祇今遊覽處。不必到書門。嶧山舊刻石處名書門。

鄒縣謁孟廟晚宿孟博士第中

新王代謝百年間。夫子風塵又轍環。君使豈臺開晉國。豈能秦石上鄒山。遺書頗有鄒嶧校。古廟惟餘博士閒。今夜斷機堂外住。主人鐙火照松關。

早行

戒道雞聲歇。炊煙起孤村。寒林無殘葉。隨爲下平原。平原多枯草。繁霜被其根。鳥來無所食。還向空巢翻。村中有老農。曉起抱諸孫。傳聞達官過。策杖倚荊門。屋西積草煖。屋東延朝暾。布衣木棉厚。顏色有餘溫。寧知爾室中。尙有升斗存。

揅經室四集詩卷二

乙卯

喜晤焦里堂循姊丈於東昌寄懷里中諸友

光嶽樓前見里堂。執襟一一問江鄉。十年舊雨兼新雨。幾處青楊間白楊。用南史何胤事。元白州鄉曾共卜。庾周肥瘦各勝常。衆君同作風塵客。敢詠冰心寄洛陽。

自禹登山白雲峯東三里至佛峪

茲山何岧嶢。神禹之所登。東行入幽谷。泉石媚清澄。側徑臨深谿。馬足猶兢兢。午崦連春陽。陰厓積柔冰。石無附土樹。壁有緣隙藤。雲護巖上佛。泉養廚中僧。何當看秋瀑。飛落山三層。巨流曳紳帶。細溜垂繩纜。靈臺出其上。衆勢歸覆凌。我情亦遐舉。振翮隨花鷹。

歷城白雲峯西北至錦屏巖題壽聖院

靈湫作天池。鐵柳闢初地。但見元豐碑。破屋已古意。綠陰湫清冷。屏翠積蒼翠。泉急石丸轉。雲過松花墜。前峯不可梯。高鳥惜其翅。誰爲造孤塔。中使金仙睡。後峯如太華。巨鑑壁爲二。誰爲鑿飛梁。錯彼摩崖字。古人具精力。恥作尋常事。否則慾如僧。碌碌老荒寺。

壽聖院西南石壁上有龍洞出入里許

神龍扶壁入，破壁復飛去，龍去壁已穿，介然用成路，當門立大佛，乍見心疑怖，石滑面如削，曾向夢中遇。（昔夕夢石人，無而今所見同。）過此入深隧，秉燭遂暝度，俯行尻益高，相呼不相顧，一隙忽生明，目開夜猶曙，不知出何山，奇險更難步，手中得葛蘿，足下生松樹，蜿蜒捉爪痕，是我題名處。

由龍洞巖下西過三龍潭十里至黑峪而返

三龍潭峽口，如防復如堂，千丈屹相對，古色交青黃，其下狹數尺，亂石毆羣羊，短衣甃不借，瞰底無康莊，路彩遷仍遠，地暢崖復當，水涓尚存迹，日午已韜光，陰森料山鬼，蒼莽防奔獐，有客獨結廬，無乃非人鄉，十里雖始返，華岫月微茫，城闕明燈火，春漏聽三商。

復至佛峪

澗草迴新綠，巖松發古春，泉銷三月雪，佛現六朝身，馬足熟知路，僧寮開可鄰，誰知城裏客，常作入山人。

寒食日長山縣道中雨

風雨近清明，蕭蕭過驛程，烟橫林影斷，青遠麥田平，行部三春事，思鄉十載情，青娥今日路，知復是陰晴。

過臨淄縣齊侯墓

畢竟仍存土一抔，邱明晏子兩春秋，可憐上古無書籍，何處青山非爽鳩。

題江寧孫蓮水（韶）漢上宿遊詩後

扁舟無那漢皋迴，詩向樊川刻意裁，交甫何期珠佩解，牧之曾見紫雲來，恐因極樂能消福，如此多情祇為才，欲洗胸中愁萬斛，試翻春海到蓬萊。

海棠

星娥海上曉妝時，洗盡鉛華世不知，今日清明花下坐，滿天鑑雨落胭脂。

木筆

一樹臨風四照開，白雲晴日麗蓬萊，欲知花頂春多少，更與仙人上玉臺。

萊州蜉蝣島

山根走入海，出海更成山，一碧楷鋼鏡，孤青擁鈿鬟，潮生春漲起，月照夜珠還，誰復能齊物，蜉蝣天地閒。

題海濱獨立圖

山根入海海連天，著我臨崖思渺然，同是蒼茫千古意，不知生後與生前。

登蓬萊閣

下見滄溟上絳霄，城頭一閣獨超超，天能包括鯨波靜，日有光華蜃氣銷，島外帆移千里目，坐中人壯午時潮，曾遊山海東經內，酈注江河總寂寥。

過華不注山

兩年山下記行蹤，秀澤常教礙百重，南渡濟流初起嶽，北離岱麓獨成峯，三周人與車聲遠，九月秋如畫色濃，不是明湖開曉鏡，鄂跗誰照碧芙蓉。

小滄浪亭雅集和馬秋藥前韻（丙辰）

北渚離塵鞅，明湖袚翠微，濠梁宜客性，山水願人歸，樂趣莊逢惠，吟情孟與韋，孤亭復虛榭，徙倚意無違。

每有論文暇，遊懷相與偕，豪華非綺帳，蹤跡共青鞋，軟草平侵路，圓荷半帖階，隨時齊物理，生也亦無涯。

五日湖橋小集，謝馬秋藥前韻，小疾不至，以詩來，即和原韻。

濼泉通地出，城裏溢汗漫，吾家散衛處，汨汨穿度亂，此境雖荒率，頗受冷士盼，魚依橋影聚，鶴聽人聲喚，渾客獨不來，坐久風荷亂，小疾屏樂游，詩情隔湖岸，今日當滿谷，未有綵絲絆，求炙及雞窠，好音在芹泮，我用銅艾虎，持向梁鏡看，（是日出梁太平元年五月丙午日鏡，並元延祐元年銅艾虎鎮紙為玩。）諸生各成詩，願就君改判，我有石菖蒲，連絡根不斷，鬆鬆見清水，蓬萊白石彈，節物無好句，坡公應知歎，落日池上飲，賴有顏與段，（謂顏運生段赤亭。）展讀所得碑，石墨光燦燦。

小滄浪亭

獨泛滄浪小底船，軒窗面面葉田田，風光誰許平分得，人與池心四照蓮。（池中碧蓮一枝，四心分出，因以名之。）

小艇穿池不礙花，種花人住艇為家，教收荷葉三霄露，供我甕甌午後茶。

筆牀書篋向池擺，池上荷花高過欄，搘起烏篷遮午日，一雙銀蒜壓青竿。

北渚紅橋結笠亭，蕉衫紈扇此消停，夕陽若為人間立，留照湖山半角青。

蟬歇幾聲綠樹閒，霞痕山影共闌珊，微風吹動金波色，月在東南箕斗間。

我向滄浪獨立時，五更露氣到清池，城頭落月輕黃色，多少鴛鴦睡不知。

柬孫淵如同年，時初任兗沂曹道，尚未至山東。

濟南亭館傍湖開，湖上秋風且渡催，萬朵荷花五名士，一時齊望使君來。（五人謂周林汲、桂未谷、武虛谷、顏衡齋、朱朗齋。）

池中碧蓮一枝，四花共蒂，花各三心，因名曰四照蓮，諸客觀者皆有詩。

一枝折向水晶盤，十二蓮心共一攢，儘有花光酬坐客，不妨樽酒合圍看。

題何夢華（元錫）林外得碑圖

孔林牆外夕陽明，永壽碑酬訪古情，我後何君來曲阜，手摩幾字得熹平。（癸丑冬，元來曲阜，遇黃小松之訪碑人，以見漢隸殘石來告，元屬命搜昇至試院，手剔其文，乃熹平二年石也。）

獨遊佛峪

山深易得秋，一雨衆秋足。西風吹涼雲，蕭然出空谷。寒花臥荒甃，秋葉下林木。久坐依盤陀，泉石變耳目。雖未攜琴樽，愔賞轉幽獨。

爲新城王文簡公書立墓道碑

先生墓道在山阿，兩戒輶軒伏軾過。司寇（阮）李吾鄉推大雅，臯陶從古尋賡歌。翰林風月誰能似，齊魯遺華近若何。多恐此碑容易滅，未如詩卷不消磨。

渡河

水色開眉宇，緇塵拂簡袍。西風新雁起，落日大河高。斷岸立千尺，歸帆輕一毛。安能用舟楫，全代馬蹄勞。

展母墓

嚴霜隕寸草，飄風撼長樹。哀哉我慈親，竟向此間住。慈親昔愛我，一日欲百顧。欲及我之冠，欲畢我之娶。教我讀古書，教我練世務。哀哉皆未及，竟忍舍我去。五年守里門，幸得依墳墓。十年爲帝臣，未踏此墳路。年年寒食節，悲酸向誰語。今年奉命歸，許祭叨異數。蹀蹀北郊外，一步欲十步。哀哉我慈親，長年竟此處。繞隴亂叫號，遶塋竟無據。直欲抉土開，呼母應而寤。回寤終不能，白日黯已暮。簡書矢靡盬，料此難久駐。更悲去家後，寒暑尙三度。北林多雨雪，西風吹蕭露。夕陽散樵牧，夜月竄狐兔。而我居官齋，錦褥雖然卧。斯志期無忝，安敢計溫飫。惟有勞國事，聊以酬悲慕。

敬題御賜惲壽平撫元人萬竿烟雨圖

雨山雲欲流，奔泉出其麓。沙石餘青蒼，潤氣滿林竹。御園依玉泉，龍鍾森如束。每因扈蹕遊，得以豁塵目。癸丑銜使命，濟漯躧行盩。城西習遊處，森荄蓋泉屋。乙卯冬至浙，小住西湖曲。三里五里中，盡是篔簹谷。儒臣於此中，天意不令俗。慨然思有斐，何以贍淇澳。雪餘冰署清，石渠逗共讀。分題得此君，烟雨逗尺幅。灑然襟帶清，殺若蔚屏綠。人間與天上，領取臣皆足。

敬題御賜惲壽平撫黃鶴山樵松崖翠壁圖

南田逸趣勝虛敖，自寫閑身上小舠。壁臥斷溪飛翠影，松含清吹落輕濤。綸竿蓑笠烟波老，翰墨今縣賜闕高。臣愧不如柯敬仲，漫叨恩賜獎微勞。

丙辰

嘉慶元年正月人日，射鵠子於浙江學署之西園，即事聯句。

虛庭開春首，（西琴胡延森）修竹挂日脚。明截畫霧心，（子白若梁）稠疏露背約。揚觶酒已具，（庚泉林道源）射鵠興可託。鵠鼓音微轉，（中之程贊和。射鵠二字今北音讀如時鼓。）時射鵠非錯。對棚借梅刻，（定甫江安）試步破苔薄。西十北十符，（甲堂俞樵）左个右个作。譔饒藉之茅，（伯元阮元）當箭懸以幕。加福委軼奴，（西琴）設侯用文鞹。尺璧肉倍好，（子白）大泉輪滿郭。五花旋陣圓，（庚泉）兩

鐵換丸躔，星緯各成天。（中之）月留不留魄，紅點候星星。（定甫）白羣圍蚪蚪，圈圓雜元黃。（甲堂）紛披範青藿，捁者竹泉交。（伯元）桓之棘爲索，敎弓我既張。（西琴）鳴鏑匠復削，志傳爾雅名。（子白）辨射道成惡，確池破七致。（庚泉）相搜出六藝。譜諸法深穩，（中之。時湘圃封君年六十三，射法最精細。）編須人殺鍊。（胡西琴先生年七十八，騎射技譜拂爛熟乃射。）軟決吝誰先，（定甫）祖衣云畫各。燥澤擬重輕，（甲堂）陰晴疑今昨。恃力挽取強，（伯元）敢遠立反卻。心摹飛衛神，（西琴）笑勝投壺樂。竽將一一吹，（子白）淵邃深深拓。是謫者叱者，（庚泉）亦剛若矯若。吻厲號飢鷹，（中之）翰飛聽匪鶯。旁人不及瞬，（定甫）喝者或曰著。叩鳴講于開，（甲堂）嚮應眞如諾。投石散水龍，（伯元）摽彈碎花萼。儼絲貫于針，（西琴）若鏃投以鑰。其衷將直取，（子白）他心竟能度。虛中寬彀蘗，（庚泉）無極存匡廓。或契武壁雙，（中之）或連參斷絡。或四鍱井鐵，（定甫）或五兩綜落。或觸植頗隋，（甲堂）或維綱縕綷。揭或隼出塵，（伯元）抑或蛇赴壑。止或婺區臾，（西琴）斜或拂枝格。拙每成獨笑，（子白）巧翻致衆愕。既徹待獲旌，（庚泉）乃飲無算爵。功力相箴規，（中之）得失互嘲謔。雖藝近乎道，（定甫）此禮其猶觳。當風醉薄醒，（甲堂）臨池度曲約。餘情若洗盪，（伯元）肯者更盤礴。（西琴。時封君作洗馬圖。）

題胡雒君虔瑑山小隱圖

瑑山舉人愛著書，經術窮究生計疎。慨然載書出山去，江湖一舸途五車。烏乎有山不能居，無山欲買頗更廬。君不見山中老農不識字，一生洇跡樵與漁。

秦小峴觀察瀛招遊西湖，晚謁表忠觀，適錢裴山同年（楷）過訪未值，有詩見投，報以一律。

天使祥雲自往還，春晴寡借一舟閒。共舒中禁鑾前目，來看西湖雨後山。（元與小峴裴山在中禁時，五鼓即案輒相見。）吾輩冠裳烟水上，君家祠宇竹松間。好將千首新題句，都就詩人仔細删。（新得諸生表忠觀落成詩千餘首。）

渡錢塘江呈同舟諸友

虎跑泉頭列騎過，六和塔下布帆催。纔當春日江心暖，知有風潮海上來。隔岸峯巒青已到，同舟賓客興初開。古人縱愛山陰道，不抵諸公酷愛才。

梁湖道中

屈曲梁湖水，舟行亂過橋。山深皆有路，浪靜不通潮。碧色浮松頂，清香動麥苗。謝公吟賞處，蹤迹祇漁樵。

過謝氏東山

雲水東山春放船，謝公裙屐憶當年。蒼生寄託偏湛浩，青史功名冠石元。把臂有人知唳鶴，圍棋無暇笑投鞭。始疑硯墅今何處，惟聽風泉似管弦。

上虞縣

曲水平穿岸．長林綠際垣．石橋多似路．山縣小於園．白舫依官渡．紅梯倚戍墩．劇憐溪谷裏．考籍尚稱繁．

恭進授受禮成文册．得旨云．措詞典雅．尚為得體．賜蟒袍一件．荷包二對．恭紀

樞密傳綸詔．微臣被寵褒．雙荷聯賜袋．九蟒繡宮袍．德似日難繪．恩如天更高．趨庭離戲采．戀闕欲揮豪．

會稽山謁大禹陵

會稽巨鎮東南雄．宛委楷嶂青空．文命之陵據呂蠱．朝衣九拜揚春風．典謨有字邈有紀．豈假弱筆陳豐功．惟思禹德在於儉．無間再歎推折衷．山川主名遍天下．此山不載禹貢中．揚州域廣漸海表．刊定未紀夷與戎．東教朔勞遂道死．葬耕觀畝封葛桐．陵者葬陵澤葬澤．蒼梧之野將毋同．豈如後人詭且侈．沙邱竄至咸陽宮．子元誕妄太白爾．亂引汲竹疑重瞳．夏家天下子亦聖．乃為葬瘞於越東．試以吾言問二子．無稽之說將立窮．我拜既畢題窆石．白雲滿穴赤陽紅．帝之瑞應氣郁郁．神所出入光熊熊．重黎受命地天絕．惟有陵鎮猶相通．

女桑

婀娜春風裊．柔桑已拂稊．曾經織手種．剛與一肩齊．綠影初勝翦．青園未上梯．閨閣在何處．猶隔小樓西．

曉雨後登吳山

足下峯齊列．雲中日未生．萬家殘夢歇．五月曉寒輕．草木宜山氣．江湖納雨聲．若非登眺遠．空自臥嚴城．

五月二十一日．曉登吳山．有晴意．復泛舟入西湖．遂大霧．

破曉登吳山．來風力尚微．扁舟入西湖．冷然吹我衣．西北雙峯高．雨氣猶霏霏．東南倚山郭．隱隱明朝暉．颯然長風至．與波相因依．初日忽激灩．敗雲自翻飛．柔櫓蕩清朗．照見山四圍．江湖卑溼氣．郭然空所歸．歸來日未午．園林地漸晞．撫我壁上琴．燥氣生金徽．

郎亭

虛亭風氣接清池．銷夏情懷儼正宜．一浙芙蓉三逕竹．兩箱金石半牀詩．修書並槧刊成後．驟雨翻驚蟄到時．更待晚晴看洗馬．蕉林蝙蝠拂簷遲．

七夕

碧霄雲淨露華清．鵲匹迎涼渡已成．河絡漸從西角轉．月弓將近半弦明．農桑本是人間事．兒女猶關天上情．茆屋夜深珠戶曉．一般秋影看縱橫．

修曝書亭成題之

久與垞南訂舊盟．江湖蹤跡髮星星．六旬歸築三間屋．萬卷修成一部經．繡鴨灘頭秋芋熟．落颿步外古槐詩．筍侯早死雙孫老．誰繼遺書向此亭．

題錢可廬明經大昭蕉窗注雅圖

錢君磊磊古丈夫．治經亦復箋蟲魚．解字九千分部居．字字剖出光明珠．更肆精力及其餘．稚讓廣雅釋且疏．唐宋以後此學疏．有如蹊逕生榛蕪．吳氏張板猶模糊．坐令文字多齟齬．錢君一一為杷梳．旁逮衆說通經郛．此學吾見王石臞．與君同歸而殊途．蕉窗在屋西北隅．是即錢君之可廬．臨風把卷吾愛吾．蘧然一笑何軒渠．畫師吮筆為寫圖．綠天曾與錢君俱．玲石一卷蕉三株．中有鬚髮蒼而腴．蕉之為物雅所無．稚讓所學在漢書．列傳嘗解馬相如．與著傳霑曹江都．選學欲問曹公徒．江都曹憲有廣雅音．李善得曹憲之傳．試注子虛之巴苴．巴苴始見于上林賦．列子蕉鹿之蕉訓為樵．卽說文之蕉．非芭蕉也．

桂叢

叢桂將花又一年．淮南同是早涼天．小山露白人初隱．翠木秋高月未圓．濃意半生含雨後．清陰都在試香前．誰來金粟林中坐．不到開時是妙禪．

題董文敏摹趙文敏鵲華秋色圖

鵲華秋色圖．趙吳興為周草窗所作也．草窗本濟南歷城人．所居在鵲華兩山之間．北祖時遷居吳興弁山之陽．故自號弁陽老人．同時張句曲雨亦為此圖．鷗波圖元曾見之．句曲圖不可見．惟見其題句于自書詩册．鷗波圖舊為董思翁所藏．思翁摹之不止一本．元今所藏．乃思翁癸卯年所摹．帶水長林．浮煙遠岫．草窗松雪．風韻雙清．吳興山水．本以清遠移人．然濟南據岱嶽之北．七十二泉．隨地涌出．匯為明湖．澄鮮渟滀．萬荷競發．流出城北．瀠洄于華不注前．每當秋林初晴．橫雲斷麓．正如此圖畫中矣．元兩年歷下．復到吳興．思翁此幀．常懸行篋．覺椒秀澤．尚愛此山若不足也．

思翁本是江南客．老與吳興鬬風格．一卷分龕舊墨林．自染青山上生帛．濼下青山有鵲華．山前原是草窗家．吳興清遠家何處．碧浪秋蘋自作花．道人同住鷗波裏．為畫齊州好山水．秋色山光尺幅中．西風鄉思千餘里．我曾兩載按齊州．湖裏荷花水上樓．七十二泉流不盡．青煙兩點鵲華秋．鵲華山色真奇絕．畫意詩情不能說．螺黛濃描京兆眉．劍鋩峭見吾鐵．白雲如帶截林鋪．雲外單椒翠影孤．若愁難到雙峯下．試看華亭此幅圖．華亭妙筆朝朝見．壁上雙峯照吳練．我今攜畫到吳興．惟有秋山大如弁．何事老人居弁陽．羅齣想亦感香光．鶴又展看何時是．又上城南古道場．

金井梧桐歌

老鳳夜啄青琅玕．露華飛濺金井闌．美人倚瑟愁不彈．碧紗如水生夜寒．夜寒缺月下金井．玉繩斜轉銀牀冷．井波無聲澀修綆．秋風搖動梧桐影．館娃酒醒扶頭歸．促管繁絃燭十圍．卻下湘簾遮不住．棲鴉驚

向隔林飛。

湖州憶吳谿陝太守

碧浪湖中書畫船。道場清遠著吟鞭。愛看山色經千疊。爲采蘋花住七年。郡志頗詳名宦事。鄉人新錄遊詩篇。口碑舉逸江關在。我鳳雙跌共渺然。鳳妙亭贊瓜二碑久佚。其字見諸誌中。

丙辰重九。邀同孔幼髯文炳林。陳古華廣寧延慶。徐惕菴農部大榕。何夢華上舍元錫。陳無軒廣文焯。登盜隱石筍峯。和古華九言詩韻。

城中風雨驅層不我容。相約來登湖上之高峯。江山湖海向我共磊落。安能苦吟寒菊花叢茸。前從豪興較我更十倍。先使研中硬語除纖穠。近來塵痾不藥而自愈。惟覺高秋爽氣來相逢。憶昔策馬秋過華不注。徐君與我健足皆無筇。直穿百丈石壁龍洞出。巖下餘客瑟縮不敢從。又曾登岱題字摩崖下。籃輿出入勤與吳殿術。其時正值九月上弦後。足底羅列萬朵青芙蓉。即今石筍峯前樹奇絕。尚比對松巖外之長松。諸君有未遊者有遊者。終當攜此酒向雙高蹤。歸舟狂興入詩亦入酒。西山峯影疏落深盃濃。回看白雲橫斷共登處。高樓百尺合臥陳元龍。

陳古華太守同爲桐江之遊。至嚴州而返。投詩贈別。賦此爲報。

錢塘江上秋潮生。送我直到桐廬城。七里灘中秋水落。留我卻驅瀨口泊。列戟危檣二十枝。夜深燈火照深溪。過船宵客銜深盃。水雲昏黑詩情顛。天明夢醒入瀨口。兩山直夾蓬窗來。兩山隔水絕無路。多恐前舟誤行去。山迴水折路忽通。舵樓已失才行處。吁嗟此水何時通。松雲石壁開鴻濛。客是敵睡臥不起。坐令列宿參其功。出瀨盡行七十里。頗有清風半颿耳。兩行翡翠斂練巖。十頃玻璃滿平水。此時秋氣壓生紙。謝沈刻意刪陶語。嚴州太守尤清狂。出門兩月詩滿囊。三洄鰣魚不下箸。野船偏買纖鱗嘗。野船雖好不可住。別我吳淞江上去。明日乘風我上灘。百里颿分帆初點。他年記取分帆處。嚴州城外桐溪渡。

和陳古華再疊延陵桐廬道中韻

桐江水色與雲同。兩岸青山接碧空。山遂江流無斷續。雲分山勢各西東。風颿二百里其速。日影未申時更紅。說是旁觀其秋色。半歸畫裏半詩中。

新安江東過嚴州建德城外。入七里瀧。即水經注所言漸江是也。別有穀水出衢州西安。至蘭谿縣。會金華諸水。又自南來會之。東至建德。與新安江合流入瀧。水經注所謂以漸江穀水爲浙江者也。余兩赴嚴州。以一律紀之。

幾番鼓棹下嚴州。秋雨春風滿驛樓。江合雙流爭入峽。山盤千疊竟通舟。天教清氣歸吳越。地走靈蹤出女牛。獨有客星來大澤。高臺終古一羊裘。

印泥

玻璃鏡暖青盒榻。品盤玉椀花甃合。刀圭輕撥印泥開。一勺芳脂被紅蠟。秦家玉鈕漢金龜。五色泥封天上詞。深抹紅沙翻縟篆。未知佳製創何時。宋人抹印猶調水。誰鍊丹脂落縑紙。銀桉三年艾吐綿。箭鏃九轉絲飛紫。雲篋真沙蘇合油。銷凝滿日又經秋。珊瑚枝共明珠碎。琥珀花同桂屑投。象牙樓字輕鋼刻。花乳燈光鬪新式。譜上朱文搨兩京。烏絲闌壓燕支色。竅畫鈐詩寫寶光。卷中磊落扇頭香。若無研北花南趣。肘後綸金容自黃。

春夜江上聯句

一江花月換遙愁。此錯山爲作隔知聯句也。春夜偶讀及此共補成之。帆影蒼茫滿客舟。林道源。南國春情多在夢。古人心事重防秋。蓮寂。

詩中我已聽吹簫。阮泉。城上誰能獨倚樓。蔣徵蘅。半夜潮生風獵獵。蔣山。壯懷銷盡爲清遊。阮泉。

擘經室四集詩卷三

丁巳

桐廬九里洲。面江背山。梅花三萬餘樹。侍親登岸遍遊。奉命賦詩。

梅花三萬樹。春洲長九里。上接藏山松。下照桐江水。目力所不到。花勢殊未已。雪光晴不落。香海浩無底。詩人誇鄧尉。校此百一耳。卸帆登中洲。漸入深林裏。十圍合抱圓。數丈拔地起。拂帽更凝路。吟轉聊徙倚。四顧無所見。惟見萬花蘂。萬花爭勻人。一笑親顏喜。

金華夜泊

百里春風滿。翠帆莫色橫。遠山連野燒。淡月下灘聲。塔影自孤直。津頭將二更。千家尚燈火。迎我婺州城。是日民間千家祝燈。

夜宿永康縣

四山看野燒。一路入荒榛。石臥猶疑虎。松明遠照人。城闉延過客。行李累齊民。爲憶去年好。山陰謝舫春。

括蒼山雨。歌示諸生端木國瑚等

括蒼之山應天符。粵惟羣仙之所都。軒皇既遠洞天閉。何處尚有仙人居。我來裴嶺趾足望。但見青峯萬

丈蘊立東南隅。是時仲春日已永。陰巖起蟄蛟龍蘇。盤屋百里直到郡。觸石已見雲合膚。一日二日雷車驅。三日四日雨始潞。春城夜聽留滂沛。北天逆看煙模糊。遙知風門天井雙飛瀑。濺起萬斛光明珠。穿林度樾散成霧。淫氣洹結松千株。宗溪管溪流並急。箭發不受山縈紆。陽開陰閉復幾日。此時真有瀑盤迴。仙巖福地不能到。誰來示我經與圖。却寄甌江水新漲。石門山色迴川途。我行寫此示國瑚。有山不吟毋乃爲懸懦。

題方渽匪溥所藏張南華鵬翀雲溪圖卽用南華元韻

我開練水城東南。就中小結南華菴。南華散仙據梧坐。濠梁之樂情所諳。玉峯徵君極好事。直致郤寄軒相探。雲溪之妙不可說。請君拂紙以筆談。溪上白雲四時好。今當初夏猶濃酣。雨晴風軟慵欲臥。樹突大峯堆青嵐。忽然低飛壓茅屋。綠榆翠竹相交參。此時賓主靜無語。惟見毛穎揮毿毿。山中白雲贈陶隱。南方草木歸嵇含。雲溪頗擬范埴宅。若作友議應成三。南華仙才不久駐。徒令和者悲而慚。姚江學士又化去。卷中有姚江學士雙溪題句。雙藤想亦傷鬖鬖。方君此卷失復得。水隨帆褲山隨驂。覩我長歌韻成蹙。渭城欲唱無何戡。今日扁舟展卷讀。石門波影相吞涵。溪中雲氣不能進。況有垂瀑飛風霞。是日同遊石門看瀑布。

遊古永嘉石門觀瀑布 石門新營在江西弈宵田。但李太白郎以此屬之謝公。

永嘉謝守弄奇譎。手擘石門山壁裂。倏忽直上青雲梯。一派寒泉迸龍穴。崖頭百丈直如削。逼令泉飛出其缺。當其欲落未落時。銜擊紛披忽三折。坐教破碎飄輕清。不使潺湲成注泄。偶經宿雨更爭來。少得迴風便旁掣。橫入雲氣派將斷。影漏初陽眼光瞥。沾衣淫意乾沉陰。撲面清光仰霏屑。何人拍手喝曰奇。若使彼觀少吞咽。到地灑石無喧聲。此石千年洗其潔。澄潭半頃綠光凈。如著一塵卽污褻。老僧新焙春中茶。燒松煮水快一啜。櫻桃蘆菔漫相勝。誰復此時猶內熱。炎天風日涼不到。寒想冰絲半空結。安得誅茅四時住。坐對天紳自怡悅。出山一步一回顧。隔斷青林始忽別。行看雁蕩大龍湫。與此相衡孰奇絕。

自麗水縣放舟至永嘉縣

桃花楊柳背通津。十里溪山掠舵蘋。面壁每疑無去路。炊烟始識有居人。怒流不怕千回折。窮谷應遲半月春。若使客星逃更遠。此間幽澗好垂綸。

雲徑歸樵忽有歌。數家小聚倚坡陀。秋松爲圃思擒虎。鑿領成田便種禾。岸下停舟妨亂石。磧前踏屐挽蛙羅。不知如此荒寒趣。比似銷金湖若何。

夜眠只合在深溪。月黑巖高望已迷。但見峯頭爭上下。偶因斗柄認東西。舟人寄碇先尋夢。山鬼施燈或暗啼。且掛風帘謙紅燭。小瓶春色看棠梨。

東甌國在海山逸。十里江城萬井煙。已見颶風傾蔀屋。誰平鯨浪覆樓船。三盤島嶼參差出。百粤帆檣雜

遝連。豈似登州高閣上。碧環千里接遙天。

將由溫州至台州過雁蕩山前一日宿扶容村

一行分兩戒。其南極雁蕩。直壓沙海頭。險扼東甌吭。永嘉山水滋。康樂尤清放。度嶺惟斤竹。緣溪剛峰嶂。天地惜鑿秀。不易使人訪。及其終難祕。疏鑿任靈匠。已勒大通碑。更示証那相。坡公遊山分。聲去平生臨自仕。惟以詩酬謝。未足供跌宕。龍湫百二峯。吾耳久知狀。竊疑形容者。奇幻言或妄。今春渡甌江。百里山海上。瑤嶺傍海灘。風潮午初漲。僮與攜石梁。足底走鹹浪。晚程猶未歇。茲山已入望。情隨嵐氣清。心與飛雲壯。且投村屋宿。行李聊攜擋。吾徒侈清遊。一飯若轉餉。損之又損之。勞費已莫償。惟願明朝晴。風谷勸晴嘯。同行若採雁。斜向峯頭掠。懸知今夜夢。先受山靈貺。

曉同江補僧錢可廬大昕蔣竹坡張農聞燕昌方渽匪溥何文伯琪諸友暨家叔澂陽樂清令尹聲彬過四十九盤嶺至能仁寺

嶺程將何之。四十九盤嶺。嶺高盤愈仄。曲折若修綆。肩輿未及上。相顧色已警。陵緬或回棧。心怯息尤屏。不登丹嶂高。安見海天永。白雲翳人目。初陽生樹影。度嶺入深谷。倏忽闢靈境。皆若讀古書。艱轖驟難省。至於入之深。道指乃可領。行行至招提。幽籟泛虛靜。中懷既已平。泉石生春冷。

大龍湫

山迴路斷溪谷窮。鑿湫陰閟龍所宮。眼前無石不卓立。天上有水皆飛空。飛空直落一千尺。鬼神不任疏鑿功。絕壁古色潤爾破。山腹元氣沖然通。有時靜注絕不動。春陽下照神和融。有時飛舞漸作態。已知閶闔生微風。一風吹裊毀已盡。水花未散納復搖玲瓏。颯然乘颸更掉尾。隨意所向無西東。不向尋常落處落。或五十步百步皆遼遠。豈料仙境在人世。詐作妙戲惟天公。雲煙雨雪銀河虹。玉塵冰霧珠雜龍。萬象變幻那足比。若涉擬議皆非工。石門飛瀑已奇絕。到此始歎無能同。惟有天柱矗立龍湫中。屹然百丈與此爭雌雄。

常雲峯

怪石立峯顛。濃雲常在山。翻疑碧峯走。出沒白雲間。雲氣無時盡。此峯終古閒。遙知滄海上。認取掛帆還。

寄雁蕩

我開雁蕩波連頂。卻在最高峯上頭。雲裏龍鱗接煙水。泥中鴻爪識春秋。欲攀危磴千層去。難向深山一日留。果有經行古聲者。鄉詩還使逆波流。

過馬鞍嶺

林薄無疎影。川谷葬回互。嶇轉得新蹊。已惜忘舊路。延緣入東谷。狹嶺亟可度。盤磴引高愡。飛泉入危步。停策如據鞍。雙谷兼盼顧。沉雲散盤風。萬石盡粉露。伽藍遠挨地。豪茸翳春樹。宿心既中寫。麦物相昭遇。

徘徊下屧梯崖脊。難久駐。

即次

毛竹青陰日影遲。亂飛鸜鵒拂晴絲。杜鵑花發松花落。正是山田秀麥時。

淨名寺蔬飯

石色峯峯變。溪聲步步斜。疊岡岡對屋。杉竹隱春花。入寺敲詩板。穿林劚筍芽。饑盂香稻飯。趺上有雲霞。

試雁蕩山茶

嫩晴時候焙茶天。細展青旗泛沸泉。十里午風添暖渴。一甌春色鬬清圓。最宜蔬筍香厨後。況是松篁翠石前。寄語當年湯玉茗。我來也願種茶田。（湯顯祖云。雁蕩山種茶人多姓阮。）

登靈峯望五老靈芝諸峯

春陽已西頹。遊者殊未倦。複谷窅以深。群峯閃然見。參差各離立。戌削盡成片。危峯忽中空。直罅裂如線。淩厲出林表。蟠迴將升甑。三休始及上。九折石猶旋。當門飛冷泉。入腹抗高殿。虛牝喧聲聚。陰森和候變。奇觀意已慊。靈跡情彌眷。顧知吾去後。定復來期羨。

度謝公嶺望老僧巖

謝公昔業早生天。屐齒曾經到嶺前。峯上丈人猶化石。不知成佛更何年。

遊石梁洞洞深可容千人石梁亘其外

古洞空山腹。飛梁駕洞門。橫空規日影。分翳夾雲根。仰險危將墜。探深勢易奔。操蛇神若至。應有夜光屯。

石門潭

藤陰雙閣水。齊向石門東。淺瀨平春浪。澄潭受遠風。晚潮歸海綠。落日滿山紅。回首三重嶺。都藏雲氣中。

出山宿大荊營

墩旗遙見大荊營。麥隴茶田取次平。斤竹澗通新驛路。石門潭抱小方城。沙邊落日籃輿穩。渡口春風畫角清。今日郵籤促趣駛。他年重與細經行。

小窗

小窗紗影細如煙。窗外蕉林綠滿天。鸜鵒乍鳴茶半熟。醒來方悟恢春眠。

詠鐵拄杖

瘦蛟飛舞勢蘢慫。六尺錚錚敵佩鉤。曾伴古仙登嶠嶺。合依衰將住并州。氣寒斷不因人熱。骨直何能繞指柔。若是欒全生日鑄。已隨銅狄較春秋。

與興化劉穎怡（仙樵）遊山即題其詩稿一絕

湖光山色上吟衣。幾日閒遊便欲歸。歸去詩情更何許。清晨登隴看雲飛。

題謝侍御（振定）金焦夜遊圖

北固風雲靜此宵。詩情酒興落金焦。江聲夜滿松寥閣。月色寒深玉帶橋。縹緲一帆孤掠雁。蒼茫雙寺共乘潮。從遊我亦披圖見。十載鄉心向海搖。

予在山左畜一馬甚駿。馳驅齊魯。勤致千里。及至浙。出必以舟。不施鞍勒者輒浹旬日。柔脆以死。詩以惜之。

腐儲豈是九方歎。負櫪昂藏六尺身。空使湖山埋白骨。未從燕楚踏黃塵。懸金難得無雙士。裹革從來有幾人。我本將家羞習武。敝帷零落下櫬輪。

題王蘭泉司寇昶三泖漁莊第七圖

捕魚老屋三泖邊。一圖題詠五十年。英辭妙繪滿湖海。流傳半在吾生前。先生作圖甫初冠。七十手辭白雲案。剡溪特賜賀知章。不是經秋憶張翰。當年七子重三吳。已詠漁莊第一圖。輞水才人猶未第。草堂十志早傳廬。星庭特奏相如賦。從此漁莊不能住。鳳皇池上早朝來。五作宮前秋獵去。忽奧嫖姚西出師。上通井絡下昆池。盾鼻飛檄露布墨。弓衣細織新鐃詩。每當鐵馬金戈日。卻念綠簑青箬時。還朝顏色動天子。岳牧親民兩奉使。雲生藍澤雨成霖。門對滇江心似水。皐陶蹤拜復賡歌。從古詩人西部多。久居蔓省劉祥道。舊狎煙波張志和。釣艇歸來殊未老。手結香茅向閭泖。東都經訓鄭司農。堂下羅生寄帶草。泖中人是畫中人。千首新詞七尺綸。淞水風前蒓葉冷。江南雨裏杏花春。先生來踐西湖約。第七圖詩屬我作。

鐵崖吹雲過塔山。（楊鐵崖居湖上。）小瀛曬網成郵落。（曾寓西湖居湖上作小瀛圖。）但寫閒盟鷗鷺身。誰知竹畫麒麟閣。我亦家居雙社湖。往來蹤跡惟樵漁。弱冠登朝謁蒲褐。（公京邸蒲褐山房。乃歸愚宗伯舊第。）似公早歲遂歸愚。暮年若許歸湖曲。學畫漁莊到七圖。

張子白同年。攜穆石翁畫至杭州。展讀於定香亭上。是時池荷怒發。盆蘭襲人。把酒論詩。極一時清興。題詩記之。

蓮花過雨清宜畫。蘭箭臨風韻似詩。記取丁年秋七夕。定香亭上晚涼時。

七月十一日同人過西湖晚泊湖心亭看月

湖心有客夜停船。白露如煙月滿弦。風裏碧雲無定色。水中星斗落高天。直愁銀漢浮身去。惟見金波著地圓。亭是月中仙樹影。四圍虛落玉輪全。座中仙侶認瀛洲。一片清光共舉頭。極浦荷花醲夜氣。出懷詞筆破涼秋。人因地勝方能聚。景是天開恐易收。來有浮雲歸遇雨。二更嵐色為君留。

海寧安瀾園雜詠

修竹影風淪清宜。每相媚。秋還有人來。颯然破空翠。御羅水竹延清
老竹露花垂。新竹風梢亂。莫聽琳琅聲。微妙在鼻觀。御風籟香館
叢桂抱幽亭。秋香聚山谷。懸知昨夜晴。明月三更足。天香臨
小閣據木末。千花向闌開。不知出花上。花底看人來。翠芳閣
窗前十畝池。月出定凝滌。今宵難待月。金波入清想。漣月軒
陂陀易留人。斷可釣寒碧。雨餘秋水深。又沒一層石。碕石磯
風來月復到。吟弄當如何。我不識詞理。惟知張志和。烟波風月
翠生竹趣深。雨歇荷香定。有客放舟來。風蟬動涼聽。竹深荷淨
虛庭雜花樹。料此宜春宵。笙歌初散後。滿地花影搖。和風皎月
癯叟說青籐。籐古叟尙幼。揭來八十年。入秋更堅瘦。古籐水榭
乘輿每登樓。坐見芳林杪。寶想發春華。高情闢雲表。披靄樓
石徑滑蒼苔。危欄四面開。何人要腳健。直上此亭來。罨黛亭

八月望後至海寧州登海塘觀潮

錢塘江潮秋最巨。未抵鹽官十之五。我來鹽官塘上立。月初生霸日蹉午。江水忽凝不敢東。海口哆張反西吐。潮不推行直上飛。水不平流自僵豎。海若濺腹日再怒。地中回振千雷鼓。馬銜萬坐蛟龍舞。拔箭倒發錢王弩。須臾直撼塘根去。搖動千人萬人股。如捲黑雲旋風雨。如驕陣馬鬭雄虎。如陰陽炭海底煮。如決瓠子不能禦。二千水犀徒滄溟。十二城隍倒天柱。氣欲平吞於越天。勢將一洗餘杭土。吁嗟乎。地缺難得媧皇補。大功未畢悲神禹。此是東南不足處。豈爲區區文與伍。滄海桑田隔一堤。魚龍窟首相鄰處。我皇功德及環瀛。親築長防俾安堵。全用金錢壘作塘。不使蒼生沐鹹鹵。潮來奮豬漲橫沙。仰指尖山作門戶。雁齒長椿十萬行。魚鱗巨石三層礎。王充論前有古蹟。枚乘發後無奇語。吁嗟乎。此塘此潮共千古。詞人心樂帝心苦。

秋桑

吳興桑田之多。與稻相半。丁巳八月下旬。按部至此。西風落葉。騷騷然有深秋意矣。因成四律。以邀和者。且以此課郡中詩士。

扁舟衣袖乍驚寒。下若桑林綠意殘。勿響天風知半落。未逢夜雪已先乾。樓前有日蒼涼出。陌上無桑錯雜彈。若使秋胡今駐馬。黃金原向絹機看。

西河古社貢徘徊。木葉應知庾子才。漬水秋期貧婦怨。胥廷九月餓人來。采菱織手空成妒。舞袖輕腰不共迴。偏是吳儂感憔悴。十年階下記親栽。

底須三宿問他鄉。誰向花前笑索郎。醲釀時光宜薄醉。調弦情緒動清商。但教天下輕綃暖。何惜林間墜葉涼。試種東坡三百尺。斐來終比碧春長。

漁陽八月已空枝。還是吳興霜露遲。飛鳥雨晴狎護羽。野蠶風定尙懸絲。遠揚試伐深秋後。光景能收落照時。料有苕溪老桑苧。垂虹秋色滿新詩。

題道場山歸雲菴孫太初墨蹟卷後 卷中有文徵諸名公數十人書蹟。

山人化作秋雲飛。吳山松冷雲初歸。卓菴白堵不能到。惟見白雲翻夕暉。去年道場山上去。杖策直叩枯禪扉。聽詩頗有古錦版。侑茶不用黃金徽。今秋移文入山去。直取朵雲來棘闈。滿堂賓客共翦燭。把卷蒙歎所見稀。以文入山向僧取卷留文爲券。畢事乃交付以防胥吏匿竊。山人詩翰清似鶴。華陽真逸衲嫌肥。後來過客五百載。緇楮半爲山人揮。蒼煙過眼月露澤。疑有雲氣沾人衣。此卷不可染塵俗。送爾以詩歸翠微。

謝蘊山前輩 啓昆 自南康遷居南昌。別業有池。翁覃溪先生名之曰蘇潭。先是覃溪先生視學江西。得名南康蘇步坊之井曰蘇潭。故蘊山前輩即以自號。且繪蘇潭圖屬題

先生清眾假蘇公。小住南昌別業中。自有謝墩任人奪。卻將蘇步與師同。翁爲謝之師。百弓小圃堪盤礴。半畝方塘好印鴻。爲乞新詩壓圖畫。瓣香先寄北平翁。

蘇齋久已入詩讖。更與西江水共參。坡公江西詩曾用馬鞭語。學士坊邊新改井。先生深上舊師覃。論交白髮猜同照。若雨蒼生味定甘。五百餘年書卷尾。恐將終號謝公潭。

題凌次仲教授 廷堪 校禮圖次石君師詩韻

周儀治天下。厥功邁誓誥。指識升降中。精義儕不到。吾友淩經師。無雙齊許號。爲虛容臺上。不受介紹導。既有藏聖學。且持高密操。志氣堅不撓。精力滿無耗。弱冠我同游。許我入堂奧。嚶嚶兩鳥鳴。顏異凡啾噪。質事必求是。鹵辟共恥盜。君之入京師。以禮爲履蹈。始知士相見。盡化頑與躁。北海一席間。懸舉馳四境。惟知抱一經。不顧假雙璐。肯城冷官舍。投帖志雅好。昌黎所苦言。而君力排冒。經文溯江河。疏義析濱潦。得閒發一難。皇 廣 買 公彥 不敢報。餘情通周髀。知天若神竈。重輪引虛綫。測視日無眊。淺儒襲淺學。心力每浮躁。豈知后與蒼。家法傳衰老。凌君發禮例。楊 復 李 如圭 不屑貿。金 榜 之程 易田 及劉 端臨 盧 召弓 相視互不傲。瀾來文更雄。魏竹力能造。始歎才之奇。實惟天所燾。吾師極重才。愈奇愈憐悼。新詩発于聲。華衮被罩縞。洞科僅三舉。會見交章告。翹然負弓車。豈徒離席帽。平生學何事。許國敢悟懆。辟雍仰天藻。誼

止此斤斤筆。吾才弱且小。地褊若滕鄗。與君桼投分。又若邸與坦。同在文公門。籍湜各樹纛。親老侍天爵。斯言昔所誌。君今潔白養。恩勤堪卒萟。已勝饑驅時。負米比轉漕。手此十七篇。怡然志無慢。天將厚其後。茲特先革蕊。所以吾師詩。披圖深勸勞。

揅經室四集詩卷四

戊午

上元後一日春讌和謝蘇潭方伯韻

月輪還見十分圓。金綺餘情不夜天。鐙色照開花苑外。歌聲飛過彩雲邊。民豐善氣春如海。官有清聲酒亦賢。同是南江持節者。共將歡慶祝堯年。

天為人和每放晴。朢舒偏向小園盈。春生北海賓朋坐。詩帶東山絲竹聲。半月開心殊薄餘。一時仙吏話蓬瀛。同宴九人皆以京朝官外任者。東風入律鯨波靜。玉燭先調十二城。

五更過蘇隄列炬中見桃柳正妍

清鐘動疏樾。缺月猶在天。山光餘夜碧。湖水生春煙。春煙約微風。飛落蘇隄邊。你騎青驄來。暗柳拂絲鞭。行燈一路明。照見桃花鮮。髣如蓬島夜。綽約棲羣仙。燭龍啓潛蛰。驚起仙人眠。尋常春夢濃。日影移花甎。今宵破春曉。醉在羣花先。東方雲漸白。六橋虹影圓。不惜沾衣露。濕紅殊可憐。

半山桃花十餘里春仲偕人兩次來游元和蔣蔣山徵蔚。武進陸祁生繼輅。陸紹聞耀遹。皆有圖詠紀事因題册中

皋亭山下多春風。千樹萬樹桃花紅。江城愁雨二十日。破晴小舸來花中。三篙新漲紅到底。一片錦雲飛不起。仙子留棠住赤城。麗人謳服臨春水。閃翠搖搖行復回。橫塘香霧轉輕雷。薄寒小雨燕支濕。留住遊醋綫綫開。兩年我為行春去。每到花時不相遇。崔護重來似去年。劉郎又到成前度。詩裏情懷畫裏身。坐中慘綠盡詞人。若非才子樽前筆。孤負臨平二月春。

上巳桐江修禊

去年修禊到蘭亭。今日春江倚畫舲。上巳風光晴更遠。富陽山色晚逾青。要將觴詠臨流水。還向綸竿拜客星。瀧遍嚴灘何處好。釣魚臺下碧泠泠。

溯嚴瀨至蘭谿

春江三百里。一瀉衆山破。流雲如秋潮。始識風力大。連飄撲天去。其勢頗無攄。亂峯不知名。絡繹復坎坷。終日蓬窗中。把卷向山坐。轉如立灘頭。盡送羣山過。晚來有明月。莫棹貴細臥。

金華試院東自公堂後雙古柏

自公堂後雙古柏。六百餘年老未衰。蟠根鬱律透重泉。生氣勃然出堂脊。一株蟉曲紋節轉。一株皮厚腹中塌。等閒鸛燕不敢來。絕頂花雕剝裂甃。瓦溝殘日落青子。蒼鼠蠶蟲噉其液。此堂支柱多古礎。乾道七年魏王宅。湯陰忠檜列不盡。衆落松楸種何益。此柏幸栽節度家。斯有詩香凝畫戟。徒恨昔身長百尺。未與冬青樹爭碧。堂陰誰可話騎昔。六碑首問熙寧石。堂後有石碑六皆南宋物也。

冒雨由縉雲趨麗水道出桃花嶺青黃龍諸嶺雲氣萬狀勝於晴時

春城晚渙暖。四山雲氣蒸。曉發縉雲雨。雨勢方奔騰。延緣迴修磴。巖壑來填膺。撇面快霧落。足底愁淩兢。

傳壁懷傾側。接石度高陵。路窮嶺直立。遂乃銜雲登。雲深不見路。叱馭將毋能。

陟險有悚志。探奇多騁情。松篁易成響。況以風雨聲。雜花滿四山。紅白垂繁英。上有千仞峯。蒼翠流餘清。下有百道泉。亂石交喧鳴。其中亘白雲。與我相縱橫。

嶺上多桃花。花落初生葉。芳草何芊眠。染濕綠蝴蝶。不知凌絕險。轉覺開易躡。迷漫十步外。白雲飛帖帖。浮嵐青數痕。中有峯千疊。若命廓清諸。飛鳥去猶懾。

青巖亦已轉。陵縉山之陽。林澗正懷煙。花雨猶屯香。降隨猛泉落。升共高雲翔。翔雲扶我行。冷逼單衣裳。欲招青田鶴。[illegible] 嬌翼來低昂。仙都在何許。雲海春茫茫。

山花

野花滿山紅白黃。山丹躑躅高良薑。青桐雖小不成鳳。薔薇拂露跳蹄香。叢門短碣沒春草。叢祠破壁開斜陽。野火亂燒半枝死。樵斧卻赦柔條長。鳩啼綠陰不知處。引我眼到青巖旁。君不見竹林堂前飛達末。台州紅栽溫州鉢。沃土清泉護曲欄。三日不澆根欲渴。誰若青巖石上花。白雲如水養之活。

春盡日阻風靑田和張子白同年若乘。見投詩韻

又放甌江黃篾船。棱生風力透輕篠。山來一一重相見。春去堂堂不受憐。栝嶺淸流千百轉。秫陂秋雨十三年。今宵良話題無夢。泊近西棠對榻眠。

恐是芙蓉海上城。瑤都縹見月初生。曾來定有胎仙過。春盡曾無杜宇聲。殘齒溪山閑後想。燈花詩句客中情。偏聽一夜船頭浪。已似東風晴又更。

重遊靑田石門觀瀑布

石闕開雙扉。未登心已羨。沿溪溯淺淺。越谷窺葱蒨。飛流百仞上。先向林表見。敢拜天紳垂。時與白龍戰。曳影澄澄涼。觸石生衣繖。雨餘情彌壯。風定勢猶旋。疏響靜凡喧。搖光引淸眩。茲來春夏交。山花落如霰。重遊意更洽。坐久心逾眷。安能構巖棲。聊息水程倦。

蕉林聽雨

黑雲閒日來蓬蓬。芭蕉窗下生微風。忽翻白雨破幽獨。高點秋聲戰寒綠。此聲入耳心亦涼。動搖眼底迴淸光。何處驕陽火徹熱。何處大道風塵黃。跳珠濺玉驟復緩。簾波不動淸陰滿。半晌疏齋已坐忘。案頭茶冷靑甕椀。

温州江中孤嶼謁文丞相祠

獨向江心挽倒流。忠臣投死八東甌。側身天地成孤注。滿目河山寄一舟。朱鳥西臺人盡哭。紅羊南海刼、初收。可憐此嶼無多土。曾抵杭州與汴州。

台州試院。在城北龍顧山之麓。有樓嵒然。出于林表。虛窗四敞。雲山相圍。余旣榻其上。留連浹旬。昔山左濟南試院有樓曰四照。爲施愚山所題。余極愛登眺。遂復以名此樓。昔榜懸之。

靈江通海汐。雲山圍一城。孟夏方陶陶。林蒲含餘淸。林中有高樓。神撫翠山平。風光泛疏牖。嵐氣通環甍。與言懷謝公。爲此登樓情。

衆峯不同靑。一雨淨萬綠。啼鳥悅初曙。晴雲翳深木。朝陽未上城。人煙猶翳屋。曉起神自淸。復此豁遙目。隱囊風氣涼。臨窗一晞沐。

山多雲氣聚。少暖即成雨。翔風海上來。颯然破微暑。輕涼潤箋簟。淸氣入玉塵。高林接繁柯。森森繞窗戶。情賞在無言。列岫靜可數。

西嶺鬱崔嵬。夕日早銜光。路壑起輕陰。穆然何蒼蒼。歸鳥入林小。樵徑盤雲長。暝色漸近人。樓外浮昏黃。豈能無世慮。及茲澹欲忘。

茲樓四無礙。下視未十仞。勢恐山已高。天垂月尤近。淸露生明弦。流雲散華暈。燈火遙樓靑。笙歌夜風順。誰知卷幔坐。吾方證幽蘊。

棲棲臨湖山。兩載居齊州。茲來章安郡。夢與愚公遊。迎稱既新寵。遠嶺亦淸遒。誰顧鄭宣夏。讀華空復秋。願得施宣城。臥吟百尺樓。

由臨海至天台

驟暖蒸涼雨。新晴得快風。揭來淸澗上。細繞碧山中。淺浪連村麥。高陰滿路桐。赤城知不遠。遲客曉霞紅。

國淸寺

朱閣瓊臺未及攀。長松纖草叩雲關。六朝山色禪光定。雙澗泉聲客性閒。此觀何人參智者。題詩此處是寒山。老僧若問天台賦。惟有三幡句不刪。

華頂茅蓬

華頂茅蓬底。枯僧忘世情。披雲採春茗。斸雪得黃精。虎跡穿林見。龍腥帶雨生。此中百五衆。疑有應眞名。茅蓬志小。皆苦行僧棲止處。幽巖窮谷計一百五十餘所。

薄暮重過石梁

獨倚長松白詠詩。曇花亭下白虹垂。飛流縱向人間去。莫忘石梁淸激時。

夜宿上方廣寺藏經樓

雲棲飛流上。高眠近太淸。星辰低北戶。鐘鼓發初明。塵土十年夢。風泉一夜聲。却嫌採藥者。翻費世間情。

萬年寺題僧達本壁

寺門高引八峯低。老樹新篁綠影齊。試與豊干入林去。緩扶藤杖聽黃鸝。林間黃鸝最多。

天台山紀遊

天台一萬八千丈。我來迥出羣峯上。碧山如海不能平。天風是底催高浪。山下白雲凝不流。浪花客出靑旋頭。惟有絕巘立天表。不與元氣同沉浮。飄飄直過八重巔。百尺飛流石梁顚。龍門鑿破走寔源。銀漢扶回瀉天影。金庭雙闕不可攀。玉沙瑤草非人間。曾記桃花古仙客。夜騎元鶴吹笙還。七籤空說子微悔。七籤司馬悔山錄。明仙人十六韶地。李明柏頌今安在。多爲遊人乏仙骨。劉盡胡麻路東海。昔登海閣望蓬萊。赤城又見霞標開。羽人難去洞天在。白日照耀金銀臺。可憐害馬不肯住。今夜月明宿何處。揮手一抹峯峯平。彩雲塡滿千巖路。若非淸夢落天姥。定繞仙壇轉飛去。

竹兜詞和陸九繼輅

越嶺登山雙竹肩。平安日日我須眠。何人支起西窗坐。只隔斜陽不隔雲。

著我天台雁蕩間。靑琅玕聲碧迴環。昨從惆悵溪頭過。軟似詩情穩似山。

天台藤杖歌

瀛庭本是羣仙館。漢代桃源尙如舊。仙人手種祁婆藤。擲與人間萬靈壽。截破鎖窗捫瑯栗。條起蛟身看

清瘦。我來天台親見之，萬年嶺上垂金枝。猿猱引臂弄光澤，筋纏石骨堅無皮。鹿樵偶向麥中得，七尺珊瑚淡紅色。豈須芝草始長生，著手已能助仙力。石染雨滑生蒼苔，趨笠看月登瓊臺。恐隨飛瀑化龍去，直擲白雲尋鶴來。持歸拂拭峯堂上，要腳輕便不汝仗。躡馬才從鑒隱回，橫膝聊為壽者相。庭前倚杖聽兒詩，如策長籐到台盪。

遊山陰陶石簣讀書處水石洞

飛夢下天姥，餘情入吳越。鏡湖波遶山，石簣水搜窟。飛梁駕重門，立柱抗高闕。冷壁悟禪面，瘦峯露仙骨。定役鑿匠心，莫謝天機伐。削成夏圭斧，奇拜米顛笏。清風漱玲瓏，澄潭倒寄崒。紅樓四月寒，烏舫一篙滑。籐枝鼻更長，蘋花香未歇。勝境豈在多，賢古興超越。緬想山陰人，沿流弄明月。

戊午五月二十六日鹽鷺峯銷夏聯句

出郭福激波。（春賢陳廷慶古華）沿隄快新霽。綠罨千樹濃。（安邑宋葆淳芝山）紅肇萬花麗。筍與先後來。（嘉興錢楷之，號黃山）松礎雨三翳。疊足山籠翟。（錢塘何元錫夢華）揆眼石陵腐。泉喧攲影圖。（儀徵阮元芸臺）亭敞茶烟細。呼瓊已無辭。（古華）飛瀑頗有勢。張翼障日高。（芝山）垂咮喙異銳。迴陵遠流音。（黃山）回澤近間瀲。結夏悲理嚴。（夢華）論古咸和歲。（閣山自晉咸和始）蠟屐穿玲瓏。（芸臺）藤杖閱迢遞。一派瀉龍涎。（古華）千盤擁螺髻。具相儼莊嚴。（芝山）題名雜分隸。洞竅一綫天。（黃山）臺澤千佛偈。登頓竟忘疲。（夢華）脫略了無繫。高軒補尋梅。（芸臺。閣畔有老梅已枯，余屬僧補栽之，爲題補梅軒額）層椒遲訪桂。往迹追白蘇。（古華）忘形到支惠。佳茗設清寒。（芝山）伊蒲出新膳。解衣到劇談。（黃山）臨池更游藝。書法尚夏毛。（夢華，時芝山作書數幅）硯懷抱劉蛻。（余藏晉咸和甎硯及唐劉蛻研）竹陰午夢清。（芸臺）槐院晚蟬嘒。歸思趁吟鞭。（古華）涼風襲行袂。出山尚閑適。（芝山）臨湖重鼓枻。回指翠微間。（黃山）卻眺烟波際。此遊殊耐吟。（夢華）後會良可繼。著敲翻避人。（芸臺）我東日西逝。（古華）

嘉慶三年西湖始建蘇公祠誌事

蘇公一生凡九遷，笠屐兩到西湖前。十六年中夢遊徧，況今寥落七百年。西湖之景甲天下，惟公能識西湖全。公才若用及四海，德壽不駐湖山邊。區區明聖一掌耳，易補缺陷開淤填。長堤十里老苒卷，北峯頓與南峯連。雨簾月帘入吟袖，裝抹濃淡皆鮮妍。水枕蘸與山俯仰，百吏散後登風船。可憐紗縠去不得，欲歸陽羨愁無田。江頭斑白說學士，碑在口上無勞鐫。三百六十寺興廢，竟無一屋祠公焉。前年我來拜公像，聊以山水娛四賢。柏堂竹閣今尚在，一祠畢竟公當專。淮海秦公世交後，（謂小峴觀察）辦此醵出清俸錢。歲寒巖下百弓地，宅有花樹池多蓮。讀書堂字公手蹟，一扁橫占居十椽。（余摹公所書讀書堂碑字爲祠中堂額）吁嗟乎，公神之來如水仙，鐵風拂拂雲娟娟。樓臺明滅衣蹁躚，萬珠跳雨生白煙。琉璃十頃清光圓，水樂嬉戲魚龍眠。我歌

公句冰絲弦，薦秋菊與孤山泉。神歸來兮心超然，望湖樓下湖連天。

秋日任滿還朝同人餞于西湖竹閣賦詩誌別

誰家有此好湖山，況是西風竹閣間。秋水正寬情共遠，賓鴻初到客將還。汪倫潭上舟迎岸，辛漸樓頭酒照顏。爲問淨慈古開士，再來我可不緣慳。

贈吳鑑人（竹賓）

秦家五字劇縱橫，竹出偏師將長卿。寄語蘇州漫相許，鑑兒還有小長城。

贈鮑以文（廷博）

清名卽是長年訣，當世應無未見書。何處見君常覓句，小闌干外夕陽疎。

贈朱朗齋（文藻）

雨後清溪遶屋流，藤床著膝看魚游。先生竟似陶貞白，萬卷圖書不下樓。

贈何夢華（元錫）

却因風木常多病，不爲清狂始詠詩。一種閑情誰解得，夕陽林外讀殘碑。

贈何春渚（琪）

清癯無奈左雖知，老戀林泉未肯離。著論不求聞達好，此人曾賦卻徵詩。

贈朱青湖（彭）

白髮吟詩猶閉關，著書常被八人刪。猶況未見山人癖，別起書堂又抱山。

贈周櫟齋（治平）

中法原居西法先，何人能測九重天。誰知處士由山下，獨閉空齋證大圜。

贈端木子疇（國瑚）

誰是齊梁作賦才，定香亭上列莚開。栝州酒爲秦淮海，招得青田白鶴來。

題江子屏（藩）書窠圖卷

江君未弱冠，讀書已萬卷。自家無不收，豈徒集墳典。款識列彝鑪，石墨堆碑版。我年幼於君，獲與君友善。談經析鄭注，問字及許篆。書窠小東門，出城路不轉。時從書裏坐，左右任披展。何期丙午荒，負米致假蹇。祕笈遂散失，今乃存者鮮。繪此一幅圖，感慨良不淺。余爲進一言，聊以當解辨。世有聚書人，充棟富編簡。腹中究何有，九流蠢乖舛。江君書雖佚，等身多述撰。精華在一心，糟粕笑輪扁。樹石滿書窠，雲烟任過眼。

己未

會試闈中夜雨和石君師韻

人材昭代盛，淵藪盡充贏。密則推先澤，師資得老成。風流歸古籍，甘雨洽清盟。況有文昌氣，銀河洗甲兵。

悲和御製立秋日道閣元韻

徽涼過殿閣，秋向渠湖來。曉露深天禁，西風感睿才。禮修軍帥賞，詩勵侍臣哀。籌筆思鼙鼓，銷烽靜草萊。仰惟純孝志，決奠下方災。諸將思智值，新兵氣更催。非管迎爽候，合力挽河回。一洗羣氛盡，龍驤不起埃。

移竹

南西門外竹欣欒，破曉移栽一百竿。到處軒窗皆洒落，我家門逕本清寒。夢回涼雨疎疎聽，坐對秋風細細看。獨抱愁心向誰說，此君還莫報平安。

九月望，裕陵禮成旋蹕，復承命敬閱山陵工程。留住四日，每當夜月，瞻望松山，潸焉出涕，護成八韻。

遡架龍輴外，橋陵巳閟宮。千官歸屈蹕，一介代司空。盤石題名馬，攀髯泣寶弓。松楸孤月下，樓殿萬山中。是斗環人近，神靈護勢雄。定知當雨後，直使地天通。大葬前二日長雪，雨霽山旋卽開霽。肅穆常侵夜，悲思直溯風。何當恭祭畢，周文王葬于畢。返從闕東東。

趙忠毅公鐵如意歌 成親王教作

趙忠毅公鐵如意，傳世甚多，銘詞形製，大略相同，而年款各異。其最古者，施念曾宛雅所載一柄，為神宗戊申年製。銘曰，北鉤無鑯，廉而不劌，以歌以舞，以弗若是利，維君子之器也。此後厲樊榭、韓其武、沈歸愚所歌，皆未識年月。若壬申製者，今在初頤園中丞處。天啓壬戌張春製者，在吾齋一處。天啓癸亥製者，在陸丹叔侍郎處。今詒晉齋此柄，又爲天啓甲子，是當時所製非止一也。戊申之銘，作以弗是利，利與劌器爲韻，餘者作折，或篆文相近摹仿之訛與。或讀是字爲絕句，則折字又與下不屬矣。

趙公老死不如意，公如如意剛不墜。逆璫錯鑄六州，三尺寒鐵天所棄。公引正士登朝廷，在地爲岳天爲星。小人側竊君子柄，二十六字容體銘。我讀此銘重太息，銀篆銷磨鐵花蝕。指揮曾見三君來，抨擊能教四凶踣。嗚呼此器鉤無鑯，廉而不劌古所稱。天啓搜羅出呈秀，搢紳點竄歸廣微。嗚呼此器以歌舞，中外忻忻望政府。清流終勤東林碑，戍骨幾埋代州土。嗚呼此器以弗折，百鍊精剛正臣節。一握難收熱[illegible]權，六人甘死琅璫鐵。公銘天啓甲子年，是年十月公南遷。五更一星對殘月，石硯與此同清堅。忠毅公東方未明之硯銘日殘月暉暉，太白睒睒，雞三號，更五點，此時拜疏擊大奄，事成策汝功，否則同汝貶。天不佑明使公貶，公貶乃將縱大奄。摩挲金氣動星文，太白歸天夜賦賦。

趙宋高宗瑞應圖 同彭芸楣館師作

康王天命爲元帥，先使臣民應符瑞。南渡須收奉鑑心，北盟早識投鞭志。緋帶邀郎待詔才，江山半壁手中開。御將希古追浪法，勅寫中興瑞應來。上河曾記清明日，鄭俠監門傳諫筆。漫說東京天水流，豈若艮嶽宮東出。此日惟知崔府君，小奴先見護行人。兩河將相占丁甲，百萬蒼生繫鬼神。鬼神揖馬河堅凍，白

承仙亭偶然中，冰天何處走青衣。御營已協黃袍夢，夢中江海半模糊。泥馬金牛事有無，地開風氣花偏徙。歸寫吳山立馬圖，此圖絕勝延祥觀。半臂蝶纓莫同玩，閣檢黃羅擲將時，祇今道服披圖看。隔牛燈火似樊樓，瀉水殘山屬馬劉。圖中尙是中原地，半是磁州半保州。李宗韓岳皆思戰，願飲黃龍扶赤縣。此事當年最吉祥，凌煙惜未開生面。赤符誰嗣渡滹沱，自古中興瑞應多。白木眞人眞謹厚，惟聞苦戰不聞和。

題五代馬楚復溪州銅柱拓本

此柱宋竹垞檢討曾有二跋，吳任臣十國春秋載此文訛數十字，且證五代史士然之訛。今觀拓本，實士愁也。柱今在保靖縣十里舊茅灘上。館師彭芸楣大司空以拓本屬題。

伏波鑄銅柱，歸車得讒謗。馬殷無功德，天以湘潭授。酬勳在千年，毋乃是希旨。士愁一角鼇，豈如徵側富。不爲錦溪長，廿作辰澧寇。盜用盤瓠兵，敢與九龍鬬。借爲當盛時，材力每雄厚。梯棧破溪寨，焚林縛猿狖。五姓歃飲血，求誓借自救。王曰與爾盟，鬼神實訊咒。伏波文學博，四羊印背奏。當年若勒銘，定能正辭籀。天策十八人，無出宏皐右。雖文與功稱，所學亦不陋。亦堇丈二尺，鑿字硬且瘦。惜哉猨掉尾，攫攫蝕銀鏤。前年有苗猺，蛮布出洞岫。拓本來軍中，南昌辨其謬。史校辟歐闕，跋訂吳朱謬。吾副昔征苗，午夜揮兵走。十戰九洞中，碧血染袍袖。此柱當戰壘，刀鏃或親扣。披册三摩挲，仰視日中晝。

暖房示書之

落日黃塵暗錦韉，退朝且就曲房眠。別開茶熟香濃地，好待風饕雪虐天。索爾新詩選素壁，記人往事有青氈。燃燈夜讀 慈幃下，此事傷心二十年。

武林歲暮

武林逢歲暮，風雨正淒然。短燭論文夜，寒笙聽雁天。客懷消似水，官舍冷於禪。莫道長安遠，崢嶸共此年。

揅經室四集詩卷五

庚申

春日台州

滄波圍古郡。弭節一登臨。緯未虞人意。樓船將士心。麥愁春雪厚。帆慮海雲深。世事積如此。天台安可尋。

庚申正月督兵海上往返天台未能入山

前年遊展入天台。今日與山不肯開。縱使石梁難再到。飛流可向夢中來。

天台山大雪三日守凍剡溪

天台三日漫天雪。頓長千峯一丈高。華頂定當排玉樹。石梁想見凍銀濤。蹴迷險磴常翻馬。溪擁寒澌不受篙。安得春風吹暖日。四山春水下輕舠。

守凍

剡溪百步寬。積雪塞流澌。我舟陷其中。尺寸不可動。豈無檝與楫。力士失其勇。非冰時敢履。少涉即沒踵。此時計春福。如珠但盈捧。四顧絕人迹。惟見玉山聳。南中春水拔。岸草鋪丰茸。爲想下天台。輕帆坐中擁。豈料三日雪。寒壓山川重。事勢變莫測。及此乃深悚。所以海上寇。吾憂在甌甬。

送趙介山文楷殿撰李墨莊鼎元舍人奉使册封琉球

同是中朝第一流。對螺彩蜂拂鰲洲。狀元風度今莊叔。才子神仙舊鄴侯。四月西湖留駐節。萬人南海看登舟。翰林盛事知多少。如此乘風乃壯遊。

題孫淵如觀察萬卷歸裝圖

魯民爭道送歸程。萬卷圖書知櫂輕。使君去後一帆遠。惟有微山湖水清。右丞渭城一曲。取渭城輕塵爲之韻。北宋時有能唱之者。東坡詩雨余好音初聞一首。用之此絕亦用其調。未知合否。

綠葉

我家讀書處。園雲蓋老屋。茲復來吳山。繞屋列嘉木。巳當衆芳歇。萬葉成一綠。北窗人意閒。瑣碎搖晴旭。疎雨過南樓。蕉桐滴鳴玉。半年勞簿領。春筍積成束。賴此清陰濃。稍可障塵俗。隔簾影逾淨。下階涼更足。不知此何時。但見青梅熟。

題西湖第一樓

高樓何處臥元龍。獨倚孤山百尺松。人與峯巒爭氣象。窗收湖海入心胸。經神誰指無雙譽。閣影當懸第一重。卻笑扶風容好士。登樓始見鄭司農。

題徐霽堂司馬鼎秋艇狎鷗圖

鑑湖秋水放輕舟。賀監歸來未白頭。誰與先生最相狎。舟前三十六沙鷗。

濠梁秋水坐忘機。一抹青山淡夕暉。愧我今年機事重。海鷗終日背人飛。

贈李西巖總鎮

儒將威名定不虛。風濤千里鎮儲胥。海天飛礮親擂鼓。夜月揚帆坐讀書。造得戈船浮木柹。築成京觀聚鯨魚。封侯自有黃金印。射石將軍恐未如。

次韻酬阮吳巖撫軍　李長庚 西巖

開府推心若谷虛。要將民物納華胥。風清海外除奸孽。令肅軍中提佾書。報國自應親矢石。酬知未盡擲鯨魚。庸疏何幸叨青眼。姚美前賢愧不如。

文章高映斗牛虛。綸節重臨護象胥。椎髻申嚴三尺法。指揮妙合六韜書。不嫌樗櫟加丹漆。昔意鐫規滅釜魚。設許胸中有兵甲。迷鈍未稱待何如。

上虞道中

曹娥江外歸篷長。百曲清溪繞石梁。夏氣出山雲莽莽。晴烟歸壑水泱泱。風前高樹吟蟬早。橋外平田吠

24 A
第六十九冊

蛤涼。卻羨老農耘稻畢。一般閒適立斜陽。

天台行幔姐揚補帆品三題天台桃源圖

天台仙境去仍遐。百道清溪萬疊山。洞口桃花隨水出。巖前瑤草帶烟刪。誰教一路生靈藥。卻有雙仙並綠鬟。笙吹月明元鶴背。樓臺霞護碧松關。歸裝隱隱聞雞犬。飛瀑泠泠雜佩環。千載偶逢開玉戶。春風常駐紅顏。每依錦瑟終年坐。除種胡麻鎮日閒。如此好山猶別去。仙源那怪斷人間。

台州夜坐

雨後得秋意。草蟲聲漸多。樓陰流素月。山影接明河。坐覺風初定。遙知海不波。此時聞韓說。何處夜橫戈。

初秋台州擒安南海寇事畢曉發回杭州

海上羣山碧四圍。新涼時候送將歸。秋來天使浮雲薄。不待南風也自飛。

寫榜作

列炬搖紅唱夜闌。屏風老吏待開官。忽聞佳士心先喜。得上名經寫亦難。擇拄五千古文字。鎖磨八百篇孤寒。榜花已說孫山好。還向孫山以外看。

濟園晚眺

碧樹西風裏。闌干閒更長。萍開魚影亂。松靜鶴巢涼。遠水交平岸。秋山耐夕陽。不知惆悵久。歸棹入昏黃。

仲冬諸天竺復同孫蓮水韶吳山尊鼒汪芝亭厓李四香銳陳曼生鴻壽陳與伯文述林鳳泉道源焦里堂循過靈隱蔬飯冒雪登西湖第一樓

空山寂無人。同步偶然合。微雪何荒寒。僧境頗宜臘。翩翩蠟屐來。開堂見老衲。鐺火烝松明。茶烟出禪榻。煮筍出山去。湖光更蕭颯。櫓聲動烟水。如與雁相答。山樓對南屏。萬樹擁一塔。嵐光聚影歸。懷沖雅情洽。古人重清遊。良貴朋簪盍。寄言儒家子。禪悟不可雜。

浙東賑災紀事

冰凌寒谿壑。積雪明羣山。飽飯被復陶。猶覺此地寒。矧茲災餘民。食少衣復單。庚申夏六月。風雨夜漫漫。山海本交錯。蛟龍出其間。夷寇蕩甌蠻。鼓括民亦殘。狂流破山出。百道開巑岏。平地水一丈。牆屋崩驚湍。漂人及雞犬。決冢浮瓷棺。禽獸爲石田。沃土成沙灘。高原稻始花。擢拔同草菅。寄語疑此言。試看高樹端。樹端枝椏椏。甚稽猶交攢。爾時不死民。垂涙呼長官。長官發倉穀。倉破穀不乾。升斗縱不多。尚可數日餐。飛章入告帝。民隱動天顏。帝曰毋諱災。赤子皆恫瘝。近者急軍儲。度支殊艱難。臣體帝之心。不敢少吝慳。命發四十萬。背吏同爲姦。察之苟不密。何異官貪頑。民受官所授。著手親分頒。我來如視傷。一一索其瘢。治寇在於猛。卹災務於寬。致災已不得。有力敢不殫。所賴高田稔。米價平市闠。種薯亦成熟。雖貧心已安。終思卅萬人。家室何時完。湖風生驛道。伏軾興長歎。

屬王椒畦同年畫珠湖草堂圖卽題

月落湖水平。珠光弄殘夜。夕霏已嫋人。況是斜陽下。吾家雙社西。臨水有茅舍。當年達人歸。謝靈運述祖德詩云達人貴自我行吟得清暇。投壺登小艓。射鴨來虛榭。柳細早分涼。荷香始知夏。我豈不懷鄉。塵鞅安可謝。武林好山水。未宜税烟駕。終念甘泉山。背光向湖瀉。

題王椒畦同年畫金華八詠樓圖

夫容峯下碧城頭。百里清江繞樹流。如此好山原入畫。祇須名篆一登樓。荊州詞賦思王粲。元暢詩篇說隱侯。我亦欲來同覓句。恐聞鴻雁不勝愁。

登八詠樓

蛟龍城外迹。鴻雁澤中聲。山破雲猶積。野荒風易生。三冬氣蕭落。六代意縱橫。怪底休文瘦。誰能遣此情。

卽事

鴉盤老樹晚來寒。密密蕭蕭打竹竿。風色滿天雲更緊。絕無情緒倚闌干。

桐廬九里洲看梅花

九里江洲好畫圖。梅花曾見此間無。花農不記花開數。約略一洲三萬株。

滑眼花光江岸前。半成明月半成烟。若非天女散花地。便是神仙種玉田。

香和雲氣染人衣。花與山光共四圍。一片暮雲花上落。可憐香重不能飛。

十萬瓊花路百盤。入花容易出花難。老僧菴外三千樹。已耐詩人半日看。

辛酉

賦得雷乃發聲

嘉慶六年正月。久晴未雨。望澤甚殷。十六日。頒到御賜御書福字。並批諭云。親書福字賜卿。願兩浙士民同霑厚福。欽此。是夜春雷應節。雨澤優霑。士民交慶。十七日。試三書院生童。擬作試帖一首。敬書玉旨。宣示諸生。使知共被恩膏。勉膺福澤也。

風雨正漫漫。鳴雷起夜闌。一聲宣地氣。百里破春寒。震在剛柔始。屯如發泄難。天門開鬱律。車轂轉盤桓。紫電初回掣。青雲已直干。仲舒開蟄戶。動蟄啓龍蟠。暖透山田麥。狂消浙海瀾。況逢宸翰渥。澤被士民寬。

蘇堤春曉

北高峯上月輪斜。十里湖光共一涯。破曉春天青白色。東風吹冷碧桃花。

二月十七日過皋亭山看桃花用六言律體

皋亭山下春色。廿邁郵前夕陽。柳葉纔勻鴨綠。菜花垂染鵝黃。雙槳遠水弄影。畫舫晚風載香。況是碧桃萬樹。我來權作漁郎。

廿三日自海塘迴舟曉過某亭復成一律

蓬背東風太緊，曉來桃柳橫斜。溪頭飛溼紅雨，山半飄殘絳霞。流水一年春色，武陵何處人家。莫教洞口漁父，且看紛紛落花。

登鎮海縣招寶山閱新造水師大艦

怒濤如雪擁蛟門，百道樓船過虎蹲。山名 旗鼓一新人氣壯，風雲四合殿光屯。句章郡縣來相望，橫海將軍許細論。果使水犀騰浪去，不教海外有孫恩。

辛酉臘月朔入山祈雪，即日得雪，出山過詁經精舍，訪顧千里廣圻、臧在東鏞堂，用去年得雪詩韻

殘歲山峰峻，陵迹兩年合。峯補祝春氣，一綠復成臘。空谷無行人，白光凍千衲。出山入精舍，拂衣花滿榻。延賓有顧蕃，下車悅衞颯。煮茶說群經，鄭志互問答。登樓對南屏，還見去年塔。頹雲撥墨濃，圖中認王洽。撫景觸愁懷，鄉園戶空闔。慈竹壓墓門，風雪定紛雜。

壬戌

曉至西溪祭祀樓壙

路轉西湖曲，松陰散曉涼。五更山雨歇，八月稻花香。流水開天影，新雲壓電光。儘多祈報意，無德感句芒。

海寧州迎潮

胥怒本寂寞雲開，忽見江流亂卷迴。虹影化爲秋水立，日光曬倒雪山來。難分龍鰭東南路，怕聽鹽官日夜雷。塘裏桑田外滄海，教人爭不重徘徊。

安瀾園小憩

秋園風雨歇，坐覺苔衫冷。竹樹含清陰，如雲淡無影。苔岑蟋蟀吟，空庭閟幽靜。我本傷秋人，情質相與永。

自乍浦彩旗門觀海至秦駐山

八月試新寒，蒼茫海岸闊。天風吹大水，落日滿羣山。潮汐防衝突，艨艟計往還。勞勞千里事，行路反成閒。

題汪蛟門先生少壯三好圖 梁蕉林自謂少壯三好，音律詩酒也。

汪君磊落古丈夫，朗朗玉立清而腴。百尺梧桐閣上居，持螯御酒爲醇儒。君舉鴻博科，以未閱閣試罷。 撐腸拄腹萬卷書，其才縱逸不可舒。一使命登玉堂瀛醵醵，一使哀絲豪竹催歌飲。人生豈能無嗜好，嗜好者爲何如。既不能讀五車，又不能注蟲魚。縱令好色皆登徒，儲精激髓爲酒沽。吁嗟乎，汪君磊落古丈夫，儒臣法吏心事俱。作詩云：半生心事無多子，只在儒臣法吏間。 白雲詩史相縈紆，文如介甫詩韓蘇。漁洋山人評君語。 胸中經綸大有用，一洗餘子醒腿而蘧篨。君不見汪君之友禹鴻臚，寫此少壯三好圖。龍眠象隸陳坐隅，彈箏擫管皆名姝。如有歌聲過圖內，一展卷後飛空廬。青天白眼互睥睨，酒氣拂拂搖其鬚。此圖流傳在江都，秦君林下供清娛。五笥僊館

貯萬軸，嗜好未與汪君殊。秦敦夫編修博學多識，壯年引觴歡樂讌詩之局，曰五笥僊館，揭元題匾。 馳書寄圖索我句，我句能寫汪君乎。不能顚由不能飲，自慚俗吏腸且迂。惟有籌餉來儲胥，又有經籍堆籤廚。此間開圖呼女奴，酬君以酒勝花觚。更裁紫蘭重臨摹，百家題句寫無餘。吁嗟乎，汪君磊落古丈夫，風流文采今所無，眼前之人誰如蕭彥瑜。

秋日西湖泛舟

三面青山倚夕陽，桂花天氣半溫涼。不須泊岸尋花去，湖上秋風鎮日香。

駐杭州時，每九月，花奴自揚州載菊一舟來，一時瓶盎軒階俱滿。率嚴觀宴花下，能有家鄉風景，爲寫秋江載菊圖題之。

重陽花事滿江關，千里花奴獨往還。瓜步西風潤州雨，一船秋色過金山。

爲寫秋江載菊圖，黃花同我住西湖。我來自飲西湖水，更爲澆花酌一符。

花稱鄉心酒半酣，老人安穩住江南。階前半畝方池水，便是延年古菊潭。

松間石畔竹籬根，栽滿黃花即是園。記得童遊問兒輩，此間可似傍花邨。揚州城北傍花邨，有菊數百畝，田家種藝，風景絶佳。

同人分詠古十印得劉淵之印

漢寶缺角威斗亡，永嘉六鬼歸晉陽。中間稱號數十載，天生漢甥劉元海。元海二角真英雄，蛟龍那得居池中。可憐王侯編戶列，淵名但鑄頑銅。此銅鑄印尚背紐，隨陸文兼絳灌武。朱范同門傳五經，曾以書緘封印十。無端玉璽來河汾，改元劉瑞增三文。淵于汾中得玉璽，有光三字，改元河瑞。 平陽光昌漢天子，豈醫司馬家兒當塗典午皆成篡。昭烈炳中出降禪，公主之孫能復仇。人心到底思東漢，惜哉和曜性不仁。不及李淵生世民，若使有符拏漢璽，諱淵久已如唐人。我今得印繫之肘，剛卯金刀辟邪鈕。圓水爲淵篆象形，想見當于文在手。元海生有文在手，曰淵，故名。

詒西漢定陶鼎於焦山媵之以詩

西漢陶陵鼎，以漢慮傂尺度之，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稜，純素。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陰廉陶陵共廚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卅第卅五。器鑿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陰廉陶陵共廚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卅共廚銅鼎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卅一。案漢書地理志，陰廉、洴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爲陰廉侯。續漢書郡國志作陰廉，誤也。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穰侯出之陶，即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驃騎將軍明東送葬於定陶，貴震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

共王爲共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共王陵．此器云陶陵．是定陶共王陵也．隃麋汧二邑共此器．故曰共廚銅鼎．鐘鼎款識．漢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共廚金一斗鼎．汾陰宮鼎銘云．汾陰共官銅鼎．上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廚．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爲小廚裁足祠祀．款識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因有二鼎．蓋與器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八合．定陶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予得此鼎．因思焦山祇有周鼎．若以漢鼎配之．經史引徵．可班詩事．爰以官牘送之鎮江府丹徒縣．付焦山寺僧永守之．並加册於櫝．給圖搨款鈐印備錄諸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

碧山一角浮春潮．中有周鼎開雲敵．古文十行照江水．百家詠釋窮秋毫．千年古篆變爲隸．西漢款識多鑿雕．我有漢鼎五十字．隃麋汧鑄供定陶．斗斤兼記古權量．汾陰好時同彝儀．濟水東流帝陵起．臣莽掘廚金不銷．齋中拭刷出古澤．鼎躍轉徙猶堅牢．煙雲過眼莫浪擲．送爾安穩棲松寥．焦山閣名．向餠解脅共相鐩．雁鐙蠲燭吟清宵．壬戌之秋木葉脫．海門風起江飛濤．蛟鼉踏浪避金技．蒼然古意生眉叔．此時此鼎入山去．江天寶氣騰輕舠．海雲窟中多古木．兩鼎鬲耳初相遭．周儀可補覲禮闕．周鼎呼史册命之儀．可補覲禮文之不足．諸家詩考未言及．漢事志傳徵班曹．倉籀字破鬼夜哭．八分不似周王朝．一波一磔漢水石．同隱有似由與巢．貽禽仙去亦偶耳．華陽銘尚礧礧嶢．可知古人皆好事．以詩贈鼎各訂交．他時得暇或相訪．髯飄一片橫金焦．

考杜佑通典．京口有譙山戍．太平寰宇記．亦以譙山爲戍海口之山．余家藏嘉定鎮江志云．江淹焦山詩．舊本作譙山．是北宋以前尚名譙山．北宋以後．始以焦孝然事傳會之．孝然避兵婺婦於揚州．見三國志注．爾時孝然年尙幼．似無隱譙山三詔之事．且孝然爲魏以後人．蘇伯嘒卒於漢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贊當別有一焦君．似無爲孝然作贊之事．又焦山古鼎．王西樵始據韓吏部如石言．爲京口某公家物．嚴分宜奪之．康熙間人競以爲詩歌．故實然自嘉靖以後．明人詩集．鮮及此說．天水冰山錄．于分宜家物無所不載．古銅器款中．祇有古銅鼎二個．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蓋．並未言及款字．此鼎一鼎之重．已不止百餘斤矣．朱竹垞翁覃溪二君．深於考古者．其焦山鼎詩中．皆不言此事．爲其無據也．故余謂焦孝然．嚴分宜二事．等諸無稽勿論可也．

浙撫署東偏誠本堂有巨石．以漢慮俿尺度之．高一丈二尺．有奇勢．如夏雲初起．卓立成峯．足固甚小．而要頂幾兩倍之．峯之可窺可穿上下通透者三十一穴．余於嘉慶七年移立澹寧精舍方池中．以余字字之．曰雲臺峯．余鄉本有雲臺山也．因用黍黃臺中九華倡和詩韻題之．

雲臺海上有高峯．何日爲雲上碧空．隨我南來三竺外．引人遊入九華中．臨池當戶堂堂見．透月穿風面

面通．欲與石交商一語．那如鐵壁不玲瓏．

揅經室四集詩卷六

癸亥

癸亥正月二十日四十生日．避客往海塘．用白香山四十歲白髮詩韻．

春風四十度．與我年相期．駐心一迴想．意緒紛如絲．　慈母久逝矣．長懷蓼莪悲．元十歲時．母嘗貼白香山樂詩示新製等篇口授成誦．嚴君七旬健．以年喜可知．人生四十歲．前後關壯衰．我髮雖未白．疑食非壯時．生日同白公．恐比白公衰．白香山正月二十日生．見文公集．　百事役我心．所勞非四肢．學荒政亦拙．時時懼支離．宦較白公早．樂天較公遲．我復不能禪．塵俗日追隨．何以卻老病．與公商所治．

澹凝精舍即事

雪消青草出晴沙．淡綠梅枝滿著花．石上寒泉冒深淺．風前春色試清華．一峯已染苔痕潔．半鏡還分樹影斜．難得小齋閒坐久．夕陽時候啓窗紗．

吳蜀師甎　八甎吟館同人分詠八甎之一．

吾鄉平山堂下濬河．得古甎．文二曰蜀師．其體在篆隸間．久藏于張燕昌金石契中．未知爲何代

物。近年在吳中屢見蜀師古甎。兼有吳永安三年。及晉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作者。然則蜀師爲吳中作甎之氏可知。按揚州當三國時。多爲魏據。惟吳五鳳二年。孫峻城廣陵而功未就。見于吳志本傳。此年紀與永安永康相近。然則此甎爲孫峻所作廣陵城甓無疑矣。

吾鄉江淮間。寬閭爲地軸。井幹列雉堞。如泥塞函谷。漢末之故城。當是遐所築。孫峻圖壽春。將作升親將。遺此一尺甎。獲在平山巔。有文曰蜀師。匠者或師蜀。永安及太康。蜀師吳所因。廣陵魏久據。不領孫氏牧。惟五鳳二年。欽文欽爲峻所甓。城雖未成。一晉巳多覆。殘甓今尚存。吳志朗可讀。孫峻豎子耳。殺恪諸葛恪何其酷。恪所不能城。峻也安能築。揚城無降將。婁守每多戮。哀此古甓甎。屢受石與鏃。汪容甫廣陵對云。廣陵一城。閱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于不出于其間。摩挲蜀師文。千年數何速。昔城久巳蕪。廢池更喬木。宋姜夔詞云。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按劉宋及南宋兩淮時。揚州荒蕪爲尤甚。吾鄉少古碑。得此漢甎足。五鳳當延熙。稍後遺綱目。朱子綱目。吳五鳳二年。爲漢後主延熙十八年。仙館剪八甎。照以雁鐙燭。剪燭成聯吟。詩成受迫促。請假想李程。日光照如玉。

與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爲 堂上壽得商父丁角 商父丁角有𤔲形山雷文甚細。內銘三十二字曰庚申王在東門夕王格宰椃從錫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十六月惟王廿祀劦日又五。外銘三字曰庚冊冊。十六月者蓋遺閏爾君自始即位月數之例也。凡商器之銘月每在前而祀在後也

吾鄉有酒器。十三銀鑿落。今吾稽吉金。其數亦相若。就中文多者。厥有父丁角。體鋬突獰獰。山雷蓮蟠礎。銀花漫青白。金衣發斑駁。三足自鼎鼎。雙角何嶽嶽。無柱亦無流。求形異于爵。其容當四升。今且三爵弱。鄭說角即觚。若兕容持捥。內銘卅一字。東門王夕格。庚申宰椃從。尊彝錫貝作。其末紀五數。特角背手握。東門居青陽。重屋擬松桷。宰椃名無徵。商書本簡略。賴此鑄篆文。勝于左邱削。大賚宮五朋。金錫付鑪鍇。父丁爲王臣。銘詞殊敬恪。伊巫暨廿傳。世系誰可度。外銘庚丙冊。亦難推月朔。紀月至十六。斯乃于氏學。歐陽疑未明。董逌識斷卓。先月後乙祀。殷禮考鑿鑿。萬物孰最壽。吉金至堅確。況此四千年。傳之自殷亳。舉以奉 親娛。春酒周爵酌。諸友欲且詠。絕麗復沈博。寶用祈永年。眉壽長綽綽。仲春日丙辰。錫玉適逝珏。擬待逃職旋。紀恩銘諸鄭。二十日蒙恩賞白玉搔背如意一枝。

爲朱椒堂爲弼題朱氏月潭八景圖冊

黃鳥何睍睆。楊柳何依依。未若紫陽山。鶻鵃鴉且飛。柳堤鳴鶯

松石交清蒨。晴嵐浮暖翠。山亭寂無人。此中有古意。松石晴嵐

苔磯新綠漲。隔溪煙雨晴。垂釣本忘機。請川向人談。釣臺煙雨

一夜風雨聲。聒耳何縱橫。曉來看飛瀑。石上春雷鳴。石門瀑泉

月出東南偶。澄潭影先得。疎林風定後。浮作淡黃色。澄潭印月

奠貫點溪綃。畫作堂前屏。請看南山色。鬟如螺髻青。南屏疊翠

晚山綠沈沈。平林煙漠漠。間殺寺門秋。一杵疏鐘落。西山晚煙

空山多雨雪。尚有千年樹。詩人慕月潭。敝廬在何處。玉峯積雪

自題珠湖射鴨圖小象

射鴨復射鴨。鴨向菰蘆飛。菰蘆何萋萋。秋樹何依依。扁舟泛珠湖。西風吹我衣。湖波清且遠。月暮澹忘歸。昔日俗情少。今時塵迹違。但讀孟郊詩。竹弓無是非。

濟凝精舍即事

雖得從容愛景光。今朝初覺暮春長。石邊蕉葉簾前綠。窗外花枝鏡裏香。鳥壓藤稍低著水。魚跳池影上搖鶴。新茶一椀人清暇。不管西山下夕陽。

綠陰課詁經精舍擬作

幾番春雨亂紅披。重到園林一月遲。涼意轉生亭午後。清光多在嫩晴時。輕寒輕暖人初靜。如水如雲鳥不知。待過黃梅好時節。新蟬斷續影參差。

濟凝精舍初夏

陶甓簿領共庖廚。樹木蒙茸六七株。梔子花開風氣暖。芭蕉葉大雨聲麤。石中留似天台瀑。階下池如雁宕湖。多少洞天遊不得。此間便是小方壺。

郡東甫同年由廣東奉使過浙賦贈

使君旌節駐杭州。民說公孫尙黑頭。鈐閣竟如同館住。弓韜間爲入吳牧。山中辦賊聲煙淨。湖上聯吟春水柔。四十年華五離合。予與東甫同四十歲幾多歡喜幾多愁。

飛霜鏡引

眞子飛霜鏡。遷今尺五寸七分。體圓。外作八瓣菱花形。背白如水銀。左方四竹三筍。一人披衣坐撫琴于膝。前有几。几置短簋二。觚一。又一物不可辨。右方一鳳立于石。二樹正圓如雲形。下方爲池。池中一蓮葉。葉上一龜。龜值鏡之中。鑪其足下。即爲鏡之背鈕也。上方有山雲銜半月形。月中有篆兔形。其下作田格。格中四正字曰眞子飛霜。眞子者。鼓琴之人。飛霜。其操名也。予審此爲晉鏡。何以知之。以青盖之體知之也。晉非篆隸。皆以後體也。凡樹直立圓形如雲。起月內加兔。此晉人法也。予竹見唐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樹形與此同。几畫太陽升朝霞。何日中有陽烏。皆同此形矣。眞子飛霜。于書無所考。見予以意推之。或即晉戴逵耶。晉書逵本傳云。逵能鼓琴。工書畫。

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宋書戴仲若傳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據此二史，則善鼓琴，善畫，善鑄銅，師術士，逵一人實兼綜之，則真子將毋即逵也，錢摶士詁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後世，使其人不作此鏡，則湮沒無聞矣，故好事好名之徒，今亦不如古，據錢士此言，真子若非戴逵，微此鏡則真子無傳矣，為逵鏡可寶，非逵鏡尤可寶也，

五更曉月霜天高，匣中寶鏡悲六朝，鏡如霜月月如鏡，人間天上常相遭，鏡中何所有，真子坐彈琴，琴中何所有，必是嵇徵清商音，竹箏出林迸出池，真子坐當春夏時，一彈天地有秋氣，迸葉慘淡遊神龜，再彈長空轉寒月，鳳臺夜叫雙梧枝，三彈四彈清霜飛，素娥青女颦蛾眉，菱花內有古人面，凜然冷逼誰敢窺，剡溪高人戴安道，作畫範銅盡工巧，或是王門破琴後，幽棲三商真大好，又疑真子原無名，以鏡寫神琴寫情，霜華落指看不見，惟見鏡臺秋月明，秋月復秋月，千年磨不缺，負局聽琴聲，琴聲久消絕，琴聲絕兮真子歸，劍沈秋水兮鏡滿塵，掛高堂兮曬日，懸池館兮照衣，春羅耶絲七絃澀，新箏解弄梧桐葉肥，緊是徹夜早復蹤，何處寒霜背月飛，

壬戌孟夏，由靈隱徒步過韜光庵，直上北高峯頂，癸亥夏日，又至韜光，留題韜光觀海詩卷中，

潮聲不到北高峯，惟見樓頭海日紅，健足直凌山色外，詩情都付竹光中，胸前泉石千層起，眼底江湖一望通，欲學樂天遊兩寺，那堪吟眺總悤悤，

夏日過雲樓

入山三五里，修逕夾松篁，滿地綠雲滑，隔林紅日涼，客來惟飲水，僧老但焚香，莫向城中去，炎歊日正長，

西院平臺落成

平臺石磴路三盤，到此方知眼界寬，百尺梧桐扶碧柱，四圍雲岫倚紅欄，隔江風雨迎潮聽，入夜星河帶月看，本欲乘風便歸去，瓊樓高處況無寒，

虎邱後山小憩

虎邱闕北戶，平野意蒼然，遠水千畦稻，斜陽萬樹蟬，風廻城郭外，人在暮山前，三度來遊憩，流光已八年，

沂州道中

殘暑緣河北，浮嵐殊未收，農心愁晚旱，客夢怯長郵，密雨漫天落，涼泉滿地流，風雲真快意，一氣接新秋，

百里陽陵路，秋風生袷衣，曉涼蟲語響，新雨豆花肥，灝灝頹黃月，頻頻繞翠微，遙知秦蜀外，到處靜朝暉，

曉過敖陽

殘月淡無色，自向西嶺斜，東山鬱蒼翠，絢以朱明霞，佳哉蒙山峯，松柏紛如麻，罪椒冒秀澤，百丈青蓮花，發諸廢不得，千載停征車，孰可比秋色，悟陰雙鵲華，

羊流站

去嶽街百里，望山已壯哉，白雲出梁甫，青氣隱徂徠，日暮吟何在，南州碑亦摧，古人嗤輸外，幾蹬叱車來，

自新泰至泰安，僕馬已憊，而日始午，更乘山輿登岱夜宿　孔子廟，曉觀日出作

望山居魯東，其高已無似，孰知泰山巍，遠在臺頂上，臺陰二百里，嶽起地勢仰，行行過徂徠，巖巖入高望，仲秋日當午，將登氣先壯，險嶺被迴馬，懸崖記御幰，盤道多旋折，羣峯無定向，飛泉湊北巖，天風與之蕩，絕壁松倒垂，雕鶚不及掠，何由深蒼翠，白雲日相養，石磴十八重，直立無可傍，前蹤接後頂，志欲駭敢放，及其登天門，萬里洪蕩蕩，半點梁父煙，一綫汶河漲，平野若滄海，衆山起青浪，落日雲俱停，翻騰變千狀，拂拭舊題名，遂拜　孔子像，小夢日輪轉，午夜天雞唱，日觀開扶桑，元氣浴混漾，色鑄黃金天，嶽影搖晴曠，陽烏突躍出，龍采忽飛颺，雙眸倏爾明，一嘯對然暢，氣從平旦復，心與天機長，嗟此封禪基，土壤古不讓，七十二代君，何年路始艱，抒此問古人，爽吾亦惆悵，

癸丑七月赴山東，夜宿新城縣南萬柳月明蟬聲徹夜，今復以癸亥七月入都過此，以一絕紀之

曾是新城借榻眠，深林涼月夜鳴蟬，十年四度匆匆過，又是秋風退暑天，

出古北口

盧龍古塞峻嶺飛，千里陰山鐵作圍，城窟水寒宜飲馬，關門風緊乍添衣，到來雞樹初黃葉，此去無山不翠微，為語白檀沙上雁，江南依舊稻粱肥，

上親獲鹿於山莊，得賜割鮮

神武親鍛準，山莊鹿柴前，近臣新賜食，異吏亦頒鮮，臟味思茸客，延齡借角仙，擬供堂上膳，恩意賦莘筵，

過普陀宗乘須彌福壽二廟

武烈多秋水，東流右挺峯，都綱如小邑，大藏盡高墉，丹壑方千尺，香臺疊七重，石門雙白象，金屋九黃龍，樓山層層起，欄迴面面逢，鐵旗輕似羽，銅鐸響於鐘，藩部膜為拜，諸天玉作容，晚來邊月滿，孤塔出青松，

萬樹園賜宴時，蒙古王公及回部越南貢使，皆列坐，參贊侯德楞泰亦與筵，紀恩一首

灤山秋滿御筵開，上將初銜飲至杯，東走名駒大宛到，北飛馴雉越裳來，魚龍戲畢諸藩拜，徵苣詩成二雅材，何幸使臣歸述職，得叨恩命共嚴陪，

中秋日出莊恩賜曲宴用唐王建詩韻

宮槐月上動昏鴉，賜宴歸來燭已花，今夜真如天上住，瓊樓西畔一仙家，

過青石梁用陳雲伯邇鄉 延綸 倡和詩韻

盤龍身蜿蜒，飛鳳翼翩翩，山勢雖瑰奇，非人終寂寞，庚庚青石梁，蹋風心猶愕，時能驅輪轂，上與石相搏，漢皆久恢張，金元亦覊絡，疑是烏桓關，或為慕容鑿，山脈向東走，象緯測外郭，盤旋登山脊，梁援上屏障，凝馬刷枯株，滑足寒措灼，客嗟行路難，人識遊山樂，及其升高梁，澈眼斬揮霍，南山與北山，萬壑低於鶴，

白雲參錯之。一起埤堄。山光翠太濃。天色青轉薄。仙蹤定來往。虎豹敢騰擢。是時秋八月。西風寒始作。塞雁向陽飛。蕃馬思北躍。去來孕吟侶。驢背倚寥廓。吳山吾管領。四載住城郭。春遊嬉騎從。夜景阻荒鑰。縱有得句時。但向梅花索。題陳詩並好。山林復臺閣。披圖想塞垣。心旌共懸度。快哉度此梁。心胸展開拓。謂險山失奇。筆銳石將削。我朝合中外。威德連北漠。四十九藩臣。奔走懼少卻。適茲興桓嶺。振以尼山鐸。三秋駐翠華。萬象是谿壑。輦道仰盤盤。馬蹄逝連絡。金根天子車。陰翳玉會鶴。高山作康之。周雅歌柜酌。御氣通虹梁。豈復有虎落。所以輪蹄鐵。日與石火爍。今年秋氣早。新月已弦魄。迴思癸丑秋。十年事猶昨。天外多劍峯。依然礪青鍔。詩人復歸來。得句定各各。行吟涉灤水。如嵩緱伊洛。梁上雲漫漫。梁下波濺濺。

入古北口

策馬初迴紫塞間。斜陽閑煞萬重山。晚來小雨西風急。人與秋雲共入關。

古北口月夜

邊月照長城。蒼涼萬古情。西風入遙夜。秋色更分明。客路無多日。鄉心何易生。江南如有夢。香露桂花清。

秋柳

盧龍塞內古漁陽。秋柳蕭蕭一萬行。邊馬歸來猶戀影。曉烏飄後漸飛霜。還思壓下西風裏。又過琅琊大路旁。況是淮南搖落葉。隋隄千樹接雷塘。

題錢裴山同年使車紀勝圖

西南山川天下奇。山靈環客來圖之。儒臣足底無遠道。不行萬里空吟詩。吾友錢君富經術。吳山越水開須眉。文章一出冠天下。奉詔偏走西南陲。西陲何所有蜀道。一千里。人盤空外行。棧從上天起。劍閣天彭橫白雲。巫峽瞿塘瀉秋水。此時使者班雖來。短衣匹馬秦關開。題詩一夜過井絡。蠶叢祠外銀河迴。蜀才樂得獻其秀。巴猿不敢鳴其哀。南陲夫如何。衡雲迷粵桂。瀟湘弔二妃。蒼梧拜虞帝。藤江到處佳。玉筍瑤篸列無際。使者到此詩更新。放筆直欲無古人。三江五嶺入卷軸。蠻花獠草扶車輪。以詩教士在滇厓。僰寨八百皆迴春。或云官似旗洋叟。入蜀年同三十九。天將境付詩筆。一百餘年入君手。我云杜陵詩則同。桂海虞衡彼未有。長安八月藤花館。錢君示我雙圖卷。固知君不以詩重。遊事關心應不淺。西川砥寇正加兵。交趾虜臣系將珍。粲米爲山過瀧西。鑄銅成柱來崇善。癸亥入都喜見君。太平氣象皆欣欣。越裳入貢冊藩服。兩川奏凱侯將軍。君久執筆在樞密。詞頭爛漫騰高文。帝曰汝楷文且勤。敕之宰相書其勳。我來展圖題句出都去。但見西南萬里無煙雲。

馬秋藥光祿用曹唐遊仙七律體。擬爲古人贈答詩一卷。屬於歸途玩之。仿擬三首。

武林漁人誤入桃花源贈隱者

桃花流水趁谿魚。誤入秦源見隱居。與我談如新讀史。諒君藏有未焚書。津逃孔溺非依楚。海外神仙不

過徐。君問相逢是何客。太元年代武陵漁。

桃花源隱者贈別漁人

桃源深處爲逃秦。問答何緣得主賓。嬴氏帝應三十世。桃花紅近一千春。滄桑我尚悲豬首。雞黍君休告外人。洞口春風最惆悵。再來爭得不迷津。

漁人重尋桃花源不得

萬壑千巖路已差。更於何處覓田家。白雲采采藏流水。紅雨紛紛漲落花。一宿山郵疑夢幻。扁舟天地感年華。永初以後誰相似。處士門前五柳斜。

珠湖草堂因洪湖汎濫。屋在水中。癸亥入覲。過揚州。尚無水患。小住一夕。分題八首。

將軍舊游地。草堂成小築。壁社走明珠。三面繞林屋。開窗弄夕暉。光陣生草木。珠湖草堂

陂塘三十六。曾說古揚州。一角黃子湖。最向東北流。虛亭人不到。五月涼如秋。三十六陂亭

高樓臨柴門。六尺南窗小。廿里甘泉山。隔湖出林表。遠峯更江南。雨餘青了了。湖光山色樓

曲渠如碧環。循行六百步。晚來撤板橋。不接郵前路。中多徑尺魚。碧望有漁其。漁渠

一經復一邱。自謂或過之。倘聞黃鳥聲。崛然生遠思。升高何所賦。三復綿蠻詩。黃鸝閣

芳沼射堂西。綠樹繁陰接。疊石作坡陀。采蓮不用楫。昨夜夢龜游。上青蓮葉。紅蓮沼

采菱復采菱。乃在湖之湄。春水生菱葉。秋風摘菱絲。芙蓉夢何所。隔水露筋祠。菱塢

扁舟竹枝弓。小篷打雙槳。南湖與北湖。隨風任來往。落日歸草堂。悠然冷清響。射圃船

夜宿 母墓

夜月滿雷塘。邱隴積縞素。衰草咽殘螿。泫然溼寒露。時有微風來。搖動長松樹。哀哉遠遊子。歸來拜母墓。四年持使節。皆在杭州駐。廚傳席與旗。明鐙雜香炷。豈知僚外月。照此荒阡路。乃知仕宦久。不及童與孺。草廬四更冷。幸得兩宿住。或有狖息聲。颯然一來顧。夜氣將霜霜。烏啼天已曙。傷心詣無言。又拜墓門去。

癸亥九月十九日。與諸故友相聚於平山堂。爲展重陽詩會。即以贈別。

不到虹橋漫四年。歸來松菊尚依然。家山乍見翻疑夢。故友相逢蘸似仙。微雨一番文字飲。重陽南度暮秋天。芙蓉樓句何珍重。吳楚連江又放船。

九月廿一日。舟至瓜步。康山主人江表叔文叔 澂 送余至江上。乃同爲金焦之遊。是日秋霧曉斂。澄江無浪。遂登金山。步玉帶橋。憩水月菴。觀坡公玉帶。時風從東南來。三折驅至焦山。丹徒縣尹萬君 承紀 亦挈舟登山。徧游林徑。過危棧。觀陸務觀題名。歷松寥閣海雲堂諸精舍。觀周南仲鼎。瘞鶴銘

稜字、及余所刻滇定陶鼎。山有僧巨超。號借菴。工詩。以新詩一卷相示。過午登舟。北固諸山。蒼然屏立。高驅縱櫓。上下無際。兩岸秋蘆作花。數十里明若積雪。風力催舟。颯然已至京口矣。爲賦二律。簡康山主人兼寄借菴萬令尹。

揚州簫管飫聽過。瓜步紅船處處催。渡口有人共驅楫。江心何地起樓臺。橋嶼排水夜潮落。塔影橫空秋日開。解識坡公留帶意。百年能得幾回來。

布颿收向午潮中。松關禪堂曲棧通。終古碧螺浮海氣。滿山黃葉受江風。已看寶意生雙鼎。更喜詩情闘巨公。手把一編歸北固。蘆花如雪夕陽紅。

重題秋江載菊圖卷

蕭蕭蒲颿風滿窗。金焦山色碧雙雙。今年添得詩中畫。我與黃花同渡江。

莫嫌秋淡魏公家。載入江南瘦影斜。花自無言人自淡。肯教心事不如花。

題桃花春浪渡江圖

兩岸桃花百里紅。一江春浪受東風。武陵溪窄漁舟小。未必能如此畫中。

冬至前游凝精舍賦壁

凝水初歸有事井。今朝稍覺案牘輕。日光當戶玻璃暖。爐氣入池沙石清。晚桂數枝依瘦菊。春蘭一朵伴香橙。（時紅中晚桂復開數枝。春蘭亦開一朵菊擬嬰廳。偶有作花者。同在冬至之時。友人多賞之）閑來一疆長楊賦。金碧雕宮憶鎮京。

甬江夜泊

風雨蕭蕭。荒江正起潮。遠颿迷海氣。短燭接寒宵。人靜怯聞角。衣輕欲試貂。遙憐荷戈者。孤島夜寂寥。

題陳默齋參軍（寶蔵）擁書圖

安瀾園外暮潮平。數獨凝書又論兵。我與將軍同意氣。半爲將種半書生。

萬丈長塘海勢危。四年與我共支持。如今投筆閩中去。鎮將三千卻付誰。

交南戰艦鐵摧破。尚有孫恩賊水仙。（蔡牽。班圖逆）我欲勸君更橫海。擁書萬卷上樓船。

種園葵烹食之

自種園葵烹鴨腳。幾番鋤摘更蔥蘢。智能衛足開三徑。心本傾陽尉一冬。古鼎作調春雨滑。瑪戈開刈綠煙濃。不因考古箋詩此。欲問豳山辨穀農。（詩釋葵。因豳詩）

冬至日於凝精舍分詠得測晷（時以簡平三辰儀測冬至日影）

日行極南陸。短景縮昏曉。黃道廿四度。最遠離赤道。往者必將返。經緯爭分秒。我有銅象儀。泰西之所造。渾圓與平圓。規運窮杳吳。微陽射影簡。一點明且皎。簡平記三拔。渾蓋演之藻。化渾以爲平。歛大寄之小。

一尺銅盤中。極目窮天表。何須鍼指南。所向無不了。日輪距天頂。今日最渺渺。斜升復旁降。半酉亦半卯。甲子交下元。日向北來繞。初昏測恆星。亦頗見參昴。儀背具方矩。晷影兼直倒。高遠此可求。不必學海島。窺器甚甚奇。拙衆歎茲巧。纍鼓夜沈沈。垂鐙春杳杳。窗外寒月出。梅影落冰沼。明朝試來看。一綫旭光早。

臘月十九日拜蘇公祠

西湖臘後待春還。寂寂祠堂竹石間。澹蕩閒情如遠水。崢嶸破歲似寒山。幾枝柔櫓搖晴壁。百樹梅花破冷煙。記取坡公此生日。一年好景最相關。

立春日恩賜福字來浙恭紀

內殿近將家。東南粲飾施。兩朝天藻麗。五福畫堂高。力薄因恩重。心慚爲祖褒。儒生之經濟。（臣）豈有微勞。

（近有臣詞摘名不改儒生本色經濟自與謨也。何事不可爲。勉爲一代偉人諸論。）

揅經室四集詩卷七

甲子

題陳曼生種榆仙館圖

白雲飛斷天宇青。抽簡叠鏡窺窈冥。上有神仙之兩庭。壽星雞次闘畦町。白榆落莢如豪螢。呼龍耕煙種不停。仙人山館敞未扃。十行高樹團盧亭。銀河珊珊聲可聽。河邊大石排蒼屏。石破漏雨驚秋霆。瑤枝玉葉敲璁玲。仙人館中睡不醒。一夢下墮一百齡。精光在心耿耿靈。有時如珠復如熒。粉陰古社春風馨。館中書卷廿石經。夜半起看天南星。門前醴醴碑如櫺。

復與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爲堂上壽得周兕觥（觥高七寸。下器皆如覆。上有蓋。蓋作犧首。蓋裏及器皆有銘九字。曰子燮在齒作文父乙彝。造作皆精。爲所罕見。）

彘華周綺甲。介壽重壘觴。古觴十三器。羅列別成行。友朋多歡心。一一登予堂。分器祝用壽。予亦奉兕觥。兕觥高似爵。有蓋側特強。蓋流作犧首。觵然額角長。蓋葉亦如葉。相合讖相當。左右各有缺。雙柱居其旁。器蓋皆有銘。九字成陰陽。四火加辛足。子某字莫詳。在鄒作爲畫。文父蘇何臧。安知公與卿。莫辨周與商。撅面縮圉猛。紫紋浮青蒼。爲吟豳風詩。稱此爲無疆。思子咏其觩。旨酒思不忘。鄭曹諸大夫。燕饗皆揚。

古人致孝養，且以合嘉祥，薇稽卷耳傳，義勿求毛舉，工歌間鐘磬，酌酒春風香，諸友共飲御，歌詩各成章，願言千百年，壽如金石長。

春日濟園即事

濟園水閣偶來登，九曲欄干一一憑，好放行當春二月，遠山看到第三層，我雖久作西湖長，那得閒如小院僧，莫道鶯珂過隄去，六橋花柳太飛騰。

題秋平黃居士 文鼎 淨因張道人 因 增垢山房聯吟圖

高義漢伯鸞，裘褐得賢孟，同居霸陵山，彈琴事吟詠，其詩惜無傳，但傳舉案敬，吾友黃居士，偕與少君并，兩篋柳絮吟，遂挽鹿車迎，山居得增垢，一塵不來凝，蘆簾紙閣間，嵐翠相掩映，乃知閨與緣，天意使之淨，幾卷冰雪文，相和不相競，一洗凡豔姿，恥比玉臺鏡，秋樹繞高庭，春苔積幽磴，遙想聯吟人，山閑共閒凭，城中萬人家，俗氣風不定，惟此小山居，但見白雲橫。

朱右甫 爲弼 摹耕籍鐘鼎款識作秋齋摹篆圖屬題予按昔人論詩論詞論畫皆有絕句因作論鐘鼎文絕句十六首題之

山齋竹樹起秋陰，多少銘文寫吉金，說與時人渾不解，四千年上古人心。

商彝周誥古文詞，宋槧經皆已足奇，誰識齋中鐘鼎字，鑄當周孔未生時。

鑄器能銘古大夫，一篇款識十行餘，尚書二十九篇外，絕勝訛殘汲冢書。

左史真能讀典墳，鑒均曾以善書聞，若非篆體鐘彝在，舉世無人見古文。

德功册賞與勳勞，國邑王年氏族名，半訂傳訛半補逸，聚來能敵左邱明。

象形指事最精微，假借諧聲見尚稀，一字寫成百疑注，那知隸草任人揮。

秋齋摹字辨登登，油素摹成一片冰，屋漏折釵皆不似，濃如搨漆結如繩。

一字經人十日思，卻從許慎上推之，韓蘇若解尋周篆，石鼓詩歌當更奇。

有篆方增彝器重，無斑始見錄金純，若將青綠爲題品，不是真能識古人。

或變鐘彝或尖雷，半是銘成半鑿開，鳧氏煎金真不朽，幾多竹帛盡成灰。

晉唐俗字不知古，直至宣和書始傳，七百年來零落盡，一兩圖篆印方圓。

鼎高緣碣隨敦鐘，刻成石帖與金同，百千古字今猶在，第一勳推薛尚功。

卻怪復齋與嘯堂，百千鐘鼎豈皆亡，如今積古齋中物，又是當年譜氏藏。

子孫永保萬年用，過眼雲煙亦達觀，一自秋齋摹篆後，幾家寶守幾淵殘。

先生嗜好向吾同，日日齋中篆古銅，庚鼎肉羹朋斝酒，大林鐘響動金風。

篆形字與畫同之，後世稱奇古不奇，今日秋齋圖句裏，古人若見也應疑。

由永康至縉雲

山程漸無路，雲開時有風，鳩嶠新雨後，馬蹄亂泉中，香草暖愈烈，巖花濕更紅，行春一何遠，千里浙江東。

過桃花嶺

白雲橫絕萬峯齊，更踏東峯向嶺西，掉臂已過白雲上，回頭遙見萬峯低，何年道士栽桃樹，終古征人散馬蹄，我向東甌催戰艦，封關那用一丸泥。

山花

栝蒼山外看春來，嫩蕊殘英次第催，記取年年三月裏，青桐花落柚花開。

箏閑樵斧向山中，覓得嫣花與草同，幾日春風又春雨，杜鵑依舊映山紅。

蒙茸草樹蝶交飛，但覺薰衣香氣微，忽見山風披綠葉，一枝白被野薔薇。

小樹黃花似馬纓，紫葳凝閒碧瓏玲，野花多少不曾識，笑四山相對青。

觀青田石門洞天瀑布夜宿洞口

午發栝州外，夕抵石門陰，春流出雙闕，暮色隱高岑，孤峯新綠聚，危竹雜花沉，路轉境屢變，凝回情愈深，飛流界天半，噴瀑壓平林，時有迴風來，激此奔泉音，涼聲乍灑淅，素影何蕭森，冰絲時揆面，珠露濕沾襟，仙都自清閟，過客屢幽尋，此可離塵俗，聊將清道心，秉燭出洞口，艤舟眠水潯，夢殘山月曉，松頂鳴胎禽。

由溫州渡江至樂清

春風海上來，披拂東甌山，山海舊相識，三度茲往還，白潮汎孤嶼，青嶂抱嚴關，浪恬笳鼓靜，麥熟漁樵閒，掛席指江北，疊嶺畫屏攀，奇峯互隱蔽，衆瀑爭潺湲，香草生澗底，衆花開雲間，情未進帆海，觀時到玉環。

遊天台桐柏宮觀瓊臺雙闕

逆流幾飛瀑，峻嶺九折通，仙都豁然闢，我來桐柏宮，神皋正平敞，岡抱千百弓，一渡分三橋，四面環九峯，巖巒謝險僻，雲氣何沖融，金庭古洞碧，福地天光紅，司馬暨杜呂，一一留仙蹤，玉笙棲子晉，丹竈居葛翁，道書雖微茫，史傳殊可宗，所以俯仰間，神契孫與公，前登漢醴泉，西地遠臥龍，境變五里外，瓊臺居懸空，乃如巨壑底，孤塔高巃嵸，上有一道士，茅笠兼春冬，壽廬不敢封，魑魅無能逢，妙乃青谿上，泉純青所從，其南夾雙闕，開闔來天風，霞標出其間，倒影移西東，何時明月夜，戀鳳鳴雝雝，遠人背到此，氣已超凡庸，緬懷老聃言，順物守以沖，距必躋琅璵，翼入雲天中。

宿國清寺

一庭踏花氣，雙澗合泉聲，暝色漸相近，山雲殊欲生，松杉逐屋角，蝙蝠挑鐙檠，蔬筍有餘味，虛堂藤榻橫。

雨中至高明寺

路轉深山駭見開，溢風吹雨白紛紛，萬鵝鼓翅溪翻浪，一飯搨炊谷溢雲，遂耳雷輪人不語，當門咫尺樹

雞分。仙都爲客開奇境。豈似尋常放夕曛。

雨後至石梁觀瀑宿上方廣寺

披雲踹磴。冒雨屬鳴澗。九曲沿花谿。千步落松棧。乘興騁高情。遊心得奇觀。飛瀑出雲中。石梁亘天半。隨指落斷虹。剝掌挾雲漢。動地春雷鳴。開峽白龍竄。奔爭勢益狂。激落派皆散。言念西池謠。聊興呂梁歎。攀援登迴梯。懸蹬上層岸。懸流目光搖。飛渡足力憚。歸雲宿棲際。鳴河喧枕畔。坐聽擬遊仙。入夢謝俗宦。神清眠易足。殘鳥已呼旦。

曉發石梁

曉起一樓開。翠山壓戶來。晴雲分石塔。初日上經臺。爽氣滿山發。泉聲徹夜催。定知桑下宿。端不及天台。

萬年寺前古樹八九株高十餘丈俗名羅漢松

非樅非柏古何樹。唐寺門前八九株。萬葉倒垂青珞索。一身高踞綠浮圖。往來禪衲應常住。供養雲煙定不枯。留語後人三百載。八峯中有此松無。

山禽五首

行入蒼山路百盤。絕無人處白雲寒。泉如羿筑風如籟。忽聽一聲山樂官。鳥名。

石門洞口夕陽低。右傍青巖左映溪。爲問行人歸去否。杜鵑花裏杜鵑啼。

處處山村布穀聲。梯田百丈有人耕。西峯高與東峯並。鸜鵒畫眉相對鳴。

幾多惆悵過雲溪。亂竹叢中飛竹雞。千樹碧桃花落盡。綠陰深處一鳩啼。

斤竹嶺邊新竹樹。天台山上好花枝。綠陰直接剡溪路。都是黃鸝百囀時。

回杭州

水陸一千九百里。舟車二十八晨昏。桑麻菽麥家家業。耕讀漁樵處處村。墾嶺開山愁水旱。分田析屋發兒孫。長官那有安民策。惟望豐年是本原。

題牡丹巨蝶畫屏

牡丹一叢花百片。絕豔名香爽春戀。蝴蝶翩翩大如扇。飛上花枝踏花瓣。一蝶嬌黃翅碎金。掀鬚豎眉嗅花心。一蝶紫毛頭藍翅。横遮花陰長一尺。花陰五銖輕剪衣。輕紅濕透燕支肥。天香露氣逗春曉。頂飐彩蛾醺不飛。蝶不驚花花安貼。麻姑裝罷玻璃葉。那比梁花村裏來。染盡滕王金粉篋。花是洛陽第一花。蝶是羅浮仙繭蝶。

桐花至芒種前後。乳外飛落白絲。滿院飄揚。絕如柳絮。名之曰桐絲。且詠之。

青桐花發乳垂枝。飄落輕絲四月時。淡白多沾幺鳳翅。清微雅稱古琴絲。石榴梅雨香無定。金井闌風影乍移。雖讓女桑能作繭。也如柳絮謫吟詩。

晚過西湖

獨挈小艇過西湖。狎牧盟鷗好畫圖。雲影遙浮雙塔動。水光閒淡一山孤。白蘋蕭瑟情非昔。韓賈荒唐事也無。酒醒笙歌多嘆絕。士民岑寂長官迂。

古之蘭乃澤蘭。非今之蘭也。種之階下拜紉之

蘭草古都梁。香爲王者香。乘閒諷滋洧。紉佩賦瀟湘。旣比同心德。遙徵入夢祥。綠抽高節直。紫摺細莖方。小摘青抽穎。繁華白滿穰。枝枝旁對出。葉葉正相當。春雨千枝秀。薰風二尺長。煎來宜沐浴。槁後更芬芳。君子芷同室。古人椒共房。漫將今俗卉。襲號泛叢光。

題畫扇三種花

棉花 浙東沿海最多。民賴爲利。花瓣皆似葵葉而小。結實如蓉子大。枯裂則棉出。

短亞秋葵嗣朵風。綠苞秋綻白玲瓏。異儂漫說春蠶好。難到茅簷雪中。

茗花 浙茶最多。杭州諸山所產。皆名龍井茶。高三四尺。枝葉叢叢。秋末冬初。蕊若開花如梅。五瓣淡綠色。

旗槍摘盡又生芽。三尺梅枝淺綠花。莫怪君謨辨香茗。看花須到野人家。

蘭花 詩騷諸古籍所稱之蘭。皆澤蘭。一名都梁香。方莖對葉紫花。今小枝葉竹香。俗稱爲蘭者非。

兩兩青枝對節生。紫花香葉古風清。詩人溫厚騷人怨。一種芳華各自情。

八月十五闈中作用坡公八月十五催試官詩韻

八月十五夜。月愛杭州好。西子湖邊似蟾窟。試官堂外如仙島。少年科第不發難。爲數白袍人易老。八月十八潮。壯險天下無。海水驟來高一丈。長堤力護役萬夫。濤聲入院夜眷枕。驚夢常疑雙浮屠。鎮海六和二塔。世間萬事難預必。三更無雲月始得。我且向東看月背官燭。遙寄羽書招海鶻。時合三鎮兵船破蔡朱濆于舟山之北。二盜復逃入閩。

次韻

山陰 徐聯奎 紫堂

皓魄月月圓。莫若中秋好。主人前身玉局仙。擯斥十洲兼三島。此來監試六藝開。坐對湖天秋色老。飄余昔所有。右道昔所無。浙闈士子額舍一萬一千餘。附計號舍一百九十餘間。舊爲泥道。今俱甃之以石。捐俸金五千有奇。自今一任蟻封魚入戶。不用泥潦足如耕夫。明經千佛於斯出。何啻慈氏營浮屠。朱衣點頭那能必。使君之恩忘不得。不見使君與爾坐蠟三條燭。期爾同翔摩天鶻。

試院煎茶用蘇公詩韻 時讌西湖

我聞玉川七椀兩腋清風生。又聞昌黎石鼎蚓竅蒼蠅鳴。未若風簷索句萬人渴。湖水煮茶千石輕。水千石入院。供士子之茶水。封院銅魚一十二。開學古人品茶意。古人之茶碾餅煎。今茶點葉但煮泉。坡公蒙頂一圓白

詩竭。不關龍井一旗綠如玉。得茶解渴勝解飢。我與詩士同揭眉。開簾放試大快意。況有笙林茶鼎常相隨。今年門生主試半天下。豈似坡公憫憫熙寧新法時。甲子鄉試。余門生爲主試者。江南徐以晉。河南陶桂星。湖北王引之。四川陳國仁。貴州曾郁。廣東陳壽祺。廣西吳鼒。凡七省。坡公煎茶詩。蓋熙寧五年王安石新變試法專試千言策也。

題朱椒堂西泠話別圖

一卷新圖好護持。送君應到鳳皇池。邀將金石論交契。付與湖山記別離。談徧五年書裏事。選來七子集中詩。在予署內下榻。今去者吳澹川。端木子彝。陳雲伯。陳曼生。宣蓉君。邵東甌。并朱椒堂爲七子矣。飛騰漸願諸君去。但惜吳山寂寞時。

修西湖行宮舉奉安仁皇帝純皇帝龍牌恭紀

兩朝德澤滿南中。越水吳山御舫通。縣圃馬歸銷勒石。鼎湖龍去倚遺弓。百官載主來行殿。雙輦扶輪過梵宮。豈似連昌從詞客。風前但詠落花紅。

題和內子畫歲朝圖獻　堂上詔

吳山春滿大觀臺。森戟凝香燕寢開。柳絮白銷三日雪。椒花紅並一枝梅。吟成彩勝庚庚健。正月初五庚寅立春。畫得金幡乙乙年。乙丑回。共祝陽春兵有酬。媛從堂上履迎來。

乙丑

安瀾園月中作

亭林浮暝色。春月変黃昏。梅花開一山。香影動清瀾。緩步石橋外。晚風柔且溫。潛滄池中波。寫此玉煙痕。參橫不知久。獨立愁無言。

命海塘兵種柳三千餘枝遍插西湖并合海防道以後每年添插千枝永爲公案

十里西湖波渺渺。柳不藏鴉半枯槁。舊樹婆娑新樹稀。折柳人多種柳少。海塘一百七十里。萬樹綠楊夾驛道。誰是年年種樹人。騎兵已共垂楊老。長條齊剪三千枝。遍插湖邊任顛倒。幾時春雨浸深根。多少新芽出青杪。一年兩年影依依。千綠萬綠風嫋嫋。待與遊人遮夕陽。應有飛鶯襯芳草。種種須教有司管。愛惜還期後人保。昔日何人種柳枝。曾拂翠華縈羽葆。今日離宮有落花。闕地春風共誰埽。白隄插滿又蘇隄。六尺柔荑惜纖小。且把千行淡綠痕。試與桃花鬭春曉。

行賑湖州示官士

天下有好官。絕無好胥吏。政入胥吏手。必作害民事。士與民同心。多有愛民意。分以賑民事。庶不謀其利。吳興水災後。餬粥良不易。日聚數萬人。姦獘以爲食。士之任事者。致力不忍避。與官共手足。民乃受所賜。濟艱不由徑。公事本當至。閉戶獨善者。亦勿強相致。

常生等案。以下丁憂無詩。丙寅蒙恩授福建巡撫。大人以病乞恩。恩復許在家養病。故丁卯辭墓詩曰。一一皆君恩。

揅經室四集詩卷八

丁卯

辭雷塘墓庵

孤雲戀林薄。新霜被草根。西風吹落日。黯淡沈平原。此時庵中人。逝將去墓門。百念傷中腸。哀哉復何言。枯僧留西舍。寂寞依晨昏。待爾清磬聲。通我夢寐魂。我昨發且病。息影居邱園。豈不眷松楸。當懷王事敦。感此出處間。一一皆君恩。雪涕竟長往。浩然乾與坤。

渡河

朝泊黃河南。夜宿河北浦。河流決射陽。所患難盡語。驅車就修途。遙遙指鄒魯。四野幕沈陰。愁雲趁行旅。回首望江南。蒼茫隔寒雨。

月夜拜滕文公廟

停車滕國廟。寒月四更天。老屋燈昏壁。寒林霜化煙。平原五十里。殘碣一千年。願與迂儒說。問來試井田。

曲阜鐵山園贈衍聖公孔冶山慶鎔內弟

世家喬木三千載。海內斯爲第一園。九曲修藤雲偃蓋。十圍老柏石蟠根。蒼苔紋蝕方壇鼎。黃葉聲喧曲

邏門。井鎮大峯無數立。平泉綠野總休論。

裴近園林欠掃除。略加修飾便堪居。春花五色栽宜滿。秋樹千株種莫疎。勝日娛親常奉酒。他年教子定攤書。儒家不說神仙事。多恐神仙未此如。

上公弱冠久簪纓。介弟相攜更有情。小象半屏如玉立。新詩一卷似冰清。觀將溫厚歸名教。何墮繁華近老成。愧我風塵無定所。半宵燈盞便長征。

河間

車斑斑。來河間。河間廢壘堆如山。燕南垂。趙北際。十里烟波隔塵世。塵世那有常閒身。水催帆檣車催輪。豈知山深水遠處。別有漁樵解笑人。但惜少識漁樵趣。須緩行時能且住。

定興曉發

晨星初落落。平野鬱蒼蒼。日色冷東海。嵐威森太行。農開村戶靜。馬緩驛程長。戲詠皇華句。休教憶故鄉。

渡滹沱

破曉到滹沱。連橋策馬過。沙明猶帶月。冰合尚翻波。呼渡驚王霸。離鄉老趙佗。滔滔千古事。流水暗消磨。

渡漳水望銅雀臺遺址

鄴郡南去渡雙漳。銅雀荒臺半夕陽。一樣暮雲流水外。此間偏覺太蒼涼。

廣七右丞東門歌

老翁七十徵東門。臥內幸姬思父恩。虎符竊出送公子。白首紅顏同日死。公子急走邯鄲城。一椎擊退咸陽兵。平原夫人破顏笑。阿弟乃爾知侯嬴。侯嬴究竟爲何死。刎頸原非報公子。蹈海仲連天下士。不肯帝秦同恥耳。

陳留懷古寄示二弟仲嘉字 子常生

渡河拄大梁。近識陳留國。陳留尉氏邑。阮氏著舊德。汝潁繞其西。衞鄭據其北。鍾秀毓文學。沃衍饒稼穡。元瑜樂詞翰。嗣宗辭元默。德叡秉威正。仲容具神識。遙集及思曠。疏放故誤職。典午昔播遷。銅駝尚荊棘。何況一世家。能不轉漂泊。遙遙古苗裔。世系求未得。惟有讀詩書。往行足矜式。方今聖治隆。有道皆正直。我來秉使節。過郡敬謁軾。晉刻常侍碑。千年石不泐。特進關內侯散騎常侍關宗阮君碑立於晉 名氏與先賢。慨焉長太息。

大梁除夕

河干逢歲暮。雪寫滿梁園。古木羣鴉集。寒雲大雁翻。黃埃餘艮嶽。青堞繞夷門。卻有孤吟客。焚香坐不喧。

戊辰

答陸九 繼輅

太華一朵雲。飛過嵩山來。從風落我手。尺素飄然開。故人若久別。新詩爲我裁。纏綿積幽思。慷慨生餘哀。

江東有二陸。可敵機雲才。憶昔相與遊。仙氣凌天台。關中壯川嶽。健筆增奇恢。我今復南行。往事誠悲哉。寄言遠遊客。何日驅車回。

大風霾登吹臺

清角騰嘯上吹臺。愴然凝望復凝霾。風沙捲地來河朔。春氣隨雲去汴淮。豈有鄒枚閒賦雪。更無李杜共登階。李太白杜子美高達夫曾共登吹臺有三賢祠 步兵不念蓬池近。西望蘇門自詠懷。

過鞏縣

鄒鄭風詩在。今來洛汭間。雲生風后嶺。日落大騩山。儉俗皆陶穴。居民多就土山穴處 愁民不乘箯。最憐春麥短。地褊食尤艱。

中嶽嵩高詩三首

粵若稽山經。太室維嵩高。爾雅釋禮祀。嵩爲五嶽中。陽城測土圭。外方述大熊。太歲在戊辰。春仲山氣融。躋躋陟朝陽。蕃草披東風。我來祭廟廷。敢謂精誠通。峻極仰方正。深蔚含和沖。明神若降臨。昭然垂太空。

右太室

少室峙天西。勢並太室高。定思酢難陟。但覺神理超。峯巒削雷雨。靈爽通雲霄。敢以帝休華。流以白玉膏。轘轅關左關。險隘同成皋。漢武華西來。于此獲駿驁。登禮罔不答。二室各一宋。豈期少姨碑。搨滿惟我佻。

右少室

啓母候禹胤。開鼓母乃來。跳石鼓誤鳴。塗山慚見熊。奴來切 母往二室間。化石不肯回。禹曰歸我子。啓生石遂開。鴻烈集古訓。斯言何怪哉。班書載漢詔。石已居山隈。我乃向石拜。擬古發崔嵬。爲觀詩頌篇。鳥跡生莓苔。

右啓母石

嵩山三石闕歌

嵩嶽三闕同高低。左右雖立八尺齊。啓母一闕距其北。太室峙東少室西。誰其建者漢朱寵呂常。誰其書者潁川堂谿。潁川堂谿典 篆隸詰屈銘何奧。請降雲雨生蒸黎。讀圖月兔木連理。御車乘馬鉤象犀。闕魏太武闕久毀。夏篆剝日多流澌。二千年來屹相向。厥質磊剝厥色黧。二室神祠始秦漢。產啓已說嵩山妻。要之陽城本禹地。三塗四嶽應無迷。此闕無祇久呵護。歐趙訪古何未稽。緒峻耦本我早見。茲來策馬尋荒蹊。闕閒廟是容二軌。壁壘未可窮攀躋。闕啓雖闕側可見。雉度入聲以雞非以雞。古城闕之雉乃度以雉也雉乃鷄同音假借字鷄也中生雉豈以鷄有雉稱也 有古朱見有雉鳥自稱名為建非 乾櫃拓取嵩華勢。寶之無異築元圭。更洗春室之誣。額東石一行刻字名僞題。神君與雲闕中起。廟牆漢柏春鳩啼。

嵩陽隱居

嵩陽多隱居。巢由嵐鴻一張彪种放之倫。皆稱接跡。司馬溫公居洛。亦曾買地于疊石溪爲別館。同邵堯夫常來游居。蓋陽城北背轘轅。南限潁汝。伊古以來。山深林密處也。

嵩陽多隱士。千古見清輝。潁水洗塵去。箕山放犢歸。夜來蘿月滿。曉起松雲飛。言念嵐鴻宅。深深在翠微。

大梁

咸陽下洛陽。春風滿大梁。古人通汴泗。千里接淮揚。廢苑皆黃土。荒隄尚綠楊。裴回重弔古。回首憶雷塘。

嵩嶽歸步禱春澤。復大風霾。繼之以雪。以雨。以霽霽。各郡洽足。誌喜一首。

白帝移鑾暗旦靈。神盡力挽好春回。雲連秦嶽恆山去。雪自洪河渤海來。頃起蟄龍三日雨。交馳旋電百聲雷。中原民慰吾歸矣。千里東風驛路開。

臨淮關阻雨

清明旅館原宜雨。楊柳桃花始見春。短褐橫風看步屐。長淮繞戶閒留人。

戊辰五月。辦賊至寧波。爲前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建昭忠祠。哭祭之。

粵海閩天接烽燧。大星如斗墜礮多。一生精氣乘箕尾。百戰功名稱鼎鐘。死後人知其盡命。生前帝許得崇封。至尊震悼廷臣哭。早有孤忠動九重。

聖道孫恩剩一船。非公追不到南天。（公擊蔡牽於粵海時。閩寇蔡後。蔡牽帆剩單船。闖入安南海中。）遠探蛟穴五千里。苦歷鯨波二十年。編藏

過門皆不入。（公遇年在海不陸。即陸亦但在閩海督船備糧。未嘗一返家鄉。）乘潮徹夜每無眠。雖之君與卒之合。早見澎臺縛水仙。

六城相依作弟兄。節樓風雨共鏖兵。（元乙丑以憂去浙。後復督。每與公肘敵。有粵洋之戰。）手中曾殲千舟盜。（公與元所共擊滅夜散如水鳥瓜尾。相搆實油七郡等劫。前後不下千艘。）

海上如連萬里城。絕吭原知關氣數。奇才早已斷歸情。（公在洋封所藉閩籍夫人。以身許國。忍無降纔也。）誰憐伯道終無子。好與恩勤待館甥。（公無親子。嗣爵者。族子也。其女婿同知顧大。蔡從公久。知公情。余奏留浙江。補寧波同知。）

甬上重來特建祠。當時部曲競依誰。鈴轅月冷將軍樹。（余來甬上。寓提督衙署中。）泮水苔深叔子碑。（公捐修府學。曾自撰碑文記之。）如此致身真不恨。爲何齎志也休疑。麥城久合關家識。彷彿英風滿廟旗。（公出師時。禱於寧波關帝廟。占得籤詩有云。封頭不利哥家事。留得聲名萬古傳。）

初秋游凝精舍小憩

政緊嫌遊短。少暇便心清。偶爾尋精舍。悠然生遠情。屏隨人意曲。橋爲夢魂平。自笑勞勞甚。秋來句始成。

揚州城東南三十里。深港之南。焦山之北。有康熙間新漲之佛感洲。或名翠屏洲。詩人王柳邨（豫）居之。丁卯秋。余與貴仲符吏部（徵）梅叔弟（亨）屢過其地。梅叔買其溪上數畝地。竹木陰翳。乃構屋三楹亭一笠於其中。柳邨又從江上郭景純墓載一佳石來。置屋中。予名之曰爾雅山房。又名其亭曰山江亭。以此地乃漢廣陵曲江枚乘觀濤處也。戊辰秋。柳邨來遊西湖。出曲江亭圖索題一首。以誌舊

遊。

長江千里來巴蜀。流到廣陵曲復曲。古時滄海今桑田。翠屏洲漲焦山北。江北橫生十里沙。廣陵濤裂千人家。九折清溪夾修竹。萬株高柳藏桃花。輞川本合詩人住。況是惠連讀書處。送客曾過深港橋。尋秋每喚瓜洲渡。送客尋秋向柳邨。藤床竹枕宿南軒。千章夏木全遮屋。八月秋潮直到門。門前月色連清夜。宿花香重荷花謝。記得曾探北固秋。何緣又結西湖夏。今日披圖似夢醒。濤聲還向夢中聽。錢塘八月西樓臥。錯認揚州江上亭。

題程蘷音嘉趙松雪樂志論圖卷

嘗讀仲長統傳心樂論之。程蘅衫茎尉題樂志論圖卷。因發之於詩。

衡門之下地必小。泌水洋洋不求飽。賦詩尋樂樂無窮。古人之志顧易了。良田廣宅車且舟。試何容易尋可求。必如此圖始言樂。樂未能得先多愁。聖賢栖栖各有志。饑溺簞瓢皆易地。人人盡是仲長氏。天下生民誰與治。公理卻笑當時人。本無責任加其身。有田有山不歸去。披圖孤負江南春。可樂不樂徒自苦。仲長之風亦千古。

拜岳鄂王廟

不戰即當死。君亡臣敢存。猶憐竭背者。未逐馬蹄魂。獨洗兩宮辱。莫言三字冤。投戈相殉耳。餘事總休論。

分詠歲寒雜物二首

溫研

俗塵滿案拂還多。賴此溫溫一研磨。墨暖易乾寒易凍。筆尖最好是中和。

寒鐙

夜來風雨靜青熒。留照書能味最清。但有紙窗鐙一點。淒然便得歲寒情。

將渡錢塘江夜宿六和塔院

月黑山空已半宵。鐙昏古寺對殘宵。風催夜氣將成雪。水落江沙不起潮。詩思冕來禪榻靜。夢魂騰上塔輪高。出門翻得荒寒趣。絕勝城中俗事勞。

姚江舟中除夕

丈亭古堠接餘姚。除夕停舟待暮潮。迴憶家庭非往日。轉宜兒女避今宵。鏡中霜薄鬚初白。篷背春寒燭易銷。屈指四年同此夜。雷塘苍冷大梁遙。（乙丑丙寅除夕在雷塘。丁卯在河南。）

庚申六月。余乘風破安南寇船于台州。獲其四總兵印。鎔之爲劍。今八年矣。戊辰冬。復剿蔡牽于海上。夜泊舟看劍。寫詩劍匣。

銷鎔夷寇印。（庚申安南阮光平子光纘之稱陳寶玉私使總兵四人。率船導寇浙海。擄掠商民。余乘風擊之于松門。溺死者無算。俘八百人。寇無片帆返者。四總兵銅印偽勅皆就獲。生擒偽總兵倫貴利。磔于杭州。總兵歸斬于台州。其

侍二人死于海。倣鑄古吳鈎，入手才三尺。隨身已八秋，拭磨留銅琢。斯恨此漏舟，皆斯閩中賊。如誅亡國侯。(阮光纘既喪此舟師，國從籍黎上極豪之權，旋爲泉所附屬，阮阮福映所併滅，卽今恩封之越南國也。)

己巳

題何夢華上舍訪書圖

徧訪列仙傳，終不見一仙。惟有一卷書，可以千百年。前賢具精魄，亦復待後賢。訪之苟不力，轉沒隨雲煙。吾讀古藏略，中心每眷眷。何君涉九流，咨詢在古編。足跡陳萬者，腹笥逖孝先。擬之於道家，亦是葛稚川。我昔校天祿，直閣兼文淵。稽古中祕書，猶恐有佚焉。四庫所未收，民間尙流傳。問俟胥倉開，棄待海舶旋。或以一瓻借，或以青蚨然。或在竹隙後，或在元宋前。何君爲我行，時汎苕月船。寫進六十部，恩賚下木天。(丁卯冬元進四庫未收書六十種，皆擘乙覽，被編紙疊當視轉衣等物。)再訪再寫進，屢得翰墨緣。(後又進四十種，共百種。)副墨亦可誦，我或儲琅嬛。何君繪此圖，志學何精堅。昔日求金石，雅意同清堅。靈隱置書藏，更拓西湖舷。(近余置書藏於靈隱寺，凡書皆可收藏。)萬卷能常存，卽是古僊佺。

四月十日同顧星橋吏部(宗泰)、陳古華太守(延慶)、石狀元(韞玉)、三院長、賢朱椒堂兵部(爲弼)、蔣秋吟太史(詩)、華秋槎(瑞潢)、何夢華(元錫)、王柳邨(豫)、項秋子(墉)、張秋水(鑑)諸君子集靈隱，置書藏紀事。

尙書未百篇，春秋疑斷爛。列史志藝文，分卷本億萬。傳之千百年，存世不及半。近代多書樓，難聚易分散。或者古名山，輿俗隔崖岸。岩嶢靈隱峯，琳宮敞樓觀。共爲藏書來，藏(去聲)室特修建。學人苦著書，難殺竹靑汗。若非見著錄，何必弄柔翰。舟車易遺亡，水火爲患難。子孫重田園，棄此等塗炭。朋友諸黃金，文字任失竄。或以經覆甑，或以詩投溷。當年無副本，佚後每長歎。豈如香山寺，全集不散亂。名家勒巨帙，精神本注貫。逸民老田間，不見亦無悶。雖不待藏傳，得藏亦所願。我今立藏法，似定禪家案。諸友以書來，收藏持一券。他年七十廚，卷軸積無算。或有訪書人，伏閣細披看。古人好事心，試共後人論。旣汎西湖舟，旋飽蔬筍飯。出寺夕陽殘，鐘聲風泉漫。

題趙忠毅公癸卯年自書詩卷後

高邑千秋節，中年一卷詩。艱難憂國事，慷慨息居時。未雨鴟鴞苦，當關虎豹疑。待銘礎月研，値得彎如絲。(詩中有鐵如意歌。)

蔣蔣邨學博(鎔)請書厲樊榭徵君墓碑，且與里中諸君子共捐祭田，報官立案，歸西溪交蘆庵管理。詩以紀事。

劉樊留樹說明州，遺蛻西溪土一邱。多分神仙無子在，但憑天地有詩留。他年碑碣尋苦古，此日蒸田香稻秋。記取法華山下路，詞人長與護松楸。

八月十五日，浙江提督邱公(良功)會福建提督王公(得祿)於寧波普陀洋。十七日先追及蔡牽於台州魚山洋，擊之。十八日復會擊之於溫州黑水洋，沈其船，牽及其妻子皆死於海。詩以誌懽。

八月溫台急水師，孫恩海上族全夷。定知故帥神靈在，(謂溫州總兵胡公振聲、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石補長鯨就戮時。(蔡逆滅于溫州，敬見御製詩。)(聯句詩注。)

題家藏漢延熹華嶽廟碑軸子

太華三峯倒不成，夜來碧色無深淺。仙人染作延熹碑，飄落人間止三卷。長垣(王氏)一冊歸商邱，(宋氏，今歸成氏。)但損偏旁最完善。華陰東(雲)郭(宗昌)又一函，椒花館中見者鮮。(謂朱竹君學士家，以上三本皆有明人題名。)我今快得四明本，玉軸錦襲示發題。(四明萬卷樓、全(謝山)結埼亭、范(氏)天一閣、錢(辛楣)潛研堂。)三百年入我樓中伴文選。(予藏宋尤袤本文選。)驚心動魄竹垞語，七尺巖巖闕客展。拜金鐵玉天所成，幡然不受人裁剪。(全碑宋拓舊本。)唐宋題字皆分明，衛公兩款夾額篆。余身平列廿二行，波磔豪旋誰能辨。一字一朵靑蓮花，玉女翻盆墨雲輭。己巳登鍋向北湖，市有糴書書佐遺。謝逖更刻秦山碑。(時余以八月廿二郎入覲過揚州，以東坡秦泰山碑殘字與華山碑同懸城北四十里湖楹墓祠中。)嶽色雙雙照人眼。

題北湖摹碑圖

摹秦山殘字、漢西嶽華山碑、三國天發神讖碑，近代並毀，拓本皆可寶貴。予藏三碑紙本，摹石置之北湖墓祠塾中。倩儉家藏王麓臺山水小幀，逐屬翟友豫畫碑石及刻碑者於其坡陀之上，名之爲摹碑圖，以詩紀之。

吾懲末學蘇與義，唐陵宋闕多然疑。但曾手摹十石鼓，剗畫史籀詩并岐。下此秦碑立泰岱，石刻明白誇相斯。延熹蔡郭華嶽廟，江都皇象神讖碑。近代數碑次第毀，一紙在世疑神奇。定武各石歐褚耳，數十本尙談姿變。三碑眞跡下一等，況是秦漢三國時。古人筆法入石理，何肯楷墨差毫釐。吾齋積古見三絕，訪古著至實嗟咨。各日是宜並摹勒，一日不刻人嫌遲。江南市石北湖去，九龍岡上吾家祠。錄吳氏善篆隸，秦刀君騎親磨治。接深完缺盡相肯，登登林下鳴彫起。十夫扶起皆足立，桓楹並視平不欹。巖巖疑雙嶽色，肯尾翠壁交陸離。建業古氣盡銷鑠，秣陵一抹無嫌卑。甘泉山色隔湖見，朝嵐浮動青松枝。西漢殿石我手獲，墳壇可配稱觥其。(余於甘泉山手獲西漢厲王胥冢上石。)龍蕺書已百年久，林屋豈爲我圖之。我來補寫刻石者，三碑活在珠湖湄。坐使此圖成故實，摩挲合作摹碑詩。瞿邱之樂古所歎，他年老倦煩相思。

貞觀金塗造象阿彌陀銅碑歌，集翁覃溪先生齋中作。

蘇齋市坐將戰詩，袖中我出金塗碑。碑高四寸寸之六，黃金塗滿光陸離。阿彌陀碑四字額，左右盤以雙翠螭。其文六行行十許，駢麗猶是初唐辭。一軀佛象其願造，丹青金玉矜瑰奇。慈風慧日振法界，御從勝範觀良規。造者趙婆長孫帶，其人泯滅知是誰。貞觀紀年廿有一，正是四海安平時。此乃唐初正書體，出

於北魏周齊隋。北朝造像百千計。今多石刻留山陵。刁遵高湛各銘碣。分明隋末歐褚師。江左蘭陵石顛少。中原楷法森其巡。奏刀剜銅力恢展。字小如黍微如絲。蠅頭蟬翅劇難搨。金枝細書孰見斯。蘇齋老人驚歎賞。碑者卑也此最卑。予曰鉅細各不朽。大碑屢見唐人爲。君不見貞觀是年銘晉祠。（晉祠銘亦貞觀廿一年。）文皇御筆寄淋漓。又不見三龕造象闕在伊。登善大書摩勒之。

居槩鳴鹿常。（倬）將出爲縣令。所寓京城米市胡同有古藤二株。自繪圖卷索題。

吳山樓前多竹樹。舊是詩人讀書處。（昔槩鳴與査梅史諸子讀書吳山。）瀛洲亭上看花來。偏我來時君又去。君去正見江南春。草杜東風不相遇。記戀城南三宿佳。兩樹藤花小槩鳴。（集韻去聲。）

詠翠亭以畫册寄索題

海棠

春雨初飛二月時。濃成萬點好燕脂。偶然落爾生花筆。寫出垂絲棠一枝。

紅白桃花

白桃淺淡絳桃肥。半著冰綃半著緋。莫道漢人無綺語。會全碑裏有桃妃。（漢曹全碑桃婓與妃同。）

牡丹

諱將深色媚東風。着力催成花一叢。曾見宋人團扇好。一枝春滿十分紅。（曾見宋人牡丹春滿團扇花大滿一扇。）

菜花蠶豆

蠶豆菜花黃間青。吳中生計滿春塍。農家隴上半盂飯。寒士窗前一盞鐙。（吳中豆爲飯。菜爲油。）

榴子石榴

妙香須自濟中迴。妙色休從濃處猜。拈得一枝合微笑。紅裙何事妒花來。

蘭篇

兩箭幽蘭香意足。妙似詩情淨如玉。湘波如見二妃來。薜荔肯青女蘿綠。

白荷蜻蜓

菡萏白開涼雨後。蜻蜓紅點夕陽時。畫工知是有新意。愛誦放翁團扇詩。（此幅用放翁詩。白菡萏香初過雨。紅蜻蜓弱不禁風意也。）

桂花

一枝仙桂發天香。染上生綃書共藏。披與一經無落葉。兒曹漫與下帷簧。

木芙蓉

落盡芙蓉始氣濃。還從木末乔芙蓉。拒霜莫道無風力。援引寒花直到冬。

松枝山茶

松枝低亞山茶花。歲寒清景詩人家。敲詩讀畫不知冷。雪滿庭松聽煮茶。

題朱野雲處士（鶴年）祭研圖

久與端溪訂石交。歲寒爲爾拜深宵。須知一片開雲意。除卻岩巖不折腰。

不食官倉不種田。一家耕石祝豐年。來年再寫新詩卷。更是焚香買硯仙。

揅經室四集詩卷九

庚午

與諸表兄弟共建外祖榮祿公林氏祠堂於揚州陳家巢天后宮側。記事一首。

西山大田外。榮祿啓專祠。舊德傳爲政。清芬合誦詩。祭分唐世系。象表古威儀。老屋梅花樹。新牆楊柳枝。

寄函留宅相。（元幼時毛呵諸舅氏與元爲許呼元曰宅相。）經術記門楣。見說何無忘。來題盥白碑。

己未。借寓京師衍聖公邸。曾栽竹三叢。藤花兩本。庚午再寓。添栽槐柳桃海棠鐵枝丁香。幷舊有古槐榆椿蟲穀共三十餘株。記以一律。授之館人。

三公庭下例栽槐。更取時花處處栽。淇竹低隨青柳密。海棠高共紫藤開。遠添闕里壇中杏。但少揚州江上梅。待得十年深雨露。綠陰紅樹滿春臺。

門生屠琴隖以翰林改宰儀徵。翁覃溪先生倡詠餞送。遂亦以詩贈行。

展我泰華碑。磨我八甎研。蘇齋倡吟篇。舊友共相餞。（蘇齋詩云仍磨八甎研。餞爾贏詩篇。）諸君正壯年。出宰我鄉縣。鄉縣尚不陋。長江繞芳甸。近者鹽艘。民風少爲變。鳥徒潁泗來。小門竟如戰。我昔謀增兵。請者議未善。爲此多隱

憂保障扈易見，我早識居岩。沈沈與越逵，清名滿湖海。高文冠翰院，百里非庸才。帝欲使之綠，孰意亦賢州。巧得顏謝還，學者所設施。豈與俗殊嚴，術走宋汝陰。亦入儒林傳，蘇齋敦勉之。古誼深吞吞，我豈無賢哲。力行在無倦，履之而後艱。折獄言難片，我于浙士民。拊循詎能徧，惟不負乃心。或不赧於面，今日春明門。花前競吟讌，海棠思召伯。鳴琴慕子賤，行矣春江湖。勿爲瀛洲戀。

綠樹

長安原是帽風塵，無奈風塵送盡春。一夜碧雲催密雨，滿城綠樹接芳鄰。開窗活翠能甦目，掃徑新陰欲留人。如此槐廳最清暇，門前遮莫擊車輪。

題內子綠靜軒圖

卉木無躁意，穆然含清陰。況有幽閒人，情賞相與深。小軒遠塵壤，竹樹密成林。泉禽傍蕉石，香草被苔岑。雨餘見曦影，衆綠何沈沈。碧雲澹無迹，半染詩人襟。窗櫺闃窈窕，坐此生道心。乃知山水間，太古誠希音。聲長萬籟靜，一聲惟素琴。

題陳受笙均十三鏡齋詩稿後

嵐色河聲太倉莽，吳山越水劇清柔。合將畫筆兼詩筆，直寫杭州入華州。百二秦關收爽氣，十三古鏡照高秋。奇才要見與南野，卻讓陳生刷裹游。君與吳澹川詩入圖史齋。

題陳迦陵先生填詞圖卷

卷中自康熙以來諸名家，作作如林，各體皆備，惟無七言長律，賦此避之。

開道元龍氣最豪，平原繡像喜相遭。烏絲細紙爲孤迻，字火色頻添頰上毫。陽羨書生鈞窟在，維摩天女借禪逃。江山一曲周郎顧，絲竹中年謝傅陶。名士競題黃絹婦，詩班不弇鬱輪袍。歌喉井水新爭柳，扇面烟花舊恨桃。醉酒芸田依壯悔，吹簫園館記如臯。詞人那識東林意，湖海樓高百尺高。

題女蘿亭香影移梅詞意圖卷

五年香影太匆匆，不是忙中即病中。待得開來披畫卷，才從靜裏見春風。花時月色還如此，今日詩心更許同。則道家園梅樹好，女蘿亭外玉玲瓏。

昌蓮宮白皮松歌

昌蓮宮在香山麓，古松七株百尺長。入門瞥眼驚相見，白龍亂舞千條光。鱗鬣欲動冷怒張，森然結夏堆雪霜。陰羽鶴鶴飛來涼，仙人綴以瓊琉漿。十步之外聞古香，手捫其膚賦若肪。俯視檜柏翻老蒼，相憐皆是滄海桑。有明正德多檔璫，永也差比彬琅蟲。所知尙有幾希良，依松造墓深埋藏。松濤暮起思茫茫，陽明古洞嘶斜陽。

覺生寺觀永樂大銅鐘

永樂洪鐘閱古今，虹梁鑑柱屋沈沈。銷兵秦政成餘習，懺佛蕭梁本疚心。一棒難超無量劫，萬鈞豈躍不祥金。華嚴輪轉熙朝後，始聽蒲牢自在音。

雨後遊萬柳堂

京師崇文門外東南隅萬柳堂，相傳爲元廉希憲野雲右丞別業，即國初馮益都亦園也。一時詞博名流，皆有題詠。後歸倉場侍郎石公文桂，改爲拈花寺，今祀館雖廢，寺尙在。

雨後涼雲重，驅車趁曉行。尋沙無轍跡，訪寺得鐘聲。屋外青林合，籬前綠野平。不來荒僻地，那見古人情。

妙給見鷗波，疎簷共猲獸。草堂闕萬柳，驟雨打新荷。廉野雲宴趙松雪盧疎齋於萬柳堂，命家姬歌驟雨打新荷曲。松雪設色畫堂中賓主三人，淡紅衣女子手持荷花捧酒杯于花中，堂外門閉，僕隷待遇，樓堂前皆荷，堂後皆蓋柳，右雨後迷濛之趣，松雪自題七律于上方之左。剩水長虛古，孤亭老樹多。若非詩卷在，此事半消磨。

最好佳山集，遙收松雪圖。荷連清露堂名折，柳得野雲扶。祖館留名跡，門廚列衆儒。滄洲思早臥，此地已江湖。

火城閑不住，見佳山堂詩。付與佛拈花。今日伽藍地，當年宰相家。風流雖歇絕，水木總清華。陳跡且休論，但催僧煮茶。

京師揚州會館第三廨院中種竹百餘竿，題其軒曰小竹西。

繁華虛何傷，惟趣不可俗。歌吹沸天時，但須一路竹。維揚舊行館，近在韋杜曲。已圍桃李園，余於第四廨院中種海棠桃杏諸花，用唐人春風得意詩意，題其屋曰看花館。更築筼簹谷。爲竹作主人，何止戀三宿。人苟無世情，誰佳春明屋。所賴有此君，瀟灑慰幽獨。九陌多風塵，適館方有穀。入門拂緇衣，一笑對青目。宛然禪智西，亭外千竿綠。

新秋月夜

煩襟已厭暑，迎秋殊願涼。徘徊遇中夜，復此明月光。閒情闢重闔，朗抱開虛堂。風槐動疎影，露井含清香。靈新乍吟砌，螢暗時度墻。散髮理象櫛，淪茗移藤牀。所欣在眞境，豈辨何有鄉。但覺衆動息，亦復寥言忘。

過瀛臺見秋荷盛開

妙蓮花界浮浮碧，翠蓋仙莖露未收。八部香嚴會龍海，萬頭飛舞下麟洲。光明湧現雲霞色，清淺折成珠玉流。百丈虹梁平跨去，人間天上共新秋。

辛未

唐花歌

燕京窨花出豐臺，臘月已見群花開。海棠牡丹鬥紅豔，更好淡綠江南梅。我佈書室小且暖，地爐窗日微相煨。瓷盆瓦缶滿几案，拂拭何異雞與騶。衆芳列坐若佳客，千卷書作賓主陪。轉移春風入戶牖，外體墻雪中收雷。渾然元氣在何許，扶持枝葉滋根荄。前花未落後花放，次第不豈三春催。開門遨遊出城去，水

邊林下花初胎。那知塞寒氣候。巳經百日看花來。今年冬半再封窖。一歲春花香兩回。

秦小峴少司寇。予告歸田。餞之於萬柳堂。即題其城西草堂圖。恐司寇和余萬柳堂四律韻。

草堂欲歸去。把酒送君行。雅望推文學。恩綸獎政聲。病憐長孺臥。法念釋之平。君亦優臣禮。遲遲無限情。

宮諭論文處。佳山青詠歌。萬柳堂爲馮益都相國別業。小峴本生高祖君叔宮諭爲益都鴻博科門生。堂中頗多游讌見文集中。重來折殘柳。歸去製新荷。好侶江湖少。道福淮海多。元豐詩帖在。貞石待鐫磨。司寇時有其先世淮海先生行詩墨蹟卷共賞。

城西迴憑眺。畫出草堂圖。圖爲居壽錫作。山看微雲抹。湖添一杖扶。林泉容老罷。書史便養愉。蹤跡更何許。扁舟凌太湖。

春雨江南足。軒前有杏花。秦氏有杏花軒。逢逢新几榻。吟社舊人家。小峴家有寄暢。又沈周碧山吟社圖。亦小峴先人詩事也。把卷清魂夢。臨風攬鬢華。緘詩如寄阮。好待備僧茶。君峴先生緘詩寄遁浮山人。題曰寄阮集。

二月十八日。雪後獨遊萬柳堂。題壁間元人雪景畫中。

佛龕拾得元人畫。裝成直向東廂掛。還留想是佳山堂。一百餘年僧不賣。畫中白雪粉痕多。冰泉直擘青山界。兩客策騎同折梅。絹色雖渝猶不壞。欲題未題待雪來。直到中春雪始快。疋馬披裘獨出城。要看圖中門光怪。詩成晴雪滿松篁。雲破陽春撲層靄。

寒食日偕朱野雲遊萬柳堂。夜宿寺中。清明日復看花柳。

東風吹夜雨。洗出長安春。城闕已清淑。況此遠木濱。路繞北明瑟。桃柳相鮮新。夕陽綺紅影。開照亭中人。煙霞亦何物。乃爾怡吾神。

薄暝月漸明。碧雲復微合。晴影抱春城。遙情識孤塔。徘徊松樹間。花陰更叢雜。歸來話西窗。高眠接禪榻。清夢夫如何。繞林定三匝。

心清夢易醒。聞烏已知曙。出門復看花。猶然迷白霧。霧氣泫花垂。似雨亦似露。幽石淨可憑。春沙輕勝步。試問六街塵。豈得此時趣。

上巳日。萬柳堂同人小集。看野雲處士栽柳。和翁覃溪先生。

耤田上巳待躬耕。是日侍上耕耤田。回向林塘暝影橫。夜雨漲開春水色。暖風吹散曉鶯聲。客來南郭心皆遠。屋對西山眼更明。記取道人栽柳意。遠行懷古不勝情。余甫送小峴少司寇歸田。

野雲處士種柳萬柳堂。自作圖卷屬題。

燕臺何處有廉家。偶指城南憶竹垞。廉右丞萬柳堂。其萬柳堂別墅。或以爲在南西門外。曾經相近。然今亦不得其遺址。而朱竹垞日下舊聞則以南城內東南隅地當之。故不列於郊坰而列於南城。卽遺益都

亦猶此也。亦同歸石氏。後改爲拈花寺。朱野雲處士自署其號巧與廉合。邀詩友來遊且爲種柳栽花。若有夙緣者。處士夙緣還種柳。詩人微笑共拈花。商量水外千行翠。點染閭中一逕斜。知是野雲深處在。城東欲學李西涯。

爲法梧門前輩式善同遊西山。先過八里莊慈壽寺。

城東看西山。遙青未可攀。幾將遊客夢。車馬趁春閒。學士遐清健。書生本劣孱。一筇借一笠。法學士週歸元獻笠。好與叩松關。

浮屠出荒寺。試讀當碑銘。蓮月開雙相。觀明李太后及神宗像。松風語百鈴。早收花外劫。豈有夢中經。啜茗渡河去。春深蘆柳青。

渡桑乾河。入西山。登羅喉嶺。

待渡桑乾河。沙飛風力勁。所遊設若斯。跛乃盡清興。呼舟逆西崖。林密野風定。車馬猶逶迤。風翠已相迎。郵徬柳色新。山靜花光靚。紅杏千萬株。梨雲與之競。遠樹蔽迴峯。近枝凝幽逕。名山匪易探。先受一嶺橫。繚嶼扶峭岩。竹枝攢危磴。興逸忘此勞。由深悅吾性。煩襟滌使開。獨慮澄已淨。何必訪孫登。始聞人嘯詠。

遊潭柘山。宿岫雲寺倚松關。

中峯何隆然。九峯外環繞。展轉入寺門。三橋風嫋嫋。香殿儼層巖。孤亭出林表。栢溪飛冷泉。引派分渠沼。穿屋漲清流。曲折關工巧。處室何精嚴。階下亂風篠。聰明文杏花。蒨襯碧沙草。高松與檜齊。倚關爭夭矯。納客入此間。直若猿與鳥。再宿戀已深。流連玩昏曉。稱背魏翩翩。翱始志釋老。文人侈浮辭。逸樹投禪藻。深山泉石間。原使精神澡。若欲治身心。終當守吾道。

遊戒壇寺

戒壇高處護天龍。盤磴回欄四五重。石殿烟霞東面暖。香臺金碧上方濃。殿皆東向。碑間松濃依雙塔。碑塔皆遼金時物。河走桑乾擁一峯。何事遊人留不住。出山相送是清鐘。

戒壇寺古松

戒壇古松枝葉繁。問年上溯遼金元。或如舞鳳來軒軒。或如雲上蒼龍蹲。奇節老幹何足論。勿論其末論其根。走根久已入九原。穿山破石深無垠。養以靈泉包厚坤。千脈萬緒紛擘援。雲欲出山爲所捫。先與松根相吐吞。夏含涼雨冬含溫。占山元氣來渾渾。詩人舉樹徒煩言。試與至道探其源。

途中小雨

春來何處不風沙。小雨才能醒麥芽。出見野田憔悴色。愧教庭院日澆花。

獨遊萬柳堂

蘆芽鵝戲柳毿毿。一水瀠洄染蔚藍。但是黃絲飛到處。管教風景似江南。

辛未初秋移寓阜成門卽平則門內上岡。新居有小園樹石之趣。題壁四首

莫遣鄉心憶選樓。城西傚屋假邗溝。老槐引入三橋路。雜樹圍成一院秋。小有多楷同石屋。無多窗檻擬瀛舟。此間風月眞清暇。竟日能來幾度遊。

春來未及海棠顛。接引繁花可半年。松菊難逢秋太健。歲梨低待小兒懸。遊廊曲折披風密。壓架藤蘿漏月圓。更與梧桐添綠影。芭蕉瀟洒竹便娟。

小園賦擬比臺公。乳鵲藏雛處處同。桑翳雙亭清夏氣。椒香一閣散秋風。蓮花井水朝分研。桐葉琴牀暮拓弓。雖是賃居非廡下。未因椎髻愧梁鴻。

二百卷排新著書。高齋插架見經畬。讀碑結習成迂論。時著南北碑派論。修史深情向舊儒。時修儒林傳。老圃客來秋選外。西山青到石臺閒。纍莊子弟如相問。寫與詩篇抵畫圖。

中秋小園鐙月

秋宵涼氣滿花臺。幾度開園剪燭來。雜樹陰中鐙影亂。流雲缺處月華開。衣深應有三更露。研淨原無一點埃。共把清吟酬此夕。不催絃管不銜杯。

同野雲山人小園坐雨

風雨秋園竹樹搖。黃昏時候更瀟瀟。卻如江岸荒庵裏。早掩柴門避晚潮。

昌運宮爲古道院。白松七株。斷蔽霜皋。松下青苔小鋪竟地。雨後來遊。闃無人迹。

滿地濕苔衣。松身白十圍。松凝秋雪黯。苔養綠雲肥。古殿絕行迹。殘墻答夕暉。祇應明月夜。元鶴獨來飛。

研背坡公笠屐像

蘇公片石攜。袖中有東海。研背勒眉山。岌嶪勵肩峯。我昔到蓬萊。大東望渤澥。一笠翻海光。知有坡公在。

縱橫一萬里。上下七百載。此意遠茫茫。碧環君爲解。袖中有東海東海如碧環皆坡公句。

聽福祜孔厚諸兒夜讀

秋齋展卷一鐙青。兒輩須教得此情。且向今宵探消息。東鄰西戶讀書聲。

王楷堂比部延福齋中七尺端溪大石硯歌

王郎抑塞磊落才。掃葉延我來秋齋。籬腳黃菊立將苦。秋陰室下多碩楷。齋中一硯眞奇材。端溪七尺橫安排。以几爲匣擬凝胎。緊雲綠雨摩幽崖。平方正直誰拉拔。羲之宅裏一片階。任人十手執筆來。儘可一研容其儕。鏤凿無聲磐頓摧。如蟻談蓋賦莫揩。目非端州何石識。器大反與俗情乖。楷堂寶此休輕開。神寒骨重勿受猜。祇須刻字銘研陰。滿磨百斛無能埋。

種菜

秋果隕西風。秋花濕疎雨。小山苔草深。時有涼蛩語。呼童荷鋤來。剛破半畦土。種菜能幾朝。已見青莖吐。夕陽開灌園。香味在老圃。桑陰石几間。妻孥具雞黍。自起剪秋蔬。付與行爨煮。

題吳荷屋榮光登岱小照

嶷嶷東嶽上。峰祠萬峯橫。試問來遊者。何人敢自輕。當前爭樹立。此意足生平。風度眞相似。松泉如有聲。

題圖鐵箾曹雅閣二公戒壇祠圖

西山有古壇。君曾出塵界。誰是登壇人。先當受孔戒。二老共選樂。山僻性逾愛。松石寄精神。巢主一祠對。

我曾入山遊。高風想先達。詩記念我師。更下祠中拜。祠中碑記乃朱文正師撰。山南二老莊。我師墓亦在。歸途謁墓門。梁木悲茲壞。文正師墓在盤溝西十里二老莊北之呂村。

題書之靜春居圖卷子

選樓朱梁莊。清江劉氏出。朱子撰六詩。靜春居其一。賢母教兒孫。曾見安定胡氏筆。我家居選樓。先祠式安吉。他年成一房。望祜以經術。擬此靜春圖。藏書思石室。

一卷藏書圖。吾母著慈教。卅載緊哀思。五鼎豈云孝。茲圖何足論。其貌亦頗肖。愛此膝下兒。光景似吾少。

文學固所期。心術尤至要。一片折夏心。待爾春暉報。

春花雖灼灼。惟靜乃吾感。何因致凝靜。賴此萬卷書。茲昔朱劉氏。累代守經畬。報國敦孝悌。兄弟怡怡如。

浮華吾所惡。勤儉保令譽。勉哉爾母子。勿負君子居。

壬申

小園初春

殘雪樓園林。半在小山北。初陽麗南軒。溢然滿春色。榆枝拆嫩苞。東風已有力。一夜結輕冰。又覺餘寒勒。向午啟微和。此焉見消息。

三月二十日恭詣南苑大閱恭紀

羽林齊駐晾鷹臺。聖主戎衣策馬來。萬乘躬勞千騎肅。九天春護八門開。塵臨山嶽人如海。陣走風雲地有雷。端爲太平親詰武。鑾鑣師唱帝之回。

三月廿一日夜。宿萬柳堂。贈馮性閒士和翁覃溪先生韻。

但有鴻儒無白丁。亦園原不在郊坰。綠波深漲橋頭板。清吹閒鳴殿角鈴。舊時樓臺猶楚楚。補栽楊柳故青青。春風禪榻茶煙歇。共看三更月滿庭。

小園雜詩

清明才過見新荑。穀雨催花已放齊。一樣風光與桃柳。十分春色占棠梨。蹤叢衆綠浮身起。繞徑繁紅炫眼迷。半響不知花影換。月輪東上日沈西。

好花宜趁曉來看。起向花前擁盥盤。花色忽隨盥水動。露華猶帶著衣寒。折枝邀蝶眞成畫。嚼蕊搖蜂每

忘餐。記否空林春未到。遍風飛雪撲闌干。

才是春明三月中。紛紛已闘落花風。恰當半謝新生綠。翻似初開少放紅。一例分箋酬令節。幾番秉燭人芳叢。與人究竟曾何補。慚愧家庭樂自同。

古藤幾架鬱垂簾。小剪荼蘼蓋曲廊。上番筍抽新竹密。午時陰幕老槐涼。黃扉退直嚼珂靜。青簡修書刻箭長。忽有微風生夏氣。碎餘初試蕙花香。

終日轔轔九陌車。久晴容易起風沙。洗春一夜廉纖雨。破夏千枝巧藥花。研北銅瓶攜鵝栗。墻東玉軸展鴉叉。此間門巷清如水。綠樹陰中是我家。

小園休賦庾園成。但向幽軒較雨晴。入戶風回飛絮轉。鋪池水定落花平。偶思晝寢安橫榻。更爲蝸居結小棚。多少案頭書史在。商量可似古人情。

首夏奉使山西。辦嶽古阿拉善覆祀事。內子餞於小園率賦。

好將疏筍餞餘春。舉案居然我是賓。肉食到前遲下箸。自思可是遠謀人。

過井陘關

瀧將論兵處。輶車竟往還。背分綿蔓水。心壯井陘關。柏柴斜陽淡。榆門古意閒。何邊紆赤幟。四顧歎青山。

太原晉祠 晉唐叔也。始見於魏收書。

晉水初生處。虞祠閟魏隋。桐圭青剪葉。參宿白開旗。華木森瑤樹。雙泉鏡玉池。晚來涼月下。肅穆有靈祇。

晉水 山海經。懸甕之山晉水出焉。

水經晉水篇。酈注曾愛誦。何幸茲來遊。綠山入懸甕。沈沈女郎祠。靈堂抗高棟。下有百解泉。潤湧出空洞。沙淨水逾明。石觸波始動。夏署翻若冰。冬溫不知凍。嚴日蔭繁林。終年濃青葑。石堰雙派分。水磨一亭鬨。東流繞晉陽。歲作霖雨用。連陂秔稻香。滿澤芙蕖種。灌城反滅瑤。平晉當識宋。娛集歸飛梁。官子昔迎送。濤川濟不收。山月暮將弄。風泉一夜響。洗我空林夢。

懸甕山

海內讀山經。晉水一源發。懸甕連蒙龍。閟焉玉爲窟。重巒朝已暉。夜游更超越。登登柏陰山。遙見禹時月。上有避暑宮。高齊下有蒼龍闕。北魏見遺山詩。山川太古心。萬載未銷歇。

臺駘廟

汾澮緬自神蜚初。元冥世業大夏墟。臺駘手障晉陽澤。沈姒實出汾洮御。金天大鹵闢白壤。宣通下濕生精魚。昌疑顧象按劍坐。唐封神爲昌寧公。弟兄原未相離居。閼伯實沈日尋戰。允格臺駘本相譽。太平興國火晉陽。干戈誤讀邱明傳。果將灼艾涖官家。何愧參商不相見。

聖母祠 晉祠之神舊名女神。祠宋熙寧中加聖母號。居正殿。别立女郎小祠於殿左。閻百詩曾據斷碑知爲邑姜也。

漫說叢祠作女郎。亂臣原是古周姜。芙冠松蓋山樓靜。翠葉銀花水鏡涼。開母有姚居少室。夫人辯帝降清湘。后妃治法分明在。底事河東見武楊。

古柏

古柏生何代。應生楊李間。南臨雙派水。西夾一梯山。臥幹青銅柱。高枝碧玉鬟。寄言後來者。省識好相攀。

貞觀晉祠銘

殘搨唐銘一丈碑。碑陰今是刻名時。六朝隸楷翻貞觀。隋以前碑與帖分。以羲之帖法書碑。自唐初始。寸道山河起晉祠。雅愛羲之親作傳。感思虞叔獨題辭。高君推等請祠之議不成。瀛洲學士誰能此。使我摩挲歎色絲。

涼堂

曾聞水上結飛梁。日送清流下晉陽。欲借酈君經注筆。綠陰深處補涼堂。水經晉水注云。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元壬申夏日來游。祠館頗多。獨無涼堂之名。因屬門生太原尹魏來町補書此扁。以存古蹟。

曉涼

晉陽昨雨夜初收。曉起涼深似暮秋。不是雁門風色緊。未知身在古并州。

磁州滏泉道中

百里邯鄲道。塵敲生暑風。今朝新雨裏。一路亂泉中。竟向稻田白。荷依柳陌紅。江南好光景。此日憶相同。

正定喜雨

乎渡滹沱日卓午。禾黍與人同提暑。常山雷起臥龍飛。勒轉風雲射涼雨。雨停溼氣蒸夜林。曉程起望猶濃陰。大凡一片墨雲下。總有萬家歡喜心。

小園

長亭三百轉輶車。暑退涼生始到家。得少閒時才飽倦。坐看園叟種秋花。

寄題焦里堂姊夫半九書塾八詠并示琥物

雕菰樓

君子樂服邱。直自不下樓。我亦有丙舍。近在龍岡頭。他年好魂夢。相約來往游。

柘籬

樓北樹已森。樹外籬更好。春芳叢背條。秋花隔香艸。若爲柘枝傾。毋能采菊老。

紅薇翠竹之亭

紅薇駐夏日。翠竹延清風。扁亭凝一笠。雜樹翳成叢。中有著書者。樂過仲長公。

蜜梅花館

眾卉已殘寒，黃梅獨相耐。況是先人遺，書館勿翦拜。一片冰雪心，留在湖波外。

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

密室括圖書，先生獨注易。妙悟契天元，數如正負積。孟賢勿分家，琴李合共席。

木蘭冢

昔年玉泉圖，今留一坏土。花身雖不存，其名足今古。標以壘石峯，將爲刻銘語。

仲軒

公理論樂志，有志未能樂。何如黃珏湖，深遠似巖壑。況是樂孔顏，於焉寫著作。

花深少態樓

君子守歲寒，所貴非有態。李固豈弄姿，魏徵豈嫵媚。毋爲擷春華，遐思飫晚翠。

中秋小園鐙月

小園鐙影花影，徹夜卓香露香。遙憶二分明月，平開一半秋光。

出古北口四百里至木蘭圍口

策馬塞山下，泉石生清音。延緣入寒嶺，霜色絢丹林。席帳在幽草，晚風吹飛旗。夕陽下西山，朔氣四肅森。峯駝飲迴澗，牧羊散高岑。時有獵騎來，迅鷹帶寒禽。兹行殉孤立，徘徊獨諷吟。有懷古卓歇，澹然多遠心。

木蘭山口

羽林初散木蘭圍，北塞諸藩拜宴歸。剛近重陽試風雨，四山黃葉帶雲飛。

初用眼鏡臨清舟中作

高宗壽八旬，目無雙瞳照。臣賦眼鏡詩，褒許得優詔。謝時頗自恃，焉知惜壯少。無何中年來，涙泣屢哀弔。鼎湖與雷波，心肝傷兩竅。況在經籍中，千卷自讎校。今年鄴下歸，麻茶非意料。秋來加鏡看，忽使鏡呈效。帝恩命司空，出轉七省漕。六百萬石粟，案牘待披報。豈欲使此君，心折不能傲。古人知非年，來歲五十到。豈今一歲前，尙爭後先覺。亦須澄吾胸，無爲不正眊。

題張蓀卿謝露華樹稿

蓀卿昔在余幕，既乃客遊山左，作幕東萊，詞采驚人，年華感荷，今廿年矣。露華詞句，雅近玉田。吳穀人祭酒以詞題其集，有云，付香弦一聲一咽，尋常歌吹全洗。蓀卿故不名謝，余昔有漢銅印文曰張謝之印，以贈蓀卿，蓀卿即自名爲謝，此皆本事也。

廿載才人說蓀卿，江湖小集刻初成。七條弦咽眞情味，一寸銅香古姓名。齊客例應爲贅壻，吳裝還是作書生。富春山色揚州月，幷作秋懷寄歷城。

拜汶上分水廟

尚書宋遺策本廟檢，白叟白英奇謀抵決排。泰嶽餘根歸魯衛，汶流分派入濟淮。五千帆楫能逾嶺，二百泉源盡到階。心折古人甘下拜，神鴉飛舞過松牌。

仿鑄漢建初銅尺歌和翁覃溪先生

蘇齋寄我漢尺篇，三尺分并詩應聯。覃溪師志既仿鑄漢建初銅尺三枚，以二尺分貽蘇齋暨予，而自留其一。摩挲蝮屈屢歎息，此尺與我尤多緣。江都閔氏舊寶此，罷藏尚在吾生前。此尺本在江都閔晉鄉之物，此一緣也。家鄉漢石競手獲，吉金豈不增惜憐。予手獲西漢厲王胥冢石字于甘泉山。一從法物歸幽里，較量禮器相後先。憶昔再試四氏學，量才借尺曾兩年。予兩至曲阜試士，皆借此尺于衍聖公府，錢穀後還之，此二緣也。自茲一別十七載，壬申復由魯至燕。壬申年予從闕里借漢尺至京師，鎔鑄畢，還之闕里，此三緣也。蘇齋重見喜作考，葉氏仿古鑄且鐫，翁葉阮各得其一。葉氏用日本銅仿鑄三尺，予得其一，此四緣也。日本銅質鎔精堅。我曾從燬越衡印，模鑄漢尺分毫懸。葉氏鑄用原尺較，一絲不爽符貨泉。予於庚申年購得安甫四鑄某銅印於台州，鑄爲一劍一尺，其尺僅以漢尺拓本仿鑄，今以原尺較之，弱一分有奇，不及葉氏此鑄分豪不爽。世間尚有晉前尺，周漢尺竟拓本傳。晉尺亦爲我所得，復齋宋册相聯連。世間除此漢尺外，惟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册內有晉前尺搨本，其尺銘款與附尺銘款尺相同，即洪适隸續以著錄田考者，此册今藏予齋中，此五緣也。積古齋中列觀八，商角周彝及漢甎。予以商銅角、周彝、齊侯罍、漢官八種、唐貞觀金銅碑、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尤延之板文選、舊搨宋本華山廟碑、及仿鑄漢晉尺，貯積古齋中，列爲八觀。未列一觀漢鼎尺，定陶仿鑄猛與權。惟度量衡共二器，周漢制度今兼全。予得漢定陶共王廟鼎，遺之焦山，仿鑄一鼎，存之齋中。漢人鑿所重斤兩所容升斗於鼎蓋器上，再合此尺，可得古度量衡之全，此六緣也。古今度數無二理，適於世用斯爲便。測量粟米糧捷法，一尺算遍船五千。漕運糧艘量糧之法，每用尺量船，三乘四因始得米數。予以今米一石積爲六面立方形，即命此一面爲一尺，此爲新尺，祇用再乘即得米數。寒冬擁火小閣暖，淮陰官舍如琅嬛。詩成握尺天欲雪，茶爐香雜沈檀烟。

十一月十一日夜宿海州雲臺山東海營，次日閱兵

雲臺山下結軍壘，弓矢鉦鼙共一屯。田已爲桑原是海，營惟種柳乎成村。潮頭沙影猶淸淺，月底嶺光更渾淪。認作家山安穩住，山名與余字合。今宵有夢到三元。家廟爲三元宮。

石壘高處起朝暾，雙峯平分嶺脊痕。陣合呼樵連谷響，射回卷旆帶烟翻。休因鯨戮成京觀，遂遣鯨遊弛海門。爲語駒東諸部曲，水仙容易有孫恩。昔年寇逼窺上海，此地屢遭門督戒嚴。

決河竹向郁州奔，界海渾波半吐吞。東去淮沂頻奪路，西來嶽羽尚連根。誰分賈讓三條策，得溯張騫萬里源。若與黃流校源委，此山遠欲抵崑崙。

過海州板浦弔淩次仲教授

山海輿如落，斯人世已無。因文明禮樂，本孝礪廉隅。耐久眞成友，成名定作儒。那堪三十載，到此式君廬。

揅經室四集詩卷十

癸酉

高郵雨後舟中歌

舊年一雨洗春去．花落春陰雜飛絮．今年一雨浮春來．楚州烟水迎船開．楚州珠湖好烟水．但恐狂瀾來未已．遠郊新綠上林梢．野寺江梅破新蘂．如此淮南好畫圖．一灘便教成釜底．河水原從天上來．湖隄究竟由人毀．春風起兮吹春波．今年秋風復如何．中流擊楫愁心多．且掛江帆催渡河．

泊瓜洲督運自題江鄉籌運圖

高臺日映海門紅．揚子春江二月中．獵獵千帆開北閘．艫艫一纜引東風．漕艘大旗．風順則鳴礮升之．漕艘始由北閘渡江來． 舊遊巳歎華年改．故里還疑夢境開．今日伊婁河上住．幸無詩稱碧紗籠．

題郭頻伽畢神庵圖卷

名園多樓臺．乃遜圖畫久．金谷能幾時．蘧廬同其偶．不死惟谷神．神構即不朽．郭子本清貧．計出季倫右．尻馬御飛輪．造化盜而取．精神見山川．真氣爲戶牖．彈指樓閣成．縮地箱篋受．示我神庵圖．導我入廬走．捫腹即生松．運肘亦化柳．雖語破半泉．疑文斥絳守．若不言本無．安知非真有．始歎甲第雄．不敵詩畫手．

遺物非忘才．終待才人厚．

題蝶夢園圖卷用董思翁自書詩韻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於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岡．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然亭館花木之盛．在城中爲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柰丁香荼蘼藤蘿之屬．交柯接蔭．而獨無牡丹．園有一軒二亭一臺．玲瓏石井．嵌崎其間．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車塵也．余舊藏董思翁自書詩扇．有名園蝶夢之句．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爲太常仙蝶．呼之落扇．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匣奉歸余園者．及至園啓之．則空匣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園臺上．畫者祝曰．苟近我．我當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園故無名也．於是始以思翁詩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使出都．是園又屬他人．回憶芳叢．真如夢矣．癸酉春．吳門楊氏補帆爲畫園圖．即以思翁詩榦裝冠卷首．以記春明遊跡焉．

春城花事小園多．幾度看花幾度歌．花爲我開留我住．人隨春去奈春何．思翁夢好遺書扇．仙蝶圖成染袖羅．他日誰家還種竹．坐輿可許子猷過．

遊淮陰柳衣園憶京寓蝶夢園

誰家池館傍淮濱．薄暮風光滿眼新．初月晚陽交弄影．綠楊紅杏共扶春．去年花事詩猶在．今日京華迹已陳．但是園林遊便好．莫教苦憶舊芳塵．

隋宮瓦

隋宮黃土迷蕪城．大雷小雷春草生．玉勾金釵掘巳盡．荒原還有耕夫耕．我過蕪城見耕者．拾得隋時故宮瓦．但有雙環四出紋．惜無文字周迴寫．圖隋宮．芳林門．知是何方殘瓦痕．流珠堂．成象殿．建瓴形勢分明見．一規翠甋閱千年．祗宜琢就圓池硯．麝煤鑿搨寫隋書．誰兒先錄來家傳．

題柳徑停舟圖卷子三疊萬柳堂詩韻

癸酉春都中陳碩溪少司空．邀同其叔石士編修、兄玉方員外、暨朱野雲山人、潘芝軒大司空、龔琴柯給事、樂蓮裳劉芙初叢翠南儀曙峯謝向亭編修、同遊萬柳堂．山人畫萬柳堂卷子寄余．翁覃溪先生題卷首曰．柳徑停舟．并題五言古詩一首．諸公所作．多題卷中．朱若栢比部諸公亦有題句．寄到濟寧舟中．因三疊舊韻題篇．

辟寺看花處．諸公載酒行．題詩邀舊羽．補柳待鶯聲．遠獻清風粲．留亭曲水平．那堪廉孟子．柳堂爲遊．法時帆先生頃作古人．偶遊不勝情．

兩載殘春波朝遊復夜歡。閏年與山人屬夜宿拈花寺中。深杯依醆柳，短燭接鍋荷。人遠夢猶戀，圖新詩更多。小齋三硯外，山人三硯齋。軍禮先生占圖。爲我畫重摩。

窠壁停雲字，池裝柳徑圖。書聽昔共覓，吟杖記相扶。壬申春，隨夏溪先生遊萬柳堂，弃訪先生舊居。先生童時讀書處距堂一里許耳。詞侶隨前翟，經生峯大儒。墨雲題一片，飛到蜀山湖。

湖水裁已盡，苦餘紅蓼花。時各湖秋水減涸，殆盡以濟漕運。萬帆爭轉粟，一舸學浮家。望雨占雲氣，催程趁月華。相思多信侶，把卷伴緊茶。

籌代賑

此癸酉六月作。及九月歸舟至德州時，直隸豫東邪教作亂。乃每船各選壯丁給兵械，合首尾五獄，連環相助。至十一月始盡全漕歸江南城。

鴻雁年年飛，所謀在江湖。閒民無聊賴，慣作牽船夫。粟米四百萬，轉運達帝都。衛漕五千船，船與廿夫俱。牽夫十萬輩，歲歲相挽輸。南牽來瓜洲，北牽過長蘆。負繂面撲地，蹴踏聲齊呼。前船呼邪許，後船唱喁嚶。當暑無笠蓋，逢寒無袴襦。陰雨沐毛髮，烈日炙肌膚。岸宿犯霜露，川涉陷泥塗。或爲頒白首，或爲鬑鬑鬚。兵吏促行程，執朴相逐驅。戀船如戀家，孰肯爲逃逋。問伊何所樂，問伊何所圖。一飯何所樂，一身何所圖。所累惟此口，耕船相爲餬。有時力衰盡，溝壑在路隅。年豐尚謀食，歲荒食更無。今年春夏旱，山東二麥枯。農民無收穫，提粟如珍珠。俯首掘草根，表及喬與荼。仰首剝樹皮，屑及柳與榆。魯米數萬民，貿貿來川途。川途亦無麥，守死能須臾。饑民爾勿死，爲我牽舳艫。一船加廿人，數萬抵飛芻。加夫不得力，不惜相曳婁。不惜鳴鸞乃，不惜合步趨。雖不合步趨，聊使相挽扶。才牽牖河船，便得飯數盂。腹飽心且安，人分勢自孤。何容說相賑，與賑實無殊。方今太平世，爾曹壯而愚。得食即帝恩，養此七尺軀。今年湖水淺，處處阻且迂。剝運耗既多，加夫費更需。一船有一軍，軍困復誰蘇。豈不欲軍蘇，賦勿加越吳。東南農力困，安可再多逾。軍農尚困乏，何況牽船徒。自古食爲天，無食良可虞。所賴豈有他，一飯真區區。

重陽泊天津登芥園小樓

樹老寒蟬斷，斜陽獨倚樓。浮雲迷渤海，新漲下滹流。挽粟能歸庾，來船任觸舟。迴帆天氣好，祇是已深秋。

甲戌

春草軒詠春草寄仲嘉二弟

淮陰二月艸萋萋，帆影車痕上碧隄。節鼓春回行馬外，尋詩曉出射堂西。池塘雨過人猶夢，河朔風和綠漸齊。愁說微山湖水盡，香蘅芳杜滿新泥。

與王柳邨處士璩丁柏川觀察淮方靜也茂才士倬焦山借菴同立焦山書藏，詩以紀事。

書藏名山藏，由向古書觀。禹貢詠爾雅，桑欽亦傳授。嶽鎮若非書，其名久舛謬。我昔立書藏，錢塘揭靈鷲。茲復來江南，焦山藏新構。焦山本譙山，人罕識其故。於詩見江淹，於輿稽杜佑。樓倚樹山祠，正氣充宇宙。周漢二鼎間，當有瘞雲覆。鶴銘殘字多，編列籤廚富。萬卷壓江濤，千函寄煙岫。付與詩僧收，何異長恩守。況是仁者靜，山壽書亦壽。千載傳其人，更有史遷副。

賀翁覃谿先生重赴甲戌科恩榮宴

弱冠科名花甲周，新恩重得會瀛洲。三春補赴瓊林宴，先生壬申會榜在九月。萬卷真傳石墨樓。先生之學淵藏於黃氏萬卷樓。先生自有石墨書樓。錫得門甘逝二載，辛未科，元等在京師，即謁先生，與是科之宴。先生以壬申尚少一年，願以甲戌科退二年與宴，計六十二年矣。著書人好共千秋。先生謂前甲戌科多著書之人。元謂今新甲戌科如劉逢祿等亦能著書者也。先生學與精神合，試看江河萬古流。

過珠湖草堂用白題射鴨圖舊韻二首

扁舟入珠湖，帆共湖雲飛。浦漵自回繞，蒲柳相因依。破暑得微涼，輕風生葛衣。憶與草堂別，七年今始歸。擊從昆弟來，欣然意無違。漢君遠城郭，瀟然無是非。

鷗鷺狎湖水，不向江外飛。泛泛蘋藻間，烟波常相依。擊從棹湖月，夜披白苧衣。念我宦遊人，故里偶一歸。在外十九年，情僞尚多違。相念且相勉，行年應知非。

夜宿雷塘墓菴

離鄉遠遊子，常悲歲月深。一朝暫歸養，汲汲情寸陰。茲來得展墓，彷彿同此心。敝廬僅一宿，徘徊戀舊林。暮愁夕陽晚，曉迫明月沈。步魂詎能定，毛色忽已侵。遂存勵時昔，燕盤念斯今。行行重回顧，涕泗空沾襟。

曉發攝山

秋光縹渺最高峯，石壁雲霞疊幾重。二十九年人再到，松風更比舊時濃。

雨後過青陽五溪登聚華亭看雲中九華山

九華著奇秀，遊眺昔未曾。客得入夢想，烟霞填我膺。今來五溪上，駐馬試一登。是時秋雨後，雲氣網鬱蒸。九峯在何許，訪及溪上僧。僧指深雲中，恍惚見未能。欲待雖久待，應恐誰敢憑。天風忽然動，雲勢初翻騰。年開若壁裂，驟破疑裂繒。忽於白雲際，迸露青崚嶒。有如九老者，山頭降且升。隱隱松風際，時見笠與簦。有如九遊女，簾捲鬟暫遐。烟鬟曉未整，隨鳥堆觽鬌。又如水蒼玉，琢出青玉棱。又如碧菡萏，朵朵波上凌。九峯不齊見，三五互減增。將凝意欲秘，復見態轉矜。屈指知第幾，注目窮多層。徘徊涉江去，回首秋光凝。

九華憶古二絕

九峯縹渺一雲迷，朵朵蓮華碧上天。試把山光比詩思，飄然真似李青蓮。顧野王時，此山名九子山。唐李太白始改九華之名。

雲中一一出青尖，風力誰能假此鑱。欲與荊公鬭詩筆，故應好處是修纖。王介甫九華山詩云，盤根巨壯其末乃修纖。

舟過小孤山

彭蠡潯陽九派流，波心清滿一峯秋。獨撐江漢成孤注，遠壓金焦在下游。落翠巖邊宿集樹，淡紅山頂夕陽樓。乘風破浪尋常事，但惜仙磯未泊舟。

冬至日雪窗偶成

南土候多暖，今年特地寒。朔風過彭蠡，快雪似長安。為此陰晴計，歸因稼穡難。稍閒聊自遣，戾氣靜餘干。

登滕王閣

千年詩序至今存，誰見當時樂戲尊。為有大文射牛斗，才教高閣老乾坤。棟雲簾雨復飛鶩，彭澤臨川相吐吞。倚檻獨思百城寄，寒江極目靜無言。

詠十三金石文房

以唐文泉子紫石硯，硯匣上嵌漢貨布。以漢五銖泉范為懸床。以漢宛仁小弩機為水池。以漢印鈕為水匙。以漢尚方辟邪銅笵為筆筒。以宋王晉卿鏤金鐵匣為墨匣，內貯長壽半鈎、唐魚兵符。以梁大同隋開皇仁壽唐會昌四造象為筆架。共成一槃，以供清賞。

齋中積古最精擊，一尺檀盤事事全。金石文房十三器，漢唐北宋二千年。案頭頻搨銅花細，筆下新生墨彩鮮。翡翠珊瑚皆避席，好同歐趙共清緣。

甲戌除夕接雷塘庵僧心平寄詩以答之

勞勞已終歲，今日少務閒。靜坐玩窗影，積雪何增寒。言念君恩重，肩力懼未殫。忽來詩僧簡，古院憶木蘭。我家雷塘墓，去院數里間。登樓原可望，中惟隔一山。墓廬有梅樹，神道開松關。當茲歲云暮，夜雪飛漫漫。復念千里外，豈不心為酸。簡中何所語，蘇亭多喜懽。上言墓木好，下言民食艱。民食聊相助，墓木常相看。揚州旱民苦饑，余已捐助錢，囑更加助於近墓之貧戶。寫詩代答簡，轉問竹平安。

乙亥

齊侯罍歌

此罍銘在腹內，十九行，一百六十八字，乃齊侯鑄賜田洹子及其妻孟姜之器。洹與桓通借字。汪容甫所藏陳逆簠又作洹子，晉同則假借無定。銘辭有率齊侯受命于天子，曰爾期，璧玉樂鐘鼓，鼎鼓鐘用緒爾大舞，鑄爾羞銅，用御天子之吏，洹子孟姜用祈眉壽等字。語工字古，銅堅而黝，色澤絕似焦山之鼎。余昔購之安邑宋氏葆醇。

於戲此罍乃齊景公之所為，賜與田桓孟姜寶用之。雲雷纏帶交陸離，獸面兩耳雙環垂。篆在腹內難揭搥，一十九行列銘辭。璧玉樂舞鐘鼓司，聽命天子曰爾期。洹桓假借古無疑，萬年眉壽為爾祈。太嶽姜氏育有媯，再世遂至稱孟夷。五世洹昌懸卜龜，受此器者田乞釐。鳳皇于飛陳厚施，晏子諫禮知齊衰。此罍之鑄當此時，玩辭可見公寵卑。孔子請伐扶衰姬，此罍屹然竟不移。齊父作短弱尾旗，不抵虞翻傅古斯。精金堅固蛟螭絲，百六十八字盡奇。歷三千年文在茲，我姑酌彼遐暇詩。罍銘近時罕見，余藏文父乙兕觥，知潛有蓋，上有兕頭雙角之形，器蓋皆有九字銘。

齊侯罍歌　常生

罍乃酒器形如壺，郭注爾雅曾辨諸。其別有五小曰坎，餘皆為罍名無殊。古人祭祀及朝享，用備酢爵致精爽。天子飾玉諸侯金，義別尊卑著天壤。吾家積古古物多，爵觚觶角紛搜羅。酒器前後共廿六，哦詩久已同摩挲。後得一罍更稀奇，形制古樸雙耳垂。兩環緊耳吐饕餮，古氣磅礴盤雲雷。雷聲近義取此，孔疏訓解得古旨。罍口銘辭十九行，環列而下斂腹止。口小腹大拳搨難，鋼花青照江水寒。篆文百有六十八，弁難釋辨非彫殘。吾師叔堂朱爵部，摹篆秋堂搏三古。孔伴讀銘未云多，張徵識鼎豈足數。嘉慶甲戌季冬時，吾父拓寄請釋之。雄文奇字何詰屈，一朝識破無贗詞。首列齊侯錫數字，用錫洹子作厖器。洹桓借聲古通借，乃知此為景公制。自古人臣著勳績，始制彝器答宣力。桓子無宇齊奚功，乃歸萬年加寵錫。我憶景公當是年，公室已卑陳氏專。五世其昌協筮卜，齊國之政將歸田。若使景公早此鑒，或知守禮思盡忠。何至失刑陳厚施，晏子自胥歸納諫。此器已兆齊祚移，媯育于姜其代斯。吾撫此罍再嘆息，永懷遐爾余翁詩。

伊墨卿太守秉綬由閩赴都，過南昌，賦別。

夜雨聲前酒，新晴柳外鶯。洪都三宿住，淮海十年情。子子皆孤子，嚶嚶是友生。此行廣陵郡，一路雄寨清。嘉慶乙丑，余丁憂回揚州，時墨卿同年為揚州太守，旋亦以憂去官。

用余家瓜洲紅船為式，在南昌造船，以為救生諸事之用。瓜洲船乘風歸去，三日至瓜洲矣。

南人使船如使馬，大浪長風任揮灑。紅船送我過金山，如馬之言殊不假。我嫌豫章無快船，造船令似金山者。鄱湖波浪萬船停，惟有紅船舵能把。洪都三日到江都，如此飛帆馬不如。

夏夜雷雨題楚夜雨雷鐘銘宋搨本冊

楚夜雨雷鐘鉦鑄雷神之形，銘在鐘裏，篆跡雖古。宋政和中出于武昌，後歸秦檜家。今冊中僅搨乃王復齋所收北宋本也。豫章暑雨應時，農田大稔，清宵聽雨，偶題長句。

豫章農田正愁旱，團圞升雲常夜南。西山夜半轉雷車，天遣雷公伐雷鼓。雷公像象在楚鐘，政和搨本墨尚濃。篆跡變幻雷勢，每疑夜雨騰蛟龍。我拳鐘文三太息，濕染千年墨雲黑。何時墮地見雷神，雷神象見搜神記。鐘象書銘傳羋國。今年雷雨動滿盈，有雷不震民不驚。涼宵滴茗看古篆，雨聲暄隔離鐘壁。

夏夜

新月淨如洗。夜花涼若秋。風前雙燭炧。露下一螢流。暑氣清將減。詩情淡不收。竹床與蕉扇。欹得半時愁。

讀吳穀人前輩錫麒有正味齋續集。即用見寄原韻和寄

七年浙海障橫流。常向先生借筆籌。浙事多簋。元撫浙七年。嘗與先生商以籌策。見示予詩。相邸詞垣思早歲。己酉庚戌間。先生爲邢擇堂侍郎之師。館阿文成公第中。元與擇堂同年往來。得見先生。選樓講院憶今秋。先生今在揚州安定書院。距元家南文選樓最近。蕭蕭雅意詩逾健。敢拙還驚句未酬。此夜雨聽秋燭底。新編如與話綢繆。

題雪窗圖卷用去年韻

去冬今春雪太多。甚寒。雖有疹。及五月。麥大熟。且多雙岐者。秋稻亦大熟。斗米較上冬减百餘錢。始知宜寒也。乙亥冬。甫至小雪節。又甚寒。得二寸之雪。喜題卷中。

雙岐多秀麥。方識雪宜寒。斗米百錢賤。萬民千里安。驚心歲作苦。著手事艱難。又喜一年雪。何妨非意干。

丙子

正月八日立春游百花洲

較前最晴又一年。課農餘事課花田。時補栽花樹。偶來水木雙清地。疑到蓬壺小有天。香破早梅知嶺近。綠爭高柳見春先。塵勞自愧詩懷少。半日能游便似仙。

小闌蝶夢憶芳辰。如此林泉也暢神。四面樓臺皆近水。一家筆硯共吟春。香初茶半留連處。山色湖光澹蕩人。莫使宦遊忘物候。度江一十二番新。余在江南見十二春。

春雨

半月暢春晴。翻生望雨情。東風醸雲氣。密雨下江城。遙想匡廬上。應多瀑布聲。湖山一千里。處處起新耕。

百花洲春晴

曉來濃霧滿江城。緩緩春光漸漸晴。過午日酣風氣暖。水烟山翠不勝情。

百花洲課士作得花字

城東瀛仙館。湖東隱士家。山林饒嘯詠。水木湛清華。孤嶼亭亭立。圓波面面斜。樓臺雙有影。風月四無遮。地傾千年勝。人栽百種花。衆香深雨露。萬色動雲霞。過客多題壁。春行偶散衙。莫教芳樹下。忘却課桑麻。

以沈檀爲勾股形筆筒。嵌鏡於其背處。即以爲硯屏。照墨也。刻詩代銘。

豈獨營爲城。兼因硯作屏。開窗迴玉照。脫穎破春暝。石洗池分鏡。花生筆有瓶。墨光浮瀲灩。燭影射瓏玲。雅製宜青課。新詩批篆銘。兒時嘗味在。還憶一鐙青。

題金帶圍花開宴圖

老圃秋容傲自游。春風何事弄繁華。誰知說煞春生處。即是四花中一花。

將由豫章赴中州過廬山作

廬山高連天上雲。雲天與山殊不分。香鑪峯裏雲氤氳。朝霞暮靄何紛紛。香鑪峯在嶺半。幽溺于峯。凡嶺勢向曲南西北。而峯居其中。其形殊不似香鑪。但其中雲氣常繚繞。如香烟之出鑪。乃悟古人所以命名者。以雲得也。我行百里廬山麓。遠嶺青青近峯綠。東林秋落白蓮花。却向溪南望山北。余家舊藏文徵仲摹李伯時白蓮社圖。此圖畫法出于宋唐本。伯時所繪社。倚傍山溪。遠其外。今東林寺在潴北。而寺後無溪山。殊不與此圖合。在寺門望山久之。乃悟昔蓮社乃北向背山者。向南而望。與圖所似。今東林寺與之相反矣。山北香山舊草堂。惟留古木森豫章。香山草堂已無。一椽惟有古木一大株。數十里外森然可見。西風嫋嫋下木葉。隨雲飛過天池旁。天池舊寺不能到。勞人空使山靈笑。昨因霖雨拜疏來。長願山靈容明詔。但是西江發旱時。定發雲雷灑甘澤。廬山舊不列于祀典。今年夏旱。余撰文祭之後。連日雲陰雨。七月將卸印時。拜疏爲山神請封列祀典。且命永致祭作爲之歷。奉旨封神溥濟靈顯之號。

大梁丙子立冬後一日。即得雪四寸。再疊雪窗圖韻。

瑞雪迎冬早。梁園氣已寒。吏民其靖靜。川嶽各平安。願得來年熟。何愁撫字難。夜窗重展卷。宵食詠河干。

洽大梁撫署後園偶題

昔年鐙火笙歌地。今日荆榛瓦礫場。特剪荒蕪開舊圃。旋修破碎得廳堂。臺基高處宜登眺。柴檻閒時坐忘。十畝難栽好花樹。春來擬插百垂楊。

臘前三日將出都。與野雲山人同宿萬柳堂。登性開士方丈。曉行賦別。

承恩辭九陛。奉節戀天闕。幾日難驅驟。今夕聊徜徉。稅車過蕭寺。晚飯來柳堂。山人興還逸。開士意亦長。是時近佛臘。永夜同僧房。空庭瀉落月。古木含清霜。地鑪石炭煗。紙窗燈光。齋廚出疏蔬。蒲褥薰篆香。境僻息塵勤。意深難坐忘。爲言五衲別。屢泛千里航。頻年發漕水。南度歸雷塘。彼既蹴寇近。此亦恐盜藏。滑臺快擊滅。時那東甫同年滄撫。近在東南郊外。予滑之讞。癸酉滑賊之亂。碭山謹綢防。癸酉冬。予亦調兵遣將士防碭。近在皖豫之間。語長緒往復。非過猶慨慷。前春緒柳處。近在冰池旁。春深野桃紅。秋高籬菊黃。停雲寄畫卷。賦雪留詩囊。縱跡昔清遠。須眉今老蒼。知夢暫敧枕。曉鐘已趣裝。征途送遙目。離念縈中腸。

十二月過趙州茶亭僧舍

五度我南走驛車。衝寒冒苦過僧家。買絲客去休澆酒。倒餅人來且喫茶。午喝未忘竹爇炭。宦途還記得浮瓜。請看老衲惟閒坐。肯把晨霜改鬢華。

丁丑

春日安陸道中。題王鑑畫楚山清曉卷。

我藏畫卷圖。楚山清曉。身未到楚山。安知此境好。今春來武昌。苦雨意殊惱。寒食渡江去。漸覺春雨小。行入竟陵西。陰雲豁然埽。近嶺已飛飛。遠峯猶裊裊。是時東方明。旭日將加卯。露樣半湖烟。低向山根遶。

新露氣滴清。若浮海中島。一片綠沉沉。強半是春草。烟淨湖水明。山影向湖倒。碧鏡舒黛眉。給事遲茲巧。
連村柳色多。入麥菜花少。宛轉登山樵。翩翩出巢鳥。始知望山色。城中苦不早。鼓枻下滄浪。青青猶未了。
橫看數百里。巨幅展江表。橫幅手卷宋人名之曰橫看子。

彝陵峽口望蜀江

岷江本是顧朝宗。底事巴西繞萬重。峽口山光青似劍。荊門水勢白如龍。吳船快放三千里。蜀客愁歸十二峯。莫問猿聲在何處。錦囊可待種芙蓉。

荊州懷古

紀南山外古荊州。一片江城渺渺愁。春夜梅花沙市月。西風荷葉渚宮秋。鸞梁書畫名猶在。巫峽雲來夢可留。豈有才人不惆悵。未題王粲獨登樓。

泊調絃口

布帆安穩楚江天。橘樹花香野岸前。南望洞庭好春色。華容山碧水調絃。

荊襄雜詩九首

羊杜祠

羊杜督軍事。被服皆雅儒。襄漢據上游。用此終吞吳。遺石有墮淚。晉碑何還無。襄陽漢墓碑。今尚存縣本晉碑非羊公杜公二碑。

鹿門山

隔水鹿門山。沙濕漁梁渡。渺渺滄浪間。匯君從此去。遠岫多松雲。鬱積幽人趣。

襄陽城

漢水以爲池。蕩蕩本天塹。何以三千年。屢見攻與陷。守取在人謀。慎哉以古鑑。

大隄

春風吹漢水。日落峴山西。我自城東來。青旗繞大隄。蕭然何所有。芳草空萋萋。唐以前都鄙中。漢樊爲水陸最萃之處。故繁華也。

武當宮觀

巖碑五百歲。樓觀猶堂堂。老桂綴青子。春松生古香。羽士無反側。任爾耕武當。所過遇真玉虛宮及各茅庵。皆有古樹。閒庵老桂高出三層樓上。永樂時玉虛宮內碑。皆高三四丈。道士依各山者以千計。皆佃民種山以爲生計。時邊寇亂。稍滅故道流。予吞之。

鄖中山

鄖竹萬疊山。民在山深處。賊平民歡歸。更造新屋住。墾山復種田。春深麥遮路。白蓮賊往來鄖竹之時。民多逃亡。或結砦山頂。本不似前明流民與賊相從。今賊淨民安。連遇豐年。民焚老林。墾山種麥及包穀。多造新屋。情頗安樂。

古郢都

橫江猶未極。歎息此郢中。章華在何許。禾黍空故宮。惟有屈宋辭。萬古流春風。

荊門蒙泉

紛紛春月白。沉沉夜山青。鳴泉出石竇。清渠抱幽亭。何必登高嶽。始講蒙卦經。山半有蒙泉山。山上有亭。余謂蒙爲山下出泉之象。有胄勉長進之義。故象謂果行育德。非專謂泄源啟蒙也。一卦之象不止一義也。

赤壁

千古大江流。想見周郎火。草草下江陵。匆匆讓江左。縱使不東風。二橋亦豈鎖。曹操居三國志疑年錄。謂曹操最懷橋太尉之恩。引爲生平知己。赤壁之戰。二喬年皆三十以外。操豈有續二喬之心。杜牧之詩是爲失當。

谿關聽鶯

繁林千樹合。夏氣一山清。迷巢亂飛羽。倚戶得嚶鳴。百囀猶未已。雙柑殊有情。爽彼谷居者。交交朝雅聲。

閱洞庭水師舉登岳陽樓

木葉西風外。秋光滿洞庭。波平萬頃白。露肅千山青。遠浦一何遼。此心相與凝。戈船人散後。楚客自揚舲。

望君山

終古君山色。蒼然壓洞庭。橘烟寒鬱鬱。竹雨夜冥冥。蘭芷因騷佩。魚龍伺樂聽。莫教徒鼓瑟。多恐泣湘靈。

丁丑九月十一日謁南嶽廟遂登祝融峯頂

瀟江夜雨連湘潭。午晴雲氣餘秋炎。南行不似重九後。風和川靜如春酣。山村竹隔路百轉。再宿始到衡南。入廟拜神謝且禱。今年有雨無不甘。更願神功福三楚。豐年歷協魚旐占。餘閒猶勝上石廩。華蓋芙蓉相問探。磴高嶺仄下馬走。遂隊扶過肩輿籃。天門壘石作壁壘。上封鑄鐵爲瓦簷。飛流直下絕澗底。千年不卷珍珠簾。風高氣緊殺凡木。但能擁腫生松杉。攝衣步上祝融頂。雲開石出何巉巖。七十二峯四千丈。眼底一一森青尖。昔聞湘中望衡岳。舟行能識九面巖。我今遠從巖上立。那見葉葉湘中帆。惟見帶水自轉折。一條白氣相吞涵。蒼梧地荒禹跡遠。山中近事差可談。少陵側身歎朱鳳。昌黎擲珓多疑讒。鄴侯結廬在何處。烟霧留與張文潛。南軒新安雲中作。直同文定通洛濂。此外仙釋殊不少。我心鈍拙安能參。岣嶁有碑索不得。奇文爲出楊升庵。名山自念久遊歷。歲月動與行蹤淹。嵩高二室昔醉雨。泰岱日觀早具瞻。揭來雙髩雖未白。霜色強半生我髯。登峯幸門腰腳健。不扶銀鹿身猶堪。鴻雁若迴試寄語。吾於五嶽今登三。

唐懷素綠天庵

綠蕉在何處。曲折入繁林。秋峻無黃葉。徑幽多綠陰。壁間狂草在。石上古苔深。安得住三宿。清宵聽鼓琴。

遊浯溪讀唐中興頌用黃文節詩韻

帆隨湘轉繞浯溪。登岸欲摩唐宋碑。密林接葉山徑寂。青蘚當路垂秋絲。橋邊清波眼到底。亂石壁纍巖魚兒。脊崖百尺懸于西。削成絕壁鳥不棲。碑乃魯國之所寫。頌乃次山之所爲。三千里外有水部。十四年後無太師。人賢地勝文筆古。過客摳揭爭灑揮。壁立積鐵屹不動。安者見安危見危。江湖豈獨漫郎宅。又遣山谷來題詩。各人忠愛各朝事。大都楚澤騷人辭。事有至難最可歎。靖康戲與靈武隨。推有溪邊古漁父。欵乃湘烟無所悲。

過瀟湘合流處

零陵城邊黃葉渡。柳侯祠前多竹樹。布帆無恙掛西風。正是瀟湘合流處。瀟湘秋水徹底清。碧山如黛照波明。隨波轉棹忘世情。鷺鳥趁魚時一鳴。

自湖南零陵入廣西全州避雨宿湘山寺次日曉發

湘源山下借僧廬。翠嶂清流古畫圖。夜雨瀟瀟聽疎竹。曉雲夢夢望蒼梧。初冬黃葉猶依樹。百里青松盡引途。夾道古松青蒼蓋天。百里不斷。相傳名爲引路松。其間又多雜以丹楓黃葉。怪底古人遊興好。聯翩飛過洞庭湖。兼用韓文公呂仙賓及范石湖。

肇經室四集詩卷十一

丁丑

桂舟三章章四句

毛詩風雅。多三疊換韻之體。古人唱歎。必三疊而歌之。而後人罕效之何也。丁丑季秋。由楚入粵。賦桂舟三章。聊學風詩換韻之體。

桂舟千里上巴陵。細雨斜風過洞庭。岳陽一望碧波遠。愁絕君山相對青。

桂舟千里溯瀟湘。細雨斜風橘柚香。合江一望綠波遠。人道詩情誰短長。

桂舟千里遡湘灕。細雨斜風下九疑。峽山一望白雲遠。南海西江相見時。

登沙角礮臺閱水師畢。即乘水師提督之兵船。過零丁外洋。看大嶼山望老萬山。回澳門。閱香山兵。因題船額曰瀛舟。

浩浩沙角外。巡海一登臺。湖向虎門落。舟從龍穴開。瀛帆乘夜月。火礮動晴雷。回棹澳門外。西夷迎節來。夷人奏夷樂迎瀛舟。

戊寅

初食荔枝

廣州五月天清霽。荔枝園中摘新荔。碧葉猶連翡翠枝。紺苞猶綴珊瑚蒂。尤物由來不易得。久遺詩人學佳麗。我今飽啖復何難。翻覺古人心太契。味中媺帶醴酪香。新荔中微覺有酒氣。故白樂天云甘酸如醴酪。甘雖微醒入柔脆。我性粵酒不相中。欲使甘蔗共彈例。學之同過彈亦非。嗜好酸鹹各生嗽。瓊漿迸齒消沁脾。且擲檳榔與蔞蠣。粵人以檳榔共留藤葉。雜以蠣殼灰共食之。

節樓前木芙蓉

樓前幾樹木芙蓉。看到初冬更覺紅。海暖豈無霜可拒。室高本有日常烘。千枝次第開相亞。三色參差綻不同。最是晚晴廊下坐。一家人在此花中。

詠玻璃窗

紙護窗櫺已蕆功。玻璃更比古時工。虛堂密室皆生白。曲榭高樓盡避風。尺五天從窺去近。一方垣許見來同。儘教對鏡層層照。不用開軒面面通。疑畫幅裁花爛熳。勝晶簾卻月玲瓏。常留淨几香烟篆。分射深廊蠟炬紅。隔斷寒塵朝靄靄。看穿秋水影空空。雖然遮眼全無界。可是身居色界中。

肇慶七星巖下校武望石硯山

星巖何嵯峨。石室有仙殿。山南閱武場。陣馬得平甸。歲寅節小雪。溫暖猶持扇。出城風滿旗。入埒草鳴箭。東南斧柯山。峽對羚羊轉。明霞凝翠微。流露電光眩。石氣蘊生輝。文彩相與絢。儼若几案列。硯山當吾面。直從古今筆。共此一巨硯。踏天工如神。築火巧雕刺。星巖結三巖。水防截萬片。宣求戒騷勞。民取任利便。新硯多璀燦。割貲竟殊賤。吾家舊紫雲。知自茲巖鐫。今日舣船窗。似人返鄉縣。忠義老磨研。古人可想見。

伯玉亭節相寄示臨安平夷紀事詩書答二首

元老稱天戈。平夷掃穴過。將軍依大樹。百姓種新禾。斬闔勞諸島。收徵倚伏波。若非公速捷。吾亦警群峒。時粵西亦防江。

同備宮寮後。懷人三十年。使車久離別。詩硯各磨研。吾髮已非昔。公顏豈似前。何時同翦燭。重話菊花天。昔與相國同官詹事時。秋冬間齋容植菊滿庭。余故有一枝軒菊趣圖。

自梧州泝灕江經龍門劍灘之險

桂林山南衆水聚。聚水成川必流去。穿谿破峽抉石開。百折千回自成路。此路惟許清灕通。誰使運舟向灕泝。天寒水落石更出。直下龍門如瀑布。水底森然劍戟多。石與水爭激生怒。來船不戒偶一觸。寸見欹沈亦何遽。逆行雖難尚少虞。順水飛流每多誤。去年鼓棹險不知。今日重來人始懼。我家珠湖烟水平。小

疑忘機落鳴鷺。過灘人倦夢初來。夢到陂亭狎鷗處。（余家北湖有三十六陂亭。）

桂林倣雪疊雪窗花韻

桂館逢殘臘。居然刻意寒。山情太奇峭。民事本平安。集霰一何急。迴春應尚難。敲雲殊惱意。緊倚碧闌干。

桂林除夕憶雷塘庵僧心平

每當歲暮多風雪。是憶雷塘老衲時。雲色昏寒低石馬。濤聲嗚咽起松枝。墓門梅樹開猶未。精舍蒲團坐可知。本不能如僧伴住。桂林何況隔天涯。

己卯

隱山三章章四句

余生辰在正月廿日。近十餘年所駐之地。每於是日謝客。獨往山寺。嘉慶廿四年。余歲五十有六。駐於桂林。是日策數騎避客於城西唐李渤所闢之隱山。登降周圍。串行六洞。賞泉讀碑。竟日始返。竊以為此一日之隱也。

隱山之峯。蓋軸可容。一日之隱。客不能從。

隱山之北。複巖幽澤。一日之隱。栖此泉石。

隱山之中。實岫四通。一日之隱。我辰所同。

八念

我念雷塘北。庵樓對漢陂。（雷塘墓廬有樓。樓對雷陂漢陂。）松楸阡外路。霜露墓前碑。每遇歡華境。常思獨淚時。昔年翹足臥。幽獨避人知。

右雷塘庵

我念選樓下。庭虛窗復深。詩書秋客意。金石古人心。自我閉門去。是誰遲檻吟。卻留經詁在。物復擬珠林。

右隋文選樓

我念珠湖岸。先人舊草堂。到門布帆落。曳屐板橋長。偶捕鮮魚煑。旋舂新稻香。農鄉好風景。那得久相忘。

右珠湖草堂

我念祠樓上。西窗對墓田。（家廟祠樓。西窗俯家墓廬及江夫人墓。皆三里內。）小橋橫白水。老樹帶蒼烟。歸夢曾三宿。鄉心在百年。杜公有圓石。敢與郭香鐫。（孟麓華山碑在樓下。）

右北湖祠樓

我念平山路。清溪十里源。如將萬花谷。幷作一官園。烟月家家舫。樓臺處處門。卅年閱川谷。邱壑不忘論。

右平山

我念康山上。高堂出女牌。齋題思白筆。雅集曝書詩。竹馬曾遊處。蒲帆屢過時。故家惟此在。悽絕失園池。（亡室江夫人家園有康山。今兄弟無人。園亦歸失。惟此山尚其從弟家耳。）

右康山

我念曲江曲。亭中王子猷。詩鈔千卷富。竹看萬竿修。紅雨桃花徑。黃雲稻葉秋。所思殊邈邈。曾此泛虛舟。（詩人王柳村居江洲。予姑曲江亭。柳村選詩千卷。）

右曲江亭

我念木蘭院。廢城附故宮。一林黃葉樹。千載碧紗籠。鐘塔思坡老。聞鐘談敬公。墓庵殊不遠。香火老僧同。（唐木蘭院。即王播題詩處。雷塘墓庵不遠。院僧心平兼管墓庵常住之。）

右木蘭院

登桂林棲霞星巖隱山諸嵓洞

奇峯陽朔盡如簪。一路簪峯到桂林。（韓文公有帶水簪山之詠。）足力尚能歸此勝。山容真可駭人心。隔林已見星門迴。渡水方知石寺深。鍾盡寒泉飄盡雨。春光猶覺將森森。

出岫雲歸入岫風。巖皆有洞洞皆通。敢來月窟天根裏。覺到山腰地肺中。九曲穿行人似蟻。兩頭垂飲石如虹。偶因尋得桃花路。（東洞外多桃花。）不料潛過絕壁東。

春風幾日滿天涯。平野村林盡有花。流水晴光更搖漾。夕陽暖翠不成霞。人齊飛鳥萬千尺。城象盤龍抱萬家。為喜發時皆閒靜。佛泉宜煑獵溪茶。

六洞唐賢共隱名。何能吏隱臥山城。但教識得林泉趣。自可消除市獄情。道路會須平坦蕩。峯巒毋乃太縱橫。驂鸞頗憶衡湘北。萬頃東湖一掌平。

桂林春望

榕門二月雨餘天。曉霧新晴嫩可憐。山色淨時烘暖翠。李花穠閉鬱春烟。閉門豈是陳無己。憫讀將同逸李先。不為秀峯留我住。崑崙關已著吟鞭。

桂館春夜初晴

才見春宵晴後天。流連光景未能眠。月如停處當頭近。風到和時撲面圓。廢圃竟無花一朵。荒堦惟有石千年。閉門守黑猶非妙。白不須知是妙玄。

憶江南春

五嶺數千里。氣候判南北。廣州三冬時。雜花已春色。花色既不穠。香氣亦頗嗇。入春每驟暖。否則冷雨逼。

今春在桂林.寒氣更悽塞.不見韶光來.常愁嶺雲黑.中惟三五朝.放晴雨暫息.桃李强自開.豈敢風雨力.
江鄉春最媚.花事苦相憶.風日暄和時.香重豔何極.斜陽踏芳草.光景從省識.始悟江南春.明媚不可得.

送春日去桂林

人在天涯送遠春.遠春還送欲歸人.風光漸帶蠻鄉雨.烘水原隨淡宕身.玉筍峯多通桂棹.木蘭舟小望榕津.祇憐花事成狼藉.那有殘紅上繡茵.

柳州柳侯祠

柳江猶抱柳侯祠.定是風光異昔時.青碧綠荷非舊圃.黃蕉丹荔有殘碑.徙移故蹟頻消遠.想望高樓合詠詩.多少文章留恨在.黛啼花落又羅池.

龍賓道中

柳南山水接龍賓.更度嶙峋間嶺津.青草氣香疑有瘴.綠榕陰重惜無春.當年木客曾詩客.今日猺人是稻人.四月畲田耕種畢.此間久已不文身.

上林道中

木棉林外鷓鴣聲.人與青山相抱行.三面翠屏方罨畫.一行白鷺更分明.烟清斥堠郊軍射.水滿畬田鑿婦耕.自古百蠻瞻近徼.莫將容易說昇平.

由賓州至邕州過崑崙關觀狄武襄進兵處

宋史狄青余靖廣源州蠻儂智高事甚詳.李燾長編曾鞏雜錄.所載亦爲得實.惟沈括夢溪筆談一段.爲世人所口實者.余昔嘗疑之.今親至邕州.知其謬也.筆談言智高守崑崙關.按上年十二月.鈐轄陳曙戰敗于金城.金城在關之南.曙兵弱而少.若智高固守關.曙必不能至金城.惟智高狃于金城之勝.所以更不分賊在此爲守備.故曾鞏雜錄載青之言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筆談又言.青值上元.大張燈燭.欲燕飲三夜.次夜二鼓.青稱疾潛出.至曉.座客未敢退.忽報是夜三鼓已奪崑崙矣.此亦謬也.余今由賓州九十里至關頂.由關頂四十里漸落平地.爲金城寨.由金城至南寧府.即邕城.尚有六十里.而歸仁舖距城北僅二十里.若武襄十六夜二鼓出賓州.豈三鼓即能到關.賓州又何以曉即得報.今以道里及時日推之.必是十六日暮.諜已報關無守備.武襄遂夜冒風雨而出.即使騎速.亦須五鼓到關.方夜出時.必留密令.令步兵十七日曉發.非奪關後返報也.步兵約十七日午後可到關.夜可至金城.十八日曉行.午前後可到歸仁.所以一戰即暮也.狄青傳亦惟言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舖耳.所言飭者.自是指在後之大軍而言.固未言張鐙爲三徹夜之燕飲也.武襄到賓.即斬失律者三十二人.而陳曙之敗.余靖實迫之.武襄不能罪同列.而斬其次.所以桂人哀之.而立廟.王明清揮麈後錄.有蘇東坡謂陳

崇儀死非其罪之語.夫斬將士至三十二人之多.雖曰明罰.然旋爲三徹夜鐙燭之燕飲.恐無是情.籍曰僞示賊以暇.恐賊諜未聞.而軍心先惰.故示其五日糧.元宵犒兵.或有之.三夜鐙宴.座客待曉.武襄未必如此.沈括所談.非盡實矣.余觀崑崙關不甚險.惟山路迴複數十里.宜防伏兵.諜者非祇諜備關與否.尤以諜有伏與否爲急.若有備伏.遂不進乎.余思武襄必有佯攻正道.潛兵越行間道之計.今按賓州西南行.由武緣本有路可達南寧城.特多百里耳.又按余靖平蠻京觀碑及平蠻三將題名碑.皆言正月己未.青至歸仁舖.賊舉衆出城拒戰.大敗之.宋史仁宗紀.則以爲戊午日.當以碑爲得實.宋史皇祐五年正月壬寅朔.己未正是元宵後三日.乃正月十八日也.余靖碑誌.又言追奔十五里是也.宋史狄青傳言追奔五十里.亦誤也.由歸仁至城.僅二十里.此碑之所以勝於史也.

皇祐三年冬.武襄入西粵.蕃禁合士兵.師集歷三月.文臣不相牽.宦官不相軋.三十二罪人.殺縛而殺.曙敗靖迫之.有廟祀鈐轄.一戰大功成.軍制明賞罰.我今來賓州.武襄所嘶嶽.豈爲宴上元.必待諜而發.我來崑崙關.武襄所夜奪.諜知賊無備.靖河未及察.若其備伏嚴.此險難直達.間道在關西.佯攻且潛越.我來歸仁驛.武襄所撻伐.山平蕃騎便.左右易馳突.賊氣失標牌.軍聲動刀鈸.（此戰以馬上刀斧破步賊之標牌.）我來邕州城.武襄之所拔.詰朝數旅人.智高已夜脫.武襄料賊明.騎獵使步獵.（武襄在旅已歸番落騎百騎.早至.只以騎獵賊之策.）武襄偵賊巢.夜出決倉猝.武襄得地早.過險勢莫遏.武襄防患深.不遽窮其窟.戰績載史書.雖曾識顛末.若非見地形.游談誤沈括.

下橫州烏蠻大灘拜馬伏波將軍廟

鬱水貫烏蠻.樓船從此閘.伏波橫海去.合浦獲徵還.入拜磯頭廟.灘喧水底山.篙師能援險.激射出江灣.

嶺南荔支詞　男福注

嶺外書傳唐伯游.（蘇東坡荔支嘆詩自注）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亡.罹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字伯游.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王十朋蘇詩注引李）云謝承後漢書.唐羌上書云.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云云.（後漢和帝紀）元興元年.唐羌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

風枝露葉漢宮秋.（荔支嘆）風枝露葉如新採.（三輔黃圖）漢武帝破南越.起扶荔宮.扶荔者.以荔得名.自交阯移植百株于庭.如何天寶年間事.（通鑑）天寶五載.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驛騎致之.欲把涪州換廣州.（荔支嘆）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自註）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進入.（胡三省通鑑注）用蘇說.

人道驪山驛騎長.猶疑不是嶺南香.漕河自古通扶荔.（考唐時轉運.由揚州入斗門.渡淮入汴.由汴入洛.由洛入渭.運入太倉.嶺南貢荔.當亦如轉漕之制.運株盛實.以船舟快楫.挺渭南.使輸貢飛騎.一晝夜可至長安矣.若云馬上七晝夜.必無此事.）此路難崎張九章.（唐書張九齡傳）其弟九章.（通鑑）天寶五載.天下風靡.以嶺南節度使張九章貢最.授嶺南之荔.圖在此時.（舊唐書地理志）嶺南道廣州南海郡.

土貢荔支。考實西州土貢。皆無荔支。又樂志載南方進荔支事。若是蜀貢。當云西方。不當云南方也。又杜子美詩。憶昔南海使奔騰進荔支。又云南方每續朱櫻獻。據此數說。已爲確實。況子美生於唐代。目擊其事。其爲嶺南之荔。更無疑矣。

尤物誰曾比荔支。(蘇詩初食荔支詩) 不知天公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又(荔支嘆) 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痏。　曲江風度那相宜。(唐書張九齡傳) 帝每薦公卿。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

料應自悔初年賦。錯與掖垣人說知。(曲江集) 荔支賦序云。南海郡出荔支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瑰。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

新歌初譜荔支香。(新唐書樂志) 元宗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支。因名曰荔支香。　豈獨楊妃帶笑嘗。(杜牧之過華清宮詩)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

應是殿前高力士。(唐書宦官傳) 高力士。潘州人。潘州今高州。　最將風味念家鄉。

紅雲宴罷有降王。(十國春秋南漢後主本紀) 大寶三年。帝每荔支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歲以爲常。(宋史劉鋹傳) 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鋹預之。言朝廷威靈。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座中。旦夕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執梃爲諸降王長。太宗大笑。　馬上珠鞍入大梁。(御批通鑑輯覽) 鋹性巧絕。其寶貨爲樂之餘。尚有美珠四十六顆。皆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顧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移于治國。豈至滅亡哉。　此果豈難降衍去。自應也號小南強。(十國春秋南漢中宗本紀) 乾和十四年。周遣使來聘。帝欲盛誇嶺南之強。館接者遣使者以示荔支。其名曰小南強。蓋識之也。宋時後主入汴。諸臣不識牡丹。有朝臣謂之曰。此名大北勝。蓋稱之也。

不妨長作嶺南人。(蘇詩) 日啖荔支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儋耳椰冠覺欲真。(太平寰宇記) 儋州居南海之中。漢置儋耳郡。以其人鏤其耳爲名。(蘇詩) 去儋州有椰子冠詩云。更將空殼付冠師。

南食昌黎歸去早。(韓昌黎集) 有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一首。案韓此詩。但言蚶䗩魚蛤之屬。未及荔支。唐書韓愈傳。元和十四年。貶潮州。即于是年移袁州刺史。　未曾真箇復探春。(蘇詩惠州新年五首) 探春先揀樹。買夏欲論園。

端倪從出本天然。(明史陳獻章傳)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靜中養出端倪。　顆顆明珠露下圓。靜裏工夫誰領得。江門真有荔支仙。(廣州府志) 江門。在新會縣城東北十五里。案白沙講學于江門。世人稱爲江門之學。白沙嘗就荔支樹吸其露。作詩云。我是荔支仙。

不須誇罷荀香衛。懷核歸來味共參。(廣東通志) 今粵嶺有名爲湛懷者。乃明湛若水從楓亭懷核歸種于西樵。　此是白沙真種子。(明史方孝孺傳) 將發北平。僧道衍以孝孺爲屬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甘泉浸得水枝甘。(廣東通志)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一時學者稱爲甘泉先生。甘泉乃白沙弟子。粵中凡近水之荔支名水枝。近山名山枝。

賦得喜雨課兒擬作

得雨如何喜。民心造物知。疾雷消亢氣。雌霓展愁眉。懇切誠求後。情殷仰望時。欣欣方被澤。物物已忘飢。治粵憂歸我。名亭力在誰。還因天子德。優渥遍蠻夷。

夜宿清遠峽登峽山飛來寺

嶺水頗南歸。曲江故相曲。將與海通波。又受峽山束。新秋浪瀰瀰。清遠碧如玉。古寺何飛來。高出一巒矗。歸猿夜半嘯。老樹終年綠。欲登阮嶮逕。裁取翁爲竹。更陟雲臺峯。披雲望晴旭。頗疑此處山。必宜著我足。(北嶺有阮嶮逕。多竹。雲臺有蘇書雲臺二篆字。今不存。余補書立石。) 此山閱世人。今古若飛速。人自去來耳。山寺無往復。

英德道中

磊磊雜消白露中。蒲帆猶自趁南風。孤城古塔三叉水。遠雨斜陽半截虹。生翠石岩羣玉染。泥金莊變春天烘。蹊巖峯日開如此。翻可行程著靜功。

度梅嶺

郵程猶是著。乘夜度梅關。雲氣更成嶺。星光能照山。車停心少靜。途遠力愁孱。試向梅花訊。開時待我還。

東林道中詠肩輿瓶中桂花

洪都穠桂綻新黃。折向肩輿石路長。何異桂林三百里。行人步步得秋香。

籃輿未肯留蓮社。五柳先生自有家。若是桂香應小住。料因不愛白蓮花。

過瀝水

禹貢東陵。即爾雅之東陵。既此大陵在大江之北。不應迷失。蓋東陵即廣陵。自合瀝水南巢湖入江。合肥地勢平衍。至滁州清流關江浦近江。爲陵之中。江都東及泰州爲委長數百里。此陵不與安慶桐潛相連。爲有瀝水界之。甚分明也。禹貢曰。至于東陵東迤。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然則大江向東北流。將入海之處。最長大之陵。非此山而何。此山非東陵而何。古稱南北曰輪。東西曰廣。廣陵稱廣。正因東西甚長。至于東陵東字。則對西方之陵而言也。

禹貢東陵爾雅收。清流關直到揚州。請看瀝北淮南路。此是東陵西起頭。

鳳陽泝阻夜泊

洪流下商亳。浩瀚失平楚。野岸不知名。危檣泊何所。瑟瑟淮南秋。蕭蕭夜深雨。我亦感江湖。鐙前意千縷。那堪鴻雁聲。嗷嗷又遵渚。

宿遷北口

紫極星垣近望中。七千里路暢西風。得看南次團圓月。才自南雄到北雄。

正大光明殿萬壽宴蒙恩觀賜杯酒恭紀一首

萬壽稱觴金殿開。至尊手賜赤松醅。膝行前席依龍袞。首戴深恩仰玉杯。既醉編年頌樂只。戒歌賡拜亦康哉。敬將慈惠驪臣意。凝灑仁膏到越臺。

渡淮有懷河北諸公

九月黃流楚岸低。迴波又見下青齊。馬蹄去處皆秋水。鴻爪回時已雪泥。歸夢快醒湖墅上。停雲愁在沁

國西，春深聽奏單懷續，好使桃花漲夜隄。

借仲嘉宿雷塘庵樓

空山雨雪獨立時，何人至此方能悟，情週適週得返真，世俗那得知其故，松楸多風草多露，暫來潺湲棲雷塘，莫門夜露月少光，庵樓關鎖寒對床，宦遊光陰最飄忽，支枕阿閒能幾月，村屋荒雞叫明發，弟入江城兄往粵，此間雲遙寂無人，豈換初心對華髮。

結蘇亭于木蘭院竹南古銀杏北

修竹圍若屏，古樹高如塔，木蘭北院中，綠陰翕然合，孤亭一笠新，茶竈復繩榻，風欄終日閒，吾不如老衲，舉以闍坡公，相呼可相答。

選樓蠟梅

六載游踪未到家，春時每憶選樓花，今年得在穠前過，黃蠟梅開蟠也華。

偕張菱塘 維屏 步過渡春橋小憩倚虹園

幾年不到平山下，今日重來太寂寥，回憶翠華清淚落，永懷詩社舊人彫，樓臺荒廢難留客，花木飄零不禁樵，剩有倚虹園一角，與君閒過渡春橋。

風雪夜行樅陽江

荒江走巔波，昏月弄寒色，飛雲帶雪來，長風起東北，我舟逆流去，超越殊有力，遙夜速水程。十二時行四百餘里，六晝夜自揚州至滕王閣。帆索敢斜勒，喧聲驚彭湃，鐘留月復黑，危坐待晨光，長燭幾回剔。

舟中望廬山

晚夜滄江雲，匡廬頂上明，曉來青嶂外，疑是白雲生，全弃虎溪迹，多涵鹿洞情，此中吾道在，難與淺人評。

由南康入鄱澤

兩年詩卷住南州，未向彭湖放棹遊，今看匡廬得真面，竟推左蠡作遨頭，沙光明淨居陽島，雪力清強促夜舟，欲向浯翁聞詩淚，橫流可要挽江牛。

宗舫

予舊造紅船，取宗慤長風之義，名曰宗舫，為金山上下濟渡救生諸用，三面使風，最為穩速，十數年來創徙遠行，覺往來湖北江西諸地，而江西鄱湖等處，亦彷造之，為救生之用，所救者多，近年宗舫之外又增三舟，予名其一曰滄江虹，一曰木蘭身，梅叔名其一曰曲江舫，己卯冬，予由揚州乘此，七日即至滕王閣下，曾奏言此行之速，而上下江長官趙公亦聞有乘此，始能速達者，換舟赴嶺，留題二詩。

金山飛棹本名紅，我造來回楚越中，帆脚遠行須把定，莫教孟浪顧長風。

滿江晴雪疑舟紅，頗似唐人畫卷中。予曾見唐人雪滿江行圖卷，絹長不滿二三尺，而舟長幾盈一尺，所畫色非畫帆檣，積雪滿艙，皆偏惟予長江雪跡追畫則略之，此唐人古拙畫法，與宋元人畫畫不同。子松關萬里浪，滕王閣下一帆風。

梅嶺張文獻公祠看梅花

嶺南古梅祠下，到此已如到家，欲問曲江風度，料應即似梅花。

度梅嶺用前韻

古梅開驛嶺，芳訊動江關，寒減虔州水，香先庾浦山，落帆納戀臥，登嶠竟忘孱，細雨濃花裏，人從天際還。

庚辰

望遠鏡中望月歌

天球地球同一圓，風剛氣緊成盤旋，陰冰陽火割向背，惟仗日輪相近天，別有一球名曰月，影借日光作盈闕，廣寒玉兔盡空談，搔首問天此何物，吾思此亦地球耳，暗者為山明者水，舟楫應行大海中，人民也在千山裏，昔夜當分十五日，我見月食彼日食，若從月裏望地球，也成明月金波色，縮衍善談且勿容，吾有五尺窺天筒，能見月光深淺白，能見日光不射紅，見月不似尋常小，平處如波高處島，許多泡影生魄邊，大珠小珠光皎皎，月中人性當清靈，也吾極是同五星，也有時人好子弟，抽鏡窺吾明月形，相窺彼此不相見，同是團圝光一片，彼中鏡子若更精，吳剛竟可窺吾面，吾與吳剛隔兩洲，海波盡處誰能舟，羲和敲日照雙月，分出大小玻璃球，吾從四十萬里外，多加明月三分秋。地球大于月球四倍，地月相距四十八萬餘里。

雙羽歌

神鸞之品亞鳳凰，和鈴振響何鏘鏘，前年曾說到衡嶽，鸞音一串疑歸昌。前年衡州有大鳥飛鳴，聞鳥鳴之音如馬頸串鈴，當是鸞也。奇文異彩那得見，片羽不得留清湘，今來嶺表控桂海，仙翎煽出暹羅航，焦明振振搏如荼，不入翡翠于金裝，翅修三尺尾五尺，更比孔雀金花長，連錢珠眼二十四，驂青舞鸞開吉光。其圓眼雖不及孔雀之金翠，但一羽有二十四五眼，次第相連。古人乘翟尚瑞緒，況此肅肅威儀翔，一揮筆几俗塵遠，宛然長麗飛女牀。

端州北巖綠硯石歌

綠石巖在高要七星巖北，在羚羊峽西北數十里，粵人以綠石為不鑿墨，然余所鑿之研，殊賦而發墨，王安石詩云，鳳池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是北宋已有綠端石矣，宋人皆稱端溪為蠻溪，故梅堯臣端溪圓硯詩云，蠻頭蠻溪硯，其狀若圓璧。

端溪北巖藏硯璞，苔滿煙生暖如玉，何人剖玉出山來，更比端州江水綠，春波綠淨睡不可，山石綠肥有巢窠，清風吹落筆牀邊，還是沈沈葉一朵，窗前蕉葉接梧桐，可憐顏色絕相同，李賀休歌踏天紫，南唐謾品細絲紅，結鄰稍遠鑒羊峽，墨池裝入香檀匣，怕傳新樣出蠻溪，豈有荊公可為法。

桂林陳相國元孫繼昌中庚辰狀元，且爲解會三元，廣西蓮窗方伯有詩紀盛，和韻一首

文運原因天運開，一枝真自桂林來。盛朝得士三元瑞，賢相傳家五世才。史奏龍雲合名字，（時方伯與狀元同名。狀元瑞儔本名守恆，因夢改今名。）人占佳氣說樓臺。（廣西貢院有大樓久閉，以鎮科第。己卯冬，予與中丞方伯共建之，方啓。）若從師友論魁鼎，門下門生已六回。（近科狀元吳中洪瑩、蔣立鏞、吳其濬、陳沆及陳繼昌皆余門生門下之門生也。）

粵西平樂峽中

雨餘秋乍新，灘江湍鳴急。凝雲臥半山，松際一何溼。清瀨弄飛泉，兩巖夾水立。聽入山氣涼，空翠入呼吸。

新秋夜行陽朔灘水上

千峯如九華，直立皆千尺。向晚森青尖，入夜靄深碧。一水相與深，淺漱峯根石。餘波拭玻璃，淨照天影白。此時秋已新，涼蛸半生魄。玉宇淡雲流，榆花何歷歷。斜看露腳飛，夜氣溼將滴。幽草生暗香，蟲喧破山寂。何期來此間，清景得今夕。停卻扇輿鐙，野風透絺綌。

庚辰嶺南除夕

龍鼎忽已升，舉世慟一塞。臣官幾何年，兩遇此大事。羲義觀德殿，道路昔猶記。深林閟寒雲，彷彿入夢寐。先皇廿五載，功德滿天地。我朝五元年，皆有兵事議。（順治十八年有鄭成功等海寇事，康熙六十一年有烏魯木齊西藏等事，雍正十三年有貴州苗疆事，乾隆六十年有湖南苗疆事。）惟今歲庚辰，四海靜車騎。若非德力全，安得臻郅治。文武紹前徽，明白付神器。繼聖又有聖，大仁復大智。在昔姬周時，世德隆于四。不聞成康後，重光永昌熾。臣昔在翰林，叨以詞筆侍。豈期斗筲才，久受節鉞寄。今夕是何時，閉門散輩吏。急歎攪人心，縱橫抹涕泗。黯然寒燭前，凝夜勵初志。

辛巳

西齋待月

南海月尤近，虛齋先得明。花香才淡淹，樹影忽縱橫。小徑三回折，閒階一丈平。此時聊自憩，涼意在林笙。

壬午

過合肥見陸廣文（繼輅）出示文集，談杭州舊遊

廿載才名歸此官，省君清興甚相安。著書絕勝芙蓉鏡，卻病無過苜蓿盤。舊日池亭如古蹟，故人詩卷得新刊。（謂厲初定香亭舊友如孫子白、殷愚山、江鐵君、林庾泉、蔣葆山詩，皆編入詩徵，共采小序。）勞勞似我君休問，試將崙蹇付與看。

壬午逃暑歸過珠湖草堂

蠻車長炎暍，夜騎當雨滑。脫然舟入湖，如魚縱活潑。落帆到草堂，烟波接寶闥。結亭黃鳥隅，（新結草亭一笠于隅上，可坐而望進。）避暑坐清樾。平日懷鄉人，今朝此暫歇。惜未待夕霽，行沙弄明月。

及門陳雲伯（文述）爲江都令，尹邀遊焦山，作詩，即和雲伯韻。時同遊者王柳邨、僧借庵、令尹之子裴之、柳邨之子犀、余弟亨

得暇訪雙鼎，雲帆一片橫。（余壬戌秋還瀛壽至焦山詩云：他時得暇或相訪，雲帆一片橫金焦。）好山成舊約，勝侶會高情。僧老詩仍健，江深暑亦清。何當邀外史，選石共題名。

西南風阻留住采石磯太白樓

南風連日阻江船，太白樓邊水接天。且借詩仙樓檻下，橫鋪一榻納涼眠。

謝宅青山近可攀，朝朝嵐翠入樓閒。飄然詩思生花筆，一朵蓮花青敵山。

樓前夜夜月輪新，不見扁舟捉月人。若把古人較今月，謫仙應是月前身。

東風偶轉晚涼生，急掛長帆趁月明。月下看山青更好，可能不憶謝宣城。

大姑山阻風看月

南風吹山北舩橫，紅舩逆流也不行。（紅船乃上水正頂風，僧可行，是日乃上水正南風。）偶然驟雨洗湖熱，月出遙東還夜晴。大姑山南水萬頃，放船一望何其平。月與水平我平月，金波玉浪碧光精。須臾轉出碧山頂，冰輪磯堵如有聲。星漢西流過篷背，斜飛露腳涼晶晶。秋風秋色渺何所，夏氣不退誰能爭。漁船鐙火客船笛，夜來且識江湖情。陰懷俗拙坐不飲，（余不能酒，半杯即以爲苦。）但著水枕睡便清。廬山夢高月將墮，彷彿芙蓉開玉京。

蠡湖放船好

阻風大孤塘，兩日每至日落，便放船出湖，乘涼待月。

落日放船好，彭湖百里寬。山如螺子黛，波入水晶盤。氣羽不須問，篷窗撤盡看。還當就明月，涼洗浪漫漫。

大暑節半，滄江虹紅船，由江都直達洪都。江湖夏闊，月明如晝，或阻風太白樓下，坐看青山，夜臥皓月，或乘風馬當山外，夜濤澎湃，俄頃百里，紀以一律，寫留船中。

可是江天夜夜虹，綠帆（紅船旁油綠布帆。）一路月明中。開窗遠接滄浪水，換舵初迴舶櫂風。銀漢微明低入海，匡廬深碧上遙空。米家書畫尋常事，莫與雷家劍氣同。

香稻米飯

家鄉香飯一盂多，半耐咀嚼半耐哦。似到水田聞露氣，稻花開處有菱荷。

大榕

秋暑午猶烈，帆影何彤彤。牽船泝贛水，篷低嶠難容。安能有美樾，使我船可蘢。前川忽東轉，臨水多大榕。盤根岸洒洒，翳背波溶溶。藏舟入榕底，愛此涼陰濃。交柯復接葉，老綠疊幾重。漁人與舟子，榕下閒相逢。何時解纜去，且待上下舂。前江有新月，相約采芙蓉。（贛南南康縣有芙蓉江。）

逃暑後謁昌陵，回粵，七月度梅嶺，再疊梅嶺亭韻一首

春渡湞江水。秋旋庾嶺關。新恩沓桂海。沉慟哭橋山。君聖初行健。臣衰不敢孱。朝廷有聲教。仍凜懾威還。

余撫浙江江西。皆曾修建鄉闈號舍。今督粵。粵闈號舍七千六百餘間。更湫隘。皆改建寬大之。秋兼撫印。監臨鄉試。書誌一律。

廣廈何曾有萬間。聊開矮屋庇孤寒。節交白露天猶暑。氣吐青雲地忽寬。爽塏竟饒遷舍樂。風簷頗似在家安。他年多士兒孫仕。可識從前坐臥難。

揅經室續集

阮元著

揅經室續集自序

元四十餘歲，已刻文集二三卷，心竊不安，曰：此可當古人所謂文乎？僭矣！妄矣！一日讀周易文言，恍然曰：孔子所謂文者，此也。著文言說，乃屏去先所刻之文，而以經史子區別之，曰：此古人所謂筆也，非文也。然除此則可謂之文者，亦罕矣。六十歲後，乃據此削去文字，祇名曰集而刻之。（昭明選詩，詩歸于文。說尙書洛誥，周公曰成秩無文。始知詩之稱文自此始。著成秩無文解。）又十數年，積若干篇，至七十六歲，予告歸田，以所積者刻爲續集，不肯索序于人，祇于此自識數言，以明己意而已。前集所自守者，實事求是四字。此續者，雖亦實求其是，而無才可矜，無氣可使，無學可當考据之目，歛然退然，自命爲卑毋高論四字而已。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節性齋老人阮元自識。

揅經室續集目錄

卷一　續一集經

堯典四時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
釋囿
明堂圖說
孝經郊祀宗祀說
非禮餘說
大雅文王詩解
成秩無文解
釋侒
釋來
左傳引康誥解
釋訓下篇

釋磁
雲南黑水圖解
中庸說
詩書古訓序
孝經先王卽文王說
六宗解
日有食之不宜有解
與曾勉士釗論日月爲易書
詩有馥其馨馥誤椒記
武進張氏諧聲譜序
齊侯罍銘釋
漢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序

揅經室續一集

堯典四時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

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宅南交。平秩南訛。鄭康成本作僞。敬致。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按此經文。春十四字。夏九字。秋十三字。冬十字。有互文見義者。有變文見義者。有省文者。不必定相齊比。經文於夏秋著宅南宅西之字。春冬不言宅東宅北。秋則西字兩見。春則東字一見。夏則南字兩見。冬兼北字而兩著朔字。夏言交言致。冬言朔言易。三時皆言平秩。而冬獨言平在。元謂在朔易三字。主合朔而卽包日食言也。東作南僞西成。皆言測日躔發斂。主中氣而言也。作。爲也。僞同爲。作爲皆造也。言造厤法也。成者。言作爲既成也。今尙書作南訛。乃衛包所改。漢尙書作南爲。或作南僞。僞與爲同。故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史記索隱本作南爲。今本史記作南訛者。後人因尙書本作訛而改之也。南僞者。創爲此厤法於南方也。錢辛楣宮詹云。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僞卽爲字也。元謂此姑勿論荀子言性之是非。但以僞字論。是僞卽爾雅作造爲也之爲。而非詐僞之僞。觀之漢厤明矣。周禮馮相氏鄭注。平秩南僞。宋本作南僞。此尤漢時作僞之據也。蓋說文爲訓母猴。其形象。[illegible]也。後人卽假借爲作造之爲。而或加亻旁成僞字。此第二義也。又假爲詐僞之僞。此第三義也。後人祇知僞爲詐僞之僞。而不知其本是作爲之爲。故不得不改僞字爲譌。[illegible]說文有譌字。訛乃俗說也。平秩者。測日躔分節氣。而次弟出于東。次弟交于南。次弟入于西。羲和設儀

器測量。逐日刻記辨譌之也。辨譌之義。見于史記爾雅說文矣。平。辨也。見史記又見爾雅。秩本作豑。次弟也。說文豑部。豑。爵之次弟也。虞書曰。平豑東作。據此知尙書古文雖[illegible]與秩同。有次弟之義。大戴記。孔子言厤有順逆。順逆卽南北朝[illegible]縮之法。亦卽今西洋言高卑之法。二分二至漸爲次弟。一月有一月之盈縮次弟。一節有一節之高卑次弟。一日有一日之[illegible]次弟。所以曰豑秩也。辯秩之法最古矣。又案平秩史記作便程。蓋秩之失[illegible]與程之[illegible]近也。[illegible]秩秩大猷[illegible]大猷也。[illegible]日月食之名。[illegible]日月食矣。非謂春耕秋穫也。如東作西成南僞。但言農事。則說是務農。愚夫婦人皆能之。何用羲和遠出乎。農事別有稷官。豈羲和之職乎。亦豈羲仲但教春耕而不覩秋穫。和仲但司秋穫而不課春耕乎。且朔之極北。不生五穀。所謂朔易者。又何農穫可董藏乎。漢書王莽傳以東作南僞西成等爲農事。并[illegible]注孟子齊東野人引書東作爲農事。是農事之文始于王莽。非[illegible]孔傳。又案尙書大傳與列[illegible]之東西南北。然但言其方位而已。未嘗言作成二字是農事也。朔易二字伏傳史記皆作伏物。物乃[illegible]字篆形相近之誤。伏當如五星伏[illegible]之伏。伏朔者月伏于朔也。何以明平在朔易之爲主合朔言日食也。朔者月死盡而未初生。與日但同經度。而不同緯度。則爲合朔。若同經度而又同緯度。日月人目三者相直。則必日食。日爲月食以爲迕者之象。黃莫甚焉。黃本迕字。後世迕字行而黃字廢。見說文。迕。[illegible]也。遇也。此朔字造字从黃之初意。若解字說云。朔。从月。从黃。黃亦聲。月[illegible]日之日也。許氏謂月一日始蘇。此後義也。月[illegible]三日始生明。若朔日同在經度。卽使子時合朔。亥時亦祇相離十二度。斷不能蘇生明也。又案古人旣造从黃从月之朔字。卽造从亡月壬之望字。望者日與月相對望也。望者月亡。卽背月食也。日爲地隔。月不得光。有亡象焉。月食未有不在望者。且望从壬。凡壬廷皆有對直之義。故爾雅曰。廷直也。此與朔義相並。至於人之望人。乃因日月相望之初義而生。爲第二義。[illegible]二字皆可假借爲用。不必定分望字爲人之望人。而以出亡在外。望其還之義。說文所解。非初義也。[illegible]以前[illegible]時本有定朔。定[illegible]原非平朔。平朔因日月食定在初一月半而特造朔望二字。卽以爲初一月半之定名。是周漢後羲和失職。食不定在朔望。故周漢之[illegible]解字者不[illegible]。[illegible]于朔望而刪生始蘇出亡之旋矣。且後世厤法不密。以致前後失朔。[illegible]造厤[illegible]字古人于日有食之不宜有有字。尙从其後義。又何疑于朔望之不尊造字代日月食之初義哉。但背經朔于北而不言望于南。蓋朔定而望亦定也。蓋合朔時刻雖不定何方。而堯命和叔專司合朔者。則在北方。故皆曰宅朔方。爾雅曰。朔。北方也。北因以朔名其方者也。經不曰北易而曰朔易。明是特著此字從日月起義。而以四方爲後起之義也。朔之曰易。亦以日月相易起義也。說文引秘書說。日月爲易。似卽古尙書說專指朔易之易。非周易之易。人目在下。日在月上。見其交易也。故日月相並爲明。月在日下爲易。日月食非朔望不定。朔望亦非日月食不定。東西南北。里差時差。交食高下。亦非日月食不能同定於一日之間。故唐一行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食也。此言直接堯舜以上厤法。蓋非食卽非朔。不朔卽不食。因食造字。因食定名。倉頡之學。與羲和同也。春秋日食不在朔者[illegible]。自漢至隋二百九十三食。而非朔者八十三。[illegible]五代一百一十食而[illegible]非朔者三[illegible]。一行以後。始有定朔。蓋倉頡之時。日食必朔。定朔定氣。其法本密。故用日月食之義以造朔望二字。堯舜時日食不能定于朔。[illegible]不對此朔望二字而有所疏。[illegible]以後羲和失職。[illegible]漢皆疏。唐宋元又漸密。以至于今。益密如堯舜之時。不曰

平秩曰平在者，爾雅曰，在，察也。此在卽在璿璣玉衡之在，義比平秩尤專重也。是此四段共四十六字，皆言天象實測造厤之法，亦卽用日月食四方一齊辯驗之法。交食之處有食分深淺，有加時早晚，有起復方位。此非四方極遠數官同時並測不能相較而準也。萬世天算，皆始於此也。唐開元元至元，殺明，廣照皆分地實測之最遠而準者，皆唐虞之日月星辰遠近交食不及於此。東南西由日躔發歛，辯秩之而得中氣之盈。由中氣以授朔數，而作之爲之成之也。朔則由合朔之數，辯在之而得朔數之虛，以授中氣，且得日月食相交易之數也。故下文卽幷四方測算既定者而命之曰，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據此句則知堯時本是定朔定氣，以無中氣之月置閏，非如春秋時歸餘于終，及秦漢皆用平朔平氣，否則朔字當字何敢必以日月食之歲造之閏月所置，何以不曰定歲終而曰定四時也。是故堯時有定朔定氣，原難驗知，而由造朔望二字及以閏月定四時句繹之，則古術周致斷斷然也。周禮，馮相氏掌十二月十二辰二十八星，辯其序事以會天位。鄭康成引尚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以爲序事會位之注。此鄭氏皆注未以東作南僞西成朔易爲農事也。何也。馮相氏所序之事，斷非農事。是元說似與鄭氏意合也。保章氏掌日月之變動，卽日月食也。所與尚書不同者，厤法在周爲因，故不過辯其序事志其變動而已。若羲和則是創造厤法之祖，故曰作爲成朔也。嵎夷暘谷昧谷幽都，自是地名。南交則其初本非地名。所謂南交者，亦以夏之日行交出於赤道之極北二十三度半，確爲中國極南致止之處，因此起名義也。交阯北極出地十八度，夏至日午表無北影，雖同非周阯。其始雖非以地名起義，然後人因此卽定爲地名。交阯日南交州皆沿其義而名之也。蓋曰夏至之日，交極北止於此南地也。猶朔字但因上古專司日月合朔在北，而虞夏時卽名北爲朔方也。孟夏曰朔南暨。黃赤二道，隨節氣以成交。距月與日會，皆有交道。日月食由于有二交。而今特著南交者，蓋專言夏至日永之黃赤道交，以定極南致止之位也。平秩南爲者，言辯次南方之日躔。及日月之交，而造厤法也。敬致者，卽周禮冬夏致日，孟子可坐而致之致。此言測夏至之日表景至短，北來止此也。冬則與此相反而相比，可省文矣。虞夏書備言璿璣渾天，卽璿璣七政中星諸法，不應于定朔日食之法，竟不一言及之。不知古聖人以日月食爲災異，恐懼修省。然其食也，本有一定之躔度，雖有一定之躔度，而天象示變之時，亦適與人事相應。聖人知之而不詳言之，惟包其事于秩在之中，而以朔易二字寓其法，故唐虞羲和之道，于後世之法，無所不包。若天算不密，食不在朔，而以爲異，或知食有一定，而不懼天象之變，皆非也。詩曰，十月之交，此交亦言日月交距。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舊辭，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辭。不然，蝕與內有字何以造从月。蓋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日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皆用古法古之也。不爾，此也。凡造字皆有製義，其字見于何代，則其義卽起于此代之前。然蝕有三字，固顯然發起于唐虞之前矣。又

如蝕字亦見于周易豐卦。說文曰，蝕，日蝕見也。蝕，小食也。然則此蝕字从既，亦專爲日食而造，蓋日爲月食，僅見不全也。从且者，卽今卯時與食半見也。有字蝕字皆日月食造字之初義也。有蝕在下，故羲蝕和乃假借字用之也。然則詩叔東解蝕字二字，曷以曲爲始蝕既臣之說耶。曰周漢以日食爲變異。漢時尤因此多所省誡，故叔重反收譌爲二字與借書五行傅合，而不能言朔有定也。又蝕爲月蝕，與蝕同，月全蝕乃蝕。漢書律厤志曰，光魄朔也。凡由蝕而朔，卽爲改革之象，故从革得音，且寓義。故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周易六十四卦，獨以治厤明時屬之革者，豈非以堯舜南厤定四時日月食，皆以朔易朔爲本歟。易曰革巳日乃孚。蝕朔已者改也，改从巳得音得義。革者改也。此巳日乃孚之巳，猶通借爲戊己之己。故六二曰巳日乃革之。而九四則直著之曰有孚改命吉。改命卽湯武革命也。改从巳，望从朔。革改望皆一聲之轉。故孟子曰，日月之食，如其望也。是詩也，可以明虞書交朔之義矣。此解乃元多年舊念，未著于書。甲申歲貼此經試學海堂多士，無見及此者。乙酉歲白露節，雨是秋涼，始纂之爲篇。

釋閏

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禮記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案此門皆明堂之門也。虞夏以來之古禮也。然此惟月朔行朔禮時暫居之，暫立之以終一月之政事耳。若竟謂常居之常立之以終一月，無論郊外明堂非王者常居之地，卽城內路寢，亦斷無居門終月之事，未可以辭害義也。卽居皆臨左个，雖在个尊皆明堂月行朔禮也。明堂分東西南北十二堂个，當於何月，後置閏。王卽當以其方之門居之立之。明堂之法與厤法相關也。周禮惟言閏月王居門中，而不言十二月所居者，已括于頒告朔一句之中。鄭氏注此曰，於文，句王在門謂之閏。許氏說文，收閏字於王部，曰，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卽明堂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案此許鄭之說，皆是堯舜以前之古說。元著明堂論，由周明堂月令溯至黃帝神農，或疑明堂月令乃秦呂氏之說，卽使周有此制，而堯舜以前未必卽有十二堂个之制，非也。禮逸篇王居明堂禮，鄭氏康成以爲殷禮，引之以注月令，可見王居堂个門皆上古之制。且管子戶子呂覽淮南子等書，或不可據，尚書虞書，亦不可據乎。虞書曰，以閏月定四時，閏字始見於此。此明明是王居門中之字會意，雖無可疑。若唐虞以前，不以無中氣之月置閏，又無明堂王居門中之制，何爲倉頡已造此王居門中之字乎。故唐虞以前明堂堂个之制，不可考，而可據閏之一字以定之。況虞書所謂賓于四門闢四門者，舍明堂更以何門當之。是故虞夏書內字字皆可考據，卽一閏字，而古厤法明堂之制皆明矣。余嘗以虞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考，已言及堯舜時本有定朔定氣，以無中氣之月置閏矣。以此證之，更合矣。余謂明堂論已言郊外明堂與城內路寢有別矣。以此證之，更合黃帝之時，豈不知其非置氣，或主月朔，二者皆可以授民時乎。黃帝堯舜則主十二月朔爲歲，以無中氣之月置閏成歲。唐虞時雖仲羲叔和仲三家必有此議，欲以節氣爲歲，不主朔閏者。堯則考古法而合氣與朔，以定之，又合羲和四家之法而斷之，唯論之以爲但主節氣爲歲，不置閏，不便于授民時也。必須主于朔，易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觀定于月，閏定于朔，然明白使民共見也。今時大小西洋法，皆主節氣爲歲，而不置閏月，唐時九執厤已如此。今廣東澳門夷人皆以冬至後第七日爲元旦，行賀禮，皆宣城梅氏所稱仲宅西之法，囑人子弟，後人西夷，豈其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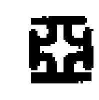
明堂圖說

明堂異名同實，及上古中古之分，元于己未歲以前已著論明之矣。歲庚寅，學海堂經解刻成，復取近代諸家之說而驗其圖，皆未能確也。依月令當有八个，而考工記惟有五室，斷不相合。戴氏乃除太室而以四室置之外四隅，卽名之爲个，而共互之，謂明堂之左个卽青陽之右个，總章之右个卽玄堂之左个。其說過巧，竊有未安。且卽如其說，而四隅丈尺，猶于經文有不能相合之處。元乃別爲圖，移四室于堂背四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角接之，如此則與經文丈尺合，室爲室，个爲个，不相假借，且于上圓下方重屋之制亦合，卽匠人據此築基構木而造之，亦必能成之，非紙上空談也。爰更分析爲十說，幷圖以明之。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經文明白可據。當從此以起度數。東西九筵者，八丈一尺也。周尺約當今尺六寸強，八丈一尺六折，算當今四丈八尺六寸。南北七筵者，六丈三尺也。當今尺三丈七尺八寸。

此明堂南一堂之丈尺，經不言東西北三堂者，丈尺相同，舉南可概三方也。城內廟寢，亦襲此名曰明堂，然惟向南一面耳。而郊外明堂則四面四堂。若云五室全在此南面一堂九七筵之中，而無三堂，則行諸大禮斷不能容，斷無是事也。南堂定而三堂亦定矣，舉一反三也。

今定爲收四室于堂背四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角相接之，何所據乎？此於經文無顯據，惟使堂成爲堂，廟成爲廟，个成爲个，室成爲室，在四方則可成王居之禮，在中央則可成覲禮之禮，亦可成重屋之制耳。五室土五行，似當置室于堂之正中，然正中則爲太廟，四太廟之後共以中央太室爲室，而四隅四室，鄭氏注[illegible]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者，古說如此，故西堂名總章，亦與白虎之章，白金與赤火會，不與水會，故金室在四角，餘室類此。



鐘鼎文每有作亞形者，古鐘鼎銘每曰王格太室，此形卽四堂背五室之形也。

每室四戶兩夾窗，乃考工記世室四旁兩夾窗白盛之文。成伯璵撰禮記外傳衍之，爲每室四達，一室八窗之說。大戴衍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卽東京賦之八達九房之說。此蓋因漢明堂而誤五室爲九室，與考工不合也。孔氏廣森禮學巵言讀考工世室四旁兩夾爲句，窗白盛爲句，此爲特識。四旁者，四堂之旁也。兩夾者，左右个也。此个與五室不相涉也。元更謂窗者，凡四面不明之處皆加窗，至于當用幾十窗，不能臆斷。白盛者，盛義如城，如防，此言四面皆用牆如城如防而白之，且多用窗也。釋名曰：城者，盛也。爾雅曰：山如防者盛。是其義也。

五室之制奈何？按四方之堂寬皆九筵，此四堂之背，四角相接，是明堂之北距玄堂之南，青陽之西距

總章之東，皆九筵也。以此方九筵之地爲太室及四室，每室止用二筵，丈尺恰可相容。凡言室者，皆廟屋內劃出之名，非此五小屋于旁處之地，可名爲室也。然則奈何？曰：此五室皆當在重屋圓蓋之下。若于太室四角立四大柱，或再倚四堂之背，木室之西之南，火室之西之北，金室之東之北，水室之東之南，立八大柱，如圖中〇者，卽柱礎處。楚辭天問、淮南子皆有八柱之說，則可上撐圓屋，幷遮五室矣。

重屋上圓下方之制奈何？按：重屋見于考工記，上圓下方見于大戴記，皆是古制。此中央九筵之地，假使立大柱出乎四堂背之上，而加以圓蓋之屋，則是上圓之重屋矣。圓蓋須比九筵爲大，乃不留雨水于五室也。九筵方徑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約須徑今尺六丈有餘之圓蓋，方能蓋之。至于圓屋之下，方屋卽四堂之背之上，必可虛之以設日景而納光也。其每一方屋，皆有四阿，前阿水外瀉，後阿水內溜。內流在堂背與室之間，必有溝水出四角，此最古最大之中溜。而圓蓋之溜，又流于四方堂屋之上也。此乃大概爲說耳。假使匠人爲之，卽可合丈尺而成之。堂崇一筵，加以堂之棟宇重屋圓蓋之高，約須通高今尺六丈有餘。四堂縱橫方今尺二十丈四尺六寸。至于立柱、立牆、梁、棟、楹、扆、戶、窗、諸制，古匠不傳，難臆撰。然逸周書之四阿、復格、重亢、非卽內階、旅楹、陛、唐山、節等制甚詳，知古時匠氏必有構造之法，今雖不可考，但使今匠爲之，必有暗合古法者，何也？大段不錯，小處不妨以意匠定之也。卽如逸周書有複檐之制。

考五室、重屋、四堂、八个，非多楹不能成之。旅者，衆也，陳也。衆楹陳列于四方內外也。詩殿武旅楹有閑，疏其名也。又逸周書有唐山楹之制，今定自楹爲牆者，楹名城也，雍也。牆山如防者也。注曰：疑防楹以楹。注曰：防形旁殺平上而長也。是也。明堂之楹如何，當在牆上無明文，然由此可知四堂之背周圍有牆，如防如城，特有階戶四達通明通路耳。明堂位達鄉，郎當也，堂與階同。爾雅釋宮曰：陳，階也。逸周書有內階之制，今考九階皆在四外，若由堂入室平行則無階矣，爲有內階也。惡明堂亦如殺壇制有三成也。或者堂一成，由太廟入至四室之地爲二成，由四室之地入至太室爲三成，是以公玉帶明堂圖內有昆侖之名，附會曰三成爲昆侖邱也。逸周書有復格之制，說文格木長貌，復格者，其五室重屋八柱四柱之長者而層相復乎？逸周書有重亢之制，亢者抗閑也，高舉抗扼也，蓋爲重屋中有兩重橫木在各柱之間者，高舉抗扼乎？逸周書有重郎之制，郎與廊同，或堂與室有兩重廊乎？又大戴記盛德篇明堂又有高宮之名，云周鎬高大以高宮稱，學者歷其說是也。但高杜誤，而高宮之名則有自來，周時被師以宮因土田賈，因任近郊之地，故齊郊或爲蒿。杜子春云：蒿讀爲郊。此蒿池卽郊池也。[illegible]爲遠者，猶鎬因也。明堂以爲宮者，猶之曰郊宮也。富宜在城內，今在郊，故曰郊宮，郊宮卽蒿宮也。乃求其解而不得，遂爲蒿可爲杜之說，此皆泰時狂師博士之所爲，無怪於漢混更衍爲十丈神靈之說矣。然若因此配蒿宮二字之名亦顯，則又非矣。

程氏瑤田釋宮小記述中霤云：古初有宮室時，不過爲廇然之物以覆于上，當如車蓋，或如今之蒙古包，如繖柄傘，卽古棟宇之遺象。古者明堂圓其上以法天，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圓其上者歟？此說明堂上圓下方之象最合。然則太室重屋者，最古最大之中霤之制也。前所云太室卽若爲圓屋出乎四堂之上，則重屋棟宇[illegible]亦宜於四堂用瓦覆之矣。

个之義奈何。案个與介同。古經子中每通用。初學記引月令个卽作介。个介相同。卽是一室兩旁夾室之義也。考工記。梓人爲侯。侯有上兩个下兩个。亦皆其旁夾之形。卽廟寢之東西廂東西夾也。左傳昭公四年。使寘餽于个而退。是非明堂倘可襲名稱个。何況明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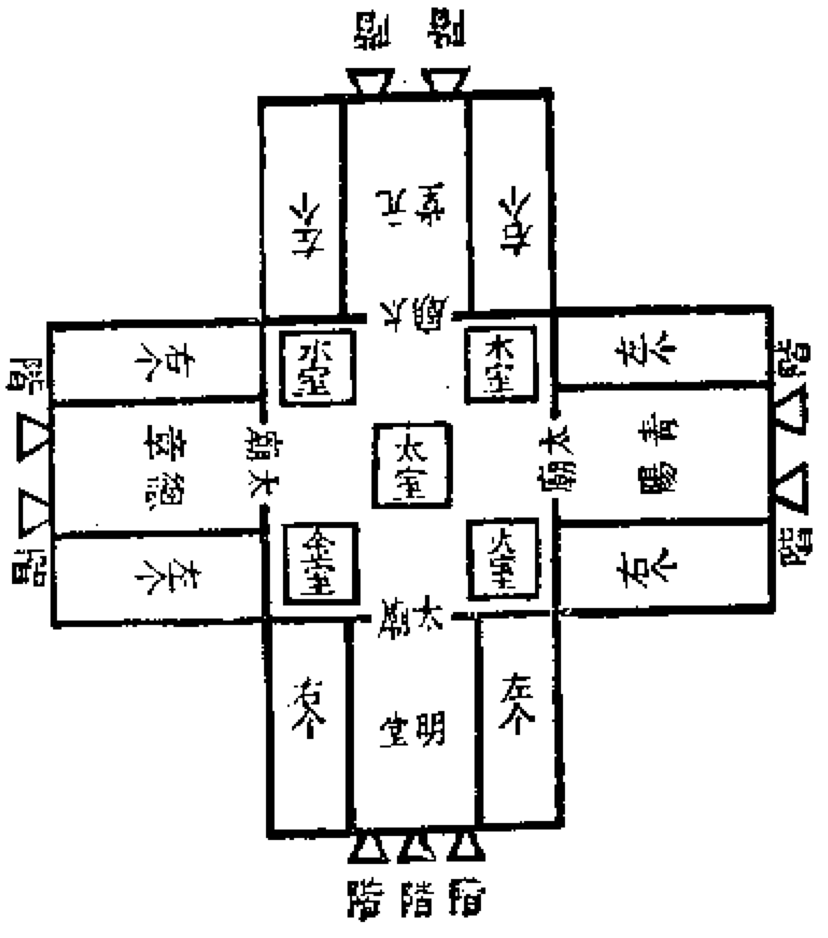
戴氏震曰。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此說則甚合。其圖之所以丈尺不合者何也。按。其圖直以明堂之東西九筵分爲三。以其中爲明堂太廟。以東爲明堂左个。卽青陽右个。以西爲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四面皆如此。如此則與經文室二筵三字不合矣。何也。以明堂三分之一當一室。則明堂左室應寬三筵深七筵。無論與室二筵寬深之數顯然不合。且是長方之形。若以明堂爲主。則此室向南者寬三筵。向西者寬七筵。若以青陽爲主。則此室向東者寬三筵。向南者寬七筵。何所適從乎。且中央容太室之地。丈尺亦同不能定矣。

汪氏中述學之圖。謂明堂祗一面向南之堂。無東西北三面之堂。以月令爲誕妄不經。非也。閏月王居門中。見於周禮。並十二月反不著王所居。禮逸篇有王居明堂禮之名。此篇必在漢書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之內。今皆亡矣。呂氏大戴所采古禮必本于此。餘詳余釋闕篇中。若然者。則無論九筵七筵。尚不抵今大府之大室。豈成鉅制。試思九階當如何安設。且其圖分九筵爲五。而平列五室。以五室居五堂之後。乃經文室二筵五室當有十筵。室比堂多一筵。斷不能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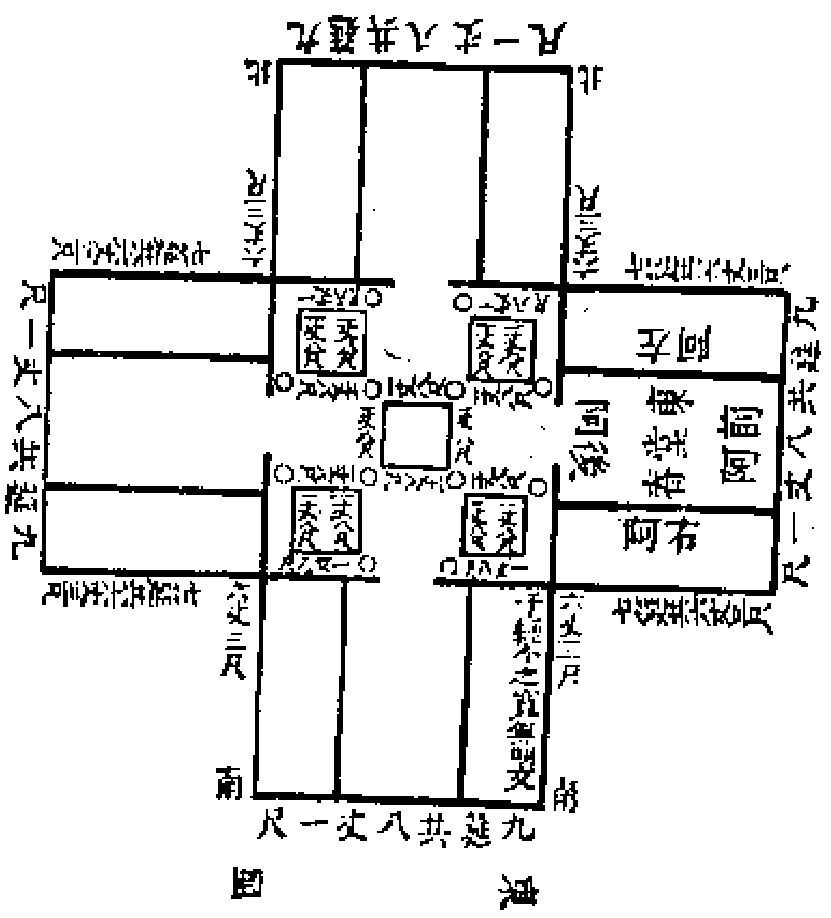
王平日所居聽政之路寢曰明堂者。此地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襲其名也。郊外明堂。卽月令之明堂。有四堂八个重屋五室。非城內廟寢也。洛誥周公之明堂。卽此制也。近代汪氏中述學金氏榜禮箋。皆以覲禮後半段覲諸侯之地。祗有門壝無屋。遂謂明堂屋爲妄。非也。洛邑周公之明堂。非壝乃屋也。孝經宗祀明堂之宗。从宀。無論矣。說文古文亦从宀。周書曰。王入太室祼。使無屋室。王安所入。覲禮後段爲門壝祀方明者。此乃王巡狩不定何地盟會諸侯之覲禮也。卽東巡岱宗之明堂亦必有屋。若無屋而惟有壝。齊王何由欲毀之。自古惟聞明堂未聞明壝。況考工記匠人所記之明堂。雖爲王都郊外之明堂。未可以城內廟寢當之。無論逸周書明言明堂四阿。左氏傳言清廟茅屋。顯有屋室。皆在郊外。不能指爲城內廟寢。卽考工明言明堂度九尺之筵室二筵矣。寢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矣。明此度几之室與度筵之室不同。几爲城中路寢之室。筵爲郊外明堂之室也。儀禮覲禮。自篇首至于饗禮乃歸。此前段乃諸侯覲天子于王都之正禮。當禮也。且歸則歸矣。曷又祀方明乎。其後段自諸侯覲于天子爲宮壝朝日祀方明以下。別爲一事。乃天子出巡方岳及不定何地盟會諸侯之覲禮也。是以祗立門壝。全無堂室。成王盟岐陽。置茅蕝。晉侯覲踐土作王宮。皆其事也。國語晉語曰。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置茅蕝。設望表。說文引作致茅蕝表坐。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盟于踐土。朝于王所。晉侯作王宮于踐土。出入三覲。此皆覲禮用後段壇壝門壝之禮。後段之禮爲此等事而設

也。方明之事。惟有此等覲禮行之。朝日之後。反祀方明。義主盟誓有如此日月山川也。否則堂室王都。巍巍明堂。及至大祀之時。祗設四尺之方明木乎。然則此門壝者茅蕝之意也。又鄭氏覲禮注後段謂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後段門壝謂時會殷同也。此亦有誤。城內之廟。或一二國諸侯來覲。則于此行前段之禮。若時會殷同。應在近郊者。則于明堂行之。卽周公明堂位之禮也。此禮無方明。若會盟於遠地及巡方岳不定何地。始用後段門壝方明之禮。必非王在京城近郊之禮也。後段言拜日于東門外者。此門乃壝之東門。非京師之東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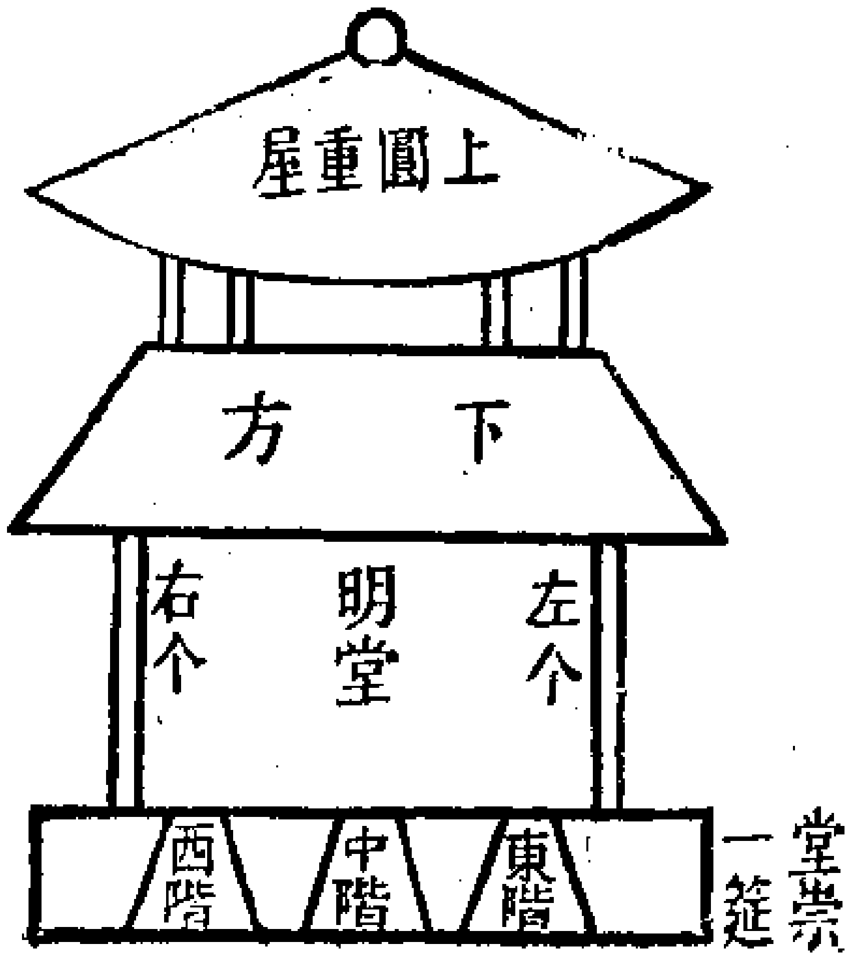
今定四面堂个廟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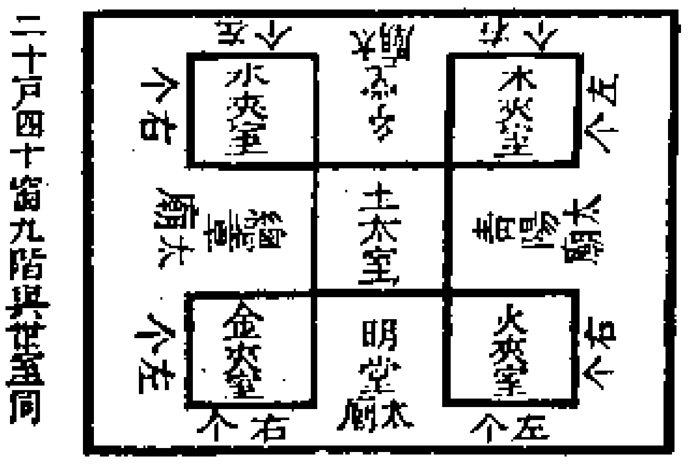
今定堂个室丈尺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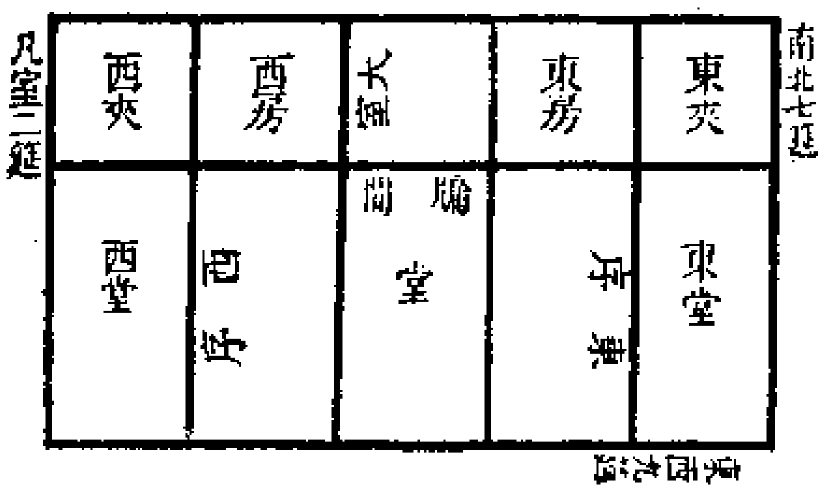
今定上圓下方重屋圖



戴氏明堂舊圖



汪氏明堂五室圖



孝經郊祀宗祀說

孝經聖治章之大義有二端。一。則孔子以孝祀周周公其人。專謂洛邑。不屬成王也。一。則宗祀之宗。見于召誥洛誥多士也。乃說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清小毖亦不得其解矣。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夷齊既死。殷士未服者多戰要囚之。未能和睦無怨。不獨武庚之叛也。此時鎬京尚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也。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故曰武王未受命也。未無也。況成王又幼有家難哉。于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召公相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用殷配天之殷禮。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若使武王成王在鎬郊祀宗祀。而諸侯殷士不全來臣服助祭。即不能定爲易姓受天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即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皆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勸于見士。即用二牛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即孝經之郊祀配天也。于是始爲周基受天命矣。計自二月至夏皆功于新洛邑明堂各工。然明堂功雖將成。尚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于是周公俾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之宗禮。即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幸而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矣。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上下無怨。人心大定。爲周禎福。而無後患。成王始來洛邑相宅。記

功宗之禮，卽命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於是時復多祭文王武王，但二騂，不祀上帝。又入明堂太室祼，王賓亦咸格，使人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孫祭文武，而未祀天于郊，祀上帝于明堂也。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尊嚴之周公其人。孔子若謂嚴以武王誅商之大武，未能受命、臣我多遜。惟周公以孝祀文王配天，始能定命臣我宗多遜也。此孝經至德要道，上下無怨，四海來祭之大義也。此義久蓄于心，未筆於書，因福補疏孝經，于此事引證繁複，囿于舊說，不徹經義，是以說此數之，至于各經可推明此說者，命福引證之。

尚書洛誥曰：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

多方曰：爾乃迪屢不靜，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洛誥曰：亦識其有不享。

福案：此諸侯尚未盡服，殷士民亦屢叛，民未和睦，上下有怨，未行配天之禮之事也。家大人曰：王氏引之讀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敉句，公功迪將其後句。孫氏星衍尚書疏及之，而經義遂闕不存此條者，自因說文引書亦未克敉公功為句，未敢破之也。但宗禮卽宗祀，漢人未發此義，故許讀師傳如此，其實王讀是也。此處第一未字指四方亂定，第二未字指克敉宗禮，明是兩事，故以亦字夾于其閒。公功迪將其後，卽克敉宗禮也。漢讀未可墨守也。若以公功屬上，則於宗禮外又有公功，似非經意矣。

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福案：此召公先來成位，庶殷胥來攻位，伏生尚書大傳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卽其事也。

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福案：此乃周公來祭天以后稷配天之事也。牛二，天與后稷二牲也。

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福案：此成王因諸侯殷士民反側未定，初不敢來洛之事也。及天基命者，乘此配天禮成之時，基受天命也。定命者，行宗禮定受天命也。

洛誥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王若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

福案：此成王命周公行宗祀之禮之事也。曰功宗，曰惇宗將禮，曰臣我宗多遜，曰予宗禮亦未克敉，凡此宗字，皆明堂之宗祀也。讀者皆不察之。功者，明堂宗祀工之大者。詩肅肅謝功，申伯之功，皆言大工也，用衆急事曰攻，庶民攻之，攻位洛汭是也。工力盛大曰功，謝功、申功、功宗、功作元祀是也。

詩清廟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維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又曰：未堪家多難。

我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康誥曰：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

多士曰：此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召誥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詩大雅文王共七章，五十六句。

禮記明堂位全篇。

福案：此皆周公在洛明堂行宗禮，諸侯殷士皆來助祭，以定天命，卽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大約此時，惟周公申明天之命、文王之德，反覆以致殷之事誥治之，諸侯殷士始肯服之，始能成此大禮。詩所謂肇禋迄用有成者，卽克敉宗禮，詞氣宛然可見也。否則諸侯殷士叛服未定，宗祀幾乎不能有成，周家更多難無禎矣。釋詩書各句，情事可見。故孔子切指周公其人。再釋詩文王七章，則全是在鎬而追言作洛祭文王于明堂配天之事，其情更見矣。清廟之多士，卽尚書之多士；我將之將，卽惇宗將禮之將；肇禋，卽肇稱殷禮初基也。清廟，卽明堂；維清，卽清廟也。多士曰臣我多遜，又曰臣我宗多遜，明明多一宗字，必非閒字。孔傳訓宗禮為尊禮，殊非也。

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

福案：此可見配天之禮本於殷禮。洛邑新祀，實殷禮也。又家大人云：詩頌之肇禋，及此肇稱之肇，皆當卽與兆同。兆者，壇之營域，卽洛郊攻營之位，不當專訓為始。猶詩訪落之落，卽洛誥之洛，加艸為落，从洛起義，義不專于始也。周禮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詩生民曰：以歸肇祀。箋：謂肇者，郊之神位，于郊祀天。詩又曰：后稷肇祀，箋亦云郊祀。箋蓋以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為據也。則肇稱殷禮，亦言在洛郊為兆位舉行殷禮。此時周公未行周禮，故但曰牛二。蓋二牛皆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洛誥末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前郊不言騂，是白牡明矣。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福案。據此可見。鎬京武王未舉四海行配天配上帝之祀。與孝經相合。不然。何以孔子必曰則周公其人。學者習讀尚武成。而不計當年受命之難也。尚書大誥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微子之命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是殷命之黜。在成王周公之時。殷命未黜。周未能言受天永命也。

禮記月令曰。季秋大享帝。

福案。此當是周公初祀明堂之月也。

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洛誥曰。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福案。周書奔走臣我凡三見。此監字亦非閒字。家大人云。文王世子稱周公居攝。尚書無攝字而有監字。監卽監國之義。後儒於此略不省之。不知成王命周公監東國洛。見於洛誥。卽多方之臣我監五祀也。監五祀。卽周公居攝之五年也。臣我監卽臣我周公也。鄭康成書注戊午蔀五十五年甲申。爲周公居攝五年。作召誥。劉歆三統歷謂作召誥在居攝七年。此不知尚書監五祀。經文中本有明文。鄭氏康成深明歷算。定爲五年。推算召誥各日月悉合。然亦未知監五祀卽居攝五年。此漢以來未發之義也。

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洛誥曰。乃單文祖德。

福案。此兩文祖卽虞書受終于文祖之文祖。後人解爲文王祖德。失之矣。蓋周之明堂。卽唐虞之文祖。史記堯本紀集解引鄭康成書注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卽此義也。蓋居攝五年作洛誥時。尚未立明堂之名。猶沿古文祖之名。至六七年制禮之後。始有明堂之名也。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卽明堂也。又曲禮疏引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此亦郊祀宗祀之古義也。

洛誥曰。孺子來相宅。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王曰。公定。予往已。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福案。此成王冬始來洛之證。此時明堂已成。行冬烝祭禮。祭畢仍歸鎬。命周公後保洛也。以上證明家大人說孝經之郊祀。卽召誥之用牲于郊。孝經之宗祀。卽洛誥之宗禮功宗也。

宗禮餘說

余既爲孝經宗祀卽尚書宗禮之說矣。餘意未盡。茲復著之曰。宗之爲字也。乃屋下祭天帝。故从宀从示。倉頡造字之始。指事會意已定矣。所謂宗、尊也。特其聲義耳。虞書曰。至于岱宗。岱當絕句。宗絕句。柴絕句。此唐虞以前。泰山下本亦有明堂。明堂祭禮。本名曰宗。之始也。虞書曰。肆類于上帝。卽郊也。禋于六宗。卽宗禮也。宗禮以配帝配五帝。故曰六。非宗禮外別有六宗也。若以至于岱宗爲句。則至于南岳。曷不曰如岱宗禮。而祇曰如岱禮。則宗字單讀也。月令曰。祈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曰。燎告天宗。此天宗皆指明堂。宗乃實字。若空訓爲尊。則天尊爲不辭矣。宗祭必燔柴。故又特造柴字。燔柴必有煙。煙从火垔聲。籀文𡏳从宀。甄古文。此皆與禋字同義。故禋以柴煙爲初義。絜精爲後義也。故禋之籀文又作𥙿矣。周公在洛。所以擬唐虞文祖。造成宗祀之屋。以嚴父配天帝也。明堂宀內祀五帝。卽以文王配五帝。五帝卽上帝。上帝卽天帝。同一燔柴。而宗祀天與后稷配天異者。郊無宀。宗有宀。此爲分別也。周公初成明堂。祇以文王配天而不及武王。至五年冬。成王始來洛烝祭歲。禋祀文武用兩騂。入明堂太室祼。而不祀天帝。此又其分別也。武王殺紂。不如湯放桀。未盡善也。故義士殷民多方多士不服。未能受命。此不必爲武王諱。周公攝政若不來洛踐阼。親行宗禮以收天下之心。則天下必不保爲文武成王之天下。此不必爲周公諱。惟周公毅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且克收宗禮之後。始名宗曰明堂。福案。周公營洛邑時。一則曰乃單文祖德。再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一則曰宗禮。再則曰宗。不但孝經直曰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此年周公尚未敢作禮樂。未敢改立明堂之名。不得不稱古名于諸侯多士之前。後人因不知此卽明堂。而忽略宗字也。考工記曰。周人明堂。此周公歸政後之名也。制禮作樂。歸政成王。退就臣位。此所以爲孔子所心悅誠服者也。豈新莽所能假託萬一哉。蓋周公乃文王之子。義士殷民。心服后稷。又心服文王。服文王卽服周公。是以臣我監五祀。收服奔走臣我宗多遜。故周公探其心之所素服者、而收其心。多方多士之心既收。然後歸政于成王。然後義士殷民亦不再反復矣。否。則周公不踐阼于洛。不收宗禮。多方多士義士殷民曰。殺我天子者武王也。成王。武王幼子也。能西東南北無思不服哉。汪儒既諱周公之踐阼。復飾武王以受命。進退無據。皆非也。

大雅文王詩解

余已謂大雅文王之詩。皆周公宗祀明堂以後之事。命福載入孝經疏矣。惟說詩之義未顯。傳箋亦有誤解。茲復解示之曰。文王在上。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爲西伯在民上時也。傳箋皆非。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之建邦雖舊。迨宗祀明堂革命定命之後。天命又新。非言新于文王在時也。傳箋皆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文王在明堂。陟則天上。降則庭止也。至于在帝左右。更是明言宗祀上帝之事。豈有文王生前。而謂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傳箋說非。此周公所以示成王及周士殷士之詩也。[illegible]文

王、令聞不已者。亦言文王令聞至宗祀時猶不已。非生前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言文王陟降。祭者敬其庭止也。周士與文王孫子能同百世。故文王在天亦寧也。不但多周士。而又有殷士祼將于京。此指宗祀明堂臣多遜之後。又至鎬京助祭也。王之藎臣。此王指成王。藎臣、兼周士殷士言之也。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言明堂本是殷禮。殷本宗祀先王配上帝。惟因喪師。故今周文王在明堂配上帝也。儀型文王。萬邦作孚。言宗禮克敉。惟以文王之德爲儀刑。萬邦始心服。萬邦心服。始可謂之新受天命也。且上天之載。雖無聲無臭之可尋。然在帝左右之文王。其儀刑萬方作孚。則赫赫在上。故曰於昭于天。首尾相應也。此文王之詩。七章大義。必合孝經尚書明堂宗禮之義觀之。始大明白也。此詩不及武王一字。伐商之事。則以大明之詩述之。其旨備實。

咸秩無文解

書洛誥曰。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此兩言無文者。謂無詩也。古人稱詩之入樂者曰文。故子夏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趙岐曰。文詩之文章。然則周公祀明堂之時。但秩序祀禮。仍用殷禮。而樂則殷樂詩不可用。周樂詩又未敢遽作。故曰咸秩無文也。周頌及文王之什等詩。皆周公祀明堂歸政後在鎬京所作也。

釋佞

虞夏皆無佞字。祇有壬字。任字。何其乎。巧言令色孔壬。而難任人是也。故爾雅曰。允任壬佞也。此佞字當亟訓材巧。商周之閒。始有仁佞二字。佞从仁。更在仁字之後。此二字皆非倉頡所造。虞夏商書三經及卦爻辭。皆無仁字。仁字始見於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故佞與仁相近。尚不甚相反。周之初尚有用仁字以寄佞義者。不似周末甚多分別也。論語。雍也。仁而不佞。可見仁佞尚欲相兼。中和。說文、佞、巧讇高材也。从女仁聲。春秋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左氏作佞夫。公羊作年夫。凶羅晉許。佞之見僕與其田。皆仁聲之證也。段氏謂小論不知佞仁。始言佞異於仁。離矣仁。非絕無仁。猶之孔壬異於不孔之壬也。从仁聲。是也。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讇又一義。禦口給又一義。周文時當用何義。則可以何義釋之。書金縢曰。予仁若考者。言予旦之巧若文王也。巧義即佞也。佞从仁得聲而義隨之。故仁可爲佞借也。古者事鬼神當用佞。金縢之以佞爲美。借仁代佞者。因事鬼神也。故論語孔子稱祝鮀之佞治宗廟。即金縢仁巧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義也。所以金縢借仁代佞、可省女字也。金縢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史記。以王發代元孫二字。訓若爲如。此言武王不如周公也。上文曰予仁若考。此考字當指文王。若亦當訓爲如。言周

公如文王也。此五句文勢相同。一正一反。緊相對屬。不應下若字訓爲如。上若字訓爲順也。不應不若且有所指之人。若考無所指之人也。訓上若爲順。則與下不若旦戾異矣。史記魯世家。明明以旦巧二字代予仁二字。此巧字即訓金縢仁字。仁讀爲佞。佞即巧也。非可以金縢考字趨仁若二字代巧字也。巧與考本可假借。但此處考字實指文王。非巧字之假借。江氏聲尚書集注。以巧字抵考字而訓之。又知經中仁若二字無著。遂謂仁若二字爲衍。非也。後世佞字全棄高材仁巧之美義。而專用口讇口給之惡義。遂不敢如史記以巧佞屬之周公矣。且古人每謙言不佞者。皆謙不高材不仁巧也。左傳成十三年。寡人不佞。成十六年。錯臣不佞。昭二十年。臣不佞。國語晉語。寡君不佞。論語。吾不佞。斷才。若佞全是惡。豈古人皆以高口讇口給之小人待人。而自居於不口讇不口給之君子乎。是故解文字者。當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別觀之。虞夏時尚無仁字。何有佞字。惟有壬字任字耳。其言壬任者乃巧言令色之人自謂能堪當重任而其實於不勝其力不能任而以巧言令色塞任之。至考據經壬字任字無亟訓。孟子尚以爲伊尹之聖矣。孔壬者其自任任也。而謹任人者不得已用自任之人也。爾雅之允任壬佞也。此佞字尚是周初高材之義。非甚貶也。使允爲佞。則爾雅尤非。又將何說。乃後人讀尚書者一概以周末之佞觀虞夏周初之壬任字。爲非也。又詩書與能言。巧言如流。左傳禮何引此。鵠的讀爲能言之君子。與向讀詩與周末異亦此義也。

釋來

來者麥也。象形。自當以麥爲本義。來至假借爲後義也。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夆。象其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凡來之屬皆从來。詩曰。貽我來麰。據此。來爲瑞麥。則麥爲常麥。義在前而來爲瑞麥。義在後矣。然麥从夂。其字由來孳乳而生之。來文也。麥、字也。倉頡造字來先麥後。不得云周始有此瑞麥也。況虞書曰。鳳皇來儀。已有來字。是來字明爲倉頡所造。唐虞以前有此文即有此物。天所來者。當始於黃帝之時。而后稷武王時又來耳。二麥一夆。實爲不常有之瑞麥。嘉慶初年。嘉興曾出此麥。傳示至蘇州。錢辛楣先生見之。作文記之。以解二麥一夆之象矣。

左傳引康誥解

康誥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臼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公二十年。苑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案以上經傳三條。義似相反。周公康誥之罰甚嚴。有刑無赦之文。而臼季苑何忌之語甚寬。有不相及之文。自孔穎達以下。皆未得其解。竊謂康誥之意。謂父雖不慈而子則孝。子雖不孝而父則慈。弟雖不恭而兄則友。兄雖不友而弟則恭。如此則可偏罪之。不相及。若茲父子兄弟交相大亂。則應用文王法。刑無赦。故兄亦不念亦字。則交亂之意可見。左傳

之隱。乃古人括康誥之大義而說經也。左傳中引詩書而爲說者甚多。或疑左傳爲康誥逸文。非也。康誥無齊。必無逸文。卽有逸文。亦不至語甚相反。且不相及也。文辭亦不類周書。周書內豈有相也二字乎。又王充潛夫論曰。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後漢書肅宗本紀。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鄭志。趙商問康誥之說。門內尙寬。此皆漢人用左傳說康誥之義。非專引康誥文也。

釋訓下篇

余于釋訓篇。言順訓二字常相通借。又于詩得義同字變之例。後人不知。每每兩解。失古人本義。如昔所舉從如威之進退維谷之類是也。癸未冬。適高州。偶于肩輿中。憶抑詩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知此亦義同字變也。四國順之。卽是四國訓之。與上四方其訓之無異。詩人變其字爲順以嘗之也。抑詩無競二句。乃引烈文無競二句舊文而證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矣。果有覺德行。必四國訓之也。順卽訓也。訓卽順也。此詩反覆于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左傳哀二十六年。詩四方其訓之。舊石經岳本俱作順。蓋左氏本作順。順訓無異也。）又曰告之話言。此明是我以言訓之也。訓之卽誨爾諄諄用爲教也。順德之行之德行。卽有覺德行之德行也。（詩。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繫于上）孳乎。（上國爲萬邦之下。經以變之。卽左傳昭凡柔之之義。如手變字也。周人以詩觀詩。自翊始詩之訓詁。傳自孔子。故有詩必有則。於詩之者謹。自孟子由此觀之義周亦動始。）又禮記坊記。君陳曰。女乃順之于外。

順亦訓之假借字。宋人以爲訓順。且皆成王失言。此不知爲古文及假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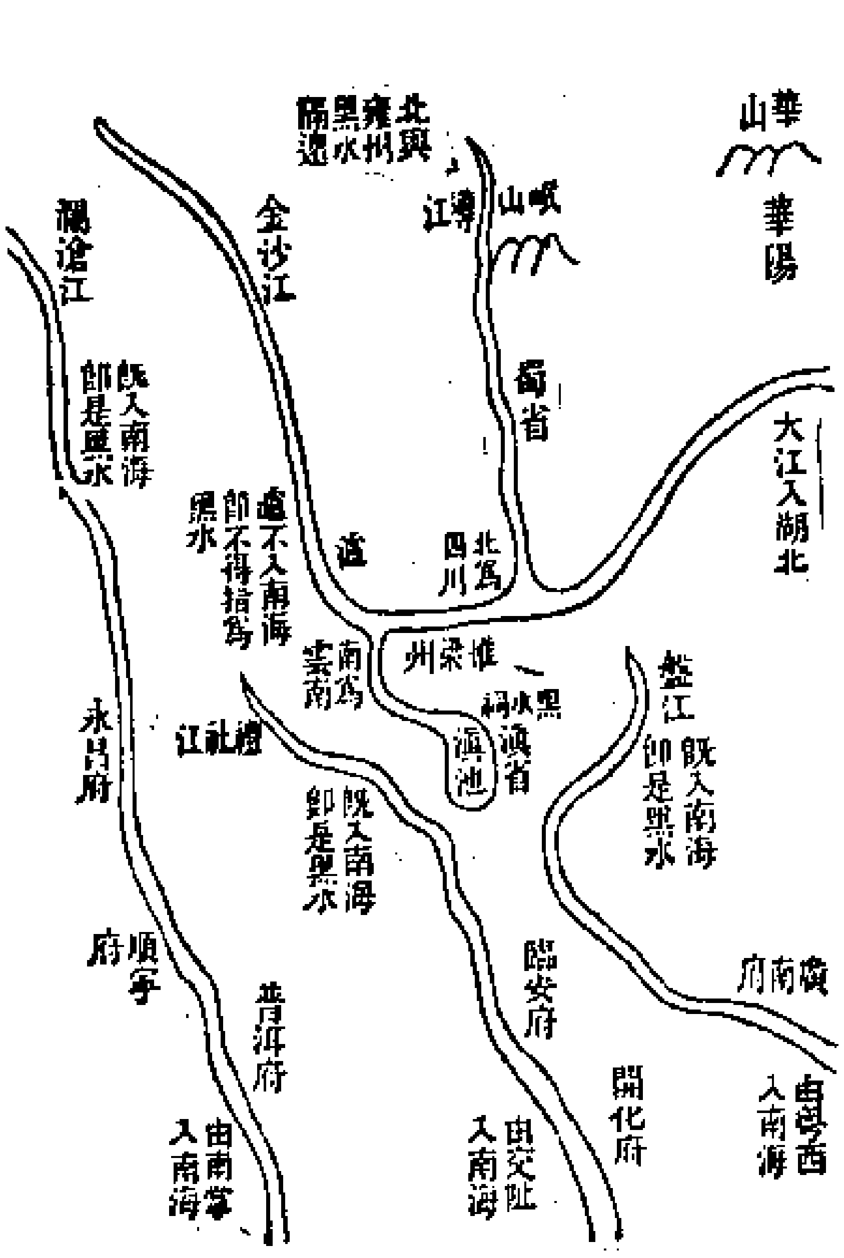
釋敬

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从支。苟篆文作苟。（音亟。非苟。音狗。）也。苟。卽敬也。加支以明擊敕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蓋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不敢怠逸放縱也。故周書謚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虞翻易逸象曰。乾爲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日邁者。日乾乾也。周書以無逸名篇。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爲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爲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訓本義。試思敬姜之論卽明矣。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故以肅警無逸爲敬。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所當終身奉之者也。至于孟子論性。有曰。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年老之人。久勞于事。養神之人。不勤于學。皆樂於安佚。或知安佚不可爲訓也。于是有立靜之一字以爲宗旨者。非也。惟聞孔子閒居。未聞孔子靜坐。惟聞孔子曲肱而枕。孟子隱几而臥。未聞孔孟瞑目而坐。惟聞禮君子欠伸。侍坐者出。未聞君子瞑坐。侍者久立。蓋靜者。敬之反也。年衰養神者。每便于靜。乃諱其所私便而反借靜字以立高名。則計之兩得者也。雖然。年老之人。必不能如強壯者終日肅勞矣。

或推古人養老之義。少安之可乎。然孟子曰。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終當以苟支節之也。此節性之一端也。

雲南黑水圖考

禹貢黑水有二。一在雍州。一在梁州。名同而地異。（甘肅黑水相隔遼遠。斷不能通。）蓋黑水亦晦黑之義。（黑亦作墨。色黑。）海。晦也。故四海之稱。皆荒遠晦黑之義。禹貢之黑水。亦皆荒遠晦黑之水之通名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此以東北華山。西南黑水。定梁州之域。此句經文。顯朗可據。故梁州之域。必遠包滇池黑水以南。始合經文。若以今瀘水當之。則梁州祇有四川。不包雲南矣。（雅海揚州一海字。遂包閩越。此黑水二字。遂包滇南也。）且瀘水卽金沙江。卽江水之上游。導江禹自岷山。岷山以上。禹時未曾別名黑水。猶之導河自積石。積石以上。未聞不名河而別有名也。故華陽黑水。惟梁州之黑水。卽是導黑水入南海之黑水。此水近在滇池之南。梁州之域可見矣。禹貢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於南海。此經文三句。朗如日星。求入南海之水于滇之南。今有三焉。南盤江由粵西至粵東入海。禮社江由交阯入海。瀾滄江由南掌入海。此三大水旣入南海。安得不謂之黑水而反以不入南海之瀘當之乎。吾固曰。求導水之黑水不可得。當于入南海之水求之。求三危不可得。（雍州三危與導水三危亦名同地異。）當于入南海之水上游求之。求華陽黑水之黑水不可得。卽于經文入南海之黑水合之。然則今滇南入南海三水上游之間。（廣南。開化。臨安。普洱。順寧。永昌。六府。）非所謂三危歟。考梁州黑水者。自漢以後。言人人殊。予惟以經文定經文。餘不必辨矣。又滇省城東北十餘里。有黑龍潭。潭上有龍王廟。（唐碑在廟東坡上。）此潭廟甚古。莫知其始。漢書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余謂今滇池上之黑龍潭廟。非卽古華陽黑水之黑水祠歟。或者潭東唐梅宋柏之間。今之三淸道宮。卽漢祠故址。而潭北龍王廟。卽神祠所遷降者歟。滇池與南盤江禮社江切近百里。南漢有黑水祠。禮亦宜之。



中庸說

中庸爲子思所作。自天命之謂性。至父母其順矣乎。似中庸篇之大義。已止于此。自鬼神之爲德已下。似別成一篇。與中庸無涉。此乃子思專言祖德配天。俟百世之聖人。雖孔子生前不得位。不敢損益三王。制作禮樂。而至誠爲學治天下之道。能使百世天下人皆齊明盛服。承祭孔子。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孔子之神。洋洋乎與堯舜文武之配天相同。此子思之微言也。此應別有篇名。但子思明哲保身。不敢明著篇名。而接存于中庸篇之後。以授于傳經之弟子門人耳。康成鄭氏。注祖述堯舜四句。以爲孝經春秋二經之事。淺人詫之。不知此必子思微言。傳禮之門人述之。鄭氏尚得之于古禮說。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此說當傳之子思。漢志中庸說。當與鄭說同。漢書藝文志。載有中庸說二篇。書雖不傳。似分二篇爲說者。

詩書古訓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尚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深奉不疑。即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曰某某。即此也。書曰某某。即此也。否則尚恐自說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

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于孔子。孔子推本于詩。是故引蒸民秉彝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譌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錄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采繫于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暴秦。雖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勦戮族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于後。以晉爲斷。蓋因漢晉以前。尚未以二氏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尚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調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孝經先王即文王說

孔子作春秋孝經。皆推本於文王。故春秋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孝經首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先王雖未明謂文王。實亦文王也。聖治章言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孝德無以加。四海來祭。即首章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堯之與舜。克諧以孝。此古帝以孝睦天下之道。文王周公傳之以順天下。故康誥四方民大和會。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蓋成王時非周公監洛。多方和睦。多士無怨。孝祀文王。臣我多遜。則周之天命終未受也。聖治章大義。開明於此。所謂開宗明義也。首章之末。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夫詩書言孝者多矣。何獨引此。此詩即周公明堂禮成所作之樂。引周公文王之詩。以證文王周公孝德之事。正與首章先王相應。更可見章首先王爲文王矣。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先王亦指文王。若泛言三王。則豈可服夏王商王之服乎。惟孝治章之明王。感應章之明王。始泛言聖王。否則曷不亦言先王。而變其文曰明王哉。孝治章言得萬國之懽心。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亦反覆申明首章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自古民之怨棄怨極矣。是以禍亂速作。唐之天寶。宋之新法。亦皆怨而不和。是以災害禍亂。惟民心和睦者。天下必久太平。孔子之言。歷歷明驗矣。余于此經之義。已著之孝經宗祀即尚書宗禮篇矣。義有未盡。復述之如此。壬辰

六宗解

自虞書內有禋于六宗之文。後人求六宗而不可得。人各異說。何止數十家。紛如聚訟。愚謂禋乃柴祭之名。六宗即明堂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五帝。五帝及配帝非六宗乎。周公宗禮亦本于虞禮。即方明之六面。明明白白。數言而解。若舍實事求是而別爲亂構。即數萬言亦不能定也。餘詳孝經宗祀說、尚書宗禮說。

日有食之不宜有解

說文有字在月部。解曰。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按此解總有脫錯。春秋祇曰有食之

四字。無加月字者。若以凡有皆爲不宜有。豈非反話乎。于心竊所未安。不宜有之說。隱公三年三傳皆無此文。許氏又從何處古書得來。或謂春秋凡言有者皆不宜有也。有蜚蜮螽孛。固不宜矣。豈有年大有年亦不宜乎。况有字造于倉頡。倉頡之世。尚無春秋。斷非倉頡造此字時。指此示人曰。有爲月食。皆當用日食之義反說爲不宜也。如倉頡早以爲不宜。豈有餘有能有常有德。亦皆不宜乎。然則當何如。予按不宜之說。解春秋已不能全通。斷不能解从月之有字。予意曰。有所以从月者。月食也。月食爲本義。有無之有乃假借字。兩不相涉。猶暨字本義爲日頗見。卽今日初食。而假借爲汝義暨和朔南暨也。暨及也。與有訓有無之有同也。不宜有日食之說。或亦是先儒之故說。但此似說詩之義。而非說春秋之義。詩十月之交。曰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此詩日有食之。及春秋日有食之。兩有字祇當借訓爲有無之有。無月食本義在內。猶之汝義暨和。無日頗見本義在內。詩若曰。月食則尙爲常有之事。日食則不臧。不宜有也。故凡說詩及春秋日有食之。皆當先從詩此義以爲不宜有。不可來泥月食之本義也。說文不是衍月字。大約許氏尙引有古說而脫耜耳。余昔撰與張作揅成易解。詩說文有字。猶治頗說。因反覆思之不安于心。因未得此乃或有食也。

與曾勉士釗論日月爲易書

書來。以予說日月爲易爲合朔之辨任朔易。更發明孟喜卦氣引繫辭縣象莫大乎日月。死魄會於壬癸。日上月下。象未濟爲晦時。此足以發古義矣。余謂說文所引祕書說。乃祕尙書說。日月爲易。專說便任朔易。非周易之祕說。如是周易。曷不曰祕易說乎。蓋易字先見於堯典。此字乃唐虞以前倉頡所造。造字時秖有日上月下之易之義耳。唐虞之世。識易字者。心中惟知有朔易之易。而無六十四卦之易。今世讀說文易字者。心中亦惟皆有朔易之易。不容有周易之易。後此文王之易。則是由倉頡日月爲易而起。爲命卦總名之主意。說以爲周易之易者自是同義。蓋以周易之道由於日月之易則不宜者以日月爲易四字爲周易則倒誤矣。是故孟喜之易。乃周易最古之法。由虞書而來。有所受之七日來復。非穿鑿也。余且謂革月爲月霸。先王以治厤明時。獨屬之革卦。與來說未濟晦時正合。然則文王以六十四卦六日七分之法。名之曰易。乃取之於堯典。堯典本之於倉聖。又何疑哉。曷再詳言而闡發之。以明孟氏之學。易傳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五歲再閏。此皆一月二十九日晦夕朔旦之義也。

武進張氏諧聲譜序

辨之韻學。定於陸法言劉臻魏淵等九人。剖析毫釐。分別黍累。所謂我輩數人定則定矣。卽如支脂之不同部。今金壇段氏卓識獨得。而陸氏等則本不相混。是何精覈耶。後如孫愐以下。有同自部。惟我朝古學

振興。言古音者。自崑山顧氏以來。奚止十家。近時金壇段氏分十七部。高郵王氏分廿一部。亦精覈之至矣。嘉慶間。余曾聞武進張編修惠言有韻學書。未見而編修卒。道光中。編修之子成孫。頗好辛勤。能傳父學。臘成編修之書曰諧聲譜。寄以示余。余讀而歎之。歎其識力之超卓精細也。其書分中僮蒸林嚴筐榮蕤說千蹇辟揖支皮絲鳩芼變肌二十部。惟至侯王氏分爲二部。編修不分。成孫不敢分之。然此析十字雖無多。終以分部爲安。此乃于毛詩中括其最先出之字爲建首。加以易韻屈韻。而又以說文之聲分從之。犂然不紊。有各家所未及者。其言曰。今之韻二百六部者。采引之。分割之。甚無謂也。今故舉而空之。以詩求韻。佐以易屈。以韻別部。以部類聲。以聲譜說文之字而已。張氏此說奇而法。譜說文之聲亦細。足以見未有韻書時之本來部居。譬如造厤者。積年日法數十改。及元郭守敬始一切空之。專以彼時各儀實測天行爲主。不以私意遷就。今于聲韻皆以毛詩易屈倉籀爲定。許氏漢人。故此文解此字而已。至于用文之聲。而習之聲之。以成字之從則倉籀之時。已灑然有韻之部居。較詩易爲更古矣。亦郭太史之意歟。杜預言。厤法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善乎顧亦云當順字以求韻。非爲韻以驗字。序而歸之。願是書之行于世也。

詩有飶其馨飶誤椒記

詩周頌載芟有椒其馨。椒字乃飶字之誤。陸氏釋文云。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元案。不但椒誤。俶亦誤也。蓋此經文古作飶字。隸釋卷十冀州從事張表碑。引作有飶其馨。隸續卷十一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亦作有飶其馨。是漢之經文作飶明矣。晉左九嬪納楊后贊曰。有飶其馨。見藝文類聚十五。傅咸答潘尼詩曰。有飶其馨。藝文類聚三十一。是晉猶作飶矣。說文。馨。香之遠聞者。凡從馨之字皆有外遠之義。故馨香遠聞也。故與飶別。釋文沈重作俶。尺叔反。飶字切音。廣韻與俶皆以房必切。擘聲。尺字疑是房字之誤。且云作椒者誤也。此不知唐以前何時寫書者損減飶字。又損房爲尺。又誤叔爲俶。又由俶形與椒近而誤爲椒。陸氏釋文云。無故改爲俶而不知俶乃飶切。許字之誤冒也。毛傳。椒。猶飶也。當作飶。飶。飶也。此釁上有飶其香而言。飶香與飶同。若是椒椒釁之椒。傳箋皆不容無解椒之辭。而椒猶飶也爲不辭矣。古祭物食物。似未以椒爲用。此經文明是飶字之本證。然非漢晉四證。則此字無由臆造。永不知其誤而又誤矣。余乾隆間校石經未及此。嘉慶間作校勘記亦未及此。今始明之。欲縣程少農恩澤云。詩苾芬孝祀。文選注一切經音義。引韓詩作馥芬孝祀。韓詩有馥字。毛詩亦有飶字。飶字形聲不誤於六書。可補說文之遺。元又謂飶芬同必。義同飶。音亦同飶。所以毛傳曰。飶猶飶也。飶與飶同。此亦詩義同字變之例也。虙羲卽伏犧。宓子賤。皆房六切。亦必复同音之證。 丁酉六月。

齊陳氏韶樂鐲銘釋

銘中大樂凡三見。舞字凡兩見。又有鼓鐘字。此是以樂舞之事爲重。而爲此器銘也。此十九行百六十餘字。拓本第六條玉二之下。鼓鐘之上。是紹字。甚明白。然則第五條第二字近接舞字下。亦是紹字。宋本誤紹。第二行于大下命上。亦是紹字。紹从糸召聲。古文从邵作綤。文司字篆多相作中無作巾者。元謂紹即韶字也。陳敬仲奔齊。韶樂在焉。陳氏世守此樂而益備之。齊莊公時與陳桓子鍾作洹子。無字相悅。非婦即女婦夫。齊景公亦與桓子子盤相悅。子盤引韶爲重。以大樂大舞迓於天子。用璧玉二。豋二。鼎八。有事於南宮。而孔子在齊聞韶。有不圖至斯之歎。然則齊陳之韶。勝於魯韶。明矣。稍紹爲韶者。舜樂之韶字。以召爲聲。以音爲義。此後造之字也。若其先本字。但當爲紹。故禮記樂記曰。韶繼也。鄭康成注曰。韶之言紹也。此記樂者直破韶字爲紹字而以繼訓之。前漢紹。見於春秋元命苞。是說論語諸說韶者甚多。故韶聲。見周禮大司樂。皆後造之字。招字直假借而已。見孟子。漢書禮樂志作招。文左新相之詩亦新作也。銘中舞字凡兩見。元審舞上之字皆夏字。夏大也。故九夏皆訓大。非夏禹之夏。其篆形兩臼而下从夊甚明。夏舞猶言大樂大韶對舉耳。非舜樂難以禹舞也。義與頌同見元釋頌篇中。且景公時樂師亦必深習陳田大樂韶之遺法。傳其音律。故作君臣相說之樂之時。即依韶爲徵招角招。即韶又陳氏在齊爲工正。此器制造精堅。亦自不遺餘力。計自舜作韶之時。至造器之時。一千七百餘年。爲孔子所聞。自齊公景造器之時。至今又二千三百餘年。而此器其在。銘文篆迹可讀可摹。展卷累月。尚知他味哉。道光十八年阮元識。壬寅冬得濟寧州李嘯村學謙說云。季札在魯但見韶舞未聞韶樂。故曰觀止。孔子在齊始聞之。此說甚確。治未得有元聞學札此之前至雙夏則大。大之至也。然則銘中夏舞即大舞與大樂對舉首之舞要舞箴。則矣。李孝廉亦小門生。

余於嘉慶十八年從安邑宋芝山購得齊侯罍。藏於家廟。屬朱椒堂爲弼釋之。作齊侯罍歌。廿五年矣。今在京師又屬吳福修式芬釋之。略有異同。尚有未識之字。乃並存之。近日臥疾一旬。復審之。識出韶夏二字。乃悔從前作詩時之粗也。

余所摹積古齋鐘鼎款識有陳逆簠簠爲祭器。其爲封地。篆曰。余陳洹子之裔孫。作季姜之祥器。此洹子亦即桓子。牧誓尚桓桓。說文作狟狟。可以假狟。亦可假洹矣。又此簠爲季姜。而罍洹子妻孟姜。是陳氏世代多姻于姜。可補三傳史記之闕。此簠年近于罍。則文字相近。第四字宜亦是姜字。

戊戌夏。蘇州又有一齊侯罍拓本寄來京。銘篆與此器大同小異。計彼器十九行。一百四十二字。校此少二十餘字。校此多者。齊侯下多一女字。此器內第四行本有女字。非毋字。彼罍字巳四田。萬之上多部邑二字。夏字彼巳誤。此鑄爾姜卹彼巳鑄爾羞盤。皆甚明白。此大樂凡三見。彼祗一見。彼第二行無大樂宗

等字。洹子孟姜則相同明白。至於紹字。此凡三見。篆法無異。是紹無疑矣。而彼本亦三見。第一字與此同。第二三則系旁作彳。是司字矣。計惟大司命一處于文爲順。當舍此而从彼。至於舞字之下。仍以紹字爲順。當舍彼而从此。蓋此器誤大司命爲大紹命。彼本則誤舞紹爲舞司。當年作篆人粗舛。致有兩失耳。

齊侯罍銘揭本第七條第一二字是子蘊。第八條子蘊夏舞再見。此兩蘊字筆畫甚明白。必是陳氏子之名。未能定之。近州何子貞編修釋爲从黃省之蘊字。即陳子彊之名。甚確。又得一無疑之字與義矣。子彊彊字與蘊字之義切近明白。是居斤切。凡从某省之字。可容其義。不必定从其聲。特此篆黃尚不省。今說文墐古文作墐。古文僅見于此器矣。左傳昭二十六年。平子曰。必子彊也。子彊之名無考。今因此器得之矣。唐石經作宋板誤說文自墐字墐字以至彊字。相因相次。古人字由名生。此銘中樂舞者名蘊。字子彊。無疑矣。或疑史記武子開。開即彊。非也。開从幵聲。且兼會意。在段氏古韻十一部。不能與堇聲相涉。堇字在十三部。居斤切。故瑾謹墐僅鄞廑僅覲勤等字从之。以上各字皆巨斤切。居隱切。相近之音也。說文堇字部首之後。次以艱字。以堇爲旁。艮爲聲。與堇同古韻十三部。由此再轉入十四部。則難漢歎嘆等字。亦从𦰩得聲者也。說文雖即難字。从鳥堇聲。然則堇有難之音。而歎字从難省聲。嘆字从歎省聲其聲一也。且其文段元裁謂可合不必曰省。說文。墐黏土。从黃省。从土。古文墐。蓋土黃黏則彊而治之艱。是以說文土黏色黃難以治。比田疇疆各義。皆以次連綴于十三篇之後。亦必因其字音義皆近也。然則漢字从堇。豈非以其土性黏色黃艱治之故乎。余嘗兩次夏渡襄陽。皆當盛漲。漢中府之土隨水奔流。既黃且黏。甚于黃河。因知倉聖造字。大禹名川。皆有故矣。

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云。陳桓子無宇產子亹。然則無宇又有一子名亹。此何人乎。余曰。此乃史記田敬仲世家所謂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亹乃子開之名。開其字也。無宇嫡子書。字子占。見世本。又三子亹字子開。蘊字子彊。乞爲釐子也。子彊不謚武也。史記曰。武子開。杜預左傳注曰。子彊武子字。此必是史記不誤而杜誤也。開與亹之義亦明白切近之至。詩鳧鷖在亹。箋云。亹之言門也。後漢書馬援傳注。亹水流山間兩岸若門也。然則亹即門之假借字。鄭箋亹。即亹門也。門義非余釋門也。門爲名。開爲字。猶蘊爲名。彊爲字。又何疑哉。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由予之說徵之。則失弓者武子亹也。即子開。非子彊。左但書武子。白皙者蘊也。即子彊。非謚武。蓋兄弟兩人也。冉豎射子開識之矣。平子亦知之矣。即使冉豎平子有言傳未書之。惟冉豎不識子彊。但言其白皙諸狀。故平子曰。必子彊也。若既射武子而識之。是亢之甚矣。又指武子爲君子白皙云云。則與下文謂之

君子何敢亢之相背。且有字文義。亦是含失弓者而別有所指。明射手失弓者一人。君子白晳又一人也。亢之當之也。左傳以亢其讎。我亢其下。皆亢杜國。曾其義杜注以公戰禦之。乃因上弘字誤文以生義耳。彼時兄弟兩人。情事可見如此。今因考證亞二字之義而得之。

乃知杜元凱誤為一人。經義之失久矣。陳占字子彊。占齊語今人言者言也。故衛書曰。假字利書有占。齊兒事。

武子開與子頷。庚皆是心存公室之人。銘中既以樂舞御天子。復誓于大司命有事于南宮。必不似莊子乞收民心以圖齊國。觀哀十四年陳子逆語闞子我曰。且其違者不過數人。然則違者非即開頷家乎。

陳頌南慶鏞又云。子彊非謚武子。其謚昭子乎。左哀十四年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注。取昭子莊為成子兄弟以充八人之數。而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莊字疑即簡字之訛。形相近也。昭子莊當即昭子簡。亦桓子子無疑。杜氏既誤以昭子為僖子之子。又誤簡為莊。其說沿自服虔。唐孔疏未正其誤。且徇服杜誣昭子莊為成子之子。出于世本。而索隱所引世本無此事也。司馬貞之知昭子不名莊。然卒莫詳其名。更不知杜氏強以昭子充數。今賴以齊鎛得論世知人之助。

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序

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訓詁之學。必自形聲始。自六書之旨不明。于古人傳授師承。求其義不得。反疑古人改文就義。不已慎乎。三家詩實先毛公。魏晉以降絕學遂亡。其散見于往籍者。千百之一耳。伯厚王氏詩攷之緝。毛舉大指。未暢厥流。余嘗病之。柳東太史潛揅經史。精覈博綜。實欲突過前哲。其言三家多今文。毛多古文。三家多正字。毛多假借。按之羣書。無不融合。又推原傳授諸儒。有以知其說之所宗。一一派別而證之。由形聲而得訓詁。由訓詁而得義理。俾千古微學。一旦揭日月而列星辰。則三家雖亡猶存也。夫自有宋以來。學者類沿于空疏之病。王氏獨能網羅載籍。實事求是。闡發許鄭之言。顧尚有待于後人之補正。柳東以名翰林出為縣令。不三月以親老解組歸。而教授伯厚之鄉。得其流風緒論。益肆力于學。可不謂好學守道者與。嚮余在廣州開學海堂集說經之書為皇清經解千四百卷。而獨缺三家詩石經。今于滇中始得見之。爰頓為編入續編。并敘而歸之。柳東尚有論語諸經說。何不盡出而觀之也。柳東名登府。

揅經室續集目錄

卷二　　續二集史
黃河海口日遠運口日高圖說
陝州以東河流合勾股弦說
擬儒林傳稿凡例
集傳錄存
重建肇慶總督行臺并續題名碑記
英清峽鑿路造橋記
例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盧汀林公墓表
平樂府重建至聖廟碑記
南昌府同知雙堂徐君傳
高郵孝臣李君傳
碧雞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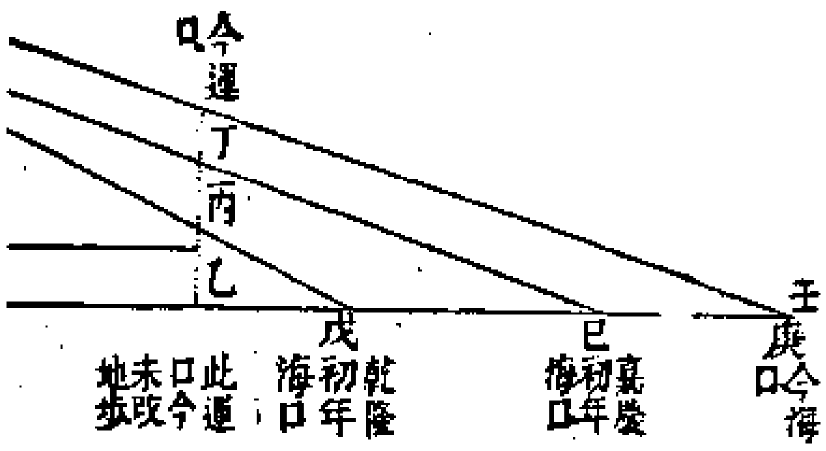
卷二之下卷　續二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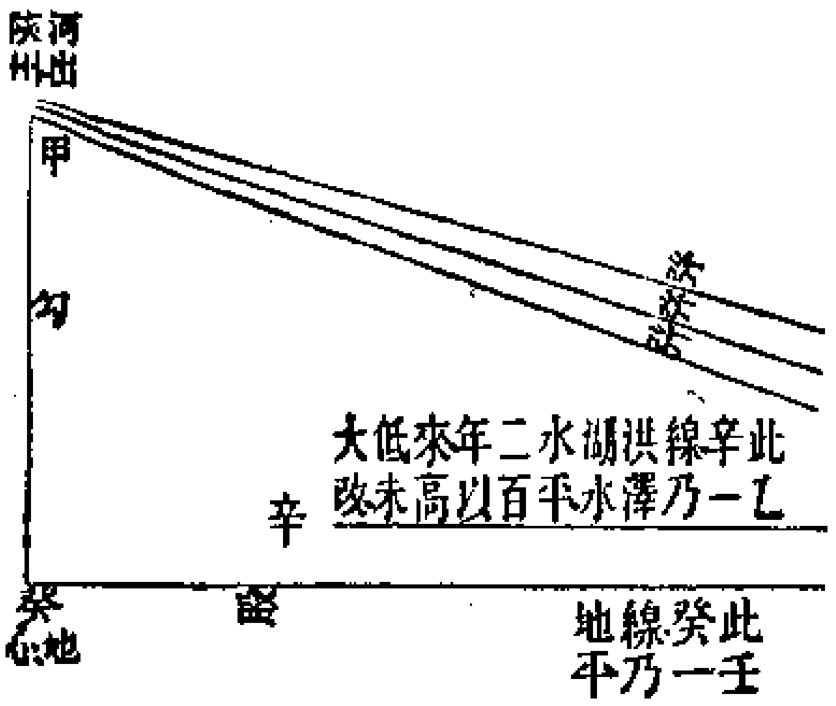
王石臞先生墓誌銘
疇人傳利瑪竇論
疇人傳湯若望論
疇人傳蔣友仁論
潔屏山人陳穎(?)傳
安耶齋詩錄序
奏車里外域情形摺
奏車里土司襲職摺
雲南井鹽記
太子少保贈太子太師兩廣總督敏肅盧公神道碑
戶部侍郎春海程公神道碑銘
野雲山人傳
劉孟瞻揚州水道記序
因病求解任摺
謝再賞假一月安心調理摺
因老病再請解任休致摺
恩准開缺致仕謝摺

揅經室續二集

黃河海口日遠運口日高圖說

黃河挾泥沙入海。一歲之中泥沙多不可量。此泥沙積勢於海口。愈積愈多。愈墊愈遠。攔門沙亦愈推愈遠。蓋必然之勢也。乾隆初年之海口。非康熙初年之海口矣。嘉慶初年之海口。非乾隆初年之海口矣。蓋遠數百里矣。今又三十餘年。而清黃交會通漕之處。則未尺寸移故地也。然則運口昔日清高於黃。今常黃高於清者。豈非海口日遠之故乎。夫以愈久愈遠之海口。行陝州以東之黃水。自中州至徐淮二府。逐里逐步。無不日加日高。低者填之使平。坳者填之使仰。此亦必然之勢也。而湖水之堰。則不能再加高。此亦一定之勢也。如此而欲數千里平行之黃水。獨在徐淮一帶。獨自刷使深而且低。再仰而出於海口。竊憂其難矣。嘗如梯梯斜下十三層。梯腳占地一丈。如乾隆初海口如戊癸。其第十層離地高三尺。如運口乙。今於梯腳接添三層為十六層。使梯勢不陡。必多占二尺餘地矣。如今海口如庚癸。是其第十層離地者。必加高尺許矣。如今運口丁。何也。梯腳占地遠也。遠之一字。今言河者皆未言及。私心揣測。聊為圖以說之。道光七年記。





陝州以東河流合勾股弦說

凡水行於山石不平之地，隨地形爲高低也。若黃河出陝州之後，由陝州以至海口，數千里之遠，數百年之久，必平無高低如弦之直矣。何也，地勢本平而沙塡又久也。故自河南至淮南海口，則日遠日遠，河身必日加日高。低者塡之使平，坳者塡之使仰，如弦之直，如準之平矣。加以屢次決口，屢次挑爲引河，少有丈尺之高坳者，亦無不平矣。此合乎勾股弦矣。右圖癸庚股也，甲癸勾也，甲壬弦也。股與弦同此日加日長，而獨欲使丁之弦屈曲低落，如丙乙之背，使乙水仰出於庚，此斷斷不能之勢也。此理易明，人所共曉。尺幅之間，此理此數，數千里之遠，亦同此理同此數也。蓋測天測地，未有勾股直而弦曲者，亦未有大股已加長改位，而弦不加長改位者。（如戊改庚，乙改丁。）

擬儒林傳稿凡例

一、史漢始記儒林，宋史別出道學，其實講經者豈可不立品行，講學者豈可不治經史，強爲分別，殊爲褊狹。國朝脩明史，混而一之，總名儒林，誠爲盛軌。故今理學各家與經學並重，一併同列，不必分歧，致有軒輊。

一、各儒以國初爲始，若明人而貳仕於國朝，及行止有可議者，皆不得列入。

一、國朝百餘年來，聖化所涵，學人輩出，天下之大，山林之僻，學者萬千，今僅列百數十人，雖示謹嚴，恐有

掛漏。如同館諸友所見者，不妨酌補。

一、次序以顧棟高爲始者，因高宗純皇帝欽褒儒林傳，奉爲緣起也。此外則以年分和次。

一、凡各儒傳語，皆採之載籍，接續成文，雙注各句之下，以記來歷，不敢杜撰一字。且必其學行兼優，方登此傳。是以多所褒許，以見我朝文治之盛。至於著述醇疵互見者，亦直加貶辭。此外私家狀述，涉於私譽者，謹遵館例，一字不錄。至於各句雙注，將來進呈御覽時，應否刪去，候總裁核定。

一、唐曹憲在隋曾爲秘書學士，唐貞觀中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散大夫，入唐書儒林傳。元金履祥，當宋末襄樊兵急，履祥請以重兵由海道直擣燕薊，莫能用。元德祐初，起爲史館編校，辭弗就，入元史儒林傳。欽定續通志儒林傳熊禾，宋咸淳進士，寧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胡三省，宋寶祐進士，入元不仕。馬端臨，宋丞相廷鸞子，蔭承仕郎，宋亡入元不仕。皆蒙欽定列入元代儒林傳。今查湖南王夫之，前明舉人，在桂王時曾爲行人司行人。浙江黃宗羲，前明布衣，魯王時曾授左僉都御史，明亡入我朝，皆未仕，著書以老，所著之書，皆蒙收入四庫，列爲國朝之書。四庫全書提要內，多褒其書，以爲精核。今列於儒林傳中，而據實書其在明事蹟者，據列代史傳及欽定續通志例也。

一、國朝脩明史儒林傳，未列孔顏曾孟傳者，用史記孔子世家例也。曾孟程朱後人有名而多著述者，未得其人，應俟加訪。

一、滿洲蒙古漢軍凡有學行者，大約皆已登二品以上，其官職未顯者甚少，然亦必有其人。此傳已專屬編修陳公傳經采訪撰集矣，俟爲補入。

一、傳中事蹟年月，恐有舛錯，文理序述，不免差謬，仍乞館中諸友，詳加校勘，始爲定稿。元匆匆交出，實未及細審，不可恃也。

壬申八月漕運總督阮元，交出前在翰林院侍講任內撰稿。

集傳錄存

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初晴，蕭山人。康熙十八年，以廩監生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四庫書提要、詞林典故。）充明史纂修官，以葬親假歸，得痺疾，遂不復出。（蕭山志。）奇齡少穎悟，明季避兵其縣之南山，築土室，讀書其中。（盛唐西河先生傳。）已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既以避讐流寓江淮間，失其稿，乃就所記憶，著國風省篇、詩札、毛詩寫官記。復在江西參議道施閏章處，與湖廣楊洪才說詩，作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明嘉靖中鄞人豐坊僞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行世，奇齡作詩傳詩說駁議五卷，引證諸書，多所糾正。（四庫書提要、盛唐傳、西河經集凡例。）皆在史館

書古今通韻十二卷。進呈聖祖仁皇帝。溫之。詔付史館。（毛奇齡傳。李天馥西河集序）歸田後。僦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告一卦。凡六十四日而書成。託於其兄錫齡之緒言。故曰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書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其言易發明荀虞干侯諸家。旁通卦卦變卦綜之法。是後儒者多研究漢學。不敢以空言說經。實自奇齡始。而辨正圖書。排擊異學。尤有功於經義。（提要）先是奇齡官翰林時。康熙乙丑曾試為同考官。分閱春秋房卷。心非胡傳之偏。有意撰述。（本傳。臺傳）至是乃就經文起義。著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條例明晰。考據亦多精核。（提要）又欲全著禮經。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喪祭禮。宗法廟制。及郊社禘祫明堂學校諸問答。多發先儒所未及。（本傳。經集凡例）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亦多所考證。而大學證文。及孝經問。皆援據古本。力傳後儒改經之非。持論甚正。（提要）奇齡之學。淹貫羣書。（提要）所自負者在經學。數稱東漢人行誼。謂足見人真性情。（紹興府志）惟好為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如古文尚書自宋吳棫後。多疑其偽。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則力辨以為真。遂作古文尚書冤詞。又刪舊所作尚書廣聽錄為五卷。以求勝於若璩。而周禮儀禮。奇齡則又以為戰國之書。至所作經問。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攻駁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其傲睨如此。（提要）故不得為醇儒。（沈德潛別裁集小傳）奇齡素曉音律。其家有明寧邸所傳唐樂笛色譜。在史館時。據以作竟山樂錄四卷。及在籍聞聖祖仁皇帝論樂。諭羣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闡考證撰聖諭樂本解說二卷。皇言定聲錄八卷。康熙三十八年聖祖南巡。奇齡迎駕於嘉興。乃以樂本解說二卷進呈。蒙諭嘉獎。聖祖三巡至浙。奇齡復謁行在。賜御書一幅。是時奇齡已歸蕭山。故居越數年卒於家。年九十有四。無子。以兄子遠宗嗣。（遠宗傳。蕭山志）遺命勿輯文集。沒後其門人蔣樞編輯。分經集文集二部。經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種。文集合詩賦序記及他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庫全書收奇齡所著書目。多至四十餘部。奇齡弟子陸邦烈。盛唐。王錫。章大來。邵廷采。等著錄者甚衆。李塨最知名。廷采塨自有傳。（見本集及四庫書提要）邦烈字文超。平湖人。嘗取奇齡經說所載諸論。裒為聖門釋非錄五卷。謂聖門口語未可盡非也。（四庫書提要）

沈國模。字求如。餘姚諸生。以明道為己任。入劉宗周證人社。會講歸。而與姚江書院。與同里管宗聖史孝

成。講良知之學。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二。初山陰祁彪佳與國模善。彪佳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巨惡數人。會國模至。欣然以告。國模曰。亦聞曾子哀矜勿喜乎。彪佳後皆語人曰。吾每處囚。必念求如。孝成字子虛。繼國模主姚江書院。醇潔之士多歸之。順治十六年卒。年七十八。沈史殁。書院輟講十年。縣人韓孔當繼之。孔當為國模弟子。餘姚學人又有邵曾可者。師事孝成。為學專提致知。（[illegible]府志）又有勞史者。字麟書。躬耕養親。夜則披卷莊誦。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躬勤職業。必依於禮。錢塘桑調元。餘姚汪鑒。皆史門人。調元雍正十一年進士。工部主事。講學楊師說。劉蕺山遺書。史所著也。調元所自著。有論語說。躬行實踐錄。鑒有孝行。人呼為汪孝子。（張甄陶文集。四庫提要。二林居集）

談泰。字階平。江寧舉人。官南匯縣訓導。泰博覽勤學。精於天算。得梅氏算學之傳。所著考證經史之書。曰觀書雜識二十卷。其算術之書。有測量周徑正訣。周髀經算四極南北游法。增補武城剛閏譜。召誥月日譜。歲次月建異同辨。春秋歲次考。三統術推一歲食限數。交食一月終數。推漢高九年六月晦。孝文十一月晦。孝文元年至七年大小餘。孝文二年五年天正冬至。靈帝光和元年大小餘。四分術諸劉宋武帝五年天正冬至。又著三統術譜。冬至權度紀略。天官書節次斗分辨。分野辨。操縵卮言正誤。圓壺周徑精實。祖沖之圓法辨。圓內方非十尺辨。喪服傳鑑說。五服經帶數等書。又著古算書細草十餘事。（江藩漢學師承記）

桂馥。字未谷。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馥與歷城周永年同搜羅書籍以資來學。并祠漢經師於其中。取許慎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為說文義證五十卷。又著札樸十卷。晚學集三卷。（印心堂文集）

錢澄之。字飲光。原名秉鐙。桐城人。（提要）與嘉興魏學渠交最深。（嘉興府志）又著田間易學十二卷。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黃道周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為宗。（易學提要）又撰田間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即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為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詩學提要）澄之同縣方中通。字位伯。明檢討以智之次子。著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其書有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算、籌算、尺算諸法。復條列古九章名目。引御製數理精蘊推闡其義。其幾何約及珠算等。大抵裒輯諸家之長。而增損潤色。勒為一編。（數度衍提要）又撰物理小識十二卷。（提要）以智博極羣書。撰通雅五十二卷。皆考證名物象數訓詁音聲。窮源遡委。詞必有徵。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

稱楊愼。而陳耀文起與之爭。然愼有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以智崛起崇禎初。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通雅提要。中通承其家學。敏度齋提要。故爲博識。小識提要。又撰浮山文集。本集中通弟中履。亦撰古今釋疑十八卷。雖不及通雅精核。然學有淵源。故不弇陋。釋疑提要。

朱鶴齡。字長孺。又字愚庵。吳江人。前明諸生。四庫書目。尚書埤傳提要。嘗箋注杜甫李商隱詩。故所作詩譜。頗出入二家。四庫愚庵小集提要。入國朝。屏居著述。王光承愚庵集序。與顧炎武友。炎武以本原之學相勗。始湛思覃力於經注疏。及儒先理學。愚庵集與吳漢槎書。鶴齡著愚庵詩文集。書元裕之集後云。裕之於元。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即無反讐之理。乃今之論議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非徒誖也。其愚亦甚。其言蓋指國初居心反覆之徒。可謂知大義矣。四庫愚庵小集提要。鶴齡所著經義。有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讀左日鈔。詩經通義。尚書埤傳酌於漢學宋學之間。長箋作於胡渭錐指之前。不及渭書。而旁引曲證。亦多翔贍。讀左瑕瑜並陳。不及顧炎武惠棟之密。詩經參停於今古之間。於國朝惟用陳啓源說。陳啓源實與之參正焉。陳啓源字長發。鶴齡同縣人。著毛詩稽古編。爲唐以前專門之學。四庫提要。

臧庸。字拜經。初名鏞堂。沈默拜經日記許宗彥序。樸厚。學術精審。著拜經日記十二卷。拜經日記王念孫序。拜經堂文集四卷。又嘗輯月令雜說一卷。孝經考異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又輯子夏易傳一卷。詩考異四卷。韓詩遺說三卷。訂爾雅一卷。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逵國語注一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見遺書。皆有補於經。王念孫序。其輯子夏易傳。辨此傳爲漢韓嬰所作。非卜子夏。見遺書。庸弟禮堂。以孝聞。大學士朱珪稱之。早卒。朱珪知足齋文集。著說文引經考二卷。

閻循觀。字懷庭。少孤。其學本程朱爲宗。省身克己。刻苦自立。而諄諄致戒於近名。於河津之派爲近。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吏部考功司主事。著困勉齋私記。西澗文集。及尚書春秋說。四庫提要。困學錄提要。周慕志。又二林居集。時濰縣劉以貴、梁鴻翥、膠州法坤宏、安邱張貞、益都李文藻、濰縣韓夢周。皆以學行聞。韓夢周字公復。乾隆丁丑進士。知來安縣。刻意濂洛關閩諸儒之書。著理堂文集。

汪紱。江永同縣老儒。一名烜。字雙池。嘗貧困江西景德鎭。畫磁傭焉。紱博極儒經。而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因陸隴其著有讀禮志疑。乃作參讀禮志疑二卷。雖考禮未深。然亦多得經意。可與隴其書並存。紱又著

禮學達源。儒先晤語。周易詮義。禮記章句。四庫提要。及汪氏遺書。尚書詮義。詩經詮義。四書詮義。春秋集傳。樂經律呂通解。紫陽集。案表。

金榜。字檠齋。歙縣人。乾隆三十七年一甲一名進士。翰林院修撰。詞林典故。發病讀書不復出。卒於家。榜師事江永。治禮宗鄭康成。采獲精閎。摭秘逸要。著禮箋十卷。五十八年。刺取其大者數十事爲三卷。寄朱珪。珪序之。以爲詞精義覈。見本書。榜雖拔特康成之學。然於鄭義所未衷者。必糾舉之。姚鼐序。於鄭氏家法。不敢經也。見本書。

王鳴盛。字鳳喈。嘉定人。乾隆十九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累官內閣學士。光祿寺卿。鳴盛少與惠棟游大所誦經義訓詁。必以漢儒爲宗。所撰尚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鄭注亡逸者。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僞。其訓詁非盡虛造者。閒亦取焉。潛研堂文集。又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蛾術編一百卷。西莊詩文集二十四卷。見本書。

丁杰。字升衢。歸安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寧波府府學教授。肆力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數。長於校讐。于胡渭禹貢錐指。摘誤甚多。開四庫館。朱筠戴震皆延之佐校。杰所著有周易鄭注後定。大戴禮記釋。小酉山房文集。許宗彥丁杰傳。陳鱣丁杰墓誌銘。

任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蘇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以通經聞。章學誠文史通義書任幼植別傳一句集。著易象大意。四庫提要。大椿少工文詞。既乃專究經史傳注。乾隆三十四年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府志一句集。三十八年。修四庫全書。充纂修官。禮經類稍爲多。提要多出其手。一句集。并弁服釋例序。五十四年。以郎中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二。大椿行誼、色養。讀書守道義。文史通義一句集。素不欲以空言講學。服官行己。無愧古人。汪廷珍序。所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文史通義。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集六卷。一句集。大椿初欲著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即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所著深衣釋繒諸篇。皆博綜羣籍。衷以己意。或視爲爾雅廣疏。實禮經別記之意。學者能推其意。廣所未盡。以類窮之。可以會經之全矣。文史通義。時江北學者。李惇、劉台拱、汪中。皆叔起。汪中述學。李惇字孝臣。高郵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篤內行。治諸經。於詩春秋尤深。晚通天算。府志。述學。劉台拱。字端臨。寶應人。丹徒縣訓

導。幼見王懋竑朱澤澐之書。始篤程朱之學。以道自繩。書數、音韻、天文、律呂、名物理、義理、莫不窮考旁搜。事親以孝養。遭二喪。蔬食四年。著論語補注。漢學拾遺。荀子補注。經傳小記。及雜文。其編爲遺書四卷。三禮詩書。並有纂著。未成書而卒。見劉氏遺書。又朱彬行狀。汪中。字容甫。江都拔貢生。好古博學。長於經術。王昶春融堂集。於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孫星衍汪中傳。餘見述學內外篇。府志。孔廣森。字衆仲。又字撝軒。孔子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傳鐸之孫。戶部主事繼汾之子。孔氏大宗支譜。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就著述。裏足不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卒。儀鄭堂文序。時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有五。孔氏大宗支譜。廣森聰穎特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所學在公羊春秋。儀鄭堂文敘錄。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久成絕學。廣森沈深解剝。著春秋公羊傳通義十一卷。於胡母子都董仲舒何劭公條例。師法不墜。公羊通義條記。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

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通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母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廷。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疑。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恐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衎之義。且論語言輒以讒閔。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令以曼姑擬皋陶。則與瞽瞍殺人

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啖趙橫興。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惑。其甚毀三傳。率摭拾本例。而層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塗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宋晉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宋晉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

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爾。若左傳所載忽之殺檢。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閒。特殊異二子於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猶獨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通知天下後世必有嘅嘆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諱。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唯趙汸一人哉。推舉其概。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鄭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意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惡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當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於殽。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癸巳葬晉文公。皆殯之辭。日之而益見。復讎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

月。讀其經曰。辛卯衛寧喜弒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爰弒之逆。亦月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衎而非衎。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殷而非殷。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詐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懟。有賢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智。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弒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尤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慮。出謀發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弒君亂國。蚤已放流之竄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鄬。貶翬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為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不良。當絕其位。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翬在所傳聞之世。諱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嫌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篤。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間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為篡。成風之含賵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為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褻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晉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晉。湨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徙義。公子側之假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尊卑專廢從之罪。而以人晉。不寧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賊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鄭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絰興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為不待貶絕。謝如未若狄之之鄙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奕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論。而察之於此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誘殺然自以為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殷之弒父已見。虔之誘討雖知也。名虔矣。殷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蔡之世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蔡靈公以為嫗。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為同則殷也。賊及君義為殷則虔也。皆此其比。在蒯篡而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為大夫。既為大夫。卽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備矣。而又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撥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變其文而為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讐狩為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侫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吳氏。則滅項不嫌非許。許戍鄭虎牢。於下乃可以成不察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為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常教。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為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傒盟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衆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祿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倚稷成亂。以儆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曰。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謎閒所以為始為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文炳炳彰彰如此。皆病左氏規隨擬議綴經三年。頭云。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指非闍練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誇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注疏。漢儒授受之指。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謚例之等尚數十篇。情無存者。解詁獨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譌率臆。未能醇會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於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皆詞窮。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末與輒拒父。傳不疑詭。引以屬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為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暌。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壓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慨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寀備一家之言。依傳峡亦為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母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為略依胡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孳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嘉自斯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幸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侍御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載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公羊通義 廣森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

類十三卷。禮記臣言六卷。經學臣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又嘗爲文若儀鄭堂駢儷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爲絕手。（儀鄭堂文序。）

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少孤貧。年十四。即爲童子師。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六年散館。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二。（大雲山房文集。）所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皆惠棟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以未能專一少之。（虞氏易義序。）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惠言傳虞氏易。即傳漢孟氏易矣。孤經絕學也。（張惠言墓誌。）惠言虞氏易序曰。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孟氏學。旣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散葉。暢茂條理。遂於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摶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陰陽之大義。蓋盡晦矣。大淸有天下。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亡廢之後。左右采獲。十尤二三。非所述大氐宗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旣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然唯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指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見本序。）惠言又撰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茗柯文集。共數十卷。惠言修學立行。敦禮自守。人皆稱敬之。（見儀禮圖序。）鄉會兩試。皆出朱珪門。朱嘗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眾弟子進退而已。非晉容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遂之。而惠言亦斷斷相諍不敢隱。惠言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及壯爲文。又效韓愈歐陽修。善篆書。嘗奉命詣盛京。篆列聖加尊號玉冊。（大雲山房集。）其學要歸六

經。而尤深易禮。弟子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儀禮圖序。）

孔興燮。字起呂。至聖六十六世孫也。世居曲阜。年十三。嗣其父衍植。封爲衍聖公。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允山東撫臣方大猷之請。仿官崇祀。復衍聖公及諸恩例。衍植因乘傳入覲。上遣官迎勞於郊館。給儀廩甚厚。陛見班列閣臣上。賜茶及宴。恩禮有加。仍命以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二年。賜三臺銀印。四年冬十二月辛巳卒。遣官祭凡九。諭工部給資營冢。五年子興燮襲爵。興燮少凝重端立。陶淵剛果。有器識。日以恪守先祀爲心。闕里經明季之亂。廟庭祀殿。禮樂殘缺。凡衍植所未經修復者。皆新作之。七年。晉太子少保。八年晉太子太保。賜滿漢文三疊銀印。九年。十七年世祖兩臨辟雍。皆應召率族人陪祀。賜賚優渥。康熙六年冬十一月甲子卒。遣官賜祭葬如例。子毓圻。字鍾在。襲封。年甫十一。初入覲。召對瀛臺。進退儀度。悉如成人。八年夏四月。聖祖仁皇帝臨幸太學。如例陪祀。禮成。昭聖太皇太后召見宮中。賜坐。垂問家世。命宮人授茶。及見食。出。內臣送至宮門外。傳懿旨諭從官善輔導之。皆頂朔參退。上命由御道行。其荷寵眷之隆如此。十四年。晉太子少師。二十三年。聖祖東巡。還過曲阜。釋奠如孔林。毓圻因以擴林地。蠲守衛請。特命賜地十一頃有奇。除租賦。設百戶一員。秩視衛守備。二十八年。疏請重修聖廟。上特旨允行。並賜毓圻詩書禮樂匾額。四十年。賜毓圻長子傳鐸二品服。五十二年。召第五子傳鉦入監讀書。六十一年。賜蔭一子五品官。雍正元年。册封孔子以上五代皆爲王爵。建立崇聖祠。詣京師謝恩。旋以病卒於京第。命遣內大臣奠茶酒。三品以上漢官會弔。及櫬歸。特命皇子親王。率內大臣侍衛。再奠茶酒。行人司正護送。馳全驛歸葬。諡恭慤。世宗憲皇帝聖製碑文曰。朕惟國家禮重尊師。必顯庸夫後裔。誼隆春府。宜誕沛乎殊榮。稽彝典以易名。樹豐碑以示鄭。所以廣皇仁。彰聖教也。爾孔毓圻。族高東魯。系本素王。秉性樸誠。荷天家之雨露。持身謙謹。奉闕里之蒸嘗。勤職守於五十餘年。承統緒於六十七世。朕誕膺寶祚。篤念前徽。晉五代之王封。昭千秋之祀典。爾感恩入謝。忽遘沈痾。奄逝遐陬。良深軫惻。旣厚飾終之禮。復加論定之名。素履允符。曰恭曰慤。於戲。洙泗之淵源。大章永煥。尼山之峻峙。雲瑞常新。爰示寵施。垂於無斁。敦舉不亦休哉。復命葬日立碑日。加祭各一次。皆異數也。毓圻以弱齡承籍。弁澤志殷。報稱故自少至老。禮義倡闕數。以風俗人心爲己任。工擘窠書。兼通繪事。著恭紀聖祖幸魯盛典四十卷。蘭堂遺槀二卷。子傳鐸襲。傳鐸字振路。性恭謹和厚。嗜讀書。工文詞。究心濂洛關閩之學。洊於三禮。廟堂器物。悉加釐訂。又精律呂書。嘗謂雅樂在得中聲。雍正二年。世宗憲皇帝幸太學。釋奠。例陪祀。以足疾艱拜跪。特命次子襲禮代行禮。是年六月癸巳。孔廟災。引罪疏入。上遣官慰問。尋命大臣督工興建。並允增樂器。庫値房諸處。賜御書扁額。七年。頒世祖聖製人臣儆心錄。聖祖聖製文集。詩經。春秋傳說彙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朱子全書。資治通鑑綱目。古今圖書集成。歷代紀事年表。四朝詩。全唐詩。律呂淵源。音韻闡微。萬言廣訓。及聖製日講論。周易本義義例。啓蒙附論。日講四書易經書經解義。性理大全。淵鑑古文。康熙

字典。淵鑑類函。釋史。佩文韻府。凡二十七種。俾藏闕里。九年以病傳爵於長孫廣棨。十三年夏四月。傳鐸卒。賜祭葬如例。著三傳合纂十二卷。禮記摘鈔一卷。恭紀世宗條廟盛典五十卷。讀古偶志一卷。安懷堂文集二卷。申椒詩集二卷。繪心集二卷。盟鷗草一卷。古文源二卷。長子繼濩。字體和。年二十三卒。以子廣棨嗣衍聖公。廣棨字京立。好經術。嫻禮儀。雍正九年。襲封。明年以林工告蕆。率族人入謝。蒙諭曰。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守義。以驕客爲戒。且爾年尚少。尤宜勤學讀書。敦品勵行。不但爾一人。凡爾同族之人。皆當共相勸戒。共相砥礪。爲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諭。學問日進。品行純謹。不墜家聲。卽所以報國矣。廣棨頓首謝出。賜予甚優。仍依故事宴於禮部。歸益勵志於學。顏其所居堂曰念典。示弗敢忘也。乾隆三年。高宗純皇帝臨雍。如例入京。上言元聖後裔東野氏。既蒙列於五經博士。而周公實先師之所誦法。其後人不得與觀禮之列。殊所未安。請一體陪祀。得旨允行。時初行耕耤禮成。進恭紀親耕耤田頌。觀學大禮盛成賦各一首。四年秋。祝釐入京。特命侍仲秋經筵。旣聽講。明年秋再預。因奏請著爲令。從之。六年。奏列曲阜知縣孔毓琚不職狀。毓琚亦訐以數事。勘有罪。辭詔原勿問。而毓琚抵罪如議。八年春正月辛酉卒。賜卹典如例。著敏求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外集一卷。子昭煥。襲。昭煥字顯文。乾隆十三年。上幸魯。釋奠。酌酒孔林。並賜聖製詩以榮之。又賜聖製樂善堂全集。日知薈說。唐宋文醇。十三經廿二史。明年。頒滿漢篆文一品三臺印。十五年。賜聖旨孔子廟碑文墨寶。後復因南巡幸魯。

皆不次疊賜。墨寶圖籍不勝紀。四十一年。平定金川。遣官告林頒賞。詣京謝恩。荷寵以郊勞禮。特命攜子入紫光閣宴。恩遇之隆。前古未有也。四十七年。上疏乞休。秋八月卒。子憲培襲。憲培字養元。四十九年。駕幸闕里。溫旨慰諭。訓誨讀書。賜聖製詩。釋奠禮成。賞賚有加。明年。幸太學。頒賜辟雍。五十五年。幸魯。遂屆八旬聖壽。先後賞賜倍渥。五十八年冬十一月卒。無嗣。遺疏以弟憲增子慶鎔爲嗣。襲封如初。闕里志。

孔繼涵。字體生。毓圻之孫。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戶部雲南司主事。篤於內行。墓志銘。與戴震交。於天文地志經學字義。無不博綜。墓志銘。著有考工車度記。補林氏考工記解。句股粟米法。釋數。同度記。及水經釋地。紅櫚書屋詩文集。墓志銘。

顏光猷。光敏。光斅。並復聖顏子六十七世孫。光猷字秩宗。康熙十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刑部郎中。河東道鹽運使。著易經說義。光敏字遜甫。康熙六年進士。吏部考工司郎中。明律曆句股之數。著未信編。家誡。樂圃。舊雨堂詩集。南行日記。光斅字學山。康熙二十七年進士。翰林院檢討。提督浙江學政。光斅莊重。篤志讀書。好沈思。請操訓士。士成之。顏氏族譜。記得戶。李宛斯曲阜三顏公傳。

常生案。家大人昔撰儒林傳一百數十人。乃集各書而成。將成時。卽出京爲漕運總督。史館中據此爲底稿。略刪較舊。其不刪之人。于舊句中亦有所刪。然不刪者皆已定爲儒林傳。傳爲史館文。卽不得刊入私集。至于已刪者。卽非史文。不妨刊去儒林之名。而收入私集。故今檢稿集錄爲一篇。收入揅經室續集。又以漢儒傳經皆著傳經各氏。如易有施孟梁丘。有嚴顏是也。漢易有荀氏虞氏之學。唐以來鮮有傳授。至惠氏始治之。及張氏惠言始專治虞氏。而大明之。漢春秋公羊氏。唐以來亦鮮其傳。至孔氏廣森始專治而大明之。故錄其序讚爲表章顓學計也。

重建肇慶總督行臺并續題名碑記

兩廣總督。若明韓雍、王守仁、皆駐兵廣西梧州。而廣東肇慶、廣州、皆有行臺。嘉靖四十三年。總督吳桂芳。因東事重於西事。始移駐肇慶。以行臺爲署。握各省勁兵。爲兼顧之計。誠據形勝也。我大清乾隆十一年。總督策楞始常駐廣州。以廣州之行臺爲督署。肇慶之署爲行臺。臺中久無居人。堂室朽壞。數十年來更全頹圮。元來此。皆瓦礫場。惟石獅碑礎僅存矣。近年廣東全海肅清。內地安豐。廣西邊徼亦皆綏靖。元屢以簡閱東西官兵。往來肇慶。止宿於閱江樓上。念此間爲兩省控要地。總督署雖移而兵不可移。各營將備皆有署。乃總督於城中無一椽非政體。道光五年。於舊基重建行臺。惟立門屏兩重。堂室兩重。取可以校武。暫駐而已。無多構也。復於堂西闢馬射之埒。階上設步射之序。階下可練小隊。東南建帥字旗。修復城南礮臺。庶幾體制得宜。而往來均便。且重兵所在。當務其本也。堂前題名碑。自乾隆九年後未續刻。嘗書列之。以續前而開後焉。阮元記。

那蘇圖　滿洲鑲黃旗人。由閩浙總督乾隆九年任。　策楞　滿洲鑲黃旗人。由廣東巡撫太子少傅乾隆十年任。　碩色　滿洲正黃旗人。由河南巡撫乾隆十三年任。　陳大受　湖南祁陽人。進士。由吏部尚書太子太保乾隆十五年任。　阿里袞　滿洲鑲黃旗人。由兩湖總督乾隆十七年任。　班第　蒙古鑲黃旗人。由兩江總督乾隆十八年任。　楊應琚　奉天正白旗人。廕生。由山東巡撫乾隆十九年任。　陳宏謀　廣西臨桂人。進士。由江蘇巡撫乾隆二十三年任。　李侍堯　漢軍正藍旗人。廕生。由廣州將軍乾隆二十四年任。　蘇昌　滿洲正藍旗人。監生。由兩湖總督太子太保乾隆二十六年任。　李侍堯　由湖廣總督太子太保內大臣乾隆二十九年再任。　楊廷璋　漢軍鑲黃旗人。監生。由工部尚書乾隆三十年任。　李侍堯　由武英殿大學士昭信伯乾隆三十二年服滿回任。　楊景素　江蘇江都人。監生。由山東巡撫乾隆四十二年任。　桂林　滿洲鑲藍旗人。廕生。由四川提督乾隆四十三年任。　覺羅巴延三　滿洲正紅旗人。生員。由山西巡撫乾隆四十五年任。　舒常　滿洲正白旗人。由兩湖總督乾隆四十九年任。　富勒渾　滿洲正藍旗人。由閩浙總督乾隆五十年任。　孫士毅　浙江仁和人。進士。由廣東巡撫乾隆五十一年任。　福康安　滿洲鑲黃旗人。由御前大臣。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閩浙總督。乾隆五十四年任。　長麟　滿洲正藍旗人。進士。由浙江巡撫乾隆五十八年任。　朱珪　順天大興人。戊辰進士。由廣東巡撫乾隆六十年任。　覺羅吉慶　滿洲正白旗人。由浙江巡撫嘉慶元年任。　倭什布　滿洲正白旗人。由山東巡撫嘉慶八年任。　那彥成　滿洲正白旗人。己酉進士。由陝甘總督嘉慶十年任。　吳熊光　江蘇昭文人。休寧籍。舉人。由直隸總督嘉慶十年任。　百齡　內務府正黃旗漢軍。壬辰進士。由山東巡撫嘉慶十四年任。　松筠　蒙古正藍旗人。由兩江總督嘉慶十六年任。　蔣攸銛　漢軍鑲藍旗人。甲辰進士。由浙江巡撫嘉慶十七年任。　阮

元 江蘇儀徵人。己酉進士。由太子少保兩湖總督任。嘉慶二十二年任。

英德峽路造橋記

廣東英德清遠兩縣峽江爲各省通行之要路。自宋嘉祐六年。轉運使榮諲始開峽山。棧道。明嘉靖四年。府判符錫曾修。十五年兵備道吳逝復加修治。國朝康熙初元。平南王重修。歷今百有餘歲。棄圮極矣。行旅負戴之人。陟傾崖。緣危棧。援竹木。厲水石。莫不履險而投其限也。道光五年。元議修通之。乃於閱兵韶州時。往來親督勘丈于三百七十餘里之中。分爲南中北三段。南段自清遠縣白廟起至英德縣細廟角止。元率鹽運司翟公 名錦觀 督辦爲治之。中段自英德縣大廟峽起至新旺汛止。上駟院卿督理粵海關達公 名達三 率洋商治之。北段自英德篩遷山起至彈子磯止。廣東巡撫成公 名成格 率南韶連道衍公 名衍慶 治之。凡平治道路二萬四千四百餘丈。修造橋梁一百四十五處。鑿崖石。疊棧級。伐竹木。六年秋。工始畢。用銀四萬九千兩有奇。每年冬查勘修補一次以爲例。時元將往滇池。書此以記其歲月工段。待後人視此程式耳。

例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鹵汀林公墓表

公諱閔。字苑西。號鹵汀。江都人。贈榮祿大夫。浙江巡撫。乾隆癸酉舉人。閩大田令。梅谿公。第五子也。梅谿公父諱文璉。爲高郵大學士王文通公之孫壻。鹵汀公繼配。亦文通公之元孫女也。公幼秉觀父詩禮之教。敦孝弟之行。補江都學生。屢試高等。補廩膳。貫成均。善周文。尤長駢體。亦善行楷書。與兄蒼厓公。并以詩論名于時。年五十有四卒。詩載淮海英靈集。江蘇詩徵。元配吳安人。早歲卒。繼配王安人。有大家禮範。以勤儉相夫。生子悅曾怡曾。悅曾有痼疾。怡曾幼得母教。讀書能文。補江都學生。復剏父之業。孝養節母。援例受州同知職。故公例贈儒林郎。配例贈安人。王安人壽七十。族戚共稱觴爲祝。遽以疾終。道光五年冬。卜合葬於揚州西山添丁橋北左之原。阮元爲公外甥。怡曾屬元表墓。公生於乾隆己未年。卒於壬子年。吳安人生於乾隆辛酉年。卒於甲午年。王安人生於乾隆丙子年。卒於道光乙酉年。怡曾生子榮甗。華甗。富甗。

平樂府重建至聖廟碑記

平樂府治。背山面川。叢峙秀發。宋元學宮在城外。明遷城外鳳凰山麓。國朝順治康熙再修建。百餘年多就傾圮。道光二年。知府唐鑑倡議重建。知縣當煜佐之。于是各邑紳士踴躍從事。鉅工乃集。改舊正殿爲大成門。而升建正殿于後山高處。是以基址崇而地爽。輪奐崇焉。大成殿崇三丈七尺有五寸。廣六丈。輪四丈五尺。臺廣三丈九尺。輪三丈六尺。兩廡崇丈八尺。左名宦祠。右鄉賢祠。改舊尊經閣爲崇聖祠。左尊經

閣。右昭文閣。以舊啓聖祠爲明倫堂。泮池。門牆。皆徹新之。道光三年工既成。九月壬午奉　聖賢上入廟。元適以簡閱官兵來西省。丙戌至平樂。官士以修廟事告。元入廟拜瞻。敬且喜焉。夫修建至聖廟。乃官吏紳士職誼當爲之事。無所爲譽。惟是時天子承平敷政。四海乂安。兩廣疊出三元會元狀元。科名鼎盛。元之至此。官稱士民之安仁而好義。士民愛戴長官。惜其去也。留之思之。自元發兵搜山賊之後。各邑民能以保甲自衛。安靜無警。連歲農田豐熟。是可嘉矣。今而後文官廉明以養民。武官治兵以衛民。士讀經史。教孝弟。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凡事皆當質諸廟中　聖賢而不悖。以明其道。豈以新廟爲賢而計其功哉。官士請記其事。爰書付紳士汪景玉、關士馨。李直。鄧勒于石。

南昌府同知璧堂徐君傳

君姓徐。名聯奎。字璧堂。號訥齋。浙江山陰人。先世由奉化遷郡城。遂入籍。祖禹謨。父宗元。博涉經史。有文學。以贈大使借補縣丞。能官歸。授生徒以自給。君少力學。督學于文襄公拔第一人入學。試輒高等。督學雷公鋐。竇公光鼐。皆賞拔之。食廩餼。舉優行。中乾隆乙酉科舉人。丙戌科進士。引見。以知縣即用。授江西東鄉縣知縣。巡撫吳公紹詩知君名。即擬調南昌縣。君以資淺辭。撫終以人品端方、才猷練達、奏調之。乾隆三十六年。擢南昌府吳城鎭同知。四十一年。丁母陳憂。四十三年服闋。江西巡撫奏取什辦堤工。四十五年。補景德鎭同知。大計卓異保薦。四十八年。調南昌府同知。四十九年。以俸深部推陞湖北鄖陽府

知府。旋因事連累落職。君爲同僚分謗。絕口不辯。恬然歸田。不再仕矣。君少孤。得母教。堅苦力學。文律深細。無所不到。入仕後。適出佐司道府幕。以其資供孝養。學以吏治明于當官時。及官首縣同知。凡省中重案。多委君審之。大吏章奏。亦每就君屬其稿。故君以一同知歷署吉安瑞州建昌南康南安袁州各府事。而署撫州九江府者再。蓋君之德與才。有爲列郡守所遠不及者。乃甫陞一守。即不復仕。命也。君雖精于吏事。而不輕定讞。秉燭披牘。夜分無倦。所至書大堂楹曰。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其聽訟皆以平心易氣。及人所不經意處得之。東鄉民甲與乙爭山。對簿呈契。君曰。僞耳。焉有雍正年契券而預避乾隆年御名者。永豐生員甲誣乙侵其地。擅毀乙屋。久不理。君詰其據。甲以族譜家塾八景詩爲證。君曰。圖內有大江環左小江遶右之語。大小江亦爾家所有乎。且滕王閣詩序有衡陽之浦。若稱辭管地。則湖南爲江西所屬矣。星子民爭荒山。梨村人謂其竊墓樹毆之。民以斧傷村人手。縣令以罪人毆所捕人折傷擬絞。君驗其地。地浮二畝有奇。斧柴者官地也。減其罪。廬陵民捕賊。誤傷弓斃行人。縣令謂已如例設弩箭及抹眉索。免其罪。君詢民弩箭何物。抹眉索何狀。民無以應。蓋縣官教之也。論以罪。臨川民李某寓宜黃時。方捕逃兵李某。官以其姓同執之。擬斬。李某訴原籍實臨川。父母故。惟伯父存。湖北移江西。其伯父提案。歸無姪。君遂得其父母墓碑名氏合。移覆得免死。興安生員之子娶婦。嘛丐者強索食。毆斃之。獄未定。生員死于獄。子告縣令枉其父。曰。丐死在前月某日。娶婦在後月某日。君檢舊時誌書。後月日不吉。前月

日吉。出告示之。詐乃破。上猶民婦曾某氏。夫久出。見河有腐屍。遂控指有仇之屠某戕其夫。獄久不定。君取死者遺物驗檢之。于荷包中得典票。字曰中姓物。知死者姓鍾。寫典票者省鍾爲中也。訪得民有殺人于家者。家止夫婦。情無君。堅不承。君步至其家。搜得男子履四。二大二小。詢有甥同居。拘其甥鞫之。悉得其殺人狀。欒安民甲與乙鬥。甲迎面倒拉乙髮辮。乙擠甲腎死。屢伏屢反。君鞫之。伏如前。然料其必再反。驗乙髮脫其半。詰曰。脫髮安在。乙曰。獄中薙髮者梳取矣。詰薙髮人及禁卒。語相符。遂不復反。其他摘奸發伏。盡心無冤者。多類此。君服官廿餘載。所至興利除弊。治務安良。修舉普濟育嬰諸堂。澤及枯骨。去官之日。百姓每奔走哭送。官南昌時。圩堤圮于水。君躬勸富戶修築。有諱溺者。皆貸農。君捐俸爲倡。市賈從輸。得錢。兩月工竣。高畝賴之。學宮圮。咨建費逾萬。君倡修。上官難之。君具牘請曰。所慮捐工之弊有三。官侵。吏擾、董事不實也。今某倘捐自謂。亦願見諒于士民。吏胥不涉手。董事選得人。必無害。介下。士民望輸。工成焉。君素廉儉。居官如寒士。官俸外不名一錢。罷官後無以自給。尚以章奏幕應聘。如秦晉豫皆至焉。元任浙江巡撫。初致之幕。友不合意。次年訪知君在山陰。乃禮聘君。君亦慨然許相助。凡治潮。治吳賑。治倉庫。治海盜。必得君之益。且是時元年方三十七。君年已七十餘。每從君問官事。論世務。多聞老成閱歷之言。元去浙後。巡撫清公（安泰）蔣公（攸銛）亦皆延致之。君年六十後始舉二子。曰之田。曰啟。皆生員。道光二年卒于家。年九十有三。誥授奉政大夫。乾隆五十五年萬壽。恩賞俱頒。所著有筠心堂詩古文。閩亭志。熙朝殿言錄。蠏風軒隨錄。宦餘偶存。西江政略。關中紀要。中州陵墓錄。晉陽陵墓錄。各若干卷。

高郵孝臣李君傳

李君諱惇。字成裕。又字孝臣。先世蘇州人。遷揚州高郵州。祖父皆以州文學力行善事。司普濟育嬰堂。盡其力。施藥救病。節衣食爲之。君幼讀書穎異。七歲即知解經。有神童之目。十二歲孤。既長博極羣書。尤邃經傳。與同里賈君稻孫。王君懷祖。同力于學。與興化顧君文子。任君子田。寶應劉君端臨。江都汪君容甫。歙程君易田。皆學術醇摯。極一時之盛。君以品行爲立身定命之本。事母孝。侍疾居喪皆盡禮。貌質直寡言。惟講學則盡其辨。乾隆丁酉試拔貢。學使謝金圃侍郎屬意焉。及試期不來。詰之。則前一日賈君稻孫卒于泰州試館。君營棺斂事。竟不赴試。學使歎曰。李生以博學名。而敦行復乃爾。誠今之古人也。己亥中式舉人。庚子會試中式第二。學使彭芸楣侍郎聘主暨陽書院。勵諸生以經學。乾隆五十年年五十一。以疾卒。子培紫。培碧。培黃。降服。培青。君所著書。有羣經識小。左傳通釋。古文尚書論。毛詩三條辨。補天圓說。讀史辨僞。金壽志。而識小八卷。考諸經古義二百二十餘事。事事精確不磨。發前人所未發。元已刻入皇清經解。

碧雞臺記

雲貴總督。駐滇池之上。節院寬敞。東有宜園。古木時花。爲城中勝境。登東北田臺。已見金馬諸山、松嵐疊翠矣。而滇池北渚及碧雞諸山。皆在西南。不能見也。昔署西南有高樓。登之可以望西南。樓久圮。道光六年。余初到滇。子福構木臺以復其境。今四年矣。木漸朽。遂徹之。而遷其臺于署西北隅廢圃。迤泉西南七丈許。壘以七千土墼築成之。縱橫上下皆一丈三尺。工僕用省。成之甚易。臺腹以梯旋而上。臺上又立四壁。爲八尺之瓦屋。寬其西南窗。使全攬碧雞玉案諸山之勝。遠眺滇池。近挹華浦。碧雞關戍。如在几案。太華諸寺。隱現于華山之麓。朝霞暮靄。風雲變幻。殷雷快雪。涷雨皓月。皆可于臺上收之。舟帆往來。耕牧出入。春稼秋穫。星回火節。亦皆可于臺上遇之。臺成。招幕中賓客落之。議所以爲臺之名。昔李贊皇帥蜀建籌邊樓。而邊壘一新。然其時滇境非其所有。土番內侵。維州偶降。復昭衆戮。豈若我大清德威外薄。凡奉忠武李贊皇所焦思竭力遠阻近逼之地。今皆晏然爲郡縣。西南外夷如緬甸南掌交趾。皆奉表入貢。使服奔走。余以衰老儒臣。使持節坐鎮之。而不必有所更張設施。惟以崇閫鉅威休養民生爲事。所以政簡身閒。得與賓客登臺。興復不淺也。又安用多其名而矜之乎。則名之曰碧雞臺可已。

揅經室續二集　卷二之下卷

王石臞先生墓誌銘

公諱念孫。字懷祖。號石臞。先世居蘇州。明初遷高郵州。高祖開運。州學生。治尚書有聲。曾祖式耜。副貢生。貢而行德。以經授弟子。祖曾祿。拔貢生。深于理學。父諱安國。雍正甲辰科會元。第一甲二名及第。官至吏部尚書。謚文肅。國史有傳。公生四歲。即能讀尚書。六七歲。文肅公口授諸經。皆成誦。部下有神童之目。八歲屬文。十歲讀十三經畢。旁涉史鑑。偶作史論。輒斷制有論。由是文肅教之以忠恕勿欺。正直持身之道。是公之學行。早立於文肅公時。戴東原先生。當代碩儒也。文肅延爲公師。十四歲。文肅歿。公扶櫬歸里。讀年老成。學與行。宿儒不逮也。服闋。補州學生員。高宗純皇帝巡幸江南。公以大臣子迎鑾獻文冊。蒙恩賜舉人。乙未會試中式。改翰林院庶吉士。既而乞假旋里。謝絕人事。居湖濱。力學四載。年三十七。入都散館。改工部主事。主都水司事。遂精心於治河之道。由今河而上溯歷代治河諸書。古今利弊。無不通究。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疏倉通運。年四十。補主事。歷營繕司員外郎。製造庫郎中。年四十五。補陝西道御史。明年擢吏科給事中。又四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在都前後十餘年。凡發局諸差。及京察外任。皆力辭。俸滿保送知府。自是不勝外任。論者嘉異之。嘉慶四年。仁宗睿皇帝親政之始。公具疏劾宰輔某

是時不乏彈章。惟公疏按據經義。故爲得體。是以特蒙嘉納。疏中正論。至今人猶誦之。是年三月。命巡淮安漕。九月又巡濟寧漕。盡裁陋規。道路所經。吏治民生。皆奏之。蒙聽納施行。十二月授直隸永定河道。值畿一帶。六年夏。大雨彌月。水漲二丈。高出于隄。南北岸同時漫。奉旨。革職逮問。尋奉諭。水漫過處滿槽面。情不但人力難施。亦非意想所到。王念孫加恩發河工出力。不但免其前罪。倘可酌量加恩。七年。奉旨。忤辦河間滏工。秋賞六品頂戴。暫署永定河道。八年奉諭。王念孫于水利講求有素。著加恩賞主事銜。留于直隸。令其周歷所過者。酌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俟一二年後。交直隸總督彙奏辦理。公乃上總督顏檢書。論畿輔水利章程。顏公據以奏。是年九月。河南衛家樓河決。奉旨。隨尚書費淳查看。且籌新漕。奉諭。王念孫于河務情形熟習。著即馳赴該莊。隨同吉綸辦理。旋奉旨署山東運河道。九年。奉旨。給四品頂戴。實授運河道。在任數年。查工剔弊。節帑數十萬。十五年。調直隸永定河道。召見。詢河務甚悉。旋任。東河帥請啓蘇家山閘。引黃入微山湖。以利漕運。召入都。決其是非。公對引黃入湖。不能不少淤。原非良策。但暫行無礙。並陳運河情形。皆韶行之。是年永定河水復異漲。如六年之盛。公自請治罪。奉旨以六品休致。年六十有七矣。道光五年。八十二歲。奉上諭。王念孫年登耄耋。鄉榜重逢。洵屬藝林嘉瑞。著加恩賞給四品職銜。准其重赴鹿鳴。以光盛典。十二年正月。公子引之官禮部尚書。以公病。奏給假。蒙賞假。召見。垂問明年九十歲。且諭以服人葠之方。善爲調養。越數日病重。諭引之等曰。吾受三朝厚恩。未能報稱。汝必盡心竭力以報主知。且諭諸孫曾。服官讀書。以繼世德。遺命畢而卒。學者稱石臞先生。元于先生。爲鄉後學。

乾隆丙午。入京謁先生。先生之學。精微廣博。語元。元略能知其意。先生遂舉以爲教。元之稍知聲音文字訓詁者。得於先生也。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字訓詁。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而餘姚邵學士晉涵爲爾雅疏。金壇段進士玉裁爲說文注。先生遂不再爲之。綜其經學。納入廣雅。撰廣雅疏證二十三卷。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謂訓詁之旨。本于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于爾雅說文之外。似乎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不亂。此乃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張揖所未及知者。而亦爲惠氏定宇戴氏東原所未及。古音自顧氏江氏戴氏皆有考正。金壇段氏分十七部爲益精。段氏之分支之脂爲三部也。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書亦同見及此。因段書先出。遂輟作。然先生所分者。乃二十一部。東一。蒸二。侵三。談四。陽五。耕六。真七。諄八。元九。歌十。支十一。至十二。脂十三。祭十四。盍十五。緝十六。之十七。魚十八。侯十九。幽二十。宵二十一。案之羣經楚辭。斬然不紊。其分至祭盍緝爲四部也。則更顧段諸家之所未及。隨法言所未析者。先生又長於校讎。凡經子史書。唐宋以來古義之晦誤。寫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著讀書雜誌八十二卷。分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凡十種。一字之證。博及萬卷。折心解頤。他人百思不能到。子引之撰經義述聞。亦多先生過庭之訓。故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先生性方正。居官廉直。不受請託。自少至老。翛然以著

述自娛。處世接物。善善惡惡。皆出於誠。喜怒必形於色。人有一善一長。道之不已。生平學問之友。久而不渝。早年居鄉。與李君惇賈君田祖、汪君中劉君台拱、程君瑤田。以古學相示。極一時之盛。教子。幼以朱子小學諸書。長以經義。嘉慶己未科。元副朱文正公爲會試總裁。引之中式。以五策拔其卷。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編修。道光八年。引之官至工部尚書。階光祿大夫。封公官階如之。公配吳氏。贈翰林編修錢之女。孝慈勤儉。相夫教子。動中禮法。贈一品夫人。次子敬之。州學增生。孫八人。壽昌。廩生。官戶部郎中。彥和。廣西鬱林直隸知州。壽朋、早殁。壽同、拔貢生。皆引之生。壽山。候選從九品。壽祺。學附生。保和、保定、皆敬之生。引之敬之以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庚子日奉公柩葬于六合縣東北鄉東原平廟鎮之南原。癸山丁向。請儀徵阮元爲誌銘。

先生之貌。如石之癯。先生經濟。優于河渠。河患未已。乃用厥謨。大邁先生。俾著其書。先生學行。漢之醇儒。
忠恕直誠。不飾不譁。古疑古訓。確證精疏。學探許鄭。詩邁劉徐。萬卷皆破。一言不虛。前傳儒林。先生首歟。
今歲在辰。歸葬于吳。佳城既築。積善慶餘。

疇人利瑪竇傳論

自利瑪竇入中國。西人接踵而至。其於天學。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禮失求野之義也。而徐光啓至謂利氏爲今日之羲和。是何其言之妄耶。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土講明切究者。代不乏人。自明季空談性命。不

務實學。而此業遂微。臺官步勘天道。疎闊彌甚。于是西人起而乘其衰。不得不矯然自異矣。然則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我國家右文尊道。六藝昌明。若吳江王氏。宣城梅氏。皆精於數學。實能盡得西法之長。而匡所不逮。至休寧戴東原先生。發明五曹孫子等經。而古算學明矣。嘉定錢竹汀先生。著廿二史考異。詳論三統四分以來諸家之術。而古推步學又明矣。學者苟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讀古書。謬云西法勝于中法。是蓋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謂古法哉。

疇人湯若望傳論

明季君臣以大統寖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訖未行。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彼十餘年間辯論諸譯之勞。若有以備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夫歐羅巴。極西之小國也。若望。小國之陪臣也。而其術誠驗於天。即錄而用之。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即此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若望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異。證中術之疏。由是習於西說者。咸謂西人之學。非中土之所能及。然元竊博觀史志。綜覽天文算術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長而爲之。非彼中人所能獨創也。如地爲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太陽高卑。與考靈曜地有四游之說合。蒙氣有差。即姜岌地有游氣之論。諸曜異天。即郄萌不附天體之說。凡此之等。安知非出於中國。如借根方之本爲東來法乎。蓋

步算之道。必後勝於前。有故可求。則修改易善。古法之所以疏者。漢魏之術。雜合圖讖。唐宋之術。拘泥演撰。天事微眇而徒欲以算術縋之。無惑乎其術之未久輒差也。至授時去。積年日法。不用一一襲諸實測。其于天道。已能漸近自然。然則由授時而加精。不得不密於前代矣。彼西人者。幸值其時耳。使生於授時以前。則其術必不能如今日之密。唐之九執。元之萬年。可證也。且西術之密。亦密於今耳。必不能將來永用。無復差忒。小輪之法。旋改橢圓。可見也。世有郭守敬其人。誠能獨通古今推步之法。親驗七政運行之故。精益求精。期於至當。則其造詣當必有出於西人之上者。使必曰西學非中士所能及。則我大清億萬年頒朔之法。必當問之于歐邏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當知所自立矣。

疇人蔣友仁傳論

古推步家齊七政之遲行。於日躔曰盈縮。於月離曰遲疾。於五星曰順留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盈縮遲疾順留伏逆之故。良以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故但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自歐邏向化遠來。譯其步天之術。于是有本輪均輪次輪之算。此蓋假設形象。以明均數之加減而已。而無識之徒。以其能言盈縮遲疾順留伏逆之所以然。遂誤認蒼蒼者天。果有如是諸輪者。斯真大惑矣。乃未幾而向所謂諸輪者。又易為橢圓面積之術。且以為地球動而太陽靜。是西人亦不能堅守其前說也。夫第假象以明算理。則謂為橢圓面積可。謂為地球動而太陽靜。亦何所不可。然其為說至于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畔道。不可為訓。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地谷至今。才百餘年。而其法屢變如此。自是而後。必更有於此數端之外。逞其私知。擬為悠謬之論者。吾不知其伊于何底也。夫如是而曰西人之言天能明其所以然。則何如曰盈縮。曰遲疾。曰順留伏逆。但言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之終古無弊哉。以上三篇。在疇人傳目。今補錄入此。

隱屏山人陳編修傳

陳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父鶴書。歲貢生。以文學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泉州、漳州、上杭、書院。皆有經法。有詩集數卷。事實詳元所撰墓誌中。壽祺五歲。讀書易於成誦。舉止端重。性靜且敏。成童卽淹貫羣籍。一覽輒解。文藻博麗。有六朝三唐風格。其鄉先生陳秋坪謂之曰。當以千秋自命。勿爭名一時。年十八。值臺灣林爽文之亂。有海外紀事詩。見之者歎曰。此詩將嗣音也。洎嘉勇福公平臺凱旋。其參將郭公。卽壽祺母之族叔祖。屬代撰上嘉勇公百韻詩並序。沈博絕麗。一時傳誦。稱為才子。其序一篇今刻集中。武進張惠言讀之曰。擬之漢京。何多讓焉。年十九。乾隆己酉科舉於鄉。嘉慶己未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會試闈中。其卷為人所遏。元言於朱文正公曰。師欲得如博學鴻詞科之名士乎。闈某卷經策是也。遏者猶摘其四書文中語。元曰。此語出白虎通。於是朱文正公由後場力拔出之。既選庶常。文正公愛其才。重視之。

在都下。以經術文章與同年武進張惠言、全椒吳鼒、歙縣鮑桂星、高郵王引之、齊名。辛酉散館。授翰林編修。請假省親。會元巡撫浙江。延主講杭州敷文書院。兼課詁經精舍生徒。元修海塘志。且纂羣經古義。為經郛。壽祺皆定其義例焉。癸亥冬。入都。甲子典試廣東。丁卯典試河南。己巳會試房考。所得多知名之士。張岳松、劉光三、其尤也。其衡文嶺南中州也。二三場遺卷一二萬。盡閱之。在都十年。恬然寡交遊。惟日以討論經義。公事。同年數人。知而愛之。相待如昆弟。又及見碩儒錢竹汀、段懋堂、王懷祖、程易疇、諸先生。故學益精博。中書被公卿論薦。京察計上考。擬陞　南書房。俄以丁父憂歸。時庚午歲也。初壽祺將以是歲遂秋告歸省親。未幾遭丁憂。居喪痛鉅。乃自悔其在都之非。其所述至今人不可卒讀。時年方四十。卽抱退志矣。服闋。陳情乞養母。主泉州清源書院者十年。與諸生言修身勵學。敎以經術。多士蔚興。一洗浮陳之習。嘗正定清源書院先賢祀位。並率諸生增祀產。以資祀事。奉朱子於東台。從以先賢之傳道。而祀鄉學者明蔡文莊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溪蘇氏、嘉麥王氏、素庵林氏、國朝李文貞公。凡八君子位左右。扁曰先儒祠。為之記。陷石壁間。丁母憂後。終於家居。主鼇峯書院講席者十一年。擬立規約。整肅課程。每月兩課經史文筆。其教士以崇廉恥。黜浮汰。研經術。為尚作義利辨。知恥說。科舉論。以示學者。士始畏其束縛。漸安之。久之悅服不能忘。公卿間有以名薦者。終不出。計自丁父憂後養母十年。去官二十餘載。凡義舉。多為之倡。若省會　文昌祠。　大成殿廡。明倫堂。恤嫠賑廠。貢院號舍。莫不首其議。與諸同志成之。桑梓利弊。蒿目痛心。往往直陳於大吏。災疫撫救。雖攖逆耳之怒。弗恤也。壽祺志在表揚先賢。以漳浦黃石齋先生之孤忠絕學。久欲請祀　孔子廟。道光四年。遂偕紳士呈於督撫曰。明儒漳浦黃公道周。行完忠孝。學貫天人。著述本乎六經。節義與乎百世。建言直諫。斥佞黜邪。蒙難捐軀。詠歌弗輟。浩氣足以塞天地。正性足以扶綱常。其德業在梁溪考亭之間。其志節在文山青陽之列。其發明聖學。衛道宗經。大旨與劉公宗周相近。是以榕壇蕺山。並峙宇內。非獨出處節概。兩相頡頏。今劉公既崇祀西廡。請並黃公從祀。以彰名臣之軌範。樹儒宗之圭臬。正人心而維世教。翼聖道而勵貞修。實有光於國家庠序之典。總督趙文恪公、巡撫孫文靖公、題之。卽屬壽祺代撰疏稿。壽祺因謂明史黃道周傳贊。稱其所陳深中時弊。足為萬世龜鑑。御批通鑑輯覽。紀其學行推重於天下。乾隆四十一年。特賜專諡忠端。其生平著述尤富。四庫採錄其書。多至十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而尤深於易經孝經。其講學恪守朱子道脈。遂本此意成疏稿。督撫會疏。請從祀東廡。明年春。禮部議如所請。秋八月。大吏率文武吏奉主入祀孔子廟。時方鄉試。鄉士大夫及青衿千餘人。相從行禮。其扶翼名教如此。壽祺又以黃忠端公所著經解九種。及榕壇問業。或已著錄四庫經解。雖久經刊行。其餘遺書文集散見未及進者尚多。於是積十餘年蒐訪之力。購得易本象、鄴山講義、駢枝別集、大滌函書、及公門人石秋子洪思與莊起儔所撰黃子年譜。又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麓中丞所編公文集三十六卷。詩十四卷。又假得公季子子平所編公全集

原本。校對補遺數十篇。彙成全集。重定目錄。共爲六十六卷。訂以年譜。謀於總督孫文靖公刊布之。閩省通志。舊志多誤。六十餘年文獻散失。請加纂勒。督撫從之。壽祺乃爲之擬立義例。採訪事實。舉才者分任之。而自總其成。書成而病。以道光十四年春卒。年六十有四。壽祺解經。得兩漢大義。每舉一義。輒有折衷。上溯伏生。下至許鄭。靡不通徹。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三卷。尚書大傳定本三卷。五行傳輯本三卷。左海經辨四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駢體文二卷。絳跗堂詩集六卷。東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又著歐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兩漢拾遺。遂初堂雜錄。元選其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及文集中之說經者。入皇清經解。壽祺雅慕武夷山水。紫陽精舍。晚年自號隱屏山人。作隱屏山人傳。扶時不殺食。卻葷樂。惟日啖八夷巖者。嗜柑柚少許。枕上作絕句云。夢想仙巖二隱屏。問天應著少微星。人間無此溪山好。便欲乘雲上幔亭。詞意愉悅。若有所會。子二。喬樅。道光乙酉舉人。朝縉。鴻樑。喬樅等赴來滇。請爲墓誌。元不爲誌而爲之傳。

論曰。山人以強仕之年。告歸養親。可謂孝矣。親終。不復仕。非如羲之誓墓有所激也。恬而已矣。立身於道義之中。而經學博通兩漢。文章雅似齊梁。其品行卓然傳矣。以千秋自命。不爭名一時。秋坪之言諒哉。

安甫齋詩錄序

安甫齋詩。儀徵貴　部仲符所作也。仲符與元同爲秀才時。即相友。以文學齊名。丙午同爲朱文正師所舉。己酉又同進士榜。仲符春試。賦得草色遙看近卻無。有碧歸行馬外。青到濯龍隅句。都下傳誦之。朝考第一。分吏部。由考功主事遷陞正郎。復校石經。考功爲綜覈名實之地。仲符執法不阿。日久怨積。因事罣人所傾。覺成西獄。未幾賜環。恩鑒其無他。許復原職。既而歸鄉養母。吟嘯淵山。故有況我南陵正絜養。不出非爲鱸魚鱠之句。雖友人代納貲爲外道。恬然不復出矣。仲符政治明敏。所仕未展其才。文章壯麗。詞宏而力健。學博而識高。所爲詩。述忠節之事。纏綿悱惻。見其性情。及用韓蘇體如樑生馬鬃踏于山破中。而變巧雅稍巧力兼到。甲午秋。公子正元寄遺稿至滇。屬元選訂之。歲寒窗紙。鐙火青熒。拭老眼讀之。若然于青衿儕侶之久逝也。爲錄存大半。釐爲四卷。寄揚州付二弟梅叔梓之校之。乙未冬。

奏重申外域情形摺

奏爲查辦思茅土職滋事始末。及外域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思茅廳所屬車里土司刀繩武。向其叔土舍刀太康攻鬨。不遵解息。先經奏革。嗣因其不知悔罪投歸。且又勾結倮夷。經弁兵捕拏。復帶印竄逃。現將所遺土職。另行擇襲。另摺具奏外。臣等伏查滇省沿邊土司。悉係內地藩籬。土司之伯叔弟兄。皆爲土舍。各有分管之地。其土司舍目。多與外域往來婚娶。車里土境在西南極邊。其地約有數部之廣。全境插入外域。東南鄰於南掌。西南鄰於緬甸。而暹羅所屬之部落。冥于臘。又鄰其南境。內十三版猛地方。

分內猛外猛。各立土弁分理。由土司統率。其中有荒遠悍野數處。即不全服土司。嘉慶八年。經前撫臣奏明有案。刀繩武生甫兩月。即父死承襲。全由伊叔刀太康撫養護理。迨刀繩武及歲婚娶。乃太康退爲土舍。分居外猛。與緬甸鄰近。相與修睦。因緬甸與冥于臘向來不和。南掌又與冥于臘親好。刀繩武不知避嫌。處置失當。偏向南掌冥夷。適有奸徒播弄。以致緬甸有疑。及刀繩武之妻被擄入緬。土境之人。皆以刀太康將辦。至道光五年。內地曉諭緬國。始將刀繩武由臘遞送回。仍充土司。因其與刀太康積有嫌疑。曾分弁目人等解釋。歸於和好。經前督撫臣長麟等奏明取結立案。迨後刀繩武因自緬逃歸。既身欠緬債。復給欠逋債。被緬目遣人索取。欲向土弁商派未就。因而輕聽讒言。仇及其叔。遂謂密謀害姪。欲逐刀太康。全收外猛之地。於道光十二年冬間。集眾向攻。刀太康抵禦。致成鬥閧。刀繩武潰回之後。許以割裂猛地。分酬歸附之諸奸。並許字南掌及冥于臘之屬夷猛南等助兵未果。刀繩武又妄給倮夷以土弁職銜。援及內地。且欲請官兵幫助。宜不允助。遂縱使所糾之人。冒充難民。騷擾內地。人心搖動。非將其褫革。無以彈壓。迨至革後。尚令招諭自投。詎刀繩武又添聚倮夷。始終梗抗。不得不派弁兵攻捕。及至兵到。卡破棘散。自行帶印潛逃。是刀繩武先之同室操戈。猶爲可恕。而後之糾結外夷。脅官敵區。騷擾內地。實屬罪無可逭。至刀繩武於互閧後。以刀太康欺壓款迭。撫飾辨冤。衿民亦代爲投呈請兵。經鎮道委員查明。均無實據。因叔姪互相怨懟。衿民亦聽嗾從控。此刀繩武架詞諱飾。及漢奸附和干預之情由也。臣等查極邊土司舍目。俱當和外安內。爲邊界屏藩。刀太康以極邊土舍。尚知內地法度。此次衅起家庭。由於刀繩武先發。自不能深責刀太康。加之以罪。且暹羅與緬甸有仇。從前緬冥交攻。即以車里爲兩戰之地。夷民逃散。近年始多安息。刀太康與緬人素和。而於南掌暹羅。未甚款洽。前次冥于臘受刀繩武之唆。曾向刀太康請貲。嗣南掌進貢使目過刀太康之地。刀太康即與之督水盟和。意將由此通睦於冥夷。是刀太康輯睦外夷。尚爲有術。緬國自乾隆三十年間。屢侵內地。數爲邊患。致興經略大兵。勞費甚鉅。至乾隆五十三年。緬甸始請入貢。上年進貢。遣使到滇。咸仰皇上德威。臣等亦懷柔維厚。南掌上次入貢來滇。亦極馴謹。冥于臘屬於暹羅。近於南掌。今刀太康處於極邊。界於數國之間。先修睦於緬甸。今又與南掌盟和。冥夷與緬爲仇。而與南掌相親。可由南掌而推及冥夷。使緬冥之防漸消。則土境亦可無牽擾之虞。乃刀繩武不知遵依前諭。和其骨肉。屢以私忿而先攻舍目。固知其必自蹈於潰裂。是以屢飭解息。假使因其蠻觸相爭。輕聽土司衿民之請。偏助以兵。遂滅其叔。則刀繩武不睦於緬。加以冥夷本不忘緬。而緬亦時防冥夷。冥夷終必有事於緬。緬亦必疑及刀繩武黨附掌冥。豈不邊衅土境。兵連禍結。甚至涉及內地。致有不能收束之勢。是刀繩武之乖謬。追源竟委。何可曲徇任其僨事。今已被革。所遺土職。刀氏世系寥落。但乾隆年間。前土司刀維屏帶印潛逃。嗣役同監斃。亦不準其子承襲。茲若再以刀繩武之子議襲。無論事係違例。而現在各猛士弁。尚許刀繩武之劣蹟。是子踵父習。更恐外患未至。內衅先生。自應照例於親支

內另行選舉。茲據鎮道等查覆。親支內惟刀繩武之父刀太和。與刀太康爲親兄弟。土弁目夷公舉刀太康之子刀正綜。繼與刀太和爲嗣頂襲。衆情允協。舍此別無可襲之人。則當以邊地安和爲重。未便以叔姪嫌疑。拘泥微節。以致另啓爭端。貽誤將來。況刀繩武被革。不投歸待罪。反攜印遠逃。自絕其子之襲。家屬法應另徙。與其伯祖刀維屏如出一轍。今爲其父刀太和立嗣繼襲。以延其祀。此已國恩加厚。無有偏抑。亦經飭令鎮道明白曉諭。以杜潛蹤之漢奸夷奸。妄生離貳。搖惑生事。此又臣等與鎮道往返飭查。先後酌辦。期於邊地安和。免生各衅之緣由也。前次奏報。因有未經查出情節。尚未詳晰聲敘。茲已查竣。臣等謹將辦理始末各情形。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甲午

奏車里土司襲職摺子

奏爲已革土職遠逃未獲。地方安靜。撤回兵練。另擇襲職。以靖邊徼。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照思茅車里土司刀繩武。輕聽奸徒播弄。屢次集練。先向伊叔土舍刀太康鬨鬭。抗不遵諭解息。甚至窘官求兵偏助。縱夷滋衅。內地被其騷動。謬妄不馴。當經奏明。將刀繩武土職褫革。如其知悔來投。按其情節酌辦。嗣因刀繩武仍不知悔。帶其隨練。復糾裸夷多人。據山札卡。再向招諭。仍不解散自投。經該鎮道斥退裸夷。派令弁兵攻捕。刀繩武卡破練潰。帶印遠逃。又經奏奉諭旨。飭令鎮道委員追蹤緝拏在案。臣等因該處擾亂雖息。民夷多有流離。並令妥爲撫輯。再行次第酌撤防兵。其所遺車里土職。亦速查合例之人承襲去後。嗣據普洱鎮邱奉岐、迤南道胡啓榮、委員林樹恆、錫麟等稟稱。刀繩武攜印不繳。於潛逃後。由沿邊奔竄。分飭兵練追拏。截獲附從漢奸王瀛等數人。刀繩武仍無下落。該地荒僻。自已遠逃邊外。竄亡之餘。已不能再滋事端。不值令兵深入外域窮追。其所攜土印。亦難保無失落。且以已革逋逃之人。卽使執此廢印。亦屬無用。現在責令沿邊隘目。留心偵查去路。密爲購緝。並諭外域近邊土目。如有逃人。卽行拏送。另行稟報辦理。至土舍刀太康。本有分管之地。刀繩武聽讒猜忌。因與鬨鬭。而此互鬭之後。刀太康諭解息。撤練退回。乃刀繩武結衅不休。頻結裸夷。竄入內境。騷動地方。自加調防兵。疊以威勢。並於捕拏刀繩武時。先行斥散裸夷。始就安貼。現查所散裸夷。皆已歸其邊外原住山巢。被脅及逃亡夷民。分別招徠安撫。亦皆復業。料理春耕。除酌留本處防練外。將先調之目練及弁兵一千數百名。並續調之官兵千餘名。於正二月分起撤回。所遺車里土司世職。查定例土官緣事革職提問。不准親子承襲。另擇本支叔伯兄弟及兄弟之子繼襲。今刀繩武負罪帶印遠逃。其子例應停襲。以杜後衅。當卽諭飭車里所屬十三版猛各土弁人等。秉公選舉。查明刀繩武並無弟兄親支。惟其祖刀士宛生其父刀太和。與其叔刀太康二人。太和太康。係嫡親兄弟。止此兩支。此外遠支稀疎。亦多事故。無人可襲。刀太康現有二子。公議以親支土舍刀太康長子刀正綜。年已及歲。繼與刀太和爲嗣襲職。凡同是刀士宛之親孫。夷衆亦皆悅服。無不踴躍各具保結。自應卽以刀正綜繼襲。俾刀士宛刀太和之世系不絕。而土境亦有責成。照例將宗圖冊

結呈報。至刀繩武家口。未便留存邊地。已與緝獲漢奸分起解省。聽候照例查辦。等情。前來。臣等查已革土職刀繩武。旣因竄逸邊外。追緝未獲。自不值令兵練深入窮追。轉涉紛擾。該鎮道等已責令沿邊隘目。偵查密緝。並諭外域近邊土目拏送。俟有無弋獲。另行核辦。現在裸夷散還歸巢。土夷各皆復業歸耕。兵練撤回內地。甚爲平靜。所遺土職。應卽擇定以資撫馭。從前乾隆年間。土司刀維屏棄職帶印潛逃。復經投回歸欵。其頂職以刀維屏之弟刀士宛承襲。改頒印篆。刀士宛卽刀繩武之祖。今刀繩武始而尚係同室操戈。迨後勾結要挾。騷動內地。於革後猶復帶印竄逃。與刀維屏無異。其家屬例應遷徙安插。其子不准再襲。實爲罪所應得。茲經鎮　道等飭據十三版猛土弁公議。以土舍刀太康之長子刀正綜繼與刀太和爲嗣襲職。夷衆悅服。土境亦有責成。是揆之定例。旣屬相符。察之輿情。亦皆允洽。臣等另行照例具題。其鈐印並請由部另頒。以重職守。至車里極邊遠荒。處處與緬甸南掌及猛緬等國接壤。土司新襲。仍令鎮道督飭該應襲土司。與土舍刀太康各猛土弁等。同心協力辦理。永靖邊隅。不得稍有貽誤。致干罪戾。所有前調兵練應需鹽糧。及撫恤等項。均係於滇鹽溢課留備本省邊用項下。照案支用。毋庸另行動款。除刀繩武家屬應徙之地。並附從之漢奸等犯。確審定擬另辦外。臣等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甲午

雲南井鹽記

雲南鹽出於各井。井中滷煎成鹽。某某井行銷某州縣有定額。乾隆以前。鹽由官辦。官以此爲利。運鹽至某縣。某縣分派四鄉。四鄉又分派各井。無論能銷不能銷。照數繳價。與錢糧無異。因而書役鄉保又加錢價。民不堪其苦。嘉慶初革除此弊。聽販夫買之。某井銷于某縣。一切官不經手。惟在井收課。民困蘇矣。而又嘗銷不足額。四川井私及鄰井無課之私充斥。以致額課虧短。官緣爲奸。患不在民而在官矣。余于道光六年蒞滇。卽將驛鹽之員參劾數員。風氣頓轉。特用參將竹勝（卽十二年帶貴州兵赴粵剿平八排猺並擒賊者。）署東路曲靖協副將。開通迤東雲貴兩地銷路。（竹勝不受私規。文官亦同之不受。）又令各井毋以無課之私占有課之地。又飭鹽道粟公管東井官。上下得潔。是以銷如額矣。又一二年。不但足額。而且溢額。每年約多課十萬矣。先是雲南歷有邊事。自嘉慶初至道光初。總督帶兵出省剿平者。十二次。奏案可稽。勞師靡餉。猶兵傷生。頗不安靜。自余奏以此溢課。請一半歸公餉。一半留備邊事之用。奉旨奬准之後。各邊豈無蠢動。然旋辦旋平。原摺內云。邊徼廣袤。夷裸紛居。釁觸相爭。事所常有。且恐內夷自衅。牽動外夷。惟在邊員及早相機查辦。所費或不過多。若空手從事。勢誤養衅。耗費轉鉅等語。至今十年。邊務如騰越野夷出山搶掠。普洱車里土司爭亂。秦逃緬甸。越南邊亂等事。總督皆未帶兵出省。惟沿邊鎮道府廳。得此財力。酌分辦理。徙薪曲突。皆就妥平。其餘小衅。旋起旋定。保全生命。更不勝數。余摺內之言今皆驗矣。 丁酉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敏肅盧公神道碑

敏肅諱坤。字靜之。號厚山。居涿州。涿州盧氏。自漢已著。高祖振爵。贈文林郎。甘肅莊浪縣知縣。曾祖大成。祖乘健。父士翃。本生父士燮。皆以敏肅貴。贈光祿大夫。敏肅以乾隆甲寅舉順天鄉試。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職兵部。隨圍木蘭校步射。賞戴花翎。擢湖南糧儲道。廣東山東兵備道。皆在仁宗朝。今上登極。由湖北按察使。甘肅布政使。授廣西巡撫。調陝西巡撫。南山老林。議者謂易藏奸。不宜墾。敏肅著論。謂此地漢唐皆開闢。金元始荒廢。歷舉漢書蜀志唐書宋史證之。且與漢李翕郙閣頌爲據。遂加墾治。至今賴之。在陝丁大母憂。小祥後。聞回疆有軍務。特旨以行衣陛見。馳驛往甘肅。會總督辦理轉餉。時逆回張格爾據西城。精鋭屯喀什噶爾。滿漢官兵三萬七千有畸。會於阿克蘇。轉烏魯木齊糧濟之。敏肅上議曰。烏魯木齊距阿克蘇三十二站。官兵以五萬餘人計。日需糧五百石有畸。糧二石用駝一。需駝二百五十有畸。每站飲駝五百有畸。始供一往一還之用。共需駝一萬六千有畸。關內外安站需駝一萬有畸。烏魯木齊雇駝七千。尙缺二萬有畸。請就近購撥出關內地之車。餉軍火器械。卽以此駝運。又請以伊犁糧由冰嶺運阿克蘇。又議兵馬過沙磧。加給草豆。添設民夫。酌給羊茶諸事。凡十一條。皆報可。大兵進剿至凱旋。共撥軍需銀一千一百餘萬兩。轉輸不竭。用無虛糜。敏肅之功也。服闋。補山東巡撫。以回疆平。加太子少保。頭品頂戴。調山西廣東江蘇巡撫。陞湖廣總督。十二年。湖南逆猺趙金隴作亂。敏肅親往督師。密陳湖北提督羅思舉能辦賊。時湖南提督海凌阿已在寧遠之下灌。被猺誘戕。副將游擊等皆戰歿。新田縣知縣王鼎銘死之。桂陽常寧諸土猺應賊者。衆號數萬。敏肅抵永州。隨行士卒不滿百。調諸路兵九千有畸。未卽至。命堅壁淸野。檄將弁各路防堵。迨湖南湖北兵大集。元亦奉命發貴州兵一千。提督余步雲、雲南副將曾勝率往助之。至猺所。距賊巢十餘里。會大雷雨。我兵乘勢進剿。賊悉其衆屯於羊泉街。羅思舉等連夜督將弁及楚黔兵。立泥淖中。仰擲火丸火彈。燒大屋數十。斃賊數千。賊黨趙文鳳乞降。佯許

之。攻益急。生擒其子女及頭目數百。金隴易服乘間逃。爲我兵所殺。識有所負木像。餘賊先後就殲。太子嘉獎之。賞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方捷書之來上也。上命御前大臣戶部尚書宗室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來視師。未至。軍已蕆事。廣東逆猺趙仔青。糾衆數千入楚界。聲言爲金隴復仇。卽與欽使率新任提督余步雲。總兵曾勝。剿辦。敗之於澹江。又敗之於銀江。擒仔青。至衡州。磔於市。廣西逆猺盤均華亦起事。官兵殲之芳林渡。均華爲楚界防兵所執。寘之法。時廣東連山排猺又作亂。官兵失利。欽使奉命率曾勝剿平之。敏肅亦調任兩廣總督。時排猺新定。敏肅編査戶口。設猺長猺目。漢民村寨。改隸總。改綏猺同知爲邊要缺。教職佐雜改邊俸報可。越南奸民陳加海與內地游民馮生存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擄入內洋。官兵擊其八船。餘悉平。西洋來粤貿易。暎咭唎國夷人律勞啤。違法度。敏肅照例封艙。停其市。律勞啤遣護貨兵船自外洋闖入虎門。我兵礮擊之。輒以礮拒。駛至黃埔。奉嚴旨飭辦。敏肅用大船

載石橫沈水底。復用大木筏塞水面。多設礮位。斷入省之路。其後踞在老洲灣。復命將弁備大石船。遏其歸。又備草船火攻具脅之。律勞啤諸夷窮蹙。求給牌出口。詞甚懺服。澳門夷商伽啡喃等助之請命。久乃令出虎門。奏入。上嘉諭之。曰。玩則懲之。服則舍之。恰合機宜。不失國體。敏肅之經濟表見者如此。敏肅蓋年留心經濟。爲有用之學。自官職方。擢監司。任封疆。所施設不自矜許。細之則案牘法則。析及纖微。而由盡人情。宅心忠厚。不爲苛刻。鉅之則兵革無譁。剗除凶殘。綏服外夷。皆有實效。其餘察吏安民。練兵弭盜。捄災備荒。辟地設險。諸政不勝書。宜其上契宸衷。重邀倚任矣。道光十五年八月四日。以疾卒於位。年六十有四。帝深軫惜。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賜諡敏肅。論祭葬。長子端黼。襲職。幼子端質。孫長生等六人。以十七年三月二十日葬於涿水北上之阡。端黼以大學士揚州阮元爲敏肅己未座師。乞銘神道之碑。并序之。銘乃門下士代作。故不錄之。

戶部右侍郎管錢法堂春海程公神道碑銘

公諱恩澤。字雲芬。號春海。程氏。東晉時有爲新安太守者。居篁墩。又遷歙南。代有隱德。曾祖鍔。祖步矩。郡生員。父昌期。乾隆庚子賜進士第三人及第。上書房行走。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母項氏。總兵項椒木女。公年四歲。讀書穎異。齔後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遇疑竇必考問釋然而後快。鄉先達曹文敏公金輔之先生嘗語學士曰。此子逾冠。所學不可量矣。乾隆六十年。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公甫十一歲。哀毀如成人。及長。補學生員。益博學經史。從外祖學騎射。能挽強力弓。最後乃與凌仲子先生遊。及其閫奧。先生曰。天人兼至。博而能精。將來所成者大也。內閣中書金應瑺以女妻之。嘉慶甲子鄉試中式舉人。居京師。益勤於學。天算。地志。六書訓詁、金石。皆精究之。辛未會試中式。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改翰林

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道光元年。命在南書房行走。召諭曰。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習知。宜更守素行。今戶部侍郎祁公寯藻同召見。親承聖訓。出語同輩。皆榮之。旋奉敕校刻養正書屋集。是年充四川正考官。二年補春坊中允。恭校刻御製詩文初集。三年放貴州學政。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五年補春坊右庶子。冬補翰林院侍講學士。次年調湖南學政。奉命回京。仍在南書房行走。奉詔充春秋左傳纂修官。八月補國子監祭酒。九年。侍母項太夫人疾。其孝有過於禮而不告人者。太夫人卒。丁艱歸歙。十一年。起服入京。仍在南書房行走。壬辰。以候補祭酒未與考差。時放廣東正主考。十二月。命在上書房行走。課惠郡王學。王敬禮師傅。出于至誠。講學爲詩古文書法。皆日有所進。甚相得。上與王論公爲人。有和而不同之目。十三年。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冬。充文淵閣直閣事。十四年。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十五年。知貢舉。調戶部右侍郎。管錢法堂。充殿試讀卷官。閏六月。諭程恩澤部務較繁。著無庸在上書房行走。十六年。復充殿試讀卷官。十七年。充經筵講官。夏。受暑逾月。病

愈深。遂以七月二十九日卒。朔日遺疏奏聞。上甚嘆惜久之。諭曰。戶部右侍郎程恩澤。由翰林游升卿貳。前在南書房上書房行走有年。人甚謹飭。辦理部務。克盡厥職。近因感受暑濕。賞假調理。方冀速就痊愈。益資委任。茲聞溘逝。殊堪軫惜。伊子程德威。著加恩賞給舉人。服闋後准其一體會試。德威以十八年春奉櫬歸葬于歙。公之學識。超于時俗。六藝九流。皆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本工篆法。益熟精漢許氏文字之學。官貴州學政時。與布政司吳榮光同勸士民育桑蠶。其利大行于民。又重刻岳珂五經以訓士。及奉詔刻春秋左氏傳。與祁公爲讎其議推本賈服。不專守杜氏一家之學。平日好士。說士枝若己有。典試廣東。期取實學之士。知學海堂什劉之名。必欲得之。劉久丁憂。公不知也。甚爲大失望。然所得佳士亦甚多。出闈後與學海堂學長吳蘭修等。遊白雲山。名士會者數十人。有蒲澗賞秋之圖詠。所著過惟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已寫定本。其餘多未成書。實不自料其遽折。公詩文雄深博雅。稿亦盈篋。其孤方治喪。待錄成卷帙。就有學者擇之。當成佳集。公又多藏書。宋元以來子史雜錄。博覽強記。金石書畫亦多考訂。苟有叩者。必舉以應。元入京。與公居相近。尙以暇相講習。元偶校毛詩有椒其馨。椒字訛本是馥字。其訛久在六朝。罕可相語者。持以示公。公獨深會其意。謂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毛韓兩見。形聲不謬于六書。爲加一證。公又謂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揮絕學。而儀器則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又嘗深究開元占經。謂道光十五年。木火同度。當有火災。人驗其言而驗之。吉地案發。因水之故。曹文正問公古有之乎。公曰。水齧王季墓。見棺之前和。呂覽載其事。所撰國策地名考援狄孝廉子奇爲之助。狄說以夾行書之。如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反非舜都。乃衛蒲邑。以晉入秦仍歸。故謂之蒲反。諸條皆確不可易。公之歿也。年僅五十有三。朝野皆悼惜之。聖恩三代皆以公官封贈至一品。金夫人以道光元年卒。二年繼娶劉夫人。孫一。名新福。公于元例稱門人。且仲子先生爲古友。學術相契。因爲之碑銘曰。公之爲人和而不同。厓岸內峻。德氣外沖。兩世內廷。在位靖共。發名品學。守之惟公。公學之大。啓于凌氏。約禮博文。實事求是。研究經義。及于子史。即以其學。望之于士。嗚呼天命。限公不祿。帝諭飾終。寵延世篤。遺書未定。集之可讀。我銘豐碑。樹之菜木。

野雲山人傳

山人姓朱。名鶴年。字野雲。江南泰州人。世有隱德。幼讀書。工書畫。于畫理尤天性所近。方九歲。爲寺僧作山水小幀。州牧見之曰。此子當以畫傳。遇一道士。能前知。語之曰。僻壤不足以棲子。當入大都。名動公卿。及壯。貧無以養親。遂以錢八百纏腰。徒步北上。鬻畫以爲旅食。入都後。畫理益精。名譟一時。遂稍有貲。迎二親入都孝養焉。娶劉氏。側室張氏。長子大樹。次大川。道光十四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五。葬永定門外石榴莊。山人雖以藝名。而有孝行。人品特高。外和而內介。無邪僞雜于其間。又喜行善事。放生掩骼。不惜勞瘁。提掖寒素。曾救人于死。故同時人皆樂與之遊。稱爲端友。元與山人早以同鄉相友善。己巳後數年。曾

與山人過遊都下諸伽藍。至于檀柘。都城東南萬柳堂。爲元康野雲右丞別業。康熙間馮益都得其地。與竹垞諸人常讌遊。山人與翁覃溪先生訪古至此。補栽柳樹。作訪柳圖。又與余同遊有補柳圖。蓋亦喜己之號與右丞巧合也。山人除夕必祭硯。故有祭硯圖。生平所作之圖甚多。每見同時諸名家集中。翁覃溪。任子田。法梧門。吳穀人。馮秋樂。張船山。顧南雅諸公。皆所交也。朝鮮人喜山人畫。且重其人品。有懸山人之像而拜之者。

揚州水道記序

儀徵劉孟瞻明經。文淇撰揚州水道記。綜與建春秋漢書地理志以下諸書。詳明唐宋以前揚州邗溝山陽瀆地勢南高北下。諒哉斯言。非可以今日運河水勢膠固于胸者也。而其尤爲確據者。則在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十四字也。今由淮安下揚州之水勢如建瓴。愚者亦知北高南下矣。不知此水乃藉高堰內水至一丈八尺之高。堰底若淮身更不知低幾丈尺。始能如此建瓴耳。古淮平流入海。更低于邵伯隄東下河地面。且天長江都甘泉諸山湖之水。又加入邵伯之水。挾江湖而趨邵伯高寶射陽。安得不南高北下。所以漢志云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云受江。非入江也。云北至射陽。可見唐時南高北下也。又其辨證永和寶曆等年。運道通塞。及瓜洲瓜步。水陸變遷。博覽而又有識。故皆精覈矣。凡地理書須以圖明之。此記當分繪古今多圖。孟瞻其更爲之。而付諸梓。丁酉九月。

因病求開缺摺

奏爲足疾未愈。氣體日衰。深恐誤公。懇恩俯准開缺事。竊臣腿足患濕多年。近因氣血日衰。精神軟弱。曾經面陳。蒙恩寬限。倍切感惶。今自入夏以來。濕熱舉發更甚。腿間痛癢。艱於步趨。兩次乞假。蒙恩賞假調理一月有餘。醫治仍未就痊。心神更多委頓。伏思內閣爲絲綸重地。兵部爲戎政總樞。豈容以老病之軀。久曠職任。計此日假滿。即應恭請聖安。照常行走。惟臣年已七十有五。質同蒲柳。近來不但稿案多致健忘。抑且舉止不免舛錯。臣自顧菲材。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擢用至大學士。憫臣衰邁。倍極優隆。即此身體筋骨。皆非己有。曷敢私圖安逸。自外生成。祗因衰憊情形。時深惶懼。惟有籲求聖恩。俯准開缺調理。庶重任無致久曠。臣心得以稍安。一俟病治痊可。即當趨詣宮門。叩謝天恩。面聆訓誨。臣不勝惶悚之至。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十八年閏四月十三日

謝再賞假一月安心調理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臣因病驟難以供職。懇請開缺調理。本月十三日。奉上諭。阮元著再賞假一月。安心調理。欽此。竊臣年當衰暮。病復纏綿。本愧將踰。況數齒而加長。自維蒲柳。縱後秋而亦零。乃蒙溫諭優加。假期屢展。榮驚惕。蝸蛾備以難酬。丹詔頻頒。感鴻慈之逾格。臣惟有專心調養。勉日得調。苟病體稍可支持。即銷假以承慈眷。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十八年閏四月十四日

因老病再請解任休致摺

奏爲假滿病未就痊。仍懇開缺。以重官守事。竊臣前因病勢未痊。奏請開缺。仰沐皇上恩施。再行賞假。自閏月以來。多方療治。未能見效。皆因多年濕熱。及邊地氣候。雜人氣血之內。以致右足筋絡疾痛。若濕滲太甚。則喘急心忡。頹弱之情。支持不住。伏念臣蒲柳衰質。桑榆暮景。健忘恍惚。遇事模糊。乃因老病之日增。深荷聖恩之體卹。假期屢展。慈注就痊。焦灼日深。寸衷發迫。因不敢辜恩而輕爲離職。更不敢恃恩而非攖曠官。萬不得已。惟有仰懇天恩。准予開缺休致。此後如醫治仍難輕減。俟秋涼再回籍調理。倘中樹有良醫。儻臣骸骨餘年。得延殘喘。則此晨昏歲月。悉出自大造生成之所賜矣。爲此瀝情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臣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奏。　十八年五月十三日

恩准開缺致仕謝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臣因病軀難以供職。懇請開缺休致。本月十三日。奉上諭。大學士阮元。由翰林洊陟封圻。敭歷中外。經朕簡任綸扉。綜理部務。盡心職守。清慎持躬。前因病請假。復經具摺籲懇解職。朕屢予假期。俾資調養。玆復奏稱老病日增。醫治未能速效。力請開缺。情詞懇切。若再慰留。伊心恐曠官。轉難調攝。非所以示體恤。阮元著准其開缺。以大學士致仕。加恩賞給半俸。用示朕優待耆臣至意。欽此。聞命之下。伏地叩首。感激涕零。竊臣班叨槐棘。景迫桑榆。久逾致仕之年。本難奉職。況値稍痾之後。益恐誤公。乃因老病之纏綿。上荷宸衷之鑒察。准其開缺。予告退休。恩覆幬以如天。心感惕而無地。伏念臣幸遇昌期。深蒙渥眷。備員綸閣。既襄贊之未能。忝任封圻。復撫綏之乏術。有負栽成於九陛。徒蒙培養於三朝。茲以蒲質衰殘。仰沐楓宸體恤。原銜祿給。仍邀前閣之榮。半俸叨支。倍切葵傾之懇。從此衡茅戀闕。長向念於大廷。或亦骸骨餘生。冀少延於盛世。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回籍日期摺

奏爲奏聞事。竊臣蒙恩准予致仕。並邀賞食半俸。優示體卹。仍命調攝。臣感沐鴻慈。淪肌浹髓。現在足疾仍未痊愈。右腿出水過多。浮腫酸痛。行步甚難。精神衰弱。及此尚能食息。擬於八月二十七日起身由水路回籍調理。惟是身離闕下。心向日邊。依戀之情。縈於寤寐。伏念聖主恩重如山。涓埃未報。撫躬循省。萬分不安。所有臣回籍日期。理合具摺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十八年八月十九日

謝恩晉宮太保在家食俸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大學士阮元。敭歷中外。宣力五十年。清慎持躬。克盡職守。前以年邁多病。再三懇請解職。已俯如所請。准其致仕。在家支食半俸。茲據奏明擇定行期。朕心彌深眷注。著加恩晉加太子太保銜。從玆怡志林泉。善自靜攝。俟辛丑年朕六旬萬壽慶辰。届時身體康健。即行來

京祝嘏。以慰厪念。欽此。竊臣猥以菲材。忝居高位。疊承簡畀。受三朝雨露之施。未答涓埃。無一得芻蕘之獻。撫躬循省。時切悚惶。茲以老病懇辭。蒙恩致仕。歸期初卜。温諭重聞。既明天祿之新頒。更荷宮銜之特晉。鴻慈稠疊。蘇病骨於秋風。感佩難忘。盼效歡呼於來歲。此日言歸梓里。衡門常被恩榮。他時再覲楓宸。若溪同仙舞蹈。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揅經室續集目錄

卷三　續三集子

荀子引道經解
塔性說
復性辨
書東莞陳氏學蔀通辨後
學蔀通辨序
文韻說
學海堂策問
四六文話序
摹刻詩晉齋華山碑全字跋
兩浙金石志序
宋拓醴泉銘殘字跋

與學海堂吳學博（蘭修）書
廣山張氏詁經堂記
金子靑（亦磻）詩集序
一切經音義跋
石畫記序
毘陵呂氏古甎文字拓本跋
雜著香四元玉鑑細草九式序
重修滇省諸葛武侯祠記
汪容甫先生手書跋
闕里孔氏詩鈔序
梁中丞文選旁證序

擘經室續三集

荀子引道經解

荀子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爲禍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元按後人任僞書內解此者。姑勿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倞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元謂榮爲安榮者。荀子儒效篇曰。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爲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儒效篇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爲正。非所論於古文尙書也。又考道經者。黃老古說也。此等古說。周漢之間尙多存者。故大戴記武王踐阼篇。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師尙父曰。在丹書。尙父西面述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然則荀子戴記所謂道經道書者。皆黃老之古說。與今老子五千言又少

異。且虞書尙無者字。何況黃帝之時。然則此書亦周人所託耳。

塔性說

東漢時稱釋教之人。皆曰浮屠。而其所居所崇者。則別有一物。或七層。九層。層層梯闌。高十數丈。梵語稱之曰窣堵波。（見後魏書。及妙法蓮華經。晉唐以來詩文家稱之爲浮圖。誤也。此浮圖家之供像。即今之塔。不可直稱曰浮圖。）晉宋姚秦間。翻譯佛經者。執此窣堵波求之於中國。則無物無文字以當之。或以類相擬。可譯之曰臺乎。然臺不能如其高妙。于是別造一字曰塔以當之。（說文無塔字。塔字始見于葛洪字苑。玉篇。廣韻等書。）絕不與臺相混。塔自高其爲塔。而臺亦不失其爲臺。至于翻譯性字則不然。浮屠家說有物焉。具於人未生之初。虛靈圓淨。光明寂照。人受之以生。或爲嗜欲所昏。則必靜身養心。而後復見其爲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此何名耶。無得而稱也。即有梵語可稱。亦不過如窣堵波徒有其音而已。晉宋姚秦人翻譯者。執此物求之於中國經典內（經典釋文所列典者。皆是也。）有一性字。似乎相近。彼時經中性字縱不近。彼時典中性字已相近。（莊子性字本是天生自然之物。與歸之喻甚明。莊子曰。繕性於俗。以求復其初。謂之蒙蔽之民。益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是莊子此旨。復性謂復其自然也。皆人道之非者。甚與自然。或興爲所謂性相近也。李習之復性書之復初。則竊取佛老之說以亂儒經。顯然可見也。）于是取以當彼無得而稱之物。此譬如執臺字以當窣堵波。而不別造塔字也。所以不別造字者。此時中國文人已尊崇典中之性字。就其所崇者而取之。且若以典中性字之解。不若釋家無得而稱之物尤爲高妙。典中之解性字。未盡其妙也。然而與儒經尙無涉也。唐李習之以爲不然。曰。吾儒家自有性道。不可入於二氏。於是作復性書。其下筆之字。明是召誥卷阿論語孟子（見余所著性命古訓。）內从心从生之性字。其悟于心而著于書者。仍是浮屠家無得而稱之物。此譬如今人以塔爲西域夷人所居。藐卑屏之。而其所造所居所崇者必以臺。且曰。此毛詩內文王之靈臺。月令內高明之臺。皆古人禮法之所構造。吾所居所崇必以此。及問以爾臺何形。則曰。高妙之至。七級。九級。六窗。八窗。欄杆齊雲。相輪擢日。嗚呼。是直以塔爲臺。口崇古臺。而心炫西塔。外用臺名。內用塔實也。是故翻譯者。但以典中性字當佛經無得而稱之物。而唐人更以經中性字當之也。佛經明心而見之物。原極高明淨妙。（此與莊子復初之旨。已爲不同。與孟子之旨。更相去甚遠矣。）特惜翻譯者不別造一字以當其無得而稱者。而以典中性字當之。不及別造塔字之有分別也。

復性辨

莊子繕性篇曰。繕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蒙蔽之民。又曰。逮舜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元讀莊子。未嘗不歎其說爲

堯舜孔顏之變局也。彼所謂性即馬蹄天放也。即所謂初也。以天放爲初而復之。此老莊之學也。唐李翺復性之書。即本之於此。而反飾爲孔顏之學。外孔顏而內老莊也。內莊已不可矣。況又由莊入禪乎。文與博正是周孔顏曾之學。而莊子以爲滅溺。無以復性之初。然則禪家不立語言文字。儒家借良知爲宗旨。非以莊子此說爲祖乎。附孔顏曾之學首重文博。後人才力淺弱。不能文。不能博。有復初之一說焉。可以不讀書。日安佚而其名愈高。孰不樂趨之。此亦如六朝佛典太繁。釋家別開禪學。可以不設一切經而頓證見性也。

書東莞陳氏學蔀通辨後

朱子中年講理。固已精實。晚年講禮。尤耐繁難。誠有見乎理必出于禮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禮也。五倫皆禮。故宜忠宜孝。即理也。然三代文質損益甚多。且如殷尙白。周尙赤。禮也。使居周而有尙白者。若以非禮折之。則人不能爭。以非理折之。則不能無爭矣。故理必附乎禮以行。空言理則可彼可此之邪說起矣。如朱子議與趙紘等不合。朱子晚年與李季章書曰。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又曰。累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復支久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卻。亦可以瞑目矣。答應仁仲書云。所喻編禮。如此固佳。然卻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百里外。恐此日不能成。爲終身之恨矣。答葉味道書云。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又答李季章書云。國君承祖父之重。康成注、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按朱子所論者。乃禮記喪服小記不祖祧與兩句下。孔疏引鄭志答趙商之文。故朱子有向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之語。甚疑其說。既所載不然。而此書以爲鄭注賈疏。則又誤及儀禮喪服傳父爲長子三年句下疏文也。僞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歎也。又庚申易簀前一日。與黃直卿書云。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有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悵黯。此朱子一生學業于君國大事。聖賢禮經。晚年益精益勤之明證確據。若如王陽明謂朱子以晚年厭棄經疏。忘情禮教。但如禪家之簡靜。不必煩勞。不必悵黯矣。適相反矣。然則三禮注疏。學者何可不讀。蓋未有象山篁墩陽明而肯讀儀禮注疏者也。其視諸經注疏。直以爲支離喪志者也。豈有朱子守孔顏博文約禮之訓而晚悔支離者哉。此清瀾陳氏所未及。亦學海堂諸人所未言者。故特著之。

學蔀通辨序

道光八年春。粵中舉人寄學蔀通辨來。請序。元謂此書四庫全書目錄。載在子部儒家。注云內府藏本。是此書曾爲內府所藏。而非外省所進也。此書專辨朱陸異同。推尊朱子。四庫書提要曰。朱陸之書具在。其異同本不待辨。王守仁輯朱子晚年定論。顛倒歲月之先後。以牽就其說。固不免矯誣。然建此書痛詆陸氏。至以病狂失心目之。亦未能平允。元於東園讀暇。重加披閱。遂提要之言。手將病狂失心等語。加以删削而還之。蓋除此所删。則皆表章正學之要言。即有過激之論。無非欲辨朱子之誣。粵中舉人固當知此鄉先生學博識高。爲三百年來之崇議也。

文韻說

福問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恆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腳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腳韻。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即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于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矜爲創獲。故于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于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約答陸厥書云。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腳韻也。即如創獲之獲。字必讀仄聲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腳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腳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創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于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于意匠也。豈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原亦久出于經哉。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即如濕燥龍虎覩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爲龍虎燥濕。即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于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即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于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于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不特文言也。文言之後。以時代相次。則及于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又曰。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則孔子文言之義益明矣。蓋孔子文言繫辭。亦皆奇偶相生。有聲音嗟歎以成文者也。聲音即韻也。詩關雎鳩洲逑押腳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腳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

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于韻合。匪由思至哉。（王伯厚先生云。三百篇用韻。有字字相對協韻。非後人所有者。如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無一字不相韻。此豈詩人天成暗合。全無意匠于其間哉。此即子夏所謂聲成文之顯然可見者。）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因其中有抑揚詠歎之聲音。且多偶句也。（關雎后妃之德偶一。風教偶二。詩志爲詩偶三。手之足之偶四。治世亂世亡國偶五。天地鬼神偶六。聖教人倫教化風俗偶七八。化下刺上偶九。旨之閒之偶十。禮義政教偶十一。國異家殊偶十二。傷人倫哀刑政偶十三。發乎情止乎禮義偶十四。國之風謂之雅偶十五。繫之周公繫之召公偶十六。正始王化偶十七。哀窈窕思賢才偶十八。其偶之長者。如周公召公即此也。後世四書文之比甚于此。）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爲宮商。在色爲翰藻。即如孔子文言。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嘆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曰。韻者即聲音也。聲音即文也。（韻字不見于說文。而王復齋鐘鼎款識內。實有韻字从音从勻。許氏所未收之古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約之說。或可橫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韻。雖愚者能效之。上溯齊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漢魏以上至于孔卜。此非上哲不能擬也。乙酉三月。閱兵香山。阻風舟中。筆以訓福。

學海堂策問

儒字造字之意何在。儒名始於何代。儒行始於何時。魯孔子時。顏曾諸賢之儒行。所稱尚者何等事。所講習者何等事。其大指何在。當綱縷魯國聖賢言行。在孝經論語大小戴禮記諸經經文內者。以求儒之正本大原而釋之。至於荀揚及漢唐宋各家之說。且不必涉及。不必辨論。

自東晉劉宋至隋。衆北朝。其闡經史諸學。皆是極精極博極明敏之時。南北朝人學力之尊之鋭之深。非後人所能窺企。中唐以後人。蔑視六朝。不知唐初諸經正義及敕修諸史。無不本於南北朝人。或據或掩。實存而名亡。後人於南北朝之書。多不能解。即如陸法言等之音韻分部。尊爲中唐以後人所不能解。故未經擾亂。（韻學自國朝顧、江、戴、段諸君。始明古法。韻極精力。然皆久在陸法言等所定範圍之中。）其餘如三劉熊徐等之於經疏。呂忱李登等之於小學。庾蔚之崔靈恩等之於禮服。徐廣臧榮緒姚察等之於史傳。皆非唐人所能及。唐初人猶讀南北朝人之書。天寶後知其學者尠矣。試論而表章之。

今大小西洋之曆法。來至中國。在於何時。所由何路。小西洋即今港腳等國。在今回疆之南。古天竺等處。元之回回曆。是否如明大西洋新法之由廣東海舶而來。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國之由疏而密。但孰先孰後。孰密孰疏。其創始造曆。由今上溯若干年。準中國之何代何年。西法言依巴谷在漢武帝周顯王時。確否。六朝番舶已與廣東相通。故達摩得入中國。中國識那萌已有諸曜不附天之說。後秦姜岌已有游氣之論。宋何承天立強弱之率。齊祖沖之立歲差等法。皆比漢爲密。與明來之大西洋新法相合。是

皆在遼曆未入中國前也。至於唐時市舶。與西洋各國往來更熟。元之回回法。明之大西洋新法。如是古法。何以不來於唐九執法之前。九執法又自何來。且西洋又何以名借根方爲東來法也。其考證之。唐宋人每輕視漢魏六朝人。以爲無足論。無論宋齊疏義。斷非唐以後人所能爲。即如邵公之爲人。絕無可譏。其學如海。亦非後人所能窺。公羊之學與董子繁露相表裏。今能通之者。有幾人哉。不能通之而一概擯之。可乎。試爲漢何邵公贊。

四書文話序

唐以詩賦取士。何嘗少正人。明以四書文取士。何嘗無邪黨。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皆歸于正。下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亦歸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囿之。則其聰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誦習。惟程朱之說。少壯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守。潛移默化。有補于世道人心者甚多。勝於詩賦遠矣。唐宋詩話多。文話少。而明以來四書文話更少。非無話也。無纂之者也。余命學海堂諸生周以清、侯康、胡調德、爲之。諸生共議分二十四門編之。一原始。二功令。三格式。四法律。五體裁。六命題。七程文。八稿本。九選本。十墨卷。十一社稿。十二元鐙。十三名譽。十四考核。十五師承。十六風氣。十七興廢。十八流弊。十九起衰。二十假借。二十一晉毀。二十二數數。二十三軼事。二十四五經文。雖未甚精詳。然已裒卷帙矣。錄成二部。一存粵東學海堂。一攜歸江南。蓋江南遺文舊說。爲嶺南所無者尚多。俟再令家塾子弟補成之。時甲申冬日。

摹刻詒晉齋華山碑全字跋

嘉慶十四年。余摹刻漢延熹華山碑未斷本於北湖祠塾。其右方缺石一角。全缺者七十八字。半缺者三十三字。因以家藏歐陽文忠公華山碑跋攝題摹補於缺空處。俄入京師。得見成親王所藏已斷本。雖無碑額題名。而余碑缺字彼皆未缺。遂借鈎入未斷本缺空處。道光三年在廣州購端州巨硯材。復摹刻成親王本未缺之字。及後銘詞內民說二字。同置祠塾。若兩石並搨。遂成全碑矣。好古者以兩搨本對補合裝爲一碑。可。留歐公書而分裝之。亦可。

兩浙金石志序

余在浙久。遊浙之名山大川殆遍。錄浙人之詩數千家。成兩浙輶軒錄刻之。訪兩浙帝王賢哲之陵墓。加以修護。成防護錄刻之。以其餘力及于金石刻。搜訪摹搨。顛窮幽遠。又勒成兩浙金石志一書。爾時助余搜訪考證者。則有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諸君子。許周生兵部宗彥亦多考訂增益。凡錄金甚以去。匆匆十餘年矣。道光四年。粵中有鈔本十八卷。校原甚文有所刪。鐘鼎錢印之不定爲浙物者。亦多所刪。然亦簡明可喜。李鐵橋廉訪。囑率浙人之官于粵者。校刻之。不兩月而工畢。今而後藏板於浙。印書通行。使古金石自會稽秦石刻以下迄于元末。皆著於篇。好古者得有所稽。不亦善歟。夏五月望日。書於嶺南節院。

之定静室。

宋搨醴泉銘殘字跋

凡六朝唐人之碑，別有一種筆力，良由製筆之工，尚存古法。今世之筆，特湖州工人所造，便于松雪筆法耳。于北朝隋唐之碑，直是不合。試細觀此碑筆，當用何等柱毫，何等裹毛，精思巧製，若得此等筆，則古書法不亡矣。

與學海堂吳學博蘭修書

自陸灋言等定四聲韻爲二百六韻之後，唐人作詩賦，并容爲寬。沿至今，祇一百六韻矣。以今韻爲今詩文則可。若作古賦詩辭而用今韻，不今不古，識者哂之。至於唐宋以來，獨用通用，淺人所爲，已難依據。故且隨以時俗士詩，動輒亂用，直似以元人劇曲之韻，擬唐人爲律賦，更不如今一百六韻矣。豈有不明音韻篆文訓詁，能上擬相如子雲者哉。（即如昌黎進學解韻，用韻法，後學知其韻者。）然則將奈何。因思古韻之分合，近惟金壇段氏若膺六書音均表十七部爲善。如之脂支咍四韻，唐人皆并爲四支合用，孰知羣經楚辭皆斷分三部，絕不相混。文選亦分不通用乎。高郵王懷祖先生，精研六書音韻，欲著古音一書，因段氏成書，遂即輟筆。（余三十年前即聞此論。）然其分廿一部，甄極詩騷，剖析豪芒，不但密于段氏，更有密于陸氏者。予屢欲併廣韻，而以古音分部，使便於擬漢以上文章辭賦者取用之，迄未暇爲之。計學海堂中年兄，深擊古音，易就段氏精審之，而進以王氏之學，定爲古韻廿一部，以羣經楚辭爲之根柢，爲之圍範，庶無隔部臆用之謬乎。或曰，漢晉文章之韻，已有出此圍範者，奈何以此限之。答曰，漢晉文章齊梁之韻雖寬，而之支脂等韻，未曾通雜。若學漢晉文辭，而更能謹守此漢晉以上之韻，取法乎上，撥亂韻而反之正，不更善乎。況以今韻一百六韻，而并爲廿一部，已寬之至矣。學者亦何憚而不用此韻哉。年兄試再與堂中林伯桐諸子商榷寫定。（即如廿一部至寬，須在各韻中將各字提綱而出，而删去較僻之字。）即可在堂中梨板成帙，不過數萬大字，即可嘉惠學古之士，予雖老，亦樂得觀之。且可以分授家鄉子弟矣。庚寅閏月。

虞山張氏詁經堂記

唐人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然則人生所見數十年耳。將欲使後人見今，如今人見古，傳聖賢之事，記文史之詳，殆非書不可。虞山張氏（金吾）世傳家學，代有藏書，不但多藏書至八萬餘卷，且撰書至二百餘卷。不但多撰書，抑且多刻書至千數百卷。其所纂著校刻者，古人實賴此與後人接見也。後人亦賴此及見古人也。是詁經堂詩史閣，求作書莊諸地，皆羅列古今人，使後人共見之地也。此於古今人謂之有功。於己謂之有福。夫遺金不如詁經，猶徒爲一家藏書計耳。苟若以書公之天下後世乎，世之有金者，無

所不爲。獨不肯用之於書，若是者謂之無福。若在己無學術焉，則雖有之皆之，亦無能用之，若是者亦謂之無福。雖然，福不可擠也。福雖不可擠，而有功以補之，則其得此福而居之也，豈不宜哉。因詁經堂主人求記，而論之如此。

金子青（[illegible]）詩集序

己丑春，子青子以詩集寄滇南。元於東閣暇日，往復披讀，如見久別之友。且欲慨然於其才與遇也。子青子詩，蘊采絕豔，宛委沉鬱，兼萃唐之三李而得其神理。長吉短命，而子青則甚壽。義山坎壈且有數，而子青爲名門之壻，處節使之客，恬淡不干榮利，有譽於時。太白得入翰林，而子青無官。然太白仙才，固不以翰林重。且今人評唐人詩者，無不醉心於義山，而於令狐氏則無聞焉。文章之事，固有不能以位移者歟。子青子何憾焉。子青近年之集，皆客隱於竹西草堂所作也。元竹西人也，弱冠後惟持服三年居竹西。計子青子詩之在竹西者，前後數十年，湖山登眺，交遊贈答，讀其詩，憶其地，懷其人，豈能無故鄉舊友之感哉。韻語一函，長江萬里，年如逝水，思切停雲，聊寄數言，解慰此情云爾。

一切經音義跋

齊釋道慧爲一切經音義，其書不傳。傳者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其中引證古書，如鄭康成尚書論語注、三家詩、賈逵服虔春秋傳注、李巡孫炎爾雅注等書，極其精博，學者寶之。其中古字古義，皆述祇慧遠雷次宗諸人。用經典中文字，翻改佛經之確據。試問西域梵字經中，有用古詩書春秋倉雅者耶。即如華嚴音義內，有曰顧眄斜仰，無所適莫者，有曰洪纖得所，修短合度者。觀此而猶不悟一切經爲中國儒者文人之所改易潤色，不亦不慧乎。然而去禪尚遠，禪則忍乘音義如土苴矣。是故釋家爲音義，音義中尚有倉雅。禪家爲語錄，語錄中但有俚言如柏樹子乾矢橛，無古文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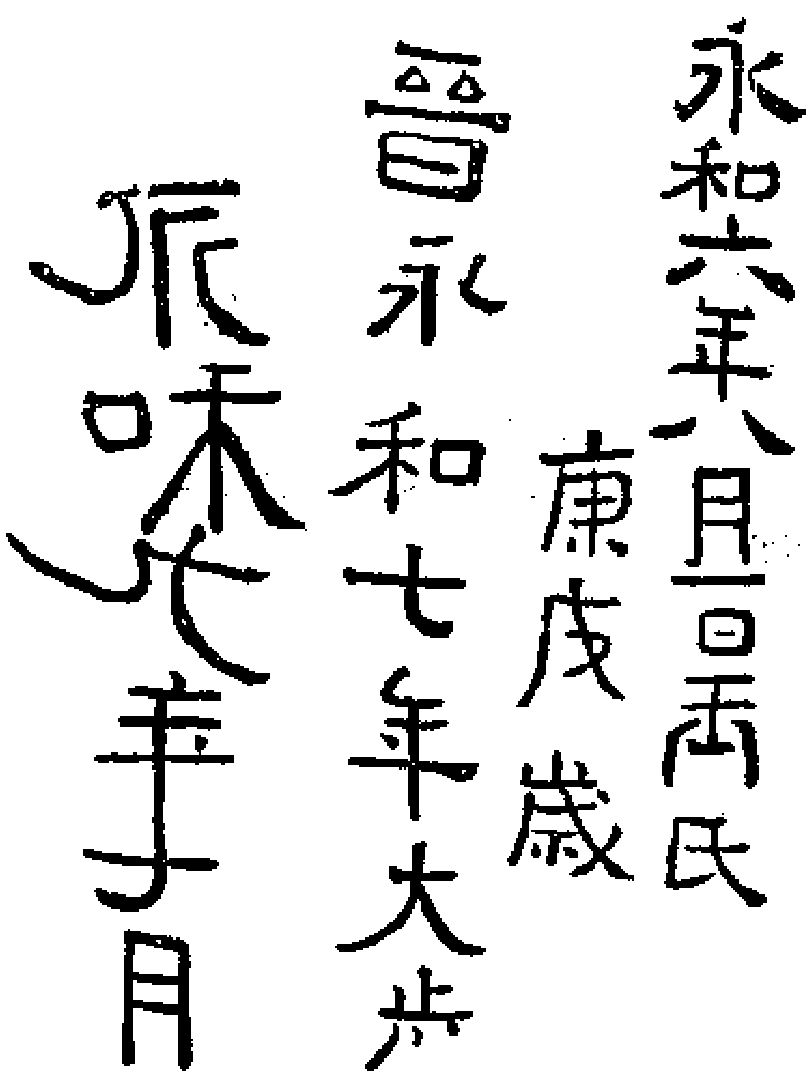
石畫記序

古罕石畫，元微之石硯屏詩，始有濃淡樹林分之句。歐陽永叔有山松石屏，蘇子瞻有月石風林硯屏，皆虢山石。狄詠有雲林石屏，清異錄載玉羅漢石屏，皆非滇石。雲林梁園兩石譜，皆艮嶽之類，惟陳眉公妮古錄有石屏如董巨之畫，名曰江山晚思，此或是大理石歟。今雲南大理府點蒼山第十中和峯之腰，出文石。明時見重于世者，以大屏大案白質黑章爲貴。崇禎時，徐霞客遊記，親至大理，見淨土庵七尺山水二大石。又云，第八峯新石之妙，大容山樓閣，徑二尺者五十塊，俱妙著色山水。李日華六硯齋二筆有云，環列大理石屏，有荊關董巨之想。乾隆初，高總制（其倬）又分製水雲月淺綠微黃諸目，是著色山水。滇中久有之。何罕傳于江湖乎。今之所產著色者亦多，山民采買，賴以爲利者千百人。其石色備五采，氣若雲水，較吳裝畫法，更覺脫天成，非筆墨所能，乃造化所成也。余到滇數年以來，所見不少，已如雲烟過眼。又於到點蒼時，張氏關坡爲余親至石屋選買數十幅，間有題詠，或持贈成友，或見璧乞去，又函坡諸公在省

肆買石。各請品題。余擇其得古人詩畫之意者。不假思索。隨手拈出。口授指劃。各與題識。付陶坡暨姪陸甘。或鐫或記。半不憶爲誰之石。否則各石雖有造化之巧。若無品題。猶未鑿破混沌。且記書畫之書雖多。未覩此格。余曾見宋元眞跡數百種。亦未見此格也。其未經余見而不得品題者。更不知幾何。此亦如人才不遇知己。殊可惜矣。昔歐陽永叔、梅聖俞、蘇子美、蘇子瞻、范純甫皆有月石風林硯屏詩。吟賞不已。是其意趣遠於俗情。今之石勝於宋石。更惜歐蘇諸公未見耳。

毘陵呂氏古甎文字搨本跋

甎。余在浙。得漢晉八甎。聚之一室。爲八甎吟館。後數十年。又得數甎。除五鳳天册。無甚佳者。歲丙申。四明教授馮柳東通家。寄示所刻浙江甎錄四卷。乃知近三十年浙東西出土古甎之多。丁酉夏。呂堯仙蒼孫鹿常。自其殿君四明郡署來京。購獲古甎甚多。搨本四册。自漢吳晉宋以至唐宋。披玩之餘。喜不釋手。古甎自洪文惠始著於錄。乾隆間。張芑堂亦摹刻于金石契中。今呂氏四册。奚翅倍蓰。堯仙于拓本文字。考其年歲。合之史籍。古地古官。多所印證。引據弓之圖周。顏氏家訓之燒墼。尤爲精博詳審。且晉宋間隸體。如梁書手在于目前矣。王著所摹晉帖。余謹守無徵不從之例。而心折于晉宋之甎。爲其下眞跡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試審此册內永和三六七八九十年各甎。隸體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寫。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隸字。尤爲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當是羲之之族。何與蘭亭絕不相類耶。堯仙知古者也。試共商之。



羅茗香四元玉鑑細草九式序

嘉慶間。予得元大德朱世傑四元玉鑑三卷。進呈聖鑒。蒙賜收入秘書。予以副鈔本屬何君夢華付之李君尚之。略演其法。李君遽卒。吾鄉羅君茗香。士琳乃取此書各段。演全細草。又於四草外。演爲九式一卷。以盡發朱氏四元之意。精思神解。貫徹古今矣。羅君不但九數精通。抑且六書明徹。文章雅麗。絕似初唐駢體。淸才銳識。愧我相知之晚也。昔元朱松庭曾遊廣陵。學算者雲集。若松庭見此所演。相悅何如。然則羅君在廣陵。即今松庭矣。

重修滇省諸葛武侯廟記

滇省五華山武侯祠堂中。惟中閣有武侯一象。祠亦久不修。漸朽壞矣。余于道光十五年春重修之。余謂漢時從武侯在滇立功者。宜從配祀。乃滇廟非獨廟也。遂增設左右二龕。右塑二象。東面西向。爲漢興亭侯。建寧太守。廣漢將軍。領交州刺史。李恢。裔威將軍。博陽侯。牂牁太守。馬忠。西面東向。爲陽遷亭侯。雲南太守。呂凱。隨丞相南征。安上縣。遙領越嶲太守。張嶷。又于門塑左右。塑二像。北向立。西、封領軍建寧爨習。東、擒降後封御史中丞朱提孟琰。降後封將軍朱提孟炎。改書正中聚主曰。漢丞相南征至滇諸葛武鄉侯位。乙未二月工畢。

汪容甫先生手書跋

汪孟慈戶部喜孫奉其考容甫先生。上謝東墅師書六紙卷。請題識。元展之。有感于師友在昔之情。今五十餘年矣。此內情事。元知之久。昔東墅師督學江蘇。識拔學人。得容甫先生。極賞重之。先生學與文。在彼時交游間相知者。不過劉端臨先生等數人。餘皆不能知先生。先生性眞率。每簡之。以故時人毀之。先生益簡之。不諧于人。會丁酉拔貢之年。自學官以下。無不毀先生于學使前。師曰。汪中即爲渾沌窮奇檮杌。獎。吾亦拔之。先生每有古文章必呈師。師皆深賞之。且語人曰。吾之上容甫。爵也。若以學。吾于容甫北面矣。嗚呼。今有如先生之學者耶。有如師之能識其學心好達技者耶。師在上書房。年節例以紙進于御前。每屬先生覺之。故書內云然。書中稱阮封君者。先大夫也。元在京官詹事時。先生在揚州。常與先大夫相見。且書內云。阮門生之父忠信家鄉人也。謂之有餘歲焉。元于乾隆四十七八年間。識先生于揚州。常與淩仲子先生諸人。同泛舟平山。先生議論經史。風發泉涌。又曾得見先生校大戴記初稿。入京後。遂不相見。及元赴浙江督學時。先生已卒。乃於嘉慶初得先生述學稿。合孔撝約先生、錢溉亭先生三人書。刻於杭州。道光初。又合先生各著作。彙刻入皇淸經解內矣。元老入京師。孟慈亦常相見。孟慈之學。大得父敎。而其不諧于俗。亦略有父風。但余許之曰孝。何也。凡容甫先生所著書內。片言隻字。余與孟慈言。孟慈無不析及精微。心知其意。又于先生手蹟。斷簽敝紙。無不寶而尊之。若此。子弟之佳。有如此者乎。丁酉九月。

闕里孔氏詩鈔序

風雅頌三百篇。若非孔子于春秋時定之。則必不能全傳于後世。然則百世之詩。皆洙泗教也。伯魚過庭。受學詩之訓。且爲周南召南。然則闕里家庭。世世習當學詩。更爲家教矣。補峯先生。爲至聖七十二代孫。勤學善詩。在大宗近今二百年。輯錄詩九十餘人。足以見溫柔敦厚之風。藹然聚于一門。其間如東塘搗約諸先生。有經史文章著述者。別已專行。此不過采錄數篇而已。末錄閨秀十餘人。元爲七十三代門壻。亡室有經樓詩。亦得采焉。以是爲幸。道光十八年春。補峯先生以稿本見示。將付梓人。屬序其事。亦祖庭之榮故也。

梁中丞文選旁證序

文選一書。總周秦漢魏晉宋齊梁八代之文而存之。世間除諸經、史記、漢書之外。即以此書爲重。讀此書者。必明乎倉雅凡將訓纂許鄭之學。而後能及其門奧。淵乎浩乎。何其盛也。夫豈唐宋所謂謝海者能及乎。道選之文。漢即有注。昭明之時。注者更多。至於隋代。乃有江都曹李之學。書探萬卷。壽逾百年。且有公孫羅許淹諸說。是以沈博美富。學守師傳也。唐開元後。有六臣之注。五臣自欲掩乎李注。惟少實事求是之處。且多稱誤雜揉之譏。文選刻板最早。初刻必是六臣注本。而單李注本幾於失傳。宋人刻單李注本。似從六臣本提摭而出。是以五臣之名。尚有刪除未盡之處。今世通行單李注板本。最初則有宋淳熙尤延之本。尤本有兩本。一本予所藏以鎮隋文選樓者也。一本即嘉慶間鄱陽胡果泉中丞據以重刻者也。我朝諸儒之學。難者弗避。易者弗從。爲此學者。已十餘家。而道義尚多。可謂難矣。閩中梁茝林中丞。乃博采唐宋元明以來各家之說。計書一千三百餘種。旁稽博引。考證折衷。若有獨見。復下己意。精心銳力。捨易爲難。著文選旁證一書四十六卷。沈博美富。又爲此書之淵海矣。余昔得宋本。即欲重刻之。且欲定本諸本爲校勘記。以證胥府改古之誤。繼而胡中丞已刻尤本。是以輟作。今又讀梁中丞此書刻本。得觸夙願。即使元爲校勘記。亦必不能如此精博也。欣然爲序。

擘經室續集目錄

卷四　續四集

謝賜御筆福字壽字鹿肉摺子
祭南海神廟文
節性齋銘
蘇文忠公象贊
陸宣公從祀廟頌
學海堂集序
謝御賜福字壽字并奶餅乾果摺
謝賜紫禁城騎馬摺
謝賜回避方略摺
謝授協辦大學士摺
謝賜七十壽摺

謝授大學士摺
敎習庶吉士謝摺
糯句進奇果花象賦　賴其成
紙頤

揅經室續四集

謝賜御筆福字壽字鹿肉摺子

奏爲恭謝天恩事。道光三年正月二十日。臣齎摺差弁回粵。欽蒙皇上恩賜御書福字壽字並鹿肉到。臣當即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伏念臣廿載封圻。六旬頹齒。常懷涓埃未效。實慚隕越虞愆。昨歲入覲天顏。渥邀帝賚。茲復時叨恩澤。倍錫春祺。已賜福箋。珍頒甲鹿。更加壽帽。綸綫雲龍。臣敬念福者備也。臣何以備宜聚德於羣生。壽者酬也。臣何以酬報隆施於丹陛。再臣犬馬之齒。甲子已周。氣力不充。鬢髮多白。悚惶無地。敢忘蒲柳之先衰。平格自天。益凛桑榆之有失。惟勤思職業。仰答國恩。推擴福於兩粵東西。兆民有慶。頌聖壽於萬年億禩。南極無疆。所有臣感激欣悚下忱。謹繕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祭南海神廟文

惟道光五年三月己亥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廣東廣西等處地方軍務、阮元。致祭于南海神廟曰。五嶺之南。至于海濱。洋洋萬里。迺廣迺輪。祝融正位。實爲大神。惟神之德。順天布仁。惟神之威。如雷發聲。內清外晏。無波無塵。風和雨節。年豐俗淳。戈船估舶。息浪通津。遠服夷國。近育粵人。元奉帝命。鄙伍是遷。舟洄海外。祀事再親。敬將俎豆。祈神福民。尚饗。

節性齋銘

周初召誥。發言節性。周末孟子。互言性命。性善之說。秉彝可證。命哲命吉。初生即定。終命彌性。求至合正。邁勉其德。品節其行。復性說興。流爲主靜。由莊而釋。見性如鏡。考之姬孟。實相逕庭。若合古訓。尚曰居敬。

蘇文忠公象贊

象摹內殿。蘇齋曾見。嶺南羅山。又逢真面。古人精神。成于立傳。古人衣冠。夢中顯現。胡甸切。假現亦現。較難。注目生光。如彩如虹。

陸宣公從祀廟廡頌

於戲宣公。既文且忠。未嘗講學。實踐在躬。以仁輔世。以義立功。學孟子學。與乎儒宗。請祀孔廟。帝曰皆從。
及門吳給事傑奏請從祀。奉旨准行。給事皆新宋文。因爲此頌。以稱之。

學海堂集序

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師法。周公尚文。範之以禮。尼山論道。順之以孝。是故約禮之始。必重博文。篤行之先。尚資明辨。詩書乘其彝訓。傳記述其法語。學者誦行。畢生莫殫。譬之食必菽粟。日不可廢。居必棟宇。人所共知。奚更立言以返古教哉。若夫載籍極博。束閣不觀。非學也。多文殊體。搦筆不習。非學也。寔因之士。區罷勉於科名。語上之儔。師恐蔽其耳目。率曰乏才。豈其然歟。嶺南學術。首開兩漢。著作始於孝元。治經肇於黃董。古册雖失。佚文尚存。經學之興。已在二千載上矣。有唐曲江。誠明忠正。求之後代。孰能逮之。趾其初學。乃多詞賦。耳文辭亦聖教也。曷可忽諸。大清文治。由朔暨南。明都著於因民。雖增於往代。余本經生。來總百粵。政事之暇。樂觀士業。搢者撫浙。海氛未靖。日督戈船。猶開彝舍。矧茲清晏。何獨闕然。粵秀山峙廣州城北。越王臺故址也。山半石巖。古木蔭翳。綠榕紅棉。交柯接葉。闢萊數丈。學海堂啓焉。珠江獅海。崇峙飛泳於其前。三城萬井。烟樹闠闠於其下。茂林洒及。先來天際之涼。高欄夕風。已生海上之月。六藝於此。發其秀靈。百寶所集。避其神采。洵文苑之麗區。儒林之古境也。昔者何邵公學無不通。進退忠直。聿有學海之譽。與康成並舉。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於海。乃見主名。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於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於倉雅。或析道理。守晦菴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並擅。若迺志在爲山。斷於不至之纔。倘止爲科。未遂進放之本。此受囊於淺陋而已。爲視百川之匯。而演哉。道光四年。新堂既成。初集斯勒。四載以來。有筆有文。凡十五課。潛修實踐之士。聰穎博雅之材。著書至於仰屋。豈爲窮愁。論文期於睎壁。是在不朽。及斯堂也。升高者賦其所能。觀瀾者得其善術。息焉遊焉。不亦傳之久而行之遠歟。

謝御賜福字壽字並奶餅乾果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齎摺差弁回滇。捧到恩賞御書福字壽字。并奶餅乾果。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伏念臣散等樗材。弱慚蒲質。値此亥歲之歲。仰邀申命之庥。寶墨濃揮。帶九天之露氣。春祺普洽。生一路之星輝。共瞻合璧以成文。恰在五雲之多處。竊惟南郊樂土。地以福名。滇境山居。人多壽者。荷恩來之自北。益物與之皆春。而且珍果連函。瓊酥彝餅。自是澤周外徼。醍醐溼挏馬之香。即看功定西疆。狀杜及櫻桃之薦。臣惟有勤思受祜。切戒素餐。美意延年。冀上承夫天壽。庶民斂錫。勉安鎮於坤維。所有臣榮感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謝賜紫禁城騎馬摺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道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準上諭。雲貴總督阮元。著加恩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竊臣職效南車。材同下駟。封圻游歷。愧馬齒之徒增。節鎮久膺。撫駒光而自惕。濫逢聖治。屢澄譴於黔粵之前。感激皇仁。勉艱鞭於據鞍之日。茲屆觀光而述職。適蒙錫馬以趨朝。垂慈步履之微勞。榮傳紫禁。曲念筋骸之漸老。寵昇丹輪。恩重戴天。感增行地。伏念臣南滇駐極。跋征懷燧及之心。北闕瞻雲。駟伐仰丕成之烈。花門雪護。蹄桃與天馬同來。玉殿春回。驂核及小輿并載。從此騎銜日暫。益矢馳驅。即今奮力時勤。更虞策馭。半九十里。愼行路晚節之難。蔽三百篇。守思馬無邪之訓。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謝賜回疆方略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齎摺差弁回滇。捧到頒賞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全函。臣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欽惟我皇上駿業光昭。鴻功耆定。纘承謨烈。軒弧炳象於遐陬。綏靖垓埏。姬籙垂型於萬禩。甚茲張格爾。武負餘俘。陸梁竄徼。皇上鈞樞默運。神筴親裁。迅掃妖氛。生擒渠惡。允宜彙編訓誥。纂輯典謨。五七言首列宸篇。八十卷全羅偉伐。喀丹闕以獻馘。銘紫閣而酬庸。壁水告成。鐵山紀績。其間開十條而授略。總八校以掄材。知幾其神。罪人斯得。莫不開卷而仰窺秘畫。披函而難測神謀。紹璿圖而茂紀庚寅。功符準部。頒瑤笈而籤標甲乙。恩逮遐陬。臣忝任封圻。遠叨寵賜。仰聲靈於九伐。軍志詳臚。欽宵旰之單心。宸猷式煥。從茲映赤虹於東壁。玉府增輝。歌朱鳥於西陲。金城永鞏。揄揚莫罄。鼓舞難名。所有臣欽感下忱。理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謝授協辦大學士摺

奏爲恭摺奏謝天恩。並請旨赴京叩謝。仰祈聖鑒事。竊臣於道光拾貳年玖月拾柒日。接准吏部咨開。奉上諭。阮元著協辦大學士。仍留雲貴總督之任。欽此。臣跪捧恩綸。伏地叩頭。感悚莫可名狀。伏念臣汞質至愚。受恩極渥。夙深愧積。豈蒙高厚之施。任重材輕。未有涓埃之效。道光捌年十二月展覲進京。稍抒戀慕。仰沐恩施稠疊。爲臣所非克負荷之恩。備蒙訓諭周詳。皆臣所極當服膺之訓。撫衷增惕。循分難安。茲

復仰荷鴻慈。欽承特簡。尤寵光之逾格。非夢想所敢期。自顧何修。遽附參知之列。忝叨非分。彌思節使之難。訓命之下。慚愧交深。感激涕零。不能自已。臣近年筋力尙可勉支。惟心力所攝。漸形不足。祇有懇求命旨。准臣趨詣闕廷。叩覲天顏。虔申謝悃。跪聆恩訓。益有遵循。如蒙諭允。俟奉到批摺後。將應辦各事宜。與撫臣伊里布次第商定。循例於起身時。將雲貴總督印務。交撫臣伊里布署理。臣無任瞻依待命之至。所有感悚下忱。謹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十二年九月十九

謝賜七十壽摺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壹日陛見抵京。泥首宮門。叩覲天顏。虔申謝悃。由軍機大臣傳知欽奉恩諭。以本年臣七十生辰。特加賞賚。當由軍機處頒到御書嘉功錫祜匾額一面。御書福壽字各一方。佛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蜜蠟朝珠一盤。陳設十件。綵絲蟒袍一件。大卷江綢四疋。小卷江綢八件。臣謹叩頭謝恩祗領。伏念臣材同樗散。質本鴽微。蒙我皇上高厚殊施。涯邀恩眷。未有涓埃之效。屢加非分之榮。忝任封圻。方懼難勝榮節。驟躋揆席。更慚協贊綸扉。茲因馬齒加增。復荷鴻慈眷注。榮膺懋賞。寵錫奎章。亮功瞻雲日之章。恩輝霄漢。錫祜竊臣民之祉。宸翰春生。神壬林而壽寓同登。綏戩穀而福臻並衍。禮莊嚴之法相。式溫潤之瑰材。貫珠憶記事之勤。蟠繡思章身之稱。十賚欣陳于鼎。千絲輝映乎元纁。凡茲寵錫駢蕃。洵屬非常遭際。心銘溫諭。非夢想所敢期。頂戴深恩。矢靖共而勿替。異數出於天錫。七十稔沐特賜之恩。殊榮被及覃臣萬億齡上升恆之頌。所有臣感激榮幸下忱。謹恭摺奏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謝授大學士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臣於道光十五年三月初三日。接准吏部咨開。奉上諭。阮元著補授大學士。管理刑部事務。伊里布現在督程來京陛見。阮元俟伊里布回任後。再行來京供職。等因。欽此。臣即恭設香案。敬捧綸章。望闕謝恩。伏地九叩。感悚交切。莫可名言。伏念臣江北庸材。維揚下士。叨居諸職。洊歷卿貳之班。繼領封疆。復荷遷圻之任。國恩重叠。備當大地兩露之優。聖澤未酬。實無尺寸涓埃之效。已忝參知之秩。留司外鎮於邊陲。茲膺簡用之仁。晉授平章於綸閣。臣既愧素無才識。未能仰贊昇平。復將借此衰愚。何以勉承策馭。且以持衡邦憲。綜理秋官。雖比甚繁。折中須愼。愈覺撫衷而增惕。皆非夢寐所敢期。惟有益勵精神。攝持心力。倍加謹愼。冀無負逾格之寵光。矢竭朽庸。庶常沐垂慈之恩眷。臣遵俟新督臣伊里布回任後。即行交卸起程。趨赴闕廷。跪請聖安。虔申謝悃。敬聆訓示。所有感激下忱。謹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十五年三月初五

教習庶吉士謝摺

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初六日。奉硃筆。著阮元穆彰阿教習庶吉士。欽此。竊惟桂林獻策。芸館儲英。衡鑑

吉人。見此時之多士。雖雖鳴鳳。則他山之良玉。宜加繩尺于長材。俾琢圭璋于完璞。臣學荒舊業。智媿頹齡。重荷聖恩。命司教習。悚惶丹地。榮耀木天。身到瀛洲。竊喜森于玉署。選成文賦。儻雲起乎翰林。辭貴立誠。非徒摛藻。士先尚志。豈獨雕蟲。我皇上聖學淵深。天章炳曜。取士已極其慎重。披文尤致其精詳。臣愚荷恩偏。屢司衡鑒。知簡拔真諸世之士。庶冀習為有用之材。敢不竭力有成。虛衷其濟。奉聖人之教以為教。咸求玉琢金相。程學士之文以為文。各勵春華秋實。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緬甸進奇異花象賦 庚戌館課

若夫滇海西流。孟山東轉。萬里人遙。窮良路繙。松磴隔微而溪多。香象渡河而水淺。瑞光是散。彩分玉闕金蕊。雍由調來。貢勝執牛露犬。原夫緬人之處南荒也。蒲甘遂萬里之闢。猛密有五城之控。漢初則撣國時通。唐代則驃氏互戰。強如緬甸。舊階後舞於三旬。寔比蛛蝥。揚網疏逃於一面。昔者憍貪恃險。倚久逋於耕穫。今茲詎隕歡關。乃自投於荒甸。於是重譯而朝。奉琛以進。其表獻誠。其辭效順。千金鑄塔。頓梯七級以稱歸。四象充庭。更獻五花之奇。備。實匪白牛狸氂。出於大夏。周頌物高。巨歷乘黃。來自白民。護慎。爾其性馴擾。善色麗尤奇。白質拂霜之潔。青婆陀國之旌。武教率出伽那。雜文斑駮。爭看驪來。羅我変彩陸離。毛駁毛斑。東彼嬲黃之色。文炳文蔚。美於虎豹之皮。於是通以象胥。傳山嶠騎。金沙江隘。即為飲鼻之區。銅壁關分。半是獠牙之地。昔聞大食。無今花樣之奇。舊說文單。遜此花紋之異。同森異色。來蟠爛珊南之鄉。斗應七星。比威鳳祥麟之瑞。金鉤初試。闘鶴始加。彤庭耀彩。玉陛是華。立仙仗以歲穀色映。是旌羽葆。翊輅車而容與。光分翠蓋芝葩。陋晉人南越之馴。薄以當門鼓吹。笑唐世御樓之舞。駝來金葉蓮花。盞惟我皇上開疆宇於無疆。闢坤輿於極隅。未嘗勞我偏師。莫敢不來庭享。故雖遐僻遐陬。亦自是其花象。此日木邦金齒。已似乾陀。他時阿瓦瀾滄。更通南掌。況乎元會則四國賓朝。禋祭則兩藩內附。巴勒布驗風受吏。獻其貝葉梵經。暹羅解識海來王。表以南金大璐。何如六牙千葉。別具奇姿。不數林邑梁山。徒充常賦。祝聖人之壽。億年延發喪之祥。觀上國之光。萬里展西南之路。

右乃大人官庶常時館課之作。久逸其稿。乙未教習庶常。始從館賦中錄出。補入。況昔滇時緬甸又進馴象。余暨東里主司之聯使。緬甸南掌相和。南掌亦進馴象。阿南巡錄。似有後兆。故應補錄入續四集。福孫識。

紙頌

自今溯古。所由千歲如見者皆耳。書以紙為之。忠孝勇節之人。或不知文字。而其人傳。紙傳之也。學儒才士。則能自傳之。且代人傳之。百年千年。積之於紙之中。後人之欲知古者。覽而得之。如見古人。古人亦得以與後人見。雖詩集小說。亦若親其言貌。視其神情。然則自漢以來。惟賴此紙相引勿替矣。愚夫愚婦。紙在世食衆數十年耳。不知書也。鉅工大商。紙在世求贏數十年耳。亦不知

書也。仙佛尚空虛。然其言其名亦賴紙也。故吾曰紙為貴。乃頌之。

赫蹏以後。乃有蔡倫。與竹漆遠。與帛縑鄰。二千餘年。製造日新。刻木印字。其用更神。若無此物。罕見古人。若無此物。世多愚民。雖愚相衍。為世奇珍。一室之寒。得之則溫。一席之暗。得之則明。

揅經室續集目錄

卷五

文選樓詩存十二目錄

癸未
道光癸未正月廿日余六十歲生辰時督兩廣兼攝巡撫印無署東園竹樹茂密虛無人跡避客竹中養茶竟日即昔在廣西作一日隱詩意也畫竹林茶隱圖小照自題一律
福兒以得學士泉養茗作詩因再題竹林茶隱圖中
癸未四月住閱江樓閱壁壘八營官兵
宿閱江樓
羚羊峽峽東即端溪研洞今有水不令開鑿福兒隨來端州住閱江樓數日呈詩文一卷題其卷首
廣州城西荔支灣荔林夾岸白蓮滿塘即南漢昌華舊苑也福兒遊此折荔歸來題圖一首
五月廿七日丙子生辰復避客獨遊荔支灣憩華荔亭歸示福祜孔厚即用前寒韻加刪韻
堂院中用竹木架成平臺與籌齋為夏夕趁涼之所秋即拆之
道光癸未狀元為廣東與川林召棠報至粵越華粵秀兩書院院長同辭喜復用三元詩韻一首

道光辛巳恩科兼攝廣東巡撫監臨事和德文莊公乾隆庚寅監臨試院中留扁詩韻題甲子新闈
試院煎茶詩卷中
督署西堂木棉
題海印閣
不浪舟小坐
坡公詔嶺南涼天佳月即中秋不以日月爲斷癸未中秋天涼月佳誦其句成一律
楊桃
重九夜過端州
過平樂
癸未秋閱兵粵西泛出灕江
陽朔舟中
清灘石壁圖歌
題羅兩峰畫策騎圖
藤枕
粵西
由粵西入粵東
將由肇慶往雷州至新興河頭水最清淺
由高州段欽州書示兒輩
過電白溫泉題僧壁二律
雷州道中
題頤道堂詩集卷首
雨闕

卷六　文選樓詩存十三目錄

甲申
省城詩社之詩有刻本見甑心亭擬作二首
西齋
唐湯園
種沙參竹于西齋

題小瑯嬛畫付福兒
修廣州城及城北五層樓工成
西洋米船初到
題杭州詩僧曉溪詩卷
乙酉
正月二十日學海堂茶隱
三水縣行臺書院新成停舟登三十六江樓
乙酉春宿端州閱江樓四夜
乙酉春夏間屢登粵秀山憩坐學海堂因題
賦得仲秋上弦月 得中字會試詩士作
西齋有敞廊將頹撤而新之且安茶竈
西齋茶廊坐雨
遊花田翠林園
泊舟峽山寺登飛泉亭回憩玉帶堂晚飯
老蚌珠光研研石中有石紋圓暈數層莫知造物之理爲詩代銘
余屢過羅浮山下皆未入山誠以地方供帳俗習牢不可破誠從遥行殊爲無謂弓刀小隊更非所宜乙酉冬閱兵惠潮六過此山亦惟遥看山色而已
惠潮海邊四詠
乙酉仲冬望日閱碣石鎮水陸兵全海澄清夜看海月
過豐湖書院
過溪浸徑
揭陽策騎
題蕭厚民 布詩圖樵圖

卷七　文選樓詩存十四目錄

丙戌
漱珠岡萬松山上建漢楊子祠
焚香
自陽朔湖桂林再題陽朔奇峯圖卷

粤西舟次題周夢巖學使評梅山館圖
題潘紅茶封使宦良江使槎圖
桂林東郊耕耤田
沿紅水江至遷江縣宿東軒春月甚朗十年中三宿于此皆見明月因題曰寫月軒
行過遷江古之賓州今雖瘴少然氣候殊不齊
園遊
啜茶
邕江舟中
得復初齋全集邕州舟中讀之即寄野雲山人
祭馬伏波將軍廟舉放船下橫州大烏灘
潯州道中
過端州羚羊硯石峽
三月晦日立夏節過端溪
定靜堂前手植荔支今夏結子頗多樹甫甚濃甘漿欲進擧白沙就樹噉荔法啖之
奉命移節滇黔濱行拜天后廟
檢書
劉檏石 彬華 何湘文 南鈺 謝里甫 蘭生 胡香海 森 張棠村 維屏 李鏽子 黼平 諸書院院長暨學海堂
學博生徒皆有圖詠送別賦答一律
別館者范素庵 濬
遊舟
舟過廣西陡河謁分水神廟
泊舟浯溪登居亭
湘江村舍
泛湘川過衡嶽得雨
日出洞庭湖
夜泊
八月七日又泊
過會同

沙岸坐月
過黃平登飛雲巖再用壺中九華韻
過清鎮安平縣
重九日登黔西老鷹崖
雲南督署之東園亭館花木之勝為歷任所未有心念此間宜有鶴未幾日忽飛一白鶴來翌日又
有一鶴盤旋空中鳴聲相呼遂並集於園月餘遂馴且能舞矣作來鶴篇
栽花
滇園煮茶
雲南督署宜園十詠
閱兵至開化
夜坐

卷八

文選樓詩存十五目錄

丁亥
宜園
正月廿日雪晴煮茶于竹林中題竹林茶隱卷
倚松當屋春祭齋居
仙館花叢欲栽牡丹價貴遂栽芍藥
月來政簡頗就滇園之樂詩以自警
摘蔬
南雲行
上巳日東川道中
過以禮河
閱黔西威寧鎮兵
可渡橋夜月
回省看宜園新綠
詠雙綠蝶
綴家寄後
頻果

孟夏草木長
滇南小暑節
閱盤龍江登雄川閣望滇池
小暑節賞菊
滇南伏日
立秋日敬一室晚坐
西崖
登西崖
以藜爲拄杖
中秋宜園翫月
再登西崖看碧雞山色
遥西過聽發
重九日登祿豐之鶯頭峯得伊莘農中丞寄贈登鶯詩卽答
住大理聞兵三日沿點蒼山
麗江雪山
天生石橋
南詔殘碑
建極銅鐘
古哀牢
渡瀾滄江鐵索橋
宿永昌池館流泉樹石湛然清華名之曰小蘭津并詩示稟府諸公
滇緬溪道中
滇緬合江上看月
遊黑龍潭看唐梅二律
余不能飲最多一杯而已滇園梅花盛開不可無酒命釀白糯數日卽熟花下欣然小酌仍不能醉
詩以自嘲
梅園晚景
宜園三詠詩

除夕園庭之花齊見者桃梅杏山茶玉蘭海棠木瓜櫻桃馬櫻春蘭薔薇木香迎春水仙長春報春
蜀葵十餘種

戊子

定光寺看紅山茶花
上元登西臺望月
和女蘿亭東園花月
出西城十里遊龍門山海源寺
倚松書屋齋居
同李文園學使 [illegible] 遊太華山憩太華寺
仙館東新開二方石池一栽荷一養魚池上栽蘋果樹二株梨二株并於園南栽橡養山蠶以爲民
先
牡丹一枝開極大
梅花蜜
老鶴
登西臺看耕種
東園初夏
近華浦大觀樓新立石柱水誌
晚飯於福兒官齋登西臺觀稼是日園得七種蘭菊桂花紫薇同開
東園夏日
詠滇南景物
重九曲靖道中
白水河看瀑
貴州省城水南新構小閣正對溪山余名之曰翠微閣并書扁
鎮遠行巖在鎮陽江上江卽䑸水也後倚石屏山東橫大石橋橋南岸卽中元洞洞之上又有一亭
東向川塗余題扁曰上元亭
沅江綠蘿山
滄浪灘
武林舟中食蟹

荊州渡江
南陽道中早飯
狠褒
戊冬述職賜賚恭紀恩四首

卷九 文選樓詩存十六目錄

己丑
靜夜曉行擬楊誠齋
嫩沅水源入黔
黔大定以西古羅施鬼國也殺雨過此牡丹盛開
由七星關入烏撒
東園夏日
大理石小屏方尺許宛然設色山水巧合天際烏雲二句詩意
伊中丞過東園蔬飯見示一律即和原韻
滇南風景
登西臺
大暑節桂花初開
秋祭東園齋居詩四十韻
中秋塔鐙
以八月十六日為中秋
秋園
暮登東臺
題伊莘農中丞不倚圖
以園中補芥餉莘農中丞見謝長篇因亦以詩相酬
曉坐後院石塽
東臺待月
新霽日暮登臺看西山
大理石屏四時山水歌
過開化天生石橋題名刻石

戲答家人
坐月號坐月
新造拉皴漸成速觀陣和伊莘農中丞韻
報春花
大理雪浪石屏用蘇公雪浪石詩韻
冬至後連得大雪
山海棠
臘八日園梅有開者
園梅半開
月夜遊園
東園殘臘

庚寅
正月八日遊西山花紅洞法界寺
正月二十日偕王劉二叟竹林茶話
立幅雪浪石屏高一尺六寸寬一尺五寸再用坡公雪浪石七律韻并鐫字曰瑯嬛館仿蘇公雪浪齋孫知微畫法
西宅後有紫薇二株蒼其後屋題曰紫薇花院
紫薇花院後園坐月塽
澹泉
署西木臺將朽遂拆之遷於澹泉西南七丈許用七千土墼壘為方臺名之曰碧雞臺
食家園新麥麵
東園夏日
蜀葵花
紅藤杖
夏登碧雞臺
野鶴巢
題碧雞臺
大理石屏正面立看合疎影橫斜水清淺背面橫看合暗香浮動月黃昏
九日登西臺

翡翠玉效樂天樂府
西行閱兵歸雲南縣青華洞
點蒼山中所見
過蒼山第十五峯下登楊升庵寫韻樓又至大鑒堂外觀觀女花
重修承華園教場閱武
臘月十四夜游宜園
大理石擬元人四時山水小幅

卷十　文選樓詩存十七目錄

辛卯

承華園爲校武場重修之後隙地甚多且有流水使花奴居之種花果
東園祠號畫十二月花神像
題畫牡丹盛開列置坐右
點蒼中峯圖石屏
大理石五色雲屏
雲嶺石屏第三幅
題仇池穴小有天大理石屏用杜工部詩韻
梨花雲石屏
仿王晉卿煙江疊嶂圖石屏用東坡韻
題花塢夕陽返石畫研屏
五色杜鵑花
梅子黃熟摘置研旁其香更幽於花
石雲圖方石屏
青山白雨硯屏
題仿小米山林小石屏
登西臺觀栽秧畢
詠藜杖櫻桃木墩鑑之
雲崖圖石屏
題烏林雷雨石屏

和伊莘農中丞滇南園石屏歌
蕉林天影小硯屏
嶧陽孤桐石屏
大理石朱柏圖用杜工部古柏行韻
對鵲詩
大理石仿古山水小册十六幅歌
題柏近柴門月色新石屏
連年年豐民安辛卯秋仲民間願祝聖壽懸燈結綵亭臺相望十日之久又值秋試遊者如雲爲向來未有之盛因紀一律
春登碧雞臺
稍勝芋田收芋
爲林小汀表弟恰甘爲兵部司務補題繞綠來青書屋并以青綠山水畫石寄之
作石畫記並題
題大理石雲林石屏用蘇黃雲林石屏韻
雲林石硯屏第二再用蘇黃韻
小方兩面石硯屏
論石畫

壬辰

壬辰春園梅盛開有遊者貌我爲采芝選石搨柏扶梅四圖
滇鐵祗澄省采唐梅一枝來
茶隱日作
辛卯南掌國貢馴象到省時已屆寒冬留至壬辰春始令北行行時又到臺前辭行
余因女蘿之卒自四知樓遷住致爽軒有柏石再詠致爽軒前百玲瓏石用蘇公壺中九華韻再用山谷壺中九華韻
健忘
松雲身
仿李成寒鴉圖即歐公鴉石屏
四更山吐月石並硯屏

題林屋洞天之横石硯屏
樹林石硯屏
浮嵐暖翠天際烏雲兩面石畫屏
天台鴈蕩圖石屏
點蒼山中畫仙人歌
題重修暴書亭册
和香山知非篇
卷十一
甲午
題彩瀛仙府闐水花峯大石屏
對牀聽雨石屏
題點蒼山畫仙人石畫象
題雙仙畫石圖研屏
改造與春樓
縣筋神祠
雪浪第四石
冬日昭通道中
乙未
大西洋銅鐙
題降龍圖石畫屏
借文相國孚奉使島州有詩見投卽答一律
丙申
丙申正月廿日茶隱于城南龍樹寺題癸未竹林茶隱小像卷中
過衍聖公第見舊時手栽雜花盛開
萬柳堂伯發性折花相遺云是余所栽者
毎奏事到闕輒於前一日宿集賢院館可消夏
丁酉
正月二十日獨遊萬壽寺

仲夏辦八旗軍政住宿集賢院八日之久
夏日雨時題蓋天急雨石畫硯屏
阮公墩
戊戌
快雪時晴石畫研屏
後督侯曲歌
予告歸里敬述恩諭怡志林泉謹賦十韻
歸田後仲嘉弟呈珠湖漁隱圖請題

揅經室續集卷五

癸未

道光癸未正月廿日余六十歲生辰時督兩廣兼攝巡撫印撫署東園竹樹茂密虛無人跡遂寄竹中茗茶竟日卽昔在廣西作一日隱詩意也畫竹林茶隱圖小照自題一律

萬竿修竹一茶爐試寫深林小隱圖豈得常閒如圃老偶然棄住亦蘧吾傳神入畫宵腴眠提鐙開徑白蒲甌二十餘年持使節誰知披卷是迂儒

福兒汲得學士泉烹茗作詩因再題竹林茶隱圖中

酒中有至樂恨我絕不諳近歲作茶隱聊以當洗酣禺山到鹹海已是珠江南怕汲斜水斜（元和志鄭谿水今名谿水出縣東百三十里大平鄉字坑南實時有邪溜並發後改為正曆縣廣東通志山川略鄭溪水出始興縣東南鄭陽山水有兩源曰縣城頭曰流鈐流奔湍相應亂紫蓋注合為一川）斌酌貪泉貪（廣東通志山川略石門水一名貪泉出縣西三十里不地卽貧）廣州刺史吳隱之飲水賦詩處澗邊辨真僞忽聞學士泉輕與雲相涵（廣東通志學士泉在番禺縣北七里明天順中學士黃諫謫廣州品其井水為廣南第一福兒取歸之由是閣於井泉此泉之又為於山泉）符調得一擔松柴與石銚烹試來吾男茗枝龍井采咀味清且甘路碌與杯勺（此泉昔白雲磯中雲山泉流入皿沈而不散以試仙泉則得故者多矣）

28 P

第六十九冊

可抵飴弄含七椀喫不得，路飲可及三。盧仝詩云：七椀喫不得也。先生非醉吟。白太傅號醉吟先生。

有五月廿日四十生辰，避客往海幢，用白香山四十後白髮詩韻賦一首。歸凡何關關，此時竹林下，蝶化羅浮霽。

癸未四月住閱江樓閱察廣八營官兵

羅角吃仙羊，觸石成一峽。西江千派來，受此兩山夾。連舟穿峽行，遠眼峯巒叠。雙塔掛高要，肇慶 佳氣滿城堞。登此閱江樓，輕帆卸雲葉。

花樓夫何如，四樓合爲一。兩岸繞江清，北列星巖七。東海多晴雲，西巖隔紅日。雨捲直來，雲穿衆竅出。即此是巖雲，況巳羅石室。

峽出羅郊，八營勒雄駐。列霞五色旗，中權鼓角振。勢湧秋潮來，聲雄午雷發。百粵控東西，兵力重此郡。練彼蹈興心，迓在使之奮。

奮勇復選材，壁日如鷹鷂。雲中圭頂山，視彼若睦壁，分路競先登，縣躍攻且擊。

時平無戰爭，將士少閱歷。何以身先之，勤習此選技。

樓居夕照暝，五宿在端州。嶼踰弄江月，四山涼若秋。登徒閱軍實，錢以成清遊。與來覽自樂，遠盧選多[illegible]。綱繆語諸將，又放出峽舟。

宿閱江樓

正當山水奔，旋處更有高樓抵浪回。初夏暑風出羊峽，三更皓月滿崧臺。行隨石磴層層轉，臥倚雕窗面面開。爲惜珠江太繁俗，海珠樓上有誰來。

羚羊峽峽東，即端溪硯洞，今有水，不令開鑿。

五羊仙人來何處，必從此峽騎羊去。萬羊化石埋紫雲，石角無痕苔蘚樹。端州硯匠巧如神，水洞辟刀久迷路。詩硯皆無迹可尋，非仙那得知其故。

甥兒阮來端州，住閱江樓數日，呈詩文一卷，因題其卷首。

西樓行吟兩樓坐，東樓晚飯北樓臥。一家終日住樓並，敬之詩少香山和，甥兒隨我弄筆來，我豈長公附非過。漫將小集學斜川。

寄得溪山助吟課。惜爾兄弟皆未來，縱有詩情難作。試將此卷寫與之，方識端州此樓大。

西南北四樓四角又有抱樓，合通爲一大樓。題成推研笑滄浪。峽口羚羊挂雲破。

廣州城西荔支灣荔林夾岸，白蓮滿塘，即南漢昌華苑也。諸兒遊此，折荔歸來，題圖一首。

海珠臺外珠江灣，夾岸萬樹荔子丹。偶然小艇搖荷去，綠杉野屋圍闌干。紅雲低壓白蓮水，論園買夏遊人看。翻枝不用縱猿摘，歸來勸我還飽餐，是時積雨淨暑氣，甘漿進齒尤清寒。黃蕉白藕且相避，案前堆滿玻璃盤。綠荷倒挂小香鼠，冰盤撲出鮫宮丸。連枝帶葉插[illegible]，任林下垂圍綠新圖一幅，寫幽淨，我亦奢服生寫觀，何時我可棹船去，清遊默息何其難。

五月廿七日丙子生辰，復避客獨遊荔支灣，憩壁荔亭，歸示福祜孔厚，即用前寒韻加稱滄。

荔支灣中水幾灣，荔支仙成十萬丹。我獨掉船出江關，穿林拂葉來河干。羊城六度荔子赤，昌華故苑今發弄，亦荔錄雪何斑斑。就樹頗有遊人登，柴門草閣見青山。雨餘五月江深寒，野塘荷氣清如蘭。白蓮百搭翡翠盤，亭林靜寂泉幽湯，況有熟荔垂晶丸。夏遊得隱荔樹間，春遊竹裏吟橄欖。歸來寫詩自解顏，爲此花醉真古歡。若非避客來偷閒，爾亦默我清遊難。

室院中用竹木架成平臺，與巖齊，爲夏夕趁涼之所，秋即拆之。

偶用杉爲架，還將竹作籬。平鋪杉白板，密縛竹青皮。梯曲巡簷起，欄疎倚柱支。將低登易及，柱近倚何危。向晚追涼去，看霞啜茗時。蘿蔔閒茉莉，蠟炷護玻璃。披扇，餘閒合詠詩。星河天滿漢，海月夜遲遲。小有樓臺趣，兼於筆硯宜。好從詩樂處，聊以養吾衰。

道光癸未狀元爲廣東吳川林召棠，越華、粵秀兩書院院長同稱喜，復用三元詩韻一首。

文運三元西粵開，幾年連向粵東來。七千里外頻聞喜，八十年中間出才。嶺海群英承從第，吳川水月起高臺。吳川有水月臺。諸君說我多桃李，五管春風見六回。

林召棠，皆大人門生所取之士也。

道光辛巳恩科。兼攝廣東巡撫監臨事。和續文莊公乾隆庚寅監臨試院中齋扁詩韻題甲子浙闈試院煎茶詩卷中。

珠江試院樂洲旁。又看茶煎第一綱。大人甲子在浙監臨。武興濟芝軒。處浦石。南主試。浙試院煎茶詩是科多得人。今撫粵。監臨近賢公丙午卯是科貢士也。三榜連元期兩省。前科四會三元陳繼昌出大人門生門下。五傳登第喜同堂。大人己酉出文莊公門生門下。辛巳廣東主試師殷撫抗傳鑑修撰。又皆出大人門生門下。上溯文莊爲五傳。清風滿座隔簾影。明月照人聞茗香。一十八年成老邁。放開遊到少年場。

右詩爲辛巳秋作。剩集時删去。詩中三榜連元。本指陳三元也。乃廣東辛巳得解元周煃。壬午得會元呂龍光。癸未得狀元林召棠。說者以三榜連元。莫真兩省如期。先爲之兆。而此三元亦皆出門生門下。兩省科名。洵爲盛事。爰請補錄於此。

督署西堂木棉

烽樹高向半天垂。十丈難攀最上枝。木棉名攀枝花。因在堂西宜夕照。若生嶺北更多詩。消陰勿剪百年後。設色常留三月時。有此紅雲能撑日。牡丹那得染臙脂。嶺南無牡丹。盆栽者有之。

題海印閣。廣東通志。海印閣在城東南江洲。萬曆中建。今之新閣。蓋借其名之也。

錄奮權使 追三 新構高閣。正當海印石。事中見聞。海印潮石也。中出波際上有草亭樓。環築四周。與海珠浮邱相望。謂若三台鼎立。之北。可以遠眺。因名之曰海印閣。書其扁。

珠江雨後復炎蒸。傑閣初成快共登。窗納白雲山一角。帆收黃浦浪千層。頓除暑氣涼侔扇。爲看輝光峯御鏡。高倚闌干提海印。蓮花池外間南能。

不浪舟小坐 節署二堂之東。定靜堂之南。有軒五楹南北敞。前作艇舫船。故署名如此。

莫訝濠船上岸居。絕無波浪一舟虛。夾窗全借蕉榕竹。擁几惟留筆研書。靜坐豈能忘世慮。清吟方算是公餘。若將綠影當秋水。比似珠湖可得如。

坡公詩嶺南涼天佳月卽中秋。不以日月爲斷。癸未中秋。天涼月佳。續其句成一律。

涼天佳月卽中秋。況到中秋宿雨收。清露滿城涼滿樹。海光當面月當樓。得閒心氣如雲淡。向老年華似水流。風景安恬波浪靜。使君原是泛虛舟。

楊桃 楊桃一名五斂子。色黃有五棱。八月熟時。其味酸合鹽。與蔗而共嚼之。味熟則甘酸混。可代茶醒人。茶且能解毒。

荔支生嶺南。漢唐名已大。味豔性復炎。尤物豈無害。誰知五棱桃。消炒覺爲最。試告知味人。味在酸甜外。

重九夜過端州

雨後秋風尚未涼。半輪斜月認重陽。濃濃雲氣漫漫霧。到處山田晚稻香。

過平樂

凍雨洗截嶺。殘霜殷遠山。時當九秋後。人在萬峯間。晚稻已再熟。溪漁偏獨閒。妄若民氣靜。餘意慰諸蠻。廣西通志謂昭州風俗云。平樂猶敷古林遺俗。要婚男女冠帶。與桂林適同。

癸未秋。閱兵粵西。道出灕江。

灕江爽氣照秋闌。閒倚篷窗恣色催。日影倒瞻峯頂去。晚涼平貼水邊來。野漁升小巖嚴洞。古嶂烟清護石蘚。且向萬山深處宿。步隨殘月四更回。

陽朔舟中

桂林陽朔峯千萬。萬石林中水瀉灘。廣西通志作灕。灕名桂江。有灕水入灕江。陽朔縣溶陽下灕云。灕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行九百八十里。石架瓊玕立不排。屏開翡翠吹參差。美人遙點青螺黛。學士遙題碧落碑。唐咸通中。桂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李陽冰見而寢臥其下。數日不能去。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碧落碑。廣川書跋云。李陽冰觀此碑碧落觀也。故以爲名。削盡坡陀不依傍。亂生頭角分高卑。逼求異地絕此境。幻出奇常非所思。豈與未遊人共說。此可語堅太離奇。

齊灘石壁圖歌

府江 九城志。昔陽有桂江。一統志云一名府江。卽大灕水也。陽朔大磁汛 陽朔縣名。廣西志大磁汛上至黃陽塘十五里。下至黃泥塘十里。下二里許。有畫山。或作通志。

截壁約高三十丈。寬如之。其西面平直如削。可中懸纏淡黃色。上有青綠痕。天然如畫家皴法。具册頭層疊之形。目不明者。見之以爲眞山。不知其平直也。明目者見之。以爲嵌天巨幅之畫也。因任其旁濟灘石壁圖五大字。五字長二丈餘。舟中觀之猶嫌其小。又寫道光三年阮元題七字。刻於石。直是上古巨圖。今始題款矣。

天成半壁丹青畫。嵌然高向青天挂。上古何人善畫山。似與關荊門名派。此派源同後世皴。造物翻師唐宋人。認作名山反如假。誰爲古繪覺成眞。縱橫皴去成千尺。五丁直削平無迹。古相依稀染淡黃。苔頭重疊分青碧。濟灘一曲繞山流。來往何人不舉頭。六年 大人自丁丑冬制兩粵。迄今六年矣。久識奇峯面。五度 丁丑秋。大人在兩湖。擢督往湖南閱兵。八月二十八日。衡州途次。奉旨調補兩廣總督。卽赴新任。途取道全州入廣西。到粵東。路經陽朔一次。戊寅十一月。往廣西會辦權司賓輪案。并閱兵。歸過陽朔一次。庚辰七月。往廣西查辦潘陽會匪案。往回經過陽朔二次。今癸未九月。往廣西閱兵。由平樂到桂林。經過陽朔一次。取道柳州南寧。歸抵梧州。由寶將。回粵東。前後五度。來乘讀畫舟。石渠寶繪擬千卷。天上雲烟曾過眼。乾隆五十六年。大人在南書房。隨同館臣奉命編輯石渠寶笈。先後鑑過孟頫無忌等佛元人巨製

圖。宋人宜耶圖等名蹟亦甚多。何幸湘南漢書地理志。零陵下注云。陽海山。湘水所出。灕水亦出零陵。此湘南。湘水之所始。擊郡。著書者八桂。蓋地在湘南。起自漢志。長沙國有湘南縣。在衡山西北。與此湘南異。見此山。眼福如今迴不淺。山旁到石壁寬許。臨賞標題姑自吾。後人來看道光款。傳出清灕石壁圖。

題崌嵛嶺策騎圖

遞過融賓融州。賓州也。融州即今之柳州融縣。又入邕。州名。即今南寧府。漢屬鬱林郡。見漢書地理志。邕州本南晉州。遂將秋色代初冬。一關路阻分雄鎮。百里陰森蔭古松。頗有雲山宜策騎。久無夜宴似征儂。時承正恐軍心惰。注目西南十萬峯。欽州西。即廣東欽州之西北。西有十萬大山。接交阯界。

藤鼓

藤爲明韓雍毅平大藤峽賊時所斷截。中空冒爲鼓。在肇慶府鼓樓。至今以爲更漏之鼓。鼓長五尺。圍丈五尺。或當時不止一鼓。今惟此存耳。

武仙大人自注。峽在廣西潯州府武宣縣。即古武仙縣。懸千載。乃產此巨藤。峽夾右江水。國朝湖南潯州左右江考云。粵有三江。與南寧相通于潯者二。南曰左江。北曰右江。右江之源一曰鬱江。一曰龍江。一藤橫可渡。昔沈夜浮渡。潯州府志。大藤峽舊有藤大十圍。橫生過江。日沈水底。夜浮水面。賊藉以渡。亂山入寨。妖由亂人興。誰其斷藤者。桓桓韓中丞。斷藤復段截。造鼓示懲儆。中空冒以革。圍逾丈五繩。鞔以老猺血。十里聞鼕鼕。皋陶不用木。考工記。韗人爲皋陶。鄭司農云。皋陶。鼓木。坐令慈悲勝。陽明來駐節。應歎見未曾。軍門復東徙。大人自注。總督初駐廣西梧州。繼遷廣東肇慶。今又駐廣州。鼓在端州仍。譙樓數百載。聲壓峽九層。大人自注。峽內懸崖有九層壁。江猶響與答。山魅聽且憎。我今過潯南。斷藤峽在縣南三十里。訪峽山崔嶒。大人自注。思陸山在峽之西南。猺明南海霍韜云。猺名猺者。古八蠻之種。以南嶺山谿連巴蜀。性居多。皆高辛狗王之後。以犬戎分。高帝少女對于南山。樹落繁衍。又云。居思恩。附七十里居思恩。犽柳州府志云。犽女。頭蓬面。面施脂粉。飾以花草。嬌蠻之狀。條則自衒其戎。徒。家族數十人處之。狼粵西偶記。狼人者。亦古盤瓠之苗裔。粵西諸郡。處處有之。潯州狼自實播。以大藤峽亂。從黔中調來征剿。峽中。遂居焉。狑粵西瑣記云。雖處高嶺。狀若猿猱。故居其中。不室而處。飢拾橡栗。渴飲溪泉。甘生如獸。并安島。自露四肢。猺外曰狙。其風陋陋。猶莊子所謂狙公云。獞。大人自注。獞。從猺。山民。有此數種。不皆猺也。今猺咸歸。有盜賊猺中者。福綏者。獞云。冬編竹毛。夏衣衣。架栫處。掬水以飲。飢掘葛根。米粟。編以木架樓。人樓其上。牛羊犬豕寄其下。謂之麻欄子。見取蠻。別別而居。與民不犯凌。峽中無伏莽。野燒宵如鐙。土民耕古壑。有産亦可徵。要隘柳子厚柳州詩。青箬裹鹽歸峒客。與貿桂。大人自注。潯中產桂。名潯桂。此外非所能。東歸過舊府。復訪此鼓徵。大府郡樓上。諸將同來登。治平鼓更和。淵淵江水澄。

粵西

四千里路粵西遊。祇過東邊一半山。大人自注。粵西幅幀周五千餘里。遊者祇到東中耳。猺獞土司小封建。大人自注。四十六土司官皆世襲。有執青時者。有叛獞王守仁時者。射生巖嶠古黃鎮。兵歷走鉛爲瓦。大人自注。兵之精捷足者。以一斤鉛爲二瓦分鑄兩顆。猺婦肩傭銀作鍛。大人自注。猺婦人能負重。富不甚饒貧不饑。乞兒少見路途閒。大人自注。今年米十數錢一斤。行數千里。祇見乞兒三四人。較數年前大不同。

由粵西入粵東

每憶官居少靜緣。難將淸興寄林泉。卽今山水朝朝換。權作園池處處遷。終日小輿看竹坐。幾回蓬枕壓溪眠。一邱一壑如相傲。可是珠湖射鴨船。孟郊詩。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大人四十歲時曾在珠湖射鴨小照。珠湖分脉詩內有射鴨句。

將由肇慶往雷州至新興河頭水最淸淺

沙明石白淨潺湲。一尺餘波路百灣。水性本淸休咄怪。客情相貸卽高閒。行吟有興方成句。坐臥何時不對山。寒雨曾須添淺澀。盧舟我復海邊還。

由高州望欽州書示兒輩

海角天涯輿地紀勝云。海角亭在廉州合浦縣。元祐中有海角亭記。天涯亭在欽州東門北畔臨水。宋陶弼有天涯亭詩。從可哀。古賢多少不能回。七千里外槐曾過。大人撫先曾巡行欽州。乾隆初。先府君任廣東欽州營遊擊。萬見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卒于任所。槐歸自欽州。入揚州城治喪。六十年餘孫覺來。乾隆二十四年至今道光三年。爲六十四年。家計百年自淸白。國恩五世受栽培。先曾祖以三品官封贈二代。大人以一品官封贈三代廕子。後人有慶先人德。文武科名豈易哉。

過電白溫泉題僧壁二律

山光橫電白。隋書地理志。高涼郡電白下注云。梁置。電白郡。平陳郡廢。又有海昌郡。廢入焉。地脈出溫泉。廣東通志。熱水山在縣西三十里。下有泉湧出。熱如鼎沸。粵中見聞云。熱水山上有石池。長二丈餘。廣七尺。刻浴所石三字。浴溫泉畢。多臥其上。一水自功德。上池常淨圓。大牙大牙。粵語。屬陽江縣。今再到。大人自注。泉在大牙鎮舍東。彈指又三年。庚辰十一月。大人自高州由陽江經過萬歷當頓時。曾經此。于今三年矣。庚辰有國服。放無詩。僧說天台寺。浙江天台山。萬年寺也。遙遙省鵲緣。大人自注。集上曾有鴻云。嘉慶初曾見余于天台。曾又曾到五臺峨嵋見過。

此間大雪節。花放小桃枝。況有溫泉氣。渾如春暖時。昔僧曾白髮。踏雪上峨嵋。我亦儲殘臘。冷泉亭外詩。大人庚申辛酉兩年臘月在浙。有人題臘前雪過雪詩。

雷州道中

海雨長垂似中秋。氣暖風淸雲霧收。西海夕陽東海月。大人自注。雷州東爲東海。雷州夕陽爲西海。中間一道是雷州。

題頤道堂詩集卷首

及門陳雲伯，文述宰江都，多惠政。開伊婁河，建彩虹橋，以便民。又濬儀徵運河。癸未夏，江水爲甾，撫卹更力，頗聲遠聞。旋丁外艱去官。與吾乙丑年在浙賑蕭丁憂相似也。偶閱其集中過文選樓詩，有我是春風舊桃李，種花還得傍門牆之句，續成一律題之。

種花還得傍門牆，滿縣春風憶故鄉。非僞一橋同召伯，水通兩邑勝河陽。捐災似我昔巡浙，奉諱如君今去揚。江北部民留不住，門前桃李即甘棠。

雨腳

斷虹消盡薄雲遮，雲外穿來日腳斜。向晚欲晴晴未得，又飛雨腳不成霞。

揅經室續集卷六

甲申

省城詩社之詩有刻本，見猶心喜，擬作二首紅梅驛探梅十三元韻。

消息梅花又幾番，半闌驛路踏開元。翠朝丹荔無飛騎，此地紅林有舊根。十月早殘庾嶺色，一枝遙寄夕陽痕。九齡祭使廿停軺，難復鵝登萃翠門。

羊城鐙市九靑韻

海蜃雲風巧瓏玲，歸德門前列彩屏。市火樹鐙餘物力，豐年羊穗復仙齡。前卯火災，津市甚熾。今年復盛，年豐亦豐。月能徹夜春先滿，人似探花馬未停。見說瀛洲雙客到，靑衫更有萬鐙靑。時狀元林召棠，探花羅文俊，皆歸里。

西齋

督署西南隅，有老屋五楹，時廢其側，然稍揩之。擇其中二間埽除之，尙可坐也，於是名之曰西齋。齋之北，植四柳樹。又牆北牆東，皆有老榕，橫蔭數丈，百餘年物也。齋南地廣七丈，輪八丈，有有二榕樹和倚而生，而交相讓，所謂讓木者非歟。讓木南，築短臺高三尺，方丈許，花晨月夕頗可坐。臺南一畝地，遍種菊，臺之東南，又築一臺，高二尺，方二丈，此臺與樹遠，無礙更得月矣。齋牆相圍，不加粉飾，自有蘿薜纏之。牆之內以竹爲籬，使蹋婆扁豆牽牛子施之。蓋東北之隙地，多紫薇桂荔橘蕉之屬。齋西廊外，又有地二畝許，結一小亭，亭南有小井，周植蜀柳十數株，柳下皆爲田，以種雜蔬早韭晚菘紫茄赤莧之屬，頗供剪摘。偶于暇時過此，課花召月，煮茶烹蔬，頗清靜矣。惟不能酒耳。

古人洛園詩，花竹秀而野。惟野乃有情，繁麗胡爲者。西齋本老屋，揩拄此頹廈。薜荔上綠牆，榕楮低遮瓦。壁治數畝田，所妙在聊且。端溪七研山，名向星巖假。齋以端溪大研石七，因其小山，題曰小七星巖。世識曰，此七石皆白端溪硯洞外來，洞外之石，爲硯則粗，立爲列巖，以肖端州之星巖。令老研工擇于齋七石。疏學老圃鉏，離似村農社。色宜秋菊淡，香可茉莉冶。公餘召誰園，井汲唯水瀉。行廚有異味，采摘供菜把。我本不能酒，一飯卻杯斝。我不解絲竹，花木亦陶寫。埽逕辟氣清，門靜設行馬。石壺注甘泉，新茶注苦檟。有茶坑研石，爲鑿爲茶壺。茶本作荼，爾疋曰荼苦檟。觀稼朝日升，折葵夕露下。晚來待明月，鐙燭涼欲炧。雖非杜曲閒，差比平泉雅。樂志詎在多，安皆足瀟灑。

唐荔園

紅縣笑能宴紅雲，二百餘載荔子繁。十國祇知漢花塢，晚唐誰憶成通園。成通嶺南鄭節度，風流曾見詩人言。文苑英華，曹松南海陪鄭司空游荔園詩云，荔支時節出旌斿，南國名園盡興遊。亂結羅紋照襟袖，別含瓊露爽咽喉。叢中新火欺寒食，樹上丹砂勝錦州。他日爲霖不將去，也須圖畫取風流。曹松陪遊老文筆，丹砂濕濕霞軒軒。前此英詞接扶荔，曲江一賦傳開元。張曲江集有荔支賦。荔香曲破妃子去，貢騎不復馳中原。後此年年荔支熟，那揣風指與溫。黃巢，朱溫。桑田有改荔林在，隱幾得地皆唐恩。茉莉不強牡丹勝。清異錄，南漢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強，世宗遣使入嶺館，接者遺以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後鋹面縛到洛陽，見牡丹大駭，有搢紳謂之曰，此名大北勝。昌華廢苑成荒村。方今承平嶺海盛，貢賓十倍唐崐崙。舊唐書林邑國，在交州南千餘里。自林邑以南，皆卷髮黑身，通號爲崑崙。玉海王方慶都督廣州，廣州南海，每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秋毫無所索。貢獻屏絕尤物賤，百發其仰朝廷尊。節使公餘但綴詠，荔灣一任開園垣。士民競赴半塘社，廣東荔支社以食多者爲勝，勝則標荔支狀頭。少則罰飲酒數大白。家家貴舫傾芳罇。燕脂林外立白鶴，笑客塘底飛文鴛。所惜遊談但南漢，何計買夏唐園論。蘇東坡荔支詩云，買夏欲論園。劉家竊竊枝與葉，豈知本是仙李根。曾詩蹤終見文苑，古園不泯因詩存。喜從新構得陳迹，社詩千首題園門。近日民間社詩，有唐荔園詩，累至千餘首。詩人精魄自千古。

一亭便可乾興坤。更向參微追老杜。試擘頳劈輕紅顆。杜工部宴戎州楊使君東樓詩云。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支。今南海邱氏荔園。即唐荔園也。有擘荔亭。

唐荔園記　男福

廣州城西荔支灣。舊謂劉龔昌華苑。福謂不然。蓋植荔非十餘年不實。實矣非數十年不繁。僞劉僭竊。龔乃大修。計龔至鋹。僅廿年耳。而紅雲宴已特聞。則荔林非始於劉可知矣。文苑英華。有唐曹松南海陪鄭司空遊荔園詩云。叢中新火斑寒食。樹上丹砂勝錦州。所謂南國名園。已具紅雲之勝概。然則昌華紅雲。即因荔園故址爲之耳。曹松者。唐詩紀事以爲舒州人。字夢徵。學賈浪仙爲詩。天復初年。七十餘。始及第。松遊廣州作詩。當在天復之前。咸通之間。距鋹宴八十餘年矣。唐末鄭氏鎮廣州者。一爲從讜。一爲愚。從讜節度嶺南。在咸通末年。愚鎮嶺南兩次。在從讜前後。兩鄭皆拜平章。其年與松皆相合。然從讜滎陽人。愚即嶺南人。松詩有他日爲霖不將去之句。則司空爲從讜無疑。又考唐書表傳。從讜節度嶺南。在咸通十三四年。至廣明元年。節度河東。始加檢校司空。松詩題司空者。文人詩集。從後改寫。亦往往有之。愚固未嘗檢校司空也。夫以唐咸通詩人醼宴之地。豈不甚可傳。乃獨使劉龔首稱之。何可哉。近年荔支灣中。有南海邱氏所構竹亭瓦屋。爲遊人擘荔之所。外護短牆。題曰虬珠圃。福惜唐迹之不彰也。因更名之曰唐荔園。蓋以文人所遊樂有古迹。迹之最古者。當溯而著之矣。

種沙摩竹于西齋。大人自注。沙摩竹根節直大。葉綠可愛。一年生三番筍。筍上復生小筍。種者斷竹留節。橫埋于地。筍即生。粵三年後高二三丈。盈大而易生之竹也。太平御覽引竹譜異名沙摩竹。今土人則稱爲馬尾竹。

沙摩大竹如玉碧。一夜雨當抽一尺。猫頭桂海虞衡志。猫頭竹質性類筀竹。師道詩。秋盤堆猫頭。春碗置鵝項。初破土花肥。籜龍頓礙風林窄。久看老節成拱把。那復高枝許扳摘。年來種竹瘦可憐。得此猗質一當百。我昔小隱深篁中。道是人家非我宅。此齋忽挺十百竿。青士綠卿也。竹名左右席。一椀淡黃茶正涼。五月輕紅荔初擘。若教稽事報平安。聊可寄心近泉石。他年儻有山公來。定識林間付阮籍。

題小瑯嬛畫付福兒　乾隆五十七年。孫淵如年伯爲家大人書篆扁曰。小瑯嬛仙館。家大人爲詩時刪去小字。今轉以有小字之館名并畫贈福。

金碧畫城護洞天。竟名此地小瑯嬛。我家經室但汪叟。何處石樓成列仙。莫榜偶因朋友附。新名預兆子孫傳。說閒祇似伊家記。不願兒曹說茂先。

修廣州城及城北五層樓工成

山如海上鎭金鼇。陂浪騰雲勢太豪。霸氣欲銷千里遠。神樓須壓五層高。古人頗費經營力。來者何辭匠作勞。聖代年遙周代久。此城永不有佗囂。樓明初建。云以厭霸氣者。

西洋米船初到　以兩國使者言免税不肯行。家大人力行之。

西洋夷船來。能毳大人自注。即呢羽毛。可衣服。其餘多奇巧。價貴甚珠玉。持貨示貧民。其貨非所欲。田少粵民多。價貴在稻穀。西洋米頗賤。大人自註。僅有內地平價之半。曷不運運舳。夷曰船税多。不獲利反縮。免税乞帝恩。大人自註。余奏免米船入口船及米之税。仍徵其出口船貨之税。奏允行以後。如米船倍來。則再徵仍不遲。米舶來斯速。以我茶樹枝。易彼島中粟。彼價本常平。我歲或少熟。米貴彼更來。政豈在督促。苟能常使通。民足税亦足。以後凡來貨洋米。即大集。故本年皆不饑。

題杭州詩僧嘯溪詩卷

杭州南屏淨庵。有僧廬在竹林最深處。詩僧小顛居之。余昔在杭。嘗遊其間。小顛能詩傲物。與一時名流相接。余題其室扁曰。七代詩僧精舍。蓋小顛以上居此者皆詩僧。至小顛七代矣。或曰。詩傳七代而無名。今余名以七代。豈以後將失詩傳耶。余爲之憮然。余去杭後。小顛沒。其弟子嘯溪復能詩。不失其傳。嘯溪昔來粵爲羅浮之遊。甲申又至。并以詩一卷相示。余因題其詩卷。嘯溪以後。永傳詩弟子。則余詩爲公案。而詩鐙二字。亦成故實矣。

漫將衣鉢說南能。七代詩傳百代僧。鐙後月前明不斷。南屏深處一詩鐙。

乙酉

正月二十日學海堂茶隱　癸未春。大人選擇擬署。于生辰避客擬署東園竹林中。有竹林茶隱詩。甲申冬。因堂于粵秀山以課士。取拾遺記何鄧公學海之意以名其堂。今乙酉生辰。又來避客賞茶于此。

又向山堂自煑茶。木棉花堂外大人植木棉花十餘本。下見桃花。堂中諸生植桃花百餘株。地偏心遠聊爲隱。海闊天空不受遮。儒士有林眞古茂。文人同苑最清華。六班千片新芽綠。可是春前白傅家。白香山茶詩云。綠芽千片火前春。福庭均採茶錄。樂天有六班茶。大人生辰與香山同日。故末句云。

三水縣行臺書院新成。停舟登三十六江樓。樓爲道光四年正月建。大人名之曰三十六江樓。并撰記略云。廣東三水縣江上行臺。建自前明。嘉靖間。彼時兩廣總督駐梧州。而肇慶廣州亦皆有行署。三水行臺。在肄江之北岸。魁岡塔之南。浮石之西。爲廣州肇慶往來適中之地。此地爲西北兩大江會合之區。粵海非盡由水沚。蓋地氣鍾秀。門上有樓。可以遠覽。定名其樓曰三十六江樓。蓋謂北江所匯者。九洭江、始興江、湞江、錦江、翁江、滃江、湟江、酒江、政江、烏江也。西江所匯者二十七。北盤江、南盤江、羅江、思江、郁江、柳江、潯江、灕江、賀江、湘江、南津江、洛青江、鐵蒙江、黃田江、桂江、荔江、綠江、融江、樟江、邕江、秋風江、賀江、新江、白馬江、金城江、綠蔬江、龍花江、武陽江也。

滔滔三十六江流。齊到行臺古渡頭。學海迴瀾動浮石。三水縣志。縣東偏在肄江。相傳石中空。有寶物。隨水浮沈。佚爲外國貢客盜去。魁岡三水縣志。在城東南。形如圓珠。舊名龜岡。後改魁岡。建塔其上。佳氣起高樓。久無羽檄催傳箭。爲採風詩暫泊舟。手把新書時學海堂集甫刻成。授多士。風帆送我又端州。

乙酉春宿端州閲江樓四夜

端州四度閲兵來。大人庚寅十月。巡閲肇慶督標兵。丙戌。癸未。乙酉凡四閲。今日春光晴後開。著眼無非好山水。高眠難得此樓登。閣前嵐氣涼如雨。枕底江聲隱似雷。迴憶昔遊何處勝。祇合一榻臥天台。庚申大人有宿天台上方廣寺詩。

乙酉春夏間。屢登粤秀山。憩坐學海堂。因題。

夙好在詩書。高情潟雲岫。峨峨粤嶽山。遊覽南海秀。層巖三疊成。學海堂在山中層。粤秀山凡爲上層。玉山亭又在上。古木百年茂。此堂谷四木有老榕數百株。綠樹紅棉之屬。交柯排葉。堂成時生發叢枝。雜花數百株。堂開古木中。木護乃宵耕。就其山隙耕平之地爲堂。堂向東南。並木數株。乃開出堂基。堂前獨空敞。山海得奇觀。坐堂中。望見百里山水。從上望下。三峰巒秀。風帆菜葉。臨湖從碧子浮來。堂後倚碧岑。清樾密雲覆。蔚香與紫柯。夾蔭堂左右。海月出黄昏。新涼滿階岫。山水滿清華。動靜樂幽偶。炳焉有文章。壯麗復沈厚。山房在翠微。精舍頗不陋。到此林更深。軒戸殊氣候。最高結空亭。眺遠又明透。隨山爲籬垣。萬綠圍一囿。堂房易於新。樹石難此舊。何由新耳目。還以古籍授。

賦得中秋上弦月得中字書院課士作

酉月平秋色。生明月正中。二三分漸滿。八九夜當空。桂魄猶藏半。銀河恰在東。房心剛掩映。箕斗欲朦朧。縱未全開鏡。真如已挂弓。玉弦邊門角。銀箭漏藏銅。珠海宵潮滅。羊城瑞采融。壽星南極近。觀瞻萬方同。

西齋有敬廊將傾。徹而新之。且安茶鐺。

构起敬廊得五楹。破除怪好著茶鐺。却從樸略粗疎處。聊寄消遙澹定情。柳徑不因邀客步。菊田還爲種花耕。依稀舊宅鄉祠外。根觸秋懷是弟兄。大人自注。叔陳兄嘗拓小圃於北湖舊宅祠西。未成而卒。聞又陳伯以園樹。今年夏卒。

西齋茶廊坐雨

西齋靜似野人家。小坐常宜傍晚衙。廊接五楹排雜樹。簷開兩面見秋花。風須颯颯涼纔透。雨縱瀟瀟路不譁。好使樵青燒石銚。嫩黄開試六安茶。大人京邸六安州茶。

遊花田翠林園

茉莉開初歇。秋田菊又黄。林巢生翡翠。池渡野鴛鴦。埋玉香成土。栽花土亦香。何須問園主。自看界貧窗。

泊舟峽山寺。登飛泉亭。同憩玉帶堂晚飯

朝京還過此。病足已三年。稍得秋風健。重來峽寺前。扶筇登截壁。踐石聽飛泉。一飯僧開坐。何庸肉食禪。

老蚌珠光研。研石中有石紋。圓暈數肘。莫知造物之理。鐫詩代銘。

千年老蚌化爲石。中有珠光斑斕白。南海方諸生古魄。薦崇更向淮南夕。太極圖成點周易。研中物理煩君格。

余屢過羅浮山下。皆未入山。誠以地方供帳。俗習牢不可破。減從巡行。殊爲無謂。弓刀小隊。更非所宜。乙酉冬。閲兵惠潮。六過此山。亦惟遥看山色而已。

六次羅浮山下過。不曾去問鐵橋津。祇因俗吏能留我。未免名山屢笑人。胡蝶聊同故園夢。梅花豈向遠官春。轉因天界三峯遠。離合煙雲更有神。

惠潮海邊四詠

蓼畦

花莚滿寒畦。甘瓜地中結。俗名地瓜。穰穰抵晚秔。縣縣勝生蕨。秋冬之際。收抵晚稻。

鹽堀

漉沙鋪萬池。排白何皎潔。冬海暖如春。聊以當南雪。粤地南暖而少雪。其灰池俗名爲鹽堀。

蔗林

爲蔗若蘆林。霜譜甘且白。海外多棉花。有無正相易。南粤不種棉花。棉花皆自西洋來。而蔗田糖霜出海者甚多。交易相當。

榕村

村村有大榕。一榕蔭數畝。愛此村中人。多温夏無暑。潮州多暑。春秋皆熱。多借其陰。即冬日偶寒亦足禦風。

乙酉仲冬望日。閲碣石鎮水陸兵。登海甸樓。夜看海月。

我看月間幾百回。何曾看月海上來。也曾兩度涉滄海。月黑水深雲不開。碣石南邊無石處。再欲南行行不去。樓船直抵岸根來。騰是飛濺浪花駐。東海蒼茫月已高。西海朦朧日初暮。此時冬半暖如秋。碧海青天汗漫遊。萬里絶無山礙目。三更況有月當頭。當頭月照山頭碣。海光如鏡潮如雪。今夜天空水亦澄。昔年氣惡常侵月。風伯曾令交趾平。水仙移在温州滅。設言清晏不揚波。一萬犀軍還荷戈。月常盈處常愁缺。如此滄洲傲若何。

過豐湖書院

行過豐湖上。如遊隱士鄉。樵漁釣魚艇。山抱讀書堂。竹影皆依水。蕉陰亦滿牆。幾人來寓此。足以散清狂。浙東王濬曾致仕者。

過寒婆徑

泉石清涼雲霧深。非風非雨氣蕭森。世人春夢知多少。須向寒婆逕裏喚。

揭陽策騎

海潮吐霧山含烟。近山遠山青氣迴。日色欲出猶未出。扁舟已渡揭溪前。溪前沙路緣山脚。竹外山桃破紅萼。疑翁久不據鞍。一鞭聊抵冊行樂。大人自注。余自嶺騎。閱健騎移今數年矣。

題嚴厚民杰書福樓圖

厚民湛深經籍校勘精詳因書人云書不飽蠹魚不經俗子誤改書之福也因以名樓

古書有古義。後人每未詳。俗子作聰明。何妄下雌黃。少見多所怪。以不狂為狂。石經在開成。擴宋已改唐。今石經稱東西刻字等處。皆後人妄改。亦轉勝可見。孰知擴明監。更改金陀坊。大人自注。乾隆間奉敕摹刻唐板五經。我監與也。余校石經時。見其誤字。反勝明監本。而大疑之。及訪之。始知原摹不誤。後為武英殿校刻之人所改也。嚴子精校讎。館我日最長。校經校文選。十目始一行。大人自注。世人每許一目十行之才。余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具真能讀書也。人有讀書福。書福人亦康。書樓盍為冊。樹石雜縹緗。北齊勘書圖。今復見鏤牀。厚民比古人。徵明其可方。勘書圖始於北齊。徵明則實證明。徐渭

揅經室續集卷七

丙戌

丙戌春。余為粵西閱兵之行。六月移節滇黔。九月到滇。十二月。復有開化閱兵之行。是年水陸行一萬數千里。得詩數十首為一卷。錄寄揚州。題曰萬里集。

漱霧岡萬松山上。建漢楊子祠。

舊聞丁卯許家詩。南海曾飛東漢時。五鬣長松今萬樹。我來應建孝元祠。楊孚。漢議郎。南海人之最古者。

焚香

嶺氣已鬱蒸。海氣復鹹溼。城居嶺海間。那不愁脈浥。況是春氣早。細雨洩寒汁。久坐倘無聞。所苦出復入。佛蘭麗已浮。攬衣醒更襲。年來脚受病。頗困行與立。礎蒸屢回潮。瓣蕊鼻嗅吸。快搜篋裹來。爇炭呼火急。海南香尚多。儘堪用易給。速結初試拈。沈水亦可拾。斑輕飛鷓鴣。涎直起龍蟄。遂使一室中。燥氣滿相翕。且謂藥香譜。苡穩脚氣集。

自陽朔溯桂林再題陽朔奇峯圖卷

九曲灘如折扳登。灘江山勢又崚嶒。夜來塔造萬千級。西去城增十二層。只嘆方壺隨地起。側著橫嶺同空凌。荊關董巨多名筆。如此離奇彼未曾。

粵西舟次題周莎嚴學使評梅山館圖 周編修作梅。江西泰和人。小門生。

山館超然遠俗塵。翰林且作讀中身。要知疎野高閒趣。纔是清華貴重人。花在故鄉思快閣。泰和有快閣。且有山谷詩。圖隨官舫過昭潭。平樂有昭潭。林泉非非休詩說。儘把寒香詠好春。

題潘紅茶封使富良江使槎圖

越南刈潘服。接粵西南陲。江山既修阻。人物亦安熙。嗣王新襲位。請命國乃治。帝錫以誥敕。天書煥文詞。星星天使節。特命潘公恭辰廣西按察使持。浮槎富良江。嗣王肅威儀。恩波沐浩蕩。雲樹卅華滋。憶昔卅年前。新阮昔光平入覲時。華髮被緇服。我曾及見知。乾隆間阮光平入覲。大人曾見知之。其子阮光纘盜不肖。其臣盜乃為。連年入閩浙。蠻伐勞我師。庚申夏六月。我乘風擒之。船盜全喪失。其國遂更衰。光纘曾朋盜寇。其巡海總兵四員。領船與來閩浙為寇。嘉慶初年所謂艇匪是也。嘉慶庚申六月。大人乘風縱兵擊之於新海松門。船盡沈溺死數千人。總兵四人溺死者二。倖擒兵。余盜斬於台。餘皆就殲。片帆無返者。帝擒所獲四總兵印文及敕以賜光纘。光纘上表謝罪。其國由此大衰。舊阮起農耐。收復其舊基。阮光平公新阮。今越南老王阮福映。乃舉兵與戰阮。栽培與傾覆。帝德皆無私。名藩列南服。新政善創垂。嘉慶時。舊阮滅新阮。帝即封舊阮福映名稱。後改為越南國王。今所封王乃福映之孫子。嗣王亦恭恪。請命不敢遲。洗洗潘使者。說禮兼敦詩。文川耀桂海。温嫻兩得宜。賦詩此國內。江水何瀰瀰。一槎天上來。南極星辰披。濃花復細雨。待立滄海碑。

桂林東郊耕籍田

粵西春比粵東遲。禁火餘寒入古祠。石壁嵐光生翡翠。水皿天影凍玻璃。因知桂管催耕雨。也似江南布穀時。好是農安邊儌靜。一郊新綠轉青旗。

沿紅水江至遷江縣。宿東軒。春月甚朗。十年中三宿于此。皆見明月。因題曰寓月軒。

一江瀉紅浪。四山森翠微。薄暮入巖邑。小駐停勞機。行館正春暖。東軒猶夕霏。茶盤雜膳羞。瓦盎香薔薇。樹晚杜鵑響。廊暗蝙蝠飛。清風重移榻。皓月來款扉。光迎粉壁滿。影入朱闌圍。樹中烟晦易。月色晴霧稀。三度此香宿。徹夜皆清輝。呼童舉燈燭。毫墨試一揮。

行過遷江古之猺鄉。今雖猺少。然氣候殊不齊。

非篙井烟山氣。半晴半雨雲光。風勢或疑或散。天時乍暖乍涼。行過沙路石路。間有草香粟香。莫少莫多茶飯。勿單勿厚衣裳。

閩邊

護士州官靜守邊。山猺耕讀亦安然。今斷藤峽內外猺村。全入保甲爲民。猺民有讀書者。由來盛世恩威久。遠勝前朝寇亂連。細雨春波出藤峽。閑雲落日留恩田。如今若問岑家事。拜賊孤兒十六年。前明岑氏世代猺亂。岑征獲受之事。嘉靖間明規定。猺定亂。今田州岑歸本遠隨孤兒十六歲大人頗詩鎭職。無爭者。

啜茶

葉脇枕椰孔雀飛。萬山濟勢起春雷。橙江新碾綠如酒。此水能無飲一杯。

邕江舟中

邕州古巖峻。據江以爲塹。五管此最遠。接部駐亦暫。勾當軍事畢。江船欲東帆。綸程倘逾千。計月已逾三。十萬大硯山。兩岸排成礁。參差雖位置。玲瓏匪雕鑿。絕似金錫錡。猝投寒水甑。遂使天工成。不受人力欠。空洞能藏舟。通竅亦紫紆。嚴怪心駭疑。穴多目牧瞰。屏列嶺芥絮。深青或揚紺。吾鄉得其一。啥將必泛濫。歎此奇峯多。蠻荒自埋陷。屈指古蛋家。未見亦可憾。歸途抵勝遊。已足係思念。况有木棉花。千樹極紅豔。野廟鷓鴣啼。深林苦竹暗。落日西山平。春風一江灩。

得復初齋全集。邕州舟中讀之。卽寄野雲山人。

我初聞蘇齋。翁公方綱。是聞凌氏說。凌氏仲子。學于蘇齋。乙巳丙午間在揚州。及我入翰林。公秉學使節。山東我代公。大人授山東學政。接公任。石帆亭上別。居杭又數年。公詩自編綴。寄來前數集。刊校始于浙。刊成庋靈隱。書藏由此設。兩家詩卷中。皆此頗親切。我重入翰林。此事逐中輟。蔣氏來蘇齋。後集續刻鋟。礪堂相國爲公門生。督學時又刻其後集。六十有六卷。十七集臚列。暮年續一集。四卷李所撷。公小門生李彥章。又刻其末集四卷。去年洛陽紙。棕與新印刷。於是復初齋。詩乃全無缺。皆藏與朝鮮。寄去惰勿竭。憶昔庚辛閒。扶與野雲挈。紅塵足不到。常向蘇齋謁。談經兼論詩。金石錄亦結。石墨皆樓中。摩挲遍碑碣。有時坐詩境。淸賞落玉屑。有時石畫軒。山雲聯怡悅。東郊古寺遊。拈花聽竹偈。壬秋潞水詩。柳向亦園折。丙冬復相見。暖室提寒雪。爾時公漸衰。則亦嗟大耋。公遂歸峨嵋。遺集今悲閱。集中惠我詩。一一字不滅。十卷金石錄。小印爲我鐫。欽州覓無由。詩筆從此絕。大人以宋槧金石錄十卷。得公題識。公作詩並刻贈小印。且云欽州爲山谷氏宋有金石錄可借尋。訪之於欽州無此書。公此詩後祇有絕尺詩一首。遂絕筆。好古久同心。敢比老彭竊。橙江春夜船。老眼一鐙瞥。

祭馬伏波將軍廟畢放船下橫州大烏灘

百里奔流抱山轉。山麓礙頭抗神殿。棉紅榕綠江春深。溪澗香毛鼓鐘鬧。篙舟敲鉦齊下灘。架櫓挾篙如待戰。怪石如林擁水面。水與石爭浪花濺。灘底堆山不可見。惟見跳騰亂渦旋。灘師昂然坐船頭。指點從容色不變。四時水石猶高低。總避石鋒尋水線。櫓枝一撥柁拔鳴。折出龍門灘下石嶼之名。激如箭。水强舟弱舟自搖。搖動篷窗作寒顫。淮東送我似日愁。我喜下瀨飛梭便。灘過石盡春江平。蹋鯉潛蹤掠波燕。廟中祀伏波將軍小印。伏波不止馬一人。但印則實漢物也。

潯州道中

鷓鴣天氣半晴陰。野路荒江取次吟。新漲綠齊芳草岸。夕陽紅助木棉林。雲歸鬱洞開還合。春入猺都淺復深。差比陽明多逸興。思田行過又邕潯。

過端州羚羊硯石峽

千里青山百道舟。合流一峽在端州。曾齋萬派淸泉眼。潤透三巖賦石頭。雲障磨開天不惜。鬚根鑿破樹應愁。羚羊有角成何迹。莫向詩罇捉搦求。

三月晦日立夏節過端溪

木棉花過看桐華。潯州滿岸木棉。梧州滿山桐花。一路桐華看到家。萬樹青山千折水。好春才去卽天涯。

定靜堂前手種荔支。今夏結子頗多。積雨甚涼。廿疑欲迸。擧白沙就樹啖荔法啖之。

東堂栽荔已三年。雨後廿漿曉最鮮。就樹啖鮮原有法。不妨竟學荔支仙。

那堪七日馬鞍馱。一日離枝變已多。如此須臾眞不離。色香與味問如何。

奉命移節滇黔恭行拜天后宮

自我領封疆。初出卽譯海。浙粤東復南。于今十七載。目覩鯨波平。扶桑發霞彩。交南與泰西。國威勵其宰。至誠雖感神。自慨晚節改。頓首瑯洲宮。祇幾寡尤悔。

檢書

十載居嶺南。積書數十架。茲爲南詔行。安得全裝卸。戚友可以別。此事豈能捨。損之又損之。已努四牡駕。兒曹復好事。豐碑載秦華。余謂匣雙碑以行。滇池雖控夷。內政頗淸暇。正宜理陳編。時鐙坐淸夜。思書若無書。未免勤嗟訝。彼鮮藏書家。一籤安所借。擧鶴欲相隨。莞爾可辭謝。

劉樸石彬華 何湘文南鈺 謝里甫蘭生 胡香海森 張棠村維屏 李楷子黼平 諸書院院長。暨學海堂

學博生徒，皆有圖詠送別，賦答一律。

幾年款表虛先深，得暇雞遊偕士林。歸學是非須實事，讀書愚智在虛心。波投瀛海古修綆，氣盛衣冠朋合簪。此後懷人各何所，半看圖詠半登臨。

別曾者范紫莛

四年病腳氣，兩足殊支離。豈無千金藥，豈無三世醫。奈此溼與熱，衆之勞且衰。不劇已爲幸，安能有痊期。君恩念老臣，移節居滇池。彼則不寒暑，紹葛無所施。彼固不卑溼，高燥如京師。即使自乞郡，亦惟此地宜。范氏送我行，遠過端江湄。爲言相別後，當是去病時。

避暑

路出蒼梧中，節氣過大暑。川途已苦熱，況復日當午。近岸得茂林，離落成小圃。修竹高逾樓，老柚密如戶。可識綠陰中，幽翳勝樓宇。頗涼風暫消，卧曰暑將處。西山忽起雲，挂帆向前浦。欲添溪上波，須聽今夜雨。

舟過廣西陡河謁分水神廟

峨峨海陽山，一源分兩溜。南與南海通，北與湘湖湊。陡河三十六，設牐不使漏。我來欲溯之，適逢庚伏後。安能陸运舟，來朝馬將走。但看風轉帆，油然雲出岫。涼雨從天來，入夜遠且透。漲發大榕江，津吏啓河竇。歷水舟尺許，水今二尺厚。若到天平閘，勢易轉河右。山靈更示奇，巧待入陡候。爲雲天際垂，復分秋雨逗。又聞四月旱，齋雨得神救。古祠林樹清，平野稻花秀。我今逾嶺脊，順流行更驟。回首謝山靈，豈非得顯佑。

泊舟清溪登屑亭

挂舟下湘水，又來著清溪。欲試兩腳力，故尋十載蹊。蠟屐漸相得，屑亭殊可躋。殘叟舊祠宅，野衲重招攜。嘉慶廿二年，大人過此，題名壁石，亭外有大山祠宅舊齋尚在。再讀中興頌，還拂山谷題。碑頭走螺蠡，巖角鳴蜻蜓。高林暑猶熾，巖壁日易西。安得凍雨洗，待看湘雲低。

湘江村舍

湘山如翠黛，湘水如碧玉。巖下有居人，林深不見屋。落落百尺松，陰陰萬竿竹。竹密一徑空，照見人皆綠。況有流泉聲，清冷比琴筑。如此山居幽，其人定無俗。笑我坐篷窗，秋陽正相爆。

泛湘川過南嶽得雨

三湘水鬱蒸，衡山降雲雨。直將嶽頂寒，下洗人間暑。剛風激低雷，涼氣落平楚。餘電爍殘夜，晚煙迴前浦。天北暫放晴，明霞半軒舉。時於金碧中，恍惚見岣嶁。岣嶁不可見，朱陵紛靈府。昔登祝融峯，幟雲掩秋宇。今來苦炎熱，秋陰蓋天柱。或雲或不雲，各如所願與。

日出洞庭湖

日出洞庭湖，蒼茫坼楚吳。星河留夜去，雲夢入天無。曉色非南海，鄉心比具區。秋帆向沅浦，猶恐失東隅。

夜泊

新秋沅水上，向晚泊輕航。岸草萬蟲響，山松纖月涼。心依清夜永，夢繞楚川長。北斗天邊近，遙遙思帝鄉。

八月七日又泊

愛此秋船月，清光逐夜添。特移欹几燭，盡捲壓窗簾。露氣沈沈淨，風漪細細恬。絕勝官閣裏，煩熱閉深嚴。

過會同

近夜中秋月，沅州與靖州。山園百貨靜，月照五溪流。黔水迎船去，吾家舊縣留。昔年受降處，八十六回秋。乾隆五年秋，先曾祖征苗，由沅進兵，十戰皆捷，降者數千人。

沙岸坐月

秋月明如晝，江沙白似霜。停舟催晚飯，登岸坐新涼。地喜離卑溼，途非虛阻長。惟思各兒女，五處共清光。對此時伯兄在京，綱行至桂林，季弟行至黔州，叔弟及妹在揚州。

過黃平登飛雲巖再用嶺中九華韻

羅浮海上合雲峯，又逐天風向遠空。已掠桂梧過嶽麓，又飄瀟芷入黔中。雲能化石山形疊，石復成雲水氣通。惜未東巖看瀑去，祇聽幽澗激玲瓏。

過清鎮安平縣

山田舟車廢，谿深阡陌長。菽花秋雪白，稻葉晚雲黃。穀賤農翻拙，蠶與織已忙。教民栽橡栗，竟欲抵柔桑。今秋稻大熟，有一穗雙穗者，長六尺，一石米僅值數百錢，因舟車不通，不能運出也。近亦頗設法勸人種橡養蠶，倣遵義之法，廣興紡織，民皆少饑。

重九日登黔西老鷹崖

朝朝盡繞青山走，已有文書到心手。忽然直上老鷹崖，驀想今朝是重九。老鷹巖前下晴空，危巢即在懸崖中。此間祇許飛鳥過，何年人跡西南通。百丈一盤十丈一折，愈折愈高且盤且歇。負乘雙引竹輿竿，石火迸生馬蹄鐵。衰翁頗羨據鞍人，廿里高崖覓登越。大人自註馬伏波據鞍年六十三矣，今年六十三，尚不能然，可稱衰矣。登高難遇重九時，重陽難得登高詩。今朝無意巧相併，作詩聊寄家人知。此間蠻樹遠比嶺南大，節候未較江南遲。昆華一洗園圃氣，野菊扶崖開瘦枝。

雲南督署之東園亭館，花木之勝，爲歷任所未有。心念此間宜有鶴，未幾日忽飛一白鶴來，翌日又有一鶴，盤旋空中，鳴聲相呼，新羣並集於園。月餘遂馴，且能舞矣。作來鶴篇。

我入滇池數千里，載萬卷書非得已。不將一鶴伴孥來，多恐衙軒累行李。宜園亭館清如仙，周遮竹地梅

花天開增十丈草如席。惜少翬羽來蹁躚。忽聽園中發清唳。亭邊橫落車輪翅。一鶴適從何處來。老叟滋園詫奇事。一鶴忽來已詫奇。翌日又得一鶴隨。嗟我念鶴鶴豈知。鶴來隨我誰使之。胎仙識我是詩侶。昔來啄料餐催詩。我時昔未向鶴吟。今與爾同萬里心。羽帶點蒼山上雪。步入瀾滄江水深。風和對舞百花下。露寒相警青松陰。如此園林如此鶴。屈指廿年無此樂。惟憶春明仙蝶來。幾許未了秋花落。（昔大人在京寓仙蝶來園中。）

栽花

前蓜栽花樹。留香與後來。我來百年後。樹更四時栽。人縱和隨老。花還不斷開。世臣與喬木。此意在官梅。

滇園瓷茶

先生茶隱處。還在竹林中。秋筍納抽綠。涼花開鬧紅。名園三選勝。清味一甌同。知福松烟外。無能學醉翁。

雲南督署宜園十詠

仙館錄雲（只聞仙館。而園無額。在園東北。前有疊花一株。高踰石。大人以鐵香祺書仙館額。加於木屋之上。）

疊雲護錄花。錄花護仙館。雲蒸曉露香。花散春雲滿。我無仙釋情。怡雲亦蕭散。終朝趣事心。暫許對花懶。

盤齋香雪（仙館西古梅多。處名香雪齋。）

有梅齋已清。況是梅皆老。繁枝滿覆簷。苔根亦合抱。得雪香極清。無雪香更早。春深階下時。落蕊不可掃。

南軒賞雨（雨春軒在池南。射圃北。）

春雨何處來。春雲起昆海。隨風過南軒。天意賞瀟灑。安得坐佳士。品詩索其解。我縱不醉吟。玉蘭杏花賞。

山房賞月（房在池東。船東西皆窗。）

我家賞月船。千里渡滄江。船不到滇池。山房抵小艭。明月隨我來。夜夜貫入窗。窗西山池水。印月得一雙。

花棚序射（軒南有花棚。爲園射之地。名觀德圃。有古梅。）

昔在杭州時。西園曾射鵠。三十有二年。此懷頗根觸。兩臂亦已衰。彎弧力不足。惟呼健兒來。花棚看飛鏃。

蔬圃餧香（竹園之南。杉林之東。園圃之西。有闢地數畝。以爲蔬圃。）

種菊成老圃。種菜成家園。新菘脹肥綠。清妙殊雞豚。短鋤親手劚。糞以佐晚飧。試語知味者。其香尤在根。

石彴觀魚（雨春軒北。曾見寄南。有池。有石彴登魚。）

濠梁說魚樂。機鋒法始開。因知門在禪。本自得哉來。獨游石池上。悠然得所哉。欺方乃君子。非道枉庸材。

宜亭來鶴（宜亭在仙館南。製若海天閣。四多古柏。有高十丈者。大人九月移宜。十月八日。忽飛一白鶴來。次日續來又一白鶴。盤旋空中。與先鶴鳴相應。亦落於園中。皆甚馴。日餘能舞。）

翩翩雙白鶴。飛來亦何奇。始使虛庭前。松柏增清姿。我來看鶴舞。鶴亦聽我詩。鶴固宜此園。園得鶴更宜。

竹林茶隱（大人在粵。曾竹林茶隱圖。乃備遊園也。今則園竹數千竿。茶隱更宜。）

山隱在粵西。竹隱在粵東。今遊滇水園。所隱將毋同。閒步玲石逕。靜坐深篁中。茶煙散不得。輕颺林外風。

頤嶺怡雲（與春樓東。仙館北。有土山。登之可望四圍遠近諸山。大人奠石爲石几於山上。顏曰虹。見滇游地理志。即滇中圓山也。今省城北山皆稱圓山。）

嶺上多白雲。雲登爲我白。我情自與怡。持之亦無迹。石峰覽四山。悅性永晨夕。自署曰雲翁。不復分主客。

閱邊兵至開化

重鎮初逢昭代開。（明以前皆未設郡縣。）嚴疆三面萬山圍。江流盡向南交去。（至交趾界百三十里。）驛馬惟從北路來。（東南西皆走交趾路也。）阿雅維摩沿里聚。（今各里皆宋元明阿雅儂氏維摩沈氏之舊地。城南即有儂。）儂人僰子異衣裁。（儂僰與猓猡等數十種相雜一村。即各異其俗。）可知上國恩威遠。此地猶高節使臺。

夜坐

靜閱寒城已二更。節樓西畔月斜明。遠山夜色沉沉碧。百八鐘聲萬里情。

揅經室續集卷八

丁亥

宜園

梅花如屋竹如門。管領春光是此園。石徑不須倚筇杖。共來扶我有雙孫。

正月廿日雪晴。煮茶于竹林中。題竹林茶隱卷。

滇南才過立春節。已覺春光齊漏洩。忽然一夜北風來。捲落漫天玉花雪。我不見雪已八年。頗似故人成久別。今日東園雪滿林。翠柏青杉枝欲折。況是梅花四十株。冷玉寒香同凝結。年年茶隱竟成例。快雪時晴日光熱。竹林春氣透浮筠。洗出檀欒救尤潔。玉川老婢來煮茶。梅瓣雪泉試同啜。借閒一日得披閱。靜坐幽篁自怡悅。

命和原韻　男福

春雷早已催時節。臘後雲蒸復雨洩。雨餘天氣轉春寒。忽將夜雨飛成雪。此景教人憶故鄉。若憶嶺南又殊別。東園梅老花正繁。花放隨枝勢盤折。雪花梅花成萬枝。一片香光氣團結。竹林又遇煮茶時。拾取松枝新初熱。一雙白鶴不避烟。也識茶香最清潔。我家茶隱自年年。兩弟今年未隨啜。親顏喜付與

諸孫。黃果如飴共廿悅。黃果形如蓮中之蕉。香氣味亦相似。

倚松草屋春祭齋居

屋前梅樹老於我。齋後支林皆古松。曉階仍烹六安茗。早飯猶薦東園菘。西山朝來有爽氣。太華昔河府大山名太華。夜深聞清籟。寂翁終不悟道妙。惟將戒慎持溫恭。

仙館花歲欲栽牡丹價貴遂栽蜀葵。

十戶中人賦換花。此情曾動樂天嗟。何如多買葵花種。終歲傾心向日華。滇中蜀葵。自正月開至臘月。

月來政簡頗耽滇園之樂詩以自娛。

舊遊無此好樓臺。頗識前人收度哉。一百餘年人遐去。八千里路我能來。風亭月榭參差見。仙館神祠次第開。止水恰容魚活潑。開階偏縱鶴毰毸。騁懷端在春三月。涉趣何妨日幾回。筇杖試攜登翠石。茶甌親把對蒼苔。鶯流燕語誰先到。棠蕾桃夭合共栽。山碧看山收畫本。竹林隱竹伴茶杯。抱書孫至還教拜。擘紙詩成不用催。適意如斯籌遠否。此翁未是鎮邊才。

摘蕨

摘我園中蕨。古人詩可咏。譬如蕨菜根。其香滌腸胃。我園春菜多。綠畦隔花卉。每看家僮鋤。亦課園丁溉。折腰手親摘。傾筐盈且遂。呼兒共晚餐。使識蔬筍氣。一家肉食者。遠謀問能未。豈可對陶詩。不自慚其貴。此以澹性情。非復計亞發。若云拔園葵。在今亦無謂。

南雲行

仰看雲在天。未辨行遲速。今日穿雲跨嶺行。豈知疾過奔馬足。平地風氣清。吹雪天上行。今日披雲動涼氣。始知風在雲中生。山不見路惟見雲。桃花梨花近不分。北雲壓山烏欲雨。南雲映日紅鱗鱗。下山直自雲中落。雲中之人輕似鶴。翩然可以隔仙凡。恨留山頭接雲腳。我聞仙人乘雲兼御風。仙家幻術安能通。不如安坐南雲下。笑指此雲稱老翁。

上巳日東川道中

導江已說岷山遠。更遠岷山路萬重。青海波瀾皆是雪。金沙雲氣倚疑冬。大江正源自青海入雲南為金沙江。行數千里。始合岷江之水于敘州。行春我到東川外。佳節誰教上巳逢。若把此川當曲水。一觴流去是巫峯。

過以禮河

行過山崗又水涯。山桃紅褪柳抽芽。連村萬樹堆春雪。都是梨花與果花。河在會澤縣。

閱黔西威寧鎮兵

烏撒接烏蒙。皆歸郡縣中。山高森白石。氣冷逆春風。寒食常多雪。桃花也白紅。古人誰在此。故皆覓盜空。

可渡橋夜月

橋東峻坂石突兀。橋西行人鐙出沒。一樓關外萬山深。風弄溪聲洗春月。春月遂是山中多。古夷安樂春氣和。燈花飛落山村坡。兒女吹笙跳月歌。楊花城皆古城二州流離分外處。

回省看宣園新綠

覺將萬綠換千紅。祗在離家半月中。清氣勝於花爛漫。午陰比似屋軒籠。不嫌瑞角山光隔。更許橋如水色同。惟有兩般難並綠。一雙白鶴一鷺鷥。

詠雙綠蝶

羅浮仙蝶。若捉一雙來。則其雌雄並遊。必夜來相從。偶于東園得巨蝶。全繳綠色。大如掌。移之西齋帷上。是夜忽又有一綠蝶來相從。東園去西齋數百步。中隔數室。其蹤跡頗似羅浮蝶。滇人云鄉來未之見。

雙雙來巨蝶。蹤跡似仙家。妙色頻婆果。前身萬綠華。滕王圖未備。烏足葉猶差。見莊子 疑是韓憑化。翻騰一道斜。諸詩中皆蝶學秋色者。惟酉陽雜俎言秀才顧非熊見醉棲中綠蝶化爲蝶。

寄家書後

寄知曾在嶺南人。萬里滇池也送春。兩月晴多初望雨。終朝風起不生塵。饑蚊飛蟻全無跡。夾幗重棉未離身。爽塏已瘳雙足疾。況於松鶴日相親。

頻果

有花曰優鉢。有鳥曰頻伽。詰屈開梵音。便覺奇可誇。頻果乃大柰。滇產尤珍嘉。首夏已堪食。季夏皆如瓜。甘鬆若棉絮。紅綠比玉瑕。或臨稱頻婆。其言出釋家。譯語爲相思。採幽錄記。果有頻婆。華言相思也。豈是思無邪。何以稱梵言。呼我果與花。因思譯性者。毫恐千里差。

孟夏草木長

孟夏草木長。莽莽滿一園。脩林高百尺。密蔭圍青垣。槐柳垂絡索。覆瓦遮前軒。新篁放萬葉。稠綠蓋石門。池上開紫薇。池邊多樹萱。雜葵備五色。爛漫花正繁。愛魚有止水。縱鳥無近樊。園北雙古柏。森然在高墩。登臺坐石几。四山雲氣翻。策杖過南圃。籬落成野村。鵲巢樹枝穩。蜜脾蜂蠡喧。瓜田引修蔓。菜畦溢香根。摘蔬供晚飯。獨樂靜無言。試衍陶公詩。可與陶公論。

滇南小暑節

滇南五月氣猶清。雲重爲陰輕復晴。非夏非秋別成趣。不涼不熱最怡情。棉衣休用蒲葵扇。花院全無竹草棚。六十三年借炎暑。幸將高爽快生平。

閱盤龍江登雄川閣望滇池

曉出碧雞坊。盤龍江路長。四山青過雨。萬畝綠分秧。水利村村足。天時日日涼。滇池瓊傑閣。登眺滿斜陽。

小暑節賞菊

棉衣厭耐午陰涼。瓦盎花開老菊黃。不是石欄紅藥蕊。錯將小暑認重陽。

滇南伏日

中伏新秋雨不爭。薄棉衣服過三庚。華山昆海風纔暖。冷雨輕雷氣又清。九夏竟無炎熱苦。四時常得暑寒平。遙思殿閣微涼處。笑我如儂獻曝情。

立秋日敬一堂晚坐

天青爛熳縣中省。雲載清森敬節堂。暑雨已晴秋月轉。紫薇花外桂花香。

西臺

節院致爽軒。軒扁爲福嘉勇公所題。西南昔有錫樓。用白錫當瓦當板。甚華麗。登見西面碧雞太華諸山。且見平田耕稼。今樓已無存。福兒用木架板爲方臺。略施橫欄。背一流銀。遂逗作觀。秋日登臨。彌有爽氣。

吾遊惜未登太華。卻到華陽碧雞下。晉華陽國志。滇有金馬碧雞山。在省東。碧雞山在省西。碧雞山接太華山。西嶽峻嶒名可借。省西南大山名太華。城裏深居隔山色。可使高梯木成架。金碧岑樓再搆難。架木省工更應借。問名終是四方臺。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無瓦非樓亦非榭。滇池六月常棉衣。爽氣朝來不知夏。登臺萬丈劍蒼巖。遠見府坡近平壩。壩字見丁度集韻。滇人呼謂路皆曰攢。凡平土皆呼曰壩子。琳宮梵徑皆分明。華浦青青穗禾稼。城西近水村名曰華浦。吾衰尚可壓登陟。不覺欄桄怯腰胯。把酒閒邀賓客歡。梨花爽使兒童怕。臺旁有紫薇花。桂馥剛逢報早秋。開鐘又可連清夜。臺南一里即鐘樓。更鼓皆由之傳出。直西視且半。假杜甫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詩品曰。太華夜碧。人聞清磬。滇水梁州塞外流。倒挽銀河半天瀉。甲兵洗淨殘天狼。弧矢星明向西射。時西邊初平定。

登西臺

登臺終日見昆華。滇人稱滇池曰海。或曰昆海。太華山則稱曰昆華。恰好樓臺住一家。玉嶺西橫皆是翠。彩雲南現半成霞。千村綠稻黃秋色。十里清漪是海涯。更比樂天州宅壯。惜無元九寄詩誇。元微之貞州宅夸於樂天詩云。四面常時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

以發爲柱杖

兗得青蘘出短牆。削成拄杖等身長。扶人石徑去行樂。攔雞松亭來啄糧。旱歲枝青竹祕閣。老年飲酒未家鄉。離邊更待茹虛落。挂向枝頭學道裝。

中秋宜園賞月

小園蝶夢記秋亭。（辛未在京。寓阜成門內之上岡。屋後小園。有太常仙蝶來。大人名園曰蝶夢。）又是滇園夢蝶醒。樹靜花涼秋淡沱。鐙紅月白意瓏玲。顛來鄉思搖銀燭。其寫詩心入紙屏。更現中庭香塔影。似借夢得上栖靈。（揚州平山堂寺後堂。有唐時栖靈塔故址。白香山有與劉夢得同登栖靈塔詩。）

暮登西臺看碧雞山色

夕陽山外沈。暮色起山內。似有烟氤氳。亦非雲靉靆。初見青出藍。繼復螺染黛。旋碧已詫奇。生翠亦可愛。更如紫化光。劍鋒著霜淬。碧雞玉案邊。隱隱有關塞。天成巨屏障。濃色歸能繢。坐待明星生。巖穴共昏瞑。

巡西邊曉發

西風曉起拓邊樓。（省城西樓名。）霜氣初來雨氣收。繞過昆池三十里。碧雞關外萬山秋。（由滇省城西三十里至碧雞關。關在碧雞山之陽。山峙滇池之西。）

重九日登疏豐之鰲頭峯。得伊莘農中丞寄贈登鰲詩。即答。

浪花卷出青鰲頭。（大人自注。昔登天台山頂有此句。）舊句曾記天台遊。（大人昔撫浙。戊午庚申甲子三年皆有天台詩。此句乃戊午舊句也。）今來青鰲頭上立。一覽六詔邊關秋。遠山疊若大波起。鰲足不動凌滄洲。去年黔山過重九。老腰扶上吟詩走。（在貴州普安縣阿都田驛南五十里。）詩如健翮但歷風。那解情憐菊花酒。今年鰲背宜亦詩。我詩未得君先之。揮毫直似釣鰲手。一郵飛過昆明池。我與老鰲共霜節。君亦與鰲成久別。君昔曾收渤海鰲。（伊公任山東巡撫。以鰲去官。）我衰喜解南復熱。倚當回首謝爲何。策馬蒼山看秋雪。

住大理閱兵三日。看點蒼山。（通志云。在大理府城西三里。郡鎮山也。自北而南。綿亘百里。漢書謂那龍雲南山。扶風太乙之狀。是也。蒙氏僭封爲中嶽。府青攬蓮。疊翠聳峙。積雪盛夏不消。山腰抹雲。橫如玉帶。蘇林雅谷峙。雄壯鎮鄕邑。）

峨峨點蒼山。蒼翠極可愛。平列十九峯。（峯之中爲雄者名曰中和。中峯之北爲觀音。爲應樂。爲雪人。爲蘭峯。爲三陽。爲鶴雲。爲白雲。爲蓮花。爲五臺。爲滄浪。中和之南爲龍泉。爲玉局。爲馬龍。爲聖應。爲佛頂。爲馬耳。爲斜陽。諸峯綿亘。有似佛宗。人莫有飾過其下。識者各一溪。瀨東注。爲十八溪。）峯峯染螺黛。兩峯夾一溪。十八溪爲界。（溪流蕩漾不一。中峯下者爲中溪。其北曰桃溪。曰梅溪。曰隱仙。曰雙鴛。曰白石。曰靈泉。曰錦溪。曰芒涌。曰陽溪。曰萬花。曰霞移。其南曰綠玉。曰龍溪。曰清碧。曰莫殘。曰葶溟。曰陽南。）林樹盡浮居。嵐靄罩闤闠。何幸見此山。心目多所快。其一在于雲。

終年生靉靆。有時冠峯頂。不動鎮相蓋。有時東山腰。飛白若長帶。有時鋪出岫。夢此雙製碎。四山皆無雲。獨此雲常在。其一在于雪。山頂雪最大。冬春雪未消。六月自何怪。我來九月中。夜雪積嶺背。皚皚亦終日。不畏秋陽曬。其一在于泉。由碑分流派。磊落歸百橋。潺湲激鳴瀨。穿城爲渠塘。灌田作蒲稗。家家可流觴。處處響水碓。其一在洱海。東望氣沆瀣。葉榆成巨浸。南北兩關隘。必有千頃波。始與此山配。滂光開月鏡。恰共屏山對。蒼屏百廿里。我來坐屏內。地因高乃寒。山在西易晦。三宿未及登。亦足攬勝概。唐宋諸詩家。翠到此邊塞。遂使古大山。寂寞經歷代。笑我兩鬢霜。吟到萬里外。所遊天下山。什眇萬嶺佁。（大人于甲寅癸亥二年有登岱山詩。戊辰有登嵩山詩。丁丑有登衡山詩。）壯闊有過之。雄秀此無賽。寄詩未遊人。聊以當滿藍。他時濃黛色。一卷好圖繪。

麗江雪山（一名玉龍山。十峯插天。經年積雪。若在洱海邊。北望上關低缺處可見之。）

上關山缺處。北望何茫茫。天低雪山出。白影變滄蒼。

天生石橋（在大理府城西南三十五里。洱河下流。峽壓深壑。石梁跨之。兩壁激水破石。寬如橋。從人呼爲不謝橋。）

洱海靜且澄。出橋即橫決。將瀉九曲谿。翻雲復堆雪。

南詔殘碑（在大理府太和縣。名南詔德化碑。撰文爲南詔淸平官鄭回。書爲杜光庭。字多剝落。仆地已久。土人呼爲磨刀石。乾隆五十三年。王蘭泉先生昶官滇時。訪得于縣南二十里大道之側。載入金石萃編。款尾稱是碑在大曆元年。碑文約三千八百字。今約存八百字。後又得蘭泉先生昔未得四十餘字。家大人云。唐以前碑字稍是北周北齊遺法。王主二字三橫皆齊。日月二字寬而不窄。以此驗北朝碑眞相合。）

文章與書法。確是唐賢派。上溯東爨碑。（此碑在曲靖府陸涼州之東南二十里。貞元堡荒阜之上。有碑額碑陰。額作篆字。云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碑。二十四字。使君姓爨。名龍顏。寧州陸涼人。卽今曲靖府陸涼州也。碑文碑陰題銜字甚多。字體方正。在楷隸之閒。文爲同姓人爨道慶作。句法亦古。得此碑遺法。立于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較南詔碑尚早三百一十一年。且甚完整。爲滇中最古之石。餘詳經跋碑之跋尾。大人曾親書題跋刊于碑正面右下方無字隙處。）古法猶不壞。

建極銅鐘（在大理府太和縣城西北蓮花峯下。三塔寺中。作上下兩層。每層六面。上層每面高二尺五寸餘。廣二尺二寸餘。下層每面高一尺三寸餘。廣一尺七寸餘。上層鑄金剛釋寶大輪妙法蓮業觀音六波羅蜜像。下層鑄多聞天王及天王帝釋梵天。天王六像。末有維建極十二年歲次辛卯三月丁未朔廿四日庚午建造廿二字。款識已見于金石萃編。蘭泉先生云。建極十二年。當南詔世隆年號。在唐爲咸通十二年也。）

我欲問古音。撞鐘百八杵。唐樂久銷沈。此音足千古。（唐書南詔傳曰。天寶初。遣閣邏鳳子鳳伽異入宿衞。拜鴻臚卿。恩賜貞元五年。異牟尋遣弟湊羅棟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明年夏。册異牟尋爲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賜黃金印。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跪受册。並使者有龜茲工女。皆京師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所賜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亡略盡。唯二人故在。）

古哀牢

萬里哀牢外，高秋駐馬時，彩雲迷百濮，蜀都賦，東有巴賨，綿亘百濮。黑水下三危。元老付經略，神功歷刱垂。設官平定日，
輕視此西陲。

渡瀾滄江鐵索橋 東岸御筆飛虹截浮四字在樓上，與諸葛祠俱在橋東岸，大宜遊者先拜焉。

崖崢仰高樓，飛橋祭武侯，俞繩橫水上，鐵索鎖山頭，險是天成塹，行如浪顛舟。橋凡十六條，長各數十丈，懸江上，加板成梯，行者動搖。西
南通一線，走遍禹梁州。永昌府西怒江即黑水，乃禹貢梁州西之地。

宿永昌池館，流泉樹石，清然清華，名之曰小闌津，幷詩示鎭府諸公。

莫言傳舍爲他人，漢郡無如此最眞。府治平輪東漢立郡，必在此地，郡名治更漢至今不改者，此亦最前。勒石先題古柳說，後漢明帝時，哀牢王柳貌內附。引泉應
號小闌津。華陽國志云，孝武時，通博南山，渡瀾滄水，人歌之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瀾滄，爲他人。治功頗首思張翕，後漢明帝紀，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淸和。政
事從頭學鄭純。華陽國志，士女志云，鄭純字長伯，郪人也，爲益州西部都尉，處地出金銀琥珀犀象翠羽，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淸廉，毫毛不犯，夷漢歌歎，表聞三司及京師，貴重之，明帝嘉之，乃改西部爲永昌郡，以純爲太守，在官十年卒，列畫頌東觀。今日升平同在此，一池秋水十分春。

漾濞溪道中 滇志云，在蒙化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其源有三，一出大理浪穹縣罷谷山，由鄧川州洱海流入府境爲漾水，一出此源可數海由雲龍入府境，一出劍川州點蒼山後入府境爲濞水，二水合流至府西南爲備溪江。

收回雨後長虹見，揭起雲峯白雪鮮，記取點蒼山背路，初冬時候夕陽天。

漾濞合江上看月

點蒼山背亂峯堆，漾濞雙流轉百回，雲水萬重山萬里，一輪明月總追來。

遊熙龍潭看唐梅二律

千歲梅花千尺潭，春風先到彩雲南，香吹蒙鳳龜茲笛，影伴天龍石佛龕，玉斧曾遺圖外棄，驪珠常向水
中探，祗嗟李杜無題句，不與逋仙季迪談。

鐵石心腸宋開府，玉冰魂魄古梅花。見蘇詩 遜功白攬鮮于手，仙樹遂歸南詔家。白香山新豐折臂翁詩，言宋開府不賞邊功，楊國忠貪邊功，鮮于仲通敗南詔事。今日太平多雨露，當年萬里隔烟霞，老饕如見三滄海，試與香林較歲華。

余不能飲，最多一杯而已，滇園梅花盛開，不可無酒，命釀白糯，數日即熟，花下欣然小酌，仍不能醉，
詩以自嘲。

逍遙吾得渡瀾滄，惜未逢花入醉鄉，萬壑已成香雪海，一缸宜釀玉浮梁，詠唫大可思何遜，慷慨如斯傲
杜康，畢竟先生眞醉否，深杯還是淺相嘗。

梅園晚景

園林薄暝鳥初眠，繞徑梅花香悄然，月色淡黃花淡綠，半朦朧處是春烟。

宜園三壽詩

壽石

玲石立一峯，劉字在明代，園宅有廢興，此峯故常在，石壽幾千年，勒字三百載。石前刻字云，萬歷七年柏亭可彀立，可賢全立二可乃沐黔國宅之舊也。

壽柏

柏亭始明代，亭前有古柏，壽逾三百年，翠高六十尺。高六丈，蔭一畝。昔植老僧庭，今森節使宅。

壽梅

園中多古梅，數百年之壽，春花正繁緊，苦身更堅瘦，若較龍潭梅，彼老此尚幼。香亭前古梅十餘株，雖皮老幹空，用柱撐立，而花仍繁，第亭旁一大株，三大幹，根有鐵束，不知爲何年所束，乃今皮厚大反包於鐵之外，鐵可見者僅十分之三。

除夕園庭之花齊見者，梅、桃、杏、山茶、玉蘭、海棠、木瓜、櫻桃、馬纓、春蘭、薔薇、木香、迎春、水仙、長春、報春、
蜀葵，十餘種。

此地可名妙香國，妙香國見佛典，俗以雲南即妙香國，見通志。此時可似百花居。海國見聞錄，海外有島，百花最茂，名曰百花居。家鄉非乖皆堪憶，惟有羣花比
不如。

戊子

定光寺看紅山茶花

定光寺裏紅山茶，紅光不定搖朱霞，古刹那肯在城市，南野獨立枯僧家，登樓看花及花半，尚有半出樓
簷牙，高柯難見更引領，遙瞻極目翻咨嗟，青瑯玕葉雜翠玉，紅珊瑚樹堆丹砂，挺立巨幹若壯士，嬌凝若
影羞吳娃。滇東坡王株稱山茶詩，皆甘稱爲兒女花。英雄兒女各有說，縱令色相皆無遮，世間桃李苦代謝，老樹不自知生涯，惟
知寒山多雨雪，一歲一度生寶華，龍潭北嶽頗不逮，相期應是唐梅花。

上元登西臺看月

皓月照昆海，元宵登眺來，寰山繞城郭，鐙火上樓臺，年熟民皆樂，春晴漏勿催，遙知深夜裏，游客踏歌回。

滇俗上元前後三日，看燈月人滿街。大府發令開遲閉。二更令衙門閉城。今年無月，則遊人更多。

和女蘿亭東園花月

蘇甃滇池尙未消，東園已見雜花開。月從金馬坊邊出，春向五華山外來。御爲芳林常棠樹，（元宵後梅花已落，桃杏梨花開。梨花、木香皆開。）不妨清夜再登臺。歲時兩地成蕭館，風沼輕冰江北梅。

出西城十里遊通門山海源寺（寺建於元平章，明沐氏重建。）

滇南二月初三日，頗似江南上巳天。曉色照人出城郭，春風引我到林泉。玲瓏崖壁通池外，疏竹濃花佛閣前。（癸亥寺牡丹盛開。）隨處輕爐吹活火，近時茶鐺又經年。

倚松書屋齋居

齋居小屋意從容，臥聽茶聲起石松。窗外露寒雙立鶴，城頭風定二更鐘。捲書頗似學僧靜，拙政還當懲我慵。爲憶湖樓齋宿處，春花滿院月溶溶。

同李文園學使（棠階）遊太華山憩太華寺

華嶽五千仞，峻峭上金天。若與滇池較，池在華嶽巔。池上有高山，名借太華傳。華陽勸國志，地括兩中滇。梁州與黑水，自古西南連。頭縣昔漢郡，太華居西偏。城中看西山，蒼翠瀰野烟。春風得閒暇，勝侶邀一賢。出城穀茶槍，適野敲陰鞭。松杉園嚴密，雲水開天淵。拾級入古寺，樓殿逾百年。寺南啓虛堂，萬頃何茫然。浩浩天外浪，稜稜草際田。雙槳辨遠郭，片帆識漁船。山外壁更峭，方削不背圓。搔首或落雁，登頂難采蓮。石室雖可捿，未許希夷眠。我無攝生術，神骨力衰孱。爲語瀛洲侶，安能從羽僊。惟當隨滇流，乘槎歸日邊。（水地大勢，陝華州約略與蜀夔州相平，乃東接徽州江流而高倍過千里。金沙江又高於入徽州江，滇池又高於入金沙江，其數千里。是滇池高於華頂明矣。若乘船出滇池口，入金沙江，又入蜀江，入楚江，沂淮渡河，竟可直達天津矣。太華之名不知起於何代，以出蜀華陽諸州及常璩志推之，此山名爲太華兩宜。頗蘇郎滿郵見漢書志。太華山中之寺，起於元代，大盛於嘉靖時，其木石皆滬督學動盪英遂故宅還舊。香滬公有太華紀游文，刻大理石嵌西壁上。石巨盈丈，前滇爾時世寺中有明沐滄世代像，亦有滬公像。）

仙館東新開二方石池，一栽荷，一養魚。池上栽頻果樹二株，梨二株，并於園南栽橡，養山蠶，以爲民先。

瀟東荒地手親鋤，砌石栽花二月初。兩樹甜梨兩樹柰，一池香藕一池魚。耦教園客來棋謝，也看家兒學著書。除却養蠶兼解字，更應何事算公餘。

牡丹一枝開極大

花大如盤放樣新，一枝何止十分春。高扶浩態恐成醉，動發盈紅疑是瞋。玉鏡欲開香氣力，紫泥偏足駿

精神。惟倚南詔詩家少，莫道天涯無麗人。

梅花蜜

閩中梅花盛開，至兩月之久。二月蜜房已滿，割之是梅花所釀也。

春半園花殘，蜂釀可收拾。呼童開其房，蜜脾垂數十。一脾穴滿百，蜂頭何戢戢。（蜜房片片倒垂，如蜂窩孔，倒列于脾，蜜含孔內。）甘露銜可含，黃粉翅能翕。（蜂含花鬚于頭下，沾花黃于翅股之間。）瑩如冰盤濟，白若玉膏濕。計彼冬春閒，花稀寒不熱。惟有百樹梅，銜採之急。（蜂一日有兩衙。）割脾留半臺，（蜂王所居有臺，割蜜須留其半。割少則蜂餒。）淋漓注且挹。梅花香與魂，全與蜜爲入。甜味翻匙，萬花歸一吸。

老鶴

爛漫齊開紅躑躅，樹杪爭喧飛翡玉。何如老鶴靜無聲，卓立蒼苔看修竹。

登西臺看耕稻

平野浸清滇，環城百頃田。喜逢新雨後，剛是插秧前。橫笛遙村犢，拙帆小港船。碧雞山色綠，低與稻畦連。

東園初夏

初夏倚清和，東園日日過。雙袖涼氣合，三徑綠陰多。瘦鶴常隨步，幽禽各占窠。引飛新燕子，亂叫野鸚哥。莧染臙脂飯，瓢收翠蘭螺。奇花現優鉢，鮮果結頻婆。媚嫵風抽筍，琅璫雨打荷。窗深時可臥，琴在不須歌。攜幼逗扶杖，看山更上坡。但逢娛意處，休問老如何。

近華浦大觀樓新立石柱水誌

嵐影天光四面青，高樓欄外比滄溟。滇池淨拭琉璃界，華嶺平開翡翠屏。欲使萬村同水利，先教丈石立淵渟。浦前刻碣題名處，遙想焦山瘞鶴銘。（滇池之水，尚將皆到焦山入海。戊子立三石柱，一在金牛寺，一在近華浦，一在昆陽州海口，以驗夏秋滇水之尺寸，而知滇湖州縣農田之深淺及海口之通塞。）

晚飯於福兒書齋，登西臺觀稼。是日朝得七種園蔬，桂花紫薇同開。

西齋晚飯比山家，六月棉衣不用紗。七種白挑園內菜，一甌同飲竹中茶。摘來青李兼蘋果，開滿紅薇又桂花。城外稻田似城裏，高臺闌外即昆華。

東園夏日

東園積雨半歸池，密樹陰陰日影遲。黃鼠避人啣柏子，紅魚浮水唼蘋絲。幾層石磴登臨處，四面雲山坐看時。杖得青藤隨步穩，不妨竹笠向風欹。

早衙散後掩園扉，氣候溫涼驗化機。蜂護四時香不斷，蛹蛾五月破還飛。釀花成蜜供丸藥，摘樹啟絲著

絜衣。爭是郊原栽稻畢。橡林又報野蠶肥。

方塘砌石按平沙。白藕栽成看水華。落日鯽香宜晚飯。曉涼收露點春茶。閑邀雨過翠痕碧。竹裏風來紅影斜。玩此課孫知雅訓。花名蘭茝葉名蓮。

菜圃斜陽小屋晴。綠杉林下晚風清。豆蓬瓜架隨人坐。瓠葉茄花礙足行。素飽宜知寂寞味。忘機可聽桔槔聲。閒來頗愛灌園叟。除卻肩鋤無世情。

詠滇南景物

人以綿袍兼伏臘。六月臘月皆可著綿衣。花無月令開新璟。四時花不斷。且不自開有準。中秋開山茶水仙。除夕春花亂開。千錦金桃。素柿梅福盆中梅花頂果皆結實。不是春秋亦佳日。別有天地非人間。

重九曲靖道中

邊地西風早見秋。今年重九又東遊。登高佳處競鞭馬。待穫開時多臥牛。驛路正當千里遠。農田全是十分收。黃花縱好不相賞。飽看黃雲到貴州。

白水河看瀑

有如此白水。未及上翠微。高谿瀉鳴瀨。湍激不可磯。如砙萬鼓鼙。鶴鵠鼓翅飛。及其落深潭。百丈開晴霏。又如千疋帛。裂擲天孫機。境更夜郎遠。奇僻與世違。太白所不到。自古登者稀。詩人若相賞。不惜攬征衣。

貴州省城。水南新構小閣。正對溪山。余名之曰翠微閣。并書扁。

水南小閣題名後。一段林巒未可忘。黃葉多時有積氣。翠微空處即秋光。眼前此意任舒卷。溪上詩情謝短長。莫怪闌干人倚久。勾留清景是斜陽。

鎮遠行臺。在鎮陽江上。江即㵲水也。後倚石屏山。東橫大石橋。橋南岸即中元洞。洞之上又有一亭。東向川途。余題扁曰上元亭。

鎮陽江外四山青。擁列懸崖石似屏。曉起遙看東嶺日。暮來少見北垣星。常關關鑰嚴兵衛。登岸牂柯證水經。爲愛橋南巖洞好。幽高題出上元亭。

沅江綠蘿山

綠蘿巖勢頫。懸藤釣沅湘。漁詠幽谷中。浮響若鐘磬。兩崖激清潭。風籟傳空瀨。酈氏注水經。足跡未到楚。何以接盛均。妙出湘沅語。子厚永州文。安能及斯古。

清浪灘

沅灘最是清浪大。四十里中石坎阻。兩山亂石仮連根。豈許奔流從此過。清沅千里趨洞庭。鼓浪直攻山石破。壘石若柮狹若門。直下如脊漩如磨。石當因水有撼搖。水亦因山多折挫。水石相通舟始來。第一舟

歷艱險坐。我待下灘心氣平。不敢恃強亦無惱。灘聲已遠新月低。擲筆欹斜漸思臥。

武陵舟中食蟹

武陵水落晚泊舟。漁家籪裏多螃蟹。十載不嘗郭索味。紫螯入手憶前秋。桃花米飯洞庭酒。尖團何擇應兼收。監州與蟹別嗜愛。符竹那許橫行求。計我嘗此已無蟹。憶前無蟹。況所監者將百州。思量必有少卿在。更恐空遊坡公愁。蘇詩欽向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用錢少卿語也。

荊州渡江

遙帆一片指荊州。雁陣斜飛過我舟。身在江天渾不覺。怕人尋句正登樓。

南陽道中早飯

黍糜麥餅晚菘根。月店霜橋飽復溫。何苦貴官誇貴食。更將海燕壓雞豚。

狐裘

一白狐裘廿四年。南巡天暖久相捐。今朝河朔當風雪。溫厚何曾減卻前。

戊冬述職。賜賚蕃庶。紀恩四首。

賜紫禁城騎馬一

紫掖朝天日。恩教策馬來。未能多戮傑。何敢少趨陪。曳履星垣近。鳴珂玉漏催。小輿遙命坐。帶子散朝回。次日又命坐小椅轎以代馬。時伯兄月鄰郎中。叔弟荊部郎中。

乾清宮面賜福字二

錫福齊生額。丹砂金繪箋。御前敷再範。頂上戴堯天。御筆書福字時。臨受。內監捧福字從頂上過。春滿璇宮裏。香依玉案前。傳宣加壽字。恩意在延年。又加賞壽字一幅。

賜御筆出門見喜春帖子三

玉尺裁春帖。祥雲繞筆花。喜從天上至。恩近日邊加。吉語傳中禁。龍光拜一家。春明門外路。雖近是天涯。

賜黃辮荷包四

若若荷囊帶。黃如御佩同。包含太和氣。搖曳早春風。品勝金魚紫。光分蠟火紅。幾回拜優賜。依戀玉階中。

揅經室續集卷九

己丑

霧夜騎行挺楊誠齋

夜霧迷路曉勿馳。只孜不見歧中歧。驛卒獨捉老馬騎。爲我覓路行逶迤。皓然大塊白玉版。我以輪蹄雕琢之。又忽匝地成巨紙。細行草稿來題詩。題詩直到黃河岸。橫阻渾流望洋歎。河南河北白茫茫。一道僉纔分兩半。

溯沅水源入黔

一夜沒山雨。三篙上水船。已交寒食節。不是洽春天。歷歷幾千里。匆匆將半年。江南好煙景。想到杏花前。

黔大定以西古羅施鬼國也。殺雨過此。牡丹處處盛開。

魏紫羅紅落下委。東風吹放滿羅施。郵亭院落曾雙蕊。茅屋人家也數枝。滇水未能賞春色。黔山頗不負花期。小瓶旁插肩輿裏。一日看他四五時。

由七星關入烏撒

七星岩外七星關。幾輩詩人到此間。難得知名似遷士。少經題句是邊山。三春猶覺行多氣。山高風寒。發雨後到成雪城。見

霜見謀乃紫事。百丈盤樹抗冷顏。留此一詩破荒寂。光無故質問烏蠻。

東園夏日

非花未及看。及看夏初花。四月東園紫花樹與狗盛開。樹結蘋婆果。園生哈密瓜。瓜是京帶哈密瓜種植之。十日即生。抽絲成繭包。呼蠶圃爲繭。二年又成繭。劉蜜散蜂衙。蜂房以八月來割。夏初割之猶未盡成色。方爲光滿。倦向此園臥。便如歸我家。

大理有小屏方尺許。宛然設色山水。巧合天際烏雲二句詩意。

天際烏雲含雨重。欲盡此情雖誰辨。樓前紅日照山明。此景兼園更難共。何期大理點蒼山。石畫天生出鐵洞。黑雲日影分五層。兩意相含袖其空。雲中斜射漏月脚。一片紅光向山送。奇景能傳玉局詩。幻詩早入君謨夢。巧匠裁石妙便縱。若使橫裁便無川。蒙段何知蘇與蔡。造物天然還和中。萬嶺萬里有古情。詩眼相看是誰供。此詩此石誰後先。留向蒼巖枝唐宋。

伊中丞過東園蔬飯。見示一律。即和原韻。

園如谷口有山樵。客似蒙梁同見招。風裏符榴抽竹重。雨餘荷蓋露珠搖。迴廊隱隱茶煙颺。行篋尚詩染把饒。北此壽邊多少事。苦心却不是詩瓢。

滇南風景

萬里西南地。人間別有天。三春不歸雁。秋深有雁來向西南飛去。春不見歸。或由滇游上雁北歸。或入緬甸。則未必能歸矣。六月未鳴蟬。天涼蟬極少。六七月猶城暑樹。不聞一蟬。便面涼停扇。深衣夏亦縣。冬暖不用重裘。五六七月有一日須綿衣。翻嗟唐宋客。詩句少相傳。

登西臺

稚是登臺必解顏。平疇遠接碧雞關。拋黃鴨綠新秧地。眉翠鬟青過雨山。趁市船來漁舍外。近華樓在浦雲間。耕耘已畢農歸臥。喜得民閒官亦閒。

大暑節桂花初開

終朝涼雨不聞雷。北戶何曾肯暫開。今日節時交大暑。開窗爲放桂香來。

秋祭東村齋居詩四十韻

余正月廿日生辰。與白樂天同日。余四十歲時曾和香山四十白髮詩韻。今匆匆廿六年矣。香山有六十六歲詩。又是年落二齒。有落齒辭。似老年一關鍵也。齋夜剪鐙作詩自付。

我昔年四十。曾和白傅詩。白年六十六。有詩言其衰。七十欠四歲。白樂天句 我亦如其時。我昔知命年。目力先

老袍。今復十餘載。品錫服改移。（今賜銀用七十歲者光。）髮白惟少半。大半白其髮。今年耳所聽。亦覺收聲遲。我嫌人語低。聰聽將在茲。白公於是歲。二齒落有辭。我幸卅餘齒。金在無所虧。居粵八九載。濕氣注四肢。詩云微且腫。脚氣殊難醫。入滇氣涼爽。左足去其胝。右足尚有病。夏來加藥治。近亦可半愈。策以扶身疲。園中有山邏。藜杖閒可持。廐中有紫騮。遊山倩一騎。仲秋多祭祀。齋宿今其期。東園好亭館。雜樹交秋枝。鐘鳴鶴變靜。清夜因自思。我無白公才。我比白公歲。今亦六十六。官亦非分司。（白公每乞分司閒官。）年齒與祿位。不闕至於斯。老妻播季子。歸守墓與祠。服官有二子。效力居京師。滇南官最遠。今惟仲子隨。仲子文筆拙。經義微能窺。疏經成十卷。（時福兒承經義疏補刻成。）閱之頗解頤。貨郎任子閒。所執職不卑。聚者固相樂。遠者歎相離。健亦勿侈樂。衰亦毋心悲。君門隔萬里。昔人常嗟咨。我君令臣來。（去冬壽辰蒙圓門見召對帖子。）盛氣登須眉。春明門外路。豈是天之涯。惟念老臣具。精力將難支。安可攬鍵叟。須然籌邊陲。然不籌邊陲。偸安又何爲。爲此齋居夕。自省復自疑。倘其式古訓。亦且力威儀。大事在於祀。惟福發以之。（左傳。發以之福。本此爲發之祿祉。）

中秋塔鐙

月中塔影又懸鐙。丈六支提九節浮。一夜忽看造阿育。二分無賴照樓臺。花明滇上昆華館。秋滿江南福壽庭。萬里清輝共迴首。天邊風露度疏星。

以八月十六日爲中秋

雨餘昨夜無明月。三五佳時登上樓。忽計今宵月纔望。正該十六作中秋。（凡中秋十五無月。而望在十六者。正宜以十六爲中秋。）

秋園

秋園策杖爲山行。更比春園氣候清。到處開花皆有色。許多幽鳥不知名。白梨紅柿攀枝摘。甜菜香茶共鼎烹。案牘判完還把卷。夕陽澹似老人情。

暮登東臺

西臺遙對碧雞關。更看東臺金馬山。秋日有情此城郭。夕陽無限好峯巒。未能酒飲須茶飲。縱不朝開可暮閒。石上席鋪清坐久。朱霞照我得酡顏。

題伊莘農中丞不倚圖

古人竹有言。地上卽是天。惟天爲足倚。此外何取焉。有莘特立人。不倚更不偏。宛然中規矩。折方周亦圓。所佩有緩急。在韋亦在弦。賦性得竹力。可與立與權。如此無所倚。已五十餘年。開闢識生面。但坐草芊芊。

除彼室與戶。去其車與船。不著屛與几。勿傍林與泉。是曰強哉矯。豈非賢者堅。道光七八載。僅我居滇黔。開心共覓句。苦意同籌邊。我少本無倚。況復今華顚。卽此恃天處。竊欲相比肩。題詩卽言志。晚節皆勉旃。

以園中柿芥餉莘農中丞。見謝長篇。因亦以詩相酬。

既不能爲田舍翁。毛錐長劍誰雌雄。不如治事有清暇。可以老圃衆老農。東園古柿高五丈。二三千顆垂秋紅。沙糖摘落去其澀。甘脆與梨爭異同。秋來北地皆菜種。入土卽綠成晚菘。蓓蕾香芥發生辣。咬根得味亦禦冬。東鄰西鄰并薄論。頗從送去田家風。蒜條分皆芥將笑。兩家氣味皆冬烘。果然牙齒嚼清脆。已有長句來詩筒。君還入賦亞平仲。元修有菜吟蘇公。君不見吾家閒地尚數畝。新栽小麥青芊芊。好待明年作餅餌。隻鷄斗酒相過從。試將野叟茅屋趣。納入戟轅園圃中。

曉坐後院石塆

陡峻石塆上。居然盤踞間。殘光銜落月。霜氣滿邊山。野趣聊相借。閒愁難盡刪。不知南去雁。何日北飛還。

東臺待月

東嶺生明月。悠悠照遠村。天光澄碧落。山影接黃昏。頗不負今夕。祗因遊此園。歸來行竹徑。相送似柴門。

霜降日暮登臺看西山

霜氣初嚴雨氣衰。碧雞峯色碧參差。况當落日餘霞後。正是塗金刷翠時。堆起佛頭見華頂。磨開銅鏡照昆池。子安山紫還清句。付此方成絕妙辭。

大理石屛四時山水歌

己丑冬。又見大理四石。縱橫皆一尺外。巧如畫幅。第一橫幅。春山睡綠。湘烟疊壁。其痕宛然有欲銷之意。用子厚句題之曰。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此湘烟春靄也。第二方幅。橫衍連峯。沉陰黯綠色。下有雲起。上有雨來。用許渾詩意題之曰。溪雲初起。山雨欲來。此夏山欲雨也。其三立幅。特立方峯。右連綠嶺。天飄雨腳。雲落峯腰。亦用丁卯詩意題之曰。殘雲歸太華。疎雨過中條。此華嶽秋晴也。其四橫幅。石紋如坡公雪浪石。皆白相糾。儼有風雪江流寒磯激浪之勢。卽用坡公句題之曰。畫師爭摹雪浪勢。此寒江雪浪也。

南贊石幅天生奇。奇乃造物爲畫師。煙雲雨雪各有態。高山流水分四時。造物筆墨何手持。何年穴山爲畫師。豈獨勝於畫師畫。更得巧合詩人詩。子厚漁翁句久識。不料此詩在山腹。湘烟裊裊銷成痕。暖透春山對新綠。夏雨欲來垂雨紋。山下溢起溪中雲。雨與山色漸不分。風聲颯颯如可聞。詩人行過溢浦道。華嶽秋高晴更好。殘雲疎雨中條山。船出江南許丁卯。又聞東坡雪浪石。獨江畫師留自賦。（東坡雪浪石盆銘序云。余得黑石白脈。如蜀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可如此畫飛寒濤。風雪江頭浪花白。孫太古。（以冬）米襄陽。（以夏）洪谷子。（以秋）趙子昂。（以春）世側細

素易湮滅不若石，畫能久藏。天工豈借人智力，妙手偶得天文章。詩情畫意破石出，驚天逗雨吟點首。

過開化天生橋題名刻石

大道何平平，到此已萬里。誰知坦途下，橫貫巨川水。谿深岸愈高，絕壁水面起。惟此兩壁崖，相接復相抵。此橋其天生，百步平若砥。橋邊勿駐足，亦勿俯而視。臨深知其危，奔流浩無底。聞水何所歸，百里即交阯。瑜蜀馬相如，題名難到此。

戲答家人

非但養心兼養目，高年遠宦少看書。家人勸我言如此，我答家人意可如。豈有劉伶爲戒酒，祇應輪扁老攻車。此中也有長生法，不用三仙飽蠹魚。

坐月坐月

坐月境過夜色遲，梅花香動影交枝。直從茅屋黃昏後，坐到參旗掛月時。燈等詩事闖一闖。

新造槍礮演成速戰陣和伊華農中丞韻

聖武征西速戰平，楊家演得陣圖成。楊宮保遇春設連環礮速戰陣，敉平回部，此力居多，今余在滇仿造此礮，鑄成此陣，礮不過五十斤，肩負而放，五礮成一連環，能擊遠及遠。傳來雷霆千聲礮，抵過弓刀一萬兵。目準手營燃火急，步齊肩負轉環輕。治兵願可終朝畢，還共敦詩入詔城。

報春花

滇中報春花，弱草也，葉類江南之虎耳草而無白紋。其種高不逾尺，花五瓣，小如珠翠之盤，色在淺紫紅翠之間。不畏霜雪，冬初即開，凡抽穗至三，即交春矣。近時翡翠玉中有一種紅翠色者，女衣綾布中亦有比其色者，皆名曰報春花色。

翠應淡于碧，紫亦淺于薇。遠比西夷玉，新宜少婦衣。石邊自在茁，雪裏長芳菲。報春何足論，耐得送寒歸。

大理雪浪石屏用蘇公雪浪石詩韻

大理石片如方立幅之畫，一波翻白突起，似有礙激于其中，波上迸起浪花，浪花外水紋又成黝綠青白色數層，皆具飛濤走雪之勢。昔坡公云，余得黑石白脈，如蜀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畫鑑云，孫知微水石圖一石高數尺，當流激注，飛濤走雪。今此石頗似之，應亦名之曰雪浪石，置香雪齋中。

太行石畫如雲屯，人巧不到天工存。花石綱殘汴河凍，雪浪齋破寒雲昏。蘇公久別此石去，尚留銘字埋荒村。黑水梁州玉斧劃，別有大理開國門。孫知微死八百載，點蒼山裏招其魂。畫家粉本入石骨，詩人腕力通天根。飛濤向天舉雲白，古雪穿地變玉痕。片片幻出洱海浪，定州一卷非所論。況此翻瀾激礙石，屏立不用蘇齋盆。齋前梅花亦香雪，目擊坐子吾道存。

冬至後連得大雪

風暖滇池冬不寒，同雲難見彩雲闌。忽飛冰雪鋪千里，直遡來牟飽百蠻。火熱石爐偎蔀屋，滇人少棉衣，寒則于屋內石炕燃薪炊暖。時平鐵甲解邊關。歐陽永叔雪詩云，須臾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登臺更向園林去，放眼遙天萬玉山。

百樹松杉凍壓枝，竹梢垂葉釣滇池。即今玉匣攜筇日，去歲黃河渡雪時。路有爲泥已陳迹，家如作鵲爭輕颸。況當香雪花初拆，合躡蹻翁坐詠詩。

山海棠

滇山中有大樹，名山海棠，冬至前開花，交春方謝。其花葉皆似海棠，蒂亦垂絲，而濃豔過之。霜雪滿山，紅林獨盛，偶買連枝插瓶，留月。此花富民縣多，昆明縣少，余使花奴移買稚者植之署中。

何來冬豔樹，道是海棠枝。萬卉彫零日，此花穠豔時。凌雲乘鄂不，傲雪媚燕支。桃李春風耳，歲寒誰與詩。

臘八日園梅有開者

雪後雲陰意冷清，閒隨雙屐繞園行。梅花有性真天放，得到開時便縱情。

園梅半開

霜雪風寒理亦奇，數枝曲直任高低。林中香性誰知得，我道梅花似馬蹄。詩中不妨用川支學說明是非，但不妨援不可外儒而內玄。

月夜遊園

己丑臘月十四日，宿雪之後，南風減寒，薄晦月出，清景朗澈，遂乘椅輿出香雪齋。池上林梅初開，仙館岩東臨池小憩，雜樹葉脫，月光在粉壁池水之間，明潔如水。復由某隱亭過宜亭，而南止于射圃，閱田遠敞，得月更多，綠杉影直，雙鶴靜立，老梅南枝，向月擢白。城鐘已動，坐賞良久，復回仙館，登北山石臺，東望城中萬屋鱗次，城外金馬諸山羅列楚楚，山外流雲橫直，似霧非霧，天宇空碧，澹而不寒。坐待參昴既高，與月同轉，始由山後而返。何地無月，何人不得月，若不記之，則此坎付之太虛矣。

夜園月境幽，登臺境更闢。梅月守靜虛，雲山郎清白。我見王輞川，近臘愛月夕。我見蘇東坡，月影玩竹柏。我無裴與張，但與月主客。後之視今者，或如今視昔。

東園殘臘

幾付孤負好年華，如此園林聽放衙。三徑有苔皆步屐，一年無日不看花。錙銖心力營巢鵲，迭臘時光赴壑蛇。除卻雷塘庵外雪，未應春雨更思家。

庚寅

正月八日遊西山花紅洞法界寺

遨遊古巖穴。更在西山西。遨頭策驄馬。山是指昇雞。松柏鬱遠翠。榆柳含新荑。檉底漱泉筑。簪邊休雲梯。石門謝康樂。林間孔稚圭。轉折見崖洞。指點尋招提。旃檀嚴梵像。龍幡并御題。寺殿有聖祖御筆萬里條鬯四字。參天玉蘭立。拂殿紅茶齊。歸途視稼俯。平野望彌迷。太華列屏障。滇池明玻璃。偶然共遙集。聊復遵故蹊。出山已午。落日春風低。

正月二十日。偕劉王二叟竹林茶隱。

三人二百五十歲。聯入竹林同所憩。擊甌啜茗作詩朋。少破從前獨遊例。桐城壽者百四齡。談笑游行猶壯腱。自言弱冠入滇池。眼見乾隆平緬甸。浪穹老年七十九。手披經解講六藝。時學海堂經解初刻成。寄到滇。共一千四百卷。與王叟讀其概。此乃門中古桃李。却並尚書紅杏庭。兩叟軒前古杏盛開。軒屬乃乾隆癸未年書香齋前。亦有紅杏樹。園中地暖稀立春。已似山陰欲修禊。時花香葉清春深。時梅已殘。桃李初開。綠篠新篁夕陽舞。晃鑪燒松烹洱茶。竹亭爐烟風細細。園東竹中有茶隱亭。羊求三徑寂無聲。惟有林間鶴清唳。香山七老今得三。疑我年者使之計。左傳曰。疑年使之年。

滇中有百四歲劉壽叟者。名廷植。桐城人。步履目光齒力皆健。鬚髮未全白。如六十許人。語音高而善笑。叟於壯年在滇西。見大何首烏。重百餘斤。購得之。剖啖白漿。目光頓明。精神增健。由此得長壽。無他異術。家大人曾仿唐人何首烏傳作劉壽叟傳。又有家大人己未門生王樂山大令者。名崧。榜名藩。浪穹人。年七十九。學問淹博。爲滇中老宿。總纂滇省通志。精神步履亦強健。福乃於庚寅正月二十日。邀劉王二叟。在宜園陪家大人遊坐。福侍茶爲壽。三壽共二百五十歲。唐白香山初爲七老會。其中尚無百餘歲者。家大人生辰與白公同日。七老九老。再俟諸他日。福謹記。

立幅雪浪石屏。高一尺六寸。寬一尺三寸。再用坡公雪浪石七律韻。幷鐫字曰琅嬛館。仿蘇公雪浪齋孫知微畫法。

畫仿眉州復定州。宛然濺雪激奔流。摹成水法有藍本。捲出浪花皆白頭。石脈千年磨不滅。江波半幅斷來收。誰能挽得狂瀾住。詩力蘇齋抵萬牛。

西宅後有紫薇二株。昔其後屋題曰紫薇花院

西堂後屋假朋衙。收拾荒園可住家。山頂半橫青玉案。正西玉案山。檐牙齊列紫薇花。千枝瑣樹看成錦。一片卿雲半是霞。須與民間共爬搔。莫將官樣負清華。羣芳譜。紫薇名怕癢花。梅堯臣詩。薄膚癢不勝搔爪。陸游詩。稱紫薇爲官樣花。

紫薇花院後圃坐月境

卅丈花垣一丈坡。石欄啜茗晚盤桓。風知少女微時好。月向上弦圓後看。園東有古柏二株。望後見月便遲。竹柏兩人影閒暇。星河萬里指闌干。且休久戀金波色。清露之中透氣寒。

瀠泉

紫薇花院後最西北。有井如甃。發其覆石。汲之。深二丈之絕。其脈由西山來。當五華山出水甚清白。無鹹苦之味。然亦不甘。蓋其瀠奕。名之曰瀠泉。

汲得無波井。其深如古潭。由來上池北。穴出五華南。瀠欲生虛白。清何計苦甘。竹陰隱之酌。似此又甚貪。

署西木臺將朽。遂拆之。遷於瀠泉西南七丈許。用七千土墼壘爲方臺。名之曰碧雞臺

草草荒園起一臺。不勞民力不傷財。兩層白紙糊虛牖。四壁黃泥壘大坯。寒重壓簷飛雨雪。春深繞屋走雲雷。縱橫方丈尋詩地。那值文人著眼才。

排闥誰何到此臺。碧雞山特送青來。兩三峯向研池立。四十里將屏畫開。疎雨晴時嵐黛鮮。夕陽沈後翠成堆。登臨更比東臺近。遠眼相看日幾回。

水照青天似鏡臺。不因城市染塵埃。汪汪千頃涵清淵。朵朵中央詠湖迴。金馬山前多佛樹。碧雞潭上有唐梅。何如細讀王褒傳。碧光中節使來。碧雞雖見西京雜記王褒文。

半是公餘可上臺。坐看耕種到星回。滇俗以六月廿四日爲星回節。以松炬祀田祖。登臺望之。明若繁星。不言不動知風自。生魄生明記月哉。柔遠惟思鄭純法。爲邊休用贊皇才。秖今一片滇池水。唐宋何人得見來。

食家園新麥麵

後園閒地多。偶種數畝麥。春來抽穗芒。有浪深二尺。園丁攤月鐮。刈之付磨石。篩屑出重羅。無以比其白。今年餅餌香。勝臘鮮霜汁。快此麥秋風。黃雲滿梁盎。

東園夏日

園池長夏樹扶疎。待到閒時意自如。爲試輕颸去尋鶴。但拋香餌不鈎魚。老年可待惟加飯。結習難除尚著書。俗客何來詩客少。使君家似野人居。末用杜牧之句。

蜀葵花

蜀葵春早是滇池。夾路當階復滿籬。五色各分高一丈。萬花分與占千枝。牡丹極豔何能久。秋菊能高又惜遲。惟此向陽開不斷。芳菲接到雪梅時。滇葵春中已開。直到冬末。種初發。皆嫌其濃豔。記花之久而繁且高者。此爲最。其多。花有紅紫黯白紺五色。其紅色又分大紅桃紅粉紅三色。惟無黃色。滇與秋葵耳。

紅藜杖

青藜杖數枝三年矣。丹漆之。名曰紅藜。欲象唐之赤藤。

老藤拔龍搜壁。南詔粉藤如血赤。昌黎嶮擺香山嶮。(韓昌黎有南溪赤藤杖詩。白香山亦有南溪紅藤杖詩。)萬里雲天隔梁益。我持節住六詔海。欲覓此藤無處覓。園中自有老藜根。斫取數枝揉青勁。三年未免色模糊。半染苦煩半手澤。忽加丹漆華而堅。柳櫟橫撐五六尺。太乙吹火紅照人。不許珊瑚闘王石。皤翁攜此東園來。一笠四棕雙蠟屐。勤整疎節轉于藤。皓鶴驚紅避長策。而今那有異牟尋。斷可扶裴傲韓白。

夏登碧雞臺

六月滇池上。登臺引興長。郊原酣雨氣。水木泛雲光。尚覺棉衣雜。全將羽扇忘。昔年泰山頂。似此得淸涼。

野鶴羣

六月廿六日。有野鶴爲羣。盤飛于宜園林杪。與園鶴相和而鳴。久之向南飛去。數之恰十隻也。園丁云。此鶴與園鶴朱頂者無異。滇中多有之。久晴將雨則入澤。久雨將晴則入山。秋田既熟。羣飛損稼。農人逐之捕之。雲南府志。惟有灰鶴無白鶴。蓋習見野鶴耳。野鶴毛色不甚鮮白。宜園鶴初來。亦不甚白。養之逾歲。始全皓潔。滇鶴與余鄉淮海之鶴無異。惟自嘴以下一尺頸全黑。不似淮海鶴乃黑白二色相糾轉也。

忽驚林杪白紛紛。廿鶴盤飛自結羣。濕羽見池嫌潛雨。振翎華髓快晴雲。高吭引和清相應。衆翅搏風颯可聞。能舞終憐園內鶴。隨翻背向鮑參軍。

題碧雞臺

不難終日住樓臺。難得臺從古跡開。山在徐州雞標碧。節持漢使羽毰毸。二千年上神光在。五色雲中翠影堆。若是倚樓橫塞雁。王褒還擬洞簫來。

大理石屏

正面立看。合疏影橫斜水淸淺。背面橫看。合暗香浮動月黃昏。

疏影暗香交水月。若教作畫顯難工。誰知和靖詩心在。透入蒼山石骨中。淸淺到垂枝掩映。黃昏斜倚氣朦朧。妙從不甚分明處。兩面縱橫覺有同。

九日登西臺

九日登臺近更宜。豐年佳氣滿昆池。直從綠雨鋪成後。看到黃雲捲盡時。拙政無如觀稼樂。新炊端可望烟知。白秔一石銀絲兩。穀賤傷農是諛詞。

翡翠玉效樂天樂府

古有驃國樂。今有驃國玉。(翡翠玉來緬甸。緬甸即唐驃國。)朝廷不貴之。此玉入流俗。色不尚白青。所貴惟在綠。炫以翡翠名。

利欲共爭逐。佳者比黃金。價更倍五六。滇關駝玉來。纔皮皆碌碌。貧綠在皮中。若可見其腹。或以千金享。或判卞和足。及剖乃異色。(今多誤紅色骨函色即緬作花色。)幾子抱玉哭。或見綠一斑。喪斧少償贖。若得綠一拳。即能潤其屋。緬夷賴爲利。斷之彼窮辱。此貨走東南。狗之庭殊酷。貴賤有何常。好尚雜反覆。所寶若青紅。綠珠成賤環。

西行四兵憩雲南縣靑華洞

靑華古洞最淸華。水木分明又一涯。湖壁羣飛朱頂鶴。(是日有鶴數十隻飛近水上。滇人不名曰鶴。但呼之曰朱頂紅。)郵亭濃發白崖花。縱來遊客難尋穴。(洞有水出。)可有詩人此作家。但使學堂非俗吏。必吹元狩彩雲霞。(雲南立縣。始漢元狩。至于彩雲見於白崖之說。不見於古書。)

點蒼山背所見

醉醒榆川夜雨殘。曉來積雪滿蒼巒。早霞西掩嵴爲蓋。初日東升金作盤。雪嶺不知何處去。火雲忽變作奇觀。赤城紅燒烟消散。玉嶂依然白氣寒。

過蒼山第十五峯下登楊升庵寫韻樓又至大雲堂外觀龍女花

十五峯前洱水涯。寫樓還是野僧家。楚雄垂柳不堪折。折得一枝龍女花。(升庵過楚雄。作垂柳篇。龍女花惟此地有之。高數丈。花似風髓白茶花。稍大而瓣膚之皮色亦相似。惟葉尖而不盬。以山茶之別種歟。)

重修承華圃教場閱武

省城內五華山西。有校場。即前明沐氏之柳營。今名承華圃。其堂有康熙辛卯年所扁。曰演武堂。庚寅冬。重新之。周築土牆三百六十丈。留取土之坎以爲荷池。堂後存古柏四大株。餘樹皆朽。今栽新柳數百株。加以雜花。此地閱小隊官兵。演連環搶礮。最便。

柳營舊是沐家場。今日重修演武堂。坐樹頗宜依大樹。射屏還與種垂楊。池邊共遂爲魚願。階下還疑書戟香。旗偃梅花軍士散。吟鞭歸去又斜陽。

臘月十四夜遊宜園

殘臘月將滿。月下宜有梅。古梅三十樹。衝寒香半開。梅邊宜有鶴。雙鶴立老苔。與梅夜相守。不覺漏鐘催。宜亭竹柏影。參差接東臺。試問此園境。豈不宜我來。扶裴復行樂。(去年此夜靜園有詩。)獨往無人陪。斯時思所宜。宜于濾新醅。雅欲學古人。對月引一杯。白醴不我醉。白鶴不我猜。梅花再有臘。我亦古人哉。

大理石擬元人四時山水小幅

仿名家四時山水小坎四幅。石質皆堅滑如玉。其一。高五寸五分。寬一尺。上方綠色橫山。起伏有

情。下有烟霞青紅二色。勢亦起伏。題曰春谷烟霞。仿趙鷗波設色也。其二。高八寸三分。寬七寸五分。中橫赭色山。似有發意。山上爲雲橫流。儼然含雨。題曰夏嶺蒸雲。擬高房山染法也。其三。高八寸三分。寬七寸五分。下有坡樹。中隔溪水。水外山村。色雜黃紅。具霜林之趣。題曰秋山黃葉。萃黃子久筆也。其四。高九寸八分。寬五寸五分。主峯中立。皴染無多。而積雪甚厚。峯外雲氣滿天。題曰寒峯晚雪。用倪雲林簡筆也。

點蒼山裏石。畫縮皆天生。乃不曰天生。翻云人畫成。子昂與子久。二難何可并。房山力渾厚。倪迂多逸情。既謝纖𦈢質。豈許丹青爭。春谷霞彩暖。夏嶺烏雲橫。秋村有黃葉。冬雪晚未晴。設色倘非異。神韻入妙精。筆跡不可求。轉殺疑且驚。我縱各題品。未足揚其名。此物自不朽。造化誰無聲。

學經室續集卷十

文選樓詩存第十七

辛卯

承華園爲杖武場重修之後。隙地甚多。且有流水。使花奴居之。種花果。

笑指清溪百種花。此間即是汝生涯。隨登家貲花錢有。笑指生涯樹樹花。紅桃白李初栽樹。細柳新蒲盡發芽。方剛縱來能幾度。王戎贜好莫專家。秖須贏得他年說。買夏探春近五華。

東園祠壁畫十二月花神像

正月梅。二月杏。三月桃。四月薔薇。五月榴。六月荷。七月紫薇。八月桂。九月菊。十月山茶。十一月山礬。十二月蠟梅。又加牡丹花王。閏月靈芝。山海棠似垂絲海棠。山谷民間移植之。靈芝大如斗。去年產於香山靈寺後院。

譜出群芳是百神。素卿閩裏又朝眞。本爲花國妙香國。合現官身女子身。廿四番風半弦月。十三閏閏兩頭春。石榴皮選梅枝老。書畫皆當問道人。樹老園深合有神。實實烟氣列羣眞。妙將畫譜分仙譜。笑指花身即廟身。諸品有情皆示相。一年無月不生春。千紅萬紫東風面。可識寒香是主人。持梅者叔通像。

賀芸牡丹盛開。列於坐石。

學經小室紙窗虛。老去名花一室居。笑異寺蓮拈亦可。竟同紅杏鬧何如。留香荀令渾無坐。作記歐家雅著書。莫道春光不相稱。任將華髮對花梳。

壓案花光豔豔明。幾牀花韻暖風輕。硯中紵器春休洗。几上有形牡丹石皮子硯。錠炸天香夜更生。貴客獨饒富貴氣。美人靜邁管弦聲。不禪不佞亦君子。莫嬌恬情論愛情。

點蒼中峯圓石屏

蒼山平列十九峯。峯峯黛色參天濃。惟第十峯居正中。最高常與雲霞衝。此峯石坳產畫石。丹青幻出山千重。世間畫山畫不了。且能自畫眞形容。上峯下樹合古法。皴染一變成南宗。豈非荊浩傳關仝。放筆直掃青芙蓉。

大理石五色雲屏

蹋足既立還補天。有五色石可以鍊。石破天驚秋雨時。彩雲流作雲南縣。雲南縣漢元狩間。志以爲因彩雲現。漢元狩雲入蒼山。二千餘年看不見。雲化爲石無處尋。石若爲雲亦能變。五丁夜半踏天來。割取彩雲持一片。是雲是石渾不知。紅綠青黃雜爲絢。雲中若分在雲中。冠劍切雲衣褶前。編須舒後飛龍旗。佩虹蜺擁出電。宣連蜷兮烏歸來。歸極蒼山睨眞面。儼然立作四尺屏。配我端溪三尺研。此石附陳雲伯石和詩刻。又來函云。恐家不能世守。乞儲隨齋定賞川書院齋。

道光十三年正月十日雲南五色雲現。

雪浪石屏第三幅

走雪飛濤浪花濺。孫知微畫世罕見。江海波翻濤瀉瀉。石畫忽然開片片。坡公詩句在定州。萬里神工爲時鍊。黑質白脈粼兩面。雪浪奔騰復回轉。石可言詩詩爲絢。奇妙獨到水中旋。瀟家活水慈壽院。亦能寫就盤水變。此爲雪浪第三圖。入水不濡非紙絹。可惜坡公未曾見。持與蘇齋開衆辟。

清河書畫舫有孫知微水石圖。即坡公守定州所擬也。蘇公畫水記。謂蜀孫位畫奔湍巨浪。湖灘水之變。又在大慈寺壽寧院畫水壁。作知微畫活水廿四幅。

題仇池穴小有天大理石屏用杜工部詩韻

正面橫嶺。山巒不多。中留一洞。極爲清楚。背面略如宋朝陰陵之大鈞。大鈞之下即清虛絕無點染。又迴日光從光照之。則山形多現於夾層之中。洞影透漸於鈞之下。無非鐫刻。眞老杜詩所謂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也。茅君內傳云。王屋第一洞天曰小有清虛之天。即老杜所云小有天也。昔坡公在揚州得英石。因杜詩名之曰仇池石。爲希世之寶。此石似更得老杜詩意。

點蒼裏石。王屋洞中天。杜老仇池意。茅君福地傳。穴山潛見日。磨玉潤生泉。萬古詩虛境。來吾尺硯邊。

梨花雲石屏（伊莘農石。）

梨花雲。夢中路。春山都是梨花樹。石中花樹半雲遮。王仲初詩在何處。竹記西山遊戒壇。羅睺嶺下花沒沒。白雲綠樹尋詩去。店舍無煙多曉寒。闌山路遠月相送。幾度梨雲合雨重。今日對君山裏雲。畫出春遊舊時夢。君亦春明思故園。滇衙花石冷如村。吟詩閒似穎州路。春月溶溶深閉門。

仿王晉卿煙江疊嶂圖石屏用東坡韻

玉斧劖出六詔山。點蒼萬里空雲煙。汴京應畫河嶽色。贈情江外何爲然。晉卿疊嶂古名繪。山頭遠樹煙中泉。蘇詩與畫共南渡。竟使半壁撐山川。宋緗色褪似粉本。傳流當在宣和前。煙雲變幻七百載。錄石遠補西南天。良工磨琢使平滑。奇長突見詩且妍。翠嶂出沒水煙裏。呼龍種玉耕煙田。此石毋乃畫所化。款題道光十一年。似雲非雲是煙氣。浮青籠碧松娟娟。（嶂巔皆似有遠松點。）紙窗靜對繼以夜。鐙影透石燭清眠。晨光穿漏宿雲解。又似縹渺營邱仙。（坡公是時在翰林。又題王晉卿藏畫有縹渺營邱水墨仙。浮空出沒有無間。此其句。）我來洱海八千里。詩畫與石生三緣。月石風林在何處。（月石風林屏。東坡附小詩云。今尚有焉。）且和坡公此一篇。

題花鳥夕陽遲石畫研屏

新雨綠滿山。山中有尋花路。一路雲漫漫。詩人自來去。我愛杜夔之。若在花間住。桃李與棠梨。亂擬雲中樹。山坳木筆多。紫色含煙露。疑是輞川人。自畫辛夷塢。（丁卯集。塢有辛夷。）風日故有情。光景妙於春。遲遲夕陽色。默默林花趣。嗟此一片石。幻出古詩句。我欲買春山。悄然在何處。

五色杜鵑花（滇中杜鵑花樹。有盈丈者。同一紅色。分淺深三四種。又有紫黃白三色。）

處處山花園子規。啼紅深淺萬千枝。誰知花爲多顏色。紫燕黃鸝白鷺絲。

梅子黃熟摘從研旁其香更幽於花

夏雨園林梅子黃。摘來詩味比花長。御從芍藥荼蘼後。又作人間一段香。

石雲圓方石屏

洱海十九峯。雲氣出其穴。溫則合爲雨。寒則凝成雪。即使爲朵雲。變化同一瞥。異哉石中雲。舒卷自怡悅。石可使雲生。亦可使雲結。終未散於風。千年不磨滅。

青山白雨硯屏

縹渺營邱水墨仙。青山白雨疊雲煙。分明又見宣和譜。雨腳斜題僧巨然。

題仿小米山林小石屏

坡陀小樹綠陰肥。一角秋山是翠微。雲氣襯空攢點濕。化工也學米元暉。

登西莊觀栽秧畢

水木共明瑟。巖岫交清蒼。獨有平疇中。清淺含輕黃。知是滇池邊。農戶皆分秧。耕種亦已乘。稼穡甚爲良。懷新足雨氣。發秀浮風光。時見戴笠人。牽牛茅屋旁。豈知登臺者。遊覽遙相望。民情靜如此。吾意亦徜徉。

詠藜杖棕拂木盞靈芝

宜園無華飾。樸質如山村。昔藜以爲杖。削枝提其根。棕葉爲拂子。可以助清言。老樹朽自神。斷之以爲盞。可以臨池坐。可以置石盆。忽然有靈芝。如盤產後軒。采之供硯側。綠黏松柏痕。園中皆自有。外求戒其煩。吾室安於陋。吾道乃可尊。

雲巖圖石屏

山以雲巖名。多不計其數。吾足跡所到。已有三五處。此有雲有巖。又有登巖路。著色皴老蒼。尺幅傳董巨。阮翁亦一山。與石固同趣。

題烏林雷雨石屏

天欲雨。山模糊。長林葉黑雲氣烏。大米小米高尚書。合其筆力爲此圖。右角雨腳蓋日腳。左角雲重黑氣塗。石背翻手忽動色。潑墨有似顛所摹。風雨挾地鵬落翅。雲頭狂卷龍追珠。此中必有阿香車。請君屬耳聞雷乎。天生石畫出葉榆。與楚雷鐘皆可摹。（余藏楚夜雨雷鐘。宋拓本。雙鉤皆陳於家。）豁爾片石非筆墨。泰山觸處方合膚。

和伊莘農中丞龍雨圖石屏歌

誰探驪珠得詩早。夢得引盃真絕倒。一時元白懶古情。龍唱不復尋龍爪。孫位潑墨畫葉龍。五爪怒攫生雨風。古人詩畫各不朽。淪入點蒼文石中。石中黑龍飛上天。畫龍不畫龍身全。青山白雨走雷電。惟見雙崖峯雲遊。錠州邪龍如太乙。中有丹青萬枝筆。但須畫爪勿點睛。惟恐僧繇一龍失。祇今雷雨晝明池。六月著手寒龍皮。石翻不見雨龍爪。惟見雲頭雨腳下。眠長庭詩。

蕉林大影小硯屏

碧梗庵中青綠天。點蒼山裏凝畫仙。仙人畫蕉先畫影。說與凡工都不省。蕉頭高葉最老蒼。葉邊日色浮輕黃。青如遠山綠如水。幾層濃淡涵天光。與小仙。共此幅。硯側小屏一片玉。紙窗畫影若不足。更向鐙前照空綠。

嶧陽孤桐石屏

萬古奔石若禹貢開其宗。此豈有錫氣。峯石多黑松。是眞可詫之怪石。況有雕琴泥瑟之孤桐。圭峯絕似嶧山峯。披皴略與梅花道人同。桐身探枝老更綠。脊然特立秋色中。稱衡嶧山隔萬里。乃有若洱文石爲化工。山靈讀經又讀書。丹青幻出人無功。今當立我書硯側。聽我萬壑彌松風。

大理石宋柏圖。用杜工部古柏行韻。

宋柏在圖則隆起一尺八寸。中正面有石柏身。蒼翠雙枝葉無多。似以雲氣。背面則枝葉繁多。影濃陰東矣。

黑水漢祠森宋柏。衛岩若山劃文石。石中柏影八百年。幹老陰凝三五尺。潑成翠瀋唐梅妝。琢出若虬龍女指。則隙斷爲兩面圖。雲破枝回月輪白。眉山兄弟來穎東。乘雲草假泣幽宮。醉翁松石畫何在。皴山過眼雲煙空。豈料今日滇水上。更貌古柏爲屏風。埋骨難期石不朽。論心還是詩有功。笑余書卷當充棟。萬里舟車已愁重。更覓此石將如何。夜靜月虹若爲送。君不見孔明廟柏幾回種。唐碑字蝕閣羅鳳。千年古木化炊烟。石鼓曾爲舂米用。

唐梅宋柏皆在昆明黑龍潭。余考滇志。昆明有黑水祠。卽黑龍潭也。蘇子瞻子由過汝州。歐陽永叔以虢山松石屏令賦詩。大蘇詩有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歐公作詩獻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之句。有虢山花古樹。雖大理有之。

野鶴哥

園林綠羽日紛紛。百舌斑鳩是野羣。千里相投作棲語。門前多少郝參軍。

大理石仿古水小册十六幅歌

仿古山水小册二册。各八幅。八直八橫。皆以七寸半四寸半爲度。就其題名。克肖詩畫。各能精妙。

八直幅。一。翠峯疊影。仿小李將軍法。太白廬山謠。翠影紅霞映朝日。 二。夕陽花塢。仿黃鶴山樵。杜逢之詩。花塢夕陽遲。背面倒看。亦得柳塘春水漫之趣。 三。湘烟漁曉。仿方方壺。柳柳州詩。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背面有日未出烟未銷之意。 四。山紅澗碧。仿輞川著色。退之詩。山紅澗碧紛爛漫。 五。天際烏雲。仿大米法。蔡君謨夢中詩。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背面青綠甚鮮。而畫不入格。故不選。 六。夕陽沈綠。仿陽波設色。魚玄機詩。夕陽沈沈山重綠。 七。峯陰凝紫。仿高房山渲染。少陵詩。紫閣峯陰入渼陂。亦兼取王子安烟光凝而暮山紫意也。 八。寒峯縹渺。仿營邱水墨。陸魯望詩。左右皆跳岑。孤峯挺然起。因思縹渺稱。乃在虛無裏。坡公詩云。縹渺營邱水墨仙。浮空出沒有無間。邇來一變風流盡。誰見將軍著色山。 八橫幅。一。江梅春渡。仿黃子久著色。用粉點梅花。杜必簡詩。梅柳渡江春。 二。烟江疊嶂。仿王晉卿卷尾一段。晉卿和蘇詩。晴雲淡淡曉籠岫。碧嶂溶溶春接天。背面倒看。更得烟江之趣。 三。杉林茶焙。仿范華原溪林法。皮鹿門茶焙詩。九里共杉林。杉林焙名也。 四。石壁烟虹。仿夏禹玉劈法。張燕公詩。石壁淡烟虹。背面合返照入江翻石壁之狀。 五。窗納遠青。仿曹雲西。孟東野詩。開窗納遠青。遠

青新畫出。 六。雲深采藥。仿梅花道人。賈浪仙詩。秖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七。翠微黃葉。仿郭河陽。和靖詩。村落飄黃葉。人家溼翠微。 八。雙峯立雪。仿馬一角。東坡雪詩。試掃北臺看馬耳。未曾埋沒有雙尖。

點蒼石畫畫者誰。造物不以心爲師。模山範水有古意。半出唐宋詩人詩。詩中妙境卽畫本。唐宋元畫成派支。小李大米馬一角。房山鷗波黃大癡。水墨雖變金碧法。與裝設色今方滋。研磨丹粉搗青綠。勻和粉墨調燕脂。石髓如泥任搏造。更如學杜得骨皮。化工心力在於此。條事付與人間爲。但見匠人割取怪石出。聞以詩畫瞪不知。化工得意囅然笑。文章天成乃偶得之。烟銷日出柳州句。山紅澗碧昌黎辭。雙尖白雪埋馬耳。夕陽綠黛吟蛾眉。集此小册十六幅。宛然手筆新淋漓。石可共語索題句。幅幅幼婦韓陵碑。既爲特健之古藥。亦非密機之細絲。反惜古人不見此。收藏鑒賞今何遲。君不見洱海蒼山中有詩畫窟。一經拈出多神奇。我所不見更什百。拙工橫割尤可悲。所以自古才人恨不遇。畢宏韋偃死猶發巧思。若使歐蘇選石如選士。世間作器應無不遇時。

永叔畜松石屏令東坡賦詩曰。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爲煙霏淪石中。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歐公作詩獻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

題相送柴門月色新石屏

先乃四幅。損邊改爲方幅。不足尺。畫者無多疵迹。上有淡痕兩道。似兩岸夾一溪。下有淺烏痕一道。似山非山。及迎日光燈光照之。則烏痕變爲木橋。高寸許。橫亙幅中。柴門外之光。則眞是月色一溪。兩岸朦朧向江面去。溪中黑痕又似舟帆。故以杜句題之。詩境涌出矣。

紛紛月色滿柴門。杜老詩情細與論。不料照人能白石。竟如送客過黃昏。清溪兩岸瀰成影。野艇孤帆遠著痕。何日暮天秋水外。得扶衰叟詠江村。

歲年年豐民安。辛卯秋仲。民間頗祝聖壽。懸燈結綵。亭臺相望。十日之久。又值秋試。遊者如雲。爲向來未有之盛。因紀一律。

民心祝聖壽。帝德被民夷。石米錢千箇。滇中市斛。與各處不同。約計糧米百斤。值千錢耳。三坊燭萬枝。昌平遊皓月。歌吹滿滇池。試觀其消息。路旁無乞兒。

暮登碧雞臺

暮登碧雞臺。西山碧如玉。霜後嵐氣清。斜陽明水木。皆見分秧時。卅里平疇綠。轉眼稻黃雲。村村已登穀。半年好晴雨。天意憐蔀屋。歸來治夕飧。一盂新米粥。

霜降芋田收芋

去年種蹲鴟。入土深一尺。其上覆以土。更種小來麥。麥熟拔數斛。餅餌香可炙。夏時芋發苗。入秋酣雨澤。霜降掘其根。纍纍綴千百。嚥煮佐晚飧。膩若玉肪白。風味似田家。鷄里先生宅。

爲林小汀表弟（怡甘爲兵馬司指揮。）題綠來青嵒屐堂以青綠山水滇石寄之

有官小試執金吾。軟紅塵裏乘錦車。車前列卒持鞭呼。又聞柏嶺嶺上鳥。此君掉頭仍讀書。横治山色青其巖。展陡殊好西山色。横山青青治山碧。我昔什爲山裏行。雅愛山中好泉石。結茆更宿溪上村。况近古青外家宅。（縣山相國王文通公）君外家。翡田松柏横山邁。牛眠卜此豈無意。所以路上題梅花。（劉外祖梁蕉公）昔來告我新園小。收得西山山色好。我選滇石遠寄將。畫出西山若天巧。秋田稻熟兒能文。排闥青來綠將繞。若家山色閱人多。寄言我又垂垂老。

作石畫記並題

畫家能寫景。妙與詩情通。人力不能到。始識天有功。北宋號山石。幻出月與松。歐蘇共題賞。畫法擬非宏。今之點蒼山。石畫生中峯。（第九峯屏。）洞發所自出。五色生山巔。（今礦透明者。出龍王廟洞內。）昔惟白與黑。今更綠且紅。分皆及開障。著色皆南宗。雲巖絢朵朵。水月交溶溶。霜樹澹其秋。雪林染於冬。畫梅女字枝。畫樹點疏濃。畫雨極雨勢。兼挾雷以風。或耀金碧色。或示希微蹤。（蘇齋松石畢詩。上石希微蹤。）或仿董北苑。或摹米南宮。近可及馬夏。遠或成浩仝。品畫各靜妙。寫句尤巧工。透光借鏡照。滑澤塗蠟烘。碌碌或如玉。蟲果貫有銅。（石內或蟲出銅星灼灼。可見各色皆銅氣也。）小屏立硯北。大幅懸齋東。收藏鬱林船。江夜月貫虹。與裝非古派。其時值殷蒙。同以石畫法。皆與異裝同。蘇黃作詩時。大理已誠僞。何於唐宋句。曲畫其形容。滇少詩畫友。得友在石中。舊交久寥落。歎息盛於夏。豈無新交遊。自顧嫌龍鍾。宜此特健藥。（古畫之佳者。名曰特健藥。）與之相磨礱。更如與𥂁理。點頭對生公。我固愛石友。石亦依雲翁。

題大理石雪林石屏用蘇黃雪林石屏韻

晴雪浮白煙。紫樹猶含陰。飛飛玉山氣。森森翠柏林。暗色透石背。林影相與深。蘇黃若前見。奇妙添詩心。

雪林石硯屏第二再用蘇黃韻

此石以淡墨鏡出白雪數峯雲景分明如畫

夜雪滿山野。曉色猶沈陰。北風撼松雪。雪落森翠林。遠峯立瑤玉。寒意分淺深。何能日無事。聊娛匪石心。

小方兩面石硯屏

畫家無此好峯嶺。欄作丹青一幅真。著手翠痕殊不冷。沾衣嵐氣未曾乾。始知山裏神仙巧。應笑人間筆墨難。（正面翠浮嵐暖峯嶺黃子久圖無疑。論之述背面圖局又合雨作竹谷潤邊時意。）名蹟漫題黃子久。苦吟遥想鄭都官。

論石畫

古今諸畫家。各自其神理。染煙復染雲。畫雪亦畫水。至於日月情。能畫者罕矣。惟此點蒼石。畫工不得比。（如日觀峯鳥雲紅日。月中山影相從。柴門月色皆新詩幅。）峯攢天水間。空氣須遠觀。即使遠可視。無迹誰能指。渝然似渲漬。渲漬難到此。脫化有真神。渾融成妙旨。若畫沒骨山。門逕從此啓。宋元盧妙處。府人已難擬。此石更妙處。元箸超超耳。始歎造化奇。壓卻絹與紙。

壬辰

壬辰春。園梅盛開。有畫者。親我爲朵芝選石措柏扶梅四圖。

一朵芝　香雪齋後。丑寅卯三歲生三芝。皆大如團扇。其色綠。

高齋北鄰外。三歲生三芝。綠受梅雨潤。堅得松風吹。朵之思止止。盧室吉祥時。

二選石　年來頗愛大理文石。衆石雜陳。以能合詩畫之意有色澤者入選。

我心詠匪石。惟石可以轉。文石出天工。棣棣我所選。譬如古畫圖。入手頗能辨。

三措柏　怦署二門外有古柏兩行。西北一株上已槁。而旁出一枝。枸垂有勢。惟虛風搖雪壓。爲以木措之。余易以鐵。永愛惜矣。

古柏科上槁。計已數百年。一枝垂天矯。何以全其天。鍛鐵措拄之。其壽可以千。

四扶梅　香雪齋射圃古梅。皆百年外樹也。其腹空𥕢。而花頂尚繁。玩其生氣。皆由皮膚上行而出於枝。處其折也。皆扶以柱。

古梅半朽𥕢。繁花生皮膚。譬如年老人。會須與杖扶。我亦扶紅藜。拜梅同一圖。

遊黑龍潭。看宋唐梅一枝來。

耳鼻有聲臭。聲臭安能長。隨風即消散。歲月空茫茫。昨有今已無。何況溯李唐。滇中有唐鐘。我得聞鏗鏘。滇中有唐梅。我得嗅芬芳。計我耳與鼻。好古非尋常。一枝浸研水。氣味千載強。世少百年鼻。花有千載香。

茶隱日作

杏花春雨梅花落。又見桃花接杏花。處處東風無不到。年年物候未曾差。病餘須是閒看竹。飯後還宜淡煮茶。屈指古稀甚相近。衰軀可得臥京華。

辛卯南掌國貢馴象到省。遂已屆寒冬。留至壬辰春。始令北行。行時又到署前辭行。

南掌茫茫古越裳。(通志則例云，今南掌國即古越裳。)朝天萬里頌梯航。譯來水象皆編字，投解無爭皆水長。(譯曰：掌者象也，南者水也。彼中多水象，因以名其國。去秋入貢到滇，與滇外部落焚水歃盟，投以誓，和不相犯解，亦佳事也。南掌貢表及表箋皆文書不用紙，皆用蒲葉，番字橫行，蒲似大棕，長尺寬寸，兩面之，盛以如塔之漆木器，是時吳侍御正謝通象。)

駒象高頭跨錦韉。(象高六尺餘。象奴錦衣。)引雞坊下萬人看。分明各有花名字，領隊相呼服貫官。(象各有名，如此次為……玩……學究等是也。)

特向轅門報象來。轅門照為象雙開。欲從遠看趨閒園，先到行中哲外蔻。(象入城先至到後始歸。象房距口再到常院見。)

翕隸原能與眾言，象皆遠向象前翻。立行跪拜皆能習，可把人情與象論。(象奴有番語，令之行止則行止，令之跪拜則跪拜，且可有勸慰之容，象皆能聽之。行至北地過滇等事，象奴每令之止，而象斷斷不行，今又滇象實類獎之，論向亦頁象，其象之言又與南掌象言不同。)

巍巍馴象入門徠，貢使夷奴次第排。向上能行長跪禮，青菱糯飯食當階。(象來見余入門，至大堂下，行長跪禮，賞之以糯米飯，即在階前以鼻卷食之。)

象產炎方未見寒，遠行總要保平安。中州風雪須教避，似解人情亦喜歡。

豈獨馴柔到遠人，此心柔象象皆馴。楚南一路經花地，送爾行看上國春。(予奏象先南方起，乍暖情作暖始行。)

花象曾看貢上京，翰林詞賦早年成。(乾隆五十四年，緬甸貢花象時予在翰林，曾作賦一篇。)今詩送爾春明去，好侍靈儀水太平。(象負寶瓶，取太平有象。)

余因女廬之卒，自四知樓遷住致爽軒，有柏石。

致爽軒外列茂林，臥榻前森古柏，蒼皮數取十六圍，直立者身六十尺。老梅根下亂石中，剔出玲瓏作盆石。其高半尋重十鈞，其穴可穿已逾百。我坐軒外如老僧，以石為主我為客。他年此石固人多，弄石幾人如米芾。桐杉甘露寶符齋，此柏黔寧沐藩宅。(符齋甚不可考，但行列者柏皆數百年物，似沐藩地也。)日暮聊吟古柏行，樹大由來皆愛惜。

軒扁為顧嘉勇公所題。心念致爽軒乃米元章寶符齋西軒之名，有上蟲山八十一穴之異石，今豈似之。日暮無條，閒步林下，得一石高五尺，重三百餘斤，運置軒前老梅石盆中，剔其穴，通貫者百餘穴。大者皆以梅條，小者貫以繩綫，繩曲不能穿者，以壺水灌之，則串注四出。是此石之穴多於米石，且米石如梳容指者，未必皆通也。米石百夫運，此則四夫舉之。軒前古柏圍八尺，高八丈，比米軒新植之桐杉復何如耶。

再詠致爽軒前百玲瓏石用蘇公壺中九華韻。

西軒柏下列奇峯，風雨雕鎪月嵌空。小有天居大有上，(李詩內梅。)九華石在五蓉中。(蓉峰山記。)穴皆可貫扶梅過，

曲不能穿注水通。應把朝來看山笏，佛龕還拜百玲瓏。

再用山谷壺中九華韻

飛來峯不能飛去，雲竇潛虛雪竇空。石乳欲討丹井畔，冰心還在玉壺中。曾聞仙客三山遠，祇笑迂儒一孔通。白日黃昏休與咱，使君本不聽玲瓏。

健忘

健忘有病藥休停，老去中懷難自強。公案頗勞心少力，早年記誦學全荒。本無孫步龐何步，不但客忘魚亦忘。蹄筌筌若何所防，可知此意出蒙莊。

松雲身

(茯苓重三十斤，形如小兒，一根直貫，頭為茯苓抱之。其所謂抱木茯神也，予名之曰松雲身。)

古松將千年，其根盤有神化，為長壽苓。其形頗似人，一根貫頂顱，抱木斯為真，精雲所凝結，可號松雲身。

仿李成寒鴉圖即歐公鴉石屏

(世傳李成寒鴉圖久稱名迹，為石畫亦有此致。六一居士蜀號山石屏似多，而鴉石屏居其一。歐公詩曰：且先人林寒鴉，寒林寂寂，……飛鴉復……；詩又假為此屏而詠。今蒼山之石鴉石屏，亦似松郎之畫六一，卻歐公之鴉石屏耶，非仙靈能如此。)

我慕集古六一翁，家有石畫諸屏風。已聞東坡吟石松，更自題出鴉盤空。聲邱寒鴉圖最好，號山仙人得其稿。何年畫入石屏中，故遺歐陽以為寶。今時復遇蒼山仙，給出寒鴉鳴雪天。恨不得獻歐公前，泥公再與詩一篇。令石畝牡丹記，古人玩物各有志。我題蒼山百石屏，詩意情深亦佳事。更題山月石屏中，世有歐蘇知此意。

四更山吐月石畫硯屏

(北宋有蟹山月石屏，歐陽永叔為記，而蘇子瞻皆有詩。蘇子瞻又以月石研屏，蓋是硯屏，游蕭翁諧亦俱和有詩。東坡蕭林又云：月石屏其者必平，然則彼時有畫面不平者。此石山影幾曲，與月娟上弦非圓，余以杜少陵四更山吐月句題之，不謂之四更不可也。)

兩山揖主客，讓立虛其中。煙雲不分明，夜色寒滿空。夢醒看山影，有月生於東。不知夜何其，但見彎月弓。擬弦則未滿，比眉乃又豐。若是三更夜，當與弦相同。若是五更盡，眉將細朦朧。四更山吐月，杜老句恰工。何以蒼山仙，畫與杜句通。閒然尺幅裏，結撰情彌融。請輝出峯上，稍有輕雲籠。月石必有詩，雅意思醉翁。古今師友間，誰復如坡公。還思是硯側，月石雙屏風。

題林屋洞天之橫石研屏

(此石為蘇山，山石有洞，洞內白雲，洞左有雲出，山左之上有紅色叢林，背則近山一抹，平波縈山頂，綠點似萬松，疑是近林屋山洞之林，屋小屏則是大疑不能相似。)

包山洞口白雲封。洞外皆雲色更濃。紅照夕陽千樹橘。（庚申洞庭采真觀太守觀往詩舫放船蠡墅）翠堆高嶺萬株松。小屏已見題公與。横幅還教擬克非。奇絕蒼山畫仙筆。似曾到過點蒼峯。

樹林石硯屏

（古硯石質。唐思賢文與可皆多太湖英石。樂天白蘇詩落。亦惟太湖石兩片而已。惟蠡之有石若硯屏詩曰。邁石屏上。迴流樹林分。似有畫意。亦不知何山之石。）

我耽石畫如耽酒。得畫便如歪索詩。兩片太湖吟白傅。一屏林樹問徵之。若言坐石能眠處。是我題詩欲醉時。留得後人分去罷。泥他佳句泛離卮。

浮嵐暖翠天際烏雲兩面石畫屏

君讀夢去詩仍在。流入披仙長卷內。有詩有帖卻無圖。紅日烏雲誰敢繪。黃鶴山樵畫翠嵐。酷似鷗波染螺黛。餘情更畫畫之背。雨重山明雲靉靆。擁楮收蹤認宋元。可憐過眼皆雲煙。不知一片蒼山名。畫夢還傳幾百年。

天台觀瀑圖石屏

此石之右。彷彿有羅漢象。還覩更明。天台山賦曰。應真飛錫而躡虛。（此屏殆寫其孟太華山太華寺。）

雨後晴雲如擘絮。綠蔭背巖半流處。山下飛泉乘壑深。山上遊標破紅霧。翠屏忽見應真來。不識三幡在何處。

點蒼山中畫仙人歌

我謂點蒼山裏有畫仙。畫仙之妙勝畫師。真宰上訴乎又乎。毛錐下擲山為穿。丹青水墨成山川。變幻雨晴揮雲煙。幅幅皴染色澤鮮。大小册幅佳者千。仙人成仙在何年。唐宋以後明之前。如謂吾說成不然。何以宋元各家畫法天然全。吾見王齊翰。吾見展子虔。其畫古拙劇可憐。那如董巨趙黃和後先。石中畫筆神而圓。若非仙力何能焉。滇山寶藏錢貨泉。誰知六法誇一卷。獨有仙人鍊石蒼山眠。得以文章妙手成其天。訪仙不見非無緣。眼前畫石皆偶然。此山少遇唐宋賢。不以詩傳以畫傳。我來選石滇館邊。手記其蹟成一編。君不見大癡伯雨升仙仙。（黃大癡張伯雨皆有昇仙之說。）當有仙風道氣通瑯嬛。

題重修綠猗亭册

明道嘉禾丙戌秋。綠猗亭子又重修。果然李杜文章在。還見江河萬古流。

拜竹詩龕。（馮氏題府）以綠猗亭外集寄滇。並重修綠猗亭册索句。計嘉慶丙辰予修亭之後。今三十餘年矣。

昔見亭廢而址猶存。村民云。若有以一錙犯址者即病。余修亭乃用四石柱。柱刻各詩詞。予生平不作長短句。惟此亭和竹垞百字令詞二闋。刻於柱。丙戌重修攝來。仍存柱也。（先生歸來題江南春詞。隔岸朝迎白板橋南十个竹。並附刻舊詞托扁額）

亭亂。弓枝掛帽。是件墳闊梁。畫圖長在。古教踏雲隊落。今日水流雲散。屋壁依舊。趨址歸時。何處尋煙樓影。小舟閒風吟墅。老乾辱春。雖日月莫白。私亭豎而孤懷。亦盡山還染三角。嘉慶元年。我試事嘉興得觀曹秋岳竹垞遺局。用禾宋興筆寫一朝。重葺竹垞老人自款。及同時諸和作。即和百字令原韻題後。以通和者。十二月十二日。跋於秋嘗仙館。南垞廢矣。漸寄船蕩水。何人停泊。經參詩翁零落後。魂夢向誰樓托。把酒能招披圖相慰。舉世歸來鶴。甚成亭子。我今重為君蓓。才見五馬行春。雙鳥譯水。炯畫同斟酌。尚有孫枝欄檻花。幾樹秋風遊塔。石壘栽花。引泉附竹。依舊分林壑。者番題柱。夕陽休嘆牛角。元旦華竹垞詞和詞題卷後附伊太守過安司令尹能任何令尹履昌重建綠猗亭。立四柱以鐫文集。嘉慶二年秋。再重嘉興。滿雲落成。太守復得其後人挖以饋。且爲畢謝。皆後事也。因復和此闋。刻於卷後。則記錄存。

和香山知非篇

我不能飲酒。又不能悟禪。七十不知非。何以學樂天。晨興頗不早。日色臨檐楣。盥後一盂飯。早衙鼓吹傳。文者說案牘。武者籌邊邊。散衙日已午。退食何適然。老僧居大寺。食肉而烹鮮。操筆判事畢。餘暇因詩研。聊策亦蔾杖。看竹復賞泉。有鶴亦有松。有魚亦有蓮。靜無客共話。倦就榻可眠。身有閒適時。心旌若如懸。迴思數十載。浙粵到黔滇。滄海及鎮夷。萬緒如雲煙。役志在書史。刻書卷三千。（計刻十三經註疏。皇清經解。江浙詩選。及師友各書。約三千卷。）百事攝于心。心力懼不堅。勞勞成健忘。智慧不及前。七十原常實。諸疾將騷顛。自誤安足論。誤政有重愆。安得如白傅。分司閒若仙。（是時方自念不得閒。適奉特旨協辦大學士之命。癸巳春入覲謝恩。面陳以老健忘乞留京。奉諭斟酌。旋命典會試。出闈仍命赴滇。）

癸巳（是年有閏朝覲無贏）

揅經室續集卷十一

文選樓詩存第十八

甲午

題彩瀛仙府閩水花峯大石屏

此屏正面爲海水波瀾。上有兩層山。凡六十峯。峯多彩色。右山麓似有兩人立而語。前一詩自肖也。背面亦有水波。上有一峯。峯有花樹倒垂坡上。似有一人立而看花。亦有彩色。後一詩悼亡也。

絕似雲屏設色鮮。瀛洲列屋盡神仙。不知可有閒庭館。靜掩花扉待樂天。

本是仙源第一家。岸邊紅杏水邊槎。奈何早向西池去。獨立瑶峯看落花。

對坎題兩石屏

遠嶺蒼松廢寺。晚烟黄葉村莊。嶺外秋陰尚重。村前半有斜陽。

平抹半江秋水。橫皴三疊松巒。爲見點蒼仙畫。妙於南宋欽山。馬遠

題點蒼山畫仙人石畫象

仙之人兮多如麻。誰知點蒼山裏有畫家。人間山水畫不盡。並畫雨雪烟雲霞。更將片石自畫象。吾忽得此詫且嗟。仙人雙目睛炯炯。體胖衣博如袈裟。手執石盌白如玉。丹青六法相紛拏。能役甲丁使出力。縛

束魍魅皆無邪。石後負屑一力士。宛然韓將兼鞭較。又有一人搵掌立。頂上冠似青蓮花。最後小鬼具手眼。似亦助力非揄揶。此乃仙人現身處。豈爭董巨荊關誇。若非神巧能造物。安得鍊五色石如皇媧。

點蒼山石。具四代畫法。而補色深淺。余謂非仙人不能。此石方不滿尺。中有一老人。盤膝側面。其多鬚外向。或視右視。近視則或仰面左叫向石之象手。持白石似作畫者。兩目炯然有黑白睛。有口鼻。鬚不長而白髮。邊有耳。頭有軟巾。垂於肩。體胖而衣深青綠色。肢以下在寶鐵中。手色白。手之下似有丁甲小神。欲屑其石。兩陣及後衣甚明晰。其後又似有鬼神者二。余寶藏之以誌奇事。

題鍾仙畫石圖屏

誰剖蒼山白石開。丹青點染費仙才。畫仙更覓詩仙助。並誇青鸞紫鳳來。

改造與春樓

滇署宜園北之與春樓。康熙戊辰。范公承勳建。樓前香雪齋。乾隆癸未建。樓爲齋屋林樹所遮。登眺者。道光十三年。樓敧壞。東架更朽。十四年秋。余修正之。改造東架向東。且高之。於是盡覽城東金馬諸山。且避西風。看夕照。迎皓月。賞雨雪。皆成勝境矣。

西園碧雞蘂。見華皆可望。東園有北樓。林屋相蔽障。我改樓左楹。料之使東向。城郭猶周回。雲山忽空曠。登樓縱目時。此情與之放。十尋雙古柏。久在樓東旁。登樓不相見。柏亦徒偃蓋。今茲東牖開。當面森清蒼。一榮而一枯。未免傷中腸。子山賦枯樹。安仁乃悼亡。樓雖名與春。未與春相遇。今茲向青陽。始將與春趣。山郭明朝暉。華山雜雲樹。昔人未了情。留與我來悟。一百五十年。此間亦有數。范小樓曰。東向耗樓者。有晴雨得先。雲山無蔽。上層安几研。使文章皆靜。風月常清。

鮮筋神祠

祠在滇池西岸。余家祠墓在甘泉山度娘橋。祠西與祠隔湖水二十餘里。雲陰。立碑湖岸。堂可東望而見也。元早年家居。及歸揚州。常拜祠下。近年倘官李園。閱觀祠。崇事甚特。因觀詩獻賦一律。

貞跡記高郵。崇祠更建樓。碑文傳海嶽。祀典著邗溝。隔岸近鄉井。分風扶漕舟。庇民興利運。神廟接滄洲。

滄洲乃天后故里。漕舟過高郵。即上天后閘。

雪浪第四石

方徑二尺一寸。下方有雲綠色石磯。磯上則雪浪白紋如瀑噴。此雪浪第四圖矣。

亂石起伏成蒼磯。拍流怒觸漏水機。狂瀾怒激雪花白。軒然大波以上飛。此是雪浪第四石。更數巨幅如門扉。立屏欲倣蘇學士。妙繪又見孫知微。高山流水縱有志。喧搏如此舉難揮。雪窗靜玩畫水理。乃覺昔

寶神聖蹟正香。此石留福君，博心平鑒閣。

冬日昭通道中

一年農事最關心。較雨甚晴直到今。今日金沙江上路。麥苗尖小似秧鍼。

乙未

大西洋銅鐙

予於道光初。在廣州以銀一斤買得大西洋銅鐙用之。置油於上瓶。而下注於橫管。橫管之形。安於鐙炷。螺旋之。其光可大可小。其油從而不漏。輪而不滯。花蕊甚少。不勞翦拂。其螺旋之巧。非東吾所能逮也。今十餘年不用蝕灰。掉如新鑄。此鐙惜知而實用者少。詩以譽之。

泰西之人智。製器巧且精。鐙表最利用。其次銅鐙檠。高祇一尺許。僅如人立擎。屯油於首頸。一臂伸且平。手指撚棉炷。輪旋使火明。首臂通手指。不洩亦不傾。無烟不翦剔。其光淨且清。勝於巨燭餘。一炷徹五更。照我十餘年。不使老眼盲。足酬秀才時。鐙火苦辛情。

題降魔圖石畫屏

方尺餘中立一佛。雙手疊掌趺坐。左立一魔。毛面鹽髮。手中擎花。花向左斜瑞。面反諦覩身面者。皆紅斑。水得鐵阿羅在香閣。圖降又魔。推句吳道子有降魔圖。故蘇詩曰。雖似畫師吳道子。古堂巨壁留降魔。

古佛獨立金剛沙。說法竹笋庵提遮。魔女來試手撒花。兩智不動持法華。忽然鬈髮變野叉。神力隔石開青闍。反風吹花向魔斜。魔身魔面紛紅葩。降攝海地鵬悔拏。歸山袖手披袈裟。吳裝道子唐名家。畫仙即可金仙耶。此石與詁命和作

蒼山文石劉且磨。空花變幻雲煙多。掃空破幻具法相。金沙洗出真頭陀。般若堅定石不轉。故眼忽地來天魔。魔力摧壞不可測。欲施雄健先妍和。葉輸水上寶華爛。娟娟妙舞成青娥。散花不著花自落。立見煩惱消三摩。須臾變態作恐怖。百千頭臂撐嵯峨。豈知雄妍本一色。天女便是阿修羅。精誠八石復出石。向壁作畫非蹉跎。山畫竹學吳道子。題詩必索蘇東坡。況神力指衆香國。名山處處渺釋迦。一片石付法眼藏。魔兮爾奈阿羅何。　男　詁

借文相國孚奉使易州。有詩見投。即答一律。

廿載論交契。多從奉使時。昔同山河河南，廣西闈衣鉢家。飲同晉源水。棲共桂林枝。東閣初聯步。西山復並馳。尚懷衰憊度。吟和雪窗詩。

丙申

丙申正月廿日。茶隱于城南龍樹寺。題癸未竹林茶隱小像卷中。

入都憶昔廿三歲。屈指於今五十年。北闕恩光恩不盡。南城景物看依然。春初又作茶中隱。地僻休遮竹外賢。祇是放閑還攬鏡。老臞那似六旬前。

過衍聖公第。見舊時手栽雜花盛開。

春風如此是榮華。四十年前借住家。折取莊周盆內水。洗開眼淚再看花。

萬柳堂僧覺性。折花相遺。云是余所栽者。

老僧折送好花來。道是昔時余手栽。數十年前舊桃李。春風祇有幾株開。已未門生。今惟湯冢宰。史大司寇。貢大宗伯。白大廷尉。毛副憲數人。

每奏事到園。輒於前一日宿集賢院。頗可清夏。

北渚園新繳。高軒斂集賢。晚涼初吹蛤。夏淺未鳴蟬。已秀連畦麥。初栽出水蓮。柳陰遮落日。選石坐清泉。

丁酉

正月二十日。獨遊萬壽寺。

似此招提好。何殊隱竹林。重來淸遠地。陶寫樂哀心。計我分衰壯。一身成古今。風前七松樹。還作老龍吟。

余于辛亥壬子間。與宗室庶華道人蓮筏方丈在此作詩。寺有大白皮松七株。蓮筏號七松樹下老人。七松如故。而今方丈乃蓮筏五代徒矣。

仲夏辦八旗軍政。宿集賢院。八日之久。

春花落去綠陰涼。午影何妨到曲廊。拓起虛窗閒坐久。薰風吹送藕花香。

北園老樹擁虛亭。樹外西山晚更靑。飛盡柳花無覓處。眼前換得一池萍。

夏日雨晴。題滇天急雨石畫硯屏。

近嶺蒼蒼夏木叢。遠山罩日映斜紅。一天急雨飛騰後。半面斜陽變幻中。風掛白痕似銀竹。雲收黑影欲紗籠。世間無此丹靑手。石畫方屏是化工。

阮公墩

余在杭時。濬西湖。曾於湖心積葑成堆。數十年後之游者。加植之。杭人呼之爲阮公墩。又植桃柳。近又建亭。所謂一絕句。

三十餘年老葑堆。小亭花柳幾時栽。一墩自向西湖出。不似王家爭得來。

快雪時晴石畫硯屏

今年天旱寒。初冬雪已快。三夜白盈尺。及暮寒氣殺。開軒天乍晴。朝陽滿窗曬。忽憶時晴帖。合此石中畫。巖巒雪林岡。玉煙透光怪。狄家古石屏。詩留山谷派。晉帖及蘇題。一段好詩話。若更評丹靑。廸下米顛拜。

石屏上有翠林。下有雲氣。左方又有初陽紅色。照日透明。雲氣盎然。昔秋詠有雪林石硯屏。東坡詩。有風花亂紫翠、雪外有煙林、之句。山谷和詩。亦有翠屏臨研滴。明窗玩寸陰、之句。此石余既刻雪林二字擬之。又摹快雪時晴字於上方。翠林盡意。酷似東坡詩意。丁酉十一月三日雪晴玩題。

戊戌

後齊侯鎛歌

昔嘉慶乙亥作齊侯鎛歌。所釋銘文。鮮發古義。今戊戌初春。福兒拓取新本來。玩之。識出此器為韶樂夏舞而作。已快意矣。何編修紹基又識出鑑字必子彊也。甚確。余因此又推左傳武子。即史記武子開。即世本之啓。啓門通借。門名開字也。杜注誤開彊為一人也。亦快意。因效蘇東坡石鼓歌有字三十韻。作後歌。

我家廟藏齊侯鎛。其篆三田下無缶。陳桓孟姜及南宮。知是作者孝父母。（運子孟姜字伯明。自定為陳田之器。）我昔歌詩列衆器。祝鼎號鐘戊虎卣。廿四年來吾老矣。還向家鄉重拓取。茶爐一榻觀古文。當年識出韶夏否。（戊戌識出大韶夏舞韶前銘中韶字也。）陳田歸齊學樂傳。應習感成以凡。孔子適齊方作韶。韶御廟車郭門趨。（舊說切孔子至齊。館韶方作。王郭門一見嬰當行暇心正孔子韶舞連趨之見戲亮。）銘中二玉又兩璧。將母一兒挈璧走。在齊太師學三月。（史記作學之三月。子語魯太師。師樂在齊則學之太師。）正是此鎛鑄成後。韶夏綴舞送天子。齊侯知禮命姜婦。大義雖見銘文中。未聞鑄者為誰某。連世遠那得知。計歲二千三百久。道州門人忽來說。鑑篆兩見許部首。（說文茁為部首。从古文之鑑省。）桓之子鑑造此器。必子鑑也名未朽。（何氏謂鑑古為鑑即說文補。）我乃豁然大稱快。酌彼罍宜飲之酒。我思覽也為子開。冉豎射之已中手。（左傳昭二十六年。武子無名。史記曰武子開。余謂世本誤大黃黏雍土也。與門同字開名也。）別有君子不敢亢。白皙鬒須眉甚口。元凱誤合為一人。兄弟不分混美醜。（杜氏左注。誤合開彊為一人。所以解此段皆誤。余謂射手失弓者君子開也。君子白皙若鑑子鑑也即齊驕人也。）我因開鑑分辨之。美又善也臣節守。（登有作韶顯鬯上者。）皆大司命為何事。必感育孫保忠厚。（餘中自哲子乞。）背子非鬯不齒。能諫簡公擇左右。（鑑為登孫。見索隱引世本。鑑諫田監宜擇左右。簡公弗聽。見史記。）戾哉惟乞及子常。兩代犯君施釜（鑑斗見升。）鑑子心正行尚端。君子豈非仲尼友。肉味不知鳳不至。請討陳恆麟獲叡。此鎛世世子孫家。秦漢以來誰授受。春秋論語在此鎛。雷回回今出亦糾。直至大清逢道光。始有人為古人剖。如開齊侯作徵角。如闕孔牖識蝌蚪。吟想鬚眉如畫圖。左不云乎君子有。曾須君子鼓鐘來。鐘鼎之間此眉壽。（詩鍾鼓入古鐘中語。）

予告歸里。敬遵恩諭怡志林泉。謹賦十韻。

微禮當懸車。載恩遐泛舟。槐陰已退影。柳色先知秋。新市發瀟水。小舟歸揚州。健僕扶病足。鄉人瞻白頭。廟序拭鐘鼎。墓道拔松楸。護暇臥經室。延曦開選樓。御揷慎持躬。（余于嘉慶九年奉諭阮元有守有為。今年又奉慎持躬之論。）散帙閑校讎。（舊編之書有頗可校者。）性命今勉彌。志怡誠逍休。繩床得靜坐。籃輿偶自遊。出城即綠野。林泉非遠求。（余家珠湖草堂。久讓予水城。）無一圃野無一家。（惟城外橋花竹林堂草樹庵等處可以棲隱。且避世不拒客。則無異我之綠野也。）

歸田後仲嘉弟呈珠湖漁隱圖請題

將軍釣游地。舊在草堂東。（珠湖草堂乃先將軍釣遊之地。）爾我同蹤跡。原隨一短篷。

自余去湖後。不見斐社珠。惟有清天月。照我無時無。（余曾書湖海過揭。有珠湖射鴨圖。）我偶一歸里。試放射鴨船。此船付與弟。曬網菱湖邊。

自我去翁表弟終理釣竿。三十六陂外。菰蒲秋水寒。道橋復相見。草木生光輝。出處偶相較。軒因題夕霽。（余昔出京師過北湖。題詞多曾。題曰夕霽軒。用宋人行沙弄夕霽句也。）

洪湖屢泛濫。白浪沒珠陂。樹縱就漁罾。飄泊亦可知。連年湖水淺。菱藕魚蟹多。不買竹林醉。月明張志和。

湖泉甫揭老。三潮有漁莊。我曾蘇湖曲。斯言久不忘。（昔王湖泉先生有三潮漁莊圖。余題有年若遊歸湖曲。此七因之句。）

君恩浩如天。許我怡林泉。隨爾北湖去。煙波娛暮年。四十年名士。於此多詠題。若有皆數卷。畫話擬苕溪。（此圖自秦小峴以下題者數十人。皆卷首有。）

程侍郎遺集

程恩澤著

程春海先生集序

嘉慶九年，先生年二十，來鄉試江寧，始相見，讀其詠史詩若干首。先君子呼曾亮曰：汝見程公子詩乎，渠長汝者一歲耳。及道光十一年，先生來主講鍾山書院，相見益親。夜過其邢氏寓園，月出，園中竹石如沐，池光溢人面，坐水檻中，盡讀其所作於別後者，而幼聞得名以黃蝶詩及前見者，俱不復存矣。是時總督陶文毅公政寬簡，民吏樂逸，多興復湖山寺觀，而葆益舟觀察尤好爲主人，從酒船至燕子磯，飲絕壁下，遂過嘉善石壁，訪梅花水，陟蘿峯，憩半山亭，聽銅溝水聲，循定林寺古道歸，以爲常。先生及曾亮數人，皆其座中客也。復至京師，爲先生戶部屬官，過我一如其遊山館野寺，未嘗不偕，偶有資，未嘗不與也。有所作，必見示，時命同作，然常十不副一，而先生則於詞無所窮，其稱情輔意，足以射聲叩寂，如高貲者，無所志而不就也。丁酉夏，忽見語曰：吾庭中樹鵩數百，夜嘯而飛，拔巢去，此何祥也。未幾而病，呼余與訣，余雖悲，猶以爲倘不至若是，後十餘日竟卒。自先生去江寧，其同遊者任階平、王竹嶼、汪均之皆已死，而觀察亦歸殯京師靈雞馬之寡側，先生往哭甚哀。及余與徐遠峯哭先生，去哭觀察時未三四年，今遠峯又亦久死，先生之卒已十年矣，悲夫。戶部尚書祁公以其孫幼孤，遺集或散佚，屬張石州大令編而校之，曾亮不可無一言繼於末也。先生平居無時去書，其學實事求是，而能創獲新義，旣相國何子貞編修及石州已詳言之，故惟述少長離合南北游處之歡，以見時勢分而篤古誼如先生者，殆不可多見，以悲吾衰。至所作深博推偉，讀者當自得之，非言詞所能贊也。雖然，先生之異乎流俗者，豈獨其詩文哉。人皆謂曾亮以事而匿其情，浸爲陳於先生，覆書曰：吾子而有是言，豈某生平有不見信於深友者乎，不然，則子受紿也。其行已情深而義方，雖他事類如此。傳曰：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又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先生殆無愧斯言夫，殆無愧斯言夫。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上元梅曾亮撰。

程侍郎遺集初編序

先大父宰歙，循愛其邑之名儒，而戶部侍郎春海程公之考南麓學士，以儒子從父後，肄業斗山亭，時爲大父賞拔舉士，家極寒，大父召入署，朔督教之，衣食視諸子，不數年，諸經注疏皆精熟，爲文瀟肆精粹，試必冠曹，舉乾隆丁酉拔貢，入成均，連擢巍科，儤直內廷，聲望斐然，顧艱於嗣，晚乃誕公。公丰儀玉映，父母珍若連城，七歲就傅，每日讀書不過二時，而寒燠晦霽，氣候失和，皆輟課。背誦匪少宰大父庚寅分校南闈所得士也，時官侍講，先君子從之遊，與學士同邸，每抱持公，間以書不能答，則循撿奧僻不經之字相詰難，蓋好奇不羣，幼性爾也。比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所，高宗純皇帝特簡歙人之官清要者俾往經紀其喪，因以少宰嗣司校葬，少宰延先君子同往，至則爲庇其行舘，握公手送之登車，年十有一矣。已而先君子會試入都，見學士遺僕，問以門戶近況，則言公子發憤力學，入邑庠，大被宗師賞異，出應小試，名籍籍，蹤數爲絕倫。逮乙丑再赴禮部試，公亦偕計吏來京師，風雅淹博，儕下共推爲才子。又越七年，遂與先君子同舉進士，入翰林。公嘗贈穆詩曰：君祖授我嚴，獎誨若子姪，君嚴我同儕，欣契推其敬云云。公負奇氣，博觀強識，於經訓、史筴、天象、地輿、金石、書畫、壬遁、太乙、賦經、格學，莫不窮極要眇，究析發凡之，而精神所到，卓絕岸異，必然可傳於後者，則其有韻詩文也。詩初好溫李，年長學厚，則昌黎、山谷兼有其勝，又際會清宴，無金革流離之事，得其耳目，故形之篇詠者，率排奡妥帖，力健聲宏，瑲瑲乎若鸞鳳之噦

於宵箐也。程於癸巳之春。初侍公直閩。情好之洽。久愈摯。不三五日必召過飲。投巾振袂。談議交錯。寒士之被譴者。殆無與比。嘗請公自訂其詩。公曰。吾詩險而未爽。能飛揚而不能澹淡。思力所及者。腕每苦其不隨。更讀書十年。殆可相賞邪。嗚呼。孰意所業之遂止於斯歟。丁酉夏。程將歸應鄉試。行有日矣。公設酒相餞。漏過午。舉舉不放別。乃程甫出都門。公遽感暑疾。久不瘳。祁淳父尚書日往省之。沈頓之頃。尚以程試事爲念。遺旨乞儀徵相國銘其墓。而尚書書之。次年。程將南遊。迂道入京師哭公。公子德威以遺稿相授。遂乙漨艸首尾多不完。或篇題殘挩。乙酉以前之作。竟無一字存。疑公尚有清本藏之別笥。德威未檢獲也。謀更事搜采成完帙。荏苒未遑。而德威又以捐交卹款赴粵東。卒於劉仲寅觀察署中。觀察名盛昌。公視學貴州所拔貢生。公歿後所以賙恤其家者有加。德威卒。命其弟逵柩返歙。買山營壙。并葬公及金夫人兩世三棺。其孤孫儀婦之寄寓京師者。則祁尚書爲經營撫樹之。觀察又議以幼女妻德威之子。而娶其女爲己子婦。迎公全家入黔。相依以久。嗚呼。師恩友誼。人有同情。當公資客塡咽之時。詎知身後亘賴乃此兩人哉。程幼聞先君子之所以稱公者長。而公之相待。略如大父之待其先德。知己之感。永永弗諼也。今年春。尚書謀刻其遺集。曰以此爲初編。續有哀錄。補梓易耳。程既恐殘斷之稿。并歸散落。又懲夫嫁名僞譔者之厚誣公也。乃借公門人何編修紹基。排比爲賦一卷。詩四卷。又凡稿艸之失題者。及詩餘試帖。共爲一卷。碑志哀誄駢儷雜著之文五卷。總題曰程侍郎遺集。而敍其緣起如此。以謝公知。兼志余痛云。道光二十有五年。端蒙大荒落。三月既望。平定張穆序。

誥授榮祿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春海程公墓志銘

公諱恩澤。字雲芬。號春海。程氏東晉時有爲新安太守者。居篁墩。又遷歙南。代有隱德。曾祖鋐。祖步矩。郡生員。父昌期。乾隆庚子進士第三人及第。上書房行走。翰林院侍講學士。母項氏。總兵樑木女。公幼穎異。毀齒。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遇疑義。必考問釋然而後快。鄉先達曹文敏公。金輔之先生。皆謂學士曰。此子遂冠。所學不可量矣。乾隆六十年。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公甫十一歲。哀毀力學。及長。補學生員。從博綜經史。從外祖學騎射。能挽強弓。歲後乃從凌仲子先生遊。及其閫奧。先生曰。天人並至。博而能精。將來所成者大也。嘉慶甲子鄉試中式舉人。居京師。益勤於學。天算。地志。六書。訓詁。金石。皆精究之。辛未會試中式。殿試二甲。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道光元年。命在南書房行走。召諭曰。汝父爲朕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皆知。宜更守素行。今戶部侍郎祁公寯藻同召見。親貽聖訓。出語同僚。皆榮之。旋奉敕校刻養正書屋集。是年。充四川正主考。二年。補春坊中允。校刻御製詩文初集。三年。放貴州學政。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五年。補春坊右庶子。冬。補侍講學士。次年。調湖南學政。回京。派充春秋左傳纂修官。補國子監祭酒。九年。項太夫人卒。丁憂歸歙。十一年。起服入京。仍在南書房行走。十二年。以候補祭酒。未與考差。特放廣東正主考。十二月。命在上書房行走。課惠親王學。王敦禮師傅。出于至誠。講學爲詩古文書法。皆日有進。甚相得。上與王論公爲人。有和而不同之目。十三年。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冬。充文淵閣直閣事。十四年。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十五年。會試知貢舉。調戶部右侍郎管錢法堂。充殿試讀卷官。閏六月。諭程恩澤部務較繁。著無庸在上書房行走。十六年。復充殿試讀卷官。十七年。充經筵講官。夏。受暑。醫治逾月。病愈深。遂以七月二十九日卒。明日。遺疏入。上嗟嘆悼惜久之。諭曰。程恩澤由翰林洊升卿貳。前在南書房上書房行走有年。人甚謹飭。辦理部務。克盡厥職。近因感受暑溼。賞假調理。方冀速就痊愈。益資委任。茲聞溘逝。殊堪軫惜。伊子程德威。著加恩賞給舉人。服闋後。准其一體會試。公學識超於時俗。六藝九流。皆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本工篆法。益熟精漢許氏文字之學。官貴州學政時。與布政司吳榮光。勸士民育桑蠶。其利大行於民。又重刻岳珂五經以訓士。及奉詔刻春秋左氏傳與祁公共議。推本賈服。不專守杜氏一家之學。平日好士。識士拔若己有。典試廣東。期取實學之士。知曾釗之名。必欲得之。釗久丁憂。公不知也。書榜大失望。然所得佳士亦甚多。出闈後。與學海堂學長吳蘭修等遊白雲山。名士會者數十人。有蒲澗賞秋之圖。所纂就。惟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已寫定本。其餘多未成書。實不自料其遽折。詩文雄深博雅。稿亦散佚。其孤方治喪。待錄成卷帙。就有學者擇之。當成佳集。公又多藏書。宋元以來子史雜錄。博覽強記。金石書畫。亦多考訂。苟有叩者。必舉以應。元入京與公居相近。尚以暇相講習。元偶校毛詩。有椒其馨椒字訛。本是馥字。其訛久在六朝。罕可相諧者。持以示公。公獨深會其意。謂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毛韓兩見。形聲不謬於六書。爲加一證。公又謂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則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又嘗深究開元占經。謂道光十五年木火同度。當有火災。人驗其言而題之。吉地案發。因水之故。曹文正問公。古有之乎。公曰。水齧王季墓。見棺之前和。呂覽載其事。所撰國策地名考。如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反非舜都。乃衞蒲邑。以質入秦。仍歸。故謂之蒲反。諸條皆確不可易。公之歿也。年僅五十有三。朝野皆悼惜之。金夫人以道光元年卒。二年。繼娶劉夫人。孫一。名新寵。公於元例稱門人。且仲子先生爲吾友。學術相契。因爲之志銘曰。公之爲人。和而不同。崖岸內峻。德氣外沖。兩世內廷。在位靖共。聲名品學。守之惟公。公學之大。啓於凌氏。約禮博文。實事求是。研究經義。及於子史。即以其學。望之於士。嗚呼天命。限公不祿。帝諭飾終。賞延世篤。遺書未定。集之可讀。我鐫此銘。永貞宰木。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一

杻賦并序

曩懶圃食筍齋後土阜,有嘉樹三,居者過者,皆罔識其名,予初亦瞢焉,繼察其華實枝葉審諦之,定爲北山之杻,按杻兩見詩,一見周禮,一見爾雅,屢見山海經,詩毛傳云,杻,檍也,即用爾雅文,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疏木皮少正赤者爲是子正赤之證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楝而細,蕊正白,正名曰萬歲,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也,郭注雅云,似棣細葉,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其注山海經從同,同說文作櫄,乃杶有櫄也三輔黃圖曰,枍詣晉宮閣名曰萬年樹,太平御覽皆杻也,而本草經及李氏綱目不載,豈以其非藥味歟,廣雅,埤雅,爾雅翼,亦不載,審此杻非難識之物,自三代以來,書屢見,則無古今之異,西都,南都,皆賦之,則無南北之殊,然自宋以後,著錄漸少,豈非顯晦有時,人與物忽不相値耶,遂作賦曰,

有物於此,廕於棠背,其枝羽翯而句,其榮瓠析以碎,蚠蜵文身,若錯紺綺而被綃縠也,子有棱而方,一裹一睽,四棱一房,生皆叢叢,執亦煥煥,將零坼苞,若蓋虫蟻,臣愚不識,敢詢圃揚,或僾言於側曰,此夫萬侶棣而柔纖者歟,蕘侶杏而茲繼者歟,萬歲之名,聞者頭者所意忻者歟,其嶶之山,華林之園,枍詣之宮,周秦漢以來所具鑿者歟,或揉車輞,致遠而利往,或製弓幹,揚武而捍患,有蚖其姿,琅然振風,有倚其枝,月

脊瑤璀,晉一世而始知,則不相尋於斧鑿外,多曲而委蛇,根剛柔而積中,顚託根於魁父之邱,愬指名之淘淘,故夫梓以爲羣,棣以爲友,櫃以爲偶,閉諸北山,楛者之口,夫是之謂杻也。

南郁耦耕圖賦并序

鄭子湘皋,與其兄子振顯,將齊名,友愛至篤,子振不欲其弟爲知縣,遺耦耕圖以寄,蓋取坡公愼勿苦戀高官職詩意,湘皋亦作耦耕圖以見志,乃爲賦之,其詞曰,

若飢阻以旅寓兮,干通侯而東南,睠污萊而不歸兮,又轗道乎長安,資嫌疑而索納兮,遭堯徒而阻之,思孟晉以詭羣兮,或差誰而取之,出即脫乎轄尉兮,又奚樂乎命長,覩己非以志墨兮,定物淺而民向,文豹欲潔其羽毛兮,宜鷃亦附其高,譽安能以身之縲紲兮,試棠水之瀟洪,惻悵而私自憐兮,委假艾若泥塗,吾將老於耕壟兮,吾將息乎詩書,矧吾仲之清羸兮,託長鑱以爲命,考豐年之豆盆兮,有倡予而無和聽,天屬既畀予有兄兮,獨奈何其舍耨,前曜靈巳虛擲兮,後俄景其匽曶,別緒而成疚兮,況家紛之世離,予不從仲以歆舞兮,仲日遠其難支,朝三圭而夕萬鍾兮,予不以易此耽樂也,丹吾轂而覆公餗兮,予又安知其以市惡也,莽無垠兮天宇,倏駕鶩兮來下,仲有書兮促歸,盛淮雨兮資之,浒岡蒼茫兮雨浪浪,昔不盡言兮圖之詳,季發緘以嗢噱兮,探予心而鑄辭,緬舊盟於合耦兮,夢巳接乎東菑,乞丹青以抒懷兮,聚伯亞於冷風之折,仲發緘亦當嗢噱兮,胡與予心若相期,系曰,季才傻兮,遁愼進兮,仲知命兮,季益信兮,返井通兮,耦兩翁兮,在南郁之宮兮。

應制元夕觀鐙賦

皇上御宇之三年,乘璇執規,以順陽和,大舉禮樂之盛儀,凡所以聯上下之意,協臣民之慶,莫不賅備,爰於元夕設鐙樹,陳百戲,爁爚於禁籞,得與觀者,尤所榮幸,小臣橐筆侍從,銜恩飲裔,日浹月深,茲復邀陪於圭組金紫之采,延頸跂趾,快心胎目,扶稽歡駭,不知所云,承命授簡,用賦斯事,小文末華,無以闡述,惟就資圭問答之辭,以張中外同樂陛平郅治之貴象云爾,謹拜手稽首賦曰,

䘷壤老人,嘐榮而嬰,撫塵而遊,方春令節上元,將娛乎斫坐之肆,與冠蓋之州,覩金支之華秀,覽百戲之夥夥,適敏於青婁丈人曰,恭聞聖天子乘廣六合,徵召五緯,新政新命,照灼丹扆,兵銷殺殖,海鏡河軌,民氣衎衎,萬方送喜,於時青陽告旋,鵲雲東行,萃九宇之樂思,以諧乎暢伯大諸之樂,㙈東市有銀花之樹,西市有金羊之鐙,南市有攢星之樓,北市有結綺之棚,火戲龜礴,飛爆出騰,拖鈎拔河,尋橦走絙,魚龍曼延,雲箎蔚蒸,爾乃明月照夜,助以白雪,士女炫服,錦車塗體,燐爛琳瑯,出入金穴,蛇髻黃髮,蹢歌弭節,跡才趯乎閶闔,心又馳乎觀闕,削竹肉而覺遂,遷燭龍而中縱,鼎盆木其遞耀,鬘秋亳而末徹,故大周處風土之記,宗懍歲時之書,綜山珠碁之麗,芳荳蒲桃之殊,莫不窮瑰瑋之極形,逝數皆而畢臚,子大夫照昔之暇,嘗往觀乎,青婁丈人乃盱衡而答曰,上元燃鐙,權輿於太乙神祠,僕相羊於叶蟄倉果,掩屑嘗而上之,嘗以上元之夕,獨涉乎石渠天祿,見長樂之紫宮,殊人世之軌躅,子徒眴轉於銅駝金市,而未躋夫巖裳宜出也,方今聖天子坐乎璇題玉英之宮,召冥宿使舉樂,臚鴛鷺而命黎然,盛羽衞之上儀,聚五色

函宣八風．陽景西匿．光在鐙樹．影游洪道．繡闊雲布．螢尖空寬．橫以椹柤．於是三河健兒．賦勇氣怡．嘯傘卞載．無頂交頤．乳豐門健．威鬱老驩．秋千高羅．旋歌觱僻．人方角技．彼且笑語．樂聲咏彈．來白朱波．假宜冶蕩．作態媚娛．印度二八．纖褶持斧．同工異曲．俱解羽舞．劉吃施努．倪翻反撻．兩兩拍張．迷背若狙．立駿駕於明駝．效解數而跳踉．走亙絙而燕輕．試木熙而上翔．紛字舞之羅離．排鋒紗而曜光．斑文鷲以相嚮．列翡翠而重行．爰乃幕簡彌望．回蟾欲湧．列炬棋夕．枅櫨鏤發．棍欖匠以方圓．減頃刻之奇花．吊龍首以顛珠．散雉尾而成簇．神絲千純．芝蓋九葩．焠芙蓉於掌中．倒珊瑚而搓枒．或粲粲若飛星．或熠熠若金蛇．或纍纍若貫珠．或紛紛若斷紗．或摻摻若落英．或儵儵若繁瓜．或闖戶而下虹．或貫月而成槎．絲管并舉．細管雜羽．間以鑾散．節以鍾呂．火鳳來下．顏斜對舞．既吞卒而成劇．倏驚人以風雨．列缺迅走．如矢脫弦．萬雷動地．萬鏡飛天．萬燧綵林．萬燭照田．赤埃之氣．蒸於赤泉．黯黯沉沉．鬱爲祥烟．乃復珍盤別館．華炬載延．法駕移輝．丹天炳明．鯨膏燭爛．蘭液盪清．惟上宵之靄雲．隨所遇而象是．若僕所言．十分而未得其一．臚目可治．而口不能名也．且夫有淳燎倬大之德．以出納夫火政．而節宣其赫曦．於是乎無災燀之虞．得敬發之宜．陳火戲之義．蓋在斯也．我國家肇宇開拓．伊古無偶．於是乎具羌歌與僰舞．提鷄婁而曳鳳背．宗區殿之臚臣．俾奔走而恐後．我國家大武三甘．人智擊刺．於是乎寫兵機於燈鞠．程勇力而相試．嘆干城之足用．鸞綺扇而寵賜．又況豐年穰穰．紅粟盈倉．天子儉德素風．捐珠屏而抵琳琅．惟欲洽文母之歡心．乃怡豫而愷康．澤四海以鬱薦．錫臣鄰以篚筐．於是乎錯傳柑之嘉時．進羅拆於臨光也．胥老丈人．𠊱說未畢．蜓壩老人．乃翹首而頌曰．俟其偉哉．當堯舜之時．日月光華．星辰爛陳．糺縵卿雲．或或鬱鬱．持以喻禁苑之於光．與不夜之良辰．尚與代而同春也．夸於市人．異見異聞．相與婆娑乎九衢．不知東方之既昕．

山梔花圖賦

恩福堂師園中梔子花夏曉未放．經秋涉冬．花盛繁．師有句．命澤同作．因賦．

𡟎媛媛兮六出盧薵．支掩其嬋兮．於山之隅．其心孔貧兮．其房則瓠．蕤兮斂兮．夏冉冉兮．兩桀歎兮．長顛頫兮．瞻兮蹬兮．蓋碧碧兮．秋增枚兮．冬茂茇兮．唯有奕之靈附．與衆卉而異芬．塊獨得其靖逸兮．逈殊伽之趨跚．犯嚴威而兆𤵸．傷兮豈恃幕帝之輪困．樹本既其厚兮．雖欲𢢽而爛新．諒不棄遺於君子兮．惜瑩瑩之芳𡦄．際搖落而采擇兮．懽蘼蘼之就湮．亂曰．心同而面殊兮．知臭味之無差池．詠風霜而未央兮．將貽夫予所思．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二

詩

橡繭十詠并序

黔郡州十三．首郡二曰黎平曰遵義．黎平以木．遵義以繭．繭不以桑以橡．然非類於遵義人也．乾隆間．守陳君實教之．於是食繭利凡數十年．春秋繭成．歌舞祠陳君如生．道光三年冬．澤試遵義．旋過橡林間．風霏霏然．葉驊驊然．記所縣都．皆有橡．不以繭．今過平越都勻．土錐沃．宜橡．因嘆曰．處處有橡．處處可繭也．富獨遵義乎．過鎮遠．見方伯吳荷屋先生．康訪宋仁圃先生．頒令甲勸民種橡．詞盤盤．著街亭．時夕陽爛如．駐馬讀之．過思南．遵校官某．轉斱出．則方伯康訪皆使巡上下游．購橡子．教播種．期三年成．食繭利．嗟乎．居官親民．爲謀百世利．思深哉．可謂君子儒矣．黔土瘠．黔民勞勞無所獲．遂猶廢不自振．曉之曰．利在某．不信．視某地民．遂然顧牆角畦棱．有美蔭．皆金錢．其黠者．慮利與害俱．且權之．曉之曰．有百世利．無一日稅也．則又慮購繭器械．其紛然．貸未入．先貸．曉之曰．如購種法．皆官爲夫民．驕子弟也．官慈父母也．驕乃惰．慈乃周．以周起惰．惰乃勉．皆可學而能也．歡歲利必若遵義．當甲西南．維矣．澤職在文字．詠歌之可乎．分題十．各繫四十言．附長篇一．則仿冬作也．道光四年秋九月上澣．貴州督學使者程恩澤撰．

種樹

橡隨在可植。三年枝葉蔚，可飼蠶。飼後休一年，老則充薪炭。新葉出，仍飼蠶。

種樹三年成，三年莫嫌遲。今日一丸泥，它日千絢絲。將絲比薪炭，何啻萬倍爲。黃金在枝頭，巧者能取之。

寄繭

以綫貫秋繭，懸密室，温以火。蛾出配乃孕。不斷火，子易出。

寄繭如寄花，蛹臥小天宴。不知春風來，但覺臥欲起。雄雌皆蛾眉，生子眇難視。一朝能上高，萬絡從此始。

春放蠶

子既出，承以橡枝葉於筐，能自上，即取枝葉縛之樹。

趁煖急蠶食，意欲親乳哺。黔嬴忘蠶功，一任飽風露。得繭大於甕，不願越嬴妒。回頭笑嬸姑，歌舞博紈素。

秋放蠶

春繭就煖，蛾自出配，乃孕。以絲兩頭繫兩蛾，亘橡樹椏，即育子，著枝葉。

秋蛾似胡蝶，留之高樹巔。一繩繫兩雌，其情不相連。出殼葉濩濩，烏絲頭娟娟。當其未成時，晝夜防未然。

歐雀

害蠶者，烏也，雀也。春秋之晝須歐烏，秋夜須歐雀。野蠶先於柘館，故古有爲蠶歐雀之官。

烏曰予口甘，豈惜人之寒。烏栖雀又來，蠶乎良獨難。畀畀歐以柝，避形歐以竿。持謝烏與雀，並生天地閒。

移枝

葉盡蠶未飽，斸枝移之它。毋握蠶。

蠶葉敝如絡，蠶蠶饑不禁。斸枝縛它枝，移家梯岦深。聲若驟雨來，蕭蕭風一林。蠶媼未入山，常懷已饑心。

煮繭

繭成，投熱湯，入草灰汁乃熟，乃繅之。蛹不能生也。或曰，蛹混沌無知，故昔人無救蛹法。

功成赴湯火，幸在混沌時。繭剛可使柔，絲斷難重治。水沫凝以灰，古法存於斯。齊紈不十年，越羅風法其。

上機

絲值蓰，繭綢值倍。絲功成矣，如績學然。

絲值蓰繭值，織成金滿屋。鐙火連昼昼，伊軋授夜讀。上充公姥襦，下爲兒女服。衣郎郎不著，願換米春穀。

利無算

橡可衣可食，地寶也。

橡粉可療饑，橡斗可染皂，老枝薪且炭，新葉復蠶飽。一物備衣食，地乃不愛寶。黔富甲天下，居者殊艸艸。

永不稅

民趨利避害，永不稅，乃可與圖始。

勸種與救織，瑣瑣皆官貸。焉忍復征権，如父謀其兒。有衣禦寒苦，有金充棟楣。土沃民轉勞，民勞勞則思。

橡繭歌

遵義野蠶成繭，曰青棡繭，不知於古爲何樹也。癸未仲冬，行部過長林閒，葉焦繭割矣，掇其實，知爲櫟斗，櫟斗之子名橡，孫炎云櫟似樗，按櫟與樗迥別，不得以爾雅之樗當之，因字曰橡繭，作橡繭歌。

冬十一月來播州，撲頭黃葉風颼颼。是何嘉卉繁且稠，云此可娩桑之柔。美蔭捲綠春油油，彌山彌澤彌甌窶。不煩山奴玉斧修，無事紅女青挂鉤。葉以爲筥枝爲幬，結茆承繭懸曲樓。蛹蛹子子紛相蹂，天教寒食得自由。自起自眠登樹頭，暖日出曝雨則僂。飽厭新甲蛻厲轉，臺打鼓小姑求。宛窺夫人跣樹啾，願生脂膩無生鳩。爲歐花豹歐栗鷗，竹柝行晝宵乃休。何如彩幡長其斿，娟娟風露春復秋。兩番割繭十倍收，繭熟圓如金彈投。蛾飛大與胡蝶侔，杼聲萬家絲萬抽。蠶媼樂逸機媼愁。(蠶功逸，機功勞。)流黃縑素充貲橐，可憐龍馬不上秋。(蠶與馬同氣，蠶盛則馬少。)其地乃封千戶侯，我來長林采其鬮。知是櫟斗其實材，斗可染皂實可渡荒。士拾之狙公留，不材之木僅十牛。御扁材木翻包羞，黔中土瘠民鹽愁。何不廣植上下游，計其贏獲稗先疇。終歲乃無旱澇憂，有障其道夏暍瘳。有依其士絲衣裘，稍餘桑寸蔵長裘。衣被直偏西南陬。

北湖懷古

松桂林中讀書影，忽乘天風北度嶺。居鄉乃見月三般，聞道猶啼淚如綆。(陽山之民。)李伯康至呼以博，張公子來撫其頸。北湖亭閣寖破碎，十萬秋荷復春荇。可憐壯齒三十八，照見平生已瘦獷。時時縱酒助談諧，往往奮毒出俄頃。不知貶斥塞衢路，(王伾王叔文黨。)但覺叉魚滿答箸。伾文委瑣不足計，夢得將至連州境。欲向同僚告目見，颶風掀尾壘聚凰。(夢得之貶連州，必過郴。時公在郴，以目見告夢得，故以永州行云云也。)小人竊柄此當誅，大賢被逐何其猛。豈真劉柳話有泄，故遣伾文怒加眚。(公之貶，或以劉柳之泄其語於伾文，故遭伾文之怒而加貶。)是時朝宰半庸妄，誰謂先生骨鯁獨。劉顛柳仆愧公直，公以直諫公則幸。長懷柳侯赴營部，(時子厚柳州。)距料劉郎過蘇井。論宮市與論旱饑，當時外議殊不省。(公貶陽山，或以論宮市，或以論旱饑，公自此謂耳。)要之公心比赤日，千里瘴地猶耿耿。彼嫗嬰者奮筆口，使氣中沛不得逞。不獨李實苦相扼，更遭使家抑不請。(公在郴，都者教使郴家抑公之使也。)遐想大笑居士木，乞雨來歸女郎觀。有山奇變水清瀉，無乃天公畀以靜。豈知它日更遠適，撫海昏昏一舟梗。舐今湖水半枯涸，(湖在鄉之北門外孔道旁，今化爲田。)遺裝納傳在便屏。(侍郎墓在今永興。)惜無專祠瞻湖上，我來眺古歲在丙。炎風吹人不可耐，快俯深淵酌秋冷。什侯指我已新匯，(時曾剿水引泉築亭其上。)並祠邢龍植桃杏。公神如水無不在，想見波瀾與公永。休談二佛九儒地，恐公聞之厭以鞕。

湘中雨帶晴歌 (乙酉[illegible]作)

前日送客湘江頭，大窗西臨水陸洲。嶽麓之雲浩然起，混茫東去一千里。中有金甲萬鐵鏃，一一射入蛟波底。斯時曉色青朧朧，紅泥寺邊煙樹紅。綵旗遥遥迷行客，歸鞍截得十雙蹋。昨宵寢中聞雨聲，丸滿匪亂跳珠鳴。明鐙牛犢鐵簇短，漸覺寒析蹶蹶行。北風撼園園折竹，曉來晴絮覆華屋。瘦桐小石無奇態，我欲衝寒訪湘曲。短衰雙槳噤不發，銅斗漁郎唱江淥。年來戒飲無酒麥，卻喜甕袍微不凍。肥羔烹後吸虛

茶。陶窩撫紡一從其荒。齋士鏈註爾雅。鑄幽貂鴿醉文鼠。人生何地不能樂。況乃千林散花訟。側聞西陲雪霽山。又聞黃河冰塞。闌津吏寒菱幾時歇。將軍翳甲納未擐。老農低歎士齊沃。安得新晴道春韭。隨擧鼓中春可憐。階前已拆紅梅皺。

次殿麗生同年見贈元韻

楚甸風生軫。春城斗轉杓。青冥來一鶴。丹桂舊同僚。舉掉紛綸井。文包邃雅姚。摧天五劍立。月射九霄燒。異步通輪廓。前身倚太霄。長楊空百賦。矮屋困三條。厈鄉封侯筆。翻吹乞食簫。干戈淹蜀碧。（君旅蜀久曾見數世之變）風雨歎秦貂。易借將軍馬。難求博士軺。君平甘隱肆。高臥許聯鑣。（君曾在蜀中主簿）顧我髮飄苧。無緣識孟椒。占星當有鄰。焚硯未逢苗。（予使蜀時君未相遇）輿倏爾搏沙聚。欣然奉檄招。寶車借賦壤。瓦注辱虛梟。玉骨嶙峋蟲。仙鬢颯爽飄。蓋傾無待熟。讌設卽相邀。話到寰門峻。市懷石棧遙。（余入蜀出蜀皆由棧未還三峽故從君問夔門之路）登堂拜賀宿。（時公此賦以讚）驚代寶風謠。首遇揚雲俯。情同伯雪消。清奇偏嫵媚。高介轉和調。游獵誇因僭。嵩岱壓爲超。承明樂殿助。華縣得王喬。下走儕幽介。中年感舊要。卷書頻旅館。聽鼓鐵僧寮。客厭雙弓米。親馨數斗焦。黔湘慚刻楮。楽斗倦乘蹻。遂枉珠璣餉。如看虎豹跳。氣吞雲霧月。聲帶海門潮。（君丹徒人）欲覓彈冠友。先尋拔俗標。引商難若和。野柱欸微幺。

訂交詩贈鄧湘皋同年學博

同譜偶然耳。對面不相識。神交共千里。何況几席側。早春造我廬。秀眸映火色。謦咳接輭語。握手出胸臆。詩名三十載。山海溢殘墨。傾倒公諸侯。操卷面向北。如何賦窮鳥。展鎩垂天翼。古有通榜法。原以網奇特。使君不奏牘。寸管執華國。誰知高蹈心。兼不受吏職。苟有田可墾。亦非自宿食。我聞師儒官。以道以賢得。士乃天下本。學用三代式。此地里屈宋。豈乏走籍湜。徒以利祿誘。詩禮亦作賊。壇宇倘能闢。來者踵相陟。我呼我友助。俯仰愧所植。我友昌於道。其道去雕飾。詩文道之餘。實其龍象力。文得歐蘇正。詩欲杜韓逼。萬卷紛在眼。萬卷付銷蝕。何必擬前古。要自道悃愊。我意從同同。三歎轉默默。我別我友後。院鎖不踰閾。心知四山外。花鳥紅緗織。我得我母書。慈體康且直。幸賴韓康藥。北堂陽虛德。且念遊子出。家人易惶惑。頻歎北堂曲。告以頤養則。傾蓋如白首。此事已堪勒。矧更臨我耶。此意尤惻惻。我將盟夫子。海枯石以泐。讀君詩若書。仰屋三歎息。我步嚴子韻。投足畏荆棘。君乃步我韻。捉棧失其仄。豈免過情譽。恐是相親亟。竹否過嚴子。風雨一燈黑。竹否話行客。行客正愴憶。同心而離居。後會宜愛惜。愛惜君子交。毋使流俗測。

題湘皋哲兄渠茂才聽雨山房圖

有季有季阻京華。欲往從之足力弱。鐙昏夜闌耿不寐。何當風苦雨又虐。一家鼠鼠倘岑寂。旅人傍徨何所託。遙知將去酒尊冷。獨立空階數寒柝。季抱雄心未甘老。思排閶闔奮長鍔。公車不斂趙元叔。廬想承明備著作。州縣之役徒勞耳。不圖人縛適自縛。何如歸來窮明燭。臥誦新詩起行樂。百年奄忽有時盡。留此白首相盤錯。冥冠擺其不復御。收束黃鍾入趙鐸。賤貧倘恃支離疏。富貴先愁紇千雀。圖成寄季消檃下。季曰進止仲引御。引御季進登仲顛。不能肥季使季倒。誰知季心遠相印。已擢仲志今且恪。深情賦檄

隔雲水。久荒沮溺耕荒莫。款門忽到天涯季。一笑西疇未淪約。長牀大被枕會眠。昨夜雨聲殊不惡。

湘皋家學博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圖

春箴名家渠。貧無立錐。焉得此屋。蓋寓其意所欲也。

洞庭之水吞其匯。瀟湘之竹天下無。峯船岸上創爲屋。安用綠窗朱戶誇妍都。我來小艇搦其袪。但覺領抑瓜牛廬。艷盆作池砌種竹。何日一碧雲模糊。（湖南提學署極小）頗思長沙地清絕。應有天上貝莊居。（長沙君中寬無住宅）泮宮先生古林逋。宅不枕嶽當襟湖。豈知身外無一壺。虛想水竹斜川蘇。彈琴撥深靜則愉。吟詩肩聳口則吁。嚴壑不盈謝幼輿。乃使闌干首箱遶庭蕪。我欲謀之郡大夫。爲鑿回軒容鈞徒。賓邵之際多林於。間有安樂行窩乎。（時容裴任新化教諭）小園深裏匿而翠。明鏡曲照離樓梧。詩成琴罷酒百觚。風月與客爭清癯。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再給宏景移家圖。吾乃往叩浯溪吾。寥天一鶴猶可呼。（一鶴湘臬也時僕與湘臬有卜居浯溪之興）

綠蘿巖　丁亥春日作

玉人踐臨鏡縮作墮馬髻。自顧一嫣然。光照姊與娣。名流醉敧帽。衣角飄風前。書味盎胸中。俯仰皆可憐。玆山勝以態。千古向人拜。不假草樹色。濃秀發天黛。回嬲叩其腹。其響若鏞鼓。其腹疑有月。夜夜白如許。桃花白蒼天。祇愁化流煙。安得棹漁舟。守山長不眠。

桃源詩

避秦入洞壑。世世長子孫。如何唐賢詩。競指仙之人。避秦卽避宋。淵明寓言耳。如何武陵客。日尋洞口水。或謂錯築城。投畚鍤者流。或謂觀拾棋。曾與仙子遊。漁父無姓氏。實以黃道眞。劉歆非晉人。子驥豈前身。持以問淵明。不足當一吷。高臥北窗下。請從羲皇說。河狀至今留。處處神仙家。三度過洞戶。今年逢桃花。桃花爛若錦。北風猛如虎。一飯不可留。耿耿憶前古。

桃源偶作

灣朱注然寫煙鬟。濃淡宜成石上斑。亦有形同眞寸趾。可憐愁煞豆青山。

玉源三醫倚丹霞。嫌得純郎喚落花。幸有南軒玉簫在。不教陳跡拾胡麻。

梁里柴桑豈足耕。黯然欲作洞天行。僞書不厭淵明睡。太守漁郎補姓名。

陶公不似謝公顛。造莫來尋洞口煙。一樣桃花兩番雨。永初而後太元前。

濟巖

左挹元道州。右揖柳柳侯。玆巖者不得兩先生姓字留。得無草木含泣泉石羞。兩先生者不得玆巖遊。得無神物幽惜慳其求。遂遂二詩老山谷。引出千游壑山綠。我尋黃九到石屋。鐃戶豁然搆邀而折旋。如入時室雞吞煙。忽覩天光大其圓。若磬巨響側以懸。人自響中窺見天。響口齒齒靡靡求。亦有爲道容嫁緣。響坐臥人百數千。迤其北西幽且偏。其勢總與天光聯。磊磊落落方圓反正凸凹百石友。各帶詩痕刻是斗。但能飲墨使嫵媚。況乃青青蘚赤。風蝕雨蝕朽可憐。滄衍迄今日。兼絕前賢在深黝。或者沒字碑中雜元柳。後檢不得遂謂兩先生文未曾有。是時春雲鬱沈沈。老龍抱珠潛太陰。卻說黑暗有若泉進出深穿。

豐岩岩亦爲之裂。冷颼襲衣毛髮直。轅十承牆肌肉活。當年竹宿避秦客。客去乃爲二蟒宅。蟒亦仙仙不留蛻。吁嗟乎人在壽中若醯雞。詩在石上如鴻泥。興來搖石空谷白。彎吞十萬軍聲鳴鼓鼙。何人結厂此幽邃。道是嚴昆自嗔盛夏含清凄。散仙有癖唉鍾乳。旅客亦愛騎青霓。昨宵欲來雨未決。卻恐驅狐笑人拙。瀟水淡淡橫古愁。中有照見元侯柳侯一輪月。

浯溪詩

絕壁照字江清妍。影落波底字寫天。有意託之風翩翩。有尊貯酒當客前。其壁拒客不可顚。卻負曲徑能折旋。不幾舉尊睇沈淵。人影字影蒼茫連。與臺遙對及臺肩。是曰唐亭秀娟娟。萬綠裏之匯江偏。迤南招提路青谿。有水襟寺檻則穿。是曰浯溪聲潺湲。色若碧玉刻佩璫。亭寺夾檻高下懸。臺北寺南雙壓邊。中若堂若廡若船。羣聚怪石相牽聯。人在畫屏傢几筵。石無定相隨其緣。左才半之右復全。玲瓏瘦皺殊可憐。樹爲石偪樹以彎。虎豹挈攫蛟龍蜷。就中壽樟不計年。放雲收雲司其權。雲染樹綠飛溼棉。石亦透骨苺苔纖。古路可踏溪可沿。繚繞往復心纏綿。有盡藏如無盡焉。乃知林壑規以圓。面面不同如面然。忘其跬步越陌阡。若鳥在林魚在川。掩映別有亭三椽。尋其故基仍古先。壁字故著中興鐫。臺亭溪以玉筋聯。友讓得宅留紅箋。持正論文出其詮。此外黃米俱騰騫。此外柳記殊怪詭。此外碎金衆斷璇。上極絕頂下江壖。一舉手皆可蠟箋。石無完膚石不愆。石言若曰何淺淺。卻劉蓬藋搜蠕涎。大有逸字蘊蒼煙。烟如三五離次纏。如蛇蠋斷謝蜿蜒。文人好名思久傳。不計陵谷復倒顚。百千萬年年以遷。曾有幾字留其堅。人跡不到疑鬼僊。豈知一一皆前賢。客告余曰盡舍旃。請就茀厂烹滴泉。其話漫郎心志專。羅書當戶石鉞便。害馬已去世事捐。蕭然雲月同醉眠。況乃道州饗粥饘。父母何在在我廛。其風如蠹道如弦。故宜俎豆常吉蠲。百世相感我停鞭。華星一珠吟一篇。斛酒祝公公叩舷。何必故山方買田。但恐巢許譏無饑。

春寒

電光灼冰冰欲熱。疾雷驅下五更雪。奇寒中腐布衾鐵。馬毛蝟縮馬蹄折。石魚山頭颳風起。連水波紋甓成綺。只道冷雲無好春。誰知開落半山李。行人猶披青鼠裘。居人擁爐酒新篘。可憐十日不見日。白晝然鐙坐漆室。

洗筆池懷褚中令

宸妃欲閉回心院。英國空謀陛下家。若聽知幾強諫撩。何須議草上宮麻。龍漦豔后貪天醉。鶴懸孤臣感日斜。雙管東風萬行淚。瀉來都作墨池花。

鳥語

短竹卑叢錯雜鳴。曉窗不厭睡人驚。但能悅耳斯爲快。豈料呼春別有情。細囀渠儂兒女語。蠻船風日管弦聲。若教邏近陀龍聽。石闕深衙過一生。

望壺頭山有懷伏波將軍

下澤車。款段馬。春紅初齊綠初亞。征人臨鏡照水田。中有壺頭山影圓。壺頭去天才一握。閒道蠻蛇大如

屋。三千年來森柏青。想見蒼黎當日哭。秀眉將軍真神人。牀下不暮梁伯孫。名言誠子反貽禍。苡甚讒徒埋冤。將軍徑光嫌遲遠。翻以買胡遭諂讟。將軍主戰不主款。欲洗劉武威喪師。當時二耿亦相厄。以後叔庠偏瑣奇。吁嗟乎臨軒已覺將軍老。何況讒言塞直道。英雄莫叫窗底智。百戰終當付秋草。將軍終謀豈不知。蠢逐少游游騁兒。生不願雲臺畫功狗。死不願淳酒婦人手。病倒壘塌裹馬革。一笑臣心指南斗。君不見溪州銅柱森莪莪。異代銘勛宗伏波。梁松奈我昭靈何。

湖北風 澧州道中作

西北崛雲頑且頳。怒風驅之黑縱橫。包裹億萬石花迸。欲塡洞庭使之平。老龍聳飛抗而爭。半空使風如使兵。屋瓦亂掀如紙輕。屑屑珠玉瀏瀏墜。窗破帷裂逾五更。曉來一白山崢嶸。餘怒在樹猶長鳴。倘一夜力埋谷坑。得不馬仆行人驚。呼童帚砌僅寸許。不滿力士三葉鐺。乃知韭廉妄庸耳。虛作倒海傾山聲。嗚呼虛作倒海傾山聲。孰雄孰雌徒其名。

澧州

北枕灣與澹。衛帶澧若道。（澧澹灣皆四水之一道名）維西亂源匯。直絡復橫繞。東則江沱注。三派曲相抱。孤城面面水。浮動兀一島。當其夏秋漲。東下海淵淼。洞庭九州大。獨毀亦難飽。四水得所向。若子趨厥媼。豈料江沱至。神力龍天矯。四水能弗鬭。遇之覺弱小。況值圩堰阻。清青覆其稻。築墠各競峻。乾乾對厥堡。水怒不可洩。水挫益以官。一怒復再怒。森然出鱗爪。齧隄更齧郭。其勢便欲沼。莫恃文良制。（文良制石爲堤以分澧東西）及我西東爆。（東西防城護城隄四水皆澧東隄）不與水爭地。何患蛟蠏擾。苟與水爭地。潰決等振槁。城垣僅不守。田禾亦奚保。且聞上游寨。沙礫挾木草。深渠化淺覓。春泥棄秋潦。若使下游暢。一白湖天曉。今夏四水溢。奔赴疾如鳥。飄風鉢猛雨。夜半助其狡。隄勸頹然缺。城危築欲倒。老少相踐踏。壯者據木杪。倚堞手可掬。俯堞膽先掉。咫尺即滔淼。千里一浩渺。當砰大塊碎。鯨吐萬夫撓。幸賴使君力。不棄一瓠寶。止其萬人笑。援以黃權稞。稍稍就安擾。一一出流殍。萬手指圩堰。恨不作其表。人指天亦怒。頃刻大波掃。（宜本乃樹圍澼齊）開六壽夜水退相與下平燥。當夫昏熱際。悔不疏淪早。及夫泥濘後。妥坐食新麪。所留賢通侯。高蹠雙目瞭。此利彼必害。灼見析纖秒。俾城作鐵室。治水去毀擣。圩堰可決決。黎亦仍不擾。陂有雨黃鴿。野留六稜蓼。即看寖厥集。林邑使已浩。下走樂雜俎。謠筆紀豐兆。詩成九澧側。淡日紅杲杲。

大風渡澧水滿天雪意

郭外朔風殊跋扈。田閒積水亦春揄。凝煙一兩便沈屋。落葉萬鴉同渡江。俗說人多闗豔健。雄心當酒未全降。馬頭莫惜征衫溼。看取年豐雪打窗。

贈王大令香杜嶽星鄧湘皋學博

衙郎未得歸超延。行且朽。色荼未能達。望斷倚閭母。勁風從西至。人獸盡東首。惱抑孝子心。孤館一鐙久。孝子因良吏。慎受慎所授。不獨汚纖渚。乃致讒謗口。今豈必直道。雖媚衆即詬。況復工爲文。世道例獲咎。文章至今日。積弱不可救。寒賦徒以薄。風骨何其陋。必有扛鼎力。羨醜斯可商。不乃吹死灰。折坐驅致疾。

君筆識處塵。八角森鋒鋩。能殺人怒妬。與龍擊鳥鵝。先秦兩漢閒。其氣宏且剛。上取縱得中。不失韓柳行。
雖淵宛轉林。能蔽百鍊鋼。
值竹中節節。羽鎩萃厥殺。健筆入無間。萬卷成厥大。才識生於學。學生於不解。文始須放縱。繼乃波捷快。
彈湖其源來。江海一帶芥。上明周孔道。下與出處對。固恥傍門戶。亦必耕佻怪。此事出天性。悠悠古今會。
與子行將別。論俠與日話。
東海何洋洋。子懷誠買才。安可便廢置。倘有黃金臺。名山多傲魂。焚溺蟲魚灰。窮達戀薄命。萬一親顏開。
得志行吾舉。百折不可回。吾上萬言書。長嘯歸去來。
斯文吾道明。清切惟良友。與若己者處。嘗鋭寫我醜。吾拜先生筆。欲作每籍口。吾拜鄧子詩。握管輒棘手。
前有大敵在。角逐慎其蹶。脂澤哀駘姿。冀冒孟娵首。子今去長沙。誰灌我背垢。念歸招鄧子。促席連卯酉。
各有名譽心。假仰看南斗。

題孝女張淑先觀天賚藥圖

讀破岐黃書。不如揣病情。父寒父熱女則明。投熱毋投寒。女一議出父乃生。代死古所難。天公悟其旨。血
疏上奏女覺死。餘有焚餘草。草未出時父病已。嗚呼使曹娥聞之。得不先逐婆娑神。纔綴貽父書。僅以春
蠶閒。嗚呼淑先女叔先雄豈剻身。

賀湘皋移居

欲將安樂行窩築。其奈新龍營不新。（湘皐寓敝寓。屋宇甚陋。）造膝喜嘗交讓樹。窺垣時見一方人。（君下榻敝寓。相得甚歡。又相偕衝暗。與老親詩社。）
炎歊御補同局戶。風雪移居又買鄰。逃莫張羅官署冷。尚嫌熏灼廣公塵。
不由旬地接書窠。家貲遽來有底忙。祇許琴尊環白醉。漫勞車馬識清樽。寄貲已自煩裝笼。（湖廣大中丞假以獻歲貲）
貸臟終須對孟光。（明春眷屬同來）料得玉潭新講舍。早梅無限待詩香。

歲暮雜感次前韻簡湘皋

眼底茫茫風雨集。天涯草草歲華新。居州未必工齊語。啁鳥徒勞感越人。肯為分金儕北郭。壁因撲蠹戒
東鄰。年來飲僻沅湘水。依舊萊蕪甑滿塵。
豈有天花落講席。誠經習槃為誰忙。曾披椒殿求芳草。要屏箏琶聽折楊。避客饑形忘謝謁。故人風味類
思光。（湘前輩）肯發紅火宜相對。願略齋廚進粥香。

湘皋以歲暮書感詩見示。獎譽過情。因疊前韻答之。

齋居見說清於水。風雪初闌物候新。卉藏無甚堪坐客。連宵聽雨定憐人。（湘皐之兄雲巢）君如蔣詡開荒徑。我
為東坡繫德鄰。（坡公有德鄰堂）試杜席門歌況枕。喧喧多少馬蹄塵。
間奇栽酒叩書堂。信有磨人子墨忙。盛道有才過屈宋。劇憐豪爽得王楊。（[illegible]）萬金良藥蘇沈痂。一劑鉛
刀愧步光。我自癡猶拜詩佛。夜寒親試玉甤香。

詠史仍疊前韻

累朝梯山連歲竄。蠶生中肯幾回新。定知頷領稱飛將。不是恂恂一鄙人。愛刻窮身翻敝簇。涿毀突網轉
鄰鄰。若救狐兔輕鷹犬。誰補輪蹄徼外塵。
出奇休恃陣堂堂。銀鵲盧弁底事忙。未見兩髀肯脫肉。卻疑左肘壓生楊。老謀已竭哥舒翰。將種新除射
律光。料得鄺連無甚闕。西風萬里戰袍香。

湘皋見示移居後連日大雪之作。卻次其韻。

風屑稍灰勢未殫。臥聞冰箸墜珊珊。舉杯欲共天酣醉。命駕先愁海浩漫。人迓王恭初著氅。詩驗東野不
言寒。誰知妥寵蘇鬬役。別有書腰玉女官。（湘新納姬人也）

醉司命日作。復用前韻。

筒裏錢刀日益殫。倘思朋酒夌盤珊。黃羊亦是尋常饌。郭頵原非耳目官。信有日明何可竭。不因人熱乃
能寒。精禳拔後朝真去。祇恐風多雪復漫。

雪後嫩晴倒疊前韻

銀蚪掉尾避朝官。倘作春來數日寒。此土已成旁不冒。（岳州今歲多雪。故害蟲皆無遺種矣。）我師猶戍折巖役。老梅嬉掟
欹香玉。小竹鬢鬢綴女環。欲趁新晴挈游屐。卻愁泥滑馬蹁躚。

追題黃次東非玉老圖應其嗣君支山屬

二老踞亭倚檻語。二老鬑荀省作界。坐石一老風骨最。是漢循吏次公覇。朗徹其裏頑厥外。讀書成癖嗜
水快。爲政禽賊不用械。不應所仕塞其兌。歸來息園解冠佩。遂與四皓成古會。花竹蕭灑地幽隘。往往談
讌出光怪。二江夏黃侍而介。一進酒一杖而艾。（支山侍旁持杖。杖頭挂葉。）四賓色怡一主對。各有真意各天籟。紛紛僵
僕戀冠蓋。饑鴟獵溺齋不知退。聞先生風得無悔。先生父行我所戴。杖而艾者我所拜。老成典型吁可嘅。試
看流泉入鼻內。

題關雲師風觀潮圖（字雲山）

兩龍伯操鱉海絲。勢自東走飛入西。萬雷裂雲萬牛吼。聲自地腹穿天臍。況當月皎冬霧霽。浪花白腿銀
河低。喝月月倒行。吞月月無影。素車白馬欲到未到際。但覺橫空一綫當頭冷。溜輝直射雪山透。怒流曲
卷圓珠騁。其下島岸秋毫見。其上星斗動搖頃。我曾遊近錢唐湖。聞道海昌尤怒駛。（君在海昌作潮圖）歸來仰
屋畫不得。吞分星吻徒咤嗟。畫水有歲況畫潮。天意特遣張僧繇。先生笈裏有畫緒。八月枚乘拜其下。

題關雲師風我與我周旋行樂圖

我未曉雲山。不知其人視其友。（圖中畫即名流所作）我已識其畫。即今誰是宋元手。我識雲山壯時面。火色高顴
目如電。才名卅載食無肉。聞道龍鍾鬢垂練。自照已非當日顏。彩筆尚鎔金璵玕。即今誰是宋元手。我與
我外殊無偶。

乘迅流賀逆風

乘流快意下。風又助其駛。升香叟落深。無亦觸坎止。風水力一倍。雙櫓猶不已。三老祖風伯。不計上瀨彼。

上灘舟尺寸。帆檣互相倚。依然背篙呼。手繭足爲胝。風性至無定。旦暮不可恃。水萬折必東。吾亦欲東耳。
好山常俯仰。傷爲同臥起。況聞報鄉薦。日已行百里。

沈架仲同年宰嵩縣。以弦歌化之。邑能鼓雅琴者。四十餘戶。其治可想。以詩附之。

一夫弦歌千室鳴。古有單父東武城。三代以還無此聲。此聲能使王侯貞。閒暇無事皆太平。化我鴟梟咿所生。嵩秋之水北入洙。上有神父秉周禮。擢深辟愉萬事理。偶欲登高臨洛水。諸生十百齊厥旨。路人咸說閒所以。指絲桐曰命之矣。茀广夜月彈流泉。抒聲審聲相糾纏。稍涉北部便自愧。何況洙泗斷斷焉。邦君遊軒虞古篇。邦人和之如乘僊。越拜炎陵求絲弦。剿其背牛對雙角。鼈羆鸞技班倕鑴。（君甘取炎陵神作琴）神農大笑投鑴鞭。此調不傳數千年。恨君不識袁孝尼。恨我不識元魯山。于蔦于曲已偏譎。廣陵妙散胡可惜。不成章我亦不作。但欲博我高堂歡。（時欲此高學琴）進觀君藝何偏嫻。能詩貴書奕飄丸。所可測者器數間。不可測者海波瀾。廿年同舉今市面。冰雪同清鐵同鍊。愔愔琴德美可眷。君山豈受宣平薦。五技都窮臥花縣。何嘗寄友羅曲宴。三疊胎仙舞深院。座中那有鍾子期。祇恐軒躬側冠弁。

郴州五蓋山至巑屺。其巔有峯疊高。巍巃嶽。嶽下抉蓋石。若端溪。郴人取而礪。不知硯材也。刺史昝君鈺識而寶之。以爲勝端溪下巖。丁亥秋。余在長沙。忽一夕夢造刺史室。室盡硯。遨賞之。遂懷一去。覺而寓書於刺史。以爲笑。時絕不知有得硯事也。刺史答書述巢得硯。故且詫我夢。我亦自詫。其膩小除。刺史倘硯二。啓視之。皆夢中所見也。刺史有詩。作此奉酬。

五蓋幽幽留霄漢。上猶有峯安可窮。其峯肆兀藏神護。云是雷霆龍所宮。潛源一綫穴兩澥。蜜液饋餾蒸雲紅。雲乾液枯漸可劇。化作百萬圭璋琮。何人欲斲不敢斲。斧鑿嵏歲飛晴虹。尺寸偶挂使君眼。云此實與端溪同。試琢平坦著子墨。其色黯黯花叢叢。能飲陳思八斗血。能了潘谷三年春。左右驚詫瓌瑋使君荷面親相從。使君能文兼隸古。以石爲友嘗爲農。故因華妙聞帝所。册以卽墨諸侯封。況復俎豆韓張李。得不誠成昌黎公。（時正律北湖贈韓文公時而以集良外李使君歐貞）報以文玩助文藻。濡染郴筆傾湘東。卻怪迴鉛與江管。無乃夢幻空其空。而我以夢詣君所。自堂徂室窺籠櫳。書屏渠几發奇怪。是何物者光熊熊。如肌肉活怯指按。如燭燃凝慾風攻。紫者膩怪比刮竹。許者摧磊情搔蓬。一麾之內臥碟砑。有似馬肝環其躬。我懷其一拜君去。彷彿度嶺聞清鐘。覺來撫鏡索席底。依舊敗瓦敧詩筒。乃修魚素博君哂。君答有鹿藏隍中。我欲順途詠其事。君乃錦帕雙其匵。繩開匣啓爛然出。與夢所見無殊蹤。急斛井華過一斗。不暇作字斯磨礱。麝香濕鬱移袖懷。一笑殘歲崢嶸終。轉憐硯不入君篋。女以捣練男銘鐘。有若偉士遁荒隴。頭白志拙無遭逢。卽今走馬望五蓋。欲詣君室偏匆匆。何妨昔昔夢爲偶。手把椎斫披蒙茸。并倪撰銘五千首。一一劃獨仙芙蓉。大呼石超爾何在。焉亦拜倒脊兩聳。（其硯背有石超道人題千當萬電等語）

忠孝女沈將軍歌

獻賊殺人若薙草。長沙以南無完堡。避賊蜂者走且僵。諸統制師皆女郎。守備羈以孤軍當。（孝女父沈至緒）殉賊過半身乃殺。身殺其骨爲賊得。孝女哭父淚盡血。刀如霜霜馬如雪。白甲白旗白袴褶。一隊銀旋劚虎穴。

賊見孝女疑飛神。弓不暇彎矛不舉。但覺仆如木偶人。多絲棉手鐵鋒利。左旋右旋恣我意。帳中萬賊俱伏地。忠臣骨在孝女屍。歸來一慟雲霄天。環障士卒皆死守。忠臣屍與州城全。獻賊不敢窺其游。孝女志與州城堅。昭璧嫁嫚晉遊府。十六芳齡帥雞虎。五嶺以外聞其鼓。鼓聲忽死聲不揚。天涯熱血埋于將。夫亦戰死爲國殤。（孝女夫賈萬策）夫逐父去魂洋洋。妾感身世何蒼涼。脫我綠沈之甲還君王。羅斯徒跣奔故鄉。青鐙萬卷聲琅琅。殺賊手。親經口。宣文女徒環座右。花時不作兒女夢。夢見彎弧射天狗。滄桑一變無何有。只此能忠能孝能節奇女子。女紫堯上三不朽。況復文能傳經武戡亂。俯盡天下雄才首。君不見明瑄繡帔麻灘祠。異代猶作勤王思。嗚呼孝女何其奇。

壽劉母田太宜人卌應觀亭司馬之請

太宜人。姓田氏。雄縣巨族女公子。父官伊涼侍杖屨。芳年玉映閨閣裏。孝經內則常在手。更尋列女到彤史。喜觀相人書。喜覽聿斯經。喜繙靈蘭祕典册。喜講司空城旦刑。學成一笑淩青雲。百家古有義成君。斯時劉大令。正宰古須縣。宓子琴絲忽中斷。誰歟來續甚綠。太宜人歸甫卻扇。卽能攜前夫人子如己兒。憐其羸弱不可支。趣爲納婦似紵斯。兒薄融相孫含飴。大令致成殞厥命。宵衙燭散雪霜逝。嗟哉太宜人。血淚俺鬱銳。以一手持大纛傾。以一手扶旅櫬行。提孤挈嬰愁避兵。炎風吹到刀槊聲。萬賊據險不可爭。慈卷霄衣投柳營。兒羸兒弱寧以毀死。可憐雨耩父若子。卻顧胖柯尙千里。有姪廷模遣諸途。謝變圖下紅模餉。姪已遄選不入都。願送阿姆還鄉閭。便卜笱步竄王兔。與吾宗者廷模乎。奈何欲以閉穴出。乃

搜賻布括珠瑟。遂以貲領大尹秩。廷模丱戔楚水濱。太宜人笑花縣春。太宜人歎廷模詢。其諸官事失厥倫。太宜人曰爾治爾邑無冤民。我歎我親未邸首。我生未履易之阜。此生得照易水否。到時族黨知何有。阿誰能似鞠廷母。廷模一朝報最北入京。板輿遂過雄之城。太君不識東平塋。忽逢田父偎而耕。問之指點說宰樹。再拜祠下感霜露。父老太息子弟從。乃剏子弟往迎雙玉棺。由都下以望易于。嗚呼田氏有孝女。劉氏有賢母。相夫治劇久。訓姪治譜守。使夫有孫繼厥後。使姪佩印大如斗。使親得瘞故山右。今紛紛拜太宜人者皆廷模之友。乃間吉嘉周內飄。云能貫穿李常容。包括鳴雌負。我正告諸君曰。聞太宜人嘗以大節先。求之古豪賢。恐無多讓焉。

道光辛巳夏秋。予兩過東湖。高苻堂前輩適守鳳翔。爲東道主。丙戌戊子之夏。予兩試衡州。苻堂觀察是邦。兩招飲於湘蒸之滸。撫今追昔。匆匆八年矣。賦此志感。

東湖之水劣且黯。君投其盃石蝸吼。蒸湘之水弟若兄。君挂其笏紅亭明。坡翁一別韓子遷。可惜熊魚不雙炎。爾來王佐頌邦君。已見文章開講舍。不疑自守慈母訓。興祖一任婁擊訝。（無錫孫容齊署中）然夏非夏秋非秋。壓以浦鼪從君遊。憶昔醉我峨下月。凰凰耳畔鳴啾啾。君歸我臥兩寂寞。明日蹀陟周原頭。豈料其飲蒸湘流。手拂石鼓維扁舟。十日閑游作新婦。一朝泮散如風雨。驊騮八載幾彈指。我幫其面君歸矣。各有高堂皆髮白。苦無二頃供甘旨。公侯袞袞君其徒。竹觴城旦司空皆。我似鷗夸悲颶車。未免弧落瀬江湖。前年酌我紅亭側。竹樹圍圍裹庭碧。今復期我衡之屏。想見九疊環亭青。（有居屏小欲之抑偏未此也）何時再訪瑣溪

釣。只合出門西向笑。（陳鳳翔）

贈譚鐵簫太守光祜

譚侯貴公子。慷慨多大節。朱門少年日。開口怨離別。袖中五色管。盛夏集冰雪。翩翩困科第。前恐盡傾折。投筆未四十。才名動宮闕。家門骨肉苦。朋友遇合缺。舟車毀風雨。肝膽熱胡越。仰天吐偉句。真氣假漢渤。其來無首尾。其去彌逍遙。其勁若引滿。其曲若蟠屈。只留青蒼色。不受脂粉抹。藏園避其鋒。子山拜其律。（謂吳蘭雪舍人）獨於西江社。縮以杜韓轍。看花席飲酒。射虎挾箭笴。一篇偶飛出。傳誦已嘖嘖。或招金閨彥。或入玉人琴。攀蒲侯不怕危。坐求古昔公卿塞閭巷。無路取辭觴。跋騎將軍馬。殺賊草羽檄。功成薄受賞。踏遍蜀山兀。泉水在指掌。璟混不能搖。可書便可給。談笑江漢決。（侯著有四川水道源流圖說）爾來向南楚。美政不勝說。封侯已遲暮。況乃未壯遠。前席求異才。賢喆爭攝杖。得權功乃大。詎暇乘驛鉞。我昔使黔部。時侯摩訶側。忽忽六閱歲。聞聲每傾結。行部見督部。兩江會而徹。（按辛巳秋。過侯於四川試院。侯實成府屬。故爲提調。）衡官到屈宋。流汗愧扎蹶。旁午必劇談。露晞與鐙夕。侯氣淸而奇。侯論雅以質。渾忘古朝銳。但覺大圭潔。英雄困名士。兒女亦仙佛。（侯有英雄兒女圖）我懷湖海志。共此一腔熱。喜聞忠孝語。力埽迂儒轍。讀侯卷未盡。起舞更叫絕。想當歌哭際。吹裂六州鐵。（侯又有吹簫乞食圖）作者不經意。聞者輒嗚咽。即今好風日。花發水淸澈。春風貫簫孔。山勢屹詩骨。茅亭幾闌約。洗耳聽奇突。金石留逸響。蛟龍起深窟。莽莽千萬歲。爛漫二三月。

題李海颿太守海上釣鼇圖　丁亥

朔風初緊歸客槎。占有大星來軫車。乍覿面乃尋疇昔。便喚滄洲老龍伯。肌髮光細儒之人。飲我白湯如飲醇。卅年循政浹潮水。能化巨盜作順子。何況鄭兒開門孤。所到盡以家公呼。情慈神濡意款款。溢爲文儒白玉管。吐辭淵雅天所發。東郭順子人意消。曾從絕險造平澹。山嶽壁壘不可撼。釣竿撐突天地將。攜東以至蒼梧西。（君自浙東來州與任公子謂水以東蒼梧以西之疆相屬）五千之犗一鉤月。餌上不上山律呢。誰知六六齊點頭。畜以歪水以芥舟。才雄志大類若此。眼中詎有任公子。前席甚夜求軼才。便君攝電驅風雷。一日九遷無喜色。一息六月豈太息。況復水淸山古幽。友騎玕子友柳侯。虎符龍節果來遊。袖中放出隻柱力。何時海上三神山。十丈珊瑚紅一竿。希有鳥拂大鵬翮。笑倒君家釣鼇客。（太白有大鵬遇希有鳥賦）

題陳西侯問津圖三首

問渡從來不繫船。誰教越客此停鞭。江潭柳色春如許。提觸名場二十年。

賦能娵隅漫自猜。驊騮道路迥然開。麟麟蹤進通侯氣。元是微雲女婿才。（西侯爲吳山尊先生婿）

錦作蓬萊玉作京。儒仙指路最分明。定知馬蹄春山闊。不向靑苔仄徑行。

山行看花三首

桃花冷雨春濛濛。和以淫雲從以風。馬蹄汩汩踏泉駛。山翁掩戶笑行客。一叢穠李出竹枝。垂顏翠袖天人妄。綠章今日達帝所。孟婆前日已含怒。

山花開落風雨司。拒花開落自主持。拒花無根不可活。山花落盡行復發。有開無落花之心。不風不雨花

不孩。但名亦花總須落。請看長松臥深壑。

蠶巖絕巘花因依。斷橋僻徑棘柰絲。不受豪家費檻貯。不上玉人雙鬢去。如雲如海搖東風。日暮可憐誰與同。黯穿蝶抱皆知己。況是攜鋤貫落蕊。

屍龍關

我曾徧踏黔蜀山。此龍卑卑不足數。祇緣峽立四壁鐵。天割一綫不可補。萬里風來酒客面。帶滇之雲黔之雨。沅南翠峯盡縮縠。考鍾亂源繞門戶。卻看鐵屋陷石白。嗟哉逆藩此拔怒。頻年白恃雄關閉。豈料開道通雞尻。高崖細溪左右出。更抄背撓背張弩。賊進棧懈退失據。黔滇自此攝蜂蠻。名山自昔多窟穴。如蜂窠蟻如齒鍋。淮陰曾拔井陘幟。武惠亦避劍門圍。傳云在德不在險。天鋮閈門誰敢侮。何況屍龍瑣瑣耳。以逆犯順盜竹土。春山井木紅連屋。晴日鵓鴣啼到午。馬蹄人影自來去。前村正打催花鼓。

仙人房仙人劍詩

斧劈壁立雞江頭。上戴棟柱樓榱撐。仙不世居此開營。自人視之箬笠盛。仙成視之華屋盈。了無風雨飄搖撓。兩崖對拆數縱橫。賦一長劍丹靑明。後其臘鋒前其莖。衆肯有眊說而輕。大貿蟲蟲舟庚庚。既從家貨復貯兵。仙人無乃慢人情。當年有路通客行。或石未泐壁則平。或水勢高湊嶙嶸。偶然朽木得氣精。人則爲之似天成。向後路斷不可耕。空際遂裹煙雲生。衡風琅琅木葉鳴。猿狖仰讙若聽今。昔天開月則淸。其諸彷佛來鶴笙。我欲一假干將擊。卻恐吹鼻墮無聲。

題邵子與詩卷應湘皋屬

字逸詩淸人磊落。茫茫一幀至今留。能吟誰識連文鳳。成佛偏悲釋貫休。（邵子與明遺老。其詩附刻明遺民詩卷）非去劫灰餘冷淚。時來賓月入箕裘。搜先生有志刊文獻。無限沈珠待網求。

泌溪垂釣圖爲歐陽同年題　名信

信之父竹庵先生。孝養其母。母嗜魚。因釣以供饌。母歿後。惟祭一釣也。其喆嗣信出此圖索詩。

五侯之鯖五鼎養。不若負米急朝餉。魚盤之魚取諸官。不若臨君靑竹竿。素鬘既倒蓋柱覆。老親一笑捫其腹。溪水迴曲溪風妍。又送欸聲來耳邊。岸巾以晴笠以雨。過者疑嚴復疑呂。枯魚銜索一朝列。皆跡漸播落痕瘢。偶因觸新理芳粒。旁有季闕助其泣。（何謂公既人）至今溪流玉潺潺。想見近頻淸淚潸。冰下老魚慎勿觸。曾飽當日仁人粟。

詠史

劉尚師全覆。陳湯老擁鞍。有書招贊普。無劍斬樓蘭。倪衆談何易。懸軍古所難。欲斷漢恩厚。將相已彈冠。

大龍驛雙桂軒

我今五渡浙江水。愛此雙桂幽且妍。（浙水在三十鋪）好花一度求曾見。明月三十七回圓。山僧行腳過萬里。館人白頭已廿年。往來數數殊自愧。忠言奇謀奚在焉。

再題龍陽驛館

寒日未曦．龍尋光已向東．煙驗大地白．霜潘半天紅．帆布支提抄．人家菜把中．欲招圖畫手．破嶮坐微風．
擂曲四五折．花增千百鞏．使君能頤樞．過客正曾裾．（前大令郎在圖試書）綠厚園逾古．茶香爲共斟．登高知政理．
耕織日紛紛．

呂麗堂太守射虎圖 戊子

民奔呼．山有虎．朝暮食三人．一媼一翁一婦女．民奔呼．太守呻．虎胡爲哉噉我赤子如噉豚．糾我衆．礪我矢．虎來虎來爾必死．虎不負嵎乃走壙．得無政感神所相．虎戮誅殛詐無狀．白羽洞背直逵吭．虎魂寄星虎膽喪．殺虎如鼠歸來歌．太守之勇于廣何憚．其被翳弔其室．太守之仁與均數．斯時穲稏黃雲卑．腰鐮夜穫無恐嶽．害除民樂飲社酒．招邀健兒飲一斗．

小谷黃丈龔繪串言湘山之綠勝江南．因賦此．

柔風東來小波舞．夕陽睡起湘之滸．但覺蕉梧繞窗戶．不道羣山碧如許．近山茸茸如裹煙．遠山楚楚混遠天．小橋叢薄曲折入．奇石老樹周遭圍．誰歟貴此山嬋娟．凝黃大呼山米前．廿年夢裏盡蒼翠．夔與造物爭天然．六朝雲氣滿行篋．片片墮入西巖棋．㴑將十斛好螺黛．染取百幅羅裙褶．春歸嫩睛殊可人．米家几研若爲新．祝君遊取詩中意．消得柳侯一綠字．

題黃小谷畫

楚楚丹黃膩樹鮮．疏疏籬落帶花妍．緯蕭亦有江千屋．吹破西風已十年．

杏花絕絕柳柔柔．屋角春禽促駕牛．縱不有秋聊自樂．絕勝辛苦覓封侯．

蒲圻道中

鐵梗雙攢亙縱排．馬蹄浩浩走風雷．蒲山勢到沙洲俯．修水源從下雋來．萬頃稻肥秋雨缺．三更雞唾大星催．蒼茫愴古空搔首．不見東吳右部才．

灕湖

距漢口鎮十餘里．有湖焉．匯灕水及江．支流匯爲孔道．約四十里許．春夏間非舟不能渡．秋盡冬來．則成坦途矣．

排空萬櫓舞迷漪．無限斑騅脫玉羈．人道秋田恃甘非．天教夏潦作湯池．商鹽更墾梁山濼．反覆誰歌鴻郄陂．（時有墾湖田之議）卻愛遠村開夕照．柳行如屋竹如籬．

有感

濃朱厚黛相天眞．況復蹁躚強效顰．但倚市門都辦此．何須絕世浣紗人．

連宵珠彩耀晴秋．月在東南第一樓．喚語離朱皆不得．卻教象罔沒和求．

黃陂道中

南司州地才經過．平楚蒼然四望陰．金氣西來風鼓屋．旱雲東積火燔林．忍看龜兆千尋坼．不乞龍鑒一滴深．我亦鋤犁能把者．苦無千頃換黃金．

武勝關

昔嘉直憾天下險．今驅羸馬踏雲來．了無礙道千盤峻．但覺回飈萬壑哀．淮漢背流收亂水．中黃自古鬪雄才．果然談笑能摧賊．合向牛醫酎一杯．（黃叔度撿同鼠故事．見天祿閣外史）

西平道中

刺促成何事．差池不可齊．功名上蔡犬．歲月汝南雞．種種憐秋鬢．紛紛憫夏畦．雖歟佩祈劍．淬礪向柴雞．

臨潁道中

日暮途歧已自憐．何堪猛雨助驚顛．深谿一馬行將斃．風殺雙鐙不可然．爽徧無緣瓢欲棄．安鋼何處掛空懸．楊朱失路渾如此．忍誦跛夫四牡篇．

潁川古城（漢潁川郡．今許州也．）

潁川黃與太邱陳．怪底精靈感召神．庭廡時時下鸞鳳．盃盤草草聚星辰．豈無北舍來鴻雀．亦有東行說異人．畢竟傳疑卽傳信．藹然明德藹如春．

曉熱

山形入莽蒼．秋旭向舒黃．露稻迎宵重．風荷隔塢香．心疲成漫爛．語辯漸疏狂．賦問勞勞者．曾思枕簟涼．

過新鄭喜晤家益堂大令（德增）

相逢草杜鵑花曲．燭漫同傾琵琶盃．入座樂綠車武起．叩門聲識孟公來．青山歷歷游如昨．宦海茫茫首重回．今日驅車尋桔柣．（鄭南門也）人傳君是惠人才．

由豫入燕日日看太行

自渡金河北．連山盡太行．鬱雲朝碟碼．闢月夜蒼涼．形勢幽并豫．波濤沁衛漳．西虹飲東海．千數里而強．

邯鄲懷古

君花顏色夢中栽．錦瑟銀箏絕可哀．豈有詩陵能學步．斷無廝養解憐才．溫明尙記叢王殿．歌舞難尋主父臺．祇有宮池存眉影．夜深還化月鉤來．

索炬歎

一月不雨稻不粒．東瞬西瞬厓水急．官符夜下馮丁男．明日行膂昇貴官．懶之不起訴非蜘．心逐桔槔輪裏轉．歸來一飯未安處．忽聞伍伯諮且怒．踏破柴門索蕉炬．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三

戊子八月十四夜，偕祁春浦中丞，昆明湖踏月。（八月初九日蒙旋復命，仍入閣侍坊。）

秋生玉宇瓊樓夜，月在長楊五柞間。爲處樹陰明處水，紅皆霞影碧皆山。幾年官斛徒銅斗，一日春雷響歟錢。似此兩朝仍宮體，何妨清夢戀江關。

春浦中丞以余卜居鄰近，投詩相賀，卽步元韻奉酬。

貞護酬知未敢豪，漸看蒼翠拆波濤。論文喜得元才子，取友無如左伯桃。願以清泉澆交誼，何妨暖柏集寒號。（用燕山松柏寒號桑榆晚詩意，而反之。）怪來童僕皆親暱，閭戶曾投一瓮醪。

春浦中丞以余埽直齋奉母，賦詩相賀，仍疊前韻。

侍學三天感二豪，功名草草付波濤。（先大夫在尚書行走十餘年。）魚軒曾借華林馬，（時家慈嘗蒙恩賜…）鳩戲爭嘗御苑桃。（時雨…）陪膳參食重埽秋，竊迎竹笑謾勞夜雨起蘇號。（時風雨交作。）風前欲博慈顏醉，合乞宮壺九醞醪。

題陶孝女割臂療母冊，應王可楷學博。

金刀截臂肉，流血被股體。壯夫且弗勝，乃出十三弱女子。一樹臂地覺不得，蹤思再割手無力。蹶誠作氣俾頃刻，氣倘一弛不自克。弱女處此何從容，一割委地如殘紅。再割入水煎芙蓉，兒肉如兒心，知母病所行。且攻兒肉卽母肉，補母損母乃充。母有病兮兒有藥，強飲強食病不作。吁嗟乎十三齡弱女子，豈有

沽名心，宛轉托彩史，設思親病親呻吟，孝子便欲忘其身。苟有一策可拯救，何暇計及要譽於友於其鄰。嗟沽名者胡不仁，請觀十三弱女子，一割再割皆天眞。吁嗟乎一割再割皆天眞，豈期名著邀恩綸。

春浦直廬後垣黃菊盛開，賦詩見示，卽次其韻。

楚畹黃香壓帽斜，鈴鈴秋影上烏紗。曾窺端節靑膏柳，（菊以小而黃者爲上，端節所貢，卽此種也。五色者以後皆屬所不及也。）不作重陽爛漫筵。地僻滑霜遲滑雨，貴稀疑草復疑花。相逢欲以黃金鑄，特爲新翁舉此叉。

屐踏東陵途中口占，呈同直祁春浦。

又作雞夷託屬車，滿斟醇酹腹如壺。暫偸取醉吾何補，給札成文子甚都。踏碎月華花影段，搖殘燈影鑄屠蘇。毛錐也具封侯相，寫到邊功勝倍麤。（時蒙上督四陲功於鳳臨，敕御製詩中屢及之。）

雪後經冰沼上，風景如畫。

一白全遮一碧圓，有冰如鏡雪如氈。潛魚黑失琉璃夢，遠嶽明投寫畫天。屋角火溫千鑑筋，塔輪風急四騎煙。楓驛合稱歸龍袖，詩與寒花共壓肩。

雪中退直，賦呈同直祁春浦、池循庭。

敗霞兇柳役江岸，中有老漁雪沒肝。詩心憶手鏡撫寫，那識天上風花爛。風棲金爵曉於月，不待東明已先旦。白蓮龍尾凝千尺，紅掩雲樓才一半。遲雲封牖虯漏澀，香篆鑪篝鴛瓦泮。風前烏鵲總馴押，午後貂狐各分散。九重璧下寬仁韶，大祀特獻精誠課。（南郊大祀之後，當雪時。）故應呼吸動陽雨，能使人物無夭亂。我曾寒筆昔大有，日侍玉皇請玉案。微吟便注龍香劑，每食恆拜醴醐灌。豈無叢芽凍十指，共坐暖閣春風暖。歸來策騎經太液，但見丹虹飲銀漢。可憐草竹半摧抑，只有靑松森在幹。欲謀一醉款二客，其奈驕驄不受絆。便當獨對冰壺子，破瓮空庖無可爨。明朝且綴趨官鼓，（時充國子監祭酒，朔望不入直。）臥聽寒雞聒枕畔。

春浦和韻見示，因疊答之。

乘柎柎磯須至岸，裁衣衣長宜蔽肝。心光筆力爭一到，乃與張蔡同粲爛。何人夜呼孔賓出，翦刻花天給黃旦。遂將郢雪蒼下里，運筆如風燭未半。鵝鵠突從兩袖起，太液冰隨一笑泮。君如蛩蛩我如蟨，蹤跡年來幾合散。自慚鶴步非國器，乃使高叟同蔥課。君適川若牧羨援，我無成比不才斲。記曾同踏洞庭雪，俯視岳鏡平于案。記曾黔楚兩相望，有酒相餉瓜共灌。我於行部訪文教，無限生徒指經畔。秋來同直閣玉館，儁事昔從付斜漢。池波汪汪惱叔度，（君左丑先生。）直氣踞踞推公幹。有詩近祝鉦神聖，天馬全脫朱絲絆。我詩成便自焚草，君審聰謂奇音爨。雜以鄙陋正倜儻，又見稽灰府天畔。

倒疊雪中退直韻贈池循庭

紅杏先生酒作畔，扼腕屢歎柯亭爨。行過古濟朴池子，自詡飛黃入吾絆。（宋芷灣先生以文詩鳴，山陽嘗稱庭先生，其詩有紅杏深…）可憐紗幄已無絕，剩對范陽盧子幹。（余亦受知芷灣先生，今先生已作古。）晴傳詩句御屏上，金管瑯琅賦銀漢。（用川陝事，金秋持…）衛出關陝爭看，英姿扶車輕。（芷庭典試陝西，戊子科。）拈來高第目五色，鑄出椎成劍千灌。天顏一笑賈前席，（本復命旨…）（入直）遙炬兩行蘇侍案，彩雲在牖霧金殿。鵷雞來儀羽不亂，（故詩用庭循事南人。）與作搖佩踏初雪，…値紫壇膻

圭璧。黃羊大夫有獨行。使我疑羣不可散。瑞郎春讀。汝南月旦去人遠。到來恐已硯冰泮。爲汴渢生時對阿山水到。使君才
能造鳳樓五。我輩不及袁豹半。神仙官府祇文字。山水清暉改旦旦。時余與四舉門外入直。渠由必過金鼇玉蝀。途中一語便
移晷。每見人開斧柯爛。時橋驢背猶憶灞。多冷兒衣總破軒。舊面南自闕中餉。余時零官祭酒。擬擲臉粥祭詩佛。莫讀閱
仙蹤彼岸。

總憲潘芝軒先生六十壽詩五首

昊天佑聖清。嶽瀆生偉人。忠孝荷兩肩。五福備一身。廿五魁天下。玉殿行麒麟。四十躋卿貳。謇諤社稷臣。
時退復時進。朝野知其仁。一以致堯舜。一以娛老親。
出處關大節。先求心所安。親老胡可離。主聖胡可閒。養志能延齡。親壽如南山。退補進乃忠。正色臨朝端。
曾閔日登少。公爲人所難。稷禹卽曾閔。易地則皆然。
孝養有暇日。君恩浩無涯。里居十數年。心耳通民嗟。讀書益精實。灼見正與邪。培養培其根。遏惡遏其芽。
領袖羣英彙。開口吐天葩。推讓赴容臺。風度何暉華。時爲大宗伯。
黯然一古鏡。照見垣一方。環兮一大圭。人神肅相望。蒲稽已巍跋，況乃智且明。輔翼持大端。諮思握宏綱。
北面萬弟子。欲窺不可詳。南斗璧環環。太湖曉蒼蒼。
三朝數耆舊。四海疑公年。公年甫六十。人望如古賢。不以黑頭相。易我萊衣鮮。故能葆其真。學養通性天。
富貴身外物。要以謙讓先。槐鼎在指顧。竹帛方爛然。祝公劭明德。戀戒歌賓筵。

己丑初春。赴徵懷直廬。步郝春浦韻。

曾記聯吟秉燭遊。螢光舊跡杳難求。感君才氣追黃鶴。用左田先生。令我低徊到爽鳩。起草猶留當日石。用薛元超。以先大夫曾直事懷直近光樓也。踏冰重上夕陽樓。是日與同直登近光樓。壯夫有志非關賦。莫惜江花不忍投。時春浦以詩稿屬余自引。

述步一首用前韻

大鵬希有兩遨遊。豈料莊生見彈求。城郭都猜華表鶴。兒童爭唱白符鳩。春聲寂寞雙柑酒。海氣彌漫五色樓。卻歎匆匆老夸父。遺筇不作鄧林投。

許滇生次春浦韻見示。因步韻答之。

憶昔孥舟明聖遊。一天風月萬金求。詩花不避雲中犬。側笠都成雨後鳩。宦海東西同泛梗。人生聚樂在登樓。時滇生任近光樓。與君昆季相交處。瞭襟之壑一再投。

上元後二日大雪。次春浦同直韻。

是誰乘夜襲昆侖。素甲如荼萬帳屯。鶴羽久留渾不辨。馬蹄才過已無痕。割鮮我羨蜂方滿。待坐何人瓮未溫。卻喜士膏能蠟起。東風一為拔陳根。

復與前韻答春浦

彌漫柏節與松根。縞縞羅羅了不溫。祇恐乾坤填欲窒。卻教崖岸失其痕。春衣花集初成賦。用謝惠連事。粉鶴人歸久撤屯。用王全斌事。是日仙果勇侯入覲。好向高樓縱文酒。當筵奚啻玉昆侖。是日同直四人在近光樓小飲。

滇生侍講用東坡聚星堂韻賦雪見示。因次韻奉酬。

疾風七日走雲葉。吹到天山萬重雪。欲塡江海作平地。豈料橫空鳥道絕。小垣鎖閉何足數。老柏堅松亦三折。模糊那許稜角露。方便遂教鋒鍔滅。居人閉戶尙噤瘁。行者天涯正提挈。茫茫關塞胡可度。一夜冰凇鋼眼纈。時賦車有塞北者故云。都無貂錦易麥飯。空把寒鑪當成屑。願乞羲和放日曝。化此沈陰只一瞥。誰家操縷著方賁。有客對酒餅宜說。羨君吟能復登眺。凍硯毛錐勁于鐵。

題郎海西畫馬

吾聞天馬不受絆。誰歟操此青絲轡。拂耳側足三萬里。草頭一點西風長。絕其芻豆僅能走。世豈復有豢龍手。玉鑣金鐙朱排沫。一戰功成骨先朽。伯樂不及支公癖。放與逍遙嚙春碧。汗血全乾西路重。不使銀鞍覆虎脊。得無塑變嗟駑驂。致令畫者三擲筆。畫者乃今曹將軍。能通馬語取馬神。飄飄尾鬣堆若雲。喬然末許奚官馴。猛士羈之力不均。祇恐絕飛且奔海。西所費已難得。何況騏驎出西極。君不見騏驎出西極。又言在德不在力。題此卷後數年。侍郎奉母夫人諱。在籍時。

道光辛卯年十月三日。自秣陵買舟北上。王壺之將軍。餞於石城門外。時梅伯言郎中。汪鄰樓上舍。許滇居鍊師。適相從。將軍邀共談讌。賦此寄壺之將軍。兼柬伯言。鄰樓滇居。

石城雨霽寒煙昏。壯士十人舁大樽。綠幘傳觴羅炙燔。將軍華服來軒軒。我時艤舟青松根。三客送我紛勸飧。我隨將軍爾短轅。三客先入幽樊門。郎中的是都官孫。羽客乃稱赤斧尊。汪倫話別殊消魂。黃馬之辨炙輠蜒。有詩都向將軍論。周雖在俎毫以繁。醲糗在醴盈於盆。談諧醉呼璧昆崙。三客俱醉一客醒。時伯言新喪。戒不飲酒食肉。靈擾難思歸盧渾。憶昔高宴謝傅墩。半山寺卽謝公墩。背倚一曲經此。將軍兩世茲山新之。今春召飲於此。將軍指點背溪陌。謂與詩夢相吐吞。我道卽是南塘園。春月穠羽成秋痕。且復雁叫廢花翻。將軍一歎驪歌敦。三客保乎相覷。我乃浩吁自其原。昔也三釜逮親存。負米則勞道則溫。今也南望徒煩冤。有草莫報春暉恩。縱然天衢許小騫。滿路難越檔脊登。況乃不材嗟波瀾。藥友際此當斯言。無使數數不惟煩。用王良語。棹遠迴兮綰綰綣綣。欲去不去聲水奔。何年再賦角弓反。記否白門烏榜村。盛哉此會其毋諼。

阻風幕府山下步楊子堅韻

憶昔石城艇子窮清遊。簫將直指白鷺洲。王郎放歌邀我飲醇酒。夢醒乃在江聲帆影之高樓。王子舫都轉竹。夏潮入戶雲浮浮。酒人睥睨如風鷗。邇來敲遍石城外。新秋蟋蟀使我木棉裘。打頭風裏入言愁。攤山之行勞夢秋。祇恐蘇倉石古經兩滑。況復三神離合波悠悠。楊風作詩傲百變。吐屬高指神明適。余焦一便分袂。劃江不許幽人留。何如高噲米船且沿流。

雨疑不果游燕子磯次楊子堅韻

江干詩楓化為霞。秋水以外皆春花。中有一磯挂林杪。道是銀漢飛來槎。槎突萬古礙星月。嗚呼六代爭龍蛇。斷壁垂雲幻錦繡。叢櫓假戟紛杈枒。搖搖幢風佛倚閣。渺渺盧雲鴉為家。昔遊正值夏秋裏。時有好

鳥銜餘葩。今借詩仙蠟屐。（屐子）先喚漁父同杖藜。知冷雨鎖荒寂。三日都打迴風摑。蜒蜒蟻尾不可見。攝山一角沈天涯。詩仙不到山不錄。得無衆事不受誇。君乎琢句苦石破。我亦題竹風鴉斜。

新開河道中即事示子賢

江擁頹沙沒舊蹊。風排積潦破芳畦。今秋盤稻幾無種。來歲買麩不可齊。敗柳人支殘瓦壘。荒蘆鬼守亂棺啼。沈陰愁殺天邊雁。眼見黃衣化井泥。

貂裘歎奇謝臧子宜郎中。

貂裘道自先大夫。先朝雨露將且濡。間年兩借晏子狐。似貂非貂鳥不鳥。然猶壓抗風霜臞。皮之不存毛附乎。我亦簪筆彤廷趨。乞拜宮錦紅流蘇。帝念近臣昔無襦。特賜豐貂殊麗都。歸喚細君莫辟纑。裁以金鼎量以扶。亡何細君病且枯。無資可貿兩歸艫。乃懸其裘善價沽。有客斗角貴金數。急送妻櫬返蛮墟。嘗以此裘裹伊軀。伊念我寒夜哉呼。我因聞知淚映臚。後奉簡命涉裏湖。有友復贈貂襜褕。三拖受服古所呼。三反不受留其藪。仍然一褵混虎狐。顛倒紫鳳拆海圖。後又拜恩賜諸于。謹獻北堂暄粟膚。連年衰素衣敗絮。鶴氅典盡裳其無。一昨渡江朔北驅。道逢心交憫我裾。解衣衣我珍裘鑪。外文內勁毛豐腴。虛尝彪炳晴虹紆。曾與上公雕卷俱。再拜三歎歲黃墟。必值盛誼乃見娛。馬鄉詑好王恭盱。上朝玉皇翔天衢。下貫美酒亦時須。因思得裘何其劬。十年一鞠未湮味。從今寄花不上鬚。都道握懷辟寒珠。遺簪贖履志其渝。縕袍猶是當年吾。

雨盤。不果遊攝山。答楊子堅。

有約不避棲霞山。有酒不醉劉伶宅。濫巾草堂已二稔。邁路東阡與西陌。如何不登最高頂。一眺萬里江天碧。山中幽客屢招我。我欲被褐振衾策。忽阻夏潦莽無路。遂令哀鴻滿其澤。嘶饑攀苦佛鳴咽。洗盞人多烏狼籍。祇今黃霧鬱如夢。疑有嗷嗷首陽魄。大風吹帆不得泊。珠浪拍天才一白。神仙樓閣鐫雲表。紅葉偏山無鶴跡。曲碕小港滑滑去。但見扁舟豐詩伯。（時子堅泊舟港處相近）何妨他日君不足。已覺此行殊可惜。不圖鄉邸流民狀。乃著遽運登山屐。

邗溝舟次寄別葆逸舟觀察。

觀察古君子。方寸特仁厚。世變能洞淺。否臧不挂口。敬慎了公事。蕭灑對心友。既戀山水際。復愛文字酒。托身雖朱門。不貴印如斗。襟抱似秋月。以茲受萬有。款款朱絲琴。昔落第二手。

于我有夙契。示我出肺肝。知我至委曲。爲我謀艱難。我劣闇道晚。君以國士看。深信遂移性。投藥亦獲安。月飲更詩飲。絮語到夜闌。忽然几席近。忽然海天寬。三日不相見。輒從思草草。即今還別離。爭禁淚闌干。

寒月照舵尾。江水日夜風。斷起雁失羣。擾擾塵之叢。有客正懷衡。不昧關霜鋒。歷歷遊宴跡。沈沈白雲封。何年更何地。嘉樹吟角弓。獨有五君詠。依然闘裝中。（小謝五君舉書闘）

寄別林方伯少穆

方伯抉荒宦奇策。至今吳下稱仁賢。嘉隆隨隨徹天聽。凡有艱鉅君其先。斗維四郡水洶湧。（江蘇江寧蘇州揚州）百

餘年來無此慼。帝咨寶臣汝速往。君乃猛駕金河船。（君自河南方伯調江寧方伯黃河船載麥豆由運河下來）連橋麥豆載俱下。秋汎方毅強弓弦。彥道倘佯詠米臘。梅婁憔悴輕詩淵。哀鴻有待萬民望。窮烏待哺千吭延。入城迎迓不暇席。料民籍戶發金錢。手書疏奏達當宁。林言獎勗腫句傳。江南相定撫江北。（江北淮揚）直謁東海尋桑田。一夫失所聖懷歎。千里如見臣心遄。詩脊愈飽才愈壯。千辟萬澁成醴泉。治官行法用剛斷。猶知慎獄仍纏綿。每當案牘堆箱束。輒展琴悲羅詩鬯。謂以古香散塵滯。神明澄後塵遨。況復腕藏右軍鬼。定招判乞嬖公頗。我渴偏若君偏我。十年不見殊欣然。鏡中驚鬢各蒼艾。酒畔談議猶清圓。十年隔面會不十。我共世懶君眠胼。即從京口赴末日。備開竹馬迎旬宣。君來弭節甚窮餓。全落奚北悵沙千。（我別君後日亦赴揚淮君一命拜突）盛名遷地定一矚。好非入手求萬全。我材瓠落不適用。三食奇字何能仙。況今乍失慈母教。鼎盟以後茫茫前。生逢堯舜不敢退。欲以孤介行其顓。箴砭吾過賴良友。自顧不見伊可憐。贈行已賃臨河粟。結意復投明珠篇。山水清遠雖獨別。且未暢開文酒筵。它時神馬儻相値。一笑先拍洪厓肩。記取石城兩桀去。小春疎雨芙蓉天。

題林暘谷年丈飼鶴圖遺照

眸子徹明骨相淸。綺年文筆早知名。六經貫穿尤耽易。（先生尤邃易學）綺取中孚子和聲。

海山淸水自生肥。養得車輪玉雪衣。天下共知鴻鵠舉。（中丞少孤）夢中親見鳳凰飛。（孝中丞稱有名鶴與）

仙糧分餵廚前開。看竹尋梅偶啓關。但看南飛不西笑。九重拈出六朝山。（方中丞陳梁陝西時太翁不就 養僑乃鑒觀思曲謹升任江寧）（方伯以便養迎之奉太翁欣然就之）

八十臞翁倚苦吟。雲車寬旆拜仙心。人間欲識林君復。合向江郎石畔尋。（太翁望江郎石詩云曼如今 東仙之人招余竟秘筆子此）

蔽水長留勝鼎鍾。（翁句）枯魚街索感無窮。十年一樣孤兒淚。付與蘇耽叫鶴風。（郎今昔貞侍御 平與中丞先後）

高郵湖即事

甓社湖中舊明月。一彈指頃廿餘秋。（廿年前曾過此湖）大珠已別孫莘老。小令空懷秦少游。紅葉打頭何處樹。白鷗飛遠一扁舟。而今宦情任公釣。知有潛蛟伏巨湫。

搖破仙人碧玉壺。顛風一哺萬家無。（本年六月中決口數十丈）難將剩粟償饑雀。賴有長堤拔餓夫。（時以工代賑興工人數）

東海波臣眞蹇蹇。西山精衛亦勤勤。兩番毀搗眷容過。始信因天聖德無。（今年夏秋九尺餘高堰洪湖內次河決高郵四水）（每費中外何不過刹能中非異是碧）

題張芥航河帥顧遊第五圖（天台觀瀑）

吾聞治河青玉匱。藏在珊瑚珠蚌雲煙間。神禹拜後眷奇遇。會稽宛委秘已出。右顧尙有天台山。梯巖攀葛欲到不得到。但見飛流千丈倒挂銀河灣。劉阮姻嬋兒女顏。那識雲華妙用芙蓉冠。（佐禹治河雲華夫人）延州大帥負俊氣。丹壺熟讀疑叢殘。心知碧林玉闕有緘縢。足跡不履申其懷。顧遊十圖浙得三。雲將拊髀雀躍終盤桓。天姥之夢已飛度。少文有畫先臥看。呼嗟乎少文有畫先臥看。我亦傾倒與公一賦標霞丹。

題張芥航河帥顧遊第十圖（峽川倚杖）

右丞蓮筆照千古，以畫點綴成園林。況當山水得妙處，一鳥一松皆解音。功成身退儻得此，綠野平泉皆下矣。誰歟寄托出深意，關西詞伯吳夫子。萬幅威名草木知，主將大勇東南眦。苦心久步補衣使，赤手能縛巫支祁。天顏左顧見砥柱，不到三槐不能去。久旅忘家禹所歎，見嚶詩吻那得簷間詠芳樹。到今無絕藍田莊，無地可起樓與堂。問君倚杖定何處，門前春水桃花黃。

郯州道中

十六年來此重過，石梁全把水增波。樹如客鬢凋疎早，路似人心坎壈多。但使耕桑歡畎畝，不勞詞賦勵關河。行蹤已踏天涯半，豈料羸驂困礪窩。

差馬行

王營雇車，客欲擇馬。牙儈輒以肥應。三里涉鹽河，車以舟，馬則泅。儈以瘦馬泅而過。肥則匿之，主僕皆不知，即紿以行。

審生苦路長，差馬顧馬良。牙儈牽來果肥俊，四蹄踏鐵耳削刃。以車伾伾猛且迅，馬蹄驕驕五鼓渡頭載。車以舟，解驂而泅。隔岸見馬影，忽忽駕車走。昨日馬如龍，今日馬如狗。主僕惝然皆不知，但覺馬鈍鞭絲遲。今日牡而黃，昨日牝而驪。吁嗟乎，孫陽相術流弊抑至此，蘇騮甘受皮相死。

魚山二絕句

神弦各奏暨歌長，佳傳猶留鐵研香。西晉才人多似鶴，不知何事悅紘郎。

東讀金陵恩最深，武皇英異亦驚心。此山平後功難已，惆悵秋風直到今。

過臆站有感

廿年清議一身持，四海賢才到耳知。叔子去人異遠甚，房公食鮓益凄其。騷金安用羣兒謗，投杼終教阿母疑。識到白雞諸事了，有誰夢擊激桓伊。

富莊驛盗警

交河有驛名富莊，市廛闤闠衢街長。使臣輜車旅贏綱，風宵雨畫行洋洋。客舍十隧館五榮，竹肉鬨聲燈燭光。犬吠不驚雞不荒，行者指稱安樂鄉。不知誰何斷盗糧，盗匿其室登其牀。夜出剽剟刀如霜，十十五五手戟槍。捷若飛鳥來屋梁，束縛壯健揮羸尫。簽斂金帛胠篋囊，攔門大哭各剛強。才聽西鄰又東廂，旅人駭鋒跪獻裝。居人糾徒相守望，我步驚覺心傍徨。但聞火器雷碎破，都知鎗事紛點糖。各攜利刃聲高揚，儼如登陣爭堵防。盗殊閒暇行翱翔，枝撐抵隙仍相待。倡盗東矣西攘攘，倡盗西矣東皇皇。人聲稍微盗踞廚，盗何悍，勇人何怯。孰主宰是使猖狂，我求其故不可詳。半缺大儲且被戕，玉鐘盡室皆喪亡。吁可長歎，遇迷陽，迷陽幸勿傷吾行。況當世平年豐穰，青天白日鼠跳踉。錦衾肉食豢奴臧，是誰之咎當評量。

憶昔

憶昔最高樓，混旅夜上鉤。詩談數蟠桂，佳句謝塵劉。老父歸何遽，羣賢歎不休。惟餘迴草石，當共綠苔留。乾隆甲先君在南畝，誠近先塋。乙卯之冬，先君視學山左，闔即歸道山，回首顯賢，歎息不已。

憶昔樂泉西，高荷拂馬蹄。板輿花底卸，紗幔水邊齊。賜果親先拜，分甘幼共攜。那堪春夜月，來聽嚥烏啼。道光戊子之秋，洋奉命直南齋，寓樂泉西舫。時先慈尚健，歲獲來園，偶令思之，如同隔世。

憶昔老清翁，詩增表大風。人如秋水白，天與夕陽紅。自謂千言得，何曾五技窮。鋒光吾亦仰，絲竹擅江東。憶左田師。

憶昔愚痴子，雲居十載強。新詩聞鄴發，古賦勵侯王。桃實成三竊，梅花醉幾場。不能如可錄，願獻百金方。澤自癸未作，與郁春浦、唐子同直，證之圖賦，詩至多，時左田師常和之，又元夕賜劉做命作賦，澤以古賦獻，時對稱之，甘庚子之秋，壬辰之春，凡三直證，惟矣。

吾同年友沈栗仲，取炎陵旁梓爲琴，以予好談琴理，以爲雅似，因舉一贈焉。予學之三月，不成聲。將傚乃漫詣栗仲曰，琴理予已得，雖不能操縵，何傷。栗仲曰，凡精微必始于器數，今舍器以究精微，僕若舍實踐談性命，禪門所說，儒門所呵也。爲爲琴以待知者。我翁庭先生能彈而無琴，我薦琴而不能彈，因舉以轉贈，以踐栗仲之約，于其行，以詩媵之。

炎陵之梓西蜀弦，其聲來自秋雲顛，秋月泊水水泊天。十指以外皆流泉，沈侯鼓琴得琴理，不在弦聲不在指。夜深危坐瀹一瓷，其味醇醇與琴似。無成與虧彈不成，我欲虛谿淵明聲。沈侯輕笑姑舍是，不入器數焉識器數精。大弦琅琅老鶴鳴，細弦咽咽雛鶴清。似斷似續似欲能不得能，魂夢已厭江湖行，此時無聲有太息。天外鳳皇當戶立，香鐺茗椀俱靜好，翠竹紅梅各顏色。我友能彈不輕彈，神理悉與琴相關。太虛惟澹惟澹泊，下視人世殊鹹酸。手符太平潤鴻業，只在殿角薰風閒。快尋封條拭琴漆，送琴出門呆呆日。思君派話寥天一。

醜女

井里有醜女，七竅俱不正。工藏自寢兒，媒妁不許偵。日行嚴幕羅，夜坐背燈檠。賦命不窮薄，遂得兼金聘。其智諍淑姿，爲能庇家政。萬人所吐棄，野宿不失行。以茲精獻心，謂表貞介性。狎習日既久，不以貌爲病。寸良未盡昧，自照怒擲鏡。如何天壤閒，容有面首倩。寧使血嗣絕，不令姬媵幷。睽睽十目視，一手眼非競。但解判黑白，難免勘嘲評。且夕獻意改，姚冶闔華盛。百惡盡助媸，厥斥尊易貌。長歎愧其侶，投身入深穽。

果子貍謝祺衞畦同年

百果精華化玉脂，千狐文采作齊褕。深憐諸葛蠻鉤格，斯敦張蒼肥瓠壺。瓦甑松薪差免俗，牛刀鷄手故嫌麤。昨宵夢到秋山裏，梨栗成行兩兩呼。

初春澄懷園酬春浦兄見柬元韻

眼昏校字隔莊霧，丹黃一錯六州鑄。時有諫書覘新戶，倒閉韓師此小住。百年傭人十年樹，聞松亭師在此小住師前。在北上閘前洋所居，為朱文正麻花老屋。請君低徊徐散步，松亭師、春浦兄皆邀遊激賞者。熟頭過酒我來顧，何日了此蟲魚注。

春浦復倒疊前韻見柬又和

君才洋洋海東注，納復戀此蟫諸蠹。我憐挺逕徒緩步，步裏梅花三百樹。兩番結鄰桑下住，夜看星辰共開戶。有鏡須向江心鑄，照徹寥天十重霧。

春浦三疊前韻見柬又和

殿前走馬拂花霧。人道子昂無可鑄。獨抱明月掩朱戶。便欲買山作長住。誰知上林借一樹。天路沒沒此獨步。君到要津莫回顧。洞酌忠信須挹注。

春浦四疊前韻見柬又和

此間大隱如隱霧。笑必躍冶求金鑄。奇卉映圖書當戶。君心妙達無所住。黯然文風集溫樹。新詩提敏止五步。入門大笑君來顧。招我駐驄精淋注。(君飲酒溫克喜招人暢飲)

贈春定居藤花老屋

銀河左界雙栖處。三面披光帶茂林。馴鹿過山知草馥。流鶯啼雨覺花深。暑天破睡聊能繪。遠道銜泥我獨吟。記取歸來柏冬日。枳籬藤蔓總成陰。

和祁春浦兄望雨詩韻

膠水泙殊霾。穿衣絮尚狂。雷爲風奪響。雨護暑專涼。但曝竿頭麥。須舂石上粱。雨天尤待澤。牧諭攝綱廷。未到呼號際。先祈黑蜧祠。農情隨地改。聖敬有天知。卜玦將登俎。占雲已隱蓍。感成洗兵兆。早晚待紅旗。

奉賀春浦五兄由右庶子擢翰林學士。

虞戈流電笑。柳筆動天心。豈但飛騰速。方期契合深。清神彙卓識。密緒發高吟。話到經綸際。遺編耿獨尋。主璽願知易。親嚴養志難。趙公無過舉。退食有餘歡。永日君羹樊。晴空風羽寬。惟憐老禿筆。偶感遠遊冠。

答叔穎兄。謝石首魚詩意。即用原韻。

江鄉曾小住。風味逼春來。尺餉騰浮玉。珍鮭聚大雷。白傾鮫客淚。紅奪美人腮。石首持相比。翻成頰蝗才。此品津門貴。家家倒酒罍。須知吳國獻。能勝陸源鮮。白石何妨炙。青蘋可佐烹。求招鄰父飲。聊獻小人羹。

偶成

百鳩齊喚雨。一鵲獨呼晴。天意殊無定。禽心未可彈。柳柔風抑抑。荷正露團團。敗我觀魚興。危磯倚釣竿。

古意

霧淞復霧淞。農人羅餘豐。木稼復木稼。達官聞之怕。達官畏死畏失職。求爲農夫不可得。農夫歲歲求豐年。達官夜夜求神佛。

西鄰東祁春浦

三日孫出琉璃天。招我遊者水鳥先。詩屝步詩倚一椽。夕照送到西鄰煙。(先生我西鄰也)與君卜鄰凡兩遷。水容山態都依然。只有霜雪侵吾顛。登臨惆悵私自憐。梅李桃杏年復年。身非金石何能堅。但思善閉遺鉤鍵。胥以稀奇速方穿。昔也往塞今來迎。東風畫姿晴日妍。實敍樓上通侯眠。何如香僧岸泳船。面面見水窗窗圓。與君夏約寄浦邊。恐君使節帷則褰。獨我守此睨植淵。若取魚戲背田田。君時三復擊若蓤。華不繫翁巧不假。郊居一賦君其傳。

過迎口

犬性不吠月。吠者職其智。仙姑犬食逆。犬急乃狂吼。訐告及誘民。豐伏吏爲割。右民而左犬。犬怒植益厚。食飲不外索。刀劍佞在手。惟饑惟饉非儲不能有。閱已數年辦。欲備一旦誅。胡爲典牧者。蒙耳且杜口。威信在平日。不在臨事時。機宜在頃刻。不在衆寡爲。始雖墮成池。終能舊淵淵。或寬寬大恩。不貴遷延師。猛性慣仇殺。必有人與里。其人既可貸。其里亦可徙。人里俱不見。仇殺奚自起。通官必撰諜。間諜即姦宄。果肯爲我用。虛實易知彼。宜戰或宜撫。此間有妙理。自古失機非。孟浪與畏葸。陽明平溯頑。計禽池仲容。及受桶岡降。幾敗瑕起龍。神威懾其膽。行兵疾于風。向欲逞詐力。萬死希一功。使不謀略周。反被盜賊訌。所以斬諸生。大藤推韓雍。

有感

美人一笑千花紅。眼波流入人影中。人人衣上生春風。夫君裹我錦繡叢。爐呵暖咳都避儂。恐一彈指傷芙蓉。誰知此志能嘗膽。昨日上堦荊帶結。今日登樓鳳釵折。何日相逢訴嗚咽。

雪宴西北樓。訓祁春浦。與淪齋兩同直。

雪宴西北樓。春色來大荒。是日將軍歸。說劍飛星芒。彈指四年餘。鴻爪別雲將。今日喜搏沙。若親無分張。西屋臥士龍。東家接王陽。咫尺地迷界。闌闐天際祥。瑤軸排玉林。銀漢迎紅粱。賦餅招時豪。脫裘酬酒狂。既呼祁孔賓。復憶斛律光。與子閱綵至。談笑同黎牀。發出微懷歸。何如負氏莊。

與仲容選詩圖

吳君行政若琢句。果力精心不旁騖。吳君選句若選才。廣蒐約取能別裁。翰林主人賢太守。永叔荷花柳州柳。九重温語慰循良。萬室弦歌動星斗。譜曲如山磨不磷。玉壺秋水凝香神。三生結習愛佳什。批風判月嘗白雲。嘗嘗夜靜高呼嘯。都是越儂莊舄調。一家選手紺丹黄。十萬詩魂向君笑。人謗浙派君不嘗。人譽浙派君不懲。破除門戶還風雅。知君是有心秤者。

春圃五兄。以鵝脂見餉。先有詩來。此答原韻。

羽毛脫盡寒留絮。何處曾生可寄籠。黑白我無吞朗辨。杏曉君有右軍風。聽經聲寂香爐睡。卻月曾垂自在豐。如此肴烝良不惡。於陵絕倒出哇翁。

大隄

大隄坦且夷。絲楊翳成帷。前有蒲輪車。後有黃金羈。花大逐隊行。夜月無聲嘶。問誰實築此。前人好爲之。蓮朝剝猛雨。精潦東西歧。淺者生白窪。深者化汙池。問誰實修此。袖手無人戶。晉恐弃弗顧。途坦不可支。荷有荷鍤者。皆往助其拔。

滄水放舟六十里至蔴港作

夏潦滄激涂軌壞。板橋映空去如芥。腰波欲躍馬足汰。亭長搖手前人戒。島不乘舠下澎湃。惟予右搖五色繪。一棹闌入琉璃界。水葒風裏白鷗外。飛躍滿天一釜膾。愁霖廿日宇宙晦。安得般紅夕陽曬。可憐筍底豆田大。白粱雖成未刈艾。去年水厄感洞察。冀今秋熟乃償債。旅人三歲水速迴。誰知樹米漸被碎。烏

有時聲松有餘御歎湖船卑且隘。人坐匱底仰看蓋。良朋促膝話儕嚴。喜其迴旋惜其快。忽聞嘯從瑤叢會舁者紛紛促行旆。回顧帆影失前渦。撇撇又走泥淤內。

傾城

傾城一笑玉無瑕。慣作新妝惱孟家。爲問纖纖輕采鳳。翅裝楚楚幻盤鴉。但教翡翠娛儒嫗。莫使蜘蛛蝕桂華。一樣笙歌明月夜。南樓爭寂北樓譁。

廬州吟

廬州。淮以南第二重鎮也。其地博大爽塏。有山不當孔道。有湖越在偏隅。是人事必爭之地。而非天險不可度之地。自來兵家談阨塞。往往以廬爲天險。非未曾目驗。即相承剿說耳。作此正之。

有山不當孔道阨。有水越在東南隅。北來不及淼若漭。南走僅恃桐與舒。剪甄千騎飛入壤。復恐萬艘直擣湖。自是戰地非守地。以戰則克守則愚。

壬辰五月十七日。臣恩澤典試廣東。時方酷炎。未與考選。出自特恩。感而成賦。

方覺東郭未吹竽。誰料商邱竟索珠。一鈞六鍰憐力薄。十年二賦果心劬。山中玉葉諸生泣。爨下桐焦選主吁。試續遺賢新韶語。吾儕何以答唐虞。

易京懷古

京觀如彌築崔巍。女使傳宣鐵戶開。忽見相銜天上舞。不知樓櫓地中灰。瑕身那及田疇固。戲險須教石虎來。既讀兵書遁避世。擬兒徒抱自焚材。

易水懷古

有勇不能神。聲刺非所詳。吾恐魯句踐。不過秦武陽。既真神勇貧。聲刺必其善。吾恐百鹿盧。不敵一句踐。樂毅提七首。一足廢鹿盧。誰謂老荊卿。翻困夏無且。將軍已冤死。督亢安可復。何如高漸離。從容一鉛筑。

苦旱

三月京畿一雨艱。陂塘成磧井泉乾。甩風卓午蒸炊熱。重露深宵禁峭寒。海畔鼎龍呼不起。濮中女魃怒相干。祇今處處皆祈禱。活我官羊不忍餐。京師一帶亦奉因地方官斷屠。被刑者亦斥絕肉食矣。

河間道中

杜撰與和撰。於人了不同。賢王聚書富。姹女數錢工。靜日管弦語。寒宵劉掠風。我曾逢盜跖。幾爲齒所窮。去冬宿莊驛。遇盜警。通夕不寐。

寒食

家貧不能辦寒食。食鮭乃有二十七。爛蒸鵝鴨是瓠瓞。拆煮麻餈爲花豬。生耳唐國貧此腹。每晚周妻能何肉。況當炎熱鷹蠅蝸集。縱有俠鱗亦當厭。幾句以兩數百里。土渴風乾井無水。已聞解嶄動闔閭。飽使服腸斷刀兒。吁嗟乎。使者既無段公術。又無東生香。坐致甘糖隨車箱。乃率徒衆飽此大官羊。方丈一箸干陰騭。何如飲水作齋保吾案。自唇約能放鸚兔。

東阿道中

陶邱荷澤都無涉。滕有安山一道清。七十二泉迷趵突。伏流何處不分明。

舊縣

穀城古且秀。面面好山迎。立士墻千堞。清陰蓋九逵。車行深巷鬧。馬踏亂流斜。猶說恆公壘。虛稱解萬沙。

阿膠

涉南名士水。天外鳳皇膠。古有生金用。今爲敗鼓肴。傾囊殊踏盡。款戶故喧嘐。安得書三劵。來占鼎六爻。

東平州

節度天平古鄆州。中都亢父望中收。西馳宋汴無關隘。南下淮徐等置郵。霧尾山前雲似夢。虎頭崖畔雨成秋。我來一洗呼號耳。入山東界。兩耳皆聵。鬱鬱長桐已沒牛。

汶上道中

俯入一村綠。倒涵雙沼清。蕪披松雨滑。鵝助草風聲。壘石新場圃。豐碑古姓名。遙憐牽挽處。五復正縱橫。縣河水少。牽挽不易。

途中有以姓名不見朝籍爲問者。作此解嘲。

羈坐占星客有疑。異哉象罔竟何之。百官表上公亡是。八月槎頭某在斯。敢署玉皇香案吏。應吟賈客木棉詩。豈知侯僕韋敝庇。寒暑都無休沐時。

魯道

嶽雲樓畔館花妍。說水橋邊墨蹟鮮。胡蘇獻猶才一面。林宗埼地又經年。昨冬過此。綠陰深巷貧爭果。夕照高原馬款泉。納悟計僧奔走日。柴車茅舍兩如烟。

彭城

山環如玦水如弛。繫馬巖邊儼望思。孝伯騎言嵌噶答。佛貍風采寄奴窺。江淮遠帶真屏翰。楚漢交爭古奕棋。不道升平全盛日。隄防黃汎抵雄師。

從來治劇用蒲鞭。坐使清風滿市廛。岸水大蘇通上策。馴兵歐德握雄權。即今城角交流處。終古樓頭兩賦懸。我欲輕舟渦飛沫。了無忠信涉流淵。黃河洪。

宿豬莊作宿州所轄

辛巳五月杪。奉命使西蜀。初握衡校枋。且喜且畏縮。退食告慈母。慈母歎忘足。屈指不十日。便欲齎駕軸。呼兒整嚴裝。傷婦理箱篋。婦亦粲啟齒。夫病爲愈束。強起頭涔涔。并行足蹣跚。俯狀病漸深。仰狀我行速。血敗內風發。歐嚥幾絕粟。滯孔日以減。消我臂上肉。我時迫事完。千緒攪心曲。偷暇議方藥。醫牘已滿屋。真元殘虧損。芸芸豈能復。母亦知疾篤。私禱鬼神福。對母我作笑。背母我淚哭。茹苦二十載。痛痛相育鞠。一旦小罹疾。藥之若轉轂。卿患自易瘉。我訣胡太酷。卿言初奉使。無令簡書促。我病倘不起。來世再相逐。卻哭案上母。何以慰幽獨。怪哉造化弄。病者漸消瘦。神斂形復振。食飲能果腹。其日六月八。車脂馬飢陸。

其時雨如注，病者臥甚熱，三喚不一膺，一別兩黃鵠，闔十有七日，我出井陘谷，夜步伍病妻，攝手話孳燈，
似屬慈母老，豈謬必當續，我覺淚宕臟，歸豈返仙籙，誰料卽諱日，從此娩魂粥，彈指十二載，封軺又南服，
六月十七日，我在褚莊宿，提觴昔年事，淚若雨瀉竹，人生情難割，死與別相觸，忍死不惜別，其意殊慘毒，
死究不可忍，別亦莽難錄，年來心力殫，實為成風木，老母健存日，事事可欣祝，今母棄兒去，如夜失其燭，
不敢負所學，焉敢覆公餗，上思酬聖恩，下欲被邦族，尤當薦賢哲，以備荒歲穀，區區兒女懷，擾擾風中霧，
曉月吠村犬，著聲舞檐蝠，僕夫起芻秣，明日又山麓，用韓句

愁霖

去歲瘡痍猶未復，今年稼事可憐生，眼看嘉穀高低熟，心折愁霖日夜傾，三伏蘇曦蛙叫斷，一天秋思鵲噪成，不應空際江河注，似有蛟龍鬱怒聲，

旅困

泥行無轍水無舟，一仟肩輿莽泳泅，欲逐東游髮將速，翻成西域買胡留，公程剋日奚能緩，凍雨懸河且未休，最是漏痕僵客起，三更不識卷衾裯，

旅愁

僇民昔行役，慈母虔祝天，飄風暴雨會有時，無使子季逢其遄，母祝甫出口，兒千里外身安便，兒今行役無母祝，舟困於水車困陸，困極呼母母不復，深恐迷陽剌吾足，吁嗟乎，豈無妻孥祝紛紛，不如吾母一語神，

渡淮卽事

汝潁沙渦競短長，盡收睢渙五文章，遂磨洪澤而東銳，似縶深江以外驕，天際數峯眉嫵翠，中流一髮墨痕蒼，卽看歌舞雄都會，何處風雲古戰場，

臨淮曉發

穆地輕黃沙似雪，蔽天濃綠柳如帷，甚橋東岸空明水，多少英雄照鬢絲，

途中有懷邢氏園寄醴泉竹心兩上舍

表裏皆秋水，廳西復榭東，竹間鐙火碧，花外月輪紅，枕簟通魚夢，茶瓜付柳風，尤憐老昆仲，清絕讀書窮，
愛盡汪尤妙，能詩麗乃才，三秋章爾會，二仲闃然來，淵玖也恒臨子堅 眺遠迷豫散，談幽密室開，時聞笙鶴響，西畔卽蓬萊，西畔卽朝天宮
十圍秋影零，木桂 一院古香多，老桂 人語穿楊柳，樓陰壓芰荷，塗雅翻麝墨，繡佛卷輕羅，予常作書婦繡佛 最愛新黃月，全家俯夕波，
文識推車粵，華堂響爪痕，好花園竹肉，嘉樹羅兒孫，姚我依鴻廡，予去此園時其孝曰實春樗 據家臨鹿門，主情深似海，三歎卻離脣，
渾若愁霖際，封軺過夜馳，墳垣無可館，唾井亦須危，馬首多鄉夢，烏巢滅故枝，何時酩酊醉，重造竹家池，

所見

士阜相望五里餘，劇驂午午樹疏疏，贏綱月壓柔杭貧，帆布風隨大木車，井幕有人喧捷発，戍樓無卒裏蓮鱗，可憐茅舍明才歐，已有村童朗誦書，

合肥城外別家三弟惠浦

金斗城邊路，先人有舊壚，先大夫少時依合肥令張業圃先生讀書縣衙 聯牀非逭料，騎馬又分攜，恩戴三山重，文慚五色迷，歸途傾菊酒，重憶汝南雞，

有館生粉者，稍至五，不忍殺，撤棘後，送海幢寺養之，作詩贈其行，

舒雁腴於食稻鳧，庖丁厲刃正相呼，定知不殺非無謂，留與人間逢短狐，
聞道禪關闢大千，浩然生氣貫南天，依稀髣髴村邊路，一盞清齋五步田，
暫飛水宿恣長鳴，豈料來支鎖院更，此去聽經還聽講，好脩來世作書生，

石華勉士兩學博擊棠洞艇追送於海珠寺畔，設飲談至三更許乃別，

海珠石上攝星飯，愛此南溟未易才，一見渾如舊相識，二年前已夢飛來，予主席羅山，夕夢游海珠寺，寄一 文章遇語知君劍，翰墨緣深數舉杯，良夜三更風露白，尚疑身在越王臺，謂前此看月之舉

姊妹花

順德縣女子往往不嫁，聯三五姊妹行樂自如，雖髮白猶處子也，

姊桃根，妹桃葉，東里西鄰采香妾，聯成一氣同心花，三十四十無夫家，不惜瑕瑱亦不嫁，鳩媒造請必遭罵，每當秋月春花天，踏歌聯臂來闌闐，拾翠婦傭大堤上，鬬棋放誕吳屏前，陌郎相戒不敢顧，恐受指爪空中鞭，翻嘲陌郎馬如狗，閉置車中作新婦，參軍鍾氏詎能遇，道蘊王郎隨地有，君不見六女巖下姿三妹，背溪結五家合隊如貫珠，一雙擁背同甌豆，修到梁州寡女尉，自有堂中鸞鳳逑，

舟過泰和，喜晤嶽令張南山同年，邀登快閣，歸飲於衙齋，別後得詩四首奉寄，

十年暌張侯，一笑登快閣，渾忘別甚遠，且述相見樂，出處嗟患際，耿不廢著作，必逢竊壺賢，急告不待索，
長筵爛漫興，良夜深醆酌，莊語閒諧語，思之恍如昨，縱歛在今日，今日日又落，下有東逝水，上有西飛鵲，
海南五色羽，縛為君子筆，如何署紙尾，紙合湛書日，不讀城旦書，焉知堯舜術，君相識其循，楚澇無忘逸，君任黃梅時水災 小試步文節，江月照萬室，快閣六百載，魚鳥又驚乩，卻尚名山藏，著書比於佾，高賢羅滿堂，夢寐拜甲乙，君輯國朝詩人徵略，先成六十卷
長年卵翼誨，厥駝不在手，卻使制奔馬，馬亦馴不走，才高百適用，慎勿堅其肘，用小不若大，用新不若久，
赫赫未一舉，斷斷已衆口，毋被胥小測，必照罔兩醜，千譽定無譽，含垢實濯垢，古大有為者，敝屣視印綬，
初筵劇快意，談論出肺肝，燭至促客行，沙水舟漫漫，一夕價十年，求友亦大難，猖性逆心計，勢交多面歎，
況乃道義契，植根天地寬，神劍飛合時，重取焦琴彈，

機女

天孫親付九張機，手爪纖纖任意爲，左顧鴛鴦裁錦綻，南飛孔雀織縑遲，當窗恆斂千金笑，掩卷羞看十索詞，何事樓頭聞太息，昨宵弦管嫁妖姬，

市娥

彈筝跕屣上高堂，曈曈鳴彈鬪異妝，水畔洛神留后羿，閨中天姊教藝臬，婦人嶺表收奇獎，獻客江南解玉璫，卻笑西鄰蓬鬢女，五更寒月照流黃，

過桐城值羅子銘，詩以代柬

惱我天真友，披猖老未休，有書娛寢饋，無路取公侯，性厚肺肝熱，言逆枝葉稠，驅車嗟力瘁，猶爲百齡留，

衛虎顏如璧，袁羊氣似虹，阿護年少日，醉酒婦人中，博雅恆盈座，疏狂慣惱公，邇來消減盡，久旅一鐙風，

九日登高會，三年一瞬過，（君前年訪我於龍山書院，時值重九，登眾發亭一飲。）彈琴幾欲戰，新劍喜重磨，鹿起遭逢易，（桐城爲往來孔道，君在縱陽桐城不涸湖。）鳩茲問訊遲，（時君往蕪湖。）鯉魚才網得，珍重寄江波，

南海求珠去，雷騰昧夜光，旅愁痞且疥，（予去時病疥，歸途病痞。）故態醒而狂，朔月懷元度，闕風咸孝章，何年更何地，重話打毬場，

重陰

沈陰不散地埋愁，冷雨三旬苦未休，幸不侵陵農事晚，已難消受旅人愁，蘆花溼處哀鴻泣，蒸炬炎時凍雀投，卻詫北風如虎怒，盡吹淸淚落南州，

夜聞鬼車啼有感一友

大畔籠簧旋其聲，淸且圓，方士聞之喜欲顛，云有仙樂迎吾前，九首復九尾，厥狀怪且詭，兒童聞之捩犬耳，云有禺祥將降矣，徵諸古童謠，鶴兮更鵝兮，久雨必西驚，久晴必東栖，藏鬼載一車，其說無所稽，徒以八音繁會十腹奇，耳目之內紛見疑，如何尚作靡靡婦孺嫐，潛形伏海島，無使吐哺相公懲妖鳥，

木冰

乾雪不封條，溼雪常裹樹，冰凇散作千林花，寒氣蒸成百里霧，日出圝圞雞子黃，重雲渲染紫月光，遠人遠馬一瞥過，如夢如影空中颺，吁嗟乎，三旬冷雨荊榛凍，薪米都無腹空洞，邀使來年獲飯甕，

過臨淮關喜晤鳳陽令廖君（逐名大聞）

我獻鳩車始，君登虎榜初，（君爲先大夫壬子科典試所取士，時余方八歲。）卅年煙把晤，一見重躊躇，悛鶻盤拏健，文珠表裏廬，術擊符衛颯，英斷邁嚴謂，尚困伉香棘，誰題仲舉輿，老成多策畫，淸望謝吹噓，使者歎傾蓋，高明笑軌袪，燭燼紅爛漫，雪徑白開除，民獲如帆已，維誠實啓予，悲聞九折慣，勝讀十年書，逖矣師生際，傷哉父母且，後堂彭子佩，高業負君魚，威儀鳥鳥篩，懷歸得得驢，求珠甘嶺海，須節又淮徐，積潦前乘轎，荒流此杖挈，（六月過此大水，頃水更大，如來舟由淮入渦口。）情深盟古井，別速指遊廬，黃海思招隱，桐鄉巳卜居，（君有志致政於桐，因卜居焉。）歸耕吾願果，相約帶經鋤，

定遠道中遇雪

木落淮南雪已來，平原一尺豆楷灰，混茫雲欲排山至，料峭風能勒馬回，莫歎荊榛斷似桂，且看金井勸如堆，征衣溼盡渾難理，自擁寒鑪咲芋魁，

過舒城喜晤曾眾川同年，爲題尋春小照，

巽中蕭騎眢中鞭，孤負尋春爛漫天，誰似能詩曾子固，眠花醉柳十餘年，（眾川歸田已久。）

七句風情倘淸翹，燕玉周妻兩寂寥，自是人間仙鶴下，不知世有阿龍超，

老圃秋容擁岫遙，一尊相對快如何，往來數數吾能事，只恐王良負友多，

淮漲

淮肥交漲瀰陂連，一碧混茫直到天，鬍鬍鷺行風外聚，團團雅點樹頭懸，栗稭圍立魚鰕聚，柳頂平光若蘋藻，莫詫天寒波不縮，洪湖近欲變爲田，

河決（決於人也，有陳端者，湖河田墾成，上駛，夜集千人舉臿，而河塞決。）

有人夜半決金隄，坐使黃流故跡迷，河伯已眠甘欲死，愚公此舉太無稽，誰能糾合千夫畚，只爲蛩腴六斗泥，壞我溜龍淵欲盡，長淮東注溢而西，

淮漲

君不見浮山作堰遏淮水，鎔鐵欲錮蛟龍門，一朝浪破上下格，東數百里雷霆奔，始知淮之水性慓悍，其力能刷金河渾，重防壘障苦束縛，有若熊虎縶其蹯，誰歎口腹能吐吞，龜山下有洪湖屯，近因鮮淵用屏藩，匯黃衝淮無存宜，其高堰歲欲潰，億萬命懸消長痕，泥沙日塞湖日眢，偏𠆧已到頗植藩，今秋黃決入湖去，河伯欲與支祁言，上游淤積等沮洳，以舟闖入蘆花藩，窮一晝夜而達岸，云此卑淺無足論，中流卻顯抄瀾處，蘆葦尚露黃粱根，老漁遠近布置網，農父逃竄攜兒孫，側聞激流埽淵昏，昔何如富今如盆，神禍爲福悉天幸，聖德廣覆流仁恩，重臣新奏治河策，星使絡繹窮根源，竚看黃順淮亦順，水歸其壑稼被原，蟻珠可佩魚可殮，不須春澼愁昆侖，

海鵲

海鵲排雲嬌不羣，其聲一一上淸聞，常嗟隨陸不能武，莫數士文揚空厲，醉後知衣堪射虎，時來羽扇亦揮軍，淸談隊裏排矛戟，鐵馬叢中說典墳，

北沙河

寒山碧於雲，朵朵落平地，渻流帶沙渚，冰雪結其脊，馬蹄波離風，人影鏡面字，稍稍涉坡陀，悠悠綏征轡，忽見西歸雅，萬點溼空翠，枯柳抱村紅，中有夕照醉，

所見

奇肱之車溜洼馬，羽林孤兒欣飛者，黃鹿合圍夕陽下，一隊鷹鷂落平野，弓如霹靂刀如風，舉刀一割百里紅，草間狐兔那足射，欲斬六鼇滄海東，瀛壺古治能屠龍，壯夫豈畏波濤洶，勸君痛飲翁支酒，睡過重洋莫回首，

蘇壁有題曰秋蝶夢春花。惜詩未佳。作此和之。

俠骨好樓臺。繫紅寂不開。舞衣休再著。團扇苦相猜。花月三生作。風霜兩翼摧。昨宵曾夢見。歌管送春來。

何堪

搾水仍飢已不支。何堪風鶴益危疑。盲來差幸駒生犢。蛹能深憐馬踐萎。荊棘旅生何術斲。珠璣夜饋有天知。所所多狗昏昏覺。絕倒支離擁背時。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四

粵東雜感九首

鎮海中開起奧都。水深山峭士豐腴。萬花界斷空明鏡。百寶鎔成造化爐。常讌諸星麟戶牖。（嶺南近南極。極高故常可見。）飛行十日抵津沽。（從海舶往來之便。）從來總有衣冠氣。配得繁雄楚蜀吳。

一從陸賈侈歸裝。卷掘都夸世富強。有客媚川歌得寶。（媚川都採珠也。）何人臨浦復沈香。海邊錢鬪時掀屋。林外金篝夜吐光。更有殘雲渾似瘴。能教俄頃變炎涼。（自陸大夫後。入粵者皆以寶[illegible]之。故天時人事日變日非。）

家藏洋鐵鑄精兵。耳熟春雷動地聲。頓里交錢宵走避。借驅價鼠鬼光明。盜來請盡兩幾斷。（白日行劫。）劫到高年夢亦驚。（幼口取贖。）古有帶牛成美政。今無乳虎立威名。

疊嶂凝雲錦纜圍。盤縈垂將翠鳳偏。素女闘閒花蝶隊。念奴歌起玉鷄鯨。（粵人謂木魚歌。）驚波不減鶯鶯舫。（西湖沙面定舫。）斜照光明孔雀船。（昔之六蓬船。有孔雀毛作蓬者。）豈有芳香藏甑瓿。果然華屋豔神仙。

外藩古利最雄猜。坐臥高樓互市開。有蘸兼金傾海去。無端奇貨挾山來。五都水旱多通卷。（近來吳越多食洋米。）萊買難容內老財。祇合年年茶藥飽。換伊一一米船回。（以茶葉大黃為外洋上換米者也。不取奇貨財之。）

天生雄草阿芙蓉。要與樊殖競大功。豪士萬金銷夜月。乞兒九死醉春風。（粵中乞兒亦吸之。）香飛海舶闌津絡。力走天涯貨貝通。抵得當膺兵燹劫。半收猿鶴半沙蟲。

一酌貪泉百感生。縱然才智了無成。外夷只識珠璣貴。廉吏須磨斧鉞行。不解烏紗空踏歷。未將雄壯世戢兵。須知仁獸當淵臥。多少豺狼耀劍鋒。

經生詞客兩無儔。學力天才老未休。直以淵源窮馬鄭。卽論文藻亦曹劉。尚書履去歌在。（阮宮保督粵時。創學海堂。）學士顏俎豆侑之。（吳中學士。）想見人心醉鬱處。必逢賢吏苦遮留。（[illegible]）

新橙甘比張儀舌。香荔腴于合德肌。天與芳馨都是福。我來遊幽不同時。趙王臺上誰看月。帝子峯頭靜賦詩。（[illegible]）荔笑龜中無長物。文章分得鳳凰儀。（[illegible]有十枚。）

展重九日與石華會勉士兩學博招予遊白雲山。飲於蒲澗之雲泉山莊。時陳範川李蒲子兩山長。山莊主人段紉秋年友儀農暨學海堂諸先輩咸集焉。吾友王常州為紉蒲澗雅集圖。癸以詩寄呈吳曾兩學博並諸君子同作。

蒲澗之水何潺潺。肅堂壓林鮮竹竿。禽言人語互相答。祗有魚夢殊艱難。左方遊蘇擬幽絕。雲影倒地生波瀾。書畫奕棋琴瑟彈。孰居無事常致歡。我友吳曾兩學博。招我郭外尋秋山。云此盤礴甜雅處。（[illegible]）年數。主人自闢詩天寬。（主人段君紉秋於此結詩社。）酒龍筆虎紛盤盤。一邀曾脫冠兩詞垣。長黼圭璋。（[illegible]）五先輩者森琅玕。（謂學海堂五[illegible]也。）吳督雄談會喜歡。曾如香象吳青鸞。惟予不飲亦狂簡。醉鄉況味淸而安。粵東風高不可攀。學希馬鄭文揚班。思深力厚取舍正。盡采孫蕭選樓菅。閱雖關此衆門徑。有大菩薩臨華壇。（謂阮宮保大夫子。）龍今學海堂上客。各乘絕詣窮其端。我來附珠向南海。擬朱暎聽驚墮頑。崑崙第一未卽得。羊毅肯擇鱗希僊。（予久慕曾學士之名。[illegible]）有友樹予予破顏。一網雖盡十丈珊。就中瑰瑋已不少。木則陳梁珍則璽。（[illegible]）再傳弟子守師法。息息穗與師相關。（[illegible]）務教古學不淪墮。縱有遺賢心則殫。六先輩者辭高闕。不將冬烘蝴禮官。已試未試悉甄豁。亡弓得弓俱遠觀。我失李程屆方叔。未免當食停加餐。天乎何為狀疾我。使我不耐秋宵闌。（[illegible]）心與力多未相副也。要當奧力彌滿際。或可割石搜芳蘭。吳君盈驟曾君歎。（[illegible]）復登小閣聆風溜。大聲驟雨雜琴筑。細響大鵬鳴珮環。酒餘茶後臥清簟。迴入懷抱非人寰。北平題句廣陵飯。合與坡老同盤桓。（[illegible]）（[illegible]）我乘篙將上蠻航。高寬龍湫下紫羅。白雲庵頂樹裏屋。鶴舒臺畔霞為欄。平生有志泛滄海。一望才到扶胥灣。嗟目力有限蔽。何日看盡東溟漫。殷齒璅璅林攢攢。夕陽金翠催予還。酒星一散不可聚。欲乞寫圖楊契丹。諸君有作定超勝。順我先鞭穿鞬干。再來之約指白水。菖蒲折節花爛斑。

大庾嶺

天南一角多梅花。梅花以外天之涯。昔人嶠嶺路雲霞。今人傳車從玉駟。誰其鑿此張子壽。誰欲寒此丞相嘉。樓船將軍破其瑕。橫浦一入無留遮。（[illegible]）便向秦關收轡車。伏波乃走桂陽橋。（伏波[illegible]由郴州入。）其餘迢迢西江槎。（[illegible]）橫浦迢隘蟠修蛇。嶺不能守雅厥家。子壽披荒闢砥道。遙令風氣通中華。二裴甃石平徑衍。（宋時[illegible]）遂使醉步無傾斜。自茲險失文則隆。南枝吐芳北枝芽。風日晴美停馬撾。旅人觸宵忘路遐。我來深秋見兩葩。喜與紅葉相交加。姮娥隊邀一看月。韓凝泉畔頻願

茶。要當花天臥香雪。此蘭輸與山桃路。吁嗟乎。梅花以外非天涯。越裳雖聲如打衙。風齋山云。住州。鬐如風鬥。鬥占城雞鬐如。洪嶺。自海外鄰嶺而至。

清遠峽詩

自山足登飛泉亭

萬樹裹江水。江水影萬樹。一碧混天地。白界一沙路。帆栢寺門蹊。徑轉飛閣互。玉聲琅琅然。秋瀑盤輕霧。僧言涑雨後。雷轟海傾注。欲吸人影去。行者艤回顧。樵荅與梵唄。多爲泉所悞。晴久自斂抑。娑娑出深錮。小亭坐巖竇。當夏亦寒冱。我欲窮其源。崖滑不可赴。

自飛泉亭登飛來寺

舒州無此奇。帝子忽不樂。蝶旋鬟紺綠。隼背起樓閣。對面疊屏風。濃翠綰帆腳。其下湞湟水。羅縠風婉約。清晝斷人跡。夜半有笙鶴。我盤絕磴上。層折剗蓮萼。舉頭失天宇。若被竹樹縛。攢手揶木葉。訝中高飛鶴。三休乃至頂。一顧耿相愕。竊恐南禺峯。復飛入家郭。

道光壬辰閏秋。予使粵東。旋近出英德。小峯詞兄官於斯。例當送予出境。因題此卷。時在湞江舟中。

蕭然林下脫塵羈。各有名山各主持。記取疊千饒舌語。分明寒拾兩禪師。

人間之尾宋井古。天上之鷹帳絡長。歎歷一生歸去也。在山泉水依然香。

大雪望嶧山湖

清絕一湖水。雪來改其色。四面白皚皚。但覺波影黑。平極一湖水。雪來使之高。琉璃突中心。不關風起濤。

一繩南雁拍波急。驚起老魚沙上立。片帆渺渺何處投。已裹煙雲萬重溼。

漷水道中

剡露寒山雪後鋪。冷嬾晴翠望平蕪。冰花散作千林玉。旱浪搖成十頃湖。用世豈徒拼辯說。持身安得株拘。昨宵倆遇影樓客。索看腰間玉鹿盧。

小梅心驛道中

忽頭疊屏裏。馬行何處通。一溪當曲折。萬樹已涼風。久藉龍眠秀。今知鹿起雄。時平劃關隘。休說搶批功。

題陳登之廬讀圖

名父之子陳登之。虎兒書法斜川詩。公侯筵上半虛左。夕陽醉墨紅淋漓。才人讀書不祈熟。銷被菁華滿胸腹。孤篇坐臥深叢底。舉手一揮三百幅。阿大中郎半疑蓋。取肯紫如拾艸芥。豈知東野困一第。遂使元英出三邦。長安米貴不易居。煮字不飽將煮骨。入貲得郎古相如。一樣緇塵懷銀魚。司空城旦乃治術。安用惠施夸五車。君不見乎昔坊州生杜若。二十八星笑著作。天人科第半帖括。南華僻書束高閣。何如一行作吏猶抱經。筆硯簿領連門庭。老背持膓雁齒行。旁有燈燈觀書螢。

藤踏詩謝許漢生

深叢老樹春斷橘。兩屐其足追豐狐。一矢貫白獵者呼。截所甜察歸珍廚。君從何處獲四扶。得非腰挾金

僕姑。誰知換羊別有書。虞戈所斫銛於戮。君書似永異此四。扶是以書易得者。饞我五枝紛離如。枝經背紫鹽大幅。族盧皆云臭如帮。腷之雞熟泣牽夫。何術扶作龍門酥。憶我十載山居初。混淪無良虎豹都。山人縛熊如縛豬。其毛蓬蓬長難離。以湯焯雞芻剔除。持以沃踏去外麤。搓脫肉出成瓠壺。皎然肥妍如瑩趺。宜著綠膩黃金鉤。割雞與踏同一語。踏則雪絮雞紅鱸。叔呼廚孃踞竈爐。依法淪之姑徐徐。日午香發逃日晡。四鄰嚌嚌走韓盧。惜哉遠來風戾枯。毛尸伐盡擬欲無。宴數鋤鼎面鋪。不分中脡與曲朐。但覺湯味醇而腴。急謀山妻酒滿沽。老饕一飽擬橘梢。手足蹁躚筋骸舒。我聞熊不畏貙。乃與蟲蠹同昭蘇。雞制百蟲如制羆。土受木尅良非誣。嘗彼小猬伏於菟。人氣嘗能粉犀株。此珍來自齒無閭。不脛而走玉與珠。士埒肉芝蓮其殊。吾于木瓜見苞苴。良朋厚贈雖馬車。豈若彈鋏忘其魚。朐膢有法我則疏。請君更訪鼓刀屠。

題鄉太守同勳七世讀書堂圖

繙誦聞諸剛墨。其人爲定斯堂。但識夢中周孔。不知世上金張。

尾角江流如畫。讀書垂二百年。樹葉皆成文字。蟲魚也食神仙。

華望由于世德。循良故是通儒。明月一珠還浦。春風萬蝶隨車。

舍後池莞葡藂之。見蕪不見水也。披之盡三日。水復微嘯。誌以詩。

積垢掩皎鏡。掩與皎相敵。鬱崇瑩明月。瑩乃明所傷。滿滿一溜水。莽莽衆穢羃。逍遙日以陰。星斗失其蹼。魚夢東西隔。掷語高下遮。秋窮葉易聚。春泮冰稍析。自非一旦舉。何乃十稔歷。我來昧虛照。煥力急鋤剔。承匯若竹筱。飲刃似草劈。平劃捲敗席。深引拔銛鏑。豈惟去菹稗。兼欲植蘋藪。陳根僅已擲。細紋靜且皙。是日好風至。靡刮光搖錫。其暝殘照入。渲染采蠕霓。招友共垂釣。戒婢勿拼澼。奴云闊宜泛。稚謂潔可淅。嗟哉千頃波。譬等汎濫嫡。今茲鑿毛髮。皆也涸沙礫。攫雲與濯垢。其宰在空寂。還其豐澍性。焉用再豐灑。

偕漢生侍講遊萬壽玉泉諸山。口占八絕。

長楊五柞斷還迷。中有明湖鏡樣圓。怪底綠波浮淺碧。樓臺影壓蔚藍天。

澄流十二水痕寬。宛轉銅溝出上闌。和入春風猶欲絕。玉笙微咽聲微寒。

疊嶺屏開黃鳥坐。琉璃風起紫鱗飛。日移塔轉金鈴語。時見僧雲落翠微。

輦道清陰俯綠苔。蹲芙蕖接翅慣飛來。香風百和熏人醉。知有宮花萬樹開。

劉劉松陰楚楚山。九道如織水如環。五湖縱有花深處。不在千門萬戶間。

種稻平疇似銀彎。魚蝦小市自成團。佩環瀟女臨流坐。草長鶯飛又一春。

同遊龍井破煙霞。名也飲清風雨摘茶。此與漢生兄同遊西湖詩。讀者如身遊其間。一筆輪君詩句好。五雲扶出玉蘭花。生讀入直樓曾遊芳。

隔牆欲喚孔賓歸。其奈春眠倦不勝。記否春容天語後。半揮紅日下楓枝。春雨見曾在玉泉山召對。

厲宗伯競渡圖爲漢生同年題

中唐太液新波起。畫鷁凌龍簇金紫。千舸齊發萬漿飛。劃破玻璃半湖水。聖人端坐鑒芝蘭。沐日浴月蟹

霞隱。水馬爭衙九標至。海鸖高標三山來。是時紅日正當午。關卯鼙鼓紛掛戶。侍臣獻能尚書舞。將鷄鳴
霞一聲鼓。汝南詞客眼絕奇。五雲深處窮變追。菖蒲酒綠偎黎盤。拜舞歸來懷玉卮。嗟予亦逐豹尾後。適
持英簜。黔南走。水嬉過錦未覩見。剩有輕羅拜恩久。婆娑樂神年復年。誅塗船底船爭先。聖人一笑能其
戲。波臣川后皆恬然。堯舜千鍾孔百斗。大禹何妨覆盲酒。禁中炎戲斷假前。閩海紅塵辭聲首。側聞吳越
錦綉都。亦屏散樂揖華撸。但教五綵縛苦楝。奚事百斛綠飛鳧。此圖細寫天中樂。士女如雲柳如幕。紅尖
缺處水天寬。想見黃龍鬭青雀。

題陳迺鍋先生手蹟。應陳堯農吉士屬。

明詩槁地鎚諢出。誰挽頹風說建安。卻愛閉門陳正字。詩如郊島癖如韓。
招降功覺謝征蠻。自檢新篇補舊題。筆陣不隨荊棘沒。過江猶見索征西。
朝衣已換洪竇九。記寘空嗟史道鄰。一卷谷音留間氣。湖湘耆舊宋遺民。（李子建碑史忠正公祀室即碑忠正友冠者其出處與陳君略異）聞。

題吳梅梁京兆傳硯圖

帝遣大京兆。於此通德門。循良太守離爾孫。曇花三世香溫存。巢下含飴膝上喜。手把毛錐攬袖水。康熙
無田只耕石。呼出公才親付此。京兆詞賦傾班揚。爭看落筆中書堂。京兆直聲震朝野。多少行行避驄馬。
作文草疏都如鳳。殿陛中外通昭融。間渠道韻何猛進。只在青氈磨穿功。況傳治譜青箱中。河南第一推
與公。方當憐案埔庭訟。豈宜灑翰來詩商。（用魏鄭尹幽州封事）君不見鄭家硯。外孫得。嬰家硯。女婿拭。何如范蔚流
澂受寫名臣心模範德。（模範心見鑄武硯銘）章臺走馬綏綏歸。自汲清泉灑殘墨。

題潘晜齋公子運塘消夏圖

錦心玉兒公子。水珮風裳麗娥嬪。有酬花好句。吟香飛上銀河。
執扇明時月上。玉闌憑處秋高。邂逅采蓮人過。須防巢滿宮袍。
露夕何郎得意。初陽謝客論文。飛六鷺鶖驚起。都綠詩響凌雲。
臨朝園林可愛。風池毛羽多聲。定向柳陰猶夢。手磨人鏡澄明。

詠史一律

廿八華星笑未休。如何杜若出坊州。人誇林甫真仙骨。客道何郎是鬼幽。汲汲成狂幾司馬。纍纍相附五
諸侯。納涼總愛冰山好。只恐陽烏在上頭。

秋感一首

過夕風兼雨。鳥鳥聲角哀。橫鍘收暑去。辛苦送秋來。鎖院三條燭。軍門百道雷。挺聲別早晚。天笑五雲閣。

贈史蓀園中丞

倪寬帶經鋤地。東坡識字耕田。憶匠三秦父老。望公如望神僊。
處處杏花蒸葉。行行滿畈冷風。斥鹵都生粱稻。無人不頌史公。

河內方思借寇。黔中又盼來廉。公到梯田闢俗。請看樣樣織纖。

題李石橋橋笙吟館圖

綠窗湘管珊瑚架。縱不吟詩亦可人。何況新篇從跳出。萬花飛繞鳳凰身。
昔日江干挽鹿車。而今献佩住京華。從知白蝕傳觀遍。無限魚軒拜大家。
一字師前五拍肩。萬書叢裏共賡酬。好憑翰墨和鳴館。壓倒簪花寫韻樓。

追題心餘先生攜二子遊廬山圖

公是詩流有數人。談忠說孝出天真。伊誰能賦廬山瀑。（歐陽有廬山高詩）只有蘇齋勵鬼神。
一門仙骨拜君家。季孟元卿隸少霞。卻笑雍通梨栗後。但能昇得竹萌車。

題小紅梯樓圖

老梅清瘦小梅溫。付與能詩離爾孫。試看長安諸甲第。榜門多少羣誠園。
鷲鄉如畫閑浮家。何似蘭園水木華。飽卽讀書饑煮字。醉來飲水嚼梅花。

藤花蒸食一首奉春浦光祿

采采供朝食。瑯琊摘晚花。陶將金井甕。蒸出赤城霞。芹獻深慙薄。蠡羹一笑誇。（時以此食獻太夫人）不知新雨後。宮膳可曾加。

初夏澂懷園卽事

送綠千章合。泮花一水迴。鶯從長信囀。鹿自定昆來。問字留儔侶。聽詩拜上才。離門齋宿甚。卻傍五雲開。

喜雨

聖主齊嗟上帝聞。龍鳴催雨下層雲。滋培焦土高低徧。洋散炎黎億萬羣。南畝歡聲三輔合。西山霽色九
霞分。生成一例無廿苦。試看籬邊衆草薰。

題曹傳相師三老圖

辛丑科三元坊。太傅相公天下仰。勛崇德大為殊禮。名位遙與百僚上。班中忽聞發行呼。待非保相德水
盧。佳時吉日與莫孤。爲借竹點歌風乎。南城種花蟲庭節。詩清文綺出冰雪。每從二相索賡和。如杜士率
圖奇傑。我師視學河南時。正值德水瓜代期。搵軥編闌互先後。一雙鳳凰栖一枝。我師持節度嶺嶠。其後
亦駐南城讓。滋寒老友墨緣古。送客虎溪成一笑。我師放長精力最有餘。佐機進非恢恢如。德水神器恃
強記。師乃倒誦銀瓶書。南城服師詞翰妙。洪鐘一鼓出萬竅。軍書旁午日就昳。搖筆問答球鈍調。偉矣哉。
文潞公。富韓公。就居隨之君既從。勳階福壽總第一。琴瑟杖履皆春風。回思穀衣少年日。玉貌照人如玉
筆。五十年來一彈指。耿耿三星聚奎壁。更推辛丑己前己亥年。三神山上三神僊。吾觀亦結金石契。令我
展卷心茫然。山公在上尊北斗。願師長進春英酒。

近光樓消夏錄一集。步祁春圃閣部韻。并柬田季高四兄。

樓上月。缺復圓。樓上人。耿自憐。風葉露蓋清且妍。摩出裝裹琉璃天。杜田先生玉堂僊。曉窗著書午窗眠。

文字之飲不獨酌，迴闌呼友賞澄娜，十年聚散紛在眼，此夕此杯無此樂，塞雲上下會有期，難得破涕浮瓜時，玉頎半謗樂時健，（是日賞朱拓十七帖及宋拓雲麾碑）宮袍合鼓簫參差，（川四九雙有伴）就中浴兒何太喜，昨夜新添半篇水，就中喚娜何太急，昔日柳陰今若此。

季高四兄以試翰詹舉首，超升學士，詩放齋天學政，文人榮遇，所罕見也，賦詩送其行。

幾年謁帝承明廬，幾年手把種樹書，幾年尚謫伏璽室，一日作賦凌蒼虛，九重嘆賞勸升錐，天下傳誦奔鈔胥，遼陽帝鄉聚華族，誰其導之成碩儒，爲師爲政本一貫，合用文黨兼相如，西風冷然催使車，高吟直過醫巫閭，華岳博古北嶽憤，弓衣補字東扶餘，大海爲爵賢愉愉，歡飽作岐鳴烏呼，文武在上俗忠厚，眷陵佳氣無時無，君舉其徒帶經鋤，筆資百家耽道腴，儀喜博觀拓眼界，則有瑤玉珊瑚居，儀喜射生戰禽獸，則有貔狗侖僕姑，居就美糧染水魚，以供名流櫻筍廚，不知猿高眺返照，可億消夏儒人登，（光川樓近）紅葉翠蓋遮不住，月躍波底如明珠，軒窗快與五雲接，風露卻共良宵租，棋枰未冷香未淤，易忽東夾山生俱，聽雞騎馬十年事，君去我來三遷蕪，（予與君同直十年，今君去而予來，若是者三遷矣）我思行腳偏寰宇，未被碑石窺元邈，（予足跡半天下）獨東（而未至）幼安根垣相對踞，是爲許君祁大夫，（以清風生兩先生俱以康熙間至遼東）即今柳老荷亦枯，送君豈蠟酒滿盂，祝君學業比韓范，豈知文采追嚴徐，辦軍侍郎半詞館，淵雅合締登瀛圖，便當自署釣鼇客，一網收盡青珊瑚。

喜雨

穀雨未聞雷，四田麥亦栽，帝咨參佛去，龍喜捧雲來，得酒千花醉，逢春萬病回，滂沱一晝夜，袖濺柳猶魁。

贈徐博亭大令

一部神泉賀斗台，（趙氏書詩權之神奧，仲翔兩鄉陰臨之說）兔中靜境豁然開，（徐氏爲詩學者，有仲鵬中徐公傅毛詩徐說，徐氏毛詩鑒書毛詩譜徐氏音）寶叢（毛詩音義毛伯先生則與毛家之大成）鳴和豈特高岑調，（先生五七言皆宗唐）網佚真同馬郭才，王屋山頭頻引盞，天都峯頂鎮銜盃，九重方獎循良吏，看取儒門大廈材。

題郭大理畫蘭竹卷贈與大京兆園

蘭竹皆魂魄，中藏草隸精，妙香無定相，斜雨有奇聲，作者郭忠恕，珍之吳季英，石交胡可得，掩卷不勝情。

題畫

董源下筆傾前哲，汪翠工傳絕有神，劇愛孤山兩兒子，萬花如雪舞初春。

南齋老畫紛題句，臨者無端列上方，想見縑緗裁割際，品頭高士亦彷徨。（上方題詠人裁去，本然已爲人題臨）

阮宮保節相以玉印泥盒并大理石畫屏遠賜，感謝成二章

采玉鍾山隈，孕勝規且勝，琢器成大圓，區蓋掩而正，琅琅四環響，切切兩規拼，用以函芝泥，濕潤出華靚。

月彩掩霞液，其氣自胚孕，能助金印芒，著楮倍明瑩，勅賜姬公謝，夕對謝傅詠，如何負陋宇，亦寶來不脛。

趣蹄匣既解，傳看爭擒稱，一日三摩挲，每捧必端定，兩竅無纖埃，果几照文燦，燦然奠書帶，仰見君子性。

呂刀無此珍，郭筆不能競，心印儼在斯，笑作拜嘉贈。

物巧不自知，大匠器使之，心影以類形，何與造化爲，寥擬與雅假，詞客忘其師，一穟指撫出，宗派枝中枝。

真哉石文章，有米有黃倪，氣韻極渾古，皴染殊淋漓，蒼山洱海色，粲然明鏡披，亦有吳越峯，淺澹浮修眉，一經指撫出，小品都瑰奇，言石石點頭，願爲龍門基。

讀上墳書圖

累世裝卿冤家無舊石，寄廉吏生孝子，孝子亦廉吏，雙親老將去，欲卜爽塏地，耕非仁者眾，奚以庇祭器，粗衰作書賈，一棹走都肆，上瀨與下瀨，罔極萬行淚，但見虹貫月，便識先生至，負士竟成冢，羅列松柏翠，葬餘取書值，清絕古無二，豈乏賻賵貨，益卻不爲利，至今東平瑩，巍然詩書氣，豐碑不生金，但長苔蘚字。

謁明翟駙馬墓作（在今永定門外黑寺）

傳言翟侯葬，近在南郭外，華表兩傾仆，虎馬兀相對，夜深翁仲語，過者一古檜，人惆忠節魂，樵牧戒侵害，紛侯英雄器，詩禮兼劍佩，翻飛鳳凰樓，婉孌息八妹，胸有經史腴，大義逃一再，追尊進文謚，力挾趨皆敗，其言雖未用，其舌今宛在，危乎甲申變，動成半馳背，貴主已前逝，子女計五輩，縛子女慨側，從容理黃帶，自拔千將鋒，一對玉頸碎，杜門縱烈焰，生死結大塊，貞風揚其灰，巧與宮火會，故應無仙蛻，藏在石郭內，此葬竟誰局，無乃衣冠代，惜哉碑字剝，似受斧斤疥，史載與志異，吾欲攻諸稗，前者梅榮定，文武見梗概，侗時萬太傅，舉子犯賊械，與侯相歎喚，侯氣益偉邁，我遊柏冬日，滿樹下馬拜，偶及貫橋事，吾友發深慨，（國朝遊者，中興柏郎宮，定間修）歸展侯大書，素讎倒金薤。（今年正月初，得侯書帖於嚴肆，其文云，盧眉客，夢花生筆，孫景人龍，月湖鑒，可想見其風韻也。）

題郭蘭石大理詩冊

醉來搖筆醒來驚，腕力心光結撰成，書自顏行出蒼秀，詩從杜律得縱橫，禁中方獎元才子，天上偏呼石曼卿，斯竟前賢無此遇，九遷三省問蒼生。

廿載郎當笑郭郎，詩天月地恣飛揚，東夷挾寶求珍翰，西蜀焚香拜講堂，四海墨花粘几席，九河情淚滿篇章，何人爲訂名山業，此冊應同副本藏。

題鮑學山母謝太君課子圖

姊把金針弟簡編，九秋風雨偏燈前，須知節母心多苦，一似齋宵徹夜煎。

漸看頭角玉堂仙，又說文章萬選錢，兒日有聞親日壽，故難增益是親年。

章家紗幔匆匆撤，鮑氏花磚步步工，五色絲言風木裏，一篇瀧表淚痕中。

我亦孤悽賴母憐，析薪讀荻度霜天，而今膝有萊衣步，哭倒青山又七年。

雨夜過碧落洞皆未果遊作此追識（壬辰粵東作）

碧瀾寸寸皆秋色，羅此羽客非一年，屬說到難蘇說易，我今眞賦到難篇。

感宿三首

學子服（韓）

火色重瞻大呂聲，行文亦麗亦縱橫，詩心直接陳芳國，才氣幾同顧止平，人說疏狂多異態，我憐直諒深情，避言漸遂西風散，得一羣芒盡可旌。

汪衡齋挽

鄭鄉以外無餘學。守敬而還此後身。口誦六經兼注疏。心通九變貫天人。鹽鐵大衍參相訂。（以倫貫入都，與倚大文志。）海島重差一再伸。（受河督命，面河工測量。）每到荷風憶元度。秀髯玉頰最丰神。

淩仲子先生（廷堪）

論史滔滔頗俗耳。窮經娓娓動天心。禮經難讀偏能讀。古樂難尋塊獨尋。盤軼六朝花十色。秕糠兩宋若千金。一甌許酌滄江水。記得山堂話夜深。

即事一絕

荷裡雨纖珠疊疊。柳長風顫綫捷捷。翔魚白鷺先藏影。避雀蒼蠅屢易柯。

題劉獻園觀察乘潮圖

靈胥欲就海若戲。素車白馬橫江來。豈知蓬背倚甘閔。寬身折入銀山堆。海童驚呼御騎拔。雙足踏人如踏弩。萊衣拜親親歡絕。攜得江波兩衫袖。忠信爲舟行水中。瓜塘忽近緣廣公。孝子跬步無死地。何況高堂騰佛髮。陰陰我渡胥江在秋杪。幾被枚乘頹搦歸。來鼓虎髭奇變。月白帽胥天地晚。

藕塘二兄以盆桂見餉作此奉謝

龍將月窟閻浮影。送入江南船趁風。贈我兩株猶旖旎。環對八樹正玲瓏。將亭蜂蝶隨香至。寶藏雲泉與夢通。聞道公餘親課士。崑山片玉在堂東。

題王覺斯爲宋兩恭積枯蘭復生圖

蘭枯不生蘭自萌。蘭枯復生蘭更芳。東風駐世長不死。但有歲月無滄桑。識時務者推文康。首講廟謨籌思皇。萬買游賦二三策。口講手畫身琅琅。堯仁舜智頌其體。浩乎仁氣春飛揚。宜其子姓聯冠裳。園林艸木爭輝光。根荄九地飽雨露。華葉一夕回風霜。燕山夢醒聞國香。酒酣磅礴烏衣王。縱橫沈著各有態。直以艸聖兼詩狂。丹青巢閣有孫相。名德仍作中書郎。吁嗟乎。名德仍作中書郎。所南子固徒悲傷。

送阿三賢弟歸里花呈東墀賢弟

家學鄉雲麗。才名庾鮑新。道深虛折己。氣靜爲親人。風雪便歸袖。賓朋縞贈巾。鴒原相聚處。帳語話艱辛。

不索胡奴米。須依仲寶遺。爲香猶裊裊。瘦鶴意翩翩。萬歲門材後。千秋几研前。機雲歷入洛。看取著先鞭。

沁芳叔外舅五十壽

金家香街門庭貴。第五才名少小誇。燕賞新篇飛墨雨。指揮能事落天花。（杜甫云，指揮如意天花落；唐句云，指揮能事回天地。以指揮喻文筆，故此調之。）一封肉已通神理。三折肱能抉結痂。見說隨冬松轉茂。兩枝郢樹鬪橫斜。

題汪受之處士義烈事應寫圖同年屬

弟返餘僇悅。兄歸亦滅殤。有盾成刻劃。其血灑元黃。賊劍避三舍。骨威震一鄉。至今風雨夜。中婦鬼猶號。

奪弟出重圍。兄呼弟不知。直教魂共語。依舊手相持。保障爲聊援。驅戮馬革危。文孫肯史筆。雲路補遺碑。

臺花岡卷爲沈總憲編修題

叢坡竹嘯兵氣銷。貫守排衙對天鼓。東風一夕萬花開。不管人間醉司命。（當時除夕，爲花神殺。）綠衣公子拔錦箋。惜春御史催花筵。不須剪綵貼奇樹。自有頃刻爭神仙。萬家爆竹雷闐闐。花光紅徧東南天。詩成還與流霞釀。波瀾直到雞林前。即今將帥乘雪夜。桐鏡到處軍旗迓。（時兵已正月得捷伏。）合獻醽醁迓年光。定有秋花壓春架。（酒家人以桑落酒合歡爲年。）

阿文勤五使高麗圖題者徧一時卿相。內有徐文恭題一冊。煦齋師見之，以爲家寶。遂書一冊易之。師，文恭猶子也。

文恭詩翰與吉光。天教六丁下取將。大阮琴聲小阮識。片紙隻字俱收藏。文勤數使西渡馬。欲掉對處作叢雅。名卿上相盡有詩。一卷牛腰走都下。文恭題句明珠編。我師讀之喜欲顛。急書一冊易其寶。神妙直參王羊前。況師龍節屢咸鏡。玉兒宮袍發高詠。乞詩乞札徧東國。後月前湖兩輝映。文恭手澤欣弓遺。我師寶翰增瑤觀。誰就鳧作鳳墅帖。剔盡海外衆名山。（鳳墅帖乃曾宏父所集，多一時名臣墨蹟。）

漸冉

漸冉春如許。輕寒勒不歸。風爐餳笛轉。月傍紙鳶飛。奇石無一語。篝松今十圍。九衢鐙火夜。長病夢魂非。

春寒

沼雪猶沈沈。林煙又闇陰。勒回春燕口。寒到蟄蟲心。敧枕人人靜。焚香牖牖深。輪蹄如水去。容得幾閒吟。

秋如曲

秋如四鼓夢堂開。玉簫金管仍分排。殘燈飣座橡燭灰。美人強曳羅裾來。欲彈不彈箏柱哀。欲飲不飲玉山頹。不敢臨鏡雙徘徊。頰漸金褪紅玫瑰。四座軒臥聲春雷。觀者且歸且卻回。明日落花紅作堆。

雨後閒坐

花外雨絲晴。樓西過玉笙。不聞鶯鵲舌。自得鳳梟聲。順耳珠珠轉。乘時瑣瑣鳴。偏教桑翳濕。排使柳枝傾。

殘月吟（癸巳四月望後作）

爲者古鏡白者鉤。欲墮不墮天西頭。山河影缺桂花小。歸妹覊麗目眇眇。衆星的皪各爭光。何況長庚燕如蟜。蟜月月已殘。雞鳴烏噪銀河澈。朱樓采伴拜夜闌。尚祝三五明團團。

有馴者鹿四章章八句

有馴者鹿。踏艸飲流。其臥衎衎。其行儦儦。風雨如晦。或見或不。寔其爲佳。乃潛遁窟。

狎人猶闐。雙胳益月。疾呼弗肔。如石韋兀。何斯妄游。豈爲飢渴。忽被大創。假仆水側。

旋麗其性。背牽斯值。得食不呼。孰甚

其僨。含安就陷。孰止其前。觸楹昧蹈。孰發其旋。

艸生叢叢。有來其風。哭疾入林。厥聲逢逢。面人乃步。鹿由阱中。謂予不信。往求瓜縱。

那幼章孝廉贈詩盛稱園居之樂即步元韻奉答兼示令兄春浦闡學

宮壺雨露三巡酒。扇枕兒郎儲一斗。太君堂上會姻戚。自卯衎衎直到酉。紗廚靜姿槐欣合。水檻涼君苑肥餉。是時仙官初退直。西城正想朱爲腦。園居繼勤九重聞。佛樹何妨三宿久。況當新雨生衆綠。已見銀

墟發紅滇。母曰毋久溜汝貸汝。其勤慎報恩厚。不縱跬步阿奴在。進退渾如左右手。什家昆季可謂孝。譽
滿京華萬人口。機雲自是文章伯。軾轍奚殊直諒友。樹頭啞啞返哺烏。室內媛媛乳姑婦。新居堂廡梅華
深。不似藤蘿漸傾朽。我傍山坳縛荻障。風雨漂搖聊且苟。昔年亦奉板輿至。彈指斜陽歲寒柳。西鄰君況
我所敬。功名組屋不先後。君才英特我所拜。行見長風萬里走。每當朗月憶元度。俯仰抑誰相人偶。爾來
瓢棄謝酒徒。坐臥欄闠一鐙守。太君興發忽來止。君定揚眉撫馬首。平鋪紅裝蓋明鏡。鏡中天地君知否。
不然往喫茅容饌。看取盆池集瓴甋。君新居有小池。

謝人惠新會橙

嶺南二果天下奇。粵惟新橙鮮荔支。荔如好女謀秋月。雪白花紅沁肌骨。橙如名士中粹溫。美言悅耳香
悅魂。我坐炎雲倍惆悵。荔已曝乾橙未上。妙才異地不同時。夢寐芳馨曾見之。風吹削柿敏嚴廡。漉漉黃
苞龍沾手。冰霜遞冷蜜遞甘。腴而不膩清而酣。潤回太真三伏喝。癡將相如十年渴。何當酒醒帕羅開。玉
人纖指親拈來。可憐萬里得此果。擲向藩懷奚不可。神奇腐敗同一車。大摘小揀背霜餘。天家不貴紅塵
騎。橘叟木奴浴故事。拚將饞味押綱茶。豈無相公忠孝家。熊魚並好應嘲我。倚憶紅裝三百顆。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五

道光十有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奉命敬詣西陵查工。出都門。口占。

修齡珠邱歲有程。略如烏象助芸耕。深慚五雉司工正。安用雙鵰捉騎兵。時畢事挨道。南陌霜沙盧點綴。西山
雲雪各光明。恭聞玉殿多甘露。先向松楸驗發生。

初五日宿公輸廟口占

小寺明窗底。鐙光迫晚冬。奩鐙盟塵枕。塞月倚高峯。衲對無譁意。花幽有醉容。五雲來不遠。其下萬株松。

初六日夜不寐

愧讀冬官記。經營喚奈何。國工般爾少。林木渡橫多。未講恆沙算。先稱蓄渠謌。運斤防斲小。況乃見偏頗。

易水感田光事

漏言污御田生耳。田生刭頸徇公子。登容客復知其事。更駁白衣送易水。奚會揚言告秦矣。嗚呼始謀不
臧乃若此。寒風蕭蕭筑聲哀。白虹黃日蒼鷹徘徊。荊卿一足廢。武陽如死灰。開門坐待秦師來。何如烏
頭不白馬不角。匕首不入國不削。再訪高賢比劇樂。

大覺山感王彭祖事

八千婆女沈中易。十百生徒買大覺。有婦堺階石慣坐。此身婆入巖蹤。

淶水道中

亭午無人指路訛。強披蓁莽踏冰過。山光西到飛狐口。水勢東趨拒馬河。此日村姬馱細馬。當年邊將枕
雕戈。沈沙無限英雄魄。怪底顛風撼怒柯。

喜將晤晉穆我先此致意

濟美文章貫。沈機武略宜。威名周召虎。雅對漢嚴延。工篆隸書。故云。貌角昇平齒。青鐙大度簪。滿腔詩禮氣。歸也
望如儀。

昨捐師門席。今登易水臺。祇餘松柏路。淵仗棟梁材。師為大臣。督修工有經理者。三載停雲想。雙騎送酒來。請朝鞍
作几。隨意坐莓苔。

祇謁泰陵泰東陵昌陵恭紀。

薄海人心肅。恭惟憲廟朝。儲神繩祖武。任德啓文昭。鐵漢鍵流迴。前臨易水拒馬河。丹山萬仞遙。萬仞山名。堪輿家所謂來龍也。
雄關通月窟。華蓋倚雲標。龍虎盤終古。精靈守大霄。方中殊儉素。斥士儘岧嶤。初日懸金殿。輕冰抱玉橋。
鳥耘仲九叩。雉正蓋翠儀。騶樹皆甘露。披沙盡寶苗。畏神兼服教。弓劍在晴霄。

徐無山懷田疇郎

白檀東遷柳城分。卷甲趨風敵不聞。怪底田郎作前導。阿瞞猶署漢將軍。

漢賊萌芽鼎未遷。子孫早夭亦翛然。若非空器荀文若。定作東溟得仲連。

公孫樓上無行跡。袁紹盃前失酒痕。只有劉虞真死友。西風鬼語到黃昏。

桃屯 屯去涿州二十五里。有桃萬株。

沙塤宜嘉果。桃栽萬萬株。春紅摘天地。秋碧飽京都。不黍偏勞助。輪蹄莫禮臨。年年風日美。誰佩紫微壺。

桃之外。梨亦夥。云鬧兜鈴出此也。

旅盤有詩道關隘之險者。作此正告之。

入蜀背棧店。涵燕狼樹林。奇兵須向導。捷逕獨探尋。劍閣奚堪捷。軍都有底深。儒推無外旨。空費史臣心。

鈺夫少馬前輩。招同李芝齡少宰。何仙槎大宰。史荔園少馬。潘芸閣少長。梅樂寺賞牡丹。作此奉謝。

數叢深色十數枝。竹間水際參分時。風露不與人工齊。邇化之宮借自語。錦幄雕闌昔何許。舉袖猶作傾
城舞。暖風醺盡燕支山。綠陰幽鳥深掩關。勤地珂馬車班班。從來賞芳兼賞葉。如水如雲門宿滿。柳絮成
團裏蝴蝶。借動供花幡供佛。佛亦眠香梅樂國。目送飛鵝集芳月。條竹請客鵲窺園。自午逃中言笑喧。莫
遺蜀茶來叩門。

九邊

星鐔一指九邊收。何止燕雲十六州。鐵勒南來皆屬國。大宛西去半通侯。巢爛有階魚亂雁。颯脫無烽虎
豹秋。自古得人亭障治。長城萬里要深謀。

逝水

逝水滔滔萬里徂，何堪志士日愁呼。更深月落星辰替，春老芝焚蕙亦枯。應劫豫且能結網，乘時象罔肯求珠。長鑱短策神在，只恐輕提付懦夫。

乙未春闈至公堂知貢舉作

俊乂四海來，曰惟七千強。其學有馬鄭，其文有班揚。不乃命世才，借人爲梯杭。不乃譽無果，其文無短長。皆入龍門來，彪捫登朝堂。古槐閱客多，亭亭擬中央。夜燭搖月輝，七千人心光。愛士士易驕，試士士不靜。嚴鼓三尺法，難齊萬人性。豈無越畔戒，亦有挾書令。方聞自苟敎，小巳懷詭競。膠膠復擾擾，直欲反視聽。道徑面經明，其本主一敬。日習孔孟語，胡爲狙舉行。矮屋平且氣，宜思國恩盛。八面可受敵，應舉亦何有。雖無速化術，乘書尋芻狗。不求文義深，祇務揣摩久。官違昧古今，見與吏胥偶。于經饑訓詁，于史衍糾紐。其文縱未博，其學已可守。作者與知者，如以杵投臼。繆種倘流傳，朝廷亦顏厚。汲井取新水，灘茶試新粥。水香解春燼，粥熟果朝腹。削贖若延平，且臥且書牘。經營一不富，懷中轉車轂。萬緒紛乘來，炸無舌瑟縮。恐誤公期程，難卸衆怨讟。夜深煎茗坐，朋勸可歸宿。忽聞衡鬮發，欲捲卑棲屋。傍侮遂達旦，巡簷沿風燭。風簾短檠火，厭厭十二宵。敢忘昔苦辛，約束紛科條。蹙眉對先輩，近者何囂囂。大弓不受檠，翻反任其弨。傲我鵠立時，官繼吏訶嘷。撿身守令甲，還志窮鸞雕。彈指廿五年，師門日寥寥。殘牙怯餅餌，禿筆無瓊瑤。僵使促坐試，定知盈汁澆。此席已不稱，況乃冬烘嘲。

聞趙城警

城郭猾紛踞一灣，傳聞有盜起樓菅。何緣突過韓侯嶺，莫使潛逃蟄太山。猶更野心窺肘腋，老兵控目枕刀環。王師不費燒盤力，第一須求破桂姦。

肆帕焚香多伏崗，白丸入手漸橫行。深憐上地爲儒輔，豈料忠宣闖戶兵。帝賜九河淵苦淚，天留一廟鎮孤城。即今豈少廣州志，須以卑飛寫鑿征。

至公堂即事

盤盤華構踐斗魁，高懸天秤此量才。西山樹色爭春遠，東塔鈴聲入夜來。雲鎖碧連煎茗院，日斜紅上候星臺。風簷四度辛勤甚，且凭朱欄醉一盃。

三月廿五日，朱卷撥數送內簾，至公堂無事矣。塊然獨坐，作此遣興。

春光容漾花撲天，九衢車馬朝喧闐。閉門有客坐無事，但惜春去心茫然。文章五色煥龍首，評者滿堂出一口。闈門有客不敢詢，卻送星躔上牛斗。十本進呈至公堂出。我居四角樂中央，宛若守寂依禪房。煎茶午炎試水味，擁卷夜坐娛燈光。箴銘塞耳啓閉節，兩頭纖纖盼新月。待看神駿送金泥，亦復欣如出籠鶻。

題從軍圖

五千兵擬五萬兵，以勇以略皆飛行。大將談笑風雲生，諸將驚定遏蟠驚。卻顧行軍老司馬，顏色不變殊淵雅。問之何術可不驚，胸有六韜金版也。秦蜀古道通猿猱，雪花洗鉞風洗刀。秀眉玉兒異人豪，飛書羽

章用枚皋後來凱捷帝其喜，韓范勳名從此起。關西節度持虎節，傳箭直到天山壘。傖咋把酒論將才，公目不測同晴宵。聚米山川要自貲，成城志氣誰能摧。從來貴精不貴衆，一失時勢衆何用。無謀無算務輕進，坐見元戎斷鞭鞚。於戲多算勝者得其雄，三軍不敵羽扇風。何況蝶蠕子子紛沙蟲。

送張石州歸里

容谷隆知見，北遊恣所學。學成被放歸，不乃名所剝。名食千載後，鬚火塊獨覺。當其困躓際，如鬪去其角。公然一第艱，年富志方卓。拙目欺且欺，無亦道太殼。詎知鷂分手，文錦虞美廷。西來佇好語，中雀鳴驚鷟。經訓貴門逕，博覽歧中歧。會歧入經衢，非博其所施。君慧涉萬卷，如登高視卑。剝淺遂眾深，守信尤勇疑。書缺尊斷殘，其旁有神師。冥心儀前古，所遇皆嶔奇。經明學既通，出處會有時。小學貫羣籍，惠子通不執。六經皆勃窣，麟鳳尤所急。妙悟恆澄澈，匪騖擬重襲。餘事及詞翰，綦渶藻羅香。文成思則約，篆能墨猶濇。近志九容與，欲使四元立。門求卻西流，關擊皆闖入。君頭授我嚴，獎誨若子姪。君嚴我同譜，欣契挫其敬。交誼六十載，詫君獨也正。逸氣陵嵩華，清盼徹水鏡。朱邸延不赴，時肅邸慕君名，欲聘以書記，君辭不就。書窗臥以詠。記我苦多譏，君去誰予諍。解頤私自省，君去誰予證。單車太行脊，況乃朔風勁。古屋環水石，積卷帶餘罄。賴有鄰黃羊，犯雪遠相迎。[illegible]

題潘芝軒相國金帶圍圖

公爲天下才，花爲天下瑞。奚論錫館比鄰地，東南出相東南花。扶桑日升海宇霞，黃菌慶雲兩際會。朝官野老同詠嗟，幾人鼎魁作丞相。少巳安排老尤壯，芙蓉鏡閱四十年，芍藥階高歷級上。廣陵異種古所稱，以紅作腰金作圈。公歸發久在吳會，天於吳會開其機。不然飆科應仕接踵有，惟忠惟孝爲難幾。和風甘雨人所祈，百穀草木生光輝。昔者四花應四客，今亦連開照瑤席。公家公留各端倪，合有傳公金帶赤。

道光乙未冬日，海騶前發典試江南，歸出癸巳夏致牧太僕寺牧廠居庸題壁圖索句。

先生相士江南歸，龍文虎脊紛追隨。酒酣補壁施墨藻，句滿江山字如斗。回憶壯遊過雲州，五花款段千騏騮。邊日昏黃邊月白，點筆雄關試煙墨。儼騎吊口都入吟，支公草誕異苦心。撥其英俊拚其雅，從來相士如相馬。從來相馬如相人，歸有一顧空其羣。

爲照齋師題趙松雪蘭亭十三跋與諸殘本。

右軍鬼入榮祿腕，天欲一火焚其真。師于王趙爲替人，雖火其跡存其神。六丁取去定無恙，半在人間半天上。丹護燒月色愈皎，赤脊焦桐聲益壯。從來奇蹟與異才，往往壁劫遭風霾。紀信孤忠伯姬節，萬人淚灑洪爐灰。君不見昭陵繭紙斷龍虎，鴻爪雪泥留定武。明珠錯落十三跋，存剛王孫用心苦。我師精寫還靜藏，佇見歸舫騰虹光。豈知寶玉三日榮，其辛上訴天蒼茫。誰摹縛山垂琳琅，妙哉擊拓傳硬黃。公孫弟子舞劍器，波瀾莫二神揚揚。吁嗟乎，波瀾莫二神揚揚，何止買王謗得羊。

追題吳南溪先生夢遊黃山圖

三天樹石滿面蒼，水環老屋書環牀。直處退食恣晚步，落日遙見西山黃。紋窗朱戶自天上，茅厂竹籬非

故鄉。秋來對月歸思長。一夕夢綺秋雲涼。鐵書咫尺恨未到。遊宦千里心茫茫。天都迷花路險絕。飛鳥欲實猿猱猴。孰居無事推行是。屍輪神馬紛翩翔。七十二峯題欲遍。墨花飛濺松風香。先生鯨節垂陳章。來山一覽如平岡。胸中雲海盪無際。自然逸氣排天闕。幻思譴想乃實境。奚俟形諜成其光。我生五嶽見其四。未得一塔鑿砂湯。每朝把卷趨嘗堂。落日亦見西山黃。昨宵偶展夢遊卷。仰止嚮往殊彷徨。神驅樂爲倘予儜。便策竹杖餐松肪。眞耶夢耶不可詳。請隨赤松張子房。（先生作此夢時在上書房直廬。予題此亦在上書房直廬。敘詩嘗三天敘入。）

題錢舜舉梨花卷子

曾颺尾中半醉時。（舜舉有畫蝴中醉時乃佳。）戲拈璃管寫瑤姿。六陵殯樹春來否。寒食東風夢折枝。（舜舉爲宋遺老。故云云。）

玉兒風貌雪兒姿。薄粉儲妝小立時。萬蝶分香渾不管。溶溶好月左橫枝。（萬紅蝴蝶分香舜舉句也。）

點酒花前雪壓枝。王孫佳句稱清姿。人間不少瀛洲雨。粉墨飄零又一時。（趙孝官題錢舜舉畫梨花詩云云。）

（點酒花前歌可見。舜舉梨花不止此卷。特不知猶在人間否。）

春堂前輩令嗣孝廉計偕來京以卷索題

健蹄忽歌驪。無端出鏈迎。離乘千里興。彌勤十年恩。重席談經口。雙柑斗酒詩。都將風月筆。付與稱家兒。遨遊稱家兒。長兮望杏時。靈薺貢幽瑞。冰雪古松姿。合采長生藥。應刊絕妙辭。叱羊仙子去。吾意欲東之。

喜雨二月十八日

鬱鬱黃雲捲暮沙。喧喧急雨掛簷牙。風圍數帀翼紗月。雪壓滿山桃李花。收拾獵積歸復涕。寵光本麥出萌芽。新花早紫愁炎曠。輸與濃陰作穗華。

看春口號

東風用一力。樹樹爭天斜。誰登五雲上。看遍九州花。

熙齋夫子以文孫申甫入詞館紀恩詩見示。敬賡原韻

深宵吉夢語匆匆。（公詩自見注。）又見文孫入館中。天墨忠忱增世祿。聖知詞學是家風。一門彩筆干宵麗。累代宮花壓帽紅。說士肉甘眞食報。故應萬口頌山公。

數到花甎第六賢。（自文慈公至申甫凡六入館。）詩才賦口總仙仙。星辰屢向台垣接。（文慈公。文莊公。）日月文從宰相傳。瞻暑儕大手筆。（玉照先生。）竊戒同詠短燕篇。（時藝圃詩錄中有吉士詞文書錄者。）東山此樂超絲竹。滿目春光引鶴年。

徐廉峯仁弟詩律精密。才華藝得唐賢三昧。頃以問詩圖相屬。因取問唐賢意。仿遺山絕句率書。

略舉數端。呈補正不少也。

翻波挽制精齊梁。合著黃金鑄子昂。爲問宜陽文百軸。何緣續以墮雲章。

宜城高詠開生潛。崔顥清詩在鶴樓。爲問天才李供奉。等閑摹擬鳳皇遊。

少陵無體不雄奇。韓子精神托古時。爲問南山緣底作。可能無愧北征辭。

賦才雄宏合低頭。儕本相隨迭未休。爲問坡仙與元子。漫勞辛苦謗詩囚。

儲韋雅淡得天然。各體精能數輞川。爲問高人誰比似。清詩句句盡堪傳。

扁舟清遠工摹擬。五字韋郎之賞音。爲問微篇坐來歇。笑勞求適不弦琴。

貴花新井本傳語。內閣度篋烟飛多。爲問司勳猶子報。卻將輕豔託維摩。

探源屈宋奇而豔。古錦嘔心在鬱悒。爲問少加名理處。幾何不讓長吉劉。

樊川俊逸飛卿麗。雅氣詞壇拔幟登。爲問微之翊風教。緣何抑弘獎邢疑。

井泥博辨韓碑奧。疑杜疑韓不可詳。爲問藩籬塗得後。可容承旨復升堂。

不嘗姓氏識文房。少伯思清庶可方。爲問偏師攻得否。只堪佳句敵錢郎。

高歌金石留詩僕。狂客當壚走雪車。爲問杜韓何嘆賞。左擔白皙右劉叉。

武功焉可配君虞。絕倒張爲主客圖。爲問梨神胡異趣。餘波卻迸四靈癯。

鼎遼喜服環相拜。灰裏陰何撥欲焦。爲問幼文辭絕妙。何因遍訪北山樵。

自題明星戒旦圖

睒睒明星。照我北堂。我母不寐。晤寐如傷。我省北堂。卿鎖酣嬈。今母何在。索母無所。獨與卿處。明發自圖。

春懷夜氣。夜氣若何。夢母婆娑。明星庚庚。我趨未央。寤寐我酒。昨候三商。（道光壬午冬日成事時在內廷値直宿未歸故也。）君恩大哉。母拜母喜。曰奔其餘。畀我女子子。（母以女字爲小名。呼爲女女。）我聞而謎。卿曰非宜。大直若詘。道固委蛇。去天咫尺。子其敬哉。謂余不信。明星皚皚。

明星焞矣。日載曦矣。母曰昭昭。請視息宴。凡百慢心。萌于不見。庇家有政。可移於官。眉睫之際。大賢所難。

報親已矣。報君邇矣。前路浩浩。涉淵水矣。天下有道。我韍子佩。與子偕老。

白小山尙書以猩掌見餉。賦一掌一蹯也。詩以謝之

右手持酒蹯。左足躡履齒。桃椰林中月如水。不勝歪勺枕石眠。分其一股値萬錢。尙將待客香山社。正詡駝峯熊蹯鮮。鱠之休明致遠物。直自南交走都下。其膏妙賦性好啼。掌能拱揖能提攜。想當與手舉肥際。欄拳見血嘗酸慘。館中惟僕及酒耳。此語已滅黃封谿。卽今供見肆娭跡。只合僉鐵黃銀液。可羹可食。況知參必女樗甘似蜜。（上注略見上。）尙書餽我勸我餐。我攜其指賞相看。探囊合出昌谷錦。擲米題向麻姑壇。廚娘搬眉欲削難。有擲其手類之蹯。歲方晏冬且暝。招朋擲洗玉盤。乳蒸酥裹滋此味。一樹春風敵三漿。更縛珍毛配斑管。送與尙書寫古關。

書鐙有味圖爲曹太傅師作

寫此書鐙味。時當揭寥天。（公自序作于丁巳年。）尙書親講授。辰使曆回旋。雞鐙五千卷。飛騰三十年。秋堂風露好。嬋娟短檠邊。赤子心常在。由來面目真。佛光初祖地。相業讀書人。炳燭沈騎士。通經非大春。憚憚良有味。背誦口紛綸。衰年書味誠。欲請苦遺忘。公有記珠在。皎如初日光。（公八旬強記如少壯時。）九天梨火碧。五夜桑根香。清靜黃扉裏。依然舊講堂。高文才八斗。巧對壁璧聯。焠掌憶三五。傳鐙徧大千。（公門下士徧天下。）詩書眞可恃。虹月至今懸。何以答明主。每

朝猶百篇。

遊寶藏寺清涼厂

兩峯忽破處。一樹明以斂。虛無盡齊一。萬綠與天遊。高樓出頭角。圓水蠻盆盎。塔影墮爐綱。城幽起雲上。九重連萬井。五色日晃閃。巖嶪龍虎氣。人定自來往。天苑幾處羅。瓊樹夾金牓。鳳山背至。盛夏苹森爽。雲泉與月夕。清境勞夢想。誰將千里目。舒卷一指掌。遊高豈不快。望遠失之恍。見牛不見蹤。離朱同象罔。三歎返幽寂。鐘魚正交響。

三月廿二日。奉命詣靜明園龍神廟謝雨。敬紀八韻。

聖主祈甘雨。川祇護醴泉。慈雲隨念至。靈液應時宣。翠翠三農慶。花紅萬井妍。趨公搖佩急。銜命獻香虔。廟貌山腰迥。牆陰水脈圓。周迴瞻鶴觀。清切瀨龍淵。樹色深春後。煙光半霽前。歸鞍尤愜賞。活活滿新田。

送韓珠船侍御歸覲

博羅韓侯冰玉姿。工詩善繪能文詞。炯如秋隼立太華。骨瘦氣俊神嶔崎。白馬上章動帝咨。神羊識字逢清時。會看金紫拾芥得。卻道陟岵連環持。自別庭闈廿數載。大母含飴二親待。從來愛日珍如璧。惜寸惜分金不買。上公華袞水蒼珮。不及兒嬰伯俞采。延齡究算何物奇。遊子歸來晉入愷。春風料理書畫舟。萬花紅到天南頭。望雲一日近一日。餞酒三酬還三酬。旗常鐘鼎君自有。存經一通常在手。（杜句）世間豈少絕郤人。逢著何妨便搔首。

憶春

鈿較金鞍競五都。衣香鬢影仿三吳。海棠庭院春如繡。燕子年光雨似酥。鬥草遊絲縱捉搦。夢中佳句半模糊。誰憐讀易扃扉客。看取紫薇繞硯鋪。

丙申三月下澣。邀陳雲簪先生、俞理初、黃香鐵、溫雲心、孫柳君諸君。集崇效寺。看牡丹。分韻得寺字。

艳罕其顛洛鄴粹。江關百變尤殊異。盎來一抹姮娥面。偶見海雲紅照地。（海雲紅紫牡丹也。寺中皆紛紅。惟有魏紫一株。）七寶不欄鋁不賴。風熱日新粉題跡。可憐文醼簇客甚。花亦包羞不能媚。金車塵埃瓦鼓闐。息嬀無言玉奴睡。不有夢中傳彩筆。誰喚花魂拭花淚。雅材博學抗希古。麗句清辭各名世。（俞蠡客黃皆才）淵淵浩浩杳難測。相對渾如不識字。偶然說劇露鱗爪。一映吹來萬夫辟。漫將何肉惱法喜。卻具伊蒲闔香積。有芳來待正封詠。無酒不令陶公醉。遂哉貞觀遠今日。想飾丹霞燦傾墜。何況花光草露跡。一剎琉璃琉璃器。試看諸老牛腰卷。更說僧人親手植。（舊有紅杏青松卷。及丁香詩碑。）南能文字果持久。東海揚塵非所議。詞源心印閻五客。走亦龍東臘下題。綠陰啼鳥日轉午。紅香叢蝶春已季。祇愁流光羈絆末。復盼春韶別芳意。（時正留雨）緒風且防巧藥朵。後約斯空善箭撤。芸芸蘊藻俱在遠。有興仍尋崇效寺。

題鎮北主政秋鐙課誦圖

翦刀聲急書聲苦。窗外秋聲又風雨。兒飢母倦不肯休。心念良宸九原父。母經通貫傳與兒。兒經背誦傾流泉。一鐙如豆眼如月。老屋荒江年復年。懿哉吾叔果英發。敏捷文章貫金闕。春風一騎報鄉里。堂上太

君未華髮。鄰翁媼話昔初。不負折蒲親課讀。丫丫雙角母喜否。今已為郎為大夫。母言科目兒固有。願得高名挂星斗也。曾口授范滂傳。亦頗心希仲郢母。卽今宦暇萬卷開。千辟萬灌成奇才。問誰起居問經義。潞河水滿安輿來。（時太夫人將就養入都）

穀雨後四日。華芝齡少宰。仙槎大宗伯。鈺夫少鴻。芸閣蔭長。小集國花堂。賞海棠。少宰以佳句見貽。次韻

草具羅三白。林妝合五家。掃除齊豆舍。枕藉亦城霞。小醉金尊凸。高談玉麈斜。好邀天上管。來染夜深花。

春色遂如許。難禁蜂蝶狂。疇關扃朵伴。芳閑拜詩王。前翠餘壇坫。清時有豆觴。長吾村畔路。還為洛花忙。

髯仔玉印詩

截肪方寸膩可餐。繆篆鳥頭紛屈盤。日華璞雲愁熗燒。點朱入肉紅而殷。髯仔妾趙文四言。纏衣為徒稱去聲。婦官亦云使伙紓舒安。大旨以下推崇班。（漢武帝時中宮以下有使仔。）天水一姓三其贊。（趙氏凡三人。一為使仔。一為夫人。一宜主。合德。）鉤弋高居堯母門。雙燕飛啄食狼根。若云擘捲玉鉤闢。得無纖指親控擲。金泥帳底月輪圓。得無擘此掌中瑤。夜光珠照肩體寒。得無珮此來珊瑚。可憐姊妹承恩數。父馮萬金非趙母。何如望氣求河間。奇女子有黃雲凝。時無昭儀位尤尊。金章紫綬同賜施。（昭儀位在使仔上。元帝時）此紐文采鷲姿嬌。叩然無語深可歎。（寵自有分。見鳥人小說。）尋其流傳自冰山。（錢竹汀）亦葬壘林紫桃軒。（竹嬾）比來歸雙復歸潘。（潘氏定盦）日千按摩百循環。媚虹纏月秋聲干。想當印信初封完。輝媚煙視花破顏。無論鉦帶誰醉元。總貯金屋珠簾端。三千年來數梁園。（梁王后印見此）此尤芬過夸季蘭。願將紫泥印千縑。嘸呼官氏留人寰。

題南雅畫梅為何子貞題

篆籀為花草隸枝。能將八法變恢奇。林逋老去留佳婦。廣詰生前定畫師。大有精神向晴昊。可無題詠映當時。參橫月落寥寥夜。消得何郎絕妙詩。

丙申七月七日。攜酒食就友石同年宅。奉邀吳荷屋、徐星伯兩前輩。溫雲心同年。各攜書畫會于荷屋有詩。因若其意。

七月七日宜曝書。東鄰竿曳貂襜褕。西鄰遂將長喜廚。標綾碧帙錦褾緗。蒸經家有狡猾珠。楚珍闘之溫與徐。徐長髯秀目延陵吳。似米不顛倪不迂。藏弆精嚴東南無。亦攜壁玉纖珊瑚。免中徐公今漢儒。手約渤澥見命墟。（星伯著西域地理）袖易狐本稱宋初。（是日攜宋本）飛卿閒雅清而臞。欲觀北苑當從吾。（雲心藏有北苑真迹）森侯一一自卷舒。每發高論先大呼。（友石同年）九經三史讓則儒。有唐宋元來于于。書訣畫見龍蛇擄。書翰靜對煙雲鋪。或欲古制盟與觚。知人論世訂史誤。晴虹出沒光服廬。與酣議錄敵兩都。評書讀畫豈俗夫。昔有蛇古歐陽蘇。致其政事皆偉如。何竹趨延騎下駒。捐直反兩叫鳥廬。左提安陵右閬齊。引之雅筵輒嗚嗚。尚若守此千金室。以較博奕猶賢乎。我珍敝帚懷珷玞。徒以耳鑒知其麤。秋光似水雲似練。銀河倒掛新蟾餘。滿堂欣然酌市沽。臥遊何處非五湖。穿針樓下走白

魚。今我得見秋山圖，(見扇秋山圖，引韓翼宗語得之。)公詩天籟吹笙龠，我詩自笑詒擬符。

附徐星伯前輩

指掌河源米聚山，蒲昌盤敵屹中州。千秋著作天公界，故遣廿英度玉關。

兩賦已傾耶律博，(先生著新疆賦，爲千古奇作。耶律文正詩中，多敘西域事。)一編還證小顏疏。(漢書西域傳補注。)誰憐雪海冰山外，獨據鐵鞍篆吳書。

小雁青驄顧盼奇，刀光如雪擁新詩。材官伏地先生笑，勒馬天山自打碑。(先生手拓功碑，海內只有此一本。)

數載流沙賦采薇，刀環夢繞馬頭飛。袖中拈出昆侖影，抵得封侯萬里歸。

潘紱庭學趣圖

聿德悁悁優矣，風標舉舉儒乎。但道體將心遠，不問成虧有無。

琴在綠陰有夢，人如文鳳饑鸞。滿腔騷騷詩思，只待天風海潮。

拈花寺有元人畫雪景，饑微相公半求年題一詩，今復展卷，命與荷屋前輩同作，即次元韻。

山容詩影清可數，紅樓玉溪天半挂。繪者不名題者貴，値抵千金闔門買。碧紗籠紙佛火照，廿六年來往香界。(辛未壬申十六年。)觀河菩薩重訪舊，鴻爪不磨雲不壞。門前補柳感今昔，馬上尋詩寄清快。渲染雖窮壁詰粉，(壁畫以竹弓彈粉。)吟題盤見物海怪。(草溪先生宗伯大書欵題。)龍工試手呼欲出，(畫時壁間。)焉用驚珠泉上拜，嗣僧寶此文字藏，雨讖漏痕昨要隳。

送梁茝鄰前輩巡撫粵西

孟晉念展采，志銳養鋒薄。大道在易退，一寢贊六鑿。功名等墮甑，謀慮當礙礙。惟退心炯明，惟退志澹泊。其盤乃瞻遠，其學逸深博。古來勛業士，弗受靜爲縛。公年十歲瓜，初仕已朋矍。曾當急流際，美疾三載托。天飈適身至，鼓翼上寥廓。市藏行萬里，晴空一雲鶴。返叩中所有，著述挂延閣。帝知碩乎者，不膺位與爵。昇樹邊要地，收取濟時略。二嶠(始安、臨賀。)綰轂口，盤江匯流東。(合書水盤江而東。)山奇水激蕩，八桂天府雄。南交襟其邊，苗猺居其中。一笑不足籌，參乎間我同。政和訟則理，體髮環一宮。政頗訟不平，赤子皆兜戎。辟開馭邊策，謝德實可風。捐金抵孫屋，種竹百枝瘍，公詩比湘源，已半智勇功。

十齡識公始，壯乃共官轄。後堂拜老母，小燕賞詩款。荊州喜相值，落帽對佳節。吳門衛恤過，公唱我嗚咽。交情四十載，一聚信百別。翰墨古香冷，文酒心印熱。連歲與公過，相對各欣悅。公盤日赫奕，銘勛到地岩。我學苦多歧，又苦除未徹。荷寵甚力淺，緒劇媿才拙。公乎盍贈我，使我明作哲。厚窮久不雨，風烽氣炎烈。南行犯瘴暑，北望隔朝雪。設施先巨端，抜撥定英傑。叢聞樂歌作，不望觼齒折。

朗懸樓詩和吳西宗伯前輩元韻

宗伯親陪介雅筵，異珍頒下翦鐙天。(曲宴賞賚多珍寶。)早聞硯傾呼松使，欲向人間覓墨仙。以漆投膠新制度，(乾隆年間，取金元以來古墨，碎者重製，即日大清乾隆年墨，春園精造。)如香著紙舊因緣。繙方法搏沙手，尚憶當青點官年。

長春記翻從當時，此論曾徵大庾師，斑孟文章隨口就。(先生工詩文書畫。)李邦精采隔墨知。(先生著墨錄。)練形又歷三朝久，守黑禪忘一己私。好築樓藏烏玉玦，閑花庭院露初垂。(先生齋名牡丹館。)

釣魚臺展禊和荷屋中丞韻

舊水縮縮新水新，一洗九陌西風塵。翁偷會飲百泉蹶，空廣雲留千由旬。況當雨後清鄰鄰，長安水邊多釣人。昔者照見林宗巾，本來無垢亦不淨，奚爲濯此丈夫身。觀河面皺付一歎，刻舟劍墮忘其痕。昂首無事且飲酒，任公得牯方垂綸。莫持絮果嘲幽因，花開花謝都無定。眼中日月雙丸奔，展上巳日真良辰。張裹袞裹得妙理，整束斷斷紛解紳。百昌相待娛冶春，溱洧之亭洛之濱。公詩清拔決勝頻，令我再拜呼吳均。

海帆前輩以椒珠見贈奉謝

寶裝絲貫綵垂纓，巧作牟尼碨磊形。花底能招緒縭鳳，天邊疑散玉衡星。新紅蠲雨搓來辣，舊紫朝衫染後馨。豈特盈升說蕃衍，還同鏘佩上明廷。

海颿前輩約赴擢宅看菊，遝集尊齋，菊亦爛然，敬步元韻。

兩地秋容絕點塵，信香塞蝶鬭頻頻。脊腸逕酒非無客，辛苦栽花大有人。(上客爲芝軒相國，中皆受栽培者。)欲戶窺愁斛樣侈，詩懷洄與墨池親。晚窗冬愛暄妍甚，好共東籬作小春。

嘉平十三日大雪，次日未休，積尺許矣，準約與荷屋中丞、徐星伯前輩、徐廉峯編修集鴻生舍人寓齋，分韻得岑字。

去冬冬晴六花小，今冬坏墊液雨少。漫言蟠孕宿麥朽，瘟陽中人人振掉。九重搾豐對天語，一再祕祝通深杳。陰雲下垂不俟散，如鹽如茶地天皎。萬人提壺欲起舞，一客兒寒先破曉。吳家庭院倚桂樹，手召素鸞來木杪。鄒枚既集宜作賦，其奈堅夫結墨沼。斯時凭檻逞心目，但見銀罌收不了。數峯玉色逼幽戶，一碧城陰界飛鳥。夕曬烘出絮混饋，眼月疊成波浩渺。過去輕車似媸艇，誰家古屋稷叢筱。超然臺與蓋公室，直以爲轄窅窕。踐趾蹌政趙三鼓，耿耿慎參醉禮少。歸來偃臥不噤哱，步見明年饒新麯。

東坡生日吳荷屋中丞、潘芸閣郎中、浦兩侍郎、徐廉峯侍御集幽庭觀月齋，拜笠屐像，觀荷屋中丞所藏宋槧施顧注蘇詩本，以一曲鶴南飛分韻得飛字。

紹聖二年臘十九，(是年公六十。)重排師以當爲祈。(南華重辯師以六物相祝。)元符三年臘十九，玫妙齋裏香初霏。(是年公六十五，在廉州。)(伯固自揚州寄詩祝壽。作妙齋，在南華。)斜川數詩頌公壽，(斜川集賀大人生日七言古詩六十韻，又七律十首。)一居惠一度儋歸，楚人祝兮越人饑。金能故鶴鶴南飛，白日上昇果何事。(斜川集。)公乎得算未古稀，豈知七百餘載後，歲歲祝公滿路歸。人生安得如子瞻，有道成有相賓依。(斜川集，有道成賢來相賓人詩。)公詩直能窮深微，頗乞公授妃呼豨。公今遊戲人海香，青衣告夢來頎頎，北斗亦欣與一酒。西山誰采元修薇，奚勞想像寫玉兒。一十六星天際圍，延陵朱攀世所希。乾嘉名蹟排珠璣，或題或詠或論辨。五家隊綴三春菲，公詩實中醫元氣，百餓九藏增其肥。前日對雪虞之疎，今日叢書門兩扉。風雲二老赴邪非，勝友且排且進嘆，沈遠同耶偶然耳，邁之附蝸其庶幾。四十盛

州賦杞菊五十人侍腰銀緋。功名百歲亦草草。英靈萬古尚巍巍。俱言水仙合薦菊。爭向戒祠求傳衣。我詩險描儕劉輝。公其哂我杜德機。四賢詩成左右揮。梅花笠影春風幃。

陪儀徵相國游萬柳堂四首

屋少水逾闊。寺孤雲自行。廿菜五畝宅。梵樂六時聲。壇坫名猶震。岡巒勢未平。萬人齊種柳。省識好風情。

補柳綠生波。（命都種柳。儀徵大夫子補柳。）花攢鳥亦歌。星朝猶宿雨。（余小舸泊宿寫。）露夕詠新荷。（公偕朱山人賞荷在此。）安用樓臺起。依然

風月多。碧紗籠字處。卅載未揩磨。

草稿休誤指。柳徑屐成圖。（公處此。又有柳逕停雲圖。）煙水傾東野。風神溢北湖。（公家塾在北湖。）望崇文瀚國。學貫漢經儒。弗倦登臨興。鳩筇不用扶。

春從長老說。半日話拈花。（春間與吳荷屋中丞侍公遊此。）偶借鄰廚饌。兼分佛鼎茶。水香留墨瀋。（話鴻博諸遊地。）地僻入煙家。再訪廣中客。還應憶子華。

題石谿詩畫爲吳荷屋中丞

點綴霞標入畫家。嵩巒遥一停車。卻將夢裏邱遲錦。喚作天南奇品砂。

翰墨淵源自一家。晴虹飛繞載書車。歸裝只有鬱林石。分貽都無玉象砂。（李文饒事。）

倪黃一角付煙家。我亦追隨丙相車。殘絳峯頭歸夢遠。玉池溫水養丹砂。（黃山有硃砂峯。下有硃砂泉。即湯泉也。）

題吳荷屋前輩衡岳開雲圖

衡山如臥如障雲。風出慘對連江氣。（衡山上多雲。故多風爽。）五峯飛霜六月冷。縱有皎日陰霾存。開雲霽雪偶然耳。往往自誇夸異聞。海南仙人總三亞。持旗批亢排凶門。桑弓失腐俱崩弊。豈非使鑿如招勝。但將衽席奠瘡痍。不與飛虎爭功勛。去時望禮祕祝繁。歸時凱歌雲鳥喧。鳩筇不杖杖師節。乘輿直到芙蓉尊。颶翻鐵瓦夢犀甲。斗插鐙腦通天閽。五更起看海潮沸。九波中擁黃金盆。湘流五嶽綠成帶。煌山一抹青無痕。鑿翠推開逍胸句。滄崖卻少班師文。年時滂荒走千郡。肉其白骨歸其魂。今茲勞午散羽檄。獨坐大樹忘朝昏。岱嶽驚此一睠熱。故假神柄開荒屯。人爭持贈嫩殘芋。公亦屢拜當陽恩。憶我瓣香叩華存。咫前咫尺迷濃雰。大星發旖收絮裏。奇冷蝸縮重裘反。姚公同飲灃與沅。公名遠掛扶桑暾。

立夏前二日。鈺夫前輩招偕仙槎大空前輩偕同人集極樂寺看牡丹。

漫勞攜扶歎辰徂。槃敦門高積麗餘。見說華光明夜諸。更傳崇體鑑秋蔬。日華學士非無賦。城旦司空別有書。自古人賢偏異用。試看黃霸馬相如。

每從方睨滂方中。便覺流光水樣同。捫籥談天豬不學。捧盾鍪俗竟何功。錐椎彀用憐余拙。筆墨兼窺丟子工。瞬息東風過宜曲。宮花先擬一枝紅。

燒河山莊詩爲劉燕亭太守作。用朱文正韻。

九仙山容九仙廿。篇纖人物皆聚芳。下有邃宇樹奇古。上眺河若煙見蒼。文正讀書比文賦。場秋不使三徑荒。文酒繼起相兩世。指讓燕許包韋匡。江湖魏闕天一方。謝墩付與烏衣郎。人多屋少笑語聞。圖書雜

犬豢牛羊何人政。成謝名航甘棠五畝留馨香。（山莊爲伯方公築。）一屋幾比百孫院。累世遂擭三公祥。仙莊水石集元白。妙筆烟嵐超倪黃。披圖疊見瑞室頌。並海先問麻姑桑。西豪里門鄭公鄉。清芬儒德胡可忘。居官纔切記先友。君其肯構追賈家。

三月初九日晡。風而雨土。天漸黃赤且晦。昏後忽小雨。亥刻大雨。次日卯刻乃休。是日吉亥。聖主行耤田禮。喜而有作。

龍驤未收風捲沙。陽谷無燭飛黑花。須臾樹葉翻紋漣。如喝忽飲甘露汁。堂廬綠冷度三更。此時無聲勝有聲。風力漸增檐溜鬪。九衢車馬斷塵埃。傳呼清蹕法駕來。綠雲鐙影觀耕臺。鼓鐸旁布樂歌起。風聲雨聲殊未已。洪臚弗御天顏獻。斑三壟從天目觀。黃金白璧買不得。雨自九重念中出。音官候律說協風。況乃三白逆春冬。農官惰職笑揩衙。自今以始歲其酉。

三月十三日趁蹕後偕荷屋中丞極樂寺探春。中丞飭辦素食。食之斐然有作。

佛以香爲國。香緣即佛緣。燕商三徑雨。龍掌百花泉。古闕餘焦土。（謂明世士之墓。）新居儼列仙。好春謀一醉。會爲海棠顛。

東雉西勾路。和風逆翠華。偶聆光政轡。來飲趙州茶。象笏勞蔘饌。瓶齋只咄嗟。園中無限樹。先放倚雲花。

玉淵潭茗話

玉淵潭上水。萬綠綺羅風。風颭柳陰底。山眠花霧中。談高魚夢警。坐久鳥言窮。太息王飛伯。文章爲底雄。（王飛伯金人。嘗居於此。）

題吳荷屋先生藩圖

屣鎮猶提半段槍。毅然雄略靖都梁。（匪武岡。公已撫綏。揚兵剿捕。）五年亦閩大踣。六月培風到海疆。芳草綠添新墨沼。（公府在閩撫。築墨池亭院。）好花紅徧舊甘棠。蠻獠父老喃喃語。博得邊南鬢霜。

沅湘使節際艱難。左擁文書右據鞍。十萬鴻嗸朝索哺。三千瓠種夜探丸。臨功漫遂鷹鸇志。報國先求衽席安。退食從容尋治本。一編官禮炳如丹。（公有古今官禮書。）

憶昔初傾大雅材。薰馨仁氣拂雲來。臨公種橡誇豫士。助我琹縷影相臺。推測深微風削柿。商量出處月衡盃。誰知一紀重談讌。玉陛金題取次開。

居近門幽儼陸沈。茶瓜鐙火度宵深。偶因補壁成三絕。儻用封侯抵萬金。此去再花旌節樹。及時還試嵇支吟。春風帶雨東行急。無限人間望歲心。

解環

解環固不易。地絲良獨難。刲乃環九競。重以絲萬端。心手俱凝然。挑鐙起長歎。仙刀斷其絲。引椎碎其環。煩煩天際昨。豈在牛背間。

題賜馬圖

侍帝左右帝所親。必有良馬如匪人。馬知人意惟所命。一步一趨無不敬。龍媒假儻天閑來。廿游閶闔觀

玉叢。再拜撫摩不敢褻。踏月追風倍珍惜。河間禮樂東平賢。朝回覓句龍吟鞭。道逢儒牧王毛仲。猶說驌
雲城西貢騎中門。齒圖所難並圖賜。出眞榮觀何當驅。驌鳴櫪下。三世好儒同好馬。

翰林侍郎以劉文清手蹟見示。一七佛偈。一手札。一會榜貢士名及文評。各繫以詩詠歎之。

淨飯生牟尼。是爲第一祖。如何金色佛。厥位次第五。意者大菩生。乃與勝觀伍。般若師子吼。口作梵唄語。
如何說偈時。乃效五七言。得無大迦葉。潤色金剛杵。洞門一童子。性契宗乘旨。似六朝人書。姿態何嫵媚。
遺紹裴公美。皈依說淨土。右七佛偈

二王搦其波。蘇黃擬其瀾。匪爲書旨拖。吐屬亦可觀。公腕右軍鬼。公筆元璇筆。千載懷袖中。字字青琅玕。右手札

花飛放榜天。官燭搖露初。糊名忽拆名。一笑淡盈卮。滄若重論文。昆侖得意珠。朱衣旁點頭。品評殊不誣。
試官老歐梅。進士今韓蘇。古楷追鍾王。竊恐歐梅無。書寫千佛經。智慧隨如如。智慧如如皆佛名。右貢士名及文評。

花箭

栽竹貯雲霞。如瓶累累加。鳳鳥十二管。旌節百尉花。旌節花長五尺層層有花。綽約移春便。帶勝拂帽斜。洛如文字樹。
比擬最清華。洛如花形似竹郡有文士則生。
殺青防迸裂。集點貴鮮新。金帶圍君子。郫筒醉玉人。芳根深附托。大節本輪囷。一顧龍門爛。風前倍有神。

題徐訪嚴同年灘江送別圖。卽送之官皖水。

出守甫六載。拜恩已三擢。天目照庵戶。臣節易昭晫。徐子路南傑。內秀外抱璞。署郎治劇郡。到處頌魯卓。
全活千萬人。適會皖災劇。皖人方截鐙。灘江饒鼓櫂。豈勝戲桂海。飛旆指瀟湘。九叩謁前席。溫語聽數數。
君房善應對。德滿情益愨。還我侍漏院。未語眥先捉。君謂我皖士。定知皖純駁。我久別鄉里。風聽殊不確。
昔者邱公能。不受吏胥梏。偶施辟癘手。一怒稱呼咢。今聞周侯猛。巨憝挫牙角。淸頌半焚棄。妖霧斂蒙濁。
新安好山水。棚戶恣采斲。木伐山則童。石墮水乃濁。姦盜大藏垢。伍伯不敢撲。歲康尤可畏。山賊弄刀矟。
剔擬如何先。想見智珠握。憶我訂交始。丞相敵經幄。老鳳正軒翥。迴陵尙雛鷟。秋鐙課風雨。一友忽剝啄。
邇來廿餘載。人事尊蓼殊。其聚若萍梗。其散若風鼓。若從江鄉來。屬綸出新祝。詩留雨贈予。珠貫百玨。
聊且避於雨。聊且飲河朔。斂促襟未暢。別速感愈邈。上將酬知厚。下不負所學。諸生選何武。試聽中和樂。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六

春樂溪圖寫吳雲蒸明經作

竹樹岡背共一村。樵夫談道女能文。最憐日午東風醉。十里溪花染白雲。春來樵花最盛
軒冕高華德業尊。幾多名望托衡門。催租舊劈澄心紙。半是容臺屋漏痕。
一雙牙管餘再在。十二珠樓舊跡無。付記梵溪談講畢。萬梅花裏望天都。
老樹周遭曲沼明。疏花細竹遠離生。分明一覺江鄉夢。只少泉聲徹底淸。

黃霽青太守自湖州寓書來。並寄二律。次韻答之。

君宦東南天地闊。我行㬥暍困江關。每當藥鼎煎熬夜。輒憶銅壇突兀班。賢守神明知肉攫。長官淸潔咸
殊遐。如何忽厲投簪志。急爲蒓鱸返故山。
開君曾拔尙亭灰。陸樹如斯合再來。寄遠勞勞頻付雁。登高草草一銜盃。魚龍影裏知交散。鷗鷺群中將
帥回。快讀瓊園好詩句。滿腔愁思豁然開。

題周孺圭前輩金梁夢月詞

綠酒初賞元獻醉。月華如練范公唫。由來將相兼才調。不是吳兒木石心。
高才延己遍端己。小令中府擬晚唐。更用騷心爲樂府。徵天哀豔李重光。

澀體清爽掩抑弦。飛騰石帶五通仙。君能併作洪鐘鐃。更把餘金范玉田。
鐘雲凝月共心裁。不是莊嚴七寶臺。竹尾梅溪都抹倒。放顛平睨觀方回。
平園大集冠中州。豈止滄浪玉笛秋。十里珠簾千步柳。卽論談笑亦風流。
仙山瑤草已離根。廢夢倒桑欲返魂。雲錦鳳羅都滲漏。萬行情淚哭天孫。
離府春月夫人調。怕讀微雲女婿書。但向紅牙雙顧誤。當年公瑾定何如。
月樓一硯費摩挲。我亦傾聲學里哇。近就詩空求妙理。不邀青兒鼓銅琶。

題彭春農學士待漏圖

面目若刻畫。音吐如洪鐘。長身玉立清且雄。文章翰墨紛瑣何。是宜承旨明光宮。五更雞唱金闕啟。九霄日出龍旗紅。論思春殿何容容。塔嶺學士成翱翔。問知家世承三公。燕許手筆高岑風。當年曾假貽厥力。此日爭仰雲門宗。是宜聯袂鳳車中。挂笏直接甘棠崇。何為忽作六月息。並欲塞免庇擬髻。禁鐘官鼓久不聽。青山一寤臥隨隴。誰能猶庸亮天工。聖主側席求朴忠。公抱經術謀猷充。驥首一顧凡馬空。黃鵠三詠春色濃。願公夙駕來花驄。執御弟子希符融。

題晉廿敬侯墓碑

玉環碎。壯侯怒。兩襠橫梨不敢渡。金櫃鳴。敬侯薨。改易百官皆恣情。同征葬裴有三將。敵知敬侯勇且壯。況舉義旗惟所向。六師敗績周藏死。茂宏不終王室孤。儒據武昌劫以力。必迷太甲成幽拘。社稷不移敵亦去。何惜老臣頭挂樹。了無快劍誅王廙。那有厲刀斬周處。君不見雞籠四陵狐兎場。廿家麥飯千春香。於戲侯兮何其長。

題劉子敬大令牧羊圖

劉累能擾龍。梁鶖解豢虎。物媚豢己者。不使妄憂怒。其神其猛摯。妥然臥堂廡。何況圈溷物。赤手可循拊。勇力能化裁。君路極雄武。川仁不用略。祇勉求治譜。食少生齒繁。萬室同一苦。譬如鄧林短。飴飼不能普。養民如養兒。如何缺其乳。定知循政至。天付好風雨。原頭植芳艸。春底當牖腐。苗壯夕陽墜。雙雙腹如鼓。語其傍徨時。盡夜思所補。錯非詩禮深。焉能逆有睹。不稔何山谷。來逆劉衆祖。牧人有吉夢。夢俗比鄒魯。

白田懷古（李供奉醉鷺蹤）

高臥香鑪峯。迫脅上樓船。（何李）黃公豈非秦。（何杜）湖誦夜郎天。夜郎富黃鵠。其聲爭管絃。衆耳寂不聞。馬上鷺飛傳。偶然題一詩。石破杏苔蝕。吟聲與鷺聲。萬口天下傳。白田及烏江。亦以詩千年。浮居何時建。洞居何時穿。知否公眼中。有此鏡覷然。公來夜郎時。贊在泥沌前。奇山甫通道。亂水不可沿。樹石多於人。日月衆綠興。奈有黃鵠聲。字字貫珠圓。朝聯桃花紅。暮聯桃花鮮。名士宮錦袍。美人歌舞筵。猶以慰羈魂。羈魂止纏綿。至今樓上頭。夜夜聞杜鵑。我來值寒臘。黛盤江之壖。恰如謫仙人。埋骨青山邊。入洞出高閣。俯唯萬井煙。芳梅已爛漫。官酒不取錢。折梅問桃花。任于春可憐。西南有聲來。聲在高樹巔。暫見白于客。乃是鷺數拳。乾葉枕禪榻。疎篁蘇橡。畫紙合遠風。欄影交平川。卻訝鳳巢闕。想像鯨魚旋。是日搖雲合。山山皆

醉眠。醉眠呼不醒。中有李青蓮。

重經白田

金精飛入井凝西。照見江波不貯泥。壁上千詩張旭艸。（唐書以張旭艸與公劍同傳）鏡中雙影莫邪妻。（詩見公）誰家壺關新鶯嘯。料得龍池萬柳齊。（白田公自題龍池萬柳壺公鴦。不過爲始）辛苦上皇西內去。繞枝都是杜鵑啼。
淮南何事苦爭先。（王世貞）夢到中公絕可憐。（杜少陵有差記之句）況是附金都斥謝。若論伏鉞亦親賢。至今江上君明月。共道樓頭有謫仙。千古詩魂在盃酒。匡山牛渚兩茫然。（謫仙人獨然耳。不足山當夜公一郎皆映）
兩京雖復未稱雄。始信投醪浩蕩胸。狂客揮毫輕國色。上公低首拜軍容。（郭子儀父）難堪宋璟巾中淚。卻憶龍標別後鐘。是處樓高宜縱酒。爲君留取最奇峯。
啼鶯猶是古來聲。中有新詩脫口成。神劍自邀孤月墮。宮袍紅擁萬花行。憐才欲殺皆知己。蹈海求仙豈近名。只有錦心銷不盡。死生終戀謝宣城。

盤江鐵索橋歌

初疑長天片雲橫。天風鼓之掀不平。洪濤怒吼自南下。馬蹄人語空中聲。誰將六州鐵。鑄此千丈絙。江頭老石危無根。兩山壁立日月昏。晝夜驅使雷霆奔。定知有路接霄漢。踏破彩虹才一半。補邊應舉任衝突。足底魚龍恣凌亂。一騎度。心搖搖。百騎度。不動搖。翼以兩欄何迢迢。有如網絲橫春潮。道是神仙長板橋。長板橋。那可渡。別離愁挂江樹。何如巨甕一聲去。斷卻人間坎坷路。

馬場懷古

王與后。以口計。十八先生奮忠義。招督王。來討秦。十八先生歃血新。奇謀洩。冤獄起。十八先生同日死。就中閣臣吳自云。執筆我居先。欲以一死全諸賢。諸賢求死大呼曰。詩聲滿地酒滿觴。爭騎箕尾上霄漢。慕喜朝朝帝闕叫。興朝日月光。照徹幽與微。忠魂得謚如袞衣。祇今南龍一抔土。牲酒芳潔松楸肥。鄭侯我同里。（鄭侯名允元。歙人。）子孫知為誰。李侯有賢裔。（李侯名賜。常州人。其子孫曾輯三忠詩。）曾輯三忠時。獨憐張與全。（全張內侍。爲福國臣）雖遭極刑。遭極刑。名乃成。古無瑤侍稱先生。吁嗟乎張先生。全先生。

神魚井懷古

嗟嚱乎。公之大節不難殉潭州。而難于殉大江之中流。其時左兵清君側。逆跡未全露。公稔知之不可奪。投江幸不死。乃開府伏鉞。招降十萬兵。天乎人事一朝變。只留一劍成其名。蹈殉粵。公殉楚。編明史。終兩虓虎。石齋寡師死於飛黃。公不死於左而死戰場。神魚之泉至今天風吹之波不揚。

黔西州署海棠曲

兩株假臥如醉眠。三株蟲蟲纖且妍。中央古本逼二尺。不知摧折當何年。西昌之香天下傳。排衲之香水西尋。（海棠無香。唯昌之西昌及黔西有香。）蘭開花史述花語。花開覆座春風顛。深紅外衫淺紅袖。更剪翠羽垂四肩。大婦羞郁中婦倚。小姑玉立尤嫣然。就中一種香可憐。似蘭非蘭蕙非荃。閨姝粉汗乍濕漬。繡幕久閉初試褰。消人魂魄駭人魄。夢寐亦與花纏綿。我來恰非豔陽天。涼州不按檀槽弦。卻移銀燈照枝幹。奸影倒地殊嬋

蝟吏接殘葉。嗅芳澤花亦笑人情太堅。綠花噫息恆花態。欲待來歲開瓊筵。何如才士與時拂。閒關求者憾其綠。荒江老屋僅一過。先約梅花輸聘錢。

泮水道中

密篠依村曲。修梁逐水回。日斜高柳得。天闊遠山來。民獠同耕牸。雞豚溷乳胎。胸中有巴蜀。圖畫若爲開。（本蜀地割入黔曾到蜀故云。）

康閣皋中丞行年圖二十四首

鯉庭學禮

公十一齡即學禮。入鄭孔室見根柢。口誦手鈔堂上喜。萬卷皆羅古淹中。（公讀書法以一經貫羣書。）修國治身何隆隆。年垂耳順未釋悲。

風雪歸帆

孝子之淚溢江水。江流嗚咽二千里。天亦助哀風雪起。何堪丹旐犯怒濤。恐驚靈爽不敢咷。檣烏凍鳴偏嗷嗷。

山陽僑寓

康吏之子感歎奇。歲暮甑甖將何之。丹沁阻我交流澌。卜居難得近盤谷。卜步難得鄰王屋。人極艱處天所福。

彭門負笈

司徒早識彭祖奇。以責叔度爲之師。學有經術通知時。此後粵東說勵啟。一貫大府一大介。識力皆自講堂定。

金陵求友

姚比部文宗覺川。公以雅管薪其傳。輝映儕輩麟麟焉。名流自昔重求友。集思廣益成巨手。難得北海不空酒。（謂沈圃先生。）

褰臚赴試

經義詞賦俱第一。誰家年少五色筆。走詢知乃弟若姪。父老爭迓謝客歸。可憐公子大布衣。鞭絲得得來尋詩。

春雨課耕

秦巢所漸畝一鈕。先生自署識字農。既耕且養娛春風。安能獨先天下樂。蒼生日望深源作。太行之雲出幽壑。

坨陰射獵

環河帶沁坨勢闊。獵騎出林刀槊飛。公運火器如發機。區區豎肋奚足捽。聊復試此英雄骨。射虎時成醉明月。

禁垣同直

燕樓風骨宜屋曹。況得季英作日交。（謂吳見樓方伯。）宮花紅對綴鸞巢。平生契友數張劭。鼓棹湘江又同調。當年太傅知二妙。

夜燭治獄

不喜獄必能識。心平不欲才力顯。事平不受毀譽轉。十年五夜燈燭紅。民命一綫懸當中。至今海內稱何公。（用何比干事。）

蕭寺聽琴

夕郎荷橐給事歸。往往酩酊笙歌圍。先生舉袂一笑麾。獨詩蘭若坐清齋。要聽朱絃出深邃。宦況淵寥比雲瘦。

遼陽扈從

興盛爾京天所臨。東出山海遙且深。聖日蔭止上帝歆。綿造艱難神武廓。侍臣擬和瓜綿作。更擬點竄桓輿酌。

木蘭隨圍

聖人彎弓入三驅。矢迎六熊雙於菟。䖍兵長捧遺骸且趨。近臣因歷木蘭蹕。曾覓駿馬逐禽逸。歸來獻賦說捷畢。

榆關持節

前席奏對勵聖聰。試以案獄課厥功。平反遂至榆關東。河可塞兮冤可洗。雨後秉節天顏喜。方叔召虎其選矣。

徽垣仰屋

皖民嗷嗷待公哺。公飢公渴以身赴。士欲而輸民則匱。謹其節嗇不取餘。三載封樁逾屋隅。天下方伯宜師諸。（公蒞皖三年。樁磁至七百餘萬。以不取羨餘。僅其出納之故也。）

皖江迎養

帝知公孝問公母。謀及迎養帝寵厚。自路達皖一帆走。人生何者爲親榮。能致帝問榮其京。是子非是母不生。

御園待漏

濡皖並作中和樂。聲聞於天公錫爵。介圭入覲趨五祚。頗牧十年居禁中。別來苑柳何蓁菲。日高天詔何眷容。

瞻園懷舊

公知貢舉駐白門。賓主曲讌磻瞻園。昔聽鹿鳴曾隔垣。（公讀書時曾見典試監臨開宴於此。）昔倚老樹邈如昨。師友蒼茫那復聚。昔日茂才今大府。

射圃角試

公通韜略工騎刺。慨然謀國修武備。日督山河子弟試。此意得之古范韓。況當江淮屏蔽開。至今走卒多陳安。故將任衙下。餘知之。

桐陰課讀

家法詩書兼史業。日陳經史北面拜。覺舉發岐殊可愛。綠陰如水翔鳴鸞。將祖之硯讀父書。盼園佳話其雛乎。

錦幃娛春

蒔梅刪竹疏流泉。一屋花氣蓬蓬然。太夫人坐東風前。象笏導與子孫迸。慈顏一笑容舳滿。明日晡烏滿鈴下。

庾嶺補梅

大阮栽花小阮補。月明斸破瑱璃土。春滿樹南連北戶。公以威重鎮海嶋。都道廣平鐵石腸。豈知賦雅溫馨香。

自營生壙

漢逸人趙作述者。唐司空圖慕其雅。惟公別具深意也。公以湛然知止心。眷戀二親求請陰。料同穿壙文貞忱。

焦山度歲

先生風義古所無。奉親命立外家孤。綠自河內東趨吳。崢嶸殘歲風雪作。避俗乃臥松寥閣。揚州那識橫江鶴。

題吳蘭雪廬山紀遊詩後

瀑乃有源水。必觀水所都。山頂藏天瓢。傾倒出天壺。初如玉龍翔。曲折無所礙。擲地脫鱗甲。化作千琲珠。又如天女衣。出曝當晴暉。素練皎無紋。白雲飛上機。忽為日氣侵。文采雙虹霓。盛妃顧之笑。天風生石皺。誰將金錯刀。迸裂琉璃窟。須臾補無跡。倩覺天手妙。依稀玉龍翔。鼓怒爭吽吼。依稀天女衣。個翔逶綽約。石亦何齒齒。樹亦齊齊作。窮東一線微。布寫千丈強。高者飛作雲。下者瀉為水。雲飛總迴山。水深那見底。一峯通一峯。峯峯見首尾。首尾誰能尋。須上最高岑。公乃振金策。覽見太上心。卻笑李謫仙。低頭下界吟。峯峯可觀瀑。黃巖乃為勝。其源淵淵深。其流浩浩競。出險彌覺平。積弱乃生勁。排空勢轉嬌。受采體逾淨。傳若韓杜詩。橫逸任所為。萬卷作源流。頓挫成逕瀉。兼有衆派長。的以無當巵。我公今詩仙。復得山水助。示我觀瀑詩。玉骨當秋露。吸取韓杜神。出以華妙句。我昔到匡廬。苦未躋其顛。灑落冰雪容。倘探馬尾泉。今宵仰天宇。喜見銀河懸。步不到蒼溯。亦到銀河邊。

詩餘

蘆花 調寄浪淘沙

一穗一秋痕。岸側離根。水天多少夕陽魂。併入露枝風葉裏。紅面黃昏。　昔宿更鳴咽。簇簇紛紛。落帆沽酒對斜門。正是晚潮魚尾赤。圖畫江村。

酬潘公子星齋 調寄眼兒媚

萬花深處五雲多。新雨昨如何。黃鸝三請。丰標公子。且駐鳴珂。　琅玕碧裏留情響。知是鳳來過。它年錦華香盛。可愛人影風荷。

荷廬 調寄沁園春

毖爾荷廬。幾縛綠蘂。當門獨懸。似歐來張蓆。內粗外潤。鐵將屈殺。口實肌堅。燃火斯焚。安貧失響。那有青田壺汁鮮。知何用。只蟄天稚大。配箇梨園。　趙州十壁東邊。甚拜將、韓陣斷復連。嘆文人贈答。難栽錐管。道人留飲。久失醫銘。胡廣藏身。征南病頸。枉被人嘲拗且偏。江湖上。看大樽五石。空腹枵然。

牽牛花 調寄木蘭花

柔藍一架。小摘銀河秋影下。莫是黃姑。配得匏瓜獨處無。　金鈴敲子。喚妾芳名渾不似。輸與郎誇。世上原無織女花。

鳳柳 調寄望海潮

何年翠鳳。婆娑九尾。翩然來集幽深。眠重醒遲。雨多晴少。無煙亦自沉沉。山曲水之陰。有巷橋橫路。香絮盈襟。一面風偏。欲隨驄馬度遙岑。　天涯別恨從尋。正當眉偃黛。埋種停鍼。恩旋纏綿。小蠻旖旎。奉承非事難禁。人影倚樓心。恨秦樓似棧。蜀嶺如簪。露白霜紅。為誰憔悴到而今。

潘星齋公子藤花吟館圖 調寄念奴嬌

玉郎華屋。正東風吹送紫香塵。人本錦綿花本豔。醞釀一庭紅意。玉手揮毫。綠髮照墨。字字聲聲媚。巢儂口吻。綠鸚歌能能記。　最是小晏情深。少遊才冶。肺腑真珠。細碎篇章傳頌遍。袖入輿娘袖底。名士傾城。搓酥滴粉。貯盡長安紙。虬枝撥嫩。書簾人影雙倚。

題問君兒前提柳花圖 調寄疏影

捲香捲雪。正絮風款款。簾外初起。黃口嬌鸎。巧奪狂追。相逢欄角花底。縱教盆把知何用。鬢不嗔、鶯難擗子。歎晚來高下西東。都入麴塵春水。　獨有青楊詞客。愛風塵韶麗。險望閒倚。何太輕盈。如夢如雲。惱亂揚州十里。偏無捉搦誰珍惜。轉忘卻、謝家詩美。忽一時、撲面紛紛。恰趁睡餘窗啟。

九月十五夜登越秀山看月次吳石華韻 調寄水龍吟

些些雲翳都無。不知誰掃秋河際。天容山色。涵清混碧。煙中有水。風定尤明。夜深全白。一空林翠。想萬家清夢。銷成露氣。把樓闌扶將起。　客是不眠吳質。對吟肩、玉盤三洗。小隨人閒。舉盃能說。廣寒前事。海上琴聲。一彈誰和。美人千里。正窺簾的的。素娥單獨。似敲還睡。

閒閒小像

楚畹柔香。成畹嬌香。天然索華。甚樂師紅拂。相逢越箇。押衙沙叱。奪返韓家。君父恩彰。英雄節義。付與仙

城一笑。評寸縷裏有柔情一點。誤了生涯。三姝豔若朝霞。說四面菩提八面花。想驕嫣齒上。同心並坐。
虎豹屏畔。六爐爭誇。晚節超然。看人墮落。不向侯門走細車。梅鄔曲。縱千金購媆。何有箏琶。

題吳鴻生中翰閏重九雅集圖

雨鬧叢菊。算人生難値閏秋重九。小集闌簃推茂漪。少護蠲暑多。又楚璧詩痕。燕山雨圖。迎天開臘范。
家研硯摩挲。夸向詞友。側想二陸尚居。蒼茫雲樹。滿座題糕酒。七十年來鴻爪雪。付與武昌官柳桐葉。
能知萊萸再把。采筆還依舊。西風落帽。訂交都在杵臼。用吳季英事

題成鶴生太守西湖照影圖

磨月成銀。拓山爲鏡。花柳放出空明。薺雲銷盡。一碧逗秋晴。憑自郭侯照後。繇和白詩影縱橫。能來者、先
盟鷗鷺。舉手邀吾纓。高名人競羨。冰壺洗魄。玉骨儲精。任綠水青山。坐擁衆行。莫認淵魚俯鑿。心印處
孫定波平。興歌好、西湖誰比。比似長官清。

桐縣調寄金縷

綠瓊枝小。白絨絨非雪非花非絮。金井玉闌黏欲徧。昨夜露華凝雨。傳粉䊢蕊。吹香不定。恐逐西風去細
蘇宛約。令人情緒如許。最是幺鳳怕寒。妒羅假嘆。應有安巢處。裝住離心絲著。似不放一秋先度。月榭
初平。雲篩正賦。惆悵與娘杵聲。衣步遶幾回。錯撫庭樹。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七

釋彗

彗者何。本類星。末類彗。故謂之彗。彗無光。傅日而爲光。故日東升則西指。日西降則東指。其光有逮天者。故曰長星。其質乃五星餘氣所化。故備五色。數不過五。其行有本行。故能遲能速。其體視月天近人。故於人事易感召。其應以出久暫。芒長短。行遲速。驗事大小。欄深淺。大抵一月準一年。二月準二年。三月準三年。或云無百日不沒之彗。然占書史志有二百日之說也。其氣能幻。故或化雲。或化霧霞。其氣先附於日輪側。故五寅日以碧水鑒日。可決其現否。其相似有孛。有欃槍。有蚩尤旗。有王蓬絮。孛體則圓也。氣四出也。欃槍則侶絮裂筍也。蚩尤旗則類彗而柄曲也。王蓬絮則散繽若絮。或有芒。或無芒。行甚速。一夕能歷數次舍也。夫星氣變怪。其本皆在下。而發現於上。譬人脣肉生疽癰。其根柢皆伏藏腑也。雖古驗疑應符其時。或不符其地。符其地。或不符其時。或俱符。俱不符。然其爲不祥。則無不符也。亦有不符。則人力能弭之。或謂彗在月天。去恆星天尚六重氣。豈能及。譬若秦人惡越人。向其方詛之。越人豈聞知。不知日輪天居中。與上下俱關。而衆曜皆受其光。光能及。氣亦能及。則彗傳日爲光。則烏容有關哉。故歷徵史乘。識星變時與地相符者多。不符者少。人力弭之。亦間有。譬若祝由疾創殺消痛。視醫高下而已。然則王者受命。若天下。視先兆。側身修省。禁非。銷患於未發。其樞固在已哉。

發十有二州說

堯典肇十有二州。馬鄭注、及晉書地理志。皆以爲在禹功後。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皇甫謐帝王世紀。宋書州郡志。皆以爲在禹功前。案下濬川之文。則在禹功前之說是也。禹貢云。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皋陶謨云。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蓋禹功告成之後。其利可百世。豈有疏鑿。卽又有濬通之役耶。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其言甚斷。足正馬鄭之誤。蓋舜居攝巡狩時。水土未盡平。正禹致力之際。故曰濬川。謂功成後。乃分九州山川澤藪。皆以九算。勒爲成書。以告後世。直至受虞禪後。未之改也。或引鄭注。肇。始也。爲難。則應之曰。十二州肇于堯。不肇于舜。且大傳肇作兆。故文作兆鄭彼注云。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蓋巡狩必祭山川。兆星封山皆祭義。肇不作始解。則十二州仍堯之舊。益非舜所分可知也。十二州之名。曰冀、曰兗、曰青、曰徐、曰揚、曰荊、曰豫、曰梁、曰雍、曰營、曰并、曰幽。馬季長曰。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衞水名。地名。作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馬鄭之說。蓋取周禮爾雅成之。幽州有醫無閭。并州有恆山。營州上應營室。皆可據。故舉十二州之名。當從馬鄭。以十二州在禹功後。當舍馬鄭。別求三山以足五嶽四鎭。成十二山以配十二州。則皆缺有閒。馬鄭所不能也。

論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答祁淳甫

承下問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經與律俱無明文。並引顧亭林方望溪之說。判其同異。具見閣下讀書心細。古人所略者。澤何能知。姑卽所見及者。舉答。案承重孫婦服當從夫。並不計姑在與否也。唐律云。婦爲舅斬衰三年。其夫爲祖後。妻亦從服。婦爲姑齊衰三年。其夫爲祖後者。妻亦從服祖姑。政和禮書儀家禮皆遵之。至明會典。改婦服姑同於舅。今通禮遵之。是承重孫婦服當從夫。著於律已久。況承重者荷爵士之重。父歿揭承。父未歿而廢疾。亦承。其婦從夫而服。與姑同。亦何嫌哉。且姑自服其應服之服耳。婦自服其從夫之服耳。彼承重不嫌於父。豈同服遂嫌於姑哉。夫承重者承爵士之重。非無形之物也。周制封建曰親親。曰尊尊。故承爵士者。雖諸父不敢先之。而其歿也。其父爲報服。斬衰三年。若施之後世。則駭矣。今封建廢已久。惟世襲者尙可言宗法。言承重。若大夫士庶家。一遇大故。其長子不幸死。輒引長孫加於諸父之上。曰吾行古禮。此宋以後拘儒不達世變之所爲也。若唐以前尙有解此者。故晉侍中庾純云。今五侯有爵士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既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凶則統喪。考之情理。俱亦有違。然則律文何以著承重之服。蓋封建雖廢。承爵士者則代代有之。律文蓋爲承爵士者發也。然則士庶家何以行之。曰此由墨守家禮而致誤也。家禮非朱子所作。白田雜著辨之甚明。承重已失禮意。其婦之服。當在不議不論之例。雖世言若宛轉從俗。則唐律以下所著甚明。可覆案也。管窺之見。幸議禮文。恐不足備方聞採擇。愧汗愧汗。

狄未穀孟子編年序

曾孟子者有五誤。趙岐孟子題辭、鄒本春秋邾子之國。孟子時改曰鄒。非魯也。今鄒縣是也。又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子孫衰微。分適他國。是孟子本魯人而實居鄒。不可謂鄒卽魯也。乃譚貞默編年略、以爲鄒卽孔子陬邑。誤一。司馬貞索隱謂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依此逆推。則其生當在烈王四年己酉。乃索隱謂在定王三十一年。聰雨紀談作三十七年。闕里志又作安王十七年。誤二。竹書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卽孟子所云齊人將築薛也。是年爲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滕。經有明據。乃金履祥通鑑前編季本事蹟圖譜。謂孟子遊滕在赧王元年去齊之後。誤三。紀年。梁惠王三十六年。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於是改元稱一年。又十七年而薨。孟子至梁、在惠王後元末年。年已五十餘。故稱王曰王。而王亦稱孟子曰叟。各從其實也。乃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卽至梁。通鑑綱目從之。又參用竹書謂襄王元年始去梁。凡在梁十八年。誤四。國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與孟子合。此赧王元年事也。取燕。燕叛。孟子之去。宣王之薨。並在是年。大事記朱子綱目明白可據。乃黃氏日鈔謂伐燕有二。前伐燕在宣王。後伐燕在閔王。孟子集註又謂齊破燕後二年。燕始叛。說者因據以爲孟子後事閔王之證。誤五。有此五誤。而孟子之里居生卒。出處先後。不可究詰矣。溧陽狄求穎先生。起而正之。闢諸謬說。歸之一是。而後亞聖之生平。如燭照數計。於戲。可謂有功於聖賢之門矣。先生所著孔子編年。其精核賅博。逌勝胡元任。有識者能辨之。然爲孔子編年尚易。爲孟子編年卽淹雅如閻百詩。亦謝不敏。甚矣。書缺有閒。令人嘆生千百世後之難爲學也。先生著有四書補闕。行卽授梓。合之兩書。其有功於聖賢之門甚偉。夫著述至今日。幾幾乎人握珠家抱璞。而有功於聖賢之門則不多見。卽謂先生爲聖賢之徒也可。

癸巳類稿序

吾里學派。自江戴昌之。金程承之。其緒蕃衍。率以治經爲宗。都說經籍。尤善治史部。則有吾師淩次仲先生。與師角立不倚。則有吾友俞理初先生。凡學無門逕則雜。雜則經學溷漢宋。天文學溷推步占驗。執一則隘。隘則睽睽姝姝。悅一先生之言。墨守訓故。甚且持古疾以病今。理初先生變之。於是綜兩漢門逕。端其趨向。於其歧則閑也。復館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九流。於其僞則剷也。不當惟是。宋之亂漢易判。魏晉之亂漢難判。淄澠流合。易牙能分之。撫古人之惑。若辨黑白。乃益見古說之可信矣。昔缺有閒。箋疏脫訛。微之於諸子百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釋典道藏以爲助。紕繆塵垢。尚堪陶鑄。刮其精者。啓我資我。不猶愈於求野乎。然非先生受性精敏。一覽便記。又爲能宏覽博辨。差擇助詮。若是之廣且大歟。先生著述甚富。未暇寫定。今春應禮闈試。受知於王菽原主政。主政遽刻未售。爲索其著述。斂金栞之。蓋欲以千秋身後名。償俗耳目一第之榮也。用心良苦。聞者感歎。惜乎時日稍迫。僅得十之三四耳。記十年前與先生篝燈夜坐。偶有作述。援筆立就。引證賅洽。退而檢諸籤。無一誤事誤言。洵乎才學識有千萬人而無數者。書將就。委序於澤。澤學術謝陋。焉云知先生。然私幸效世見一偉人。引吾里江戴之緒。且未有艾也。

癸巳類稿又序

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吾友俞理初所著也。理初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髮蒼。寢饋凡四五十年。其嗜於始也能入。其妙於終也能出。叢籍擁擁。手繙繙不輟。輟輒大半成誦。地人名稱事向穴數枚。極見某度某冊某篇。行語卽中。是謂能入。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揮千萬言。某可據。某可棄。某不可恐。某宜斟也。一篇中計盈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論往事亦領。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無精心卓識果力。則絢博而支。絢斷而歧。宋以後遂有明。豈無博見強識。則徇虛事。糊實用。悔若斯也。惟識足以徹千古之惑。辨足以息萬喙之爭。宏足以會古今之通。明足以別眞僞之溷。然後縱橫物牽。底於是乃已。故治經貫一也。經牽於注疏則隘。畔離於訓故則野。援起典術。學甲新意。皆陶鑄漢諸儒。斯得之。治史貴紛也。讀未終卷。遂持論、則褻。讀一史未他及、遂持論、則陋。正窮乃稗。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金史醞釀。歧說旁雜。斯得之。尤善言天象暨厤數。以爲泰西法精精。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厤衡某時法。是非區分。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尤善言地輿。說方域。以爲中外同軌。不道險今昔異履。不詳遠。惟殊方遐國人所忽。必富察。察則萬一可據。爲攻戰之導也。至於掌故之鉅。名物之細。聲詁之雅。七緯三式。釋典道藏。素靈之奧。景教之歧。凡諸儒擱舌。方皇者稱引首首。如肉貫串。絲在綱。則又非俊宣所能測識者也。加以受性方直。僞書經古必辨。魏晉儒改故訓、蔑先儒、必力辨。邪觚正否。嫉賢必觀縷辨。嗚呼。古心哉。古人哉。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名者、甚夥。年過六十。而聰強審密不懈。其著作未可涯。此冊斷自癸巳年。故曰癸巳類稿。刻成。索序於予。予讀之甚愜也。爰就所窺及者識之。其諸盾遂以俟大雅。

金石題詠彙編序

金石文字。自歐趙著錄以後。皆不下百種。而裒其題詠爲一集。則自甘實庵始。或曰。詩以道性情。至詠物則性情細。詠物至金石。則性情尤細。雖不作可也。解之曰。詩騷之原。首性情。次學問。詩無學問則雅頌缺。騷無學問則大招廢。世有俊才洒洒。傾倒一時。一遇鴻章鉅製。則茫然無所措。無他。學問淺也。學問淺則性情焉得厚。況吉金多三代物。其文字與經表裏。可補經闕。樂石之最古者與金同。其文字與史表裏。可補史闕。宋人集訓詁。談義理。自謂得古人心。不知義理自訓詁出。訓詁舛則義理亦舛。又史傳年月官系之案。非碑碣不能證。譬若孳子姓譏祖禰。忽引一數百歲人在側。曉然指其妄。而議者紛紛退矣。然則吉金樂石之有關於經史如此。宜其自唐宋以來。題詠不絕。至我朝尤盛也。況訓詁通轉。幽奧諧補。融會之者。恍神遊於皇古之世。親見其禮樂制度。則性情自雅。貞淫正變。或出於史臣曲筆。賴石之單文隻詞。證據確然。而人與事之眞僞判。則性情自激昂。是性情又自學問中出也。顧金石題詠。散在各集。非藏書家好古士不能輯。則實庵之功。且出歐趙外矣。余反復檢閱。欣然序之。時道光十一年八月中澣。

泰階六符後序

壬式之學。失傳久矣。則張仙槎得眞訣於孫南峯。遂傳姚少師之學。所謂以支爲體。以干爲用者也。干能使支。支不能使干。猶陽能使陰。陰不能使陽。不明逆干。則分毫無取驗。用門之外。如五紀中黃經、玉藻金英、照心神鑒經。直指析義等書。俱能發逆干之覆。然用逆干是矣。未嘗專用逆干。用逆干因而六之。則

自先生始。是書也。探源於伍相、范大夫。而文之以東方大中。縱橫勢峯。九變復貫。𢇁析類神。至纖至悉。射覆賁丁。若補盜之用。遊戲至其文采吐屬。直遠超金匱玉衡龍首之上。下視漢唐以來附託之書。不啻培塿矣。先生績學嗜古。無所不窺。尤好闡天人之祕。此僅騏驥一毛耳。然聞先生居恆每起。必焚香占一式。有求者則盡其求乃止。著有奇驗。布在人口。澤識先生於楚南。論古之暇。必及壬式。且言是書體例作意。時匆遽未及索讀也。今先生歸道山五年矣。嗣君銳海前輩出此見示。並屬序於澤。豈不以澤千慮有一得。然澤維管公明別傳云。術數有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是則先生占驗之神。才為之也。徒書云乎哉。道光十年。歲在庚寅。日于辛支卯。月將在子加酉。古歙後學程恩澤拜撰。

太原王氏族譜序

王氏巨族有三。曰琅琊。曰太原。曰京兆。琅琊太原皆出武城侯離。離二子。曰威、曰元。元。琅琊祖之。威、太原祖之。漢魏六朝。琅琊之望最著。於是太原之偉人巨公。往往混於琅琊。唐一朝王氏宰相凡十三人。琅琊得其四。京兆得其二。而太原得其七。是太原之望。於唐尤甚。榆次於古為太原郡。屬榆次之王。蓋自受氏以來。未遷徙者也。宜有譜。然世遠著錄竟少。王氏係世居榆次。有爵長先生者。慨然曰。自吾十三世以上。吾歷歷可指數。若再上則無聞焉。及吾身不著錄。則日月遂逝。並此十三世將遺忘之。故吾作譜。斷自十三世始。吾見某族某譜。與史傳悟者有矣。與碑碣悟者有矣。官不辨制。地不辨沿革。則疑稱疑。屬以附會。是重誣其祖也。吾何敢。吾甯紀於近也。恩澤於先生之子蘭圃大令為亞。聞先生之旨如是。於戲。是於敬宗收族之道庶幾矣。夫太原之望本巨。其中更世遠。文獻不能徵。遂紀於近。蓋其慎也。昔老泉蘇氏作譜。僅及其高祖。且自謂徐州長史味道。至其高祖二百有餘年。其間世次。皆不可紀。今先生乃能及以上十三世。不可謂不幸也。況作譜以後。其昭垂於後。蓋無窮哉。

遊香雪海記

吳郡以西之山。蜿蜒磅礴。若鼎峙。面林列。惟其區實存之而不能盡。若雜置大小石於庭。而引水灌之。其狀或出或沒。或仰或俯。或環或抉。人咸知湖之出乎山。而不知山之嶽於湖也。嶽於湖、故愈近水愈益秀殊。吳當湖山之奧曰香雪海。山固多梅。梅根飲於湖。而花醞釀於雲上。大江南北以梅著者。無與香雪海比。游梅者以不得至香雪海為憾。甚則一涉其涯。而不見多梅。於是香雪海且負謗。道光十年二月下澣。陳玉生觀察、招粲芷林方伯、汪竹禾編修、及余、為香雪海遊。余謝不往。觀察詫曰。君素豪於遊。無君不樂也。奚其辭。余曰。前數日曾一至。不見梅。登高眺之。則數十株厠桑林間。乃詢海之舉云。若梅何時可盡放。則應曰盡放矣。然觀察強聒不已。方伯亦使使促登舟。余踉蹌去。是夜北風號怒。雪姿駛下。客皆蹙蹙不成寐。昧爽泊光福司。邀觀鐵窗隙。則雪光皎然。觀察曰。天且假人。倘花亦若是耶。遂乘箯將禮抵香雪海。詣司徒廟。觀四奇樹。於是舁者譁曰。欲觀梅乎。須至吾蒲潭及潭西。乃至吾蒲潭。彌望十數里。若明雲屯積。時驕陽乍升。芳馥偪歡。中人如醇酒。至潭西。幾樹叢立。丹者、碧者、縹者、紺者、色相揉者。如以錦綺裹虬

龍。愈攀援。愈蜿蜒。香益酷烈。順風聞數里外。觀察乃揶揄余曰。若非香雪海乎。海固不可一地限也。君日中之海何其隘。吾意中之海抑何寬耶。遂登六浮閣。復赴蟠螭山。山斗入湖。湖在几席下。乃食於鄧尉山之還元閣。登鐘樓。歸途經潘氏園。入舟。乘夕照歸。稍翠穿叢綠間。山光水態益明。蓋來時壓無所見也。是役也。攬湖上之山。佛螺帝青。若纖點著明鏡上。則蟠螭最。自萬梅影中。掬湖光於掌上。則六浮閣還元閣最。花天然而夥。則蒿蒲潭最。畦瑰畛瑣。各競姝麗。則潭西最。憑高下觀。使疏花面面親帶。則香雪海最。惜哉易梅以桑。使數百年舊柯。寥落不及十一也。於是余十日間兩至香雪海矣。合香雪海幾負謗者。予知香雪海之勝而偏及者亦予。然非方伯持之堅。觀察行之力。則不奪於人言。亦格於天時矣。遊、小道也。不親歷則不易知。親歷之而倘得其一遺其十。咎大於遊者哉。因益歎余之憒憒。而服方伯觀察之去人遠也。三君子皆有詩。予因序之。

重濬北湖記

郴州北郭外、有湖曰北湖。唐永貞初。韓文公由陽山赴所、量移而北。待命於郴。所觴詠地也。湖蕪穢。有流涓涓出山罅。敗畦腐圃。交絡其側。其稍處有舊形可規。今刺史曾君。慨歎湮廢。導泉成沼。列植木草。闢堂三楹。拓堂以庭。環庭以欄楯。令可俯瞰沼。堂祀文公。而以張員外署、李使君伯康、配焉。經始於道光六年春。日落成於冬日。澤曾駐其地。屬記於澤。澤維公之待命於郴也。由貶陽山。其貶也。或以為論宮市。或以為論關中天下根本、遭逢旱饑、徵斂不以急。或以為李實之譖。或以為公訪時政。有漏其語於王伾、王叔文、韋執誼者。疑不能明也。夫小人之厄君子也。或罔以所必無。或曠以所必有。或陷以有與無之間。然君子辨於是非。或不受其誣。轉相詰責。則君子之身廢而其氣伸。小人之術行而其惡暴。惟其莊昧掩抑。不言其過。臨之以朝廷之怒。奔迫之命。則君子無可置喙。而小人得以幽逸其鉗網周內之罪。嗚呼。術至此、亦巧矣。迨赦書既下。量移而北。猶復使公鬱鬱居此。則小人之朋來對。而其陰鷙沉毒。仍欲以莊昧掩抑相困阻。使小人不即嚮。則公之待命且無已時也。嗚呼。術至此。亦足以賊君子矣。然公不云乎。凡禍福吉凶之來。不必在我。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不可也。不又云乎。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若築河堤以障屋霤。是則公居郴三月餘。旰衡相羊。快意於北湖之上。極叉魚行酒賦詩之樂。所謂築河隄以障屋霤。而與騷人秋士。悲憤怨尤。激而為此樂者。固大相河漢矣。且公之始貶也。宜咎李實。其待命於郴也。宜咎伾、叔文。蓋貶以貞元十九年冬。其時李實方幸。而待命以永貞元年春。其時伾、叔文方幸。然則北湖者。乃羣小人舉以厄君子。而為君子樂天知命之地者也。嗚呼。後之遊者、可以觀矣。曾君名鈺。鄉進士。能文章。其治郴也。有李使君之風。其濬湖建祠也。得李使君之志。不意千百年後。尚有韓張李之交。而令我文公傾倒者也。若是者不可以不記。

重修有明何文簡公綽楔記

大清道光八年、歲集戊子、夏四月。恩澤以試士來郴。有明何文簡之裔孫名某。指於途。以文簡所著若干種進。且曰文簡殁。有表其功若德而綽楔者。石歷久將泐。名某等力任修。修竣。欲乞文以紀其事。恩澤惟

文簡以通儒偉才，歷中外，所至侶侶，其功若德著於史與自著，不待覼縷，然其出處也以忠，而善用忠也以學，忠故出處不私，學故識卓，識卓故見終始，明當明世宗嗣位初，議大禮者始萌芽，宰執百寮論未沸，而文簡於萬里外抗疏，首爭皇叔考稱名之非，而歷漢宣、光武、晉元之得禮，斥漢哀、安、桓、靈之失禮，若有以灼見世宗必遂其私而後止者，此其識不可及，張桂㧑興議，禮愈支，文簡發十三難以折之，然不可奪也，不獲已，以哭爭倡廷者二百餘，而文簡與，此其忠不可及，浸假帝與獻且去本生號，且考興獻矣，且加皇伯考於孝宗矣，且作世廟祀興獻矣，且躋興獻於武宗上矣，而後知文簡始議以哀、安、桓、靈為諷者之灼見本末不爽也，而後知倡哭爭聲震殿陛之不為激也，且也張桂之爭有所為，文簡之爭無所為，無所為則以禮事君而已，引君當道而已，有所為則希榮顯排異己，不得君不已也，是則張桂之議，縱有合於人心，已失其本心，而況所議之詭於時而戾於古哉，斯時議大禮者，咸主濮議，然宋英幼撫於仁，與漢哀同，與世宗小異，張桂窺其隙，故其言易入，而世宗之始入也，即不欲暫處太子位，故承大宗之說，百喙若弗聞，若文簡之論，則以漢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則其識出於主濮議之上，蓋舜至孝也，未聞加號於瞽瞍，雖百張桂，其何能辨，然張桂徒以伸，文簡益以屈，張桂得君終以垢，文簡不得君終以潔，千載之下，莫不知文簡以忠退，而張桂以佞進也，且夫臣之於君，非休戚一體，則不能強諫，無真誠感人，則不能聚其徒數百泣而諫，當其諫也，不知有刀鋸鼎鑊也，然非真誠如文簡，則諫而退者有矣，不若是之激也，惟激愈見其忠也，愈見其以引君當道為志，而他無所覬也，惟激則愈見其識也，知張桂之熖日烈，世宗之心日逾，不棄其統與嗣，背禮遂私，不止也，吾故曰文簡之忠本於識，識本於學，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史，故言成敗得失，若指諸掌也，是故其識卓，其忠堅，若視公家事如楚越，君蹟而臣不扶者，其見唾於文簡必矣，吾慕其學，欽其忠，借書於此，以為來者勸，

孟縣修文峙閣記

孟縣形勝，甲河內，王屋迤其北，大河亘其南，溴水襟其東，周為盟津，晉為河陽邑，唐宋以來，皆為重鎮，河清柏崖無辟，諸險要皆棊布境內，蓋受扶輿之力厚，故氣遒順，風聚散，皆蘊鬱若薈焉，吾友徐君勤治斯邑有年，政平而訟清，穀穰穰，山委繚，以文字化其秀良者，而邑父老咸稱邑之東南，向建鎖水閣，後圮於河，文運遂不振，斯言也，然乎否乎，夫十室忠信，好學以成之，其舉措足以運益造化，人固不為地囿也，然而有舉莫廢，實守士之責，又河溴之間，使巍然崒然者居之上，足以奉星辰，俎豆下，足以壯遠邇瞻矚，所謂蘊鬱若薈者，意在斯乎，於是邑侯捐白金三伯為之倡，紳士宮槱等醵白金三千，竟其功，鳩亘工，庀大材，經始於乙未之夏，斷手於丙申之夏，閣仍三層，崇五丈，祀文昌奎星，凡閱十五月，頓還舊觀，於是父老欣欣，子弟愉愉，弦誦之聲，與大河雜相應，風俗且比鄒魯，何科目之足言，而人材蒸蒸蔚起，科目亦相尋而至，理可券也，此一役也，可以不朽，事成，索記於予，予為易其名曰文峙閣，銘曰，

河溴之間，傑閣峙焉，以表我中灘，而輝映麥山，與層巒聳壑，嶙崇造天，必起俊豪，為多士先，

陶萸江先生崇祀鄉賢記

嘉慶十年閏六月某日，安化陶萸江先生卒於里，二十二年夏四月，湖南巡撫巴哈布公、學政謝君堦樹、以先生祀鄉賢事，具疏題請，其年冬，奉旨俞允，道光八年夏，其哲嗣江蘇巡撫雲汀先生澍，屬書於恩澤，屬記其事，以恩澤曾任湖南學政，知先生言行尤悉也，恩澤惟古大賢負鄉里碩望，務可祭社，必也秉純摯之性，抱千百人之才，其氣宏以剛，其力峻以博，於是乎氣足以舉事，力足以任事，人所不能為，不能強我為之，而必推及其至，至則感，感則明，格乎天地而幽浹乎神鬼，其生也名著，其歿也道存，是故孝，庸行也，先生之孝，至於親病嘗糞，感夢而親疾愈，則孝至，斂殯人所勇也，先生之仁，至於親奇齒朋坎瘞，則仁至，以行型於鄉，以文化於鄉，尤恐人心之不克勉，先生則曲從形家之言，以遂其欲，導其嚮，皆細不遺，病甚不舍，疾風雨不閒辛也，形家言所因建者建，而書院亦從而華煥，人心所趣，文業遂日盛，非義之至，烏能肩勞怨若是，是皆先生卓行犖犖可紀者，且學人於治經史時，有所謂天文律算禮樂名物，分其一足擾擾一生，而先生囊括而并攻之，發為文若詩，又雄卓深健，楷模後生，非蓄氣之宏且剛，用力之峻且博，有不能為不能強者矣，恩澤使湖南時，凡湖南人稱篤行者，方聞者，必首先生，言文、若詩、若著述，必尊先生，先生之名溢於其鄉，其道存，即其神無不在也，俎豆而尸祝之，誰曰不宜，古今鄉先生一行一言之修，湮沒者不少，惟磊落奇偉之士，流傳於無窮，且天必有所發焉，以顯著其才若德，今雲汀先生治江蘇，宏績鉅蹟，不可殫述，其任事也，必推及其至，則於先生之所蓄，蓋能探其源而揚其瀾也，是能使先生之名，溢於一鄉，而兼達天下也，先生諱必銓，字士升，號萸江，湖南安化人，

潘少白文稿序

澤與少白山人交凡四歲，一日縱言至於文，因出示大著若干卷，澤三復讀之，窺其性情正，功力厚也，從付梓，梓成，澤欣然序之，其言曰，無範，非文也，為範以自畫，非文也，形似而多規仿䫜倚，非文也，清而無包孕，非文也，夫文士之心，與天地之心相貫，其言皆人人所欲言，其言皆人人所不能言，其言皆賢智所未盡言，然後其道尊，其藝傳，是故狂，文也，狷，亦文也，正，文也，奇，亦文也，吾於少白山人信之，山人，古狂者也，負兼人才，學與藝雖不逮，足跡窮宇內，政事人理物情，雖不逮，於是由狂返狷，遂進乎道，其為文也，探六經，搴史諸子百家之奧，涵泳得義理，櫽括得法度，出入得繩矩，於是由奇反正，遂進乎道，夫神明於規矩，有範亦無範，無所規仿䫜倚，則可令古人似我，包孕至厚，則瀏然而清者愈見，觀乎湖澤之清與江湖之清殊，江湖大波起，則天地易態，其識也，魚龍百怪，隱現變幻，不可逼視，而清愈昭然矣，蓋徒狷無施措才，徒奇無堅定志，人知山人之狷，而不知自狂，人知其文由正入，而不知自奇出也，使持此為用世資，其運量詎可涯，惜也濟處抱獨，僅以文傳，然而道固在是，此澤促付梓之意也，

跋黃忠端楷書孝經墨刻

右黃忠端楷書孝經墨刻，此庶人之孝也，下，增引詩云，我稼既飭，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廿五字，不知何所據，其題首云，孝經定本，似定本，即所據也，按忠端著述，有孝經集傳四卷，以集傳證之，亦無引詩廿五字，而有經一章，下注云，孝經舊本凡十八章，千七百七十三字，古本

晳依劉向所校河間獻王得於顏芝者，獨標題差殊耳。近儒皆疑四孝俱有引詩，而庶人獨否，似有闕文，又聿脩之義，大雅所告天子，無忝之詩，小宛以勖庶民，欲移大雅以發天子之端，推無忝以起庶民之例，於說亦通。然於首章文義未終，於過節發端多礙。小宛之賦，雖通於庶民，有虧之義，反疏於侯國。又云，凡孝經之義，不爲庶人而發，其自舜文而下，獨推周公以愛敬爲道德之原，豫順爲禮樂之實。又云，劉炫謬以閨門之語，溷於聖經。（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古文多此二十二字。）朱子誤以聖人之訓，自分經傳，必拘五孝以發五詩，則厥失維均，去古愈遠矣。據此則忠端不以庶人章增引詩爲然，況舉詩以實之乎。且定本之說，既不見文集，又不見集傳，蓋無所謂定本也。然經義考引朱垣之言曰，忠端在白雲庵中手寫孝經百二十本，本本各別，或者增此二十五字之本，是忠端未定論以前所寫歟。

孝經有古文今文之分，王劭、劉炫，紛紛聚訟，見於隋志。主古文者，劉知幾，主今文者、司馬貞，彼此駁議，見於唐會要。自石晉孝經、用今文而古文遂微。（石晉孝經卽唐明皇御注。）然據黃氏日鈔所載，核之古文，多閨門一章二十二字。今文無之。其餘不過字句有增減，章有分合耳。卽晚出之足利本，其經文亦無大同異。惟僞託孔安國注爲不足信，而今文鄭注，是小同所作。（嚴可均所輯孝經鄭注，仍以爲康成所作。阮福孝經通義，則云小同。）三國漢魏隋唐不見之本。宋元明不能見，中國不見之本，海外或見之。玆按古今文及足利本，皆無庶人章增引詩之說，則所謂定本者，蓋不可信矣。（吳草廬孝經定本，亦無此引詩廿五字。）朱子作孝經刊誤，爲此經添一改本。吳草廬作孝經定本，又爲此經添一改本。

吳少宰傑奏唐陸宣公贄從祀聖廟疏書後

聖門比天地譬藪，無不有也，則賢喆忠孝文武俱宜入，有畏限乎。則唐人皆言之。一爲抱殘經於兵燹墜之際，一爲有傳注功，所謂代用其書垂爲國胄者。然七十子不必皆著作，皆抱殘經何也。曰，親炙可弗論。外此雖賢喆忠孝文武，不傳道俱不宜入。此荀、董、揚，而後所爲落落也。然則荀、董、揚何以入。曰，其立言中言語科。故繼入有韓昌黎，繼入有陸宣公。宣公仕孱朝，覲庸主，無赫赫事功。其立言則醇乎醇者也。荀之言性惡，激而爲之。後世尚有抵其隙者。揚出處大節已乖，獨以立言耳。宣公其董、韓間乎。宜其千百載後，道者發之，禮官承之，聖人頷焉。大抵漢宋大儒，有傳注功，方得入。其見也拘。宋以後指心爲傳道，雖以禪悅，亦得入。其弊也蕩。而立言以傳道，其道也，其文也，則別樹一幟焉。故必如宣公，乃可繼荀、董、揚、韓，而後，非然、則宜守唐人成議，以峻聖門畏限，乃所以尊聖道也。

神龍蘭亭跋

定武爲歐臨，神龍爲褚臨，常談耳。謂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拓遂亡者，董廣川也。然未曰爲神龍本。謂宋理宗嫁周漢國公主於楊鎮、爲粧奩之物者，袁淸容也。是神龍本之目，權輿南宋間矣。此本筆趣洋溢，其斜轉散髮之態，實遠出穎上之右。謂是宋摹拓，誰曰不宜。若泥暢字左頂逆折，和字收筆內轉，及貞觀神龍開元印纍纍然，則是執牝牡驪黃、衡千里馬矣。

安玩堂藏稿後跋

右安玩堂藏稿文五十九首，賦十三首，詩二百四十首，先大夫榮祿公所著也。恩澤生十一歲而孤，記就塾時，先大父手時藝授恩澤，且誨曰，爾父少讀書，一再過卽成誦不忘。爲文析理用法至撲，遂通鄭學。於詩三禮尤精核，爾未知其涯也。言能彝歎。又記曹文敏公語恩澤曰，尊甫學士、背誦十三經並注疏，瑣瑣然爲文縱橫變化，神明規矱。業師王明府訓恩澤曰，吾座主以韓柳筆爲時藝，尤妙解題，能補漢唐宋諸說所未備。恩澤稍長，謁法時帆丈，謂曰，尊甫文旣工絕，賦律尤整細，不踰唐賢法，詩無狷淸新吾欲鮑謝生少司空以詩賦鳴，謂恩澤曰，尊甫賦律追唐賢，詩格追兩宋，雅潔精鍊，卓然成家，善乎吾座主曹文正之言曰，尊甫與僕爲總角交，同志同業，能以實學發至甚，識力才鋒俱峻絕，故行文有宏逸之氣，詩始落門博似吳淵穎，繼以淸峭勝，遂棄落陳言，獨標雋旨，惜乎年踰強仕，遽歸道山，平生貫串羣經，尤深詩三禮三傳，未暇著述成一家言，而僅以詩文傳，翔藥帙又佚其大半耶。恩澤不善讀父書，習聞先師友所論，因附識于簡末。道光十有六年始校，閱八月而成。任其事，訂其譌，爲張石洲大令，卽前序張孫圃太夫子之文孫也。十有七年夏四月、孤恩澤識。

題倉龍集

右成邸詩草一卷，詩凡卅二，內失題者二。緒夫姊丈得於介兄芝房處，詒余曰，成邸筆法，當代之善鑒者稔知之。然無款印，恐滋後人惑也，子盍爲我跋其後。予伏讀之下，見有送吳祭酒錫麒還里詩者，刻入詒晉齋帖，見有謝十色金錠詩者，則訓先大夫弆於予家，得此二證，不必款印，而斷其爲成邸無疑無疑者也。況眞草隨意，天機盎然，巡峻之法全收，跏趺之神亦妙，較矜鍊時不啻過之。詩則五古得晉人意，七古得蘇長公法律，體兼初中唐而波及北宋。其犢騎捷出，名論超雋，則由學博而才贍，位重而道高也。且夫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地居枝眠，而友接佳流，懷抱之際，尤難涯涘。傳所謂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者，庶幾見之矣。先大夫曾遊梁苑，頗甘楚醴，投贈之句，貫若文珠，徇知之誼，光乎簡篋，而緒者生後，賫客先傾，鳳尾雲餘，豈潘亦謝，反復斯卷，不勝愴然。辛卯秋八月下澣。

桂陽州重修試院記

桂陽州試院，國朝雍正十年搆，乾隆四十八年修，閱卅餘載未修，地窪下，水侵基，士沮洳，不勝戚，棟阿蒸出菌，又不勝飯甑，使不卽治，則頹且堙矣。州刺史陳君同治涖此邦，慨然思整，慨無以砍也，取諸民則懼民未孚，倡而弗和也。政成五年，民信其長，乃攘臂以邪許倡，民皆諾，遂稽朱提二萬餘。進鄉老約曰，某宜培，某宜闢，某宜更，怠者宜董，撓者宜懲。我職之，我暇輒旦暮省，支度出入，雖纖塵，若職之。勞以闕勳者庶者咸稽。若營己室，增土至半丈，案楹皆良材。先廊舍，次堂廡，次務个庖湢，序其外，陳以在中門，介士魚貫入，且避雨。經始道光七年夏五，其年冬考室，刺史嘆曰，是鄉也，奚爲修。彼昔之鄉，何異積且堙耶。今鄉不告後，後何以繼。踰年夏，余按試，斯乞文紀厥事。余惟宙合之奇，不於人，卽於物。桂寶區也，五金丹砂皆族，故物贏而人絀。今寶且衰，而蜿蜒鬱勃之氣猶是，豈別有所洩耶。抑人將贏而寶將絀耶。桂又瘠區也，不足於穀，乃贏於寶，故可支。今寶且賊民，穀益不足。然邦君攘臂以邪許倡，不旬日而朱提累萬俱集，不數

力而工以蔵。夫求試而利祿。齊於員領事也。自把鏤鋤、逐什一者視之。弗急也。成務若是。意者人皆知重儒。不吝竭其貲以爲重儒地。而儒者亦從容受厥福。夫人不愛寶。則寶之數絀。人重儒則儒之數贏。天相人。則磊落奇偉之儒生。人順天。則磊落奇偉之資棄。使儒者徒受厥福。而不自淑其身。厲其學。則不惟悖天。兼悖人。多士勉乎哉。巽日名山尊大儒。明廷尊大臣。所謂萃五金丹砂之氣。而英英以寶見重者。將必有其人矣。然非郭君倡於民。重厥儒。則倡無以應。非把鏤鋤逐什一者。皆知棄寶而重儒。則無以荅郭君之倡。蓋重儒之一念。上下相應。所關甚鉅。若廊舍寬則士舒。堂廡寬則校士者舒。去風雨之患。厯鑑之疾。納其求焉者也。故紀其犖犖大者。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八

河南按察使嚴公神道碑銘

公諱士鋐。字意叔。又字篤亭。江蘇丹徒人。先世太學生永中。居汴。當宋靖康時。與大學生陳東等。擊登聞鼓。請留李綱。不報。遂渡江而南。居京口。爲遷丹徒始祖。曾祖之錫。祖榮德。輕財好施。喜交結。儒碩。族鄉里敬之。貤贈中憲大夫。父璟。晉贈中憲大夫。妣華氏。曹氏。贈恭人。公爲中憲第三子。少端靜。及長。儀度修偉。性沈毅。寡言笑。喜慍不形於色。工文辭。尤留心經世之學。公叔祖元燮。以名進士教於家。窮經治史。旁及星緯象數。公從遊。盡得其傳。乾隆丁酉科。公舉選拔。以知縣試用四川。攝秀山。內江。題補樂江。將赴任。以憂去。服闋。攝天全州。攝成都。兼攝金堂。題補雙流。攝樂山。奏調華陽。以軍功擢資州。尋擢知寧遠府事。攝夔州府事。奏擢川東道。攝布政使。攝永寧道。攝按察使。擢湖南按察使。調河南按察使。未之任。以疾去。公善折獄。任華陽時。有以貲得道職。仍充鹽商。負鹺商本不歸。鹺商訟之。某恃勢。亂常法不爲屈。公讞定。褫其職。加桎梏。豪猾斂氣。又有以貲得副指揮。某利舅叔母財。誣其與婿姦。訟諸按察使。使仿公鞫。發憤利刃。欲自刺手訟庭。公廉知之。訊其指姦無證。乃坐誣告者。發與宗人數百。伺公出。焚香泥首馬前。某富家某。買一婢。忽逃去。婢家以謀殺控。公方集人證研鞫。時按察使承意明招佐者。陰偵伺。且一至縣庭。公疑之。廉得招佐匿婢狀。蓋招佐嚇富家。欲賂之。公帥幹役。出不意。於二鼓後排闥入。獲婢。即衛招佐。論如法。

公發姦擿伏類如此。平反獄至多。錄其犖犖大者。公尤知兵。乾隆六十年。湖南苗疆軍興。福文襄王帥師進剿。孫文靖再督四川。駐節秀山。時公攝夔州府事。府據白帝控瞿塘。苹水陸之險。又東縮宜昌。東北亥鄖陽。北指興安。南涉施南。古戰爭地也。公亟督水陸營堡。訪匪徒潛伏者。未幾白蓮教匪齊王氏、姚之富、張漢潮、冒加耀等起。分寇荊、襄、宜、施各府。在在與夔州牙錯。公亟請於孫文靖。權櫃銀。集團勇。教練兵。爲守禦計。選健卒數十人。布所轄六邑。偵緝而大寧之一碗泉。開縣之周家榜。有伏寇。公會營弁疾馳。掩擊殆盡。是時川中教匪。尚未蔓延。故旋起旋撲滅。文靖又以巫山爲川東門戶。檄公守焉。巫山郭附江。濱大寧河。距楚境不百里。而巴東之揹石、邊箭楷、拐子坪。皆有教匪。欲攻巫山城。得則據之。不勝則奔湖北。與大股賊合。其會曰侯光斗、李宗嵩。無何。侯之宗人告變。公時出巡陪石。聞之。遣諜信入山偵。卽約都司徐朝綱、議剿撫。時公度賊審約已久而未發。必脅從者衆。心力未齊也。乘其未發撫之。則不煩兵矣。諸都司。都司奮曰。朝綱任巫山久。與各寨居民習。當爲公往。公握其手。下拜曰。君倘有膽識。某亦同往。義不獨分君勞也。各帶傔從數人。而分撥兵勇。每五里。置二人。爲急遞。脫有變卽馳歸報巫山。使登陴守。潛行探卒旋曰。居民數萬戶。教匪三之一耳。公與都司徑入。不三十里。有冠儒冠者十餘人。迎於馬首。詢何姓。皆侯李也。曰。來者非太守與都司耶。曰。然。曰。是不可入。中有教匪數千戶。將揭竿奔湖北矣。都司曰。知之。衆曰。既知之。何不帶兵而單騎入。都司曰。吾與太守不以教匪視吾民。奚兵爲。且爾等不聞湖南苗疆、凱旋之兵十餘萬。圍賊於巴東之黃柏山。不日盡剿。無子遺乎。彼棄其田廬墳墓妻子。欲往助。至卽授首耳。愚甚。彼能悔教從我。我與太守能生之。衆頓首泣下曰。太守與公來。某等活矣。某等亦誤入教者。公於是拔佩刀。裂短後衣一幅。示之曰。所不許爾投誠而食言者。有如此衣。衆曰。首逆謀者。侯光斗、李宗嵩耳。某等願爲以獻。公卽委候補員馬鳴鑾、吳國鴻、各率兵勇往追捕。自與都司徐。分遣各教匪巢穴。宛轉曲諭。

十餘日而徧。皆革心爲良民。尋獲侯光斗、李宗嵩。斬之。公下令赦脅教者。於是數千戶人。歡聲若雷。嘉慶二年。川東達縣之王三槐、徐添德。川北巴州之羅其清、冉文儔等。遂起。陝西亦然。三省連兵會剿。而賊愈熾。參贊德楞泰公。駐兵開縣之大團包。公在參贊營總糧餉。乃獻策曰。齊團練、使之守。招鄉勇、使之戰。參贊韙之。公招集鄉勇。一月餘得萬人。選隊長二。一爲桂公涵。一爲羅公思舉。今皆官提督。總統宜綿公、參贊德楞泰公。奏公勤力。奉旨賞帶花翎。時賊匪出沒不恆。德公屢挫之。因選勁旅。乘夏漲。爲下峽計。公馳入夔州。集兵船三百艘。載官軍。隨德公自夔門下抵宜昌。德公登岸。將整隊。忽前鋒偵報。賊匪不入鄖陽。將竄荊州。出襄陽。以齊王氏樊城人。樊城接南陽。德公恐竄中州。計賊匪已過宜昌。不可追。甚憂之。公進曰。可仍由水路下荊州。因手令箭傳呼曰。兵船無散。仍載大兵下荊州。舟子皆夔人。感公舊政。均踴躍。時宜昌餉糈。不能給船值。公卽以川餉給之。翹首請德公登舟。德公喜曰。此行扼賊。不使竄南陽。君之功也。果及賊於荊襄。敗之。復敗賊于鄖陽。殲之。公以軍功加道銜。隨德公督守漢中府。漢中與保寧接。公調川兵及餉。遂之保寧之廣元。而土匪何四壁刀等。欲起應賊。公禽其首。飭其餘。境內以安。大府上其事。以道員卽用。尋授川東道。仍留軍營。嘉慶十一年。陝西寧陝新兵叛。川東毗陝西省。公赴綏定籌邊。而綏定新

兵亦翻城出。欲由新寧寬巴山。公即檄桂公涵迎擊盜淨。時事起倉卒、公籌費凡十晝夜不寐、公自乙卯兵興。迄辛酉功竣。凡七年、在戎行。運用神速。知山川夸險。故所策多勝算。餉出諸將帥先。耐辛苦。尤儉約。食等士卒。臥一敝穹廬。不避燥溼寒暑。卒以是致頭眩疾。大兵之後。川北一帶州縣有未治城郭者。方伯方公積議開南江老林。招商出售。可得城郭費。請於當路公。檄公往勘。公按行一閱月。致書方伯。以五不可阻之大旨。謂南江山谷阻深。毗陝西漢中。爲南棧別支。賊匪初平。人宜散不宜聚。聚則易因緣爲姦。而兩省墾荒之人。不下數十萬。皆衣食此山。一旦毀廠伐木。是奪其利。又老林爲縣屏蔽。伐之恐地險傷。方公得書。自制府能之。末幾陝西南山大饑。木廠倡亂。人皆服公先見。襄平相國蔣公攸銛時督四川。知公練達。詢以川省情狀。公條吏治、兵政、邊防、盜賊四事。大約謂蜀中州縣。起科目者半。起投效者半。易分門戶。角技能。又疲疾之後。弱宜撫。強宜懲。當判其才之寬猛。使各盡其長。去其短。拘常例輪委。則上才屈搖地方肥瘠。則私門開。又軍功超遷。往往起微末。游至方面。流品至雜。尤宜審擇。蜀中兵久戰。故兵強。兵強則易叛。糧餉不可移動。訓練不可廢弛。以勇將兵。以誠將將。則百萬統于一。邊境番夸之黠者。北曰果羅克三部。南曰瞻對三部。又建昌道所屬各州縣。永寧道、敍州府、馬邊、峩邊、雷波等處。民番交錯。易侵占啓釁。盜賊之尤者曰嘓匪。嘓匪有專律。格殺勿論。其民浮囂易動。故剽掠作姦。不獨務民。富室豪強亦爲之。且匿猾與通賄。尚巫信祆。好結盟黨。皆教匪之漸。公所陳皆遠大。蔣公一一施行。蜀以大治。始公以知縣辦西藏軍務。大員某儀從入局。索夫馬勢甚張。公立摘治。論如法。嘉慶四年。川督勒公被逮。以某公代。某公至。將興大獄。公從容陳白。以情理折之。其事遂解。人謂公善用剛柔有如此。公以嘉慶二十四年。疾劇在告。道光六年。就養于楚南官舍。八年。夏、感熱疾。秋、不起。享年八十有三。夫人趙氏。封恭人。晉淑人。先公十有一年卒。子三。長學瀛。候選鹽場大使。爲公兄士銓後。前卒。次學淦。舉人。署湖南耒陽縣知縣。三學澄。候選縣丞。前卒。孫六。榕廷、枋、樟、楡、標、承曾。以道光十年正月初七日、葬公於城西曹王山枝之徐瀆原。趙淑人祔焉。記澤官黔時。識公門下士膺方伯奇瑜。方伯稱公德量智術不去口。恆奉以爲法。逮澤移官楚南。以年家子禮拜公。公時年過八十。言語姁姁。猶未釋卷。去歲從蔣襄平夫子遊。夫子與公一如方伯所言。嗚呼。魁儒長者。芳烈之昭著如是。是可銘也已。銘曰。

其蘊淵淵。其才贅贅。洞深察微。秉經達權。市朝原野。皆天所棐。戰人之命。匪仁曷恃。五過有疵。弱肉饑殘。公折鉅豪。剸猾卹疣。用武之國。死若薙草。公起白骨。投以文袴。或摧機牙。或爭須臾。騰趠飛行。如風御虛。燧舘馬御。雍容坐論。東井有赫。西川如鏡。卌載服官。七年枕戈。心焰欲枯。筋髓猶瘁。履墜億鑑。退振四壁。布裳白髮。危坐獨息。有子謙恒。循吏通儒。公活萬生。流慶必都。武連山側。嶽嶽華表。過者式焉。視此有道。

臧尚書神道碑

道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署工部左侍郎前四川總督臧公薨於京邸。旨加尚書銜。照尚書禮賜卹。越七月二十三日。禮部尚書湯公金釗。奉旨賜奠於私第。戶部工部。各遣頒發祭葬銀如例。其年秋。公之喪至鎮江。其嗣君郎中於義。寓書於恩澤。屬撰神道碑。恩澤於公有世誼。且辱公知好甚久。不敢以不文辭。按

狀。公姓臧氏。諱三錫。字晳游。號淡門。江蘇丹徒人。曾祖京鼇。祖士鵬。湖北嘉魚縣典史。父紀。入籍順天。補府庠生。考取三禮館校錄。江蘇青浦金壇主簿。三世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例晉光祿大夫。母張氏、後氏。累贈一品夫人。公讀書期大用。不爲無益之學。尤樂觀古名賢大君子出處施設。中乾隆●丙午科舉人。癸丑科進士。以知縣用。署山西潞城縣。補臨邑縣。縣彫敝。公撫字有方。以治行聞。時公父光祿公、母淩夫人、春秋高。不能就官舍。公思慕不置。一旦引疾歸。而光祿公、淩夫人、俱棄養。不半載。相繼歿。人謂孝感若有先告云。嘉慶五年。服闋引見。奉旨發往四川。時蜀方治軍。公至。即攝營山縣。縣當四達之衝。供帳絡繹。公籌備無誤。補南充縣。攝綿州知州。擢袞邊廳撫夷通判。公在綿有惠政。去之日。父老遮道哭。請建生祠。公力卻之乃已。歷攝眉邛各直隸州知州。成都府通判。保寧、順慶、夔州、成都各府知府。嘉慶二十一年。公再攝邛州。時有姦民黃子賢等。嘯聚亡命千人。約以州試文童日乘間發。公偵知其謀之所。屆期。仍扃試如恆。密遣民壯數百。突往捕。悉禽之。案具。大吏欲以軍功奏。公請戮首惡一。餘以軍流處之。得旨與飭。時公已擢茂州知州。二十三年。擢寧遠府知府。道光元年。擢建昌兵備道。時雲南永北廳夷匪啓釁。與寧遠界一金沙江。川民驚恟。公募鄉勇。集數百人。晝夕練習防衞。永北難民沿江就食。衞道留遠兵弃。欲禁不使渡江。公謂避難皆赤子。悉撫綏之。全活不下數萬人。兵既息。難民感公德。不願旋。因著籍於川。時制府蔣公素以人才爲己任。見公略能禦衞。仁足撫衆。薦甚力。自是公膺特達之知。不三載。即以布政使署總督。蓋聖主知人之明。大吏舉賢之誠。我公忠貫之政。遂昭著於天下。而天下百職事。咸矜勉守道。蓋奮朝廷遂收得人之效。實自公始。其年擢四川按察使。二年擢江寧布政使。引避原籍。調四川布政使。三年。奉旨以二品頂帶署四川總督。後復署成都將軍。五年。奉旨實授四川總督。公久官蜀。知蜀民立懂好勇。教不先也。於是正書院規制。增義學三千餘區。拓考舍一千餘區。使士表其民。民化于士。又以治兵定亂。須撫其機。讞獄科罪。須平其衡。蜀多事。非時過乃發。致患禍成。即好殺喜功。不幸而激大變。七年。新都姦民楊守一等倡邪教。造妖書。公弋獲之。立正典刑。越巂生番、恃險遠。時出沒劫商旅。掠婦女。僉議欲加兵。公但飭吏捕猾黠者數十人治之。寮陽鹽販拒捕。守令以暴梟論。公謂售由官肆。則非私販。止十人則非夥。當以寬辟過矣。惟當治拒捕罪耳。官吏稱允。其他濬渠堰水利。禁販鬻子女。斷鐵錢侈靡。掩埋軍興死綏之骨。表彰國殤不屈之魄。凡有關於世道人心者。靡不修舉。傳云。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惟公有焉。七年。七月。公七十壽。前期即蒙恩賚。并賜御書數獻篋新。時公嗣於義任吏部員外。恭齎赴蜀。時人榮之。九年。內召。署工部侍郎。奉命恭詣東陵、西陵。查估歲修事。十年。奉旨以原品休致。公具疏謝恩。蒙召對。上諭以居官甚好。今始令終。公免冠謝。公以久宦。思省邱墓。入秋擬請歸。即以是年六月得氣疾。薨於京邸。春秋七十有三。公長身火色。目爍爍有紫光。性剛峻。不受假默。事上唯謹。不阿從。處同列以和。不以己長掩人短。精力過人。每當繁劇。益見縝密。稿皆手錄。工行楷。尤工漢隸。手錄書及臨校書盈篋。寄讀薛文清呂新吾兩先生書。記。道光元年。恩澤典四川試。見蜀士民述公爲州縣時。視民若子姓。其班春也。過一村墟。則父老咸邀停車。奉茶果爲壽。撫摩幼稚。纍纍環車前。公猶能指其姓氏。與父老話農事。課

兩時偕及家人瑣屑皆歎然應。雖然諾。間有以事角口者。求辨于公。公爲譬況。即散去。歲斷獄甚簡。於戲。庶幾古循良之風。復見於今矣。公配張氏。累封一品夫人。子一。於義甲戌科進士。官吏部郎中。女一。適山西試用知縣呂兆熊。孫一、朗。女孫一。以□年□月葬于□山之□原。銘曰。

大善之積。自微成著。下位廿年。曾不數載。天子有命。統東西川。天子寵公。公七十齡。不懈益虔。文師文黨。武師武鄉。謀略炳然。人疑貴速。民知主聖。公宜累遷。所居父在。所去母失。成戴二天。封圻遠民。思乎下述。獨公如前。部赫赫名。山突火始。拔毛斧先。歷少壯老。束身清勤。植志貞堅。恩禮始終。進退綽綽。曷歸乎田。不及省墓。公心不怡。蒼公何遽。贈淚之碑。遺愛之碣。過者式焉。

贈長蘆鹽運使伍公神道碑銘

公諱光瑜。字孚尹。號屏秋。姓伍氏。始遷祖德全。精麻學。明洪武朝。授刻漏科博士。掌欽天監事。賜第宅。居金陵。歷五世皆世其官。六世少西。以助振賜四品冠帶。旌曰高義。曾祖致哉。以嗜古善鑑藏稱。祖宗經。以孝稱。父守旂。太學生。以廉讓稱。兩世俱累贈中議大夫。妣楊氏、陳氏。俱累贈淑人。公生三歲而孤。少即穎悟。母督讀嚴寒暑無間。稍長。治羣經。尤邃于易。善讀史。皆錄成冊。核所行得失。性好善。見善必爲。爲必有成。乾隆間。上元江寧兩學宮將圮。公與同學倡一鏹約。積數年。盡其圮如新。嘉慶廿一年。羣議重建江寧府學明倫堂。賴公成之。廿四年。大成殿災。節相孫公玉庭議修復。公又成之。是年九月之晦。大成殿先考。漏初下。殿上騰白光如畫。又十一月晦日將夕。有青雲繚繞基門。蓋公自束髮時。每月朔望。必齋沐拜大成殿階下。及是又督工。竭心力。人皆謂誠敬有符驗。由積累所致云。公倡恤嫠局。曰同善堂。行之有成效。而虛官士族之嫠。不能與歲薦。必措貲計戶厚飲之。公倡捄生局。曰生生堂。法於大江險灘設拯溺船。一歲內風濤險巇。全活無算。又捨有殭者。恆以屬民畏審。匿不報。致暴朽。公偕衆白之大吏。定規制。凡途殭即報局驗瘞。嘉慶十九年。江寧大旱。百文敏公寮助振。公時方抱疴。力疾偕紳者綸輸。凡五振。九閱月乃畢。大吏入奏。奉旨議敍主簿銜。公以餘羨白大吏。發質庫權子母。作備歉用。道光三年。大水發。節相孫公復勸輸。不給用。而公所請權子母。已積緡二萬餘。取以益之。乃足。上元、江寧、軍船之制。有運籍。有快籍。快丁例助運丁貲。苦累殆不支。快貲不解。則官罪議。催比急則丁死。官與丁已交困。又快丁暌黠皆□墾齊民。課在快籍。比辦明。家已破。則困及齊民。先是漕督許公兆椿守江寧時。請官洲以削快丁困。而每年運糧造舟之助。尚不給。公請借庫貯若干。勸快丁墾。捐若干。皆權子母。而運造一旦俱給。是舉也。快丁有恆產。則丁便。民免謹擾。則民便。官無催比過當。則官便。無緩纖糾纏。則運亦便。於是江寧所轄各縣。有快丁籍者。俱倣公所爲行之。循江至安徽。聞風相效。蓋公倡率之功。幾徧東南維矣。澤至江寧。公適病。尋卒。凡哭公者。皆失聲。因究公樂善之事。魄力之厚。則咸謂公至孝友。務賙卹。自門內逮姻友俱徧。乃知推暨覆被之廣。且大。由孝友然也。人不先本原而務施博。又烏能施博哉。公好詩。著有補園集。以道光十年四月卒于里第。春秋七十有三。歲貢生。候選訓導。議敍主簿銜。以子貴。累封中議大夫。夫人馬氏。累封淑人。性好善。與公同志。凡義舉助公尤力。子若孫竹林立。且教且撫。閨門以內。雝雝如也。上下。忻忻如也。先公

三年。卒于長蘆官廨。春秋七十。子六。長齡。歲貢生。舉孝廉方正。以知縣用。長華。進士。廷試第三名。授編修。累官長蘆鹽運使。長英。舉人。湖南常德府同知。長松。長馨。俱庠生。長貞。殤。女三。長殤。次適孫玉銘。次適馬功浩。孫十。女孫十九。曾孫女二。以某年某月之吉。葬公某山某原。銘曰。

葉陽助王恩厥民。倣萬人値衡溢。恩手拯活之口弗論。護孳枕飯饑寒。昔綠竹豈諼敢懈。凡公所守敬無肆。積善袞袞。福其嗣。

戶部福建司郎中鶴皋祁公神道碑銘

公諱韻士。字諧庭。一字鶴皋。姓祁氏。山西壽陽人。祁爲晉巨族。其占籍壽陽。自河東公始。至公十有五世。曾祖敬德。祖雲瑞。贈朝議大夫。贈榮祿大夫。父文汪。贈朝議大夫。晉贈榮祿大夫。妣賈氏。贈太恭人。晉贈一品太夫人。公穎特。善屬文。自幼喜治史。於疆域、山川、形勝、古人爵里姓氏。靡不記覽。年十有九。館於靜樂李氏。李氏多藏書。書樓十餘楹。且弆善本。公襄館凡五稔。益博洽。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是秋。鄉試中式。明年、會試中式。官翰林。五十年。大考翰詹。名列二等。五十四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五十五年。擢右中允。五十六年。大考翰詹。改戶部雲南司主事。嘉慶四年。授河南司員外郎。五年。升郎中。秋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六年。充寶泉局監督。在局兩載。九年。局庫虧銅案發。歷任監督皆逮問下獄。故事。交卸憑冊籍。不盤盤有期。公不及盤期。故無自檢覈。十年。同逮之。監督五盧泰遣子申訴。得末減。發熱河。公與宗室恩麟等戍伊犁。始公在史館也。奉旨創立蒙古王公表傳。稿文悉爲總裁。知公深。屬公任其事。公殫立傳體例。計內札薩克。凡四十九旗。外札薩克若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札薩克圖汗、賽因諾顏、若青海、若阿拉善、若土爾扈特、杜爾伯特、多至二百餘旗。及西藏、及回部、均應立總傳分傳。而苦無徵。館送旗冊。亦雜亂紛糾。即人名重累。驟不可逗。乃悉發大庫清字紅本分檢之。有涉外藩事跡者。擇要詳譯作底冊。每于塵坌中有所得。輒狂喜爲異聞。於是按部落條析之。人立一傳。必以見諸實錄紅本者爲確。復據皇輿圖西北乘暨城爲綱領。據理藩院世譜。訂王公等派系。凡八閱寒暑而成。計書百十二卷。終始佐公者。則郭檢討在遂也。及公戍伊犁也。則創纂伊犁總統事略。別擇山川、道里、爲西域釋地。蓋公學自乙部入。窮源溯流。皆萃貫串。能縷其經。實經世可施用。性介直自將。不逐時爲俯仰。遂見抑於權要。力殫苦不食報。而師友皆名儒。偉公。以文字受知。則朱文正、王文端、阿文成、紀文達、曹侍御錫寶、金殿撰榜。汲引若不及。藏文端、那文毅、松文清。則服公才識。斷大事必咨之。及其踰萬里歸來。以著書佐治。授經老爲客而歿。嗚呼。可悼惜也已。公繼室劉夫人。智識英毅。公遣戍後。家破。夫人攜子寯藻詩陽。頗延師爲授學。以誠衛所人。其師鑒。必潔酒肉。而自攻苦食淡。比公歸。公之嗣君今閣學寯藻。學有成。入翰林。人謂慈教。半嚴教焉。及閣學視學楚南。皆公久矣。太君訓之若童時。小拂意。輒令長跪受杖。瑣楚南人皆頌學使之廉敏。有所自署。內外斬斬。無不憚太君者。恩澤與閣學契交。且同直十餘年。一日閣學謂恩澤曰。憶先公在班行。奏當重譴。攜藻而十一齡。與世兄實侍側。朋寯日蹴上當勾。攜藻股弁。泣涕不自勝。先公意殊泰然。就燭下爲削詩文草數首。引枕酣駒睡。迄今思之。森森若身置刀載林也。嘉慶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歿於保

定香院。年六十有五。官郎中。誥授奉政大夫。以子貴。晉贈榮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二級。配呂恭人。先公卒。年三十。劉夫人後公卒。年七十有一。皆贈一品太夫人。子六。庚猷。增貢生。四川鹽場大使。宜蕃。邑家藻。國學生。候選府檢校。富藻。殤。錫瀛。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南書房行走。宿濚。舉人。女三。長適候選訓導王敷政。次適兵馬司吏目閻庭椿。次適候選訓導張麗湄。孫七。世弁。優貢生。候選訓導。世虞。庠生。世齡。舉人。世舒。國學生。世信。世敦。世長。女孫二。公著有審部要略若干卷。西陲要略若干卷。西陲總統事略十二卷。西域釋地二卷。萬里行程記。已庚編。審史輯要。耳筆集。袖爽軒文集。蔎甌詩集。鐙池行叢。西陲百詠。訪山隨筆若干卷。嘉慶二十三年。公暨呂太夫人。葬於葦上之原。道光十有四年八月某日。劉太夫人合塋封。開學恩澤爲神道碑。銘於墓道東南。銘曰。

公性介而和。伉爽而英。多學。璞沈而輝華。喜交友以文。荷酤雅歌。括史例。通國書。指掌輿圖。蔚然著作家。才富遇嗇。命也奈何。不於其身。於子若孫。視此豐碑之巍峩。

光祿寺卿興縣康公神道碑銘

道光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前湖南巡撫康公薨。越明年。其孤兆奎。以武進李兆洛所爲行狀。乞余銘神道之碑。余故知公者。敢剟其大要以顯焯之。按狀。公諱紹鏞。字鐘甫。別字蘭皋。其先自陝遷山西清源。數傳至登有。又自清源徙興縣。今爲興縣人。曾祖萬方。祖惇。俱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晉贈振威將軍。生基田。官南河總督。次基淵。即公考也。與兄皆以進士縣令起家。歷官江西廣信府。贈中憲大夫。晉贈振威將軍。兼提督。曾祖妣郭氏。祖妣王氏。妣孫氏、王氏。生妣盧氏。皆贈封一品夫人。公兄弟七人。於次居五。生而資性過人。年十二。廣信公歿於任。執喪如成人。乾隆壬子科。舉山西鄉試。嘉慶己未科成進士。引見用兵部主事。補軍機章京。充會典館纂修官。歷兵部郎中。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鴻臚寺正卿。公之官大理也。當嘉慶十八年。林清首亂畿南。山東河南教匪響應。公方隨扈塞外。作小冊。備書三省阨塞險要。及將弁能否。兵數之多寡。適會上問當軸。即以其冊進。仁廟由是知公才可大用。擢安徽布政使。陛辭。上命之曰。爾有老母。皖江一水可通。毋庸迎養。時安徽四十餘縣皆旱災。公諭勸富室捐資。各振其鄉。凡輸銀九十萬兩。米麥七十餘萬石。益以帑項數十萬兩。賞賴以濟。然皖省數災。而藩庫止存三十餘萬兩。其借支款項。有出無入。公嚴杜借支。當奏銷時。即於州縣應領項款抵正供。省一領一解之費。庫府增多。二年之內。實積帑三百二十九萬八千餘兩。某年。擢安徽巡撫。公自少負文武材。機神開張。不主故常。鱗雜粟錯。消以黃鐘。喜跅弛異量之士。務立名義。功業有可成就。及任封圻。益以綏鉅爲己任。不恤當談浮議。安徽巡撫衙故兼提督。而盧、鳳、潁、民俗悍輕。側宗嗣氏之族。村里相望。又洪澤湖大江、及阜陽、亳州、水陸奔輳。爲私梟捻匪所出沒。公相其扼要。繕營房。立巡船。先後捻治李才、楊七等五十餘人。奏於之法。盜乃戢。又擇標下伉健者。每日五十人。入內射堂。角藝。蒙精技擊者教習。而時賞罰之。公自幼喜習騎射。所至完器械。簡卒伍。後在湖南。造擡槍數十桿。以教撫標二營。卒猺人稱亂。猶賴其用。二十四年。調任廣東。時總督親擬入京。兼署其任。明年三月。入覲。奉命於回任時。赴豫察視馬營

塲及儀封漫口。今上元年。有旨查辦陋規。公奏數千言。大意以陋規入奏。似非政體。若奏減其數。則不減者。官吏皆明目張膽視如廉俸。而已減者且額必私增。若盡裁之。官不能堪。反益病民。議遂寢。在粵二年。先後緝獲劇盜會匪數十案。行旅以安。是年六月入京。署禮部左侍郎。奉命偕相國松筠赴浙查辦事件。丁顧太夫人憂。服闋。以禮部侍郎出爲廣西巡撫。旋調湖南巡撫。苗疆自故按察使傅公鼐經理之。設帖者二十餘年。公視事後。即修葺傅公所築碉卡二千餘處。禁民人毋得入苗疆射利。以兆釁端。洞庭湖多盜。環湖州縣以水上道里遠近不明。相諉避。盜不時得。公定其界址。爲圖。常置左右。嚴儆巡令。無文武無致不用命。編脊漁船。如保甲法。盜無所容。而公猶以苗疆自初平時。官其桀驁者綱縻之。今日久。倚官作威。致凌犯自相殺。不治則損威。治之則法重。如戕官例難盡行。多設苗官。未爲有益。反益生事。惟詳考其所轄道里近遠。可歸併者。缺出不補。以次漸裁。庶無後患。欲陳奏之。未發也。而適值六年水災。其醴陵、茶陵、數縣。城郭皆敗。壞民田廬。無貧富皆盡。捐輸不可行。而費用廣。視安徽旱災事尤劇。分率司道。分行撫卹。拯民於高阜而棲之。行糜粥及藥物棺櫬。乞恩屢振。及修屋宇。費皆得俞旨。公伯父河督公。嘗言水利。公幼習之。撫安徽時。修堤堰於淮河、北股河。以遏黃水。由減水洩水諸壩。軼入鹽壋、宿州者。又築捍江堤千二百丈。於無爲州之黃絲灘。及湖南水災後。復澧州田侵入夕陽湖萬四千五百畝。排水去汙。皆可耕。其不可耕者萬一千八百畝。豁免起科。分別奏行。至道光九年。入覲。陳苗疆事宜。上命與督臣熟籌之。議未定而公入爲光祿寺卿。旋致仕。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卒於河內里第。年六十五。公直軍機十年。受特達知。巡撫四省。賜天府圖書。稠疊優渥。所建立多灼灼可指白。而公常慊然未盡。與僚友言。每深咨孫文定、陳文恭之爲人也。事太夫人。竭情承歡。不計費多寡。深友旐客。莫不意滿。配封一品夫人、趙氏。子二。兆奎。正二品廕生。刑部直隸司郎中。記名以道府用。兆臺。國學生。孫、錫齡。縣學生。輿齡、成齡、椿齡、儲齡、俱幼。以道光某年月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謹出納以裕封樁。不積而贏。是師研桑。日肆金版。補苴秦平。要隘尤猶。可治川治兵。儲數大事。雄略偉斷。恣陵誚笑。懦者悚懾。事君事親。有古名臣。我稔知之。於洞庭之濱。泛丸歐臾。公稔知之。我銘幽宮。質無媿辭。

翰林院修撰汪先生墓志銘

高宗純皇帝御極之四十五年。歲在庚子。臨軒策士。時賜及第第一名二名三名。皆鴻才博學。負天下清望。而先生以會試第一。臚殿試第一。授職修撰。年甫二十六。長身玉色。眸子瞭盼炯然。朗守偉之。四十八年。充三通館纂修官。本衙門撰文。是年冬。奉旨入直上書房。五十一年。典山東試。是年冬。督雲南學政。使還仍入直。五十六年。以本生母憂去官。五十七年冬。服闋。仍入直。五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先生疾終。凡通籍十有五年。得年四十。先生姓汪氏。諱如洋。字潤民。號雲壑。浙江秀水縣人。先世居休寧。國初遷桐鄉。曾祖繼燝。吏科給事中。祖上墉。雲南大理府知府。父仲鈖。舉人。贈奉直大夫。母許氏。封太宜人。本生父孟鋗。進士。吏部文選司主事。誥授奉直大夫。以先生兄如藻官。皆贈朝議大夫。本生妣觀氏。贈宜人。晉恭人。金

氏。封宜人。晉太恭人。汪氏自先生以上五世。文望輝赫。位躋於朝。先生蚤慧。博覽典籍。撰於文。豪於詩。試輒冠軍。每一篇出。口相傳以熟。走數千里。垂數十年。諷詠者恆不絕。及其冠倫魁。侍禁近。文若詩益鴻麗。名益譟。天下士識其面者。以爲瑞。性沈厚。喜怒不形。外和易。內方介。守潔用敏。設措部分。才當什佰人。其視學濱也。濱士志學而苦無師。先生行教家塾子弟法。每試一題。則操管成一藝。試畢示諸生。即仿諸生環案前。爲評隲點竄。言語婉婉。使充然各有所得。於是濱之文日以上。旁及詩賦。皆雕繪可誦。值己酉選遷科。得人稱極盛。時功令嘗以五經並試。先生以士專經久。遽使兼習。或未能驟通。奏請每科以一經輪試。輪畢然後並試。得旨俞允。先是大理公惠愛在民。歿有廟祀。屢著靈異。先生按試大理。拜謁於廟。鄉人以爲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天道之可信如是。相與焚香擊鼓以送。先生自使濱還朝。帝心益眷。顯優獎溫賜。俱稠叠。而先生涵蓄淬厲。[illegible][illegible]匪懈。知與不知。皆以公輔之望歸之。孰意年甫至強仕。官未轉一階。抱其瑰瑋。奄即長夜。有識者皆歎生才之不易。而才不竟其用。爲尤可惜也。先生同及第第二名爲江丈鑑塘。其三名即先夫大先生觀濱學。上書房缺出。先大夫暨充焉。又先後同直盧。出膺附論契好。每嘗春秋佳日。唫和談讌。翛然意遠。其視補要薰灼之門。若水火之不可蹈。憶恩澤綰角時。先生一日偕江丈集先大夫邸。恩澤出拜謁。因得識先生風範。迄今思之。座次言笑。悉在眼。亡何江丈先歿。次年先生歿。次年先大夫歿。嗚呼。其舉也連茹。其歿也踵相接。知先世結納非偶然。而恩澤以十齡孤露之身。忽忽三十餘年。追銘大君子之藏。抑何幸也。又何哀也。夫人陸氏。封宜人。例晉太宜人。濟德世官。爲生賢淑。逮事二姑。皆得歡心。先生早世。而家以不墜。教其子成名。繼志以揚以顯。皆太宜人力。後先生三十六年而卒。享年七十有七。子三。世楨。邑庠生。世楠。附貢生。雄縣知縣。世樟。進士。官編修。提督湖南學政。女三。長婿江西贑南道加按察司銜潘恭常。次婿直隸香河縣主簿管鳳詵。次婿邑庠生潘鐘祺。孫三。葆煜。葆煊。葆光。女孫六。先生著述甚夥。多散逸。惟葆沖書屋詩集若干卷。手自編也。詩奄有唐宋諸大家風。卓焉可傳。以道光九年十二月吉日。合葬於嘉興縣六萬金港之原。銘曰。豐其才。嗇其德。則不竟其庸也。先生則才贍括於德。中純鉤之銛。而夭梲其鋒。宜嗇且崇。而位未躋乎列卿。皆未滿乎名山。尤可恫也。宜後之人接武而隆隆也。

候選同知李君墓誌銘　代

君姓李氏。諱寘。字堯階。號竹君。故金陵世族也。曾祖諱國柱。祖諱春。父諱韓。歷任石阡南康知府。誥授中憲大夫。晉贈資政大夫。妣淩氏。封夫人。生母徐氏。封太恭人。君年十二。資政公及淩夫人先後棄養。君哀毀骨立。如成人。事生母徐太恭人。孝養周至。尤慎疾。疾則晝夜旁皇無措。必安乃釋。昆季凡六。君居四。志趣不必盡同。君處之甚恭友。仲兄嬰疾篤。君念承先業。非仲不克支。乃焚香告天。願以身代。仲沒後。教猶子尤盡瘁。兩江秋試。人數至多。恆苦號舍隘。每雨遺。輒多所屛棄。君請於邑宰。白大吏。願捐貲購隙地。增號舍。遂剏日號。凡得八百餘間。多士德之。嘉慶十九年。江寧游饑。君捐貲無慮巨萬。復于城西水陸寺設粥廠。目覩手告。救數不少休。使老羸皆得所。全活無算。君家世席豐腴。約出之人以爲侈。議出之人以爲倨。君

[illegible][illegible]守位業之戒。故堅持淡泊之志。力行施予之惠。講法談道。一灑金幹玉相之習。而靜慧相發。藻繪炳炳。亦非時輩所跂及。余知江寧府時。君應童子試。見其文異之。事竣來謁。則儼兒玉映。進止溫雅。知其澤於時輩者深。是年君遊邑庠。就余問字。余欣然以爲爲國家得一俊傑。洎余蒞淮。徐君送隨江滸。猶殷殷訂後約。不數年而君之困耗至矣。世有豐其德嗇其遇者。則必不嗇其壽。今君數舉未得一第。而其年甫壯而折。若有可爲齎寶以歸九原。嗚呼。是可哀也已。君生於嘉慶二年六月。卒於道光十一年二月。得年三十有五。上元縣學附生。候選州同知。賜五品銜。誥授奉政大夫。貤封中憲大夫。娶于氏。封恭人。子二。長作霖。次作柏。女一。以□年□月□葬於□城之□山原。銘曰。

崇其心田。異意盎然。以從王事。則專也。處富若貧。施人即忘。以畜己德。則昌也。舉舉其兒。熊熊其文。宜紅青紫。而齎志未一伸也。衆強之蠱。輔弼之墳。是生大賢。以覆露其後昆也。

王君元長墓志銘

君諱大譽。字元長。姓王氏。世爲歙人。曾祖廷格。祖士璠。父文遂。兩世皆贈奉政大夫。妣余氏。贈安人。君性強立。能任事。尤工心計。世父某。業淮北鹺。算緇多負。命君振之。君力竭疲無可爲。棄而之毘陵。毘陵亦世鹺業也。君稍貸爲什一業。以大興。嘗語人曰。凡業鹺。當察天時。審人事。知物力贏絀。則天時得。知俯仰高下則人事修。然非巧算不能解。故特精乎算。凡數過百億。則持籌者苦茫昧。君即屈指高倡曰若干算。持籌者必挂復詳核曰若干算。如君言。蓋君算沙等恆河。亦不待謁也。澤昔經毘陵。假宿君肆之別齋。君每犯晨起。盥浣濯衣。儼坐。容止清肅。子若弟雁行侍。稍通倪即斥。友朋造詣。皆唯諾。心甚異之。及處里門。聞族婣待君舉火者手指數百。而君不特無德色。人偶詢及。輒引愧自咎。恆若不慊。嗟乎。明算科不講久矣。自司農司空之屬。不能舉其器。而奸吏日以文巧變亂射利。君之算乃有天授。不得爲在官用。以市隱終。可嘅也已。君由太學生捐輸議敘通判銜。加二級。封奉政大夫。以道光九年六月十五日卒。壽八十。配鄭氏。繼配項氏、陸氏。子一。太學生國屏。先卒。女九。孫一。曾佑。以□年□月葬於□山□原。銘曰。

其營拮据。其施贍餘。九族待其餔。宜其考終于堂。而哭弔者溢路隅也。

通政司副使顧公墓志銘

公諱蒓。字希翰。一字吳羹。號南雅。其先世自江寧遷吳縣。有貞孝先生名國本者。載吳縣祀典。爲公五世祖。曾祖漸。考授州同知。祖階升。國學生。考應昌。國學生。俱贈中議大夫。妣汪氏。贈太淑人。公中嘉慶七年進士。官編修。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七年。御試翰詹。公名列一等。擢翰林院侍讀。是年放雲南學政。廿五年。授日講官。秋九月。擢侍講學士。十一月。上疏不稱旨。降編修。道光九年。擢右中允。擢侍讀。十年。擢侍講學士。十一年。擢通政司副使。十二年五月卒。春秋六十有八。公爲詞臣儒官。凡三十餘年。文學動天下。而結主知。嘗物望。實以奏疏顯。其督學滇也。道河南。以風聞墨吏奸民入告。嘉慶十八年。闖逆匪林清變。疏稱中禁嚴密。若賊敢闌入肆猖獗。則明園距都城遠。尤宜備。其擢學士也。適値仁宗升遐後。疏稱方今時勢所急。惟崇君德。正人心。飭官方三者爲尤要。今上召見。凡稱所言都是者三。其復遷學士也。疏稱

西域逆回滋擾。不難剿滅於目前。而難弭禍於日後。欲靖於喀什噶爾、添重兵。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敢窺伺。且其地若邇英吉沙爾、葉爾羌。又東南爲和闐。皆有水草可耕牧。宜募民屯山。以備戰守。更請愼簡大僚。無分滿漢。務得諳識大體者任之。以廉靜寡欲、通達事理者佐之。其遴派政司關使也。適湖南北、江南、江西、浙江。皆大水。疏稱飢民與鹽梟糾合易生事。鹽梟不盡去。終爲巨患。緩治之則養癰深。急治之則召禍速。故欲禁其妄行。必先謀其生路。復請變通鹽法。聽民挾貲赴產鹽地收買。隨時納課。收課之後。卽不必問其所往。俟鹽產盛丁力紓。卽令課歸丁。不限疆域。二疏俱留中。公課士嚴而恩。謹關鑰。凡口講手書。懇懇忘倦。必其人領悟乃已。識士翹穎者多出其門。來京謁者。多就公聞業。成就公廬止舍。凡四方士經指授者。皆砥躬礪行。有文學能自立。而公文壇老宿之譽。日益四馳。知與不知。皆欲乞書以自飾。爲詩文師大蘇。賦駢體俱師唐宋。書由歐陽率更入。晚乃徵籀篆隸。間亦作畫蘭。嗚呼。卽所造就已必傳無疑。而公所學深醇。實能通政教之源。以生平所讀書反諸身。驗諸事。爲當世拯溺救焚之具。加以忠愛惟摯。急公忘己。有所見聞。必獻之於當寧。或冀一行。卒也屢荷褒擢。駸駸乎且大用。而公寢病不能待矣。史稱陸宣公言本仁義。炳炳如丹。如公其庶幾乎。配汪氏。封淑人。以其妹爲繼室。封淑人。子闌什、藹。以猶子條台爲嗣。女二。長適吳廷華。次幼。以□年□月□日葬公於□縣□山之原。銘曰。

弋名者、鶩其利。私其實也。鉤名者、鶩其名。沽其直也。惟懷于君國。近不晦。遠不墜。不叩而必鳴。其言夷且貞。靖以覲先生。

兵部尚書王公墓志銘

道光八年。平西域功成。皇帝御午門受俘。兵部尚書以組縛逆酋生獻闕下。萬衆爭觀讚歎。而青陽王公適掌兵部。禮成。得越等議賞。公供職益虔。久不懈。上亦倚畀。不輕改他職。任兵部尚書凡十六年。道光十七年正月。薨於位。天子震悼。詔以清勤端謹克盡厥職褒之。賜祭葬如禮。子元榜乃以公狀屬恩澤爲之銘。用不敢辭。公諱宗誠。字中孚。又字遂府。青陽王文僖公子也。母阮太夫人。以乾隆戊申年中順天鄉試舉人。庚戌成進士。賜及第第三人。授編修。歷任禮部侍郎。署工部侍郎。工部尚書。終兵部尚書。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當純皇帝、睿皇帝時。嘗屢爲雲南、四川、陝甘各鄉試主考官。會試同考官。及文武會試總裁。於河南、山東、江西、皆久任學政。及今上卽位時。殿試朝考散館卷凡數科。門下士旣多貴顯矣。而公又少年早取科第。文僖公官禮部侍郎。公已爲侍講學士。同扈蹕東巡。睿皇帝幸翰林苑。父子同席賜宴和詩。純皇帝實錄成。公以館事爲纂修。賜宴禮部。而文僖公官尙書、爲主席。後文僖公以年引退。公又和職入直上書房。奎章珍器。賞賜重疊。其一家父子。稱文臣眷顧之厚。爲同時所無。雖睿皇帝亦嘉歎其兩世知遇。忠謹自將。時蓋天眷而垂諸則也。而公謙牧自處。接同官、及僚屬、故友、寒畯、後進。皆自居敬以下。不敢與鈞禮。後進見公。或避去。不敢當。公之謙抑。自少至老。未嘗一出言、一舉足、失先於人。任學政。優禮愛士。然遇奸弊事。必發執。不稍受顏面。留根宴居京師。其宅當冠蓋衝衢。車騎皆過不留。無謁以私者。其嚴介不苟如是。而人皆習其和而忘其峻。昔班固以道德之士。皆出於史官。知乘要執本

淸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合於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者。此特公之跡耳。恩澤自通籍時。卽受知文僖公。與公至款曲。每以禮謁文僖公。公必衣冠侍文僖公。卽正容惜物之萬石君也。而公則舉策數馬之太僕矣。自其學以孝謹著世。躋高顯。凡鄉里稱篤行者。鮮不以名父子爲首稱焉。其他嘉言善行。施乎家。及乎朋友故舊。尤人所易知者。不具載也。公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薨於道光十七年正月十二日。年七十有四。配江夫人。繼配翁夫人。大興翁學士方綱女。皆先公卒。子元林。戶部主事。及三子元棫、太學生。四子元璪。皆早卒。今官刑部員外郎者。爲次子元榜。女三。適上海趙榮、貴州邱煌、上元蒲斯廣。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鄉某原。銘曰。

九乳垂天。作鎭青陽。歸神於公。父子正轡。公逢盛世。粥粥日晦。植棟如林。不私一士。高門峻城。奸莫敢熒。惟其和光。不怨而漸。用承天寵。保世繼躬。哀榮之典。以賁幽宮。

吳霞洲識葬志

君諱鎔。字霞洲。安徽歙縣人。曾祖尙選。祖文玉。父煒。光祿寺少卿。乾隆朝官御史。直聲震朝野。君以名父子。工詞賦。應戊申科召試。賜舉人。屢試不得官。以平山縣教諭終。寄籍京師。殁葬永定門外翟家莊。子贊溫。操履極謹飭。溺苦于學。飢寒篤志以殁。無嗣。君門弟子鄭上舍復光。痛君祀之將斬也。謀于同里諸君。醵錢若干。以道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遷君柩、及配薛姜某柩、凡三。于石榴莊歙義園。俾祭掃無闕。時上舍適有西河之慟。抑哀制淚。奔走數日。乃定計。嗚呼。俗益衰薄。有子孫墊其祖若父。放不祀而餒其鬼者。上舍乃門弟子。獨惓惓于塾師而爲之謀永久之祀。而同里諸君。推友誼以及其所尊事。皆激于義。可爲世風勸。且也乾隆間。倡建今歙館者。卽光祿公也。其子孫之流寓者。乃托于義園以食。抑何不幸哉。雖然。使上舍無此舉。則光祿不享爲善之報矣。今門弟子一倡。而會葬者響應。皆詩書之緒所衍。抑何幸哉。

汪君別傳

汪君炳。字士光。號省齋。歙人。系出唐越國公華後。曾祖景晃。有醇德。受業江經師永。爲立生傳。稱其孝友睦婣任恤。祖泰安。養志潔身。秀水鄭贊善虎文稱爲隱德君子。父孝滋。爲父吮疽。以孝聞。君承三世積德。益自淬厲。爲端人。事繼母以孝。撫婣黨以惠澤。躬以詩書。凡相知吳有喪葬嫁娶不備禮者。皆佽成之。乾隆丁未、甲寅、壬戌年。鄉里饑。發粟誠直。全活無算。家廟祠墓。但有修葺。皆傾橐。計不下萬金。行賈之暇。輒手一編。尤喜與文士接。立文社約。並捐貲爲應舉者助資。賙人不自言。不俟人請。不責人報。然受金者輒稱道不置。居恆告其子曰。吾曾祖明者公得江先生之傳而傳。吾感慕江先生。故自號曰省齋。子孫其勿墜也。卒年六十有五。子三。時育。有時。燮。

論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喜之。所謂隱德君子也。昔文范先生以三世名德著。況四世乎。吾鄉多隱德。其子孫或達或否。然達者或邈謝。而不達者終亦必達。且彰矣也。吾於汪氏卜之。

湖南提督軍門楊君繼室龍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龍氏。四川成都府華陽縣人。曾祖某。祖某。父延泰。乾隆辛酉科舉人。官至廣東佛山同知。夫人年

廿二、歸軍門時。軍門已貴顯。爲總兵。夫人幼讀書。洞曉大義。才果識偉。柔而能強。溫淑而敏斷。與軍門愛敬無比。嘉慶十一年春。軍門以寧陝鎮總兵。攝固原提督。夫人留寧陝署。秋、鎮所轄兵叛。戕攝總兵某、及中軍遊擊等。先是額兵六千名。例月給米折銀三錢。遭匪賊蹂躪。物價益昂、所領不給食。軍門白經略某。具疏申請。部議權加二錢。俟三載後再定議。及是執事者停支待報。兵忍饑兩月。有叛意。攝總兵某不善撫。以威戢之。故有是變。時七月辛亥也。有聞叛而請夫人行者。夫人曰。不可、若我出而兵叛。是知賊情也。人其謂我何。至夕、叛者盡起。焚廨舍。刼軍民在官眷屬暨民婦女。皆驚竄、依夫人爲逃死藪。時未叛者譁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主帥恩。賊入。當以死拒。脫不敵。主帥歸。見我輩屍。見我輩心。已叛者譁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主帥恩。今迫而叛。不與夫人。夫人勿驚。即仇怨有避夫人側者。亦不報也。夫人端坐後堂。戒奴婢曰。死生有命。敢號泣者懲之。詰明。叛衆叩閤請謁。避難者皆繞夫人哭。乞勿納。夫人曰。愚哉。若輩欲入。卽入。孰能禦之。諸見則見。何懼爲。命啓門。叛首數十人。手血淋漓。環伏堂下痛哭曰。我輩罪大惡極。將欲竄身山谷。緩須臾死。恐去後有誣及夫人者。求夫人行。夫人大聲謂曰。若輩變叛戕官。爲首者尙不可道。於多人何尤。主帥旦夕歸。且爲若輩白其事於朝。非盡戮也。可各能歸伍。不然、斬我首去。衆曰。我輩血皆同死生。能聚不能散。乃舁輿以俟。夫人將升輿。避難者千數百人。齊號曰。我輩死矣。夫人復諭叛衆。此總總者。須隨我出。毋傷殘。衆皆唯唯。於是出婢子衣履。與在官眷屬結束先行。乃肩輿殿其後。出署。衆復請曰。昨宵廳城亦同時破。衆掠未歸。歸卽傳來。立隊。夫人曰。止、何等狂悖。而猶循此規制耶。在此者亦毋張皇。恐多人驚。衆復唯唯。踐至調溝。痛哭而返。癸丑。夫人抵興安。越十有四日。公子承注生。會軍門自固原策單騎。馳千二百里。入叛軍。收降撫逸。羈束歸伍。乃誅其尤凶橫者。而衆情洶洶。有悔降意。於是叛首請大方等。請於軍門。往迎夫人。以測軍門心。軍門不介一奴。許其成往。夫人冒雪抱公子。泰然登程。甫

大方、王寒、口角毆。夫人止之。至漢陰廳。夫人踞坐。使左右鞭笞大方四十。械而行者三日。始釋之。見軍門。絕不言。尋華帥官屬來賀。夫人以其事詢軍門。且偵叛衆意。軍門乃問夫人所以不告之故。夫人曰。知而不言。是廢法也。告而加誅。法無量科。爲妾謝衆官。妾不見徵。不敢發。發而衆情貼伏。何間爲。衆官皆嘆服而退。軍門以卒叛故。戍伊犂。尋赦歸。攜夫人還里。侍某太夫人養。蓋自夫人歸後。頻年多故。甫得謁太夫人。太夫人風緩不能言。手索圖指。惟夫人會其意。日夕在側。太夫人喜見於色。幾忘所苦。亡何、軍門復起鎮廣東。奉太夫人行。夫人從軍門移鎮陝西。甫之官而太夫人卒。夫人哀毀疾病。至是益困。然佐軍門返里門。力疾營葬。備盡哀禮。居恆謂軍門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慮紛繁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爲欲。當軍門撫叛卒時。自謂功足以贖過。而夫人謂曰。君必赴伊犂。當別離年。頗慮立奇績。不久卽還耳。卒如夫人言。嗚呼、若夫人者。可謂明智矣。夫人教子極嚴。善鼓雅琴。工書畫。時時爲之不倦。以道光五年十一月廿五日。歿於湖南提督署之內寢。年四十有三。封一品夫人。子一、承注。恩廕一品蔭生。娶福建按察使孫公兆登女。女一、字原任陝西華州知州劉君某之子宗浩。孫一、恩棟。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之某原。空其左方。爲它日合窆計。則公子承注當夫人綿惙時。度其意而爲之禮也。銘曰。

猗歟夫人。識力堅定。相厥夫子。勖勉以正。作嬪之初。既榮既都。風車翟衣。龍節虎符。夫子好文。對講師律。心兵不擾。乃紓鉞室。主帥遠適。叛車一哮。男走女呼。環城動搖。主帥有恩。夫人贊之。欲詒叛軍。陛以放之。叛徒求謁。夫人躬見。責以大義。示以不變。擾擾沙蟲。爭爭魚軒。夫人叱之。噤不敢言。提嬰挈婢。依夫人所。翼之媼之。遂脫禍罟。其時夫人。孕玉將產。無驚無恐。竟得無贊。主帥亟歸。招降叛軍。叛軍疑之。請迎夫人。叛脅忽門。若門兩虎。夫人鞭之。若縛兩鼠。帥謫帥返。乃移漢陰。有姑白頭。風緩不掛。攜手歸覲。載色載笑。姑意甫勸。夫人以告。夫人有子。賢而多能。教督不休。大愛似恤。娛此泰平。夫黻妻佩。無作君父。能治內外。生犀綿帳。鼓翠終夕。曲能寫圖。華燕盡碧。嫺曜忽顛。將星蒼涼。幸卽珂里。一舟可航。藍風瀰瀰。瑩此明月。女丈夫耦。過者無忽。

先母項太恭人事略

母諱□□、字玉齋。歙縣人。父、雲騎公際會。母、程宜人。項固歙巨族。雲騎公任俠負逸氣。能書善騎射。與我先大父朝議公爲中表。館先大父於家。課子若弟。時先大夫學士公。童年絕穎異。誦十三經若流。雲騎公奇之。母讀書內塾。亦絕穎異。以歲時伏臘。謁先大父。進退合度。若成人。先大父亦奇之。婚議遂定。先大父治家謹嚴。先大母吳太恭人。舉子婦承事若嚴君。寢門內不聞謦欬聲。兒啼聲。我母年十八來歸。性至敬愼。操作尤勤力。先大夫文名日盛。試屢不第。先大父望愈切。先大夫困泊於名。而慚無以成親志也。每報罷。輒歔欷不自勝。母始勸慰。繼則相與飲泣。遂成心疾、幾殆。先大夫官翰林。僑値內廷。母佐內政凡十數年。攻苦食淡。無異未仕時。逮先大夫奉命視學山左也。母喜曰。夫子以二老人暌離。故恆欲解組歸。今遂迎養志矣。孰意抵山左任。甫七日。而先大夫遽見背。母痛絕。時叔父儒林公在任所。經紀含斂。百方喻譬母。母懼以一死益戚堂上心也。度堂上聞此耗必不支。必觀堂上。乃徇庶無慽。遂扶柩挈孤。間關旋里門。先大母一見恩澤。涕下不可止。先大父復喻譬母數四。母乃事先大父母。愈敬愼。操作愈勤力。先大母憐之。因勞曰。爾處官舍十餘年。尙能親饋爨。可謂賢矣。然我念爾若是。輒痛兒甚。兒幸有子。子賢不肖不可知。但使我見兒勝其父之衣。則我心釋然矣。恩澤晝持束書。侍先大父側。夜則侍母側。母篝鐙

督恩澤讀。恩澤弱且鈍。吻燥口苦。猶未成誦。母且泣且口授。向明必背誦無譌。乃使詣先大父所。恩澤年十五、入泮。先大父尙在。年二十、舉於鄉。年二十七、成進士。官編修。先大母尙在。至是先大母謂母曰。汝撫孤事已就。兒出身事方起。教不可一日弛也。先大母見背後。三年。恩澤承母官京師。及奉使於外。皆迎養。母教責尤嚴。常曰。爾膺奉外使。我豈不悅。然奉使以廉爲體。以明爲用。汝何能明。惟廉則生明。若不廉則負聖恩。悖先人德。雖奉養極華。爲我不歆也。恩澤奉外使凡六年。母食不重味。躬服澣濯。且晝夜兢惕。惟恐恩澤或罣於過差。嗚呼痛哉。母中歲頻厄。所冀幸者。一弱子耳。未成立則憂未學。學則憂未仕。仕則憂。及能粗給供養。而來日又苦短也。況外迫公事。則定省缺。久曠幽鬱。則疢疾萌。求從容笑語於燕閒時。蓋亦不數數觀也。嗚呼痛哉。母事先大父母極孝。記先大父病嗽上氣疾。母治饍必使與方藥無悖。及病革。晝夜不敢休。殯後哀毀盡禮。先大母病風緩。神志恍惚。臥榻凡二稔。母時年過六十。晝夜侍旁。潔飲匜浣廁牏。

衣不解帶者亦二稔，及歿，撫棺一慟，齒無故自墮者二。承兄叔姊姒以和，御下以寬，生平無疾言遽色。聞人有阨，若身受，戚族稱貸，雖典質勿吝，於是非善惡了然，而不欲明辨。讀書通大義，幼所習者，至老背誦若流。尤好岐黃，善辨寒熱虛實，雖專家不能奪也。常誨恩澤曰，爾務泛覽而寡要，若力行仁恕，則所業進矣。又舉漢劉寬傳相示。蓋以恩澤持公事過弁急也。嗚乎痛哉，以恩澤愆戾，而內不拂于家，外不戾于官，徒以有母在也。今且失母，知不免于小人之歸矣。恩澤生四十又五年，自母視之，猶孩提也。寒若飢渴，日必三四詔焉。今嗅咪之聲，猶尚在耳，而望其嚬，已杳如也。嗚乎痛哉。慈孝如我母，明智如我母，而不得食子之報，侍養無狀，其又奚逭。嗚乎痛哉。母以道光九年二月十六日卒，得年七十有五，子一，恩澤，孫一，德威，以先大夫官學士，封恭人，以恩澤官祭酒，晉太恭人。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九

祭錢東生夫子文

於戲，惟夫子，敏穎超特，文而又儒，學統萬緒，以舊千智，未竟一塲，既泊仕宦，復廉取名，用晦而愚，山壯逮老，彌衰彌健，半寢半枯，豫覘亡日，經晝含斂，招詢友徒，豈有所赴，都鐘雲台，委羽遍須，音徽未沫，春蘭秋菊，謂陳其觴，夫子才捷，文不加點，成誦借書，分占口授，十手筆脫，乞姑徐徐，千詩百賦，子睢而就，衆喘而呼，博關典籍，尤邃鄭孔，以經爲郛，情律兒皆，芝菌虎龍，灸鼓鍼劑，閎廓深邃，百氏環裘，九能大夫，子皆稱言，經生偉人，昭代所儲，薈萃著述，錄采梗概，以遺南狐，學核堉宇，治課當蚑，鉥析而臚，子又稱言，文蔽也雜，詩蔽也淫，和易其體，篤雅其飾，黼黻其祛，圭臨江左，謝華啓秀，鎔一鑪鞴，欲制橫流，自守宗派，以遁古初，子直澗懿，大直若詘，處愷以愉，子識卓絕，見微知著，能斷且謀，孝乎惟孝，惟懷故俗，不避嫺呱，弗誑貴胄，縣官清要，履持文樞，沛然其名，上徹帝所，遠波扶餘，使尚待川，秉經達權，可公可孤，儓受知始，賓賦頗拾，朗論擬符，風雪滿廊，鐙火夜集，輳盲絢絢，情恕理遣，撲然靜雲，覆四壓隅，十有八載，半以睽離，迕以細疏，文藝寸長，浩可表襮，子譏而譽，疑思疾痛，無可告訴，子聞而呼，既咋南史，昔昔夢見，猶報籧艇，歸拜牀下，秋获來宅，再革再蘇，不計生殁，追恤貴富，紛紛弁帶，君子所恩，全歸爲函，不繩鼓途，道草一饋，枕翻所授，弃之弧壺，後死之責，剞劂流布，且緣且朱，龍吉化矣，獲人亡矣，若律失柎，尊酒既貝，蠶風颯然，心光

如珠。小文謫芳，捧土蓋俗，但形其勳，有道之碑，鄭鄉之業，則俟大巫，哀哉尚饗。

祭宋芷灣先生文

於戲，太白一去，大蘇不來，天憫詩壇，夷於委灰，公腹奇氣，如灘高臺，西摘落月，東搭蓬萊，化爲明霞，爛爓九垓。尋子詩境，非蘇非李，古與我合，我不古擬，超然之神，萬象其始，睨門麟鳳，群羅操箠，捷若天馬，燊若娟子。秋館桂魄，春庭綺花，醉酎千觴，老手八叉，草聖詩王，公侯咤嗟，今日紫薇，明日龍紗，寄織碎格，傳走天涯。爲名翰林，良二千石，才逸遇蹇，冊五遷籍，使黔使蜀，文路大闢，濱官一紀，寢寞懷璧，觀察一稔，卽削塵跡。海內知己，牖不悼惜，歎聲所到，遂成今昔，澤入芸館，學宮憶文，教之誨之，伊子獨勤，詒符而擬，瀹齒弗芬。人覽叱叱，子覽欣欣，謂我古賦，盍鼓不羣，袖稿款客，高吟入雲，遂令走卒，來塵大軍，人雅重子，信子所云。子不惜譽，溢其寸分，我喜且慚，歸來典墳，鄭林維流，何處從斥，子宦萬里，我返鄉園，尺鳥不達，夢想卽得。秋遇如約，子北我北，（道光庚寅年，公入都，恩澤亦入都。）參軍之堂，元龍之側，之逸自倡，子嫺嘿嘿，（[illegible]）（[illegible]）大偈闌尊冷，珠斗已仄，送子上車，微聞太息，前此三年，我使黔中，子時在濱，音耗偶通，子過且闌，訪我所宮，我詢子詩，垂老倉雄，我乞子書，子曰遽匆，我敏子敏，子謝無功，我偵濱吏，述子之風，洵有骨鯁，聚羣凶肝，人爲餓喋，血成虹，武弁翼之，利其賕賓，大吏畏之，恐觶邊烽，子決殺之，苦無尺銖，上掣其肘，旁縛厥躬，子憤成疾，勞心忡忡，念練鄉兵，譬會以弓，卒剸其頑，以祭沙蟲，曾否若是，願聞始終，子曰能休，此何足庸，惟子宦濱，奚敢夥夥，士歌民頌，溢于道左，小飲一盞，欲問不果，會有玉管，奚待瑣瑣，我移沉櫂，子驥楚舸，同居鵝尾，乃邀旗坐，轉棨天漢，風雨坎坷，歸乃病茶，四末竄惰，遂介樫幹，爲疾所禍，跡子生平，大才航航，文能著書，武能將兵，未罄所用，以詩文鳴，不應所仕，昔日有名，神劍夫挾，三軍不驚，偶露其鋩，萬夫失爭，子詩子書，自視甚輕，棄其膏餘，後學所奚，願碩其觀，壁輔而笑，穎過其性，言簡以妙，似狂似慰，能忠能孝，都不經意，勵中竅要，天懷散朗，或飲或嘯，一錢不選，萬卷獨校，我登子堂，未見與姿，多別少聚，遠邇相照，曾不邂逅，轉賀爲弔，西恩榜程，如夜失曜，江山文藻，異代同調，遙致絮酒，願子速醉，靈遊靈歸，不閡巖嶠，於戲尚饗。

祭家也園先生文

於戲，有古豪傑，起於新安，天呂乃名，不膺乃官，少而通籍，老而爲客，黃金山傾，所至削跡，早抱大志，恥卑狹流，文章事功，欲假滄洲，當其赴前，不暇發力，衆詫而旋，自顧甚得，瓌意琦行，珍瓷玉輿，神仙中人，出入開都，獻賦爲郎，遂入樞密，兩轉銓署，纂識刑律，英髦所指，會當厄窮，蕊節清風，御斯輿接，瀟湘戎事，枕戈癖府，護麟符旋，左庀右筰，奇其才望，指顧九遷，忽投投簪，弁九歸山，遁避權柄，成我高潔，退游腳腧，二老敘悅，身公雄卓，其施恢恢，公積厥緒，啟千萬開，銅陵金穴，非家所有，揮霍在郎，追計其後，窮阨侯侯，來敏公門，歷位復貨，公顏益溫，生死患難，錢通可轉，論公所挾，積無量善，尤愛端士，與攀雅材，旣贍其身，復廣其栽，公性華逸，詞翰俱妙，壺觴一巡，絲管競叫，意錢博簺，反雉盧魚，脫手忘憹，舉手笑呼，若公若侯，皆金石友，郎署京朝，四海趨走，公不慕勢，人爲名高，卧影江湖，冠蓋稱稱，筵芳友萃，造冷友散，再寶再寵，哀樂

參半。晚學會向。與陶朱公。逋負益多。食客益充。吳楚遊倦。遼窺海鏡。粵都奇麗。雅合公性。擬天如塔。匪哀州宜。淹忽長逝。惛矣其悲。我祖高足。我父至契。我生公賀。宦邸邇衚。我戲鳩車。公授我書。公賙我家。公賢我據。乾蔭旣失。失母南返。我祖悒悒。公語款款。祖庭又廻。母憐其孤。公曰勿憂。此子易扶。我年十七。卽舉公字。與公仲子。鉛槧樽俎。我文無范。公誠其驕。斂而遂鍛。公歎其奇。我賦計偕。公客吳會。不第公愕。既第公快。我業食貧。奔走阻艱。公泣公歌。天涯水干。別或數載。聚不三日。念深緣淺。心勞夢揣。昭陽協洽。我使且閩。逢公新鄭。大河漫漫。玉骨鶴聳。雙眸鏡徹。語多恆昔。瞬老愈熱。夜半湖下。曉來北南。人語喧豗。四目耽耽。我黔而滇。公楚而粵。風緣多阻。書問亦闕。公之覭我。山海難越。豈不思報。拯士太行。金河以南。別覺永訣。五嶽以北。苦失消息。出處大節。公無少虧。不附勢要。而戀庭闈。使公徇祿。久踐大府。定建宏偉。龍文虎武。公施旣博。不責人酬。酬者寥寥。天道悠悠。慈仁義勇。筆不勝紀。散在人口。著必良吏。公有三哲。厥謀公歸。仲也最豪。博辨知幾。公志未伸。當有達者。我拭此目。以俟方雅。絮酒磨鏡。未能親行。哭奠有淚。淚為楚擊。光孝鑒師。華首為老。求公於是。公歸未播。於戲尚饗。

祭葆逸舟觀察文

於戲。國附良士。家失長者。問天茫茫。誰以猶子。從以讒咒。君丁厥殃。程香旁午。巘旟未了。孅繫心宣。仲兄大賢。痛失白眉。老淚萬行。黔婁有妻。伯道無兒。後塵瘝傷。君以孝廉。由國學師。爲禮曹郎。觀察東南。亦習梟鄉。亦宗研桑。際鹽法弊。帝命置吏。改弦更張。肆車畢使。反覆詰難。君言甚詳。籌算既得。儼流地上。利歸海王。帝嘉君賢。移節歸綏。長城巨防。往者辛卯。歲乃大水。漂朱雀航。沈鑑盧鑄。萬民涸洄。率船望洋。君勸輸粟。籲夜達旦。舌焦唇倒。抑鴻濟災。晉波請命。民用乂康。改秋試期。士得平土。不甚漂淹。凡此美政。大府僉之。君皆紀綱。我為寓公。兒遂波臣。舉室倉皇。君儆蔬彎。妥我驚魂。度我巾箱。旅客多哉。君左右我。使登逍莊。我性猖介。曲意相喻。婉辭而感。紅鄂破春。茱月行秋。山明水蒼。君歌我呼。逆與接茵。窮花竹鄉。一味之甘。十漿之餽。必分而嘗。送我北去。天酸然雨。離雲滿觴。瞬背二稔。君來觀宦。五柞長楊。直廬岑寂。溫酒相勞。有鳴寒螿。君顏益豐。綠鬢飄蕭。甚口琅琅。重話舊遊。萍散蓬轉。感時悽愴。謂君逸將。建樹必異。克柔克剛。君言南中。風物清勁。每飯不忘。西行嵚居。黑水風急。大詩嶙荒。計抵秀容。即攝廉使。其異未亡。何來慝耗。何疾殘戕。何藥披猖。走告諸妥。諸妥詑疑。猩猩倀倀。君性篤摯。情懇德滿。蕭然善良。世宦遺灼。尤所吐棄。覩以迭過。誣庭花飛。忽致雙鵷。環君壽觴。闕妻何肉。俱可屏卻。翔曰冤寃。揩其襟抱。稍超曠遠。宜諱久長。覬官甚輕。必能宏濟。為儉歲粱。胡天不慭。折其貞公。悼盛孝章。摧落帖欂。君所欣賞。焚之陰堂。小文弁隨。臨無愧辭。聊申闡彰。數耶命耶。鑒其自知。無任涕滂。於戲尚饗。

祭外姑劉太君簉太夫人文

於戲痛哉。二日不見。疾來如風。不語不食。僵仆僵東。胸窋萬言。口無一字。百呼兆答。瞪目關誕。嗚呼哀哉。半體遂枯。心光熒熒。乍有乍無。投藥不入。抵齒而嘷。行就長夜。何術使且。遇否身委。節苦城旨。反覆不測。孰測其理。聞述母德。孝於病姑。姑臥三載。昔昔為奴。以手搦穢。以口咂癰。類唾卽膺。顧指斯知。姑曰孝敬。

有婦若此。顧謂女曰。得婿如子。先是外舅。抱痾不瘳。金䪬截肪。石銚煎心。肉徇九原。痕留一臠。若有所待。隱忍生活。時女未笄。未晬而孤。卻顧女君。亦腹文珠。入地求亡。祝天得雄。兩念交馳。魂夢洶洶。子最女壯。母意悵惘。為乳而食。敎子速長。婚稼多皆。幾赴驚宮。就滓推澱。保此阨窮。家祀薦時。女君所治。佐潔蘋蘩。季閭尸之。千劬萬辛。歷廿餘載。自後追思。若涉淵海。男賦緣衣。旣授室矣。女卜鳳凰。迫其吉矣。孰可增者。母心傍徨。擇對黔婁。不樂侯光。新婦來歸。我母悅甚。謂秉母敎。婉嫕循禮。非與我母。雖故既久。中以嫌咸。釜和人偶。槐榆橘柚。合為一家。同上錦車。共走天涯。黔雲瀰雨。楚風多暑。我母慰安。恐母意苦。我母數疾。殑殑不支。婦力弗給。母能維持。我母虛母。若姊姊然。朝怡夕戀。若蛩駏蛩。我母綿惙。呼母絮語。我兒我婦。卿子卿女。慈暱徂謝。阻艱南行。我咽我號。母止我聲。我毀我蹶。我警我戚。宛轉相我。老淚滂滂。母家雁門。風高折弦。不耐瀰淼。愁縛疢纏。亦旣北還。一屋為笑。後堂置酒。子舞婿蹈。玉雪諸孫。或戲或訶。梨棗糕秫。頫語款和。偶非草墨。詔荷嘉譽。亦效稚恭。騎馬稱遽。健婦夫半。直處雙栖。偶逆母軒。齒滑桃蹊。亟患漸痊。常勝載進。增陪驂轡。母意深慶。尺五城南。連宇接茀。往來憧憧。如一圜匱。經緯周緻。比我家政。先人後己。革裘崇正。雞鳴腷膊。鳥尾巢通。豹短帶長。撤揭且瘠。錦箱如瑱。筐篋環璜。施杖安勝。必得其所。識惟克從。性復卹惘。撤環拔釵。以惠惸獨。碍黃鐙火。時話曩昔。金張門第。貂珥登席。外舅雅性。能續能琴。母通弈旨。亦解弦音。投枰棄軫。殘跡如掃。息古井波。種拔心草。施藥拯急。己疾曷療。刀圭不聊。天道悠悠。有孝者子。事庶如嫡。知母乳味。悲母瘁力。晝夜不眠。求醫籲天。婿惶女㦜。綺柱而旋。秋孟十九。斜月在屋。枕如二鼓。婦靈咸哭。年齒未耆。旌封尚虛。德盛運促。靈遊子暫。事起倉卒。我懷怳惚。祠母尚存。謂敕母圖。母憐孤稚。安忍棄捐。西風觸魂。當亦濟然。掩痾彌酷。繫思彌永。來日大難。不盡哀嚏。於戲痛哉。尚饗。

祭吳蘭雪先生文

於戲。有美一人。起廬都東。以詩而窮。以詩而通。冊載大名。海內拜風。萃古今才。攝其妙空。請若治碧。治若嫪紅。能剛能柔。且逸且雄。雲錦鳳羅。大巧國工。綺歲高步。秀眼玉頰。數場醉筆。驕花泄紫。解佩漢神。蹐柳佳俠。連手綮繞。顧執巾箱。上公通侯。以禮為羅。入拜後堂。出聯玉墀。華天雩宵。奇峯詭波。衆莫難工。獨舶君謂。眸裴僧繇。曼聲韓娥。一座盡傾。萬本萬螺。或寫宮執。或織禪窠。寄何碎章。口誦嚴阿。曰豈世生。奈此才何。亦登遴選。亦舉廉孝。徵省端蔚。路門司教。性非堪牽。遇每囧鬱。超超剛龍。豈半寅豹。斯人焦萃。誰者私悼。君懷豁如。意不戀嫪。其墳齒穿。其名益噪。中山弟子。攤書誦造。扶餘使臣。總詩斷箋。聲髮文織。焉可戶告。沛然有餘。如響斯報。懿哉前賢。壞姑稱尊。大波小瀾。闢學者門。屋屠其明。君聞緒言。同調高朋。塵履迓邇。鯨鯢。指窮為薪。似續斯文。及君牧遠。投老荒屯。四海裂雨。凝為鬱雲。數敬淵家。非君樂聞。我膺廿餘。遊邀長者。見我淡抹。謝以揚厲。詫我博雅。誕以終賈。我詩奔律。萬言遜灑。拜君指摘。栽偽規雅。精心銳力。矣事修哆。杜韓難其。漢魏易假。曰才學識。獨其陶冶。我名未顯。君乃大詫。補我拙草。投人夜珠。強居便聞。或吉或俞。我賤斬近。託於尉車。君貌燕閑。自佩一壺。談嘲醉歌。月墜星疏。我感因風。君助我呼。我賸餘膽。君則以瑜。我時奉母。握衣幽閟。君遺瓶軒。敲詩賡詠。珍膳甯餔。必邀鯉苑。我即使黔。客香棠館。竹梧爲君。昔見

亦孚。君後牧此。柯古香噴。對花豔豔。待句啟啟。答曰槃槃。以寄泄爛。由黔使湘。由湘北返。別君六載。共歎晼晚。慈暉限矣。叫天莫回。扶引南州。炎涼怨咱。君送我行。甯寺夕來。坐不忍起。跽不勝哀。俯揣友情。亦佐嗟咦。翼訂後約。何年何地。遂成長訣。豈所逆料。庚寅之春。君赴所治。颿拂吳會。屢道詩騎。我客白下。命駕未遂。此後五載。若背風翅。步既艱到。會亦遲寄。聞君措施。大有賢聲。千室鳴弦。百夫得情。文寫設堂。龐參卹嬰。敦厚溫柔。詩教果行。命不躋黃。壽或財餼。嗟老登工。弗令吐傾。梅景遂花。齋返蓉城。君福靖逸。名山幾遍。滌筆匡灕。大雲卷祝。久宿江洲。梅月如棘。有隨祥娛。玉觀盛髻。郎吟妾繪。淋漓東絹。惜哉早化。如露如電。昨接手畢。深慨杏鄉。一官匏繫。萬緒洪洪。我徙依君。曰鐵河數。惡耗遽來。聞君坐忘。慨任彥外。哭盛孝章。名聲漸稀。詩道其荒。丹旐東發。大浙寒帆。靈娛或來。垂帶相羊。天末故人。泣奠一觴。君知不知。激此心光。爲傳志銘。後死所肄。蟲逮大招。臨風慨慷。

祭曹文正公文

於戲。元老蓋臣。夙夜匪瘁。心系其瘉。帝乃震悼。曰腹心實。曰股肱臣。前此數日。猶奉尺一。翩翩慈慈。如何不憗。精爽銷微。寂無嚬呻。月正三日。李蔣且南。有聲鏗訇。公歸上帝。朝野皇然。失一正人。皋夔之寰。灼知惟聖。篤信惟聖。守道不移。心無偏曲。特臨曰正。伊公學術。本末鉅細。一主於敬。懷繩準鉤。執符明燭。亢錫之柄。顧善韜晦。不露厓岸。莫克窮涘。惟聖知之。獻可替否。昭融而靜。晃和靜吶。不皓不辯。粹然雅性。惟聖覺之。弗辟嫌怨。專抑浮競。闡光若褫。奉慰承約。十有五年。參贊廟勝。轉渠龍沙。圖像凌煙。策勺靖夷。勸合構宜。山陬瀰壤。續習掌故。覯賚清靜。大猷炳焉。一覽便記。至耄彌篤。封章委曲。雜夾難如。占對不窮。皇心懋旃。依之遠之。左右綏之。以壹衡懸。無笑嘯述。無激揚語。而能得賢。頻頻爲斯。求比求繫。聲風而遐。端委立朝。正容悟物。中外肅然。身仕三朝。徧歷六官。卅廿三載。以文起家。以蘇濟美。以才展案。覃經背誦。諸史括記。體用攸在。篤筆醇雅。弗睽時好。聯毀貫珠。藝樂商藻。鏗語變孚。夕炬起改。誕章誥敕。冀瑣回穴。謝以不解。五典春官。十持玉尺。金鑰四海。方圓繫人。幽公所倚。咸入楨楷。文軌既正。道源所繫。以建眞宰。惟勸故敏。惟儉故廉。惟幾故深。尤慎操履。舉無口過。廣瑕可尋。時際堯舜。寵眷恩厚。鑒此藎心。公益奮厲。深拔安危。思融古今。一言一策。未緒未達。反覆酌斟。條宜事比。必聿必繹。犯星以斡。惟天聰明。惟臣莫及。敢竭業忱。綿徼之際。猶念朝政。諄諄不禁。溫綸歸中。任子增秩。公感何若。經被稷躬。珍璫親體。公憐何若。親臨未臨。天違惘然。遺奠三爵。留此耿耿。希願愈厚。愚惟莫度。歎羨所屆。爰自延府。以馳荒朔。曰社稷臣。百齡何悵。九京可作。公於先子。結聯附契。爲金石盟。我辱公知。于彼牟初。先試嚾犖。婉戀近親。眷重道誼。相肯而成。不干以私。不逢以喜。憫公素情。悠悠蒼天。叔植之力。推置之誠。亦既孟皆。甘不計酬。拯士太行。師哉師哉。桐子讒訕。日卽陷傾。僨公溫溫。若氣之春。百昌咸起。去尤見思。若嬿厚夜。若從涸水。生加太傅。殉諡文正。哀榮極矣。雖不憔悴。雖不避嫌。自營守始。功著旗常。靈流苗裔。神在典祀。大文清詩。雖雖鱗鱗。尤棟豈兒。千載而下。瀾公笑兒。惟懇故紙。椒漿爲奠。齊哀不禦。悲哽咽已。靈風瑞旗。大星如月。公其格止。哀哉尚饗。

祭曹文正公德配劉太夫人文

於戲。文正返眞。而祺闕常。奈何斗嬋。冥隨陽光。亦有少室。纂績尤亟。逐佾芸化。逝四挾日。月殷歲旋。哭寢者三。黼調純終。送者易堪。惟我女師。婉娩德象。以節度息。作嬪丞相。爲曹大家。爲劉令嫺。明月采筆。天風佩環。節度偉人。非乃馮媛。措染禮教。履閨深見。左右文正。垂五十年。獻佩有道。海內稱賢。綠輿在門。黃裳之偶。大帥學牖。望而卻走。閨觀狐趙。山公之妃。辨才與識。識幾燭微。匪特內政。修尼井井。亦轉風化。亦賴戒警。先是司農。率九旬慈。春暉養遂。大雲獲之。母以孫婦。逮祖姑事。顧指目瞤。動輒承志。藏星劬劬。姁婣纖紝。孝滋鄰發。咳傳迄今。我醫倪時。隨母拜母。繞牀黎粱。醫春消九。我母哭母。猷若後先。傾吐肺腑。情緒眇髓。妝乖戟令。慎哀餘樂。我母前逝。母意殊深。我婆於金。戰室以劉。母甥母姪。唯母嗅昧。絳帳生徒。後堂弟子。師恩母慈。涵泳無已。受性寬懋。淒心悲勤。不貴華膴。獨崇儒芬。通知大義。亦文亦史。蘊才不露。愈樸濡擻。命幹玉楨。八爵九華。與靈首行。榮顯冀加。闕時內集。屏諸深燕。林林闕玉。雍樹負翻。族姻煙綜。羨母福完。祝母母福。百分一毫。母曰茂哉。紺拂錫類。宜爾子姓。以紹門地。善容仁氣。藹如蕙風。旁颺曲吹。或及姻誼。鳳樓鶯鑑。中懷茹苦。竊心痒矣。豈待淮南。倘憶昨冬。計及崇祠。師入賀良。母嘗尸之。無成代終。賴此朗鑑。賢箴在耳。若前日事。師未卒塋。復母歸乎。春水方生。又送靈艦。惟子孫曾。彌賢彌俊。足慰慈望。企策玉印。念及小己。於眞冷時。哭奠椒漿。益其鑒之。哀哉尚饗。

公祭李蘭卿都轉文

於戲。夙集菁華。海內文明。所過讙譁。願聆其聲。亦有神驥。力竭猶騁。作於長坂。見者哀哽。豐遇嗇算。迷哉天鵰。夫豈偶然。抱道翊聖。君如鄭俠。如日半千。生而慧成。幼卽頤天。千詩百賦。借皆于手。文采必露。歆欲萬有。擬取鼎第。若探倦餞。抑然自下。不侈形謨。歷涉華近。鳳閣樞垣。龕藻卿雲。懸河筆端。從習經史。通知時務。雷聲淵默。攬轡四顧。成君盛名。則守思田。如摶丸泥。指掌方圓。以渠龍背。則稍再熟。以典難次。則戶勸渝。百鼓欽欽。澄革而徂。萬慶湄湄。士晏而儒。始是發深。不戲聰焉。父母在庭。擬亦消治。始是咫聞。耳塞日脅。良師道源。見學海淵。賢賢提陀。精夫婅徙。發印自光。仁偶禮趣。銅鼓應桴。鐄毆錯采。陽明再來。辰在戊亥。閩右阿婣。陽明再來。其開創功。惟天下才。展君領聞。荊榷巨闕。船艤子禊。鏡燭吏姦。決鴻害稼。臥隄請命。君蠹止之。弗畜奚病。湖波寬縱。堰虹穹然。全生遊魚。蝨人萬千。權臬平亭。抉嵓如火。稂莠不齊。生計遂左。一歲再薦。見賦吳都。偷則聖士。吾能降湖。奈何賦重。生金生粟。圖始實難。武硯身殺。政和特逹。有道其邇。都轉山東。借箸穎川。平江練湖。侯君盤錯。遂鎮淮海。紛擾六鹽。百齡俄頃。牙淺弦疾。心光如月。巳迫消乙。君常稱言。以古爲師。破萬卷書。宵爲政資。朕駑儒效。啟此性眞。先教後刑。威化若神。君樂山水。嗜營跨鶴。寥帷靖暇。觴詠閒作。江淮東臨。方圓所都。偉哉主盟。比韓歐蘇。愷同譜處。君甫十八。外溫內腴。豐儀俊拔。二十歸娶。花月萬結。廿三典試。章貢多賢。強仕過三。如日方中。好作功名。圖鼎卜熊。未聞臥疾。遽卽長夜。天球中碎。國棟折下。翹想舊部。哭呂衡州。橫江迴南。溢湘灕流。悲感所集。定謀尸祝。殉爲貫神。上曲珥宿。箸作藏山。詰兒哀之。身後千秋。熒魂戀斯。椒漿泣奠。銀淚側肝。靈風肅然。助我三歎。哀哉尚饗。

大清武德尉四川建昌營守備王君、及其子武義都尉貴州思南營遊擊忠節誄并序

乾隆三十二年四川建昌營守備王君昱瑞偕守備馬子健、隨遊擊蘇爾相、柴克津泰、入緬賫貢以降附於朝於是籍武德家獄其孤宗佑又十年遊擊蘇爾相道歸白其事於朝曰蘇爾相因柴克津泰縊王昱瑞、馬子健、死于江皆不屈也於是宥宗佑以完其家實爲武義君又十八年武義以清江營守備將兵黔楚閒當苗衆始立功尋以都司將兵勦教匪于蜀以遊擊將兵靖永綏又從征興義苗平之勞績無算賞賚無算然寢食戈刃閒凡三年裹創吮血膚以寒暑病殘不支未嘗一日休也嘉慶三年七月四日武義在蜀營攻王三槐于安樂坪大軍失利提督死武義收散卒以寡搏衆身被數十創力屈伏地北面大呼曰不能報君恩矣遂卒於陳于是武德以忠節殉于緬其子武義以忠節殉于蜀前後聞于朝大白于天下嗟乎奉使貴不辱命降不可也雖不死可也使武德不死與蘇爾相遊歸羅至今存無益也武義難于獄勇于陳屢立戰功富貴而雍容曜白首統戎行可也然觀其戰先士卒篤病不少解其心以爲彰前名報國恩出萬死不獲一生可也夫忠節天之榮名也其父取之其子又取之奉使臨敵人臣之大端也其父羈緬之其子蜀蜀之太平之時而以忠節著尤不易之遭際也天何厚于王氏父子哉武德故黔人官于蜀遂家于蜀之西昌武義官於黔葬於黔復家於黔之思南武義子振基膺雲騎尉猶恒有家法介安化令朱君以文餉澤韜兩世忠節宜誄也其辭曰

武德矯矯握節不屈魂趨金沙心向丹闕萬里孤臣不求人知忽暴于朝天實爲之孤臣有子不絕如綫彝恩備將臥戈枕劍凡師之捷在義與勇武義一呼兵羅馬驟首首獲魁稍甲嶙峋武義顧之寵賚又新先登陷陳病困不已生爲國士死乃肖子金夷重夷有肉若糜血碧蜀天化爲虹霓鬼雄南鶩直叩阿瓦歸來歸來同食方牀卹酒薦清豐碑峩峩忠乎孝乎所得孰多朱波獻象毗絡如井如何琅邪不幸斯幸烏江熊熊掌溪來同忠孝之廬千古以風

王母朱孺人誄

龍蟠之孀未逾半載而孺人僅三閱月也孫環之殤先喪厥姑而孺人泣三喪以血也任妻之少孤孩在側而孺人若流星之忽也然無子而有子子立而家庶抑何慈且諧也諧室而處瓶口而對嫌不禮以節也閨門雍雍內外斬斬族黨悅也曰奚自率之約而與人則周綽不愧也殺似孝慈（我友王峯字石甫）以淚泚筆寫老親而搵切也我居婁室未炎母獨叫蒼天而罔極也

祈晴文

道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廣東正考官程恩澤副考官鄢福山爲久雨祈晴事齋肅頓首致禱於所過名山大川之神惟岳神膺沈薶之盛典蜚常羊之巨維卷壟隧於掌握起渤瀣於呵吹故能沛百昌之沃膏輿五土之熾黃今者小暑以後高原既滋非惟雨之又潤澤之淺已徵乎上尺下尺深復逮乎六旬七旬儻霖霪之不止轉損穀而壞稼非所以體與苑之仁覆錫富媼之蕃盬也矧使臣者奉天昇之英蕩併並夜而載驅歷五都四瀆而不憚險遠且欲度粵嶠而南窺珠海之陬迫有程限不可遂迴頃行抵河淮之

聞閱數日而爲積潦所隔靡從小艇成奮淪化平涂爲險巇馬十步而九蹶僕前進而退疑廢食飲而忘寢興曾不半程而已茶疲嗟嗟乎雲將雨師豈不屑使臣而爲斯使臣肯不足重材不足惜特恐淪溥海共主之僻命即貴神亦以爲非宜伏願迅假雨旆迅收雲旗消芒晦于俄頃幽避而與夕曬使臣御風而行晷刻不差納節之日五善周咨是時觀大穗興長稠亦尤後而登京炎則貴神一舉而兩美備矣使臣當九頓首而謝如天之覲

第二次祈晴文

某等前次祈晴僅告所過名山大川不敢致禱天神以天神尊貴非大夫所當祈也然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即行諸侯之事不爲僭茲再禱風神、雲神、雷神、以達寸悃恭惟天神宰制陰陽迭用柔剛曰雨而雨曰暘而暘今者二旬不見皎日厥咎常陰厥過流淫瞻彼大田其忠惟潦哀我征人復仆于道恨私爲每此懷非私瓜時而往瓜摘乃遄使臣之心曾誓河水斯文未喪宜受帝祉帝祉伊何所助者順霖止潦清乃利于進伏陰伏雨有于赫曦執綱維是而令怨咨佚夫雖微竹拜帝命惟神聰明有禱必聽

謝開霽文

夏閒過宿州值霖霪不止作文祈晴於所過名山大川之神不二日而開霽茲復過此作文祇謝焉

騁使者之南邁兮值霖霪之淹旬儼程限之孔迫兮路坎壈而逡巡乞明神之嘉惠兮叩喬陟與崙淪惟澀靈之浮應兮發勁飈於九垠耀赫曦之鳥羽兮卷水雲之魚鱗前金蛇而後玉虎兮習逝藏而不敢伸督震怒而忽霽顏兮非神力其孰振喜征蓋之不濡兮快劇驂之可循燭川涯之細皆兮斂山翠之久顰幸數日之偶開兮恐後途之仍屯何明威之廣覆兮隔千里而一均計自淮甸以達海壖兮無怪雨之或津頃使旋而納節兮豈周原之騎駟過符離之古城兮心惓惓於貴神忱止寸而恩倍尋兮雖巧言其易陳蠲蟲鳴而天聽兮爇其香以上申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十

曹太傅相國八十壽文

聖天子御極之十有四載。時聖道淳。六寓晏然。仕歡於朝。農抃於田。於時我太傅相國老夫子位台鼎凡二十二年。領樞密凡十有五年。而齡躋八秩。丹顏而華顛。天下望之。如周召公。如古彭籛。豈不以身繫社稷之身。齒冠中外僚采之先。故介福者同辭。而冀邵德者彌堅哉。聖天子嘉乃元老。訏謨丕績。親灑丹毫。寵以得賢之章。賚類書楹。祝期頤與康彊。大貫珍異。器重衣華。金朱煒煌。若湛露之盈鄧林。赫曦之耀扶桑。宜其蕃榮揚輝。日引而月長也。十月幾望。歲星在畢。五老人正中。天使乘雲綺月而來。賁乎公之宮。南面磬折。祗述天顧之隆。公九頓首。九命茲益恭。捧盆而躬制。自上公通侯九卿以迄庶官弟子門人。莫不觀盛禮而伏瀾崇也。酒行樂作。或舉觴而言曰。自某處公門下。見天使凡三至焉。歲在甲戌。公六十壽。拜渥恩於逾格。寶臣工所繪有。歲在甲申。公壽七旬。如初之禮。卽維今之辰。自今以始。且履背天之申。豈云三錫而未之前聞哉。故譜牒兒之隆。則玉瀾綸像。冠章鏘鏘。紫閣闢。助御贊縣焉。青花瓶尾之道。易賸與以肩焉。舉輿服之貴。則翠羽吉光。重氣閑焉。乘馬吉黃。紫綬翩焉。其宅殊恩異數。玉管不勝編焉。蓋推致此之繇。以讌乎座賓。或舉觴而答曰。公以世祿鼎貴。致身清要。詩禮之氣。毓乎廊廟。啓誦三儀而不遺一字。文約六經而下筆輿誥。抑議艇之浮詞。倡和平之雅調。用能潤色鴻業。概括雄宏。是以玉尺凡十一持。

而五典春官。門生遍海內。皆酌公之餘波而不敢溢其瀾。至於總錄館。裁史宬。領東塾。直西清。掌翰苑則抒掞天之藻。侍講筵則闡說經之學。而贊機務之要。尤為絲綸出納之所程。是則公之鴻才。蓋溢乎盈滿而愈明也。公備歷六官。六官之職皆舉。謀謨密勿。千端萬緒。若經緯之在杼。阜武既布。千羽屢舞。上安下綏。各得其所。且也公昔以參知政事。未三日而拜與相。今也加太傅崇銜。冠公孤之上。荷三朝知遇之恩。協百僚多士之望。然則公之鴻才偉略。其可度者。在守正持重。其不可度者。則密對與帝賚也。然而智蓋一世。材總四海。名宰相之才也。略也。其本則基乎德。公抱忠孝節廉之資。以敬儉謙恭為之式。少性恬退。絕權貴之謁。長益勤慎。勵堅貞之節。非無鉅細。一主於敬。闡室不欺。若對天與聖。平一己之好惡。以齊人之好惡。故有公非公。是而無私喜私怒。不激不隨。一趨一步。推發機於將萌。培元氣於已固。能使于于者觀端行正。來同我蕩平之路也。以儀表率。非它一家。以護風世。自無人加。故實是吝。則善拜嘉。仁氣煦言。如春在花。以是服官垂五十年。無纖毫挂於過差。尤可異者。聽記彊識。善斷與謀。深自掩抑。如被褐反裘。卓識遠慮。洞徹幽微。載其清靜。而廟堂既晏。惟聖天子孫其單心。許其同德。獎以正人。豈試之而愈優。敝之而愈新。故寵眷稠疊。不可進。而祿秩屢職以冀不饜也。加以耆期守學。彌敦擴固。不懈以久。建九紀以立純德。以上登旗翼之簒。昔語云。惟德厚者能受多福。揚子云。常可益乎。曰德。是則備三達尊。膺九五福。其為德之固乎內。教修舉子貴孫賢。其為福之藪乎。合座乃舉觴而頌曰。古我睿聖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賦誦志之我補。亦有窩川羅侯。領三十六曹。年百二十。猶精爽而不憚勞。亦有潞國太師。年九十餘。奪德樂善。雍容玉除。願公勳名媲乎潞國。壽考齊乎窩川。而持盈握欽。則如睿聖武公。益壽益慶也。

王子吳鼎匱銘

虎阜寺寶王子鼎。吳乘失載。訪者梗。程孟聞自梁子偵。洪季陳仲振几省。古翠欲垢灰未冷。捐灰滌翠。吐金炁。梁子且詠且詁訂。龍鑣螭提斗子柄。陳仲作匱閉深靚。作銘者仲篆者孟。王子有知定首肯。

而東西暑銘（此器藏於大守彥槱張大令作柎然自午剗至未　刻無款是一大村圓與晉友鄭從卷謀而補成之）

非鋭非壺。器圍靜節。鏤書刻以鋌。欲平其地。足仿鼎。可升可降。梅度等。東表東景。西表西景。日中無景何以省。乃規缺月。弁其頂。頂有小竅透光。圍方中方。睨定俄頃。槐柑所遺寶而盤。

為張石洲篆寓甫書屋額并系以銘

淳甫之淳。鄙不載。淳至作寓于所舍。通壞以扶怡詁。再恐懸省乃得真。文孫識之毋泯滅。

晉錫王寶賢堂硯銘為張石洲作

辦厥首印。不辦厥足。脩然蟠枵。能以黔身。流水有光。宜受別墨之黔。吁食其墨。則賛三兆。吐其墨。則拔聯藻。無殊黃之祓。而有草元之攫。猗事賢鄭。弃以窖。銀河張宿。寶其出。甲子五光。分再見天日。

鄢淳甫食筍齋圖記

南湖之北。樂泉之西。有食筍齋焉。不由旬廣而幽。徑畦縈。無雕飾而洞室爐閣。嶼敞西東。山影動庭。月貫表裏。水光鑿戶。加以來風防露。翠潔若人之襟。冒緗停雲。碧成多士之屋。小室佇舳。文石如榻。得非李

藥師所聞訊。王子猷所嘯詠。歟。時則有尙書黃夫子。承北門之旨。羈束觀之籍。羔羊委蛇。魚鳥登几。植竣漱水。編町成篁。洒澆薗籬之錯。飛寫升斤之影。蓋十餘年而竹以森焉。亡何。尙書歸老。衮衣還歸。學士其興。乘筆能舞。良夜成韶。則率然當心。曾大競鼎。則率爾步往。或擇迷醉而相植。或見覆翳而翦拂。往苒有年而竹復茂焉。且夫詩詠箭葳。禮重箬蒩。浮亞之旨可珍。日華之脂以淪。羊溪不羣。崩乘背宿。此本義也。八十之筵。乃蕭爽所爲。兼兩之載。亦汗青是創。齊偶曰等。讀書曰籍。巖益不傳。搜之羽陵。此道議也。尙書味道得腴。學士食字而化。波瀾莫二。肩尾相仍。洵可謂水有異味。謝張陸之曾居。舍開三徑。待羊求而咨至矣。況士林之館。藥院之廬。樹分五柞之蔭。泉挹九成之醴。孰謂是竹也。非淨筠之幹。截之仙山。嶰谷之產。集玆鳴鳥也哉。譯十稔移中。三宿桑下。昔栖西舫。今作東鄰。猶傲尙書居此齋時。展瑤局。開芳筵。縱觀初之熊。發華始之詠。錦被之筵不寘。宮袍之奪必賞。今則叢蘭之宅。越在天末。王室之稱。懸乎步想。懷遊盛舊。我勞如何。幸也其替人則黃羊大夫。其韓徒則碧雞才士也。說者乃曰宜爾也。瓊盧也。自有此屋壁有多賢矣。視爲甘棠之宅。作爲瑤室之銘乎。然假之丹素。不能寫其狀。形之歌詠。不能寫其神。則無爲貴知矣。故疏房攏貌。不必一再居冠倫魁能。不必先後聚碧鮮玉潤。不必月日蓄圖之詩之雖風牛異檢歲節殊候。而一寫在握。即千載猶面也。則謂此圖爲藏山之臥遊。識憶之故事也奚不可。

任階平太史寫經圖贊并序

階平先生。博聞軍籍。江鷹秉言。旗角繫鈴。已蹤舊步。樹起杜。尤傳家苑。悖愛經典。物宰故訓。以爲巾箱之妙。非賀玠所識。闕臺之私。必中郎乃徵。粵自開皇廢像。長與雕本。入無審掌之瘵。世乏蠹胸之雅。况血封易誠。記珠難索。天口聖譯。日付荀蒯。良可欸也。於是丈鈔學螢。蒲荒柳剝。臨古言凡之概。方聞中難之緣。一經寫定。盡歸默識。尙乃龍伸蠖屈。爛兮典寶之奇。紂紅許綠。棻諸虎帝之諳。蓋惟用志不二。故能與皤然者爭年。課功必竣。故能與翩然者比遇。柳氏自備古美。其稱尝祕細書。今尙未微。至於給五千番之麻紙。以招俊乂。爾十五年之寫紱。用鎦金粲。則稽古之榮。諒不越習者之門也。爰爲贊曰。經紛綸兮井大春。心若醉兮手之鵝。是副墨之子兮。是雒誦之孫。

藤花唫館記

藤花唫館者。梁臣林方伯少時所觴詠地也。榭槐貸里。檣柏小眠。元狐屯雲之勝。屋山隨月之讀。盥雨所濤。池飛恐蛟。資帶所彗。鶴剝白廐。鏡瀾倒鑑。幽篁叢堂之聲。蚪柯負字。作瓏璁壓壓之狀。宜乎學松尖培。沈東陽搗之長唫。岳嵒采風。李賀袁耶而寄句者也。亡何。西向一笑。東樹遂荒。禮星師子。爰迺秀賀之居。龍厩許給。刪闢西之跡。而先生方入侍鑾披。出操摩符。不特中學室之謝。抑且乏孔席之暖。周旋赴宦。以蔌爲障。思光東出。居舟非水。是則羅君璋之幽宅。元貞子之回軒。亦可遜盧視之。逆旅嗟之矣。然而向子思舊。園生多情。滄波一盞。尙凑學於故巢。石牀雙跪。未淹蹤於閑雨。儻敎中九夏之飲。緯桑下三宿之緣。輒未免池夢崔逃。野戀光政。釋碧滋瑤鬬之句。則繹園在前。唐奐泮竹里之章。則輞口如見。此陂成瑤室。所以刻銅辟之銘。而綿題浣花。抑以述端己之志也。更有進者。先生胸具萬間之廈。而足禰長梁才

同九州之被。而心儗璚塔。缺十住南還之拜。總士袍西遊之鬢。章傳則僅賦靜茅。友讓則未諜贈芬。以故疏房攏貌。偶托資祠。楨金迎石。未邀仙曹求之華。尤所難能。擇綠蕉已破。蟠岸無定。邱亭爰止。臯廡暫棲。每入白鹿之貝莊。過青楊之蕭巷。輒作十日思焉。何况廿棠五畝。緇雅與於謝公。竹林別室。游芳年於道逢。它日樊川墅築。淮水齋成。賜大官之尊。賭奇磴石。花竹秀野。水木明瑟。寔將以此圖爲嚆矢乎。儻用小文。再泚禿管。

陳芝楣觀察傳硯圖記

傳硯圖者。吾友芝楣觀察。貞其兩世清德。過筆而以文之。綸附之。龍虎變化。驚鵠停峙。見其神也。星籲玉李。雲與丈綱。肖其器也。至於仲與無忝祖德。超宗殊有鳳毛。垂元硅之豐裁。挺匪卲之異表。匪惟繼美。實能亢宗。而且青鐵未敝。黃丸載波。產天人科第之芝。博尙書僕射之號。柳賦懸所寶惟研。丁公雅傳之。其裔古有其事。今乃過之。矧惟尊大父成都君。惠雨浹於蠶城。英風被於井絡。祀赫桐鄉。神饗羅池。宜其五色錦衾之雲。覆諸筆海。三竿文月之彩。落我石屏。胸羅手摘。逸氣可想。尊甫宜城君。學既博奧。書復洞精。擲玉帶一角。摩盾舜三斗。而汕蕩蓮冶。廣文氈寒。笏柱敬亭之雲。頭已傾江令之雪矣。雲封凍結。有深慨焉。至我友芝楣觀察。背節內君。仁風外暄。名逵華近。得元才子之目。澤洽州郡。撥顏有道之稱。唯弄風月。則呼淬妃其神。講論道應。則置俊人於側。比者乘虹月之舫。擁英蕩之節。諮夕花午。神怡務閑。藏孟公之牘者竊垂。索智永之書者楣折。結鄰常御。磨穴螢深。石宦若曰。是所謂副墨之子。雒誦之孫。使鵠我若白科。亦無傷也。夫惟范磬之硯。傳之伯孫。而孝行以著。端明之硯。字於老泉。而文祥以顯。我友應升卿之兆。傳扶易之經。文則栢日擅雲。武則飛章草檄。是以忠貞之子。復爲司隸。淸白之後。仍生強項之才之望。乃光於家。且卿且公。無愧於長。况復鐫面傳世。鳳咮有朋。聚之一室。比太邱之德星。寶之百祿等文貞之棠笏。不特學弓學冶。淵源門之高蹤。抑且如鳳如鏤。增硯譜之嘉話云爾。

謝愈陶泉太守餉東髮啓

江干嘬蟹。堪供中御之拘。酒畔蛤蜊。應折元長之對。乃蒼水元夸之忽至。引白中脆。尹以偕來。自解簪簪。欣看編珂。素腐勝雪。比移角而能端。紫殼騰花。較蛤勞而益厚。醞釀寒潮之味。蓊翳新火之光。當齒卽消。點湯欲化。何如北海。酢釀含不雨之凝。豬甚維揚。廿脆噗二分之月。豈意破十城之餒界。致千里之鮭珍。情深安邑之豬肝。貴邁廣州之蚌醬。僕心懸劉洪。讓術銜皖。北山之隱士方饑。東海之波臣難托。珠宮新沐。載賡楊萬里之詩。翠釜初烹。敢拜王秦州之惠。每當充腹。輒切銘肌。

謝祝衛畦同年惠果子貍啓

綵綵繫臂。方當哀鸞之辰。鑑絡幽身。忽覩懸貆之狀。喜君以翹首爲節。使我操牛尾而歌。爲問肌膚大雪之凝。都緣梨栗天之飽。並噉箸腊。以佐肴烝。白似截肪。與花豬而競美。香能醒酒。比竹鼲以尤甘。弟爾處鄉閭。曾驗汪龍溪之對。玆來京輦。又應管公明之占。夢殘形以賊。與去正脊而猶綏。况逢五月重五之日。得此八元第八之才。謹當封以耕邱。處諸鴟夷。良朋高義。深惕鮭食之荇。豈疑櫺饑。敢報狩肥之帖。

謝王都轉餉果貍啓

俎肉已殘，方紹曾參之操。時汪鄴樓致果貍已食大半。籠鉤乍解，復賡侯氏之詩。三人執牛尾而歌，一笑脫貂裘而換。肥白如瓠，豈柱下之相君；冰雪其肌，疑藐姑之仙子。鸞刀截削，瑤飯初蒸。聚空山百果之菁華，佐淺酒一樽之風味。脊流髮鬢，似給事之裹鵝；肪品梅芳鮮，鄂孝儀之奇鹿尾。君從何處，致此不來。偏搜之潛蒐之勞，爲置之精邱之側。特蒙推食，彌切朵頤。獲珍有勝于三狐，饒爽奚慚于叔豹。風林籠闈，請吟楊萬里之章；沙地雪天，轉憶洪容齋之對。拜嘉雜賜，識愧群生。

賀喜雪啓致陶宮保

瑞靄豬泉，巳疊天慳之破；敏銅驪穴，彌徵地寶之呈。四民盼五穀之精，連日得六花之瑞。伏惟宮保制府鋻汀先生，時暘時雨，巳溺巳饑。文昌之馬才過，希逸之衣旋遲。推發粟振粱之意，挾纊三軍；啓惠禾豐麥之祥，賀書五版。歸來木屑，桓公之高會初張；播入茶鐺，秀實之清風可挹。縱春旗之簇簇，猶臘鼓之摮摮。惘下尺而久佇，即封條其何礙。某俗從袁臥，擱彌孫書。六朝之山色如新，九陌之車塵不起。因憶聚星堂上，仙官廣白戰之詩；定知維艭非遜，野老夢黃雲之稼。作賡甜雪，載詠甘霖。

謝俞陶泉太守餉蟹啓

駿據巖爪，方欲致剖羊之祭。時十二月二十三日。籠頒魁陸，幾疑開敗鹿之山。列瓦鏈以參差，疊鍵文而匼匝。珍罔天懈，甘號蛮丁。一箸探紅，湯沸春風之筆；雙房釀紫，酒淹明月之光。當海天欲雪之時，正沙艇烹鮮之日。然必溯江東去，始審寒苗；嶺嶠南馳，方登諫草。若教寄遠，定致役鄉。何期淡然子專車而來，一似左元放釣鱸之術。對茲瑾璨，彌切夥頤。外形未折，夫厝渠內味何處其會書。更自晒者，物非混沌，人實饕餮。芳鮮

豈白蝠之遺，呀呷類青郎之咽。比馬甲與章舉，君尤嗜南食之奇；持羊酪嚌蒓羹，我亦守北人之舉。昔也珍貽若士，曾一樣化畲之箋；今茲送自右軍，並得實嘰蟹之帖。血營受益，心版堅織。是所謂一味之甘，必割而分之；百朋之錫，方斯蔑如也。

謝汪均之餉鹿尾啓

樂章殘缺，方麼釋首之詩。時汪鄴樓見所寓牛尾貍已食燼矣。禮注分明，復講鹿蠶之法。何來大尾，用佐遨頭。爛斑乘蒼玉之綏，圓滿截丹砂之柱。既見珍於鄴下，更遙閱乎遼東。故因大麻之休明，能致遠方之瑰異。操刀未割，感君憐饞下之桐；承貺是將，引我猩唇中之業。事類拜王公之麈柄，情同餉茂先以龍脩。定知卓槐筵開，坐矜舌轡；兼笑宋藏客倦，徒飲乳漁。角邊之瓊片雖嘗，頂上之珠華比貴。惟丁子之獨有，實苜機之所無。正欲敏腎氏之門，廣岐嘗而作宴；何妨盛太保之閣，撫顏帖以裁箋。聊約同甘，牛心寄惠。

滄浪來鶴圖記

擂提之歲，閏陽之月，逆舟先生再棲旋訪，寓吳門蘇長史之別館。簿領之暇，睨睨水石。時則雪絮將旌，風枝自鳴。昏雅畢逝，羣雀噤啼。有物飄然，降自霄漢。元裳縞衣，葑立庭除。先生心詫其異，口快其潔。且恐俄來旋去，不須臾而海天日蝕矣。乃復倚態盼雅，不驚不懾，仰晦俯啄，若習安焉。不數日，先生有棲江寧方

伯之信。冒艇同載，攜翻而迎。識者謂巢穴測天，禽鳥驗氣，則夫冠雀柄宇，三台其徵；蓋烏滿城，屢報不次。糾毗頰託耳。燕將鳳翼者，昔冠草服，舞儀相庭，識字含珠，尤絕羽類。知生祥下瑞，將無已時，而某竊以爲一鶴入雲，非隱兆招；二八集赴，非聲不成。使子游之門如市，元規之塵污人，不歇舞闌咽，即笙瑞紛擾，唯鶴實智，且避之不暇，又安肯其擇木而止，依山而歸耶。是則能致鶴者，先生之抱超乎俗；能調鶴者，先生之才餘於官。詠庭花落，間階蝶翻，可以想風儀，致政治矣。諸君子皆樂道之，繪圖繫詩，而某爲識其事。

人日游龍樹院詩序

粵以趨人貼帳之日，登高賦詩之辰，欲作海王村之游，以證輪家館之事。而胥雪婑媠，胡霧譯譯，甚妨東郭之履，無假北闕之步。於是矜凝既絕，諭徵其闌。臺如重壁，有作冊竹之庭；霧推金井，彌愜嬰寒之徑。乃策疲騎，聯高軒，徘徊乎鹿玉之宮，頓憩乎龍樹之宇。廬室生白，小窗多明。遠眺五壓，則擁絮甜臥；近瞻萬雉，則界墨徑斷。重柯者旬裔之木，疊帶者紆曲之塗。掩九秋草華之影，破萬空烏羽之墨。俄而寒吞落暉，醉紅千里；清挂弦月，深白一色。漏鼓坎坎，寺鐘沈沈。皴晁蝶銀，斜迷絡玉。混茫天接，如泛烟江之隖；回旋地窄，似入水精之城。尤可快者，煦春前屆，良夜已臨。苛謝航釜，笑縱談柄。陶陶焉，衎衎焉，揚今摧古，賞奇析疑。齎以襆晷，不知其勤茶也。嗟乎，江關梅信，即在琴尊之南；上元鐙火，又繞星辰之北。海王村之游，新霽少人，尚可約焉。坐客吳荷屋中丞，工詩賽書，許繪一圖。葉友石閣卿、梅伯言郎中、張石舟大令，俱工詩，皆有佳什。是則幽闌儷曲，各騁妍祕之詞；山陰鼓棹，聊乘倏忽之興。爰拈拙筆，以備引喤。道光十有七年丁酉新正穀日，歙程恩澤撰。

修篁墩世忠廟啓

古之君子，將營宮室，必先寢廟；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寒暑。當春秋之匪懈，正霜露之既濡，使旁風上雨之不支，對蘋藻賓蘩而有怍。此新宮之豎奕，與守祧之修除，爲最急者也。我世忠廟者，賜額於大宋，遷基於有明。規爆自程聚而來，棟宇在篁墩之上。雖蒼楹非堊，儉有契乎茅茨；而葩龍更衣，昔必勤乎後嗣。仰惟我始遷祖太守公，仁能撫衆，如朱邑之祀桐鄉；我忠壯公，武足禦災，若李冰之射江水。有功德于民者，國家禮亦宜之，況我子孫，念厥祖考。凡神靈琢泊之所，皆寤寐經營之區。必占棟隆之吉，而後即安；倘有榱崩之虞，其將焉仰。嗟乎，服先疇、食舊德，叨福蔭者，二千餘年；備鼎俎、陳犧牲，薦明禋者，四十八派。豈無宮室，傾千金之囊不爲多；亦有貧家，獻一斗之粟不爲少。譬之堂上之疾，雖封臂其何辭；譬眼前之創，縱剜心而弗恤。惟願我同族諸尊長、諸先生，本仁行仁，見義集義。醵青蚨萬貫，得大木百車。所見有烏有攖，孔曼且碩。不韓不石，修舊曰新。天之所支，允矣在高明之室；神罔時怨，愾然聞歎息之聲。謹啓。

銘讚

北極出地四十度加節氣平晷銘 並式附圖

晷平持，柄向北，居柄底爲丁，出銅表，取表插孔中。視表尖影所指，在某節綫，即得某時綫、某刻綫。蓋節綫與時綫相經緯，而南北自正，故不用南鍼。

34 A　第六十九冊

平規豈槷識表晷也。經師錢時。互經緯也。縱緯正矣。鍼纖偃也。極出地表。表所底也。剛高而下。一侯尉也。
用四十度。丁象魏也。酉貫通渾西法氣也。紈扇寫圜延且稜也。手揮日光。時流覷也。

龍泉寺檢書圖記 附錄

歙縣少司農師程公旣卒之明月。儀徵相國師阮公。約同人集龍泉寺。檢其遺書。先一日遣以告於公之孤德威。德威泣而言曰。先公於辨論經史六書古義及天文地志。札記最夥。詩古文詞。亦爲之甚勤。顧不自存省。其僅未散失者。檢置書篋中。往往無首尾題識。它日從容整理。稍就次弟。當乞阮公鑒定。今苫山迫促未遑也。願辱公及諸君子存錄之。威心不可以負。有戰國策地名考二十卷。逐寫粗畢矣。德威斬苫衰經。不敢躬詣。明日將浼宗人鎭北先生持正於阮公。同人旣集。鎭北持書來。公披繹久之。歎曰。疵類有未滌者。然旣博且精矣。則尙無副墨本。余雖欲爲審訂。未忍遽攜持去。屬鎭北還於其孤。且謂曰。諸君其急爲校讐。使無遺佚。余雖老。幸及爲覆旋而弁言以行。胡朏明禹貢錐指。全謝山地理志稽疑。後此其嗤業矣。並其它著作。當成大集。司農其可以不朽。烏乎。京師才士之藪。魁儒碩生。究樸學。能文章者。輻湊鱗比。日至有閒。至於網羅六藝。貫穿百家。又嶷然有聲名位業。使天下士歸之。如星藏斗。如水赴海。在於今日。惟儀徵及司農兩公而已。然儀徵以文章經術。受三朝殊遇。歛歷封圻。入踐宰輔。儒生勤植。彪炳人寰。司農繼先公闢翹學士後。甫世入直書房。佇學典試。頻膺使命。鬱用而殷。迄未足以行其志。儀徵公所著硏經室集。十三經校勘記等書。手付剞劂。又刻宋本十三經注疏。以請經解諸巨册。普惠天下學者。司農則詩文各稿。旣未寫定。卽此二十卷成書。亦未知付棃何日。儀徵公久待未歿。日有歸志。求學之士。謂京

師中儒林祭酒。繼儀徵者惟司農。乃司農年不中壽。俄攖逕疾。遽歸道山。儀徵公年逾七旬。神明不衰。且勤勤焉檢其遺書。流連而太息之。噫。豈乘之異。學術之大精神。意量包涵渾括之固且遠。司農視儀徵。亦幾如騶之靳矣。信屈殊勢。豈皆殊形。脩短異數。如是其不相侔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儀徵少年通籍。論負盛譽。由乾隆至道光。六十年間。海內羣經講學之儒。皆其先後所師友。或其門下士。或其再傳弟子。司農之起。後二十餘年。乾隆時老師宿儒。未及見者已多矣。然甚久處京師。所及交。若劉丈申甫、潘丈少白、陳丈碩士、陳秋舫、熊還人、魏默深、陳碩甫、江鐵君、徐廉峯、管異之、陳東之、徐君青、鄭浣香、俞理初、羅茗香、汪孟慈、陳頌南、張亨惟、許印林、張石州、沈子敦、黃蓉石諸君。大抵皆兩公所識習而矜賞者也。基自爲弟子員。出司農之門。及成進士。改庶常。儀徵公實爲館師。兩公居相鄰。其與還人孟慈頌南諸君過從游侍。雖跡輒相屬。今司農已矣。儀徵旣告歸邗上。文選一樓。如靈光魯殿。因念基所及交諸君者。前後數十輩。或旣逝且老。其尙未至於此者。或浮沈郎署。或留滯公車。或汎濫江湖。如有箸述。早付殺青。天時人事。茫茫汗汗。知誰爲後死。當檢其遺書者哉。讀斯圖。不禁爲吾師寶涕向天。深悲之而復幸之也。道州門人何紹基謹記。

程侍郎遺集跋

右程侍郎遺稿十卷。國朝程恩澤撰。案侍郎幼承家學。夙荷主知。釋筆木天。遨翔廊閣。讀書萬卷。下筆千言。著撰等身。文章名世。洵一代龍門也。而虛懷友士。折節下交。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宜其與隆山斗。獨步當時。雖掌文衡。翕然相度。乃鬱用方殷。玉樓寬召。八百孤寒。齊下感恩之涕矣。文雖轟許之長。而凝重學柳。詩擬杜韓之勝。而豪宕似蘇。亦中朝之宿老。而曠代逸材也。集經張石州明經編輯。欲不遺一字。故失題及不完之作。並采以待後來補入也。余夙喜侍郎之詩。舊從友人錄得廿餘首。未見集中。今擬重付剞劂。並編入焉。而失題及不完之作。則概從芟薙。以待後來。至律賦及試帖詩。多已刻於同館賦鈔詩鈔者。未免繁複。似可不存也。則經序稱其精神所到。卓絕岸異。必然可傳於後者。則其有韻之詩文也。殆非過爲推挹之言。又稱其自言吾詩。險而不夷。能飛揚而不能黯淡。亦可謂得失寸心知者矣。阮氏瀛舟筆談。稱其詩翛然遠俗。清介可風。塞江云。月從京口白。天入海門青。錦瑟云。綠簳槐葉篋。紅袖眞花攏。寒山云。石根齊到地。風力自生湖。趙北口云。魚聲在水都成雨。帆影依天欲化雲。又云。傍柳人家春放鴨。落花時節女鬧者。詩多不見集中。則其遺佚者不少矣。則經又疑其尙有清本。藏之別篋。何迄今未見也。殊可慨已。咸豐乙卯花朝後四日清明、南海伍崇曜謹跋。

昭敢覺館稿

曹應鍾撰

曹念生應鍾詩文一冊於黃孝侯處得見愛其古雅閎有考證遂付諸梓念生工篆書曾客吳子苾丈幕中爲其評考金石集中所詠漢印泥封七古卽吳丈所藏四百有奇從古著錄家所未見者也子苾丈子仲飴孫烜生好古能文不墜其業余屢勸其刻丈所著攈古錄及輯漢印泥封爲一書猶未果也此集刻成附記之同治壬申七月吳縣潘祖蔭

六書叚借論

歙縣曹應鍾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叚借前五書皆有其事惟叚借一書竝無其字許氏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蓋令爲號令之令借爲命令令長之令力政切又爲使令之令郎丁切長爲長久之長直良切借爲官長長𥱼之長知丈切又長物之長直諒切括二文以概其餘也鄭漁仲氏曰學者之患在於識有義之義而不識無義之義叚借者無義之義也又曰六書之難明爲叚借之難明也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叚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其論至矣叚借者本非我有借他人之有以爲我有辭之悠遷之徒借人之資以爲我用而其初竝不我屬故曰本無其字也叚借一書爲義蘊廣博求其故引用所不能竭有一字兼數義者除本義外皆叚借也如初本裁衣之始而借爲凡物之始易本蜥易而借爲難易變易字財爲貨財而借爲財成適財字商爲商度而借爲宮商商旅字台爲台說而借爲台予竝與之切又爲合鼎土來切壬爲壬佞又爲褱壬字頃爲頃矢去聲切借爲俄頃頃畝去穎切又厜古文爲象形厜飛羣鳥从吕萬數故吕爲朋黨字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又爲來去字竝洛該切又勞來洛代切西鳥在巢上象形曰在西方而鳥西故借爲東西字又如今所用虛字皆古人實字也乎兮本出气咼本州咼咼焦字後爲借義所專遂加艸爲莖加口爲吟加水加言爲渚諸字也本注酒器亦作乜㐌象女陰之形焉鳥黃色出於江淮我戉刀刃傷也豈豈弟也其箕也而頰毛也於孝烏也凡此皆以許氏爲宗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而近來字書所載之字四萬六千六百有奇許沖上書云慎作說文解字凡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蚰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然則漢時所用之字包括乎九千餘字中其外皆爲贅文矣徐本有新附四百餘字好古之士多不肯用恒借佗字以代之近鈕氏有說文新附攷一書雖可尋究後之學者苟知四萬六千餘文卽寓諸九千三百餘字中則得之矣然欲使知盡在此九千三百餘字中則必通叚借而後可說文所無之字不知凡幾今試舉數字言之如遨遊皆借敖斿亦然捧俸皆借奉任借迓亦用禦中句切亦用遘切㑊只作伊㐌拉皆用隸慣遺攢串皆用貫又蜻蛉只借青令諸芙蓉借夫容琥珀瑪瑙借虎魄馬瑙如此類者不可僂以指而要之不外乎鄭氏所謂有有義之叚借有無義之叚借趙氏所謂有因義之借有無義之借有因借之借有轉注而叚借又有同音竝義不爲叚借蓋卽託生反生兼生之說也學者明此將焚燹之然不再加火州渚之州不再加水果不加艸須不加彡而於許氏未嘗之恉默會而潛喻焉則叚借一書自當於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五書中求之不能會五書而別有所叚借也于是許叔重氏所謂本無其字者皆有其字矣

終南進士銜杯月下聽小妹彈琴圖贊

斜陽欲闌暝色猶薄盾風扇乎陽春夕露濃乎蕭辰時也終南夫子具壺觴解袍笏綿綌當暑祿鄧召熊千羿之鍇𥅞蝥狨異蝯鬼之疇沒同斯叢適延小妹奏新聲龍門之桐埜親之絲按軫拭徽調宮叶徵流水幽細恬𣴎出聽高山巍挺嶙峨忽宿先生當風危坐喝月倒行擊𠦶久之拭須微笑雅音相和清籟斯韵夜气旣瞖天風徐來雖大家續紀傳之書令嬋念貧辛之客庶能過焉承命攜思心慕神馳涼酹細斟適爲贊曰六橋三竺神仙之窟煙篆裊空清商徐發其音怡怡其

聲清越靜理默會仰見明月

李鹿門紅豆學館詞鈔序

晴旭透戶東風播暖透自挹谿水滌花瓷嘉客在止餉已新芽同人舉銚近就晨汲啟芳隣而乞火命登予以拾葉使夫渴吻忘煩心學驟開碧烟一縷心思與之解近絲紛半展精蘇通其嘒欲遠趣欻翔於天際新意俄會於寂端逸起躡青猶迕嫩寒小步覓句亦嘐麗鷳桃李雙樹篡寫其綽態楊柳六橋搖曳其弱姿延佇乎曉風殘月之天徘與乎蘩蘋藜荃之區於斯時也經史百服術見疏古文因凝重不稱陳子部則每詭奇誕造詩壇則冈閬是垠其它俳辯之辭恆背紆曲之指於是貽幽人渺悄步虛行萬慮不生百骸如蛻然後鋪麗藻挑豔發拭鼎而聞鈔皂校弊而聽新弄熱雲被體幽芳著人則鹿門李君以所作紅豆學館詞鈔見示也夫其擬酥滂勸含辭揚脩鸁羅綺於行間劦宮徵於長拍若鎌響爽鬆則律調陽瑄若當風霧穀則紋疏絺葛柔痕倦色祕思妍辭蘭風夕斂未足方其苾馞海棠春睡詎可擬其窈窕使君架广衢市廁身裸壤宂且於罌蠡之中雜迹於擾攘之時而欲希蹤躡彩摘艷徵華或尋煙而染芬或咨風而問月不其難乎幸而山壺昵其形迹江聲濯其情性美人香艸無非比興之資嫋曼蟬娟蚤詣姜柳之室洵可謂天授非人力矣應鐘門宿枝生尋春徑仄朝朝尋尋頻惑於微詞郁郁霏霏奚越乎衆薌當此俗挾彌荏情波亂泛祗欲與君裕衣迎飆高吟過補整理辭條藻飾樂府倚亭畔之朱檻撫館中之紅豆抑欲以竹山之勝黃海之奇舉新安之名蹟爲大好而補注與兹神秀一校崇深豈不益使煙霞閒其痌閒邃洽其裒耶獨愒喆瘀之姿偏乏箏琵之響雖復擢秀龍井貫潤㡿跑將無意以支鉛更何心而供火則湖光山色徒穎沐乎三載陽晉白雪唯餡連於一篇

說文解字說

鄦君作說文解字卽已此四字名其書四字當兩事也一曰說文一曰解字說文者說其字之文解字者解其字之誼如一字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此渾言之卽說卽解也元始也爲解字从一从兀爲說文天顚也至高無上爲解字从一大爲說文又東云動也解字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說文也工巧飾也此解字象人有規巨也與巫同意說文也據此則說文自說文解字自解字兩不相蒙也說文解字必雙舉而竝稱明矣乃今之人無不既衆尋繹而求通其誼咨若云張衆尋繹而說其文千百中一二百然則稱其書何當呼之曰解字適不曰解字而兢嘑之曰說文是不用其所用而用其所不用顧名思義亦奚取耶作說文解字說以諗天下之解字而不說文者

許少玉冢題所臧穎上蘭亭（予安命人題擬君任方君易時璵文皆有跋循碑中旬題其首曰今之觀者竝序）

咸豐三季歲在癸丑莫春之初弥錫少玉公子冢題於兩祓齋余攜坐九千參百千十三字齋拜觀叚過銀句錢造玉淵珠圓員乃希世之珍兩跋一籤琳琅相輔奚敢再贊一辭然欣幸之情不能自已摭碑中句以題其額竝附均語以資一嘯

蘭亭留遺韵藹然當莫春汎此栝中物歡然會良辰今又閱癸丑展玩漸水濱臨摹懷前哲誰謂迹已陳得却千載上石古意尚新三君最精鑒顧盼識其眞一顏合兩跋已是吝上珍北野集群賢香風今有鄰

題徐子新聽水齋詩後

叢條振穎辭銜飆激衆響感至情自歆匪日悅所賞雜學拂珊蔓香气自來往春風翔東阡弥望何莽莽新機端遐景清境滌萬豪悠悠山間雲虛懷結幽想名言略淺喻三復雖此心清吭轉高樹戛然志其陰類

視碧水流坐對高山岑淵淵調終曲脫晼有餘音夜色何漫漫澹薄吾自斟微醺觸紗理聲路非可尋高月皎層波所悟一何深

飛蓬颺迴風嫣然冒學端羅綺昵其懷嚮晦幽以閉豈不眷顏色勁風薄宵寒蘇弱不自振逝矣豈足歎緬彼瓊樹枝遙望不可攀逵言羨高翮隨風時往還

張子淵徵君以卻薦舉詩寄示卽次原均四章以荅之

皆承答西湖讀詩識先生延陵逝行竝悅慕時交并着雲愜高致當風沐餘清遠車行來箕擁樹靜弗驚使入孔氏室旋讓蒼與耕

議面祕聲歲見賤衆所嗤究有識而時雖賤不恨遲把穠道情素絜絜手重持感君瓊瑤惠（君閎拙槀作序一篇）欲以𢧐後知別後苦相憶但有懷人詩

今來誦新詩陸離古彝尊太邱㬎榮辟望重道所存行義達其道正以疇

國恩聞致莘野聘乃閉泄柳門德範示人忍祕此遠尊

奴駘老伏櫪年華逝駸駸諸公愛犨麋（王子懷許玥崧兩侍御方子佩船諫江鋤甫潘少甫兩廣文詞悄拳拳亟欲以朽老應召）闔戶直到今（後乞許君力爲辭御）低頭崇文範（君清德令望足與太邱相埒）古調鮪素琴天風戢逸響

流水會遠心羨君裕後昆鸑鳳嗣厥音

六月二十三日與諸兄弟姪禮佛千佛寺時六姪彭洛貫寺左廂爲習靜計因止宿焉苦熱無賴遂賦一篇餉於屋壁

挾誠吞嶨礀道遠力不乏造險如梯天迴與雲物接肩露晨未晞機遷知道狹同行四五輩鋭進一何捷岐除靡可問瞻前費偵諜險窮琳宮煥拼客門老衲斯時衛炎蒸煩熱迫腎脊攜扇擧已罷持巾汗俱浹從容正冠服相與詣瓊刹拜跪萬慮屏趨蹌衆心惬谷禪松風翔覲昇檀煙市理鏡悟自徹祕恬融梵夾境易興以超禪

頻破幽閣周廊歷委乇艸樹鬱稠叠開軒挹清芬煤若拾殘葉地僻攖荒怪佛力供彈壓冶錢時雲表題名類層塔塔影入書帷仲容跂峨嶪山潑綠貯晚鶴翟吟榻虛窗隱修篁矮几燒艾納圖書參今古安豈長妥帖豈地判疆界儒墨兩無涉讌余俗埃障菽粟孜紛遝拒喧衆网掩扉靜志空合心神倣塵夢奔歪錯慧業咸也顧我笑知我情已洽掺袪不令去返坐亦云輒欲行步不前涉想癖成覺自朝迄昏夜忙月詩思發誑思恒苦遲有得先呈佛臺殿微風來清磬遞相答

吳子苾先生寄題漢泥封印冊 有序

此冊乃漢時泥封印榻本山左吳子苾先生爲關中方伯時所得者凡四百五十餘類遐蒐近裒廣諏博采方能使奇文斐亹尉萃一方誠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者關陝爲秦漢舊都故金石瓦壂之類恆集於是拊器審象蓋古人寄物必有封識今人每趨巧便無論匡匱囊槖包裹僃何或以布或以綫或以繩索總其端而扱析紙纏裹之加印其上是已漢人不𧖧簡易多已泥封之泥溼則爽而賦傳於所封處使相箸上以官印或私印印之事訖則舍而不用故至今尚存也當其初箸時泥未乾隨印圍方觀其受印處四方高中央下其旁溢而辟立者若斷之承鄂凹凸曻薄椮縱不齊如線已周檣然今裝池成冊命鐘爲述原委以覩同好希世之珍不使西方之人獨擅其美幸甚幸甚且自省至今究古之家曾無一語相及是則今之作者與發前人所未發後之覽者亦見前人所未見也用系一篇以志嚮往惟揣度之辭問可能相肖否

今人纖巧古人拙古人湻朴薄狡黠細意尉帖不憚煩恆附雙魚寄珍物或以掴載或包裹或以匡匱或囊槖覩縷瑣細殊紛𦕈不挖其要恐遺失今人纖巧尙輕便一樣爲紫與匡匱百物裒聚貯一器紏以繩錢縛已紮縛訖以紙作結束層封壘識黏使實亦復以印鈐其耑只是啓封皆裂坼古人封識雖近似不竭心計徑丞捷囊匧裹載原不異封以丸泥類函谷以繩綫紫挈其領以印印泥若扃鑰交叉背有纏絡痕正面完好無穿綦官印私印何纍纍千年萬年何歷歷緬昔函漢都關中百官公卿所竄乇貽遺去緘拊日勞綸各勤銜名篆从繆作印代鎖盍堅固受者采驗而後發當時常有豈足奇事訖注注涇棄擲在染千載堅似鑄漢印質不爽鉏發是物函北爲獨多深媿南人不相識先生開藩莅三輔蒐羅金石樂駢集今持節卩駐武林大啟鄉函示賓客官名里名人姓名四百餘類僃萃榻泥壂四圍如女牆邊隅闕亦有殘泐文從字順無反書希見穿關衆心悅古人泥土今璆琳今人几按顯羅列勞勞翹首望故山妖燄雖低气猶鬱泰漢時物故不少近遭焚掠十去八兵勳首禍賊繼至賊去郵頑又遭賊殷富於今已不富郎富能禁發披搭族此南方舊所無奚怪觀者盡瞠目迅埽欃槍馳露布官印晶瑩燿星檄江波不動日當天好將纖巧變湻朴凡我南人宜既寀細細玫據作題跋漫言出處自泥涂寶貴流傳此金石

於定香亭讀程氏信古堂叢鼎圖經有題一首

粟陸驪連據高坐藍牧鶴立咎佛佐神鬼呵護寒暑過千秊萬秊若轉磨吉金樂石傳最古鼎卣尊彝戈戟弩作者何人看銘語款字凹入識挺出金文昜文符俗說半已剝蝕半殘泐一器欲示天下却僮苦重累難擕持揣寫叜難肖奇姿何物浮屠衒神技洒器使溼傳以紙須臾著墨見文理凹曲詰屈皆鎖研蛟影蚴蟉浮松煙雲雷一气相迴旋瑚青剔綠鐘鼎盡三代篆文肆奇怪哆口欲讀每窒礙沙門何处獲傳授手拓紙本以示後逃墨歸儒在希有以此要譽身價重學士大夫分鶴俸制作數十年來頗動衆諒非一日出功用

後甲集

章大來撰

後甲集者，家對山先生甲午以後，館雖害三年之所作也。先生學益成，名益噪，四方請業者日益繁，顧又善病，而著述日益寡，其來牽應酬者，類緣手散去。今之裒然成集者，皆犖犖可傳誦者也。古之學者，月有程，日有課，以致驗其所造何如，歷三年必有進於前者。今徒視敬業樂羣，論學取友，爲北面稱弟子之事，一抗顏而爲人師，則封己自是，安望其知類通達，底於大成也哉。先生孜孜好學，惟日不足，自甲午以來，其所造又如此。嗟乎。由甲午而溯之前此十年爲甲申，則先生方設教於清溪白門之間，與方靈皋、朱師晦諸君子，相切劘爲古學。又前此十年爲甲戌，則先生方自總竹軒，偕余兄弟，受經於恕菴夫子之門，出而與同郡金補山、陶半鄉諸人遊，歷歷若雖日事，而先生年今四十餘矣。世徒數其著述之工且多，不知其苦心孤詣，窮之久而將老也，豈不大可惜乎。雖然，窮達何足論，惟卓然自立者，爲能不搖於世，故謀所以信今而傳後。先生之所造如此，更閱數年，安知不又有進於今，如今之進於昔者耶。子曰，人不學則老而衰，先生其必思之。若夫是集之佳，世固有能道之者，予何敢云。丁酉春王，姪孫鐳謹敍。

始余從學南雷黃先生，見其好學之勤，終其身不倦，既又與毛西河遊，其宏覽博綜，馳騁古今，老而益篤。以故南雷、西河之集，徧天下。自黃先生沒，西河如靈光獨存，癸巳，西河復厭棄人世，師友之間，闃其無人，而予亦匿而衰矣。山陰章子太顓，西河高第弟子也，予觀其深造不已，手胝口沫，不肯苟以從事，其探討六籍，能抉諸家之紕繆，而不詭於理。其文章能躪班、馬、韓、歐之室，其爲詩，標格開遠，不須言詮，而開卷之才調，以佐其趣，其所得若與西河議論，有時出時入，要其涵而操之，雖不該洽，固儼然瓣香也。鐵厓之序潛溪集曰，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文之體，而陳衆仲之序又曰，文必傳諸師，因溯源於黃柳，又上溯東萊，蓋吾浙東先達之論如此。合二說以觀，學之不可無心得，而又不可無師承也審矣。後之人自度萬萬不如潛溪，顧有師心自用，自首而依然黃習者，其可慨也。太顓以方剛智力，著作既炳烜可觀，是集也，僅甲午後三年所撥詩文雜著具在，取而讀之，必有信予前說之非阿者。予晚而歸田，嬾不卽學，當壯盛時，謂大雅不多覯，幸一二人者突兀相留也。今則惟懼然汗下，以無能繼前師友之淵源，而又見賢輩率溺帖括，不樂肆志於古，代興無自，低徊久之，深喜太顓之進而益上，是以踵西河之武，而四方考德問業者，將謂薤盧中大有人在也。康熙丁酉夏五，甬上仇兆鰲滄柱題。

吾友章子太顓。將刻其甲午後所著詩文。而其閒辨正典禮。綴述舊聞。以及一人一時之可紀者。皆列而附見焉。總名之曰後甲集。既俾予卒讀矣。復屬予序數言簡端。慨自實學之不講。而士之獵取名譽者。多出於五七言閒。以聲韻相矜尚。蓋取青媲白。足以文其固陋。且假杜少陵無韻之言。絕不能工一語。封己自是。故以近日而論。求能說理論事。曲折傾寫。行歐曾文筆者。指不三四屈矣。使進而欲其沉潛經訓。折衷儒說。而斷其疑。則概乎未之有見也。今觀是集之成。其詩之包茹今古。固已唾棄一切。所作記敘等文。正復本原深厚。瀾翻不已。若經解數則。則又紛綸浩熟。綜漢宋之長。而參互正定。歸於至當。即瑣言碎事之雜出於筆記者。亦在資考證。廣見聞。而非以不根者進也。然則讀是集者。其猶見先民窮理博物之實學。而異乎世之詞章繁帨矣。獨是予交章子二十餘年矣。知章子爲最深。章子天性恬淡。無他嗜好。嘗意讀書。少以刻苦致嘔血疾。然藥裹書冊。錯列左右。未嘗一日少輟也。人以文請者。亦捫胸腹應之。不以爲瘁。著述之在吾黨。要推富有。則前乎甲者。固植而未出也。章子學已卓絕。而不自滿假。搜閱籍。訪逸典。日夜矻矻。於擬時意欲聚羣說之不一者。會歸而盡正之。可謂甚盛。閒嘗語予。近年讀史漢。較前十年所讀大不同。則非深造有得者。不能爲是言也。吾知後之日新月盛者。又以是甲先之矣。會稽同學田易拜書。

後甲集者。吾友太顓。存甲午以後作也。太顓詩歌古文。雄長二十年。而所存止此者。其存偶也。舉今世盛於聲氣。所號名流。人必有集。集必通人題署其首。相率而爲豔羨。苟以求悅。而亦同歸澌滅。視吾太顓。踽踽涼涼。久而闇然者。何如也。昔者玉溪生有樊南甲集。蓋歷佐戎幕。牽率應酬。晚而寄爾自娛。綴遺小文。未免飄撇。以徇時好。太顓以拓落書生。強半家居。出一至金陵。處外之交絕少。無有力之士。以鼓動聲氣。而當世所謂大人先生。章奏碑版。洋洋大文之屬。無從一借其手筆。亦幸以此不慨懷所向。當其鍵關仰屋。排笙衆妙。輪囷鬱物。而爲此也。蓋愁歎之音。與世之可悅者異矣。然予以此決其必存。同學韓存華甫。諸君子。既從臾開雕。予雖老。嬾無關心。顧於太顓作。不殊見獵。且知當世必有愛好如吾黨者。寶玉在空山。波斯賈望氣即見。不待捫摸也。予他時尚當取其少作。而次第存之。康熙丁酉長夏。同學金以成書於吳門廡下。

後甲集 一名瀞雲館日記

卷上
記詩附詩話
記駢體
記文
卷下
記地
記日
記典禮
記事
記異
記語
記訓詁
記人

記物
記世系
記原
記跋
記整編

後甲集卷上

清 山陰章大來太顓稿

過王文成公故居甲午

我行角府中，延眺來悲吟。前楹既已頹，後墅亦復傾。緬懷天泉橋，遺迹莽埃塵。滌池萍藻合，蠨蛸蛛絲縈。平生學道侶，感慨涙沾襟。桓桓文成公，勳在旂常銘。何人記功宗，侯伯轉紛爭。丰碑竟誰延，堂構良苦辛。嗚呼明運圮，宮廟委荒榛。江表多烽燧，行營半鬼燐。何況故侯第，松柏摧爲薪。已矣勿復言，空庭起夕陰。

初至躍雷館有感寄諸同學并劉華姪孫

一徑穿林踏雨晴，土墻低築與肩齊。愁來憶弟看雲遠，時弟在姑蘇涙望思親望樹迷。白髮有情隨藥裹，青燈何味斷齏鹽。年時是處傷心事，贏得高齋入品題。

五雲一曲淨無泥，只在人間路各迷。山遶城隅蹤亦豹，河流天界勢青霓。斜陽入望多垂柳，春雨行吟好杖藜。何事千金買一刻，春風不隔板橋西。

南枝向煖北枝寒，春到林梢盡解歡。便有紅香來蛺蝶，最多清影是檀欒。向平五嶽終須到，揚子仙亭亦少寬。犁植流觴吾輩事，逍遙聊勝且蹣跚。時余病足

取次簪花三月來，可能詩抱向人開。鴻飛豎箬魚非我，楚國誰收鶴是媒。多病已如千日醉，一朝古終似十年後。次宗開館延賓夜，搆隱何曾讓不才。

欲折梅花寄所思，東風習習雨絲絲，蒼然暮色牛羊晚，餘闕春光車馬馳，絕頂詩成留老石，大江吟罷倚叢祠，（對山有祠祀柳二姑山高可眺大江）相看不厭君無客，只在鶯啼草長時。

倒府鄂朝宗先生初度奉寄

鶴印文垂早建牙，親迎面控三巴，諸番拔錦爲新賦，元老成功集世家，天眷自來西顧切，泰交從此萬年加，白頭原有貞心在，粒粒晨丹九轉砂。

年生仕官自西秦，到處爭傳雨露均，赤壁風高持節迴，蒼龍日暖建標新，冀並位業同仙母，瀟灑文章屬後人，宴坐深沉浮騷洛，笑看鸞鶴下青旻。

再題雙松圖贈朝宗先生

章變之筆寫雙松，影搖千尺摩蒼穹，兔絲女蘿不敢緣，離離相對如虬龍，誰與當此人中瑞，我公蒼然得其意，功名已在天地間，期斷不待官家賜，當年侍從有高堂，仗劍冠劍生輝光，巧穿楊葉排枝載，論功那數異姓王，我公早歲僻仙路，十步暫然九回顧，將月分輝仙掌升，豈此是宦階路，阜成倡牧一朝先，李下無蹊眞大賢，西陲跳梁絕地紀，中朝被社明天權，戰士不愁輸輓竭，龍沙轉粟推三傑，從此天顏喜漸加，曰余外事汝陳泉，玉女頂盆淸且明，華胥長樂新豐城，頭銜一轉一稱快，十年開府咸陽京，我公恩澤何磅礴，春雨養風相間作，有時雷霆拆句萌，有時雲日烘蘭萼，以此秦民憶轉思，銘功紀德無休期，遷官不願爲啼哉，駐節長爲姚是覡，斯堂開濟謀公策，高才忽轉荊州所，灌木叢篁伏賊多，盤鄉犯嶺偏師阨，公言若屬亦有心，窮年負固非其眞，漸以仁恩摩以義，招之豈不爲農民，駱馬唯聽命，勿瘢王言王靈諱開釋，三苗分背洞庭西，正似兩階干羽格，即今廊相重入關，黃童白叟皆歡顏，軍無獲得民無蠹，和調將吏樂自耽，坐略西戎靜邊徼，開疆關土無嫖姚，黑番千戶盡歸心，紅苗何必非向導，況也天災偶告凶，鄉師爲粥吏佐饗，撫我頭顱摩我腹，百年野老歎未逢，七盤之嶺三巴水，不及我公恩德偉，召南久已頌甘棠，淸時正合歌嵩起，羔羊朋酒崇無疆，我亦追隨稱一觴，殷殷朱絲紋麟角，文章五采隨飛鳳，共言青雀來王母，請看雙松拂帝闕。

題史石帆秋園讀書圖

丹青着意點秋光，小院風微桂有香，買斷人間三畝宅，舉書隨地且徜徉。

秀竹檜欒青鳳旗，斜陽茅舍映參差，紅襯應有人如玉，手點茶湯付侍兒。

封門須借一丸泥，不放桃花出碧溪，我欲春山營老學，香爐峯下石帆西。（放翁老學菴建在石帆山下）

宗之案上小山

怪煞南朝金粉多，十年灰裏撥塵何，（宗之在金陵詩思精若絕去雕飾之習）歸來清絕煙霞窟，也是先生手琢磨。

鐫石嶙峋豈不如，底須跨口玉蜿蜒，遙添金鴨餘香繞，正似山雲舉卷舒。

發林翻偏伴愁眠，一段青山在目前，布襪芒鞋遊未可，煩君着我小山邊。

蕭山陳烈女題旌建坊效香山體爲白石行

峨峨白石墳，蕩蕩冬青樹，中有香魂杳難尋，哀此陳氏女，陳家有女顏如玉，養在深閨年十六，桃紅未過梅未黃，夫婿命張猶未卜，何來一狂且，調笑淨封狐，青松白石誰能玷，犬吠雞鳴恨已殊，更是玉顏消不得，闕紅明滅啼烏烏，脫我頭上簪，解我腰下帶，縣御房中梁，不教阿母相牽掛，哭斷青天慘不開，觀者塡巷陰，我聞天地間人爲貴，禮義廉恥曰四維，何以貞淫非一類，古來盜賊苦點汚，憤裂肝腸愁無那，女投崖，婦墮井，靑史流傳振良儒，彷彿寒鄉有幾人，豈識陳氏女，峨峨白石墳，蕩蕩冬青樹，千秋萬歲身後名，請看蒲表中天豎，我今酹汝一杯酒，黃香冉冉汝知否，血淚遊魂可奈何，令我傷淚雙滂沱，男兒無義何其多，嗚呼男兒無義何其多。

贈廣文李開遠先生時先生方訂羣芳譜招余删定，（乙未起）

天公染花花滿山，胭脂斜插臙脂顏，龍門上日修花史，喚起恰在紅香間，偶然問字來函丈，條指羣芳使抵掌，紙粲澆成半紙鶴，抑羅還作張華想，坐我春風三月中，羅閣幾盞塡心胸，猶盤不似庾郞非，楚苗燕芥吳江蒓，慚予枵腹惟一飽，著書未能助天巧，他年儻能祀花神，來就先生讀書好，揚家載酒重徘徊，應是春花秋月時，但恐天上喚魚鳥，早傍山陰絳帳飛。

讀給諫沈公傳同馬伯楓作

本以酬功諫，胡然被罪幽，未能生見父，甚愧女同憂，士鼓潮聲動，天心雀報休，青霄絕墨上，辛苦竟誰酬。（[illegible]）

訪周粹存舉兒其高弟姚進貽季及招同錢再錫劉咸歆徐笠山諸君楓宴歸而臥疾走筆代簡

裙屐以時聚，讌觴不世情，別離纔幾日，疾病又從生，過眼流雲伏，逢人說二丁，盤龍加髮髻，好其短長鬃。

少峯十四姪孫之蘭州詩以送之

此行非不濟，離別正堪愁，夾路惟明月，催人易白頭，時應秦國大，大爲嶽蓮秋，懷古登高日，將無笑鶯鴆。

偶伴兼分散，青羊與少峯，（同時者有門之峯行）竹林無舊趣，數馬信秋風，對汝思先德，（敎同父）教兒愼後功，（少峯孤子）長城一萬里，歸信及賓鴻。

送左侄姪孫謁選

送別江關秋日晴，喜君謁選有徵榮，獨憐翁雨愁中散，未卜靑衫身外名，出處從來雲變化，文章何處劍飛鳴，黃龍古氣今番決，忍看蕭蕭白髮生。

送族姪芝山出宰閩淸芝山是少時同學

雲泥異路何煩說，天水青淮亦可親，老去比隣燈火共，早年同學管毛新，風流到處花爲縣，幽牒開來印有麟，倘過黎山問瓜瓞，爲余頂拜綠夫人。

過雨水亭訪陶爲門前輩承示古今同姓名考四書獻藉久小傳率賦奉贈

山雞自愛亦徒然，不覺蹉跎近老年，碧海洪濤疑作拜，孤燈寒焰耿無眠，泫蒼託契惟筇杖，對菊留心之酒盞，留得千秋人物在，滿亭黃葉正堪憐。

和孟四畝逸喬硯儕六十卽次原韻

兒時便欲遊蓬島．手探月窟天香好．交合丹青雨露邊．大澤流行千萬派．蹉跎四十未成名．白玉紅顏步
蕉萃．皮毛脫落骨身離．頭角摧藏舌倘在．自嗟無命長後人．搔首問天天不對．濁醪之理吾未知．杯水何
能澆壘塊．硯儕先生老冠帶．六十年前辭郎退．湖山萬軸詩百篇．百城何啻南面貴．張說欲置河朔飲．匪
刀愛斫松江鱠．酒酣耳熱一慨慨．富貴胸中何芥蒂．已遣白雲封了萬．更益青山長叢桂．松風時作海濤
聲．吹去塵氛發沆瀣．散金賙衆古人情．餘事還能驅奴隸．丈夫生世要有用．何論雲管與蓮艾．見君恬淡
能樂施．使我心平低首拜．只今六十同三十．瀟灑行遊無罣礙．兒孫風雅共蟬縣．弟勸兄酬俱可綸．老圃
秋容淡更妍．南山逼冬彌蒼翠．

寄懷金海吞進士粵西

新雨過西郊．流風吹江岸．朵朵芙蓉花．持贈同心玩．欲往重褰裯．路遠香恐散．惆悵海查人．遙遙盤天漢．

祝仲待移家雞門將依王介山東粵作詩贈之并寄介山

孟冬將首途．陽至猶未發．移家上雞門．酸風排閭闔．通林野拔懸．方庭貯明月．情深訪宿交．城南路紆折．
相思無近遠．相見無言說．呼兒烹佳茗．昂頭看山骨．誰爲玉筍尖．誰爲香爐突．誰爲芙蓉峯．峯峯見巉嶻．
青如翠織成．端若屛障列．天造此名山．爲君自怡悅．饑來還驅汝．感慨中腸熱．丈夫好交遊．所貴在豁達．
弗食螙蛸泥．敢近太湖獺．至文王彥方．年侵樹饑渴．春風合香來．翩飛誰能挈．一舉五千里．羅浮看香雪．
我本同巢人．（余與仲待同硯．庚寅歲復入府學．與介山同學．）弔影孤飛怯．感懷交際窮．（際王昇作交）浪浪淚盈睫．歲晚燈火青．悲歌激
林樾．

擬古樂府爲楊貞女作（山陰生員楊□□女許配生員高□序未婚守貞奉旨旌表）

桃李嫁春風．芙蓉媚秋水．何如松柏姿．長鎖空山裏．嬌嬌三江女．容貌等羅娥．五歲學紡績．七歲誦詩書．
端坐如成人．母愛同明珠．阿爺對阿母．女質非尋常．結髮爲夫婦．不知誰家郎．烏鵲自有巢．鸞鵠自有侶．
高郎多介才．款款執柯斧．金錢五采成．不久豐毛羽．阿母聞媒言．傳言出屛後．此是大姻緣．誰娘不肯有．
剖箋取向背．楪著視奇偶．明當決擇之．相攸使迎許．媒人諾諾去．卜吉正三五．兩家遞殷勤．各各祀宗祖．
鄰里走相賀．賀女得處所．使君旋取士．開衙當城府．車馬閙閙至．文章雜風雨．高郎居上頭．名姓光庠序．
楊家合歡喜．女心亦自欣．紅羅持作帕．素絲持作裙．嫁女不自由．恐使離家門．豈知霜夏零．團團月中沒．
月卯二十四．啼烏上城闕．啞啞啼以南．啞啞啼以北．人壽不長久．高郎逢奄忽．女蘿繫松上．纏綿死不離．
去白石當溪流．溪流石不去．長跪告阿母．母也吟共委．少小誦此詞．熒哭辭姑嫜．著我素衣裳．皚皚如雪
霜．頭上簪笄總．足下着履雙．腰間牡麻帶．結本垂下方．阿翁聞女來．輾轉不自安．阿姑聞女來．垂淚诶悲
酸．空房雖獨守．苦海詎易乾．何況未同衾．何事兒憂端．悼彼婉孌姿．入門涕沉瀾．登堂再再拜．號痛還夫
棺．使欲從夫去．免使地下單．姑抱婦不休．婦痛姑不歡．仰看半死桐．旁枝倘分散．幽魂黃日雖．衛道堂上
染．春花不照眼．祇爲地下郎．辛苦四十年．誰與訴中腸．亦有所對鏡．菱花塵暗積．亦有印口脂．羅巾褪顏

色．喔喔兮晞雞．惜惜兮鳴機．鳴機供糧粮．綢繆續斷絲．可憐雙白頭．相繼離人世．前後葬北邙．誠敬無異
牲．繼絲理獨繭．探幽及幽谷．食苦無治容．含辛香在腹．一朝天子知．錫租還賜復．渺渺三江水．巍巍三江
城．城中臨大道．棹楔何崢嶸．東邊列頭銜．西邊列姓名．矯矯楊家女．厥名爲懷清．肥羊各一牽．旨酒奉百
盛．大官持帖來．恭惟賀女貞．行人皆歎息．見者盡爲榮．春湖上郭索．秋湖上河蟆．吾願游冶女．再拜臨題
旌．

黃鵠單栖本末雙．悟孤對鏡傻彷徨．獨繭繅絲不成匹．空林結實天雨霜．與君相約爲夫婦．未見君顏君
別去．但見年年墓草生．不識花開葬時路．三江湖去湖復來．金雞叫能東方開．銀榜樹碑高挂天．從古那
論懷清臺．揚士女兮高才郎．赤繩繫足兮名鴛鴦．悲風颸泊兮雌以傷．遺孤雌兮在三江．昔從黃泉兮魂
彷徨．誰爲嗣續兮誰奉姑嫜．強獨活兮夜織忙．一尺布兮淚千行．寒不暇絮兮饑不厭精與糠．黃泉杳杳
兮三江茫茫．哀鳴中路兮鼓清商．誰知丹詔兮揚芬芳．

刻華改字華甫以余號對山三絕索和率數答之

兩山相對一樓居．（余家容湖草閣正對稷山．）藥裹年年漸埽除．正是清貧無恙在．還留老眼看殘書．
名士爲鄰詩興豪．（余家與華甫隣．）擬將昭諫折（音慚）風騷．詩人只在荒江岸．那見章山萬丈高．（江城中有章山云山人章坊臨此）
華甫原來是了翁．杜門正有鶴山風．他年香案前頭立．看汝名高豹尾中．（宋魏了翁字華甫[illegible]）

附華甫詩（[illegible]）

年過四十一官慳．點筆桐陰似懶頑．寄得樂夫今弗樂．朝朝無恙對青山．（樂夫又字無恙．）
骨瘦頭年興顛慳．（[illegible]）樂夫老號又新頒．江東昭諫今誰是．只有詩人章對山．（[illegible]）
（[illegible]）

我生病外萬緣慳．近日微名亦改頒．祇恐他時成痼疾．愧君寄興在秋山．

寄答陳兒山都梁并訊同學李岱雲

客館新詩年少裁．雁函書札墮城隈．故人時看青山展．（[illegible]）老我長禁濁酒杯．天馬獨行追日月．土龍
何術致風雷．（[illegible]）江東李白如相見．報道寒梅凍未開．

劉戒謀招邀同巢諸子和李天山韻（起丙申）

結得詩巢翰墨林．風流我輩自云深．幾年錯迕渺誰說．八口生涯累此心．白髮重聯鷗鳥社．青天不斷雁
行吟．請看密雨偸晴透．莫笑陵阿老滯淫．
妬雨欺春春欲嬾．催花花信鬪梅含．薄寒把盞香生舶．上客揮毫墨滿簪．共識本懷眞傳學．果然太白有
雄談．衒泥燕殿愁侵曉．半爲離羣半酒酣．
詩家老境倦登臨．二室三堂總不禁．但使長歌陰雨什．（[illegible]）何難騾背錦囊攜．情深醉酒黃雞炙．夢想
飛花紅板橋．記取金閨通籍彥．可能還作北山樵．（[illegible]李天山）

次日王素堂復招飲樊川再疊前韻

愛煞王郎興惆深。爲邏雨槳邇同吟。酒無小戶分賢聖。詩有長城不壓淫。異姓弟兄花樹會。一堂主客盡關心。相思剛峽吳江遠。好打迴帆把舊林。（樊米食軒在外 鴛鴦湖在南）

折得梅花不忍簪。欲調生菜佐羹含。風流直被王朗占。品格應教奉倩慚。九列功成遊綠野。三升酒熱壯清談。逍遙齊物忘彼我。背使劉伶獨宴酣。

少結宗盟自守耽。（宗家有社）兩山相對翠嶙峋。酒杯罷使肝腸苦。（余不善飲）藥餌消磨姓氏標。（向字樂夫）此日行盤飛玉屑。（是日望）他年看月傍銀鉤。樊川也是神仙窟。拋得家山學採樵。

小青殿佛閣爲沈雨亭作

小青使是玉湘仙。謫下凡間定可憐。深洞閉花春寂寂。片檣殿佛月娟娟。徒聞南郡操刀婢。不見西陵打槳船。石上精魂還在否。有人擬作並頭蓮。

龍山春曉限韻用唐人試體

千家龍嶂卷。曉色上層顛。鳥韵翻巢急。松虬挺蓋偏。地高花有露。春老石生斑。旭日添紅暈。流雲疊翠鬟。人來古殿早。目極大江環。不識衡門下。朝朝靜掩關。

賦得湖清雙鏡曉（八官限韻）

曲折耶溪水。汪洋賀監湖。通流分海甸。徹底見天衢。露洗涓涓淨。雲來瀲灩無。浮光呈玉粒。散彩耀金鋪。燭滅開籠看。舟行把酒呼。綠空一鑑白。倒映晚妝酥。皎皎新磨好。雙雙入鑑珠。芙蓉人鏡似。秋爽更堪娛。

一水清何甚。天邊月更瑩。影娥池有伴。出匣鏡同明。桂樹珊瑚潤。菱花荇菜縈。綠空低處現。空翠疊來輕。對映疑相妒。雙圓未可爭。波搖光激灔。彩散洞呼瀛。信是江妃照。還如織女熒。山嵐能藻鑒。誰可比芳名。

湖清雙鏡李翰林詩也翰林集一本刊霜鏡考對句湖白雪山來似應從霜因再賦此

渺渺煙波迥。闊圓水鏡平。中虛非有物。外象正如瑩。皎潔波凝色。澄鮮出匣明。菱花低欲抱。螺黛遠山橫。照影來還唱。修眉卻月生。鋭毛真可鑒。浮氣卻時清。或恐軒轅鑄。惟應大冶成。滄浪乘興聽。借我濯塵纓。

賦得夜雨長溪痕

山中一夜雨。水色淨玻璃。白石侵腰沒。紅橋壓翅低。舊痕添雜樹。新漲滿前溪。借問鳩兒侶。應知浩蕩齊。

賦得樹影月中寒

愛此森森樹。團欒月影中。照深涼欲睡。坐久冷難融。蕭颯非關雨。陰沈不爲風。夜鐘催定起。秋角雁橫空。一片東西映。全身覆載功。賞心消夏枝。已入廣寒宮。

與潘孝廉登石湖息柯亭遊之西湖道湘濱

孤雲一角見雷門。飲罷歸來月滿村。想得故人留賤處。未應還說謝公墩。（亭有匾孤雲一角字 謝四有川雲中山勝）

碧眼黃鬚第一流。箇中人物許誰儔。西湖不作湘江看。妬煞同仕賦遠遊。（昨赴市局往西湖）

瀟江秋色滿江橫。此去乘風萬里行。若過洞庭回首望。白雲紅樹兩關情。

咏徐天池先生青藤

山人宅畔留青藤。千枝萬枝相覆衣。盤空夭矯有奇態。紛披珠珞交屛屛。忽疑天上蛟龍怪。又如西域金銀繩。不然淩雲垂倒蘿。興酣落筆寄吳綾。大者徑丈細毛髮。行間茂密人未能。山人意氣殊慷慨。山人風流何跌宕。破帽青衫拜孝陵。窮年老守青楊巷。當時文采掩空華。偏僻蒼藤兀相向。秦松已死漢柏枯。要汝冷落精神王。已看枝葉蔭天池。何須夭矯排雲上。只今花下寂脉欲。桐館櫻桃付泱漭。惟餘老幹固浴桑。變遷年年一舒放。中宵無人鶴歸來。月明彷彿還高唱。千秋萬歲知愛誰。枯樹園成賦惆悵。此藤青青終不改。時有雲烟互飄颺。

今秋雨上鄭義門尋余臨書館不得仲冬望後雨中復偕錢在德招同周梓存過訪維舟城外移時送別慨然有作

章三讀書處。亭館頗幽絕。竹深鳥雀喧。路遠蒼苔滑。朋來無處所。掩關似禪悅。幸有素心人。相思限城闉。秋冬一再探。料語成僑札。空林煙雨繁。霏霏亂巾襪。扁舟催去來。此情向誰說。遙修託微波。寒濤半明滅。離愁歲暮外。誰能頭無雪。

附詩話

揚州人多買貧家小女子。教以筆札歌舞。長即賣爲人婢妾。多至千金。名曰瘦馬。言如販馬者。養瘦爲肥。得善價也。樂天詩。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知相傳已久。

詩中忌複字。或長律不免。而韻即不宜。然唐人多犯此。昌黎贈張籍詩韻。乃至音義皆同。重三疊四。殊不可解也。

律詩首句失韻。爲入羣孤鴈。落句失韻。爲出羣孤鴈。今人祇解首句耳。阮亭先生姑蘇懷古詩。末句脊字。正此例。

古人對法不求工。如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名句也。而歸人三畝。句法不齊。如此類頗多。

禰衡之禰。本音祢。在薺部中。杜詩。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白詩。志業過玄晏。才華似禰衡。皆隨俗音讀耳。今楚人無不呼祢衡者。（古人音讀亦多從俗如郭隗之隗上聲也李白詩昔日鵝鵡來郭隗直作平野川）

越中於清明前後。兒童多放紙鳶。或翠鵲。有無名氏嘲之曰。薄薄裁成小小紘。無端吹汝上青天。縱饒與得鳳鴛勢。也是兒童一線牽。聞者惡之。

伯兄回生之略陽。三年無信。余每登高望遠。歌以言志。曰。天青青兮煙冥冥。鴻雁高飛兮無遠音。將奈余心兮。（兄時）在漢陽。剋期不返。亦作詩懷之曰。水則有舟兮。山則有車。嗟我子兮胡不歸。（叶）接聲歌之。聞者皆爲歔息。今年二月。（是月）兒歸。余爲作歌曰。君汝婆。成汝母。爲汝婆婦烏哺雛。

有以秦望翠屛遺册求題者。門人共題之。章（僧）聖木題曰。一帶起崢嶸。雕鏤（穿去）鑿誰手。陰陰翠色深。鎖日分雲母。盤斂一山空。翠屛宛在側。落花春暮多。去點臙脂色。鉅（卿）嶂青題曰。一任白雲飛。青山終不改。春來翠更濃。疑是峯陽見。秦峯翠補空。知是雨中精。仙人刻姓名。果晚丹砂飾。四首不減晚唐語也。

余爲沈雨亭題小青禮佛圖。鈕𠁅亦題一絕曰。花墮匳中月墮泥。一篇消受比紅兒。深深拜起嬌無力。盼斷西天楊柳枝。雖體弱。亦稱題也。

黃弘道行一。年三十許。從余爲科舉之學。小試不售。㤏不解詩。一日忽吟兩句。下攻華山又一年。青困無定惱金仙。問之云。方閱楚山堂外紀。用孟賓于事。余續成絕之曰。故園楊柳分明在。定染藍衫早若鞭。故園楊柳。亦用賓于獻主司中語。

余不善塡詞。而弟子有好之者。又落筆頗艱。傅𠁅引佳塡南鄉子咏漁舟。僅得其半云。日暮晚江秋。排網垂楊繫小舟。那管烟波名利客。帆收。明月蘆花古渡頭。余續之曰。適意做浮鷗。魚伴鷗鷺灘上流。沽得香醪攜一醉。清幽。茅舍疎籬勝畫樓。時有舟中吹洞簫者。余因塡簫聲半闋。命𠁅續之。君月滿江秋。忽聽悠悠。嬌客舟。靜掩篷窗燈火寂。煙收。三弄梅花白了頭。𠁅曰。聚散等浮鷗。明月清波各自流。疑是當年秦氏女。聲幽。引鳳簫郎上玉樓。

今年玉羽下世。遂成凋謝。無幾存者矣。玉羽爲考功何昭侯先生次子。生平以七律擅場。猶留時猶口占數詩。懷我同人。其中警句。如魂歸何處披帷在。路到懸崖撒手行。宿世眞神物也。竹窗坐雨。常錄古詩十數首寄余云。原稿汙碎。已付祖龍。不知今尙有存否。其哀江頭一首。與平生手筆大異。附錄於此。鼙鼓何不揚。刁斗志金殺。衆心結爲城。心潰城乃肉。寶藏滿祭車。步步丁百六。似有所指也。

琴川張幽芬。容麗工詩。名籍甚。得山陰劉戒謀集。愛不釋手。適下姑蘇山塘。駐轎見隣舟少年。濯几揮毫。衆聚觀歡笑。忽風飛一紙入水。張頫睨有宛委山人字。宛委卽戒謀集名。心疑少年或戒謀。令其弟以素箋索書。書訖付與。乃知眞戒謀也。含睇流盼。若不勝情。懶悵而返。輒舉語同新。稱爲詩瘦。上曰何似何似者。既調繁腰寄意曰。夕陽花影並仙舟。心上客。眼前頭。垂楊夾岸浮殘月。無計夸猶喜忽恨。愛成愁。終日悟吟黃絹句。珠樓淚落難收。那能化作花間蝶。繫在風流。飛過才子讀書樓。江陰陳一泓太史寄詩曰。吳中近事君知否。香閣爭呼詩瘦生。武進秦龍光亦寄詩曰。瘦生曾記謫仙評。又見琴川雅意傾。几上卷開疑對影。江邊水閣似聞聲。宜興吳師石亦成四斷句。末一詩云。紫竄何處訪都知。想像春帆度小詞。欲寫不成還記憶。夢中潘玉倚闌時。以上詩話

戒折花文

消磨日月。碧玉叢中。點綴乾坤。錦雲堆裏。與名花而作伴。抑又何求。繄造物之無私。於焉可悟。豈無紅淚難薄命之英。縱有黃金。莫鑄長生之蒂。心乎愛矣。被惱何妨。薄言采之。傷情已甚。知非長者之命。何來女子之懷。草滿隴前。猶曰觀其生意。木臨山畔。奇開蒼厥天年。此獨何辜。而乃不赦。所期勿剪勿敗。護持好踏東君。從茲自落自開。消息悉歸大冶。我言維服。請君勿以爲迂。花若有知。此後應逢其笑。

劉蕉山八景詩敍

綠文金簡。大有歲書。明月白雲。都成佳趣。況乘麑之事業。近在瀟湘。探句踐之蘭花。遠齊楚晚。他如四明五洩。山開卽是讀樓臺。主於石室金庭。洞裏乃神仙窟宅。此皆形容莫窮。故爾唱和偏多。蕉田塾兒。貯一

甌之日月。偶吐微光。盆十笏之山河。爾拈八景。恨古人之不見。知來者之可追。詩班旗亭。人自竟三春花雨。歌傳平水。我將試六月松風。

金母王孺人墓表

夫易垂牝馬。惟利西南。詩詠關雎。祇歌窈窕。健婦僅詩於後人。烈女不傳於五代。無他。婦則尙柔。女儀從婉。宜其閫也。然而教有陰陽。治分內外。六子之卦。半存風火。少女之氣。亦判溫涼。是猶待贈會稽王孺人。生於文山。長於士族。毀齒離親。弱齡失恃。誦詩書則埽眉才子。明禮義則不櫛書生。康熙十三年。潢池弄兵。高纖畔命。山東則青犢成妖。河北則黃山爲信。於是海水爭飛。江湖橫溢。火延池仲之家。箭入趙禮之室。其父爾清公舉家避寇。孺人閭戶長號。過檻不去。謂有母而不守。縱偷生其何益。便而燼灰詠絮。毀散天淸。曹娥搥黃絹之碑。宣文開絳紗之帳。與本莖枝。和湯封股。劬根荊樹。立雪傳經。此則既通大義。不愧天倫者矣。康熙十八年。歸我金君子駿。維時伯仲與以京陵之舊閥。做東海之寒鄉。閨中三婦。誰織流黃。閫內將軍。推工矛戟。而孺人則酒漿蒞滌。調變維艱。菽粟棋榛。分擔不倦。堅乎藁砧一別。破鏡難期。望刀環於萬里。樹萱草兮北堂。則孺人以婦代子。以柔化剛。彭門有稅。鄧鑿雄夫九章。安邑無租。錢刀出於十指。更有難者。當米珠薪桂之年。値老姑臥病之歲。日痛心傷。有股無見。孺人拭舌舐眶。終朝千徧。恍金篦之刮膜。遂珠懸而無恙。荼蓼茸茸。山禱既拜其母。蓬蒿垂垂。萊子亦痛其妻。而乃西京聲重。東觀名高。推轂難辭。屏輪復出。一老之寢疾依然。二豎之纏綿更甚。有無誰勉。繼乃移山。手足靡筆。媪同細石。時孺人適舉一子。喤喤泣而勿顧。呱呱聽者悶聞。遂至玉果長埋。金刀忽斷。甚而青天無語。白露爲晞。王觶空罍於神沖。姜泉徒抱。夫淚漣漣。孺人毀不欲生。誓而成禮。聽殘杜字。聲聲啼血。剜盡芭蕉。葉葉封心。昔者乳姑上堂。埋兒掘坎。三女築陸家之壙。少婦令東海之怨。以此方彼。孰多孰少。必有能辨之者。若夫惠則及人。恩能逮下。運舟辦麥。閒房有文正之風。渦宅依人。裙布有邸成之誼。從前飯僧自雀。德感蟲斯。年來繡佛青蓮。心皈遠來。轉成細事。不足言矣。景命不融。享年五十有六。以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廿四日卒。嗚呼。塗衣難復。彤管誰傳。良可悼也。卽以是年三月二十日。葬會稽一都之塢下鄉。孺人後母章。吞室姪女。一子玉。余門都講。謹以麗牲之柱。跪求表隴之詞。謝不能文。允而後起。後之君子。知金茂在墓。長憐別鵠之操。玉燕投懷。幷愛啼烏之樹。以上記序

雁賦 甲午

維時寒釭明滅。隱月清微。披襟寂夜。有雁南來。十十五五。飛鳴以逝。余觸之愀然。能無感於斯耶。夫有定偶。而乘信。言隨陽以順時。適矯矯侶影。欲異浮梟之上下。而皇皇何之。豈等賓鴻之來栖。是雁之悲也。夫抑不獨雁之悲也。夫余因爲之賦焉。其辭曰。

哀前歸以冥遡兮。當草木之落黃。中中澤以嗷嘹兮。徒發咏於蒹葭。激金聲兮隆天翔。振玉羽兮凌雲章。願遨遊兮游漢苑。容雝鳴兮詣周堂。夫何往際斯不辰兮。方哀吟而未央。合終高舉而不顧兮。向凌秋夜之緊霜。或儔徊而思稅兮。光向煙水於微茫。珪月朧朧兮影獨傷。金風飆飆兮摧翮折。顧雁山兮愁雲

傑.逗衡浦兮夜氣涼.昔騖與逆於池濆兮.終漂泊夫沅湘.胡逾彌月之飛瑟兮.惟午夜有翺翔.悲哉雁兮.其罹所之以徜徉.嗟余生之靡適兮.空淒楚而激昂.亂曰.雞鶩爭食兮.迷不知其所試兮.鴻雁高飛兮.余將與之偕行兮.望伊人其何方兮.惟指天淚以爲鄉兮.

攘金者說

或有攘金者.攘金人卽其舅.而持金者.爲其甥之婦弟.少養於甥.而適與之偕行也.遂取之.婦弟與之鬩.或笑曰.汝爲其婦弟.我爲其母弟.汝得養.我獨不可得金耶.汝之甥迫婚矣.君子於此.不能無惑也.設有人之母.責其婦鑄.婦抗之.母曰.汝之夫.吾兒也.汝之兒不養乎.又設有父呼子爲埒者.子駭之.父曰.而於婦翁何若也.有兄要弟盟者.兄曰.若於友暱也.又設有後人子女.虛前人子女者.其子女曰.吾兄姊也.時昔之日.我父猶父矣.有一人好施德者.門有貧丐.則爲之給錢米.巷有餓殍.則爲之助葬埋.而其父母宗黨親戚故舊.啼愁滿眼.則告曰.我亦貧丐餓殍也.有人好放生者.逢牛犬鮮特.輒恐懼憫傷.至謀利索償.則毀體斷肢.出妻鬻子不顧也.告之曰.我亦將爲牛犬鮮特也.嗚呼.此皆俗人之言也.然可爲忘本者戒矣.夫攘金.盜者耳.何以致其盜.幷何以使有金可盜.君子謂我以薄.感人以薄應.以是知所愼也.夫攘金人.固吾之師也.

改菴陶先生墓志銘

改菴先生子思淵.遊晉陽三年歸.葬其未葬者.三喪其祖父母弟.皆自爲之銘.而獨以先生之狀來告曰.先爲之生也弗作.其葬也勿誄.吾子雖不見先公.子言質.足以昭信後世也.於是先生歿二十餘年矣.而若有待於余.余何敢辭.謹按狀志之.曰.先生諱某.字某.改菴其別號.家苦貧.飲食起居.有人不能堪.而先生哀資力學.戊子土兵倡亂.令賊徒俱蓄髮.先生之父幼度公.病久未瘥.卒疑爲盜.欲殺之.先生長跪哀號.請以身代.時年十一.其至性如此.十六補蕭山弟子員.以冒籍鬩於學使.學使張公.愛其文.曰.汝曹不若生.何攻爲.吏三試.三傾其曹.遂第一.宗人舉叢雲大社.四方名士多來會.先生日騰踔.遂相推讓.觀者豔之.先生於六經諸子百家書.強識.尤耽史漢.每嘗鼓三下.志氣雄慨.浩然長歎.不自知其寒餓也.意有所感.則發爲詩.淳古淡泊.油然感人.陶宗數千百人.其好學問者.不下數十家.而皆好學能文章者.慨曰生六公.生六公者.先生之行也.先生既以文名.越三處不售.見者多爲痛惜.其歿也.遂以文學傳家乘.而不知先生負大節.陰行善.其待人不肯以愛憎之私.遷就其絲毫曲直.其中有所主.其外有可信者也.先生自甲辰後.遊公卿三十年.於禮樂刑獄.軍旅繇庸諸大政.靡不究心.能理煩拯困.而不自以爲功.其客山東時.主人方有急.持千金營解.大罵曰.爾賣我.我辱爾命.顧卒護其事.免於難.族有被譴者.先生力白之.而其人故先生所惜也.其他陰德甚多.人不能知.老僕德昌.則每向其主母.指小主而言曰.郎善讀書.我家他日必大昌.吾親見吾主之活人命.而完人骨肉者多矣.語及山東事.輒大笑曰.吾不解吾主.金寶可受.卽不受.何乃罵也.嗚呼.此可以見先生爲人矣.夫人號爲書能文章.或鍛身殺妬.稍能排患難.卽沾沾自喜.睚眦之怨.惟恐不得當以圖報.若先生者.其眞無愧古君子哉.先生生平.忍畏戒.嘗朱二眉以

左道惑當事.江右李大參邀先生出見.不交一語.曰.是妄男子.敗露在旦夕矣.渠不知其身.何知我.後卒如其言.先生生崇禎某年.某年.其歿也.在康熙某年.以某年月日.葬某地.配某氏.子男三人.思永.思淵.思某.孫幾人.某某.思永出.某某.思淵出.其上世自復齋公諱性.登賢書.後一傳而遂塘公.諱諧.中成化丙午舉人.知江西宜黃縣.再傳而未齋公.諱師文.中嘉靖壬午舉人.知廣西柳州府.八傳而至先生.皆用儒術.累代不徙業.以老.系以銘.銘曰.

稽古以爲榮.而不享其報.陰行以爲善.故人不能見.掩石於壙.勒銘其石.其傳不朽.我文維質.

中憲大夫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副使唐公墓誌銘

公諱堯.字藏歌.別號寓菴.浙江會稽人.自宋參知公介以名臣顯.代有聞人.元時有義士諱珏.收六陵遺骨.葬蘭亭山者.公十八世祖也.義士十餘傳.至處士公.諱聿.入郡志義行傳.是爲公祖.贈中憲大夫.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副使.孝廉公.諱允思.入郡志儒林傳.是爲公考.公年二十六.舉於鄉.三十成進士.除工部都水司主事.差南旺三年.移本司郎中.明年典試山西.又明年.持贈公喪.服除.補光祿大官署正.秩滿.遷甯國同知.簽榷蕪工關.擢郡判.閱九年.而知山西大同府.六年.陞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副使.三年候補參政道.閱明年.丁督太夫人艱.又四年在家卒.公之成進士也.於先　爲同門友.先　嘗曰.文章非以適風尚.要諧讓.容容恬淡.中庸乃貴.公廉遜近指.公嘗見器於華亭陳臥子.而文範不同.同歸於善.蓋折衷深矣.公爲提學時.過鄒平.謁伏生墓.慨然歎息.後從天子祀孔子廟庭.徘徊久之.歸狀累月.日教諸生以砥行礪節.爲文務崇尚經史.先是公典試山西.嘗言文章足覘福祿.如陳廷敬、李贊棠.皆當代

碩輔名流.至今不徙.善公之文章.而又嘆公知人善教也.公爲政.所在持大體.尙撫字.前後凡遇三大饑.而無流殍.其在宿右.五勸以示曰.勤官、勸士、勸農、勸商、勸工.禁長生大乘無爲七七如如教.有關正道.消圍原.捕盜防勿使蔓延.榷關力除折水扣牙等弊.鹽漕免剝尖斛之害.在宿六年.民稱安堵.無何.遭三逆之變.徽寧道梗.當是時.王師一軍戰績谿.一軍戰黟之東亭橋.皆大帥.公承檄至軍前.總糧儲.一切支放皆有法.軍稍以振.全徽克復.既復調會城.督沙唬船.鳩匠役三千.坐風雪中.鼓勵不倦.既而閩楚仍用兵.有御馬五千四.自殺虎口.經大同.官局哄逝.彼此采戾.騶曰辨.飽曰饑.以代爲幸.及公.公曰吾盡其在我已耳.躬視草場牧馬.審芻秣.一誠相感.迄無譁者.公以一書生.自甲寅至戊午.五年中.當煩劇之地.勞瘁精粮.水船陸馬.調度往來者.無絲毫髮誤.此豈庸妄兒好爲大言者.可髣髴乎.自道喪而世降.居官者半時不能盡心力.或務虛聲.激爲名高.否則窮怨機械.以俟上意旨.而取舍略無足觀.一當事.則退縮不敢任.或彼此互委.至進不忘君.退不忘親者.更寥寥也.公在官.似無赫赫名.而其才其德.皆人不能及.而性又至孝.嘗在南旺時.時甲午孝廉公.尙計偕.從老僕坐騾綱中.歷蘇趨試.風霜衰癃.追隨未得.每恨然歎詩.丁酉典試後.思效楊嗣復迎於陵於潼關.率生徒捧觴上壽.而以他事.怏怏不得達.已而贈公卒.太夫人在室.則自當馳越.爲太夫人壽.迨視學還家.而太夫人年八十七矣.兩目盲.聞公歸.爲扶杖踱望.公見而泣.存其聲.自此候寢門者.近一年.太夫人大漸.歎曰.是兒年六十餘.乃獨戀我如五六歲者.我何

忍合之蓋太夫人四子。而公其長者也。公坦白無城府。接人謙讓。既貴後。與人欵欵道故。未嘗諱貧賤。親戚故舊。以孤煢待給者。皆贍田舍。猶人歲能道之。其卒也。以康熙庚午九月八日。距生明天啓癸亥又十月三日。享年六十有八。配饒。封恭人。子四。長杏伯。西安府撫民同知。次杏元。仙居縣儒學教諭。候補國子監學正。次杏垂。候補別駕。次杏黃。太學生。女四。長適郡學生羅紹龍。次適陽山縣知縣王永儀。次適郡庠生朱璣。次適邑庠生魯基德。孫八人。男七。吉書、鳳書、至書、又書、性書、嘉書、孝書。女四。一字沈烺世。餘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謁銘。銘曰。

是爲唐公之宅。厥銘維貫。振蟲揚波。鏤金刻石。子孫繩繩。策名天室。

誥封承德郎濟之杜先生暨配任張二安人畫像贊

芝川杜先生諱某字濟之。其人質厚而材良。其樹德於家。多不勝書。其周貸故舊。䘏人婚喪困殆者。不勝計。負其逋則釋。告之急則應。凡利賴於鄉者。算無遺策焉。歲庚子。大飢道殣。先生出貸粟以賑。以甕計者五。以鍋計者六。以流計者半。用活人無算。自會稽五雲而東八十里。有僧募除道。先生首倡捐。從五里牌始迄東關。伐石爲梁。屹然如山嶽。人咸頌先生曰。真濟之。真濟之。不負其字矣。當時余未交先生。聞先生高行。嘗見指知臂。見一知百。能知是也。雖以濟天下。何有焉。先生有丈夫子五。其二早亡。初娶任。有賢德。無出。後娶張。自先生卒。持門戶。教子以義方。余嘗過其家。見賓客滿堂。或累日夜劇談。發核維旅。漿甘無厭倦。余又以是知太夫人賢。且以驗先生之德長也。乃今閱二十年。而太夫人見背矣。先生及任太夫人。並有畫像。至是乃合三像爲一幀。余拜其像。宛見其容貌。因以追想其爲人。欲其子孫之稱衆贊也。爰爲之贊曰。

於維先生。其儀孔嘉。野鶴茂良。璞玉無瑕。執嘯而飢。執坦而孖。維我先生。不吝不誇。壽不弋名。實不掩華。胚胎仁義。驅斥浮夸。令聞休顯。播美邦家。配德維諧。徽音載加。旋歸碧落。紛幀藹蒨。子孫追悼。露草霜花。其人雖杳。其德彌涯。應斷後昆。佇彼黃麻。

題丁母章太孺人傳後

余友丁子淇園。刻其祖母章太孺人傳。余讀而歎曰。嗟哉。孺人之行也。當鼎革之末。流寇出京師。鹵婦女以千數。穿其耳。驅而南走。彳亍即反刃擬背。所過城破。輒令婦女毀而爽。其酷毒如是。豈稍稍有志行者所能隱忍哉。然而城郭丘墟。滄桑劇改。南北數千萬戶。皆淪爲劫灰。雖丈夫智略幅蝕者。已不能保其宗社。而况區區婦女乎。余反覆孺人事。歎其有過人者三。寇薄鄉平時。衆洶洶奔竄。孺人即自辦一死。曰、天乎。與吾以圖全丁氏孤。留此身在。萬一愧王凝妻母。寧速死。以下報丁氏乎。既紉兒所著衣。納以金錢乾糒。教之姓名年歲。并父母鄉貫曰。兒記此。亂離倉猝。脫有別兒者。兒告之。又既而牽儕婦穿竇後智井。舉三歲孤兒。被難囊繩顛而下。其實而有智。深謀遠慮若是。難乎哉。難乎哉。覽嘉興高氏忠節錄。載甲申前後。山東遇害者。不下數百人。而孺人以兵戈擾攘之時。履危蹈險。萬死一生。卒能昌大其後人。而保忠其宗祧。然則天所以相孺人。而全慈孝於後五十年。以成內外兩家者。實皆孺人所自主也。孺人曩父午貞公。余族兄行也。以天津遊擊將軍。改德平縣令。自遭喪亂。音塵斷絕。而余生又晚。不知乍坥何知孺人。讀淇園傳。則貞婦之節。與賢母之行。孝子之情。皆於是乎見。而甲申時元黃水火之變。從可覩矣。聊題數語。不獨引以爲親戚之光。亦轉爲世道幸也。

與友人論居喪教授書（乙未起）

聞足下以居喪教授爲疑。遂不肯受聘。足下意誠善矣。事誠可疑。疑之誠是矣。然僕謂可不必辭也。先王之禮。務近人情。非強人以所難。故喪食雖惡。亦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故有疾則飲酒食肉。孔子曰。毀瘠而病。君子勿爲也。毀而死。君子以爲無子。然則禮也者。人情而已矣。足下今日果能剪草枕塊。默無一言乎。不必求館以傭館負。有衣食以供旦暮。則終守喪亦可也。否則無以養妻子。供飲食。同儕而死矣。何如誦聖人之書。以授人。猶不悖於大道與。古人云。居喪廢業。解之者曰。業。樂器。以縣編磬。未嘗廢詩書也。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未嘗廢誦讀也。孟子自齊葬於魯。返於齊。時充虞從孟子。未嘗不教授也。宋范文正公居喪。亦授生徒。應晏元獻公請。東萊亦制中授徒。朱子遣其子就學。然則聖賢未嘗不居喪教授。守禮如朱子。亦不以爲非。夫禮法甚嚴。變通在人。必泥先王之迹。爲言而不語。對而不言。則孟子之援古證今。先近於語矣。孟子將不得爲孝子乎。夫將明先王之道。傳之其人。使垂教萬世。故不當泥也。足下今日之舉。考之於古。則不必。驗之於今。復不能。故僕以爲不當辭。僕非不成人之美。知足下深。又恐足下無以自養。輒書此一通。惟採擇幸甚。

客星對

五十四年三月。夜讀後漢書嚴光傳。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時有客聞余曰。信乎。曰然。何謂也。余曰。當新莽之世。天下倒懸。高材捷足者。孰不甘心漢鼎。光武承劉氏爭天下。求賢若渴。有志之士。方且杖策恐後。風舉雲從。而光乃韜鉾斂鍔。無志治亂。及光武君臨天下。光屏蹟行遠。去當就變。鴻冥不已。至於是加。蓋光不以蹟自處。而天遂以星應之。客星之所由見也。客曰。夫忽見忽沒。或行或止。寓乎星辰之間。而無一定之位。故謂之客也。豈主客之謂哉。余曰。子獨不見桓帝與鄧萬乎。龍潛之候封爲通侯。通夕飲博。客星犯座。爰延曰。昔光武皇帝與嚴光共臥。上天之異。其夕即見。一賢一侫。事若合樞者。何故。賢侫皆處其變也。皆致天官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故事有大小。應有遲速。禍有淺深。而客星所經。總爲妖異。光武不可謂非賢君。嚴光不可謂非賢人。一旦萬會。千載修誠。而反速召逆象。冥會困辯。何者。天道謹嚴。不可少亂。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一有小變。則晷度錯迹。王者至尊。以天爲父。臣下何敢仰覷。古之君臣。相愛如父子。相信如兄弟。蓼蕭卷阿。優游儲樸。而天成之畏。未嘗敢一日逆也。夫君臣之分。譬如冠履。冠履雖鮮。不加於枕。而况冠乎。故端由順至。災應變生。傳曰。天不言以象告。不可不慎也。以光武之賢。成嚴光之高。以下犯上。積此無禮。遂成妖異。人事作於下。天道應於上。又何疑哉。客稱善。唯唯而退。

湘萍草詩敍

越與吳相傳，戰國後，地皆屬楚，生其地者，固宜多騷雅之材，而有唐詩，一變而爲拗折不諧於聲，杜老詩爲中所謂吳體者，是也，今天下競趨於新，新聲間起，流蕩而不返，能詩者厭之，又名曰吳體，豈吳越之人，昔則務離乎人，以自鳴其異，今則務隨乎人，以自鳴其同乎，夫詩不貴同，亦不貴異，惟其是而已，得其是則各從其性而成一家之言，皆可以卓然不磨，不得其是，則齗齗焉而同，與孑孑焉而異，其爲失均矣，余宗寶山詩二十餘卷，眞有得於其是者，蓋自三十年來，奔走於燕、晉、秦、楚、齊、衛之邦，其間山川之今古，風雨之陰晴，友朋之聚散，與夫鳥獸草木之榮華零落，時觸於懷，而又加以床頭孀下之感，去國懷鄉之情，其託諸歌吟者，豈復等悠悠之口乎，余覽其湘萍一卷，殆放翁流也，自趙師秀、翁靈舒輩，好爲淸苦之詞，江湖詩人，多做其體，而幾無一是，讀詩者等諸自鄶以下無譏焉，寶田以儁舋不羈之才，値斷梗浮萍之遇，顧不爲永嘉四靈之詩，而直追吾越之放翁悲歌慷慨，蓋今也而進乎古矣，湘江故楚大夫行吟地也，騷雅綿綿，九歌爲千載獨步，其流風至今，必猶有傳者，寶田遨遊三十年，車殆馬煩，而客湘江最久，宜其詩不同於衆矣，

華市病餘小艸序

世無臥病而能爲詩者，卽爲詩亦未見其工且多也，古人謂憔悴苦吟之士，必專一其心思，而後聲出金石，朝一圭，夕一匕，或鐵石而歌，或行樂而吟，或出遊而寫，非胸有學問，而汩汩然來者，雖欲工且多，其道無由，華甫今年秋臥病，病且劇，一月之中，積詩凡若干，病後又得詩若干，然後知華甫之道明，而其所竊稽者弘也，余嘗披其目，閱遺、重國也，讀思魯齋集，述祖德也，溯決海塘，省殘宮，敦本也，題放梅詞，懷兄弟也，寄爲厂、海查、鐵懷、及漢桓、戒謀、梓存、滕友，則懷友也，走筆贈次輔，別卓然，宗之，步盤園，妖石詩中庭，一篇觀，一不忘舊也，楊貞女歌，發潛德之幽光也，明弇皇帝輓，東坡金蓮歸院圖，慨君臣父子之倫，以警世也，餘則感時觸物，卽境言情也，惟道明故不爲無用之詞，惟審積弘，故風調淸深，縱橫排蕩，而矢口而成，然則華甫之學問，不適因病而顯哉，余十年來多病寡歡，亦嘗抱華甫之志，而手肩遮淺，言詞澀縮，登容吾之閣，秋風泱漭，料檢詩囊，一望皆黃茅白葦，讀華甫詩，不覺蓬蓬然深有所契矣，

史我松先生傳

先生諱詵，號我松，姓史氏，會稽人，少讀書，強屬誦記，晉爲舉文，精思刻苦，終夜不寐，試有司不利，快快爲太學生，侯納宗日，國家一郡中藏養士數百人，而某且以貲進，豈不異哉，先生爲揚廷公第四子，公官南陽刺史，子告不數年沒，貧幾不能葬，先生出就外傳，入奉寡母歡，色養惟謹，是時末學生金亦邁先生燭，史華青先生許，與先生兄鶴子，起證道堂社，凡十有八人，稱盛，而先生與弟竹道人，舉浙水之社，復十八人，文采爛然，推先生爲祭酒，先生長不滿五尺，言辭慷慨，敦崇禮讓，至今人言大小十八子，皆二史倡焉，顧先生終抑於有司，能去，遨遊諸大僚，諸大僚傾倚，不啻左右手，嘗怪漢朱博少年時，從士大夫遊，不避風雨，而後爲琅邪，奉三尺律令，折文學儒吏，去一切言聖人道，故所至以經術右王官，使辨士荒徼，海隅日出之邦，變而爲衣冠禮樂，皆先生教也，先生重信義，不以千金易諾，嘗受定安聘，定安都尉東璧海，而

先生故人王爲嘉定令者，留先生，啖以利，度不可，則曰，定安去家幾萬里，而母太夫人在堂，獨不自爲計乎，先生嘅嘆扼臂曰，吾不可以負友矣，久之廣東開藩者，聞先生賢，厚聘卽剔定安令，定安令提上官，以聞先生，笑曰，使某貪利，則君何取焉，且何以謝故人矣，終不往定安令愈某多才而任氣，一日議盜，固實矣，欲平反不可，至夜分，爭論極前，先生勃然抵几曰，我欲食子孫報，而阿意枉法哉，晨起束裝去，愈君爲長跪哀號，改獄詞，乃留，其有執持又如此，先是在粵江十年，每一省覲，入門卽解囊中金，跪上太夫人，無敢私，在定安歲時，宴飲輒喟然曰，母老矣，傷哉，弟兄不常聚，安得振振然，常欲疑門乎，涙盈盤褫，往往能客，比太夫人亡，赴至號慟，仆地絕而甦，冒寒暑，沐風雨，二年，卜兆營兆，三黨交稱，祭祀籩豆之属，必躬洗滌，晨夕教其子，必稱引古訓，嘗曰，學喫虧三字，終身受用不盡，自定安歸後，客淳化三年，復遊廣東，居歲餘，病劇而歸，卒年六十二，當在粵江時，無事彈琴歌詩，證則三病六法、八格、十二忌，井井，南北二派，窮原竟委，而落筆疏淡，灑出自天成，蓋先生不以文爲重，一者無意爲文者，此其所以至也，論曰，先生行事，似無甚奇特，然事親孝，與人忠，交友信，及其遇事侃侃，不輕徇人，使之當大事，必有卓然可紀者，非世之敦行者乎，爲厂陶先生，旣爲之傳，其子道復請余文，庶幾哉，能世其家學矣，

邵念魯先生傳後

來交先生晚，然與先生上下千百年，論史傳頗悉，又熟其行事，有人未識者，先生沒五年，故人長老日就凋謝，疑事無可質，嘉言懿行，亦不盡表章，故以所聞見雜次爲傳後，

宗伯錫庚山言，不當爲人作傳，傳史也，而無其職，妄矣，先生大不然，采皆興之辨曰，冀非有先生傳，實言也，在唐則毛穎、李赤爲戲，梓人、圬者、郭橐駝爲諷，非眞欲傳其人也，宋時乃有傳先生曰，子不聞鄒子之傳畔，固有本乎古者，太史輶軒，伍梂家乘，稗官紀載，皆禆史放，闡幽高士，初非國史也，而皆爲傳，傳可也，先生恨舊唐書闕漏，而新書刪，夫劉貢切直，僅明文苑，陽城卓異，慨居隱逸，忠漢淸高，只傳方技，李許姦邪，同登無忌，舊文乖舛，其不若新書遠矣，而先生曰，皆取舊無取新，先生嘗謂朝廷開史館，宜先正前史，去宋、齊、梁、陳、北齊、魏、周書，存南北史，廢三國志，用季漢書，又嘗欲并道學傳入儒林，曰，吾道一貫，文章經術，何者非道，而宋於儒林外，獨標道學，先生講學宗陽明，學問貫串羣史，尤攻勝國，懷宗末，福唐桂禍亂頻仍，起末了了，嘗屬來網羅舊聞，得稱兄二十四片，等目錄三十餘，勝之無門，故迄無成書，生平持論，欲復封建，行井田，改學校，曰封建則君民親，根本固，曾見三代時，有三十萬衆，困於平城者乎，有尚兵食於異國者乎，誠參制郡邑，三吳秦蜀不以封，燕齊梁晉九邊並立宗子，以固維城，使人自爲戰，則守在四裔，養諸侯而兵不用，論井田曰，欲復封建，先復井田，欲復井田，先興水利，議者謂中原沙土，穿渠卽壅，則環城之濠，未聞壅，且有溝澮，則有封植，有封植，則土厚而水定，蓄洩以度，開濬以時，何患焉，議者又謂今皆民田，奪彼與此，勢將生亂，予謂倣限田之意，令買田毋過一頃，十年之間，兼除消息，無革不破，此天道也，其論學校曰，重經術，廢時文，如賦誦說可也，用徵辟，嚴保舉，嗣其不稱可也，立明師，養歲貢，如經義、治事分課可也，行科目，復對策，如賢良方正，三試可也，又曰，學校兼騎射，然後用之，可以當大事，今西

北之人不知耕。東南之人不知戰。皆危道也。先生嘗得齕人舡本學陣圖。日夜講不輟。散地無戰。輕地無止。爭地無攻。交地無絕。衢地交。重地掠。圍地謀。圮地行。死地戰。（此皆孫子語）至老猶言之娓娓。教來古候歌。取二十八星。分二十四氣。辨五更。以南方午位中爲候。從前未有也。每走四方。潛以狼牙棍自衛。門人陶金歸。說之以圖。先生曰。往在吳淞。與梁化鳳部將管某遊。偶學之。今已忘矣。其器八面鋒稜。弓刀矛戟。有時鈍挫。而此不壞。備用之無他巧。久而習熟。縱橫不窮。先生壯盛時。負奇氣。狀貌魁梧。兩鬚蒼髯。目光睒睒如隼。走馬射生之夫。故往往近之。壬辰後過我。則曰。吾自長安掉頭興盡矣。飲之酒。及酣而不醉。曰。吾苦咽數杯。頹然假寐。鼾聲徐發。聲如雷震。有頃卻覺。歎不料困蹶至此。好學則老而彌篤。門人以節勞請。曰。日暮途長。安敢不力。厭與妻孥對。常寄居薦寺中。草倜傳記。及忠魂貞魄。幽巖泉壤。而姓名不彰者。爲中夜悲哀。涕淚隨筆下。寺僧驚起。余友人坐法死。書再至。趣余爲傳。曰何貴文以求苟活。而知已弗哭也。嘗言對生友而言死友之過。不仁。見疏親而言至親之非。不智。爲人嚴重有威儀。望其進退。知爲有道人也。一冠如笠。數十年不易。短衣布襪。四十餘鬚皓皓然。後生慕先生名。多造請見之。輒投謝刻刻去。顧接引不倦。與人言。必本忠孝。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先生沒後。二子刻其文若干。名公碩士。多傳其行事者。議論具於文所未載者。列如右。

豫爲梁先生竹樓墓表

竹樓梁先生沒四十三年。其外孫金璣哭而狀其行。上之庶常厲先生思晦。請爲傳。又請之易堂田君。田君感焉爲哀辭。又丐請余文。余辭。則曰外王父自汝甯與櫬歸。於今未葬。余實有罪焉。聞之死者不得葬。謂之害哀。生者不得安。謂之害憂。子猶吾弟也。而忍不解吾憂。余曰。何敢。謹按狀。先生諱選。字子銘。系宋刑部員外郎櫟後。祖允道。官明澤州判官。考元祐。貢生。先生生而穎悟。弱冠即善爲舉文。年二十九。明亡。不與試。是時寇盜蠭起。鄉閭未靖。顚踣奔竄者數年。先生之母黃太君。遭罹寒餓以死。死之後。兄弟三人。流徙窮饑。惟外王母是賴。故先生終身惓惓外王母不置。生平喜爲詩。顧不喜剽落、嚬呻、新豔、雕琢之詞。溫雅一如其人。所交皆世名卿大夫。愛其才。跕屣吐哺。不僅以詩也。而詩則傳。余嘗讀其哭女詩數章。有曰。汝兄廿五齡餘去。痛汝今翻短二年。又曰。中郎先此捐知識。宅相從今依匹雛。亦爲淚涔涔下也。先生惇尙慷慨。諸公卿贈遺。悉分散弟姪。孤嫠待給。配偶待周。喪葬待舉者無算。型於家。教於所親。漸以及鄉人。蓋今之有道人也。而不幸無後。配馬氏。生一子。既壯而亡。二女子。一適金。豫母也。豫嘗曰。豫後提亡母。外王母告我。我在汝甯。外王父大漸。歎曰。吾自壬辰後。走長安。走江南。走汝甯。僕王半生。跋涉無甯歲。嘗欲歸老故鄉。作長筵廣座花樹之會。而今不可得已。兄未婚而亡。孫雖貌。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言訖而終。嗚呼。貧賤顛沛者。或安樂。而子孫蕃衍。有道而交者。反蹉跎就老。客死於外。甚者且絕其嗣焉。天乎無罪。豈非天哉。然吾聞先生嗣孫名延賞者。嘗中夜悲哀。撫先生之柩而哭。臚臚祭享。稽首搶地。涕淚如雨下。惟祿處涅。蓋傷其貧不克葬也。然則先生不可謂無後矣。他日築先生之墓。礱石於旁。琢牲而祭焉。覽余之文。夫亦可渙然而解也已。

劉心弘先生墓表（丙申）

先生諱宣。姓劉氏。以考字弘可。號心弘。食貧孤苦。好學不衰。嘗師大戴勵學篇。至風至苦折。子死卯峽。乃喟然歎曰。物必有所繫。吾之繫。獨在學矣。不幸兄早世。下有弟四人。而太夫人吳老。髮毿毿白矣。衣食急。忍而徙業商賈。初。遂爲蜀提舉小官。不數年。念寡母在堂。掛冠歸。教養諸弟。族有同室操戈者。先生必欲化導之。始爲設酒食。陳人倫孝弟。開譬禍福。不聽。出金錢爲兩家關合。不聽。復約族長老爲兩家傾信者。反覆告論。又不聽。後聯兩家妯娌親委曲調和。如是幾十年。弟兄感悟。銷除怨毒。各節涖相謝。賦性狀介。不趨勢要。外弟商周、祚周。初歷官內外。至爲冢宰。絕足不登官署。有子五人。孫十人。原配王三、世庥之結。世緒。鏘鏘二瀏、鴻有顯者。卒年五十九。郡先生彪佳狀其行。嗟乎。少孤好學。以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卒能崇尙志節。教篤孝弟。方蘆江毛義、陳留仇香、何愧焉。先生葬後。閱今八十年。其孫名餘者。以郡先生狀亡。擱久而浸滅。飾墳乞表道。冀傳於將來也。康熙年月日章大來拜表。

祭朱博成先生文

丙子歲。余爲念鶴代草一祭章。頗爲人歎賞。而其子劉思復堂集。年來朋已陸續告成。較而不載。附錄於此。

於乎。姚江之文。甲於浙東。世有傑人。幸丑則公。公非徒文。惟行與古。若愻其容。若虛其衷。純誠爲依。禮義爲櫓。公在邱園。人信其言。既而筮仕。莫不皆然。出處同袠。臨戰齊致。拖公涓芬。迎公善氣。未頗文化。化祉而神。百里之內。俗歸其真。寇起漢中。遠播秦川。守臣登陴。諸鼠是餐。公無所容。家國兩完。完城歸君。完節歸身。具斯二者。古人所難。公曰陳駒。止足無猜。吾何求哉。賜書故在。以遺子孫。積金不散。復提刀。南道長沅。白頭而喑。何知取短。晚息江樓。流日義圖。八索在手。乾坤還庭。倘有老成。吾邑之式。胡不憖遺。已已易簀。公奠在楹。於今八年。卜以後期。自公之廢。凡我同門。周在孫子。敬祖一般。高山仰止。繼其嗣人。曰公不死。儀教弗忘。謝既隕此。

竹中巢詩集序

王素堂竹中巢集凡十卷。越詩四卷。楚粵詩二卷。吳詩一卷。燕秦齊魯詩一卷。蜀詩二卷。王子曰。詩非獨竹中巢也。而余將以竹中老。故題曰竹中巢集云。竹中巢在越之樊江。有山可以望。有川可以沿。出門則烏桕增巷。登堂則青篠板扉。入室則牙籤卷軸。三婦之豔。二難之非。相與餐桃花之飯。釀月波之酒。覽魚鳥之飛沈。玩四時之花藥。不出於越。而自咸千古。王子顧獨交上下。通都大邑。山硐水涯。皆有車轍馬迹焉。王子曰。吾將以廣我見。壯我聞。而後竹中巢詩可吟也。今王子刻其詩若干。未成。而樂誦者夥。睹之者亦數。其工且美可知。然而王子猶不自慊也。王子曰。四詩之道。言之一國者爲風。言之天下者爲雅。頌衰有比興。辭有美刺。闕其一。不可以言詩。吾將以竹中巢老焉。而後乃可以長有千古也。然則王子之詩。與巢俱永矣。王子與余爲詩巢友。石帆禹穴間。謀其飲一席焉。而樊江以竹中傳。余烏能以無猳乎。

全越水利致試文

越州水利之全。其載於志者頗詳。惟嵊新昌以溪爲水庫。餘則枕江帶海。樹堤傾閘。前賢涵洩之功不可忘。而目前之利害有切要者。不備知志所云也。蕭山之縣。有西江塘。有北海塘。皆以防大江之水者也。自蕭山而東。在山陰者曰後海塘。餘則曰江塘。曰海塘。海塘自餘姚而外。海水悍激。築堤以禦之。猶恐不克。無緣爲畎澮灌田也。鑑湖周圍三百里。納三十六源之水。漢太守馬臻築塘以界湖塘之下爲運河。自蕭湖爲田。而湖廢焉。旱則田爲龜。潦則民爲鼈。明太守湯紹恩於三江築應宿閘。以時蓄洩。而定啓閉。山會於是爲有備。湯公之功也。蕭山湘湖。猶山會之鑑湖也。旣用干餘頃。累使累復。十存其八。至今猶澤及九鄉。其爲利溥矣。夏蓋山之南。夏蓋湖出焉。積三湖之水。（白馬 上妃）防二年之旱。（云云）兼有菱芡之實。茭葦之材。魚蝦之美。虞之民不可一日無。卽姚民尙有賴焉。而豪強者耽耽不可支。若餘姚之水。以牟山燭溪爲大。自明嘉靖後。亦侵佃殆半。而諸暨之湖廢者。至七十有二。其可徵者曰湖田。湖田者。必湖也。旱潦無準。全視乎天。其能無患乎。蓋嘗論治水之道。惟疏與瀹。疏瀹下流。使海下於江。江下於湖。而水患絕。瀹厥上流。使溪足以受水。湖足以蔭田。而水利興。今越之水大者。如前所言已。其次者。溪十五六。河二十。湖二十餘。支流不下五六十。無名者數百。而志總之以數曰。宜塘者塘之。宜壩者壩之。宜閘者閘之。今壩皆如故。無足慮。所慮者。豪右之私閘閘。則命小吏掌之。不過以時啓閉。或修葺而已。而溪河與湖。不足以受水。一旦積雨淫潦。滂沱四溢。山會之民。急啓三江之閘以瀉水。乃水驟下。而板田又見告焉。其他可知已。然則治越之水。宜爲上。藪棱遊攻之。疏又次之。比年潮決海塘。屢興工鉅。當事者議易土以石。則前人如王國器、蕭良幹、固有爲之者。一勞而永逸。使之無衝決崩潰之患。其或有道矣。

送張豈石歸湘潭序

余之遊金陵也。湘潭張子豈石寓長干。聞其論議於盧阜甚高。閱十年而張子客山陰。余遇於水澄之巷。夢墨之齋。時余宗華甫在座。酒數行。詢曰。子之至越也。何爲。張子曰。余無爲也。聞越中山川之美。願遊數十年而未得。今子與華甫居偁獲兩山之閒。其能告山靈待我乎。余曰然、甚矣、子之善遊也。君子不患名之不立。患友之不廣。學之不成。而氣之不盛。則二者之患。皆足以致之。聞子之遊金陵。越洞庭。涉長江。亂流而渡。欲得偏交吳楚諸奇人。今復以越山川之美。不遠數千里。手鞭鼓棹。而求惟恐後。其氣可謂盛矣。宜其學之成而名之日隆也。顧天下惟舟車之會。冠蓋之所集。入則聯官府。出則交通官闕。數十百郡之人。皆於是乎聚。而奇偉非常之士。亦往往至焉。金陵、固一大都會也。張子遊其地。慕義而縞綿者。不過一二人。餘落落無當意者。以龍盤虎踞之雄。長江天塹之勢。自明歷三數百年。而非常之人不概見。則吾越可知已。山川之僻。不足以發子之志氣。吾懼子之倦遊而歸也。張子試登稷山。閱句踐齋臺。放偁山之陽。目控曹江。望東流支海。滔滔擴擴。得毋有愀焉而嘆不欲觀者乎。豈一邱一壑。轉有勝於通都大邑耶。士不驚聲華。競貨貝。始足有用於天下。乃可貴耶。今張子行矣。將泝江潭。直上長干。訪舊交。方者雖不獲面。吾宗二儒者。固張子之老友也。抱有用之才。爲客金陵。張子其有得與無得與。抑所得有加於張子與。無加於張子與。張子不吝告二儒。其必能知之。（以上記文）

後甲集卷下

會稽陶石簣先生祠。余館之三年。甲午遂移楊躍雷。近又三年矣。凡有著作。皆出其中。躍雷在東雙橋東。有平仲兩株。千霄直上。過其下。渡板橋。緣涯而東。見脩竹一叢。門啓竹北。路遶竹西。登其堂曰何陋軒。卽躍雷館也。明時爲商謐軒燒丹處。今已易主人。軒前架月臺。臺臨池。池略如卍字。春來儵魚最盛。堂室簷策。四時皆有花木。其大者棠、梨、桂、柏、海榴、檍弓。皆數十年物。近種櫻桃、橘柚八九株。三年後當纍纍結實。獨夏無荷。秋無菊。爲缺事耳。至有窗、香爐、玉筍諸峯。宛如屏障。每煙消雨過。時白雲滿谷。如練如絮。如絲如幔。倏忽萬變。莫可名狀。牙璺之間。居人種竹。而掩其半。望之如洞天一角。疑此中有仙人焉。蓋雖非余有。而覽之者數矣。老杜詩江山如有待。花鳥更無私。余友戒謀（謐正）詩。草木有情應念我。旗旛無恙盡還作。其不以余爲知己耶。

過平仲之東。卽五雲寺。寺建於順治初。其始本無名。寺僧天機。掘土得小碑。曰五雲山。旁篆小平波三字。遂以五雲顏其額。中有荷池。在塔院之西。

館西爲珠園。又極西爲華嚴寺。寺前有池。相傳池中有山。名黃琢。晦翁先生題句云。佳水佳山。黃琢奇分秦望。半村半郭。白雲時護華嚴。好事者多爲題詠。欲以補梅溪三賦之缺。余致放翁碑記云。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黃琢。山之麓閒樹環抱。嵐峙森立。而地蕪不治者。不知幾何年矣。慶元三年。馬君正卿、陳卿。以餘

貲買地.築室.乃告於府牧葛公.以華嚴院額徙置焉.據此則華嚴舊地.固不在黃琢.即黃琢亦不在郡城中.未有自宋至今.才四百餘年.而閣稽嵩畤.已淪入於水.且略無蹤跡者.蓋秦望之下.有黃琢之山.寺建於其麓.晦翁卒在慶元三年後.或爲之題署.未可知也.唐嚴維遊華嚴寺時.有禮塔雁行成之句.今寺左右.並無塔.郡志華嚴寺.在去府東七十里.今去五里.則黃琢山徙以陸記中五雲鄉三字.傳會五雲門內無疑也.今會稽三十都.三十一都.三十二都地.宋五雲鄉也.○以上記地

列子載小兒辨日遠近.淮南子亦有之.乃襲列子者.本易曉人.以小錢置器中望之.不見其內.則令人注水一盛.便好肉都見.以此推之.日亭午爲近.近便覈.東西早晚遠.遠便涼.近而小者.其本體.遠而大者.水光所映也.此即曆家清蒙之說.

淮南子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丑爲閉.是建除之名有定也.今曆更迭不常.正月建寅.則日寅爲建.二月建卯.則日卯爲建.其餘除.滿.平.定.緣次而行.亦有疊見者.子日立春爲開.自寅日爲建.如立春前一日爲開.立春便疊一開.以爲建寅之據.二月驚蟄節亦然.是今人活法也.

一日十二時.計刻以九十六刻爲日.而古皆以一日爲百刻.解之者曰.曆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爲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初初於初一之上.置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爲初初者十二.爲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爲百刻.但今曆無初四.正四.止初初.初一.初二.初三.正初.正一.正二.正三.合之實九十六刻.何耶.今曆一時八刻.有子時.有夜子時.子時者.正初.正一.正二.正三.丑之上.夜子時者.初初.初一.初二.初三.亥之下.以上記日

春秋傳元祀云云.及秦誓傳鄭氏箋詩云云.於時皆都合.惟春秋不可通云周不改月.則春秋所書十月雨雪.二月無冰等.俱未爲異矣.云周不改時.則隱公元年.當云冬十一月.不當云春正月矣.胡傳謂是以夏時冠周月.周但改月不改時.此言未確.周未改時.而夫子以夏時冠之.非亂時王之制耶.家卓然見云.冬正月而改爲春正月.是周之四時.未嘗變易.夫子反使之顛倒.名爲從夏時.實悖夏時耳.史百璐云.行夏之時.時非但正朔.月數必指春夏秋冬.既有夏之時.則必有周之時.若周時春亦建寅.又何必云行夏之時耶.考僖五年正月.日南至.夫冬至必建子之月.此乃謂正月.禮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日至.冬至.夏至也.而云正月七月.九月徒杠成.十月輿梁成.而孟子曰十一月十二月.是改月也.桓十四年.春無冰.劉向曰.周春.今冬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周秋.今夏也.是改時也.如以夏時冠周月.則昭三年冬大雨雹.本三年秋也.而秋不當雨雹乎.太甲嗣見先祖.正朔非也.乃在十二月者.蔡沈謂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崩年即改元.可乎.春秋之義.踰年改元.商尚質.其禮簡易.表記云.商人未瀆禮.改元即位.豈必與周同.奈何以周禮疑商制也.三祀奉王歸亳.亦在十二月者.時太甲喪方畢.已能處仁遷義.不必介久居桐.而期年四祀正月朔.新君有朝見大事.桐在亳都外.伊尹

躬迎歸.則是日必不能及朔正見羣臣矣.故先於歲終月朔.奉之以歸.理勢然也.若必正朔可迎.則使太甲終喪在數月前.尹忍介其君姑處桐宮.必俟正朔至而後迎也哉.西河毛先生曰.據漢律歷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文.明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班固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甲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祭之時.況周制踰年改元.商制踰月改元.前王十一月崩.則新王改元在十二月.元祀之十二月.不必謂元祀正月也.七月之詩.周公陳后稷公劉時事.故仍用夏時.春秋汪氏云.詩以寅月起數.乃民俗歌謠之詞.故隨舊俗稱之.得之矣.至秦建亥.以十月爲歲首.是不改時月.漢初亦不改時月.而顏師古謂.必云此係史家異文.爲太初時所追改.則過矣.西河先生據始皇本紀.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謂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帝若得之臘嘉平.因以十二月爲夏之九月.無論伏不在春.臘不在秋.即注亦未嘗指爲九月所改.其不足據明甚.又謂二十九年歲首.東遊之罘.時方在冬十一月.而改十一月爲二月.改冬爲仲春.據史亦未嘗明言冬十一月.刻石文.有時在中春.陽和方起之句.豈知非建卯二月.又引北魏高允崔浩語.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是謬記.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皆沒於申南.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浩曰.此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所云前三月者.建申七月也.以建申七月爲十月.秦漢非改月乎.此尤屬可疑.五星聚東井.史不記於建亥之前三月.而記於建亥十月.故崔浩高允.皆以爲謬.若既改時月.建申之月.秦二世三年爲冬十月.漢元年亦冬十月.漢史官紀聚東井於十月.不謬矣.且追改則建申十月.亦當改爲秋七月.何仍云冬十月耶.攷史記張蒼傳.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兩十月相連.亦屬建亥.本是舊文.若追改.則當云高祖正月至霸上.故因秦時本正月爲歲首.不革.其文周章.正月何月耶.如以兩十月爲建申之月.則秦始漢初.非亥正矣.故商周改而秦漢不改.然不可以秦漢之不改.例商周也.或疑改月.則周之十月爲建酉.非建亥矣.夫秦以十二月爲十月.朝賀皆自此始.不必以周之十月爲十月也.曹叡改元景初.以魏革漢正.亦以三月爲孟夏四月.武曌改元天授.以周革唐命.亦以十一月爲正月.故改時改月之說.灼然可據.朱子有云.子非寅.是三陽之月.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更易一番.若秦用建亥月爲首.直是無謂.乃後之儒者.舍其論孟不刊之論.但守詩注及傳說之言.反以論孟注爲未定.紛紛致辨.致使湯武改正.大義因之而晦.亦可謂不善承師說者矣.汪武曹云.於易之本義.兼存夏正周正.於詩之集傳猶存夏正.其門人於書之集傳亦然.蓋以朱子平生精力.盡在四書.於易於詩.有未暇更定.於書則以屬之蔡氏.而蔡氏未聞其師晚年之說也.且書咸有一德.曰成革夏正.夏正建寅也.商革之.則商正月建丑可知.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昭子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夫以夏六月而當四月之孟夏.是改月也.其冬有星孛於大辰.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火心星也.心必辰月始昏見.見於四月.則正月建丑可知.見於五月.則正月建子可知已.改時改月.先儒亦多從此說.可考而知也.或又引周禮仲春迎暑.仲秋迎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

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爲周不改時月之證。殊不知周禮一書。本欲以一代之制。該百王之法。故冬用夏正。讀者須貫通。不可執一廢百也。

三正迭用。自是歷三代而然。非夏之時。便有三正也。東萊呂氏解豳風曰爲改歲。爲三正之通於民俗。殊未安。須知改歲乃大概之詞。非真以建子爲歲首也。方纔畢云。農事既畢。將遂於在邑之居。改歲者。明歲也。明歲復將入在田之室。故穹窒熏鼠。塞向墐戶而去耳。墐戶以土坏築戶。至今江北人猶然。此說亦有理。幷存之。

諸侯朝天子之禮。虞書羣后四朝。謂諸侯每歲一朝。鄭氏注孝經。謂諸侯五年一朝。熊氏謂四朝者。諸侯分爲四部。四年而徧。總是五年一朝。其說頗明。唐孔氏謂孝經注疑非鄭注。熊氏之說非是。今尚書蔡注。則主熊氏說是也。若周官釋六年五服一朝。則是六年一朝。周禮大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言侯服一見在元年。再見在七年。甸服一見在二年。再見在八年。男采衛要以次而見。周而復始。亦是六年一朝。但周官來朝。止言五服。而大行人於五服之外。更有要服。要服者。蕃服也。（周語要服蕃服）在王畿四面。各距五千里之外。周官皆言六服羣辟。周不承總。而後止言五服。意者蕃服來朝。不在期限。爲廢弗絕。周禮以之爲百王之法。特廣而言之乎。巢翩則周官周禮。本可相通而後儒自以爲不合也。至王制五年一朝。與五年巡狩並言。則周時直無此巡狩之制。宜鄭孔注疏。據子太叔語。謂此文襄時所制也。鄭注大行人朝禮。與周官不符。唐孔氏引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爲與大行人職合。然叔向之言。是三年一朝。六年再朝而會。十二年再會。計十二年之中。凡四朝。大行人所言。依鄭注。則十二年中。侯服十二朝。甸服六朝。男服四朝。采服三朝。要服二朝。終不相合。且叔向所言。是朝伯之禮。非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孔氏又以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謂因貢而見。不必皆君自朝。惟朝覲宗遇會同。皆其君自行。故皆言見。與覲遺使。故不言見而言時聘殷頫。以見爲遣使。更非周禮本意。陳祥道謂元年諸侯盡朝。此後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一見。又謂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雖於周禮本文。前後未洽。而元年盡朝之說。頗爲有理。至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無據也。

諸侯聘天子之禮。則周禮大宗伯職云。時聘曰問。殷頫曰視。王氏謂王之所以撫諸侯者。有徧撫徧存之禮。諸侯於不朝之歲。其能慹然乎。於是有時聘之禮。王於諸侯。有賀慶慰恤之禮。諸侯於天子之喜與哭。可但已乎。於是有殷頫之禮。此則比年一聘。有事而頫。與鄭孔所言有事而聘。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以聘禮來頫天子。甸男采衛要隔五年一聘。三年一聘。而侯服則絕無聘禮。其說不同。恐祗以王氏爲據。如王制所謂三年一大聘者。亦不足據也。

諸侯相朝聘之禮。則周禮大行人有歲問、殷聘、世朝。而無三年一朝。聘儀。有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而無殷聘世朝。（鄭注。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聘也。鄭司農云。殷聘。春秋。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此則聘問。孔疏亦以殷爲中。而以僖子如齊之年則正不相當。是又以殷聘爲即王制三年之大聘也）若叔向謂十二年之中。四朝八聘。子太叔謂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蓋叔向爲晉地。則欲諸侯朝會之數。

子太叔爲鄭地。則欲諸侯朝會之疏。左氏又謂古制。諸侯五年再朝。以脩王命。皆不足信。當以大行人爲據。而增三年大聘於其中可也。（以上朝聘）

太子體不安。昭儀等皆之太子舍。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撰作。疾平乃反。從古無以詩文醫病者。有之自宣帝之於太子始。乙未六月病後記。

杞殖字梁。春秋齊人也。距趙及秦築長城不曾數百年。何燕泉謂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似已。但世人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城崩。與梁妻原無涉。不必指其爲杞城與否。貫休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乃誤之誤矣。杞梁死於戰。非死於築城。

竊人文字。由來已久。上官大夫於屈平是也。因思世間庸妄人。亦未有不愛惜文字。其不愛惜者。惟目不識丁耳。但以屈平之才。何惜此一藁。且草藁未定。而欲奪之。適上官大夫亦小有才者也。

杜子美行□□於水濱。得一石子。有文云。薛王出在陳芳國。九夜捫之。戲篆熟。壁振扶桑享天福。杜懷之入葱肆。問於中諸曰。邂逅餞吾。今汝文而不貴。自來編杜集者。皆不識此事。余則之鴻寶倪先生之子無功云先生口授者。

白樂天女金鑾。於元和三年生。五年遂死。有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又云。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其念金鑾詩云。兒念夭札時。嘔啞初學語。與留爲父子。八十有六句。其爲三歲無疑也。雲仙雜記。金鑾十歲忽暗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叢石。欲閑文士傳。遂鬻以勸之。殆是乩筆。今人誤爲生時事。不可不辨。

南唐先主李昇。受吳禪。奉楊溥爲讓皇帝。受禪而奉爲讓皇。與封某公某王者。何如耶。

五代時。徐知詢與知誥爭權。知誥召知詢飲。賜之酒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分其半以進曰。願與兄各享五百。語色變。伶人申漸高。前爲詼語。掠二酒飲之。趨出。腦潰而死。余按申漸高不死也。時知誥爲中書令。宋齊丘後於苑中舉觴。謂宰臣曰。近京皆報雨足。獨城中不雨何也。諸相未對。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即下詔停一切苛稅。事見金陵志。

五代蜀亡後。宮人費氏。所謂花蕊夫人者。入掖庭。私畫昶像以祀。宋太祖問之。以張仙可祈子爲對。致祀降宋後。每朝見。輒揮淚而出。太祖讌李煜錢俶及孟昶。許作各國樂。是太祖本識昶。花蕊夫人敢欺耶。夫人所祀。實張仙明矣。而世又言張仙即梓潼神。事出稗官。皆不足爲信。

歐陽脩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錢文僖公能政。爲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府。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脩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座相視以目。公責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陽推官一詞。當償汝。歐陽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徧月華生。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晶雙枕。傍有墮釵橫。座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脩。而令公庫償釵。戒脩少戢。脩甚怨之。後脩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於歸田

倖中說文傳數事，皆非實錄。希白公嘗戒子孫曰，毋輒入陰事，賢者為恩，不賢者為怨。觀親妓事，益文忠感未免，而國史恐非修怨之筆，且文傳戒以少戢，亦愛人以德，何反為怨乎。又柳外河，亦與失致，未見許不合。未免牽率。武肅王廿四世孫錢祚木，表而出之，亦善則稱親之意耳。甲午季夏，閱錢氏續慶系譜志之。

呂蒙正妻，本宋氏。宋史本傳，淳化中，右正言宋沆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也，坐是罷為吏部尚書。先是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合，并蒙正出之，頗遺窘乏。及蒙正登第，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俗以蒙正妻為其父所逐，又訛劉為妻。孫邇亂〇避暑錄云，蒙正為父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為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巖為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石龕為祠堂，名曰肄業。富大忠為之記。今人以傳奇破窯事為準，志書亦沿俗訛，并龍門寺僧，亦易為木蘭寺僧，可惜也。余按破窯事，見堯山堂外紀，即蒙正與其母劉氏事，外紀又載蒙正相府歸衙時，有尋沽衣，欲斬其役人，妻因舉破窯中，撥盡寒爐一夜灰之詩諷之，或者妻亦在窯中，未可知。娶之，蒙正妻非為父所逐，則均也。

浙聞暱嚴甚艱，明初與他處均課，故男婦雜辦，日夜不休，民間相戒不得嫁女與竈戶。至嘉靖中，鄢懋卿為大鹽，目擊其苦，繪圖以進，其課乃輕。此與趙文華築塘沒新城，以避倭患正同，姦臣之得長有後也，其以此乎。

明季一條鞭之法，雖使然南米一并在內，後復徵南米，顏料油漆等項，無不在內，後復有雜項，此條鞭中，未詳注名件故也。宋時夏秋稅納，如鹽麴名件頗碎，有司請合并一名，以省帙鈔，時程文簡為三司使，謂仍舊便，若沒其舊名，恐異日不知，或再數鹽麴矣。因是歎文簡為遠識也。

熊廷弼之死，余宗集公伯，為錦衣經歷，親見其事，云日間以布蒙頸，在獄中向空而拜，提牢者指以問何物，曰謝恩表，提牢者云，因安得上達，熊笑曰，此趙高語也，夜半取以出，曰，有旨就戮，熊曰，已知，顏色不變，至都堂，為置酒，不食，火炬中擁而行，至西市，戮之，擊如砍木，乃獄中長枕也，諸人皆皇遽失措，急詣魏忠賢求救，忠賢曰，有是哉，此者必得異術，排索，索則事泄，何以謝敵人，急取獄中容貌相似者戮之，傳首九邊。邊人識之者，劉香曾合而瘞之。

樂身云，明崇宗時，金錢皆耗於內臣之手，兵興以來，帑藏皆盡，將累朝所鑄銀錢、銀壺鑄鼎重器，盡輸銀作局，銷以充餉，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廷臣勸請內帑，內帑惟承運庫耳，外朋解承運庫者，一曰金花，一曰輕齎，金花以供后妃，金花宦官宮妾賞費，輕齎以供勳戚，及京衛武臣俸祿，隨進隨出，非如唐德宗私庫聚而不散者，承運庫中有甲字等十庫，貯方物，天財庫貯錢，以備內外官軍賞賜，古今通籍庫，貯告身、符、券、誥命，東裕庫貯珍寶，外東庫亦貯方物，庫蓋此矣，野史稱甲申之變，大內積金十餘庫，未知十餘庫何名也，紛紛皆上好聚斂，而不發內帑，以致國亡，豈不冤哉，賊之金銀，皆沿途抄略，城破後，拷廷臣及內臣而得之，不知者，遂皆謂內帑物也。

明闖賊陷京師，承詔傳旨後宮自裁，已遍報張皇后縊崩矣，有魏忠賢養女任氏者，美而妓，初為熹宗貴

妃。至是自詭為張皇后，挾宮中珠賄，偕一少年出都城，歲餘金盡，志語聞於官，縛送京師，衆謂張皇后不死，遊悅聚觀，永壽從衆中指認曰，此任貴妃，何爲者，妃亦識永壽，泣下，御史乃詔后青衣蒙頭，步入城闕公第，後事遂不明，明弘光之稱德昌冒也，以故黃妃來奔，必致之死，金道隱及黃梨洲、米嵩圖皆言之，從無言童氏在獄生子者，紀略云，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妃，河南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潛夫其從送至南都，上大怒，下錦衣衛獄，童氏色美而甚口，秉筆太監屈尚忠至獄一見，便知其姓名，但所言王宮事多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為西宮，又言為邵陵王宮人，且曰，吾之與王別也，嚙胸為記，分金為質，別後生一子，今四歲矣，在獄中時號泣，念其子不置，既被刑，稱病，上命醫調治，候稍，一日忽不肯飲藥，求獄官為之祈禳，自言己干支生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子時，與夫同日同時，而夫長七年，獄官乃詭為之禳。童氏稱謝曰，我不忘先生也，居數日，產一男子，屬獄中侍女曰，勿洩，洩則我必死，累汝矣，因投之廁中，復下刑部獄，五月壬辰，南都破，童氏出獄，不知其所終，余以問瞿阜，瞿阜云，後為尼，友人某某咸見之，又云，一太監隨侍童氏，猶時言弘光負義，太監云，爾時已有傳，帝豈肯認其言，獄中產子事，與紀略同，而以童妃為眞，又與紀略異，不七十年，而眞僞紛紛難據矣，附識於此。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民有逋糧者，將責之，祈哀俟下限，及期果盡完，先生怒曰，若必作賊矣，向累比不應，知汝窮，無親戚援也，今何以得此，民大慟曰，公為宰，焉敢盜，某恐累公考成，賣女與鄰家，以完公事耳，吁鄰父子，訊之，徐并令民女偕來，觀女相莊雅，鄰之子粗識文義，即令女拜先生為父，夫人授以簪珥，鼓吹合卺，鄰子奮志，竟列庠序，邑人稱之。

吾鄉諸同志卜構別業於宛委間，名曰詩巢，溪山秀爽，池館清幽，暇輒聚而觴詠，始於商君[illegible]、何君[illegible]、錢君[illegible]、徐君之[illegible]、厲君[illegible]、宋君[illegible]、王君[illegible]、田君[illegible]、魯君[illegible]、劉君[illegible]，其十人，繼錢以李君[illegible]、王君[illegible]、施君[illegible]、魯君[illegible]、余君[illegible]，暨余成十六子，比四方稍稍知有詩巢矣，諸同志擬巢中祀鄉先生五人，而以亡友商、何、錢、徐四人配食於廡，五人者，唐則賀季眞、方雄飛，宋陸放翁，元楊廉夫，有明徐文長，鄉先生以詩名者，不僅此五人，而祀五人者，志最也。

歲暮二十六日，余家以祭先朱子，依婺源俗，就中堂二鼓行禮，而越俗用豕不烹，先祭上下神祇，亦不拘二十六日。以上記事

先大父言，崇禎戊辰七月廿三日，見天開眼，若巨舟然，紅綠相間，晻曖而動，余疑此天裂也，陰衰則有之。昔羊襲吉，見天開門，其內雲霞燦爛，樓閣參差，宋王旦正見天門開，豈天果有樓臺，果有門，又有眼耶。

順治三年秋八月，大兵破同安，同安有諸生，號鈦尾，省回過羅溪山中，見所稱仕閣邏，先以習武僭傳威。禍之云，鈦尾死半途，同安血成溝，嘉平斷人種，安海成平浦，生降然，至小盈嶺下，果遇兵而死，本歲劫以斷人種為斷人掌，俘者皆斷其掌以應之，其後毀安平鎮，破廈門，廈門士人名嘉平，語皆驗。

康熙癸酉除夕夜，越中見燈火滿路，絡繹不絕，人皆疑為盜賊，鳴金鼓，備器械，不敢假寐，至明年元宵乃滅。

甲戌年仲夏，越中田生畧蟲，狀如翟而細，至不能容足，廿餘日，食麥苗殆盡。忽一夕雷雨，越次日視之，如洗矣。

己卯順天鄉試，十八日夜半，聞小兒啼聲，於明遠樓上，獲女兒甫生，監臨命送育嬰堂養之。

余族姪一吾在館中見百合長苗，偶拔得一本，乃蛇也。首即百合，而尾能盤旋。未知蛇化百合，抑百合化蛇。觀發升化皆云，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亦不可解。以上紀異

諸葛忠武侯，自比管樂，都不解其意。即管勝於樂，況武侯耶。一日，謁鼎祠亭，與張豈石論此事。張曰，此武侯寄託非誣也。管仲有尊王之志，而樂毅爲燕報仇，武侯之心，千載乃想見之。

呂灣一名闢，字壯思，遊京師一年，南歸來舉，問與諸遠宦游否。灣曰，舜有益行，未免爲莊生所笑。其言似有味，錄之。

泮棚秦某者，年六十，子孫行列，有父且九十餘矣。時作怒，以手椎某頂。旁人語秦白菴曰，某不解九十歲老人作怒，椎六十兒子。使子孫輩見之，何以爲顏。白菴曰，六十歲人，有三四十歲兒子，一二十歲孫子，尚有九十歲老人椎其頂，豈非人生樂事乎。此言真解人。

甯波周容，蔚朝時頗慷忠義，晚節被放，人多笑之。有言古商容，今復有周容者。一生曰，周容即商容也。其人問故，生答曰，在商曰商容，今從周，則曰周容耳。

山陰余某耆嗣，徐吉甫聽之。一日以命示吉甫，吉甫曰，子命無大者，入夏恐病。問何以驗之。吉甫曰，驗之孟子，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

余在金陵關署中，見塾師有舉成語者，每言絕對。一日，舉東堂長老，坐南朝北喫西瓜之語，卓然兒戲對一聯曰，冬烘先生，盤赤過夏打秋風，一座粲然。

徐仲山先生舉博學宏詞科，未試而歸。益都相公贈一聯云，北闕上書，譏蓋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貽南國佳人。先生夫人商氏，前明冢宰等軒公季女，年八十餘，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餐花乾蕊，至今不衰。自先生殁後，此聯亦遂棄久矣。

頃年余欲卜居他山而無資，因貽書周雪客方平云，舟過鼻部，見南山之下，有亭翼然，峙於其巔者，雞頭山耶，此間離郡俗已遠，而郡城相去又近，居人稠密，因雅靖，又聞衣食饒足，無一貧者。余倘得買田數畝，便當卜居於此，與吾子數詩說酒，一化其爲野之習。

古文有遺句不可不知，如出師表中，專言劉繇王朗，不征不戰，並無一語及蜀漢，竊謂未解，上必有今舉朝君臣思欲效之九字，此絮微樓集中語，良有理。以上紀語

月令以夏至爲長至，至極也，日之長於是極，恐不是繼，危之也。郊特牲以冬至爲長至，主來也，日之長於是來，陽之始長，喜之也。

聘義云，孚尹旁達，信也。陳注云，孚，正也，尹，亦正也。譚苑醍醐，嫌鄭注，謂此條爲不通，按鄭注，孚、一作姓。尹讀竹箭有筠之筠，藍田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以滑澤解孚字，與溫潤而澤句複，恐未爲的說

文。爪子曰孚，是鳥伏卵，而用爪以撥其卵，卵破而子出，則卵中有表有裏，孚即卵之表，亦與竹箭之筠之膜相似。又古字裘，孚作泛解，正與旁達對，則以正解尹，更亦無害。尹，正也，出爾雅。

皇祖皇考諸皇字，未達其義。周密云，詩思皇多士，詩史引顏注漢書云，美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秦晉孔傳祇訓皇爲前。

賜字有解盡義者，阮亭先生詩，昨朝下成蹊，今日俄已賜，云見古樂府。

僅字有少餘二義，自宋以前，多作餘義解。

赤洪崖打白洪崖，打，與也，此閩方言。

偏是猶分明，是也。唐詩多用微之詩，天公隔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又有作格者，樂天詩，如今格是頭成雪，彌到天明亦任君，容齋隨筆云，格是猶言已是也。

內典云，禍不唐捐，古以翻空梯爲唐梯，今謂亭館無號曰唐肆。唐訓空，詩云，歲月唐捐去。

花未及時而早放者曰唐花，此當取羯鼓催花，或則天遊上苑詩意。

樂天詩，出爲差科頭，入爲衣食主，差謂差遣，科爲科斂，差科頭三字甚新，時樂天爲蘇州刺史。

方寸言一字，蓋二分半也。二字分其半爲一。

夾漈論堯取嶢土爲名，舜取蕣華爲名，禹取於微，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路史從之，謂是名而非諡。此至當而不可易者。觀堯之咨舜，舜之咨禹，與二十二人同例可知也。古人朴略，不特死無諡，生亦無字，故臣下稱君，輒加一字於其上，以示尊崇，若帝堯、帝舜、大禹、成湯之類，世本竹書等，紀諸名字紛紛皆謬耳。

父可稱公，侯景之語王丹是也。叔姪可稱父子，疏廣之語疏受是也。子可稱臣，鄭炎之白父是也。子可稱卿，先主之語後主是也。夫之姊妹可稱姊妹，班昭之於曹豐生是也。兄弟之妻可稱姊妹，曹大家女誡之嫂妹是也。夫兄之妻可稱嫂，張負之戒女孫是也。夫之兄弟可稱兄弟，古人之稱兄公是也。爾雅云，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怪矣。

六朝謂奉道之靜室曰治，謝靈運養於錢塘杜明師之治。

齊人謂妯爲媞，謂齕爲䶌。

楚人謂冢爲琴，故六安大冢，俗名公琴，即臯陶冢也。以上訓詁

金陵王安節與弟伏草，皆以工山水擅名，余親與之游數年。池北偶談、香祖筆記中，並記此一條，誤爲工花鳥，又以宓草爲兄，皆非實。

顧解居在長安，一日訪友，見一丈夫在旁舍，方焚爐香，友與顧言是善諸事，顧未信。其人忽前言先生信夢乎，顧對曰，夢隨心使然，亦多恍惚，不足據也。其人遂謝言夢之足信，且言某能使人夢，但隨所欲，默禱於晝夜，即夢見。顧曰，徐試之。顧是時無子，遂默祝，夜夢一朱門雙掩，推之入，見數婦人，一皆者，維抱二子，次日再默禱，家人安否，復夢朱門如昨夜，推之入，覺稍輕易，見其父及家人，笑語如平時，後隨禱隨步，入

門愈便。如是五七夜。無不應者。問其姓曰得。名曰饑。字釋先。楚之嘉魚人。年可五十許。囑囑以此事毋洩。洩恐驚夢者來也。別數年。忽遇於禹陵。嘗欲往諸暨。且遊天台雁宕耳。又數年。一寓書言幽家中事甚悉。人不及知者。皆揭之。又言君負才使氣。不聽吾言。又言後當待我於黃山。事甚怪。其書猶存幽家。竟不知何等人也。

余友金補山。自辛卯公車一別。至今六年。正歲聞其自江右旋里。急思一晤。至大善門北。見數人拜東府福王祠。知其中爲補山也。以霖雨不及呼。至其家待之。而不料遂開頭去矣。朋友會面之難。竟有如此者。補山以賦天才豪放。下筆雄雋。而又能讀破萬卷。吾黨中惟陶半村思淵一時瑜亮。其倚馬可待。則宋西洲畢昱爲唐宋之際耳。今以貧故。奔走四方。余嘗讀其七歌行。字字酸痛。真不減少陵同谷歌也。

會稽馬伯槐先生。年六十九歲。介余門人薛起敬韓來見。其慷慨即後生中未有也。每有著作。必繕寫請正。不知余何以致此。先生爲自壽詩三十章。盡平聲之部。其中如千古功名爭漢鹿。百年心事負山蚊。無方換骨添新病。有字撐腸是故交。愁來易失忘憂草。老去難求不死方。人間鳥道九封一。世事桑田海闊三。皆佳句也。其尊甫鶴齋先生。皆爲遼左都閫上書言事。丙戌之際。國家方開滇黔。又以風媚韜略克成厥功。後挂冠旋里。其門如市。人皆樂與伯槐交。而不知伯槐以窮老也。其自壽詩。余嘗爲之序。

余自二十授經。至今二十餘年耳。弟子不過百餘人。而從業及死亡者已衆。其最可痛者。傳鄴萊師瞬。瑞鄭晉廷一。廷一日誦數千言。久而不忘。精於算法。余方勸以溝渝同歲。及四時變閏之法。而乙未遂亡。師瞬係厚村王豐次子。行文短小清新。在文簡公祠。從余學詩。一日咏鷹影。有曰瀟湘一夜雨。雲斷暗相依。咏水中雁字。曰千行不盡相思句。一到衡陽總筆回。歎其從余不久也。丙申果亡。

余門好學者。以胡雄獨壯居爲最。而熱於史事。惟金武玉無瑕。無瑕性至孝。其母夫人患病。嘗割股和藥。娶亦不約而同。服之。遂愈。後病復割股。竟不效。夫子曰。其愚不可及也。

謝燦字其章。八九歲時。便略解小詩。一日其父於樓上命客王賦山明高唱二句曰。開說超宗有鳳毛。小樓今日見兒曹。意輕之也。燦應聲曰。須知也是三公相。要與先生解佩刀。王因好好連讚不已。復以讚不巳三字爲題。燦曰。本是無知識。哉詩亦妄哉。尚軒今一過。漫資愈增慚。今十五歲矣。方學制義。未暇吟咏也。贈山每向余道此事。從容問燦末句何解。燦曰。呂虔以刀贈王祥。祥爲三公。祥後復贈覽。燦本以祥擬先生。以覽自比也。燦時本師樂字典臣。四明人。亦頗解吟。

晉八仙塚。在白塔山。山頂有竅穴。余外王父周文子先生墓在其麓。面西北而位南。正對周家衖之宅。先生諱光演爲府學生。五十年。樸誠自守。言笑不妄。蓋今人中古人也。外曾王父爲崇慶州官。清初以縣失之役。累賠千金。遂貧。外王父遇人盜其物。輒疾行避之。惟恐其見。自外王父卒後。二舅氏相繼淪亡。一內兄無子。今年亦死矣。尚有一存者。又得心疾。將來無主祀。天道真不可知也。術者謂白塔山不吉。竟不料至此。

余妹適錢氏。六年而孀。惟存一子五歲。名饑曾。茹苦食辛以守志。其叔不顧也。分田僅數畝。母子煢煢無

依。乙未歲甥復患瘧而死。時甥在余家。雖小兒儼若成人。一日。老母以餅餽與之。適有客至。復取以與人。曰。少頃即還汝。甥答云。我不須餅。與我錢數十。我將奉阿母用。嗟乎。十歲小兒耳。能知母苦辛。如此有人心者。不知未亡人之痛耶。

永福寺主僧三省者。一日來謁余。余聞其能詩。以友人夜雨長溪宿時十餘首示之。隨閱其點定。梅知去取。因請誦平生作。僧朗吟曰。忽聞落葉聲。乃是山僧吟。此余二十年前舊句也。不知僧何以得之。又成誦於口。輒以自況。余門人鈕澗楚三、徐鶚汝維、往來最久。遂與俱來。將覓其全詩覽焉。

舊天師者。爾者之弟子。內衡之法孫也。主僧心十餘年。歌詩談琴。有雅人深致。上座演法華、孔雀二經。人天供養。士女雲集。始贈葛我培贈師一聯曰。說四十九年法。曰何曾說法。點悟了山中頑石。解百千萬部經。是真個解經。獻壽無座上如來。余與陶君素耕、姪孫錫文。由鼬柳二姑來。偸師古奧。晚憩僧心寺。尋師夜話。共得詩三首。今我培、素耕、錫文。皆墓有宿草。而葛師亦圓寂久矣。人生如電光石火。欲不朽何可得也。詩附錄於此。寫疊禱數子。燐陟此嶙峋。流目山南居。高下如蜂屯。玉碎川流細。金鋪隴色新。四野暝烟合。老猝霽外身。落日吐餘光。水波生萬鱗。飛鳥喧投樹。微風涼吹巾。坡陀陰崖路。回首更逡巡。一窓山匪奧區。師古乃中谷。丹青名山峙左右。兀若龍象伏。秋晚石渠塞。草根鳴蟋蟀。惟餘長江流。滾滾遠在目。平岡假古松。闌岸依脩竹。鷄石七花墳。墜擊不忍讀。靜聽鼓鐘聲。循墻走佛屋。二老僧向我笑。即栗穿中堂。杳蔚晚飯熟。咄嗟供客容。坐久月上遲。徐步寬南廊。篆煙稱翠彩。離落映微茫。須臾林樾開。寶月懸華幢。宿鳥報初更。遊人樂未央。何當巖上棲。愧乏山中糧。上三紀○人以

溫州雙門外江心寺。相傳王龜齡讀書處。寺有月季花一株。其高並屋。花大如四寸盤。是龜齡手植。至今猶在。

瀛洲寄春桃。三四尺許。花色淡與山桃無異。每熟時。其核自開。而仁落。以物貯之。則經宿而合。人往往作小詩或書納之。以詢友。曰寄書桃也。種自西蜀。

海陽有香蕊。蕊取二泉刈刹。塩成。中屑南香。以蜜漬之。好事者持爲遠餉。詢其始。則商人婦所爲。寄其夫者。義取早早回歸云。

海市以聲。蜃樓以形。是海皆有。不必登州也。廣州虎門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見海市蜃樓。黃太沖先生言。留波有海市。但不言定期。吾郡李位中、顧將甫、家始甯。常見蜃樓。倏忽萬狀。多在三四月中。每見則氣多熱。天將雨。

猿上頭帶。左名飛燕。右名想飛。余聞之二僧定。不知出何處。

瑇瑁背有甲十三片。海人養以鹽水。飼以纖鱗。遇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瑇瑁齋。見庾衡志。

荔枝帶葉剪下。去葉去莖。勿犯手入磁瓶。至六分。灌好白蜜至七分。紙封泥口。寄遠可藏半年。開用時。以水洗淨。鮮香不變。

玉茗花、海紅花。俗謂皆山茶。正不然。古詩云。淺爲玉茗深都勝。大白山茶小海紅。山茶、海紅。皆紅色。而玉

甚于菜微外，其潤如玉，都麐、想亦玉茗之類也。（武林物上）

世言伯益爲皐陶子，皐陶嬴姓，伯益掌火，故其後秦二世而亡，此謬也。左傳，楚人滅六，滅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史記，伯翳之後，封於秦，皐陶之後，或封英六，是秦不出於皐陶。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周平王時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所秦不出於益，益非皐陶子，其以秦爲出於伯益者，謨以伯翳爲伯益，見史記。有伯翳佐舜，調馴鳥獸，語與尚書者益相合，不知其爲兩人也。且秦非不出於伯翳，申侯之言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胥軒者，仲衍也，中潏者，蜚廉之父也，蜚廉實戎種，非伯翳之苗裔明甚，故申侯不欲以爲大駱之適，而孝王不察，猶以爲伯翳之後，而邑諸秦，弱皆以牛易馬，讒秦以呂易嬴，皆當時惡秦者爲此語，恐非實錄。魏書以拓跋氏爲系出軒轅，遼志以契丹爲系出炎帝，西湖志載元順帝爲宋恭宗子，皆疑不可信者。

章氏之先，出於炎帝神農氏，本姓姜，其後伯夷嘗爲四嶽，佐禹治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子孫因以爲氏。呂尙佐武王定天下，封營邱，其支孫虎，別封於鄣，傳數世至偉，周夷王時，去邑自稱章，成王至胡公辭而鄣亡，辭裔孫麟，遂以章爲姓，傳至秦時，有章邯者，封雍王，弟平，仕楚爲上大夫，其後苗裔也，自楚至漢魏平後，子孫無顯者，十七傳而至崧，崧仕晉，封三秦王，生四子，曰巖、曰評、曰展、曰長，巖收大散關有功，封上大夫，評爲兵部尙書，展前中散大夫，後各自爲派，（[illegible]）而巖於永嘉之元年，出守泉州，遂家於南安，南安者，閩地也。閩有章氏，其始矣，巖之子曰道盈，爲廣平太守，生法尙，法尙生昭達，仕陳爲大將軍，封邵陵郡侯，自昭達以後，又七傳而至及，仕唐爲康州刺史，由南安徙建州浦城，自是浦城爲天下望族。及生三子，其幼子曰修，爲唐福州軍事判官，修生仔鈞，（[illegible]）閩王審知時，爲高州刺史，檢校太傅，是爲太傅公。宋慶歷初，以公玄孫得象輔相功，追封瑯琊王，謚忠懿，配楊氏，因世居練湖，故稱練氏，封渤海郡君、越國夫人。當太傅公仕閩時，遇鏐、王建封二校，坐法當斬，夫人爲請而釋之。其後南唐遣江南安撫使查文徽伐閩，鏐爲行營招討使，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破建州，將屠其城，時太傅公歿，獨夫人練氏存，其子有從建安節度使幕府者，夫人因家於城中，二校持贈金帛，且遺夫人一白旗曰，植旗於門，吾陰戒士卒勿犯矣，此所以報也。夫人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否者吾與衆共死耳，義不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今所謂全城章氏也。太傅公一十五子，成騰顯要，六十八孫，相繼蟬聯。其第六子曰仁郁，仕南唐爲建州觀察推官、檢校、尙書、比部員外郎，生三子，其季曰文穀，爲宋廣州東莞令，生二子，一曰偁，爲尙書都官郎中，生四子，一曰崛，爲郊社齋郎，生三子，一曰柏，柏無子，繼太傅公第五子仁徹派，裘子綜，裘卽賀夫先生，綜元祐戊辰進士第一，歷陝西都運戶部員外郎，累官龍圖閣學士，作蔡京，由浦城徙越州山陰斷亭街，越有章氏自此始。綜生積及蔵，蔵生汲，汲生會，會生合，合生尊，尊生伯達，紹熙五年，授迪功郎、湖廣郴州判官，生一子曰彥武，行添十九，位光留閣，由山陰斷亭街，遷會稽黃家堰，後遷於偁山，是爲始祖。今子孫爲偁山人也。自南安嚴至偁山彥武凡二十五世，浦城及至偁山彥武十五世，太傅公至始祖彥武十三世，由陰練至彥武七世（以上氏族源流世系）本裔孫大來曰，氏族之原，其來也遠，由近世而推之古，又由

古而推之上古，五帝以前，本同一姓也。其世遠而言湮，而世本外傳，或稍稍可紀，其不可紀者，好事者或妄加補輯，又近扳諸同姓，或貴顯者，爲骨肉，謂之通譜，魏晉以來，往往有之，甚至一人告勅，三代名諱，傳諸同姓，私以財利，上則欺罔人君，下則貨鬻先祖，以此爲譜，反不如無譜爲愈。故宋歐陽氏、蘇氏，咸斷自可見之世，而復分別遠近，爲詳略，誠愼之也。吾章氏得姓之緣，實本於呂尙苗裔，偉去鄣邑爲章，晉章氏者，紀實當自此始矣。然呂之先爲姜，姜出自炎帝，太史公齊太公世家詳言之，而春秋晉齊申呂許州向紀姜姓也，咸本自炎帝，與章國任姓異。（[illegible]）其言似可信，故以首氏族源流著於篇，舊本言炎帝頗詳，大都出外傳，多不可考，又以臣章爲章氏，孫無是據，余略而弗書，自章平以後，或絕或徵，中間猶有世次，而自崧公下，蔓延雖遠而有徵，則成以次並紀，使後世子孫，知章氏祖宗其遠且盛如此，亦重本之義也。獨太傅公仕唐季，言人人殊，紛紜舛錯，迄無定論，其謂仕後唐者，誠意伯說也，謂仕南唐者，浦城舊說也，謂仕唐天祐者，陰德錄也，而舊本受姓源流，直謂仕唐昭宗龍紀，則余恐其失實，非作譜之意，特爲爲考證，刊其謬誤。太傅公以三策干閩王，王以公表奏，授公高州刺史檢校太傅，閩王者，王審知也。審知爲閩王，實在梁開平三年，當昭宗龍紀天祐中，何以稱閩王，其謂仕唐謬。鏐、王建封坐法當斬，夫人請於太傅公釋之，二校奔南唐，公不仕南唐明甚，而謂仕南唐謬。太傅公鎭一方，至三十年，其卒也在晉天福之六年。（卒二月四日見宋濂家乘譜序）唐起莊宗歷明帝，以至閩帝嗣王，入晉天福六年，幾十九年爾，謂太傅公獨仕後唐，與三十年數不合謬。背總而計之，太傅公生唐咸通十三年，（[illegible]）年逾強仕，晦迹鄉里，其仕閩在梁太祖朝，當是時，閩奉梁正朔，而梁命公持節高州諸軍事，公六世孫傅及望之，所謂審知節度五州，梁朝得以閩王，我五世祖考實事之，是也。鎭一方三十年，則歷後唐，以至晉太傅公，無恙也，當後唐明宗天成之二年，以延鈞爲王，八年延鈞自稱帝，太傅公避王諱，改仔鈞爲勻，其事可證已，自晉天福六年辛丑，下至開運乙巳，南唐拔建州，太傅公卒五年，練夫人全城正當其時，此無可疑者。夫以太傅公入仕本末，生卒年月，與閩史紀載，昭然可考，猶參差難決如此，而況事涉有無，其謬亂亡失，更有甚於此者乎。余是以歎譜之宜重，而撰次紀實者，不可不愼也，因略爲刊定如右，自太傅公以下，世系一仍其舊，其文辭前後，稍加損益云。（以上世系記）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舜妹螺始。（出諸雅）

吾越人以狼籍爲作獺，相傳已久，致南唐近事，張崇帥廬州，不法，一伶人假爲人死，有譴，當作水族，陰府判焦湖百里，一任作獺。

楊白花，本古樂府名，梁書，武都仇池人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禍及，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作楊白花歌詞，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今人以唱楊白花爲樂事，殆未知其本。

俗言強出頭曰頂缸，竟不知出處，宇讀小說云，金陵上湖河猪婆龍作害，欲捕於上，疑猪與國姓同，乃稱大黿，太祖惡其同元字，命漁者捕之，殺黿幾盡，後果見大黿，每受釣，以前爪據沙深尺許，有人引之不能出，

一老漁用無底缸貫綸下。恰覆黿頭。黿因以爪搔缸。不復據沙。遂引之而出。金陵人語曰。猪婆龍爲殃。癩頭黿頂缸。缸今呼作楨。

明洪武十三年。高皇帝既誅胡惟庸。因罷中書省。散其職於六尚書。當時無所謂宰相也。至十五年。乃采宋制。置華蓋、謹身、文華、武英、四殿。東閣、文淵閣、大學士。各一人。不過備顧問而已。時首進諸人。吳沉以詞林典籍授東閣。吳伯宗以檢討授武英殿。他如全思誠、張長年、全詮鮑。俱窮老布衣。召對稱旨。立拜是職。其不爲樞要之任明矣。成祖時。選解縉等七人。入內閣。稍稍親近。至仁宗恭己好文。宣宗以先朝經師舊恩。進爵三孤。光祿大夫。左柱國。正一品。加尚書職。天下章奏。無大小。悉下票擬。於是楊士奇等赫然稱宰相。然府無屬員。事無專寄。令無外行。取天子之可否。以爲進止。一日意有所移。即立劃其籍。歸之他人。比諸秦漢之丞相。六朝隋唐之三省。終未逮也。且當時吏兵之長。猶能引故事相抗。孝宗朝。王三原、邱瓊山、兩公實者。邱爲首揆。王爲冢宰。以坐席相爭。至辭位而去。自正德以後。無敢與抗者。遂雄視六曹之上矣。

鎮東閣之名。原於五代時錢鏐鎮東之軍門。又始於舊子城之鎮東門。蓋府署據臥龍山之東麓。是爲鎮東軍節度。郎子城之東。以爲東門。榜曰鎮東軍。書之者吳郎中說。立之者王參政綸也。前人所見。惟渭南南公諱大吉興復者而已。至子城鎮東之門。則始於隋開皇時楊素。先是宋明帝時。蔡興宗爲鎮東將軍。又先是晉穆帝時。王彪之爲會稽內史。鎮東將軍。蓋鎮東之名。由來久矣。致府之稱紹興。起宋紹興五年。自夏至今。爲會稽。爲越句踐宮。爲會稽郡。爲荊國、吳國。爲會稽國。爲越州。爲吳總管府。爲浙東道。爲浙東總管府。爲節度觀察使署。爲義勝軍威勝軍。及爲鎮東軍。又爲吳越國。後爲路。洪武二十一年。復爲府。今仍之。其中不無分合改復。而閣之垂名歷千餘年。不可謂非脊甍光也。○南公重建時。董文簡公題署一聯云。日月東西戶牖。江山南北圖書。後文簡公甥汪青湖諱畛者。改東西曰天開。南北曰地列。文簡曾孫日鑄（[illegible]）曰六字六義體也。且東西南北。於地極切。此閣即一題署。亦不可苟若此。鐘取自能仁寺。洪武八年鑄。（以上記閣）

小楷以鍾王爲的。此篇論也。然黃庭曹娥。雖見稱於陶隱居。猶有徑路可尋。開架可覓。終不如樂毅論。有渾金璞玉之質。學之者。亦難形似。即黃庭、曹娥。皆搨影摹寫。獨樂毅就石書丹。褚令推爲正書第一。涪翁稱其勝遺教經。有以也。中和節。付劉（甘均）習（?）堂。

董宗伯云。鍾書猶近隸體。不如右軍以還。極鳳翥鸞翔之勢。近人又以近隸爲復古。吾子留心書法。蓋考而正之。午日付劉。（甘均）

閣帖有不可解者五。先以帝王。而禹列五卷。首漢章帝。而書用周侍郎千文。收聖人書。而列於諸家。次以名臣。而碩儒、高士、黃冠、緇衣、閨門、女子。皆入其中。出自唐潛本。及江南所收者。擇善手書之。而收及贗本大王中多許書。米海嶽黃長睿辨之。與季子碑。陳仲醇謂吳子二字。類小篆。有陵之墓四字。類大篆。即云殷仲堪模搨。亦不宜傳寫失眞。可疑也。過水澄逸弘堂無人。因閱閣帖。寫示劉（光甫）、棠俊（光點）與三弟作。

婁林傚閣仝。不用正鋒。乃得秀潤。王安老筆正鋒。而秀韻天成。此幅居然在倪迂之上。

老蓮復爲西河師所稱。越中亦珍猶珙璧。其花草蟲魚。脫化黃荃。而風神秀倩。脫劫常新。樹似漢宮秋實。原本有丞。余獨不喜其人物巨眼項領。殆梁民之所欲去。而余代爲之不適者。屬君不甚寫。閒作於偏谿之壁。自題其端。謂與可猶落第二義。今剝落蠹矣。此卷略似吳仲圭。不以節葉爲工。乃別有一種風韻。珍之珍之。

大善寺之南牙行中。有大梅一株。淋漓滿壁。乃兪不同先生女孫作。女歸余族孫纖琛。今亡矣。（以上題跋）

平聲三十韻。惟十七韻有入聲。一屋二沃。乃東冬之入聲也。三覺三江之入聲也。四質十一眞之入聲也。五物十二文之入聲也。六月十三元之入聲也。（元魂中有昆門等字故月韻中有沮沒等字 元魂中有溫門等字故月韻中有促突等字）七曷十四寒之入聲也。（等中有幽鬱等字 物中有刜猝等字故）八黠十五刪之入聲也。九屑則一先之入聲。十藥則七陽之入聲。十一陌、十二錫、十三職、則八庚、九青、十蒸、之入聲。十四緝。十二侵之入聲。十五合、十六葉、十七洽。乃十三覃、十四鹽、十五咸、之入聲。其餘十三韻。皆無入聲者。維揚張山來寄余一書。其中言聲韻頗詳。乃以屋沃內禿獨等字。爲魚虞內都闍等字之入聲。卜木亦僕等字。爲歌部之入聲。玉獄菊育等字。爲尤部之入聲。三覺十藥。則爲之蕭肴豪。錫職緝。則爲之支微齊。而質內之櫛莘。物內之鬱屈。又爲之魚虞。訖乙等又爲之四支。陌部屬佳灰之半。厥鬭等字。又屬之車字。伐髮等字。及曷部之括适。八黠之全部。十五合內數字。皆屬之六麻。無論聲音乖舛。而破碎支離。於古人分門次第之意。概乎不合。轉以屋字之入聲。屬之翁字之平聲。爲千有夫之婦。是以不狂爲狂也。蓋北人無入聲。故曲逆侯。史漢注皆音去逆。而雜揚又別爲一聲。以曲爲樞之入。逆爲尼之入。反以曲逆爲穹迎之入者。非也。

上聲二十三梗、二十四迴後。當增二十五拯。去聲二十四敬、二十五徑後。當增二十五證。蓋上去之梗、敬。即平之庚。上去之迴、徑。即平之青。上去之拯、證。即平之蒸也。平聲九佳、十灰。祇二部。上聲九蟹、十賄。亦祇二部。獨去聲有九泰、十卦、十一隊、三部。隊部宜併也。蕭部無上去。隊部無平上。非誤乎。陸法言切韻。凡二百六部。平聲十七眞、十八諄、十九臻、二十殷之後。爲二十一文。宋淳祐壬子。循新刊禮部韻略。幷平聲五十七部。爲三十部。其書本於劉淵。誤將殷部幷入文部中。以致殷勤欣斤諸字。在唐人與眞同用者。今遂與文字並押。而韻學舛矣。余附之西河先生。（以上聲韻記）

益齋集

附拾遺 狀誌

李齊賢撰

益齋先生亂藁序

元有天下。四海既一。三光五嶽之氣。渾淪磅礴。動盪發越。無中華邊遠之異。故有命世之才。雖出乎其間。沈浸醲郁。攬結粹精。敷爲文章。以賁飾一代之理。可謂盛矣。高麗益齋先生生是時。年未冠。文已有名當世。大爲忠宣王器重。從居輦轂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若牧菴姚公、閻公子靜、趙公子昂、元公復初、張公養浩。咸游王門。先生皆得與之交際。觀易聽新。摩厲變化。固已極其正大高明之學。而又奉使川蜀。從王吳會。往返萬餘里。山河之壯。風俗之異。古聖賢之遺迹。凡所謂閎博絶特之觀。既已包括而無餘。則其疎蕩奇氣。殆不在子長下矣。使先生登名王官。掌帝制。優游臺閣。則功業成就。決不讓向之數君子者。斂而東歸。相五朝。四爲冢宰。東民則幸矣。其如斯文何。雖然。東人仰之如泰山。學文之士。去其陋而稍爾雅。皆先生化之也。古之人。雖不登名王官。而化各行於其國。餘風振於後世。如叔向、子産。何可小哉。佐天子號令天下。人孰不羨之。而名之傳否。有不在彼而在此。尙何恨哉。先生著述甚多。嘗曰。先東菴尙未有文集。行於世。況小子乎。故於詩文。旋作旋棄。而人輒藏之。季子六府少卿彰路、長孫内侍舍人寶林、相與哀集爲若干卷。謀所以壽之梓。命余序。余曰。先生所撰國史。尙不免散逸於兵。燹片言隻字。爲人笥篋者燬燼何疑。則若干卷不可不亟刊行也。二君其勉之。嗚呼。余豈知言者哉。仍父子爲門生。不敢讓。姑志所見云。至正二十三年正月初吉。前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郞、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正順大夫、密直司右代言、進賢館提學、知製敎、充春秋館修撰官、知軍簿司事、韓山李穡序。

益齋亂藁卷第一

高麗　李齊賢　仲思撰

鳳州龍湫

山前翠石擘屛然。石底澄潭萬丈深。明沒日光紛閃閃。冷涵林影淨沈沈。斯民政要滋湯旱。彼相誰堪作說霖。出沒危兒休浪見。龍應先遣試人心。

楊花

似花非雪最顚狂。空闊風微轉渺茫。晴日欲迷深院落。春波不斷小池塘。飄來鉛砌輕無影。吹入紗窗細有香。卻憶東皐讀書處。半隨紅雨撲空牀。

楊安普國公娶太尉瀋王于玉淵堂

湖上華堂愼素聞。國公開讌樂吾君。十千美酒鸕鷀杓。二八佳人翡翠裙。菡萏香中鷺過雨。蘆葦影際見行雲。笙歌未歇輪蹄鬧。漠漠西山日欲曛。

七夕

脈脈相望邂逅難。天敎此夕一團欒。鵲橋已恨秋波遠。鴛枕那堪夜漏殘。人世可能無聚散。神仙也自有悲歡。猶勝羿婦偸靈藥。萬古嬋娟守廣寒。

定興路上將之成都

雨餘泥滑路逶迤。兀兀征鞍擁四支。安坐豈償男子志。遠遊還愧老親思。野桑翳翳風來少。村樹茫茫日下遲。早晚歸來報明主。卻尋雞黍故人期。

過中山府感倉唐事

倉唐爲誰者。魏國一陪臣。敎詩又說禮。幽語皆中倫。一言悟人主。遣子復相親。古今竹帛上。誰其君與鄰。至誠說狄相。純孝稱封人。願令四海民。共祠此三仁。一見一感發。天理不胥淪。

井陘

岡栢過合井陘口。驅馬崎嶇登翠阜。英雄事去幾千載。尙有威名凜如在。卻憶淮陰布衣時。風雲壯志無人知。一朝登壇輔眞主。下視噲等如嬰兒。火旗焰焰蔽趙壁。鯨鯢血汚蓮花鍔。燕齊草木靡餘風。劉項乾坤傾一諾。千金不贖廣武君。萬全奇策誰當略。乃知百戰戰必勝。不在多多益辦□。只在屈己能從人。

過祁縣感祁奚事

吾愛晉朝祁大夫。爲君能擧午與□。乾坤自有公道在。肯以恩怨爲賢愚。不敎遊直困陸沈。拂袖一去雲無心。當時囑咕來相謝。叔向豈是眞知音。嗟哉此道日已微。對面九疑多是非。臨歧弔古一長嘯。吾非斯人誰與歸。

汾河

汾河日夜流浩浩。兩岸行人幾番老。陶唐舊物山獨在。萬古興亡何未了。劉郞曾此歌秋風。簫鼓動地愁魚龍。平生謾有凌雲志。未見仙人冰雪容。

豫讓橋

一片荒橋石。誰留國士名。山含千載憤。日照九泉誠。不爲恩難報。徒求事易成。此言眞有激。邪佞合心驚。

黃河

黃河西流自崑崙。漢使乘槎窮厥源。崑崙山高幾千仞。天河倒瀉流渾渾。崩騰九曲轉坤軸。浩蕩萬里浮天根。有如楚漢戰垓下。千兵萬馬驅平原。橫流往往不可止。泛濫四野愁黎元。擘開兩山俾東注。辛苦巨靈留掌痕。嗟予少年游神上。豪氣欲跨非生鯤。西江眞堪一口吸。雲夢不足胸中呑。今日沙頭欲解纜。兀坐不覺驚心魂。腥風打頭浪如屋。長帆遠與山相掀。篙師絕叫汗流籍。日暮未到南岸村。我不是楚舟孟明視。期爲秦民一雪無窮冤。又不是投璧晉公子。誓與舅氏不負平生言。鐵牛有知應解笑。胡爲涉險西南奔。

張希孟侍郞見示江湖長短句一篇以詩奉謝

天慳文章數百年。一時輸與濟南賢。縱橫寶氣豐城劍。要妙古音淸廟絃。便覺有功名敎事。誰言費力短長篇。張侍郞近朱晦庵祠堂云。公若有感眼契我讀書費力知長篇。興來三復高聲讀。萬里江山只眼前。

張侍郞詩附

三韓文物盛當年。刮目皆云又此賢。壯志玉虹衝古劍。至誠石虎裂驚絃。一鞭嵐翠遊山騎。滿紙珠璣

詠月篇。此去浣花春政好。白鷗應爲子來前。

奉和元復初學士贈別

昔從傾蓋眼能靑。載酒同遊過洛城。直欲執鞭如魯叟。豈惟結襪比王生。感公燈火三更話。慰我關山萬里行。更得新詩人讒裕。劍南人識汝南評。

元學士詩附

峨嵋山色夢中靑。人自雞林使錦城。九域圖經歸一姓。四川風物與三生。捫參歷井眞虛語。詠月吟風是此行。細問孔明當日事。遶東卻對幼安評。

蜀道

此山從古有。此道幾時開。不借夸娥手。誰分混沌胚。天形旂尾擲。國勢劍鋩摧。露送千林雨。江奔萬里雷。斑斑穿蒼蘚。蟲蟲上崔嵬。下馬行難立。逢人走卻迴。樹猿空躑躅。去鳥但徘徊。才喜晨光啓。俄愁暮色催。金牛疑妄矣。流馬笑艱哉。寄謝題橋客。何須約重來。

八月十七日放舟向峨眉山

錦江江上白雲秋。咀嚼驪駒下酒樓。一片紅旂風閃閃。數聲柔櫓水悠悠。雨催寒憤歸漁店。波送輕鷗近客舟。孰謂書生多不偶。每因王事飽淸遊。

諸葛孔明祠堂

羣雄蜂起事紛挐。獨抱經綸臥草廬。許國義高三顧後。出師謀遠七擒餘。木牛流馬誰能了。羽扇綸巾我自知。千載忠誠懸日月。何面魏晉但邱墟。

題友符文鎭

峽雲蓬勃送秋寒。野店荒涼生暮陰。剛厭灘聲戰鼓鼙。更堪山猿襲衣衾。百年身世千般計。萬里梯關一片心。安得長風吹掃盡。仰看紅日上重岑。

登峨眉山

蒼雲浮地面。白日轉山腰。萬像歸無極。長空自寂寥。

雷洞平

胡孫梯高天尺五。石路蜿蜒細於縷。路傍大樹猿白晝。七十二神開洞府。奇巖壁立下無底。幽洞雲嵐自吞吐。崖崩石出絕難度。恐木縱橫若相補。颯颯何處瀉奔流。俯聽遙空喧萬鼓。有時雨意亂晴天。過客屛氣誰敢侮。腐儒一見動心眼。兩眼昏花汗如雨。也知平生是遊觀。何事窮山愁仰俯。君不見天上金門似海深。伏衞森嚴羅九虎。狂夫雀躍蹈危機。達士龍潛臥環堵。

眉州

吾大人三昆季。世以文章顯於東方。伯父季父。相次仙去。唯公無恙。年今七十有奇。若使北來。得與中原賢士大夫遊。退而林間。雖不敢自比於蘇家父子。亦可以名動一時。顧水陸千里。干戈十

年。所處而安。無慕乎外。故天下莫有知之者。

眉山僻在天一方。滿城草木秋荒涼。過客停驂必相問。道傍爲有三蘇堂。三蘇鬱鬱應時出。一門秀氣森開張。渥洼獨步老騏驥。丹穴雙飛雛鳳凰。聯翩共入金門下。四海不敢言文章。迴來悠悠二百載。名與日月爭輝光。君不見雞林三李亦人傑。翰墨場中嘗投鉞。韓泊稱揚笑無用。王家珠樹登戎辯。機雲不入洛中來。皎皎滄洲委明月。兩雄已矣不須論。家有吾師今白髮。坡云蜀可忘吾家有師

思歸

扁舟漂泊若爲情。四海誰云盡弟兄。一聽征鴻思遠信。每看歸鳥嘆勞生。窮秋雨鑷靑神樹。落日雲橫白帝城。認得蓴羹勝羊酪。行藏不用問君平。

上灘

乘流東去泝流遲。客疑何時得小安。水落沙堆銖亦重。崖崩石出寸猶難。不妨聽雨留連睡。且喜逢山子細看。只愧鄰人牽百丈。汗流終日走江干。

促織

促織復促織。哀鳴何惻惻。終夕弄機杼。平明無寸織。婁婦才聞淚似泉。征夫一聽凋朱顏。春風融融花落子。夏景舒長燕成壘。胡爲不自謀。直待霜淸露冷方知秋。促織爾何愚。日月豈肯爲爾留須臾。

鵲峯道士彈秋風

我雖不能音。好琴尤如我。苟能得其趣。自謂不學可。我來蜀中何所聞。鼓笛紛紛耳欲破。聽之亂吾眞。斥之恐遭罵。不謂古仙翁。玩世在城中。迎我在虛室。爲我鳴絲桐。一鼓塵懷淸。再鼓古意生。玉篆烟消人悄悄。數襟更作秋風調。慘慄兮秋之爲氣也。霜露漸漸兮木葉下。望白雲兮征鴻哀。江水悠揚兮山崔嵬。嗟爾遠道之人兮胡爲乎來哉。豈辭引滿玻璃鍾。此時此客心無窮。

路上自蜀歸燕

馬上行吟蜀道難。今朝始復入秦關。碧雲暮隔魚鳧水。紅樹秋連鳥鼠山。文字剩添千古恨。利名誰博一身閑。令人最憶安和路。竹杖芒鞋自往還。

函谷關

形勝平看十二齊。下臨無路上無梯。士羞約住黃河北。地軸何連白日西。天意已歸三尺劍。人心豈恃一丸泥。秋禾滿畝風煙靜。穩跨征鞍聽午雞。

澠池

強秦若猛虎。嬌趙甚首鼠。特會非同盟。安危在此擧。幽卿膽如斗。杖劍立左右。叱咤生風雷。萬乘自懾衙。桓桓百萬兵。一言有重輕。廉頗伏高義。犬子慕遺名。傷言池上遊。去我今幾秋。餘威起毛髮。萬木寒颼颼。

二陵早發

予之將如成都也。內翰松磵趙公子昂以古調一篇相送。有勿云錦城樂早歸乃良圖之句。十月

北歸。寒後二陵道中。忽憶其詩。作此寄呈。

夢破郵亭耿曉燈。欲乘鞍馬覺凌兢。雲迷杜史燒丹竈。雪壓文王避雨陵。觸事誰知眞魄落。吟詩只得鬢髮鬆。興巾折角裘穿緘。羞向龍門見李膺。

趙學士詩 附

三韓與巴蜀。相去萬里餘。棧閣如登天。劍門不可踰。誰令觸炎熱。鞍馬事馳驅。王事有期程。吾敢求安居。道路何綿邈。山川亦盤紆。賴彼多古蹟。庶可慰躊躇。勿云錦城樂。早歸乃良圖。秋高天氣淸。矯首西南隅。

渡孟津

旌鉞空煩叱逆流。山河竟未屬西周。陽侯不愧夷齊義。莫比黃龍負禹舟。

比干墓

墓在衛州北十許里。蓋周武王所封。而唐太宗貞觀中道過其地。自爲文以祭。其石刻剝落。亦可識一二焉。夫二君之眷眷于異代之臣者。豈非哀其忠。憫其死乎。而武王忽伯夷於勝殷之後。太宗疑魏徵於征遼之日者何耶。因作此詩。亦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也。

周王封墓禮殷臣。爲惜忠胷見殺身。何事華陽歸馬後。輒輪不謝採薇人。

從來忿欲蔽良知。日暮令人有逆施。譬矣親祠比干墓。胡然御仆魏徵碑。

燕都送朴忠佐少卿東歸

春風喜氣滿庭闈。綵意新官馬似飛。慚愧西山子規鳥。何人勸道不如歸。

和呈趙學士 子昂

珥筆飄纓紫殿春。詩成每得錦袍新。侍臣洗眼觀風采。曾是南朝第一人。

風流空想永和春。翰墨還從眞蹟新。千載幸逢眞面目。況聞家有衛夫人。學士夫人管氏亦工書。

松都送朴少卿忠佐北上

玉管停三疊。金杯勸十分。但應期報主。不用惜離羣。草盡駝鳴磧。風高鵰叫雲。平生四方志。淸夢又隨君。

登鵠嶺

烟生渴肭汗如流。十步眞成八九休。莫怪後來當面過。徐行終亦到山頭。

送從兄君實典籤赴任三陟 並序

指李家中翰墨仙。湖山勝地佩韋絃。登樓更長新詩價。淸夢相尋謝惠連。

君實兄男進中魁登司馬試

顚倒銀袍再拜難。下堂攜手淚汎瀾。咄嗟賀宴誰能辦。腸斷無人爲鞠盤。本國進士者多爲家子弟開唱膀日。貧寒者酋無以相待。必設飲宴。假賀。故俗呼爲歡飯宴。謂其賜歡嗟。

九曜堂

溪水潺潺石逕斜。寂寥誰似道人家。庭前臥樹春無葉。盡日山蜂閙草花。
夢破虛窗月半斜。隔林鐘鼓認僧家。無端五夜東風惡。兩潤朝來幾片花。

和崔拙翁退思

強顏徇俗非天稟。克己希賢乏近功。縱使不成優劍驕。豈能無用作屠龍。中年漸覺人情陋。後世誰知物論公。寄語平生三益友。他時刮目更相從。

舟中和一齋權宰相漢功贈之江浙時

蘭舟曉發白雲樓。遙指江南第一州。滿酌金杯搥畫鼓。不嫌西子亦風流。

金山寺

舊聞兜率莊嚴勝。今見蓬萊氣像閑。千步回廊延滄海。百層飛閣據浮山。忘機野宿鐘聲裏。護法龍蟠塔影間。雄跨軒前漁唱晚。滿波如練月如灣。

焦山

裴老開浮玉。貿襟護一焦。海吞吳地盡。山控楚天遙。嵐氣窗涵日。鷗聲砌下潮。欲歸還倚杖。松竹晚蕭蕭。

多景樓陪權一齋用古人韻同賦

揚子津南古潤州。幾番歡樂幾番愁。侯臣謀國魚貪餌。點吏憂民烏養雛。風笛夜喧潮入浦。烟簑瞑立雨侵樓。中流擊楫非吾事。閑望天涯范蠡舟。

吳江又陪一齋用東坡韻作

十年俯首塵土猛。夢想滄州欲愁絕。吳江名勝天下稀。我初聞之植松雪。滿船載酒攜佳人。巧笑清歌玉齒頰。垂虹橋下白鷗飛。白波接天天四垂。停盃更待江月上。倚棹門喜風帆遲。卻憶岑參與杜甫。渼陂之樂眞兒嬉。

姑蘇臺和權一齋用李太白韻

苧蘿佳人二八時。玉質不勞朱粉施。吳宮獻笑幾時畢。正是越王嘗膽日。姑蘇城頭秋草多。姑蘇城下江自波。麋鹿一朝今在何。

高亭山伯顏丞相駐軍之地

江上山如淡掃眉。人家處處棧花飛。停舟欲問松間寺。策杖先窺竹下池。帆影遙連芳草遠。鐘聲晚出白雲遲。憑欄一望三吳小。像想將軍立馬時。

宿臨安海會寺

梵宮寥殿遠嶙峨。沙步移舟夜始過。峽月轉廊隨屧屐。溪風入戶動鳴珂。山因蘇子知名久。樹自錢王閱事多。陌上春歸花寂寂。唯聞谷鳥和村歌。陌上花曲即此地事

冷泉亭

我愛溪邊石。扶筇小立時。微波含落照。影動掛猿枝。

遊道場山陪一齋用東坡韻

煙收澄波動林麓。日上翠巘浮巖谷。長松苦竹十餘里。未到山中淸興足。吳興田野海瀰漫。只有此山龍鳳蟠。山中道場名伏虎。石欄桂柱臨風湍。道人閉戶不浪出。竹作匡牀蒲作席。壓簷老樹高十尋。云昔移來自封植。有懷謝公攜翠翼。任性逍遙雲水閒。宮昔他年卻不免。夢魂空想東西山。百歲眞同晉與旦。更耐憂患常居半。世人豈比此道人。令我悠然一長歎。

虎邱寺十月北上重遊

閶闔城外古禪林。生公堂前樹陰陰。重遊勞歎三生夢。四顧微茫萬里心。樓閣影重山月上。轆轤聲遠石泉深。籃輿歸去江村路。雲際猶聞鐘磬音。

多景樓雪後

樓高正喜雪漫空。晴後奇觀更不同。萬里天圍銀色界。六朝山擁水精宮。光搖醉眼渾迷日。淸透詩脾草木風。卻笑區區何事業。十年揮汗九衢中。

淮陰漂母墓

貢士憐窮義自深。豈將一飯望千金。歸來卻責南昌長。未必王孫識母心。
婦人猶解識英雄。一見殷勤慰困窮。自棄爪牙資敵國。項王無賴目重瞳。

西都留別邢通憲君紹

露侵征袖曉寒多。酒盡離觴寒月斜。誰料北窗燈影客。每年鞍馬走風沙。

北上

斷腸秋聲苦。荒雞夜色闌。呼燈催僕輒。騎馬怕兒寒。時季兒子斷行 草動霜飄袂。冰穿水迸鞍。主恩猶未報。努力敢求安。
去矣情何極。遊秦興未闌。每懷妻被暖。誰念范袍寒。對酒頻彈劍。吹燈乍枕鞍。白雲看漸遠。安得報平安。

寄遠

悵望翻教恨懷新。功名只管別離頻。可憐畫閣檐前月。遙照邊城馬上人。

癸齋亂藁卷第二

雪

朔風卷地晴河津。凍雲作雪愁行人。兩儀洪荒還元氣。萬物陰離含古春。初疑倒瀉銀河空。轉恐壓折靑山峯。天女霓衣戲鸞鳳。海仙貝闕翻魚龍。馬蹄凌兢鞭不動。身上能裘百斤重。令人卻憶孟襄陽。騎背吟詩忍饑凍。逆旅主人眞可人。爲我一發浮蟻瓮。誰能興盡到門迴。席暖且與稚奴共。君不見吳中朱生詩稱絕。（朱生名誥嘗爲我作燕山雪圖□□）短幅曾描燕山雪。河橋老柳不棲鴉。小店閉門燈火滅。客子驅車欲安適。應被名韁牽鼻裂。豈知九陌衣下黑甜鄉。一天歲月無炎涼。壺中之地今自闊。壺中之意不可忘。白頭更有相逢日。握手披圖感嘆長。

忙古塔（萬山嶺名）

雲霧壓空谷。萬木寒無聲。征人戒長道。道此東方明。襟袖生鐵甲。鬚髭結珠纓。路窮馬蹄澁。卻立心爲驚。棲禽亦安往。拂翼時一鳴。

再用前韻

去年此日楊子津。紫華漾漾愁殺人。浮玉山前駐歸棹。百錢犒買金陵春。酒酣豪氣薄雲空。走詩北固登翠峰。海天上下同一色。日月東西迭六龍。長風掉鞅欲驕勵。萬木含枚若持重。其投與逸太索翦。拔纛追

詩愁覩凍。擁褐倚窗夜色明。半輪寒月照鐵甕。神淸魂在廣寒宮。歸賞只恨無人共。今年此日太愁絕。匹馬關河三尺雪。萬壑草木冷蕭條。碣石雲煙杳明滅。向夕前程問幾何。酸風如刀面欲裂。君不見百年身在夢魂場。一年年去增悲傷。亦知銷金帳下淺斟低唱有餘樂。亦知淮西夜半提軍縛賊功難忘。日高閉門臥不起。最有眞安興味長。

次韻白文舉尙書見贈

交友誰如子。通家匪自今。同眠在廬寺。共飯旅驛霖。弟畜工書宋。（宋朝）朋從嗜酒金。□□芝泥分日掌。桂醑趁背掛。意外高遊散。臂中往事森。關山尤杳杳。歲月苦駸駸。謫遠非其罪。貧榮豈此心。每慚知我鮑。見許齒諸任。伐木義何改。拔茅情更深。撫箏悲謝傅。投杼惜曾參。邂逅顏初破。綢繆膝並侵。興闌雲北去。話到日西沈。爲命推東里。論才敵上林。安能久高臥。早晚拜綸音。

感懷

旅枕寒號夢易迴。征鞍欲拂思悠哉。霜風淅瀝貂裘弊。星月闌干畫角哀。清潤卻思浮蟻去。元都非爲看花來。孟嘗賓客皆珠履。豈必三千抱俊才。

枕肱茅店夜三更。燈首金臺路幾程。苦節顧同彈鋏客。芳年已過棄繻生。窮通有命悲親老。緩急非才愧主明。萬里行藏誰與問。滿窗霜月獨鍾情。

半世難當彪壯夫。中年跨馬倦征途。盃盤草草燈花落。關塞迢迢曉月孤。華表未歸千載鶴。上林誰借一枝鳥。有錢便買澆腸酒。眞使詩斑入鬢鬚。

長卿去蜀曾題柱。鄒子遊梁得曳裾。奔走無功合投劾。交遊似夢惜離居。未拚簑笠盟鷗鳥。已分圖書養蠹魚。一望鄉關時自笑。百年天地亦蘧廬。

冬至

昔從燕城向松京。道邊高樹鬧蜩鳴。火雲燒天口生土。空歌滄浪思濯纓。豈料地中陰已萌。轉頭一葉驚秋聲。拙婦功裘猶未獻。嚴霜竟致冰崢嶸。今從松京向燕城。往來七□□屬盈。律調黃鍾斗插子。短晷南至一陽生。最憶吾家弟與兄。齊奴豆粥吼嘹烹。（東人冬至必烹豆粥）舞綵高堂獻壽觥。人間此樂難爲名。而予劫劫欲何營。此日悠悠獨遠行。安坐無由報知己。簡書況復催歸程。嗟哉誰兮賢愚征。乘除消兮世文明。早晚春風遍四瀛。坐看萬物自生成。

十一月十五日

松栢龍盤擁明堂。威鳳樓前千步場。先王遺風及子孫。每年此地宴群臣。蹇子反足蛾眉班。天語曾聞咫尺間。宮花落燈月中還。仙樂風飄雲外來。上王（□宜王以國讓于元子國人號之曰上王）垂簾許同視。太平盛事無前古。夜深更謁家人禮。和氣融融仍洩洩。上有好者下即做。君子盡孝民興孝。此日繁華應似舊。年樂迎如舊時否。

望海

遼海燕山路四千。半觴上壽知何年。陰雲低空集微波。獨立蒼茫淚如綫。

早聞觀水在觀瀾。瀾管洪波得一班。白日丸跳呼吸裏。青天轂轉激揚閒。不辭鵬翼搏千里。誰見鰲頭冠五山。可惜區區精衛鳥。一生銜石不知難。

黃土店（聞上王見留不能自明）

世事悠悠不忍聞。荒橋立馬忽忘言。幾時白日明心曲。是處靑山隔淚痕。燒棧子房甯負信。翳桑靈輒早知恩。傷心無術身生翼。飛到雲霄一叫閽。

咄咄書空但坐愁。式微何處是菟裘。十年艱險魚千里。萬古升沈貉一丘。白日西飛魂正斷。碧江東注淚先流。滿門簪履無雞狗。俯仰如吾死合羞。

寸腸氷炭亂交加。一望燕山九起嗟。誰謂鱣鯨困螻蟻。可憐蟣蝨訴蝦蟆。防微杜漸顏宜赭。負重扶顚鬢已華。萬古金縢遺冊在。未容羣叔誤周家。

明夷行

橫朱曾哭路多歧。晉叟亦嘆麟非時。荒雞未鳴夜何其。爽狗獨立迷所之。憶昔吾君初入相。兩扶紅日上咸池。功成不退古所誡。坐令西伯玩明夷。式微胡爲寓旄丘。已若爲不營菟裘。古則驂乘致芒背。今悟曲突實燋頭。唐虞揖讓冠千古。有娀庭事名堯囚。滄浪水濁耳不洗。羞向巢翁對許由。

烏頭白送朴仁幹

烏之生兮黑如漆。人之見兮心共嫉。可憐解爲燕丹秦。一昔含冤成白頭。我嘗怪汝日中處。又怪金母常傳汝。今乃知峨峪萬類中。一點丹心無汝同。啞啞飛來復飛去。反哺林間受辛苦。人爲孝子出忠臣。嗟哉汝是禽頭人。世人與汝誰能伍。願把襟裾換毛羽。

在上都奉呈柳政丞（淸臣）吳贊成（潛）

去年怪事不忍聞。稷蜂肆毒蠅止樊。一封諫言下天門。白日慘淡雲雷屯。三韓主父（忠宣王傳位於子國人謂之主父出東郡）▢外孫。一去萬里投西蕃。界天雪嶺迷崑崙。魍魎啾啾黃河源。回頭卻望榆塞垣。痛哭淚盡雙眸昏。冠縮纓疑排根。百鍊繞指愁劉琨。孤臣孑立無攀援。守柱猶憶歸軒。信音漸稀空斷魂。天光那肯照覆盆。提縈獻書悟至尊。好生仁化濬無垠。況今嗣王躬朝元。一言庶得蒙煩冤。豈料下車席未溫。鬩牆謗讒蛙黽喧。爲蘊誰令庇本根。四維蕩若風中幡。稱懷神聖起鐵原。櫛沐風雨饑忘飧。艱垂羅圖裕後昆。四百餘載流風存。邇來事大義彌敦。世承禁綸榮諸藩。過如日告何足論。有疑尙可姿頻繁。桑殺生朝錫祉繁。法星退舍由片言。君臣之分父子恩。造次顚沛不可諼。至誠若能感乾坤。悔禍產祥猶掌翻。二公德譽通蘭蓀。帷謨盛業推耆宿。故投苦語代叩閽。勿倚絲▢輕芹暄。

至治癸亥四月二十日發京師（上王時在西番往拜）

去恩曾未答邱山。萬里驅馳敢道難。彈劍不爲兒女別。引盃聊盡故人歡。五雲迴首龍金闕。片月多情照玉關。唯念慈親髮如雪。數行淸淚洒征鞍。

涿郡

奕葉餘韻接大行。東峯右臂北燕吭。劉郎卻愛雲蓋樹。故里廬生羽葆桑。

白溝

諸將曾亢餠幡鄰。空費金繒歲結親。尺水區區過南牧。可能卧榻不容人。

馬上

驅馬上邱原。黃塵滿征鞍。嘉禾稿已盡。杲杲升朝暾。豈爲去鄉國。悲歌行路難。願言得甘澍。維以蘇黎元。

隻輪載家具。夫婦相挽推。行行日數里。就食南州來。民生苦與樂。造物已安排。嗟予是何者。對之獨傷懷。

日午汗如潑。小立溪聲中。飛塵擁馬過。氣若烈火烘。鳴蜩悅美蔭。倦鳥思深叢。何時紫霞洞。欹枕聽松風。

偃僂驛中卒。頹倒身上袍。移牀拂簟席。尼酒慰我勞。致君愧無術。旅食費二毛。區區欲何爲。亦來煩爾曹。

相州夜發

宵征圖避暑。淸興亦難窮。星斗蒼茫外。山川寂寞中。滿衣芳草露。拂面綠槐風。此夜華堂月。還應夢轉蓬。

遊遊與一夢。浪蹟又飄蓬。故國飛甍下。征鞍[illegible]中。野平山盡地。村遠樹浮空。愧負平生志。非求汗馬功。

鄴城

漢月依依照鄴臺。金人獨自淚闌干。須知鄴下銜文者。永愧遼東管幼安。

又

聖人有所爲。爲民非爲台。君看唐虞事。先天天不違。毫釐涉人欲。顚盼生禍機。如何魏公子。盜蹠方仲尼。

物理喜自反。典午已相欺。爲龍笑蝘蜓。捕蟬忘雀窺。箕山臨潁水。千載想風規。

端午

黃黃路傍樹。翠葉含淸蘇。下馬成野酌。酒盞遽小留。來牛與去馬。窮途各▢求。悠哉百年內。誰肯死前休。

旅食京華十過春。西來又作問津人。半生已被功名誤。久客偏驚節物新。莽梗羈蹤靑海月。松楸歸夢泰封塵。旗亭且飲菖蒲酒。未用醒吟學楚臣。

晨懷

塵埃十日暇長吁。路入坟檟類慰魂。槐樹薰風吹麥壠。竹根流水繞柴門。太平四月萃蜂縊。何限蜂衙陣馬奔。閒說元朝留輦轂。野人猶頌盛皇恩。

孟津記事

驕馬轔轔到河洲。沙深水落不可舟。西山白日落欲盡。黑祲設空天爲愁。忽驚疾雷如推牆。列缺亂掣金蛇光。馳雲擁霧送飛雨。萬騎銀槍來洛陽。大風知從何許來。攪弄乾坤勢莫迴。揚沙振瓦豈足道。欲拔孟津生劫灰。廚傳開門對孤燈。駭汗洽背心氷兢。天公高居鬼神怒。怳惚怪事從誰徵。呼童吹燈且安眠。禍福豈不懸於天。夜深萬籟收怒號。星月㸌㸌流淸瀾。

王祥碑（在洛陽南三十里）

有扁路傍石。上有王祥字。卧氷得泉魚。敬母此其地。嗟我事宦遊。連年負慈侍。區區望雲心。甘旨遠疏致。

何傷報劉髮。借足同留胥。戲讀孝子碑。茫然拭淸淚。

新安站

有舊僧撾殺站吏

西城桑門世所師。頭戴烈火語嘔啞。逢逢打鼓雜鈸螺。說有秘術能降魔。有徒實繁蟻螘聚。饒肉嗽醪稱羈田。來承金帛去馳傳。十十五五如奔電。新安站吏亦何辜。毒手一飽伍路衢。風吹日炙蠅蚋集。妻子相看空哭泣。

嶠陵行

秦穆公舉五羖於牛口。不以卑賤棄。取由余於西戎。不以疎遠疑。及嶠之敗。悔不用蹇叔。而思黃髮之言。智不替孟明。卒獲焚舟之效。古所謂捨己從人。立賢無方者。穆公有焉。秦之能服山東。無敵於天下。蓋好賢之餘力。向使商君不變法趣利。亦足爲有道之國。以克永世矣。

牛鳴絳柢師期報。鄭功虧乘章犒。嶠陵山高鼓角悲。萬騎東來如電掃。壘鼓觀敵靑有歸。素服迎軍議彌邵。追悔元老謝前非。不棄敗臣收後効。龍驤千艘作飛灰。鼠竄一境無横草。秦强知在好賢心。百二山河非我寶。

函關行

夫子曰。三人有我師。十室有忠信。孟嘗之客蓋三千焉。豈無一賢智奇謀之士。而獨賴雞鳴狗盜者。然後脫身於孤秦乎。抑其好客有類於葉公之好龍。而鶴玉履珠者。亦似龍而已耶。雞鳴狗盜。技之賤者。二客能處衆而無愧意。旣成功而無矜言。固自有過人之益。其處卑自汙。投機致用。豈以此爲衆客之浮誇。而激孟嘗之汎取耶。是則未可知也。

孟嘗貿客三千少。速鎖結帆臨淄道。大冠如箕彌柱頤。然諾相傾泰山倒。咸陽塵土令人老。天涯去夢迷芳草。孤鶴投籠不自由。猛虎得肉當辭飽。焉睢無奈空自歎。雍門有琴且勿彈。冀闕天深函谷遠。誰齎吾車度千山。張陳應慚發辛口。毛薛亦讓屠兒手。丈夫有志無賢恐。莫惜黃金爲雞狗。

題華州逆旅

日脚初升玉女歸。嵐光欲染羽人衣。誰能引我丹梯去。手折蓮花駕鶴歸。

題長安逆旅

車馬雨關道。風塵季子裘。槍瓊天下半。心逐水東流。萬事唯呼酒。千山獨倚樓。靑雲有知己。未用嘆悠悠。

倦客重遊秦樹老。佳人一去隴雲蹤。愁聽杜叟三年笛。悵望張侯萬里槎。夢裏家山空邈邈。酒闌鐙雨落燈花。宦情已似秋雲薄。曾次唯餘一寸霞。

海上乘封禮義鄕。曾修職貢荷龍光。河山萬世同盟國。雨露三朝異姓王。貝錦讒將委豺虎。（豆古伯嶷）干戈無奈到參商。（淵㬚使兄弟不和）扶持自有宗祧力。會見松都業更昌。

早信忠誠可動天。執云仁聖竟容奸。雞竿喈色開暘谷。鳳闕春光到雪山。讖雨池蛙喧欲鬪。（謂奸臣讖功者）緊雲

橐鶴俙思遐。（開國議。許有全羅者。以忠宣王事上書乞。函有阻之者。二老不能久留。請歸國也）區區與薛何爲者。自敢嘲詡徹帝闕。

鄭莊公墓

先王樹懿親。故使庇本根。京叔鬪逸道。鄭莊亦少恩。遂令羣公子。繼亂殘斯民。革而事三主。鄙哉蔡封人。

許文貞公墓

魏公儀粹德。偶起際風雲。絳灌雖同列。唐虞欲致君。辟雍方繪像。泉路久修文。蕭幽嗟生晚。荒涼馬鬣墳。

道見月支使者獻馬歸國

西極山高天駟遊。下顧龍媒生騄駬。彌山蔽野盡兒孫。草軟泉甘無扎夭。騅駰驊駱魚騮騵。赭白驪黃騂駩騢。胡兒考牧如理軍。類聚羣分不相嫌。祝其害者而去之。亦如農夫耨荼蓼。就中一族獨絶倫。骨格淸雄氣深渺。低徊豈顧困泥途。奮迅應思跨雲杪。紫髯君長相戒言。偏强吾非鮑𡚶趙。大元盛德冠百王。一劍撥亂邦基肇。更聞飼皇贈寶籙。神機運頓乾坤了。越裳白雉黃支犀。睦人馴象能言鳥。爭來作貢混文軌。可獨懷安煩介紹。誰持此馬進天閑。得與多方瞻日表。靑絲絡頭不敢騎。牽出國門心悄悄。朝經雞度踰嶔崟。暮過流沙凌浩渺。行及兩年方至朝。語遝重譯相堪曉。受金龜府帶圓牌。錫安華堂厭清醥。人知爲義而欲聲。馬解承恩首頻矯。尻脽分張怒虎蹲。目焰迸射流星皎。屹立風生禁禦深。長鳴志在天衢杳。物介太僕備法駕。習步芳園將盛沼。和鸞蹌蹌搖令令。劉鍚觻鞍垂嬝嬝。涼淀北巡秋寒晴。柳林南獵春原燎。脫兔攀鴻爭後先。衛公孫叔愁輕蹤。文帝九良徒飫芻。秦襄駟鐵猶嚼蕘。因思漢武占發書。亟得蒲梢來有兆。煽煽塞邊選車徒。武師城下揚旗旐。縱然內廐致權奇。其奈中原足流莩。方今欲裏舜衣垂。服遠不貴用千畝。但嘉絶域子來心。豈謂良駒天下少。百川流水注滄溟。萬丈孤松掛蔦蘿。物無巨細知所歸。媿我大邦能字小。寄聲使者報爾君。更獻眞龍先擧趙。

關龍逢墓

英名萬古感人心。泰華山高河水深。杜口偷生應不愧。誰將齒髮到如今。

漢武帝望思臺

漢皇好奇士。江充來犬臺。舌端寄毒螫。肚裏藏禍胎。猖猖吠舊主。全趙飛燼灰。茂陵自英武。將相多賢才。胡爲不絜矩。利祿崇奸回。天倫化豺虎。戾園空草萊。

益齋亂藁卷第三

則天陵

歐陽永叔列武后唐紀之中。蓋襲遷固之謬。而益失之。呂氏雖制天下。猶名嬰兒。以示有漢。若武后則抑李崇武。革唐稱周。立宗社而定年號。凶逆甚矣。當舉正之以誅無窮。而反存之乎。謂之唐紀而書周年可乎。或曰。記事者必首年以繫事。所以使條綱不紊也。如子之說。中宗旣廢之後。將闕其年而不書。天下之事當何所繫之哉。曰。魯昭公爲季氏逐居乾侯。春秋未嘗不書昭公之年。房陵之廢。與此奚異。作史而不法春秋。吾不知其可也。

久客萬事慵。好古意未歇。停驂問遺民。枉道尋斷碣。闕幃古帝畿。壯觀不湮沒。千年夠婁陵。百里見城闕。
根連隴坂長。氣壓秦川闊。麒麟與獅子。左右紛馳突。侍臣羅簪纓。猛士列鈇鉞。當時竭財力。處欲固扃鐍。
興廢理難逃。久爲狐兔窟。憶昔陰乘陽。四海凝酷烈。牝鷄啟家索。燕啄漢嗣絕。文皇順天心。百戰啓王室。
居然攘神器。肯念黃裳吉。丁甯雙陸夢。對懍虞淵日。尙賴得忠賢。終能返故物。歐公信名儒。筆削未免失。
那將周餘分。續於唐日月。區區女媧石。豈補青天缺。擬作擿瑕編。才疏愧王勃。

後閱晦菴感遇詩。掩卷自嘆。孰謂後生晩學。其議論有不謬於朱子耶。又得范氏唐鑑讀之。亦有此論。不覺一笑。悔其少作也。仲思跋。

唐肅宗陵

飛龍起靈武。上皇蜀中歸。能以天下養。四海知孝慈。同輿白衣客。發策良得宜。小兒亂紀綱。西內日淒悽。
可憐高將軍。投荒髮如絲。爲問北來者。尙父果是誰。

邠州

行穿山窈窕。俯見樹扶疎。地僻宜耕牧。民醇多穴居。麥黃仍水碓。桑綠已繅車。若取山閑樂。周家積累餘。

涇州道中

出谷天無際。登坡路始平。寒雲旒雨黑。對日隔林明。萬里思親淚。三年戀主情。哦詩聊自遣。漸覺錦囊盈。

涇州

宋日西羌屢虞驚。因將閫寄付書生。聖元四海淸如鏡。未用胸中十萬兵。

憶松都八詠

鵠嶺春晴

八仙宮住翠微峯。縹緲烟霞幾萬重。一夜長風吹雨過。海龍擎出玉芙蓉。

龍山秋晚

去年龍岫菊花時。與客攜壺上翠微。一逕松風吹帽落。滿衣紅葉醉扶歸。

紫洞尋僧

石泉激激風生腋。松霧霏霏翠滴巾。未用山僧勤挽袖。對花啼鳥解留人。

青郊送客

小溪深處柳飛綿。細雨晴時草似烟。客去客留俱不礙。一樽相對好山川。

熊川禊飮

沙頭酒盡欲斜暉。濯足清流看鳥飛。此意自佳誰領取。孔門吾與舞雩歸。

龍野尋春

偶到溪邊訪碧蕪。春禽好事勸提壺。起來欲覓花開處。度水幽香近卻無。

南浦烟蓑

一灣蒲葦雨瀟瀟。隔岸人家更寂寥。漁艇呼兒收絲網。刺船歸趁晚來潮。

西江月艇

江寒夜靜得魚遲。獨倚蓬窗卷釣絲。滿目靑山一船月。風流未必載西施。

朝郡

金天淑氣肅崆峒。磅礴雲山千萬重。彈箏峽口草蕭瑟。六月勞歸來西風。君不見漢家貴重麒麟功。將軍多承茅土封。六郡豪强五陵客。半夜撫劍臨邊烽。走馬爭論靑海遠。調弓已覺流沙空。豈念山東江淮困飛輓。畝昔一鍾今不繫。縱令氈裘款塞旅庭實。所得何啻償百一。聖元德宇同乾坤。外薄四海皆詣瓜

分封殖樹懿成棋。置列省專兵權。至元以來兩甲子。對老與枕蠶岗年。我行朔郡北。古壘生黍稷。光兒劍
買牛。胡婦事蠶織。爾豈安知歲帝力。豈無段紀明。亦有趙充國。不忍使驅赤子除盜賊。

金剛山二絶

許德窟

陰風生巖曲。深水深更綠。倚杖望層巔。飛禽度雲木。

摩訶衍菴

山中日亭午。草露濕芒屨。古寺無居僧。白雲滿庭戶。

招隱詩翁

琴書一茅屋。高臥樂幽獨。故人來不來。東鄰酒新熟。

古風七首

歲暮迎日雪。百卉俱拉摧。政恐入新春。陰雲仍未開。娟娟一樹梅。巖眠在空谷。幽香人不知。瘦骨淸如玉。
寶塞夢易破。展轉不自聊。攬衣豈窺戶。落落星月高。開爐具燈火。坐聽風枝號。念彼窮谷士。誰與同此袍。
公子遠行役。鞍馬光絢耀。憔悴玉樓妻。忍淚不敢禱。念之不可忘。奮飛無羽翼。寒鐘鳴苦遲。何時東方白。
三冬天地閉。龍蛇蟄幽宮。世道多反覆。君子有固窮。盧匿列遠岫。白雲度晴空。從嗔不迎客。揮琴送飛鴻。
蘇秦學鬼谷。適取勞其生。起來佩相印。足使妻嫂驚。胡爲任寸舌。抵死說縱橫。便有二頃田。知渠不躬耕。
山中有故人。貽我尺素書。學仙若有契。此世眞蘧廬。軒裳非所慕。木石難與居。不如飲我酒。死生任自如。
淸朝樂無事。十日九下帷。偶然出官道。立馬看奔馳。草草功名士。紛紛豪俠兒。歸來對黃卷。一笑還自怡。

朴淵

時春山氣佳。谷鳥如喚客。幽尋協宿想。勝賞欣新獲。沈沈古鍾湫。欲近悚心魄。神物蟄重泉。飛瀑下千尺。
泓澄瀉靈天。蕩漾動林石。義貫甘施種。冥期契聞笛。交感由情衷。奚云幽明隔。朵朵巖中花。特以術洞的。
嘉澤被屯賓。吾民盡麰麥。

感懷二首

杜鵑花發杜鵑啼。香霧空濛月欲西。立馬得詩還忘卻。鳳城東望草萋萋。
光風特夜露華微。客落春紅欲滿衣。喚取佳人騎細馬。教吹玉笛月中歸。

范蠡

論功豈啻破強吳。最在扁舟泛五湖。不解載將西子去。越宮還有一姑蘇。

送弘影菴

同道相從古亦稀。中年歲別忍霑衣。空江目斷思無盡。一片風帆去似飛。

無題

靑天碧海夜漫漫。愁殺姮娥桂樹間。白兔長年空搗藥。一迴圓缺減朱顏。

聞淮安君出家寄呈

鼎食旌題付幻泡。出塵風骨見高標。慈烏待哺頻催鍵。乳鷄營巢舌未調。花謝梁園春寂寂。月籠祇樹夜
寥寥。儀家此理何增損。滄海桑田自暮朝。
火中良玉水中蓮。夜半踰城去杳然。雲衲換來新面目。綠窗前盡短因緣。瑤琴月照三生夢。玉麈風傳一
味禪。碌碌簪冠成底事。可憐奔走二毛年。

九月十五日曉起有感寄示尹汝衡學論

風從西來聲滿天。恍若鐵騎驅平原。牆頭綠樹忽憔悴。一夜落葉盈空園。乘禽欲棲卻飛去。攢擁疎枝拔
寒雨。爭紅還繁亦近耳。豈謂如今遙如許。君看萬物生無知。生理一聽天公爲。無端寒燠有遷改。似爲榮
悴相欣悲。騷人況復情所鍾。方寸每受百慮攻。不辭雪霜點鬢髮。安得江海澆心胸。繙繹古書老不觀。鞴
糇長劍慵不彈。人間窮達眞細事。但問大藥留蒼顏。

和林石齋尹将軒用銀臺集瀟湘八景韻 石齋名孳。将軒名擎。

平沙落雁

行行點點蹴還斜。欲下寒空宿暖沙。怪得翩翩移別岸。艤艫人語隔蘆花。

遠浦歸帆

行舟賈客似兒童。香火人人乞順風。賴是湖神能泛應。衆帆齊舉各西東。洞庭湖神分風遠舟

瀟湘夜雨

楓葉蘆花水國秋。一江風雨洒扁舟。驚迴楚客三更夢。分與湘妃萬古愁。

洞庭秋月

三更月彩澄銀漢。萬頃秋光泛素濤。湖上誰家吹鐵笛。碧天無際鴈行高。

山市晴嵐

漠漠平林翠爲寒。樓臺隱約隔羅紈。何當卷地風吹去。還我王家著色山。

漁村落照

落日看看銜遠岫。歸潮咽咽上寒汀。漁人去人蘆花宿。數點炊烟晚更靑。

江天暮雪

柳絮飛空欲下遲。梅花落地亦多姿。一樽且盡江樓酒。看到蓑翁卷釣時。

烟寺暮鐘

一幅丹靑展不封。數行水墨淡還濃。不應謾筆眞能爾。南寺鐘殘北寺鐘。

朴淵

萬尋澄澈靑銅鏡。千尺透迤白玉虹。怪底古今流不盡。層巖直上是龍宮。

和李朋叔雲錦樓四詠

荷洲香月

微波瀲灩月溶溶，十頃荷花一道風，記得臨平山下宿，酒醒身在畫船中。

松壑翠雲

一林黃葉遠無際，萬壑蒼雲濕欲平，卷上山頭吹不散，料應晚雨未全晴。

漁磯晚釣

漁兒出沒弄微瀾，閒擲纖鉤柳影間，日暮欲歸衣半濕，綠烟和雨暗前山。

山舍朝炊

山下誰家遠似村，屋頭烟帶太平痕，時聞一犬吠籬落，乞火有人來叩門。

菊齋橫坡十二詠

太公釣周

渭世浮沈匪苟安，待時經濟豈云難，君看八百年周業，只在磻溪一釣竿。

四皓歸漢

見說扶蘇李旦仁，胡令二世禍生民，逋翁不爲卑辭屈，未忍劉家又似秦。

謝傳東山

雲水光中醉作鄉，致君功業未全忘，挽歸十萬圍棊罷，更覺東山興味長。

子猷剡溪

故人家住翠微間，滿目溪山雪月寒，乘興胡爲來便去，不妨呼酒共憑欄。

廬山三笑

釋道於儒理不齊，強將分別自相迷，三賢用意無人識，一笑非關過虎溪。

竹林七賢

晉馬乘機盜九州，有心何力遏橫流，竹林別是華胥國，樽酒相從萬事休。

孟宗冬筍

雪中新筍宅邊生，摘去高堂慰母情，但使子孫能盡孝，乾坤感應自分明。

黃巢桃源

萬古仙鄉路未通，胡爲已到卻忩忩，重來物色渾如夢，空使桃花笑殺儂。

蹴詩玉京

翩翩健鶻訪深閨，應感佳人惜別時，相對知心不知語，一庭風雨落花時。

犬救楊生

濡尾溪流走幾迴，免教醉夢困烟灰，縱知此犬能相救，莫更昏昏泥酒杯。

潘閬三峯

落日青山興未闌，欲題詩句破天慳，任他行路嘲輕脫，倒跨驢兒點檢看。

范蠡五湖

功成亦欲試良圖，月棹烟蓑向五湖，卷卻吳宮春色去，獨留秋草滿姑蘇。

送完山李半刺

楊柳飛綿草似茵，青郊立馬淚沾巾，春風無限相思意，說與江南坦上人。曾屬坦僧詩

竹笛贈趙忠州

吾家竹笛清如玉，持贈風流趙使君，醉據胡牀江上月，一聲吹破萬山雲。

送許理問歸遼陽進退格

七年惠愛感民衷，一世英名聞帝聰，華表縱歸丁令鶴，草廬還起孔明龍，雞聲曉店月掛柳，馬影暮山風捲蓬，是處知君偏見憶，幾人如我久相從。

寄題白花禪院觀空樓次韻

勝遊多是費躋攀，最愛蓮坊住淺山，一水帶縈延曉逕，兩楹襟合貯幽閑，莫求佛外兼心外，須看人間比夢間，一登樓名如有契，便堪千里笑開顔。

遠寄杏花韻

一株仙杏鳳城西，占斷春光傍柳堤，翳翳雲烟迷遠近，離離紅日照高低，時香帶露添蜂蜜，亂點隨風着燕泥，忽憶錦波亭下路，滿身清影醉扶攜。

淡佇春光小巷西，倚牆無語倚長堤，帶妝綠蟻風吹折，花簇丹砂雨壓低，嬌墮佳人金捍撥，巧黏遊騎錦障泥，綠陰青子空惆悵，滿意尋芳莫解攜。

柳溝南畔杏橋西，記得偷閒步綠堤，出屋數枝春雨過，繞城千樹夕陽低，飛筵錯落帖紅燭，風詔淋漓濕紫泥，欲折長條貨天巧，卻愁零落不堪攜。

遼陽路上寄朴忠佐少卿

遠林雖大天未晞，征車欲發思依依，孤城月照主人屋，大野風吹游子衣，浮生百年會有盡，故國千里何當歸，華表亭前重迴首，慚愧仙人丁令威。

山中雪夜

紙被生寒佛燈暗，沙彌一夜不鳴鐘，應嗔宿客開門早，要看庵前雪壓松。此篇天台宿客不來 之宿子美 夫迎 皆客 今則用杜詩之宿客。

栗谷人家

歲暮天寒雪欲飛，旋收雞狗掩柴扉，馬蹄奴飯猶能辦，勸客明朝且莫歸。

偶成

殘酒惱腸雪滿頭，煮茶輕啜日西偏，墻隅稚女無愁思，手點朱粉學做粧。

髏成

老去功名念自輕，且將幽事送餘生。池邊蹋草看雲影，窗下移孫聽雨聲。

烏紗白葛午風輕，石枕藤牀雨氣生。獨倚北窗尋夢境，綠陰何處一鶯聲。

雪後約竹軒訪李柯亭山齋

柯亭人境兩淸幽，像想山陰雪後遊。若使同行有詩友，子猷未必便回舟。

中菴居士贈詩八首務引之入道次韻呈似

道門終古鬱然開，脚踏何論士與臺。彼佛曾教丹化鐵，吾儒奚憚海持杯。借掾衣鉢非言得，與在簞瓢豈利回。許我洗心參五業，希公著眼覷三才。

大地炎塵撥不開，淸涼獨占竹邊臺。門無車馬歷無印，家有林歌手有杯。雞雨應須一龍起，工山未信萬牛回。歸看鶴壽峯前地，也著三韓老秀才。

叢掃堆中眨眼開，到頭渾是九蓮臺。麒麟獨處難求實，蛇足添來或失杯。萬物秋凋還夏茂，三光西沒卻東回。分明此理誰拈破，四海除公有辨才。

呑吐江山口闊開，肯教塵墢凝靈臺。異功牛入庖丁刃，妄想蛇逃樂廣杯。樂國公能許同住，寶山吾亦免空回。有心潤色無文印，未信金仙不要才。

明主當時理具開，看公闊步上金臺。笑談漢已歸九鼎，襟抱宜如一杯。鍊石只言天可補，揮戈豈料日難回。蒼生莫觖東山興，際會誰非將相才。

一掬天慳天爲開，更將詩眼著亭臺。尋僧散步雲隨杖，對客高談月入杯。積翠低旁相嫵媚，落紅浮水故縈回。園林鐘鼓眞淸勝，題詠須憑吏部才。

舊讀詩書心孔開，不窺閒館與崇臺。向來亦陋蕭曹筆，此去都耽稽阮杯。如挾太山超海過，欲行千里及門回。二毛已負靑雲志，深愧雕蟲不是才。

苦戀閑歸日懶開，紅塵況擬走章臺。玉川腹裏五千卷，李白手中三百杯。歲月頻驚隙駒過，行藏顧愧雨龍回。東門幸有宜瓜地，造莫乾坤生我才。

西京留守趙宰臣寄凍魚

朝天石下玉鱗魚，千里飛來入我廬。一見忽驚淸到骨，只緣腹有令公書。（本官有淸名。）

送李翰林還朝

早知毛骨異凡流，刮目詩兵得意秋。三級風雷起蓬蓽，九天雨露洽松楸。鴨江柳暗牽離思，鷲嶺花開待騰遊。樽酒論懷更何日，白頭身事付滄洲。

餞李員外

吾生如寄耳，方寸只君知。歲晚深期在，東歸定幾時。

益齋亂藁卷第四

中庵掌試後賀宴席上

國老提衡古未多，羣雄入彀世爭誇。天開萬古烟霞洞，春滿一庭桃李花。判鼓打翻銀漢月，鳳簫吹散赤城霞。年年此樂何窮已，餘慶方知積善家。

壬申十一月晦日

落落平生喜遠遊，歸來敝盡黑貂裘。誰同阮籍能靑眼，未分文君共白頭。案上有書時自讀，樽中無酒與誰謀。傷心歲暮空階雨，竟日丁東滴不休。

庚辰四月將東歸題齊化門酒樓

離歌昔未解傷神，老淚今何易滿巾。三十年前侍遊客，四千里外獨歸身。山河雖隔扶桑域，星野元同析木津。他日重來豈無念，卻愁華髮汗緇塵。

奇參政宅月山騎馬手卷

月山用筆逼龍眠，寫出驊騮絕可憐。不似悲鳴虞坂上，頗同游戲渭川邊。皇恩豈啻千金賜，家寶須將萬業傳。安得與君眞致此，玉鞭金勒去朝天。

讀李義山集和蜂詩

多生鼻觀得圓通。偏界香綠欲細窮。韓壽牆邊歌暖日。文君壚畔醉薰風。有時結伴依高樹。何處尋巢度遠空。課蜜若非王事急。只消恢夢百花中。

江陵道朴安集告別

路俯鮫鼉窟。山擁虎豹羣。和泥衣白浪。帶燒翠蒼雲。此地雖爲主。今年幸得君。遺民尙流涕。恨殺愼將軍。

病中呈晷谷

讀書曉窗螢。問道愧支離。豈繫於生望。謬蒙明主知。病諳年去速。悶厭日斜遲。臥念平生事。多爲識者嗤。

趙三藏李稼亭神馬歌次韻（馬西海拂郎國所獻）

拂郎神馬來皇都。矯矯軒軒何所似。長風破浪雲雷奔。海底烏龍欻飛起。龍耶馬耶不可知。骨法誰問塞風子。世無玉山禾。肯爲一飢垂兩耳。蹴裂交河冰。肯爲一困甘遭箠。九重況得遇主恩。三倍何論會利市。照夜白。師子花。故應關髮難與比。屬借並世空聞名。自恨年來返田里。寫眞儻有曹將軍。作贊那無杜子美。願觀弄影玉轎前。安得親奉明堂祀。

哭尙德洪宰相瀹

邂逅俄成別。嗟呼已隔生。臨書懷善誘。對酒憶眞情。淚盡大同水。名懸平壤城。應教吹天籟。永愧首丘誠。（時西京人有訴本國於朝廷者。）

和贈李外郎元弼

男子平生志四方。不應羞澀爲空囊。鹽均去楚唯餐菊。魯叟過陳也絕糧。搔首只緣詩作祟。揚眉更覺酒能狂。愧非握麗周公璜。傾蓋相從亦不妨。

菊齋權文正公挽詞

揚歷淸華到上台。君王獨倚棟樑材。詩書滿屋無樊素。醪醴盈門有老萊。千歲鶴歸三島月。九淵龍化五更雷。才疎未足銘淸德。淚灑當年玉鏡臺。

平生德爵已雙全。壽比汾陽更一年。將謂坐忘非示病。豈知尸解即逃禪。姮娥相待廣寒殿。居士獨歸兜率天。他日東山華屋過。空瞻黃鶴白雲邊。

夜坐呈竹軒金宰相

去年負納遠朝天。冰滿遼河馬不前。誰謂乞身閑氣味。一龕燈火夜參禪。

奉賀竹軒金政丞

威烈公家賀藏公。大山功後大山功。要知積善多餘慶。又見賢孫拜侍中。

近日無端世論乖。衣冠人物衆如泥。賴公力復升平舊。莫遣功名在狄鞮。

誰將國病付庸醫。豈念蒼生命若絲。幸有耆婆一丸藥。從今試手療瘡痍。

松廣和尙寄惠新茗順筆亂道寄呈丈下

枯腸止酒欲生烟。老眼看書如隔霧。誰教二病去無蹤。我得一藥來有素。東菴昔爲綠野遊。慧鑑去作曹

溪主。寄來佳茗致芳訊。報以長篇表深喜。二老風流冠儒釋。百年存沒猶晨暮。師傳衣鉢住此山。人道規繩超乃祖。生平我不悔離出。事業今宜慚幹蠱。傳家有約結香火。牽俗無由陪杖屨。豈意寒暄問索居。不將出處嫌異趣。籍林虬印寄曾先。春焙雀舌分亦屢。師雖念舊亦不忘。我自無功愧多取。數間老屋草生庭。六月愁霖泥滿路。忽蹤剝啄送筠籠。又獲芳鮮逾玉胯。香淸曾摘火前春。色嫩尙含林下露。颼颼石銚松籟鳴。眩轉甆甌乳花吐。肯容山谷誑雲龍。便覺雪堂羞月兔。相投眞有謀鑑風。欲謝只欠東菴句。未堪走筆效盧仝。況擬著經追陸羽。院中公案勿重尋。我亦從今詩入務。（初慧鑑以新茗寄東菴。其書戲云。前公案付山者若干。東菴必以詩爲答。）（今法主亦寄茶於益齋爲年例。故云。）

門生鄭學士掌試後賀宴席上

桃李成行拜鯉庭。嚴顏喜溢鬢還靑。吾家犬子今何在。辛苦當年教一經。

息影菴入京遣侍者問疾戲呈一絕

向來飛錫肯相過。只爲知音世未多。見說王公爭結軌。枉煩侍者問沈痾。

寄雞林郡公

郎騎白馬遊不歸。黃金臺前草萋萋。杜鵑花開去年枝。何時更聞郎馬嘶。

題手卷二首

天台三聖傍虎倒眠

豐千老去不參禪。寒習從來只解顚。白額將軍亦何者。忍飢共打一場眠。

老姬對少年敍情

顏色雖非滿鏡春。歌聲尙足動梁塵。感君一贈同心結。不爲千金更嫁人。

竹軒席上

滿園紅雪落紛紛。一棹航船盡百分。莫爲主人泉酒面。何妨座客醉書裙。（竹軒每於酒後必先醉而眠。）

柳學士思菴

幾年傍路背光陰。閉戶端居志念深。黃卷展開春寂寂。靑燈挑盡夜沈沈。風雲變態無窮事。天地同流只此心。思到無思眞有得。古人雖遠是知音。

延祐己未。予從於忠宣王降香江南之寶陁窟。王召古杭吳壽山（一本作陳鑑如。誤也。）。令寫陋容。而北村湯先生爲之贊。北歸爲人借觀。因失其所在。其後三十二年。余奉國表如京師。復得之。驚老壯之異貌。感離合之有時。題四十字爲識。

我昔留形影。靑靑兩鬢春。流傳幾歲月。邂逅尙精神。此物非他物。前身定後身。兒孫渾不識。相問是何人。

車書其同。禮樂其東。光岳其鍾。爲人之宗。爲世之雄。爲儒之通。氣正而洪。貌儼而恭。言愼而從。恢恢乎容。溫溫乎融。挺挺乎中。於學則充。於道則隆。於文則豐。存心以忠。臨政以公。輔國以功。命而登庸。臨而和衷。從而時雍。

延祐己未九月望日。北村老民湯炳龍書於錢塘保和讀易齋。時年七十有九。

寶蓋山地藏寺用少陵龍門奉先寺韻

當年無極翁。道眼開勝境。短籬幽雲根。方塘倒峯影。葉落秋徑微。松吟夜堂冷。投老覓元關。泯泯塵猛省。

癸巳五月掌試棘闈。呈同知貢舉洪二相

狀元榜眼兩儒臣。相次提衡在一春。惆悵白頭叅試席。當年誰是第三人。(今年監試試官宋天逢講榜。安實密李顯密門下狀元。洪公爲同榜榜眼。其第三人則已亡子孫鄭也。)

天教老日眼增明。忖與儒林分外榮。四見門生爲座主。更爲座主見門生。

悼王政丞(煦)

再登廊廟惠斯民。益見忠宜鑒裁神。富貴不淫威不屈。後來唯恐更無人。

上馬朝天蓋革歸。雲容水色總依依。近來宰相多論爽。曾見吾民涕一揮。(吏有公自鎮湖亡哭泣者)

悼恥菴朴判事(忠佐)

眼昏猶玩彖羲書。身貴能安葛亮廬。惆悵桑君上池水。一杯曾不乞相如。(公病消渴而亡)

同承顧問侍經筵。雨散雲離白髮年。得見先王眞大幸。送君何事獨留連。

悼李柯亭(叔琪)

古松陰下屋三間。秋草青青晝掩關。詩酒往還渾似夢。不堪回首望龍山。

悼安謹齋(當之軸)

益齋少日日相從。只有當之與拙翁。四十年來俱物化。獨將哀淚洒西風。

悼龜峯金政丞(永□)

謝傅風流逐逝波。蒼生有望奈今何。龜峯峯下滿船月。腸斷一聲漁父歌。(本官辭後每令□妓歌漁父詞)

悼一齋權政丞(漢功)

朱顏綠髮地行仙。何事乘雲去不還。應爲姮娥勸仙液。醉吟佳句桂花間。

悼竹軒金政丞(倫)

詩酒相從已隔生。一蹤華屋一傷情。可憐老馬知人意。每過閭門不肯行。

陳勝

壟上耡耰去故園。魚書狐火起中原。只應燕雀談鴻鵠。一去都忘壠上言。

項羽

書劍應難敵萬人。須知大勇在安民。韓生奪得東歸志。天意寧終假一秦。

田橫

隨何有口來黥布。魏豹無心聽酈生。壯士難教甘一辱。漢皇爭得見田橫。

劉向劉歆

丹心耿耿帝曾知。梓柱生根勢莫移。地下可能無騎汗。國師公是酒家兒。

韓信

出跨淮陰志頗奇。亦知王業匪人爲。欲令螻蟻翻溟渤。晚計何殊乳臭兒。

蕭何

秦家圖籍漢山河。功比曹參百倍加。白首年來還見黜。只應羞殺邵平瓜。

曹參

病瘡餘痛九州同。愈扁何施藥砭功。不作□呼終日醉。膠西枉見白頭翁。

張良

五世君恩未足酬。暫將心力快秦讎。韓王又作彭城土。借箸何辭轉一籌。

陳平

呂氏應非項羽儔。何緣到此獨深憂。絳侯椎樸王陵戇。更欠高皇用我謀。

王陵

當時王呂議難勝。他日安劉力可能。慈母一言今在耳。不因存沒負長陵。

夏侯嬰

劍下淮陰爲大將。車中季布作名臣。滕公鑑識眞難及。最是高皇善用人。

攀龍附鳳豈無人。驂乘初終只一臣。擁樹兩兒誠不忍。帝心應念放麑仁。

蒯通

嫉功藥禍亡三傑。肆辯邀名起兩臣。八立一言能免鑊。豈如緘口廟中人。

劉敬

欲將漢主嫁昆夷。想見當初計畫時。予被閼妃心勝口。奉春君豈是男兒。

陸賈

將相同心業再昌。漢家聲教到南荒。擬鮮樂飲眞良計。枉實機關爲辟陽。

樂軒李侍中在迎洋山齋。金百鎰、李松紓兩學士偕卓然師往謁。路人見者曰。江都地勢一日東傾。(然師自號雲遊子。學法爲當時之冠)

兩點文星會德星。三韓望重泰山輕。座中更著雲遊子。莫怪江都地勢傾。

許文敬(琪)、李判樞(尊庇)俱以東征事出應衜道。共訪其同年朴秀才祿之宜春田舍。各留詩一篇。

黃茅苦竹海村邊。數畝田園屋兩椽。何事古今聲價重。二公同訪一同年。

洪南陽(奎)聞妙蓮無提國師善吹笛。自袖中笛八方丈請之。國師爲作數弄。

天台再世頴禪師。也爲洪崖捻竹吹。更說清溪舟上客。蹋林三弄得桓伊。

宋愼相和過華嚴六具僧統於興王寺。具公欲觀其弄杖。宋幅巾蹀馬爲之移日。

36 A

第六十九册

材林飛精少稱奇。百戰年來兩鬢絲。不是支郞有異賞。一場毬馬只兒嬉。

小樂府

拘拘有雀爾奚爲。觸著網羅黃口兒。眼孔元來在何許。可憐觸網雀兒癡。

鵲兒籬際噪花枝。蟢子牀頭引網絲。余美歸來應未遠。精神早已報人知。

浣沙溪上傍垂楊。執手論心白馬郞。縱有連簷三月雨。指頭何忍洗餘香。

黃雀何方來去飛。一年農事不曾知。鰥翁獨自耕耘了。耗盡田中禾黍爲。

脫卻春衣掛一肩。呼朋去入菜花田。東馳西走追蝴蝶。昨日嬉遊尙宛然。

新羅昔日處容翁。見說來從碧海中。貝齒赬脣歌夜月。鳶肩紫袖舞春風。

木頭雕作小唐雞。筯子拈來壁上棲。此鳥膠膠報時節。慈顔始似日平西。

縱然巖石落珠璣。纓縷固應無斷時。與郞千載相離別。一點丹心何改移。

憶君無日不霑衣。政似春山蜀子規。爲是爲非人莫問。只應殘月曉星知。

昨見郭翀龍。言及菴欲和小樂府。以其事一而語重。故未也。僕謂劉賓客作竹枝歌。皆夔峽間男女相悅之辭。東坡則用二妃屈子懷王項羽事。綴爲長歌。夫豈襲前人乎。及菴取別曲之感於意者。翻爲新詞可也。作二篇挑之。

都近川頹制水坊。水精寺裏亦滄浪。上房此夜藏仙子。社主還爲黃帽郞。

近者有達官戲老妓鳳池蓮者曰。爾曾惟富沙門是從。士大夫召之。何來之遲也。答曰。今之士大夫。取富商之女爲二家。否則妾其婢子。我輩苟擇緇素。何以度朝夕。座者有愧色。鮮于樞西湖曲云。西湖畫舫誰家女。貪得纏頭强歌舞。又曰。安得壯士擲千金。坐令桑濮歌行露。宋亡。士族有以此自養者。故譏之也。耽羅此曲。極爲鄙陋。然可以觀民風知時變也。

從敎壠麥倒離披。亦任丘麻生兩岐。滿載靑瓷兼白米。北風船子望來時。

耽羅地狹民貧。往時全羅之賈販瓷器稻米者。時至而稀矣。今則官私牛馬蔽野。而靡所耕墾。往來冠蓋如梭。而困於將迎。其民之不幸也。所以屢生變也。

戊戌正朝

路逢扶杖白頭人。自約衰年不出門。堪笑七旬今過二。趨蹌騎馬賀三元。

忠宣王眞容移安於海安寺

白頭重覩屬車塵。眉宇依然照上春。此日感懷誰似我。當時法從更無人。

送金海府使鄭尙書國徑得時字

讀書思古人。常恨不同時。同時見古人。至樂良在玆。幸哉吾今得吾子。胡不感此前賢詩。平生拙翁吾所畏。與世齟齬人共嗤。東人遺文手自綴。又有拙藁皆偶奇。一覩猶欲覆醬瓿。撫掌可笑群兒癡。般勤鋟板垂不朽。今世古人非子誰。魚書虎竹吾州去。吾爲吾民多賀之。汝饑豈不飽。汝疾豈不醫。噓以燠汝作哺

以肥汝肌。五袴何止歌來暮。一碑何止表去思。九原誰喚拙翁起。森韓爲作德政碑。（鄭曾爲全羅道按廉。時及菴閔相國以崔拙翁東人之文及拙藁千百刻梓以傳。）

後儒仙歌爲崔拙翁作示及菴

孤雲雲孫雲錦腸。曼倩嘲謔寬饒狂。賈勇中朝戰藝場。磊落夏宋伯仲行。君胡爲乎思故鄕。燕南鬼怪方譸張。萬口相和喧蜩螗。風生四壁月照牀。中夜起坐歌虞唐。病瘖老馬飢欲僵。呼僮拂衽袂滿霜。平明敲椎之何方。竹軒爲啓琴書堂。何人更有白玉郞。愛直自合依南陽。珥筆觀草平斗猛。翩然乘風歸帝傍。手挽斗柄揭天璇。豈憶丹梯垂扶桑。同庚故人鬢蒼浪。含糊模稜坐巖廊。下視區區一笑長。騎龍鞭鳳游鴻荒。

聽初生彈琵琶

博粉鷄冠人姓李。六尺輿中侍天子。東歸一夢陽臺雨。與刑留與鷄頭女。十三屬籍敎坊。十五妙藝專獻場。只今四十減紅顔。杏花脈脈不禁寒。良人少年號眉孃。一擲千金中舞筵。錦帶繡囊香未歇。陰陰靑子春何處。龍香捍撥鳳尾槽。增爲誰相爾汝。烏孫馬上漢宮情。靑塚月明仙佩聲。輕攏慢撚意難盡。倚絃低唱一再行。聽之悅如烟霧堊。遠莫四座讚老我。作詩欲代錦纏頭。但愧江州白司馬。

門生栗亭尹政堂得蒙主上爲之寫眞。仍題栗亭二大字其上。千載一遇。耳目所罕。作詩以賀。

君不見韓張良。漢皇字之稱子房。君不見白樂天。唐帝畫之留集賢。不名而字固偶耳。命工而畫奚足羨。賢哉我友尹政堂。稀代恩榮蒙我王。金閨綺案絕點塵。玉手染翰爲寫眞。水深山高淸且壯。妙用直恐非丹靑。更題栗亭二大字。鐵點銀鉤照天地。粉身何報萬分一。傳家誰貴金千鎰。凌烟休羨歐與虞。（唐太宗畫忠臣於凌烟閣。虞以書）誠齋空羨范石湖。（范成大參政石湖。宋帝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誠齋爲作古詩嘆羨。）拱手嘆賞傾朝官。六宮拭目亦改觀。樂翁鏡裏出眞面。眼見門生奇特事。（士廉在功臣圖中。見此無忌特。虞世休詩歎與高興。一作高興虞世南）

和鄭愚谷題張彥甫雲山圖

昔與姑蘇朱德潤。每觀屛障燕市東。鐵關山水有俗氣。公儀草花無士風。月山畫馬不畫骨。喜作蕭蕤黃金臆。獨愛息齋與松雪。丹靑習俗一洗空。白雲靑山張道士。晩出便欲誇精工。萬壑千峯在咫尺。難將眼力子細窮。忽然森羅移我側。安得變化游其中。濯足淸溪弄明月。振衣絕頂凌蒼穹。

劉道權山水

瓏瑯瑤環玉雪兒。寄懷霽月亦云奇。甕壺倂相靑鑿器。閒得人多子自知。

月渚長老二韻

渉公降龍

神物來馴似犬羊。山僧伎倆亦荒唐。翻身遠逝非無意。頷下明珠鉢底藏。

曇于伏虎

珍重於菟也解禪。困來相就共安眠。迴頭說向寒山子。饒勝靑奴跛腳睡。

送田祿生司諫按全羅道 字孟暉

田郎作倅吾雞林。父老至今懷德音。拜褒恐悌聞辭。枕戈慷慨從軍詩。晏嬰高節凌首陽。謹貸食粟皆交長。登車攬轡志澄清。南方草木亦知名。南方近者頻年荒。捐瘠往往仆路傍。守令諱字百二三。坐視序法。猾胥睢旋驅農夫。防海倭賊刃未接。先奔波。大將坐幕擁笙歌。小將汗馬輸弓戈。豪奴聯騎據公田。官徵逋租不計年。嗚呼民生至此極。誰與吾君寬旰食。益齋也曾玷廊廟。受侮老姦幷惡少。乞身自退僅免謗。此日尊思顏可赧。田郎夙慕君子儒。豈比老我空囁嚅。往哉閉殯公無私。馳奏得令明主知。

送朴大陽按廉 戊戌年

七旬殘叟有孤孫。謫宦區區傍海村。時寶林謫知潮陽府 若念耆筵舊知己。丑川亭上賜溫言。

爲孫寶林呈執政 己亥

摘直書生宦嶺南。理民防寇兩難堪。賜環何日來相見。乃祖年今七十三。

鄭澤堂後從軍

書生祇白粉。壯志孰如君。舊慕韓司馬。今隨霍冠軍。彩旗翻曙月。畫角搣秋雲。珍重離亭酒。休辭倒十分。

湖海照磨還江南 台州寧海人

佳客來千里。幽人老一邱。仙標驚灑落。友意感綢繆。渺渺烟波路。蕭蕭草木秋。卻縣徐孺榻。空望李膺舟。時先生年七十九。以老故。屛於職。林海之勤。乃作是詩。自後不復有[]遊。

益齋亂藁卷第五

序

送護齋安大夫赴尙州牧序

東南州郡。慶爲大。而尙次之。其道之號慶尙者以此也。然而奉使命者。必先取道于尙而後至慶。故風化之流行。由尙而南。由慶而北也。至正三年春。護齋安侯。自監察大夫。右文館提學。出領尙牧。薦紳之賢。游從之良。皆相慶而言曰。侯剛於中而和於外。簡於言而敏於行。剛而簡。人憚而莫狎。和而敏。人悅而易從。彼其奉使命者。皆慕其名。今觀其德。雖有甯成之虎。郅都之鷹。庶可以紓其酷。而爲桑羊榷權之計。亦可以戢其苛矣。尙之民其殆息肩乎。旣曰風化由尙而南。匪直尙之一州專受其福。抑亦慶尙一道之福也。余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富貴利達。人情之所同欲也。至若荷深知於君。負重望於人。而能揖謙知止於急流之中。求之古今。蓋千百而什一耳。故有父母垂白在堂。諉之弱弟幼妹。承其甘旨。奔走千里之遠。僥倖軒裳一朝之榮。世或莫之怪也。侯捷大科中朝。擢高文東國。揚歷華要。提衡棘闈。去歲挈家歸侍大夫人。行未及半途。馳傳召還。委以風憲之權。君之所以知者不爲不深。人之所以望者不爲不重。願乃力求外寄。以便覲省。而今已幸得以遊宦中外。其廉退之懿。孝友之篤。足以激當時而垂後世。豈止庶一州化一道哉。君之知將益深。人之望將益重。由給舍登黃閣。繼踵金貞肅。可蹺足待也。諸君曰然。於

是乎書。

送辛員外北上序

士之行斯世也。其猶舟乎。有其才爲之楫。有其命爲之順風。然後利有攸往矣。有才與命。其志之誠卑猥之。楫完風利。而操舟者非其人。烏能任萬斛之重。致萬里之遠。以濟其不通乎。員外辛侯。束髮讀書。敏而好問。揚鑣翰墨之場。游刃簿書之藪。可謂有其才矣。筮仕不幾年。歷提學代言。遷密直僉議。仍爲星郎東省。可謂有其命矣。引舊故同升諸公。杳者艾以附庸政。正色匡君。推誠待賓旅。可謂有其志矣。今以朝官被召。騰裝而西。笑才之奇。命之達。志之大。將於是乎益見矣。耦諸善而下二十有八家。用鄭谷謝宣城詩分韻聯章。以美其行。屬予爲序。予執筆而斷讓舟之說。夫江河之與溟渤。大小則殊。舟於其中者同也。檣而帆之。所以進也。纜而碇之。所以止也。又必有衣袽焉。所以備漏濕者也。王國。江河也。天子之邦。溟渤也。侯之舟。由江河而溟渤之之也。苟能檣其義。帆其信。纜其禮。碇其智。衣袽其敬愼廉勤。何重之不任。何遠之不致。何不通之不濟乎。昔田叔。韓安國。以梁趙之臣。立於漢廷。揚名當時。流譽後世。吾今侯實是望矣。

送大禪師瑚公之定慧社詩序 釋卿

古之學禪之士。有三上投子。九到洞山。往返千里。不能自休。蓋欲以其所得。質諸先覺。而去其枝櫟。然後已。故其勤如此也。處今之世。配古之人。足以無愧。惟吾瑚公大禪師乎。公旣登僧選。騰閱叢林。卽往侶精修己事。時有西域指空師者。岸然以菩提達磨自比。國人奔走承執弟子之禮。公亦來造焉。指空曰。我燒一炷子便脫去。我喝一聲子便卻來。答曰。請和尙先焉。某甲提笠子相隨。其徒指目以爲不遜。欲加以非禮。公拂袖不顧而去。遂北觀京師。南游江浙二廣四川甘肅雲代。炎涼幾年。靡所不至。所見者廓然。則所立者卓然矣。所驗者灼然。則所守者確然矣。於是乎悠然而歸。齋然而止。向之疑者應。譏者服矣。公曰。疑而譏者。果可謂非耶。應而服者。果可謂是耶。是與非在人。吾不自知也。上聞而益重之。命往定慧之社。諸學士以東坡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二句韻其字。聯詩十四篇。爲其行之贈。公又索言於益齋居士。俾題其端。居士老矣。何能言乎。昔文暢師從名公卿以求詠歌其志。後世所傳。唯韓柳二序而已。司馬丞相又獨取韓之數語者。以其正大也。暢徒喜文辭者也。公豈暢之侔乎。諸學士各以詩詠歌之。爲能達其志乎。益齋之文。爲能稱其索乎。司馬丞相。世固莫有也。使有之。益齋之文之語有所取乎否也。益齋亦不自知也。乃一笑而書之。李某序。

金書密教大藏序

佛之書入中國。譯而爲經。數千萬卷。所謂陁羅尼者。中國之所不能譯也。非惟中國爲然。自竺域之人。亦不得聞而解之。以謂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蓋其義奧。其辭祕。祕故不可聞。奧故不可解。不可解則人敬之篤。不可聞則人尊之至。尊之至。敬之篤。其感於人也必深矣。靈異之跡。亦宜乎多也。昔之人知其若此。哀而聚之。成九十卷。名之曰密教大藏。刊行于世。則幾九十卷者。數千萬卷之根柢也。我主上殿下。萬機之

暇留神于釋典其於密教信之尤切發內帑之珍泥金以書之奉翊大夫判內府寺事上護軍臣羅英秀實幹其事於是以微本校于諸經或乙或竄而是正之又增求其所未收得四十餘卷衍合一百三十卷令工書者分部而寫之燦然如列宿之交光衆卉之敷榮眞法寶也旣成因命臣齊賢爲序臣腐儒也其文不足以稱旨然而竊念佛氏之道以慈悲喜捨爲本慈悲仁之事也喜捨義之事也然則其爲書之大旨亦可概見矣所謂數千萬卷者以萬乘之勢爲之非難其書旣多其費亦廣未免疲民以充其用恐非佛氏之意也今者主上殿下不傷民財不費民力簡而得其要逑而致其精可謂得佛氏之意而功德豈易量哉嗟歎不足拜手稽首謹書致和元年五月日

書檜巖心禪師道號堂名後

書心畫也觀古搢紳君子手跡森嚴有法度足以想見其爲人至若我聖祖仁王明王翰墨之妙特其一事規模氣象亦非臣子所可得而髣髴者矣主上殿下大書直指堂月潭五字以賜檜巖心禪師如千年直幹斫以架屋萬金美璧琢之成器與夫烏衫袖白須髮而學之者不可同年而語豈非天縱多能得之自然歟心公北游燕趙南抵湖湘歷參尊宿爲千巖無明長老所印翰林歐陽承旨作偈以奬之余嘗造其室扣以六祖壇經其言約而盡使人不厭聽其寵展待於吾君親紆寶札焜燿山門者非幸也至正己亥林鍾月朝侍中致仕李某識

益齋亂藁卷第六

書

在大都上中書都堂書

至治三年正月日高麗國都僉議使司某等衆員謹齋沐百拜獻書于中書宰相執事閣下事將萌芽而逆言之近乎狂情有鬱結而難言之近乎隱如不得已寧狂無隱伏望閣下寬其辠爾而憐察之幸甚中庸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繼絶世擧廢國理亂持危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說之者曰無後者續已滅者封使上下相安大小相恤天下皆竭其忠力以蕃衛王室矣昔齊桓公遷邢而如歸封衛而忘亡此所以九合一匡爲五霸首也霸者猶知務此況居域中之大以四海爲家者哉竊爲小邦始祖王氏開國已來凡四百餘年矣臣服盛朝歲修職貢亦且百餘年矣往者歲在戊寅有遼氏遺孽號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東入島嶼陸梁自肆太祖聖武皇帝遣哈眞扎剌兩元帥討之會天大雪餉道不通忠憲王命趙冲金就礪供餽糧助器仗擒戮狂賊疾如破竹於是兩元帥與趙冲等誓爲兄弟萬世無忘又於己未年世祖皇帝班師江南忠敬王知天命之有歸人心之攸服跋涉六千餘里迎拜于汴梁之地（自本國至鈞魚山又回至汴梁蓋六千餘里）忠烈王亦躬修朝覲未嘗小懈故得蒙降公主世爲駙馬而不更舊俗以保其宗社繄世祖皇帝詔旨是賴當其立天下各處行省獨於小邦不設後因東征日本雖有名額不

拘常選大德中教闊里吉思爲耳目官因其陳言都省商量上奏本國曾蒙世祖皇帝聖旨休改舊本俗但換官名今全部改換不宜也者成宗皇帝可其奏卽令闊里吉思回來仁宗皇帝於皇兒年四月降聖旨高麗田地立省的不揀是誰休題奏者欽此可見列聖存恤之深意今聞朝廷欲於小邦立行省比諸路若其果然其如世祖皇帝詔旨何其如列聖存恤之意何伏讀年前十一月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乂康以復中統至元之理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之福也況小邦累世之功如彼列聖存恤之恩如此今將四百餘年之業一朝而廢絶其他外國未有寸功於朝廷者朝廷將何以處之又其如中統至元之體何更念小邦地方不過千里山川林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稅其地未周於漕輓賦其民未支於俸祿於國家用度泰山之微塵不足有以供奉其萬一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上國不同趣舍與中華絶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之心非家至戶說而安之者也又與倭民隔海相望萬一而聞之無奈以我爲戒而自以爲得計耶伏望執事閣下體累朝念功之義記中庸訓世之言國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賦而爲之藩籬以奉我無疆之休豈唯三韓之民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其宗社之靈皆將感泣於冥冥間矣伏惟均照無任激切懇迫之至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某等百拜

上伯住丞相書

月日齋沐齋戒百拜上書于丞相執事禹思天下有溺者如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如己饑之天下之溺與饑者非禹手拯之而稷遇其飽也何其心斷然自以爲己責而不辭哉天之降任於大人本欲使之濟斯民也苟視困窮無告者恬不爲救豈天之降任意耶此所以忘胼胝之苦躬稼穡之勤宅九土粒烝民左右堯舜而澤及萬世者也設有一人焉不幸而轉滯壑陷溝瀆禹稷而見之將圖其斯須之活而已耶吾知其必爲之計使之不復憂饑與溺然後其心安焉恭惟丞相執事光輔聖天子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戴白之老以爲復見中統至元之理人之生于此時可謂大幸矣如是而有一人焉困窮之勢甚於饑溺執事其何以處之哉往歲我老瀋王遭天震怒措躬無所執事哀而憐之生死肉骨於甫遠之下得從輕典流宥遠方再造之恩有踰父母然其地甚遠且僻語音不同風氣絶異盜賊之不虞饑渴之相逼支體羸瘠頭鬚盡白辛苦之狀有之可爲流涕執事忍視之耶語其親則世皇之親甥也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又其祖考爰自太祖聖武皇帝草創之時慕義先服世著勤王之効其功不可忘也雖執迷不悟罪至罔加原其本心固亦無他竄謫以來已及四年革心改過亦已多矣伏望執事旣啓力救於初無忘終惠於後數奏疑聽導宣天澤俾還故國以終餘年其爲盛激豈止轉溝壑者飫美食陷溝瀆者履坦途而已哉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爲之日延月引而爲賢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獨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爲德不竟竊爲執事惜之

同崔松坡贈元郎中書

崔某李某奉書再拜郎中元公足下竊伏海濱飮芳名高下風爲日久矣思欲覩梧竹之標聞陽秋之論顧無紹介爲之先容因循歲月願莫之遂今茲焉披露肝腎以效於前交淺言深恐未足以感發聽聰然

而弊邑於足下。為非桑之地。雖出幽遐遼。泥蟠雲飛。家中原。仕上國。墳墓親戚。固在弊邑。於僕等所欲言書。又烏得而無情哉。今聖天子勵精圖理。大丞相才略不世出。言聽計從。癘無遺筭。有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其平。必振拔而安措之。然後已。實萬世一時也。而足下以蹯蹤雄深之質。文之以禮樂詩書。高冠博帶。優游東閣。潤色伊周。而彌縫房杜。亦可謂得許與知己。以行其道者矣。竊惟弊邑事大以來。百有餘歲。條職貢未嘗少弛。往者有遼氏曳剌。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弄兵于海。朝廷遣哈眞、扎剌帥師討罪。天寒雪深。甬道不繼。軍不得前卻。幾為凶徒笑。我忠憲王命趙冲、金就礪。轉餉濟師。犄角而滅之。兩國之帥。相與約為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弊邑盡力於太祖皇帝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而返。將繼大統。時有介弟扇搖于朔方。諸侯疑貳。道路甚梗。我忠敬王以世子率群臣拜迎于梁楚之郊。天下於是觀遠人之悅服。知天命之有歸。是則弊邑盡忠於世祖皇帝者也。忠敬王襲爵東歸。忠烈王復以世子入侍輦轂。世祖念其切。嘉其義。眷遇深至。天下莫及。令尚公主。以示殊恩。凡頒詔旨。毋改舊俗。四海之內。稱為美談。老臨王卽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以至于盛代。歷仕五朝。旣親且舊。但以功成不退。釁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土蕃之地。去故國萬餘里。革船渡河。牛箱野宿。間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麨。處土屋。辛苦萬狀。不可殫說。行路或聞之。尙為之烏邑。況其寡名委質者哉。閭閻阻排雲之叫。廊廟無蟠木之容。雖含憤而懷泣。大聲而疾呼。孰聞之而執憐之耶。此某等所以當食忘餐。已臥復起。遑遑栖栖。淚盡而血繼者也。蓋柔遠惇族。先王之政也。以功覆過。春秋之法也。足下何不從容為大丞相言之。明往日之無他。今日之自艾。入奏冕旒。導儒金雞之聲。賜環而東。復見天日。使聖天子之世。無復有向隅而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美。益著於遐邇。而不忘本之義。善救物之仁。天下之人。皆將稱頌於足下。豈惟弊邑君臣銘肌鏤骨。圖報其萬一而已哉。惶悚惶悚。不宜。某等再拜。

門下侍郞平章事判吏部事贈諡威烈公金公行軍記

公諱就礪。後改就呂。彝林彥陽郡人也。少以父蔭起。為正尉。遷補東宮衛。遷中郞將。領羽林。不數年。擢將軍。鎭東北界。羯貊不敢犯。以功拜千牛衛大將軍。康王二年癸酉。遐搖塞上。邊民畏而愛之。高王三年丙子八月。契丹入境。西北面知兵馬使獨孤峭以聞。書以是月十二日至。王命上將軍盧元純為中軍。與應夫為右軍。而公以攝上將軍為後軍。十三日。大閱于順天館。二十二日。右軍軍于西普通。中軍于棣梧院。後軍于茁田。信宿啓行。初。皇元太祖聖武皇帝舉兵攻金之燕都。金宣宗遷于汴。聖武北歸。留兵戍燕。燕人變之。醉而殲之。有契丹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以其黨鵝兒乞奴為將。脅河朔之民。自稱大遼。收國王。聖武赫怒。大舉伐之。二王子席卷而東。請地及糧於我。我不許。二王子因有窺覦之心。又挾私憾。使鵝兒乞奴先引兵數萬渡江。妻子皆以自隨。由鎭戎甯朔趨阿史川。我三軍至朔陽鎭。中軍軍城中。右軍後軍軍城外。朝陽人走報賊已近。三軍各選精銳禦之。軍候員與應儒、神騎將丁純祐獨所斬馘八十餘級。擒而致者二十餘人。得牛馬數百匹。符印器仗甚衆。與應儒又引步卒三千五百。遇賊于龜州直洞村。斬二百級。擒三十五人。得牛馬戰具銀牌銅印甚衆。將軍李陽升亦破賊于長興驛。皆公麾下也。三軍遣神

騎將跡賊。遇賊。與戰于新里。斬首一百九十級。進次延州。以光裕、延壽、周氏、光世、君悌、趙維六將守師子巖。永麟、迪夫、文備三將守楊川。九月二十五日。九將斬賊七百級。得馬騾牛牌印兵仗。不可殫記。賊不復分兵致屯關平驛。三軍旣至。皆莫敢過。右軍據西山之麓。中軍受敵于野。小退屯獨山。公拔劍策馬。與將軍奇存靖直衝賊圍。出入奮擊。賊潰。追過開平驛。賊設伏驛北。急擊中軍。公回軍擊之。賊又潰。盧公夜謂公曰。彼衆我寡。右軍又不至。姑留三日糧耳。今已盡。不如退據延州城。以候後便。公曰。我軍屢捷。鬪志尙銳。請乘其鋒。一戰而後議之。賊布陣恩匠之野。軍勢甚盛。盧公馳騎召公。且揭黑幟為信。士卒冒白刃爭赴。無不一當百。公與文備橫截賊陣。所向披靡。三合三克。公之長子死焉。追奔至香山南江。賊溺死者以千數。其婦子聚哭。聲如萬牛之吼。有一人乘兵自稱官人。直前請曰。我等擾貴國邊鄙。固有罪矣。婦子何知。請無肅殺。且無薄我。我則刻日自返矣。公使謂之曰。汝言何可信。與之酒。快飮而去。俄而鵝兒乞奴送符文陳乞。如其所言。三軍各遣二千人躡其後。見賊所棄貲糧器仗。狼藉於道。牛馬則或斫其腰。或刺其後。蓋使得之不可復用也。所遣六千人。戰于淸塞鎭。擒殺過當。平虜鎭都領亦擊殺七十餘級。賊遂踰淸塞鎭遁去。昌州分道將軍金公碩報曰。契丹後至者。自前月大入境。卽金山、金始之兵也。三軍次延州。唯留內廂自衛。其餘悉發後軍。獨遇于楊川。擒殺數十百級。兩軍先回博州。公護輜重徐行。至沙現浦。賊突出狙擊。公告急於兩軍。兩軍守便宜不出。公力戰卻之。卒護輜重而至。盧公出迎西門外。賀曰。猝遇強敵。能摧其鋒。使三軍負荷之士。無一毫之失。公之力也。馬上酌酒為壽。兩軍將士及諸城父老皆扣頭曰。今者與強寇角立而自戰。其地可謂難矣。而於開平恩匠香山元林之役。後軍每為先鋒。以小擊衆。使我老弱存其性命。顧無以報。但祝壽而已。公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卽用一巵與最下者亦均飮。故得其死力。及戰有功。必與諸將帥會議。聯名以聞。未嘗矜其能。十月二十日。三軍夜遣卒襲賊于興郊驛。明日夜戰于洪法寺。又明日戰于州城門外。皆克。我軍入城休士。而賊夜涉淸川。至西京。天寒。凝冰渡大同。入于西海道。國家復以參知政事鄭叔瞻為元帥。樞密院副使趙冲為副。并前三軍為五軍。又遣承宣金仲龜領南道兵以會。鄭元帥逗留失律。樞密院使鄭方甫代之。丁丑二月。就拜公為金吾衛上將軍。三月。五軍次于安州大灘。戰不利。賊氣得馳突。公與文備仁謙逆擊之。仁謙中流矢死。公奮劍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瘡如京。忠憤之氣。猶形言色。聞者壯之。五月。以上將軍崔元世將中軍。以公將前軍。大將軍任甫將新定五領。燒加發兵。遣詣忠州。公卽未合。力疾受命。七月。至黃驪縣法泉寺之南川上。五軍爭舟。公退。須諸軍畢濟。然後乘舟。忠州城墳於水。木石崩蕩。公舟為巨石所轢。柁檣俱脫。板漏水涌。同載者三百餘人。而若死灰。公堅坐不移。神色自若。俄而有三人乘桴截流。相救舟人。逆斷纜挪之。三人者不以登岸。問之原州村居人奴也。與其尤壯者偕行。再宿。會本軍于法泉寺。移次杰岾。崔公曰。明日之路有二歧。若行如何則可。公曰。分軍犄角。不亦可乎。崔公從之。會于麥谷。與賊戰。斬獲三百餘級。進于堤州之川。流尸蔽川而下。搜山谷。得老弱男女。送于忠州。牛馬與獲者至朴達峴。崔公曰。嶺上非大軍所止。欲退屯山下。公曰。用兵之術。雖先人和。地利尤不可輕。賊若先據此嶺。我在其下。猿猱之捷。亦不得過。況於人乎。

乃與加發兵登嶺而徇。貫冊。賊果進大軍于嶺之南。先使數萬人分登左右峯。欲爭要害。公使將軍申德威、李克仁當左。崔俊文、周公嗣當右。公從中鼓之。士皆殊死鬪。三軍噪之。亦大呼爭登。賊大奔。由是不果南下。皆東走。追至濮州。戰于標嶺、于大峴。于丘山驛、于登臺壩、于懸坂、于登州之東壩。凡六戰。賊莫能枝梧。奔還女眞地。九月。公承中軍牒。移兵定州。使覘賊返曰。賊在咸州。與我比境。大雞之聲相聞。公築鹿角垣三周其隍。留克仁、純祐、德成、朴巽等四將守之。移據與元鎭。十月。賊得女眞兵復振。長驅而來。公回軍過於豫州之桂川。交綏而退。忽遘疾未瘳。將佐請歸就醫藥。公曰。甫爲邊城鬼。豈可輿疾求安於家乎。疾甚。水漿不入口。目視不辨人物。有敕歸京出疾。兵馬錄事洪昌衍、將軍李中立等。扶與公至京。踰月乃瘳。於是賊破數十城。如陷無人之境。是月二十九日。所留兵與賊戰于潤州。敗績。李陽升死之。戊寅七月。以守司空趙冲爲元帥。公爲兵馬使。借上將軍鄭通寶爲前軍。吳壽祺爲左軍。申宣胄爲右軍。李霖爲後軍。李迪儒爲知兵馬使。九月六日。元帥袍笏承命。出具戎服。再見大觀殿受鉞。道長湍。指洞州。過賊東谷。擒其毛克(女眞官名)高延、千戶阿老、次咸州。以待諸道兵。慶尙道按察使李勣引兵來。遇賊不得前。遣將軍李敎守、金季鳳擊之。以迎李勣之兵。旣而賊從大道俱指中軍。我張左右翼。鼓而前。賊二軍望風而北。李敎守等與李勣來會。錄事申仲諧分其兵輸軍食。賊又要之。將軍朴義蕃敗之于禿山。賊散而復集。騎數萬。盡銳來攻。我又敗之。亞將脫剌逃歸。賊魁亦欲引遁。廬我要其歸路。入保江東城。十二月。皇元哈眞、扎剌兩元帥。其兵一萬。與東眞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丹賊。指江東城。會天大雪。餉道不繼。賊堅壁以疲之。哈眞患之。使者十二人與我德州進士任慶和來請兵與糧。且言帝命。破賊之後。約爲兄弟。我元帥以聞。王許之。遣金良鏡督糧。押卒一千以赴。哈眞屢言添兵。諸將皆憚於行。公曰。國之利害。正在今日。若違彼意。後悔何及。趙公曰。是吾意也。然此大事。非其人不可遣。公曰。事不辭難。臣子之分。吾雖不材。請爲公一行。趙公曰。軍中之事。徙倚公重。公去可乎。己卯二月。公與知兵馬使韓光衍領十將軍兵、及神騎大角內廂精卒往焉。哈眞使通事趙仲祥語公曰。果與我結好。當先遙禮蒙古皇帝。次則禮萬奴皇帝。萬奴者。蓋東眞之主也。公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耶。於是只拜聖武。不拜萬奴。公身六尺五寸以長。而鬚過其腹。每盛服。必使兩婢子分舉其鬚。而後束帶。及是。哈眞見狀貌。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問年幾何。公曰。近六十矣。哈眞曰。我未五十。旣爲一家。君其兄而我其弟乎。使公東向坐。明日又詣其營。哈眞曰。吾嘗征伐六國。所閱貴人多矣。見兄之貌。何其奇歟。吾重兄之故。視麾下士卒亦如一家。臨別。執手出門。扶鞍上馬。數日。趙公亦至。哈眞問元帥年與兄孰長。公曰。長於我矣。乃引趙公坐上座。曰。吾欲一言。恐爲非禮。然於親情不宜自外。吾其坐兩兄之間如何。公曰。是誠吾等所望。但未敢先言耳。坐定。從酒作樂。蒙古之俗。好以鉈刀刺肉。賓主相啗。往復不容嘗。我軍士素號勇者。莫不有難色。公與趙公跪起承迎甚熟。哈眞等極懽。約詰朝會江東城下。去城三百步而止。哈眞自城南門至東南門。鑿地廣深十尺。西門以北。委之完顏子淵。東門以北、委於公。皆令鑿隍以防逃逸。是月十四日。賊勢窘。開城門出降。王子自縊。其僞丞相以下皆斬之。哈眞曰。我等來自萬里。與貴國合力破賊。千載之幸也。禮合往拜國王。吾軍頗衆。難

於遠行。但遣使陳謝。二十日。哈眞與扎剌請趙元帥及公同盟。曰兩國永爲兄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我設犒師之宴。哈眞以婦女童男七百口及吾民爲賊虜掠者二百口歸于我。以女子年十五左右者。遺元帥及公各九人。駿馬各九匹。元帥送哈眞至義州。公與扎剌至朝陽。會有西京齋祭使之命。吳壽祺代公送之。九月。義州郞將多知、別將韓珣殺守將。連諸城以叛。樞密院使李克仁將中軍。李迪儒將後軍。公將右軍討之。庚辰正月。以公爲樞密院副使。代克仁將中軍。多知等請兵於遼陽溫知罕。溫知罕誘斬二人。傳首于我。三軍請理諸城從逆之罪。公曰。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大軍所臨。如火燎原。無辜受禍多矣。況因丹寇。關東爲虛。今又縱兵于此。自殘滿離可乎。唯誅多知、韓珣之黨。餘一不問。丹之漏網者。竄伏宙遠山中。時出鈔盜爲民患。而義州人昌名與秀甫公理又謀叛。公遣李景純、李文彥討宙遠之賊。文備崔珙討昌名。昌名時攻鐵州。官軍至。賊黨瓦解。遂斬昌名、秀甫公理。而景純文彥亦破賊于宙遠城。北境以安。五月。凱以班師。其後公卒相高王。位冢宰八年。功德載諸信史。此但記五年行軍之事而已。

論曰。國家之德未衰。而禍亂之萌或作。必有魁傑才智之臣。得仔委用。宏濟時艱。蓋社稷之靈。有以陰相之也。自我太祖啓宇。至于高王。三百有餘年矣。崔氏父子。繼世秉政。內擁堅甲。以專威福。而謀深者必不用。外委蔵兵。以資攻戰。而功高者多見疑。當斯之時。欲以有爲。其亦難矣。爾乃金宗詭譎。遼孽搆禍。窺我土疆。圖爲巢穴。遠鬪窮寇。鋒不可當。聖元龍興。萬里遣將。壓境徵師。論以討賊。順之則莫委其情。違之則必生他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乃能左提右挈。遠交近攻。定宗盟於經綸之始。安邦基於呼吸之間。豈非魁傑才智之臣。而社稷之靈有以陰相者歟。觀其絕甘分少。能得死力。令行禁止。莫犯秋毫。可謂有古名將之風矣。開平之戰。我乃再救中軍。沙峴之役。廬公則不相助。訖無一言而生嫌隙。不伐其勞。歸功於衆。是則大人君子之用心也。至於先詣哈眞。固與國之心。不拜萬奴。則尊王之義。多知韓珣旣授首矣。斂兵而止。以安邊民。遠謀大節。尤可尚已。史氏稱其忠義。太常諡以威烈。不亦宜哉。

記

重修開國律寺記

恭惟我太祖。旣一三韓。有利家邦。事無不舉。謂釋氏可以贊理道。化暴逆。不限其徒。俾闡其教。凡立塔廟。必相夫山川陰陽逆順之勢。要有以損益厭勝者。然後爲之。非如梁氏投塔罪福。求媚于佛也。都城東南隅。其門曰保定。其路自楊廣、全羅、慶尙、江陵四道而來都城者。與夫都城之之四道者。憧憧然罔晝夜不息也。有川焉。城中之水。渦溪溝澮。近遠細大。咸會而東。每夏秋之交。雨潦旣集。則崩奔汪濊。若三軍之行。呼可畏也。有山焉。根乎鵠峯。迤邐而來。若類而起。若蹲而止。猶熊虎之變動。而氣勢之雄也。世號斯地爲三錯。豈以是哉。淸泰十八年。太祖用術家之言。作寺其間。以處方袍之學律乘者。名之曰開國寺。時征役甫定。萬事草創。募卒伍爲工徒。破戈楯充結構。所以示偃兵息民之意也。火于壬辰。莫爲重新。僧寮佛宇。無以風雨。戒壇蕪矣。講肆蕪矣。日月以損。幾至於無矣。然而物不可以恆瘁。得時而榮。道不可以終否。待人而興。故我南山宗師木軒丘公。以辨才發解。賜號定慧妙圓慈行大師。惟振起頹綱是任。一日集衆而

告曰吾儕寓跡王土不桑不稼衣足以禦寒暑食足以度朝暮吾君之賜吾相之施亦已至矣今國家非叢日之比必欲使例益修吾廬難矣且夫隳缺而責補於鄰非義也田蕪而望耘於人非智也衆聞而喻其□□□從臾緣宗門諸刹科徵役徒夷窒崇剷茁蹊繩墨曲直筵几寬狹棟而桷之甍而覆之峙岐殿于上方引脩廡于兩傍樓南廡之端而軒焉廊兩樓之間而門焉其西則學徒之舍監師之堂曰廚曰庫各有攸位約而周儉而固矧旣往計可久增損而適宜者也自至理癸亥迄泰定乙丑三秋而畢功作慶會以落厥成見聞者莫不嘆賞焉於是其徒之老圖所以不朽踵余門求記其勤余惟近世浮圖之流有所經爲必假勢於權豪之家毒民病國徒務亟成而不知禍福爲斂怨也木軒大師則不然曾發于誠衆樂爲用不靡國秋毫之財不籍民食頃之力其所樹立如是是可書也而玆寺之始創太祖蓋欲以利家邦非如梁氏之爲者亦不可使來者不察故粗敍梗概云若夫律乘之爲道其抑非趨善猶禹舜之政而有咎繇之刑期于無刑而已微辭奧義則余未嘗學不敢強爲言泰定三年丙寅九月日東菴後人李某記

重修乾洞禪寺記

嶷原在楊廣道爲邑最僻然而自侍中章和公而下名公碩儒貴戚之鄕多產焉蓋其地綿絡山川控引滄海勢之所鍾者奇而氣之所發者秀也去邑西北五里而近有山巖然起呀然開中有故佛寺基土人相傳號乾洞實一邑奇秀之尤者也侍衛護軍河氏名元瑞本邑之士族早年給事宮掖見稱謹愿嘗遊獵抵此頹垣破礎蕪沒灌莽見之慨然以起廢自矢時大德甲辰歲也迨今積二十餘年之久竭囊褚之蓄節衣食之資以充其費伐材于林攻石于山營礎搰土身先工徒少不如意雖作必改于再于三略無懈容丹艧爛觀宏且麗者所以居佛也洞房燠室窈而廓者所以處僧也崇其堂廣其廡挹絕巘於軒窗俯洪濤於庭戶繚以垣墉列以喬松登降旋繞左右其宜而鐘魚鉢螺唄詠之用靡不精錡釜鼎鐺飲食之具靡不完牀几茵簟坐臥之設靡不周又捨臧獲以足使令舉是而言可謂無遺算矣至如鑿巖石塞泉竇浚引之勞者墾斥鹵良田收供養之需給是則神物若有感其誠而陰來相者今年十月西域指空禪師將如華山過而悅之大稱嘆以爲稀有及還與其徒千數百指因留焉客有問益齋曰昔梁蕭氏據萬乘之勢竭四海之力造塔立廟不可勝數計其功德豈特百倍河氏一寺而已哉而達磨譏之今指空之於河氏稱嘆之此其故何也答曰事有勢同而理別者非智中有權度莫能辨之古之聖人有天下而不與焉以爲非己有也苟取諸非己有者而爲之功德不若不爲之爲功德也吾觀河氏其致力也蓋己而不借人其用心也利物而不爲我則聚石□□功高須彌縷烟寸燭利博恆沙是其勢同而理別者耶至者指空遂瞻同別處待子具一隻眼卻向汝道有元泰定四年十二日記

白華禪院政堂樓記

默菴坦師作精舍于龍宮郡之天德山有二樓西曰觀空其徒之老號雲叟者記之東曰政堂以政堂韓宰相嘗南遊登其上故名之政堂之歸師屬以索文於予爲樓之榮已而師繼至予相見問焉曰菩提達

磨以造塔爲寺爲有爲之福而獨照常知爲眞功德雖以天子之尊不見容而不恤也師師達磨顧乃勞心土木以壯寺室托名達官以侈遊觀其亦有說乎師曰今夫有人將適千里怠而莫有率之半塗而不進昧而莫有道之中徑而不達吾觀舉今世吾徒所以學道得古人糟粕之餘居然自肆酗酣營利不幾乎半塗之怠者歟或凍餒山林刻志修悟款啓寡聞所取正不幾乎由遲之昧者歟吾爲是發憤結社庶幾糾合吾徒捨營利之醜免山林之凍餒率其怠道其昧則於吾師所謂獨照常知之理必有默契而縣解者焉吾將以大吾師之道也非敢爲有爲之福也若夫輝老之於裴相國端公之於白少傅唱酬問答叢林傳爲盛事曷嘗避嫌於達官哉吾樓之名得自韓公世有古今其致一也余旣聞而謝之當其語爲記其山川之勝面勢之宜經始落成之歲月雲叟言之此不復云

雲錦樓記

山川登臨之勝不必皆在僻遠之方王者之所都萬衆之所會固未嘗無山川也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雖使衡廬湖湘列于跬步俯仰之內將邂逅而莫之知有也何者逐鹿而不見山攫金而不見人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心有所專而目不暇他及也其好事而有力者踰閫闑卜田里規規於丘壑之遊自以爲高蹤樂之間道小民之所驚許汜之問舍豪士之所諱又不若不爲之爲高也京城之南有池可方百畝環而居者閭閻煙火之舍鱗錯而櫛比負戴騎步道其傍而往來者絡繹而後先豈知有幽奇閑曠之境迺在其間耶後至元丁丑夏荷花盛開元福君權侯見而愛之直池之東隙地起樓倍尋以爲崇參丈以爲袤不礎而楹取不朽不瓦而茨取不漏桷不斲不雕而不撓壁不塗不華而不陋大約如是而一池之荷盡包而有之於是請其大人吉昌公與兄弟姻婭觴于其上怡怡愉愉覺日忘歸子有能大書者使之書雲錦二字揭爲樓名余試往觀之紅香綠影浩無畔岸狼藉風露搖曳烟波可謂名不虛得者矣不惜惟是龍山諸峯揖青抹綠幅幪於下晦明朝夕每各異狀而觀之閭閻烟火之舍其面勢曲折可坐而數負戴騎步之往來者馳者休者顧者招者過朋儕而立語者値尊長而趨拜者亦皆莫能遁形而望之可樂也在彼則徒見有池不知有樓又安知樓之有人信乎登臨之勝不必在僻遠而朝市之心目邂逅而莫之知有也抑亦天作地藏不輕示於人耶侯膺萬戶之符居外戚之勢齒不及古人強仕之年宜於甘利欲凝酣而夢醉乃能樂乎仁智之所樂不見誶于民不見諂于士而竊有幽奇閑曠之境於市朝心目之所不及樂其親以及於賓樂其身以及於人是可尙也已益齋居士某記

妙蓮寺石池竈記

三藏順菴法師奉天子之詔祝釐于楓岳之佛祠因游寒松之亭其上有石池竈焉訊之土人蓋昔人所以供茗飮者而不知作於何代師自念曰幼時嘗於妙蓮寺見二石草中想其形製豈此物耶及歸物色而求果得之其一方刳之如斗爲圓其中如臼所以貯泉水也下有竅如口脣以洩其滓塞以畜其濁也其一則有二凹圓者所以居火橢者所以措器亦爲竅差大以通凹之間者所以來風也合而名之所謂石池竈也於是命十夫輔置之宇下邀賓客列坐其次挹白雪之泉煮黃金之芽因謂益齋曰昔崔靖安

公嘗爲雙明者老會。其地於今寺之北岡。去寺數百步而近。此其當時物歟。牧菴無畏國師住錫玆寺。有
若三菴日嘗往來。一經題品。價必三倍。迺爲榛棘所掩沒。自雙明迨今。幾二百年。始爲吾一出而效用於
前。請爲記以顯其不遇而覓余之能得也。竊爲雙明之會。有李學士眉叟。凡一草木之微。苟可以資談笑
皆載之詩文。今考其集中。未見一語及此。何耶。其後亦未聞好事如崔太尉兄弟者。來家于此。石之爲祉
奄。其在於雙明之前。而與夫寒松亭者。未知孰爲先後也。蓋其晦而不遇也久矣。豈獨于三菴。其于眉叟
亦未之遇也。然而歸於幾三百年之前。而現於一朝。雖眉叟三菴之未遇。而有師之遇。若有所謂數者存
乎其間。物之與人。常相爲其名焉。柯之笛。豐之劍。待邕、煥而著稱。固也。二子之鑑識。爲千載所服膺。亦以
夫二物也。師伐冰華胄也。雖因其顯而素富貴者也。今爲天子之使。一國之主敬愛之如師友。廼乃與騷
人墨客。逍遙乎風月之場。其襟度可見矣。將使後之不及見者。聞其名而知其心之二石也。豈亦邕、煥之
笛劍歟。至元三年丁丑秋夕。益齋李某記。

碑

妙蓮寺重興碑

京城之鎭曰嶽。（宋徐兢高麗圖經以崧岳爲崧山。）其東崗南延。岐而西折。微伏而卷起。又分而南。爲三峴。遠而望之。若龍
蟠焉。近而視之。若鳳峙焉。據龍之腹。附鳳之臍。有佛者之宮。曰妙蓮寺。我忠烈王與齊國大長公主。皆信
佛氏。謂入佛之道。法華經最邃。暢經之義。天台疏悉備。卜勝地。立精舍。釋經以求其道。講疏以研其義。將
以祝釐於天子。邀福於宗祊者也。堂構于至元二十年之秋。明年之夏而落成。開山者。師子菴老宿洪恕。
實惟其人。洎圓慧國師。主盟結社。而恕又嗣之。三傳而至無畏國師。學者益蕃。自忠烈王旣嘗重席於圓
慧。遵齋於無畏。而忠宣王尤重其道。凡所以光護院門。闡教。列刹莫敢望焉。前乎無畏者。曰蔚。曰因。後乎
無畏者。曰芬。曰璉。曰混。曰焰。曰如。及今堂頭曰吉。皆釋林之選。相繼而維持。鐘魚香火。無替于始。而棟宇
之攲傾。蓋瓦級甎之腐且缺。蓋歷六十年之久。勢之必至者也。順菴旋公圓慧之嫡嗣。無畏之猶子。天子
錫號三藏。命住燕都之大延聖寺。後至元丙子。降香東歸。從容言於忠肅王曰。妙蓮之爲寺。忠烈、忠宣之
祇園也。其眞容故在。殿下葺而新之。率先之孝。執此爲大。王聞而有感。遂捨金銀寶器數百萬。歸諸常住。
其徒莫不相勸。或以謀。或效其力。維楹維堂。維廚維廊。撓者揣。傾者立。腐者易。缺者補。修像設之儀。踰
寶廚之費。金樹青松。綠以崇墉。旋公書大字。乃金書佛殿額。揭之爲門。光爭日星。則又莫不相慶。以爲能
事畢矣。宜刻石示後。合辭請於朝。王命臣某爲文。竊惟創之之難。不如守之之難。守之之難。又不如興復
之爲難也。玆寺也。忠宣宏忠烈之願。而忠肅修之。無畏躡圓慧之跡。而旋公起之。詩所謂維其有之。是以
似之者。其在玆乎。彼圖若家子若孫。能無忘祖考之業。躋將墜之。踏將起之。亦如玆寺之爲。雖至百世而
不隕。可也。顧不休哉。某幼從先東菴。進退於無畏之門。旋公又辱與之遊。況吾君有命。曷敢以鄙拙辭。其
銘曰。
五竺之邦。維聖斯作。思濟生靈。應病而藥。末宣妙法。如寶于櫝。鷲山一會。開卷儼然。彼饗者阿。有値精舍。

南致道人。戕揭慈化。道無通塞。器有成虧。匪賢且智。疇克完之。允也順菴。一言感王。追志先王。賜金祕府。
乃營乃葺。奐哉煥輪。溪山對月。雖舊惟新。飫以醍醐。薰以蒼蔔。福我皇元。爰及宗國。

益齋亂藁卷第七

碑銘

有元高麗國淸平山文殊寺施藏經碑

泰定四年三月庚子。僉議政丞臣恰等。命中謁者復于王曰。天子之近臣司徒剛塔里中、政院使忽篤帖
木兒受命天子之后。伻來以僧性澄、寺人允呂等所護佛書一藏。歸諸淸平山文殊寺。施鈔萬。令取其
息。爲皇太子、皇子祈福。各取其誕辰。飯僧閱經。歲以爲凡。且曰。樹碑以示永久。臣等竊惟佛法入中國。隨
世興替。且千餘歲。皇朝謂其道無爲爲宗。有契乎聖理。廣度爲心。有補于仁政。尊信之尤篤。今旣以傳東
輸其數千里窮山之中。又立食本以贍其徒。斯乃佛者之幸也。名山福地。在天下不爲少。不鄙弊邑。爰
若祝釐之所。斯則非惟佛者之幸。亦弊邑之幸也。將大書特書。誇耀無極。況中宮有旨。敢不祇承。請付執
筆者以記。於是以命臣某。其銘曰。
於皇有元。旣世以仁。陽春時雨。亭毒九垠。乃眷金仙。無爲爲教。用其土宜。利生禁暴。是崇是敬。厚復其徒。
不徭不賦。顓習其書。其書千函。浩若烟海。妙析毫釐。廣包攬載。律綜戒定。論自定慧。維釋之言。維慧之明。
路彼犪軒。卓乎羊鹿。杖策其香。一林蒼葡。假眞于竺。曰葉與難。假播于震。曰騰與蘭。求取其粃。我嚼維穀。
嘗石者麻。我剖維玉。伊磑伊堅。嚴異心同。旣成法寶。以奏膚功。天后爾嘉。載謀之地。日維三韓。樂善敦義。

維時維王。我出我錫。祝釐報上。尤也其誠。予國之東。之山之寺。毋憚阻艱。盈郵往施。發緇內帑。俾轉食輪。可繼以守。諸王頓臣。王拜稽首。天子萬歲。天后是偕。本支百世。維岑石爛。鐵海塵飛。維功德聚。不騫不墮。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方公祠堂碑

至正五年五月乙未。左副代言中正大夫臣仁復。傳王命于藝文春秋館。若曰。故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臣誥。宦于上國。甚見寵任。而能盡忠我有家。今雖云亡。予惟念之在懷。其令館事臣某。記其行實于碑。用勸來者。臣謹按方氏。世爲慶尙道興城縣士族。其曾王父佑賢。贈河南侯。王父亮。贈河南郡公。父得世。任榮祿大夫柱國封義國公。母金氏贈義國太夫人。妻李氏。密直司使光時之女。封義國夫人。皆以平章故加恩也。平章小字小公。忠烈王時。給事宮中。改名臣誥。齊國大長公主性嚴明。左右有過。毫髮不貸。獨以謹愼。日見親信。至元二十六年。隨公主入朝。因謁東宮。裕聖皇后一見留之。賜名忙古台。成宗尊裕聖爲皇太后。特授奉政大夫。掌謁丞。尋加通奉大夫。泉府大卿。武宗朝。事譯元聖太后于興聖宮。改將作院使。進階正奉大夫。兼掌謁卿。帝曰。忙古台宜力宮省。年且勞矣。朕嘉其功。以太后曰。忙古台自先太后時至今。吾見其益勤。而未見其少懈也。進階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依前將作院使掌謁卿。又曰。高麗人善楷字。孰能任使金書藏經以來。非忙古台不可。經成。擧至京師。則曰。吾固知忙古台敏而能敬。可屬大事。泰定皇后遇之益厚。晉邸老閹或毀之。后曰。忙古台逮事裕聖。閑習法度。非汝曹所及。特授太子詹事。改徽政院使。文宗天曆二年。加光祿大夫。儲慶司使。事七朝二太后。參掌機密。獻納謀謨。無不稱旨。累賜貂裘珠衣帶金玉七寶器帶。江南腴田四千畝。黃白金寶鈔不可勝計。三年。乞退東歸。營禪興寺。極其壯麗。日往來以致奉封之祝。開召姻戚故人。圍棊鳴琴。置酒遊者十餘年。今上皇帝至正壬午夏。召還朝。年七十六。精力不衰。上異之。賜金龍織衣。寶鈔萬貫。明年九月。遘微疾。庚寅。卒于第。特賜賻錢。以禮歸葬。墳在禪興寺後岡。即其寺中爲祠宇。哀榮終始。可謂無憾矣。蓋其忠于我者。則至大間遼陽洪重喜訴忠宣王擅甲事。大臣求與王廷辨。平章入侍興聖宮。色有不豫。太后問其故。跪曰。重喜高麗逋民也。顧今與王爲兩造耶。且王性剛。必不能堪其辱。臣恐不復見故主。以此內憂耳。因泣下沾襟。太后感悟。言之帝。即日斥去重喜。皇慶初。朔方藩王八驢迭思率衆自歸。朝議將處之鴨綠之東。平章奏曰。高麗地狹多山。無所田牧。北俗居之。必不樂。徒受東民驚動。或不能按堵耳。仁宗然其言而止。祿守耶律希逸爲征東省官。既受命矣。平章白興聖宮。以爲高麗樹功帝室。非一世矣。衣冠典禮。不改其舊。惟世皇詔旨是賴。今遣祿守等。無乃非世皇意乎。於是有旨留祿守等勿遣。倒剌沙之爲左相也。主立省之議甚力。平章自中宮諭輔臣如前意。倒剌沙議詘。事遂寢。由是忠宣、忠肅兩王皆禮貌之。爵上洛府院君。階三重大匡。號推忠效信贊亮功臣。今國王又命銘其功德。垂耀無極。所以襃崇之者亦至矣。竊惟國家世承皇朝寵降之恩。王室侍從宦繇通籍于闕庭。固不爲少。而能以忠信保其祿者幾希。況能導宣德澤。以利父母之邦乎。若平章者。其可尙也已。是爲銘。銘曰。

大微宮庭。晔彼四星。皇位之側。其一 顯允方公。迪簡海東。入奉盛則。其二 既敏以明。亦敬以誠。乃宣乃力。其三 乃

心恭秉。拳拳不忘扶我宗國。其四 於粲禪坊。有祝在堂。時事無忒。其五 有圭者碑。式攝銘詩。後者矜式。其六

大都南城興福寺碑

佛教之因果。衔善獲報。猶溉根食實。用能誘掖羣迷。以就功德。京師南城之又南。有寺曰興福。去城市不遠。邃然有邱壑趣。檀施者日來。而釋子可以取養而修其業也。日高麗僧元湛。購地五畝。與其徒崇安、法雲等。肇基而堂之。有長城郡夫人任氏。亦高麗人。自世祖皇帝時。遇知於椒閣。賞賚甚厚。常思有以祝釐報上者。莫爲之計。聞是擧也喜。出褚幣若干緡。以助土木經營之費。入腴田五十畝。以充晨昏供養之需。鳩工庀材。上棟下宇。經始于皇慶二年秋。落成於延祐四年春。奐棟之崇。房櫳之深。於粲瑰麗。有嚴像設。若有相之。能事畢矣。仍約世以高麗衲子主盟叢席。蓋爲其能精於戒律也。噫。湛安及雲輩。任夫人。去鄉國數千里。不期而萃。作爲勝事。力省而功備。玆非宿因之所致乎。自時以往。上以奉福朝廷。下以資利生靈。天宮既見身子之繩。大風不墟貧女之燈。果報之說。其亦有徵哉。予固東人而與湛輩遊。敢辭文其語。以諗來者。

海東曹溪山修禪社第十世別傳宗主重續祖燈妙明尊者贈諡慧鑑國師碑銘幷序

尊若大浮圖出處語默。皆非苟也。出處係乎時。語默存乎機。所以發明其道。以覺後覺者也。故慧鑑國師其若時者乎。諱萬恒。俗姓朴氏。考通士諱景升。熊津郡人也。師以儒家子爲僧。幼穎悟能自強於學。長登不惑。赴九山選。中魁科。彌衣往楓岳。夏滿移棲智異山。餓不重味。寒不襲衣。膝不至席。考槃稔跡晦而名彰。忠烈王命住三藏社。其師曹溪圓悟和尙亦諭之。乃往。後歷主朗月、雲興、禪源等社。凡經指授若聵而聆若醐而醒。弟子至七百。士大夫摳衣入社者。不可勝計。中吳異蒙山見其文偈。歎賞不已。賡和十數。仍貽書致古潭之號。皇慶癸丑。太尉王謙居永安宮。安車卑辭。邀至京城。時方聚禪教名流。日以次講論。師至。棒喝風生。辯若懸河。王喜甚。行同輿手捧饌。加法號別傳宗主重續祖燈妙明尊者。袈裟衣帽襪。先銀幣五十鎰以贐。師還山。悉以付常住。不歸於私。延祐己未七月。遘疾。將移棲。遍告山前一夕。而峯大木自仆。赤棲宜山谷。至八月十八日。剃浴更衣。修遺書。自占葬地。夜女。喚侍者鳴鼓。披袈梨。據禪牀。竪喝告別。其略曰。廓清五蘊。眞照無窮。死生出沒。月轉空中。吾今下腳。謹辨元蹤。告爾弟子。莫認揣空。禪者萃瞬間以去住之意。則有何處不相逢、渡河不用筏等語。拍膝叉手。含笑而化。闍維塔于寺之良岡。壽七十一。臘五十八。訃聞。王心惻悼。賻諡慧鑑國師。塔曰廣照之塔。初母鄭氏。夢天降翠幕。有童子肌肉如冰玉。就視之。遂合掌踞入鄭氏懷。及寤。如納斗大石胞中。砭藥之不效。以己酉八月六日誕師。因名幕兒。洎示寂。帶方郡民名白太者。夢師登翠幕天去。怪而明日奔至寺。師已逝。銘曰。

師之德。溫而直。淵而塞。師之學。博以約。精以確。海印其心。獅子其音。曹溪其任。挺普照之緒。振圓悟之鐸。斬蒙異之羈。道之所存。王者加尊。重幣華軒。倉于山門。釋子旁午。湊我法乳。法乳所普。萬彙時雨。匪假而醫。寔富其擄。匪作而衒。時究其蘊。既善諸身。克利于人。刻銘貞珉。燦爛千春。

有元高麗國曹溪宗慈氏山瑩源寺寶鑑國師碑銘幷序

近世有大比邱。推明佛祖之道。以開來學。曰普覺國尊。其徒蓋數百十人。而能鑽堅揭深。妙契啐啄者。惟寶鑒國師爲然。國師諱混邱。字邱乙。舊名淸玢。俗姓金氏。考贈僉議評理諱宏富。淸風郡人也。妣黃驪閔氏女。禱于福靈寺觀音像。以忠憲王二十七年辛亥七月二十七日誕焉。幼與羣兒戲。聚瓦石爲塔廟。休則面壁若有思念。形貌端嚴。性又慈祥。故親戚目爲小彌陁。十歲。投無爲寺禪師天鏡祝髮。以九山選首。登上上科。棄去。從普覺學。自謂非所圖。與不止。始普覺夢一僧來。自謂五祖演。詰朝師往謁。心獨怪之。及是嘆其敏而勤。語衆曰。吾夢有徵矣。洎嗣席開堂。其師秉規繩講者非一。而雍容閑雅過之。忠烈王賜伽梨法服。累下批至大禪師。德陵卽政。特授兩街都僧統。加大師子王法寶藏海國一之號。皇慶癸丑。德陵謝位。處永安宮。屢遣中使與而致之。從容談道。或至日暮。於是諗國王以祖宗舊例。冊命師爲悟佛心宗解行圓滿鑒智王師。兩王同摳衣請益。前古未有。旣數年。乞退甚懇。許之。因命住瑩源寺。寺本禪院。元貞中爲智者宗所有。以師故始復其舊焉。至至治二年冬十月。感疾。移錫于松林寺。修遺書封印。付侍者。越三十日盥洛畝法別衆。其略曰。荊棘林中下脚。干戈叢裏藏身。今日路頭果在何處。白雲斷處是靑山。行人更在靑山外。旣乃還方丈。據牀而逝。師沈厚寡言。學無不窺。爲詩文富贍。有語錄兩卷。歌頌雜著二卷。新編水陸儀文二卷。重編拈頌事苑三十卷。行叢林間。中吳蒙山異禪師嘗作無極說。附海船以寄之。師默領其意。自號無極老人。報年七十三。僧夏六十三。王聞訃。追悼。贈諡寶鑑國師。塔曰妙應。仍命臣某書其德行于碑。臣聞佛氏言福智。修己而物應者也。缺一於二。不足以自立。苟能信於人乎。師凡七卅鐵。六錫號。九歷名藍。再住內院。爲一國釋林之首。受兩王函丈之禮。人無異論。咸謂之宜。非所謂福智二嚴者。時克如是哉。其撰詞刻石。傳示後世。臣可以無愧矣。銘曰。

負彼心宗。逾海而東。厥派爲九。道義其守。繩繩仍昆。代有哲人。守正矯失。黌門之一。博學篤行。麟角之明。顯允鑒智。侯其嫡嗣。淵乎其懷。卓乎其才。爰辭其尊 王于禰于祖。旣主宗盟。諸方益傾。旁涉書史。硏精究理。晉爲文。秋濤春雲。王于體貌。寵以嘉號。匪惟寵之。北面以師。釋木凝顛。師不自大。拂錫雲山。陰福區寰。慭莽怨匿。王心是惻。俾臣作銘。揭芬僧齡。匪學斯悖。匪愚斯贈。有緇其衣。勗哉我希。

王順妃許氏墓誌銘

維皇元後至元元年。歲在乙亥。月日。高麗國王順妃薨。春秋六十五。姓許氏。孔巖郡人也。曾祖諱京。檢校尙書右僕射。行禮賓少卿。知制誥。祖諱邃。銀靑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禮部尙書。翰林直學士。承旨。考諱珙。皇匡靖大夫。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典理司事。世子師。贈諡文敬公。配享忠烈廟。莫不才高視草。擅手筆於搢華。任重調梅。煥腰章於累葉。而文敬克勤克儉。不吝不驕。溫溫惟德之果。寔蹇匪躬之故。積善有慶。不亦宜乎。妃英精毓秀。麗質方娥。橫月玉闕。盛秦樓之鳴鳳。映波羅襪。步洛浦之游龍。至大己酉。冊爲王順妃。無言成桃李之蹊。有信奉蘋蘩之祀。綠衣之諷。不興於時。彤管之書。是信于世。有男三人。女四人。長曰順正君璹。本朝錫爵稱府院大君。天子疏恩拜翰林學士。次曰[illegible]爲長老絲覺。脫身紈綺。抗志烟霞。披法匠之推符。號禪師而加大。次曰懷仁君揖。習秋鞬之詩。參虎衛之行。例[illegible]分茅。

何止說三韓公族。名揚剖竹。久已爲兩浙州官。女長曰永福翁主。適襄陽君金益達。次曰延福翁主。適中書左丞吉吉反。懿妻知敬仲之賢。苗氏見韋郎之孝。以今況古。亦無愧矣。次則伯顏忽篤皇后也。道太眞以寵裳。琴瑟之和已洽。貽阿嬌於金屋。賞綸之寵似崇。妃由是芝綸得賜於華冠。萱茀親朝於藥闕。累內帑之珍錫。奉璽命以榮歸。開紅字之榗。寫瑱函之貝典。祝聖報上。可謂至矣。次曰慶昌翁主。適慶陽君盧項。愛鍾於季。撫無九十之儀。配得其賢。固有二三之德。今則懷仁去水陸萬里。想猶阻於訃音。皇后處雲霄九重。義莫臨於哭位。順正、雙峯、永福、延福。並先睹於薤露。悲水負於棘風。故於妃之喪。自歛及葬。唯慶昌翁主與慶陽君。獨得以盡心焉。嗚纖而哀慟城崩。蓋棺而淚傾河注。以明年丙子二月壬寅。窆于德水縣飯山之原。禮也。且微拙筆。用勒幽銘。豈比蜀王。枉殉佳人之鏡。惟慚漢客。曾題幼婦之碑。銘曰。

於赫許宗。輿自國初。世濟其美。史不絶書。文敬謙謙。收斂愼德。天昨陰功。猶播有穡。儲祥夢熊。有女之英。芙蓉讓麗。蘭蕙羞馨。旣沐銀潢。歲繁玉葉。寵溢門闌。光增譜牒。不啻一宗。邦人仰之。不啻一邦。天子賓之。年踰耳順。終始哀榮。靑鳥上兆。方相啓行。鬱彼佳城。臨平之阜。邦君之妃。皇后之母。

推誠亮節功臣重大匡光陽君崔公墓誌銘 幷序

完山崔氏。自禮部郎中鈞。死節西京(一作) 賊。爲名家。其子甫淳。相高王。諡文定。文定生宰御允偁。宰御生學士佋。學士生贊成事毗一。娶司宰卿辛洪成之女生公。公五易名。阜、瑞、琇、實。最後名誠之。字純夫。號松坡。未弱冠。以進士及至元甲申第。管記鬱林。入補史翰。遷爲春宮屬。隨德陵朝元。執政叛惡。德陵百計誘之使去。公笑曰。窮達在天。惟於利。非士也。及大德末。扶皇大弟定內難。擁立武宗皇帝。公常居左右。贊襄之人無知者。由朝顯轉郎。六遷爲三司左使。階奉翊。尋轉僉議評理。三司使。僉議贊成事。階重大匡。號推誠亮節功臣。封光陽君。德陵如吐蕃。公之子文度。間關馳赴。道遇公。與俱追至關西。僧圓明叛。阻兵中南。不得前。事定。踰隴抵洮。鬼蜮之域。單騎不可行。留洮上半年方還。會本國人分黨相訐。朝廷議立省。比內地。公與兩宰相金廷美、李齊賢等。獻書陳利害。遂寢其議。藩府僚佐又疏國家得失。將言之府堂。公獨不肯署。最後主謀者司坐府中。命錄事持紙筆請署。公厲聲曰。吾嘗備位宰相。僉錄欲相脅耶。衆沮喪。泰定甲子。上書求退得允。以光陽君家居。畜聲妓。召賓客。淸談雅笑。不問人間事。至順庚午。感疾。至七日癸亥。卒于第。壽六十五。有司庀喪事。諡文簡公。公性剛直。不妄語。字畫楷正。詩醞籍可喜。尤邃陰陽推步之法。任風憲選舉是官詞苑且二十年。德陵眷遇終始無出右者。嘗闢春場。取安震等三十三人。名士居多。夫人金氏。贊成事鈍村居士𧙗之女。賢有行。先三年亡。一子。前上護軍文度。讀書喜程朱學。先達皆從之遊。一女。適萬戶密直副使權謙。云。銘曰。

爲名家之嗣。得其君而伸其志。遇以禮而退以義。有賢妻以殺其生。有良子以送其死。求之今時。十無一二。嗚呼。光陽可無憾矣。

匡靖大夫僉議參理上護軍羅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甲申八月己丑。匡靖大夫僉議參理羅公卒。王命有司弔祿。賻諡良節。其年十一月庚寅。以禮

葬于松林縣藥師院之北原。公諱奎龔。籍貫慶州。三韓功臣大匡諱聰禮十一世孫。曾祖諱孝全。皇贈太中大夫、禮部侍郞、知都省事。祖諱得璜。皇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尙書左僕射、判戶部事、致仕。皇懷遠大將軍、管軍二萬戶、奉翊大夫、知密直司事、軍簿判書、上將軍、世子元賓。諱裕。爲公考。皇銀靑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兵部尙書、□將軍趙諱文柱之女。□□郡夫人。爲公妣。娶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三重大匡。判都僉議司事、默軒先生閔諱漬之女。生男女二人。女適奉翊大夫、同知密直司事、上護軍崔文度。男曰英傑。今爲奉翊大夫、密直副使、上護軍。公自以將家子。幼習武藝。不暇讀書。而天性耿介。敦節義。恥與人爭訟。毋夫人分家產。別遺臧獲爲口四十。公辭焉曰。以一男居五女之中。爲忍苟得其贏以累爾媼之仁。夫人義而許之。年十七。受皇朝宣命。帶金符爲上千戶。懷遠卒。後襲爵爲管軍上萬戶。階虎德將軍。帶三珠虎符。忠烈王季年。爲神虎衛護軍。賜金紫。兼僉議中事。德陵痛革宿弊。朝士一切罷黜。於郞官獨留公。時命令一下。百司奉行。若恐不及。公守法多所封駁。權貴側目。或誣以危言。不爲動。涖職十年。方爲檢校上護軍。七年。遷監門衛上護軍。轉千牛衛。兼中門使。換左常侍。三遷爲匡靖大夫、商議評理。封雞城君。年五十七。授其子世爵。閑居又十七年。每念民生休戚。人材用捨。負手愳身獨行閭庭。若有隱憂。嘗一尹雞林。三鎭合浦。廉勤慈惠。南民至今稱頌之。今王嗣政。起復爲僉議參理。世所謂五宰者。貌莊翹。耳頗重聽。然臨事慷慨。不少懈。一日語判三司事李齊賢曰。吾君幼委任宰相。彼負且乘者。不誡覆轍。吾其引避。毋俱爲十手所指。公當云何。齊賢謝曰。僕前以二三策曉執政者。未見施行。常愧不能勇去。敢不惟公言是從。後十許日。聞公告以病。意謂欲遂前計。嗚呼。烏知其覽不起也。亟往弔哭而退。子與壻繼而踵門乞銘文。將鑱石納諸壙。義不可辭。受而爲銘。明日上書自免。庶幾不負公言於存沒也。其銘曰。

爲官選慈。爲將廉恥。惟義之求。不怵勢利。由衷受能。罷學以致。繼而羽之。入不此止。顧予何人。曉婦知己。敢負一言。而謂公死。

推誠翊祚同德輔理功臣三重大匡脩文殿大提學領都僉議使司事永嘉府院君贈謚文正公權公墓誌銘

大德辛丑。菊齋權文正公提衡春官。齊賢幸中丙科。公妻以其子。因得師事者四十有七年。至正丙戌。公年八十有五。其秋遘疾。冬十月己巳。命左右扶起。端坐而逝。齊賢往弔猶哭。其後數日。諸孤泣且告曰。日君爲吾大夫人銘墓。今大人見棄。將以後十月丁酉。合葬于德水縣鉢松原。所以光榮幽堂。又非君誰托。於是退而敍之曰。公古昌權氏。諱永。字省卿。後改溥。而字齊萬。曾王父諱守平。尙書左僕射。王父諱璸。翰林學士。考諱昉。贊成事判典理。致仕。謚文淸公。妣盧氏。左諫議大夫諱涓之女也。公年十五。舉進士。及己卯第。中廊前試。錄啓事府。移國學學諭。轉博士。拜右正言。累遷至僉議舍人。又累遷至詞林學士秘書監。改右副承旨。判禮賓寺事。入密直爲學士。至判司事。遷都僉議。至贊成事。遂拜政丞。判選部事。加脩文殿大提學。領都僉議使司事。階自升仕郞至三重大匡。館職自知制誥至大右文監春秋。封永嘉府院君。號推誠翊祚同德輔理功臣。又嘗爲征東行省員外郞、郞中。王府斷事官。未嘗一補外寄。一見彈劾。此其凡

也。夫人柳。貞愼公陞一女。封卞國。生五子。準、宗頂、皋、煦、謙。準封吉昌。煦雞林。謙福安。皆府院君。皋知都僉議事。文化君。宗頂出家爲兩街都總攝。亦封廣福君。長女適代言安推忠。次適府院君李齊賢。次適順正大君璹。次適淮安大君珣。皆王氏。一家九封君。古未之有。皆文淸年高無恙。而公知貢舉。及公以冢宰監畢。吉昌引門生稱壽。公之二門生。門生之三門生。相繼掌試。亦可謂盛事矣。遠祖太師諱幸。佐太祖有功。賜姓權。世濟其美。以至文淸。禱于福靈寺水月菩薩像。以中統三年仲冬十有一日日將晡而生公。戊子己未。拱壬己之祿。而互衡發之。天機之妙如此。公溫乎春風。滿乎晴空。敬以事君。誠以事親。睦於僚友。惡於族姻。目不睨粉黛。口不商財賄。齒旣壯。雖子姪待之如賓。爵旣崇。讓與益過之如對。嗜讀書。老不倦。注銀臺詩二十卷。觀者服其該博。爲詩文簡而整。閔默軒漬。洪信齋革。每擊節歎賞。而不以是自矜。任政房十有三年。位宰相二十有二年。而不以是自滿。嘗用五福。不亦宜哉。其銘曰。

權系于金。實繇雞林。世佀德音。其一 丈人其承。道義孔富。天畀貴壽。其二 克念公心。克踐公行。誰篤餘慶。其三 繩繩雲來。適爾穀穀。不疑何卜。其四

有元高麗國輸誠守義協贊輔理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彥陽府院君贈謚貞烈公金公墓誌銘 幷序

公姓金氏。諱倫。字無己。號竹軒。又號魋村。雞林彥陽人也。曾大父皇太師、門下侍郞平章事。贈謚威烈公諱就礪。大父皇太傅、門下侍郞平章事。贈謚翊戴公。諱佺。考皇都僉議參理、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贈

謚文愼公。諱賆。妣皇陽川郡太夫人許氏。僉議中贊脩文殿大學士贈謚文敬公諱珙之一女。以至元十四年丁丑夏六月二十有九日丁亥生公。十七年庚寅。哈丹寇我國。我遷都江華。文敬爲冢宰。殿國人之後。命公挈家以先。公年十四。指畫如成人。一族賴之。蔭補鹵簿判官。轉典廐丞。由別將陞郞將。爲承龍行首左都知右中禁二指諭。拜神虎衛護軍。兼監察侍丞。累遷獻部議郞、典符令、中門使。兼司憲執義、提點典符密直右副丞旨。以檢校僉議評理。階匡靖大夫。出刺忠、水、登三州。入爲讞選二部典書、密直副使。以慶尙全羅都巡問使鎭合浦。加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三司左右使。封彥陽君。階重大匡。號推誠贊理功臣。又加都僉議贊成事。判版圖司事。號推誠守義協贊功臣。遂判左政丞。未幾乞退。封府院君。階壁上三韓。號加輔理二字。此歷官出處大略也。其爲護軍也。洪忠正子藩舉以爲辦正都監副使。有巨室與鄕民爭一女奴。子孫百口。公閱其籍曰。此某代某和某歲月與諸子立券者。距今茲若干年矣。齒女奴子若孫以較。先後和懸。而女奴之名一字微偏。豈改焦爲犂者乎。某相諸子俱有後。嘗家置籍一本。藏取而考其異同。如其言。巨室遂詘。其爲侍丞也。某甲乙二人爭家口。乙曰先世嘗訟于官。知某姓許忘名。別自而分與之。甲所得物。故無由孽。乙家幸得書殘。因遭火亡其籍。甲幸譏減乙爲辨非附。公默計歲月日。所謂許知璧。必吾家文敬公也。命吏檢當時印簿。所分名數俱存。以詰甲。甲亦詘。其精詳多類此。內臣挾椒手毆五品郞殿門。公劾論甚峻。兼劾憲左言不以實爲內臣地者。內臣者方有寵。憲左亦達官大族。排根公左官爲州。時大修宮室及佛廟。驅民就役。使者旁午。皆憚公。非不得已莫敢入境。州人賴以息肩。其鎭

合補也。軍將不敢以緩急私撓於民。州郡不得以喜怒妄加於吏。天子之使來觀之。卒乘之盛。號令之嚴。無不悚然以敬。及與之游畋。左右馳射。舍拔屢中。則又歎然以樂。所至稱道不容口。公嘗從忠烈王入朝。忠宣王日侯于邸。從臣竄順退縮。公身兼數任。獨侍左右。忠烈嘉其志。忠宣亦待以禮。毅陵見留京師五年。瀋王得幸天子。擧不逞之徒。誘脅國人。上書願得瀋王爲主。公與弟元尹□獨不署名狀中。或私於公曰。盍來自異。若後悔何。公罵曰。臣無二心。職耳。何後悔之有。曹頔構亂。自速其死。永陵命公訊其黨于巡軍萬戶府。一府嫉其從逆。勇欲拷掠痛理。公曰。此輩詿誤於曹頔。指嗾何足責哉。若使傷肌膚毁筋骨。必謂我枉法。雖服以獄。朝廷乃弛其刑。因感悅首罪無隱。永陵被徵。道召公與偕。公年過六旬。聞命馳赴。數日及之鴨綠江。至則丞相伯顏奏令五府官雜問。而力右頔黨。頔黨多利口。公折以片言。辭理簡直。五府官改容。自之爲白於宰相。永陵得釋。東歸襲爵。四年。讒構蝟毛。天子賜以襲衣尊酒。而館伴實來。繼遣朶赤頒德晉王出迎。朶赤露刃挾王。載一騎馳去。公時家居。聞變遽起。痛不及奔問。詣館伴。又知其不可以義感。退與宰相言所以乞哀朝廷者。咸曰。陪臣犯天威。恐有大謫。公慷慨賁之曰。君臣父子也。子而救父。執以爲罪。是罪不救。可謂子乎。於是始議上書。卒不果。公終身憤悒。形於言色。公未與嗣王訪公請諡事。對曰。先王不返。徒以愉舌斂怨累德。今其禍首猶在。必先擧正厥罪。以明先王非辜。然後可請。因疏其人罪惡。上之兩宮。感悟。轉聞朝廷。授公改正贈諡二請表入奏。謝曰。臣桑榆之年。七十又二。恐顛仆道路。以辱明命。未死。敢不勉。退而理裝。行有日矣。遽得風疾。十日不飮水漿。命左右扶起。具衣冠趺坐而逝。實至正八年戊子二月二日也。計聞。輟朝三日。官庀葬事。贈諡貞烈公。是月二十四日。窆于大德山感應寺之業岡。祔文僖公兆域。遵理命也。公善觀書。多識典故。有問響應無疑。仁於宗姻。信於故舊。見其來必置酒竟日極歡。聞其病每市藥。造門相視。惻怛如漢吏。而疾惡嘉善之公。無擇於戚疏。嘯遂若皆士。而愛君子

民之切。不滌於夷險。故賢者慕其行。不肖者畏其義。街童巷婦。聞稱竹軒。亦能知其爲公也。夫人副知密直司事崔諱瑞之女。先一年歿。贈卞韓國大夫人。生七男二女。曰可器。版圖摠郎、金海府使。先歿。曰敬在。重大匡陽城君。曰宗姮。出家爲華嚴師。曰達岑。亦出家爲禪師。曰淑明。開城判官。曰希剛。典理判書、藝文提學。曰承矩。通禮門副使。女一適驪興君閔思平。一適宗簿令金瑚南。亦先歿。耶南化平人。與公非一命也。庶出男曰械迹。二女未適人。某辱知於公。見謂詩友。而希曜又委爲子壻。於其謁銘。義不可負。謹取李執義達衷善狀。檃括而爲序。且系以辭。嗚呼。風教之移世也。剛可使橈夫指兮。方可使內夫枘也。鼎柱車不倚衮兮。冠苴履不愧弊也。允也貞烈兮。溫而厲、儼而和也。松栢乎歲寒兮。砥柱乎頹波也。榮茲而瘁猶兮。我獨教乎信也。諧違而利從兮。我獨全乎忠也。化斯民之庶幾兮。有諸己之不曾也。胡登庸而惠賜兮。旋脫去若棄屣也。雖謝事而杜門兮。當一飯而忘吾君也。惓惓乎刷恥于國兮。汲汲乎除民之賊也。嗚呼如公兮。常求諸古人之中也。

有元高麗國誠勤翊贊勁節功臣重大匡星山君贈諡文烈公李公墓誌銘

葬之有誌。古也。世代既遠。或有崩壞。見其誌知其爲誰所藏。固有不忍不掩焉者。士君子葬其親所不可

後者也。星山君李公卒逾年。余始爲之誌銘。蓋有由焉。曹頔之變。詔徵永陵入覲。至則丞相伯顏害行誠。至使與不臣者兩造面辭。公慷慨發憤。謂余曰。吾面折丞相前。其意可回。列戟守門。莫叫其閽。幸其出田城南。吾嘗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明吾君。吾子其把筆書吾事。夜起沐浴。雞鳴將行。伯顏適以是日敗。余感其義。語之曰。死生不可期。然公長我且二十歲。有不諱。不敢要鄙文以銘幽堂。公笑許之。永陵復國。明年冬。嘗步自北宮。彈雀于松間。公徑造跪曰。殿下當忘明夷之時乎。今惡少假威。略婦女。攘貨財。民不樂其生。朝夕禍至。恐往者之不曾。此而不卹。顧玩細娛乎。永陵始甚怒。已而謝遣之。既出。從者爲惡少所毆。以其言已事也。公即歸臥故園。不交人間事。嗟乎。經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公之去也。若有骨鯁之士。能繼而言之者四五輩。岳陽之辱。其亦庶乎免夫。公歿。其孫仁復。服闋如京。授行狀、且曰。大父理命。俾徵前言。丐銘。葬近而塗遠。不反相聞。茲敢告。於是乎無以爲辭也。謹受其狀而次之。公姓李氏。諱兆年。字元老。京山府龍山里人也。曾祖諱敦文。祖諱得禧。考諱長庚。皆爲府吏。考後贈某官。妣某氏。贈某郡夫人。公年十七。以鄕貢進士。登第丙科。調安南府書記。移晉州牧司錄錄事。通文署典籤。江陵府。避通禮門祗候。轉禮賓內給事。出知陝州。入爲郎。祕書。以前祕書丞起爲奉善大夫。司憲糾正。自是階至重大匡。官至政堂文學。上護軍。館職至進賢大提學。賜號誠勤翊贊勁節功臣。星山君爵也。文烈公諡也。公爲人短小精悍。確於志而敢於言。所歷多聲績。而其大節尤可稱者有五。大德宋公從忠烈王朝京師。忠宣王來問安。華僕宋儻王宋。皆懷疑縮縮走匿。公特無他。進退惟謹。例遠竄。歸而居鄕。十三年未嘗一出言自訟其非罪。一也。擧不逞誣忠肅王于朝。見留五年。公與十六士署一紙。欲赴闕以請。公竟獨走四千里獻其書。二也。初永陵奉詔宿衞。春秋富。頗以不謹聞。公思有以誠之。因告歸。進曰。殿下與大臣貴戚比肩事天子。宜日愼一日。何乃棄禮縱情以速累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於阿保之家。所與遊多無賴子。其後朴仲仁、李仁吉、賓左右之。殿下孰從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夫儒者雖朴拙。皆能習經書識廉恥。殿下目之爲沙箇里。此何等語耶。殿下能遠佞幸之徒。而親儒雅之士。改行自飭。則可。不然。天威咫尺。其嚴乎。永陵不能堪其言。蹌踉走。後頗念之。三也。其欲死於伯顏。切諫而勇去。二者而五也。嗚呼。可不謂賢哉。公至元六年己巳某月某甲子生。至正三年癸未五月己巳卒。葬以其月辛卯。墓在其鄕之釜洞。

夫人京溪鄭氏。監察大夫允宜之女。一子曰褒。密直副使上護軍。孫七人。長曰仁復。右副代言左諫議大夫。嘗射策皇朝制科云。銘曰。

儉修於身。貧愈於文。勤以從政。誠以事君。旣撓而諍。有子與孫。謂天不賚。來視里門。

有元高麗國匡靖大夫都僉議參理上護軍春軒先生崔良敬公墓誌銘

春軒崔良敬公諱文度。字羲民。年五十有四。至正五年六月癸丑卒。卜得八月壬申。葬于玉金山之麓。以附先塋。禮也。子曰思儉。先歿。孫皆幼。長女壻左諫議大夫鄭誧在京師。未歸。次女壻版圖正郎閔璿。以宜夫人之命。丐文於予。將鑱石納壙。予老矣。惰於紀譔。自以平生相爲知己。義不可辭。把筆題其端曰。春軒先生墓銘。或詰之曰。春軒起自將官。且其齒下於予六年。予乃先生之。豈有說乎。答曰。春軒光陽君諱誠

之之子也。贊成事大提學致仕諱暉一。其王父也。戶部尚書翰林學士致仕諱佀。其曾王父也。贊成事大
司學致仕金諱晅。其外王父也。固儒雅搢紳之胄也。然而光陽君遇知於德陵。典機密。專選舉二十餘年。
聲勢甚盛。春軒宿衛中朝。習蒙古字語。綺襦紈袴之與處。韋韝毳帽之與遊。是宜富驕。而於格物致知修
己理人之道。莫得其門而入焉。顧能出則弓劍。入則簡編。濂溪二程晦菴之書。皆棠而觀之。夜分而
寢。雞鳴而起。必將詳節目極。蘊奧心得。躬行然後乃已。溫然如春陽。湛然如秋波。雖僕妾未嘗一見其卒
怒而遽言也。德陵遜于西蕃。春軒奉光陽君奔問洮蹕。往返萬里。愉容愉色。不懈益虔。光陽安焉。若在庭
闈之中也。忠肅王入朝。瀋府用事者煽起閭巷之禍。讒口交騰。舉無全人。春軒身從其居而志從其義。直
而能敬。彼此無憾。喪二親。三年立家廟。事亡如存。子男女皆先夫人金氏出。事羅夫人亦莫知其爲繼母
焉。其判典法司也。變幸莫能遂其姦。奉使平壤雙城也。頑獷莫能肆其欺。及乎入密直。升僉議。一國之
士喜於柄用。而民蒙其惠。天不假年。奄爾淪逝。莫不彈指嘆嗟。或至賞涕。嗚呼。春軒之道。盡於己而信於
人。行於家而及於國。存係蒼生之望。歿與殄瘁之悲。求之于今。蓋絶無而僅有者也。予以老自居。以儒自
私。而不先生春軒。可乎哉。可乎哉。其銘曰。
儒而匪儒。世則實繁。匪儒而儒。獨吾春軒。

金文英公夫人許氏墓誌銘幷序

夫人許姓。中贊文敬公諱珙之第二女。大父樞密院副使諱邃。曾大父禮賓少卿諱京。母尹氏。政堂文學
文平公諱克敏之女。夫人生而謹愿。文敬所鍾愛。尹氏之葬日直乙丑。或以夫人生年請改卜。文敬曰。吾
此女後必享福。無嫌也。擇佳壻妻。故相上洛君文英金公諱恂。金許皆大族也。侈富相高。夫人禮法自持。
人無閒言。文英晚喜聲妓。未嘗有妒媢之色。後文英十二歲。至順壬申七月辛卯病卒。凡生子男四子女
三。男長曰永暾。奉常大夫。典法總郞。次曰永暉。典威衛郞將。次出家名思順。慈恩宗大德。次曰永煦。奉善
大夫。資贍司使。一女適大匡淸河君鄭僙。先沒。次適大匡上黨君白頤正。季適王人別里哥不花。江浙省
參知政事云。銘曰。
柔婉中正。婦德之備。寬淑惠和。母則之懿。於惟文敬。鑒哉孔明。媲于厥子。實宜益精。作配君子。克臧克壽。
我銘幽壙。用詔攸久。

大元制封遼陽縣君高麗三韓國大夫人李氏墓誌銘有序

大夫人姓李氏。興禮府人。曾大父諱淳匡。司宰注簿。大父諱赫。父諱椿年。皆不仕。旣笄。歸韓山李氏監井
邑務諱自成。原兩家所以得氏。非一李也。生三男一女。長曰堦。次夭。次曰穀。女適張氏。先沒。井邑府君卒。
守寡四十年。閨範慈嚴。勉二子皆學。俾有立。堦官司儀署丞。穀登國試秀才科。又登皇朝制科。今以奉議
大夫爲郞中。征東行省。又爲國相。將韓山君。由是朝命贈井邑府君祕書監丞。大夫人封縣君。而國命封
三韓國大夫人。當世榮之。年八十三。至正十年十月壬寅卒。其年十二月丙申葬韓原。銘曰。
持身有節。訓子有則。士也其難。惟母時克。身享尊榮。由子名達。刻文幽壙。于永厥際。

卞韓國大夫人柳氏墓誌銘幷序

子壻推誠亮節佐理功臣三重大匡判二司事領藝文館事上護軍李齊賢謹譔曾孫宣武將軍合浦
鎭邊萬戶府奉翊大夫右常侍權 鑰書篆

始。嘗柳氏自國初爲著姓。有大丞車達者。佐太祖有功。其七世孫文簡公諱公權。以文學參大政。生右僕
射諱澤。僕射生侍中文正公諱璥。文正生知僉議司事貞愼公諱陞。娶同知樞密院事洪諱緒之女。是生
大夫人。年十三。歸權氏。爲今領僉議司事永嘉府院君菊齋公之室。孝舅姑。仁親戚。敎子孫以禮。使婢妾
以義。不御鉛華。不服文繡。巫尼卜祝。罕言於口。子母利息。恥計於心。與菊齋公居六十七年。終始無小忤。
雍雍如也。至正四年甲申八月感疾。壬戌薨。王聞訃。命有司襄葬事。公辭焉。則特贈謚卞韓國貞信和淑
大夫人。其年九月甲辰。窆于德水縣錦松原之北。禮也。男曰準。吉昌府院君。曰宗頊。出家爲曹溪宗都總
攝大禪師。曰皐。知僉議司事。曰煦。雞林府院大君。德陵養爲子。附籍宗簿寺。曰謙。僉議贊成事。三子受元
朝宣命。準。謙皆爲萬戶。煦郡公。女適密直右副代言安惟忠。次適判三司事李齊賢。次適宗室順正大君
王璹。次適宗室淮安大君王珣。三壻亦受宣命。惟忠萬戶。齊賢斷事官。璹蒙古翰林學士。內外諸孫及曾
孫男女一百有餘人。每歲時內集。軒蓋塡門。朱紫盈庭。至有元孫之戲綵于前者。嗚呼盛哉。豈非積善之
報也。銘曰。
予於權公。匪惟門生。謂公曰舅。公謂我甥。卞國之薨。公命作銘。感念之懷。得寓斯文。自不計於親嫌之倫
也。然其克孝於姑。克順於夫。相敬如賓。偕登八旬。兒孫棣棣。百十其麗。爵命其膺。諡策其承。哀榮終始。女
中汾陽。微予之辭。固足以歷世而流芳者矣。

益齋亂藁卷第八

謝聖旨表 明德代

起居

乘轝北上。三年別荷於眷憐。銘骨東歸。一日何忘於請祝。

謝表

諄諄之命。用示恩威。眇眇之躬。徒增感愧。云云。在衛若舜。聰睿如湯。克類克明。參兩儀而立極。以寬以猛。一四海之歸心。臣猥將總角之年。親奉垂衣之化。頃遭家之不幸。恐無地以自安。特降恩綸。委以藩宣之寄。載馳軺節。申其策勵之辭。豈惟臣庶之衆欣。實是宗祧之攸賴。益宣義敎柔遠。仁撫恤孤。念齊桓存王之功。欲存後裔。使蔡仲繼父之業。以蓋前愆。臣敢不當夙夜以欽遵。應生成之永賴。

謝御衣酒表

起居

父臨胥宰。恩偏濱海之封。聖慈寬仁。心切後天之祝。

謝表

遠藩傳命。示寵賚之非常。弱質踰涯。抱感情之罔極。欽惟奉先惟孝。字小以仁。記勤王於聖武之朝。軫鮮

遠俗。念尙主於世皇之日。保祐孱孫。特宣密勿之言。兼致殊尤之錫。仙盤九醞。浚含雨露之香。宮錦一封。爛吐雲霞之彩。浹洽自天之澤。儼呼滿國之榮。臣敢不銘思鏤骨之恩。庶盡糜軀之效。

乞比色目表

起居

比一圖於萬邦。僅同黑誌。所儆斷於九閽。別有丹誠。

請表

天必聽卑。曲從人欲。事雖泥古。斷在帝心。輒露愚衷。敢塵睿鑒。云云。能哲而惠。自誠而明。遵列祖之憲章。衛臨寬御。睠多方於品制。淵肅遐安。已推彰信之仁。又篤念功之義。顧惟弊邑。服我大邦。敢愼攻遼。助聖武東征之旅。觀光過汴。迎世皇北上之師。遂蒙篇降之榮。獲守藩宣之寄。泊子孫而相繼。講甥舅之至懽。及際休明。益深緣幸。元良就馭。允孚四海之情。寡昧自矜。私謂三韓之福。因念骨系聯芳於玉葉。更逢鑑臺於瑤源。既然得附於本支。何乃未同於色目。肆歷由中之懇。佇蒙無外之恩。伏望賜以俞音。順其景慕。臣謹當感聖化於桑域。庶臻魯一變之期。竣忠誠於紫宸。永貢嵩三呼之祝。

陳情表

起居

若東海百川之趨。孰敢後於朝宗。效南山萬壽之呼。臣獨先於請祝。

陳情云云。欽覩至正五年月日頒降詔書條畫內一款。今後漢人、高麗人、南人等投充怯薛者。並在此限。伏讀已還。傍惶罔措。不能自已。仰瀆天聰者。天地無私。順物情而並育。帝王有作。觀民志以必從。敢邀瞽言。佇回聰聽。云云。能哲而惠。所存者神。巍乎有功。煥乎有文。尙敎恭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坐致雍熙。伏念自聖朝奮義而肇基。惟小國向風而先服。助威討賊。遇遼民猖獗之謀。冒險迎師。贊世祖龍興之業。由是講甥舅之親。而委以保釐之位。徵子弟之質。而備於宿衛之行。坐得次於雍吉剌台。歆亦參於闊于也速。況今坤元配德。豈惟萬國之榮觀。震索儲祥。偏是三韓之慶賴。故以愚衷而自揆。與諸異姓而不倫。伏望勿遺既往之忠勤。亦念難遭之緣幸。俾同世戚。免始沙汰之嫌。益藏忠悃。庶效粉糜之效。

爲公主乞賜稱號陳情表 今代

起居

守封靑社。祇承晉接之日三。貢祝丹霄。常效嵩呼之歲萬。

陳情表

娶孩強聒。專瀆慈父之憐。后帝垂聰。曲徇愚民之欲。冀軒容察。優納懇言。云云。自誠而明。廣辟以勤。任賢勿貳。開慶曾於千年。立愛惟親。得懽心於四海。顧將庶品。端幸同辰。苟陳有切之懷。豈阻必聞之聽。尙王姬而作配。不爲榮乎。令國俗以序名。非所宜也。因念臣之曾王父忠烈王尙齊國大長公主之號臣之王父忠宣王尙寶塔實憐公主受冊

（國長公普塔實里公主者）駙在金枝之譜。宜存彤管之規。若蒙陛下矜其來處於遠方。許以追遊於舊例。祇恩九闕。
俾殫李以卅華。成德三韓。指大椿而獻壽。

謝銀字圓牌表

起居

表東海以爲封。曾叨寵命。拱北辰之居所。庶效忠誠。

謝表（伏蒙陛下賜臣駙馬六道銀字圓牌三面臣之國父忠宣王臣某所曾拜賜者而還在上司已有年矣今承命之於臣臣與國人不肯於陳情而求一者）

聰聽必卑。天豈鶴鳴之相阻。容恩偏重。山非蚊負之可勝。惟一國之咸銘。實四方之欽慕。伏念遭逢盛朝。
宿衛多年。首告言歸。雖叨趨蹌之列。而厚面色。每容戴奕之辭。適因蹕介之還。同與先臣之賜。兩曾六軸。
承使命以有懇。銀字三稱。報軍情而無滯。茲蓋伏遇簡臨寬御。厚往薄來。推博愛於遐氓。視同內地。記微
勞於上世。撫及後昆。臣敢不率祖攸行。述侯所職。春朝秋覲。對揚天子之休。夜寐夙興。請祝聖人之壽。

陳情表

起居

承賜履於東方。應遵箕子八條之化。棄垂衣於北闕。竊效封人三祝之誠。云云。事宜陳而自默。豈人臣諒
直之心。言可採而必從。是聖主包容之度。敢攄愚抱。庸瀆聰聞。云云。體禹儉勤。躋湯勇智。簡臨寬御。啓洪
業於竹苞。厚往薄來。致庶邦之葵向。伏念小邦。愛自祖宗之代。獲叨甥舅之榮。土風雖愧於中原。天幸多
逢於上國。茲者榮安王大夫人李氏。衣冠奕葉。禮義名家。毓德坤元。曾踐黃金之屋。儲祥震索。嘗開聖樓
之門。竊聞皇朝之法。有所謂孛兀兒者。合姻姪之歡。爲子孫之慶。古旣如是。今胡不然。若蒙陛下爲大夫
人李氏。舉盛禮之優優。示殊恩之衎衎。則九族咸睦親之議。誓永世而不忘。一邦稱歸表之誠。祝後天而
難老。

孛兀兒扎宴後謝表

起居

父臨普率。旁推一視之仁。聖慕聖明。深貫三呼之祝。

謝表

乾坤遐矣。敢期呼籲之聞。草木微哉。忽致恩榮之沐。感踰交至。蹈舞不知。云云。體禹儉勤。躋湯聖敬。遵祖
宗之典禮。雖舊維新。擁廟社之休祥。於斯爲盛。兼屈貂璫之寵。克敷字小之仁。眷言出日之邦。生我倪大
之族。美鍾坤順。道協儀於六宮。慶毓離明。固邦本於萬歲。於是降濬源之貴戚。馳玉節之重臣。陳飫宴以
賜歡。賚金繒而將意。旣醉以德。爲永好於舅甥。不斷其光。相歡觀於夷夏。臣敢不念其卵翼。報以粉糜。專
述職於箕封。每輸誠於華祝。

孛兒扎宴後謝皇太子殿牋

天一清。地一寧。適啓文明之日。星重輝。海重潤。誕膺監撫之推。舉中土以共欣。況小邦之多幸。今者。皇帝

陛下特降冊冊太子、定安平章等官。來錫孛兒扎之宴。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學將日博。德與年豐。旣陛
儲位於青宮。益篤孝誠於丹扆。謂慈闈之桑梓。雖比庶邦。導皇澤於雲衢。俾張宴會。山川發動而相慶。父
老矜誇於及觀。某謹當益殫不貳之心。永祝無疆之壽。

皇太子封冊賀表

起居

昔陪京輦。與霑行葦之恩。今守海藩。願獻蟠桃之算。

賀表

體元當宁。開萬世之丕圖。立長承祧。述百王之盛典。德音覃被。瑞應孔彰。云云。以乾健而當陽。得離明之
齊繼。嚴尊師重傅之禮。夙著令聞。委監國撫軍之權。允孚輿望。茲蓋宗社垂祐。天人協謀。用啓祐於宸衷。
爰固當其邦本。因推廣愛之理。更布好生之仁。舉四海莫不歡欣。顧三韓尤爲慶幸。伏念臣曾荷金門之
通籍。久叨綸禁之侍書。舉日逸趨。恨未參於嘉會。聆風蒸賀。誠有倍於恒流。

皇太子上同牋

起居

誠劣塵微。愧乏培山之效。夢勞天遠。謾輸披霧之心。

賀牋

惟忠惟孝。允孚上帝之心。以長以賢。遂正前星之位。輿情攸屬。邦本不搖。云云。德冥川沖。學惇日就。翔瑞
錫冊。永觀萬國之貞。青蓋乘車。端奉一人之慶。躬任承祧之重。益專問寢之勤。伏念早忝末姻。稔承厚眷。
緹岑滯迹。末預賀班。望海馳誠。難禁喜淚。

謝功臣號表

起居

朝九奏於鈞天。猶尊一步。效三呼於嵩嶽。每祝萬年。

謝表（至正十六年一月二十日使臣等以中書都堂鈞旨欽奉宣命而重臣與一國臣寮拜于依出城迎于闕欽受伏讀宣命節文授臣親仁保義宣忠門國彰惠靖遠功臣臣頓首拜手神魂隕越感涕交頤不知蹈舞感激無附者）

千載一時。欣戴自天之命。四方萬國。聳聞稀代之榮。銘篆何忘。粉身難報。欽惟云云。以簡臨下。惟精執中。
率祖攸行。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順帝之則。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至如草木之生成。皆是乾坤之休養。伏念
爰從弱歲。獲覲清光。充宿衛於龍墀。旣乏絲毫之補。襲藩宣於鰈域。亦微尺寸之功。何圖十有二字之褒。
悉及百無一能之品。茲蓋伏遇記累世勤王之效。憐愚臣繼主之誠。特垂綸綍之言。用比鼎鍾之刻。臣謹
當志求仁而務惠於物。身服義而願忠於君。保遠民蚩蚩之情。庶幾致於安靖。蹈上國明明之訓。敢不奉
以周旋。

詔赦謝恩表

起居

北辰居所。下臨析木之津。東海守封。上祝蟠桃之歲。

謝表

乾坤洪造。曲全庶物之生。父母至仁。旋棄癡兒之過。云云。乃神乃聖。以簡以寬。理餘無爲。體舞干於大舜。心敦不忍。法弛罟於成湯。故茲四海之康。暨我一人之慶。伏念幸遭盛際。叨襲衆封。賊子亂常。殆將覆國。愚臣匪卒。不及聞天。今者伏蒙云云。推祝遠之明。廓包荒之度。揆事機之非所得已。矜情實之無可奈何。霽雷霆之威。既往不咎。普雨露之澤。咸與惟新。乾坤全物之生。父母棄兒之過。亦不足爲喩也。人非木石。豈不知感哉。臣謹當布德音於臣庶。以爲一邦。修職貢於歲時。無替萬世。

乞退牋 臣於本月十日。因馬傷足。不能坐立。乞免職任者。

海鼇舉首。庶幾仰戴於鼇山。廐馬傷蹄。詎可齊驅於省路。肆陳摹抱。冒瀆宸聰。伏念臣鉛槧劣能。斗筲賤品。濫據柔鈞之任。敢忘粉身。常懷覆餗之虞。有若芒背。果致元崇之足疾。爛城須賈之膝行。呻吟衽席之閒。匍匐丈尋之內。茲蓋才微責重。福過災生。遭口吻之笨貲。勞難其處。損筋骸於衡撼。誠合退藏。伏望矜臣欲省事而養痾。諒臣非矯情而辭寵。致令臣桑榆晚景。謝軒裳之榮。蓬蓽閑居。收藥餌之效。專祝岡陵之壽。小酬天地之私。

臣頃以足疾乞退。伏蒙又下批授。仍前職任。加十字功臣之號。不勝恐懼。更乞辭免者。

豈能用捨。仁君豈責所難。揣分行藏。賢士免罹于禍。茲回聰聽。優納瞽言。伏念臣庸懶之儲。迂闊於事。智不周於衛足。已速顚躋。誠全切於乞骸。自甘屈蹩。何擬殊尤之寵。復加危瘁之資。臨飾之鳥魂驚。更聞金奏。伏櫪之駑力憊。却得錦幪。人將羣起而爭嘲。臣固反觀而增愧。爲以往來之迍蹇。盍爲揖讓之雍容。伏望吐温然之德音。全耄矣之殘喘。三薰三浴。拜孔光歸第之恩。一壑一邱。僻宏景掛冠之志。

臣某病既彌留。再上箋乞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上慈。特遣左副代言臣柳微、鷹揚軍上將軍臣金鏞。就賜臣教書。不允其請。顚倒感激。夜不能寐。伏地嗚咽。更陳愚抱者。

仕而所欲忠者主耳。苟非才莫忝於恩榮。耄矣不能退。則士乎。況多病敢安於祿位。爰觸呼籲。採理矜徐。伏念臣才爲宰相之官。病類浮漚之體。經綸任重。皆慨乘軍以昏昏。劍履班崇。還恐執圭而蹶蹶。分甘縮望絕免禍。敢思密勿之言。強起欲危之步。先以爪牙重將。臨親草廬中之暖。者名臣奉傳芝檢。光生图閣。舉勛耕紳。既叨昨過之無前。肖虛死亡之在後。然而功微而居高者。必遭横議。智薄而據要者。難免恒譏。雖嚴疾之得瘳。何胡顏而復進。伏望察難回之懇。憐垂盡之年。致令臣收六尺之頑軀。避賢者路。散一務之華髮。送老乎家。

臣再上箋乞退。未蒙兪允。今已旬月。病勢增加。復陳誠悃。仰瀆天聰者。

葵心有切。雖知向日以獨傾。蒲質既微。唯恐望秋而先瘁。將乞骸骨。屢陳肺腸。伏念受知德陵。而庶有[illegible]能。速事肅廟。而亦無毫補。貪榮盛際。累蒙衛鶴之榮。俛僂餘生。庶效附蛇之報。顧精神之昏耗。由老病之

連綿。豈宜竊位而忘羞。不顧避賢而謝事。外戚如洪冢宰。勇退中年。邊功者康元戎。屈居下坐。孰謂七旬之癡漢。合爲一國之重臣。徒然違禮法之明文。所以致朝廷之衆謗。伏望優納懇辭。俾從初服。則臣迹常留於輦轂。休歌曄曄之紫芝。夢亦想於冕旒。能賦猗猗之綠竹。

乞免書筵講說舉贊成事安軸密直副使李穀自代牋

伏以致敬盡禮。人君乃能得師。推賢讓能。臣子所以輔主。臣頃承綸命。久侍書筵。舉止迂疎。而未足以格非。見聞鹵莽。而無益於取正。臣猶知愧。孰不忍歟。而況素髮蕭條。元花掩翳。斗類許丞之重聽。臂同杜子之偏枯。眷戀軒墀。苟不收桑榆之晩景。頻挹沸壑。恐難保松柏之歲寒。切見僉議贊成事安某。密直副使李某。淸介無華。端方有守。句矣一學問。高於東方。才名動於上國。擇於二俊。替此一愚。直席談經。彼得贊右文之化。閉門謝事。臣何忘優老之恩。

益齋亂藁卷第九上

有元贈敦信明義保節貞孝濟美翊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右丞相上柱國忠憲王世家

謹按本國世代編年。太祖姓王氏。諱建。字若天。考金城太守。諱隆。妣韓氏。唐僖宗乾符四年丁酉正月丙戌。生於松岳南第。生而聰明。器度雄深。包濟世之量。昭宗乾寧三年丙辰。年二十。始仕泰封王弓裔。爲鐵原京太守。屢立大功。遷水軍將軍。波珍粲侍中。位冠百僚。弓裔縱虐嗜殺。梁貞明四年三月。騎將裴玄慶、洪儒、卜智謙、申崇謙等四人詣王之私第。議曰。今弓王無道。淫虐桀紂。吾輩所以會此者。欲公救民耳。王變色固拒之。諸將曰。天與不受。反受其咎。當今德望。無有居公之右者。豈可逆天命。受制於獨夫之手乎。夫人柳氏在帳中。出曰。舉義代虐。自古有之。今聞諸將之言。妾猶自奮。況大丈夫乎。手提甲以被王身。諸將扶擁而出。令人前行呼曰。王公已舉義兵矣。國人先至宮門鼓噪而待者萬計。弓裔聞之。微服逃於巖谷。爲斧壤民所害。是日。王即位於布政殿。國號高麗。二年。都松岳郡。十八年。新羅王金傅請入覲。其國臣庶皆隨之。車騎連亘三十餘里。十九年正月。百濟王甄萱爲其子神劍幽於金山佛寺。逃奔錦城。請入朝。及至。待以厚禮。王親率三軍。與神劍戰於崇善城。斬之。綏懷徐行。至百濟王都。撫曰。元凶已滅。赤子何辜。百姓大悅。九月還。受百官朝賀。親制政誡一卷。誡百寮詩八篇。信書十條。垂戒後嗣。永爲龜鑑。二十二年。晉帝遣國子博士謝攀等。册王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玄菟州大都督、高麗國王。二十六年夏五

月丁酉。薨。子惠王立。諱武。字承乾。相表奇偉。膂力絶倫。每從太祖征伐四方。執弓帶劍。先導後衛。與士卒同甘苦。百濟之戰。奮勇先登。大破之。晉天福八年五月。奉遺命卽王位。三年九月戊申。薨。弟定王立。諱堯。字義天。四年三月丙辰。薨。弟光王立。諱昭。字日華。卽位之初。以禮接下。恤孤寒。重儒雅。夙夜惟寅。刑政不濫。六年。令百官衣冠從華制。九年五月丙申。命翰林學士雙冀知貢擧。試得甲科進士崔暹等。科擧之興始此。二十六年五月甲午。薨。子景王立。諱伷。字長民。溫良仁厚。不好嬉遊。旣卽位。悉取前朝所受讒訴之書焚之。中外大悅。六年七月丙午。薨。成王立。諱治。字溫古。太祖之孫也。宋太平興國六年七月。景王疾。引入臥內。執手屬國事。景王薨。王卽位。九年六月。令職在言責者。事有不合於理。當須固執確論。五品以上。各言時政得失。民間利害。十一年五月。命五品以上各擧賢良。所擧者德行才術。具疏名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薨。穆王立。諱誦。字孝伸。景王長子。成王愛如己子。契丹統和十五年十月。受成王禪。卽王位。十二年二月。康兆反。三月十三日。王薨。顯王立。諱詢。字安世。太祖之孫也。穆王無子。寢疾。遣皇甫兪義迎立之。放前代宮女百餘人。罷教坊。壞池臺。放禽獸。元年十二月。契丹帝討康兆。執歸誅之。二十三年夏五月辛未。薨。子德王立。諱欽。字元良。三年九月癸卯。薨。弟靖王立。諱亨。字中昭。十二年五月丁酉。薨。弟文王立。諱徽。字燭幽。十五年三月。臨文宣王廟。二十二年九月甲申。中書令崔冲卒。諡文憲公。冲以門下生徒分爲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自公卿適庶下至州縣擧子。皆錄名籍中。以智聖人之道。文物由是益盛。三十七年七月丁酉。薨。子順王立。諱勳。字義恭。服喪哀毀過禮。因得疾。十月二十三日。薨。弟宣王立。諱運。字繼天。十一年五月壬寅。薨。子獻王立。諱昱。二年八月。以病讓位於叔父雞林公。明年二月甲辰。薨。肅王立。諱顒。字天常。文王第三子也。幼而聰慧。長而孝敬。博通經史。勤儉果斷。文王寵愛之。常曰。後之復興宗國者。其在汝乎。始封爲雞林公。遼壽昌元年十月庚午。受獻王禪。卽王位。十一年十月丙寅。薨。子睿王立。諱俁。字世民。三年七月。親釋奠於文廟。四年秋七月。始爲國學。試取大學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七齋。周易曰麗澤齋。尙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藝。十六年六月大旱。開淸讌閣。命起居舍人林存講詩雲漢。學士朴承冲講書洪範。得雨。十七年夏四月甲午。薨。子仁王立。諱楷。字仁表。性仁孝寬慈。好學問。多才藝。敬師傅。禮臣寮。睿王及王后尤所鍾愛。四年。國舅李資謙與平章事拓俊京作亂。知茶房事崔思全、兵部尙書金珦、以義諭俊京。俊京感悟。擁王於肩。仗劍一呼。資謙之徒瓦解。王登廣化門樓。軍民瞻望。懽呼聲動天地。十一年五月。蝗蟲食松葉。王諭羣臣曰。京房曰。食祿不益聖化。天亦以蟲之無益於人而食萬物者。示以不明。用非其人。嚮開昌言。安敢不從。其有公淸正直節義可尙者。其以名聞。將陟而勸之。貪求冒利。諂民殘賊者。勿論親疎貴賤。以其罪聞。將黜而戒之。自是月不雨。至秋七月。王如奉恩寺。禱雨於太祖眞。得大雨三日。二十四年二月丁卯。薨。子毅王立。諱晛。字日新。二十四年八月。鄭仲夫反。與諸將盡殺朝臣。王遜於巨濟。弟明王立。諱晧。字之旦。三年。大僕卿金甫當、全州牧使裵純祐等。謀擧兵以迎前王。不克皆死。仲夫遣李義旼弑前王。十月一日前王薨。九年。大將軍慶大升斬仲夫及黨與。前朝逆臣皆伏辜。唯義旼

逸以免。二十七年。遜位於弟翼陽公。至五年十一月。薨。神王立。諱晫。七年正月丁丑。薨。子熙王立。諱韺。字不妓。爲世子。常開經筵。與寮友講經史。四年十月乙亥。獎國老。旌老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鰥寡孤獨篤疾廢疾。賜物有差。七年十二月。郞中王濬明謀誅崔忠獻。不克。是月王遜於喬桐。至高王二十五年八月戊子薨。康王立。諱祦。字法桂。明王元子。二年八月九日薨。子高王立。諱瞮。字大明。諡忠憲王。以金明昌三年春正月十八日生。崇慶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册爲王世子。加元服。王天資慈祥。謹厚不妄言。談嘗受學於名儒俞升旦。留心經史。初。晉康侯崔忠獻自明王時專國。至是凡二十四年。子晉陽公崔怡繼政。三十二年。子晉平公孫沆、孫竩。又相次繼之。擅廢立。作威福者四世六十年。王小心守法。進退以禮。故權臣雖跋扈。莫敢逡也。元年。大蒙古太祖成吉思皇帝擧兵攻金。金人大敗。二年。燕民倚天兵之留守者。降而殺之。有遼之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等。乘釁而起。自稱大遼收國王。以粘兒乞奴爲□□□掠中原人民。以拒天兵。講地及兵於我。□□□丹兵遂闌入我疆。保江東城。王命左僕□□□樞學士趙冲、上將軍金就礪等。將兵禦□□□。十二月。成吉思皇帝遣元帥哈眞、副元帥扎剌。耦蒙古國行尙書省。與東眞國大將完顏子淵討金山王子等。時天甚寒。大雨雪。糧餉不至。丹兵據險堅壁。以待其疲。哈眞遣使者十二人。與我德州進士任慶和偕來。投書於我。欲與共滅丹賊。結爲兄弟之國。王敕趙冲就礪等。出兵輸穀。合力破賊。就礪至軍中。哈眞等使通事趙仲祥語之曰。果與我通和。宜先遙禮蒙古皇帝。次則又禮萬奴皇帝。就礪曰。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天下安有二帝。遂禮蒙古皇帝而不拜萬奴。哈眞等大奇之。又見就礪狀貌奇偉。遂與同坐共飮。議破賊之計。哈眞曰。兩國已爲兄弟。何憂破賊乎。明日趙冲引兵至。哈眞與之合軍大振。環賊壘四面攻之。賊計窮出降。王子自縊。其僞丞相平章以下百餘人皆斬之。於是哈眞等與趙冲就礪指日同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分其俘虜爲信。我處之郡縣之閒。今處處有契丹場。蓋地是也。二十八年。遣王姪永寧公王綧率衣冠子弟十五人。入爲禿魯花。四十六年春三月。王將親朝。以疾不果。遣世子入侍。至六月晦薨。壽六十八。在位四十七年。遺書曰。敎臣僚乘庶。予德薄負重。疾病彌留。咨惟王位不可曠。嗣予元子。其德足以升聞於上。乃命以位。凡爾官司。各執爾事。聽受嗣王之命。嗣王入朝未還。其間軍國庶政。聽於太孫。卜宅之制。務從儉德。易月之服。三日而除。遣行上國喪制。毋以死傷生。武宗皇帝下詔追加封附。制曰。昔我太祖皇帝奮擧漠北也。東征西伐。分甸甸服。昭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壤土相聯。天戈一臨。故高麗國王王瞰。深察機運。擧國內向。事會之來。間不容髮。自非秉志端慤。明識遠慮。疇克如是哉。又屬遼民餘燼。僭竊島嶼。狂肆弄兵。陸梁假息。亟煩命將致討。於時冰雪沍寒。餽餉不通。而敬乃能供待軍餼。師得給餽。軍興器仗。資助無闕。復濟師徒。往殄殘寇。其於肇造開基。宜勤王室。保民興邦。莫與之比。故得守土享年。殆將四紀。歿後見流慶斯永。傳子若孫。與國匹休。不其懿歟。是宜追崇上爵。仍易嘉名。魂而有知。歆茲異數。可贈敦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美翊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諡忠憲。云世子之入朝也。參知政事李世材、樞密院事金寶鼎、借將軍金承俊、行首金大才、少卿李凝、謁者吳軒、李傑、舍人鄭均、錄事李承衍、李君伯等四十人實從之。至燕京。憲宗皇帝南征。駐

譯釣魚山。於是離燕京。將詣行在。道過京兆。潼關。守土者延至華淸宮。請浴溫泉。辭曰。此唐明皇所嘗浴者。雖異世。人臣安敢襲乎。聞者嘆服。至六盤山。憲宗晏駕。而阿里孛哥阻兵朔野。諸侯虞疑。罔知所從。時世祖皇帝觀兵江南。世子遂南轅。間關至梁楚之郊。世祖適自襄陽班師北上。奉幣迎謁於道。世子軟角烏紗幞頭、廣袖紫羅袍、犀鞓象笏。眉目如畫。周旋可則。羣寮各以品服排班于後。世祖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自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歸我。此天意也。大加褒獎。與俱至開平府。本國以高王薨告。乃命達魯花赤忽伯反護其行歸國。中統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卽王位。是爲元王。母曰安惠王后柳氏。以金宣宗興定三年己卯三月十九日生。乙未正月二十日。冊爲世子。諱禃。字日新。中統五年夏五月。天子遣必闍赤忽兀禿來詔曰。今歲王公羣牧。咸會上都。王其乘驛而朝。秋八月。王親朝。從之者平章事李藏用、樞密院副使蔡頎等五十人。天子所以待遇之。諸侯王莫敢望。東民之被虜掠及逋逃而入中原者。斷自己未年後。悉歸之。初。權臣崔竩死。高王遣大將軍朴希實、將軍趙文冑入告曰。本國君臣。所以未盡事大之誠。徒以權臣擅政。不樂內屬故爾。今崔竩已死。卽欲出水就陸。以聽上國之命。而天兵壓境。比之穴鼠爲貓所守。不敢出耳。憲宗然其言。命罷兵。賜二人金符遣之。及是。樞密副使林衍殺海陽公金仁俊及其黨。與遂專國政。自知罪稔。必爲上國所討。凶謀益甚。十年六月二十日。擅立王之母弟安慶公淐爲王。王出居西宮。朝野莫不傷心。世子諶在上國。將歸。至婆娑府。聞廢立事。還入奏之。世祖皇帝遣斡朶兒不花、李諤等下詔曰。諭高麗國文武臣寮。據世子來奏。本朝臣下擅自將國王廢去。以其弟安慶公淐爲王。朕初聞之。以爲誠僞無徵。未可深信。國王嗣位以來。未聞有過。苟有過失。諫而不悛。當控告朝廷。以聽朕區處。不告朝廷。臣下擅自廢立。亘古以來。當有是理。今遣使臣斡朶兒不花、李諤等前去詳問。若傳聞之誤。王身無災。於汝何責。如其果然。敢有將國王與世子幷其族屬一有戕害者。朕必無赦。汝等其明諭朕心。審思臣節。當條具以聞。繼遣黑的徐仲雄等來。命王復位親朝。林衍憂懼發疽而死。其子將軍惟茂聞王與頭輦哥國王等引兵來。於是移牒州郡。悉入海島。自率三別抄。將以拒命。大將軍宋松禮、中丞洪文系殺惟茂。然後出江華。復宅松都。惟茂餘黨。掠士女。盜府藏。方舟而下。據珍島。又移入耽羅。王遣樞密副使金方慶與上國元帥阿海。皆討平之。於是帝下詔曰。頃以林衍叛逆。命將出師。撫定爾國。今罪人殲滅。卿以舊居古京。東方無事矣。然念罹兹變故。東土之人。不無驚擾。自兹已往。卿其保全生聚。諭以朕意。俾各安生業。毋或妄生猜疑。十五年六月十九日薨。壽五十六。在位十五年。武宗皇帝追加封贈制。若曰。洪惟我祖。天錫勇智。正萬邦。乃眷爾家。世篤忠貞。有成績。蓋本深而末茂。其德厚者流光。故高麗國王王禃。祇訓向方。飭躬迪吉。佩服儒雅。獨礪才猷。初父命之親承。以貢珍而入覲。會桓臧西巡於川徼。而世皇南撫於江鄂。頓期行李之通。當擁纛華之易。逢屯以阻。內訌仍滋於家艱。號渙其中。還納旄旃於帝掖。中統之風雲誠啓。三韓之蝦宇重臨。從容必中於事機。造次不忘於禮憲。首遣明廷之質。有來家嗣之良。蓋降展親。示渥特殊於他姓。服勤尊主。輸誠允拱於中天。不謂是征。遽爲先逝。奉朝斯護。罔失常期。係繼尚於皇姬。國允資於碩輔。有爲有守。普勸濟之功多。言盛言恭。兹弼諧之望著。爰旋儀哲。庸賁寵稱。太師維

垣。爵以駁其貴。君子如社。制以象其賢。庶幾往訓之遵。亦曰徽彝之擧。於戲。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恩隨寵檢以頻疏。惟有之是以似之。系與鴨江而並遠。可賜端誠奉化保節宣濟位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諡忠敬。云。世子諱諶。後改昛。母順敬王后金氏。以忠憲王二十三年二月丁卯生焉。忠敬王入朝未還。而忠獻王薨。遺令軍國政務。聽於太孫。中統元年。忠敬王卽位。八月。冊爲世子。明習國家典故。祖宗法度。喜怒不形於色。寬厚長者也。幼潛學。頗知大義。嘗與大司成金坵、國子祭酒李松縉唱和。有集行於世。至元六年入朝。八年又率衣冠子弟二十人入朝。爲禿魯花。十一年。尙降忽篤怯迷思公主。是年忠敬王薨。詔曰。諭高麗國王宗族及大小官員百姓人等。國王在日。屢言世子可以承替。今令世子承襲國王句當。凡在所屬。並聽節制。由是八月歸國卽王位。時軍旅之後。民物凋瘵。公主性嚴明果斷。內外震懾。王濟之以柔。事無過擧。數年之間。國家安然。風俗歸厚。以本國官制有同於上國。改中書省、尙書省並爲僉議府。樞密院爲密直司。御史臺爲監察司。吏禮部並爲典理司。刑部爲典法司。其餘官寺之名皆改之。侍中爲中贊。平章事爲贊成事。參政爲參理。金紫光祿爲匡靖。銀靑光祿爲奉翊。其餘階官之名亦改之。是年遣宰弟帶方公王澂入朝。爲禿魯花。先是。帝賜日本國王書。諭以入朝。又遣趙良弼爲宣撫使以往。竟不得其要領。及王卽位。帝以金方慶討珍島耽羅。其方略威信可屬大事。召至闕庭。命修戰艦。與元帥忽敦浮海討日本。破其一岐、對馬、伊豈等島。以糧盡還。八年辛巳。卽至元十八年也。又大擧。忻篤茶邱領蒙漢軍。發合浦。亡宋降將范文虎領蠻軍。發四明。期至日本城下合戰。王復以金方慶爲元帥。領高麗軍偕進。范文虎後期。且値大風。蠻軍皆沒。忻篤茶邱等亦多棄士卒僅自脫歸。金方慶獨力戰至謫家臺。諸軍不繼。亦引還。於是詔王爲征東行省丞相。官吏皆從王保擧。不拘常選。十四年。乃顏叛。王捕境內軍士。刻日親赴行在。未至。乃顏敗。帝謂王地遠不及事。勤王之誠。足勸天下。卽令罷兵。乘驛而朝。乃顏之黨哈丹。收散卒衆號十萬。脅掠水達達女眞之地。闌入我疆。分軍爲二。一自鐵嶺。一自竹田直趨王京。王命萬戶印侯、韓希愈、羅裕禦之。會帝遣乃蠻歹薛闍干等引兵來。遂與之合。大破哈丹於燕歧之野。匹馬無還者。然比年國人征戍轉餉。失其農業。以致饑饉。帝以海船輸江浙米十萬石賑之。二十年入朝。帝崩。與議立成宗。以王先朝勳戚。遇之甚厚。所言皆聽。大臣丞相伯顏完澤達罕忽右孫大師月知爾亦莫敢鈞禮。二十四年。公主薨。以病遜位於世子謜。封爲逸壽王。明年復位。又十一年薨。壽七十三。在位三十五年。武宗皇帝加封贈制。若曰。朕觀今天下有民社而王者。唯是三韓。及祖宗而臣之。若將百歲。厥父倡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謂之甥。旣勤之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可後於追崇。故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昛。移孝爲忠。易威以惠。禮樂刑政之修者。典章文物皆燦然。惟大猷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帝女之降釐。旋俾嗣王。非公孫之復始。遂能時貢其方物。順同歲賜於宗親。肯事鈞以東征。期奠枕於南面。追叛王挺身於逆水。出奇兵壓卵以大山。戰雖未還。逆首已授。雖居位未周天三紀。而享年實過於七旬。中壽其言。今代希有。媲其子式穀之是似。則斯人沒世爲不忘。自官階而進之。至師垣而極矣。

夫旣封玄菟之瑞。褒裕勤以爲標。何必刑白馬以盟。誓黃河之如帶。尙期貞魂。膺服倫章。可賜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贊亮弘化奉聖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謚忠烈。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之詞也。忽篤憐里迷思公主。至元甲戌東歸。明年九月丙戌生世子。始諱謜。後改璋。字仲昂。方在襁褓。公主入朝。抱以見徽仁裕聖皇后。后拍手呼之。使御何枚諸膝下。后名之曰益智禮普化。至年十六入朝。世宗皇帝引見便殿。隱几而臥。問爾在國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在此。宿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經論孟。帝大悅。試驗可臣來。世子引與俱入。遽起而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以見。因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之序。理亂之迹。自辰至未。聽之不倦。其後命公卿議征交趾。有詔。高麗世子之師二人召與同議。二人議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如遣使招來。如其執迷不服。聲罪而征之。一擧可以萬全。對稱旨。於是可臣遙授翰林學士。漬直學士。時人榮之。成宗初。尙寶塔實憐公主。受遜位於忠烈王。大德二年卽王位。任賢使能。去邪革弊。時有驕騎病肥驛卒病瘦之語。蓋人嗇之習於奔走者。得久間必致此患。以言使者之稀也。公主之乳媼。與本國患得之人。潛謀以公主失愛。訴於中宮。以故召入宿衛者十年。武宗、仁宗龍潛。與王同臥起。晝夜不相離。大德十一年。王與丞相達罕等定策。奉仁宗討內難。以迎武宗。功爲第一。封瀋陽王。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駙馬都尉、勳上柱國。階開府儀同三司。寵眷無出右者。仁宗爲皇太子。王爲太子太師。一時名士姚燧、蕭𣂏、閻復、洪革、趙孟頫、元明善、張養浩輩。多所推轂。以備宮官。至大元年。忠烈王薨。奔喪晝夜不息。十餘日至王京。及出殯。斬衰之服。步至山陵。復土然後乃歸。先世未嘗行也。於是冊爲征東省右丞相、高麗國王。兼瀋王。尋拜太師初。本國權臣仍世專政。集文士有才望者。置之府中。號政房。百官黜陟皆令注擬。啓於國王。王不得已皆可之。卽施行焉。宰相拱手奉行文書而已。權臣亡。政房之名猶在。故執政承旨權重於宰相。至是王謂安有宰相而不知銓選者乎。遂以文資之選。歸之典理。而首相主之。武選歸之軍簿。而亞相主之。宦人之法。頗近於古。定田賦。立鹽法。修荒政。杜倖門。規模甚備。而臣下莫能奉承。成其美意。故澤之及民者未洽。有識至今惜之。皇慶癸丑。遜王位於世子江陵君。諱燾。一名阿剌忒實里。尙英王女。又尙魏王二女。王有兄曰江陽君滋。以非公主子。不得立。有子三人。王愛撫如所生。取第二子養之宮中。名暠。一名完澤禿。介與

爵爲瀋王。尙梁王女。王旣謝兩王位。留京師邸。稱病不朝請。所居堂名潛美。基德補構。閉戶焚香。竟日危坐。飮酒至多。平居不進一盃。廐中唯飼一馬。聲色之娛。鷹犬之玩。不萌於心。唯酷嗜浮屠法。捨本國所宮爲旻天寺。極土木之工。範銅作佛三千餘軀。泥金銀寫經二藏。烝本五十餘藏。邀番僧譯經受戒。歲無虛月。人或以爲言。好之彌篤。延祐初。有鮮卑僧上言。帝師八思巴。製蒙古字以利國家。乞令天下立祠。比孔子。有詔公卿耆老會議。國公楊安普力主其議。王謂安普曰。師製字有功於國。祀之自有典故。何必比之孔氏。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後世恐有二論。事雖竟行。聞者韙之。科擧之設。王嘗以姚燧之言白於帝。許之。及李孟爲平章政事。奏行焉。其源蓋自王發也。有丞相禿黍能進李孟至王邸。諭以愛立之意。王謝曰。臣小國藩宦之裔。猶懼不任。乞付於子。陛下許之矣。況朝廷之上相哉。安敢貪榮冒寵。

以累陛下之明。臣老矣。專心事佛。以祝聖壽。臣之分也。敢以死辭。帝聞之笑曰。固知渠辭避也。乃止。其謙愼如此。延祐己未。請降香南遊江浙。至寶陀山。蓋知時事將變。冀以避患。伯顏禿古思者。本國少尹朱冕家奴也。自宮爲閹。寅緣事仁宗於藩邸。侫險多不法。王深嫉之。伯顏禿古兒亦知其然。思有以中傷者。以帝及太后眷王之深。不得發。帝崩。與帖八吉思百計醞釀。英宗不之察。以學佛經爲名。竄之吐蕃撒思帝召還京師。欲使返初服之國爲王。王固辭焉。二年五月辛酉薨。壽五十一。在位凡七年。王聰明強記。凡事一經耳目。終身不忘。每論三代漢唐君臣得失。袞袞不窮。尤喜大宋故事。嘗使其寮佐讀東都事略。至王旦、李沆、富、韓、范、歐陽、司馬諸名臣傳。必擧手加額。以致欽慕之意。至丁謂、蔡京、章惇等姦臣傳。未嘗不切齒憤惋。其好賢嫉惡蓋天性云。

益齋亂藁卷第九下

史贊

太祖

臣齊賢曰。臣及事忠宣王。王嘗言我太祖規模德量。生於中國。當不減宋太祖。宋太祖事周世宗。世宗賢主也。待宋太祖甚厚。宋太祖亦爲之盡力。及恭帝幼冲。政出太后。迫於軍情而受周禪。蓋出於不得已也。我太祖仕弓裔猜暴之君。三韓之地。裔有其二。太祖之功也。以不世之功。處必疑之地。可謂危矣。而國人歸心。將士推戴。然猶固讓。欲殉延陵之節。弔伐之事。亦豈得已哉。其好生惡殺。而信賞必罰。推誠功臣。而不假以權。創業垂統。固宜一揆矣。至若宋祖以江南李氏比之臥榻。則石晉所賂契丹山後之十六州。蓋視以爲囊中物。旣收北漢。將長驅以定秦漢之舊耳。我太祖卽位之後。金傅未賓。甄萱未虜。而屢幸西都。親巡北鄙。其意亦以東明舊壤爲吾家靑氈。必席卷而有之。豈止操鷄搏鴨而已哉。由是觀之。雖大小之勢不同。二祖規模德量。所謂易地皆然者也。忠宣聰明好古。中原博雅之士。如王構、閻復、姚燧、蕭𣂏、趙孟頫、虞集。皆游其門。蓋嘗與之尙論也。

惠王

臣齊賢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不聽。亦不討之。終致寪氏之禍。王規之譖兩王弟。亦羽父之

寔也.嵩王不致之郭.顧使居左右.其免於袖刃璧人之謀.可謂幸也.時去太祖集代甫耳.規之不義.而得衆已能如漢魏之曹馬耶.其未有以窺覦之.何也.嗚呼.小人之難遠也如此哉.可不誡哉.

定王

臣齊賢曰.定王以人君之尊.步至十里所浮屠之宮.以巖說利.又以七萬石穀一日而分賜諸僧.一遭天譴.焉心生疾.所謂君子求福不回.敬以直內者.亦嘗聞其說耶.疾旣大漸.能以宗社付之親弟.不使如王規者覬覦於其間.是可嘉也已.

光王

臣齊賢曰.光王之用雙冀.可謂立賢無方乎.冀果賢也.豈不能納君於善.不使至於信讒濫刑耶.若其務科取士.有以見光王之雅有用文化俗之意.而冀亦將順以成其美.不可謂無補也.惟其倡以浮華之文.後世不勝其弊.故宋徐奉使就錄圖經.言取士用詩賦論三題.不策問時政.觀其文章.髣髴唐之餘弊云.

景王

臣齊賢曰.滕文公問井地於孟子.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三韓之地.非四方舟車之會.無物產之饒.貨殖之利.民生所仰.只在地力.而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不易之田.絕無而僅有也.經界之正若慢.其利將比之中國相萬也.太祖繼新羅衰亂.泰封苛暴之後.萬事草創.而爲口分之法.歷四世.景王作田柴之科.雖有疏略.亦古者世祿之意也.至於九一而助.什一而賦.及所以優君子小人者.則不暇論也.後世屢欲理之.終於苟而已矣.蓋其初不以經界爲急.捨其源而求流之淸.何可得也.惜乎當時羣臣未有以孟子之言.講求法制.啓迪而力行之也.

成王

臣齊賢曰.行選官御事崔承老上書成王.因臣竊見開元史臣吳兢撰進貞觀政要.欲勸玄宗勤修太宗之政.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其政休明.可謂師範故也.自我太祖開國已來.臣所及知者.(謂惠王)在臣心.今謹錄五朝政化善惡之迹.可鑑可戒者.謹條奏以聞.伏審我太祖神聖大王.時當百六.(謂宜運旺)叶一千.嘗初剪亂夷凶.天生叡主.而假手在後.膺圖受命.人知聖德以歸心.於是値僉雞自滅之期.乘丙鹿再興之(謂王)運.不離鄉井.使作閭庭.定遼浿之驚波.得秦韓之舊地.功德莫大焉.若契丹者.與我連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絶其交聘者.以彼國和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顧舊盟.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爲無道之甚.不足與交.所獻駱駞.亦皆棄而不畜.其防患乎未然者.有如此也.渤海旣爲丹兵所破.其世子太光顯等.領其餘衆數萬戶.日夜倍道來奔.太祖憫念尤深.至賜姓名.使奉其本國祖先之祀.其文(謂王)武參佐以下.皆優沾爵命.急於存亡繼絶.而能使遠人來服者.又如此也.百濟甄萱.兇悖奸亂.殺主虐民.太祖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新羅之季.西北邊民.每被女眞往來侵盜.太祖遣一良將鎭之.不勞寸刃.邊境無虞.其知人善任.柔遠能邇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

(謂王)蠢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三.然後許之.東自溟州至興禮府.其間百十餘城.莫不傾於有仁.應時來服.其能以禮讓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濟.不得已而用兵.或有臨敵便降.或有望風歸伏.雖交鋒刃.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甄萱積惡數十餘年.終爲逆豎所因.逃奔於我.請兵討逆.太祖雖從其請.猶且緩期.待其諸至勤款.方行天罰.其仁篤好生.(謂王武)期不殺者.又如此也.甄萱爲積年讎敵.背盟縱惡.罪不可計.方其困厄.厚禮迎致.及其殞歿.亦從賻贈.其道貫幽明.誼周存沒者.又如此也.洎平百濟.車駕入城.哀恤窮民.厚加撫諭.下令諸軍.秋毫無犯.南北久分.新舊又別.太祖撫之如一.終始不渝.其含弘寬簡.又如此也.自成一統以來.事大以禮.交鄰以道.居安無逸.接下思恭.崇道德.尚節儉.卑宮室而期於粗庇風雨.惡衣服而取其但禦寒暑.好賢樂善.舍己從人.非徒禮讓.發於天性.況生長民間.備嘗艱險.衆人情僞.無不具知.萬事安危.亦能先見.所以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人不失其才.遇士必得其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其知懲勸之方.得帝王之體者.又如此也.但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禮樂之間.猶多缺乏.未及周備.怨遺弓劍.蓋國人之不幸.實天道之難諶.深可惜也.惠宗久在東宮.屢經監撫.尊禮師傅.善接賓僚.由是令名聞於朝野.及初嗣位.衆擧欣然.時有人譖定宗兄弟謂有異圖.惠宗聞而不答.亦無所問.恩遇愈豐.待之如初.故人皆服其大度.旣而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左右前後.常以甲士相隨.蓋爲疑人大甚.大失爲君之體.加以偏賞將士.恩澤不均.內外怨嗟.人心攜貳.又卽位踰年.便致沈痾.牀枕之間.淹延歲月.於是朝臣賢士.不獲近前.鄕里小人.常居臥內.厥疾彌篤.嗔恚日增.三年之間.民不見德.晏駕之日.粗得免其橫禍.可不痛哉.定宗在藩邸時.早有令聞.惠宗疾彌留.宰相王規.尋潛有所圖.覬覦王室.定宗先認之.密與西都忠義之將.定計而爲備.及內難將作.衛兵大至.故奸計不成.羣兇受誅.雖由天命.亦在人謀.豈不偉歟.自定宗至今.三十有八年.洪祚之不絶.亦定宗之力也.定宗旣以連枝得繼.夙夜孜孜.銳精求理.或然燭而引見朝士.或旰食而聽斷萬機.故卽位之初.人皆相慶.及乎謬信圖讖.決議遷都.又天性剛毅.固執不移.暴徵作役.勞勤人夫.雖上慮爲然.乃羣情不服.怨讟由是而興.災應速於影響.未及西遷.永辭南面.誠可痛也.光宗禮有加於接下.鑑不失於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豪強.無棄疏賤.而惠鰥寡.自卽位至於八載.政敎淸平.刑賞不濫.及雙冀投化以來.爲重儒術.恩禮過豐.由是非才濫進.不次驟遷.未浹歲時.便爲卿相.或連宵引見.或繼日延容.以此圖歡.怠於政事.軍國要務.壅塞不通.酒食讌遊.聯綿靡絶.於是南北庸人.競願依投.不論其有智有才.皆接以殊恩殊禮.所以後生爭進.舊德漸衰.雖重華風.不取華之令典.雖禮華士.不得華之賢才.於百姓則益消脣血之資.於四方則剩得浮虛之譽.因此不復憂勤庶政.而接見賓僚.故猜忌日深.都俞日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要憑佛法.欲禳痾求.常行之齋設既多.別願之焚修不少.專求福壽.但作祈禳.爲有涯之財力.造無限之因緣.自輕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不窮奢極侈.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凡所作爲.不欲悛改.宮室必踰於制度.服食須極於珍饈.土木之功不以時.伎巧之作無休日.略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爲太祖十年之費.又及末年.多殺無辜.臣恐以爲若使光宗恆思恭儉節用.勤政如初.則豈不永命.纔得享年五十而已哉.況

自庚申至乙亥十六年。奸兇競進。讒毁大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剪滅。惠宗之克全兄弟。定宗之能保邦家。若論恩義。可謂重也。爾朝皆唯有一子。亦不使保其性命。非但不報其德。亦復深結其冤。又至末年。於己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幸而得嗣其位。嗟乎。何其善於前而早得令名。不善於後乃至斯乎。深可痛也。景宗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門外之事。不曾見知。但以天性聰明。當其光考末年。能免悔尤。得嗣天位。燒積年讒毁之書。放累歲無辜之獄。冤憤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諳政體。專任權豪。害及宗親。禍徵先見。後雖覺悟。實無所歸。自此邪正不分。賞罰不一。未及於理。復倦於勤。遂至色荒。耽觀鄭樂。繼以博奕。終日無厭。左右唯中官內豎而已。由是君子之言無自而入。小人之諂有時而從。亦早有美名。而晚無令德。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忠臣義士。誰不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者也。然景宗亦有足稱美於無窮者。何也。其當初遘疾。未及危篤。遂於臥內。引見聖上。執手與言。付囑軍國。不唯社稷之福。亦是人民之幸也。唯若惠、景二宗嗣位。皆在春宮。理在必然。人無異望。至於堂從兄弟。非有分明付托。則爭端必起。惠宗兩年寢疾而終。有子曰興化郞君。而雖或年少。以無明囑。故事歸於諸弟。定宗自被羣臣翊戴。以纂大業。臨終亦早傳位於光宗。以安宗社。定、景二王之遺命。可謂明矣。又曾見惠、定、光三王相繼之初。百事未寧之際。兩京文武。半已殺傷。況屬光宗末年。世亂讒興。凡繫刑章。多是非辜。據史闕闕王臣宿將。皆未免誅鋤而盡。及景宗踐祚。舊臣存者四十餘人耳。其中亦多遇害。皆由後生讒賊。豈不悲哉。先朝不保永年。

多因此禍。後世可以爲鑑誡。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之恩。纂列聖鴻之業。內外同歡。人臣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何異玄宗追慕文皇之故事耶。聖上又能取捨四朝之近事。則惠宗有保全骨肉之功。可謂友于之義也。光宗先知亂萌。克定蕭墻之難。而再安宗社。傳授至今。可謂智謀之明也。光宗八年之理。所謂善否之均也。景宗放先朝冤獄數千。燒積年讒毁之文。所謂寬仁之至也。凡四朝爲政之跡。大略如是。聖上宜取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誡之。除不急之務。能無益之勞。因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美。日愼一日。雖休勿休。雖貴爲君主。而不自尊大。富有才德。而不自驕矜。唯敦悲己之情。不紀憂民之念。則福不求而自至。災不禳而自消。聖君胡不萬年。王業豈唯百世而已哉。臣愚昧、忝職樞機。既奏陳之有心。又回避之無路。謹錄鄙懷。不出時務。計二十有八條。隨狀別封以進。其二十八條。載之本傳。承老見成王有志可與有爲。乃進此書。皆實錄也。成王立宗廟。定社稷。贍學以養士。覆試以求賢。勵守令。恤其民。褒孝節。美其俗。每下守札。詞旨懇惻。而以移風易俗爲務。及乎契丹意在吞噬。遣將來侵。夙駕西都。進兵安北。卽寇準澶淵之策也。其欲移關防於岊嶺。棄委積於大同。當時庸臣之議耳。必非成王之本意也。將若觀承老此書。悅而釋之。去浮誇。務篤實。以好古之心。求新民之理。行之無倦。而戒其欲速。躬行心得。而推己及人。齊變至魯。魯變至道。可冀也。惜遐皆爭能深不恤民事。以興無名之師。成王聞契丹來侵。使李蒙戩知契丹軍營。問所以來侵之意。其將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李智伯安戩按不革土風。以爲却敵之策乎。成王樂慕華風。國民不喜。及契丹之難。知信州李智伯奏請復先王法度。不爲他方異法。國家可保矣。由是燃燈八關仙郎等事復行。然其未老而樹繼嗣。爲國家之

重長矣。臨絕而悟肆赦。達死生之理明矣。所謂有志而可與有爲者非耶。嗚呼賢哉。

穆王

臣齊賢曰。魯父犯禮於齊。不革嫁禍於秦。齊桓尸姜。始皇殺毐。何救萬世之恥哉。不誡覆車之轍。防閑於初。子母俱罹其殃。社稷幾至於亡。嗚呼。實讒之不幸也。抑非不幸也。

顯王

臣齊賢曰。侍中崔文憲公沖述贊曰。傳稱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千秋太后。自縱淫荒。潛圖傾奪。穆王恐懼母心。嘿而不禁。及乎病殆。知百姓之屬望。排千秋之惡黨。遽馳遺命。俾固本支。然以嬪母貽疑。戚臣逆謀。強鄰伺釁。興師入境。京闕俱燼。乘輿播遷。反正之後。和戎結好。偃革修文。薄賦輕徭。進賢登俊。修政公平。實民安輯。內外底寧。農桑屢稔。所謂天之將興。誰能廢之者。豈不然哉。文憲之言。世所謂命也。句踐嘗膽。雪恥會稽。小白忘莒。遺患於齊。人君恃有天命。縱欲敗度。雖得之。必失之。是故君子理思亂。安思危。愼終如始。以對天休。如顯王。所謂吾無間然者乎。

德王

臣齊賢曰。慶陵朝。頭陁山人李承休進帝王韻記。有曰。德何止四年。鳳鳥來呈瑞。考之實錄。未見其事。唯俚俗相傳言。鳳之來也。羣鳥隨而噪之。鳳乃飛去。國人惜鳥少長持弓彈射。德王一代。京城無鳥。夫鳳、羽族之長也。爲羣鳥所逐。豈曰鳳哉。蓋留記之無稽耳。德王居喪能盡子之孝。爲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

徐訥、王可道、崔冲、黃周亮之儔。朝廷無疵弊而民安其生。雖微鳳鳥。尊號曰德。不亦宜乎。

靖王

臣齊賢曰。契丹貪婪。不足保信。聖祖深以爲誡。然而幸其一災而棄舊好。亦非計也。顯王雖反正。日不暇給。德王未及方剛之年。尤宜戒之在鬭。王可道議絕和親。不若皇甫兪義繼好息民之論也。靖王嗣位三年。我大夫崔延嘏如契丹。四年契丹使馬保業賀來。自是復尋修盟。威之匪由至誠。致之必有奇策。君子以爲善繼善述。以保其國。

文王

臣齊賢曰。顯德靖文。父作子述。兄終弟及。首尾幾八十年。可謂盛矣。而文王躬勤節儉。盡用賢才。愛民恤刑。崇學敬老。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於近昵。雖戚里之親。無功不賞。左右之愛。有罪必罰。宦官給使。不過十數輩。內侍必選有功能者充之。亦不過二十餘人。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家給人足。時號太平。宋朝每錫褒賢之命。遼氏歲講慶壽之禮。東倭浮海而獻琛。北貊扣關而受廛。故林完以爲我朝賢聖之君也。獨其從一髡緇。作一佛寺。侈峻宇於宮闕。侔崇墉於國都。黃金爲塔。百物稱是。殆將比擬蕭梁而不知。欲成人之美者。嘆息於斯焉耳矣。

順王

臣齊賢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然而國君能爲齊衰之服。饘粥之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使四方

來觀而悅者鮮矣。順王毀性成疾。四月而逝。雖過聖人之制。其愛親則天至矣。悲夫。

宣王

臣實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觀宣王文德殿飾樂詩。有類於趙孟視蔭。愒日之語。何哉。趙孟列國之卿。非語偷。君子尙譏之。況王者乎。以宣王聰明好學。不讀非聖之書。而無苟且之意。明良賡載之歌。則倘矣。大風慷慨之作。何遽不若乎。不及三年。遂棄羣臣。嗚呼。

獻王

臣實曰。禹之傳子。爲慮後世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分素定也。顯之三子。兄弟相傳。以及於順。順以居喪過哀。夭折無嗣。而傳於宣。宣薨而太子幼。是爲獻王。國人習然見聞。乃謂宜有兄弟。而立孺子。以是歸非。何不思之甚也。唯不得周公於親。悍陰於臣。委任而輔政。其危且亂。可翹足而待也。後世有不幸而遭大投艱於襁褓之中者。可以此爲誡哉。

肅王

臣實曰。以漢高祖知人之明。每謂惠帝柔仁。而趙王如意似我。屢欲易太子。而不知代王之終爲太平天子。封之邊鄙。然代王免呂氏之禍。以無寵也。唐太宗之賢。而不克定嗣。卒用昏童。乃使凶牝賊其孫殆盡。尤可歎矣。兩漢四百年。臨天下者。皆孝文之裔也。唐三百年。自中宗訖昭宣。亦太帝之後也。用此觀之。天也。非人也。我文考十九子。而以再興宗國。期肅王於齠齔之年。而肅王由藩侯紹大統。智以定亂。仁以庇平。有子若孫。克明克類。繼繼承承。以至於今四百餘年。斯豈非天乎。雖然傳曰知子莫若父者。其文考之謂乎。

諸妃傳序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措。夫婦人倫之本也。國家理亂。罔不由之。亂邦生禍。褒滅周。楚以樊姬昌。息以嬀氏亡。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故述諸妃傳。其無子無大善惡者略之。

宗室傳序

國家之制。宗室稱諸王。猶漢諸劉、唐諸李。謂同姓耳。非爵也。親而尊者爵爲公。其次爲侯。疎者爲伯。幼者爲司徒司空。內足以贍其生。外足以尊其勢。不使之涖官臨民。蓋宗所以保親戚也。金寬毅王代宗錄。任叔甥璿源錄。宗女與宗子並列。討其世譜。棼然莫之辨也。小白君齊而姑姊妹不嫁。裯父娶吳而謂之吳孟子。爲不足譏歟。表而出之。又豈春秋諱舜之法乎。宗女雖親。凡貴婦人外父母家。可略也已。

策問

問。讀論語。每以諸弟子所問作已問。而以夫子之言作今日耳聞。其讀史亦於君臣之際。事機之會。以身處之。如何而可。如何而不可。然後方有所益。先儒蓋有此論矣。且如樊遲請學爲農圃。子張學干祿。季路則問事鬼神。顏淵則問爲邦。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諸生若及夫子之門。其所問而願學者何事。管仲事小白。狐偃事重耳。雖其以力假仁。陰謀取勝。皆所以攘夷狄尊王室也。仲也致功烈其卑之譏。偃也始譎而

不正之誚。斯亦未爲得也。叔孫通不爲高祖制禮儀。則醉號擊柱。孰謂其不至於叛。而先王之禮之興。通使之也。朝錯不爲景帝削諸侯。則僭禮踰制。幾何其不至於亂。而七國之兵之起。錯促之也。諸生若當仲、錯之任。能樹其功而無其過歟。遇通、錯之時。能救其弊而免其咎乎。勿游勿諂。請以質陳。

問。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然則經界井田什一者。爲天下國家所宜先務也。自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秦日以富強。卒并天下。阡陌之爲利。似愈於井田也。孟子之言果是。漢高祖入關代秦。除其苛法。以收民心。不議井田之復。其後孝文之愛民。孝武之好古。而賈誼、董仲舒。亦未嘗一言及此。何也。我祖宗垂統守成。四百年於此矣。經國之謨。取民之制。要皆合於古而可傳於後也。所謂內外足半之丁。轉祿之位。役分口分。加給補給之名。租稅之數。肥饒磽薄九等之品。五種之宜。與夫曰負曰結。所以量地者。曰斗曰石。所以量穀者。其與古者經界井田什一之法。有同不同乎。法制之行。已踰四百年。既久矣。不能無所弊。或仍或改。有可不可乎。近世來功臣祿券賜牌之田。佛寺判定施納之田。行省理問所巡軍忽赤內乘鷹坊受賜之田。權豪之兼并。姦猾之匿挾。所以毒於民而病於國者。紛然而作。倉廩之入。比之江都攻守危急之時。什不能二三焉。萬分一有三五年水旱之災。何以周其急。千百軍餽饟之費。何以共其用乎。去歲前政丞王脫歡、左政丞金那海。入朝上國。天子有命。使之歸而整理之。二政丞既歸。設都監。號以整理。於是辭頭盈諍。多於麻粟。逮繫訊鞫。疾於風雨。豪猾頗亦知懼。而謗讟不可遏止。一者三萬之死。而已致朝廷之詰。而勢若不復振焉。向所謂蠹民病國者。豈不益肆而無所憚哉。夫奉天子之命。理一國之政。使希世之恩不下究。在朝廷之議。天子之論如何哉。南北喜事之士。上書都堂。請立省東方。變其土俗。幸賴朝廷以我嘉護勤王之功。世皇優恤之詔。閣而不行者屢矣。今無乃乘其隙而欲售其說乎。夫有爲於不可爲之時。然後爲難能也。諸生皆有志於國家。請言其可以有爲之說。

問。帝王之統。若四時之相代。有不可紊。天命人心之所歸。又不可誣也。三王已前邈哉遐乎。雖有載籍。莫考而徵。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下訖於周。及其衰。東西而分。嬴劉遂帝四海。二世而漢氏代。十二世而巨君篡。祖龍、巨君見謂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而子長述秦之紀。溫公紀新之年。何也。東漢分而爲三國。西晉亂而爲五胡。拓跋氏、高氏、宇文氏、賀六渾氏、劉氏、二蕭氏、陳氏。角立南北。索虜島夷。是非蜂起。所謂若四時之相代者。果安在哉。隋唐一天下。至於五季。禍亂極矣。契丹既割據於北。宋地只限白溝。康王雖播越於南。金兵未渡長江。人心天命之歸。又安在哉。是皆不可不辨者也。漢雖唐盤。列於帝紀。孟堅永叔之筆。爲得春秋之法乎。程伊川以武氏比女媧。謂之非常之變。而不及呂氏。亦有說乎。公孫臣之議。終始五德之論。又足據乎。今所以問於諸生。亦欲自質其疑而已。

問。論語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使即戎。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皆聖人之言。而學者所宜服膺也。國家服事皇元。中外無虞。閭閻櫛比。行路如織。民日以蕃。野日以闢。化斥鹵以水耕。刊荅莽以火

紛。豈非庶矣乎。而受名田供賦役者。百無二三焉。豪勢之家。器列金玉。商賈之婦。衣曳羅紈。豈非富矣乎。而饘衣食償料息者。十常八九焉。幸際休明。天下同文。家有程朱之書。人知性理之學。教之之道。亦庶幾矣。而韋布之博學篤行者果誰。搢紳之成德達材者能幾。爲士尙爾。於民何誅。往者旣族權臣。神邑再都。忠敬忠烈作於前。忠宣忠肅承其後。倚重之臣。旹難之佐。宜有所謂吾人焉。用能匡救將順。式至於今休。蓋教民而爲邦也久矣。然而蜂起之徒。擊舟犯闕。謀所以逐捕之。未免溲編戶以充貲糧。興農夫以補卒乘。莫見令行而禁止。徒聞缺望以訛言。豈所謂可以卽戎乎。患失之夫。不遑之徒。敢爲崙嶺之變。自速市朝之肆。豈所謂勝殘去殺乎。有含生以謀禎。有政房以黜陟。監察之司。網密而格非。典法之吏。讞疑而斷獄。而我主上殿下。仁厚慈儉。不喜遊畋。不邇聲色。延訪耆老。體貌大臣。修曠代之禮文。躬大享於宗廟。政刑德禮。以道以齊者。可謂云爾已矣。然而廷無德讓之風。野無時雍之俗。忿諍交騰。盜賊竊發。此猶幸免之恐不可得。況望其恥且格乎。凡此之故。何也。諸生處不諱之朝。遇願理之君。宜盡意遠慮。跡求馴致此弊之由。指陳作新斯民之術。有司者將獻吾君。而施於國家。夫豈小補哉。

范增論

盛周漢用三傑而王。楚不用范增而亡。然則增孰與三傑賢。曰。增方之陳平。猶謂不足。況於三傑乎。高祖之寬仁。項羽之猜暴。增所知也。莫不信於背約。而羽背入關之約。莫不仁於殺無罪。而羽坑已降之卒。莫不義於弑君。而羽殺懷王。其至五年而後亡。亦幸也。高祖。則初入關也。五星聚於東井。天與之也。其王漢中也。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而項氏爪牙之臣亦多歸漢。人與之也。王陵之母。甘自殺而不忍其子之背漢與楚。高祖之必王。項羽之必亡。匹婦之所明知也。增從必亡之人。不能從必王之主。其爲不智明矣。向使羽用增之策。終亦未免於亡矣。曰。增旣委質於項氏。雖知其必亡。焉得而背之哉。曰。始懷王以宋義爲上將。羽爲次將。增爲末將。使北救趙。當是時。增豈羽之臣乎。羽擅殺上將。詐報於君。可謂無道。且前攻襄城。襄城無噍類。諸將皆謂羽不可使先入關。如是而增甘從羽。見疑以死。陳平則知羽不足與爲天下。杖劍歸漢。而爲謀臣。故曰方之陳平。猶爲不足。況於三傑乎。

伍員蘇不韋論

東漢蘇謙與司隸校尉李暠有隙。暠以事收謙。掠死獄中。而刑其屍。其子不韋。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暠於諸陵間。不剋。與兄弟入大農倉窖中。鑿地達暠寢室。殺其妻及小兒。而暠有備。乃馳往魏郡。掘暠父塚。斷其頭以祭謙墓。暠憤恚歐血死。當時士大夫多譏其歸罪枯骨。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聞之曰。子胥憑威闔閭。雪怨舊郢。但鞭墓戮屍。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靡因靡資。冒觸嚴禁。分骸斷骨。以毒生者。使暠不得其命。比之於員。不亦優乎。予曰。林宗以不韋優於伍員則可矣。其所以優之之義則謬矣。若以復讐論之。則員不必劣而不韋獨優也。若論大義。則二子之優劣較然自分矣。何也。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人臣之大節。員兩失之。初。楚王執伍奢而召員曰。來。免而父。而員不來。夫父得罪於君。猶將自歸。庶一感悟其君。況以免其父召之。雖知其不誠。不俟報而行。固人情也。員托以後報。而竟不來。是

促父之死也。君子違不適讐國。大夫士去不說人以無罪。而員謗蛇豕之吳。蹈宗國。發掘陵墓。鞭其君屍。不孝與不忠莫甚焉。不韋之於李暠。正得不共天下之義。而無倒行逆施之罪。林宗不務論此。而區區辨其復讐之難易。以爲優劣。豈不謬哉。

謁三王廟各獻頌

禹

昔者洚水。天下皆是。下民昏墊。靡所底止。匪我斯理。豈其魚乎。三過其室。不子呱呱。皆墊是憂。胼胝非苦。載瀹載疏。九有乃土。民受厥賜。何千萬年。將聖有旹。吾無間然。

湯

於皇天乙。長發有殷。聘賢畎畝。擧焉而臣。網開三面。四海歸仁。樂天事葛。伐夏順人。匪明厥德。胡信於民。格言斯在。日新又新。

文王

周家積累。爰自后稷。西伯勃興。儀型四國。虞芮質成。發揮易象。馴致頌聲。分三有二。不廢服事。文在茲乎。德其至矣。

秦城銘

秦虎咆哮。六轡四一。愚浮黔首。謬惑古月。萬里成城。首洮尾碣。蠢括邊雲。鉤聯海日。牛羊憧憧。踐厥白骨。雨泣愁魂。川流怨血。民盡瘡痍。祚曾未絕。豈料蕭牆。禍成閹孽。高赤厥族。嬰棄其車。城故不圮。咸京爲墟。猶蝎之木。皮完裏虛。雖封以植。卒頹且枯。材雄識闇。嗟乎政乎。

息影菴硯銘

重而堅。得之天。滌以新。存乎人。

崔春軒壹矢銘

壹虛其心。矢直其理。匪直匪虛。匪壹匪矢。必愼必中。若虞張機。詭遇獲十。勝不償譏。勿激而墜。勿旋而倚。君子之的。君子之規。

金楓密思亭銘

翼彼亭斯。名之曰思。云誰之思。父義母慈。萬歲之藏。陟岡望之。維桑之敬。伊蔚之悲。夙夜永慕。沒齒匪虧。籍爾世祿。諒爾天資。以端以儆。以教以嬉。戢睹斯扁。不其顧而。子兮子兮。尙克念茲。

白樂天眞讚 幅巾野服。曳杖獨行。

駱旣覺躊。素亦不留。龍門泉石。飄然獨遊。

蘇東坡眞讚 黃冠橫笻坐磐石上。

金門非榮。儋海何慍。野服黃冠。長嘯千古。

松廣李國師眞讚 本敎讃。

國師乾乾，有德與年。王命寫像，載瞻載度。是身離相，是法離詮。卽圖作贊，臣愧斐然。

竹軒金政丞眞贊

澔乎其臆，姝乎其眉。高顴瘦面，和房雪髭。斯以狀貌求竹軒也。國耳忘私，信而不欺。耿介愷悌，一乎壯衰。斯以志節論竹軒也。其得喪齊彭殤，神遊八極之外，倘徉無何之鄕，斯其爲竹軒也，有可以髣髴於丹靑形容於文章者耶。

安謙齋眞贊 有序

安文成公爲世儒宗。余未弱冠，一拜於途，遂辱顧遇，因識其孫謙齋。後十年，吾先君東菴公掌試春闈，謙齋射策登科。由是予一人者交遊最久。至正庚子，謙齋歿。明年秋，覩遺像，悵然當其側。

儉而不固，和而不流。確乎守度，儼乎揚休。稱其爲文成之孫兮，克勤於行，克簡於辭。醞藉其文，平淡其詩。宜其游東菴之門兮，位躋二府，不爲不偶，年俯七旬，不爲不壽。惟其任用未究於鈞衡，功德未洽於生靈，士論猶有所憾焉。一邱一壑之放曠，足以過庾亮，一觴一詠之淸眞，何曾比季倫。是則我輩想平生而難忘，覩遺像而益感者也。

益齋眞自贊

猶學而陋，聞道宜晩。不幸由已，何不自反。何德於民，四爲相國。幸而致之，祗速衆謗。不揚之貌，又何寫爲。告爾後嗣，一覩三思。誡其不幸，早夜以勉。毋苟其幸，庶幾知免。

河州池蓮堂亭銘 鄭評議少卿作守時所創。

君子池 郭君鑿池其中。取濂溪語名之。

花實同時，不染於泥。有似君子，見愛濂溪。

衢罇亭

民吾同胞，橫渠之辭。獨樂何樂，衢罇在茲。

緇衣堂

邑雖十室，有信與忠。好賢之化，比屋可封。

康衢亭

濟盜不從，魯論紀之。有道如砥，君子履之。

三畜箴

貓箴

旣耳而目，亦爪而牙。穿窬方肆，胡寢無吪。

狗箴

而尾之媚，而舌之舐。毋鬪毋戲，惟盜之毀。

雞箴

鳴不廢時，鬪不守雌。殊藝待庖，自送人腹。

益齋亂藁卷第十

長短句

沁園春　將之成都

揚笑書生，謬算狂謀，所就幾何。謂一俯遭遇，雲龍風虎，五湖歸去，月艇煙蓑。人事多乖，君恩難報，爭奈光陰隨逝波。緣何事，背鄕關萬里，又向岷峨。　幸今天下如家，顧去日無多來日多。好輕裘快馬，窮探壯觀，馳山走海，總入淸哦。安用平生，突黔席暖，空使毛群欺臥駝。休腸斷，聽陽關第四，倒捲金荷。

江神子　七夕冒雨到九店

銀河秋畔鵲橋仙。每年年，好因緣。惱客胡爲，此日卻離筵。千里故鄕今更遠，腸正斷，眼空穿。　夜寒茅店不成眠。一燈前，雨聲邊。寄語天孫新巧欲誰傳。懶拙只宜閑處著，尋舊路，臥林泉。

鷓鴣天　過新樂縣

宿雨連明半未晴。跨鞍聊復問前程。野田立鶴何山意，驛柳鳴蟬是處聲。　千古事，百年情。浮雲起滅月虧盈。詩成卻對靑山笑，畢竟功名怎麼生。

二　九月八日寄松京故舊

客裏良辰已屢孤。菊花明日共誰娛。閉門暮色迷紅草，攲枕秋聲度碧梧。　三尺喙，數莖鬚。獨吟詩句當

歌呼。故園依舊龍山會、剩肯構前說我無。

三　飮麥酒　其法不蒭不壓。插竹筒甕中。座客以次就而吸之。傍置杯水。益所飮多少。揭注其中。酒若不盡。其味不漁。

未用眞珠滴夜風。碧筩醇酎氣相通。舌頭金液凝初滿、眼底黃雲陷欲空。香不斷、味難窮。更添春露吸長虹。飮中妙訣人如問。會得吹笙便可工。

四　揚州平山堂今爲八哈師所居

樂府曾知有此堂。路人猶解說歐陽。堂前楊柳經搖落、壁上龍蛇逸杳茫。雲滲佇、月荒涼。感今懷古欲沾裳。胡僧可是無情物、爲衲蒙頭入睡鄕。

五　鶴林寺

夾道修篁接斷山。小橋流水走平田。嵐間無處尋黃鶴、雪裏何人開杜鵑。誇富貴、羨神仙。到頭還似夢悠然。僧窗半日閒中味、只有詩人得秘傳。昔山中故事

大常引　暮行

棲鴉去盡遠山靑。看暝色入林□□□□□人不見、苔屛半局。照窗涼月、滿衣白露、繫馬睡寒廳。今夜候明星。又何處、長亭短亭。

浣溪紗　早行

旅枕生寒夜慘悽。半庭明月曙鐘迷。疲僮夢語馬頻嘶。人世幾時能小壯、宦遊何□□□□□□□□□□

二　黃帝鑄鼎原

見說軒皇此鍊丹。乘龍一去杳難攀。鼎湖流水自淸閒。空把遺弓號地上、不嘗留藥在人間。古今無計駐朱顏。

大江東去　過華陰

三峯奇絕、儘披露一掬、天慳風物。聞說翰林曾過此、長嘯蒼松翠壁。八表游神、三盃通道、驢背鬚如雪。塵埃俗眼、豈知天上人傑。猶想居士胸中、倚天千丈、氣呈虹蜺發。縹杳仙蹤何處問。箭筈天光明滅。安得聯翩、雲裾霞佩、共散麒麟髮。花間玉井、一樽轟醉秋月。

蝶戀花　漢武帝茂陵

石蜜天壇封禪了。靑鳥含書、細報長生道。寶鼎光沉仙掌倒。茂陵斜日空秋草。百歲眞同昏與曉。羽化何人、一見蓬萊島。海上安期今亦老。從教喫棗如瓜蕉。

人月圓　馬嵬効吳彦高

五雲繡嶺明珠殿、飛燕倚新妝。小鬟中有、漁陽胡馬、驚破霓裳。海棠正好、東風無賴、狼藉非光。明眸皓齒。如今何在、空斷人腸。

水調歌頭　過大散關

行盡亂溪曲、漸到亂山中。山中白日無色。虎嘯谷生風。萬仞崩崖疊嶂、千歲枯藤怪樹、嵐翠自濛濛。我馬汗如雨、修逕轉層空。登絕頂、覽元化、意難窮。羣峯半落天外、滅沒度秋鴻。男子平生大志。造物當年眞巧、相對孰爲雄。老去臥邱壑、說此詫兒童。

二　望華山

天地賦奇特、千古壯西州。三峯屹起、相對長劍凜淸秋。鐵鏁高垂翠壁。玉井冷涵銀漢、知在五雲頭。造物可無物、掌跡宛然留。記重瞳、崇祀秩、着神休。眞誠君契眞境、靑鳥引丹樓。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煙霞深處。幽絕使人愁。一嘯蹇驢背、潘閬亦風流。

玉漏遲　蜀中中秋値雨

一年唯一日、遊人共惜、今宵明月。露洗霜磨、無限金波洋溢。幸有瑤琴玉笛、更是處江樓淸絕。邀俊逸。登臨一醉、將酬佳節。豈料數陣頑雲、忽掩卻天涯、廣寒宮闕。失意初筵、唯聽秋蟲鳴咽。爭似姮娥薄相、且吸盡盃中之物。圓又缺。空使早生華髮。

菩薩蠻　舟中夜宿

西風吹雨鳴江樹。一邊殘照靑山暮。繫纜近漁家。船頭人語譁。白魚兼白酒。徑到無何有。自喜臥滄洲。那知是宦遊。

二　舟次靑神

長江日落煙波綠。移舟漸近靑山曲。隔竹一燈明、隨風百丈輕。夜深蓬底宿。暗浪鳴琴筑。夢與白鷗盟。朝來莫漫驚。

洞仙歌　杜子美草堂

百花潭上、但荒煙秋草。猶想君家屋烏好。記當年、遠道華髮歸來、妻子冷、短褐天吳顚倒。卜居少塵事。留得囊錢、買酒尋花被春惱。造物亦何心、枉了賢才、長羈旅、浪生虛老。卻不解、消磨盡詩名、百代下、令人情傷懷抱。

滿江紅　相如駟馬橋

漢代文章、誰獨步、上林詞客。遊倦、家徒四壁、氣呑七澤。華表留言朝禁闥、使星動彩歸鄕國。笑向來、父老到如今、知豪傑。人世事、眞難測。君亦爾、將誰責。願金多祿厚、頓忘疇昔。琴上早期心共赤、鏡中忍使頭先白。能不改、只有蜀江邊、靑山色。

木蘭花慢　長安懷古

騷人多感慨、況古國過秋風。望千里金城、一區天府、氣勢猶雄。繁華事、無處問、但山川景物、古今同。鶴去昔宴太白、雁斷紅樹新豐。夕陽西下水流東。興廢夢魂中。笑弱吐強呑、縱成橫破、鳥沒長空。爭如何昂首歛、向蝸牛角上任窮通。看取麟臺圖畫、誰似馬鬣蒿蓬。

二、書李將軍家璧

將軍眞好士、雖半面、是吾生。況西自岷峨、北來燕趙、並攄論情。相牽挽、歸故里、有門前稚子候渭明。對酒
獻酬、四坐、挑燈話到三更。 高歌伐木鳥嚶嚶。懷抱向君傾。任客路光陰、欲停歸騎、更蠹飛艎。人間世、逢
與別、似浮雲聚散月虧盈。但使金軀健在、白頭會得尋盟。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

平沙落雁

玉塞多稻粱、金河欠稻粱。兄兄弟弟自成行。萬里到瀟湘。 遠水澄拖練、平沙白耀霜。渡頭人散近斜陽。
欲下更悠揚。

遠浦歸帆

南浦寒潮急、西岑落日催。雲帆片片趁風開。遙映碧山來。 出沒輕鷗舞、奔騰陣馬回。船頭浪吐雪花堆。
畫鼓殷春雷。

瀟湘夜雨

潮落蒹葭浦、烟沉橘柚洲。黃陵祠下雨聲秋。無限古今愁。 漠漠迷漁火、蕭蕭滯客舟。篷中誰與共淸幽。
唯有一沙鷗。

洞庭秋月

萬里天浮水、三秋霽洗空。冰輪輾上海門東。弄影碧波中。 藹藹開銀闕、亭亭插玉虹。雲帆便欲掛西風。
直到廣寒宮。

江天暮雪

風緊雲容慘、天寒雪勢嚴。篩寒洒白弄纖纖。萬屋盡堆鹽。 遠浦回漁棹、孤村落酒帘。三更霽色妬銀蟾。
更約掛疏簾。

烟寺暮鐘

楚甸秋容捲、湘岑暮靄濃。一舂容罷一舂容。何許日沉鐘。 搖月傳空谷、隨風度遠峯。溪橋有客倚寒筇。
一逕入雲松。

山市晴嵐

遠岫蝶千點、長溪玉一圍。日高山店未開扉。嵐翠落殘霏。 隱隱樓臺遠、濛濛草樹微。市橋竹記買魚歸。
一望卻疑非。

漁村落照

遠岫留殘照、微波映斷霞。竹籬茅舍是漁家。一逕傍林斜。 綠岸雙雙鷺、靑山點點鴉。時聞笑語隔蘆花。
白酒換魚蝦。

平沙落雁

醉墨疏還密、殘碑斷復斜。料應遺跡在泥沙。來往歲無差。 水暖仍菰米、霜寒尚葦花。心安只合此爲家。
何事客天涯。

遠浦歸帆

解纜離淮甸、出船指楚鄉。風聲颯颯水茫茫。帆席上危檣。 斷送浮雲影、驚迴過雁行。江樓紅袖倚斜陽。
遠引客心忙。

瀟湘夜雨

暗濺靑楓樹、蕭疏斑竹林。蓬窗夜雨冷難禁。欲枕古鄉心。 二女湘江淚、三閭楚澤吟。白雲千載恨沉沉。
滄海未爲深。

洞庭秋月

衡岳寬臨北、君山小近南。中開七百里湖潭。吳楚入包含。 銀漢秋相接、金波夜正涵。舉盃長嘯待驚驂、
且對影成三。

江天暮雪

向夕邇征棹、凌寒上酒樓。江雲作雪使人愁。不見古渾洲。 聲緊雲邊雁、魂淸水上鷗。千金駿馬擁貂裘。
何似臥漁舟。

山市晴嵐

海氣蒸秋熱、山容霽曉晴。森森萬樹立無聲。空翠襲人淸。 鏡裏雙蛾斂、機中匹練橫。隔溪何處鵓鳩鳴。
雲日翳還明。

漁村落照

雨霽長江碧、雲歸遠岫靑。一邊殘照在林坰。綠網曬苔扃。 波影明亘綺、沙痕射遠星。鱸魚白酒醉還醒。
身事任浮萍。

烟寺暮鐘 亡

前調 松都八景

紫洞尋僧

傍石過淸淺、穿林上翠微。逢人何更問僧扉。午梵出煙霏。 草露沾芒屩、松花點葛衣。聲聲禪榻坐忘機。
山鳥護催歸。

靑郊送客

芳草城東路、疎松野外坡。春風是處別離多。祖帳簇鳴珂。 村暖雞呼屋、沙晴燕掠波。臨分立馬更婆娑。
一曲渭城歌。

北山烟雨

萬壑煙光動、千林雨氣通。五冠西畔九龍東。水墨古屛風。 巖樹濃凝翠、溪花亂泛紅。斷虹殘照有無中。

一鳥沒長空。

西江風雪

漁海風淒緊、連雲黑杳茫。落花飄絮滿江鄉。儉放一春狂。 漁市開門早、征帆入浦忙。酒樓何處咽絲篁。
愁殺孟襄陽。

白岳晴雲

菌杏春風後、芽茨野水頭。晴雲弄色傍林邱。雨意未能休。 京輦民無賦、郊田歲有秋。明朝去學種瓜侯。
身事寄菟裘。

黃橋晚照

曬見溪流轉、縱橫野壠分。隔林人語逗墟聞。村逕綠如裙。 鷺集棲山樹、鴉投鵲嶺雲。來牛去馬更紛紛。
城郭日初曛。

長湍石壁

插水蒼根發、橫空黛壁開。魚龍吹浪轉隅隈。百里綠徘徊。 日浸玻瓈色、花分錦繡堆。畫船載酒管絃催。
一日繞千迴。

朴淵瀑布

日照羣峯秀、雲蒸一洞深。人言玉蝀背登臨。盤石在潭心。 白練飛千尺、青銅徹萬尋。月明笙鶴下遙岑。
戲送水龍吟。

紫洞尋僧

老喜身猶健、閑知興更添。芒鞋竹杖度千巖。迎送有蒼髯。 坐久雲歸岫、談餘月掛簷。但教沽酒引陶潛。
來往意何厭。

青郊送客

野寺松花落、晴川柳絮飛。臨風白馬紫金鞿。欲去惜芳菲。 聚散今猶古、功名夢也非。青山不語暗相譏。
誰見二疏歸。

西江風雪

雪壓江邊屋、風鳴浦口檣。時登草閣排衙隱。雲海杳茫茫。 斫膾銀絲細、開樽綠蟻香。高歌一曲謾成江。
腸斷賀頭綱。

北山煙雨

濟濟青空邃、亭亭翠巘重。忽驚雷雨送飛龍。欲洗玉芙蓉。 稍認巖間寺、都迷嶺底松。良工就筆未形容。
疑是九疑峯。

白嶽晴雲

曉過青郊驛、春遊白嶽山。提壺勸酒語關關。一鵲一開顏。 村舍疎林外、田畦亂水間。郊原雨足信風還。

淡殺嶺雲閒。

黃橋晚照

曠望蕪田路、嵯峨柳院樓。夕陽行路卻回頭。紅樹五陵秋。 城郭遊燕壯、干戈往事悠。村家童子不知愁。
橫笛倒騎牛。

朴淵瀑布

絕壁開嵌竇、長川掛半天。跳珠噴玉幾千年。爽氣白如烟。 豈學燃犀客、唯期駐鶴仙。淋衣暑汗似流泉。
到此欲裝綿。

長湍石壁

瘦骨千年立、蒼根百里盤。橫張側展綠波間。一帶玉屏顏。 羅騎何曾厭、漁郎只漫看。詩人驗欲狀天慳。
贏得鬢毛斑。

益齋集拾遺

拱北樓應製詩 見輿地勝覽。

省方南國日、拜表北樓初。浩蕩尊前興、縱橫筆下書。風高雁遵渚、雲淨鶴沖虛。老矣今多病、懷恩負倩予。

上征東省書 見東文選。

高麗國耆老衆官、謹齋沐上書於征東省。詣相國執事朝廷使臣朵赤等、欽奉郊天大赦德音前來王京。我寶塔實憐王引從吏備儀仗出迎城外。入於本省。聽詔訖。使臣等就執王上馬迴去。事出倉卒。凡在陪臣、措躬無所。尚復奚言。然念王年少。不更事。直情徑行。所以致此。原其本意。蓋亦無他。天日照臨。胡可誣也。又念小邦始祖王氏、開國海隅。四百二十六年。子孫相繼二十八世。歷宋遼金、並使往來。羈縻而已。及我太祖聖武皇帝龍興之際。有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圖復亡遼之業。勢窮東走。陸梁島嶼。太祖命哈眞、札剌兩將帥討罪。天寒雪深。餉道不繼。我忠獻王遣趙冲金就礪等。助兵興糧。一擧破賊。於是兩國同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因分所虜生口爲信。今小邦有契丹場是也。世祖文武皇帝觀兵襄陽。阿里孛哥扇變漠北。諸侯虞疑。各懷去就。我忠敬王時爲世子。蒙犯霜露。直至汴梁。以迎於道。世祖望見驚喜曰。高麗荒遠之邦。今我北歸將繼大統。彼其世子自來歸我。天贊我也。忠敬王既嘗國。陪臣林惟茂父子。不喜內屬。擅廢立。阻兵江華。世子忠烈王奔告朝廷。世祖赫怒。遣王復位。乘馹入覲。王及世子。引兵東還。擒

誅逆黨。去水而陸。一心供職。忠烈王之世。世祖爾征日本。王遣金方慶等。修其戰艦。每爲先鋒。又乃顏之黨哈丹。攻陷水達達女眞之地。徒及我疆。欲抗天威。王出兵逆擊之。隻輪無返者。大德末。益知禮不花王。左右仁宗皇帝。定亂淸宮。奉迎武宗皇帝。爲一等功臣。是則王氏忠於朝廷也久矣。又令世祖皇帝釐降忽篤怯迷思公主。是生益知禮不花王。益知禮不花王生阿納忒室利王。阿納忒室利王生寶塔實里王。寶塔實里王雖疏且遠。其於世祖。實有肺腑之親焉。又念皇后奇氏。生自小邦。上配至尊。誕毓元良。爲天下所賴。朝廷之視小邦。不應與諸蕃同焉。又念小邦與日本隔海爲鄰。我之蒙福。彼則愧其歸化之遲。我之獲戾。彼則甘其執迷之隨。勢之必然者也。昔周執衛侯衎。而卒令復位。漢徵梁王武。而亦使歸梁。有以見王者之大度也。況我朝廷自列聖以來。好生之德。萬萬過於周漢。而今則親享南郊。尊祖配天。大禮既成。德音廣布。外薄四海。蹈舞歡呼。苟有一物不被其仁澤者。所宜痛心。欽惟聖天子以宥過無大之仁。倘迴一念。使我寶塔實里王免離罪罟。游泳恩波。且使王氏君臣社稷不替其名。衣冠風俗並仍其制。山海愚民。獲安舊業。則太祖世祖勤恤小邦之意。豈不益明。世祖釐降公主。生子若孫。以繫遠方之心。其規模豈不益遠。皇后誕毓元良。天下之慶賴。豈不益偉。小邦勤王敵愾之志。豈不益堅。日本未服之民。革其執迷。樂於歸化。其意豈不益篤。四百二十六年。二十八世。血食之鬼。豈不益感。朝廷宥過無大好生之德。豈不益播於天下後世哉。伏惟執事俯察蒭言。達於天聽。

上都堂書 見東國通鑑。○史者節約。故文之上下多不備。下書闕。

今我國王。以古者元子入學之年。承天子明命。紹祖宗重業。而當前王顚覆之後。可不小心翼翼。以敬以愼。敬愼之實。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嚮學。今祭酒田淑蒙已名爲師。更擇賢儒二人。與淑蒙講孝經語孟大學中庸。以習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而選衣冠子弟正直謹厚好學愛禮者十輩爲侍學。左右輔導。四書旣熟。六經以次講明。驕奢淫佚。聲色狗馬。不使接於耳目。習與性成。德造罔覺。此當務之莫急者也。君臣義同一體。元首股肱。不親附可乎。今宰相非宴會不相接。非特召不得進。此何理乎。當請日坐便殿。每與宰相論議政事。或可分日進對。雖無事不廢此禮。不然。則大臣日疏。宦寺日親。生民休戚。宗社安危。恐莫得而上聞也。政房之名。起於權臣之世。非古制也。當革政房。歸之典理軍簿。從考功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十二月。受都目考政案。用以黜陟。永爲恒規。則可以絶請謁之徒。杜僥倖之門。今若因循不復古制。深恐將來梁將祖倫、朴仁碩、高謙之釁蜂起。而黑冊之謗。不可遏也。鷹坊內乘。毒民尤甚者。前已下令革罷。後復遷延。中外失望。至使補者馳出見賢。可不愧於心乎。德寧寶興辭旗。凡非古制者。一切蕩革。庶永不負聖旨勤恤之意。刺史守令。得其人則民受其賜。不得其人。則民遭其害。官高而降爲者。假肆不遵法。年邁而求得者。昏懦不任事。或以請謁起壠畝垂金魚者。又不足言也。請如古制。朝士之夫入參者。必經監務縣令。至於四品。例爲牧守。而監察司按廉使。必行褒貶。爲之賞罰。所爲官高者、年邁者、用請謁起壠畝者。如不得已。專授京官。勿與親民之任。行之二十年。流亡不復。貢賦不足。未之有也。金銀錦繡。不產我國。前輩公卿被服。只用紫段若細布。器皿只用鍮銅瓷瓦。德陵作一衣。問直則重。輟而不

爲。毅陵嘗賞前王褻金之衣。揷羽之笠。非吾祖舊法。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稷、徒以儉德也。近來風俗。窮極奢侈。民生困而國用匱。職此而已。請宰相令後不以錦繡爲服。金玉爲器。又不使衣服乘馬者擁其後。各務儉約。識上而和下。風俗可以歸厚也。前者追徵暴斂之布。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姦猾爲姦。細民未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充來歲雜貢。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行省既有文移。當早施行。三食邑。既立之後。百僚俸祿不備。夫以一國之主。取羣臣養廉之資。以實私藏。豈不貽譏後世。請罷諸兩國罷食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祿。京畿土田。除祖業口分。餘皆折給爲祿科田。行之近五十年。邇者權豪之門。爭占略盡。中間雖議改革。輒以危言脅欺上聽。卒莫能行。此大臣不固執之所致也。果能改革。悅者甚衆。不悅者權豪數十輩而已。何憚而不果爲哉。州郡遠年貢賦之逋欠者。有司百計追徵。十分莫得其一。祇是斂怨而已。望下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貢賦。一切蠲免。當此數年。窮民有因暴斂。典賣男女。聽令諸道存撫按廉使出牓。許其來京自告。因以官財盡給贖還。其買者亦令自首。若不自首。不與其直。勸還父母。甚者治罪。

修築京城防大臣時上書 見東國通鑑。

我太祖東征西討。統三爲一之後。七年而薨。用瘡痍之民。起土木之役。所不忍也。故不城松京。非不爲也。勢不可也。至顯王初。契丹蹂躪京邑。燒毁宮室。當時若有城郭之固。契丹未必蹂躪燒毁若此其甚且易也。顯王二十年。始命李可道築開京城郭。厥後金山王子引兵而來。西海忠淸道、沙平津北。無處不至。不得入京都。余古車羅大屯兵黃橋。又不能入京都。以有城郭也。城郭之修。無智愚皆知之矣。旣定此議。雖有陰陽忌諱。確然不改。然後可就也。

畢谷詩序 見東文選。

畢谷鄭仲孚。崔春軒子壻。而學於崔拙翁。拙翁元少許可人。春軒端不阿所好。每爲予稱仲孚之賢。予於是得其爲人。仲孚旣冠化。歷史翰。不十年拜諫議大夫。出守蔚州。有惠政。其去也。民扶老攜幼。扳援涕泣。莫可遏及。本國表如京師。爲丞相別哥普化公所重。將薦之天子。而仲孚病不起。有子曰樞。奉柩東歸。聞者莫不驚嘆痛惜。嗚呼。古之才而不壽者。唐有李長吉。宋有邢敦夫。二子亦皆見愛於民、見重於大人。如吾仲孚乎。東方之士。於仲孚之不幸。孰嘆而痛惜之。尤宜也。所著詩若文若干篇。樞編爲前後集共二卷。得而觀之。慘然走復。因書拙語其端。歸諸鄭氏。樞今爲都官郎中。實予門生也。

重命爲樞省政丞。感激之情。上有天日。恐不勝任。措躬無地。惟望印寶旣至。妙選賢能。以備庶官。呈下新命。

宗廟昭穆位次議 見稗史。

謹按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太祖百世不遷。太祖而下。父爲昭居左。子爲穆居右。昭穆左右。則百世亦不變。故春秋左氏傳有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之文。而尚書謂文王曰穆考。謂武王曰

昭考.是其昭穆不變之明證也.其兄弟相代者.春秋公羊傳、以爲昭穆同班.大宋祫享位次圖.太祖與太宗.哲宗與徽宗.欽宗與高宗.各位一世.是則兄弟同班之法也.二十二陵.蓋自江都去水而陸.倉卒所營.其制、一室五室.而二十二陵神主.一行而列.所宜拓而廣之.釐而正之.然而不可造次而就.未就之間.四時之享.無所於享.且於五室.略倣宋儀.以來同堂異室之制.其二十二神主.一一各爲一房以別之.太祖惠宗顯宗在太廟不遷.則太祖之昭.定光、戴.安於此.無先之者.居中室.面以西爲上.光宗之穆.景宗.戴宗之穆.成宗.爲從兄弟.居西第一室之第一第二房.成宗之昭穆宗.顯宗之昭德、靖、文.居東第一室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房.亦從兄弟也.文宗之穆順、宣、肅.居西第一室之第三第四第五房.宣宗之昭獻宗、肅宗之昭睿宗.爲從兄弟.居東第五第六房.睿宗之穆仁宗.居西第六房.仁宗之昭毅、明、神.居東第七第八第九房.神宗之穆熙宗.明宗之穆康宗.亦爲從兄弟.居西第七第八房.康宗之昭高宗.居東第十房.合於左昭右穆兄弟同班之義.若夫五室拓而廣之.昭穆釐而正之.則乞下中書.令禮官博士博議詳定施行.

鷄林府院君諡文忠李公墓誌銘

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三重大匡韓山君領藝文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李穡撰

至正二十七年.歲在丁未.秋七月□日.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鷄林府院君、領藝文春秋館事、益齋先生李公以病卒於第.年八十一.大常諡文忠公.十月□日.有司具儀衛.葬於牛峯縣桃李村先塋.丙辰冬十月□日.配享玄陵廟庭.公諱齊賢.字仲思.父姓李氏.新羅始祖赫居世.有佐命大臣一李謁平.其後蘇判居明.生兵部令金現.兵部生三韓功臣大守金書.新羅王金溥旣納土入朝.尙太祖女樂浪公主.生女.以妻金書.生翮.翮生承訓.承訓生周復.周復生脩.脩生遵.遵生瑄.瑄生春貞.春貞生玄福.玄福生宜用.宜生升高.升高生文林郞尙衣直長同正諱得堅.尙衣生贈左僕射諱翩.僕射生檢校政丞諡文定諱瑱.娶威陵直朴仁育之女.封韓國大夫人.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庚辰生公.公自幼嶷然如成人.旣知爲文.已有作者氣.大德辛丑.公年十五.鄭常侍偕試成均.擧者負其能相頡頏.聞公所作.消縮莫敢爭先.公果爲魁.是歲菊齋權公溥、悅軒趙公簡試禮闈.公又中丙科.權公以其子妻之.公曰.此小技耳.不足以大畜吾德.討論墳典.淹貫精硏.折衷以至當.文定公大喜曰.天其或者益大吾門乎.癸卯.權務奉先庫判官、延慶宮錄事.戊申.選入藝文春秋館.館中人推讓不敢論文.其冬.遷齊安府直講.己酉.權司憲糾正.庚戌、遷選部散郞.辛亥、再轉典校寺丞三司判官.所居稱職.皇慶壬子.選爲

西海道按廉使.有古持斧風.陞成均樂正.冬.提擧豊儲倉事.癸丑.副令內府.豊儲監斗斛.內府校錙銖尺寸.公爲之無難色.人曰李公可謂不器君子矣.忠宣王佐仁宗定內難.迎立武宗.故於兩朝寵遇無對.遂請傳國於忠肅.以太尉留京師邸.構萬卷堂.考究以自娛.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天下之選.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至都.實延祐甲寅正月也.姚牧菴、閻子靜、元復初、趙子昂.咸游王門.公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稱嘆不置.乙卯.遷選部議郞.秋.拜成均祭酒.因陞議郞.丙辰.奉使西蜀.所至題詠.膾炙人口.是歲判典校寺事.丁巳.拜選部典書.己未.王降香江南.權摹風物.遇與遣懷.每從容曰.此間不可無李生也.庚申.知密直司事.賜端誠翊贊功臣之號.知貢擧.時稱得士.公年甫三十四.文定辰韓外舅姑三室主皆無恙.公擧觴稱壽.一世榮之.是年.奏授高麗王府斷事官.至治壬戌冬.還京師.未至.忠宣王被譖出西蕃.明年.公往謁.羈吟道中.忠憤藹然.泰定甲子.加匡靖大夫密直司事.乙丑.改賜功臣號曰推誠亮節.再轉僉議評理、政堂文學.丙寅.移三司使.天曆庚午.忠惠王襲國.復爲政堂文學.未幾罷.後至元丙子.以三重太匡.封金海君.領藝文館事.己卯.春二月.忠肅王薨.其秋.政丞曹頔脅百官屯兵永安宮.宣言逐去君側惡小.面陰爲瀋王地.忠惠王率精騎擊之.而其黨之在都者甚衆.必欲抵王罪.人心疑危.禍且不測.公憤不顧曰.吾知吾君之子而已.從之如京師.代舌以筆.事得辨析.功在一等.旣還.羣小嫉公屛迹不出.著櫟翁稗說.至正甲申冬.忠穆王卽位.進府院君.領孝思觀事.書筵以公爲師.丙戌.修忠烈王實錄.戊子.判三司事.辛卯冬.玄陵卽位.未至國.拜公右政丞.權署征東省事.數月.國空虛.公措置得宜.人賴以安.壬辰.賜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臣之號.元從功臣趙日新怨公居其上.公知之.三上表固辭.其冬十月.日新聚黨不逞.夜入宮省所忌.縱兵誅殺.公以辭位得免.日新伏誅.起公爲右政丞.癸巳正月辭.五月.以府院君知貢擧.甲午十二月.復爲右政丞.明年又辭.公年七十.封金海侯.十二月.爲門下侍中.丁酉五月.乞以本職致仕.從之.綱制.封君致仕.頒祿有差.旣老而猶受厚祿.於義不安.故有是請.朝論以爲本職致仕.非所以敬大臣也.壬寅.復封雞林府院君.公自十五登科.名蓋一世.立朝以來.專掌文書.歷外制.於藝文春秋館.由屬官至兩府.封君.未嘗去職.唯忠定三年不與焉.以公嘗奉表請立玄陵故也.公天資厚重.輔以學問.高明正大.故其發於議論.措諸事業者.燁然可觀也.初.公讀史.筆削大義.必法春秋.至則天紀.曰.那得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朱子綱目.自驗其識之正.人有片善.稱譽惟恐不聞.先輩道事.雖細以爲難及.平生未嘗疾言遽色.有及於褻語.對客置酒.商確古今.亹亹不倦.崔拙翁嘆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吾於益齋見之矣.公務遵舊法.不喜更張.嘗曰.吾志豈不如古人.但吾才不及今人耳.公之孫.連網希氏.公忌其盛滿.及其拜平章.玄陵敕兩制賦詩以賀.且命公敍其事.公辭不爲.自號益齋.辛旽之敗.玄陵曰.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也.嘗言旽非端人.今果驗.公自少.儕輩不敢斥名.必稱益齋.及爲宰相.人無貴賤.皆稱益齋.其見重於世如此.公所著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凡三娶.吉昌國夫人權氏.生二男三女.長男曰瑞種.奉常大夫宗簿副令.次曰達存.奉常大夫典理總郞寶文閣直提學知製敎.長女適正順大夫判司僕寺事任德壽.次適中正大夫典農正李保孫.次適銀靑光祿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翰林院大學士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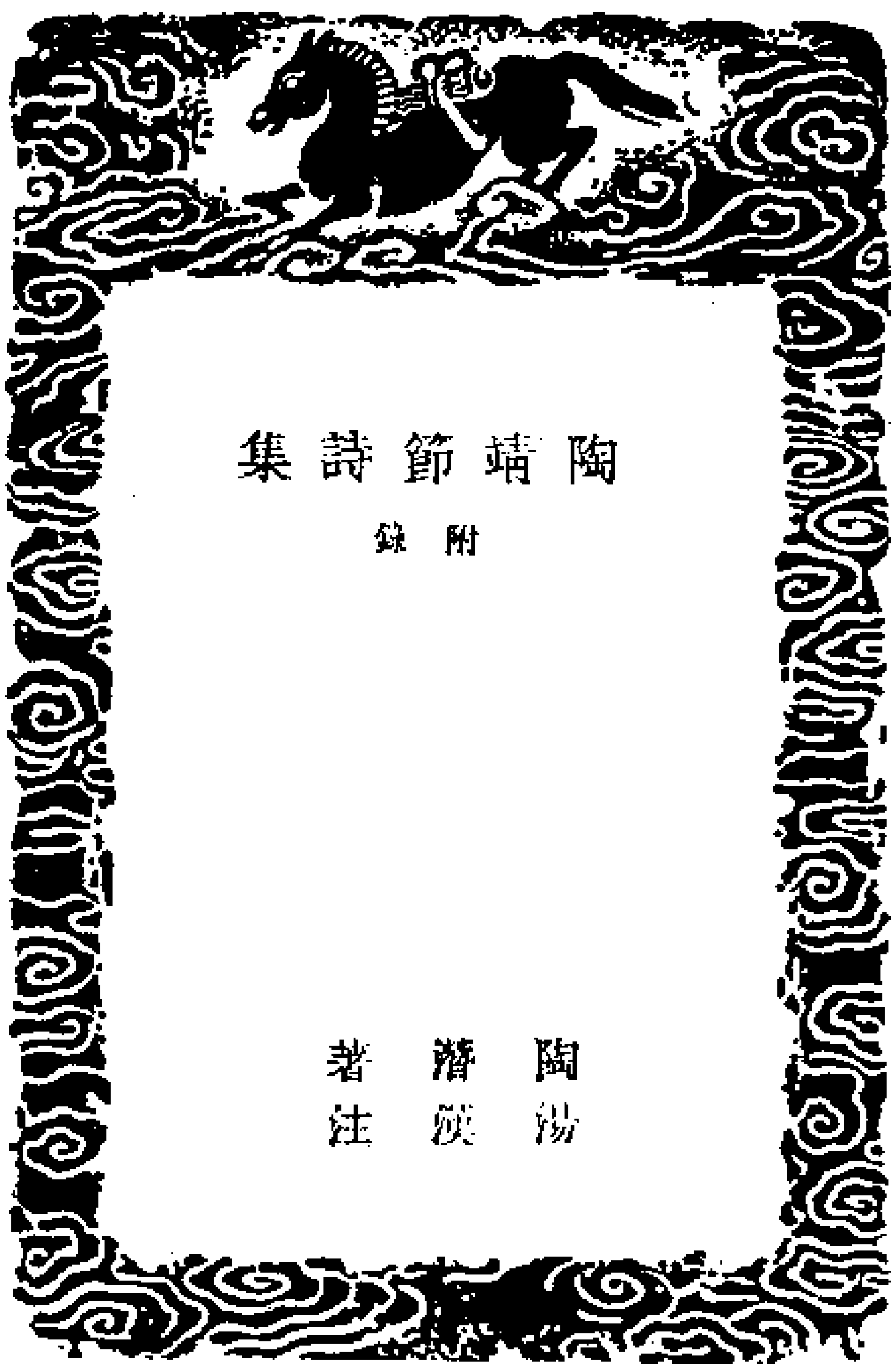
希祉。封義和宅主。蒔春國夫人朴氏。宜授西京等處萬戶府副萬戶中顯大夫司僕正諱居實之女。生一男三女。男曰彰路。奉翊大夫開城尹。長女適正順大夫判典農寺事朴東生。次適奉順大夫判典校寺事宋懋。次惠妃。今爲尼。瑞原郡夫人徐氏。通直郎知瑞州事諱仲麟之女。生二女。長適中正大夫三司右尹金南雨。次適奉善大夫典醫副正李有芳。側室生二女。長適中郎將林富陽。次幼。宗簿娶密直使兼監察大夫洪侑之女。生一男二女。男曰寶林。匡靖大夫政堂文學商議會議都監事進賢館大提學上護軍。長女適通憲大夫判衛尉寺事趙茂。次適中顯大夫順興府使李元龍。又娶檢討中郎將金松柱女。生一男。曰元發。娶密直崔沆女。生一男。幼。摠郎娶上黨君白頤正女。生三男一女。長曰德林。朝奉郎驪興郡事。次曰壽林。奉翊大夫同知密直司事。仕元朝爲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以故贈公大常卿具勳階爵。次曰學林。中顯大夫小府尹。女適奉翊大夫開城尹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奇仁傑。開城娶重大匡淸城君諡平簡諱公義之女韓氏。生一女。適春秋檢閱元序。繼室正順大夫判典客寺事金昴之女。生二男一女。長曰婚。删定都監判官。次曰寶嚴仙店錄事。女幼。司僕生二男四女。長男曰純義。奉善大夫軍器少尹。次曰純禮。中郎將。長女適通直郎起居郎知製敎申渾。次適中正大夫親禦軍大護軍朴永忠。次適奉先大夫少府尹黃佩。次適中郎將金鎰。典農正生二男一女。長曰隨。郎將。次曰堯。中郎將。女適通憲大夫判繕工寺事安翊。判典農生三男一女。長曰桓。奉善大夫軍器少尹。次韡。別將。次殊文。別將。女幼。典校生一男。幼。左尹生二男。長曰上佐。次曰廣大。女皆幼。曾孫男女若干人。趙衛尉生二男二女。長曰從善。中郎將。次遊善。權務。女皆幼。李順興生一男一女。男曰有寬。崇恩殿直。女皆幼。驪興生二男二女。長男曰中。承奉郎供遣將令。次曰密。長女適正順大夫判衛尉寺事李承源。次適宣德郎通禮門祗候郭游禮。密直生二男二女。長曰崇義。次崇道。典客錄事。女皆幼。少府生一男二女。男幼。長女適司憲持平金萬具。次幼。奇開城生一男。曰愼。純義生一女。幼。純禮生一男。曰進。一女。幼。申渾生一男二女。男曰浩。大殿指諭中郎將。長女適郎將黃允奇。次幼。大護軍生三男三女。長曰龍壽。別將。餘皆幼。黃少府生一男二女。男曰藥奴。餘皆幼。隨生一男一女。男曰孝奴。女幼。堯生三男一女。長曰伯恭。次伯謙。餘幼。銘曰。

天地儲精。公迺挺生。奎壁耀芒。公迺發揚。名溢域中。身居海東。道德之首。文章之宗。北斗泰山。昌黎之韓。
光風霽月。舂陵茂叔。四秉國鈞。年踰八旬。麟鳳其瑞。蓍龜其神。功在社稷。澤流生民。閟宮升配。哀榮無對。
惟爾子孫。忠孝是遵。勿謂無知。公在九原。

益齋先生文集重刊識

先生平日所著述。不啻百千餘言。而世之所傳者只是略于詩篇及稗說而已。往在萬曆庚子間。李尙書時發尹玆土。始鋟梓。而歲月之久。字畫刓缺不可讀。識者咸歎惜之。不佞適守本州。慨其世久而終至泯滅。遂爲改板而重鋟焉。非謂先生之名由此而益詩。吟誦之間。足以感發後生。則其有補於風化者爲如何哉。舊本無年譜。先生之後孫世碩摭家藏略記始末以示余。幷以刊之左。以傳於後。

癸酉正月旣望陽川後人許頊書於雞林府。


陶靖節詩集

附錄

陶潛著

湯漢注

靖節先生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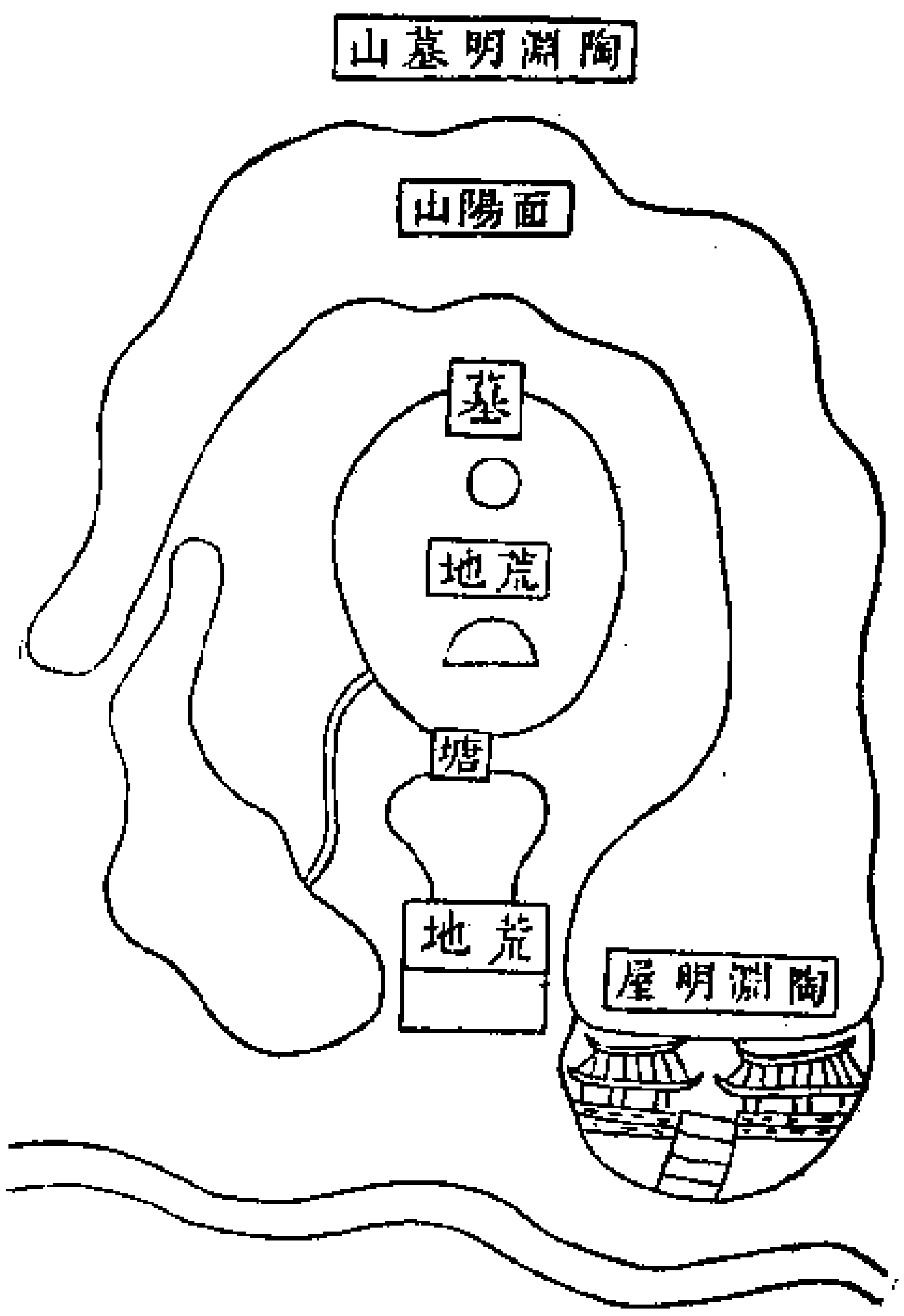
峩峩彭澤致美瓊玉八儒尚賢五柳自目賦辭疑來恥殉微祿息景衡宇含貞抱朴西山食薇東籬采菊述酒之篇同工異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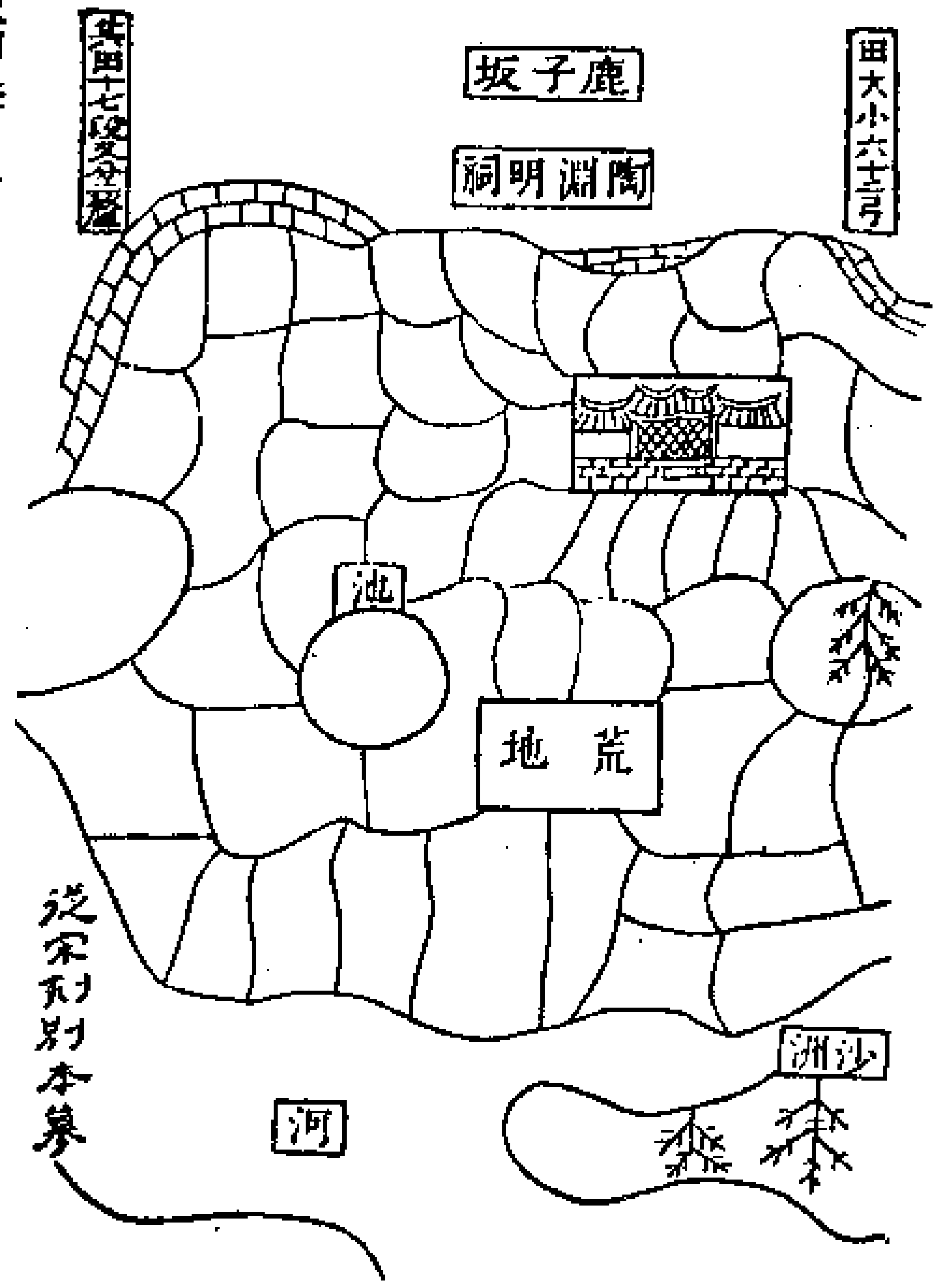
後學吳騫贊

陶靖節先生小像

方薰摹宋何[illegible]監畫

海寧吳兎牀校刊湯東澗所注陶靖節
集求遺像冠册首余偶於吳江王氏匀山書
屋見明人所摹歷代名賢像鈎得此幅又
於吳興沈苐舟所見龍眠居士蓮社圖真
跡手致與此正同乃知此本得靖節真面
目也聞石門方嬾儒亦有摹本不知與此
有異同否乾隆丙午秋日海鹽張燕昌
書於烟波宅





陶靖節詩集目錄

卷一
停雲一首序并
時運一首序并
榮木一首序并
贈長沙公族祖一首序并
酬丁柴桑一首
答龐參軍一首序并
勸農一首
命子一首
歸鳥一首
卷二
形影神序并
形贈影一首
影答形一首
神釋一首
九日閒居一首序并
歸田園居五首
遊斜川一首序并
示周祖謝一首
乞食一首
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一首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首
答龐參軍一首序并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首
移居二首
酬劉柴桑一首
於王撫軍座送客一首
贈羊長史一首并序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一首

卷三

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一首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首
還舊居一首
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一首
止酒一首
責子一首
蜡日一首

卷四

擬古九首
詠貧士七首
詠三良一首
讀山海經十三首
桃花源記并詩
雜詩
歸田園居
補註

連雨獨飲一首
和劉柴桑一首
和郭主簿二首
與殷晉安別一首并序
歲暮和張常侍一首
悲從弟仲德一首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一首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首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一首
飲酒二十首并序
述酒一首
有會而作一首并序
四時一首
雜詩十二首
詠二疏一首
詠荊軻一首
擬挽歌辭三首
歸去來兮辭并序
聯句
問來使

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于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荊軻繼二疏三良而發詠。所謂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遜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廋詞。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于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歎也。余偶窺見其指。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發明者。亦併著之。文字不多。乃命耩寫模傳。與好古通徹之士共商略焉。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于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淳祐初元九月九日。鄱陽湯漢敬書。

華六十九冊

陶靖節詩集卷一

停雲一首序并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二句一作[illegible]。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謂相招以事新樹。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時運一首序并

時運、遊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遊。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霄。一作[illegible]。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一作澤。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延目中流。悠想想一作悠清沂。童冠齊業。閑詠以歸。我愛其靜。靜之爲言。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心矣。寤寐交揮。但恨恨一作[illegible]。殊世。邈不可追。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榮木一首序并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一作九。夏。總一作[illegible]。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顦顇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屈子之九章曰。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與此四句皆[illegible]。文辭中之格言也。嗟余一作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舍一作忘。荀子。功在不舍。富。詩。一醉日富。蓋自誇其醉。學而無業。[illegible]。我之懷矣。怛焉內疚。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老而好學。觸氣壯烈。如此。可謂有勇矣。

贈長沙公族祖一首序并

長沙公於余爲族一作[illegible]。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以一作巳。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一作矣。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一作[illegible]。感彼行路。眷然躊躇。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一作華。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伊余云遘。在長忘同。一作志。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想湘渚。一作遙遙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何以寫心。貽此話言。進簣雖微。終在一作爲。爲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款襟或遼。音問其先。

酬丁柴桑一首

有客有客。爰來爰一作宦。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飡勝如歸。矜一作聆。善若始。匪惟諧也。屢有良由。一作遊。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既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一首序并

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人之所寶。尚或未一作并。珍。不有同愛。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實覯懷人。歡心孔洽。棟宇唯鄰。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一作非。思。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於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一作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裔江中。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勸農一首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智巧既一作未。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哲人伊何。時爲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植。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熙熙令德。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冀缺攜儷。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隴畝。矧伊眾庶。曳裾拱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儋石不一作[illegible]。儲。飢寒交至。顧余一作[illegible]。儔列。能不懷愧。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一作井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命子一首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歷世（一作世歷）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春秋傳、分魯公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云云。陶叔授民，命以陶叔司徒。）紛紛（一作紛紜）戰國，漠漠衰周。鳳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虬遶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陶舍）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書（一作參）誓山河，啓土開封。亹亹丞相，（陶青）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窊（一作隆）。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晉長沙公陶侃之孫延壽也。心期）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台（一作三），惠和千里。於皇（一作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寘（一作冥）茲慍喜。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孔伋字子思。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一作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歸鳥一首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弗洽，翻翮求心。（此晉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文選恐天路遠也。下）顧儔相鳴，景庇淸陰。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翼翼歸鳥，馴（一作相）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反（一作及）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諧。日夕氣淸，悠然其懷。翼翼歸鳥，戢羽寒條（一作寒）。遊不曠林，宿則（一作不）森標。晨風淸興，好音時交。矰繳奚功（一作施），卷已（一作巳）安勞（一作且）。

陶靖節詩集卷二

形影神（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一首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一作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洏。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影答形一首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一作陰）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神釋一首

大鈞無私力，萬理（一作物）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一作既喜）同，安得不相語（一作與）。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一作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

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四部叢刊本影此作譽。立）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九日閑居一首（并序）

予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一作時醪靡至）。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而世短。）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凄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空視時運傾，指易代之事。）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閑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淹留無成，騷人語也。今反之，謂不得於彼，則得於此矣。棲遲語爲田，亦同。）

歸園田居五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一作舍）八九間。榆柳蔭後園（一作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一作夙）理荒穢，帶（一作戴）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東坡云：以夕露沾衣之故而違其所願者多矣。）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眞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一作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淸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遊斜川一首（并序）

辛丑（一作酉）正月五日，天氣澄和（一作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一作層）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皋。遙想靈山，有愛嘉名。（天問：崑崙縣圃，其居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子：崑崙中有增城九重。注云：中有五城十二樓。故云靈山嘉名也。）欣對不足，率爾（宋本作共）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一作十），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九重注見上），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示周祖謝一首（一作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時三人皆講禮校書）

負痾頹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馬肆。馬隊士也。）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爲鄰。願言誨諸子，從

我潁水濱。

乞食一首

饑來驅我去。（一作出）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門拙言辭。主人諧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一作語）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勸。（一作歡）言詠（一作興）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一首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爲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首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一作五十）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在己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爲賢。

答龐參軍一首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對。忽成舊游。俗諺（一作語）云。數面成親舊。（或無舊字）況（一本有其字）情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一作楊）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復爲（一作屬）文。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輒依周孔（一作禮）往復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一作早）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一作斟）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曹子建詩。王其愛玉體）來會在何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首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發歲始（一作若）俛仰。星紀奄將中。南窗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窊隆。即事如以（一本作已）高。何必升華嵩。

連雨獨飲一首（一作連雨人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眞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奇文見王僧辯）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言此樂不可勝。無爲舍而去之也。韓子亦云。樂之終身不厭。何暇外慕）衣食當須紀。（一作紀）力耕不吾欺。

和劉柴桑一首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畬。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饑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酬劉柴桑一首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櫚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新葵鬱北墉。嘉穟養南疇。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

和郭主簿二首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蘇武傳。臥起操持）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眞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遊氛。天高風景澈。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於王撫軍座送客一首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思綿（一作緬）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欣（一作歡）良讌。離言聿云悲。晨鳥暮來還。懸車斂餘暉。（淮南子。日至悲泉。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遊（一作逝）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遠。（一作往）情隨萬化遺。

與殷晉安別一首并序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太尉劉裕）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爲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一作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

贈羊長史一首并序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名松齡）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一作上）正（一作上）賴古人書。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遊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天下分崩。而中州賢聖之跡。不可得而見。今九土既一。則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宜當首訪。而獨多謝於商山之人。何哉。蓋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角遊耳。遠矣深哉）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疏。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歲暮和張常侍一首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悲泉見前。驟驥。言白駒之過隙也）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闊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

酤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一作欣）慮，顦顇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一首

蕤賓五月中，清朝起南颸。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閑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一作當奈行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一首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冥。禮服名群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在數（一作數）竟不（一作未）免，為山不及成。慈母沈哀疚，二胤纔數齡。雙泣（一作位）委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空坐，宿草旅（一作依）前庭。階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

陶靖節詩集卷三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首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婉孌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陟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寒賦，來幽貞之所廬。）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塗。凱風負我心，戢枻守窮湖。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疏。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一首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哢歡新節，泠風送餘善。寒竹（一作草）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首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閉音必結反）凄凄歲暮風，翳翳經日（一作夕）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一首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飆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一作余亦）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一作拆）。終懷在歸（一作壑）舟，諒哉宜（一作宜）霜柏。

還舊居一首

疇昔家上京，六十（一作年）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一作遷）。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一作廢）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首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一作生）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一作蔬）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佇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

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一作留）聲，燕（一作叢）雁鳴雲霄。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一作今）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一首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一作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一作已）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一首

貧居依稼穡．（一作事）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楊時偉本作苦、田家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者歡初飽．束帶候（一作俟）鳴雞．揚檝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一作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頹．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蓧翁．聊得從君栖．

飲酒二十首（并序）

余閑居寡歡．兼比（一作秋）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一作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達士（一作人）似不爾．咄咄俗中惡．且當從黃綺．（漢綺綺．三季之後．注云．三代之末．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士皆以秦時自晦為賢．香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是非譽毀．非所計也．）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清晨聞叩門．倒裳（阮本倒衣・本太元）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栖．一世（一作舉）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楊王孫裸葬．非希身後名者．正以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軀者．亦終歸於盡．則裸葬亦未可非也．或曰．前八句言名不足賴．後四句言身不足惜．淵明解處．正在身名之外也．）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一作會）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有客常同止．取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一作兩何炳．○醒者與世討分曉．而醉者頹然聽之而已．淵明蓋沈冥之逃者．故以醒為愚．而以兀傲為穎耳．）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一作唯）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一作固多味．）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莊子．予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自（一作遂）無成．竟抱固窮（一作苦）節．飢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者出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在彭澤日．有悵然深愧平生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牽於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鳥盡弓藏．蓋借昔人去國之詞．以喻己歸田之志．）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此篇蓋託子雲以自況．故以柳下惠事終之．五柳先生傳云．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一作故）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彭澤之歸．在義熙元年乙巳．此云復一紀．則賦此飲酒詩．當是義熙十二三年間．）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諸老翁謂伏生諸人．漢之所謂區區修補者．劉歆移太常書亦可見．）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不見所問津．蓋自況於沮溺．而歎世無孔子徒也．）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止酒一首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清顏止宿容．（一作客）奚止千萬祀．

述酒一首

（舊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意．諸本如此．誤．黃庭堅曰．述酒一篇蓋闕．此篇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陵哀詩也．因疏其可曉者．以發此老未白之忠憤．昔蘇子讀述史九章曰．去之五百歲．吾猶見其人也．豈虛言哉．○依秋任康乃自注．故為疑詞耳．）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皛修渚．南嶽無餘雲．（司馬氏出重黎之後．此言晉室南渡．國雖未末．而勢之分崩久矣．至於今．則典午之氣數遂盡也．素礫未詳．修渚疑指江陵．）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義熙元年．裕以匡復功封豫章郡公．）

[illegible]帝宋也。裕既建國，晉帝以天下讓，而猶不免於弑，此所以深悲極歎，在秋秋而逾曙也。又按義熙十二年丙辰，裕始改封宋公，其後以宋公受禪，故詩言其舊封而無所嫌也。神州獻嘉粟，西靈為我馴。義熙十四年，鞏縣人獻嘉禾，裕以獻帝，帝以歸於裕。西靈當作四靈，裕受禪文有四靈效徵之語。二句言裕假符瑞以竊大位也。諸梁董師旅，羊一作幸勝喪其身。沈諸梁，葉公也。殺白公勝。此言裕誅剪宗室之有才望者。幸當作羊，而梁孝王亦有羊勝之事，或故以二事相亂，使人不覺也。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魏降漢獻為山陽公，而卒弑之。蓋此，不勤成名曰靈，古之人主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流。此政指零陵先廢而後弑也。曰猶不勤，哀怨之詞也。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魏文侯師卜子夏，此借之以言魏文帝也。安樂公，劉禪也。不識其漢，則安樂不得為君矣。平王從寄子、許本。寄作生。去舊京，峽中納遺燕，雙陵一作陽甫云育，三趾顯奇文。裕殺帝而遷之秣陵，所謂去舊京也。峽中未詳。雙陵當是晉安、恭二帝陵。三趾似謂鼎也，鼎移於人，四句難通。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居離世紛。王子晉好吹笙，此託言晉也。朱公者，陶也。古則有朱公修練之事，此特託言陶耳。晉運既去，故陶閑居以避世，明言其志也。峩峩西嶺一作四巔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西嶺，晉恭帝所葬，帝年三十六而弑。此但言其葬之固，畫天臨不必論，無可奈何之辭也。宋淵明之歸田，本以避易代之事，而未嘗正言之，至此則主弑國亡，雖不敢言，而亦不可不言，故若是乎辭之隱也。嗚呼悲夫。

責子一首　舒儼、宣俟、雍份、端佚、通佟，凡五人。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俟或作俟，佟作俗。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一作十六懶惰故一作放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一作六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有會而作一首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一作日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一作足斷悲。常善粥者心，深恨一作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彼一作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蜡日一首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一作葩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一作知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四時一首　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劉斯立云：當是用此足成全篇，篇中唯此警絕，居然可知。或者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一作寒。春水、夏雲、秋月，盛天地之間，而冬秀者，孤松而已。詩中前數以孤松為旨。

陶靖節詩集卷四

擬古九首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

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東方有一士，國語：東方之士孰為愈。新序：東方有士曰爰旌目。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說苑：子思居衛，三旬九食。十年著一冠。辛勤一作苦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

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之。
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此四句異前此，以言許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惑，但謂白蓮社中人也。）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
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首陽易水，寓憤世之意，亦）不見相知人，
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鍾死、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子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
（世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子之言，惟鍾惠能聽。今無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音，此淵明所以罷遠遊也。）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桑以志淵，而時代遷革，不復可悔。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

雜詩十二首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蕖，今作秋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
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弦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
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
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太白詩云：首途莽宇途，前程當漫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起長歎。人生學道歸宿者，例有此歎，必聞道而後免此。此淵明之所以惜寸陰也歟。）
昔聞長者（一作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
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素標插人頭，前塗漸就窄。
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一作就）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以
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飡。
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沈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

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鵾鳴清池，涉暑經秋霜。
愁人難為辭，遙遙春夜長。

詠貧士七首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孤雲喻貧士，以眾鳥喻世俗依乘風雲，而已獨守窮約翮之志，寧忍飢寒以守志節，縱無知音者，亦不足悲也。）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闚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
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
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藁有常溫，採莒足朝飡。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
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一作正）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實由罕
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昔在（一作有）黃子廉，（黃蓋傳云：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飢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
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詠二疏一首（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荊卿為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云。）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蔡澤云：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借問衰（一作哀）周來，幾人得其趣。遊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嘯
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
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
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詠三良一首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一作中）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
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一作心）難忘，君命（一作顧）安可違。臨穴罔惟
（一作遲）疑，投義志攸希。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詠荊軻一首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一作之）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
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

蕭蕭哀風逝。一作趨 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魯句踐聞荊軻之刺秦王。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讀山海經十三首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扶疏本太元。 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一作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玉臺一作堂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崑崙之丘。郭璞注云。王母亦自有離宮別窟。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西王母觴穆王於瑤池之上。王母爲天子謠曰云云。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實惟帝之平圃。（卽元圃也。）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音蒙）虎。其情洛洛。○穆天子傳。升於元圃之上。

丹木生何許。迺在峚山陽。一作峚。○峚（音密）山。上多丹木。黃花而赤實。食之不飢。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瑾瑜之玉爲良。瀝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黃。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一作甚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一作唯酒與長年。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逍遙蕪皋上。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谷曰暘谷。上有扶木。註云。扶桑在上。 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

粲粲三珠樹。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爲珠。○桂林八樹在番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遊。壽考豈渠央。

夸父誕宏志。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將飲河而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 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精衛銜微木。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一作何悔。徒設一作役在昔心。良辰詎可待。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巨猾肆威暴。欽䲹違帝旨。窫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鵕鶚豈足恃。鍾山神。其子曰鼓。是與欽䲹殺祖江於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欽䲹化爲大鶚。鼓亦化爲鵕鳥。見則其邑大旱。○窫窳（音軋愈）。居弱水中。注云。本蛇身人面。爲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

鵕鶚當作鴟鴸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一作昔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爲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柜山有鳥。其狀如鴟。其名曰鴸。（音株）見則其縣多放士。注。放。逐也。青丘之山。有鳥狀如鳩。

巖巖顯朝市。帝者愼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管仲病。去三豎事。 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

擬挽歌辭三首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一作日在鬼錄。魂氣一作魄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一作且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一作復能嘗。殽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本有荒草無人眠。極視正茫茫二句。極又作直。 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一作來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桃花源記并詩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一作於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一本有遊二字。 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一作良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遊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歷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一作閉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歸去來兮辭序并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一作秫 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一作曾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兮（一無兮字。）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雜詩（東坡和陶無此篇。）

嫋嫋松標崖。（一作雀。）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一作柯條何津津。又作攀柯獨可倚。）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

聯句

鳴雁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息。（淵明）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一作無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之愔）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之順）高柯濯條榦。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

歸田園居（此江淹擬作。見文選。其音節文從絕似。至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則與陶公詩判然矣。）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一作逕。）望三益。

問來使（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補註

停雲 卷第一

斂翮閑止。（稽叔夜琴賦。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

命子

亦已焉哉。（鄭康成戒子書。末云。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九日閑居 卷第二

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魏文帝書云。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

贈羊長史

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紫芝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

述酒 卷第三

南嶽無餘雲。（晉元帝即位詔曰。遂登南嶽。受終文祖。）

日中翔河汾。（河汾亦晉地。）

歸去來兮辭 卷第四

臨清流而賦詩。（叔夜琴賦。臨清流。賦新詩。）

吳禮部別集附錄

詩話

元 吳師道 正傳

湯伯紀注陶淵明述酒詩，定爲廋辭隱語，蓋恭帝哀詩，發千古之未發，諸否之題之，其難解處，亦不敢決，得存疑之意。愚嘗有一二管見補之。○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皛脩渚，南嶽無餘靈。湯注，司馬氏出重黎之後，此言晉室南渡，國雖未末，而勢之分崩久矣。至於今，則典午之氣數遂盡也。素礫未詳。脩渚疑指江陵。愚謂以離爲黎，則是陶公故詆其字以相亂，離，南也，午也，重離，典午再造也，止作晉南渡說，自通。審，我則鳴鳥不聞，陶正用此。鳥指鳳皇，此謂南渡之初，一時諸賢猶盛也。礫，小石，脩渚，長江，指江左，皛，顯也。此承首句離照字言，素礫顯於江渚，其微已甚，至南嶽無餘靈，則氣數全盡矣。○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湯注，裕始封豫章郡公，重華，謂恭帝禪宋也。愚謂亦寓裕事，恭帝封零陵王，舜冢在零陵九疑，故云爾。裕實篡弑，陶公豈肯以禪目之。○日中翔河汾，日中、午也。○裕以元熙二年六月廢帝，故詩序夏徂秋，亦寓意云。○愚嘗讀離騷，見屈子閔宗周之阽危，悲身命之將阢，而其賦遠遊之篇曰，仍羽人於丹邱，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乃欲制形鍊魄，排空御風，浮遊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悼其主弑國亡，而末言遊仙脩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殤非倫贊其君，極其尊愛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倏滅於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胸次沖澹和平，而忠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善之論屈子，有曰，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吾於陶公亦云。

湯公因釋述酒詩，遂及諸篇，直以暴其心曲，故不泛論，甚簡而精。愚讀之偶有所見，附著於後。○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云云。蘇明允族譜引一篇之意，不出此數語。○命子詩末句，亦已焉哉。鄭康成誡子書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公止用此語。陸放翁筆記云爾。○歸鳥四章，一章和風，二章接淸陰，句下三章日夕氣淸，四章寒條，具四時意。○歸田園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古樂府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巷中。陶公全用其語。第二篇，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本楊惲書意。○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五柳先生傳，短褐穿結，簞瓢屢空，自何晏注論語以空爲虛無意，本莊子，前儒多從之。朱子以回賜屢空貨殖對言，故以空匱釋之。今此以被褐對屢空，又飲酒第十一首(案今湯注第九首)，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以屢空對長飢，朱子之意正與之合。○還舊居詩，疇昔家上京，案上京在今南康郡城外十里栗里，原去郡一舍，則公嘗徙於此，前者移家詩，居不一處也。○擬古第二首，聞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湯注，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案疇始從劉虞，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言雖卒不能踐，而從曹操討烏桓，節義亦不足稱，陶公亦是習聞世俗所尊慕爾。第三首，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託言不背棄之義。○雜詩第二首，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陶翁之志非他，忠憤而已，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此與述酒篇流涙抱中歎，傾耳聽司晨意同。○讀山海經第一首，遶屋樹扶疏，湯注，扶疏本太元。愚案燕刺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在揚雄前。第十首，刑天舞干戚，他本誤作形夭無千歲，曾紘伯容爲辨正之。○桃花源記并詩，洪景盧云，後人因陶公記詩，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有渺茫寧知僞與眞云云，不及所以作記之意。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劉裕，託之於秦爾。又引胡仁仲詩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僞不考眞。先生高步窮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斯說得之。愚早歲嘗題桃源圖云，古今所傳避秦，如茹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往不少，桃源事未必無，特所託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異境幻界神仙家之云，此韓公所以有是言。愚觀翁慨然叔季，寤寐羲皇，與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慕向至矣。其於桃源，固所樂聞，故今詩云，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奚足論哉。頗與前說之意相發。

黃文獻公記筆

元　黃　溍　晉卿

陶靖節詩曰。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案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與。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跋

予既刊宋湯文清公注靖節先生詩。復從元人集中采吳禮部詩話、黃文獻筆記、附刊于後。前輩于古人詩。苟能窺見微旨。雖單詞片語。皆可傳之簡編。非若後時箋傳家句摘字比。甚或傅會穿鑿。取盈卷帙而已。此文清所以獨注意于述酒之篇。吳禮部已言之。至吳黃二公之見。又有出于文清之外者。仍不妨各舉其心得。夫陶公詩詞簡而意遠。爲古今第一流人。學者非精意研求。類多失其本旨。矧爲之注解乎。閒嘗與嘉定錢曉徵宮詹論近人著書。又每喜尙新異。而不免輕詆古人者。宮詹深以爲然。因出其跋淵明詩跋示予。云靖節爲陶桓公曾孫。載于晉宋之書及南史。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有山陽閻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以重。詠既名父子。說又新奇可喜。恐後來通人惑于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愍侯舍丞相青。然後頌揚長沙勳德。即以己之祖考承之。此士行爲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于史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武帝之世。親見譜牒。故于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于昭明誤讀命子詩。則是宋書亦未寓目。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此亦出宋書之文。而閻又以責昭明。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即使傳有舛誤。亦當先責休文。況傳本不謬乎。其謬二也。且使士行與淵明

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勳德。攀援貴族爲黨。自好者不爲。靖節千秋高士。豈宜有此。其謬三也。閻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全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閻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遁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曾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既位爲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得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爲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理。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同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似有瑕纇可指。今以晉書考之。士行雖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人。固其宜矣。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有慨然寤歎念茲厥初之句。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爲同出于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異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閻又云。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不同。考尋陽郡本廬江所分。南渡後移于江南。士行生于未分之前。淵明生于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之。似異而仍同。且顏延之作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詞曰。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苟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宮詹此辨。非特箴閻氏之失。並可補湯吳諸公所未及者。故備識于此。嘉慶初元夏四月。騫又記。

跋

南宋鄱陽湯文清公註陶靖節詩四卷。馬貴與文獻通考極稱之。所謂述酒詩。乃哀零陵而作。其微旨雖發於韓子蒼。至文清反覆研討而益暢其說。眞可謂彭澤異代之知己矣。此書世鮮傳本。歲辛丑。吾友鮑君以文遊吳趨。得之歸。舟枉道過予小桐溪山館。出以見眎。楮墨精好。古香襲人。誠宋槧佳本也。昔毛斧季前輩。晚年嘗以藏書售潘稼堂太史。有宋刻陶集。斧季自題目下曰。此集與世本迥然不同。如桃花源記之欣然規往。時本率譌規作親。今觀是集。始知斧季之言爲不謬。又擬古詩。聞有田子泰。流俗本多譌作田子春。惟此作子泰。與魏志符。其他佳處。尤不勝更僕數。註中間有引宋本者。鮑君據吳氏西齋書目、及曾思悅陶詩序。以爲湯氏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因勸予重雕。以公同好。文清人品。雅爲眞西山、趙南泉諸公所推。尤明於易。城復於隍。其命亂也。王深寧困學紀聞皆取之。餘詳宋史本傳。

乾隆五十年歲次旃蒙大荒落小重陽日。海昌吳騫識。

謝宣城詩集

謝朓 著

本傳 （蕭子顯南齊書）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儉衞軍、東閤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鎭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恆應侍接。朓可還都。（南史曰、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啓聞、朓知之、因事求還。）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悒。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場圃。奉笔兔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待青江可望。候歸艎于春渚。朱邸方開。効蓬心于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南史曰、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讓。不當見許。高宗輔政。以朓爲驃騎諮議。領記

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祕書丞、未拜。（南史無此句。）仍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建武四年。（南史無出爲宣城以下一十六字。）出爲晉安王鎭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恆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謝都自非疑。朓又啓讓。上優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冊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親人劉渢密致意于朓。欲以爲肺腑。朓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朓兼知衞尉事。朓懼見引。即以祏等謀告左興盛、劉暄。（南史曰、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耳、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朓爲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是朓常輕祏爲人、祏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曰、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己、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搆而害之。）興盛不敢發言。祏聞。以告遙光。遙光大怒。乃稱敕召朓。仍回車付廷尉。與徐孝嗣、祏、暄等連名啓誅朓曰。謝朓資性險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搆凶逆。微有誠効。自爾昇擢。超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于觸事。比遂扇動內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既著。共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詔公等啓事如此。朓資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藩邸。日夜從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翻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爲己功。素論于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踰邁倫序。感悅未聞。陵競彌著。遂復矯構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間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涓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南史曰、臨誅、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朓曰。（南史曰、及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南史曰、縝人才無慚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朓臨敗。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南史曰、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好奬人才、會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朓及殷叡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叡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弘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諲、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帝甚悲矜、以爲薄謨不得還、乃用爲信安縣令及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朓善、爲製此書云。）

序

南齊吏部郎謝朓長五言詩。其在宣城所賦。篇篇尤精。故李太白詠澄江之句而思其人。杜少陵亦曰詩接謝宣城也。余至郡視事之暇。眞取郡舍石刻并宣城集所載謝詩纔得二十餘首。繼得蔣公之奇所集小謝詩。以昭亭廟、疊嶂樓、綺霞閣所刻。及文選玉臺新詠本集所有。合成一編。共五十八篇。自謂備矣。然小謝自有全集十卷。但世所罕傳。如宋海陵王墓誌集中有之。而筆談乃曰。此銘集中不載。蓋雖存中之博。亦未之見也。而余家舊藏本偶有之。考其上五卷。賦與樂章之外。詩乃百有二首。而唱和聯句。他人所附見者不與焉。以是知蔣公所謂本集者。非全集矣。於是屬之僚士。參校謬誤。雖是正已多。而有無他本可證者。故猶有闕文。鋟版傳之。目曰謝宣城詩集。其下五卷。則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其可采者已載於本傳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遂置之。紹興丁丑秋七月朔東陽婁炤題。

謝宣城詩集目錄

卷第一

賦

酬德賦并序
思歸賦并序
七夕賦奉護軍王命作
高松賦奉司徒竟陵王教作
杜若賦奉隨王教作
野鶩賦并序
遊後園賦奉隨王教作
臨楚江賦
擬宋玉風賦奉司徒教作

樂歌

雩祭歌建武二年明堂歌

四言詩

侍宴華光殿曲水奉敕爲皇太子作
三日侍華光殿曲水宴代人應詔
三日侍宴曲水代人應詔

卷第二
鼓吹曲
元會曲　　郊祀曲
鈞天曲　　入朝曲
出藩曲　　校獵曲
從戎曲　　送遠曲
登山曲　　泛水曲
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名先成爲次
芳樹　　沈右率約
當對酒　　范通直雲
臨高臺　　朓時爲隨王文學
巫山高　　王尹丞融
有所思　　劉中書繪
同前再賦
芳樹　　朓
同前　　融
臨高臺　　約
有所思　　融
巫山高　　繪
同前　　雲
同賦雜曲名
陽春曲　　檀秀才
淥水曲　　江朝請
採菱曲　　陶功曹
秋竹曲　　朓時爲宣城守
白雪曲　　朱孝廉
永明樂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玉階怨　　金谷聚
王孫遊　　銅爵悲
江上曲　　曲池之水
同謝諮議詠銅爵臺
卷第三
五言詩
將發石頭上烽火樓　　答王世子
答張齊興　　酬王晉安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始出尚書省
直中書省　　觀朝雨
新亭渚別范零陵雲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
始之宣城郡　　宣城郡內登望
冬日晚郡事隙　　後齋迴望
落日悵望　　望三湖
遊山　　賽敬亭山廟喜雨
祀敬亭山廟　　遊敬亭山
賦貧民田　　與江水曹至濱干戲
送江水曹還遠館　　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還上國
臨溪送別　　將遊湘水尋句溪
忝役湘州與宣城吏民別　　休沐重還丹陽道中
移病還園示親屬　　出下館
遊東田　　秋夜講解
秋夜　　春思
治宅　　冬緒羈懷示蕭諮議虞田曹劉江二常侍

懷故人　夜聽伎二首
京路夜發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高齋視事　郡內高齋閑望答呂法曹呂嘗參爲齊王法曹

卷第四

直石頭　蕭衍
和蕭中庶直石頭
經劉瓛墓下　隨郡王蕭子隆
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衛過劉先生墓下作并序　竟陵王蕭子良
奉和　虞炎
奉和　柳惲
奉和　沈約
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過劉先生墓　離夜
同前　江丞

同前　王常侍
餞謝文學　沈右率
同前　虞別駕
同前　范通直
同前　王中書
同前　蕭記室
同前　劉中書
和別沈右率諸君
臥疾敍意　王秀之
和王長史臥病
行園　沈約
和沈祭酒行園
北戍琅邪城　江孝嗣
和江丞北戍琅邪城
昧旦出新亭渚　徐勉

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入琵琶峽望積布磯　劉繪
和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
答謝宣城　沈約
和何議曹郊遊二首　和劉西曹望海臺
和王中丞聞琴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夏始和劉孱陵　和宋記室省中
和王著作融八公山　和王主簿季哲怨情
贈王主簿二首　同王主簿有所思
落日同何儀曹煦　和紀參軍服散得益
新治北窗和何從事　同羇夜集

卷第五

奉和隨王殿下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詠風　詠竹
詠薔薇　詠蒲
詠兔絲　詠落梅
遊東堂詠桐　詠牆北梔子
同詠樂器
琵琶　王融
箎　沈約

箏
同詠坐上器玩
竹檳榔盤　沈約
烏皮隱几
同詠坐上所見一物
幔　王融
簾　虞炎
席　柳惲
同前
詠竹火籠　沈約
同前　詠鏡臺
詠燈　詠燭
詠邯鄲故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詠溪[illegible]
聯句
阻雪　還塗臨渚
紀功曹中園　閑坐
侍筵西堂落日望鄉　祀敬亭山春雨
往敬亭路中

謝宣城詩集卷第一

南齊　謝朓著

酬德賦并序

右衛沈以侯冠世偉才．眷予以國士．以建武二年．予將南牧．見贈五言．予時病．既以不堪莅職．又不獲復詩．四年．予忝役朱方．又致一首．迫東偏寇亂．良無暇日．其夏還京師．且事讌言．未遑篇章之思．沈侯之麗藻天逸．固難以報章．且欲申之賦頌．得盡體物之旨．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言既未敢為酬．然所報者寡于德耳．故稱之酬德賦．其辭曰．

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騖而不息．輕蓋靡于駿奔．玉衡勞于拊翼．嗟歲晏之斟歔．曾陰默以悽惻．元武伏於重介．宛虹潛以自匿．覽其物之用舍．相羣芳之勤植．弔悴蘼於華省．理衣簪而自敷．思被文而偕道．散薈蔚於曾廬．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為深．信懷之其何已．牽弱蔓之蔓延．寄陵風於松杞．栢曲蓋之逾遶．固有慕於原泉．彼排虛與藏實．又相鳴於林阯．興伐木於友生．詠承筐於君子．矧景行之在斯．方寄言于同恥．求相仁于積習．寓神心于名理．惟敦牂之旅歲．實興齊之二六．聿武運之方昌．覩休風之未遠．龍樓儼而洞開．梁邸煥其重複．君奉筆於帝儲．我曳裾於皇穆．藉風雲之化景．申游好於蘭菊．結德言而為佩．帶芳猷而為服．挹雅範以自娛．慚簡修之所勤．昔仲宣之發穎．實中郎之倒屣．及士衡

之籍甚。託壯武之高義。有杞梓之貞心。協丹采之輝。被伊吾人之陋薄。雖鯖蕭之何算。惟風雅之未變。知綮綢之不那。嘗會棟之將傾。必華楨之先落。爾明離以上賓。屬傳體於纖萼。周二輝而分崩。擠九鼎於重淵。雖魚鳥之欲安。駭風川而迴翠。微天道之布新。嗟員首其焉託。予窮迹以多愧。塊離尤而獨處。君紆組於名邦。貽話言於洲渚。悵分手於東津。望徂舟而延佇。庸古今之爲隔。豈山川之云阻。賴先德之龍興。奉英靈之龍舉。畢紫泥之密勿。歷青蒲而容與。沾後惠以揭來。竟李獲其笑語。我艤舟以命徒。將汨徂於南夏。旣勖予以炯戒。又引之以風雅。若璽賞之在聽。雖舒憂而可假。昔痁病於漳濱。思繼歌而莫寫。恩靈降之未已。奉京枌而作傳。臨邦途之永陌。懷余馬於騏騂。望平津而出宿。登崇岡而興賦。顧飛轡之南迴。引行鑣而東騁。何擬才之博侈。申贈辭於萱樹。指代匠而切偲。比治素而引喻。方含毫而報章。迫紛埃之東鶩。釋末位以言歸。忽乘軺以南赴。運鶴章之莫訓。欲寄言於往句。類織翮之難矯。似洞源之不注。意搖搖以杼柚。魂營營而馳騖。爾歷載於戎禁。我拂劍於郎闈。顧同車以日夜。城望昏而掩扉。時遊盤以未極。睇落景之徂暉。苦淸顏之倏忽。吝歡賞之多違。排重關而休告。知南館之有依。隣職門以右轉。僕望路其如歸。忘淸漏之不綴。惜曉露之方晞。聞夫君之東守。地隱蕃而懷僊。登金華以問道。得石室之名篇。悟寰中之迫脅。欲輕擧而舍旃。雖寵辱於數晝。去夭伐於壓羶。忽攜手以上征。躋中阜之脩遇。巾帝車之廣軾。棹河舟之輕艇。歷星街之熠燿。浮天潢之漻溟。機九轉於玉爨。鍊七明於神鼎。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於儵忽。安事人間之紆嬴哉。

思歸賦 并序

夫鑒之積也無厚。而納鑄神之照。心之徑也有域。而懷重淵之深。余少而薄遊。身□防方思□。俄然萬里。晚自□省。謫非一塗。何則。（此句疑有闕）

余菲薄以固陋。受恩靈而不替。施銀黃之沃若。剖金符之陸離。舟未濟而河廣。途方遙而馬疲。忽中寢而念廣。魂申旦而九移。昔受教於君子。逢知己之隆眄。被名立之羽儀。沾宮成之藻絢。光服義而不怠。豈臨岐而淪（宋作喻。佚何改）。幾勢方迅於轉圜。理好旋於奔電。援弱蔦而能升。躡重岡而不眩。信禔禮之非已。寧悔禍其如見。大明廓以高臨。吹萬折而同悅。跨神皐之沃衍。奉英藩之睿智。（近刻作哲。案下有緬遐討於先哲。當不複用。疑智可讀哲。知逸周書之智亦通哲也。）承比屋之隆化。體芳塵之餘烈。懷翩綴之編心。無夸毗之誕節。覽伊鬱而不怡。緬遐討於先哲。紛吾生之遊壽。彌一紀而歷茲。自下車於江海。涉青春於是時。瞻崇岡而引領。望大夏而長思。雖曲街之委隨。猶寤寐而見之。況神交而通夢。眇河漢於佳期。爾乃眷言薄暮。南眺悠然。將鬱歸懷。願受一廛。考華城之直陌。相洛浦之遇阡。連飛甍於故友。接閑館以懷僊。臨南塢以藝藿。寄北沚而采蓮。睇微臺之翳薈。望水葉之田田。乃羈山木。不日爲功。非輪非奐。去斲去礱。夜案編而繞繞。旦乘屋而芃芃。竹樞騎區而繹北。縹閈窈窕以臨東。布薔蘼於磔榡。綠黄霍於迴欄。于是離插芳樓。門拂長楊。園桃春發。窗竹夏涼。晨露晞

而草發。微風起而樹香。無芬菲以娛予。空擁幬於都房。悵離居以歲月。庸銷落而徒傷。我聞時命。有殊無違。微事或在。求理未甄。譬萱草之區別。隨霜露而夭延。背萱鮮於堂北。尙幽幽而未捐。苟外物以能盡。亦在應而無騫。況朝霞之朵可嘯。璧扉之飾方宜。養以虛白之氣。悟以無生之篇。豈加璧之財可動。執珪之位能纏。對來薄暮。聊以永年。

七夕賦（奉護軍王命作）

命錢司矩。火曜方流。素鐘登御。夷律鳴秋。朱光旣夕。涼雲始浮。疊多露之瀼瀼。升明月之悠悠。步廣階而延睇。屬天孀之淹留。嗟斯靈之淑景。招好仇於服箱。邁姮娥而擯質。凌瑤華而擅芳。厭白玉以爲飾。霏丹霞而爲裳。迴龍鸞之容裔。亂鳳筦之淒鏘。騰燭光於西極。命二妃於瀟湘。軾帝車而捐玦。凌天津而上翔。悵漢渚之夕漲。忻河廣之旣梁。臨瑤席而宴語。綿含睇而蛾揚。嗟蘭夜之難永。泣會促而怨長。忌織阿之方獨。吝長庚之末光。撫鳴琴而惨況。（近刻悵）浩安歌而自傷。歌曰。淸被館兮桂觴酬。雲幄靜兮香風浮。龍轡騑兮玉鸞整。睇星河兮不可留。分雙袂之一斷。何四氣之可周。斯乃嚮像恍惚。彷彿幽曖。耳之無聞。目之無續。故鍾鼓聞而延子隱。白日沈而季后對。豈形器之所求。亦理將其如昧。君王壯思風飛。沖情雲上。顧楚時而縱轡。瞻蘭書而競爽。賞研精之多暇。聊餘日之騁騖。賦幽靈以去惑。排祝聽而元往。晒陽雲於荊夢。賦洛篇於陳想。乃澄心而閑邪。庶綢繆於茲賞。

高松賦（奉司徒竟陵王教作）

閱品物於幽記。訪叢育於祕經。巡汜林之珍望。覿斯松之最靈。提於巖以羣茂。臨於水而宗生。豈楡柳之比性。指冥椿而等齡。若夫脩幹垂陰。喬柯飛穎。望肅肅而旣閑。即微微而方靜。懷風音而送聲。當月露而留影。旣芊眠於廣隰。亦迢遞於孤嶺。集九仙之羽儀。棲五鳳之光景。固松木之爲選。貫山川而自永。爾乃青春受謝。雲物含明。江皐綠草。靃然已平。紛弱葉而凝照。競新藻而抽英。陵翠山而如蓊。施懸蘿而共輕。至於星迴窮紀。沙雁相飛。同雲映其無色。陽光沈而減暉。眷風飈之吸歙。積霰雪之嚴霏。豈彫貞於歲暮。不受令於霜威。若乃體同器鼎。質兼上才。夏書稱其岱畎。周篇咏其徂徠。乃屈己以宏用。構大壯於雲臺。幸爲玩於君子。留神心而顧懷。君王乃徙讌蘭室。解珮明椒。搴幽蘭於夕陰。詠登榦於琴朝。陵高邱以致思。御風景而逍遙。羨蘢蔥之隆貴。懷汾陽之寂寥。邈道勝於千祀。蘊神理而自超。夫江海之爲大。實涓澮之所歸。瞻衡恆之峻極。不讓壤於塵微。嗟孤陋之無取。幸聞道於淸徽。理弱羽於九萬。愧不能兮奮飛。

杜若賦（奉隨王教作。時年二十六。於坐獻）

澂瑤圃而宜遊。臨水木而延佇。柳含色於瓊岸。泉鏡流於枉渚。蔭綠竹以淹留。藉幽蘭而容與。覽茲榮之悅茂。紛爲芳於淸籞。觀夫結根擢色。發曦垂英。綠春卉以纖布。蔭涼潭而影淸。景奕奕以四照。枝靡靡而葉傾。冒霜蹊以獨茂。當春郊而逕平。搴汀洲以企予。懷石泉於幽情。嗟中巖之纖草。胸金芝於芳叢。夕晉

集於溽露。旦發彩於春風。承羲陽之光景。庶無悲於轉蓬。

野鶯賦并序

有門人饋一野鶯。因以爲獻。予時命以登俎。用待賓客。客有愛其羽毛。請予爲賦。其詞曰。

夫何羅人之伎巧。離江海之逸翕。落摩天之迅羽。絕歸飛之好音。碎文錦之丹臆。裂雕綺之翠衿。孤雄驚以隳翼。羣雌叫而莫尋。越滄流以遠致。乃交質以兼金。因關寺以傳請。排邃戶以置深。貴數枉以取愛。願登俎以甘心。

遊後園賦（奉隨王教作。）

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蕪蕪以蔭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畹兮彌望。右芝原兮寫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閨之藹藹。聳雲館之苕苕。周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沉寥。追夏德之方暮。望秋清之始飄。藉宴私而遊衍。時晤語而逍遙。爾乃日棲榆柳。霞照夕陽。孤蟬以散。去鳥成行。惠氣湛兮帷殿肅。清陰起兮池館涼。陳象設兮以玉瑱。紛蘭藉兮咀桂漿。仰微塵兮美無度。奉英軌兮式如璋。藉高文兮清讌。預含毫兮握芳。則觀海兮爲富。乃游聖兮知方。

臨楚江賦

爰自山南。薄暮江潭。滔滔積水。裊裊霜嵐。憂與憂兮竟無際。客之行兮歲已嚴。爾乃雲沉西岫。風動中川。馳波鬱素。駭浪浮天。明沙宿莽。石路相懸。於是鴈鴻行鳴。霜砂虛林。迢迢落景。萬里生陰。列橫笳兮極浦。弭蘭鷁兮江潭。奉玉罇之未暮。灣□罇之芳香。願希光兮秋月。庶永照於遺簪。

擬宋玉風賦（奉司徒教作。）

起日城而搖落。集桂宮而送清。開翠帳之影藹。響行珮之輕鳴。揚淮南之妙舞。發齊后之妍聲。下瀟池而進散。上爵臺而雲生。至於新虹明歲。高月照秋。群儀迺豫。沖想雲浮。鄒馬之賓咸至。申穆之醴已酬。朝役登樓之詠。夕引小山之謳。厭朱邸之沈邃。思輕舉而遠遊。瞻騏之馬魚躍。龍鑒車而水流。此乃宋玉（近謝作大）之盛風也。若夫子雲寂寞。叔夜高張。煙霞調色。荃蕙結芳。出隱幽而泉洌。入山戶而松涼。眇神王於邱壑。獨超遠於孤觴。斯則幽人之風也。

樂歌

雩祭歌（建武二年明堂辭）

清明暢。禮樂新。候龍景。選貞辰。
陽律亢。陰晷伏。耕下土。荐穡稑。
宸儀警。王度宣。瞻雲漢。望旻天。
張盛樂。奏雲儛。集五精。延帝祖。

雩有諷。禜有秩。秬鬯芬。圭瓚苾。
靈之來。帝闈開。車煜燿。吹徘徊。
停龍轙。遍觀此。凍雨飛。祥雲靡。
壇可臨。奠可歆。對貺祉。鑒皇心。

右迎神歌八章。章四句。句三言。

濬哲維祖。長發其武。帝出自震。重光御宇。七德敷宣。九疇咸敘。靜難荊衡。凝威蠡浦。
昧旦丕承。夕惕刑政。化一車書。德馨粢盛。昭星夜景。非雲曉慶。衢室成陰。璧水如鏡。
禮充玉帛。樂被匏絃。於鑠在詠。陟配于天。自宮徂兆。靡愛牲牷。我將我享。永祚豐年。

右世祖武皇帝歌三章。章八句。句四言。

營翼日。鳥殷宵。凝冰泮。元蟄昭。
景陽陽。風習習。女夷歌。東皇集。
奠春酒。秉青珪。命田祖。凝蒸黎。

右青帝歌三章。章四句。句三言。

惟此夏德德恢台。兩龍在御炎精來。
火景方中南訛秩。靡草云黃含桃實。
族雲蓊鬱溫風煽。興雨祁祁黍苗遍。

右赤帝歌三章。章二句。句七言。

裏火自高明。鑠金挺剛克。涼燠資成化。羣方載厚德。
陽季勾萌達。炎徂溽暑融。商暮百工止。歲極凌陰沖。
泉流疏已清。原隰遠而（一作已）平。咸言祚惟德。敎民保高京。

右黃帝歌三章。章四句。句五言。

帝說于兌執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應金方。
嘉樹離披榆關命賓鳥。夜月如霜金風方嫋嫋。
商陰肅殺萬寶咸亦遒。勞哉望歲場功冀可收。

右白帝歌三章。章二句。句九言。

白日短。元夜深。招搖轉。移太陰。霜鐘鳴。冥陵起。星迴天。月窮紀。
聽嚴風。來不息。望元雲。黝無色。曾冰裂。積羽幽。飛雪至。天山側。
關梁閉。方不巡。合國吹。饗蜡賓。統微陽。究終始。百禮洽。萬祚臻。

右黑帝歌三章.章四句.句六言.

敬如在.禮將周.神之駕.不少留.
靈龍纁.轉金蓋.紛上馳.雲之外.
警七曜.詔八神.排閶闔.渡天津.
有渰興.膚寸積.雨冥冥.又終夕.
俾槱燎.維萬箱.皇情暢.景命昌.

右送神歌五章.章四句.句三言.

四言詩

侍宴華光殿曲水奉敕爲皇太子作

旁求邃古.遐觀鴻名.大寶曰位.得一爲貞.朱綠叶祉.鏤字摛英.升配同實.遊讓殊聲.
大橫將屬.會昌巳命.圖步中阻.宸居膺慶.靈劍先傳.寶玉增映.宗堯有緒.復禹無競.
禮行郊社.人神受職.寶效山川.鱗羽變色.元塞北靡.丹徼南極.浮毳駕風.飛(舟一作)泳登(舟一作)陟.
能官民秀.利建天附.骿舞列野.營降分區.論思帝則.獻納宸樞.麟趾方(公一作)定.鵲翼誰濡.
西京藹藹.東都濟濟.秋祓濯流.春禊浮醴.初吉云獻.上除方啓.昔駕陽瀕.(濱一作)今帳雲陛.
嘉樂奮矣.芳宴在斯.我留神眷.有粹天儀.龍精巳映.威仰未移.葉依黃鳥.花落春池.
高殿宏敞.禁林稠密.嶒崿起.丹樓閣出.翠葆隨風.金戈動日.惆悵清管.徘徊輕佾.
藹濊入筵.河洪流阼.海若(巖一作谷)來往.觴肴沿泝.歡飫終日.(有一作終)清光欲暮.輕貂(一作紹)回道.(首一作)華組徐步.
登賢博望.獻(賦一作)賦清淳.漢貳稱敬.雜兩垂芳.整撫有則.匕鬯無方.瞻言守器.永塊元良.

三日侍華光殿曲水宴代人應詔

羣分未辯.類聚在式.天睠休明.且求至德.御繁實簡.制動惟默.官府百王.衣裳萬國.
中葉遭閔.副內多違.愍愍靈貺.爰有適歸.於昭睿后.撫運天飛.凝居中縣.神動外畿.
縣象著明.離光乃位.我有儲德.徽猷淵備.長壽察書.龍樓迴轡.重道上庠.行遵儒肆.
朝陽有幹.布葉萋萋.思皇戚矣.鷄羽高棲.出驅先輅.入乘介珪.瞻秦望井.建魯分奎.
求賢每勞.得士方逸.有覺斯順.無文咸秩.萬箱惟重.百鎰載郵.風草戒陵.階莫紀日.
文教已肅.武節既馳.榮光可照.合璧如規.載懷結射.尚想瑤池.灌龍乃飾.天淵在斯.
作樂順動.實符時幾.上春初吉.亦留淵寄.紅樹巖舒.青莎(蘋一作)水被.雕梁虹拖.雲甍鳥跂.
高縣甲帳.周褰黼帷.長筵列陛.激水旋墀.浮醪聚蟻.靈蔡呈姿.河宗躍蹕.海介蘷泥.
弱腕纖腰.遷延妙舞.秦筝趙瑟.殷勤促柱.降席連縷.稱觴接武.稽首萬年.獻茲多祜.

天地既成.泉流既清.薄暮沾幸.屬奉文明.將禊齋配.劉拂秦京.翩馳龍漢.飲馬蘇基.

三日侍宴曲水代人應詔

神理內寂.機象外融.遺情汾水.垂冕鴻宮.樹以司牧.匪我求蒙.徒勤日用.誰契元功.
往晦必明.來頽必蹇.於皇克聖.時乘御辯.寶曆載闡.瑤光重踐.昭昭睿物.熙熙遷善.
當宁日昃.求衣未明.抵璧焚翠.銷劍隳城.九疇式序.三辟再清.虞籥閟闕.簫奏傳聲.
麗景則春.儀方在震.重聖積厚.金式璵璽.天爵必讓.王臣咸盡.譬諸華霍.惟邦之鎮.
正朔蕙穆.冠冕邛越.爭長明堂.相趨魏闕.龜象南萬.環裘西發.巢閣易窺.馴庭難祓.
上巳惟昔.于彼禊流.祓穢河濟.張樂春疇.既停龍駕.亦泛凫舟.㚟宮備矣.無待茲遊.
初鸞命曉.朝蔭(華一作)開夜.飾陛導源.迴伊流瀟.極望天淵.曲阻雅樹.閑館巖敞.長廊水架.
金瓠搖蕩.玉俎推移.筵浮水豹.席偃雲螭.奪晃翠瑟.嗽貺塤篪.歡茲廣讌.穆是天儀.
周道如砥.康衢載直.徒媿元黃.負恩無力.華幡徒駕.長纓未飾.相彼失晨.寧忘鼓翼.

謝宣城詩集卷第二

鼓吹曲

元會曲

二儀啓昌曆.三陽應慶期.珪贄紛成序.鞮譯憬來思.分階赩組縟.充庭羅翠旗.觴流白日下.吹溢景雲滋.
天儀穆藻殿.萬宇壽皇基.

郊祀曲

六宗禋配岳.五畤奠甘泉.整蹕遊九閡.清輿開八埏.綺綸玉鑾動.溶溶金障(宋作障)旋.鈞宮光巳屬.(會注)升柴禮既虔.禮響雲之際.南樾固斯年.

鈞天曲

高宴顥天臺.置酒迎風觀.笙鏞禮百神.鐘石動雲漢.瑤池實歷駕.綺席舞衣散.紫鳳來參差.玄鶴至凌亂.
巳慶明庭樂.誰想南風彈.

右三曲頌帝功

入朝曲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淥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出藩曲

雲枝紫微內。分組承明阿。飛艎遡極浦。旌節去關河。眇眇蒼山色。沈沈寒水波。鐃音巴渝曲。簫鼓盛唐歌。夫君邁惟德。江漢仰清和。

校獵曲

凝霜多十月。殺盛涼飆開。原澤曠千里。騰騎紛往來。平罝望煙合。烈火從風迴。殪獸華容浦。張樂荊山臺。虞人昔有喻。明哲時戒哉。

右三曲頌藩德

從戎曲

選旅辭轘轅。弭節赴河源。日起霜戈照。風迴連騎翻。紅塵朝夜合。黃沙萬里昏。寥唳清笳轉。蕭條邊馬煩。自勉輟耕願。征役去何言。

送遠曲

北梁辭歡宴。南浦送佳人。方衢控龍馬。平路騁朱輪。瑤筵妙舞絕。桂席羽觴陳。白雲邱陵遠。山川時未因。一爲清吹激。潺湲傷別巾。

登山曲

天明開秀崿。瀾光媚碧堤。風蕩飄鶯亂。雲行芳樹低。暮春春服美。遊駕淩丹梯。升嶠旣小魯。登巒且悵齊。王孫尚遊衍。蕙草芳萋萋。

泛水曲

玉露沾翠葉。金風鳴素枝。罷遊平樂苑。泛鷁昆明池。旌旗散容裔。簫管（宋作畤）吹參差。日晚厭遵渚。採菱贈清漪。百年如流水。寸心寧共知。

右四曲（闕三字）

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名。先成爲次。

芳樹　沈右率約

發萼九華隈。開跗露寒側。氛氳非一香。參差多異色。宿昔寒飆舉。摧殘不可識。霜雪交橫至。對之長歎息。

當對酒　范通直雲

對酒心自足。故人來共持。方悅羅衿解。誰念髮成絲。徇性良爲達。求名本自欺。迨君當歌日。及我傾罇時。

臨高臺　朓時爲隨王文學

千里常思歸。登臺臨綺翼。纔見孤烏還。未辨連山極。四面動清風。朝夜起寒色。誰識（一作）倦遊者。嗟此故鄉憶。

巫山高　王尹丞融

彷彿巫山高。薄暮陽臺曲。煙雲（宋作霞）乍舒卷。猿鳥（宋作行芳）時斷續。彼美如可期。寤言紛在矚。憮然坐相望。秋風下庭綠。

有所思　劉中書繪

別離安可再。而我更重之。佳人不相見。明月空在帷。共銜滿堂酌。獨斂向隅眉。中心亂如雲。事知有所思。

同前再賦

芳樹　朓

早翫華池陰。復鼓（宋本鼓作影，樝作……折作逝，絕作綱）滄洲樝。椅柅芳若斯。葳蕤紛可結。霜下桂枝銷。怨與飛蓬折。不廁玉盤滋。誰憐終委絕。

同前　融

相望早春日。煙花雜如霧。復此佳麗人。含姿結芳樹。綺羅已自憐。（近刻作憐）萱風多有趣。去來徘徊者。佳人不可遇。

臨高臺　約

高臺不可望。望遠使人愁。連山無斷絕。河水復悠悠。所思竟何在。洛陽南陌頭。可望不可至。何用解人憂。

有所思　融

如何有所思。而無相見時。夙昔夢顏色。階庭尋履綦。高歌更何已。引滿終自期。（一作持）欲知憂能老。爲視鏡中絲。

巫山高　繪

高唐與巫山。參差鬱相望。灼爍在雲間。氛氳出霞上。散雨收夕臺。行雲卷晨幌。出沒不易期。嬋娟似惆悵。

同前　雲

巫山高不極。白日隱光輝。藹藹朝雲出。冥冥暮雨歸。巖懸獸無（宋本二字倒）迹。林暗鳥疑飛。枕席竟誰薦。相望空依依。

同賦雜曲名

陽春曲　檀秀才

杳雲獻初歲。白日映雕梁。蘭萌猶自短。柳葉未能長。已見花紅落。復聞花蕊香。樂此試遊衍。誰知心獨傷。

淥水曲　江朝請

採菱曲　　陶功曹

塘上蒲欲齊．汀洲杜將歇．春心旣易蕩．春流豈難越．桂檝及晚風．菱影映初月．芳香若可贈．爲君步羅襪．

秋竹曲　　朓時爲宣城守

朝日映蘭澤．乘風入桂巘．棹歌已流倡．輕舟復容與．勿遂佳期移．方追明月侶．採採詎盈匊．遲望空延佇．

白雪曲　　朱孝廉

嬋娟綺窗北．結根未參差．從風旣裊裊．映日頗離離．欲求棗下吹．別有江南枝．但能凌白雪．貞心蔭曲池．

凝雲沒霽漢．從風飛且散．連翩下幽谷．徘徊依井幹．旣與楚客謡．亦勤周王歎．所恨輕寒賞．不逌春歸旦．

永明樂

第一

帝圖疊九有．皇風浮四溟．永明一爲樂．咸池無復靈．

第二

民和禮樂富．世淸歌頌徽．鴻名軼卷領．稱首邁垂衣．

第三

朱臺鬱相望．靑槐紛馳道．秋雲湛甘露．春風散芝草．

第四

龍樓日月照．淄館風雲淸．餘光溫似玉．蕃度式如瓊．

第五

化洽鯷海君．恩變龍庭長．西北鷲環賨．東南盡龜象．

第六

出車長洲苑．還旋朝夕川．絡絡結雲騎．奕奕泛戈船．

第七

燕驪遊京洛．趙服麗有暉．淸歌留上客．妙舞送將歸．

第八

實相薄五禮．妙化開六塵．明祥已玉燭．寶瑞亦金輪．

第九

生蔑芊羅性．身與佳惠隆．飛纓入華殿．屣步出重宮．

第十

彩鳳鳴朝陽．元鶴舞淸商．瑞此永明曲．千載今爲皇．

玉階怨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金谷聚

渠椀送佳人．玉杯要上客．車馬一東西．別後思今夕．

王孫遊

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銅爵悲

落日高城上．餘光入繐帷．寂寂深松晚．寧知琴瑟悲．

江上曲

易陽春草出．踟躕日已暮．蓮葉向田田．淇水不可渡．願子淹桂舟．時同千里路．千里旣相許．桂舟復容與．

江上可採菱．淸歌共南楚．

曲池之水

緩步遵霜渚．披襟待蕙風．芙蕖舞輕蔕．包筍出芳叢．浮雲自西北．江海思無窮．鳥去能傳響．見我綠琴中．綠琴一作淥琴．

同謝諮議詠銅爵臺

繐帷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迹．嬋娟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謝宣城詩集卷第三

將發石頭上烽火樓

徘徊戀京邑。躑躅躡曾阿。陵高墀闕近。眺迥風雲多。荊吳阻山岫。江海含瀾波。歸飛無羽翼。其如離別何。

答王世子

飛雪天山來。飄聚繩樞外。蒼雲暗九重。北風吹萬籟。有酒招親朋。思與清顏會。熊席惟爾安。羔裘豈吾帶。公子不垂堂。誰肯憐蕭艾。

答張齊興

荊山逖百里。漢廣流無極。北馳星晷正。南望朝雲色。川隰同幽快。冠冕異今昔。子肅兩岐功。我滯三冬職。誰知京洛念。髣髴昆山側。向夕登城壕。潛池隱復直。地迥閟遙蟬。天長望歸翼。清文忽景麗。思泉紛寶飾。勿言修路阻。勉子康衢力。曾厓寂且寥。歸軫逝言陟。

酬王晉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悵望一途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煙（近刻作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始出尚書省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宸景厭昭臨。昏風淪繼體。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防口猶寬政。餐荼更如薺。英袞暢人謀。文明固天啟。青精翼紫軑。黃旗映朱邸。還覩司隸章。復見東都禮。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棨。邑里向疎蕪。寒流自清泚。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歡娛燕兄弟。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因此得蕭散。垂竿深澗底。

直中書省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宏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新亭渚別范零陵雲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始之宣城郡

下帷闕章句。高談愧名理。疎散謝公卿。蕭條依掾史。簪髮逢嘉惠。教義承君子。心迹苦未并。憂歡將十祀。幸沾雲雨慶。方轡參多士。振鷺徒追飛。羣龍難隸齒。烹鮮止貪競。共治屬廉恥。伊余昧損益。何用祇千里。解劍北宮朝。息駕南川涘。事希廣平詠。聊慕華陰市。棄置宛洛遊。多謝金門裏。招招漾輕檝。行行趨巖趾。江海雖未從。山林於此始。

宣城郡內登望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甸。巉嵒帶遠天。

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惝怳魂屢遷．結髮倦為旅．平生早事邊．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

冬日晚郡事隙

案牘時閒暇．偶坐觀卉木．颯颯滿池荷．翛翛蔭窗竹．簷隙自周流．房櫳閑且肅．蒼翠望寒山．崢嶸瞰平陸．已惕慕歸心．復傷千里目．風霜旦夕甚．蕙草無芬馥．云誰美笙簧．孰是厭邁軸．願言追逸駕．臨潭餌秋菊．

後齋迥望

高軒瞰四野．臨牖眺襟帶．望山白雲裏．望水平原外．夏木轉成帷．秋荷漸如蓋．鞏洛常睠然．搖心似懸旆．

落日悵望

昧旦多紛喧．日宴未遑舍．落日餘清陰．高枕東窗下．寒槐漸如束．秋菊行當把．借問此何時．涼風懷朔馬．已傷慕歸客．復思離居者．情嗜幸非多．案牘偏為寡．既乏琅邪政．方憩洛陽社．

望三湖

積水照赬霞．高臺望歸翼．平原周遠近．連汀見紆直．葳蕤向春秀．芸黃共秋色．薄暮傷哉人．嬋媛復何極．

遊山

託養因支離．乘閑遂疲蹇．語默良未尋．得喪云誰辨．幸莅山水都．復值清冬緬．凌崖必千仞．尋谿將萬轉．堅崿既崚嶒．迴流復宛澶．杳杳雲竇深．淵淵石溜淺．傍眺鬱篻簩．還望森柟楩．荒隩被葴莎．崩壁帶苔蘚．鼯狖叫層嵁．鷗鳧戲沙衍．觸賞聊自觀．即趣咸已展．經目惜所遇．前路欣方踐．無言蕙草歇．留垣芳可搴．尚子時未歸．邴生思自免．求志昔所欽．勝迹今能選．寄言賞心客．得性良為善．

賽敬亭山廟喜雨

夕帳懷椒糈．蠲景潔膋薌．登秋雖未獻．望歲佇年祥．潭淵深可厲．狹斜車未方．蹇龍度絕限．出沒見林堂．秉玉朝羣帝．樽桂迎東皇．排雲接虬蓋．蔽日下霓裳．會舞紛瑤席．安歌遶鳳梁．百味芬綺帳．四座沾羽觴．福被延氓澤．樂極思故鄉．登山騁歸望．原雨晦茫茫．胡寧昧千里．解珮拂山莊．

祀敬亭山廟

翦削兼太華．崢嶸跨元圃．貝闕視阿（何河並）宮．蘚帷陰網戶．參差時未來．徘徊望澧浦．椒醑若馨香．無絕傳終古．

遊敬亭山

茲山亙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唳．飢鼯此夜啼．泄雲已漫漫．夕雨亦淒淒．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緣源殊未極．歸徑窅如迷．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

賦貧民田

假遇（一作佳會）非將迎．靖共（一作靜拱）延殊慶．中歲歷三臺．旬月典邦政．會（一作曾）是共治情．敢忘卹貧病．將無富教禮．何云（一作理）寔執有知方性．敦本抑工商．均業省兼幷．察壤見泉脈．覘星視農正．黍稷緣高殖．穡（一作稑）稌即卑盛．舊埒新塍分．青苗白水映．遙樹匝清陰．連山周遠淨．即此風雲佳．孤觴聊可命．既微三載道．庶藉兩岐詠．俾爾倉廩實．余從谷口鄭．

與江水曹至濱干戲

山中上芳月．故人清樽賞．遠山翠百重．迴流映千丈．花枝聚如雪．蕪絲散猶網．別後能相思．何嗟異封壤．

送江水曹還遠館

高館臨荒途．清川帶長陌．上有流思人．懷舊望歸客．塘邊草雜紅．樹際花猶白．日暮有重城．何由盡離席．

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還上國

方舟泛春渚．攜手趨上京．安知慕歸客．詎憶（作近遣別）山中情．香風蕊上發．好鳥葉間鳴．揮袂送君已．獨此夜琴聲．

臨溪送別

悵望南浦時．徙倚北梁步．葉下涼風初．日隱輕霞暮．荒城迥易陰．秋溪廣難渡．沫泣豈徒然．君子行多露．

將遊湘水尋句溪

既從陵陽釣．挂鱗驂赤螭．方尋桂水源．謁帝蒼山垂．寢誠且未會．乘景弄清漪．瑟汩瀉長淀．潺湲赴兩岐．輕蘋上靡靡．雜石下離離．寒草分花映．戲鮪乘空移．與以暮秋月．清霜落素枝．魚鳥余方翫．纓緌君自縻．及茲暢懷抱．山川長若斯．

忝役湘州與宣城吏民別

弱齡倦簪履．薄晚忝華奧．閑沃盡地區．山泉諧所好．幸遇昌化穆．惇（一作淳）俗罕驚暴．四時從偃息．三省無侵冒．下車遽暄席．紆紱始黔竈．榮辱未遑敷．德禮何由導．汨徂奉南岳．兼秩典邦號．疲馬方云驅．鉛刀安可操．遺惠良寂寞．恩靈亦匪報．桂水日悠悠．結言幸相勞．吐納貽爾和．窮通勖所蹈．

休沐重還丹陽道中

薄遊第從告．思閑願罷歸．還卭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灞涘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田鵠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閨闈．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移病還園示親屬

疲策倦人世．斂性就幽蓬．停琴佇涼月．滅燭聽歸鴻．涼薰（一作近）乘暮斷．秋華臨夜空．葉低知露密．崖斷識

雲垂．折荷葺寒袂．開鏡眄衰容．海暮疑騰清氣．河關秘棲沖．煙衛時未歇．芝潤去相從．

出下館

麥候始清和．涼雨銷炎燠．紅蓮搖弱荇．丹藤繞新竹．物色盈懷抱．方驩娛耳目．零落既難留．何用存華屋．

遊東田

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阡阡．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秋夜講解

四緣去誰蘂．七識習未央．沈沈（一作淪淪）倒營魄．苦陰蹙愁腸．琴瑟徒闇漫．姱容空滿堂．春顏遽遲日．秋蕙終茫茫．孰云濟沈溺．假願託津梁．惠唱摛泉涌．妙演發金相．空有定無執．賓實兩忘．自來乘宵息．及此申暮霜．雲物清晨晨．衣巾引夕涼．風振蕉荳裂．霜下梧楸傷．（梧一作梧桐隕下）六龍且無借．三相尊久長．何時接冥應．及子同舟航．

秋夜

秋夜促織鳴．南鄰擣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佇立．北窗輕幔垂．西戶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視階前溼．誰能長分居．秋盡冬復反．

春思

茹溪發春水．阮山起朝日．蘭色望已同．萍際轉如一．巢燕聲上下．黃鳥弄儔匹．邊郊阻遊衍．故人盈契闊．夢寐佇假寶．思歸賴倚瑟．幽念漸鬱陶．山楹永爲室．

治宅

結宇夕陰街．荒途橫九曲．迢遞南川陽．迤邐西山足．闢館臨秋風．敞窗望寒旭．風碎池中荷．霜翦江南菉．既無東都金．且稅東皋粟．

冬緒羇懷示蕭諮議虞田曹劉江二常侍

去國懷邱園．入遠滯城闕．寒燈耿宵夢．清鏡悲曉髮．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寂寞此閨帷．琴樽任所對．客念坐嬋媛．年華稍菴薆．夙慕雲澤遊．共奉荊臺績．（一作業）一聽春鶯喧．再視秋虹（作逝渥刻）沒．疲驂良易返．恩（一作思）波不可越．誰慕臨淄鼎．常希茂陵渴．依隱幸自從．求心果蕪昧．方軫歸歟願．故山芝未歇．

懷故人

芳洲有杜若．可以慰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夜聽伎二首

瓊閨釧響聞．瑤席芳塵滿．要取洛陽人．共命江南管．情多舞態遲．意傾歌弄緩．知君密見親．寸心傳玉盌．

上客光四座．佳麗直千金．挂釵報纓絕．墮珥答琴心．蛾眉已共笑．清香復入衿．歡樂夜方靜．翠帳垂沈沈．

京路夜發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漭．猶沾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夐．山川修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敕躬每跼蹐．瞻恩惟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

高齋視事

餘雪映青山．寒霧開白日．曖曖江村見．離離海樹出．披衣就清盥．憑軒方秉筆．列俎歸單味．連駕止容膝．空爲大國憂．紛詭諒非一．安得掃蓬逕．鎖吾愁與疾．

郡內高齋閑望答呂法曹（呂僧參軍 一作王法曹）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猨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此（玉一作）山岑．

謝宣城詩集卷第四

直石頭　蕭衍

率士皆王士．安知全高尚．東皋弄黍稷．西遊入卿相．屬逢利建始．投分參末將．尺一功未施．河山賞已諒．攝官因時暇．曳裾聊起望．鬱盤地勢遠．參差百雉壯．翠壁絳霄際．丹樓青霞上．夕池出濠渚．朝雲生疊嶂．籠鳥易爲恩．屠羊無飾讓．泰階端且平．海水本無浪．小臣何日歸．頓轡從閑放．

和蕭中庶直石頭

九河亙積岨．三嶠鬱旁眺．皇州總地德．回江款巖徼．井幹絕蒼林．雲甍蔽層嶠．川霞旦上薄．山光晚餘照．翔集亂歸飛．虹蜺紛引曜．君子奉神略．瞰迥遠重峭．彈冠已籍甚．升車益英妙．功存漢冊書．榮並周庭燎．汲疾移偃息．董園倚談笑．麾旆一悠悠．謙姿光且劭．謀嘉多暇日．興文起淵調．曰余廁鱗羽．滅影從漁釣．澤渥資投分．逢迎典待詔．詠沼邈含毫．專城空坐嘯．徒慚皇鑒揆．終延曲士誚．方追隱淪訣．偶解金丹要．若偶巫咸招．帝閽良可叫．

經劉瓛墓下　隨郡王蕭子隆

升堂子不謬．問道余未窮．如何辭白日．千載隔音通．山門一已絕．長夜緬難終．初松切暮鳥．新楊催曉風．

榛關向蕪密，泉途轉銷空。

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衛過劉先生墓下作并序　竟陵王蕭子良

沛國劉子珪，學優來仕，跡遁心退，履信體仁，古之遺德，潛舟迅景，滅賞淪輝，言念芳猷，式懷嗟述。屬舍弟隨郡，有示來篇，彌緬久要之情，益深宿草之歎，升望西山，率爾爲答，雖因事雷生，實申悲劉子云爾。

漢陵淹館蕪，昔彌洙風闕，五都聲論空，三河文義絕，興禮邁前英，獻元蹤往哲，明情日夜深，徽音歲時滅，垣井總已平，煙雲從容裔，爾歎牛山悲，我悼驚川逝。

奉和　虞炎

下帷闕昔儒，寬圃信且逸，聚學盡煙郊，栖遁遁一作來事瑗韓，戢景謝歸年，稅駕空悠日，庭露已沾衣，松門向蕭瑟，惘惘神念周，依依惠音密。

奉和　柳惲

西河寂高業，北海望清塵，會徽誰與寄，尚德在伊人，遺文重昭晰，絕緒復紛綸，舞華白朝日，蘭生無久春，芳猷勤淵思，撫軾履高辰，山風起寒木，野雀亂秋榛，蔓草時易宿，素軌邈難遵。

奉和　沈約

表閭欽逸軌，軾墓禮貞魂，化途終眇默，神理暨猶存，塵經未輟幌，高衢已委門，日蕪子雲舍，徒毀董生園，華陰無遺市，楚席有靈靈一作虛樽，元泉倘能慰，長夜且勿諠。

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過劉先生墓

嘉樹因枝條，琢玉良可寶，若人陵曲臺，垂帷茂淵道，善誘宗學原，鳴鐘響幽抱，仁焉徂宛洛，清徽夜何早，歲晚結松陰，平原亂秋草，不有至言揚，終滯西山老。

離夜

玉繩隱高樹，斜漢耿層臺，離堂華燭盡，別幌清琴哀，翻潮尚知限，客思眇難裁，山川不可夢，況及乃一作故人杯。

同前　江丞

石泉行可照，蘭杜向寒風，離歌上春日，芳思徒以空，情遽曉雲發，心在夕河終，幽琴一罷調，清醑誰復同。

同前　王常侍

月沒高樓曉，雲起扶桑時，燭筵暨無色，行住惘相悲，當軒已凝念，況乃清江湄，憐人忽千里，誰緩鬢徂絲。

餞謝文學　沈右率

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瀟汨背吳潮，潺湲横楚瀨，一望沮漳水，寧思江海會，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同前　虞別駕

差池燕始飛，霏幰草初輝，離人悵東顧，遊子去西歸，清潮已驚渚，溽露復沾衣，一乖當春聚，方掩故園扉。

同前　范通直

陽臺霧初解，夢渚冰裁綠，遠山隱不見，平沙斷還續，分弦饒苦音，別唱多悽曲，爾拂後車塵，我事東皐粟。

同前　王中書

所知共歌笑，誰忍別笑歌，離軒思黃鳥，分渚蔓青莎，翻情結遠旆，灑淚與煙波，春江夜明月，還望情如何。

同前　蕭記室

執手無還顧，別渚有西東，荊吳渺何際，煙波千里通，春箕方解籜，弱柳向向一作尚低風，相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

同前　劉中書

汀洲千里芳，朝雲萬重色，悠然在天隅，之子去安極，春潭無與窺，秋臺共誰陟，不見一佳人，徒望西飛翼。

和別沈右率諸君

春夜別清樽，江潭復爲客，嘆息東流水，如何故鄉陌，重樹日芬蘊，芳洲轉如積，望望荊臺下，歸夢夢一作轉相思夕。

臥疾敘意　王秀之

貞悔不少期，頹梅倒難豫，疾樂雖一塗，遂以千百慮，景仄念徂齡，帶緩每危曙，循躬雖一作誰已往，況復歲將暮，層冰日夜多，飛雲密如霧，歸鴻互斷絕，宿鳥莫能去，擁我邱中琴，良田一嗟故，隱淪迹有違，宰官功未樹，何用攄余情，悵悵此故路，豈言勞者歌，且曰幽人賦。

和王長史臥病

紳紬欽崇墀，派別朝洪河，兔園文雅盛，章臺冠蓋多，淵襟眷霄岳，雙贊勵吐歌，顧影慚辟服，載筆旅江沱，縞衣紛可獻，琴言暖已和，青皐向還色，春潮視生波，巖垂變好鳥，松上改陳蘿，日與歲眇邈，歸恨積積一作程蹉跎，顧緝吳山杜，寧抉楚池荷，清風豈孤劭，功遂懷增阿，勿藥良有暢，荏苒芳未過，幸留清樽味，言藉故田莎。

行園　沈約

寒瓜方臥壟，秋菰亦滿陂，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初菘向擷把，時韭日離離，高梨有繁實，何減萬年枝，荒渠集野鴈，安用昆明池。

和沈祭酒行園

清淮左長薄，荒徑隱高蓬，回潮旦夕上，寒渠左右通，霜畦紛綺錯，秋町鬱蒙茸，環梨縣已紫，珠榴拆且紅，君有棲心地，伊我歡既同，何用甘泉側，玉樹望青蔥。

北戍琅邪城　江孝嗣

驅馬一連翩。日下情不息。芳樹似佳人。惆悵余何極。薄暮苦羇愁。終朝傷旅食。丈夫許人世。安得顧心臆。按劍勿復言。誰能耕與織。

和江丞北戍琅邪城

春城麗白日。阿閣跨層樓。滄江忽渺渺。驅馬復悠悠。京洛多塵霧。淮濟未安流。豈不思撫劍。惜哉無輕舟。夫君良自勉。歲暮勿淹留。

昧旦出新亭渚　徐勉

驅車凌早術。山華映初日。攬轡且徘徊。復值清江謐。杳藹楓樹林。參差黃鳥匹。氣物宛如斯。重以心期逸。春隄一遊衍。終朝意殊悉。

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滄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蔭道周。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綠疇。

入琵琶峽望積布磯　劉繪

江山信多美。此地最爲神。以茲峯石麗。重在芳樹春。照爛虹蜺雜。交錯錦繡陳。差池若燕羽。崱屴似龍鱗。卻瞻了非向。前觀復已新。翠微上虧景。淸莎下拂津。巉巖如刻削。可望不可親。昔途首遐路。未獲窮淸塵。暫將返初服。歲暮請爲鄰。

和

昔余侍君子。歷此遊荊漢。山川隔舊賞。朋僚多雨散。圖南矯風翮。曾非息短翰。移疾覩新篇。披衣起淵歎。惆悵懷昔踐。彷彿得殊觀。赬紫共彬駮。雲錦相淩亂。奔星上未窮。驚雷下將半。回潮潰崩樹。輪囷軋傾岸。巖篠或傍翦。石岡無修榦。澄澄明浦媚。衍衍清風爛。江瀆良在目。懷賢興累歎。歲暮不我期。淹留絕巖畔。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

淮揚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蔶笠聚東菑。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簟淸夏室。輕扇動涼颸。嘉魴聊可薦。綠蟻方獨持。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朞。絃歌終莫取。撫机枕一作今自嗤。

答謝宣城　沈約

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揆余發皇鑒。短翮屢飛翻。晨趨朝建禮。晚沐臥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牽拙謬東汜。浮惰反西昆。顧循良非薄。何以儷璵璠。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淸源。

和何議曹郊遊二首

春心澹容與。挾弋步中林。朝光映紅萼。微風吹好音。江垂得淸賞。山際果幽尋。未嘗遠別離。知此愜歸心。

流泝終靡已。嗟行方至今。江皐倦遊客。薄暮懷歸者。揚舲浮大川。惆悵至日下。霜靡齊紗被。游漣石溜瀉。寄語持筆賓。舒憂願自假。歸途豈難涉。翻同江上夏。

和劉西曹望海臺

滄波不可望。望極與天平。往往孤山映。處處春雲生。差池遠鴈沒。颯沓羣鳧驚。囂塵及簿領。棄捨出重城。臨川徒可羨。結網庶時營。

和王中丞聞琴

涼風吹月露。圓景動淸陰。蕙氣入懷抱。聞君此夜琴。蕭瑟滿林聽。輕鳴響澗音。無爲澹容與。蹉跎江海心。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鵲起登吳臺。鳳翔陵楚甸。衿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北拒溺驂鑣。西戡龕一作收組練。江海旣無波。俯仰流英眄。裘冕類禋郊。卜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參差世祀忽。寂寞市朝變。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囀一作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遍。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幽客滯江皐。從賞乖纓弁。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采餘絢。于役儻有期。鄂渚同遊衍。鄂案吳憲本作吳山今從顏氏家訓

夏始和劉孱陵

威仰弛蒼郊。龍曜表皇鼎。春色卷遙甸。炎光麗近邑。白蘋望已騁。緗荷紛可襲。徒願尺波旋。終憐寸景戢。對窗斜日過。洞幌鮮飈入。浮雲去欲窮。暮鳥飛相及。柔翰謝芳塵。清源非易挹。迴江難絕濟。云誰暢佇立。良宰勵夜漁。出入事朝汲。積羽余旣棠。更賦子登粒。椅梧何必零。歸來共棲集。

和宋記室省中

落日飛鳥還。憂來不可極。行樹澄遠陰。雲霞成異色。懷歸欲乘電。瞻言思解翼。清揚婉禁居。祕此文墨職。無歎阻琴樽。相從伊水側。

和王著作融八公山

二別阻漢坻。雙崤望河澳。茲嶺復巑岏。分區奠淮服。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阡眠起雜樹。檀欒蔭脩竹。日隱澗疑空。雲聚岫如複。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目。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阽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蒲卜切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倏。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浩蕩別親知。聯翩戒征軸。再遠館娃宮。兩去河陽谷。風煙四時犯。霜露雨一作朝夜沐。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

和王主簿季哲怨情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蘼蕪。辭寵悲團（一作扉）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妝變。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一作故人心不見）

贈王主簿二首

日落窗中坐。紅妝好顏色。舞衣襞未縫。流黃覆不織。蜻蛉草際飛。遊蜂花上食。一遇長相思。願寄連翩翼。

清吹要碧玉。調絃命綠珠。輕歌急綺帶。含笑解羅襦。餘曲詎幾許。高駕且踟躕。徘徊韶景暮。惟有洛城隅。

同王主簿有所思

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

落日同何儀曹煦

參差複殿影。氛氳綺羅雜。風入天淵池。芰荷搖復合。遠聽雀聲聚。回望樹陰沓。一賞桂尊前。寧傷蓬鬢颯。

和紀參軍服散得益

金液稱九轉。西山歌五色。鍊質乃排雲。濯景終不測。要英亦可餌。且駐羲和力。能令長卿臥。暫故遇真識。

新治北窗和何從事

國小暇日多。民淳紛務屏。闢牖期清曠。開簾候風景。泱泱日照溪。團團雲去嶺。岧嶢蘭檮峻。駢闐石路整。池北樹如浮。竹外山猶影。自來彌弦望（一作缺）。及君臨箕潁。清文蔚且詠。微言超（一作始）已領。不見城壕側。思君朝夕頃。迴舟方在辰。何以慰延頸。

同羈夜集

積念隔炎涼。騷言始今夕。已對濁樽酒。復此故鄉客。霜月始流砌。寒蛸早吟隙。幸藉京華遊。邊城燕良席。樵采咸共同。荊莎聊可藉。恐君城闕人。安能久松柏。

謝宣城詩集卷第五

奉和隨王殿下

其一

玄冬寂脩夜。天圍靜且開。亭皋霜氣愴。松宇清風來。高琴時以思。幽人多載懷。幸藉汾陽想。嶺首正徘徊。

其二

高秋夜方靜。神居肅且深。閑階涂廣露。涼宇澄月陰。嬋娟影池竹。疏蘂散風林。淵情協爽節。詠言興德音。闇道空已積。遷直愧蓬心。

其三

愴愴緒風興。祁祁族雲布。嚴氣集高軒。稠陰結寒樹。日月謬論思。朝夕承清豫。徒藉小山文。空揖章臺賦。

其四

星回夜未艾。洞房凝遠情。雲陰滿池榭。中月懸高城。喬木含風霧。行雁飛且鳴。平臺盛文雅。西園富羣英。芳慶良永矣。君王嗣德聲。眷此伊洛詠。載懷汾水情。顧己非麗則。恭惠奉仁明。觀淄詠已失。慊然愧簪纓。

其五

惠景遊清都。慘暑侍蘭室。累榭疎遠風。廣庭麗朝日。穆穆神儀靜。愔愔道言密。一飡繫霄表。無吝科年歷。

其六

神心遺魏闕。沖想顧汾陽。惠景憐辰豫。捐玦亂山楊。時惟清夏始。雲景曖含芳。月陰洞野色。日華麗池光。草合亭皋遠。霞生川路長。端坐聞鶴引。靜瑟愴復傷。懷哉泉石思。歌詠鬱瑤相。墉春多迭賀。言從伊與商。衰職眷英覽。獨善伊何忘。顧慚東都遠。宏道侍云梁。

其七

清房洞已靜。閑風伊夜來。雲生樹陰遠。軒廣月容開。宴私移燭飲。遊賞藉琴臺。風猷冠淄鄴。衽局愧唐枚。

其八

方池含積水。明流皎如鏡。規荷承日泫。彩鱗與風泳。上善叶淵心。止川測動性。幸是芳春來。側點游濠盛。

其九

浮雲西北起。飛來下高堂。合散輕帷表。飄舞桂臺陽。徧階收委羽。平池如夜光。眷言金玉照。顧慚蘭蕙芳。

其十

眷心重離坼。（近刻作析）岐路清江限。四面寒飆舉。千里白雲來。川長別管思。地遠翻旗回。還顧昭陽闕。經遠章華臺。置酒巫山月。為君停玉杯。

十一

桂樓飛絕限。超遠向江岐。輕雲霽廣甸。微風散清漪。連連絕鴈舉。眇眇青煙移。嚴城亂芸草。霜塘凋素枝。氣爽深遙矚。豫永聊停曦。即（一作即）已終可悅。每思且若斯。

十二

炎光闕風雅。宗禱拯時淪。龍德待雲霧。令圖方再晨。歲遠荒城甚。霜華宿草陳。英威遽如是。徘徊岐路人。

十三

念深沖照廣。業闡清化元。端儀穆金殿。敷教藹瓊筵。紛湛輕帷藹。磬轉芳風旋。卷轡棲道樹。方津掉法舷。歸與灃大造。昭途良易筌。

十四

分悲玉瑟斷。別緒金樽傾。風入芳帷散。缸華蘭殿明。想折中園草。共知千里情。行雲故鄉色。贈子一離聲。

十五

年華豫已淼。夜艾賞方融。新萍時合水。弱草未勝風。閨幽瑟易響。臺迥月難中。春物廣餘照。蘭壹佩未窮。

十六

漣漪映餘雪。嚴城限深霧。清寒起洞門。東風急池樹。神居望已肅。徘徊舉沖趣。棲歸如遲（宋作歸齒姑從近刻）詠。

邛山不可屬。

詠風

徘徊發紅萼。葳蕤動綠蕊。垂楊低復舉。新萍合且離。步檐行袖靡。當戶思衿披。高響飄歌吹。相思子未知。時拂孤鸞鏡。星鬢視參差。

詠竹

前窗一叢竹。青翠獨言奇。南條交北葉。新筍雜故枝。月光疎已密。風來起復垂。青扈飛不礙。黃口得相窺。但恨從風籜。根株長別離。

詠薔薇

低枝詎勝葉。輕香幸自通。發萼初攢紫。餘采尚霏紅。新花對白日。故蕊逐行風。參差不俱曜。誰肎盼微叢。

詠蒲

離離水上蒲。結水散為珠。間廁秋菡萏。出入春鳧雛。初萌實雕俎。暮蕊雜椒塗。所悲塘（宋作堂）上曲。遂鑠黃金軀。

詠兔絲

輕絲既難理。細縷竟無織。爛漫已萬條。連綿復一色。安根不可知。縈心終不測。所貴能卷舒。伊用蓬生直。

詠落梅

新葉初冉冉。初蕊新霏霏。逢君後園讌。相隨巧笑歸。親勞君玉指。摘以贈南威。用時插雲髻。翡翠比光輝。日暮長零落。君恩不可追。

遊東堂詠桐

孤桐北窗外。高枝百尺餘。葉生既婀娜。葉落更扶疎。無華復無實。何以贈離居。裁為圭與瑞。足可命參墟。

詠牆北梔子

有美當階樹。霜露未能移。金蕡發朱采。映日以離離。幸賴夕陽下。餘景及西枝。還思照淥水。君階無曲池。餘榮未能已。晚實猶見奇。復留傾筐德。君恩信未貲。

同詠樂器

琵琶　王融

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抑有奇態。淒鏘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門空自生。

箎　沈約

江南簫管地。妙響發孫枝。殷勤寄玉指。含情舉復垂。雕梁再三繞。輕塵四五移。曲中有深意。丹誠君詎知。

琴

洞庭風雨幹。龍門生死枝。雕刻紛布濩。沖響鬱淸危。一作卮 春風搖蕙一作綺 草。秋月滿華池。是時操別鶴。淫淫客淚垂。

同詠坐上器玩

竹檳榔盤 沈約

梢風有勁質。柔用道非一。平織方以文。穹成圓且密。薦羞雖百品。所貴淨天實。幸承歡醑餘。寧辭嘉宴畢。

烏皮隱几

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韋潔。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同詠坐上所見一物

幔 王融

幸得與珠綴。冪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爐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樽酒。蘭釭當夜明。

簾 虞炎

青軒明月時。紫殿秋風日。曈曨引光輝。晻曖映容質。淸露依檐垂。蛸絲當戶密。寧開誰共臨。掩晦獨如失。

席 柳惲

照日汀洲際。搖風綠潭側。雖無獨繭絲。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蘭夜飲。佳人時宴息。

同前

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汀洲蔽杜若。幽渚奪江蘺。遇君時採擷。玉座奉金卮。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詠竹火籠 沈約

結根終南下。防露復披雲。雖爲九華扇。聊可滌炎氛。安能偶狐白。鶴卵織成文。覆持鴛鴦被。百和吐氛氳。忽爲纖手用。歲暮待羅裙。

同前

庭雪亂如花。井冰粲成玉。因炎入貂袖。懷溫奉芳褥。體密用宜通。文邪性非曲。本自江南墟。便娟修且綠。暫承君玉指。請謝陽春旭。

詠鏡臺

玲瓏類丹檻。苕亭似玄闕。對鳳懸淸冰。垂龍挂明月。照粉拂紅妝。插花理雲髮。玉顏徒自見。常畏君情歇。

詠燈

發翠斜溪裏。蓄寶宕山峯。抽莖類仙掌。銜光似燭龍。飛蛾再三繞。輕花四五重。孤對一作樹 相思夕。空照舞衣縫。

詠燭

杏梁賓未散。桂宮明欲沈。曖色輕帷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遺我洞房陰。

詠邯鄲故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生平宮閣裏。出入侍丹墀。開笥方羅縠。窺鏡比蛾眉。初別意未解。去久日生悲。顦顇不自識。嬌羞餘故姿。夢中忽彷彿。猶言承讌私。

詠溪鶒

蕙草含初芳。瑤池曖晚色。得廁鴻鸞影。晞光弄羽翼。

聯句

阻雪

積雪皓陰池。北風鳴細枝。九逵密如繡。何爲遠別離。朓 風庭舞流霰。冰沼結文澌。飲春雖以燠。欽賢紛若馳。江秀才革 珠霙條間響。玉溜檐下垂。杯酒不相接。寸心良共知。王丞融 飛雲亂無緒。結冰明曲池。雖乖促席讌。白首信勿虧。王蘭陵僧孺 飄素瑩簷溜。嚴結噎通岐。[illegible]如未濟。況乃限音儀。謝洗馬昊 原隰望徙倚。松筠竟不移。隱憂恧豈樹。忘懷待山卮。謝中郎繪 初昕逸翮舉。日昃駑馬疲。幽山有桂樹。歲暮方參差。沈右率約

還塗臨渚

淥水瀾清波。青山繡芳甸。落景皎晚陰。殘花綺餘日。何從事 白沙澹無際。青山眇如一。傷此物運移。惆悵望還律。吳郎 白水田外明。孤頂松上出。即趣佳可淹。淹留非下秩。府君遠和

紀功曹中園

蘭庭仰遠風。芳林接雲崿。傾葉順淸飈。修莖佇高鶴。何從事 連綿夕雲歸。晻曖日將落。寸陰不可留。蘭墀豈停酌。吳郎 丹櫻猶照樹。綠筠方解籜。求志能兩忘。即賞謝邱壑。府君

閑坐

雨洗花葉鮮。泉漫芳塘溢。藉此閑賦詩。聊用蕩覊疾。陳郎 霡霂微雨散。葳蕤蕙草密。預藉芳筵賞。沾生信昭悉。紀功曹實 紫葵窗外舒。靑荷池上出。既闔潁川扇。且臥淮南秩。府君 流風蕩晚陰。行雲掩朝日。念此蘭蕙客。徒有芳非質。何從事

侍筵西堂落日望鄉

沈病已綿緒。一作綿 負官別鄉憂。高城悽夕吹。時見國煙浮。曹丞 漠漠輕雲晚。颯颯高樹秋。鄉山不可望。蘭卮且獻酬。府君 旻高識氣遒。泉停知潦收。幸遇慶延渥。方且一作精 沐恩猷。紀功曹曼 芸黃先露早。騷屑一作屑 驚暮秋。舊城望已蕭。況乃客悠悠。何從事

祀敬亭山春雨

水府衆靈出。石室寶圖開。白雲帝鄉下。行雨巫山來。府君 歌風讚靈德。舞蹈起輕埃。高軒乍留吹。玄羽或徘

僩，何從事 羅降鄴仙下，識逸百神駭，討鳥飛層隙，赤鯉泳淵隈，齊學郎

往敬亭路中

山中芳杜綠，江南蓮葉紫，芳年不共遊，淹留空若是，府君 淥水豐漣漪，青山多繡綺，新條日向抽，落花紛已委，何從事 弱蔓既青翠，輕莎方靃靡，鷺鵝沒而遊，鷹鷂騰復倚，齊學郎 春岸望沈沈，清流見瀰瀰，幸藉人外遊，盤桓未能徙，陳郎 鷟枻把瓊芳，隨山訪靈詭，榮楯每嶙峋，林堂多碕礒，府君

跋

謝公詩名重天下，在宣城所賦爲多，故杜少陵以謝宣城稱之，在宣城宜有公之集矣，後公六百五十餘年，樞密樓公始克鋟之木，距今又六十四年，字畫漫毀，幾不可讀，是用再刻於郡齋，以永其傳，嘉定庚辰冬十二月望，鄱陽洪伋識，

予以嘉慶丙辰重梓宣城集，用盧學士依宋校本，明年夏過吳趨顧千里茂才，爲言黃蕘圃孝廉有兩宋本宣城集，俱佳，蕘圃因卽錄其序跋目錄見遺，予喜過望，細讀之，蓋卽陳直齋所云東陽樓炤原本，而鄱陽洪伋嘉定庚辰重刻者也，宋本全書體格較此稍異，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目次行款亦多不同，爰取序跋補刊入集，并書顚末，以著良友之惠云，丁巳天中前一日絲載跋，

案直齋書錄解題云，謝宣城集原本十卷，宋樓照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文字，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以爲雖無傳可也，故今宣城集止五卷，明時有數刻，予所見嘉靖丁酉任邱黎晨刊本，其間紕繆舛錯殊多，又正德辛未康海序劉紹刊本，以爲世本隨王鼓吹曲與樂府多差謬，不知其所謂勘正本，差譌正復不少，如鼓吹曲中第一首芳樹，乃誤以再賦者次于前，他人詩或在再和中者，亦誤次于前，并以王融之巫山高爲宣城詩，而第五卷中同咏樂器、坐上器物諸篇，淆亂錯謬，尤不勝更僕數，至明人集錄漢魏六朝諸集，固無論也，去秋偶從盧紹弓學士借得舊藏宋本，視明刻迥異，因卽授剞劂，刊入愚谷叢書，惜梓垂成，而學士已歸道山，不及更相與訂其亥豕矣，昔人評三謝詩，元暉差渐，近有唐風，顧予讀宣城集，尤不能無繫于中者，昔鄭雍糾妻祭仲女，厲公與謀殺仲，爲婦所泄而死，讀春秋者猶憐之，朓之告王敬則，要亦迫于事之所不得已，然敬則之敗甫踰年，而朓亦誅死，豈非天哉，夫士生衰世，不幸又遇懿戚之變，故宜高舉遠引，以避其禍，朓既昧乎明哲保身之誡，徒貽刑于寡妻之譏，顧其詩有曰雖無元豹姿，終隱南山霧，何竟不能自踐其言邪，因取本傳冠諸集端，而爲之跋，

嘉慶元年春王正月十有八日，吳縣楳客氏，

陰常侍詩集

附詩話

陰鏗著

張澍編輯

陰常侍詩集序

晉涼陰氏父子若孫皆擅文采。兼通經義。不徒以官閥稱也。觀荀濟贈陰梁州大詩曰。詩酒悅風雲。琴歌愛桃李。又鄧鏗有和陰梁州閨怨之作。則幼文之能詩可知矣。其子鏗以清麗之格與何遜齊名。而孝穆子山甚深慕服。梁陳之際。蓋一作者。鏗子灝官虎門博士。著瓊林二十卷。灝子宏道官臨淮令。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六家之說。爲易新傳疏十卷。今瓊林易傳湮沫無傳。而子堅詩句猶得於叢選之餘。留其光氣。雖散佚過半。精華不存。而尋其梗概。可於灰裏撥之。宜爲少陵野老吟諷不置。與余從文苑英華及諸類書裒晉得三十五首。較馮北海詩紀多一篇。復參校其字之同異。敍而梓之。以餉同好者。

詩話

西谿叢語。柳色黃金嫩。梨華白雪香。乃陰鏗詩。今陰詩無之。

歷代吟譜。子堅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賦新成安樂宮。援筆便就。

揮麈錄。柳色黃金嫩。梨華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謂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記。昔人不以蹈襲爲非。

竹林詩話。陰鏗之體用兼優。神采新澈。辭精意切。名之弗浮也。韓子蒼曰。陰鏗與何遜齊名。號陰何。曾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陰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仍似隨唐閒人所爲。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隨唐以來謂鏗詩矣。

芥隱筆記。陰鏗詩有夜雨滴空階。柳耆卿用其語。人但知爲柳詞耳。

黃伯思東觀餘論。陰鏗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雄。沈宋近體之椎輪也。

張淏雲谷雜記。陰鏗詩有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之句。王維但加漠漠陰陰四字。

澍按。陰鏗詩有行舟逗遠樹。杜詩殘生逗江漢。遠逗錦江波用之。又陰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靜猶浪。老杜江流靜猶浪。雲中辨煙樹用之。陰詩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浪中生。老杜薄雲巖際宿。

孤月浪中翻用之。又陰詩有中流聞棹謳。老杜中流聞棹謳。陰詩有華遂下山風。老杜雲逐度谿風均用之。而老杜塞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亦用陰詩野日燒中昏。山落入江窮之意。

鼂公武讀書志。陳陰鏗子堅。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工五言詩。徐陵言之於世祖。使賦安樂宮。援筆立成。累遷散騎常侍。有集三卷。隨已亡其二。今所存十數詩而已。杜少陵嘗贈李太白詩。首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觀此集。白蓋過之遠矣。甫之慎許可乃如此。

陳振孫書錄解題。陳散騎常侍南平陰鏗子堅纂。才三十餘篇。杜子美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爾。殆必有說。

隋史陰鏗集三卷。隨志陰鏗集一卷。文獻通考陰鏗集一卷。

陰常侍詩集

梁　陰鏗著　　清　武威張澍編輯

新成安樂（初學記作爲安）宮

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鵾仰。連翩賀燕來。重檐（藝文作簷）寒霧宿。（樂府作靈簷寒霧宿）丹井（樂府作返景）夏（一作寒）蓮開。砌石披新錦。梁華畫（藝文作書）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

班婕妤怨（一本無怨字）

柏梁新寵盛。長信昔恩傾。誰謂（一作爲）詩書巧。翻爲歌舞輕。花月分窗進。苔草共階生。妾淚衫前滿。單瞑（一作眠）夢裏驚。可惜逢秋扇。何用合歡名。

蜀道難

王尊奉漢朝。靈關不憚遙。高岷長有雪。陰棧屢經燒。輪摧九折路。騎阻七星橋。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

和登百花亭懷荊楚（一本無和字）

江陵一柱觀。潯陽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遙。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飄。藤長還依格。（一本作楯樹）荷生不避橋。陽臺可憶處。唯有莫朝。

奉送始興王

良守別承明。枉道雜逢迎。去帆收錦纜。（一作纜）歸騎指蘭城。紛亂連山暗。潺湲派水清。桂晚花方白。蓮秋葉始輕。背飛傷客念。臨歧憫聖情。分風不得遠。何由送上征。（一作程）

廣陵岸送北使（一本北在送字上）

行人引去節。送客艤歸艫。即是觀濤處。仍爲郊贈衢。汀洲浪已息。邗江路不紆。亭嘶背櫪馬。檣囀向風烏。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離舟對零雨。別渚望飛鳧。定知能下淚。非但一楊朱。

江津送劉光祿不及

依然臨江渚。長望倚河津。鼓（藝文作鼓）聲隨聽絕。帆勢與雲鄰。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林寒正下葉。釣晚欲收綸。如何相背遠。江漢與城闉。

和傅郎歲暮還湘洲

蒼茫歲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靜猶浪。扁舟獨且征。棠枯絳葉盡。蘆凍白花輕。戍人寒不望。沙禽迥未驚。湘波各深淺。空軫念歸情。

渡青草湖

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沅（藝文作湲）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帶天澄迥碧。映日動浮光。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檣。滔滔不可測。一葦詎能航。

渡岸橋

畫橋長且曲。傍險復憑流。寫（一作寫）虹晴尚飲。圖星晝不收。跨波連斷岸。接路上危樓。檻高荷不及。池清影自浮。何必橫南渡。方復似牽牛。

遊始興道館

紫臺高不（一作下）極。青溪千仞餘。壇邊逢藥銚。洞裏閱仙書。庭舞經乘鶴。池遊被控魚。稍昏蕪（初學記作蓬）葉斂。欲暝槿華疏。徒教斧柯爛。會自不陵虛。

開善寺（一作闕）

鷲嶺春光遍。王城夜望通。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棟裏歸雲白。窗外落暉紅。古石何年臥。枯樹幾春空。淹留惜未及。幽桂在芳叢。

經故章縣

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一本作路）凄凄對別津。晨風下散葉。歧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本自貧。被褻（一作褺）恆容吏。正朝不繫民。惟當有一幘。留持附後人。

閑居對雨

四溟飛且雨。三徑絕來遊。（一作山）震位雷聲發。離宮電影浮。山雲遙似帶。庭葉近成舟。茅檐下亂滴。石竇引

環流。寄言一高士。如何麥不收。

又

蘋藻薦靈祇。聰明諒在斯。關石朝雲起。從星夜月離。八川奔巨壑。萬頃溢澄陂。綠野含膏潤。青山帶濯枝。嘉禾方合穎。秀麥已分岐。寄語紛綸學。持筆詎難知。

行經古墓

經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初學記作哀）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迴墳由路毀。荒隧受田侵。霜繁野露合。昏昏隴日沈。懸劍今何在。風楊空自吟。

和樊晉陵傷妾

畫梁朝日盡。芳樹落花辭。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多絲。戶餘雙入燕。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何見返魂時。

和侯司空登樓望鄉

懷土臨霞觀。思歸想石門。瞻雲望鳥道。對柳憶家園。寒田穫裏靜。野日燒中昏。信美今何益。傷心自有源。

登武昌岸望

遊人試歷覽。舊跡已（藝文作但）丘墟。巴水縈非字。楚山斷類書。荒城高仞落。古柳細條疏。烟蕪逢若此。當不為能居。

晚出新亭

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潮落（一作長）猶如蓋。雲昏不作峯。遠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

晚泊五洲

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一作舟）中。戍樓因嵁（一作嶂）險。郵路入江窮。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遙憐（藝文作愁）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詠得神仙

羅浮銀是殿。瀛洲玉作堂。朝游雲暫起。夕餌菊恆香。聊持履成燕。戲以石為羊。洪崖與松子。乘羽就周王。

遊巴陵空寺

日宮朝絕磬。月殿夕無扉。網交雙樹葉。輪斷七燈輝。香盡奩猶馥。幡塵畫漸微。借問將何見。風氣動天衣。

秋閨怨

獨眠雖已慣。秋來只自愁。火籠恆煖腳。行障鎮牀頭。眉含黛俱（一作欲）斂。啼將粉共流。誰能無別恨。唯守一空樓。

南征閨怨

湘水舊言深。征客理難尋。獨愁無處道。長悲不自禁。逢（藝文作作）人憎解佩。從來懶聽音。唯當有夜鵲。南飛似妾心。

侯司空宅詠妓（劉刪同賦）

佳人遍綺席。妙曲動鵾絃。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水（初學記作濱）邊。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翠柳將斜日。俱照（初學記作偏照是）晚妝鮮。

經豐城劍池

清池自湛澹。神劍久遷移。無復連星氣。空餘似月池。夾篠澂深淥（一作綠）。含風結細漪。唯有蓮花萼。還想匣中雌。

西遊咸陽中（阮籍詠懷詩曰。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上林春色滿。咸陽游俠多。城斗疑連漢。橋星象跨河。影裏看飛轂。塵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處不經過。

觀釣

澄江息晚浪。釣侶艤（初學記作旅）輕舟。絲垂遙（初學記作解）澀水。餌下暗通流。歌聲時斷續（一作續斷）。檝影乍橫浮（一作空）。寄言滄浪者（藝文無上四句）。滄浪終滯游（一作[illegible]）。

詠石

天漢支機罷。仙嶺博棋餘。零陵舊石燕。昆池本學魚。雲移蓮勢出。苔駁錦紋疏。還當穀城下。別自解兵書。

侍宴賦得夾池竹（一本無上四字）

夾池一叢竹。垂青（一作翠）不驚寒。葉醞宜城酒。皮裁（一作柏）薛縣冠。湘川染別淚。衡嶺拂仙壇。欲見葳蕤色。當來菟苑看。（藝文作欲見凌冬質。當為雪中看。中一作後。）

雪裏梅花

春近寒雖轉（一作薄）。梅舒雪尚飄。從風還共落。日照不俱銷。葉開隨足影。花多助重條。今來漸異（一作非）昨。向晚判勝朝。

五洲夜發

夜江霧裏闊。新月迥中明。溜船（藝文作船）惟識火。驚鳧但聽聲。勞者時歌榜。愁人數問更。

詠鶴

依池屢獨舞。對影或孤鳴。乍動軒墀步。時轉入琴聲。

昭君怨（按此詩樂府作陳昭。藝文類聚作陳叔寶。而子堅本集載之。）

跨鞍今永訣。垂涕別親賓。漢地行隨盡。胡關逐望新。交河擁塞一作寒。霧隴首一作日。暗沙塵。惟且一作有。孤明月。猶能送遠人。

陰常侍詩集

梁書本傳

陰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爲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常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陳天嘉中。爲始興王中錄事參軍。文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文集三卷。行於世。

雜詠百二十首

李嶠 纂

雜詠百二十首上卷

唐 李嶠 撰（字巨山，趙州贊皇人。唐初舉進士第一，中書令，轉進趙國公，終廬州別駕。）

乾象十首

日

日（中華本作旦）出扶桑路，遙升若木枝。雲間五色滿，霞際九光披。東陸蒼龍駕，南郊赤羽馳。傾心比葵藿，朝夕奉堯曦。

月

桂生（中華本作滿）三五夕，蓂開二八時。分（中華本作清）暉度鵲鏡，流（中華本作新）影入（中華本作學）蛾眉。皎潔臨疏牖，玲瓏鑒薄帷。願陪北堂宴，長賦西園詩。（中華本作願言賞愛客，清夜幸同歡。）

星

蜀郡靈槎轉，豐城寶氣（中本作劍）新。將軍臨北塞，天子入西秦。未作三台輔，寧為五老臣。今宵潁川曲，誰識聚賢人。

風

落日正沈沈（中作落日生），微風生北林（中作落日生蘋末，搖揚遍遠林）。帶花疑鳳舞，向竹似龍吟。月影（中作隨）臨秋扇，松聲（中作清）入夜琴。若至蘭臺下，還拂楚王襟。

雲（案此詩中華本作英英大梁國，郁郁祕書臺。碧落從龍起，青山觸石來。官名光邃古，蓋影映[illegible]臺。飛感高歌發，威加四海迴。）

大梁白雲起，氛氳殊未歇。錦文觸石來，蓋影凌天發。烟煴萬年樹，掩映三秋月。會入大風歌，從龍赴金闕。

烟

瑞氣凌丹閣，空濛上翠微。迴浮雙闕路，遙拂九仙衣。桑柘疑寒色，松篁晴（中本作暗）晚暉。還當紫霄上，時接白雲飛。

露

滴瀝明花苑，葳蕤泫竹叢。玉垂丹棘下，珠湛綠荷中。夜警千年鶴，朝歸八月風。願凝仙掌內，長奉未央宮。

霧

曹公之（中作迷）夢澤，漢帝出平城。別有丹山霧，玲瓏素月明。（中作涿鹿妖氛靜，丹山霽色明。）類烟霏稍重，方雨散還輕。儻入非熊繇，寧思玄豹情。

雨

西北雲膚起，東南雨足來。靈童出海見，神女向山（中作臺）迴。斜影風前合，圓文水上開。十旬無破塊，九土信康哉。

雪

瑞雪驚千里，從風（中作同雲）暗九霄。地疑明月夜，山似白雲朝。逐舞花光散，臨歌扇影飄。大周天闕路，今日海神朝。

坤儀十首

山

仙嶺鬱氤氳（中作地鎮標靈秀），嵯峨上翠氛。泉飛一道帶，峯出半天雲。古壁丹青色，新花錦繡文。已開封禪處，希謁聖明君。

石

宗子維城固，將軍飲羽威。巖花鏡裏發，雲葉錦中飛。入宋星初落，（中作隕）過湘燕早歸。儀因持補極，寧復想支機。

原

七槃銷夏（中作夢）日，江淹起恨年。帶川遙綺錯，分隰迥阡眠。膴膴橫周甸，莓莓開晉田。方知急難響，長在鶺鴒篇。

野

鳳去（中作出）秦郊迥，鶴飛楚塞空。蒼梧雲影去，涿鹿霧光通。草暗平原綠，花明春徑（中作入蜀）紅。誰言板築士，猶在（中作[illegible]）傅巖中。

田

賁禹懷書日。張衡作賦晨（中作辰）。杏花開鳳軫。菖葉布龍鱗。瑞麥兩岐秀。嘉禾九穗新。寧知帝王力。擊壤自安貧。

道

銅駝（中作駞）分鞏洛。劍閣抵臨邛。紫微三千里。青樓十二重。玉關塵似雪。金穴馬如龍。今日中衢士（中作上）。堯樽更可逢。

海

習坎疏丹壑。朝宗合紫微。三山巨鼇踊。萬里大鵬飛。樓寫春雲色。珠含明月輝。會當（中作因）添霧露。方逐（中作運）衆川歸。

江

日夕三江望。靈潮萬里迴。霞津錦浪動。月浦練光開。瀾似黃牛去。濤如白馬來。英靈已傑士（中作出）。誰識卿雲才。

河

河（中作源）出崑崙中。長波接漢空。桃花生馬頰。竹箭入龍宮。德水千年變。榮光五色通。若披蘭葉檢。還沐上皇風。

洛

九洛韶光媚。三川物候新。花明珠鳳浦。日映玉雞津。元禮期仙客。陳王覩麗人。玄龜方錫瑞。綠字佇來臻。

芳草十首

蘭

虛室重招尋。忘言契斷金。英浮漢家酒。雪麗楚王琴。廣殿輕香發。高臺晚（中作遠）吹吟。河汾應擢秀。誰肯訪山陰。

菊

玉律三秋暮。金精九日開。榮舒洛媛浦。香泛野人杯。靃靡寒潭側。茸（中作丰）茸曉岸隈。今日黃花（中黃花今日晚）晚。無復白衣來。

竹

高簳楚江濆。蕭條（中作嬋娟）含曙（中作翠）氣。白花搖鳳影。青節動龍文。葉拂（中作掃）東南日。枝捎西北雲。誰知湘水上。流淚獨思君。

藤

吐葉依松磵。舒苗長石臺。神農嘗藥罷。質子寄書來。色映蒲萄架。花浮（中作分）竹葉盃。金堤不相（中作見）識。玉潤幾年（中作事）開。

萱

履步尋芳草。忘憂自結叢。葉舒春夏綠。花吐淺深紅。色滿仙人露。香傳少女風。含貞北堂下。曹植動文雄。

萍

二月虹初見。三清蝶（中作蠑）正浮。青蘋含吹轉。紫葉（中作帶）映波流。屢逐明神薦。頻隨旅客遊。既能甜似蜜。還冀就（中作繞楚）復王府。

菱

鉅野韶光媚。東平春溜通。影搖江浦月。香引棹歌風。日色翻池上。潭花發鏡中。五湖多賞樂。千里望難窮。

瓜

欲識東陵味。青門五色瓜。龍蹄遠珠履。女臂動金花。六字方呈瑞。三仙實可嘉。終期奉絺綌。漢帝佇非賒。

茅

楚甸供王日。衡陽入貢年。鸞苞青野外。鶴嘯綺樓前。堯帝成茨罷。殷湯祭雨旋。方期大君錫。不懼小巫捐。

荷

新溜滿澄陂。圓荷影若規。風來香氣遠。日落蓋陰移。魚戲排緗葉。龜浮見綠池。魏朝難接影。楚服且同披。

嘉樹十首

松

鬱鬱高山表。森森幽澗垂。鶴栖君子樹。風拂大夫枝。百尺條陰合。千年蓋影披。歲寒終不改。勁節幸君知。

桂

未殖銀宮裏。寧移玉殿幽。枝生無限月。花滿自然秋。俠客條為馬。仙人葉作舟。願君期道術。攀折可淹留。

槐

寒律移寒火。春宮長舊栽。葉生馳道側。花落鳳庭隈。烈士懷忠至（中作觸）。鴻儒訪道（中作業）來。何當赤墀下。疎幹擬三台。

柳

楊柳正（中作鬱）氛氳。含煙（中作金堤）總翠氛。庭前花似雪。樓際葉如雲。夜星浮（中作列宿分）龍影。春（中作芳）袖寫鳳文。短簫何以奏。攀折為思君。

桐

孤秀嶧陽岑。亭亭出衆林。春花雜鳳影。秋葉弄珪陰。忽被夜風激。還逢霜露侵（中作高映龍門迴壁依玉井深）。不因將入爨。誰為作鳴琴。

桃

獨有成蹊處。紅桃（中作穠華）發井傍。含風如笑臉。裛露似啼妝。隱士顏應改。仙人路漸長。還欣上林苑。千歲奉君王。

李

潘岳閑居暇，王戎戲陌晨。蝶來芳徑馥，鶯囀合（中作弱）枝新。葉暗青房晚，花明玉井春。方知有靈幹，特用表真人。

梨

擅美玄光側，傳芳瀚海中。鳳文疎蜀郡，花影麗新豐。春暮條應紫，秋來葉早紅。（中作紫甘依大谷紅色對瑤池）若今（中作令）逢漢主，還冀識張公。

梅

院樹斂寒光，梅花獨早芳。雪含朝暝色，風引去來香。舞袖迴春徑，歌塵起畫梁。若能長止渴，何暇泛瓊漿。

橘

萬里盤根植，千株布葉繁。既榮潘子賦，方重陸生言。玉蘤含霜動，金衣逐吹翻。願隨湖水曲，長茂上林園。

靈禽十首

鳳

有鳥自丹穴，其名曰鳳凰。九苞應靈瑞，五色成文章。屢向秦樓側，頻過洛水傍。鳴岐今已見，阿閣佇來翔。

鶴

黃鶴遠聯翩，從鸞下紫煙。翺翔一萬里，來去幾千年。已憩青田側，來遊紫禁前。莫言空警露，猶冀一聞天。

烏

日路朝飛急，霜臺夕影寒。聯翩依月樹，迢遞繞風竿。白首何年改，清琴此夜彈。靈臺如可託，千里向長安。

鵲

不分荊山抵，甘從石印飛。危巢畏風急，遶樹覺星稀。喜逐行人至，愁隨織女歸。儻遊明鏡裏，朝夕奉光輝。

雁

春暉滿朔方，歸雁發衡陽。望月驚弦影，排雲結陣行。往還倦南北，朝夕苦風霜。寄語能鳴伴，相隨入帝鄉。

鳧

飄沓雎陽渙，浮遊漢渚隈。鏡飛出井見，鶴引入琴哀。李陵賦詩罷，王喬曳舄來。何當歸太液，翔集動成雷。

鶯

芳樹雜花紅，羣鶯亂曉空。吟分折柳吹，嬌（中作字倒）落梅風。寫轉清歌裏，含啼妙管中。遷喬若可冀，幽谷響還通。（中本一作聽院度花紅閣閣亂曉空年遷幽谷日先轉上林風翔集春鶯側低枝結錦帳中學時舞持妻此興思無窮）

雀

大廈將成日，嘉賓集杏梁。銜書表周瑞，入幕應王祥。暮宿空城裏，朝遊漣水傍。願齊鴻鶴志，（中作臨至）希逐鳳凰翔。

雉

白雉振朝聲，飛來表太平。楚郊疑鳳出，陳寶若雞鳴。童子懷仁至，中郎作賦成。幸君看飲啄，耿介獨含情。

燕

天女何辰至，玄衣澹碧空。差池沐時雨，飄颻舞春風。相賀雕樓側，雙飛翠幌中。莫驚留不（中作爪）去，猶冀識吳宮。（案吳地記吳宮中鞠燕爪留之以記更來候本作不者誤）

祥獸十首

龍

銜燭耀幽都，含章擬鳳雛。西秦飲渭水，東洛薦河圖。帶火移星陸，騰雲出鼎湖。希逢聖人步，庭闕奉晨趨。

麟

漢時應祥開，魯郊西狩迴。寄（中作奇）音中鐘呂，成角喩英才。畫象臨仙閣，藏書入帝臺。莫驚今吐哺，爲覩鳳凰來。

象

鬱林開郡畢，雎陽（中作維揚）作貢初。萬推方演夢，惠子正焚書。執燧奔吳域，扁舟入魏墟。六牙行致遠，千葉奉高居。

馬

天馬來從東，嘶驚御史驄。蒼龍遙逐日，紫燕迥追風。明月承鞍上，浮雲落蓋中。得隨穆天子，何假唐成公。

牛

商歌初入相，燕陣早橫功。欲向桃林下，先過梓樹中。在吳頻喘月，奔楚屢驚風。不降（中作用）五丁士，如何九折通。

豹

車法肇隆周，鼉文闡大猷。還將君子變，來蘊太公謀。委質超羊鞹，飛名列虎侯。若今（中作令）逢霧露，長隱南山幽。

熊

導洛宜陽右，乘春別館前。昭儀匡（中作忠）漢日，太傅翊周年。列射三侯滿，興師七步旋。莫言舒紫掌，猶冀飲清泉。

鹿

涿野開（中作鹿聞）中冀，秦原闢帝圻。柰花開舊苑，萍葉吐前詩。道士乘仙日，先生折角時。方懷丈夫志，抗手別心期。

羊

絕飲懲澆俗，行驅夢逸材。仙人擁石去，童子馭車來。夜玉含星動，晨毛映雪開。莫言鴻漸力，長牧上林隈。

兔

上蔡鷹初擊.平岡兔不稀。目隨槐葉長.形逐桂條飛。漢月澄秋色.梁園映雪暉。唯當感純孝.郭郭引兵威。

雜詠百二十首下卷

居處十首

城

四塞稱天府.三河建洛都。飛雲滿城闕.白日麗牆隅。獨下仙人鳳.群驚御史烏。何辭一萬里.邊徼拒（中作捍）匈奴。

門

赫赫彤闈敞.煌煌紫禁隈。阿房萬戶列.閶闔九重開。疏廣遺榮去.于公待封（中作駟）來。誰知金馬路.（中作側）方朔有奇才。

市

闤闠開三市.旗亭起百詩。漸離初擊筑.司馬正彈琴。細柳龍鱗照.長槐兔月陰。徒知觀衛玉.誰肯挂秦金。

井

玉甃談仙客.銅臺賞魏君。蜀都宵映火.杞國旦生雲。向日蓮花淨.含風李樹薰。已開千里國.還協五星文。

宅

寂寂蓬蒿徑.喧喧湫隘廬。屢逢長者轍.時引故人車。孟母卜（中作遷）鄰罷.將軍辭第初。誰憐草玄處.獨對一

牀書。

池

日落天泉暮.煙虛習池靜。鏡潭明月輝.錦磧流霞景。花搖仙鳳色.雲浮瀣龍影。欲識江湖心.秋來賦潘省。（案此詩中作綵檣浮太液.淸觴醉習家.詩情對明月.雲曲拂流霞.煙散龜形浮.波含鳳影斜.安仁賦秋興.魚鳥想空餘.）

樓

百尺重城際.千尋大道隈。落星臨畫閣.井幹起高臺。（中作漢宮井幹起吳國落星閣）舞隨（中作笛怨）綠珠去.簫將（中作鳳）弄玉來。銷憂聊暇日.誰識仲宣才。

橋

烏鵲塡應滿.黃公去不歸。色疑虹始見.形似雁初飛。巧作（中作妙應）七星影.（中作制）能圖（中作畫分）半月輝。卽今滄海晏.無復白雲威。（中作秦王空構石仙島遠難依.）

舟

征棹三江暮.連檣萬里迴。相烏風處轉.畫鷁浪前開。羽客乘霞至.仙人弄月來。方今同傳說.飛檝（中作轉風）巨川陂。（中作材）

車

天子馭金根.蒲輪辟（中作闢）四門。五神趁雪路.（中作毛）雙轍似雷奔。丹鳳栖金轄.非熊載寶軒。無階忝虛左.先（中作臻）乘辇王言。

服玩十首

牀

傳聞有象牀.曾昔薦君王。瑇瑁千金起.珊瑚七寶裝。桂筵含柏馥.蘭席拂沈香。願奉羅帷夜.長承秋月光。

席

避坐承宣父.重趨揖戴公。桂香浮半月.蘭氣襲回風。.舞拂丹霞上.歌淸白雪中。伫將文綺色.舒卷帝王宮。

帷

久閉先生戶.高褰太守車。羅將翡翠合.錦逐鳳凰舒。明月彈琴夜.淸風入幌初。方知決勝策.黃石遺兵書。

簾

曉風淸竹殿.初日映秦樓。（中作淸風時入萬業殿籬含秋.）曖曖籠珠網.（中作鈴閣）織織上玉鉤。窗中月影入.（中作雨畢動.）戶外水精浮。巧作盤龍勢.長從（中作迎）飛燕遊。

屏

洞徹琉璃啟.威紆屈膝迴。錦中雲母列.霞上織成開。山水含春動.遊仙倒景來。修身行（中作樓）竭節.誰辨（中作讓）作銘才。

被

桂友詩東閣，蘭交聚北堂。象筵分錦繡，羅薦合鴛鴦。桃李同歡密，鹿泥別恨長（中作王逸論賦）。孔懷欣共寢，花（中作樓）蕚幾含芳。

鏡

明鏡拂（中作鑒）塵埃，含情朗（中作照）魏臺。月（中作日）中烏鵲至，花裏鳳凰來。玉彩疑冰徹，金輝似日（中作月）開。方知樂彥輔，自有鑒人才。

扇

翟羽舊傳名，蒲葵實曉清（中作不暑）。花輕（中作芳）不隔（中作掩）面，羅薄誰（中作詎）障聲。遂暑（中作熱）含風轉（中作翻），臨秋帶月明。還取同心（中作如可同心）契，持表合歡情。

燭

兔月清光隱，龍盤畫燭新。三星花入夜，四序玉調辰（中作晨）。吐翠（中作吐焰）依羅幌，浮（中作吹）香匝綺茵。若逢燕相國，特（中作持）用舉賢人。

酒

孔坐洽良儔，陳筵幾獻酬。臨風竹葉滿，湛月桂香浮。每接高陽宴，長陪河朔遊。會從玄石飲，高臥（中作雲雨）出圜丘。

文物十首

經

漢室鴻儒盛，鄒堂大義明。五千道德闡，三百禮儀成。青紫方拾芥，黃金徒滿籯。誰知懷逸辨，重席冠群英。

史

馬記天官設，班圖地理新。誡玄方亹亹，文質乃彬彬。方朔初還漢，荊軻昔向秦。正辭堪載筆，終冀作良臣。

詩

都尉雙鳧遠，梁王駟馬來。扇中紈素裂，機上錦文迴。天子三章傳，陳王七步才。緇衣行擅美，祖德信悠哉。

賦

布義孫卿子，登高楚屈平。銅臺初下筆，乎樂正飛纓。乍有陵雲氣，時聞擲地聲。造端恆體物，無復大夫名。

書

削簡龍文見，臨池鳥跡舒。河圖八卦出，洛字（中作範）九疇初。垂露（中作露）春花（中作光）滿，崩雲骨氣餘。請君看入木，一寸信非虛。

檄

羽檄本宣明，由來激木聲。聯翩通漢國，迢遞入燕營。毛義奉書去，張儀韜璧征（中作璧行細）。頭風雖覺愈，陳草未知名。

紙

妙跡蔡侯施，芳名古（中作左）伯馳。雲飛錦綺落，花發綠紅披。舒卷隨幽顯，廉方合軌儀。莫驚反覆手，當取葛洪規。

筆

握管門庭側，含毫山水隈。霜輝簡上發，錦色夢中開。鸚鵡摛文至，麒麟絕句來。何當遇良史，左右振奇才。

硯

左思裁賦日，王充作論年。光隨錦文散（中作賛），形帶石巖圓。積潤循毫裏，開冰（中作池）小學前。君苗徒見爇（中作），誰識士衡篇。

墨

長安分石炭，上黨作（中作結）松心。繞畫蠅初落，含滋綬更深。素絲光易染，皂壁映逾沈（中作影還沈疊漆）。別有張芝學，書池幸見臨。

武器十首

劍

我有昆吾劍，求趨天子（中作夫子）庭。白虹時切玉，紫氣早（中作夜）干星。鍔上蓮花（中作芙蓉）動，匣中霜雪明。倚天持報國，畫地取雄名。

刀

列辟鳴鑾至，惟良佩犢旋。帶環疑寫月，引鏡似含泉。割錦紅鮮裏（中作入夢上），含毫（中作鋒）彩筆前。莫驚開百鍊，輒擬定三邊。

弓

桃文稱辟惡，桑質表初生。宛轉珥雕影，遲如半月明。空彎落雁影，虛引怯猿聲。徒切烏號思，攀龍遂不成。

箭

漢郊（中作郊甸）初飲（中作射）羽，燕城忽解圍。影隨流水急，光帶落星飛。夏列三成軌，堯沈九日暉。斷蛟雲夢澤，希為識忘（中作忘）歸。

弩

挺質本軒皇，申威振遠方。銅牙流曉液，玉彩耀星芒。高雁行應盡，玄猿坐見傷。蘇秦六百步，持此說韓王。

旌

告善樓臺（中作康莊）側，求賢市肆中。擁旄分彩雉，持節曳丹虹。影麗天山雪，光搖朔塞風。方知美周政，懸（中作執）旆閱（中作賦）車攻。

旗

桂影承宵月，虹輝接曙雲。縱橫齊八陣，舒卷列三軍。日薄蛟龍影，風翻鳥獸（中作隼）文。誰知懷勇志，蟠地幾繽紛。

戈

富父舂喉日。殷辛泛（中作汎）杵年。晚霜白含（二字誤倒）刃。落影駐頹鋋。夕憤（中作漬）金門側。朝提玉塞前。願隨龍影度。橫陣彗雲邊。

鼓

舜日諧鼗響。堯年韻士聲。向樓疑吹擊。震谷似雷驚。仙鶴排門起。靈鼉帶水鳴。樂云行已奏。禮也（中作曰）翼相成。

彈

俠客遠相望。（中作蘇合持）佳遊滿帝鄉。共持蘇合彈。來此傍垂楊。（中作避丸深可謂求炙雀難宅）金落（中作迸）疑星影。（中作毒）珠流似月光。蕙欣黃雀至。須憚微軀傷。（中作誰知少孺子。將此諫吳王。）

音樂十首

琴

名士竹林隱。鳴琴寶匣開。風前中散至。月下步兵來。淮海曾為室。梁岷舊作臺。子期如可聽。山水響餘哀。

瑟

蒼祇初制法。素女昔傳名。流水潛魚聽。叢臺舞鳳驚。嘉賓歡未極。君子樂（中作樂俱）并。儻入丘之戶。應知由也情。

琵琶

裁規勢漸圓。（中作閩岱谷失誤）鏤質本多端。半月分弦出。叢花拂面安。將軍曾入賞。司馬屢飛歎。唯有胡中曲。希君馬上彈。

箏

蒙恬芳軌設。遊楚清音列。形通天地規。弦寫陰陽節。鄭音既寥亮。秦聲復悽切。君聽陌上桑。為辨羅敷潔。（案此詩中蒙作蒙恬芳軌設。遊楚妙彈開。新曲帳中發。清音指下來。鈿裝模六律。柱列配三台。莫聽西秦奏。箏箏有剩哀。）

鐘（案一作宋之問詩）

既接南鄰磬。還隨北里笙。平陵通曙響。長樂警（中作驚）宵聲。秋至含霜動。春歸應律鳴。欲知恆待扣。金簴有餘聲。

簫

虞舜調清管。王褒賦雅音。參差橫鳳翼。搜索動猿吟。靈鶴時來致。仙人幸見尋。為聽楊柳曲。行役幾傷心。

笛（案一作宋之問詩）

羌笛寫龍聲。長吟入夜清。關山孤月下。來向隴頭鳴。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行觀向子賦。坐憶鄰人情。

笙

懸匏曲沃上。孤篠汶陽隈。形寫歌鸞翼。聲隨舞鳳哀。歎娛自（中作分）北里。純孝即南陔。今日虞音奏。蹌蹌鳥

獸來。

歌

漢帝臨汾水。周仙去洛濱。郢中吟白雪。梁上繞飛塵。歌發行雲駐。聲隨子夜新。願君聽扣角。當自識賢臣。

舞

妙妓遊金谷。佳人滿石城。霞衣席上轉。花袖雪前明。儀鳳諧清曲。迴鸞應雅聲。非君一顧重。誰賞素腰輕。

玉帛十首

珠

粲爛金琪（中作璵）側。玲瓏玉殿隈。昆池明月滿。合浦夜光開（中作迴）。彩逐靈蛇轉。形隨舞鳳來。誰憐被褐者。懷寶自多才。（中作甘泉宮起燿花趣望鳳臺）

玉

映廉先過魏。連城欲向秦。洛京連（中作聯）勝友。燕趙類佳人。芳圻（中作方水）晴虹媚。常山瑞馬新。徒為卞和識。不遇楚王珍。

金

南楚標前貢。西秦識舊城。祭天封漢氏。擲地響（中作聲）孫聲。向日披沙淨。含風振鐸鳴。方同楊伯起。猶有四知名。

銀

思婦屏輝掩。遊人燭影長。玉壺新下箭。桐井舊安牀。色帶長河色。光浮滿月光。靈山有珍甕。仙闕薦明王。

錢

漢日五銖建。姚（中作姬）年九府流。天龍帶泉寶。地馬列金溝。趙壹囊初乏。何曾箸欲收。金門應入論。玉井冀來求。

錦

漢使巾車遠（中作遵）。河陽步障新（中作陳）。雲浮仙石曉。霞滿蜀江春。色美迴文妾。花輕摘墨賓。若逢朱太守。（中作華王貫）不作夜遊行（中作人）。

羅

妙舞隨裙動。嬌歌入扇清。蓮花依帳發。秋月鑒帷明。雲薄衣初卷。蟬飛翼轉輕。若珍三代服。同擅綺紈名。

綾

金縷通秦國。為裘值漢（中作漢指衡）君。落花遙寫霧。飛鶴近圖雲。色帶冰綾影。光含霜雪文。（中作馬騣冰度影竹枝霜霧文）何當畫秦女。煙霧出氛氳。

素

濯手天津女。織腰洛浦妃。魚腸遠方至。雁足上林飛。砧杵調風響。綾紈寫月輝。（中作妙奪鮫綃色。光騰月扇輝。）非君下山

路。（中作路去）下誰貫故人機。

布

濯錦創羲皇。縕冠表素王。瀑泉飛掛鶴。浣火有炎光。（中作揮火浣擅炎方）孫被登三相。劉衣鬪四方。佇因春斗粟。來稷採花芳。（中作來稷采芳晚）

故中書令鄭國公李嶠雜詠百二十首序　登仕郎守信安郡博士張庭芳譔

審覽昔德敍能。述古不作。竊所企焉。情發于中。願有關於愼言。誠見貽於尤悔者矣。然夫禁雖謎謬。周鼠徒珍。猶遇兼金以贈。豈獨盧胡致哂。頃尋釋故中書令鄭國李公百二十詠。藻麗詞清。調諧律雅。宏溢邃於鑑運。密緻掩於延年。特茂霜松。孤懸皓月。高標凜凜。千載仰其清芬。明鏡亭亭。萬象含其朗耀。味夫純粹。罕測端倪。故燕公刺異詞曰。新詩冠宇宙。斯言不佞。信而有徵。於是欲罷不能。研章摘句。輒因註述。思鬱文繁。庶有補於琢磨。俾無至於疑滯。且欲啓諸童稚。焉敢貽於後賢。于時巨唐天寶六載。龍集強圉之所述也。

李嶠百詠跋

李鄭公雜詠二卷。或稱百詠。或稱百二十詠。皇朝中葉。甚喜此詩。家傳戶誦。至使童蒙受句讀者亦必熟背焉。以故諸家傳本不一。而足在彼中。則其詩雖散見諸類書各門。而單行本後世蓋佚矣。及康熙中。編全唐詩。而雜詠亦存乎其中。然佚數句者甚多。豈拾掇諸書所載以裒錄者歟。唐書藝文志云。李嶠雜詠十二卷。疑誤羨十字。宋史藝文志作李嶠新詠一卷。則識已非其舊矣。新字恐是雜字。因形似謬耳。予所覽數本。而唯此本最係古騰。其爲唐時舊本。不容疑焉。故校而傳之。己未小重陽日。天瀑識。

張庭芳序撰於作註時。朗詠集註往往引百詠註。而今已亡。爰據原本。仍冠其序於首。宋志載庭芳註哀江南賦。而不及此註。則逸亡之久可知云。天瀑又識。

杜工部草堂詩箋

嘉興魯訔編次

建安蔡夢弼會箋

草堂詩箋傳序碑銘

嘉興　魯　訔　編次

建安　蔡　夢弼　會箋

新唐書杜工部傳　　宋祁奉　敕撰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玄宗開元二十五年甫預京兆薦貢而考功下之）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redacted]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illegible]）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甫避走三川（三川縣屬鄜州）肅宗立（[illegible]）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

酷嗜鼓琴廷蘭托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女六切）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illegible]）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illegible]）結廬成都西郭（[illegible]）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illegible]）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illegible]）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illegible]）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illegible]）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illegible]）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

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唐杜工部墓誌銘　　元稹　撰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政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illegible]）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illegible]）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illegible]）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illegible]）故其遒文壯節抑揚冤哀悲離之作（[illegible]）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illegible]）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illegible]）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蘇武李陵）氣吞曹劉（[illegible]）掩顏謝之孤高（[illegible]）雜徐庾之流麗（[illegible]）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illegible]）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

深([illegible])一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illegible])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懶未就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今河南偃師縣)途次于荆楚(荆州江陵府也)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拜余為誌辭不能絕余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

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河南府鞏縣)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illegible])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illegible])([illegible])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嚴武狀([illegible])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illegible])([illegible])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歿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志亦足為難矣 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子美於首陽之山前([illegible])([illegible])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讀杜工部詩集序　孫　僅

敘曰五常之精萬象之靈不能自文必委其精萃其靈於偉傑之人以渙發焉故文者天地真粹之氣也所以君五常母萬象也縱出橫飛疑無涯隅表乾裏坤深入隱奧非夫腹蘊五靈心精萬象神合冥會則未始得之矣夫文各一而所以用之三謀勇正之謂也謀以始意勇以作氣正以全道苟意亂思率則謀沮矣氣萎體瘵則勇喪矣言蕪辭蕪則正塞矣是三者迭相羽翼以濟乎用也備則氣淳而長剝則氣散而涸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風若周騷若楚文若西漢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軸也後之學者瞽實聾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葉由

是日誕月艷蕩而莫返曹劉應楊之徒唱之([illegible])([illegible])沈謝徐庾之徒和之([illegible])爭柔鬭靡聯組擅繡萬鈞之重爍為錙銖真粹之氣殆將滅矣洎夫子之為也剔陳梁亂齊宋抉晉魏瀦其淫波遏其煩聲與周楚西漢相準的其夐邈高聳則若鑿太虛而噭萬籟其馳驟怪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首截峻整則若儼鉤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家爀世烜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於戲以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顛沛寇亂汩沒蠻夷者屯於時耶戾於命耶將天嗇厥代未使斯文大振耶雖道振當世而澤化後人斯不朽矣因覽公集輙洩其憤以書之

杜工部詩舊集序　王　洙

敘曰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獻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天寶末以家避亂鄜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負薪採梠餔糒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閬挈家往焉武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柏正節舉兵攻旰蜀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夔州大曆三年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

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迹比新書列傳彼為踳駁([illegible])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次矣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illegible])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十卷合二十卷意茲未可謂盡它日有得尚副益諸寶元二年十月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王洙原叔記

杜工部詩後集序　王　安石

序曰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者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輙能辨予之令鄞([illegible])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為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安石序

成都草堂詩碑序　胡　宗愈

序曰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為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牴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游荆楚會

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
先生爲參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
州遂下荆渚泝流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
詩鳴於唐凡出處動息勞佚悲懽憂樂忠憤感激
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
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
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凉略不可記
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
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録先生之詩刻
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
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考先生去
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
軍府事胡宗愈序

編次杜工部詩序　　魯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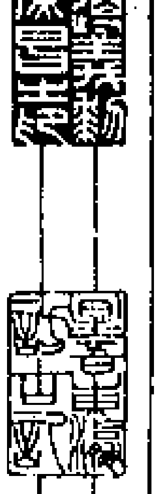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
意律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澁索
隱以病人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所可道者至其
深純宏遠千古不可追跡其序事穩實立意渾大
遇物爲難狀之景紓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
時深遠若江海浩渺（渺以沼切大水皃）風雲蕩汩蛟龍黿鼉
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霽象緯回薄錯峙
偉麗細大無不可觀離而序之次其先後時危平
俗豐惡山川夷險風物明晦公之所寓舒局皆可
槩見如陪公杖屨而遊四方數百年間猶有面語
何患於難讀耶名公鉅儒譜叙注釋是不一家用
意率過異說如蝟余因舊集略加編次古詩近體
一其後先摘諸家之善有考於當時事實及地理
歲月與古語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詩
之六經神會意得隨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叙次既
倫讀之者如親罹艱棘虎狼之憂爲可驚愕目見
當時甿庶被削刻轉涂炭爲可悶因感公之流徙
始而適中而瘁卒至爲少年輩侮忽以訖死爲可
傷也紹興癸酉五月晦日卅亡冷齋魯訔序

少陵先生博極群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觀
覽謳謠發爲歌詩奄乎國風雅頌不作之後
比興相侔哀樂交貫揄揚叙述妙達乎真機

美刺箴規該其平衆體自唐迄今餘五百年
爲詩學之宗師家傳而人誦之故元微之誌
其墓曰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信斯言矣
況我
國家
祖宗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
詩詩之命題主司多取是詩惜乎世本訛舛
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
杜詩十門聚而閱之三復參校仍用嘉興魯
氏編次先生用捨之行藏作詩歲月之先後
以爲定本每於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
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作詩之義以釋之
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
爲五十卷目曰草堂詩箋凡校讎之例題曰
樊者唐潤州刺史樊晃小集本也題曰晉者
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也曰歐者歐陽永叔本
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蘇者
乃子瞻也陳者乃無己也黃者乃魯直也刊
云一作某字者係張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
以道及唐之顧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符
鮑欽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
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皆爲義說其次如
徐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暨天水趙子
櫟趙次翁杜修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亦爲
訓解復參以蜀石碑諸儒之定本各因其實
以條紀之至於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說者亦
兩存之以俟博識之決擇是集之行俾得之
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
見更無纖毫疑滯如親聆少陵之謦欬而熟
覩其眉宇豈不快哉　大宋嘉泰天開甲子
正月穀旦建安三峯東塾蔡夢弼傅卿謹識

草堂詩箋傳序碑銘終

廣東鍾仕良何獻墀捐資助刊



日本東京　木邨嘉平刻

杜工部草堂詩箋目錄

嘉興魯 訔 編次
建安蔡 夢弼 會箋

第一卷
開元間留東都所作
遊龍門奉先寺
贈李白
望嶽
登兗州城樓
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巳上人茅齋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房兵曹胡馬
畫鷹
暫如臨邑至䃊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夜宴左氏莊
第二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龍門
兵車行
今夕行
春日憶李白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焚香山

題張氏隱居二首
鄭駙馬宴洞中
李監宅二首 洪作李鑑宅
送孔巢父謝病遊江東
冬日有懷李白
飲中八僊歌
贈韋左丞丈濟
杜位宅守歲
第三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奉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醉時歌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重過何氏五首
戲贈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
投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第四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麗人行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
贈田九判官梁丘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寄高三十五書記二首
秋雨歎三首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第五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上韋左相二十韻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
九日寄岑參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敬贈鄭諫議十韻
前出塞九首

官定後戲贈
贈李白
第六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橋陵三十韻呈縣內諸官
後出塞五首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歎庭前甘菊花
醉歌行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示從孫濟
曲江三章章四句
第七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樂遊園歌
渼陂行
渼陂西南臺
夏日李公見訪
遣興五首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貧交行
白絲行
去矣行
遣興五首
高都護驄馬行
天育驃騎歌
驄馬行
第八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題壁畫馬歌
戲題畫山水歌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戲為雙松圖歌
魏將軍歌

贈陳二補闕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
贈翰林張四學士
贈高式顏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城西陂泛舟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
崔駙馬山亭宴集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凉晚際遇
雨二首
陪李金吾花下飲
九日曲江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天寶十五載丙申夏五月挈家避地鄜州及
没賊中所作
白水縣崔少府高齋三十韻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
沙苑行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第九卷

至德元載公自鄜州赴行在遂陷賊中在藍
田縣所作
哀王孫
九日藍田崔氏莊
崔氏東山草堂
悲陳陶
悲青坂
對雪
月夜
遣興
至德二載丁酉在賊中所作
元日寄韋氏妹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春望
送率府程録事還鄉
憶幼子

一百五日夜對月
兩過蘇端
哀江頭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喜晴
得舍弟消息
晦日尋崔戢李封

第十卷

至德二載夏自賊中逹行在所授拾遺以後
所作
喜達行在所三首
述懷
彭衙行
塞蘆子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月
哭長孫侍郎
得家書
奉贈嚴八閣老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

第十一卷

八月還鄜州及邑從還京所作
晚行口號
獨酌成詩
九成宮
徒步歸行
玉華宮
北征
行次昭陵
重經昭陵
羌村三首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收京三首
洗兵馬
臘日

第十二卷

乾元元年戊戌春至夏五月在諫省所作
宣政閣退朝晚出左掖
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曲江二首
曲江值酒
曲江對酒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賈至詩附
題省中院壁
春宿左省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曲江陪鄭十八丈南史飲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送賈閣老出汝州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户
題鄭十八著作虔
偪側行
留花門
贈畢四曜
酬孟雲卿
奉贈王中允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詩附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端午日賜衣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夏日歎
夏夜歎

第十三卷

杜工部草堂詩箋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至德二載甫自金光門出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此出門有悲往事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
題鄭縣亭子
望嶽
至日遣興二首
冬末以事之東都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
戲贈閿鄉秦少公短歌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員外館
潼關吏
石壕吏
新安吏
新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
瘦馬行
義鶻行
畫鶻行

第十四卷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憶弟二首
得舍弟消息
贈衛八處士
重題鄭氏東亭
早秋苦熱
立秋後題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夢李白二首

有懷台州鄭十八虔
天河
寄岳州賈司馬巴州嚴使君
山寺
示姪佐
佐還山後寄三首
宿贊公房
寄高三十五詹事適
月夜憶舍弟
雨晴
即事
歸鷰
遣興三首
赤谷西崦人家
初月
擣衣
促織
螢火
苦竹

第十五卷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貽阮隱君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得舍弟消息二首
秦州雜詩二十首 夢弼謂今止十九首
遣興五首
寄贊上人
寓目
遣懷
蒹葭
除架
廢畦
吹笛
天末懷李白
獨立
野望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

第十六卷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秦州見勑目除薛畢
寄彭州高適虢州岑參
病後遇王倚贈歌
西枝村尋草堂二首
太平寺泉眼
佳人
送遠
空囊
送人從軍
東樓
夕烽
觀兵
不歸
日暮
蕃劍
病馬
銅瓶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第十七卷

乾元二年自秦州如同谷十二月一日紀行所作

別贊上人
發秦州
赤谷
鐵堂峽
鹽井
寒硤
法鏡寺
青陽峽
龍門鎮
石龕

積草嶺
泥功山
鳳皇臺
居同谷所作
萬丈潭
乾元中寓同谷縣歌七首

第十八卷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所作
發同谷縣
木皮嶺
白沙渡
水會渡
飛仙閣
五盤
龍門閣
石櫃閣
桔柏渡
劍門
鹿頭山
成都府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西郊
所思
卜居
春夜喜雨
春水生二絕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頭五詠 丁香 麗春 梔子 鸂鶒 花鴨
蜀相
賓至
有客
爲農
梅雨
田舍
江漲

江村

第十九卷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石犀竹
石筍竹
杜鵑行
三絕句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狂夫
進艇
野老
雲山
遣興
北鄰
南鄰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恨別
散愁二首
寄楊五桂州
逢唐興劉主簿弟
暫如蜀川之新津縣所作
和裴迪登新津寺
奉登四安寺鐘樓
敬簡王明府
重簡王明府
寄賀蘭銛
建都十二韻
徐九少尹見過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第二十卷
廣德元年自梓暫往閬所作
發閬中
光祿坂
冬狩行
丹青引

桃竹杖
寄題江外草堂
山寺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送韋書記赴安西
遊子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
奉寄別馬巴州
述古三首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中所作
閬山歌
閬水歌 南池
苦戰行 去秋行
泛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二首
傷春五首 城上

第二十一卷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中所作
登樓 遣懷
釋悶 青絲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滕王亭子
玉臺觀二首
渡江 絕句二首
韋郎司直歸成都
奉待嚴大夫
奉寄高常侍 寄章十一侍御
春遠 春寒
雙燕 百舌
喜雨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天邊行 大麥行
領妻子赴蜀山行 別房太尉墓
將赴成都先寄嚴鄭公五首
行次鹽亭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
倚杖

陪王漢州泛房公西池
得房公池鵝
答楊梓州
投簡梓州幕府
莫相疑行

第二十二卷
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春歸
歸來
草堂
除草
四松
水檻
破船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寄邛州崔錄事
過故斛斯莊二首
揚旗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作附
奉和軍城早秋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到村
宿府
遣悶奉呈嚴武公
西山三首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贈王二十四侍御四十韻
送舍弟頻赴齊州三首

第二十三卷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嚴鄭公階下新松
嚴鄭公宅同詠竹
奉觀嚴鄭公岷山沲江圖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初冬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至後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贈別賀蘭銛
永泰元年乙巳在成都所作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
敝廬遣興奉寄嚴公
春日江村五首
絕句四首
營屋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
挈家下忠渝州所作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撥悶
聞高常侍亡忠州作
宴忠州使君姪宅
禹廟忠州作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哭嚴僕射歸櫬
到雲安所作
贈鄭十八賁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答鄭十七郎一絕
懷錦水居止二首

第二十四卷
永泰元年到雲安所作
八哀詩 王思禮 李光弼
汝陽郡王璡
嚴武
李邕
蘇源明
鄭虔
張九齡

第二十五卷
徐卿二子歌　歲暮
和裴迪登東亭
贈王十將軍承事　少年行
蕭八明府覓桃栽
憑何少府邕覓榿栽
憑韋少府班覓松栽
又覓大邑瓷盌
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
杜鵑
題桃樹
大曆元年丙午春後還夔州所作
移居夔州郭
船下夔州郭別王二十判官
漫成一絕
長江二首
承聞故相房公靈櫬自閬州啟殯歸葬
東都二首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曉望白帝城鹽山
將曉二首
遣愁
石硯
三韻三首
雨　寄李十五秘書二首
豎子至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二首
園　歸田園居
諸葛廟

第二十六卷
大曆元年丙午春後還夔州所作
八陣圖
負薪行
最能行
王十五前閣會
寄韋有夏郎中
上白帝城二首

槐葉冷淘
雨
峽中覽物
灩澦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白帝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夜雨
更題
峽隘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近聞
寄董卿嘉榮十韻
西閣二首
西閣雨望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
孤鴈
黃草峽
白鹽山
覆舟二首
瀼灘上遊

第二十七卷
大曆元年丙午春後還夔州所作
存歿口號二首
日暮
晚晴
哭王彭州掄
秋日寄鄭監湖上亭三首
秋清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五首
諸將五首
月
上白帝城
宿江邊閣
別崔潩因寄薛孟

大曆元年丙午春後
還夔州及荊州所作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redacted]
楊監又出示畫鷹十二扇
[redacted]
江上
江漢
秋日荊南府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三
十韻
[redacted]

第二十八卷
大曆元年春
新自赤甲遷瀼西所作
課伐木 并序
[redacted]
園人送瓜
拘公鎮夔遣送宮園中瓜
信行遠修水筒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redacted]
催宗文樹雞柵
上後園山脚
雷
火
雨
贈李十五丈別
季夏送鄉弟韶朝謁
返照
熱三首
示獠奴阿段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
夔州歌十絕

第二十九卷

大曆二年秋在瀼西所作
七月三日亭午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牽牛織女
秋行官張望催促東渚耗稻
月
見螢火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奉漢中王手札
暇日小園散病
洞房
宿昔
能畫
鬬雞
歷歷
洛陽
驪山
提封
白露
孟氏
吾宗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
覓使寄此二首
鄭典設自施州歸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柴門
貽華陽柳少府
種萵苣
秋風二首

第三十卷
大曆二年秋在瀼西所作
春陵行 元結作附
同元使君舂陵行
甘林
雨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寄狄明府博濟

寄韓諫議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謁先主廟
秋野五首
簡吳郎司法
又呈吳郎
聽楊氏歌
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

第三十一卷

大厤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送田四將軍
白首
草閣
江月
社日兩首
夔府書懷四十韻
巫峽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溪上
樹間
八月十五夜月
十六夜翫月
十七夜對月
翫月呈漢中王
驅豎子摘蒼耳
詠懷古跡五首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兄弟
過客相尋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課豎子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
三首
峽口二首
村雨
寒雨朝行視園樹
悶題
雨晴
晚晴吳郎見過

第三十二卷

大厤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解悶十二首
復愁十二首
南極
搖落
季秋江村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三首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憑孟倉將書覓土據舊莊
耳聾
小園
即事
自瀼西移居東屯四首
題柏大兄弟山居二首
暝
茅堂撿校收稻二首
夜二首
東屯月夜
東屯北崦
雲
獨坐二首
雨四首
戲寄崔評事諸姪
傷秋
秋峽
秋興八首
遠遊
從驛次草堂後至東屯茅屋二首
晨雨
天池
贈李賛善別

第卅三卷

大厤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大覺高僧蘭若
戲作寄漢中王二首

覃山人隱居
柏學士茅屋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大厤二年九月三十日
十月一日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刈稻了詠懷
瞿唐兩崖
柳司馬至
孟冬
悶
雷
朝二首
寫懷二首
可歎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
冬至
小至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
首

第三十四卷

大厤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別李義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壯遊
君不見簡蘇徯
贈蘇徯
別蘇徯赴湖南幕
反照
向夕
曉望
錦樹行
赤霄行
前苦寒行二首

寄裴施州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第三十五卷
大厤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晚晴
復陰
後苦寒行二首
夜歸
寄柏學士草堂
寄從孫崇簡
送趙二別駕因示從弟
昔遊
虎牙行
晚
荊南兵馬使趙公大食刀歌
大厤三年戊申在夔州所作
太歲
元日示宗武
又示宗武
遠懷舍弟穎觀等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
出三峽
將到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送大理封主簿親事不合却赴通州
人日二首
月
江梅
庭草
月
唐使君宴別
陪田侍御澧亭宴
第三十六卷大厤三年移居公安下岳陽所作
移公安山館
夜
送覃判官
醉歌行
贈衛大郎
送韋少府
贈虞十五司馬
公安懷古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入蜀
北風
憶昔行
宴王使君宅二首
覽柏中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曉發公安
歲晏行
夜聞觱篥
發劉郎浦
泊岳陽城下
纜舡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郎判官
大厤四年己酉在岳陽至潭遂如衡又復回潭所作
登岳陽樓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贈韋七贊善
過南岳入洞庭湖
宿青草湖
宿白沙驛
第三十七卷
大厤四年在潭州所作
湘夫人祠
祠南夕望
遣遇
解憂
宿鑿石浦
早行
過津口
次空靈岸
宿花石戍
早發
次晚洲
登白馬潭
歸鴈

野望
入喬口
長沙北界
望嶽
大厤四年春
[redacted]
二月至潭州所作
小寒食日舟中作
清明二首
同前
風雨有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客從
絕句六首
奉酬寇十侍御見寄四韻復寄寇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江南逢李龜年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新除司議郎兼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江閣臥病走筆呈崔盧兩侍御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韋迢作附
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
江閣對雨有懷裴二端公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迢作附
酬韋韶州見寄
第三十八卷
大厤四年秋至潭州所作
千秋節有感二首
夜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長沙送李十一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登舟將適漢陽
重送劉十判官

暮秋歸秦留別湖南親友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遣興呈蘇侍御
贈李八丈判官
表姪使南海
燕子來舟中作　上水遣懷
同寶盧岳參賦主客李員外賢子棐　發潭州
詠懷二首

第三十九卷

至衡州所作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寄上郭受作附
酬郭十五判官
歸雁二首
白鳧行
朱鳳行
衡州送李大夫赴廣州
三月自衡州暫往潭州所作
旅夜書懷
清明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
入衡州
白馬
回棹
懷鄭南
舟中苦熱遣懷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

第四十卷

逸詩拾遺

瞿塘懷古
送司馬入京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呀鶻行
狂歌行贈四兄
虢國夫人

逃難
寄高適
送靈州李判官
與嚴二郎奉禮別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
遣憂
早花
巴山
收京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花底
柳邊
送竇九歸成都
贈裴南部
奉使崔都水翁下峽
題鄭縣郭三十二明府茆屋壁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東津送韋諷州事錄事
客舊館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愁坐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去蜀
放船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東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得峯字
過洞庭
送惠二歸故居
避地
東義寺園送辛員外二首
長吟
絕句三首

外集一卷

並係湖海諸名公酬唱附錄

杜工部草堂詩箋目錄終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第一

建安 蔡 夢弼 集録

名儒嘉話凡二百餘條

淮海秦少游進論曰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流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絜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所謂集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歟

鳳臺王彥輔詩話曰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絺句繪章文既一槩各爭所長如太羹元酒者淳滋味如孤峯絕岸者駭廊廟穠華可愛者乏風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茹古涵今無有涯涘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為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予每讀其文竊苦其難曉如義鶻行巨顙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後覽石勒傳方知其所自出蓋其引物連類掎摭前事往往如是韓退之謂光燄萬丈長而世號詩史信哉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太史公論詩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亂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後山陳無巳詩話曰黃魯直言杜子美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苕溪胡元任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耳

詩眼曰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揚惲一書逈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甥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

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為交游故杜甫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有云雲白山青千萬重幾時重謁聖明君甫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有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甫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也

山谷黃魯直詩話曰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之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也苕溪胡元任曰沈雲卿之詩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詩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語益工也

詩眼曰黃魯直謂文章必謹布置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杜子美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事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以厚愧眞知之句所以眞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也此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可以頓挫高雅矣

鳳臺王彥輔麈史曰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唐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相唱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蓋有家法矣

文昌雜録曰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校牙餳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有假花雞毬鏤雞子千堆炊餅餳粥四月八日則有餻糜五月五日則有百索糉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餻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雞燕生菜杜甫春日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裹金花巧莽寒重陽詩曰茱萸賜朝士臘日詩曰口脂面藥隨恩澤是皆記當時之所重也

金石録曰唐六公詠李邕撰胡瓘書余初讀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眞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

秦少游詩話曰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輙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夢弼謂無韻者若課伐木詩序之類是也

遯齋閑覽曰杜子美之詩悲憤驕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横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不可以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云貔虎閑金甲麒麟受玉鞭以貔虎對麒麟為正對矣哭韋晉之云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為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邪蓋其縱横出入無不合也

後山陳無巳詩話曰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石林葉夢得詩話曰禪宗謂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嘗戲為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

簷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辟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山谷黃魯直詩話曰子美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杜韓自作此語耳古人之爲文章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漫叟詩話曰詩中有拙句不失爲奇作若子美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句是也

苕溪胡元任叢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少陵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弃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東坡蘇子瞻和鬱孤臺詩云邂逅陪車馬尋芳謝眺州凄凉望鄉國得句仲宣樓之類是也

漫叟詩話曰杜詩有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蘇子瞻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苕溪胡元任叢話曰子瞻此時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

呂氏童蒙訓曰陸士衡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子美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

蔡絛西清詩話曰子美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子美胷中吞幾雲夢也

三山老人胡氏語錄曰子美慈恩寺塔詩乃譏天寶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泰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淆而清濁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仰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賢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於淫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瑤

池飲日宴崑崙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石林葉夢得詩話曰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句至若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不礙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七言之偉麗者如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

詩眼曰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子美云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其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其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回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平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理盡性移奪造化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而能壯乃如是也矣

隱居詩話曰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子美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

痛稠疊前人謂杜甫之爲詩史蓋爲是也非但序陳迹摭故實而已

崔德符曰少陵入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爲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

苕溪胡元任叢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其高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歎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半山老人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

其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子美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父容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猬雜新話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它人詩乃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也

程氏演繁露老杜七歌竹林爲我啼清晝竅條以竹林爲禽名忍字鑿也竹本非啼詩人因其號風若哀因謂之啼何必有喙者而後能啼耶說文竹之天然似人之笑因爲笑字竹豈能笑特以象言爾非笑而可名以笑從懷哀者觀之孰不得爲啼耶

洪內翰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媿爾東南西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杜公寄嚴

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斑遙知簇戟馬回首白閣嚴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時離外黄花菊對誰跂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答云衡襄閑心詩總廢皆如鍾磬在簴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黄常明詩話杜甫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緣江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巔榛頭俯澗壑層臺俯風渚游目俯大江江檻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多不可具述

螢雪叢說老杜詩詞酷愛下受字蓋自得之妙不一而足如脩竹不受暑輕燕受風斜吹面受和風野航恰受兩三人誠用字之工也然其所以大過人者無它只是平易雖曰似俗其實眼前事爾老妻畫紙爲棊局稚子敲針作釣鈎以老對稚以其妻對其子無如此之親切又是閨門之事宜與智者道

黄常明詩話數物以个謂食爲喫甚近鄙俗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一个兩个黄鸝鳴翠柳却遶井邊添个个送李校書云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樓頭喫酒樓下卧但使殘年飽喫飯梅熟許同朱老喫蓋篇中大槩奇特可以映帶者也

捫蝨新話云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玄暉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声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

黄常明詩話子美云設網萬魚急蓋指聚歛之臣苛法侵漁使民不聊生乃萬魚急也又云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人舞智趨時巧宦數遷所謂疾若風也殘民以逞不顧傾覆所謂挺叉入也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魚不得其所龍豈能安居君與民猶是也此與六義比興何異吾徒何

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此樂而能戒又有仁厚意亦如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不專爲取魚也退之叉魚曰觀樂憶吾僚異此意矣

黄常明詩話賈生終童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鋭使然歷老成當不如此昔人欲沉孫武於五湖斬白起於長平誠有謂哉嘗愛老杜云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又有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安得務農息戰鬭普天無吏橫索錢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其愁歎憂戚蓋以人主生靈爲念孟子以善言陳戰爲大罪我戰必克爲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然

捫蝨新話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閑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貴

古今詞話蜀人將進酒嘗以爲少陵詩作瑞鷓鴣唱之昔時曾從漢梁王濯錦江邊醉幾場拂石坐來衫袖冷踏花歸去馬蹄香當初酒賤寧辭醉今日愁來不易當暗想舊遊渾似夢芙蓉城下水茫茫此詩或謂杜甫或謂鬼仙或謂曲詞末知孰是然詳味其言唐人語也首先有曾從漢梁王之句决非子美作也况集中不載灼可見矣不知楊曇倩何所據云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之一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之二

建安 蔡夢弼 集録

三山老人語録曰子美送嚴武還朝詩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是勸以伏節死義也

橫浦張子韶心傳録曰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山光直與水相通已而嘆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山光野色凡悟一道理透徹處往往境界皆如此也

東萊呂居仁曰詩每句中須有一兩字響響字迺妙指如子美身輕一鳥過飛燕受風斜過字受字皆一句響字也

冊陽洪景盧容齋隨筆曰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絶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摸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黄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别之豈無情老淚爲一灑篙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一作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嘿諭也

橫浦張子韶心傳録曰陶淵明詩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云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混淪難輕議也

冊陽洪景盧容齋隨筆曰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黄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山谷黄魯直詩話曰陶淵明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

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譏議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圖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王彥輔塵史曰子美善用故事及常語多倒其句而用之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

建安嚴有翼藝苑雌黃曰劉夢得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來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朱雀橋烏衣巷鶴林鶴林皆金陵故事與地志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宋時諸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甫詩云王謝風流遠又云從來王謝郎是也比觀劉斧摭遺小說又曰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為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阜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於梁上榭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灑淚臨風幾日迴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真數合如今暌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至來歲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為烏衣巷劉斧乃改謝為榭以王榭為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誕遂托名於錢希白終篇又取劉夢得詩以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之謬是直劉斧之妄言耳不足信也

鳳臺王彥輔塵史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意子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荊楚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暮秣越蓋皆用顏賦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哉

鳳臺王彥輔塵史曰世言子美卒於耒陽故襄字記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不知何緣得此新唐書乃稱耒陽令遺白酒黃牛一夕而卒此承襲傳聞而未嘗効實故也得臣觀子美倚寄巴峽三歲大曆三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荊南扺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末也既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亂倉皇往衡陽捐耒陽舟中伏枕又畏瘴癘復泝湘而下故有迴棹之作其末云舟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又登舟將適漢陽云春宅弃汝去秋帆催客歸蓋迴棹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云北歸衝雨雪誰憫敝貂裘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為詳安得卒於耒陽耶要之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按元微之子美墓誌稱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荊拜余為誌辭不能絕其略係曰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耒陽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興詩云衆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詩云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声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臨川王介甫曰老杜云詩人覓來往下得覓字大好瞋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小兒言語只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也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清門則知子美

於當時已為詩人所欽伏如此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宜哉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也

莆陽鄭景韋離經曰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子美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二豪所得殆不可以優劣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臥病詩云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實堪貧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對雨詩云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是也

建安嚴有翼藝苑雌黃曰古人用韻如文選古詩杜子美韓退之重複押韻者甚多文選古詩押二促字曹子建美女篇押二難字謝靈運述祖德詩押二人字南國詩押二同字初去郡詩押二生字沈休文鍾山應教詩押二足字任彥昇哭范僕射詩押三情字兩生字陸士衡赴洛詩押二心字猛虎行押二陰字擬古詩押二音字豫章行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押二歸字王正長雜詩押二心字張景陽雜詩押二生字江淹雜體詩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押二人字杜子美韓退之蓋亦傚古人之作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園人送瓜詩押二章字上後園山腳押二梁字北征押二日字夔州詠懷押二旋字贈李祕書押二虛字贈李邕押二厲字贈汝陽王押二陵字喜公薛璩官押二平字退之贈張籍詩押二更字二狂字二鳴字二光字岳陽樓別竇司直押二向字李花押二花字雙鳥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押二行

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挺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鷁路隨水到龍門是時陳希烈韋見素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也按唐史是歲八月見素代陳希烈爲丞相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古汲高元之荼甘錄曰子美於天寶十三載獻西嶽賦故集有贈獻納使陳舍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瑣闥晴窻點撿白雲篇末章云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當干戈騷屑之際間關秦隴負薪拾梠餔糒不給困躓極矣自至蜀依裴冕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來往之勞備載於詩皆可考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上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言其時也雲裏江船度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榿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携酒草堂則喜而爲詩曰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貲不到則戲而爲詩曰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撿校草堂則曰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草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梢會過墻途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爲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踈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去以唐史及公詩考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者終始秖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食之興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爲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張均張垍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負文材覬覦端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垍而奪於楊國忠自此各懷觖望安祿山盜國垍相祿山而均亦受僞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爲中書舍人刑部尚書時也贈垍詩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言垍尚寧親公主禁中置宅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是則報國當如何而乃敗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哉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北征詩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韈方是時甫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洎至秦中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艇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秦益時矣

古汲高元之荼甘錄曰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揔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而況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然子美於諸子亦未爲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廿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父憶幼子詩云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祇睡炙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山谷黃魯直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人便爲譏病所謂癡人面前不必說夢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戈騷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視之豈能免閨門之念而它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之夕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祇獨看繼之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對月詩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仳離放紅蘂想象嚬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其數致意於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愛君欲諫之心切則通夕爲之不寐想其犯顏逆耳必不爲身謀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成都記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治郫城後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故子美云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又曰古時杜鵑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博物志稱杜鵑生子寄之它巢百鳥爲飼之故子美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乃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雛子美集中杜鵑詩行凡三篇皆以杜鵑比當時之君而以哺雛之鳥譏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皆百鳥之不若也最後一篇徒言杜鵑垂血上訴不得其所蓋託興明皇蒙塵之時也故末句云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古今詩話載子美因見病瘧者曰誦吾詩可療令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句病遂愈余謂子美固嘗病瘧矣其詩云患瘧三秋孰可忍又云三年猶瘧疾子美於此時何不

自誦其詩而自已疾耶是靈於人而不靈於已也[illegible]
[illegible]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余嘗謂知人雖堯帝猶以為難而杜子美之曾祖姑乃能知唐太宗於側微之時識房杜輩於賤貧之日子美乃形其語於詩曰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嗟一何異耶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游之樂末章有當軒下馬入錦茵且莫近前丞相嗔之句當是譏楊國忠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北征詩云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誅褒妲不同老杜此語出於愛君而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為左拾遺會房琯以陳濤斜戰敗罷相甫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甫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已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彭州客夜狂夫荅裴道州簡韋十凡五篇觀此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舊也然當時能賙之者幾何人哉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半天下自少時遊吳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於壯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柰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蠻荊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荊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為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塗亦理之常爾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揚雄枚皋可跂及壯遊詩則自比於崔魏班揚又云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於時自比諸人誠未為過至竊比稷與契則過矣唐史氏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建事守御床其忠蓋亦可嘉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山谷黃魯直謂後山陳無已云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擬哉客有謂立方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爾杜云昨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行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日已遠後山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云秋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追隨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則云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則云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云寒城著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云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立方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罍洗者用語稍同乃是讀少陵詩精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足以病公乎

諸儒詩話子美戲作俳諧體遣悶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或讀為上聲或讀為去聲沈存中筆談以烏鬼為烏猪謂其俗呼猪作烏鬼之聲也蔡寬夫詩話以烏鬼為巴俗所事神名也冷齋夜話謂巴俗多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緗素雜記以鸕鷀為烏鬼謂養之以捕魚也然詩辭事略又謂楚峽之間事烏為神所謂神鴉也故元微之有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夢弼謂當以此事略之言為是也蓋養烏鬼食黃魚自是兩義皆記巴中之風俗也峽中黃魚極大者至數百斤小者亦數十斤按集有詩云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是也然是魚豈鸕鷀之所能捕哉彼以烏鬼為鸕鷀其謬尤甚矣或又曰烏鬼謂猪也巴峽人家多事鬼家養一猪非祭鬼不用故於群猪中特呼烏鬼以別之也今並存之

廣陵馬永卿嬾真子錄曰唐時前輩多自重而後輩亦尊仰前輩而師事之此風最為淳厚杜工部於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首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又云坐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且一篇之中連呼三人之名想見當時士人一經老杜品題即有聲價故世願得其品題不以呼名為恥也近世士大夫老幼不復篤厚雖前輩詩中亦不敢斥後進之名而後進亦不復尊仰前輩可勝嘆哉

庚溪詩說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既不限聲律復不拘詩句尚罕得反復折難使其理判然者觀赴奉先詠懷五百言乃聲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其心術祈嚮自是稷契等人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與飢渴由已者何異然常為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學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蕭洒送日月當今廊廟具建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言非不知隱遁為高也亦非以國無其人也特懷義亂倫有所不可以故悞生理獨恥事干謁言志大術疎未始阿附以借勢也為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棲遁既不合時而又不為低屈皆設疑互荅屢致意焉非巨刃有餘孰能之乎中間鋪叙間關酸辛宜不勝其戚戚而黙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役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為小已失得也禹稷顏子不害為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豈為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窮也未嘗無志於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蚤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時先後周復正合乎此昔人目元和賀雨詩為諫書余特目此詩為心迹論也

岩溪詩話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民歎息腸內熱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猶花石戍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室今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真得孟子所存矣東坡先生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爾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古今詩話老杜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鑑鸞窺沼行天馬渡橋亦倣此理

杜氏譜系

謹按唐書杜甫傳及元稹墓誌晉當陽成侯預下十世而生依藝以監察御史令於河南府之鞏縣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京兆府奉天縣令閑生甫左拾遺尚書工部員外郎甫生二子宗文宗武嗣業今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晉當陽成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惲憓悰恂愔從郁二子牧顗羣從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甫一派又不在五派之中甫與佑既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何也豈以其官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東塾蔡夢弼因覽其譜系而為之書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嘉興 魯 訔 編次

建安 蔡 夢弼 會箋

開元間留東都所作

遊龍門奉先寺

[illegible]

已從招提遊 [illegible] 更宿招提境 [illegible] 陰壑生虛籟 [illegible] 月林散清影 [illegible] 天闕象緯逼 [illegible] 雲臥衣裳冷 [illegible] 欲覺聞晨鐘 [illegible] 令人發深省 [illegible]

贈李白

[illegible]

二年客東都 [illegible] 所歷厭機巧 [illegible] 野人對羶腥 [illegible] 蔬食常不飽 [illegible] 豈無青精飯 [illegible] 使我顏色好 [illegible] 苦乏大藥資 [illegible] 山林迹如掃 [illegible] 李侯金閨彥 [illegible] 脫身事幽討 [illegible] 亦有梁宋遊 [illegible] 方期拾瑤草 [illegible]

齊趙梁宋之間所作

望嶽

岱宗夫如何 [illegible] 齊魯青未了 [illegible] 造化鍾神秀 [illegible] 陰陽割昏曉 [illegible] 盪胸生曾雲 [illegible] 決眥入歸鳥 [illegible] 會當臨絕頂 一覽眾山小 [illegible]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 [illegible] 南樓縱目初 [illegible] 浮雲連海岱 平野入青徐 [illegible] 孤嶂秦碑在 [illegible]

荒城魯殿餘（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illegible] 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躊躇……）[illegible]

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東嶽泰山也……）[illegible] 震雷翻幕燕（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曰……）驟雨落河魚 [illegible] 座對賢人酒 [illegible] 門聽長者車 [illegible] 相邀愧泥濘 [illegible] 騎馬到階除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 [illegible] 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坼遥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栖邑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黿鼉力 [illegible] 空瞻烏鵲毛 [illegible] 燕南吹畎畝濟上没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皋徐關深水府 [illegible] 碣石小秋毫 [illegible] 白屋留孤樹青天矢萬艘 [illegible] 吾衰同泛梗 [illegible] 利涉想蟠桃 [illegible] 賴倚天涯釣 [illegible] 猶能掣巨鼇 [illegible]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 [illegible] 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去相尋 [illegible] 能吏逢聯璧 [illegible] 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 [illegible] 泓下亦龍吟 [illegible]

巳上人茅齋

巳公茅屋下 [illegible] 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江蓮搖白羽 [illegible] 天棘蔓青絲 [illegible] 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illegible]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illegible] 余亦東蒙客 [illegible] 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 [illegible] 攜手日同行 [illegible] 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 [illegible] 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 [illegible] 落景聞寒杵 [illegible] 屯雲對古城 [illegible] 向來吟橘頌 [illegible] 誰欲討蓴羹 [illegible] 不願論簪笏 [illegible] 悠悠滄海情 [illegible]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 [illegible] 鋒稜瘦骨成 [illegible] 竹批雙耳峻 [illegible] 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 [illegible] 真堪託死生 [illegible] 驍騰有如此 [illegible] 萬里可橫行

畫鷹

素練風霜起 [illegible] 蒼鷹畫作殊 [illegible] 㩳身思狡兔 [illegible] 側目似愁胡 [illegible] 絛鏇光堪擿 [illegible] 軒楹勢可呼 [illegible] 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暫如臨邑至鵲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遊阻詞伯 [illegible] 卻望懷青關 [illegible]

[illegible]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

東藩駐皂蓋 [illegible] 北渚凌清河 [illegible] 海右此亭古 [illegible] 濟南名士多 [illegible] 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脩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 [illegible] 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 [illegible] 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illegible]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北海太守李邕 [illegible]

亭 [illegible]

吾宗固神秀 [illegible] 體物寫謀良 [illegible] 形制開古跡 [illegible] 曾冰延樂方 [illegible] 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 [illegible] 高興泊煩促 [illegible] 永懷清典常 [illegible] 含弘知四大 [illegible] 出入見三光 [illegible] 負郭喜粳稻 [illegible] 安時歌吉祥 [illegible]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新亭結構罷 [illegible] 隱見清湖陰 [illegible] 跡籍臺觀舊 [illegible] 氣溟海嶽深 [illegible] 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 [illegible] 芳宴此

時具[illegible]哀絲千古心[illegible]主稱壽尊客[illegible]筵秋宴北林[illegible]不阻蓬蓽興得兼梁甫吟[illegible]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任城屬兖州

秋水通溝洫[illegible]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黃八月天晨朝看白露[illegible]遥想舊青氈[illegible]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illegible]梁日帝王孫[illegible]蘊藉為郎久[illegible]魁梧秉哲尊[illegible]詞華傾後輩風雅藹孤騫[illegible]宅相榮姻戚[illegible]兒童惠討論[illegible]見知真自幼[illegible]謀拙媿諸昆[illegible]漂蕩雲天闊[illegible]沉埋日月奔[illegible]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illegible]中散山陽鍛[illegible]愚公野谷村[illegible]寧紆長者轍[illegible]歸老任乾坤[illegible]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於代故有下句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illegible]枉道祗從入吟詩許更過淹留問耆老[illegible]寂寞向山河[illegible]更識將軍樹[illegible]悲風日暮多[illegible]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illegible]衣露淨琴張[illegible]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illegible]看劍引盃長 看劍一作說劍 一作飲[illegible]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illegible]

右此二篇莫可考姑因次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雲衢 俞成 元德 校正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

[illegible]

配極玄都閟[illegible]憑高禁籞長[illegible]守祧嚴具禮[illegible]掌節鎮非常[illegible]碧瓦初寒外[illegible]金莖一氣旁[illegible]山河扶繡戶[illegible]日月近雕梁[illegible]仙李盤根大[illegible]猗蘭奕葉光[illegible]世家遺舊史[illegible]道德付今王[illegible]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illegible]森羅移地軸[illegible]妙絕動宮牆[illegible]五聖聯龍袞[illegible]千官列鴈行[illegible]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illegible]翠柏深留景[illegible]紅梨迥得霜[illegible]風箏吹玉柱[illegible]露井凍銀床[illegible]身退卑周室[illegible]經傳拱漢皇[illegible]

谷神如不死 [illegible] 養拙更何鄉 [illegible]

龍門 [illegible]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illegible] 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illegible] 往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illegible] 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迴。[illegible]

兵車行 [illegible]

車轔轔，馬蕭蕭，[illegible] 行人弓箭各在腰。[illegible] 耶孃妻子走相送，[illegible] 塵埃不見咸陽橋。[illegible]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illegible]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illegible] 或從十五北防河，[illegible] 便至四十西營田。[illegible] 去時里正與裹頭，[illegible] 歸來頭白還戍邊。[illegible] 邊庭流血成海水，[illegible] 武皇開邊意未已。[illegible]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illegible] 千村萬落生荊杞。[illegible]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illegible] 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illegible]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illegible] 縣官

急索租，[illegible] 租稅從何出。[illegible]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illegible] 生女猶得嫁比鄰，[illegible] 生男埋沒隨百草。[illegible] 君不見青海頭，[illegible] 古來白骨無人收。[illegible] 新鬼煩冤舊鬼哭，[illegible] 天陰雨濕聲啾啾。[illegible]

今夕行 [illegible]

今夕何夕歲云徂，[illegible] 更長燭明不可孤。[illegible] 咸陽客舍一事無，[illegible] 相與博塞為歡娛。[illegible] 馮陵大叫呼五白，[illegible] 袒跣不肯成梟盧。[illegible] 英雄有時亦如此，[illegible] 邂逅豈即非良圖。[illegible]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illegible]

春日憶李白 [illegible]

白也詩無敵，[illegible] 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illegible] 俊逸鮑參軍。[illegible]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illegible] 何時一樽酒，[illegible] 重與細論文。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嶔岑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illegible]

一匱功盈尺，[illegible] 三峯意出群。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illegible] 香爐曉勢分。[illegible] 惟南將獻壽，[illegible] 佳氣日氤氳。[illegible]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illegible] 澗道餘寒歷冰雪，[illegible] 石門斜日到林丘。[illegible] 不貪夜識金銀氣，[illegible] 遠害朝看麋鹿遊。[illegible] 乘興杳然迷出處，[illegible] 對君疑是泛虛舟。[illegible]

之子時相見，[illegible] 邀人晚興留。霽潭鱣發發，[illegible] 春草鹿呦呦。[illegible] 杜酒偏勞勸，[illegible] 張梨不外求。[illegible] 前村山路險，[illegible] 歸醉每無愁。[illegible]

鄭駙馬宅宴洞中 [illegible]

主家陰洞細煙霧，[illegible] 留客夏簟青琅玕。[illegible]

[illegible]春酒盃濃琥珀薄[illegible]冰漿椀碧瑪瑙寒[illegible]誤疑茅屋過江麓[illegible]已入風磴霾雲端[illegible]自是秦樓壓鄭谷[illegible]時聞雜佩聲珊珊[illegible]

李監宅[illegible]

尚覺王孫貴[illegible]豪家意頗濃[illegible]屏開金孔雀[illegible]褥隱繡芙蓉[illegible]且食雙魚美[illegible]誰看異味重[illegible]門闌多喜色[illegible]女壻近乘龍[illegible]

又　新添

華館春風起[illegible]高城煙霧開[illegible]雜花分戶映[illegible]嬌燕入簷迴[illegible]一見能傾座[illegible]虛懷只愛才[illegible]鹽官雖絆驥[illegible]名是漢庭來[illegible]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illegible]

巢父掉頭不肯住[illegible]東將入海隨煙霧[illegible]詩卷長留天地間[illegible]釣竿欲拂珊瑚樹[illegible]深山大澤龍蛇遠[illegible]春寒野陰風景暮[illegible]蓬萊織女迴雲車[illegible]指點虛無是征路[illegible]自是君身有仙骨[illegible]

[illegible]世人那得知其故[illegible]惜君只欲苦死留[illegible]富貴何如草頭露[illegible]蔡侯靜者意有餘[illegible]清夜置酒臨前除[illegible]罷琴惆悵月照席[illegible]幾歲寄我空中書[illegible]南尋禹穴見李白[illegible]道甫問信今何如[illegible]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illegible]終朝獨爾思[illegible]更尋嘉樹傳[illegible]不忘角弓詩[illegible]短褐風霜入[illegible]還丹日月遲[illegible]未因乘興去[illegible]空有鹿門期[illegible]

飲中八僊歌[illegible]

知章騎馬似乘船[illegible]眼花落井水底眠[illegible]汝陽三斗始朝天[illegible]道逢麴車口流涎[illegible]恨不移封向酒泉[illegible]左相日興費萬錢[illegible]飲如長鯨吸百川[illegible]銜盃樂聖稱世賢[illegible]宗之瀟灑美少年[illegible]舉觴白眼望青天[illegible]皎如玉樹臨風前[illegible]蘇晉長齋繡佛前[illegible]醉中往往愛逃禪[illegible]李白一斗詩百篇[illegible]長安市上酒家眠[illegible]天子呼來不上船[illegible]自稱臣是酒中仙[illegible]張旭三盃草聖傳[illegible]脫帽露頂王公前[illegible]揮毫落紙如雲煙[illegible]焦遂五斗方卓然[illegible]高談雄辯驚四筵[illegible]

贈韋左丞丈濟[illegible]

[illegible]

左轄頻虛位，[illegible] 今年得舊儒。[illegible] 相門韋氏在，[illegible] 經術漢臣須。[illegible] 時議歸前烈，[illegible] 天倫恨莫俱。[illegible] 鴒原荒宿草，[illegible] 鳳沼接亨衢。[illegible] 有客雖安命，[illegible] 衰容豈壯夫。[illegible] 家人憂几杖，[illegible] 甲子混泥塗。[illegible] 不謂矜餘力，[illegible] 還來謁大巫。[illegible] 歲寒仍顧遇，[illegible] 日暮且踟躕。[illegible] 老驥思千里，[illegible] 饑鷹待一呼。[illegible] 君能微感激，[illegible] 亦足慰榛蕪。[illegible]

杜位宅守歲

[illegible]

守歲阿戎家，[illegible] 椒盤已頌花。[illegible] 盍簪喧櫪馬，[illegible] 列炬散林鴉。[illegible] 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illegible] 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illegible]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甫自表

[illegible]

紈袴不餓死，[illegible] 儒冠多誤身。[illegible] 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illegible]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illegible]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illegible] 賦料揚雄敵，[illegible] 詩看子建親。[illegible] 李邕求識面，[illegible] 王翰願卜鄰。[illegible] 自謂頗挺出，[illegible] 立登要路津。[illegible]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illegible]

騎驢三十載，[illegible] 旅客京華春。朝扣富兒門，[illegible] 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illegible] 到處潛悲辛。[illegible] 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伸。[illegible] 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illegible]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illegible] 竊效貢公喜，[illegible] 難甘原憲貧。[illegible] 焉能心怏怏，[illegible] 祇是走踆踆。[illegible] 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illegible] 迴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illegible] 況懷辭大臣。[illegible] 白鷗波浩蕩，[illegible] 萬里誰能馴。[illegible]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國輔 休烈

昭代將垂老，[illegible] 途窮乃叫閽。[illegible]

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鶂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空聞燕雀喧。青冥猶契闊，陵厲不能翻。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故山多藥物，勝槩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醉時歌 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轗

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

平生爲幽興，未惜馬蹄遙。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柁樓底，晚飯越中行。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接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

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垂蛇。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盡拈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野鶴清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䍦。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

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掛蘿薜，涼月白紛紛。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住一作注），回首白雲多（一作雜）。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花妒鶯捎蝶，溪喧獺趁魚。重來休沐地，眞作野人居。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屐過東籬。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戲贈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投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戰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

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勳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為珠履客，已是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四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盍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筯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歡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送蔡希曾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寧鬭死，壯士恥為儒。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春城赴上都。馬頭金匼匝，駝背錦模糊。咫尺雪山路，歸飛西海隅。上公猶寵錫，突將且前驅。

漢使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

贈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美，獨能無意向漁樵。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驊騮開道路，鵰鶚離風塵。侯伯知何算，文章實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沈淪。脫略磻溪釣，操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台袞更誰親。鳳穴雛皆好，

龍門客又新。義聲紛感激，敗績自逡巡。途遠欲何向，天高難重陳。學詩猶孺子，鄉賦忝嘉賓。不得同晁錯，吁嗟後郄詵。計疏疑翰墨，時過憶松筠。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且隨諸彥集，方覬薄才伸。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

寄高適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秋雨歎三首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

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闌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今秋乃淫雨　仲月來寒風　羣木水光下　萬家雲氣中　所思碍行潦　九里信不通　悄悄素滻路　迢迢天漢東　願騰六尺馬　背若孤征鴻　劃見公子面　超然懽笑同　奮飛既胡越　局促傷樊籠　一飯四五起　憑軒心力窮　嘉蔬沒溷濁　時菊碎榛叢　鷹隼亦屈猛　烏鳶何所蒙　式瞻北鄰居　取適南巷翁　掛席釣川漲　焉知清興終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四

集諸家註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上韋左相二十韻

鳳曆軒轅紀　龍飛四十春　八荒開壽域　一氣轉洪鈞　霖雨思賢佐　丹青憶老臣　應圖求駿馬　驚代得麒麟　沙汰江河濁　調和鼎鼐新　韋賢初相漢　范叔已歸秦　盛業今如此　傳經固絕倫　豫樟深出地　滄海闊無津　北斗司喉舌　東方領搢紳　持衡留藻鑑　聽履上星辰　獨步才超古　餘波德照鄰　聰明過管輅　尺牘倒陳遵　豈是池中

物　由來席上珍　廟堂知至理　風俗盡還淳　才傑俱登用　愚蒙但隱淪　長卿多病久　子夏索居頻　回首驅流俗　生涯似衆人　巫咸不可問　鄒魯莫容身　感激時將晚　蒼茫興有神　爲公歌此曲　涕淚在衣巾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

今日西京掾　多除南省郎　通家惟沈氏　謁帝似馮唐　詩律羣公問　儒門舊史長　清秋便寓直　列宿頓輝光　未暇申宴慰　含情空抑揚　司存何所比　膳部默淒傷　貧賤人事略　經過霖潦妨　禮同諸父長　恩豈布衣忘　天路牽騏驥　雲臺引棟梁　徒懷貢公喜　颯颯鬢毛蒼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　兩脚但如舊　所向泥活活　思君令人瘦　沉吟坐西軒　飲食錯昏晝　寸步曲

江頭難爲一相就 吁嗟乎蒼生 稼穡不可救 安能誅雲師 疇能補天漏 大明韜日月 曠野號禽獸 君子强逶迤 小人困馳驟 維南有崇山 恐與川浸溜 是節東籬菊 紛披爲誰秀 岑參多新詩 性亦嗜醇酎 采采黃金花 何由滿衣袖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方丈三韓外 崑崙萬國西 建標天地闊 詣絕古今迷 氣得神仙迥 恩承雨露低 相門清議衆 儒術大名齊 軒冕羅天闕 琳琅識介珪 伶官詩必誦 夔樂典猶稽 健筆凌鸚鵡 銛鋒瑩鷿鵜 友于皆挺拔 公望各端倪 通籍逾青瑣

亨衢照紫泥 靈虬傳夕箭 歸馬散霜蹄 能事聞重譯 嘉謨及遠黎 弼諧方一展 斑序更何躋 適越空顛躓 遊梁竟慘悽 謬知終畫虎 微分是醯雞 萍泛無休日 桃陰想舊蹊 吹噓人所羨 騰躍事仍睽 碧海真難涉 青雲不可梯 顧深慚鍛鍊 才小辱提攜 檻束哀猿叫 枝驚夜鵲棲 幾時陪羽獵 應指釣璜溪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特進羣公表 天人夙德升 霜蹄千里駿 風翮九霄鵬 服禮求毫髮 推忠忘寢興 聖情常有眷 朝退若無憑 仙醴來浮蟻 奇毛或賜鷹 清關塵不雜 中使日相乘 晚節嬉遊簡 平居孝義稱 自多親棣萼 誰敢問山陵 學業醇儒富 辭華哲匠能 筆飛鸞聳立 章罷鳳騫騰 精理通談笑 忘形向友朋 寸長堪繾綣 一諾豈驕矜 已忝歸曹植 何知對李膺 招要恩屢至 崇重力難勝 披霧初歡夕 高秋爽氣澄 樽罍臨極浦 鳧雁宿張燈 花月窮遊宴 炎天避鬱蒸 硯寒金井水 簷動玉壺冰 瓢飲惟三徑 巖棲在百層 且持蠡測海 況挹酒如澠 鴻寶寧全祕 丹梯庶可凌 淮王門有客 終不愧孫登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 詩義早知名 破的由來事 先鋒孰敢爭 思飄

雲物外 [illegible] 律中鬼神驚 [illegible] 毫髮無遺恨 [illegible] 波瀾獨老成 [illegible] 野人寧得所 [illegible] 天意薄浮生 多病休儒服 冥搜信客旌 [illegible] 築居仙縹緲 [illegible] 旅食歲崢嶸 [illegible] 使者求顏闔 [illegible] 諸公厭禰衡 [illegible] 將期一諾重 [illegible] 欻使寸心傾 [illegible] 君見途窮哭 [illegible] 宜憂阮步兵 [illegible]

[illegible]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 [illegible] 悠悠赴交河 [illegible] 公家有程期 [illegible] 亡命嬰禍羅 [illegible] 君已富土境 [illegible] 開邊一何多 [illegible] 棄絕父母恩 [illegible] 吞聲行負戈 [illegible]

出門日已遠 不受徒旅欺 [illegible] 骨肉恩豈斷 [illegible] 男兒死無時 走馬脫轡頭 [illegible] 手中挑青絲 [illegible] 捷下萬仞岡 [illegible] 俯身試搴旗 [illegible]

磨刀嗚咽水 [illegible] 水赤刃傷手 欲輕腸斷聲 心緒亂已久 [illegible] 丈夫誓許國 憤惋復何有 [illegible] 功名圖麒麟 [illegible] 戰骨當速朽 [illegible]

送徒既有長 [illegible] 遠戍亦有身 [illegible] 生死向前去 不勞吏怒嗔 [illegible] 路逢相識人 附書與六親 哀哉兩決絕 不復同苦辛 [illegible]

迢迢萬餘里 領我赴三軍 軍中異苦樂 主將寧盡聞 隔河見胡騎 [illegible] 倏忽數百群 [illegible] 我始為奴僕 幾時樹功勳 [illegible]

挽弓當挽強 [illegible] 用箭當用長 [illegible] 射人先射馬 擒賊先擒王 [illegible] 殺人亦有限 立國自有疆 [illegible] 苟能制侵陵 豈在多殺傷 [illegible]

驅馬天雨雪 軍行入高山 逕危抱寒石 指落曾冰間 [illegible] 已去漢月遠 何時築城還 [illegible] 浮雲暮南征 可望不可攀 [illegible]

單于寇我壘 [illegible] 百里風塵昏 雄劍四五動 [illegible] 彼軍為我奔 [illegible] 虜其名王歸 [illegible] 繫頸授轅門 [illegible] 潛身備行列 一勝何足論 [illegible]

從軍十年餘 [illegible] 能無分寸功 [illegible] 眾人貴苟得 [illegible] 欲語羞雷同 [illegible] 中原有鬬爭 況在狄與戎 [illegible] 丈夫四方志 [illegible] 安可辭固窮 [illegible]

官定後戲贈 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

[illegible]

不作河西尉 淒涼為折腰 [illegible] 老夫怕趨走 率府且

逍遙 耽酒須微祿 狂歌託聖朝 故山歸興盡 迴首向風飆 [illegible]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 [illegible] 未就丹砂愧葛洪 [illegible] 痛飲狂歌空度日 飛揚跋扈為誰雄 [illegible]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六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誤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遣，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

樂動殷嵑嶱。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群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拆，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山川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橋陵三十韻呈縣內諸官

先帝昔晏駕，

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却略羅峻屏，雲闕虛冉冉，風松肅泠泠。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瓶。中使日夜繼，惟王心不寧。豈徒恤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高岳前嵂崒，洪河左瀅濴。金城蓄峻址，沙苑交迴汀。永與奧區固，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岧亭。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可聽。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遣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熒。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客思迴林坰。轗軻辭下杜，飄颻凌濁涇。諸生舊短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廨宇容秋螢。

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臣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七言六韻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鎖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歎庭前甘菊花

杜工部草堂詩箋

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

醉歌行 別從姪勤落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為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澹沲秦東亭，渚蒲芽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皆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

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翻。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懶墮久

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死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七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樂遊園歌 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illegible]

樂遊古園崒森爽 [illegible] 煙綿碧草萋萋長 [illegible] 公子華筵勢最高 秦川對酒平如掌 [illegible] 長生木瓠示真率 [illegible] 更調鞍馬狂歡賞 青春波浪芙蓉園 白日雷霆夾城仗 [illegible] 閶闔晴開昳蕩蕩 [illegible] 曲江翠幕排銀牓 [illegible] 拂水低回舞袖翻 [illegible] 緣雲清切歌聲上 [illegible] 却憶年年人醉時 只今未醉已先悲 [illegible] 數莖白髮那拋得 百罰深盃亦不辭 [illegible] 聖朝已知賤士醜 [illegible] 一物自荷皇天慈 此身飲罷無歸處 獨立蒼茫自詠詩 [illegible]

渼陂行

[illegible]

岑參兄弟皆好奇 攜我遠來遊渼陂 [illegible] 天地黤慘忽異色 [illegible] 波濤萬頃堆琉璃 [illegible] 琉璃漫汗泛舟入 事殊興極憂思集 鼉作鯨吞不復知 [illegible] 惡風白浪何嗟及 [illegible] 主人錦帆相為開 [illegible] 舟子喜甚無氛埃 鳧鷖散亂棹謳發 [illegible] 絲管啁啾空翠來 [illegible] 沈竿續縵深莫測 [illegible] 菱葉荷花靜如拭 [illegible] 宛在中流渤澥清 [illegible] 下歸無極終南黑 [illegible] 半陂已南純浸山 動影裊窕沖融間 [illegible] 船舷暝戛雲際寺 [illegible] 水面月出藍田關 [illegible] 此時驪龍亦吐珠 [illegible] 馮夷擊鼓羣龍趨 [illegible] 湘妃漢女出歌舞 [illegible] 金支翠旗光有無 [illegible] 咫尺但愁雷雨至 蒼茫不曉神靈意 [illegible] 少壯幾時奈老何 向來哀樂何其多 [illegible]

渼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 六月風日冷 [illegible] 蒹葭離披去 [illegible]

天水相與永　懷新目似擊　接要心已領　仿像識鮫人　空濛辨魚艇　錯磨終南翠　顛倒白閣影　崷崒增光輝　乘陵惜俄頃　勞生愧嚴鄭　外物慕張邴　世復輕驊騮　吾甘雜蛙黽　知歸俗可忽　取適事莫並　身退豈待官　老來苦便靜　況資菱芡足　庶結茅茨迥　從此具扁舟　彌年逐清景

夏日李公見訪　李時為太子家令

遠林暑氣薄　公子過我遊　貧居類村塢　僻近城南樓　傍舍頗淳朴　所願亦易求　隔屋喚西家　借問有酒不　牆頭過濁醪　展席俯長流　清風左右至　客意已驚秋　巢多衆鳥喧　葉密鳴蟬稠　苦遭此物聒　孰謂吾廬幽　水花晚色靜　庶足充淹留　預恐樽中盡　更起為君謀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　慘澹帶沙礫　長林何蕭蕭　秋草萋更碧　北里富熏天　高樓夜吹笛　焉知南鄰客　九月猶絺綌

長陵銳頭兒　出獵待明發　騂弓金爪鏑　白馬蹴微雪　未知所馳逐　但見暮光滅　歸來懸兩狼　門戶有旌節

漆有用而割　膏以明自煎　蘭摧白露下　桂折秋風前　府中羅舊尹　沙道尚依然　赫赫蕭京兆　今為時所憐

猛虎憑其威　往往遭急縛　雷吼徒咆哮　枝撐已在腳　忽看皮寢處　無復睛閃鑠　人有甚於斯　足以勸元惡

朝逢富家葬　前後皆輝光　共指親戚大　緦麻百夫行　送者各有死　不須羨其強　君看束縛去　亦得歸山岡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　業白出石壁　余亦師粲可　身猶縛禪寂

何階子方便　謬引為匹敵　離索晚相逢　包蒙欣有擊　誦詩渾游衍　四座皆辟易　應手看捶鈎　清心聽鳴鏑　精微穿溟涬　飛動摧霹靂　陶謝不枝梧　風騷共推激　紫燕自超詣　翠駮誰翦剔　君意人莫知　人間夜寥闃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　紛紛輕薄何須數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　此道今人棄如土

白絲行

綠絲須長不須白　越羅蜀錦金粟尺　象牀玉手亂拋紅　萬草千花動凝碧　已悲素質隨時染　裂下鳴機色相射　美人細意熨貼平　裁縫滅盡針線迹　春天衣著爲君舞　蛺蝶飛來黃鸝語　落絮遊絲亦有情　隨風照日宜輕舉　香汗清塵污顏色　開新合故置何許　君不見才士汲引難　恐懼棄捐忍羈旅

去矣行

君不見鞲上鷹　一飽則飛掣　焉能作堂上燕　銜泥附炎熱　野人曠蕩無靦顏　豈可久在王侯間　未試囊中餐玉法　明朝且入藍田山

遣興五首

天用莫如龍　有時繫扶桑

頓轡海徒涌　神人身更長　性命苟不存　英雄徒自強　吞聲勿復道　真宰意茫茫

地用莫如馬　無良復誰記　此日千里鳴　追風可君意　君看渥洼種　態與駑駘異　不雜蹄齧間　逍遙有能事

陶潛避俗翁　未必能達道　觀其著詩集　頗亦恨枯槁　達生豈是足　默識蓋不早　有子賢與愚　何其掛懷抱

賀公雅吳語　在位常清狂　上疏乞骸骨　黃冠歸故鄉　爽氣不可致　斯人今則亡　山陰一茅宇　江海日凄涼

吾憐孟浩然　裋褐即長夜　賦詩何必多　往往凌鮑謝　清江空舊魚　春雨餘甘蔗　每望東南雲　令人幾悲吒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　聲價欻然來向東

此馬臨陣久無敵　與人一心成大功　功成惠養隨所致　飄飄遠自流沙至　雄姿未受伏櫪恩　猛氣猶思戰場利　腕促蹄高如踣鐵　交河幾蹴曾冰裂　五花散作雲滿身　萬里方看汗流血　長安壯兒不敢騎　走過掣電傾城知　青絲絡頭爲君老　何由却出橫門道

天育驃騎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　今之畫圖無乃是　是何意態雄且傑　駿尾蕭梢朔風起　毛爲綠縹兩耳黃　眼有紫焰雙瞳方　矯矯龍性合變化　卓立天骨森開張　伊昔太僕張景順　監牧攻駒閱清峻　遂令大奴守天育　別養驥子憐神俊　當時四十萬匹馬　張公歎其材盡下　故獨寫真傳世人　見之座

杜工部草堂詩箋

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驄馬行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崷崒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騣碨礌連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卿家舊賜公能取天廄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朝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知有騏驎地上行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八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騮欻見騏驎出東壁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延入戶手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

時危慘澹來悲風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厖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為直幹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峰尖見秋隼星躔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欃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旓相蕩摩吾為子起歌都護

[illegible]

酒闌插劍肝膽露，[illegible] 鉤陳蒼蒼玄武暮。[illegible] 千秋萬歲奉明主，[illegible] 臨江節士安足數。[illegible]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illegible] 獻納開東觀，[illegible] 君王問長卿。[illegible] 皂鵰寒始急，[illegible] 天馬老能行。[illegible] 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 澄

[illegible]

獻納司存雨露邊，[illegible] 地分清切任才賢。[illegible] 舍人退食收封事，[illegible] 宮女開函近御筵。[illegible] 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窗點檢白雲篇。[illegible] 揚雄更有河東賦，[illegible] 唯待吹噓送上天。[illegible]

贈翰林張四學士 垍

[illegible]

翰林逼華蓋，[illegible] 鯨力破滄溟。[illegible] 天上張公子，[illegible] 宮中漢客星。[illegible] 賦詩拾翠殿，[illegible] 佐酒望雲亭。[illegible] 紫誥仍兼綰，[illegible] 黃麻似六經。[illegible] 內分金帶赤，[illegible] 恩與荔枝青。[illegible] 無復隨高鳳，空餘泣聚螢。[illegible] 此生任春草，[illegible] 垂老獨漂萍。[illegible] 儻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illegible]

贈高式顏

[illegible]

昔別是何處，[illegible] 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跡共艱虞。[illegible] 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illegible] 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illegible]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illegible]

嚴警當寒夜，[illegible] 前軍落大星。[illegible] 壯夫思感決，[illegible] 哀詔惜精靈。[illegible] 王者今無戰，[illegible] 書生已勒銘。[illegible] 封侯意疎闊，編簡為誰青。[illegible]

舞劍過人絕，[illegible] 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illegible] 猛噬失蹻騰。[illegible] 赤羽千夫膳，[illegible] 黃河十月冰。[illegible] 橫行沙漠外，[illegible] 神速至今稱。[illegible]

哀挽青門去，[illegible] 新阡絳水遙。路人紛雨泣，天意颯風飆。部曲精仍銳，匈奴氣不驕。[illegible] 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illegible]

城西陂泛舟 西陂即渼陂也

青蛾皓齒在樓船，[illegible] 橫笛短簫悲遠天。[illegible] 春風自信牙檣動，[illegible] 遲日徐看錦纜牽。[illegible] 魚吹細浪搖歌扇，[illegible] 燕蹴飛花落舞筵。[illegible] 不有小船能盪槳，[illegible] 百壺那送酒如泉。[illegible]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

[illegible]

應為西陂好，[illegible] 金錢罄一餐。[illegible] 飯抄雲子白，[illegible] 瓜嚼水精寒。[illegible] 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illegible] 主人情爛熳，[illegible] 持答翠琅玕。[illegible]

崔駙馬山亭宴集

[illegible]

蕭史幽棲地，[illegible] 林間蹋鳳毛。[illegible] 洑流何處入，[illegible] 亂石閉門高。客醉揮金椀，[illegible] 詩成得繡袍。[illegible]

秋多宴會一作賞樂終日困香醪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 二首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陪李金吾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余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細草偏稱坐，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九日曲江

綴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季秋時欲半，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荊門此路疑。晚來高興盡，搖蕩菊花期。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

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天寶十五載丙申夏五月挈家避地鄜州作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闃。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階根青冥，曾冰生淅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急，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適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逍遙展良覿。坐久風頗愁，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欻翻盤渦坼。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脈。煙氛藹崷崒，魍魎森慘戚。

崑崙崆峒顛，回首如不隔。前軒頹反照，巉絕華嶽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填委，廟謀蓄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清宴罷，難拒幽明迫。三嘆酒食旁，何由似平昔。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濕，白水雨偏多。精禱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旱頗甚，今日醉弦歌。

沙苑行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騋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廄皆雲屯。驌驦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至尊。

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存。逸羣絕足信殊傑，倜儻權奇難具論。累累塠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縱超越。角壯翻同麋鹿遊，浮深簸蕩黿鼉窟。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天寶十五載七月中避寇時作）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唯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豗蹙。蓊匌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竄蛟龍，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礧磈共充塞。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坼岸去，漱壑松柏禿。乘陵破山門，迴斡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沈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黲黷。浮生有蕩汩，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眾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九

至德元載八月自鄜州赴朝廷遂陷賊中在藍田縣所作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九月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 興來今日盡君歡 羞將短髮還吹帽 笑倩傍人為正冠 藍水遠從千澗落 玉山高並兩峯寒 明年此會知誰健 醉把茱萸子細看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 高秋爽氣多鮮新 有時自發鐘磬響 落日更見漁樵人 盤剝白鴉谷口栗 飯煮青泥坊底芹 何為西莊王給事 柴門空閉鎖松筠

悲陳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 血作陳陶澤中水 野曠天清無戰聲 四萬義軍同日死 群胡歸來血洗箭 仍唱胡歌飲都市 都人迴面向北啼 日夜更望官軍至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 天寒飲馬太白窟 黃頭奚兒日向西 數騎彎弓敢馳突 山雪河冰野蕭瑟 青是人煙白是骨 焉得附書與我軍 忍待明年莫倉卒

對雪

戰哭多新鬼 愁吟獨老翁 亂雲低薄暮 急雪舞迴風 瓢棄樽無綠 爐存火似紅 數州消息斷 愁坐正書空

月夜

今夜鄜州月 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 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 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 雙照淚痕乾

遣興

驥子好男兒 前年學語時 問知人客姓 誦得老夫詩 世亂憐渠小 家貧仰母慈 鹿門攜不遂 鴈足繫難期 天地軍麾滿 山河戰角悲 儻歸免相失 見日敢辭遲

元日寄韋氏妹

近聞韋氏妹 迎在漢鍾離 郎伯殊方鎮 京華舊國移 春城回北斗 郢樹發南枝 不見朝正使 啼痕滿面垂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 端復得之名譽早 愛客滿堂盡豪翰 開筵上日思芳草

安得健步移遠梅 亂插繁花向晴昊 千里猶殘舊冰雪 百壺且試開懷抱 垂老惡聞戰鼓悲 急觴為緩憂心擣 少年努力縱談笑 看我形容已枯槁 坐中薛華善醉歌 歌辭自作風格老 近來海內為長句 汝與山東李白好 何劉沈謝力未工 才兼鮑照愁絕倒 諸生頗盡新知樂 萬事終傷不自保 氣酣日落西風來 願吹野水添金杯 如澠之酒常快意 亦知窮愁安在哉 忽憶雨時秋井塌 古人白骨生青苔 如何不飲令心哀

春望

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 渾欲不勝簪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鄙夫行衰謝 抱病昏忘集 常時往還人 記一不識十 程侯晚相遇 與語才傑立 熏然耳目開 頗覺聰明入 千載得鮑叔 末契有所及 意鍾老柏青 義動脩蛇蟄 若人可數見 慰我垂白泣 告別無

淹留 百憂復相襲 內愧突不黔 庶羞以賙給 素絲挈長魚 碧酒隨玉粒 途窮見交態 世梗悲路澀 東風吹春冰 泱莽后土濕 念君惜羽翮 既醉更恩 戢 莫作翻雲鶻 聞呼向禽急

憶幼子

驥子春猶隔 鶯歌暖正繁 別離驚節換 聰慧與誰論 澗水空山道 柴門老樹村 憶渠愁只睡 炙背俯晴軒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 有淚如金波 斫却月中桂 清光應更多 仳離放紅蕊 想像顰青蛾 牛女漫愁思 秋期猶渡河

雨過蘇端 端置酒

雞鳴風雨交 久旱雨亦好 杖藜入春泥 無食起我早 諸家憶所歷 一飯跡便掃 蘇侯得數過 歡喜每傾倒 也復可憐人 呼兒具梨棗 濁醪必在眼 盡醉

擁懷抱 紅稠屋角花 碧委牆隅草 親賓縱談謔 喧鬧慰衰老 況蒙霈澤垂 糧粒或自保 妻孥隔軍壘 撥棄不擬道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 春日潛行曲江曲 江頭宮殿鎖千門 細柳新蒲為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 苑中萬物生顏色 昭陽殿裏第一人 同輦隨君侍君側 輦前才人帶弓箭 白馬嚼齧黃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雲 一箭正墜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 血污遊魂歸不得 清渭東流劍閣深 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沾臆 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 欲往城南忘南北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燈影照無睡 心清聞妙香 夜深殿突兀 風動金琅璫 天黑閉春院 地清棲暗芳 玉繩迴斷絕 鐵鳳森翱翔 梵放時出寺 鐘殘仍殷床 明朝在沃野 苦見塵沙黃

童兒汲井華 慣捷瓶在手 沾灑不濡地 掃除似無帚 明霞爛複閣 霽霧搴高牖 側塞被徑花 飄颻委墀柳 艱難世事迫 隱遁佳期後 晤語契深心 那能總鉗口 奉辭還杖策 暫別終回首 泱泱泥污人 狺狺國多狗 既未免羈絆 時來憩奔走 近公如白雪 執熱煩何有

心在水精域 衣霑春雨時 洞門盡徐步 深院果幽期 到扉開復閉 撞鐘齋及茲 醍醐長發性 飲食過扶衰 把臂有多日 開懷無愧辭 黃鸝度結構 紫鴿下罘罳

[illegible]

愚意會所適 [illegible] 花邊行自遲 湯休起我病 [illegible] 微笑索題詩

細軟青絲履 [illegible] 光明白氎巾 [illegible] 深藏供老宿 取用及吾身 [illegible] 自顧轉無趣 交情何尚新 [illegible] 道林才不世 [illegible] 惠遠德過人 [illegible] 雨瀉暮簷竹 風吹青井芹 [illegible] 天陰對圖畫 [illegible] 最覺潤龍鱗 [illegible]

喜晴

皇天久不雨 既雨晴亦佳 出郭眺西郊 肅肅春增華 青熒陵陂麥 [illegible] 窈窕桃李花 [illegible] 春夏各有實 我飢豈無涯 [illegible] 干戈雖橫放 慘澹鬬龍蛇 [illegible] 甘澤不猶愈 且耕今未賒 [illegible] 丈夫則帶甲 婦女終在家 力難及黍稷 得種菜與麻 [illegible] 千載商山芝 [illegible] 往者東門瓜 [illegible] 其人骨已朽 [illegible] 此道誰疵瑕 [illegible] 英賢遇轗軻 [illegible] 遠引蟠泥沙 [illegible] 顧慙昧所適 回首白日斜 [illegible] 漢陰有鹿門 [illegible] 滄海有靈查 [illegible]

[illegible] 焉能學衆口 咄咄空咨嗟 [illegible]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荊樹 色與春庭暮 花落辭故枝 風迴返無處 [illegible] 骨肉恩書重 [illegible] 漂泊難相遇 猶有淚成河 經天復東注 [illegible]

晦日尋崔戢李封

朝光入甕牖 [illegible] 尸寢驚弊裘 [illegible] 起行視天宇 [illegible] 春氣漸和柔 興來不暇懶 [illegible] 今晨梳我頭 [illegible] 出門無所待 [illegible] 徒步覺自由 [illegible] 杖藜復恣意 [illegible] 免值公與侯 [illegible] 晚定崔李交 會心真罕儔 [illegible] 每過得酒傾 [illegible] 二宅可淹留 [illegible] 喜結仁里懽 [illegible] 況因令節求 [illegible] 李生園欲荒 [illegible] 舊竹頗脩脩 [illegible] 引客看掃除 隨時成獻酬 崔侯初筵色 [illegible] 已畏空樽愁 [illegible] 未知天下士 至性有此不 [illegible] 草牙既青出 [illegible] 蜂聲亦暖遊 [illegible] 思見農器陳 何當甲兵休 [illegible] 上古葛天民 [illegible] 不貽黃屋憂 [illegible] 至今阮籍等 熟醉爲身謀 [illegible] 威鳳高其翔 [illegible] 長鯨吞九州 [illegible]

[illegible] 地軸爲之翻 [illegible] 百川皆亂流 [illegible] 當歌欲一放 淚下恐莫收 濁醪有妙理 [illegible] 庶用慰沉浮 [illegible]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九

至德二載夏自賊中逹行在所授拾遺後所作

喜達行在所三首 [illegible]

西憶岐陽信[illegible]無人遂却廻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illegible]霧樹行相引[illegible]連峯望忽開[illegible]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illegible]

愁思胡笳夕[illegible]淒涼漢苑春[illegible]生還今日事[illegible]間道暫時人[illegible]司隸章初覩[illegible]南陽氣已新[illegible]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illegible]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illegible]猶瞻太白雪[illegible]喜遇武功天[illegible]影靜千官裏[illegible]心蘇七校前[illegible]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illegible]

述懷 [illegible]

去年潼關破[illegible]妻子隔絶久[illegible]今夏草木長[illegible]脫身得西走[illegible]麻鞋見天子[illegible]衣袖露兩肘[illegible]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illegible]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illegible]柴門雖得去[illegible]未忍即開口[illegible]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illegible]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illegible]山中漏茅屋[illegible]誰復依戶牖[illegible]摧頽蒼松根[illegible]地冷骨未朽[illegible]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illegible]嶔岑猛虎場[illegible]鬱結回我首[illegible]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illegible]反畏消息來[illegible]寸心亦何有[illegible]漢運初中興[illegible]平生老耽酒[illegible]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illegible]

彭衙行 [illegible]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illegible]夜深彭衙道[illegible]月照白水山[illegible]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illegible]參差谷鳥吟[illegible]不見遊子還[illegible]癡女飢咬我啼畏虎狼聞[illegible]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illegible]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illegible]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illegible]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illegible]有時經契闊[illegible]竟日數里間[illegible]野果充餱糧卑枝成屋椽[illegible]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illegible]少留同家窪[illegible]欲出蘆子關[illegible]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illegible]延客已曛黑[illegible]張燈啟重門[illegible]煖湯濯我足翦紙招我魂[illegible]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illegible]衆雛爛熳睡[illegible]喚起霑盤飧[illegible]誓將與夫子[illegible]永結為弟昆[illegible]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illegible]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illegible]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illegible]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illegible]

塞蘆子 [illegible]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illegible]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荊杞[illegible]思明割懷衛[illegible]秀巖西未已[illegible]廻略大荒東[illegible]崤函蓋虛爾[illegible]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illegible]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illegible]岐有薛大夫[illegible]旁制山賊起[illegible]近聞昆戎徒[illegible]為退三百里[illegible]蘆關扼兩寇[illegible]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閽[illegible]胡行速如鬼[illegible]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illegible]

驄馬新鑿蹄[illegible]銀鞍被來好[illegible]繡衣黃白郎[illegible]騎向交河道[illegible]問君適萬里[illegible]取別何草草[illegible]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illegible]去秋羣胡反[illegible]不得無電掃[illegible]此行收遺甿[illegible]風俗方再造[illegible]族父領元戎[illegible]名聲國中老[illegible]奪我同官良[illegible]飄颻按城堡[illegible]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illegible]若人才思闊[illegible]溟漲浸絶島[illegible]尊前失詩流[illegible]塞上得國寶[illegible]

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送樊二十三侍御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弊。頓兵岐梁下，卻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

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恨無匡復姿，聊欲從此逝。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疏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峰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偪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陬。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腳，走馬仇池頭。古邑沙土裂，積陰雲雺稠。羌父豪豬靴，羌兒青兕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鬥，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淨，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燀赫舊家聲。鵰鶚乘時去，驊騮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高風捲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和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金椀出，無復穗帷輕。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罘罳朝共落，棆桷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羣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欃槍。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恥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涕，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敕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垂泣方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盞，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哭長孫侍御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疏。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雁，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

奉贈嚴八閣老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客禮容疏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

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群。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時吹角，那堪處處聞。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一

八月還鄜州及邑從還京所作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饑烏集戍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揔，還家尚黑頭。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迴，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宇，鬱律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北斗。紛披長松側，揭嶭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彫牆後。我行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

徒步歸行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玉華宮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

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迴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

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何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安率土，蕩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柏路，還有五雲飛。

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涼，

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鬬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

……兵馬回飛鳥　戈鋋開雪色　威聲沒巨鰲　弓矢向秋毫　天步艱方盡　時和運更遭　誰云遺毒螫　已是沃腥臊　睿想丹墀近　神行羽衛牢　花門騰絕漠　拓羯渡臨洮　此輩感恩至　羸俘何足操　鋒先衣染血　騎突劒吹毛　喜覺都城動　悲連子女號　家家賣釵釧　秖待獻春醪

收京三首 九月

仙仗離丹極　妖星帶玉除　須為下殿走　不可好樓居　暫屈汾陽駕　聊飛燕將書　依然七廟略　更與萬方初

生意甘衰白　天涯正寂寥　忽聞哀痛詔　又下聖明朝　羽翼懷商老　文思憶帝堯　叨逢罪己日　霑灑望青霄

汗馬收宮闕　春城鏟賊壕　賞應歌杕杜　歸及薦櫻桃　雜虜橫戈數　功臣甲第高　萬方頻送喜　無乃聖躬勞

洗兵馬 收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　捷書夕報清晝同　河廣傳聞一葦過　胡危命在破竹中　秖殘鄴城不日得　獨任朔方無限功　京師皆騎汗血馬　廻紇餧肉蒲萄宮　已喜皇威清海岱　常思仙仗過崆峒　三年笛裏關山月　萬國兵前草木風　成王功大心轉小　郭相謀深古來少　司徒清鑒懸明鏡　尚書氣與秋天杳　二三豪俊為時出　整頓乾坤濟時了　東走無復憶鱸魚　南飛覺有安巢鳥　青春復隨冠冕入　紫禁正耐煙花繞　鶴駕通宵鳳輦備　雞鳴問寢龍樓曉　攀龍附鳳勢莫當　天下盡化為侯王　汝等豈知蒙帝力　時來不得誇身強　關中既留蕭丞相　幕下復用張子房　張公一生江海客　身長九尺鬚眉蒼　徵起適遇風雲會　扶顛始知籌策良　青袍白馬更何有　後漢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貢　奇祥異瑞爭來送　不知何國致白環　復道諸山得銀甕　隱士休歌紫芝曲　詞人解撰河清頌　田家望望惜雨乾　布穀處處催春種　淇上健兒歸莫嬾　城南思婦愁多夢　安得壯士挽天河　淨洗甲兵長不用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　今年臘日凍全消　侵陵雪色還萱草　漏洩春光有柳條　縱酒欲謀良夜醉　還家初散紫宸朝　口脂面藥隨恩澤　翠管銀罌下九霄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二

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諫省作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牓，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微微承委珮，爐煙細細駐游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送校書二十六韻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驥兒，尤異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晳。

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蕩蕩咸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熳，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通金閨籍。小來習性嬾，晚節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迴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鴈春忍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長雲濕褒斜，漢水饒巨石。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宿昔。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曲江值雨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

曲江對酒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滿建章。劒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舍人先世掌絲綸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相國制文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迹，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文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不謂生戎馬，何如共酒盃。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留連春夜舞，淚落強徘徊。

送賈閣老出汝州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

鄭公樗散鬢成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題鄭十八著作丈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鵩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翁懷直道，也沾新國用輕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偪仄行

偪仄何偪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留花門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驛騎，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飛，哀笳曙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顏

狀老翁爲同調嗟誰惜 [illegible] 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 [illegible] 相顧免無兒 [illegible] 與誰詩有■子以傳其家事非所謂無子也

酬孟雲卿 [illegible]

樂極傷頭白更長愛燭紅相逢難袞袞告別莫匆匆但恐天河落 [illegible] 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奉贈王中允維 [illegible]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 [illegible] 不比得陳琳 [illegible] 一病緣明主 [illegible] 三年獨此心 [illegible] 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illegible]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illegible]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 [illegible] 綠樽須盡日白髮好禁春 [illegible] 石角鉤衣破 [illegible] 藤枝刺眼新 [illegible] 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illegible]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 [illegible] 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illegible] 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 [illegible] 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illegible]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 [illegible] 曉隨天仗入（一作■）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 [illegible] 君隨丞相後 [illegible]

我往日華東 [illegible]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 [illegible] 終身荷聖情（一作明）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 [illegible] 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 [illegible] 內帛擎偏重 [illegible] 宮衣著更香淮陰清夜驛京口渡江航 [illegible] 春隔雞人晝 [illegible] 秋期燕子涼 [illegible] 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隍看畫曾飢渴追蹤恨淼茫 [illegible] 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illegible]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一作為）棊局動隨尋澗竹（一作 [illegible]）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爲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 [illegible] 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天久無雷無乃號令乖 [illegible] 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食 [illegible] 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 [illegible] 炎蒸毒我腸（一作中）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昊天出華月 [illegible] 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 [illegible] 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 [illegible] 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 [illegible] 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 [illegible] 竟夕擊刁斗 [illegible] 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 [illegible] 不如早還鄉 [illegible] 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 [illegible]

[illegible] 況復煩促倦 [illegible] 激烈思時康 [illegible]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十二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三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從棄官以來所作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illegible]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 [illegible] 至今殘破膽猶有未招魂 [illegible] 近侍歸京邑 [illegible] 移官豈至尊 [illegible] 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

[illegible]

東山氣鴻濛 [illegible] 宮殿居上頭 [illegible] 君來必十月 [illegible] 樹羽臨九州 [illegible] 陰火煑玉泉 [illegible] 噴薄漲巖幽 有時浴赤日 [illegible] 光抱空中樓 [illegible] 閬風入轍跡 曠原延冥搜 [illegible] 沸天萬乘動 [illegible] 觀水百丈湫 [illegible] 幽靈斯可怪 [illegible] 王命官屬休 [illegible] 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 [illegible] 中夜窟宅改 [illegible] 移因風雨秋 [illegible] 倒懸瑶池影 [illegible] 屈注蒼江流 [illegible] 味如甘露漿 [illegible] 揮弄滑且柔 [illegible] 翠旗淡偃蹇 [illegible] 雲車紛少留 [illegible] 簫鼓蕩四溟 [illegible] 異香泱漭浮 [illegible] 鮫人獻微綃 [illegible] 曾祝沉豪牛 [illegible] 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 [illegible] 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遺收 [illegible] 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虯 [illegible] 飄飄青瑣郎 [illegible] 文彩珊瑚鉤 [illegible] 浩歌淥水曲清絕聽者愁 [illegible]

題鄭縣亭子

[illegible]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蓮臨大路 [illegible] 天晴宮柳暗長春 [illegible] 巢邊野雀群欺燕 [illegible] 花底山蜂遠趁人 [illegible] 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illegible]

望嶽

[illegible]

西嶽崚嶒竦處尊 [illegible] 諸峰羅立如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 [illegible] 拄到玉女洗頭盆 [illegible] 車箱入谷無歸路 [illegible] 箭栝通天有一門 [illegible] 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illegible]

至日遣興奉寄兩院遺補二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 [illegible] 欲知趨走傷心地 [illegible] 正想氤氳滿眼香 [illegible] 無路從容陪笑語有時顛倒著衣裳 [illegible] 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illegible]

憶昨逍遙供奉班 [illegible] 去年今日侍龍顏 [illegible] 麒麟不動爐煙上 [illegible] 孔雀徐開扇影還 [illegible] 玉几由來天北極 [illegible] 朱衣只在殿中間 [illegible] 孤城此日堪腸斷 [illegible] 愁對寒雲雪滿山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

[illegible]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 [illegible] 湖城城比一開顏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為地主 [illegible] 懶回鞭轡成高宴 [illegible] 劉侯歡我攜客來 [illegible] 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 [illegible] 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素月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陌 [illegible] 寒盡春生洛陽殿 [illegible] 豈知驅車復同軌 [illegible] 可惜刻漏隨更箭 [illegible] 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線 [illegible]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illegible]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

得鱉求恐侵河伯宮 饔人受魚鮫人手 洗魚磨刀魚眼紅 無聲細下飛碎雪 有骨已剁觜春葱 偏勸腹腴愧年少 軟炊香飯緣老翁 放箸未覺金盤空 新歡便飽姜侯德 清觴異味情屢極 東歸貪路自覺難 欲別上馬身無力 可憐為人好心事 於我見子真顏色 不恨我衰子貴時 悵望且為今相憶

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 朝廻君是同舍客 同心不減骨肉親 每語見許文章伯 今日時清兩京道 相逢苦覺人情好 昨夜邀懽樂更無 多才依舊能潦倒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丈人駿馬名胡騮 前年避胡過金牛 廻鞭却走見天子 朝飲漢水暮靈州 自矜胡騮奇絕代 乘出千人萬人愛 一聞說盡急難材 轉益愁向駑駘輩 頭上銳耳批秋竹 腳下高蹄削寒玉 始知神龍別有種 不比俗馬空多肉 洛陽大道時再清 累日喜得俱東行 鳳臆龍鬐未易識 側身注目長風生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

赴華州日許寄員外茯苓

寄語楊員外 山寒少茯苓 歸來稍暄暖 當為斸青冥 翻動神仙窟 封題鳥獸形 兼將老藤杖 扶汝醉初醒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 築城潼關道 大城鐵不如 小城萬丈餘 借問潼關吏 修關還備胡 要我下馬行 為我指山隅 連雲列戰格 飛鳥不能踰 胡來但自守 豈復憂西都 丈人視要道 窄狹容單車 艱難奮長戟 万古用一夫 哀哉桃林戰 百萬化為魚 請囑防關將 慎勿學哥舒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 有吏夜捉人 老翁踰墻走 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 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 三男鄴城戍 一

男附書至 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 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 惟有乳下孫 孫有母未去 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 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 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 獨與老翁別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 喧呼聞點兵 借問新安吏 縣小更無丁 府帖昨夜下 次選中男行 中男絕短小 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 瘦男獨伶俜 白水暮東流 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 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 天地終無情 我軍取相州 日夕望其平 豈意賊難料 歸軍星散營 就糧近故壘 練卒依舊京 掘壕不到水 牧馬役亦輕 況乃王師順 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 僕射如父兄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好，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盛衰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嘆。

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瘦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牆。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眾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義鶻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坼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盼間。聊為義鶻行，用激壯士肝。

畫鶻行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卷，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作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眾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

乾坤空崢嶸[言天地雖廣大而此恨不得飛騰也]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舉步獨紆鬱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四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爲華州司功文末以事之東都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憶弟二首時歸在陸渾莊[陸渾莊在洛陽]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爲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牀

贈衛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驅兒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重題鄭氏東亭[在新安界]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

征路殘雲傍馬飛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時任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況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客秦州以後所作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迷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顇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

千秋萬歲名 寂寞身後事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虔

天台隔三江 風浪無晨暮 鄭公縱得歸 老病不識路 昔如水上鷗 今如罝中兔 性命由他人 悲辛但狂顧 山鬼獨一脚 蝮蛇長如樹 呼號傍孤城 歲月誰與度 從來禦魑魅 多為才名誤 夫子嵇阮流 更被時俗惡 海隅微小吏 眼暗髮垂素 鳩杖近青袍 非供折腰具 平生一杯酒 見我故人遇 相望無所成 乾坤莽回互

天河

常時任顯晦 秋至轉分明 縱被微雲掩 終能永夜清 含星動雙闕 伴月落邊城 牛女年年渡 何曾風浪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衡岳啼猿裏 巴州鳥道邊 故人俱不利 謫官兩悠然 開闢乾坤正 榮枯雨露偏 長沙才子遠 釣瀨客星懸

憶昨趨行殿 殷憂捧御筵 討胡愁李廣 奉使待張騫 無復雲臺仗 虛修水戰船 蒼茫城七十 流落劍三千 畫角吹秦晉 旄頭俯澗瀍 小儒輕董卓 有識笑苻堅 浪作禽填海 那堪血射天 萬方思助順 一鼓氣無前 陰散陳倉北 晴熏太白巔 亂麻屍積衛 破竹勢臨燕 法駕還雙闕 王師下八川 此時霑奉引 佳氣拂周旋 貔虎開金甲 麒麟受玉鞭 侍臣諳入仗 廄馬解登僊 花動朱樓雪 城凝碧樹煙 衣冠心慘愴 故老淚潺湲 哭廟悲風急 朝正霽景鮮 月分梁漢米 春得水衡錢 內蕊繁於纈 宮莎軟勝綿 恩榮同拜手 出入最隨肩

晚著華堂醉 寒重繡被眠 轡齊兼秉燭 書枉滿懷箋 每覺升元輔 深期列大賢 秉鈞方咫尺 鎩翮再聯翩 禁掖朋從改 微班性命全 青蒲甘受戮 白髮竟誰憐 弟子貧原憲 諸生老伏虔 師資謙未達 鄉黨敬何先 舊好腸堪斷 新愁眼欲穿 翠乾危棧竹 紅膩小湖蓮 賈筆論孤憤 嚴詩賦幾篇 定知深意苦 莫使眾人傳 貝錦無停織 朱絲有斷絃 浦鷗防碎首 霜鶻不空拳 地僻昏炎瘴 山稠隘石泉 且將棊度日 應用酒為年 典郡終微眇 治中實棄捐 安排求傲吏 比興展歸田 去去才難得 蒼蒼理又玄 古人稱逝矣 吾道卜終焉 隴外翻投跡 漁陽復控弦 笑為妻子累 甘與歲時遷 親故行稀少 兵戈動接聯 他鄉饒夢寐 失侶自迍邅 多病加淹泊 長吟阻靜便 如公盡雄俊 志在必騰騫

山寺

野寺殘僧少 山園細路高 麝香眠石竹 鸚鵡啄金桃 亂水通人過

亂，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纖一作秋）[illegible]

示姪佐（佐草堂在東柯谷）

多病秋風落，[illegible] 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illegible] 只想竹林眠。[illegible] 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illegible] 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illegible]

佐還山後寄三首

山晚浮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村黑鳥應棲。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疏懶叔，須汝故相攜。[illegible]

白露黃粱熟，[illegible] 分張素有期。已應舂得細，頗覺寄來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illegible] 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幾道泉澆圃，[illegible] 交橫落慢坡。[illegible] 葳蕤秋葉少，隱映野雲多。隔沼連香芰，[illegible] 通林帶女蘿。[illegible] 甚聞霜薤白，[illegible] 重惠意如何。[illegible]

宿贊公房（贊京師大雲寺主謫此安置）

杖錫何來此，[illegible] 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illegible] 放逐寧違性，[illegible] 虛空不離禪。[illegible] 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寄高三十五詹事

[illegible]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illegible] 時來如宦達，[illegible] 歲晚莫情疏。[illegible] 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illegible] 相看過半百，[illegible] 不寄一行書。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邊秋一雁聲。[illegible]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illegible] 有弟皆分散，[illegible] 無家問死生。[illegible] 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illegible]

雨晴

杜工部草堂詩箋

天外秋雲薄，[illegible] 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illegible] 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疏翠，[illegible] 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illegible]

即事

聞道花門破，[illegible] 和親事却非。[illegible] 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illegible] 秋思拋雲髻，腰支勝寶衣。[illegible] 群凶猶索戰，回首意多違。[illegible]

歸燕（[illegible]）

不獨避霜雪，[illegible] 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illegible] 春色豈相訪，眾雛還識機。[illegible] 故巢儻未毀，[illegible] 會傍主人飛。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illegible] 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illegible] 朽骨穴螻蟻，[illegible] 又為蔓草纏。[illegible] 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illegible] 漢虜互勝負，[illegible] 封疆不常全。[illegible] 安得廉耿將，[illegible] 三軍同晏眠。[illegible]

高秋登寒山，[illegible] 南望馬邑州。[illegible] 降虜東擊胡，[illegible] 壯健盡不留。[illegible] 穹廬莽牢落，[illegible] 上有行雲愁。[illegible] 老弱哭道路，[illegible] 願聞甲兵休。[illegible] 鄴中事反覆，[illegible] 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

與謀。[illegible]

豐年孰云遲，[illegible] 甘澤不在早。[illegible] 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illegible] 忽悲尚枯槁。[illegible] 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illegible] 但訝鹿皮翁，[illegible] 忘機對芳草。[illegible]

赤谷西崦人家

[illegible]

躋險不自安，[illegible] 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illegible] 逕轉山田熟。[illegible] 鳥雀依茅茨，[illegible] 藩籬帶松菊。[illegible] 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illegible]

初月

[illegible]

光細弦欲上，[illegible] 影斜輪未安。[illegible] 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illegible] 河漢不改色，[illegible] 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illegible]

擣衣

亦知戍不返，[illegible] 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illegible] 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illegible] 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illegible]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翦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四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五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貽阮隱居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清詩近道要，識子用心苦。尋我草徑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潁客，榮貴如糞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臥嵩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群凶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餐晨。疏懶為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

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源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秘，騎行白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即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覿渺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淩天籟，關山信月輪。官場羅鎮磧，賊火近洮岷。蕭索論兵地，蒼茫鬬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筠。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人魂。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秦州二十首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回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

山空鳥鼠秋

西征問烽火

心折此淹留

秦州山北寺

勝跡隗囂宮

苔蘚山門古

丹青野殿空

月明垂葉露

雲逐度溪風

清渭無情極

愁時獨向東

州圖領同谷

驛道出流沙

降虜兼千帳

居人有萬家

馬驕珠汗落

胡舞白蹄斜

年少臨洮子

西來亦自誇

鼓角緣邊郡

川原欲夜時

秋聽殷地發

風散入雲悲

抱葉寒蟬靜

歸山獨鳥遲

萬方聲一概

吾道竟何之

南使宜天馬

由來萬匹強

浮雲連陣沒

秋草徧山長

聞說真龍種

仍殘老驌驦

哀鳴思戰鬬

迥立向蒼蒼

城上胡笳奏

山邊漢節歸

防河赴滄海

奉詔發金微

士苦形骸黑

旌疏鳥獸稀

那堪往來戍

恨解鄴城圍

莽莽萬重山

孤城山谷間

無風雲出塞

不夜月臨關

屬國歸何晚

樓蘭斬未還

煙塵獨長望

衰颯正摧顏

聞道尋源使

從天此路回

牽牛去幾許

宛馬至今來

一望幽燕隔

何時郡國開

東征健兒盡

羌笛暮吹哀

今日明人眼

臨池好驛亭

叢篁低地碧

高柳半天青

稠疊多幽事

喧呼閱使星

老夫如有此

不異在郊坰

雲氣接崑崙

涔涔塞雨繁

羌童看渭水

使客向河源

煙火軍中幕

牛羊嶺上村

所居秋草靜

正閉小蓬門

蕭蕭古塞冷

漠漠秋雲低

黃鵠翅垂雨

蒼鷹飢啄泥

薊門誰自北

漢將獨征西

不意書生耳

臨衰厭鼓鼙

山頭南郭寺

水號北流泉

老樹空庭得

清渠一邑傳

秋花危石底

晚景臥鐘邊

俛仰悲身世

溪風為颯然

傳道東柯谷

深藏數十家

對門藤蓋瓦

映竹水穿沙

瘦地翻宜粟

陽坡可種瓜

船人相近報

但恐失桃花

萬古仇池穴

潛通小有天

神魚人不見

福地語真傳

近接西南境

長懷十九泉

何當一茅屋

送老白雲邊

未暇泛滄海

悠悠兵馬間

塞門風落木

客舍雨連山

阮籍行多興

龐公隱不還

東柯遂疏懶

休鑷鬢毛斑

東柯好崖谷

不與眾峰群

落日邀雙鳥

晴天養片雲

野人矜險絕

水竹會平分

採藥吾將老

兒童未遣聞

邊秋陰易夕

不復辨晨光

簷雨亂淋幔

山雲低度牆

鸕鶿窺淺井

蚯蚓上深堂

車馬何蕭索

門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

山高客未歸

塞雲多斷續

邊日少光輝

警急烽常報

傳聲檄屢飛

西戎外甥國

何得近天威

鳳林戈未息

魚海路常難

候火雲峰峻

懸軍幕井乾

風連西極動

月過北庭寒

故老思飛將

何時議築壇

唐堯真自聖

野老復何知

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鴛行舊，鷦鷯在一枝。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隴坻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饑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

常在羈旅中。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烟塵阻長河，樹羽成皋間。回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腳衰，未便陰崖秋。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雨乾，宿昔齒疾瘳。裴回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荊具茶茗，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

蒹葭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戴雪，幾處葉沉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除架

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疏。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廢畦 菜圃也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霑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秋笛 一作吹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霑衣。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獨立

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飄颻搏擊便，容易往來游。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隱者柴門內，畦蔬遶舍秋。一作剛 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箸頭。衰年關鬲冷，味暖併無憂。一作腸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御史新驄馬，參軍舊紫髯。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

卷第十五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秦州見勅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遂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

大雅何寥闊 斯人尚典刑 交期余潦倒 材力爾精靈 二子聲同日 諸生困一經 文章開窔奧 遷擢潤朝廷 舊好何由展 新詩更憶聽 別來頭並白 相見眼終青 伊昔貧皆甚 同憂歲不寧 棲遑分半菽 浩蕩逐流萍 俗態猶猜忌 妖氛忽杳冥 獨慚投漢閣 俱議哭秦庭 還蜀祇無補 囚梁亦固扃 華夷相混合 宇宙一膻腥 帝力收三統 天威總四溟 舊都俄望幸 清廟肅惟馨 雜種雖高壘 長驅甚建瓴 焚香淑景殿 漲水望雲亭 法駕初還日 羣公若會星 宮臣仍點染 柱史正零丁 官忝趨棲鳳 朝回歎聚螢 喚人看騕褭 不嫁惜娉婷 掘劍知埋獄 提刀見發硎 侏儒應共飽

漁父忌偏醒 旅泊窮清渭 長吟望濁涇 羽書還似急 烽火未全停 師老資殘寇 戎生及近坰 忠臣辭憤激 烈士涕飄零 上將盈邊鄙 元勳溢鼎銘 仰思調玉燭 誰定握青萍 隴俗輕鸚鵡 原情類鶺鴒 秋風動關塞 高臥想儀形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

故人何寂寞 今我獨淒涼 老去才難盡 秋來興甚長 物情尤可見 詞客未能忘 海內知名士 雲端各異方 高岑殊緩步 沈鮑得同行 意愜關飛動 篇終接混茫 舉天悲富駱 近代惜盧王 似爾官仍貴 前賢命可傷 諸侯非棄擲 半刺已翺翔 詩好幾時見 書成無使將 男兒行處是 客子鬬身強 羈旅推賢聖 沈綿抵咎殃 三年猶瘧疾 一鬼不銷亡 隔日搜脂髓 增寒抱雪霜 徒然潛隙地 有靦屢鮮妝 何太龍鍾極 于今出處妨 無錢居帝里 盡室在邊疆 劉表雖遺恨 龐公至死藏

心微傍魚鳥 肉瘦怯豺狼 隴草蕭蕭白 洮雲片片黃 彭門劍閣外 虢略鼎湖傍 荊玉簪頭冷 巴箋染翰光 烏麻蒸續曬 丹橘露應嘗 豈異神仙宅 俱兼山水鄉 竹齋燒藥竈 花嶼讀書床 更得清新否 遙知對屬忙 舊官寧改漢 淳俗不離唐 濟世宜公等 安貧亦士常 蚩尤終戮辱 胡羯漫猖狂 會待妖氛靜 論文暫裹糧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觜世莫識 煎膠續弦奇自見 尚看王生抱此懷 在於甫也何由羨 且遇王生慰疇昔 素知賤子甘貧賤 酷見凍餒不足恥 多病沈年苦無健 王生怪我顏色惡 答云伏枕艱難遍 瘧癘三秋孰可忍 寒熱百日相交戰 頭白眼暗坐有胝 肉黃皮皺命如線 惟生哀我未平復 為我力致美肴膳 遣人向市賒香粳 喚婦出房親自饌 長安冬菹酸且綠 金城土酥淨如練 兼求富豕且割鮮 密沽斗酒諧終宴 故人情味晚誰似 令我手腳輕欲旋 老馬為駒信不虛 當時得意況深眷 但使殘年飽喫飯 只願無事長相見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出郭眄細岑 披榛得微路 溪行一流水 曲折方屢渡 贊公湯休徒 好靜心迹素 昨枉霞上作 盛論巖中趣 怡然共攜手 恣意同遠步 捫蘿澀先登 陟巘眩反顧 要求陽岡暖 苦涉陰嶺沍 惆悵老大藤 沉吟屈蟠樹 卜居意未展 杖策迴且暮 層巔餘落日 草蔓已多露

天寒鳥已歸 月出山更靜 土室延白光 松門耿疎影 躋攀倦日短 語樂寄夜永 明然林中薪 暗汲石底井 大師京國舊 德業天機秉 從來支許遊 興趣江湖迥 數奇謫關塞 道廣存箕潁 何知戎馬間 復接塵事屏 幽尋豈一路 遠色有諸嶺 晨光稍朦朧 更越西南頂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 疎散連草莽 出泉枯柳根 汲引歲月古 石間見海眼 天畔縈水府 廣深丈尺間 宴息敢輕侮 青白二小蛇 幽姿可時覩 如絲氣或上 爛熳為雲雨 山頭到山下 鑿井不盡土 取供十方僧 香美勝牛乳 北風起寒文 弱藻舒翠縷 明涵客衣淨 細蕩林影趣 何當宅下流 餘潤通藥圃 三春濕黃精 一食生毛羽

佳人

絕代有佳人 幽居在空谷 自云良家子 零落依草木 關中昔喪亂 兄弟遭殺戮 官高何足論 不得收骨肉 世情惡衰歇 萬事隨轉燭 夫婿輕薄兒 新人已如玉 合昏尚知時 鴛鴦不獨宿 但見新人笑 那聞舊人哭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濁 侍婢賣珠迴 牽蘿補茅屋 摘花不插髮 采柏動盈掬 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脩竹

送遠

帶甲滿天地 胡為君遠行 親朋盡一哭 鞍馬去孤城 草木歲月晚 關河霜雪清 別離已昨日 因見古人情

空囊

翠柏苦猶食 晨霞高可餐 世人共鹵莽 吾道屬艱難 不爨井晨凍 無衣床夜寒 囊空恐羞澀 留得一錢看

送人從軍

時有吐蕃

弱水應無地 陽關已近天 今君渡沙磧 累月斷人煙 好武寧論命 封侯不計年 馬寒防失道 雪沒錦鞍韉

東樓

萬里流沙道 西行過此門 但添新戰骨 不返舊征魂 樓角凌風迥 城陰帶水昏 傳聲看驛使 送節向河源

夕烽

夕烽來不近 每日報平安 塞上傳光小 雲邊落點殘 照秦通警急 過隴自艱難 聞道蓬萊殿 千門立馬看

觀兵

北庭送壯士 貔虎數尤多 精銳舊無敵 邊隅今若何 妖氛擁白馬 元帥待彤戈 莫守鄴城下 斬鯨遼海波

不歸

河間尚征伐 汝骨在空城 從弟人皆有 終身恨不平 數金憐俊邁 總角愛聰明 面上三年土 春風草又生

日暮

日落風亦起 城頭烏尾訛 黃雲高未動 白水已揚波 羌婦語還哭 胡兒行且歌 將軍別換馬 夜出擁彤戈

蕃劍

致此自僻遠 又非珠玉裝 如何有奇怪 每夜吐光芒 虎氣必騰上 龍身寧久藏 風塵苦未息 持汝奉明王

病馬

乘爾亦已久 天寒關塞深 塵中老盡力 歲晚病傷心

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

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銅瓶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遺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煙淡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鶤雞號枉渚日色傍阡陌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哀失木狖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

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乾元二年自秦州如同谷十一月一日紀行所作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天長關塞寒歲暮飢凍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荊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發秦州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如涼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

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赤谷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硤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回首肝肺熱。

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煙在川。汲井歲搰搰，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

寒硤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辭路難。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鮮淨，蕭摵寒籜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粲可數。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亙，雲水氣參錯。林迴硤角來，天窄壁面削。溪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嶽。東笑蓮花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壯觀，已謂殷寥廓。突兀猶趁人，及茲歎冥莫。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門雲雪隘，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澀。胡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簳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烝黎。

積草嶺

連峰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畏道途永，乃將汩沒同。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透卻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怱怱。

……者須是防護無為惡處而沒沒於死終也

鳳凰臺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出，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羣盜何淹留。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兩耳。歲拾橡栗隨狙公，

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鴐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姿。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萬丈潭

青溪含冥漠，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堮，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卻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然根虛無，倒影垂澹瀩。

黑知灣環底 清見光炯碎 孤雲到來深 飛鳥不在外 高蘿成帷幄 寒木壘旌旆 遠川曲通流 嵌竇潛洩瀨 造幽無人境 發興自我輩 告歸遺恨多 將老遊斯最 閑藏脩鱗蟄 出入巨石礙 何當暑天過 快意風雨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所作

發同谷縣

賢有不黔突 聖有不煖席 況我飢愚人 焉能尚安宅 始來茲山中 休駕喜地僻 奈何迫物累 一歲四行役 忡忡去絕境 杳杳更遠適 停驂龍潭雲 迴首虎崖石 臨岐別數子 握手淚再滴 交情無舊深 窮老多慘慼 平生懶拙意 偶值棲遁迹 去住與願違 仰慙林間翮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 尚想鳳凰村 季冬攜童稚 辛苦赴蜀門 南登木皮嶺 艱險不易論 汗流被我體 祁寒為之暄 遠岫爭輔佐 千巖自崩奔 始知五嶽外 別有他山尊 仰干塞大明 俯入裂厚坤 再聞虎豹鬬 屢踣風水昏 高有廢閣道 摧折如短轅 下有冬青林 石上走長根 西崖特秀發 煥若靈芝繁 潤聚金碧氣 清無沙土痕 憶觀崑崙圖 目擊玄圃存 對此欲何適 默傷垂老魂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 渡口下絕岸 差池上舟楫 杳窕入雲漢 天寒荒野外 日暮中流半 我馬向北嘶 山猿飲相喚 水清石礧礧 沙白灘漫漫 迥然洗愁辛 多病一疏散 高壁抵嶔崟 洪濤越凌亂 臨風獨回首 攬轡復三歎

水會渡

山行有常程 中夜尚未安 微月沒已久 崖傾路何難 大江動我前 洶若溟渤寬 篙師暗理楫 歌笑輕波瀾 霜濃木石滑 風急手足寒 入舟已千憂 陟巘仍萬盤 迴眺積水外 始知眾星乾 遠遊令人瘦 衰疾慙加餐

飛仙閣

土門山行窄 微徑緣秋毫 棧雲闌干峻 梯石結構牢 萬壑欹疏林 積陰帶奔濤 寒日外澹泊 長風中怒號 歇鞍在地底 始覺所歷高 往來雜坐臥 人馬同疲勞 浮生有定分 飢飽豈可逃 歎息謂妻子 我何隨汝曹

五盤

五盤雖云險 山色佳有餘 仰凌棧道細 俯映江木疏 地僻無網罟 水清反多魚 好鳥不妄飛 野人半巢居 喜見淳朴俗 坦然心神舒 東郊尚格鬬 巨猾何時除 故鄉有弟妹 流落隨丘墟 成都萬事好 豈若歸吾廬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 絕壁無尺土 長風駕高浪 浩浩自太古 危途中縈盤 仰望垂線縷 滑石欹誰鑿 浮梁

梟相柱[illegible]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illegible]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illegible]飽聞經瞿塘[illegible]足見度大庾[illegible]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illegible]

石櫃閣

季冬白日長[illegible]山晚半天赤[illegible]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illegible]石櫃曾波上[illegible]臨虛蕩高壁清暉回羣鷗[illegible]暝色帶遠客[illegible]羈栖負幽意感歎向絕迹信甘孱懦嬰[illegible]不獨凍餒迫[illegible]優游謝康樂[illegible]放浪陶彭澤[illegible]吾衰未自由[illegible]謝爾性有適[illegible]

桔柏渡

[illegible]

青冥寒江渡駕竹爲長橋[illegible]竿濕煙漠漠[illegible]江永風蕭蕭[illegible]連笮動嫋娜[illegible]征衣颯飄颻[illegible]急流鴇鷁散[illegible]絕岸黿鼉驕[illegible]西轅自茲異[illegible]東逝不可要[illegible]高通荊門路[illegible]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眄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胸[illegible]前登但山椒[illegible]

劍門

[illegible]

惟有天設險[illegible]劍門天下壯[illegible]連山抱西南石角在北向[illegible]兩崖崇墉倚[illegible]刻畫城郭狀[illegible]一夫怒臨關[illegible]百萬

未可傍[illegible]珠玉走中原[illegible]岷峨氣悽愴[illegible]三皇五帝前雞犬各相放後王尚柔遠[illegible]職貢道已喪[illegible]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illegible]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illegible]吾將罪真宰[illegible]意欲鏟疊障[illegible]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illegible]

鹿頭山

[illegible]

鹿頭何亭亭[illegible]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illegible]遊子出京華[illegible]劍門不可越[illegible]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illegible]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閒發[illegible]天下今一家[illegible]雲端失雙闕[illegible]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硉兀[illegible]有文令人傷[illegible]何處埋爾骨[illegible]紆餘脂膏地[illegible]慘澹豪俠窟[illegible]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illegible]冀公柱石姿[illegible]論道邦家活[illegible]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illegible]

成都府

[illegible]

翳翳桑榆日[illegible]照我征衣裳[illegible]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illegible]但逢新人民[illegible]未卜見故鄉[illegible]大江從東來遊子去日長[illegible]曾城填華屋[illegible]

冬樹木蒼[illegible]喧然名都會[illegible]吹簫間笙簧[illegible]信美無與適[illegible]側身望川梁[illegible]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illegible]初月出不高[illegible]衆星尚爭光[illegible]自古有羇旅我何苦哀傷[illegible]

[illegible]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西郊

時出碧雞坊[illegible]西郊向草堂[illegible]市橋官柳細[illegible]江路野梅香[illegible]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囊[illegible]無人覺來往[illegible]疏懶意何長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illegible]謫官樽俎定常開[illegible]九江日落醒何處[illegible]一柱觀頭眠幾回[illegible]可憐懷抱向人盡[illegible]欲問平安無使來[illegible]故憑錦水將雙淚[illegible]好向瞿塘灩澦堆[illegible]

卜居

[illegible]

浣花流水水西頭[illegible]主人爲卜林塘幽[illegible]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illegible]一雙鸂鶒對沉浮[illegible]東行萬里堪乘興[illegible]

須向山陰上小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乃一作及）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鸕鷀鸂鶒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

稠花亂蕊裹江濱，（裹一作裏）行步欹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映淺紅。（映一作愛）

黃四娘家花滿蹊，（蹊一作溪）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欲一作愛）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開一作索）

江頭五詠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疏花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顏色好，多漫枝條賸。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重，（一作希如）卻怕有人知。

梔子

梔子比眾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相和。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

鸂鶒　前注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剪，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階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覺群心妒，休牽眾眼驚。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鳴。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有客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疏快頗宜人。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梅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疏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迴。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鸕鶿西日照，曬翅滿魚梁。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爾雅釋水中可居者曰洲）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容易拔船頭。（拔一作撥）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清江抱村，言花溪也）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來一作歸）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illegible]多病所須惟藥物，（一作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何一作無）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石犀行

[illegible]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illegible]自古雖有厭勝法，[illegible]天生江水向東流。（一作向東流）[illegible]蜀人矜夸一千載，[illegible]汎溢不近張儀樓。[illegible]今年灌口損戶口，[illegible]此事或恐為神羞。[illegible]終藉堤防出眾力，（一作[illegible]）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一作[illegible]）缺訛只與長江逝。[illegible]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illegible]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illegible]

石筍行

[illegible]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illegible]古老相傳是海眼，[illegible]苔蘚蝕盡波濤痕。[illegible]

雨多往往得瑟瑟，[illegible]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illegible]立石為表今仍存。[illegible]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筍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illegible]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illegible]

杜鵑行

[illegible]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illegible]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鳥至今與哺雛。[illegible]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羇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illegible]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群臣趨。[illegible]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illegible]群盜

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illegible]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illegible]自說二女齧臂時，[illegible]迴頭却向秦雲哭。[illegible]
殿前兵馬雖驍雄，[illegible]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illegible]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illegible]號爾謫仙人。[illegible]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illegible]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illegible]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illegible]獸錦奪袍新。[illegible]白日來深殿，[illegible]青雲滿後塵。[illegible]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illegible]未負幽棲志，[illegible]兼全寵辱身。[illegible]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illegible]行歌泗水春。[illegible]才高心不展，[illegible]道屈善無鄰。[illegible]處士禰衡俊，[illegible]諸生原憲貧。[illegible]稻粱求未足，[illegible]薏苡謗何頻。[illegible]五嶺炎蒸地，[illegible]三危放逐臣。[illegible]幾年遭鵩鳥，[illegible]獨泣向麒麟。[illegible]蘇武

先還漢，[illegible]黃公豈事秦。[illegible]楚筵辭醴日，[illegible]梁獄上書辰。[illegible]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illegible]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illegible]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illegible]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illegible]百花潭水即滄浪。[illegible]風含翠篠娟娟靜，[illegible]雨裛紅蕖冉冉香。[illegible]厚祿故人書斷絕，[illegible]恒飢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疏放，[illegible]自笑狂夫老更狂。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illegible]北望傷神坐北窗。[illegible]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illegible]茗飲蔗漿攜所有，[illegible]瓷罌無謝玉為缸。[illegible]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illegible]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illegible]賈客船隨返照來。[illegible]長路關心悲劍閣，[illegible]片雲何事傍琴臺。[illegible]王師未報收東郡，[illegible]城闕秋生畫角哀。[illegible]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illegible]力盡望鄉臺。[illegible]衰疾江邊臥，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一作時

北鄰

明府豈辭滿，[illegible]藏身方告勞。[illegible]青錢買野竹，[illegible]白幘岸江皋。[illegible]愛酒晉山簡，[illegible]能詩何水曹。[illegible]時來訪老疾，步屧到蓬蒿。[illegible]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illegible]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illegible]秋水纔深四五尺，[illegible]野航恰受兩三人。[illegible]白沙翠竹江村暮，[illegible]相送柴門月色新。一作相[illegible]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illegible]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illegible]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illegible]胡騎長驅五六年。[illegible]草木變衰行劍外，[illegible]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illegible]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illegible]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illegible]幾時通薊北，[illegible]當日報關西。[illegible]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illegible]

寄楊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illegible]

五嶺皆炎熱，[illegible]

宜人獨桂林　梅花萬里外　雪片一冬深　聞此寬相憶　爲邦復好音　江邊送孫楚　遠附白頭吟

逢唐興劉主簿弟

分手開元末　連年絕尺書　江山且相見　戎馬未安居　劒外官人冷　關中驛使疏　輕舟下吳會　主簿意何如

○暫如蜀川之新津縣所作四首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何限倚山木　吟詩秋葉黃　蟬聲集古寺　鳥影渡寒塘　風物悲遊子　登臨憶侍郎　老夫貪佛日　隨意宿僧房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暮倚鐘樓對雪峯　僧來不語自鳴鐘　孤城返照紅將斂　近市浮煙翠且重　多病獨愁常闃寂　故人相見未從容　知君苦思緣詩瘦　太向交遊萬事慵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　周南太史公　神仙才有數　流落意無窮　驥病思偏秣　鷹愁怕苦籠　看君用高義　恥與萬人同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　冬來只薄寒　江雲何夜盡　蜀雨幾時乾　行李須相問　窮愁豈自寬　君聽鴻鴈響　恐致稻粱難

寄賀蘭銛

朝野歡娛後　乾坤震蕩中　相隨萬里日　總作白頭翁　歲晚仍分袂　江邊更轉蓬　勿云俱異域　飲啄幾回同

建都十二韻

蒼生未蘇息　胡馬半乾坤　議在雲臺上　誰扶黃屋尊　建都分魏闕　下詔闢荊門　恐失東人望　其如西極存　時危當雪恥　計大豈輕論　雖倚三階正　終愁萬國翻　牽裾恨不死　漏網辱殊恩　永負漢庭哭　遙憐湘水魂　窮冬客劒外　隨事有田園　風斷青蒲節　霜埋翠竹根　衣裳空穰穰　關輔久昏昏　願枉長安日

光暉照北原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　行軍數騎來　交新徒有喜　禮厚愧無才　賞靜憐雲竹　忘歸步月臺　何當看花蘂　欲發照江梅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　軟裘快馬當冰雪　長安苦寒誰獨悲　杜陵野老骨欲折　南山豆苗早荒穢　青門瓜地新凍裂　鄉里兒童項領成　朝廷故舊禮數絕　自然棄擲與時異　況乃疏頑臨事拙　饑臥動即向一旬　弊裘何止連百結　君不見空墻日色晚　此老無聲淚垂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廣德元年自梓暫往閬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急，秋花錦石誰復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光祿坂行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

冬狩行 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駱駝礨峞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

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迴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猶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猶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皃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善畫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嘆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拔劍或與蛟龍爭。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寄題江外草堂 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遭亂到蜀江，臥痾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達士志，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烟。事迹無固必，幽貞愧雙全。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憐。

山寺 得開字章留後同遊

山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賓從，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華臺。諸天必歡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

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或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興誰同。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夫子歘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籍在，朱紱有哀憐。書記赴三捷，公車留二年。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厭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灧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奉寄別馬巴州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無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

飢

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州作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鬭且未歸，應結茅齋著青壁。

閬水歌

嘉陵江山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南池

峥嵘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將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唯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杯酒，深江淨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乱，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凶。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同。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應合總從龍。

鶯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草碧水連池。牢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日月還相鬭，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

[illegible] 行在諸軍闕 [illegible] 來朝大將稀 [illegible] 賢多隱屠釣 [illegible] 王肯載同歸 [illegible]

再有朝廷亂 [illegible] 難知消息眞 [illegible] 近聞王在洛 [illegible] 復道使歸秦 [illegible] 奪馬悲公主 [illegible] 登車泣貴嬪 [illegible] 蕭關迷北上 [illegible] 滄海欲東巡 [illegible] 敢料安危體 [illegible] 猶多老大臣 [illegible] 豈無嵇紹血 [illegible] 霑灑屬車塵 [illegible]

聞說初東幸 [illegible] 孤兒却走多 [illegible] 難分太倉粟 [illegible] 競棄魯陽戈 [illegible] 胡虜登前殿 [illegible] 王公出御河 [illegible] 得無中夜舞 [illegible] 誰憶大風歌 [illegible] 春色生烽燧 [illegible] 幽人泣薜蘿 [illegible] 君臣重修德 [illegible] 猶足見時和 [illegible]

城上 [illegible]

草滿巴西綠 空城白日長 [illegible] 風吹花片片 春動水茫茫 [illegible] 八駿隨天子 [illegible] 羣臣從武皇 [illegible] 遙聞出巡狩 [illegible] 早晚遍遐荒 [illegible]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廣德二年自梓再往閬中

登樓 [illegible]

花近高樓傷客心 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 [illegible] 玉壘浮雲變古今 [illegible] 北極朝廷終不改 [illegible] 西山寇盜莫相侵 [illegible] 可憐後主還祠廟 日暮聊爲梁甫吟 [illegible]

遣憤

聞道花門將 [illegible] 論功未盡歸 自從收帝里 [illegible] 誰復總戎機 [illegible] 蜂蠆終懷毒 [illegible] 雷霆可震威 [illegible] 莫令鞭血地 再濕漢臣衣 [illegible]

釋悶 [illegible]

四海十年不解兵 [illegible] 犬羊也復臨咸京 [illegible] 失道非關出襄野 [illegible] 揚鞭忽是過胡城 [illegible] 豺狼塞路人斷絕 [illegible] 烽火照夜屍縱橫 [illegible] 天子亦應厭奔走 [illegible] 羣公固合思升平 但恐誅求不改轍 [illegible] 聞道嬖孽能全生 [illegible] 江邊老翁錯料事 眼暗不見風塵清 [illegible]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 [illegible]

[illegible] 麤豪且逐風塵起 [illegible] 不聞漢主放妃嬪 [illegible] 近靜潼關掃蜂蟻 [illegible] 殿前兵馬破汝時 十月即爲齏粉期 [illegible] 未如面縛歸金闕 萬一皇恩下玉墀 [illegible]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illegible]

離亭非舊國 春色是他鄉 老畏歌聲斷 愁從舞袖長 [illegible] 二天開寵餞 [illegible] 五馬爛光輝 [illegible] 川路風煙接 [illegible] 俱宜下鳳凰 [illegible]

滕王亭子 [illegible]

君王臺榭枕巴山 [illegible] 萬丈丹梯尚可攀 [illegible] 春日鶯啼脩竹裏 仙家犬吠白雲間 [illegible] 清江碧石傷心麗 嫩蘂濃花滿目班 [illegible] 人到于今歌出牧 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 [illegible]

中天積翠玉臺遙 [illegible] 上帝高居絳節朝 [illegible] 遂有馮夷來擊鼓 [illegible] 始知嬴女善吹簫 [illegible] 江光隱見黿鼉窟 石勢參差烏鵲橋 [illegible] 更肯紅顏生羽翼 [illegible] 便應

黃髮老漁樵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宮闕通群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臥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干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迴。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荊門去鷁催。

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迴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春遠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荊。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

春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雲多。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雙燕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北堂。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祗報春。知音兼眾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戈況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群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不作臨岐恨，惟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

禿鬢後爲鵠……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九日受府書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汩汩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

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狖鼯。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閬州別房太尉墓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對碁陪謝傅，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

竹寒沙碧浣花溪，菱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藉荒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爲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迴首風塵甘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議諸昆季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爲老夫聽。

倚杖（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雁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悽涼憶去年。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豉化蓴絲熟，刀鳴鱠縷飛。使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迴首，爲報籠隨王右軍。

答楊梓州

悶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青溪不相見，迴船應載阿戎遊。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固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轗軻，畢景羨沖融。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中。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倏忽又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歸來

客裏有所過，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乾。洗杓開新醞，低頭拭小盤。憑誰給麴糵，細酌老江干。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

群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麤。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唱和作威福，孰能辨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疏。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

健兒勝腐儒（謂兵革之際武夫得志腐儒道不振也漢酈生傳上對衆輒罵腐儒何可爲天下安用腐儒哉）飄飄風塵際（王作飄飄）何地置老夫 於時見疣贅（疣羽求切贅之銳切疣贅無用之物莊子駢拇篇附贅縣疣出乎形哉）骨髓幸未枯（七十而致政甫年未老而不見用故有是句）飲啄愧殘生（莊子養生主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食薇不敢餘（[illegible]夷齊隱于首陽采薇而食之古詩食薇不敢餘）

除草

（去蕁草也蕁音潛又徐林切山韭也）

草有害於人 曾何生阻脩 其毒甚蜂蠆（蠆丑邁切左氏蜂蠆有毒）其多彌道周（言蕁草之多[illegible]）清晨步前林 江色未散憂 芒刺在我眼（[illegible]）焉能待高秋 霜露一霑凝 蕙葉亦難留（[illegible]）荷鋤先童稚 日入仍討求 轉置水中央 豈無雙釣舟（[illegible]）頑根易滋蔓（[illegible]）敢使依舊丘（小人立黨以黨爲丘[illegible]）自茲藩籬曠 更覺松竹幽（松竹有節喻君子[illegible]）芟夷不可闕 疾惡信如讎（左氏隱公六年傳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甫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始有味）

四松

（[illegible]）

四松初移時 大抵三尺強 別來忽三歲 離立如人長（曲礼離坐離立按集有草堂詩云入門四松在謂始移[illegible]三歲矣）會看根不拔 莫計枝凋傷 幽色幸秀發 疏柯亦昂藏 所插小藩籬 本亦有隄防 終然掁撥損（掁直庚切[illegible]）得愧千葉黃（[illegible]）敢爲故林主 黎庶猶未康 避賊今始歸 春草滿空堂 覽物歎衰謝 及茲慰淒涼 清風爲我起 灑面若微霜 足以送老姿（以一作爲）聊待偃蓋張 我生無根帶 配爾亦茫茫 有情且賦詩 事迹可兩忘 勿矜千

載後 慘澹蟠穹蒼（乃若千載之後勢磨穹蒼又非吾之可知[illegible]）

水檻

蒼江多風飈 雲雨晝夜飛 茅軒駕巨浪（[illegible]）焉得不低垂 遊子久在外（遊子甫自謂也）門戶無人持（[illegible]）高岸尚爲谷（詩高岸爲谷）何傷浮柱欹 扶持有勸誡（論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恐貽識者嗤 既殊大廈傾 可以一木支（[illegible]）臨川視萬里 何必欄檻爲（[illegible]）人生感故物 慷慨有餘悲

破船

平生江海心 宿昔具扁舟 豈惟青溪上 日傍柴門遊（此言志在江海[illegible]）蒼皇避亂兵 緬邈懷舊丘（[illegible]）鄰人亦已非 野竹獨脩脩 船舷不重扣（舷胡田切船傍也）埋沒已經秋（[illegible]）仰看西飛翼 下愧東逝流（[illegible]）故者或可掘 新者亦易求 所悲數奔竄 白屋難久留

王錄事許脩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爲嗔王錄事 不寄草堂貲 昨屬愁春雨 能忘欲漏時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 聞在果園坊（坊在成都）久待無消息 終朝有底忙 應愁江樹遠 怯見野亭荒 浩蕩風塵外 誰知酒熟香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歎其沒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歿 鄰人嗟亦休 竟無宣室召（漢文帝召賈誼於宣室）徒有茂陵求（司馬相如傳[illegible]）妻子寄他食 園林非昔遊 空餘繐帷在（[illegible]）淅淅野風秋

燕入非傍舍 鷗歸祗故池 斷橋無復板 臥柳自生枝（[illegible]）遂有山陽作（向秀[illegible]）多慚鮑叔知（[illegible]）素交零落盡 白首淚雙垂

揚旗

（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illegible]）

江雨颯長夏 府中有餘清 我公會賓客 肅肅有異聲 初筵閱軍裝 羅列照廣庭 庭空六馬入 駊騀揚旗旌 迴迴偃飛蓋 熠熠迸流星 來纏風飈急 去擘山岳傾 材歸俯身盡 妙取略地平 虹蜺就掌握 舒卷隨人輕 三州陷犬戎 但見西嶺青 公來練猛士 欲奪天邊城 此堂不易升 庸蜀日已寧 吾徒且加餐 休適蠻與荊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 大火復西流 飛雨動華屋 蕭蕭梁棟秋 窮途愧知己 暮齒借前籌 已費清晨謁 那成長者謀 解衣開北戶 高枕對南樓 樹濕風涼進 江喧水氣浮 禮寬心有適 節爽病微瘳 主將歸調鼎 吾還訪舊丘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作

昨夜秋風入漢關 朔雲邊雪滿西山 更催飛將追驕虜

莫遣沙場匹馬還

奉和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　玉帳分弓射虜營　已收滴博雲間戍　更奪蓬婆雪外城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　澹雲疎雨過高城　葉心朱實看時落　階面青苔先自生　復有樓臺銜暮景　不勞鐘鼓報新晴　浣花溪裏花饒笑　肯信吾兼吏隱名

到村

碧澗雖多雨　秋沙先少泥　蛟龍引子過　荷芰逐花低　老去參戎幕　歸來散馬蹄　稻粱須就列　榛草即相迷　蓄積思江漢　疎頑惑町畦　暫酬知己分　還入故林棲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　獨宿江城蠟炬殘　永夜角聲悲自語　中天月色好誰看　風塵荏苒音書絕　關塞蕭條行路難　已忍伶俜十年事　彊移棲息一枝安

遣悶奉呈嚴鄭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　清秋鶴髮翁　胡為來幕下　祇合在舟中　黃卷真如律　青袍也自公　老妻憂坐痹　幼女問頭風　平地專欹倒　分曹失異同　禮甘衰力就　義忝上官通　疇昔論詩早　光輝仗鉞雄　寬容存性拙　剪拂念途窮　露裛思藤架　煙霏想桂叢　信然龜觸網　直作鳥窺籠　西嶺紆村北　南江遶舍東　竹皮寒舊翠　椒實雨新紅　浪簸船應坼　杯乾甕即空　藩籬生野徑　斤斧任樵童　束縛酬知己　蹉跎效小忠　周防期稍稍　太簡遂匆匆　曉入朱扉啟　昏歸畫角終　不成尋別業　未敢息微躬　烏鵲愁銀漢　駑駘怕錦幪　會希全物色　將放倚梧桐

西山　三首

夷界荒山頂　蕃州積雪邊　築城依白帝　轉粟上青天　蜀將分旗鼓　羌兵助鎧鋋　西南背和好　殺氣日相纏

辛苦三城戍　長防萬里秋　煙塵侵火井　雨雪閉松州　風動將軍幕　天寒使者裘　漫山賊營壘　回首得無憂

子弟猶深入　關城未解圍　蠶崖鐵馬瘦　灌口米船稀　辯士安邊策　元戎決勝威　今朝烏鵲喜　欲報凱歌歸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述

西漢親王子　成都老客星　百年雙白鬢　一別五秋螢　忍斷杯中物　眠看座右銘　不能隨皁蓋　自醉逐浮萍

策杖時能出　王門異昔遊　已知嗟不起　未許醉相留　蜀酒濃無敵　江魚美可求　終思一酩酊　淨掃鴈池頭

羣盜無歸路　衰顏會遠方　尚憐詩警策　猶憶酒顛狂　魯衛彌尊重　徐陳略喪亡　空餘枚叟在　應念早升堂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　飄飄愧此身　不關輕紱冕　但是避風塵　一別星橋夜　三移斗柄春　敗亡非赤壁　奔走為黃巾　子去何瀟灑　余藏異隱淪　書成無過鴈　衣故有懸鶉　恐懼行裝數　伶俜臥疾頻　曉鶯工迸淚　秋月解傷神　會面嗟黧黑　含悽話苦辛　接輿還入楚　王粲不歸秦　錦里殘丹竈　花溪得釣綸　消中祇自惜　晚起索誰親　伏柱聞周史　乘槎有漢臣　鴛鴻不易狎　龍虎未宜馴　客即挂冠至　交非傾蓋新　由來意氣合　直取性情真　浪跡同生死　無心恥賤貧　偶然存蔗芋　幸各對松筠　麤飯依他日　窮愁怪此辰　女長裁褐

穩長如 男大卷書勻 灞口江如練 蠶崖雪似銀 名園當翠巘 野棹沒青蘋 屢喜王侯宅 時邀江海人 追隨不覺晚 款曲動彌旬 但使芝蘭秀 何煩棟宇鄰 山陽無俗物 鄭驛正留賓 出入並鞍馬 光輝參席珍 重遊先主廟 更歷少城闉 石鏡通幽魄 琴臺隱絳脣 送終惟糞土 結愛獨荊榛 置酒高林下 觀棋積水濱 區區甘累趼 稍稍息勞筋 網聚粘圓鯽 絲繁煮細蓴 長歌敲柳癭 小睡憑藤輪 農月須知課 田家敢忘勤 浮生難去食 良會惜清晨 列國兵戈暗 今王德教淳 要聞除猰貐 休作畫麒麟 洗眼看輕薄 虛懷任屈伸 莫令膠漆地 萬古重雷陳

送舍弟頴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 徐關東海西 此行何日到 送汝萬行啼 絕域惟高枕 清風獨杖藜 危時暫相見 衰白意都迷

風塵暗不開 汝去幾時來 兄弟分離苦 形容老病催 江通一柱觀 日落望鄉臺 客意長東北 齊州安在哉

諸姑今海畔 兩弟亦山東 去傍干戈覓 來看道路通 短衣防戰地 匹馬逐秋風 莫作俱流落 長瞻碣石鴻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再至成都所作

嚴鄭公堦下新松（得沾字）

弱質豈自負 移根方爾瞻 細聲聞玉帳 疎翠近珠簾 未見紫煙集 虛蒙清露霑 何當一百丈 欹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 新梢纔出牆 色侵書帙晚 陰過酒罇涼 雨洗娟娟淨 風吹細細香 但令無剪伐 會見拂雲長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坐 岷山到北堂 白波吹粉壁 青嶂插雕梁 直訝杉松冷 兼疑菱荇香 雪雲虛點綴 沙草得微茫 嶺鴈隨毫末 川蜺飲練光 霏紅洲蕊亂 拂黛石蘿長 暗谷非關雨 丹楓不為霜 秋成玄圃外 景物洞庭傍 繪事功殊絕 幽襟興激昂 從來謝太傅 丘壑道難忘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湍駛風醒酒 船回霧起隄 高城秋自落 雜樹晚相迷 坐觸鴛鴦起 巢傾翡翠低 莫須驚白鷺 為伴宿清溪

初冬

垂老戎衣窄 歸休寒色深 漁舟上急水 獵火著高林 日暮習池醉 愁來梁甫吟 干戈未偃息 出處遂何心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 遺我翠織成 開緘風濤湧 中有掉尾鯨 逶迤羅水族 瑣細不足名 客云充君褥 承君終宴榮 空堂魑魅走 高枕形神清 領客珍重意

顛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裋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羹。

至後　一作至節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數叢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為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床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群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壺。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范蠡扁舟小，王喬鶴不群。此生隨萬物，何路出塵氛。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床。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

贈別賀蘭銛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荊榛。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永泰元年乙巳在成都所作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藥許鄰人斸，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敝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跡忝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無限景，恣意買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愧群材。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鱉，問我數能來。

群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卻背村。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

欲作魚梁雲復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慚取譽，根居隙地怯成形。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鬼物憑，不顧剪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薙葺，衰病方少寬。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歡。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屋貲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遙。

挈家下戎渝忠所作

宴戎州王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山帶烏蠻闊，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

撥悶（一作贈嚴二別駕）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捩柁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聞高常侍亡（忠州作）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祗令故舊傷。

宴忠州使君姪宅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游阮舍，不是怕湖灘。樂助長歌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率強為看。

禹廟（忠州作）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噓青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忠州今隸夔州路）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

哭嚴僕射歸櫬（唐書嚴武永泰元年四月薨）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

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

到雲安所作

贈鄭十八賁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眾芳，安得闕親近。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水陸迷畏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追隨飯葵堇。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為敏。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袷，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屐遲。把文驚小陸，好客見當時。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

不忘舜謳歌，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永泰元年到雲安所作

八哀詩并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頴銳物不隔。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飛兎不近駕，鷙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飽閲春秋癖。胷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

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王拜跪畢，讜議果冰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闢。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搤。禁暴靖無雙，爽氣春淅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

[illegible] 異

王冊崇勳 [illegible] 小敵信所怯 [illegible] 擁兵鎮河汴 [illegible] 千里初妥帖 [illegible] 青蠅紛營營 [illegible] 風雨秋一葉 [illegible] 內省未入朝 死淚終映睫 [illegible] 大屋去高棟 [illegible] 長城掃遺堞 [illegible] 平生白羽扇 [illegible] 零落蛟龍匣 [illegible] 雅望與英姿 [illegible] 惻愴槐里接 [illegible] 三軍晦光彩 烈士痛稠疊 [illegible] 直筆在史臣 將來洗箱篋 [illegible] 吾思哭孤冢 南紀阻歸楫 [illegible] 扶顛永蕭條 [illegible] 未濟失利涉 [illegible] 疲苶竟何人 [illegible] 灑涕巴東峽 [illegible]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illegible]

鄭公瑚璉器 [illegible] 華岳金天晶 [illegible] 昔在童子日 已聞老成名 [illegible] 嶷然大賢後 [illegible] 復見秀骨清 [illegible] 開口取將相 小心事友生 [illegible] 閱書百氏盡 [illegible] 落筆四座驚 [illegible] 歷職匪父任 [illegible] 嫉邪常力爭 [illegible] 漢儀尚整肅 [illegible] 胡騎忽縱橫 [illegible] 飛傳自河隴 [illegible] 逢人問公卿 [illegible] 不知萬乘出 [illegible] 雪涕風悲鳴 [illegible] 受詞劍閣道 [illegible] 謁帝蕭關城 [illegible]

[illegible] 寂寞雲臺仗 [illegible] 飄颻沙塞旌 [illegible] 江山少使者 [illegible] 笳鼓凝皇情 [illegible] 壯士血相視 [illegible] 忠臣氣不平 [illegible] 密論貞觀體 [illegible] 揮發岐陽征 [illegible] 感激動四極 [illegible] 聯翩收二京 [illegible] 西郊牛酒再 [illegible] 原廟明丹青 [illegible] 匡汲俄寵辱 [illegible] 衛霍竟哀榮 [illegible] 四登會府地 [illegible] 三掌華陽兵 [illegible] 京兆空柳色 [illegible] 尚書無履聲 [illegible] 群烏自朝夕 [illegible] 白馬休橫行 [illegible] 諸葛蜀人愛 [illegible] 文翁儒化成 [illegible] 公來雪山重 公去雪山輕 [illegible] 記室得何遜 [illegible] 韜鈐延子荊 [illegible] 四郊失壁壘 [illegible] 虛館開逢迎 [illegible] 堂上指圖畫 [illegible] 軍中吹玉笙 [illegible] 豈無成都酒 憂國只細傾 [illegible] 時觀錦水釣 問俗終相并 [illegible] 意待犬戎滅 人藏紅粟盈 [illegible] 以茲

報主願 庶或裨世程 [illegible] 炯炯一心在 [illegible] 沉二豎嬰 [illegible] 顏淵竟短折 賈誼徒忠貞 [illegible] 飛旐出江漢 [illegible] 孤舟轉荊衡 [illegible] 虛為馬融笛 [illegible] 悵望龍驤塋 [illegible] 空餘老賓客 身上愧簪纓 [illegible]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illegible]

汝陽讓帝子 眉宇真天人 [illegible] 虯鬚似太宗 [illegible] 色映塞外春 [illegible] 往者開元中 主恩視遇頻 出入獨非時 禮異見群臣 [illegible] 愛其謹潔極 倍此骨肉親 [illegible] 從容退朝後 [illegible] 或在風雷晨 [illegible] 忽思格猛獸 苑囿騰清塵 [illegible] 羽旗動若一 萬馬肅駪駪 [illegible] 詔王來射鴈 拜命已挺身 [illegible] 箭出飛鞚內 上又回翠麟 [illegible] 翻然紫塞翮 [illegible] 下拂明月輪 [illegible] 胡人雖獲多 [illegible] 天笑不為新 [illegible] 王每中一物 手自與金銀 [illegible] 袖中諫獵書 扣馬久上陳 [illegible] 竟無銜橛虞 [illegible] 聖聰矧多仁 [illegible] 官免供給費 水有在藻鱗 [illegible] 匪惟帝老大 皆是王忠勤 [illegible] 晚年務置醴 門引申白賓 [illegible]

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久狐兔鄰。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以慰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增酸辛。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眄睞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特勸後世。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

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眾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鵩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廷竹，夙擁文侯篲。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嚌。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敘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關鍵欻不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

鍾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坡陀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泫。夜字照爇新，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顯。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吏祿亦累踐。晨趨閶闔內，足踏宿昔趼。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

復社稷得無逆順辨 范曄顧其兒 李斯憶黃犬 秘書茂松色 再扈祠壇墠 前後百卷文 枕藉皆禁臠 篆刻揚雄流 溟漲本末淺 青熒芙蓉劍 犀兕豈獨剸 反為後輩褻 予實苦懷緬 煌煌齋房芝 事絕萬手搴 垂之俟來者 正始貞勸勉 不要懸黃金 胡為投乳贙 結交三十載 吾與誰遊衍 滎陽復冥冥 罪罟以橫罥 嗚呼子逝日 始泰則終蹇 長安米萬錢 凋喪盡餘喘 戰伐何當解 歸帆阻清沔 尚纏漳水疾 永負蒿里餞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鶢鶋至魯門 不識鍾鼓饗 孔翠望赤霄 愁思雕籠養 滎陽冠衆儒 早聞名公賞

地崇士大夫 况乃氣精爽 天然生知姿 學立游夏上 神農或闕漏 黃石愧師長 藥纂西極名 兵流指諸掌 貫穿無遺恨 薈蕞何技癢 圭臬星經奧 蟲篆丹青廣 子雲窺未遍 方朔諧太枉 神翰顧不一 體變鍾兼兩 文傳天下口 大字猶在牓 昔獻書畫圖 新詩亦俱往 滄洲動玉陛 宣鶴誤一響 三絕自御題 四方尤所仰 嗜酒益疏放 彈琴視天壤 形骸實土木 親近唯几杖 未曾寄官曹 突兀倚書幌 晚就芸閣香 胡塵昏坱莽 反覆歸聖朝 點染無滌盪 老蒙台州掾 泛泛浙江槳 覆穿四明雪 饑拾楢溪橡 空聞紫芝歌 不見杏壇丈 天長眺東南 秋色餘魍魎 別離慘至今 斑白徒懷曩 春深秦山秀 葉墜清渭朗 劇談王侯門 野稅林下鞅

操紙終夕酣 時物集遐想 詞場竟疏闊 平昔濫吹獎 百年見存沒 牢落吾安放 蕭條阮咸在 出處同世網 他日訪江樓 含悽述飄蕩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 金璞無留礦 仙鶴下人間 獨立霜毛整 矯然江海思 復與雲路永 寂寞想土階 未遑等箕潁 上君白玉堂 倚君金華省 碣石歲崢嶸 天地日蛙黽 退食吟大庭 何心記榛梗 骨驚畏曩哲 鬒變負人境 雖蒙換蟬冠 右地恩多幸 敢忘二疏歸 痛迫蘇耽井 紫綬映暮年

荊州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牋誄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缺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五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徐卿二子歌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迴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袞袞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花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春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堦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裏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栽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落落出群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盌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盌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雨檻臥花叢，風床展書卷。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杜鵑詩 明皇蒙塵在蜀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餧其子，

共看其子 禮若奉至尊 鴻鴈及羔羊 有禮太古前 行飛與跪乳 識序如知恩 聖賢古法則 付與後世傳 君看禽鳥情 猶解事杜鵑 今忽暮春間 值我病經年 身病不能拜 淚下如迸泉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 五株桃樹亦從遮 高秋總餽貧人實 來歲還舒滿眼花 簾戶每宜通乳燕 兒童莫信打慈鴉 寡妻羣盜非今日 天下車書已一家

大厤元年春復還夔州所作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 遷居白帝城 春知催柳別 江與放船清 農事聞人說 山光見鳥情 禹功饒斷石 且就土微平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 石瀨月娟娟 風起春燈亂 江鳴夜雨懸 晨鐘雲外濕 勝地石堂煙 柔櫓輕鷗外 含情覺汝賢

謾成

江月去人只數尺 風燈照夜欲三更 沙頭宿鷺聯拳靜 船尾跳魚撥剌鳴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 瞿塘爭一門 朝宗人共挹 盜賊爾誰尊 孤石隱如馬

高蘿垂飲猨 歸心異波浪 何事即飛翻

浩浩終不息 乃知東極臨 衆流歸海意 萬國奉君心 色借瀟湘闊 聲驅灩澦深 未辭添霧雨 接上過衣襟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遠聞房太守 歸葬陸渾山 一德興王後 孤魂久客間 孔明多故事 安石竟崇班 他日嘉陵涕 仍霑楚水還

丹旐飛飛日 初傳發閬州 風塵終不解 江漢忽同流 劍動親身匣 書歸故國樓 盡哀知有處 為客恐長休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飄飄西極馬 來自渥洼池 颯颯寒山桂 低徊風雨枝 我聞龍正直 道屈爾何為 且有元戎命 悲歌識者誰 官聯辭冗長 行路洗歎危 脫劍主人贈 去帆春色隨 陰沉鐵鳳闕 教練羽林兒 天子朝侵早 雲臺仗數移 分軍應供給 百姓日支離 黠吏因封己 公才或守雌 燕王買駿骨

渭老得熊羆 舊國名公在 拜壇羣寇疑 冰壺動瑤碧 野水失蛟螭 入幕諸彥聚 渴賢高選宜 騫騰坐可致 九萬起於斯 復進出矛戟 昭然開鼎彝 會看之子貴 歎及老夫衰 豈但江曾決 還思霧一披 暗塵生古鏡 拂匣照西施 舅氏多人物 無慚困翮垂

曉望白帝城鹽山

徐步移班杖 看山仰白頭 翠深開斷壁 紅遠結飛樓 日出清江望 暄和散旅愁 春城見松雪 始擬進歸舟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 鐵鎖欲開關 鼓角悲荒塞 星河落曉山 巴人常小梗 蜀使動無還 垂老孤帆色 飄飄犯白蠻

軍吏回官燭 舟人自楚歌 寒沙蒙薄霧 落月去清波 壯惜身名晚 衰慚應接多 歸朝日簪笏 筋力定如何

遣愁

養拙蓬為戶 茫茫何所開 江通神女館 地隔望鄉臺 漸惜容顏老 無由弟妹來 兵戈與人事 回首一悲哀

石硯

平公今詩伯 秀發吾所羨 奉使三峽中 長嘯得石硯 巨璞禹鑿餘 異狀君獨見 其滑乃波濤 其光或雷電 聯坳各盡墨 多水遞隱見 揮灑容數人 十手可對面 比公頭上冠 貞質未為賤 當公賦佳句 況

得終清晏　公含起草姿　不遠明光殿　致于丹青地　知汝隨顧眄

三韻二首

高馬勿唾面　長魚無損鱗　辱馬馬毛焦　困魚魚有神　君看磊落士　不肯易其身

蕩蕩萬斛船　影若搖白虹　起檣必椎牛　挂席集衆功　自非風動天　莫置大水中

此係自赤甲遷瀼西日所作

雨

山雨不作泥　江雲薄為霧　晴飛半嶺鶴　風亂平沙樹　明滅洲景微　隱見巖姿露　拘悶出門遊　曠絕經目趣　消中日伏枕　卧久塵及屨　豈無平肩輿　莫辨望鄉路　兵戈浩未息　蛇虺反相顧　悠悠邊月破　鬱鬱流年度　針灸阻朋曹　糠粃對童孺　一命須屈己　新知漸成故　窮荒益自卑　飄泊欲誰訴　尫羸愁應接　俄頃恐違迕　浮俗何萬端　幽人有高步　龐公竟獨往　尚子終罕遇　宿留洞庭秋　天寒瀟湘素　杖策可入舟　送此齒髮暮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

避暑雲安縣　秋風早下來　暫留魚復浦　同過楚王臺　猿鳥千崖窄　江湖萬里開　竹枝歌未好　畫舸莫遲回

又

行李千金贈　衣冠八尺身　飛騰知有策　意度不無神　班秩兼通貴　公侯出異人　玄成負文采　世業豈沉淪

竪子至

楂梨纔綴碧　梅杏半傳黃　小子幽園至　輕籠熟柰香　山風猶滿把　野露及新嘗　欲寄江湖客　提攜日月長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　高秋念却回　即今螢已亂　好與鴈同來　東望西江水　南遊北戶開　卜居期靜處　會有故人杯

楚塞難為路　藍田莫滯留　衣裳判白露　鞍馬信清秋　滿峽重江水　開帆八月舟　此時同一醉　應在仲宣樓

園

仲夏流多水　清晨向小園　碧溪搖艇闊　朱果爛枝繁　始為江山靜　終防市井喧　畦蔬遶茅屋　自足媚盤飱

歸

束帶還騎馬　東西却渡船　林中纔有地　峽外絕無天　虛白高人靜　喧卑俗累牽　他鄉閱遲暮　不敢廢詩篇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　屢入武侯祠　竹日斜虛寢　溪風滿薄帷　君臣當共濟　賢聖亦同時　翊戴歸先主　并吞更出師　蟲蛇穿畫壁　巫覡醉蛛絲　欻憶吟梁甫　躬耕起未遲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五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六

大曆元年在夔州所作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柁入波濤，撇漩捎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行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誤競南風疏北客。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膾出江中。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親知天畔少，藥味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翅呼。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途。萬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賦斂強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慚畏損神。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慚病無力，騎馬入青台。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箸，香飯兼苞蘆。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比珠。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去仍迴。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峽中覽物（一作舟中）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岳，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白帝

白帝城頭雲若屯，白帝城中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鬭，翠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曾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夾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宜出尚方。

〇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弈棋。

夜雨

小雨夜復密，回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通籍恨多病，為郎忝薄遊。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

更題

只因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留。

峽隘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眼，卻望峽中天。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謁夷陵。遲暮堪為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坐，落鴈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闊逾澄。昔歲文為理，羣公價盡增。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多才接迹升。翠虛捎魍魎，丹極上鯤鵬。

宴引春壺酒，恩分夏簟冰。彫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書偕褚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近有風流作，聊從月繫徵。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鷹。卷軸來何晚，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纖毫欲自矜。神融躡飛動，戰勝洗侵陵。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回首追談笑，勞歌跼寢興。年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驂閣遠，黃霸璽書增。乳竇號攀石，飢鼯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問胡僧。憑久烏皮綻，簪稀白帽稜。林居看蟻穴，野食待魚罾。筋力交雕喪，飄零免戰兢。皆為百里宰，正似六安丞。姹女縈新裹，丹砂冷舊秤。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鍊骨調情性，張兵撓棘矜。養生終自惜，伐數必全懲。

政術甘疏誕，詞場愧服膺。展懷詩頌魯，割愛酒如澠。咄咄寧書字，冥冥欲避矰。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

近聞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逶迤白日淨，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仞雪，卻背五繩橋。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污辱，月窟可焚燒。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思輕騎，高天憶射鵰。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

各相命[illegible]孤雲無自心[illegible]昏軒俯江碧要路亦高深[illegible]朱紱猶紗帽[illegible]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illegible]哀世無王祭終朝學越吟[illegible]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illegible]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休[illegible]經過凋碧柳[illegible]蕭索倚朱樓[illegible]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illegible]豪華看古往[illegible]服食寄宜搜[illegible]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求[illegible]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illegible]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菊蕊淒涼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傍簷楹[illegible]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大賢為政即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濆[illegible]

孤鴈[illegible]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illegible]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illegible]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illegible]

黃草[illegible]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人行稀[illegible]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干戈有是非[illegible]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illegible]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illegible]

白鹽山[illegible]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白榜千家邑[illegible]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難傳[illegible]

覆舟二首[illegible]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沉舟羈使空斜影[illegible]龍宮閟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

竹宮時望拜[illegible]桂館或求仙[illegible]姹女凌波日[illegible]神光照夜年[illegible]徒聞斬蛟劍[illegible]無復舉犀船[illegible]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illegible]

懷灞上遊[illegible]

悵望東陵道[illegible]平生灞上遊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illegible]江漢一歸舟[illegible]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六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七

大曆元年在夔州所作

存歿口號二首[illegible]

席謙不見近彈棊[illegible]畢曜仍傳舊小詩[illegible]玉局他年無限笑[illegible]白楊今日幾人悲[illegible]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illegible]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illegible]

日暮

牛羊下來久[illegible]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原[illegible]頭白明燈裏何須花燼繁[illegible]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近飲[illegible]峽雨落餘飛鳧鴈終高去[illegible]熊羆覺自肥[illegible]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斯文生沈謝[illegible]異骨降松喬[illegible]北部初高選[illegible]東堂早見招[illegible]蛟龍纏倚劍[illegible]鸞鳳夾吹簫[illegible]歷職漢庭久[illegible]中年胡馬驕[illegible]兵戈闇兩觀寵辱事三朝[illegible]蜀路干戈窄彭門地理遙[illegible]解龜生碧草[illegible]諫獵阻清霄[illegible]頃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illegible]將軍臨氣候[illegible]猛士塞風飈[illegible]井漏泉誰汲[illegible]

烽疎火不燒（凡烽火所在必先備井泉，故不敢而烽火不燒，則無事矣[illegible]）所致而然也　前籌多自假（[illegible]）隱几接終朝（[illegible]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翠石俄雙表（表墓也）寒松竟後凋（[illegible]）贈詩焉敢墜（[illegible]）染翰欲無聊（[illegible]）再哭經過罷（[illegible]）離魂去住銷（[illegible]）之官方玉折（[illegible]）寄葬與萍漂（[illegible]）曠望渥洼道（[illegible]）霏微河漢橋（[illegible]）夫人先即世（[illegible]）令子各清標（[illegible]）巫峽長雲雨（[illegible]）秦城近斗杓（[illegible]）馮唐毛髮白（[illegible]）歸興日蕭蕭（[illegible]）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碧草逢春意（[illegible]）沅湘萬里秋　池要山簡馬（[illegible]）月靜庾公樓（[illegible]）磨滅餘篇翰（[illegible]）平生一釣舟（[illegible]）高唐寒浪減（[illegible]）髣髴識昭丘（[illegible]）

新作湖邊宅　還聞賓客過　自須開竹逕　誰道避雲蘿（[illegible]）官序潘生拙（[illegible]）才名賈誼多（[illegible]）舍舟應轉地（[illegible]）鄰接意如何（[illegible]）

暫阻蓬萊閣（[illegible]）終為江海人（[illegible]）揮金應物理（[illegible]）拖玉豈吾身（[illegible]）羹煮秋蓴滑（[illegible]）杯迎露菊新（[illegible]）賦詩分氣象（[illegible]）佳句莫頻頻（[illegible]）

秋清

高秋蘇肺氣（[illegible]）白髮自能梳　藥餌憎加減　門庭悶掃除（[illegible]）杖藜還客拜　愛竹遣兒書　十月江平穩　輕舟進所如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　相要舊俗非（[illegible]）老翁難早出　賢客幸知歸　舊采黃花賸（[illegible]）新梳白髮微　漫看年少樂　忍淚已霑衣

九日五首

重陽獨酌杯中酒（[illegible]）抱病起登江上臺（[illegible]）竹葉於人既無分（[illegible]）菊花從此不須開（[illegible]）殊方日落玄猿哭（[illegible]）舊國霜前白雁來（[illegible]）弟妹蕭條各何往　干戈衰謝兩相催（[illegible]）

舊日重陽日　傳杯不放杯　即今蓬鬢改　但媿菊花開　北闕心長戀（[illegible]）西江首獨迴　茱萸賜朝士（[illegible]）難得一枝來（[illegible]）

舊與蘇司業（[illegible]）兼隨鄭廣文（[illegible]）采花香泛泛　坐客醉紛紛　野樹歌還倚　秋砧醒卻聞　歡娛兩冥莫（[illegible]）西北有孤雲（[illegible]）

故里樊川菊（[illegible]）登高素滻源（[illegible]）他時一笑後　今日幾人存（[illegible]）巫峽蟠江路　終南對國門（[illegible]）繫舟身萬里（[illegible]）伏枕淚雙痕（[illegible]）為客裁烏帽（[illegible]）從兒具綠樽（[illegible]）佳辰對羣盜　愁絕更堪論（[illegible]）

風急天高猿嘯哀　渚清沙白鳥飛迴　無邊落木蕭蕭下（[illegible]）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　潦倒新停濁酒盃（[illegible]）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illegible]）胡虜千秋尚入關（[illegible]）昨日玉魚蒙葬地（[illegible]）早時金盌出人間（[illegible]）

（[illegible]）見愁汗馬西戎逼（[illegible]）曾閃朱旗北斗殷（[illegible]）多少材官守涇渭（[illegible]）將軍且莫破愁顏（[illegible]）

韓公本意築三城（[illegible]）擬絕天驕拔漢旌（[illegible]）豈謂盡煩回紇馬（[illegible]）翻然遠救朔方兵（[illegible]）胡來不覺潼關隘（[illegible]）龍起猶聞晉水清（[illegible]）獨使至尊憂社稷　諸君何以荅升平

洛陽宮殿化為烽（[illegible]）休道秦關百二重（[illegible]）滄海未全歸禹貢（[illegible]）薊門何處盡堯封（[illegible]）朝廷袞職誰爭補（[illegible]）天下軍儲不自供（[illegible]）稍喜臨邊王相國（[illegible]）肯銷金甲事春農

迴首扶桑銅柱標（[illegible]）冥冥氛祲未全銷（[illegible]）越裳翡翠無消息（[illegible]）南海明珠久寂寥（[illegible]）殊錫曾為大司馬（[illegible]）總戎皆插侍中貂（[illegible]）炎風朔雪天王地　只在忠臣翊聖朝（[illegible]）

錦江春色逐人來（[illegible]）巫峽清秋萬壑哀（[illegible]）正憶往時嚴僕射（[illegible]）共迎中使望鄉臺（[illegible]）主恩前後三持節（[illegible]）軍令分明數舉盃（[illegible]）西蜀地形天下險（[illegible]）安危須仗出羣材（[illegible]）

月

四更山吐月，[illegible] 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illegible] 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illegible] 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illegible]

上白帝城 [illegible]

城峻隨天壁，[illegible] 樓高望女牆。[illegible] 江流思夏后，[illegible] 風至憶襄王。[illegible] 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illegible]

宿江邊閣 [illegible]

暝色延山徑，[illegible] 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illegible] 鸛鶴追飛靜，[illegible] 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別崔潩 [illegible] 因寄薛據孟雲卿 內弟潩赴湖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illegible] 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illegible] 夙夜聽憂主，[illegible] 飛騰急濟時。荊州過薛孟，[illegible] 為報欲論詩。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淒惻。[illegible] 悲風生微綃，[illegible] 萬里起古色。[illegible] 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illegible] 溟漲與筆力。[illegible] 有練實先書，[illegible] 臨池真盡墨。[illegible] 俊拔為之主，[illegible] 暮年思轉極。[illegible] 未知張王後，[illegible] 誰並百代則。[illegible] 嗚呼東吳精，[illegible] 逸氣感清識。[illegible] 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illegible] 不獨觀酒德。[illegible]

[illegible]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illegible]

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illegible] 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illegible] 疾禁千里馬，[illegible] 氣敵萬人將。[illegible] 憶昔驪山宮，[illegible] 冬移含元仗。[illegible] 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illegible] 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illegible] 粉墨形似間，[illegible] 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韝上。[illegible]

此係在雲安 大曆元年作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荊楚秋。高風下木葉，[illegible] 永夜攬貂裘。[illegible] 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illegible] 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illegible]

秋日荊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德敘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illegible]

南征為客久，[illegible] 西候別君初。[illegible] 歲滿歸鳧舄，[illegible] 秋來把雁書。[illegible] 荊門留美化，[illegible] 姜被就離居。[illegible] 聞道和親入，垂名報國餘。[illegible] 連枝不日並，[illegible] 八座幾時除。[illegible]

[illegible] 往者胡星孛，[illegible] 恭惟漢網疏。[illegible] 風塵相澒洞，[illegible] 天地一丘墟。[illegible] 殿瓦鴛鴦拆，[illegible] 宮簾翡翠虛。[illegible] 鉤陳摧徼道，[illegible] 槍槊失儲胥。[illegible] 文物陪巡守，[illegible] 親賢病拮据。[illegible] 公時呵猰貐，[illegible] 首唱却鯨魚。[illegible] 勢愜宗蕭相，[illegible] 材非一范雎。[illegible] 尸填太行道，[illegible] 血走浚儀渠。[illegible] 滏口師仍會，[illegible] 函關憤已攄。[illegible] 紫微臨大角，[illegible] 皇極正乘輿。[illegible] 賞從頻峩冕，[illegible] 殊恩再直廬。[illegible] 豈惟高衛霍，[illegible] 曾是接應徐。[illegible] 降集翻翔鳳，[illegible] 追攀絕眾狙。[illegible] 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illegible] 鑒澈勞懸鏡，[illegible] 荒蕪已荷鋤。[illegible] 嚮來披述作，重此憶吹噓。白髮甘凋喪，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應訝耽湖橘，[illegible] 常餐占野蔬。十年嬰藥餌，[illegible] 萬里狎樵漁。揚子淹投閣，[illegible] 鄒生惜曳裾。[illegible] 但驚飛熠燿，[illegible] 不記改蟾蜍。[illegible] 煙雨封巫峽，江淮略孟諸。[illegible] 湯池雖險固，[illegible] 遼海尚阻淤。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illegible]

杜工部詩箋二十七卷終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八

大曆元年自赤甲遷瀼西所作

課伐木（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侹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簜伊仗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摚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為牆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誦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成積委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靜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鴿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玉

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兒抱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信行遠修水筒（引泉）

汝性不茹葷清靜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石大日曛驚未食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常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佩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芊芊炯翠羽剡剡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眾多

我倉戒滋漫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蹋藉盤案翻塞蹊使之隔牆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觜距還污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勍敵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戚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

上後園山腳

朱夏熱所嬰清旭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崟曠望延駐目飄颻散疎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榻遍天下水陸兼浮沉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

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爲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雷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僂俯。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暴尪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覩。上天鑠金石，群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暍腸胃融，汗滋衣裳汙。吾衰猶計拙，失望築場圃。

火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昈。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燄作，河棹騰煙柱。勢俗焚崑崙，光彌焮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

飛，不見石與土。爾寧要謗讟，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

雨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凄凄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溼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珮爲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贈李十五丈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顛。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頗合，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僕，三日共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眾目憐。且爲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北回白帝棹，南入黔陽天。汧公制方隅，迥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紘。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於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

主要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令弟尚爲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畫麒麟。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閉戶人高臥，歸林鳥卻迴。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

朱李沈不冷，彫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褐味空頻。欻翕炎蒸景，飄颻征戍人。十年可解甲，爲爾一霑巾。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

豎子尋源獨不聞

病渴三更迴白首　傳聲一注濕

青雲　曾驚陶侃胡奴異

怪爾常穿虎豹羣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

朝廷防盜賊　供給愍誅求　下詔選郎署　傳聲典信州　蒼生今日困　天子嚮時憂　井屋有煙起　瘡痍無血流　壤歌惟海甸　畫角自山樓　白髮寐常早　荒榛農復秋　解龜踰臥轍　遣騎覓扁舟　徐榻不知倦　潁川何以酬　塵生彤管筆　寒膩黑貂裘　高義終焉在　斯文去矣休　別離同雨散　行止各雲浮　林熱鳥開口　江渾魚掉頭　尉佗雖北拜　太史尚南留　軍旅應都息　寰區要盡收　九重思諫諍　八極念懷柔　徙倚瞻王室　從容仰廟謀　故人持雅論　絕塞豁窮愁　復見陶唐理　甘為汗漫遊

夔州歌十絕

中巴之東巴東山　江水開闢流其間　白帝高為三峽鎮　瞿唐險過百牢關

白帝夔州各異城　蜀江楚峽混殊名　英雄割據非天意　霸主并吞在物情

羣雄競起問前朝　王者無外見今朝　比訝漁陽結怨恨　元聽舜日舊簫韶

赤甲白鹽俱刺天　閭閻繚繞接山巔　橘樹丹青合　複道重樓錦繡懸

瀼東瀼西一萬家　江北江南春冬花　背飛鶴子遺瓊蘂　相趁鳧雛入蔣牙

東屯稻畦一百頃　北有澗水通青苗　晴浴狎鷗分處處　雨隨神女下朝朝

蜀麻吳鹽自古通　萬斛之舟行若風　長年三老長歌裏　白晝攤錢高浪中

憶昔咸陽都市合　山水之圖張賣時　巫峽曾經寶屏見　楚宮猶對碧峯疑

武侯祠堂不可忘　中有松柏參天長　干戈滿地客愁破　雲日如火炎天涼

閬風玄圃與蓬壺　中有高堂天下無　借問夔州壓何處　峽門江腹擁城隅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九

大歷二年秋在瀼西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　餘熱亦已末　衰年旅炎方　生意從此活　亭午減汗流　北隣耐人聒　晚風爽烏匼　筋力蘇摧折　閉目踰十旬　大江不止渴　退藏恨雨師　健步聞旱魃　園蔬抱金玉　無以供採掇　密雲雖聚散　徂暑終衰歇　前聖慎焚巫　武王親救暍　陰陽相主客　時序遞回斡　灑落唯清秋　昏霾一空闊　蕭蕭紫塞鴈　南向欲行列　欻思紅顏日　霜露凍堦闥　胡馬挾彫弓　鳴弦不虛發　長鈚逐狡兔　突羽當滿月　惆悵白頭吟　蕭條遊俠窟　臨軒望山閣　縹緲安可越　高人鍊丹砂　未念將朽骨　少壯跡頗疎　歡樂曾倏忽　杖藜風塵際　老醜難翦拂　吾子得神仙　本是池中物　賤夫美一睡　煩促嬰詞筆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出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弃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搰搰，除草置岸傍。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

吳牛力容易，並驅紛游場。豐苗亦已穊，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荊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疏，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月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指照西秦。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邊星宿稀。卻繞井闌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船。未息豺狼鬬，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奉漢中王手札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荊門。峽險通舟過，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

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涼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朱邸雪，朝傍紫微垣。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薄俱崖口，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犬馬誠為戀，狐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樽。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來新。深耕種數頃，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荊巫非苦寒，采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鵠，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矰繳勤。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皇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

嬌迎雜佩 龍喜出平池 落日留王母 微風倚少兒 宮中行樂秘 少有外人知

能畫

能畫毛延壽 投壺郭舍人 每蒙天一笑 復似物皆春 政化平如水 皇恩斷若神 時時用抵戲 亦未雜風塵

鬬雞

鬬雞初賜錦 舞馬既登床 簾下宮人出 樓前御柳長 仙遊終一閟 女樂久無香 寂寞驪山道 清秋草木黃

歷歷

歷歷開元事 分明在眼前 無端盜賊起 忽已歲時遷 巫峽西江外 秦城北斗邊 為郎從白首 臥病數秋天

洛陽

洛陽昔陷沒 胡馬犯潼關 天子初愁思 都人慘別顏 清笳去宮闕 翠蓋出關山 故老仍流涕 龍髯幸再攀

驪山

驪山絕望幸 花萼罷登臨 地下無朝燭 人間有賜金 鼎湖龍去遠 銀海鴈飛深 萬歲蓬萊日 長懸舊羽林

提封

提封漢天下 萬國尚同心 借問懸車守 何如儉德臨 時徵俊乂入 草竊犬羊侵 願戒兵猶火 恩加四海深

白露

白露團甘子 清晨散馬蹄 圃開連石樹 船渡入江溪 憑几看魚樂 回鞭急鳥棲 漸知秋實美 幽徑恐多蹊

孟氏

孟氏好兄弟 養親惟小園 承顏胝手足 坐客強盤飧 負米力葵外 讀書秋樹根 卜鄰慙近舍 訓子學先門

吾宗 衛倉曹崇簡

吾宗老孫子 質朴古人風 耕鑿安時論 衣冠與世同 在家常早起 憂國願年豐 語及君臣際 經書滿腹中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 羈棲見汝難 草黃騏驥病 沙暖鶺鴒寒 楚設關城險 吳吞水府寬 十年朝夕淚 衣袖不曾乾

聞汝依山寺 杭州定越州 風

塵淹別日 江漢失清秋 影著啼猿樹 魂飄結蜃樓 明年下春水 東盡白雲求

鄭典設自施州歸

吾憐滎陽秀 冒暑初有適 名賢慎出處 不肯妄行役 旅茲殊俗遠 竟以屢空迫 南謁裴施州 氣合無險僻 攀援懸根木 登頓入矢石 青山自一川 城郭洗憂戚 聽子話此邦 令我心悅懌 其俗則純朴 不知有主客 溫溫諸侯門 禮亦如古昔 敕廚倍常羞 盃盤頗狼藉 時雖屬喪亂 事貴賞匹敵 中宵愜良會 裴鄭非遠戚 羣書一萬卷 博涉供務隙 他日辱銀鉤 森疏見矛戟 倒屣喜旋歸 畫地求所歷 乃聞風土質 又重田疇闢 刺史似寇恂 列郡宜競惜 北風吹瘴癘 羸老思散策 渚拂蒹葭塞 嶠穿蘿蔦冪 此身仗兒僕 高興潛有激 孟冬方首路 強飯取崖壁 歎爾疲駑駘 汗溝血不赤 終然備外飾 駕馭何所益 我有平肩輿 前途猶準的 翩翩入鳥道 庶脫蹉跌厄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 驕陽化為霖 欲歸瀼西宅

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坼，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佇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隅崑崙岑。昏渾衣裳外，曠絕同曾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胸襟。焉得輟兩足，杖藜出嶇嶔。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

柴門

泛舟登瀼西，回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谽谺。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鏌鋣。蕭颯灑秋色，氛昏霾日車。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欹斜。巨渠決太古，眾水為長蛇。風煙渺吳蜀，舟檝通鹽麻。萬物附本性，約性不欲奢。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窮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蓽遮。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

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書此豁平昔，回首猶暮霞。

貽華陽柳少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並坐石堂下，俯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閽。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臥江漢，但媿識璵璠。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況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

種萵苣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萵苣，向二旬矣，而苣不甲坼，伊人莧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轗軻不進，因作此詩。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雷歘奔命，師伯集所使。指揮赤白日，澒洞青光起。雨

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海，荊藝猶在耳。終朝紓颯沓，信宿罷瀟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苣兮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己。擁塞敗芝蘭，眾多盛荊杞。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為恥。登于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莧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柂牽百丈，暖向成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中巴不曾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十

大曆二年秋在瀼西所作

春陵行　元結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焉欲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賊退示官吏序云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樹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嗚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迹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敗移亦云守官貴不爰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辭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遭亂髮盡白　轉衰病相嬰　沉綿盜賊際　狼狽江漢行　歎時藥力薄　為客羸瘵成　吾人詩家秀　博采世上名　粲粲元道州　前聖畏後生　觀乎春陵行　欻見俊哲情　復覽賊退篇　結也實國楨　賈誼昔流慟　匡衡常引經　道州憂黎庶　詞氣浩縱橫　兩章對秋月　一字偕華星　致君唐虞際　純朴憶大庭　何時降璽書　用爾為丹青　獄訟永衰息　豈唯偃甲兵　悽惻念誅求　薄斂近休明　乃知正人意　不苟飛長纓　涼飈振南岳　之子寵若驚　色阻金印大　興含滄浪清　我多長卿病　日夕思朝廷　肺枯渴太甚　漂泊公孫城　呼兒具紙筆　隱几臨軒楹　作詩呻吟內　墨淡字欹傾　感彼危苦詞　庶幾知者聽

甘林

捨舟越西岡　入林解我衣　青芻適馬性　好鳥知人歸　晨光映遠岫　夕露見日晞　遲暮少寢食　清曠喜荊扉　經過倦俗態　在野無所違　試問甘藜藿　未肯羨輕肥　喧靜不同科　出處各天機　勿矜朱門是　陋此白屋非　明朝步鄰里　長老可以依　時危賦斂數　脫粟為爾揮　相攜行豆田　秋花靄菲菲　子實不得喫　貨市送王畿　盡添軍旅用　迫此公家威　主人長跪問　戎馬何時稀　我衰易悲傷　屈指數賊圍　勸其死王命　慎勿遠奮飛

雨

行雲遞崇高　飛雨靄而至　潺潺石間溜　汩汩松上駛　亢陽乘秋熱　百穀皆已棄　皇天德澤降　焦卷有生意　前雨傷卒暴　今雨喜容易　不可無雷霆　間作鼓增氣　佳聲達中霄　所望時一致　清霜九月天　髣髴見滯穗　郊扉及我私　我圃日蒼翠　恨無抱甕力　庶減臨江費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秘書心若失　及見秘書失心疾　安為動主理信然　我獨覺子神充實　重聞西方之觀經　老身古寺風泠泠　妻兒待我且歸去　他日杖藜來細聽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　不見十年官濟濟　大賢之後竟陵遲　浩蕩古今同一體　比看叔父四十人　有才無命百寮底　今者兄弟一百人　幾人卓絕秉周禮　在汝更用文章為　長兄白眉復天啓　汝門請從曾翁說　太后當朝多巧詆　狄公執政在末年　濁河終不污清濟　國嗣初將付諸武　公獨廷諍守丹陛　禁中決冊請房陵　前朝長老皆流涕　太宗社稷一朝正　漢官威儀重昭洗

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列土食，身為門戶多旌棨。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侯王頗歷抵。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飢，下巉巖；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污人眼易眯。

寄韓諫議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旁。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昌。

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子，處處待高人。

謁先主廟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立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秋野五首

秋野日荒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卜宅楚村墟。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

鳥知歸。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此山薇。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疏小紅翠，駐屐近微香。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砧響家家發，樵聲箇箇同。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

身許麒麟畫，年衰鴛鷺群。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藉疏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曉，風江颯颯亂帆秋。卻為姻婭過逢地，許坐曾軒數散愁。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清虛裏。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杯久寂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

古來傑出士，豈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音，傾側天下耳。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鳴開匣，羣書滿繫船。亂離心不轉，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霾楚氣，朝海蹴吳天。煮井爲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覔平川。鸂鶒雙雙舞，獼猿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穿。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苦夤緣。藥餌虛狼藉，秋風灑靜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箏傷老大，華屋豔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

弔影夔州僻，回腸杜曲煎。即今龍廄水，莫帶犬戎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乘威滅蜂蠆，戮力效鷹鸇。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鋋。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雁美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下牢千。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靜，江令錦袍鮮。

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凌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去，徒爲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乃迍邅。衾枕成蕪沒，池塘作弃捐。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瀍。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疏聽晚蟬。彫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氈。囊虛把釵釧，米盡坼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羈絆心常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敕廚唯一味，求飽或三鱣。兒去看魚笱，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稜，村依野廟壖。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醉眠。誰云行不

建白覺生能，霧雨銀章溢，馨香粉署妍。紫鸞無遠近，黃雀任翩翾。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過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爲誰編。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楫，暫擬控鳴絃。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晉，昭王客赴燕。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雲霾在，淹留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怯莫飛延。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澤國逐回旋。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爐峯生轉盼，橘井尚高褰。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跕鳶。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凱丹青列，頭陀琬琰鐫。衆香深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爲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三十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一

大厤二年秋在夔州所在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衛公幕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迴首中丞座，馳牋異姓王。燕辭楓樹日，鴈度麥城霜。空醉山翁酒，遙憐似葛彊。

垂白

一作白首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夕露清初濕，高雲薄未還。汎舟慚小婦，飄泊損紅顏。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

社日二首

九農成德業，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効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翁巴曲醉，北鴈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鴛鷺廻金闕，誰憐病峽中。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蜀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扈聖崆峒日，端居灩澦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家資。遂阻雲臺宿，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臣議，慚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靈寢，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

蔾。摠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鑄農器，講殿闢書帷。廟算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答効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議堂猶集鳳，貞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蜀使下何之。釣瀨疏墳籍，耕巖進弈棋。地蒸餘破扇，冬暖更纖絺。豺遘哀登楚，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越，藻繪憶遊睢。

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太庭終返朴，京觀且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勳業，凡百慎交綏。

巫峽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月落，山鬼閉門中。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同。

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迮地，秋竹隱疎花。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霑葉露，乘月坐胡牀。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寢，半夜有行舟。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光射潛虬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驅豎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朝夕。蓬莠獨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冪。登床半生熟，下筯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

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

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掛壁移筐果，呼兒問煮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岸通秋屐，胡牀面夕畦。藉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攜。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防求敵，江猿應獨吟。洩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吟詩坐迴首，隨意葛巾低。

籬弱門何向，沙虛岸只摧。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倚杖更徘徊。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欹連粉堞，岸斷更青山。開闢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擁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朝寒雨歇，籬中秀色畫屏紆。桃蹊李徑年雖古，梔子紅椒艷復殊。鏁石藤稍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林香出實垂將盡，葉蔕辭枝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貸，清霜殺氣得憂虞。衰顏動覓藜床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後賢兼舊利，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騄驥皆良馬，騏驎帶好兒。車輪徒已斲，堂構惜仍虧。漫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飄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慙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峽遶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荊學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雨晴

雨時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殺人。有猿揮淚盡，無犬送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雨潤，媿子廢鉏來。竹杖交頭拄，柴扉掃徑開。欲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醱醅。

集注草堂杜工部詩卷第三十一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二

大曆二年秋在夔所作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友得錢留白魚。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爲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遊。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一飯未曾延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頸鯿。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

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

[illegible]

白露團 [illegible] 玉座應悲

憶過瀘戎摘荔枝 [illegible] 青楓隱映石逶迤京中舊見君顏色 [illegible] 紅顆酸甜只自知 [illegible]

翠瓜碧李沈玉甃 [illegible] 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 言此荔枝

側生野岸及江蒲 [illegible] 不熟丹宮滿玉壺 [illegible] 雲壑布衣鮐背死 [illegible] 勞人害馬翠眉須 [illegible]

復愁十二首

人煙生處僻 生或作處曹子建千里無人煙 虎跡過新蹄野鶻翻窺草 鶻一作雉 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緡盡 緡音旻綸也 昏鴉接翅稀 [illegible] 月生初學扇 [illegible] 雲細不成衣 [illegible]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 故園指長安也 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illegible]

身覺省郎在 [illegible] 家貧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

金絲鏤箭鏃皁尾製旗竿 [illegible] 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 [illegible]

貞觀銅牙弩 [illegible] 開元錦獸張 [illegible] 花門小前好 [illegible] 此物棄沙場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 [illegible] 談笑覓封侯 [illegible]

今日翔麟馬 [illegible] 先宜駕鼓車 [illegible] 無勞問河北諸將角榮華 [illegible]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 [illegible]

江上已秋色火雲終不移 [illegible] 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 [illegible] 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illegible]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 [illegible] 猶被賞時魚 [illegible]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疏落木荒戍密寒雲歲月蛇常見風飆虎或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羣睥睨登哀柝 [illegible] 照夕曛 [illegible] 亂離多醉尉 [illegible] 愁殺李將軍 [illegible]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鵝費羲之墨 [illegible] 貂餘季子裘 [illegible] 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秋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疏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 [illegible] 白首望霜天登俎黃甘重支床錦石圓 [illegible] 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星落黃姑渚 [illegible]

秋辭白帝城老人因病酒堅坐看君傾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悄悄憶京華清動杯中物 [illegible] 高隨海上槎 [illegible] 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紗 [illegible]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聽歌驚白鬢笑舞拓秋窗 [illegible] 樽蟻添相續 [illegible] 沙鷗並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 [illegible]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 [illegible] 江山憔悴人 [illegible] 秋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春 [illegible] 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 [illegible]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illegible]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為歷雲山問無辭荊棘深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 [illegible] 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耳聾

生年鶡冠子 [illegible] 歎世鹿皮翁 [illegible] 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

即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 [illegible] 一雙白魚不受釣 [illegible] 三寸黃甘猶自青 [illegible] 多病馬卿無日起 [illegible] 窮途阮籍幾時醒 [illegible] 未聞細柳散金甲 [illegible] 腸斷秦川流濁涇 [illegible]

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illegible]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 [illegible] 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 [illegible] 人事傷蓬轉吾

將守桂叢最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皆茅屋，淹留爲稻畦。市喧宜近利，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賸客迷。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枕帶還相似，柴荊即有焉。斫畬應費日，解纜不知年。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臥病楚人山。幽獨移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鴛鷺，迴首憶朝班。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弦繞白雪，未與俗人操。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薄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羣。筆架霑窗雨，書籤映隙曛。蕭蕭千里足，箇箇五花文。

暝

日下西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林深。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御夾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

稻米炊能白，秋葵煑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無勞映渠盌，自有色如銀。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光半委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憶江東鱠，兼懷雪下船。蠻歌犯星起，重覺在天邊。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斂夜深歸。暗樹依巖落，明河遶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青女霜楓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鬬跡，月挂客愁村。喬木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驚聞雀噪，暫睡想猨蹲。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不成寢，無夢有歸魂。

東屯北崦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未逢人。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迴白首，戰地有黃塵。

雲

龍以瞿塘會，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收穫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暖老思燕玉，充飢憶楚萍。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曬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疏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秋日新霑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濕搗香粳。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過雲遲。上馬迴休出，看鷗坐不移。高軒當灔澦，潤色靜書帷。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淅淅，寒雨下霏霏。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舊短書稀。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神女花鈿落，蛟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深愁雨，潛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羣。忍待江山麗，還披鮑謝文。高樓憶疏豁，秋興坐氛氳。

傷秋

村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畫扇，久客掩柴扉。懶慢頭時櫛，艱難帶減圍。將軍猶汗馬，天子尚戎衣。白蔣風飇脆，殷檉曉夜稀。何年滅豺虎，似有故園歸。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

[illegible]奉使虛隨八月查[illegible]畫省香爐違伏枕[illegible]山樓粉堞隱悲笳[illegible]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illegible]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illegible]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illegible]匡衡抗疏功名薄[illegible]劉向傳經心事違[illegible]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illegible]

聞道長安似弈棋[illegible]百年世事不勝悲[illegible]王侯第宅皆新主[illegible]文武衣冠異昔時[illegible]直北關山金鼓振[illegible]征西車馬羽書遲[illegible]魚龍寂寞秋江冷[illegible]故國平居有所思[illegible]

蓬萊宮闕對南山[illegible]承露金莖霄漢間[illegible]西望瑤池降王母[illegible]東來紫氣滿函關[illegible]雲移雉尾開宮扇[illegible]日繞龍鱗識聖顏[illegible]一臥滄江驚歲晚[illegible]幾回青瑣照朝班[illegible]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illegible]花萼夾城通御氣[illegible]芙蓉小苑入邊愁[illegible]珠簾繡柱圍黃鵠[illegible]錦纜牙檣起白鷗[illegible]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illegible]

昆明池水漢時功[illegible]

[illegible]武帝旌旗在眼中[illegible]織女機絲虛夜月[illegible]石鯨鱗甲動秋風[illegible]波漂菰米沉雲黑[illegible]露冷蓮房墜粉紅[illegible]關塞極天唯鳥道[illegible]江湖滿地一漁翁[illegible]

昆吾御宿自逶迤[illegible]紫閣峯陰入渼陂[illegible]紅豆啄餘鸚鵡粒[illegible]碧梧棲老鳳凰枝[illegible]佳人拾翠春相問[illegible]仙侶同舟晚更移[illegible]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illegible]

遠遊

江闊浮高棟[illegible]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巂[illegible]風雨暗荊蠻鴈矯銜蘆內[illegible]猿啼失木間[illegible]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illegible]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二首

峽裏歸田舍[illegible]江邊借馬騎[illegible]非尋戴安道[illegible]似向習家池[illegible]峽險風煙僻天寒橘柚垂築場看斂積[illegible]一學楚人為[illegible]

短景難高卧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illegible]田父實為鄰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折旋隨雲暫起柴門色輕霑鳥獸羣麝香山一半[illegible]

[illegible]亭午未全分[illegible]

天池[illegible]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曾波白石中[illegible]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峽兼疑夏禹功[illegible]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illegible]飄零神女雨[illegible]斷續楚王風[illegible]欲問支機石[illegible]如臨獻寶宮[illegible]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illegible]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

贈韋贊善別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祗應盡客淚復作掩荊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十二

杜工部草堂詩箋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十三

大曆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大覺寺高僧蘭若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峯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雲裏不聞雙雁過，掌中貪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攜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六龍瞻漢闕，萬騎集姚墟。玄朔回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汗馬，百姓免為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鴛鷺叨雲閣，麒麟滯玉除。文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疏。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觸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予。清秋凋碧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經過歎里閭。戰連脣齒國，軍急羽毛書。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台星入朝謁，使節有吹噓。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攄。對揚抏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騕褭，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鉤落，恩波錦帕舒。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棹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沈綿疲井臼，倚薄似樵漁。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陵斜晚照，潏水帶寒淤。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梳。

送李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霜薄楚王宮。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葉紅。年年小搖落，不與故園同。

十月一日

有瘴非全歇，為冬不亦難。夜郎溪日暖，白帝峽風寒。蒸裹如千室，焦糖幸一柈。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能為態，新知已暗疏。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

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

於菟侵客恨，[illegible]粔籹作人情。[illegible]瓦卜傳神語，[illegible]畬田費火聲。[illegible]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illegible]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illegible]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illegible]拾穗許村童。[illegible]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庾慰飄蓬。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illegible]寒風疏草木，旭日散雞豚。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illegible]

瞿唐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猱玃鬚髯古，[illegible]蛟龍窟宅尊。[illegible]羲和冬馭近，[illegible]愁畏日車翻。[illegible]

柳司馬至

有使歸三峽，相過問兩京。[illegible]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道，[illegible]和親邏逤城。[illegible]幽燕唯鳥去，[illegible]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illegible]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illegible]

孟冬

殊俗還多事，[illegible]方冬變所為。破甘霜落爪，嘗稻雪翻匙。巫峽寒都薄，[illegible]烏蠻瘴遠隨。[illegible]終然減灘瀨，暫喜息蛟螭。[illegible]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illegible]卷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illegible]猿捷長相見，鷗輕故不還。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illegible]龍蛇不成蟄，[illegible]天地劃爭迴。[illegible]卻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illegible]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illegible]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illegible]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illegible]雲木曉相參。俊鶻無聲過，[illegible]飢烏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illegible]

浦帆晨初發，[illegible]郊扉冷未開。[illegible]林疏黃葉墜，野靜白鷗來。礎潤休全濕，[illegible]雲晴欲半迴。[illegible]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illegible]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illegible]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illegible]行行見羈束。[illegible]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illegible]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illegible]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illegible]忘情任榮辱。[illegible]朝班及暮齒，[illegible]日給還脫粟。[illegible]編蓬石城東，[illegible]采藥山北谷。[illegible]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illegible]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illegible]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鉤曲。[illegible]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illegible]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日已出。[illegible]群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illegible]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illegible]榮名忽中人，[illegible]世亂如蟣虱。[illegible]

古者三皇前，[illegible]滿腹志願畢。[illegible]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illegible]禍首燧人氏，[illegible]厲階董狐筆。[illegible]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illegible]俯仰俱蕭瑟。[illegible]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illegible]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illegible]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illegible]近者抉眼去其夫，[illegible]河東女兒身姓柳。[illegible]丈夫正色動引經，[illegible]酆城客子王季友。[illegible]群書萬卷常暗誦，[illegible]孝經一通看在手。[illegible]貧窮老瘦家賣屐，[illegible]好事就之為攜酒。[illegible]豫章太守高帝孫，[illegible]引為賓客敬頗久。[illegible]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illegible]明月無瑕豈容易，[illegible]紫氣鬱鬱猶衝斗。[illegible]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illegible]太守頃者領山南，[illegible]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illegible]用為羲和天為成，[illegible]用平水土地為厚。[illegible]王也論道阻江湖，[illegible]李也疑丞曠前後。[illegible]死為星辰終不滅，[illegible]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回首。[illegible]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歷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持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三秦。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文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盃。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到荊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鴈影來連峽內，鶺鴒飛急到沙頭。嶢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剩欲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墻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如蔣詡徑，為園須似邵平瓜。比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之三十四

大歷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別李義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舒國，實惟親弟昆。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丈人嗣王業，之子白玉溫。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卿，肅穆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乾坤。子建文章壯，河間經術存。爾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己，談論淮湖奔。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尊。莫怪執盃遲，我衰涕唾煩。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飧。猛虎臥在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為爾吞。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丹雀銜書來，暮棲何鄉樹。驊騮事天子，辛苦在道路。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為入雲霧。與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長卿消渴再，公幹沉綿屢。清談慰老

天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欣然澹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良友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游子慎馳騖。西謁巴中侯，艱難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拔為天軍佐，崇大王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公宮造廣廈，木石乃無數。初聞伐松柏，猶臥天一柱。我衰書不成，成字讀亦誤。為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

壯遊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回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

渡浙想秦皇。蒸魚聞匕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

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敝，斑鬢兀稱觴。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英岳，螭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床。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

久病客殊方（久一作老。小臣甫自謂也。甫既收復京師時已見弃，[illegible]入蜀，不復議論朝廷事矣）鬱鬱苦不展（言不得展其志也）羽翮困低昂（言無復飛騰也）秋風動哀壑　碧蕙捐微芳（[illegible]）之推避賞從（[illegible]）漁父濯滄浪（[illegible]）榮華敵勳業　歲暮有嚴霜（[illegible]）吾觀鴟夷子　才力出尋常（[illegible]）羣兇逆未定　側佇英俊翔（今國家未定，羣兇尚熾，要當任賢[illegible]）

君不見簡蘇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　君不見前者摧折桐　百年死樹中琴瑟（[illegible]）一斛舊水藏蛟龍（[illegible]）丈夫蓋棺事始定（[illegible]）君今幸未成老翁（[illegible]）何恨憔悴在山中　深山窮谷不可處　霹靂魍魎兼狂風（[illegible]）

贈蘇徯

異縣昔同遊　各云厭轉蓬（[illegible]）別離已五年　尚在行李中（[illegible]）戎馬日衰息　乘輿安九重（[illegible]）有材何棲棲（[illegible]）將老委所窮（[illegible]）為郎未為賤　其奈疾病攻（[illegible]）子何面黧黑（[illegible]）不得豁心胸　巴蜀倦剽劫　下愚成土風（[illegible]）幽薊已削平　荒徼尚彎弓（[illegible]）斯人脫

身來豈非吾道東（[illegible]）乾坤雖寬大　所適裝囊空（[illegible]）肉食哂菜色（[illegible]）少壯欺老翁（[illegible]）況乃主客間　古來偪側同（[illegible]）君今下荊揚　獨帆如飛鴻　二州豪俠場　人馬皆自雄（[illegible]）一請甘饑寒　再請甘養蒙（[illegible]）

別蘇徯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　棄擲傍天隅（[illegible]）他日憐才命　居然屈壯圖（[illegible]）十年猶塌翼　絕倒為驚吁（[illegible]）消渴今如在　提攜愧老夫（[illegible]）豈知臺閣舊　先拂鳳皇雛（[illegible]）得實翻蒼竹　棲枝把翠梧（[illegible]）北辰當宇宙　南嶽據江湖（[illegible]）國帶風塵色（[illegible]）兵張虎豹符（[illegible]）數論封內事（[illegible]）揮發府中趨（[illegible]）贈爾秦人策（[illegible]）莫鞭轅下駒（[illegible]）

反照

反照開巫峽　寒空半有無　已低魚復暗（[illegible]）不盡白鹽孤（[illegible]）荻岸如秋水　松門似畫圖（[illegible]）牛羊識僮僕　既夕應傳呼（[illegible]）

向夕

畎畝孤城外　江村亂水中　深山催短景　喬木易高風　鶴下雲汀近　雞棲草屋同　琴書散明燭　長夜始堪終

曉望

白帝更聲盡　陽臺曉色分　高峰寒上日（寒一作初）　疊嶺宿霾雲（[illegible]）地坼江帆隱（[illegible]）天清木葉聞　荊扉對麋鹿　應共爾為羣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　歲云暮矣增離憂（[illegible]）霜凋碧樹作錦樹（[illegible]）萬壑東逝無停

留（[illegible]）荒戍之城石色古　東郭老人住青丘（[illegible]）飛書白帝營斗粟（[illegible]）琴瑟几杖柴門幽　青草萋萋盡枯死　天馬跂足隨犛牛（[illegible]）自古聖賢多薄命（[illegible]）姦雄惡少皆封侯（[illegible]）故國三年一消息　終南渭水寒悠悠（[illegible]）五陵豪貴反顛倒（[illegible]）鄉里小兒狐白裘（[illegible]）生男墮地要膂力（[illegible]）一生富貴傾家國（[illegible]）莫愁父母少黃金（[illegible]）天下風塵兒亦得（[illegible]）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illegible]）渴飲寒泉逢觝觸（[illegible]）赤霄玄圃須往來　翠尾金花不辭辱（[illegible]）江中淘河嚇飛燕（[illegible]）銜泥卻落羞華屋（[illegible]）皇孫猶曾蓮勺困（[illegible]）衛莊見貶傷其足（[illegible]）老翁慎莫怪少年　葛亮貴和書有篇（[illegible]）丈夫垂名動萬年　記憶細故

非高賢〔語云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illegible]〕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王莽天鳳二年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踡縮如蝟三輔人民凍死〕楚江巫峽冰入懷〔[illegible]〕虎豹哀號又堪記〔[illegible]〕秦城老翁荊揚客〔甫杜陵人乃秦地也今客于南楚〕慣習炎蒸歲絺綌〔[illegible]〕玄冥祝融氣或交〔[illegible]〕手持白羽未敢釋〔[illegible]〕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illegible]〕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illegible]〕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地暖故[illegible]〕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烏足恐斷〔[illegible]〕羲和送將安所歸〔[illegible]〕

寄裴施州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鏞在東序〔[illegible]〕冰壺玉衡懸清秋〔[illegible]〕自從相遇感多病〔[illegible]〕三歲為客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illegible]〕漢二千石真分憂〔[illegible]〕幾度寄書白鹽北〔[illegible]〕苦寒贈我青羔裘〔[illegible]〕霜雪迴光避錦袖〔[illegible]〕龍蛇動篋蟠銀鉤〔[illegible]〕紫衣使者辭復命〔[illegible]〕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盛〔[illegible]〕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illegible]〕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盡白雪慘淡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illegible]〕持以比佳士〔[illegible]〕及此慰揚舲〔[illegible]〕清文動哀玉〔[illegible]〕見道發新硎〔[illegible]〕

欲學鴟夷子〔[illegible]〕待勒燕山銘〔[illegible]〕誰重斬邪劍〔[illegible]〕致君君未聽〔[illegible]〕志在麒麟閣〔[illegible]〕無心雲母屏〔[illegible]〕卓氏近新寡〔[illegible]〕豪家朱門扃〔[illegible]〕相如才調逸〔[illegible]〕銀漢會雙星〔[illegible]〕客來洗粉黛〔[illegible]〕日暮拾流螢〔[illegible]〕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illegible]〕臥病識山鬼〔[illegible]〕為農知地形〔[illegible]〕誰矜坐錦帳〔[illegible]〕苦厭食魚腥〔[illegible]〕東南兩岸坼〔[illegible]〕橫水注江頂〔[illegible]〕碧色忽惆悵〔[illegible]〕風雷搜百靈空中右白虎〔[illegible]〕赤節引娉婷〔[illegible]〕自云帝里女〔[illegible]〕噀雨鳳凰翎〔[illegible]〕襄王薄行跡〔[illegible]〕莫學冷如丁〔[illegible]〕千秋一拭淚〔[illegible]〕夢覺有餘馨〔[illegible]〕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illegible]〕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illegible]〕龍蛇尚格鬬〔[illegible]〕灑血暗郊坰〔[illegible]〕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刑〔[illegible]〕銷兵鑄農器〔[illegible]〕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乂始盈庭〔[illegible]〕榮華貴少壯〔[illegible]〕豈食楚江萍〔[illegible]〕

〔[illegible]剖而食之甜如蜜〕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四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十五

大歷二年在夔州所作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　舊瘴無復似塵埃　崖沉谷沒白皚皚　江石缺裂青楓摧　南天三旬苦霧開　赤日照耀從西來　六龍寒急光徘徊　照我衰顏忽落地　口中吟詠心中哀　未怪及時少年子　揚眉結義黃金臺　洎乎吾生何飄零　支離委絕同死灰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　昨日晚晴今日黑　萬里飛蓬映天過　孤城樹羽揚風直　江濤簸岸黃沙走　雲雪埋山蒼兕吼　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　牙齒半落左耳聾

後苦寒行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　太古以來無尺雪　蠻夷長老怨苦寒　崑崙天關凍應折　玄猿口噤不能嘯　白鵠翅垂眼流血　安得春泥補地裂

晚來江門失大木　猛風中夜吹白屋　天兵斬斷青海戎　殺氣南行動坤軸　不爾苦寒何太酷　巴東之峽生凌澌　彼蒼迴斡人得知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　山黑家中已眠臥　傍見北斗向江低　仰看明星當空大　庭前把燭嗔兩炬　峽口驚猿聞一箇　白頭老罷舞復歌　杖藜不睡誰能那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　天下學士亦奔波　歎彼幽棲載典籍　蕭然暴露依山阿　青山萬里靜散地　白雨一洗空垂蘿　亂代飄零余到此　古人成敗子如何　荊揚春冬異風土　巫峽日夜多風雨　赤葉楓林百舌鳴　黃泥野岸天雞舞　盜賊縱橫甚密邇　形神寂寞甘辛苦　幾時高議排金門　各使蒼生有環堵

寄從孫崇簡

嵯峨白帝城東西　南有龍湫北虎溪　吾孫騎曹不記馬　業學尸鄉多養雞　龐公隱時盡室去　武陵春樹他人迷　與汝林居未相失　近身藥裏酒長攜　牧豎樵童亦無賴　莫令斬斷青雲梯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　愛弟傳書綵鷁新　遷轉五州防禦使　起居八座太夫人　楚宮臘送荊門水　白帝雲偷碧海春　與報惠連詩不惜　知吾斑鬢總如銀

昔遊

昔與高李輩　晚登單父臺

寒蕪際碣石　萬里風雲來　桑柘葉如雨　飛藿共徘徊　清霜大澤凍　禽獸有餘哀　是時倉廩實　洞達寰區開　猛士思滅胡　將帥望三台　君王無所惜　駕馭英雄材　幽燕盛用武　供給亦勞哉　吳門轉粟帛　泛海陵蓬萊　肉食三十萬　獵射起塵埃　隔河憶長眺　青歲已摧頹　不及少年日　無復故人盃　賦詩獨流涕　亂世想賢才　有能市駿骨　莫恨少龍媒　商山議得失　蜀主脫嫌猜　呂尚封國邑　傅說已鹽梅　景晏楚山深　水鶴去低徊　龐公任本性　携子臥蒼苔

虎牙行

秋風欻吸吹南國　天地慘慘無顏色　洞庭揚波江漢迴　虎牙銅柱皆傾側　巫峽陰岑朔漠氣　峰巒窈窕谿谷黑　杜鵑不來猿狖寒　山鬼幽憂雪霜逼楚

老長嗟憶炎瘴[illegible]三尺角弓兩斛力[illegible]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illegible]漁陽突騎獵青丘[illegible]犬戎鎖甲聞丹極[illegible]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霑臆[illegible]

晚

杖藜尋晚巷一作巷晚炙背近牆暄[illegible]人見幽居僻[illegible]吾知拙養尊朝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illegible]寒燈亦閉門

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大食國名

太常樓船聲嗷嘈[illegible]問兵刮寇趨下牢[illegible]牧出令奔飛百艘[illegible]猛蛟突獸紛騰逃[illegible]白帝寒城駐錦袍[illegible]玄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illegible]憑軒拔鞘天為高[illegible]翻風轉日木怒號[illegible]冰翼雪淡傷哀猱[illegible]鐫錯碧罌鸊鵜膏[illegible]鋩鍔已瑩虛秋濤一作[illegible]鬼物撇捩辭坑壕[illegible]蒼水使者捫赤絛[illegible]龍伯國人罷釣鼇[illegible]芮公迴首顏色勞[illegible]分閫救世用賢豪[illegible]趙公玉立高歌起[illegible]攬環結佩相終始[illegible]萬歲持之護天

子得君亂絲與君理[illegible]蜀江如線針如水荊岑彈丸心未已[illegible]賊臣惡子休干紀[illegible]魑魅魍魎徒為耳[illegible]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庳[illegible]不似長劍須天倚吁嗟光祿英雄弭[illegible]大食寶刀聊可比[illegible]丹青宛轉麒麟裏一作[illegible]光芒六合無泥滓[illegible]

大歲日

大曆三年戊申在夔州所作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巫山屬夔州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illegible]閶闔開黃道[illegible]衣冠拜紫宸[illegible]榮光懸日月[illegible]賜予出金銀[illegible]愁寂鴛行斷[illegible]參差虎穴鄰[illegible]西江元下蜀[illegible]北斗故臨秦[illegible]散地逾高枕[illegible]生涯脫要津[illegible]天邊梅柳樹相見幾迴新[illegible]

元日示宗武

玉燭寶典正月為端月其一日為元日亦云上日亦云正朝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illegible]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還栢酒[illegible]衰病只藜床[illegible]訓諭青衿子[illegible]名慚白首郎[illegible]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illegible]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illegible]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莫帶紫羅囊[illegible]假日從時飲[illegible]明年共我長[illegible]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illegible]三千弟子行[illegible]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illegible]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陽翟屬潁川郡舍弟所在也荊南近得書荊南所居也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疏[illegible]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illegible]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自汝到荊府書來數喚吾[illegible]頌椒添諷詠[illegible]禁火卜歡娛[illegible]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峽[illegible]春近岳陽湖[illegible]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illegible]飛鳴還接翅[illegible]行序密銜蘆[illegible]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覬在皇都[illegible]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illegible]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蘂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正月喧鶯末茲辰放鷁初[illegible]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託贈卿家有因

歌野興踈殘生逗江漢何處狎樵漁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禁臠去東床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張渥水出騏驥崑山生鳳凰兩家誠款款中道許蒼蒼頗為秦晉匹從來王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光輝玉潤終孤立明珠得暗藏餘寒折花卉恨別滿江鄉

人日二首

元日到人日（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未有不陰時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疏久無勞比素絲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月

萬里瞿塘峽（峽一作月）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爽合風襟靜高當淚臉懸南飛有烏鵲夜久落江邊

江梅

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雪樹能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故園指杜曲也）巫岫鬱嵯峨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新掩卷牙重步履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為容

月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棲愁裏見二十四迴明必驗升沈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

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疊壁排霜劍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擺闔盤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脈冰雪耀天衢鹿角真走險狼頭如跋胡惡灘寧變色高臥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臬兀死地脫須臾不有平川決焉知眾壑趨乾坤霾漲海雨露洗春蕪鷗鳥牽絲颺驪龍濯錦紆落霞沉綠綺殘月壞金樞泥筍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鴈兒爭水馬燕子逐檣烏絕島容煙霧

環洲納曉晡前聞辨陶牧轉盼拂宜都縣郭南畿好津亭北望孤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鑪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卧疾淹為客蒙恩早廁儒廷爭酬造化樸直乞江湖灩澦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懶計卻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俶擾鶉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迴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苶未必免崎嶇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于屋壁

臥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茲日倍多違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棄擁別惜光輝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髮須多酒，明星惜此筵。（夜將盡而曙則明星行，於是宴筵散，良可惜也。）始知雲雨峽，（高唐賦：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忽盡下牢邊。（下牢乃夷陵之大關津也。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野。）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五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三十六

大曆三年移居公安下岳陽所作

移居公安山館（公安，荊州東西邑也。）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廚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夜（一作秋夜客舍）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情。步蟾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送覃二判官（一作覃十一判官）

先帝弓劍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渺臥荊衡。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子虛賦：楚有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鬬，傷時鳥雀飢。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辭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南嶽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過逢連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劉備為荊州牧，都公安。）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灑落君臣契，（言先主與諸葛亮契合也。）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雁一行鳴。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

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苦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白茅室，盧老獨啓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佐。秘訣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使願果。更討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柁。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飄泊，世事各艱難。逆旅招邀近，他鄉意緒寬。不才甘朽質，高臥豈泥蟠。

泛愛容霜鬢，留歡卜夜闌。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戎馬今何地，鄉園獨在山。江湖墮清月，酩酊任扶還。

覽柏中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璵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溫。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說，欻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當節鉞用，必絕祲沴根。吾病日回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推轂期孤騫。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制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蹋爐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殺南飛鴻。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刻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夜聞觱篥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向。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欻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

發劉郎浦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晚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楚岸朔風疾，天寒鶬鴰呼。鶬千岡切，鴰古活切。爾雅釋鳥：鶬，麋鴰。今呼鶬鴰。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古詩：扁舟載風雪，冬夜渡江湖。吹帽時時落，袁宏前荆州孟嘉傳：嘉爲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有風吹嘉帽墮落。維舟日日孤。詩：汎汎楊舟，紼纚維之。因聲置驛外，以驛外置。爲覓酒家壚。前漢相如傳：文君當壚。注：賣酒之處，累土爲壚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壚。

大曆四年己酉在岳陽至潭遂如衡及回潭所作

登岳陽樓　岳陽樓在岳州，開元四年張說自中書令除刺史，與才士登此樓，有詩，自後名刻于壁。

昔聞洞庭水，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風土記：湖中有君山，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地脈。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吳與楚相接，此言其地遠之狀也。乾坤日夜浮。言乾坤之內，其水日夜浮也。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此言老病中尚賴有孤舟可以浮泛。戎馬關山北，關北指言長安，言其未息也。而生涯自若也。憑軒涕泗流。遠望涕泗流。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禮加徐孺子，甫以徐自比也。陳蕃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詩接謝宣城。甫以謝比裴也。謝朓字玄暉，爲宣城郡太守。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記：時草生。敢違漁父問，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從此更南征。甫自此欲之潭，如衡也。宋玉招魂：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一大夫曰：賢不乏。杜陵韋曲未央前。杜陵、韋曲皆在長安。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北走關山開雨雪，一作雪。南遊花柳塞雲煙。一作風雲。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言韋將舉家如范蠡五湖也。

過南嶽入洞庭湖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翠牙穿裛槳，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壤童犂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迴赤壁，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所養，名賢隱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

宿青草湖　十道志：青草湖在岳州，荆州記：巴陵南有青草山，因以爲名，與洞庭湖相連。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宿白沙驛　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月，的的近南溟。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三十六

[印章]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十七

大曆四年在潭州所作

湘夫人祠

肅肅湘妃廟 空牆碧水春 蟲書玉佩蘚 燕舞翠帷塵 晚泊登汀樹 微馨借渚蘋 蒼梧恨不盡 染淚在叢筠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 孤舟泛日斜 興來猶杖屨 目斷更雲沙 山鬼迷春竹 湘娥倚暮花 湖南清絕地 萬古一長嗟

遣遇

磬折辭主人 開帆駕洪濤 春水滿南國 朱崖雲日高 舟子廢寢食 飄風爭所操 我行匪利涉 謝爾從者勞 石間采蕨女 鬻菜輸官曹 丈夫死百役 暮返空村號 聞見事略同 刻剝及錐刀 貴人豈不仁 視汝若莠蒿 索錢多門戶 喪亂紛嗷嗷 奈何黠吏徒 漁奪成逋逃 自喜遂生理 花時甘縕袍

解憂

減米散同舟 路難思共濟 向來雲濤盤 眾力亦不細

呀吭瞥眼過 飛櫓本無蔕 得失瞬息間 致遠猶恐泥 百慮視安危 分明曩賢計 茲理庶可廣 拳拳期勿替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 仲春江山麗 飄風過無時 舟楫敢不繫 回塘澹暮色 日沒眾星嘒 缺月殊未生 青燈死分翳 窮途多俊異 亂世少恩惠 鄙夫亦放蕩 草草頻卒歲 斯文憂患餘 聖哲垂彖繫

早行

歌哭俱在曉 行邁有期程 孤舟似昨日 聞見同一聲 飛鳥數求食 潛魚亦獨驚 前王作網罟 設法害生成 碧藻非不茂 高帆終日征 干戈未揖讓 崩迫開其情

過津口

南嶽自茲近 湘流東逝深 和風引桂楫 春日漲雲岑 回首過津口 而多楓樹林 白魚困密網 黃鳥喧嘉音 物微限通塞 惻隱仁者心 甕餘不盡酒 膝有無聲琴 聖賢兩寂寞 眇眇獨開襟

次空靈岸

沄沄逆素浪 落落展清眺 幸有舟楫遲 得盡所歷妙 空靈霞石峻 楓栝隱奔峭 青春猶無私 白日亦偏照 可使營吾居 終焉託長嘯 毒瘴未足憂 兵戈滿邊徼 向者留遺恨 恥為達人誚 回帆覬賞延 佳處領其要

宿花石戍

唐志潭州長沙有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 夕得花石戍 岸疏開闢水 木雜今古樹 地蒸南風盛 春熱西日暮 四序本平分 氣候何迴互 茫茫天造間 理亂豈恆數 繫舟盤藤輪 策杖古樵路 罷人不在村 野圃泉自注 柴扉雖蕪沒 農器尚牢固 山東殘逆氣 吳楚守王度 誰能扣君門 下令減征賦

早發

有求常百慮 斯文亦吾病 以茲朋故多 窮老驅馳併 早行篙師怠 席挂風不正 昔人戒垂堂 今則奚奔命 濤翻黑蛟躍 日出黃霧映 煩促瘴豈侵 頹倚睡未醒 僕夫問盥櫛 暮顏靦青鏡 隨意簪葛巾 仰慚林花盛 側聞夜來寇 幸喜囊中淨 艱危作遠客 干請傷直性 薇蕨餓首陽 粟馬資歷聘 賤子欲適從 疑誤此二柄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 坡陀風濤壯 晚洲適知名 秀色固異狀 棹經垂猿把 身在度鳥上 擺浪散帙妨 危沙折花當 羇離暫愉悅 羸老反惆悵 中原未解兵 吾得終疏放

登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 日出野船開 宿鳥行猶去 叢花笑不來 人人傷白首 處處接金杯 莫道新知要 南征且未迴

歸雁

聞道今春雁 南歸自廣州 見花辭漲海 避雪到羅浮

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遥。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蒲長於雪消之後也。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大曆四年至潭州所作

望嶽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歘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嶪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三嘆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二月至潭州所作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一作愁看直北至長安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虛霑焦舉為寒食，實藉君平賣卜錢。鍾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旅雁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

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疏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卻倒吹。吹花困懶旁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入懷，珍重分明不來接。溼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胡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勞。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墻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牓雙迴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

依止老宿亦未晚（老宿謂僧之年臘高者）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泉客即泉仙也）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徵斂無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

藹藹花蕊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褭纜小徑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領白花蕊亞枝紅欹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有喜留攀桂無勞問轉蓬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舟師謂水軍也）朱旗散廣川群公餞南伯肅肅秋初庭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宜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及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萬慮掩抑淚潺湲熱雲集曛黑缺月未生天白團為我破華燭蟠長烟鵾鶡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荊門好附書遠行無自苦內熱比如何正是炎天闊那堪野館疏黃牛平駕浪畫

鷁上凌虛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悶能過小徑自為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柰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敝廬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廚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秖瘦長夏想為情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罌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韋迢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鵩（賈誼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天炎畏跕鳶（馬援謂：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潸，所姦切。詩：潸焉出涕）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閣憑雷殷長空永面文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軍（以馬伏波比裴端公也）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峯翠湘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故人指子美，老而為員外郎也。漢馮唐頭白尚為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詩大東：不成報章）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疏深慚長者轍（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重得故人書（言書問之不至也……方來遺我一書札，相去萬里）

（故人心　尚兩）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鴈看取北來魚（今甫答韋迢元有鴈之句故以北來魚戲之也蓋謂鴈不過衡陽而魚則能北流之故也）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之三十七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三十八

大曆四年秋至潭州所作

千秋節有感二首（千秋節明皇生辰之節名也）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唐玄宗紀上以降誕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百僚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生日（言禮官書紀於鳳曆也左氏鳳鳥氏曆正也）龍池塹劫灰（塹七艷切坑也言昔時之龍池今已為劫灰也 [illegible]）湘川新涕淚（公自[illegible]）秦樹遠樓臺（[illegible]）寶鏡羣臣得（[illegible]）金吾萬國迴（[illegible]）衢樽不重飲（[illegible]）白首獨餘哀（時甫以病而成悲也）

御氣雲樓敞（[illegible]）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illegible]）王母獻宮桃（漢武故事七月七日西王母降 [illegible]）羅襪紅蕖艷（[illegible]）金羈白雪毛（[illegible]）舞階銜壽酒（[illegible]）走索背秋毫（[illegible]）聖主他年貴（[illegible]）邊心此日勞（[illegible]）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以見公北望長安之切矣）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覲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佳士指殷六也 [illegible]）甘從投轄飲（言甘從蔡侍御之飲也陳遵傳 [illegible] 每大會賓客 [illegible] 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肯作置書郵（[illegible] 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高鳥黃雲暮（[illegible]）寒蟬碧樹秋（[illegible]）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illegible]）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illegible]）今日復悲歌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illegible]）冰置玉壺多（言心之清如玉壺冰也）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校老膽力爾誰過秋晚岳增翠

風高湖湧波（[illegible] 驚風吹湧波）鶱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illegible]）遠媿尚方曾賜履（[illegible]）竟非吾土倦登樓（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久存膠漆應難並（[illegible]）一辱泥塗遂晚收（[illegible]）李杜齊名真忝竊（[illegible]）朔雲寒菊倍離憂（九歌 [illegible]）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 [illegible]）

恭惟同自出（[illegible]）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illegible]）披襟得鄭僑（[illegible]）丈人藉才地（[illegible]）閥閱冠雲霄（[illegible]）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illegible]）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船遙（[illegible]）鄰好艱難薄氓心杼軸焦（[illegible]）客星空伴使（[illegible]）寒水不成潮（[illegible]）素髮乾垂領（[illegible]）銀章破在腰（[illegible]）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illegible]）藻翰惟牽率（[illegible]）湖山合動搖（[illegible]）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條（[illegible]）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illegible]）休傳鹿是馬（[illegible]）莫信鵩如鴞（[illegible]）未解依依袂還對泛泛瓢（[illegible]）流年悲蟋蟀（[illegible]）體物幸鷦鷯（[illegible]）辜負滄洲願（[illegible]）誰云晚見招（[illegible]）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棄汝去（[illegible]）秋帆催客歸（[illegible]）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illegible]）中原戎馬盛（[illegible]）遠道素

書稀……塞鴈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豕韋派，別浦鴈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秋。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水闊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誰憫敝貂裘。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韻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驤詔，臺迎獬豸威。深衷見士則，雅論在兵機。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旂。

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萬姓瘡痍合，羣凶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對揚期特達，衰朽再芳菲。空裏愁書字，山中疾採薇。撥盃要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弃潭州百斛酒，蕪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綠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鬬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頹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羣臣。

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黑白髮，舞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糊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在馮翊，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十里却呼號。自下所騎

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晉中興書太和中謡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飛走使我高（公言天寶十五載避亂[illegible]使走免難於危險之中也）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illegible]之恩也）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水花即浪花公時寓于潭也）春草隨青袍（以言王評事在潭也[illegible]江南賦青袍如草）廷評近要津（廷評即評事也要津言官清要也）節制收英髦（言南海節度使幕中收錄賢材如王評事）

（[illegible]人也）北驅漢陽傳（傳張戀切驛馬之謂也言自北乘傳而來南也）南汎上瀧舡（瀧音雙）（[illegible]）家聲肯墜地（司馬子長報任安書[illegible]）利器當秋毫（[illegible]）番禺親賢領（番音潘[illegible]）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illegible]）寶貝休脂膏（[illegible]）洞主降接武（[illegible]）海胡舶千艘（[illegible]）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illegible]）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鯤鰲（[illegible]）或驂鸞騰天聊作鶴鳴皋（[illegible]）

發潭州

夜醉長沙酒（[illegible]）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illegible]）賈傅才未有（[illegible]）褚公書絕倫（[illegible]）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神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illegible]）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illegible]）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霑巾

上水遣懷（[illegible]）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蹉跎多拙為安得不皓首（[illegible]）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

口（[illegible]）但遇新少年（[illegible]）少逢舊親友低顏下色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illegible]）窮迫挫曩懷常如風中走（[illegible]）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illegible]）孤舟亂春華暮齒依蒲柳（[illegible]）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朽（[illegible]）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illegible]）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illegible]）鬱沒二悲魂蕭條猶在否（[illegible]）崷崒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謳謳互激遠回斡明受授（[illegible]）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illegible]）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illegible]）蒼蒼眾色晚（[illegible]）熊挂玄蛇吼黃羆在樹顛正為群虎守（[illegible]）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illegible]）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illegible]）

同豆盧峯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棐知字韻

鍊金歐冶子（[illegible]）噴玉大宛兒（[illegible]）符彩高無敵（[illegible]）聰明達所為（[illegible]）夢蘭他日應（[illegible]）折桂早年知（[illegible]）爛熳通經術光芒刷羽儀（[illegible]）謝庭瞻不足（[illegible]）潘省會於斯（[illegible]）唱和將雛曲（[illegible]）田翁號

鹿皮（[illegible]）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illegible]）丈夫重天機（[illegible]）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illegible]）嗟余竟轗軻（[illegible]）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illegible]）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為血（[illegible]）公卿草間啼（[illegible]）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illegible]）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illegible]）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illegible]）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illegible]）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illegible]）疲茶苟懷策（[illegible]）棲屑無所施（[illegible]）先王實罪己愁痛正為茲（[illegible]）歲月不我與（[illegible]）蹉跎病於斯夜看豐城劍（[illegible]）回首蛟龍池（[illegible]）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詞（[illegible]）

邦危壞法則（[illegible]）聖遠益愁慕（[illegible]）飄颻桂水遊（[illegible]）悵望蒼梧暮（[illegible]）潛魚不銜鉤走鹿無反顧（[illegible]）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illegible]）衣食相拘閡（[illegible]）朋知限流寓（[illegible]）風濤上春沙千里浸江樹（[illegible]）逆行少吉日（[illegible]）時節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多憂汙桃源拙計泥銅柱（[illegible]）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住（[illegible]）葛洪及許靖（[illegible]）

逢狷子弟俱冇乃入羅浮山[illegible]許靖字文休避董卓之亂走交趾後以劉璋所招入蜀爲先主臣 避世常此路

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騖（[illegible]之高士其實如彼[illegible]）

羸瘠且如何魄奪針灸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謂僕夫與篙師之慵懶而怒其遲留也）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爲祝融客（祝融司南方之火故也故長沙郡南嶽衡山有祝融峯[illegible]）勉彊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南極老人星[illegible]羅浮山[illegible]羅浮之山周回五百里名曰朱明曜眞之天羅浮山記羅浮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illegible]海神山之所居也）

集注草堂杜工部詩卷第三十八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三十九

至衡州所作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新詩海內流傳困（[illegible]）舊徳朝中屬望勞（[illegible]）郡邑地卑饒霧雨（[illegible]）江湖天闊足風濤（[illegible]）松醪酒熟旁看醉（謂以松[illegible]醪酒也）蓮葉舟輕自學操（[illegible]）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illegible]）

酬郭十五判官　受

才微歲老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廢（[illegible]）花枝照眼句還成（[illegible]）只同燕石能星隕（[illegible]）自得隋珠覺夜明（[illegible]）喬口橘洲風浪促（喬口橘洲在長沙[illegible]）繫帆何惜片時程（[illegible]）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今衡山之陽有峯曰回雁[illegible]）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illegible]）繫書無浪語（[illegible]）愁寂故山薇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郤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曛日入也）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illegible]）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illegible]）故畦遺穗已蕩盡（[illegible]）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羶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illegible]）魯門鶢鶋亦蹭蹬聞道如今猶避風（[illegible]）

朱鳳行（[illegible]）

君不見瀟湘之南衡山高山巓朱鳳聲嗷嗷（[illegible]）側身長顧求其曹（[illegible]）翅垂口噤心甚勞（[illegible]）下愍百鳥在羅網（[illegible]）黃雀最小猶難逃（[illegible]）願分竹實及螻蟻（[illegible]）盡使鴟梟相怒號（[illegible]）

衡州送李大夫赴廣州　勉

斧鉞下青冥（[illegible]）樓舡過洞庭（[illegible]）北風隨爽氣（[illegible]）南斗避文星（[illegible]）日月籠中鳥（[illegible]）乾坤水上萍（[illegible]）王孫丈人行（[illegible]）垂老見飄零（[illegible]）

三月自衡州暫往潭州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王仲宣詩獨夜不能寐）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王仲宣詩大江流日夜）名豈文章著（[illegible]）官應老病休（甫有肺疾也）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illegible]）

清明

著處繁華矜是日（[illegible]）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豔明眉爭道朱蹄驕齧膝（[illegible]）此都好遊湘西寺（[illegible]）諸將亦自軍中至（[illegible]）馬援征行在眼前（[illegible]）葛強親近同心事（[illegible]）金鐙山下紅日曉（[illegible]）牙檣捩柁青樓遠（[illegible]）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illegible]）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illegible]）逢迎少壯非吾道（[illegible]）況乃今朝更祓除（[illegible]）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illegible]）無復俎

豆事　金甲相排蕩　青衿一憔悴　嗚呼已十年　儒服弊於地　征夫不遑息　學者淪素志　我行洞庭野　欻得文翁肆　侁侁胄子行　若舞風雩至　周室宜中興　孔門未應棄　是以資雅才　渙然立新意　衡山雖小邑　首唱恢大義　因見縣尹心　根源舊宮閟　講堂非曩構　大屋加塗塈　下可容百人　牆隅亦深邃　何必三千徒　始壓戎馬氣　林木在庭戶　密幹疊蒼翠　有井朱夏時　轆轤凍階戺　耳聞讀書聲　殺伐災髣髴　故國延歸望　衰顏減愁思　南紀改波瀾　西河共風味　采詩倦跋涉　載筆尚可記　高歌激宇宙　凡百慎失墜

入衡州

兵革自久遠　興衰看帝王　漢儀甚照耀　胡馬何猖狂　老將一失律　清邊生戰場　君臣忍瑕垢　河嶽空金湯　重鎮如割據　輕權絕紀綱　軍州體不一　寬猛性所將　嗟彼苦節士　素於圓鑿方　寡妻從為郡　兀者安堵牆　凋弊惜邦本　哀矜存事常　旄麾非其任　府庫實

過防　恕己獨在此　多憂增內傷　偏裨限酒肉　卒伍單衣裳　元惡迷是似　聚謀洩康莊　竟流帳下血　大降湖南殃　烈火發中夜　高煙燋上蒼　至今分粟帛　殺氣吹沅湘　福善理顛倒　明徵天莽茫　銷魂避飛鏑　累足穿豺狼　隱忍枳棘刺　遷延胝趼瘡　遠歸兒侍側　猶乳女在旁　久客幸脫免　暮年慚激昂　蕭條向水陸　汩沒隨魚商　報主身已老　入朝病見妨　悠悠委薄俗　鬱鬱回剛腸　參錯走洲渚　春容轉林篁　片帆左郴岸　通郭前衡陽　華表雲鳥埤　名園花草香　旗亭壯邑屋　烽櫓蟠城隍　中有古刺史　盛才冠巖廊　扶顛待柱石　獨坐飛風霜　昨者間瓊樹　高談隨羽觴　無論再繾綣　已是安蒼黃　劇孟七國畏　馬卿四賦良　門闌蘇生在　勇銳白起強　問罪富形勢　凱歌懸否臧　氛埃期

必掃　蚊蚋焉能當　橘井舊地宅　仙山引舟航　此行厭暑雨　厥土聞清涼　諸舅剖符近　開緘書札光　頻繁命屢及　磊落字百行　江總外家養　謝安乘興長　下流匪珠玉　擇木羞鸞凰　我師嵇叔夜　世賢張子房　柴荊寄樂土　鵬路觀翱翔

白馬

白馬東北來　空鞍貫雙箭　可憐馬上郎　意氣今誰見　近時主將戮　中夜傷於戰　喪亂死多門　嗚呼淚如霰

迴棹

宿昔世安命　自私猶畏天　勞生繫一物　為客費多年　衡嶽江湖大　蒸池疫癘偏　散才嬰薄俗　有跡負前賢　巾拂那關眼　瓶罍易滿船　火雲滋垢膩　凍雨裛沉綿　強飯蓴添滑　端居茗續煎　清思漢水上　涼憶峴山巔

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寺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功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

憶鄭南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滄浪水，龍蛇只自深。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媿爲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甿，脫身亦奔竄。平生方寸心，反當帳下難。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沒齒埋冰炭。恥以風病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溉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中丞連帥職，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士卒既輯睦，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逼長沙館。鄰好彼克修，天機自明斷。南圖卷雲水，北拱戴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

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迴首增憤惋。宗英李端公，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算。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嘆。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屭。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祕。文學與我遊，蕭疏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間，白首不相棄。驊騮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才盡傷形體，病渴汙官位。

故舊獨依然，時危話顛躓。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辛苦行，順從衆多意。舟楫無根蒂，蛟黿好爲祟。況兼水賊繁，特戒風飈駛。崩騰戎馬際，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勸勉防縱恣。邦以民爲本，魚飢費香餌。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驛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渺。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期翰林後，屈跡縣邑小。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淼。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旐。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鸛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醥。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趙。方行郴岸靜，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少。問罪消息真，

山之北甫自生閬崔侍御彈乞師于朔府卸已至衰州北…士自謂士尋長步功息也此甫謂得以開顏而喜故從之已擒也 開顏題亭沼（恐去）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三十九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四十

逸詩拾遺

瞿塘懷古（寰宇記夔州瞿塘在州東一里）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勍渠京切，强也）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成當白帝（水經白帝山城…），空曲隱陽臺。（陽臺乃巫山神女之臺也）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有判官二字）

聞道南行市駿馬（戰國策燕昭王欲招賢者以報齊讎，郭隗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不限匹數軍中須。（…作官）襄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鬭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匹無。龍媒真種在帝都（漢郊祀志天馬歌：天馬徠，龍之媒），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顦顇（…同），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於身疏，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為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回北狄。羅網群馬籍馬多，氣在驅除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把菊花路傍摘。（西京雜記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流涕，君不覺老夫神內傷。

呀鶻行（呀虛加切，張口也。鶻音骨，又戶骨切，鳥名）

病鶻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雁歸鴉錯迴首。緊腦雄姿迷所向，疏翮稀毛不可狀。強神迷復皁鵰前，俊才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

短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襪不中

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喫酒樓下臥，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

右五篇乃蘇州太守裴煜如晦所收見

舊集補遺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唐書后妃傳楊貴妃有姊三人，長曰大姨，封韓國，…封虢國…）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楊貴妃傳…）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煖。（煖叶讀去聲）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寄高適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宋玉有招魂篇）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謂代宗即位也），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材良。近賀中興主（中竹仲切），神兵動朔方。

與嚴二郎奉禮別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尚愧微軀在，遙聞盛德新。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

轉驚波作怒，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列子…）關心小剡縣（剡縣在今會稽之南），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減半愁。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腳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漂泊猶杯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外，同是一浮萍。

遣憂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故人。紛紛乘白馬，[illegible]攘攘著黃巾。[illegible]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日巴江曲，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春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容鬢催。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陝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回。天寒邵伯樹，（詩甘棠美召伯也）地闊望仙臺。[illegible]狼狽風塵裏，[illegible]羣臣安在哉。

收京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犬戎指吐蕃也）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宮。剋復誠如此，安危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劍外春天遠，巴西敕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花底

紫萼扶千蕊，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縣，[illegible]堪留衛玠車。[illegible]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illegible]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霸上遠愁人。（公懷長安也）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illegible]我有浣花竹，題

詩須一行。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塵滿萊蕪甑，[illegible]堂橫單父琴。[illegible]人皆知飲水，[illegible]公輩不偷金。[illegible]梁獄書因上，[illegible]秦臺鏡欲臨。[illegible]獨醒時所嫉，[illegible]羣小謗能深。即出黃沙在，何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古詩直如朱絲繩）

奉使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illegible]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峽，[illegible]朝雲暮雨祠。[illegible]所過頻問訊，到日自題詩。

題郪縣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郪音七稽切）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illegible]春青彭澤田。[illegible]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群飛太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illegible]惟吾最愛清狂客，[illegible]百遍相看意未闌。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絕葷終不改，[illegible]勸酒欲無詞。[illegible]已墮峴山淚，[illegible]因題零雨詩。[illegible]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怯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illegible]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一作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幔何時卷，（一作前）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月冥冥。（一作秋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聞道王喬舃，名因太史傳。[illegible]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illegible]秦嶺愁回馬，[illegible]涪江醉泛船。[illegible]青城漫污雜，吾舅意悽然。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月水昏。葭萌氏種迥，[illegible]左擔犬戎存。[illegible]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且映空。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往，金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盃酒沾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卿事，[illegible]歡娛到薄躬。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世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淰淰寒。[illegible]村荒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何人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白首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

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馬移蓬閣後穀貴沒潛夫流
慟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興廢心息酒爲徒許
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楊雄班固）嵇阮逸相
須（嵇康阮籍）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
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安造化鑪從容拘舊學（一作拘調）
慘淡閟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
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朋列友于（[illegible]）情乖
清酒送望絕撫墳呼瘧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
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右二十七篇朝奉大夫員安宇所收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東川梓州路也）此贈怯輕爲況復傳宗近空然
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卧歸期
願早知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甘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
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盃君不見醉已遣沈寘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得峯字）

菲菲谷中寺娟娟林表峯闌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
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晚鐘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

右三篇見王原叔本

過洞庭湖（一作湖過洞庭）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隱一作擁）護堤盤古木迎棹舞
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回檣一作歸帆）湖光與天遠
直欲泛仙槎（[illegible]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槎又名挂星槎羽仙棲息其上）

右一篇見李希聲王直方詩話云得之於
江心小石刻

送惠二歸故居

惠子白駒瘦歸谿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
（滯一作[illegible]）崖蜜松花白（[illegible]）山杯竹葉新（[illegible]）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
（黃綺一作園綺注）

右一篇見洪駒父詩話劉路左車言嘗
收得唐人雜編詩冊有之

避地

避地歲時晚（[illegible]）竄身筋骨勞詩書遂墻壁奴
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一作神堯）
（唐高祖也）會見出腥臊

右一篇見趙次翁本題云至德二載丁
酉作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illegible]）郭外誰家
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杯一作盞）細草留連
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
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
已撥形骸累真爲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右二篇見卞圜本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行一作開）都將百年興一望九
江城（城一作山）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笋西（[illegible]）移船先主廟（[illegible]）洗藥浣
花溪（[illegible]）
沒道春來好（沒一作殺）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卻釣
魚船　。右三絕句見謝克家[illegible]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四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六九
作者＝
页数＝７６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